第一章 我不是精神病 中午12点，凌然眼前再次跳出了这样一行字，同时还有一只包裹形状的图标，在视野右上方不断的闪动，像是台坏掉的救护车灯。 凌然默默的掏出笔记本，做了个记录，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作为一名医学院学生，凌然有着相当的好奇心，同时，也有足够的谨慎与自制力的。 在莫名其妙，稀里糊涂的获得了系统之后，凌然首先做的，是各种各样的记录与测试。 因为他得先确定，自己不是精神病。 而且，为了避免丢掉即将到手的毕业证书，凌然还得自己做测试。 凌然首先选择了“达沃斯认知偏差评定量表”，它是用于精神分裂患者，尤其是妄想症患者的认知偏差评定，而且是自评表。 全部42个条目，均是以第一人称，来陈述人们特有的态度和信念，以1分为非常不同意，7分为非常同意。 整张表做起来是很简单的，其中的某些条目也很容易被人理解。 比如第1条：我对危险保持警觉。 第9条：我总是不确信别人的用意。 第20条：我要确信每扇窗都锁上了。 第25条：第一想法总是正确的。 第27条：天黑后我不出去。 不过，自评表回答起来容易，处理起来就有些麻烦了。它通常要用多种公式来运算，才能得出最后的总分。 另外，除了认知偏差评定量表，凌然还做了国产的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Peter版的妄想问卷，Hoddock版的精神症状评定量表，用于判断精神症状有无，以及症状严重程度的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简单的来说，为了通过数据来判断自己的精神状态，凌然需要一台安装有相关软件的计算机。 凌然默默的走到学校实验室的二楼，敲敲门，就听见里面传来小跑步的声音，转瞬在门前停顿了几秒钟，门才突然被拉开。 “凌学弟，你来了。”学姐涂了淡淡的口红，脸上似乎还打了腮红，在昏暗的灯光下，很容易让人想起狼外婆。 “师姐，又来麻烦你了。”凌然淡定的笑一笑。 “没事儿，小事。”学姐看的浑身舒畅，心里有小人在拼命的嚎：校草好好看，校草笑的真帅…… 凌然保持笑容。 学姐猛的醒悟过来，连忙让开门，满脸笑容的道：“快进来吧，给你泡了茶……不是，我给你泡杯茶。对了，你的身体还好吧。” “恩？挺好的，怎么这么问。”凌然稍稍有些在意。 学姐边准备茶包边道：“我听说你前些天拍了CT和核磁共振……那个，我是偶然听说。” 拍一次CT要好几百块，拍一次核磁共振则要2000元上下，凌然一次性要拍多个部位的，自然是利用了手边的资源，找三楼的学姐帮忙拍。 其目的，则是确定自己的大脑没有器官性病变。 凌然也是早就找好了说辞，平静的道：“我在准备毕业论文，所以找了李学姐帮忙。你看到了？怎么样？” “挺好看的。”学姐说完又忙改口：“是挺好的，年轻有活力，没有问题。” 内心里，学姐使劲的埋怨自己：怎么就顺嘴把聊天的话说出来了呢，说别人的大脑核磁共振好看，容易被当做变态啊，注孤生啊你！ “没问题就好，恩，学姐，就是这台机器？”凌然当做没听出来，转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实验室的电脑上。 “对的，装了SPSS20.0统计软件，只要数据够，用我们做的插件，就能做DSM-IV精神分裂诊断，你要的CQB，BDI，PDI和PSYRATS的评定都没问题……”说起专业来，学姐滔滔不绝。 紧接着，学姐就手把手的教凌然如何操作软件。 医学院每年都有本科生为了写毕业论文，来借机器和软件，但能得到如此悉心教导的，也就是凌然了。 学姐也很开心，认认真真的教校草学会了软件的使用，才恋恋不舍的道：“那你自己运行吧，我先出去了。” 有关病人的数据，她也不好留下看。 “那好，麻烦学姐了。”凌然当仁不让的坐上去，就将关注点放在了电脑屏幕上。 学姐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实验室，等门彻底关上了，凌然又起身将之反锁了起来，才从双肩包里，默默的掏出厚厚的调查表来。 这是他最近一些天所做的，为了避免妄想症或者精神分裂症的影响，凌然还录了相，并将部分给同学们审查了。 对医学生来说，用自己做实验并不稀罕，尤其是精神类分析，不用动刀不用插针的，大家都喜欢把自己列为实验材料之一。 凌然按照学姐教的那样，将里面的数字和字母，一一输入对应的插件中，再审核两遍，点击“运行”。 电脑吱吱嘎嘎的跑了起来。 别看表内填的只是些个位数，加入公式和系数之后，运算量并不小。 许久，才听见打印机咔咔的响了起来。 凌然一把将打印纸拽过来，首先看向最后的结果。 “唔……，达沃斯认知偏差评定表的标准值应该是128.05±26.5，我是……154，呼，还好，差0.55才是精神病。” 凌然高兴的站起来，即将决定要点新手大礼包的时候，又停了下来。 总得找个僻静安全的地方再做这种事吧，万一礼包里是个变形金刚，岂不是给国家造成麻烦。第二章 高手寂寞 晚饭后，凌然一个人来到学校停尸房后的旧防空洞。 防空洞是早年间留下的，做过一段时间的临时医院，又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临时停尸房，后来建了新的医学楼，才重新变成了无人关注的角落，就连谈恋爱的狗，都嫌此处的味道难闻。 凌然倒是没什么所谓。 医学生刚开始解剖尸体的时候，恶心的要死。练上两年，就可以拿着指骨练转笔了。 当然，没事的时候，也没人来停尸房遛弯，尤其是傍晚时分。 凌然站在安静的防空洞中央，心想，领袖级的变形金刚也就七八米高，最多十几米，空间应该是够了。 不过，如果系统给的变形金刚太大了怎么办？ 凌然一边想，一边手脑并用的点开了视线右上角的“新手大礼包”。 “‘大师级对接缝合法’获得！” 平静的声音，在凌然的脑海中响起。 此时，凌然再回想“对接缝合法”的时候，却是想到了无数的细节。 两针间的距离，缝合时的力度，缝线的选择，打结的几种方式…… “不过，就一个缝合法，还是对接缝合法一种，也太吝啬了吧。”凌然声音很小的自言自语。 “对接缝合法包括单纯间断缝合法，单纯连续缝合法，表皮下缝合法，压挤缝合法，十字缝合法和连续锁边缝合法，共计六种。”系统的解释，很有些机械。 凌然不是特满意的道：“种类再多也就是一个缝合法而已，内翻缝合和张力缝合都要另学，你就不能给我一个变形金刚？” 这一次，系统反应的有些慢，过了会儿，才回答：“不能。” “为啥？” “医疗系统传授医术，没有变形金刚。” 凌然撇撇嘴，心想，最起码，这系统背后不像是坐了一个人。 如果是人的话，面对能不能给一个变形金刚的问题，多数会说“你要变形金刚做什么”吧。 “大师级是什么意思？”凌然再问。 系统声音毫无变化：“技术分级自低到高为入门、专精、大师和完美，大师是其中第三级。” “等于说，你的新手大礼包，就是这么虚泡泡的缝合法？” “是的。” “只有缝合法？” “是的。” “没有变形金刚？” “是的。” 凌然皱皱眉，心想，如果不是装的话，这傻系统多半通不过图灵测试吧（判断谈话对象是人还是机器的测试）。 他刚才的几个问题，正是经典的图灵测试题。 同样的问题，遇到正常人，即使不被骂，多数也会说些“我已经说过了”之类的话。 只有机械化的程式，才会按部就班的回答“是的。” 不过，这货如果是装的呢？ 凌然摇摇头，就他手头上的资源，还真没什么办法。就算做一轮完整的图灵测试，也会遇到一样的疑惑。 “好吧，就是白瞎了这么好的防空洞。”凌然仰头望天，对没有将防空洞利用起来，很是遗憾。 回到宿舍，舍友们都吃过饭回来了，却是一个两个的都举着手机，或者自拍，或者互相拍照。 “凌然，赶紧来领你的白大褂，库房里新提的，褶子有点多，你拿去306熨吧。” 陈万豪第一个看到凌然，叮嘱了两句，就举起了手机。 “我说，你们这是……有必要吗？”凌然望着一房间身着白大褂的医学生，满脸无奈。 “明天就去医院实习了，你不得给人家留个好印象？学校发的白大褂都压皱了，不熨怎么穿？”陈万豪说话的时间，就摆了个45度望天式，咔嚓一声，摁下了拍摄键。 “听诊器呢？”凌然指指陈万豪挂在脖子上的红色听诊器。 陈万豪嘿嘿一笑，道：“自己买的，3M的，听的可清楚了，要不要试试？” “医院的听诊器满足不了你？” “实习生只给发了白大褂，没有听诊器。” “那你有没有想过，学校为啥不给实习生发听诊器？”凌然同情的看一眼陈万豪：“听诊器很贵吧。” 陈万豪愣了片刻，萧索的取下听诊器：“五次足浴白瞎了。红色的还贵一次。” “都给你说了，听诊器卵用没有，实习生最需要的是手套。”说话的王壮勇，伸出两只戴着白手套的手，还骚包的不停抖动。 凌然不愿意看下去了，低头从抽屉里取出一根香蕉。 王壮勇啧啧两声：“哇，你这个有点大啊。” 凌然当着王壮勇的面，默默地用手术刀划破香蕉皮。 王壮勇不忍的挪开视线，道：“凌然，你的缝合练的可以了，不用临阵磨枪了。” “我今天状态好。”凌然说着瞎话，打亮台灯，又从抽屉里掏出一盒强生爱惜康的70厘米缝线。 此款两个0的缝线，摩擦力相对较大，很容易造成牵拉，属于较难控制的型号，也是许多外国医学院推荐的练习材料。唯一问题是成本相较国产货要贵一些，日积月累的做训练，是很多学生舍不得用不起的。 好在凌然家里开的是诊所，小有积蓄，又理解医学生的开销，勉强能供得上他的开销。 凌然左手持镊，右手控制好针钳，针头落在香蕉表皮的一瞬间，脑海中就跃出了无数的信息，并不需要特别考虑，手腕一旋，针就穿了过去，顺畅无比。 进针，穿出，打结…… 凌然平日里，就练出了不错的缝合手法，这也是他对所谓的‘大师级对接缝合法’不太稀罕的原因。 但是，此时上了手，凌然才发现，自己还是太年轻了。 以前需要集中精力，才能注意到的细节，如今根本是下意识的就完成了。 整个缝合过程，香蕉一动不动，完全没有被进针和出针牵扯到，自首至尾对齐的像是原装版似的。 两针的间距完全相等，如同用尺子量了一样，打结更是漂亮整洁的像工业扎花…… 准确的方向，精确的力度，娴熟的判断，恰到好处的穿刺深度和弧度，均匀稳定的手法……尽管只是简简单单的缝合术，但在认真的练习后，才知道一点都不简单。 “我了个去，你缝的这么快？”王壮勇突然从凌然背后窜出来，一把抓起缝好的硕大香蕉，像是欣赏艺术品似的，将它举到了自己鼻子前面，仔细打量。 凌然突然泛起高手寂寞的情绪：我做了那么多事，你就注意到了“快”。第三章 青云之梯 云华医院。 全玻璃外墙的门诊楼下，一群实习生仰着脖子列队。几名老师穿着印有云华大学，云华医科大，云华中医学院的白大褂，与医院的行政人员小声接洽。 对于医学生们来说，实习就是成为医生的开端了。 有种多年垦荒，即将结果的兴奋。 “你别说，以前也来过云华医院哎，和现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王壮勇用白手套捋两下头发，望着医院的标志，一脸的向往。 “你上次来是做包皮手术的，感觉当然不一样了。”陈万豪穿着笔挺的白大褂，脖子前带着大红色的听诊器，胸前还插了两杆笔，像是在角色扮演医生似的，说话更是锋利十足。 王壮勇被呛的习惯了，也不恼，淡定的道：“大鸟就要在大医院里做。” 说完，王壮勇用嫌弃的目光瞥了陈万豪一眼。 陈万豪同志当时就受不了了，怒道：“你什么意思！” “老陈别激动。”旁边的同学劝道：“咱们都在公共浴室洗澡来着，谁没见过谁啊。” 陈万豪的火气压都压不住了，道：“今天谁都别劝我……” “都静一静啊。”带队老师拿着扩音喇叭，道：“接下来，咱们先集体开个小会，说一说实习注意事项，参观一下医院，然后就分组到各科室轮转了。大家都集中注意力了啊，接下来的每个环节，都会影响到你们的实习评分的。” 有几位同学担心的看向陈万豪，只见适才暴跳如雷的陈万豪同志，已经安静的如同一只麻醉后的兔子了。 例行公事的讲话和参观后，实习生们就乱哄哄的被赶进了云华医院的练功室。 这时候，各学校的老师已经各回各家了，负责人则换成了云华医院的医教科主任雷北沙。 作为云华最好的医院，雷北沙每年都能看到一群群的实习生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面对年轻而兴奋的新面孔们，雷北沙开腔就是一个下马威，声音低沉的道：“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后都是要去小医院的！在小医院蹉跎，给人打针开药输液，切个阑尾就和过年一样。” “国内的三甲医院缺人吗？当然缺。像是我们云华这样的地区顶级综合性医院缺人吗？缺死了，我们做梦都想招人。但是……”雷北沙一个重音丢下来，震耳欲聋的道：“我们要的是熟手，要的是成熟的医生。” “当然。”雷北沙转折又转折的道：“我们也会培养自己的医生，从我们云华走出来的名医有的是，但是！只有有天赋，有勤奋，有态度的医生，才值得我们培养。其实，不止我们云华，国内的医院，你们想去的大医院，都是一样的。” “那么，你们是有天赋，有勤奋，有态度的医生吗？”雷北沙站在练功房的讲台上，高高在上的俯视众人，缓缓的道：“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原本志气昂扬的医学生们，瞬间变的丧气起来。 其实，道理大家都懂的，只是被人如此直白的说出来，令年轻人有些受不了罢了。 凌然巍然不动。 他家里就是开诊所的，自然知道小诊所小医院是什么模样。 不管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国内的小诊所和小医院都只能看小病，解小痛，用来养家糊口倒是不错，却是不免令人觉得消磨。 尤其是辛苦学习多年的医学生，更是不愿意当个量血压看感冒的医生。 凌然也不愿意，但是，心想事成这种事，他从来都是不期待的。 “我们医院，也是有青云之梯的。”雷北沙见下马威起了效果，脸上反而多了笑容，严肃稍去，带了一点和煦的道：“如果，你们的实习成绩排名靠前，我们医教科就会优先招录。其他医院招聘的时候，也一定会看你们的实习成绩。” 见学生们的情绪有所恢复，雷北沙又笑一笑，说：“你们在云华有整整一年的实习期，在此期间的表现，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你们自己呢，也要努力提高。比如咱们目前所在的练功房，就是咱们医院斥资数百万建立起来，专门给你们练习用的。” 雷北沙往后站了一步，介绍身边的另一名年轻医生，道：“这位是康医生，咱们云华手外科的知名主刀。接下来，让他给大家讲一讲缝合术。” 康久亮今年3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也是手外科最能拿得出手的年轻医生。 被雷北沙喊来站台，康久亮只当是休息了，介绍到了自己，也只是懒洋洋的道：“做外科医生需要掌握的技能很多，缝合呢，只是基础中的基础，你们在学校里，应该也都练过。” 康久亮说到这里，笑了笑，道：“在我们手外科，新晋医生想上手术，基本要求呢，就是从练功房出关。” 康久亮看了雷北沙一眼，再道：“练功房出关的标准，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做10只白鼠的尾部小血管吻合术。” 说话间，康久亮就拉开了讲台旁，遮着一面墙的窗帘，露出后方的大玻璃，以及内里的小实验室。 十多平米见方的实验室内，正中的实验桌上，固定着一只白鼠，再上方二三十公分处，架着一台双人双目显微镜。 讲桌背后，投影幕布也吱吱嘎嘎的落了下来，待投影仪打亮，就能看到白鼠的尾巴。 “我们手外科的实习生和医生，有空就会来练功房练习。感谢实验动物的牺牲，才有咱们那么多病人的痊愈。”康久亮说过，又道：“人的手指血管，细的直径只有0.3毫米，而白鼠的尾部血管呢，直径大约是0.5毫米，和普通人的中指血管粗细差不多。所以说，不能从练功房出关的，是上不了手外科手术台的。” “雷主任刚才说青云之梯，在我们手外科，青云之梯就是白鼠的断尾续接。哪位实习生，如果能在一年内，练成出关，我们手外科扫榻相迎。” 说完，康久亮不易察觉的一笑，道：“我找一位同学和我一起来做，顺便尝试一下。” 一群医学生各个眼神发亮的举手。 要说给人做手术，他们有太多不懂的东西了，但缝合术，是医学生必练的招数。 看看学校门口的香蕉和柚子卖的有多好就知道了，但凡是想要毕业后从医的，有空都会练习缝合打结的，许多学生也都练出了信心。 “手都放下来，不用举手了，又不是在学校。”康久亮偏着脑袋，看向学生们，却是第一时间看到了帅的鹤立鸡群的凌然，毫不迟疑的点了点他，道：“就这位同学吧，你坐我对面，先看我做一环，你再做另一环。” 接着，康久亮就推开另一边的小门，招呼凌然换衣服做手术准备了。第四章 断尾续接 大房间里，雷北沙执行着打八棒，给一个甜枣的理念，又安慰道：“实习的开始阶段呢，大家主要以观察为主，重视方法的学习，勤学苦练，又要劳逸结合。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以后，你们有的是时间泡在练功房里，到时候，不想来都不行。” 见雷北沙的态度转好，王壮勇连忙举起戴着白手套的手，问：“雷主任，这个白鼠的断尾续接，具体有多难，难点在哪里。” “有多难，这个怎么说呢。”雷北沙想了一下，道：“我描述一下啊，我们云华医院的手外科，除了有你们医学院的学生来实习，每年还承接近百名省内其他医院的医生来实践学习，这些医生到走的时候，能完成断尾续接，血流通过率95%的要求的，只有个位数。” 学生们齐齐发出惊叹声。 能到云华来回炉的医生，再弱也比从没上过手术台的医学生们强，有了这样的判断，再看白鼠的断尾续接，学生们就更起敬畏之心了。 几分钟后，康久亮和凌然分别坐在了桌子两边。双人双目显微镜的物镜对着白鼠的尾巴，上方的机器两头，各自提供一对目镜给康久亮和凌然。 “我们正常练习的时候，会将白鼠的尾部切成60到80段，我们今天的情况特殊，就少切一点。”康久亮将桌子侧面的麦克风打开说话的同时，就拿起了手术刀。 “白鼠辣么可爱，别切它的尾巴了。”有女生藏在人群中，喊了一声。 虽然猜她是开玩笑，康久亮还是认真解释道：“实验动物是我们医学院的无名英雄，大家以实验动物做练习，是为了提高技术，更好的提高人类的福祉。而在能力范围内，大家也要尽可能的利用好每一次实验机会，在能力范围内，降低实验动物的痛苦，所以，做练习的时候，一定要认真……这位同学，你在做什么？” 康久亮说话的功夫，就见凌然已经将麻醉后的白鼠尾巴，切成了几十段…… “你说今天少切一点，我就切了42段，太少了吗？”凌然的手术刀闪着银光。 底下的学生更是看的两眼放光，包括刚才说“白鼠辣么可爱”的女生，也兴奋的恨不得刚才动刀子的是自己。 “切了就切了吧，接下来你要听指挥。”康久亮看着一堆的碎尾巴，总不能让他重新拼起来。 不对，他们现在就是准备拼起来。 “我先做示范。”康久亮左手持镊，右手拿起持针器，道：“我们现在用的叫显微医疗器械，很多同学大概没有接触过，特点主要是小巧，比如我们现在用的缝合线的粗细，只有人的发丝的十分之一……这位同学，对了，你叫什么？” “凌然。”凌然回答。 “不喜欢说话？” “还行。” “以后就会爱说话的，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都是话痨。”康久亮在手术中，和手术前，明显变了一个样子。 凌然“哦”了一声。 康久亮憋不住道：“你就不好奇为什么？” “因为无聊。”凌然回答。 实习生们发出轻轻的笑声。 康久亮愣了一下，问：“是我问的问题太无聊了？” “是因为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太无聊了。” “的确，做手术的时间长，确实很无聊。我们做一个手部手术，经常一做就是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的，就是你不想说话，旁边人也想说话吧。”康久亮不再纠结凌然的双关，一边说着，一边操作，似乎两个不干涉似的。 至少在实习生们看来，康久亮手里的节奏，与嘴上的节奏是截然不同的。 所谓熟能生巧，大约就是这样吧。 凌然也在脑海中，熟悉着康久亮操作的细节。 白鼠的断尾续接，说到底就是血管吻合术。 将断开的血管缝合起来，需要在细小的血管截面上，缝合六到八针，从而保证血流通畅，不受阻碍又不渗漏。 而在缝合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不能产生空腔和死腔。 要说一个外科医生的技术究竟如何，其实就是看这些具体而微的关注点。 像是断尾续接，手外科的医生训练两三年，总是能接上的，但是，手术后使用是否如常，是否有隐痛乃至于并发症，既要看白鼠本身的状态，更要看外科医生的操作。 简而言之，就是缝合不易，缝好更不易。 “我用的缝合方式，你认识吗？”康久亮自说自话的无聊了，直接向凌然发问。 “是单纯间断缝合。”凌然并不多话。 “熟悉吗？”康久亮问了一句，却是自问自答的道：“应该熟悉吧。这是最常用最简单的缝合方式了，也叫结节缝合，对吧？缝一针就打一个结，我在学校练手的时候，最常练的就是这种，你们呢？” “差不多。”凌然依旧回答的言简意赅，他望着康久亮的操作，脑海中是满满的信息在涌动，根本不想聊天。 “那行，给你试试。”康久亮突然有点不爽了。大爷我很忙的好吧，辛辛苦苦的来给你们做示范，怎么连陪聊都不会。 他原本是要多做几次吻合术，给凌然熟悉一下的，现在做完一个血管吻合，干脆就放手了。 凌然愣了一下，却也没有多想，说了声“好”，就抓起了持针器。 康久亮眼睛一直都没离开目镜，此时却不由抬了抬头，瞄了凌然一眼。 常言说，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对显微手术来说，拿起持针器来，手不抖是入门的基础。 为了在直径0.5厘米的血管上缝合8针，他们此时用的缝合针，只有头发的五分之一粗细，普通人捏起持针器来，前端的针尖会不停的颤动。 其幅度之大，在显微镜下，就像是在舞动似的。 事实上，但凡是没有专门练过显微手术的医生，拿起显微镜下用的持针器，都抖的人眼晕，非得长时间的举着练习才行。 一些医生为了练针，胳膊都要举肿掉。 至于医学生…… 康久亮不由问道：“你们云华大学医学院，现在还练显微手术？” “我家里开小诊所的。”凌然说着编好的瞎话，显微镜下的针头，就冲着白鼠尾部的细血管去了。 康久亮连忙集中注意力，却见白鼠的尾部血管，在显微镜下，动也未动。 康久亮不由的挑挑眉。 在显微镜下，血管都没有丝毫的颤动，说明未受丝毫的牵拉，这可就不是基础要求了，而是很高超的水平了。 有的医生为了练这方面的技术，会将泡沫放在水盆中，再在泡沫上缝合打结，目标是泡沫不能有丝毫的移动。 同样是缝合一根断指，如果以这样的缝合水平做下来，手指无论是恢复能力，还是未来的功能都要强上几分的。 恍惚间，一个吻合点的缝合就完成了。 康久亮甚至没注意到具体的时间，唯一的判断，就是至少比自己快。 想到此处，康久亮连忙去看显微镜下的血管吻合处，只见暴露在外的打结处，都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仅从外观来看，就令人赏心悦目，更不存在假结之类的错误。 这是教科书式的血管缝合与打结了，完全挑不出一点错处。 小诊所？康久亮抬头瞅了凌然一眼，心想：你们家的小诊所，得剁多少条手指，才能养出这样的缝合水平？第五章 家传技术 手术台上，外科医生的操作是最做不得假的。 懂行的人，看一场手术，就能判断出一名外科医生的水平高低来。 血管吻合术在一场大手术中，或许只是其中的小小分支，但在手外科，它就是最重要的技术了。 手外科最常做的就是断指缝合，手掌缝合等等，而技术难度最高的部分，就是血管吻合术。 康久亮在云华医院，自己做了数百台手术，看过的手术也不下百台了，但要说干净利落，节奏完美，井然有序，考虑充分…… 凌然此时的操作，算得上其中之一。 康久亮不由的久久凝视凌然。 传说中的剑眉星目，说的大约就是这样的面相……呸，看面相，真的就是个刚毕业的医学生啊。 康久亮想不出来，他是怎么练出这么一手操作的。 再简单的外科技术，要练到极限，都是很不容易的。 血管吻合术在技术层面，的确算不得什么，用的就是最最基础的单纯间断缝合，听名字都能体会到此项技术有多单纯了。 给任何一个人，仔细讲解上一节课，稍稍练习一下，就能使用此项技术了，换成显微镜，无非也就是多习惯一下罢了，技术本身还是那样子的。 但是，这门技术要练出来，得有多难呢？ 康久亮自己光是为了练打结，就打了一个门帘出来。 想想用尼龙线打毛衣，打一个门帘似的毛衣，要用多长时间，多少精力？ 缝合打结可比那慢多了。 即便如此，康久亮也没能立即成为手外科的主刀。 康久亮能够拥有今天的技术实力，那是做了数百次的断手缝合以后，才练出来的。 别的不说，能每天提供断手做手术，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纵观全国，能专门独立出手外科的医院，基本都坐落在老牌的大型工业城市。 因为工业机器是最容易制造出断手的东西。 云华市林立的私营工厂，在源源不断的制造出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工业事故。 被锋利的机械斩断了手指手掌的工人，都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附近的大医院。 云华医院最初也不是有意识的要建手外科，但是，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工业事故的增多，不管云华医院乐意不乐意，都不得不扩大手外科了。 35岁的康久亮，可以说是随着云华的私营工厂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手外科医生的。 经过他手术的许多病人，如今还能如常的操作精密机械，也都是得益于他精湛的外科技艺。 康久亮对此也是很自信的。 他也很清晰的知道，自己能有今天的缝合技术，或许有天赋的作用，但最主要的，还是足够努力，有牛人指导，练的够多，有充沛的手术量。 前两项，眼前的医学生凌然，或许是有的。但康久亮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没有足够的手术量，这医学生是怎么练出来的？ “康医生，做完了。”凌然放下工具，有些不太习惯的活动了两下手腕。 对他来说，新手大礼包赠送的“大师级对接缝合法”也很是出人意料。 他在用香蕉练手的时候，还只是感觉系统出品的缝合法很是厉害，可究竟厉害到什么程度了？凌然还真的不是太确定。 刚才的尝试，则让凌然心里略略有了些谱。 以他得自系统的缝合知识来判断，“大师级对接缝合法”，明显是比康久亮的缝合水平要高了。 康久亮的缝合水平，在手外科也是一流的，而专精缝合的手外科，又是云华医院缝合领域的佼佼者…… 如此看来，大师级对接缝合法带来的，还真的是大师级的技术。 “缝的很好。”康久亮的声音，打断了凌然的思绪。 “谢谢。”凌然淡定的笑了笑。 他确实缝的很好来着。 “你之前在哪家医院实习？”康久亮明知道外面有上百名学生，能听得到两人的对话，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这也是唯一合理的解释。许多医学生都愿意在寒暑假的时候，前往医院实习。尽管大部分工作都是流于表面的程序性工作，例如写写病例跑跑腿什么的，但也有学到技术的。 若是天赋喜人，勤学苦练，善于总结，效率惊人，做个几十上百台的手术，也有练出高技术的可能。 凌然依旧微微摇头，道：“我就是偶尔在自家开的诊所帮忙。” 话说到这里，康久亮对凌家的小诊所已是肃然起敬，问：“你们家的诊所叫什么名字？” 他的脑海中，已经排出了一串知名私人医院和高端私人诊所的名字：常庚医院，华博私诊，友丽人生…… 凌然道：“下沟诊所。” 康久亮低头看看自己的手，突然对长久以来的认知，产生了怀疑。第六章 去急诊 练功房内。 雷北沙也惊讶的合不拢腿了。 仅就缝合而言，手外科的技术是云华医院数一数二的。 不客气的说，其他科室的医生，大部分的缝合技术，都达不到云华医院的手外科，上手术台的要求。 实习生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 有的学生，即使锻炼多年，也完不成白鼠的断尾续接。有自知之明的早早的就选了内科，看不清自己的通常变成了渣医，祸害人间。 在医教科呆了十几年，雷北沙还是第一次见到凌然这样的医学生。 “下沟诊所吗？”雷北沙虽然也是不相信，一所诊所能培养出这样的高手，但还是将名字给记了下来。 缝合术的示范，有些突兀的结束了。 向来严肃的雷北沙，更是面带笑容，看着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凌然，问：“凌然同学，缝合术掌握的真不错。接下来轮转，你想去哪个科室？” 这是让凌然先选了。 学生们看着凌然，都是一脸羡慕，但也无话可说。 开讲的时候，雷北沙和康久亮就说了，能做白鼠断尾续接的，就是踩上了青云之梯。起码留在云华医院的精英科室，手外科是很有可能的。 康久亮也是一脸微笑的望着凌然。 医院对新人是出了名的苛刻，实习生制度更是如同中世纪的学徒制一样，满是剥削，许多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在医院里逛一圈，依旧只能选择合同制。 但是，医院对高技术人才的追求却是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 技术好的医生，在任何一个医院，都备受欢迎。他们能为医院带来名气，为科室带来手术量和收入，为同事分担压力和工作量，为病人带来的就更多了。 对技术好的医生另眼相看，几乎是印刻在医院人骨子里的东西。 雷主任亦不例外。 凌然来医院前，做过功课，知道实习轮转亦有运气之说。 对有志于做外科医生的实习生来说，先到内科学一点基础的东西，再分配到外科是最好的，因为有了基础以后，刚好可以开始学习外科技术，这样到了四五个月，半年以后，就比其他人更有机会登上手术台。 俗话说，一步快，步步快。先上手术台帮忙的实习生，如果犯的错误较少的话，就会更早的成为三助，二助，进而达到实习生的巅峰——有资格动刀子的一助…… 这样的实习生，就算不能留在云华医院，去别的医院应聘，总归要多些底气。 凌然大脑飞快的转动，思考着如何选择。 这时候，他脑海中，却是突然浮现出一行字： 新手任务：治疗病人。 任务内容：为十名病人缝合伤口。 任务奖励：间断垂直褥式缝合（专精） 任务限时：10天。 任务？ 凌然的思考方向，瞬间发生了偏转： 首先，我没有精神病，所以任务是真实的，并非幻听。 其次，我要在10天内完成任务！ 间断垂直褥式缝合是张力缝合的一种，是很常用和有用的技术了。 凌然心道，完成任务，就必须选择一个有机会动手的科室了。 别看云华医院里有的是病人，但是，绝大多数都轮不到实习医生去碰。 哪怕是手外科，也不可能因为凌然的缝合技术好，就贸贸然的送他上手术台。 手术室是一个封闭而独立的空间，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再随意的科室主任，也必然会观察他几个月，才可能给他一个缝合的机会。 而且，想要做手术的也不止凌然一个人，前几年来的年轻医生，估计都眼巴巴的瞅着机会上手呢。 那么，唯一有可能让凌然缝合伤口的科室…… “我可以去急诊科吗？”凌然令人意外的给出了这个答案。 雷北沙皱皱眉，道：“凌然同学，你才开始实习，还是应该以熟悉情况为主。急诊科是非常忙的，医生们都不一定有时间教你……” 然而，相比医生们的教导，凌然现在更愿意优先完成任务。 “我可以先观察医生们的操作。”凌然顿了一下，道：“我想先去过急诊科以后，再去别的科室轮转。”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雷主任总不好食言。这可是他放出来的第一个奖励，若是因为对方的选择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收回，那他医教科主任的权威往哪里放。 再说了，一会总要安排学生去急诊科的，现在若是说急诊科的种种不好，一会又怎么好分配给其他学生呢。 所以，对于凌然的坚持，雷主任只能摇摇头，再道：“你确定去急诊科就急诊科吧，行了，我们先分组。” 说完，雷主任就让手底下的工作人员，开始点名发卡片。 几百名学生，来自不同的学校，要填充到医院的数十个科室中去，再轮转修行，光是排表，就有不小的工作量。 众人各自得到一个号码牌，以及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可以用于官网上查询自己的实习顺序。 凌然最后才拿到号码牌，显是被调整了一番。 康久亮早早的就走了，雷北沙又说了两句话，也离开了练功房，剩下的学生乱哄哄的抽签，要进小手术室里尝试尝试。 同为舍友，陈万豪有些为凌然可惜，道：“你起码选个手外科啊，我看康医生对你的印象不错，估计能学到真东西。” “就凭你买的大红色听诊器，我就怀疑你的眼光。”王壮勇表示质疑。 凌然无从解释，干脆反问道：“你们去哪里？” “我是胸外，去的有些早了。”陈万豪不无遗憾。 王壮勇则无可无不可的道：“我是检验科，早晚都要去的。” 他们是一个不满员宿舍，总共就是3个人，却是随机到了三个科室。 王壮勇不由的叹了口气，涌起悲春伤秋之情，道：“看来，今天就是我们人生三岔路的开始了。” “我们去做手术，你去玩屎，当然不一样了。”陈万豪毫不犹豫的斩断了王壮勇同志的小情绪。第七章 选人 凌然站在急诊科的门口，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扑面而来的急躁感。 纷乱的病人与纷乱的病情，混乱的家属与混乱的信息，错乱的器械设备与错乱的位置，忙乱的护士与忙乱的医生。 没有经验的实习生们，站在急诊室里，甚至无从下脚。 “急诊科就是这样了。”雷北沙自走廊慢悠悠的走过来，几乎是急诊室半径内最悠闲的人了，口中介绍道：“人生病不分早晚，医院的急诊科也就没有早晚。” “咦？雷主任？”实习生们赶紧打招呼，然后羡慕的看向凌然。 大家都知道，雷北沙只可能是为凌然而来的。 昨天，有不少学生都排队尝试了白鼠的断尾续接，成功的一个都没有。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这些失败，证明了凌然的与众不同。 即使以雷北沙见过无数实习生的经验来看，凌然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请手外科的优秀医生示范白鼠的断尾续接是云华医院针对实习生的传统项目。 他们用实习生最了解的基础医术——缝合术，证明实习生的稚嫩。 所谓用你最擅长的击败你，医院也是懂得的。 实习生可称为掌握的医术，就是缝合术，因此，医院就安排白鼠的断尾续接来做下马威。 此项目清新脱俗，效果出众，每次都虐的实习生哭爹喊娘，继而扶手贴面，从未有意外发生。 直到凌然。 正因为如此，雷主任虽然不满意凌然的“愚蠢”选择，可还是一大早赶到了急诊科。 医院的实习生多如茅草，优秀医生却是任何一所医院的稀缺人才。 隔了一个晚上，雷主任重新调整好了心情，对问候自己的实习生们点点头，再看向凌然，问道：“感觉急诊科怎么样？” “还好。”凌然言简意赅，他能说什么呢，总不能说自己更在乎系统，不想鸟医教科主任吧。 在雷主任眼里，凌然完全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不过，能把缝合术练的这么好的实习生，就算是给他一张纸，说不定都能缝出一个棺材来。 雷主任难得耐心的对凌然道：“我刚才已经给急诊科的霍主任介绍了你。不过，你也别指望能有什么特殊照顾，急诊科的事情多，一向都不喜欢实习生的。你们呢……腿脚勤快一点，嘴巴甜一点，不吃亏。” 众实习生感激涕零，您总算是想到我们了，不过，都给科室主任打招呼了，还能没有特殊照顾吗？ 等雷主任离开了，实习生们依旧心潮起伏，对凌然又服气又不服气。 “实习生跟我来。”一名护士风风火火的来到门口，点了点人头，就返身走的飞快。 实习生是医院生态链的最底层，比护工的地位都不如，立即乖乖的跟上。 路过分诊台，穿过输液室，经过留观室，十几名实习生就被送进了抢救室旁的办公室里。 办公室里，赫然坐着七八名白大褂，听到门响，齐齐的望过来。 “李姐，又送人来了。” “新人呐。” “李姐，要不要帮忙？” 白大褂们对护士的热情，更是令实习生们惊讶不已。 小护士对白大褂们却不假颜色，转身对实习生们道：“你们呆在这里，没人叫你们，不许擅自离开，更不允许接触病人，也不允许回答病人和病人家属的问题……” 说完，护士才回了一句“现在没活”，转身就走。 留下一房间的哀嚎。 “你们也是实习生？”先进门的医学生，很是诧异的观察着办公室。 大部分白大褂都不屑于回答新人的问题，只有位面相老成的，淡淡的解释了一句：“我们都是住院医师，过来帮忙的。” “啊，你们是来蹭手术的。”有比较了解情况的，一语道破天机。 面相老成的医生脸色一变，不理他了。 实习生们也觉得没趣，聚拢到一堆，小声说起话来。 “蹭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凌然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办公室里的冷空气，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以后，很认真的问了起来。 满屋子的人的目光聚集，也没有让凌然的表情有丝毫变化。 “等你们规培的时候就知道了，手术量是很难积累的。”面相老成的住院医懒洋洋的说了一句，又道：“不过，你们要是去了垃圾医院，有没有手术量也无所谓。” 早就为找工作而苦的实习生们立即怒目而视。 住院医们不甘示弱。 这间办公室里的低年资医生，与实习生们的目的一致，都是来急诊混手术的。 手术量就是外科医生升级的经验值。新人阶段的小医生们没资格去手术室里打BOSS，就只能来急诊室里碰运气了。 竞争原本就很激烈了，实习生们的进入，更像是火上浇油。 唯独坐在中间的凌然一无所觉的掏出手机，玩了起来。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做好准备，全军出击……” 游戏台词，一瞬间打碎了剑拔弩张的局面。 双方都有些愕然的看了几秒钟凌然。 发现人家根本不在意之后，才各自收回了目光。 初来乍到的实习生们悄然缩了回去。 他们的情绪都有些低落，适才说出“蹭手术”的实习生，更是垂头丧气道：“这下完蛋了，云华没有把咱们单独分出来。” “那也不至于完蛋吧。”实习生们的心气都很足，更不愿意听丧气话了。 懂行的实习生小声道：“咱们要是被单独分出来，就可以跟着带班的医生做事，不说动手吧，至少能听听看看的。现在吧，你说人家护士凭什么选你，不选本院的医生，咱们估计要把休息室坐穿了。” “咦，为什么是护士选？” “要不然呢？让科室主任来这里点兵点将吗？都忙得要找人帮忙了，还想怎么样。”懂行的实习生有点不开心，翻出手机来，一边点开一边道：“得了，熬几天吧，等人家忙完了，总得给苦力安排工作吧。” “意思是，我们这几天就得白等着了？” “住院医师起码懂一点，总比还没入门的实习医生水平高吧。他们都没手术蹭，咱们不等着能怎么办。” “早知道去内科了，起码可以先学着写病历。” 懂行的实习生心里也有怨气：“在医院里，时间最不值钱的就是实习生了。云华估计是那种不喜欢给实习生机会的医院……” 嘭。 说话间，办公室门就被撞开了，又一名风风火火的小护士，手里提着药品闯进来。 几名医生连忙站起来招呼，“王护士”，“王美女”的一通乱叫。 也有矜持点的，就坐直了身子露出微笑。 一群年轻医生，为了实操一把，恨不得排队鞠躬致敬了。 王护士扫了一圈，正要点人，却是一眼看到了帅湿级的凌然。 王护士的目光明显顿了一下。 “你会缝合的吧？”王护士向凌然问了一句。 凌然愣了一下，点头道：“会的。” “那你跟我来。” 王护士没有听回答，扭头就走的飞快，留下一地的失望——对她的选择，也是对这个看脸的世界。第八章 外科圣手 “是什么病人。”凌然快步跟上王护士的脚步，先是问了一句。 要说没有紧张是不可能的。 他虽然通过大礼包，拿到了“大师级缝合术”，但急诊室里的病人所需要的，也许并不仅仅是缝合。 凌然再想要练习和完成任务的机会，也不敢拿患者的身体开玩笑。 “摔倒后被树枝戳穿了手掌。”实际年龄比凌然还小的王护士习惯性的冷言一句，回头的瞬间，却有些脸红，语气转瞬又变的轻柔起来，说：“你好高哦~” 凌然从小就长的帅，此时习惯性的微微一笑。 小护士的脸更红了，连忙转身回去，道：“我叫王佳，佳人的佳。” “好名字。”凌然适时的给予回应。 小护士顿时开心起来，只觉得忙碌的工作都变的轻松了，不由的叮嘱凌然两句，只为有机会对话。 到了处置室，王佳拉开标号为“三”的隔帘，就见一名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正躺在淡蓝色的手术床上，手伸到了侧面，一名医生正背对着自己，低头用镊子轻轻的揭取纱布。 凌然有点轻松又有些遗憾的舒了一口气。 “周医生，人我送来了。”王佳清清脆脆的说了一句。 “多谢啊。”周医生手底下停顿了一下，回头看见凌然，发现是个没见过的医生，愣了一下，却也没有说话。 云华医院是全省最大的综合性医院，不说本院就有上千人之多，每年来培训、考察、规培和实习的医生更多，不认识也属于正常。 此时有患者在跟前，周医生更不好做询问，只道：“帮我来清创。0.9的氯化钠兑络合碘。麻醉剂拿来了吗？” “百分之二的利多卡因。”王佳一边说话，一边动手，将局麻的药品分别吸入针管递给他。 周医生接到，看了两眼，就对着患者的伤口边缘戳了下去。 凌然仔细观察，认真的像是在修理变形金刚似的。 别看就是一个打麻醉药的动作，外行人不懂的，并不容易打对位置。 同样的剂量，不能达到效果，还可以偷偷的再补一针，但若是伤到了神经之类的，那就很让人烦心了。 学校在教学的时候，多是讲理论多过实践的。谈到局麻，更是一笔带过，讲几个典型例子罢了。 然而，患者受伤的时候，是不会按照教科书来做的。医学生的实习，就是用来做此项补充的。 “冲洗。”周医生将针丢开，就命令了起来。 凌然立即拿起王佳配好的溶液壶，对着伤口倒过去。 “大一点。”周医生一边用镊子拨弄伤口，一边说话。 他的动作简单而轻柔，先将病人伤口里的异物取走，再拿起到来，将伤口边缘的皮肤切除了少量。 对浅层伤口来说，做到这一步，小手术就完成过半了。 周医生长的比较方正，略丑，所以是个细心的老好人。他笑一笑，对患者道：“你伤口上沾的东西比较多，我们多清洗两轮再缝合，别着急啊。” “不着急，不着急。”局麻后的患者不疼了，皱着的眉头也松开了，道：我是摔在了泥地里，地里还有松针，不影响吧？” “不影响，多洗两轮就好了。”周医生温言温语。 病人得到开导，果然没那么紧张了。 凌然听到此处，抓住机会，道：“周医生，缝合可以让我来完成吗？” 好容易从休息室出来，又遇到一名好说话的医生，此时不提要求，更待何时。 系统的任务还挂着呢。 完美完成，说不定奖励一台变形金刚呢？ 凌然的眼神都在发亮。 “唔……好吧。”周医生没有故意设置障碍，甚至都没有多问一句。 如果是在手术台上，主刀医生对助手，肯定是有种种要求的，不能你想上就上的。 但在急诊室，一个小小的清创手术，就没必要说那么多了。 周医生天天在急诊科呆着，见多了来蹭手术的小医生，也愿意给人机会。 他自己就在旁边看着，有问题了再重新接手，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这么多年轻医生在急诊室外排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急诊室医生是出了名的忙累，对于这样的小手术，本身也乐意放手。 凌然压抑着情绪，做好了术前准备，再缓缓的坐到周医生让出的位置上。 如果不是有系统的话，他绝对不会这么早就来找机会的。 不过，现在掌握了“大师级缝合术”，凌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尤其是在周医生做好了清创的情况下，缝合一个小伤口，基本只需要按部就班的操作就可以了。 凌然的种种念头，在拿起持针器的瞬间，戛然而止。 而在周医生眼里，眼前的小医生的动作，也突然从生疏变的娴熟起来了。 前一面，周医生已经在考虑是否要重新接手缝合了，后一秒…… 凌然皮下进针，持钳打结，间断缝合…… “啊……缝完了？” 周医生险些将舌头给吓瘸了。 在急诊室的几年时间，他见过太多外科快手了，传说中突发主动脉破裂，两分钟缝合的神人都是有的。 但是，那样的外科圣手都是什么样的气场…… 周医生凝神看向凌然，他的肩头，刚好露出一盏顶灯来。 唔……今天的光线，有点晃眼……第九章 折翼的天使 任务完成度变成了1/10，让凌然感觉良好。 “周医生，你看看怎么样？” 凌然特意询问了一句。他并不觉得自己缝合的有多快，有多好。 事实上，他在医学上的判断力，依旧是实习生水平的。 这种东西，非得见的多了，才能建立正确的认知。 就像是在山里常年追猎的土人，非得与其他人比赛交流之后，才能知道自己跑的是快是慢。 周医生疑惑的瞅了凌然一眼，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如果只是逗自己玩，那也不应该在患者面前逗啊。如果不是逗自己玩……何必问这样的问题。 难道……他是要求自己夸奖？或者，就是在向自己炫耀？ 周医生一瞬间就脑补种种念头。 正常的外科医生，都会做一些奇怪的事。 在手术室里放交响乐，放摇滚，放嘻哈，放郭德纲相声的都属于正常的外科医，喜欢说荤笑话和听荤笑话的，更属于外科医的必备属性。 喜欢骂人的，以及喜欢被人夸的医生——这个主要看医术的。技术好的，自然有资格骂人，也可以尽情的要求手术室众人来夸赞自己…… 周医生莫名的有些不高兴。他猜测眼前的年轻医生，应该是某个地方医院的高手，来云华镀金交流的。 同样是实习，实习生、规培生和地方医院的交流医是不一样的。 周医生想，地方医院能有这样的技术，估计是没少在手术室里受人夸赞，秀出了一身毛病也可以理解。 主动要缝合，估计就是想露一手吧。 然而，即使你的技术够赞，但我又不是你科室的小弟，难道还得拍你的马屁不成？ 周医生心里哼哼了好几声，再抬起头来，挤出一丝笑容，道：“缝合的很完美了……” 内心里，周医生又重新哀叹自己的堕落：唉，社会人啊社会人，就会越来越社会，外院的高手也是能不得罪就不得罪的好。 踩在世俗的泥潭中，周医生一边怀念着青春梦想与节操的逝去，一边故作镇定的问：“咱们之前没见过，怎么称呼？” 他猜测着，人家露了一手，自然是想要留名的。就像是某位大侠，费尽心思的碎个大石，倒拔个垂杨柳，打个老虎什么的，不就是为了出名吗？ 周医生看在人家的技术的份上，决定配合一下。 凌然作为实习生，自然是有一答一，道：“我是凌然，昨天刚分配到急诊科。” “凌然啊。”周医生拼命的回忆。 “凌医生，你的手好修长，特别适合做外科医生。”小护士王佳平日里对实习生不假颜色，却是毫无抵抗的倾倒于凌然的颜值之下，甚至不惜用“医生”来称呼他。 要知道，刚开始实习的医学生，若是能被患者们称呼一句“医生”，浑身都会飘起来，如在云端。 若是能被其他医生或护士称呼一句“医生”，医学生们形成的云彩立即就能抖落出雨来。 凌然也很高兴，给了王佳护士一个大大的笑容。 小护士王佳浑身酥软。 “周医生有空吗？三床来了病人。”又有护士跑过来喊人。 急诊室是永远不缺病人的，胸口中刀的病人着急，嘴里塞着灯泡的病人也着急。 周医生点点头，跟着护士就走，身后的凌然毫不迟疑的跟上去。 做实习生，就是要蹭一切能蹭的机会才行。 王佳也被其他护士叫走了，医生有医生的忙碌，护士同样没得轻松。 周医生不太乐意让外院高手跟在身边，但也没说什么。 过来找人的护士更没有意见，只是瞅了凌然一眼，就先介绍起了病人的情况：“三床自述被人砍伤头部，并出血超过一个小时，有喝酒，无昏迷，无恶心呕吐，没有口鼻外耳道流血，没有肢体活动障碍……” 到了三床，就见一位纹着花臂的年轻人，三角眼，塌鼻子，肌肉发达，双腿盘在床上，一只手将纱布紧紧的按在脑袋左侧，还呲牙咧嘴的与两名年龄相仿的社会哥说笑。 “哎呀，医生来了。医生，快看看我大哥……”陪床的男人年龄还要大一点，见到白大褂，声音一下子飙了起来：“我大哥被上百人追着砍啊，要不是功夫好，今天就过不来了，你们可得给他缝好了……” “你不让开路，我怎么看啊。”周医生也是一阵无语，又道：“病人家属出去等吧，有事会喊你的。” “不行，我们得在这里看着。”两名小弟坚决的摇头，眼睛瞪的足有铜铃大。 “这里地方这么小，你们站着，我怎么操作。”周医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话也说的不温不火。 医生是不能选病人的，尤其是急诊科的医生，面对的医患关系更是复杂，真真是急不得也燥不得。 两位小弟摇头摇的拨浪鼓一样：“大哥跟前没有人不行……” “留一个人缴费就行了，另一个人就到外面等着。”周医生声音平和。 “刚才已经交过钱了！”两名小弟有点慌。 “伤的这么严重，肯定要补缴的，你们留一个人就行了。” 周医生说着话，再伸手拨拉一下，两名小弟顺从的让开了位置。 一会儿，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但是，周医生期待的清静并没有来临。 花臂大哥得到了局麻之后，浑身爽利的不要不要的，一边接受清创，一边吹嘘起了自己的作战史。 他说着话，伤口就会颤动，周医生提醒了两句，却架不住人家忘性大。 勉强做了清创，周医生已是汗流浃背，放下镊子，再次警告道：“现在要做缝合了，你就不要说话了，否则针刺错了位置怎么办。” “针刺错了位置，就是医疗事故，你们就得赔钱。”花臂大哥不为所动，道：“治伤是你们的事，你们得做好了。人家关羽关云长刮骨疗伤还喝酒吃肉，聊天下棋呢，扁鹊也没说不让吧。” 周医生无语望天：“刮骨疗伤的是华佗。” “呸，别的事我不知道，关二哥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亏你还是文化人呢，华佗刮骨疗伤？笑掉大牙了。” “华佗是……算了。”周医生头一转，问凌然道：“缝合你来？” 外院高手要来炫技，那就给他一个难的。 周医生暗戳戳的想着种种结局。 凌然毫不迟疑的走上前去。 在实习生眼里，每一次练习机会，都珍贵的像是新买的充气娃娃。 “麻烦向侧面转一下。”凌然调整了一下位置，拿起了持针钳。 花臂大哥早就注意到年轻的凌然了，颇不满意的道：“怎么就换人了？我给你说，我去过的医院多了，今天的口子你们要是缝不好，你们都别想好过……” 大哥正滔滔不绝间，突然注意到周医生神色不属的，更加不满：“喂，你什么表情！” 周医生收回险些掉地下的下巴，骇然的望了凌然一眼，再对花臂大哥道：“你的伤口缝好了。” 头部缝合在外科医生眼里一点都不难，但是，在对方说话的同时，快速完成缝合，这么骚的操作，他真的是头一次见。 类似的技术，真要用得上的话，得是非常高端的手术了，例如心脏不停跳的心外手术中，血管乃至于二尖瓣的缝合就可能面对不稳定的环境。 但是，这么高难度的缝合技术，用在一只光秃秃的脑壳上，太浪费了吧。 刚刚完成了皮下进针，持钳打结，间断缝合的凌然，才不觉得浪费呢。 他帅气的收起器械，掰着花臂大哥的脑袋转动两下，像是扭动玩具变形金刚的脑袋似的，满意的道：“挺完美的。” 镜子里，花臂大哥的头部伤口，只余下片片污血，纤细的缝线完美的拉住了伤口，不仔细找的话，根本不能确定位置。 以凌然的性格，就得缝合成这样，才能心气舒展出来。 他在学校里最烦的，就是那些将香蕉缝出凸点的女生，一点都不美型。 “这比砍的时候还快，恩，缝的也好，对的齐……”花臂大哥常年进出医院，也是个识货的，感慨一声，立即道：“医生，给一张名片呗，我们再有事都找你。” 凌然还真有点心动，还是婉言拒绝道：“我没有名片。不过，我就在医院工作。” 花臂大哥“啪”的一拍大腿，道：“就这么定了，我再去砍几个人，有兄弟受伤了，都给你送过来。” 说完，他就跳下床，甩着两条色彩斑斓的大胳膊，吆喝起来：“兄弟们，我们砍回去。” “砍回去！砍回去！”急诊室外，不知何时又有花臂小弟来了，声音齐齐整整的像是一家人似的。 凌然看着2/10的任务完成度，竟然莫名的有点小期待。 每一位折翼的天使，都是医学实习生的珍宠。第十章 我是实习生 “王护士，今天的急诊病人不多啊。”年轻的住院医颠颠的跑到小护士面前，递上一瓶冰红茶。 “我不喝甜的。”王佳没接饮料。 “看我这个记性。”住院医拍拍自己的脑壳，又笑道：“都到这个时间了，大家累坏了吧，总该我们上阵了。” 住院医与护士是同事，不比没人疼的实习生，让人家等了半天时间，都没上手的机会，也不是很地道，王佳的语气软了一些，说：“现在没活呢。” “急诊科还有没病人的时候？”住院医笑了。 急诊科等于是医院的筛选科，大一些的医院急诊科，每天都要转诊大量的病人到其他科室，尤其是危重病人，多是做简单的处理并稳定生命指针后，紧急送往手术室。 可以说，只要急诊科想做事，一天到晚有做不完的工作。 住院医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跑到急诊科来蹭手术的。 王佳犹豫了一下，却是没有将处置室里的情况说出来，只道：“今天的病人情况比较特殊……” “不怕特殊的，我们啥都能干。对吧，老吴。”另一名住院医凑了过来，勾肩搭背的说话。 老吴郑重点头：“不管是上面卡了乒乓球，还是下面塞了乒乓球，我们都能取出来。” 王佳当了几年的护士，哪里是两名住院医的荤笑话就能击倒的，绷着脸道：“我们急诊科的标准，是取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怎么可能……”两名才入行的年轻人登时被秒杀。 “行了，吴医生，李医生都跟我过去帮忙吧。”护士做久了，都会有些刀子嘴豆腐心。王佳嘴上不饶人，机会还是要给住院医们的，至于能不能抓住，那就是科室主治和主任们的决定了。 隔着几米远的办公室里，实习生们眼巴巴的望着外面，却是连刀子嘴都没等来。 吴医生和李医生兴冲冲的跟在王佳身后，三步并作两步的迈进了处置室。 跨过门槛，熟悉的燥热扑面而来。 医生、护士，病人和病人家属，在小小的处置室里往复奔走，深深吸一口气，仿佛就能吸到令人烦躁的气息。 吴医生和李医生的心情却是截然相反。他们珍惜每一次动手的机会，不管是取乒乓球，高尔夫球还是排球，责无旁贷。 “周医生，这几位都是等着缝合的吧，要不要我们帮手。”吴住院先找到熟悉的急诊科医生，然后望着隔离床上坐着的几位花臂大哥流口水。 在急诊科蹭了一段时间手术，他也摸清了医生们的脾性。主任和副主任隔的太远且不去说，主治一级的，周医生是最愿意给机会的。 当然，这也可以解释成他虽然长的丑，但为人和气，又乐意偷懒。 周医生正在慢悠悠的给一名花臂大哥清创，口中道：“缝合是要缝合的，不过，他们不归我管。” “咦？改分配了吗？”吴住院奇怪的看看两边。 急诊室也是分床管理的。一名主治医生或资深住院医生，会负责十几张床到几张床不等，哪个病人安排到了哪张床，就归负责医生来管，以确保责任到人。 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都只处理疾病本身，病人的其他麻烦，就全部分配给主治和资深住院医来日常维护了。 在吴住院等人的印象里，面前的几张病床都是周医生的。 周医生自己却很无所谓的道：“他们几个要求凌医生处理伤口。” “凌医生是哪位？”这个姓并不常见，吴住院不禁左右打量起来。 “就那里呢。”周医生指了一下。 身为地头蛇，他并不愿意给过江龙打广告。 顺着周医生指点的方向，吴住院一眼看到了坐在隔间里的凌然。 “他不是实习生吗？”吴住院惊讶的喉咙都敞开了。 周医生愣了一下，问：“你认识？” “他今早跟着实习生们，一起过来的。” “那你估计弄错了。”周医生失笑。别的可以作假，医术是做不了假的。 就凌然的骚技术，缝过的皮铺起来，估计能帮荷兰人再圈一个台湾，怎么可能是实习生。 吴住院也不是太了解情况，他的心思主要还是在练手上面，打了个哈哈，将此事略过，又道：“我看有好几个病人等着呢，要不然，我们先去帮忙？” 旁边的李医生也连连点头。 周医生呵呵的笑了两声，道：“你去问问病人愿不愿意吧。” “来看急诊的，还有选医生的？”吴住院莫名其妙。 周医生瞥他一眼，道：“人家要选，你能怎么样？” 吴住院被问住了。 同来的李住院医不信邪，找了个面相和善，胳膊上纹了只独角兽的花臂大哥，笑问：“你的伤口疼不疼？坐过来，我先帮你缝合吧。” 喜欢独角兽的男孩子，总不会太暴力吧。 面相和善的花臂大哥却是不屑的看了李住院一眼，道：“我等凌大夫。” “你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缝合，谁做都一样。”李住院医为了能上手，对独角兽大哥比对女朋友还上心。 独角兽大哥嗤笑一声，道：“别以为我是雏儿，你们云华的急诊室我来的多了，还谁做都一样，看到我胳膊上的雄鹿没？” “这是鹿？”李住院医瞪大了眼睛，望着一只角的鹿头陷入了沉思，现在的纹身师都不看动物世界的吗？ 独角兽大哥恨声道：“这个鹿角，就是被一个白痴医生给缝偏了，只能洗成独角兽了，你要是再给我缝偏了，怎么办？” “改马头喽。”旁边的花臂大哥大笑三声：哈哈哈哈！ “容易被认成驴头。” “驴头算人家给面子，可以说是屌大。变成骡子就惨了。” 几个人显然是讨论过这个话题的，一说起来，都笑的东倒西歪。 “断尾虎，歪脚龙，木罗汉，你们得意什么？”独角兽大哥举起胳膊来，血淋淋的独角兽很是萌萌哒。 吴医生忍着笑看过去，只见断尾虎大哥的胳膊上，老虎尾巴明显不对了。 歪脚龙倒是没那么明显，要仔细看才发现，龙肚子底下的云朵是用爪子盖出来的。 木罗汉却让吴医生有些不明白了。 做医生的，都喜欢解题。 吴医生冥思苦想。 木罗汉的主人在吴医生的眼光下愈发不爽，道：“我以前纹的是十八罗汉。白痴医生。” 吴医生愣了一下，好悬没笑出声。 “你们正好伤了纹身，这个也没办法。”吴住院掩饰着笑容，顺便解释道：“你们当初的伤口估计比较大，肌肉组织估计都翻起来了，清除了创面以后再缝合，肯定不能和以前一模一样。” “你不会缝就不会缝，还那么多话。”几个人都不耐烦听他的话。 吴住院正色道：“不是我不会缝合。缝合也是看条件的，不是想缝成什么样就缝成什么样的。” “人家整容医生怎么能随便缝的。”独角兽大哥听的更不乐意了。 他现在也习惯独角兽了，至少女孩子们喜欢，真不想换成马头或者驴头了。 吴住院被对方的逻辑给打败了，想了几秒钟，不自在的道：“总之，纹身受伤，能不能缝好，不在于技术，在于受伤的情况，是很看运气的，整容医生也只能帮你缝的伤疤小一点。” 独角兽大哥忽的笑了，道：“差点都被你给唬住了。我看你就是个老混子，明明不能打了，还吹翻天了。你看看人家凌大夫，怎么缝怎么行！你呀，就是水平不够。” 他这么一说，几位受伤的花臂兄弟纷纷赞同，认可凌大夫，并齐齐嘲笑吴住院“水平不够”。 吴住院满脸涨红。 读了十几年书，次次考试年级前列，高考成绩在全省前5000名，入读985医学院，刻苦攻读整五年，保研本校再为导师做牛做马四年时光，终于杀出重围入职全省著名的云华医院，早出晚归，熬夜读书，排队急诊科外争取一切机会，然后…… 竟然被几位花臂大哥讥讽水平不够？ 吴住院轻哼一声，也不想着蹭缝合了，起身就往凌大夫所在的隔间而去。 吴住院一边走一边还在心里念叨：缝合无非就是缝合罢了，还能缝合出一个花来不成？ 紧接着，他就见到了凌然的操作。 朴实无华？ 不存在的。 看那飞针走线的动作，外行人也知道是不简单的。 有一瞬间，吴住院是很想讽刺一句“浮夸”的。 但是，望着患者脊背后面，被劈开了脑门的大雕，慢慢的恢复如初。吴住院真的是说不出这个词。 凌然从进针到打结的每一个动作，已不仅是标准了，更可以说是深思熟虑，否则，正常情况下，患者背后的雕爆头了，是合不拢的。 只不过，普通医生其实不会为一个纹身考虑这么多。 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又不是你的纹身师。精巧的医术，更愿意被他们用在病人的皮内，而非皮外。 当然，大部分医生都是不掌握精巧的医术的。 大部分的医生的精力，更是有限的。 除了住院医生。 吴住院想到此处，突然有想要流泪的冲动。 泪目之情，起码持续了五秒钟。 接着，吴住院就收拢了情绪，压抑住冲动，踩下尊严，带着住院医的没皮没脸，来到了凌然身后，用美声腔赞美道：“凌医生，您缝的真好。您这个是怎么练出来的！” 住院医的学习精神就是这么纯粹。 已经缝到第10个人的凌然，正期待着任务完成以后，经验值的作用，猛然被问到，不留神就道：“新手礼包送的。” 吴住院愣了一下，哈哈的笑了起来：“凌医生真幽默，咱们之前在休息室见过，你和实习生们一起来的，还以为你也是实习生呢，你是在医学院兼职？” “叫我凌然。我是实习生，不幽默。”凌然的语气有点硬。 他得注意力集中，才能完成包扎工作，大师级缝合可不包括这部分。 吴住院顾不上凌然的语气，一句“实习生”就震翻他了。 吴住院眨巴眨巴眼睛，猛的一拍大腿：“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实习生本质上仍旧是没毕业的医学生，见到住院医们，经常都是要叫老师的。 但是！ 但是…… 这家伙是缝的真好啊。 吴住院莫名的回想起那个桃子熟透了的季节。30岁的他，凭着单身攒下的生活费，在网上订购了心水许久的捷安特ATX，大一刚入学的小学弟，开着爸爸奖励的宝马330，为他送货上门，身边还有女朋友陪着他一起勤工俭学…… 眼睛，莫名的就湿润了呢。第十一章 新技能 “缝好了，注意保持伤口干净，不要沾水，运动的时候要小心。”凌然缝好了爆头雕，给裹上了纱布，就开始复述注意事项。 不像是电视里视规则如无物的神医们，凌然更喜欢照章办事。 他喜欢手术前数纱布，手术后数纱布的氛围，喜欢精确到毫克的药品计量，喜欢一个黑点就引起重视的影像科…… 虽然急诊室的墙上，就贴着类似的注意事项， 爆头雕哥依旧听的很认真，比打麻将的时候还认真。 吴住院的眼眶持续发热。 曾几何时，他期待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啊。 “凌医生，到我了吧。” 送走了爆头雕哥，独角兽大哥脸上堆笑的来到隔间，带着忐忑道：“您可千万把我这只鹿角给留住了。” 凌然点点头，道：“你先坐好，我看一看。” 独角兽大哥乖乖的坐在小椅子上，受伤的侧面向着凌然，正面刚好与吴住院四目相对。 乖巧的独角兽大哥和吴住院，都觉得有点尴尬。 “把窗帘拉上吧。”独角兽大哥羞涩的对王佳护士说。 “又不是妇科检查。”王护士说归说，还是拉上了帘子。 在此期间，凌然始终没有说话，而是盯着独角兽大哥的伤口陷入了沉思。 就在刚刚，凌然得到了系统提示：新手任务“治疗病人”完成，获得——间断垂直褥式缝合（专精）。 而在他的脑海中，技能栏也展现了出来： 现有技术： 对接缝合法（大师）。 间断垂直褥式缝合（专精）。 凌然暗想，新手大礼包还真的是很不错。 现在还不知道专精和大师的差距有多大，但是，单就数量来说，间断缝合下面，可是包括六项小技术的。 等于说，一个新手大礼包，光是数量上，就相当于做了六个任务了。 不过，缝合十个病人就能获得一个间断垂直褥式缝合的技术，感觉也很是给力。 凌然通过新手大礼包获得的对接缝合法，顾名思义，就是用于两两相对的缝合技术。从血管吻合术，到砍伤的处理，都能应用。 间断垂直褥式缝合就比较特殊了。它主要是用于缝合松弛的皮肤切口。 什么是松弛的皮肤切口呢。老年人的下腹部皮肤切口通常偏于松弛，如果做了手术的话，用间断垂直褥式缝合，就能减少外翻和感染的几率，促进愈合。 除此以外，间断垂直褥式缝合在泌尿科也用的很频繁，因为\*\*\*的皮肤通常都是松弛的(^∇^) 凌然的眼神也不禁发生了变化：新获得的技能，好想尝试一下。 独角兽大哥被凌然的目光，看的两股微颤，细声细气的道：“医生，我的胳膊保不住了吗？” 凌然新拆了一个缝合包，核查了一遍器械，问：“你说什么？” 凌然的语言很平淡，独角兽大哥却是猛打了一个激灵。 他不由想到，凌然此前处理了那么多血淋淋的伤口，有过迟疑吗？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缝合一个。 然而，凌然刚才盯着他的伤口看了多久？ 独角兽大哥极尽所能的发挥想象，惨然道：“凌医生，我的胳膊是不是废掉了？” 独角兽大哥的脸上带着轻松和释然的笑容，说：“江湖规矩，不许用重刀，他娘的还买个切肉刀耍帅，以为我们用西瓜刀的是买不起好刀吗？这下好了，我残废了，他们也得坐牢了，云华，以后要变的无聊了……” “得了，你的角缝好了。”凌然的动作越发熟练了，须臾间，就将纹身的独角给对上了。 他的脸上有微微的笑容，那种更有自信的赶脚，还是非常爽的。 刚刚还在伤心的独角兽大哥愣住了，爪子抖抖索索的就想去摸。 “别动伤口，别沾水！”不等凌然有什么反应呢，护士已经一把挡开了独角兽大哥的爪子，顺便将凌然的台词给说了。 “注意保持伤口干净，不要沾水，运动的时候要小心”凌然重复说出注意事项，不能因为小护士说了，他就不说了， “下一位！”王护士“哗”的拉开隔帘，像是位管理半掩门的老鸨，尽职尽责，争分夺秒。 凌然默默的坐在隔帘内，等待着下一位花臂大哥的到来。 一天的时间，就在进针出针中结束，到了下班时间，凌然亦是颇有些筋骨酸软。 好在实习生不用值班，凌然再给宿管大爷打了声招呼，就可以回家了。 在医院体系中，实习生处于食物链的最底层，就像是池塘里的绿藻，海中的浮游生物，森林里的昆虫，并不起眼，又不可或缺。 医院和医生们会提出诸多的要求，但是，对于实习生们是如何生长的，它们的栖息地在哪里，并无人关心。第十二章 下沟诊所 “下沟”位于云华主城区的西南角，曾是云华进出污物的大通道。 建国后的数次改造，虽然结束了污物横流的历史，但是，并不能改变它城中村的面貌。 附近的几条巷子纵横交错，既有老破小的矮楼，也有看着就玄乎的筒子楼，除此以外，还有凌然家这样的，两层楼围着的老院子。 老院子是爷爷留下的，由凌结粥在十多年前，改造扩建而成。 那阵子，也是凌家最辉煌的时候，看病买药者络绎不绝，凌母陶萍天天逛街，学跳舞学茶艺，看电影弹钢琴的，竟然还余下了钱来盖房子。 凌家的“下沟诊所”的牌匾，还是用整块的楠木做出来的…… 现如今，为了避免牌匾被偷，凌结粥只好将之挂在院子里，以至于门外只剩下一块十几年前的灯箱，闪烁着诡异的红光和黄光。 推开门，就能看到已经改造成输液室的正屋里，或坐或卧的有七八人，正在挂瓶。 他们也是下沟诊所的主要财源了。现如今，药品生意都被大大小小的药品超市和专业药店抢去，急诊处置的生意——原本就是不存在的，因为凌结粥原本就不是医生。 用凌结粥同志本人的话说，他只是一位经营诊所的生意人罢了。 为此，下沟诊所不得不常年雇佣退休老医生来坐堂，以至于赚的更少了。 “回来了。”凌结粥就坐在入门的偏房里办公。他的桌面上永远都有各种各样的账本与病例，不知道的，还以为凌先生日理万机。 凌然却知道，老爹只是懒得清理桌面而已。 “白大褂呢？怎么穿的还像是学生似的。”凌结粥站起来，仔细的审视着儿子，又问：“在云华医院学得到东西吗？大医院是好，规矩也多的很，你可得用心些。” 凌然点头应是，问：“老妈呢？” “在楼上泡茶呢。” “正好，我去喝茶。”凌然说着就觉得口干了。陶萍女士不务正业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兴趣爱好的水平还是很高的。 凌结粥也跟着上楼梯，边走边说：“回家了休息休息挺好的，到了医院一定要努力，最起码，要把执业医师资格证考出来，挂在咱家诊所里面，你老爹我就不用整天找医生帮忙了。” “熊医生又涨价了？”凌然闻弦歌知雅意，或者说，是看老爹撅撅屁股，就知道他拉什么翔。 凌结粥果然心痛的点头，道：“又涨了50块。每月！” 他说的是诊所请的退休老医生。 “也该给人家涨价了，巷子里卖包子的都涨价了。” “过年的时候刚涨了25啊。”凌结粥摇摇头：“总之，你要好好实习，争取有一天，能继承家业。” “儿子去云华医院实习，结果还要回来继承家业吗？”二楼的阳台处，陶萍端坐在老船木的茶桌后，悠然泡茶，姿态优雅。 比起一楼的喧闹，二楼就像是桃花源似的。就连气味都变的好闻起来。 凌结粥见到陶萍，立即变的狗腿起来，哈哈一笑，道：“怎么可能，我是在给他兜底嘛，万一找不到医院的工作，回家里开诊所也很不错的。儿子，你是不是？” “我先喝杯茶。”凌然不管他们说什么，自顾自的从旁边的博古架上，取下自己的汝窑杯子，用开水烫一下，就向老妈讨茶。 陶萍轻轻地举起透明的琉璃公道杯，倒了一杯酒红色的茶水到汝窑杯中，道：“泡的是02年的熟茶，口粮茶。你别听你老爸的，诊所有他做着就行了，你就在医院里好好学习，把医术练出来。” 说到此处，陶萍的语气有些低落。 凌然猜测她是想起了壮年早逝的姥爷，也不多说什么，就端坐品茶。 凌结粥狗腿的撕开一包绿豆糕，放在小白盘子上，充当茶点，且笑道：“我赞同老婆说的，凌然你要练好医术，早日成为主任医师，高薪还自由，到时候在咱家诊所里挂上你的牌子……” 凌结粥一边说，还一边用手在半空中虚画着。 “知道了。”凌然还能说什么呢。 砰！ 楼下的大门，发出被撞击的哀嚎。 “医生，医生在吗？” 来人扯着脖子大喊，顿时让楼上的人坐不住了。 “出事了，我下去看看。”凌结粥虽然不懂医术，对诊所的生意还是很上心的。 凌然也连忙放下茶杯，跟了下去。 一楼。 削面馆的老板兼大厨，一只手裹着毛巾，正滴滴答答的流血。旁边是店里的小伙计，急的不知所措，光是大喊大叫。 熊医生年纪大了，摇摇晃晃的到院子里，戴上老花镜，先是评价道：“杨老板，你都削了多少年的面，还能切到手？” “刀从案板上落下去，我脑子一懵，伸手去接。”杨老板呲牙咧嘴的说话，又道：“血流的有点多，你看看能不能止一下。” 他做了十几年的削面，也是有被削的经验了，受伤以后先想办法止血，再到大医院处理，也是相当稳妥了。毕竟，大家做了多年街坊，下沟诊所是什么成色的，他也是基本清楚的。 熊医生不以为杵，随意的点点头，道：“你也是够糊涂的。我先看看，车叫了吗？不管伤轻伤重，都不能自己跑着去，那流的血更多。” 凌然从楼梯上走下来，就听到这样的对话，不由捂捂眼睛。 我堂堂下沟诊所，遇到意外割伤的病人，第一时间想的竟然不是治疗，而是转院，真是……非常下沟诊所了。 不用太多的纠结，凌然扯了一件楼梯下的白大褂，穿上就过来，道：“我来帮忙吧。” 在他做出决定的瞬间，系统的提示也出现了： 新手任务：小试身手 任务内容：医治杨忠树的手并获得满意的疗效 任务奖励：获得初级宝箱一只第十三章 断手缝合 凌然对于系统的突兀，已经有些习惯了，脚步顿了一下，就若无其事的继续了。 身材干瘦的熊医生，则是抬头看了凌然一眼，嘴里却喊了起来：“娟子，过来帮忙。” 他从医院里退休快10年了，但也知道刚毕业的实习生是什么成色，并不指望凌然真能帮得上忙。 娟子则是下沟诊所的招牌护士。下沟诊所也就这么一位护士，体重180斤，一个顶俩。 老旧的木地板，发出咚咚的响声，就知道娟子在快速移动了，给人非常的安全感。 “做啥？”娟子的声音同样势大力沉。 “我们给杨老板的伤口重新包一下。”熊医生说着，指挥着杨老板坐进处置室内，又驱散看热闹的人群。 凌然顺势跟进处置室。 仅仅是刀伤的病人的话，他今天处理了十几例，已经相当有自信了。 小诊所的处置室，平日里就是用来打针拆线的。附近就有大医院，普通人缝合伤口都愿意去挂个急诊，但到了拆线的时候，就懒得去挂号了。 当然，按照卫生部门的要求，小诊所也是配置了一应的清创缝合及消毒器械的。 在熊医生缓缓的打开杨老板裹在手上的毛巾的时候，凌然自己准备了一个大缝合包。 持针器、无齿镊、有齿镊、弯剪、直剪、组织钳、血管钳、布巾钳…… 凌然一个个的数过去。 缝合是外科处理中最简单的，但同样是一次小手术，一应器械必不可少。 “我帮你快速处理一下，先消毒……”熊医生洗了手，拿出双氧水，准备往杨老板的伤口上倒。 哗啦啦。 凌然打开了水龙头，开始七步洗手…… 熊医生哼哧哼哧的将嗓子眼的咳嗽给压住了，道：“小然啊，咱们给做一个简单的消毒，再止血就可以了。” 凌然回头笑了一下。他没什么好解释的，有些东西，说话是说不明白的。 熊医生不能放下哗哗流血的手掌不管，反而去管凌然洗手做什么。 两句话后，熊医生还是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杨老板的手掌上，一边倒消毒水一边道：“你这个是被刀割伤的，好处是清创简单，不好的地方是伤处比较深，很可能伤到肌腱了，最好是到云华医院去看……” “我来接手吧。”凌然看着熊医生完成了消毒的步骤，就戴上手套，坐在了熊医生旁边的椅子上，轻轻的旋转一下杨老板，后者就愕然的面对了凌然。 熊医生和娟子更是面面相觑。 作为街坊邻居，杨老板自然是认识凌然的，也知道他读了医学院，但是，读书和做事的差距有多大，社会人再清楚不过了。 杨老板忍着痛，道：“凌然，我这个不能说是小伤了吧。” “只是手掌，还没有斩断，不算太重。”凌然自认为安慰的说了一句。 杨老板念叨了一句“斩断”，顿时心绪不宁起来。 普通疾病，病人多半是有一定认知的。急诊接到的病人有很多是意外所致，对自己的状况并没有相应的认识，多以医生的意见为准。 杨老板迟疑的看向熊医生。 身在医疗机构，病人是非常容易受到医生左右的。他们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自身又面临着或大或小的危机，因此轻易就会被专业或看似专业的人士影响。 对杨老板来说，正常应该是去大医院处理伤口的，但是，抱着流血的伤口颠簸十公里，显然还是有些令人畏惧的。 相比之下，熊医生就更加怀疑了，称呼都变了，道：“凌然，咱们还是以稳妥为主……” 不等他说完，凌然已经手持镊子，操作了起来。 杨老板“哎呦”一声，就喊了起来。 “清创以后再打麻药，不容易二次感染，忍着点儿。”凌然说着，又转头笑道：“娟子姐，麻烦给拿2%的利多卡因，稀释到1%。另外多准备一点双氧水和络合碘。” 清创缝合基本都是一致的流程，凌然也没有多生枝节，就按部就班的操作起来。 娟子见熊医生没有反应，也就照做起来。 实际上，凌然都动起剪刀了，熊医生想反对都得犹豫再三。 若是正常状况下，他多考虑个半分钟一分钟的，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在凌然的大师级对接缝合的技术下，一分钟漫长的足够缝几十针了。 要说起来，杨老板受的真不能算是小伤，肌腱斩断是会影响到手部功能，若是缝合的不好，以后握持无力，以至于不能做精巧性工作都是有可能的。 假如将他送往云华医院的急诊科的话，主治医生的意见多半是送往手外科处理。 就医生的角度来说，杨老板的伤势，其实是比被砍伤的花臂大哥严重的。 不过，对凌然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他所掌握的大师级对接缝合法，比云华医院大部分的医生都要强，而且要强的多。 缝合肌腱，对云华医院的急诊科大夫是个挑战，对手外科来说，就是普通业务了。 而对凌然来说，更是轻而易举。 杨老板是开削面馆的，十几年来，都是靠手艺吃饭的。换言之，他需要一只功能完整的手来工作。 送到医院，他有可能得到较理想的缝合，但也有可能只得到平均水平的医疗服务。 凌然相信，自己的技术，能最大程度上降低负面几率。 他缝的很认真，速度比急诊室里的时候还慢一些，但效果却是拔群。 “缝好了，我现在给你包扎。伤口不要见水，记得换药……”凌然照常叮嘱了一遍。 旁边的熊医生早就看傻了，心道：云大医学院真有这么牛？ 就他所知，医学院的实习生毕业，到医院做两年规培生，再做两年的住院医，说不定都不能独立做这样的缝合。 凌结粥就直接多了，搓着手兴奋的道：“儿子，你这个水平，够资格来咱家诊所坐诊了。” 他本人虽然不是医生，却是见多识广，最重要的是，熊医生是监督了全程的，这本身就够他放心了。 凌然道：“我还要实习的。” “能帮忙省点薪水也好啊。”凌结粥叹一口气。 熊医生不为所动，淡定的道：“薪水一毛都不能少。” 凌结粥“嘿”的一声，就想上前辩论，却听身后有人一声大吼： “爸，爸，你在哪里？” 说时迟那时快，就见一个健硕的身影狂奔而来。 “缝好了，没事了。”杨老板指指包扎了一半的手，强颜欢笑。 杨老板心里不安宁，他的儿子就更紧张了，瞪大眼睛，问：“不是叫了救护车吗？怎么就在这里缝了？” “人家诊所就给缝好了，送什么医院。”身为街坊，杨老板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虚弱道：“虎子，你不要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手废了是一辈子的事，大医院和小诊所能比吗？”杨虎气势汹汹的看向穿着白大褂的熊医生和凌然，最终，目光锁定在了熊医生身上，问：“这么重的伤，你们也敢动手？我爸是靠手吃饭的，要是恢复不了正常功能，你们就养我爸一辈子吧。” 熊医生摸着下巴，含混的道：“正常功能，这个概念就大了……” “缝好了。”凌然拍拍手，道：“手术顺利，你可以带他去医院检查，术后注意活动复健，恢复正常功能的概率很大。” “就是说还有恢复不了的可能？”杨虎更加不满意了。 凌然眉毛一皱，未等说话，却被老爹拉住了。 凌结粥太知道儿子的性格了，背后扯了他一把，立即对杨虎道：“恢复不了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几率很低嘛，就和买彩票似的，真要是遇到了，也有处理的办法，是不是？” 杨虎被他说的气势一滞，难道要反驳几率很高吗？那不是诅咒自己老爹？ “虎子，咱们下沟诊所也开了几十年了，治过的老街坊成千上万，你什么时候见我们搞三搞四搞出问题的？没有把握的事，我们不做的。”凌结粥说话不快，却是很有感染力。 杨虎的怒气降了一些，确实，下沟诊所虽然是个小诊所，却是巷子里的小诊所了，他读大学以前，有个头疼脑热，也是到这里来看。 “你爸爸的伤呢，说重不重，说轻不轻，当时救护车没来，也不知道过来的时候会不会堵车，过去的时候会不会堵车，我们有能力处理，就决定处理了，总不能看着他这么一直流血吧。”凌结粥本身不懂医术，反而给人感同身受之情。 他拍拍杨虎的肩膀，又道：“你不要着急，既然不放心，就带你爸爸去医院检查一下，查好了，觉得没问题了，再来我们这边结医药费，好不好？” “正的反的话都被你说了。”杨虎发不出脾气来，想想道：“我现在带我爸去大医院做检查，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没出问题就算了，要是出了问题……” 他没说下去，气呼呼的抱起老爹，放在诊所门口的轮椅上，推着就走…… 娟子手一插就要去拦，被凌结粥给挡住了。 “不着急嘛，我们做的是街坊生意，到时候还回来就行了。”经营诊所三十年的凌结粥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情绪相当稳定。 凌然则是看着大门的方向，陷入了沉思：看来，要等他们做完了检查，才算是完成了任务啊。第十四章 授权 翌日。 凌然照例往云华医院的急诊科报道。 医学实习生的管理要求与医生是差不多的，按时报到打卡等等，一应俱全。 与昨天不同的是，凌然同学随身带上了老妈做的午餐。 陶萍同志是很少下厨的，她要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琴棋书画、唱歌跳舞、喝茶、玩杯子，做汉服、摄影拍照、女红刺绣……等等项目中去，自不可能日复一日的操持家务。 但是，不得不说，陶萍同志的学习能力和她的颜值一样高，偶尔下厨做出来的食物，经常好吃的令人怀疑：我昨天用这个碗，吃的是什么猪食？ 陶萍同志也因此将她做的便当，以奖励的形式，发放给了凌然。 由烤牛肉、烧鹅、腊肠、生菜、小白菜、土豆、玉米、牛油果、香梨、火龙果和米饭组成的便当，整齐的盛装在中国传统样式的三层薄螺细漆器中，内添酱油、醋、椒盐、辣椒油和芥末，光是仪式感，就足够令人咋舌了。 难得的是味道配得上视觉效果——陶萍女士做事的认真劲是远超常人的，只是有些不事生产…… “凌然，你跟我来。”周医生就等在办公室门口，见到凌然就招起手来。 “怎么了？”凌然闪身进房，迅速放下漆盒，并换上白大褂。 “主任要见你。”周医生表情凝重的道：“我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是医学院的实习生，他要复查昨天的所有病例。唉，你怎么不说呢……” “昨天是我实习第一天。”凌然确实不知医院里的规矩。 周医生是个老好人，拍拍脑门，道：“也怪我，没有问清楚，看你缝合的样子，以为是别院来培训的。” 虽然医学院实习生和别院的培训医都是来学习的，但水平和地位显然是千差万别。 不等凌然再做解释，周医生再次催促道：“不说这些了，一会主任问话，你就不要说是不懂了，就说我看你操作的可以，才让你操作缝合的，明白吗？” “好。”凌然回答的非常痛快。 周医生反而有点接不上茬，道：“你都不谦虚一下？” “谦虚什么？” “让你这样说，我是要担责任的。”周医生摆摆手，道：“算了，医学实习生在主治医师的授权下，是可以进行医学实践的。没有主治医师的监督和授权的操作，咱们俩都要担责任，所以，你得说我授权了。” 他解释的再清楚不过。 凌然点头，道：“所有操作都是在你的授权和监督下进行的。” “就这个意思。”周医生说着一笑，道：“放轻松些，咱们以后说不定能做同事的，你的缝合练的是真不错，不是在学校里学的吧，很有经验啊。” “偶尔在家里的诊所里帮忙。”凌然还能说什么呢。 “家里开诊所的啊，叫什么名字？” “下沟诊所。” 周医生暗自记了下来，心想：莫非是RB人开的私人诊所？ 急诊科的主任霍从军是位满脸皱纹的老医生，问了凌然几个问题，就放过了他，只是叮嘱周医生多加监督而已。 出了门，凌然和周医生齐齐的松了一口气，继而相视一笑。 “咱们主任以前是当军医的，做事特讲究效率。但你别掉以轻心了……”周医生承担了凌然的监督职责，不免要多说两句。 凌然点头应是。 周医生又叹一口气：“都说医生是吃天赋的，你这个天赋……是真好。” 要说不羡慕是假的。 他从医十年，才做到了主治，就医院的职称曲线来说，只攀爬了一点点。至于技术曲线，更是只能说是起步而已。 但是，就他目前的技术眼光来看，凌然的缝合技术，是真的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了。 任何技术，爬到一定的高度都很不容易的，更不要说医学这种人命关天的技术，任何一点提高都是难能可贵的。 就凌然的缝合水平，哪怕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以后专门做缝合，都不愁没有饭吃。 否则，素来要求严格的主任，为何会轻描淡写的放过凌然，还让他继续监督和授权。 只有做医生的才知道，缝合这种基础医术，提高起来有多难。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医学生，能掌握高水平的缝合技术，那是需要极其难得的天赋的。 “既然主任同意了，今天再有缝合的病人，也都交给你。”周医生的感慨结束，偷懒的念头又起来了。 凌然立即答应下来。 两人说着话，回到了急诊科，凌然直接就跟着周医生进了处置室，将外面等待幸进的小医生和实习生羡慕的不要不要的。 与此同时，杨虎也带着老爹杨忠树，来到云华医院，挂了手外科的专家号。第十五章 检查 云华医院是云华市最著名的医院之一，综合实力且不说，其手外科的实力是得到业内外公认的。 杨虎想让父亲做复查，云华医院自然是第一选择。 极高的名气带来的，还有令人咋舌的流量。 不仅是云华市，还有附近的城镇和外地人来看病。 杨虎让老婆来提前挂号，再用轮椅推着父亲到地方，看到的已是无数捂着手，抱着手，包着手，伸着手的病人。 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杨虎不禁有些晕菜：“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的。” 杨忠树倒是有些高兴，说：“以为就你爸一个人不小心啊。人的手是用的最多的，自然就容易受伤了，我做削面这么多年，也有失手的时候嘛……” 昨天晚上，他可是没少受家里人埋怨，此时看到诸多病友，不禁受到些许的激励。 杨虎看着嘴角带笑的老爹，无奈的道：“爸，你是用手去接刀才受伤的，然后还跑去小诊所缝合，然后，咱们才来的。” “其实缝的也挺好的，昨天那急诊科的医生不是也说没问题吗？”杨忠树不免有些心虚。 “急诊科的医生觉得你不严重，没好好看。”杨虎不满的哼哼两声，又道：“您在小饭馆里削面，自己做老板当大师傅，那你想去大饭店里去做大师傅，人家要吗？小诊所和大医院能比吗。就咱们下沟的诊所，里面的医生到云华医院来，提鞋都不够。” “行了行了，我开小饭馆丢你的人了？还不是把你给养大了，还没病没灾的，要不然，你也得是人家下沟诊所的常客。”杨忠树开饭店的，嘴上从来都不输阵的。 杨虎说不过了，赶紧低头，将下沟诊所的轮椅推的飞快。 叫号到了杨忠树的时候，主任医师王海洋已经有些发困了，他转身打了个哈欠，又喝一口酽茶，才打开杨忠树的病例，半读半问的说：“因为切割伤致右手流血不止，缝合后复查……唔，我看看。” 他先检查了皮肤的颜色和温度，又用手触了几下，再问：“哪里有不舒服吗？” “没有。”杨忠树摇摇头。 杨虎连忙补充：“那个，我爸因为着急，跑到小诊所做的缝合，我就比较担心……” “伤的这么重，跑去小诊所缝合的？”王海洋一下子清醒了，皱眉道：“你们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啊。” “我就是说……”杨虎语气里带着埋怨。 杨忠树再次心虚的笑笑。 老实说，如果是熊医生缝合的，他还能有两分信心，人家毕竟是从大医院退休的，虽然年纪大了，总不会太离谱。 但是，负责缝合的是凌然，就不好说了。 杨忠树小声问：“我的伤是比较重的吗？” 他没说昨天急诊科医生的判断，免得医医相互。 王海洋道：“伤口这么深，肌腱估计都撕裂了，神经肯定也是伤到了，这个基本是不可恢复的，最重要的是血管吻合的好不好，如果血供不足，远端就会坏死。像是手指，如果坏死了，就只能截肢了。” 王海洋说着皱皱眉头，道：“这么重的伤，怎么能在小诊所看呢。你这样的伤势，送到我们云华的急诊科，都是要转手外科住院处理的。” 杨忠树和杨虎齐齐色变。 “医生，我是做削面馆的，手停口停的……”杨忠树心里的后悔也在滋生。 杨虎亦问：“有啥补救的办法吗？” 王海洋叹口气，道：“你先伸手过来，我给你做个皮肤边缘出血检查。” “哦。”杨忠树忍着疼，将胳膊伸长。 王海洋吩咐旁边的研究生做准备，口中解释道：“皮肤边缘出血检查是检查末梢血运。血运就是血液的运输和循环，这个是恢复的好坏的重要指标。皮肤边缘出血检查是要造成一点损伤的，我刚才没有给你做，也是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对方当时直接就给缝了。”杨忠树已经吓坏了，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杨虎更是焦躁道：“人家说缝就缝，你都不懂拒绝啊。” 杨忠树咽了口唾沫，没说话。 “你先做测试。”王海洋没有纠结这个话题，示意研究生操作。 从他的角度来看，检查是很难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的。 手掌的缝合是很精细的工作，就是云华手外科，能不能达到高标准，很多时候也是看运气的。对方想要恢复手部的全部功能，基本是做不到的。 如今，能挣扎一下的，也就是远端是否坏死的问题。 事实上，王海洋对此都不看好。 云华手外科每天做那么多例手术，不免都有手术失败的。小诊所又能达到什么水平呢？ 缝合的时候，不认为的造成死腔、空腔就不错了，他甚至有见过清创都做不好的诊所伤口。 “主任，有点状鲜血流出来。”研究生拉开角落里的帘子，出来报告。 “这是好还是不好？”杨忠树和杨虎一脸紧张。 “我看一下。”王海洋没有立即下结论，先是自己看了几眼，才道：“运气不错。” 杨忠树和杨虎齐齐的松了一口气。 “血运看来是通过了。”王海洋又翻着杨忠树的手掌看了几眼，一边思考，一边顺口解释道：“一般来说，不出血或者有紫色血液，就说明血运有问题了。你这个出血的情况，和正常人差不多了，也有可能是伤的位置比较好……” 王海洋说着摇头，道：“你说有大出血？” “血流不止。”杨忠树用半专业的话来解释。 “这么说，血管缝合的还不错。我再给你看一下神经情况。”王海洋紧接着做了叩击测试，发现神经生长的也很不错。 这下子，王海洋突然来了兴趣，问：“你的手，现在能不能自己动？” “比较困难。”杨忠树道。 “昨天才做的手术，今天就动，肯定是要困难一些，但是还要动，这个叫复健，也是很重要的。”王海洋停顿了一下，将自己的手放在桌面上，道：“你跟着我的动作来动，咱们先试一下屈伸。” 杨忠树的手指做了屈伸。 “拇指做个外展和内收。”王海洋一边说，一边做示范。 杨忠树的手指跟着动，虽然幅度较小，动作较慢，却是都完成了。 “再来手掌的。” 杨忠树照例完成。 “再做个夹纸实验……” 杨忠树依旧完成。 王海洋主任，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医生？现在怎么办？”杨忠树和杨虎，都带着小心翼翼。 王海洋喝了一大口茶，再缓缓的问：“你们是昨天做的手术？” “是，昨天在小诊所给缝合的。” “你们去的是私人诊所吧。”王海洋尝试着纠正他们对大小的看法。 昨天缝合，今天就基本恢复了手部功能的，云华医院手外科也有做到的。但是，做不到的更多。 考虑到诊所的条件和云华医院的条件，这就令人更加难以置信了。 换一个角度来说，云华手外科的住院医师，有一个算一个，没可能缝合的这么好的。主治里面，也是拔尖的几个人，偶尔能得到类似的效果。 至于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以理论和歪门邪道升职的不说，以手术称道的，要缝出这样的效果，也就是两三成的概率。 反而是高收费的私人诊所，走穴高手出没的几率还大一些。 杨忠树知道他的意思，茫然摇头：“私人是私人的，但也是街坊诊所，开了二三十年了。” 杨虎道：“就是个社区的小诊所，平时就打个针什么的。” 这下子，王海洋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能低下头，开了一堆的收费单，道：“现在看，是没什么问题了，你们再做几个检查吧。” 杨虎乖乖的将之拿到手里，迟疑了一下，问：“这么说，人家缝合的没问题？” “现在看是没问题了，恩，再给你开点药吧，过些天再来复查……要积极做复健，就是活动手……”王海洋说着，又给开了两张收费单。 杨虎出门看了一眼缴费数字，险些没给扔出去：“医院真黑！”第十六章 摩托女郎 站在下沟诊所门前，杨虎颇有些踌躇。 诊所的大门斑驳而老旧，看着就很有年代感，与整条街的风格很搭调，与老杨家削面馆的风格也类似，然而，即使小时候很少来父亲的削面馆，杨虎也知道，这样的街坊里，消息传递的有多块。 是规规矩矩的道歉呢，还是躲起来做缩头乌龟呢？ 杨虎手底下推着轮椅，前前后后的摇摆不定。 杨忠树不得不提醒他：“儿子，我头有点晕啊。” 杨虎赶紧停下来，不好意思的摸摸脑袋。 他的发际线有点后移了，摸起来很光滑，手感不错，观感不好。 杨虎的思维不禁发散起来，做白领就是这一点不好，非常的考验发质，医院的医生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挂号去看，三两句话就给打法出来了，逼的人只能去找小广告小诊所，结果小诊所只想赚钱，都没什么水平…… 或者说，是除了这家小诊所，其他的小诊所，尤其是宣称治脱发的，都没什么水平。 杨虎再次抬头看向“下沟诊所”的匾额，心里知道，走到此处，自己其实已经做出决定了。 杨虎低头，暗自笑话自己，工作这么多年，被客户羞辱无数次，难道还有抹不开的面子吗？ 再转念一想，论起来，医生和病人之间，病人才是客户吧。怎么到了这里，我病人要来道歉呢？ 然而，杨虎想的再多，还是伸出手来，在斑驳的大门上，咚咚咚的敲了三下。 道歉还是要道歉的，当日任性推走的轮椅，也要还给人家，还有没付的诊金更不能少，否则，父亲杨忠树削面的动作有多流畅，街坊中的骂名就会有多大。 最重要的是，复健和后续检查，也得麻烦人家。 “凌然是在下沟诊所吧？”脆生生的问话声，自身后传来，同时还有摩托车嘟嘟嘟的排气声。 杨虎和父亲杨忠树齐齐回头，就见一辆黑色本田摩托停在数米远，一名腿白且长的长发女生，直着上身，微微扬着下巴。 “在。” “你找凌然做什么？” 父子俩同时回答，杨忠树多了个心眼，加问了一句，儿子杨虎却迫不及待的回答了出来。 摩托女郎一笑，骗腿下车，自顾自的上前，重重的拍了几下诊所大门。 杨虎不禁有些懊恼，眼前的女郎青春靓丽，自己却是露了怯。 砰砰砰。 女郎美则美矣，动作却是有些粗俗，纤细的五指叉开，像是砸门似的，发出巨大的声音。 砰砰砰。 从声音的频率上看，就能猜度到她的不耐烦。 “来了，来了。” 门内，凌结粥终于听到了，一边穿衣服一边喊：“诊所现在没有医生，急诊要去医院哦。” 须臾，门开。 凌结粥愕然的看着露出一大截白腿的摩托女郎，问：“你看病？” “你才有病。”摩托女郎的声音有些沙哑，却独具魅力，用眉笔描出来的眼线锋利如刀：“凌然，是在这里吗？” “那个……”凌结粥不觉得有些担心了。 “我是来给他送鱼的。”摩托女郎似乎知道他的担心，眉眼似笑非笑，却是从摩托车的后座上，解开捆绑于上的塑料箱子，“嘭”的一声，丢在了诊所门前。 箱子很重，外观有有质感，一看就是质量很好的样子。 不光凌结粥，杨忠树和杨虎父子，也奇怪的看向摩托女郎。 女郎点点下巴，道：“看看吧。” 凌结粥脑子里转着念头，心下回忆，送鱼究竟在黑话中是何含义。 良久，凌结粥才在杨家父子好奇的目光下，打开重箱的盖子。 一条三文鱼凸着眼睛，静静的躺在冰块中，鳞片仿佛都闪着光似的。 “今早新到的挪威大规格，8公斤的鲜鱼，怎么弄都好吃。”女郎顿了一下，道：“我哥送凌然的。现在能叫他出来了吧？” “你哥又是谁？”凌结粥脑袋都是闷的。 他开诊所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见人给三文鱼的。 女郎却明显不是第一次做这份工作了，她用手戳了一下三文鱼，道：“我家是做开鱼铺的，凌然缝好了我哥的伤口，纹身也保住了。我哥说送他一条鱼感谢。” 凌结粥这下子明白了，骄傲的挺直腰板，向着院子里，就“嗷”的一嗓子：“儿子，病人来给你送礼了。” 病人会给医生送礼塞红包，凌结粥早就知道了。 但是，做了几十年的诊所，凌结粥收到的礼物屈指可数。 儿子做医生才几天……准确的说，是做医院实习生才几天，就可以开始收礼了，凌结粥倍感骄傲。 他恨不得街坊们都知道。 “凌然，病人来送礼了，好大一箱子，快来搬。”凌结粥的身子挺的更板正了，凸出来的啤酒肚，都被拼命的收了回去。 要说年轻的时候，凌结粥也是有一身的好皮囊的，实在是诊所的日子太闲散，日日生肉，终于变成了面相臃肿的中年人。 不过，他的嗓音依旧嘹亮，曾经一首情歌响彻五沟。 如今，一嗓子响彻下沟，也是能做到的。 砰。 砰砰。 街道两边，传来开窗的声音。 下沟多是二三十年前建的房子，没有换装修换窗棂的人家，用的还是两扇对开分四格的木头框架，无论是打开关闭，都会传来憋开的声音。 凌结粥有些得意，目不斜视，继续做挺胸凹肚状。 “凌然……病人来送礼了……”凌结粥听着没有再打开窗户的声音了，就再吼一声。 砰砰。 于是，又有人开窗来张望了。 凌然套了件T恤就下楼了。 他昨天看了半晚上的书才睡觉，此时颇有些发困。 做医生是必须终生学习的，许多人都因此而倍感痛苦。 凌然倒无所谓，他喜欢外科医学的确定之美，说切你一寸就不切你八分的笃定。 不过，才睡了几个小时就被迫起床，凌然心情并不美丽。 摩托女郎却是看着凌然，心情美丽的险些把口水流下来。 帅哥她是见过不少的，现在的男生，甚至有涂脂抹粉以至于化妆的。 但是，帅的如此有气质，五官皆完美的男生，她却是从未见过。 “你好，我叫卢金玲，是来替我哥哥道谢的。”摩托女郎面容一整，给人的感觉，顿时没有那么棱角分明了。 凌然揉揉脸，有些僵硬的问：“你哥哥是谁？” “哦，我忘记说了，我哥哥是卢海山，市场里，大家都叫他鹿王。”卢金玲见凌然依旧不明白，就用手在自己嫩白的胳膊上划了划，说：“他在这里纹了一只鹿，你前几天帮他缝好了……” “独角兽？”凌然叫出的，是自己的第一印象。 卢金玲面色一变：“我哥最讨厌人叫他独角了。” 巷子里，似乎突然变的安静和寒冷了。 风吹过老朽的沥青地面，旋起几片落叶。 卢金玲见凌然面不改色，心中更是如小鹿似的砰砰直跳，声音愈发轻柔：“算了，反正我哥也不在这里，以后你遇到他了，就别乱叫了，免得吃了亏。” 凌然不置可否。他缝针的时候，对独角兽同志的刺青端详许久，并不觉得对方有什么怒气与不满。 “对了，这是我哥送你的礼物。”卢金玲主动打开地上的大箱子，再次将一条肥鱼的优美身姿展现出来。 凉凉的冰块，令箱内似有烟雾一般。 卢金玲原本计划将鱼送到就走的，此刻却有些拔不动腿，忍不住道：“你们平时吃三文鱼吗？我来帮你们处理吧。” 说完，不等凌家父子回答，她首先指指杨虎，道：“你来帮我搬一下箱子。” 杨虎早就看的傻掉了，想要拒绝，却见卢金玲已经迈着大白长腿，进了凌家的院子。第十七章 妙手回春 “国内进口的三文鱼，8公斤的算是很大了。我今天拿的这条，是早上刚到的，你看鱼眼，还清澈透明的。”卢金玲手持尖刀，一边在三文鱼身上飞舞，一边介绍。 在凌然等人看来，她的片鱼手法如何且不论，姿势是相当好看专业了。 直到一片片颜色红润的三文鱼摆在了白瓷盘子上，大家的目光才稍有转移。 “尝尝看？”卢金玲在一个盘子上摆了三片三文鱼，主动递给凌然。 大大的盘子，少少的食物，看起来就很法式，很日式，很奢华的感觉。 凌然没什么矫情的，取了一双筷子，夹起一片三文鱼，也不蘸什么酱料，就直接塞入嘴中。 稍带些凉意的鱼肉入喉，先是微微的鲜甜，再就是莫名的嫩滑。 老外喜欢的生食，似乎都很重视嫩滑，三文鱼如此，牡蛎亦如此，其重视程度，就像是中国人说“入口即化”似的。 “好吃吗？”卢金玲满面笑容，若是不看夸张的眼影的话，应该算是有邻家女孩的风范了。 凌然说品咂味道就是品咂味道，眼睛都比起来了，道：“比我们自己买的新鲜，有点甜。” 老妈陶萍从来都是走在时尚先锋的小资派，还曾经自制过寿司与刺身。 凌然既不反感也不热衷，对其爱好程度，大约相当于红烧羊肉，比红烧牛肉的喜欢程度差一点，比红烧鱼的喜欢程度强一点，见到了也愿意吃，没有了也不想念的水平。 卢金玲则非常骄傲的道：“云华的三文鱼，都在我们几家手里呢。你自己去买鱼，外地的窜货没我们的新鲜，本地的货都是我们挑剩下的。” 卢金玲边说边挥舞着半条胳膊长的厨师刀，又重新装了一盘三片，递给陶萍，道：“您也尝尝。” “多谢。”陶萍笑看了凌然一眼，没有客气。 “味道好吗？”卢金玲再问。 “挺不错的。”陶萍微微点头。 “那我做您儿媳妇怎么样？”卢金玲手持厨师刀，表情坦然。 陶萍险些将嘴里的鱼肉给喷出来。 凌然亦是抬了抬眼皮。 敢恨敢爱的江湖儿女，他听说过，却没想到，真实的江湖女子如此“直率”。 这种人，“达沃斯认知偏差评定量表”不一定能过啊。比标准最大值低了0.55的凌然，对卢金玲很不看好。 “开个玩笑。”卢金玲不等众人回过神来，先将话收回了，又笑道：“我还没准备好嫁人呢。” 凌结粥此时望着卢金玲手里的厨师刀，万分后悔，怎么就让她进厨房了呢。 他拍拍肚子，赶紧岔开话题，对旁边轮椅上的杨忠树道：“老杨，你手好了吗？” “对对对，手是好了。”杨忠树说着有些不好意思，道：“我去云华医院检查了，人家说，我这个手能恢复成这样子，多亏凌然缝的好。” 杨忠树再拉杨虎一把，道：“我儿子那天闹腾的厉害，我们今天是特地来道歉的。” 卢金玲听着眼皮子一跳，问凌然道：“他们得罪你了？” “算不上。”凌然的情绪比较平淡，他又不是精神病，怎么会因为人家的态度不好，就砍人呢。再说了，身为外科医生，砍人也得讲基本解剖学吧，砍疼不砍伤才是基本操守。 卢金玲用刀尖挑了块三文鱼片吃了，道：“要是有得罪你的人就说，我和我哥在咱们云华还是有些办法的。尤其是小人，我们对付起来最在行了。” “我知道了。”凌然敬谢不敏。 “我们不收你的钱。我哥说了，你能把纹身缝回来，你的水平就是这个，全云华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的。”卢金玲竖起大拇指的同时，挺直了腰杆，像是个要发车的赛车女郎似的，小胸脯涨涨的，令人眼晕。 凌然突然有些目眩，不是因为她骄人的身材，而是为她竖起的大拇指。 非常漂亮，第一指节有自然的弯曲，自指根到指尖的弧度好似被轻轻按压下去的琴弦，柔美中透着厚实的韧性…… 细嫩的肤质，带着微微的粉色。 再看她的右手，此刻抓着宰鱼的尖刀，似乎也不错的感觉。 “你们不是要道歉吗？等着呢……”卢金玲“咚”的一声，将尖刀插入了案板，向着杨虎和杨忠树讨债似的。 杨虎有些嘴苦。 现代人是不习惯道歉的，让他随随便便的道个歉，他都要在门口摇来摆去的晃轮椅。正儿八经的道歉，更是有些抹不下脸。 “虎子，把咱们做的锦旗拿出来。”杨忠树做了多年的小老板，就不是那么好面子了。 杨虎像是一下子被唤醒了似的，连忙从包里取锦旗。 锦旗长一米二，宽60厘米，算是不错的规制了，红艳艳的颜色，还有丝绸似的穗子，挂起来很是好看。 凌结粥笑眉笑眼的将之给挂在了墙上，还特意捋平了底部的穗儿，对凌然道：“以后，咱们正堂的这面墙，就留给你了。” 那神情语气，与当年将凌然的幼儿园大红花挂起来，一样一样的。 “妙手回春？你们就不能想点新词。”卢金玲没遇到期待中的反抗与挑战，有些无聊。 “妙手回春好，正好放在中间，先是总的褒奖，以后还可以再细致的表扬。以后谁要觉得凌然年轻，就给他看这个。”凌结粥很顺溜的接上了话，免得杨老板尴尬。 怎么说都是街坊呢。 杨虎回过神来，干巴巴的笑一笑，再掏出准备好的红包，弯腰低头的递给凌然，道：“上次的诊金也没付，实在不好意思。” “没事儿。”凌结粥一把接过来，道：“我给你开个收据。” “不用不用……” “还是要的。”凌结粥不由分说，就去点数了。 再拿回收据，杨虎坐不住了，又要将轮椅给还回来。 陶萍一把将他按住，笑道：“你现在不适合走路，就先坐着，送锦旗是好事儿，咱们应该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不说道歉不道歉的话了。” 凌结粥有些不相信的看向陶萍，在他的印象里，自己老婆好像不是如此好说话的性子啊。 “老凌，你去周老头家里，拿两挂鞭炮来，挂锦旗，没响动没意思。”陶萍这么一说，凌结粥就释然了。 果然，陶萍同志是不会让杨家人默默的来，悄悄的走的。 凌结粥买了两串5000响的，是小超市里规格最大的。 平日里，只有祭祖上坟，结婚办酒才用得到它们。 噼里啪啦的炸声，惊动了整条巷子的街坊。 有空闲的，自然就走下楼来，询问起来。 然后，就听凌结粥敞亮的笑，扯着嗓子叫： “今天杨老板来给我们家凌然挂锦旗，乐呵！” “我们家凌然，把杨老板的断手给缝好了。” “杨老板带着儿子来道歉呢，咱们都是街坊，不说道歉的事，就点几挂炮，大家都开心。” 杨忠树无论如何都呆不住了，早早的回了削面馆，轮椅也留在了诊所。 两人跨出诊所大门的瞬间，一只白色的小箱子，悄无声息的落在了凌然面前。 “新手任务‘小试身手’完成，医治了杨忠树的手并获得了满意的疗效，获得初级宝箱一只。”系统的声音，在凌然脑海中响起。 小白箱就摆在案板上，但众人却视而不见。 凌然心里一动，手在小白箱上抚了抚。 凌然触碰到宝箱的瞬间，就见箱子自己开了锁，开了盖，一片灿烂之中，一根试管似的物品，带着光晕缓缓上浮： 精力药剂——恢复你的精力。 转眼间，药剂和宝箱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凌然只觉得裤口袋，突然出现了一份沉甸甸的物品。 “竟然能有真实的物品出现。”凌然低下头，心中有微微的震撼。第十八章 有空 周一。 早上的急诊室，给人以井然有序的感觉。 附近没人干仗，没有突发事件，也就没有急匆匆的救护车往来。 凌然给一位骑电动车摔破了头的上班族缝了四针，就再没有接到任务，于是在王佳护士的帮助下，一个个的辨认和熟悉急诊室里的器械和设备。 平日里急躁的恨不得飞在半空中的王佳护士，此时温柔的不行，就差手把手的教导凌然了。 还好此时没有其他实习生看到，否则怕是要嫉妒的飞起。 医院的设备器材种类繁多，且颇为金贵，普通实习生别说上手了，能认一遍，都得带队老师心情好，面子大，还得有空闲下来的。 这些条件要凑起来有多难呢，大部分小医生都是在入职医院的第二年，开始规培的时候，才真的上手接触了常用设备。非常用的，有的人或许一辈子都不一定用得到。 一圈认过来，王佳护士说的口干舌燥，凌然对急诊室的了解也上了一个台阶。 “喝瓶饮料。”凌然在自动售卖机上买了一瓶可乐，递给王佳，算做是劳务回馈。 王佳护士谦让着，说：“你喝吧……” “我平时是喝水的。”凌然停顿了一下，道：“我看你们挺喜欢买饮料喝的。” “你知道我喜欢喝可乐啊。”王佳手里抱着冰可乐，再也舍不得喝了。 凌然笑一笑，再说两句话，才返回休息室。 实习生们随身携带来的小件物品，都被允许放在等候的办公室里，入目所见，除了水杯盒饭之外，最多的就是横七竖八的充电线和课本。 玩手机的，读书的，各做各的事，只在大门开启的时候，机警的抬起脑袋，像是一群穿着白大褂的猫鼬似的。 凌然向众人笑一笑，自到角落里，打开背包。 一管拇指长的绿色液体，夹在内侧的海绵包裹中。 仔细看，有点像是极小罐装的饮料，只有50毫升的样子，泛着微微的绿色。 无论是摇晃还是在灯光下，都没有丝毫的变化。 罐子的外壳更是坚硬，凌然尝试过敲击，有类似于金属的感觉。 凌然并没有动精力药剂，现在不知道这东西是常见物品，还是稀有物品，总得观察观察再说。 他拿出一只笔记本，将适才听到的重点记录下来。 这项工作，他做的很细致。 事前准备是做事成功的不二法门，正因为如此，凌然才会在得到系统的第一天，先给自己做精神病测试。 而在获得了大师级缝合法之后，凌然也没有放松对医院的了解。 现代医学是建立在仪器和药物上的医学，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上的医学，再强的操作技能，没有合适的仪器药物也是无根之萍，就好像缝合，说起来简单，但若是没有多种多样的缝线，没有现代工艺的缝合针，没有完备的消毒措施，照旧是危险重重的手艺。 了解自己所在的医院的仪器情况，药物倾向，是必不可少的。 将记忆里的信息全部记录下来，放好本子，凌然才起身伸了个懒腰。 “凌然，急诊室忙不忙？”一名实习生见凌然要走，连忙喊住了他。 凌然站定了，想了想，道：“很闲。” “喂，‘闲’是不能随便说的。” “呸呸呸。” “医院这个地方很邪门的，一说闲准要忙起来。” 几名住院医连忙站起来提醒凌然，并积极的普及医院迷信。 凌然愣了愣，道：“但是，对我们来说，科室的病人多，是好事吧。” 此言一出，办公室里的住院医和实习生们都愣住了。 “呀，今天真的很闲啊。” “闲的蛋疼。” “估计会闲到下班吧。” 一群医生和准医生，充分的掌握了迷信的新角度。 凌然的脑海中，也随之蹦出了新任务： 新手任务：治疗病人 任务内容：一天内，完成多次治疗 任务奖励：每完成10次治疗，奖励初级宝箱一只 当前进度：（1/10） 凌然暗地里撇撇嘴，同样是治疗，区别可是极大的，如果只算次数的话，10次还是很容易完成的。 心里好奇着初级宝箱中的物品内容，凌然也浑身充满了干劲，但他懒得像其他人那样念叨，遂用出迷信大法。 只见他昂首挺胸，站北朝南，面向日出方向，轻轻的吐出一个词：“闲……” 砰！ “住院医都跟我来。”资深护士刘菲冲门而入，喊了一句，顿了顿，又看到高人一等的凌然，顺口道：“凌然也来。” 紧接着，刘护士就回身快走了起来。 几位住院医对视一眼，表情都变的振奋起来。 这是有大任务啊！ 凌然亦是跟着人群，快步跟上。 半分钟后，所有人都在急诊室的侧门外，排好了队。 “城郊工厂发生爆炸，初步估计是锅炉造成的。现场有多名伤者，已经在路上了。”急诊室主任霍从军的语气缓慢稳定，令躁动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 对云华这样的工业城市来说，工厂制造的意外伤害的情况并不少见，急诊室早有一套操作方案，包括住院医在内，都有接触过。 只有凌然是纯粹的新人，站在人群中，像是第一次喝水的长颈鹿，既不怕被食肉动物袭击，又不知道该怎么叉开腿。 面相普通且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变丑因而愈发善良的老好人周医生看到了，干脆走过来，笑一笑，道：“凌然，你一会跟着我，听指挥做事。” 凌然立即点头。 现在让他做个缝合什么的，他是绝对的自信。但是，病人的问题却是千奇百怪的，没有相应的经验，很容易就会搞砸。 有些工作，稍稍搞砸一点，并不会太糟糕，而医生搞砸了病人，造成的结果就太惊悚了。 这就好像拼乐高，拼错了没有关系，组模型组错了就很难弥补了。 每一名病人，都是限量版的…… 凌然站在周医生身后，默默调整着呼吸，等待着繁忙的时刻的到来。 半分钟后，就听马路上，滴污滴污的救护车声，由远及近。 “都准备好了。”霍从军依旧稳如泰山，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日常的一部分而已。 需要集中精力来处理的日常，但依旧是日常。 天上的人间，地上的医院，都是既耗精力又耗体力的工作。 凌然背后微微发潮，仿佛第一次拆开正版变形金刚盒子的感觉。 转瞬，第一辆救护车刹车在了门口，洞开的后门，送出一具血肉模糊的人体…… “送抢救室。”霍从军看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 第一队人，毫不犹豫的冲了上去，白大褂瞬间染血。 剩下的人，则是继续等在门口。 然后是第二辆车，第三辆车…… 待到第四辆车的时候，车上的病人已经可以自己下车了。 主任霍从军的命令也变成了“送处置室”。 周医生压着凌然，待到第五辆车才上去。 这一次，凌然看到的是足足六人，伤势最重的，是眉骨撕裂。 “清创，缝合！”周医生面色严肃，心中犹如北方人看雪一般宁静。有凌然的帮忙，他可是轻松的不行。第十九章 手法 “凌医生，别把力气都用完了，后面还可能来救护车的。”小护士王佳一边做术前准备，一边提醒凌然。 今天是凌然到云华医院以来，急诊室最忙碌的一天，竟然还会来救护车……凌然露齿一笑：“那就好……” 他的任务是每完成一次任务，就得到一只初级宝箱，刚才他还担心病人不够，浪费了任务呢。 若是再有更多的救护车过来，自然更好了。 王佳却是没想到凌然会是这样的反应，短暂的惊讶后，不由想：凌医生果然和那些装模作样的男人不一样。 一名随同而来因相貌普通以至于现在都没有被人记住名字的低年资住院医看看人满为患的处置室，道：“再来病人的话，我们也要忙不过来了吧。” “急救中心暂时不会往我们这里送人了。但也要分情况。”面貌略丑但有姓的周医生刷着存在感，介绍道：“普通患者肯定是不会送过来了，但急诊重症又距离我们近的，还是会分过来，再一个，如果病人家属有要求，也会分配过来。再就是自己上门的病人。” “大部分病人都会要求来咱们云医吧。”来帮忙的住院医撇撇嘴。云华医院在云华市是有数的几家大型综合性的三甲医院，普通人看门诊都会专门过来，何况是急诊呢。 “现在的情况，能转其他科的，就转过去。再忙不过就只能挺着了，总不能病人来了，再让人家转院吧。”周医生早过了感慨的年纪，只道：“你再呆一段时间就知道了，像是咱们这样的大医院，永远都是超负荷运转的，等你有经验了，就要学会分配精力，分清轻重缓急。” 住院医呲牙咧嘴的答应了。 凌然却是突然问道：“这样说，我如果处理好了分配给我们的病人，帮助别人也是可以的？” 周医生愣了一下，他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完成自己的工作以后，休息难道不好吗？ 医生每天都忙的要累死了，你难道不想休息？ 出于鼓励实习生的目的，且为了不在实习生和小护士面前露出中年老男人的油腻，周医生道：”：“你要帮忙做事，肯定没人挡着你。” 旁边的住院医仿佛受到了凌然的鼓励，精神一震，道：“那我们就加快速度。” “你乖乖的跟着我。”周医生一句话就斩断了住院医的梦想。 别看周医生是个医术普通的老好人，可在医院呆了十几年，眼光是不差的。 他同意凌然单独做事，是因为凌然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普通的缝合工作。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是许多住院医工作一年都未能达到的。就像是被他斩断了梦想的普丑住院医，周医生并不放心他独立进行外科清创手术。 凌然能够令人放心的独立进行的外科清创手术，意味着可以帮助分担工作压力，且不会制造新的麻烦了。 与之对应的是普丑住院医，他还需要周医生的指导和监督，某些时候，兴许是手把手的教导——在周医生看来，教人做还真不如自己上手去做。 花费的时间更少，得到的结果更好，也少了患者的不满，更不用喋喋不休的多说无数的注意事项。 不过，在周医生看来，仅仅是处理好，分配到自己手里的六个人的伤情，工作量就相当大了，凌然是不是需要其他人帮忙还不一定呢。 毕竟是爆炸产生的伤情，许多人的伤口都不止一处，且有各式各样的污染物， 周医生戴好手套，先是为伤势最重的眉骨撕裂的患者消毒清创。 他用乙醚擦去伤口周围皮肤的油污，再更换了覆盖在伤口处的纱布，接着用软毛刷蘸着消毒皂水，仔细的刷洗皮肤，又用蒸馏水冲净，再洗刷，再用消毒纱布擦干。 整套流程，周医生早就极为熟练了，但全部做下来，也是十多分钟耗去了。 再抬起头来，却见隔壁床的病人，一条腿上的细碎伤口，都被凌然给解决了。 “你来这里做缝合。”周医生干脆将凌然给叫了过来，自去隔壁床，将凌然的缝合检查了一遍。 他担心凌然一心图快，出现失误。 对年轻医生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周医生自下而上的看了一遍，却是越看越心惊。 被炸了一腿碎屑的患者，连续十几个伤口，有深有浅，有大有小，相应的，凌然也用了不同的缝合方式。 有打结多次，在一侧的单纯间断缝合，也有一根长缝线，连续缝合一个伤口后再打结的单纯连续缝合，还有最大最深的伤口处，交叉形成X型的十字缝合法。 甚至在膝盖下方，周医生见到了连续锁边缝合法。 这种缝合方式，尽管在手术室里常用，急诊医生下却不太习惯用它，因为它是在单纯连续缝合的基础上，再将缝线交锁，难度更大不说，耗费的时间精力也更多。 虽然连续锁边缝合法对付薄皮肤，且活动性较大的部位很适合，但医生们通常是用“别活动”的医嘱来解决相应的问题的…… 如果不是在急诊室里，周医生或许以为自己正在参观缝合教学…… 甚至比缝合教学还要好，因为凌然的缝合选择，恰如其分，令人挑不出半点毛病。 连续锁边缝合用在膝盖处，十字缝合法用在张力大的伤口处，单纯间断用在较长的伤口处，单纯连续又用在浅表性伤口处，节省时间又减少病人的痛苦…… 掌握的技术丰富，选择又正确……周医生暗自感慨：这还真是祖师爷赏饭吃。 “医生，我这边缝的没问题吧？”病人有些担心的询问起来。 “没问题，缝的相当好。”周医生顿了一下，又道：“你稍等一下，让我们拍个照，以后可以给实习生做教学。” 他这么一说，病人顿时放心下来。 周医生连忙招呼旁边的王护士，来给拍了几张照片。 做完了这些，周医生再回过头来，眉骨撕裂的病人也缝合好了。 凌然用的还是可吸收的羊肠线，也就是俗称的美容线。 这种线的抗张强度较弱，急诊科的医生都是不喜欢用的。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医生，都是秉承着治病救人的观念，只关心缝线会不会裂开，才不在乎伤疤会不会太大。 另一方面，更细的线就意味着要缝更多针，平白浪费许多时间。 凌然却是没有相应的思想负担，只觉得合适就给用了。 周医生看到了也只能苦笑两声，道：“外面的私人医院，用美容线缝一厘米，起码要收一两千块的。” 凌然挑挑眉毛，问：“所以……我给咱们医院创收了？” “你没有提前告知吧。” 凌然摇头。 “就按普通缝合算好了，免得横生枝节。”周医生说完，再道：“之后，我再给霍主任报告一声就好了。” 眉骨撕裂的是个年轻小伙子，此时听了两人的话，连忙道谢，又对私人医院的高收费表达鄙视，私下里是否有鄙视凌然的“创收说”则不得而知。 周医生呵呵的笑两声，道：“你是遇到凌医生了，换其他人，真不一定能把你的眉骨伤口缝的这么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就是说，我这样子是不会留疤了？”小伙子说完有点不好意思，道：“我还没女朋友呢。” “不会留疤的。”王佳护士在维护凌然的缝合成果。 凌然抬了抬头，补充了一句：“但是，对你找女朋友，也没什么帮助。” “凌医生……你不要说出来嘛……”王佳捂着嘴笑了出来，还摇晃着腰肢，轻轻的顶了凌然一下。 躺在病床上的小伙子，只觉得自己受到了被爆炸更强大的冲击…… 凌然特意提醒了一句，道：“注意收拢表情，小心线给崩开了。” “凌医生对病人真细心。”两名年轻的实习护士在路过凌然身边的时候，脚步自然放缓，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第二十章 外科判断 “完成了。”凌然熟练的转针收线，包扎的同时说注意事项，再道：“请下一位进来吧。” “没有下一位了。”王佳道：“六名伤者的伤口都处理好了。” “这么快？”凌然有些讶然。 “是你做的太快了，周医生还在做第二个呢。”王佳有些佩服的看看凌然，又赶紧低头，生怕凌然注意到似的。 人帅活靓，温文尔雅；玉树临风，前途远大；才貌双全，文质彬彬……这样的男人不是男神，天底下就没有男神了。 王佳小护士面对男生，不禁也有些进退失据。 凌然得到提醒，才注意到，他的日常任务已经变成了（3/10），正是他参与完成的缝合数。 不得不说，急诊室的机会确实要多的多，换成在神经外科之类的地方，掀个头皮，开个颅就要一个小时了，术前术后一整夜简直再平常不过了，普通住院医去了，怕是连做二助都要等。 “那我去缝其他人了！”凌然磨拳霍霍的站了起来。 “等等。”周医生掀开隔间的帘子，连忙道：“你不要自己去找人，通过护士来叫。” “为什么？”凌然觉得多此一举。 “你如果直接在人群里，挑人来做缝合，你猜会不会有群众围住你。” 凌然仔细一想，缓缓点头：“有道理。” 前几辆救护车送来的伤者，已经将急诊室的医生资源全部占满了。 而且，不仅云华医院如此，云华市的多家大型三甲医院皆如此。 工厂爆炸这么严重的公共事件，急救中心都是将病人往大医院送的。 然而，偌大的云华市，并不会因此而减少意外的发生。 救护车的数量减少了，可依旧在送病人来。自己上门的病人，也都抱着焦急的态度。 平日里，他们或许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治疗，今天就不一定了。 现在，外面起码有二十名患者在等，还有数倍于此的家属，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一名医生穿着白大褂现场选人救治？更像是肥羊入狼穴治疗厌食症。 “那我还是留在这里？”凌然再问周医生。 “没错，你坐着别跑，王佳，你去叫病人过来。” 周医生这么说的时候，脑袋不自觉的昂了起来，对自己终于发挥了资深医师的价值，感慨不已。 刚才看了一会凌然的缝合操作，给他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我去点人。”王佳护士很高兴能为男神做些什么，且问道：“你有什么要求？” “最好是只需要单纯缝合的，比如意外伤导致的组织撕裂之类的。另外……”凌然想了一下，道：“尽可能选择能快速处理的伤者。” 周医生听的点头，赞许道：“这个标准好，不能急功近利。” 他刚才还担心凌然想选择没见过的，或者特殊的病例，那就麻烦了。 毕竟，凌然虽然证明了自己在缝合上的天赋，却终究只是一名刚毕业的医学生，要是请一名腹痛的病人进来，他如何有足够的经验，来判断对方是阑尾炎，还是便秘时间过久呢？ 相对来说，让凌然处理一些轻症病人，就令人放心的多了。 事实上，住院医的培训也是如此，从简单到复杂，慢慢的积累经验。 “就以我的名义给负责的医生说。”周医生又提醒了王佳一句。 王佳点点头，自去外面叫人了。 逗留在处置室里的，大部分都是轻症病人。当然，这是以医院和医生的标准来判断的。对他们来说，脑梗心梗，车撞了腿断了，才算得上重症。 只是对病人自己来说，被猫挠了，也是了不得的大事了，起码值得发三个朋友圈了。 王佳对男神的要求很是上心，首先找了一个肩头挂伤，肢体健壮的大汉，送进了蓝色的门帘后。 长约两厘米的伤口，基本已经不流血了，位置又在肩膀部位，可以说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伤情了。 凌然熟练的做清创缝合。 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做医生也是如此，没上手之前，无论如何描述，也不可能准确的描述出人的肌肉组织的硬度，人的皮肤组织的韧性…… 只有做的多了，才能拿捏好手里的力度，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准确的判断。 判断，是外科医生的生命。 小到一个伤口缝一针还是缝两针，大到截肢的长短，都是无数经验和理论判断的结合。 没有人是一开始就能做得出难题的，他们都是做了无数道简单题目之后，才慢慢积累出了做难题的能力。 难题是简单题目的叠加，心脏手术如此，哥德巴赫猜想也如此，想来变形金刚也是如此。 凌然得到的是技术，好的技术降低了他的判断难度，但不能代替他的判断。 他依然需要不断的上手操作，从而积累经验，增强身为外科医生的判断力。 一次肩部缝合并不复杂，更是远远称不上困难。但是，唯有做过上百次的类似缝合，注意到每一次异同的时候，以后上了手术台，才不会将患者的胃缝的太小，肠子留的太长…… 现在再让凌然为适才眉骨撕裂的患者缝合的话，他一定会选择抗拉强度更大一点的缝线，以尽可能降低伤口崩裂的可能——大师级的对接缝合术，也没告诉他，对方是个表情如此丰富的人…… “话说，你这个肩膀，伤的位置有点奇怪啊，是怎么弄破的。”周医生解决完了分配给自己的病人，才不会没事找事，只需要监督凌然的操作，还都算是自己的工作量。 可凌然的缝合有什么好监督的，他无聊的飞起，自然而然的就起了聊天的兴趣。 肢体健壮的大汉，肩膀在医生的针下颤抖，只好乖乖的陪聊道：“我是在墙边的钉子上刮伤的。” “装修？”周医生见过类似的案例。 大汉迟疑了一下，道：“在楼顶帮老婆晾衣服，风太大，衣服太多，就歪到墙上了……我这个用不用打破伤风？” “新案例啊。”周医生小声赞叹。 “啥？”大汉没听清。 “恩……”周医生沉吟的拖出长音，摸摸下巴，道：“伤口不深，一般不用打破伤风。” “还是打一针吧，对了，医生，能更不能多缝两针，显的严重一些。”大汉诚挚的提出要求，道：“要是伤的不够重，我回去还得干活，还得晾衣服，说不定就又受伤了。” “凌然，用十字法给他缝。”周医生难得下令一次，实在是过于感同身受了。 送走一位病人又一位…… 约莫一个钟头，凌然又处理了7名病人，期间还在周医生的指导下，开了几百块钱的药品出去。 任务也在变成（10/10）的瞬间，跳出了一只白色的箱子。 打开来，又是一根试管似的物品，带着光晕缓缓上浮： 精力药剂——恢复你的精力。 凌然本想置之不理的，想了一下，还是不安心，于是道：“周医生，我出去一下。” 他将器械略作归置，回到办公室里再掏兜，拽出了又一枚泛着绿色的精力药剂。 其精美程度，足以令人见之难忘。 凌然不禁陷入了思考：连续两次都拿到了精力药剂，仅就难度来说，好像是很低的，却不知是否因为新手期的优惠。第二十一章 缝合流水线 任务还在继续。 凌然将新得的精力药剂藏入食盒的第三层中，就重新返回处置室。 此时，周医生刚好完成一名新病人的清创，见凌然回来了，立即乐呵呵的让位，道：“得，我帮你把杂活做了，缝合交给你了。” 说完，周医生还好心的安慰病人，道：“凌然是我们急诊科的缝合小能手，比我做的还好，你就放心享受吧。” 打了局麻的病人感觉不到痛，可是看着长长的弯头针，依旧是呲牙咧嘴：“咱能享受个别的吗？” 再看凌然年纪轻轻的，人近中年的病人略有不满的道：“年轻人，你缝的行不行啊。” “对接缝合，还有垂直褥式缝合，我都行。”凌然并不在意病人的态度，实话实说。 他掌握的有大师级的“对接缝合术”，以及专精级的“间断垂直褥式缝合”。就凌然判断，大师级的技能，应当是非常高端的，“间断垂直褥式缝合”虽是低一级的专精，但也比云华医院大部分的医生强了。 中年病人不懂，问：“两个都是缝合，有啥区别？” 凌然对于病人关于自身病情的问题，还是乐意解答的，于是认真思考了几秒钟，用病人能听得懂的语言，道：“如果你的脑袋被人砍了一刀，就用对接缝合，如果你的蛋被人砍了一刀，就用垂直褥式缝合。” “蛋？”中年病人夹紧了腿，看向好人模样的周医生以寻找安慰。 周医生不知想到了什么，露出诡秘的微笑：“你多来几次急诊就知道了，什么样的意外都有。” “我没事多来几次急诊做什么……咱快点缝吧。”患者一阵蛋酸，就想缝完了离开。 凌然也确实缝的很快。 任务这种东西，是要珍惜的。 玩过游戏的人都知道，很多时候，为了限制玩家的发展速度，为了所谓的游戏平衡性，无耻的游戏策划经常会限制任务的获取，控制任务的奖励…… 所以啊，有任务要抓紧做，有活动要抓紧参与，别被撸秃了才念念不忘。 凌然不知道系统会不会做限制，但他觉得，今天的机会，不应该浪费。 每治疗10 个人，就有一只箱子开，怎么想都是很划算的，自然要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多拿奖励。 系统的行为是无法控制的，凌然更愿意靠自己的努力。 更不要说，今天是天时地利人和。 急诊室不是每天都有这么忙的。 偌大的云华市，虽然每天都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而进急诊室，但像是工厂爆炸这种事就少见了。 换在平时，就算凌然想要多缝，也没那么多的病人来给你缝。 看看每天眼巴巴的呆在处置室外的住院医们就知道了，他们也只有在最繁忙的时刻，才有资格拿起镊子——手术刀是不可能的，那属于高端权力。 而在大规模的伤者出现的时候，不止云华医院，而是云华全市的三甲医院都会忙碌起来。 毕竟，就是以云华医院的水平，接收五辆救护车已达极限，其他规模更小的医院，只要两名重伤患者，就要被壅塞了。 各大医院都处于忙碌中，新来的病人照旧要送进来，哪怕是赶鸭子上阵，也得年轻人上阵了。 临近下班时间，凌然完成了20次治疗，顺利的拿到了第二只初级宝箱，得到了第三只绿汪汪的精力药剂。 将病人送出隔间，凌然活动着身体，一边休息，一边思忖：必须要加快速度了。 此时的急诊室，就像是遇到了塞车。主任和副主任医师们，都去处理危重病人了，以至于滞留了大量的病人给小医生们。 但拥堵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 就时间来说，接下来如果没有更多的重病号送过来，用不了几个小时，主任和副主任医师们，以及大量的资深主治与配套的住院医，就该陆续出来了——还不能脱离危险并转诊的病人，很可能也熬不过去了。 “周医生，我能否找人来帮忙。”凌然心念转动间，提出了新要求。 “帮忙？做什么？”周医生吸溜着开水，他们这一代初等中年医生，都是看着日式医疗剧长大的，喝开水属于标配，只是长的丑了点以至于不伦不类罢了。 凌然接过王佳护士端给自己的切有新鲜星型柠檬片的常温纯净水马克杯，先抿了一口，又大口喝了一半，才长舒一口气，道：“我想找人分工合作，一人清创，一人包扎，我来缝合，这样速度最快。就像咱们之前那样。” 他刚才直接接手了周医生完成了清创的病人，缝合加敷药什么的，只用了几分钟时间而已，若再能省去包扎时间，云华急诊科的病人都不够他做了。 恩，病人如果不够的话，该怎么办呢…… 凌然又陷入了沉思状。 周医生却是有些黑脸：“你是想让我帮你清创啊。” 忙了一天才缝了四个人的普丑住院医惊讶的抬起头来，用普通群众式的震惊，看向凌然：小小实习生竟让主治医师给自己打下手…… “你愿意帮忙清创?那也很好。”凌然有些意外的摸摸下巴。 周医生醒悟过来，问：“你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喊几个实习生来帮忙。”凌然还真不想用懒洋洋的只想少干活的周医生。 清创和包扎都属于细致的体力活了，需要的是劳动人民，而周医生属于医生里的小资产阶级。 周医生本人愣了一下，转瞬恍然大悟状，道：“你是想给其他同学机会吧，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此言一出，王佳护士立即紧张的看向凌然。 “无所谓。”凌然想了想，考虑到机会一词，道：“就我舍友吧。” 一听是男同学，王佳护士首先松了口气，顺便帮凌然说话道：“今天的病人确实多了点，外面等着的也都是实习生了。” 周医生的好人属性发作，沉吟道：“叫他们来帮忙也行，但是得提前向所在科室的带队医生说明……” 急诊科忙起来的时候，经常会喊其他科室的医生和实习生帮忙，机会给谁都是一样的。 得到消息的陈万豪和王壮勇却是欣喜若狂了。 实习生想蹭一次操作有多难，几天下来，他们都体会到了。 二人在各自的科室里，每天端茶倒水写病历，期待的也不过是到最后，能碰一下病人。此时竟有直接上手的机会，那心情就如同从快捷酒店的无窗房，升级到了奢华酒店的总统套。 “老实说，你不会是给医生送礼了吧。你花了多少钱，我来出好了。”陈万豪见到凌然，就拉着他小声说话。 陈万豪的胸前，依旧挂着3M的大红色听诊器。 听诊器自然是没用的，但是，他如今在科室里的代号是“那个红色听诊器的”，为了保住自己在上级医生们眼中的身份，陈万豪宁可被人笑两声。 凌然道：“没有花钱，没有送礼。” “没有？” “送礼有用吗？”凌然反问。 陈万豪被问住了，讪笑两声，道：“我是想送的，又怕弄巧成拙。” 他捏捏口袋里的红包，犹豫了起来。 凌然见他没问题了，再道：“现在要一个清创的，一个包扎的，自己选……” “我包扎。”王壮勇抢着说话：“清创太恶心了。” “你在检验室里玩屎那么久，现在觉得清创恶心了？”陈万豪倒是无所谓做什么，只是习惯性的挑刺。 王壮勇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用发人深省的纪录片语气，道：“见过的恶心东西多了，你再见到恶心的东西的时候，就会生出更多的联想，于是就会感觉更恶心，明白吗?” “你……”陈万豪惊讶于王壮勇的严肃。 “等你轮转到检验科就知道了。”王壮勇的声音里，带着贤者的沉思，喃喃的道：“想象一下，你是检验科里最低级的实习生，检验里的医生们都不愿意做的样品，会分配给谁呢……” “你这个不是想象吧。”陈万豪有些恶寒的抓住自己的大红色听诊器。 “患者来了。”王佳护士特意前来提醒。 随她而来的，是一名掏鸟窝摔下来的年轻人，伤口处多有松针污泥，出血倒是不多，有些不好意思的傻笑着。 周医生正襟危坐，先是确认没有摔坏脑袋，就放心的出去溜达了。 白痴实习生缝合三十次以后，都变成熟手了。只不过，一般的白痴实习生想混到第一次第二次都很难。 陈万豪在凌然的帮助下，战战兢兢的做起了清创，幸福的眼眶都红了。 被石头砸破了头的，被树枝挂破了胳膊的，被钢笔戳破了大腿的…… 不做医生，没有在急诊室呆过的人，很难想象人们受伤的多种多样，光怪陆离…… 陈万豪和王壮勇越做越熟练，凌然做的始终飞快…… 缝合流水线也就此运行了起来。 凌然的任务进度，从（20/20）飙升到（30/30）也不过用了两个多小时罢了。 “继续！”凌然再次拿到一瓶精力药剂，再接再厉。 他要趁着大家都在做危重伤的时候，将轻伤病人一扫而光。第二十二章 我有人 “凌医生，暂时没有需要缝合的病人了。”王佳再次回到处置室里的时候，身后空空如也。 “没人了？”不等凌然说话，陈万豪先是有些怅然若失的站起身来。 王佳道：“剩下的都是内科病人了，另外就是状况比较复杂的。” “多复杂？”陈万豪有些不甘心的问。 “有一个吞了玩具的小孩子，黄医生已经忙了半个小时了，你要去帮忙吗？”王佳拿出了小护士的威严，瞪的陈万豪缩了缩脖子。 “吞了玩具，就算状况复杂的？”王壮勇也觉得自己还能再战几圈。 王佳不屑的哼哼两声，说：“等你见了小孩子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大姑和大姑父，三叔公和三姑婆之后，你就知道状况有多复杂了。” 云华医院的急诊科是有自己的急诊楼的，因此能分出单独的候医室，但是，除了抢救室能勉强隔开患者家属，处置室这种地方，还是很容易一围一大群人。 在急诊科里呆了半天，陈万豪和王壮勇已经感受到了患者家属的威慑力，都低着头不敢吭声。 “那就休息一会。”凌然有些遗憾的嘘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活动活动手脚。 “不下班吗？”王佳看看有些偏黑的天色，有些惊讶。 “再缝两个回去。”凌然今天总共处置了38个人，还差两个凑够40，又能多开一次箱子了。 陈万豪和王壮勇亦是赶紧点头，赞同道：“反正回去也闲着，不如留在医院里。” 他们今天参与处置的有十几人，差不多将云医今天的轻伤病人一网打尽了。 这样的机会，别说凌然觉得难得，陈万豪和王壮勇也很欣喜。 尤其是后面几次，凌然还会让他们缝合一两针，那种刺穿人皮的快感，简直令人欲罢不能。 “去吃点东西吧。”周医生出来提醒了一句。 “周医生一起去吧。您今天要加班吗?”陈万豪趁机约起，他家里薄有资产，总想利用起来。 周医生摆摆手，道：“我到食堂吃点就行了，主任们都没下班呢，我怎么下班，你们自己去吧。” 他其实早就猜到是这个结果了。云华各大医院的急诊科原本就是超负荷运转的，一场工厂大爆炸，瞬间制造出近百名轻重伤员，这些人还全得送到设备齐全的三甲医院去，否则如何展现出领导的重视？ 各大医院的急诊专家也将之看做是难得的机会，等闲不会转诊，或者就邀请其他科室的医生到急诊科的手术室操作。 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中，总会涌现出各种先进人物，优秀集体的，谁都舍不得放弃——掉落仅次于BOSS，解决难度略高于普通怪的银英，说的就是这种了。 当然，负担最重的永远是一线的住院医和介于一二线的主治们。今天也就是有凌然帮忙，否则，周医生早就累趴下了。 看同组的普丑住院医就知道了，一天下来，缝了10个都不到，典型的战斗力5的渣，长的也不提神。 回到休息用的小办公室，里面已空无一人了。 这个时间，蹭到手术的正在忙，蹭不到的也早就回去了。 王壮勇和陈万豪各去自动售卖机，买了面包和牛奶，再回来，就见凌然打开了精美的漆器食盒。 薄螺钿漆器是漆器中的精品，除了漆器固有的油亮光滑和洁净感之外，它的外圈都是用贝壳镶嵌再加工出来的，漂亮程度提高了，还有很强的艺术感。 为了奖励凌然给家里争面子，这一次也是陶女士的认真烹饪。 作为等闲不动手，动手则必豪华的陶萍同志，她这一次也是认真的烹饪了。 麻辣牛肉，五花腩肉、白切鸡肉，还用了卤味的金钱肚和豆腐，另有红艳艳的三文鱼，再加上四道时令蔬菜，四样时令水果，以及一份粳米饭，以及四种不同的蘸料…… 王壮勇和陈万豪看的目瞪口呆。 凌然徐徐的将食盒里的菜式摆出来，占了半张桌子。 酱油、醋、椒盐、辣椒油、芥末用状似贝壳的小碟盛装，穿插于其中，仿若点缀。 “凌哥哥……”王壮勇拿着面包，坐到了凌然的左侧。 “真不要脸啊。”陈万豪说着，坐到凌然右侧，将手里的面包牛奶往桌上一放，道：“凌爷，咱们东西凑一起，一桌吃得了。” …… 三人共同享用陶萍同志的豪华便当，再胡乱的配一点面包牛奶，都不觉得饿了。 凌然带着两人再回到处置室，依旧没有见到新病人，不免有些失望。 “大王叫我来巡山……” 凌然的手机铃声唱了起来，延缓了凌然寻找患者的步骤。 “喂？” “凌然，是我，卢金玲。”电话里，都能听到卢金玲爽快的笑声，背景声音则有些吵杂。 凌然听到卢金玲的声音，首先想到的是纹着独角兽的社会大哥，以及那砍伤翻起的皮肉，紧接着，他想到自己还差两个人就满40的任务数。 他声音略有振奋的问：“你大哥又受伤了吗?” “我……我大哥没受伤。” “你大哥砍伤人了？” “没有。”卢金玲有些无奈。 “那么，是你受伤了？”凌然的音量再次提高。 卢金玲是个彪悍的女孩子，不擅长撒谎，可是脑子一冲动打过来电话，也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听到电话那头好听的声音，卢金玲一阵懊悔。 一瞬间，卢金玲的脑海中，突然迸发出了无限多的灵感，还有凌然帅气的背影，她不由大声道：“等等，我们有人受伤了。” …… 挂掉电话，卢金玲放下左手的啤酒瓶，揣好手机，整整皮靴，声音稳稳的道：“二臭，我记得你说，今晚有人要去砸皮狗子的夜场？” ……第二十三章 金鹿 一辆棕黄色的五菱面包车，慢悠悠的停入了净水街的停车场。 紧跟其后的黑色本田摩托车，轻盈的拐了一下，定在了它的左侧。 卢金玲抬手掀起头盔，目光看向前方亮着红绿黄色灯光的KTV“醇金”。 二臭拉住了手刹，再将玻璃放下来，道：“鹿子，皮狗子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想看热闹就看，可别掺合。” “没事儿，你别担心了。”卢金玲头都没转一下。 “哎，咱们可是说好的。你一会儿别跑进去了，你过了马路，我立马给你哥打电话。”二臭是云华老资格的混混，今年已经二十八了，虽然一天到晚跟着卢金玲，还是叫她鹿子，主要的任务就是通风报信，兼做保护。 二臭13岁就在鱼市晃荡了，那时候还叫水产批发市场，市场里的大哥是臭王，下面有臭嘴、臭腿、臭脚，臭手，臭鱼，臭虾、臭蛇等大一票的狠人。二臭没混上臭字辈，自个起了个二臭的绰号行走江湖。 后来……江湖被一锅端了，二臭因为年龄小逃过一劫，却是越混越没意思。 再等到年纪大了，想找份稳定工作，就在卢家的档口打工，既卖鱼也送货，偶尔恐吓一下水产市场外的货摊商户，倒也有滋有味的。 不过，他并非卢海山的嫡系，也不想靠着好勇斗狠吃饭，就被卢海山派给了自己妹妹。 卢金玲侧坐在摩托车上，长发甩起来，又拉开一点儿领子的拉链，笑笑道：“我真要是过了马路，你才给我哥打电话，来得及吗？” “咱们只要别惹事，鹿王一个电话的事。”二臭讪笑两声，一点听不出当年好勇斗狠的气势来。 卢金玲也不指望二臭做什么，眼睛望着闪着俗套灯光的“醇金”，道：“你先打个电话给烂脚鱼，他怎么还没来？” “烂脚鱼要坐公交过来，可能慢一点。”二臭道：“7点钟的时候正好要送货，来不及接他了。” 卢金玲无聊的拿出手机来玩，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见到染了红色头发的烂脚鱼。 此时，“醇金”KTV里，渐渐有吵杂的声音传来。 “咱们进去吗？”烂脚鱼异常激动。 “我们不进去。”二臭先道：“就是看热闹。” “看热闹也进去看啊。”烂脚鱼跺着脚，有些急不可耐的想要建功立业。 他今年还不到20岁呢，正是闯出名声的好时间。 二臭的手摸着自己的啤酒肚，舒服的扭了扭，道：“烂脚鱼，你敢进去，我就把你打成热闹。” 卢金玲默默低头玩手机，偶尔抬头看一下“醇金”门洞。 等了没多久，前面的楼里，终于传来了期待已久的喊杀声。 卢金玲站起来远眺，很快发现一群人冲出了KTV。 而在大集体之外，免不了有几个人捂着身体的某部位的家伙，跌跌撞撞的散落出来，就像是归巢的大雁群外，有几个迷途的可爱的小家伙。 “我们走……”卢金玲拉开面包车，指了指用来拉海鲜筐的板车，让烂脚鱼和二臭将之拖出来。 虽然不明所以，但两人还是照做了。拉板车什么的，他们在市场里天天都在做。 卢金玲迈着长腿，疾步穿过停车场，没走多远，就见一名身穿花衬衫的社会哥，依靠着路灯，半身是血，虚弱的望着前方。 “拉走。”卢金玲远远的指了指。 “啥？”二臭和烂脚鱼都没听懂。 “抬上板车，拉回去。”卢金玲道。 “不是……为什么啊！”二臭只觉得莫名其妙。看热闹就看热闹好了，社会人看打架，就和上流社会看歌剧是一样一样的，欣赏就好了，动手动脚就太低级了。 卢金玲想了想，也觉得拉一个伤者太二了，于是走近路灯，道：“我有车可以送你去医院，你有钱交医药费吗？” “你是……鹿子？”受伤的人却是认出了卢金玲，扭头看向两边，问：“鹿王来了？” “就说你要不要去医院吧。”卢金玲不耐烦了。 “打……打电话给我兄弟，让他送钱来。”社会哥的花衬衫，一半是血水，一半是泥土，好容易从里面捞出一只手机来。 “新款苹果啊，可以，算1000。”卢金玲点点头：“烂脚鱼，你找一下他的钱包。” “里面有600多。”烂脚鱼感觉自己领略到卢金玲的想法了，动作飞快。 “二臭，你给他打个收条，就用咱们送鱼的收据，送人去医院，收2000，给你打个八折，算1600吧。手机算典当给我了，愿意就签字画押，不愿意，我就送别人了。”卢金玲在大哥的店里做了两三年，干的最多的就是开票的工作，该怎么写张口就来。 二臭也常写这种条子，刷刷的就写出来了，递给靠着电线杆子，手捂着伤口的社会哥，问：“兄弟怎么称呼？” “火鸡。” “火鸡？大名是啥？身份证号说一下。” 火鸡迟疑了几秒钟，先看向两边。 干架的人干的差不多了，还能动的，要么跑走了，要么追远了，也不知道谁赢谁输了。 剩下他们这些受伤的就自求多福了……没听说社会兄弟打架还有后勤担架队的，正常情况，是自己打救护车或者出租车，要么就等派出所的车。 救护车不便宜，起步50块，一公里7块或者10块，有的还要加空驶费和返程费，带医生或者护士的，还有“随车出诊费”。 出租车和派出所的车，表面上费用不高，但血流到人家的车上，弄不好就要补清洗费…… 火鸡感受到身体的热量，在随着血液，缓缓流走，他有些后悔，也不想再等下去了。 “王吉，身份证在钱包里。”火鸡虚弱的吐出一句话。 二臭笑笑，都给填到了条子上，再让火鸡签了名，又用自己的血按了手印。 “烂脚鱼，干活。”二臭高喊一声，只觉得浑身都是劲。 “哎！”烂脚鱼应了一声，也来了精神。 拉人有钱赚，多好的事啊。他板车推的飞快，到了停车场，就像是拉鱼的时候一样，将面包车后座全放倒，再将火鸡丢上去，反手锁门，又推着板车返回。 这时候，二臭已经写好了第二张条子，并让受伤的火牛签字画押了。 烂脚鱼再将人送回车上，二臭已是兴奋的不行了，跟在卢金玲身后赞道：“金鹿姐，你这个主意好啊，咱们一车随便拉三四个人，一车就是上万块，典当的手机手表，还能再剥一层。” 卢金玲似笑非笑：“你之前叫我鹿子，现在见到钱了，就叫我金鹿姐了?” “我一直是把您当大姐大的供起来的，金鹿姐，还是你脑子活，咱们以后也别送鱼了，就送人好了。”二臭一点都不觉得丢人，有钱赚丢什么人啊。最重要的是，这个钱就只有卢金玲能赚得到。 有车有人是一方面，有消息也是其次，典当的东西和签字画押后的字据，得有鹿王这样的背景，才能兑现。 社会哥出来做事，身上不一定揣着现金，现在愿意签字画押，过后可不一定承认了。 但是，有鹿王的支持，几千块的费用是没人敢赖着不还的，面子上都过不去。 鹿王看到妹妹卢金玲能自己趟出一条路子来，想必也是支持的。 “先选轻伤的。”卢金玲远远的指了指一名大腿被砍伤的。 这种伤看着厉害，实际上最好处理，卢金玲觉得，凌然还只是一名实习生，应该还不能处理太重的伤情。 二臭听的直点头：“轻伤的好，安全些，还省地方，能多装两个。” 很快，平日里用来拉鱼的面包车里，就塞进去了五名受伤的社会车，开上了城市快速道。 “去云华医院。”卢金玲锁好摩托车，坐上了副驾驶，将烂脚鱼赶到了车厢后面。 二臭开着车，几脚油门就上了城市快速路，再看着后视镜，对后车厢的几个人道：“金鹿姐心善，要不然，把你们往跟前的破医院一丢，照样是两千的车费，对不对？” 后车厢的几个人并不是一拨的，此时还互相瞪着眼睛，嘴里不干不净的骂着。 “对了，急诊是要先收押金的，你们几个，再写个条子，一人五千，算我借给你们的。”卢金玲突然想起这个茬，心道，还好想起来了，否则，凌然弄不好反而要被医院领导骂。 正在开车的二臭听的眼前一亮，连声赞成道：“金鹿姐人好，给你们江湖救急，先拿钱给你们治伤，九出十三归，借期三个月，不多吧。愿意的签字画押，不愿意的就下车啊。” 运鱼车上的伤员们只是小小的抱怨了几句，他们本来就没多少钱，而治伤总是要用钱的，在哪借都是一样的。 “开快点，抓紧还能再送一波。”烂脚鱼忍不住都催促了起来。二臭亦是乐的眉开眼笑，鹿王名下就有小额贷款公司，贷钱出去都是有抽成的。 卢金玲也露出微笑，如果没送一波伤者过去，就能见一次凌然，似乎也蛮不错的。第二十四章 新成就 夜晚的云华医院，在影影绰绰的灯光的掩映下，像是一尊巨大的宗教雕塑。 人们在雕塑的周围，雕塑内部点起亮光，并围绕着雕塑，发出笑声、哭声和叫声，倾诉自己的恐惧、无助、愤怒、哀伤和欣喜。 凌晨的医院，最忙碌的是妇产科，其次是手术室，急诊科忙碌与否，则要看运气。 工厂爆炸日，显然不能说是个好日子。 一线的住院医和主治不用说，二线的主治和副主任都没有睡觉的，甚至三线的主任医师们，也全都留在抢救室中。 凌晨前后，才有医生陆陆续续走出抢救室，各自觅食。 霍从军较早出来，没有去令人压抑的抢救室，而是来到了稍显轻松的处置室。 一进门，就见几名值班的医生聚拢起来，在窃窃私语： “第几个了？” “至少缝了五十个了。电子病历里都有更新报告的。” “一直没睡？年轻人真有体啊。咦，他还有空写报告？” “没看到隔间里的实习生，那不就是在写报告。” “他一个实习生还有实习生可以用……” 住院医们说着话，眼睛都盯着处置室里的凌然，表面上是惊讶与调侃，内里是各种羡慕嫉妒。 极佳的缝合水平是一回事，旺盛的精力更是让人难以置信。 凌然一个手术接着一个手术的做下来，连续做了十几个小时以后，还看起来颇有余力的样子，很是令人难以置信，有种看电视剧的感觉。 霍从军的目光巡游在几个人脸上巡游，问：“你们怎么不去帮忙?” “啊……霍主任。” “主任来了。” “主任。” 值班医生都是小医生，见到霍从军险些跳起来，其中一人连忙道：“不是我们不帮忙，是伤者指定了凌然来处理。” “这里是医院，又不是足浴城……”霍从军说着穿过几名处置室，径自走到隔间内，就站在凌然身后，仔细端详。 周医生已经困的快睡着了，被护士提醒了，才站起来，正要向霍从军打招呼，被对方摆手阻止了。 凌然在两个小时前，刚刚喝下第一瓶“精力药剂”，此时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截至目前，他已经缝合了52名患者，得到了5只初级宝箱，全部开出了精力药剂，加上之前的奖励，总共得到了6瓶。 这个数量和出现率，促使凌然尝试了其中之一。 酸酸甜甜的，类似于米酒的口感。 效果却是非常突出。 此时此刻，凌然就像是睡了一个好觉再早起的工作状态。 他的动作准确，入针有力而稳定。 霍从军的目光，充满了审视和挑剔。 他是上过战场的老军医，最知道贪多求快的结果是什么了。所以，即使凌然的缝合达得到标准，受到患者的认可，他也准备挑一番毛病，好好的压一压这个年轻人。 玉不琢不成器。 医生自然也是要磨的。 霍从军抱着此念头，观察病人的患处，眼神无比的认真。 局麻位置正确，理所当然。 创口周围清理的很干净，必须的。 皮缘对齐，做的不错。 标准的间断缝合术……似乎也没什么可说的。 霍从军看过局部再看整体，只觉得自己像是在看教科书上的图片似的。 标准的令人难以置信。 别看医院的图书馆里，满世界的教科书抽出来，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标准图，身为急诊科主任的霍从军却知道，真要给伤口缝合成这样，却是相当困难。 首先，病人受伤是不会按照教科书的规定来进行的。 就是只需要缝三四针的小伤口，也会因为在不同的位置，受伤的深度不同，组织形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变化。医生想要照猫画虎的缝一条教科书式的缝线得有多难？ 其次，急诊科处理的都是急诊。病人来的时候，伤口留着血，嘴里喊着痛，并没有留给医生多少仔细研究审视的空间。 大部分情况下，急诊科医生都是因势利导的做缝合，尤其是早些年的医生只讲治病不讲好看，拿粗线缝出蜈蚣的不在少数。 凌然连续缝合了十几个小时，缝了50多个病人，仍然能缝合的如此标准…… 霍从军一颗挑刺的心，似乎也被缝合了。 爱才之心，如火山般涌了出来。 如果说，周医生第一次给他介绍凌然，他只是惊讶于凌然的年轻与熟练，今天就是极度的认可了。 缝合如此标准，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来练习……连续缝合50多个还能保持标准动作，这就是卓越的态度和责任心了。 等等……今天竟然有50多名患者需要缝合？ 霍从军皱皱眉头，问旁边的周医生：“哪里又出事了？” 周医生屏息凝视了半天，见霍主任开口不是骂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忙道：“不是出事了，是有人送了患者过来。” 霍从军静静地看着他，患者不是人送来的，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 “就是这位……”周医生左右看看，找到了卢金玲。 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的卢金玲，微微有些疲倦，她挑剔的看了一眼霍主任稀疏的脑门，懒洋洋的道：“我们是金鹿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的。” “金鹿？”霍从军在脑海中搜索着这个名字。 “我们做患者转运的。”这是卢金玲和二臭商量出来的项目。 因为今天的钱太好赚了，比跟着哥哥卢海山打下手好多了，卢金玲断然决定，将这个项目认真的做起来。 因此，说到金鹿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的时候，卢金玲看向凌然的目光，就格外的温柔——谁能想得到，这个认真的男人，竟然还如此旺财。 霍从军听到“患者转运”一词，就懒得问下去了。黑出租是医院尤其是急诊科不愿意涉及的话题，他也不例外。 “周医生。”霍从军语气郑重了一些，道：“你检查一下凌然的手术记录，接下来几天，注意一下来换药拆线的病人的情况，没问题的话……” “凌然你今天休息一天。”霍从军的声音拉长了一些，缓缓道：“明天早点来，让你跟一天手术。” 在场的几名住院医互相看看，都说不出话来。 实习生都能上手术台？ 这和中奖有什么区别？ 凌然打了个结，抬起头来看看周医生，再看看霍从军，道：“今天做的都是清创缝合，不会有问题的。” “没问题最好。”霍从军察觉到了凌然的傲气，不禁也生出一股傲气来，不再看凌然的操作，扭头回家。 与此同时，凌然的面前，又缓缓的刷出系统提示： 新成就：连续完成50次缝合并核准 奖励：中级宝箱第二十五章 中级宝箱 凌然并没有直接开出下宝箱，而是先回家，再在自己的房间里，将之开启。 银白色的宝箱中，蹦出的却是一本银光闪闪的技能书： 一级技能书：将一项基础技能提升至完美级。 凌然不由摩挲着下巴，进入了思考状态。 按照系统给出的级别，“完美级”是超越“大师级”的技能最高状态。 大师级的间断缝合术，已经如此厉害了，更高一级的“完美”，是什么水平？ 就凌然近一些天的观察来说，作为云华市最好的几家大型三甲医院之一，云华市医院只有个位数的医生的缝合技术，称得上是大师级。 扩展来看，整个云华市，缝合技术够得上大师级，估计也没几个人。 那么，完美级的缝合术？ 凌然想到此处先否定了。 技能书的说明很明白，是将一项基础技能提升至完美级，很显然，提升大师级的缝合术到完美，还不如提升别的技术到完美呢。 凌然一边想，一边尝试着打开技能书。 一晃眼，他的脑海中，就出现了一片技能树。 排列在技能书顶端的，是基础内科与基础外科两个选项。 基础内科是灰色的，基础外科则是闪烁的。 再点开闪烁的基础外科，又能看到六个闪烁的选项： 暴露+ 切开+ 分离+ 止血+ 缝合+ 引流+ “外科基本操作啊。”凌然喃喃自语。 刚读医学院没多久，凌然就听教授讲述过这几大基本操作了。 尽管不同的书本上，对于基本操作的分类不同，但大致都是类似。 理论上，一名外科医生学好这六大基本操作，就算得上外科名医了。普通医生，有一两项学的不好，练的不精，实属平常。 至于医学生，临毕业的时候，能做到缝合一项，就非常不错了。 因为是第一次使用，也不知道技能书的价值，凌然并没有贸贸然的依次点开，而是首先选择了目前最需要的项目“止血”。 事实证明，在选择了“止血”之后，他还真不知道怎么退回来了。 操作性止血+ 介入性止血+ 理化止血+ 外用止血药+ 总共四个项目，凌然略作思忖，就选择了“操作性止血”，然而，分类并未到此结束。 在操作性止血的项目下，竟然还有四个项目： 结扎缝合止血+ 填压止血+ 热止血+ 徒手止血+ 凌然看的出来，这大约就是技能书是“一级”的原因了。 若是与新手大礼包同级的话，凌然或许能直接得到上一层的完美级“操作性止血”，那在急诊科的用处就大了，以后上手术，更是如鱼得水。 不过，就算是下一级的四个项目，也是相当不错了。 毕竟，中级宝箱得来的并不太费工夫。 凌然一边想着，一边又做出选择。 他在脑海中，点了点“徒手止血”。 这一次，再没有更多的项目跳出来。 闪烁的金光之后，徒手止血之后，就跟上了完美级的标识。 凌然亦是低下头来，细细体会。 不选择结扎缝合，是为了避免浪费。可以想见，结扎缝合依旧是应用了缝合技术，估计会多一些术式或方法上的东西，并不值得首先选择。 剩下的填压法和热止血也很不错，但基本都需要医疗器械的辅助。 但在急诊科，凌然要想使用医疗器械，还得争取一阵子呢。 也就是徒手止血，是凌然立即用得上的。 医学方法没有好与不好的区别，只有用得上与用不上的区别。 而且，就算进化到了深度手术的状态，徒手止血在心脏科、肾脏科等处依旧是很常用的。 凌然伸出手来，想象着将病人的肾脏全部控制于掌心，用拇指和食指做整指平压，以指指间的压力平衡，达到压迫止血的目的…… 如果是大师级的徒手止血法的话，他猜测，自己大约是不能如此游刃有余的，而若是专精级的话，搞不好就会有什么术后并发症。 凌然想着想着，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到早饭时间醒来，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依旧觉得神清气爽，甚至有睡多了的感觉。 一天一夜缝合百人，结果只睡几个小时就精满气足了，说明精力药剂的效果极佳。 凌然心道，这样看来，以后要是有足量的精力药剂，说不定能把睡觉的时间节省出来。 或许还可以开发些别的用途，就是不知道还能用在哪里…… 洗漱完毕，凌然再下楼，还没站定呢，就听老爹嗷的一嗓子： “我儿子出来了，各位，看看我儿子，治好杨老板的就是我儿子了。” 凌结粥一只手插着腰，一只手向着输液的街坊邻居们挥舞。 输液的人是最好的听众了，都齐刷刷的看向凌然。 凌然镇定自若。 如果说老妈陶萍是一位安静文艺追求享受的小布尔乔亚，老爹凌结粥就是人来疯。 凌然幼儿园时期得到第一朵大红花之后，他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削面馆的老杨，手愈合的好的很，昨天又去复查，说是能恢复9成的功能，把他们一家人都给高兴的。街坊们也都知道了，这几天可都等着见你，想让你帮忙瞧病。”凌结粥像是给凌然说话，实际上还是在拼命的向众人吹牛。 凌然看看候诊台，跟前一个人都没有。 “来来来，试一下，正好你今天下午休息……”凌结粥要拉着凌然坐下去。 凌然淡定的道：“就算我去坐诊，熊大夫的工资，你也是省不下的，你还得多给我一份加班费吧。” 凌结粥踌躇了几秒钟，道：“都是家里的生意，你得照顾着啊，你看看，今天顾客都变多了。” “病人和顾客还是不一样吧。”凌然做了医生之后，对此有了些敏感。 凌结粥愣了一下，却是笑了起来，点点凌然道：“医学呀，你爸我不懂，做生意，你就不懂了。你想想看，来咱们诊所的人，是愿意被叫病人呢，还是叫顾客呢？” 这次就轮到凌然发愣了。 “咱们诊所呢，就是做街坊生意的，不仅得给街坊治个头疼脑热的，也得让他们心情愉快不是，还有什么比叫他们顾客更让人开心的？”凌结粥语气深重的给凌然讲述着自己多年来寻觅到的真理。 这时候，陶萍听到响动，从楼上下来了，道：“老凌，别用你那套腐朽思想污染我儿子。” “不污染不污染。”凌结粥满不在乎的道：“我就是说的粗了些，应该说，做医生，不光要医人，还要医心，这样没错吧。” 陶萍笑一笑，却是转头问凌然道：“昨天加班了？你们医院也是的，才去实习的学生，就这么狠的往死里用。” “加班不给钱吧，管饭吗？看看人家医院这生意做的，把你们像驴子一样的用着，你们还削尖了脑袋的往里钻。”凌结粥的思路却是迥然不同。 “去去去。”陶萍不高兴的道：“要是加班就能上手术，实习生不是都能上手术了，还是小然的医术好，是不是？” 凌然诚实的点头。 仅就大师级缝合术来说，他的医术是很好的。现在拿到了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术，貌似是有点厉害了。 “我就说……哎呀，你等一下，我给你求了个好东西。”陶萍风风火火的跑回楼上去，就给拿下来一块玉佩。 玉佩洁白如……石，摸起来光滑如……石，闻起来清淡如……石，令人合理的怀疑它的资质。 “我从永庆庵求来的。这是文殊菩萨，本来是给你考职称的时候用的，既然明天要做手术，那就先给你带着。”陶萍很认真的摆给凌然看，又道：“你看看，正宗的和田玉，雕工也好。” 凌结粥望着有点不太对称的玉佩，问：“多钱买的？” “这个要用求。是求来的。”陶萍认真纠正。 “多钱求的？” “30块。” “30块的和田玉？汉白玉都不够吧。” “怎么就不够……”陶萍拉长了语气，道：“心诚则灵，不能用钱数来比较。这是永庆庵求来的，主持亲口告诉我说，是正宗的和田玉。要30块，是因为见我心诚，”陶萍语重心长。 凌然插口问：“主持怎么看出你心诚的？问卷调查？” “是道心。” “佛教也讲这个？” “不管怎么说，玉佩要保管好。”凌结粥嗅到了危险，赶紧提醒儿子。 凌然于是将之揣入兜中。 凌结粥摇摇头，道：“我曾经弄丢过你妈的钻石项链。” “钻石项链都弄丢了？？” 凌结粥沉痛点头，仿佛陷入了久远的回忆，缓缓道：“就你妈脖子上的这条，她当年3块钱买来的。后来，我花了一万多，才找到一条有点像的。” “钻石小多了。”陶萍做补充，说话的同时，还扬了扬脖子上的项链，最前方的碎钻们闪闪发亮。 “是我找的不认真。”凌结粥的语气更加沉痛，再叮嘱凌然道：“玉佩一定要保管好啊。可不能因为是3块钱的，就随便乱放。否则，你就是用一年的实习工资，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一块正宗的和田玉佩。” 凌然试探着问：“如果我弄丢了这块玉佩，我买个模样类似的玉佩不行吗？” “我当年也是这样想的。”凌结粥呵呵一笑，道：“但是，我当年买到的模样一样的项链，都被拆穿是假钻石了。你如果弄丢了和田玉佩，总不能用汉白玉佩来代替吧。” 凌结粥对“和田玉”做重音说明。 凌然终于明白了，他兜里的佛像，甭管本体是石头还是玉，它现在都是玉的价钱了。 “涨价的真快。” “是啊……”凌结粥满脸萧索：“飞涨。”第二十六章 衷心感谢 早晨。 主任霍从军来到急诊科，泡一杯浓茶，直接倒掉第一泡，再坐下来，慢悠悠的喝掉第二泡茶。 之后，他才背着手走出主任室，从留观室开始巡查。 在霍从军身后，是三名副主任医师和六名在职的主治医师。 所有人，形成一个锋锐的箭头，像是草原上的雄狮，带着母狮子们狩猎。 值班的住院医师们，则静静的等在自己管的床位前，像是草原上的豺狗，等待着狮子牙缝里留下的碎屑。 实习医生们是看似自由的秃鹫，它们没有固定的位置，也不被病人们重视，只能静静地等待，去清理狮子与豺狗留下的残留物。 一个科室的领地并不大，像是急诊科的留观室里，通常只有几十张床位而已，但是，井然的秩序，依旧是狮子和豺狗们所要维护的。 而在霍从军之外，云华医院急诊科，还有另外两名主任医师，并不用跟随他查房。 虽然都名为主任，不过，霍从军这个科主任因为具有行政职权，乃是领地的拥有者，另外两名主任医师只是得到了高级职称，就像是流浪的公狮似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维持自己的自由。 每日清晨7点，是医院彰显秩序的时刻。 凌然穿好白大褂，又将30块的和田玉佛像放到包里，再到抢救室中来，默默的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他已经拥有了一些捕猎的技巧，能够杀死特定的病痛，但在领地中，那还远远不够。 “小凌……”霍从军忽然叫了一声，招手让凌然过来。 “这是你的病人吧，给介绍一下。”霍从军站到12床的病人面前，看了眼病历本，就递给了快步前来的凌然。 按照值床制度的话，病人其实应当是属于主治周医生的，即使在场诸人都知道凌然前天连做50多例缝合的“壮举”，也应该首先询问主治。 不过，科室主任是领地里的王，他要干什么，就能做什么，哪怕主任现在要把某个看似健康的患者切除肾脏，那其他医生也只能口头异议，不能阻挠。 当然，患者和患者家属可以拒绝开刀，但在医院环境中，科室主任的权威性还是非常之高的。 凌然一边回忆着病人的情况，一边翻开病历本，道：“患者女性，19岁，既往体健，本次因自楼梯上摔下造成肘部撕裂，而进行清创缝合……” 他半念半说，完成了自己第一次查床。 没等杨锐喘一口气，霍从军忽然问道：“为什么选0号线？” 比起急诊室缝合常用的4号线，0号缝线要细小的多。4号线用美国药典的标准来表达是2-0，直径为0.3毫米，0号线用USP标准是4-0，直径只有0.15毫米，刚好是4号线的一半。 两根线的直径相差一倍，截面积就要差四倍，类似于小拇指和大拇指的差距一样。 相应的，抗张强度也就是抵抗拉伸的力量，也就弱的多。 换言之，比起较大的2号线、4号线甚至7号线，0号线缝合的伤口要更容易张裂。 凌然被问的愣了一下，病床上的女孩子和家属，也都不明所以的看向了年轻的医生。 “我认为0号线可以满足缝合所需。”凌然很快做出了回答，却有些答非所问，过于简洁了。 实习生、规培生、住院医等小医生，在查房的时候被提问，被刁难是医院的日常，但通常来说，大家至少都会多说两句。 就算是被刁难，也是很难得的。 霍从军摇摇头，继续问：“为什么不选择常规用线？用0号线，伤口崩裂了怎么办？” “崩裂的话……重新缝起来？”凌然私底下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蠢的，但他并非不通情理的人，让上级医生当场下不来台的事……他虽然干过，但不用每次都做。 凌然给出善良的关爱的微笑，很阳光的帅样。 霍从军有点没跟上凌然的思路，他天天查房，查了几十年了，这么机灵的小医生，真的是没见过。 随同查房的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和住院医们也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老好人周医生暗暗的叹一口气，清咳一声，道：“我当时看伤口并不是非常严重，估计0号线能够保证效果，就允许凌然用了。” “你不要维护他，你也有错。”霍从军当着病人家属的面，道：“凌然选择0号线是欠考虑的，一定要指出来。” 原本有些听不懂的病人家属一下子着急了，站在床侧的妈妈忙问：“大夫，我女儿的胳膊有问题吗？” “现在没有问题，但是需要更细心的护理，避免活动。我们主要是考虑缝线的抗张强度，就是怕它不结实，要是裂开了就不好愈合了。”霍从军对病人和颜悦色，并没有开会时的严肃，更未因为病人的症状轻微而有所变化。 病人家属互相看看，都显的有些心焦。 凌然此时才弄明白霍从军的问话重点，立即道：“0号线的张力强度足够的。避免活动和细心护理是应该的，但我认为不用太担心。” 霍从军用教育下级医生的口吻道：“你用4号线不是更不用担心？” “病人年仅19岁，伤口撕裂的面积偏大，但不深，如果采用粗线的话，留下的疤痕太大，影响日后的生活。” 他们刚才0号线4号线的说，病人不甚理解，凌然说到粗细了，几个人瞬间秒懂。 病床上的微胖少女，望着凌然的目光，已经不再是怀疑，而是妥妥的感谢了。 军医出身的霍从军却是不为所动，道：“考虑伤疤可以，但是，你要明白，产生伤疤的原因很多，与病人的体质有关，与伤口的情况有关，从这个角度出发而选择0号线，不可取。” 病床上的少女此时才真正的紧张起来，慌忙看向凌然。 “缝线以外，伤口两侧的组织要严密对合，皮肤平整。”凌然抬了抬眼皮，道：“此项可以达成。” 停顿两秒，凌然再道：“缝合张力的分布，应当集中在皮下组织和真皮深层，真皮浅层和表皮层没有张力……此项也达成了。我认为瘢痕组织的增生不会太多，有必要考虑缝线的粗细。” 凌然刚开口的时候，霍从军及身后的医生们，都是有些轻蔑的。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凌然明显是考虑了一小点问题，而忘记了更大的问题，这种摸不清轻重缓急的小医生，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也是见过不知道多少的。 但是，杨锐后续说出的两个问题，却是将众人实实在在的给震了一下。 倒不是说问题有多复杂，而是他能顾及到，着实令人惊讶。 “是不是到了换药时间了？就现在吧。”霍从军找了个理由，让护士将病人手臂上的纱布给去了。 在场一票医生，都弯腰观察起了女生手臂上的伤口。 霍从军更是看的认真。 良久，霍从军抬起头来，却是将其他住院医师和实习生们都给招了过来，道：“凌然，你来讲讲缝合时的想法吧。” 凌然向来不怯场的。他掌握了大师级的间断缝合技术，更加驾轻就熟的道：“一般清创缝合都是间断缝合，此次也不例外，缝合中，主要是注意进针的角度和深度，要使打结部位，在缝合后呈隆起状态，这样可以在疤痕形成前，起到缓冲作用。” 近10名住院医师和十多名的实习生，围绕着一张病床，位置根本不够，于是有人干脆站到椅子上，才能看到里面的病人。 病人家属现在明白，医生的操作是极好的，于是都高高兴兴的让出了地方。 凌然的声音不大，却是清清楚楚的道：“基本原则，是创缘厚的位置浅进针，创缘薄的位置深进针。另外，因为患者有皮肤缺损的情况出现，打结不能太紧，以免伤口周围的血循环变差，愈合延迟……之后，注意拆线，应该能最大程度上减少疤痕组织的出现……” “说的很好。”霍从军带头鼓掌。 留观室内，顿时掌声一片。 “大家都学到了吧。”霍从军看向年轻医生。 “学到了。” “学习了。” “明白了。” 住院医和实习生赶紧点头。 “学到了就好。”霍从军缓缓点头，然后声音变的严厉起来：“但谁都不许学！” 众人愕然。 霍从军道：“遮掩伤疤的方法很多，比如，事后可以穿着长袖衣服，或者采用纹身掩盖的方式，作为医生，你首先需要考虑的，应当是治疗。” “我不要穿长袖，也不想要纹身。”少女连忙摇头。 霍从军不理他，自顾自的道：“凌然考虑的有道理，但是，艺高才能胆大，其他水平不够的，就别想这么多了，先把伤口给我缝好了再说，明白了吗？” “明白了。”这一次，年轻医生们的士气就没那么高昂了。 谁都不想承认自己弱于他人，更别说是弱于小小的实习生了。 霍从军却是军队里的脾气上来，昂的一嗓子：“我没听清，都没吃饭吗？” “明白了。”小医生们提高了声音，回答的参差不齐。 医院毕竟不是军队，霍从军也就不强求了，转头对凌然道：“这一次算你过关。帮病人换药吧。” “是。”凌然被周医生捣了一下，赶紧回答了一声。 “那我会不会留疤啊。”少女看着巡查队要走，连忙问了起来。 “疤痕会浅一些，完全不留疤是不可能的。”霍从军走出去好几米了，还特意回头答了一句。 少女懂事的“哦”了一声，再对凌然甜甜的一笑：“谢谢凌医生。” “不客气。”凌然轻轻点头，正准备去换药，眼前却是闪出一只白色的宝箱。 新成就：病人的衷心感谢 成就说明：病人的衷心感谢是对医生的最大褒奖 奖励：初级宝箱第二十七章 用药 初级宝箱再次开出了一瓶精力药剂，令凌然的积累增加到了6瓶。 作为一名已经拿到6次初级宝箱，得到过7瓶精力药剂的选手，凌然对于再一只初级宝箱并不是太在意。 但是，身为一名刚刚开始实习的医学生，凌然对于“衷心感谢”还是有点在意的。 护士偷懒将换药的活计交给了实习医生，凌然特意的放轻手脚，温柔无比。 19岁的小姑娘，被大帅哥摆弄了几分钟，整张脸都羞红了。 “换好药了，接下来几天注意伤口不要见水，按时拆线，疤痕就会浅……”凌然照例做着医嘱，不像是惜字如金的老医生，凌然如果不说完整医嘱，他自己会挠心。 家属听的连连点头，小姑娘也追问道：“医生……拆线的时候，我能不能到找您做？” “拆线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其他医院或诊所也可以做。”凌然按照医院的政策回答。 “我想找你拆线……”小姑娘撅撅嘴。 “找我也可以，但到时间，我不一定当班。” “没关系，我等你上班。”小姑娘使劲点头。 “拆线不能等。”凌然的语气突然变的严肃起来，道：“及时拆线能够减少疤痕组织的增生。可以略微提前，但不能延迟，明白吗？” 小姑娘被问的愣住了，旁边的家属赶紧道：“我们明白了，一定会按时拆线。” 凌然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很有气势的样子。 小姑娘怀抱着自己的胳膊，满眼的星星。 几十张床位的巡查，并不会费多少时间，中间抢救室里来了一批人，也没有打乱主任的脚步，只是派出了一只资深主治就解决了问题。 一圈看罢，大家各回岗位，霍从军离开留观室，回到抢救室，也是左看看，右看看的巡视。 凌然也就跟在霍从军身后，左看看右看看。 云华医院的急诊科，每天接收的病人近千，但大部分在处置室里就解决了，另有一些病人，会在简单的处理以后，转到其他的科室。 真正需要抢救的病人，每天的数量并不会太多，有轻松的时候，可能一天就是一两起危重病人。 当然，这种轻松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大部分时间，抢救室都是一片乱糟糟的。 塞了呼吸器的休克或昏迷的病人，大面积烧伤的病人，最多的还是呼吸困难的病人，他们介于一类重症和二类重症之间，乃是抢救室的常客。 “啊啊啊啊啊啊~” 隔壁床的中年男人突然浑身抽搐起来，周围的家属乱作一团，连忙“医生”，“医生”的高叫了起来。 一名副主任医师立即快步走了过去，低头看了一眼，就对跑步而来的住院医道：“准备除颤仪。” 旁边的护士不用吩咐，就开始建立静脉通路，以准备输液。 另一边的护士则推了抢救小车过来，给病人做心电、血压、血氧监测。 霍从军带着凌然，站在数米外，忽问：“怎么用药？” “呃……”凌然对于抢救用药的了解，只存在于书本，只能拼命回忆。 “该下命令了。”霍从军明显是在做模拟训练，或者说是现场教学。 同样的题目，在医学院的期末考试卷上，或许只值五分，但在现场的气氛下，却催的人冷汗直冒。 凌然感受着来自四周的紧张气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道：“肾上腺素，利多卡因静推。然后……葡萄糖注射液，利多卡因静点……” 话音刚落，负责抢救的副主任医师下令道：“肾上腺素，利多卡因。” 紧接着，副主任医师亲自上阵，开始做心肺复苏，再是除颤和注射。 旋即，又听他继续下令：“5%葡萄糖，250毫克利多卡因静点。” 标准的抢救操作，紧张而有序，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就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凌然眼睛盯着护士的脚步，耳中听着医生的命令，没有紧张，只是兴奋。 他兴奋于5%的葡萄糖，兴奋于250毫克的利多卡因，兴奋于标准计量的输液袋，还有抢救的标准程序。 这种确定性，最重要的是，病人的即时反馈，令人着迷。 在别的行业，正确与错误之间的边际很模糊，经常要很长时间，很多的后续变化，才会显现出正确与错误。 在医院，模糊的边际依旧存在，却极其的稀薄。 病人，尤其是重症病人，会用医生反应不过来的速度，反馈他的决定。 从稳定的心电图，到混乱的心律不齐，从飙升的血压到正常的指数，也许就是一秒钟两秒钟的事。 就像他刚才回答的霍从军的问题，那是最简单的题目了，随便什么医学生都应该能回答出来的，所不同的是，做题错了扣分，实践错了扣命。 “为什么要用利多卡因？”霍从军看着患者苏醒过来，才继续发问。 噪杂的环境下，凌然一边观察着医生和护士们的动作，一边观察着患者，道：“因为利多卡因有很强的抗心律失常的效果。” “还有呢？” 凌然回想着背书时的内容：“有抗菌活性的作用，脑保护作用。” 霍从军摇摇头：“在这一次抢救中，采用利多卡因，还要考虑到它能预防炎症反应。有研究表明，手术期间采用利多卡因，能够有效的减少住院时间，平时看文献吗？” 凌然实话实说：“很少。” 医学生读书都读不过来，又哪里有时间看文献呢。 “回去以后，每天至少看两篇文献。”霍从军一副带教老师的样子，已然开始布置任务。 “好。”凌然答应了下来。 急诊科的抢救室，向来忙乱的如鸡圈一般。 霍从军拉着凌然，却像是两名局外人似的，只是观察说话，像是两只荒野大镖客在鸡圈挑选评论似的。 有别的小医生也想听，但跟不了几分钟，就被繁忙的工作给拉了回去。 如此两个多小时后，凌然已是头脑发胀，开始考虑，是否要服用精力药剂了。 “抢救室准备，车祸病人，5分钟后到。”接诊护士放下电话一身喊，令人头脑登时一热。 “跟我去接车。”霍从军这时候来了精神，甩开胳膊，一马当先。 凌然刚刚涌起的疲惫，立时消退，赶紧跟上霍从军。 他其实也是接诊过车祸病人的，但是，进处置室的车祸病人，与进抢救室的车祸病人，会有多大的差别……5分钟后，就知道了。第二十八章 开放性伤口 “让一让。”两名护士一前一后的拉着平车。 资深主治赵乐意小步跟着，并向霍从军报告：“病人车祸受伤，腹部20厘米开放性伤口，部分肠管、大网膜外露，活动性出血，已经用无菌敷料保护肠管……” 霍从军跟着平车，凌然跟着霍从军。 两名家属被拦在了后面，茫然无措，浑身发凉。 以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这是天要塌下来的灾难了，所谓的肠管外露，就是肠子都露出来了。 当然，换在医院里，也不能说是轻症，非三甲级的医院，很可能都处理不来，所以才会特意送到云华医院来。 不过，严肃的看法也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云华医院的急诊科，几乎每个月都有类似的伤者送来，不同类型但更严重的伤者就更多了。 霍从军一边听，一边自己做着检查，然后半是向凌然介绍，半是向同行主治赵乐意说明，道：“左侧3-12肋骨错位明显，心律105，出血严重，要准备输血……” 他说的并不快，远没有电视里间不容发的急促感。 主要也是病人没有到刻不容缓的程度。 在医院的急诊科里，医生向来是以生命指征来说话的。急诊科分级中，这样的病人属于二级的危重病人，急切程度不如适才昏迷的濒危病人。 既如此，做决定就可以考虑的多一点，做的慢一点。 赵乐意在急诊室工作近十年，经验丰富且熟悉霍从军，稳稳的将他的话给翻译了出来，在急诊检查表上迅速勾选道：“抽静脉血急查血常规，肾功能、血型、电解质，输血前四项，凝血功能……” 他说话的同时，也填好了急诊检查表，霍从军看过后点了点头，检查表就递了出去。 这时候，护士也调整好了病人的体位，开始吸氧，连接监护仪并测量生命体征。 “建第二静脉通路，500毫升林格氏液。”霍从军这次没给凌然考试机会，迅速做出决定，道：“奥美拉挫针10毫升，生理盐水10毫升，1路静推。” 做完了这些，霍从军又看看血压、心律、呼吸等生命指征，再对赵乐意道：“你继续抢救，我去跟家属谈谈，凌然，你跟着我。” “是。”赵乐意忙的抬不起头来。 霍从军带着凌然，边走边说：“在急诊室工作，医术之外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病人，与病人家属的关系。现在给你说很多，你也记不住，首先一点，你本人要自信，镇定，说话要心平气和。” 平常情况，霍从军是不会主动去做家属谈话，这种细致工作的。 他已经是科室主任了，若是在同级别的军医院里，刚好是正师级的文职头衔，不到弹尽粮绝的时候，是不会轻易上阵的。 当然，急诊科弹尽粮绝的频率是比较高的，霍从军偶尔也是要上阵的。 见凌然点头，霍从军就笑笑，道：“你一会不要说话，多看多记就行了。” “是。”凌然再次点头。 两名病人家属已经被拦在了抢救室外，正伸着脑袋，焦急万分。 霍从军出了门来，就换上了温和的表情，再没有抢救室里的凶恶模样。 “你们好，请问是赖忠德先生的家属吗？”霍从军对急救车里下来的两人有印象，但还是问了一句。 “是，我是他老婆。”年纪较大的女人擦干了眼泪，问：“医生，我丈夫他怎么样了？” “赖先生还在抢救中，我是主管医生，向你们问几个问题。病人有没有肝病或其他慢性病？” 患者老婆摇了摇头，又解释道：“有酒精肝，我老公是公务员，有点三高的问题。” 霍从军点点头，问：“那有没有传染病？” “没有，我们每年都有体检。” “有没有乙肝等问题？” “没有。” “其他传染病呢？这种时候，我们要全面掌握病人的情况。” “没有。”女人肯定的回答。 霍从军这才在纸面上划了勾，问：“过敏症呢？对什么过敏吗？” “他有点花粉过敏，不严重。”患者老婆极力回忆着。 凌然听着两人的对话，默默记忆，并与所知相印证。 询问病人是有固定程式的，但怎么询问，以及询问的方式顺序，大约还是有讲究的。 像是眼下的这位病人，既然是公务员有定期体检，那有什么慢性病或过敏症就应该是知道的，不用多问，反而是传染病，往往容易被当事人隐藏，霍从军也问的最多最严肃。 又问了几句喝酒吃药的问题，霍从军道：“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病人的失血较多，需要给他输血，你知道他以前输过血吗，是特殊血型吗？” “他是A型血，以前献过血……” 霍从军又让病人签了输血同意书，知情同意书和抢救同意书，再让病人家属去交钱，才带着凌然返回抢救室，路上道：“你以后也一定要记得让病人签署同意书，这是保护你，也是保护病人，懂吗？” “是。” “我刚才和病人的谈话，你有什么想法。” 凌然回忆着霍从军问话的过程，缓缓道：“掌握谈话节奏。” “不错，还有呢？” “态度坚决……” “没错，这一点很重要，你不要给病人不必要的幻想，和蔼可亲是很难做到的，病人也不需要，咱们急救科最主要的任务，仍然是治病救人。”霍从军说到这里就停住了。 这些话，他是不会对其他实习生或住院医说的。 也就是看中了凌然，霍从军才会不厌其烦的讲解。 急诊科的任务繁重，也容易出错，但是，任何错误都不能与医患关系相提并论。如今，不能处理好这个，医生是当不久的。 “霍主任。”在抢救床前忙碌的主治医生看到霍从军，声音都大了两度。 “怎么样？”霍从军听出了主治的焦躁。 “血止不住。”主治咬着牙，将话从嗓子里挤出来。第二十九章 徒手止血 急诊室不是全科诊所，面对复杂和严重创伤的危重病人，他们的职责是稳定生命指征，然后转诊到专业诊室去处理。 止不住血，无论如何是谈不上稳定的。 再者说，流血不止本身，也说明了严重的创伤。 “用了什么？”霍从军不急不恼的站定。 急诊室里千奇百怪的病症多的是，着急上火并不能解决问题。 受他的影响，主治赵乐意也冷静下来，道：“肌注了立止血，用了冰盐水和去甲肾上腺素，加急申请了同型的红细胞和血浆，还用了多巴胺针……病人现在一共输液1400毫升了。” 霍从军听着他说话，先用手电筒照照病人的瞳孔，果断道：“准备紧急手术，开腹探查，增加补液量……” “现在就开腹探查吗？”赵乐意有些迟疑，现在还不能确认出血点是否在腹中，若是开错了，病人就得挨两刀了。 “先救命再治病！”霍从军咬着牙说了一句。 “病人休克了。”护士高喊一声。 在急诊室，休克的病人很多，但急诊过程中休克，往往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凌然始终盯着病人在看，此时却是转身离开，到隔间里开始洗手。 “借点地方。”曾经一组的普丑住院医挤了过来，在旁边的水龙头下刷起了爪子。 凌然让出一些位置，继续一丝不苟的刷手。 普丑住院医看凌然刷的如此认真，好心提醒了一句：“急诊室里忙起来了，一天不知道要接触多少患者，平时用酒精凝胶擦手，自然风干就行了，否则，洗手太多会掉皮的。” “准备上手术。”凌然回答了一声，开始两手互搓，搓的火热而不停。 在处置室里呆的几天，不仅让他缝合了上百名的病人，也让他对医院的操作熟悉起来了。 住院医左右看看，诧异万分：“什么手术？” 医院的科室都是分组的，不同的治疗组有一名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带队，负责一名或多名患者。 抢救的时候也是如此，一个病人接触到的医生，通常都是一个治疗组的。 实习生的划分没有太严格，但凌然今天跟着霍主任，若是想上手术，自然也是跟着霍从军的治疗组。 普丑住院医只看到霍主任在那重症患者跟前忙碌， 不禁撇撇嘴，心道：这种抢救，能跑跑腿就不错了，怎么上得了手术。 病人休克，意味着分类从二级的危重，变为了一级濒危。 濒危病人，在急诊室里是最棘手的存在，普通主治都不一定能参与进来。 用洋气点的说法，这叫上升了一个level（级别）。 凌然离开洗手台，扎着手，返回抢救室，戴上乳胶手套。 正儿八经的手术室状态，在急诊科里其实是较为少见的，凌然举着爪子戴着手套的严肃模样，引来不少医生的侧目。 “真是年轻人啊。”回到岗位上的普丑住院医忍不住笑出了声：“霍主任再看重他，也不可能让他在濒危病人身上试手的，想什么呢。” “小凌刚开始实习，以后就懂了。”周医生回头看了一眼，顺口说了一句。 “不被霍主任赶下来就不错了。失血休克，都要开腹检查了，他还往上凑个什么劲……我了个去！” 他说着说着，就叫了起来。 “你鬼叫什么。”周医生被吓了一跳，顺着对方的目光望过去，也是呆住了。 只见凌然站在主治和霍主任之间，竟是直接将一只手伸到了病人腹部的开放性伤口内。 看到这一幕的急诊科医生都惊呆了。 竟敢在没有术野的情况下，直接操作，这是谋杀现场吗？ 别说他毫无预警，就是正常做手术，也没有这样子的。 普丑住院医的脑海中，瞬间蹦出霍从军暴怒的身影，感同身受的打了个激灵，道：“这是我见过最作死的实习生了。” 周医生虽然想维护一下凌然，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比起围观的医生，要论震惊指数，霍从军当属第一。 从他过去两天的接触来看，凌然是个细心谨慎的年轻人，再给他想象力加倍，他也想不到，凌然敢在人命关天的抢救中，突然伸手。 “凌然……你松手！”霍从军不能伸手去拔，那会对病人造成二次创伤的。 “患者肝包膜下出血，位置不好，很难缝合，不快点止住的话，失血量太大了。”凌然一句话，就解释了自己在做什么，以及正在进行的工作。 他说的有模有样，逼的霍从军和主治赵乐意都去看监视器。 “主任，血止住了。”赵乐意的表情是如此难以置信。 霍从军内心的震动更甚。 他知道凌然用的是徒手止血法，在急诊室里，尤其是现场急救的时候，这种方法用的很广。 最常用的指压法，遇到头面部出血的，可以压迫同侧面动脉，遇到颈部出血的，可以压迫同侧颈动脉，上臂出血压迫腋动脉也很好用。 但是，肝包膜出血——假如凌然说的没错的话，他是怎么确认位置的？又是如何按压的？ 在霍从军的印象里，徒手止血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军队医院里都极少见。 医学实习生没有相应的实践经验，如何做得到？ 胆子怎么敢这么大？ “主任？”赵乐意催促了一下。 时间不等人，病人的情况更是分分钟可能发生变化。 霍从军深深的看了眼凌然，再次核对了几秒钟的数字，终于点了点头，道：“凌然上平床，别碰到病人。小赵和我进手术室。” 徒手止血只是暂时控制了大出血，接下来还是要进行手术的。 两名住院医被叫了过来，在霍从军的指挥下，将凌然也放上了平床。 接着，一群人推着平床上的患者和凌然，进了手术室。第三十章 手术室 凌然第一次的手术室经历，是以医疗附属物的形式存在的。 为了保证止血的效果，凌然伸着手臂，坚持了近一个小时，待到解放出来的时候，整条胳膊都是麻木的。 不过，这也让他从另一个角度，近距离的观察了一次手术。 对于医学生来说，亦是相当宝贵的经验了。 “你怎么知道出血点在肝包膜的？”患者的生命指征平稳下来以后，霍从军也轻松许多，甚至没有通知普外科，就自己做了起来。 他本身就是普外出身的，虽然转到急诊多年，抢普外的生意依旧是最多的。 凌然揉着胳膊，同时也在回忆着适才的感受，且道：“因为出血量大，患者腹部正面基本暴露，又没有血胸等情况出现，于是注意观察血涌的情况……” 凌然获得的是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法，由此增加的不仅有肌肉记忆，还有相应的知识储备。 可以说，除了现场经验不足，缺少亲自上手的立体感受，凌然的徒手止血法已经是达到了顶级医生的水平的。 相比之下，霍从军虽然是急救科的主任，徒手止血的水平，也就比入门级高一点，远远达不到专精的水平，距离大师和完美级就更远了——他没事也不会花时间去研究徒手止血法。 这一次，霍从军突然回忆起刚转业培训时，被老师和天才同学支配的痛苦。 “你这个……是从哪里学的？”霍从军也只能从这里问起了。 凌然想了两秒钟，果断推出“问题终结者”，回答道：“我是在自家诊所里学的。” “自家诊所？” “下沟诊所。” “是离咱们医院不远，下沟的巷子里面的社区诊所？”霍从军想了几秒钟，竟是知道地方，道：“下沟经常往咱们急诊科送病人啊，没发现有这种技术的……” 下沟诊所与其他社区医院一样，基本以感冒发烧的病人为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它偶尔也会遇到复杂一些的病例，比如急性阑尾炎当肚子疼来看病的患者，宫外孕当肚子疼来看病的患者，急性胰腺炎当肚子疼来看病的患者……或者像是上次削面馆的杨老板，如果不是遇到凌然的话，就会在下沟诊所简单处理后，转诊到云华医院来。 凌然也没想到霍从军竟然知道下沟诊所，干脆将问题推给了时间，道：“我与坐堂医生学的。” “你们诊所有这么厉害的坐堂医生？”在旁担任一助的赵乐意说了一句，觉得有点变相捧凌然，莫名的有些不舒服。 “厉害不厉害，我不知道。”凌然道：“我只学了一个月。” 赵乐意不相信的道：“一个月就能学会了？” “徒手止血的技能学习，主要依靠天赋。”凌然的回答都特认真，与手术室里的气氛一点都不搭。 赵乐意更是被顶的想把脖子搭到无影灯的梁上去，心里转着念头——我是主治哎，我堂堂主治医师为什么要给一个实习生捧哏。 他的眼神不其然的瞟到旁边的小护士，就注意到他们看向凌然的目光，那温柔，那佩服，还有那自己从未得到过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赵乐意感觉非常之闹心，他再看凌然，就像是小学时，没写作业的早晨，望着挂着三条杠收作业的班长时的感觉。 “肝脏的状态不错。”霍从军止血之后，又处理了外露的肠管和大网膜，变的轻松起来，说话也更好听了。 负责陪聊的赵乐意回过神来，也伸头观察着，赞同道：“患者运气挺好的。主任缝合的完美，应该不影响功能。” “不仅是运气好，手法也好。”濒危病人被救活了，令霍从军亦是成就满满，心情好了不少。不过，他转瞬想起凌然自作主张的行动，夸奖就暂停了下来，又道：“但是，手法再好，也必须要按照规定来操作，哪怕你心里再肯定自己会成功，也不能这样子搞，明白吗?” “是。”凌然是个愿意遵循操作流程的人，不过，他愿意遵循的是技术流程，而非行政流程。 如果不是实习生的身份，而换一个主治或副主任医师，当时做徒手止血的急救，获得的大约就是全科室的赞誉了。 凌然同时也在反思自己的一系列操作，学而时习之，放在医学领域也是恰当的。 医术，就是在不断的复习中精进的。 霍从军有意让气氛冷却片刻，一会儿却是自个儿忍不住了，道：“一般来说，用手去捏肝脏，很容易就把肝脏捏伤的，肝胆科的并发症，十个有五个是类似的。” 霍从军低着头，边做事边说话：“凌然刚才的手法还是挺讲究的，血运挺畅通，用的是指腹？” 后一句，他干脆就问凌然。 见猎心喜，完全可以用来描述医生看到特殊案例时的心情，正如霍从军此刻。 他其实很想好好的批评一番凌然的，却是忍不住先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 批评什么的，又有什么重要的。 凌然自己用手比划了一下，道：“我手伸进去的时候，位置不好，用的是小拇指第二节的指腹内侧。” “然后用全手抱住肝脏？”霍从军思考一下，就在脑海中模拟出了当时的模样。 凌然应是，道：“用指节虚控住，以免挣脱了。” “这样子……”霍从军感慨了一句，却没有再问下去。他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再学这样的手法也很难学会了。 最主要的是，如此偏门的知识，他也没时间去学。 却不知道凌然是怎么学的。 “一会你来关腹吧。”霍从军低着头说话。 开腹是主刀的职责，关腹则往往是助手们争抢的机会。对实习生们来说，就更加难得了。 有的住院医，要练习半年多，才可能蹭到关腹的机会。 凌然虽然做了不少的清创缝合，但都是小手术，甚至都不能算普通人认可的手术。关腹操作依旧很吸引他，不禁精神一震。 霍从军依旧在翻肠子。 他现在已经想明白了，手术台上的患者的肝部受创以后，还被挤压到了角落里，凌然要想伸指头进去按住伤口，他只能动用最柔软最短的小拇指。 用虚握的手法，解决了脏器偏移的问题，又最大程度上的降低了二次伤害…… 然而，小拇指的不灵活，在过去百年以来，不知道困扰了多少外科医生。霍从军觉得，就是在手术室里呆了一辈子的医生，也不见得能有此等手法。 可就是这样的医生，竟然是第一次进手术室。 天赋一说，不免令人唏嘘。第三十一章 演出 赵乐意亦是用奇异的表情看了两眼凌然。 他第一次关腹是什么时候？起码是正式工作快一年的时候吧…… 赵乐意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兴奋与尴尬。 兴奋是因为第一次，尴尬……也是因为第一次…… 赵乐意现在还能回想起自己战战兢兢的拨弄病人的肚子，抓着夹子来回倒腾的蠢样，以及护士和麻醉师对等待的不满…… 正常的关腹操作用用上一刻钟足矣，他却做了大半个钟头，以至于所有人都要延迟下班。对于日日加班的医务人员来说，新人实在不是什么美好的存在。 事实上，赵乐意当时也紧张的够呛。 可是看现在的凌然，好像有点兴奋，好像又很冷静的样子，真是让人……讨厌不起来啊。 赵乐意低头看了一眼开腹口，要说起来，这并不是正常的关腹，因为患者的腹部开口是意外产生的开放性伤口形成的，虽然经过了清创等方面的处理，还是有所不同，严格说来，又可以算是一次清创缝合类的手术了，而且比处置室里做的那些要高级一些。 只能说，霍主任对凌然是真的不错，想着法子给他实践的机会。 “一二三四五六……” “二四六八十……” “所有纱布都在了。”器械护士重复清点了两遍，报告了一声。 霍从军点点头，自己又清点了两遍，再重新审视工作面，确认没有出血以后，才对凌然道：“关腹吧。” 就主刀的身份来说，他的任务就到此结束了，可以离开手术室去休息，或者再去赶下一台手术。 不过，今天是实习生凌然第一次关腹，又是非常规的关腹，霍从军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让出了位置，站在后方，继续看着凌然操作。 别看凌然在处置室里做了那么多次的缝合，但大手术和小手术是截然不同的。 这就好像跳舞，一个人在迪厅里嗨跳，和在大舞台上演绎，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就以关腹来说，霍从军见过缝错层的，见过缝出空腔的，还见过一个失手将镊子掉到病人肚子里的。 缝合不好是常有的事，由此引起的预后不好，已经可以算是半个医疗事故了。 当然，霍从军相信凌然还是有本事完成关腹操作的，迪厅里跳的特别好，在大舞台的角落里蹦跶几下，也是有点小资格了。 就在霍从军为凌然考虑压力因素的时间，凌然自己却是头脑清明。 处置室里的几天时间，带给凌然的最大财富，一个是让他对缝合有了感性认识，见识到了不同的创口，揉捏、刺穿、打结过真的活的人皮和肌肉，另一个就是让他对大师级间断缝合术有了极大的自信。 可以说，只要是能用间断缝合做的，他就没有搞不定的！ 对于单纯的缝合，凌然现在已经是丝毫不畏惧了。 “持针钳。”凌然严肃的说了一句。 器械护士笑眯眯的将之放入凌然手中，薄的透亮的手套划过手套。 凌然的注意力集中在暴露的操作面，仿若不觉。 关腹操作不同于普通缝合，是要分层进行的，而且，切口的方式不同，缝合的模板也不同的。 对于今天的患者来说，凌然首先需要缝合最底层的腹膜，再缝合腹直肌前鞘，再缝合皮肤和皮下。 最后一步不考虑美观的话，是最简单的，前面两步则稍微带一点考验的性质，毕竟，年轻医生以前都没接触过腹膜和腹直肌，缝合的时候拿捏不稳是很正常的。 赵乐意也没有离开，就在旁边看着凌然的操作。 内心里，隐隐的还有点看笑话的心思。 年轻医生出错太容易太频繁了，大家都是从错误中走过来的。 在手术室里，挨骂就是成长来着。 看看凌然的成长经历，或许能让自己的感觉好一点——赵乐意怀揣着不能为人所知的小心思，观察着凌然的动作。 只是一分钟的时间，赵乐意就觉得思维呆滞了。 你妹！ 这真的是刚毕业的医学院实习生？ 赵乐意工作十年了，跟过的大牌医生不知多少，光是打飞的来走穴的医术高手，他就见过近百人了，要说眼光，他的眼光是极其够用了。 而凌然的技术，也真的是够用了。 要说起来，赵乐意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流畅顺手以至于令人赏心悦目的关腹操作——比他强的医生都不会做关腹了，比它弱的……弱的多医生估计都用不着关腹了。 “真是有开挂的人啊。”赵乐意叹了口气，说着网络上的流行语。 在这方面，主任霍从军就有代沟了，没听懂的问：“你说啥？” “小凌做的挺好的。”赵乐意能说什么呢？总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吧，在医院这种环境里，医生们最在意的还是技术，反智的话，只能作为自嘲的调侃，最不适合手术台了。 霍从军也觉得很不错，暗赞了自己的眼光，再道：“他就是欠点经验，你有空也多带带。” “是。”赵乐意觉得霍从军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哪里是欠点经验的年轻人，这是从小解剖尸体长大的年轻人吧。 “搞定！” 凌然给最后一个线头打结后，轻轻的吁了一口气。 呼…… 赵乐意憋的长长的一口气，也才吐出来，像是比凌然还紧张的样子。 凌然和霍从军都奇怪的望了他一眼。 赵乐意咳咳两声，却对凌然露出友好的微笑，全然忘记了，口罩里的脸是看不出表情的。 对赵乐意来说，他更像是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 再回想凌然无术野徒手止血，用的还是小拇指内侧第二节指腹……赵乐意就忍不住浑身震颤，就像是歌迷听到一首好歌，会汗毛直竖，打起激灵。 作为医生的赵乐意，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见到了一场什么样的手术。 赵乐意心道：如果是我的话，出了手术室，就去写一篇论文投SCI。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文献索引，SCI收录了很多的科学期刊，并对它们的影响力进行评价。 从科学工作者的角度来说，投稿到SCI收录的期刊中，是一种阶级和逼格的象征。 当然，SCI级论文的篇数，也是可以用来评职称得奖金的。 与学校、研究所类似，医院里的医生们想升职，首先要过的难关就是论文。 不管是从住院升主治，从主治升副主任，还是从副主任升主任，都有论文类的应要求。 主任医师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在科室内的地位，尤其是在医院体系内的地位，仍然需要论文来体现。 但与普通学术论文不同，临床医生想要写论文，首先得有恰当的案例。 临床医生想证明自己牛逼哄哄，就得先做一次牛逼哄哄的手术，再写一篇牛逼哄哄的论文，从而广而告之。 赵乐意暗想，可惜凌然不懂这些，最多只懂得找社会媒体，根本体现不出手术的价值。 这时候，霍从军结束了检查，宣布手术完成，脱下手套，，沉思了几秒钟，却是看向凌然，问：“会写论文吗？”第三十二章 视频 任务：完成一篇论文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凌然瞅着眼前飘过的新任务，立即琢磨了起来。 上一只中级宝箱，他开出来的是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术，其效果……能够预判性的给肝包膜止血，仅此一项，说不定都足够凌然去肝胆外科混出点小名头了。 比起只开出过精力药剂的初级宝箱，中级宝箱的效果持久而爽。 更何况，论文本来就要写的。别的医生费尽心思，花费几个月的时间，鸡蛋里挑骨头的找病例做手术，最后攒一篇论文出来……凌然不仅省去了找病例的步骤，而且能多得一个中级宝箱，自然是爽爆了。 唯一可虑的是，论文可不好写啊。 云华大学医学院的本科教育在省内是数一数二的，即使如此，本科生也没有得到多少论文训练。 大一大二的学生读点基础科学，学学化学、数学什么的，最多加点医学史、人体解剖学、医学免疫学什么的。 大三的时候学点病理药理，再熟悉一下尸体什么的，到了大四，才能稍稍接触一些真正的临床医学，期间还背着四六级考试、考研实习等等问题，到第五年，也就是凌然现在，忙忙碌碌的实习生涯，根本抽不出多少时间来。 要写论文，不光得抽时间来做查资料，找案例，甚至得有重新学习的准备。 当然，做医生必然是要终生学习的，凌然也是有思想准备的，甚至有所期待，他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的如此快。 懵懵懂懂的答应下来，凌然就去找周医生了。 理论上，周医生依然是他的带教老师，霍主任只是加塞的。 再者，霍主任的工作极忙，他愿意带着凌然言传身教就很不错了，想让他做基础补习是不可能的。 反而是周医生一副老好人的模样，说话也好听。 “霍主任让你写的，还答应给你第一作者？”倒是周医生听了凌然的描述，陷入了茫然当中。 凌然点头，道：“无术野下徒手局部压迫止血行肝缝合，大概是这个方向的论文。” “你小子运气真好啊。”周医生根本没细听凌然的话，却是继续感慨着。 凌然低头望着周医生，他从小就听各种感慨性的赞美，知道说这些话的人，总会自带解说的。 “云医急诊科主任，你知道是啥意思吗？”周医生啧啧有声。 凌然默默摇头。 “咱们云华是省属医院，所以呢，咱们云华市急诊科的主任，向来都是昌西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的常务委员，是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的委员……明白我的意思吗？”周医生望着凌然。 凌然摇头。他一个刚毕业的医学生，哪里关注过这些。 “这么说吧，霍主任就是咱们云华市急诊学的头牌，在省内的急诊医学界，也都是红人。”周医生好心给凌然解释，道：“他要你写论文，你这个论文，八成就已经发出去了。” 凌然笑了一下。 周医生微笑：“你也明白了？” “你说霍主任是头牌。”凌然的表情似乎很认真。 …… 急诊室里的笑声，总是短暂而匆忙的。 凌然很快回到了抢救室，再次跟着霍主任满世界的晃悠。 作为急诊室的科室主任，霍从军亲自出手的时候很少，今天如果不是为了给凌然机会，他都不会亲自出手的。 而对凌然来说，有了上手的经历之后，再观察其他医生的处置，经验一样涨的飞快。 实习生和住院医们，拼命的寻找上手机会，主要是新人上手太难得了。正常情况下，主治们根本不敢将病人交给他们来处理，这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资深医生手里的工作多的做不完，另一方面，新人们想要碰一下病人都难得。 总而言之，外科医生最重要的是第一次。 第一次缝合，能够充分的体会到人皮的坚韧与组织结构，那是缝多少次香蕉和猪皮都感受不到的。 第一次开刀，第一次切除，第一次实地诊断等等，也都是如此。 偏偏外科医生们最难得到的也是第一次。 缝合总能轮到，主刀就困难了，偶尔有实习生能碰到阑尾，刚入职的住院医在规培期间，能随意玩到的也就是阑尾了。 再进一步，想要碰一下患者的肝脏或肾脏，没有三五年的准备是做梦。 或者，就像是凌然那样，直接一胳膊插进去。 成功了，能得到一篇SCI的论文，失败了，职业生涯结束都算好的，吃官司都有可能。 所谓人命关天，要不是车祸患者已经失血休克，进入到濒危状态，凌然又掌握了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法，信心十足，否则，他是不会贸然去插胳膊。 不过，也是因为今天的意外，令凌然被急诊科的医生们重点关注了。 大家既是承认凌然“有把刷子”，更多的，则是防着他突然上手。 无术野、徒手什么的，听起来碉堡了，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但正因为它的难度高，大家才不想给凌然再尝试的机会。 现在都是首诊负责制，你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所以，用着常规方式操作的医生们，对凌然是更加警惕了。 凌然自己似无所觉的样子。 他也并不在乎。 不像是很多医学院的学生，是出于社会因素而报考，凌然从小就对医学充满了兴趣。 他在形成自我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时候，是在诊所里。 对于人与疾病，凌然有着太多的好奇与疑问。人际关系反而是他不擅长也不太关心的地方。 处置室和抢救室里的主治们的担心，更是没有被凌然放在心上。 不过，他也没有越俎代庖的意思。 实际上，剩下的患者，也没有适合他出手的。 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法本身并不完美，适合它的地方并不多，尤其是在急诊科的抢救室内，往往都有更好的替代品。 凌然帅了很多年了，低调都来不及，对耍帅并没有什么执着。 下午的急诊室，稍稍轻松一些。 霍主任按时下班，凌然临走前，特意去看了看适才的车祸病人。 几个小时过去了，病人依旧沉睡，身边多了几名20岁左右的青年人。 “凌医生，谢谢你救了教练。”一名瘦瘦高高的年轻人看到了凌然，走上前来打招呼，又道：“我真是没想到，好好的人，突然就撞车了……” 凌然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白大褂，道：“不能算我救的，你教练是霍主任主刀的。” 在医院里，主刀是谁，还是很严肃的，不能随便吹牛。 瘦高的年轻人笑道：“您别谦虚了，视频我都看到了，要不是您跳上去给按住了，流血都要流死了。” “视频？” 一看他的表情，年轻人就知道凌然是真不知道，赶紧拿出手机来，打开一个视频，递给凌然道：“就是这个。” 手机拍摄的视屏，稍有一些抖动，但镜头的焦点，却在凌然身上。 白衣天使大帅脸，基本就是开始阶段的主题了。 几秒钟后，就见凌然完成了七步洗手，两手前屈，扎着手，默默的穿过抢救大厅的中廊，穿过多名白大褂的围观，再穿过霍主任与赵乐意组成的夹层，将手直直的插入仰躺在病床上的患者腹部。 与此同时，手机的主人也惊叫一声，调高了声音，凌然听起来还颇有些耳熟的感觉。 “患者是肝包膜下出血……” “主任，血止住了。” “凌然上平床……” 视频的焦点是凌然，而他身边的声音，也伴随着抢救室内的噪音，一并传入了观看者耳中。 听着几名医生的对话，看着几名医生的动作，最后再看凌然爬上平床，撑着手臂一起进手术室的场景，此时，手机视频里，猛然响起了“咚咚咚咚”的鼓声，如同人的心跳似的，紧接着，就是激昂的音乐声： “傲气面对万重浪……” “热血像那红日光……”第三十三章 年轻的鲁莽 “凌医生，谢谢你啊。”几位年轻人围着凌然，纷纷道谢。 凌然的脸上不动声色，问：“你是哪里看到的视频？” “患者群，城市论坛，朋友圈里都有，微@博里也有转发的。”瘦高的年轻人顺便用不成熟的手法拍着马屁，说：“凌医生长的帅，医术又好，标准的网红配置，大家都在传，不红都没天理，不像我们……” “你们确实不像网红。”凌然对这种粗糙的拍法接受不能，想要快点结束对话了。 对话果然被爽快的杀死了。 瘦高的年轻人使劲的咳嗽了两声，尴尬的道：“我们的确长的有些对不起观众，那个，忘记说了，我们几个都是云巅俱乐部的。” 他等了一下，见凌然没反应，有些失望的道：“云巅俱乐部是咱们云华市组建的电竞俱乐部，教练以前就是体委的公务员，如果不是他积极推动，我们俱乐部也做不起来。” “是啊，教练为俱乐部付出很多的。” “天天都要和政府的人喝酒，我们以为他要喝酒喝死的……” “喂，别胡说。”瘦高的年轻人有些尴尬的制止了其他人，道：“我们俱乐部今年主攻王者荣耀，我叫董志专，凌医生您有玩手游吗？” 凌然不禁高看几人一眼，道：“在学校的时候有玩农药。” “哈，那太好了，咱们可以加个好友，有空的时候带你上排位。”董志专再次开心起来，笑呵呵的道：“王者不敢说，带你上个钻石什么的很轻松的。” “我现在就有空。”凌然毫不客气的掏出了手机。 他确实有空，马上就要下班了。 董志专大约很少见到这么不客气的，愣了一下，赶紧加上凌然的微信，笑道：“忘记问了，凌医生排位到哪一级了？ 凌然微微抬头，道：“倔强青铜三。” 董志专的脸色变得有些僵硬了。 作为一名每日练习12个小时以上的电子竞技职业选手，董志专自认为是秒杀一切业余选手的。唯独 “青铜三”作为整个排位系统最低级的存在，在坑队友方面，经常具有神奇的一面。 “凌医生一定很少玩游戏吧。” “肯定是。” “随便玩玩都不可能青铜三的。” 几位电竞俱乐部选手互相安慰着。 凌然给出一抹微笑，并解释道：“我加起来应该玩了上百小时了，就是输多赢少。” “没事，我们带你排位，能赢。”董志专咬着牙说。最起码，他拿到了医生的微信啊。 这年月，你就是给医生塞红包，也不一定能加到微信呢。 “您什么时候下班，咱们开一局？”董志专决定将“红包”塞稳一点，教练流了那么多血，看起来还是需要在医院呆一阵子的。 “再过……两分钟，我到休息室再开。医生不允许在病房里玩游戏。”凌然一副很守规矩的模样。 董志专连声答应，将凌然送出了门，回到教练身边，打开手机，再郑重其事的对其他人道：“咱们分工合作带凌医生，就当是教练布置的任务了。 “为了教练。” “为了教练！” “拼了。” 大家看着病床上面色枯黄的教练，不禁握紧了拳头。 …… 凌然度过了愉快的两小时。 他的排位等级提升了，这并不是愉快的源泉，最愉快的地方在于，无论他怎么玩，无论他玩的多跳脱，他总是大杀四方。 老实说，如果不是董志专等人突然有事，他还能多坚持两个小时。 结束了游戏，凌然也没着急回去，就在围脖里搜索起来。 几个关键词输进去，果然就找到了视频。 一篇《帅气医生徒手止血》的微博，转发和评论的数量最多，合起来约莫已有近三千条。 凌然点开来看，首先简单的却是一水儿的排队评论：医生，我膝盖蹭破皮了，请帮我看看。 凌然默默的下滑。 后面才渐渐的出现各种正儿八经，和不正经的评论。 很快，一篇长评链接，吸引了凌然的目光。 “作为一名常年奋斗在医疗第一线的医生，年轻医生的鲁莽，我见过很多，今天的视频如果不是摆拍的话，堪称是我所知道的最鲁莽事件之一了。在没有手术视野的情况下，徒手止血可能吗？可能也是可能的，但是，那需要丰富的经验，以及超卓的理论知识的结合，就我所知，全国能做的外科医生屈指可数，敢做的外科医生，恐怕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一个出错，这就是标准的医疗事故，视频里的年轻医生，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冒着何种的风险在行事。如果我是该医院的负责人，我会第一时间将该医生停职，并进行最严格的调查……” 凌然稍微认真了一些，又重新阅读了一遍。 该篇评论的阅读量和转发量，也很快增加起来，就此趋势来看，超过原博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凌然再看博主的信息，介绍里赫然写着：医学博士，昌西省立医院专家齐振海。 凌然摸摸脑袋。 从规模和名气上来说，云华医院都是昌西省的佼佼者。但是，省立医院同样不容小觑，其中的专家，在圈内的影响力不弱。 凌然突然意识到，霍主任让自己写一篇论文，或许并不仅仅是想要训练自己，或者想要多一篇SCI级的论文。 论文，是外科医生的武器。 论文更是在医学共同体中，介绍自己，解释自己，攻击他人，并防御攻击的有力武器。 想到此处，凌然也不刷围脖了，收拾好东西，就往宿舍去。 医院的宿舍楼里，有一个小型的纸质图书馆合并作为自习室，并提供免费的电子图书馆服务。 也就是云华这样的大型三甲医院，会有这么好的条件，弱一点的三甲医院，能有宿舍就不错了，会否有自习室，全看偏远与否。 “凌然，这边。”王壮勇瞅见凌然，立即大喊一声。 听到声音，一房间的实习生和住院医，都齐齐的抬起头来，像是练过快闪似的。 “凌然……”陈万豪望着凌然，满是愤慨。 “被欺负了还是怎么的？”凌然并没有什么同情心的笑两声，放下笔记本就开始联网。 只有在医院提供的网络里，才能免费搜索和下载想要的电子期刊，就写论文来说，这已经是必不可少的功能了。 陈万豪却是拿出一只手机，递给凌然，道：“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 凌然低头看了一眼，就见一张图片上，自己正半跪于平床上，一只手插入平躺者的腹中。 “是你吧？是你小子吧！”陈万豪嫉妒的牙齿都摇晃了。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画面其实是有些诡异和恐怖的。 但是，从实习生的角度来看，真的是好嫉妒好嫉妒啊…… 这可是真真正正的插@入人体呢。 “徒手止血法，当时患者流血不止，已经失血休克了。”凌然随口回答，顺便滑了滑手机屏幕，就见到了帖子名——《初生牛犊不怕虎，给你们看看现在的实习生》。 该贴是发表在风信子论坛的，最初是一个提供医疗信息搜索的专业网站，做到现在，基本已是医疗工作者的门户网站了。 凌然特意看了眼帖子的发表时间和阅读量，两个小时前，一万阅读，貌似还有点火的样子。 不过，大家的重点明显都不在火不火上面。 “你摸到肝脏了？活的肝脏？是啥感觉？”王壮勇的问题，在常人听来，实在有些变态，但是，对实习生们来说，实属平常。 事实上，王壮勇明显问出了实习生们的心声。 一个自习室里的学生，起码有三四成的人，看向凌然这边。 凌然被问住了，仔细回想着道：“隔着手套的话，是比较软吧，像是刚煮熟的肘子那种。” “恶心。” “再不想吃肘子了。” “还煮熟的。” 多人同时表示形容太难接受。 这时候，王壮勇摸着下巴，好奇的问：“Q不Q？”第三十四章 出血点判断 凌然熬了一夜，总算写出了一张论文大纲。 对于只接受了几周论文训练的本科生来说，能有一位知名专家愿意指导自己撰写论文，那是相当不容易的。 因此，凌然毫不犹豫的用掉了又一瓶精力药剂。 精力药剂的储备从6瓶降低到了5瓶，但是，凌然相信，他完成的挑战对自身更具有价值。 霍从军见到凌然拿出来的论文大纲，甚为惊讶。 他先是看了开头，再诧异的看看凌然，问：“你昨晚熬夜了？” “是。” “熬夜也不能影响工作啊。” “没问题。”凌然很淡定的模样。 “年轻人就是好。”霍从军哈哈的笑了出声，转而又道：“能熬夜就到医院来值班，抽空再写论文。” 这么说了，他再低头仔细阅读大纲，并抽出随身的中性笔批阅。 周医生在旁听到两人对话，笑道：“主任，要给凌然排班吗？” “给他排个班，让他长长见识。还说什么一晚不睡没关系……恩，今天晚上就别排了，明天再开始排。”霍从军头也不抬的回答。医生都是要常年值夜班的职业，尤其是急诊科的医生，一个个日夜颠倒的内分泌都乱掉了，他是有些日子没见人敢说自己能熬夜了。 周医生嘿嘿的笑两声，对凌然道：“你看，主任还是疼你的，怕你连熬两天受不了。得了，明天晚上继续来报道吧。” 凌然无所谓的应了一声。 医生们讨厌值夜班，实习生们是不在乎的，凌然更不觉得辛苦。 小新人们还处在兴奋期，有病人看，甚至有手术做，简直是褒奖。事实上，实习生通常也没有值班的机会，要他们无用。 “大纲写的还可以。”霍从军此时也将论文的大纲给看完了，微微点头道：“考虑的很周全。” 他这么一说，凌然就知道，自己是猜准了。 霍从军要他写论文，不仅是锻炼，也是防备着有人说闲话。 他的论文大纲里，因此特意加上了进行徒手止血前的观察，并形成独立的一节：“无术野下的出血点判断”。 在手术中，如何暴露是一门学问。 所谓五年学外科，十年学暴露。 如果在展示出想要的手术视野，是非常之重要的。 开刀是为了打开视野，使用显微镜是为了清晰视野，有时候摘掉患者一颗好肾，就为了暴露出想要的视野…… 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得到完美术野的。 尤其是在急诊科，没有术野的情况下，该操作的还是要操作。 凌然加上一节“无术野下的出血点判断”，不仅为操作提供了正当性，而且瞬间提高了文章的格调。 周医生笑道：“主任难得表扬人，论文给我观摩观摩？” “是该给你观摩一下，你都做主治几年了，才写了几篇文章？”霍主任对周同志就没什么好脸色了，主治医生是科室的中坚力量，能躲懒就多懒的周医生自然免不了被训。 周医生却有唾面自干的精神，或许是习惯被主任训了，不以为意的拿起凌然的论文大纲阅读，还边看边摇头晃脑的。 主治赵乐意听到这边的动静，连忙凑过来，观察一番后，对凌然道：“可以啊，没进医院呢，就写论文了。” 比起长相略丑的周医生，主治赵乐意的外形更对得起白大褂了。他最大的特点是长的白净，皮肤嫩滑有水分，体型也较为瘦削，勉强有点小奶狗的意思。 而在科室内部的生活中，赵乐意同志也很有小奶狗精神，抢食抢的比较凶。他平日都要与同级医生竞争，升做主治医师以后，对于下级医生自然更苛刻一些，此时望着凌然的目光，也很有压迫性。 “凌然，你这篇论文是以主任主刀的手术为案例的，应该把主任加上吧。”赵乐意瞬间挑出了毛病。 “赵医生想挂名？”凌然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这反而让他很容易看出他人的直接动机。 霍从军已经是急诊科的大主任了，不会在意一篇小论文的挂名，倒是赵乐意听着SCI，更容易眼馋。 赵乐意没想到凌然如此不委婉，连忙解释：“我挂不挂名的都无所谓的，我就是觉得，主任是案例的主刀医生……” “论文都没写出来呢，用不着现在讨论这些。”霍从军一句话解围，转口道：“小赵，你现在也年轻着呢，赶下个月，也给我一篇论文大纲。” 赵乐意“啊”的一声，忙道：“主任，我最近排班特别多。” “排班多好啊，有病人就收病人，没病人的时间，正好在医院里安心做点东西出来。” 赵乐意哭笑不得：“咱们急诊科，有没病人的时间吗？” 霍从军道：“你处理的快一点，省出来的时间，就是没病人的时间。” 赵乐意小声嘀咕：“处理的快了，急救中心也能送来更多的病人。” “那你就要做的比急救中心更快！我们当年在军队的时候，难道责怪敌人制造的伤员太多？还是指责战友送来的伤员太多？”霍从军的强势溢于言表。 赵乐意心说，您也没参加啥战争啊。 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就是找死了，霍主任可是以军医身份自豪四十年了。 “行了，都收拾好东西，查房。” 霍从军觉得闲话说够了，一声令下，办公室的医生就全都行动了起来，如同秩序井然的狩猎队。 待到出门的时候，医生们已经自觉的形成了主任在前，副主任们在侧，主治们在后，住院医缀后的纺锤体。 凌然与其他实习生们则抱着病历，跟在住医院们的身后。 这是高年资医生出风头，低年级医生被考教的时刻。 当然，最是眉飞色舞的永远是亲爱的主任。 在任何一间病房中，他都是绝对的主角。 阶级森严的医院，每时每刻都在强调秩序，纯粹的秩序，井然如同那白色的制服。第三十五章 单项技能书 云华医院的急诊科，独享一栋小楼，并与住院大楼相连。 霍从军顺着留观室1号，留观室2号的顺序，慢悠悠的巡视，一边听取管床住院医的报告，一边给出意见或治疗方案。 时不时的，霍从军还会拉开病人的纱布，看看伤口的愈合状态。 云华医院的急诊科，已经有点小内科小外科的架势了。 留观室内的床位基本全满，也就是这种状态下，医生们才会相对积极的转诊病人。 “你缝的？”霍从军又取起一张腰部的纱布，转头问凌然。 “是。患者28岁，在建筑工地被钢筋戳伤，做了清创缝合……”凌然背诵般的说了半分钟。 查房就是这样子，主任和负责诊疗组的副主任是很少亲自接触病人的，更不像是普通人想象的那样，全面的了解病人的前前后后。负责一切琐碎工作的都是住院医和低年资主治。 而像是凌然这样的实习生，如果参与了治疗的话，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细碎工作，并在查房的过程中，向上级医生说明。 简而言之，就是低年资医生的时间更值得浪费，而高年资医生可以将精力集中到单纯的诊疗中去，对外科医生来说，就是手术由高年资医生来完成，术前和预后全是低年资医生的事了。 当然，若是出现医患纠纷，也是低年资医生挡枪先。 霍从军同样不会去看病历，眯着眼听过，就算是了解情况了，再用手压压患者的尾椎骨，问：“有什么感觉？” “没感觉。”患者是个年轻的农民工，还是第一次住院，见到一群医生，很有些担心。 霍从军“恩”的一声，又在旁边压了两下，问：“现在呢？” “没感觉。”他说着瞅着霍从军的表情，低声问：“应该有感觉吗？” “没感觉是好事。”霍从军和颜悦色的笑一笑。从他的角度来说，病人的预后好，他也更舒心，因此特意解释道：“这个部位受伤，再局麻之后，病人经常会有酸胀，压痛的感觉，有些时候，还会腰部无力，腰肢酸痛，从而影响生活和劳动。” 霍从军又压了病人尾椎骨两下，道：“你现在没有痛感和酸胀……” “没有，一点都没有。”年轻的农民工坚强的点头，旁边的家属露出欣慰的笑容。 霍从军“恩”的一声，道：“那说明清创和缝合做的比较好，恢复的也快，是好事。” “太好了，谢谢医生，谢谢。”患者和家属齐欢颜，场面和谐友爱。 与此同时，凌然也听到了熟悉的系统提示音： 新成就：病人的衷心感谢 成就说明：病人的衷心感谢是对医生的最大褒奖 奖励：初级宝箱 凌然却是不禁有些感慨，他做了这么多例清创，仅仅得到了两次“衷心感谢”，全都是经过了霍从军认证的病例。 或许是因为，病人并不知道自己受到的医疗是否最佳，只能自霍从军这种主任医师口中得到信息以判断。 又或者，病人也需要旁人的分析，才能全身心的感谢？ 凌然想的有些深入，表情略显冷峻，在其他人眼中，就有些高傲感了。 周医生挺喜欢凌然的，咳咳两声，道：“小凌的缝合做的确实不错。” 他是资深主治，又有一定的背景，霍从军听到了就点点头，认可道：“凌然的缝合，确实做的可以。” “是咱们科需要的人才啊。”周医生微笑道。 当着许多人的面，霍从军只是“恩”的一声，并没有就此话题发言。 每年来来往往的实习生，牵扯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留院名额。 不止实习生们盯着，医院的头头脑脑们也都盯着，霍从军虽然想留下凌然这种有天赋的实习生，但在没有确实的把握之前，他是不会当众说出来的。 这是典型的敏感话题。 即使如此，凌然一时之间也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站在队伍后方的实习生们，更是五味陈杂。 现如今，本科生留院已是相当困难了。 就云华医院的条件，理论上完全可以将硬条件提高到博士生了，仍然留着本科生入院的通道，表面号称不拘一格降人才，实际上就是给关系户准备的。 当然，霍主任若是以主任和院务委员的身份，想办法留下没有背景的凌然，那他自然会被看做是凌然的背景。 凌然默默的回到了队伍后方。 他目前是没有管床资格的，因此，他经手的病人就会被插入到其他住院医的空床上去，查房的时候，遇到了就上来汇报，汇报完了就归位。 “把箱子打开吧。”凌然现在已经知道，宝箱里开出来的东西，其他人是看不到的，呼叫系统的时候也就越来越随意了。 “打开初级宝箱。”系统应了一声。 凌然眼前，立即出现了一幅开箱的动画演示。 白色的小箱子缓缓的打开锁扣，箱盖翻起，洒出灿烂的光芒，一只精力药剂…… 咦？ 凌然突然顿住了步子。 “这次不是精力药剂了？”凌然欣然看到，竟是一本书在光芒中颤动。 “这次不是精力药剂。”系统的回答生硬的就像是为了骗稿费似的。 “打开打开。”自从对系统做过图灵测试以后，凌然的态度就很直接了。 反正是没啥感情的系统，客气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说系统能否骗过图灵测试？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凌然又能如何呢？ 还不是只能装糊涂。 系统没再说话，只是将银光闪闪的技能书翻开，只见一排小字，自扉页闪出： 单项技能书，获得分支技能——tang缝合法（大师级） 介绍：1992年由中国南@通大学教授汤锦波提出的多组腱内缝合法，有双组和三组等形式，首次在理论上突破了鼻祖本奈尔的束缚，解决了II区屈肌腱难题，被誉为tang缝合法。 功能：屈指肌腱缝合法用于修复手指屈肌腱断裂，（大师级）优良率可达85%，并降低黏连几率。第三十六章 合理分配 “这是，专门用来缝合肌腱的技术？”凌然抬起自己的手，看着中间部分，回味着大脑充斥着大量知识的感觉，默默道：“是专门用来缝合屈肌腱的技术。” “是的。”系统回答了一句。 凌然暗自评估着单项技能书的价值。 别看屈肌腱只是手部诸多组织之一，但它的损伤恢复却是最难的。换言之，屈肌腱的缝合，是手外科的手术中，最困难的一种。 而对医生来说，掌握这样一项技术，基本已经够吃够喝了。 “这是逼着我去手外科吗？”凌然目前的技能树，主要集中在缝合方面，再加一个徒手止血的技术，完全可以在手外科很好的活下去了。 越是大医院的精英科室，对医生的技术深度的要求就越高，广度的要求就越低。 凌然甚至可以只做屈肌腱的缝合这么一项手术，就在云华医院的手外科混的风生水起，大师级的tang缝合，就算达不到汤锦波的水平，也足够在云华挂起一面招牌了，到时候他别的什么都不管，每天缝合屈肌腱断裂的病人就好了…… “凌然，你今天跟着周医生进抢救室。”霍从军查房的速度很快，一圈看过，又多吩咐了一句。 医生们的排班表是做好的，实习生照例是只能进留观室和处置室的，只有上级医生的带领下，才能进入学习。 凌然立即应了一声，比起无限清创缝合的处置室，他也更乐意进抢救室。 周医生更乐意了，嘿嘿的笑两声，道：“凌然跟着好，我也轻松点。” “你就不能多一点追求。”霍从军恨铁不成钢的说了一句。 “我是天赋不足，以前的时候还不懂，现在看到凌然了，我才彻底明白过来。”周医生惫懒的辩解着。 他是个没什么追求的医生，至少没有勇攀医学高峰之类的追求，在医院里，周医生过的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混的久了，面对主任都能贫上两句。 霍从军看不上他的性子，又不好太过于责备，只道：“你的经验丰富，要替凌然把关，有出血案例，不太严重的都可以交给凌然，但是，不能再有上一次的私自行动了。” “您对凌然也太好了，这是让我背责任啊。”周医生说归说，脸上却是带着笑。 医院里天天都有实习生，就算霍从军不叮嘱，他也是一定会把关分类的，对于经常偷懒让实习生、规培生和住院医干活的资深主治，周医生在这方面是大师级的。 霍从军哼哼两声，道：“做医生，就是扛责任的，都忙去吧。” 一群医生四散而去，如同被驱散的豺狗。 凌然放下东西，就跟着周医生进入抢救室。 早上的抢救室，还颇为清静，只有一群可怜的住院医在交班。 周医生身为主治，进了抢救室，就坐镇一旁，比在处置室里还轻松。 凌然还保持着新人的兴奋感，虽然没什么事要做，还是在处置室里转来转去，熟悉仪器，了解病人情况。 透过大块的玻璃，看到抢救室里的情景，一群没捞到机会的实习生都是大发感慨。 “太不公平了，就算不讲平均，也不能每次都把机会给他吧。” “凌然的缝合技术是不错，我们也会缝合啊。” “说的是，而且，抢救室里也不用每次都缝合的多厉害吧。” “凌然还是靠着那次徒手止血的本事，让霍主任给记住了。” “徒手止血太不正规了，安全系数低。成功一次，说不定是运气好。” 几名实习生不满的讨论，却是越讨论，声音越小。 他们虽然没什么机会在抢救室里工作，但里面的工作状况，总归是有所了解的。 云华医院的急诊科是典型的大急诊，足有4间手术室，比得上三乙级医院的水平，其开展的业务也非常多，像是常见的急性阑尾炎，肢体骨折，关节脱位都是在本科室内就做了，并不会转诊到其他科室去。 这种情况下，抢救室里的工作并不容易，医生们的水平也高于平均。 凌然能在云华医院的急诊室崭露头角，让所有人都知道缝合水平厉害，还有一手徒手止血的本事，这是大家踮起脚也够不到的。 九点半。 像是商量好似的，一连三辆救护车，抵达了云华医院。 抢救室立即就运作了起来。 “一名心梗，一起车祸，还有个跳墙摔断腿的。”周医生好整以暇的带着凌然转了一圈，就叹气道：“今天有点忙呢。” 凌然看着忙碌的住院医们，再看端着水杯吸溜吸溜的周医生，问：“我们做什么？” “什么都不做。” “不做？” “心梗的抢救过来就转诊心内或者心外，抢救不过来就送太平间。车祸的进了手术室，断腿要看情况，不严重就留咱们科室，严重还是要转诊骨科的。”周医生早就不像是住院医那样，抢着干活了。 但是，科室生存是需要病人和医药费的。 所以，急诊科拼命的增加可诊项目，尽可能的留下病人。 凌然如今也明白一些医院的情况了，就问：“断腿属于骨科的适应症吧。” “骨科有意见也是找主任，咱们保证手术量就行了。”周医生淡定的说了一句，又道：“咱们医院，骨科的工作量大的很，像是这种急诊病人，如果病情不是特别复杂的话，他们其实也不爱要，别说医药费没多少，手术室都不够排的。所以，咱们留下或者不留下，骨科都不会有太大意见。” “所以……咱们在抢骨科不要的病人？”凌然很快得出了结论。 周医生的脸上顿时挂不住了，辩解道：“大家合理分配资源，谈不上抢不抢要不要的。这也就是咱们医院，放在下面的医院，骨科自己都没有手术做，那才是真的要来抢的。” 凌然轻点头，也不知道有没有往心里去。 周医生提点道：“你现在还是实习生，具体选择工作单位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去大医院。大医院的病人收不完，大家可以把精力放在治疗上来，小医院的病人不够做，新人想提高技术很难的。” “是。要去大医院。”凌然表示认可。 他家里就是开小诊所的，遇到的最严重的病症，也就是削面馆的杨老板那种，还是要求临时止血并转送医院的，但在大医院里，类似的伤情只能称得上小了。 “霍主任说话很管用的，你有时间，要跟霍主任多走动。”周医生又说了一个心得，他是医三代出身，就是技能点的有点偏了。 凌然微笑点头，觉得相貌平平的周医生也有闪光的一面。第三十七章 论文出炉 “霍主任，我的论文写出来了。”凌然白天在抢救室里做助手，休息时间查资料写论文，也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将文章给写出来了。 这个速度是相当快了，以至于霍从军皱起了眉头，提醒道：“论文可以慢慢写，不用急于一时。” “因为写的顺利。”凌然的解释简短而生硬。 “可不要小看论文，再小的论文，都是需要认真来写的。”霍从军说着翻开凌然的论文，读了起来。 他读的非常之快，论文标题一眼扫过，摘要略读，案例更是一扫而过。 但是，在读到了末尾的时候，霍从军又忍不住从后往前，重新扫了起来。 “有点意思啊。”霍从军评价了一句：“比之前的论文大纲更完善了。” 他的眼光是极高的，能对一篇单案例的小论文说“有意思”，可是相当不容易的。 办公室里坐着写病例写病史写报告填表格的几名医生，都不由的转过身来。 云华医院的急诊科采用的是大办公室的模式，包括科室主任和主任医师在内，所有人都在一个超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其面积足有两个教室有余。 但是，不同于私人企业的工作间，急诊科的办公人员并不多，所有人都能分到面对窗户的位置，唯一对着走廊的一面，放着各种文件柜、档案柜、咖啡桌。 至于空旷的办公室的中部，则被一个大会议桌所占据。医院的科室每周都要开三四次会，或者案情讨论，或者闭门反思死亡案例，或者传达上级精神。 在这样的办公室里，是藏不住秘密的。 作为权力中心的霍从军，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霍从军的评价才落地，就有一名副主任笑呵呵的走过来，道：“霍主任看到好文章了？” “小凌还是很有悟性的。”霍从军捻着打印纸，上翻下翻的又扫了两遍，再递出来，道：“杜医生是咱们科室的论文能手，你也看看。” 论文能手只是写的多，不见得论文的品阶够高，否则也不会屈就副主任了。 在医院体系内，手术做的好是病人的需求，论文写的好才是医学界的需求。 杜医生却对冠名“论文能手”已经相当满意了，一边谦虚的说“我就是运气好”，一边接过凌然的论文。 鉴于霍从军的评价，杜医生阅读的时候，就很认真了。 1000多字的论文，还包括了前面的摘要，以后罗列的数据，杜医生没看几分钟，就给看完了。翻完最后一页，杜医生也不由的看向凌然，盯着他棱角分明的帅脸，仔细的看了十秒钟都没有挪开。 “如何？”霍从军脸上带着一点点得意，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炫耀家里的收藏似的。 “看起来，凌然在徒手止血方面，是真的有心得的，就是行文有点粗糙了，英文的摘要也不太符合学术期刊的规范。”杜医生的心理有点奇怪。 他之所以能成为论文能手，主要就是在论文的行文和撰写方面，有过长期的研究和练习，简单来说，就是水论文水出了经验。 别人做100例手术，才能找出三五个案例，写一篇论文，他只要做三五例手术，就能找出一个点来发论文了。 别人发一篇论文，要经历拒稿、大修、小修等等头疼的环节，他经常只用小修就发表了。 杜医生还苦练了英文，从而顺利的发表了多篇英文论文，逼格刷的满满。 但是，医学论文之所以是医学论文，根子里，终究是要说医学事的。 杜医生如今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能水出一篇中文核心期刊，稍微费力一点，发表一篇SCI达标的英文论文，也是能做到的。 可要说再进一步，那就比较困难了。 归根结底，还是他的医术所限。 技术弱，就很难进行高难度的手术，也极少有开拓性的医学创新，用普通手术水两篇论文容易，想发篇好的就纠结了。 凌然的论文，正好与杜医生的论文模式相反。 如果说，杜医生自己的论文是水出来的，凌然的论文就干的像是雷击木。 他的行文乏善可陈，撰写的语言往好里说是朴素，往差里说就是粗鄙了。 可是，核心的观点，那股子满满的技术味，却是杜医生求而不得的。 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凌然技术水平足够，有的放矢，写出来的内容，自然价值非凡。 论起来，凌然目前掌握的间断缝合与tang缝合都是大师级的，间断垂直褥式缝合不过专精，唯独徒手止血是中级宝箱里开出来的一级技能书，直升的完美级。 完美级的徒手止血，在云华医院都是独一份的，扩展到昌西省，说不定都是数一数二的。 以这样的技术水平来撰写论文，能写的东西既然极多。 医学本来就是精益求精的学术领域，手术的时候，多切一点少切一点，病人的预后绝对是不一样的。 写在论文里，凌然徒手止血的手法，更是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可供大书特书。 区区一千多字，若非凌然对于论文的行文撰写不熟悉，他还能节省一半的时间。 “行文确实要改一下的，英文的摘要也得重新……”霍从军说到此处，露出了微笑，问：“想往哪里发表？” “没发表过论文。”凌然实话实说。 “你可以看看《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霍从军只说一句，又道：“他们的版面费比较高，好像要五六千块吧，你到时候写个申请，单位填咱们医院，版面费由科室来给你报销。” “好。”凌然也不多问。 “好好写，再有不懂的，你去找小黄问。”霍从军说的小黄，是他带的研究生。 云华医院主任级的医生，许多都在云华大学挂着教职，比较强的如霍从军这样的，挂的还是硕导的头衔。 小黄给他打了三年的下手，实际上手的机会比不上住院医，写论文什么的，却是超过本科毕业的住院医了。 等凌然出去，霍从军笑道：“杜医生，前几天工厂爆炸的烧伤病人，不是说要做个院外会诊？你记得通知医政科，把省立的齐振海加进去。” “把齐振海加进来？”杜医生奇怪的复述了一遍，转瞬醒悟过来，连忙答应下来。 办公室内众医生暗自低下头来，都有看好戏的想法。 现在人都是上网的，凌然一只手插入病人腹腔，徒手止血的视频，圈内人都有私下里的讨论。 当然，武无第二，医无第一，总有人爱出风头，不满足于私下讨论，而公开评论的，省立医院的齐振海就是骂的最凶的。 对此，霍从军自然不会单纯的认为他在批评凌然。 当时的主刀医生可是霍从军本人！ 不过，霍从军虽然上网，却没有在网上发表评论的习惯。 他要骂人的时候，一般都选同行业的各种会议。 当面吐口水到对方脸上，比手机电脑屏幕好多了，毕竟手机电脑是自己的。第三十八章 院外会诊 省立医院是与云华医院平行的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 用稍微内部一点的话来说，它们其实都是省管三甲医院。 医院是具有虹吸效应的。 大家都想去最好的医院，领导们也不例外。 所以，省管的高水平医院会得到省级卫生财政最大程度的支持，市管的高水平三甲医院会得到市卫生财政最大程度的支持，县级三甲医院会得到县卫生财政最大程度的支持，如果该县有三甲医院的话…… 在这种气氛下，马太效应在医院中表现的尤其明显，强者愈强，弱者遇弱，越好的医院越能得到先进的设备，留住优秀的医生。 全国1300家三级甲等医院中，稳稳的高过省立和云华医院的，只有44家委属委管医院，如协和、湘雅、华西、中山、复旦等等。 就这一点而言，云华医院急诊科的科室主任霍从军，以及省立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师齐振海，都是昌西省医学界的佼佼者。 尤其他们俩人都对烧伤见长，互相之间的“交往”就更多了。 不过，正规的院外会诊手续复杂，也就是工厂爆炸这种特殊的公共事件，或者干部保健任务，才比较容易促成。 齐振海很在意这个机会，早上查了房，只做了一台手术，就换上行装，直奔云华医院而来。 他刚40岁就评上了主任医师，可谓是年轻有为。 他也刻意将自己打扮的年轻，在老派的医生们常年白大褂打天下的时间里，他只要离开医院，就会穿衬衫和西裤。 唯一可虑的是他脸上的皱纹日渐增多，疏于锻炼的身体，也明显有些发福了，稍不注意，就会将肚腩挺起来。如果像是科室主任那样穿白大褂的话，他还可以遮掩一下，但是，齐振海并不愿意那么做。 太老气了，不能突出自己年轻有为的一面。 现在，最令齐振海烦心的，就是科室主任了。 医院不似政府机关，晋升通道非常狭窄。科室主任除非升为副院长，或者调离或者被挖走，否则就会一直在科室主任的位置上坐下去，直到退休。 有的科室主任甚至做了副院长，也不愿意离开科室主任的位置，以至于年轻有为的科室主任一做就是二十年，压的下面的医生喘不过气来。 齐振海等不住急诊科主任退位，就积极的推动成立烧伤中心，想要独立出来做老大。 这份额外的辛苦，大约也加深了他的皱纹，以至于见到霍从军的时候，竟然看不出两人的年龄有相差10岁。 “我正想什么时候，做一次案例讨论，就接到你们云医的会诊电话。我把本院接的案子也拿过来，一起看看。”齐振海说的是分配到省立的病案。 工厂爆炸事件，对受伤的工人和受损失的工厂是一个悲剧，对齐振海来说，却是一次难得的契机，若是能证明自己在烧伤方面的地位，成立烧伤中心就容易了。 “会诊结束还有时间的话，可以私下讨论。”霍从军没有客套的意思。 一起看看？怕是想要炫耀吧。 霍从军用眼角扫了齐振海一眼，心道：一会看你还想不想露脸。 “进去吧，时间差不多了。”霍从军没有聊天的兴致，只打了一个招呼，就回到了会议室中。 此时，科室的小医生们都摆着椅子，坐在四周，就将中间的大会议桌让出来。 霍从军选了正对门的远角，大马金刀的坐了下来。 另外两名主任医师和四名副主任，分别坐在两边，足足七名专家的怏怏大科室气氛，顿时就展示了出来。 齐振海也不以为意，随便找了中间的一个椅子坐下来，又让随同而来的住院医将医案放到自己面前，就笑问道：“陆军总院的刘主任还没来？” “他那边病人有点状况，已经在路上了。”杜医生负责联络，解释了一句。 齐振海笑笑，说：“那就等等，这次工厂爆炸案挺严重的啊，三堂会审。” 霍从军一声不吭，其他医生也不好说话，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 齐振海不以为意的扯扯衣服，将不够儒雅的肚子盖一盖，安静的等待。 云医或省立这样的医院本身就不喜欢院外会诊，所以，会诊的环境向来不好。 相比之下，由县市级的三甲医院发起的院外会诊，反而因为地位差距，本身就有求援和示弱的意思，而显的有意思一些。 当然，现在的县市级三甲医院也懒得通过正规途径搞院外会诊了，大家都是私下里联络邀请外援，反正都要给钱，程序少一点还要轻松些。 “哎呀，不好意思，来晚了来晚了。”开门的声音，搅乱了办公室里的气浪。 进来的是位方脸的老医生，胸前挂着一个老式的听诊器，像怀表装饰似的。 霍从军起身迎了一下，问：刘主任，病人处理好了？” “宣布死亡了。”刘主任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凌然坐在小角落里，扭头看了刘主任一眼。 大医院里死人是常态，现代人很少有安静平和的在家里结束生命的，总归是要经过医院这道关口，才会彻底的放弃。 但是，刘主任的轻描淡写，还是很少见的。 背靠着办公桌，坐成一圈的医生们中，主治们的表情最为平和，年轻的住院医则神色各异，有的对刘主任的话习以为常，那是资深住院医，有的对刘主任的话不慎习惯，那是刚刚结束规培的初级住院医，还有的，他们根本就没在意会议室中间的对话。 “人齐了，咱们就开始吧。”霍从军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就翻开了医案。 会诊制度经过多年的改进，都是有程序的。 尤其是院外会诊，一丝不苟的与大学军训类似。其重要程度也相当于大学军训——麻烦无比，似有用又没用，但上级又经常喜欢检查此项工作。 杜医生起身打开投影仪，就着PPT念了起来。 霍从军转过椅子，眼睛眯着，似睡非睡的听着，浑然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齐振海精神亢奋，眼睛瞪的溜圆，不断的在心里计较着。 刘主任例行公事，眼睛似看非看的走着神，对自己一亩三分地外的事儿，并不关心。 “情况就是这样，两名危重病人的烧伤面积比较大，但是基本都控制住了，现在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反复。”霍从军更像是医嘱给手底下的医生听。 这个态度，也就奠定了今天的院外会诊的基调。 齐振海不禁有些失望，没有重症，又如何发挥呢。 “烧伤面积80%的病人，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刘主任顿了一下，发言道：“得时时刻刻有人跟着，我建议你们分配一下人手。” “已经安排杜医生负责这个案子……”霍从军道。 “太老，跟不动的。”刘主任毫不客气的道：“烧伤病人，并发症是时时刻刻的。80%的烧伤面积，心衰肾衰休克毒血症，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找个年轻点的主治，最好不换人，值上一个月的班，看能不能把这两个都救活。” 工厂爆炸是全市关注的焦点，考虑的方向应当是谨慎全面，花销反而是其次了。 霍从军愣了两秒，点头道：“行，我们之后安排。” 在场的霍从军和齐振海都是急诊专家，在烧伤方面也都颇有建树，但到具体而微的地方，就比不上坐镇烧伤外科多年的刘主任了。 刘主任本人却很淡然，道：“手底下死的人多了，想法就多了，我今天这个，就是肺栓塞发现太晚，当时应该不管好坏，直接开肝素的……算了，不说了，留到死亡讨论的时候再说。恩，老霍，那没事我就回去了？” “别介，来一趟不容易，我们再说个医案。”霍从军咳嗽一声，就见杜医生拿起遥控器，放出了一个视频。 正是凌然一只手插入病人腹部的视频。第三十九章 对峙 “这是……徒手止血？”刘主任说着就站了起来，从兜里掏出老花镜戴了上去。 他在陆军总院干了一辈子，虽然没上过战场，但也是参加过多次演习，参加过无数军内的医疗系统会议的。 对于军队医疗系统来说，创伤处理和止血，都是核心中的核心命题。 手术中可以用高频电凝止血，可以用微波止血，用激光止血，用各种介入各种药物，还有无数的止血钳和住院医可以用。 但在战场上，绷带捆扎，压迫止血和局部喷洒药物，就是最常用的手段了，徒手止血更像是某些人掌握的高深秘技。 刘主任大半时间都用来研究烧伤了，并没有掌握徒手止血这样的技术，但对它的兴趣却是十足。 “患者是肝包膜下出血……” “血止住了！” “凌然上平床……” 望着投影仪展现出来的场景，听着监视器器的声音从尖锐变的舒缓，刘主任竟有热血沸腾的感觉。 医生最懂医生，医生看着视频中的场景，几乎能幻想出全景来。 刘主任等人看着视频，听着声音，脑海中立即浮能现出那战斗般的紧张感。 出血性休克的病人是标准的第一类濒危，凡在急诊科里做过的人，都能体会到血水流过自己的手，再流到地上的挣扎与无力。 视频中，凌然上了平床，被一起推往手术室。 刘主任望着越来越远的画面，突然急了：“哎呀，摄影师怎么不跟上去，跟上去啊！这什么摄影师？” “这是病房里的患者用自己手机拍的。”霍从军赶紧解释了一句。 “好好的素材给拍的稀碎。你们自己就不知道派个摄像的？现在人不是都玩什么自拍吗？”刘主任脑海中浮现出科室的小护士们对着手机扭来扭去的形象。 “想要素材，以后也可以拍。凌然，把你的论文给刘主任他们看看。徒手止血又不是巫术，我们还准备好好推广一下呢。”霍从军喝了一口茶，润好了嗓子才好骂人嘛。 凌然起身，将准备好的复印件，给每位来访的医生一份。 齐振海见到视频的时候，其实还不太确定情况。 毕竟是圈子里传了一阵子的视频，他也不确定当日的评论是否被霍从军看到，后者和刘主任一样，也都是不玩社交媒体的主儿。 然而，看到凌然，齐振海就有些警醒了。 视频里的主角太过于显眼，加上凌然的辨识度这么高，他想认不出来都不行。 事实上，齐振海当日会在围脖发表评论，也是因为“网红医生”之类的用于刺激了他。 身为国内有数的年轻的主任医师，齐振海在各种社交媒体混迹了好几年，都没成网红，凭什么一名冒失的医生就可以做网红? 就凭脸吗？ 齐振海用严肃的神情对着凌然，论文到手都没有给一下笑容，直到凌然转身走了，他才猛的吐气，将吸住的肚子释放出来。 低头再看论文，齐振海想着先找出点漏洞来站稳脚跟。 大部分的论文，其实都是水出来的，可以说，就是一篇文章，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不谈数据造假，或者刻意挑选样本对象之类的事情，许多文章在立意和方向上都会有问题，逻辑错误也不在少数，可以说，绝大部分的论文都能挑刺出来，论文作者发表论文之前，不可避免的遇到的大修小修，也正出于此。 齐振海的第一反应就是找点东西出来，反打一波。 他平常看手底下研究生的论文，或者期刊社发来的评审论文，往往也就只需要几分钟时间而已，这是医学科研人员的基本素养。 霍从军由着众人阅读了几分钟，再盯着齐振海，道：“齐医生，你不是想知道无术野的情况下，徒手止血可能不可能吗？今天这篇论文，有没有给你解释清楚？” 齐振海是主任医师，并不是科室主任，霍从军都懒得叫一声齐主任。 齐振海抓紧时间看文章，同时冷着脸道：“霍主任，你什么意思？” “你在网上写的东西，转头就忘了？”霍从军在大屏幕上，展示出了齐振海当日的评论，其中一段更被加亮： “今天的视频如果不是摆拍的话，堪称是我所知道的最鲁莽事件之一了。在没有手术视野的情况下，徒手止血可能吗……” 霍从军笑道：“可能不可能，你不是见到了？” 齐振海呵呵一笑：“你是想给实习生出头啊。” “咱们今天是院外会诊。会诊就是相互学习，解决问题……我今天就想给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霍从军气势汹汹，一点客气都不见了。 如果将医院看做是一个职场，它的工作环境，与其他职场有着极大的不同。 最表象的一点在于，医生们既不会像公务员群体那样其乐融融，也不像是私企员工们那样公事公办。 医生们的日常，是在忍耐与爆发中徘徊。 压力大，忍着；上夜班，忍着；被上级医生骂，忍着；被患者骂，忍着…… 忍不下去了，那就爆发。 上级医生骂下级医生的，不同科室互骂的，在医院里屡见不鲜，甚至每个医院都有几个王不见王的主任医师。 高级一点的，就会搞同城对骂，同省对骂，全国群嘲，再厉害的，还可以开国际会议，在全球同行面前用英语和中文对骂…… 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不丢人，正说明医生的实力和底气，弱鸡在这种场合，都是傻笑自拍的。 到霍从军、齐振海这样的主任医师的级别了，按道理说，是与学校教授相当的高级职称了，然而，学校的教授可以云淡风轻的看世界，医生却不行，依旧要骂人。 为什么？因为手底下管着的是人命！ 下级医生的操作错了，理所应当要被屌，下级医生的病历写的不规整，照样要被屌。 级别相当的主任与副主任们，也免不了要互怼，今天说你切的太多了，给预后造成困难，影响病人生活质量，明天说你切少了，淋巴没有扫干净，病人大概率复发癌症，后天又会聚在一起骂叉叉医院过度医疗…… 每次科室会诊，听主任们互怼，可以说是下级医生们获取八卦，缓解精神的心灵良药了。 而在院外会诊中，骂的狗血淋头的也不少见，互结恩怨的医学专家，就像是小区里打过架的狗一样多。 霍从军作为云华医院的大主任，平生怼过的主任医师比手底下死掉的病人还要多，根本不给齐振海辩解的机会，劈头盖脸的道：“我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冤枉人的，最烦的，就是仗着行政职务压人的，怎么样？凌然是实习生，你是主任医师，你就有本事指点他了？你懂徒手止血吗？没本事还话多，说的就是你这种。” 他喷的如此开心，以至于唾沫飞出去老远，肉眼可见的亮晶晶的落在齐振海面前的桌子上。 齐振海才升任主任医师没几年，刚看到科室主任的影子罢了，既没有霍从军的经验，也没有霍从军的底气，被骂的又气又急：“霍主任，你这不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仗着行政职务压人吗？” 霍从军“呸”的一声：“白底黑字的论文没看到？青红皂白？放年轻的时候，我打你个鼻青脸肿。” “打人是不对的。”刘主任在旁劝了架，然后继续安静的看论文。 “我今天得教育教育他，指手画脚到我们科来了。齐振海，你要是云华医院的，我还给你两分面子，你省立急诊科的，说什么医疗事故？你见过医疗事故吗？什么是医疗事故你有概念吗？”霍从军中气十足，口水溅到会议桌上，还能弹起来。 齐振海不免有些心虚了。 他看到了视频，就随手给评论了，用了“医疗事故”这个词，确实容易触动医生敏感的神经。 其实，评论了也就评论了，齐振海也不怕得罪霍从军，只是眼下的场景，有些令人尴尬罢了。 齐振海等于被打了个伏击，一时还不上嘴，就低头看凌然的论文。 怎么说都是有资格竞争科室主任的医生了，齐振海写过的论文不少，看过的论文更多，普通住院医乃至于主治的论文，随便就能被他挑出问题来。 然而，凌然的论文又不一样了。 他是真的掌握了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法以后，又以实际操作过的案例为基础，撰写的论文。 最重要的是，这是凌然第一篇像模像样的论文。因此，他并没有贪大求全，内容局限于单个案例，以及徒手止血法的应用，立意基础，也就意味着观点稳固。 《无术野下徒手局部压迫止血行肝缝合》总共1000多字，还被霍从军检查多遍，怎么可能有明显的疏漏。 齐振海若是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的查些相关文献，说不定还能侧面提出些反对观点。 而他从拿到论文到现在，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又哪里能找得到论点论据。 霍从军却不给他机会，喋喋不休，啪啦啪啦的骂人，那叫一个快乐肆意。 他是云华医学界有名的大喷子，毁掉的“国际”会议都有多次，更别说一次院外会诊了。 最后，齐振海还是看到凌然的作者介绍，干脆破罐子对砸，道：“徒手止血是可以进行，但有让实习生做徒手止血的吗？我说医疗事故还是轻的，你们这是草菅人命。” “戴帽子谁不会，实习生就不能做徒手止血了？谁规定的？让病人死在平床上，就是你的本事了？” “视频我看了，当时做开腹探查也来得及。” “看了视频你就敢说？我给你十个案子，你来给我远程诊断一下？”霍从军嗤之以鼻。查体是医生诊断极重要的一项。简单来说，接触病人是做重大诊断的必要环节，也是远程诊断频频出错的原因之一。 齐振海自然不敢接招，“哼哼”两声，道：“一次没出错，不代表你们的处置是正确的，实习生初生牛犊不怕虎，上级医生难道也放任自流。” “就你这个判断力，我看连实习生都不如。” “我和一个实习生有什么好比的。”齐振海撇撇嘴。 “我看你也是比不上的。”霍从军双手驻在了桌子上。 “我不和他比。”齐振海也双手驻在了桌子上。 “你连实习生都比不上。”霍从军身体向前探。 “我用不着比。”齐振海也争锋相对的身体前伸。 “你……” “我……” 众人惊恐的看到，两人越靠越近，眼中只有对方的他们，嘴唇都快要碰到一起了。 “那个……让这位论文作者说一说嘛。”刘主任实在看不下去了。 “凌然，你来说。”霍从军瞥了齐振海一眼，直起身来，挑衅的意味浓郁。 齐振海不甘示弱，用力的擦了擦嘴唇，亦是挺直了腰板，并吸了吸肚子。第四十章 医细胞 “论文我已经看过了，我就问几个问题。凌然是吧？”齐振海不准备让凌然再讲一遍论文或者操作了，浪费时间不说，他刚才没有找到漏洞，也不指望再听一遍就能找到了。 凌然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位置很不起眼，却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只见凌然微微坐直身体，形象仪态俱佳，看着就像是正义的伙伴。 齐振海眉头一皱，暗自收了收腹，更加不喜的道：“首先，你当时决定徒手止血的时候，有几成把握？你有没有考虑失败的后果？” 凌然直接掠过前面一个问题，道：“如果失败的话，可能导致病人死亡，也可能引发严重的术中或术后出血，肝衰，腹水，胆瘘，消化道出血或破裂……” 齐振海本来以为凌然会解释一下自己，结果听了半天，听到的就像是并发症的背诵似的。 “你既然知道会有这么多的严重后果，你还冒失的上去徒手止血？”齐振海的声音变的激昂起来。 凌然淡定的看着他，说：“是。” “是……是什么？” “我知道会有严重的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进行徒手止血。”凌然重复了详细的回答，觉得齐振海的理解能力是真的有问题。 同一时间，齐振海也确认，眼前的凌然的思维是真的有问题，他严厉的道：“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吧？你这等于承认自己有医疗事故！” “并没有事故发生。”凌然并不会因为齐振海的严厉就有什么畏惧。 齐振海一时语塞。 就算是“人类的灯塔”，医疗诉讼最多的大美利坚，医疗事故的认定也是需要真的有恶果发生的。 而凌然的徒手止血，干净利落，结果又向好，用来宣传都没问题，更别说事故了。 霍从军发出呵呵的笑声，道：“说的好，明明是没有事故发生。” 齐振海勉强的给出一个笑，缓了一口气，换了一个思路，用关心的语气，道：“我们不说患者吧，就说凌然你自己，年纪轻轻的，技术也很不错，大好前途，你有没有想过，你做的这一次徒手止血，就有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 “想过。”凌然回答。 “想过你还去做？是有人命令你这么做？”齐振海想要将战火蔓延开来。 凌然奇怪的看了他一眼，道：“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给病人做徒手止血是收益最大的，这是基本的医疗判断。” 齐振海没想到自己会得到这样一个答案。 刘主任却是哈哈的笑了出声，道：“可以可以，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很有自己的思考嘛。恩，医疗程序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判断，应该是判断什么样的操作，对病人的收益最大，这是咱们的根子嘛，若是为了医疗程序合规，而放弃最佳治疗方案，那不是本末倒置了？” “病人失血休克，常规止血措施难以进行，我认为当时进行徒手治学，是合乎医疗程序的。”明知道刘主任是在向着自己说话，凌然还是反驳了一句。 霍主任慢了一步，道：“都是做急诊的，明人不说暗话，当时做开腹探查，如果运气好，一下子就找到出血点，病人还有救，如果运气不好，没有立即去翻肝，病人能不能活下来就很悬了。所以，墨守成规就是草菅人命，你得分析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才是真正的最佳治疗方案，不能本末倒置。” 齐振海被一屋子的人围攻，憋着气就道：“枉顾医疗程序，你连医生都做不长，这才是本末倒置。一次医疗事故，就能终结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了！” 他说话的时候，是看着凌然说的。 相比老成精的霍主任，年轻的凌然更像是一个号的突破口。 然而，凌然的思维并不会顺着齐振海期望的方向进行，就在刚才的对话中，他已经仔细的思忖了此事，此时即道：“医生就像是细胞，应该尽可能久的发挥作用，但是，只是为了长久的生存下去，而失去了原本功能的细胞，不过是癌细胞而已。” 凌然的语气很平和，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听在众人耳中，却是各不相同。 几名年纪较大的主任和副主任医师，都因为凌然的话，陷入了沉默。 年轻医师们则颇有些不忿，跃跃欲试的瞪着眼睛，甚至已经窃窃私语起来。 “老而不死是为贼，想要做不倒翁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霍主任来了一句总结，再瞅着齐振海道：“你要是光想着怎么往上爬，趁早转作行政的好。” 齐振海当然是不可能去做行政的。他做医生有优势，去做行政又会有什么优势。 但是，这并不是辩驳的重点。 霍从军居高临下的叱喝般的发言，以及刘主任有意无意的排挤，更令齐振海心里隐隐作痛。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下午还有会要开。”齐振海不愿意再打嘴仗了，或者说，他不想再被盯着骂了。 齐振海决定，下次再有霍从军参与的会诊，一定要安排到省立去，最起码，自己也有一票小弟可以摇旗呐喊。 霍从军骂了个爽快，笑嘻嘻的道：“你要走的话，我就不送了。有一点，齐医生你记得做了。” “哦？”齐振海站在门口看过来。 “你发的这个围脖还是什么的，你给我删除干净了。”霍从军看了看表，道：“明天这个时间，我就交报告了。” 齐振海的脸上一丝笑意都看不到了，盯着看了霍从军一会，再次转身，离开了。 霍从军用不着说明报告的内容，齐振海也能猜到几分，今天的院外会诊与其说是讨论，不如说是批斗，会议记录拿出去，他绝对不会讨得到好。 齐振海如果是省立急诊科的主任，那他根本不在乎霍从军说什么写什么。 甚至，他如果是无欲无求的老年主任医师，也可以不在乎霍从军说什么写什么。 但是，他梦想的是推动省立建立烧伤中心，无欲无求并不是他现在的标签。 “老杜帮我送送齐医生。”霍从军志得意满的笑了起来。 众医像是被传染了似的同笑。 倒是刘主任望着凌然，飞快的转着脑筋。第四十一章 值夜班 院外会诊结束，霍从军得胜归朝似的，请刘医生出去吃饭，其余医生做鸟兽散。 现如今，科室聚餐都是不允许的，也没人触这个霉头。 周医生悄悄的拉了凌然一把，快步离开办公室。 “我怕你陷在办公室里说错话，你要是留在里面，肯定有人问东问西的。”周医生穿过走廊，再好心好意的向凌然说明，想想又补充道：“虽然你已经说错了不少。” “我有说错话吗？”凌然面露不解。 周医生看了一眼凌然，莫名一笑，道：“医疗程序之类的话，就要少说，轮不到咱们。医患关系之类的，私下里讨论可以，没事别提起来，大家都敏感的很。” “哦。”凌然点了点头。 “咦，你不想问问为什么？”周医生有些奇怪，他以前没少教育过新人，大家对这方面的话题，都很有感言发表。 “不想问。”凌然回答的异常干脆。 周医生反而有点憋的慌，本来都想好了一堆话想说，现在吐不出来怎么办？ “晚上和我值班。”周医生想了想说道。 “好。”凌然依旧回答的很干脆，令周医生很是无奈。 值班是最惨的，也是医院仅次于医患纠纷的糟心部分，持续时间通常长达24小时，倒霉的甚至会连上36个小时的班，堪称懒惰蒸发令，健康蒸汽锤，离婚蒸汽机，令医生们避之不及。 但是，实习生是不能以常理来度的，周医生更是不能从凌然脸上看出变化来，只能道：“等你晚上值班的时候，就知道厉害了。” 傍晚。 非值班的医生陆陆续续的离开了，尤其是主任和副主任级的医生的离开，令科室的气氛都变的欢快起来。 云华医院的急诊科比普通三甲医院要大的多，总共6名主任和副主任级的医师，分成五个治疗组，到了值班的时候，亦是每个治疗组留一名住院医做一线，再轮一名主治出来当值，等于每晚六人。 至于其他主治，就只要排表轮值进二线即可。 这个人数配比，已经赶得上许多医院的急诊科总人数了。 当然，晚间的接诊量同样赶得上，其他医院急诊科的全天收治量。 周医生带着普丑住院医和凌然，先将留观室溜了一遍，再到休息室，介绍道：“咱们急诊科的医生休息室总共有四间，一线的两间，二线的一间，三线的一间。” 说着，周医生就将几间房打开给凌然看。 一线医生主要由住院医、规培医和少数几名低年资的主治构成，科室分配的值班休息室是四人的小间，有卫生间，但不能洗澡，要住上下铺，比许多大学宿舍还要简陋一些。 二线休息室的房间相同，但只住两人，上下铺改成了两张单床，顿时没有那么逼仄了。 一线休息室虽然还是两人一间，但面积增加了不少，条件与经济型酒店的标间相当，唯独一项，还是不能洗澡。 周医生将阶级感强烈的三间房给凌然看过，道：“休息室是不分配到人的，凡是值班的医生都可以睡，第二天把私人物品带走就行了。” 凌然问：“被褥呢。” “护士给病房换床单被罩的时候，会一遍帮忙换掉的。”周医生道。 “有时候太忙了，她们也会把换新的放在床头，你自己换了也行。”长相普通以至于连名字都不能被人记住的住院医憨厚的笑了两声，真诚的传授自己的经验，道：“其实，急诊科值班，经常没机会睡觉的，晚上的急诊病人还是蛮多的。” 说着，他又呶呶嘴，道：“周医生说不定可以睡个好觉。” “呸呸呸，童言无忌。”周医生半开玩笑的阻止了住院医的预言，再道：“我能不能睡个囫囵觉，就看你们了，有病人来了，你们先做诊治，如果能处理掉，就不用我出马了。同样，我能处理得掉，就不用叫二线了，他们就能睡个好觉。当然，大家都做认真一点，别麻烦到三线是正经，不管哪位主任或者副主任出马，来了肯定是要骂人的。” 住院医使劲点头：“平时不骂人的主任，晚上来了都要骂人的。” “再有一点，凌然你不许独立操作，必须有其他医生在跟前，授权你做的时候，你才能做。”周医生着重叮嘱。 “好的。”凌然还没有拿到执业医师证，就不能独立行医，白天在科室里有很多医生可以授权，晚上就得专门找一下了。 “一线搞不定的，再找二线，二线搞不定的，就打电话给三线。晚上有很多喝了酒的病人，要特别注意，既要注意病人安全，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有事先躲起来，咱们的门都有加固的，你反锁起来打电话，不要怕丢人，有命才有人丢。” 凌然没经验，也就应了下来。 普丑住院医听着笑道：“没那么玄乎，我来三年了，就见过两次堵门的，一般人都是喊一喊，叫一叫什么的……” “一年碰到一次堵门的还不够吗？”周医生瞪了他一眼，道：“当兵的都不一定有我们遇到的冲突多了。行了，万事小心，都去忙吧。” 周医生将凌然和普丑住院医赶出去，自己坐回二线休息室，把门一关，躺在椅子上，翘起脚来，打开新闻联播，舒服的不行。 对于一条咸鱼医生来说，做到主治就是梦想的开始，运气好的话，他整晚上都不需要出动，照样拿几倍于住院医的值班费。 …… 护士站。 值夜班的小护士们见到凌然，一阵惊喜。 即使是较为年长的刘护士，此时见到凌然也颇为开心，给他倒了一杯水，笑道：“凌医生开始值班了？” “多谢。今天开始值班。”凌然接了水，坐在了护士们让出来的靠背椅上，就左右观察起来。 他在观察四周，四周的小护士也在观察凌然，只在他望过来的时候，赶紧低下头来。 “凌医生的皮肤好好。”有个小护士大着胆子说了一句，立即引来赞同声，紧接着就有人问：“怎么保养的？” 凌然想了想，道：“我妈给配的洗面奶和肥皂，面霜也是她给拿的。” 同样的答案，若是由非帅级的男生说出来，铁定是要被骂妈宝的，然而，此时被兴奋冲昏了头脑的小护士们，却不觉得凌然的回答有丝毫的不妥，她们齐齐发出惊叹声： “凌妈妈真时尚。” “还好凌医生的妈妈懂保养。” 更有人悄悄的与闺蜜咬耳朵：“我婆婆好像挺好相处的样子。” 帽子上有两条蓝色斜杠的刘护士已经结婚了，欣赏了一番男神之后，咳咳两声，震慑了一下场面，道：“凌医生不用守在这里的，有病人来的话，我们会通知你的。” “留观室呢？”凌然问。 “留观室也有值班的护士们看着呢，这会儿没什么病人，你可以先睡一觉。”刘护士停顿了一下，想到了凌然的实习生身份，于是问道：“凌医生对哪些症状感兴趣？出现了可以留给你。” “手部肌腱损伤。”凌然立即答了出来。 他刚得的tang法缝合，私底下去练功房用白鼠试了试，顺畅到是顺畅，毕竟没有实地操作过，还是需要尝试一下的。 刘护士有些意外的在本子上记了下来：“再呢？普通缝合的病人没兴趣了？” “白天缝合的数量就够了。”凌然回答的很直接。 刘护士了然点头。 医生就是这样，最在乎的永远是第一次上手的机会，之后，随着操作的次数增多，新鲜感下降，厌烦的情绪就起来了。 医术的提高也不是线性的，头十例，二十例再到五十例手术的提高是最明显的，之后再想有质的提高，就需要数百例的手术实践了。 凌然在急诊科的这些天，基本都用来做清创缝合了，最多的那一天就完成了五十多例，其他每天平均在30例左右，这个数量做下来，确实是不需要熬夜缝合了，毕竟，正常人能缝合的姿势，他大部分都遇见了，且上手实际操作过了，再要提高这方面的技术，就得遇见解剖结构比较特殊的人类，或者伤法比较特殊的人类了。 理论上，凌然倒是可以再刷一波“衷心感谢”，可惜明天是个周五，他并不确定霍主任会采用何种方式来查房，再者，“衷心感谢”的随机性有点太强了，并不受凌然的喜欢。 他喜欢的是确定的奖励。 想到奖励，凌然又回忆起自己从未用过的专精级的“间断垂直褥式缝合”，于是道：“如果有\*\*破裂的也可以叫醒我。” “呃……好的。”刘护士总算是见多识广，没有露出奇怪的表情。 坐在护士站的七八名小护士，趁机看向凌然，过了把眼瘾。 怪癖？ 不存在的，丑人的爱好是怪癖，男神的怪癖只说明他特立独行。 “回去了。”凌然向同来的住院医打了声招呼。 普丑住院医在护士站前面的走廊走来走去，给自己倒了水，为人指了路，帮人填了单子，扯了椅子，甚至走到电脑跟前查了病例，都没有得到丝毫的关注，被凌然叫到，又默默的跟着他回了休息室。 “要睡就抓紧时间，一会儿就有人来叫了。”住院医和衣躺倒在床上。 凌然想想也是，虽然包括自己有7个人值班，但周医生是二线，等闲不用上阵，剩下的6个人，只要遇到一起斗殴或车祸之类的事件就捉襟见肘了。 想着想着，凌然就陷入了梦乡。 睡梦中，他迷迷糊糊的似乎听到了门开门关的声音，似乎听到了有人说什么“为啥又叫我”，似乎听到有人说什么“没有合适的适应症”，似乎听到了有人说什么“让他多睡会”之类的话。 一夜好觉。 凌然再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清晨了。 他习惯性的到床头柜找水喝，意外的发现了一瓶没开封的纯净水，旁边还有一只厚瓷马克杯，以及一套没开封的牙具。 牙具上还贴着一根纸条：凌医生，昨晚没有手部肌腱伤等方面的患者，见你睡的香，就没有叫醒你。杯子是高温消毒过的，请放心使用。医路漫漫，要注意劳逸结合哦^\_^。 砰。 休息室门被推开，普丑住院医顶着鸡窝头，萎靡的迈着步子，一头栽倒到了床铺上，几秒钟后，就发出了呼噜声，只有身体紧张抽搐的时候才会停一下。第四十二章 礼物 早晨8点。 凌然跟着周医生查了一圈房，再填了些单子，就宣告下班了。 云华执行的是三级查房制度，管床的一线住院医是第一级，要求每天查房至少两次，主诊的二线主治医生是第二级，要求每天查房一次，三线的正副主任的查房底线只是每周1到2次。 对小医生们来说，没有正副主任查房，就是相对轻松的日子。 周医生也没有多留凌然，只是在他离开的时候，特意嘱咐：“回去不管有多兴奋，一定要好好补觉，否则很伤身体的。” “我睡的很好。”凌然回答。 “别仗着年轻，就挥霍身体。”周医生故意将脸板起来，道：“熬夜是一级致癌，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等闲视之。” “是。”凌然能说什么呢？说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吗？ 倒是旁边的普丑住院医想说什么，先打了一个哈欠，就被周医生挥挥手道：“困了就回去睡，不累就留下帮忙。” “别，我还是回去了，再呆着就要过劳死了。”住院医赶紧阐明立场。 “你这家伙，都学会躲懒了。”周医生呵呵的笑两声，再对凌然道：“你也快点回去吧，今天正好是周五，连着周末两天都可以休息，好好珍惜。等以后实习结束了，就没这种好事了。” 凌然活动活动身体，点了点头。 休息日还是蛮重要的，最起码，可以在医院外呼吸些新鲜的……汽车尾气。 …… 下沟诊所。 门口闪着红光和黄光的灯箱，依旧兢兢业业的发挥着作用，与旁边采用同种型号设备的小饭店、小理发店和小超市，共同照耀着老旧的街道。 凌家院子的正屋输液室里，挂瓶的人似乎多了一些，躺不到床位的，就坐椅子上，一边玩手机，一边熬时间。 “今天家里的生意很不错吧。”凌结粥见到儿子，大脸盘笑的像是一锅粥似的。 “最近有流感了？”凌然印象里，诊所人多的时候，不是附近的流感爆发了，就是换季冷热交替了。 “比流感还好。”凌结粥得意的笑两声：“你别说，杨老板的事情出了以后，街坊们都更认咱们家了。早知道，我当时应该买四挂鞭炮的……” 凌结粥一边说，一边拉着凌然的肩膀，让他低下头来，又小声道：“有些人是住上沟的，也专程到咱们家来看病。” 凌然还以为是什么秘密呢，瞥了老爹一眼，道：“上沟和下沟联着的。” “你知道现在人有多懒，楼底下的饭馆都不愿意去，要花钱叫外卖。上沟的人，愿意步行十分钟过来，专门到咱们下沟诊所来扎针，那是多大的面子，对了，今天中午吃砂锅鱼。”凌结粥比划了一下，道：“那个叫小卢的女孩子，昨天送来一条六斤多重的大草鱼，说是虎头峡水库里捞的，活的很，我在缸里养起来了，刚做上。” “给钱了吗？” “给钱不要，说你帮她找了门生意，她要感谢之类的。你妈给回了件礼，她自己编的遮阳帽，女孩子挺喜欢的。”凌结粥和陶萍两夫妇，在过去20年里，经常帮凌然处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赠送回礼之类的流程，都很熟练了。 “那就好，我玩会游戏。”凌然安心下来，转身将自己瘫倒在院子的躺椅上。 “注意眼睛哦。”凌结粥见儿子一切正常，就乐呵呵的忙活去了。 诊所生意，与小卖铺其实差不多，要想生意好，就得老板会做人，时不时的与客人聊聊天，便宜个三瓜俩枣的，街坊家里再缺个柴米油盐……感冒通、血塞通、板蓝根、麝香壮骨膏的时候，才会想起你来。 凌结粥能养得起一个费钱的老婆，靠的就是非同一般的精明和卖力，但是，小卖铺般的诊所，极限也就如此了。 凌然躺出一个舒服的姿势，就掏出了手机，点了王者荣耀的游戏图标，顺手就向董志专发出了游戏预约的邀请。 几分钟后，重新跌回了“倔强青铜三”的凌然，又开始了新的愉快的征程。 午后。 因为董志专等人下午有额外训练，凌然就跟着熊医生为几位老病人查体。 每个诊所都有几位常年来瞧病的患者，他们有的是慢性疾病，希望借助输液、吃药的手段缓解；有的是年老力衰，希望借助输液、吃药的手段缓解；有的是自我怀疑，希望借助输液、吃药的手段缓解…… 老病人到了诊所之后，都是有说有笑的，有的还会指导医生和护士开药方。 熊医生照常做点望闻问切的事情，再帮忙量量血压，听诊器听听心音、呼吸音，表面看来，也算是做了一次超弱化版的体检了。 凌然只带着耳朵眼睛，既不询问，也不多说什么。 就算是有大师级的间断缝合术，或者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法，他在内科方面依旧是实习生的水平，距离熊医生这样的老医生，还是差得很远。 熊医生很满意凌然的态度，一圈看过，笑道：“小凌的性格好，去了医院实习，也没有粘上某些医生的坏习惯。” 凌然微笑。 “不是说你啊。”熊医生先声明了一声，再笑道：“有些医院，尤其是这些个三甲医院的医生，到了下级医院，就经常喜欢指手画脚，好像就他会看病似的。” “人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就是强吧。”娟子左腿五十斤，右腿五十斤的奔波在小院中，体力却是好的不行。 她是自诩橘猫的女人，每天微信运动的步数都上万，体重却稳如泰山。 熊医生笑笑，道：“三甲医院的医生也有好有坏，下级医院也有厉害的医生，而且，现在的医院和医生，其实都是自动分流的，尤其是外科医生，比如说，有一个医生擅长的是全甲状腺切除，那他遇到病人以后，首先就考虑能不能全甲状腺切除，或者，就是别的医生将适合做全甲状腺切除的病人转过来。别说医生了，现在有的医院的科室，都分化成专精几种疾病了，这种医生，到了下级医院，碰到情况不同的病人，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 凌然听的微微点头。云华医院其实也有相似的倾向，牙科有位著名的口腔专家，就是专做舌侧矫正的，舌侧矫正做的极好，而在舌侧矫正之外，他啥都不管。 凌然若是有意愿用tang法缝合，也可以成为专精于此的专家。 有位常年腰腿疼的老病人此时也笑嘻嘻的插话：“熊医生现在是老年病的专家了。” “我现在是你们的家庭医生。”熊医生哼哼两声，道：“放在外国，我一年起码收你们几个几千美元。” “那也得我有几千美元给你啊。” 大家重新说说笑笑起来，严肃的气氛一扫而空。 凌然默默的退出输液室，他经常被各种病人逗，或许是逗多了，他看着诊所的病人，既有亲切感，又懒得聊天，甚至有些可以回避。 “大王叫我来巡山……” 凌然的手机又震又叫。 “喂。” “凌然，你怎么不在医院啊。”卢金玲的嗓音清脆，音量颇高。 “今天休息了。” “哇，那怎么办，我刚买的救护车，带了一车的病人到急诊室看你。”卢金玲的声音有些振奋，道：“我们公司挂靠到沧平区医院了，救护车证照齐全，里面仪器药品都有，我还请了一个兼职医生……” 凌然沉默了几秒钟。 老实说，他从小到大收到过不少女同学送的礼物，家里的地窖、冷柜和司马光式缸，里面经常存放着各式各样的礼物，但是，送病人的…… 医学院的女生最多也就是拎两只实验兔子来一起解剖。 “要不然，把你的排班表给我发一份吧，我照着你上班时间送人过去。”卢金玲迅速的想到了全新解决方案，她觉得自己的构思很完美：上班时间送病人，下班时间就可以约会了。 竖着耳朵随时监控诊所内情况的凌结粥，此时来到凌然身边，道：“你问问他是什么类型的病人，可以送到咱们诊所来嘛。” “对哦，你家里就是开诊所的。”卢金玲听到了凌父的声音，瞬间醒悟。 “你的病人是什么类型的？”凌结粥伸手将凌然的手机要了过去。 卢金玲那边停顿了半分钟，道：“都是外伤，最重的脑袋被敲了一棍子。” “再呢？” “还有一个胳膊被砍伤的，一个被打的吐血的，再一个身上各种淤青……” 凌结粥沉吟几秒钟，很专业的道：“脑袋挨了棍子的要做CT什么的，我们没条件，吐血的也是一样，你把他们给云医急诊科留下算了。那个淤青的，你那里不是有兼职的医生吗？让他看看脑袋有没有伤到，再问下有没有先天性心脏病之类，有就留给云医，没有的话，就和胳膊砍伤的一起送过来。” 停顿了一下，凌结粥又道：“我们诊所现在收一个病人，给救护车五……二十五块钱啊，救护车的钱让病人自己出。” 卢金玲听着凌父的话也倍感惊喜：“急救车送病人给医院，还能收钱？云医从来没给过。” “云医又不缺病人，忘了，流血太多的不能送我们啊，我们没有输血条件的，主要就是做外伤缝合。” “正好，我们接的病人都是受外伤的。” 两人约定成功，凌结粥乐呵呵的将手机丢回给凌然，问：“怎么样，外伤缝合没问题吧？” ……第四十三章 大伤疤 咪呜……咪呜…… 挂着沧平区医院的救护车，稳稳的停在了“下沟诊所”的门口。 两位年轻人，表面坚强，一瘸一拐，自己下了车，站在门口，齐齐凝望着“下沟诊所”几个字，陷入了沉思。 “我哥胳膊上的鹿角就是这家诊所的医生给缝的，现在长的怎么样，你们都看到了。”卢金玲脚步轻快的绕过来，向门口的凌结粥打了声招呼，直奔院内而去。 两名年轻人再看大门两边闪烁的红灯黄灯，继续沉思。 “诊所比医院省钱，我们也是为你们好。”二臭从驾驶座下来了。 “行了，诊所就诊所吧，我以前还在黑诊所缝过，也没啥。”捂着胳膊的年轻人手一摊，疼的呲牙咧嘴。 进到诊所内，就见一名医生正躺在树荫下玩手机，卢金玲凑到跟前，笑眯眯的说着什么。 “病人来了，别玩了。”凌结粥视顾客为上帝，殷勤的迎了上来。 小诊所和大医院的区别也在于此。小诊所是会有回头客的，事实上，小诊所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回头客，一些身体弱的社区居民，几乎每年都要来诊所报道，慢性病的患者也总会来买一些地平片或马应龙之类的。 大医院则不同，尤其是外科的科室，回头客来个两三次就差不多该临终关怀了。 凌然的手机里传来游戏的音乐声。 卢金玲笑眯眯的道：“不用着急，这么远的路开过来都没事，不差几分钟的。” 伤者甲：(⊙ˍ⊙) 伤者乙：(⊙ˍ⊙) “不打了。”凌然将手机递给卢金玲，道：“你来玩吧。” “咦……我不太会……”卢金玲突然有些后悔，自己怎么就没有好好的学习玩游戏呢。 凌然换上白大褂，开始洗手，且道：“没关系，我也经常输。” “哦……好。”卢金玲低头开始研究游戏，过了半分钟，才忽然意识到：我拿着凌然的手机！凌然的手机在我手里！我只要切出去…… “坐我面前来。”凌然现在再做清创缝合，已经有庖丁解牛的感觉了，尤其是胳膊之类的常见部位，不仅正规的解剖结构烂熟于胸，遇到一些解剖结构奇怪的人，也不会太奇怪了。 就临床医学来说，不同人的特殊解剖结构是医生的大敌，最典型的如“镜像人”，所有的器官都是长在相反方向的，常规的开胸手术找左边的心脏，镜像人就要找右边的，对于做了上百例相同或类似手术的外科医生来说，这种别扭就像是常年在水泥场地打篮球，突然换到木地板上去似的，必须有几次经验才能适应，更别指望头几次能有超水平发挥了。 凌然现在倒是比较期待遇到解剖结构异常的，可惜，胳膊受伤的年轻人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人类，就连外翻出来的肌肉和皮肤组织，都是那样的平平无奇。 “熊医生，你帮淤青的病人处理一下。”凌然说完，就集中精力在面前的伤者身上了。 就算只是普通的人类，就算只是清创缝合，也是一次手术来着。 凌然仔细的清理干净病人的伤口，再打了局麻，说了句“开始缝了”，针就插了进去。 平时虎气十足的年轻人，此时也只是装作很坚强的样子，看向远方。 远方有诗，他一句都想不出来。 近处有针，他一眼都不想看。 进针。 出针。 打结。 包扎。 “小然这孩子，好像做的挺好的啊。” “动作有点僵硬吧，看着不像是医生。” “不像医生像什么。” “依我看，像……大街上卖哈密瓜的，你看啊，捡个烂哈密瓜，把烂的地方削掉，切牙，差点钎子啥的，齐活。” 几名老年病人就站在诊疗室的窗户前面聊天，胳膊伤了的年轻人瞪着眼睛，被线拴着，也不能把几位老爷老太怎么样。 “想要大伤疤，还是小伤疤。”凌然缝了两针，询问了起来。 患者呲着牙：“还有要大伤疤的？” “当然，我有遇到好几次，病人要求缝合的伤疤显眼，越狰狞越好。”凌然如实的介绍个人经验。 患者愣了一下，不确定的问：“大伤疤有多大，小伤疤有多小？” 凌然正儿八经的解释：“小伤疤用羊肠线缝，愈合好的话，可以只看到一条颜色略深的缝合线，也不用拆线，只是费用较高。大伤疤的话，你这个伤口最大能做到四指宽，一掌半长，也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凸显出刀口来，让人看起来就有深可见骨的感觉……” “我选大伤疤！”受伤的年轻人突然理解了，这特么的根本就是量身定制好吧，不选大伤疤的都是傻瓜啊，等于白被人砍了一刀。 凌然自无不可，一会的功夫，就完成了缝合，并将丑恶的疤痕给伤者在镜中看过才包扎。 成就：病人的衷心感谢 成就说明：病人的衷心感谢是对医生的最大褒奖 奖励：初级宝箱 凌然的眼前一片金光闪过，后面是抱着胳膊憨笑的年轻人。第四十四章 美容针 阿呜~阿呜~ 当救护车的叫声传过来的时候，娟子首先将轮椅推到了门边，准备接应患者。 这是卢金玲送来的第三车病人了，而前一车的病人，此时还在输液呢。 凌然也伸了个懒腰，准备接车。 对于休息日做缝合，他倒是没什么不高兴的，当年在学校的时候，他能枯燥的打结成千上万次以做训练，现在就能枯燥的清创缝合成千上万次。 医学原本就是一种“卖油翁”式的技术，理论固然重要，经验的价值亦是不容忽视。 对凌然来说，玩游戏是放松，做清创缝合也可以算是放松了，两者的乐趣孰高孰低，就要看游戏的开局顺利，还是缝合的案例有趣了。 “臀部刺伤，伤口较深……” “背伤，不算太严重，躺到这边清创。” “脚伤被污染了，熊医生，你来做清创。” 凌然并没有抓住一名患者就开始做，而是像急诊室那样，一个个的病人看过来，暗自给予分类。 这也是他开始实习以后，学习到的新东西。 就算是云医急诊科，就诊病人也是脉冲式的，一辆救护车一口气送来四五名病人是常有的事，而腾得出手的医生，不见得有这么多，诊治的顺序自然不能是先来后到，而必然是要分出轻重缓急的。 经过两轮的配合，熊医生和娟子慢慢熟悉了凌然的节奏，配合起来，让凌然感觉比在云医都舒服。 云医急诊科的医生再怎么样，也不可能给他好好做助手，最多就是帮手一二，反而是熊医生和娟子认真配合，效果更好。 缝合的时候，凌然只需要穿针就行了，引线和打结的活都可以交给熊医生来做，轻松的不止一星半点。 在医院里面，普通的二级手术也就是这么个配置了。 “好了，这三个缝好了，剩下最后一个，你准备怎么缝？”熊医生把最后一个病人给包扎好了，有些不太放心的对凌然道：“人家女孩子爱美，伤的又是肩部，如果不好缝，就送去医院。” 说完，熊医生半是好奇的道：“小卢你是从哪里拉来的病人，女的还有打架的？” “KTV喝醉了。”卢金玲一直在跟前看着，也不知道是在看病人还是看凌然，回答的却是简短。 熊医生恍然，转瞬又不理解的摇头：“才几点钟啊，就在KTV喝酒。” “现在的KTV下午场便宜，好多人喝饱唱够了，晚上再去撸串，省钱。”卢金玲顺口爆料。 病人是个看不出年龄的女孩子，画着浓妆，之前的醉意渐渐消失，此时看着自己的伤口，问：“能缝好吗？还要多久？” “十分钟。”凌然一直低着头看伤口，说了一句，再对娟子道：“给我拿5-0的线，有肠线吗？” “你等一下。”熊医生连忙打断凌然，道：“用美容线缝下来可贵了。” “否则呢？”凌然的判断很简单，要美观少疤痕，就用细线，用可吸收缝线。 熊医生在诊所呆的久了，考虑的就多了，拉着凌然离开几米，问：“你可想好了，能缝吗？” “可以。”凌然的回答间断有力。 他是大师级缝合来着，如果连一个这样的伤口搞不定，那就太丢人了。 熊医生似信非信的点点头，道：“美容线留的疤浅，你要是缝的好，咱们这个小诊所倒是真的能赚点钱。不过，用5-0也太细了吧，是不是用0号线？” 5-0的线的直径是0.1毫米，也就是两三根头发丝的粗细，0号线是4-0，粗了一倍半，更不容易松动裂开。 就熊医生看来，较粗一点的线，凌然也比较容易控制，不能缝合到一半的时候再换线，那就弄巧成拙了。 凌然淡定的道：“都可以，但是用5-0的效果更好。” 对他来说，用哪一种线都可以保证较小的疤痕，因为病人的行为不可知，所以，采用略粗一点的缝线，以保证缝合效果也是可以的。 当然，这里说的粗也是相对的，0号线已经是急诊室里常见的最细的线了，一般医生都嫌麻烦而不会去选择。 熊医生望着凌然，也有些不确定，几秒钟后，就听他大喊一声：“老凌。” 凌结粥正在二楼陪老婆喝茶，听到声音，放下茶杯就跑下来，问：“该收钱了？” “差不多，小然准备用美容线给人家缝合，你跟病人谈谈，外面都是按厘米收费的。”熊医生道。 “我知道，可吸收线是吧，有的私人医院是真的黑。”凌结粥说着就进了诊疗室，亲切慰问患者。 一会儿，凌结粥出来，道：“行了，四厘米多的伤口算四厘米，咱们给打五折。儿子好好缝，你这个书没有白读啊。” 诊疗室里的病人此时彻底清醒过来，见到凌然，更加紧张起来，问：“你会缝美容针的是吧？我肩膀经常露外面的，不能留疤的。” 娟子左腿50斤，右腿50斤的拿了4-0和5-0的肠线过来。 凌然于是将之放在病人面前，道：“这两种线都不容易留疤，5-0的更细一点，疤痕产生的会更少，但是需要你更注意伤口活动……” “我用细的这个。”病人不用凌然说完就做了选择。 熊医生撇撇嘴，道：“都很细了。” “我要更细的。”病人这时候的主意就很正了。 凌然做了缝合前的说明，就不喜欢说话了，摆摆手让人离开，自己撕开了缝线袋子。 0号以下的线，基本都是带着针头一起的，其特点是针尾没有针鼻，线在生产的时候直接压入针尾，以使得缝合时对皮肤的创伤更小。 而在包装的时候，普通缝线可以五根十根的装一包，带着针头的就要单根一包了，其高级属性一望可知。 不过，医生们并不一定喜欢更细的缝线。如果将缝合看做是一场考试的话，用7号线就相当于把及格线划在了30分，随便做做就能达到要求；0号线相当于将及格线划在了60分，必须要稍微认真一点了；5-0的就相当于将及格线划在了80分，有的医生要全神贯注来做才能达到，有的医生可能拼尽全力都做不到。 当然，总有人是做什么试卷都能做出100分的。 例如掌握着大师级间断缝合术的凌然，别说5-0，6-0了，给他10-0也是缝的轻轻松松。 “好了，眼睛可以睁开了，伤口不要沾水，尽可能的不要活动……”凌然习惯性的说着注意事项，感觉上，与缝合其他人没有丝毫区别。 在旁做助手的熊医生看的真切，只觉得凌然的动作轻松至极，一点没有因为线的粗细而受到干扰，心下一阵惊讶，强忍着没有表现出来。 病人反而有点不太适应，有些紧张有些不安的道：“刚才说好的，要是留疤的话，不仅要退我钱，还要赔钱。要是……不留疤的话，我姐妹再有受伤的，我就介绍到你们诊所来。” 凌结粥一口答应了下来，他不懂医术，但认识的医生可不少，而在他看来，凌然的技术并不比那些高价医生差。 想到此处，凌结粥又想，按照这个人流量，诊所可以再请一名兼职医生，凌然去云华医院上班的时候，诊所也可以照常营业。 他望着诊疗间旁边的杂物间，露出了个招牌式的憨厚笑容。第四十五章 第二 周一。 凌然起的很早，自己煎了蛋，煮了粥，再呼吸着新鲜的霭，步行前往医院。 凌家并没有车，因为陶萍女士没有驾照，而在凌结粥同志看来，陶萍女士不需要的消费品，自然就是非必需品，车辆的折旧那么快，凌结粥又哪里舍得买。 凌然没什么所谓。他在医学院的时候用不上车，到了云华医院实习，也没有用车的需求，除非系统给他一台变形金刚，还得是C照能开的那种。 凌然，换衣服，进手术室。” 刚进急诊科的大楼，就能看到略显繁忙的科室景象，凌然也立即被叫住了。 凌然迅速放下东西，问值班护士：“什么情况？” “高速公路车祸，病人在途了，比较严重，已经派人去接机了。”值班护士熬了一夜，眼睛红红的看着凌然。 “接机？” “直升机救援。”值班护士特意解释道：“金汇通航在云华有一架直升飞机，有的保险公司和银行就卖直升机救援，遇险了可以打电话，用直升机送到咱们医院或者省立，咱们两三个月能遇到一次吧。” “原来如此。” “自己打电话很贵的，要几万块钱一个小时。” “哦。” “好像要三万块吧。一个小时。” “哦。” “凌医生，加油！”值班护士没有能说的话题了，举起小胳膊挥舞了一下。 “谢谢。”凌然呼了一口气。刚上班就参与抢救，有种没热身就上场踢比赛的感觉，心下免不了各种疑虑。 穿过处置室，拐过走廊上电梯，五楼就是手术室的换衣间了。 云医急诊科的手术室标准颇高，换衣间就有两百平米的面积，淋浴室、卫生间等等设施都是按照三甲医院的标准做出来的，这个标准，指的是三甲医院全院共用的一整层手术室。 如此豪奢，主要是云医急诊科有一大稳定财源——血透室。 在很多医院，血液透析室都是单独的科室，尤其是在一些二级医院，为尿毒症等患者服务的血透室的收入可顶半边天，低级别的三级医院，如三乙的沧平区医院，血透室也比几个外科加起来有价值。 但在云医急诊科，一心想要搞大急诊的霍从军才不会允许血透室独立，反而借机将其整合了起来，让手术室与透析室共用换衣间等等，极大的提升了急诊科的手术条件，而且留下了扩展空间。 凌然在换衣间内脱了个精光，再换上洗手服出来，就听赵乐意在下命令：“心内心外的人到了没有？让他们抓紧，再催一下普外和骨科，让他们派人来看，另外，问问手外，限期手术排好了没？” 赵乐意是周日值班的主治，还没来得及交班就接到电话，就只能坚持下去了。 “1号手术室准备好了。”器械护士前来通知。 “那就用1号。”赵乐意没什么表示。 1号手术室是急诊科最大的手术室，设备也最齐全，适合今天人多的环境。就他目前收到的消息来看，患者的状况相当糟糕，全身多处受创，说不定得同步进行多项手术。 赵乐意看看两边，他手底下只有两只昨天值班的住院医，外加凌然一名实习生，对多处受创重伤的患者来说，远不足够。 就是能多一名住院总也好过两只刚结束规培的住院医。 就赵乐意的观察来看，两只住院医在这种级别的手术中，也就能拉个钩。 “凌然，你来做一助。”赵乐意迅速做出决定。 虽然有些不太看得惯凌然，但在这种时候，也容不得他挑剔了。 医生们就是如此，不管有什么过节，人命面前总归是要收敛一二的。 好的。”凌然答应了一声，站到了赵乐意对面的一助位置。 两名住院医互看一眼，都没说什么。 几分钟后，挂着输液袋的病人，被几个人一起推了进来，伴随着快速的念叨声：“病人尚有意识，瞳孔反射正常，脊柱、腹部、四肢受创出血，怀疑有腹内出血……” “实验室查血、做X线，超声，把CT机也推过来……”赵乐意有条不紊的安排，接着又催道：“其他科的人来了没？来了就进来，这个样子没法转诊了，让他们就在这里做。” 车祸病人是急诊最常见也最复杂的一类。 人口近千万的云华市，平均每天要发生五起车祸，死亡1人，受伤五人。 如此高的频率，导致云华医院几乎两三天就会收到至少一名车祸患者，这些病人的伤情有轻有重，轻的抹些碘酒就放回家了，重的则要多部门共同诊疗。 云华医院的急诊科很强，但也没能力做开胸手术，普外玩到十二指肠，一旦涉及到肝胆胰脾就不会自己做了，骨科做的相对多一些，能独立做成二级手术，以及少数的三级手术，但那主要是为了抢病人留账单，此时患者伤势严重，以至于要同时呼唤几个科室来，那就顾不上算细账了。 这是一次多学科组织的急诊手术，赵乐意只是暂时占据主位。他要保证病人的生命指征稳定，确认其有体力承受手术。 “我现在准备剪开腿部的止血带。”赵乐意确认了输液输血都准备好了，手边的药品也齐备，就特意喊了一声，以提醒凌然。 凌然“恩”的一声，脑袋都没有抬一下。 患者的情况确实复杂，但是，单独看每一处伤口的话，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他以自己掌握的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法分析，并不觉得复杂，患者确实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但也就是一场普通的车祸。 凌然盯着患者的伤口处，一边看着赵乐意的操作，一边在脑海中问道：“系统，世界上徒手止血最强的人是谁，能做到什么程度？” “全世界徒手止血技术最强的人是亚当·勒夫·戴维斯。”系统只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凌然记得自己读文献的时候，似乎有看到此人，他回忆的同时，问：“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法还分级吗？他是什么水平。” “完美级内不再分级，亚当·勒夫·戴维斯开创性的徒手止血法技术，被评定为传奇级，世界第一。” “还有传奇级……”凌然有些意外，停顿片刻，问：“那我的徒手止血的排名是多少？” “你所掌握的徒手止血的技能水平，排名世界第126位，中国第13位，昌西省第二！云华市第一位。” “昌西还有一个徒手止血更强的？”凌然没想到此点。 “凌然，想什么呢？”赵乐意剪断了止血带，腿部伤口立即有血“噗噗”的涌出来，像是职业生涯末期的趵突泉似的。 然而，凌然此时看起来却像是在发愣。 “凌然，纱布压迫。”赵乐意没有立即得到回应，怒气上涌的大喊：“凌然！” “来了。”凌然的语气萧索而疲惫，仿佛带着贤者时间的叹息。 与此同时，他的手却闪电般的越过伤口，一把抓住了病人的大腿上部。 潺潺的血泉，瞬间就降低了高度，旋即消失的无影无踪。 完美级的徒手止血，对付一个普通型的车祸患者，已经是杀鸡用牛刀了。 纱布压迫什么的，不需要的。第四十六章 顺 凌然缓慢的适应着赵乐意的节奏。 手术台是主刀的天下，再牛的医生做一助的时候，也要配合主刀来进行。同样的道理，哪怕是麻醉科的主任来做麻醉，也得随着主刀的进度来进药。 随着手术的进展，缝合的难度略微有些提高。 但凌然的熟练度提高的更快。 清创缝合的工作，凌然做的太熟了。 若是以术式而论的话，一种术式做三十次，就算很不错了。像是阑尾切除这种简单的做上三五次，普通医生就能独立上阵了。能做到一百次的，堪称熟练。许多做多了阑尾手术的主治，即使不用腹腔镜，也只需要在病人腹部开个小口，伸手一勾，就能将之找出来。 凌然掌握的大师级间断缝合法，虽然只局限于间断缝合的部分，但像是清创之类的工作，凌然自己都做了百十次，不用系统给予的技术，也能做的妥妥帖帖。 实习以来的实践操作，此时全部化作了凌然的经验，不仅让他自己的动作游刃有余，更让他能够准确的配合主刀赵乐意。 才缝合了几个创面，凌然就掌握了赵乐意的操作习惯。 现在，赵乐意的手转一个方向，凌然都能猜到他的想法。 在此基础之上，赵乐意只觉得凌然的配合，简直比马杀鸡还令人舒服。 要说起来，赵乐意其实并不是太喜欢凌然这名实习生。 太傲！ 太高！ 太帅！ 学的太快！ 总之，赵乐意是很不爽有一名又高又帅又傲又学的极快的实习生的。 可是，与凌然上了手术台以后，赵乐意却感受到了难以言喻的爽。 做的太顺了。 眼瞅着一个个出血点被控制，一个个伤口被缝合，病人的血压心跳稳定……赵乐意心中的成就感简直爆棚。 尤其是身边，还有几位其他科室的同僚在，赵乐意心中的快意，比什么香车美人要多的多。 用医学的话来说，多巴胺分泌之多，都能把大脑皮层的壕给填满了。 赵乐意抬头看了凌然一眼，还是那副生人勿进的模样，却是没有那么讨人厌了。 “胳膊给你来缝吧，能做到吗？”赵乐意决定奖励一下凌然。 在手术台上，给助手一个独立操作的机会，就是最大的奖励了。 医生这种大后期的职业，前期得到任何一点发育的机会，都弥足珍贵。 这名车祸病人的伤势主要集中在下半身，胳膊上的伤口相对来说，不算很严重，但程度超过了普通的清创缝合，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赵乐意才放手给凌然。 算是给凌然一个练习的机会，也给他一个在同僚面前露脸的机会。 当然，凌然得缝的够好才行，否则，身为主刀的赵乐意，随时可以收回权力。 凌然是一如既往的冷静，点了点头说“好”，再开口就是面向台上护士，道：“组织剪。” 一把手术剪瞬间落入凌然的手中。 赵乐意总觉得，护士给凌然递器械的速度，比给自己的速度快。 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人在参观的话，他现在就可以开讲荤笑话了。 提神醒脑，熊壮男人心。 “纱布。” “线剪。” 凌然得到了独立操作的机会，手里的节奏，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等在手术室里的普外住院医，羡慕而惊讶的注意到了这一点，没有吭声。 对于普通住院医来说，都非常难得的机会，对凌然来说，其实已经不算是很特殊了。 事实上，凌然得到的机会，早就比住院医们要多的多了。 单论创伤处理的话，急诊科的住院医在长达三年的规范化培训中，也只需要完成10例外科清创缝合术就可以了，还是作为助手。 当然，急诊住院医需要掌握的不仅仅是清创缝合，理论上，规培要求他们得做5次心肺复苏，2次洗胃，5次心脏除颤，5次气管插管……等等项目。 但就国内的环境，能把所有项目保质保量完成的规培医院屈指可数。 大部分规培生都得自己争取临床操作的机会，而能有机会做到两三百次清创缝合的…… 要说凌然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欠缺的话，也就是来手术室的机会很少。 “弯剪。” 凌然仰起头，活动了一下脖子。 器械护士将弯剪递给凌然的同时，趁机盯着凌然看了好几秒钟，小心脏砰砰的直跳。 凌然面色冷峻，毫无所觉。 凌然喜欢做医生，最喜欢的就是如手术室这样的环境。 他如果做公务员，一定会被同事认为是吹毛求疵；他如果去做工程，估计也不会被甲方乙方所喜欢；但是，哪怕他做的是最小的手术，也不会有人会因为他要多检查两遍出血点而催促。 凌然一边操作，一边清晰的喊出器械名： “0号线。” “镊子。” “纱布。” 赵乐意听的有些好笑。 一般的医生其实是不会这样喊的，尤其是主治以上的资深医师，嘴里说的大部分都是闲话，一些油腻的中年医生，不是在开黄腔就是在开黄腔的路上，要什么器械，就是一伸手，或者干脆自己拿。 配合的好的台上护士，也不用医生喊出器械名，自然会将正确的器械递给医生。 医生看的烂熟的术式，手术室里的护士看的更熟，知道医生下一步需要什么。 不过，凌然没有这种经验，也不熟悉护士，就会自然而然的喊出来： “血管钳。” “有齿镊。” “显微眼镜。” 凌然喊的越是准确，赵乐意就越觉得有趣，不过他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多久。 “你用显微眼镜做什么？”赵乐意原本还在做自己的事，听着不对，连忙看过去。 只见凌然摆正了患者的手，针线已经忙碌起来了。 “手部撕裂，血管吻合并肌腱缝合。”凌然头都没抬，用两个词就回答了赵乐意，比给器械护士说话的时候要敷衍的多。第四十七章 大戏 “谁让你缝合肌腱了！你处理好创口，肌腱交给手外做限期就好了。”赵乐意的眉头紧皱，清创缝合是急诊科的分内事，给谁缝都合适，肌腱缝合和血管吻合就超范围了，理论上，他们谁缝都不合适。 “你刚才说……”凌然停顿了一下，用转述的语气道：“胳膊给我来缝。” “我说胳膊，胳膊包括手吗？” “不包括吗？”凌然淡定反问。 赵乐意手术也不做了，一只手依旧抓着钳子竖在病人的小腿前部，道：“我是让你对几个创口做处理。不是让你做手部肌腱缝合。” 凌然“哦”的一声，就像是在表达自己知道了的意思，手里的动作却没有停，依旧是熟悉的节奏，稳定的状态。 “喂，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故意的对吧。我猜对了吧，你是故意的对吧。”赵乐意越说越觉得正是如此。 近中年男性肤白体瘦伪小奶狗主治医生的直觉告诉他，凌然一定是有意含混，就为了做一次肌腱缝合。 因为，如果他有开挂般的缝合技术，他也会想尽办法的找机会，做一次肌腱缝合术与血管吻合术的。 赵乐意是第一个见识到凌然徒手止血之牛掰的主治医生，也见识到了凌然的缝合水平，就某种程度而言，他是相信凌然的技术的，否则，也不会放凌然去缝胳膊。 但是，做过医生的都知道，争取机会有多不容易。 像是他当年实习的时候，给带教老师端茶倒水，帮忙写病历，跑腿买食物，言听计从，乖巧带笑，得到的奖励是什么呢？是一次关腹的机会。 没有人会白白的让你体验生活似的体验手术的。赵乐意第一次尝试阑尾炎手术，就用了3个小时，其中一个小时用来开刀找阑尾，两个小时用来找纱布，准确的说，最后一个小时是带教的医生帮忙找纱布。 赵乐意的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天，带教医生并没有生气，至少没有像是他平时犯错那样生气。因为带教医生在决定让他主刀阑尾的时候，早就预料到会出状况了，纱布少了，总比盲肠少了好。 在那次阑尾手术之后，赵乐意再做阑尾手术，就顺利的多了，甚至再找纱布的时候，都有了些经验，不需要找那么久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小医生只要把握住第一次机会，就会有第二次机会，就会有第三次机会，然后就会有多的数不清的同类型术式砸在你身上，做到你吐为止。 第一次永远是最艰难的。病人不愿意成为你的试金石，带教医生也不敢轻易放手，医院又需要你证明自己。 每位病人，每名领导，每个医院，都想要这样一名医生：年约四十岁而精力充沛，名校博士毕业而理论充分，有三十年以上的研究经历而视野宽广，有四十年以上的临床实践而经验丰富，有五十年以上的人文思考而通情达理，有10岁孩童的好奇，有20岁青年的一往无前，有30岁成人的稳重，有40岁中年的阅历，有50岁壮年的成熟，有60岁老年的从容，并没有秃头。 赵乐意能够进入云华医院，借助了更多的力量，但是第一次关腹和阑尾炎手术，为他扫清了技术上的障碍。 他比别的同学表现的更擅长做手术，后来，他成为了云华医院的医生，就真的比大部分同学更擅长手术了。尤其是那些去了市属医院，区属医院甚至县医院的同学，或者，干脆就放弃了做医生的同学。 赵乐意知道机会的价值，所以他也愈显的愤怒。 因为在他看来，凌然根本是在偷鸡啊。 说好的尊敬呢？ 说好的弟子服其劳呢？ 说好的乖巧呢？ 什么都没有，你就上手玩起了肌腱？ 赵乐意心说：老子都没玩过多少肌腱！ “创口伤，我都处理好了，有几个渗血的伤口暂时不用做缝合。”凌然忙碌的操作着，再道：“手部肌腱我会尽快缝好的，不会耽搁时间的……” 他有足够的理由这么说。凌然是具有手部缝合的经验的，他的缝合技术也完全能够覆盖患者的伤情。另外，正如他所言，时间也在他这边。 赵乐意反正要还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处理各处的创伤，旁边又有两只住院医做助手，凌然做手部缝合一点都不耽搁，而且效果只会更好。 “我……”赵乐意气的说不出话来，他是怕耽搁时间吗？ 是的，他怕！ 但是！他更怕医疗事故。 胳膊上的伤口，缝合的好坏，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随便哪个住院医都能缝好，做的差了无非是难看一点，恢复的慢一点。 手部功能丧失就不一样了。 一只手若是因为手术原因，功能丧失，那很容易就被患者投诉、起诉乃至于挂横幅了。 赵乐意望着还在拨弄病人手指的凌然，终于硬气起来，道：“凌然，我命令你现在停下手里的工作，立即停止操作。” “你确定？我正在用tang法缝合，做到一半停下来的话，病人的肌腱损伤就不可避免了。”凌然冷淡的瞄了赵乐意一眼。技术水平是一回事，手术中的判断又是另一回事了。 赵乐意这种光是想要撇清责任，完全失去术中判断的医生，要是去做精神病测试的话，估计分低的可怜。 或许是凌然的鄙视太明显了，还在迟疑的赵乐意，再次续满了怒火，他提高声量道：“谁允许你用tang法缝合了……” “患者II区屈肌腱断裂，正好是汤氏缝合的好球区，为什么不用？”凌然在缝合前是仔细思考过的，如果患者肌腱断裂条件不适合做tang法缝合，他就会用普通的间断缝合法来操作，但无论哪种方式，他都是大师级的。 人的手部屈肌腱分成5区，II区主要是第二指节到手掌前端，最是复杂，别名“无人区”，意为无人能在早期治疗这个部位肌腱损伤时，得到良好效果，直到JS南@通大学的汤锦波教授。 这是真正的大师级成果，能够近乎完美的解决“无人区”问题，就凌然在练功房里的自我测试来看，都用不着大师级的tang法缝合，专精级的技术，就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的优良率。 对比其他方法，有着明显的优势。 凌然很自信，回答的极简短，却是一句就给赵乐意问住了。 虽然是主刀医生，还是级别远高于凌然的主治医生，赵乐意却接不上话。 医生吃的就是技术饭。 表面上，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具有极大的控制力，但那不是单纯的建立在职级上，还建立在技术水平上。 下级医生犯错了，上级医生指出来了，自然可以骂的很爽快。 骂的舒服了，上级医生还能纠正下级医生的错误，削减下级医生的责任，下级医生自然乖乖的被屌。 所以，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权力，是建立在技术和责任之上的权力。 当赵乐意无法接手凌然正在操作的手术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对手术台的控制。 “我们继续。”凌然见赵乐意不说话，再次低下了头，操作起来。 手术室里的几名护士、住院医，以及正在等待上阵的医生，都不由自主的抬起头来，看看凌然，再看看赵乐意，八卦之心飞起，心里那种看大戏的爽，就像是三伏天被人一雪球拍在了脸上，并塞进了胸口似的。第四十八章 这家伙还是实习生 tang法缝合，又名多组腱内缝合法，顾名思义，是采用多组，通常是三组全套尼龙线来缝合肌腱。采用这种方式缝合的肌腱，耐拉伸的强度远超Kessler法和双津下缝合法，而且不会破坏肌腱背侧的血循环。 不过，相比其他肌腱缝合法，一根细小的肌腱就采取三组全套尼龙线来缝合，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凌然说不能停下也是这个缘故，他都做了三分之一了，此时若是停手的话，过后再想套另两组，难度就更大了，采用其他缝合法，也可能都不适用了。 同样，赵乐意无法接手的原因也在于此。 勉强来说，他也是能缝肌腱的，但是，他此前根本没有接触过tang法缝合。 与间断缝合法这种大路货不同，tang法缝合即是一种缝合方法，也是一种术式，是仅仅用于手部II区屈肌腱的缝合法，应用范围极其狭窄，仅仅作用于一个人手部面积的五分之一，偏偏难度极大，效果极突出。 而急诊科的培养策略更倾向于全科医生，主治赵乐意连tang法接触都没接触过，只是听说过罢了。 这时候，凌然说做了一半不能停下来，他还真说不出反驳的意见来。 说什么呢？强行命令停止吗？ 赵乐意看看四周，手术室可不是法外之地，主刀虽然在手术室内具有至高权力，但在做出决定的同时，是要承担责任的。 他可以强令凌然停止，然后呢？ 病人若是日后手部功能不能恢复，打起官司来怎么办。 就算是不考虑外部诉讼，医院内部的审核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弄不好，一个投诉几个操作，三五年内就别想着升职副主任了，若是倒霉了，被调去体检中心也有可能…… 又或者……就去找手外科，求大佬来救场。 手术室里，寂静非常。 众人都失去了说骚话的兴趣。 “皮肤拉钩。” “眼镜。” “钳子。” 凌然重新戴上显微眼镜，依旧用准确而非常规的方式，喊出每一样东西。 赵乐意再也按捺不住了，扭头道：“请霍主任到手术室来。” 他决定找大佬来救场了。 不过，首先还是找本科室的大佬来，这个也算是救场基本法了。 与此同时，看手术并看的兴高采烈的普外科医生，后退两步，踩了一脚门右侧下方的开锁框，不等气密门彻底打开，就溜了出去。 “侯康，你会tang法缝合吗？”普外科派到急诊科来的资深住院挤眉弄眼的。 普外手外本是一家，只是手外分类的更细罢了，住院医们之间都颇为熟悉。 侯康奇怪的抬抬头，道：“怎么问起这个了？” 急诊科每天都可能有紧急会诊的申请，有时候一天两三次，若是每次都派出主治或者更好的副主任医师，其他科室也就不用做别的事了，每天光等急诊科的通知就行了。 大部分时间，接到急诊科的会诊申请，各科室都是先派出住院医去看情况，能当场处理的就当场处理，不能当场处理的，通常是推回自家科室的手术室处理，否则，急诊室备多少仪器设备都是不够用的。 而就今天的手术来说，普外是很快就得上阵的急诊手术，而手外则是可以等待一阵子的限期手术。所以，两人一个等在门内，一个等在门外。 普外的住院医笑嘻嘻的道：“里面在用tang法缝合呢。” “不可能，潘主任去RB进修去了。”侯康立即摇头。 普外的住院医立即抓住了重点，问：“你们手外只有潘主任会做tang法？” 侯康纠正道：“是只有潘主任会去做tang法。” 外科医学发展到今天，面对同一个目标，早就有无数种的方案了。无人区最初固然是tang法攻破的，但在它被攻破以后的近20年，还是有其他的技术发展了起来，至于哪种方案更具有优势，就要看病人的状况了 按照普通人的想法，医生们应当会博采众长，学习多种方案，然而，现实是，医生们通常会了解多种方案，但只会集中全力，主攻一种方案。 这就好像学生们读书做题，鸡兔同笼问题有多种解法，学生们更多的只是知道一二，然后，就会持续的、不断的、多年不改的用自己习惯的解法来解题。 对医生们来说，他们要练习一种新技术的成本更高，很少有人会去学习几种并行的技术。 而当病人确实需要某种术式才能治疗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请“飞刀”，或者干脆就将病人介绍过去。 云华医院手外科，擅长并经常使用tang法缝合的，就是潘副主任一位了。 普外的住院医嘿嘿的笑两声，道：“你进去看看吧，以后咱们云医，就不止有潘主任一位做tang法的了。” 侯康收好东西，疑窦丛生的踩开了手术室的气密门。 嗤…… 作为一名外科室的住院医，侯康乖觉的站到了角落里，伸着脑袋往里看。 无影灯照射下的术野很清晰，可以看到病人的手部II区正在接受手术。 侯康很自然的在脑海中，回忆“tang法”缝合的种种细节，接着涌起了一系列的念头：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嗤…… 一身绿色洗手服的霍从军，走进了手术室。 “什么情况？”霍从军是已经收到了消息的，声音低沉。 “凌然未经允许，超范围进行手术。”赵乐意第一时间告状。 “是这样吗？”霍从军看向凌然。 凌然低着头，一边操作，一边道：“是的。” 赵乐意的眉头一挑，他没想到凌然立即就承认了。 霍从军也有些意外，问：“你既然知道违规，为什么还要进行手术？” “我在进行肌腱缝合前，并不知道这是违规的。”凌然回想了几秒钟。实习生手册里，确实没写这个啊。 霍从军和赵乐意亦是一愣，方才想起，凌然这家伙还是名实习的医学生！ 这家伙还是实习生？！ 手术室里的吃瓜医生都在心里狂吼。 原本觉得好爽的大戏，都感觉有些索然无味了，有种嫪毐以其\*\*桐轮而行，众人笑他名字难念的赶脚。 “在手术室里，主刀是绝对的权威。”霍从军严肃无比的道：“你不仅要依照主刀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操作，而且，你的操作，尤其是非常规操作，都必须告知主刀医生，并得到允许，明白吗？” “明白。”凌然是认同程序的。 再好的技术，也需要一定的程序的保证。 这就好像他小时候，几个人合买变形金刚的模型，由谁来拼装，就必须要有一定的资历和技术保证，起码得多次成功拼装过小型的，才能上手吧。否则，好不容易买来的价值非凡的变形金刚模型，留下缺憾就太令人痛心了。 就凌然的理解来说，躺在手术床上的患者，也理所当然的应该得到技术和程序上的保证。 “以后再到手术室，你知道该怎么办吗？”霍从军背着手盯着凌然，硬邦邦的问道。 凌然认真的思考了几秒钟，道：“做主刀？” “让手外科的人来接手吧。”赵乐意感觉自己要原地爆炸了，扫了一眼吃瓜医生们，问：“手外科的人在吗？” “我在。”侯康站了出来，再小声道：“但我们潘主任不在。”第四十九章 挑刺 “潘医生不在……你们锦西主任呢？”霍从军问的锦西是手外科的科室主任。 做住院医做的久了，都是会看脸色的，侯康立刻明白了霍从军想问什么，半是说明半是提醒的回答道：“tang法缝合是潘主任的专长。锦主任平时不做的。” 就算是主任医生，也不会贸然去做不熟悉的术式。 霍从军“恩”的一声，来到手术台旁，戴起显微眼睛，仔细打量病人的手指。 他没做过手外科的术式，但肌腱缝合对急诊科医生来说，并不陌生。边缘对的整齐不整齐，缝合的牢固不牢固，对周围的损伤大不大，都是用眼睛就能看出来的。 而凌然以大师级tang法缝合术，缝合后的肌腱，显然符合各项指标。 最起码，霍从军是挑不出毛病的。 霍从军的目光在显微眼镜后闪烁，许久，才长长的吁了一口气，道：“继续做吧。” 刚刚转移了一个位置的赵乐意愣了一下，急道：“霍主任，你还让他继续？” “要不然呢？”霍从军却是反问了一句。 赵乐意被问的呆了几秒钟，暗自哼哼一声，心道：只要你愿意背责任，就算病人以后只得到一个鸡爪子，也与我无关了。 霍从军向后退了退，让出了操作位。 凌然微微活动了一下颈部，就对护士道：“眼镜。” 器械护士立即上前，帮凌然将显微眼镜戴好。 “持针钳。” “直镊。” 凌然的视野，瞬间集中到了患者手部，再不关心其他人的想法与表情。 赵乐意难受的脚都痒，做了一会儿，又完成一处，就趁着转移的时候，在霍从军耳边低声道：“霍主任，等凌然将这条肌腱做完，剩下的交给手外吧。” “我的人能做，为什么让他们来做。”霍从军声音很小的回了一句，再瞄赵乐意一眼，颇为不善。 赵乐意一个激灵就清醒了。 是啊，霍从军是什么人，他是国内最先鼓吹大急诊的医生，为此光是论文就发表了好几篇，各色会议上的演讲更多，其核心观点，就是规模化和专业化——规模化是急诊科的规模，专业化是急诊科的专业。 用医院其他医生的话来说，霍从军就是一门心思的想要建小外科和小外科，为此，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在急诊科切阑尾，做宫外孕。 在以药养医的年代，外科部门普遍穷困，做手术也没有钱赚，所以，霍从军要抢着做手术，也没人拦着。 现如今就不同了，就昌西省的医药卫生改革来说，其目标是大幅度提高服务费用，降低医药价格。 因此，省内药品的价格是越来越趋向于市价了，手术费用则提高了近十倍。外科的普通小医生做一次手术的收入，从十多块钱涨到了100多块，于是都抢着上手术，云华医院急诊科再想开展新的项目就没那么容易了。 凌然若只是做个肌腱修复术什么的，霍从军或许还会叫停，但是，tang法缝合做到这个程度，霍从军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赵乐意心里蓄着火，在病人的大腿根部捣鼓了一会，就不自觉的瞥向凌然。 凌然的动作干净利落，不是很快，但是一板一眼，没有多余的动作，如果不看脸的话，几乎以为他是做了几百上千例相同术式的老妖精了。 “不懂事的医学生。”赵乐意心里不爽，边看边想：“你手稳又怎样？要我是主任，我现在就送你回学校，再给你档案里记一笔，让你以后找工作都难。MMP。” 赵乐意暗自骂了两句，顿时觉得畅快许多。 他的操作原本就是繁琐而简单的，赵乐意做几下，就会特意去看看凌然，恨不得他犯一个低级错误，被主任彻底抛弃。 凌然快速的打结…… 做分离…… 再缝合…… 赵乐意看凌然操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心里仿佛有两个小人冒出来。 小人甲：血管吻合术啊，随随便便就做完了的样子。Mmp! 小人乙：MMP。 小人甲：一下子就绕开了血管和神经丛，又狠又准啊。MMP。 小人乙：MMP。 小人甲：缝合的位置选的很讲究啊。MMP。 小人乙：MMP，MMP，MMP，MMP……第五十章 热泪盈眶 “手术室里人太多了，其他科室的到外面等一会。”霍主任看了一会凌然的操作，心里越发安宁，精神越发亢奋，就开始挑剔起周围环境来了。 他们所用的层流手术室，原本就应当限制人数的，只是医生们常常不按照规定执行罢了。 此刻，霍主任发话了，其他科室来接活的住院医们就赶紧撤离了。 他们看赵乐意的笑话看的很开心，但绝对不敢怵逆一名科室大主任的，尤其是有名的二炮霍从军。 几名其他科室的医生乖乖的离开了手术室，霍从军舒服的伸了伸腰，拎过麻醉医生的椅子坐下。 麻醉医苏嘉福身短而体虚，他本来只是看霍主任来了，才起身观察病人体征以表示工作努力而已，哪想到连椅子都被拿去了…… 这时候，苏嘉福分明看到，霍主任的下巴轻抬了三下。 他立即以自己高考600多分的逻辑思维分析了起来：下巴抬一下是痒，抬两下是打招呼，抬三下…… “我出去一下子啊。”苏嘉福腿脚麻利的踩开了气密门，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手术室。 麻醉医生们经常在不同的手术间流窜，有的时候，是因为麻醉师不够用，所以不得不让一个麻醉医生管理多个手术室，有的时候，纯粹就是无聊。 现代医院里的仪器的自动化水平都很高，自动监控生命体征，自动调节药物注射等等，在二乙级医院都很普及了。另外，自动化的会喊“肌松”、“血压”、“心跳”的主刀医生、一助和护士也很好用，一名麻醉医生只要听着仪器和医生的不同叫声，并且不戴耳机，就能出色的完成大部分工作了。 真正将麻醉医生们留在手术室里的伟大发明是手机，在此之前，看腻了文献和小说，短期内又不用考试的麻醉医生们经常汇聚于一间手术室内，缩在墙角下象棋，斗地主，谁赢去谁的手术室。尚未听说过有打麻将的。 霍主任看着手术室的门关上，清了清嗓子，道：“好了，现在就剩咱们科室自己的人了。” 医生和护士都是属于科室的人员，拿本科室的绩效工资，服从本科室领导的命令。麻醉医生则归属于麻醉科，像是一块人造髋关节。 “咱们开个临时的小会啊。”霍主任非常有领导的气势，尽管他这个科主任只管几十号人，还没枪。 赵乐意和凌然继续做着手术。 赵乐意是参加过多次的“小会”，知道不用停下来，凌然就没管那么多了，他做事向来认真，不会瞻前顾后，也不会东张西望，只是竭尽全力的做好自己正在做的事。 霍从军的声音悠然传来：“凌然，我首先要批评你，你看看你最近两次，私自行动，枉顾纪律，后果有多严重你知道吗？” 不等凌然回答，霍从军厉声道：“如果是别的医院，别的医生，公事公办的做处理，别说你的档案里的污点了，你毕业证都可能拿不到！” 赵乐意带着些微的爽感看向凌然。 只见凌然正小心翼翼的在给一根肌腱套圈儿，那表情和认真模样，与公园里套圈的孩子一模一样。 配合的器械护士也动作轻盈，望着凌然恨不得让他找地方签名的模样…… 赵乐意的两个小人差点就起义了。 “总而言之，你这两次的违规操作，必须要引以为戒。”霍从军的语气严肃，再道：“凌然，你现在还处于实习期，虽然实习就是用实践来学习，但就你的严重错误来说，惩罚还是要有的，你认可吗？” “认可。”错了受罚并认识错误，凌然自然是认可的，他的学生生涯，就是这样过来的，而在说话的同时，凌然手里的持针钳甚至没有产生丝毫的颤动。 霍从军特意等待了几秒钟，才道：“鉴于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出现了两次严重的违规操作，我会给医教科说明，延长你在急诊科的实习时间，你的总实习时间，也要比别人长，有意见吗？” “没有。”凌然低着头，看着病人的手。他的姿势很普通，就是手术室里医生们经常摆的pose，可看着就让人觉得舒心。 霍从军满意的“恩”了一声，道：“那就这样子了，咱们接着说第二件事……” “主任？”赵乐意感觉自己要爆炸了。 什么叫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霍从军的板子根本就没有落下来啊。 延长实习时间算是什么惩罚？明明是霍从军想将人留在急诊科。 霍从军没有理会赵乐意，微微摆手，又道：“我刚才让护士长又去查了一下，咱们急诊科前三个月，送到手外科的屈肌腱损伤的患者，差不多有30个左右，相当于每三天，就会有一例屈肌腱受损的病人，这个数字不小了。” 霍从军却是看向凌然，道：“你还想不想再做tang法缝合了？” 凌然抬头，问：“可以吗？” “如果你现在这个手术做的好，在有主治医生授权的情况下，你做就行了。”霍从军露出主任的微笑，再对赵乐意等人道：“屈肌腱损伤的手术可大可小，做一段时间的话，应该能积累出不少的病例的。” 即将爆炸的赵乐意陡然冷静了下来。 是啊，自己手底下的病人，现在接受的手指无人区在接受tang法缝合啊。 无人区啊！ 现在确实有医生能在无人区开展手术了，但别说比例了，总人数都没多少，昌西省顶尖的云医，现在就一个能做的！ 然后，云华医院的急诊科，每月10例tang法缝合？ 这可不是割阑尾或者切子宫之类的一二级手术了，就云医全院来看，也是很高级的手术了，若是执行下来，急诊科的年终总结里都可以加一句：积极开展了新的诊疗方式，全年完成tang法缝合120余例，创造了全国急诊医学界的新纪录…… 弄不好，霍从军的小外科的梦想真能实现一半。 赵乐意很想说，现在这个病人的情况怎么样都不知道，预后如何也不知道。他还想提醒霍从军，急诊搞这样的手术，擦边球打的太厉害了。 但赵乐意不用说出来，也猜得到，霍从军不会听他的。 病人预后如何可以等之后看，光就凌然表现出来的缝合技术，大不了筛选能做的病人，减少数量即可。至于急诊擦边球，如今搞大急诊的医院都是如此，又有什么稀罕的？骨科本来就是被抢手术的重灾区，谁不知道骨科都是24K金土豪。 如果大急诊真的搞成了！ 如果大急诊真的搞成了…… 赵乐意的脑海中，不由自主的浮现出一个画面：他老婆去LV专卖店豪气的刷了一个包包之后，居然还有余钱去隔壁广场的外贸尾单店给他买了两件一百五的T恤。 想想就感动的热泪盈眶啊！第五十一章 试金石 嗤…… 霍从军踩开了手术室的门，在往换衣间去的路上，还哼着歌： “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 他一边唱，一边向其他手术室里张望，就像是牧场主打量自己的羊群一样。 急诊科的医生们都知道，当霍从军唱起腾格尔的歌的时候，就代表他的心情很不错，不过，这首《天堂》还是很少听到他唱。 “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正在四号手术室里做杜主任听着高潮部分，也跟着轻轻的唱了出来，接着指导手底下的住院医：“把病人压住了，脓肿比较深哦，我先用穿刺找一下……” 麻醉医生苏嘉福在电脑上随便填了几个用药数据上去，保存了一下，笑笑道：“杜主任，我再到1号看看。” “好。”杜主任用长针认真的戳病人，头都没抬一下。 苏嘉福笑呵呵的出了手术室，心道：“医院应该每半年，就强制性给外科医生做一次心理干预。 再踩开1号手术间的门，设想中的剑拔弩张并没有出现。 苏嘉福轻轻的吁了一口气，手术室里没有吵起来就好，麻醉医生本来都是超负荷工作，动不动就过劳死的工种，再劝架就太辛苦了。 同时，苏嘉福又暗暗表扬霍从军，没想到院里有名的二炮同志，做思想工作也很地道。 他舒服的坐到了自己的椅子上，再打开电脑，开始编写用药记录。 “这边也缝好了，剩下最后一根了。”凌然放开手，又喊了一句“擦汗”。 旁边期待已久的小护士立即用洁白的纱布，将凌然两鬓和额头上的汗渍擦干，那仰着小脸，认真的模样，难得一见。 赵乐意羡慕的脸都绿了，趁机笑两声：“我做住院医的时候，想擦汗都得说，麻烦给擦个汗。” 他是个灵活的男人，在医院里工作了这么久，自然不能学小孩子们那样，玩“不说话代表我生气”的游戏，就暗暗的刺凌然一句。 不懂礼貌是赵乐意想要挂在凌然身上的标签。 凌然没说什么，小护士却不乐意了，道：“你做住院医的时候，还没改革开放吧，我们这一代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凌医生不要学他的假客气。” 自认肤白体健的赵乐意被攻击的身子都摇摆了两下，努力辩驳道：“我今年也才三十几岁，宣布改革开放的时候，我都没出生呢。” “改革开放那么早吗？我都不知道。”小护士嘟嘟嘴，一转身就不理他了。 护士们在科室内是归护士长来管理的，在医院内则有护理部的设置，医生就算做到了主任医生，也只能向护士长提意见，而不能直接干涉护士的工作和管理。 因此，像是赵乐意这样的主治，没事儿说点荤笑话可以，人家小护士不想理他，一样可以。 赵乐意无奈的咳咳两声，低头去做自己的事了。 “血管钳。” “剪刀。” 房间里，又剩下凌然的说话声。 这一次，赵乐意确信，凌然确实是需要将器械喊出来的，否则，从未接触过tang法的器械护士，根本不知道该递什么过来。 想到此处，赵乐意暗暗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霍从军为什么看重凌然，事实上，虽然心里气的要死，但如果他是主任的话，也会看重这样的医生的。 医院里面，最不值钱是医生，最值钱的也是医生。 全国每年有接近15万名的临床本科毕业生，将近2万名的临床硕士毕业生，而他们希望进入的三甲级医院，全国一共1300多家，每年招收的非关系本科生寥寥无几。对医院来说，实习生来来去去，简直如同消耗品，住院医师乃至于普通主治也没什么稀罕的，走掉一个就再招一个，还能多赚点人情。 但是，能够在一个地区闯出点名号，能够在某个单独病种上做出成绩的医生，就非常受医院的欢迎了。 用庸俗的金钱来表达，实习生一个月的补贴600元到1200元，规培前的住院医每个月2000元左右，规培后的住院医也就拿个几千块，主治拿到一万余元就不算少了，除非是骨科、眼科之类的土豪科室，才有希望拿到3万元。 相比之下，一名闯出了名头的医生，去别的医院做一例手术的友情价就得超过5000元，若是手术时间长一点的，或者需求量较大的方向，一次飞刀（打飞的去开刀）要价一万元或两万元，实属平常。再强一点的医生，甚至会反过来要求当地医院一次性准备两到三场手术，一次做完，省去舟车劳顿。 至于医生们的跳槽，如今也是明码实价了。一名外科医生若是在某种优势术式上，有1000例的经验，就会有很多医院愿意支付100万或200万元的违约金将之挖走——每例手术500或1000元的学习成本，可要比自己培养便宜的多。 正因为如此，像是云医手外科的副主任级的医生，违约金普遍涨到了500万，就算是这样，每年还是会有各种传言出现，并且过上两三年的时间，就会有一起传言被证实。 就此方向来看，医学界与职业体育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实习医生和规培医生处于入门阶段，每个月的收入只够自己勉强过活，资深住院医和主治们，相当于进入了最低级的职业联赛，它们既要训练提高自己，又要在赛场上疲于奔命，最后也只能赚到一份养家糊口的收入。到了副主任级的医生们，才谈得上医界地位，但依旧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阶段，许多人若是离开了效力的球队，就可能彻底离开了圈子。 唯有那些闯出了些许名头的，至少是业内名头的医生们，才有了选择的空间，以及相对宽裕的收入。相对应的，则是转会费的出现…… 赵乐意低头看看依旧被麻翻放倒的病人，心想，这家伙就是主任的试金石了，估计会得到最好待遇吧。 一旦他的手部功能恢复达到预期，霍从军起码能再建一个手术室吧。 “全部完成了。” 凌然说着就开始做起检查来。 此时，陆续返回手术室的医生，也都按捺不住好奇，围了上来。 凌然自顾自的在缝合后的创面认真搜索。 作为出门前都要核对窗户关好了没有的凌然，送患者出门前，自然看的更加仔细。 赵乐意也加紧操作。 他的工作原本就简单一些，不该露而露出来的地方用敷料遮盖好，不该漏而漏出来的地方弥合起来，不该搂而搂起来的地方分隔开来，再保证各项生理指标相对稳定，就可以放手了。 总算在凌然要离开前，赵乐意将钳子一丢，道：“我这边处理完了。” “太好了，可以休息了。”小护士兴奋的举了举拳头，跳下垫脚凳，终于高看了赵医生一眼，再转头，就发现自己的额头只到凌然的肩膀位置，不由的脸色一红，旋即傻乐起来。第五十二章 审查 “王主任，麻烦你跑一趟啊。”霍从军在电梯处接待了手外科的王海洋主任医师。 王海洋是位有点枯瘦的老头儿，脸颊和胳膊上的骨头都显了出来，约莫只有80几斤的样子，非常符合网红时代的价值体重。 作为一名曾经的骨科医生，就这么个体重，选择手外科感觉更像是被迫的——来个200斤的胖子要截肢，他连人家的腿都搬不动。 王海洋没有拉过皮的脸上，露出熟络的笑容，对霍从军笑道：“你殷勤的我都不习惯了，没想到你霍二炮求人的时候，也笑的这么好看。” 几名主治跟着霍从军，过来做背景，一个个低着头露出微笑。 霍从军咳咳笑两声，道：“这不是因为你来了吗？我是高兴，晚上别急着回去，咱们喝一杯……” “别介，你这个马屁拍的我心虚，行了，咱们也别去会议室了，直接去病房看吧。”王海洋看得出来，霍从军对眼下的案例，是真的上了心的。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怎么说都是来请你会诊的，水都没喝一口……”霍从军的假客气，隔着三米远都能闻到。 王海洋呵呵一笑，道：“到病房直观一些，给大家都省点时间。” “好，那就直接去病房。”霍从军也懒得去会议室看PPT，转头道：“去喊一下凌然，让他直接来留观室。” 急诊的留观室，就相当于住院部的病房，正常来说，留观室只收纳短期内需要观察的病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最常见的是“三不了”病人，所谓治不了的，好不了的，回不了家的，有时间长的，能在急诊室里呆一两年的时间。 霍从军向来很烦这些把急诊室当养老院的老病号，但是，这一次，他充分的利用了这种情况，悄悄的开辟出了几个急诊小间，名义上用来扩展留观室的床位，实际上用来充当额外的病房。 医政科装模作样的来考察了一次，就睁只眼闭只眼的将他放过了。 王海洋入内看到一间病房里的四张床，以及与手外科一模一样的几件简易的复健道具，险些笑出声来。 “还好来的是我，要是让锦主任看到了，能让你给气笑了。”王海洋毫不掩饰的讽刺了两个科室主任。 身为主任医师，若是不求上进的话，确实可以很随意了。 事实上，如果是副主任医师的话，王海洋根本不可能来急诊科，帮想要抢生意的霍从军的病人做诊断，对手外科的医生们来说，王海洋纯属资敌。 然而，王海洋并不在乎。 他与科室主任锦西的关系本就闹的很僵了——每个科室的科主任和主任医师，几乎都有不为人知的对抗，王海洋既不指望坐上科室主任的位置，也不指望能再划分科室，再加上，他攀技术也攀不动了，所以，独领一个治疗组的王海洋早就是放飞自我的状态了。 霍从军在云医呆了这么多年，太知道医生们之间的事儿了，笑眯眯的道：“你们手外还有留在我们急诊的病人呢，怎么样，锦西不要的病人，我都不能收治？就得让你们先挑了？没这个道理，对吧。” 王海洋嘿嘿的笑两声，并不去答。 挑病人是急诊与专业科室之间的长久顽疾了。 按照规定和正常的医院模式，急诊收治了病人，经过抢救或简单处置之后，是要把病人转给其他科室的。 然而，规定是规定，执行是执行。在越好的医院越拥塞的情况下，其他专业科室并不想全盘接收急诊室的病人，他们会做出种种要求。 结果就是转诊制，很容易就变成了挑选制。 难治易死的病人，专业科室都不愿意要，例如癌症晚期的病人，既不能开刀，又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专业科室就不愿意收治。老年慢性病患者，专业科室也不愿意接受，像是高龄感染的患者，病情反复，治好了又复发，再好了不敢走，压床能压到科室的奖金扣光。 而像是云医手外科这样的精英科室，他们收治的病人已不局限于云华本地周边，或者昌西省范围了，他们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在手术量充足的情况下，手外科也不可避免的会挑选病人。符合主任们的研究方向的患者是第一位，其次是有成熟治疗方案的患者，也能得到及时的收治，在此之外的，他们就会观察病人好不好打交道，并考察病人的支付能力。 从科室的角度来说，治疗一名病人能分到的钱很少，普通的病例只有一两千，两三千元的样子，上万元的就很少了。但是，如果出现一名拖欠医药费的病人，亏空就可能达到几十万元，一个科室的绩效会扣的医生们怀疑人生，挨打更是正常人都会避免的。 对于不符合科室利益和医院利益的病人，科室自然会尽可能的避免收治。一些病人会就此离开，有的病人因为种种原因，就滞留在了急诊科。 霍从军为其他科室挡的雷，此时就变成了他的砝码。 正如他对王海洋所言，手外可以挑病人，他也可以不转诊，大家各执一词，也就无所谓正确与错误了。 “病人是这位吧。”王海洋岔开了话题，来到了病床前。 病人家属忙忙的起身打招呼，被周医生给劝到了病房的角落里，一群穿着白大褂的急诊科医生，将病床给团团围了起来。 大主任出巡，排场是不能少的，医生们也能就此获得经验。当然，大家现在最好奇的，是凌然做的tang法缝合究竟能不能行。 “患者马文华，42岁男性，因为车祸送至我院急诊，头颅CT阴性，颈椎、四肢都有不同程度的骨折，腹腔内出血，一期手术进行了3个小时，左手屈肌腱损伤，并行做了tang法缝合……”赵乐意说到此处，看了凌然一眼，才继续说起了既往史和用药。 王海洋默默的听着，没有什么表情。 对他来说，这些都属于背景因素，霍从军请他来，主要就是看手部缝合的。 所以，王海洋的目光很快锁定在了凌然身上。 他没见过凌然，但霍从军说过“就最帅那个”，王海洋也就记住了，此时往两边一看，很容易就发现了目标。 赵乐意见此，也就乖觉的结束了介绍，退到了霍从军的后面。 “你这个是怎么缝的？直接说步骤吧。”王海洋知道凌然没有接受系统训练，故意不让他说准备好的台词。 凌然本人倒是没有多想，往前走了两步，就道：“第一根套圈缝线，我是选在了肌腱近断端背外侧8毫米处，锁入第一个套圈结以后，将套针纵行穿越肌腱，在远断端背外侧6毫米处出针……” 他一边说，一边指着患者的手背比划。 王海洋其实是没做过tang法缝合的，他平时都是用Kessler和双kessler，偏门一点的掌握了wilms，平时做个断手再植什么的，成功率颇高，他个人也是满有成就感的。 相对来说，复杂程度较高的tang法缝合，王海洋并不喜欢。虽然从数据上看，是提高了10%到20%的成功率，手功能评定的分数也能高个10%到20%，但对医生增加的负担可不止一两倍。 不过，王海洋对手外科赫赫有名的tang法还是很了解的，他甚至看过汤锦波的现场操作。 王海洋一边听凌然说明，一边与记忆中的知识点对应，听了一会，觉得自己好像懂的多一些了。 又过了一会，看着那英俊年轻的实习医生，王海波忽然醒悟过来，妈蛋，老霍是喊自己来找茬的，不是来听讲座的……第五十三章 能动就是好 霍从军一直注意着王海洋的表情，见他面色一变，心里顿时咯噔一声，忙问：“王主任，有问题吗？” 王海洋沉默了几秒钟，有些不好意思的说：“没有。” 他的不好意思，在于他提不出问题来…… 对于一名授命找茬的主任医师来说，这显然是有些尴尬的。 但是，手外科的肌腱缝合，本来就是高技术要求，低系统性要求的单纯手术，凌然的手术步骤说的头头是道，他还真挑不出毛病来。 至于具体缝合的怎么样，王海洋也不能再将病人的肌腱掀起来看。 霍从军反而有些不高兴了，道：“老王，有啥说啥，不用给咱遮掩。这个本来就是抢救中进行的精细手术，现在找你手外科的大专家来会诊，不就是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吗？” 他这么一说，躲在房间角落里的病人家属果然面露感激。 高速公路的车祸，病人没有被撞的四分五裂，也是半破碎状态了，能把命救活，就已达到了病人的最低期望值，霍主任能关心到病人的手部功能，收获的只会是感激。 王海洋苦笑两声，道：“咱们做个手功能评定哦，当然，病人现在才刚做完手术，可能状态不是太好，咱们先做个参考。” 手功能评定是手外科常做的，就是用来评断手术后的病人手部功能的。 王海洋先抓住病人的手，轻柔的做了几个被动的动作，发现完成的不错，才问：“病人能主动活动手部了吗？” “文华清醒的当天，凌医生就要求活动了。”家属抢着回答，带着些不确定问：“这是好还是不好？” 王海洋眉毛一挑，咳咳两声，才道：“能动就是好，不能动就是不好。” 家属大受鼓舞，忙道：“能动，五个手指都能动，就是动的不厉害，还不能握拳。” 另一位年长些的患者家属赶紧追问：“现在还不能握拳，没关系吧？” “没关系。”王海洋听的又有些发愣，转头看看凌然，才道：“tang法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凌然微笑点头，表示认可。 旁边的一群住院医看的浑身发痒，总有种走错了片场的感觉。 王海洋盯着患者，让他活动每一个手指给自己看。 刚做了一轮手术，且在等在做第二轮手术的患者有些昏昏沉沉的，但还是在王海洋的指示下，尽可能的活动了手指。 微微能动，又丑又肿。 但是，是真的能动。 “医生，怎么样？”家属依旧是忧心忡忡。 王海洋这一次用肯定的语气道：“能动，就很厉害了，能动说明没有肌腱断裂……唔，咱们握一下拳啊，肯定是握不住的，能握多少算多少……” 在他的指挥下，被裹成半个木乃伊的马文华，极其费事的用左手做出一个大C的形状。 “做不动了吗？”王海洋问。 患者点点头。 “怎么样？”这次问的不仅有患者家属，还有霍从军。 “还是很不错的。”王海洋咳咳了两声，道：“咱们再做个指尖对捏。” “指腹对捏。” “侧捏。” 王海洋做了一轮测试，越做越是惊讶。 手部肌腱缝合的预后，最麻烦也最重要的是两点，一个是肌腱黏连，一个是肌腱断裂。 肌腱黏连会限制手的功能，肌腱断裂更容易理解了，缝好的肌腱裂开了，自然是一点功能都发挥不出来了。 对于手外科的医生们来说，麻烦的不是两点中的任何一点，麻烦在于两者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单独想解决肌腱黏连的问题很容易，越早让手开始活动，黏连的问题就越小，因为黏连是逐步发生的，拖延的时间越久，黏连就越严重。 解决肌腱断裂也很容易，越晚让手开始活动，断裂的几率就越小，因为肌腱是逐步长起来的，拖延的时间越久，长的就越结实。 于是，肌腱黏连和肌腱断裂，就变成了相悖的两个后遗症了。 早活动，解决黏连问题，增加断裂风险——裂了就得二进宫，还不一定能再缝合适。 晚活动，断裂的几率小了，黏连问题严重，很多手都不能正常使用了。 为了解决这个麻烦，手外科在两条路线上拼命尝试。最初很多手足外科的医生，设想像是器官移植那样，能够找到一种防止黏连的药物，或者得到一种降低黏连的敷料，从而减少肌腱断裂的风险的同时，又不至于肌腱黏连。但是，始终都没有决定性的药物出现。 于是，早活动，增加肌腱缝合的强度，在很多年里变成了唯一的路线。 tang法又是其中走的最远的一种。 它采用三股线缝合，使得缝合的强度大增，从而能够更早的开始活动。 王海洋喜欢的Kessler法和双kessler法，通常在术后48小时，最早36小时的时候，开始被动活动，3天以后，开始尝试主动活动，即使如此，还是有20%的肌腱会断掉。 tang法却是强调在24小时以后，就开始主动活动。 王海洋以前看过手术，却没有观察过tang法缝合的患者的预后。 而就此时看来，凌然操作的tang法缝合的患者的预后，显然要好很多。 “我们手外科啊，一直强调早期活动。”王海洋面对病人，同时也是给霍从军说明，道：“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早期的活动能力越强，手的功能恢复就越好，但是，具体能多好，我们也不能肯定。” 后一句，他给病人打了个预防针，又道：“一定要听从医嘱，最后的恢复情况，既与你的肌腱既有状态有关，与缝合的好坏有关，也与你的复健情况有关，复健尤其重要。” “那咱们这个缝合的，究竟怎么样？”年纪较大的家属，始终对凌然有些疑虑，毕竟，在他印象里面，医生都是越老越好的，就像面前的专家这样。 王海洋笑笑，很有经验的反问：“你们期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那肯定是希望好一点。”患者家属迟疑了片刻，想到之前看到几乎稀碎的烂手，不确定的道：“最起码要能生活自理吧。” “那没问题，你们这个要求是能达到的。”王海洋这么一说，家属都高兴起来。 王海洋倨傲的一笑，经他手做的肌腱缝合，3天就能到此程度，别说是生活自理了，做饭甚至打球都有可能做到的。 转瞬，王海洋突然觉得不对，这个不是我做的缝合呀！ 转头看到那个做了这项手术的年轻的面容严肃的实习生，王海洋瘦削的身材忽然颤抖了一下，忽然觉得这次检查索然无味极了，他还是实习生啊……第五十四章 赞许 新启用的病房，似乎还带着曾经仓库的阴冷气息，即使从玻璃窗透入的光，似乎也带着反射后的弱者气息。 但是，越来越多的医生的到来，不其然间，为家属们驱散了周身的寒气。 尤其是被围拢在正中的干瘦老医生的重视，更令他们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 “霍主任，麻烦打印一张手功能的评测表，咱们现场做一下吧。内网找手外科就有。”王海洋更多的还是出于好奇。 他在手外科做了很久了，tang法在十几年前，刚兴起的时候，在手外科领域掀起了很大的浪潮，尤其是在国内的手外科医生们中间。 毕竟，它是中国人获得的世界级成就，还得到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如今，手外科讲学的PPT里面，一旦讲到90年代的手外科发展，就一定会说到tang法缝合。 但是，了解是一回事，掌握又是另一回事了。 王海洋当时没有选择学习，后来就更加没有动力了。 当然，就算他当时想要学习，也不一定能学得到就是了，看看在手外科混的风生水起的潘主任就知道了，年纪轻轻的做到副主任，起码有两三成的功劳，属于他掌握的tang法缝合吧。 想到此处，王海洋对凌然，以及他的技术，就更有兴趣了。 一只住院医被打发出去打印手功能评测表了。 没多长时间，他就带回了一叠的评测表，并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张。 “咱们就当做题了。”王海洋哈哈的笑两声，给病人家属也递了一张，道：“就按这个做，我来打分，第一个项目，咱们刚才已经做了，对指，咱们从最简单的食指开始……” “手指内收外展看看……” “接下来，是腕关节旋转……” 王海洋一项项的打分，从表上可以看得出来，患者的每一项得分都不高。 像是腕关节的旋转一项，患者连50度的标准都达不到，只得到了1分的安慰分。 可就是这样，王海洋已是心惊不已。 肌腱的愈合是需要时间的，通常来说，要术后16周，才能出院，其中，仅仅术后第一阶段，就要持续3周到4周的时间。 而他现在做的测试，给术后三周的患者去做，也就是这么一个成绩了。 “病人伤势这么严重，还能保住手部功能，是很难得的。”王海洋一辈子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查房与谈话了，再一次的安慰了家属，并且特意叮嘱道：“接下来几天很重要，你们家属也分配一下，不要都守在这里了，分时间段，一次有一个人就可以了。” “好的。” “没问题。” 家属们有事做了，反而觉得轻松一些了。 王海洋将注意力从患者身上挪开，微微转身，道：“凌医生，我印象里，tang法缝合，是要对肌腱做一些修补的？” “对。”凌然道：“对肌腱的切削，反而可以刺激肌腱的生长，增强它的恢复能力。” “确实恢复的很好。” “患者毕竟还年轻。” “比预计的好？” “这方面我也没有太准确的判断，毕竟做的还少。” “凌医生做的很完美了。” 王海洋说话间，自然而然的用上了“凌医生”这个词。 凌然和王海洋都没有什么感觉，旁边的几只住院医，以及多名主治，却都不免侧目。 对外科医生们来说，上级医生都是很凶悍和霸气的存在。 简单来说，不破口大骂的上级医生，就算是好医生了。而在更多时候，主任一级的医生，并不会很正式的称呼某某为某医生，至少不会这样称呼实习生。 “王主任，咱们去办公室坐一下。”霍从军觉得不用再在病房里，当着病人和家属聊了。 王海洋从善如流，并轻轻的拍了拍凌然的肩膀，让他和自己并排走，以方便说话。 一群小医生默默的跟在了后面。 嗡…… 凌然的脑海中，又有一排的提示出现： 成就：赞许 成就说明：同行的赞许是对医生的最大褒奖 奖励：初级宝箱 凌然做的第一件事，是回顾之前获得成就时的说明，并在脑海中问道：“之前获得衷心感谢的时候，说病人的衷心感谢是对医生的最大褒奖吧，现在同行的赞许也是了？” “是的。”系统很快给予了回答。 “不能有两个最大吧。”凌然稍稍有些不自在。 系统道：“中文语境中允许。” 凌然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 送走了王海洋主任以后，急诊室又回到了忙碌工作与假装忙碌工作的状态，有人会调侃凌然两句，但并没有人特意找凌然聊天，也没有人再指挥凌然做事。 医生们大约还在消化过去几天里，获得的新知识点。 凌然倒是很自在。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合群的孩子，就是进入大学，常来找他说话的，也是女生多于男生。 凌然甚至有些享受失去多日的宁静，找了个角落，拿出手机，点开游戏图标，顺手点开了初级宝箱。 “又是精力药剂啊。”凌然抬了抬眼，就看到箱子里冒出的熟悉绿光。 不过，凌然现在倒是挺期待得到精力药剂的。 因为与他想象的不同，系统并没有频繁的发出任务，或者给予奖励。 距离他上一次获得初级宝箱，已经有一阵子的时间了，加上那次得到的精力药剂，他总共也不过是得到了8瓶精力药剂，用掉了1瓶，还剩下7瓶。 对于一个月就能熬夜10次的医生职业来说，7瓶精力药剂，堪称珍惜了。 凌然悄然收起别人看不到的小绿瓶，趁着游戏没开始，又在脑海中问道：“系统，谁是云华tang法缝合最强的人。” “是你。”系统回答了问题。 凌然满意的点点头，再次开始了倔强青铜的征程。第五十五章 我不在家老妈做好吃的了 云华医院急诊科的休息室约莫三四十平米。 它的中间是几张旧办公桌，胡乱的拼成了一个不规则图形，大家平日里吃带来的便当或外卖的时候，就趴在中间的桌子上。 办公桌的中间有几株绿植，办公室的周围也有。 十几把散乱的椅子丢在四周，另有一筒凳子立在角落里，像是在人行道上摆摊的烧烤摊似的。 休息室向南，有充足的阳光照射进来，又不至于太过于耀眼。 两名住院医说说笑笑的推门进来，首先看到的就是漫桌的阳光，以及角落里认真打游戏的凌然。 正在聊天的两人，默契的停了下来。 他们默默的坐在了远离凌然的另一边角落里，莫名的都有些不自在。 “哎，要不去外面吃饭吧。”身材健硕的住院医吕文斌瞅着凌然，有种看到上级医生的感觉。 同来的住院医有点懒得动，可是抬眼看看凌然，也猛然感觉到了压力，不禁点点头，道：“那就出去吃。” 两人一同起身，要出去了，吕文斌不自觉的说道：“凌医生，我们先走了。” “好的。”凌然回了一句，注意力依旧集中在手机屏幕上。 两名住院医出了休息室，走出老远，吕文斌突然站住了，问：“我为啥要给他说先走了？” “对啊，为什么呢？” “为什么？” 问出这个问题的小医生，不止一位。休息室是小医生们的避风港。 主治、副主任和主任们有的喜欢呆在办公室，有的喜欢呆在手术室，事实上，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大部分外科医生都觉得手术室的环境更舒服，切切割割的做些挽救人类的事情，简直是浑身舒畅。 年轻的住院医和实习生们倒是喜欢手术室，可进去的机会却不多，至于办公室——自从电子病历系统在医院里应用起来了，小医生们坐到电脑前就毫无快感可言了。电子病历平均一份需要近万字，就算采用了复制粘贴大法，但是面对平均每周二三十名病人，写病例的任务之重，依旧令人反胃，更不要说，病例之外还有开药、医嘱、日常查房、手术助手、继续学习并准备考试，陪笑于主任，陪笑于副主任，陪笑于主治等等重任。 于是，坐在中年医生们较少踏足的休息室，几乎是小医生们在医院里最舒服的时光了。 直到……众人开始从凌然身上察觉到压力的时候。 tang法缝合妥妥的是四级难度的手术，当然，手术分级不是单纯按照难度来分的，但是，能做四级手术的，依旧是医生中的佼佼者。 或者说，这样的手术，其实就是小医生们梦想中的手术了。 理论上，一次tang法缝合，是可以拉一名资深主治来做一助，再调两只住院医打下手的…… 任何住院医或实习生想到此点的时候，都宁愿去天台放风，而不是坐在了休息室里了，尤其是对着屏幕，无比严肃的凌然，总会让人想到严肃的上级医生。 凌然一无所觉，依旧玩的很开心。 董志专的教练恢复的很好，虽然转到了其他科室，还是很感谢凌然，特意让他加了俱乐部的几个小号，有实习生练习的时候，就会带着凌然一起。 虽然他们经常在语音聊天里说一些“赌输了”，“提高难度”之类的话，但凌然从来都不放在心上。 “凌然。”休息室门被重重的推开了。 进来的是在检验科实习的王壮勇。 王壮勇的白大褂洗的干干净净，且被熨烫的挺括之极。他本人也收拾的干干净净，不像个医生，倒像是一名做汽车或房产的销售员。 “今天能按时下班了？”王壮勇问。 “能。你刚刚在微信上问过了吧？”凌然的神色严肃。他操纵的程咬金正在努力的逃避敌方的追杀，他右手的食指正在屏幕左侧拼命的滑动，它在帮左手的拇指——优秀的外科医生，自然要充分的利用每个手指。 “前几次问你想，你都加班来着。”王壮勇说着催促道：“先出门，陈万豪在外面等着呢。” “死了就走……”凌然的声音停顿了一下，默默的站起身，将手机揣到了兜里。 …… 和舍友一起在外面吃了饭，凌然才搭公交车回家。 老妈陶萍做饭的频率是很低的，即使心情再好，一周也做不了一次饭。 凌结粥同志倒是很勤劳。只不过，勤劳与美味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因此，即使凌然是在本城的大学里读书，也不会经常跑回家吃饭。 在巷子口下车，越往里走，感受到的光线就越少。 前几年统一安装的路灯开始频频出现故障，市政的工作人员每隔一段时间会来维修，换换灯泡什么的，而在此期间，路灯就是有一段没一段的。 好在两边的店铺的门头都亮着，红色、黄色、绿色的光线交织，有点魔幻，有点现代，有点社会。 在人们聚集的时间段里，下沟其实是个很热闹的所在。附近写字楼里上班的小白领们，也会来这里吃饭，偶尔买点小玩意，打个小针什么的。 但是，当人群散去的时候，仅有的路灯和门头灯，就会让人有些心悸了，等到巷子里的小店都关门的时候，就会更加令人不安。 凌然手插着兜，默默的在巷内穿行，一会儿，就看到了自家诊所的红灯和黄灯。 诊所的大门已经关起来了，旁边有小门可供进出。 傍晚就不再输液了，卖药的业务也越来越少，基本不做了——出巷子百余米远，就有24小时开门的药房，品种全又有积分之类的，是诊所竞争不过的存在。 一股淡淡的香气在院内飘散。 凌然微微皱皱鼻子，非常确定，这是老妈做的饭。 老妈做饭了？ 凌然不觉的有些惊讶，快走两步，推开北边的房门，果然见到满桌的菜肴。 “你怎么回来了？”陶萍同志看到了儿子，有些诧异。 凌然沉默两秒钟：“今天没有什么事。” “吃饭了吗？” “吃了。” “那就好。”陶萍松了口气，重新开始摆筷子，道：“我做了素斋。你可以坐下喝点汤，冬生从山上下来，一点东西都没吃呢。” 说话间，一名大约10岁的小沙弥，热乎乎的冒着气入内，见到凌然就施礼，认认真真的说：“小凌施主，你好。” 接着，他又对陶萍施礼，道：“谢谢居士，洗澡水很舒服。” 小沙弥虎头虎脑的，头发剃的一干二净，看着就像是一只小足球似的。 他的灰色僧袍干干净净，仪式感更是十足。 陶萍看到小而憨的小沙弥就很开心，一把将之拉了过来，揉着脑袋笑道：“冬生好有礼貌。” 小沙弥冬生的脸色一僵，低声道：“居士……请不要揉脸，我涂了面霜。” “哦哦哦，是要好好保养才能多可爱几年，就像我们家凌然。”陶萍说着叹口气，踮脚够够儿子的头，道：“长太大了，就不好玩了。” 凌然默默的坐下来，顺手将小沙弥解救出来，也顺手摸摸他又光又嫩的脑袋，问：“是给你师父来拿药吗？” “是的。”小沙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下山购买药品，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带着，如今就自己跑来跑去了。他在揉头和揉脸中略作权衡，就乖乖的坐在凌然旁边，道：“师父今早帮居士们做丸药，突感胃痛胃酸，叫我来买铝碳酸镁片数盒以备用。” “主持胃痛了啊。”陶萍惊讶的道：“我以前胃痛的时候，还吃过主持做的丸药呢，他自己不用吗？” “师父说，丸药治本而不救急。”小沙弥微微躬身。 “有道理，对喽，我前两年有吃过一种藏药特别好，又治本又救急，我去找找，你一会带给师父哦。”陶萍说着就回房间翻存货去了。 小沙弥迟疑了几秒钟，唱了一声佛号，对着陶萍的背影，道：“谢谢居士。”第五十六章 早餐 陶萍做的素斋的味道亦是相当好。 她尽可能的保持了食物的本味，又在控制油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做出不同的口感，精细的烹饪，灵巧的火候，使得白菜土豆之类的常见菜，也能体现出诱人的滋味。 凌然在很克制的情况下，品尝了几道炒菜炖菜和蒸菜，再喝了菠菜汤、菌汤和竹笋汤，才放松的躺在了沙发上，摸摸小沙弥的脑袋，再打开电视，随便摁一个频道，放松的看了起来。 冬生盘膝坐在沙发上，乖乖的直着腰，突然拍拍脑门，道：“忘记了，我带了线香来。” “线香？” “恩，是用来焚烧的，可以怡神悦心，材料都是我在山上自己采摘的，还加了药材白芷。”冬生很是认真的说过，又道：“不过，我刚开始学着做，效果不一定好……” “你有这份心就好了。”陶萍开心的坐在另一边，也摸摸小沙弥的脑袋。 冬生默默的道：“师父说了，居士能给我栖身之地，要怀着虔诚之心接受，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冬生所在的十二泉庙，地处云华远郊的十二泉山，坐公交车要三个小时才能到，往返非常辛苦，陶萍因此就让冬生在家里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带着药回去。 凌结粥对此也没有意见，一方面，冬生确实可爱，又有确实的困难，家里也有足够的客房。 另一方面，做小诊所本身就比医院灵活的多。凌家经营下沟诊所几十年，赊账的生意做过，押账的生意也做过，早些年甚至有居民搬家具来充当药费的，硬着头皮，该收的也要收。 就是最近两年，微信支付兴起了，下沟诊所里也适时的贴上了二维码，同样的，要收手续费的刷卡交易，他们也早就支持了。 凌结粥甚至做好了准备，要是有一天，银行开始推行当场分期的信用卡业务，就像是韩剧里演的那样，他也能忍受。 陶萍想的就浅多了，只是很高兴的揉揉冬生的脑袋，道：“那我也就怀着虔诚之心，收下你的礼物了。” “我还自己做了火柴，可以用它来点。”冬生觉得自己的劳动得到了认可，满面笑容，整个人看起来更乖了，像是只阿拉斯加似的。 陶萍自去取了焚香的道具过来。 让一缕熏香在室内缭绕，是很中式的享受，也很符合文人的气质，陶萍没事喝茶或玩珠子或玩瓷器或看书或修剪盆栽的时候，也会点燃一支，尽心享受。 她平日里最常用的香盒是一只檀木的摆件，雕刻像是一只小小的大提琴，琴弦的位置刚好镂空，使得躺倒的线香点燃后，适度的燃烧。 陶萍擦着一根火柴，等火焰稳定了一些，再用火焰下端，以内焰去微微的靠近线香的上端，如此一来，线香就会被慢慢点燃，而不会一下子燃烧起来，从而造成浪费。 “比我自己买的好多了。”陶萍轻轻皱皱鼻子，神情愉悦。 凌然和凌结粥互看一眼，显然都没有太get到点。 不过，这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事，并不值得深究。 小沙弥双手合十，道：“师父也说，我在制香上很有天赋，居士喜欢的话，我下次多带一些。” “恩，可以多做几种味道的。”陶萍摸摸小沙弥的脑袋，道：“但也不要带多了，我几天才点一支。” “好的。”小沙弥说着，打了一个小哈欠。 “到你睡觉的时间了吧，自己去收拾房间吧。”陶萍此时就很没有主人样了。 小沙弥自如的道谢，自去楼上的客房，开始取被褥，铺被褥，装枕头…… 对于凌家的客房，他也是相当熟悉了。 翌日。 凌然刚起床，就听到了院子里的扫地声，探头去看，果然是穿着小僧服的冬生，在卖力的扫地，旁边还有一盆清水，用来遮蔽灰尘。 冬生挥舞着与自己一般大小的扫帚，一下一下，不缓不急。 他每次住到凌家都会早起，打扫卫生，擦洗栏杆和门框等等，与在十二泉庙里一般无二。 凌然洗漱完毕，下楼来，摸摸冬生的脑袋，去巷子里的早餐店，买了油条豆浆回来，再喊冬生吃饭的时候，他就像是普通小朋友一样乖巧了。 相比陶萍做的素斋，冬生更爱油乎乎的油条，放满了调料的豆腐脑。 “慢点吃，不够的话，把你凌叔叔的豆腐脑分一点。”陶萍微笑。 吃的正香的凌结粥愣了一下，问：“为什么不分你的？” “你不够喝再喝我的好了。” 凌结粥顿时满意的笑了。 冬生完全不明白适才发生了什么，只是想了想，道：“师父说，等我读了佛学院，就可以拿到工资了，到时候，我请你们喝豆腐脑。” “好好好。”陶萍乐呵呵的，却是戳一下凌然道：“你都大学毕业了，怎么不请我们喝豆腐脑啊。” 凌然缓缓的放下勺子，面对老妈，道：“您喝的这碗，就是我刚去买的。” “啊……”陶萍的表情滞了一下，转瞬叫了起来：“我儿子工作以后买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我竟然没有拍照！”第五十七章 拉钩侠 凌然提前10分钟出门，顺便将小沙弥与一包铝碳酸镁、一包硝苯地平，一箱马应龙送上了公交车。 冬生熟练的找到空位，挥别凌然，就熟练的拿出一本《知言》，无声的诵读起来。 凌然站在马路对面，等着公交车启动了，再漫步前往云医。 清晨时光是医生们最自在的时间，在查房之前，他们不用承担来自医院的种种责任，在离家之后，他们不用顾忌家庭的种种羁绊，做一名自由的人，每天一小时。 凌然还没有彻底的融入医院生活，但他依旧享受路上被浪费的光阴。 直到云华医院四个钢结构的大字，出现在前方，凌然才重新收敛精神。 进门，换了衣服，凌然就想往休息室去。 实习生们都是先窝在休息室，再一只一只被叫出去的。 “凌医生。”王佳护士叫住了凌然。她不知道是不是跑过来的，鼻子稍稍有点红，还沁着一颗汗珠。 凌然站定看过去。 “护士长叫我配合你。”王佳护士兴奋的道：“从今天开始，我跟着你做tang法缝合的手术。” “哦，好的。”凌然停顿了一下，微笑道：“手术台就要麻烦你了。” “不麻烦不麻烦。”王佳拼命摇头，开心的道：“我也会努力学习的。” 全新的术式对医生是挑战，对护士也是挑战。一个配合完善的团队，不仅医生要熟悉术式，护士也要熟悉，这样才能在合适的时间递出合适的器械，并且在医生的注意力集中于一点的时候，帮助查遗补缺。 大部分医生，在成长为资深住院甚至主治之前，都有被器械护士骂，被台下护士说，被巡回护士催的经历。尤其像是阑尾炎之类的小手术，小医生们是拿来练手的，护士很可能都陪做上百台了，看到他们的笨爪子勾半天勾不出阑尾，能忍不住不说话的纯属少数。 而到了tang法缝合这样的大手术，护士们就不能单纯靠时间来积累熟悉度了，也没有那么多手术去练习。所以，很多医院里到了大手术时，也要求护士参加术前讨论会，了解手术步骤。有心的还要去熟悉和了解主刀医生。 王佳此时就两眼放光的想要了解凌然了，跟着他问道：“凌医生您具体需要哪些器械，还有人员安排，都可以告诉我，我来写报告。” “并没有太特别的要求。”凌然仔细想了一下，tang法其实也不需要太特殊的器械，同为手指屈肌腱的缝合，云华常用的起卖有两三种术式，开展过的术式怕有快十种了，tang法自然也包含在内。 要说起来，云华的骨科、普外科和急诊科，都有做过手部肌腱缝合的，无非就是次数频率和成功率的问题。 在医院，尤其是云华医院这样的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里面，究竟开展什么术式，很多时候并不是由科室或者科室名称来决定的，而是由科室的高级别医生们来决定的。 一方面，各种职称评定和年度认定中，有要求医生开展新的手术方法和术式，另一方面，牛气的医生总是会有新的想法和新的兴趣导向，医院不仅不会拦着，还会给予支持，或者说，想拦也不一定能拦得住。 急诊科在云华是大科室，霍从军想要抢手外科的生意，除了手外科，其他科室都只会配合。 王佳以为凌然不明白，特意道：“不用特别的要求啊，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的，现在不提，之后就不好提了。” 凌然道：“先等到有病人，再具体安排吧。” “你如果想要病人，一天内就有的，还是先安排……” “霍主任找到病人了？”凌然打断了王佳的话。 医生开展新术式，最大的障碍是病人的来源。病人不能自己制造，只能等待，这就使得许多医学研究处于很复杂的境地。 譬如协和的大犇级医学家吴阶平，他的成就之一是确定了一种新的疾病——肾上腺髓质增生，为确证此项疾病，他从60年开始，用了16年时间，收集了17个病例，平均一年只有一个，这种被动的等待，使得医生做研究，经常能做出天文学家的感觉。 王佳并不能理解凌然的想法，茫然道：“手指屈肌腱受伤的人很多啊，咱们医院每隔几天就能收一个，你如果急着要的话，还可以给急诊中心打电话，让他们多送屈肌腱受伤的患者上来。另外，还可以请霍主任通知底下的区县医院，运气好的话，当天就能碰到一例吧。” 凌然恍然，又问：“助手呢？谁给我做助手？” “霍主任。”王佳顿了一下，补充道：“你没有主刀资格，所以手术记录上，是霍主任主刀，你做助手，等到操作的时候，你就主刀。” 她说着吐吐舌头，道：“霍主任到时候估计会和你谈的，你别说我先告诉你了。” 凌然点头表示明白。 不长时间，霍主任果然召唤了凌然，并谈到了主刀和助手的问题。 凌然自无不可，只问道：“方便起见，我还需要再多一名二助。” 让主任当助手是很不靠谱的事，他的事务繁忙，怎么可能天天窝在手术室里给凌然打杂。事实上，很多科室的大主任，都习惯挂名做主刀，然后让手底下的医生实际操作的。 霍从军估计也就是开始阶段，会多关注一下凌然罢了。他想要的是大急诊，又不是大锁链。 “你不说我也要给你安排的。”霍从军笑呵呵的道：“恩，二助的话，安排吕文斌给你吧。他刚刚规培结束，让他跟着你好好学学。” 他其实更想派一名主治级的跟着凌然学习，也好更快的学会tang法，奈何凌然的实习生身份实在耀眼，也就是住院医们没有选择了。 凌然对此更无所谓了，他需要的也就是一名拉钩侠罢了。第五十八章 科草 自入职起，吕文斌就算是急诊科的科草之一了。 他的身材不错，穿鞋能有一米八，常年训练下来，虽然没瘦出腹肌来，但胸肌的厚度能让止血钳夹不住主动脉，臀肌的硬度能把注射用的针头夹断。 除了皮肤粗糙多毛，脸型对称性存疑，鼻梁高度不足，双眼阔度不够，发际线偏后之外，也就是腿略弯，脚略臭，招风耳，脖子短，嘴唇厚，下巴扁，性格较软，工资较低，没车没房没户口等少数缺点了。 不管怎么说，以急诊科的标准来看，三十五岁以下，通不过伤残鉴定，有任何一点长处的，都算是科草了，大家对他也是尽量照顾的，主治们偷懒的时候，经常点吕文斌的单。 吕文斌也经常是带着满腔的热情，在手术室里一拉钩就拉两三个小时。 外科手术中，手术刀切开的皮肤是一条线，要用专门的平板钩子，将肌肉向一边或两边拉开，才能暴露出视野来。 拉钩可以说是一项非常累的体力活，因为肌肉是有活性的，所以会向中间回缩，拉钩的住院医或实习生，在长期的手术室生涯里，经常练出粗壮的胳膊。 吕文斌的健身成果不仅在手术室里得到肯定，当他在抢救室或处置室里出现的时候，医生和护士们也经常点他的单。 对吕文斌来说，像一颗草似的在科室内漂泊，原本就是一颗年轻的科草的宿命。他最高兴的是折磨人的规培终于结束，不用在不同科室间漂泊了。他终于可以像一颗正常的科草那样，扎根于科室，在住院总、主治、副主任和主任们的光耀下，茁长成长。 吕文斌深吸一口气，细细的分辨着碘伏和84不同的气味，阳光照在脸上，每根汗毛都能看的一清二楚。 “吕文斌。”霍主任招招手。 吕文斌欢快的如同奔向圣诞老人的麋鹿：“主任。”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凌然学tang法缝合，学到多少算多少。”霍从军说完，转身就走，没有给吕文斌丝毫的反应时间。 等吕文斌回过神来的时候，他的直属上级，杜副主任已经来到了面前，笑容满面的道：“小吕，恭喜你啊，tang法缝合是咱们急诊科的大项目，就是放在全省范围内，也都属于高端项目，以后做起来了，还是很有前途的。你这一次被霍主任选中，是挑战也是运气，一定要维持好心态，努力上进，取到真经。” 吕文斌两眼茫然，不能置信的道：“主任，我要给实习生打下手？” “主刀是霍主任，凌然只是一助，你是二助。”杜副主任纠正着吕文斌。 “但是……但是，这也太怪了吧。” “有什么怪的，现在社会上都说，不以文凭论英雄，怎么的，人家是实习生，你是住院了，就得你做一助？凌然做二助？”杜主任很想说，人家天蓬元帅还做二师兄呢。但是，为了避免太过于刺激吕文斌，杜主任坚强的忍住了，他决定将这个秘密放到晚上的牌局的时候说。 吕文斌晕陶陶的道：“我不是在乎一助二助的事，但是……” “那就行了。”杜主任拍拍吕文斌的肩膀，道：“你不要有心理负担，你现在还年轻，正是学技术的阶段。你这么想，要是你能学会tang法缝合，升主治还用得着担心吗？这是别的医生抢都抢不到的好机会。” 吕文斌低声道：“那就给别的医生呗。” 杜主任咳咳两声，道：“霍主任看中了你，我也没办法，先这样吧。” 他说完，一个转身就找不到人了。 吕文斌求告无门，也无处诉苦…… 他现在走到哪里，住院医们就像看到瘟疫似的躲开了。 至于主治们，吕文斌也不敢找他们的麻烦。 “吕文斌，找你呢。”护士王佳匆忙而来，一把逮住吕文斌，问：“你不在办公室，又不在手术室的，你跑哪里去？” “我……我也不知道。”吕文斌懦懦的说了两句，忙问：“你知道霍主任在哪里吗？” “霍主任去联系病源去了。” “病源？” “恩，蓝泰县有一例大拇指屈肌腱断裂的患者，本来计划截肢的，主任听说了，就与对方联系，想让他来咱们急诊科做tang法缝合的手术，现在正劝着呢。”王佳回答了吕文斌的问题，又道：“凌医生在旧库房呢，让我见到你，就喊你去练手。” “等等……等等，你说太快了，霍主任劝什么呢？”吕文斌有些晕。 王佳撇撇嘴，心里说了一句“菜鸟”，再道：“患者采用截肢手术主要是经济上的考虑。截肢手术在当地的三乙医院的费用大约3000块，采用tang法缝合肌腱的话，大约要6000块成本，霍主任提出减免一半，希望对方过来接受tang法手术。” “为了省钱所以截肢？”才刚刚结束了规培的小医生吕文斌倍感震惊，想想又道：“既然霍主任给减免费用了，对方不是赶紧跑过来？还要劝什么？” “医疗费用又不是手术一块。”王佳做了好几年护士了，见过的患者比吕文斌多的多，只简单的道：“病人从蓝泰县到咱们云华租车就得快1000元了，异地看病的费用也会多一些。另外，截肢很快就可以出院工作了，肌腱缝合的恢复时间更长，病人既没有医保，也没有固定工作，增加了费用，减少了收入，所以才要霍主任去谈心。” 吕文斌一肚子的问题，却是问不出来了。 “快点吧，凌医生等着呢。”王佳催促了两句。 吕文斌只好先跟着往旧库房去。 旧库房是住院部此前堆放物资的地方，如今存放的都是些不常挪动的粗苯旧货，吕文斌到了急诊科几年时间，也就来此搬过两次东西。 到了地方，推开门，首先映入吕文斌眼帘的，是一排猪脚。 白生生的猪脚高高的挂在灯罩子下面，中间坐着凌然，配合灰扑扑的库房的陈旧之气，就像是某种奇怪的仪式似的。 “凌医生，我们过来了。”王佳大喊一声，以驱散心头升起的奇怪念头。 吕文斌脸色微白，问：“猪脚也是库房的？” “我买的。”凌然抬头看了看吕文斌，道：“吕医生，我准备用猪后足屈肌腱做实验材料，咱们先配合一组试试？” 他更多的还是想让吕文斌尝试一下，否则，带一名完全不懂tang法缝合的助手，那就是给自己找困难了。 吕文斌不禁有些迟疑。 “我在跖趾关节的位置，把深肌腱水平切断了。”凌然拿着手术刀，在面前的猪蹄上点了点，道：“基本相当于掌指关节的II区屈肌腱损伤吧，我先缝一组给你看看。” 凌然并没有询问吕文斌的意愿，只是向他解释了此前的准备。 紧接着，就见凌然放下手术刀，拿起了持针钳。 “如果霍主任不能说动那个病人，怎么办？”吕文斌突然来了一句。 凌然的动作没有丝毫的变化，只道：“既然开始找病人了，就没有找不到的，我们安心等就行了。” 说话间，他手里的针已穿过了猪后足屈肌腱。 一针接一针…… 凌然只是做，不说话，但是将手术的方向，略微调整到了吕文斌方便的门侧。 吕文斌悄然的咽了口唾沫。第五十九章 练习 肌腱缝合是个精细活，一根猪后足的屈肌腱，就能玩很久了。 凌然也不着急，就慢悠悠的操作，既是自己练手，也是给其他两人一个了解tang法的机会。 大师级的tang法缝合固然很强，但距离完美级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成功率和术后的手功能的恢复上。 当然，典型的屈肌腱损伤，对于大师级和完美级来说，差别已经不是太大了，固定的流程走下来，失败的几率极低，而且，就算是失败，也是相对的，无非就是恢复程度不够理想，比预计值低上百分之二三十的样子，比大多数医生的成功案例的恢复程度还要高。 但是，凌然并不能指望自己遇到的都是典型案例。 绝大多数的失败案例，都是发生在非典型的案例中的。 非典型案例也是医生们最大的挑战。临床医学的发展，可以看做是将非典型的人，非典型的解剖结构，非典型的身体状况和非典型的创伤，逐渐归入典型案例的过程。 以现代人认为最简单的腹腔手术阑尾炎为例，它在过去几百上千年的时间里，有记录的死亡案例比有记录的诗人还要多，现代医学征服阑尾炎也是一步步的总结经验而来的，比如说，colins截止95年收集了5万例的阑尾资料，对阑尾的位置做了总结，确定95.48%的人的阑尾在右下腹部，0.58%的人在右上腹部，从而告诉外科医生们，切阑尾先找右下，找不到找右上，然后再去左下，别满肚子的瞎翻肠子…… 现如今，外科医生们已经知道，阑尾异位有八种情况，发育异常有六种情况，畸形有四种，异位组织又有四种，从而将曾经的非典型案例，都归入了典型状况。 切阑尾的方式，也从胳膊长的开腹，逐渐进步到了指头长的开腹，再到腹腔镜下的三个洞…… tang法缝合也是一样。 从90年代开始出现以来，它针对的就是典型的屈肌腱损伤，之后再慢慢扩展。 凌然估计，若是完美级的tang法缝合，应该能够针对大部分的II区屈肌腱损伤了，大师级的范围相差不多，但对边缘化的一些非典型案例，成功率和优良率就要差一些了。 然而，医生是无法保证自己遇到的是什么样的病人的。 霍主任既然希望抢手外科的生意，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肯定会送大量的屈肌腱损伤的病人来，人数只要堆起来，非典型的案例是必然会出现的，只看有多非典型了。 凌然也不指望系统能送一个完美级的tang法缝合给自己。 到目前为止，他只从中级宝箱里开出来本“一级技能书”，得到了完美级技能，选择的范围还是基础技能。 大师级的tang法缝合是从单项技能书里开出来的，属于术式的一种，是否会有类似的技能书，从而得到完美级的tang法或其他肌腱缝合法，凌然是一点保证都没有的。 事实上，就算系统给他一本新的技能书，他最大的可能也是扩展自己的技能库，而不是将本已是大师级的tang法，晋升到完美级去。 那样做的性价比太低了，他的智商只要没问题，就不会做此选择，而他的智商也确实没问题，凌然自己测过。 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就能得到答案，凌然现在最好的前进方向，其实是自己提高技术水平。 他已经是云华最强tang法缝合的医生了，只要一例例的手术做下去，提高是显而易见的。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做手术也是一样。 同一种术式做过上百次的话，再弱鸡的选手，也能达到平均以上的水平了。 哪个医生要是能将同一种术式做上千次，必然是该领域的佼佼者了。 凌然很有次序的缝合被自己切开的猪蹄的屈肌腱，偶尔也会说一句： “肌腱横穿以后，就在对侧进针，正好纵向穿回肌腱……” “近端打结。” “第二个套圈在掌侧中央锁入第一个套圈的结，再纵穿肌腱。” “远端又可以打结了。掌侧中央比较好。” 凌然挂着显微眼镜，就看着视野中央，并不会回头。 但是，吕文斌知道，他是在讲给自己听的。 不自觉的，吕文斌的左右手，也默默的舞动起来了。 他距离学会tang法缝合还有很长的距离，甚至说，就是凌然给他说明了一遍，他也不是很清楚凌然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不过，术式都是这样一步步的学出来的。 缝合的过程也并不是什么武功秘籍，想看的人很容易就能找到资料。 但是，有机会现场观看的，哪怕是上手做助手的，也都是少数人中的极少数，而这才是学的最快，能学到真经的方式。 吕文斌的心情忽然有些激动，如果自己真的能学会tang法，那又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急诊科既然要抢手外科的生意，就不可能只靠凌然一个，凌然是打响第一枪，顶在最前面的旗子，在他之后，霍从军肯定会想办法补充新力量。 到时候，或者从其他医院挖人，或者从手外科调人，或者在急诊科内部培训，都有可能。 而不管是哪种模式，对吕文斌这样的住院医来说，都有着无数多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吕文斌发现凌然是愿意教自己的。 虽然不像是某些医生言传身教，但也很不错了，尤其是他本身的技术极好，很容易就提高了吕文斌的期待值。 相比之下，给实习生打下手的尴尬，似乎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做小医生的，厚着脸皮学东西可以说是基础了。 “凌医生。”王佳接了一个电话回来，道：“霍主任准备回来了，预计要4个小时。” “哦，那就到下班时间了。”凌然思忖片刻，道：“得考虑晚饭问题了。” 吕文斌第N次抬头看向半空中的猪蹄，脱口而出：“我会煮猪蹄。” 凌然和王佳一起看向吕文斌。 “我规培的时候就经常带饭，偶尔也会买猪蹄来煮……”吕文斌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了。 “煮的时候记得拆线。”凌然微微笑了一下，令科草如沐春风，行动都变的积极起来。 王佳帮忙拆猪蹄，一边拆一边有些不确定的道：“如果病人和家属来的时候，发现我们一人抱着一个猪蹄啃，会不会转身就跑？” 凌然在身后悠悠的道：“病人受伤了跑不快，可以抓回来。” 西晒的阳光浓烈而焦急。 白墙白顶的旧仓库内，猪手随意的晃动，带来炫妙的光影效果。第六十章 开刀 吕文斌带着显微眼镜，用镊子把猪蹄上的细毛，一根根的拔了下来。 这是凌然建议他的学习方法，吕文斌觉得很有道理。 吕文斌以前从没有用过显微眼镜，更没有上手操作过，对他来说，戴着显微眼镜拔猪毛还是捡空气，都是一样的练习。 在云华医院，只有手外科才面向住院医，培训显微镜下的操作。吕文斌的缝合水平一般般，规培期间都没蹭到机会，如今虽然是拔猪毛，也拔的一丝不苟的。 拔了三根猪蹄，吕文斌再将之拿到距离不远的宿舍楼的厨房里卤起来。医院里多的是单身汉，宿舍不仅提供图书馆，也要提供厨房和洗衣间，才能让休息时间少收入又低的低年资医生们勉强活下去。 “我之前买的调料还剩下些，加了料酒、酱油、葱、姜、花椒、辣椒、大料、香叶、草果……”吕文斌气喘吁吁的跑回来，表功道：“炖两个小时就差不多出锅了，到时候一人一根，美的很。” “听你说的，好像有点样子似的。”王佳摸摸肚子，感觉有点饿了。 吕文斌看向凌然，问：“凌医生，就这么做可以吧？” “可以。”凌然低着头，依旧在玩弄肌腱。 吕文斌备受鼓舞，笑道：“煮出来的味道应该不错，您选的猪蹄也好，都是后蹄，肉厚，胶原蛋白也多，我斩了几刀，方便入味……” 小护士王佳露出星星眼，道：“凌医生还会选猪蹄……我跟姥姥去菜市场，每次都是她挑的猪蹄，我都分不出来前蹄后蹄的区别。” 凌然抬了一下头，活动一下脖子，道：“只有猪后足的屈肌腱适合做实验材料。” 这个答案，是王佳和吕文斌都没有想到的，气氛一时间有点沉默。 吕文斌自己乖乖的戴上显微眼镜，站到凌然的助手位置上，看他的操作。 凌然一步一步的重复着tang法缝合的过程，老实说，吕文斌是看不太明白的。 但是，随着凌然重复的次数增加，吕文斌至少知道，他是在做什么了。 某一个步骤的目的是什么，吕文斌分辨不出来，但是，知道凌然某一段的操作是什么，吕文斌至少知道该拉皮肤钩了，还是让出位置来了。 “拉一下线。”再一次的操作中，凌然发出了命令。 吕文斌愣了几秒钟，才欣喜的牵过一根缝线来，恨不得用手捧起来。 一只猪蹄又一只猪蹄…… 在不用考虑术前消毒，术后愈合的情况下，凌然只做几个关键步骤，快速的消耗着白生生的猪蹄。 滴滴。 滴滴滴。 吕文斌的手机轻声的叫了起来。 “那个……猪蹄到时间了。”吕文斌小声的道。 他这么一说，王佳顿时觉得饿了，连声道：“快去拿快去拿，一会吃饱了才好做手术。” 吕文斌看了凌然一眼，道：“凌医生，那我先去取猪蹄？” 凌然点了点头，又道：“把这些带上。” 吕文斌随之将目光落在了一堆刚刚缝合过的一堆猪蹄上。 “猪蹄凉了也好吃。”王佳非常赞同。 吕文斌于是辛苦的抱起它们，快步返回了宿舍楼。 …… 二十二点。 患者比预计时间更晚抵达急诊科，随同而来的是患者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兄弟。 急诊科的保安如临大敌，但还是乖乖的将人放了进来。 霍从军略显疲惫，见到凌然也没有太多的叮嘱。有什么话都可以放在手术室里说。 吕文斌又是紧张又是兴奋。 他进手术室总有几十上百次了，但多是一二级的手术，tang法这么大的手术，他是很少有机会参与的。 如果不是凌然的身份让大家抹不开面子的话，适宜的一助应当是一名熟悉该手术的主治或住院总医师，后者是即将晋升主治的住院医，通常需要承担高强度的训练，7\*24小时的呆在医院里，让他们的医术大大提升，会明显强于普通的住院医。 相比之下，吕文斌只是一名最浅资历的住院医，若非如此，也不会将他给派遣到凌然身边来。 吕文斌机械的穿上洗手服，机械的刷干净手，再机械的来到手术室。 一号手术室灯光全开，比旧库房的亮度高的多，竟让吕文斌莫名的生出一些信心来。 趁着巡回护士、麻醉医生和病人没来，吕文斌问道：“凌医生，手术就要开始了，还有啥要叮嘱我的吗？” 凌然想了想，道：“老汤别倒。” 吕文斌初生的信心，咔嚓一声，碎了个一干二净。 …… “准备好了吗？” 霍主任戴着口罩和帽子，扎着手进入了手术室。 吕文斌和王佳等人，不自觉的停止了腰板。 霍主任笑一笑，问凌然道：“资料都看过了？有什么判断？” “典型的II区屈肌腱损伤，应该能有较高的成功率。”凌然道。 “有信心是好事。”霍主任说了一句，又道：“咱们私下里说话没关系，在患者家属面前，不要和他们谈成功率。” 知道凌然是新人，霍主任旋即解释道：“患者不会认为自己是大样本下的小概率的。他们只会说，自己原本有很高的概率手术成功的，是你做失败了。算了，现在不说这个，一会的手术，期望能有较高的成功率吧。开个好头，哈哈……” 在凌然看来，在场的几个人里，现在最紧张的，反而是霍主任，他说话的逻辑性明显不如平常了。 铺巾、消毒，再确认。 霍从军连手术刀都没有拿起来，就道：“凌然，你来主刀。” “好。”凌然并不多说什么，将患者的手指轻轻的翻看之后，拿起一只笔来，轻轻的划出了一条折线。 患者是被一根铁条戳入虎口，导致大拇指的屈肌腱断裂的。 这个位置，并不足以暴露出断口，所以，还得再切一个口子。 霍从军只看不说话。 他是普外出身的军医，对创伤有一些研究，现在更多的转向了烧伤，肌腱缝合的经验也是有的，对手指的屈肌腱，却是从未尝试过。 在确认了凌然成功的案例之后，霍从军更是不会多说废话。 凌然拿起刀来，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接着，缓缓的划了下去。 相比大师级的间断缝合法，凌然开刀的水平，顶多就是入门，这还有赖于他最近一段时间做清创缝合时的磨练。 但是，相比于清创所用的刀法，手术开刀的要求要高的多。 凌然一层一层的划，差不多用了四五分钟，远远弱于外科医生的平均水平。 负责麻醉的苏嘉福奇怪的瞅了凌然几眼，没敢说话。 霍从军依旧保持沉默。 “打开了。”凌然自己，也是出了一身的汗。 与此同时，他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新手任务：治疗病人。 任务内容：为病人缝合屈肌腱。 任务奖励：切开（持弓式专精） 任务限时：10天。第六十一章 针芒 凌然观察着暴露出来的屈肌腱，没有立即动手。 尽管看过数次影像资料了，但是，以他看片的弱鸡水平，还是非常需要直观阅读的。 霍从军静静地等待着，他知道凌然在做什么。 外科医生都喜欢直观阅读。 如果关注外科手术的发展的话，可以看到，所有直观的手术的发展都很快，比如器官移植，包括心脏移植，以21世纪的观点来看，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然而，外科医生们依然前仆后继——或者是病人们被前仆后继。 总而言之，目视操作是外科医生的嗜好，亦是他们最喜欢的手术方式，如腹腔镜或者达芬奇之类的，都要等而次之了，心脏支架更是被心脏搭桥所歧视…… “再切大一点吧。”凌然似乎是喃喃自语了一句，就动起手来。 听到他说的话，吕文斌不由瞪大眼睛：还可以这样？ 霍从军是强忍着才没有说话。 开刀开两次什么的，说起来好像都有些丢人了。 然而，凌然并没有类似的认识。 在此之前，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处置室和抢救室，既没有在其他科室呆过，急诊室的手术室也没来过几次。 他开刀时的判断不准，此时想要暴露多一点的视野，自然就应该再将刀口切长一些。 只有这样，接下来的操作才会更容易。虽然病人的疤痕会就此多一点，但是，在肌腱断裂这种手术中，疤痕显然不是考虑的首要问题了。 他会在清创缝合的时候注意疤痕，但不会在这种时候多为疤痕着想。反正，疤痕总是要留下来的，长一点短一点的，不会有本质的区别。 倒是肌腱的缝合，差别会很不小。 情况最好的，是术后的总活动度（TAM）达到100%，也就是手指的活动范围与常人无异，TAM的评价是优。超过75%的活动度，则是良，日常的生活也是能够保证的。 大师级的tang法缝合能够达到85%的优良率，也就是缝合100个人，能有85个人恢复正常生活。这个数据，别说是无人区了，就是缝合难度更低其他位置的肌腱，也是非常难得了。 而在大部分的普通医院的普通优秀的医生手里，屈肌腱缝合能达到“可”的标准就很满意了，也就是活动度达到50%到75%。这个数据，只能说是手指还能用，很多事情都会变的有难度了，例如扫地，端碗，剥鸡蛋，几乎都难以完成。 可即使如此，许多医院的屈肌腱缝合，能达到“可”的标准的也不会有85%这么多。 凌然并不关心普通医院的普通医生们怎么做。 他的目标不仅于此。 但是，他也不确定自己缝合之后的成果如何，所以，只能尽可能的提高成功率。 “把皮往两边扯一下。”凌然用钳子扯住翻开的皮层，顺手递给吕文斌。 “哦，好。”吕文斌有点紧张，但还是顺利的将皮层挂在了边上。 重复几次同样的步骤，肌腱就彻底暴露在了凌然的视野中。 以他获得的大师级技能来判断，暴露的其实有点多了，但是，会因此降低难度，提高容错率。 患者的肌腱已经断裂了接近20个小时了，肌腱挫伤或损伤基本不可避免，势必降低成功率和优良率，凌然因此宁愿开一个大口子。 当然，也是他的开刀水平太初级了。 凌然再次观察暴露出的肌腱，依旧没有动手。 人体的屈肌腱，是手指能够屈伸的关键。每个人从手腕处，会分出五根屈肌腱，一直到五根手指的前端，若是看解剖图的话，就像是手腕上压了五根橡皮筋，然后连到五根手指处。 每根屈肌腱的粗细，大约就是一根苹果手机充电线的粗细，但弹性和强度极好。 而缝合屈肌腱的难度，就在于要保证它的强度和弹性。 强度是要保证肌腱不再断裂，弹性是保证它的功能。 失去前者是手术失败，失去后者也是手术失败。 凌然望着血糊糊，白生生的肌腱，脑子里转悠着几种方案。 他的水平不够，没可能在术前就考虑好怎么做，不过，现在花费的时间也不多。 很短的时间内，凌然就伸出了手： “持针钳。” 王佳松了一口气，连忙将装好了线的持针钳递上，如果凌然再要一次手术刀的话，她都要为他担心了。 凌然找准了位置，毫不迟疑的将针穿了进去，动作比开刀的时候娴熟了几百倍。 如果做个形容的话，开刀对于凌然来说，相当于养牛。而缝合，相当于吃牛肉。 在拿着持针钳的时候，凌然甚至都有舒爽的感觉。 针芒闪烁…… 间不容针…… 凌然举起持针钳的时候，终于展现出了大师级的水准，也是说服了霍从军的水准。 霍从军站在一旁，看着凌然的操作，有些享受，有些得意，还有些满足…… 也就是这样的水平，才值得霍从军亲自跑一趟蓝泰县。 吕文斌更是的浑身战栗。 他听说了凌然的第一例tang法缝合，也在旧库房里，见识到了凌然缝猪蹄的手艺，后者略微直观一些，可毕竟是缝合死物，凌然出于让他了解缝合步骤的考虑，缝合的也很“初级”。 此时此刻，凌然就不会再考虑吕文斌了。 吕文斌能配合，就让他配合起来，减少一些工作强度。 吕文斌不能配合的部分，凌然一言不发的就会接手过来，并在接下来的手术中，全程由自己完成。 只短短的几分钟，吕文斌就感受到了深重的压力。 他早就知道自己会被边缘化，可是，真的站上手术台，面对病人、医生与护士，吕文斌是绝不甘愿做个边缘人的。 对于给实习生打下手是否会尴尬什么的，吕文斌更是不当回事了，难道会比给实习生打下手，然后还被边缘化尴尬吗？ 再者说，技术就是技术，技术是不会因为身份而发生变化的。 吕文斌死死的盯着暴露出来的肌腱，希望能够记下更多的细节。 凌然自然注意到了吕文斌的变化。 在处置室做了那么多例的清创，早就让他习惯了时刻观察周围的动静。 凌然嘴角扯动了一下，道：“与猪的屈肌腱缝合差不多吧。” “啊？啊……不一样，太不一样了。”吕文斌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一个劲的摇头。 凌然“哦”的一声，却没有继续问下去，令吕文斌颇为失望。 手术室里，变的安静起来。 只偶尔响起凌然的命令： “剪刀。” “钳子。” “纱布垫一下。” 麻醉医生苏嘉福有些不习惯的挪动了两下身体，座下的椅子发出吱嘎的声音。 苏嘉福放飞着思维，心想：今年真得减肥了，起码减个60斤吧，装一把小鲜肉。也不行，一口气减太多对身体不好，减个50斤就行了。 想着想着，他就无聊的抬起头来，看向手术台的方向。 苏嘉福第一时间对上了霍从军的目光。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呢？ 苏嘉福迅速以自己高考600多分的逻辑思维分析起来：霍主任主刀的时候，喜欢聊天，可是，今天是凌然主刀，凌然不喜欢说话，而霍主任担心聊天影响凌然，所以也不说话，所以……霍主任也很无聊……所以，我了个去，眼神这么凶，肯定是想要我的凳子吧。 苏嘉福默默的站了起来，他挺了挺胸，想要装作伸懒腰的样子，从而显的自然一点。 嗤…… 带着轮子的小圆凳，甚至来不及滚起来，就被生硬的拖走了，发出被摩擦的声音。 霍主任合身扑上去，将之压在了胯下，露出老领导久违的笑容。 苏嘉福痛苦的叹了口气，懒腰都懒得伸了，失神的想：这样下去，我怕得轻80斤都不止，那不行，太瘦了会出问题的，唉，下次找巡回护士说说好话，多搬一只凳子吧。 “缝好了。”凌然说了一句，就自己检查了起来。 霍从军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将小圆凳一脚踹到了手术室角落里。 ……第六十二章 病历 “唐先生的手术进行的很成功。”霍从军走出手术室的大门，向焦急等待的病人家属，说出他们最想听到的话。 聚集成一团的病人家属顿时高兴起来，几个女人更是喜极而泣。 霍从军又安抚了两句，再做医嘱后，才离开。 病人则躺在平床上，随着家属们一起被推了回去。 霍从军亦是轻轻的吁了口气，向着从后面出来的凌然笑着点点头。 凌然同样点点头，就向反方向而去。 如今的手术室都是多功能型的，手术间内部相同，离开的道路也有多条，病人们守着的是距离病房最近的一条，医生们能不走都不走的。 吕文斌颠颠的跟着凌然，心情就像是第一次跟人去网吧似的。 那种小快乐，那种小纠结，那种小遗憾，那种小期待，让他如同一只小泰迪似的，真想现在就有什么东西，能给自己胡乱捣鼓一下子。 “凌医生，咱们接下来做什么？”吕文斌心痒难耐，恨不得再做三百例tang法，一举成为海内知名人物。 “你教我写病历吧。”凌然的回答，瞬间将吕文斌从开普勒76B-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星拉回了地球。 “我教您写病历？”吕文斌重复了一遍，才猛然醒悟过来：“你刚开始实习，都没开始写病历？” “是。没怎么写过。”凌然道。 “那你都干了些啥？” “清创缝合，徒手止血，然后就是做tang法。”凌然依次数了一遍，又道：“急诊科是我轮转实习的第一个科室。” 吕文斌望着凌然，心情无比的复杂。 前半句听起来，凌然似乎把外科医生该做的都做了。 再听后半句就确信，丫的啥都没干呢。 “清创缝合之后也要写病历吧，简单版本的那种，您写过吗？”吕文斌稍微有点好奇。 “写过几次。”凌然道。 “就写过几次？剩下的病历呢？难道是周医生给写了？”吕文斌觉得以周医生的懒惰，不对，是以周医生的性格，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凌然亦是奇怪的瞅了吕文斌一眼，道：“有其他的实习生帮忙写的。” 他在处置室里的那几天，正好遇到工厂爆炸，大家忙都忙不过来，他能缝合，自然紧着上手，其他用不上的实习生就负责打下手，写病历等等了。 吕文斌只觉得世界都有些光怪陆离了。 他实习的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整整一年，缝个皮都和过年似的。 当然，同期所谓有天赋的实习生，确实得到了更多的机会，那些清创一学就会，缝合一缝就好，进手术室不出错，拉钩不挨骂，抽吸配合好，关腹不渗血的同学，或多或少的都得到了切阑尾，捅痔疮，割包。皮之类的机会。 但是，吕文斌真没想到，天赋的差距能大到这种程度。 吕文斌呵呵的笑两声，说：“没想到实习生都有实习生打下手。” 一旁舍不得马上和凌医生分开的王护士惊讶的看着说话的住院医吕文斌…… 吕文斌突然醒悟过来，是呀，凌然这个实习生都已经有住院医打下手了，有实习生打下手算什么——更可悲的是，给凌然打下手的住院医，是自己。 吕文斌默默的带着凌然来到办公室，默默的打开自己的电脑，默默的登陆自己的电子工作站，指着长长的一排字，道：“现在需要填的手术前小结，住院病历，手术前讨论记录，手术记录单，再就是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什么的……” “咱们今天做的事，可以填入手术记录单，你点这里。”吕文斌让出了位置给凌然。 手术记录单的抬头是病人的姓名、性别、科别、床号、手术日期等等，接着则是由简短几句话构成的术前诊断、术中诊断、手术内容、手术人员、麻醉方法、麻醉人员等等…… 记录单虽然是电子式的，但一切内容都是可以直接打印出来，成为纸质病历的，而其中的内容构成，也与曾经的纸质病历一样繁琐。 “模板是这样子的，其实挺简单……”吕文斌一项项的介绍起来。 让实习生或规培医来写病历，其实是住院医们最常偷懒的模式。 每年都有好几批的实习生和规培医来科室轮转，所以，住院医们每年都要教人写病历，而且是好几次。 吕文斌对此也是有些熟练了，何况病历系统本就没什么复杂的模块，只是单纯的繁琐罢了。 凌然认真的听过，再照着病例中的说明，噼里啪啦的打了起来。 “术前诊断，第一是拇指肌腱断裂，第二是肌腱挫伤……”凌然对tang法缝合的诊断、病程都是大师级的，所需要的，也就是熟悉病例的公文写作罢了。 吕文斌看着暗自笑了两声，道：“其实可以复制粘贴的……” 凌然于是学着复制黏贴了两段，再填病历的时候，只觉得浑身难受，直到他将之删除了，才松快起来。 啪啪。 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 愉快的键盘声，再次响起了悦耳的声浪。 吕文斌只觉得浑身不自在。 复制粘贴大法好不好？当然是好了，粘贴了以后只要修改一遍，可以说是又快又好。所以，尽管有老顽固强调手打，小医生们也是从来都不听的。 吕文斌向来认为，复制粘贴再修改是最正常的病历写法，是新技术下的新方法，没有人会自讨苦吃的。 他却没想到，凌然竟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手打模式。 而且还打的飞快。 像是不怎么需要思考似的。 但是，一份病例几千上万字，手打可就累了。 吕文斌有些想要嘲笑凌然的天真，却又笑不出来。 人家有天赋技术好受领导看重，依然在手打病例，自己有什么资格嘲笑？ 吕文斌又是佩服又是感慨的望着凌然跃动的手指，对自己的医学之路，有了新的认识。 与此同时，凌然也在心中大发感慨：复制粘贴再修改的文章简直是异端，和饺子里包肉粒一样了，还好不是必须的。 凌然写完一段再写一段，速度倒是不慢。 病历是不讲究文笔的，只要将东西写出来，写清楚就可以了，罗列也可，无联系也可，看得懂就好，事实上，如果上级医生的要求不严格的话，随便写写也就过关了。 凌然获得的单项技能书，完整的获得了tang法的技能，写tang法的病历，照样是大师级的，又是自己主刀做的手术，只要查一些前序的检查数据即可，更显得轻松。 写完，检查，再填新表。 不知过了多久，护士王佳快步而来，从背后欣赏了两秒钟男神的背影，道：“凌医生，前一位病人可以轻度握拳了。”第六十三章 招牌笑容 在手外科或骨科里，轻度握拳是一个指标，代表手的部分功能恢复。 与正常人握拳不同，轻度握拳只要求指头能贴到掌面即可，指头要能略微弯曲，但不用完全的弯曲。根据肌腱损伤的严重程度不同，24小时到3周内，能做到轻度握拳都可以算做是理想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它标志着病人的肌腱基本愈合，断裂的风险极大的降低了。 如此一来，各种主动复健的动作就可以开始做了，而且可以做的幅度大一些了。 不论是从医疗的角度，病人恢复的角度，还是经济上考虑，轻度握拳都是来的越早越好。 凌然来到病房的时候，霍从军已经陪着手外科的王海洋主任医师说说笑笑的检查起来了。 病人和家属的情绪亦不错。 车祸带来的负面情绪渐去，身体恢复就变成了令人高兴的事。 马文华四十多岁的年纪，肌体尚可，又得到了云华医院高水平的抢救，基本没有留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不得不说，直升机救援还是发挥了相当作用的，越早得到治疗的患者，就越容易获得恢复，手部功能尤其如此。 中国每年有10万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有50万人受伤，如果能广泛推广免费或廉价的直升机救援的话，估计可以……大概率的令财政崩溃。 霍从军等人最关心的则是手部恢复。云医的急诊科救过的人太多了，几乎每天都有人被从死亡线上拉过来，马文华却是tang法缝合的首例患者。 对任何一个医院任何一个科室来说，一种新的术式的首例都是非常重要的。 首例成功，就证明能做该种术式，医生如此，医院也如此。 在外科手术方面，一名医生若是能完成全国首例、全省首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能够带来实在的价值。 王海洋又给病人做了一次功能评估，向霍主任点点头，道：“水肿基本消退了，恢复的很好。” 两人此前是有默契的，王海洋这样表示，那就是真的恢复的很好。 霍从军的心情一下子就飞扬了：“能赶得上出院吗？” 他的意思，是病人其他创伤达到出院条件的时候，手部功能同样达到出院条件。 王海洋道：“按我们手外科的标准，屈曲受限小于5度，手的力量能达到健侧的75%，ADL及格。ADL可以理解为自理能力，这一项呢，由于马先生不止手部受伤，所以还要考虑身体其他部位的恢复，可能稍微拖延一下，但总的看来，还是比较理想的。” “谢谢医生。” “能正常生活就谢天谢地了。” 患者家属听到了好消息，心情也都变的好起来了。 王海洋微微一笑，他选择手外科的一个原因，就是手外科的成就感比较强，不管是断肢再植还是肌腱缝合，做好了就是做好了，成果看得到，摸得着。 虽然马文华的手术不是王海洋做的，但是，看着病人从木乃伊状重拾生活，总归是很高兴的事。 霍从军就有更多的理由高兴了，出了病房，笑道：“王主任，咱们再看看凌然今天的手术成果？” “今天才做的，时间太短了，看不出来什么……”王海洋说归说，还是跟着霍从军到隔壁病房，看了刚结束手术的患者。 坐了一房间的患者家属又是一阵感谢，这一次，王海洋基本上什么都没说。 正如他适才所言，刚刚结束的手术，还看不出明显的好坏来。 凌然则是手揣在兜里，跟在霍主任身后，纯以随同医生的身份出现。 他刚刚又收获了一个初级宝箱，来自于马文华家属的“衷心感谢”，马文华同志已经送上了两只初级宝箱了，另一只是“同行的赞许”。 虽然开出来都是精力药剂，但精力药剂也是好东西来着。 “刚才的病人，也得多加注意。”霍从军离开了病房区，再送走王海洋，又提醒了凌然一句。 “好的。”凌然悄然收好淡绿色的试剂。 “你这两天就负责1号床和5号床的病人，到大后天，如果恢复情况好的话，咱们就再做一例。”霍从军说着自己设计的时间表。 相隔三天再做新的tang法，这个频率是霍从军有意降下来的，但也是给予凌然相当的信任了。 “好的。”凌然依旧回答的言简意赅，既没有霍主任预想中的跃跃欲试，也没有他不希望看到的担心。 “这样子，晚上一起吃个饭，周院长也可能来。咱们好好聊聊。晚上7点，我跟我一起走。”霍从军没给凌然选择的机会。大主任外加副院长请吃饭聊天，没道理被拒绝来着。 凌然想想，道：“晚上的查房呢？” “让今天的二助做。”霍从军想了一下吕文斌的名字，又道：“我给吕文斌说，你按时出发就行了。” …… 晚间。 医药代表谢易荷一边检查着包厢的布置，一边道：“现在单位聚餐都容易被说事，所以，选地方就不能讲究排场了，就得这种小而美的餐厅。味道要好，注重细节。” 谢易荷今年32岁，刚刚做到昌西医药公司云华市的业务经理。她性格坚韧，做事出了名的细致，不厌其烦的叮嘱道：“小黄你是得过模特冠军的，外形条件好的不能再好了，但有一点，你得笑，你笑起来线条柔和，给人的感觉好。” “谢姐，我卖艺不卖身的。”黄茂师嘻嘻哈哈的笑着。他今年22岁了，得过好几个模特冠军，机缘巧合遇到了谢易荷，被拉到了昌西医药公司来。 对他来说，做模特做医药代表并没有多少区别，他只要靠脸，最多展示一下身材，就能得到不错的业绩了，以此作为职业生涯的中转站，似乎也很不错。 谢易荷瞅了黄茂师一眼，“呸”的一声：“你想卖身我也不敢，一会多笑少说话，记得了。” “记得了。” “周院长在云华医院是实权派，你和她拉上关系，只有好处没坏处。你可是号称师奶杀手的，别给我丢脸。”谢易荷说归说，其实是很放心。 自从她将黄茂师拉入团队以后，她再见到医院系统的女性领导，已经忍不住要笑出声了。 黄茂师并不是一个特别上相的男人，台风也普普通通，但是，离开T台，回归现实生活，黄茂师应该说是谢易荷见过的最帅最英俊的男生了。 尤其是他露出温暖的笑容，不冒失说话的时候，更是有百般的魅力。 谢易荷是将他当做王牌来使用的。 黄茂师也确实争气，几次出击，只是吃吃饭，喝喝茶什么的，就搞定了三份合同，可以说是杀手级的医药代表了。 砰砰。 砰砰砰。 包厢门被敲响，是服务员提醒他们客人到了。 谢易荷迅速的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再对黄茂师道：“记得，多笑，少说话。” 黄茂师不以为然的点了点头。 门开，先进来的是周院长，然后是霍主任，接着是……男神？ 谢易荷自问是见过世面的人，黄茂师已经是她见过顶帅的男人了，脸好，五官好，身材也好，笑起来尤其好看，但是，与眼前的男人一比，黄茂师根本就不够看…… 谢易荷此时真想说一句：帅哥，你想做医药代表吗？ 极短暂的失神后，谢易荷一个激灵清醒过来。 她是什么人，她是穿巴宝莉，戴卡地亚的职业女性，帅哥又怎么样？男神又怎么样？ 谢易荷露出职业的微笑：“霍主任，周院长，欢迎欢迎，又见面了，周院长您瘦了……” “光给我们打招呼可不行，这位是凌医生，咱们云华急诊科tang法项目的主刀医生。”周院长与霍主任年龄相仿，穿了一身仿香奈儿的本土职业装，很精干的样子，此时正露出老母亲似的微笑，介绍着凌然。 “凌医生。”谢易荷主动伸手出来，与凌然握手后，再介绍黄茂师：“这位是我公司的主管业务员黄茂师……” 黄茂师站在周院长对面，露出自信的笑容。 “咱们坐下再说话吧。”周院长的目光自黄茂师的脸上一扫而过。 黄茂师的面色僵了一下，连忙撤离到圆桌的另一边，再次面对周院长，充满魅力的一笑。 “给咱们凌医生先点菜，年轻人胃口好，我们随便吃吃就好了。”周院长非常和气。 黄茂师发动大招：阳光爽朗之大男孩的招牌笑容。 周院长笑容不减：“凌然喜欢喝红酒还是白酒还是饮料，咱们不拼酒，就捡自己喜欢的。”第六十四章 核磁共振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谢易荷端着红酒杯敬了一圈酒，回到位置上，笑道：“周院长，霍主任，肌腱断裂必须要用磁共振来照吧，如果每次病人来了，都往医技楼送，也挺不方便的。以后tang法做起来了，一天好几例，弄不好都排不上队了，咱们是不是自备一台磁共振？” 正在组织笑容的黄茂师险些一口可乐喷出来：心这么大？ 核磁共振仪有便宜有贵，但就算是永磁的国产货，起步价也在300万朝上了，进口的超导型的，中标价1000万或者1500万纯属正常。 这种大家伙卖掉一台，那真是比卖身都赚的多了。 黄茂师运起22年的积累，拼命的微笑。 他的脑海中，那笑容是布拉德皮特，是阿汤哥，是贝克汉姆，是年轻的小李子，是吴彦祖，梁朝伟，金城武，基努里维斯，德普，陈冠希，阿兰德龙，尼古拉斯凯奇…… 周院长的目光自谢易荷的脸上掠过，又掠过霍从军和黄茂师，对着凌然微微笑道：“咱们要是为tang法买一台磁共振，小凌就真的出名了。” “买也是买给我们急诊科嘛。”霍从军呵呵的笑两声，道：“磁共振我早就想要了，一栋急诊楼里，连个磁共振都没法做，很耽搁病情的。” 周院长抿了一口红酒，道：“老霍，你今天是鸿门宴啊，还核磁共振仪呢，我给你买台PET算了。” “您要是能给我买台PET，我就把这瓶剑南春给喝光了。”霍从军也不在乎被叫老货了，精神都要亢奋起来了。 周院长笑了：“总共一瓶酒，你喝光了，人家小凌喝什么。” “我差不多了。”凌然拿起酒瓶，给自己的分酒器里倒满，再将之推给了霍从军。他能喝半斤白酒不醉，日常喝三两刚好。 周院长露出老母亲般的微笑，道：“你喝你的，不过也别多喝，外科医生要少喝酒，否则一个电话打过来，要你去医院怎么办。” “周院长说的对，我敬您一杯。”笑的腮帮子有些累的黄茂师豁出去了，他知道PET是正电子断层扫描仪，随便一台的中标价就有2000万。 2000万！ 如果能代替霍从军说话的话，他愿意用可乐瓶子装满老村长，喝到里面装满胆汁。 周院长礼貌的端了一下杯子，红酒杯搭了一下唇。 黄茂师将三钱杯的白酒一口闷了，辣的呲牙咧嘴，几秒钟后，又赶紧维持笑容。 笑容，就是我的武器——黄茂师在心里给自己打着气。 “小凌完成了咱们云医急诊科的首例tang法，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咱们医院是应该支持，说正经的，磁共振就不要想了，添手术室也不可能，不过，买一台合适的显微镜，还是可以的。”周院长向凌然举举杯子，小小的喝了一口红酒，让它在口腔中转动了几秒钟，才笑道：“可惜咱们医院手外科的潘副主任已经做过tang法了，这个只能说是运气不好，要不然的话，真是可以给你们好好加强一下了。” “我们凌医生和潘主任是各自独立的开展tang法技术的，院里只看首例，对我们急诊科太不公平了。”霍从军顺杆儿爬了起来。 周院长笑而不语。 黄茂师稍稍移动了一点位置，以保证自己在周院长的视线中，又不会被直视。 黄茂师微笑。 拼命的微笑。 如果微笑是子弹，黄茂师就是一支机枪；如果微笑是炮弹，黄茂师就是一台机炮；如果微笑是鸡蛋，黄茂师就是一只机鸡…… “这也就是云华医院了。”谢易荷给周院长添了红酒，给霍从军和凌然添了白酒，笑道：“我接触的有的医院，只要有医生能开展新的项目，那都是有钱给钱，要什么仪器给什么仪器的。只要项目开始了，多少费用都出来了不是？像是磁共振，咱们医院的检查费，好像是低区900，高区1200。急诊科一天最少能做十例吧，一年就把成本赚回来了。” 周院长笑着摇摇头。 谢易荷立即聪明的转向：“不说磁共振，就说凌医生开展的tang法，别的医院想开展，得花费多少精力？之前别人给我讲开展新术式，说技术扩散就和播种种树差不多，把一粒种子放到一家医院，得几年的时间，才能长成树，但要想再有资格播种的，还得十年八年。多难得啊。” “凌医生可以算是移栽的了。”周院长笑着接了一句。 霍从军立即道：“小凌可是咱们医院土生土长出来的医生，他的tang法属于家传绝学。” 周院长咳咳的笑了出来：“亏你说的出来，有家传tang法的吗？每年过年的时候砍12个手指冻起来，以后每个月练一根？” 保持微笑的黄茂师“噗嗤”一声，竟是笑喷了：“一个人哪里有12个手指啊，哈哈哈……” “砍你两根不就12根了？”谢易荷狠狠的瞪了黄茂师一眼，心里气的不行：这个白痴，只笑不说话，哪个字听不懂吗？ “咱们的潘副主任，我记得三四年前，就经常邀请tang法的高手来咱们医院开刀，他自己做一助，跟着学，这么算的话，潘副主任都学三四年了，这回又跑到RB进修去了。”霍从军啧啧两声，道：“我们凌然省下的钱，都值一台磁共振了，最起码，多装一间手术室，再装一个复健室的钱出来了吧。” “现在请一次飞刀的成本，少说两三万。车接车送住的好不说，各种讨论会也不少钱的。”谢易荷以医药代表的身份帮忙说话。 如今的医院都喜欢请飞刀来学习。比起派遣自家医生孤身一人前往目标医院进修，邀请擅长手术的医生到自家医院来，更容易取得真经。开飞刀的医生既能赚得到钱，又能在一群医生崇拜的目光下教(装）学（B），既舒服又自然。 不过，相比挖人来说，这种模式更慢一些就是了。 周院长依旧只是笑笑，道：“潘主任的情况不一样，他也不是只做tang法。复健室我赞成，手术室也不是不可能，但医院不可能为你们一个科装修吧。” “骨科不是一直想添手术室，我找老李一起提。”说到这里，霍从军的目标基本达成，哈哈一笑，道：“我不管潘主任怎么样，老潘怎么样，我们科做好自己的就行了。tang法缝合肌腱，别说全国了，全世界范围都是先进的，我们这边先做起来，明年这个时候，周院长看我们的成绩。” “好，那就祝你们马到成功。”周院长起身，和霍从军碰了一下杯子，又转向凌然，道：“咱们再喝一杯，今天就到这里吧。” 凌然本着不浪费的精神，看看还剩下三分之一酒的分酒器，想想也就是三杯的量，也懒得再倒，就将分酒器拿起，与周院长碰了杯。 周院长去年注射的玻尿酸都笑出来了。 黄茂师有样学样，且将自己的分酒器倒满了，颤巍巍的端起来，心一横，眼一闭，一口喝光，还不忘谢易荷的教诲，冲着周院长，露出满嘴整齐洁白的牙齿、舌头和扁桃体。 众人鱼贯离场，临上车前，周院长对谢易荷道：“你们这个小伙子可以做个核磁共振。”第六十五章 您要的破囊病人到了 急诊科的留观室里，两名患者艰难的活动着伤手。 吕文斌将手揣在白大褂的兜里，扣子敞开来，在走廊里来来回回的走了三趟，再要走第四趟的时候，被王佳给叫住了。 王佳画了淡妆，重新剪了刘海，但依旧是风风火火的，直呼其名道：“吕文斌，你要健身到医技楼的健身房去。” “谁有闲工夫健身。”吕文斌唔囔一声，问：“病人恢复的怎么样了？” “哪个病人。” “你知道我想问哪个病人。” 王佳咯咯的笑两声，道：“凌医生主刀的手术，怎么可能恢复的不好。” “第二个病人，那个唐先生，今天要特别注意，水肿如果不能消退的话，就要考虑用药了。”吕文斌用他少的可怜的知识叮嘱了一声，甚至都不能算是医嘱。 王佳还是应了一声，不靠谱的住院医年年都有，吕文斌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至于医嘱的效力如何，护士们心里反而更有谱一些。毕竟，每天接近和观察病人的是他（她）们，同一个科室的患者目前的表现如何，是否正常，护士们多多少少能做到心中有数。 吕文斌也是心虚，走了几步，又问：“凌医生是不是今天值班？” “是啊。”王佳的脸上忍不住的笑意。 “我今天也值班好了，两个人看着，能分担一点压力。”吕文斌如此回答。 当他回到办公室里的时候，也是以此理由申请调班的。 相隔不远的办公桌前，因相貌普通以至于总是难以被记住名字的住院医听到了吕文斌的话，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转瞬，又被深刻的回忆所笼罩。 晚间。 凌然与王壮勇，陈万豪一起吃了食堂，再溜达片刻，就回到处置室里待命。 在云医这种规模的医院里面，就算是急诊的处置室，也能学到相当的东西了，凌然做了几百例的清创缝合，差不多从头到脚都算是缝过了，偶尔遇到一个舌头撕裂的，反而觉得很有意思。 大医院和小医院在病源上的极大不同，也使得不同等级医院的医生们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样是一名30多岁的急诊科主治，若是始终呆在小医院的话，见到复杂伤患的第一反应是转诊，而在大医院的急诊科里，普通人想弄出一个主治级都没见过的伤口，那是需要非常有创意，且非常有运气的。 永远不要高估自己的作死能力，更会作死的人多的是，他们只是因为很少留下后裔，而少人传颂而已。 急诊科的医生，才是真实历史的见证者。 吕文斌往返于留观室和处置室。 在夜间值班的序列中，住院医是实际上的主导者，没有重伤者出现的话，主治们都可以不出现。当然，会不会有重伤者出现，完全凭运气，有时候，一个高尔夫球就难住了没见识的住院医也是有可能的。 用了20分钟缝了条被破啤酒瓶戳破的腿，吕文斌将习惯性的向两边看看，又没有见到凌然，不禁皱皱眉，问一名路过的护士道：“凌医生去哪里了？刚才就没见到了。” “凌医生在休息室里看书吧。”护士偏头想了一下，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他在休息室？”吕文斌本能的觉得不对：“他在休息室里看书，你怎么知道的？” 小护士可爱的笑笑，露出小虎牙，道：“刚才有病人分了我们一点水果，我拿了一点给凌医生，他正读书呢，读的可认真了。” “哦……”吕文斌还是觉得气氛有点古怪，再想问什么的时候，又一名病人捂着手来看病了。 小护士“嗖”的一声溜走了，吕文斌不好离开，于是问：“怎么了？” 病人将包裹在手掌上的T恤松开，呲牙咧嘴道：“路边捡了个破啤酒瓶，扔出去的时候把手给划了。” 吕文斌运用一名住院医的基本逻辑思维，问：“为什么来晚了20分钟？” “打车打不着……咦，你怎么知道我打车打了20分钟？”病人暗想，这位莫非是学法医的？ 吕文斌取了一个清创缝合包放在手边，想了想，道：“大数据。” 20分钟又20分钟。 吕文斌感觉自己像是一名打地鼠选手。 每当他以为自己就要清空处置室的时候，就会有新的病人涌进来。 急诊病人的高峰出现在11点钟，五个治疗组的五名住院医，全体出动，才将处置室的人群清空。 吕文斌总算松了一口气，趁机去留观区，看了两名接受tang法缝合的病人，才回到休息室。 推开门，首先闻到的是薰衣草的香味。 吕文斌怀疑的吸吸鼻子，没错，妥妥的薰衣草，而且嗅不到丝毫的汗臭味。 不等吕文斌的思维发挥作用，他又看到了靠在床头看书的凌然。 凌然目光明亮，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五官清晰的像是大理石雕塑似的。 “回来了。”凌然礼貌的抬抬下巴，像是对舍友们似的，道：“有水果。” 不知道为什么，他经常能收到水果、酸奶之类的小礼物，难以拒绝和退回的，他就会分给舍友们来吃。 吕文斌的目光顺势落在床头柜上，那里常放着的衣物、充电线、洗漱用品全都不见了踪影，此时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碟子和碗，计有西柚一颗、去皮西瓜四小方，红柚一牙，无籽薄皮绿葡萄一小枝，荔枝8颗，山竹四枚，青枣三只，蓝莓一杯，山楂汁一小瓶，木瓜三片，樱桃一小碗，灯影牛肉一小包，绿豆糕一小盒，苹果草莓火龙果拼盘一小碟…… “靠，我们家上坟都没这么全的。”吕文斌真的是有点激动了。 “我买了一箱特仑苏，放给护士站了。礼尚往来过了，你可以放心吃。”凌然从小就懂得收礼要还礼的道理，不过，他向来是集体性还礼的，单独还礼引起的麻烦太多，而且数量太多也引来不便。 吕文斌又骂了一句，伸手就抓了一把荔枝，道：“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忙了一晚上了。” “有很多病人？” “当然，护士过来送水果的时候难道不叫你的？”吕文斌突然明白了什么，“呸”了一声，道：“我想什么呢，护士当然不会叫你去干活了。” 吕文斌满腹怨言：“她们有水果了就想起你了，有病人来的时候就来叫我了。要是别的实习生，不会干活的就算了，你缝的本来就快，结果他们反而不叫你了……” 他话音刚落，就听休息室的门被敲响了。 只听一名小护士，用兴奋的声音喊：“凌医生，你睡了吗？你要的阴馕破裂的来了。” 凌然此前得到的间断垂直褥式缝合法，始终没有发挥作用，此时终于遇到了想要的病人，他立刻道：“好的，马上就来。” 凌然起身穿鞋，套上白大褂，再想起来似的，对吕文斌道：“你看，干活也是叫我的。” 吕文斌呆呆的道：“我就想图个嘴爽……都不行吗？” 小护士严厉的瞪着手握荔枝的吕文斌，道：“愣着干什么，你去给凌医生当助手啊。”第六十六章：还君明珠 夜晚的急诊科室，稍微有些脏乱。 地板上能看到丢弃的衣物和垃圾。输液架、板凳乃至于病床的位置，也变的随意起来。墙角的垃圾桶处，还能看到浸润过消毒液的抹布，覆盖在疑似呕吐物上。 凌然快步来到处置室，就见患者已经被推进了有帘子的隔间内，从外面可以看到他仰躺的上半身，两眼无神的望着天花板。 “凌医生进来吧。”刘护士让凌然入内，就将帘子给拉了起来。 患者听到了动静，依旧是一动不动。 “脑震荡了？”凌然选择了一个较好的猜想，再严重的话，囊袋缝不缝都无关紧要了。 “吓的。”蹲在床尾瞅伤口的资深住院医郑培抬了抬头。 “哦。”凌然瞅了一眼病人胯下乱糟糟的情况，倒是有点理解这位患者。 郑培戴着眼镜，下巴留了一撮短胡须，头发的长度与胡子相当。他过了今年就要做住院总了，活着熬过去，就能升主治。他也是今天值班的一线医生里，经验最丰富的，三年住院三年规培，经手的缝合得有几千次了。 郑培知道刘护士派人去叫凌然了，此时就带着考校的意思，问：“你现在根据观察，能够得到什么信息？” 上级医生心情好了就会考下级医生，上级医生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考下级医生，不管是实习生还是住院医，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人丢一脸的问题。 当然，医学生在学校里过的就是这种生活，凌然并不意外，就着充足的光线，一边看一边思索起来。 他只是得了一个间断垂直褥式缝合的专精级技能，适合缝肚子，缝囊袋，但就观察、诊断等方面来说，他还需要依靠自己。 好在凌然很早就独立学习了此方面的知识，他认真打量了患者血呼啦查的伤口，回答道：“右侧阴馕撕裂，\*\*外露，阴馕表面，还有软组织内，能见到明显的灰尘和细的碎石，创面到了鞘膜，但鞘膜应当是完整的。” 他每说一句话，病床上的病人就颤抖一下。 想做一名安之若素的病人，不是那么容易的。 郑培略显意外的瞅了凌然一眼，“恩”的一声，道：“观察的很仔细嘛。学的也挺杂。” 凌然微微一笑。 郑培等了几秒钟，没等来谦虚的话，拍拍自己的额头，对刘护士笑道：“你看我和谁说话呢。” 紧接着，郑培让出位置，道：“你来检查一下，把判断一项项说明出来。” 凌然戴上手套，上前拨弄了两下，两眼无神的病人就颤抖的更厉害了。 “没见到合并伤，非线性的创口，有一定的污染，是在公路上吗？有点不像……”凌然是专门背过书的，但就具体实践而言，就很难做出准确的分析了。 郑培嘿嘿的笑两声，道：“我在外面的时候问过了，公园里玩滑板伤的，滑板不是有那么一个动作，跳到铁扶手上滑下来，你猜怎么着？” “人上去了，滑板没上去。”凌然有种解谜得到答案的感觉。 郑培“啪”的打了个响指，笑道：“猜对了，整个人骑铁副手上了，结果他们找的还不是圆扶手，所以啊……” “所以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给他用破伤风抗毒素。”凌然接过了郑培的话。 郑培哑然，明明是很嗨的聊天嘛，怎么瞬间就被拉回去了。 “出血情况不太严重，精索情况的话……”凌然回忆着解剖课的内容，却是颇有些犹豫的问：“精索正常应该是什么样的？” 如果给他一只完整的男性囊袋，他一刀割下去，再出精索来，还是能区分正常形态与变态的，现在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对于不太熟悉的解剖结构，凌然就不敢断然做出结论了。 郑培也没检查到这一步，听杨锐这么一说，也就仔细观察起来，同时喃喃自语，道：“不正常的话，首先考虑精索扭转……” “你们还在聊还珠格格？”患者终于躺不住了，声音颇为嘶哑的质问。 郑培被问懵了：“聊啥还珠格格了？” “你们刚说……金锁，是还珠里的金锁吧……”患者的脸颊抽动了两下，愤愤不平的看着天花板，道：“我受了这么重的伤，医生还在聊电视剧，谁他娘的把我送到这个医院来的，我……” 郑培又气又笑：“神特么还珠格格，还珠格格是啥年代的电视剧了？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别人滑板事故不容易受伤，你容易受伤，就因为你年纪太大了……” 刘护士忙道：“郑医生，咱们现在用什么药？” 对医生护士来说，与患者吵架是最划不来的，也容易出事。 郑培摇摇头，道：“凌然你先给病人解释一下精索。” “精索是固定\*\*并输送营养的结构，包含动静脉，输精管，淋巴管，神经……”凌然背书似的回答了一圈，再对病人道：“我们在检查你的精索是否正常，这里如果出问题，比如精索扭转了，就要做手术恢复，也有可能要切除睾碗，缝合也就不必缝合了。” 说到最后一句，凌然略显遗憾。 病人一言不发，双眼无神的望向天花板，浑身颤抖。 “有点睾碗下降。”郑培顿了一下，道：“没有扭转，位置本身比较少见。” 凌然循着他手指的方向，确认的点点头。 “清创缝合吧，注意清创的时候别分离过度了。”郑培确认没有其他的问题了，也就不准备自己做了，脱下手套，示意凌然上阵。 凌然本来就是想做缝合的，此时毫不犹豫的坐到了C位上，做起了陌生又熟悉的工作。 专精级的间断垂直褥式缝合法，也终于发挥了作用。 几分钟后，还蛋归巢。 凌然满意的离开了小隔间，有今日值班之行不虚的感觉。 吕文斌也一眼瞅到了凌然，快走两步过来，道：“凌医生，5号床的病人水肿消了。” “你刚才又去查房了？”凌然看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了。 吕文斌神采奕奕，道：“我想顺便看一下，没想到水肿消的这么快。” 于此同时，凌然眼前亦有系统提示滑出： 完成任务：“治疗病人” 获得奖励：切开（持弓式专精）第六十七章 菜鸡 囊破的病人，只在留观室里躺了一天就出院了。 直到离开的时候，他似乎还处在失神的状态，但对医生们来说，除了伤的位置比较有意思之外，伤口本身确实是乏善可陈。 “倒是恢复的挺快的。”郑培以主刀的身份签了出院单，摸着自己下巴处的小胡子，对凌然笑道：“缝的确实不错，以前缝过？” 这是许多人好奇的问题，凌然的回答已日趋简单：“自家诊所。” 郑培早就听过“下沟诊所”的名头了，颔首道：“家学渊源哦，不过，你们下沟有那么多囊破的病人？” 凌然道：“给老人缝肚子也经常用垂直褥式。” “你们诊所还开刀？”医生听到缝肚子的第一印象，自然是做了开腹手术之后的缝合。 凌然懒得圆了，就道：“日积月累。” 郑培原本就是闲问，察觉到凌然的态度，就笑笑不多说了，转而逗旁边的小护士道：“你知道，刚才那个囊破的病人问我什么吗？” 正在整理病例的小护士眨着长长的睫毛问：“问什么？” 郑培最喜欢和刚入职的小护士说荤话了，嘿嘿的笑两声，说：“他问，他的硬茎以后还能不能用了，我说目前来看能用的概率是很大的，只要暂时不要受刺激就好，你就落袋为安吧。然后病人就赶紧让人给他定酒店，说家里女朋友太靓，年纪又小，动不动就要……” 郑培说到此处，声音突然变小了：“三十多岁的人了，一天到晚不是玩滑板就是搞乐队，结果女朋友又年轻又漂亮，说定酒店就定酒店，你说这个世道究竟怎么了。” 小护士踮着脚跑了。 凌然自去看了几名经手清创的患者。 主治们可以通过住院医和护士来了解患者的情况，他就没有这种便利了，一天两趟甚至三趟的查房都不闲多，但还是比管床的住院医舒服一些。 对小医生们来说，管床的工作就像是膝盖得了滑膜炎，当你呆着不动的时候，并不会觉得负担，一旦想要移动的时候，膝盖就会不停的提醒你——休假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有出院的病人，明天有入院的病人，你离开就断档了。周末安心在家是不可能的，就是没有突发症状，也要去看看头天麻醉过的病人，更换前两天入院的患者的医嘱，能在家里呆多久纯凭运气。睡个懒觉是不可能的，早上的查房是必做的，否则等上级医生来了，会被骂的囊肉发紧。 最惨的就是吕文斌这样的住院医，工作要做又不会做，想学也学不过来，感觉自己在进步，发现不懂的却越来越多…… 两名tang法缝合的患者就很让吕文斌看不懂。 他读了许多资料，三五天时间就进入术后第二阶段的也有，但大部分都是三四周以后，才达到此标准的。 两名患者都恢复的极好，虽然是好事，终究令吕文斌有些心虚。 “水肿基本消退了，瘢痕稍微有点多，我们看看活动能力……”凌然的声音响起，一下子将背对门口的吕文斌给惊醒了。 吕文斌立即走过来，打了声招呼，就默默的看着凌然给患者做检查。 老实说，凌然的检查手法完全乏善可陈，即使以外行人的眼光来看，也能体会到他与王海洋检查时的差距。 不过，检查归根结底就是检查，动作要领说明白了，主要就是看患者的情况，本来就是实习生们经常被安排的工作，比开刀的重要性都差的远。 想到此处，吕文斌的脑海中，不由回想起凌然当日开刀的场景。 真菜鸡啊！ 吕文斌怎么想都想不明白，缝合技术那么好的凌然，为什么在切开的时候，会菜鸡到住院医都不如的地步。 或许就是天才的缺陷吧。 “没事我先回去了。”凌然完成了查房，就没什么必须要做的事了。 吕文斌一愣：“现在就回去？你不要再练练手？” 他脑海里想的还是凌然的切开技术。 “明天有手术，要养好精神。”凌然说的是明天的第三例tang法缝合。虽然有大师级的tang法缝合术在身，但凌然并不会因此而有所放松。 读书时候，但凡第二天要考试的时候，他都会按照考纲复习知识点，并从铅笔到钢笔，从尺子到稿纸或者准考证都检查一遍。大考如此，随堂考试亦如此。 随随便便，轻轻松松的考一下什么的，从来都不在凌然的考虑范围内。 对凌然来说，手术就是一次考试。 吕文斌看着凌然离开的身影，却是暗暗摇头，心道：还是太傲了，有这个时间，多练几次切开，明天上手术的时候，也不会那么难看了么。这次是个中年大叔，不在乎手上的瘢痕，下次遇到一个爱漂亮的怎么办。 转头，吕文斌又想：凌然莫不是放弃了练切开？他真要是不做切开，交给我也不错。第六十八章 有朝一日刀在手 翌日。 手术日。 吕文斌最早进入手术室，做完了从铺巾到检查的所有工作，才见到踩门而入的凌然和霍从军。 霍从军神态沉稳。 凌然玉树临风。 吕文斌压力深重。 “患者李兴国，21岁，开放性伤口，食指和中指的屈肌腱断裂，其中中指的深浅屈肌腱全部断裂，比较复杂……”吕文斌提前看过了资料，就此说明。 凌然亦是看过资料的，所以边听边想，看不出神色来。 霍从军吁了一口气，他今天能找到的就是这样的病人了。 无人区之所以是无人区，就在于手的无人区范围内，肌腱分布的过于密集，深浅肌腱都被束缚在狭小的腱鞘中，术后黏连严重，恢复功能不理想。 现在，深浅肌腱同时受伤，意味着它们各自的活性都增强了，黏连的概率就更大了。 但是，这些对凌然都不是问题。 大师级的tang法缝合，同时处理深浅肌腱只是基本。 凌然顺序检查了一遍，又做了几次触诊，点点头，道：“那就开始吧，tang法缝合II区肌腱断裂……笔。” 凌然一伸手，聚精会神的王佳就将一只划线笔拍入了他的手掌，入手姿势极其舒服，想必也是特别练过的。 王佳望着凌然，似乎看到口罩内若隐若现的笑容，甚为开心。 霍从军原本想说由他来开刀的，但也就是想想而已，终究没有说出来。 “切开”经常是上级医生给下级医生的奖励，没有反过来的道理。 再者说，霍从军总不能每次都帮凌然切开吧，到最后，还不是得他自己练出来。 想到此处，霍从军看向了吕文斌。 再怎么说都是本科室的住院医，虽然放出去规培了两三年，但这就好像是自家放出去的羊，该挤奶的时候，该剪毛的时候，总归是要回来的，现在更是结束了规培，到了技术提高的黄金期…… 就上一次手术来看，吕文斌的表现亦是不错。 之后，他对病人的预后也是非常用心了。 如果霍从军是真的主刀，凌然是真的一助的话，霍从军多半会选择让吕文斌做一次切开，想来，再惨也不能比凌然上一次的切开还惨吧…… 手术台前就三个人，霍从军的眼神，立即落在了吕文斌眼中。 被主任关注，是好是坏呢？ 吕文斌的小心脏砰砰的跳。 他最期待的，就是凌然主动放弃切开的工作，交给自己。 若是主任帮着说句话，那就更加十拿九稳了。 吕文斌也不贪心，只是心里下意识的觉得，凌然昨天都不抢着练习切开，要么就是放弃了，要么，就是在“切开”技术上有点缺陷，以至于自知不擅切开而放弃了。 如此一来，凌然将切开交给别人，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吕文斌脑海中过了一遍昨天中年滑板男的飞蛋出林的画面，才略微冷静下来。 “拉紧。” 凌然的命令声中，吕文斌才发现，他已经把线画好了。 都不用犹豫的吗？还是提前想好的？ 吕文斌嘀咕归嘀咕，还是赶紧上阵，将病人有些蜷缩的手部摊平，让划线部位凸出。 这样做的时候，吕文斌才发现凌然选择的位置很不错，在既有创伤的基础上扩大创面，原本就是很矛盾的选择，每一次合理的方案，都不容易。 如果将手术看成是装修房子，那病人原有的伤口，就像是房子中间的一根承重柱，你不能拆掉它，不能改变它，甚至不能在上面打钻，而每一套房子的柱子的位置都可能是不同的，要装修好房子，就必须处理好房内空间与承重柱的关系。 完美的方案或许是不存在的，即使相对合理，都是需要费一番心思。 凌然的手术刀划了下去。 持弓式的手法，非常基础，没有多少花哨。 但只是一两分钟的时间，凌然已经将想要的术野暴露了出来。 吕文斌一边帮忙整理盐水垫，防止污染，一边惊讶的瞅着刀口。 前些天还要切两遍的凌然，转眼间就成了开刀高手了？ 就他过去两三年，在云医各个科室轮转的经验来看，大部分科室的高级医生们，开刀也就如此了。 “你最近练了切开？”霍从军更显震惊，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合理的解释。 “是。”凌然点头，他确实是尝试了几次。 霍从军默然无语。 他觉得自己见识的够多了，没想到还是不够看。 今日之前，谁要是告诉他，某某勤学苦练三天，熟练掌握了切开技术，他非得喷对方一脸不可。 或者，是凌然此前切开的时候，发挥失常？ 初想好像有些道理，但在霍从军的记忆里，凌然上一次的手忙脚乱，可不像是发挥失常。 “拉钩。”凌然向吕文斌简单下令。 做了多年拉钩侠的吕文斌下意识的拿起皮肤勾，将刚刚切开的刀口扩大。 两根肌腱清晰的暴露了出来。 就切开来说，干净利落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方便手术视野的扩展。 而就凌然的切开来说，可以说是非常漂亮了。 至少，吕文斌找不出毛病来，他也不可能切的这么好。 吕文斌只觉得胸腔很是憋得慌，想想他昨天还觉得凌然傲气，没想到人家是真有傲气的本钱的。 尽管没有人知道自己昨天的想法，吕文斌还是莫名羞愧，干笑两声，道：“你这个速度，行外人都会当你开挂的。” 凌然淡淡的一笑。 “别人怎么想有什么关系。”霍从军从初期的震惊清醒了过来，此时高兴的嘴往后咧，就差给自己开颅了。 医院需要的是什么？科室需要的是什么？科主任需要的是什么？ 不就是凌然这样的人才吗？ 医学之路漫漫长，那些三年练缝合，三年练切开，三年做阑尾，45岁副主任，55岁才做到主任医师的医生固然是医院的骨干，但他们就像是军队里的中低级军官，医院非常看重和需要中低级军官们组成的军官团，但不需要某个低级军官。 医院不断追求的单体医师，是能做头的医生，所谓的带头人是也。 他们要么是那些从军官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要么是师从名宿的天才，要么是天上掉下来的小宝贝。 像是中国肝胆外科的大牛吴孟超，27岁才读完本科，10年后就登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读论文，提出肝脏的五叶六段和五叶四段论，41岁就突破了中肝叶禁区，在普通医生为评副主任医师而打出狗脑子的时候，成为全国知名的肝胆外科专家，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任何医院有这样一名带头人，随便抓一把骨头，就能凑成天胡牌。当然，吴孟超的老师也是极厉害的，是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凡是中国还在职的医生，都是读他的书进的医院。 “对了，凌然，我听说你经常自己买猪蹄练手？”霍从军突然来了一句。 “有买过。”凌然戴起了显微眼镜，说话的时候，手里的频率丝毫不慢。 “你现在还是实习生，这样子搞不行，一个月几百块的补助都不够买猪蹄的吧。”霍从军认真的道：“练习的材料不应该让私人出，咱们急诊科暂时建不起练功房，但也应该因地制宜的为医生们提供提高的环境。你说是不是？” 霍从军的脑袋一转，却是看向了坐在圆凳上的苏嘉福。 麻醉医生苏嘉福缓缓地，缓缓地站了起来，说：“是。” “报销猪蹄不好听，不好弄，这样子，你现在还没有执医证，你做主刀的手术呢，要么写我的名字，要么写吕文斌的名字，手术费进我的卡上过一下，我再转给你，你也不要推辞，劳务收入，理所应当。” 凌然根本没准备推辞，又是应了一个“是”，就专心做起了手术。 吕文斌羡慕的拉钩都没劲了。 在医院里，主刀填主任，而主任不出现的手术，手术费照例还是要给主任的，这笔钱在医改前是很少的，而在医改以后的外科诊室，就颇为可观了。 尤其是主刀的手术费，是助手、护士和麻醉医生加起来的一倍以上，猪蹄是可以随便买了，还是主任硬塞给凌然的。 吕文斌低下头，暗下决心：tang法我学定了！ 旋即，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酱猪蹄，焖猪蹄，烤猪蹄，红烧猪蹄，香辣猪蹄，清炖猪蹄，剁椒猪蹄，红糟猪蹄，啤酒猪蹄，发财猪蹄，玉米牛尾笋干烩猪蹄……第六十九章 手术费《大医凌然》第六十九章 手术费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七十章 老白兔的威严 “凌然，来看看病例，挑选一下。” 霍从军自从放出风去，要用tang法做屈肌腱断裂，就不断的收到各方的消息。 其中部分是来自各地医院的，部分是来自医药代表的，另外还有些他的老同事老部下老战友的消息。 医生们开展新术式或者写论文，都会对病源有特别的需求，这时候，级别的高低，人脉的宽广与否就变的很重要了。 霍从军半个多月前放出了消息，如今正是得到较多回馈的时候，堆在他桌上的病历，已有七份之多，其中五份是最近几日受到创伤的患者，两份是老伤未愈的患者。 凌然将两名老伤的患者病历放到一边，再看了剩下的五份后，道：“我都要了，尽快安排他们过来吧。” 霍从军愣了一下，哑然失笑：“你不要担心没病人了，当日选当日治疗，之后的再之后选。我对tang法了解不多，但还是一期缝合比较有利吧。” 他都用着打商量的语气了，也是凌然的表现确实好。 前天缝合的病人，昨天刚过24小时就开始做被动运动，结果所有指标全达标，简直吓了手外科的主任医师王海洋一跳。 算下来，等于是凌然做了三例tang法缝合，三例全部成功，而且恢复良好。最早做的马文华病人，虽然因为身体多处创伤未能出院，单就tang法缝合的手部来说，已经达到普通的六周标准，可以回家复健了。 无论是从医院的角度，还是医生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成果都可以说是初步成功了。 凌然也是基于此，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现在可以说是完全掌握了大师级的tang法缝合，又接到了任务，没道理再看天吃饭了。 因此，他的结论，与霍从军截然不同：“我不准备积攒病人，我希望今天能够将这五个病人都安排给我。” 霍从军听的笑了起来，过了几秒钟，才醒悟过来，凌然好像不是爱开玩笑的类型。 “一天安排五个是开玩笑的，一天一个吧，再熟练一下比较好。”在前天的手术以前，霍从军还想要隔日或三日安排一个手术给凌然呢，现在放开口子，还是因为凌然昨天的表现。 医院的环境是非常冷酷和功利的，有技术天赋好的医生，就是更容易得到机会，也更容易被容忍。 凌然坚持道：“我可以连续进行手术。” 如果10天才能完成10例手术，那整月下来，凌然最多只能拿到3瓶精力药剂，太浪费任务了。 霍从军不明白凌然的坚持，灵光一现，道：“你要是缺钱用的话，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做一次手术500块，做5个手术就要2500块，他觉得凌然是不是被钞票迷惑了。 一天2500块哪里是那么好赚的。 “我不缺钱。”凌然的语气笃定。 “不是为了赚手术费？”霍从军盯着凌然的眼睛。 “不是。”凌然再次回答。 他一天到晚在医院里呆着，穿衣有白大褂，洗澡有手术室，动不动就能得到热心的护士送的食物和水果，唯一的支出就是些人情往来，要钱又有何用？ 霍从军于是苦口婆心的道：“你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磨练技术，不要想着赚钱，更不要想其他的。” 凌然听的不明白了，问：“磨练技术不是靠手术量吗？” 霍从军张张嘴，他真的是想说看录像或者看书的，但是，大家都是现役医生，这样骗人就太说不过去了。 “那就挑两个，一个优先交给你来做，第二个的话，你如果状态好，在充分休息以后，就交给你来做，否则的话，我就转给手外科。”霍从军的策略很简单，选择两名病人转诊云医，最适合tang法缝合的就交给凌然，另一名看情况，随时可以转诊给手外科的王海洋主任医师，或者由他的医疗小组接受即可。 凌然想了想，同意了下来。 tang法缝合毕竟是三级手术，根据病人的情况不同，持续的时间不同，先尝试一天两场手术，也是不错的选择。 霍从军等凌然选好了，就提前给王海洋打了一个电话说明。其实，按照他的想法，到时候直接把第二个病人塞给王海洋就行了，也免得多生枝节。 凌然翻着病例，又认真的选出两例来，递给霍从军。 医生不是万能的，tang法也不是万能的，选择最适合接受tang法的患者，是凌然目前最好的选择。 霍从军看了看凌然选出的病例，不由轻轻点头，如果让他选的话，也会选这两个：两名患者都是不到30岁的工人，一个撕裂伤，一个切割伤，伤处典型，又年轻力壮恢复好，更能得到满意的疗效。 选好了人，凌然就带着资料离开，一边阅读一边思忖具体的手术方案。 与此同时，两地的救护车接到电话，开始向云华医院赶来。 两个小时后。 凌然出现在手术室中。 霍从军晚了一个小时，才穿着崭新的刷手服过来。凌然的技术稳定，他也就敢放手了。 麻醉医师苏嘉福等他等的望眼欲穿，见霍从军来了，连忙狗腿的用腿勾了一只圆凳过来，这是他向巡回护士特意要来的。 霍从军奇怪的瞅了苏嘉福一眼，并没有坐下来。 他刚开了两个小时的会，坐的腰腿一阵难受，此时又哪里愿意坐下来。 苏嘉福发了一会儿呆，就一个人守着两只圆凳玩仪器去了。只是时不时的看一眼手术室门，生怕巡回护士杀进来看到空凳子。 “完成了。”凌然一剪刀剪断缝线，就抬头看向霍从军，问：“第二个送来了吗？” “送是送来了……”霍从军有些犹豫的低下头来，先检查了起来。 30分钟后。 凌然换了一间手术室，举起了手术刀。 这一次的患者稍复杂一些，让凌然用去了接近两个小时。 即使如此，两个手术做下来，刚刚是下午的上班时间。 凌然回到办公室中，默默的看着霍从军。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霍从军被看的头皮发麻，感觉自己像是一朵老白兔，被一只皮毛柔顺，身材矫健，眼神灵动，超级好看的猎犬给盯住了似的。 “实在无聊就休息吧。我明天找三例屈肌腱断裂的给你。”霍从军威严的道。第七十一章 住院医永不休息 吕文斌觉得自己要累死了。 为了完成昨天两名病人的病历，他下了手术就开始玩填空题，一直填到晚上九点钟才下班……两万多字的病历，要将两名病人和病情事无巨细的描述清楚，对于写了三年病历的吕文斌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想想暑假作业……但凡是不能用一天时间抄完作业的孩子，都不是做医生的料。 除非自家有诊所。 其实，若只是写病历，吕文斌也不会抱怨什么，医院工作本来就很累，住院医日填病历万余字实属平常，也就是tang法的病历没蓝本，写的费劲一些罢了。 但是，自今早开始的工作，还是将吕文斌仅存的意志力消耗的一干二净。 他7点钟来到医院，对之前的病人进行查房。 8点钟，吕文斌将5名tang法缝合的患者病历背了背，在8点半左右，加入到兴致昂扬的霍主任的主任大查房中去，各种被提问和回答问题——从好的方面来讲，这说明了主任对tang法病人的重视。 9点钟，吕文斌钻进了手术室，开始配合巡回护士做各种各样的术前准备。tang法对急诊科来说是颇为陌生的，巡回护士才不会去背诵tang法所需的各种器械材料，以及可能用到的各种器械材料，加上凌然和霍从军在手术台上的个人习惯，都需要吕文斌帮忙提醒，否则，手术做到一半，再让巡回护士去找东西，上级医生很可能就发飙了。 吕文斌还没见过凌然发飙，但他更希望自己见不到那样子。 凌然已经够严肃了，根据外科医生医生上手术，混蛋加三级的原则，吕文斌宁愿略辛苦一些。 然后，从9点30分开始，吕文斌就求仁得仁了。 先是一名沧平区转诊的夜班工人，吕文斌拉钩60分钟，再配合清理手术室15分钟，接下来，他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又赶着接入一名监狱送来的囚犯，据说是摔伤的。 因为耽搁的时间较久，肌腱挫伤较为严重，凌然用了80分钟才完成裂指的缝合，吕文斌做完了拉钩侠，继续清理手术室，并且很快听到，第三名患者在路上的消息。 此时此刻，吕文斌的心情是崩溃的。 他看看表，已经超过下午1点了，6个小时的水米未进也就罢了，早上的粥都没时间排出去。 想到此处，吕文斌连清理手术室的精神都没有了，求情道：“牛姐，我得去个卫生间……” “让我一个人干啊。”今年42岁的急诊科巡回护士，那是用知识、力量和熬夜武装起来的完全版的悍妇，手上沾的血比特种兵见过的都多，哪里肯放吕文斌跑掉，直接把东西往台上一放，道：“我还得准备杜主任的手术，你要走了，我也不管了。” 吕文斌有苦说不出，排泄这种事情，说出口了，就相当于将闸打开了，想念的力量堪比泄洪…… 但是看看严厉的牛姐姐，吕文斌还是忍下来了。 他其实可以不恢复手术室的，但是，身为一名住院医，得罪老护士的下场，和囚犯得罪狱警也没差了。 好在牛姐也不是真的要送他去泌尿科休息，拖了他几分钟时间，做了个大致，就道：“着急你就先去，下次记得穿个纸尿裤什么的，你今天两台手术能分两百多了，那么省做什么。” 吕文斌都来不及回嘴，飞奔而出。 一点半，吕文斌才挪着腿，往小食堂去。 云医急诊科有5个治疗组，外加源源不断的实习生和进修医，小食堂做的倒也有声有色。 吕文斌思考着鸡腿还是红烧肉的时候，就听到了霍从军威严的声音：“哎呀，你不要着急嘛，下面医院的转运就是这样的，耽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太正常了，进了市区说不定还堵车呢。” 凌然的声音随之传来：“空出来的时间可以多做一台手术了。” “哎呀，你这个手术瘾能比得上我年轻的时候了，我当初也有一天做五台手术的经历啊，做完了是又累又爽……”霍从军发出多毛动物的笑声。 吕文斌听的心里毛毛的…… “我明天是不是也可以做五台？”凌然的回答落在吕文斌耳中，让他没有丝毫猜中的快感。 “五台太多了，你别看自己年轻，做两台好像还没什么，做三台四台就不一样了，五台做完啊，人的脑子都是空的……”霍从军的笑声仍然令人发毛。 吕文斌的手放在食堂的门把上，犹豫着要不要推进去。 凌然冷静的说话声，缓慢的飘过来：“如果白天做不完，我可以晚上继续做。” 吕文斌果断推开了门，心里哀嚎：凌医生，凌爷，您的肝好，我不行啊，我当年高考就很辛苦了，经常熬夜什么的，读医更累啊，规培也好辛苦啊，别看我长的好像25，我的肝早就45了…… 吕文斌组织着语言，运用所有的智慧，考虑着如何说服凌然。 与此同时，对面的玻璃门，以及正对住院部的侧门，同时被人推开了。 “哎呀，凌医生，好巧啊。霍主任也在。”规培医马砚麟笑的异常灿烂。 “凌医生，凌医生……啊，霍主任。”实习护士郑语涵今年才17岁，将头发扎成了漂亮的马尾，青春靓丽。 凌然转头看向两人，微微点头打招呼。 霍主任重重的“恩”了一声，尽显威严。 “那个，凌医生，我拿了一些水果，就当餐后点心吧。”郑语涵撅撅嘴，放下自己特意买来的漂亮小篮子。篮子底下是一只红艳艳的桃子，中间放了琵琶、青枣和金桔，还有一把龙眼散落其间。 郑语涵放下篮子，又向凌然一笑，就像是只小松鼠似的跑了。 霍从军和凌然的目光自然转向规培医马砚麟。 “那个……我带了点家乡特产过来，想给大家分一些。”马砚麟感受到了威压，说的有点吞吐，迅速放下手里的纸袋，并取出了…… 两条咸鱼。 塑封包装。 一只大一点，眼睛凸出。 一只小一点，眼睛凸出。 霍从军将之翻了一下，看向凌然。 凌然问：“怎么吃？” “啊……红烧就可以了。”马砚麟连忙介绍道：“炖花生也很好吃，也可以用茄子炖，用豆腐炖，用毛豆炖，五花肉炖更好吃……” “你想要什么？”凌然决定省去中间繁复的试探，就像是他以前所做的那样。 马砚麟呆了一下，小脸立即红了，在霍从军面前，他稍微有些放不开。 不过，几秒种后，马砚麟就下定了决定，道：“我想给您做助手，参加tang法手术。” 凌然的tang法技术如何，科室内的医生们都看在眼里，主治和住院医们还有些不好意思，马砚麟就不在乎了，他是骨科的规培医，在急诊呆两个月就会轮转走的，但自身学会的技术，是不会轮转的。 话说出来了，马砚麟变的轻松起来，道：“您前几天做的tang法缝合我都看了录像，我可以做好助手的。tang法的时间挺长的，我看吕文斌都累死了……” “我不累！”吕文斌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了，他大步来到凌然桌前，望着马砚麟，道：“我累死之前，再给你打电话，把你的咸鱼……” 他眼睛的余光，瞄到凌然，似乎察觉了什么。 吕文斌顿了顿，咳嗽一声，道：“咸鱼我拿回去炖猪蹄。” 他向凌然笑笑，说：“咸鱼炖猪蹄，猪蹄又鲜又嫩，还有嚼劲。”第七十二章 卤医生 吕文斌卤了满满一锅猪蹄，趁着中午时间，带到了手术室的休息室。 医院的手术室本身是洁净环境的，但手术室周围的配置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了，也不可能严格的起来。比如不远处的消毒供应中心，它的一次性物品仓库里装着上百箱的消毒液，一次性手套、口罩，各种塑料袋乃至于医疗器械，但箱子是通过货运卡车送来的，搬运工也不可能进来一次就洗一次澡…… 而在手术室之外，办公室、换衣间和休息室的配置亦不可少。 吕文斌的猪蹄，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一会儿，几间手术室的医生们都陆陆续续的聚集而来。 “我早上开始就没吃饭了。” “我昨天开始就没吃了。” “我没吃过饭。” 大家一边“谦虚”着，一边抓起猪蹄就啃。 凌然亦是找了根肥硕的猪蹄，套了只乳胶手套，就吃了起来。 吕文斌乐呵呵的道：“猪蹄是凌医生买的，我卤的，纯正老汤，安全好吃。” “自己存的老汤？你会存的？”以参观手术为名来手术室里休息的周医生不由高看了吕文斌一眼。 “其实不难。”吕文斌难得有个露脸的机会，笑呵呵的道：“老汤用过以后，把肉捞干净，再用纱网细细的滤干净，剩下的汤存冰箱里，再过几天拿出来烧开，再煮肉，又鲜又入味。用来煮鸡什么的也好吃，还可以煮排骨，煮蘑菇……” “下次煮点蘑菇，蘑菇好，健康。”周医生说着拍拍大腿，道：“你下午来找我拿钱，不能次次都让凌然出钱。” “给我炖只鸡。” “肘子，肘子好。” “卤点鸡爪鸡翅之类的，对了，鸡胗子，能买到吗？” “提醒我了，鸭翅，给我来点鸭翅。” 一串串的要求丢过来，瞬间将吕文斌给打懵了。 “哎，记下来了啊，别给弄混了。”旁边的郑培提醒了吕文斌一句。 “记得的。”吕文斌心里气的骂自己，口中道：“周医生要蘑菇，黄医生的鸡，刘医生的肘子，胡医生的鸡爪鸡翅鸡胗子，钱医生的鸡翅……” 周医生笑眯眯的道：“建个群，就叫老汤群好了，材料归你买，买好了拍照发图，谁点的谁付钱。” 他三两句就给定了下来，吕文斌反而高兴起来，快速掏出了手机。 他刚完成规培，回到本科室里来，急需融入科室环境中来，虽然以老汤医生或者卤医生的人设开局不是很完美，但他也能接受。 “凌医生，给你卤点什么？”吕文斌建好了微信群，特意询问凌然，就现在来说，凌然其实是他实质上的上级医生。 凌然非常专一的道：“猪蹄。” “哦……好。”吕文斌忍不住，道：“不选点别的？反正都是煮，光吃猪蹄会腻吧。” “不会。”凌然的眼神真诚。 猪蹄食尽，凌然洗干净手，回到手术室，开始观察躺在病床上的患者的手。 “准备好了吗？”凌然竖着手问了一句。 麻醉医生苏嘉福忙碌着，道：“状态挺稳定的。” “马上就可以铺巾了。”小护士王佳亦是回答了一句，又道：“凌医生，这个患者有三根手指割伤了，是不是要缝很久？” “具体要打开看，怎么了？”凌然问。 “我听说还有患者要送过来？” “是，今天安排了四台。”凌然舔了舔嘴唇，有种久旱逢甘露的爽快感。 王佳瞅到他的动作，脸色微红，停顿了一会，才道：“凌医生，我连跟了好几天手术了，昨天又一口气做了三台，今天早上又是两台，跟不动了，下一台转给别人跟可以吗？” “恩？哦，当然可以。”凌然倒是有点理解王佳，护士的工作压力没有主刀医生那么大，但工作量是不小的，尤其是器械护士，全神贯注起来，对体力和精力都是极大的挑战。 “新来的护士对tang法没有那么熟悉，你要做的慢一些，不能像是跟我一组的时候，做的那么快了。”王佳意有所指的叮嘱。 凌然完全没有想那么多，点头道：“我知道了，我开始的时候会做慢一些的。” 王佳重重点头，心道：等我回去把黑眼圈睡下去，敷好面膜，化好妆，再来轮班。 王佳想到此处，语气又温柔的道：“你都不累吗？做手术的时候可不要睡着了。” “做手术怎么会睡着。”凌然嘴角露笑，对他来说，秩序感强烈的手术室，只会让人更兴奋。 不过，考虑到体力分配，凌然多想了想，道：“这一场，尽量坐着来做好了。” 说完，他就勾了只空闲的圆凳，一屁股坐了下来，开始调整手术台等设备的高度。 空闲的圆凳上方，正在检查麻醉药的苏嘉福一阵无奈，心想：还好今天多要了凳子，老霍又没来。 他摇摇头，想着将最后一点数据填完，再取墙角的圆凳过来。 这时候，又听凌然道：“吕医生，你不累吗？也找凳子坐下来吧。” 苏嘉福只是一个迟疑，就眼睁睁的看着，吕文斌竖着手，用左脚的脚尖，将圆凳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勾到了手术台前。 苏嘉福突然想笑：你们这些神经病外科医生，竟然在手术室里找椅子？椅子是手术台下面长出来的蘑菇吗？第七十三章 你在外面有别的猫了 为一名三指割伤的患者做tang法缝合，工作量比给三名单指受伤的患者还要大些。 如果有选择的话，凌然自然更愿意做三名单指受伤的病人。 可惜他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一日四例tang法缝合，基本是将当日云华周边的单纯屈肌腱损伤的病人一扫而空了。此地虽有百万产业大军，毕竟不能与广@州或东@莞相提并论，后者在全盛期，一家私立的手外科医院，一个晚上能做十几例的断指再植——其实，能有私立的手外科医院，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哪里的工厂开工率高，成本低，效益好，看当地医院晚间断指再植的数量，就可以窥见一二。 考虑到单个手术的时长，可能需要4小时或5小时，凌然毫不犹豫的喝下了精力药剂。 三指割伤的患者今年才24岁，陪同而来的只有工友，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左手想必还要用很久，凌然觉得，还是要尽可能的为其缝好一些。 当然，外科医生不是神，缝合只是愈合的基础，之后的复健依旧重要，更多的时候，运气也会发挥难以预料的作用。 趁着刚喝下精力药剂的巅峰状态，凌然首先为其缝合了食指的肌腱。相对于中指和无名指，食指的功能价值更高，能提高多一点的功能性就多一点。 凌然向来细致，今天亦不例外，并不因为这是今天的第三例手术，或者一连缝合三指，而有所放松。 他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的操作缝合，比站着略感轻松，吕文斌却是相反。 在手术过程中，主刀是面向操作面最佳位置的医生，尤其是显微镜下的操作，就是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动手，主刀医生并不需要挪动位置。 相比之下，做助手的吕文斌就要不停移动了。 打结的时候，凌然将线甩到左面，他就要去左面，凌然将线甩到右面的时候，他就要去右面，临时喷洒消毒液，铺盖盐水垫之类的工作，也都是他跑前跑后，躲着主刀来做。 大家都站着工作的时候，吕文斌左右移动也不觉得累，现在的位置适合坐下操作，当吕文斌临时操作的时候，就不得不弯下腰来。 一次两次也就罢了，几个小时的手术坐下来，吕文斌感觉自己腰都要折了。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当凌然缝合完三根手指，就差不多是晚饭时间了。 凌然的精力药剂效力尚在，剪刀一丢，做完最后的检查，又是精神亢奋的问：“下一位送到了没有？” “刚下高速公路，正好是上下班时间，有点堵车，可能还要一个小时才能到。”台下护士去打了电话，说话的时候，忍不住打起了哈欠。 吕文斌看着那个哈欠，立即打了一个更大的哈欠战胜它，恨不得倒在地上，直接睡着。 “太累了就去休息。”凌然望着走路都有些摇晃的吕文斌，道：“你现在的状态做不了下个手术了。” 吕文斌内心呵呵的笑两声：正常人哪里有做一天的手术还神采奕奕的，做不了才是正常的吧。 “那我去休息室睡一觉吧。”吕文斌说着顿了一下，道：“收拾好手术室以后。” “我来帮忙收拾手术室，你去睡觉吧。调好闹钟，到……”凌然抬头看看表，道：“8点以前来手术室。” “好。”吕文斌倒是想客气一下，奈何他实在客气不动了，拖着僵硬的脚步，回到一线医生休息室，连清空身体都顾不上，倒头就打起了鼾。 手术室里，凌然还没开始帮忙呢，就被牛护士给赶走了。 牛护士用批评的语气说：“一天做那么多手术，累都累死了，就不要抢这些杂活干了，你快去休息吧。” 接着，她从外面牵回来一只规培生，很快将手术室给收拾好了。 凌然不想换衣服，就到手术室旁的休息室内去休息。 不同于科室的休息室，手术室旁的休息室只有椅子没有床，凌然自然而然的掏出手机，点开了游戏…… “你不困吗？”躲在角落里的周医生诧异的说了句话。 “不困。”凌然岂止是不困，简直是精力充沛。 周医生看着他举起手机，一会向左，一会向右的样子，只能羡慕道：“年轻就是好啊，我年轻的时候，值班了以后也还有力气打球，现在不行了……” “你值班的时候不是在睡觉吗？”凌然盯着手机屏幕，略显疑惑。 “偶尔……经常也是要起来的。”周医生呵呵的笑两声，迅速的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休息室内的气息，又变的适合休息起来。 晚上7点40分。 病人送达，第一个赶到手术室的却是规培医生马砚麟。 家住包邮区小镇的马砚麟年轻嘴甜，见到护士就叫姐姐，没事就送咸鱼干，烤鱼干，腌鱼干，炸鱼干给大家，很快就在急诊科混熟了，蹭到的手术量，仅次于凌然。 他帮着巡回护士核对了病人的姓名性别床号，问了过敏史，又帮麻醉护士拉仪器，套管子，到凌然来的时候，谁都没想起来要去喊吕文斌。 凌然低头看看患者，发现前置准备就绪，人员也是齐备的，遂道：“我们先开始手术，给吕文斌打个电话……” “我叫过吕医生了，他困的不行了。”吕文斌顿了一下，道：“我先顶班吧。” 凌然想想也是，就不再多问，点点头，伸手道：“笔。” 器械护士立即递上签字笔。 凌然弯腰划线，第四位患者是从500里外水库送来的，路途遥远但病情简单，只有单指的屈肌腱撕裂，完全称不上难度。 马砚麟幸福而激动着，像是第一次跳伞的士兵，内心无数次的设想着跳伞的环节，但只是坐在飞机上，就已经要抑制不住尿意了。 “刀。”凌然低声说了一句，并抬头看向监视器，确定各个数据正常。 监视器下方，苏嘉福正襟危坐于一只圆凳之上，左脚踩着另一只圆凳，右脚还踩着一只圆凳。 凌然以专精级的持弓式，稳定而均匀的拉出一道刀口来，眼神里带着自信与笑意。 这是他接到“tang法历练”的任务后，所进行的第十例手术。 虽然初级宝箱里常常开出精力药剂，但tang法缝合本身，就是初级宝箱里开出来的单项技能书，若是冷静的分析概率的话，初级宝箱里，还是能够获得好东西。 尤其是对现在的凌然来说，单纯的术式，或许比基础医学或临床医学的普遍技能更有用。 “我来了，我来了……” 手术开始30分钟后，清空了肠胃重换衣服并洗手后的吕文斌，风风火火的踩开了手术室的气密门。 “快要收尾了。”凌然没有抬头，单手打结的飞快。 吕文斌望着幸福微笑的马砚麟，心里狂吼：我就想多睡两分钟，你竟然就有了别的助手！第七十四章 自摸 云华的夜晚是笼罩在光晕中的。 晚上9点钟，自云医的急诊楼向上看，找不到星星，看不清月亮，晃眼的形形色色的招牌和广告，并不断的有鸣笛声从下方传来。 几名还是青春烂漫的年纪的小护士，互相恐吓着穿过幽深的走廊，拿起备品转身就跑，直到手术室附近，才放慢了步子，一边掩着嘴笑，一边观察着四周的动向，像是几只躲避主管护士追捕的小动物。 “凌医生还在做手术呢。”打头的小护士探探脑袋，道：“真努力呢。” “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做手术呢……” “我看看，我看看。”第三名的小护士挤到了两人中间，隔着手术室的圆玻璃，望着里面的凌然，赞道：“凌医生的背形真好看。” “是因为一天到晚都笔直的站着，练出来的吧。” “站一整天，腰真好啊。” “是哦，凌医生好持久的说。”小护士说完，脸忽然羞红了。 她们嘻嘻哈哈的聊着天，直到巡回护士的脚步在走廊中响起，才一哄而散。 “完成了。” 凌然按部就班的做完手术，长舒了一口气。 一天四场手术，缝了七根手指，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挑战。 护士、助手和麻醉医生亦是轻松了许多。 像是tang法这样的大手术，天生就会令人有一种紧迫感，好像不停的有小剂量的肾上腺素泵入心脏似的。许多护士和麻醉医生，在参与小手术的时候，都会有各自的小习惯，例如准备考护师的小护士就可能带着耳机听英语，麻醉医生可能急着看球下注。 参与大手术的时候，哪怕情况并不紧急，大家也会自然而然的收敛一些。 凌然揉揉脖子，打开了刚刚收到的“初级宝箱”。 一本银光闪闪的书漂浮在了空中。 “不是精力药剂啊，那就亏了一瓶。”这是凌然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念头。 思绪转动之间，银书的扉页自动翻开，有字迹说明： 单项技能书，获得诊断学技能——体格检查（专精）。 凌然下意识的摸摸脸颊，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腮腺正常…… “凌医生，手术室交给我们吧，您先回去休息好了。”马砚麟积极的说了一句。 凌然点点头表示同意。 再次慢人一步的吕文斌气的跳起来，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凌然打了辆出租车，坐在后排，就开始从头到脚的摸自己。 所谓“体格检查”，就是医生在体检的时候，做的许多操作。 比如用手摸受检者的脖子，比如让受检者转动眼球，又比如将听诊器放在受检者的胸前听音等等，皆是体格检查的一部分。较严格的空军招飞体检，可以摸的极其细致，得到极多的信息。 简单的理解，体格检查就是医生用视触叩听嗅等方式，判断受检者的身体状态。 体格检查也因此是诊断学的四大基础之一。其他三种分别是问诊，实验诊断和辅助检查。 对现代医学来说，诊断疾病的前提，也就是此四项。 而临床医学的前提，则是诊断。 毕竟，人类已知并能命名的疾病都数以万计了，不管能不能治疗，总得先诊断出来，才可以有的放矢的安排策略。 人类能够治疗和控制的几千种疾病，基本都有了标准或接近标准的解决方案，譬如能治的肺结核，能控制的糖尿病，治愈率越来越高的甲状腺癌，活的越来越久的艾滋病，基本没什么办法的胰腺癌等等，都有专门的诊疗大纲，只要诊断正确了，大部分医生都可以按部就班的完成治疗。 虽然相对于内科来说，外科的诊断要容易的多，但是，诊断依旧是治疗的前提。 凌然能够不断的进行tang法缝合的手术，也是有赖于其他医生的前期诊断。 不过，做医生的总归是要将诊断技术慢慢拿起来的，哪怕就是天天呆在手术室里，也需要一些简单的诊断技巧。 凌然对“体格检查”的获得颇为满意，尤其考虑到它是从初级宝箱中开出来的，那就更令人高兴了。 至于“专精”的等级，也算是够用了。 系统技能的四个等级，“入门级”差不多就是云华医院普通主治的水平，比一些三甲医院的弱鸡主治还要强点，“专精级”已经比得上副主任或主任医师较为擅长的领域了，至于“大师级”的技术，在云华医院已是顶尖，那就是在昌西省都是顶尖的，像是大师级的tang法，乃是系统确认的云华最强，能够与之相抗衡的并不是谁掌握了更好的tang法，而是谁掌握了更好的缝合法。 至于完美级，凌然目前掌握的“完美级徒手止血”，排名世界第126位，中国第13位，昌西省第2位，云华第1位，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想到此处，凌然就在脑海中问道：“系统系统，我现在‘体格检查’技能，排名几何？” “你所掌握的体格检查的技能水平，排名云华市第1128名，进行20到30次正确的查体，可以晋升一位。”系统的回答清晰可辩。 凌然“咦”的一声，问：“这算不算任务？” “不算。” “就是经验积累喽？”凌然心里有了数，顺手就将自己的从头到脚的摸了一遍。 出租车司机开着车，偶尔望望后视镜，越开越是心虚。 从倒车镜看看自己的脸庞，又有点松一口气。 到了下沟的巷子口，出租车司机望着幽深又光线不足的下沟，说什么也不肯再往里面开了，还免去了凌然两块钱的零头，只为了不发生找零。 待凌然关上车门，司机一脚地板油就跑走了。 “奇怪的司机。”凌然用左手摸着右侧的腋窝淋巴结，慢悠悠的踱回家去。第七十五章 我家的诊所 哗。 哗哗。 天色刚明，院子里就传来扫地的声音。 凌然翻身起床，心想：老爸昨晚难道睡沙发了？起的这么早。 他在二楼洗漱一番，又换好衣服才下楼，就见路面已被清扫的干干净净，甚至连路边的沟渠都用水给冲刷一新，不远处一道纤长的背影，正在路口奋力打扫…… 纤长？ 凌然费力的回忆了一下凌结粥同志日渐洗衣机化的身材，满心疑惑，莫非是附近哪位街坊的精神出问题了？ “凌医生，您好。” 正在做打扫的黄茂师，听到了门锁打开的声音，暗自松了一口气，凌然要是再不出来，他的腰就得废掉了。 面对凌然的狐疑，黄茂师露出笑容，道：“我买了点油条豆浆豆腐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还有点小菜什么的，就在门边的篮子里，我来拿。” 黄茂师扛起扫帚，小跑了过来，从下沟诊所大门旁的青石板上，拿起了一只竹编的花篮。里面整齐的码放着早餐，看外包装的样子，应该是在巷尾购买的，足可供五六人食用。 凌然愣了一下，颇有些意外的看向黄茂师，他虽然是经常收到礼物，但这么实惠量大的礼物还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来说，女生如果送食物的话，要么是大牌要么是进口要么是特色要么是自制，用自家巷口的油条充数的……男生……男生果然还是比较不会送礼物啊。 “我是代表公司，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黄茂师回忆着销售课程上的内容，小心翼翼的道：“今天就是来给您帮帮忙，做点事。” “你好。”凌然有些狐疑的望着对方。 他记得这位昌西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黄茂师，脑子好像有些怪，只会傻笑。 黄茂师保持笑容，道：“凌医生最近开了很多我们公司的耗材呢，虽然都是开在霍主任名下，但该算在您这里的，我们还是给您分开算了。今天没什么事，就特意来感谢一下您……” 黄茂师已经渐渐适应了医药代表的工作，特别学会了在女客户面前深沉的笑，在男客户面前肤浅的笑的技巧。 尽管没有了走T台的风光，但是，不想再吃青春饭，又想多一点人格尊严的黄茂师同志，反而觉得医药代表的工作很适合自己。 黄茂师望着一脸茫然的凌然，又啧啧笑道：“您家的院子拾掇的真不错。” “哦，请进，可以坐中间。”凌然总算是听明白了，礼貌的将之引到院子中间的石桌处。 黄茂师将扫帚竖在门边，提着花篮入内，又寒暄两句，再将食物摆入餐桌，待到凌结粥和陶萍下楼的时候，黄茂师已经完全熟悉了凌家的厨房，不仅熬了牛奶，还煎了鸡蛋。 望着在厨房里忙碌的黄茂师，陶萍不禁犹豫了起来，望着桌面上的食物，不自然的道：“小然，以前到咱们家来帮忙做饭的，一般都是漂亮的女孩子吧。其实，像是上次来整鱼的女孩子，也还是可以的，虽然自我了一点……” 凌结粥一下子就听出了陶萍的纠结，忍不住笑了起来：“老婆，你想啥呢，这是医药代表，他是因为凌然是医生，所以才来家里送礼什么的，你想差了。” “我想的不对？” “是啊，就像是经常来咱们诊所的医药代表，就是送输液袋什么过来的，不是也帮咱们做做这个，做做那个的……” “你态度不对。” “啊？”凌结粥愣了几秒钟，忽然有点惶恐。 凌然吃完手里的油条，拍拍手，道：“我去医院了。” “凌医生，凌医生。”刚从厨房里端了汤出来的黄茂师连忙喊住凌然，道：“您是想去医院继续做手术是吧？” “当然。”凌然点头。 “我刚刚忘记说了，霍主任之前让我告诉您，因为病房满员了，今天的手术最好推迟一天，等明天的病人出院，腾出病床了，咱们再继续做tang法。”黄茂师在围裙上擦擦手，很家务的模样。 “没有病床……”凌然此时才想到，自己一口气做了13例的tang法的病人，好像都没有出院呢。等于说，急诊科的留观室里，有一半是自己的病人了。 想想急诊科另有五个治疗组，病房估计已经开始加床了。 “周院长已经同意再弄一个手术室了，现成的房间，只要把病床什么的放进去，氧气之类的联通就行了。”黄茂师呵呵的笑道：“今早就开始弄了，最多几天就成了。” 不用说，这项业务也是交给昌西省医药公司了。 凌然对此倒无所谓，只是不能去医院做手术了，瞬间就觉得无聊了。 凌结粥或许是看出来了，或许是为了逃避老婆的态度纠正，或许纯粹是出于小气，连声对凌然道：“不用去医院了，就在家里帮忙好了，咱们家现在来看病的人多了，还有金鹿送来要缝合的病人，一会儿我打个电话，让苗医生不要来了。” “苗医生是哪个？”凌然问。 “是请来的兼职医生，专门做缝合的，还会美容针。”凌结粥得意的竖起来两根手指，道：“只要这个数。” “一个月两千？”凌然心想，竟然比熊医生都便宜？ 凌结粥却是有些郁闷的哼哼两声，道：“一天两百。哪里有两千那么便宜呀。” 黄茂师这时候端着烧好的紫菜蛋花汤出来了，笑道：“我们公司现在请一个司机，一天300块都要讨价还价呢。” “那不能比。”凌结粥倒了谢，又请黄茂师坐下，再道：“司机可以找的工作多啊，医生能兼职的地方有多少？是不是？所以呀，这个就叫市场经济，市场决定价格。” 黄茂师自然不会反驳，笑呵呵的点点头。 “总之，今天的工钱省下了，凌然你来缝合。”凌结粥搓着手，甚为开心。 “我现在做一次手术500多块。”凌然淡定的给自己舀了一碗汤。 凌结粥立即看向黄茂师，后者微微点头。 凌结粥只惊讶了两秒钟，就裂开嘴大笑起来，紧接着有些遗憾的道：“哎呀，咱家诊所什么时候能做这个手术就好了，爸给你算八……六百的手术费。”第七十六章 没问题 早上9点钟，下沟诊所开门营业。 来的最早的都是诊所的老病号，尤其是来输血塞通，丹参的老年人，都是吃好了早饭，就慢吞吞来诊所报道了。 高质量的护士娟子用42斤重的左手熟练的拍拍老病号的胳膊，再用另一只48斤的右手一撮，就将针插入了血管，再挂上点滴，调好速度，微微一笑，整个流程利落非常。 老病号们隔段时间就会来输液，次数多了，哪里好扎针，谁的血管脆之类的，娟子都烂熟于胸。 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正房的堂屋里，就坐了七八名老病号。 老年人输液的时间都很长，许多人都是算着午饭的时间来的。他们满足的躺在自认风景独好的位置，有的仰望天空，有的聊天，有的读书，不长时间，读书的最先打起了瞌睡…… 熊医生将该填的单子填完了，就坐回到堂屋门口的小方桌后面，将一张报纸“哗”的一声抖开，认真的看了起来，偶尔有病人问话，他的眼睛等闲也不离开报纸。 事实上，老病号们都是老毛病了，提出的问题也都不是什么新鲜问题，熊医生回答的时候，几乎都不需要思考。 偶尔，当病人提出的问题，需要熊医生思考的时候，熊医生思考的结果，永远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当然，他会指导病人们应该挂号的科室，就像是外国的全科医生那样。 叮铃铃。 清脆的铃声，在巷子里响起。 二楼的凌结粥正喝着茶，立即露出微笑，说：“金鹿的车要来了。” “这是他们公司的救护车？”凌然惊讶的问。 凌结粥笑了起来：“当然不是，这是苗医生的自行车，他每天都是卡着点过来的。” 似乎觉得自己说的不清楚，凌结粥就掰着指头道：“金鹿公司的救护车，每天送来的第一班病人，最早是10点多。苗医生来前都会打电话，如果金鹿公司送人来，他就提前一点到咱们诊所，否则，他就等中午或者下午才来。” 凌结粥说着感慨道：“苗医生每天很辛苦啊，晚上在月华医院的急诊加班，白天来咱们医院兼职，往返都是骑自行车，我给他说允许弹性上班，他才同意200块的。” “苗医生没有正职？” “听说是出了什么事，所以只能在外面兼职了。”凌结粥嘿嘿的笑两声，说：“苗医生的美容针缝的很不错，又会说话，这段时间给咱们赚了不少呢……可惜小然不能帮忙，要不然，我给苗医生说说，你们今天一人一半的人，给他一百一二十块就好了……” 凌结粥一边说，一边用眼角瞅着凌然。 凌然不为所动，他想用钱的时候，向老妈要就好了，哪里需要给老爸打工。 略作思忖，凌然道：“我可以帮忙做些检查。” 凌然原本准备早上去医院，给病房里的病人做体格检查的，既然被放假了，就在家里的诊所来进行好了。 医院有吕文斌等住院医查房，没有紧急事务不会来找凌然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他过的几乎是二线的生活了，除了依旧还要值班。 凌结粥听到检查却是眼前一亮，问：“你是不是跟医药代表学到什么招了？” 正在泡茶的陶萍手一抖，慌忙看向儿子。 凌然问：“什么招？” “开药的招啊？先做检查，然后开一堆药什么的，他教你怎么搞了吗？”凌结粥越说眼越亮，恨不得化身为大医院的收款员。 凌然无奈摇头，起身道：“我现在只会做检查，不会开药。” “检查不好算钱啊，现在的病人，出了钱就想拿到东西，你不给东西就收钱，人家就会觉得亏了。”凌结粥苦口婆心的语气，道：“咱们做的是街坊生意，不能太贪心。” “检查就不收钱好了。”凌然说着就下楼了。 凌结粥赶紧追下去，唠叨着：“不收钱的话，以后人家天天来检查怎么办？不检查人家要不高兴，检查出了问题，人家也不信你，只当你是为了卖药……” “你刚刚还让我开药。” “所以说啊，医生和病人啊，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关系，你看咱们家的诊所，很多病人来看了病，开药都不问价的，人家知道我不贪他们的钱……哦，苗医生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儿子凌然，云华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正在云医实习。” 凌结粥将凌然拉到了刚进门的苗医生面前。 苗医生大约40岁左右，鱼泡眼，酒糟鼻，脸很有些沧桑。他外面穿着白大褂，里面穿着白衬衫，脊背挺的笔直，像是得了强直性脊柱炎似的…… “苗坦生。”苗医生不咸不淡的与凌然握了握手。他只是兼职医生，用不着关注老板的儿子的情况，尤其还是一天只给200块钱的老板。 说话间，滴污~滴污~的救护车的声音，传了过来。 “工地上的钢筋掉下来，砸破了头，我去接一下。”苗医生果然是早打过电话的，给说明了一句，就又返身出门了。 凌然自去门口，道：“熊医生，我最近想练习一下体格检查，帮您坐一会吧。” 熊医生是下沟诊所常年坐诊的大夫，平日里也只是做些开药的工作，连清创缝合都很少做，以往遇到了，稍微麻烦些的，都是以转诊为主的。 凌然想要坐诊，熊医生放下报纸，就痛快的站了起来，抬头看到了凌结粥，又道：“不少钱。” 凌结粥砸吧砸吧嘴，拐了一个弯离开，好像路过的样子。 “呦，凌然今天没去上班啊。”没等多久，一位老奶奶就带着小孙女过来了，口中道：“熊医生，您给看看，早上起来就咳咳的，可别是又感冒了。” “先让凌医生帮你看。”熊医生翘着腿，坐到了药房柜台里。 “来，坐这里。”凌然拍拍面前的椅子，问：“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体格检查的标准程序。 体格检查是人对人的检查，只用简单的器械，因此很讲究礼貌、态度，以及医生本身的仪表着装。 在医学院里，体格检查的考试中，必不可少有“以病人为中心”或“高度责任感”或“医德修养”方面的内容。 凌然为此甚至对着镜子，练习过笑容。 被奶奶牵着手的小女孩约莫七八岁，本来有点不情愿看病的，此时看着凌然的脸，态度莫名变化，乖乖的坐到了他对面的椅子上，两腿并拢，像是在课堂上似的，细声细气的道：“我叫宋雪。” “恩，宋雪小朋友，我先帮你看看扁桃腺，来，像我这样，啊……”凌然拿出压舌板，摘去外面的塑料包装，同时教小女孩怎么做。 宋雪“啊……”的一声，张开了嘴 凌然用压舌板迅速的按了一下，同时用手电打光，抽回手后，道：“是扁桃体发炎了。熊医生，你给开药吧。” 奶奶原本就是来开药的，又见是熊医生写药房，就只“恩”了一声。 在她看来，开药显然是比检查更重要的事。 凌然观察着对方，等熊医生开好了药，又道：“我看您揉了好几次脖子，颈椎不好吗？” “是啊，不知道是不是昨晚的枕头高了。” “我帮您检查一下？”凌然练习的欲望正膨胀。 奶奶迟疑了一下，就坐到了凌然面前。 “我先帮您做一个颈部检查……摸一下您的颈部的动静脉……”凌然短暂的观察后，就站到老奶奶的背后，一边说一边检查起来。 “淋巴结没有问题，甲状腺也是好的，有点高血压？”凌然聚精会神的做着自己的首例面向病人的颈部检查，专精级的体格检查技能飙起来，可以获得大量的信息。 “这两天的血压是不太好，昨晚量有130，90。”老奶奶被抓着脖子，说话有些漏气。 凌然道：“检查一下您颈椎的活动度……再耸一下肩，我们看看副神经……恩，也没有问题……” 老奶奶听着凌然说话，莫名的高兴。 小伙子的声音本来就好听，最重要的是，他检查完了就说“没问题”，自然令人心情舒畅。 她的年纪大了，最希望听到的，就是“没问题”了。 “主要就是高血压的问题了。”凌然结束了颈部的检查，礼貌的微笑并给出结论。 “那你给我换个药？”老奶奶试探着问。 “130的高压可以的，90的低压略高了，但也不用换药，最近注意饮食就行了……”凌然对高血压这种常见病还是很熟悉的，就按照高血压的指南叮嘱两句即可。 不等老奶奶再问，一位老爷子挤了过来，道：“给我也检查一下。” “您哪里不舒服？”凌然礼貌微笑。全身的体格检查颇为耗时，也不是很有必要，因此，先问病史和主诉，是很有必要的。 “我有点气管炎，肺也不太好，老毛病了，天冷就犯，天干也犯……”老爷子说的很细致。 凌然一边听一边点头，顺便给做了个肺部的叩诊并听音。 “外侧清音，清晰度不错，肺部没有问题，您要是担心的话，我们看一下胸部扩张。”凌然说着起身站到老爷子身后。 老爷子一听没问题，脸上就露出了笑，连声说好，然后随着凌然的话音做深呼吸…… 一会儿，几位老病号纷纷招呼凌然，来给他们做体格检查。 新来的老病号见此，干脆先不挂瓶了，都坐等凌然给他们做检查。 凌然面带礼貌的微笑，有点亲切又有点威严的样子，很受众人的喜欢，最重要的是，他总能说准大家的病症，即使都是老毛病了，大家也都想要确定一下。 熊医生冷眼旁观，乐得有人将陪聊的工作抢去。 里屋完成了清创缝合的苗医生也是眯着眼睛看，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不知什么时候，几名路过的女孩子，悄无声息的来到问诊台前，排起了队。 正在看报纸的熊医生眼神一凝，放下报纸，猛的站起来，对凌然道：“小凌，你要不要歇一会？我来替一下你。” “也好。”刚刚完成了18例体格检查的凌然，询问系统后，确认自己在云华市的排名已上升了一名，到1127，颇为满意，也想要停下来休息一会了。 坐在问诊台前的几名女孩子慌乱了两秒钟，就见坐在最前面的女生悠然起身，道：“我忘记收衣服了。” “对哦，该收衣服了。” “快点回去吧。” 毫无诚意的对话后，问诊台前，又恢复了平静。 熊医生默默的抖开报纸，一杯清茶配枸杞。第七十七章 查房 “你好，我是给你做手术的医生凌然，我想检查一下你的身体状况，看看恢复的怎么样。”凌然站到病床前，摇醒了浅睡中的1号床病人。 “哦，凌医生。”病人见过凌然就不可能忘记了，此时揉揉眼睛，再看看外面的天色，诧异的道：“现在几点？” “5点钟。”凌然道：“我们提前一点查房。” “五点钟查房？这也太早了吧，平时不都是七八点钟才查房的。”病人不免有些抱怨，家属也被吵醒了，不甚高兴的样子。 “我想给你们做一次细致的体格检查。”凌然用他做体格检查时的礼貌笑容，认真作答。 他现在略微熟悉了自己体格检查的技能，自然想用在自己的病人身上。 做tang法的病人以受到外界创伤的居多，加上家庭条件和保险状况各不同，因此并不是人人都做了全面的检查，或者每年乃至于每半年都做体检。许多人因为是急诊进入的医院，都只做了必要检查，并且很抵触进一步的检查，尤其是那些对“收费”敏感的病人及家属，甚至连肌腱缝合必须的核磁共振都不想做。 凌然掌握的体格检查的技术，也不可能代替影像或化学检查，那是诊断学的另外两个组成部分，辅助检查和实验室检查，但是，不同的技术有可能指向相同的目标，凌然若是采用体格检查的技术，发现了疾病的端倪，或病人的某方面异常，就可以敦促进行更细致的影像或实验室筛查，这也正是查房的意义所在。 事实上，如果是大领导或大富豪，就算是明确的阑尾炎，也会进行成套的检查和专家会诊的。 只是医疗资源的稀缺性，所导致的必然的不平衡而已。 就像是现在，凌然为了给十多人做一遍体格检查，又不耽误早上的手术，所以提前到了5点钟开始查房，不得不扰人清梦。病人若是有自己的保健专家医疗小组的话，完全可以自由选择时间，推到午睡后都没问题。 “请先坐起来。”凌然站到了床侧，顺便观察病人。 护士将围着病床的帘子全部给拉了起来。 “我能刷个牙洗个脸吗？”患者嘟囔着将被子掀开了。 凌然轻轻摇头，道：“我并不做全身的体格检查，根据你的病历，你长期伏案工作，又有慢性的胃炎，所以重点检查你的胸腹，兼做检查头颈，我大概需要10分钟时间，你不用刷牙洗脸。” 从语气内容来说，凌然是偏于生硬的，但他就是生硬的医学描述，反而令病人的情绪平复许多，只是坐起来以后，不满的道：“怎么偏偏就先检查我了，最后检查的能多睡一个小时吧。” 同来的值班护士听不下去了，撇撇嘴，道：“你光想自己五点钟起床了，你知道我们凌医生几点起来的吗？披星戴月的赶到医院，给你们一个个的做检查，一毛钱加班费都没有，还要倒贴打车钱。检查完了，你睡回笼觉了，凌医生还要继续做检查，再做完检查，还要去做手术……” “头颈没问题，我现在检查胸腹部，请做一个深呼吸。”凌然做事的时候向来细心，根本不去细听护士说些什么。 大约10分钟左右，凌然做完了自认必要的检查，点点头，道：“体格检查没有问题，坚持复健就好了。” 护士接着拉开了帘子。 病人和家属有些高兴又有些不高兴，高兴大约是因为凌然说没问题，不高兴的理由大约也是一样。 凌然不为所动，再次叫起2号床的病人，进行体格检查。 因为是根据病例和病史来进行的选择性检查，面对女性患者的时候，凌然格外注意一些，基本只做听诊和背部的叩诊，反而令有的患者颇感遗憾。 一圈体格检查完成，饶是凌然身体强健，也觉得疲劳。 值班护士又佩服又心疼的道：“凌医生你太认真了。” “之前没条件做体格检查，现在有条件做了，就应该补上。”凌然特意解释了一句。 值班护士只当凌然是在说时间和精力的问题，不禁捂嘴轻笑，道：“您昨天也就休息了一天，今天就提前几个小时过来了，这样子到了晚饭时间就困了吧，都没时间陪女朋友了。” “我没有女朋友。”凌然自然而然的回答了一句。 值班护士“噢噢”的捂住嘴，兴奋的就想跳脚，甚至到凌然离开，她都不敢松开手道别，以免忍不住叫出来影响观瞻。 这个信息太劲爆了！ “有啥好事？分享一下？”提前来上班的相貌普通到存在感薄弱的低年资住院医笑呵呵的打了声招呼，希望能与护士们建立良好的同事关系。 值班护士放下手，抖抖衣服，道：“没事儿。” 踏踏踏踏的板鞋声音，越走越快，令走廊里充满了人气。 “没事儿就好。”普丑住院医挥挥手，觉得自己的动作尚算潇洒，同事关系应当是在稳步提升了。 …… \*\*\*\*\*\* PS：我早上5点多就起床码字了，对键盘叩诊万把次吧，其实，早起是很容易的，只要有推荐票，我的生物钟到了5点钟，挥手就给自己三个耳光，不起？又是三个！我给你们讲个笑话，有的作者，他为了推荐票，什么残忍的事都干的出来，只要有推荐票！推荐票！推荐票！ ……第七十八章 汗水铸就 “凌医生来了。”吕文斌提前大半个钟头到医院，就是想向凌然展现他的勤勉。 医生这种生物，不论年龄，丑帅普遗，归根结底，都喜欢勤勉而好学的医生。 技术既与天赋有关，亦是汗水铸就的。 医生们都懂这个道理，而且越高端的医生就越明白。 吕文斌觉得在天赋一途，可能没办法让凌然刮目相看了，但他还是可以在汗水上有所突破。 吕文斌身材强壮，是晚上9点钟下班，还要去医技楼的健身房操练40分钟的主儿，他将一米八的身子竖起来，臂围38的胳膊横过来，撑住办公室门，几乎都要将之堵起来了。 他带着淳朴的笑容，道：“凌医生，我刚做好查房准备，咱们现在出发吗？” “已经查过了。”凌然轻轻的打了个哈欠，他凌晨4点就起来了，到现在都快要4个小时了，又没有喝精力药剂，确实是有些困了。 吕文斌愣了愣神，小声问：“您提前查房去了？” “昨天没来，今天就来早了两个小时。”凌然说的平平淡淡。 “两个小时”像是炸雷似的，在吕文斌耳中响起。 “您凌晨5点就来了？”吕文斌舌头都不利索了。 凌然点点头：“4点多。” 吕文斌不禁两眼发直，心中冒出深重的焦虑感： 如果有人天赋比你好，怎么办？ 如果他还比你勤奋，怎么办？ 如果他还比你更帅，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凌然将查房后的病历本递给吕文斌，道：“归类吧。” 吕文斌一时没反应过来，规培医马砚麟从马文斌身后窜出来，说着“我来我来”，伸手接过本子，自去办公室的柜子里摆放。 医院的医生办公室里，网格状的柜子遍布四周，里面塞着各种各样的文件票据，譬如“知情同意书”，“病危通知书”、“出院说明”等等，病人病历以及查房记录等等也要归入其中，平时有主任和档案室的抽检，等到了医院评级的时候，全院自查自检，往往要用半年的时间将没写过或没写好的文件重写一遍。 其过程，与小学生抄课文，教师抄教案，党员抄思想汇报别无二致。 吕文斌来的更早，却慢了规培医一步，气的肱二头肌都胀起来了，匆忙道：“昨天查房的时候，3床和7床有点水肿，我给用了药，又医嘱抬高患肢，用热水敷泡。9号床主诉有头晕，我请周医生看了，让平躺恢复……” “咱们前天缝合的病人状况也很好，麻醉过了没有异常反应。”马砚麟抢着说了一句。 “是，最近几位患者的预后都非常好。”吕文斌低着头。天赋、勤奋和长相的全面落后所产生的焦虑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可生活与工作还得继续啊。 他是住院医，现在依旧履行住院医的职责，每日查房并关注患者的病情是最基本的。在医院里面，与患者接触最多的医务人员就是住院医和护士了。 等到了主治的级别，尤其是外科主治，很多医生的查房频率会降到非常低，很多时候，到了手术台上，才知道病人姓什么。 主任们的查房频率就更低了，三级查房的要求也不过是一周一次而已，而就目前的医院病床周转率的要求，许多病人住院三到四天就出院了。 凌然此前也很少查房，去了也以观察手术后的状况为主，他本来就是只会tang法的术式而已，更多的职责，其实是被霍从军给承担了。 不过，他现在有了专精级的体格检查的技能，却是比普通的住院医要有用些了。 “3床和7床可能肌腱黏连比较严重，复健还要加强，不要怕断裂。”凌然说了一句，又道：“我已经叮嘱过了，你们平时查房的时候，可以再关注一下。” “好的。”规培医马砚麟回答的比吕文斌还要快。 “是。”大清早就跑来上班的吕文斌变的有气无力起来。 “另外，要给几个病人加开检查项目，特别是11号床的病人，给他做个B超，腹部怀疑有积水，不是简单的术后水肿。”凌然本身还是实习生，既不能开药也不能开项目，都要通过吕文斌。 霍从军当日强行安排一名住院医给凌然，就是干这个的。 吕文斌连连点头。他可以处理简单的症状，并依照指南来开药，但要说综合判断，就完全不足了。 凌然三言两语就说完了长达两小时的查房，大部分的住院医的工作也就是如此，与普通人的工作一样，平淡又不得不付出时间去做。 “今天有几名可选的病人？”凌然再问到手术的安排。 这才是他最感兴趣的部分。 “哦，我刚看了眼，到目前为止有三个了。”吕文斌连忙去拿pad，并找里面的电子病历，且道：“咱们做的tang法成功率高，预后好，转诊的医院现在都比较愿意帮忙。” 凌然低头看病历。 对医生来说，只要医术过关，其他问题都是小问题了。 像是转诊这种事，下级医院按说是干涉不到上级医院的，更是谈不上追踪病人之类的事，大部分时间，只是上级医院的医生们在歧视下级医院：这样也能做医生。 但是，下级医院对上级医院的技术，也是有相当的认识的。 转诊医生不会去追踪每一名病人的情况，但若是每次转诊的结果都好，自然会积极转诊，如果转诊后频繁出现问题，那又何必频繁的送病人过去呢？至少可以送去其他的大医院。 尤其是小地方的小医院，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医生与病人很可能就是相识的，尽管因为本人和医院的技术水平不足，而将病人转诊到大医院，但也是希望他们能得到尽量好的医疗的。就像是下沟医院转诊病人到云华医院，若是杨老板没有遇到凌然的话，凌结粥也会知道杨老板在云医的治疗结果如何，并会影响到他下一次转诊是继续去云华，还是去省立。 此前因为霍从军和昌西省医药公司的缘故，多家医院都转诊了病人过来，但要说积极还不至于，一些医院甚至是看在云医手外科的面子上，才转诊了病人过来。 现如今，情况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云医急诊科的tang法效果很好，无论是病人的反馈，急诊科的反馈还是医药代表的反馈都能证明这一点。如此一来，各家医院就可以放心的将人转诊到云医急诊科了。 虽然只是稍稍怀疑，与微微放心之间一点点的小小变化，体现出来的，却是云医急诊科接到的屈肌腱损伤的患者在渐渐增加。 尤其是几家坐落在工业区的小医院，那些没有手外科的医院是不会转诊病人去同级医院的，而只会送到三甲级的大医院。 云医急诊科目前有转诊方面的优惠，诊疗结果又不错，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 “三个都要了，写术前诊断，等霍主任来了，我拿给他看。”凌然飞快的翻了一遍pad，再将之递回给了吕文斌。 “又是三个？”吕文斌瞬间头皮发麻起来。 “肯定不能只是三个。”凌然笑笑，说：“到下午的时候，会有新的病例汇总过来吧，到时候再看一看。” 吕文斌刚刚休息了一天，身体还处于美妙的放松当中，这下子瞬间紧张的浑身难受。 凌然则浑身舒畅。 有手术做的日子，与没手术做的日子，简直是天壤之别。 “两个单指的撕裂伤，一个两指的挤压伤，我们争取早上全部搞定，恩，先做两指的这个，做完以后，我们就联系新的病例，争取手术能连起来，节省时间。”凌然计算的很好的样子，浑身洋溢着快乐。 吕文斌脸色泛灰：“我可以等手术后半途出来问问……” “我可以负责联系其他医院。”马砚麟趁机跳了出来。 吕文斌极想反对，终究没有说出反对的话来。 凌然自无不可。此前联系病例都是霍从军负责的，但不能指望大主任将这些工作全都包揽了。 马砚麟暗自握起了拳头，比起给其他医生打杂，他更想争取参与到tang法缝合中来。 “对了，凌医生，我刚看到新一期的《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有你的名字，《无术野下徒手局部压迫止血行肝缝合》，看标题就特给力。”马砚麟等凌然坐下来，弯腰递上一本期刊。 他当然不是自己看到的，而是在行政科实\*\*\*\*告知的。医院对于医生们的文章发表是极其关心的，每个月都会统计人数、文章和影响因子等等，而做这些事的，多数就是马砚麟同期的年轻人了。 凌然讶然拿起《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随手一翻，就见自己的文章右下角已被折起来标记了。 “云华医院，急诊科，凌然”几个字落在文章的标题下面，一眼就能看得到。 系统适时刷出了提示： 完成任务：完成一篇论文。 奖励：中级宝箱。第七十九章 3000次 “我休息一会，30分钟后叫我。”凌然将《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夹到腋下，去了休息室。 他要找个相对安静点的地方开箱。 马砚麟和吕文斌都以为凌然是回去看自己的文章去了，都只是暗自羡慕。 如今的医院里，医生长的丑也好，帅也好，普通也罢，容易被遗忘的也算，能发表论文的医生才是好医生。 马砚麟尚在规培，情绪调整的极快，等凌然走了，就向吕文斌挤眉弄眼两下，顺便嘿嘿嘿的笑了两声。 吕文斌很想骂他“马屁精”，然而，他虽然膀大腰圆，屁股纹身，深蹲一只猪，卧推一只羊，但他是文明人来着，所以吕文斌只是右手握拳放入左掌，“咔咔咔咔”的捏出三声响，臂围38的大胳膊，也鼓了起来。 马砚麟再“呵呵呵呵呵”的笑四声，毫不计较的样子，找了个角落翻pad去了。 清晨的休息室还很安静，来这么早的小医生都是奔着查房去的，不用查房的也不用来这么早了。 凌然进入空无一人的休息室里，反手锁上门，再让系统打开宝箱。 银白色的中级宝箱里缓缓打开，一本银白色的技能书缓缓出现。 “白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凌然起身将门锁给拧开了，才去翻阅技能书。 局部解剖经验：3000次上肢解剖经验获得。 技能书的描述非常简单，差不多是一闪即逝。 凌然的脑海中，却瞬间塞入了大量的知识。 3000次上肢解剖？ 凌然想到此处，瞬间联想到了大量的上肢解剖过程。 单调、重复、了无生趣的解剖。 但是，它们带来的信息却是如此的充裕。 偏厚的角化层，要更用力的刺下去。 没有皮脂腺且无毛的皮肤，是手部解剖的特征，但也有一些特殊的人。 大量的皮纹是手部的特点。 丰富的皮肤末梢神经，它们是医生触诊不戴手套的主要原因，这些感觉末梢神经能够提供大量的仪器都很难得到的信息。 肱桡肌腱、挠侧腕屈肌腱、掌长肌腱、指浅屈肌腱、指侧腕屈肌腱等等熟悉的肌腱名称，更是令凌然对手部肌腱的认识上升到了相当的高度…… 宏观的说，每个人都相差不多，正常人都是五根指头，组成相当。 但在显微镜下，每个人的手部就大为不同了。 胖的人，瘦的人，肌肉发达者，骨头发育不全者…… 原本需要经过一次次的手术，一次次的解剖才能熟悉的过程，此时通通简化了塞入凌然脑海中。 他从来没想过，有人竟会解剖3000次的上肢。 更想不到，解剖3000次以后的手部医学世界，如此的清晰。 解剖3000次是什么概念呢？ 假如每天解剖两具尸体，解剖3000次需要1500天，得5年不休息不请假的呆在解剖室里，还得有那么多的尸体给你解剖。 事实上，即使是专业解剖尸体的法医，二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下来，也很少有解剖过3000次的，特别是考虑到新人期间的解剖数量和质量要大打折扣，正常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案件数量不足，完成3000次解剖，对于大部分的法医或医生都可以说是遥遥无期的目标。 历史上，新WYN学派的老大罗基坦斯基据说完成了3万例解剖，从1827年10月到1866年3月，用了39年。那段时间，也是人类解剖的高峰期，罗基坦斯基是专业的病理解剖学教授，他的研究方向就是解剖，他的工作就是解剖，他有一个学校的一个专业的助手和学生负责解剖，还有时值巅峰的维亚纳大学背书。 在罗基坦斯基逝世差不多150年后，医院和大学已经很少进行解剖了，大学是解剖不起，尸源的价格贵的离谱，且供应不足，每年能有200位大体老师（遗体），就自称奢华了。 医院一方面感觉自己不需要，也懒得安排人手去劝说家属并实施解剖，另一方面，现代尸体解剖的结果证明，有三分之二的死亡病例与诊断错误有关，医院也担心招惹诉讼。 因此，21世纪成长起来的医生，参与的上肢解剖别说是3000次了，就是300次，都难能可贵。 应该说，3000次解剖的经验，已经可以看做是行业顶尖的标杆了。 就凌然的感觉，3000次的上肢解剖的经验，获得的难度，应当与完美级的徒手止血相当，都属于一名医生穷极一生，全身心的投入一辈子，才能获得的知识。 而就用途来说，除非凌然有朝一日冲上战场，否则，手部解剖的经验或许更有价值？ 不过，这样的类比也不正确，手部的局部解剖的应用范围偏于狭窄，或许，这才是中级宝箱是中级的缘故？ 凌然各种想法纷至沓来，很快放弃，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清水，坐回到椅子上，再对着阳光，竖起自己的双手，默默的打量起来。 此时，他看到的是一双手，他的脑海中，却已经涌现出了无数的细节： 完美的掌骨，完美的指骨，完美的鱼际肌群，完美的小鱼际肌群，完美的蚯状肌，完美的腕掌侧横纹，完美的掌远纹…… “凌医生，你在给自己看手相呢？”小护士王佳推开门，正好看到凌然在看掌纹。 “我在想手部解剖图。”凌然依旧看着手掌，回答她的话。 王佳眼睛睁的老大，望望凌然，又望望凌然的手，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虽然是男神，但是真的好变态啊，这样子让人怎么和你聊天？哎，但是真的好帅啊。 “凌医生，你帮我看看手相吧。”王佳迎难而上，将白白嫩嫩的小手送到凌然面前。 凌然正好想找只手来比较一下，于是一把抓入掌中，边看边道：“腕背侧横纹不太明显，掌骨很好摸，比正常人的略小，没什么特殊的……” 王佳的双目近乎失神，不安的扭动着身体，满脑子都在回荡一句话：牵手了，牵手了，牵手…… “哎……”凌然轻轻的叹了口气。 解剖之于医学，到了高端的范畴，并不是寻找标准模型了，真正具有学术意义或医学意义的成果，反而应当是异化的。 比如解剖学创始人的梅克尔，他的胚胎学就是建立于先天畸形之上的。罗基坦斯基最重要的专题论文是《心脏间隔缺陷》，最引人瞩目的动脉疾病图谱是罕见的结节性动脉周围炎。 王佳的手并没有畸形，对于刚刚获得3000例上肢解剖经验的凌然来说，也就没什么好研究的了。 凌然将之放回了桌上。 王佳“呀”的一声，怅然若失。 良久，王佳猛的回过神来，问：“你刚才为什么叹气？” “我发现你的小拇指比较短，怀疑有中节短小，摸了一下，达不到标准。”凌然有些遗憾的站起来，又问：“是不是手术室安排好了？” “是……”王佳很有种想扑上去，狠狠地咬凌然一口的冲动，中节短小？我能咬断你的中节阿西吧。第八十章 观看 “现在进行伸指功能重建术。”主刀凌然站在手术台前，神情放松。 “收到。”吕文斌在旁给他做助手，同样是颇为轻松，甚至有些意气风发。 马砚麟手抱着胸，站在角落里静静观看，脑海中有八百多个念头在翻滚。 麻醉医生苏嘉福坐在一堆仪器下方，坐着一只圆凳，踩着一只圆凳。 凌然先用笔划线，再用专精级的持弓式握刀，在病人两块肌肉之间做切开。 在刀触到病人的皮肤的瞬间，凌然脑海中就有纷繁的信息释出： 人的手掌一侧的皮肤更坚韧，在鱼际处会变薄，在掌心和小鱼际处又会变厚，所以，落刀的时候，要想只割破皮肤，就要根据下刀的位置灵活调整。 理论人人都知道，真正到下刀的时候，能做到的医生却不多。 大部分的医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切下去就好，能力如此，也无从强求，无非是预后差点，伤口丑点。 凌然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更糟糕，连正确的长度都无法把握住。 但是，今天的凌然不一样了。 今天的凌然，脑海中可是存着3000次上肢解剖的经验。 看到患者的手的瞬间，凌然瞬间就对皮肤的硬度和厚度有了一定的猜想。 下刀之后，果然如此！ 再剥开薄薄的脂肪层，再是肌肉的部分…… 凌然连用刀的动作都格外轻松。 所谓庖丁解牛，仔细想想，庖丁本人或许都没有解剖过3000头牛，更别说是局部解剖牛蹄3000次了。 在显微镜下的解剖？ 当然更不可能了。 若是按照现代解剖模式来进行，既要保证牛的完整结构，又要尽可能的全面解剖，不提庖丁会不会，解剖过的牛也是没法吃了。 “今天感觉特别顺利啊。”吕文斌只觉得凌然的动作流畅，顺便没话找话。 没有聊天的手术，就像是清蒸没放血的鱼，总是令人不爽。 凌然微微点头，道：“是比较顺利。” “您越做越好了。” “恩。”凌然承认的让吕文斌无话可聊，只好再低头看手术，且边看边记忆。 每次手术的流程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每次站上手术台前，外科医生也都会在脑中设想手术的正确方式。 他们设想自己选择了正确的位置，设想自己正确的完成了术式，设想自己轻松的结束了手术……没有意外发生。 没有意外发生！ 医生们知道会有意外，但他们希望意外在自己预料范围中，换言之，依旧是没有意外。 在医生眼里，最完美的手术，就是按部就班任何意外都没有的手术。 医生虽然会尝试进行变异的术式，但每一次的术式的改变都是有巨量的前置工作的，像是tang法变异为M-tang法的话，汤锦波就用了8年左右的时间。 至于病人，他们是绝对不希望自己有什么特殊状况，以至于逼的医生不得不临场发挥的。 嗤。 在肌腱暴露出来的同时，手术室的气密门被人踩开了。 霍从军带着好几个人入内，并笑笑道：“你们做你们的，我带几个朋友来看看咱们凌医生的技术。” 跟着他一起的几人，年龄与霍从军相仿，都穿刷手服，露出一胳膊的细毛来。 几个人探头探脑的来到手术台前，立即将马砚麟给挡住了。 小小的规培医自然不敢乱开腔，只好乖乖的向后退，将位置让了出来。 麻醉医生苏嘉福依旧稳稳的坐在圆凳上，但他并不看好自己，他甚至有一些认命的开心感，还好今天没有要三只圆凳，要了也是白要，还不如让霍从军他们去抢凳子。 “看看，这就是我们云医急诊科的tang法缝合了，无人区的最佳缝合方法。”霍从军向几个人展示着凌然，语气里满是骄傲。 凌然头都没有抬一下，他正在最关键的缝合步骤，腾不出手来。 霍从军带来的都是正牌医生，多少能看出来一点，此时都以不干扰凌然为主，只看不说话。 穿针引线。 打结剪线。 凌然做的极快，以至于不注意看的话，会弄不清楚他缝合到了哪里。 而这种速度的加快，是自然而然的。 以前的时候，凌然对局部解剖不够熟悉，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尝试，比如穿针的力度，收线的长短等等，都要有一个预估。 比如可吸收线和不可吸收线的选取，在不同的情况下就有不同的适用，而不同种类的线，甚至在剪短的时候，长短需求都不一样。 留的太长碍事难愈合，留的太短易脱节，令缝合松开。 凌然越做越觉得得心应手，更是看的霍从军等人心潮澎湃。 做外科医生的，谁不希望做一场酣畅淋漓的手术，哪怕只是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手术，也足以令人兴奋了。 “完成了。”凌然再打一个结，示意吕文斌剪线。 一剪刀下去，在场几人莫名的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这就做完了？”其中一名医生摇摇头。 “白主任还想看？”霍从军服务到家的样子，立即问道：“下一场手术安排在什么时候？” “病人已经到了，正在做术前准备，到2号手术室。”马砚麟连忙出来介绍。 霍从军问：“凌医生，你是现在做呢，还是歇一会做？” “就现在吧。”凌然看看表：“这个是单指撕裂伤的？估计30分钟左右吧，把下一个安排好。” “啊……是。”马砚麟赶紧回答。 在场几个人互相看看，白主任呵呵的笑了起来：“霍主任，您可是准备了一场大戏啊。” 霍从军愣了一下，呵呵的笑了起来：“搭台唱戏说起来简单，我们也是台下十年功的，没关系，你们多看几场手术，就知道我们急诊科的实力了。” 说完，他将几人送出了手术室，又趁机返回，对凌然道：“你今天状态怎么样，能多做几台手术吗？” “可以。”凌然连问原因都不需要问。 “那就多做几台，保质保量。”霍从军顿了一下，自己解释原因道：“你tang法做的好，他们就是咱们的外援了。加油。” “好的。”凌然回了一句。 而在他身后的吕文斌，已是激动的浑身打颤，打了鸡血似的。第八十一章 天赋异禀 急诊科手术区的休息室里。 霍从军摆开了茶具，用电磁炉直接煮了一壶老白茶，再给每个人面前的杯子添上，笑道：“条件简陋，见谅见谅。” “茶挺好的。”白白胖胖的白主任喝了一杯，又捻起一块绿豆糕，道：“早听说云医的绿豆糕出名了，听说有人专门来排队买？” “我们二食堂的郭师傅是苏州人，苏派的绿豆糕油润，对咱们云华人的胃口。等回头给你们都提一份，带回家里尝尝鲜。”霍从军也笑眯眯的拿了一块绿豆糕，一口咬掉了三分之一。 “一盒绿豆糕就想收买我们啊。” “收买谈不上，咱就想公平公正的争取个机会。”霍从军嚯嚯嚯的笑。 “你现在就是不公平竞争。”白主任三两口就吃掉了一块绿豆糕，也不再拿，用粗粗短短的小手端起杯子，就品起茶来。 白主任军医院创伤毕业以后，很快就转去了妇产科，盖因他长了一双又小又巧的手。 20年前的医院环境不比当下，男性妇产科医生总归是不受待见的。实在是因为白主任的那双小手，在抢救危重产妇的时候，表现太好，以至于他在急诊科呆了三年不到，就被妇产科给抢去了。 在各种仪器设备都不发达，异地孕妇和危重孕妇极多的年代，白主任就凭着“小手一捞”的技巧，活人无数，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和家庭。 现如今，白主任已荣升昌西省妇幼保健医院的孕产保健部主任，下辖妇产急诊科、产一科、产二科、产三科、高危产科、产前诊断中心、分娩中心等科室，过的比霍从军要舒服的多。 白主任也是霍从军找来的外援中，最有力的一位。 作为一名活久见的医生，白主任见过的医学高手实在是太多了，国外的飞刀选手，他都见了不知多少，想想凌然的年龄，白主任就倍感不靠谱，道：“我们这次来，就是来了解你们科的真实情况的，你老霍给我们演一场戏，我们看着高兴了，回去开会的时候，你让我们怎么说？就说云医急诊科有个20多岁的小医生，天赋好的很，30分钟做了一场无人区的肌腱吻合？参会的人要是都笑起来了，会可就开不下去了。” 霍从军听着笑了起来：“30分钟不30分钟的，有什么关系？刚才的手术做的好不好，你们都看到了吧？” 白主任微微颔首：“做的好我承认，但你不能吹的太离谱了。你们云医有个潘医生，副主任级的，30分钟也做不完一例tang法吧。再说了，做的快也不证明做的好，咱们都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生了，这个道理不用说都明白。” “做的好不好，看病人的预后不就知道了。”霍从军的急脾气仿佛消失了似的，耐心的回答着白主任的话。 他们俩人是老关系了，要说唱大戏，这就是练过无数次的双簧。 旁边几人听的若有所思。 原本因为关系较好，而不方便问出来的几点疑问，都在两人刚才的对话中，得到了解决。 白主任见状笑一笑，向霍从军抬抬下巴，又捻起一块绿豆糕，笑道：“忍不住了，今天的减肥计划被老霍给破坏了。” “怪我怪我。”霍从军哈哈的笑两声。 来自中医院的蒲主任微微一笑，道：“绿豆糕是个好东西，李时珍就有说过‘磨而为面，澄滤取粉，可以作饵顿糕’，饵顿糕考证以后，与今天的绿豆糕很像，可以消暑避瘟……” 几个人就着茶水，将绿豆糕吃了个一干二净，又说出了许多李时珍说过或没说过的话。 茶饱糕足之际，有人来通知：“手术准备好了。” “让凌然先做，我们马上就来。”霍从军再给众人倒上茶，又道：“咱们解散一刻钟，大家想做什么做点什么，一会再来集合。” “老霍安排的仔细。”白主任亦不客气，起身就奔厕所而去。 其他吃饱喝足的医生，同样有各自的目标。 …… 对于凌然所言的单指撕裂手术，预计用时三十分钟，在场的几名医生都是当狂言听的，再不去提。 包括霍从军也觉得凌然有点夸大。 同样是肌腱缝合，如果不是在无人区的位置，30分钟确实是能做到的，甚至绰绰有余。比如清创缝合的时候，也经常会做各种肌腱吻合术，做法也很简单，就是将两根肌腱拉到一起缝起来就行了，技术好的缝合的平滑一点，技术差的缝歪一点也没关系。 但是，普通的肌腱吻合术与tang法的最大区别，在于缝合的强度不同。 以常见的Kessler法为例，它是单股线的缝合，也就是一根线穿入一端的肌腱，同时再穿入另一端的肌腱，互相拉紧，从而将肌腱连到一起。 双kessler是两股线，一入一出成环。 tang法是三股线，而且为了不过度损伤肌腱，三根线的牵拉还有讲究。 就算是用简单的加减乘除计算也知道，tang法需要花费的时间，至少是Kessler法的三倍，而强度也是三倍以上。 事实上，采用tang法缝合的单指缝合，能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就算快了，考虑到术中意外的可能，预估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都属正常。 凌然的半个小时，至少在云华市内，是非常浮夸的。 然而，凌然的大师级tang法，早就经过系统认真，是云华第一了。 获得了3000例的上肢解剖经验之后，凌然对肌腱手术的认识又上升了一层。 他三两下划开患者手部的皮肤，确认断裂的肌腱位置和状态，捞出来就是一通缝。 缝合是医学生最先学习的技巧，也是凌然最先得到的技能，同样的，它也是手术中用的最多的技术。 大师级的tang法缝合，配合大师级的间断缝合法，足够凌然将一根肌腱缝成变形金刚的模样了。 凌然低头看了眼患者的头部方向，摇摇头，又再次努力起来。 嗤。 气密门再次被踩开。 霍从军与白主任等人，说说笑笑的进来了。 这时候，就能听到凌然的命令声：“剪刀。” “检查一下。” “数纱布吧。” 听到此处，几位医生登时愣住了，谁都知道这是手术做完的意思，于是一齐看向霍从军。 白主任咳咳两声，道：“老霍，演戏演成这样就没意思了。” “我要是演戏，我把手术台上的东西都吃了。”霍从军张开血盆大口，冤枉的叫了起来，又问凌然：“这就做完了？” “是。”凌然抬头看看表，道：“预计三十分钟，实际用时21分钟。” 接着，凌然看向马砚麟。 马砚麟委屈的道：“我有给通知手术开始的时间……” “我们知道手术开始了。”霍从军摆摆手，总不能说他们拉屎耽搁了时间吧。 但绿豆糕确实很油，茶又催便…… “下一场要多久？我记得还是一个单指的？”霍从军问。 马砚麟抢着道：“病人已经到了三号手术室，准备好了。” “你能继续做吗？”霍从军又问凌然。 “可以。”凌然接着看看吕文斌，道：“剩下的缝合交给你了？” “啊……好！是！”吕文斌没等到露脸，却是等到了上手的机会，一时间也不知道是喜是忧。 凌然把手术服等物脱了塞入桶中，重新洗了手，就直奔三号手术室而去，又对霍从军道：“您得帮忙催一下后面的病人。” 只要有手术做，有源源不断的病人，凌然根本无所谓辛苦不辛苦。 “好。”霍从军一口答应下来，又道：“这场手术好好做。” “好的。”凌然说话间进入三号手术室，一边看着门边核磁共振等片子，一边让护士帮忙穿上新的手术服。 霍从军向其他人笑笑，道：“你们看，我去打个电话。” 嗤。 嗤。 霍从军出门打电话，约莫10分钟后，回转过来，就见白主任等人都呆呆的望着手术台中间。 “怎么样？开始了吗？”霍从军问。 “都他娘的快做完了。”白主任情绪爆炸：“我们做个剖腹产都没这么快！” 霍从军亦是讶然，扭头看了眼面无表情的凌然，却是促狭之心大起，咳咳两声，道：“光是快也不能说明问题，我们还是得关注质量……” “不兴你这样的啊，得了便宜还卖乖。”白主任撇撇嘴，却是瞄了一眼自己现在粗粗短短，曾经细细短短的小手，暗地里琢磨起来，心道：这个凌然，会不会正好也有个适合做肌腱缝合的天赋异禀的地方？第八十二章 不能把人才关在手术室 “吕文斌，你跑哪里去了？”小护士拿着电话，气势汹汹。 开着免提说电话的吕文斌，语气里依旧能听得出快乐来，笑呵呵的道：“我在手术室啊，快缝完了。” “你竟然还没缝完？”小护士讶然挂掉电话，拐了个弯，就踩开了二号手术室的门，压掉手机，大声道：“吕文斌，凌医生要开始做手术了，你这边什么情况？” “咦，还没开始吗？”吕文斌下意识的一乐，转瞬察觉不对。 小护士已经哼哼起来：“什么没开始，三号手术室的病人已经做完了，凌医生已经去一号手术室了。” 吕文斌不由的有些失神。 要说起来，他刚才缝合的速度是比平时慢一些的，因为他担心出错，特意放慢了速度，但就算是不放慢速度，又能快多少呢？ 最重要的是，自己只是缝合一个手指而已，还没完成，凌然就做完了一记tang法？ 吕文斌更觉得那是一记直拳，令自己清醒又令自己眩晕的直拳。 “喂，你这边还要多久？”小护士没耐性的催问。 “马上就好，恩……5分钟，最多10分钟。”吕文斌还是有些心虚的，缝合手指什么的，他是经常做的，但是也得时间不是。 小护士“恩”的一声，道：“那我不等了，你做完了，自己去2号手术室，给病人缝合一下。” “哦，好……”吕文斌答应了下来，又迟疑的问：“2号的手术真做完了？20分钟？” “二十多分钟吧。差不多。”小护士很骄傲的样子。 吕文斌低头看看手底下的病人，心道：这是越做越熟练了，量变引起质变？ 吕文斌想想，又问：“凌医生新手术几点钟开始，我尽快赶过去……” “不用了，霍主任已经喊郑培过去帮忙了。”小护士抬抬下巴，像是一只小天鹅似的离开了。 吕文斌脑袋有些发晕。 郑培是资深住院医了，眼瞅着要安排做住院总医师了，地位比吕文斌高了不止一筹，让他给凌然做助手，多多少少会让郑培有些不自在吧。 不过，吕文斌换个角度又想，对霍从军来说，住院总医师依旧是住院医师，他有空的时候大约会考虑一下住院医的心情，而在他没空的时候，住院医的心情显然是不重要的。 三号手术室。 郑培确实感觉有点不舒服。 只是霍从军在旁虎视眈眈的看着，还有一票外院的大主任们盯着，令郑培不敢造次。 医院里的普通医生，尤其是普通主治以下的医生，用小心翼翼来形容已经不足够了，说是如履薄冰还差不多。 医生这种大后期的职业，越到后面越舒服，而在往上爬的路上，就荆棘满地了。 相比于得罪大主任的后果，给凌然打下手又算得了什么。 郑培沉着脸完成术前准备，穿戴整齐，遮好与头发一样长的胡子，站到了手术台旁。 凌然只抬头看了他一眼，就用签字笔在病人的手部划了下去。 这次的患者伤到了三个手指，一只肌腱全断裂，一只肌腱损伤，另一只手指只需要简单的缝合。作为今天的第四例tang法缝合的手术，霍从军也找不到更容易的案例了。 白主任等人聚精会神的望着无影灯下的操作区域。 他们现在需要确实的看看凌然的手术水平，从而判断，霍从军的tang法项目是否真的可以看做是成功了，进而决定，他们接下来是大肆吹捧霍从军，并将之顶上协会理事的位置，还是收着点手，免得被找后账。 凌然的脑海中满满的都是各种上肢解剖的信息，完全没有理会周围人的目光。 他原本就是习惯在众人目光下生活的人，不管什么时间，凌然只要出现在人群中，必然是焦点之一，越是人多的环境越是如此。 手术室里的小猫两三只，眼神再猥琐点，凌然也是司空见惯的。 手术刀轻轻的划过病人的皮肤，相对坚韧的手部肌肤，基本没有多少抵抗，要很仔细才能看到肉体的下陷。 郑培用眼睛的余光瞄了凌然一眼。 持弓式是最常用的持刀手法，拇指在刀柄下方，是借助腕部的力量操作，适合长切口，但不够精细。 当然，用于暴露手术视野的时候是绰绰有余了，郑培暗自比较，自己如果采用持弓式操作的话，大概也就是凌然这样的水平，或许还有所不如，不过，如果是让他来操作的话，他在手部的首选会是持笔式。 持笔式的发力点是指部，适合短距离，精细化。 郑培觉得，自己如果用持笔式的话，应该能比凌然的开刀开的更好。 想到此处，郑培就有些高兴了。虽然只是暴露视野的开刀，虽然只是预后的一点点区别，虽然连速度都不会有差别，但郑培觉得还是能找回一点面子…… “抽吸。”凌然说了一句，郑培才突然发现，操作面已经彻底暴露出来了。 看着极漂亮规整的手术视野，郑培很想摸摸自己的胡子，强行忍住了以后，才开始抽吸，接着再帮凌然消毒，盖盐水垫…… 外科医生们最喜欢的手术视野，是熟悉的手术视野，所以他们每次操作都会尽可能的打开相同的位置，创造出相同的操作面来，除非做不到，才会换一个方向，尝试次熟悉的操作面。 这种爱好，就好像玩俄罗斯方块的时候，正常人都不会将屏幕倒过来操作，或者横过来，但如果有人从开始就是倒过来或横过来玩的，想必他也很难习惯自上而下的屏幕了。 凌然在整理操作面方面，稍稍花了点时间。 消毒盖巾之类的工作，繁琐又必不可少，凌然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优势，大部分时间，他更愿意将之交给助手来完成。 白主任等人，看到这个时候，腹中已是疑惑丛生，因为他们此前看到的超水平的外科手术，并没有出现。 就在白主任想要扭头询问霍从军的时候，手术台上的气氛，却猛的一变。 只见凌然随手揪出一根肌腱，持针钳一下子就戳进去了…… 进进出出。 出出进进。 手术室里的一堆人，顿时面色一整。 直接就戳进去了？ 拿一根肌腱出来，一针戳进去有问题吗？ 当然没有，只是正常的医生都是有前戏的，有的还会做二三十分钟的前戏，以得到服从性更好的肌腱。 然而，凌然并不需要，他拿到那跟肌腱的同时，就将肌腱摆好了位置，并使之调整到了最佳状态。 仅此一点，就是许多人难以做到的。 没有过硬的素质，想都别想。 往复进出的针法有问题吗？ 当然没有。缝合归根结底，就是入针出针的过程，只是在此过程中，有颇多讲究罢了。 同样的进出，不同医生的针术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且是有着巨大差异的结果。 有的操作出液多；有的操作持续时间长；有的操作容易造成损伤；有的操作失败率高；有的操作耗费体力；有的操作不容易被受术者接受…… 所以，尽管只是说起来简单的进针出针，落在做过的人眼里，立即就会分出三六九等来。 尤其是这一次，白主任等人是从头看起的，更能准确的把握到凌然的操作目的，理解他的操作选择，并做出应有的判断。 为什么要先切除患者的一部分肌腱，因为那部分的肌腱有明显的损伤，由此会否令肌腱太短，采用何种方式弥补？ 为什么要多做两处的血管温和？因为肌体损伤太厉害，需要保证血运，由此会否增加肌腱的黏连，如此权衡是否正确？ 众人看的安静如鸡，脑子里的想法纷至沓来。 有那么短暂的十几分钟，所有人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清空了权谋政治，只是单纯的以一名医生身份思考…… 十几分钟后。 差不多开始手术半个小时左右，众人渐渐的清醒过来，脑海中渐渐的涌现出正常的想法： “我艹！” “他娘的！” “娘希匹！” “格老子的！” “屌人！” 只有白主任按捺住了心情，脑海中出现了不正常的想法：“老霍，叫这个凌医生来参会哦。” “他还有点不够资格吧。”霍从军笑的寰枕关节都要露出来了。 “你这个死脑筋，你好好想想，光是我们妇幼保健院就有多少委员是女的？全市范围呢？”白主任望着凌然的脸，浑身发颤：“这么优秀的医生，你把他整天关在手术室里就错了，你得让他露脸！”第八十三章 云华急诊国际医学论坛 凌晨四点的云华市，喧嚣尽去，只有醉鬼们的世界，与治疗醉鬼的医院，维持着起码的繁华。 吕文斌打着哈欠，进入急诊楼，绵软的与人打两声招呼，再到手术区，进入淋浴间，洗干净自己，换上刷手服，刷干净自己，再进入手术室，就见到神采奕奕的凌然，以及狂灌咖啡的马砚麟。 “来了。”吕文斌一屁股坐到马砚麟身边，从他身后捡了一罐易拉罐的雀巢咖啡，扯开拉环就往嘴里灌。 “我给你记账上了。”马砚麟有气无力的。 吕文斌哼哼一声：“你就不能买点便宜的，要不自己冲点速溶的，都是咖啡，能有多大区别。” “咖啡的区别可大了……”马砚麟瞥他一眼，道：“酸度，香气，醇厚，余韵，各有各的不同。” 吕文斌看看表：“凌晨……4点18分，你给我说咖啡的味道？” 马砚麟坚定的道：“我是没时间，雀巢速溶是我最后的妥协了。” “浪费钱。” 吕文斌过了嘴瘾，又安静下来。 他现在已经不想着排挤马砚麟了，排挤也排挤不动，最重要的是，最近一周以来，凌然的手术量大增，几乎每天都是四台五台往上。吕文斌就算是一只拉钩侠，也累的瘫软了，他巴不得马砚麟能分担一点手术量。 其实，如果单说5台手术，许多医生都是要嗤之以鼻的，我上级我老师我师兄我妹夫我小三的老公我老公的师兄，可能天天都在做5台手术，但要是给5台手术前面加个定语，如“手外科”、“神经外科”、“心胸外科”、之类的，那五台的数量就非常恐怖了，厉害的医生偶尔完成一次五连刀，就可以吹嘘很久了。 当然，换成“眼科”、“口腔”之类的科室，那普通医生每天都在玩五连刀，尤其是土豪金的眼科，一天10台手术不在话下，普通主治一天就能分到上千块的手术费。 吕文斌也曾经羡慕过眼科的收入，但在自己的手术费有朝一日也能达到千元标准的时候，吕文斌突然就不羡慕了。 太TM的累了。 而且，赚了钱都没时间花。 以前的时候，就算是加班到晚上，吕文斌还是可以回家玩一会手机再睡觉的。 自从凌然将手术时间调整提前之后，他就越来越不敢晚睡了。 今天更是提前到凌晨四点半开始手术，简直突破了吕文斌的底线！ “能上手术吗？累不累？”凌然用蒸过的毛巾擦了手，例行询问自己的两名助手。 “不累。”吕文斌大声回答。 “可以，我还行。”马砚麟的声音有点虚弱。 凌然颔首：“好的，今天的手术只有三台，都是单指或两指的，咱们争取7点以前结束，最晚不超过8点。” 吕文斌和马砚麟都默默点头。 三台手术计划三个小时以内，以凌然的速度来说，已经是颇为宽裕的，预留一个小时的意外处置时间也应该是足够了。 吕文斌又忍不住打了个哈欠，强行聊天道：“云华急诊国际医学论坛是9点钟开始吧，温德姆酒店就在跟前，8点钟出门其实都很宽裕了。” 马砚麟拼命的向吕文斌打眼色，后者警觉的停止了聊天话题。 等凌然一马当先往前去了，马砚麟才后怕的道：“你疯了，还时间宽裕？你再说时间宽裕，他敢给你再多安排一台手术你信不信？” 吕文斌张张嘴，用手小心的拍了自己的脸颊，道：“哎，我缺觉缺到缺智商了。” “你昨天不是提前回去了？”马砚麟将自己喝了一半的咖啡递给吕文斌。 吕文斌一口喝干，道：“昨天到了12斤猪蹄，两只鸡，8斤鸡爪，还有鸡胗鸭胗之类的，我煮了两大锅，睡个毛线觉，我就睡了几个小时。” 马砚麟默默表示同情，问：“我要的肘子你没忘吧？” 吕文斌狠狠的瞪了马砚麟一眼：“看你瘦瘦小小的，还能吃肘子……煮好了，肥的。” “回头算账里。”吕文斌乐呵呵的笑两声，再进手术室，就见凌然线都画好了。 吕文斌也不多说什么，上去就是一通拉钩。 做一助做的久了，也会慢慢做出心得来的，对于自己要做什么，主刀会做什么，都会有一个基本的清晰认识。 虽然时间早了点，动作机械一点，吕文斌还是稳定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凌然结束手术转去另一间手术室，吕文斌照例留下缝合。 而在另一间手术室里，马砚麟也就是刚刚做好术前准备。 凌然一口气做了三台手术。 三名患者都是昨天下午以后发生意外，伤到了屈肌腱，送到云医就是凌晨了。正常情况下，患者通常都是安排第二天一早的手术。 凌然比清早更提前几个小时，倒是省去了手术室排队的时间。 三例全完成，再检查一圈，让护士推走，凌然满足的撒了一泡尿，看看时间还早，再慢悠悠的洗刷干净，换上便装出门早餐。 当此时，他“历练tang法”的任务进度，也跳到了（50/10）。 而凌然此时积累的精力药剂，也达到了12瓶。 之后开出的四只初级宝箱，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惊喜。 不过，精力药剂本身也能让凌然满意。 事实上，最近两周以来，凌然最高兴的还是霍从军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病人。 换一家小点的医院，别说是每天四五台手术了，就是平均每天一台，都很难达成，更别说手外科虎视眈眈了。 凌然对于目前的状态颇为满意，有手术做，又能切实的帮助到病人，整个人都处于井然的秩序当中，真真是令人快乐。 …… 温德姆酒店。 一张大幅的宣传海报立在会议厅的门边，“云华急诊国际医学论坛”几个金色大字列于其中，异常显眼。繁星似的背景前，是多位双手抱胸而立的急诊医师。 有PS过的云华霍从军，有PS过的的白主任，更有PS过的多位云华大佬，他们排成一个锥形，约在前面的头像就越大一些，最尾部的位置，则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年轻医生形象： 帅气。 英俊。 潇洒。 “这是请来的明星吧？叫什么呀，我搜一下。” 有来参会的女医生，笑眯眯的摸出了手机，脑海中已经想好了今天的朋友圈标题了。 负责会务的昌西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就按照领导的吩咐，同样笑眯眯的回答：“你好，海报上都是从事急诊医学的医生，您问的这位，应该属于云华医院急诊科。” “是云医急诊科的新人？”女医生又惊又喜。 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微笑点头，承认了。 “真的是医生？” “是。” “可以啊。P的有点厉害吧。” “这位医生没有P的。” “不可能。” “咱们本次会务介绍的册子里，有他的其他照片，您可以看一看。”工作人员主动给出一本杂志样的册子。 作为医药公司，只是给医生回扣的既难做也做不长，事实上，召开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和学术论坛，早就是医药公司的任务之一了，各种安排也是尽可能的详尽。 同时，为了最大化公司的利益，邀请并挽留尽量多的医生，也是医药公司的目标之一，各位工作人员之态度，都好过酒店员工。 女医生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翻开册子，果然在最末见到了帅医生的多张照片和介绍，其中几张照片还是生活照。 “参与完成了几十例tang法了，结果还是霍从军的徒弟？霍从军什么时候开始做手外科了？”女医生一边说，一边用手机拍了多张照片，再打开微信，却没有点朋友圈，而是点开了标注“姐姐”的微信。 她一股脑的将照片发出去，再按住语音聊天，带着兴奋说道：“姐，你看我发给你的照片，咱大侄女不是要求高吗？你问她这样的行不行，要是行，就来温德姆酒店。这小伙子是个小医生，说不定就被咱给骗到手了呢。” 差不多时间，两名女医生结伴走入酒店底商的服装店，立即有服务员殷勤的上前。 “帮我们李医生选一件能显身材的。”同来的女医生说着笑了出来：“谁能想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还能遇到一个看对眼的。” 服务员心领神会，一口气拿了好几件当季新品过来。 两名女医生看都不看价签，穿好了就在镜子前扭。 扭着扭着，李医生疑惑的问：“云姐，你也准备买吗？” 另一位女医生被问住了，使劲的想了想，道：“今天来的素质这么高，万一我也遇到一个看对眼的呢？” 李医生听的笑了起来：“那你男朋友呢？” “他算什么男朋友啊，顶多就是一张健身卡。” “健身卡？” “没有了你得弄一张，新鲜劲一过，看见都烦。” 两人齐齐笑了起来，笑容中散发着塑料般的质感。第八十四章 宣传册不够了 “云华急诊国际医学论坛”是谢易荷几年前捣鼓出来的，意外的颇受欢迎，经过几年的发展，有点成为昌西省医药公司的主打论坛。 到了今年，昌西省医药公司陡然发力，遍洒英雄帖，几乎是请遍了昌西省内急诊医学的大腕。 当然，昌西省医药公司的努力很重要，时机也很重要。 今年恰逢昌西省提出急诊中心的试点，各家医院都想抢个头羹汤。 相比急诊科这样的单位，急诊中心是更专业更庞大的急诊机构，其实力应当达到三级医院或以上的标准，单就急诊的水平来说，至少是国内一流，省内领先的。 要建成这样的急诊中心，编制不能少，经费更不能少。 昌西省医药公司有自己支持的医院和医生，例如云华医院和霍从军主任，就是他们持续支持的对象。 因此，云华医院今年照例拿到了一个好位置，给霍从军安排的演讲场次、时间和位置也都是最好的，来宾们除了能领到小礼物，住温德姆酒店并且一日三餐之外，还可以听取各位医学大家的演讲。 对谢易荷来说，招待好医生，尤其是省急诊医学会的委员们是最重要的事，其次则是安排好演讲。 而就工作而言，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 有资格进入急诊医学会的委员们的年纪都大了，到他们这个年纪，普通的享受已经没有什么刺激性了，更刺激的享受，就算委员们敢，谢易荷也不敢，医药公司更不一定愿意出钱。 相比之下，让委员们出出风头，给一众小医生们做个演讲，露露脸什么的，就是非常经济实惠的方案了。 而且，也很符合论坛的主题。 所以，听到学术论坛就两眼发亮的小医生，其实也是提供给大佬们的道具。 医药代表们一方面拼命的邀请大佬，一边不放弃邀请小医生，最终就是为了邀请大佬。 因为大佬们也是看参会人数，看听演讲的医生的质量的。 一次参会人数不足百人的论坛有什么好聊的？没有媒体参与又有什么意思？没有老外听讲的又有什么意思？没有外省的知名医生又有什么意思？ 为了吸引医生们的参与，昌西省医药公司也是下足了本钱。 温德姆用了协议价，每间房也得好几百块，酒店的自助餐又是出了名的贵，谢易荷还从外面找了厨师来搞现场表演。 现如今，光光是美味的食物已经越来越吸引人了，还得有体验才行。 对于外地来云华的医生，医药公司也尽可能的补贴，甚至拉下面子与其他医药公司相商，请他们说服和组织医生前来。 一切准备停当，谢易荷站在角落里，望着门口的签到处，心情又平静又忐忑。 平静是因为能做的准备她都已经做了，忐忑则是因为论坛的成功与否，也意味着她的成功与否。 医药公司不是善堂，上百万元的花出去，光听见水响都是不行的。 事实上，昌西医药公司能花多少钱，还得看今天来的人数。 不算会场、人员等固定的会务开支，每多来一名医生的平均费用还不到1000元，多1000名医生来，才会额外花费100万元。 “多少人了？”谢易荷用手机发了个微信出去，问签到处的黄茂师。 “160人了！”黄茂师的回信带着感叹号。 谢易荷一点都不觉得感叹，又发信息问：“副主任以上的医生有多少人？” “快30人了。”这一次，黄茂师的回信就没那么兴奋了。 谢易荷撇撇嘴，30人里面，怕有一半人是来捧场的关系户，也就是想要上台演讲的家伙，这样的比例只会让会议变的很难看，到时候，弄不好还要派人穿着白大褂去填位。 “主治来了80人的样子。”黄茂师又发来一条信息。 这个稍稍有些出乎谢易荷意料，她点点头，想到黄茂师看不到，就再发信息：“做的好。多看多笑少说话。” 收起手机，谢易荷幽幽的叹了口气，心想，还是做小员工的时候舒服，不用担责任，不用想结果，只要做了事就好，就连失业都没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再找一份工作，反正还年轻，工资又那么低，随便发发简历就有公司要，又没有对象，又没有房，租在哪里都一样。 会场内，有闪光灯亮起。 谢易荷知道，那是医生们在拍照了。 有的医生拍照了会发朋友圈，有的医生就只会在小群里发一发，更多的是仅做收藏了。 现在的医院管理越来越严格了，医生参加学术会议都开始被限制了。 谢易荷不由的畅想曾经的放松时代。 “谢经理，宣传册不够了。”一名公司里的小姑娘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小胸脯上下起伏。 谢易荷厌恶的瞅了一眼，道：“宣传册不够就去仓库拿嘛，让酒店的人帮你们，给那么多钱，不是让他们站着不动。” “那个……仓库里的宣传册也发光了。” “你们怎么搞的，三百本的宣传册，才开门就给我发光了？都疯了吧，家里这么缺垫桌子的东西吗？谁家缺了给我打电话啊，我给他送一车。”谢易荷埋怨了几句，道：“公司那边还有300本，我让他们送过来，你悠着点发，另外，派个人到会场去转悠转悠，指不定有人就把宣传册丢了，捡回来继续发，省一点是一点。” “哦。”小姑娘弱弱的回应了一句，赶紧跑了。 谢易荷赶紧联络公司，三两个电话打完，手机还热着呢，又有电话呼进来： “小谢，你们那个宣传册和海报还没有没了，给我留几本啊。” 谢易荷心里一动，笑了起来：“李姐，您要宣传册多简单啊，我一会给您送过去。不过，您要它干啥呀。” 李姐是市二院急诊科的副主任，也是她常年攻略的成果，此时絮絮叨叨的道：“海报里不是有个云医的年轻医生吗？我拿回家给女儿看看，小妮子天天追星，就不肯好好找个对象，让她去相亲吧，她嫌人家长的丑，然后给我看这个明星，那个明星的，我说真人能和明星比吗？嘿，你别说，今天还真让我看到一个……” 谢易荷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凌然的身影：“您说的是云医急诊科的凌然凌医生吧？” “对对对，就是他，姓凌，挺少见啊，他家里面做什么的？” “他家应该是开了个私人诊所。”谢易荷尽力回想，好在凌然给他的印象深刻，资料还记得一些。 李姐更满意了，笑道：“开诊所的家庭条件应该还可以啊，他有兄弟姐妹吗？” “这方面我还不太清楚。” “有没有都无所谓。我们也不图他家什么，我之前买的几套房都租出去了，一个月的租金就够我女儿花销了，房子之后也是要留给他们的，我只要女儿满意，他人好就行了……本科学历是有点低了，不过，在职研究生还是蛮好读的，到时候再脱产读一个博士，或者不读也够了……脾气好太重要了，不会做饭也没关系，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做饭，再说了，当医生的没什么时间观念的……” 李姐啰哩啰嗦的说了近10分钟，才挂掉电话。 谢易荷轻吁了一口气，电话又响了。 看到备注的“巴姐（省肿瘤）”的字样，谢易荷不敢怠慢，又赶紧拿了起来。 “小谢，我听说你们今年要搞一个相亲会的？”电话里，传来巴姐贤淑的声音。 “啊？”谢易荷一阵凌乱。 巴姐笑呵呵的道：“你们这个主意挺好啊，比他们搞的什么相亲角有意思，医院工作的年轻人太忙了，平时想见个面，都要约了再约，也不自在，不如借着开会的东风啊……” “啊？”谢易荷自体成风。 ……第八十五章 呸 凌然早餐吃了甜饼、咸菜、辣椒酱和豆腐脑，安步当车，卡着时间抵达温德姆酒店。 等在门口的谢易荷热情如火的迎上来，笑道：“凌医生来了，听说您早上还做了手术？” “是，做了三台手术。”说起手术的事，凌然脸部的曲线变的略显柔和一些，高冷稍去而温润如玉。 谢易荷暗自感慨一句“真帅”，又咳咳两声，递上一本宣传册，笑道：“这是我们给您做的介绍，论坛要到下午才开始呢，您可以先看看喜欢的话题。我们在主会场旁租了个小厅，您可以补充点能量，先休息一下。” “下午才开始？”凌然大致的翻了一下宣传册，并没有什么表示。他读幼儿园的时候照片就上大红墙了，多上一个宣传册什么的也无所谓。 谢易荷太熟悉凌然这种手术型的外科医生了，连忙解释道：“早上是给大家一个熟悉和了解的时间，您可以单独和参会的医生说说喜欢的话题，聊聊各自的观点什么的，这样等到论坛开始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向。” “论坛不就是给大家熟悉和了解的吗？” 谢易荷才想起来凌然是个新人，就笑笑道：“论坛毕竟公共空间，大家的讲话和视频都会记录下来的，如果观点相左，说不到一起的，也不用强求。总之，就是大家可以提前沟通，然后选择观点相合的医生学者，进行讨论……” “所以……霍主任来了吗？”凌然的脑海中，自然而然的冒出了怼天怼地的霍从军。 谢易荷的脸色一僵，心中一痛。 她当年搞起这个论坛，就是服务于霍从军等喜欢“对话”的医生的。 然而，她那时候还是太年轻了，她根本想象不到霍从军等人喜欢的“对话”是如此的激烈。若是换在今天，她就会多想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会被多个学术会议拒绝邀请，以至于要求医药代表自己组织会议…… 不过，当年如果想的太多了，也就没有今天的地位和房贷了。 谢易荷勉强一笑，道：“霍主任要下午才能过来，他是演讲嘉宾，事情比较多一点。恩，凌医生请走这边，您可以先吃点肚子垫垫肚子……” 她将凌然带到主会场旁的小会场内，只见空旷的大厅内，几十张长桌拼成匚形，全部铺上洁白的桌布，摆上精致而少的食物。 近百人围着长桌，说说笑笑的，也有人单纯的吃东西喝东西，或者拿着手机看，倒也怡然自得。 凌然很快被气氛感染，顺着长桌，准备一路吃过去。 凌然盯着食物看，也有人盯着凌然看，只是大家各有顾忌，尚未有人决定做出头鸟。 谢易荷年轻精致的脸上欣慰的露出老母亲般的微笑。 今天的相亲会……不，今天的论坛来了很多的女医生，从而吸引了很多的男医生，又因为人数的增多，吸引了大佬级的医生们。 谢易荷现在万分佩服省妇幼的白主任，看看人家，轻轻松松的改几张海报，添几页宣传册，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或许，还要感谢大家的集体智慧。 相亲会的概念出来以后，私下里的宣传效果，比公司花费巨资的宣传效果还要好。 最重要的是，真有一些年轻男女看对眼的。 医生群体普遍有条件好，时间少，难以被另一半所理解的情况，接触外界又往往受限于医患关系，以至于平均结婚年龄逐年上升。 都是医生的相亲会……不，论坛，却有不一样的效果。 能来论坛的医生往往更加优秀，多是本系统内的佼佼者，最起码也更受领导重视。另一方面，医生与医生，又或者医生家庭之间，也更容易理解，最重要的是，大家更能理解对方的优秀。 看着许多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谢易荷也很有成就感，再看药引子般的凌然，倍感亲切。 “凌医生吗？”一位阿姨级的女医生，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来到凌然身边，仔细的看看凌然的脸，再微笑，道：“我是省儿童医院的急诊科主任毛焕秋，看了你徒手止血的视频，想问问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技术？” 徒手止血的视频是她搜索凌然的时候搜到的，用来做开场白却是很不错。 凌然果然上当，道：“我是在家里诊所里学的。” “哦？你家里是开诊所的啊，现在诊所的生意怎么样？” “还好。” “你父亲开的诊所吗？” “是。” “那他也是医生？” “不是……” “哦，你家里几口人啊……” 一分钟，毛焕秋结束了摸底，招手将躲在人群中的女儿给叫了过来，道：“凌医生年龄和我女儿一样呢，能不能给分享一下经验，我家小伊今年刚从厦大毕业，还傻乎乎的，也不知道是该工作呢，还是继续考研。你们都是年轻人，一起聊聊。” 毛焕秋的女儿梳着披肩长发，精心修饰过妆容之后，倒是称得上一声美女，袅袅走来，震慑了一批信心不足的小女子。 毛焕秋得意的向四周看看。她本人是儿童医院的元老，老公是建设局的处级干部，女儿貌美如花名校毕业，就差一位乘龙快婿，即可宣布人生圆满了，当然，小两口最好能生一对龙凤胎，乖一点漂亮一点，哥哥以后从政从商做金融都好，就别做医生了，妹妹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到时候再找个医生女婿也不错…… “凌医生，你也来参加论坛了。”脆生生的叫声，让会议厅内的气氛莫名紧张起来。 只见一名上身紧身衣，下身热裤高腰球鞋的女孩子，昂首挺胸的走入场内，毫不在意周围的目光，直直来到凌然面前。 “你是哪个医院的？”毛焕秋的脸拉了下来。 “我是金鹿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的卢金玲。”卢金玲居高临下的看看毛焕秋，问：“老太太，你和凌然认识？” 听到“老太太”一词，毛焕秋瞬间炸毛了，用吃人的眼神望着卢金玲：“救护车公司也来参加论坛了？” “我们是论坛的赞助商。”卢金玲怡然不惧，她在水产市场里PK最多的就是中年妇女了，气势上一点都不虚。 凌然莫名其妙的看看几人，觉得环境略有些吵，就默默的挪远了了两张桌子，再捏起一只蜂蜜糕，美滋滋的吃了起来。 他昨晚8点左右就睡觉了，今天凌晨三点起床，4点钟到医院，连做三台手术后，才吃了早餐，现在是真的有点饿了。 “凌医生喜欢甜食呢？”一名身材娇小的女孩子借机拉近了距离。 “有点饿了，先吃点甜的。”凌然将嘴里的食物咽了进去，礼貌的回答。 “您尝尝这个猪肉脯，稍微有点甜，再嚼又有其他的味道。”女孩子声音又软又糯，就和她的长相一样。 凌然礼貌的接过来，塞进嘴里，用力的咀嚼。 女孩子看的满眼冒星光，男人就应该大口的吃东西。 “凌医生会演讲吗？我听说您最近做了许多例手指无人区的缝合呢？”一名高挑的女生，从另一侧插入了进来。 软糯的女孩子仰头看了她一眼，立即认出她上身的gucciT恤，下身的迪奥半裙，不由的一撩头发，凸显出脖子上的宝格丽项链。 凌然向来是不关心周围环境的，只回答提问道：“我今天是跟着主任来参加会议的。” “凌医生是云医急诊科的是吧，霍主任我见过几次，是不是特严肃的一人？”高挑的女生露出笑容来，7分美女顿时上分到了8.23。 凌然认真想了一下，道：“比较严谨。” “凌医生说话也很严谨呢。”高挑女生掩嘴笑了一下，又道：“我回去要给我们主任说说，这次投票，一定支持你们云医。” “多谢支持。”凌然继续礼貌的做出表示。 “我们市二院这次有三个委员的名额呢。”身材娇小的女孩子不甘落后。 “凌医生，试试这个。”卢金玲端了一小盘鱿鱼丝，塞给了凌然。 而在她的身后，毫不意外的跟着不服气的披肩长发美女。 “好的。”凌然肚子饿着，顺手就抓了多根，一起塞入口中。 卢金玲得意的看看四周，截至目前，她在投食量榜上排第一。 “凌医生，鳗鱼寿司尝一块吧。” “提拉米苏很好吃的。” “牛柳酸瓜卷。” “哈密瓜。” “鱼子酱。” “张嘴。” “三文鱼串。” …… 二楼的贵宾室内，几个人隔着玻璃，看着楼下会议厅内，中心平静，四周混乱的风暴场景，不禁有人愤愤不平的指责霍从军：“你这是不正当竞争。” 霍从军面容平静的进入了会议状态，微微笑道：“呸。”第八十六章 洞悉世界的微笑 中午。 阳光稍微有了些烈度，以至于酒店娇养的花花草草，都卷曲了起来，像是备皮刮下来的毛发似的。 一些借着大好春光在酒店内徜徉的年轻男女们，或开心或遗憾或期待的返回了会场，忘记了签到的医生，此时匆忙的写下自己的名字，再领一块挂牌，就可以进入餐厅了。 饭后就要开始演讲了，论坛才不会给大家午休的时间呢。 黄茂师同样脚步匆匆，却是冲着相反方向出了餐厅。 “人数超了。”黄茂师见到谢易荷，也不看对方满脸的笑容和眼神中的警告，就将憋了一路的话给吐了出来，紧张的问：“怎么办？酒店方要我们加钱了。” “这位是？”站在谢易荷对面的是个有点小帅的男人，也因此对黄茂师充满了警惕。 谢易荷没奈何的介绍道：“小黄是我公司的同事，今天也负责会务。” 介绍完同事，谢易荷又是一个恶狠狠的眼神丢过去。 黄茂师还很少见到谢易荷这么凶的时候，虽然谢易荷平时都很凶，但通常也就是呲牙咧嘴的水平，有点像村里的土狗，动不动就露出牙来，也敢上来扑咬，可只要应对得力，也不会受伤。 此时此刻，谢易荷给黄茂师的感觉更像是专业的斗鸡，尽管有花里胡哨的羽毛，却是真的敢把人眼啄瞎的。 黄茂师果断的怂了，乖乖的吹捧谢易荷道：“我是谢经理的手下，我叫黄茂师。我平时都是跟着谢经理混的，谢经理说要我往东，我不敢往西的那种……” 谢易荷的眼神更凶了。 有那么一瞬间，黄茂师觉得自己看到的不是斗鸡，而是斗狗，牙齿咬住人不松口的那种。 黄茂师咬咬牙，决定将马屁拍的更狠一点，给谢易荷多一点面子，他低低头道：“我是谢经理手把手教出来的，实际上，我能做到今天，全靠谢经理栽培，没有谢经理，也就没有我黄茂师了……” 有点小帅的男人望着T字型身材的韩式美男黄茂师，呵呵的笑了两声，再对谢易荷道：“谢经理有事要忙，我就先回去。” “不是……没有……”谢易荷伸伸手，终究不能真的去拉人家。 回过头来，再看黄茂师一脸讨好的笑容，谢易荷的怒火翻天：老娘找一个脸帅有脑的男人容易吗？老娘有多苦你知道吗？老娘单身单到房贷都快还完了你知道吗？ “人数超了多少？”谢易荷压住火气，现在发火也没有用。 黄茂师猜测自己可能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这个感觉是很熟悉的。黄茂师小心翼翼的道：“我过来的时候已经超过40人了，酒店的意思是得补钱。” “你答应他们不就得了？”谢易荷气不打一处来，超过40个人吃饭算得了什么，和会务支出一笔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但后面还不停的有人来啊。”黄茂师很委屈的样子，他的权限在哪里，就算他不知道，酒店方也知道，人家现在就要经理的签字。 谢易荷的事业心迅速膨胀，将适才的荷尔蒙迅速驱走，道：“边走边说。” “哦。” “后面还有好多人来？刚才数人头的时候没见到？” “当时好多人来了就去小会议厅了，也没有签到什么的，我总不好拦着。” “你当然得拦着。”谢易荷的气又膨胀了：“让你守着签到处是当吉娃娃的吗？” 黄茂师愣了几秒钟，纠正经理道：“是吉祥物吧？” “你就是个吉娃娃！”谢易荷骂了一句，心里想，要不是见过凌然了，只会当你们这种脸好的男人都是白痴，混蛋社会险些扭曲老娘的择偶观！ …… 逐渐增加的参会人数，令本届急诊医学会的委员们倍感自豪。 演讲有人听，是对演讲者的最大尊敬，也是演讲者们最爽的地方。 领导讲话为何冗长？因为爽的停不下来啊。 对于各级医学专家们来说，被患者认可的成就，他们早已达成了，但是，要被同行认可的成就，依旧任重而道远，且永无止境。 有10人来听的演讲不能叫做演讲，有50人来听的演讲也乏善可陈，若是有100人主动来听自己的演讲，那就比较有意思了，200人，300人？一般的专家还真不敢想…… 整个云华才多少急诊医生，总共二十多家三甲医院，也就几百名的在职医生罢了，算上数量不多的三乙，三丙级的医院，拉不出多少人来。至于说其他科室专业的医生，就更难被吸引到了。大家都那么忙那么累，谁愿意听你唠叨。 主任们追求人生价值，手底下的小医生就得急主任之所急，求主任之所求，并量化指标。 于是，中午看似自助的餐会，实则暗涛汹涌。 “陈兄，两点钟的演讲有安排没？要不要来3号厅？” “老王，老王，你之前不是写过自体输血的论文？我们主任今天就讲这个。” “钱医生，又见面了，今天准备听几场？” 周医生抢着吃了两块面包，就开始满餐厅的晃悠了。 他早上照常上班，诸事理清以后，才来到论坛跑腿。 帮霍主任摇旗呐喊这种事，周医生也是没少做了，今天却是累的一身臭汗，忙活了一个小时，没什么成果的周医生一屁股坐到凌然身边，埋怨道：“今天看着来人好多，怎么拉个人头这么难呢。” 凌然对一位刚刚送来了培根的女生微微一笑，并将之归入桌面的十几种食物当中以排队，再咽掉嘴里的牛肉，才问：“必须拉人头吗？” “你不拉就会有人拉，这个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了。”周主任哼哼了两声，道：“现在不拉人头，到演讲的时候要是没人，霍主任的脸色……不敢看不敢看。”周医生想到这里都忍不住抖三抖。 “为了好看？” “不止。”周医生道：“现在的技术发展的有多快，咱们都能看到。你以为现在的医生都是从哪知道新技术的？” 凌然不解的看向周医生。 “主要就是四个渠道。”周医生掰着指头，道：“第一是医院政策，上面要采用什么技术，就会发资料给大家看。第二是医生自学，看论文看视频看人家出的书。第三是医药代表介绍，请客吃饭放APP。第四呢，就是靠这种医学论坛医学会议，大佬在上面讲，小弟在下面听，你就是再不仔细的人，灌一耳朵也有用吧，到你需要用的时候，你自己就想到大佬的技术了。” “所以是为了推广自己开发的技术？” “也不一定是自己开发的，但大家都有一个立场吧，像是咱们霍主任，每逢开会就喊大急诊，现在省里终于要搞急诊中心了，你看看他最近春风满面的。这次要是成了，以后大家再说云华急诊中心什么的，能不提霍主任？”周医生与有荣焉。大佬的力量大了，手底下的人多了，划水才更不容易被发现来着。5人团队中有一个人划水都很容易被看出来了，40人团队划水25人都算平常。 “那我也去听霍主任的演讲好了。” “咦，你还准备不去吗？” “我本来想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演讲。”凌然又吃掉一盘卤味，感觉有点饱了，果断将一个空盘竖在筷架上，正对大厅，于是，正在竞争投食榜的女孩子不由停下了脚步，一阵遗憾释出。 周医生眼皮子跳了跳，假装没看到这令老实人心酸的一幕，转瞬间，周医生福灵心至，大声道：“凌医生你要听下午2点钟，3号厅的演讲啊，那就这么说定了，我提前帮你抢个位置好了。” “恩？”正在清盘的凌然不明所以的看向表演欲爆棚的周医生。 周医生浑身散发着我已洞悉这个世界的笑容，依旧大声道：“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准备听下午2点钟，3号厅的演讲了，凌然你要去的话，咱们得早点去抢位置。” “好吧。” “稍等我打个电话。”周医生拿出手机，一个键都不暗，就贴在耳边大喊起来：“那个，我和凌然凌医生商量好了，我们去听下午2点钟，3号厅的演讲啊，对对对，没错，霍从军主任医师的演讲，肯定会呆到散场的，对对对，就这么说定了，1点40分见。” 挂掉电话，周医生环视四周，内心骄傲，自豪，轻松，愉快，还有一点点不知从何而来的悲伤。第八十七章 潘主任回来了 下午1点55分，霍从军自后台进入了3号厅。 他微微低着头，让乱蓬蓬的头发自由的被空调风吹，他手里拿着讲义，是最近一些天悄悄抽时间整理出来的，他望着自己的手，曾经挽救过无数生命的修长饱满的指头瘦而多皱，像是即将活力流尽了似的。 霍从军自失的一笑，暗自为自己鼓劲：我的身体在走下坡路，但我的经验正在巅峰，我可以传播我的思想，我可以管理好我的大急诊…… 无数次，无数次抵抗着重压，无数次抵抗着疲劳，无数次在责任与循例间权衡，无数次在放弃与坚持中搏动的心脏，不断的为大脑泵入携带着养分的鲜血，令霍从军脸颊泛红。 他轻轻的抬起头来，像是此前成百上千次所做的那样。 可容百余人的3号厅内，座无虚席，甚至有人站在过道上。 霍从军千锤百炼的心脏，猛的慢跳了一拍。 “来了这么多人啊，大家不会走错会议厅了吧。”霍从军笑着开了一个玩笑，转瞬有一点点后悔，瞎开什么玩笑呢。 人群中，发出轻轻的笑声。 人多的好处，就是听众会有更积极的反馈。 霍从军的心情再次变的无比的舒畅，哈哈的笑出声，语言也变的霍从军起来：“感谢各位的赏脸，支持，能来听我霍从军的演讲，我猜，很多人是想听我说大急诊吧，但不合适，因为马上要为急诊中心的试点投票了，为免有拉票的嫌疑，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自体输血……” “自体输血，大家应当都很熟悉了，它比异体输血有很多好处，比如现在逐渐蔓延的血荒，很难说依靠宣传教育等等方式来解决，作为医生，我们最好的应对方案，就是采用自体输血来替代异体输血……” 霍从军光是看着满满当当的听众，心情就好的不行，演讲的效果也因此提高了不止一筹，尤其是当听众们向前聚拢，看向前排的时候，霍从军就更开心了。 他是说的如此兴奋，以至于完全没有注意到坐在第二排的凌然和周医生等人。 霍从军的目光深远，虚虚的看向后方，并不特意的看向谁，声音雄壮，颇有些意气风发的样子。 霍从军很确定，演讲厅内的听众都是在职的医生，医生的圈子就这么大，局限于三级医院的急诊医学群体的话，圈子更小了，在场的许多人都能给霍从军眼熟的感觉。 虽然总有些医生比较眼生，虽然女医生的比例偏高，但是，霍从军能隐约的感觉到医生独有的同类气质。 “自体输血的弊端也是存在的，一些可以通过加强管理来解决，一些也许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因此，如何权衡使用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了……”霍从军讲的兴奋，得到提醒，才开始说起结束语。 始终乖乖的坐在第二排的周医生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对凌然笑道：“这下妥了，主任最少能高兴一个星期，咱们的日子也好过了。” 凌然瞅了周医生一眼，很怀疑他的好过是对躲懒的修饰。 …… 云医手外科会议室内，锦西主任、王海洋主任医师等人正襟危坐。 突然归国的潘华副主任医师，与同来的RB医生桥本四郎，则静静的坐在他们对面。 潘华正值壮年，双眼明锐，注意力集中。只见他轻轻的扫过几人，面露微笑，道：“桥本四郎教授是RB庆应义塾大学医院的骨科副教授，钻研手部无人区的治疗多年，因为工作太忙，手术安排太多，桥本四郎教授是很难得才抽出时间来我院的，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翻译在桥本四郎耳边小声说话，后者轻轻点头。 桥本四郎看起来比潘华还要年轻几岁的样子，身材粗短，面目扁平，皮肤粗糙，唯独双手又白又嫩，显是经过了特别保养的。 锦主任等人自然是忙忙的表达欢迎。 云华医院是云华市或昌西省的顶级医院，远不如华西等委属的医院，比起世界知名的庆应义塾，自然更加示弱了。 桥本四郎礼貌的回应了两句。 锦主任等人更加礼貌的回应三句。 气氛异常融洽。 邀请外国专家来交流，原本就是很有面子的事，潘华能将桥本四郎请来，锦主任简直要高兴的合不拢嘴了。 桥本四郎清咳一声，用日语道：“我听说，贵院有一名年轻的急诊科医生，最近完成了数十例tang法缝合，能让我见识一下吗？” 听了翻译之后，锦主任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 思量片刻，锦主任缓缓的道：“您如果想要看急诊科的手术的话，我可以代为安排。” “我想看手术，但我更想看看做过手术的患者。”桥本四郎道：“手术的结果，最能说明手术的过程。” “急诊科与我们手外科互不相同，我们不能决定急诊科的工作的，更不可能去急诊科查房……”锦主任立即拒绝。 “不用去查房。”潘华道：“我们可以请几个病人过来，在手外给他们做检查，我听说有的病人的复健都是在我们科室做的，简直搞笑。” 锦主任的脸拉了下来，警告道：“老潘，你不要搞事。” “要是搞事也是急诊搞事。”潘华哼哼了一声。 翻译不知道给桥本四郎说了什么，锦主任和潘华警觉地停了下来。 只见桥本四郎微微摇头，道：“你们这样做，是在败坏无人区肌腱缝合的名声。” “什么意思？”王海洋很是反感的皱起眉来。 “手部无人区的肌腱缝合，是非常耗费医疗资源的，它需要一名医生全神贯注的投入多个小时的时间。在我们RB国内，决定一次类似的手术缝合，需要很长时间的讨论，而你们竟然贸然进行，而且一口气进行了数十例之多，我很不看好。”桥本四郎显然是有所准备的，此时滔滔不绝的道：“中国的手外科手术的提高，是以大量的缝合案例为基础的，这很不健康，是错误的发展方式。” “桥本先生……”潘华提醒了一声， 桥本四郎看了潘华一眼，语气稍微放松，道：“采取少而精的策略，既能降低医务人员的负担，又能提高缝合的成功率和效率，你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不能为了手术而手术。” “桥本先生，中国的国情不同，我们有大量的病人需要手术，不能说停止就停止的。”锦主任软软的顶了一句。 桥本四郎固执的道；“如果排队手术的人太多，就应该将一些不适合进行断指缝合，深肌腱缝合的患者，果断进行截肢，节省医疗资源给需要的患者，比如有烟瘾的患者，就应当接受截肢手术，而非再缝合。” 尼古丁会使血管痉挛，从而令缝合后的手指出现坏死，是断肢再植等手术的绝对禁忌相。 王海洋沉吟着道：“治病救人，就是要给人机会。如果患者能保证绝对禁烟，并且有缝合的要求，我们就应该给他们起码的机会。” “戒烟很难，让病人服从更难。美国在集中医疗资源方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RB也在推进中，中国的话……”桥本四郎看看四周的中国人，微笑道：“总之，请让我先看看中国医院急诊科缝合的无人区tang法手术，然后，再让我们讨论医疗改革的沉重话题，如何？”上架感言，众筹养鸟，了解一下 七月一号，本书就上架了。 本鸟的第七本书了。 想当年，因为写不出作文而哭鼻子的我，怕是想不到成年后的自己，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吧。如果知道，不知道他会不会将自己撞墙上去。 而在这13年间，本鸟的生活来源，全都仰仗各位读者大大们的订阅。 感谢各位读者大大，衣食父母的照料了。 让鸟豚能在13年间，安坐于家中，不受生活之苦，不受戚邻之鄙。 您的订阅，就是我的鸟食。 大家喜欢本书，就请订阅，相当于众筹养鸟。 您撒一把食儿，我叫给您听。 叽叽。 唧唧。 为了叫的响亮，叫的有趣，《大医凌然》这本书，也是准备了许久。 要如何将医生文写的有意思，写的爽，写的真实又不沉重，写的轻松又不轻浮……我也不知道…… 我考虑了很久，很多个方案。 然而，世界是如此的严酷，医疗环境是如此的冷漠，医患关系是如此的紧张，人类革新现代医学百余年，却开不出一副堪用的药方，揭露社会黑暗又提不出解决方案的小说又是如此的无聊，对此，鸟豚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主角开个挂。 期待一个温暖的世界，温暖的医疗环境，温暖的医患关系，温暖的订阅数字。 求订阅。 求7月的月票。 普通作者志鸟村，谢谢帅帅的您了。《大医凌然》上架感言，众筹养鸟，了解一下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八十八章 桥本四郎的猜测 手外科的复健室里，可以找到急诊科做过的每一位tang法缝合的病人。 因为急诊科的tang法项目草创，并没有完整的复健体系，只能借助于手外科。另一方面，病人们也更喜欢宽敞明亮的手外科复健室，而非旧仓库改造的急诊科复健室。 手外科的复健室，甚至根据不同类型，不同病程的病人，分成了多个房间。 锦主任一行人抵达的时候，就在屈肌腱损伤的复健室内，见到了过十名的手外科病人，各自做着恢复运动。 桥本四郎双手抱胸，饶有兴致的看着。 “你们的病人，至少有一半人，无法恢复完整的手部功能。”桥本四郎自信的做出判断。 王海洋听到翻译，就不高兴起来：“你连测试都不做，就能得出这个结论？” “做了测试以后，也是一样的。”桥本四郎傲气十足的抬起下巴来，道：“你可以用测试结果来说服我。” “不用了。”锦西才不会让科室医生与外国专家对着干呢。 再者，他的判断与桥本四郎相仿佛，根据病人们的手部固定状态，就能判断他们目前处于术后第几阶段，再看他们目前的表现，其实等于做了简易的测试了。 仅就眼光来看，桥本四郎已经显露出了不凡。 而王海洋隐然间露了怯。 桥本四郎看着复健室里，病人们的动作，又道：“目前，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医学界都有一个共识，手部的手术，尤其是复杂手术，应当以恢复功能为第一考虑。你们只是单纯的缝好了病人的手，却不能保证病人运用自如，这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你们将自认为不能恢复的手指，就干脆给截肢了？”王海洋是老一辈的医生，对这样的理论向来是嗤之以鼻的。 桥本四郎却是轻轻点头，道：“医疗资源的不足是客观存在的。对不能恢复功能的手指截肢，节省医生与医药资源，才能保证其他病人得到应有的照顾……” “我们现在就能保证病人得到应有的照顾。” “是吗？据我所知，你们云华医院手外科就经常拒绝病人的求助，或者将轻伤的病人转给其他医院。” 王海洋不禁语塞。 云医的手外科在昌西省内都赫赫有名，以至于病人千里求医，大量的病人的涌入，自然令科室不堪重负。一些伤势不严重的患者，或者不符合云医手外科手术图谱的患者，就有可能被转走，或直接拒诊也是有的。 锦西却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淡定的道：“双向转诊是中国目前的大趋势。” 桥本四郎晃动着短粗的脖子，道：“如果你们采用符合世界趋势的方式，提高截肢率，或许更能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肢体的完整，对于患者来说，重要性不亚于功能性。”王海洋说到此处，愤愤不平起来：“身体发肤之于中国人，又岂止是功能性的作用。再说了，我们的截肢率低，不代表我们的成功率低。” “一个医生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用6个小时做两场不成功的屈肌腱缝合，不如用4个小时做一场成功的屈肌腱缝合。”桥本四郎轻蔑的笑了笑，又迅速收敛笑容，指指前方，道：“这些都是你们急诊科的年轻医生做过的手术病人吗？” 潘华知道桥本四郎的习惯，咳咳的两声，先去取了复健室的记录，才道：“复健室里目前有2名急诊科的病人，另外几名是手外科病人。” “让我猜猜。”桥本四郎像是点兵点将般的用手指隔空点人。 潘华知道他的恶趣味，站着没动。 桥本四郎借着适才的观察，其实已经有了结论，此时更多的是观察周围人的神态。 作为肩负着管理下级医生职责的日本医学院副教授，桥本四郎最喜欢用明锐的洞察力揭露真相，就像是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具有非凡医术和明锐洞察力的医生桥本四郎…… 在幻想中快乐了三秒钟后，桥本四郎重新抬起头来，指着最右侧的两名患者，道：“我首先排除他们两人。” 桥本四郎采用了最安全的排除法，他隔空点点正在做复健的二人，自信的笑道：“如果我猜的没错，应当是有位与潘君技术相当的高手，为他们做了手术，是锦西主任吗？” 桥本四郎一边说，一边注意着众人的表情。 这是他最喜欢的部分，借着自己高超的医术，抽丝剥茧的推导出真相来。 翻译如实的将桥本四郎的话，说给众人听。 桥本四郎意外的看到，众人冷漠的嘴角，分明的上翘了。 “怎么？不是锦西主任做的手术吗？”桥本四郎不由的看向王海洋，这是唯一的正确解释，因为他刚才鄙视了王海洋的判断，现在又称赞了他的手术，所以…… “那两个人，就是急诊科凌然的病人，也就你说的急诊科的年轻医生主刀进行的手术。”锦西主任说着话，就轻笑了出来，道：“我想，他要是听到你的评价，会很高兴的。” 其实，锦主任觉得自己不应该笑，但是，他就是忍不住笑了。 桥本四郎的脸，迅速的变了颜色。 这种猜谜游戏，他玩了很多年了，时有失常，但从未有如此的尴尬…… “潘君，可以为他们做一次测试吗？”桥本四郎立即转移方向，道：“金子翼法。” 与中国经常采用的手功能评定不同，桥本四郎常用的金子翼法的难度更大一些。 它是日本人金子翼发明的手及上肢动作检查法，共有十个动作，非常细致。 潘华依言取出检查盒，打开来，可以看到积木一般的木块和塑料球。 潘华找到两名急诊科的患者，说明情况，就请第一人先行尝试。 潘华则在旁边提示道：“请将右边框内的大球，一个个的挪入左边，时间越快得分越高，我说一二三开始……” 他拿出秒表，铺好表格，才一二三的喊了起来。 病人灵活的完成了大球的转移。 非同一般的灵活。 桥本四郎的表情已经就此凝重了起来。 大球换中球，中球换大木方，大木方换中木方，中木方换大圆板…… 术后三期的患者，竟然一路做到了最后的金属棍。 看着他捣啊捣的将棍子戳入红色的小圆孔中，桥本四郎终于意识到，自己今天是托大了。这两人的评分，妥妥的达到优良以上。 谁能想到，在一群人里，先挑出恢复最好的两个，也会挑错。 “就像是我的老师所说，我并没有做喜剧演员的天分……”桥本四郎呵呵的笑了两声，自嘲道：“我不应该擅自做出判断的，实在是抱歉了。” 日式的道歉猛然冒出来，令几名手外科的主任措手不及。 考虑到外国友人的面子与两国邦交的问题，锦主任带头表达了理解与认可。 言谈的气氛，终于变的正常起来。 不长时间，复健室的门，再次被推开了。 霍从军、周医生、凌然、吕文斌和普丑住院医，齐齐入内，很有气势。 “霍主任，周医生，凌医生。”锦主任礼貌的打了招呼。 桥本四郎听着翻译，眼前一亮，忙道：“是会做tang法的凌然医生来吗？” “是的。” “等等……别告诉我，让我猜猜。”桥本四郎的戏剧之心不死，他的目光，自霍从军、周医生、凌然、吕文斌脸上缓缓经过，在经过凌然的时候，只多停顿了片刻，最后终于是落在了普丑住院医的脸上。 只见桥本四郎大步的走到普丑面前，亲切的伸出手来，笑道：“我猜，你就是凌医生吧。” “这位才是凌医生。”锦主任看不下去了，连忙将凌然给推了出来。 桥本四郎望着凌然的脸，回想起适才的测试，不由的陷入了沉思：年轻的医生，医术好，长的帅，究竟在什么电视剧里出现过？ 怎么可能真的有这样的医生。 而且让自己遇到？ 桥本四郎晃动着粗短的脖子，刚才伸出去的手，悄然收了回来，在自己粗糙的脸颊上摸了一把，又迅速的收了回去。 下了飞机，应该先去酒店敷一张面膜的。桥本四郎无比的后悔。第八十九章 明星医生（第二更） 桥本四郎状似谦和，实则怀疑的与众人继续聊天。 因为凌然几乎不说话，桥本四郎满腹的狐疑就像是霉菌一样指数增长起来。 他的怀疑是很自然的。眼前的凌然，简直是完美的明星医生的模子。 一流的医术，长的帅，长的高，笑容好看，眼神漂亮，皮肤光滑…… 而就桥本四郎所知，每年都会冒头的明星医生，尤其是这种帅气的明星医生，大部分都是造假的。 然而，世界各地依旧层出不穷的出现明星医生，为什么？实在是利益太动人。 明星医生的效应是无穷的。 美国的保险公司为了省钱而将病人打包送往印度，英国在全民医疗后的急诊平均等待时间为13个小时，日本的大学医院以腐败著称，但它们依旧是世界医疗的标杆，无他，就是因为它们有大量的明星医生。所以，当一个人想要用钱买命的时候，他首先会想到梅奥诊所，心脏不好去克利夫兰，癌症确诊就奔安德森癌症中心，老年病去霍普金斯…… 如果中国医院想要塑造一名明星医生该怎么做？ 桥本四郎想，纯靠医术是不可能的，中国医生的医术能有多强？ 但是，如果既有偶像的外形，又有一流医生的技术的话，也可以作为地区级的明星医生来报道了，至少，各种媒体的曝光，会让云华医院的名气大涨，从而成为中国的地区级强院。 桥本四郎甚至觉得，潘华都有些不靠谱了。 桥本四郎想，潘华说不定就是想借自己，来宣传云华医院和这个凌然医生呢？自己是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的骨科副教授来着，是过几年就有可能成为教授，也就是中国医院里的科室主任的人。 桥本四郎猜想，潘华过去几个月的表现和邀请，很可能就是在装样子，然后装作生气的样子，请求自己出面，为他争取利益，结果正好碰上云华年轻的明星医生，进而大吃一惊，自然而然的为之宣传。 桥本四郎内心冷笑：我是这么肤浅的人吗？ 转瞬，桥本四郎又有些佩服潘华，这家伙说不定几年前就开始布局了吧。 今天的患者，说不定就是潘华偷偷做出来的。 桥本四郎越想越觉得可能，他甚至考虑到，潘华可以通过伪造固定方式，来伪造病人的手术时间，从而造成愈合很快的假象。 “有机会的话，真想亲眼看看凌医生做tang法缝合呢。”桥本四郎哈哈的笑了两声，给人的感觉仿佛很爽朗大气似的，却是再次提出了要求。 医生的技术很复杂又很简单，最终还是要看手术来着。 桥本四郎始终坚信，一流的依靠医术成长起来的长相普通的明星医生，站上手术台的时候，就会变的帅气了。 那些长的好，更容易受女人欢迎从而分心，进而医术难以精进，却依靠媚俗的审美观而变成明星医生的家伙，站上手术台的时候，就会暴露出草包的本质，变的丑陋起来。 桥本四郎微微昂起头来，脖子向前伸，这样会让双下巴变的不明显。 潘华有点猜到桥本四郎的想法。 当然，只是很少的部分。 潘华去日本进修好几次了。经常与桥本四郎打交道的他知道，桥本四郎此人，心理偏于阴郁，怀疑心强，嫉妒心重，长的丑，皮肤差，又爱显摆，恶趣味，甚至有欺凌同事乃至病人的倾向，要不是技术够好，为人勤奋，潘华理都懒得理他。 然而，潘华如今却不得不理桥本四郎。 为了洗清怀疑，潘华等着翻译说完，立即道：“就安排近期的手术可以吗？凌然医生现在能做手术吧？” 刚刚从会场赶回来的霍从军脸色一冷，就要将没喷完的唾沫喷出来了，旁边的锦西主任赶紧咳咳两声，道：“桥本医生想要看手术，有很多机会，等我们安排出了具体的时间，再行通知您吧。” 他是想缓一缓，等着私下里与霍从军商量好了，再做决定。 潘华道：“我听说凌医生每天都要做好几台手术的，怎么会找不到时间。桥本医生的时间还是很紧张的，如果能尽快确定下来，我们也好安排接下来的形成。桥本先生此后还要去省立和二七八医院的。” 二七八医院是干部疗养院，每年都会邀请各路专家前来，潘华的名气就是在此打出来的。桥本四郎是庆应义塾大学医院的骨科专家，自然很受欢迎，潘华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连往返的费用都包掉了。 “如果能尽快安排，就万分感谢了。”桥本四郎又是一个鞠躬，客气的让老年人们手足无措，很容易让人忘记他此前的咄咄逼人。 怎么说，桥本四郎都是庆应义塾的副教授，算是云华医院打交道较多的日本医院和高级医生了，就这么得罪了，锦主任也觉得可惜。 锦西不由的看向霍从军，试图用眼神与霍从军交流。 年逾五十的霍从军，却没有长一双会说话的牛眼，他只是将之瞪的溜圆——对方听不懂中文，自己喷一遍，翻译再学舌，一点都不痛快，再者，“呸”翻成日语怎么说？ 锦西叹口气，干脆走到霍从军耳边，道：“你看，现在怎么打发他？” 事情虽然是手外科的潘华起的头，但起因是急诊科抢tang法的病人，也就是抢手外科的病人，在这件事上，锦西没做啥事，反而是急诊科有些理亏。 霍从军的脑海中涌起多个念头，又一一否定了，他虽然可以很轻易的拒绝桥本四郎，但那并不是最佳解决方案。 霍从军扭头看看凌然。此事对凌然显然是一个机会。 桥本四郎有一点没有想错，借助他的出现，云华医院很有可能就此推出一名明星医生。 霍从军唯独有些担心的，还是凌然临场出现失误。 显微镜下的肌腱缝合手术极其精密，人体结构又有差异，失误总是有可能出现的。霍从军尤其担心凌然的年轻与经验不足，遇到巨大的压力的时候，凌然能像是资深医生那样自如的处理吗？凌然能像是自己那样，面对上百人的殷切注视而风度翩翩吗？第九十章 手术室.avi（第三更） “桥本医生想看凌然的手术，还得等待我们安排病人……”霍从军的目光瞄向周医生。 周医生的鬼主意最多，刚才就一直在猜度众人的心思，此时被霍从军的牛眼一照，周医生立即站了出来，道：“看录像可以吗？” “对了，我们有录像的！”霍从军顿时在心里为周医生点赞，觉得这家伙虽懒，脑袋却蛮灵活的。 周医生微笑道：“咱们的一号手术室有拍摄过好几次的手术，视频应该还在。” 此前拍摄手术，主要是给凌然自己学习，兼有给霍从军抽查的意思。 云医急诊科的一号手术室的条件很好，手术室内的拍摄相对方便，只是开启的时候不多，凌然等小医生算是用的最频繁的。 “那么，我们先看录像？”霍从军用的是疑问句，但已经是决定了。 比起现场的手术，看录像就不存在风险了，照样能通过桥本四郎传播出去。 “录像也很好。”桥本四郎点头认同。 “老周去拿一下。”霍从军吩咐一句，再看向锦主任。 后者立即让人过来调试设备。 没一会儿，手外科奢华的98寸液晶屏幕，就放出了手术室的场景。 “患者毛嘉应，35岁，单指撕裂伤……”吕文斌被喊到了台上做介绍。他是住院医兼一助，所有病人的病程病史都是需要烂熟于胸的想，反而是主刀的凌然，不用关注这么多的杂务，他只需要听取吕文斌精简出来的信息就可以了，例如过敏症，影响手术的生理指标等等。 王海洋主任等吕文斌做了基本介绍，再冷言道：“这位患者就是你们刚才做测试的患者。” 潘华手持病例阅读，并点点头想，道：“我们刚才做测试的……” “等等，让我猜猜。”桥本四郎伸手阻止了潘华的说明。 只见他眯眯眼，伸伸脖子，缓缓道：“是第一位患者对吗？单指撕裂伤符合，从受伤的部位来说……” “你猜的没错。”王海洋打断了他，问：“能开始吗？” 手外科的住院医立即结束了暂停。 视频直接从开刀的时刻开始，左侧占据三分之二屏幕的是直视手术操作面的画面，另外三分之一同步播放手术室里的场景，以及监视器上的数值。 桥本四郎仔细的比较了凌然手上的动作，以及术野内的状态，没有吭声。 在对患者做过金子翼法的手功能测试以后，桥本四郎已经不考虑手术中的问题了，他的观察重点在于凌然本身。 戴着口罩，戴着显微眼镜的凌然有点看不清面容，但挺直的鼻梁，光滑的皮肤，板正的腰杆和无瑕疵的身材，还是看的桥本四郎很不适应。 这种偶像级男人，中学期间就被女生纠缠的不能学习了吧，或者就在社团中挥霍了青春才对。 桥本四郎的目光巡游，又落到了器械护士身上。 小护士很年轻，大眼睛长睫毛，小小的鼻子很可爱的样子，忙碌又专注，胸脯似乎也很大。 桥本四郎的外科医属性上身，用日语笑道：“中国的护士都很漂亮呢，她是凌医生的女朋友吗？叫什么名字？” 凌然迟疑了一下，看向吕文斌。他每天做四五台手术，哪能记得清每位合作的护士，也就是王佳等人熟悉些罢了。 吕文斌尚未说话，普丑住院医忍不住道：“这位是苏梦雪，当然不是凌医生的女朋友了。” 他的声音不大，却非常流畅的道：“苏梦雪虽然才进咱们医院一年多，已经是手术室的专职护士了，特别喜欢吃米线，而且特别能吃辣，但是怎么吃都吃不胖的类型……” “不是凌医生的女朋友啊，真是遗憾，很可爱的女孩子呢，米线是过桥米线是吗？”桥本四郎通过翻译询问。 普丑住院医点点头。 桥本四郎长长的叹口气，道：“中国医院也很好啊，漂亮的年轻护士会让医生打起精神来吧。我在医院里的时候，经常遇到的合作护士都是大妈来着……” 桥本四郎说的话，翻译只能翻译一半，而且翻着翻着，就听不到桥本四郎说话了，反而听到了日式的粗重呼吸。 同样神色大变的还有普丑住院医。 再看98寸的液晶屏上，器械护士苏梦雪靠近了凌然，不知说了什么，就将脸贴近了他的胸，并在凌然的胸前，使劲的蹭了蹭，又蹭了蹭，又蹭了蹭，又蹭了蹭…… 在手术室主任看不见的方向，年轻的小护士苏梦雪，分明露出享受的幸福表情。 她却是忘记了，自己转过来的方向，正好是摄像头拍摄的方向。 “她刚才说话了吧？她说什么了。”普丑住院医明知道轮不到自己说话，还是精神紧张的问了出来。 “她要蹭汗。”凌然一脸平常的解释。 “蹭汗……可以这样蹭汗的吗？”在手术室里呆了好几年的他声音发颤。 “不是吗？”凌然反问。 身高一米八的吕文斌望着相貌普通以至于难以被人记住的名字的住院医同事，带着同情的笑容，以及自然而然的居高临下。 而在手术室里做了十多年前的桥本四郎，只是凭着大体重，才没有被人看出他的身体在摇晃。 翻译竭尽所能竖起耳朵，才能勉强听到桥本四郎的自言自语：出现了，传说中的手术室，原来是真的存在的。云养鸟展示会之泣求月票 @@﻿ 感谢大家的鸟食。 感谢大家的月票。 你们众筹养的鸟，鸟肢健壮，皮毛油亮，养的极好。 它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小时的订阅，怀着紧张与梦想睡觉，早上一个巴掌都没挨，就自己爬了起来，一口气补完昨日的稿子，继而上传。 三更了！ 我知道，有的动物，比如老虎什么的十更了，但是，毕竟品种不同，鸟没存稿，又只有两足三趾来着。 累的鸟喙都打酸了！ 另外，感谢teng1861投喂的白银盟，以及多位朋友投喂的高级鸟食。 真香！ 继续努力码字。 再求订阅！首订很重要来着，具体有多重要？看我喝空的三杯鸟屎咖啡。 再求月票！目前在月票榜的六七名徘徊，有史以来最好成绩了，要能爬进前五，我脱了毛码字。 推我一把。 我要学飞。 求订阅！ 求月票！ 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正在手打中，客官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需要重新刷新页面，才能获取最新更新！Ps:书友们，我是志鸟村，推荐一款免费App，支持下载、听书、零广告、多种阅读模式。请您关注：dazhuzaiyuedu（）书友们快关注起来吧！ 小编正在拼命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需要重新刷新页面，才能获取最新更新！《大医凌然》云养鸟展示会之泣求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九十一章 特色小店 人群散去的会议室，备显萧瑟。 98吋的液晶电视暂停了画面，下方的各种连线被扯的乱七八糟。 电视前的会议桌堆满了杂物，有烟盒烟灰缸和烟蒂，有饮料与包装盒，有几本书摊着，几本杂志胡乱的丢着，几张报纸拆成了散件。 桥本四郎将西装丢到了角落里，上身的衬衫解开了三个纽扣，隐约能看到粗壮的胸前软肉和几根瘫倒的软毛。 潘华半倚着桌子，扭动了两下，道：“继续看。” “不看了。”桥本四郎摇头，不肯去动遥控器。 潘华爬起来，自去摁下了按键。 屏幕里的手术室，再次变的生动起来，只见护士熟练的将手术台调高，以适应主刀的凌然的高度，临时做一助的马砚麟踩着脚踏凳，站在对面辅助。 “真烦。”桥本四郎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了，他烦闷的嘟囔了一句。 潘华听不清楚他说的话，但能猜到内容。 他在庆应义塾大学医院的时候，就发现桥本四郎对自己的身高很敏感，很不喜欢用脚踏凳，因此，身材较高的助手，不得不深弯着腰配合，骨科的多有耗时较长的手术，以至于许多年轻的医生在手术后抱怨。 当然桥本四郎为教授配合的时候，都是要踩脚踏凳的，但是，给教授做助手，显然也不是什么美好记忆。 接连几场手术视频，都能看到凌然以调高手术台为开端，桥本四郎的心情想必是很糟糕的。 潘华在内心微笑一下，但并没有笑多久。 因为接下来的手术场景，同样会令潘华感觉不适，心情糟糕。 看的越多，潘华的厌烦感就更甚。 身为钻研过tang法的专家，潘华不仅看得懂凌然的操作，而且能将他每次的决策猜出七八成来。打结的时候拉的很紧，是为了预防什么？缝合的时候选点略微偏移，是发现了什么？ 很多没做过tang法缝合的医生不能发现的细小的细节，一一展现在了潘华面前，一次又一次，渐渐的让潘华从称赞到思考，从思考到厌烦。 尤其是看到近期的视频的时候，潘华更是明显的感觉到了凌然的提高。 在已经熟练的掌握了某种术式的情况下，大幅度的提高是很困难的，小幅度的也很困难，而潘华每隔几场手术，就能察觉到凌然的变化。 大部分时间都是变好的，偶尔状态会有下滑，往往是凌然遇到了新问题，不得不采取新措施来解决或规避，而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之后，用不了几次，就能察觉到凌然水平的再提高。 如果不是一份份的视频翻过来，潘华真是不敢相信，有人能学的如此快，如此好。 他更不愿承认的是，凌然可能比他做的还好。 但是，正如美国人常说的那个谚语：如果一个东西长的像鸭子，叫声像鸭子，走路也像鸭子，那它就是一只鸭子。 如果一名医生，他的手术操作比你娴熟，他的术中判断比你准确，他的病人预后比你好，那他就是比你更好的医生。 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潘华想得到的。 他匆匆忙忙的自日本归国，是想要保住自己在云华医院的地位——成为某型手术的顶级医生，对于医生，尤其是高端医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最基础的病源，就是非常现实的事。 像是凌然最近所做的tang法手术，就几乎抽干了云华周边的屈肌腱损伤的病源，这也是因为云华附近再没有第二个无人区缝合的高手了，其他医生都是兼做，像是王海洋，有遇到了就做一做，没有遇到了也无所谓。 潘华却想要专做tang法，那就必然与凌然抢病源。 他为什么急匆匆的回国，就是怕凌然做的tang法多了，将自己彻底挤走了。 只是，现在看来，似乎还是回来的晚了。 “我想在国内逗留一段时间，延迟进修可以吗？”潘华暂停了视频，用日语对桥本四郎道：“我知道这个要求可能有点超常规……” “我理解你的要求。”桥本四郎微笑，道：“如果我遇到相同的情况，也一定会很慌张的。慌张的人，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咦？” “让我猜猜，你想留在这家医院，和他竞争，是吗？”桥本四郎呶呶嘴，面向屏幕里的凌然。 凌然眼神锐利，隔着屏幕就能看到专注的神情，桥本四郎费力的运起单面腹肌，起身将电视给关了。 潘华勉强的“恩”了一声，道：“我终究还是要回来的，与其到时候再抢病人，不如早点动手。” “你错了。”桥本四郎呵呵的笑了起来。 “请桥本君释疑。”潘华知道对方的爱好。 桥本四郎满足的摇头晃脑，道：“从视频和预后可以看出来，你在屈肌腱缝合方面，与凌然还是有差距的，那么，你留下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你只会更快的被甩在凌然身后。” 潘华沉默不语。 桥本四郎微笑，道：“你最好的选择，是利用接下来的进修机会，提高技术，学习新技术，再回到中国，以绝对的实力，将他捏的粉碎。” 桥本四郎咔嚓一声，将手里的纸杯捏成了一团。 潘华在桥本四郎的引导下，仿佛也找到了方向，眼神明亮起来。 “哎呀，已经这么晚了。”潘华装模作样的表示惊讶，道：“桥本先生，我请你去玩一些中国特色的东西吧。”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你喜欢大一些的店还是小一些的特色店。” “特色店吧，我喜欢特色小店。”桥本四郎的眼神也明亮起来，幻想连连。 两人于是迅速下楼，穿过马路，钻进小巷，再穿过马路，钻进小巷…… 三十分钟后。 桥本四郎坐在一家店内，遥望着不远处的“云华医院”几个大字，默默的戴上手套，剥起了小龙虾。 “这就是今日中国，最具特色，也最受欢迎的项目了。”潘华满足的吸一口汤汁，再徒手剥虾，道：“在贵国的这段时间，我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个了。” “你出国几个月，最想念的是小龙虾？”桥本四郎不解的问潘华。 “是的，你尝尝味道，就会知道为什么了，我告诉你，没有比我们现在更幸福的人了。” 桥本四郎费力的弄开一只虾壳，吃了一口，脸色稍霁：“确实，很美味。” “是吧，人生最幸福的，就是忙了一天之后，吃一盒小龙虾呢。” 桥本四郎：…… …… 云华医院急诊楼内，依旧是灯火通明。 之前只做了三台手术，凌然总感觉有些不自在，想想回家也没什么事做，干脆就回医院找手术来做。 云华医院的辐射人口多达千万，屈肌腱缝合这种高端手术的辐射面更广，对于如此广阔的区域来说，每天都等于在固定的产出屈肌腱断裂的病人，而且数量相对稳定。 凌然只做了三台tang法，意味着他没有吃掉所有的刷新，病人自然要前往其他医院就医，凌然明天就算是想要多做手术，也补不回来了。 凌然对此自然是很不满意的，好在晚上空闲了下来，他干脆给霍主任打了声招呼，再重新联络此前想要转诊病人的医院。 加上晚上新产生的病人，凌然最终又揽到了两人四指的手术。 一番忙活之后，已是凌晨。 “凌医生累了吧，来吃点小龙虾吧。”几名小护士热络的招呼凌然，在他不甚反对的情况下，就将他拉进了休息室。 “凌医生，来吃虾。”小护士剥出一只完整的小龙虾，放在凌然面前。 “这个更大。”又一只小龙虾放在了凌然面前。 “快点吃啊，别凉了。”第三只小龙虾，直接递到了凌然的嘴边。第九十二章 想住哪住哪（求月票） 接连几天，潘华都奔波于不同的医院。 庆应义塾大学医院的名气还是相当响亮的，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基本可以看做是顶级医院。桥本四郎作为庆应义塾大学医院骨科的二把手，经手的常有来自新马泰、中国越南等地方的病人。 对于昌西省有钱有权的骨科病人们来说，既然遇到了桥本四郎，自然要请他来看一看。 桥本四郎也确实水平了得，加上没有心理负担，很是开出了几副药方，并且亲自上手，做了一台髋关节置换术，得到了一致赞誉。 潘华以一助的身份跟随桥本，算是混了个脸熟，并且得到了多位卫计系统的领导的认可。 充实的三天行程之后，潘华再回到云华医院，心情愉悦。 他承认，凌然在tang法缝合方面的天赋更好一些，目前的技术也更好一些，但是，做医生也并不是单纯的做手术啊，与各个方面的交往也是很重要的，建立人脉也是很重要的，再者说，凌然只懂得tang法缝合，充其量就是一名厉害的专门医生罢了。 潘华坐回到自己熟悉的座位上，左顾右盼，非常怀念。 手外科是云华医院的优势科室，不像是急诊科将所有医生圈在一个敞开的大办公室里，凡是主任或主任医师，都可以有自己的小办公室，副主任虽然没有独立的小房间，也有半人高的绿植将位置隔开，既宽敞，又有一定的私密性。 最重要的是，每位副主任身边都是同一个治疗组的下级医生，既方便管理，也方便接受吹捧，很是人性化，一些主任医师没事的时候，都喜欢过来享受一番。 潘华在本子的医院里呆了这么久，天天捧桥本四郎的臭脚，偶尔才有机会捧教授的臭脚，也是身心疲惫，很需要精神能量的滋养。 他全身放松的仰在椅子上，脚一推，电脑椅就划出了绿植区，下级医生们，立即竖起了耳朵。 “还是在国内舒服，看见一个东西，不用想着用日语怎么说，不用见人就打招呼。”潘华脖子枕着椅子，望着天花板，开启了话题。 “日本人就是太假惺惺了。”旁边的主治配合的捧哏。 “就是说，而且医生还要给病人鞠躬，结果进了手术室以后，还不是那么回事。”潘华撇撇嘴，随意的吐槽着。 “日本人在手术室里乱搞吗？”隔壁的副主任问。 “他们有的手术室是有监控的，要是有权有钱的特需病人的话，家属还能看到手术过程……” “那就是可以在没监控的手术室里乱搞了？”副主任嘿嘿的笑。 潘华总算是醒悟过来了，嘿的一声，又是一声满足的叹声：“还是国内好啊，去国外进修一趟，幽默感都被磨光了。” 几名没蹭上说话的下级医生，赶紧配合的笑两声。 潘华又伸了个懒腰，自我调侃：“这趟出去，不知道急诊科又抢了我多少病人。” “等您回来，他们就抢不动了。”有医生配合的轻笑。 “恩……”潘华几秒钟，问：“他这几天做了多少例屈肌腱缝合？我是说那个凌然。” 谁都不想触霉头，四周的下级医生都是一声不吭。 “小铁，你说。”潘华直接点名。 “那个……24例子吧。”小铁是潘华一手带起来的主治医生，摸着脑袋，很是无奈的回答了。 “唔……”潘华按捺着内心惊讶，将手揣入兜里，紧紧地握拳。 平均每天6例屈肌腱缝合手术，老实说，潘华此前根本没想过。 就算6例屈肌腱缝合都是单指缝合，一天6例也能把外科医生累趴下，何况连续四天呢。 不说别的，一直带着显微镜，戴一天下来也要晕的，眼球受得了，耳朵和脑袋还要反抗呢。 但是，潘华看过凌然的手术视频，知道他此前就有一日四例，一日五例的频率，再增加一例，也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 不，其实还是很难想象的。 在潘华的概念里，主刀医生一天3例屈肌腱缝合，就算是勤勉了，四例只能说是勉强，五例可谓是极限。就是主刀医生要做，医院通常也不会安排这么多手术的。 事实上，主刀医生也不会要求一天做五例的，能主刀屈肌腱缝合医生起码都要40岁了，就是纯粹的站立十几个小时都要命…… 潘华的思维，猛然的停顿了一下。 “凌然今年22岁？”潘华回忆着问。 “是。”小铁看看两边，没人回答，就只能委委屈屈的应了一声。 他确实委屈，他回答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信息，凭什么就他要承担潘华的暴风骤雨。 潘华内心五味陈杂。 40岁的中年人，对自己身体的感触是最深的。 要说站手术，20年前的时候，潘华也能一天站十个小时。只可惜，他那时候只有体力没技术，一天站十个小时，也就是拉拉钩，抽吸一二，偶尔打个结，缝个皮，都高兴的像是白吃了三斤小龙虾似的。 所谓安慰性打结，奖赏性缝皮，几乎贯穿了潘华人生的头五年。 “走，去看看凌然的手术。”潘华站了起来，套上白大褂就走。 小铁一愣，连忙小跑着跟上，道：“潘主任，就这么去啊。” “又不去病房，去手术室看看还不行？”潘华的脚步不停。 医生们其实经常在不同的手术室中流窜，尤其是性格外向的医生，手术中途无聊的时候，休息室里根本做不住，干脆就像是窜门似的，一个手术室一个手术室的溜达。 普通水平的三甲医院都是采用手术层的模式，将手术室集中在一个楼层里以方便管理，大些的医院其实也是一样，哪个科室的业务量有本事扩张到能用一层楼的程度，那他们就会得到一层的手术室。 国内在基建投入方面还是相当舍得的。 但不管是大医院小医院，手术室内的流窜都很频繁，不管医生是无聊也好，是想学习某种术式也罢，是想了解其他科室的情况也好，医院都很难禁止这种行为。 潘华到了急诊科的手术室，要了刷手服换上，就闯了进去。 手术室只好匆忙的打电话给霍从军，再默默的跟上潘华。 凌然在手术室里做的热火朝天。 潘华的到来，无形中敦促了凌然。 云华这张地图上，每天能刷出来的屈肌腱损伤的病人就这么多，他现在能够独享，不代表永远能够独享。 趁着能刷的时候尽量刷，尽可能的开些箱子出来，就是凌然的主要思路。 再加上凌然做的越来越熟练，如今每天做6台屈肌腱手术的时间，也就与以前5台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凌然干脆一天到晚都泡在了手术室里，只在晚上回宿舍睡一觉。 潘华在手术室外看了几分钟，再一脚踩开门，走入其内。 凌然抬头看了眼，只点点头，没说话。 潘华也懒得打招呼，两人就一个做，一个看，其他人只当看戏。 “剪刀。” “血管钳。” “纱布。” 凌然偶尔说话，剩下的时间都是埋头做手术，与其他手术室里有说有笑的场景截然不同。 吕文斌等人也都习惯了，认命的低头干活。 凌然自己内心爽的不要不要的。 他最喜欢的环境，并不是一个人独处的孤独环境，虽然他也不讨厌就是了。 但是，要论喜欢，凌然最喜欢的是周围有很多人，然而大家又都安安静静，不说话又遵守秩序的样子。 总有些医生是喜欢手术室的，总有些医生是讨厌手术室的，也有些医生只当它是平常的工作场所，而对凌然来说，手术室里简直是他肆意奔驰的运动场——当然，此运动场禁止喧哗，禁止跑跳翻滚，禁止聊天，更不允许流臭汗，吐口水…… 凌然不说话，潘华不说话，助手们更觉得压力巨大，气氛凝重，连呼吸都变的紧张起来。 凌然的手术过程，潘华已经看过无数次了。 现场来看，他更是觉得熟悉，只觉得与视频中没有太大的变化，他甚至都知道凌然下一步要做什么，用什么…… 但正是这样，潘华反而更觉得震撼。 手术玩的就是熟能生巧，术式不是武功秘籍，在这个信息发达的年代，任何人只要想看，总能看得到，可能做得到的，就少多了。 而凌然截止目前，已经做了快100台的tang法缝合了。 这种数量和质量，无论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能等闲视之了。 潘华望着凌然游刃有余的模样，可以想象的到，在自己离开进修的这段时间里，凌然是如何偷偷的积累手术台数的，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凌然还会继续这样积累下去。 一天6台手术，意味着一个月能完成系100台，120台甚至更多…… 而潘华在庆应义塾大学医学，虽然每天都能接触到世界先进的技术和医学思想，可就手术台数来说，一个月也不见得能完成6台…… 嗤。 潘华踩开门，离开了手术室。 “咦？不看了？”小铁愣了愣，再向转脸过来的凌然僵硬一笑，赶忙出了手术室。 “小铁。”潘华就等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 “潘主任。” “你们也要争取多做手术嘛，我还能在国内呆几天，这几天，争取多带你们几天，主要是你。然后我再回日本继续进修。”潘华说的很有感情，也是颇有些感触。 要是早前多带带小铁他们，估计也没有霍从军的急诊科什么事了，凌然这种只会做一个术式的小医生就更不用说了。 小铁高兴都来不及，连忙点头，说：“这几天我就住医院了。” “不光这几天，我去日本进修的这段时间，你也 24小时呆在医院候命。” “咦？24小时？” “怎么，做不到？”潘华冷声道：“你做住院总医师的时候，难道不是一天24小时的在医院候命？” “那个……我不是做过住院总了……”小铁在潘华的眼神下，声音越来越低：“潘主任，我做住院总的时候还是单身，我现在有老婆孩子来着，24小时呆医院，弄不好就又单身了……” 潘华听的气不打一处来，没奈何的道：“那就一天回家几个小时，哄哄老婆。” “潘主任……” “又怎么！” “我还得辅导孩子功课，做一顿饭，还得搞搞卫生洗衣服什么的……” “有完没完？你知道日本的医生有多努力吗？” “是是是……那个，主要是我老婆也有工作……” 潘华听的叹口气，道：“这样，我教你，你回去问她，是要一个前途无量的医生老公，还是要一个没出息的终身主治，好好跟老婆说，女人也是通情达理的。” “好。”小铁受到尊敬的上级医生的指导，多了些信心，跟着潘华出了楼，见他有要打车的意思，连忙热情的道：“潘主任，您是回家吗？我车就停下面，我送您吧。” “不回家了，去希尔顿。”潘华微微点头。 “现在去找桥本先生吗？”小铁的眼神有点怪。 潘华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轻声道：“我今天住酒店。” “咦，好不容易回国，都不回家的吗？” “你这个语气怎么像我老婆一样。”潘华气道：“啰嗦什么，老子回国也是工作，又不是来玩来度假的。” 停顿了一下，潘华收起了失控的表情，呵呵的笑两声，道：“小铁，我给你讲，男人要做事业，就要有坚定的意志，一往无前的精神，不能全听老婆的。就算被赶出家门，又有什么关系，老子住希尔顿。” 小铁“恩”的一声，再道：“主任，我这个工资，不够住希尔顿的。” “看长远一点。”潘华拍拍小铁的肩膀，道：“我以前也经常住招待所的，后来还在姐夫家住过，没事儿，熬熬就过来了，等你升了副主任，用不了几年，想住希尔顿就住希尔顿，想住喜来登就住喜来登……”第九十三章 蹲守任务 凌然以每天缝合10到15根手指的速度，不断的刷新着自己的手术量。 霍从军又让人整理出了四间病房，以供肌腱缝合后的病人术后使用。相比一些小手术来说，屈肌腱缝合之后的病人恢复期更长，住院时间也更长，总的医药费会增加，但均摊到日就变少了。 凌然对此不是太关注。事实上，因为他的手术效果极好，病人的平均恢复期已大大的降低了，不过，屈肌腱缝合的围手术期（围绕手术的全过程），原本就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他也不能控制所有的变量。 如此刷了大半个月，凌然把“历练tang法”的任务完成度一路刷到了（100/10），也就是自得到任务以后，又做了100例的tang法缝合，从而将自己储存的精力药剂的数量，一举提高到了17瓶。 是的，后续的5只初级宝箱，开出来的依旧是精力药剂。 第100例手术完成的时候，凌然原本还是颇感期待的，站在手术室里，就将银白色的初级宝箱给开了。 然而，冒出来的依旧是淡绿色的精力药剂。 “你干脆叫精力药剂积累系统好了。”凌然对精力药剂还是蛮喜欢的，经过他吝啬的两次使用之后，凌然已经体验到了精力药剂的精妙之处。 首先，精力药剂基本可以认为，是恢复精力到最佳状态。当然，这个“最”肯定是很中文的“最”，但仅此一点，已经令精力药剂有了极大的价值。 另一方面，精力药剂提高的续航能力本身，对医生来说，也是难能可贵。超常时间的手术太多了，而难度越高的手术，对外科医生的诱惑力就越大。 凌然不断的锻炼自己，也是为了日后有机会挑战那些超高难度的手术。 因此，就精力药剂本身来说，凌然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只不过，10次开箱，全都是精力药剂，就让凌然觉得不适应了。 “我这个基本等于十连抽了，竟然一件稀有物品都没有，有点说不过去了。”凌然在脑海中，对着系统说了句游戏术语，再抬头对吕文斌等人道：“算了，手术做累了，我们休息一阵，等会再做下一场。” 凌然说着就找出手机，倚着墙坐在了地上，点开了王者荣耀的图标。 “凌医生，你还好吧。”护士王佳关心的询问。 “好的。”凌然头都没抬的回了一句。 王佳护士更加担心了，小声问吕文斌道：“你们最近做手术，不是都连轴转的吗？凌医生有中途休息过吗 ？” “怎么可能有休息。”吕文斌撇撇嘴，道：“我和马砚麟换着做助手都要忙不过来了，凌医生就是两个手术室换着来的，中间撒泡尿就算休息了，猪蹄都没空吃呢。” “要是换台耽搁了时间，还会被他批评呢。”台下护士也小声吐槽道：“凌医生严肃的时候，也是好严肃的。” 虽然表述的不是很清楚，但吕文斌和王佳亦是心有戚戚的点点头。 坐在一旁的麻醉医生苏嘉福就淡定多了，他默默的将两只多余的圆凳推到门边，准备随身带走。他的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神是明亮的，笑容是幸福的。 “敌军还有五秒钟到达战场……” 凌然的手机，响起了游戏的声音。 “凌医生应该不会生病了吧。”王佳关心的问，嘴角却是忍不住要翘起来了。无量天尊在上，小姨教的煲汤技巧终于要面世了吗？ “说不上哦。”吕文斌一边说一边缝皮，却是浑身肌肉都放松了，脑海中不由浮现出凌然因为生病而被迫休息的场景——医院虽然也给职工们提供了免费的健身房，但在吕文斌看来，没有深蹲架的健身房是没有灵魂的，他想念健身房里的臭汗味，想念那一声声逼至极限的“啊”，他甚至有点想念白水煮鸡胸肉…… 唯有苏嘉福最是淡定。麻醉医生是以单位为家的楷模，每家三甲医院，至少都有一两位过劳死的麻醉医生留下了他的名字，偶尔还有自嗨过量的，绝症去世的，大病辞职的……总而言之，对苏嘉福来说，凌然做6例手术，他要在医院加班，凌然做1例手术，他照样要在其他手术室里加班。 所以，苏嘉福只是坐着圆凳，踩着圆凳，摸着圆凳，玩着手机，既不兴奋也不着急。 凌然摇摆了几分钟手机，脑海中就响起了系统声音： 新任务：治疗病人 任务内容：完成两次徒手止血，降低出血量1500CC。 任务奖励：初级宝箱一只 当前进度：（0/2） 尽管依旧是初级宝箱，但凌然的身体很诚实，瞬间就站了起来，道：“我要去做手术了。” “啊？不休息了？”吕文斌低头看看，他缝皮都没缝好呢。 凌然点头，道：“下午还有下午的事，早上必须做完手术。” “游戏中途退出会被惩罚的。”小护士王佳特别提醒凌然。 “你帮我打一下。”凌然说着就将手机递给了王佳。 小护士王佳瞬间瞳孔扩散…… 凌然完成了早上的四台手术，再通知护士台暂停后续的转诊，就直奔急诊大厅，蹲守于抢救室。 系统任务要求的降低出血量1500CC，就是要求减少出血量1.5升。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了，若是用可乐瓶子装的话，普通装的1.25升可乐瓶还装不下它们。 流这么多血的，自然是要送到医院来的。 然而，凌然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却是一个能用徒手止血的都没有。 受外伤的患者倒是有好几个，有的出血量还很不少。 可他们大部分在医院外，就把该流的血流的差不多了，凌然想趁乱逮一只血流量大的，并不容易。 倒是周医生逮到了凌然，顺手就将他拉到自己身边，将积压的四名清创缝合的患者，一口气交给了他。 现如今，凌然做清创缝合，熟悉的像是职业自行车手骑共享单车似的，只要锁头刷开了，怎么骑怎么有，而且缝线美观，张力平衡，对合整齐，打结牢靠…… 手外科是最讲究缝合的科室，一身功夫五成落在缝合上，凌然做了百例有余的tang法，大师级间断缝合起步的缝合技术，也可以用狂飙猛涨来形容。 可惜病人并不懂缝合，只看凌然缝的极快，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周医生反而有些不好意思，笑道：“要是按质论价，我给你的清创缝合开2000块。” 凌然刚刚缝合了一条6厘米长的大伤口，依旧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道：“我家诊所用美容针缝合，一厘米500元。” 周医生不由的倒吸一口凉气：“你家这么黑？” “操作医生分一半。” “其实我缝的也可以的。”周医生的眼神立即又不一样了。 处置室里的病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其中消耗最大的就是清创缝合的患者，有凌然在，几乎瞬间就被搞定了，以至于其他几个治疗组都将清创缝合的病人给让了出来。 周医生照例喊了一只实习生过来，让他给凌然填各种报告。 凌然抽出空来，也会借机做一两例较奇怪的外科手术，整个下午时间，总计取出一根喉咙里的鱼刺，一根肛门里的骨头，一枚前列腺中的缺损的钉子，并处理了一名汽油中毒，一名杀虫剂中毒，以及一名中暑的患者，还参与了一次安慰性的心肺复苏。 自然的，病人也并未因为凌然的参与而活过来，在所有药品都已无效的情况下，病人家属请求医生继续施救，只是难以接受现实而已。 而在这种情况下，主治医生通常就会让小医生上阵了。 这也是实习生或规培医或住院医难得接触到心肺复苏的时刻。 心肺复苏宣告无效之后，病人家属哭做一团，医生们沉默无语。 相比其他科室，急诊科中发生的死亡，往往更令人难以接受，即使是见惯了死亡的医生们，见到正值壮年的患者因意外死亡而玩就无效，也颇有些不适。 周医生瞅着凌然面无表情的表情，不由上前拍拍他，问：“第一次？” “恩？”凌然愣了一下，缓缓点头，道：“应该是。” “别想太多，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医生就是把门的，能踹回去一个是运气好，不可能堵住门的。要是把门堵住了，世界也该乱套了。” 凌然撇撇嘴，道：“刚才要是你代替我做心肺复苏的话……” “不会有任何区别。”周医生立刻打断他的胡思乱想，道：“心跳停止三分钟了，万分之一的几率救活了也是植物人，百万分之一的几率让植物人苏醒了，也不可能是像正常人一样。” 周医生好心的劝导道：“别以为真正的植物人醒来以后，能像电视剧里那样，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你是看过文献的，植物人苏醒能恢复基本肢体活动的太少了，很多人连大便都无法控制……” 周医生不再继续说下去了，又道：“你刚才做的心肺复苏没有任何问题，我做也是一样的结果，你知道霍主任为什么经常说，先救命再治病？” “为什么？” “因为很多命是救不回来的。”周医生说着搂住凌然，见他依旧是那副表情，不由无奈道：“你又在想什么？” “刚才的……病人，脖子晒伤了。” “啥？” “应该是个经常在户外活动的人……”凌然伸出胳膊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白大褂里的衬衫的袖口，整齐的扣着三颗扣子。 周医生哑然，沉默了一会，叹息道：“下班跟我去邵家馆子，喝一杯再回去睡觉。” “外科医生不适合喝酒……” “去他娘的。”第九十四章 正好遇到 邵家馆子坐落在云华著名的小吃街的街头。 正经的小吃街是东西走向的，每到夜晚的时候，人头攒动，能并行三辆车的马路接踵摩肩。于是，街头和街尾两条南北走向的路边，渐渐的也就开满了饭馆。 邵家馆子在西头靠北的位置，地理位置算是不错，大约是中档的消费水准，有大玻璃和敞开式的厨房，主打烧烤和涮牛肚等夜宵。 周医生熟门熟路的带着凌然，进门就喊：“邵老板，接客了。” “哎呀，老周又来了，听你喊的这个调调，我就猜得到。”店铺靠墙的位置是厨房，邵老板用围裙擦擦手，就走了出来，笑道：“有阵子没来了。” “最近忙的很。”周医生笑说。 凌然瞥了周医生一眼。 周医生毫不羞惭，并介绍凌然说：“我们的新同事，凌医生。” 邵老板早就注意到凌然了，客气的递给凌然一张名片，笑道：“鄙人邵健，既然是周医生的朋友，以后来邵家馆子都打七折。” “别听他的，凡是云医的医生过来，都打七折。”周医生故意给揭穿了。 邵老板嘿嘿的笑两声：“凡是医生来，我现在都打七折。” 凌然将名片接了，却是有些费解的看看四周，他以前还没听过专门接待或优惠医生的饭馆——小医生忙成狗，平时哪里有时间出来吃饭。高级医生都有医药代表请客，又哪里会来这样的小饭馆。 寒暄两句，周医生和凌然被邵老板安排到了靠窗的位置，能看到外面的街景，颇为敞亮。 周医生点了餐，又自己倒了茶，再坐下来，开口就为凌然解惑道：“邵老板是咱们的病人。” “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他去的科室多了。”周医生闲聊似的掰着手指，道：“咱们云华医院刚开始做先天性心脏病的时候，他正好出生，先天性的的室间隔缺损，最标准的先天性心脏病吧。上小学的时候，他跳高摔在了垫子外面断了脚踝，正好咱们云医骨科开始推广钢板内固定，他又是第一批用上的。再后来跟人打架，摘除了一颗肾，弄不好是咱们肾脏科独立出来做的第一例肾器官摘除手术。” 周医生如数家珍的再道：“内分泌科不用说了，他是常客了。风湿疼痛科刚分出来的时候，他就风湿性关节炎，前些年咱们刚买了腹腔镜，他得阑尾炎了，后面心内搞介入，他就动脉硬化去搭了支架，咱们买了CT机，他就肝囊肿加胆结石，核磁共振调好的第一周，就给他发现了一颗瘤子，还好是良性的……” 凌然听的目瞪口呆，道：“一个人怎么能得这么多病？” “我们为他搞过大查房的，十几个科室200号人研究了一下午，也没得出个结论来。他大部分的病都是倒霉。我就想说，人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缝的，咱不能把什么事都往身上揽。” 凌然呵呵的笑两声。 周医生又道：“老邵是我们云医的模范病人，你别看他得过的病比你见过的都多，人家心态好的很，生病就看，出院再开店。生病的时候，要住院住院，要手术手术，出院的时候，能做生意就做，卫生局查封了就慢慢磨……” “牛肚来喽。”邵老板端了一只不锈钢的圆筒过来，二三十根竹签插在自制的稀花生酱里，隐约露出两根卷曲的细牛肚。 凌然不由自主的盯了邵老板几眼，后者毫不意外的笑一笑，问周医生道：“讲故事呢？” “刚开了个头。”周医生道。 “别听老周瞎说，我就是运气不好，容易碰上事，身体还是没问题的。”邵老板爽朗的笑两声，说了句“慢慢吃”，才回厨房去。 凌然忽然有点明白邵老板为啥对医生顾客打折了，论回头客，医生的可能性要大的多吧。普通人听说邵老板的故事，怕都不敢吃东西了。 “尝尝看，牛肚贼好吃，他们家的独家秘方。”周医生毫无顾忌的抓了两根。 凌然犹豫了两秒钟，也拿了起来。 果然好吃。 牛肚本身是很有嚼劲的，但没什么味道，沾了稀花生酱为基底的酱料以后，鲜味瞬间被提了出来。 “一桌一桶酱，吃完直接加牛肚就行了。”周医生接着又补充一句：“剩下的酱料都会倒掉的，老邵在这方面很可以的。” 凌然“哦”的一声，并不是太想聊天。 事实上，他从来就不是聊天型的人。 周医生没话找话的道：“你今天怎么想到抢救室来了，屈肌腱断裂的病人没有了？” “我想再试试徒手止血。”凌然实话实说。 周医生理解的点点头：“技术是得练，不练就生了。不过，今天没看你用啊。” “没有合适的。” “也是。你别看一天到晚都是病人，有的病你好像每天都见到，结果等你想找它的时候，你一个都见不着。”周医生呵呵的笑两声，道：“没事儿，邵家馆子这个地方很厉害的，我以前找病例找不到的时候，就来坐坐，有时候随便遇到一个医生，他手底下就有我要的病例。” “是因为来的医生多吧。” “有可能吧。再说了，不是还有邵老板兜底吗。”周医生开着玩笑，令正好端烧烤过来的邵老板摇头不已。 “老周，你再开我店的玩笑，我就不给你打折了。”邵老板说着道：“红柳烤肉，不够再要哦。” “在你店里，确实容易遇到病例嘛，你记得上次妇产科的来，说多久多久没遇到横胎的了，当街就有一个孕妇羊水破了，现场剖腹产哦……” “那是特例……” “还有上次……” 周医生正说的爽，窗外突然传来人群的呼喊声。 几人顺势看出去，就见几个人提着刀狂奔，还有人在追。 一名在路口执勤的警察刷的将警棍给甩出来了，一边指着众人，一边喊着些什么。 与此同时，一名收势不及的提刀男，撞入了警察的怀中，再转身跑的时候，已经能从警察胸腹间，看到殷红的鲜血。 凌然和周医生等人面面相觑。 “去帮忙。”三秒钟后，凌然和周医生的紧张感已消失了，飞快的冲出了店门。第九十五章 轻松 “我们是云华医院的医生。”周医生自报家门，以消除伤者的不安。 “那边还有一个受伤的，是个半大小子。”警察一只手捂着伤口，另一只手勉强的指了指方向。 “我去找。”周医生自告奋勇。 凌然点点头，看着警察的伤口，再对凑过来的邵老板道：“给我拿瓶高度酒。” “我有碘伏。”邵老板冷静的回答，说着回到店内，自收银台下捞出一只急救箱，以及一大瓶的碘伏液来。 凌然意外的看了邵老板一眼。 两斤装的碘伏，一般人家还真用不完。当然，邵老板有可能是经验之购，假如用量够大的话，大容量的自然要便宜些。 四周的呼喊声，围观群众的滚滚热气，脑海中的胡思乱想，在凌然打开急救箱的一刹那，都被屏蔽在外了。 对于在急诊科实习了这么久的凌然来说，单纯的刀伤通常来说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他在玩清创缝合的时候，也是处理过的。虽然目下的伤口稍有些深入…… 不过，凌然也没有掉以轻心。 在急诊呆两个星期，一个人对于意外的理解就会发生质的改变。好好的人忽然之间就不行了，怎么看都不行了的病人过几天又跟你在走廊上打招呼…… 凌然看不见警察腹腔内的伤口，只能一边观察猜测，一边要了剪刀。 给剪刀消毒后，凌然三下五除二的剥掉了警服，再在创面上大量的倾倒碘伏，看的邵老板的脸颊肉一抽又一抽。 凌然一口气倒了三分之一的碘伏，才恋恋不舍的停下。 就像是广告业喜欢的那句话一样：我们知道有一半的钱浪费了，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半。 医生同样如此，尤其是急诊科的医生，必然是浪费了大量的耗材，但谁知道哪部分是浪费的？若是有医生能做一个定性定量的大样本实验或记录，比如长达十年、二十年的数千人以上参与的碘伏用量与感染的关系分析，兴许能发篇不错的文章…… 碘伏很快将污血冲刷干净了，接着，大量的鲜血又将碘伏冲的看不清颜色，适才勇敢的警察此时面目苍白，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失血过多。 “没事。”凌然回想起白天心肺复苏的病人，道：“你伤的不严重。” “不严重吗？”警察声音沙哑。 “恩，肯定不会死。”凌然说的相对肯定。说话的同时，他又将碘伏交给邵老板，让他倒给自己洗手。 警察：……会死？？？？ 大约是肾上腺素的效果在渐渐消失，警察慢慢的感觉到了疼痛，咬着牙道：“我这趟要是不死，一定亲手逮住那个捅我的小子，白痴一个，连砍人都不会。” 凌然腾出一只手来，在警察的伤口周围触压。 凌然可以学着电视里那样，用衣服最好是干净的纱布，用力的压紧病人的伤处，以达到挤压止血的目的。 但那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只是最适合未经训练的普通人的紧急处置方案。 且不说内出血很难控制又一样要命，按压本身也有可能造成二次损伤。伤者只能祈祷自己的运气够好，避开了重要部位。 但对凌然来说，他的选择就更多了。 他先用体格检查的技术触诊病人的腹部，再在心里做着判断。 凌然继续洗手，以免徒手止血的时候感染，就小吃街的环境，多倒一点碘伏绝对是不会错的。 邵老板看着不断涌出的鲜血，又着急又不得不自我安慰的对躺在地上的警察道：““凌医生是周医生的同事，周医生是急诊科的，凌医生也是急诊科的吧。” 凌然点头：“是。” “你看，我说是吧。凌医生是急诊科的医生，没问题的，咱们这样的伤情，送到云医，还都是交给凌医生和周医生来处理的。你现在省下了救护车的时间，更安全了。” “我要去云医。”警察被提醒了，连忙说了一句，又重复道：“云医。” 他知道云华的救护车是就近原则，兼顾病人的合理诉求。因此，他也很可能被送到附近的区医院，指不定得到什么结果。 “去云医，肯定要去云医的。”邵老板握住警察的手，又道：“现在给你看伤的凌医生和跑去前面的周医生都是云华医院的医生，你放心好了……” 警察的智商明显受到了过多的失血的影响，瞅着凌然的动作，对邵老板道：“他真的只是看伤啊……啊！！” 却是凌然趁他腹部肌肉放松的时间，将两根手指头捅了进去。 与此同时，邵老板也叫了起来：“哎呦喂，你这个手劲可是够大的。松手，快松手，捏坏了。” 凌然悄然的松了口气。 腹腔内的环境相对复杂，除了肌肉有一层阻隔之外，肝胆胰肺等等重要器官的防护等级都差不多，会不会被一刀捅死，除了抢救条件之外，主要就看刀捅进去的位置。 当然，最容易受伤的是脾脏，也是凌然此时面对的主要问题。 凌然用手指不轻不重的捏住脾蒂，第一时间制止了脾脏的大出血，轻松异常。 事实上，就是到了手术台上，也是这么个操作。 因为进了手术室，腹腔内肯定满是积血，用血管钳直接去夹脾蒂非常危险，看不清楚夹错了岂不是要命？那是真的要命。所以要等助手将术野（手术视野）抽吸的清晰了，再用血管钳，而只有想用手捏住了脾蒂，才能抽干净积雪。 所以，徒手止血也算是腹腔手术的基本操作了，若是分级的话，大约就是徒手止血的入门级应用。 “您怎么称呼？”凌然觉得没问题了，就开始进入标准流程。 警察又晕又怕又难受的道：“臧钊。” “展昭？四品带刀侍卫？”凌然看看他的年龄，觉得不像是《包青天》火遍全国前出生的，于是道：“我帮你做一下头部的体格检查啊。” “臧……是臧，支昂站……” “唔……”凌然一只手捏着四平带刀侍卫的脾蒂，一边陷入了沉思：刚才记得是捂着肚子软软的倒下的，不像是撞了脑袋的样子啊。 周围群众的议论声增大了不少，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法完美的发挥作用，再不懂医的人都能看出来，警察腹部流出的血越来越少，近乎于无了。 “邵老板，凌医生，邵老板，凌医生”一人边喊边跑了过来。 “啥事？”邵老板分开围观群众。 “周医生，那个周医生说你有急救箱子，他要你拿过去给他。或者，或者是把凌医生给送过去。”来人戴着围裙，气喘吁吁的，显然也是跟前的饭店经营户。 “周医生要急救箱做什么？要凌医生做什么？”凌然的手指头稳稳的，丝毫不动，第三人称喊自己说的不打磕绊。 “说是血堵不住……要开肚子。或者让凌医生去堵。”来人一时间想不到开腹这个词。 凌然沉吟了两秒钟，道：“我们过去，邵老板，你们与没有能装人的车，把我们送过去。” 凌然是指臧钊和自己。 他猜得到，周医生肯定是找不到出血点，想要自己帮忙，或者直接采用开腹探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了。 正统的外科医生，遇到腹部创伤的病人的时候，脑海中首先涌出的问题，一定是：我要不要现在开腹探查。 开腹探查的好处数不胜数，最是直观。 腹腔拉开，有洞就补，有断就缝，简单直接效果好。当然，后遗症也是不少的，只是相比于丢命来说，简直是不值一提。 今天若是换一个环境，周医生说不定问都不问，就用菜刀剖腹了。 他也是做了十几年急诊科的主治医师，虽然懒了些，技术和经验也是足够的。腹部开放性伤口什么的，遇到的太多太多了。 只是小吃街的卫生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消毒的药剂不足，酒也可能是假酒，勉强开腹是风险很大的行为。 最主要的是，周医生知道凌然能做徒手止血，而且做的相当之好，又怎么好就地开腹。 不到半分钟，邵老板拖出来一只运蔬菜的两轮平板车。 几名围观群众帮忙，将警察臧钊搬上了平板车，再让凌然上车，几人一起出力，快速的将凌然和臧钊推向小吃街的正街。 平板车颠簸着，凌然的手也随之微调，稳稳的控制着臧钊的出血量。 围观群众推着平板车。 邵老板跟在平板车后面。 更多的围观群众跟着平板车。 更多的路人举着手机，360度无死角的拍摄，期望能为自己荒芜的朋友圈添上一抹亮色。 ：。：第九十六章 能活？ 小吃街的蚝门夜宴是家主打海鲜的烧烤店，以湛@江直运的生蚝为卖点，每到傍晚就会将生蚝搬到路边来，一边撬一边吆喝，桌椅也会慢慢的摆满人行道，以扩大经营面积。 今天的情况则有些特殊。 原本摆在人行道上的几张餐桌被合并了起来，周医生脚踩着凳子，坐在桌子上，用自己的衣服做垫子，按住受伤的少年的肚子。 血并没有被止住，依旧缓慢而坚定的流出来，从少年的肚子里渗满周医生的衣服，再流到桌子上，然后黏黏糊糊的落到凳子上，地面上。 周医生急火攻心，每隔一阵，就会催促：“问问救护车到哪里了，告诉他们伤者内出血严重……” 店家又烦又气，每次的回答也都是差不多的：“救护车堵住了，就说快来了。” 周医生心里不爽，又没奈何。虽然他在救人，但耽搁了人家的生意也是事实，店家没多说什么，还给帮忙了，只是给他点脸色看，实在算不得什么。 年仅16岁的董金武并不是特别害怕，还劝周医生道：“没事儿，别着急了。就是捅了一刀而已，我见过被捅的多了，医生哗哗的一缝，两天就出院了。” “我就是医生。”周医生咬牙切齿。他真的很想解释：捅一刀和捅一刀的概念完全不同啊，你要是捅到了右上腹的结肠，虽然危险，大部分还来得及送医院，你要是捅到的是大肠，屎扑出来了污染腹腔糊了大网膜，那也是自己遭罪，起码送医能活。现在呢？谁他娘知道刀尖破开的是哪里？我只知道动脉没破，但血这么流下去，破不破也没区别了。 可惜这些，周医生都没法向少年解释。 他要是解释清楚了，少年就算不吓死也该放弃了。 无知至少能多活几分钟。 “喂，医生，你让他自己压着伤口就好了嘛，过来给我们包扎一下。”抢了一张椅子坐的年轻人手捂着胳膊，向周医生吆喝着。 周医生不用扭头就知道是哪位，只能冷声道：“你的伤口我看过了，现在没办法给你包扎。我现在松不开手，松手会出事的。” 要是没有后一句，他还真怕有人来强行拉自己。 “喂喂喂，我要是流血流出问题了，我可找你了。”年轻人混不吝的样子，还不忘让人喂自己喝两口啤酒。 周医生还真有点担心，这家伙日后若是来闹事该怎么办？ 严格说来，他现在都算是非法行医，因为医生的执业医师证只有在注册医院才能用，周医生离开了医院，按照现行法律来说，就不允许行医了。 普通人不会深究，医院或卫生局却不一定放任。 到时候，被人横幅一挂，喇叭一喊，院里的领导才不管你救没救下来人命这种本分事，只会一巴掌打下来，首先取消当年度的评先评优资格…… 其实也不是多大的事，最倒霉的状态，也就是晚两年评职称，永远比同期低个几百一千块钱什么的…… 周医生内心无比的烦闷，邵家馆子虽然经常出状况，好歹患者都比较通情达理吧，再说了，大部分时间都是邵老板出状况嘛，医患关系还是能够保证的。 邵老板人好，说话也好听，查房的时候连病史都不用背了，主任看见他的脸就会哈哈的打招呼：“老邵回来了。” 周医生在急诊科这么多年，见到邵老板这种老病号，都是笑嘻嘻的，而他最不喜欢的就是青少年病人了，总是莫名的觉得责任更大，然而，现代医学并不会因此而有一丝一毫的提高，进了急诊室的人，总有人会承受预料之外的伤痛乃至于死亡的。 周医生再低头看一眼怀中越来越虚弱的少年，喊道：“去找凌医生的找到了没有？急救箱拿到了没有？” 他不是个特别灵活的医生，也不懂得用生活用品制作急救用品…… 少年董金武流血流的有些迷糊了，像是被周医生吵醒了似的，含糊的道：“上次我大哥住院，我们陪护的吃别人送的橘子，橘子都没吃完，就被医生赶出院了……” 周医生用力的压了压伤口处湿腻的衣服，再用手摸摸少年的脉搏，终于下定决心，沉声道：“来不及了，老板，把刚才的厨师刀拿给我。” “喂，没事吧。”蚝门夜宴的老板是个穿黑衣服戴星月，妄想掩盖肚子的胖子。也没多想的端了一个盆子过来，里面正是周医生刚才要他准备的东西，两瓶酒，一只磨好的杀鱼刀，两条白毛巾。 周医生勉强的“唔”的一声，怎么可能真的没事呢。 就现在的情况，他要是不开腹也就算了，他要是开腹了，那就真的揽事上身了。 董金武的家里人若是通情达理的，不哭不闹不找事，或许能放他一马，否则的话，真是不死也要脱身皮。 要是有别的选择，周医生也不想惹事…… 但是，可供选择的窗口时间，真的是越来越短了。 “先消毒。老板，把酒拧开吧。”周医生依旧按着伤口。 老板“恩”的一声，用肥壮的手指抓起一瓶泸州老窖，拧开来，道：“两瓶酒进价一百多块，这个钱算出的，别说咱老薛见死不救，就这么大本事。” 周医生听的点点头，却是下定了决心，深吸一口气，道：“薛老板仗义，大家都是尽力而为。” 说着，周医生缓缓的将董金武放平到桌面上，再拿起开瓶的泸州老窖，咕噜咕噜的倒下去。 酒香四溢。 也令四周端着碟子，抓着肉串围观的群众，鼻头一阵抽动。 一位不知道拍了几个视频的女人，赶紧的换了个位置，再开了新视频拍摄。 周医生只做不见。 在急诊室工作这么多年，早就学会了在家属的关注和摄像头下生存了。 何况就是一只圈精罢了。 一瓶白酒倒尽，周医生再道：“薛老板，麻烦再开一瓶酒。” “好。”薛老板把胸前的珠子往后一甩，又拔开酒瓶。 周医生接过来就准备倒，却是听到了凌然的喊声：“等等啊，给我留点洗手。” 听到这个声音，做了许久心理建设的周医生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像是给自己打了一管子肌松（肌肉松弛剂）似的。 别看电视剧里多有户外手术的场景，但是，正常的医生在医院里，都还常常会遇到各种问题，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二线。二线医生值班的时候，遇到搞不掂的问题，打电话给三线的主任的也是时有发生的……要是有选择，哪个白痴会半夜两点钟打电话给上级，先告诉他一个坏消息，再请他速度穿上衣服来上班？ 比起凌然的徒手止血的技术，而且是经过实践证明相当可以的徒手止血的技术，周医生当街开腹探查就太危险了。 “把人搬我这里来。”凌然的声音很大，随之而来的，是咕噜咕噜的板车声，以及更多的围观群众与圈精们。 板车是小吃街常见的板车，店主们常用它来运菜运肉运垃圾。 群众是小吃街常见的群众，店主们常用它来赚钱卖货得钞票。 圈精是小吃街常见的圈精，店主们常用它来拍照宣传迎人流。 薛老板望着比平时还热闹几倍的场景，望着难得一见的血腥事件，最后看到凌然的脸，不由的心中一动。 “去把店里的宣传画拿过来，往周围贴，能贴多少贴多少。”薛老板喊了一声，自己冲进店内，揪了一杆写着“蚝门夜宴”的三角旗，双手举着，跑到周医生身后，双眼放光的盯着那些圈精们，哪里摄像头多，就把旗帜往哪边摆。 “你这边什么情况？”周医生在两名热心群众的帮助下，总算将近乎失去意识的董金武搬上了板车。 “脾脏，怀疑真性破裂。”凌然道。 三种脾脏破裂中，真性破裂可以说是破的最厉害的，很多时候，病人送不到医院就死了，剩下的也以休克居多。 周医生咋舌：“能活？” 意识不清的警察臧钊奋力的睁开眼睛，记住了周医生的样子。第九十七章 我有车 “我在小吃街看救人。” “警察和小混混一起被捅，先救哪个？” “我们本来想吃点夜宵去夜店的，没想到街上的表演比夜店还劲爆。” “看到一个超好看的小哥哥。” 朋友圈里，圈精们在拼命的发表情，发图片，发视频，发自拍。 表面上，蚝门夜宴的门口是一片宁静。 凌然的注意力，放在了刚抬上车的董金武。 只见他一只手插在臧钊的肚子里，一只手抓住剩下的碘伏就往董金武身上倒，胸前身下都没有放过，直把一瓶倒的剩个底，才算完。 邵老板看的肉疼无比，碘伏再便宜也是自己花钱买的。20块十串的牛肚，原料成本就要两块八，他买一瓶两斤装的碘伏的钱能买100串的牛肚原料了，100串牛肚卖掉了再买原料再串，串好了再卖，用不了多久，就能把上次住院的费用结清了…… 周医生见怪不怪，只低声道：“我怀疑是肝被伤到了，失血量比较大，接近休克量了……救护车现在还没有到……” 凌然光听不说话，依旧是先做了触诊，通过专精级的体格检查，做大致的判断。 周医生也不以为杵。 外科医生自训练之初，就被不断的教育：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相信任何人！ 有太多太多的医疗事故，是因为医生轻信了其他医生的判断而造成的。 凌然要做徒手止血，自然不可能以周医生的判断为准。 “帮我洗手。”凌然尽可能快的完成了初步的诊断，再伸出空闲的右手，让周医生先用碘伏，再用酒精，给自己从手到胳膊的消毒。 一切做完，凌然拿过周医生适才消毒过的菜刀，单手握住刀柄，以持弓式正对伤口。 “压住了。”凌然的声音清冷，听不出丝毫的情绪来。 周医生下意识的压住人，就见凌然一刀磕下去，强行斩开了腹直肌。 凌然也顾不上缝合的时候方便不方便了，划拉两下就扩大了伤口，刀一丢，再伸手，道：“倒酒。” 剩下的小半瓶酒哗啦啦的洗过凌然手上的血污，不等酒精挥发，凌然就将右手缓慢的插入了董金武的伤口处。 周医生此时才醒悟过来凌然在做什么，因为董金武的伤口更深，刺伤他的刀口却更窄更细，以至于凌然的手根本插不进去。 “啊……哇……”失血晕眩的董金武，在被酒精短暂麻醉了十几秒之后，猛然的挣扎起来。 周医生喊了一声“帮忙”，半个身子腾空，自上而下的使劲往下压。 围观的几个男人主动上前，按住了董金武的肩膀和大腿。 凌然的胳膊再往前了几厘米，停了下来，开始摸索。 “肝裂了。”凌然只是说明了一声似的，刚才还顺着伤口潺潺而流的血流，开始变细变薄了。 周医生一屁股坐回到了板车上，再抬头看凌然，已是满心的震撼。 此时此刻，凌然左手插在警察臧钊的肚子里，右手插在少年董金武的肚子里，看似浑身僵硬，可周医生知道，他现在做的简直是不可能之事。 经常上手术台的主刀医生都有徒手止血的经历，有时候一刀划歪了，病人的血涌出来了怎么办？找纱布都不行的，直接用手堵上去是最正确的选择。 没有视野的徒手止血也很常见，所谓的开腹探查，其实就是把肚子切开了，一个内脏一个内脏的翻，看是哪里出血了，但那是最基础的做法，有经验的医生往往用不着把内脏彻底翻起来，看见底下有血涌出来了，手往下一伸，手指拨拉两下，往往就能找到出血点。当然，偶尔也是会有找不到的情况，那再翻起来寻找也不迟。 可是，相比周医生所熟知的徒手止血，凌然的技术显然高了不止一筹。 想到凌然的“家学渊源”，再看看不远处的邵老板，周医生的脑海中突然升腾出一个念头：也不知病人们在下沟诊所，究竟经历了什么？ “救护车到哪里了？”凌然两手张开，一边一个病人，也蛮累得慌的。 倒是有许多人，心情快乐的跑到板车前面，左拍拍，右拍拍。 周医生掏出手机打电话催促，过了会儿，道：“整条街都是占道经营的，救护车不好进来，但也快了。” 周医生犹豫了一下，道：“咱们不如弄辆车自己去医院。” 说着，周医生的目光就落在了穿黑衣戴星月菩提子的大肚子薛老板的脸上，道：“薛老板，用一下你的车？” “我开的是跑车。”薛老板拍拍肚子，很开心自己能炫一波：“奥迪TT，后排躺不下两个人。” 薛老板说着甩甩菩提子，目光向四周扫了一波。 “邵老板的车在吗？”周医生认识的就是邵建了。 邵老板默默的收起了自己的空碘伏瓶，乘人不备又将两只泸州老窖的瓶子给收了起来，道：“桑塔纳借人了，卡罗拉取货没回来。” “你说你好歹也是个老板，至少买辆五菱吧。”周医生今天是累坏了，一身臭汗不说，精神紧张也无处诉说，只能埋怨一句，再向四周道：“各位谁有车？能搭得下三个人，能先送病人去医院，这样子等下去，怕要来不及了。” 凌然再完美的徒手止血，也就是能延缓失血速度而已，该有的治疗还是不能少的。 周围并没有人回应周医生的话。 周医生又喊了一遍，依旧如此，还有几个人转身走了。 周医生苦笑：“不行就推着板车往外走，迎一下救护车，至少能早点到。没想到这么多人，连个愿意帮忙的都没有，他么的什么世道。” 凌然“恩”了一声，半跪起来，清咳一声，道：“各位，我们现在需要尽快将两名伤者送到云华医院就诊，早一分钟抵达，就能多一分希望，希望有车的朋友帮帮忙。车子的清理费用，我们会承担的。” 他上个月做了100例的tang法缝合，平均每例的手术费有四五百元之多，由于时间都用来做手术了，开销几近于无，说到钱款方面，凌然自觉富得流油。清洗车子的三瓜两枣，真没放在他的心里。 周围又有拍照的声音响起，这时候，一个女生大着胆子，有点脸红的道：“我的车可以借给你。” 凌然立刻就要答应下来。 但没等他说话，对面又有一位小阿姨喊道：“我的车就停在跟前，现在就能走。” “我的SUV，后排宽敞又高，正好你们用！”这是另一位小阿姨了。 “我的是奔驰大G。”一位老阿姨站了出来，又用手牵出一个面带羞涩的女孩子，道：“我女儿送你们，后排可以放倒，躺四个人都没问题。” 带着大G的威慑力，老阿姨争取了几秒钟的宝贵时间，指了一个方向，就让人推着板车向前。 不一会儿，几人都被装入了方正的大G后排，面带羞涩的女孩子轻柔的踩动油门，缓缓驶出了夜市，然后一路狂奔去往医院。 凌然因此轻舒了一口气，对周医生笑道：“世道还是好的。” 他是单纯的想要回馈周医生今天对他的开导。 周医生呵呵的笑了两声…… 少年董金武不知是疼醒了，还是被狂奔的汽车给摇醒了，睁开眼睛看看四周，问：“我在哪？” “我们在往医院去。”周医生细心解释：“到了医院就没事了。” 董金武艰难的笑一笑，道：“我知道，我就说，捅一刀没事，哗哗的缝两刀就好了。” 周医生的脸色登时一黑。三更求月票向诸位读者大大报告一下。 为了督促自己，鸟豚早起吃了牛肉面，就前往星巴克，点了最便宜的美式，一直坐到一点半，回家吃饭，睡了午觉。 下午起来继续码字，第二章更了再吃晚饭。晚饭吃的是土豆片番茄猪五花烩白菜汤面片，传统西北美食，冰箱里有啥丢啥到锅里，下面煮熟吃饱算。 晚上码字到现在，期间趁着去卫生间的机会看了几本小说的更新。 紧赶慢赶，到12点更新，然后洗把脸，再坐下来写个感言，顺便清一下思维。 在此期间，这只鸟除了码字就是查资料了。 另外，困的时候做了几组俯卧撑。 总而言之，今天是一只勤奋的鸟勤奋的工作，且为了追求效率连食物都以饱腹为目标的一天。 鸟如此勤奋…… 鸟写这么长的单章，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一张月票啊！ 若勤奋不得褒奖，若努力不得褒奖，若付出不得回报……那当然是很正常的。 但是，还是希望明早起来的时候，能看到月票涨那么一丢丢啊。 早起看眼月票榜，算是鸟豚最近几天唯一的娱乐了。 求月票。 求推荐票。 求支持。 汪！《大医凌然》三更求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九十八章 记住要考 回到急诊科，凌然将两名患者分别送入手术室，婉拒了留下做手术的邀请。 腹腔手术对他来说还是很新鲜的，凌然也很想参与，可今天的状态实在不好，不说工作了一天的疲惫，两条胳膊支棱个多小时以后，已经差不多抬不起来了。 他现在的状态上手术台，就算是\*\*力药剂都没用，做拉勾侠都是做不好的。 在手术区蹭着洗了个澡，凌然也不想穿满是血污的衣服了，直接从里到外全部剥掉，洗干净了，再换身刷手服，将裤袋紧紧的系起来，换掉的衣服装入塑料袋回家再想办法。 刷手服照例都是不合身的，因为医生们穿的刷手服都是到了手术区再领，用完就丢桶里，等护工运走清洗消毒的，太胖的、太瘦的、胸太大的、腿太长的，穿刷手服都不会合身。 凌然在刷手服外套了件白大褂，手拎着塑料袋，就准备回家了。 宿舍他是不要去了，陈万豪和王壮勇最近都很晚下班，回宿舍还要聊天，想好好睡一觉并不容易。 周医生也是一般的流程，两名内穿蓝色刷手服，外穿白大褂的医生在急诊室内相视一笑，各自摇头。 “我明天要休息一天。”凌然对护士台的刘护士说明了一声。 正常的流程当然不是这样。医生们都是有排班表的，就算排班表当日是休息日，小医生照样得来查房等等，能休息半日就算是不错了，运气不好被逮到了，加做半天手术也是有可能的。 然而，凌然本来就是实习生一枚，既不会进排班表，又有自己的手术任务，连查房都有吕文斌代劳，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却是过的比主治医生还要舒服。 平时很难说话的护士们，对凌然又很好，不管是要用手术室，还是不用手术室，都愿意行个方便。 刘护士听到凌然说话，一个磕绊都不打的就答应了下来，直接取出记录的本子，道：“我给你注上去了，你放心休息吧。” “对了，明天的手术确定没？”凌然想起最重要的部分。 “还没有呢，就不安排好了。” “等我想想。”凌然不禁犹豫不决起来。 明天刷新的新病人，正常来说，凌晨就会陆续抵达医院了。 凌然如果不做的话，要么就会送去手外科，要么就会被别的医院刷走。 如果选择凌晨做掉的话，他很担心自己的手部状态如何。 显微镜下的手术非常精细，手部太过于疲劳的话，很容易就就出错了。 那么安排到下午吗？ 凌然有些心动，但是，让今天凌晨的病人等到下午就稍微有点久了，他们也很可能选择其他医院，如此一来，很可能就白来一趟了。 “人总是要休息的嘛。”周医生看不下去了，将凌然一把拉过来，对刘护士道：“给凌然把明天的手术取消掉，我们刚去吃饭的时候遇到腹部捅伤的患者，凌然徒手止血撑了一个多小时才给送过来，明天再做手术就要废掉了。” 听他这么一说，护士台的护士都是群情激荡，纷纷道： “凌医生不要再拼了。” “别的医生一个月做二十台手术就喊起来了，凌医生你都做了那么多了。” “就是就是，凌医生你休息一下了。” “凌医生太努力了。” 一群护士小姐姐围上来，对凌然关爱备至。 凌然也确实觉得疲倦。 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疲倦。 于是，凌然道：“那明天就彻底休息，不做手术了。” “对嘛。” “凌医生好好休息。” “凌医生再见。” 护士们像是取得了一场胜利似的，倍感开心。 回到护士台，刘护士更是拿出值班表，注明的同时，说道：“凌医生后天还有值班，但还是应该尽量让他好好休息的，对了，后天轮到谁了？” “是我是我。”苏梦雪特意从手术室里跑出来送凌然，此时连忙举手道：“我准备了罗马甘菊和甜橙的精油，都是促进睡眠的。” “那就没问题了。还可以给当班的医生多泡两杯咖啡。”刘护士严肃的回答。 苏梦雪使劲点头，道：“护士长教过我，双倍浓缩。” “其实三倍浓缩都可以，哎，也别搞什么浓缩咖啡了，又麻烦又贵，就用速溶咖啡，一次放四条进去，不信他们还能睡着。等熬过凌晨三四点，他们也就不想睡了。”刘护士说着，又向旁边的几名凑热闹的实习护士笑笑，道：“记住哦，以后要考的。” 实习护士们纷纷点头。 “尤其要给二线医生咖啡，喝茶的就放三倍的茶叶，别让他们睡的太早了，要不然叫都叫不醒。他自己睡不着，就不关我们事了。”刘护士又说出一条秘密，引的护士们娇笑连连。 离开灯火通明，“门庭若市”的急诊科。 深夜的云华市，却黑的冷酷。 周医生双手环抱于胸，裹住白大褂，道：“我记得咱俩后天都有值班，运气好的话，应该能睡一觉，运气不好的话，熬一晚上都有可能的，你实在不行也就请假好了。值班本来就是霍主任加给你的，其他实习生都没有值班的。” “没关系。我值班都不觉得累。” “年轻就是能熬夜。”周医生哈哈一笑，又低头看看手机，道：“我叫的车到了，不陪你了，我先回家。” 周医生接着站到路边，向开着车灯的前方招招手。 一辆浑身油亮的S系奔驰，停到了周医生面前。 “苗阿姨？”周医生看到了副驾驶座上的老阿姨，正是送他们过来的好心车主，不由问道：“那辆大G呢？” “送去洗了。周医生，凌医生忙完了，是要回家吗？”老阿姨开门下车，温和的说话。 坐在驾驶座上的羞涩女孩子也隔空招招手，想下车又不好意思。 “正准备回去。”凌然向着路边走两步以方便说话。 苗阿姨微笑道：“现在不好叫车吧，要不然，我们送您回去？” “我已经叫了车。” “叫了车也可以取消的，我们送你不是更方便。”老阿姨说着笑笑，望着凌然道：“怎么的？怕我们拉你到偏僻地方，严刑拷打，逼要洗车费啊。” 考虑到人家主动提供车辆，间接性的救了两条人命，凌然道：“那就麻烦你们了。” “不客气的。你坐副驾驶好了，你们年轻人，比较有话题聊。”苗阿姨主动打开副驾的车门，让凌然上车。 周医生犹豫着要不要绕到另一边上车。 苗阿姨咳咳一声，道：“周医生，我们可能不顺路。” “哦。”周医生讪讪的停下步子，想想道：“那个，答应你们的洗车费，你们到时候弄完了，给我一个数字就行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主治……” “没关系，我让蓝蓝加了凌医生的微信，到时候让他们年轻人聊就好了。”苗阿姨说着招招手，自己上了后座，满意的看着前方。 黑色轿车渐行渐远。 周医生继续在路边平静的等待，突然，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老阿姨根本没问我家在哪里，她怎么知道我们不顺路的？第九十九章 奖励 凌然睡了两个回笼觉，坚持到了中午，实在睡不住了，方才从床上爬起来。 胳膊的酸困纾解了许多，大脑更加清醒了，重新回忆昨日历历，凌然觉得今日之自己，应当能够更加冷静的面对。 昨晚获得的初级宝箱闪念可开，也不知道是半夜几点钟有的。凌然不急不躁的洗漱洗澡，又从冰箱里翻出一只存放不超过两天的白馒头，半瓶开封不超过一个月的豆腐乳，两包袋装牛奶，一只时间存疑的咸蛋，一只疑似漏网的西红柿，全部拿到餐桌上摆开，一口气吃光，凌然才坐在窗前，懒洋洋的道：“系统，开箱吧。” 银白色的初级宝箱刷的展示在了凌然面前，闪烁着光芒，好像在呼叫：开我啊开我啊…… 凌然抬了抬下巴，示意开箱。 宝箱顿开。 一本小书，闪着光儿出现在凌然面前。 凌然却是不为所动。 他之前连开10次初级宝箱，出的都是精力药剂，若是考虑综合概率的话，也该是出点其它的东西了。 挥手间打开技能书，就能看到一排提醒出现： 大师级磁共振（四肢）阅读获得。 凌然的眉毛上挑，核磁共振的图像，他最近还真是看了不少，尤其是手部的扫描，每次手术前都要仔细阅读。但是，他连入门都没有技术与大师级的核磁共振的影像技术之间的差距又在哪里？ 凌然这么一想，脑海中已是涌入了大量的信息。 手部扫描的扫描策略。 足部扫描的扫描策略。 磁共振的矢状解剖图谱，冠状解剖图谱。 磁共振的金属伪影、磁敏感伪影，T2的穿透效应，廓清效应…… 凌然再回忆自己此前看过的核磁共振的图像，并与脑海中的信息，以及手术打开的情况一一对比，思路一下子就清晰起来。 大师级的核磁共振阅读技能，显然能够让他从核磁共振中，获得大量的信息，尤其是配合自己对上肢的解剖的了解，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 而这份技能，针对身体的其他部位，或许是入门到专精之间的，针对四肢的磁共振图片，则有更充分的信息。 像是臂丛神经的扫描技术，不用看到影像，凌然脑海中就对它的磁场的均匀性，对比度等等，有相当的了解。 可以说，凌然现在能从同一张核磁共振的图谱中，读到的信息大大增加了。 四肢的脑补能力超强。 核磁共振的解剖图谱与目视下的解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 磁共振的图片是通过不同的颜色深度，来区分不同的组织结构的。 这种区分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清晰的，但是，要想在不同的扫描方式中，清晰的分辨每一个组织结构，也是需要一定的锻炼的。 而这种锻炼，往往需要成千上万次的磁共振图片的阅读，深厚的磁共振下的解剖图谱的知识，然后不断的与正确结果相辨析。 普通的医生，或许一辈子都达不到大师级的高度。 其实不用猜度，达不到就是达不到。 医生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就算他愿意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医疗技术的学习中去，也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达到满意的高度。 普通医生大概能乐意花费精力在X片或CT片的阅读理解中去。 当然，也只是乐意罢了，大部分的外科医生，对X片和CT片的阅读理解都很难达到专精水平，核磁共振就更少见了。 大部分医院的外科医生，在做一些小手术前，都不会认真的阅读影像资料。 因为他们能够从片中得到的信息少，看10分钟的片子，也不如打开术野的10秒钟内获得的信息多，既然如此，许多医生就放弃仔细阅片了，看看没问题就做手术了。 最典型的如阑尾手术。因为阑尾经常是游离状态的，若是有片子能准确的看到阑尾的位置，自然会很轻松的完成阑尾的切除，但在手术实践中，很多人都选择打开了再找。 一台阑尾炎手术，花费二三十分钟的时间找阑尾，还是很常见的。 凌然对此技能也算是满意。 任何技能对于一穷二白的实习医生都可以称得上是满意了。 唯一不满意的，也就是此技能的出处不好解释了，下沟诊所连台核磁共振仪都没有，再用来充当学习基地有点说不过去了。 然而，凌然转瞬就将此问题抛之脑后了。 解释？哪里需要什么解释了。 小医生有无数种，善解人意的，善于学习的，乖巧的，漂亮的，丑的，循规蹈矩的，不断闯祸的…… 大医生只有两种，治好了病的，治不好病的。 “儿子。” “儿子！” 凌结粥和陶萍的声音，先后自楼下响起。 凌然应了一声，穿了拖鞋下楼，向挂瓶子的老病号们点点头，再看向逛街归来的老爹老妈。 陶萍女士大约是买了新衣服，昂首挺胸的向街坊们展示着，凌结粥一手牵着老婆，一手压住疼的乱叫的钱包，面带微笑。 “儿子，我们昨天都看到你救人了。”陶萍招手将凌然叫过来，道：“电视上都播了，你爸爸还喊了街坊来看，大家都夸你了。” “儿子都能救人了。”凌结粥很没有语言天赋的感慨一句，抹抹眼角，不知道是为凌然感动，还是为钱包感动。 “我回家的时候，你们好像都睡了……” “你肯定回来的太晚了。” “也不算太晚……”凌然皱皱眉，决定不就此话题继续谈下去了。 凌结粥咳咳两声，拦着儿子的胳膊，穿过院子，再笑两声，道：“我和你妈今早起来，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重大决定？”凌然有点疑惑。 凌结粥郑重点头，道：“你看，最近家里的生意也有了起色，赚了些钱，你做医生又很顺利，你昨天晚上又救了两个人，还有一位是人民警察，我和你妈高兴的半宿没睡……不管怎么说吧，我们想给你点奖励。你跟我来……” 凌结粥说着，一只拉着凌然往院外去，一只手牵着陶萍的手。 一家人围着自己的院子绕了个半圆，就到了后巷的位置。 后巷很窄，还有各家各户建的违章建筑，像是以前烧煤烧柴时用的储藏间，各家放旧东西的仓库，偶尔也有分家的小年轻，临时的住一段时间。 凌家的后院也随大流的抢搭了两个棚子，用卷闸门给锁了起来。 凌结粥伸手抬起一张卷闸门，再对凌然笑道：“考虑到你每天来往云华医院不是很方便，我和你妈经过慎重的考虑……” “您是说今早？”凌然确认了一下。 “经过我和你妈慎重的考虑……”凌结粥继续自己的台词：“我们决定将家里的大部分存款拿出来，买车！” 凌然望着卷闸门下，盖着崭新塑料布的车状物体，惊喜是有一点，惊讶也是不少的。 “是不是特别开心？”凌结粥嘿嘿的笑两声，又做严肃脸，道：“车是要给你的，但是，有几句话我也要说明，第一，必须安全驾驶，系安全带什么的我就不说了，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第二……第三……” 三分钟后，凌结粥继续道：“最后，咱们家的生意虽然是好了些，但毕竟还是普通家庭，这又是你的第一辆车，所以呢，你也别想着能有多好的车，我一直以来的观念都是，东西要皮实耐用的，车更是如此，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造的，这一次呢，你爸爸我也是托了人，才帮你买到这么一辆车，尽管是个二手的，但也是近新车，前年刚出的捷达，都没有大修过。” 捷达是与桑塔纳齐名的耐操车，就算是几万块钱的二手，也能完成代步的使命了。 凌然了解的点点头，对自己的第一辆车，也有了些微的期待。 “好了，现在准备揭晓最终答案。”凌结粥自动配音“哒哒”，双手用力，一把扯起盖在车身上的硬塑料布，高高扬起，大声问凌然：“怎么样？黑色是不是挺有范的，我给你说，二手车洗的干干净净的，一样好开……” 凌然清咳一声，道：“爸，这是辆甲壳虫，红色的。” “咦？放错车库了。”凌结粥老脸微微一红，转头看向妻子，又讨好的道：“这是买给你妈妈的车，她经常出门喝茶不方便。” 凌结粥甩开遮住自己眼的硬塑料部，对凌然道：“算了，你自己去里面的棚子看，这是钥匙。” 凌结粥将黑色的捷达钥匙丢给凌然，又摸出一把漂亮的红色钥匙，递给陶萍，笑道：“上车试试？咱们去兜兜风？” “好啊好啊。”陶萍嗖的钻进了驾驶座。 凌结粥上了副驾驶，系上安全带，且道：“起步慢一点，新车没过磨合期，不能暴力驾驶。” “恩恩。”陶萍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很认真很有范的将甲壳虫慢慢的开出了车棚。 凌然默默的掀开里间捷达车的塑料布，黑色二手捷达车，沉稳而朴实，正如父亲所言。 滴滴。 甲壳虫发出清亮的鸣笛声，阳光照在光洁的车身上，闪耀非常。 隐约间，似乎还能听到凌结粥和陶萍的笑声……第100章 铁签 经过整备的捷达，看起来干干净净，摸起来也是光滑如新。 坐进驾驶室里，虽然内饰没什么质感，座椅是手动调节的，靠背是织物的，变速箱是手动的，空间相对凌然的身高偏小，配置相对凌然的年纪偏少，风格相对凌然的相貌偏老…… 但是，它毕竟能动来着。 凌然仔细的检查了一圈，再小心的将车开出了后巷。 关好家里的房门卷闸门，再给拿着一只前肘狂啃的娟子姐打声招呼，凌然就愉快的开车上路了。 他在学校里考的驾照，学会了以后经常有些女同学或女同学的女同学或女同学的女同学的女同学借车给他开，但就驾驶经验来说，凌然也是能够应付城市内的环境的。 洗的黑亮亮的捷达车，摇开车窗，吹着微霾的风，望着繁华的都市，凌然不由的升起一个念头：若是自己有一辆自备手术室的救护车，开着它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城市，一边自驾游，一边做手术，似乎也是挺不错的。 或者可以再找一个搭档。 凌然想，邵老板似乎是个不错的人选，当他开车的时候，可以遇到一名又一名的病人，自己就在后车厢给病人们做手术，顺便收一点费用来维持生活和旅行。当自己手术做累的时候，再接手开车，欣赏祖国的大江南北…… 想到此处，凌然突然觉得肚子饿了，看看差不多是下班时间了，凌然干脆将车开到了云医楼下，再打电话给陈万豪：“喂，你们要不要去吃牛肚？” 陈万豪有气无力的道：“我正在赶病历，什么牛肚？” “小吃街的邵家馆子，有牛肚和烤肉，味道很好。”凌然停了一下，道：“车接车送包餐费。” 陈万豪顿时不觉得累了，一边起身一边道：“等我10分钟就到，你再通知王壮勇。” 两人一前一后的跑下了楼，惊讶的看到凌然从一辆车的驾驶室出来。 “你哪来的车了？” “哪个姑娘借车给你了？” 凌然摆摆手：“老爹买给我的。走吧。” …… 邵家馆子。 川流不息的人群，将不大的店铺塞的人满为患。 没有地方坐的人们，似乎并不因此而介怀，就站在门口，守着一只烟熏火燎的烤肉架子。 邵建邵老板站在烧烤架子下面，头顶着巨大的吸烟机，脚踩着鼓风机，手里搓着一把上百串的烤肉，满头大汗的边烤边撒调料。 喷吐而出的火焰舔着细嫩的烤肉，将辣椒孜然的味道烤的焦香，远远的飘出去，引来更多的顾客。 “好了，您的15串。” “您的40串。” “您的10串拿好了。” 邵建面带笑容的将一把烤肉分的精光，再接过店员拿来的100串烤肉，将尖头在烤肉架敦实的一撞，就算是码整齐了。 再将成串的小片烤肉架上烧烤炉，邵建脚一踩，手一抹，火焰就突破了平摊开来的薄薄肉片，映出邵建通红的脸颊。 “小肉串儿，今天现切的羊肉片，一串2块钱，扫码的照右边，现金箱子在左边，麻烦您自个儿找零。”邵建念叨了两句，就低头专心烤肉。 他的厨艺是极好的，对付烧烤这种最原始最基础的烹饪料理，那是绰绰有余。 虽然身体并不强壮，但他借着技巧，轻轻松松的将百十串烤肉玩弄于股掌之间，让客人们看的有趣，闻着香，吃的美…… 而在他的头顶上，两台液晶电视，正在循环播放云华电视台的新闻。 只听肤白貌美的主持人，正用热情的声音，喊道：“各位，这里就是我市著名的邵家馆子。多亏了邵家馆子的创世人邵建邵先生，灵机一动，将平时买菜用的平板车推出来运送病人和医生，否则，两名伤者的很有可能耽误治疗……” “邵建邵先生在参观生意最好的时间，放弃了店内经营，全力抢救伤员……” “邵先生，听说您的身体很虚弱，小时候还得过先天性心脏病，家里至今都因为医药费而欠债，请问，你当时放弃黄金时间的生意不做，转而抢救伤者，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停好车步行而来的凌然等人，与其他行人一样，都好奇的抬头看循环播放的新闻。 只见新闻里的邵老板，身穿白色的厨师服，头戴高高的厨师帽，声音洪亮的道：“没有想法，我看到警察在我面前受伤倒地，我立即就喊医生，然后前去帮忙的……” 镜头扫过事件发生的场景，甚至还插播了几个围观群众拍摄的视频。 视频中，凌然低着头在做诊治，邵建挺胸抬头，递出消毒的碘伏和酒精，而在他们的周围，不免出现了大量的马赛克，将蚝门夜宴的旗帜和店名，遮蔽的干干净净。 邵老板显然知道，一个镜头只能出现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饭馆。 大家看着屏幕里的邵老板，再看烤肉架前挥汗如雨的邵老板，都不由自主的慷慨解囊。 有的食客只买几串肉，也会投一百两百的钞票到钱箱里。 邵建只做未见。 他就是专心的烤肉，分肉。 为自己还账单而努力。 平日里处于偏街的邵家馆子，今天的人流量几乎要比得上小吃街了。 不仅有看了新闻慕名来看邵建的，也有看了新闻慕名来尝试美食的，也有看了新闻来找那个帅气的小医生的。 邵建将周围管理的井井有条。 尽管人很多，以至于店里塞都塞不下，但邵建提前就将烤肉架给拉了出来，立即用快节奏的烤肉和飘香的味道，将人给拉住了。 一串烤肉四五个小肉片，就算没有位置坐，也可以站着吃掉。 大家不管出于何种想法，都在邵建的店门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邵老板，给我们来50串肉。”凌然笑着打了声招呼。 “咦？是凌然来了。”邵老板眼前一亮，立即叫了起来：“各位，凌医生就是昨天救人的医生，云华医院的凌医生，技术好的不得了。” 食肉群众毫不意外的掏出了手机。 凌然早就习惯了被围观的状态，静静地等肉，静静地吃肉，非常自在。 自他出现以后，邵家馆子的生意就更好了。 王壮勇和陈万豪亦是吃的满嘴流油。 “下班了吃一肚子的肉，真是舒服。”陈万豪发自内心的感慨。 “像凌然这样，不上班还吃一肚子的肉才舒服。”王壮勇纠正。 凌然将吃干净的铁签丢入面前的一只塑料大桶里，道：“光休息也不舒服，每天做一两例手术挺好的。” 正说话间，烤肉架的方向，发出“哎呀”的一声喊。 却是邵建在墩签子的时候，被一枚恰巧防反了的又细又圆的金属签子，恰巧戳入了手背。 邵老板毫不犹豫的将肉串放回到右侧的案板上，右脚松开鼓风机，左手关掉吸烟机。 “小黑，过来帮手。”邵老板喊了一句。 他用几秒钟做完这些事，戳穿了手背的金属签子处，才缓缓的留出鲜血来。 “那个，凌医生，得麻烦你一下。”邵建缓缓的向前走两步，并将瞅着铁签的手，展示给凌然。 “恩，没错，我们去里面弄吧。你的急救箱还在吧，补药品了吗？”凌然放下了烤肉。 邵建道：“补好了，碘伏买了两瓶。” “可以了，不是太严重。你有可吸收缝线吗？我可以帮你做皮内缝合，伤疤更小。除非你要大伤疤，那就要粗线了。” 凌然冷静的与邵建聊天，看的周围人一愣一愣的。 “现在，正常人都上不了电视是吧？”王壮勇意犹未尽的丢下吃空的铁签。再三更，以此鸟命换月票！今天又三更了。 累的写不动单章了。 真的是卖命求月票了。 记得之前看报道说，英国某研究表明：久坐30分钟以上，XX风险增大XX…… 具体数字忘记了，但就鸟豚今天坐在椅子上的时间来说，少一条鸟命不夸张的。 就用这条鸟命换一张月票。 鸟命换月票，且看且珍惜。 求月票！ 求支持！ 喵。 喵喵。《大医凌然》再三更，以此鸟命换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01章 坚强的邵老板 “杨子，去帮我拿小缝合箱过来，要那个蓝色的。”邵老板又喊了一声，正在切羊肉片的店员才放下切肉刀，去提了只小医疗箱过来。 “你要的缝线什么的都在里面，伤疤也无所谓了，瓦罐难免井上破，我能继续烤肉就行了。”邵建说归说，眼睛却盯着凌然的动作，显然是有点在意的。 凌然自行打开蓝色的小箱子，找出纱布镊子剪刀等物，又打开一瓶新的碘伏，说了个“开始了”，就默默操作起来。 戳入手背的要取出来，伤口得清理干净，清创又不能打麻药，让邵建很是呲牙咧嘴了一会。 等到缝合的时候，凌然又翻了翻箱子，问：“没有麻药吗？” “我又不是开医院的……”邵建无奈的笑。 凌然定定的看着他。 “麻药不好搞，今天就别用了。之前医生也说，不好多用麻药的，容易上瘾，就这么缝吧。”邵建说的咬紧牙关。 “好吧，我多准备两块纱布。”凌然微微点头。缝合用麻药是中国人的固有观念，很多老外缝合的时候都是不用麻药的。当然，并不是老外不怕疼，只是有些老外有药瘾不敢注射，有些全民保健的国家缺医少药，打一次麻药得等三四个小时，有些老外等不起罢了。 邵建则很注意的问：“为什么要多准备纱布？” “怕你太疼了挣扎的话，血流增快，或者弄破了伤口。”凌然又喊早等的望眼欲穿的王壮勇和陈万豪帮忙。 邵建已经眼睛都瞪起来了。 习惯了是一回事，疼还是会疼来着。 王壮勇和陈万豪做了几个月的实习生，还没轮到过缝人皮呢，一个个激动的要死，却还是只能撒点消毒水什么的，再眼巴巴的望着邵建。 “凌医生，你亲自给我缝吧。”邵建生怕凌然把自己给交出去练手，虽然他是经常给医生们练手的，但实习生也太低端了。 凌然点点头。就算邵建不说，他也会亲自缝合的。 对于清创缝合来说，面积稍微大一点并没有什么，无非是伤疤丑一点罢了，邵建的伤口却比较深，并不适合初学者练手。 凌然选了相对较粗的0号线给邵建缝合。 邵建是要工作还债的男人，不可能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等着恢复，缝合线的抗张力还是要保证的。当然，也不用太粗的线，线的抗张力超过组织的强度就没有意义了。 趁着邵老板咬牙忍耐的时间里，凌然迅速的完成了缝合，甚至令其他人都没有太反应过来。 陈万豪深深看了凌然一眼，道：“凌然，你变了。” “恩？”凌然做包扎。 陈万豪道：“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你的特点是帅，我的特点是有钱，王壮勇的特点是娘，但现在你变快了……” “喂，你信不信我用肉签子戳死你？”被说娘的王壮勇用拇指和中指捏起一根铁签子，胜于三指飞起，手呈兰花指状。 “壮勇，只有你的人设没有崩，我的也快要挺不住了。”陈万豪轻轻的将铁签压下来，叹口气，道：“算了，我本来准备工作了再买车的，提前买算了，我估计把零花钱都拿出来，能买辆中配的宝马5系……” “你没停车位。”邵老板看着手被包起来了，人也轻松了，好心给陈万豪说明：“你们医院的停车位是只许在职医生用的，要去医政科申请，实习生不能申请的。” 陈万豪呆了几秒钟，疑惑的道：“这你都知道？” “当然，我以前也想申请个车位的，临时车位经常都没位置的……”邵老板说的理所当然，再看凌然包扎完毕，连声道谢，说：“你们今天这桌就免单了，杨子，给这边来两份牛肚。” 牛肚嫩滑又有嚼劲，最适合年轻人吃。 凌然、陈万豪和王壮勇三人吃完了一桶又一桶。 邵老板也不在意，看他们吃光两桶就再上两桶。 200串的牛肚成本与两瓶碘伏差不多，邵老板还是出得起的。 牛肚之外，还有不停端上来的肉串。 邵家馆子的肉串都是小片肉，肉是鲜剔下来的小羊肉，买点主要是嫩，再加上调料调的好，很是受到食客们的欢迎。 买的人多了，邵老板又受伤，肉串就有点供不应求了，只偶尔能空余出来几串，便赶紧端给凌然等人。 三人也不以为意，就着牛肚吃烤肉，就着烤肉吃牛肚，再喝点肥宅快乐水，整个人都要升华了。 “对了，是不是应该打一针破伤风啊。”王壮勇塞了一肚子的肉，才突然想起此事。 不等凌然说话，邵老板的声音远远飘来：“我打过破伤风疫苗的全程免疫，10年补一针就行了。” “邵老板以前是做医生的吧。”王壮勇拍着大腿，弹出一个兰花指，道：“我就知道，肯定是做医生太辛苦，才改行的吧。像我最近天天写病历，皮肤都变糙了。” …… 翌日。 凌然开着手洗后的黑色捷达上班，并要求安排五台手术，再次引起了小护士们的议论。 大家议论的重点自然不是五台手术，凌然最近一个月，经常一天完成五台六台手术的。如今潘主任返回日本继续进修，云华急诊科的肌腱缝合又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凌然就是想要继续增加手术量，都是有可能的。 然而，小护士们才不关心手术量的问题呢，大家更在乎凌然开来上班的捷达车。 “凌医生还在实习期呢，等于还在读大学，现在就有车开了，说明他家里条件蛮不错的。”一位长相漂亮的小护士认真的评价。 “我听人说凌医生开的是辆二手车，不怎么贵。别人告诉我说，是和桑塔纳差不多的车。”另一位长相漂亮的小护士认真的评价。 “二手车怎么了，二手车洗的干干净净的，照样能遮风挡雨。买一辆二手车，总比砸锅卖铁的买一辆好车骗女孩子强。说明凌医生是个负责人的人。”又一位长相漂亮的小护士认真的评价。 听她这么一说，小护士们聊天的兴趣都被调动了起来。 几名原本坐在护士站里休息的护士，也兴致勃勃的坐到护士站后，参与起了话题： “凌医生上个月的手术费拿出来，就能买下他现在开的车了，所以呀，说不定车是凌医生自己买的。哎呀，确实好负责的说，用存款买车的男人，听着就好有安全感。” “有车的话，再跟凌医生出去玩，就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了，真好。” “那也要凌医生愿意跟你出去玩啊。” “不管怎么说，凌医生也是有车一族了。喂，你们说，凌医生有了车以后，会不会被外面的妖艳贱货骗走啊。” 话题转换的先如此之快，又是如此的贴近生活，顿时让大家都思考起来。 “咦，你说我们组织个活动，一起出去玩怎么样？” 小护士王佳雀跃的提出了建议。她是凌然在手术室里的首选器械护士，经常在工作中与凌医生有交集，递器械摸一下小手，蹭汗的时候碰一下凌医生宽广的胸膛什么的，都已经尝试过了，但在医院以外，她却没有与凌医生相处过，此时就最是积极。 相对年长的刘护士看着她们，面带微笑，却是果断道：“聚餐明令禁止了，别撞枪口上了。” “我们自己花钱AA好了。” “AA也不允许。”刘护士道：“上次省立有人搞生日聚会都被警告了。” “警告就警告。”王佳嘟嘟嘴。 “你给护士长说去，看会不会排你一个月的夜班。”刘护士轻轻的哼一声。 一群小护士们都不说话了，只在私下里交流着眼神。第102章 新时代的女孩子 午后。 王佳提前半个小时将自己洗刷的干干净净，又画了妆，还涂了淡淡的眼影，才前往手术室做准备。 凌然差不多等他们一切准备停当了，方入内来。 马砚麟微笑着问候：“凌医生，那边的手术做的顺利吗？” “挺好，打开以后，和核磁共振中看到的一样。”凌然的情绪挺不错。 他以前的时候是看不懂核磁共振图的。 大部分临床医生都与他差不多，表面上认真读，实际上装模作样。主要的参考还是影像科给的文字说明。 只有少数医生仔细研读学习以后，才能看个大概，其效果，可能还没有影像科说的清楚。 真正能看懂核磁共振片子的临床医生是相当少的，事实上，就是专业的影像科医生，也需要长期的学习和阅片，才能记住各个部位的参考线，学会参数计算等等。 当然，如果看得懂核磁共振的片子，那在外科圈子里，还是有相当的优势的。 比起X光和高密度X光的CT机，核磁共振是水质子成像，能让医生近乎完整的了解到患者的身体状况，从很多医院的死亡总结中可以看到，许多病人的病灶往往都已经展现在了各种影像科的片子里了，只是因为临床医生往往只顾着印证自己的判断，而影像科往往只给出基于片子的结论，从而未能提前发现。 凌然掌握了大师级磁共振的（四肢）阅读能力，用于屈肌腱缝合的手术的时候，几乎可以在脑海中形成一根肌腱的ND图像。所谓N，是不至于3D。 因为凌然通过磁共振图像的阅读，不仅能看到肌腱的上下左右前后的外部特征，还能了解到肌腱的内部情况，采用不同的拍片方式的话，更能断层式的一点点的做分析。 美中不足之处，也就是核磁共振的成本较高，预约较久，不能一味的要求病人追加拍摄。 否则，真的可以算是半个透视眼了。 “今天从外侧开口。”凌然拿到划线笔，就在病人的掌侧画了一条线。 马砚麟看的眼皮子一跳。 掌侧开口可不常见。 他最近读了很多tang法缝合的资料，虽然有见到相关的案例。 然而，案例和实践的差距可不是一般的大。 “凌医生认识病人吗？”马砚麟试探着问。 凌然奇怪的瞅他一眼：“我为什么会认识病人？” “不是，我的意思是，您这个开口方向不是特常规。”马砚麟赶紧解释。 凌然颔首：“从核磁共振的片子来看，从掌侧缝合，强度可以更大一点。” 强度就是肌腱缝合的最终指征，缝合中的一切复杂技术都是为了强度而努力的，凌然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合适了。 马砚麟的古怪感却更强了。 在马砚麟的印象里，凌然其实是一名很规矩的外科医生。 凌然的手术，向来没有太多的奇思妙想，就是规规矩矩的按照术式，一步步做下去。 如果要他形容一下凌然的手术操作方式的话，坦克或许是最好的形容。 不管敌人是什么样的，就是一路推过去，胜则扫平障碍，败则再来一次。 凌然突然从掌侧开口，真是吓了马砚麟一跳。 但他也没什么好说的，别看他陪做了二三十场的tang法，还缝了十几次皮，但对于tang法，他依旧是一知半解。 凌然顺利的翻出了患者的肌腱。 掌侧的肌腱果然偏于柔弱，而且有撕裂的迹象。 凌然小心的修剪了边缘，继而缝合。 若是从正面开口的话，同样的动作得多二十分钟的操作，缝合后的预后状况也截然不同。 凌然觉得做的顺利，其他人也看的赏心悦目。 王佳更是看的钦佩之极，说：“凌医生的手术做的更漂亮了。” “熟能生巧吧。”凌然笑一笑。他自然不会说，本次手术之前，他用了近一个小时看磁共振片，并研判方案。 以前的时候是没有条件，凌然看不懂磁共振的图，就只能根据影像科的文字描述，做个简单构思，打开了以后再做决定。 现在则不一样，大师级的读图技术，让他的脑海中自然浮现出了片中的状态。 凌然再做方案什么的，就灵活多了。 说到底，谁愿意当坦克挨揍啊，要能轻盈一点，他也愿意轻盈一点。 “依我看，是凌医生人逢喜事心情好。”王佳才不是真的问手术呢，两句话就拐到了自己需要的方向。 凌然问：“什么喜事？” “你买了一辆车，我们都看到了。”王佳咯咯的笑两声，道：“凌医生好厉害，还没正式毕业呢，就有车了。” “是我爸买给我的。”凌然大方的承认了啃老的事实。 而在王佳心里，这不仅不是减分项，还是男神家庭和睦的象征。 那些一言不合就与全家结仇的丑男，才是社会的毒瘤呢。 “凌医生的车挺好看的，圆头圆脸的，特别可爱。”台下护士此时亦是配合了一句。 马砚麟道：“是1.6L的捷达，麦弗逊的独立悬架吧，大众的品质还是可以的，就是有点套娃脸，不过L型的尾灯还是有点意思的，要是能把卤素灯换一下就更好了……” 王佳打断他，道：“我们女孩子不懂汽车品牌的，总之，车好看就行。” 虽然她早就在网上搜了几十次的捷达了，此时却是丝毫不露。 马砚麟略显不客气的道：“就因为你们这么想，所以才有那么多女司机的故事。不说车的好坏，你得了解自己的座驾的性能，这样上路了以后，出现紧急情况，你们才能迅速反应……” “凌医生，下班的时候，能不能麻烦你送一下我们？”王佳不准备听马砚麟胡言乱语下去了，单刀直入的提出了她们此前商量好的要求，又道：“我们想去海底捞吃火锅，离下沟诊所不太远，但下午太难打车了……” “好。”凌然回答的很干脆，以至于王佳准备的许多话都没有用上。 马砚麟更是乖巧的闭上了嘴。 他也不是纯粹的傻子。 王佳乐的不行，到了下手术的时候，恨不得跳起来欢呼。 根据她从《攻略男神》中看来的招数，女孩子的主动出击，往往比被动等待的成功率更高。而拜托男神一件小事，往往也比替男神解决一件小事，更容易发生互动。 王佳她们早就想好了，到时候就以感谢凌然为名，请他一起吃海底捞。 虽然是五个人一起吃饭，但是，四个年轻女孩子在一起，也能变相提升颜值来着，这一点，从韩国女团就能看得出来。多个标准以上的女孩子在一起，是要比她们单独出现更漂亮的。 王佳一时间想的痴了，紧赶慢赶的换好了衣服，再在护士台，与其他三个女生，叽叽喳喳的商量起搭车事宜。大家就副驾驶、后座等座位的分配和价值，做出了友好而有意义的谈判…… 赵乐意正巧自护士台路过。 他只听到了后半程，知道小护士们想要搭车，对此，不久前刚买了一辆宝马320的赵乐意，莫名欣喜。 赵乐意算是资深主治了，当然，他离副高还差着些火候，但是，几年的主治做下来，还是让赵乐意攒下了一笔钱。 相比处于剥削链条初级阶段的住院医，主治医生来钱的路子很多，购买宝马320，也只是令赵乐意肉疼了一阵子。 为了弥补这份肉痛，赵乐意曾经熬夜手术，第二天还驱车300公里参加车友会的。 但是，车友会里的陌生人，哪里有医院科室里年轻漂亮的小护士们善解人意呢？ “好多人至今都不知道我买了宝马吧。”赵乐意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宁可在宝马上哭，不愿意在自行车上笑”的故事。 想到此处，赵乐意记好了时间，并在手机上设了提醒。 下班后，赵乐意第一时间下楼，开出自己的宝马，并将之停在了小护士们约好的医技楼门口，像是正巧经过的样子。 “王佳，都下班了啊。”赵乐意远远的看见几名小护士们穿着便装出门，立即走出宝马，拄着车门打招呼。 “赵医生。”礼貌的小护士脆生生的问候。 赵乐意被问的心都酥了，忙道：“你们去哪里？我送你们吧。” 说着，赵乐意拍拍宝马的车顶，表面很大气，心里很心疼。 新崭崭的宝马，白色的车漆像是涂了一层蜡似的，光洁明亮，赵乐意几时拿手碰过啊。 不过，赵乐意心里还是骄傲的：老子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你们别的车标不认识，宝马的蓝天白云总认识吧。 几名小护士看看赵乐意，再看看赵乐意的车，都只是大声笑，低声聊。 “赵医生，就不麻烦你了，我们约好车了。”王佳护士礼貌的回应一声。 正说话间，一辆黑色的小车，停到了赵乐意的宝马旁。 黑色的捷达，比宝马短一条腿，窄一条胳膊，矮一个头，谈不上漂亮，也谈不上养眼，朴实的像是一台机器。 宝马却是精美的艺术品，浑身仿佛散发着闪亮的光辉。 就连驾驶座上的凌然，都只是稍微有些碍眼罢了。 有一刹那，赵乐意心中充满了骄傲： 我多年耕耘，终于到了收获的时间了。 “一辆车坐五个人太挤了吧，可以分几个人坐我这边。”赵乐意朗声说话。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大声说话，就他这辆宝马，缴税的钱，都够买一辆凌然开的破车了。 “王佳你坐副驾驶吧。” “没关系的。” “挤一下挺好的。” 女孩子们早就分配好了各自的位置，一边回答赵乐意的话，一边挤上了凌然的小捷达。 四位身材娇小的小护士，轻易的塞满了紧凑级轿车的小车厢。 小车缓步启动，渐渐的从赵乐意医生的视野中消失了。 赵乐意望着空无一人的宝马车厢，心中升起浓浓的失望：现在的女孩子究竟怎么回事？网上说的市侩，说的爱慕虚荣，说的消费主义的女孩子，都去哪里了？第103章 半夜鸡叫 黑色的二手捷达，欢快的喷着气，却是规规矩矩的在道路上行驶。 凌然正襟危坐，目视前方，快到道路限速的时候，脚下的油门就会松一松。 极少超车，极少变道，更不会将发动机踩的喵喵叫——小护士们面面相觑，莫名的从凌然身上感觉到了严肃的气氛，以至于说笑的声音都小了。 “海底捞到了。”凌然将车停到了一栋大厦的路口。 “凌医生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王佳蓄谋已久的开口，道：“麻烦你专门带我们过来……” “今天我妈做饭。”凌然简单回答，并催促道：“你们快上去吧，预约过了就等不到了。” 四个女孩子一时间只觉得生无可恋，恋恋不舍的下车。 凌然一溜烟的开车走了。 陶萍同志做顿饭很不容易的，也就是新得了甲壳虫，才心情大好的下厨了。 要论投入的话，这餐饭的成本可高了。 浪费可耻。 …… 凌晨四点。 凌然睡到了自然醒，一个骨碌爬起来，刷牙洗脸再洗澡，只用十分钟不到，就完成了出门前的准备。 紧接着，他用了两分钟时间，将牙刷牙缸毛巾等物一一归类，保证毛的朝向都一致，就飞快的出门去了。 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对凌然的生活的改变是巨大的。 在以前，他正常都会选择5点甚至更晚出门，因为凌晨四点很少有公交车，打车也不是很方便，若是步行前往云华医院，那就比较浪费时间了。 如今有了车就不同了，凌然一路以最高限速狂飙，最快到了60公里每小时，慢的时候，也飙到了时速35公里，到了云华医院的时候，四点半都不到。 “省了时间了。”凌然一边想，一边将车开入了很靠内的C区。 他现在用的停车位是霍主任特批的，属于急诊科的灵活停车位。这种车位通常是给访问学者、高薪挖来的医生之类的，以应对办事流程的耽误。 凌然还是实习生，也就不用挑战办事流程了，霍从军直接特批了一个灵活停车位给他，也没有医生表示反对。 且不说tang法有多难，一个月做100多例大手术有多厉害，就凌然给急诊科全体提高的收入，平均到人都有两三百块，拿了奖金的医生护士们，又怎么好意思跑到霍从军跟前去争。 凌然用标准的倒车入库，将车停入停车位，下车以后，更是对两边做了检查，看到车乖乖的停在车位最中心，左右空留出来的长度一致，前后也一致，接着就直接前往手术室。 凌晨四五点钟，是手术室里最清闲的时光。 昨晚的手术该做完的差不多都做完了，还没做完的也该喊三线来救场了。 早上的手术还没有开始，若是没有抢救的话，正常医生都不会在这个时间安排手术了，没人能保证自己两个小时就一定能做完某台手术，而到七八点钟的时候，科室最重要的查房就要开始了…… 然而，凌然却是不需要查房的。 他在急诊科的定位，更像是专职的手术医生——其实也没人给凌然定位，只是他更愿意做手术，而不愿意参与查房，霍从军也就由着他了。 吕文斌和马砚麟作为凌然的附属品，是没有什么选择权的，正在做一助的继续跟手术，剩下的一个去查房，已经是默认的模板了。 两人甚至要比凌然还提前到半个小时。 见到凌然，吕文斌首先就是一个哈欠，又赶紧用手掩住。 “清醒吗？”凌然看到了就问。 “睡了五个小时吧。”吕文斌苦笑。 凌然点点头，却没有多说。 他自己最少要睡够6个小时才会持刀手术的。对此，他是有经验的，如果考试前的几天里，他不能睡够6个小时的话，成绩会明显下滑，反应也会变慢。 因此，凌然昨晚8点多就睡觉了。而在不能早睡的日子里，凌然宁愿晚几个小时再做手术，甚至少做两个手术。 但是，住院医们的睡眠时间，是没办法保证的。 凌然每天做四五例往上的手术，就有四五份万字病例要写，然后要新增四五名的病人被查房，再加上复健也不免有需要参与的部分…… 只能说，现代医院对住院医的剥削是系统性的。 黄世仁半夜学鸡叫，也比住院医24小时连轴转要轻松。 住院医得自己爬起来。 有了吕文斌和马砚麟的帮手，凌然就不用负担那么多的杂事了。 他啪啪的将磁共振的片子戳入手术室的背光板上，一边与此前阅读过的信息相印证，一边再做思考。 吕文斌和马砚麟无比羡慕的望着凌然。 对他们来说，能看得懂磁共振片，真的是难以达成的成就。医学生都有开影像课的相关课程，但没有任何一个医院试图令临床医生学会阅读磁共振片。 这东西的复杂程度是完全超过X光片和CT光片的。 专业的影像科的学生，本科毕业也可能读不懂磁共振片——医院是一座现实的舞台，读书有没有用，在这片舞台，演绎的格外残酷。 “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开始吧。”凌然看过磁共振的片子之后，再拿起手术刀的时候，心里都要安宁许多。 在此之前，他只能读影像科的文字说明，主要查验有没有不适合手术的地方。 肌腱具体断成什么样了，他是没有太多感性的认识的，只能切开了再看。 大部分外科医生都是这样的。 事先设想种种，最终总结成一句话：切开了再看。 切开以后的情况符合预计是最好的，符合所学是次好的，符合个人经验是第三好，最糟的情况是：卧槽，这是啥？ 看得懂磁共振片的外科医生，能很大程度上避免最糟的情况。 当然，并不能完全避免。 总有的人，长的隐蔽奇怪。 “吃早饭了吗？”凌然轻松的切开患者的手指，并问候了大家一句。 “那个……咋这么问？”吕文斌的防备心很强，更有怪异感，凌然一般都是不聊天的。 “我怕你们睡着。”凌然看看四周，道：“说话应该能保持清醒吧。” 吕文斌松了一口气：“跟你说话可是清醒啊。” 值班的护士忍不住笑出声来。 吕文斌仿佛受到了鼓励，脸上也露出笑来。 “那就说说话。”凌然很有责任感的再问：“吃早饭了吗？” “吃了。”吕文斌无奈回答。 “吃的什么？猪蹄吗？”凌然说着将肌腱暴露了出来，吁了一口气，道：“和磁共振片里看到的基本一致，接下来就轻松了。” “那个……要不然，咱们还是不聊天吧。”吕文斌觉得钩子都要拉不稳了。 “好。”凌然更乐意，他原本就是勉为其难的强行聊天，要是能不说话，安心做手术，他才更开心。 有序的手术室里，多了不受控制的聊天，就像是肉里夹了沙子，吃还是能吃的，就是没那么爽了。 苏嘉福看两眼仪器上的数字，就搬着圆凳缩去了墙角，拿出手机打开游戏，准备趁着在线的玩家少，多占两座城。 自从智能手机诞生以后，麻醉医生的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麻醉医生，就像是在医院里坐牢，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奔波于不同的手术室，赚了钱都没处花。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麻醉医生在医院就像是过节，反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换着手术室刷手机，赚的钱都不够用。 一台手术接着一台。 预定的四台手术做完，竟然才刚刚七点钟。 有了手部解剖经验，以及四肢的磁共振读片能力的加成以后，凌然的术中耗时更短了。 当此时，凌然依然有些意犹未尽，但也无可奈何。 没有新的病人，凌然干脆往复健室去，想看看有没有早起锻炼的病人。 对于屈肌腱损伤这样的手部手术来说，手术固然是最重要的，围手术期的复健也是必不可少的。急诊科借用手外科的复健室里，早早的就有四名患者争分夺秒的锻炼着。 “凌医生，您来的可早。”有位患者立即认出了进门的凌然，热情的打起了招呼。 “恩，我来看看。”凌然严肃的点点头。 “您别说，我还正想给您看看我的手。”打招呼的患者心情极好，故意用伤过的手招一招，一点都看不出曾经重伤过的样子。 他在凌然靠近以后，又是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只见他拿着三只青枣，一会儿转枣，一会儿拿起放下，玩的不亦乐乎。 凌然入神的观察没多久，就听到系统“叮”的一声响： 成就：病人的衷心感谢 成就说明：病人的衷心感谢是对医生的最大褒奖 奖励：初级宝箱第104章 美疤 衷心感谢送的初级宝箱，凌然有阵子没拿过了。 在此之前，凌然拿到的“衷心感谢”，都是有大佬在身边的时候，才获得的。 表面上看，是大佬赞了凌然，从而让病人知道“我的手术超成功的”，然后，凌然才有衷心感谢的宝箱领。 自从开始做tang法以后，凌然这边的病人就只进不出了。 屈肌腱缝合的手术恢复时间长，最终成果别说是病人了，大佬一开始也不敢说个准话，凌然跟随查房，自然是落不到衷心感谢了。 突如其来的初级宝箱，不禁令凌然陷入了沉思。 眼前的病人也没到出院呢，竟然也开始出产“衷心感谢”了，再仔细想想，之前获得衷心感谢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到病人出院。 所以……只是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查房少了吗？ 凌然不由的陷入了沉思，并在内心展开了自我批判：历练tang法的任务让我飘了，为了增加手术量，我把查房的工作都交给吕文斌去做了，这实在太不应该了。虽然普通主治的病人，也都是住院医查房的，但我是普通主治吗？我为什么要与普通主治比较呢？ 凌然摸着下巴，继续思考。 本次“衷心感谢”，没有大佬背书，见面就拿，其实也很能说明问题。 首先，“衷心感谢”很可能必须见面才能拿到。 其次，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大佬背书的重要性。 “凌医生，我的手恢复的不对吗？”患者将青枣都给玩出水了，还没得到凌然的回应，不免有些心虚。 “你觉得自己恢复的如何？”凌然还想要多了解一些“衷心感谢”的出现机制，于是多问了一句。 患者更心慌了，道：“您这个话，怎么听起来就像是老师问的，你考的怎么样啊。” 凌然愣了一下，笑道：“虽然还要再做一次手功能分析才知道，但看你刚才做的动作，应该是没有大问题了。” 患者顿时松了一口气，连忙道：“那就好那就好，哎呀，您不知道，我刚才真是吓了一条。对了，我做了手功能的分析了，结果是优。” “抓力如何？能用得上力气吗？” “用得上，我搬箱子都能搬10公斤了。”患者嘿嘿的放下被蹂躏许久的青枣。 他这么一说，凌然立即对上号了，道：“你是王植对吗？46岁，在家里帮忙安装玻璃的时候，右手被戳穿了II区的食指和中指屈肌腱。我看了你上周的复健报告。” 人，他是怎么怎么见过的，但病例早就被凌然看过多次了。 “对对对，是我没错。”王植高兴的道：“凌医生看来是记得的。谢谢您给缝的这么好，我跟其他人打问过了，人家都说，我的手好的这么快，功能恢复的又这么好，真的是运气好。” 凌然笑而不语。王植的伤情在云医来说，属于比较轻的，但是……医学的事永远都有但是，伤情轻也不见得就能恢复完美。 从这一点来说，王植的运气确实不错。 换一名医生来缝合，说不定也能得到一个优，可想要恢复的这么快就难了，而且，优与优之间也是有差距的。日本人搞的那套金子翼法，要求就更高一些，不同的评测法的关注点也各有不同。 王植的手功能近乎完全恢复了，采用手功能评测也好，金子翼法也好，估计都在最高得分处，也怪不得他高兴。 手外科的手术，或者准确一点的说，屈肌腱缝合的手术，恢复的好不好，患者本人和家属，都能有极强的分辨能力。 它不像是心脏手术，做个心脏造影，结果还让人犹犹豫豫。更不像颅脑手术，照出来的磁共振的片子连医生都不太看得懂。家属更是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手外科的手术做完，从病人开始复健之日起，就会有明显的差别。 最糟糕的结果是血管没缝好，血供不足，进而坏死截肢。 勉强缝合起来却丧失了功能性，也是医生们尽量避免的。如日美等发达国家，外科医生金贵，更是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失去功能性的手指上。 恢复部分功能是最常见的，能伸不能屈的，能动不能捏的，都不算恢复的太好。 至于恢复的好的，病人和家属不用医生来说，和以前的正常状态下比一下，就内心有数了。 “给我看看你的手。”凌然坐到了对面，抓着王植的手，做了几个简单的测试。 旁边几名患者，一边做着自己的复健，一边关注着王植的情况。 “看来是好了，可以安排出院了。”凌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是吧，我这个手是好了啊。不会再反复了，对吧？”王植乐的不行。 凌然肯定的点头。 “太好了，太好了。”王植又握住凌然的手，使劲摇晃两下，道：“您不知道，我这个手，我最近真的是担心死了，我是给私企做会计的，工作的时候，也不觉得自己的手做过什么精细操作。结果受伤了，才知道严重。” 王植情绪有些激动的道：“我前些天还想，右手要是不能恢复全部功能，不光写字会有问题，打键盘也会有问题。就是恢复的稍微好一点，不能正常使用，还是要影响工作，我们做会计的，每年都有特别忙的时候，大家忙都忙不过来，我的手要是再拖累一把，那真是有够麻烦的……” 凌然也就微笑倾听，他不是个爱插话的人，何况现在没什么事做。 其他的病人也趁机请凌然帮忙看手。 复健是个很枯燥的过程，而且不是线性恢复的。 许多病人复健到了一定的程度，短时间内没有改善，就会非常焦急。 凌然的医生身份，此时给了大家安慰的效果。 这时候，一名复健中心的护士过来，看到凌然在给几个人做测试，就在旁笑道：“你们的运气可是好了，你们当时是凌医生给你们缝的皮吧，凌医生缝合出来的伤口可漂亮了。” 凌然的手术量起来以后，缝皮就经常交给吕文斌和马砚麟去做了，而现在做复健的几个人，都是凌然最初的患者之一，已接近出院了。 几名正在复健的病人都是男性，显然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都互相看了起来。 护士见凌然在场，就主动帮他吹捧道：“凌医生的缝合水平，在我们医院也是公认的，复健室不是有以前的病人的缝合后的照片？你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凌医生缝的简直是艺术品了。你们能碰上凌医生的缝合，很难得的。” 男人们对自己的手是否好看，并不是特别在意，但也都有些好奇的去找了房间角落里的自制册子。 复健中心向来有拍照留底的传统，一些恢复情况好的病人的伤口图，就会整理成册，既用来自我宣传，也是对后续复健病人的一个激励。 几个大男人围着一本杂志样的册子，一页一页的翻，同时与自己的伤口相比较，还真的是看出了许多异同点。 “这个还真是缝的有点糙啊。” “手背上留的伤疤这么大，以后出门要被人盯着看吧。” “还有这么恶心的？看着不像是人手了。” 复健中心选出来的都是较好的案例，但不一定就是伤口缝线漂亮的案例，在这一点上，很多医生与凌然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手外科是老牌科室，它的老牌高端医生，年纪都在50岁往上了，潘主任那样的副主任是在手外科是被称作年轻有为，破格提拔的。 而在老医生们心里，缝合的好坏是很重要的，肢体的完整度也需要考虑，但缝线留疤的面积，疤痕的好看，那就完全不用考虑了。 凌然哪里受得了这个！ 要他缝皮的时候，不能把皮完整的对合起来，他都挠心挠肺的不高兴，至于缝线弯曲，角度刁钻，针脚的间隔不同什么的，更是完全不能忍受的。 后期做的手术，吕文斌等人缝好了就包扎，凌然眼不见心不烦，但只要是他自己缝合的，怎么看都缝合的很漂亮。 复健中心的护士们天天看到的都是伤疤，对伤疤的敏感度极高。 凌然本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甚至病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小护士们内部早就流传起来了。 像是谁缝的皮好看，谁做的手术预后好，谁的病人易痛易感染，病人们不懂得，医生们不了解的细节，全都落在护士们的眼里。 叮！ 叮！ 叮！ 又是三只“衷心感谢”的宝箱，落入了凌然手中。第105章 艺术性 “凌医生，你看我们，一个个都傻乎乎的，得了好都不知道。”王植的老婆过来送东西，听了几个人的话，赶紧感谢凌然。 旁的患者道：“之前就觉得缝线搞的挺好的，现在才知道这么考技术……” 凌然在场的情况下，还没出院的病人和病人家属，自然是要对他赞誉有加的，至于真心实意与否……家属的凌然是不知道的，病人们已经把衷心感谢都给交了。 他们天天在康复中心泡着，自己的手部恢复的比别人好，本来就是心里有数的。 现在有护士在旁敲边鼓，一个个立即觉得自己中了奖。 凌然保持微笑。 想想此前做“Tang法”历练的任务的时候，每做10个tang法，才有1个初级宝箱开，凌然顿时觉得衷心感谢的性价比极高。 同时，凌然对于后期将缝皮的工作交给了吕文斌和马砚麟，也进行了深深的反省：还是太飘了，总想着把杂务交给助手来做，却没有宏观的考虑问题…… 复健中心的护士见凌然高兴，自己也觉得高兴，再次强调道：“我们凌医生是专门做tang法缝合的，你们想想，肌腱那么小，又那么难缝，凌医生都给你们缝的好好的，外面的皮肤缝合，由凌医生亲自做，是多难得的……” 病人和家属听了护士的话，纷纷点头表示认可，趁机问出一大堆的问题。 凌然捡着重要的回答了两句，剩下的都有护士小姐姐给代劳了。 复健中心的护士，听过的复健病人的问题太多太多了，其中大部分，都是轻轻松松就能解决的。何况在场的四名病人，恢复的是确实极好，长的也是中规中矩的正常人类形态，并没有太奇诡的问题。 凌然捡着空闲的时间，将四只初级宝箱全部打开。 四连开的结果…… 自然是4支绿油油的精力药剂。 至此，凌然存下来的精力药剂已有21支之多，也许能做到连续一个月值班不睡觉的成就。 凌然随手将精力药剂揣入兜中，脸上无喜无忧。 对于这样的结果，他早就有所预料的，同时，他也知道，再过分的运营商，抽奖的概率也不能是0来着。基础的洗衣粉肥皂之类的，总得给准备一些吧。 凌然就坐在复健中心里，默默的等待着康复病人的刷新。 云华的复健中心，主要采用的是预约制，从8点钟开始，每过20分钟，就有一批新的病人和家属过来，大部分都是手外科的，偶尔也会有急诊科的病人。 而每来一波，护士小姐姐就会不厌其烦的向大家介绍凌然的“厉害”，缝合的完美，以及被凌然缝合的难得。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平时聊天要费口水，帮凌然吹嘘，不见得更累。 当然，护士小姐姐也是看出来了，凌然愿意坐在复健中心里，十有八九是为了被病人和家属们恭维。 这并不奇怪，甚至都不变态。 作为一名工作数年的护士小姐姐，他可以肯定的说，变态的医生才不是这样的！ 10点钟。 保持微笑的凌医生，再次得到了四只衷心感谢，并四只初级宝箱。 同时，一位昌西美术学院的女性讲师，也加入了为凌医生吹捧的行列： “要我说，你受伤的位置不太好，但凌医生缝合的就太好了，一部分沿着手掌的纹路，一部分是从手指中间跨过去了，我觉得跨过去的这部分最好，反而让你的手指变的修长了，就像是纹眼线了一样，是不是有点那个味道？” “这个缝线好细哦，凌医生肯给你用这么细的线，也是很有自信的吧。其实从我们搞艺术的人看来，太细的伤疤反而会更明显，但是得靠近了认真的看，离远一点，你的伤疤就看不出来了。” “其实我特佩服凌医生，我以前给补习班的学生上课，让他们画个直线，都能画的歪歪扭扭的，补习两三年的孩子，画不好直线的大有人在。你看凌医生的缝合线，这是用针缝出来的吧，线直的像是用尺子量出来似的。” 凌然只是保持着微笑，听着复健中心里的各种声音，三五不时的收起新得到的初级宝箱。 他决定来一套十连抽，目前积攒了7个，很快就达成目标了。 “咦，你的怎么这样？”昌西美术学院的女讲师，忽然大叫了一声，像是被吓住了似的。 她面前的病人收起手来，道：“我缝完就是这样。” “你这个是用牙齿缝的吗？” “怎么说话呢，有用牙齿缝的吗？” “所以，你这个就是别的医生缝合的吧。手外科的医生缝出来的都是你这样的，缝线想往哪里歪，就往哪里歪，一副随心所欲的样子。我们凌医生做出来的手术，不是这样子的。”女教师颇为不满的又加了一句，道：“凌医生的缝合都可以说是有艺术性了……” 病人有点委屈：“我这个手术真的是凌医生做的。” “咿，这么丑，你骗谁啊。你看我们的伤口。”女教师露出自己整洁光滑的伤口，道：“我要不说是肌腱缝合，你肯定以为是个小伤口吧，而且还处理的特漂亮，你的呢。” 病人低头看看自己歪歪扭扭的伤口，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自我怀疑：“但我真的是急诊科做的tang法，你看我的手环，急诊科的。” “说不定急诊科也进新人了，或者就是手外科的医生临时给你缝的，我给你说，你别看手外科的名气大，那些主任副主任们缝出来的伤口可丑了，就像你这样的。”女教师极度嫌弃的摇摇头。 护士赶紧出面，对病人道：“你的手部恢复的挺好的，用不了多久就能出院了，外面缝合的不好看，不会影响到手部功能的使用的，不信你问问凌医生……咦，凌医生呢？” 卷走了7个初级宝箱的凌然，默默的返回了手术室。 他前期自己缝合的病人，不少人都刷了衷心感谢出来，至于后期吕文斌等人做的…… 凌然觉得，大概也很难刷到那么衷心的感谢了。 想想做了100次的tang法缝合，才得到了10只初级宝箱，今天在康复中心坐坐，就混到了11只初级宝箱，凌然已经忍不住想要返回手术室了。 大不了再刷100例屈肌腱缝合嘛，这次如果全部由自己来缝皮的话，衷心感谢应当能得到不少吧。 凌然想的嘴角都翘起来了。 “系统，开箱。”凌然进入手术区，脱掉衣服，先进淋浴室领域，然后一边冲水一边下令。十连开是等不住了，就只能7个宝箱装模作样一下。 七只初级宝箱一溜摆开，齐齐掀开盖子，冒出一片绿莹莹的光。 “这个是什么？”凌然从一堆精力药剂中，发现了一本书。 单项技能书，获得分支技能——显微镜下的神经束膜吻合术（大师级）。 说明：神经吻合术的一种，用于修复各种原因造成的神经完全断裂，或部分断裂。 凌然第一时间收起了精力药剂，并拍开了单项技能书。 “有点厉害啊。”凌然享受着热水冲击身体的舒爽，对新得的技能赞叹有加。 赵乐意今天也有手术，刚好脱光衣服，进入淋浴室，就听见凌然的一声赞叹。 赵乐意转头看看淋浴室里的镜子，再低头看看自己，再扭头看看磨砂玻璃后的凌然的身影，情绪不由的变的低落起来。三更庆祝一下好艰难的爬到了第五，感谢大家。 其实，本月有许多书都没有发力，就这么让咱闯了上来，殊为难得。 正因为如此，就更需要把握机会了，所以，三更又出现了。 只希望多出来的一更，能争夺多一点的月票，巩固一下得来不易的成果。 作为一名萌新作者，写一本医学类的书，压力是很大的。 那么多医生读者、医学相关人士在看书且不说，普通人进医院的机会总是有的…… 在我看来，较少作者选择现代医学的题材，尤其是以手术为主的医学题材，写起来麻烦，略有困难，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要写的有趣一点，那写作过程，是绝对不有趣的。 一只母鸡每天下三个蛋，都会觉得腚痛，鸟豚一天写三更……腚当然是不痛的，这一点很明确。 但是，若能得到一张月票的鼓励，那就更好了。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三更庆祝一下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06章 神经束膜吻合术 “李华敏，是吗？” “是的。31岁，女性，跌落后被硬物刺穿手掌……” 凌然进入手术室内，问了一句，就听着吕文斌的报告，自己先探头探脑的看各种片子。 他以前没这样的要求，自从他有了，急诊科的手术室就专门增加了一大面的移动背光板。 医院就是这样一个机构，你的技术水平够高，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如果要不到，那就说明你的技术水平不够高，用浅显一点的话来说——买命需要多少钱？买自己的一只手需要多少钱？ 在面对高水平医生的时候，医院投入向来是不惜工本的，有资格成为医院决策者的领导，也都足够清楚的知道，高水平医生是不能单纯以手术费和医药费收入来计算的。 当然，高水平医生的水平必须是非常高的，是远远超过医生平均水平的。 在这一点上，医生与运动员很像。 普通水平的医生，就像是普通水平的运动员，为了达到二级、一级，自我感觉累的要死，苦的不行，然而，谁在乎？谁知道？谁关心？ 他们训练5年，8年甚至10年才能达到的程度，局外人都懒得看一眼，局内人也只是将他们当做是基石而已。价值也与小石头差不多。 高水平的医生，更像是高水平的运动员，是至少有资格在省级运动会拿名次的。 在大一点的三甲医院里，这个要求还得再高一些——你得是有资格参加全运会的，起码的起码，是有潜力，在未来数年，有希望成长到这样的程度。 凌然显然是有的。 100多例tang法就是他的底气。 医院领导都不用太多的精神去比较，就以潘主任作为对标，就能给凌然的价值划一条底线了。 潘主任已经是省内知名的手外科专家了，没有那么有名，但是有名的，是省内手外科相关会议中必请的，若有全国的屈肌腱相关的，肌腱相关会议，他也肯定是能拿到邀请函的。 单论tang法缝合，潘主任在昌西省内是数一数二的专项专家，是业内转诊的第一选择。 凌然也就是到云华的时间尚短，身份略显尴尬，使得云华医院的官僚体制尚未运转起来，做出最终决定。 但在急诊科内部，凌然享受的待遇已经相当高了。全时段手术室的使用权，满额的手术费，全额的医药耗材的提成，半专职的助手和规培生等等。 当然，凌然展现出的能力更加令人惊喜。 不断以“优”评级出院的病人，放在全国任何一所医院，都是惊人的成就。 吕文斌现在望着凌然，都是有畏惧感的。 “尺神经受损，是吗？”凌然此前是看过片子的，现在再多问一句以确认。 吕文斌愣了一下，忙道：“尺神经沟是有神经受损。” 吕文斌是有些习惯凌然的做事风格了，却很少见他关注神经受损。 一些小的神经损伤，是可以不用缝合的，略大一点的，是缝合也可，不缝合也可的，再严重的，也就是所谓合并神经断裂之类的，就不会送到云医急诊科来了。 现代医院的专业科室，本来就会筛选疾病，越复杂的疾病送往越牛的医院，普通医院只做自己熟悉的病例以提高成功率。 凌然以前不做神经缝合，就会将神经严重受损的病例筛选出去，同样被筛选的还有合并骨折较为严重的。 他现在能做了，再遇到这种有手术指征的病人，就可以进行缝合了。 “一会肌腱缝合以后，再给他做尺神经的束膜缝合。”凌然迅速的做出了决定。 所谓手术指征，就是指疾病符合常规手术规定的标准，手部神经损伤的手术指征其实很低，因为一期缝合（针对早期良好伤口）的对神经损伤的效果很好。 而且，缝合好的神经比不缝合的神经更好，此点不言而喻。 但是，医生们却很少有喜欢缝合神经的，尤其是神经外科以外的科室，经常是能不缝合就不缝合的。 首要原因自然是缝合困难，简单来说，三甲以外的医院，能做神经缝合的凤毛麟角，缝的好的就更少了。而缝合不好的话，还真不如不缝。 凌然以前也是如此，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 现在，他已经拿到金刚钻了。 吕文斌犹犹豫豫的开始做术前准备。 凌然多看了一会片子。 大量的磁共振片和X光片插在背光板上，在外行人看来颇有些混乱，凌然则看的津津有味。 大师级的磁共振片的阅读能力，带来的体验，对临床医生来说，就像是开了天眼一样，不用解剖而胜似解剖的清晰感，只要用过了，就离不开了。这比从影像科的医生那里得到的只言片语要有用的多。就是影像科医生自己，在不懂专业的情况下，也不能得到凌然所能得到的大量信息。 未来的医疗环境，对于医生的阅片能力的要求，肯定是越来越高的，但就目前来说，普及还非常困难。 本科毕业的医学生不做专项训练，必然是看磁共振如看天书的。 而凌然的大师级阅片能力，却是比大部分的影像科医生还要强。 为了做好自己的第一例神经束膜吻合术，凌然看了很久，看的很仔细。 对于肌腱和神经的缝合的次序，刀口的展开方向等等，凌然都在脑海中，仔细的思量了一番。 以前做tang法，那是固定的术式，固定的次序，并不牵扯到别的什么，按部就班的做就是了。 加上神经吻合术就不同了。 这就好像原本计划建一座大桥，现在要建一座立交桥，大桥可以按部就班的设计，立交桥就必须因地制宜的做考虑了。 吕文斌等人虽然有些奇怪，可还是安静如猫。 “开始吧。”凌然回到了手术台前，面无表情的道：“屈指功能重建术，合并尺神经束膜吻合。今天的手术和往常有所不同，要打起精神来。” 凌然特别提醒了一声，就以持弓式开端，轻轻的划开了一个十二厘米长的大口子。 吕文斌看的眼神一凝。 住院医做久了，看看主刀的开口，有时候都可以猜到很多。 不提个人习惯，同一个主刀在同一个术式中，开口越大，手术越难。 凌然是一个很注意开口美观的医生，此时划出一个超标准的大口，立即就震醒了吕文斌。 不用凌然多说，吕文斌就赶紧夹着纱布上阵了。 凌然稳定而缓慢划开病人的肌肉层，完全不求速度了。 吕文斌更加竞争而积极的参与了进来。 熟悉的屈肌腱缝合，即使凌然刻意的稳了稳，还是很快就完成了，紧接着，就是神经束膜吻合术。 人体的神经，是好像网线一样的构造。 核心是多根束膜，它们是发挥作用的部分，就像是网线里的双绞线，外膜像是网线的皮。 所不同的是，因为神经的生物性，它是有自我愈合能力的。 在此基础上，神经吻合术通常有三种，分别是外膜吻合，束膜吻合，外膜与束膜同时吻合，用的最多的是外膜吻合，也就是把皮缝起来，里面自己长。 长的好坏，医生能有一定的控制，但不能完全控制。 束膜吻合的控制性就更强了，但难度也要大的多。外膜缝合往往还可以采用肉眼，束膜缝合就完全不可能了。 吕文斌有些担心的看向戴着显微眼镜的凌然。 他是没戴显微镜的，因此有些看不清凌然的操作。他甚至连线都看不清，10-0的缝线移动起来，是真正的细不可查。 “束膜确实蛮坚韧的。”凌然突然来了一句。 吕文斌愣了一下，也好奇的问：“比猪皮还韧？” 凌然想想，道：“韧多了。像猪脚皮。” 吕文斌了然。 “好了。”凌然快速的用持针器打结，宣布缝合完成。 吕文斌讶然：“就缝好了？束膜有好几根吧。” “都缝好了。”凌然吁了一口气，接着就开始关闭创口。 原本已经准备好了缝皮的吕文斌呆了一下，只好继续乖乖的打下手，心里安慰自己：今天这个手术比较重要，凌医生比较重视。不要怕，是技术性调整，不要怕。第107章 五行多木 “凌然，你今天做了个神经束膜缝合？”周医生看到凌然进到办公室来，就低声问了一句。 医院里面没秘密。尤其是医术和男女事务。 “是。”刚做完手术的凌然一口气喝光桌上的水，才算是解渴了。 “缝合的效果怎么样？你还真的敢啊。”周医生静等了几秒钟才继续问。医生做手术之前都习惯了忍饥挨饿的，尤其是做几个小时长度的普通手术，排尿基本都靠憋，喝的越多，结果越惨。 成人纸尿裤倒是能解决大部分麻烦，但是，一方面考虑到形象，另一方面考虑到价格，医生们都是能不穿就不穿的。 凌然认真的回想了一下，道：“神经恢复的好的话，效果应该很不错。” 周医生被噎了一口似的，道：“你是真的有把握？” “是。”凌然回答的如此简单，更是让周医生摸不出深浅来。 “那你准备一下，霍主任一会肯定要问你的。”周医生再提醒一句凌然，就回座位喝茶去了。 在三种神经吻合法中，神经束膜缝合是最硬核的。 通常来说，一个医生的缝合技术好，就可以尝试进行神经外膜吻合，像是凌然有大师级的间断缝合术，多练习一下，也有做神经外膜温和的基础，但是，要在显微镜下做神经束膜缝合，那就比较讲究了。 至于第三种的外膜与束膜吻合术，既然是前两者的合并，难度也是放在束膜吻合术上面的。 但不管是那种吻合术，会神经吻合，能做的手术范围就瞬间提升了一个级别。 以前的时候，凌然做的手部II区屈肌腱缝合，遇到合并神经损伤的，合并骨折的，霍从军都是直接拒绝的。 云华急诊科收录的屈肌腱损伤的病人，就是单纯的屈肌腱损伤的病人，至多只是如李华敏那样，有一根半根可缝可不缝的神经断裂。 超范围的患者，要么想办法前往省外治疗，要么去手外科接受Kessler法之类的肌腱缝合，再请求神外会诊缝合，实在不行，就先做肌腱缝合放弃神经吻合，再复杂的，也许就只能截肢处理了。 但是，凌然的神经束膜吻合术的成功率要是起来了，霍从军再想找病人都容易的多了。 很多手部受伤的患者，都是合并神经损伤的。 最重要的是，无人区肌腱吻合术一并神经吻合术，这个逼格相较于单纯的无人区肌腱吻合术，又高了一筹。 也就略略逊色于断肢再植了。 在手足外科的范畴内，做到这一步的医院已经不多了，尤其是考虑到成功率，凌然的手术就更值得期待了。 不一会儿，霍从军裹着一股子热气冲进来。 “凌然！”霍从军进门就叫，气势足的像是寻找骑士的元帅，头毛飞舞的像是只杂毛老猫。 凌然转头看过去。 “你做了个神经束膜吻合术？”霍从军的问题与周医生的都差不多。 后者得意的向凌然甩甩眉毛。 他在揣摩人的时候，可从不懒惰。 凌然依旧回答了一句“是”，想想又按照适才给周医生回答的那样，再说了一句“缝合状况不错，看后期恢复。” “我们去看看病人。”霍从军当然不会听了就算。 看着凌然起身，周医生也毫不犹豫的套上白大褂跟随，办公室里几名没事的医生亦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病房内。 李华敏已经苏醒了过来，她的手部虽然被包扎固定了起来，人却挣扎着要起来，喊道：“我要换病房，这间病房对我的恢复不好。” 霍从军眉毛一皱，心想：本科室做的第一例神经吻合术，恢复不好怎么行？ 他的目光立即就向周围的护士们看去。 迫于霍老板的压力，原本不想理会的护士，此时只能上前，好声好气的问：“你怎么了？” “我要换病房？”李华敏道。 护士问：“为什么要换病房？” “病房是绿色的，我不能沾绿。”李华敏的声音还有点沙哑，但说的还是很清楚的。 护士循循善诱：“你为什么不能沾绿？” “我五行木多，木多不穿绿，也不能住绿房子。你们给我换一间病房。”李华敏不舒服的扭动两下，又道：“我在绿房间里恢复不好的，你们要是不给我换房子，我的病肯定好不了。” 护士听到此处，觉得满足了，双手叉腰，看向霍从军。 霍从军很是无奈，他原本以为是病房的设施有问题，还想着要不要调整的问题，现在听到五行木多，顿时就凌乱了。 凌然也稍稍有些遗憾，患者从头到尾都是他缝合的，原本还想着混个衷心感谢呢，现在看来，要想这位李华敏感谢，自己做的还是很不够的。 “我不管，你们不给我换房间，我就要出院，我不要呆绿色病房里。”李华敏又叫了起来，还要从床上跳下来，虽然只是装装样子，家属还是嗷嗷的在旁助阵。 “病房都是绿色的。”霍从军耐着性子，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说了一句。 “绿色对木多的人不好，你们可以重新漆几个病房出来。”李华敏给出建议。 霍从军淡定的问：“漆什么颜色？” 李华敏立即道：“粉红，我要粉红色。” “为什么要漆粉红色？” “粉红属钱，我五行缺钱的。” 霍从军愣神看了几秒，发现对方真的不是开他玩笑，气的转身就走。 出了病房门，霍从军道：“不知道的，还以为尺神经接脑壳里了呢？” 周医生嗬嗬的笑两声，道：“许是麻药的劲头还没过去。” 凌然反而觉得有些新奇，他见到的是麻醉状态下的病人，当时还是很有救死扶伤的成就感的。 “给她做个神经肌电图。”霍从军说着补充了一句：“分析一下她的神经恢复状况，人就不要再给我看了。” “好的。”凌然接下了命令。 “你的神经吻合术要有一定的成功率，成功率起来了，病人有的是。”霍从军因为期待的关系，额外给予了凌然指点。 云华医院目前做神经吻合术的，主要是主干神经，如正中神经之类的，因为粗，坏掉了补一下并不难，难的就是小范围内的创伤，合并有神经损伤的，非常难对付，能开展的术式很少。 但是，照霍从军的想法，凌然最多也就是私下里练了一段时间，肯定还是需要时间和病例来磨的，他刚才就等于放开了一个小口——只要保证一定的成功率，他就支持凌然搞下去。 周医生扭头去看凌然，也不知道他听懂了还是没听懂。 “神经肌电图照好了，我拿给你。”凌然依旧是简单的回答。 霍从军无所谓的道：“这个估计没什么希望了，之后再有病例，都记得整理出来。”第108章 神经病人欢乐多（求月票） 云华医院。 神经内科。 肌电图室的女医生曹月似笑非笑的坐在椅子上，看着吕文斌推着平床靠墙放好，才开口道：“行了，到那里就好了，剩下的我来吧。” 吕文斌看看平床上的病人李华敏，道：“不用我帮忙？” “用不着。”曹月呵呵的一笑，道：“你在外面等就好了。” “这个……病人比较有个性，你注意些啊。” “没事，我见过的病人多了。”曹月瞥了他一眼。 吕文斌见人家的表情都不耐烦了，犹豫了一下就离开了诊室，找了张长椅，坐了下来，长长的吁了口气。他最近几天都没有蹭到缝皮了，手痒的不行。 诊室内。 曹月轻飘飘的哼了一声，心道：有个性的病人多了，谁没见过啊。 他最看不上的就是外科的一票住院医，要本事没本事，要专业没专业，偏偏还都牛的不行，好像自己随时都能成为技术大佬的样子，然后还动不动的教育人。 在曹月看来，这些外科住院医，都是些做脏活的一根筋。 别看手术室里的环境干净，可实际上，每过一段时间，手术室都会有某种病菌流行。外科医生的白大褂经常也只有早上的时候干净，而他们每天接触的血污，怕是比一般人一辈子接触的都多…… 相比起来，曹月的工作环境就舒服多了。 肌电室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仪器与电脑相连，只要给病人皮肤上贴片，剩下的操作就全部通过电脑来操作了。 从外观来看，也就是比心电图复杂一点的检查。 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全医院顶轻松的岗位了，没有点关系，想都别想，和外科医生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是两个世界了。 曹月每当想到此，都会在心里唱：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你就是专门测神经的医生？”李华敏侧躺了起来，露出半只手臂的红色绸布袖子，很鲜艳很漂亮。 曹月停止了内心的歌唱，呵呵的笑两声，举起贴片，道：“我是专业做肌电图的，不是测神经的。来把袖子捋一下。” 曹月说话间，自己动手，将病人的袖子给捋了起来，且道：“你手上打着外固定，还能把两个袖子都套进来？” “后面有纽扣。”李华敏回答了一句，又问：“那我神经好着吗？” “还不知道呢。”曹月有点烦了：“都没测呢，谁知道啊。” “神经要是不合适的话，就是中风了是吧？” “脑神经有问题才是中风。” “那我脑神经有没有问题？” “没测，我也不知道。” “医生，你别骗我，我不怕死。”李华敏认真的道：“我问家里人，他们都不说。我知道的，所有人都瞒着我，那是对我好，但我就想知道。” 曹月皱皱眉：“但我真不知道。” “医生！”李华敏着急了，一把掀开了盖在身上的小被子，大声道：“医生，我不怕死，我就想死的明明白白，正常人没事测什么神经，我又不是神经病！” 曹月盯着李华敏的红绸唐装式样的上装，看了好几秒，总觉得有点熟悉的奇怪。 被注意到身上的衣服，李华敏的表情一下子缓和了，问：“好不好看？这个衣服是我自己设计的，老人说寿衣要大红的才吉利，但我五行属粉红，就绣边用粉红，布料才用大红，中间的五福捧寿用金色……” “你穿的是什么？”曹月震惊了。 “寿衣！”李华敏严肃的道：“你一会儿给我测神经，要是我的脑子有问题，我就穿这身衣服跳天台，免得连累家里人！” 李华敏很认真的看着曹月，道：“你好好测，看我脑子有没有问题！” “你稍等……”曹月颤巍巍的起身，打开办公室门，喊：“吕……吕医生，那个……请你来帮一下忙。” …… 第二天。 吕文斌站在病房外，向来查房的主任汇报：“患者神经吻合状况良好……” 李华敏半躺在床上，向房外的医生们招招手。 “老杜进去看下，我们去下一间。你继续说。”霍从军过门而不入，将副主任给派进去了。 吕文斌道：“肌腱缝合也没有问题，强度较高，凌医生医嘱可以开始早期复健了……” “就按照凌医生的医嘱来。”霍从军没听两句就斩断了吕文斌的话。他之前就不懂手外科的东西，现在就更放手给凌然了。 在任何一家医院里，一名医生如果能将某个术式做上百例，而且优良率达到本地该类型手术的平均值，那都是妥妥的该项专家了，因为你做的同等术式越多，遇到的奇怪情况就越多。更别说凌然的优良率远超90%。 当然，普通医院的医生，要想有资格做某个术式，都可能要花费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而要重复的进行某种术式，不仅需要医院和科室配合的，还得环境配合。大部分医院的大部分医生，每天能分到两三例主力术式就算不错了，想积累某个术式到100例，非得好几年的光阴不可。 也只有到了资深主治的程度，医生的选择权增强，在科室的影响力增大，才能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术式，甚至将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术式，作为本科室的主力术式。 霍从军是军医出身的急诊科医生，看重天赋远多于资历，对于凌然的信任感也是与日俱增，因此，他查房的时候虽然认真，却是很少擅改凌然的医嘱，也就是在病人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或其他合并症状的时候，才会调整用药等等。 吕文斌羡慕的脚都内八字了。 在医院里，大主任对小医生的干涉是全方位的。可以今天给你放假，让你和老婆加油搞个孩子出来，也可以明天让你加班，去看某某病人的屎色是否正宗。要像是霍从军这样，能被充分尊重医嘱的，基本都是治疗组的组长了。 在云华急诊科，就是其他两位主任医师，另两位高年资的副主任。 一会儿，杜主任返回医群。 “合并神经损伤的病例，凌然是不是可以做起来了？”霍从军与杜副主任轻声商量。 杜主任犹豫了一下，问：“刚才的病人表现的是不错，但会不会太急了？” “合并神经损伤的病例多啊，找起来也容易，不用咱们老打电话了。”霍从军说了一句，又低声道：“据我所知，昌西省内，能独立做屈肌腱缝合，做神经束膜吻合的医生，数的出来吧。专门做这个的就更少了吧。” 杜主任呵呵的笑两声。 能做屈肌腱缝合，并且合并神经束膜损伤的医生确实不多，专门做的确实更少。但这原本就是个话术，就好像有一片森林，你要找一颗松树，旁边必须挨着棵槐树，再旁边还得挨着棵榆树，而且中间不能间隔着任何植物。 松树很多，榆树很多，槐树也很多，三棵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在医院里还是有意义的。 能做屈肌腱缝合的，能做神经吻合术的，再要是能做骨科手术的，人家一天到晚都在做断指再植，哪里有功夫给你单做一个屈肌腱缝合合并神经断裂的。 能单做神经吻合术的也很多，但多是神经外科的医生，人家颅脑手术做不完，一做就是一晚上，也懒得到手外来会诊。 当然，能单做屈肌腱缝合的手外医生也很厉害了，也懒得养神外的脾气。 手外的手术又都是限期24小时内完成的手术，且越早处理效果越好。那些同时受创于屈肌腱断裂，合并神经损伤，又没有断指的患者，很多就只能得到良好的屈肌腱缝合技术，以及不太差的神经外膜吻合术了。预后如何，基本靠命。 有些大医院实在忙不过来，就会询问病人是否愿意截肢…… 美国断指再植的比例2%，依靠的是严格的审查制度。抽烟酗酒以及任何不能保证良好生活习惯的人，就算有保险，也不一定能得到一名精英医生两个小时的倾力救助。 所以，松树榆树和槐树靠不靠在一起并没有意义，除非你把它们一起砍倒了。 “做起来我也不反对，就是屈肌腱损伤的患者恢复期太长了，神经的恢复期更长吧，咱们的病房又不够用了。”杜医生勉强提出一个意见。 “不够就加。”霍从军大手一挥。他梦想中的大急诊中心，应该有两百张以上的病床，若能有重渝急救中心那样500多张病床，他也不介意。 “病源多了，也不要凌然做的太拼了，年轻人低头猛冲，也得抬头看路。”杜医生说到此处，问吕文斌：“凌然还在做手术？” “是，手术刚做到一半，有点意外情况。”吕文斌随口胡说的，算是个没有随同查房的理由。 别的小医生要是经常不参与主任查房，多半是小鞋穿到骨折。然而，医院的明规则潜规则，向来都是针对普通医生的，有技术的医生，从来都是特例。 就好像差生做什么都是错的，好学生做什么都是对的一样。霍从军现在提起凌然就满脸笑容，道：“是得让凌然注意身体，不要光是工作。他今天几点来的。” “四点钟。已经做了三例手术了，现在做的是第四例。”吕文斌说的都是一阵肝颤。主刀四点来，他就得三点多来，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全云华医院，会这么玩的医生总共也就三四个。却是让他给碰上一个。 霍从军却不觉得凌晨四点开始做手术有什么奇怪的，只点头道：“怪不得他上次给我说下午时间都浪费了。不过合并神经损伤的病例加起来就好了，到时候就怕下面的医院转诊的太多了……” 正说着话，霍从军的手机铃声悠扬的响起：有一只，受伤的苍鹰，受伤的苍鹰，它穿过，穿过山谷…… 众医屏息凝视，齐齐望向主任。 “好的，我明白了，一定集中科室优势力量……一定全力保障安全，保证医疗质量……”放下手机，霍从军目光如鹰一般的锐利，道：“郝局长的女儿被烧伤，烧伤组的都去准备吧。其他医生也不要掉以轻心，把手里的工作快点交接一下，随时准备支援。” 此时再继续大查房已经没时间了，群医四散而去，忙忙碌碌的做准备。该收拾病历的收拾病例，该交代医嘱的赶紧下医嘱，该调整手术时间的赶紧调整手术时间，该上厕所的赶紧去抢位置…… 杜主任靠近霍从军，面带忧虑：“咱们私下里说，烧伤了怎么不去总院？” 云医急诊科治疗烧伤很有名，但在圈内，无论实际水平还是影响力，都不如陆军总院的刘主任。后者在烧伤领域是全国排的上号的。 霍从军向两边看看，低声道：“倒开水的时候，烫到脚了。”第109章 小哥哥（求月票） 急诊楼接诊门外。 自副院长以下，一票医生们以各自地位不同，排成一个宽阔的扇面，面色沉静，站立如钟。 没两分钟，一辆四成新的帕萨特停到了门口，下车的滴滴司机望着白茫茫的一片，很是愣了几秒钟。 霍从军挥挥手，一辆平床“嗖”的停到了车前，两名护士目光坚毅，动作标准，腰挺的笔直。 “好疼好疼。”一个女孩子单脚从车里跳出来，爬上平床，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了，口中呜咽的喊着什么。 郝局长从另一边下来，有些心疼，又有些忧心的与周副院长握握手，道：“小孩子做事慌里慌张的，结果把自己烫到了，我母亲吓的够呛，一定要我打电话，只好麻烦你们了。” 女孩子猛的抬头：“我不是小孩子了。” “等你上了大学再说这个。”接着，郝局长双手合十，向周围的医生们拜一拜，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惊扰到了大家。” 人家客客气气的，医生们不多的怨气也就消散了。 周副院长见状，再挥挥手，群医退散，皆大欢喜，医院表达了自己的重视，郝局长感受到了医院的重视…… 霍主任快走两步，询问病史、过敏症状等等，赵乐意则跟着平床到处置室，先检查烧烫伤的部位。 “爸……爸……”女孩子第一时间喊了起来。 落在后面的郝局长顾不上寒暄，三步并作两步的跑过去：“怎么了？怎么了？” “咱们说好的……”女孩子泪眼朦胧的，可爱而萌，就算大声喊，都不让人觉得讨厌。 郝局长呵呵的笑两声，搓搓手，道：“那个……郝蓓啊……” “咱们说好的！” “好吧好吧。”郝局长此时转脸对霍从军笑两声，道：“霍主任，你看，我们有个不情之请。” “您说。”霍从军一生经历多丰富啊，眼皮子都没颤一下。 倒是旁边的赵乐意脸皮微颤。 难得一个能在卫生系统的领导面前露脸的机会，他真怕对方提出一个奇葩的要求，而就他的经验所知，权患提出奇葩要求的几率可是很高的。 郝局长心里想了好几个开场白，转眼间都推翻了，就道：“能不能请你们的凌然凌医生给我女儿看病？” 他把话说出来，郝蓓噙着眼泪点头：“我要凌医生……” 霍从军的眼皮子还是颤了颤，虽说医院工作多年活久见了，小姑娘点凌然的心思，还是让霍从军吃惊。 赵乐意更是嘴唇都颤起来了，他10年前入行的时候，有的病人喜欢挑老医生来看病，他能理解，有的病人喜欢挑名气大的医生来看病，他能理解……但是，挑凌然的理由是什么？他懂烫伤怎么治吗？ “凌然不是烧烫伤专科的医生，对于烫伤的治疗，可能不是那么擅长。”霍从军委婉的回答，相信郝局长能够理解。 郝局长很理解的叹口气，道：“总之，请凌医生来看一看总可以吧。我这个女儿啊，前几天就抱着手机，说凌医生什么的，正好烫伤了，就提出这个理由。” 周围的医生都觉得满心怪异，正好烫伤是什么意思啊？ 躺在平床上的少女努力的扬起头来，使劲点头：“我要凌医生看病。” 已经帮她去掉鞋的赵乐意心里叹了口气，手里的活却不能停。 病人不懂事，医生不能不懂事啊。 到最后，病人有可能会因为要求没满足而生气，却是一定会因为病没治好而生气的。 烧烫伤的前期处理很关键，赵乐意也是用早已准备好的肥皂和水，帮患者清洗创面，并不敢因为患者有要求而耽搁。 “小周，你给凌医生打个电话。”霍从军对患者要求的容忍度是很高的，想都没想的就满足了郝局长的要去。 想当年，霍从军在普外的时候，生生从患者一肠子的屎里面刨出口哨的时候，内心一点波动都没有。直到患者第二天在病房将之吹响……他其实也无所谓，又不是自己吹。 周医生低声道：“凌然可能还在手术。” “叫他来。”霍从军眨眨眼。 周医生心领神会，一边掏出手机打电话，一边直奔手术室而去。 一会儿，凌然跟着周医生返回。 不等霍从军询问，周医生就道：“凌然刚好一个手术结束。” 霍从军点点头，松了一口气，这样也好，有可能的话，他也愿意尽量满足患者的要求。 “凌然，你来看看这个病人。”霍从军招招手，将凌然喊了过去。 穿着白大褂的凌然稍微有一点困倦，一言不发的跟着霍从军来到了女生郝蓓面前。 郝蓓望着凌然，激动的手机都在抖。 “凌医生，我们拍个照吧。”郝蓓已经想象的出来，当她将照片发到QQ空间以后，能够得到多少人的评论了。 凌然看向霍从军：“不是喊我处理烧伤吗？” 他此前也处理过几次烧伤，倒是可以再练练手。 “不着急不着急。”郝蓓举着手机，开了美颜，看看又关掉了，只用普通照相机与凌然自拍。 凌然表情淡定。 霍从军同样表情淡定的道：“可以拍几张照，然后咱们就打麻药。” 郝局长讶然道：“要打麻药吗？” “烫伤在脚上，有一定的污染，清洁干净创面，能够更好的恢复。”霍从军是多年的老急诊，有板有眼的道：“局麻代谢的很快，没有任何影响。” 同样的话，要是赵乐意说出来，就没有那么大的说服力了。 郝局长这才点点头，允许赵乐意操作。 “我要凌医生打针。”郝蓓挣扎了一下，又疼的自己眼泪险些流下来。 赵乐意无奈起身，干脆的将针管递给凌然。 凌然也没什么客气的，手在郝蓓的脚部摸了摸，通过体格检查技能确认了一下，就一针戳了下去。 郝蓓正美着呢，嘶的就是一口凉气抽进来。 凌然却是没有什么怜香惜玉的，认认真真的推了一管利多卡因进去，接着就用刷子清洗创面，再处理了水泡后，涂抹软膏…… 周医生有些心虚的看向郝局长，却见后者竟是用饶有兴趣的眼神打量着凌然。 而在另一边，赵乐意悄然挪到了不远处，抢了一名住院医的清创缝合。 尽管不能为郝局长的千金处理伤口，赵乐意也还是希望能尽可能的露露脸的，就是在旁边做点事也好。 他是云华医院的医生，若是运气好，被领导看中的话，还是有机会调入各种临时的保健小组的，一旦进入，对于日后的发展是有诸多有利的。 赵乐意抢到的清创缝合的病人，是个年纪很小的女孩子，大约只有六七岁的样子，估计是磕破了胳膊什么的，有碎石进入了伤口，已经打了局麻，清创也完成了一半，工作并不复杂。 “我不想要数数扎针。”小女孩本来躲在妈妈的怀里，已经被安抚住了，此时突然又叫了起来。 赵乐意皱皱眉，笑道：“别怕，已经不疼了。” “我想要哥哥给我扎针。”小女孩指了一下凌然，又躲入了妈妈的怀中。 听到响动的众人都看了过来。 赵乐意愣了一下，他原本是想能怎么露个脸，却不知露脸的方式总是如此的变化莫测。 “叔叔扎针也不疼的。”年轻的妈妈低声劝说。 小女孩坚定摇头：“叔叔是眯眯眼，他看不清楚的。” 要不是一群人看着，赵乐意当场就能把持针器给摔了。 郝局长却是摸着下巴，若有所思。第110章 融会贯通 郝蓓一只脚被吊起来，躺在病床上玩手机。 患肢高于心脏位置可以减少水肿的，这是许多轻烧伤患者也要留院观察的原因之一。周院长倒是提出可以在郝局长家中安装一套病床设备，以方便郝蓓修养，却是被郝局长义正言辞的拒绝了。 于是，郝蓓得以安心的留在云华医院的急诊科，在QQ空间里放出大量的实时照片。 她屏蔽了多人的动态，也在不断的吸引大家的阅读： 《看到云华最帅医生了，果然是最帅的》 《被男生医生縟的哭出来》 《塞翁失马，遇帅则福》 完成了炫耀之后，郝蓓觉得脚也没有那么疼了，再换一个姿势，就眼巴巴的望着处置室，问旁边的小护士：“姐姐，凌医生什么时候来啊。” 小护士并不喜欢她，只是按捺着脾气，道：“凌医生不过来的。” “为什么？”郝蓓一下子挺起腰来，又跌落下来。 “凌医生平常都在手术室的。” “那……他什么时候出来？” “不出来。”小护士收拾好东西，就要离开。 “啊啊……”郝蓓叫了两声，拉住护士，道：“总有出来的时候吧，他什么时间吃饭？去哪里吃？” “凌医生还真不出来吃饭。”小护士瞥瞥郝蓓，心里高兴一些了，道：“凌医生就在手术区吃饭。” 郝蓓嘟嘟嘴：“我想他给我换药。” “那我问问去。”小护士并不直接拒绝，也没有给肯定的答案。 郝蓓很无奈，嘟囔道：“有多少手术给他做啊，我们这些在急诊室的病人也很重要啊。” 她这么一说，旁边床的小姑娘就忍不住拼命点头起来了。 小护士偏着脑袋，很认真的道：“凌医生现在手术多的做不完，别说出来给你换药了，吃饭都要争分夺秒的，真的是很辛苦的。” “真的有那么多手术？”郝蓓一家人都在卫生系统工作，她也懂得许多医生和医院的事情，对小护士的话颇为怀疑。 像是云华这样的医院如果愿意，永远都有无数的手术可以做，医生们也确实辛苦，但如果有必要的话，医院也有的是办法限制手术量。 小护士郑重的点点头，道：“凌医生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很多病人，在别的医院可能要截肢了，只有凌医生能做手术……现在凌医生一天到晚都在做手术了。每天最少都要做六七台手术。” 了解医院的郝蓓被吓了一跳：“一天六七台手术，不是要累死人？” “就是说。”小护士嘟嘟嘴，道：“每天都要十二三个小时做手术，偶尔出来还要查房……” 等她意识到自己说多的时候，郝蓓已经抓住了重点，重复道：“凌医生还要出来查房啊。” 小护士懒得说话，噔噔的踩着重步子走了。 郝蓓露出一抹微笑，抱着手机，陷入了遐想当中。 …… 正如小护士所言，凌然每天的手术量，确实增加到了6台以上，所不同的是，凌然并不觉得辛苦。 呆在手术室里，有什么辛苦的？ 手术室里常年恒温，变化超过两度都是不允许的，全层流的送风系统，不仅让空气中闻不到一丝的药味，还能躲开城市里的雾霾。 手术室相应的淋浴间、卫生间、食堂、休息室等等，虽然谈不上有多漂亮，但都是干净整洁有人打扫的，容纳十几名医生护士舒服的生活下去不成问题。而在大部分时间，急诊科的手术室里，都只有几个人。 吕文斌还会时不时的带些卤菜和卤肉过来，现如今，他的业务范围已经很广泛了，不仅有传统的猪脚、肘子、鸡爪、鸭翅、鸡胗等等，还额外新增了一锅卤汤，用来卤牛肉、羊肉、牛肚、羊肚等食物，鸡爪鸭翅之类的偶尔也有机会蹭入，别有一番风味。 这样的生活环境，这样的生活，而且不用为任何的生活问题而耗费精力的生活——如果不是为了争取衷心感谢的宝箱，凌然根本就不想离开手术区。 至于做手术本身，就更不会被凌然当做苦事了。 他在学校里的时候，为了争取多上手，有时候凌晨还在解剖室陪大体老师，如今能有一群人陪着他做事，结束了偶尔还有衷心感谢，凌然还真是找不出不满的地方。 甚至连查房的过程，也被凌然渐渐琢磨出了门道来。 比如说，查房的时间安排在早上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间，得到衷心感谢的几率就会高一点。每天开始手术前的时间，则是查房的禁忌时间段，尤其是凌晨三点到四点间，凌然此时查房，获得衷心感谢的几率无限接近于零。 在掌握了这些规律之后，凌然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平均每天都能得到两只初级宝箱，很快就完成了两次十连抽。 19瓶精力药剂，以及一本单项技能书：切开（持笔式专精），属于凌然的额外收获。 作为已经拥有持弓式（专精）切开技能的凌然，在不开辟新的术式的情况下，切开技能已经是够用的，再多一份持笔式（专精），固然让他的手术选择更多了，但并不会有本质性的改变。 反而是又增加的几十次手术经验，让凌然更有感悟。 当屈肌腱缝合的手术经验积累到了200次的时候，即使是已经获得了大师级tang法缝合技能的凌然，也觉得自己的技艺大大提高了。 再准确一点，或许是融会贯通了。 3000次的上肢解剖经验，在增加了200次的手术剖开后，自然会有新的理解。固定术式的tang法缝合，在多做200次以后，也会有新的想法。专精级的体格检查可以用于术前的分析，大师级的磁共振的阅读能力，能够对开刀以后的情况做到心里有数…… 为凌然增加了大量的病源的显微镜下的神经束膜吻合术，原本就是极强的大师级，再经过七八十次的实践之后，也自然而然的融入到了凌然的手术体系之中。 可以说，单就人类的手部的了解，凌然已经是足够的高端了。 “系统，系统，我的tang法缝合的技术，排名多少？”下午六点，凌然完成了一天的手术，照例站在窗台前询问。 “你所掌握的体格检查的技能水平，排名云华市第一，昌西省第一，中国第78名，再进行200到300次正确的tang法缝合，可以晋升一位。”系统的回答，与几天的别无二致。 不过，凌然已经知道，单就tang法缝合的技术来说，提高相关的基础临床技术，也是有希望提高排名的，只是同样很困难就是了。 凌然并不着急。 他在云华大学医学院的时候，就不是天赋最好的医学生，最多也只被认为排名前三罢了。 所以，在凌然的设想中，他必然是需要脚踏实地，以勤奋苦学和大量的练习，才能超越同期的。 现在的进度已经超出了他的设想了，但凌然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做事方法。 “凌医生。”郝蓓手捧两杯奶茶，快步而来。 她也换上了洗手服，而且是非常合身的洗手服——手术室为了满足郝蓓同学的要求，也是付出了努力的。 “今天不想喝奶茶了。”凌然回答的非常直接。 郝蓓的笑脸一僵：“你昨天不是说奶茶很好喝吗？” “昨天渴了。”凌然说话的同时掏出手机，发了一个红包给郝蓓，道：“已经买来了，就留下吧。” “你都不喝，还发红包给我做什么。”郝蓓脸上又带了些微的笑容，并将奶茶递给凌然，心道：凌医生还是心软的。 “今天的午餐是苏梦雪帮忙买的，回给她一杯奶茶应该是合理的吧？”凌然的语气带着询问。 郝蓓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苏梦雪的形象，眼比自己萌，胸比自己大，腿比自己长…… 郝蓓伸手就想抓住奶茶，并将它狠狠的砸在墙上…… 凌然长臂一晃就躲开了，面带疑惑的看向郝蓓。 郝蓓望着凌然的脸，登时没力气了，面色微红的道：“我是买给你的。” “我收到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高中女生郝蓓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眼前的局面。 凌然的表情更加疑惑。 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疑惑，在过去十几年里，总有女生做出疑惑的事，但是，当他有疑问的时候，女生们往往也都会通情达理的给予解释。 郝蓓的脸色涨红了，果然期期艾艾的解释起来：“我其实是来向你通报敌情的。” “敌情？” 郝蓓使劲点点头，道：“潘主任，他进修就要结束了，听说，还会有一名日本的博士生，与他一起回国，到云华医院任职。潘主任和你都是做tang法缝合的医生，你们是竞争对手没错吧，我可以帮你……” 凌然笑了起来：“医院目前的tang法患者多的做不完，我们没有竞争的。” “潘主任是副主任医师，你才是实习生呢。如果有的选，病人肯定会选副主任，而不会选主任吧。” “我们目前的病源广泛，潘主任做完剩下的给我做，我们也做不完全部的，还得有病人送到外省或者截肢的。”凌然说到专业问题，话略多了一些，且道：“现在每天都有截肢的患者，潘主任进修回来是好事。” 不接触不知道，自从凌然增加了神经束膜吻合的术式之后，大量涌入的患者，已经令他应接不暇了。 郝蓓却是请教过人的，知道什么能引起凌然的关注，又问：“再多一名日本来的博士生呢？他肯定也要做tang法吧。” 凌然于是在脑海中计算起来： 日本博士生，想来是不会有桥本四郎那么强，但是，平均每小时做一个手指的速率应当还是有的，这样的话，仅仅一名日本博士生，平均每天就有可能分流走18根手指…… 不，不止于此。 日本人向来以工作狂著称，看看日剧就知道了，他们不工作的时候都在跑，如此想来，日本博士生很可能每天分流走20根手指…… 不，不止于此。 既然是博士生，而且是著名的庆应义塾大学的博士生，做一根手指的速率很可能超过每小时一根的平均水准，说不定45分钟，甚至40分钟就能做一根，30分钟也不是不可能。 若是这样算的话，一名日本博士生，每天就可能分流走40根手指…… 潘主任再带一个治疗组，每天做十几个小时的手术的话，他随随便便就能再完成20根，甚至30根屈肌腱损伤的手指缝合…… 云华大学的病源再广泛，也不一定每天都能提供60根乃至70根的屈肌腱损伤的手指。 换言之，凌然若是被潘副主任截胡的话，他每个星期都有可能跑空一两天，剩下的四五天，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大量的手术了。 “我明白了，今天来不及了，从明天开始，我先增加手术量，能做多少做多少。”凌然说着打电话给吕文斌道：“你顺便通知马砚麟，明天早上3点开始做手术，晚上也延迟一到两小时，视当日患者情况而定。另外，缝皮也可能交给你。” 吕文斌听到前半截，原本已经绝望的无法呼吸了，再听到后半段，突然又通气了。 8)第111章 心虚 “云华的空气……还是那么特别。”时隔月余，终于完成了进修计划的潘华副主任医师深深的吸了一口市区的薄霾，浑身都舒服的抖了起来。 “是很特别。”来自庆应义塾大学的医学博士上田勇仁戴着口罩，还装模作样的咳嗽两声。 潘主任呵呵的笑着，道：“你不要看新闻报道里，说中国的空气不好就信以为真。云华市是靠海的，我们有海风不断的冲刷进来，空气不会很糟糕的。” “真的吗？那我实际上是不需要戴口罩的吗？”上田勇仁有一点来自发达国家的骄气，有一点来自庆应义塾的傲气，也有一点学生党的锐气，以及初来乍到的怯气。 “当然，不用戴口罩的。”潘主任道。 “哦。好的。实在不好意思。”上田勇仁微微鞠躬，道：“我并不是有意的要伤害到你的感情。” “没关系的。其实你戴不戴口罩都是一样的，除非一天到晚的呆在手术室里，否则，你总是要接触云华的空气的，你还要在云华呆很久呢。” 上田勇仁愣了一下，默默的戴回口罩，道：“那我宁愿呆在手术室里，我的呼吸系统还不能适应本地的空气……” 潘主任哈哈的笑了起来：“你放心吧，只要你能呆得住，云华的手术室一天到晚都可以使用，我们可不像是日本，会那么奢侈的在夜间关闭手术室。” “我们只是关闭闲置的手术室。” “在中国，手术室就没有闲置的。恩，三甲以下的医院也许会有吧，谁知道呢，他们做不做手术都不一样。”潘主任的语气里，有着说不出来的傲气。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他就看不起那些小医院了，如今从日本进修归来，他的眼光就更高了，三甲医院其实也没有太放在潘主任的眼里。 想想看，庆应义塾大学是亚洲知名的医院，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排得上好，而云华医院呢？也就是昌西省范围内有些名气吧。精英科室手外科，虽然也是国内极强的科室了，但是，与京城的超牛医院比的话，那就不值一提了。尤其是在湘雅名存实亡，协和一家独大之后，死神面前的最后一堵墙，还是有点厚实的。 潘主任的目标，也就是京城了。 而在此之前，他要在云华插下自己的旗帜。 江湖虽不见我，仍要有我的传说。 “我们去医院吧。”潘主任眼神凝实，对上田勇仁道：“说一千道一万，医生的战场，终究在手术室。” “外科医生。” “管他什么医生。”潘主任很大气的说话，语气像是一名日剧男主角似的：“我们在庆应义塾，每天都接触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每年的手术时间都在8个小时以上，这样的强化训练的成果，也应该展现给我的同僚们看看了。” 潘主任有很多话想说，但他都不说，与行动相比，语言只是苍白的怯懦罢了。 上田勇仁振奋精神，跟在潘主任后面。 虽然读完了医学博士，但是，上田勇仁想要在日本获得大量的手术机会，还是有相当困难的。因此，作为进修的交换，在日本参与了多次手术的潘华潘主任，将上田勇仁带回了云华医院，他将在这里度过宝贵的两年或三年时间，积累手术时间和次数，以期回到日本，就立即能够成为主刀。 手外科派了专车来接潘主任和上田勇仁，并在手外科的办公室里，为两人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比起月余前的中途回国，潘主任感觉自己变的更强了，反而不太在意这些繁文缛节了。 “上田博士，我带你参观一下云华医院吧。”潘主任想要报答对方在日本时，对自己的照料。对他来说，才离开几个月的云华医院，也仍然是记忆中的样子，丝毫未变。 至于急诊科的跳梁小丑，也不再放在潘主任的眼中了。 用日本漫画中的话来说，他，潘华，已经是tang法的完全体了。 一切敌人，不过是寄存在那里的战利品罢了。 “小铁，你跟一下潘主任。”锦西主任特意吩咐了一句。 小铁是潘华治疗组的主治，也是潘华一手带出来的，毫不迟疑的点了点头，站到潘华跟前，却是欲言又止。 潘华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事实上，他现在满心的建功立业，已经容不下其他了。 “我们手外科的手术室是以亚洲一流的水平来打造的，另外，云华医院还有公用的手术层……” “我们的病房虽然拥挤了一些，但是，病人的人数，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复健室是手外科重要组成了，上田博士似乎对复健也有一定的研究吧……” 潘华一路走，一路向上田勇仁做介绍。 上田勇仁亦是满怀着振奋，望着这间自己将为之工作数年的医院。 “今天的复健室，人比较多啊。”潘华突然感慨了一句。 小铁咬咬牙，道：“这些都是急诊科的病人。” “咦？凌然做的？”潘华的语气，比小铁想象的要轻松的多。 “是，他最近的手术量很大。” “手术量再大，没有先进技术的支撑也是白搭。”潘华呵呵的笑两声，道：“不看他的病人了，我知道他tang法做的不错，但也就那样了。一个懂得高级术式的实习生，仍然是实习生。” 小铁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能勉强的“恩”了一声。 “我们先休息两天，然后开始做手术。”潘华很自信的说了一句。此时此刻，他的额头要是能写字的话，一定是卧薪尝胆四个字。 小铁点头说“好”。 “凌然现在每天做多少例手术？”潘华说着摆摆手，笑道：“我记得，他以前有一天做5台手术的记录。” “是。不过，他现在做的更多了。” “更多？”潘华哈哈的笑了起来：“我记得你说过，急诊科现在开始搞神经吻合术了，屈肌腱缝合加神经吻合术，累死他一天能做多少个。” “8个。” “恩？” “凌然平均每天做8例手术。最多有做到10个手术了……”小铁说起来，都有倒吸一口凉气的感觉。 上田勇仁听了潘华的简单翻译，亦是吓了一跳：“他不回家吗？” “大部分时间都是住手术室吧。”小铁说。 “中国的手术室的工作量竟然要这么多？”上田勇仁听的都要呆住了，整个人都显的心虚起来。第111章 三年完成600例手术的野望 上田勇仁抵达当日，云华医院就挂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宣传——日本庆应私塾大学专家会诊。 大名鼎鼎的庆应私塾大学的名号，令第二天的潘华联合门诊，挂号10分钟就宣布告罄，号码排到了30，为此不得不宣布延号到下午，然后，接踵而来的黄牛们将价格一路炒到了500元，又挂出去了30个号。 再贵的话，患者就要去京城和沪上看病了。 潘主任对此变化莫名欣喜。 11元一位的专家问诊费，在很多医生看来，更像是对自己的劳动的不尊重，如果当日的30多个号码里，出现一名无理取闹者，或者一位大闹退票者，那11元的问诊费，就更像是一个侮辱了。 黄牛们给予潘主任的500元的定价，不免令人昂起头来。 一个下午一万五千元的问诊费，潘主任感觉，这才算是对得起自己延误午饭，不吃晚饭的酬劳。当然，他收到的仍然是每名患者3元3角的问诊费，还要与上田勇仁平分，但是，受尊重的感觉是不同的。 愿意花500元来看病的患者，没有一个是无理取闹的，甚至连轻症患者都很少，大部分都得了用得上潘华20年经验的患者…… 潘华也因此看的很细致。 事实上，他并不能解决每个病人的问题，有多名患者都只能向其指出再诊的方向，等于说，无法给出有用的诊疗结果，这让从来没有看过500元门诊的潘华，略有些忐忑。 然而，只是得到再诊方案的病人，依旧千恩万谢的离开了，没有一个要求退票的。 “黄牛票有一点好。”潘华用日语对上田勇仁说：“至少他们不能找我退票。” 上田勇仁并没有get到潘华的点，只道：“他们为什么想要退票？” 潘华愣了愣，道：“大概……他们觉得医生必须要给出有用的解决方案，才有资格收取门诊费，尤其是黄牛票那么贵。” “医生又不是天神。祈祷的人也不能因为愿望不能实现，而要回贡品吧。”上田勇仁说着赶紧道歉：“抱歉，我说了一些很自私的话。” “没关系，上田博士是个很洒脱的人。”潘华像是在日本那样，赞了上田一句，又接着问诊。 两人看诊的范围也不止于屈肌腱损伤，而是包括了手足外科的各项。 门诊收病人，不能只考虑自己，还要考虑科室和治疗组的状态。能不能治是最基础的，这在基层医院里最常见，不能看的病就请病人去大医院看，或者收进来再转诊，其次，则要看是不是自己科室的主力术式，像是潘华不在的时候，tang法就不是云华医院的主力术式了，那需要此法才能诊疗，或者才能达到较好效果的病人，通常就不会被接入手外科。 最后，自然是要看科室的容纳能力。这在顶级医院中最明显，普通病人只有得一种地方医院觉得棘手的病，才能相对容易的在顶级医院入院，否则的话，收治与否的考量，主要是看医院的运转状况如何。 潘华出去进修了几个月，本人所在的治疗组差点饿死，此时自然是大肆的收入病人。 上田勇仁就有点心虚了，看了20几个号码，收治了12人入院后，不由低声用日语对潘华道：“病人太多，我们会做不过来吧。” “实在看不过来就转给其他组，就当是人际往来了。”潘华用上田勇仁理解的方式说话。 上田勇仁很是理解的“哦”了一声，道：“所以说，在中国医院里，病人是可以当做礼物来赠送的？” “你的理解能力……”潘华摇摇头，道：“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今天多收病人，接下来才有手术可做，这是中日相同的吧。” “那么，昨天说的那位凌然医生，他的病人的来源是？”上田勇仁对此还是很在意的。 潘华无所谓的道：“现在不用再在意他了，凌然只是会做一种术式而已，虽然做了一些，但他毕竟还很年轻，总数做不起来的。” “他至少做过一两百例tang法缝合了吧，在日本也是很高的数字了。” “两百例也没多少。”潘华呵呵一声，道：“我在日本的几个月，就做了上百例的tang法，我也没有大肆宣扬啊，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没少做，几十例都是有的，更何况，我也不是专做tang法……” “但就屈肌腱损伤的手术来说……” “我们接下来会做出一个凌然累死都做不到的数字的。而且，我们做的手术越多，能留给凌然的就更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某些时候，病人也是资源。”潘华呵呵的一笑，又道：“要我说，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凌然好的，我听说，他是知道我要回来了，才加油做手术的，所以，他应该是明白，等我们来了，他就要靠边站了，所以加油积累一点手术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这样吗？” 潘华淡然一笑，再对上田勇仁道：“上田博士，你来中国的目标，就是做手术吧，你想做多少例手术？两百例？三百例？” 上田勇仁的脸颊变的红润起来，缓缓的道：“我的目标是600例手术。我此前的记录是400例，如果我再能做600例的话，我的手术例数，就会成为骨科现役医生中的第五位……” “哦，要一年完成600例吗？” “哈？怎么可能。” 潘华哈哈大笑：“在中国，只要你想做，一年做600例也不算什么，一天两例。” “阿诺……”上田勇仁的日语都要混乱了：“一年只有200天的工作日吧。” “你如果这样算的话……” “门诊日也不能做手术了，还有会诊日和会议日，这样算的话，能做手术的天数也只有150天不到。”上田勇仁很仔细的计算道：“要做到150天的手术，肯定是有大量的加班的。” “你要这样算的话……”潘华再次哈哈的笑起来：“平均一天4台手术，确实有点多了。” “是啊，每天都做的话，两台手术就很不少了。”上田勇仁勉强的笑两声，道：“我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计划。” 三年做600台手术，也就是200台每年罢了。 潘华向坐在对面的病人笑着解释了几句病情，结束问诊的同时，潘华不由的回忆起日本进修的生涯，心想：现在的日本人真是太懒了。虽然每天4台手术是有点多，但是，平均下来三台也没问题，一年两百台是什么鬼。 又一名病人坐了下来，递上自己的检查结果。 潘华一边看，一边对上田勇仁用日语道：“我们最近还是要多做一点手术的。虽然说，凌然每天做好几台手术是最后的狂欢，很可能已经耗尽精力了，但是，将手术机会全部让给一个年轻人，你也会觉得浪费吧。” 上田勇仁知道潘华的意思。事实上，日本医院里面，抢手术才是更平常的事。 尤其是他们这样的小医生，为了上手，所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正因为如此，上田勇仁才会远赴云华，就为了获得做手术的机会。 在病人的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潘华和上田勇仁做的手术越多，凌然能做的手术就越少。 那么，不管凌然每天能做多少台手术，都没有意义了。 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凌然为了迎接这一天，已经累的半死了，巴不得他们抢走手术。 “我们可以优先挑选病人，喜欢做什么手术，就做什么手术，不想做的丢给凌然就可以了。我是手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没有人会先选他的。”潘华又补了一句。 上田勇仁听的更高兴了，他在庆应的时候，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上田勇仁想：如此一来，就可以自己调整手术的难度了，不仅能积累到足够的手术量，还能提高自己的技术，用三年时间，做600例手术，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第112章 你们为什么会不知道 “你们好，请多多指教。”上田勇仁站上了主刀位，向对面的潘主任，以及其他诸人鞠躬，心情激荡。 屈肌腱缝合这种级别的手术，对他来说，本身就是难得的大手术了。 想到以后每天都能做到这样的手术，上田勇仁就差引吭高歌了。 “那么，我开始了。”上田勇仁认真的拜了拜。 他的表情动作，令潘主任想到了昨晚的宴席，上田勇仁也是这样说：我开动了。 遐想间，上田勇仁迫不及待的划了一刀下去。 开刀。 拉钩。 剥离肌腱。 缝合。 再缝…… 全缝起来…… 手术宣告结束的时候，上田勇仁爽的肝儿颤，忍不住再次鞠躬道：“各位，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配合太好了。” “上田博士也做的非常好。”潘主任抬头看了看时间，一根手指缝了四个半小时，对于刚开始进行tang法缝合的医生来说，是个挺不错的成绩了。 麻醉医生苏嘉福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今天是给日本来的医学博士做麻醉，为了给云华医院争面子，为了给中国麻醉医生们争面子，为了给中国人民争面子，他全程警醒，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监视器，随时调整药品的用量，狗血都快要累出来了。 偏偏手术的时间还长的不行。 这就好像校长突然发神经给学生们上课，一群学生只好打点精神来听课，原本只想着装模作样个几十分钟的，谁能想到校长连堂了，三连堂了…… 苏嘉福又打了个哈欠。麻醉医生24小时值班的是很多，但24小时清醒的……百分百嗑药了吧。 “苏医生，今天也麻烦你了。”上田博士一位医护人员一位医护人员的道谢过来，到了麻醉医生这里，依旧是一丝不苟的。 苏嘉福无所谓的摆摆手，道：“没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分内事而已。” “非常感谢苏医生的认可。”上田勇仁又鞠躬，道：“原本是计划4个小时的手术，没想到拖延了半个小时，很抱歉，我以后会尽量保证时间的。” 苏嘉福表情怪异的看向潘主任。 后者笑两声，道：“日本的麻醉医生很凶的，尤其对新人很苛刻，他是怕你骂他。” 苏嘉福“哦……”的拖长音，再问：“可以骂吗？” 潘主任愣了一下，笑了出来，指着苏嘉福道：“你们这些年轻人，现在搞的幽默我们都不懂了。” 苏嘉福撇撇嘴，他预计的最大手术时间是3个小时，哪里想得到最后做了4个半小时，为此打乱了计划，还真的是可以骂人的。 不过，看在日本友人的份上，苏嘉福也就只能是报以微笑。 “苏医生，下个手术也可以拜托你吗？”上田勇仁本着一事不烦二主的精神，再次小鞠躬。 “唔……”苏嘉福只沉吟了两秒，叹口气道：“好吧。” 他当然更喜欢凌然的手术了，有时候一个小时就能做两个，每个手术都能分到大几十块，一天做10个手术下来……麻醉科都抢着做凌然的手术，这样的事是不要想了。 但不管怎么说，四个半小时也确实太久了。 苏嘉福看看表，有些无奈。 “好吧，接下来我也要去做手术了。”潘副主任又将医院请的翻译给叫过来，再道：“我们今天要做久一点的手术了，希望不会把屈肌腱缝合的病人都给做光了。” “哈……咳咳，咳咳咳……”苏嘉福忍不住猛咳起来。 在场的器械护士更是面带不忿，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小声道：“比凌医生就差远了。” 潘副主任的目光嗖的就飘过去了。 台下护士挺起胸膛来，毅然与器械护士站在了一起。 如果说住院医师不如狗，那副主任一级的医生，面对小护士们的时候，就比较有心理优势了。 不过，当小护士们聚集起来的时候，任何医生都是要退避三舍的。 潘副主任也只能轻轻地哼了一声，踩开气密门出去，心里想着要用手术说话。 翌日。 疯狂手术了整晚的潘华和上田勇仁，顶着熊猫眼走出手术室，摇摇晃晃的吃了早餐，再回到科室，相视一笑。 “昨天做了4场手术，真是酣畅淋漓。”上田勇仁用日式的语气喊出来，非常的有动漫感，引来办公室多人的关注。 潘主任就淡定多了，轻声用日语道：“我也只做了5场，离开国内太久了，都不太熟悉连续做手术的感觉了。” 上田勇仁摸着脑袋笑了出声：“没想到连续做手术的感觉这么好，虽然小腿有一点酸困，但是真的舒服……” “哦，老潘到了，昨晚的手术做的顺利吧。”大主任锦西同志，迈着领导步，走入了办公室。 小医生们纷纷点头致意，有的还露出特别的笑容。 潘华站起来道：“做的很顺利，上田博士的几个手术也都没有遇到意料外的情况。” “恩，做的顺利就好。”锦西主任点点头，道：“那今天就照常好了。” “哦，好的。”潘华习惯性的颔首，旋即一僵：“照常？” “潘主任，分配表给您放桌子上了。”一名住院医低声的说了一声。 上田勇仁等着翻译给自己说了一遍，也有些醒悟过来：“那个，今天照常是什么意思？” “查房，然后做手术。”潘华表情木然的从桌面上拿起分配表，看了看，道：“给你安排了三个手术，我这边也是三个……” “不是……我们昨天晚上不是才做完手术？”上田勇仁真正的肝颤了，用日语小声的嘀咕。 潘华看看他，又看向年轻的住院医。 年轻的住院医不明所以的回看潘华。 潘华突然醒悟过来，用日语道：“他们不知道我们做了整晚的手术。” “纳尼，怎么会不知道？”第113章 最有信心了 凌然怀着紧迫的心情，做着手术。 更准确一点的说，在潘华回来以后，凌然都是报着“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例手术”的心态，在手术室里拼命的工作着。 凌然目前的些微名气，还只局限于业内，而且，短短的两个月的积累，也实在不能称之为名气。那些转诊的医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或许会在意此点，但若是云华手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有更强烈的要求的话，他们的选择也很难说。 凌然尽可能的多做手术，多积累经验。 他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提高。通过一例例的缝合，处置一次次的意外，令凌然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 凌然只希望趁着还有手术做的时间里，提高操作能力，尽可能的让自己对屈肌腱损伤的理解更进一层。 为此，自听说潘主任回国的消息以后，凌然基本就泡在手术室里了。 潘华回国的第一天，凌然还只完成了8例手术。 第二天，他就将之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11例手术。 第三天的手术虽难，凌然依旧做完了10例。 又一日。 再一日。 续一日。 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转诊而来的病人还是那么多，外地来求诊的患者依旧多的做不完，总有一些手术条件不好，或家庭条件不好的病人，选择了截肢。 凌然预想的手术不够做的情况，仍然没有发生。 又是一个周一的清晨。 凌然活动着刚刚结束了跑步的身体，让护士为自己穿上手术服，再抬头看看钟表，道：“现在是早上3点半，稍微晚了一点，但不影响，我们现在开始手术，争取能遇到典型病例，加快速度。” 吕文斌立即就打了一个哈欠：“凌医生，您是真的拼啊。真的不用这么拼的。” 凌然依旧是很警醒的模样：“不行，等到病源少下来以后，想拼都没办法拼了。” 吕文斌早就在等凌然的这个答案了，猛吸一口气，道：“我说……” “抽吸。”凌然已经打开了切口。 “啊……是。”吕文斌气势全消，忙忙的低头干活。 “你刚才想说什么？”凌然捞出了肌腱，从而进入了常规手术环节，准备提供几分钟的陪聊服务。 吕文斌再想找回刚才的状态也是不可能了：“那个……您没发现，病人好像更多了吗？” “有吗？判断依据是什么？” “转诊的人数，门诊的病人都增加了，我昨天还接到手外的电话，问咱们要不要收一名屈肌腱损伤合并神经撕裂的病人。”吕文斌停顿了一下，又道：“我听说潘主任他们每天做的手术量不大，还不一定都是屈肌腱的，所以说，您不要再担心病源不够了……” “为什么转诊和门诊的病人增多了？”凌然刨根问底。 吕文斌被问住了，倒是角落里踩着圆凳，熬了一夜的苏嘉福咳咳两声，道：“因为庆应义塾的名头啊，现在每天都有慕名而来的病人，挂潘华的联合门诊，就为了让日本专家看一下。许多外省的都过来了，他们的病人多的看不过来，还要交给手外科的其他人来做，那溢出的病人，就有送到你这里的了。” “病人多的看不过来？”凌然重复了一句。 吕文斌抬头看着凌然的表情，不由道：“您馋了？” 凌然的表情猛的一收，就低头忙了起来。 吕文斌与苏嘉福对视一眼，都觉得好笑极了，毕竟，能看到凌然的笑话，哪怕只是一点点，都是难得的。 更不要说，凌然降速以后，他们都能多出点个人时间，快乐快乐了。 吕文斌也想去一趟东湖的菜市场，总是请摊贩送猪蹄过来，不免有良莠不齐的情况，总不如自己挑的好。尤其是肘子，好坏相差太大了，还是自己买的更放心。 早上8点。 凌然宣布暂时休息，去吃了饭，然后直接去复健室查看病人情况。 对于查房算休息这种事，吕文斌早就习惯了，马砚麟也认命了。吕文斌只能在路上安慰后者，同时也是安慰自己：“我看今天可以早下班，我和老苏说最近病人多了，凌然应该是听进去了。” “你确定凌然听你的？”马砚麟努力的睁大眼睛，道：“我最多再坚持一天了，今天再做十几个小时，就要累死了。” “你一周前就这么说了。”吕文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这次是真的……咦，潘来了。”马砚麟低下头，声音尽可能的小。 吕文斌顺着他的方向看去，果然见到潘华与人共行，面带笑容。 “此处就是我手外科的复健室了。韩行长做完了手术以后，也要在这里逗留几日，确认无事了，再回家休息。”潘华或许是没看到凌然等人，或许是看到了也不以为意，只向身边大腹便便的领导模样的男人做着介绍。 被称作韩行长的男人微微点头，带着些微的不确定，道：“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单位也不能离开太久了。” “正常情况下，您要静养一个星期，接着再需要四到五周的恢复期，然后才能正常工作，彻底养好，总得两三个月的时间。毕竟也是一个大手术了。”潘华一边说，一边注意对方的表情。 韩行长为难的道：“静养一周还行，四五周的恢复期有点久了，你也知道，银行的事情特多特烦，离开一个月，太耽误了。” “我们尽可能的做的精细点，您再配合治疗的话，也不是说一定就要一个多月的。恢复更快的也是有的。”潘华说了点好听的，又道：“你现在的症状，还不是特别严重，做起来容易，再耽搁下去，手术总归是要做的，恢复时间怕是更久了。而且，恢复以后的效果，也不会更好。现在这个时间，是不能再拖了。” 韩行长依旧是犹豫不决，一想到上手术台，他就有无数的念头丛生。 他会想到手不能用的情况，也会想到疼痛难忍的术后可能，还会想，自己被全麻了以后，不知医生能否尽心尽力，医生尽心尽力了，也不知道能力是否足够…… 韩行长终于做出了决定，握住潘华的手，道：“锦主任说，云华手外科做屈肌腱手术做的最好的，就是潘华潘主任您了，事到如今，咱也不说什么假大空的话了，潘主任，我这只手，就交给您了，等从手术室出来，我再请你喝酒。” “手术结束以后，可是要戒酒一段时间的。”潘华开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再捏捏韩行长的手，道：“既然决定了，就事不宜迟，你这个手做的越早越好，我现在就让人准备术前检查，咱们争取明早第一例。” “啊？明早就做？”韩行长不免有些慌乱：“要不要多准备几天。” “你听我的，现在就开始检查，咱们根据检查结果来说话。” “那个……我听说有日本庆应大学的专家过来……” “他给我做一助。”潘华怎能不知对方的想法，好说歹说的将韩行长劝入了病房，潘华又向介绍的锦西等人致谢。 把迎来送往的事儿做完，潘华回头再看，凌然等人早就不见了踪影。 “潘主任，我给你做二助吧。”小铁等人都走了，小声的提出要求。 给领导做手术，是有野心的医生最喜欢的，就算不能做主刀，做助手也能增加很多的接触，上田勇仁不懂中文，做了一助也只能在手术台上帮忙，小铁却有机会全程接触病人和家属。 潘华微微点头，道：“你想做也行，回去就好好准备，尤其是术前检查，你亲自跟着。” “您放心好了。”小铁一口答应下来，又笑道：“锦西主任真看重您的，二话不说，就把韩行长介绍过来了。” “他要做屈肌腱手术，不找我找谁。”潘华自信无比的道：“咱们做外科医生的，说一千道一万，靠的还是手里的技术，你以后技术起来了，自然会有人找把病人给你送上门的。” 小铁自然是连连赞同，认真的吹嘘。 …… 韩行长从术前检查开始，就是一路绿灯。 用锦西主任的话来说，云华医院能建起手外科，也多亏韩行长当年贷给云医的那笔钱。用人家韩行长批下来的经费买的设备，来给韩行长做检查，又怎么好叫人家排队。 手术人员的安排，自然也是尽可能的完备。 普通的三级手术，不仅配置了三名医生，且由主治医生做二助，还请麻醉科给安排了麻醉助手，术前的会诊也是确确实实的进行了。 潘华提前到医院，看过病人安抚了家属，再沐浴更衣走进手术室，全程冷静，整场专业，带着上田勇仁和铁主治，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手术。 “手术非常顺利。”潘华是满面自信的，对家属说这句话的。 结束了病房内的探望与嘱咐，潘华面带笑容的回到办公室，众医纷纷向他表达祝贺。 “多谢多谢。”潘华向同僚们拱手致意，回到座位上，亦是笑呵呵的道：“别的部位不敢说，屈肌腱损伤，我是最有信心的……” “不光您有信心，我们也特有信心。”小铁尽职尽责的做着捧哏。 潘华发出爽朗的笑声。 “潘主任今天也做的真好，我就看您缝合，眼睛都看花了。”小铁不惜贬低自己，摸着脑袋道：“您对屈肌腱损伤的理解，那是真的好。” “哈哈哈哈。”潘华笑的那叫一个开心，脑海中蓦地冒出一个念头：正好去看看凌然的手术。第114章 看的你喵喵叫 潘华今天的手术，确实做的好，也确实做的顺。 首先，他术前准备做的特别充分。不像是许多病人怕花钱，怕医院乱收费，韩行长看病是不用付钱的——连垫付都不需要，他在省内看病是医院与医保局直接结算，而且，韩行长可以使用医保名录以外的进口药，可以使用医保名录以外的各项检查，再加上历年体检资料完备，小铁全程跟随核检，潘华又沉得下心研究，可以说是完全的掌握了韩行长的病情。 其次，韩行长的身体很不错。虽然韩行长是个大肚腩的亚健康中老年领导，但他的身体基础很好，以较为宽泛的要求来看，他的血液、内脏、免疫系统等指标都处于正常水平，这不仅保证了他有良好的手术耐受性，身体还非常之典型。 而医生最熟悉的，就是典型的身体。 换一名肌肉发达，肺活量10000，血红蛋白160，心跳40的运动员躺到手术台上，先不说切开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切开本身都可能要累一身汗出来，麻醉医生为了麻翻他，说不定还得临时去翻书，顺便多准备几倍的肌松备用。 比较起来，韩行长的手术就简单多了。 潘华术前设想的是什么样，切开以后就是什么样的。 除了用电刀切的时候，BBQ味道浓郁了些，再没有任何的毛病。 当然，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潘华的知识和经验发挥了作用。 不说别的，仅仅今年，他就在日本做了几十例大手术，回国又做了几十例，单论手部手术的数量，比得上一些小地方三甲医院骨科医生几年的手术量了。 所以，今天给韩行长做的手术，潘华更认为它是厚积薄发的成果，再包装一下，直接论文走起都没问题了。 回忆起此前看过的凌然的手术，潘华自觉，就算是某些细小处的处理还需要斟酌，就算是某些缝合操作还略有逊色，但在关键的步骤上，他刚才的手术，比凌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潘华慢悠悠的走出办公室，叼了一支烟，努力不将心里的傲气露出来。 “潘主任。”上田勇仁用喊了一声，他的情绪也很振奋的样子。 “上田博士。”潘华微笑，递出一支九五至尊。 “我不会抽烟。” “这是胜利之烟嘛。”潘华回到国内，就少了在日本的战战兢兢，多了一丝丝的霸道。 他在庆应私塾大学医院的时候，可从不会强制要求别的医生做什么。 上田勇仁犹豫再犹豫之后，接过了烟，点燃后吸了一口气，呛的连声咳嗽。 潘华笑出了声，再道：“我们去看看凌然的手术。” “咦，就是你们说的那名，一天做8例手术，很有天赋的急诊科新人吗？”上田勇仁有些好奇的问。 潘华点头。 上田勇仁迟疑片刻，不太愿意的道：“只是新人的话，我们两个一起去，会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了？” 上田勇仁心里想的还是免得浪费时间。毕竟，再有天赋的新人，又能怎么样呢？ 8例手术固然厉害，然而，手术并不是单纯比快的。 否则，手术技能的评定就太容易了。 上田勇仁还是见过几名厉害的新人医生的，但那是在日本都赫赫有名的医院里，拼命考入的天才学生们蜕变的。 相比之下，云华医院的段位就太低了。 8例手术的故事，也很存疑。 潘华依旧表现出超出寻常的霸气，坚持道：“他也是做屈肌腱缝合的，虽然只会tang法，但是，一定程度上来说，算是我们的对手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说对吗？” 日本升学考试是有考成语的，上田勇仁想想点头，道：“那就一起去看看，他有联系过他吗……” “看了再说吧。”潘华没那么多话说，拉着上田勇仁直奔急诊楼。 没费多少周折，两人就进入了急诊科的手术区，随意的换了洗手服和拖鞋，就一间手术室一间手术的扒着门找凌然。 嗤。 潘华在三号手术室看到一个超帅的背影，直接就踩开了门。 上田勇仁是第一次见凌然真人，站在门口想了好几秒，然后探头探脑的看向四周。 “你在干什么？”潘华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虽然手术门敞开几秒钟也没什么，但总是显的有些不专业。 上田勇仁意识到此点，连忙入内，并鞠躬道歉，再对潘华小声道：“我在想会不会有摄像头埋伏起来，我的意思是那种恶搞的电视，潘君应该也看过……” “我没看过……”潘华哼了一声。 “咦，我不是说的那种电视，只是单纯的恶搞。”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好吧，但是，你们的新人医生，很醒目啊。”上田勇仁心里想的是帅，但是，不知道怎么，他有点说不出这样的词了。 潘华“哼”了一声，没有回应。 与此同时，凌然正好完成一组缝合，抬头看了看两人，再点头致意。 潘华也礼貌的点点头，互相都没有说话。 凌然继续低头做事。 他今天做的是一例切割伤的tang法缝合，患者两个手指被整齐的削开，屈肌腱、神经、血管齐齐断裂，可以说是较为严重了。 屈肌腱损伤其实总共就四种形态，切割、撕裂、挤压和挫伤。 相比之下，切割伤较为单纯一些，不像是挤压伤之类的，往往伴随骨折等问题。但越是这种单纯的手术，就越考验技法。 上田勇仁换到凌然的斜对面，好看清无影灯下的伤处。 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娴熟的缝合技法，以及清晰的暴露面。 上田勇仁眨眨眼，就见食指的肌腱缝合了一股线，再眨眨眼，又缝合了一股线。 “嘶……” 上田勇仁不由的倒吸一口凉气，问潘华：“真的是新人？” “看脸。”潘华的语气淡然，心中却是一片骇然。 他是屈肌腱缝合方面的专家，还清楚的记得此前看到的凌然的操作场景。 那时候，他身边还是庆应私塾大学医院骨科副教授桥本四郎…… 当时，两人就已经觉得凌然的操作很不可思议了。 可是，再看凌然此时的操作，潘华心中更是有惊涛骇浪掀起。 给他印象最深的不再是凌然超牛的缝合技法了，尽管那缝合技法依旧是许多医生做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但就潘华的认识来看，凌然对手部解剖位的认知才是最令人想不到的。 tang法缝合的过程中，缝线是绕着手背来走的，这样能避开很多的重要神经、血管和肌腱，以免造成二次损伤。 上一次，凌然的缝线都是能远则远的绕行，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操作，但无形中浪费了一些时间，略略的降低了肌腱缝合的强度。 当然，绕行也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了，潘华也是绕行的。 手背的神经血管丰富，绕行的安全收益是很高的，潘华也没把握靠近了穿线。 而这一次，凌然却是一副贴地飞行的模样。 他的走针方式大胆不说，每次操作前的触诊，更令潘华产生一种错觉：他是有的放矢，准确走针的。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潘华简直觉得可笑。 就他近300例tang法的经验，都不敢这么走针…… 潘华的眉头突然皱了一下，偷摸的拿出手机，发了个短信出去：帮我查下凌然的手术例数。 不一会，潘华的手机振动。 他点开来看了一眼，只觉得上面的阿拉伯数字异常晃眼：482例。 “肌腱先缝到这里，接下来进行尺神经的神经束膜吻合。擦汗。”凌然直起脖子来，稍微活动了两下。 小护士捻熟的踮起脚，用洁白的纱布，帮凌然沾干净了额头晶莹的汗珠，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上田勇仁望着这一幕，脑海中不自觉的飘过无数的校园漫画，不由的耸动脊背，仿佛浑身的神经都要错乱了似的。 刚从日本进修归来的潘华对上田勇仁倍感怜悯。在教育竞争更激烈的日本，能考入医学院，尤其是著名医学院的日本学生，学生时代的枯燥可想而知。上田勇仁的长相比桥本四郎要过关一些，但或许这样，刺激性更强吧。 潘华在心里深深的叹了口气，只觉得世界是如此的不公：一个天天熬夜做手术的医生，皮肤还能这么好？你丫吃激素不胖是吧。 “好的，神经束膜吻合完成，我们继续中指的屈肌腱缝合……” 潘华又是悚然一惊：喵？喵喵？喵喵喵？8)吸氧码字求月票在其他作者的介绍下，我买了一台制氧机。 码字的时候戴着，一边吸氧一边写作，不容易昏迷。 我觉得码字的时候，耗氧量真的会增加，大脑缺氧就会瞌睡，吸氧大概能解决一点问题。 当然，我曾经用过的码字妙法人参片，依旧在发挥作用，顺便推荐一下，读书学习吃片参，文思如泉涌。 咖啡也用上了，限两杯以免耳鸣。 不足部分用浓茶补齐。 间隙进行俯卧撑和深蹲，效果显著。 隔日请盲人叔叔按摩一下，顺便睡个午觉，会员价70元每次，颇为有用。 热的时候洗澡，并清醒头脑。 吃饭七成饱，以免影响大脑供血。 以上部分，我是想说，为了码字，已经在拼了。 写的少，有可能是生理上的缺陷，不是态度问题。 所以，态度诚恳的求个票。 另外，吾已有存稿半章，明日有望突破两更禁制。 求鼓励！ 求月票！ 喵喵喵！《大医凌然》吸氧码字求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15章 摇摆 潘华和上田勇仁在手术结束前几分钟，先后离开了手术室。 两人离开的步伐都有些摇摆。 他们都见识过号称亚洲巅峰的日本医院的医术，顺天堂医院，东大附属医院等顶级医院，与庆应私塾大学医院交流的都颇为频繁，各种医学方面的视频，更是医生们学习的常用法门。 但是，这些都不能贬低凌然的技术分毫。 就算是以极苛刻的标准来判定，他们也很难挑出凌然的操作的不足。 当然，强行要说些不足之处的话，总也是能说的出来的，但是，用最高标准甚至偶然性标准，来与一名云华医院的实习生比较，有什么意义呢？ 与其论其不足，不如说，凌然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太好了，以至于显的其他方面不那么和谐完美了。 缝合的手法太好，判断的时机太好，开刀的位置选择太好，神经束膜的吻合太好——潘华想到最后看到的一幕，浑身忍不住战栗。 那不是怕，那是爽。 看到同为医生的凌然，将病人的每一根束膜都接驳起来，那种舒爽，真不是两瓶夏日的冰镇肥宅快乐水能比较的。 潘华自己只会做神经外膜吻合术，要说也是够用了。虽然病人的恢复期长了一点，虽然自生长常常有接错的情况，虽然感觉功能的恢复弱一点，虽然运动功能的评级差一点，但是，一般来说，神经外膜吻合术与神经束膜吻合术的差距并不是太大。 一般来说！ 看凌然娴熟的缝合束膜，潘华就知道差距很大。 至于上田勇仁，他才是刚刚开始做tang法的，神经吻合术完全不会，只能用深沉的语气打破沉默：“原来他真的是每天做8例以上的手术。” “是的，每天。”潘华呵呵的笑。 他原本以为的种种以为，如今再回想起来，都有些令人可笑。每天8例手术这种变态的行为，在看过凌然的手术之后，他竟然觉得没那么突兀了。 或者说，凌然的手术做的这么多，这么频繁，更容易令潘华自我开脱：变态的努力有变态的技术并不奇怪。而且，凌然的变态努力，说明他的天赋并不一定有多好……我如果也做这么多的手术，还是有可能追上他的，我没有做那么多手术，只是时间和精力不足……不对，我为什么是追上他？我才是从日本进修归来的副主任医师，那个厚积薄发的男人，那个即将一鸣惊人的手外科医生…… 潘华摇摇头，果断结束自己的胡思乱想，掏出手机，翻到此前的短信，道：“凌然做了将近500例的tang法缝合了，比我们预想的多一些，但也没有到特别夸张的程度。” 上田勇仁听到500例，皱起来的眉毛都有些松弛下来：“如果做到500例就能做到凌然的程度，我也可以做到500例。” 潘华有些被提醒到的哼哼两声。 要说500例，确实比他做的还多了，但潘华这一辈子做过的手术又不止tang法，而且，tang法他也做了三百多例了，距离500例并不远。 那么，做到500例就能达到凌然的程度吗？ 很难……不，恐怕是完全不可能的。 潘华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技术的提高越到高端的地方，就越是难以提高，就好像爬山一样。爬1000米，甚至两千米都很简单，登泰山的绝对高度就有1500米，身体正常的普通人都能用一天的时间爬上去，只是疲劳程度的区别。 但要想再爬的高一点呢？遇到的困难就不仅仅是疲劳了，还有海拔带来的寒冷、低氧等等问题…… 那么，凌然如今爬到了多少米的高度呢？ 潘华只是这么一想，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回去不要谈论凌然和他的手术。”潘华突然来了一句。 “恩？”上田勇仁感觉莫名。 “我们是手外科的人。”潘华抖抖肩膀，重新振作了精神，轻声道：“急诊科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 “哦，好的。”上田勇仁脑海中很快迸发出了无数的念头。日本大学医院里的人事斗争，比起中国医院要更复杂，他很轻松的就能适应。 “病人们到医院来，如果是为了手部的创伤，肯定会优先选择手外科。只有紧急手术才会送到急诊科去，还有转诊的病人，我们不用管他们，我们只要做门诊病人，就做不完了。”潘华既是为上田勇仁分析，也是为自己打气，他挺起胸，笑道：“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是专业的骨科医生，我们积累的知识，会随着我们的经验，不断的发酵。凌然这样的手术医，只会做一种手术，只会慢慢的变的平庸的。” 上田勇仁知道潘华的意思，笑两声，道：“就像之前的特需病人？” 他指的是韩行长。 潘华微微颔首，顺着他的话，道：“你说的对。我印象里，日本医院是最在乎特需病人的吧。” “当然，特需病人能够带来很多好处。” “所以，我们抓住特需病人就可以了。”潘华说的是我们，心里想的是“我”。他带着轻轻的微笑，道：“凡是通过医院，或者科室找过来的特需病人，一定会送到手外科来。手部受创的患者，没有理由送到急诊科的，通过对特需病人的治疗，我们也能积累名声，不断的积累名气，到时候，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病人来找我们，凌然……凌然的手术做的怎么样，并不会干涉到我们。” “您说的是。”上田勇仁对于中国医院的斗争不感兴趣，反而好奇心再起，道：“凌然既然是新人的话，应该很年轻吧。” 潘华“恩”了一声，道：“22岁或者23岁吧。” “比我要小10多岁了。”上田勇仁抹抹下巴上的胡子茬，又想起了凌然被擦汗的场景，不由的心头一颤：“我在他的年纪，还整天在学校里读书呢。还不知道医生的名气是怎么回事呢。” “再过10年，凌然仍然不会知道，而我们已经成为顶尖的手外科医生了。” 潘华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向着目标前进的。 他是个性格坚毅的男人。 若非如此，潘华也不能在手外科领域脱颖而出，成为云医精英科室中的副教授。 潘华只当自己从未看过凌然的手术。 他继续安排每天的手术，尽可能的多做一些，每天4例手术……每天4例还是太多了，但能保证平均每天3例手术的样子，也在手外科内，引起了一片勤奋的赞扬。 “主任做的太好了，我怎么学都学不会呢。”小铁经常给潘华做助手，有些时候，潘华只是最重要的步骤，而将差不多半程手术都交给小铁来做，这让后者对tang法也越来越熟悉了。 当然，也是小铁总能说出令人欢喜的话来。 每当这种时候，潘华都会谦虚的笑一笑：“不要拍马屁，等你到我的年纪，说不定会做的更好。” “不可能的，看主任您的手就知道了，还好您没有去学钢琴，要不然，我们就要少一名世界一流的医生，多一名世界一流的音乐家了。” “就小铁你会说。”潘华哈哈的笑出声，过去几天的阴郁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潘主任的手确实好看，人家一看，就会问你是钢琴家还是医生。”今天配合潘主任的器械护士年龄略大，便宜话随口就来。 潘华乐的不行，丢开用过的纱布，又夹了一块，沾了沾，笑道：“我总是讲一句话，做医生啊，最重要的其实是信心。尤其是外科医生，做决定的理由千头万绪，并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又要争分夺秒的抢时间，所以，只能独自做决定，独自承担后果，没有信心可是不行。信心啊，才是外科医生最重要的东西。” “主任说的是。”小铁一副深有感触的样子，道：“我看您的手术就能感觉得出来，您的动作特别果断，我有时候也给其他医生说，如果咱们都能像潘主任那么果断的做决定，就算技术还是这么渣，病人的预后也能提高了。” “就是这样，一定啊，要对自己有信心。”潘华语气深重的道：“信心，是我们外科医生最大的财富。” 说这个话的时候，潘华眼前仿佛有个人影滑过。他立刻摇摇头，将之驱走了。 呜呜…… 潘华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剩下的交给你了。”正好做到扫尾的部分，潘华仔细的查了查缝合，没什么问题，就摘掉了眼镜，脱掉了手术服。 小铁应了一声，熟练的接手过来。他的技术承担完整的tang法略有不逮，用来解决首尾却很令人放心。 不长时间，小铁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小铁让台下护士帮自己掏兜，看了眼手机，连忙示意护士接起，自己脸贴着手机，细声细气的问：“潘主任？” “手术做完了没？” “快了，再几分钟……” “做完来天台。” “啊……哦。”小铁心中不安，让台下护士将手机揣回自己兜里，又道：“李姐，麻烦你看看外面哪个医生在，帮忙叫一下。” 几分钟后，小铁缝皮结束，再次转交了病人，出了手术室，也不坐电梯了，直奔天台。 天台无风，能闻到烟味，正是潘主任常抽的九五至尊。 走近了，就见潘主任脚下，已是一地的烟头。 “潘主任，这是怎么了？”小铁的心都颤了，这是遇到大事了！ “我……”潘主任的嗓子都抽烟抽哑了，连咳几声，才道：“我姐夫被人砍了。右手重伤，正往医院送。” “啊？谁干的？”小铁知道潘主任被老婆赶出家门的时候，经常去姐姐姐夫家里住，双方关系极融洽，顿起同仇敌忾之心。 潘主任将手里的烟蒂捻灭了，道：“债务纠纷，凶手已经被抓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是先把手给救回来。” “您想的清楚。” 潘主任满脑子都是姐姐在电话里的哭音，又摇摇头，道：“虎头峡的工地上出的事，最多两个小时就送到了……” “您放心吧，我立即去安排手术室。”小铁再次拍起了胸脯。 潘主任却是沉默了下来。 小铁不明所以的看向他。 良久，就听潘主任道：“小铁，我平时待你怎么样？” 这是表忠心的标准台词了，小铁回答的极标准：“恩重如山。” “我姐姐可怜啊。”潘主任重重的叹了口气，道：“我姐夫的小公司，搞了十几年，终于开始赚钱了，结果遇到这种事，他又是做设计出身的，手要是不好用了，以后接工程都接不上了……小铁。” “在。” “等我姐夫送到了，你帮我接一下。” “是。” “现在呢……”潘主任又沉默了两秒，道：“你去找一下凌然。” “啊？” 潘主任又点起一根烟，让缥缈的烟气遮住脸，道：“你别提我，想办法让凌然把我姐夫给收了，再想办法帮我盯一盯。”第116章 尽快 小铁在急诊楼前，等的心急火燎，频频的抬手看表。 将将两个小时，一辆挂着“金鹿”标识的救护车，停入了接诊通道。 小铁瞅了一眼车牌，长松了一口气，转瞬又紧张起来，抢着到了跟前。 急诊科接车的护士和小医生瞅了小铁一眼，都只觉得眼熟不认识，但也都没吭声。 小铁在潘主任面前伏低做小，放在外面也是三十五六岁的人了。而在医院里，从住院到主治是没门槛的，无非是早晚的区别，但不管怎么晚，老成这样子，也都是主治了。 “患者郑器，51岁，切割伤，右手拇指、食指、中指……”救护车里出来的是个穿白大褂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紧紧张张的报告了一遍，说的不甚清楚。 病人的情况，救护车在路上的时候，就已经往急救中心报告，并转给云医急诊科了，此时再报告一遍，也就是核对一下的作用。 “手部创伤，喊吕医生来。”接车的小医生一边迅速的将病人拉出来，一边迅速的做着判断。 急诊科的工作，说复杂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总的来说，急诊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病人活下来。在此基础之上，急诊科医生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脑死亡，避免心脏停跳，避免呼吸停止，避免失血过多，避免脏器损伤…… 确保病人不会立即挂掉的前提下，急诊科就可以考虑是自己处理病人，还是转诊了。 理论上胳膊划了一刀的可以自己做，也可以送去医美科缝漂亮点，手部创伤的可以送骨科或手外科，同样可以自己处理，还可以请其他科室的医生来急诊科诊疗。 这个判断通常都是现场医生直接下达的，也是小铁来此的目的。 他赶紧打电话给熟悉的周医生，一边说明现场情况，一边焦急的等待。 小铁本人可以在急诊楼外等着病人过来，不可能要求周医生也来等，此时只能寄希望于老周同志没有急活。 老周同志当然没有急活，以他的身手，随便牵几只实习生规培生住院医过来，就能收获感谢良多，并以指导老师的身份解脱出来。 相比起来，周医生更喜欢同事们称赞他急公好义。 小铁刚进入处置室，就见周医生迎了上来，顿时大松了一口气。 “你亲戚？”周医生问。 “是。”小铁点点头认了下来，说：“去工地办事，正好人家讨债的来了……” 周医生打断他道：“现在不说这个，病人的症状基本稳定，失血也不算太多，核心问题就是手指的切割伤，我给他们说一下，先不要打开急救纱布，直接给你转到手外科去？” “啊……不是。”小铁慌了，连忙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周医生有点奇怪。他与小铁算是伪同期，一前一后的考入的医院，属于当年事业单位改革的弄潮儿，因此相熟。只是随着大家的年龄增长，社交圈子较为内敛，有些日子没联系了。考虑到潘主任引人瞩目的进修，周医生的眼神里就带上了怀疑。 老好人归老好人，被人骗就是傻缺了。 小铁吭哧吭哧的道：“我的意思是，希望能把郑器就近安排到急诊科来治疗，那个……手外科今天特别忙，前面还有两个特需病人，插队也不好，不插队的话，又耽搁治疗。” 这算是小铁找出来顶好的借口了。 在医院里，广义的特需病人，指的实际是特需门诊。大部分的三甲医院，都有特需门诊或更权贵的干部病房。 其以昂贵的价格满足病人们在医疗服务以外的需求。相比之下，干部病房论的是级别和关系，特需门诊可以看级别和关系，也可以看钱，明码标价的提供特殊服务。 例如很多大医院为人诟病的挂号，在特需门诊就不用烦恼，只要按照主治和副高388元，主任500元的标准支付门诊费，病人和家属想点谁就可以点谁，论起来，还有可能比黄牛票便宜些。如果一名医生搞不定，再只要出500元，就可以主动发起院内专家会诊，1000元得到院外专家会诊，理论上还可以寻求外国医生的远程会诊……最重要的是，病人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呆在每日1000元的病房里休息，任医生护士们奔波即可，妥妥的协和标准。 这样的病人，头天禁食，当日素颜，临上阵了，你告诉人家被插队了，那肯定是不愉快的。 周医生勉强接受了这个理由，但还是好心说明道：“你转诊给潘主任做，疗效肯定是要好一点的。留在我们急诊科，那就只能凌然来做了。他的病人倒是恢复的都不错，手术做的也细致，但毕竟是年轻人，经验少，你得考虑清楚了。” “考虑清楚了。”小铁能怎么回答呢。 其实，要他做判断的话，他也觉得凌然的技术是远远比不上潘主任的。旁的不说，就经验一项，凌然才做了几个月的手术，怎么与做了20年手术的潘华同志比。 不过，潘主任不愿意自己做手术，铁医生也是能理解的。 怎么说都是相熟的姐夫，潘主任在国内的时间，三分之一在酒店，三分之一在医院，三分之一就在姐夫家里，朝夕相处下来，临床决断很容易就出现偏差。 只是交给凌然——小铁虽有不认同，但还是照做了。 周医生看着他的表情，点点头，道：“那行，你喊家属过来，我给交代几句。” “我代替不行？”小铁又着急起来。 周医生摇摇头：“咱们医院的规矩，你也是懂的，没有亲属签字，他的手术我们肯定是不做的。” “那个……直系亲属还没过来。”小铁担心潘主任的姐姐签字的时候，一个潘姓出来，让人给猜出来。 “总得有人签字吧，你不行，我也是为你好。”周医生的好人属性发走了。手术是没有百分百成功的，一个操作不当，小铁的身份就尴尬了。 好在郑器的儿子及时赶到，小铁总算是解决了问题。 周医生这时候喊：“小吕，来接客了。” “来了。”吕文斌早等着呢，噔噔噔噔的跑过来，拿了郑器的病例，又解开纱布看了伤口，再看小铁一眼，有些奇怪，但也不多说什么，就道：“前面还有三个手术，这个正好安排到第四个。” “那个，吕医生，能不能安排的提前一点。”小铁好声好气的说话，甚至有些低声下气了。 吕文斌坚决的摇摇头：“提前不过来的。” 小铁又要上火了，急道：“不是，我……” 周医生赶紧压住他，咳咳两声，道：“吕医生，铁医生是关心则乱，这个病人是做精细工作的，手部的缝合很关键，就想尽快一点做……” “尽快不了。”吕文斌叹口气，伸出五指，道：“术前的准备，抽血化验、皮试、备皮、肠道准备都得要吧，麻醉医生得通知到安排好吧，这些戒指项链，文玩珠子什么的得处理一下吧，等弄好了，前面三个手术也就做的差不多了，稍微一耽搁，三个手术的时间都不够，到时候，手术断档了……总之，我不受这个埋汰。” 在场的都是医生，也都听懂了吕文斌的意思，是说术前准备耗费的时间，与两台手术的时间相当，又留了一台手术的时间做余量，怎么听都好像很正确。 可是，吕文斌的话在小铁听来，简直是胡说八道。 小铁也顾不上得罪人了，缓缓道：“据我所知，凌医生做的都是屈肌腱手术，一台屈肌腱手术，快也要两个多小时吧，三台手术下来，七八个小时就过去了……” “要你这么做，一天才能做几个手术。”吕文斌也不多说，从兜里掏出一张手术排班表，递给小铁。 手术排班表有时间有手术名称有参与手术的人员。 小铁放眼看去，就见七个单元格里面的手术，已经被划掉了三个，后面又加了两个。 “凌医生今天计划要做7个手术，临时添了两个，算你这个，总共是10个，两小时做一台手术？你真以为人可以不睡觉啊。”吕文斌说着，就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第117章 突然懂了 吕文斌收了病人，下了医嘱，就匆忙赶回了手术室帮忙。 一会儿，又见护士王佳出来，挨个的检查病人的术前准备状况。 小铁赶紧上前问道：“请问一下，刚才的吕医生呢？” 王佳看他穿着白大褂，有些面熟，就道：“吕文斌进去做手术了。你是哪个科的？” 云华医院的编制医生人数超过了1000人，还有数百名的进修医生和实习医生不停轮换，再加上数量更多的护士，医护人员的总数轻松破3000人，想要人尽皆知，要么就是霍从军这样的正高级大喷子，要么就得有凌然百分之几的帅气。 小铁同志啥都没有，也就没资格跨科室的刷脸了，只能故作淡定的道：“我是手外科的主治铁北，这是我亲戚。我刚想给吕医生说说病情。” “有特殊情况，你可以写到纸上，我拿给他们，或者你直接发微信给吕医生。”王佳说着又低头忙碌起来。 小铁看他忙的不可开交，也是无可奈何，还要安慰潘主任的姐姐等亲戚：“你们别担心，现在的情况挺好的，凌医生是我们医院很厉害的手术医生，让他来做手术，成功率是很高的。” 王佳听到了，头都没抬的点了点。 她的工作量不比医生们轻松，责任更大。光是吊瓶里的每一种药的核对，就让人烦的爆炸，可不看也不行，挂错了点滴的事在医院时有发生，大部分情况下，都没什么关系，极少数情况出动急救设备…… 王佳不止要核对郑器的吊瓶和术前准备情况，还有另外两名患者更快的做好准备。 凌然的高频率手术，不仅是让自己，而是让急诊科的手术室全体都忙碌起来了。 吕文斌和马砚麟自不必说，每天的工作量比凌然少不了多少，也就是压力小一些罢了。除此以外，只有四间手术室的急诊科，本来就有不小的手术量，再加上凌然高周转率的近10台手术，也几乎是忙的天翻地覆了，包括巡回护士在内，所有人的工作量都有所增加。 就连麻醉科的麻醉医生，都要额外多派遣一名。 不过，急诊科的医护人员不仅不讨厌凌然带来的忙碌，还颇为喜欢。 因为可以拿到不菲的手术费！ 医生和护士本来就是非常忙的工作，大家对于繁忙的承受能力是极强的，关键在于忙碌收获了什么。有的人忙碌是收获领导的欣赏，有的人忙碌是收获患者的感谢，有的人忙碌是收获了经验，有的人忙碌是收获同行的赞许，有的人忙碌是收获了患者家属的拳头…… 跟着凌然做手术，最辛苦的地方是手术的数量多，而最好的地方也是手术的数量多。 手术是按照级别和台数算钱的。 如屈肌腱缝合这样的手术，一场下来，凌然能分500元不到，一助能分150元左右，麻醉和两名护士各30元的样子，说起来不多，但是，凌然周转的实在太快了。 吕文斌和马砚麟已经拿钱到手软了，他们平均每天至少能做4台手术，分600元，一个月下来就是奔两万元去的工资。麻醉一次30元是不多，但一天跟凌然五台手术，再随便平行插两三台，一个月下来也能多分六七千元。护士们拿的再少一点，毕竟有台前台后的准备，一天最多跟个四五台到头，可是每个月多四五千元，也不算是白忙活了。 总的来说，不跟凌然做手术，轻松会轻松一些，也不会太轻松，医院的活是做不完的。最讨厌的是跟新人医生的手术，切开半个小时，手术三个小时，找人救场两小时，最后站的腿筋发炎，拿的还是二级手术的手术费。 跟着凌然做手术，对医护人员们来说，就属于物有所值的类型。 除了吕文斌和马砚麟没的选择，其他人还是可以自由调节时间的，就目前的状态来看，凌然的手术还是颇为抢手的。 一众医护人员也因此忙的飞起。 小铁心中不宁，最后还是找到周医生道：“我想跟着进手术室。” 有的医生有亲属做手术，自己不做，但是入手术室陪同的也有，当然，有的医生对此很是反感，因此产生了纠纷的也是有的。 小铁只能寄希望于周医生能发挥帮得上忙了。 周医生听到小铁的要求，果然沉思了几秒钟，随之，就在小铁的忐忑中，令人心暖的一笑：“想看就看好了，凌医生的手术室常有人来观摩的，你就保持安静，别说话别聊天就行。另外，手术室里最多只让进5个人，这是新规定，免得规培生和实习生一窝蜂的涌进去。” “我明白了。”小铁连连点头，又赞道：“不愧是急人之所急的周医生，要不是您给我说了，我怕是还在底下跳脚想办法呢。” 周医生又叮嘱道：“你是医生，看就看了，病人的其他家属可别放进去。” “那肯定的。”小铁拍着胸脯保证，就赶紧去准备了。 为了避免惹人反感，小铁是洗了澡换了新内裤，再穿上洁净的洗手服，才进到手术室内，时间也就是刚刚好。 手术室里，挂了两板的和磁共振片。 凌然尚未穿着手术服，先扎着手看片子。 直到看完了片子，凌然才扭头看了小铁一眼，见着装正确，也就是点点头，没有打招呼，也没有问问题。 站在一助位置的吕文斌将之认了出来，也没吭声。 “刀。”凌然让吕文斌扶正病人的手掌，直接用持笔式开局。 他以前只有持弓式是专精级的，用于打开切口很不错，精细化操作的时候就略有不足了。前阵子刷的第一波衷心感谢，为他新添了持笔式的专精，倒是解决了手术中间的一些问题。 持笔式的专精，顾名思义，就是像抓笔一样的抓刀，这样做不好用大力，但割小口子的时候很方便。 躺在手术台上的郑器右手三指切割伤，但要想缝合的话，就得暴露的更多一些。 小铁盯着凌然的操作，只觉得他开刀的位置不错，开刀的技术却只是一般，不由暗暗皱起眉头来：“如果就是这样的技术，随便从手外科拉一名高手，不用tang法还能缝的更好啊……” “拉开。”凌然的声音清亮，瞬间让人集中了注意力。 “好的。”吕文斌连忙回答一声。 小铁亦是顺势看过去，就见凌然伸手向下，一把捞出了肌腱。 资深主治的铁北医生的目光一下子就凝在了凌然的手上。 想象能从一个精肉腊汁肉夹馍里，准确的捞出一根肥肉的动作，大约与凌然的动作难度相当。在此过程中，肉饼能撑不能破，精肉能散不能少，肉可挪位不可空腔，肥肉出来的要完整，可以带出汤水来，可以微微破损，但不能掉落在里面…… 当然，在此之前，可以给腊汁肉夹馍做核磁共振，做彩超做CT，但就小铁所知，手外科大部分的医生，都是靠肉眼翻找的。 毕竟，这个动作虽然帅气又节省时间，对患者的损伤也小，但并不是决定性的核心动作。 屈肌腱缝合的核心仍然是缝合，仍然是缝合强度。 “我去……”小铁忍不住骂了出来，正在学习tang法缝合的他，眼睁睁的看着凌然用了两分钟时间，将他要用20分钟才能缝合的肌腱给搞定，这种视觉冲击，真的要让人……气愤！ 凭什么？ 小铁望着凌然口罩加显微眼镜都遮不住的帅脸，体内至少有数十万颗细胞，气的兵解！ 凭什么! 凌然又拉了一刀，捞了一根肌腱出来。 再一刀，又捞出一根肌腱，缝好塞回去…… 这一瞬间，小铁突然懂了，那天台上还冒烟的烟头的心酸。第118章 不可能有问题的 “给我擦把汗。”缝好了几条肌腱，翻看神经的功夫，凌然的额头上也出现了隐隐的汗水。 护士王佳立即踮脚用纱布给他沾干净了。 刚才的十几分钟，凌然的动作不大，活动量却不算小，若是用武侠的说法的话，那是浑身有无数的小肌肉在出力。 尤其是凌然缝合的姿势，没有蹲马步那么累，但性质也是差不多的。 他戴的是显微眼镜，动作稍微大一点，缝合区域就要飞出视野了，伏案的动作几乎是没有丝毫变化的，加上大脑极度兴奋，神经活跃的状态持续，汗水出的极快。 当然，最重要的也是凌然不喜欢汗水。 凌然喜欢大运动量下的肆意的出汗，那个时候浑身都是汗水，脑门、脸颊乃至于鼻翼出汗是均衡的，不出汗才让人着急。 但做手术不同。 现如今，手术室里都是恒温的，汗流浃背的情况很少见了，最多的就是细密的汗水出现在容易出汗的位置。 而凌然最烦的就是脸的上半区出汗，不光自己难受，显微眼镜也会有戴不住的感觉。 若是别的小医生，当然不能那么任性，没做到主刀的医生，很可能都没有被护士小姐姐擦过汗。流汗，了就到一边去滴好了，遇到护士小姐姐心情好，给你擦一把，那是福分，是要心存感激的。 但是，人与人是不同的。 凌然从小到大，都不需要在人际关系方面，做太多的考虑。 他需要擦汗了，就会说出来，护士小姐姐就会帮他擦汗。 他的手术可能会因此做的更顺利一些，心情更好一些，护士小姐姐也会心情更好，做事更顺…… “今天的状态不是太好啊。”凌然突然来了一句，将情绪震荡的小铁瞬间给拉回了现实。 “怎么了？”吕文斌拉着钩子，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凌然也被他传染了似的，轻轻的打了个哈欠。 王佳和台下护士俱是眼前一亮，兴奋的互看一眼，凌医生这么萌的镜头可不多见，可惜不能将刚才的一幕拍下来，不能去护士站里炫耀了。 小铁紧张的看向凌然。 手术台上躺着的可是潘主任的姐夫，他亲自指名要小铁负责安排的姐夫。 小铁忽然有点后悔，没有提前去找霍主任。如果是通过霍主任来要求的话，凌然怎么敢把郑器的手术安排到另外三人之后。 就算他前面做的再快，做到现在也该筋疲力尽了，正常人哪里有一天做10台手术的，作死还差不多。 不，作死也作不到10台啊。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凌然好好的休息，养精蓄锐的等着郑器的术前准备完成，再上手做手术。 小铁此时满脑子的后悔，恨不得灌两瓶红牛给凌然。 “拉大一点。”凌然下令的声音传来。 小铁收敛精神，伸着脑袋去看。 拉钩侠吕文斌加力拉钩。 凌然皱眉：“抽吸，看不清楚了。” 抽吸侠吕文斌立即清扫式抽吸。 凌然继续皱眉：“纱布压一下，是不是有出血点？” 说着，就见凌然上手，摁了摁内侧的部位，再看了看出血量，道：“小血管破了，用力均匀点……电刀……” “是。”吕文斌乖乖的回答。 小铁心里暗叫不好，他太熟悉这个流程了。 主刀医生骂人了，说明什么？ 说明手术不顺利啊。 做手术就像是开车，如果手术很顺利，那就好像开车的时候一马平川，畅通无阻，司机弄不好还会哼哼歌什么的，心情好的要命，怎么可能骂人？ 如果手术不顺利，那就好像开车出门遇到堵车，堵车十分钟能忍受，堵车半个小时还在忍，堵车堵的挪都挪不动，好不容易挪两步还被人加塞，司机是什么样的心情？主刀就是什么心情。 比起怒路症的，医生在手术台前的床怒症才是真的可怕。 小铁看凌然的状态，感觉他即将要放出疾风暴雨了。 他有些怜悯的看看故作镇定的吕文斌。 在手术室里，一助或二助在手术顺利的时候，是主刀医生的助手，在手术不顺利的时候，就是主刀医生的出气筒。 相比做助手，出气筒的职责也是极其重要的。 它就好像是怒路症司机的减压阀，是维持手术室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铁只希望吕文斌能做好出气筒的职责。 手术台上的病人，已经做到神经吻合了。 小铁虽是手外科的主治，神经吻合也主要是做大神经，预后还不怎么好。手部的细小尺神经，他就更没有信心了。 “有点不来劲。”凌然将持针器给丢了出去，道：“线再换小一号。” 王佳立即道：“好的。” “继续抽吸。”凌然道。 “是。”吕文斌无比的乖巧，就差剪一个齐刘海了。 “停一下。”凌然深吸了一口气，道：“会不会是午饭的时候，猪蹄的问题？” 无比乖巧，两只软耳朵的吕文斌忽然就站直了：“猪蹄不可能有问题！” 吕文斌的声音铿锵有力，竟似在手术室内回荡一般。 凌然沉吟着看向吕文斌。 吕文斌有些习惯性的腿软，转瞬又站直了，双眼有神的道：“猪蹄是我凌晨2点钟，去东湖市场里亲自挑的，老板是老相识了，咱们一次要30根，我都是一只一只检查过来，只要前蹄，绝对新鲜的。煮的时候，我也都是再三检查了的，老汤平时在冰箱里存放，最久的情况下，我三天也会煮一次，就算再困再累，我都会把里面的东西捞的干干净净……” “那个……”小铁望着吕文斌涨红的脸，真怕他做什么不理智的行为，忙道：“别着急别着急，咱们聊天就聊天嘛，聊天舒缓一下精神也挺好的……” 吕文斌呼呼的出着粗气。 凌然有些愕然的道：“我本来想说，中午的猪蹄吃太少，我会不会有点低血糖……” 吕文斌愣了一下，粗气瞬间就变细了，竖起来的耳朵都绵软了下去，小声道：“我没想到霍主任要用猪蹄招待客人，一时激动多给了他两根。” “给我喝点葡萄糖。”凌然让护士解开了口罩，塞了根吸管，再一边吸葡萄糖，一边继续做手术。 精神再集中起来，凌然手里的动作更加稳定迅速。 铁北医生重新振作精神，再仔细看去，却是一阵眩晕。 神经束膜吻合术针对的原本就是极其细小的束膜，在显微镜下看，还不觉得，用肉眼去看，基本是没办法分清的。 不过，小铁也是手外科里混了快10年的主治了，光是看凌然的架势，就知道他是真的熟练。 年纪轻轻的小医生，神经束膜都缝的这么熟练，说明什么？ 铁北医生都不敢想下去。 他略略的看着凌然此时的操作，再重新回想凌然的肌腱缝合，却是越想越觉得有味道，越想越觉得可怕。 小铁不由的想的深了一些，潘主任难道真是因为姐夫的原因？才找到的凌然缝合肌腱吗？ 当然，潘主任肯定是因为姐夫，才拉下了脸，但是，他完全可以找手外科的其他医生啊。 云华手外科号称精英，高手自然有的是，虽然再没有会tang法缝合的了，但是比较实习生的tang法和主任医师的Kessler法，或者某副主任的双津下缝合法，应该选哪个？ 再不行，潘主任认识那么多tang法的高手，难道不能请人过来飞刀吗？ 就是从京城请童学海来，以本人姐夫的名义，再给钱到位，七八个小时后，总能见得到人了。 除非…… 小铁望着凌然的操作，却是有些想不下去了。 童学海可是教科书上的人，就算年纪偏大一些，他带出来的学生，也够做凌然的祖师爷了。 小铁胡思乱想到神经吻合结束，见凌然要走了，才挣脱出来。 他使劲拍拍自己脸颊，喊道：“凌医生，能不能请你缝合一下，我们亲戚是做生意的，出门在外，手得好看一点……” “好。”凌然也不是太在乎，又要了持针器，也不要吕文斌配合了，自己一个人缝的飞起。 做惯了显微镜下的缝合，再缝皮的感觉是相当轻松的，凌然恍惚间，仿佛找到了当日在清创室里的快乐，自然而然的问：“要个疤大的还是疤小的？” “哈？”第119章 苏醒 “记得安排病人明天开始复健。”凌然做完了手术，吩咐了一声。 不同的病人开始复健的时间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肌腱的缝合强度。如果主刀医生觉得肌腱缝合的够牢固，那就可以从第二天开始复健，否则的话，就略微推迟一点。 提前开始复健考验缝合，延后复健则增加黏连的风险。 小铁听着凌然这么说，一颗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 最起码肌腱缝合的强度是够的，以手外科的标准来看，这就达到了基础值了，只要肌腱不断，一个“良好”是跑不掉的。 小铁转瞬又想到了凌然的手术过程，又为自己只求基础值的要求暗暗神伤。他跟着潘主任学tang法几年了，正式的认真的开始学，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可至今都没有主刀tang法的机会，潘主任要求他的缝合达到良好以上，才会给他机会，然而，要用tang法缝出良好的测评，那就要求缝合过程中，各个小点都要照顾到…… 小铁尝试了很久，一直没能达到要求，他也不是太着急，这本来就是个超有难度的术式，云华乃至昌西也没有几个人玩得转…… 小铁深深的望了凌然一眼，脑中又不自觉的将凌然的手术过程，与潘华潘主任相比较。 铁北医生猛的打了一个激灵，却是不愿意仔细的想下去。 “复健具体是几点钟开始？”小铁觉得凌然的背影很严肃，就转头问吕文斌。 吕文斌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最早是凌晨五点。” “咦？凌晨五点做复健。” “我之前要求凌晨三点的，病人和家属的服从性比较差，改到5点钟会好一点。”凌然对这个问题也是很无奈，都走到门口了，还有空回头说一句。 小铁很是无语的看看吕文斌，忍不住问道：“凌晨三点或者凌晨五点做复健的意义是什么？” “充分利用复健室。”凌然瞥了铁北同志一眼，道：“我们现在用的手外科复健室已经满员了，如果再不能增加复健室，或者增加有效利用的时间，就要暂停手术了。” “呵呵……呵呵……”小铁能说什么呢？手外科给急诊科分的复健室确实不大，但是考虑到每间复健室允许多人进行复检，平均每人每天的复检时间只要两个多小时，复健室可容纳的人数还是很多的。 只不过，当日没有人能想到，凌然每天能干出来10个患者。 这样的手术频率，再加一间复健室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小铁所在的治疗组，每个星期能完成10例大手术就要弹冠相庆了。 一个月30台手术，算是一个治疗组的饱和手术量，大家都不会太累，但也足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医生们的指标都能完成了。 再看凌然呢，他做30台手术只要三天时间，这样的频率，懂行的一听就知道是手术狂魔，而手术狂魔，不管是昌西省的，还是京城的，向来都是能吃掉一个科室资源的巨兽。 或者说，一个科室的资源有多少，手术狂魔就能有多狂。武三镇的协和董念国曾经一年做了100例有余的心脏移植，排在世界前10，换一个人换一个医院，能做10例其实已经可以黄袍加身高喊“我是世界之王”了。 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的心脏供体更多，医院的条件更好，做出世界第一的心脏移植是很有可能的。 手术狂魔们，总归是受到了现实的限制。 譬如凌然，就有可能被康复室的数量所限制，而他如果解决了此问题，又可能遇到手术室不足的问题…… 小铁瞅了凌然两眼，叹口气，道：“把病人凌晨五点钟拉起来做复健，也不是解决复健室不足的办法吧。” 凌然缓缓点头，道：“提前一个小时的确没什么用，但提前到3点钟，很多人都迟到和缺席。” 小铁分明看到，凌然的脸上带着苦恼的表情。 小铁心里狂叫：你有什么好苦恼的？你有什么好苦恼的？ 吕文斌此时却是心里一动，道：“铁医生，手外科能不能给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小铁一个激灵，连连摇头：“我们手外科让出这么大面积的复健室出来了，怎么可能再给你们复健室了，再说了，你们也不是要一点点面积就行了。” “我们已经向霍主任要求了，现在正在改造旧仓库，改造好了以后，我们复健室的面积大了，还可以还一部分的复健室给你们。” “那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小铁说着看看躺在手术台上的郑器，又道：“那就明天早上五点，咱们复健室见。” 小铁说完，赶紧跑掉了。 凌然懒得多想，回头确认了一下病人的状态正常，就点点头出了手术室，到隔壁继续做手术去了。 吕文斌却是盯着小铁的背影，想了一阵子，对旁边的苏嘉福，道：“老苏，这个病人一会是送去复苏室的吧。” “当然。” “病人要是醒来了，你能不能先喊我一声。” “你想做什么？”苏嘉福很喜欢跟凌然的手术，跟吕文斌也很熟悉了，笑笑就开玩笑道：“我们复苏室的管理可严格了，你做不了什么的。” 复苏室又叫做麻醉后监测治疗室，名字很高大上，但丰俭由人。高级版的PACU可以搞的像是ICU（重症监护室）一样，耗资巨大，设备齐全，如云华手术层共用的复苏室就有20多间床位，耗资千万元。 至于急诊楼手术区自配的PACU就不用那么奢侈了，因为总共是4间手术室，所以复苏室最初只配置了两张床，三套监控仪器和大量的药品，算器械设备的开支的话，可能还不到10万元。 凌然的手术量增加了以后，复苏室也稍稍扩张了一下，床位增加到了6个，同比例配置了监控仪器和护士护工麻醉医生的数量，但也没有更多的花费了。 吕文斌谄媚的笑着，道：“苏医生，我用两根猪蹄换您的消息。” 苏嘉福想了想，道：“今天的圆凳都你负责搬。” “得。”吕文斌一口答应下来。 也就是再做几台手术的时间，苏嘉福的电话打到了吕文斌处。 吕文斌三两句将术前说明完成，回过头来，直奔复苏室，就见郑器正在摇晃着脑袋。 “郑先生，您感觉怎么样？”吕文斌例行公事的问了一句。 “哦……我……”刚从被麻翻的状态醒过来的郑器，头脑迟钝又混乱，只问：“小潘呢？是潘华给我做的手术吗？” “您认识潘华副主任？”吕文斌眼前一亮。 “他是我妹夫。”郑器又问：“你喊一下他吧，还有我老婆呢？” “我让人先送您回病房。”吕文斌又说两句话，将病人交还给护士，离开一些，就拿出手机，找到凌然的号码，想都不想的摇摇头，手继续往下滑，再找到霍从军的号码，眯眯眼的笑着，拨过去道：“霍主任，您猜我遇见谁了。”第120章 恰巧 凌晨五点二十分。 潘主任穿着白大褂，“恰巧”经过了复健室，踱步进入了四号间，就见几名早起的病人，正在痛苦万分的进行着复健。 郑器亦在其中，他的旁边就是潘主任的姐姐潘金月。 “感觉怎么样？”潘主任刚才看着管床的医生出了门，赶紧上前问候。 “说不上来。”潘金月的情绪不是很好，压抑着问：“现在离缝才过了12个小时，就做复健，合适吗？你推荐的这个医生，靠谱不靠谱？” “嘘。”潘主任用食指做了个手势，左右看看，道：“我不是给你说了吗？急诊科里不要提我。” 潘金月哼了一声。 潘主任叹口气，道：“凌然做的手术要是做的不好，我用得着安排的这么麻烦吗？” 这是他不愿意承认的话题，此时为了说服姐姐和姐夫，也就顾不得了。 没有亲自做手术，姐姐已经有些不高兴了，潘主任也怕她会多想。 潘金月此时满脑子的浆糊，不复平日的精明，道：“但是……刚做完手术，就逼着人复健，合适吗？” 郑器虽然不说话，眼神里的关注是丝毫不少的。 术后第二天原本就是最难受的，郑器昨天哀嚎了几个小时，又被麻翻了几个小时，如今连睡个囫囵觉都做不到，还要进行复健，整个人已憔悴的不成样子了。 “不能再等一天复健啊？”潘金月带着埋怨的语气，道：“你们这些医生，太不知道体谅人了。” “我这么说吧。”潘华叹口气，道：“正常的复健，都应该是24小时以后再开始进行的。” “啊？”潘金月拍案而起：“小犊子害我们？” “你坐下，你坐下。”潘华做贼似的看看两边：“你们听我说完。” 潘金月被他拉的坐了下来，依旧很是不爽的样子。 郑器也挪动着屁股，眉头紧蹙。 潘华无奈的道：“让你们现在开始做复健，其实不是坏事。” 潘金月挑眉看向他。 “缝合刚过12个小时就复健，确实很危险，缝好的肌腱有一定几率断裂，但是，现在开始做复健，是能够将黏连的几率降的很低，比24小时的时候，效果好的多。也就是说，现在开始锻炼，只要肌腱不裂，手的恢复就会更好。”潘华说到此处，看看姐姐和姐夫，道：“我为什么说不是坏事？主刀医生比我清楚姐夫的情况，他有信心让你们12个小时后就开始复健，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对缝合的好坏很自信，对不对？” 潘金月问：“那万一要是断了呢？” 潘华如实道：“断了就必须做二次手术，但重新缝合的强度肯定不如这一次了，到时候手掌的运动能力肯定达不到标准。” 刚刚有点被说服的潘金月顿时就犹豫了，想想问：“华儿，你要是主刀，你怎么安排？” 潘华其实想过这个问题，此时又是想了再想，才道：“我要是主刀，我可能安排36个小时后复健。” “啊？为什么？” “因为我也怕刚缝合好的肌腱破裂。”潘华说到此处，看着郑器，道：“我的普通病人，如果是姐夫这样的伤势，手术若是不出问题，我都是安排30个小时左右复健的。但是，给自己人看病，总是想着趋利避害，反而不一定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姐姐和姐夫两人都沉默不语。 这是自己的手，决定的是自己的生活，谁都不想冒一丝一毫的风险。 相比之下，黏连的危险，反而不是那么的迫切，甚至就结果来说，也不是太令人无法接受。 其实，别说不懂医学的姐姐和姐夫会这么选，若是让潘华选的话，正如他所言，他也会优先考虑断裂危险而非黏连危险。 所谓关心则乱想，正体现在此时此刻。 潘华觉得，以亲人的角度，恐怕是很难理清其中的优劣。 而且，他没有参与手术，也说不清手术中的情况，不知道肌腱的缝合强度如何，挫伤有无，实在是无从判断。 “主刀要求了，病人最好是遵从。”潘华想了一会儿，才说出这句话。 与此同时，潘华的脑海中，不由的想起看过的凌然的手术视频，以及他最后一场手术的场景。 tang法缝合向来以缝合强度而著称，而要充分的发挥强度的优势，就要尽可能早的进行复健。 传统的缝合法，往往都要到3天左右才开始复健，快的提高到两天。唯独tang法是24小时就开始复健。 而在云华，凌然力主将复健时间提前——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力主不力主的，他又不是手外科的人，急诊科的tang法项目组，早就是凌然一个人说了算的。 这要是在传统意识浓厚的手外科，别说12个小时后的复健了，24小时都别想通过，弄不好，全科室的病人执行相同的复健策略都有可能，这又是大医院大部门的顽疾了，官僚主义总是会不经意的冒头。 潘华一下子想的远了，再回过神来，反而思绪清明了，再道：“姐，姐夫。给你们做手术的凌然，看着年轻，实际上已经做了好几百例一模一样的手术了，据我所知，术后断裂的一个都没有，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如果不断，就是复健越早越好，是吧？”姐夫郑器问。 潘华郑重点头。 “行，那咱们就按照医生说的做。”郑器并不困难的做出了决定。 老公有了决定，潘华的姐姐潘金月长舒了一口气，却是抹了抹眼角，道：“那咱们就好好复健，争取恢复的像正常人一样。” “恩，好好复健。”郑器笑的手抖。 潘华陪着笑，心里却想，恢复到正常人何其难。 只不过，这种话就不能说出来了。 等姐姐和姐夫情绪稍安之后，潘华又陪着两人做复健，并教了一些基础的东西。 术后的早期复健非常简单，以被动运动为主，无非就是些屈伸的动作。只是病人没有了麻药的掩护，疼痛较重，又心存畏惧，经常不能保质保量的完成复健动作。 潘华陪着做了一遍，又向复健室的护士叮嘱一番，才折回办公室。 急诊科的tang法组借用的是手外科的复健室，护士自然也都是手外科的人。潘华只说是本家亲戚，也就能得到极好的照料了。 出了复健区，潘华的心情略有好转，正想着是不是拉几个手下去查房，舒缓一下心情的时候，迎面撞上一头皮光毛亮的霍从军。 只见霍从军眉开眼笑的望着潘华，一副“恰好”路过的样子。 “霍主任。”潘华莫名心惊的打了声招呼。 “来看亲戚？”霍从军微笑。 潘华硬着头皮应“是”。 霍从军又微笑，且道：“放心吧，潘主任的亲戚，我们肯定给照顾好。” “多谢。” “看你……应该的，应该的。”霍从军像是头招财猫似的，面带笑容的摇摆着手臂，目送潘华离开。第121章 别太辛苦别太累 早上7点，做了一轮手术的凌然神清气爽的出了手术区，来到复健区。 手指屈肌腱的恢复，是围手术期重要的一环，同样有颇多讲究。云医手外科的复健室配有康复专业的医生，只要外科医生开了医嘱过来，就不用过多操心了。 不过，凌然还是坚持到复健室来查房，顺便收一波“衷心感谢”。 针对术后病人，第一次见面在复健区而非病房，也是凌然的一个大发现，正在复健的病人，给出“衷心感谢”的机会似乎更高一些。 凌然一间一间的复健室晃过来，很快就收获了两只初级宝箱。 每收到一只，凌然就会将之顺手打开，都能得到一只精力药剂。 自从上田勇仁回来以后，凌然抢着做了一百多例的手术，算上以前做过手术没查房的病人，获得了23只初级宝箱，得到了23只精力药剂，从而将精力药剂的储备增加到了72只。 加上刚刚收获的两只，精力药剂的储备增长到了74只。 凌然拍拍兜，脸上看不出表情来。 走廊两边的护士、病人和家属纷纷向凌然打招呼。 凌然只轻轻点头。 任何人见过他一次后，都会有深刻的印象，但要求凌然记住每个人的样子和名字就太难了。 所以，他只能保持一个大众礼貌的样子。 若是因此而得罪人的话，也没办法了。 “凌医生。”潘金月瞅到凌然的侧脸就叫了一声，想让他给自己老公先看。 凌然也就顺势走了过去，照例拿起病例，喵了两眼，恍然道：“是昨天做的割伤三指的病人，感觉怎么样？” 他看向郑器。 郑器早上五点开始被迫运动手指，运动的咬牙切齿，牙缝里蹦出一个字：“疼。” “理论上可以用止痛药，但止痛药容易模糊你的痛觉，反而造成过度运动的情况。”凌然说着停顿了一下，道：“刚才已经活动了是吗？” “活动了。”潘金月连忙问：“能动是不是说明缝好了。” 凌然低头，轻轻的拨动郑器的手指，点点头，道：“被动屈指以后能弹起，基本没有问题了，要继续复健。” “好的好的。”潘金月虽然是潘主任的姐姐，面对其他医生，还是有些心理弱势，又小心翼翼的问：“咱们这样子复健，手能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吗？” 她这个问题是问过弟弟潘华的，然而，潘华并没有正面回答。 郑器虽然疼的呲牙咧嘴，但还是异常关注。 “现在还看不出来。”凌然停顿了一下，又实话实说道：“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在受伤这么严重的情况下，非常困难的，基本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 郑器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下来了，手部的疼痛的刺激似乎都变弱了。 从昨天到今天，支撑着他的都是手部恢复的希望，而主刀医生的回答，显然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我看……我看有的人的手就恢复的挺好的。”潘金月的话都说不利索了，又想起弟弟，连忙道：“我问别的医生，说能术后12个小时就开始复健是好事。” “是好事。”凌然对此颇有信心的道：“基本可以杜绝黏连的问题。黏连是手部手术后最麻烦的后遗症。” 潘金月的脸色好看一些，又问：“我问别的人，有的都是三四十个小时以后才开始复健的，我们提前这么多，还不能恢复到正常吗？” “术后12个小时开始复健，肌腱黏连的问题要比三四十个小时以后开始复健的，容易解决的多。但是，手部恢复正常还是太难了。” “但他们有的人手部功能测试以后，也都是优。” 凌然听的愣了一下，笑了出来：“手部功能测试为优多容易啊。” “啊？” “不出意外的话，郑器先生的手部功能恢复到优也是没问题的。”凌然说着摸摸下巴，道：“我的病人大部分都能恢复到优，目前来看，优良率有98%。” 有的患者受伤太过于严重，以现代医疗水平，是不可能完全恢复的，所以，总会有人的手部功能测试达不到优，甚至达不到良。但通常来说，“可”的标准是需要达到的，否则的话，截肢是更好的选择。 潘金月望着凌然特意抬起的下巴，不由重复道：“郑器的手，到时候手功能，可以恢复到优？” “正常情况下。”凌然说着又特意说明道：“手功能测试得到优，不代表手的功能就恢复的与正常人一样了，只是说明他能做到简单的生活自理，比如说，健身房抓举重物就不行，精细的操作也有可能受到影响，手指的触感也会不同……” “但是拿笔写字，吃饭洗澡，用电脑都可以？”郑器已是忍不住的兴奋了。 凌然微微点头，道：“如果复健成果好的话，应该可以做到。” 郑器一阵狂喜：“我一定好好复健，我一定好好复健。” 他的声音太大，引来了不远处的护士。 复健室的护士小姐姐本来有点不好意思蹭过来，听到声音了，立即赶来助攻，道：“必须要好好复健啊，你可是赚到了，凌医生缝合的可好了，12个小时就开始复健，又能减少黏连的几率……” 虽然说的是差不多的内容，但在郑器和潘金月此时听来，却如仙乐一般。 咚。 又是一只衷心感谢的箱子，出现在凌然面前。 凌然随手开出一只精力药剂揣兜里，熟练的不要不要的。 一圈查房过后，凌然再回到手术区吃饭。食堂大妈如今已经熟悉了凌然的菜谱，既有猪肉、牛肉和鸡肉，也准备了各式小菜，用油饼、油条、豆腐脑和豆浆来配，可以说是完美了。 最近做手术富的流油凌然一口气要了六七样，端到桌上，吃相凶猛。 邻桌的一名小护士偷偷的拿起手机，发出“咔嚓”的一声。 凌然自然抬头看去，就见小护士已经吓的花容失色，满脸惊恐。 凌然不明所以的笑一笑，偷拍什么的，他在胶片时代就有经历了，自从有了数码相机以后，遇到的就更多了，泰然处之即可。 呼…… 凌然一口气喝了半碗的豆浆。 小护士手捧胸口，满眼都是星星。 “吃午饭呢？”霍从军像是只大狗似的，噗通一声坐在了凌然对面，挡住了小护士的视线，并收获了足够升元婴的负面值。 “算是吧。”凌然想了一下，三点到现在也5个小时了，可以说是午饭了。 霍从军叹口气：“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凌晨三点睡觉，结果你凌晨三点起床，我都不知道要不要提醒你注意身体。别太辛苦了，得注意劳逸结合，有空要锻炼锻炼，好好休息……” 凌然“恩”了一声，道：“明天开始可以不用早起了，康复室不够用了。” “说到这个。”霍从军哈哈一笑，道：“我又帮你弄了间康复室，以后5号康复室，也归咱们用！” 凌然眼前一亮，吃饭的速度都加快了，道：“那我今天可以再多做两个手术。” “对，好不容易骗来的康复室空着就太浪费了。”霍从军说着咳咳两声，又道：“也别太辛苦，别太累了，注意劳逸结合……” “哦。” “还有，还有……”霍从军捋捋自己的后脑勺，尝试着挽回一点面子，又道：“过几天有一个市管干部健康巡诊，我帮你争取了一个名额，你这几天加油做些手术，到时候康复室再不够用了，就去巡诊，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健康巡诊是做什么的？”凌然有些不明所以。 “就是去老干部疗养院做点体检什么的，轻松的很。” “我去做体检吗？可以不去吗？”凌然道：“我对老年病没什么了解，不如留下做手术。” 霍从军一脸的遗憾，道：“郝局长点了你的名，你过去呢，可以安抚一下家属的情绪，有些老干部的小孙子小孙女，闹腾的很……”第122章 百岁山疗养院 云华市。 百岁滩疗养院。 百岁滩位于云华市南郊，背靠大山，面对大海，有小溪自山顶潺潺汇入小河，有防波堤挡住海浪以保护沙滩。 沙滩上的沙子是从外地运来的。早些年是北戴河的沙子，后来有钱了，就进口菲律宾的沙子，再后面开始买澳门的沙子。 金黄的沙粒，细小而晶莹，自百岁滩的一头铺到另一头，形成了一条长达一公里的沙滩，再放些躺椅、遮阳伞，一年有九个月的时间，都像是海岛般的悠闲。 疗养院的老干部们很在乎沙滩的质量，遮盖稍有不足，或打扫的稍不勤快，就会有人冲进办公室里，将办事人员骂的狗血淋头。沙滩也因此与健步长廊、半坡茶亭、后花园、棋牌大厅、庭院积水、医务室、食堂并称疗养院最重视的八大项目之一。 老干部们其实很少踏足沙滩。有资格住在百岁滩疗养院的，年龄最小的也要55岁，还是位科学院院士，每年只来十天半个月的，年龄再大一点的老干部，偶尔吹一点过堂风都怕腰腿痛，哪里会坐在沙滩上吹海风。 但是，来疗养院的年轻人却很喜欢百岁滩的沙滩，有的人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每日陪陪老人，晒晒沙滩，发发朋友圈，甚为快意。 有的年轻人周末都会带儿女来百岁滩玩，短短几天时间，就让沙滩变的热闹非凡。 为了吸引孩子们，疗养院前几年还把以前的煤水码头给改造了，新添置的三艘钓鱼艇，能够开到外海垂钓，再拿回到沙滩上烧烤，很是提升了疗养院的吸引力。 卫健委组织的健康巡诊队到百岁滩疗养院是周四，疗养院内依旧有五六个孩子大呼小叫的，周围足足有20名以上的大人乐呵呵的围观。 周医生毫不意外的出现在健康巡诊队中，他拖着一只24寸行李箱，捻熟的向凌然介绍：“这里是中庭，周围都是房子，四通八达的，你要是在疗养院里迷路了，就找中庭的标志，找到中庭就能找回去了。” 凌然“恩恩”的点头。 “平时闲逛不要在中庭，随便被哪个领导看到，问的你不好意思。想休息就去沙滩，或者去爬山也行。百岁滩后面的这座山叫什么来着，没什么名气，但台阶修的好，又宽又大，背面还有小车道，爬着出一身汗也蛮好的。”周医生如数家珍的向凌然说明，并且传授个人的宝贵经验，一点都不藏私。 凌然看看同来的多名内科医生，以及同科室的一名相貌普通以至于现在都没有记住名字的住院医，不由挠挠头，道：“我们这么多医生，就做一个健康巡诊，不是一天就能完成了？用得着住好几天吗？” “疗养院很乐意我们来住几天的。”周医生说着停顿了一下，带着回忆，道：“你别以为健康巡诊是做普通的体检，咱们是需要给老干部们给出进一步的医疗方案的，究竟是需要住院呢，更改药品呢，还是静养维持等等，都要给出方案的，这个过程做下来，你知道老干部们能提出多少问题吗？咱们解答了这些问题，疗养院可就轻松了，而且，提前发现有问题的病人，直接送回医院，也能减轻疗养院的负担。” 凌然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他其实不太关心周医生所说的理由，他只是觉得有些浪费时间了。 “医院其实也乐意。”旁边面貌普通的令人记不起名字的住院医笑呵呵的凑过来，道：“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经常有老干部来抢干部病房，说病房满了就生气……” “百岁滩是咱们云华最大的疗养院了，咱们在疗养院做好健康巡诊，也能为医院减轻负担。”周医生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一副慷慨赴宴的模样。 “那接下来……” “接下来就休息好了，体检都是早上搞的，现在都10点钟了，准备准备吃午饭吧。百岁滩的食堂的蔬菜都是自己种的，只用农家肥，不打农药，健康无污染，我每次都可以吃好多……”周医生已经摩拳擦掌起来。 “农家肥不会是买的吧？” “当然不会，买来的能叫农家肥吗？” 凌然理解的点头，且道：“农家肥是疗养院自己生产的？不过，这里的肠道细菌的平均年龄可有点大啊，不知道生产出来的农家肥有没有影响。” “发酵以后都没差别的……我为什么要和你讨论这个……”周医生的面容有些扭曲。 凌然穿过中庭，在一个大厅内，跟着排队领房卡。 百岁滩疗养院有一部分是对外经营的，面向社会，面向相关协议单位，以及面向老干部家属都有不同的价格，给予云医的健康巡诊队的优待是三天住宿。 住宿的标准也很有级别观念，主任级的医生分到的是套房，副主任住单间，主治及以下则是两人一间。 对于周末都做不到双休的医生们来说，住在疗养院里工作，简直就与真的疗养差不多了，能与之相比的，也就是大型医药公司举行的会议了。 “你还是实习生啊。”坐在大厅里负责发房卡的办事员年纪轻轻，却是见过许多医院的医生了，自然对凌然的年龄和资历有所疑惑。 但是，在凌然简简单单的一个“是”字后，年轻的办事员就瞬间相信了。 不可能有猫腻的！ 实习生里也有优秀的！ 能在云华医院做实习生，想必也是很厉害的！ 一组三连击之后，经过了两年公务员考试复习，好容易考入云华市老干处的211本科出身，985硕士毕业的生物学专业妹子，就对凌然展颜一笑，说：“你们来的人数是奇数，有一个人被轮空了，给你一个人住一间房可以吗？” “可以。”凌然微笑：“多谢。” “不客气。”妹子甜甜的笑着，心里想：医生真有素质。医生真有礼貌。医生真帅。 第二天一早，健康巡诊正式开始。 与学生时代的体检不同，云华提供的健康巡诊是预约式的，而且是学协和的模式，采用病人不动，医生移动的模式，以尽可能的提供方便的服务。 负责体检的主力，则是凌然进入医院以后，就较少接触的内科医生。 只见几名内科医生摆开阵势，一边询问病人，一边就开始了体格检查，从头到脚，细致万分。 凌然看了几眼就确信，在场的至少有四名内科医生的体格检查的水平，是超过自己的。 这也不奇怪，体格检查原本就是内科医生的看家本领，别说凌然练习的并不勤快，就算他练习的勤快了，也比不上内科医生做体格检查的勤快。 “凌然，准备帮忙了。”周医生忽然指了指前方，提醒了凌然一声。 两名小孩子，正从妈妈的怀里挣脱，拼命的奔跑过来，一边跑，还一边高喊“爷爷，爷爷”。 当妈的解脱一笑，再道歉道：“不好意思，孩子一定要过来。” 普丑住院医快步迎前，笑道：“小朋友，不能去前面了。” “你骗人。”一名小孩使劲的拨开普丑的手，拼命向前跑。 普丑抓住一个，另一个是头也不回的拼命的跑，好像练过似的。 凌然在周医生的要求下，站了出来。 他也没有带过孩子，就双手揣在兜里，站在体检区前方。 拼命狂跑的小男生，莫名的停了下来。 他有些畏惧的望着高大的凌然，问：“你也是医生吗？” 凌然只轻轻点头。 “我想见爷爷。”小男孩又说。 “检查完了就能见到了。”凌然回答。 “哦。”小男孩乖巧的站在原地。 过了一会，又有小孩跑过来，突破其他人的围追堵截，站到了凌然的对面。 晨辉中，凌然腰板挺直的站在体检区的线内，一群小孩子站在体检去的线外，个个挺胸凹肚的想要摆出一个合适的造型。第123章 黑毛 体检用的是疗养院的活动中心与棋牌室。 活动中心有两个乒乓球台，中间距离很大，推开来有大约百多平米的位置，隔墙的厚重大木门再推开，则是面积大约600平米的棋牌室，分围棋、象棋、桥牌、麻将等多个区域。 疗养院将原本的半间隔的区域拉上帘子，就成了不同的体检区，不同预约时间的老干部在护工的带领下，按时抵达，姿态悠闲。 健康巡检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体检，并不会做X光，CT之类的大量的辅助检查，更多的是派遣专职医生，来阅读此前的检查报告，并做一些面对面的检查和询问。 云医此次派来的虽然不能说是最强阵容，也算得上是精兵强将了，就算是弱鸡一点的主治，如周医生这样的，拉到别的医院去，照样算得上是精英中的精英。 把这些人送到百岁滩疗养院来，目的就是解决问题的。 当前能解决的当前解决，当前不能解决的送到医院解决。 别看日本的平均寿命是80多岁，号称世界至强，云华的市级保健对象的平均寿命，随便超出——毕竟，活的不够久的，根本没机会成为保健对象。 云华市的一级保健对象是副省级以上，或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或1937年七七事变前参加工作的红军和其他人员。二级保健对象是副厅以上，抗战期间参加工作，或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且离休前的正处级干部。三级保健对象就极其广泛了，正处以上的干部，以及所有离休干部都包含在内，正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包括大学正教授，中小学的特级教师，以及厂矿单位的正高级技术人员都有份。 当然，不同级别的保健对象的待遇是不同的，如一级保健对象得到的是实报实销的医疗服务，二级就只能报销，三级则有百分比。 就是住在疗养院，一级二级和三级的房间和费用也各不同，一级不用给钱，老干局直接对账，随来随住，且有随行人员的名额。二级同样不用给钱，却要多一道报销手续，每年的时间亦有限制。三级虽然只需要自付很少的几十元的金额，还可能有单位的报销，但感觉上毕竟不同。 当然，能住进疗养院的，总归要舒服的多。 凌然亲眼看着几名患者，在症状并不明显的情况下，被诊断出了病情，自觉也是学到了一些东西。 凌然没什么门诊经历，对于门诊如何看病，他所知不多，现在看一群医生做诊断，反而更有感觉。 比起普通的门诊看病，健康巡诊的过程中，医生们询问和检查的更加细致，在旁观人看来，逻辑性更强，也更容易摸准医生的思路。 凌然听了一会觉得很有意思，就向前走了几步，以多听一点东西。 他往前跨步，一群小朋友也就跟着跨步，本来静悄悄的排队阵容，顿时被嘻嘻哈哈的笑声所覆盖，几个小孩子都趁机乱跑起来。 看到孩子们动起来了，跟前的家长立即也跟着动，几名医生亦是做出防守的动作，把住大门，害怕小孩子冲进去弄坏了仪器。 “凌医生，你可要看住啊。”内间的住院医都着急了，连忙喊了起来。 “怎么看？”凌然颇有些迷惑，他的脚下可是有将近20个小孩子，都像是随时可以捣蛋的样子。 长相普通而存在感极弱的住院医焦急的跑了出来，对一群小孩子笑道：“小朋友，走，叔叔带你们出去玩。” “不要。”在他对面的一名小女生瞬间双手抱胸，保护自己并攻击道：“你不好玩。” “我怎么不好玩了？” “你不好看。”小孩子发挥童言无忌的特长，一击必中。 年轻的住院医愣愣的盯着对面的小孩子，没想到现在的幼童竟是如此的直接。 “都不要乱跑，站好了。”凌然回头说了一句，孩子们果然都站住了。 只是在他回头过去，一群小孩又嘻嘻哈哈的笑了起来。 很明显，他们是将这个当做123木头人来玩了。 凌然于是侧靠在门边，看着里面的体格检查的同时，偶尔注意一下孩子们。 一位老阿姨与医生的争论，很快引起了凌然的注意。 只听医生问：“您有风湿性关节炎吧？” 老阿姨摇头道：“我没有。” 医生奇怪的道：“您的晨僵现象这么严重，又有多个关节肿胀，风湿结节也有了，这个就是风湿性关节炎了。” “我测过了，那个风湿因子，我是阴性的。”老阿姨指了指医生手里的病例，很骄傲的笑了笑。 医生无奈的叹口气，道：“风湿性关节炎的诊断标准不是这样的，您看您这个关节……” “我都抽血检查了，我是阴性。” “风湿因子阳性只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指标，风湿因子阳性，不一定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但阴性也不一定不是。您看您现在的关节，对称性的肿胀，腕关节的关节肿胀，都是明确的指标的……” “我不是来让你看这个的……”老阿姨不耐烦的道：“你先给我看别的。” “看别的？” “你看我脚背这根倒起来的毛是怎么回事？碰到了就好疼。”老阿姨脱掉鞋，露出大拇指，展示给医生看。 医生望着大拇指上坚强竖起的一根黑毛，陷入了沉思。 凌然以手扶额，突然觉得带小孩也不是太糟的工作。第124章 偷病人？ 刺激的体检持续一天时间。 到了晚上，疗养院特意安排了沙滩烧烤，来安抚医生们的情绪。 现成的海水和沙滩，还有温度适宜的海风，只要将室内的菜品洗净了切过来就可，疗养院真是恨不得老人们都能吃这个。 医生们更是开心。 对于久在城市工作的上班族来说，在夜幕徐徐的沙滩上，吹着海风，喝着啤酒，吃着烧烤，贫着嘴，可以说是既有肥宅的快乐，又有格调的加成，最起码，值得发一组朋友圈的九连拍了。 事实上，许多人到了沙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拍照发朋友圈，以冲淡自己每天发加班，埋怨制度，吐槽病人之衰。 年轻的住院医和大部分的主治、护士们，跑的最快，大呼小叫，拿着手机的动作就没有停下来过。 副主任和主任们就相对矜持了。 云华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若是博士毕业的话，勉强还有40岁以下的几率，否则，基本都要45岁往上了。其实，就算是博士毕业的医生，评上副主任医师的时候还三十来岁，稍微蹉跎两年，也就跨过了40岁的界限了。 过了不惑之年的医生们，自然不好意思像小年轻们那样，端着手机四处拍照。即使再想拍，也不能在年轻人面前，展露出来。 于是，沙滩的人群，很快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团，一团举着手机在夜空中闪烁，一团隐藏在阴影中眼神闪烁。 凌然拿了几根鸡翅，几片牛肉，站在火炉旁烧烤，既不拍照，也不聊天。 “要不要我给你照两张相，发个朋友圈？”周医生路过，望着凌然手里的烤串，想以劳动换食物。 凌然摇摇头：“我照片够多了。” “还有嫌照片多的啊。”周医生笑了出来，又道：“我拍照技术不错的，你发到朋友圈里，起码集上百个赞。” 凌然莫名其妙的抬头看看周医生。 过了几秒钟，周医生自己也醒悟过来了，呵呵一笑：“你看看我，说什么呢，你发个脚指甲怕都有上百个赞吧。” 凌然翻着鸡翅，陷入了思考当中。 “算了算了，当我没说，我也不想知道你的朋友圈生态。”周医生彻底觉悟了，嗅着快烤熟的五花肉的味道，飞快的离开。 凌然撒了一点点孜然，味道更加浓郁了。 “李主任，我给您拍张照？”周医生来到了眼神闪烁的阴影团中。 被喊到的李主任不好意思的笑道：“我都一把年纪了，照什么相啊……” “看您说的，照相还看年纪不成，来来来，您往前站一点，我给您拍着半身的……咱的医术不敢跟列位比，照相技术是有口皆碑的，来，茄子……”周医生能言会道，啪啪啪的就拍出了一票照片，接着又让李主任摆了多个姿势，稍稍熟悉一番之后，用不着他再多说，李主任已是自动的换姿势了。 让一位主任满足了，周医生立即找到另一位副主任，再次提供服务，爬高蹲低，前进后退，不辞辛苦，不惜腰酸腿软，势要上级医生舒服。 一群年事已高的主任和副主任们，在周医生的带领下，自然而然的掀起了拍照热潮，一时间围巾与帽子共舞，秋水共长天一色，众人齐夸周医生“懂事”和“好样的”，并有几位不太熟悉的主任与周医生加了微信，以方便他将照片传到自己的手机上。 凌然始终呆在角落里，默默的烤肉。 疗养院的食材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没有提供牛排之类的西式烤物，牛肋条牛头肉羊排猪排等等的味道也是丝毫不逊，特别是肥瘦相间的牛肋条，先用大火将四周锁汁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烤，即使烤成十分熟的状态，嫩度依旧不错，非常适合国人的口味。 刷洗的超干净的肥肠更是美味，只要按捺住对浪费的愧疚，任由肥肠滴点油出来，再结束烤制，那是真正的外焦里嫩，稍微放点盐就可以吃一大盘。 五花肉更是永远的经典食材。 在韩剧流行以前，凌家炒菜用的肉都是用五花肉的，尤其是将油炒出来一点以后再炒菜，微微焙过的五花肉，以及用半荤油炒出来的菜都会更好吃。 而在韩剧大行其道之后，五花肉的行情一年比一年见长，凌家炒菜都改用肩胛肉了。不过，眼瞅着梅花肉的认知度也在提高，动不动就有猪排饭之类的网红盒饭出现，便宜肩胛肉的时代都要过去了…… “凌医生烤肉好认真。”一名女生端了两杯啤酒，左侧跨步，露出偏小的右脸，并递给凌然一杯。 “谢谢。”凌然说过，翻了一下肉，问：“拿盘子了吗？” “这里有。”小女生连忙拿了一只空盘子过来。 凌然放了一块牛肋条和一块五花肉在上面，又夹了一块玉米给她。 “谢谢凌医生。”小女生惊喜莫名。 “不客气。” “哇，好好吃。”小女生开心的道：“凌医生很会烤肉呢。” “恩，电刀用久了会这样的。”凌然回答的很实在。 小女生愣了一下神，突然意识过来，凌然说的是手术室里，用电刀灼烧的时候，会散发出BBQ的味道。其实都是一样的美拉德反应，自然是一样的香气扑鼻了。 小女生不由的拿起五花肉端详起来，再轻轻的咬一口，眉开眼笑的道：“怪不得呢，所以医生做烧烤，可以准确的把握温度啊。” “让你这么说，骨科医生还会煮骨头呢。”另一名女生不忿的上前反驳。 灭活回植是骨科对付骨癌的主要手段之一，灭活的方式有液氮、辐射和乙醇，但用的最多的还是煮沸灭活和高温水浴灭活，简单来说，就是在手术室里放一个电磁炉，烧开水，将患有骨瘤的骨头丢进去，煮到瘤细胞都死了，再重新移植回患者体内。 在此过程中，不仅手术室，包括骨科的走廊，都会散发出令人疑惑的骨头香味。 “我们骨科的兰主任，最喜欢带着住院医去吃火锅，大骨头汤锅底的。”第二位女生回忆往昔，唏嘘不已，自己捡了一只牛肋排，使劲的撕咬起来。 有了先例，立即有人跟着来取食。 凌然手持双钳，一只手翻烤，一只手给大家夹菜，丝毫不乱。 他是擅长举一反三的年轻人，使用电刀的经验，自然可以应用在其他方面。 而且，陶萍女士在培养儿子各种爱好的路上，也走的很远，很早的时候，就有骑着自行车，带家人去野炊的项目，那时候还没有朋友圈，她都是用胶片照相机拍照，再洗出来以后，带给街坊四邻欣赏。 油滋滋的牛肋排，每12秒就翻滚一次。 五花肉要烤出一片的焦黄色出来，但不能烤焦。 肥肠的焦色要更重一些，但不能发黑。 在烧烤技术方面，凌然不需要系统帮忙，也至少有专精的水平。 刚刚发了九连拍的女生们，此时更是陷入了修图的忙碌中，来取菜的人，也会顺便带给凌然食物，有来有往，顿时让沙滩变的更加热闹。 医生们的心情愉悦了，午间遇到的种种奇葩事，此时也都变成了故事： “我今天遇到一个硬说手上的黑斑是皮肤瘤的，医院出的活检报告都有三份了，他觉得是周围人都瞒着他。” “那有啥呢，我还遇到一个都头痛了，还不按时吃高血压药的，还把护士给的药含在嘴里想吐掉。” “哎，我今天可厉害，我遇到一个筋特漂亮的老头，那是真的漂亮，和标准解剖图上的一模一样……” “你这么一说，有个老太太的骨质增生也很典型哦，用来做教学，肯定效果拔群。” “我今天也遇到好几个骨质增生，这个病没意思的，还不如类风湿关节炎。” 凌然一边听医生们聊天，一边投喂众人，一边接受投喂，倒也悠哉。 天色渐晚而云雾依旧。 昏黄的光线照在海面上，泛出柔和的光。 只有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略显吵杂。 叮！ 叮！ 叮叮叮！ 一连串的系统音，在凌然耳边炸响。 成就：赞许\*12 成就说明：同行的赞许是对医生的最大褒奖\*12 奖励：初级宝箱\*12 凌然仰头看天，都这么晚了，难道有同行在偷病人？第125章 别人家的医生 晚上7点。 霍从军昂首挺胸的带着一群住院医、规培医和实习生，行走于留观室。 他晚上原本是有约的，却是被人给放了鸽子，以至于准备好的《天堂》、《走天涯》等歌，都没机会唱了。这让少有休闲活动的霍主任很不开心，而能安慰他的，唯有查房。 “不好意思，正常的查房应该是早晨的，但我实在不放心，所以提前来看看。”霍从军进门就道歉，头顶稀疏的杂色头发随着他的动作而晃动，立即引起了病人们的好感。 “哎呀，做主任的就是不一样，这么晚还来查房。” “没关系没关系，哪里有医生查房，病人不高兴的。” “你们之前那个长的特别帅的医生也喜欢晚上来查房的，后面不来了，不知道为什么。” 病人和家属对于带着一票人来的霍主任很宽容。不说主任的吊牌和一票手下的派头，就凭他的老年态，大家就倍感心安。 赵乐意捂着嘴“咳咳”了两声。 得到提醒的住院医连忙站了出来，道：“一号床的患者李攀，66岁，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已经做了外固定……入院查体时，病人高压160，低压100，属于三级高血压，心电图显示ST-T异常，窦性心律……” “做了手法复位？”霍从军嫌他啰嗦，没有全部听完，直接问了想知道的。 住院医下意识的翻了一下病历，连忙道：“那个……病人要求手法复位，但效果不佳，今天早上给做了切开复位……” “恩……”霍从军微微点头。这个本来是骨科的活，但是，落在了急诊科的手里，那就是急诊科的病人了。 患者躺在床上，听着几个人的对话，赶紧道：“霍主任，你们的医生的手法不行，让我遭了两道罪。这个不合适吧。” 霍从军道：“手法不能复位的原因很多，我看你这个……” 他拿了病例瞅了瞅，道：“你这个是手法复位以后再拍片，发现复位的不理想，然后让你做了切开复位，这是对你负责，对你的恢复也好。” “那干嘛还要手法复位？”病人不禁抱怨。 住院医同样抱怨：“还不是你强烈要求。” 霍从军“呼”的转身，狮子眼瞪着对方：“怎么的？要病人教你治病吗？做出决定的是你，不是病人吧。” “那个……做手法复位的也不是我……”住院医缩着脑袋。 “那是谁？”霍从军凶气十足。 住院医无言低头。 霍从军也不会真的在病人面前骂管床医生，转身就对病人笑逐颜开的道：“年轻医生说话不懂的讲究方法，不过，既然病人要求了，你的伤势也是可以尝试做手法复位的。只不过，手法复位的适用面毕竟比较窄，骨头藏在肉里面，也看不清楚，没有成功再切开复位，这是正常的医疗流程，来，我看看你的胳膊。” 病人赶紧将手伸了过来。 “像咱们年纪大了，身体各种机能都有所衰退啊，所以更要注意身体，像是你现在的糖尿病，要控制起来，这个是高危因素了，就是高度危险的……”霍从军对病人极其耐心的样子，引起众患者的好评，大家纷纷表示，怪不得人家是主任，看看人家这个做事的样子。 几名住院医在旁暗自神伤，他们每天要为近20名病人查房，怎么可能像是一周才查一次房的主任一样细致认真。 霍从军则是斗志昂扬，一个病房里4位患者，他就看了30分钟，令人佩服不已。 出了门，霍从军轻轻的吁了一口气，却没有依序进入第二间，而是直奔tang法组的留观室而去。 “你们来看看这个手缝合的怎么样。”霍从军站到tang法组的留观室里，说话的声音都凭空大了三分。 凌然做过的手术，基本没有什么纰漏——效果不好的情况还是有的，但那都是客观困难所造成的，人为的疏漏非常少见，对于主任霍从军来说，在这样的病房里查房，自然要轻松的多。 规培医与实习生们也都好奇的围观了上来。 还有规培医悄悄的问实习生：“凌然真的是你们的同学？” “同级。”被问到的实习生郁闷的回答。 凌然的异军突起，不免令同级的实习生们亚历山大。 现如今，不管是哪个科室的医生，遇到实习生的时候，都会拿凌然出来举例， “屈肌腱缝合的困难有哪些？”霍从军突然开启拷问模式，并且点了一名规培生。 规培生一个愣神，就给懵住了。 “你看看，比你们年纪小的实习生都开始做大手术了，你连屈肌腱缝合的关键点都记不住？”霍从军用传统的别人家孩子模式教学，望着众人失望的点头。 规培医被他的眼神刺激的，顿生急智，道：“困难有术后黏连……” “太慢了！”霍从军瞬间打断他。 规培医憋的脸都绿了。 “哎，别说让你们做手术了，你们看看，一个要点都要想了又想。”霍从军摇摇头：“谁来说说各种缝合法的优劣，一个一个的说。” “我来。”有激灵的实习生连忙举手，先说出自己知道的：“Bunnel是最早的肌腱缝合法……” “双十字……” “8字缝合法……” “kessler法是咱们手外科的主力术式……” “还有津下套圈法……” 霍从军一个个点名，规培生和实习生一个个的回答，住院医也难以幸免。 病房里的病人家属，看着一群小医生，悄悄的拍了一张照，再在脸上写了一个惨字，发了朋友圈。 霍从军才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他一边用问题将小医生们压的喵喵叫，一边又审查病人的情况。 医院对规培生和住院医都是以训练为主，除了少数天才，大部分医生都要被虐待10年左右，才能上下平衡。 平衡并不是说就不会被点名提问了，只是可以点名提问别人，寻求平衡而已。 “你们知道凌然做的tang法有多难吗？”霍从军用“别人家孩子”的语气，问出了今天的核心问题。 一群小医生面面相觑，都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tang法缝合的复杂程度，是远远超过你们刚才提出的几种缝合法的……”霍从军望着一群小医生，很是感慨的自问自答了起来。 病房里的病人们听的亦是满脸热切。 谁都希望自己得到的是最佳医疗服务，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地区名医出现。病人的吹捧，某些时候是客观的，某些时候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世界。 霍从军却是真的喜欢凌然和他做的tang法，谁不喜欢呢？一天做八例十例手术的医生，放在任何一个医院都像宝一样。 就算是爱尔眼科之类的私立医院，也会尽可能的优先喂饱那些一天能做10例手术的医生。 更不要说，凌然做的tang法如此复杂，又近乎具有垄断地位。 “懂手功能测试的出来，给病人们做个测试，也让你们看看97%优良率的tang法是怎么回事。”霍从军说别人家的孩子说的兴奋了，恨不得自己能返老还童了。 几名医生自动自觉的站了出来，为患者做手功能测试。 他们一边做，霍从军一边在旁详说tang法达成各项指标之难点重点，要是给他一支话筒，霍从军现在就能高唱一首《天堂》。 一群小医生听的头昏脑涨，又不得不听。 好容易熬到手功能测试完成，房内4人全优的时候，一群人更是配合的鼓掌。 “厉害吧？”霍从军笑呵呵的。 “厉害。”小医生们齐刷刷的回答，整齐划一中，倒也带着一丝丝的真诚。 毕竟，能做tang法就很厉害了，tang法做的近乎全优良，那是真的牛。 …… 同一时间，凌然打开了12只因赞许得来的宝箱。 初级宝箱的光芒亮过烧烤炉，却只有凌然一个人看得到。 凌然翻着鸡翅，一眼扫过11只精力药剂，看向中间的技能书。 单项技能书，获得分支技能——颈椎理筋整骨推拿法（大师级） 介绍：推拿手法是治疗颈椎病最常用的非手术方法，应用广泛。理筋整骨法通过按、摩、推、拿、揉、点、滚、叩、击、摇、弹、拨进行松懈，结合小角度矢状位扳法，临床疗效确切，有效率超过95%。 凌然目光向四周一扫，果断拿起就几根新鲜的鸡翅、牛肋条和猪排。 凌然将之铺在平板上，运起刚刚学会的理筋整骨推拿法，就将它们当做颈椎一样推拿起来。 只见他一会儿按压，一会儿抓拿，一会儿推揉，一会儿叩点，时不时的还以臂为轴，滚动起来。 围在周围的小护士，女医生，男医生们，看的心驰神往： “凌医生烤肉好认真。” “总觉得这批肉会更好吃。” “凌医生好帅。” “好想做那块肉……”第126章 推拿揉点按 翌日。 健康巡查的目标开始转向三级保健对象。 一级保健对象的人数是相当少的。对云华这样的城市来说，副省级的干部固然是有一些的，但能留到现在且留在云华还留在百岁滩疗养院的，就少之又少了。 37年的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就更稀罕了，百岁滩疗养院只有一人，全疗养院都是当宝一样的伺候着，健康巡查的时候，也都是主任带人去其住所进行的。92岁的老人，当年还是小鬼头，如今垂垂老矣，唯一的享受就是坐在阳台，眺望外海的大船。 他其实已经看不清了，但只要旁边的人告诉他，又有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大船路过，他就会露出欢喜的笑容，含混的说些旁人难以听懂的话。 二级保健对象中的副厅级干部，算是一二级保健对象中人数最多的一批，相应的抗战老兵数量也稍多一点，有十几名，但他们的年龄同样偏大，大部分都已不良于行，也多是主任们带队检查。 比较起来，三级保健对象的数量就多多了。事实上，疗养院的大部分住户都是三级保健对象，他们的年龄以60岁到80岁之间的居多，尚能受得了两三个小时的舟车劳顿，每年都会选择不同的疗养院，将半个月左右的免费额度用尽，非常开心。 健康巡查也是他们极其关心的一个项目。 退休的处级干部，若是子女发展的一般，到了六十多岁七十岁的年龄了，也就没什么特权可用了。中小学的特级教师，大学教授，企业的正高级技术人员等等更不用说了，到了医院照样得排队取号，最多是入院后的待遇好一些，用药能节省一些。 对他们来说，每年的体检和健康巡查就显的尤为重要了，许多人都准备了一个小本本，一条一条的问医生，有的甚至会帮子女问问题。 来参加健康巡查的医生也都不厌其烦的解答。 云华医院一次性派出了近百名的医生和护士，差不多是每个科室都抽调了人手出来。这么多人给几百名老人做检查，还要持续三天时间，自然不用着像门诊那样着急。 凌然摩拳擦掌的跟着周医生。 急诊科此次出的医生级别较低，只有一名实习生，一只住院医，一名主治。而在病人眼里，主治值不值得信任还是两说，因此，周医生自然而然的被排在了长桌的最后方。 老好人的周医生自然不在意，事实上，他本人也是不断的谦让了，并让几名略略在乎排位的主治，排到了自己的前面。 用手指戳着面前的铭牌并摆正，周医生轻轻的端起保温杯，满足的吸溜吸溜着。 端着小板凳坐在后面的凌然一脸无奈。 想想正在外面，被一群小孩子围杀的无名同事，牺牲根本没有回报啊。 凌然一边想，一边就从背后盯着周医生的脖子瞅。 周医生属于医生中的正常体型，不瘦不胖，也很少健身塑形，身上的肌肉大部分是因为繁忙的工作而出现的，与之相伴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病。 像是周医生的颈椎，拍X片的话，生理曲度肯定是改变了，骨赘估计也是有的，压颈实验多半也是不能通过的…… 又一名老人过来看了看周医生的铭牌，转身走了。 谁没事了乐意在急诊科医生手里检查啊，院方本来要给他一个某某专科医生的铭牌的，被周医生给拒绝了，谁没事了给自己找活干啊。 周医生优哉游哉的喝着冰糖枸杞桂圆红枣茶，突然觉得脖颈一凉。 在武侠里，反派有这个感觉的话，通常两秒内就挂了。 周医生的眼睛闭了起来，一副舒服死了的模样。 这个时候，男人哪里还在乎是谁在摸自己的脖子啊。 凌然也默默的感觉着周医生的颈椎构造，并在脑海中与所得的知识相对应。 颈椎算是人体构造中，最容易记忆的结构了，属于医学考试的送分题。虽然它本身的构造很复杂，但只要顺着第一颈椎、第二颈椎、第三颈椎的顺序数下去即可，从一数到七，猴子都能做到！ 韧带长的很省事，前纵韧带若老树盘根，后纵韧带若老根盘树，横突间韧带、黄韧带、棘间韧带也没什么难记的地方。神经解剖同样友好，分别命名第一颈脊神经，第二颈脊神经……直到第八颈脊神经。 肌肉稍微复杂一点，但凌然顺着斜方肌往下推，先用揉法放松，一手拿额头，一手拿颈椎，再由上自下施拿法，同时点按颈夹脊穴，施滚法于肩…… 凌然有节律的一紧一松，舒服的周医生哼哼了出来。 接着，凌然就是一拔一拧。 嘎巴。 周医生“呀”的一声，再动脖子，却是倍感轻松。 “凌然，你这个手法……哇……”周医生又扭动一下脖子，只觉得过去两个月的加班摧残都恢复了。 凌然微微点头，近乎自言自语的道：“大师级的推拿。” 周医生此时耳聪眼明，听到一耳，立即赞同道：“大师级的，绝对大师级的。” 凌然翻身挤了点酒精凝胶，两手搓了搓，谦虚道：“我只是颈椎推拿方面的大师。” 周医生真心实意的翘起大拇指：“中医院的推拿科，不定有没有你强。” 凌然微笑。既然是大师级的，那就是云华市有数的高手了，云华市中医院并不重视推拿科，有没有人能达到这个水平，达到了是否还在一线工作，都是两可之间。 想到此处，凌然就在心里问道：“系统系统，我的颈椎推拿水平，在云华排名多少。” 系统道：“你的颈椎推拿技术，排名云华第一。” 凌然心中讶然，不由的升起一个念头，又问：“系统系统，我是不是昌西省，颈椎推拿水平最强的人。” 系统道：“是的。” “中国呢。” “你所掌握的颈椎推拿的技能水平，排名中国第43名，进行次正确的推拿，可以晋升一位。” 凌然撇撇嘴，不用说，就像是其他类型的医生一样，推拿水平高的医生，也都集中到京城或沪上去了。 不过，颈椎推拿依旧是凌然掌握的排名最高的大师级技能，虽然局限于颈椎一个部位，但也说明，像是推拿这种技能的普及性并不强，尤其是高端战力相对弱鸡。 凌然也不觉得奇怪。推拿就临床来说，基本是在鄙视链的下层的。 它对于一些退行性的病变，确实具有相当的效果的，临床应用也算广泛。与复健可以说是一体两面。 然而，复健科在医院的地位也是够低的，曾几何时，如神经科之类的科室给病人开了复健的单子，还要从复健医生手里抽成。 比较来说，推拿的认知度还稍微高一点，患者也不像是对复健的要求那么高，能解决当时的困扰就很满足了。像是颈椎引起的眩晕、疼痛、疲倦等等，可以说是患者主诉最多的，也是推拿所能解决的。 但就临床的观点来说，眩晕、疼痛、疲倦都不算多严重的疾病，也有相应的药品可以服用，那推拿再牛，也就牛的有限了。 临床医生们的目光，永远是盯着心脏移植，癌症治疗等方面去的。 在这种环境下，愿意系统的学习推拿技术的医生也就很少了。 当然，即使是临床医生，也很享受高端推拿带来的释放与放松。 周医生摇晃着脖子，惊喜莫名的问：“你这个是哪里学的？什么手法？” “理筋整骨法，刚才用了按揉拿点滚，最后是拔伸旋转的手法。”凌然顿了一下，又回答他前一个问题：“家里学的。” “你是家传的推拿技术？”旁边同样没事做的主治是位女医生，年约30，也很好奇。 周医生咳咳两声：“凌然家开了家诊所，叫下沟诊所，据说有几位坐堂医生颇有医术……” 他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 旁边的主治自觉心领神会了，笑道：“早些年是有不少名医在外行医的，我们医院也聘用过……凌医生，我的颈椎也不是特别好，能不能帮我看看。” 她没有与凌然单独说过话，但是，云华医院的人哪有不认识凌然的。 凌然亦不多说，点点头，就道：“你坐正。” 女医生立即乖乖的坐正。 凌然的手带着酒精凝胶的橘子味，一把抓了上去。 “恩……”女医生舒服的鼻音都控制不住了。 凌然亦是一样的揉点，在实际操作中体会着推拿术的运用。 虽然要提高一位排名，需要次的正确推拿，但对凌然来说，一两千次的重复完全不是负担。要说起来，他做一次tang法就得一半个小时，推拿一次才要几分钟的时间？ 更不要说，他再提高一名，就是从全国43名提高到全国42名。可以想见，要是目前的44名知道自己推拿2000次就能提升一个名词，怕不得满大街的抓人推拿去。 凌然想着思路飘忽起来：就去大街上抓人，似乎还是个蛮不错的主意呢。 咔嚓。 随着凌然拧着脖子一扳的动作，女医生的颈椎亦是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你的颈椎还是可以的，没有太大问题。”凌然给出术后医嘱。 “现在更舒服了。”女医生浑身都透着爽字。 “凌医生……”一名小护士看到了这边的变化，乖巧的束手立在边上，像只猫儿一样。 凌然点点头，顺手拿起酒精凝胶，想了想，不停的消毒也不是个事啊，于是顺手递给小护士，道：“抹肩颈处吧。” 小护士乖巧的坐在凌然对面，开始挤出凝胶涂抹，从第一颈椎一直涂到第七颈椎，正面过来，一路涂到锁骨，然后又向锁骨下方部位，涂了薄薄的一层。 “凌医生，我准备好了。”小护士扬起脖子，声音嗲嗲的。第127章 啊啊啊啊啊啊 凌然的椅子前，很快就排起了长队。 排的最多的是没什么事做的小护士和小医生们。 健康巡查并不是即时诊疗，医生们更多是针对此前的体检报告，以及现场的体格检查，来进行诊断。 别看手术室里面，住院医也有上手操作的，真要做诊断，起码还是得有十年以上经验的资深主治。 诊断出了大病的，通常都会就地收去住院，小病除了开药之外，最简单的静脉输液都是由疗养院的医务室负责操作。 肌肉注射也就是俗称的屁股针，早被云华此类的大医院抛弃了，只有很少的情况下才会开出处方，更不可能针对疗养院的老年人去做。 如此一来，没事做的小护士和没人理的小医生，自然就聚集到了后面来。 “啊……哦……” “恩……唔，唔，啊！~” “嘤嘤嘤” “啊啊啊啊啊啊……” 一声响过一声的叫，不同的叫声，仿佛点燃了沉寂的空气，令疗养院里的气息都变的火热起来。 疗养院的院长在办公室里刚坐稳，打开电脑，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确认不是从自己的音响里发出来的以后，他就飞也似的狂奔而来。 紧接着，气喘吁吁的院长就看着，一个十分俊美的偶像剧里才有的年轻男医生以手抓颈，将一个又一个的医生和护士，捏的喵喵叫，有的还是日本喵。 再仔细看，其中还有疗养院的工作人员。 看表情，凡是被抓住的男医生，就像是被鹰抓住的乌龟似的，浑身抽搐。 被抓住的女医生和女护士，更像是被猛兽叼住了脖颈的白鹤，一边浪叫一边抽搐，最多也就是垂死似的蹬蹬腿。院长阁下甚至怀疑有个小护士在翻白眼，而且，明显不像是在敌视自己。 “这是……这是在干什么？”疗养院的院长今年40多岁，长的干干瘦瘦的，一看就像是清心寡欲人士。 院长特别推崇的也是老子的那一套，并在疗养院内强力推行“无为而治，无微不至”的管理理念，深得卫生局领导的欣赏。 然而，眼前的这一幕，却是彻底的掀翻了疗养院的治院精神。 刚刚得到了两分钟按摩的小职员，浑身自内而外的舒坦，哪里还记得疗养院的格言，蠢蠢的一笑，道：“凌医生按摩按的特别好，院长你快去试试。” “胡闹！按摩就按摩，乱叫什么？” “那不是舒服吗？” “舒服？能有多舒服？我看你们是故意捣乱。”院长板着脸，三步并做两步的来到凌然面前，正好抢在一名疗养院的员工前面，一屁股坐在了凌然面前，似乎要证明自己的论断。 疗养院的员工敢怒而不敢言，凌然只是奇怪的瞥他一眼，就递出了酒精凝胶，道：“给脖子和颈部抹上。” 院长回头看了一眼，道：“你不是有毛巾垫着吗？” “必须消毒。”凌然斩钉截铁的回答。顺便活动着手腕，休息休息。 院长挤了些酒精凝胶，胡乱的在脖子和颈部涂抹开来。 凌然等他晾了晾，才手枕毛巾，捏住了院长的脖子。 一脸冷笑的院长，目光瞬间凝结： 这是天。 这是地。 这里的空气清香，这里的阳光明媚。 这里的树青草绿，这里的水清沙白。 我记忆中最美的麦收的打谷场。 我记忆中最响亮的是母鸡下蛋后的打鸣。 …… “好了，颈椎有骨赘增生，没有大毛病。”凌然拍拍院长的肩膀，叫他起来。 院长愣愣的站起身来，就见几个人正围着一只手机在笑。 他走过去，分明听到手机中传来熟悉又陌生的呻吟声。 “我……叫了？”院长颤巍巍的问他们。 几人抬头，就有胆大的笑道：“叫了，您要看吗？” “算了，算了。”院长掩面而走，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 “医生，你这个能治啥病。”一名老人徘徊再三，终于来到了凌然面前。 “我只会颈椎推拿。”凌然道：“您可以坐下试试。” “不会按坏吧。” 老年人对于推拿还是有些戒心的，毕竟都骨质疏松了，不像是年轻人一样，肢体柔软了。 不过，凌然的大师级推拿，虽只局限于颈椎一个部位，对年龄的要求却很宽泛，下至月龄小儿，上至百岁老人皆可。 凌然适才推拿的好几名医生，年龄也都有六十岁了，此时他就信心满满的道：“您坐下来，我轻轻的按，您都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高血压、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血管炎、静脉曲张、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老人背诵的捻熟，一点都不高龄的样子。 凌然点点头，换了一条薄布垫，手搭在老人脖子上，先慢慢的摸索。 老人的皮肤偏于松弛，肌肉也不再粗壮，手指稍稍用力，就能触及到椎骨，竟然甚至能在脑海中勾勒出大致的形状。 凌然的手腕轻轻耸动。 一下。 两下。 他略过了揉的步骤，直接就卡着点了起来。 “我……”老人才要说什么，就被凌然的指法给舒服回去了。 老人不由自主的闭上眼睛，浑身都在微微的颤动。 很多老年病都是伴随着身体疼痛的。 类风湿性关节炎会疼痛，静脉曲张会疼痛，骨质增生也会疼痛…… 大部分的疼痛都可以用止痛药来缓解，但中国老人多数都是拒绝疼痛药的，反而是疼痛疼着疼着就变的不疼了。 凌然放松了他的颈部肌肉，顿时让他的头痛缓解了许多。 “哦……还真可以。”老人说话间就想赞美一下凌然。 “别动。”凌然笑一笑，捏住他的下颌骨，轻轻的转了一个角度。 嘎嘣。 一声微不可闻的细响之后，凌然松开了手，笑道：“您试试看。” 老人轻轻的扭动脑袋，讶然道：“不疼了？” “之前疼吗？”凌然同样惊讶。他也不是老年病专家，并不是很熟悉老年人的情况。 老人轻叹一口气道：“疼也是一天，不疼也是一天，哎，脖子不疼挺好，不疼好。” 凌然将老人轻轻的扶起来。 解除痛苦是医生的至高目标，总是在希望，偶尔能达成。 老人自己依旧很高兴，用手慢悠悠的捏捏颈椎，笑道：“嘿，脖子还真不疼了。” “真不疼了？”同来的老人一个个的上前询问。 “这脖子就像是年轻了10岁一样，端着脑袋也不重了，不疼了。” “就年轻10岁？” “不疼就够好了，你还想怎么样？” “也是哦，给我也捏捏呗。”一位老大娘先一大屁股坐在了凌然面前，占好了位置，开口说道。 原本在排队的医护人员见到大群的自称有病的老人雄赳赳气昂昂的涌来，互相看看，就默默低头退出去了…… 有老人见到，登时不乐意了，拐棍在地上敲的梆梆响：“都站着，排好了队的继续排队，要按摩的排后面。想看的看，想按的排。” 被喊住的医护人员笑了：“让你们排队，站累了，摔倒了怎么办？还是你们先来。” “总要有个先来后到。”拄拐棍的老头说着话，开始思考第一个问题了。 “用那个牌子，麻将桌排队的牌子。”有位老太瞬间想到了办法，得到了众人的附和。 一会儿，就有一盒木牌子送了过来，老人们熟悉的一人半根拿起，系在腰上，就算是排队了。 还能一边排队一边坐着唠嗑，十分热闹。 “这个按摩的医生真俊……”一个老头观摩了一会点评道。 “力气也大，看着身体很结实啊，有我年轻的风范。”另一个秃头老头得意的道。 “像我那死去多年的老伴，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俊。”头发烫成一顶洁白大圈圈的一个时髦老太太，笑的露出两排整齐的假牙，回忆着往昔峥嵘岁月。热烈庆祝联通公司成立并求票1994年的今天，联通公司成立。 谨在此，代表移动公司的用户，向联通公司表示祝贺。 我相信，电信公司的用户，也是抱着一样的心情的。 不论是联通的用户，移动的用户，还是电信的用户，当你们看到这个单章的时候，都请帮帮志鸟村同志。 我，志鸟村，其实是个好同志。 我本来是想三更再求票的。 然后……你们看到了，这么多天，我愣是写不出第三更。 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很绝望啊！ 有人会说，三更有什么难写的，多写一章而已。 其实，我写这本书，目前的流程是这样的。 每天，我写好一章，先拿给老婆看，老婆会评分，如果得到8分以上，我就会乐颠颠的将本章更上去，如果得到的是7.5分，我就会修改后再上传，得到的是7分，有很大概率就要删掉一大半，或者重写了。 所以，今天及以前，我其实有写出三更的，然而，老婆总是枪毙我的稿子，导致我要提高数量，极其困难。 月票榜却是慢慢滑落了。 求还有月票的同学助一臂之力。 请联通的同学，投张月票给我。 请移动的同学，投张月票给我。 请电信的同学，投张月票给我。 三网联动，所向披靡啊。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热烈庆祝联通公司成立并求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28章 挖角 凌然一个人接一个人的按过去，越做越是流畅。 他是习惯了在手术室里用标准动作来做事的，颈椎推拿也是一样的。 使用正确的姿势，并不会令操作者过于疲惫，重复操作下来，与做手术的强度相差无几。 而在手术室里，凌然常常是一个姿势能保持一半个小时的人。 他一天做15个小时的手术都能做到。 当然，正常情况下，十一二个小时的手术时间，是相对比较健康的。 而在百岁滩疗养院，给所有人都推拿几分钟，也就是几个小时罢了。 凌然一路从早晨推拿到了午饭时间。 期间除了喝水和医嘱之外，凌然既不抱怨，也不多话，就是不停的推推推，按按按，像是一只不知疲倦的蜣螂，用臂膀滚动未来。 前来做巡诊的医生们，也渐渐的从旁观变成了佩服。 云华医院派来巡诊的医生，是从各个科室抽调的，其中大部分科室的医生，只听过凌然的名字，并没有见过他做手术。 他们今天也见不到凌然做手术，但是，看着凌然以细致的手法，枯燥的工作三四个小时，却不喊苦不喊累，众医亦是暗暗咋舌。 “你们几个，过来看看。”一名主任招手将带来的几只小医生集中了起来，指着远处一丝不苟的做推拿的凌然，道：“不怪人家名气大，霍从军当宝一样，不说别的，就这份耐心和毅力，你们比得上吗？” 小医生们无力的反驳：喵喵喵。 “做手术难，规规矩矩的做手术更难！”主任叹口气，道：“你们要是能有凌然三分耐心和毅力，我就不用那么发愁了。哎，后继无人呀。” “喵喵喵……” 主任只当听到的是猫叫，摆摆手：“别说那么多没用的，让你们拉几个小时的钩子都喊累，让你们推拿岂不是要哭死？你们不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比你们差的，都被我赶去乡下医院了。” “主任，我们一定好好干。” “主任，您看我们的表现。” “主任，我刚在医院跟前买了房子……” 主任听到买了房子的，不由的眉毛一拧，笑了出声，对他拍拍肩膀，道：“你去把今天的病例整理了吧……” 主任听到小医丙的话，不由的眉毛一拧：“你竟然买得起医院跟前的房子？” “六个钱包支援，买的是老破小……” “你去把今天的病例整理了吧。”主任拍拍他的肩膀，道：“买了房子就多加班，这样才好还房贷嘛……” “2206号……2206号……”工作人员帮忙叫号，喊的都是牌子上的编号。‘ “来了。”一名老太太摇摇晃晃的站起来，等走到凌然身边的时候，前面的人刚好推拿完离开。 一名三四十岁的职场女人，此时望着凌然，眼睛都在发光。 抽了空挡，她整整衣服，也跟上前去，向工作人员要了排队的牌子。 “凌医生做完最后几个，就要去吃饭了。你可以在旁边等，到了会叫你的。”工作人员礼貌的给了说明。疗养院里什么人都有，能不得罪就不得罪。 女子颔首道谢，优雅的挽起包，自去旁边找人聊天，一会儿，就将几个老头老太逗的开心不已。 不长时间，牌号就到了她。 女人快步来到凌然身边，等上一个人离开，就坐下来笑道：“凌医生你好，我叫李蕾，是蓝星娱乐公司的经纪人，您有没有考虑过做明星啊。” “你是哪里痛？”凌然递出一瓶酒精凝胶，道：“涂抹脖子和肩颈的位置。” “哦，好的。”李蕾一边抹一边道：“凌医生，您的条件真的蛮好的。像是你的皮肤这么好，都不用什么化妆品，稍微打点粉底、腮红、散粉、高光、眼影……，就可以上台了。对了，您平时看什么节目？” 李蕾所在的蓝星娱乐确实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公司，旗下明星众多，参与的娱乐节目也多，她只等凌然说出本公司的节目，就顺势打开话题。 当然，就算凌然不提蓝星的娱乐节目，她也有别的话可以说。 凌然换了一条白巾，道：“医院食堂每晚7点都会放新闻联播。” 李蕾的嘴角抽搐了两下：“凌医生真会开玩笑。” 凌然微笑。他在手术室里有手术可以做，哪里还需要别的娱乐，也就是吃饭的时候看看电视，还不是食堂放什么就看什么。 “颈椎哪里不舒服？”凌然问了一句。 “我有神经根型颈椎病，在医院治疗过，最近一段时间又特别不舒服了……”李蕾稍微说的详细了一些，心里想着投其所好：我与医生聊病情，就和想当明星的女孩子喜欢聊八卦一样吧，总不能聊新闻联播…… 凌然只是点点头，神经根型颈椎病是颈椎病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对于医生们来说，就像是听感冒一般普遍。 见凌然并不回应，李蕾又将话题拉回到凌然自身，笑道：“凌医生，您做医生太浪费了。当然，我不是说做医生不好，只是做明星……啊……” 原本只是想要挖掘新人的兼职星探李蕾，脖子被凌然拿住的一瞬间，浑身的汗毛就刺棱棱的冒了起来。 凌然每次的推拿程序相似却不相同，前面的点按推拿揉滚，都是为了松懈肌肉，为最后的整骨打下基础，从而调节颈部的动力性平衡，消除应力，有可能的话，目标还应该包括纠正力线，尽可能的恢复静态和动态的平衡。 李蕾确实是有神经根型的颈椎病，伏案工作久了，也在医院做过推拿，还曾做过牵引等物理治疗，术后的效果都有一些，术中则颇不舒服。 凌然的推拿手法，却让李蕾的脖颈部位，瞬间就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 推拿对于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是有大量的临床经验的，就原理来说，通过推拿缓解肌肉痉挛，松解神经根与软组织的黏连，调整椎间孔体积，解除滑膜嵌顿等等，效果相对其他类型的颈椎病更加突出。 嘎嘣嘣嘣嘣 随着脖子的一串响，凌然松开李蕾的脖子，丢开白布，道：“自己试一试。” “好……酥服……”李蕾颤悠悠的站起来，普通话都不标准了，眼角都蕴着泪。 她是听说母亲要做健康巡查，匆忙赶回来的，一路上舟车劳顿，颈椎早就不舒服了，但也是看到凌然的脸，想要挖他，才想起排队来。 此时此刻，颈椎突然不疼了，李蕾猛的回过味来，方察觉到刚才是有多疼。 “我……这个……”李蕾使劲的转转脑袋，不由惊诧的看向凌然：“不瞒您说，我真看过很厉害的推拿医生，您这个手法……可是厉害。” “我们凌然做医生，不浪费吧。”周医生早看李蕾不顺眼了，挖角挖到云医的娱乐公司，真真是没见过。 李蕾自上而下的打量了打量周医生，然后转开脸去，从包里翻出两张票，温柔一笑，递给凌然，且道：“后天有我们蓝星公司筹办的巡回演唱会，这是云华场的前排座位，您可以来看一看，听一听。” 周医生羡慕的眼睛都凸出来了。第129章 额外奖励 待李蕾施施然的离开。 周医生的目光就锁定在了凌然手里的演唱会票上。 “你知道孟雪的演唱会票要多钱吗？”周医生声音都打着颤儿，前排座位啊，如今黄牛吆喝的价格可比京城的专家号都贵了。 “知道。” “咦……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知道这种事？”周医生讶然的看向凌然。 凌然呵呵一笑，道：“我老妈听孟雪的歌。” “啊……好吧。”周医生颓然放弃，懊恼道：“我怎么遇不着这么好的病人呢。” 凌然用看咸鱼的眼神审视了几秒钟周医生，露出和煦的笑容。 周医生翻了个身，权当没看到。 午饭时间，排队的人群消散，凌然随着周医生前往食堂，顺便在路上将刚出的4只“衷心感谢”给开了，得到了4只精力药剂。 从人数上看，推拿的衷心感谢的比例偏低，而且集中在前半期出现，凌然猜测，很可能是因为推拿的时间较短。 短短两三分钟，虽然令许多人的颈椎感觉到了轻松，但是，估计是感谢有余，衷心不足。 而且，很可能与缺乏对比有关。 并不是每个人都尝试过医院里的推拿。 如果众人都是尝试过医院推拿的，再有一位花白头发的泰斗级医生在旁赞着凌然，再将按摩的地方从户外搬入豪华些的正规地界，得到的衷心感谢或许会多几倍。 凌然猜测着，开始认真考虑要不要刷一波衷心感谢的问题。 “你不会真的想要做明星吧。”周医生见凌然有些发呆，再看电视里正在又唱又跳的演节目，不由的有些担忧。 凌然可是位好医生啊，有他在，急诊科的业务量节节攀升不说，偶尔借来清一次清创室什么的，都是无怨无悔的。哪里像是别的医生，小的不放心，老的奸似鬼。 而且，周医生是真心觉得，凌然在医学之路上是有大发展的。 不说凌然的tang法已经做的有了名气，就他的工作量和强迫症，就能保证后续的发展了。相比之下，做明星有什么好的？ 明星无非是赚的钱比医生多，客户关系比医生好，穿的衣服比医生漂亮，但明星的工作压力比医生小，明星的婆婆比医生少，明星的纠纷也没有医生上档次…… 凌然依旧对着电视发愣。 周医生稍稍有点紧张的道：“你别看他们又唱又跳的特开心，私底下要在练功房里累到死，听说有人一天要排练10个小时。” 凌然“哦”的一声。 周医生拍拍脑门，暗骂自己：我想什么呢，这家伙天天都在手术室里呆10个小时以上。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周医生心虚的问凌然。 凌然喝了一口食堂提供的矿泉水，缓缓道：“我觉得脊椎推拿的技术，也是应该可以应用在别的位置的，就是没有经验，不好尝试。” “咦？你是在想这个？”周医生难以置信的叫了起来。 “要不然呢？”凌然总觉得周医生今天有点智商不足的样子。 周医生“呵呵”，“呵呵呵”的笑了四声，问：“你既然是想推拿的事，为什么盯着电视看？” “应该把眼睛闭起来吗？” “不……我的意思是……算了……”周医生叹口气，讪讪的拉回话题，说：“你想做推拿太容易了，我就可以把自己借给你两个小时，让你随便按。” 周医生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被人推拿多舒服啊，谁还没有点颈椎病、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腕管综合症、滑膜炎咋地？ “那不行。”凌然现在对推拿的了解已经入门了，摇摇头道：“弄错位置的话，有可能导致瘫痪的。” “这样啊……”周医生不由的犹豫了起来。 凌然眼前，突然跳出一行字来，伴随着系统音： 限时任务：三天内，以推拿法为患者解除痛苦可获得额外奖励 任务内容：解除痛苦是医生的存在价值之一。以推拿的方式，为患者解除痛苦累计1万个小时 任务奖励：随机推拿法 凌然细细一品，立即问系统道：“如果累计为患者解除痛苦2万个小时，是不是会获得两个随机推拿法？” “是的。”系统回答的很清晰。 “累计1万个小时的话，如果我根治了一名患者的颈椎病，岂不是可以把他下半辈子的时间都算上？” “以预计的复发时间为中止时间。” 凌然撇撇嘴，像是颈椎病这种东西，基本可以算是职业病。某职业需要伏案工作之类的，就会大量和频繁的出现该型疾病，否则的话，可能一个都找不到。 所以，就算真的根治了颈椎病，复发的时间可能也不远。而更可能的情况是，根治需要彻底的改变生活习惯，推拿却只能缓解。 但不管怎么样，有任务总是要做的。 凌然想到此处，端起碗来就是一顿猛吃。 和日前的烧烤比起来，今天的食堂大锅饭就有些乏善可陈了。油焖茄子炖的很烂，红烧豆腐做的很嫩，西红柿鸡蛋炒的很软，唯一的好处是好下饭，能够轻松的将过于松软的米饭咽进肚子里。 “我吃饱了。”凌然以飞快的速度，完成了进食的任务。 这是他多年练就的本事，如果是老妈陶萍做的饭的话，他就会细嚼慢咽，仔细的品尝，如果是老爹凌结粥糊弄的饭的话，他就会狼吞虎咽以求温饱。 周医生被打了个伏击似的，为难的看着自己的盘子。 里面的饭菜连一半都没有消耗呢。 “你继续吃，我回去给人做推拿了。”凌然端着盘子就走，连问一下周医生的意思都没有。 周医生更加纠结，走吧，肚子还没喂饱，不走吧，万一凌然被挖了怎么办？ 周医生一边想一边吃饭，想了大约十分钟，决定还是走吧，随之自己端走了空盘。 中庭。 凌然面前是一张椅子，椅子后面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排的酒精凝胶和厚厚的一叠白巾，桌子后面，则是排队的人群。 早上享受过推拿服务的人们，不仅自己排队，还不断的劝说周围的加入队伍。 凌然来者不拒。 虽然有的人的脖颈已经在早晨进行了推拿，但进一步的推拿，是可以巩固和延长早晨的推拿效果的。 在医院推拿科，医生经常要求患者分时多次的进行推拿，就是为了巩固和延长推拿的效果。 考虑到一次推拿以后，累计推拿的时间越长越好，凌然这时候也选择了新的推拿方式，以点、叩、拿、揉为主，以平衡肌力为目标。 他是一边看着系统提示，一边推拿的。 不停跳出的10/10000 11/10000 14/10000之类的数字，能够敏锐的提示他推拿的效果。 凌然旋做旋思考，不断的尝试着解除痛苦的正确姿势。 这时候，就算没有任务，只要有数字提示，凌然也舍不得停下来了。第130章 努力勤奋的凌医生 百岁滩疗养院的中庭，是全院最热闹的地方。 经常住大半个月就走的三级保健对象们，通常都住在中庭四周的小楼里。他们的运动能力强，肺活量大，平均年龄低，可能都不到70岁，下午晒太阳的时间，经常能让此处吵的像是肯德基似的。 今天的中庭就更热闹了。 到处都能看到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轮椅数量太多了，以至于老人们坐在中庭的椅子上，家属必须将轮椅停到中庭以外的空地处，否则，中庭就要变成停车场，而非休闲场所了。 早晨的麻将排号盒很快不够用了，工作人员又去拿了一盒，并抽空来对凌然道：“凌医生，咱们已经排了上百人了，您看要不要停止排队了？或者是每个人的时间减少一点？” 停止排队？ 推拿时间减少？ 凌然用看敌人的目光盯着对面的工作人员，问：“为什么？” “为……为什么？”工作人员被问的滞住了，一会儿才道：“再排下去，您做不完了，现在就开始排队的人肯定要不高兴，那不是把好事变成坏事了？” 凌然在心里“哼”了一声，心道：我辛辛苦苦积攒的86瓶精力药剂，就是为这样的场合准备的！ 他琢磨着，三天不睡觉，只吃最少的食物，将疗养院里的人推拿三遍应该不成问题，而且只需要耗费两瓶精力药剂。 能借此多兑换一个技能出来，也是极划算的。 “你让他们放心排队吧，我就算做到凌晨三点也是没问题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做个通宵到凌晨也能做到。”凌然稳稳的回了一句，手里一秒钟都没耽搁。 他是准备连做三天的，但现在不能说，那样太惊世骇俗了。 工作人员听的都傻掉了：“您想通宵推拿？” “通宵都做不完？”凌然的语气中明显带着兴奋。他并不知道疗养院里具体有多少人，颈椎病的程度如何，但如果通宵都做不完的话，那三天刚好做两轮，更能达到效率最大化。 工作人员呵呵的笑三声，道：“您是准备凌晨三点把85岁的老人从床上赶下来，让您推拿吗？” 凌然得其提醒，醒悟过来：“三点钟实在太早了。” “废话不是。” “但老人睡的浅，有的四五点钟就起床了。” “人家8点就睡了！”工作人员望着凌然的脸，实在生不起气来，直接道：“不管怎么说，推拿最晚到晚饭时间，不能再晚了。老人们吃了饭以后，还要再活动活动，才好睡觉的。” 从晚上八点到凌晨四五点，起码浪费八九个小时，这样子，凌然怎么能忍。 他很快想到了主意，道：“你们工作人员和住户的家属，可以安排到8点以后吧。” 在平均年龄七八十岁的疗养院里，许多住户的家属也都有五六十岁了，再年轻一些的孙子辈，也不见得颈椎完好。 总的来说，颈椎病在现代都市中是高发病，若以颈椎曲度为标准的话，各大公司的职员的工伤人数将超过健康者人数。 再者说，就算没有颈椎病，以大师级的技术推拿一番，也能舒服上一两个小时吧。 蚊子小了也是肉，凌然向来是不挑食的。 工作人员被凌然给说动了，问：“不要钱吗？” 若是不要钱的话，他也是愿意推拿推拿的。 凌然颔首道：“不要钱。” 他的钱，早就多的花不完了。 十几万元的手术费，如果全部取出来，身上的兜都不够装。用来买酒精凝胶，给一个班的鲸鱼按摩也不发愁。 工作人员脸上的笑容又起来了：“那谢谢您了。对了，完了我给你填个义工证，您拿着吧，没什么用，就是证明一下。” 凌然无所谓的点点头。 工作人员积极的跑去安排了。 包括此前已经排到了前面的家属和工作人员，也被他劝说着安排到了晚上8点以后。 本来就是一家规模不大的疗养院，又是叫号式的推拿，早一点晚一点，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何况，人家工作人员解释的理由也很充足，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了。 几位家属给自家老人端茶倒水的同时，也给凌然泡了茶，并送上点心。 凌然只是微笑的感谢，却是继续执行着自己忍饥挨饿的政策。 系统的任务完成度，也从0，一路向上飙升。 几乎每个小时就能提升1000左右，等于每3分钟的推拿，平均能够解除他人50个小时的痛苦，也就是2天左右。 如此看来，一天的时间就能完成一万个小时的累计。 不过，从凌然的角度来看，系统的认定显然是偏于严格的，很可能是预计开始疼了，就不算做解除痛苦的状态了。 凌然做着推拿的同时，也在不断的思考，如何尽可能的延长效果。 “让一让，让一让，王教授，给咱们老红军插个队可以吗？”疗养院的护士，推着轮椅，来到了凌然面前。 靠着轮椅的，正是92岁的老红军刘思善。 68岁的年轻王教授微笑着让出了位置。 刘思善原名刘四山，因为老家四周都是大山，长辈就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到了部队以后，他才改了新名，用到了现在。 92岁的年龄，在疗养院里也称得上是高龄了。 所谓七十三，八十四，能坚持到85岁的老人，人数就相对比较少了。 刘思善几年前就腿脚不便，常年依靠输液度日了，一身的毛病自然是越来越多。跟着疗养院的护士出来，与其说是来推拿，不如说是为了晒太阳。 凌然甩甩手，稍作调整和准备后，再将手轻轻的搭上了刘思善的脖子。 骨赘增生的并不算多，但颈椎结节的情况较为复杂。 以92岁的高龄来说，这样的颈椎条件算是可以了。只是以推拿的手法来说，给92岁的老人调整关节结节，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有必要冒这样的风险吗？ 凌然没有立即动手，而是默默的思忖起来。 老人含混的说了什么，护士俯身听了两边，道：“凌医生，老人的意思是，不能推拿就不用做了，他的脖子也不是特别难受。” “不是特别难受？”凌然想了一下，立即明白过来，那是颈椎压迫神经，压迫的时间长了，彻底压迫错位了，反而不太疼不太难受了。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很突出，刚开始疼的要死要活的，后来彻底突出了，也就没那么疼了。 不用太多的思考，凌然就认为，对刘思善老人不能做完全的复位。 与其完全复位，还不如就现在的位置，减少颈椎的伤痛。 凌然想清楚了，就手指稍稍用力，首先放松他的肌肉，再用拿法，直接扯动韧带。 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很快就舒服的闭上了眼睛。 凌然的动作极轻极轻，也不用扳法和旋转法，就用揉法，为老人松解脖颈的肌肉，并为他重塑力量平衡。 呼…… 老人本就嗜睡，被凌然揉了两分钟，竟而直接睡了过去。 凌然默默的看着系统的任务完成度，从0，快速的增长到了0，相当于解除颈椎的痛苦的时间长达半个月…… 凌然轻轻松开手，当此时，老人猛的睁开眼睛，大吼一声：“杀啊！” 凌然被吓了一跳，周围的老人也是一片噤声，但很快，众人又旁若无人的说起话来。 老人瞪着眼，慢慢地，慢慢地靠回到椅子上，轻轻的喘着气。第131章 力所能及之事 傍晚时分，凌然的推拿阵地转移到了医务室中，免得大家招风受凉。 疗养院的医务室面积不小，比得上凌家的下沟诊所了，可以同时给光机和透析机。小小的治疗室里既可以打针，也有无影灯来处理简单的伤口。 凌然干脆让人依次躺在治疗床上，一个推拿完了再推拿另一个人，略微的节省一些时间。 真正能节省时间的还是系统的任务进度的显示。 凌然一边推拿一边看着任务显示，很容易就能判断出自己选择的推拿效果如何。 作为大师级的颈椎推拿技术，他随便按按都能解除患者40个小时的痛苦，而且，这里的解除痛苦的限制是相当严格的，若以推拿科的标准的话，可以当说是缓解了五六十个小时的疼痛。 10000个小时的任务要求，等于随便推拿250个人可完成，平均每人三分钟时间的话，就是750分钟，13个小时左右。 凌然当然不满足于此。 稍稍积攒了一些经验之后，凌然就开始有意识的更改推拿的方案。 力量的轻重，点按叩揉推等不同推拿法的选择，静力平衡和动力平衡的平衡等等，都能不同程度的提高推拿的效果。 这是凌然在技术上需要注重的部分。 另一方面，对不同的患者采取不同的方案，也是非常重要，甚至是更加重要。 像是给老红军的推拿效果极好，解除痛苦的时间长达370个小时，就是因地制宜的采用了较妥当的方案。另一方面，也是老红军的颈椎病较为对症。 凌然一边摸索着积累经验，一边思考，一边应用。 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外科医生其实并不总是擅长因地制宜的。 像是tang法缝合，它是不管你本身的肌腱和手部的特异性的，就是非常灵巧而粗暴的将肌腱进行对接缝合，尽可能的加强缝合的强度，然后缝皮结束开始复健。 常见的外科手术多是如此。 外科医生也会考虑不同人的特殊性，但他们考虑特殊性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将人归入一般性。 推拿则不同。 每一次推拿都可以是不同的，这对操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凌然现在已经彻底明白，自己为何只是拿到了大师级的颈椎推拿法，就已排名全国前50了，这样的技术，学起来效率太低，效果又太差。 毕竟，与救人一命相比，解除几十个小时的痛苦，获得的成就感实在不高。 医生的付出却是相同的。 而在未来可见的一些年里，高端医生永远是稀缺的。 不说别的，就看相同癌症在不同医生手里的五年生存率，十年生存率，二十年生存率，就可以发现巨大的差别。 一名强大的外科医生有超过五成的机会，让患者多活5年，还有一两成的可能，让患者多活10年，能不能多活20年主要看命。 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做外科医生都是更恰当的选择。 凌然伸了个懒腰，又继续做起了推拿。 对他来说，性价比并不需要被重点考虑，做手术，提高技术，才是最有意思的部分。 叮。 尚未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推拿完，限时任务的完成度，就达到了10070/10000。 “稍等，我喝口水。”凌然还真是一天都没怎么喝水了，端起杯子来，就有一口气喝干的冲动。 终究还是只喝了100毫升，润了润嗓子之后，凌然就满怀期待的等着系统随机技术。 系统并没有让他等多久，就有一个白色的箱子跳了出来。 凌然在空中虚点了两下，就见一片灿烂中，又一本单项技能书跳出来： 获得分支技能脊椎理筋整骨推拿法 “所以，首先是颈椎，接着是脊椎，随机性很强啊。”凌然对着系统呵呵。 系统是一声不吭的。 “任务还是一样啊。”凌然又确认了一次，就无所谓了。 再怎么说，都是大师级技能来着。 要是自己练习的话，不摸弄几十上百万根的颈椎，肯定没有这个效果。就是摸弄了几百万根的颈椎，也不一定就能成就大师级。 凌然也是根据任务的进度，在调整自己的手法，要是没有系统的推拿者，从入门到专精，再从专精到大事，如何走通这条路，还真的是很难说。 “嗯嗯……”正在被推拿的，正是此前负责发房卡的，211本科出身，985硕士毕业的生物学专业妹子。读书读出颈椎病的小姑娘，原本躺在治疗床上的时候还羞涩呢，被凌然手一搭，已经舒服的云里雾里了。 “需不需要我再帮你做一个颈椎推拿？”凌然问。 “可以吗？”妹子口水都要滴下来了。 “当然。”凌然说着手部一扳，发出嘎巴的响声，爽的妹子倒吸一口凉气。 紧接着，凌然的手就顺着她的脖子滑了下去。 妹子浑身紧绷，突然有点后悔：凌医生如果觉得我的身材不好怎么办？凌医生如果觉得我太随便怎么办？凌医生为什么要为我做脊背推拿？凌医生好像是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的。凌医生的房卡还是我给他的。我是不是应该复制一张房卡。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放松。”凌然说话的同时，用手点了点脖颈下方的位置。 妹子自然而然的吐了一口气，转瞬，就觉得一阵舒爽传来。 又疼又爽。 又疼又轻松。 又轻松又紧张。 又紧张又想再要。 “恩……” “呜呜……” 妹子发出奇怪的鼻音。 她的脑海，满是凌然的大手在自己脊背上舞动的幻觉，她只是不停的强化自己的意志：不能叫出声，不能叫出声。 “唔……污污污……”妹子的鼻音里，几乎带上了哭腔。 “完成了。”凌然一把丢开白巾，喘了口气。 比起颈椎推拿，脊背推拿要稍稍费力一些。 不过，从凌然的观点来看，与其认为这是消耗体力，不如认为这是体能锻炼…… 如果能推拿一天一夜而不疲倦的话，再做tang法缝合一天一夜，也就不至于坚持不下去了吧。 能肝着，日日可肝。 再看任务提示，更新过的完成度，变成了10185/10000。 比起之前，相当于解除了115个小时的痛苦，也就是不到5天的样子。 考虑到脊椎推拿耗费的时间还要多一些，效率并不是太高。 不过……凌然抬头看看天色，又觉得也算不错。 晚上时间，也就只剩下几十名工作人员了，与其追求数量，还不如追求质量。 “接下来，我会同时进行颈椎和脊椎的推拿。想要做的可以直接在医务室内休息，我会多推拿一会的。”凌然很快公布了自己的决定。 “凌医生，你不睡觉吗？”等着推拿的人都觉得奇怪。你一毛钱不收的给人推拿，还熬夜推拿，究竟图的是什么？ 凌然淡定的回答：“我还年轻，熬得住，也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u我从灰暗的房间中伸出手来，就想要一张月票今天为了补更，早早就起床码字了。 自己欠的更新，应该补起来，但还是写的好累。 早餐喝了包牛奶，午餐吃了碗牛肉面，晚餐为了节省时间，就喝了一碗油茶，剩下时间，午休了两个小时，做keep锻炼了半个钟头，歇了半个钟头，剩下的基本都用来码字了。 老婆……老婆是监工…… 真的好灰暗。 唯一的亮色，就是月票了。 我码字的间歇就看看月票榜，监工玩手机的时候就看看月票榜，被监工检查工作的时候就看看月票榜…… 红色的月票，就是我精神的食粮了。 这是一只被关在灰暗的房间中写书乞食的鸟，唯一的快乐，就是能从门缝中看到有红色的月票划过。 求您一张月票。 给鸟一个盼头。 众筹养鸟，逗一下呗。 求月票！ 求支持！ ……《大医凌然》我从灰暗的房间中伸出手来，就想要一张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32章 刨土豆 刚过晚上10点，凌然就喝掉了一瓶精力药剂。 他日常的睡觉时间就在九十点钟，某天的手术顺利，下班提前的话，他的睡觉时间也可能提前到8点钟，所以，到了10点钟的时候，凌然就已经想要打瞌睡了。 还有人在医疗室里等推拿，凌然如何能睡呢，所以只能消耗一瓶精力药剂了。 凌然对此是万分的舍不得，虽然今天又获得了3次衷心感谢，得到了3支精力药剂，但是，消耗一瓶的话，精力药剂的储量就降低到88瓶了。 连个整数都凑不出来。 凌然一边哀悼着自己用去的精力药剂，一边奋勇狂干。 比起颈椎推拿，脊背推拿对体力的要求更高一点，尤其是推法、揉法，用起来尤其耗力。 再遇到脊背面积偏大的同志，要想干出效果来，那就更加辛苦了。 虽然凌然具有大师级的技术，以标准手法来操作，不至于把自己搞的酸困，但耗费时间就不可避免了。 两三分钟就能做完的颈椎推拿，换成脊背推拿就得10分钟往上了。 也就是晚上的时间多，人少，凌然干脆瞅着任务完成度，到数字不再上涨了才停止，如此一来，推拿时间久的有可能得到30分钟的推拿，真正是爽的喵喵叫。 “凌医生，都这么晚了，你也休息吧。”医疗室的护士看不过眼了，主动提出。 有几名还清醒着玩手机的群众亦是赞同的劝说。 凌然看看表，道：“既然都已经1点钟了，再努力几个小时，也就是早上了，没关系，你们先休息吧，我要推拿的时候再叫醒你们。” 护士听的都晕菜了，道：“睡着了再被叫醒，那多难受啊。” 凌然撇撇嘴，心道，医院里值班的医生，哪个不是睡着了被叫醒，干完了再睡，刚睡又被叫醒的。 至少，大部分值班的医生都是如此。他值班的经验尚浅，但也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 不过，等着推拿的群众毕竟只是些平民罢了，也不能要求过多。 凌然想了想，道：“这样好了，你们和衣睡觉，我也不叫醒了，轮到了就做，可以吗？” 精力药剂都吃了，不做推拿了，岂不是大浪费。 群众们就很不好意思了： “那也太辛苦您了。” “是呀，您也早点休息吧。” “我不太习惯穿衣服睡觉。” “您人太好了。” 大家只觉得凌然做事认真，没有一个向着不好的方向去想。 就算是在场的几名年轻的女孩子，也不担心凌医生会有占便宜之类的想法。 像是凌医生这样的男人，如果想要占便宜，何必找这么麻烦的办法啊。 凌然坚持如此，一些人也确实是困了。 不长时间，熬夜玩手机的人继续玩手机，剩下的就趴医疗室的床上睡了。 疗养院这样的机构，医疗室的用途极其广泛，百岁滩疗养院更是各项配置都有，晚上时间，经常有人在诊疗床上输液睡觉。 凌然像是刨土豆似的，做完一个的推拿，就去刨一个新人。 由于每个人的推拿时间大大延长了，解除痛苦的时间也都延长到100个小时以上，凌然猜测，颈椎和脊背的时间应当是单算的。 其中解除痛苦时间较长的，会多到150个小时以上，某些颈椎和脊背较为不好的，解除痛苦的时间竟能多到150个小时以上，也就是六天多的时间。 若是算上能够忽略的微痛微酸的话，之后的半个月都会在身体很舒服的状况下生活。 事实上，大部分的成年人，到了30岁以后，脊背和颈椎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压迫。这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身体结构所决定的。 百万年前的演化，为人类创造了地球第一的生存优势，尤其是灵活的上肢、手掌和手指，为投掷武器的发明与使用创造了条件，从而保住了脑容量的优势，令文明有能力驱逐野蛮。 然而，当年的演化，真的没有为舒展身体投掷标枪的人类，准备好坐在椅子上打击键盘的准备。 或者说，现代人类的寿命实在是太长了。一种生物，只要能活到繁殖年龄，演化就不会再为它的寿命的长短而负责了。 现代人类甚至可以活到繁殖能力退化的年龄，相对于生物圈来说，绝对是超龄服役了，身体的零件出现问题，几乎是必然的。 如果将人看做是一辆车，外科医生的工作，相当于更换零件，或修复零件。内科医生相当于管理油液平衡，电传结构。推拿就只能给零件正正位置，调整一下零件们的间隙。 当然，对于零件尚好，油液电力等系统都没有大问题的车辆来说，能整整位置，那也是舒服的很的事了。 能整的好，更是令人愉悦。 凌然刨土豆刨到第二天早上，赫然收到了8只衷心感谢的宝箱。 差不多，等于是每两只土豆就给出了一只衷心感谢，令凌然惊诧莫名——凌晨3点的查房，得到的衷心感谢宝箱基本为零，凌晨三点的推拿，却会得到大量的“衷心感谢”…… 与此同时，解除痛苦的时间也飙升到了0，让凌然拿到了新的分支技能：头部推拿法（大师级）。 两万多出来的2000多小时的累计时间里，就有头部推拿法的功劳，凌然相信，自己再坚持一天，等到明天……不，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就算土豆再少一点，也能换到不少的痛苦解除时间。 稍微有点遗憾的，是积累的总数很难再有大的提高了。 重复推拿的效果固然不错，但第二次的效果能与第一次持平就不错了，超过还是很难的，反而是头部推拿法换了新部位，另有些老人没来得及享受脊背推拿法的，有可能带来多一点的痛苦解除时间。 凌然内心计算着，再听到诊疗间的门被轻轻叩响两声： 咚咚咚 “进来吧。”凌然活动活动身体，给手底下刨完的土豆盖上薄被。 后者翻了个身，立即鼾声如雷。 “凌医生。”生物学硕士妹子踮着脚进来，看到凌然就笑面如花的道：“凌医生，我给您拿了早点过来，趁热吃一点吧，一晚上都没吃东西，肚子很空吧。” 凌然摸摸肚子，轻笑道：“也还好，就当健身了。” “谁会熬夜健身呀，对身体反而更不好了。”妹子撅撅嘴，就在桌上将早餐铺开。 只见汤的就有豆浆、豆腐脑和大米粥，干的有指节长的油条，红糖馒头、素馅饼和汤饼，另有胡萝卜丝、泡菜、茶鸡蛋和热炒的鸡丝蘑菇。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我就各样拿了一点，食堂里还有面，但是不太好端，你如果想吃的……” “不用了，油条豆浆就可以了。”凌然也不客气，说话间就用酒精凝胶洗了手，再拿过指头长的油条，泡着豆浆一通吃。 整晚的推拿，耗费的体力不逊色于做十个小时的tang法，而在云华的手术室里，凌然是有猪蹄、煮粥、牛肉、鸡爪、鸡胗、鸭翅、蘑菇、玉米之类的食物补充营养的。 另一方面，凌然很早就学会不要太拒绝女孩子们小礼物。尤其是这种自己也确实需要的小礼物，言辞拒绝只会看到一张哭脸，哄是不可能哄的，讲道理也没有用，还不如开始就理所当然一点。 “让你破费了。”凌然以符合标准的方式客气着，并仰头喝光豆浆，又拿了豆腐脑过来。 “我说是给你买的早餐，食堂大妈都没有收钱，也说要感谢你呢。”妹子乐的眉开眼笑，素手芊芊的递过一只钢勺，又有些羞涩的道：“外带的勺子是塑料的，这个勺子是我自带的，已经烫了好几遍了。” “多谢。”凌然自然而然的接了过来。在他的经验里，女孩子准备的东西都很方便，很少有意外情况。 陪着豆腐脑出了一个素馅饼，半只红糖馒头，外加鸡蛋一枚，小菜若干，凌然总算是缓过气来，觉得自己又能大战三百回合了。 砰。 周医生推开门进来：“凌然，你怎么跑诊疗来了。” 转瞬，周医生就看到了满面羞红的硕士妹子，不禁有些不好意思：“抱歉抱歉，没想到你们在里面。” “凌医生，我一会来收拾东西。”妹子又紧张又害羞的往外跑，等出了门，被冷风一吹，才懊恼的想：我怕什么呀，被误会了才好呢…… 直到中午时分，妹子才重新找到了机会，激动的带着饭票来找凌然，赫然发现云华医院的一票人已经在收拾形状了。 “你们要回去了？”妹子陡然记起，眼睛瞬间就蒙上了雾气。 “是呀，准备准备就要回去了。”普丑住院医没心没肺的笑着：“你别说，你们疗养院的环境真好，我要是有的选，真愿意到疗养院来工作……” “凌医生呢？”妹子撅起嘴来，更显的可爱。 普丑住院医看的愣了愣，道：“还在诊疗室里做推拿吧，他说是……” 妹子转身就跑，飞快的跑…… 气喘吁吁的到了诊疗室，果然看到凌然正在给一位老头推拿脑袋，老头舒服的哼哼唧唧的，两只鱼泡眼挤的像是小山包似的。 妹子等气息均匀了一些，就见凌然又换到旁边的诊疗床前，开始为一位老太推拿颈椎，并嘱咐道：“推拿不用过于频繁，这次做过以后，您应该能轻松一段时间，保持适量运动，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再有不舒服了，可以再来云华医院找我。” 凌然考虑着自己也不是一天到晚的在手术室里，中间总有空挡，顺便推拿几个人，就当是健身了，也蛮不错。 此时在诊疗室里的老头老太，齐声称赞凌然： “小伙子技术好，人也好。” “难得有这么细心的孩子。” “听说你昨晚都没睡觉？这样子不行，你给大家做推拿是好事，也要保重自己身体。” 妹子望着细致而认真，丝毫不因持续工作而动作变形的凌然，眼里忍不住有泪珠子蹦出，她不由的想起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些人的生命像沉静的湖，有些像白云飘荡的一望无际的天空，有些像丰腴富饶的平原，有些像断断续续的山峰……凌然，是属于世界的……第133章 山雨哥 午后。 百岁滩落了些濛濛细雨，将炙热的暑气驱散了不少。 云华医院租来的大巴车上，挂着的“健康巡诊”的横幅有些狼狈的贴在车身上，车轮溅起的泥点子，天然的令人不愉快。 咚咚。 三个老头子，举着大锣，使劲的敲了起来。 接着，则是悠扬的琴声弹起，一队身着花花绿绿的舞蹈服的老太太，挥舞着扇子，边跳边唱：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 疗养院的文艺节目的流程变化很小，每到节日与迎送时间，都有类似的歌舞表演，今天参加的人却略略多了一些。 就连不太出门的老红军，也坐着轮椅，来到了中庭，舒服的晒着太阳，露出缅怀的笑容。 伴随着琴声，更多的人唱和： 千军万马(介支个)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介支个)早回乡…… 说话含混了好些年的老红军，此时声音清晰的跟着合唱： 早回乡…… 早回乡…… 一曲唱罢，又有单人独奏的二胡声就吱吱嘎嘎的响了起来，还没有响几声，就被激烈的吉他声给遮盖了。 “姓刘的，你又找茬？”二胡老头性格爆裂，呼的站起来，整个人都在摇。 弹吉他的老头一身皮衣皮裤，哈哈的笑两声：“怎么的，你弹二胡，我弹吉他，人家爱听哪个听哪个，民主你懂吗？” “二胡是拉的。” “你拉呗。我有纸你要吗？”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象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几位老太太，迫不及待的穿着旗袍，出来唱了起来，将二胡和吉他都给推了开去。 原本还在给云华医院诸人说话的疗养院院长，一拍大腿，气恼的道：“得，又要开始斗歌了，各位，不好意思，我去劝一下，免得有人气晕过去。” 院长飞快的跑过去，一边指挥着工作人员将挡路的物件搬走，一边又劝说没到上台时间的表演队回去。 大巴车下方的云华医院的干部和医生们保持微笑，继续挥舞着手臂，拜谢四周。 直到二胡声继续响起，众人才在疗养院的安排下，依次坐上大巴车，缓缓驶离。 疗养院内，歌舞剧依旧，送别的群众热火朝天的表演着，除了动作幅度小点，动作小点，衣服华丽些，就像是学校里的元旦演出。 大家自娱自乐，倍感开心。 凌然抱着一箱子的礼物，坐在后排，趁此时间，一件件的整理。 周医生和他的住院医在旁帮忙，并为凌然做记录。 “人参一根……” “鱼肝油一瓶……” “人参一根……” “葡萄籽油一瓶……” “人参一根……” 周医生都不由羡慕道：“脸长的好是真的好，你也看病我也看病，怎么就你有礼物，哇，好大条的人参。” 这一次，就连住院医都忍不住瞥了眼周医生，低声道：“凌然这次是真看病了。” 周医生脸色一干，像是被盐渍住了似，咸咸的道：“我昨天量血压都量了几十次吧。” “是我帮您量的。”当事人弱弱的反抗。 “哦……对哦，忘记了。”周医生打了个哈哈，又对凌然道：“你这手推拿还是可以的，放到中医院，推拿一次100块的样子，你能分个十块二十块的，一天下来也不老少了。” 凌然不在乎的“哦”了一声。 周医生目光一凛：“凌然，你可别听那个星探的话啊，明星可没有那么好做的。” “哦。”凌然的目光在一颗颗颈椎上扫过，强行压抑着上去推拿的冲动。 三天期的任务，才过了一天一夜，还有提高的空间，返回的车程将近3小时，就这么干坐着，实在浪费。 “凌然？你想什么呢？”周医生说了一通话，也没有得到回应，不禁有些无奈。要是换一名住院医说自己要做明星，他肯定是躬身相送，但凌然不一样，他是真有可能做成的。 “您太累了，我帮您推拿一下吧。”凌然忍不住了，随便找了个理由，抽出一根白巾，手就搭在了周医生的脖子上。 周医生还想问什么，张开嘴，就是“嗯……”的一声，浑身发软起来。 凌然一根脖子一根脖子的按了一路。 周医生也放心下来了。 光看凌然这么喜欢动手就知道，他是当不了明星的，明星难道天天抓着粉丝的脖子推拿吗？ 倒是要小心中医院的老家伙们，推拿在中医院是不受宠，可云华连个推拿科都没有，对方要是高价挖人的话，也是有危险的…… 凌然回医院点了个卯，再查了一圈房，就直接回家了。 急诊科的病房依旧紧张，过去三天，虽然腾出了八张床位，但都是此前加床的床位，去掉他们，tang法项目组的病床依旧不够用。 考虑到晚上有演唱会票，凌然也就不急着将加床给填满了。 …… 回到家，凌然将两张孟雪演唱会的票递给正在喝茶的陶萍女士，转身下楼，果然听到身后爆炸式的尖叫：山雨哥！山雨哥~ “孟雪又怎么了？”凌结粥有些奇怪的掏出手机百度，点开热搜念了出来：“孟雪打喷嚏？打喷嚏有什么好叫的？真是莫名其妙，是不是明星掏个耳屎……” 凌结粥说着说着，自觉地停了下来。 抬起头来，果然就见老婆陶萍正用冷冽的眼神看着他。 “萍……”凌结粥嘿嘿的笑。 “山雨哥打喷嚏，有可能是感冒了，有可能是工作太累抵抗力变低了，也有可能是片场条件太差过敏了，怎么能等闲视之！”陶萍首先纠正凌结粥的话，接着停顿了一下，着重道：“我们家山雨哥没有耳屎。” 凌结粥翘起大拇指，为亲妈粉陶萍点赞。 陶萍瞪了老公一眼，哼哼两声，道：“本来准备喊你去听演唱会的，算了，我带儿子去。” 凌结粥嘴角忍不住露出一丝笑，又赶紧收起来，猛一拍大腿：“哎呀，太可惜了。” “装模作样。算了，不和你说了，我去换个衣服，小然，你去开我的车。”陶萍转身上楼，已是忍不住哼起歌来。 “乖乖”凌结粥松了一口气，问凌然：“你买的黄牛票？花了多少钱？我去看了，连人都看不到的座位，黄牛都敢卖几百块。” “别人送的。”凌然道。 凌结粥的脸上瞬间就放出了光，声音高了八度的喊了起来：“什么？病人为了感谢你，送你孟雪演唱会的票？还有这样的好事？那你得好好给人家看病啊……”第134章 入场 邵老板一脚刹车，将桑塔纳停稳，就迫不及待的摇起窗户，钻出了车。 这辆车的空调早就坏掉了，天气越来越热了，呆在车里超级难受。可要说修，邵老板又舍不得，一辆开了40多万公里的桑塔纳，有什么好修的？换空调的钱，说不定都能买辆40万公里的虎头奔了。 用手撑着t恤，稍微晾了晾背后的汗水，邵老板再低着头，拉着帽子往体育馆走。 云华体育馆建成多年了，中间衰落了十多年，被新的场馆给取代了，现如今，却因为地盘宽广，利于停车，又被重新修缮，成为云华举办各种文体活动的首选之地。 邵老板远望着正在整顿秩序的体育馆保安，突然升起了浓浓的快乐之情。 “别激动别激动，激动容易晕倒。”邵老板赶紧停下来，默念两句，等心脏的跳动平复了，再一脸阳光的迎着阳光，昂首阔步的……排队。 排在邵老板前面的，是几名叽叽喳喳的小女生，正在激动的聊天： “山雨哥昨天打喷嚏，听说是用的纸巾不合适，然后就有好多纸巾厂商派人给送去了纸巾。” “咦？厂商给送了纸巾吗？我也给送了，唔，好气啊，我给美团跑腿加了红包的，结果还用了那么久，也不知道山雨哥收到没有。” “新闻出来了，新闻出来了。”站在最后的小女生突然雀跃的道：“山雨哥接了竹辉的广告，以后都用竹辉家抗过敏的纸巾了。” “哇，山雨哥拿着纸巾好好看……” 邵老板伸头看了一眼，果然见到孟雪穿一条黑色铅笔裤，帅气无比的摆了一个pose，手里托着竹辉牌的纸巾。 广告超级没创意，孟雪超级漂亮。 邵老板不由轻哼一声，心道：我家孟雪一代性感舞神，你们这些脑残粉竟然山雨哥山雨哥的叫……人家只是偶尔喜欢穿直筒裤而已。 几个小女生听到“哼”声，不由齐齐转过脸来，只见一模一样的眉毛，一模一样的睫毛，一模一样的嘴唇……乍看起来，还有点可怕。 邵老板不由的捂住心脏，不行，这个已经到了看恐怖片的境界了。 “你是来看孟雪还是来看山雨哥的？”一个小女生问了出来。 “不是一个人吗？”邵老板装傻。 小女生们却不傻，又是齐齐一撇，鄙视的道：“恶心。” “喂，什么叫恶心？” “你们这些老男人，叫她孟雪就是恶心！” “孟雪不是她的名字吗？” 小女生齐齐摇头：“孟雪是她的外表，你们叫她孟雪，就是看中她的外表！你不是真的喜欢她！” 邵老板呵呵的笑两声，伸手出来，道：“我昨天杀了两头羊，卖烤肉卖到凌晨，赚的钱才够买一张演唱会的票，你们说我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 几个女生望着邵老板似乎还有些发红的手，突然有点不敢叫了。 邵老板乐得清静，看看手表，下午5点40分，心想，估计不到六点就能坐下了，挺好。 …… 凌然和老妈陶萍，是从侧门进入会场的。 经纪人李蕾给他们的前场票是专门送人的，自然不能让客人从大门一路挤进来。 陶萍还是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不由嘟囔道：“早知道就带你爸来见识见识了。” 凌然翻翻眼皮子，都懒得反驳一句。 前排的观众，优先入场坐了下来，陶萍开心的左右看看，拍了几张自拍，又让凌然给自己拍了几张照片，再看凌然有些心不在焉的，于是问道：“你是不是困了，刚才那么一会时间，你还给人推拿，别是累坏了。” “我不累。”凌然的目光在一根根的颈椎上转悠。 “一定要注意身体。”陶萍顿了顿，道：“你别听你爸的，推拿虽然赚钱，也没有身体重要。再说了，医生就够赚钱了，要那么多钱做什么，你这辈子的都不会缺吃缺喝的，我实验过的。” 凌然叹口气，道：“咱们不要说那个实验了好不好。” “没有实验，怎么好做决定，还是你爸他们当初提议的呢。”陶萍说着zhe整整衣服，再次拿起了手机。 “你们说的是什么实验？”坐在凌然左侧的女孩子，早就兴奋的不行，想搭讪想的发疯了，此时连忙问了一句，好像关心的是他们的故事，而不是凌然的颜。 凌然淡定的看了一眼老妈。 陶萍笑笑，道：“你说。” 在人前，她还是要尽量展现出优雅的一面的。 凌然于是道：“小的时候，我妈在我胸前挂了个盒子，上面写合照一元，把我放在了商场门前。” “然后呢？”漂亮女生好奇的问。 “盒子装满了。”凌然回答的依旧简略。 陶萍却是忍不住的得意，道：“带他回家以后，我们数钱数了一个多小时，里面还有100块的。” “哇。”漂亮女生惊讶之极，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凌然，旋即被他的眼睛给迷住了，不由小声道：“如果我遇到了，我也愿意的。” 说着，女生还看了看凌然的胸前。 自然是没有盒子的。 也不会有合照的牌子。 “后来呢？”漂亮女生想尽办法的增加聊天的话题。 凌然道：“没有后来了。” “没有了？为什么？不是很赚钱吗？” “只要证明我儿子从此都不缺钱就好了，赚钱又有什么意义呢。”陶萍同志的思维向来迥异于常人。 漂亮女生偏着脑袋想了想，再看看凌然的脸，还真是无法反驳。 “各位，我是咱们演唱会的舞台经理，那个，咱们先拍几个鼓掌的镜头好不好……”一名三十余岁的男人，浑身穿的亮晶晶的，来到座位前方，面带笑容。 众人自无不可，就对着空无一人的舞台鼓掌。 凌然装模作样的用左右手碰了一下，目光继续在四周的颈椎巡游。 这时候，给凌然送票的经纪人李蕾突然从后台快步走了过来，望见凌然，眼前一亮，连忙找过来，小声道：“凌医生，你的推拿，能治疗肌肉痉挛的是吧。” “可以缓解吧。”凌然道。 “您可以过来帮我看看吗？我们有几名伴舞，热身的时候痉挛了。”李蕾懊恼的看看手表，道：“7点多就要开始暖场了，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得及处理吗？” “可以。”凌然莫名的觉得舒畅起来，看演唱会以至于浪费时间的负罪感都消失了不少。第135章 大客户 云华体育馆的设施豪华，体验极佳。 但那都是针对前场的。 进入后台，除了脚下铺的瓷砖与前场是一模一样的，墙上的涂料，走廊的宽度，乃至于层高都大大的逊色了。 差不多90年代的体育馆后台是什么样，现在依旧是什么样，恍惚间令人有穿梭时空的感觉。 走廊里的气味也不好闻，汗臭味、塑料味和垃圾味交替出现，偶尔混合袭来，令人不由的怀疑，此处究竟发生过什么。 凌然皱着眉毛，跟在李蕾身后，很快进到了一间道具室里，见到了几位腿抽筋的舞者。 三名女性舞者，年纪轻轻，妆容画的有些玄幻，穿着芭蕾舞群，腿上套着白丝袜，此时都靠倒在椅子上，一边满头大汗的皱着眉，一边用枕头和帽子压住裙子。 “三个人都痉挛了？”凌然有些惊讶，你们这也太整齐划一了。 “舞台不平，我们踩上去做了两个动作就不对了。”最中间的舞者娇小可人，看着凌然面色微红。 李蕾咳咳两声，道：“现在不是找原因的时候，先解决问题吧。凌医生，能治吗？” 在进入道具室前，李蕾就提出过，要凌然判断她们是否可以继续伴舞，如果不行的话，她就要去找舞蹈总监修改伴舞方案了。 “我先试试看。”凌然目前所拥有的推拿技巧，局限于头部、颈椎和脊背，并不包括腿部。但是，他拥有的三项推拿技能都是大师级的，除了头部推拿的排名是全国第79名之外，颈椎和脊背的排名都在全国前50名。 三项技能的加成，毫无疑问的增加了凌然对推拿技能理解。 所谓举一反三，此时是以三项技能为例，凌然要推拿腿部，大师级固然是达不到的，混一个专精或亚专精级的水平，还是有可能的。 而专精级的技能，聪明一点的推拿医生，也得花费六七年，七八年的时间才能掌握。用来对付最常见的腿部痉挛，其实绰绰有余了。 “趴过来一点。”凌然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瓶酒精凝胶，擦了擦手，就将手搭在女舞者的大腿上。 经常跳舞的女孩子，腿部纤细而有力，手指摁上去，有很大的抗压能力。 凌然的力量加大，女舞者立即“啊……”的叫了出来。 凌然点点头，道：“看来就是普通的肌肉痉挛，我处理一下。” “可以处理好吗？还可以上台吗？”李蕾急切的询问。 她找凌然来，也就是想知道三人是否还能上台，否则，像是肌肉痉挛这种小毛病，直接歇着就好了，哪里用得着来麻烦凌然。 李蕾最不愿意的，就是给凌然一个心理暗示，好像医术很有用的样子。 “啊……”女舞者又大声的叫了一声。 凌然一言不发的使劲抓拿，并用揉法缓解肌肉抵抗。 不像是颈椎部位的推拿，他可以举重若轻的操作，也不像是头部的推拿，他有多种推拿途径可以选择操纵。 凌然对腿部推拿并不算是熟悉，对下肢的解剖图的了解，也仅限于医学院内学到的东西，以及最近一段时间的少量阅读。 这让凌然需要花费更多一点时间，去对付团成一团的痉挛的肌肉。 但是，就算如此，凌然等于是半自学的腿部推拿的技术水平，还是要超过大部分中医院的普通主治的，也就超过这个时间段大部分医院所能提供的类似医疗服务了。 “啊……啊啊啊……”女舞者叫的又酸又嗲，喘息中带着微微的颤音，引的不少人探头探脑的张望。 李蕾绷着脸，也不能去关道具室的门，关上了就更说不清了。 “好了。”凌然为女舞者揉了一会腿，就算是完成任务了。 疼出了一身汗的女孩子常识性的站了起来，虽然还有点不适应，但确实是不疼了，于是向李蕾点点头。 李蕾的嘴角立即就乐开了花，忙道：“凌医生，那剩下两人就麻烦你了，回头给您包个大红包。不过，咱们得稍微注意一下速度，她们一会还要跳舞呢，演唱会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她们要做的事还很多的。” 凌然只是点点头，道：“你们俩趴到我两边来，我可以同时推拿。” 凌然自己搬了把椅子到房间中间，又将两名舞者的椅子拉到自己的两边来，一手一个，刚好能同时推拿到。 他之前还不太有经验，现在发现就用已有的头部推拿法、颈椎推拿法和脊背推拿法的招数，在腿部就有不错的效果，本就有同时推拿的想法了。 “啊……” “啊……” 肌肉痉挛本来就疼，推拿的时候就更疼了。 两名舞者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平日里哪里受过这样的罪，一个赛一个的大叫起来。原本挡在裙子上的枕头和帽子，也被她们抓的漫天飞舞。 凌然动作丝毫不变，越推越是用力。 “啊……” “啊……” 一只脑袋，忽然从门边探了出来，问：“你们在做什么？” “咦，山……孟雪啊，你怎么跑出来？”李蕾惊讶坏了。 两名狂叫的女舞者，也好像嗓子突然失声了似的，叫声戛然而止，在凌然左边叫的最大声的女生，一把抓住帽子，挡住了自己有些飘的裙子，再忍着痛，叫了一声：“雪姐。” 孟雪身高腿长，走进房内，压迫感十足。 看着比舞者们还要小一点的孟雪“恩”的一声，问：“你们在玩什么？” “哦……那个，她们腿受伤了，我正在请医生给她们推拿。”李蕾连忙上前解释，并且推了推凌然。 凌然只好半转身，自我介绍道：“我是云华医院的医生。” 孟雪只看到半张脸，稍显惊讶的问：“你是主办方请来的医生吗？” “不是。” “不是？” “我是观众。”凌然不等李蕾说明，就说出了答案。 李蕾顿时满脸苦涩。 孟雪却是开心起来，又大又圆的眼睛瞪起来，乐道：“你是我的歌迷？” 凌然微微摇头：“我妈是。” 几人都低下头，以免被孟雪看到自己在笑。 “本来还想给你一份签名的，那算了。”孟雪不开心的嘟嘟嘴。 凌然无所谓的转身，继续做推拿。 两名腿抽筋的女孩子不敢乱叫了，就只能用东西塞住嘴，发出可怜的“呜呜”的声音。 孟雪看的自己浑身发痒。 做明星的每天都要蹦蹦跳跳，身上总有不舒服的地方，像是孟雪这样的演唱会明星，号称舞神的存在，肌肉酸痛之类的情况就太多了。 李蕾毕竟是做经纪人的，眼明心快是基础要求，不等凌然给两名舞者做完，先就试探性的提到：“凌医生，不如你想帮孟雪做一个推拿？就是你给我做过的颈椎推拿就好的很……” “稍等两分钟。”凌然并不拒绝。 他坐在观众席上的时候，就急的不行，现在有东西可以推拿，还是很珍惜的。 李蕾偷眼瞅了瞅孟雪，见她面无表情的站在房间里，又帅又美的样子，心里又没底，又不敢催。 凌然说是两分钟，就是两分钟。 两名舞者被推拿到后面，帽子都咬出了水渍，低着头就跑出去了。 能跑了，自然说明腿部抽筋的问题给解决了。 李蕾心里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就想着怎么安排凌然给孟雪的推拿。孟雪可是大明星来着，让人触碰肌肤会不会被媒体乱写？要不要通知孟雪本人的经纪人？演唱会就要开始了，还有多长时间准备？ 凌然掏出了随身携带的酒精凝胶，递给了孟雪：“你自己涂抹想要推拿的部位，要包括脖颈和肩膀。” 孟雪愣了一下，才不确定的拿起酒精凝胶，开始往自己的脖子和肩膀上涂抹。 为了准备演唱会，她最近长期失眠，每天早上起来肌肉都会隐隐作痛。 缓慢而艰难的抹了些酒精凝胶，不等孟雪再说话，凌然就像是老鹰抓小鸡似的，提住了孟雪的脖子。 孟雪浑身一个激灵，眼神涣散。 自大二出道成为大明星以后，她就因为颜好背景厚而被称为山雨哥，或者雪姐，哪里有被人抓着脖子的经历——但是，确实是抓的好爽。 孟雪感觉到凌然顺着自己颈椎的骨节，轻柔而有力的按压了数次，舒服的就想哼出来。 此时此刻，孟雪突然想到刚才的三名舞者，于是强忍着一声不吭。 凌然拿法。 孟雪一声不吭。 凌然揉法。 孟雪一声不吭。 凌然点法。 孟雪一声不吭。 老实说，孟雪是凌然获得推拿法以后，遇到的最安静的客户。 不过，凌然的关注点，向来不在于声音。 他推拿的时候，时刻关注的重点是任务进度。 只见原本25400左右的解除痛苦时间，短短的几十秒里，已经变成了26000以上。 凌然不由在心里赞了一声：没想到还是位大客户。第136章 扶我起来 道具室。顶点更新最快 斑驳的前面仍然是旧时的白色涂料，自流平的地面稍有些凹凸不平之处，有些坑坑洼洼的地方用腻子给涂抹了，大约是上次装修时的功劳，但在大部分的地方，依旧只是乱糟糟的堆着东西。 大明星孟雪，就坐在房间正中，脖子扬起，两眼无神的望着外皮翘起的天花板。 如何形容她此时的感受呢？ 酸爽是显而易见的。 与此同时，强忍快感而不叫出来的压抑，又是她必须抵抗的。 她是大明星孟雪唉，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叫出声来呢。 孟雪强迫自己坐直身子，挺直腰背。 要像是那几名舞者似的喊出来，那是孟雪绝对不允许自己做的。谁知道外面有没有记者，没有记者也不行，如今人人都是自媒体，朋友圈和微博的传播速度只会比媒体更快。 但是，脖颈又是真的好舒服好舒服。 孟雪已经不记得自己的脖子多久没有这么舒服过了。 从巡回演唱会开始？比那要久的多。拍上一部电影开始？还要更久。是做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综艺节目？那次倒是很有意思，也是因为那期没有偶像包袱的综艺，让孟雪从“歌美舞靓”进化成了“人美舞神”，再到国民大明星…… “好了。”凌然看着任务完成度上升到26380以后，就基本不再上升了，果断宣布完成。 “就这么几分钟？”孟雪有些不满意，她正回忆到最有趣的的经历呢。 “已经足够了。”凌然收起还有一半的酒精凝胶，心里默算一番，道：“你刚才不用在脖子上涂那么多的。” 剩下的酒精凝胶，消毒不了几根颈椎了，若是再遇到一个大手大脚的，怕是两三次就能用完。 考虑到演唱会还有好几个小时才结束，凌然就像是手机还剩下30%的电量一样紧张。 孟雪又大又圆的眼睛瞪了起来。 这个语气是嫌弃吗？ 是嫌弃吧？ 孟雪唰的一下子站了起来。 她的大长腿“啪”的踩在了凳子上，瞬间靓出山雨哥的造型，接着，孟雪就习惯性的要低头教育人…… “咦，你比我高？”孟雪有一点惊讶。 她的身高，在娱乐圈的女性中是一等一的，比绝大多数的男明星也要高。 堪比西方模特的身高，也是孟雪出道就成名的关键之一。她也因此拿到了许多综艺节目的通告，从而迅速的打出了名气…… 在偶像身形越来越秀气的年代，孟雪站在一票靠增高鞋不跌份的偶像中间，想不被注意都难。 而在轻松度过新人期之后，其他人再想与孟雪站到一起，都要掂量掂量了。 凌然却比孟雪还要高些。 他坐着推拿的时候还不显身高，现在站起来了，就需要孟雪仰望了。 孟雪不自然的后退一步，才看着凌然的脸，问：“你真的是医生？” 娱乐圈是俊男靓女的集中地，孟雪经常对自诩帅哥的男人不假颜色，可要说像是凌然这么帅这么高眼神这么有磁性的…… 孟雪的目光回复冷静，心道：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不管他怎么回答，都要淡然处之。 凌然瞥了孟雪一眼，道：“是。” “我要准备上场了。”孟雪想问他是哪里的医生，可是又觉得自己打听一个男士很怪异，一会问李蕾好了，第一次遇上比自己还难聊天的人…… “那我先回去了。”凌然有些遗憾的看看孟雪的脊背和脑袋，转身就走。 孟雪没想到凌然如此果决，又有些奇怪他最后的眼神，只能默默地看着凌然离开。 凌然最遗憾的还是任务完成度。 不同部位解除痛苦的时间是单算的，像是孟雪这样的大客户，推拿一个脖子就能增加近1000个小时的痛苦解除时间，简直就是一只人形宝箱了。 而在疗养院里的时候，凌然推拿一个小时，为十数名老头老太做推拿，也就解除一千个小时左右。 凌然猜测，这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孟雪的颈椎健康程度堪忧，另一方面也是她较为年轻，、肌肉、韧带、神经、骨头等组织的恢复能力都很好，一次推拿，虽然无法彻底治好，但发挥作用的时间很长，相应的，解除痛苦的时间也就更久。 由已知还可以推出，能把好好的颈椎耗费到这种程度，身体必然已是亚健康状态，脊背和头部有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弄不好又是一个大单，没能把握住殊为可惜。 话说回来，孟雪的脖子质量还是极好的，挺拔修长，又有隐约的丰盈，颈下血管的流量充沛，颈动脉三角和颈根部组织完善，头前直肌、头外侧直肌、颈长肌、头上斜肌、头下斜肌等等肌肉，紧致而不失力量，说不定还做过抗阻力的训练，斜方肌尤其漂亮，肌肉束纤长而有力，兼具功能性与美观性，就是有些僵硬。颈骨的曲度虽有微微的变化，但底子极好，单论某一截椎体，齿突有力，棘突小而均衡…… 不过，眼瞅着演唱会就要开始了，凌然自觉也不是不近人情之人，总不能逼着人家推拿，所以，凌然还是乖乖的回到座位，等待演唱会开场。 “你认识这家娱乐公司的人吗？”坐在凌然左侧的漂亮女生一肚子的话想要说，更想探究凌然的信息。 凌然微微点头，道：“有一个认识的人。” “你有上过电视吗？”女生旁敲侧击。 凌然迟疑了一下，他的老妈陶萍耐不住了，道：“我儿子是医生，上什么电视。” 凌然看向老妈。 陶萍道：“小时候上的不算，人家的意思是问你的工作。” 女生红着脸点点头，说：“阿姨真年轻。” 这个时候，女生的心里已经是潮起潮落，快乐的要飞了。 谁能想到，来一趟演唱会，竟然能遇到这么帅的男朋友，还有这么nice的婆婆，以后再给朋友们说的时候，还可以带着孟雪演唱会vip座之类的词，浪漫到爆…… “凌医生，能再帮个忙吗？”李蕾这次是快步小跑着出来的，脸上微带着紧张。 “好的。”凌然也不问原因，找他自然是为了诊疗，没必要让对方在大庭广众下说出来。 坐在凌然左侧的女生，眼睁睁的看着凌然离开，只感觉到他腿面擦过自己膝盖时的触感…… “不是去后台吗？”凌然看着方向反了，才问李蕾。 “有个观众，不知道怎么的摔的满脸血，在二楼。” “你们难道没有配医生吗？”凌然瞥了李蕾一眼。 “对方要求去云华医院，说自己有长期病史，我们安排的医生，现在止不住血，我想你就是云华医院急诊科的……”李蕾说的有点紧张，毕竟还是看到了不少血的。 凌然点头表示理解，其实她说有长期病史就理解了，有很多病人都是长期患病的，送去不熟悉的医院，用了不合适的药，或者采取了不合适的急救措施，就算当场不死，事后也活不痛快，像是邵老板那样的病人，用药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肝肾损伤的问题，心脏的承受能力也很弱…… 凌然一边想，一边跟着李蕾上了二楼的真vip厅，然后就见沙发上有人躺着，正在缓缓的流血，遮掩在血污下的脸，还有些熟悉。 “邵老板？你怎么在这里？”凌然只用了两秒钟，就认出了对方。 邵老板吸着气笑：“救护车到了吗？我有点不太舒服……我就是来看个演唱会……” 正说着，体育馆内的五彩灯光，忽然疯狂的闪烁起来。 邵老板立即挣扎着道：“扶我起来。”第137章 我插 演唱会安排的医生年纪轻轻，从未玩过邵老板这种老病号，一下子就麻爪了。 凌然刚好用剩下的半瓶酒精凝胶擦了手，一只手搂住邵老板，另一只手搭在他的脖子上，既将他给扶正了，徒手止血也到位了。 邵老板用尽全身的气力，迈了一步，凌然只好无奈的将之放到了窗口前。 正好能看见下方热闹的人群，火热的伴舞，五彩缤纷的光线。 “好看。”邵老板哆嗦着嘴唇说话，头上潺潺的血流却是渐渐的止住了。 派驻演唱会的年轻医生大为惊讶。 他虽然也是从三甲级医院，昌西省医科大附属第一医院派遣过来的，但昌医医院的水平比云华医院的水平差了十万八千里，急诊科能处理的最大外科手术是四肢清创，徒手止血见都没见过。小住院医只是做好了扶伤的准备，却不知道如何救死，此时也只能赶紧配合凌然，给他递上纱布，擦拭血污，并轻轻的松了一口气。 邵老板觉得脑袋不流血了，也松了一口气，道：“正好，也没耽搁演唱会，票蛮贵呢。” 凌然看看房间内的装修与面积，表示认同。 他那笔花不完的财富，用来买这种VIP包房式的演唱会票，大概很快就可以花完了。 “你们云医的特需病房，都没有这个房间贵。”邵老板又说了一句，声音依旧萎靡。 年轻医生笑了出来：“人家来演唱会是看表演的，得把人力成本算进去。” “医院特需病房的医生护士加起来，可比演唱会的工作年限长。”邵老板呵呵的笑两声。 年轻医生道：“那你还来看演唱会？” “我主要是最近赚的多。”邵老板说着瞅了凌然一眼，自从凌然在他那里救了两个人以后，顾客就来的更多了，甚至大大超过了餐馆的容纳能力，偏偏许多人来了买几串肉就拍照，越排队越兴奋，以至于邵老板的医疗基金都溢出了。 当然，这次肯定又要亏空一笔。 月薪三千多元，奖金三千多元的小医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默默的转过脸去看舞台，看一分钟赚一天的薪水。 云华体育馆整饬重装之后，就外观来看，已经颇具现代化了。内里的设施也相当先进，但内部的构造依旧是老馆的构造。 放在所谓的VIP房，就是视野一般，但面积较大。 凌然捏着邵老板，邵老板半坐着，小医生扶着邵老板，很轻易的就可以坐开了。 舞台上，一群伴舞也雀跃的跳了出来，伴随着巨大的欢呼声。 体育馆内，已是一片沸腾。 有人开始激烈的呼喊： “孟雪！” “山雨哥！” “孟雪！” “山雨哥！” 邵老板笑眯眯的念叨着“孟雪”，却是声音越来越轻。 凌然诧异于邵老板异乎寻常的虚弱，仔细的观察了他一番，再用手按压他的肚子，皱眉问：“邵老板，我记得你的肚子没有这么大吧。” “我最近健身……瘦了……”邵老板的气息都变短了。 “这是……什么意思？”小医生紧张的要死，他有点听出来不妥了。 凌然用单手做腹部的体格检查，并观察邵老板的表情，然后缓缓道：“有可能内出血。” “摔了一跤，就能摔出内出血？”小医生有些不相信。 邵老板却是吭哧吭哧的笑了出来：“人倒霉，喝凉水都能腹泻住院的，信我，我试过。” “不是啥骄傲的事，邵老板。”凌然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邵老板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如果同样乐观的话，现在大概会笑出声吧。 “你笑了吧。”邵老板用力的说了出来，目光盯着凌然的嘴角。 “急救箱在吗？先给他把衣服剪掉，然后消毒腹部。”凌然果断发出命令。 “我们急救车已经准备好了，担架推车马上就到了。”小医生紧张无比的看着凌然，道：“要不上了急救车再处理吧。” “上了急救车，急救方案会有什么区别吗？”凌然转头问他。 这就是医学判断的问题了。 小医生自然是答不出来的。 急救车里有心脏起搏器，有氧气机，有输液品，按照演唱会的配置，还给准备了大量的药品，尤其是抗晕厥，抗心律不齐的药品，唯独缺少一名能做手术的医生。 而在病人内出血的情况下，天知道他能不能坚持到医院。 另一方面，凌然的气势也太足了。 手术室是一个积累自负和自卑的场所。 在手术室里，主刀医生一边做出关乎病人生死的判断，一边进行关乎病人生死的操作，一言以决，不容反驳。 小医生隐藏在主刀医生的阴影中，奉献力量，奉献自卑，充当出气筒。 至今做了数百例tang法的凌然，俨然已是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了。 事实上，普通医院的普通主治，做两三年的手术，也不一定能持平凌然的手术量，单论高级手术的数量就更不用说了。 来自昌医的急诊科小医生，还只是熟练掌握清创缝合，诊断腹泻和发烧的水平，又如何与凌然相抗。 他只是下意识的想要将病人置于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去。 比如说，急救车的条件就会比包厢好的多。 包厢的环境实在是不利于开腹。 自然是不利于的。 但是，医生的最大作用，是在于权衡利弊，而非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的是童话。 生老病死才是现实。 之前，在邵老板的烧烤店和夜市一条街上，凌然也尽可能的避免开腹，因为他有更好的选择。 现在，凌然毫不犹豫的决定开腹。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拿碘伏给我。”凌然等小医生开箱，就开口将之贬为助手。 小医生乖乖的递出一瓶碘伏。 凌然熟练的泼洒黄色的液体。 此时此刻，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邵老板的运气。 要是别的内科症状，凌然还真的不好处理，但是，完美级的徒手止血，对付内出血，并不算是困难，邵老板的性命想必无忧。 而要换一名医生，或者凌然不在场，就让现场的小医生来处理，不管发现还是没发现内出血，他们都很难处理的好。邵老板的肚子可没有创口，普通医生必须开腹探查才能止血，以眼下的环境条件，他们敢不敢开腹探查都是两说，在没有足够血浆的情况下，开腹探查以后的存活概率也高不了多少。 但是，要说邵老板运气好，满地的污血想必是有意见的。 “请其他人都出去吧，容易交叉感染。”凌然向四周看看，开始清场，同时注射局麻药品。 包厢里的人都被赶了出去，只有李蕾和小医生留了下来，手里抓着多出来的手机，将闪光灯打的倍亮。 凌然重新冲洗了自己手，又要了手术刀，对着平躺的邵老板，持弓式出手，一刀就划了下去。 “孟雪！！！” “山雨哥！！！”楼下因为孟雪的出场安静了十几秒，转瞬，又因为孟雪的出场，爆出巨大的声浪。 “扶好人，别动。”凌然集中精力，发出命令，紧接着，半只胳膊就顺着刚刚开口的位置，直插了进去。 汹涌的鲜血，自伤口处涌出，邵老板痛苦的声音，被李蕾和小医生死死的按住。 凌然只用了几秒钟，就确认了受伤的位置，却是肠系膜的分支静脉。 “好了，去接一下担架，准备送人去医院。”凌然说着就坐了下来，目光放在了窗外的舞台上，正好看到身材高挑的孟雪自弹床上蹦起，空中劈叉，帅的像是马戏团专精似的。 如果不考虑他的一只胳膊插在邵老板的肚子里，以此背影拍照，发个朋友圈，点赞就能拉三页。第138章 平静的一天 云医急诊科。 又是平静的一天。 吕文斌迈着小方步儿，在处置室里随意的晃悠着。 最近几天，凌然被送去了疗养院做健康巡检，吕文斌感觉自己像是得到了疗养似的。 不用凌晨三点起床了，不用做三台手术才能晒到太阳了，不用清晨查房中午写病历写到吃饭都没时间了，不用午后做手术做到看不到太阳了，不用吃着晚饭写病历了，不用煮肉煮到睡着了…… 吕文斌从来没有如此的怀念普通急诊医生的生活，只用查查房，写写医嘱，做点小清创手术，写点小清创手术的病历，再做点小清创手术，再写点小清创手术的病历，再回家煮点猪蹄鸡爪什么的，就可以看着手机入眠…… 如果再让吕文斌选择的话…… 吕文斌不由的转转脖子，就看到了凌然。 “喵？” “喵喵喵？” 吕文斌都语无伦次了。 他有心藏一下，后来一想，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于是勇敢的走了出去。 不就是做手术吗？不就是一天大几台手术吗？ 老实说，好几天没做，吕文斌也有点怪想的。 吕文斌整整衣服，迈步来到处置室，左右张望一番，吕文斌就奇怪的问：“凌医生呢？我刚才好像看到了，是我眼花了还是怎么滴？” “凌医生已经走了。”导诊台的护士遗憾的叹了口气。 “唔……走了？”吕文斌怅然若失，虽然不用再一口气做三台手术了，但是…… 吕文斌回头看一眼急诊科，里面多的是忙碌的小住院医，他们现在如果有机会能跟着凌然做手术，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做出选择吧。 想到此处，吕文斌不禁有些紧张，问：“怎么回事？凌医生怎么来了就走了？” “凌医生今天又不当班，就是把邵老板给送过来了。”护士习以为常，又面带笑意的道：“咱们急诊科的主治都送过邵老板，凌医生今天送了他，不定哪天就升主治了。” 吕文斌撇撇嘴，有些放心了，又在心里暗自吐槽：升主治哪里有那么容易，凌医生规培出来都要好几年呢，至于说送了邵老板就升主治，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像是…… 吕文斌仔细的想了想，蓦然回首，问护士：“他们一般都是在哪里找到邵老板的？” …… 凌然是跟着救护车回演唱会的。 救护车是调派到体育馆备用的。像是这样的活动，每次都少不了有人生病。常见的有吃坏了肚子的，感冒的，着凉的，中暑的，也有摔伤的、踩伤的，翻栏杆刮伤的…… 像是邵老板这种摔出内出血级别的伤者，还是比较少见的。 那小医生和司机到了回程的时候才回过味来，叽叽喳喳的聊了起来： “今天这个病伤的还真不轻。” “还好我开的快，不过，也是他要去云医啊，要是去昌医，10分钟就开到了。” “老病号去习惯的医院也没坏处，再说了，肠系膜的分支静脉出血，既然都被止住了，也就不是那么抢时间了。”小医生说着瞅了凌然一眼，道：“您的徒手止血，没想到还这么管用。” 凌然此时也在反思，听到小医生的恭维，只是轻轻摇头，道：“手边仪器太少了，没能判断出是肠系膜出血。” “如果判断出来呢？” 凌然想了想，道：“可能会到救护车上再决定是否开腹吧。” 肠系膜的分支静脉出血，有可能会很严重，有可能并不会威胁生命。 如果以最快的速度将邵老板送到最近的昌医的话，或许就可以避免在包厢内开腹的危险，比起手术室，体育馆的包厢的洁净程度不言而喻，对后续的恢复乃至于并发症的出现，都很不利。 “没有仪器的话，也没办法判断吧。”小医生迟疑的道。 “只是体格检查的话，确实很难判断。”凌然微微点头，要摸出内出血是专精级的体格检查能做到的，要用体格检查知道是肠系膜出血，恐怕完美级的也难做到。 凌然的感慨，也只是自己的感想罢了。 天底下哪里有那么多的如果。 “凌医生，我直接送你进会场吧。”司机对于刚刚救了一条人命的凌然颇有好感，主动说明。 “可以吗？”凌然看看时间，演唱会已经开始大半个钟头了，若能节省些时间自然最好。 司机傲然一笑：“我在体育馆里做了20年了，哪里我都熟悉。” 说着，他方向盘一拐，就进了地下车库，一路拐来拐去的，几次通过全黑地区。 五分钟左右。司机将车停在了一个电梯旁边，笑道：“你从这里上去，就进到C区了。” “谢谢你。”凌然与之握手，又向昌医的医生道别，才坐电梯上行。 未开门，就听到体育馆内喧闹的声浪。 凌然不知道演唱会进入到了哪一步，只听到无数粉丝的狂吼。 “孟雪”和“山雨哥”的名号交替出现，此起彼伏，如若竞争一般。 凌然回到自己的座位，就见老妈陶萍已经挥舞着臂膀，开心的摇了起来。 与她隔着一个空位的漂亮女生，有些畏怯的望着陶萍，对未来的婆婆抱着深深的戒心。 “老妈，喝点水。”凌然将顺手取来的矿泉水递出，再抬头望向舞台方向，就见孟雪正在十几名短裙舞者的簇拥下，跳着快舞。 孟雪的身量比其他女孩要高的多，跳舞的动作却是一样的灵活，配合劲爆的音乐，现场气氛极好。 陶萍女士又跟着叫了两声，才接过凌然给的矿泉水，一口气喝了一半。 “太好玩了。”陶萍对着凌然大声的喊。 凌然点点头。 “你看好病人了吗？”坐在凌然左边的漂亮女生也趁机趴在凌然的耳边，大声询问，手都快要搭在凌然的肩膀上了。未来的婆婆危险一点也没办法，谁让男朋友就是这么一位危险的男士呢 凌然依旧是点头，懒得大声嘶吼。 当此时，一曲终了，一串的烟火打起来，带来一阵狂吼之后，稍稍的安静了一些。 凌然顺势坐了下来，左边的女孩也赶紧坐下，问他：“你不喜欢演唱会吗？你现在最想做什么？” 凌然望着她的脖子，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我忘了拿酒精凝胶。”三更什么的太容易了 首先，感谢书友“邹峥sesii”，打赏了之后，才在书评区里问，多少打赏会加更。 我很惭愧，没敢留言。 但从那天开始，就奋发图强，每天都尽量多写一点。 写着写着就发现，三更太容易了，你们看，这不就多了一章。 连夜发上来，免得放到明天，它动摇军心。 感谢各位读者大大的留言和鼓励。 顺便提醒各位，有刷出新月票的同学可以继续投票。 求月票！ 这个月其实三更好多次了。 总数说不定《重生之神级学霸》四年加起来的三更数量了。 这说明什么？ 当然不可能是我重返青春了。 也不可能是我获得系统或者开挂了。 更不可能是我挖到了宝藏，学到了秘笈。 你们不要瞎猜。 这只鸟就是单纯的想要月票而已。 正版阅读、月票、推荐票和评论，是对鸟最好的鼓励！ 相比起来，三更算什么。 求月票！ 求支持！ 下载本书最新的txt电子书请点击： 本书手机阅读： 发表书评： 为了方便下次阅读，你可以在点击下方的"收藏"记录本次（三更什么的太容易了）阅读记录，下次打开书架即可看到！请向你的朋友（QQ、博客、微信等方式）推荐本书，谢谢您的支持！！《大医凌然》三更什么的太容易了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39章 新成就新技能 清晨。 凌然睡了个超级懒觉，六点钟方才起床。 再起床洗漱下楼，打开院门，就见已是有人等在外面了。 “刘老爷子？您怎么不敲门？”凌然讶然。家里开诊所的，总归是要遇到急诊的，尤其是前些年，医院的急诊科还不方便的时候，半夜砸门来看病是很正常的，家有老人和幼儿的，更是下沟诊所的常客。 刘老爷子虽然年长，身体却还强健，背着手，眯眯眼的笑：“不着急。我是来找你推拿的，晚上肩膀疼的睡不着，也早点过来了。” 老爷子是个讲究人，早10年来诊所的时候，都是要带点东西的。有时候是自家包的饺子，有时候是一把自己院子种的青菜，有时候是自家卤的肉，腌的咸菜，最好吃的则是老爷子自己做的包子。纯北方的包子，皮厚而馅多，不同于追求鲜香的南方汤包尽可能的薄皮大馅，北式包子的面皮要有一定的厚度，厚皮用发面制作，所以质软而有韧性，肉馅出的汤汁都融入了外皮，又不会彻底渗透，趁热吃起来，厚味而醇，极有满足感…… 虽然最近几年，老爷子不再自己动手做饭了，凌然看到他，还是有点流口水，咳咳两声，才打开院门，道：“那您先坐几分钟，喝点水，歇一歇，我准备一下。” “别客气，我坐哪里都行。”老爷子客气着，最后还是坐进了房内。 凌然又洗了一遍手，才去翻找酒精凝胶。 不像是云医，到处都有酒精凝胶，生怕医生们不愿意用，每隔几个月还要做讲座，疯狂科普消毒的重要性。 下沟诊所为了缩减成本，向来都是用洗手液的。 原本，诊所里也是不做手术的，就是换药取线，熊医生都要天气清朗，政通人和方给操作。最近几年，以挂瓶开药为主的下沟诊所，开始变为挂瓶为主，诊疗室的用途反而更小了。 这种情况下，凌结粥同志自然不可能用价高易拿的酒精凝胶。 凌然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合用的酒精凝胶，只好取了干净的干巾，再在水龙头下用肥皂洗了手。 用肥皂洗手，其实是极好的消毒方式，比消毒液、消毒泡沫或消毒湿巾等等洗的要干净的多，也比酒精凝胶要洗的干净，很适合普通人日常使用。但对医生来说，它的核心问题是太花费时间，而且多次使用过于伤手。 “您靠着椅子，找个舒服的位置。”凌然将干巾盖在老爷子的肩膀上，等他调整了一下姿势，才用起了拿法。 刘老爷子原本还想说点什么，脖子被抓住了，却是像猫儿似的，瞬间就停止了动作，上假牙和下假牙空摩擦了几下。 凌然认认真真的给推拿了几分钟，顺便将头部也给做了，再道：“您脊背感觉如何？我一遍给您推拿一下吧。” “别太耽搁你了……”刘老爷子有点不好意思的言不由衷。 凌然笑笑：“没事儿，您躺到床上来。” 凌然于是继续看着任务的进度，开始推拿。 昨日的演唱会结束以后，凌然回家给父母做了推拿，再顺手推拿了几个诊所里的老病号，接着就休息去了，任务进度刚刚到28000的水平。 凌然给刘老爷子推拿结束，任务进度则缓缓的达到了28150。 150个小时也就是6天左右的痛苦解除时间，不是凌然不努力，而是老人的身体太弱了，疼痛的原因更多，很难有大的进展。 刘老爷子自己则很高兴，摸着脖子嘿嘿的一阵笑，道：“浑身轻松太多了，小然可以啊。错了，现在应该叫凌医生了。” “叫小然也没错。”凌然微笑，道：“您再坐一会儿走，免得身子热络的给吹冷了。” 说着，凌然再给刘老爷子盖了一条毛毯。 叮。 一只银白色的宝箱，落在了凌然的面前。 成就任务“衷心感谢”的提示，随之出现在凌然面前。 凌然喝着水，随手就给点开了。 照例又是一枚精力药剂。 凌然满足的收入囊中。前两天在疗养院里用掉了一瓶精力药剂，还是要努力补回的。 …… 凌结粥到了7点钟左右，才从二楼下来。 此时，院内已经三三两两的坐上了人。 凌结粥登时就心中一喜：这是流感爆发了？ 再仔细看，众人围着的却不是熊医生和娟子，更不是后面请来做缝合的苗坦生苗医生，而是自家小子凌然。 凌结粥不由皱皱眉：“小然，你怎么还没去上班？打针开药的事，等熊医生他们来了再做也好啊。” “老凌，你不是天天叫着让儿子继承家业，来店里坐诊吗？怎么的，你儿子真的要继承家业了，你就不愿意了？”等着推拿的是巷子里开砂锅店的秦老板。砂锅店要到中午才有生意好做，他早晨买了菜，交给伙计以后，就喜欢四处溜达。 凌结粥不由语塞，哼哧哼哧的道：“我现在养着两个医生呢，得辞掉一个，腾出位置才行嘛，要不然多浪费。” 凌然咳咳两声，道：“我在做推拿。” “不用上班了？” “不着急，今天也没有安排手术。”凌然确实是不着急，缺病床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才两三天不做手术，腾出来的还都是加床，要说有病床还远着呢。他现在回医院倒是能做个两三例tang法，若是没有别的什么事的话，也就应该去做了，但是，限时的推拿任务还有半天，不如留下来做掉。 至于上班考勤之类的问题，对于凌然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凌结粥想想也是，再想到凌然的推拿手法不错，遂问：“没事就在家里做做推拿，赚点钱补贴油费也好，对了，推拿一次收多少钱？” 凌然自从学会了推拿手法之后，还没收过钱呢，此时也是愣了愣。 凌结粥一看就知道，叹口气，道：“得，我来给咱们重整制度，那个……咱们也别按医院的来收了，医院的价格太贵，咱们一个减半再减半，一个部位20块，合适不？” 街坊们自然叫贵。 凌然按一个部位才只两三分钟的时间，20块一次其实也达到医院标准了。 凌结粥顺势降低到15元，又与众人讨价还价。 凌然此时咳咳两声，道：“爸，要不这样，你打印一张说明到墙上，每个部位每次15元，用时大约2分钟。今天晚上6点以前继续免费，如何？” 这么一说，街坊们反而有些不好意思，毕竟，在场诸人都是明显会得到免费推拿的。 凌结粥想想也好，只是有些心疼的道：“不若到中午就好，没必要延长到下午6点那么久。” “没事儿，正好让街坊邻居都感受一番。” 凌然坚持，凌结粥自不便反对。 凌然又让他打电话给医药销售，要了酒精凝胶和大量的干巾，就一脸轻松的推拿起来。 一位位街坊，流水线似的来，流水线似的走。 走的人觉得舒服，回家就会介绍家人朋友和邻居过来，反正都是免费期，正好享受。 来的人越来越多，很快也开始了排号。 不到10点，凌然就收到了三只“衷心感谢”的宝箱，并获得了三只精力药剂。 这时候，系统又是“吧嗒”一声的放出提示： 成就：100只精力药剂获得 成就说明：旷日持久的手术是对医生最大的考验。 奖励：断指再植（完美级） 凌然冷静的收掉了奖励，再照常完成手里的推拿工作，再请下一位街坊稍等片刻，然后拿出手机，打电话给霍从军： “霍主任，我明天想做一次断指再植的手术……我明白……好的……那请王主任主刀，我从旁协助。” 凌然放下手机，再冷静的做颈椎推拿。 刚排到的街坊是做货车司机的，虎背熊腰，肩宽肉厚，是下沟市场里有名的硬汉。只见他双眼圆瞪，鼻翼呼扇，嘴唇微启，就发出“咝咝”的声音。 周围排队的街坊议论纷纷: “王师傅的肩颈不怎么好啊。” “嚯，冒汗了。” “脸都红了。” “厉害，这下子估计就通透了。爽啊。”第140章 学徒工 小沙弥冬生脚步勤快的穿过马路，望见写着“下沟”的路牌，才放缓了脚步，再抽抽背后的双肩包。 山上的出产不少，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蘑菇。 十二泉庙所在的十二泉山面积广阔，林深叶茂，随着附近小山村里的青壮年越来越少，森林里的出产反而是越来越多了。 雨后的第二天，通常是采蘑菇的最佳时间。师徒两人稍微往森林深处溜达溜达，就能采到大量的野蘑菇。 采蘑菇的基本原则是认识，也就是只采自己认识的蘑菇，不认识、不确定或者有疑惑的蘑菇不仅不采，碰都不碰，以免污染到已采的蘑菇。至于根据颜色鲜艳与否来判断蘑菇的毒性，主要讲的是概率，比如有八成几率饿死的情况下，吃不认识的非艳丽色彩的蘑菇的死亡概率可能只有六成五，还是值得一试的。 冬生认识的蘑菇很多，因为他从小就在十二泉庙长大，很受附近的村民的欢迎，因此不仅认识一个村子周围的蘑菇。 他不仅认识蘑菇，还认识很多蘑菇的出产位置。这东西只要每次不将土殖给挖的干干净净，之后就有很大的几率再长。 十二泉庙最近几年，有近三成的收入，是来自师徒二人采蘑菇的收入。 冬生每次下山，都会携带晒干的蘑菇，既能卖出价格来，背起来也不会太重，每次遇到品相好的，他还会留给凌家一点。 冬生想赶在晚饭前到凌家，正好可以让他们尝几朵鲜蘑菇。 快到下沟诊所，门口却是有些拥堵了。 不仅院子，就是门外，都有几位老太太坐着板凳，一边排队一边聊天。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冬生行礼之后，小声的询问。 “呦，你是那家庙里的小沙弥吧。”老太太见了摸摸冬生的脑袋，笑道：“没事儿，大家排队让凌医生推拿呢。” “凌医生还会推拿？”冬生讶然。 “可不是，推拿的可好了。”老太太摸着自己的肩膀，笑道：“我前几天老疼，今天啥感觉都没有了。” “好厉害！”冬生夸张的赞叹了一声，心里想的却是要不要请师父下山来试试。 十二泉庙的条件艰苦，尤其是到了冬天，炉火总是不够暖和，师父很早就会腰腿酸痛…… 小沙弥冬生这么想着，走进了下沟诊所，还没找到人，就听到一声凄厉的叫： “啊……” 冬生循声望去，就见凌然抓着一个人的胳膊，使劲的向后拉，拉到此人的脸颊都变了颜色，叫痛自然是免不了的。 冬生不由的大惊失色，现场是在做什么？ “好了。”凌然放下了对方的胳膊，后者揉着肩膀臂弯，感受过后，又是各种的感谢。 毕竟是不收钱的推拿，有了效果，就很令人高兴了。 凌然点点头，刚刚获得的四肢扳法，是30000个小时的痛苦解除之后得到了，而在得到此奖励之后，限时任务也差不多就结束了。 一口气拿到四个技能，虽然都是推拿，凌然也颇为高兴了。 现在固然是没有了奖励，但能发挥技能的作用，凌然依旧兴致昂扬。 “冬生来了。”凌然换了一个操作方向，也就看到了冬生。 冬生乖巧的打招呼，且道：“我带了干蘑菇。” “蘑菇给我，我来放到厨房里。”凌结粥嘿嘿的笑着钻出来，又高声道：“各位，还有20分钟，只能推10个人了，后面的不好意思了，今天先请回了。” “我们交钱也不行啊。” “今天不行了，之后再行预约啊。”凌结粥知道今天是不适合收钱的，不说后面的人愿不愿意交钱，一前一后的免费和收费，太容易让人不爽了，还不如让凌然休息。 下沟诊所不收钱的推拿，到时间要结束，后面的人也不好意思强蹭，只是走的并不多，都在跟前看热闹。 冬生也目不转睛的望着凌然的动作。 他却不是为了看凌然怎么把人折的吱哩哇啦的叫，而是看凌然如何操作。 冬生想要学一点回去，依葫芦画瓢的给师父推拿。 凌然在扳到了第五个的时候，注意到了冬生的表情，于是子第六个人的时候，特意给换成了颈椎推拿。 一看刚开始学的招数变了，冬生有点茫然，但很快又看了进去。 他在山上的生活很单调，除了日常的清扫佛寺之外，冬生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和做香了。 而不论哪种，都培养了冬生的自学能力，以及最重要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凌然为接下来几个人都做了颈椎推拿，得到了一致好评。 冬生也看的极其认真。 凌然为此还多做了几轮推拿，比原定的20分钟，又略微的延伸出去十多分钟。 “看会了没有？”凌然突然问冬生。 “啊……我不是故意学的。”小沙弥大为紧张。 凌然哈哈一笑，道：“你如果想学，就站在我身后。” “可以吗？” “当然可以，颈椎的推拿法其实很简单，只是手法比较多样，我目前掌握的有13种……”凌然一边说，一边用街坊的脖子当道具。 小沙弥听的蠢蠢欲动，目光不自觉的开始寻找合适的脖子。 “用自己的。”凌然说着用手里的脖子示范，一节节的演示。 他是大师级的推拿法，颈椎推拿的全国排名是42位——比刚获得技能时提升了一位。这么高水准的推拿技术，用来教一只小沙弥，简直太过于轻松。 小沙弥于是捏着自己的脖子，认真的学习了起来。 等到下沟诊所结束营业，晚餐结束以后，凌然更是大方的提供了自己的颈椎，给小沙弥做推拿训练。 “恩……左面一点。” “用力。” “向下按。” “不要搓。” 凌然微眯着眼，操纵着冬生为自己推拿，并为明天的一助工作而养精蓄锐。第141章 断断断 中午。 吃饱喝足的凌然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逍遥打开，整个人半躺着看向窗外，目视前面一栋楼的墙角，陷入了沉思。 阳光撒在地面上，暖洋洋的。 他的左手边，是护士站送来的一杯柠檬金桔百香果茶，加了冰块，雾气蒙蒙，凉爽透心。他的右手边，是三份病人家属送的小点心。 虽然不允许收红包了，但病人和病人家属的投食仍然是允许的。只是大部分的病人和病人家属，送来水果或小零食，都是给予科室所有人的。专送给某某医生这样的说明，也就是凌然来了以后才有的。 “吃饱了吗？”霍从军回到办公室，就看到了凌然养精蓄锐的模样，满意的点点头。 凌然“恩”的一声，问：“病人到了吗？” “王海洋在看资料，还没有决定。”霍从军说着问：“巧克力之类的，买了吗？” “买了一块。”凌然亮出一大块德芙巧克力，是他在自动售货机里买的。 “不够。”霍从军看着就摇头，道：“断指再植的手术时间说不定有多长，你到时候饿了怎么办？” “也没听说其他医生有在手术室里吃东西的……” 霍从军撇撇嘴，道：“他们是他们，咱们急诊科的不传秘籍，就是大战前要喝好吃好，大战中间要抽空吃好喝好，战后要吃好喝好补充能量……那谁，拿两个士力架给凌然。” 有小住院医递送士力架而来。 凌然只好将之收好，并赠送了一份小点心出去。 霍从军这才点点头：“进去了先听王海洋，王主任的，他让你接手了，你再接手。虽然都是显微手术，断指再植还是不太一样。”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凌然没说话呢，旁边的椅子被抖的发出怪声。 霍从军和凌然自然看过去，就见吕文斌坐在椅子上抖的不行，想停都停不下来。 吕文斌被看的尴尬，猛的站了起来，讪笑道：“我就是有些兴奋。” 他是内定的二助人选，也是第一次参与断指再植。 霍从军不高兴的道：“以前喊你抢救病人的时候，你怎么不兴奋？” 这是被吃醋了？吕文斌又开心又紧张的道：“我也兴奋啊，更兴奋，就是当时没时间抖，没意识到……” 霍从军“恩”的一声，又对凌然道：“别走太远，随时进手术室。” 说完想，霍从军就离开了办公室。 吕文斌这下子紧张的腿都颤了：“我说错话了吗？霍主任啥意思啊？” 他下意识的看向凌然，却见凌然沐浴在阳光下，脸部都要打出圣光来了。 倒是他的两手的手指，飞快的律动中。 凌然显然是在模拟断指缝合的过程。比起tang法缝合来说，断指缝合的重点，就从肌腱变成了血管。手指的屈肌腱是有两三根皮筋的粗细的，而血管通常在0.5毫米以内，也就是一只水笔的笔尖的粗细，缝合难度不言而喻。 小血管还会带来血栓的问题。 血栓是极其危险的存在，可以说是医院致死和致残的一大因素。为了杜绝血栓，断指缝合之后的护理过程中，护士会不断的割破伤口以使用肝素。 而使用个肝素的前提，则需要外科医生的进针稳定。 只是缝合了的血管，而不能稳定的缝合了的血管，在身体的其他部位还不是那么明显，在手外科的断指再植中却是绝对不允许的。 可以说，显微镜下的稳定缝合是断指再植的最大困难。云医手外科花费数百万元搞的练功室，每年的开支都在百万元，就是为了训练小医生们的缝合技术。 换在其他科室，大家都是在病人身上直接操作的，谁乐意下班了去玩白鼠的尾巴。 奈何手外科不这么做，事故率太高，以至于最近些年，医院纷纷自建练功室。 吕文斌知道凌然刚开始实习的时候，就完成了手外科练功室的毕业级操作，于是紧盯着凌然的手指，想看出他的操作要点。 拉钩侠是可以无脑做的，但吕文斌想带着脑子学。 看着看着…… 看着看着…… 吕文斌就静静的睡着了，阳光洒在脸颊上，又爽又痒。 “病人要来了。”凌然的手机响了一声，是王海洋主任的>凌然猛的睁开眼，一把撕开巧克力的包装，一口一块巧克力的吃了个干净。 再匆匆前往手术层，进到手术室中，凌然就见到面色铁青的王海洋。 “手术取消。”王海洋看到凌然，喘着粗气，道：“我刚准备给你发信息，回去休息吧。” “怎么了？” 王海洋哼哼两声，没说话。 旁边的老护士同样气愤不已，道；“病人家属自作聪明，先用烟丝和香灰给手掌部分止血，又将断指泡在了冰块里，结果冰块化冻，等于泡在了水里！” 凌然听的目瞪口呆。香灰影响清创也就罢了，烟丝里含有的尼古丁会收缩血管，对于小伤口自然没有问题，对于断指再植就是大问题了，至于断指泡水里，更是会让组织二次损伤。 “达不到缝合标准了？”凌然还有点儿不甘心。 王海洋“恩”的一声，道：“没有缝合的必要了，烂掉了。” 国内的断指缝合的指标要求是很低的，如此还不能达到，可以说是确实缝不上了。 凌然无奈的道：“救护车里的急救人员也不懂吗？” 王海洋要挑选病种，就只能从急救中心的救护车里挑，才能知道患者的情况。 王海洋将穿好的手套扯了下来，道：“手指是病人家属自己送过来的。病人的手指被简单包扎了，急救车上的人认出来了香灰，不知道还有烟丝。” 器械护士也坐了下来，道：“作死作的贼完善。” “等等吧，我再去找一个。”王海洋面对凌然有点不好意思，大家组队出场，BOSS却不见了踪影，队长总得站出来说句话。 凌然也只能拍拍肚子，他现在倒是有点怀念邵老板。 如果是邵老板的手指头断了，他绝对会安置的妥妥当当的来医院的。 弄不好消毒都自己做了。 凌然叹口气，道：“那我去休息室等。” 手术室是非常紧张的，他自己深有体会。 凌然坐在手术室中，打开王者荣耀，完了三局的样子，才又等到了一名病人。 “患者23岁，捉奸时被奸夫砍伤，食指和中指不完全离断，并被大量食物污染……”巡回护士趁着三名医生换衣服的时间，做着介绍。 王海洋听的一乐：“这个好，不完全离断，难度小一点。” 说着，他就抓着患者的手指看了看，才稍稍皱眉，道：“连接的皮肉组织没有血管了，这个清创以后，作用也不大了，聊胜于无吧。” 凌然一言不发的看着。 他做过数百例的tang法了，但在断指再植方面，并没有什么经验。 王海洋站到手术台了，见到病人了，心情也就好了，对凌然笑道：“第一个手术，我先来做，后面的手术，咱们再商量着来，好不好？” “好。”凌然回答的很爽快。 “那咱们就开始了，断指再植的一般顺序呢，先是断面清创，再是接骨，然后缝合肌腱，接着吻合神经，再吻合血管，最后缝合皮肤……凌然你没做过接骨是吧？”王海洋微笑的说明着，就像是一名好为人师的上级医生。 “是，没有接过离断性的骨头。”凌然做着一助的工作，尽职尽责的给王海洋帮手并陪聊。 “那咱们一会接骨的时候，我多说说。”王海洋的手术感觉颇爽。 …… 同一时间，吕文斌在走廊里狂奔，一边跑，还一边念叨：完蛋了，完蛋了，我怎么会睡过去的。 ……第142章 好一助 “好了，清创就到这里了，没有什么问题吧。”王海洋亲自对断面做了清创，也是第一次合作，否则的话，他倒是愿意将这个最简单的步骤，交给凌然去做。 凌然轻轻的点了点头。 “恩，你做过多少次清创了？”王海洋预备提问了。 凌然想了想，道：“几百次吧。” “咦？是几百次吗？” “不要计算tang法缝合的手术的话，应该有几百次吧。”凌然记得也不是太清楚了。他刚到急诊科的时候，可是做过一段时间清创缝合的。 而在手术室里，清创也是基础，大部分的tang法缝合的患者，也都是需要清创的，与现在断指再植的患者们是一样的。 王海洋沉稳的点点头：“那如果算上tang法缝合的清创的话，你有做过上千例的清创了？” “应该。”凌然并不会在这种数字上谦虚。 王海洋手底下的动作稍停了一下，迅速改了问题，道：“那你觉得清创最重要的工作是哪部分？” 凌然以前很少给上级医生做助手，此时不禁有些不太适应环境，迟疑了起来。 王海洋呵呵一笑，道：“没关系，放心说，大胆说。” 上级医生向下级医生提问，是手术台上喜闻乐见的场景，尤其是手术室里有小护士的时候，掌握着更强技术的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覆盖，总是会收到几声娇滴滴假惺惺的笑声。 上级医生和下级医生的技术碾压，是医生族群中的特点。 别的行业的技术人员，其技术高峰期可能集中在30岁到40岁左右，很少有到50岁还保持技术巅峰期的状态。 医生群体则不同。 医生的终身制学习，等于说，本科毕业的医学生才学了5年，博士毕业学了七八年，或者再久一点，而主治级的医生已经学医15年左右了，副主任则有20年乃至更久的经验。 这么久的学习，提问的范围又是由上级医生所决定的，技术碾压几乎就已经是注定了。 在大部分时间，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提问，就像是高中生对小学生的提问。 王海洋自然不会将凌然看做小学生，会做tang法的年轻人，怎么都有“初中”水平了，做的好的话，还可以再高看一眼，但是，王海洋并不会仔细的思量这些，他只是下意识的调侃年轻的一助罢了。 看到凌然的思考，王海洋更加有趣的催促：“别着急，多想想。” 手术室内的护士们，也将目光看向凌然。 年轻的一助凌然，对清创缝合却没有没有多少想法，令人失望的道：“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清创最重要的是清理干净，不要造成二次损伤吧。” “有点那个意思……”王海洋笑眯眯的准备解释的时候，大门嘭的开了。 “不……不好……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吕文斌极度后悔，有主任做手术，虽然不是自己科室的主任，那只能说是更加难得的体验。 手术室里的王海洋，却是位更好说话的长者，他微微笑着，道：“只要你不是喊，不好了，再冲进来的，我就原谅你。” “啊……那个，不好意思。”吕文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没事，我们也就才做到……恩，接骨也差不多做完了。”王海洋不由的抬头看了凌然一眼。 一助对主刀的帮助通常来说都是隐性的，是在主刀的操作下，被动的进行帮助。 好的一助能够有效的提升手术的速率。 像是接骨的过程中，凌然将所有整理的工作都做了，身为主刀的王海洋只要轻松对接…… 王海洋“咳咳”了两声，道：“唔，凌然你其实也是会接骨的吧。” “断指的骨头会接。”凌然道。 他获得的“断指再植”的术式，其实是包含着多个项目的，除了最简单的清创，还包括了接骨、血管吻合、神经吻合、肌腱缝合和缝皮。 其中只有接骨是凌然完全不会的，其他的，他都已经是学会了。 当然，断指再植是“完美级”的，很可能也是因为具有各项综合能力了。 王海洋下意识的点了点头，道：“技术很好了。” 光看凌然配合的样子，他就能做此判断了。 凌然只微微的笑了笑。 “接下来缝合肌腱了，哦，这个是你的老本行了。”王海洋笑笑，道：“不过，这局我还是亲自操作，等之后再给你。” 王海洋说着，就开始修剪肌腱的断面。 凌然绕着脑袋，不停的动用剪刀和手术刀以帮忙。 至于吕文斌，只能傻乎乎的在旁看着。 现在要他也没什么用了，何况，巡回护士等人都忙着，也没人能帮他穿手术服。 凌然精力集中，思维敏捷的操作着。 他缝过太多肌腱了，平时都是站在主刀的位置上来思考问题，如今站到了对面的一助位置，既觉得是新体验，又能利用自己的经验。 这种感觉，就像是双人战机的飞行员，从前面换到了后面做武器官，或者是王者荣耀的精英射手，换用了辅助一样。 位置的重要性是变弱了，但要是能力够强的话，一样能carry全场。 王海洋这下子，明显的感觉到了凌然的carry力。 尤其是到了缝合阶段，王海洋一阵戳下去，剩下的打结穿针都被一助凌然给承包了，而且做的又好又快。 等于说，王海洋穿一针的时间，凌然就能完成引线、打结、调整位置等等工作。 对此，原本还想着再提问的王海洋，立即警醒起来。 “年轻人做起动作来，真好。”王海洋先是赞了一句，才对吕文斌道：“那个，给咱们放个音乐，放个流行乐，就小虎队吧。” 王海洋主任随意的支使吕文斌，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 吕文斌很高兴自己还有被支使的价值，以至于当“吼，吼吼吼，吼一吼，吼一吼”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他有种想要闻之起舞的感觉。 “王主任，咱们继续缝下去吗？”一助凌然询问主刀。 “哦，当然。”王海洋笑呵呵的低头干活。 他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今天会听到多少次这句话。 肌腱缝合的过程中，他听到了两次。 神经吻合的过程中，他听到了三次。 最复杂的血管吻合，原本是王主任准备大讲特讲的地方，结果依旧被凌然给催促了。 “王主任，咱们继续缝下去吗？” “王主任，咱们继续缝下去吗？” 现在，每当王海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手里的动作都会不自然的变的快起来。 凌然的配合自然更快。 他是完美级的断指再植的技能，也就是第一次缝合有些心虚罢了。 有一名主任级的医生打头就不一样了，凌然可以给出完美级的配合。 简单来说，除了凌然本身有些急迫之外，他的所有配合都让王海洋舒服之极，效率之极。 王海洋本来计划到神经吻合的时候就给凌然操作一番，做到后面，却是舍不得松手了。 对医生们来说，能够无比顺手的做手术，本身就是很舒服的事。 一例手术完成，王海洋意犹未尽的舔舔嘴唇，却是主动道：“不如我们再做一例断指再植？”第143章 真爽 每样工作都有它的苦，也都有它的甜。 做工程的苦是做乙方，甜是做甲方；做生意的苦是给工资和房租，甜是赚钱；搬砖的苦是肌肉的酸痛与未来的迷茫，甜是日结的工资和家人的笑容；做领导的苦是被上级欺辱，甜是欺辱下级。 做外科医生的苦是付出良多，甜是手术顺利时的快感。 手术做的特别顺利的时候，主刀医生的那种爽快，简直比在路边勾搭了四个美女一起回家还快乐，还忐忑，还爽利…… 王海洋主任看看四周，他现在就有些遗憾无人欣赏自己的手术，无人分享自己的快乐。吕文斌不算，那是急诊科的住院医。 “难得今天做个三断指缝合，不如叫学生们来学习一下。”王海洋很快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他是手外科的主任医师，尽管没有主任的权力大，叫一票实习生来喊“666”还是很容易的。 一个电话打出去，没多长时间，就有好些个实习生和规培生来到了现场。 “都去洗洗手什么的，留六个人，其他人到休息室看大屏幕。”王海洋等人都来了，又觉得手术室内拥挤，便将后来的给赶了出去。 断指再植对手术室的洁净度的要求其实不是特别高，现代的层流手术室，换气和细菌吸附的能力都是不错的，落尘现象相对较少。而断指再植的重点在于血运，血管缝合成功，断指才有活下来的可能，感染的情况反而较少。 一群实习生“咩咩”的叫着，离开手术室，又被领到了休息室，隔空高喊666。 “我们现在做的断指缝合呢，在手术目录里属于四级手术，就是要到副高一级才可以做的。你们短时间内可能接触不到，但是，通过断指缝合，你们可以了解到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肌腱缝合术，血管吻合术，神经吻合术等等……”王海洋面对旁观的学生和规培生，调整好麦克风和摄像头的位置，吹的兴高采烈，状态明显比刚才好了。 凌然依旧是埋头苦干，不仅做好了一助的工作，而且想主刀所想，及主刀所不及。 完美级的断指再植，经过一场手术的熟悉之后，能够提供给凌然大量的技巧和思路，tang法的经验，以及3000例的手部解剖经验的获得，更令凌然的动作近乎完美。 事实上，如果不是配合王海洋的话，凌然自己做手术兴许更快，效果更好。 不过，对于已经习惯了正常速度的王海洋来说，自己现在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 顺的令人难以置信！ 爽的飞天！ “钳子，换针。”王海洋“啪”的将剪刀拍了下去，发出轻轻的响声，吓了器械护士一跳。 “小心哦。”器械护士也忍不住要提醒一声。 王海洋哈哈一笑，道：“今天这个手术做的舒服，恩，是要小心一些，你们不要学我哦。” 他说最后一句的时候，自然是对实习生们来说的。 “是。” “好的。” “明白。” 实习生们疲倦的喊着“666”，看了几十分钟，看的不少人都累了。 “怎么一个个都要睡着了。行了，你们出去，再换一批人进来。”王海洋哪里能容忍这样的态度，刚才的缝合多劲道啊，一个说得出赞点的都没有，他也懒得教这一批人了。 “凌然，肌腱你来缝了吧。”王海洋有点不好意思的让出了肌腱缝合，也是考虑到凌然最擅长的是tang法，他才小心翼翼的给出了肌腱缝合。 “好的。”凌然回应了一声，拿起手术刀就下手，捏起一根肌腱，像是剥虾似的，三下五除二的就将之处理干净了，再换了持针钳，片刻间就缝好了肌腱，并将之塞了回去。 差不多时间，换班的学生们也进来了。 王海洋再次振奋而起，哈哈一笑：“恩，咱们现在准备缝合血管，这是最复杂的部分了……凌医生，要不要休息一会。” “不用，还不累。”凌然回答的很痛快。 他经常一口气做三台甚至四台手术，久经锻炼的脊背和腰从不觉得连续手术有什么负担。 王海洋就不行了，他都是奔着六十去的人了，别说连续手术了，一个手术都不能完整的做下来了。 “还是缓一下，我再给大家说说。”王海洋揉揉老腰，再转头看到吕文斌，道：“你也换衣服，一会帮忙，怎么傻乎乎的。” “是。”吕文斌等的都要急死了，转身就想换手术服。 “再去洗手，手术服一会过来再穿。”王海洋的手掌展开，在下腹部与锁骨之间上上下下的浮动两下，道：“手放对地方。” “是。”吕文斌苦着脸跑去洗手了。 他最近跟着凌然也做了上百例的手术了，无菌原则自然不会忘记，只是等的久了，有些被冲昏了头脑。 10分钟后，吕文斌重返手术室。 王海洋又开始聚精会神的操作起来。 要说的话，王海洋现在最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将手里的病人交给凌然了。 王海洋之前就见过凌然的操作，也测试过他缝合后的病人，更是听说过凌然做过的大量tang法，就刚刚的接骨来看，凌然其实也做好了断指再植的所有准备。 原本，霍从军请王海洋把关，也就是有些担心罢了，做完一例手术，凌然又展示出了不俗水准，每个步骤都能积极的参与过来，王海洋本该安心放手了。 然而，王海洋舍不得啊。 那是真的舍不得！ 过五关斩六将，人头滚滚的杀着，情绪得有多亢奋，王海洋现在就有多亢奋。 他做了半辈子的手外科了，做的这么爽的手术，数的出来。 这就好像是下围棋的时候，棋逢对手，你宰了对方的大龙。 下象棋的时候，棋逢对手，你吃了对方的双車。 下军旗的时候，棋逢对手，你炸弹撞了对方的司令。 白森森的断指，说缝合就缝合起来了，那得是有多爽？ 现在让王海洋放弃主刀的位置，让给凌然，王海洋又怎么舍得。 相比之下，腰酸算什么？ 腿疼算什么。 手指头困了算什么。 “给我弄瓶葡萄糖。”王海洋要养精蓄锐，再战三百回合。 吕文斌举着手，可怜巴巴的望着王海洋。 “给他换洗手服。”凌然明显更加轻松，才有空观察到吕文斌的情况。 巡回护士本来懒得理吕文斌，也是有凌然说话了，才重新撕开一袋衣服，给吕文斌换上了手术服。 凌然继续做自己的事。他是刚开始做断指再植，也愿意多见识几个病例。而且，吃过士力架的凌然，现在还一点都不饿。 两分钟后，王海洋继续奋勇操作，吕文斌接替了凌然的拉钩工作。 “血管的话，一般来说，是缝合的越多越好。但是呢，手指的4条动脉，主要是依靠管径比较粗的掌侧动脉来供血的，背侧动脉比较小，起的作用也比较小，所以，咱们断指再植的时候，吻合掌侧动脉就可以了……”王海洋做着术中判断，并将理由告知凌然，也算是做到了教学职责。 其他实习生和规培生也是听的连连点头，自觉学到了很多东西。 吕文斌更是兴奋的看着漫血的术野。 凌然也在心里做着自己的评估。 只缝合一条动脉血管的风险也是需要考虑的，用时髦一点的话来说，缝一条血管的安全冗余比较小，一旦失败了，血运不足的话，手指就算是废掉了。 但是，手术时间也是一个重要指标，若是一条手指也就罢了，像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三指缝合，若是每根手指都用两三个小时，一套手术做下来，冒的风险会否更大呢？若是手术时间更久呢？ 主刀医生的判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王海洋属于缝合水平很稳定，但速度普通的医生，所以，他的术中判断是只缝合一条主要动脉血管。 凌然如果亲自主刀的话，自然会更加情况有所变化。 不过，今天的手术，凌然都是顺着王海洋来操作的。 该暴露的时候暴露，该止血的时候止血，该打结的时候打结，该抽吸的时候抽吸。 王海洋怎么做怎么有，选择的又是管径较大的掌侧动脉，一条缝合下来，简直是酣畅淋漓。 “继续！”王海洋大喊一声，又喝了一瓶葡萄糖。 一根缝罢，又缝一根。 一根接一根。 身边喊666的规培生和实习生都换了好几拨了，王海洋才算是将三根手指全部缝完。 此时天色已黑，王海洋直接瘫软的靠在了手术室墙边，口中喃喃自语： “真爽啊……” 转头看到脊背笔直的同样靠在墙边的年轻的凌医生，王海洋略有遗憾，若是早十年前有这么个助手，自己现在估计已经进骨科分会做大委员了吧……第144章 手外聊天群 将累瘫的王主任送回办公室，凌然也不急着回手术室了。 今天的两名断指再植的患者，虽然是王海洋主任挑选的，但依旧是急诊科的病人，进的也是急诊科的病房，等于说，他们也要占去两个床位。 而床位，是急诊科目前最稀缺的资源了。 好在急诊科有独立的一栋楼，尚留有扩展的空间，新的留观室装修好了以后，可以新增将近30个床位，也就是七间到八间的病房，除此以外，之前的仓库空间也可以腾出来一部分，用来改建复健室等等。 不算加床能有九十个左右的床位，放在郑@州以外的任何一家三甲医院，都是高配的规模了。 考虑到各项配套都不齐全，病床又相对拥挤，凌然就不急着做手术了，先前往留观室查房。 虽然几天没有做大手术了，但留观室里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凌然的。 手外科的病床流转率向来都是一个大麻烦，一些乙级医院很喜欢开展骨科和手外科的手术，也是看中了病人长期住院所带来的利益。但是，对于三甲医院来说，低流转率简直是一个顽疾，不断增长的手术数量，与稀缺的病床数量，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云华手外科发展到今天，同样因为病床数量而受到了极大的困扰，否则，若是病床数量无限的话，那根本没有乙级医院什么事，大家的技术也不在一个平台上。 就中国目前的医疗状况，一名医学生毕业以后，若是不能加入大中型的医院，那在医学之路上出头的概率是极低的。 一家乙级医院整个外科的手术量，可能还没有三甲医院一名主治的手术量大，难度更是差的老远。这就好像两名学生，一名学生每年只做一本练习册，还是最简单的种类，另一名学生一周就做一本练习册，还是高难度的，10年以后，大家一起参加考试，一年做一本练习册的学生的胜利途径是什么？当然是运气了。 病症稍重一点的病人，也都知道奔着大医院去了。 凌然能有大量的病例，同样少不了云华医院的平台。 转着转着，凌然就见到了邵老板。 刚做了开腹手术的邵老板，此时正斜靠着墙，拿了一本红楼梦，读的津津有味。 “肚子不疼吗？”凌然坐在到了邵老板的床边。 “凌医生，哎呀，我都没有谢谢你呢。儿子，给凌医生倒杯茶，你爸没大出血死掉，全靠凌医生。”邵老板说完，才道：“肚子疼的轻了，医生也没给我开止疼药，知道我忍得住。” 凌然听的嘴角一扯。 忍得住自然是忍得住的，疼却是一定的。 “凌医生，请喝茶。”少年动作勤快的用自家的杯子给泡了茶，端到凌然面前，才轻声道：“谢谢凌医生。” “不客气。”凌然喝了一小口茶，发觉泡的还颇为不错。 邵老板的儿子自去做作业了。他约莫十四五岁的样子，作业本就放在一张行军床上，屁股底下垫着行军被，就像是随时准备出勤的战士似的。 “他妈要看店，叫儿子过来帮两天忙，等我好走了，他再回去。”邵老板说着笑笑：“你别看他年纪小，医院熟悉的很。” 凌然保持微笑，再道：“我给您做个体格检查？” 他的体格检查是专精级的，不算很强，但也足够用了。 邵老板自然不会反对，他每三个月就安排一次体检，对自己的身体从不会掉以轻心。 凌然给邵老板从头到脚的检查了一遍，才道：“基本没有问题，心脏稍有杂音，可能是二尖瓣不太好，肝肾不太好，估计和之前差不多，胃有炎症吧，可能受到开腹的影响了，胆囊也是，不太好，但暂时也不用处理了，肺部也是，得注意……” 邵老板露出笑容：“没事就好，哎，这次伤好了，我准备买个棉背心，以后出门都背着，不怕摔跤。” “小孩子背的那种？” 邵老板脸微红：“我看院子里的小孩子背着挺好的，摔跤了不会摔伤。” “天热呢？” “平时都呆空调房呢。” “你开的是烧烤店吧，穿着棉背心怎么烧烤？” “那烧烤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了，不能摔跤。”邵老板说的认认真真，又突然道：“对了，我让人送了牛肚过来，凌医生可以尝尝看。” 不用他说，竖着耳朵的儿子邵去疾，就端来了一盆牛肚。 满满的一盆牛肚，看的没吃晚饭的凌然疯狂的分泌口水。 “凌医生就别客气了，我儿子现在都不爱吃牛肚了，新送来的牛肚，我们也吃不了多少。”邵老板说的是同房的另外三名病人，都是腹部的外伤，还没到能吃饭的程度。 凌然想了想，拿出手机道：“那我给吕文斌打个电话，让他送点猪蹄过来。” 礼尚往来是凌然少数掌握的社交技术了，邵老板的儿子邵去疾却是听的眼前一亮。 …… 王海洋主任瘫软着身子，回到了家里，却是迫不及待的打开手机，将自己的今天的手术片段，传到了手外科的>云医大部分的手术室都是具有影音功能的了，显微手术的录像更加简单，基本能够做到主刀的视野如何，录像的视野如何。 这样的手术视频，自然是非常具有教学价值的，虽然王海洋主任的主要目的是炫耀，但就名义上来说，还是为了教学的。 微信群里的小医生，立即乖巧的询问起来：“是王主任今天做的手术吗？” “对。”王主任用粗壮的手指在手机上写写画画。他不太会用拼音，聊天都是用手写输入法的。 “今天的断指再植听说做的特别快，是这场吧？” “对。” “帅！”小医生的赞叹语后面，是一排的表情和图片。 王海洋主任笑的很得意，直接用语音道：“你们可以看一看，平均每根手指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今天做的确实很顺，效果应该不错。” “老王老树开花了！”锦西主任发了一个笑呵呵的表情。 王海洋主任赶紧跟着发了一个大笑的表情，道：“今天状态好，一口气做好五根手指。” 断指再植的手术是非常辛苦、细致而且高技术含量的。 在欧美国家，断指再植三根手指的价格在30万美元左右，其中手术费用是占了大头的。没有相应保险的家庭，多数都会选择截止了事。 国内能做断指再植的医院很多，许多医院的级别还很低，这一方面是单做一种术式带来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国内断指再植的要求较低的缘故。 云医的手外科的要求就相对较高了，在高难度的手术中保持高水准，同时又做到了较多的数量，王海洋主任自然要骄傲一下。 “血管吻合的真快。” “神经外膜缝合吧，对的好整齐。” “王主任的速度真快。” 医生们看了视频的，都发表起了看法，看的王海洋心情舒畅，一个劲的写字。 “老王，你今天用谁做的助手，水平可以啊。”锦西主任等大家赞了一圈之后，才问出这个问题。 他是手外科的大主任，自然要对手底下的人才了如指掌才行。 给王海洋做一助的医生，虽然只是露了手，但操作手法明显不是锦西主任所熟知的主治，更不可能是他熟悉的副主任和主任医师，自然不免好奇。 其他医生其实也都很好奇这个问题。 有人也跟着道：“手法超熟练的，应该是做过断指再植的吧，是胡主治吗？@胡万山。” “应该是做过多次了吧。” “缝合的手法我好想见过。” “这个水平很可以啊，你们看12分钟的时候，那个肌腱缝的飞快的。” “王主任是去做飞刀了吗？@王海洋？”潘华潘主任大胆的打字询问。 王海洋来不及用手机写字了，直接发了语音：“一助是凌然。” “是不太像是咱们医院的风格。你别说，这个操作很细致的，你们看看血管缝合的时候……” 手外科的聊天群里，潘华潘主任正好又发了消息，而在他之后，却是许久都没有新的消息出现了。 “潘华”撤回了一条消息。 ……第145章 急诊大查房 清晨。 凌然睡饱了来医院，就在餐厅里要了早饭，配着两位护士小姐姐，一位医生小姐姐，一位实习生同学，一位病人家属送的泡菜、木须肉、水萝卜、牛奶、酸奶、豆浆、开心果、腰果、橙子、苹果和香蕉一起吃了，拍着肚皮到办公室，再准备好病历等等，就跟着霍从军开始了急诊科大查房。 霍从军昂首挺胸，像是一只多吃多占的雄狮似的，认认真真的将十多间留观室扫了一遍。 以前的急诊科，可没有这么多病人让他来查。 霍从军爽的像是白吃了一顿早餐似的。 留观室查了三间房，剩下的就全都是凌然和吕文斌做介绍了。 普通的急诊症，留观一天到两天就算严重了，三天以上多数转诊去专业科室了。像是最基础的腹痛，一天搞得定就是急诊科的，两天以后，不是普外的就是妇科，再不济也有泌尿科等着。不可能像是tang法之后的病人，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的。 吕文斌做着病情简介，越做越是心虚。 太出风头了。 吕文斌甚至可以想象得到其他住院医、各位主治，诸位副主任医师，列位主任医师的心理活动…… 唯一能安慰他的，也就是tang法项目组为急诊科带来了确实的收益，本月多治疗了差不多两百名的患者，平均每名医生都能分到一两百元，副主任和主任们还能分的多一点。 吕文斌想，自己因此稍微出一点风头，大概是不会受到歧视吧。 “tang法的预后很好嘛。”杜副主任突然开腔，问吕文斌：“小吕，肌腱缝合的原则是什么？” “哦……”正胡思乱想的吕文斌一惊，迟疑了两秒钟，才道：“第一是保证肌腱愈合不产生分离，第二是不勒绞肌腱，第三是肌腱表面无结，第四要尽可能对肌腱产生较小的创伤。” “恩，不错。”杜主任扭头又问身后一名瘦小的住院医：“你说说二区的屈肌腱分区。” “手掌吗？”又瘦又小的住院医低声问。 “废话，都说是屈肌腱了。”杜主任不假颜色。 “哦……那个……是从……手指的中节的中点到掌横纹，远侧掌横纹。” “恩，回去多看书，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想半天。”杜主任凶起来还是有些可怕的。 在医院里，小医生其实都处于学习状态，说被屌就被屌，一点含糊都没有。有些小医生受不了，就会气愤至极的辞职，然而，并没有人在乎他们。对三甲医院来说，想要两条腿的人就有两条腿的，想要一条腿的人就有一条腿的人…… 大查房时的询问和回答，更是各大医院的传统，上级医生借此确定小医生们的学习进度和水平，小医生们借此建立自己的价值。这个过程很像是职业球队的训练，拿到合同并不能保证上场，训练场上的表现才是决定新人能否真正上阵的关键因素。 在问答环节失败，或者多次失败的小医生，就像是训练场上不断失误的球员一样，自己或许都不好意思留下来了，更不存在抵抗的因素。 有本事你就答对了。 医院在此方面，还是相当纯粹的。 杜主任微微转头，扫视众医。 一群小医生纷纷低头。 身材高大的吕文斌更是恨不得把腰都弯下来。 他不自觉的再看一眼比自己还要高的凌然，想要寻求一点心理安慰，却见此时的凌然，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 吕文斌心里登时一凉：药丸啊！ 作为一名在医院实习了一年，规培了三年，做住院也快三年的小医生，吕文斌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小医生一定要谦虚，一定要低调，一定要乖巧！ 怎么就是谦虚、低调和乖巧呢？最起码，不能像是凌然这样子啊。 他这个样子，完全是反面教材！ 吕文斌回忆起无数的瞬间，那些镇定自若的天才同学，在一次次的查房中被上级医生问的满脑子怀疑人生…… 才读了五年书、七年书的医学生，就是再工作个六七年，也无非是十四五年的学习罢了，这么短的时间，又能知道多少东西。 人得病的理由千千万万，诊断标准万万千千，预后各有不同，上级医生铁了心的要问倒你，真没有几个小医生能趟过去。 从镇定自若变的茫然失措，才是真的丢人。 吕文斌又不敢提醒凌然，只能揪心的看着他。 一秒钟。 三秒钟。 五秒钟。 半分钟。 杜副主任像是没看见凌然似的，目光一掠而过。 紧接着，快要退休的陶主任也笑眯眯的点了一名住院医，问：“你说说缝合材料的选择嘛。” 被问到的住院医磕磕巴巴的回答。 主任们问的问题都没有太高的难度，但都很细，光是看过书，是绝对不够的，必须背下来才行。而医学书的话，论斤卖都是很贵的，有所遗漏更是难免。 像是急诊科这种科室，突然之间开始问骨科的问题了，更是坑的住院医们不要不要的。 然而，上级医生既然问的出来，这个世界上，又确实是有答案的，住院医们就只能想办法回答。 事实上，规培医的三年里，他们听到过更坑爹的问题，而在那个时候，回答不出来，是有可能拿不到证的，除非是不想干了，否则就只能任由坑爹。 陶主任同样用极具威胁力的目光，扫视众人。 吕文斌再次低头看向凌然。 凌然依旧是镇定自若，挺胸抬头，帅盖群医的模样。 “你来说说看鱼嘴样缝合法……”陶主任又点了一名住院医，像是没看到凌然似的。 吕文斌又急又燥，心里像是猫挠似的。 查房众一边说话一边走动，很快到了昨日的断指再植的患者面前。 不等身为一助的凌然出来介绍，几名主任和副主任的目光，已经落在了病人的手指上。 断指再植的结果怎么样，血运是最重要的。 血运怎么样，看手指的颜色就知道了。 只要不是明显的惨白色，那就说明是有机会的。 “王主任缝的还是没问题的。” “凌然是一助吧，听说昨天做的挺顺利的？” “凌然是准备开始做断指再植了啊。” 几名主任和副主任轻松的说着话，像是聊天似的。病人家属原本看见一大群的医生还有些紧张，此时反而松弛下来。 吕文斌望着这一幕，突然之间，有些明白过来，自己的经验是适用于小医生的，然而，能做tang法乃至于断指再植的凌然，早就不是什么小医生了。第146章 我也有一座恐怖屋 手术日。 风和日丽，天气晴朗，空中一片云都没有，完美的契合运动会的天气配置。 吕文斌带着认真熬煮出来的猪蹄、肘子和鸡爪，来到了手术区的休息室。 几名医生一拥而上，将之瓜分了大半。 吕文斌紧紧的抱着一只乐扣盒，等凌然出来了，才上贡似的，献了出来，笑容满面的道：“凌医生，这是我从上千个猪蹄里，精挑细选出来两只前蹄。您看这个厚度，您看这个弹性，我凌晨两点，直接去肉联厂挑的……” 周围的医生笑了起来：“那不还是猪蹄。” “医生和医生都不一样，猪蹄和猪蹄能一样吗？”吕文斌认认真真的反驳。 旁边坐着的赵乐意主治大笑：“那你这个猪蹄，就等于是霍主任？” “一个猪蹄是霍主任，那另一个猪蹄呢？”同样手握猪蹄的资深住院医郑培同志加强挑衅的力量。 周医生想想：“就当是陆军总院的刘主任了。” 赵乐意噗嗤的笑出来：“那这个猪蹄可有点老啊……” 哧溜…… 哧溜哧溜…… 几位医生正聊的开心呢，就听到了奇怪的响动。 再转头去看，只见凌然已经端端正正的坐在了椅子上，两只手戴上了手套，正正端端的举着猪蹄，啃的飞快，甚至有汁水溅到了桌面上。 “好吃吗？”同样手握猪蹄的郑培有些好奇。 凌然仰起头来，像是恐龙吞猪似的，将嘴里的蹄筋咽了下去，略作思考，道：“好吃。” 哧溜…… 哧溜哧溜…… 众医面面相觑。 吕文斌露出微笑：“其实猪蹄还是那个猪蹄，就是肥厚一点，蹄筋更粗壮，这样煮出来又软糯又有嚼劲，另外，直接从肉联厂拿的猪蹄也新鲜，我挑的这个猪蹄，我估计得是400斤往上的大猪，而且是那种就养了一两年的，不能再久了，太久的猪蹄不如这个入味……” 咕叽。 有人明显在咽口水了。 大家都吃过吕文斌卤的猪蹄， 再看凌然，依旧是那个表情，依旧是那个动作，只是手捧的猪蹄变小了许多。 郑培默默的颠了颠自己的猪蹄，意有所指的笑道：“听你这么一说，凌医生的这个猪蹄，蛮重的啊。” “生猪蹄，一个不到两斤吧。”吕文斌说的是不到，那表情里的得意根本掩饰不住。 普通的生猪蹄正常在1斤上下，通常来说，论斤卖的卤肉店里的猪蹄，生蹄重量多在1.2斤的样子，论只卖的卤肉店里的猪蹄，生蹄重量多在0.8斤的样子。在现代猪肉产业链如此发达的年代，但凡看到标准之外的猪蹄，首先就可以做出判断：这是一只天赋异禀的肥猪！ 常吃猪蹄的郑培的手抖了抖，放下自己手里的猪蹄，哼哼道：“我就说，差别待遇啊。” “那没办法，我是给凌医生当一助的。”吕文斌说着话，还向凌然靠了靠。 几名医生都讶然的看向吕文斌。 尽管事实确是如此，听吕文斌说出来，还是让人很异样。 再看凌然，动作表情依然，一只猪蹄基本吃掉了。 “凌医生，咱们今天做断指再植吗？”吕文斌说着上前，要将装着另一只猪蹄的乐扣盒子盖起来。 啪。 凌然的手压住了吕文斌。 吕文斌呵呵的笑两声：“那个……盖起来更保温。” 凌然问：“吃完了还保什么温。” 吕文斌愣了一下，旋即露出乖巧的笑。 说完，凌然就拿起了另一只猪蹄。 一分钟后，凌然洗干净手和脸，道：“一会先做断指再植，再做tang法，具体做几个tang法看时间。今天做不完的话，就明天做。” “明天是指明天凌晨？”吕文斌问。 “当然。四点吧，稍微晚一点，免得今天做太晚，休息不够。”凌然说的很自然，周围其他几名医生只是同情的看看吕文斌，没人废话半句。 主刀喜欢几点做手术，那就是几点做手术，在这一点上，别说一助没有选择，病人也没有选择——病人当然可以选择不做手术，但如果决定要做手术的话，那具体的手术时间，就是由医院来安排了。 而在大医院里，喜欢凌晨做手术的医生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一方面，凌晨比较安静，手术器材和仪器更好安排，另一方面，医生们不仅有个人习惯的问题，医生做到后面，自然而然的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兼职。比如去医学院授课的医生，如果早上10点钟有课，那9点钟就要出门了，8点钟还可能有查房，若是下午还有手术或别的事，那不选择凌晨做手术，就只能选择晚上做手术了。 比起后者，自然是前者更适合。 医院也很鼓励医生们晚上做手术，只在白天做手术，实在是太浪费手术室和医疗器械资源了。 当然，老破小医院是无所谓的，也没有凌晨做手术的医生。硬件条件不具备，患者数量也少，年轻医生习惯了上班打卡的生活，熬着年限升任了主治以后，既不会提前来医院，也不愿意晚上回医院，自然……会活的久一点。 吕文斌是已经有了觉悟的。 此时听到凌然将时间延迟到了“四点”，甚至有些轻松，笑道：“那我三点过来，提前做准备。” 如果说tang法是外科学骨科专业肌腱缝合术中的强力术式，断指再植就是外科学的强力术式。强力的外科医生并不是必须要学会断指再植，但学会了断指再植的，都是强力的外科医生。 就像是凌然这样的。 吕文斌等着凌然同意了，又问：“我现在先准备断指再植的手术？” “恩，患者是个被麻将机弄断手指的，别弄错了。”凌然也算是仔细叮嘱了。 已经开始刷手机的周医生瞬间来了精神：“麻将机给怼断的吗？这个挺特别的。” 凌然点点头：“是个开麻将馆的中年男性，清理麻将机的时候，食指的指尖被夹断了，是急诊直接送来的。” “咦，指尖的血管可细。”周医生将自己的中指伸出来比划了两下。 赵乐意无奈的道：“老周，别乱指人。”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凌然，断在哪个部位了？”周医生的好奇心还没过呢。 “第一指节的二分之一不到的位置，骨质外露了，手指不完全离断。” “这个有难度吧？” “主要是血管吻合，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凌然说的很轻松。 若以血管的粗细来判断难度，那手指远端的缝合难度自然是极大的。 对于显微外科来说，这也确实是主要难度，手指远端的血管的管径只有手指中段的血管一半，医生手抖一下就戳破了，缝合24针是极不容易的。 但是，对于凌然来说，且不说他原本就具有完美级的断指缝合术，他的大师级缝合和手部解剖的知识，照旧是可以发挥作用来加持自己的。 手指远端的血管细归细，并没有看在凌然眼里。 “不行，我要看看你缝的。”周医生起身抖抖身子，接着就掏出手机，发信息给霍从军：“霍主任，我下午想看看凌然做的断指再植，党总支的主题日活动，我就先不去了吧。” 不长时间，周医生的手机就“叮”的一声响，有霍从军的回复：可以。 周医生得意的一笑，端起满满的一杯白水，一饮而尽。 …… 几名没事的医生，都跟着凌然进了手术室。 赵乐意稍迟了一些，在处置室呆了一会儿，才钻进了凌然的手术室。 只见病床上，患者四十岁左右，肩宽臂粗大肚子，怕有两百多斤的样子，仰躺位被麻翻，全身上下几乎被各种仪器给捆绑了起来。 再看手术床上的大屏幕，似乎刚开始清创，时间刚刚好。 “我给的量不大，一会再看要不要加牛奶。”苏嘉福对凌然说了一句。他说的牛奶是丙泊酚，因外观相像而被指代。 对于200多斤的胖子，苏嘉福的经验也不是很足，既担心量不够了，又担心呼吸暂停之类的问题。 凌然低着头操作，只说了一句“好”。 赵乐意悄然走近一些，再用胳膊肘碰碰周医生，问：“到哪了？” “吃惊的部分了。”周医生笑笑。 赵乐意问：“吃惊什么？” “你根本想象不到，一个200多斤的大胖子，手指尖血管才有0.15毫米的管径。”周医生问：“吃惊不？” 赵乐意哑然失笑。 一般人的指尖动脉的管径，大约是手指血管的一半，也就是0.2毫米到0.3毫米之间。0.15毫米的管径确实偏小了，也确实很不配一位体重200多的中年汉子的身份。 “病人还是麻将馆老板，戴大金链子的。”周医生又来了一句。 赵乐意再忍不住，哼哧哼哧的笑了出来，又摇摇头：“可惜了，专业笑话，要不然说给老婆听听，能乐死他。” “然后你就趁机上她，是吗？”台下护士正好在两人身边，自然而然的接了一句，非常手术室。 “所以，你能不能上你老婆的关键，是这位体重两百多的四十岁中年麻将馆老板。”周医生沉稳的补了一刀：“你还不如再给你老婆买个驴牌包呢。” 正准备反驳的赵乐意听到驴牌，却是一下子失去了手术室聊天的兴致，叹口气道：“我老婆不喜欢LV了。” “为什么？” 赵乐意带着微微的炫耀，道：“身边背的人多了呗，她现在要香奈儿。” “一个香奈儿睡一晚？老赵，你老婆有点贵了啊。”苏嘉福乐呵呵的来了一句，跟着凌然的手术，有诸多好处，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手术过程中缺乏消遣，没有好的聊天气氛。主刀不聊天，助手战战兢兢，护士又放不开的手术室，对麻醉医生来说，简直就是一间催眠室。 几名观战的医生来了就不一样了，大家嘿嘿嘿的笑，时间过的飞快。 到后面，就算有人窥视苏嘉福的圆凳，他也只是面无表情的拒绝而已，并不会真的生气。 “血管可以了。”凌然抬头说了一句话，瞬间吹净了手术室里快活的空气。 周医生看了看表，时间才只过去一个小时而已。 “这家伙！”赵乐意也看了时间，瞬间没有了聊天的想法。 0.15毫米的血管，他从来都没有缝过。 一般的急诊医生也没有机会去缝这样的血管。如果不是在指尖的话，类似的血管，医生们都是放任自流的，过一段时间，血管自然会找到出路。 但是，赵乐意知道一个小时缝合一根0.15毫米的血管有多牛。 不仅他知道，在场的其他医生也都知道。 于是，大家也都有些丧气，失去了聊天的想法。 偏偏众人还都不想走，手术室的气氛就重新的变的沉重起来。 苏嘉福对此变化最为敏感，他更是想到一个恐怖的场景：以后，凌然若是长期进行断指再植，那就意味着他的手术室，会长时间的保持5个小时，6个小时乃至于8小时，10小时的静默。 在凌晨三点的手术室里，一言不发的切割人体？苏嘉福总觉得这样的画风不适合自己。第147章 攀科技 “镊子。” “剪。” “冲洗。” 凌然的手术向来做的极紧张，可以说是争分夺秒了。 这种手术方式，看的众人也极为紧张。 一堂手术做罢了，不仅参与手术的吕文斌等人松了一口气，观战的医生们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周医生尤其轻松起来，抹了一把额头，心想：以后再不看凌然的手术了，比党日活动还累。 这么一想，他就莫名的觉得有些亏。 好不容易逃掉的活动，竟然没有让自己更轻松，那是何苦来哉呢。 完全是本末倒置嘛。 出了手术室，周医生就在走廊里站定，想找凌然说道说道，却见凌然出门就向另一个方向而去。 “他这是去哪？”周医生奇怪的问了一句。 “做tang法。”后出来的护士说了一句。 周医生愣了愣，他知道凌然每天做的手术极多，却没想到做了一个如此耗精力的断指再植之后，还跑去做tang法。 “这么拼啊。”周医生啧啧两声，又道：“怪不得吃那么多。” “凌医生吃的才不多呢。”护士小姐姐才听不了这个呢，手叉腰道：“你知道凌医生有多努力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刚不是说嘛。”周医生连连讨饶。 护士小姐姐不依不饶：“你知道什么？” 周医生苦思冥想后，道：“手外科是外科医生里最累的了，凌医生愿意投身于此，确实是很努力，很了不起。” 护士小姐姐翻了个白眼，忽然又问道：“你见到凌医生吃很多东西了？他吃的是什么？” …… 手术室。 凌然照例是看了核磁共振，才招手将马砚麟叫来，道：“要是由你来开刀的话，你从哪里开？” 马砚麟登时激动起来：“我可以开刀吗？” “先说来听听。”凌然很有上级医生的架势了。 事实上，上级医生的称谓，部分是属于职位的，部分是属于技术的。 没有技术的上级，无非就是上级罢了，手术台上的权威是很难体现出来的。 做了几百例tang法缝合的凌然，自然是精擅tang法的专家权威了，只是时间尚短，名声不显罢了。 马砚麟抖擞精神，先看核磁共振。 他能从片子里看出来的信息不多，但是有凌然在旁，马砚麟却是大胆的多，果断指着大鱼际，道：“我会从这里开刀……” 这是非标准的开刀了，可以说是相当大胆。 凌然不置可否的听着，并没有要讲解的意思。马砚麟跟着他做一助的时间虽不长，做的手术台数却不少了，差不多也有百多台快200台了。 这就是跟着手术狂的好处了。百多台手术的经历，在任何一所医院里，都是住院总才有的机会，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马砚麟一路做下来，对tang法已有自己的认知。 此时听说可以开刀了，马砚麟多少有些激动，以至于先想到了非标准的位置，这让他多少有些不安，可还是坚持说了下来，然后忐忑的看着凌然。 “行，你来开刀吧。”凌然转手就将主刀的位置让出来了。 “真的由我开刀？”马砚麟不确定的再问一句。 凌然又“恩”了一声。 马砚麟“嘎”的笑了一声，赶紧闭嘴，拿起笔来，就抖抖索索的在在病人的手部划线。 他是有开刀经验的，只是tang法这么高级的手术，太过于让人有期待感了。 马砚麟画完线，看了眼凌然。 凌然依旧是面无表情的严肃样儿，令马砚麟摸不清他的想法。 “手术刀。”马砚麟咬咬牙，和护士要了手术刀。 一把装好了刀头的手术刀“啪”的拍入了马砚麟手里。 他也是采用持弓式，对准了画好的线条，稍稍用力的划上去。 凌然依旧没吭声，马砚麟定定神，反而有了些自信，一层一层的轻轻滑动。 皮肤、肌肉、脂肪…… 组织一层层的展露出来。 凌然在旁给马砚麟做了十分钟的助手，将需要的手术视野给暴露了出来。 马砚麟再将主刀的位置让出来的时候，已是兴奋的满鼻子冒汗了。 “集中精力。”凌然只提醒了一声，就开始揪肌腱做缝合。 他在tang法上的技法已经相当强了，可以说是科技树爬到了接近顶端，再想提高，需要的是非典型的案例和超大量的积累。 再加上有了断指再植的技术，凌然也就有意识的开始分润手术机会给助手们了。 外科医生的传承就是这样子，从理论到实践，从浅到深，从做助手到主刀，主刀疯狂的练习和积累经验以后，再尝试更复杂的术式，并在攀科技树结束以后，度让机会给小医生们。 不过，凌然现在可以度让的也就是开刀和缝皮了。这两步让他自己做，大约需要20分钟左右，换成助手们来做，就能节省不少时间了。 一例tang法完成，凌然将收尾交给马砚麟，再往另一间手术室去。 吕文斌已是等在了里面。 这是他们熟悉的节奏，就是不断的手术手术手术…… 最近几天，凌然的手术做的偏少，不止是他自己有些不适应，吕文斌和马砚麟也不适应。 几个人也不聊天，就死命的做手术。 吕文斌和马砚麟都得到了开刀的机会，算是对tang法的理解更上了一层，做起手术来越发的兴奋。 到了下班时间，两人甚至还有些恋恋不舍。 凌然只是看看表，道：“明早3点上班。” 两人迅速放弃了继续做手术的打算。 凌然开着自己的小捷达，晃晃悠悠的回到了下沟诊所。 天色已晚，治疗室里却还有六名病人，其中四名是快要挂完吊瓶的老病号，另有两名受了外伤的，正被苗医生用美容针来缝合。 娟子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用单手50斤的胳膊递送着材料，并喊凌然道：“小然，有人找你呢。” “不认识吗？”凌然一边问一边洗手。 正说话间，就见李蕾从里面窜了出来，拍着额头道：“我的凌医生啊，您总算回来了，等你好久了……”第148章 XXX例手术探索 李蕾脚踩gucci家的皮鞋，手提celien家的塑料袋，露出一包乱七八糟的物件，骄傲的站在凌然家的院子里，语气里带着急切：“凌医生，给你发了微信，你也不回我，电话也打不通，我都想去你们医院找你了……” 凌然面无表情的看着李蕾同志。 他不是个擅长聊天的男人，以他的经验，只要看着对方，对方自然就会将自己需要的信息吐出来，完全用不着寒暄那么麻烦。 李蕾果然一阵无奈，又说了两句，没有得到回应，才道：“凌医生，我们想请你出诊一趟，可以吗？” 院内的病人和正在工作的苗医生与护士娟子，都好奇的看过来。 现如今，医生护士的出诊频率都很低了。 专程上门来请的，更是少见。 几位下沟的老街坊，都已经开始酝酿故事了。 凌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只是干净利落的回答道：“不去。” 李蕾愣了一下，道：“您应该可以猜得到我是请您给谁出诊的吧。” 凌然想了想，缓缓点头。 他依旧能回忆起孟雪的斜方肌，以及提供的大量经验。不论是以美女的标准，还是人形宝箱的标准，孟雪都是相当合格的。 李蕾于是更加不解的问：“那您是为什么不愿意出诊？” 照她想来，像是凌然这样年轻的男人，能够有机会与美女接触，就算是不要钱都愿意才对，更不要说，孟雪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大明星了。 如果不是中医院的老主任的按摩效果也比不上凌然的，她根本不会来找凌然。 甚至如果不是最近的演唱会的行程太紧张，孟雪的肌肉太过于酸痛，她都不会尝试着来邀请凌然。 所谓纸包不住火，请个帅哥医生去家里或公司出诊，都不能说是好选择。 蓝星经济公司的几个人，在权衡利弊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争执，而他们唯独没有考虑的，就是凌然会拒绝。 李蕾盯着凌然看了半天，道：“您要是想玩欲擒故纵的把戏，那就想太多了，你虽然是……” 李蕾做久了经纪人，面对圈外人，最常用的比较方式，就是娱乐圈的俊男美女的数量是何等的庞大，可是，看看凌然，她也不好意思睁着眼睛说瞎话。 凌然轻轻摇头。 “是因为诊金的缘故吗？您想要多少？”李蕾再尝试的问了一句。 “是因为没时间了。”凌然没有让她继续瞎猜下去，直接给出了答案。 “时间？”李蕾有点蒙圈：“什么时间？” 凌然道：“马上就到我睡觉时间了。” “都不到晚上8点，你告诉我说你到睡觉时间？”李蕾心里含着一句话没说出来：您究竟是哪个星球的人。 她平时玩的夜场，晚上9点才是高峰期的开始，要热闹到一两点钟才休息，晚上八点…… “我明早三点有手术。”凌然给予回答之后，略略有些不耐烦了，掏出手机，道：“再有什么事的话，明天再说吧，我想玩游戏了。” 李蕾花费了几秒钟，将明早三点翻译成了凌晨三点，才略略有了些感觉。 这丫的是一只反向夜猫子啊！ “凌医生，我们可以把诊金开到五位数，而且不是一锤子买卖，您以后每周出诊一次，往返头等舱，费用全包，如何？”李蕾本来不准备出这么多的，现在也有点顾不上了。 凌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躺椅，接着就长长的叹口气，道：“不用那么多，你叫她过来诊所好了，推拿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方便的话，我顺手就做了，价格就按诊所的来。” “你是在帮孟……节省钱吗？”李蕾又好气又好笑。 “Timi……”凌然的手机传来了打开游戏的声音，眼瞅着凌然的注意力就便宜了。 李蕾急中生智，跳脚道：“凌医生，病人疼的要死要活的，你连出诊都不肯吗？” 凌然奇怪的瞅了她一眼：“病人疼的要死要活的，连看病都不肯吗？” 李蕾张嘴结舌。 “施主莫急，吃块瓜降降火吧。”小沙弥冬生从一楼的小厢房中出来，揉着眼睛端上了一盘西瓜，却是他晚上吃剩下的。 李蕾望着品相糟糕的西瓜，哪里又有胃口，倒是看着冬生年龄小，长相又可爱，李蕾才摸摸他的脑袋，道：“小师傅，你说……” “施主，我到睡觉时间了，先去休息了。”冬生忍不住打了个哈欠，歪歪的施了个礼，就进小厢房里去了。 一直在旁，竖着四斤重的耳朵听八卦的娟子噗嗤一声笑出来：“冬生在庙里的时候，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上早课了。” 小孩子的睡眠时间长，要想早上五点起床，晚上七点就要睡了。 李蕾愣愣神，再仰头看看下沟诊所的招牌。 现在的小沙弥，都这么特殊了吗？ “凌医生，我们微信联系吧。”李蕾还能说什么呢。 凌然“唔唔”的点头，像是忙不过来似的，突然，狂划屏幕的两根大拇指停顿了下来，凌然将手机轻轻的放在了腿上，面带微笑，道：“我平时在医院的时间居多，建议你们到医院找我。” 李蕾笑笑。医院里人多眼杂，孟雪怎么可能去呢。 一夜无话。 第二天，凌然披星戴月的开车赶往云医，一口气做了两个tang法，三个断指再植，顺势收了一个“衷心感谢”的宝箱，开了精力药剂出来，才回到家，给自己倒了杯茶，就打开笔记本电脑，啪啪啪的敲起了键盘。 做了数百例的tang法缝合，凌然渐渐的也是有了自己的想法。 今天的两例tang法，照例由助手开刀和缝合，不仅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反而效果不错。也正是因为效果不错，而提醒了凌然。 接下来的tang法缝合的具体步骤和注意事项，难道都要凌然一点一点的教给吕文斌和马砚麟吗？那要说多少话啊！ 凌然宁愿撰写一篇论文，以严谨的解决此问题。 坐在自己常坐的书桌前，面对自己常看的窗外风景，凌然认认真真的敲下了论文的标题：《tang法缝合的关键点——xxx例tang法手术探索》 XXX是一定要精确的，凌然准备等到论文发表的时候，再填写具体的数字。 “凌医生，吃瓜吗？”小沙弥噔噔的踩着拖鞋，端了满满一盘的水果上来。 “放窗台吧。”凌然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两段话，才停下来。 “凌医生，关于前几天的推拿，我有一点疑问。”小沙弥束手而立，乖巧的不行。 凌然微微颔首，道：“你来给我推拿，一边推拿一边说吧。” “是。”冬生高兴极了，连忙拿出准备好的酒精凝胶，涂了手，再扯出一条白巾来，盖在凌然的脖子上，一板一眼的推拿起来，一边推拿一边询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拿法的……” 凌然听着小沙弥问问题，却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咚咚的压了几个回车，又写上了一个论文标题：《颈椎推拿的关键点——xx例理筋理筋整骨推拿探索》。第149章 严酷的竞争 黄茂师带着公司新入职的小姑娘唐莲，走的浑身冒汗，才见到下沟诊所的标识。 黄茂师有些心虚的抹一把汗，哈哈的笑道：“不好意思啊，停车停的太远了，主要巷子里不好停车……” “是黄师兄做事太仔细了。”小姑娘唐莲笑的很纯。 黄茂师心里一阵荡漾，摸着脑袋不好意思的道：“没有没有，他们都说我冒失来着。” “黄师兄不是冒失，是想的比他们多，又特别勇于任事。”唐莲掩嘴轻笑，眼波流转间，似乎很看好黄茂师的样子。 至少，黄茂师是这么觉得的。 黄茂师甚至来不及分析她的话里有没有逻辑，但他知道，眼前的美女同事，公司新人，漂亮的女孩子是看好自己的，那就够了。 黄茂师憨厚的笑着：“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优点。” 就是做模特的时候，崇尚狼性管理的经纪公司都鲜少有表扬他的情况，像是这样直接的赞赏，更是黄茂师许久都不曾听到了。 黄茂师心里的荡漾，险些引起泪腺的分泌。 “黄师兄有很多优点呢。”小姑娘唐莲巧笑靓兮，两手在背后交叠，走路的样子都令人倍感可爱。 黄茂师第一次真诚的赞扬公司的HR。据他所知，唐莲是本届校招职员里要求最高的，虽然只是家名不见经传的三本学校不明专业的毕业生，笔试也答的乱七八糟，但HR还是给她开了校招的最高薪，以及资深员工才有的二挡提成。 公司内部有人为此稍有微词，黄茂师以前也曾帮腔过。但是，他现在却是无比的赞成人力部的决定。 “黄师兄？”唐莲站在下沟诊所门口，没有立即入内。 黄茂师快走两步，微微笑道：“凌然平时在医院里，就做手术，咱们也不好打交道。这个诊所是他家里开的，算是一个好的突破口。” 唐莲“恩恩”的点头。 “一会进去呢，你看我的指示行动，主要就是给人家帮帮忙。你别看就是些小事情，很容易就建立起信任关系了。”黄茂师轻笑道：“扫扫地，拖拖地，帮忙擦擦家具，浇浇花什么的，要说的话，请个钟点工比我们的工资可便宜了，但是，这些事就得我们自己来做，才能发挥效果。” “我懂得。”唐莲卷起袖子，又掏出一个塑胶手套，可爱的道：“我怕弄伤手，带手套可以吧。”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黄茂师又注意到塑胶手套上的卡通图案，不由心里一笑，又给女孩的可爱加了一分。 “对了，黄师兄，这位凌医生好像都不在急诊科的医生名单里，咱们找他有用吗？” “这么给你说吧，医院里的权利呢，不管是怎么分配的，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县官不如现管……”黄茂师很认真的样子，给小姑娘介绍道：“主管医生是咱们医药公司最不能忘的一环，像是骨科用的耗材，医院的规定，科室的规定，到最后，还不是要落实到主管医生身上？” “这样啊……” “云医还算好的，有的医院里面，骨科医生都不用医院的耗材，直接联系外面的医药公司，自己拿耗材来做手术，那才叫赚钱。” “这样也可以？”唐莲惊讶的捂住嘴。 黄茂师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笑呵呵的道：“怎么不可能。医生给病人说，我这里有一个耗材特别好用，但医院因为啥啥不让用，你可以自费购买。你说病人买不买？医生只要多说一句对恢复好啊，方便以后走路啊，家属和病人能有什么抵抗力。” “好过分啊。” “耗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主要就是为了多赚钱。”考虑到自己的身份，黄茂师难得解释一句，又道：“凌然这边，你别看他没在名单上，他今天一天就做了五台手术，上个月，他用的耗材价格得上百万。” “这么多？” “手术做的多，耗材自然就多啊。”黄茂师说话间，不禁有些羡慕。 现如今，医院里卖耗材卖的最激烈的，就是骨科。诸如一个医药代表睡遍全科之类的故事，也只能发生在骨科这样的耗材大户手里。 想到此，黄茂师又连忙提醒一句：“唐莲，现在的耗材销售竞争的激烈的很，你可不要傻乎乎的被人给卖了。” “怎么卖？”唐莲忽闪着大眼睛。 黄茂师心里一软，左右看看，小声道：“这么说吧，骨科费耗材，手外科是骨科细分出来的，也费耗材，云医急诊现在做手外的生意，也就变成耗材大户了。但是呢，你别看他们的耗材用的凶，插手的人也多，像是手外的锦西主任，那是全国性的权威了，也不敢只让一家医药公司供应，前两年招投标的时候，一口气定了四家供应商。” 唐莲听的似懂非懂。 “我的意思是说，耗材销售呢，大家都盯着呢，不是搞定一个两个人能行的。咱们拜访霍主任，再拜访凌然，主要是为了让他用咱们的耗材，你不用太投入了。” “怎么投入？” 黄茂师说不下去了，舔舔嘴唇，道：“总之，咱们先做最基础的工作，做好服务是第一位的。” “哦。” 唐莲一脸茫然的样子，看的黄茂师心疼不已。 咚咚。 黄茂师敲了敲下沟诊所敞开的大门，再迈步入内了。 午后的下沟诊所，差不多是满员状态，有接近20名的患者或躺或坐的在输液，另有来往的街坊在买药和询问熊医生。 “娟子姐。”黄茂师向着离自己最近的娟子打招呼。 “哦，小黄来了。”娟子只点点头就急着去换药了。 黄茂师尴尬的抓抓头，再向两名坐堂的医生打招呼。 苗医生手里没活，只抬抬眼，瞅了黄茂师一眼，就低下头去了。 熊医生面前坐着来问诊的街坊，他也只能微微笑一笑。 “那个，凌医生在吗？”黄茂师直接问熊医生。 “哪个凌医生啊。”熊医生笑呵呵的开着玩笑。 “凌然凌医生。” “在楼上呢，你自己上去吧。” 黄茂师心里一喜，忙道：“不用不用，我就是问一下。” 说着，黄茂师就直奔工具房，取了扫帚和簸箕出来，并低声对唐莲道：“咱们把院子收拾收拾，等凌医生出来，刚好看到。” “地扫过了。”娟子左腿50斤，右腿49的踩出来，呶呶嘴，道：“院子里都撒了水的，你别把灰又给扫起来了。” 黄茂师愣了一下，笑容如新的将扫帚和簸箕放回了工具房，熟悉的找出了抹布和塑料盆，一边接水一边道：“木房子用水擦一下很好看的，尤其是柱子之类的，稍微一擦，就亮起来了，都不用洗涤剂什么的……” “那个，黄师兄，柱子好像挺干净的。”唐莲戴好了手套又脱掉，用嫩嫩的小手指抹了一下木质立柱。 黄茂师也跟着抹了一把，明显感觉到了湿意，以他长期服务的经验，迅速判断出柱子确实是擦拭过了，黄茂师脸色沉了下来，低声道：“这是有人在抢咱们的活啊。” 唐莲吓了一跳：“是谁？” “不是天韵，就是立强，也有可能是广药的。”黄茂师战意盎然，对强大的敌人毫不畏怯。 唐莲配合的露出倾慕的笑容。 黄茂师恨声道：“我们还可以浇花洒水，据我所知……” “施主，请让一让。”小沙弥冬生一手持花洒，一手行礼，动作标准萌萌哒。 黄茂师如何能被那闪烁的小光头蛊惑呢。医药公司的招数太多了，送女人的，送男人的，送狗的，送猫的，送仓鼠的，送貂的，送虎骨的，多送一个小和尚有什么奇怪的！ “你是哪家公司的？”黄茂师的语气冷冽。 冬生轻轻的放下花洒，双手合十鞠躬：“施主，贫僧冬生，来自十二泉山的十二泉庙。”第150章 啊…… “黄师兄，咱们现在怎么办？”唐莲站在黄茂师身后，楚楚可怜的像是一朵风中的蒲公英。 黄茂师怜惜的看着她，道：“你先坐着休息休息，我再来想想办法。” “好。”唐莲噙着嘴唇，重重的点头，然后就坐到屋檐下的躺椅上，玩起了手机。 黄茂师站在院子中间，背对着唐莲揉揉脸，再重新鼓起勇气，就对娟子笑道：“娟子姐，我来帮忙吧。” 黄茂师的长相帅气，身材又好，当他面对女孩子露出大大的笑容的时候，鲜有失望的时候。 娟子自然不会让想要干活的黄茂师碰钉子，道：“那你去把空床的床单给换了吧。” 黄茂师懊恼的拍拍脑门：“我怎么忘了这茬。” 他连忙去储藏间找新床单，等抱出来了，就听冬生声音小小的说：“施主，空床的床单，我都已经换过了。” “换过了？什么时候换的？” “半个小时前，娟子姐没有注意到，但是，换掉的床单都装到了大塑料袋里了。” “哇，做的真好。”娟子竖起一公斤重的大拇指，给小沙弥点赞。 凌然刚好从楼上走出来，也张望了一下，并给小沙弥竖了竖手指。 “凌医生……”黄茂师压抑住内心的懊恼，连忙露出更大的笑容。 “你好。”凌然点点头。 “凌医生，我们就是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黄茂师暗自叹了口气，最好的卖力气的时间失去了，竟然是被一间寺庙的小和尚给抢了先。 黄茂师的眼睛瞪过去，就见凌然正在摸小沙弥的脑袋，连忙低下头来。 “凌医生，我是昌西医药公司的唐莲，虽然还是新人，但您有什么需要的也可以交给我，我会尽力去做的。”唐莲不知何时走了上去，微微俯身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凌然。 “好的。”凌然照例将名片给收了下来。 “凌医生还没吃晚餐吧，不如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唐莲的技巧生疏，却是漂亮的让人怜惜。 “我吃过了。”凌然摇摇头，走近了唐莲，在她呼吸开始变的急促之时，一屁股坐在了躺椅上，再舒服的搭起脚来，掏出手机。 他喜欢自己的躺椅位，在这里打游戏，胜率起码高五成。 唐莲只当凌然在撩拨自己，于是更加楚楚可怜的道：“凌医生别客气了，哪里有这么早吃完饭的，你如果不喜欢附近的店的话，我们也可以定些外卖的。黄组长可以跑一趟的，是吧？” 黄茂师愣了几秒钟，才意识到黄组长是叫自己，连忙答应一声，转瞬才意识到唐莲准备让自己跑腿，顿时一阵矛盾。 说起来，凌然应该是算他的客户才对……但是，配合唐莲完成一单，对她的成长也有好处…… 黄茂师还在纠结当中，就听凌然再道：“不必了。我已经吃饱了。” 他晚上八点左右就要睡觉的人，怎么可能延迟到现在吃完饭。 唐莲娇声道：“您真的是过饭了？” “恩。” “您在玩手机游戏呢？” “恩。” “不如一起玩吧，我偶尔也会玩手机游戏的……” 说起这个话题，凌然倒是有了一点兴趣，虽然习惯了被杀死，但若是能胜利的话，自然会更令人高兴。 凌然的目光离开了手机，看向唐莲。 唐莲双手在前，小拇指相扣，很清纯的模样。 咚咚。 敲门声再响。 转瞬，就听一名中年妇女用愤愤不平的声音问候：“凌医生。” 来人正是李蕾，又换了一身香奈儿的职业装，手里抓着香奈儿的手包，手指修长，带着大钻戒和卡地亚的镶钻手表，闪闪发亮。 “来了。”凌然看到了李蕾，并不惊讶。 他是给孟雪推拿过的，知道她的身体状态，再考虑到她目前进行的演唱会对身体和精神皆有巨大的压力，推拿应当会有极大的作用。若是时间允许，孟雪应当是少不了要来找他的。 “我们的人到了，凌医生，能不能帮忙安排一下。”李蕾看到满院子的人，天然的感觉不信任。 “到了啊。恩，好吧。”凌然遗憾的收起了手机。 他昨天就对李蕾说过，请孟雪过来推拿，如今人家来了，自然不好再拒绝。 另一方面，孟雪也算是位特殊病例了，年纪轻轻多重压力，以至于肌肉紧张到压迫神经……普通人到她的程度，早就难受的住院了。 “去茶室坐吧。在二楼。”凌然向四周看看，也就自家二楼清静一些。 “凌医生，我会泡茶。”唐莲尽可能的插了一句话。 “不用了。”凌然不用解释原因，自顾自的上了楼。 唐莲在后面看着，暗地里有些气李蕾，好容易拿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竟然被人给打断了。 李蕾的目光在唐莲的脸上一闪而过，并没有停留。 她见过太多类似的女孩子了，唐莲给她的感觉像是一名平常而普通的娱乐圈女孩，漂亮也是漂亮的，但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更不值得费心。 李蕾出门而去。 须臾。 就见一名带着遮阳帽，脸上戴着口罩的女生走了进来。 唐莲目光一凝，挑剔的看过去…… “有点眼熟。”唐莲莫名的升起了这个想法，问黄茂师：“你认识她吗？” “眼睛挺漂亮的，应该没见过。”黄茂师说着想补充一句：“不像是医药代表。” 唐莲内心呵呵的笑两声，语气软糯的道：“也不知道他们哪家公司的，找凌然是什么事。” 黄茂师郑重其事的点点头，道：“我去问问看。” 说着，黄茂师就开始观察四周。 …… 二楼。 孟雪解开了围巾，露出了脖子，却没有解开口罩，眼神更是略带不忿的看向凌然。 她的日程是极其紧张的。任何明星搞巡回演唱会的时候，首当其中的都是疲倦，如浪潮般源源不断的疲倦。在如此忙碌的情况下，还要专程跑一趟云华，即使尽可能的安排了顺路的行程，孟雪也高兴不起来。 但是，她也确实不想等了。 与前几天的舒爽相比，最近两天的颈椎、脊背简直令人痛不欲生。她相信公司会想办法说服凌然的，可孟雪却不愿意承受说服的时间了。 不过，孟雪还是觉得，自己应该说明一下。 她轻轻的咳了一声，道：“虽然说……啊……” 戴上了手套的凌然，已经一把抓住了孟雪的脖子。 几乎是一瞬间，孟雪的双眼就失焦了。喵喵喵喵。 喵喵喵。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求月票！ 喵喵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喵喵。 求月票！ 喵！ 喵喵 喵！ 求月票！ 喵喵喵！《大医凌然》喵喵喵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51章 敷衍 一顿。 一卡。 一拉。 一提。 凌然很随意的用着手法，只用单手就将孟雪玩的要昏过去了，偶尔加上另一只手的时候，就会听到哼哼唧唧的鼻音。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坐在椅子上的孟雪，就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李蕾莫名的感觉不好意思，讪笑道：“山雨哥舟车劳顿的，好几天都只睡四五个小时了。” 凌然没有给出回应。 相较于疗养院的老年人，孟雪的颈椎问题要轻多了，无非是积劳与压力所至，以他的大师级推拿，可以说是手到擒来。毕竟，老年人的肌肉和骨质都不可避免的衰老了，推拿也不能让他们重返青春。 孟雪才刚刚20岁的样子，又有长期的锻炼，将她的肌体恢复到正常状态，那就要轻松多了，也是属于推拿的正常操作范畴。 又用揉法放松了孟雪的颈根，凌然随手一扳，就听到嘎嘎两声。 “颈椎没问题了。”凌然说着，在李蕾瞪目欲裂的表情里，拍了拍孟雪的肩膀，道：“推拿好了，可以起了。” “你就不能让山雨哥多睡一会吗？”李蕾都要气疯了：“哪里有你这样的人，难得人家睡着，竟然还给拍起来……” 孟雪迷迷糊糊的醒过来了，含混的道：“李姐，没关系。” “坐着睡觉对颈椎不好。”凌然说着顿了一下，道：“想睡觉也容易。” 说着，凌然直接将两手抓在孟雪肩膀上，轻捏两下，就让刚有些清醒的孟雪又迷糊起来。 凌然再顺手一推，让孟雪趴在了茶桌上，再看看表，道：“给你们20分钟时间。20分钟也能睡好了。” 说完，凌然自顾自的掏出手机。 “那个……”李蕾又是无奈又是好气的道：“你就不能找个地方，让人在床上睡吗？” “你们带床单被套了吗？”凌然问。 “没有……”李蕾摇头。 凌然撇撇嘴，懒得与她再说。 咔哒。 楼梯传来响声，却是黄茂师踩在了一块松动的木板上。 凌然依旧刷着手机，李蕾则是万分紧张，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似的，一跃而起，冲向楼梯。 “你是什么人？”李蕾声音压低，望着黄茂师。 被发现的黄茂师也不藏了，噔噔的踩着楼梯上来，向凌然笑笑，就用眼睛盯着孟雪的背影，还想绕到前面去看。 “喂，你站住，你是谁？”李蕾的声音依旧不大，但万分严肃。 对经纪公司来说，现在的局面绝对是他们万分避免的。 当然，小诊所比大医院好，大医院比男人家好……李蕾已经开始构思新闻稿了。 “我是昌西医药公司的销售经理。”黄茂师默默的给自己升了职，然后继续往前绕，想看清楚孟雪的脸。 李蕾想拦也拦不住，几秒钟后，黄茂师就望着孟雪戴着口罩的脸，呆呆傻傻的笑了起来。 “我就说我看着眼熟。是孟雪吧？真的是孟雪吗？”黄茂师话语间，还带着万分的感慨。他是做过模特的，还算是模特圈子里有点小成果的人。因此，对于孟雪这样的大明星，有着天然的认可乃至于崇拜。 黄茂师轻轻的拉开茶桌旁的椅子，就坐在孟雪对面，想要仔细看看。 “喂，你给我起来。”李蕾不客气了，一只胳膊挡在黄茂师面前，道：“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打出去，就让你落不了好。” 黄茂师呵呵的笑两声，还是不情不愿的起来了，他知道大明星都是带着保镖的，赖着也是赖不了多久。 “孟雪是来看病的？看什么病？”黄茂师的八卦之心并未熄灭。 李蕾犹豫了一下，道：“颈椎病，请凌医生推拿。” 李蕾觉得还是得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天知道要被传成什么样。 黄茂师哼哧哼哧的笑两声，口中道：“凌医生的推拿技术是挺好的啊。孟雪的颈椎病重吗？其实我认识几个老中医，那都是推拿了几十年的。” 李蕾不由嗤笑一声。 要是有什么老中医能有凌然的推拿水平，他们何至于跑回到云华来，还来这么小的一个小诊所里来。 至于黄茂师能认识什么深藏不露的家伙，李蕾更是不信的，她刚才就已经摁了呼叫按钮，现在只是稳住黄茂师，等着下面的保镖们上来。 咔哒。 咔哒。 两名身着黑西装的男人，快步上了楼，一左一右的占据了有利位置。 “这位先生，请你离开吧。”李蕾心下安定了。 黄茂师的身材亦不错，性格却要软的多，眼瞅着两名大汉过来了，身子就往后缩，却舍不得就此离开。 “等等……”孟雪终究是被众人给吵醒了，抬起头来，揉揉有些压痛的手臂，道：“李姐，几点了？” “你刚睡了10分钟不到。”李蕾小声道：“不如到车里再睡一会？” “不用。”孟雪活动活动脖子，脸上已是露出了笑容：“颈椎不疼就好了，凌医生，谢谢你了。” 别看在飞机上，孟雪气的摔杯子砸碗的，在公共场合，她还是很懂得维护公众形象的。 凌然只微微点头。 孟雪内心不爽，只转头对黄茂师笑着点了点头。 “我……我叫黄茂师，是你的粉丝。”黄茂师有点激动。想当年，他做模特的时候，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牌的明星。 那些女孩子，都是浮于表面的，既没有唐莲的清纯，更没有孟雪的真实。 “你好。”孟雪娴熟的点点头。 黄茂师幸福的浑身冒泡，趁机道：“能不能拍个合照？” “今天不行。”李蕾抢着道：“孟雪还有事，这张签名照送给你。” 与此同时，黄茂师亦被左右爆表抬的双脚离地，带到了楼下。 “黄师兄，发生什么事了？”唐莲袅袅的来到黄茂师面前，倍感惊讶。 “没事儿，没事儿。”黄茂师的脸上满是回忆的微笑。 唐莲更是疑惑，好奇心狂涨，小声问：“黄师兄，那上面是怎么了，最后是哪个公司的人来了？” “公司？哦，不是药企的。” “不是？” “恩。” “那好奇怪了，他们在上面做什么呢？” “闲聊吧。”黄茂师的语气有些敷衍，他再回头看看唐莲，再与孟雪比较一下，突然是一阵的索然无味。 ……第152章 勤勤恳恳 孟雪起身活动了活动筋骨，示意两名保镖离开，再对李蕾点点头。 按照她们提前说好的方略，李蕾就道：“凌医生，我们孟雪最近一段时间的巡回演唱会，确实非常累，能不能请您跟着我们跑几天。你只需要为孟雪做推拿就可以了，费用方面好商量。” “凌医生，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医术。”孟雪也是坐直了身体，邀请凌然。 她不可能每隔几天就跑到云华来的，相比之下，出一笔钱请凌然随行，显然更划算。 凌然倒是认认真真的思考了几秒钟，然后缓缓摇头，道：“不行。” 满面笑容的李蕾顿时有些面目僵硬，连忙道：“凌医生，您还没有听我们的条件呢。您看这样如何。只要您愿意跟我们去一趟，我们就先支付一笔六位数的启程费，之后按天计算……” “我短时间内不能离开。”凌然打断了李蕾的话。他熟悉眼前的场景，很早以前就有娱乐公司尝试以高价诱惑他去做童星之类的……凌家对此向来是拒绝的，陶萍女士已经证明了凌然是不缺钱花的，既然如此，为钱工作的意义何在呢？ 李蕾却是没想到凌然拒绝的如此干脆，她干笑两声，道：“如果您是担心我们的支付能力的话，完全不必，启程费甚至后续的服务费，我们都可以首先支付的……” “我明天早上的手术已经约好了。从三点钟开始，大约要进行到下午时间。后天的手术也在安排当中了。”凌然考虑到对方千里迢迢而来，也就解释道：“另外，有人向我预约了推拿，在未来三天有10人左右，是已经预约确定的。另外，我还有两篇论文要写。” 凌然说的颇为详细，语气也是诚恳的，内容更是实在的不成。 李蕾和孟雪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让他放弃手术跟着孟雪？好像也不是那么个味道。 再加钱？六位数的启程费都不要，那应该开到多少钱？ 孟雪想了想，摘下口罩，认认真真的道：“凌医生，其实很多演艺圈的人都有颈椎、腰椎之类的问题，你的技术是可以更好的发挥出来的。我可以支持你做一个专门的医疗诊所。” 孟雪并不是很了解医疗界的事，只能尽自己所能的提议。 照她想来，能够开一间自己的诊所，应当是非常有吸引了。 凌然只是看看孟雪，就毫不犹豫的拒绝道：“不用了。” 自从推拿收费以后，下沟诊所的推拿就不再排队了，但每天还是有不少人会来等凌然。可以说，凌家的下沟诊所，都可以让凌然忙不过来。对凌然来说，这就已经把技术发挥出来了，再搞一间专门的推拿诊所之类的，没什么意思。 话说到这里，李蕾和孟雪也没办法了，只能遗憾起身。 孟雪极为高挑，超过李蕾二三十厘米，从后面看，挺直的脊背都透着性感，前凸后翘的身材更是吸睛指数爆表…… “需要推拿脊背吗？”凌然叫住了孟雪。 孟雪眼前一亮，对啊，自己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跑回来，为什么推拿一个脖子就走？ “我的脊背确实不太舒服。”孟雪回过身来。 “看的出来。”凌然稍停道：“楼下有治疗床……” “能不能在楼上？”李蕾想到此前的对话，又连忙道：“我可以现在去买床单被套。” “好。”人家都这么说了，凌然也就不再反对了，只道：“可以用楼上的客房。” 一会儿。 孟雪趴在了客房的床上，旁边的李蕾精神紧张的盯着凌然，道：“你按的时候，要有职业操守想……” “啊……” 孟雪被凌然的手指顺着脊椎一推，就很没有职业操守的叫了出来。 李蕾无言以对的坐在了墙角，试图以个人的存在，保证房间内的纯洁性。 凌然如今没有了限时任务，也就看不到解除痛苦的时间，就只能稍稍的多推拿两分钟，等他完成的时候，孟雪已是打起了鼾。 “完成了。”凌然用随身携带的酒精凝胶擦擦手，再道：“茶桌旁有水。” 说完，他就自顾自的出去了。 李蕾有点措不及防的站起来：“这就完了？” 总共才几分钟时间啊。 “恩，完了。”凌然向来是争分夺秒的做派，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掏出了手机，点开了游戏。 十分钟后。 凌然颓然的放下手机，将之丢到了茶桌上，重新拿起笔记本，打开写了个开头的论文，看了起来。 明显是论文更有趣来着。 凌然一边看自己的论文一边思考，手指放在键盘上，缓慢的敲击。 比起聊QQ之类的，他的速度自然是慢到了底，但就写论文来说，他的速度就很不慢了。 他首先填补的论文是《tang法缝合的关键点——xxx例tang法手术探索》，考虑到论文是要给吕文斌和马砚麟看的，凌然就写的非常细致，也没有强求字数。 如此写上一个多小时，他还没有真正的写到肌腱缝合的部分，就已经写了一千多字了。 凌然伸了个懒腰，再捏捏自己的脖子，又义无反顾的写了下去。 如果不写，就要给吕文斌和马砚麟说，那凌然宁可写出来。 再者说，撰写论文对凌然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再学习的过程，能够让他整理思路，理清脉络。 几百例的tang法手术，要论起来的话，凌然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做的最多的一批人了。而就显微外科的项目来说，中国做到最多的一批人，基本就是世界上做的最多的一批人了。 虽然说，论文写的长了，很可能影响发表，凌然却没有想那么多，写文章写到心流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不太在意字数长短了，只是尽心尽力的将自己的体会和想法写下来。 大师级的tang法缝合技术，再加上几百例手术的实践经验，有的是东西让凌然去写。 孟雪朦朦胧胧走出客房门，看到的就是在灯光下奋勇写作的凌然。 茶桌上方的灯光很柔和，凌然的侧影更柔和。 孟雪看的心里一动，鬼使神差的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七月余生，感谢，并求月票终于熬到了月末，看到月票总榜第五，新书第一的成绩，只余感激之情。 鸟豚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了。 感谢读者大大们的月票、打赏。 非常之感谢。 感谢再三。 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还是前期准备的不够充分，既没有大量的存稿，资料也不完备，以至于新书期都没渡过，存稿就用的一干二净了。 整整一个月，真真是豚油都熬出来了。 当然，几千字的更新量，现如今是算不得什么了，但医学书是真厚真多啊，鸟喙打字也是真的慢…… 新的一月，继续努力。 希望还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七月余生，感谢，并求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53章 我能戒烟（求月票） 八成新的二手捷达，在凌晨三点的夜里，呜呜的叫着，将凌然从下沟诊所送往云华医院。 凌然神情专注的操纵着汽车，像是一名赛车手似的，在限速35公里的路上，让表盘速度无限接近35公里每小时。 紧赶慢赶的到了医院，时间刚过三点一刻。 凌然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昨天送走了孟雪等人，他又写了一阵的论文，以至于快10点钟才睡，快三点钟了，才勉强爬起来，如果不是凌晨的车少，一路飞飙，弄不好就要迟到了。 照例在手术区洗了个通透，又换了条新内裤，凌然总算是感觉恢复了状态。 自从他拿到了手术费以后，买的最多的商品就是内裤了。而且，随着手术时间越来越久，手术的精细度越来越高，最主要是收入越来越高，凌然买的内裤也越来越贵——这是很符合经济规律的，当一名医生一天有十到十二个小时站在手术室里，6个小时非裸睡的时候，购买内裤以外的衣物，完全就是浪费。 手术区的空气洁净，温度恒定，有着迷人的“无”的气味。 凌然套着洗手服，穿着又滑又软又贴身的新内裤，步伐轻松。 再进到休息室里，吕文斌正好端出一盆热腾腾的卤肉。 卤肉棕色中隐藏着微黄，随着铝盆的颠簸，微微颤动。 值夜班的六名医生，外加一只马砚麟，齐齐发出一阵欢呼，大家一只手端碗，一只手操作微信给吕文斌打钱，动作利落而熟练，就像是做过千百遍似的。 “干了一晚的活，到头来能吃顿夜宵，真好，真好。”资深住院医郑培连声感慨，准确的翻出了一根猪尾巴，直接用筷子插住，确定了所属权以后，再笑眯眯的将之放到了自己碗里。 吕文斌则将一份额外的米饭、咸菜和凉拌蔬菜，放在了凌然常坐的位置上，笑道：“今天早餐吃米，凌医生想要什么肉？” “五花肉割一条给我，直接放米饭上吧。”凌然在正常情况下，早上要做六个小时以上的手术，才吃第二顿饭，早餐的胃口是极好的。 吕文斌似乎猜到了凌然的选择，邪魅一笑，道：“我有更好的。” 说着，他就从小厨房里，端出一只热气腾腾的锅子，打开来，就见一盘切成条的五花肉，热腾腾的冒着气。 “梅菜扣肉？”郑培嘴里叼着猪尾巴，话都说不利落了。 “条子肉。”吕文斌得意的笑了两声，道：“陕西名菜，重点是肉嫩，入味，肥而不腻。我这个是有秘诀的。” “什么秘诀？”几名医生看着吕文斌手托的条子肉，一只比一只配合。 吕文斌神秘兮兮的道：“放红薯。吸油” “哦……” 众人发出敷衍的感慨声。 吕文斌哼哼两声，先将盘子放在凌然面前，取了两条最大最好的条子肉，热腾腾的给他盖碗上，再将之放回到桌上。 一群饿极了的值班医生，像是秃鹫似的，一手捏着自己的肚腩，一手将大盘的条子肉一扫而光。 “切肉去。” “同去同去。” 几名住院医吃饱喝足，扶着腰返回处置室，准备玩会儿清创缝合。 云医这种规模的医院急诊科，什么时候都不缺清创缝合的患者，切肉割肉剪肉，基本是小医生们的必修课。 凌然取了休息室里拴着的PAD，一边喝茶一边看今天第一台手术的核磁共振片。 他是不会刚吃饱的时候进手术室的，饱食影响思维判断，而手术开始阶段的判断，却会影响到整个手术过程。 吕文斌不用提醒，就喊了另一只规培生，让其帮忙收拾锅碗瓢盆，自己带着马砚麟，迅速赶往手术室，确认各种术前流程。 一会儿，吕文斌又回到了休息室，先简单的介绍了两句患者的情况，继而略有些为难的道：“患者有15年的吸烟史。” “16岁就开始吸烟了？” “是。我询问了家属，说是每天最少要两包烟。”吕文斌停顿了一下，道：“我觉得可能都不止。” “患者有戒烟意向吗？”凌然问。如果不能戒烟的话，断指再植是没有必要做的，术后只要一支烟，接好的手指就要发黑坏死。 断指再植最重要的就是血运，血运全靠细小的血管来支撑，而细小的血管最容易产生血栓。为此，断指再植前期恢复的时候，还要不断的割破皮肤以使用肝素，来抵抗血凝。尼古丁则是反向作用，香烟中的剂量还超大，其导致的血管痉挛，会轻易的造成血栓，到时候不管是再截肢还是一点点的剪除坏死部分，都会造成二次损伤，既没有意义也浪费了时间和金钱，病人也要多受罪，不如截肢。 吕文斌撇撇嘴，道：“告诉他们不戒烟就只能截肢，那肯定是选戒烟了，但人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15年的吸烟史，哪里有那么好戒掉的。” 马砚麟是从手外科轮转过来的，却道：“我倒是听说过有病人，干净利落的说死都要吸烟的。” 吕文斌讶然：“结果呢？” 马砚麟瞥他一眼，道：“结果肯定是病人意愿最大啊，人家要吸烟，你强行给做断肢再植，过后再给切掉，那不等于是骗医疗费吗？主任和病人、病人家属反复确认以后，就给截肢了。” “那倒简单。”吕文斌呵呵一笑：“做一根断肢再植弄不好要三四个小时，恢复时间要半年，一根烟就给毁了，提前做了决定也好。” “是啊，病人要是能做好决定，我们也轻松。”马砚麟赞同的点头。显微外科是外科里最辛苦的了，手术时间超常，压力也大。一场长时间的手术结束之后，医生自然希望劳动有所得，不仅仅是个人收入，还希望能获得认同感和成就感。 看着病人忍受不了诱惑，抱着侥幸心理点燃香烟，对于医生来说，可谓是摧残。 “凌医生，怎么办？”吕文斌看向凌然。 病人可以决定是断指再植还是截肢，医生同样可以做出合乎规范的决定。 很多外国医生如今都是拒绝给烟民做断指再植的，酗酒等其他不良生活习惯，同样会被拒绝。如今，国内也有相似的说法出现。省立的齐振海与陆军总院的刘院长，就为此争论过。 凌然沉吟不语。 说实话，他还真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凌医生，你要不要见见病人家属？”吕文斌询问。 对于这种可与不可的决定，许多医生都喜欢与病人或病人家属聊天以后再决定。霍从军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个大大咧咧的老军医，却是颇会看人。 凌然只是想了几秒钟，就毫不犹豫的摇头：“不用再见面了，病人家属决定要做断指再植吗？” “是。” “知情同意书签了吗？” “签了。” “你再核对一次其他文书，然后询问家属意见，如果他们还是决定做断指再植的话，我们就做。”凌然的回答有点出乎吕文斌和马砚麟的意料。 吕文斌不得不提醒凌然道：“病人说是想要戒烟，但烟瘾很难戒的，尤其是十几年的老烟鬼了，不比戒大烟容易。” “我们也只能支持他现在的决定了。”凌然停顿了一下，看看吕文斌和马砚麟，道：“你们认为呢？” 两人仔细想想，也说不出反对的话来。 病人可能会戒烟，也可能不会，谁也猜不到最终的结果，也无从影响。 在民主的欧美国家，医生也许可以断然做出做与不做的决定，只要写上合乎规范的医疗意见，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国内的医生却不一定在乎自己几个小时的劳动。 吕文斌原本以为凌然是个很在乎时间和效率的医生，却发现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几乎是没有犹豫的。 吕文斌暗自嘀咕着，又去找病人家属确认了一遍。 十分钟后，凌然、吕文斌和马砚麟一齐上阵，分别处理手术断面的污染物和坏死组织，并且修剪已损伤的部分。第154章 一台接一台 同样是清创缝合，断指再植的清创缝合就要高端的多了。 吕文斌在一边处理离断的手指，凌然则在马砚麟的辅助下做另一端。 三个人都低着头，戴着显微眼镜，一丝一毫的处理着伤处。 比起普通的清创缝合，断指再植的清创缝合，既要做的干净，又不能损失太多的组织，而后者是最麻烦的。皮肤割的多了要移植皮瓣，肌腱割的多了，血管剃的多了，也都是一样。 吕文斌也是跟着凌然做了百多例的tang法之后，才有资格单独的做断指的清创操作。这也是断指缝合中最简单的步骤了。 清创完成，凌然再做了骨和关节的固定，然后用昌西医药公司提供的内固定钢钉锁住吻合后的骨节，一番操作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40分钟。 凌然仰起脖子来，休息了几秒钟，才让人将高精度显微镜给拉过来。 云医用的高精度显微镜像是一只巨大的台灯，脚下是四只轮子，灯头是显微镜的主体部分，机身很重，放大倍数足以看得清颅脑内的细小血管和神经纤维。 断指再植的手术，用普通的显微眼镜也能做，就是要做的辛苦一些。事实上，早期的断指再植手术，经常有不用显微镜操作，就是21世纪了，一些地方上的小医院，还会肉眼做断指再植——成功就成功，失败就失败，非常光棍。 凌然是无法忍受肉眼做血管吻合的粗糙的。 如果条件不具备的话，他还能勉强忍一下，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凌然看到24针的针脚排不齐，心里都不会太爽利。 大师级的缝合术，在显微镜下若是还缝的参差不齐，那就更难受了。 所以，凌然虽然才开始做断指再植，首先就要了一台高精度的显微镜。一台百来万的价格，放在民营医院算是镇院之宝，在云华医院里就只是普普通通了，霍从军打了声招呼，就挪移了一台过来。 当然，这也就是凌然要用，也确实用得上，换一个主治要求的话，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 凌然用脚踢了一只圆凳过来，再坐在圆凳上，隔着台灯式的显微镜，对着病人的断指操作起来。 他首先缝合最熟悉的肌腱。比起tang法来说，断指再植的肌腱缝合就简单太多了，毕竟没有屈肌腱的腱鞘的问题，术后黏连也较容易处理。 只用了不到20分钟，凌然就无比缓慢的做完了肌腱缝合。 这个过程，他大部分是用来熟悉装备了——尽管此前练习过多次了，可是真正上手，还是要谨慎一些的。 “看血管的长度，应该直接吻合就可以了。”凌然略作判断，就做出了决定。 同样是断肢再植，如果血管的长度足够的话，就可以做血管吻合。长度不够的话，就要做血管重建，也就是血管移植，从病人体内截取一截血管缝合上去，难度自然要大的多。 这也是清创缝合要做的非常细致的原因之一。 一个血管吻合，凌然慢悠悠的做了半个小时才完成。 一方面，他是没有刻意追求速度，还有意放慢了来保证针脚的细密，另一方面，断指的血管也确实细小，每一针都要准备充分，一次成功，带来的压力并不小。 一根血管缝合完毕，凌然已是满额头的细密汗珠。 “没问题吗？”霍从军的声音自后方响起，吓了凌然一跳。 回过头来，就见霍从军穿着白大褂，背着手，满脸笑容的像是个遛鸟的老爷子。 “手术没问题。”凌然奇怪的瞅了霍从军一眼，问：“出事了？” “哪里有那么多的事故啊。”霍从军摇摇头，道：“怎么了，允许你凌晨三点来做手术，就不允许我五点钟来手术室吗？” “手术挂的还是你的名呢。”凌然无所谓的道。 “你还记得就好，所以呀，今天的手术怎么样？”霍从军说着，从身后捡了一只圆凳，放到自己屁股底下。 苏嘉福的双手紧紧的攥到一起，满心的愤慨：麻醉医生的凳子也抢，人性呢？ “再做一个神经吻合，差不多就完成了。”凌然简单的介绍了一句，就继续操作。 霍从军又道：“我听护士说，病人有15年的烟龄？” “是。” “你认为病人会戒烟吗？” “不知道。” “所以，病人是否戒烟，你都觉得无所谓？” “基本上吧。”凌然两只眼睛都落在目镜上，道：“我不能因为缝合了人家的一根手指，就替人家做决定吧。” 霍从军愣了几秒钟，呵呵的笑了出来。 凌然回看了一眼，继续操作。 霍从军也不离开，就在后面盯着凌然的操作，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早上七点，凌然方才宣布手术完成。 霍从军跟着站了起来，若有所思的，却道：“现在有个小孩的断指再植手术，你愿意参加吗？” 凌然不解的看向霍从军：“什么意思？” “一个5岁的小孩，被宾馆自动门夹断了8根手指，已经送到了咱们医院的手外科。”霍从军稍作停顿，道：“手外科计划同时开四个组，协作进行断指再植，你要是愿意参加的话，现在就可以准备一下了。” 霍从军话里的信息量太大，让凌然好一会才反应过来，再问：“8根手指的挤压伤吗？完全离断还是不完全离断？四个组的话，是每个组做两根手指？” “是，不完全离断，是。”霍从军回答的简略。 “手外科愿意让我加入？”凌然再问出一个关键问题。 霍从军淡定的道：“他们人不够。” “手外科的医生不比咱们急诊科少吧。” “能做小儿断指再植的，也就那么几个。”霍从军说到此处，忍不住嘴角翘起：“你要是去，他们没理由拒绝的。” 5岁的小孩，8根手指的断指再植，而且是四组协作，这样的大型手术，在云华医院也是非典型的手术。 而在非典型的手术中，科室所属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凌然的技术够强，就有资格参与。 至少，霍从军是这样认为的，他还有能力使之实现。第155章 手术室盛宴 凌然跟着霍从军，直奔手外科而去。 此时此刻，手外科一片兵荒马乱，匆匆而过的医生只来得及与霍从军点点头，就快步离开了。 一名5岁孩子的8根手指需要断肢再植，这件事对手外科的冲击，可比8名幼儿的单指再植复杂的多。若要形容他们的慌乱的话，就好像一家机场，收到多架飞机要求迫降的消息，此前有多少准备和经验，都不会觉得足够。 “老王。”霍从军直接到了办公室，将王海洋给逮住了。 “哦，凌然来了。”王海洋首先叫出了凌然，才和霍从军握手，笑道：“老霍呀，你不会是来看笑话的吧。” “看什么笑话？我这是互帮互助，你要是不认，我们就回去了。”霍从军嘿嘿嘿的笑着，捏着王海洋的手不松。 王海洋无奈的道：“还说你不是看笑话，得了，人来了就准备准备吧，凌然，你要什么就问小刘要。” 小刘是手外科的护士，年纪轻轻，忽闪着大眼睛看着凌然。 王海洋与凌然同台手术过，也看过他给指尖不完全离断的麻将馆老板做断指再植的视频，知道凌然有能力完成断指，这才同意霍从军带他过来。 不过，王海洋此时也顾不上说明了，或者说，就内心来说，王海洋有些想要远离凌然的冲动。 “凌医生，你大概需要什么器械，都可以告诉我……”小刘有点小小的激动，这么近距离接触院草的机会，着实难得。 凌然掏出自己的手机，划拉了几下，却是将一张器械列表展示给小刘看。 小刘愣了愣，连忙拿到手里，一笔一笔的仔细阅读起来。 不同的医生都有不同的操作习惯，就是最简单的清创缝合，每个人习惯用的器材都是不同的。手术室里的习惯自然就更加千差万别了，手术护士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为医生们配置习惯的器械。有特殊需要的器材就单独添加进去。 凌然掌握的是完美级的断指再植，可以使用的器械相当之多，要求也比普通医生要多一些。 不过，这些对于手术来说都是小事，无非是事后消毒的工作更多一些罢了，小刘护士只要记下与标准器械不同的部分就可以了。 凌然又要了核磁共振片和X光片，慢慢的看了起来。 四肢的核磁共振图，对凌然来说是极其简单的，X光片本身也很简单，有这两项辅助，凌然脑海中已经能够形成断指的基本状态了。唯一不能明确的也就是神经的状态了，但是有核磁共振图的帮忙，也能了解个大概。 “多久开始？”凌然看完了分配给自己的左手中指的影像资料，才起身询问。 “还要30分钟的准备时间。”刘护士回答的足够准确了。 “那再给我其他手指的核磁共振图，还有X光片。”凌然道。 小护士微微有点奇怪，过了一会，就拿了PAD过来给凌然。 凌然道了谢，继续阅片。 术前准备的时间各不同，凌然也无从干涉，就安静的做自己的事。 一根手指的断指再植大约需要一名专业医师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手术不顺利的话，四个小时做不完的也有，地方小医院没条件，花一个小时随便缝缝再看命的也有。 云华医院的手外科，自然是要追求成功率的，对于小孩手指的断指再植，他们通常需要四个小时左右，才能缝合一根。 叠加的计算的话，8根手指就需要32个小时。 这么长的时间自然是不允许的。断指再植的最佳时间是不能超过24小时的，事实上，在考虑是否值得断指再植的时候，8小时是一条边界线，超过这个时间，医生往往就会建议截肢了。 当然，也没有医生能坚持32个小时。 显微外科怎么算都是超精密的操作了，工厂里的工人，连续工作16个小时的，一个不小心就要送到医院来断指再植了，医生再来一次疲劳操作就太坑了。 事实上，连续工作8个小时已经可以说是极限状态了，50多岁的主任级医生，基本都做不到。所以，云华手外科今次做的也是接力赛，考虑到手术台上的位置有限，同时上阵三到四组人，一组完成再换一组人上。 如此一来，实际需要的主刀医生最好是8名，起码也要六七名以上。 而在云华手外科，能给5岁的孩子做断肢再植的医生，总共也不到10个人，他们还要完成今天的日常任务，不能因为一个手术，就将其他病人都给放弃了。 手术室里，第一时间也就汇集了八名医生，总计四组。 凌然位列其中。 他的旁边是茫然无措的马砚麟。 马砚麟本身就是手外科的医生，只是规培轮到了急诊科，而短暂的留在了急诊科罢了。 这一次在手外科的手术室里做手术，马砚麟放眼看去，就见到一位主任，两位副主任，还有三名打下手的资深主治。 在医院的序列中，从住院医到主治，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从主治到副主任，需要五到10年的时间，从副主任到主任，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好的技术和不错的运气，以及五年以上的时间。 而规培医生，比住院医还低一级。 可以说，在场人人都是马砚麟的上级医生……至于实习生凌然，同样是他的上级医生o(╯□╰)o。 马砚麟低着头，紧张怎么压都压不住，甚至连王海洋主任的话都没听清楚。 “扶正了。”凌然招呼了一声，打散了马砚麟的胡思乱想。 马砚麟“哦”的一声，连忙过来抓住小病人的左手中指。 这是一根不完全离断的手指，在几根手指中算是伤势较轻的，但也只有少量的皮瓣连接了。 凌然小心翼翼的清创，并且尽量保持在一个狭小的位置上，以免触碰到别的医生。 8名医生拥挤在手术台的两侧，头挨着头，手挨着手，各做各的手术，偶尔看一眼其他医生做的，皆是沉默寡言的样子。 人太多了，聊天一点都不嗨。 再者，各自手里的任务多偏重，大家还都免不了存着一丝比较的心。 凌然同样会看看其他医生的操作，主任医师王海洋的操作是他熟悉的，还是一如既往的稳重且慢。另两名副主任医师比王海洋要年轻一些，一人对付一根完全离断的手指，速度与王海洋相当，神情更紧张一些。 今天的手术，是有资格登上学会演讲台的，写篇论文或者发篇报道的，大家都想有一个好的表现。 相比之下，手术负责人王海洋主任，更在乎整场手术的成功与否，反而能冷静处理手上的工作。 “我做完了。”站在凌然对面的副主任医师费舟，稍大声的说了一句。 “清创做完了？”王海洋冷静的问。 “是。”副主任医师费舟笑眯眯的，第一个完成清创，虽然只是一个小项目，但外科医生的自负也得到了完美的释放。 王海洋微微点头，这个速度可以了，8个小时完成两根幼儿手指的断指再植，算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我还要5分钟完成清创，2组和4组也报一下。”王海洋询问其他人的进度，以确保整台手术的进度不至于落后。 2组的副主任医师郭建明紧盯着下方，喃喃道：“我马上也就清创完成了。” 凌然跟着自动自觉的报告：“骨头马上做完，我准备做内固定。” 正准备开始接骨的副主任医生费舟愣了愣，强忍着没有抬头。 看别人的操作并不会提高自己的速度。 费舟也是手术室里熬出来的副主任医生，一边继续操作，一边提醒自己：先快不是真的快，他可能只是擅长清创或者接骨。 马砚麟则是紧张尽去。 身为规培医，他入职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同的科室流转，以至于并不是很了解手外科的状态。 被凌然拉过来的时候，马砚麟满脑子都担心出错，生怕拖了后腿。 然而，眼前的手术，与他在急诊的手术室里，进行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凌然既没有刻意加快速度，也没有犹豫不决。 马砚麟就照着之前的方式操作，不仅手术进行的顺顺当当，进度还一点不慢。 更让马砚麟意想不到的是，其他人的进度，竟然远远的落在了后面。 马砚麟以百多次tang法，数次断指再植的一助的身份，默默的观察同时进行的四台手术，赫然发现，本组的手术是最顺畅的。 清创，还是以前的清创方式，接骨，还是以前的接骨方式，肌腱缝合，还是以前的肌腱缝合方式，血管吻合，还是以前的血管吻合方式…… 马砚麟一边想一边做，等停下来的时候，一根手指却是接近完成了。 “缝皮交给你了。”凌然与在急诊科里的时候一模一样，照例将最后的步骤转给了马砚麟。 马砚麟也习惯性的换了位置，等他站到主刀位的时候，才猛然注意到四周的目光。 那是怪异、计较、无奈、愤慨、不爽、惊讶和难以置信的目光。 短短的一个小时，给成人做断指再植都不够，何况是年仅5岁的儿童的手指。 当此时，王海洋刚刚开始血管吻合，费舟的血管吻合做了一半，最慢的二组郭建明副主任，还在肌腱缝合的步骤挣扎。 要说的话，他们的速度是相差仿佛的，快的比慢的，也就节省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 但是，他们距离手术完成还有很漫长的工作要做，至多完成了全部工序的二分之一…… 马砚麟能说什么呢？ 他甚至连一个表情都不敢露出来，只是深深的低下头，抓着一只持针器，静静地缝皮。 此时此刻，马砚麟突然有些想念吕文斌，在急诊科，每当一个手术完成的时候，吕文斌总会端出他卤的猪蹄，填补众人的消耗。 手外科的手术室却寂静的可怕，连一碗配咸鱼的粥都没有。第156章 质更高 “凌然，你接着做左手无名指。”王海洋不可能放着凌然不用，等着其他人做完手里的活。 断指再植是最争分夺秒的手术之一了。 今天的手术更是如此。 要想5岁小病人的8根手指都能用，就要尽可能快的为他缝合。 好且快的手术，是断指再植的术后恢复的重点。血运很重要，尽早恢复血运是最重要的。 没人知道离断的手指，失血多久就会坏死，也许20个小时，也许8个小时，也许12个小时——中国小儿断指缺血时间最长的案例是56小时后，由无@锡手术外科医院再植成功，但是，想必没有人愿意主动挑战记录。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有一点是不会错的，你让它尽快恢复血液流动，它的恢复就会越好，功能性就越强。 一组，二组和三组的断指再植都只进行到一半左右，所有人都没有完成最重要的血管吻合，更有同样复杂的神经吻合等待着众人…… 就他们目前的速度，一个半小时内都结束不了。 这种情况下，别说是空出凌然了，让别的医生替换凌然都没道理，凌然做的最快，又年轻有精力，让他继续做下去是最正确的选择。 替补的几名医生，不论速度还是质量的，都不能与此时上阵的几位主任和副主任比，又凭什么替换凌然呢？ 王海洋不用左右衡量，转眼间就做出了决定。 他要为整台手术负责，而不能为某个医生的脸面负责——不客气的说，做不好手术的外科医生，本身也没有什么脸面。 尤其是在云华这样的省级三甲医院里，大部分的外科医生都是奔着技术路线去的，技术不好就会被看不起，这是毫无疑问的政治正确。 王海洋都已经是主任医师了，他更用不着看别人的脸面。 凌然同样不会考虑什么人的脸面，而拒绝自己擅长的手术。 凌然只轻轻的点了点头，说了句“好的”，再道：“马砚麟，你继续缝皮。刘护士，拿左手无名指的核磁共振的大片给我看。” 马砚麟硬着头皮继续缝皮，引来了众人的侧目。 马砚麟本人也颇感不安，拿起持针器的时候，手指甚至微微的抖了抖。 马砚麟不由的看向凌然。 如果换一名暖心的上级医生，此时大约会有800字的安慰词，让马砚麟不要太紧张。 凌然却是看都没看马砚麟一眼，就像是平日里的操作一样，自顾自的瞅着核磁共振图发呆，不像是X光之类的小把式，核磁共振片的信息量极大。如一般病人自医院拍摄得来的片子，里面许多内容都是虚化处理的。 会读片的医生，看核磁共振得到的信息，比透视眼得到的还要多。 凌然集中精神阅片，马砚麟反而镇定了下来。 不镇定也不行了。 做医生的，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处理意外情·况，才是外科医生的能力体现。 马砚麟更多的还是回忆起此前手术室的种种，缝皮、清创是他做最多次的，开刀都做了好几次，让他对人体的手部结构有了更多的认识。 5岁孩子的手指虽然细小，但做tang法缝合的时候，凌然也做了10例有余的小儿肌腱缝合，位置虽不同，遇到的问题却是类似的。皮肤、肌肉、脂肪等等的触感也是相同的。 马砚麟定定神，弯针轻轻穿过小病人的皮肤。 他缝的无比认真，更是无比的标准。 就像是在急诊科的时候一样。 一系列操作下来，不去看马砚麟的脸，根本看不出是规培医做的。 旁观的医生互相看看，也都不吭声了。 缝合本来就是熟能生巧的活计，只是普通医生没有机会为断指再植做缝合罢了，操作的数量上不来，巧劲也就谈不上了。 马砚麟却是做了百多台tang法的一助，娴熟不逊于资深主治，平日做手术的时候，缝皮只是常规操作罢了。 一个人的精神和集中度是有限的，一助的存在价值就是辅助主刀，并处理琐事，马砚麟此前只是没有机会露脸，此时却被几位手外科的主任和副主任给记住了。 “凌医生，缝皮好了。”马砚麟轻轻的松了一口气。 当着这么一群大佬的面动针头，要说不虚是假的。 不客气的说，就云华这种规模的三甲医院，一群住院医里面，能有一只住院医被看中，参与一次大手术，中奖水平就像是一千只羊中被选做了种羊一样难得。 马砚麟在规培期间，就得到这样的机会，又难得抓住，本身已是兴奋的想要做种了。 “接着……做左手无名指的清创。”凌然说着挤了进来，占据了主刀的位置。 马砚麟只能侧身挤入一个脑袋，再勉勉强强的有个操作的空间。 小病人目前处于仰躺位，左右两手打开，两边各是两组的医生，确实也是挤的满满当当了。 凌然和费舟各自占据一边的主位，器械护士占据中间，助手就得见缝插针的干活了。 凌然刷刷刷的弄干净了病人的伤处，再捏着指头的关节，在等下仔细观察了十几秒，暗暗叹口气，道：“手指于骨干中段离断，必须做骨缩短了。” 做了骨缩短，手指就会比正常情况下短一截，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早都不用谈论美观不美观的问题了。 身为人类，天然的厌恶损失，并且很少人愿意承认“沉没成本”，而这正是需要医生的知识和理智发挥作用的时候。 做了骨缩短，伤好了以后，手指会变的难看，但不做骨缩短，那就只能选择截肢了。 损失不是在做骨缩短的时候产生的，而是在8根手指被夹断的时刻产生的。 医生的作用是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却很少能做到丝毫的损失都没有，归根结底，恢复如初也只是一个美好的词语罢了。 就概率来说，断指再植的平均成功率只有80%左右，能达到“优”水平的更低。 就算是手部功能评价为优，那也是断指中的优良，不会与正常的手指一模一样，更别说与人类中更灵活的个体相比了。长时间的服药和复健更是不能少的。 5岁的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固然可怜，但在场的医生，没有一个会为了追求尽善尽美，而减慢速度的。 甚至为了提高速度，所有人都采用了只缝合一条动脉和部分神经的策略，包括凌然也是如此。 主刀的除了凌然，都是做了二三十年手术的医生，早就没有人相信尽善尽美了。 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 选择快的代价可能是某根手指，或者多根手指的功能不全，但选择尽善尽美的代价可能是一根手指甚至三根手指的坏死，最糟糕的情况，是累及到其他手指。 权衡风险是外科医生们每时每刻都在做的。 这或许是外科医生与飞行员的最大区别。 外科医生和飞行员都需要极强的动手能力和充沛的知识储备，也都需要及时的判断力，所不同的是，飞行员尝试着规避所有风险，外科医生只是在各种风险中，选择最能掌控的那个。 “持针器。” “稳住。” “给我12-0。” 凌然一步步的推进，与平时的操作方法基本一致。 而他平时做一根断指再植的时间，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左手无名指完成了。”凌然埋头干活，做完了以后才抬头看表。 其实，不用他开口，其他人都注意到了凌然的速度。 此时此刻，其他三组的断指再植，一例都没有完成，眼瞅着凌然一步步的做到最后，众人的心情，也是莫可名状。 “还可以继续吗？”王海洋自己也没有缝完，依旧淡定的问了一句。 凌然道：“可以。” “左手小拇指交给你了。”王海洋将原定给费舟的手指让给了凌然。 费舟低着头，权做不知，只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的安慰自己：我做的断指再植的质量更高，我做的断指再植的质量更高……第157章 直达人心的评论 凌然第三根手指做到一半的时候，费舟终于是完成了第一根手指的断指再植。 剩下的两根手指都在右侧手掌，费舟就算是想挤，也挤不进去了，只能憋着气，离开了手术室。 凌然默默的做着自己的事，头都没有抬一下。 4个小时的精细操作，就算凌然有经验，也是精神疲惫，感觉快到了极限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铁人三项的选手，即使经常练习，跑到四分之三，甚至一半的时候，依旧累的够呛。 比较起来，主任医师王海洋就更辛苦了。 他的年纪原本就是四组医生中最大的，又要掌握整台手术的进度，加上沉重的压力，再等到完成分配给自己的那根手指，更是筋疲力尽。 王海洋不禁回忆起自己上一次如此筋疲力尽的时刻，然后看向凌然。 不久前，凌然给他做助手，进行断指再植的经历，是王海洋很难忘怀的。那一天，更是创下了王海洋断指再植的速度记录。 当然，那是对王海洋本人有意义，对其他人毫无意义的速度记录。 “王主任，要不然，我来做右手的中指？”费舟一直等着呢，他已经看了中指的X光片，就瞅着位置什么时候空出来，能再来一次。 身为云医做断指再植最多的副主任，费舟很自信，自己再来一轮的话，速度会更快，质量还会很稳定。 “我自己来吧。”王海洋却没有给费舟机会。 他是整台手术的负责人，没理由离开手术台的。 费舟也没奈何，主任医师王海洋对他来说，也算半个上级医生，而外科医生们的交流，总是直率的让人不舒服。 费舟怏怏的站到一边，再看看王海洋的操作，看看郭建明的操作，看看凌然的操作…… 大部分人都在看凌然的操作。 大师级对接缝合术。 大师级神经束膜吻合术。 完美级断指再植。 3000例手部解剖经验。 大师级磁共振（四肢）阅读。 所有技术混合到一起来使用的时候，凌然展现出来的并不是爆发式的技巧，而是持续不断的强技巧的输出。 肌腱吻合，高强度，高稳定。 血管吻合，用超级细线来缝合，一次成功，仿若大血管。 神经吻合，对合准确，缝合快速。 每一个步骤，似乎都很轻易，都没有奇特的难度产生，好像理所当然似的。 在旁的医生们看的久了，甚至会有自己在看处置室里的清创缝合的感觉。 毕竟，凌然的表情轻松，而手术的进程也是稳稳的推进。 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发生在弱鸡手术中的。 但是，为何其他人做断指再植，要面临种种的难关，而凌然没有？ 医生们一旦想到这个问题，就会开始坐立难安了。 技术本身，固然是重要的。 凌然的临床决定，则更加令医生们默然。 每个人的每个决定，都会产生后果。 这一点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尤其直接。 清创的时候，如果血管截的多了，就有可能要面对血管长度不足而移植的后果。如果为了避免血管移植而截的少了，就可能面对血管感染或血管吻合失败的后果…… 做出正确的决定，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如果一个人能够无限的回溯时间，那么，他就能做出完美的手术来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首先，外科医生是真正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个决定，影响的也许是2秒钟以后，也许就是2年以后，手术台上的后悔药，吃到人饱都没用。 其次，完美的手术是不存在的。 只是在众人的眼里，凌然做的仿若完美似的。 凌然也尽可能的做的完美。 “凌然……”王海洋忽然喊了一声，道：“你快做完了没有？” 凌然迟疑了两秒钟，似乎才从拼命缝合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再道：“正在做神经吻合，另外，这边可能需要移植皮瓣。” 移植皮瓣就是植皮了，需要从病人自身割去一块皮瓣，补到所缺的部分，如此两边都可以生长，更有利于恢复。 但是，相比普通的缝皮，增加了皮瓣移植之后，工作量和难度都上升了。这样的操作，也不适合马砚麟来做了。 王海洋点点头，道：“神经吻合做完，皮瓣交给康医生，你来帮我。” 正在给王海洋做一助的康久亮神色难明的瞅了凌然一眼，低头没吭声。 一会儿，凌然完成了神经吻合，并与主治医生康久亮交换了位置。 若是在平时，技术水平突出的康久亮，都可以主刀稍弱一些的手术了，做一助已经有些委屈了，哪里想到，竟然还要被王海洋嫌弃。 而且是换位给更年轻的，更帅，更高的凌然。 然而，他也没什么好反抗的。 人家tang法做了几百例不说，断指再植明显熟练的要命，王海洋想要凌然帮手，康久亮也不好意思多说什么。 手术室里，安静的像是会议厅似的。 只有钻头的声音，像是领导的演讲似的，“呜呜呜”，“嗡嗡嗡”的叫唤…… 凌然从主刀转为王海洋的一助，从拿着持针器变为引线小王子，并没有什么不适应和过度。 对凌然来说，这种位置的变化，就是单纯的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已，对于医生的地位之类的东西，凌然从来都很少考虑，甚至是拒绝思考的。 像是他小时候参加合唱团，老师自然会将他安排到队伍的前排中间位置，甚至在他明确表示不愿意唱歌之后，老师宁愿让他站在中间对口型，也不愿意凌然离开合唱团。从那个时候开始，凌然就知道，空间位置的重要性，是不如人本身的重要性的。 站到一助位置上的凌然，也不只是单纯的穿针引线。 他与王海洋主任配合过，熟悉他的操作，更能够做到查遗补缺。 在王海洋累的要命的时间里，凌然的操作频率和强度，也大大的增加了。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例小儿断指再植，出现在79年的10月24日的401医院，由大牛程国良操刀，但因其已经连续手术42小时，总计四指的断指再植，最后做的示（食）指失败。 王海洋别说没精力做42个小时的手术了，4个小时的手术做下来，都可以说是筋疲力尽了。 将凌然叫了过来，王海洋本身就有让他保驾护航的意思。 再半个小时后。 王海洋彻底累瘫了，于是指示凌然，道：“你来缝一条动脉。” 他们已经做到了最后部分，单纯的提高速度就没有必要了，缝合的手指，也可以尽量多的缝合一些血管了。 凌然回了一声“好”，就要了持针器。 一条血管，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再缝一条静脉？”凌然翻看了一下小孩的右手中指。比起只损失一根或者两根手指的病人比起来，一口气损失八根手指，未来的恢复会更困难，因为没有手指能够提供代偿作用了。 可以想象，未来的复健工作，也将是数倍的辛苦与困难。 此时多缝合血管，能够尽可能的提高病人的恢复能力，也能更好的保证手部的功能性。 王海洋自然不会反对，任由凌然做了四根血管的吻合，以及更困难的神经束膜吻合术。 手术进行到这个时候，已经超过5个小时了，凌然完成了左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的缝合，并辅助王海洋做了半根右手中指的缝合。 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无比的沉闷。 但是，聚集在手术室，以及在休息室里观看直播的医生，却是越来越多了。 断指再植原本就是手外科最高端的手术之一，做的频率还很高，对云华手外科的医生们来说，看断指再植的频率比看电影的频率都多。 有些人看几年电影就敢写影评且挥斥方遒了，学医多年且实操过的临床医生们，对于断指再植的感想就更多了，大家忍不住纷纷发表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的直达人心的高屋建瓴的一阵见血的言简意赅的真知灼见： “帅！” “真帅！” “好帅！” “牛逼！” “贼牛逼！” “贼他娘的牛逼！”第158章 轮转否 成就：赞许 成就说明：同行的赞许是对医生的最大褒奖 奖励：初级宝箱 凌然走出手术室的瞬间，就收到了一连串的提示。 末了，再将箱子全部打开，总计竟有9只之多。 尽管得到的都是精力药剂，但是，考虑到赞许的判断标准，凌然还是略有些意外的看向四周。 “饿死了。” “小食堂有饭吧。” “点了外卖吗？” 一群医生就像是广场上的鸽子似的，乱糟糟的汇聚散开，手术室里的严肃气氛更是再也找不到了。 王海洋也笑脸盈盈的邀请几名副主任同食，并拉着凌然的胳膊，道：“凌医生别急着回去，尝尝我们手外科的名菜掌中宝。” 不等凌然说话，旁边几名医生已经叫了起来：“今天有掌中宝吗？” “当然，今天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手术，要是连招牌菜都吃不到，那怎么行。”王海洋说着拉着凌然去食堂就餐。 云医的急诊科手术区有自己的小食堂，云医手术层里的小食堂规模就更大了。 将近40间的手术室，每天进行的手术量过200例，意味着每天有数百名的医生和护士，在里面忙忙碌碌的割肉切骨动内脏，自然不能让大家将时间都浪费在觅食上面。 所谓的手外科名菜，其实是各个科室自己认领的，认领的时间长了，也就变成了科室自己的菜。 像是手外的掌中宝，就是大家聚餐必点的。一些医生首次做断指再植了，也会来默默的点一盘掌中宝，好好的回忆一番。 凌然被王海洋拉着坐了下来，就听王海洋笑呵呵的道：“凌医生的技术，人也长的帅，等记者来了，就跟我一起出镜，可以吧？” “哪里的记者？” “云华日报。5岁孩子总计8根手指断指再植，他们也是愿意报道一下的。”王海洋顿了一下，又道：“就昌西省内来说，咱们这个也是有数的大手术了。” 当然，他指的是手外科的手术。 凌然微微点头，没有说好，也没有直接拒绝。 他是接触过记者的。小时候，还有记者天天跟着他拍照。到了大学以后，他也没少登上各种网站的封面。 凌然对这些都不是特别关心，他的人生目标也不是成为万人迷之类的角色——太简单的目标，是不能催人奋进的。 相比之下，如果记者的出现，能够方便他在医院的工作的话，凌然倒也不拒绝。 “对了，凌然你轮转还没有结束嘛，怎么样，要不要轮转到我们手外科来？”王海洋趁着气氛好，笑眯眯的提出了建议。 云华手外科是云医最精英的科室之一了，不仅人多势众，而且高手频出，已经有几年没有要过应届本科毕业生了。 事实上，他们每年放出的一个或者两个名额，往往会有多名国内乃至于海外医学院的博士生竞争。 这种情况下，仅仅是一个tang法缝合，都不能引起手外科的兴趣。 屈肌腱缝合毕竟只是小道，云华手外科只有潘主任一人擅长，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并不以此作为主力术式。 但断指再植不一样。 断指再植在任何一家手外科，那都是明珠级的。云医今天把所有能做断肢再植的医生都给纠集了起来，总共才算是凑了10个人，水平还没有凌然高，而这已经是昌西省最强的手外科了，放在京城以外的任何一个城市，也都是数一数二的水平…… 凌然在断指再植上的表现，瞬间让王海洋等人，将凌然的价值给拔高了8000多米。 凌然瞅着王海洋，只道：“霍主任说我最近不用轮转。” “你如果愿意轮转的话，我们锦西主任也可以在院务会议上提出来嘛。”王海洋说着，又抓紧介绍，道：“凌然，你没有全院轮转，可能不了解，咱们云医手外科，是全院一等一的科室，说是核心科室也不为过，不论是规模、待遇还是发展前景，都要远远超过急诊科的。急诊科有什么？现在才只有4个手术室而已，咱们手外科忙的时候，同时占10个手术室，还都要紧着我们先用……” 王海洋接着又介绍了手外科的历史、以及云医手外科在全国的地位。 要说起来，云医手外科确实要比急诊科强了几个档次。后者在云华市还有省立和陆军总院这样的竞争对手，而云医手外科，却可以辐射周边多个省市。 更进一步的说，专业科室天生就比急诊科这样的科室，更适合医生的深造。 凌然在急诊科，做的其实是专业科室的事。而他能从手外科的手里，不停的大量的抢活，也是因为手外科的手术量实在太大，更不在乎他们从下面的县市找病人。 如果直接进入手外科的话，凌然完全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手术机会。 “掌中宝的味道很不错。”凌然看着手外科名菜上桌，立即夹了一块，平常起来。 王海洋愣了一下，顺势一笑，道：“我们给大厨说了，我们手外要的掌中宝，必须是真正的掌中宝。就是鸡爪子中间这一块。现在饭店里面的掌中宝，用的其实是鸡脆骨，主要是鸡的膝盖，说起来是有点像，但还是完全不一样哦。我们手外科，追求的就是细节。” “我在急诊常吃猪脚。”凌然说着掏出手机，道：“我让吕文斌送一盆猪脚上来好了。” 王海洋没来得及阻止，就看着凌然发出去了一条信息。 不一会儿，吕文斌果然端着整盆的猪脚上来了。 “我还带了两个肘子。霍主任听说手外聚餐，把他的那份给送出来了。”吕文斌将铝合金的钢盆放在桌子上，发出重重的咚声。 满满的一盆猪脚，油亮亮，肥嘟嘟，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能把手外科的所有医生喂饱有余。 “尝一个。”有医生不客气的上前，拿起一个猪蹄就走。 也有客气的，上来要求付钱，得知是凌然请客，也就不客气的拿走了猪蹄。 很快，手术层的小食堂里，也传出一片“噜噜”的啃猪蹄声。 一些不是手外科的医生们，也不免关注到这边的情况。 “那个……猪蹄怎么卖？”动作快的医生，走到吕文斌面前的时候，已经掏出了钱包。 吕文斌小意的看看凌然，小声道：“凌医生已经掏过钱了。” 凌然点点头，拿出手机，点了几下，展示给对方，道：“刷二维码好了，一个……25吧，好算账。” 吕文斌连忙起身，将猪蹄夹给付了款的医生，夹着夹着，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的猪蹄好像都是按照10块钱每个的成本价来收钱的。饶了弱鸟吧1号就试图三更了，没写出来。 2号又想写出三更，没成功。 今天3号了，写到了4号凌晨1点了，还是只有两更。 真的写不出三更啊。 月票又不断滑落，对新书来说，真的是很惨了，还是希望能博一个高点的位置来宣传一下的。 理论上，现在继续码字，到凌晨三四点，或者五点，还是有可能三更的，但弱鸟已经痛风了，每天都在吃药，今天再熬夜的话，不仅有可能影响明天的状态，还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求个饶。 求个月票。 求活下来。 求烧一张月票~ 喵~《大医凌然》饶了弱鸟吧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59章 锦旗感谢 郑器和潘金月说说笑笑的来到手外科的复健室，开始了每日的例行训练。 他的手已经基本好了，早早的就离开了医院，复健其实也可以在家进行了，只是在妻弟潘华的强烈要求下，才隔几日来云医，就在手外科的复健室里检查一番，做些动作纠正。 几分钟后，收到消息的潘华就快步而来了。 “哎呀，都说你不要过来了，你忙你的就好了。”姐姐潘金月又高兴又心疼的道：“你每天那么忙，别管我们了。” “我就是来看看。”潘华又笑呵呵的给姐夫郑器打招呼，然后问：“手怎么样了？有什么感觉。” “偶尔有点痒痒的，再活动起来都挺好的。不过，食指内侧还是有一点点麻。”郑器认真的回忆，自己的手，有一点不舒服都是能感觉得到的。 “痒是新出现的哦，这个有可能是心理因素，有可能就是单纯的神经症状，可以先放一下，再观察观察。食指内侧麻木不严重的话，也没关系，这个是神经受损了，过一段时间，你自己的神经代偿会解决问题的……”潘华再次给解释介绍了一番，即使很多都是以前说过的话，潘金月和郑器还是听的极仔细。 “那神经损伤呢，神经都伤了，没关系吗？” “只是小神经，大神经都给你处理好了。小神经是可以代偿的。” “代偿就是别的神经帮忙的意思是吧？那别的神经会不会累坏了。” “不会，咱们人的神经都是有余量的，你不用也是一辈子，用也是一辈子。” “那就好，那就好……” 一边解释，一边看着姐姐和姐夫两人，潘华突然有点感慨，医界有句话很有名，是美国医生科鲁多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潘华经常听老医生们说，却很少去细想。他是云医唯一能做tang法的医生，起码也是唯二能做tang法的医生，他更乐意将自己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去治愈，帮助和安慰，却是他很少触及的。 但是，他的姐夫郑器和姐姐潘金华，如今最需要的却是安慰，然后是帮助，最后才是治愈。 治愈已是过去式了，安慰却是常态。 潘华此时想来，他们之所以愿意花个多小时的功夫，从家里到医院来复健，最想获得的，应该就是安慰了。 潘华想到此处，露出笑容，道：“姐，姐夫，你们不用太担心的。姐夫的屈肌腱缝合的很好，咱们后来不是又拍了核磁共振吗？屈肌腱长的好，厚度只多了0.1毫米都不到，离黏连的标准也远着呢，你们都不用担心的。” 潘金月和郑器互相看看，问：“真的缝的好？” “缝的好，你们复健的也好，现在就慢慢恢复就行了。”潘华说的无比肯定。 潘金月听的像是下定决心似的，看看老公郑器，在对弟弟潘华道：“那我们想给主刀医生送面锦旗。” 潘华的思维瞬间混乱了，送锦旗？送给谁锦旗？难道送给凌然锦旗？ 潘金月又道：“华子你不是说过，医生最喜欢的礼物，就是锦旗吗？我们送锦旗给人家。” 最后一句，潘金月又拿出了姐姐的威严。 “那个……”潘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再转头看到姐夫的手掌，纷繁的念头又冷静下来，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真的把郑器的手给治好了。 屈肌腱缝合能做的几乎没有黏连，那有多难，潘华自己是清楚的。 别说一面锦旗了，如果有谁能做到这样的水平，多少面锦旗都是值得的。 潘华暗自叹了口气，再道：“你们要送锦旗的话，我就不出面了。毕竟不是一个科室的。” “不用不用。”郑器常年在工地上出没的人，为人处世通达，怎么都不会让潘华为难。 …… 云医会议室里。 来自《云华日报》的记者邹雅雯，用茶水冲刷着口水，与凌然小声的交谈着，不时的还掩口轻笑。 邹雅雯没有一味的装淑女，那种等待男人来追的老套情节，早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更不要说，是面对凌然这种很可能见多识广的大帅哥。 邹雅雯表面上一派知性女子，报社记者的模样，私底下，已经尝试着用脚面去蹭凌然的裤腿了。 “凌医生说的真有趣……” “凌医生，说说你从医以来，印象最深刻的事吧。” “凌医生的医术好厉害。” 邹雅雯一半是采访，一半在恭维。至于一同接受采访的费舟等副主任医师，被邹雅雯问了几个问题，就选择性忽略了。 这样的中年普通不秃男性，读者们早就没兴趣了。采访他们的故事……谁在乎呢？ 别看“普通人的故事”之类的报道，满世界的蔓延，可是从销量上看，它们丝毫的作用都不会起。普通人并不想看普通人的生活，它们知道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还可以打开朋友圈，看看身边人的生活，那多数也是普通人。 像是《云华日报》这样的大媒体，最需要的是凌然这样的帅哥医生，是凌然这样的技术精湛，长相有吸引力，性格有特色的男人，是普通人朋友圈里看不到的照片。 邹雅雯保持着微笑，将录音笔向前推了推，就在一众医生面前，笑盈盈的问：“凌医生理想型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对了，凌医生有女朋友吗？” 好久没有被问到的费舟倍感无语，站了起来：“要是没有其他事，我就先回去了。” 他自顾自的打开了会议室门，却是倒退了几步。 一面比人还宽的锦旗，追着费舟的步子，塞了进来。 “凌医生是在这里吧。”郑器高举着锦旗，一路问人问过来的，以至于身后还有几名好奇的医护人员跟着。 凌然站了起来，邹雅雯则是嗅到了新闻的味道，勾手示意摄影师上前，自己也准备上前采访了。 “凌医生，谢谢你缝好我的手。”郑器找准了凌然，双手紧握他的一只手，使劲的摇晃，看到有摄影师，郑器更是毫不露怯的摆拍了一番。 郑器是画图出身的生意人，如果手指就此废掉，就是十停武艺废掉了三停。如今能够顺利的使用手指，郑器的感谢是发自内心的，配合拍照更是不在话下。 邹雅雯一看有门，连忙道：“先生，能不能讲讲你的故事。” 郑器点点头，道：“我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都被割伤了。屈肌腱损伤，在车上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说，这个地方缝不好，以后手指就能伸不能屈了，用不了了。后来我做复健的时候，就是看到有病人的手指，怎么都用不上力……” “所以，你今天就想送一个锦旗给凌医生？” “我主要是来送小龙虾，然后表演一下。”郑器转身拿出小龙虾，道：“凌医生，我不知道你这边这么多人啊，外卖的少了点……” 说着，郑器将锦旗交给了老婆潘金月，自己打开外卖盒，熟练的戴上手套，再当着众人的面，剥了一只小龙虾，轻轻的放在凌然面前。 邹雅雯兴奋的小嘴都O型了，脑海中已是浮现出无数个新闻题材。第160章 意义非凡 云医会议室内，白墙红地落地玻璃，严肃紧张活泼。 十多名身着白大褂的医生，坐在会议桌的一边，齐齐看向中间的凌然、记者和患者，表面上好似在会诊似的，实际上，手里都拿出了手机，开始为今夜的朋友圈内容做准备。 如果换一个人，或者提前一天，看到凌然拿锦旗，且是为手外科的手术而拿，今天的医生们只会有无数的吐槽，绝不可能给他拍照的。 拍了凌然的照片再吐槽他，很容易让朋友圈的话题变歪的。 但在此时此刻，十多名身着白大褂的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和马砚麟，都觉得凌然接受采访，或者接受锦旗，颇为应该。 手术台就是试金石。 主任医师王海洋、副主任医师费舟和郭建明，可以说是云医手外科断指再植最权威的三位了，结果三人合起来的缝合量，几乎与凌然相当。 这种吊打，被众医看在眼里，既惊讶，也佩服，只是谁都不会说出来罢了。 就是王海洋、费舟和郭建明，也只是暗自神伤罢了。 技术好这种事，外科医生是最习惯也最能认同的。 邹雅雯记者就更加认同凌然了。 她先是指挥着郑器，摆拍了锦旗和凌然，再使劲抓着摄影师的胳膊，紧张的对凌然道：“凌医生，吃一个小龙虾。” 王海洋主任也醒悟过来，连忙道：“凌然，这是个很好的新闻题材嘛，配合一下。” 虽然想要挖角凌然而未能成功，但凌然宣传的毕竟是手外科的项目，最起码也是云医的项目，王海洋主任还是非常支持的。 明星医生对一家医院的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尤其是到了云医这个层次，所有医院都是追求名而胜于利了。 有名而取利，如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厚利而求名，如老鼠钻牛角，步步紧。 手外科聚集10名医生，做小儿断指再植，并邀请邹雅雯，为的也不过是一篇新闻报道。 病人送锦旗剥小龙虾，如果能宣传的更广泛一点，王海洋也只会支持。 刚刚想要出去的普通不秃中年男性医生费舟同志，亦是转了个方向，看了过来。 凌然在一群人的目光下，没什么扭捏的拿起透明手套，再抓起郑器剥出来的小龙虾肉，蘸了蘸外卖盒里的酱汁，再塞入嘴中。 “太好看了。”邹雅雯赞叹着，再问摄影师：“拍下来没有。” “能有多难啊。”摄影师翻翻眼皮，又道：“咱能掐轻一点吗？” “掐红就行了吧，掐青了多不好意思。”邹雅雯开了小玩笑，轻轻带过，接着再问郑器道：“郑先生，你怎么想到买小龙虾来给凌医生吃的？” “哦，我复健的时候，听她们说凌医生喜欢吃什么什么的，我就想，等我手好了，给凌医生剥个小龙虾，感谢一下他。”郑器信口说。 “他（她）们是谁？”邹雅雯好奇的问。 “复健室的护士。” “护士们都知道凌医生喜欢吃什么？” “她们好像有一个群，还是贴吧什么的，在讨论吧……” “那个。”普通不秃中年男性医生费舟同志又受不了了：“这位……记者同志，咱们不是聊手术吗？怎么全变成了小龙虾了。” 邹雅雯正色道：“这枚小龙虾，意义非凡呀。” 费舟：“哈？” 邹雅雯下巴微抬，仰起头来，用抒情的语气道：“久病未愈的患者，为了寻找能够治疗自己的……” “我是急诊。”郑器好心的纠正了一句。 “哦哦。我重新来……”邹雅雯低了低头，重整语言，道：“急诊病人，心存死志……” “我可没想死。”郑器不满意的道。 邹雅雯点点头：“这样，一个不想死的病人来到了云医……” 费舟忍不住了：“小龙虾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小龙虾代表着恢复程度，又有病人的感谢，对不对？”邹雅雯精神起来，道：“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判断手好了没有的，但我觉得，能剥小龙虾，算是好了吧。” 费舟想了想，没有反驳。 手部功能自然不是一个剥虾能涵盖的，比如手是否颤抖，是否能合掌，都属于手部功能的表现，但是，面对这么一位记者，他觉得剥虾就算是理解到位了。 邹雅雯乐呵呵的总结道：“你们想，小龙虾还代表着今时今日的中国的市民文化。锦旗又能联系到城市人生活中最焦虑和关心的医患关系。所以我说……这位先生，你再剥几个虾吧，我们多拍几个片子。” 郑器乖乖的上前，继续剥虾。 他的手大部分是好了，剥虾虽然辛苦一点，却是很不错的锻炼方式。 郑器慢悠悠的剥虾，动作缓慢归缓慢，功能确实是恢复的不错。 在场的医生们也是悄然议论，觉得这个检测方式很不错的样子。 邹雅雯再道：“凌医生，麻烦你也再吃几只虾。” 凌然点点头，重新戴上手套，默默的将几颗虾蘸着调料吃了。 “等等，这样拍一张。”邹雅雯又耐不住了，徒手抓起一只虾，轻轻的送到凌然的手边，眼中似乎燃着火焰。 几名年轻的医生眼中冒出了光：医术好，竟然会有这样的待遇？ “你没洗手吧。”凌然望着越来越近的小龙虾，皱了皱眉。 邹雅雯愣了一下：“哈？” “这颗虾就丢掉吧。”凌然的表情有点严肃。 邹雅雯面红耳赤的将虾丢到了桌子的一边。 “邹记者，凌医生，咱们要不去病房看看？”王海洋主任笑呵呵的打着圆场。 “也好，那就去病房看看。”邹雅雯赶紧同意，踩着10厘米的细跟高跟鞋，挺胸翘臀的率先离开了会议室，目光搜索着洗手间。 医生们互相谦让，紧随其后。 最终，会议室里只剩下了三名年轻的小医生。 “走吧。” “走了。” “你们先走。” 三个人谦让更甚，语气无比的客气。 “不好意思，我来收拾一下。”潘金月从外面返回，手里拿着纸巾，将桌面上遗留的几滴汤汁擦了个干干净净，最后又卷起邹雅雯留下的那颗虾肉，一并丢入了垃圾桶。 三名小医生紧紧的盯着他的动作，几秒钟后，齐齐的舒了一口气。 “我回去了。” “还有事。” “走了走了。”第161章 垂直褥式内翻缝合法 “邹记者请看，我们云医的复健室，可以说是省内第一了。专业的复健科室的建立，也是我们手外科首倡的。”王海洋一路走，一路向邹雅雯介绍情况。 手外科的复健室宽敞明亮，面积宽广，间数众多，向来是手外科和云医的宣传门面。 邹雅雯配合的摆了几个pose以拍照。 王海洋乐呵呵的继续介绍：“我们的复健室，相对于病床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不止在昌西省内，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 邹雅雯露着笑容，跟着转悠了几间，再听着各种介绍，很快就腻味了。 她也不想深究不同的复健室有什么区别，就问：“凌医生，你有病人在复健室吗？” 很显然，邹雅雯已经从虾肉的尴尬中脱离出来了。 凌然又被送到了前列，道：“有的。” “能看看你的病人吗？”邹雅雯的语气柔柔弱弱的，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那种容易受欺负的女主持，不仅令男生油然生出保护欲。 但是，在场的女医生和女护士，默默的用鄙视的余光瞅了眼做作的邹雅雯。 “你看病人的手环，就知道病人所属了。显示急诊科的都是我的。”凌然的回答，不免有些不够尽兴。 邹雅雯轻轻的撅撅嘴，正好进到新的一间复健室，就挨个去看病人们的手环去了，那小动作的诱人，还有令人怜惜的联想，顿时让几名小医生气愤起来。 但是，大家却又同仇敌忾不起来。难不成，要让凌然去安慰女记者吗？那不是把这个柔弱知性的女记者推给了凌然吗？ 大家看着邹雅雯弯腰翘臀的动作，不由陷入了沉思。 “这几位都是凌医生的病人啊……呀，这位也是……这位也是……都是呢……”邹雅雯一个一个的看过来，发出轻轻的惊叹声。 凌然表情木然：“这间复健室就是分配给急诊科的。” “你不早说，还让我去看手环。”邹雅雯轻轻的拍了一下凌然的胳膊，心里暗叫一声好硬，接着就是一阵幸福感出现。 凌然心道，我是教你一个普遍的方法，你却直接想要答案。 对于直接要答案的伸手党，凌然是不会给什么好脸色的，自然连解释都不会解释。 邹雅雯太擅长察言观色了，一看凌然的表情似乎不太高兴，就立即开始反省：凌医生莫非不喜欢别人碰他？那不可能，也许他不喜欢太主动的女孩子……有可能，但是，不主动如何吸引凌医生的注意力呢？恩，凌医生有可能是那种特别有征服欲的男人，像是五十度灰……哎呀，好羞耻。 所以，在摆了一个漂亮的姿势以后，邹雅雯就集中精力在工作中了。 单就工作来说，邹雅雯其实是相当优秀的。 她是五道口金融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因为长相漂亮，专业对口，进入了某省金融频道做主持人，却因为受不了长相普通年龄偏大又有家室的中年男人的纠缠，才辞职来到了《云华日报》。 对于采访，邹雅雯是有自己的技巧和底气的。 只见他找到一名长相普通年龄偏大的中年男人，先是教他正确的剥虾顺序，再递出一枚刚买的小龙虾，那男人就不顾手指的疼痛，哼哧哼哧的剥了起来。 “哇，剥的真好。”邹雅雯赞了一声，又带着一盒子小龙虾，找到了另一名病人。 众人都很配合。 不说美女不美女的，对着摄像机的时候，大家总是要乖巧一些的。 一群医生看着邹雅雯摆拍并采访，都只能默然无语的看着。 对他们来说，剥小龙虾作为手指恢复的判断标准，实在是业余，但是，人家本来就是业余的啊。 “哇，你也是凌医生给你做的手术吗？” “哇，几天就恢复好了吗？” “哇，你们最近的恢复速度特别快是吗？” 邹雅雯在复健室内来回移动，姿态优美，语言风趣，又不断的推崇手外科和医生们的价值，引的小医生们浑身都轻飘飘起来。 “哇，你是凌医生给做的断指再植吗？”邹雅雯又来到一名患者面前问。 “我是来换药的。”31岁的毛鹏海，冒着冷汗被护士刺破皮肤以使用肝素，来保护手指不被血栓杀死。 邹雅雯望着还有些黑的手指，后怕的道：“看起来很严重呢。” “废话不是。”毛鹏海身上冒着冷汗，态度极不好。 一名复健室医生连忙上前，将邹雅雯挡开了，低声对她道：“病人正处于戒断反应状态下，比较焦躁，咱们换个对象采访吧。” 邹雅雯吓了一跳：“戒断反应？他是……那个……瘾君子？” “烟民。”复健室的医生道：“这个病人有15年的吸烟史，本来是拒绝给他做断指再植的，但因为病人和家属的强烈要求，另外，病人也有较强的戒烟的意愿，他现在正出在戒断反应中，浑身疼，胸闷气短，晚上睡眠也不好，白天又困，很明显的尼古丁缺乏的表现……” “是趁着做断指再植的时候一并戒烟吗？很有毅力啊。”邹雅雯赞了一句：“那我更想采访他了。” 复健室的医生哑然失笑，道：“他是不能吸烟了。” 在旁的王海洋主任站出来，笑一笑，再指指自己的手指，模拟道：“手指的血管很细，尼古丁会让手指血管痉挛，产生血栓……总而言之，吸烟是断指再植绝对不允许的。” “那要禁多久？”这句话却不是邹雅雯问的，而是慢吞吞走过来的毛鹏海问的。 复健室的医生叹口气，道：“毛先生，我给你讲过了，吸烟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不趁这个时间，将烟彻底戒掉呢？” “我也是想戒，就是难受，心里想。”毛鹏海很是无奈的捂着胸口。他现在深呼吸都会觉得疼，感觉比手指的痛苦还深。 王海洋摇摇头，道：“毛先生，从我们手外科的角度来说，你任何时候吸烟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开始的几个月，戒烟对你的好处数之不尽，吸烟却是非常危险的。” “就抽一根也危险？”毛鹏海问。 “非常危险。”王海洋严肃的道：“不用一根，就是半根烟，所含有的尼古丁的剂量，都已经大大超过标准了。” “不是有过滤嘴嘛。” “有过滤嘴也是一样的！”王海洋察觉到了危险，更加严厉的道：“吸烟是会让再植的手指重新坏死的，你一定一定能再吸烟了。” “我知道，我就是说说。”毛鹏海也是30多岁的人了，只是笑笑，再将目光看向凌然，点点头，道：“凌医生，谢谢你了哈。” “不客气。”凌然停顿一下，再道：“不要吸烟。坚持戒烟。” “不吸不吸。”毛鹏海讪笑两声，走了。 一只“衷心感谢”带来的初级宝箱，却是落在了凌然的面前。 凌然有些意外的看了毛鹏海一眼，挥手将之打了开来。 就见一本银灰色的书籍出现，扉页上赫然写着：“垂直褥式内翻缝合法（专精）”几个字。 习惯了精力药剂的凌然，不由的愣了愣。 垂直褥式内翻缝合法是内翻缝合法的一种，与凌然此前掌握的对接缝合，以及间断垂直褥式缝合皆不同，它主要是用来给胃肠做缝合的，又名伦伯特氏缝合法，是普外经常使用的技术，凌然目前固然是用不上这招，但腹腔毕竟是外科医生们最常出现的领域，掌握一种内翻缝合法，可以让凌然的武器库的应用范围大大的扩展。 要说有什么遗憾，也就是专精不够高档了。但这也是资深主治钻研多年才能获得的技巧，如此轻易的获得，凌然还是觉得很满意。 邹雅雯却对毛鹏海的情况很感兴趣，若有所思的对王海洋道：“所以说，你们的复健室，不光要为病人的身体恢复来考虑，还要顾忌到他们的其他情况。” “是啊。”王海洋深有感触的点点头。 邹雅雯微笑着道：“能有这么好的素材，真是难得，王主任，不如您得把凌然借给我，我来给咱们做一个系列的深度采访。” 深度采访是颇难得的，邹雅雯的条件同样令王海洋思维僵硬。 他偏头看看其他人，迟疑道：“这个……凌然严格来说，还算是急诊科的人。” “那我就得去急诊科采访了？”邹雅雯像是在询问似的。 王海洋苦着脸：“我再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那今天就这样，您想好办法，可要记得通知我。”邹雅雯昂首挺胸的离开了复健室。 其他医生也都慢慢的散去了。 31岁的毛鹏海，凝视着病床大门的方向，等人走光了，赶紧从床铺下面，拿出了一根被压扁的软中华，悄悄的藏在手里，钻进卫生间，珍惜的用打火机的外焰点燃，再很节制的吸了一小口……第162章 我没事 “凌医生，我这个手指，没问题吧。”毛鹏海望着仍然有些黑的手指，颇感担心。 凌然仔细的观察了一番，道：“恢复的还行，你看缝合的位置，目前有血色了，血运基本是没问题了，断指也就活下来了。不过，你还是要注意保温……烤灯的时间要不要延长一点？” 后一句，是问复健室的医生了。 后者很积极的回应道：“可以，灯罩也可以放的近一点，看看情况再调整。” “你也要注意把患肢放高，稍微高于心脏位置就可以了，也不能太高。平时不要做垂手之类的动作。抬高患肢是为了静脉回流，太高又影响动脉的供血……”凌然注意到毛海鹏手指的水肿未消，再特意叮嘱两句。 水肿是断指再植后的长期副作用，能不能消肿，也是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凌然虽然掌握着完美级的断指再植技术，但真正操作，也就是最近些天的事，毛鹏海是他最早的几名断指再植的患者之一，凌然事无巨细的安排着，又给开了抗生素等药品，再做了简单的体格检查，才去往其他复健室查房。 毛鹏海不由的松了一口气，对老婆笑道：“你看，我说不用担心吧，我恢复的还是可以的。” “我听他们说，凌医生的病人，恢复的要比其他病人的好的。”毛妻说着笑笑，道：“可能个人体质不同，你这边至少是正常的恢复速度，哎，你得好好养伤，快点好起来，家里面就我一个人，忙都忙不过来，你妈也不来帮忙……” “她不是帮我哥带孩子嘛。”毛鹏海说了一句话，忍着没继续说，重新聊了新话题。 等回到病房，毛鹏海越想越是烦闷，又从床铺下掏出一根玉溪烟，默默的用塑料尺准确的度量了三分之一，再到卫生间里，仔细的点燃，稍等两秒钟，方才轻轻的吸上一口。 为了避免吐出来的烟雾会被同病房的人闻到，毛鹏海不仅开了换气扇，而且使劲的憋住气，直到十几二十秒后，才脱力的将一口烟给吐出来。 青烟淡薄，几乎都看不到什么颜色了。 看看低焦油的细烟，距离三分之一的划线还有很远，毛鹏海又轻轻的吸了一口，就很有自制力的停了下来，将烟熄灭，再盯着看了几秒钟，才将之丢入到马桶中，冲走了事。 “不是哥们我浪费好烟，我也没办法不是。”毛鹏海对着烟头说话，带着一丝丝的愧疚。 毕竟，浪费是极可耻的。 为了让换气扇充分的换气，毛鹏海顺便脱了裤子，坐在了马桶上，一边制造气味，一边拖延时间。 他一只手端着手机，另一只手划屏，倒也悠然舒服。 刚刚断手的时候，毛鹏海几乎有天塌下来的感觉。 缺了手指，肯定是要影响他的工作的，升职加薪是不可能了，丢掉工作也很可能的，到时候，老婆还不定怎么嘲讽自己呢。 至于缺损了手指的不便，少了手指的难看，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随着手术顺利完成，毛鹏海的心情，就渐渐平静了下来。 手指自然是没有以前好看了，但勉强也还过得去。老婆还是那么凶，但勉强也还过得去。抽烟是唯一过不去的地方，但隔两天抽两口，也还过得去…… 毛鹏海平静的刷着手机，突然发现原本微红的断指缝合的位置，变的苍白起来。 一瞬间，毛鹏海的脑海里是空白的。 半分钟后。 毛鹏海飞奔出了病房，同时大喊：“医生……医生……” 吕文斌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继而望着发白的断指紧张起来。 肿胀程度、皮肤温度和断指颜色，是断指再植后最重要的几个视觉指标，而毛鹏海的手指颜色，显然是不达标的。 吕文斌轻轻将手靠近他的手指，毫不意外的发现皮温低于正常体温。 皮温低，说明血液的流动变慢了，甚至可能血栓了。 血栓是血管堵车，轻微的血栓对于正常人来说，是有可能自信化解的。但是，遇到较为严重的血栓，任何人都可能出现任何程度的风险。 应该说，对于人类这个群体来说，血栓只是无数致死现象中的一个罢了，但对任何一个人类个体来说，一旦发现血栓，全身而退绝对属于好运气。 “准备手术室，通知凌医生，25号床的患者血循环危象。开辟静脉通道。”吕文斌首先做了最不容易出错的决定，同时思维快速转动。 断指再植，敢自称娴熟的医生，可是真不多。 吕文斌更是有些心虚。 他现在万分感谢，过去几天，凌然命令他和马砚麟，阅读了大量的断指再植的护理类资料。 吕文斌一边回忆，一边在内心做着判断权衡。 如果有可能的话，他现在更希望凌然能到场指导。 但是，作为急诊科出身的住院医，吕文斌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高阶医生是不会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等待着病人上门，以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住院楼内的病房内，有的是满当当的病人，等待着高阶医生来提供服务。 不论是急诊室还是住院部，直面患者的一线医生，都只能是吕文斌这样的住院医，或稍高一些的主治。 “吕医生？”做好了静脉通道的护士提醒了一声。 吕文斌知道必须要用药了，凌然不在现场，不能查体，就是打电话给他，也不一定来得及，更不一定得到最恰当的答案。 好在吕文斌是急诊科出身的住院医，此前四五年时间里，他处理过的急诊案例也有数百例了，望着眼前苍白的手指，吕文斌定定神，下令道：“静脉用肝素25毫克，哈里多50毫克……” 再想了两秒钟，吕文斌再次下令道：“潘生丁10毫克。” 护士一边重复，一边忙碌起来。 毛鹏海傻呆呆的躺在平床上，看着输液袋，百思不得其解：我前两天抽的更多都没事，为什么今次抽了一口就出问题了？第163章 二次 凌然直接赶到了手术室。 装作坚强的吕文斌顿时松了一口气，连忙报告道：“患者皮温降低2.5摄氏度，皮色惨白，肿胀程度+，我给用了……” “他抽烟了？”凌然并不意外。 尼古丁的依赖性极强，戒断难度并不比大烟之流来的小。 普通人戒烟，在个人有强烈的主观意愿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失败。断指再植的烟民可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指会断，更没做好要戒烟的准备。医生要求的戒烟命令，总会有人不遵守。也是因为这样，欧美才会有大量的骨科医生，拒绝为烟民做断指再植。 吕文斌没想到凌然的反应如此轻微，点点头，再道：“据说是吸了两次，这次只吸了一口。” “多少不重要。”凌然去看了病人的情况，又问：“病人家属签了手术同意书吗？” “签了。我告知他们，怀疑吻合口有栓塞形成，所以要切除吻合口重接动脉，也给他们说了，第二次的风险很大，病人家属坚持保留手指。”吕文斌颇有些沮丧。二次重接就算是成功了，血液循环也可能无法建立，手指日后的功能性，更是不能与之前相提并论了。 对于刚刚开始做断肢再植，并产生成就感的住院医来说，这种事比20个小时的连续工作还要糟心。 凌然向来喜怒不形于色，并不多说什么，只道：“那就做吧。” 重接动脉比断指再植要简单的多，只是多割两刀的事，对他来说，从确认栓塞位置，再到血管重建，无非就是大半个小时的工作量，还是他有意放慢速度的情况。 上一次做断指再植的时候，凌然就考虑到了尼古丁摄入的可能性，因此缝合的时候，多缝了一条血管，以提高血运通过率。 这一次，凌然也尽可能的保护毛海鹏的血管，为血液循环留足了空间。 一场手术做罢，手术室内的几名医护人员，却全都没有聊天的心情。 血循环危象不是瞬间产生的，当如此严重的血管栓塞出现的时候，断指内的血管状况，就不容乐观了。就像是堵车严重到堵死的公路，很可能已有多路段压车了…… 多次损伤的肌体，在尼古丁的刺激下，很可能供应更多的血小板。从文献上来看，让断尾再植的大鼠吸烟，血小板的吸附要增加10%，与之对应的还有内皮细胞的低生长率——只有正常组的五分之一。 凌然可以用外科手段清除吻合口的栓塞，甚至清理的非常干净，可对于断指的血管内部，就只能用药了。 用药和外科手段的最大区别，在于外科手段由医生主导，药品的功效，很多时候却与人本身的适应力有关。 这就好像体育届常有使用禁药的，有的人用了禁药，迅速得到了巨大的突破，有的却是改变不大，甚至还有成绩退步的，归根结底，是不同的人对药物的反应不同。 例如抗凝用的肝素，普遍效果是很不错，总有的人效果极好，或者极差的。 此时此刻，要保住毛海鹏的手指，给他用的药只达到普遍效果，恐怕是不够好的。 吕文斌也看出了这一点，结束手术之后，特意道：“不如我留在医院，看着毛海鹏好了。” 凌然脱下手套和手术服，考虑了几秒钟，道：“可以。” “我尽量保住手指。”吕文斌熟悉了凌然的性子，又主动道：“那我明天就不参加手术了。” “可以。明天休息一天，暂停手术。”凌然现在也不要求每天都做大量的手术了。比起tang法缝合来说，断指再植的消耗更大，无论是精神、精力还是时间，皆是如此。 凌然就算身体好，吕文斌和马砚麟迟早也要撑不住的。 毕竟，到了断指再植的阶段，助手的责任也变的大多了，不再是单纯的拉钩侠了。除此以外，两人还有查房、写病历、做医嘱等等琐事，就算是双人替换，也轻松不下来。 经历了今天的烟男插曲，凌然也想要休息休息。 吕文斌则是完全放弃了休息。 断指再植与其他各类外科手术类似，前期的状况最多，若能闯过去，再植的手指就有很大的几率成活。 吕文斌熬了一夜，随时做医嘱来配合药品，期望能提高一些成功率。 第二日的白天，吕文斌依旧是寸步不离毛海鹏。 接着又是一整晚。 在此期间，吕文斌只是间断性的睡一会，但凡有风吹草动，或者手机的定时震动，他就会清醒过来。 这样的生活，吕文斌其实并不生疏，他煮猪蹄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算好时间，该放什么料就放生料，抓紧空闲的时间休息睡觉…… 只是相比猪蹄，想等到断指的颜色变化，太过于艰难了一些。 第三天。 凌然照例查房。 吕文斌头发乱蓬蓬的站了起来，与家属们一起，站到了病床的另一侧。 毛海鹏面无表情的看着前方，手指依旧是灰白一片，甚至带着微微的黑灰色。 “把用药记录给我看一下。”凌然要了病例，自上而下的阅读。 不像是内科医生们，外科医生的用药通常简单粗暴，以解决症状为宗旨，并不追求深层次的因果联系。尽管如此，凌然还是能从吕文斌的医嘱中，看到他的尝试和努力。 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提高恢复能力、增强心肺功能……能做的事，吕文斌都尽可能的做了。 凌然放下病例，看向吕文斌。 吕文斌的眼神飘忽，不愿意与凌然相接。 凌然静静地等待着。 许久，吕文斌终于沙哑着嗓子，道：“保不住了……截肢吧。” 毛海鹏的老婆听到他开口，就有了心理准备，但听到最后，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怎么……怎么还是要截肢呢，用了那么多药，受了两茬苦……” 女人栖栖遑遑的哭着，凌然也只能默默的看着。扪心自问，若是能预知未来的话，他或许会做出不同的决定，譬如直接截肢，更严格的戒烟手段，最起码，可以放弃二次重接，甚至拒绝吕文斌的看护要求，都可以节省大量的资源，省去病人和家属的付出，无论是金钱精力时间，还是精神上的创伤与肉体上的折磨。 但是，如果不能预知未来呢？ 凌然想，他多数还会为毛海鹏断指再植的。 尼古丁并不是必然导致截肢的，毛海鹏也不是必然会抽烟…… “截肢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凌然终于可以给出一次必然的答案了。 女人流着泪，道：“不能不截吗？没有指头怎么行……” “已经坏死的断指，对其他手指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项。最好是现在就送进手术室。”凌然看看表，道：“我们尽快做完。” 病人家属犹豫再三，最终却都是看向了吕文斌。 “只能截。”吕文斌也是无可奈何。 再劝说了几句，家属终于签署了新的知情同意书，毛海鹏也是第一时间，被推入了手术室。 六小时后。 凌然重新站到了毛海鹏的面前。 毛海鹏的手被整个包了起来，手指更是缺损了一只，整个人反而稍稍有了些精神。 看到凌然，毛海鹏稍稍有些激动，口齿不清的说了句“谢谢”，接着就猛烈咳嗽，再说的清楚了一些：“凌医生，麻烦你们了。” “感觉怎么样？”凌然询问。 “还行，不想着恢复了，压力还小点。”毛海鹏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勉强可以说是想开了。 “复健还是要做……唔……”凌然停顿了一下，因为他的面前，刚刚出现了一只新的初级宝箱。 成就：病人的衷心感谢 成就说明：病人的衷心感谢，是对医生的最大褒奖。 奖励：初级宝箱 凌然望着毛海鹏颇感吃惊，能够给出两次“衷心感谢”的病人，他还是第一次见。 他甩甩手，顺便打开了宝箱。 只见一片流光溢彩中，又是一本银灰色的书籍出现，扉页上赫然写着： 间断水平褥式内翻缝合法（专精），又名赫尔斯得缝合法，多用于胃肠道浆肌层缝合。 凌然再吃一惊，开箱两连中，同样是他第一次见。 “截肢了也好，免得以后还担惊受怕。”毛海鹏近乎自言自语的解释，另一只好着的手在床单上，不停的摸索。三更喽迟到的三更，总算是写出来了。 首先，感谢猫腻大大的推荐，有许多读者都是顺着网线杀过来的，欢迎欢迎。 去年七月还在写学霸的时候，我去杭州参加活动，遇到猫腻大大，当时我刚开始考虑新书，问了几个大而化之的问题。我说计划写医疗类小说，并谈了几个构象，立即得到了肯定，一下子信心大增。以此手动联接双方关系，并得到接下来的推论： 《大医凌然》准备了好久，还是写的这么累，三更超难的！ 鸟豚是纯凭坚强的信念，啄出三更的！ 请一定一定，投张月票给他啊！ 以喵为名！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三更喽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64章 《云华日报》 吕文斌趁着周末，提出休假的请求，得到了超常的双日假期。 对于一名住院医来说，能休满两日，基本就属于放大假了。当然，三甲以外的医院不一定如此严格，毕竟，他们工作日也不一定有病人。 霍从军却是不好意思不放吕文斌的假。 凌然的作息时间，大家都看在眼里，一般人还真的扛不住。吕文斌能坚持许久，霍从军也是深感欣慰。 而在内心深处，霍从军同志对吕文斌也要高看一些了。 不管怎么说，人家都是做过一两百例tang法，近10例断指再植的住院医了，就算做的只是一助，依旧……手术台数就是手术台数，在云医搜一圈，有这个资历的不超过4个，昌西省内，有此资历的不超过10人。这样的住院医，固然还是绵羊一头，那也是小群中的领头羊了。 对于有技术的住院医，霍从军还是希望能留下来的。不像是那些没有没有耗费过多少资源的普普通通的住院医，可以放任自流。 而在吕文斌放假期间，凌然也就减少了暂停了断指再植的手术，每天只做少量几个tang法，维持个手热即可。 马砚麟单人做助手，早上3点多钟来，连续做两个手术，中间休息半个小时，再做两个手术就可以回……办公室写病历了，也算是较为轻松的。 凌然则窝在办公室里，继续改自己的论文。 他的论文进度很快，雏形已是基本完成，就剩下填充一些基本内容和资料，尤其是添加一些引用信息等等琐碎工作了。 如果是霍从军一级的主任，或者杜副主任那样的论文“大师”，都会有年轻医生帮忙撰写和补充文章的。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改改图表和数据，确认论文的方向种种就行。 凌然还没有让人给写论文的资格，但自己做也不算太慢。 相比传统的学术机构，医生的论文好写也不好写，既有普通学术论文的特点，也有自己的特色，主要就在于案例的搜集，以及论文方向的总结。 后者其实是比较一致的，你得给自己的文章一个总结，一个升华，而不能是简单的堆砌案例。 但就案例本身来说，医生们的论文就比较特殊了。 因为案例多数是人为基本单位的，你就得有足够多的病人，足够多特别的与普遍的病人，并在记录中做出总结。 凌然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做了大量的手术，才能堆积出合适的病例来——对于任何一个医院来说，百例手术都算是能拿得出手了。300例以上的同类型高级手术，对于主治一级都很难得了。 同样是云医的主治级医生，有些主治做三四年的时间，都不一定有这样的数量，譬如周医生。 “凌然，你上报纸了。”周医生总是第一时间带来各种各样的好消息，在这方面，他仍旧属于高手。 凌然的目光稍稍从电脑上挪开，问：“云华日报吗？” “呀，你都不装模作样的问一下是哪里吗？”周医生撇撇嘴，道：“给你看看吧，竟然还有你的大幅照片，给我们留下的位置就一点点。” 凌然接过他给的报纸，果然看到整版的右上角，有自己站在前面的大幅照片，其他医生虽然同框了，露头的面积却严重不足。 这种照片，凌然其实蛮熟悉的，不以为意的扫了一眼，就看向了内容：《手指保卫战——为了5岁女孩的8根手指》。 凌然笑笑，道：“还真写成大报道了。” “不光手外科出钱了，我们急诊科也出钱了。”周医生点点右下角，有一行指甲盖抠出来的小字：云华医院急诊科凌然…… 周医生很八卦的道：“就这么几个字，咱们霍主任可是大出血了。” 凌然挑挑眉毛：“还出钱了？” “可不是，你看里面的内容，还有说到锦旗和小龙虾呢。”周医生说到此处，道：“报道这种事，都是以院为单位的，不能他们手外科独吞嘛。” “你这个语气有点像是霍主任。” “霍主任的原话，你也觉得我说学的像吧。” 凌然无言以对，默默的给报纸拍了个照，发给了老妈陶萍。 陶萍女士一直有收集关于他的简报，集成厚厚的一本后，有效减少了街坊邻居的串门频率。 急诊科的医生们也纷纷恭喜凌然，各自打趣。 媒体报道对于医生们来说，还是不陌生的，对景时候，就能发挥不错的作用。 在弱鸡一点的医院里，还会有医生将报道自己的报纸扩印出来，用相框裱起来挂墙上。云医的医生倒是不用这么做了——随便拉一个科室主任出来，人家的报道就能挂满办公室了，其他人的难道摆在地上吗？ 虽然如此不能直接拉出来炫耀，有报道总归是能提高知名度的，提到名字和云医的，院里还会给予数百元不等的奖励。 此政策延续至今，奖励也就自然的变成了请客基金。 周医生拉着凌然，笑道：“咱们的传统，你是得请客来着，要不然，择日不如撞日，正好邵老板出院了，咱们就去邵家馆子？” “邵家馆子不错。” “赞成。” “好好好。” 年轻的小医生们都起哄着，年纪大一点的医生就当没听见——大家都急着回家呢。 凌然今天也没有更多的手术要做了，也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下班后。 一群七八人浩浩荡荡的前往邵家馆子。 凌然开着自己的捷达，请周医生坐副驾驶，顺便向他请假一些腹腔手术的要点。 他刚刚拿到的两项技能都是内翻缝合法，无论是垂直褥式内翻缝合法（专精），还是间断水平褥式内翻缝合法（专精），都是针对胃肠道的，也是腹腔手术的主要目标。 凌然对腹腔手术却不熟悉，他甚至连阑尾炎手术都没有做过。 就目前来看，他做的基本都是骨科的活计，若是在手外科里，凌然的发展路线已经相对清晰了，但若是留在急诊科的话，腹腔手术总是要知道一些的。 周医生虽然懒了点，耐心却是蛮好的，于是一路上就给凌然说些细致的小点。 别看《外科学》或者《腹腔手术指导》个顶个的厚，可真到了实操的时候，就会发现内容太过于宽泛了。 上级医生向下级医生的说明自不会如此，周医生又熟悉凌然的操作模式，边说边划，却比凌然看书本视频清晰的多了。 “邵老板。” “先上牛肚。” “啤酒。” 医生们热热闹闹的进了邵家馆子，望着邵老板，目光清澈，表情亲切。 凌然同样是点了牛肚和烤肉，继续与周医生聊着腹腔手术，一边看着邵老板，一边在手里模拟着垂直褥式内翻缝合法的操作。 云华的夜黑的很早。 云华的星亮的很少。 邵家馆子却总是热闹非凡。第165章 论症 邵家馆子。 一如既往的热闹。 繁华的小吃街带来的滚滚人流，进入横街之后，就分散开来，又汇聚于此。 游客食客不分彼此，无论西装革履或拖鞋汗衫，都是馋虫在腹的模样，或入内而坐，或者就站在门口快吃。 邵老板双手抓着大把的小肉串，前面的尖儿翘起来，后面担在铁架子上，只用小拇指和无名指勾着铁签子翻动，动作娴熟而优雅。 比起伙计们，邵老板的号召力就更强了。 医生们多亏打了电话，否则连个座位都混不上。 “邵老板真是把烤肉给玩出花来了。”周医生望着邵老板，一边咽口水，一边赞叹。 “我上次请骨科的人会诊，我看他们弄钉子，弄的还没有邵老板的铁签子舒服。”资深住院医郑培摇头晃脑的嗅着味儿，还用手捋着下巴的短胡须。 “邵老板最经典的还是牛肚。”面貌普通以至于难以被记住名字的住院医笑眯眯的，说着没有人在意的话。 与周医生同年的主治左良才面带神秘微笑，道：“我给你们说，邵老板做的最好的，其实是羊杂。羊杂汤不说，羊杂都好吃的不得了，尤其是羊眼，那个味道，我给你们说……” “好吃？”郑培好奇了起来。 “那肯定好吃啊。”左良才摇摇头，又道：“就是云华这边人都不爱吃羊杂，邵老板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做了。正好那次是胰腺炎吧，应该是胰腺炎那次，他住院出来，就不搞羊杂了。” “那胰腺炎就是羊杂吃出来的吧。”周医生深表怀疑，转头对凌然道：“你没赶上，邵老板胰腺炎的那一次，云华好像是胰腺炎大爆发吧，我一个星期收了10个人都有，动不动就陪普外开腹腔，你今天问的腹腔手术的操作，当时直接就上手了。” “为什么要陪普外开腹腔？”凌然有些奇怪。 “胰腺炎大爆发，普外也忙不过来啊，就抓壮丁呗。”周医生感慨道：“我当时一天陪着做了4台手术，简直惨绝人寰。” 凌然瞅瞅周医生，没太理解。 左良才这时候咳咳两声，道：“话说，邵老板刚才开始，就把手搭在左腹了。” 被他这么一说，几名医生立即就转头看了过去，一个个神色认真。 “如果是邵老板的话，会不会是结肠炎？”周医生缓缓开口，又道：“肾结石的可能也有，但他是经常体检的人，又刚从医院出来，不会现在肾结石的。” 郑培边听边想，道：“刚才就说胰腺炎，会不会是邵老板出来以后，又暴饮暴食了？” 周医生摇头：“才出院的人，再说了，邵老板得过一次胰腺炎了，至少都要注意一些吧，我猜不会是食物的问题。” “难说，自家店里做的东西总要尝一尝吧。他在医院里吃的那么清单，出来一下子尝的油腻了，或者不干净的油什么的，还是有可能的。” “邵老板用油还是讲究的。”左良才用说公道话的语气，道：“我压三成结肠炎，三成输尿管炎，四成存疑。” 凌然这时候缓缓的道：“邵老板换了手。” 众人齐齐一声“咦”，再看过去，果然见邵老板左手抓着烤肉，右手拄着腹部。 郑培摸着胡子，道：“右腹疼痛，本来首先考虑阑尾炎，但邵老板的阑尾，应该早就不在了吧。” “杜副主任主刀割的，我记得。”左良才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这么一看，还真是肠炎和输卵管炎的可能性比较大。”周医生向同年左良才点点头。他们当年都是一起轮转内科的。 旁边普丑轻声道：“如果右腹隐痛的话，是不是还可以考虑肝脏和胆囊的问题。” “肝脏不可能，肝脏病变的话，他之前住院就查出来了，相比你说的两个问题，胆囊的可能性更大。”周医生很专业的给出了进一步的判断，接着又道：“如果左右同时隐痛的话，应该就是肠炎吧。” “恩，肠痉挛会更疼一点。”左良才说着起身道：“我去给他做个体格检查。” 他话音刚落，就听凌然道：“又换手了。” 众人赫然发现，邵老板的手，已经是摸到了心脏的位置。 “邵老板有先天性心脏病。” “当年做好了的。” “这个还是高危因素的。” “小郑的心肺复苏做的好，你准备一下啊。” 医生们吃着新端上来的牛肚，认认真真的做着分析，像是做会诊似的。 一般的科室级的会诊，也就是两三名主治参与。 倒是一名易被忽略的住院医，此时期期艾艾的道：“你们说，邵老板会不会是在围巾上擦手？” 几名医生盯着邵老板看了起来。 一会儿，众医齐齐发出“哦”的声音。 凌然亦是有些遗憾的看看邵老板的腹部。 如果真的是结肠炎的话，刚学的技能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他此前也没有做过腹腔下的手术，要是从阑尾炎做起的话，其实得积累一段时间了。 即使是专科医生，其实也都会一些腹腔下的手术的。普外普外，既然叫做普通外科，自然是外科中的基础，外科医生多多少少都得懂一些。 “烤肉好了。”邵老板拿着小串的肉串过来，给医生们的桌子上分了一半。 医生们目光灼灼的盯着他。 “再烤出来的再拿哈，凉了就不好吃了。”邵老板拿着剩下的烤串，准备分给其他桌的客人。 医生们细细的审视着邵老板。 邵老板有些心虚，又拿10串，放到医生们的桌上，道：“你们先吃嘛，不够再喊我。” 医生们用眼神讨论着。 “那个……我脸色还好吧。”邵老板先给自己照镜子。 有的医生点头，又的医生摇头。 邵老板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这下次，刚刚点头的医生摇头了，摇头的医生点头了。 邵老板急了：“究竟是……” 噗通。 房内一声闷响，几秒钟后，就听一名伙计用冷静的语调喊：“老板，仨儿晕倒了。” 几名医生“唰”的站起来，只有周医生习惯性的往后缩了缩。 坐在最外面的左良才和郑培，快步前往事发地点。 须臾，两人一人端着一盆牛肚回来了。 “中暑。” “热晕的。” 两人差不多同时感慨了一句。 邵老板莫名的觉得浑身一轻，连忙回身，继续烤肉去了。勤奋的求个月票 @@﻿ 没想到竟然真的被顺着网线砍杀了一通。 好惨好惨。 我以为读者是爱看我的文，结果骂我的评论更多啊，想我为了多几个本章说而绞尽脑汁编段子，没想到只要说点违禁词，再躺下亮出肚皮，任人…… 这种卖法现在好像不允许了。 总而言之，就想表达一下勤奋的精神：鸟从去年开始构思，历经准备资料，攒存稿，存稿用完，卖萌，卖惨，卖肚皮…… 就是希望大家能看到一只奋发图强、废寝忘食、埋头苦干、将勤补拙、悬梁刺股，闻鸡起舞的……汪。 真的是很苦啊。 具体怎么苦，咱们放下次单章再说。 今天先用勤奋求个票。 离第10名就一步之遥了，只要一个班的同学抖抖手，投个票，就有可能向前窜一步了。 求月票！ 求支持！ 汪！ …… 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正在手打中，客官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需要重新刷新页面，才能获取最新更新！Ps:书友们，我是志鸟村，推荐一款免费App，支持下载、听书、零广告、多种阅读模式。请您关注：dazhuzaiyuedu（）书友们快关注起来吧！ 小编正在拼命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需要重新刷新页面，才能获取最新更新！《大医凌然》勤奋的求个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66章 逆行法 周一。 凌然带着自己的论文，精神抖擞的来到云华医院。 清晨五点的医院，正在缓慢的清醒当中。数以十计的早餐推车，占领了云医的几条行人通道。前往停车场的路上，保安们也开始收费了。最活跃的是黄牛党们，他们贩卖出名的专家号码，无论是主任号还是副主任号，皆以名气论，公平公道，以至于医生们偶尔也以此价格来打趣。 门诊的收费台前，也开始排出了漫漫长队，13块或17块的专家门诊是他们的首选，只有专家号挂完了，才会有人选择5块或7块的普通门诊。 混迹其中的黄牛党，又可以将17块的专家号，提价到60块，想80块，甚至180块卖出。 潘华带着“日本专家”回来的当月，专家号最高卖到500元，在云华医院也是少见的。 比起明星演唱会之类的黄牛票，医院的黄牛票就更显的一本万利了。专家们每周都会出诊，既不愁卖出，供应量又很稳定，交易还以现款为主…… 急诊楼反而更加安宁一些。 晚上的病人都被安顿好了，白天的病人还没有来，接诊区的护士都有些昏昏欲睡。 “给你们带了一些水果。”凌然将一袋家里拿来的水果放在了候诊台上。 两名小护士惊喜的道：“凌医生好客气。” “应该的。”凌然对礼尚往来的认识还是蛮深的。他现在经常收到护士小姐姐和医生小姐姐和病人小姐姐和家属小姐姐以及大姐姐和其他人的礼物，总归是要回报一二的。好在凌然的老妈陶萍一直在给凌然准备回礼，物资供应面前充足。 “哇，葡萄好新鲜啊……” “还有苹果，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两名护士小姐姐不管真假，总归是对凌然的礼物表示了好感。 “葡萄和苹果都是街坊的亲戚朋友种的，我家每年都有提前定一些，到了采摘季节就可以随时送到家里来。”凌然特意说明，又道：“虽然还是用了化肥农药，但是都在标准内，很好清理的。” 两名小护士兴奋的连连点头，异口同声道：“凌医生最好了。” 凌然微笑入内，再将写好的论文放在霍从军的桌子上，就换了白大褂，前往手术区。 在手术区再换洗手服，入内经过休息室，毫不意外的闻到了卤肉的味道。 凌然微笑入内，赫然发现一个平盘，堆了十几只猪蹄，右下方还放着一个小牌子，挂着二维码，旁边还写着说明：为平衡收支，猪蹄每只19.9元，请自行付款。 再抬头，才见吕文斌笑容满面的站在桌子旁边，白大褂越看越像是厨子穿的。 “手术准备好了吗？”凌然的关注点始终是手术室，猪蹄什么的……好吃当然也很有用。 凌然说话的同时掏出手机，扫码了一只猪蹄。 吕文斌从底下捞了一只大的，双手递给凌然，再笑道：“手术室都备好了。麻醉医生还是苏嘉福，和磁共振的片子也都放里面了。38岁的空调工，装空调的时候手卡住了，租售食指旋转撕脱性离断，皮肤缺损比较严重，肌腱和血管都有抽脱。” 相比切割伤，旋转撕脱性的离断要严重的多。 对于医生来说，再植的成活率也会降低。 凌然缓缓点头，问：“患者和家属对手术的期望值是什么？他们知道完全恢复的可能性近乎于零吧。” “家属理解。”吕文斌道：“我告知他们会植皮和移植血管了，手指变短也是必然情况。家属表示能够接受的。不过，患者希望能够尽可能好的恢复手部功能，另外恢复的快一些，能早点重新工作。” 吕文斌说着停顿了一下，又道：“病人的家庭条件不太好，对于医疗费用，也比较在意。” 凌然微微点头，对于断指再植来说，这些都算是正常范围内的要求。 断指再植遇到最多的病人就是产业工人。产业工人对于外表的在意程度比较低，更更关注的还是生存能力，以及医疗负担。 “入内吧。”凌然丢掉猪蹄骨头，再去抹干净嘴，洗干净手，进入手术室内。又在护士的帮助下，穿上覆盖全身的手术服。 此时的手术室内，就处于近乎无菌的状态了。 不过，急诊科的手术室，无菌标准向来不高，手外科也是如此。毕竟，病人每次入内的时候，都不可能对其做彻底的清洁。 神经外科做颅脑的手术室可以，心胸外科的手术室也可以较好的杜绝外来污染物，急诊科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手外科同样没有。 同样不会有高洁净度手术室的还包括普外科，当一包屎喷到房顶的时候，任何高洁净度手术室都要抓瞎。 凌然照例先阅读核磁共振片。吕文斌和马砚麟一起解开包裹在患者手上的毛巾，并尝试着清理患者非手术位的油污。 等凌然读好了片子回来，再接着进行清创。 只见他的腰和颈部保持挺直，双腿分开，肘和腕部都被稳稳的支撑着，精神高度集中…… 吕文斌和马砚麟都是边看边学。 外科医生里面，最注意术姿（手术姿势）的就是显微外科。因为显微外科是典型的体力外科，需要长时间的专注不说，身体的负担也是极其严重的。 没有一个良好的术姿，显微外科的医生不等成名成家，自己就该上手术台了。 “灯低一点。”凌然命令了一句，巡回护士立即过来，将患手一层的照灯往下压了压。 照灯的主要功能是保持温度。 断指再植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手部的温度，一旦血液温度降低的太厉害，再植的断指想要成活就很困难了。 与此同时，麻醉医生苏嘉福也打点起精神，随时关注着监视器，时刻准备处理血管痉挛和血液凝结的问题。 在手术室里，除了肝素以外，医生还可以使用数支罂@粟碱，后者的抗凝效果更突出，属于超级有效的特效药，在很长时间里，大概都无法被淘汰。 “今天采用逆行法。”凌然做完了清创，也就做出了决定。 顺行和逆行是相对于缝合的顺序来说的。 所谓顺行，是先固定骨关节，再缝伸肌腱，然后指背肌腱，指背皮肤，再缝屈肌腱、动脉和神经，最后指掌侧皮肤缝合。可以看做是先易后难。 逆行基本就是反过来，缝好了最难的动脉、神经和屈肌腱，再做关节和伸肌腱等。 新人做手术一般都是顺行，能够一步步的完成更多的步骤，并一步步的建立信心。逆行就属于较为高端的操作了，只有少数医生才会采用。 凌然如果只是大师级的断指再植，或许就会只掌握顺行法，也就是现在的完美级，才让他能熟练的使用逆行法。 顺行逆行在结果上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区别主要是医生的习惯、患者的状态，以及对风险的掌控能力。 就撕脱性的伤口来说，骨关节的固定相对更轻松，动脉和肌腱再植就是重中之重了。 凌然和马砚麟各在双人双目显微镜的一边，吕文斌则自用一台高倍显微镜，自右手臂的上游，截取病人自体血管，以供移植。 动脉要移植，静脉也要移植，皮瓣更要大面积的移植。 这一根手指，三人做了2个小时，才做完了最难的部分。 “再装一个10-0。”凌然稍有些疲惫，眼睛却没有离开显微镜，生怕丢失视野。 嗤。 手术室门被打开了，刘护士笑盈盈的进门：“你们出来了记得领鸡蛋啊。一人一盒土鸡蛋，一盒咸鸭蛋，副主任以上有多一盒4个的土豆。” 停顿了一下，刘护士又道：“凌医生，霍主任让你领他的那份。” “哦。”凌然依旧没有抬头。 吕文斌和马砚麟同样如此。 刘护士早就习惯了，笑呵呵的又去隔壁手术室通知去了。第167章 麻醉科论文 一个撕脱性的食指，让凌然做了三个小时有余，才算是做完。 等凌然剪短线，丢下剪刀的时候，别说是两名助手了，护士都是“嘤咛”一声，瘫软的样子。 “显微外科真的好累。”小护士王佳哼哼唧唧的，她是急诊科的护士，习惯的是大开大合的伤口和澎湃的鲜血，对于越玩越精细的断指再植，多少有些不能适应。 巡回护士跟着点头：“三个多小时的心梗病人都可以宣布死亡了，我们就做了一根手指。” “最可怜的是手术费和tang法的差不多。”王佳可怜兮兮的模样，看看吕文斌，道：“买根猪蹄就不剩下什么了。” “那就省下钱来减肥吧。” “不，我要正常两倍大的猪蹄。”王佳手插着腰，气势十足。 吕文斌呵呵的笑两声，道：“我的脚可能肿的有两倍大。” 做手术的时间长的，拖鞋都有穿不进去的，脚肿可以说是外科医生的职业病了。 凌然也是累的够呛，用抓法给自己拿了一会脖子，听他们说的可怜，顺手取了张纱布，就给吕文斌和马砚麟各自推拿了两分钟脖颈。 年纪轻轻没人爱护的一只住院医，一只规培医，哪里享受过这个，两个人的眼睛都快瞪出来了，几个小时的注意力集中什么的，完全不觉得辛苦了。 等给他们两人推拿结束，凌然再抬起头来，就见王佳星星眼的望着自己，手里捧着一只纱布。 “纱布的数量要点清楚哦。”凌然提醒了一句，顺手结果纱布，手拿在了王佳的脖子上。 王佳“啊”的一声，就没了声息。 再给巡回护士推拿之后，凌然看向了麻醉医生苏嘉福。 苏嘉福呵呵的笑两声，道：“我没那么累，就不浪费你时间了……不过……” 苏嘉福一只手搓着圆凳，很不好意思的模样。 凌然很配合“恩”了一声。 “咱们单独聊聊？”苏嘉福道。 “好。”凌然向来直接，再转头对吕文斌道：“你帮我去取东西吧，鸡蛋和土豆可以卤吗？” 有些疲倦的吕文斌立即精神起来：“当然可以了，卤鸡蛋多好吃啊，以后做手术的时候累了就吃一颗，又饱肚子又好吃。土豆更好，土豆煮出来，是沙沙的感觉，和红薯有点黏的感觉不太一样，而且，土豆本身没什么味道，白水煮出来的就撒盐，用卤汤煮，就要稍微调一下了……” “那你把鸡蛋和土豆煮好了，就拿到休息室来。咸鸭蛋拿给马砚麟好了。”凌然知道，规培医也是没有科室福利的，毕竟，他们也不算是科室的编制。 马砚麟不知怎的，热血一下子就涌上了脑袋，连声道：“不行不行，那个是霍主任分给你的……” “就这样吧。”凌然懒得争执。 马砚麟更加不好意思的道：“要不我拿一点就好了，剩下的可以留下来做早餐，午餐也行。” 凌然深深的看了马砚麟一眼，道：“我最近不准备带饭。” 说完，凌然就喊苏嘉福出门去了。 手术室里，吕文斌笑嘻嘻的看了马砚麟一眼：“傻了吧，你什么时候时间见凌医生缺吃的了？” 王佳护士赞同的“恩恩”两声，道：“吃多了咸蛋也不好，我们都给凌医生配好全营养的餐点了……唔……” 她一把捂住嘴，以免泄露出更多的情报出去。 马砚麟和吕文斌都只是“呵呵”的笑两声罢了，有些秘密，只有当事人才觉得是秘密。凌然被投食月余，明眼人都看出来了，那明显是有组织行为。 …… 凌然将手术服和手套种种，丢入了抛弃用的圆筒，再问苏嘉福：“你想聊什么？” “那个……我听说你写了好几篇论文了。”苏嘉福说话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瞬间就鄙视自己：怎么说都是高考600多分的汉子，怕什么？ 这样安慰了自己，苏嘉福再看着凌然的时候，就更加不好意思了。 凌然道：“是有写过。” 苏嘉福摸摸脑袋，道：“那个，我最近也在写论文。” “哦。” “断指再植的麻醉要求很高，我最近也查了一些资料，又有了一些经验，就想总结总结，发一篇论文。”苏嘉福说的很谦虚。比起tang法或者大部分的三级手术，断指再植的麻醉要求都是较高。 首先，断指再植的时间很长，动辄三四个小时，七八个小时的也很常见，麻醉既要维持镇痛，还要保证患处的血供，不能发生血危现象。 这里的每一项要求，对于麻醉医生的要求都不低，采用现成的麻醉方案是否能坚持这么长时间都是两说，更不要说许多麻醉医生是有用药习惯和倾向的。 苏嘉福也是跟着做了多场的断指再植，才有资格陪着凌然做断指再植，而在最近一段时间的麻醉过程中，苏嘉福一边排除风险，保证麻醉质量，另一方面，也是积累了经验。 与外科医生类似，麻醉医生想要晋升，同样需要发表论文。 苏嘉福在麻醉科内缺少内援，很自然的就想到了凌然……和他背后的霍从军。 苏嘉福很快提出了建议：“我们可以合作发表论文，并列第一作者，但我要在前面……另外，我要用咱们一起做过的断指再植的案例……” “为什么不重新设计病案？”凌然打断了苏嘉福的话。就他所知，如果不是非典型的案例，采用几个常规病案做基础来发表的医学论文，是较难通过的。 所以凌然才会写xxx例tang法手术探索之类的题目。 苏嘉福却是被凌然给说愣了：“我们总共就有这么多个病案……” “你不如总结几个预设性的问题，我们通过病案来证实。”凌然给出了他的意见。 高考600多分的苏嘉福陷入了常考。 “如果要多做病案分析，最好能有一点补助。”苏嘉福说的有些心虚，又道：“我在麻醉科没有申请道经费，不知道急诊科能不能帮忙出一点。” 他拉了凌然一起，也是为了能弄到一点经费。 写论文，通常是不用多少经费的，但若是一直没有，也是恼人。 凌然的回答，干脆极了，道：“我们去找霍主任要。” 等苏嘉福弄清楚凌然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霍从军的面前。感谢大家的月票我其实都已经想好了三更后的感言了，特骄傲那种。 没写出来，就单纯的感谢一下大家。 月票前10了，想想也是蛮难得的，就我这个渣速度，惭愧惭愧，感谢感谢。 等我明天睡醒了，泡一杯特浓的咖啡，吸氧，吃参片，然后，看看能有啥收获。 ……《大医凌然》感谢大家的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67章 三点要求 “凌然，你先回去做事。”霍从军双手负在后面，一副高人的做派，科主任的气势绷的足足的。 “好。”凌然自无所谓，要不是断指再植太累，他早就一个接一个的做下去了，现在却是需要休息一番。 看着凌然离开了办公室，霍从军呼的转过来，再用虎眼望着苏嘉福。 苏嘉福弱弱的，手都不知道该摆哪里。 霍从军没有等待太久，就缓缓道：“我们急诊科经费，支持麻醉医生也是可以的，但我有三点要求……” 苏嘉福暗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 他不点头也不行，麻醉科的经费本来就少，他又拿不到，总不能用自己那点可怜的工资去买材料。再一个，像是霍从军这么凶的主任，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苏嘉福也没什么反抗的空间。 霍从军微微点头，道：“第一，你的论文要有凌然的名字，第一并列作者。” “这个我已经答应了。”苏嘉福赶紧道。 “第二，既然要写论文了，你就得多来几篇，不能拿了经费就来一篇吧，两篇算是起步，如果能发三篇的话，你下次的经费我也帮你出了。”霍从军气势如虹。 苏嘉福心里已经笑开了花，表面上依旧踌躇。 有钱就能写出论文来，尤其是对现在的医生来说，投入的那点时间，根本就不算什么。医生的时间有什么值钱的，加班一晚上都不一定有几十块。 甚至第三篇还能换回更多的经费来，苏嘉福就更高兴了。 不过，他表面上还是要装作为难的样子，问：“都要写名字？” “这不是废话吗。你看我像是做慈善的吗？”霍从军的眼睛瞪起来的时候，高考400分以上的孩子都不敢与之对视。 高考600分的苏嘉福更是恨不得把头塞进腹腔里，小声道：“那个……两篇也行，就是……” “就这么定了。”霍从军堂堂大主任，哪里会和一个小主治腻歪来腻味去的。 苏嘉福心下得意，又怕被看出来，低声问：“霍主任，两篇论文都写凌然的名字？” “恩。”霍从军的语气舒缓下来，道：“凌然是本科生，要转正留在云医，光说做手术不好说的，得多几篇文章，他自己发的是自己的，合作论文也得有。两条腿走路嘛，都不能落下了。” 苏嘉福莫名的涌出一股子酸楚来。想他在麻醉科兢兢业业，日日加班，夜夜加班，没有女朋友……到头来想写篇论文，科主任一毛钱都不肯批，结果人家凌然…… 对比急诊科的待遇，苏嘉福真想跳槽了算。 “霍主任，第三点要求呢？”苏嘉福收敛情绪，郑重的询问。 霍从军皱皱眉：“什么第三点？” “您刚才说有三点要求。” “哦……”霍从军拉着长长的音调，想了半天，道：“记好账，别算错数了。” “哦。”苏嘉福不敢多说，逃出了急诊科的办公室。 浑浑噩噩出来，浑浑噩噩的回到手术室，苏嘉福一路上都没有得到一声问候。 在大家眼里，麻醉医生原本就是这样的。 “敲定了吗？”正在做手术的凌然，却是抬了抬头，问了苏嘉福一句。 苏嘉福看着凌然，眼泪险些流出来。 他低低头，默默的从正在工作的麻醉科同事的屁股底下抽出自己的圆凳，道：“说好了，霍主任给了4000块的经费，说是后面不够再给。” “后面再给就是不给的意思。”被抽走圆凳的麻醉科医生呵呵笑两声，又道：“不过，老苏可以啊，从急诊科都能弄到4000块了。” “你也弄到了？”苏嘉福一听就听明白了。 “恩，骨科给分了一万多。”这位有点得意。 “骨科还是有钱的。”苏嘉福心里更加苦涩了。 凌然却是一边接骨头，一边道：“经费只要写论文足够用就可以了吧？” 苏嘉福愣了一下，才意识到他是在帮自己说话，回答的都不顺畅了，“啊……”了半天，才道：“是这么说没错，但经费还是要多一点……” “按照你之前的思路，我已经找了四个案例了，发到你邮箱了，你看看吧。”凌然继续接骨，没有理会苏嘉福多多益善的说辞。 苏嘉福于是不再多说，打开邮箱，默默的读了起来。 他原本是坐在监视仪旁边读的，读着读着，就悄悄从监视仪旁边挪走了。 有些东西，还是不要让同行看到为妙。 苏嘉福低头读着凌然的邮件，越读越清醒，此前的浑浑噩噩已是彻底消失不见了。 按照苏嘉福此前的构象，他就想写一篇诸如《多例断指再植的麻醉经验》，或者是《断指再植手术采用XXX麻醉的效果》。这样的文章，好好修饰一下，或许能发表在十八线的小期刊上，或者好一点，再找找人什么的，能发表一篇省级核心期刊。 就学术而言，省级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什么都不算，就是几千字的文字罢了。 但在医院系统里，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有国家级核心期刊，甚至SCI发表，所以，省级核心期刊就足够评职称的最低要求了。不能加分，但是能论资排辈。 至于SCI 或者国家级核心期刊什么的，就是破格提拔的基础条件了。主治升副主任要5年或者7年，你不相等，那就发文章。 副主任升主任，科室没有名额聘了，你想院里给，那就发文章。 谁都想发好文章，好文章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凌然反而丢给了苏嘉福一个不错的新方向：更深入的讨论麻醉与血管危象的关系。 作为完美级断指再植技术的掌握着，凌然对相关信息的掌握也是一流的。若是大师级的断指再植技术，就用不着了解麻醉方面的东西，知道知道也就罢了。 完美级则有些面面俱到的意思。 凌然交给苏嘉福的方向，就是一个面面俱到但不深入的课题。对于麻醉科的医生来说，这样的课题自然是具有相当的意义的。 只要写出来，肯定是能发一篇好文章的。 甚至连最需要的案例，凌然都配合的给他找了出来。 由不得苏嘉福不激动。 对麻醉科的医生来说，他们找案例比外科医生还麻烦些。事实上，普通的外科医生也没有多少找案例的能力。 只有凌然这样的，有资格自己选病例选病人的，才能较为轻松的得到案例。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能做出来。 云华手外科能做断指再植的医生，起码都是资深主治或副主任了，放在别的医院，还能高个一半级，苏嘉福想找他们配合，面子都不够用。 这时候，苏嘉福突然觉得，自己找凌然一起写文章，实在是再明智不过的决定。 “凌医生，那咱们就按照这四个案例来走吧。”苏嘉福看好了，赶忙找凌然确认。 “四个案例足够吗？”凌然已经扯来了显微镜，玩弄起了血管，并不抬头。 “足够了，足够了，这样的案例找4个就不容易了。” “也挺容易的，我找的就是今天省内发生的病例，你如果确认了，就找霍主任安排，让他将人送过来就行了。”凌然说的非常轻松。 “要找霍主任安排？”苏嘉福想到霍从军的脸色，腿都要软。 吕文斌一听就觉得是好熟悉的情绪，嘿嘿笑两声：“苏医生你别怕，霍主任其实蛮好相处的。” “那小吕去找一下霍主任，把病人敲定，该送过来了。”凌然耸耸脖子，想到将有4个病人送过来，浑身都热络起来。 吕文斌：……第169章 精力充沛 苏嘉福跟着凌然做手术到傍晚，就在医院里睡了几个小时，凌晨三点再爬起来麻翻某彪形大汉的时候，一股幸福感油然而生…… 麻翻一个，就积累一个案例，再麻翻一个，又能积累一个案例……他以前跟着其他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可没有这么方便。 显微外科的手术，一般医生都不会一个接一个的做。 类似的如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五十多岁快60岁的人了，晚上9点开始做手术，开颅就开到10点多钟，再慢悠悠的把手术做完，轻轻松松过凌晨。等他回家休息去了，手术室再让给50岁出头的副主任医师来用，凌晨1点开始做手术，开颅到两点多三点，再等把手术做完了，得，也不用回家了。 这么熬一晚上，两位医生第二天再上班，最多再做一台手术就到极限了，麻醉医生没有那么累，想跟着再麻人也没机会。 断指再植的复杂程度低一点，但辛苦程度是类似的。 愿意天天做断指再植的医生凤毛麟角，能够天天做断指再植的医生更少。 凌然却是不同于大多数人。 他当年做tang法的时候，一天能做十例八例，做的酣畅淋漓，如今做断指也能一日三起，刀耕不辍。 这种效率，自然是麻醉医生最喜欢的。 从凌晨三点开始，到中午时间，凌然再次完成两例断指再植，爽的苏嘉福浑身打颤。 “凌医生，我趁着空闲的时间，把论文大纲写好了，你来看看。”原本苏嘉福是不准备给凌然大纲的，案例换论文署名，基本就是等价交换，谈不上太多的合作关系。 现在就不一样了，凌然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又帮他要到了经费，甚至安排好了案例，并亲自做完了，苏嘉福又怎么会吝啬于大纲的分享。 何况，凌然的想法说不定更好呢。 两人坐到了休息室里，一边啃猪蹄，一边聊大纲。 凌然对麻醉学是不懂的，对断指再植的理解却是绝对超纲，默默的看了几分钟，再用手术刀将猪蹄上的每一丝肉都剔下来，凌然吁了口气，道：“其他都没有问题，样本会不会太少了？你就计划12个案例？” “12个案例都要很久了。今天的4个案例算是很不错了，再搜集8个案例不知道要何年何月……”苏嘉福说归说，眼睛却瞅着凌然。 让他搜集相关案例，那将是非常花费时间的。 就算麻醉科配合，将他留在急诊科，或者送到手外科，其所需要的血管危象的病例也不一定能遇到多少个，遇到的也不知道是否符合要求…… 凌然则不同，他是能够根据病例来挑人的。 在苏嘉福期待的眼神下，凌然刚要开口，却听旁边的吕文斌咳咳两声，道：“苏医生，我们做这么多的案例，做的累死，你的文章是准备发到哪里啊？” 苏嘉福愣了一下，再小声道：“肯定是奔着核心去的。” “中文核心？”吕文斌追问了一句。 “科技核心也算吧。”苏嘉福弱弱的说了一句。 所谓核心期刊，实质上是一个数据库。如中文核心，全名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因为是北大图书馆牵头做的，所以又名北大核心。就是由北大图书馆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和判断，确定一批中文期刊列入数据库。发表文章到这些期刊上，就是发表了核心期刊。 相应的，科技核心是指“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通常认为，科技核心是要比北大核心弱一点的，也就是更好发表的。 苏嘉福看着凌然的脸，又补了一句：“科技核心在咱们医院是算A刊的，足够用了。” A刊B刊或者C刊是各个单位自己决定的。云华医院在内部认定的时候，要求受聘副主任的必须发表一篇A刊，受聘主任的必须发表两篇A刊，受聘主治就只需要一篇B刊了，除此以外，每年打分的时候，不同级别的期刊的分数也不同。 当然，这是最低控制线，不同的科室又会有自己科室内的政策，像是急诊科就没有更多要求，精英手外科则对副主任就有SCI的要求。 麻醉科施行的也是医院的标准，因此，对苏嘉福和凌然来说，若只是奔着评职称去的话，A刊的火力就足够了。 吕文斌却是撇撇嘴，道：“我们凌医生是发表过中华牌的，你就发表一篇科技核心，把大家使的团团转啊。” 中华牌指的是中华打头的一批期刊，由中华医学会主办，影响因子普遍较高，很多的发表难度都是超过SCI的，在医生圈子里，是比核心期刊更高档的一流了。 苏嘉福不由的脸一红，道：“我知道凌医生发过《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但是，鱿鱼海参吃了，就不吃红烧肉了吗？” “你这个理论说的……”吕文斌回头看看自己的猪蹄，总觉得贬低红烧肉不太好。 “要是能发表中华牌的，我也想发表啊。”苏嘉福的年龄大一些，高考600多分的智商转起来，默默的掏出手机，刷了猪蹄旁的二维码，一口气买了四只猪蹄，分别递给凌然、吕文斌和马砚麟，再给自己留一根，才笑道：“我是这么考虑的，咱先积累素材，有了病案的基础了，我再来写文章，到时候，中华牌有希望，我就送中华牌的，中华牌的没希望，我再来中文核心，实在不行，科技核心肯定能发，至少不会白浪费时间。” 他此前就已说好，会给吕文斌和马砚麟第二作者。对于规培医马砚麟来说，那自然是欢呼雀跃的好事了，但要收买吕文斌则有点不足够。 毕竟，以第二作者署名的文章，在评职称的时候是没用的，功利的看，第二作者也就是好看罢了，最多积累一个数字。 不过，看看手里的猪蹄，吕文斌的态度稍有些松动，看向凌然，道：“凌医生，你怎么说。” “你觉得多少个案例，能发表一篇中华牌的？”凌然轻轻的一句话，却震的其他三人眼皮子直跳。 “三……三十几个四十个案例的话，再加上随访，应该能上。”苏嘉福咬咬牙，再道：“随访都交给我就好了，您只要能凑够足够的案例。” 不等凌然点头，他的眼前就是一道金光闪过： 任务：五十例断指再植。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凌然表情不变，道：“我们做50例，剩下的交给你了。” 说完，凌然吃光了猪蹄，掏出手机，在三人惶恐的目光中，打给了霍从军： “霍主任，我们商量好了，准备做50例的断指再植，对，要求和之前的一样……我们也可以积累案例素材，之后以手外科的视角写一篇论文……好，50例断指再植，两篇论文！” 放下手机，凌然淡定的对吕文斌和马砚麟道：“你们可以睡个午觉，下午就有新病人送过来了。” “您不累啊。”吕文斌说话的时候，嘴角都在发颤。 “我啊……我感觉还是精力充沛的。”凌然说的是自己目前总计110瓶的精力药剂的库存。第170章 求您再讨一房小的 晚上八点半，凌然走出手术室，显露出了些微的疲倦。 他刚刚又做了一例断指再植，等于是全天完成了三例，共计5只断指，基本达到了云华手外科的高段记录。 5根手指，吕文斌参与了4根，马砚麟参与了3根，重叠的部分，是两人分别做二助的结果。 tang法是要一个助手就能做的手术，一助主要就是用来拉钩的，断指再植就截然不同了。从骨缝到皮，还要缝好血管和神经，稍微有点非典型的情况，就需要第二助手来帮忙了。 做的最多的吕文斌，走路都是发颤的。全程跟随的苏嘉福直接没出门，就在圆凳上瘫着假寐，不知道的还以为被自己麻翻了。 马砚麟也好不到哪里去，看到手术室外宽敞的走廊，他都有想哭的冲动。 “活太重了。”马砚麟哆嗦着喝水，喝了两次才喝进去。 他做第二助手，最惨的是位置不好。主刀大马金刀的坐在显微镜前，一助坐在对面，二助就要颠颠的跑动，最重要的是不能侵入主刀和一助的区域，否则就不是助手，而是干扰手术了。 但一个人的手指就那么大一点，二助常常为了让出位置，就得采用奇怪的站位和姿势，做一场手术还可以仗着年轻，三场手术做下来，马砚麟感觉自己已经要废了。 凌然也看出来了，有些遗憾的道：“小马去休息吧，明天早点来上班就好了。” “啊？” “咦？” 马砚麟和吕文斌都叫了出来。 凌然话里的信息量太大了。 马砚麟小心翼翼的问：“明早还要做手术吗？几点钟？” 凌然道：“睡醒了再来吧，三点四点都可以。” 马砚麟抬头看看走廊的钟表，时针都奔着9点去了。再掐指一算，到四点总共才7个小时，如果算上回家的时间…… “算了，我睡医院了。”马砚麟也不啰嗦，他当然可以不来医院的，上级医生又不是奴隶主，若是遇到反抗激烈的，也是没有多少办法。 马砚麟还是舍不得眼下的机会。如果不是凌然的话，做断指再植对他可能是四五年以后才有机会触碰的，运气更差一点的话，成为主治都碰不到断指再植也是有可能的。 断指再植是手外科最高端的四级手术之一了，就是在骨科范围内，也是顶层一级，普通的髋关节置换也不见得能高出一头，最重要的是，能做的像是凌然这么好的医生，能有几个？ 前些天的5岁幼儿的8指再植，其视频已经在医院内部传疯了，甚至隐隐有传到外院的趋势，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凌然的技术水平在云医手外科也是顶尖的。换言之，凌然断指再植的水平就是昌西省内顶尖的。 给这样的医生做助手，累是必然的，机会则更加难得，外科医生向来如此，那些每日在手术室里呆15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的手术狂魔，不止在云医，在全国和全世界范围内都不稀罕。 马砚麟快步离开，到一线医生休息室里，倒头就睡。 吕文斌看着马砚麟的背影，倍感不妙：“我明天也可以早点来……” “咱们再做两台手术，你明天就不用来了。”凌然转身给自己倒了杯水，趁机将精力药剂给喝了。 吕文斌整个人都震惊了：“再做两台？” “一台断指再植，一台tang法。咱们休息半个小时再做。”凌然先说了坏消息，又说了个相对坏消息来说的好消息，一点作用都没有。 吕文斌震惊的人都僵硬了。 从凌晨到现在，凌然已经工作了差不多18个小时了。 吕文斌的工作时间稍微短一点，但中间也是没睡觉的。 平常的话，凌然都是晚上五六点下班，今天延长了三个小时不说，工作强度也更大一些。 不过，一瓶精力药剂喝下去，凌然的身体和大脑却是很不讲道理的恢复了。 他舒展一下身体，再自己搭了搭脖子和肩颈，发现肌肉紧张缓解了很多，大脑再次变的清醒起来，前者有点像是大量服用氨基酸的效果，后者更像是睡觉后清除了氨的效果，只是肚子依旧咕咕叫，而且是更饿了。 “鸡蛋应该卤好了吧。”凌然一边说，一边往休息室去。 吕文斌听到“卤”字清醒了些，呵呵笑两声：“哪里有时间卤鸡蛋。” “也是……”凌然想了想，就掏出手机点起了外卖。 吕文斌连忙道：“猪蹄还有。” “今天不吃了。”凌然停顿了一下，道：“过两天再说。” 吕文斌再次变的僵硬了。 30分钟后，凌然准时叫醒苏嘉福，看着他对病人做喉罩全麻。 与此同时，新换上来的值班护士们，也将术前准备基本完成。 “再坚持一下，这场做完，你就可以睡一个小时。”凌然喝了精力药剂，神采奕奕的对苏嘉福说话。 苏嘉福脑袋垂着，有气无力的道：“睡一个小时是啥意思？” “做tang法让其他麻醉医生来，你正好睡觉。”凌然道。 “你还要做tang法？”苏嘉福难以置信。 “有下面医院主动转诊上来的病人还是要做嘛，再者，就当换换脑子。”凌然说的很理所当然的样子。 刚洗了冷水澡的吕文斌傻乎乎的问：“tang法怎么算是换脑子了？” 凌然想想，道：“就像上学的时候，你做数学做累了就可以做一会物理，这就是换脑子，免得一直钻牛角尖……” “数学做累了换物理，能算是换脑子吗？那是没脑子吧。”吕文斌冷笑三声，又道：“数学做累了也应该是做语文，再做物理，说不定符号都会弄混。” 苏嘉福抬了抬头，道：“数学直接转语文不行的，我一般是先换化学再换生物，再换到语文，你一步换的太多，脑子半天都转不过弯来。” “那是你……” “我高考600多分，你知道我怎么考的？” “谁在乎你怎么考砸的。”吕文斌下巴对着苏嘉福，目光里带着临床医生对麻醉医生的碾压。 苏嘉福勃然大怒，头脑无比清醒的道：“来来来，我倒是要听听你这位理发师的高见……” “持针钳。”凌然小小声的说一句，生怕吵到吕文斌和苏嘉福，吵架能让大脑充血，也就不瞌睡了。 一场断指再植做完，凌然没再要吕文斌做助手，随便从值班医生里喊了住院医，就来做tang法了，此后再略作休息，叫醒马砚麟，一个美妙的循环达成。 当然，这只是凌然的设想。 吕文斌和马砚麟只坚持到了第三天，就齐齐讨饶：凌医生，求您再找个姐妹……呸，找个助手吧。第171章 圆 霍从军默默地翻阅着住院医们的资料，思忖着要将哪一只派给凌然。 首先，得是一只皮实的。 吕文斌已经算是逆来顺受了，竟然也才撑了两个月，再要找个资历更浅的，性格更乖的，也是不太可能了。 多给也是不可能了，急诊科总共就这么些人手，二十号出头的住院医，给主任们分配了，再给副主任们都不够用，主治们只能像是用公家的牲口似的抢着用空闲的。一口气指派两只住院医给凌然，就相当于集体的农场分两只大牲口给某一家人，是非常过分的事，也就是霍从军积威甚重，凌然的表现优异，才能做得下来。 除此以外，霍从军还想派出一名机灵点的。 对医生们来说，住院医阶段是最长技术的，也最是培养从医习惯的。跟一个霍从军似的医生，就有可能口不择言，卖力而不惜身；跟一个周医生似的医生，就有可能谨言慎行，开开心心每一天；跟一个凌然类的医生是最正统的，不用技术大成，就是获得三四成的功力，论资排辈的混到主任都足够了，若是有些追求的话，发展是很值得期待的。 霍从军梦想中的大急诊，最少不了的就是骨科大夫，若是不能分享骨科的高收益，大急诊又如何办的下去呢。 霍从军挑出一个人否定，再挑出来一个人又否定。 他还有点担心住院医被挖走。 普普通通的住院医，离职了也就离职了，但若是培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离职，那可就亏大了。 霍从军想到此处，又否定了一个人。 到最后，他的桌面上就剩下一份简历了：余媛。 毕业于同济医学院，硕士学历，受聘住院医近3年，跟过三个医疗组，虽然都有机缘巧合的因素在，但是，不受各位医疗组的组长待见是肯定的。 霍从军也记得这个女孩子，个子矮矮的，整日里戴着一个大大的圆眼镜，喜欢用圆眼睛盯着人看…… 虽然身为大主任，接触住院医的机会偏少，霍从军倒是从她的简历里找到了一点不错的地方。因为有8个月的出国进修的机会，余媛和医院签了6年的卖身契。 看到这一条，霍从军立刻就放心了。 大不了后面再换人嘛。 霍从军想到此处，立即让人喊了余媛过来，一番吩咐，再亲自给送到手术室去…… 凌然最近就住在手术室里，玩什么工作四小时睡眠10分钟的新玩意，考虑到小护士们长期频繁主动的给凌然量血压、测心律之类的，霍从军也就听之任之了。 余媛则是有些好奇的跟在霍从军身后，黑色塑料眼镜后面，不停的打量着凌然和他的治疗组。 是的，一名主刀医生，两名助手，已经可以称作是基本的治疗组了，也就是马砚麟是规培医生，才没有让人觉得太突出。至于现在，若是再加上余媛的话，配置就很不低了。一些小科室的副教授，得到的治疗组也就是这么一个水平的。 “凌然，我给你带来一位咱们科的高材生。余媛医生。余媛医生……唔，余医生，你来做个自我介绍吧。”霍从军拍拍脑袋，暗叹一声：老了，简历看了两遍都记不住了。 “凌医生，你好，我是肛肠专业的余媛，同济大学……” “咦？” “哈？” “肛肠？” 除了凌然，手术室里的其他人都看向了余媛，包括正在睡觉的苏嘉福，都觉得菊花一紧，猛睁开眼睛，就看到了霍从军…… 苏嘉福揉揉眼，再揉揉眼，默默的低下头，紧了紧腰上的绳子，并检查了圆凳上的卡扣。 “你的专业怎么是肛肠……吗？”霍从军生硬的转弯，他根本不记得简历上有写肛肠两个字。 余媛淡定的笑笑，道：“我读硕士的时候，是急诊专业的，但我本人对肛肠专业更有兴趣，所以，我在读研期间，主要都是研究肛肠专业领域的问题，我的毕业论文是《某高校女生行为方式与肛肠疾病关系调查分析》……” “咦？” “哈？” 这一次，连正在做手术的凌然都抬了抬头，看向余媛。 身高至多一米五的余媛，甚至达不到凌然的坐姿高度。圆脸圆眼睛里，却燃烧着熊熊的求知欲，以及浓烈的手术欲…… “你的导师，让你毕业了？”霍从军觉得难以置信，他带的研究生要是这么胡乱搞研究的话…… 余媛微微一笑，道：“导师要我发表的论文，我也发表了。一区期刊。” “关于院内感染的？”霍从军一下子想起来了。 余媛点头说是。 霍从军莫名的唏嘘，吕文斌和马砚麟则相继愕然。 所谓一区二区的期刊，又是期刊等级的一个分类了。同样是SCI级的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前5%的期刊，通常会被JCR列入了一区，6%到20%的期刊，则被列入二区。 不论是科研人员也好，临床医生也好，论文能入二区就可以自称牛人了，列入一区就可以被别人称为牛人。 像是睡的迷迷糊糊的苏嘉福，他最大的愿望才是中文核心，其中大部分的期刊都不值SCI的价值，也就是比不过最末尾50%的四区期刊。 二区乃至一区，是很多研究者想都不敢想的。 余媛六七年前，带着硕士毕业证和一区论文入职云华医院，霍从军都是记得的，然而，三年的规培期过，余媛既没有再发表论文，也没有展露出临床天赋，就像是落水的鲤鱼似的，最多只能溅起些水花，似有泯然众人的感觉。 “做断肢再植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可以再好好学习一番。”霍从军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再强的住院医，都得依照科室的安排做事，除非……他强到凌然的程度。 看着余媛点头，霍从军再关心道：“凌然，你也不要太累了，手术做一做就歇一下，有些犄角旮旯的事，就让助手们做。” 吕文斌和马砚麟眼皮子跳着，脸上还要带着微笑。 凌然说了句“好的”，再次回到了手术状态。 “余媛，你跟着凌然好好学习，多看少问听指挥。”霍从军的语气稍微有点重，主要是凌然没有头衔，得要他借出了才好用。 余媛应了一声，用手托了托眼镜。如果不是黑色塑料的表现太廉价，她这个动作原本是可以有颜值加分的。 尽管如此，在手术室里寂寞了许久的吕文斌还是忍不住开口聊天：“余医生，你的毕业论文，最后分析出什么结果吗？” “你指的是？” “就那个大学女生的肛肠病的。” “哦。”余媛的脑袋有节奏的点了点，背诵似的，道：“在校女生的发病率是44%，其中，痔疮一成七，肛裂、肛窦炎和便秘基本都是半成，另外检查出了2例肛瘘，一例肠息肉。” “你说的是……大学女生？”吕文斌突然觉得自己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 马砚麟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愈发的向错误的方向更进一步：“为什么？” 余媛双手竖立，一边打量着凌然的操作，一边很有逻辑感的道：“总结来说，体育锻炼、早餐、饮水、零食和排便习惯有较大的影响。另外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高校的卫生间多以蹲便为主，而高校女生没有便后清洗肛门的习惯……” “谁会在厕所做这种事啊。”吕文斌无奈之极。 “但是，人类排便结束后，肛门周围的皮肤是处于放射性褶皱排列的，仅仅依靠手纸擦拭是很难清洁干净的，如此一来，残留的便液就会对皮肤产生污染，还有长期的刺激，也会削弱局部的抵抗力，进而提高了肛肠疾病的发生概率……” “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吕文斌深深的叹了口气：“算了，今年不去参加同学会了。” “你是用马桶的，又经常洗澡，没关系的。”闷了半节手术的巡回护士趁乱爽了一句。第172章 专业的 “好了，吕文斌可以去休息了。小马来做一助，余媛做二助。”凌然等助手们聊开心了，再重新分配工作。 吕文斌本来已是快要累死的样子了，一听能休息，连忙问：“多久。” 他也知道，凌然不可能放一整天给自己的，否则，马砚麟就累死了。 “睡醒再来。”凌然没有规定具体时间，他连续喝了两瓶精力药剂，持续工作40多个小时了，再干几个小时，他也准备休息一番，并不准备现在就喝第三瓶精力药剂。 身为医生，以身试药就够过分了，剂量太高总是让人不安心。 吕文斌则是听了凌然的话，脱下手套就走，放在戏文里，就是担心“迟则生变”。 马砚麟羡慕的看看吕文斌的背影，随手丢下镊子，坐到了吕文斌之前的位置上，对着目镜观察了几秒钟，伸手道：“环钳。” 马砚麟的声音稍微大了一些，环的读音更是好重好重。 巡回护士拍了持物钳给马砚麟，道：“圈钳是吧？把我都给绕晕了。” 马砚麟嘿嘿的笑两声，再看凌然，却是头都没有抬一下的样子，不禁有些失望……他也想还家来着。 另一边，余媛在护士的帮助下，穿上了手术服。 身高仅有一米五的她，套着小号的手术服都显的有些长，但表情神态都是异常认真的。 她两手在胸前伸着，踩着踏脚凳，来到凌然身边，再低头看向正在缝合的部分。 “是碾挫伤。”余媛一眼看了出来，道：“软组织损伤严重的话，再植是很难成功的吧，就算恢复了，指体功能的恢复也很难了。” “病人和家属强烈要求断指再植。”凌然给回答了一句，问：“你以前接触过骨科吗？” 碾挫伤是骨科最常遇到的情况。 余媛托了托塑料大眼镜，道：“我是在学习急诊科经常遇到的病症的时候，关注到的，不过，当时主要关注的是足部碾挫伤，因为较为常见。” “哦，你对碾挫伤了解多少。”凌然随口询问，毕竟，得要了解到新助手的情况，像是上级医生那样问话，也就不可避免了。 事实上，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问话，虽然有七成是为了自己开心一下，但总有一成是为了知道助手的情况，以有效的使用。 余媛尽管是有点资历的住院医了，面对凌然，依旧是认认真真的想了想，道：“我知道的也不多，一般来说，足部碾挫伤多是交通、工业和建筑类的事故中出现，所以，接诊的时候，必须要详细了解事故过程，从而了解损伤机制，同时要关注全身情况……具体到患足部分，应该首先触诊足背和胫后的主要动脉的搏动……初步治疗包括清创和引流，筋膜室的测压和减压，抗生素预防感染，另外要关闭或者覆盖创面……有学者认为，内固定可以有效的恢复足部的解剖结构……Mubarak等人将足部分为四个间室……压力4Mpa是临界值，会导致不可逆转的肌肉神经坏死，以及继发性的纤维化……” “那个，能不能稍停一下……”马砚麟实在忍不住，打断了余媛的话，再道：“我知道有点不太礼貌啊，但是，这样子我真的要睡着了……” 马砚麟勉强睁着眼睛，感觉下一刻就要闭上的感觉。 作为包邮区小镇出身的年轻人，马砚麟向来嘴甜，现在却是顾不上了，生怕自己说的晚一点，就要被催眠掉了。 余媛不以为意的停了下来，微笑道：“我知道的其实也不知道，大概就是这些了。” “够用了。”凌然评价了一句。他虽然掌握了完美级的断指再植技能，可单论碾挫伤的了解，还真没有余媛来的丰富。 最重要的是，余媛说的逻辑通顺，内容详细，又不是提前准备的，说明人家肚子里是有货的。 半梦半醒的苏嘉福也被吵醒来了。 因为案例都是为他准备的，所以吕文斌和马砚麟可以换着睡觉，苏嘉福却不可以，最多是凌然中途做tang法换脑子的时候，让他睡上一半个小时。 睡却不能回房间里睡，因为凌然经常会顺手给苏嘉福推拿上一两分钟，让他能睡的更沉。为了贪这份舒服，苏嘉福睡觉都是睡在手术室里的。 如此30多个小时下来，苏嘉福的意识都要混乱了。不过，麻醉医生常年如此，熬总是能熬过去的。 倒是听着余媛的说话声，苏嘉福睁开了眼，擦把脸之后，趁机填起了报告，顺便观察着一应数据。 手术室内温度常年恒定23摄氏度，舒服而清爽。 挂在四角的小音箱，传来若有若无的轻音乐声。 由于凌然不喜欢聊天，听歌的娱乐模式就不可避免的被护士们给发扬光大了，不同的护士总有不同的爱好，但都将声音开的极低，以免干扰到主刀医生的操作。 凌然向来是不干涉这些的。 他的专注度一向极高，他做各种精神测试的时候，在此方面都有异乎寻常的数值体现。具体在生活中，凌然从小写作业就不在乎家里的诊所吵闹与否，身在闹市也可以做自己的事。 到了手术室，凌然就更加的如鱼得水了。 “你做过断指再植吗？”凌然多问了一句。 余媛毫不意外的说“没有”。她是肛肠专业的医生在急诊科工作，正常情况下，怎么可能去做断指再植。 凌然点点头，道：“那你拿个钳子，过来拉视野。” 他先给指派了一个简单活计。 余媛等钳子拍入手，就伸着腰去拉皮了。 双倍显微镜已经被占用了，余媛要么用头戴式的显微镜，要么就用肉眼操作，对于二助来说，全凭个人爱好。 余媛还不是太熟悉显微眼镜，就头低一点去拉皮，然后无聊的看着凌然的操作。 “你是在找静脉吧。”余媛忽然开口。 凌然讶然：“你能看得出来？” “看你逆行剥离静脉层，就猜到了。”余媛说的如此简单，说的马砚麟茫然失措。 “你没有提前做功课就知道了？”马砚麟有些不太相信，感觉她像是提前背好了题，来表演的。 余媛淡定的点了点头，道：“刚才看到凌医生放松止血带了，说明动脉是缝好了，现在自然是找静脉的。” “道理是这个道理……”马砚麟呵呵的笑三声，心里虚的要命：这就是一区期刊的撰写者吗？强的过分啊！我的地位岌岌可危啊……明天要让姥姥寄点鱼干过来了…… “冲淋一下。”凌然暂停了动作，仰头转了转脖子。 巡回护士立即将准备好的肝素盐水端了过来，就是一个盆子，里面装了兑有肝素的生理盐水，专门用于湿润视野。因为血管缝合的时间很长，为了避免血管暴露的时间太久而干燥，所以要经常用肝素盐水冲淋。 护士将盆子隔着架子，递给担任二助的余媛，余媛小心翼翼的接过来，瞄准手术视野，哗的将盐水倒了出来。 “小心，别溅到镜头。”马砚麟赶紧提醒了一声。 余媛“啊”的一声，连忙将盆子转了一个方向，却是一下子挪的远了，半盆水呼的倒在了地上，捡起的水花，把苏嘉福都给呲醒了。 “水都倒不准啊。”苏嘉福那个气啊，好不容易术中休息一会，给弄醒几次了。 余媛慌张道歉，脸上也带着懊恼。 “补一盆，过会再倒。”凌然也不强求，低头开始缝合起了静脉。 过了几分钟，一条静脉缝合完毕，凌然提前道：“再冲淋一次。” 余媛连忙接过护士小姐姐给的盆儿，微微倾斜，用细细的水线，准确的倒在手术区域。 “快一点。”凌然皱皱眉。 “哦。”余媛稍微倾斜的大了一些。 “再快。” “哦。” “再快。” 哗啦。 余媛将一整盆都给倒了下来，将手术视野浇灌的洪水弥漫。 几个人都愣愣的看向余媛。 马砚麟更是心里想笑：原来是只手残。第173章 好马好拍 “一会给她换器皿，敞口的给换成窄口的。”凌然出人意料的没有骂人，虽然凌然的手术室里极少骂人，但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主刀医生就是会骂人的。 巡回护士委委屈屈的应了，换成别的年轻主刀，护士此时说不定就开撕了。要论手术室里的骂战，年轻医生能战胜的只有被全麻的病人。 好在是凌然的命令，巡回护士才没有多想，只是看向余媛的目光就没有那么友善了。 余媛心惊胆战的再次道歉，神情有些沮丧。 她原本是希望到了新组，能有个好的开始的。 然而，一切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她总是连开始几天都掩饰不过去。 凌然的神情没有多少变化，继续让余媛拉钩，过了会儿，再道：“余媛，换手套。” “咦？换手套？”正在自怨自艾的拉钩中的余媛有点不明白。 “你的手套上沾了血了。”马砚麟好心说明了一句。 余媛翻手去看，最后才在手背的关节处找到几个血点，于是更加不好意思起来。 显微手术的细节要求很高，手套和器械无血是基本要求，因为血液容易与缝线黏连。 余媛却是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触碰到了血液，这么一想，不由的紧张万分。 她略显慌忙的离开手术区域，脱掉手套，再在巡回护士的帮助下，换上新的回来，整个人都蔫掉了。 “余媛，你要一把德贝克齿。”凌然的命令紧接着就放了出来。 “哦……好，那个，给我德贝克齿。”余媛慌乱的咬字都不清楚了，就像是一名实习生似的。 巡回护士早就将德贝克齿拿在手里了，等到余媛说出来，立即重重的拍入她的手中。 又名“无损伤镊”的“德贝克齿”落手冰凉，却让余媛稍稍冷静了一些。 她的脑海中瞬间就能回想起德贝克齿的前生今世，以及最重要的，它的用途：德贝克齿是为夹持血管而特制的镊子，唇头齿是特制的凹凸齿，圆润而细小，从而保证血管和其他脆弱组织被夹持的时候，受到的挤压损伤很小。 毫无疑问，凌然让余媛拿起德贝克齿，是为了让她给夹持住血管。 余媛不由的轻吸了一口气，重新涌起了紧张感。 “知道德贝克齿如何用吗？”凌然像是问实习生似的问余媛。 而这，恰恰是余媛最需要的。 她当年为了撰写论文，读研期间基本没有接触临床，带着一区论文的大恐怖来到云华医院，更没有临床医生给她手把手的教学了。 当然，理论方面的知识，余媛是从不担心的。她稍在脑海中转了转，就道：“绝不允许用镊子夹持血管内膜，外膜只在必要的时候夹持，动作要轻……” “恩，你现在拿到的德贝克齿是经过多次手术后，选择出来的，压力不会太大，你既不用加力，也不用担心它松弛。”凌然依旧做着自己的事，嘴里则向余媛解说着。 他的完美级断指再植，同样包含着对助手的指导。 手术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越大的手术，需要配合的医生就越多。所以，想要力促完美，就要有协调和管理的能力。 就凌然的性格来说，协调和管理都不是他擅长的。 换做工程师或者产品经理之类的职业，凌然这种多数是要被累死的。 但是，身为手术室的主刀，以自信的姿态发布命令，却是一种符合外科医生预期的协调和管理手段。 凌然既不讨论余媛的手残，也不批评和建议她的外科技术，就把她当做实习生似的，一步步的讲解说明。 余媛毕竟是有些底子的，稍微熟悉一下，也就达到了凌然的标准——手术台上的二助的标准，通常是个人就能达到，在格外注意和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手残党也是能够达到的。 凌然无比快捷的缝合了一条血管，再缝合下一根。 余媛抓着镊子，一路跟随。 做第一根静脉的时候，余媛的动作还有些生疏，慢慢的，做了多根之后，她的生疏也就慢慢消失了。 “冲淋。”凌然再次下令。 余媛信心满满的拿起窄口瓶。 哗啦…… 再次溅出了水花。 凌然眉头都不皱一下的道：“接下来做神经束膜吻合术。” 余媛松了一口气，心又提起来了。 凌然的节奏太快了。 几秒钟后，余媛猛的瞪眼，问：“怎么是神经束膜，不是神经外膜吗？” “我神经束膜做的更好。”凌然理所当然的道。 “但神经束膜要难多了，花费的时间也多……”余媛说话的声音越说越小，因为凌然分明是越做越快的样子。 这时候，是没有二助什么事的。 余媛将手里的镊子丢了，又让护士给自己戴上显微眼镜，努力的适应着镜头下的手术视野。 只见凌然用显微器械，轻飘飘的分离了尺神经断端的外膜，等到出现正常的神经\*\*\*后，再环形切除断端处的神经外膜5毫米，接着，开始区分神经束。 余媛看到这里，已是睁大了眼睛。 一根神经可以看做是一把神经束凑起来的，就像是一根绳子，由好多根丝线拧起来似的。 要分清不同的丝线的不同功能，显然不是件轻松的事。 然而，余媛却没有从凌然的脸上，看到丝毫的困难。 事实上，凌然一根又一根的对接神经束膜，根本就像是上面写了字似的。 余媛忍不住道：“神经的解剖结构看起来都差不多，你是怎么分辨的？” 凌然想都没想道：“解剖经验。” “这……要多少解剖经验。” 凌然没有回答余媛。 3000次解剖经验的获得，令凌然在手外科的手术中游刃有余。 每个人的手都略有不同，但要想长出一双手，与随机的3000人都不同，那概率也是极低的，更不要说，现在还有各种理论性的文章。 余媛却是呆住了，喃喃自语道：“一般来说，神经束膜吻合术是要比神经外膜吻合术的效果好，但花费的时间也多，通常是不用在断指再植中的……但是，神经束膜吻合术很容易选错束膜，如果一旦选错束膜的话，那还不如采用外膜吻合术。再者，束膜缝合起来比较麻烦，消耗的时间比较久，起码要比外膜吻合术多浪费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对于断指再植来说，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在束膜吻合术上，性价比不高……” 手术室内的护士、麻醉医生和马砚麟，都奇怪的看向余媛。 余媛使劲摇摇头：“poerD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说的是神经外膜吻合术和神经束膜吻合术的治疗效果，虽然比较的结果是神经束膜吻合术的神经传导速度更高，复合肌肉动作电位波幅显著高于外膜组，优良率也高，但他的比较对象是尺神经。” 余媛稍停顿，再次喃喃自语道：“尺神经要比断指处的神经更好缝合的，消耗的时间较少，难度也较低，同样的时间，是不可能缝合好断指处的神经的，所以，不能单纯的认为神经束膜吻合术更好……” “恩，我缝好了。”凌然的眼睛离开了显微镜，直接脱掉了手套。 正说的有点兴奋的余媛又呆住了。 不等她问出来，就见凌然一边抓拿着自己的脖子，一边道：“小马做剩下的缝皮没问题吧。” “没问题的，您休息吧。”马砚麟稍微有了些兴奋，熬了这么久，虽然就蹭到了缝皮，可还是很令人高兴来着。 凌然扒掉了自己身上的手术服，丢进了圆筒，踩开了手术室就离开了。 他现在每做完一个手术就会去小憩片刻，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马砚麟等手术室的门重新关上，才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余媛，道：“没想到啊，外表看是个老实人，马屁拍的这么狠。” 余媛还处于极度的震惊当中，听到马砚麟的话，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反问：“什么意思？” “明知道咱们凌医生最出名的一项，就是手部解剖搞的贼溜，神经束膜缝合贼厉害，你就故意说的难啊难的，可以啊。”马砚麟说着自己笑了出声。 余媛这才醒悟到他在调侃自己，不由垂头道：“我之前也不知道会分配到凌医生手下。” “以后慢慢就熟悉了。”马砚麟慢悠悠的缝着皮，道：“凌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呢，也就是不爱说话，节奏紧张一点，比跟着其他医生做还轻松，就只有一个问题……” 余媛自然而然的问：“什么问题？” “凌医生一直在做手术。” “一直……做手术吗？”余媛想到自己渣一般的手术技巧，顿时深感不妙。恍然间，她又回想起凌然的几次直接命令，在凌然的指挥下，自己倒是发挥了一些作用…… 呆呆的在手术室里站了几秒钟，余媛的圆脸圆眼睛里，又再次燃烧起了熊熊的求知欲，以及浓烈的手术欲…… “余医生，余医生……”苏嘉福磨蹭到了余媛面前，热情洋溢的笑道：“余医生，你是发过一区的人，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文章……”第174章 独特 苏嘉福坐在圆凳上，微微的抬着下巴看着余媛。 麻醉医生也有着麻醉医生的骄傲。一场顺利的手术，少不了麻醉医生随时保持病人的血压稳定，少不了麻醉医生不停的补液和加药，虽然在外人看来，麻醉医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所事事的坐在那里，但像是苏嘉福这样的麻醉医生，他还有抽空撰写自己的医学论文呢。 比起整日在手术台上忙碌的外科医生，苏嘉福自觉写论文的经验要充裕的多。余媛写过一区论文，固然令苏嘉福惊诧，但她毕竟两三年都没动静了，而且，苏嘉福觉得自己这篇论文也是绝佳。 这可是准备往中华牌发表的论文。 单论文章的难度，在中华牌发表论文，不见得比三区四区的SCI容易，踮踮脚，那不就去二区了，运气再好一点，不就上一区了？ 苏嘉福就像是一名考试中超常发挥的考生，此时正憧憬着最佳结果。 余媛则是稳重的阅读着苏嘉福的文章。 她最喜欢的是肛肠科，但对麻醉也是有一些了解的。最近些年，各地医院都呼吁外科医生学一点麻醉学，余媛向来是响应号召的那种人。 她大概看了千多篇的中外麻醉学的论文，还写了几篇综述发表了，只是与一区期刊相比差的太远，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医院里，发表论文是工作的一部分，没有论文的医生，评职称都会觉得艰难，而普通的论文，自然也不会有人在意，跨专业的小论文，更是不被人看重，反而更生怀疑：不会是买的吧。 医生买论文，也早就不稀奇了，居中介绍的往往就是医药代表。 当然，真要想走的远，买来的论文终究是不如自己写的论文。 “你这篇是准备发中文的吗？”余媛一会儿就将论文给看完了。 “是，我不太写的来英文。”苏嘉福讪笑两声。 余媛点点头，道：“那要发表核心期刊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苏嘉福皱皱眉：“只能发表核心期刊？” 余媛道：“我看你是想对断指再植后，血管危象的患者做一个统计，然后讨论得出一个较好的麻醉给药方式，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其实有看过相关的文章……” “你看过？”苏嘉福大惊。 “并不完全相同，比较好的地方是你根据性别、年龄、吸烟比例，受伤的情况做统计学分类，还是有一些新意的。”余媛居高临下的评价，语气比在手术台上的时候稳定多了。 苏嘉福不自在的道：“我觉得这样子……你想，50例断指再植的案例……” “你如果想要发表到更高一级的期刊，我觉得应该关注事后处理。”余媛打断了苏嘉福的话，直接给出了答案。 苏嘉福眨眨眼，期待的道：“您指的事后处理是怎么个意思？” “发生危象以后，怎么解决。是对屈肌腱的腱鞘内给药，还是离断处给药？是用罂@粟碱呢，还是利多卡因，什么时候给药……”余媛说的很轻描淡写。 苏嘉福的神色郑重：“这样子就更不容易搞了。” “本来也就不容易。” “说的是，说的是……那个，余医生，你坐一下，你看看这个……”苏嘉福推了一个圆凳给余媛，请她坐下来好说话，又连忙取了自己的记录本过来。 …… 停车场。 十多名的护士小姐姐，护士小哥哥，医生小姐姐、医生小哥哥和患者家属，护送着凌然，来到了他的捷达车前。 实习护士郑雨涵大着胆子拉住凌然的袖子，道：“凌医生，你都工作40多个小时了，不要回去了好不好，就在医院休息吧。” 最喜欢在凌然身上蹭汗的漂亮小护士苏梦雪也不甘落后：“凌医生，疲劳驾驶很容易出危险的，你就留下吧。” “我不困的。”凌然实话实说，却没有一个人相信。 精力药剂能够全面的恢复精神和体力，除了肚子有点饿之外，并不会对凌然的判断力，以及身体的灵巧性产生丝毫的影响。 凌然刚喝了第二瓶精力药剂10小时出头，现在就是再让他做一台断指再植的手术，他都能做下来，更不要说是开车回家了。 但是，连续做三十个小时手术的医生，医院里每周都有，疲劳驾驶却让大家更畏惧，尤其是在急诊科里，护士小姐姐们见多了疲劳驾驶后送来的驾驶员，说什么都不让凌然自己开车走。 凌然既说不通，也懒得说，摊手问：“那怎么办？” 就他的认知来说，当女孩子们表达反对的时候，多数是已经有想法了。 果然，随着凌然的话音，小护士们就开始猜拳了。 病人家属中有人迅速醒悟过来，也立刻加入了其中。 5分钟后。 凌然的小车内挤入了1名驾驶员和4名乘客。 大家兴致勃勃的讨论下沟的美食，同时安全的将凌然送回了家。 “凌医生，一定要好好休息啊。” “不要再熬夜了。” “晚上喝点粥，别空着肚子睡觉呢。” 4位获胜的女孩子将凌然送到下沟诊所的门口，都不敢进去见未来的婆婆，只能挥泪送别凌然，再说说笑笑的到巷子里去觅食了。 凌然停好车，手揣着兜入内，摇摇摆摆的回房间准备睡觉。 他倒不太困，但是，四十多个小时没睡觉，感觉也该休息了。 咔。 二楼茶室的灯被拉开了，就见身材修长的孟雪霸气的坐在主位上，两条长腿几乎要从桌子底下斜伸出来了。 “来按摩的？”凌然的语气懒洋洋的，并不意外的样子。 算算时间，孟雪也是该来了。 孟雪原本是想说点什么的，听着凌然的声音，又不想说了，莞尔一笑，正儿八经的道：“凌医生，又来麻烦你了。” “不麻烦不麻烦……”这次说话的，却是凌然的老爸凌结粥。只见他一只手端着果盘，一只手拎着个大西瓜，噔噔的上了楼，先将装了苹果橘子的果盘放在桌上，又从后腰掏出把短刀，当场宰杀了头大的西瓜，任由红色的汁水流入茶桌下的集水区。 陶萍紧随其后，却是递给凌然一个湿毛巾，才埋怨道：“怎么在医院呆那么久。” 凌然抹抹脸，道：“有机会就多做几个手术。” “那也不能不顾身体……” “有手术做就不错了。”凌结粥打断道：“医院就是这样子，有机会不上，兴许就一辈子上不了台了，最后也只能开个小诊所，娶个漂亮老婆混混日子了……” “胡说八道。”陶萍不好意思的拍了老公一下，道：“山雨哥在呢。等了一阵了。” 孟雪掩饰的端起了茶杯，笑了笑，又道：“凌医生专职做推拿，说不定更有前途呢。” 凌然只是微微一笑。 “对了，我带了礼物。”孟雪太知道如何打破陌生的隔阂了。她挥挥手，就让人送上了一个大大的木盒子。 孟雪再起身接过，放在桌面上，装作浑不在意的样子，道：“这是我在西班牙拍戏的时候买的伊比利亚火腿，生吃就很美味。” “西班牙火腿，太贵重了。”陶萍有些不好意思。 凌结粥同志从心所欲的道：“确实是有些不好意思。” 说着，他就将木盒给打开了。 只见椅子宽，半人长的木盒里，装着一只造型肥硕的猪后腿，外形略有些枯糙，整体却像只消防斧似的，视觉冲击力十足，且有淡淡的香气飘出。 “这个是蛮独特的。”凌结粥说着用力颠了颠火腿。 一张照片，从火腿下方，飞了出来。 凌然俯身捡起，就见巴掌大的照片，是一张有些可爱风的孟雪在做鬼脸。 照片的右下方，则有孟雪的签名。 孟雪莫名的紧张起来：“我送粉丝礼物的时候，都会附赠签名照的，就作为随礼吧。” 不等回应，她又赶紧道：“火腿要低温储藏，最好是窖藏起来。要吃的时候就切薄片……” 她的表情态度很是轻松，也让凌家人轻松起来。 大家再次围绕着猪后腿，大加赞赏： “仔细闻还挺香的。” “怪好看的。” “又大又重哦。”第175章 拇指缺损再植 凌然给孟雪推拿了颈椎和脊背，总共花费了5分钟左右。 陶萍好心的让她住在客房里，孟雪也是欣然同意。 凌然也没有急匆匆的赶往医院，而是睡觉睡到自然醒，确定自己身体一切正常，又简单的量了血压、测了血糖，接着坐在镜子前面，给自己做了部分的体格检查。 并没有熬夜的迹象，更没有过劳的状况。 凌然暗自点头，如此一来，精力药剂的价值就大大的增长了，也不用太担心它的副作用。 趁着天蒙蒙亮的时间，凌然又给家里的花花草草浇了水，甚至帮院子里的小花坛松了松土。 下沟诊所的面积不小，只是建筑古旧，利用率不高。不过，若是不追求大量的接待病人，只是寥寥数人坐在院子里，感觉却是蛮好的。 凌然躺在屋檐下的躺椅上，仰望微明的天空，嗅着城市清晨的空气，抽出手机，打开了王者荣耀。 “你在玩游戏？”孟雪挽着头发，从楼上的客房走下来。 “对的。”凌然新开了局，头都没回一下。 孟雪无奈的坐在他边上，舒展身体，也靠着躺椅，感觉着脖颈的松快，旧话重提道：“你为何不愿意开个专门的推拿诊所？以你的能力，不是比在手术室里熬夜更有前途吗？” “我做手术，更厉害。”凌然说的轻描淡写，一点都不像是吹牛，事实上，他也确实不是吹牛，完美级的断指再植的技术，比大师级的推拿要厉害的多。 那是全面性的覆盖。 孟雪没的辩驳，也不想辩驳，就眯着眼，看着天上的云朵。 清晨的云很寡淡，有一块没一块的，孟雪却不记得上一次看到，是什么时间了。 早餐后，凌然一家热情的送走孟雪，再开门做生意。 凌结粥挂出了“凌氏推拿”的牌子，吸引了数十位街坊邻居。 凌然照例是一根脖子两三分钟的频率，时间短但效果突出，很是让凌结粥同志开心了一会。 这样歇到了中午，凌然终于是坐也坐不住了，打了电话给霍从军，就开着自己的小车，直奔医院手术室而去。 走进手术室的刹那，凌然不自觉的放慢了脚步，并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舒服。 自内而外的舒服。 霍从军和王海洋掐着时间下来，正好看到这一幕，不由相视一笑。 他们都有做手术做的疯魔的阶段，太了解凌然此时的心情了。外科医生做到一定的阶段，真的是会有手痒，想做手术的冲动，这就好像钢琴家，在练习的时候皆以为苦，但是，当学有所成，可以输出可以装B的时候，弹钢琴就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就变成了一份终身的职业了。 “可惜现在的政策不允许，放我们那个时候，凌然这样的医生，一两年就提拔起来了。”王海洋同有爱才之心，虽然拉拢凌然没成功，却不妨碍他表达自己的欣赏。 霍从军却是淡淡一笑道：“用不着。” “为什么？” “我现在就给他按照副主任的条件走，下个月开始发奖金，手术费从我卡里直接转他卡里，早点晚点评职称，有什么大不了的。”霍从军的话可以说是霸气十足了。 王海洋又好笑又佩服。 在他的印象里，上级医生坑下级医生的钱的，数不胜数，可上级医生能把自己的钱分给下级医生的就少之又少了，就算是像霍从军这样，从卡里过一圈而分毫不取的，也是颇为难得了。至于随便提高奖金，那更是需要极大的个人威权的，因为一个科室的奖金总数是有限的，分配方案往往会引来巨大的争议…… 也就是霍从军似的狠人，才能震慑住急诊科这样的大科室。 王海洋瞅了霍从军一眼，从他眼里看到的却不是骄傲，而是专注的神色，像是做手术的时候一样。 王海洋恍然大悟：“你别是把希望放在凌然身上了？” “为什么不，大急诊是大势所趋，至少在咱们云华如此。凌然能撑起门面来，我就给他撑里子。”霍从军眼中的光芒，是理想的光芒。说起来，霍从军已经不再是追求理想，追求梦想的年纪了，偏偏他就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老年人…… “霍主任，王主任。”凌然终于注意到这边的情况了，稍稍走过来了一些。 “你怎么不在家里多休息一会？我听人说，你一口气做了40多个小时的手术？”霍从军笑容满满的招招手，态度和蔼可亲的像是喷子上抹了口红似的。 凌然道：“没有做40多个小时的手术，只是上班时间有40多个小时，手术只做了30个小时出头，中间几次都是没有患者而中断了。” “这个问题我关注一下。”霍从军一口揽下了凌然都没说出的要求。 与普通人想象的不同，如云医这样的地区顶级三甲医院是不缺病人的，限制手术台数的主要是医生的手术时间、手术效率和病床的周转率。 像是断指再植这种手术，云华医院要收集起来就更容易了，tang法缝合要求的单纯屈肌腱损伤的患者，霍从军还要专门打电话问一问，断指再植就完全不用了，他甚至不敢敞开门了收人，生怕科室瞬间被挤爆。 对于人口千万的工业城市来说，每天都有人断指是必然的，不仅每天会有人断指，而且每天会有大量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断指，工业损伤会断指，交通事故会断指，家庭生活会断指，养牛养羊的也有被咬断指头的，被噬咬过的断指的处理还要专门罗列出来…… 因为显微外科的工作量大而繁重，所以，如云医手外科这样的科室，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拒绝病人的入院要求，或者干脆双向转诊到下面的小医院去。 凌然要求多做手术，操作起来实在容易。 “你现在休息的怎么样？”王海洋笑眯眯的问了一句。 “有大手术？”凌然反应的比他想的还快。 王海洋与霍从军相视一笑，还是王海洋道：“我接了个病人，右手的拇指被绞碎了，没有办法种了，但他右手是惯用手，没有拇指的话，很不方便，所以我想……” “拇指缺损再造？”凌然再次猜出了他的想法。 王海洋噎了几秒钟，笑了起来：“没错，我是想给他做个拇指缺损再造的手术，就取右脚大拇指。” 所谓拇指缺损再造，就是将脚趾取下来，接到手的拇指处，从而恢复大拇指的抓捏功能。 大拇指对手部的功能至关重要，大约肩负着40%左右的责任，失去了大拇指，很多常见的事情都不能做了，比如拿水杯、写字、钓鱼……就连用卫生纸，都会比别人不方便。 在外科手术体系中，拇指缺损再植可以说是一个天才术式。因为脚少一个指头并不影响什么，熟悉两天就习惯了，可对于手的恢复来说，这就太重要了。 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就是拇指缺损再造的难度加大了，要做的完美无缺更加困难。 王海洋郑重的道：“拇指再造的难度系数很大，我之前做过两次，都不能说是特别成功。这一次，我想找你来一起做。” “好。现在吗？”凌然摩拳擦掌间还有些庆幸：还好没有拖到晚上再来。 ：。：第176章 大小 手外科的手术室内，资深住院医侯康给凌然一行人小声的介绍情况：“病人是流水线技术工人，在检修设备时，右手的大拇指被绞碎。病人原本是被送到了当地的县医院，转到我院以后，科内会诊认为，拇指再造是最适合该病人的情况，也得到了病人和家属的认可。” 侯康介绍到此处，再看看凌然，见他并没有意见的样子，再继续道：“比较认为，右脚第一趾最适合拇指再造手术，现在手术室里正在给病人清创，凌医生，你的任务是截取右脚第一趾……” 凌然点点头，这样的大手术，往往都要动用两组或三组人，分配他清创或截肢都很正常。 对于从未做过拇指再造手术的凌然来说，只要能进手术台就很满足了。 王海洋的心思却有些令人猜不透。 要说的话想，拇指再造手术对云华手外科来说，也是蛮稀罕的，有可能几个月才遇到一次，理应有很多医生愿意上台来。 不过，医院的事情向来复杂，远香近臭也是常有的。 等王海洋进了手术室以后，更是命令道：“凌然，你检查一下手术室，看看有什么遗漏的，或者你想要的仪器器械的，让他们抓紧补齐。” 这个认可度就比较高了，几名手外科的医生都看了过来。 凌然却是毫不在意，先问道：“一般做拇指再造，以截取第二足趾为多吧，这个病人呢？” “脚小。”站在手术室里等铺巾的王海洋，回答的异常简单而实在。 凌然于是特地的站了半分钟，等护士们铺巾完成，暴露出手术面的时候，果然看到了患者一双小脚。可能还不到37号，也许36号都不到的样子。 再比较他的手，却是一双常见的粗糙的蓝领工人的大手。 同样是第一次做此手术的吕文斌，借着小字辈的优势，果断伸出自己的大拇指，和患者的脚拇指比了比，再比比第二足趾，接着比了病人的手，不由：“小脚大手，挺少见的。” “可能从小穿鞋紧。”王海洋见的多了，笑都懒得笑。 巡回护士趁机开玩笑道：“从小穿小鞋多了。” “身高还可以的，光脚有一米七五，稳定性差了点啊。”正在清创的医生赶紧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说两句话。 侯康听的来了兴趣，立即对护士道：“你们不是都说大手大脚大JJ吗？遇到这样的怎么办？” 再粗俗的话，从医生口中说出来，都变的很专业的样子。 吕文斌听的泪水都要流下来了，尼玛，这才是他所熟知的手术室啊。相比之下，凌然的手术室也忒寂寞了，主刀都不聊天的，助手们又怎么好聊得起来，病人也都是喉罩麻醉，一句话不会说的，都不知道与肉铺子有什么区别？ 再看看人家手外科的手术室，这欢快的气氛，充满了荤趣的语言……如果医生能上天堂的话，天堂一定是间手术室，配几名可爱的小护士，几名知情识趣的小医生，还有一名全麻的病人。 “小吕想什么呢？”侯康的声音打断了吕文斌的畅想。 吕文斌条件反射般的露出知情识趣的笑容：“我觉得应该着重考虑内裤的松紧问题。” 侯康一愣，不由的笑出了声。 手术室内的气氛更加快乐了。 咳咳。 王海洋站了出来，就像是突然按了暂停按钮似的。 王海洋环视一周，再呵呵一笑，点点众人，道：“做医生要多总结经验的，不要人云亦云的。我先说一点，大鱼际（拇指根至掌根凸起的部分）大的，B型血的持续时间长。” 小护士们瞬间被震慑。 几秒钟后，才窃窃私语起来： “血型还管这个？” “大鱼际和手的大小很有关系吧。” “现在也没办法测试。” “难道之后就有办法测试了吗？” “那大小不是一样看不到，你们还不是猜的兴高采烈？” “笨蛋，大小至少可以量化啊，我们看不到，可以去泌尿科去问啊。时间长短你们怎么找样本？难道自己做统计吗？” “哎呀，恶心死了。” “不过……王主任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 凌然向来不理睬手术室里的聊天内容。 按照王海洋的要求，凌然一样样的扫着手术器械和药剂。这原本就是一助的工作，核对手术室内的东西是否够用，是否合用。 他现在的身份就相当于大一助了。 凌然做事极为认真，趁着大手术还没有正式开始，检查完常规的器械和药剂，就检查显微器械，接着再看电钻电刀，又让护士补满了各种型号的克氏针与缝合线，最后连电动止血带和刚准备的无菌显微镜套都查了一遍。 换个别的医生这么细致入微的查器械，遇到脾气暴躁的护士就要骂人了——凌然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脾气暴躁的护士，也就没有相应的意识。 “肝素盐水可以再多准备一点。”凌然瞅了眼在墙角等候的余媛，又特意叮嘱一句。 他今天是需要二助的，而在余媛和马砚麟之间，凌然毫不意外的选择了余媛。马砚麟仍然是手外科的规培医，带到手外科的手术室，总归是有丢失的风险的，以前是没得选择，余媛来了，就可以先把他栓家里了。 “一会儿，等拇指残端清创完成之后，我会做S型切口，游离桡动脉，桡神经以及头静脉备用。凌然你做V型切口，游离出待用的动静脉和神经，截骨，然后缝合。”王海洋停顿了一下，道：“这是第一阶段，由两组人分别操作，配合完成工作。” “好。” “是。” 医生们稍微正经了一些。 “第二阶段做第一足趾的吻合。头静脉与第一足趾的静脉吻合，桡动脉的腕背支和足背动脉做吻合……”王海洋仔细的介绍了方案。同样是拇指再造，也是有多种路径的，趁着另一组做清创的时间，他就详细的介绍了自己的方案。 末了，王海洋再道：“第二阶段，我做主刀，凌然是一助……侯康做二助。有没有问题？” “好的。”侯康回答的略微有些艰难，他做住院医好几年了，算得上资深，排名在凌然后面，稍微有点不好意思。只是抬起头来，似乎没人关注这个问题，侯康也就释然了。 凌然道：“我要看核磁共振的原片。” “给你准备好了。”王海洋回答的很利落。大家现在都知道凌然是看得懂核磁共振的。看得懂和能看自然是两个概念，而在医院里，普通的影像科住院医，也不敢说自己有多看的懂核磁共振。 这项优势也是凌然在手外科的风评不错的原因之一。能看核磁共振或许要几个月的练习和几百上千张片子的阅读，看得懂的要求就高了。 偶尔在遇到核磁共振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深谙手外科的凌然，显然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其中许多是影像科不能提供的。如血管、肌腱等人体组织，在核磁共振下的显示往往并不直观，还牵扯到拍片时的各种选择，深究起来，要求极其之高。 具有3000次手部解剖经验，大师级影像（四肢）和完美级断指再植的凌然，所能做出的判断，经常都不是影像科的专业人士所能了解的。 或许也是有了前两项的前置条件，凌然才能得到后一项技术。 “打开。”王海洋转了转手指，就见手术的一面墙，竟然缓缓抬起了，继而露出后面的大屏幕。 在护士的操作下，大屏幕上，很快展示出了患者的核磁共振片。 凌然稍稍有些惊讶，这么大的屏幕看片，效果自然是要更好的。 王海洋笑笑，道：“怎么样？这个是我们手外新装的……怎么说来着……” “阅片神器。”侯康向前一步，语气加重。 王海洋满意的点点头，道：“我们手外科是云医最核心的科室了，你像是这样的设备，百十万元的，你只要开口，立即就能装上来。这个和急诊科不一样吧，急诊科要买台10万块的仪器，都得打报告。实话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时机合适的情况下，我们手外单独买台核磁共振仪都不是不可能。” 凌然边听边看片边点头，同时有点好奇的问：“您是怎么给霍主任说的？” 提起霍从军，王海洋的脸就绿了点，再哼哼一声，道：“我又借了间复健室给他，2个月。”第177章 各展其能 趁着前一组的人做清创，凌然一个人双手抱胸，两手撇着，站在屏幕前读图。 吕文斌做着给病人脚趾消毒之类的工作，余媛陪着凌然，给他当人形遥控器。 凌然看着磁共振的片子，余媛也在悄悄的阅读。 她曾经认真学过影像学，阅读磁共振的水平并不弱，此时不免跃跃欲试的想要提出一点建议。 余媛注意着凌然的表情，猜测着他的看法，然后轻轻吁了一口气，就待开口…… “好了，关掉吧。”凌然看完了片子，回到了手术位。 余媛愣了愣，也是无可奈何的关掉了大屏幕，再将遥控器放回原处，自己走到凌然的身侧。 “去洗手。”凌然的语气不温不火的，却是吓的余媛险些摔倒。 手术室里的几名医生都奇怪的看看余媛。 就今天的手术来说，资深住院医侯康能进来，都算是运气好，大家都想不到还会有人需要被提醒洗手。 余媛羞红脸的出了手术室去洗手了。碰过遥控器的手肯定是要重新清洗的，她开始的时候还记得，之后却是给忘记了。 等凌然都划好了线，都拿起手术刀了，余媛才匆匆忙忙的返回。 “凌医生人真好。这样的手术都愿意带学生来见世面。”护士悄声的聊天，声音大的满手术室都能听得到。 余媛越发的不好意思起来。 她也不是不懂这些，她的硕士毕业论文甚至就是说院内感染的，还发了一区的SCI。 但是，她的实操经验是真的少，到了医院以后，也没有得到多少机会，说起来，还比不上其他入院三年，全呆在一个组的住院医…… “纱布。”凌然的命令从耳边传来，惊醒了二助余媛。 “止血。” “再给我一块纱布。” “抽吸了。” 凌然的命令接连不断。截肢是超级弱化版的断指再植，虽然不需要再做最麻烦的血管吻合术与神经吻合术了，但也得将血管理出来，神经理出来，并一一处理好。 对于此时的凌然来说，截肢可谓是轻松，吕文斌已经可以做到游刃有余的配合，对余媛的要求就更低了。 余媛低头做事，慢慢的又重新积攒了些微的信心。 “有什么想法？”凌然做手术的过程中，瞅了余媛一眼。 余媛只想了几秒钟，脱口道：“病人的第一足趾已经有畸变了，从磁共振来看，截骨后进行一定的关节松解比较好。” 这个话，她是从看核磁共振的片子的时候，就憋在心里的。 此时冒险说出来，顿时觉得一阵轻松。 吕文斌讶然的看向余媛，心道：胆子还挺大的。 余媛所说的关节松解，是一个单独的步骤，等于对术式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增加了术式的复杂程度，也就变相的增加了手术的风险，最重要的是，手术步骤是王海洋主任已经拟定好的，贸然增加，等于是挑战权威了。 遇到家长威权重的医生，就这么一句话，小小的住院医就可能被打入另册。 当然，王海洋并不是本科室的主任医师，余媛的行为也就是大胆而已。 凌然“恩”了一声，并没有赞同或反对。 核磁共振显示的信息，他也是阅读到了，从这一点上来说，余媛确实是有阅片能力的，可以说是难能可贵。 不过，凌然已经是熟练的外科医生了，他现在遇到这种有一定手术指征，但不完全的病例，却不再只根据影像资料做判断了。他首先会像是一名外科医生那样思考：乖，我打开看看哈。 于是，凌然一路先将截肢完成，再观察暴露在视野下的骨节，确认核磁共振的阅片无误，才道：“王主任，我要做第一足趾周围软组织广泛松解。” “好。”王海洋头都不抬的忙着找血管，一口应了下来，对凌然的信任可以说是极高了。 凌然于是顺着截肢开来的伤口，顺势进行关节松解术。 比起系统直接送出的术式，如tang法和断指再植，凌然并没有直接获得关节松解术。不过，关节松解书只是骨科的一级手术，无论是难度还是复杂程度都是最低的，凌然只是依照最普通的书本上的术式说明，再加上3000次的解剖经验，就可以玩的轻轻松松。 外科医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进行某一个术式是常态，但是，当一名外科医生不经意间遇到了没经验的局面的时候，曾经的经验就开始发挥作用，从大学开始学习的无数的理论经验，也瞬间迸发了出来，开始提供细致又无可名言的信息。 换一名没有上过手术台的实习生，第一次做关节松解术的话，或许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出无数的虚汗。 但对凌然来说，他却有太多的资源可供参考了。 区区关节松解术，除了步骤位置不同，所用到的每一个动作他都是有做过的。 稍微熟练一番，就可以做的轻轻松松。 “王主任，我这边完成了。”凌然缝合了截肢部位，最后检查了两边，就撤出了手术位。 吕文斌按照惯例，也上上下下的补充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渗血之类的问题，才开始进行包扎。 王海洋抬头看了下时间，暗自叹了口气，再道：“凌然累不累，不累就来帮我吧。” “好。”凌然对此兴趣盎然。 脱掉手套换了一副，就站到了一助的位置上，将侯康给挤到了二助的位置上。 侯康再资深也是一只住院医，他今天能来参加手术，也就是王海洋不想找太强势的主治来。因此，看到凌然入列，侯康就得乖乖的让位。 等他站到二助的位置上，转过头来，就见器械护士一脸笑眯眯的将镊子重重的拍入凌然的手里，手指还似有似无的擦了一下。 “可以接驳血管了。”凌然在双人显微镜下一通操作，明显加快了速度。 王海洋莫名的有点习惯这样的状态，感觉被凌然推着走，似乎也蛮舒服的。 将手指的动脉与脚趾的对应动脉接起来，再接上一应静脉和神经，约莫一个小时左右，病人的35码右脚大脚趾，就被接在了右手的位置上。 手掌粗糙，脚趾多皱，比例更不协调。 第一次参加此类手术的器械护士伸着脑袋看了一眼，忍不住评价道：“乍看还好，仔细看有点膈应。” 王海洋淡淡的道：“觉得不好看，可以再找整容科的人去做，调整调整，可以相对好看些。我们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去整容，还得花不少钱吧。”护士啧啧两声：“我想去做个假睫毛都觉得贵。” 王海洋嗤笑一声：“既然没钱，就别先管好看不好看了，接上拇指，就还是劳动力，拇指接不上，难道就能好看了？” 小护士无言以对，嘟嘟嘴道：“不好看就不好看，主任就可以指鹿为马啊。” 年龄小长的漂亮的护士，就算是无理反驳，也被认为是撒娇。 王海洋哈哈一笑，反而骄傲了起来：“今天的手术做的爽，就到这里吧，小侯你扫尾，凌然给我加个微信，我发几张照片给你。” “哦，好。”凌然拖了手套和手术服，掏出手机来，问：“什么照片？” “我们新买的C臂机，蛮好用的，发给你看看。”王海洋一边说，一边积极的打开相册，一股脑的发了十几张照片过去。 再将凌然一路送到电梯，王海洋主任才恋恋不舍的离开。 吕文斌跟着凌然，与有荣焉，余媛更是惊讶万分。 在云医的几年间，余媛跟过的三个组，领头的都是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与王海洋的地位相当，她却从来没有被如此和颜悦色的对待过。 想到此处，余媛不禁有身心疲惫之感。 “休息十分钟……休息一刻钟吧，我问问看下个病人啥时候进手术室。”凌然快到急诊科的时候，就开始安排接下来的手术了，表情亦是一副振奋的样子。 比起配合王主任，他还是更喜欢自己主刀。 “凌医生……”余媛小声喊了一声：“下场手术我能不能不参加？” “恩？” “我……我觉得我可以把刚才的手术过程整理出来，写一篇病历报告。”余媛说完赶紧道：“手术是你和王主任做的，第一作者肯定是你和王主任，我排第三。” 病例报告是论文的一种，也是医学论文中最常见的一种，包括《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内的医学类杂志，很多都有病例报告的栏目。比较著名的病例报告，如艾滋病和军团病，就是通过病例报告发现的。 当然，一般医生撰写的病例报告，并没有那么多的新鲜疾病来报告，所以，最多见到的病例报告是已知疾病的特殊临床表现，或者是影像学和检验学的新发现，还有特殊的经验教训等等。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篇幅短小的病例报告往往还要求生动形象的描述，多角度的研究和深入阐述，实际上并不好写。 凌然沉吟了几秒钟，问：“你想发表去哪里？” “至少是核心期刊。”余媛与苏嘉福聊过天，有点摸得到凌然的脉。 “好吧。”凌然确实无法拒绝一篇核心期刊的加持，转头对吕文斌道：“喊马砚麟起床，下一场手术让他上。”凌晨前更新了，认真求个票最近几天的二更都到凌晨后，写的很疲倦，今天白天死命码字，终于在凌晨前更新了。开心。 发个单章就睡觉了，明天调整作息再战。 单章求双票，为两项活动。 一个自然是传统的月票榜了。 《大医凌然》目前排名月票第九，距离第八是20票，恩，刚被爆了。 距离第七有80票，也是刚被爆的。 距离第六第五较多一些，有1400票，但也是有希望的。 在此拉个票，您动动手，咱至少能往前窜一窜。 拜谢。 第二项活动是新出的“角色行动榜”。 起点APP的作家感言的位置有传送门，或者直接在阅读末页给“凌然”比心就可以了，主角“凌然”目前在35名，请大家支持。 总结一下本章内容： 求月票！ 求比心！ 求支持！ ……《大医凌然》凌晨前更新了，认真求个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78章 到位了 “老吕，老吕，到了你。”马砚麟踹了踹吕文斌，就一头倒在了旁边的床上，失去了声息。 当然，吕文斌同样也是没声息的。 隔壁床的医生无奈起身，先把手指在马砚麟的脖子上搭了搭，确认有脉搏以后，才推推吕文斌：“老吕，老吕……老吕起床了……老吕，猪蹄糊了。” “不可能！”吕文斌瞬间坐直了。 叫他起床的住院医被吓了个半死，失笑道：“你不猝死，我该猝死了。” “一天能睡6个小时呢，怎么可能猝死。”吕文斌自嘲的笑笑。 隔壁床的医生赞同的点点头，说：“听说美国的住院医都只睡4个小时的，咱们是得向人家学习。” 说着，他回床上裹裹被子，伸了个懒腰，继续玩手机。 吕文斌一脸的起床气踢了马砚麟一脚，蹬着拖鞋去洗了两把脸，就拿着牙刷牙缸奔手术区去了。 到了手术区，吕文斌一边洗澡一边刷牙洗脸，再出来换上洗手服，也是一副人模狗样的。 急诊科这种有自己的手术室的，对医生来说，就要比大手术层自在一点，而对病人来说，手术室容易出现的耐受细菌也相对少一点。超级细菌什么的，可都是在医院里才容易遇到的。 “凌医生，我过来了。”吕文斌踩开手术室的门，又打了个哈欠。 “恩。”凌然刚完成开刀，注意力集中在创口处，也不转头去看。 神采奕奕的余媛熟悉了流程，立即做介绍道：“患者67岁，摔倒后，右手支撑，造成三指骨折，示指半离断……” “这么惨。”吕文斌啧啧两声，道：“跳楼摔断指头的我见过了，上次还有一个跳伞摔断手指的，玩户外摔断指头的也有，自家平地上摔断的，也够倒霉了，要我说……” “吕医生。”圆凳上的苏嘉福咳咳两声，道：病人今天是半麻。 “我了个去！”吕文斌吓了一跳：“为什么是半麻，咱们不是一向都全麻的吗？” “半麻不好吗？”病人被突然开口说话，更是把吕文斌吓的够呛。 这段时间，他天天跟着凌然做tang法和断指再植，都是用喉罩全麻。病人突然说话了，惊悚感就像是大体老师突然坐起来开始批评他的刀法——读医学院时最恐怖的梦境惶惶袭来。 “你注意不要动啊，全身放松，半麻最怕的是动，一动就前功尽弃了。”苏嘉福不由的提醒病人一声。 余媛在旁笑的圆眼镜都颤，说：“病人拒绝全麻，强烈要求采用半麻手术。凌医生同意了。” 吕文斌不由撇撇嘴，做惯了全麻手术，他是真不愿意做半麻手术。 虽然凌然的手术室向来沉默，但毕竟不怕说错什么话。 “镊子给我。”吕文斌坐端正了，再将眼睛搭在了显微镜上。 “怎么换人了？”病人关注度大涨。 余媛笑笑，道：“吕医生的技术比我好的。” “哦，但是……” “换一把镊子。”吕文斌将原来的镊子咚的丢在托盘上，打断了病人的询问，另开话题：“老苏，你的论文怎么写的没影子了？怎么样了？” “这不是还在积累病例吗？”苏嘉福有些心虚的玩弄着圆凳，眼睛红通通的。 “余媛呢，听说你也在写论文，写出来没？” “病例报告吗？写出来了，在线给了《.Reports》。”余媛轻松回答，她有点意识到了，吕文斌是不想让她和病人聊天。 虽然进医院比吕文斌还早些，余媛却还是顺着吕文斌的经验来了。 吕文斌反而有些惊讶，问：“你的病例报告发的是英文的？” “当然。” “影响因子多少？” “0.3左右吧。”余媛道。 不等吕文斌松一口气，苏嘉福道：“大部分发病例报告的期刊都没有影响因子的，一篇几百字的病例报告就能得0.3的影响因子，很划算的。” 余媛笑笑：“他们对图的要求更高一点。” “那个……我这个半麻以后会有啥后遗症啊。”病人仰着头看他们。 苏嘉福有些不好意思了，道：“后遗症不是给你讲过的吗？” 病人道：“我记不太清楚了。” “麻醉用的药很快就代谢出去了，你不用太担心。全麻半麻都代谢的很快的。”吕文斌没有让苏嘉福去读后遗症的表，而是用聊天的语气说了出来。 “就代谢了？” “恩，几周的时间就没影响了。” “他们好多都说影响记忆啥的……” 吕文斌没好气的道：“人的年纪大了，记忆力就会衰退，那不是麻醉药的作用。” “我才六十七！”病人强调的语气。 吕文斌愣了两秒钟，果断认怂，语气更加舒缓，道：“咱们不说这个副作用，你现在手指断了，总是要弄好的吧，不打麻药也不行啊。” “是啊，人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缝。”67岁的老头重重的叹了口气：“这下子不知道要在床上躺多久了，要多久才能好啊。” 吕文斌只好一边陪聊一边做助手，只觉得脑门子都胀起来了。 凌然始终是心无旁骛的做着缝合。 他做手术，感觉就像是玩游戏一样，一旦开始，根本就不在乎周围发生了什么事。 67岁的患者年龄偏大，相对于年轻人来说，不仅仅会有恢复能力的问题，还有必然存在的骨质疏松，肌肉弱化，血液和血管问题等等。 体现在断指再植中，骨质疏松就不好做内固定，血管脆就不好缝合，血粘度高就影响血运…… 凌然得小心翼翼的避开一个个的坑，才能完美的完成断指再植。 对医生来说，成功则意味着他们完成了一次高难度的手术游戏，失败则意味着从头到尾的错误。 “好了，示指完成了，吕文斌。”凌然让吕文斌缝皮，自己接着处理剩下两个指头的骨折。 虽然是没有得到专门的骨折技能书，但断指再植包含的骨头的处理技术，用来对付指骨已是绰绰有余，凌然此前也是遇到过几次，很快就连包扎都给包办了。 等把病人推出病房，吕文斌先抢了苏嘉福的圆凳坐下，然后乖乖的将脖子冲着凌然的方向，等着凌然的手搭上他的脖子，就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凌医生，你以前不是不做半麻的病人吗？今天这个为什么给做了。”吕文斌一边吸气一边问。 “没有更合适的病人了。”凌然回答的很清晰。 “霍主任不是给联系了好多家医院吗？他们今天没送来？”吕文斌有些奇怪，最近几天，急诊科每天都会有超量的断指再植的病人送过来，以至于有做不完的送到手外科去。 凌然只能摇摇头：“前半夜的时候做的太快，把余量都给做完了，考虑到这个病人年纪较大，实在想要半麻，就给他做了。” 这个答案让吕文斌哭笑不得，旋即意识到什么，问：“您前半夜做了几个手指？” “五根。” “怪不得马砚麟像是当了驴似的。”吕文斌一阵的同情。 苏嘉福却是看着吕文斌，嘿嘿的笑了起来。 “你鬼笑什么？”吕文斌心叫不好。 苏嘉福可怜的看看吕文斌，道：“凌医生已经喊霍主任加注了。” “加……”吕文斌只觉得手脚都要麻掉了，不相信的道：“这都下半夜了，不是应该轻松一点吗？” “下半夜才清静。”凌然回答的很有道理的样子。 一台又一台。 一床复一床。 吕文斌做的麻木了，就换马砚麟上，自己睡醒了去查房填病历。马砚麟做的停智了，再换吕文斌，自己去填病历查房。余媛长期二助，兼做一助，跟做tang法，并长期查房和病历，很快累的忘记了低级失误的犯法。 凌然又陆续的磕掉了4瓶精力药剂，加上两次强迫性的休息，不经意间，就将任务推进到了50/50，并立即听到了任务提示： 任务完成：五十例断指再植。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第179章 蓝色药剂 “休息半个小时，把剩下的手术做了，就可以回去了。”凌然踩开手术室的门，在走廊上边脱衣服边说话。 吕文斌不由的哀嚎一声：“还剩下一个tang法一个断指再植呢。” “做完就回去，也不差多长时间了。”凌然说的很轻松。 正好隔壁的手术室也结束了，周医生手揣在兜里出来，看到两人就笑着打招呼：“又见面了。” “您两天来一次手术室，我都给您记着呢。”吕文斌羡慕嫉妒恨的看看跟着周医生的长相普通有些记不住名字的住院医，后者物肖主人形，也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再看不出跟着凌然值夜班时的奋斗与努力了。 周医生呵呵一笑，道：“我是扁鹊的二哥嘛，专治小病。” “扁鹊的二哥是什么梗？”吕文斌愣住了。 余媛站在旁边听，顺口道：“扁鹊与魏文王的对话，大哥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二哥是善于发现微末小病，使之不至于发展成大病……” 吕文斌“哦”的一声，竖起拇指，道：“周医生有文化。” “平时有些空闲，读了些闲书。”周医生得意的都想摸胡子了，可惜没有，转过脸去，周医生又对凌然露出笑容，道：“凌然你太忙了，总得抽空休息一下，那个工作几小时，睡十几分钟的法子，可是没几个人坚持下来的。” “我也不行了，今天回去就睡觉。”凌然完成了50例断指再植的任务，也将急诊科的病房再次塞满了。现如今，走廊上都是加床的病人，继续做下去也坚持不了多久，总是要停一停的。 “我要是你，就趁机请个年假休息了。你再找霍主任要个调休的名义，给不给是一回事，总能有点补偿吧。”周医生讲起心得体会，就啰嗦的不行了。 好一会才将闲的肉疼的周医生送走，吕文斌忍不住打了个哈欠，赶紧跑去一线休息室睡觉了。 凌然没有进那可怜的4人间，往前走了走，去了二线休息室。 霍主任说是给凌然副主任级的待遇，是确确实实在科内执行的，将凌然列入二线，可以说是极大的一个举措。所谓二线，就是医疗战线的二线。 一线是要数日值一次夜班的，二线也要值班，却可以睡一整晚，除非一线的医生们都搞不定了，才会叫醒二线。至于三线就更舒服了，只有二线医生搞不定的才通知三线。 对急诊科来说，三线主要就是霍从军一个人，二线已经是主任和副主任们的待遇了，其余少量的资深住院医，起码大凌然十几岁，如今却要与凌然共享一间二线休息室，只能说是霍从军的脸大。 休息室此时空着，凌然锁上了门，再打开中级宝箱。 浓浓的金光，瞬间洒遍了房内。 几秒种后，一枚蓝色的试管似的物品，漂浮在了半空中。 凌然登时生出不好的念头来。 这家伙，中级宝箱里不会也开出精力药剂吧。 倒不是精力药剂不好，但这东西从中级宝箱中开出来，肯定是要厉害些的，要是以一顶十，甚至再过分一点，以一顶百的话，那岂不是要半年睡不着觉了？ 凌然虽然对睡觉没有什么执念，但对浪费物品还是很在意的。 思绪升腾间，凌然伸手将蓝色的试管抓到了手里。 技能药剂——所有技能+1，持续两小时。 凌然不由的瞪大眼睛，不是精力药剂，而且……貌似很厉害的样子。 凌然立即问系统道：“所有技能是我有的技能，还是所有的？” “所有技能。”系统回答。 “那我不会的技能怎么算？” “提升至入门级。” “完美级的技能呢？” “传奇。”系统回答的很果断。 凌然瞬间有想要使用的冲动，他是真想体会体会，传奇级的技能会是什么样的？ 但是，考虑到中级宝箱至今也只拿到3个，凌然还是忍住了。 “如果我已经有传奇级的技能呢？”凌然的好奇心并未熄灭。 系统的回答并没有迟疑的道：“传奇+1。” 凌然呵呵呵的笑了四声。 收好蓝汪汪的药剂，凌然调了手机铃声，小憩了一刻钟。 虽然是有精力药剂的配合，但他距离饮用上一支也有10 小时了，接下来再做一个断指再植，再做一个tang法，差不多也该耗尽精力了。 而在做手术之前，小睡片刻，手术前期的注意力也会更集中。 再用三个小时，将剩下的一例断指和tang法做完，凌然宣布放假一日。 吕文斌、马砚麟和余媛却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 再者，对于一线的住院医来说，就算第二天是放假的，只要自己管的床位还有病人，他就得照常来查房并开列医嘱，达到出院条件的，得到上级医生的批准以后，也要送出院。 凌然最近的手术如此密集，两名住院医加一名规培医，手底下的床位不仅是满的，加床甚至是床位的近一倍了，明天就算是放假，他们也得来忙活一个早上才能走。 当然，住院医们也可以私底下请同事帮忙，但帮忙是要还的，请人代班自然要还班，就吕文斌等人的忙碌状况，实际上是没的选择的。 不过，有放假总比没放假的好，比起正常的班次，放假至少不用严格遵循作息时间了。吕文斌一觉睡到早上7点，死活睡不着了也不去医院，先烧了两大锅的卤肉和猪蹄，再将老汤撇干净，才慢悠悠的往病房来。 查房到中午，中间填了一堆的医嘱，在电子系统里下了单，再被护士吼了三四次，一个早上就差不多过去了。 积累的病历多的一天都填不完，吕文斌今天也不想填了，到手术区将剩下的猪蹄重新摆了摆，又将几块卤肉给切了片，再将宝，终于觉得缓过劲来了。 马砚麟和余媛也是差不多的流程。几个人忙到了中午，互相碰个头，继而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 “凌医生今天没来？” “真的没来？” “完蛋了，明天开始又要连轴做手术吗？” 想到种种可能，三人不止是心虚，还感觉肉虚。 “回家了。” “回去睡觉。” “不逛街了。”第180章 讨人嫌的凌然 晚上8点钟，吕文斌醒转过来，看看手机，又扫了一遍微信，发现没有凌然和医院的消息，安心的又睡了过去。 最近两周，他每天的睡眠时间都只有五六个小时，补觉的需求强烈。 不过，医院就是这样，结束规培的医生，普遍会遇到一周值两天或三天夜班的情况，如果是业务繁忙的三甲医院，值夜班就意味着通宵工作，白班照旧要上，再加上第二天早上的查房等工作，一口气工作24到30个小时每个月都得来一两次，日常十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更常见。 设置了住院总医师的医院里，想要晋升主治的医生就更惨了。住院总医师号称是医生的魔鬼训练，通常为期10个月左右，期间基本都是24小时在医院，困了就找地方眯一会，等着被电话炸起来，吃点胃药继续干就行了。其工作频率和工作强度，比凌然也不遑多让。 至于人性不人性，医院自己肯定是装作看不到的，人民群众又暂时将医生视为阶级敌人，能够自救的就只有医生自己——于是制造了更大的医界贫富差距。 在目前的体制下，积累了相当技术水平的资深主治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过的。做了几百上千例手术的医生，在任何一个医院都是稀罕物，不至于被捧着，总归还是过得去，一旦成为二线的话，工作强度就不会比建筑工程师高了。 主治以上的副教授和主任更要舒服一些，收入也相对可观，最重要的是有了一定的地位，尤其是好医院的好科室，可以称得上惬意。 吕文斌只有今天睡到了自然醒，才感觉到一丝的惬意。 惬意大约持续了10秒钟左右，吕文斌又猛的一惊。 几点钟了？ 他连忙去找手机，再翻开来，就见时间赫然到了凌晨5点，自己竟是睡了12个小时还多。 再看手机里的未接电话和信息，并没有凌然。 吕文斌松了一口气，重新仰躺在床上，接着是一阵的疑惑。 昨天可是放了一整天的假了，凌然难道不要安排新的手术了？ 吕文斌一边想一边看手机，看着看着，忍不住呼呼的笑了起来。 …… 凌然也是在家睡了一个好觉，然后给自己放了一天假。 只要提前一天通知，将上门的断指病人直接转诊到手外科，凌然的治疗组就可以暂停下来休息了。 急诊科目前积累的断指病人已经超过了70名，他们距离出院的标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在新的病房装修完成之前，凌然做手术或不做手术，都很自由。 家里的诊所，也没有凌然必须做的事。 早上起来，凌然干脆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仰望天空，听着周围老病号的絮絮叨叨，玩会儿手机，再看看四周的绿植花卉。 陶萍睡了个懒觉下楼，就见凌然一副慵懒的模样，不由开心起来，拉着老公凌结粥，道：“你看凌然，还和读大学以前一样。他从小就喜欢躺院子里……唉，这么想想，凌然要是不读大学，就回家里帮忙，也挺好的……” 凌结粥睡到日上三竿的闷头闷脑都给吓飞了，连忙道：“看你说的，男孩子窝家里面是什么事，你不要不高兴嘛……是你说的，如果有伤春悲秋的，就让我打醒你的。” “那你打啊。”陶萍扬起脖子。 凌结粥嘿嘿嘿嘿的笑三声：“我就这么一说，其实你看，小然读大学都是在云华，工作也是在云华，周末还回家，够近的了。” 这么劝着倒是有用，陶萍点点头，转身又叹了一口气：“我想起凌然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了。” 凌结粥赶紧配合：“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怎么了？” “那时候家里多热闹啊，你还记得吗？每周都有借故来咱们家里玩的女孩子，有的男孩子也会摆出一副愤慨的样子来咱们医院。这么想的话，凌然小学的时候最有意思了，还有男生比胆量，让你扎针的，你记得吗？” 凌结粥不由的露出怀念的笑容：“怎么不记得，你当时拿了个抽血的针头出来，好家伙，那几个小子跑的可快啊。” “还有外校的女孩子，也来咱们家里找凌然玩……”陶萍说到这里，感慨道：“咱们当时帮儿子搞的，像不像周末party？” “对哦，还好有学生家长知道送礼物来，要不然，咱们得让凌然的女同学给吃穷了。” 陶萍和凌结粥说的相视一笑。 凌然抓着手机，觉得脖子后一阵阵的凉风，却顾不上回头去看。 他浑身僵硬的挺了几分钟时间，才猛然一松，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儿子，你今天看店哦。”身后忽然传来凌结粥的声音。 凌然猛然回头：“我看店是什么意思？” “我和你妈去外面吃个晚餐，回来的晚一点。”凌结粥穿着正装，手上戴了结婚时买的浪琴，很骚包的样子。 陶萍更是夸张的穿了小礼服，戴了珍珠项链，美美哒的往外走，顺便向凌然摆摆手，道：“小然你看看冰箱里的剩菜，能吃的就吃掉，不能吃的就倒掉啊。” 不等凌然回答，凌结粥和陶萍就出了大门，一会儿，就见甲壳虫圆弧形的外表，飘然而去。 凌然再举起手机，莫名的有些索然无味。 “苗医生，我帮你缝个病人？”凌然来到鱼泡眼的苗医生跟前，准备熟悉熟悉器具，做点增进自信的工作。 苗坦生外表沧桑，声音嘶哑的道：“病人还没有送来呢。” “我知道，就说一会来的时候……” “我缝的完。”苗坦生果断的拒绝了。 苗坦生的美容针法不错，基本能够满足意外创伤的各种需求，每天都会从金鹿公司承接三车以上的单子，去掉成本以后四六分，诊所和他都赚的很不错。 因此，他是不想让病人给凌然的。 凌然只好退出诊疗室，又挪到了熊医生跟前，问：“今天有没有要推拿的街坊？” “你前两天不是刚给推拿过？你爸说了，你这个招牌啊，得做的金贵一点，不定期的少量做一点就好了，真搞成敞开门做生意，有几个街坊能天天花20块，40块的。”熊医生笑呵呵的将凌然给推了出去，道：“你要不去给娟子姐帮帮忙？” 娟子这会儿没什么事，就蹲坐在门前的小马扎上，一边嗑瓜子，一边看手机看的嘿嘿笑，听见叫自己名了，就摆摆手，道：“给我倒杯水。” 凌然默默的去倒了杯水给娟子姐，重新回到躺椅上，顿时觉得游戏好玩极了。第181章 清闲 呜呜~ 凌然将脚下的油门踩的喵喵叫，一路风驰电掣的来到云医。 休息了整整一天之后，凌然更加确定：医院才是真的好玩。 家里的气氛明显不对味。 “凌医生~” “凌然，凌然……” “凌医生来了。” 八点钟的急诊科正是医生多人少的时候，小护士们纷纷向凌然打招呼。 凌然也是一一回应，感受着和谐的气氛，心道：这才是正常的世界嘛。 “凌医生昨天没来吗？”王佳护士从后面窜过来，递给凌然一只小小的苹果，道：“有病人送的，可甜了，你尝尝。” 凌然笑着应了，道：“昨天休息。” “我说都见不到你们的手术单了，今天呢？今天的手术单好像也没有你们。”王佳说的是手术区门口挂的单子，里面类似各个手术室的排班表，上面详细的罗列的手术的名称和参与医生的姓名等等基本信息。 凌然的名字是长期出现在手术单上的，但他今天却没有要霍主任安排手术，只道：“断指再植的恢复期较长，也没有多少床位了。” “也是，走廊都住满了。”王佳说起来看看左右，低声道：“凌医生，我昨天看到药剂科的家伙上来了。” “哦？” “咱们急诊科这两个月的用药量增加的可多了，你有空可以关注一下。”王佳停顿了一下，见凌然不明白，于是再道：“药剂科的科长权力很大的，你如果想转正，可以找他的门路。” 凌然“哦”的一声，却没回应什么。 普通的医护人员想进入医院，得到一份编制内的工作，往往是要找找关系求求人的，但这条通用途径对凌然并不适用，他也没想过要走这条路。 “我先去查房。”凌然习惯性的向手术室走了两步，又果断转向。 王佳不由掩嘴笑了笑，还给凌然拍了张背影，发了朋友圈，并配文字：可爱的凌医生。 病房内，吕文斌、马砚麟和余媛早都来了。 他们每人名下都有20多张病床，要将之巡视完，起码需要一两个小时。 好在三人都有了一定的经验或理论知识，对付单纯的断指再植的预后问题，只要见的多了，自然会有相应的处理方案。 所谓久病成良医，那是用自己身体做实验的，医生只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能看到成百上千的相同症状的患者，判断力的提高是必然的。 等凌然再过来的时候，先看住院医们的报告，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就是问候一番病人们。 作为一名上过报纸，在朋友圈中传播颇久的云医帅哥，凌然的到来也是受到了病人和家属们的欢迎。 对于病人和病人家属来说，他们对医生的医术其实是相当敏感的。 这就好像是学生家长和学生，对于老师的教课技能很在乎一样。 外人并不关心的问题，此时却是病人们的核心关注点，他们自然要通过种种方式，来了解自己的医生。 来做断指再植的患者，许多人在上手术台之前，都没空去了解主刀医生的情况。 但在下了手术台以后，他们的时间就宽裕了。 网络上关于凌然的信息并不少，且以赞赏者居多，毕竟，凌然的tang法和断指再植的水平是极高的，就算普通人不能明确的分辨出来，一知半解也是能够给出一个正确方向的。 有这样医术好的医生来查房，病人们的态度都要好上三分。 若是凌然露出一些笑容，说句“恢复的不错”的话，那家属和病人脸上的笑容就会多上三四倍。 吕文斌分明看着对自己不假颜色的病人和患者，对着凌然就是满面笑容，心里不禁又好笑又好气：查房的明明是我，列医嘱的明明是我，连你的皮都是我缝的，结果你对我这么皮？来个明星似的医生拉拉手，你们就兴高采烈了？ 凌然神色如常。 他熟悉的世界，就是抬起头来便阳光，露出笑容即可心想事成的世界。 凌然充分的感受着这个自己熟悉的世界，一边收着“衷心感谢”的宝箱，一边面带笑容的说话。 陪同的护士们不禁心驰神往，小声的讨论： “凌医生平时看着特高冷，对病人好温柔。” “笑的超好看。” “主要是凌医生的医术好。” 一圈查房过后，凌然总计得到了八只衷心感谢的宝箱，加上前几天获得的12只，正好是20只。 得到的，毫不意外全是精力药剂。 凌然对此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精力药剂可以说是相当好用了，节省出来的时间，都可以赚回消耗了，只是需要其他方面有所配合罢了。 “凌医生，几点钟开始做手术？”马砚麟有些不安的问了一句。 凌然看看走廊里的加床，反问：“新的病房什么时候好？” “一周左右吧，但也就加10张床的样子。”吕文斌撇撇嘴，想要吐槽一下效率问题，又觉得不太合适。改造三间病房出来是个麻烦事，尤其是在麻烦不多的情况下，但要做10个断指再植的手术……对其他医生或许还有些负担，对凌然真的是没什么压力的。 “那就等有新病房以后再说。”断指再植的病人的住院时间通常要在一个月以上，尤其是三指离断之类的病人，住院的时间尤长。 若是在别的医院里，只有一名医生做断指再植的情况下，10个床位就能将病人周转过来，至多不会超过15张床位。 但在凌然手里，70张床位也不够他周转的，其中还要考虑到他调剂性的做了十几例的tang法，如此一来，他还真得等等腾出病床来，才能进一步的操作。 否则，不断的走廊加床，也会影响到病人的护理状况。护士们的工作压力，最终还是要传导出来的。 吕文斌等人都松了一口气。 如果凌然坚持要做手术的话，他们也没什么办法，只好艰苦朴素了。医院里的手术狂魔很多，一个人吃掉几十张病床的数不胜数。有些心脏外科的医生，一年能完成三四百例的手术，耗费的时间可能比断指再植还要多。 “那咱们这两天，就休息一下？”马砚麟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 “可以。做日常工作就行了。”凌然结束了查房，用酒精洗了手，又直奔急诊的处置室。 昨天想要缝合的意愿没有达成，凌然突然有些手痒了。 抢着做了两三例清创缝合，凌然才在中几名小医生幽怨的眼神中离开。 周医生卡着时间招手：“凌然来玩啊。” “有什么病人？”凌然熟悉了周医生的作风，过去就开口询问。 “你想要什么样的？” 凌然仔细思量一番，想到自己的三褥式缝合法还从来没用过，于是问：“腹腔手术，你做的怎么样？” “普外五急，能做能送。”周医生的回答还是谨慎的。 对急诊科医生来说，治不好病不奇怪，只要来得及转诊也算及格。 “那咱们等个腹腔手术看看？”凌然乖乖的问了一句。他光会缝合，术式可是啥都不懂。 “你会腹腔镜吗？”周医生多问了一句。 “不会。” “你不会？” “不会。” “哈哈哈哈。”周医生忍不住笑出了声：“还是有你不会的……” 说完，周医生有点不好意思了，重重的咳了两声，脸色严肃几秒钟，道：“没事儿，你显微镜下的手术都能做，腹腔镜下也就是熟悉一下的。今天不行了，改天我给你说说腹腔镜。老实说，现在普外用腹腔镜的比例高的很，你还是得学一下的。” “是。” “像是急性阑尾炎，现在基本都不开刀了。” “是。” “咱们等个大的，先做个开刀的。” “好。” 两人于是并排坐在椅子上，望着急诊室的门口，像是两只冒出水面的鲤鱼似的。 几分钟后。 凌然开口道：“周医生，我今天没有要做的手术，你呢？” “我啊，我也挺闲的。”周医生露出清淡的笑容，以伪装身上腌透了的咸鱼味。第182章 求仁得仁 云医急诊科的层高有8米，接诊大厅的面积比得上高端酒店的大堂，人来人往也不拥挤。 在领导们来参观的时候，云医急诊科向来都是参观的项目之一。 毕竟，领导们并不一定理解内科的难度或外科的专业，但一定知道急诊科的重要性。 敞开的8扇玻璃门，此时全部向里打开，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的急诊病人，其中既有救护车送来的急诊，也有自行上门的急诊，少不了还有自以为很急的急诊。 住院医、规培医和护士们忙忙碌碌的处理着病人，尚且游刃有余。 不出事的早晨就是艳阳天，只是开药打点滴之类的病症，对云医这样的医院都不算是疾病。 一名右下腹疼痛的病人过了周医生的手，又被送给了其他组。 一名左下腹疼痛的病人被周医生检查了一番，还是得到了失望的摇头。 病人家属当时就愣住了，呆呆的问周医生：“怎么送到医院就不行了？在家还好好的……” “谁给你说不行了？”周医生一边反问，一边快速的招手呼唤住院医前来接手。身为一名资深咸鱼，他早就过了与病人家属打嘴仗的年龄。 其实到了资深主治或者副主任的年纪，认真打嘴仗的话，一般都是不会输的，病人们的问题在过去十几年来就没什么变化，只是换了不同的人提出罢了，应对方案可以说都是现成的，如果有耐心的话——因为高阶医生通常都没什么耐心，所以大家还是躲着嘴仗流的。 住院医赶紧将病人给接走了，病人家属瞪了眼周医生，也没多纠结。 “不用解释吗？”凌然是很少接触病人家属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手术室里了，医患问题，只被霍主任教授过一番而已。 “解释不清的。”周医生呵呵的笑两声，道：“你知道咱们医院有的医生的门诊，是有黄牛炒票的吧？” “知道。” “你可能没有注意过，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买黄牛票看病的病人，都特别听话，不吵不闹乖乖的，你知道为什么？” 普丑悄然凑了过来，插话道：“因为有钱？” “再有钱的人，看阵子病也要看穷了。”周医生撇撇嘴，道：“这其实是诉求不同，知道吗？需求不一样。” 凌然问：“什么需求？” “花200块或者300块买黄牛票的人，他们的诉求是看好病，而挂号费能炒到这个价格的专家，就算看不好病，也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矛盾少。但是，来咱们急诊的，或者挂专家号的病人，很多得的都是小病，有的甚至不一定有病，所以，他们的诉求是医疗服务，懂吗？是要你察言观色，说好听的，态度更要好，而咱们的专家呢，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这就产生了矛盾了。”周医生得意洋洋的总结着自己得出的经验。 普丑听的超认真：“所以咱们以后是要被训练了吧？” 周医生登时变脸：“你是傻的吧。” “又来一个。”凌然指指接车通道送过来的病人，改变了两人的注意力。 “腹痛的很严重的样子。”周医生兴致勃勃的起身，前去接车了。 原本负责的住院医见到周医生来了，立即乖乖的让位。急腹症在急诊科里算是较大的病症了，住院医们还不敢抢着做。 “最近有做过手术吗？”周医生按压了两下，就询问了起来。 跟随而来的家属连忙道：“我妈上周来做的急性阑尾炎，就在咱们云医……” “排便了吗？” “刚开始有，后来又没了，我们也没注意，我妈以前就有点便秘……” “呕吐吗？” “没有。”家属说完又转头问：“妈，你吐过吗？” 老太太艰难的摇头说：“没有。” “肠鸣音很弱啊，做个CT吧。再加个平片，B超也做了先拿过来。”周医生表面上是询问，实际上都把单子车过来了。 看着他填写，家属着急的问：“具体是个什么病，咱们能不能先别让人这么疼了……” “怀疑是肠梗阻。”周医生开好了单子，道：“肠梗阻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先送病人去检查。” 等老太太送走了，周医生接着询问既往史，同时给病人家属手术通知书等，瞬间将之打入眩晕状态。 “怎么就这么严重了……”家属捏着手术通知书，有些不相信似的。 周医生不管这些，将后续交给一只住院医，让他带着病人家属离开了，再回头对凌然道：“这个是老年肠梗阻，估计不是很好处理，一会看看需不需要手术，如果需要的话，你做助手吧。” 凌然听着是肠道的问题，立即想到了余媛，道：“那我再喊个人。” 周医生自无所谓，手术台上只要能站的下，多几个医生并无所谓。如果不需要手术，那就更无所谓了。 余媛飞快的跑下楼来，脸上带着奔跑后的红润：“哪个肠梗阻了？” 周医生认出了余媛，对凌然翘起了个大拇指：“好主意，我以前怎么没想到……你这个想法很有潜力啊。” 凌然解释道：“我考虑余媛对肛肠专业有所了解的话，可以让她也旁观一下……” “没说的，如果需要手术，我尽量给她机会上手。”周医生语气笃定。 凌然怀疑的看向周医生，问：“你见过余媛做手术吗？” 周医生反问：“你见过肠梗阻手术吗？” 凌然很快就见到了。 在CT显示是狭窄性肠梗阻之后，老太太第一时间被推入了手术室。这是肠梗阻中最危险的类型了。 周医生一手递给凌然两个口罩，语带悲怆：“都戴上吧。” 凌然迟疑的戴上了口罩。 余媛雀跃着戴上了，问：“我是二助吗？” “开刀以后再决定吧。”周医生语态郑重的走入了手术室。 手术室内，护士和麻醉医生均已到场，个个表情严肃。 “肠梗阻啊。狭窄性的。”周医生停顿了一下，再看看凌然，才道：“病人好几天没排便了，据说吃的蛮不少的，64岁的老太太，一顿能吃两大碗，家属是很自豪的，咱们打开了再看啊。” 众人皆露出不忍的表情。 凌然也终于醒悟过来了，脑海中不由的升腾出一个念头： 我在干什么？ 我只是会一点内翻缝合法和张力缝合法而已。 我为什么要对腹腔手术产生好奇？ 周医生默默的开腹…… 气势宏伟…… 气流升腾…… 气味悠长…… 层流手术室什么的，屁用都没有。 周医生望着凌然的脸，露出了笑容：“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想听哪个？” “好消息！”余媛令人意外的积极配合，黑色圆眼镜下，闪着好奇的光。 周医生道：“好消息是不严重，应该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坏消息呢？”余媛又问。 周医生啧啧道：“以前怎么不见你这么乖的？坏消息啊……坏消息是没道理找普外科会诊了，咱们得自己处理了。” “自己做，为什么叫坏消息？”余媛不解。 周医生坏笑两声，道：“你稍等，我一会给你讲。” 周医生于是接着做肠管检查，将前置工作处理完成以后，扬起脖子活动了一下，笑道：“余媛，你知道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吗？” 余媛一直盯着手术看，毫不迟疑的道：“现在应该是要排空近端的粪便。” 周医生哈哈大笑起来：“没错，一周的积蓄，指不定还有多少以前的老粪便啊，开心不？” “开心。”余媛使劲的点点头，黑框眼镜后的圆眼镜都在闪着光。 不止是周医生，包括凌然在内的众人都齐齐看向了余媛。 “我们现在要掏粪了。”周医生面对余媛，一字一句的说了一遍。 “我知道了，对了，我有看一篇文献，专门讲这个的。”余媛险些手舞足蹈起来，道：“取粪的时候不是经常会污染腹腔和切口吗？我们可以腹腔镜手术套光缆线的塑料袋，一端扎死，再将肠管里插根塑料袋放到前面的塑料袋里，这样就可以把肠子里的东西排入塑料袋了，如果太多再换塑料袋……” “你来操作吧。”周医生默默的让出了主刀位置。 “我……来操作？”余媛瞬间呆住了。 “是，给你操作。”周医生只觉得这台手术已经失去了唯一的吸引力了。 余媛却是幸福的手都颤了，她接替周医生站上了主刀位，才注意到凌然，又连忙谦让：“凌医生，要不还是你来吧……” “不用，你来吧。”凌然的语气很谦虚。 “谢谢凌医生。”余媛劫后余生似的深吸一口气，脸色稍黑，但并不以为意。 片刻后。 余媛就照她适才说的，准备好了塑料袋，接着，顺着肠道，一点点的掏出塞在肠道里的粪便。 巴掌长，巴掌宽的塑料袋里，很快就装了两只手机的容量…… 巡回护士忍不住了，问：“还有多少?” “还早呢，这些是消化了的部分，老奶奶喜欢吃米啊。”余媛笑笑，又道：“先把下面的处理了，我一会再顺着肠管上方往下撸，应该能清理干净。这样可以吗？周医生。” “可以。”周医生的脸，是僵硬的脸。 余媛于是换了一个塑料袋，继续掏粪。 装满了的粪袋，被放入铝合金的盆子里，淅沥沥的流出部分饱和溶液，气味扑鼻。 “这一袋里面还有没消化的笋，老奶奶才做完手术就吃这个，不太合适啊。”余媛又装了半袋子，停下来观赏了几秒钟，自问自答的道：“可能是她便秘了，想吃笋子来解决吧，这样不对吧？周医生。” “是的。”周医生并不想说话，他的眼睛是直的。 余媛保持着微笑：“好了，又一袋。” 那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欢快感。 “快一点吧。”周医生毕竟不是专业的普外科医生。 他现在无比的后悔没有去喊普外科的人来会诊，或者干脆转诊，如果是普外科的医生的话，他们应该更能适应眼前的场景。 “好的。我现在装第三袋。”余媛从善如流，乖巧无比。 “这里积液比较严重啊。”余媛一边工作一边报告。 “竟然还吃这么大的肉，很难消化的。” “哎呦，有气喷出来哦。” “我装第四袋了！” 手术室里，只剩下余媛元气满满的声音，大大的铝合金盆，也满满的堆积满了。 凌然表情严肃、威严、稳重、镇定的站在手术台前，屏息凝视，目视前方…… 护士们神情萎靡，面带绝望，只能盯着凌然看，才能勉强找到坚持下来的信念……第183章 香甜 出了手术室，凌然嗅着走廊里的空气都是香甜的。 他首先在旁边的洗手室里，重新洗了一边手，然后才一言不发的前往淋浴室，洗了足足30分钟才出来。 再换了一身的洗手服，凌然来到休息室里，就见只有周医生和余媛等人了，其他医生和护士，一个都看不到了。 “全跑了。”周医生撇撇嘴，道：“一群战五渣啊，连一个老年肠梗阻都受不了，轮转的时候都不知道在干什么。放在普外科，这种患者每天都有的，哎，看看人家忍屎的能力……” “要这样的能力做什么？”凌然感慨了一句。 今天的手术情景，对他的冲击力还是很大的。 凌然现在很庆幸自己首先接触到的是显微外科，虽然活是有点重了，干净也不能说是很干净，但是与普外科一比，他还真不想轮转过去了。 两名护士咯咯的笑了起来，让休息室的气氛变的轻松起来。 周医生叹口气，道：“想当年，我在学校的时候，每到夏天，就去解剖室自习，大体老师在身边陪着，照样该做什么做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比以前了。” “到了晚上也不害怕吗？”余媛大惊失色。 周医生看着余媛的表情，莫名的来气：“你惊讶什么啊，陪大体老师消暑，很多医学生都能做的，跟你做的事比起来，我这种算是正常的。”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到有趣的点。肛肠科的案例其实很有意思的……”余媛刚做完手术，正兴奋着，人也变的外向起来，有点阳光大龄剩女的意思了，声音都变高了一点，分享道：“我记得我有次去附院看手术，遇到一个粪嵌塞的，就是干硬的粪便在直肠里不能排出……” “我们知道什么是粪嵌塞。”周医生身心疲惫的打断了余媛的话。 余媛“哦哦”的点头，道：“我是想说，正常的直肠不是15厘米吗，我们遇到的这个粪嵌塞可厉害了……” “余媛！余媛……余媛。”周医生费劲的打断余媛，道：“咱们不聊粪嵌塞了。” “哦……”余媛顿时安静下来。过了会儿，余媛向四周看看，起身买了5个猪蹄，拿过来递给众人，道：“不好意思，我自己玩的太嗨了。以前其实也是这样，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总有人觉得不喜欢……” “没事，医生喜欢的东西，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当然，你是医生中的医生。”周医生自然不会因此而不高兴。 余媛高兴起来：“谢谢周医生。” 紧接着，余媛又面向凌然，笑道：“凌医生，也谢谢你让我参加这么有趣的手术。” “只要你觉得有趣就好。”凌然很是宽容的模样。 “得了，吃猪蹄吃猪蹄，小余，你刚才拿猪蹄的时候，手洗了吧。” “洗了洗了。”余媛连忙道。 “谢谢啊，我现在还不太想吃。”护士小姐姐心有余悸的样子，对着肥腻腻的猪蹄下不了嘴。 周医生先是咬了一大口，再道：“在医院里就别那么多了，吃吃喝喝的活下来最重要。” 不长一会儿，周医生就将猪蹄吃掉了大半，满足的笑笑：“余媛，今天就算你请客了，手术也是你做的。回头我把手术费发给你，凌然你要不要？” “我不用了。”凌然摇摇头，也没有吃猪蹄，而是看着放猪蹄的盆子，露出奇怪的神色。 周医生自顾自的道：“咱们今天做的算是三级手术，手术费拿下来，主刀估计能有两百块吧。我就不要了，凌然也不要，那就给余媛了。完了有具体数字，我红包发给你。” “谢谢周医生。”余媛也没有推辞，对于主刀级的手术费，她是满心期待。 周医生却是嗤笑一声：“我上次请人来家里通下水，花了360，早知道我就自己通了。” “那不一样啊。”余媛昂首道：“通下水道的人要到家里去的，我们是将病人带到医院来，而且，医院收的钱就不止360元了。” “说的有道理。”周医生向来是很随性的，用“你满意就好”的表情给予了回答。 再将剩下的猪蹄吃完，周医生起身将骨头丢入垃圾桶，再绕到前面，就见付款的二维码旁边，贴了一张新的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大字：猪蹄半价！ “嘿，吕文斌做好人了，怎么把猪蹄给半价了。”周医生惊喜莫名的掏出手机：“我买几个带回家吃。” “肯定是他们都不愿意吃这锅猪蹄了。”一名小护士提出了一个好理由。 周医生的手机颤了颤：“为什么？” “香飘万里了呗。”小护士说的笑呵呵的。 刚刚吃完猪蹄的周医生却是呆了几秒钟，转瞬掩饰的笑笑：“我不忌讳这个，凌然，你没吃也是一个原因？” “哦，我是不太喜欢那个盆子。”凌然指了指装猪蹄的铝合金钢盆。 周医生顺势看过去，果然看到猪蹄下方，熟悉的铝合金钢盆。 手术区休息室里的铝合金钢盆，毫无疑问是属于手术区的。 医院给手术区买东西的时候，毫无疑问会购买规格一致的产品。 换言之，手术室里的铝合金钢盆，与休息区的铝合金钢盆是一样的形制。 而在手术室里，刚才的手术室里，铝合金钢盆显然承担了意料之外的重任。 周医生抿了抿嘴，坚强的抬起了脑袋。 余媛有些不好意思：“周医生，我刚才没注意。” “没关系，我们做医生的，习惯了。”周医生猛的起身，道：“不休息了，凌然，走，咱们再去等个病人。” “等个怎样的？”凌然现在对普外科已经不期待了，但也不反对再有实践的机会。 周医生仰头想想，道：“急性阑尾炎吧，你都没做过阑尾炎的手术吧。” “没有。” “那最好，我用腹腔镜来做，你可以看一看。”周医生说着就拉着凌然出去了。 云医的病人每天都不少，急性阑尾炎更是频繁出现，周医生带着凌然在门口等了几十分钟，就见到一个自家开车送来的病号。 “我接手了。”周医生霸气上前，从住院医手里将想要的病人给抢了过来。 一番压腹听音的体格检查以后，周医生就道：“现在疑似阑尾炎，有压痛，跳痛不明显。我的建议，咱们还是拍个片子，彩超如果能明确最好，不能明确呢，也可以提示一下周围的情况……恩，病人先去拍影像，家属留一个人签字……” 病人家属从善如流。 听到是阑尾炎，家属的心情就很安定了。 就如今来看，阑尾炎可以说是真正的不幸中的大幸，虽然也是要动刀子的，可就损失来说，确实是少之又少。 周医生的心情也很放松。 对医生来说，腹腔镜是超级实用且好用的器材，是真正改变外科生态环境的设备了，只要在病人的腹部打个小洞，就可以完成大量复杂手术，面对阑尾炎这种疾病，更是轻松到爆。 周医生每次用腹腔镜，都觉得超级舒服。 完成了家属谈话的工作，周医生招呼了凌然一声，就直奔手术室去了。 在凌然到云医急诊科以前，急诊科的外科除了烧伤病人之外，做的最多的就是抢普外的病人，阑尾炎之类的，早就不会转诊给普外了。 当然，普外也不在乎，他们每天翻肠子都翻不过来，偶尔要给新人练手了，干脆派到急诊科来，也算是友好合作了。 周医生做过的腹腔镜下的阑尾炎也有百例以上了，看准备时的状态，就知道他信心满满。 虽然周医生同期的主治都有做几百例阑尾炎的了，但那有什么关系，周医生从来不比较这个…… “周医生，影像科送的片子……”有住院医送片子过来，也不用递给周医生，就砰砰的插到发光背景板上。 周医生“恩”的看过去，口中喃喃自语：“让我看看你在哪里，小小阑尾哪里跑……唔……” 凌然听他声音不对，立即走过去看。 虽然不是最擅长的核磁共振，但彩超片子大略的看看，普通人都能看得懂。 凌然很快发现，影像科还给补拍了片子。 “提示肠梗阻。” “是肠梗阻。” 凌然和周医生几乎同时发出悲叹声。 “意思是……误诊了？”护士还是刚才的两位，此时也有些无可奈何。 周医生无奈的点点头，再看向凌然：“要不，再帮余医生请过来？” “好。”凌然毫不迟疑的掏出了手机。 三分钟后，戴着黑色大眼镜的余媛，就像是只快乐的阳光剩兔似的，飞奔了下来。今天的章节啊，我还看了视频呢今天的章节感觉受到了读者大大们的热情。 高兴！ 我自己是只看过腹腔镜下的普外手术，为了补上肠梗阻手术的课程，准备资料期间，我除了文字和图片之外，还找了点影像随便看了看。 毕竟，手术时间那么长，看完了都没时间更新了。到时候别人请假是看电影，我请假是看人玩屎，传出去总归有些不好听。 但话说回来，为了让读者大大们看的爽，我是真看人玩屎了。 自插双目求月票！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今天的章节啊，我还看了视频呢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84章 收藏 吕文斌和马砚麟坐在办公室里补病历，看着余媛跑上跑下的，好生羡慕。 吕文斌还好一些，毕竟已是住院医了，该轮的都轮过了，急诊科里也呆了一阵子，常见病都玩过了一茬。马砚麟才轮转到急诊科，就给凌然拉起了磨，对急诊科开展的手术还充满了好奇。 马砚麟因此有些坐立不安，又复制粘贴并修改了一本病历，自言自语的道：“不知道余媛他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手术。” “刚来就下去了，怕是什么紧急手术吧。”吕文斌心无旁骛的盯着电脑。凌然前些天做了50台的断指再植，以及十几台的tang法，每台手术都是上万字的病历等着他们，不仅如此，前面的手术也是需要有随诊之类的东西要填，数量不多，复杂程度却不小。 马砚麟心驰神往：“想一想的话，有时候紧急手术也挺帅的。” “你是手外科的，以后天天都能做紧急手术。”吕文斌呵呵的笑两声。大部分的手外科的手术感觉上都挺紧急的，最起码也是限期手术的水平，就是24小时内要完成的。 吕文斌一说这个，马砚麟的心情就低落了下来，他的轮转时间也是快到了，过后免不了是要回手外科的，但是，相比在凌然手底下做助手，手外科的秩序就更森严了。刚刚结束轮转的住院医，怕是要从最低级的职位做起了。 吕文斌一看有些不好意思了，赶紧笑两声，再看看办公室里只有小猫两三只，就用极低的声音道：“你回手外科能把这边的经验用上，想留急诊科也挺好，愁什么。” “哪里有这么简单。”马砚麟叹口气。 “你要是没主意的话，就找凌医生问一问。”吕文斌超小声的给出了个主意。 马砚麟眼前一亮，有意道：“凌医生自己还是实习生。” “谁现在当他是实习生。”吕文斌撇撇嘴，再看没人注意自己二人，再道：“你给凌医生当助手这么久，他肯定也是用惯的，你找他说说，指不定就有办法了。别的不说，医院从外面请一个能做断肢再植的医生到手外科，要给什么条件？带一个助手算个事吗？” “说的也是。”马砚麟心安了许多，心里默默的思量起来。 不长时间，余媛面带笑容的返回了办公室。 他们几个人与凌然都坐在大办公室的角落里，每人一台电脑的位置。 余媛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也不开电脑，只将随身携带的小瓶子放在抽屉里，想了想，又见她将抽屉里的饭盒拿了出来，再将小瓶子也拿了出来，放到了一颗绿植的后面。 吕文斌和马砚麟好奇的看着她的动作，都在心里琢磨起来。 等余媛打了个招呼出门去，马砚麟就看看吕文斌，问：“你猜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看那瓶子像是流星花园里的许愿瓶。”吕文斌回忆着道。 马砚麟一脸懵逼：“啥？” “就是装许愿星的小瓶子……”吕文斌声音越来越低，接着道：“我没看过，但学校门口卖的特别多。” 马砚麟强忍着不笑出来，道：“我们拿过来看看？她放桌子上的，应该能看吧。” “我们把绿植移开，不动瓶子就好了。”吕文斌说着，就跟马砚麟一起，挪到了余媛的桌子前。 他们也确实好奇，余媛单独跟着凌然做手术，究竟做了什么，还能带回来东西。 做医生的，在读书期间都有些不堪回首的往事，18岁的少年或许会偷偷的拿一块大体老师的骨头当钥匙链，收藏一根实验后的犬牙当钥匙链，两根香蕉缝个心心相印当钥匙链…… 他们对余媛不太熟悉，一边心下琢磨，一边搬开了电脑旁的绿植。 拇指长的小瓶子，轻易的暴露在了阳光下，小瓶晶莹透亮，清晰的展现出里面的内容物。 “老吕，你刚才说许愿星什么的，是这样的吗？”马砚麟小声的询问。 吕文斌的脸都是黑的：“怎么可能是这样的。” “我怎么看着像是……你想的是我想的东西吗？” “是的。”吕文斌脸色蜡黄。 马砚麟沉吟片刻：“所以说，咱们余媛同志的爱好，是收集……屎？” 吕文斌同样沉吟着，道：“叫粪便可能素雅一点。” “屎也荤不到哪里去。”马砚麟回答悠长。 两人再次沉默了几秒钟，默默的将绿植给摆到了原来的位置，还细心的抹去了痕迹。 “咱们就当没看到吧。”吕文斌道。 “看到了也不知道该说啥。”马砚麟停顿半晌，道：“要说中医也有以屎入药的。” “现在早都不用了。” “说的也是，以前人和现在人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拉的屎肯定也不一样，效果怕是不同。” …… 做完了阑尾炎变肠梗阻的手术，凌然和周医生都没有继续守急诊的兴趣了。 尤其是周医生，想到自己的误诊，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要说的话，急腹症总是有一定概率会误诊的，而且，严格说起来，他并没有彻底的误诊，看到了片子之后，就纠正了自己的判断，对于医生来说，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让周医生有些不爽快的，主要是在小医生们面前露怯了。 “要不去邵老板的店里去吃小龙虾？自从你那个新闻出来，做了tang法的病人剥虾的，邵老板就给扩印了挂店里了，现在好多小情侣去拍照，男的给女的剥虾。”周医生决定用小龙虾来弥补一下自己失望的情绪。 凌然想想摇头了，道：“我准备留下写论文。” “总要吃饭的嘛。” “我吃泡面就行了。” “泡面有什么好吃的。”周医生劝了凌然两句，见他坚持，也就放弃了，只道：“算了，我就当省钱好了，陪你一起吃泡面。” “你晚上不要回去吗？” “今晚我值班。”周医生笑一笑。 “值班还可以去吃小龙虾？” “值班又不是关监狱。”周医生用你不懂的表情，又道：“要不然点外卖也好……” “今天想吃泡面。”凌然的回答稍显任性。 周医生理解的点点头：“好久不吃泡面，偶尔不健康一下也好。” “那晚点再吃，先写东西。”凌然回到办公室，也不管其他事，打开笔记本就写自己的论文。 他的两篇文章已经基本完成了，只需要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倒是余媛和苏嘉福撰写的论文，需要沟通细节，花费了一些时间。 凌然今天是不准备回家休息了。刚拿到20瓶的精力药剂，他就准备磕掉一瓶，将论文补全。 吕文斌和马砚麟将病历填了大半，匆匆忙忙的离开了。 余媛走的同样急切，后脑勺都带着满足的笑容。 周医生看了一会误诊的病人的病例，又找了几个案例看了，觉得时间差不多了，说了声“我先去泡面”，就去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两只晚装的泡面，又买了两只卤蛋回来。 他给自己的泡面里加好了开水，，放到办公桌上，再把另一包面和卤蛋递给凌然，道：“火腿肠感觉不健康，我就没买了。” 凌然点点头，道：“那我去煮面，你的面呢？” “我已经泡上了。” 凌然不喜多言，就拎着泡面走了。 周医生回到座位上，闻着老坛酸菜的味道，越想越不对劲。 凌然为什么不在办公室里泡面？ 凌然为什么用煮面这个词？ 里面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事件？ 5分钟后……凌然没有回来。 10分钟后……凌然没有回来。 20分钟后……已经吃完了泡面，收拾干净一次性碗筷的周医生，看到凌然端着一只比头还大的珐琅锅回来了。 珐琅锅外面的图是哈利波特，一团火球，看的暖洋洋的。 等凌然打开盖子，更是能闻到扑鼻的香气。 周医生不自觉的走过去看，等看清楚了，整个人当时就不好了。 “你这个是……”周医生手抖着指向国内。 “是虾。”凌然顺着他的手指回答。 “这个……” “午餐肉。” “这……” “白菜吗？生菜？上海青？”凌然皱皱眉头：“你要问什么？” 周医生带着颤音，道：“你这是泡面吗？” “当然。”凌然从荷包蛋、鱼丸、玉米、海带和鱼豆腐的空隙中拉出一根面，道：“弯的。” 直的是挂面，弯的是方便面……周医生转了转脑筋才想明白这个答案。 再低下头，凌然已经将鸡丝蘸着奶酪吃干净了，又从面底下翻出了菜心和牛肉片…… 嘭！ 周医生愤然出门。第185章 轮转 接连几日，凌然都没有再做手术。 显微外科手术确实是一项很耗费心力的手术，即使有精力药剂，也只是填补了凌然体力和精神上的损耗，对于专注力等方面的消耗，是无从补充的。 一待休息下来，凌然也是不免疲惫。 吕文斌等人自然是高兴透了，连忙将前些天欠下来的病历等等尽可能的补全，再加加班，也能有时间写点论文之类的。 凌然也将自己的《tang法缝合的关键点——368例tang法手术探索》发给了《中华手外科杂志》，这次是拜托了王海洋教授给予关注，想必能够尽快得到消息。 《颈椎推拿的关键点——450例理筋理筋整骨推拿探索》则被凌然送去了核心的《按摩与康复医学杂志》，论影响力是大大逊色于中华牌的手外科，未来会否有引用都很难说，令人略显失望。 而在此之外，苏嘉福的论文也在余媛的帮助下发表了出去，第一作者是苏嘉福和凌然，第二作者是余媛。 凌然可以说是因为重心稍稍有些偏移了，干脆就在急诊科的处置室和抢救室里呆了一段时间，跟着周医生做了几次抢救，大部分成功，不免遇到失败。 对凌然来说，抢救的技能都不需要系统给予技能了，至少基本的抢救技能是不难的，像是插插喉管什么的，做过两次以后，就相对熟练了。 最重要的是，急诊室的技术并不像是手术室里的那般求全责备。在救命的过程中，许多人都不能保证技能是准确精密的，至于普通的小伤，就更加轻松了。 凌然如今有了大量的手术操作的经验，面对外科急诊，不能说是游刃有余，错漏可以说是极少的。内科的病症偶尔撞到他的手里，凌然也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吃药打针送回去，或者……叫人来。 凌然就在如此轻松的气氛中，迎来了新一期的实习生科室轮转。 当天早上，一排12名实习生，就来到了急诊科的大厅内，并在不温柔的护士小姐姐的安排下，工作了起来。 等不用轮转的凌然来上班的时候，新来的实习生已经有人开始打扫卫生了。 其中最积极的，莫过于王壮勇了。 不像是刚刚开始实习时的学生，已经轮转了两个科室的王壮勇，现在有些明白医院的生存之道了。 作为最底层的生产资料，王壮勇渐渐知道了埋头苦干的重要性。 当然，知道归知道，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了。 王壮勇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技术，与大部分实习生一样，只是读书读了4年的医学生，他知道的，科室的年轻医生都知道，高级医生知道的更详细，牛人可能是参与了教材的编写。 这种情况下，王壮勇为了表现自己埋头苦干的性格，就只好采用了最庸俗的套路：搞卫生。 在检验科，王壮勇还不太懂得这个道理，只看着有两位同学格外勤劳，早出晚归又受到医生们的青睐，额外学了不少的东西。 到了轮转的第二间神经内科以后，王壮勇就发现有4名同学开始早出晚归的干活了——病房的卫生是有护工们来做的，办公室的地板等等，也都是有专人来打扫。同学们能够触及的环境，主要就是医生们的休息室，以及桌面、资料室和会议室等等。 地方小，任务少，想做的人又多，自然就会引起竞争。 王壮勇在神经内科每天都要尽可能的早起，以得到更多一点的打扫机会。 然而，少少的工作由多多的人来分，再没有人能重复第一波实习时的好运了。 进入急诊科以后，王壮勇的态度更加积极。 虽然本轮总计有6名同学加入到了卫生保卫战中来，但急诊科的面积大，规模大，王壮勇自觉还是有些机会的。 “实习生吗？”一名医生看中了努力干活的王壮勇。 王壮勇熟悉这种语气。 在他的感觉里，实习生们就像是在劳务市场上做短工的打工者，医生护士就像是包工头。做短工的要卖弄力气露出肌肉来证明自己，争取得到包工头的点名。 所不同的是，医院里的包工头剥削短工都是不给钱的，最多只管一顿饭。 “我是实习生。”王壮勇依旧是积极的回答。 “来给我帮个忙。”医生抓到了壮丁，转身就走。 王壮勇连忙跟上。 “把白大褂穿好，跟我查个房，再做别的。”医生停顿了一下，道：“我叫吕文斌，你叫我吕医生就行了。” “好的，吕医生。”王壮勇一对一说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婉转。 吕文斌挑眉皱了皱，没有吭声。 将近30号人的查房，花费了大半个钟头。吕文斌对大部分熟悉的病号只是问上一句两句，重点病号才会得到体格检查之类的待遇。 塞满了病房的患者大都住院一两周以上了，病情基本稳固，若是别的科室，保不齐都要开始赶人了。但在断指再植的项目上，两周时间只能说是脱离了危险，距离病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王壮勇倒是挺高兴的。 对于实习生来说，能跟着查房就很不错了，毕竟是真实的见到了病人，总比课堂上的理论有意思的多。 吕文斌看着新来的实习生吃了饵料还很开心，自己亦是开心一笑，道：“走，查房就到这里了，跟我去洗点东西。” 说着，他就将王壮勇带到了一间房内，指着桌面上的一盆猪蹄道：“你把他们都给洗一遍，毛给拔了，另外还有半盆鸡爪，你洗了以后给剪个指甲。” 王壮勇看着这份扑面而来的厨房食材，不解的问：“猪蹄是做什么用的。” “猪蹄能是做什么用的？”吕文斌没好气的笑一笑。 “实验材料？”王壮勇尝试的问了一句。 吕文斌眼前一亮，含混的“恩”了一声。 “不过，鸡爪又是做什么的？”王壮勇再次挠头。 “等你再呆一段时间就知道了。对了，猪蹄可以用显微镜拔毛。”吕文斌不忍心欺骗傻孩子，胡诌了两句，再布置了一个艰难的任务，就借故离开。 等了三个多小时，吕文斌再回来，就见最主要的猪蹄都清洗干净了，不由心情大好，连声称赞王壮勇。 王壮勇此时已是头晕脑胀了，可还是坚持给每个鸡爪都剪个圆弧形的指甲，且用询问的语气，道：“吕医生，你认识凌然吗？也是我们学校的实习生。” 吕文斌的眼皮呼啦啦的跳：“你认识他吗？” “何止认识，学校里，我们住一个宿舍的。”王壮勇捏着兰花指用指甲剪刀先个，倍感疲惫。 吕文斌却是浑身都僵直了。 “那个……鸡爪子剪刀这里就可以了，可以了……”吕文斌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只觉得冷汗都要渗出来了。第186章 慌 “是我……剪的太慢了吗？”王壮勇认真的望着吕文斌，态度有些紧张的样子。 吕文斌被紧张反弹，更加紧张道：“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其实我本来意思不是都让你剪的，没想到刚才给一个病人拖住了……没事儿，剩下的我来就好了。” “不用，吕老师，还是我来，我来吧。”王壮勇有些奇怪，但还是奋力的抢着干活。 在医院实习了几个月以后，王壮勇已经有些明白了实习的道道。 实习生在医院里完全不做事是不行的，但是可以做的很轻松。 如果确实没追求的学生，进入管理严格的医院，工作量大约与大学里上课相当。一些不准备从医的学生，或者一门心思考研考公的学生，在选择实习医院的时候，就会参考各种医院的咸鱼指数。像是一些二甲的非专科医院，平日里主治都接诊不了几个病人，实习生想干活也没的干，那就是咸鱼指数较高的地方了。 但是，想学点东西的实习生在医院里就要很卖力了。 医生的时间紧，任务重，越是厉害的医生的时间就越金贵，没有几个人愿意像是老师带学生那样的教学生的。恰恰相反，实习生必须在一个医生面前晃悠的足够久了，做的事够多了，对方才会抽出可怜的一点时间，指点两句。 在没有新的制度改革出现之前，实习生就是在用辛勤的劳动和充满智慧的马屁换取老师露出指缝的一点点知识。 王壮勇自从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加入了辛勤的劳动和马屁中去了。 他是想要留在云华的，云华医院或许是进不来的，但能学到点东西，至少去别的医院会容易一点。 据王壮勇观察，实习生给主治们打下手是没什么前途的，主治也不喜欢让实习生给自己打下手，他们有住院医和规培医可以用。 副主任和主任更不用说了，实习生都不一定能说得上话。 所以，实习生能用心情劳动和充满智慧的马屁交换的，也就是住院医的那点东西了，还不是每名住院医都有空当老师。 白使唤人的倒是有。 使唤到一半后悔的……王壮勇只能说，以自己浅薄的经验，还真的是很少见。 吕文斌还是抢过了王壮勇手里的剪刀，开始给鸡爪子剪指甲。 王壮勇并不是轻易放弃的人，他一跺脚，一吐气，就去旁边又找了把剪刀，继续干活。 吕文斌也很绝望啊。 他心里暗暗决定，以后再使唤实习生，至少得问一下人家的名字和班级，但是，谁能猜得到他的上级医生现在是一个实习生呢？ 吕文斌一把抓住王壮勇的手腕，道：“鸡爪不剪指甲了。” “不剪指甲怎么办？” “就直接用好了。”吕文斌想了想，道：“这部分给……那个比较喜欢圆弧形的，剩下的给没那么在乎的。” 将鸡爪的指甲剪成圆弧形，只是吕文斌想到的马屁招而已，凌医生看起来是蛮喜欢的，他就继续了下来。至于给其他的医生，也就不用那么认真了。 “还是剪了吧。”王壮勇只当吕文斌是客气。 客气好啊，他最喜欢的就是客客气气的住院医了。客气的住院医看着实习生做的事情多了，就会不好意思，然后就会认真的多教点东西。 王壮勇抢着拿起鸡爪来，更加仔细认真的修剪。 吕文斌无可奈何，只好抢着抓起鸡爪，咔嚓咔嚓一通乱剪，顺便与原有的圆弧形指甲的鸡爪区分开来。 “好了，搞完了。”吕文斌抹了一把汗。 王壮勇连忙递上干巾。 吕文斌嘴角抽抽，之前怎么没遇到这么知情识趣的家伙。 他不言声的搬起一桶鸡爪，旁边的王壮勇就乖乖的搬起了猪蹄。 “跟着我吧。”吕文斌叹了口气，让王壮勇帮他将东西搬进了宿舍楼。 再回过头来，吕文斌问：“你到急诊科来，最想学点什么？” 王壮勇心里乐的险些笑出来，忍不住自豪：我终于抓到了实习的精髓。 “我还没有做过手术，我想做手术。”王壮勇回答的非常肯定。 他轮转的第一个科室是检验科，第二个科室是神经内科，都是没有手术做的科室。 而对年轻的医学生来说，最想接触的必然是手术了。 吕文斌想了想，道：“那就从清创开始，我一会带你去处置室，有轻伤的患者的话，让你先试一下。” “好的好的。”王壮勇答应的无比迅速，更是有些不能置信：这么简单就上手了？我还准备去急诊科外面等呢。 跟着吕文斌走回到急诊科，王壮勇还处于迷糊的状态。 吕文斌自去找值日的主治说了两句，就要了个单独的隔间，再请护士小姐姐帮忙揽客。 吕文斌拉着王壮勇坐定，就道：“咱们的急诊科是分流处理病人的，抢救室对付的是一级的濒危病人和二级的危重病人，处置室，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病人就是三级四级的简单病人。知道三级四级是什么吗？” “三级是普通急诊？四级是……” “四级是非急诊，分诊建议是前往门诊。” 王壮勇恍然：“所以我们遇到四级病人的话，就应该建议他们去门诊。” “如果是别人问的话，我可能这么说啊。”吕文斌停顿了一下，看着王壮勇的眼睛，道：“你问的话，咱们就私底下说，就现在的医患关系，最多说一句，他们要是不听，就让他们再等一下，确实排到了，你该给看的还是得看，别给自己找事。” 王壮勇被吕文斌看的有些慌，说了句“我明白了”以后，更加觉得吕文斌对自己好的过分。 俗话说的好，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王壮勇摸摸自己的裤兜，比脸干净。由此论证，自己无物可盗，但是奸…… 王壮勇的脸色绿了绿。 他仰头再看看四周。两人所处的格子间和普通小饭店的“雅座”差不多，只是中间的桌子小一点，有较为宽裕的空间来施展…… 王壮勇的脸色又绿了绿。 “壮勇，我这么叫你可以吧……”吕文斌再次试图拉近关系。 王壮勇的脸色绿无可绿，把心一横，就想说自己其实是直的…… 这时候，一名病人被送了进来。 只见他左小臂血淋淋的一片，也不知道是在哪里伤的。 王壮勇看到如此劲爆的画面，心里的话，突然就不想说出来了。 或许，等缝完这个病人再说？ 王壮勇如此想着，面上就露出微笑来。 “我先来缝，你看着。”吕文斌却不准备把第一个病人就给王壮勇上手，怎么都得让他看几个病人，有点思路，才可以尝试个一针半针的。 这么想着，吕文斌就自己铺巾，消毒，清创，再将两片有些分离的肌肉组织用针线拉到一起。 王壮勇看着看着，慢慢的就笑不出来了。 “我们在学校里看到的不是这样的……”王壮勇的瞳孔放大…… 吕文斌笑了：“大体老师都泡了多久的福尔马林了，这个是新鲜的。” 病人微微皱眉，不知道该不该出言反驳。 王壮勇的猴头却是快速的耸动起来。 吕文斌对他的这个动作太熟悉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吕文斌一巴掌就推在了王壮勇的肩膀上，将他向后推离了三寸，又左偏了三寸三。 呕…… 王壮勇肆无忌惮的吐了起来。 早上的。 中午的。 昨天中午的…… 吕文斌和受伤的病人都呆住了。 王壮勇中途停了一下，再抬起头，又看到病人暴露的肌肉组织，不由的又是“呕”的一声。 有诗曰： 虚空落泉千仞直 雷奔入江不暂息 今古长如白练飞 一条界破青山色 ：。：请假今天写不完了，请个假……《大医凌然》请假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87章 我要做手术 王壮勇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搞卫生的机会。 而且是垄断性的。 就算是再想证明自己的实习生，也不想通过收集其他实习生的呕吐物，来达到成就。 好在医院里常有呕吐物，一应器械俱全，还有消毒抹布这样的高级装备，帮助王壮勇将小隔间清洗的干干净净。 “你是晕血吗？”吕文斌逮住机会问王壮勇：“你如果晕血的话，外科是做不了的。” “我不晕血，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见过许多了。”王壮勇连连摇头，怎么能不做外科呢，外科最帅了好吧。 吕文斌琢磨着：“那你是怎么个感觉？” “我就是觉得恶心。我血见不少了，我刚进医院就在检验科，还帮忙抽血了，一点感觉都没有。”王壮勇有些说不清楚。学校解剖课他上的很开心来着，当年偷骨头的时候，他也是参与过的，没想到新鲜的人类组织看起来那般的……令人不适。 吕文斌宽慰道：“说不定是偶然事件，昨天没休息好之类的。休息一下，明天再来试试。”吕文斌继续劝慰着王壮勇。 “好……”王壮勇迟疑了几秒钟，又向四周看看，问：“凌然今天来上班了吗？他在急诊科里已经开始做手术了吧。” “是。他有做手术了。”吕文斌觉得自己说的太虚弱了，于是道：“做了还不少。” “我看到了，上了报纸。”王壮勇接着有些兴奋了，问：“凌然现在是跟着主任做手术吗？” 吕文斌含混了两句没有多说。 大厅里不光有医护人员，还有不知所属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在此与王壮勇谈论凌然，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实习之类的词语，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王壮勇也安静了下来。 他今天至少是见到了清创缝合，不能说是非常满足，也稍稍有些开心了。 除此以外，就是心有余悸了。 王壮勇一边在处置室里打杂，一边思考着，直到他看见凌然从手术区走出来。 “你小子……”王壮勇气势汹汹的冲上去，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轻轻的撞了一下凌然的肩头：“我四处找你都找不到，电话也打不通。” “做了台手术。”凌然带着马砚麟做了两台tang法，算是暖手级的操作。 王壮勇登时羡慕的不要不要的：“你现在真的能做手术了，可怜我轮转了两个科室，别说做手术了，进手术看看都得靠蹭。” 他原本是想要说一下自己清创的经历的，再看看周围的人，却是给忍住了。 凌然面带笑容：“我之前还想你们什么时候轮转到急诊科，对了，陈万豪最近也回家住了？” “他妈给他在医院跟前买了房嘛，自然是搬过去了。”王壮勇一说又羡慕的不得了，道：“我要是能在云华买得起房了，我也无所谓做不做手术了。” 凌然笑起：“那你现在要不要做手术？” “我倒是想做。”王壮勇撇撇嘴。 “马医生，今天是不是还有tang法的病人？问他们要一个回来。”凌然回头就说了一句。 他今天总共就安排了两台tang法，对于其他转诊的病人就送去了手外科，此时要一个回来也就是打打电话的事。云医手外科的病人多的要命，很少发生争抢的情况。 马砚麟愣了片刻，才意识到“马医生”说的是自己，他连忙回应道：“我现在就去问。” 凌然再转头问王壮勇：“你要不要吃点东西？还是现在就进手术室。” 王壮勇毫不犹豫的道：“现在能进，当然是现在去。” 说完，王壮勇取出一张湿巾来，细细的抹了嘴角。 凌然稍等了几分钟，待马砚麟回来，就带着王壮勇重返手术室。 凌然是常年在手术室里进进出出的。 守着手术室的护士大姐姐视若无睹，给了他一套合身的洗手服，就让凌然自己去里面换衣服了，再问了王壮勇的号码，给了他一套稍小些的。 王壮勇那叫一个激动。 他刚到急诊科的愿望，也不过就是亲手做一次清创缝合，再看一两例内科什么的就满足了。 救死扶伤这种事，医学生到医院两个月以后就知道，根本轮不到自己。 最典型的心肺复苏，到了急诊室以后，普通小医生都只能听指挥上阵，实习生和规培生都很难得到机会的。 进手术室更是一个突破。 正常的一个大学班级，三四十号学生，到实习结束的时候，能有机会进手术室的寥寥无几。 王壮勇贪婪的打量着四周的一切。 他其实来过手术室不止一次，但多是观看手术，或者就是来手术室给帮忙干活。 以医生的身份进入手术室，还是第一次。 “你来拉钩。”凌然迅速的分配好了任务。 拉钩是将皮肤、肌肉组织等等拉开，以尽可能的暴露多一点的视野。 除了需要一把力气之外，拉钩并不需要多少智商或技术，别犯傻就可以了。 而在tang法缝合的过程中，手部的皮肤钩甚至连力气都不需要多少。 王壮勇管不了那么多了，能拉钩也是上了手术台了。 他振奋的点点头，就要站到助手的位置上去。 马砚麟默默的看着他，道：“主刀说话，你得说话回答，点头算什么？主刀是看你呢，还是看操作面？” “哦，是。”王壮勇的机灵稍微回来了一点，再回到二助的位置上，就冲着凌然傻笑。 “别干扰主刀。”马砚麟又是一句。 王壮勇又赶紧应是。 “麻翻了我就开始了。”凌然看了眼监视器，确信指标正常，又多问了负责麻醉的苏嘉福一句。 苏嘉福的一只腿搭在多余的圆凳上摇啊摇的，道：“麻翻了，没问题了。” 凌然一刀就划了下去。 王壮勇赶紧要了皮肤钩，兰花指拿了两秒钟，再赶紧换回正确的抓法。 马砚麟指导着王壮勇放入正确的位置，再拉开肌肉皮肤等组织，以暴露出下方的肌腱。 当白生生的肌腱暴露在王壮勇的面前的时候，他的喉头竟是忍不住的耸动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马砚麟……一把推开了王壮勇。 呕！ 王壮勇吐的栖栖遑遑，半条命都要去掉的样子。 “我们继续，喊人来清理一下。”凌然只看了一眼，就继续干活了。 巡回护士呆了呆，登时暴怒起来：“你是疯了吧？晕血你自己不知道吗？你是来找骂的吗？” 手术室内诸人神色如常，不挨骂的医生只有长的帅才有可能。有背景有关系的医二代官二代在手术室里犯浑也是一样要被护士骂的，最多也就是骂的轻一点，少骂两句罢了。 王壮勇竭尽所能的抬起头，眼泪与鼻涕齐飞，艰难的道：“我不晕血……” “我管你晕什么，抱着垃圾桶给我滚出去，快点，动作麻利点，吐软了吗？”巡回护士追着王壮勇出去，再喊了人过来帮忙清理。 凌然和马砚麟继续做着手术，陪同的器械护士王佳饶有兴趣的探讨道：“好奇怪哦，真的不是晕血吗？” “晕血应该是晕倒了，他这个就是单纯的恶心吧。”马砚麟的判断倒是很有逻辑性。 王佳点点头：“一般来说，医生看多了就不会晕了吧。” “有可能。”马砚麟回答的很随意，就像是主任们不在乎住院医和规培医的去留一样，医院编制内的小医生们，对于实习生的来来往往也早都习惯了。 倒是抱着桶在门口吐的头皮发麻的王壮勇听进去了，默默决定，要像攻克大体老师那样，攻克手术室。 三天后。 抱着垃圾桶的王壮勇，被从急诊科处置室里永远的驱逐了出去。第188章 飞刀 王壮勇不能在处置室里呆了，抢救室自然更没有他的份。 凌然于是带着王壮勇每日里奔行病房。 因为来的次数远远超过了此前，竟然还得到了两名“顽固”的病人给予了“衷心感谢”。 “我不会以后只能查房了吧。”王壮勇又是无奈又是担心，道：“这样实在是缺乏医院的气氛啊。” “你想要什么气氛？”凌然反问王壮勇。 王壮勇不知该如何作答，继续自怨自艾的道：“你要说擦破了皮的伤口，我从小都见过的，怎么一看到肌肉和肌腱，我就不行了？” 凌然纠正道：“你是看到活人的肌肉和肌腱才吐的吧。是因为会动？” 王壮勇浑身一个激灵，似是想到了什么画面，连连摇头：“你别说，说着我都恶心了。” “要么你专练缝合，以后找个医美科之类的，缝缝美容针什么的？”凌然想着自己大师级的对接缝合，指导王壮勇练习一段时间的话，应该也是能有不错的成果的。 对于刚毕业的医学生来说，缝合是最容易体现能力的技能了，他本人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也有练。”王壮勇动动嘴皮，有些不好意思的道：“现在没什么缝皮的机会了。” 他在处置室里的练习，算是彻底惹火了护士们，而在医院，一名小医生惹火了一群护士的话，日子是相当难过的。 凌然又想了想，问：“推拿呢？你想学推拿吗？” “不学。”王壮勇毫不迟疑的摇头。 “那就没办法了。”凌然掌握的术式是在各种技能的基础之上的，并不是教人一个tang法的顺序，就可以让人顺顺利利的操作下去了。 王壮勇不由的叹口气：“我也知道，外科医生看不得肌肉肌腱的，确实不像话。实在不行，我就转做内科吧。” “做内科也好。” “可惜了急诊科的轮转机会了，我看你在急诊科混的还挺开的……”王壮勇说着笑了起来，过去几天，他除了在处置室里练吐水，就是跟着凌然查房了，并没有再见到凌然主刀手术。即使如此，他对于凌然能被称作凌医生，他已是深表佩服了。 “急诊科里也不是都是血呼啦扎的，处置室你进不去的话……”凌然思忖片刻，道：“这样吧，我介绍一位余医生给你。” 王壮勇再次涌起希望，问：“做哪方面的？” “她的主项目还是急诊外科方面的，单就特长来说，余医生比较擅长写论文。”凌然停顿了一下，又道：“其他方面也有涉猎吧，你跟她一段时间，总比什么都学不到好。” 王壮勇赞同的点头：“学什么都好，总比什么都学不到好。” …… 凌然将王壮勇交给余媛，说明一二，就自去忙了。 急诊科新装修出了一间4人的病房，一口气推进去了七张床，算是腾出了一些病房的余量。 凌然没舍得一次性做完，每天都精挑细选着，只要多指离断的病人。 毕竟，单指离断的病人要用一张床，十指离断的病人也只要用一张床，而它们在手术室里呆的时间就差远了。 当然，凌然至今都没有机会碰到一名十指离断的病人。在断指再植领域，十指离断是很稀罕的，每次出现，至少都能发表一篇病例论文。 任何一所专业的手外科医院，若是遇到十指离断的病人，都会倾尽全力的将其抢过来，然后调集精兵强将来刷一波的。 从外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十指离断的治疗和恢复，也都是不同于九指，八指的，那是要高至少一个水平线的。 但是，就算是霍从军，也没有办法无中生有的找到这样稀罕的类型。 凌然的日常手术，也就只能做三望四而已。 只有在实在遇不到多指的日子里，凌然才会选择两指来做。 就算是这样，七张病床也没坚持到一个星期。好在终于有病人开始出院了，才让凌然没有再次断档。 当然，这是从凌然的角度来看。 在手外科众人的眼里，凌然平均每日一个多指再植，可谓是恐怖。云医上下，每天做一个单指的医生是不少见的，但特意寻着三指四指日日去做的就没有了。 如此几日，手外科的王海洋主任医师，就在复健室里堵住了凌然。 王海洋是与凌然配合过的，也是注意凌然许久了，开口就用调侃的语气道：“你们急诊的留观室，都快被你用光了吧。” 凌然一听，惊喜的问：“霍主任又找你做交易了？” “美的他。”王海洋呸呸两声，道：“我是有个提议，看你有没有兴趣。” “哦？” 王海洋神秘的笑笑，拉着凌然的胳膊，走到僻静一点的角落，道：“你知道开飞刀是什么意思吧。” “坐飞机去别的医院做手术？” “差不多。”王海洋点点头，开门见山的问：“你想不想做？” 凌然有些迟疑的看向王海洋。 能做飞刀的，都得是业界大拿了，最起码，得是一个地区的大佬。 所谓大拿或大佬，不光光是要有技术，而且是要有一定的声望的。 凌然的技术必然是足够的，但声望却谈不上。 从根子上说，医院花钱请飞刀，只有两个理由，要么是医院自己想要学技术，要么是病人的情况太复杂，医院或病人请外援。 不管是哪个理由，都不能说是单纯的技术。若是前者，医院需要飞刀的医生有一定的名气，这样才有学习的动力，或者建立长期关系的必要。若是后者，病人也需要看到“某某主任”或“某某委员”的头衔，才能放心的将自己交给对方。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竞争市场，凌然在昌西省内都只能说是崭露头角，要与北上广的大佬们比较，是没有丝毫优势的。 王海洋看出了凌然的顾忌，反而是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他不怕事情难做，就怕配合的医生不懂事。 见凌然知道深浅，王海洋反而放心下来，道：“对方其实是来请我的，我考虑着，带你一起过去。手术也不复杂，两指离断，飞刀的费用是1万块，票已经买好了，咱们一人一半，如何？” 凌然问：“既然手术不复杂，为什么要请人？” “对方刚送到益源县医院，开车过来要5个小时，咱们坐高铁去，不到两小时。” “5个小时也赶得过来……”凌然自己就有见过益源县的病人。 王海洋呵呵一笑：“对方有钱，又认识人。咱们现在过去，路上看资料，到了就做手术，晚饭前后就回云医了，一人5000块不是也挺好的？” 在地级市里，飞刀的价码通常在五千到万五间浮动，少数有开到两万的，都是颅脑或心外之类的复杂手术，往往需要的不止一名主刀医生。 当然，如果请北上广的医生来飞刀，价格就要美丽的多了。往返的机票和住宿成本也要更高一些。 “怎么样？咱们飞刀去做手术，病人也轻松，可以在本地医院修养，你也不用担心病床不够了……”王海洋催促着凌然。 不知道是哪句话打动了凌然，就见凌然点点头：“好吧，我下午也没有手术，不过，我现在是没有执业医师证的……” “放心吧，我也没有。”王海洋咧嘴笑笑。按照规定，非多点执业的执业医师证，离开了就职的医院就等于没有了。 可以说，全国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名的高端医生在非法行医。第188章 费用 坐在高铁商务座上，王海洋轻松的舒展着腰，很肆意的模样。 医生开飞刀，虽说是路途奔波，但由于是对方承担费用，且是商务座或公务舱向上，旅途劳顿并不突出。 相反，能够像是一名成功人士那样，坐在售价三倍于二等座的商务舱内，对于月入万元的主任级医生们来说，是难得的心灵慰藉。 应该说，整个飞刀的过程，都是一次难得的心灵慰藉。 “咱们在医院里做一场手术，主刀拿四五百，但这并不是说，咱们的头脑、技能和经验，就值四五百块。”王海洋身在院外，整个人都要比在医院里放松，加上车厢内只有两人，说话也稍稍大声一些，道：“你比如说是陆军总院吧，他们搞的是1：3，手术费分到科室的就只有咱们的一半，主刀一场下来就拿200多块，咱们也不能说人家的主任医生，做一场手术就值200多块，对吧。” 凌然点头。 “飞刀啊……飞刀才是医生的实价。为什么有的人飞刀一次能拿五万十万的，有的拿一万两万，有的就拿五千八千的……”王海洋身为一次飞刀1万元的“飞刀中产阶级”，稍稍有些得意，忍不住吹嘘着道：“医生的价值啊，咱们说是不能量化，但其实啊，飞刀的价格，就是外界对你的评价。” 凌然乖乖的听着，没有动静。 王海洋续道：“有的医生，说个你熟悉的，省立的齐，你记得吧？” “齐振海？” “对。”王海洋呵呵的笑两声，道：“他烧伤的权威嘛，论文也发了不少，天天装着特牛的样子，但你知道他开飞刀的价格是多少吗？” “烧伤科也可以飞刀？” “他搞植皮的。”王海洋说了一句，又道：“齐振海对外的报价是一万五，然后友情价6000块，哈哈哈哈……” 凌然莫名其妙的看向王海洋，完全不知道他的笑点在哪里。 王海洋笑了一阵，也看出来了，不觉有些郁闷。 这时候，王海洋突然有点怀念会捧哏的助手了。 其实一般的医生都会捧哏，不会捧哏的医生在手术室里是没法混的，主刀医生一边割着肉体一边讲笑话，结果做一助的医生连捧哏都跟不上，这样的一助要来做什么？ 一名医生，从实习到规培，从二助到一助，住在手术室里的时间就是在听相声和学捧哏的时间，等捧哏学好了，差不多也就到了做主刀做逗哏的阶段了。 然而，凌然并没有经过这一茬。 沉默寡言的性格都没有转过来，他就有资格做主刀了。 王海洋看着凌然，不由失笑：“我的意思啊，齐振海每次飞刀收的都是友情价，他又不是江湖人，所以，他的飞刀价格就是6000块，一万五是吹出来的。” 凌然点点头。 “飞刀能过一万的医生可不多。”王海洋停顿了一下，笑道：“其实能出来飞刀的医生就很少了，你想啊，咱们出来的旅费是对方医院掏的，你要是没点拿得出手的东西，人家凭什么给你开销这个？另外，对方医院还要给配助手，安排护士，做好所有的术前检查，术后诊疗……在咱们显微外科，做飞刀的要求就更高了。” 凌然对此是有兴趣的，于是配合的问：“为什么？” “要说这个，我得先说一句，开飞刀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王海洋就像是一名医生说手术风险似的，道：“做飞刀最大的风险，就是手术失败，病人再闹起来，就可以说咱们是非法行医，闹到后面，咱们是有理也变成没理了。然后呢，断指再植的成功率放在那里，免不了会有失败的，这时候怎么办？” “做好术前评估？”凌然尽可能的思考。 王海洋笑出了声：“术前评估要是有用，就不用谈成功率了，不过，术前评估是要做的，咱们这个专业，更是要做。像是你之前遇到的吸烟的病人，但凡是有吸烟史的病人，一定不能飞刀。” “哦。” “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对方的医院的医生要熟悉，得有担当。”王海洋淡淡一笑，道：“做熟不做生，说穿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范围基本涵盖亲戚朋友，超过圈子的，一概不做。” “对方医院的医生的亲戚朋友？那没有多少人吧。”凌然有些愕然，断指再植基本都是意外，可不一定会在本地手术的。 王海洋叹口气：“所以咱们手外出去飞刀的机会也不多。等你以后认识的医生多了就知道了，医生认识的多了，飞刀的机会也就多了……” 对于50多岁的王海洋来说，省内有点水平的医院，他都有认识的医生。局限于手外科的话更不用说，早些年手外科刚兴盛的时候，圈内人加起来都没有多少，王海洋说是全认识都不为过。 从王海洋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他能做飞刀的门槛了。 面对年轻的凌然，王海洋主任医师不其然间，却是想要建立一点点心理优势。 凌然对此毫无所觉。 他既不在乎飞刀的收入，也不在乎飞刀的风险。 5000块的收入对普通医生来说是很不少，但对银行卡里有超过10万元花不出去的凌然来说，没有丁点的吸引力。 飞刀的风险也只是概率性的，中国的天空中，每时每刻都有成百上千的医生在飞来飞去的做飞刀。有资格做飞刀的医生都是各个医院的骨干，很多人跳槽都要给医院赔上百万元。如果有哪个医院以飞刀的名义将人开除，就和自己烧钱差不多。 王海洋主任亦是同样的想法。 云医给他开着开着万元薪水，万元奖金，再加上其他收入，每个月勉强能到四五万的程度，少是不少的，但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上，王海洋都不愿意放弃每场万元的飞刀手术。 更进一步的讲，制定医院政策的就是他们这些高阶医生。别说云华，昌西省内都没听说过一个因为飞刀而被惩处的高级医生。 王海洋有时候甚至想，就算是被吊销了执照的，也可以两年后再考，甚至说，干脆就进入各种医生集团做其他事也好。 距离退休没几年的王海洋，现在更加珍惜有人邀请的商务座的机会。 …… 益源县医院。 骨二科的主任孔向明认真的准备好了手术室，特别检查了新买来的显微外科仪器，又给小医生们重新叮嘱了手术时间，才去见了病人家属，重新确认了费用等问题。 请王海洋主任医师到益源县来的车马费，是骨二科的账目里支出的，但王海洋的“专家费”是需要病人开支的。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这是很划算的费用。病人不用舟车劳顿的前往几个小时外的云华医院就诊，还不用担心落入某个不知名的主治手里，而是指明得到了昌西省内都排得上号的手外科主任医师王海洋的治疗。除此以外，病人在益源县住院的四五十天时间，也能省去家属大笔的住宿开支。 事实上，现在的医疗行业的行内人，若有家属确实生了大病，第一选择就是请知名医师来做飞刀。寻找飞刀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同行的介绍，另一种就是查书。找一本相关疾病的教科书，照着编审的名字找过去，每一个都是大牛，随便一张门诊黄牛票都要几百上千元，但飞刀的费用通常都不超过五万元，大部分还达不到这个数字。 不过，行内人的观点往往不能代表大众观点。 所以，孔向明才会几次向病人家属确认费用问题。他见过太多病急乱投医的患者了，生病的时候着急，病好了以后肉疼，就容易酿出事端来。 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孔向明是宁可停止飞刀，将病人转院，也不愿意得罪特意请来的专家的。 孔向明今年以来积极的邀请专家，其实也是因为他想开展显微外科手术，尤其是断指再植手术。 而在益源县骨二科，孔向明本人已经52岁了，有点水平的主治和副主任都是三十多岁四十岁往上了。这个年纪再去云医手外科之类的地方进修，且不说寒碜与否，也不是很适应伏低做小的生活了。 取真经不如请真经下乡。 这是各级医院最近些年的经验了。 骨二科上下也非常认同孔向明的做法，今天全都不排手术，就等着专家到位。 也就是护士小姐姐们稍微懒散一些，直到…… 她们看到凌然下车： “这是云医的专家？” “是跟着专家的小医生吧。” “不可能吧，医生天天熬夜的，脸还能这么光？” “以前听人说云医多帅多帅我不信，现在我知道了，云医是真的好帅……”喝醉了，不行了今天第一章写完的比较早，兴奋的出去玩了一圈，结果喝醉了，写不出来了，再请一天假……《大医凌然》喝醉了，不行了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90章 血管撕裂 “凌然凌医生是我们云医断指再植方面的专家，主刀的手术台数过百了，指数快300了。”王海洋是个很懂得医生语言的医生，见面先介绍凌然，免得其他人无意中得罪了他。 医生都是很有尿性的技术人员，在得罪人方面，通常也都是有心得的。 孔向明听着就愣了愣。 他之前就听王海洋提起过凌然了，当时也没有在意。 但是，见面看到凌然帅绝人寰的样子，孔向明还是忍不住的惊讶。 他是不在乎帅哥或者医生或者医生帅哥之类的名词，但在他印象里，好医生和帅哥的交集是很少的。 好医生尤其是好的外科医生是需要长年累月呆在手术室里的，如果要量化一下的话，10000小时定律也是有效的…… 而要在手术室里呆10000个小时，不加班的医生也该变老了，加班的医生也该变丑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样量化一下断指再植的专家水平的话，主刀100台绝对是专家级了。 在骨科或者手外科，能做三四十台断指再植手术的医生，就可以说是很有经验了。当然，他们在此之前很可能参与过数量更多的断指再植手术，只是作为一助或二助。 以其他行业来形容的话，能做三四十台断指再植手术的医生，就像是参与了三四十次烈度不等的战斗的军人。他在此之前必然是有过长期的训练和模拟的，可能还参与过一些外围的非战斗行动，但是，归根结底，有资格参与数十次战斗，而且还能继续参加战斗，本身就很了不起了。 身为益源县医院骨二科的主任，孔向明太知道断指再植的难度了。很多骨科医生自信满满的开始独立执刀断指再植，一两次以后就彻底放弃了。 有资格做断指再植的医生都是有点天分不乏努力的医生，但能做断指再植的，也只有其中的少数人等。 “凌医生真是年少有为……”孔向明半真半假的赞了两句，对于凌然的年龄和长相，他是确实羡慕的。 王海洋不是第一次来益源县了，此时就笑嘻嘻的转捧凌然，道：“凌医生最近做的都是三指四指的再植，术后效果很好，我可是费了很大劲才请到凌医生的。” 凌然看看王海洋，对他张口就来的吹嘘表示佩服，旋即道：“咱们是不是先会诊？” 从小到大，他收到的称赞多了，对于无关痛痒的口头吹捧，兴趣寥寥。 孔向明看看王海洋，转瞬笑出来：“行，那咱们就先会诊？” “好。”王海洋一口应承下来。 会诊就是教课时间。 益源县医院冒着风险，出人出力，准备手术器械等等，是想要求真经的，王海洋也不介意满足对方。 教会师傅饿死徒弟这种事，在外科医生中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是病人太多，而高技术的医生太少。因为医疗技术是不断上升的，病人的需求也是不断上升的。 若是真的有人能无副作用的消灭某一种疾病的话，医生们也会有朴素的“愿世人无疾”的祝福……那是属于人类的愿望，而不仅仅是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所在。 王海洋坐进会议室里，等孔向阳拿出病例，尤其是展开各种影像片子后，喝着水，慢悠悠的讲了起来。 两指再植这种手术，对他来说是熟悉的不得了的手术了，但对益源县医院骨二科的医生们来说，就是新鲜且高难度的手术。 孔向明本人也听的很是认真。 益源县医院是家准三甲医院，即是硬件条件达到了三甲医院，有机会成为三甲的医院。 骨科作为医院最赚钱的科室之一，之所以分离出一个骨二科出来，就是为了安置孔向明的。 否则，旧的主任远未到退休年龄，孔向明也不可能无限期的等待下去。一旦出走的话，医院首先面临损失。 而在骨二科建立以后，断指再植就被孔向明选为本科室最新的增长点了。 他为此购买了专门的显微外科仪器，培训开展了相关项目。 当然，最重要的是孔向明自学了相关项目。 就像是一切相似的医院和科室那样，主任级的医生都是骨干中的骨干，大部分的主力术式都要其本人来建立并维持的。 王海洋此前是接触过断指再植手术的，此次是他第三次邀请王海洋来益源县。在有了一定的合作的基础下，孔向明就可以询问的极其详细。 会诊一讲就是半个钟头，王海洋说累了，喝口茶问凌然道：“凌医生有没有要补充的？” 孔向明与其他六名医生齐齐看向凌然。 益源县骨二科不像是云医有数组人的庞大规模，总计七名医生分两个治疗梯队就是全部的医疗力量了，除了孔向明之外，另有一名副主任医师，两名主治，三名住院医，平时分类不分组，总体结构倒也健康。 对于凌然，大家也谈不上尊敬不尊敬的，只是不太重视罢了。 凌然也是喝了口水，清咳一声，道：“我补充两句。” 有年轻的住院医当场险些笑出声来，这种开会用语从年轻帅气的凌然口中说出来，怎么听怎么都不协调——而且有哪里不太对。 凌然继续道：“我认为患者有血管抽脱，指背静脉弓有血管撕裂的迹象。到时候应该要切开一点重新缝一下。” 说完，凌然又低头喝了两口茶水。 孔向明等人却是当场呆住了，他们要是长的可爱点，现在都可以“喵喵”的叫出声来。 指背静脉弓在断指再植的时候不是特别重要的血管，有可能缝合也有可能不缝合，但人家能看出血管撕裂…… “凌医生，血管撕裂的迹象，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孔向明端正了态度，认认真真的询问。光凭人家能说出这句话，敢说出这句话，那上百台的断指再植的手术经验，就不是开玩笑的。 凌然起身将核磁共振的片子从边缘移到了中间，再用手点了点指背静脉弓的中段，道：“这里有一个血管撕裂的痕迹，估计是破掉了，我觉得也不用猜测具体的破损程度，到时候做的方案如果要缝合指背静脉弓，就直接划开，缝合一下，不缝的话，就看时间宽裕与否了。” 孔向明几人互相看看，相对无言。 孔向明虽有学习之心，此时却无学习之力，他看不懂核磁共振，手底下人也没有一个看得懂的。而要学这东西，也不是几个月的投入就能有效果的。 这个时候，孔向明只能看向王海洋。 “凌医生看磁共振片，在我们医院也是一绝，正好咱们的原定方案也不用动它，备用方案也绕过去好了。”王海洋随口说着。这种程度的意外，对他来说只是普通，凌然早就展现出异乎寻常的技术实力了。 孔向明等人却是对凌然刮目相看，再到分配手术角色的时候，孔向明主动让贤，做了二助。 王海洋对此大为满意。来飞刀的医生是冒着风险开着高价来的，不管术前会诊玩的有多高兴，飞刀医生最重视的永远是手术，只要手术做的好，那就是皆大欢喜的局面，手术做不好，问题可就严重了。 王海洋带着凌然过来，就是要借用他的能力，自然不能将他放到二助的位置上去。 至于孔向明等人，在手术过程中能不能学到东西，那就看他们自己的了。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去看看病人？”王海洋看看表，觉得教学时间已经足够了。 孔向明也已满足，连忙起身开门：“我带路。” 一行人鱼贯而出，就见走廊两边，满是身着蓝色和红色护士服的小护士，她们有的端着托盘，有的拿着书，有的装作打电话的样子，更多的是毫不掩饰的好奇的目光。 孔向明有心想说什么，再看那么多护士都不是自己科室的，就明智的闭嘴不言了。 骨二科一行人无声的向前走。 走廊两边的小护士们默默的向前移动。 寂静的环境里，只有咔嚓咔嚓的拍照声，清脆而引人入胜。 ：。：第191章 医学投喂术 益源县住院楼被包裹在十多个小花坛中间，此时正是繁花锦簇的季节，望着四周姹紫嫣红的植物，凌然也觉得心情舒畅。 住院楼的两侧是数十年龄的大树，有许多是建国之初就栽下来的，远远看去，不少都有三层楼的高度，煞是繁密。 在院墙的一角，还有一座小小的篮球场，四周的看台坐了些穿病号服的病人，场上打球的却是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孔向明有心向凌然示好，就借介绍来开启话题，道：“我们医院以前是有个医科中专的，后来改成了普通学校。篮球场就是那时候建的，现在还有学生来打球，我们医院也比较欢迎。以前有段时间其实封闭过篮球场的，大家都有意见，最后还是给开放了。住院部还给篮球场加了个饮水机，来打球看球的孩子都可以随便喝。” 凌然这才注意到篮球场的角落里果然是有一台饮水机和几只水桶。 王海洋缓缓点头：“医院阴气重，来一些血气方刚的男孩子，大家是会觉得舒服。” 非常风水的说法让凌然笑了笑，众人也都打开了话匣子，说说笑笑起来。 骨二科的病房坐落在住院楼的四楼。 从电梯间出来，众医都自然而然的收敛了笑容，以王海洋为首，在孔向明的指导下，来到了单独的病房，见到了病人及家属。 王海洋方面小耳，脸沉下来，就是一派威严，再看不到丝毫的和气。 病人及家属一见，不用说话，也都严肃了下来。 特别是包着伤口的病人，不想说话，但也是坐了起来听他们说话。 孔向明先道：“查先生，查夫人，我先说一点，之前其实也是说过的，王主任一行是从云华赶过来的，中午饭都是对付了两口，就是为了能快点赶过来。现在人到了，咱们先不要太焦躁，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做些术前的诊断、分析和研究，磨刀不误砍柴工。” 他是见过太多“十万火急”的病人了，此时生怕对方不高兴，又道：“正常情况下，你们到云医去，或者再到省立去，都是很麻烦很花钱的，咱们现在请专家过来，既是减轻你们求医的困难，也是为了节省时间，但是，节省时间不是盲目的节省时间，咱们现在要做谈话，那就好好的谈一下子，不要着急，争取言之有物，好吧。” 病人和一众家属听着默默点头。 在医患关系中，患者始终还是处于弱势的，尤其是候诊的患者，无论知情同意书怎么写，最终都是要签字的。 当然，事后又是另一码了。 王海洋等孔向明把话说清楚了，再道：“查先生的断指片子，我都看过了，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看呢，断指成功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也得说明一句，就算是断指再植成功了，指头也不可能像是原来那样应用自如了，功能性方面，是要受到一些限制的……” 王海洋接着说了一些后遗症的问题，例如术后的疼痛、怕凉等等。 病人和家属是越听越心焦。 等王海洋说的差不多到位了，孔向明再站出来，道：“咱们请王主任过来，其实就是希望手术能做的好一点，并发症能少一点。怎么说呢，就是怀着美好的愿望啊，追求最好的结果，但是，咱们心里也得有杆秤，手术还是有风险的，尤其是断指再植，风险不小……” 把该说的说完了，孔向明再看王海洋，得到确认以后，再宣布开始手术。 病人开始被推往手术室，王海洋和凌然跟着孔向明去换衣服，益源县医院骨二科的一群医生等他们搞定了，也纷纷换了洗手服，准备前往参观学习。 趁着独处的时间，王海洋对凌然道：“咱们做飞刀，不比在本医院里做，要采用低风险的方案，尽可能做的漂亮一点。” “明白。”凌然从来没有飞刀的经历，自然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模样。 所谓低风险的方案，落在断指再植的时候，首先就是多接血管。断指再植的核心要素是血运，只要血运通了，断指就能活下来。血液是肌体的补给线，没有血运的肌体是必然要坏死的。 但是，多接血管意味着，要么是延长手术时间，要么就要想办法在其他方面节省时间出来。若是单指再植的话要简单一些，多指再植就得考虑到其他手指的接驳时间了。 不过，对王海洋和凌然来说，断指不管怎么接都不会有大问题，采用何种方案也就是倾向性与可能性的事，抛去医生的技术不谈，单论方案的话，运气的成分或许更大。 “王主任，凌医生，我们的设备用的惯吗？”孔向明等了一会再进手术室来，扎着手笑着问，稍微有一点点的自豪。 全套的显微外科仪器买下来可是不便宜，尤其是孔向明选了有显示器的双人显微镜套装，差不多是将建科的大几十万都砸进去了。 手术室也是正压通气的层流手术室，虽然只是低端的10万级的三级手术室，用于断指再植是绰绰有余了。换成百级手术室，益源县医院就是建得起也养不起。 王海洋试了试显微镜，再看看架在手术台上方的显示器，笑道：“我就是喜欢你们装的这个。” “厉害的医生都喜欢。”孔向明哈哈的笑了起来，再看一言不发的凌然，问：“凌医生有什么特殊要求都可以提，我们想尽办法满足。” “可以了。”凌然轻轻一笑。手术习惯和要求都是提前就送过来的，孔向明说的也就是场面话。 一会儿，病人被推了进来，再次核对以后，就被麻醉医生上了喉罩，秒秒钟被麻翻。 紧接着，益源县骨二科的其他医生，陆陆续续的进入了手术室，站到了边边角角里，充当观众。 孔向明继续说场面话，倒是令手术室内的气氛颇为和谐。 王海洋的和气也重新冒了出来，一群人聊了天气聊美食，聊了美食聊手术，聊过手术聊财经，很是舒服。 唯有凌然，让巡回护士又插了更多的核磁共振的片子，默默的看了起来。 他向来是不喜欢瞎聊天的，或许是从小被逗的太多了，以至于有些逆反心理。 相比之下，磁共振片提供的大量信息，令凌然心情愉悦。 孔向明只当凌然是在紧张，也不多说什么，反正凌然只是一助，又是王海洋带来的人，只要做的不太差，总不会坏事…… 骨二科的其他医生也是一般的心思，许多人对年纪轻轻的凌然还露出宽容的笑容，骨二科是新分离出来的科室，手术室里最前年轻的住院医都有三年的资历了，望着凌然，总是有一些年龄带来的心理优势。毕竟，外科医生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 大家的笑容尚未收敛，随着王海洋开刀的动作，凌然的积累，猛然的爆发了出来。 从云华到益源县的路上，凌然没什么事做，就看了很长时间的核磁共振的片子，到了益源县之后，依旧是没什么事做，于是又看了很长时间的核磁共振片。 以他的读片能力，以及核磁共振片提供的超量的信息，凌然脑海中几乎能够复现出病人断指的全部细节，这比他在云华的手术室里的状态都要好。 核磁共振扫的实质上是氢原子，其断面信息，多的可以是几百上千次的氢原子的共振图像，对于读得懂的高水平影像科医生来说，可以有多种成像方法，表现出以原子级为基础的身体信息，看到透视都看不到的信息，如T1、T2、FLAIR、DI…… 就现代医疗技术来说，技术资源可以说是过剩的，短板在于医生们根本来不及掌握大量涌现的技术。每增加一种新技术，就等于用更细的筛子做了新的筛选。 如益源县医院这样的准三甲医院，找遍医院也找不出一个能看DI（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的高端影像医生，但在部属顶级医院，大家都在抢着建术中磁共振手术室。 对于掌握了完美级断指再植的凌然来说，他的脑海中既然已经构建出了病人的断指的细节，再做手术就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王海洋作为主刀，划一刀肌肉，剩下的就被凌然刷刷的剥开了；刚刚拿出骨头来，就被凌然拼好，并备好了合用的克氏针；肌腱才捞出来，凌然已经分分钟就给清创的干干净净，弥起来给王海洋缝…… 王海洋舒服的像是手指在跳舞似的，作为一名老年医生，如果有什么是比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喝茶敲腿，走路扶肘还舒服的，那就是被凌然伺候手术了。 他简直有种被抱着跑马拉松的爽感，那42.195公里的迷人风景，那成千上万人的捧场欢呼，那清冽的小风，还有没事摆摆臂的悠然自得，随手捞瓶水的轻松写意，更有对冲线的期待，对荣誉的追求…… 孔向明和他的六名骨二科医生，则是看的目瞪口呆，任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高超的医学投喂术。 孔向明再望着沉默寡言的凌然，心中升起一阵明悟：此君何须马屁，这医学投喂术，就是最高端的手术马屁了。也不知这世界的外科医生，是否有人能抵御的住。第192章 硬上 “到血管了。” “先缝动脉吧。” “你扯出来……哦，已经扯出来了啊。” “好，到了最复杂的血管部分了啊……”王海洋做了两个小时的手术，谈到的手术的时间都有限，更多的时候是瞎聊天，而且有越聊越开心的架势。 总算到了血管缝合的时候，王海洋才把自己拉回来了一点，开始讲起了血管缝合的几个关键点。 孔向明等人望着屏幕，认真的听着。 骨二科的一群医生在断指再植中也是新人，而他们这些新人与纯粹的新人实习生或住院医的区别，就在于基本的手术操作和概念都已经有了，所以，想要学个入门是很容易的，想要学到精通却不会更轻松。 外科医生从入门到精通的过程，是很难简单的通过读书和阅读来提高的，单纯的重复练习也不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有人手把手的教。 人类社会的非量产技能都是如此，到了高端的程度，就只能是师傅带徒弟似的磨练。 当然，现在人是不需要拜师学艺了，但师傅教不教，怎么教，又不是徒弟所能左右的了——没有足够的知识，徒弟都不知道师傅该教的是什么，又如何左右呢。 孔向明等人现在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是想跟着王海洋听点断指再植的精髓的，但王海洋想聊别的，他们也就只能陪着人家聊到开心。 学艺之苦，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就从来没有变化过，只是技艺本身在不断的变化罢了。 “显微镜下的血管缝合，好好练几个月，基本都能缝个七七八八的，我们云医的练功房，就是专门给底下医生练习的，你要说的话，还蛮有用的……”王海洋顺嘴吹了吹自家科室。 孔向明立即配合的道：“云医的练功房我们是闻名已久了，有机会真想去试一试的。” “锦主任之前是有想要扩大的意思，现在不知道啥情况了。”王海洋又是随口一说，再重新将话题拉回来：“再说血管缝合啊，练功房练出来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不够稳……” 王海洋都不用打断自己的话，等着凌然给自己将血管扯出来，再道：“像是这根血管，要用24针缝起来，也不是多难的事，但你要是缝的不稳，到时候血管痉挛了，那真是救都救不过来……” 孔向明等人听的纷纷点头。 断指再植的手指痉挛了，坏死的概率非常高，是术后并发症里最需要避免的情况。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能让缝合的血管稳。这个你缝大鼠的尾巴是练不出来的，因为我们看大鼠的尾巴血运通不通，那是当时的事，痉挛是好些天以后的事……”王海洋又小卖了一个关子，道：“让血管稳的办法有不少，我说一个最有用的。” 王海洋的眼睛看着显微镜，谁都看不到他的脸，但从他的声音听的出来，王海洋正是说的爽的时候，这种时候，自然就是徒弟们获利的时间。 众人几乎是竖着耳朵在听秘籍。 就听王海洋笑呵呵的道：“我们最常用的，最好的用的办法，说穿了一钱不值，就是一次通过。” “一次通过？” “血管对好，缝一针就是一针，24针就是24针，不多一针，不少一针，别多抓捏，缝合的时间越短越好。”王海洋此时抬起头来，再看看其他人的脸色，笑道：“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穿了就没意思了，凌然，动脉你来缝吧，有没有把握？” “没什么问题。”凌然的表情很淡然。 王海洋欣慰的一笑，道：“咱们换位置。” 凌然于是和王海洋换了位置。 主刀和一助虽然是面对面，但看到的手术区域是不同的，就像一个人正面看自己的手掌，与看别人的手掌的感觉一样，主刀理应面对自己更熟悉的手术区域才好发挥。 孔向明等人刚听了王海洋传授的秘笈，纷纷做恍然大悟状。 等凌然坐上了主刀位，王海洋就说的更顺口了。 就某种程度上来说，王海洋更像是一名解说员…… 其他医生都听的很高兴，孔向明多年的医生经验，却让他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 他有心想问，终究还是没有问出口来。 对于来飞刀的王海洋主任医师，孔向明还是比较放心的。 就目前的医疗环境来说，飞刀失败最不能承受的除了病人之外，当属主持飞刀的医生，具体操作的医院本身以单位的名义承担责任，最多也就是以单位的名义赔钱。 孔向明相信王海洋不敢在飞刀期间让凌然练手，但是，再想深一点的话，王海洋如果不是让凌然练手，让出主刀位的目的是什么？ 凌然和王海洋都低着头，看不出表情来。 孔向明也不问年老成精的王海洋了，干脆以讨教的样子，找了个王海洋说话的空隙，道：“凌医生，您缝血管的策略是什么？” 凌然半天都没说话，被问到了，就实话实说道：“我没有具体策略的。” “咱们就针对这个病人呢？” “现在啊，病人的血管稍微有点硬，按照老年人的血管来缝吧。”凌然接着让护士泼了含肝素的生理盐水，湿润了血管后就开始动针，都没有打一个招呼。 孔向明恍然大悟。王海洋肯定是觉得硬化的血管不好缝，所以才有那奇怪的举动，还特意问凌然有没有把握。 照孔向明想，这说明王海洋是没有十足的把握的。 孔向明于是得到一个推论：王海洋将没有十足把握的血管缝合让给了凌然…… 这个想法，令孔向明自己吓了一跳。 不论孔向明如何心思转动，手术台上方的屏幕里，凌然一针，两针，五六针的做着血管缝合。 如果说，凌然刚才是抱着王海洋跑马拉松的话，他现在就是被王海洋推着跑马拉松了，节奏稍微有一点点被打扰，适应了以后，依旧是跑的又快又轻松。 手术室里一时间没人说话，等孔向明想到新话题的时候，凌然已经缝好了一根动脉。 “多缝两根？”凌然抬头问王海洋。 “可以，今天缝四根吧。”王海洋也没要回主刀的位置，并且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 他带着凌然来，就是看中了凌然的能力。 刚才的血管缝合，他要缝合的话，也能有七八成把握，在手外科的医生中间，肯定也是排名在前的。但是，何必一定要自己缝血管呢？ 这种精细“琐碎”的活儿，交给年轻医生岂不是更好？ 王海洋熟悉了凌然的习惯，知道他有把握就是有把握，所以放心的将血管的缝合给让了出来。所谓老不以筋骨为能，王海洋也没兴趣低着头去硬拼这条老血管了。 谁能想到四十多岁的查老板，会有一根70岁的老血管。 王海洋要处理这根血管的话，估计得花不少的心思，手术时间因此延长一两个小时都有可能。 凌然却是“硬上”的架势，开始阶段看的王海洋有点心惊胆战，稍看一会，就觉得心旷神怡了。 孔向明短时间内失去了说话的兴致，就望着凌然的操作，心里转着更多的念头。 他是资深的骨科医生了，前两年就评了主任，单独带组七八年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断指再植也是做过的。 益源县是个偏僻县，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隔一段时间，总有不慎断指的病人来求医，一些病人既支付不起数千元的救护车往返的费用，也请不到飞刀的医生，就要求在本地做断指再植的也有。 事实上，很多病人根本意识不到断指再植的技术含量，只以为是普通的接骨似的。孔向明身为骨科的精英，半推半就的做过几例，都不是太成功。 但也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孔向明才有了开发断指再植项目的信心。 可是，看着凌然的操作，孔向明少有的一点信心，又渐渐的消失了。 “云医不愧是云医啊。”孔向明忽然感慨一声，引来众医的赞同。 王海洋骄傲的抬头，照单全收。 凌然也抬头：“缝好了。” “咦？好了吗？”孔向明刚才有些失神，此时下意识的看看表，悚然一惊：不会是瞎缝的吧，好慌…… “神经我也缝了啊。”凌然主动要求。不占病床的病人，肯定还是主刀的时候才算爽。 王海洋从善如流的道：“那就交给你了。” “你们要不要缝皮？”过了一会，凌然很有分享精神的问了一句。我被关在狭小的没有空调的屋子里码字，终于补上了昨天的欠章 因为昨晚的第二更没完成，今早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于是我被抓到了一间数公里外的小店，头顶是楼上饭店的粗壮的排气管，窗外是滚滚的车流，我戴着耳机，浑身汗津津的码字，没有空调！没有空调！没有空调！ 为了能回家，我努力的码字，努力的码字，努力的码字……晚餐是一块白吉肉夹馍，就一块，就一块，就一块！ 来店里的客人看着我都觉得伤心，不知道听到的人会不会同情的流泪……求月票！求月票！求月票！ 据说有了月票，我有可能被换进一间黑色的没空调没窗户，但是没有排气管，不临街且有电风扇的房间里码字。 心情激动。 求月票！ 求支持！ 《大医凌然》我被关在狭小的没有空调的屋子里码字，终于补上了昨天的欠章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 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下载本书最新的txt电子书请点击： 本书手机阅读： 发表书评： 为了方便下次阅读，你可以在点击下方的"收藏"记录本次（我被关在狭小的没有空调的屋子里码字，终于补上了昨天的欠章）阅读记录，下次打开书架即可看到！请向你的朋友（QQ、博客、微信等方式）推荐本书，谢谢您的支持！！《大医凌然》我被关在狭小的没有空调的屋子里码字，终于补上了昨天的欠章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193章 谦虚 尽管有些不好意思，孔向明还是上阵缝了皮。 再怎么说也是手指的皮瓣，下面还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和脂肪，缝合的讲究也很多。孔向明宁愿现在拉下脸来，当着王海洋和凌然的面缝合一遍，也不愿意以后出了问题，再到处找人求救。 他积极的邀请各医院的知名医师来做飞刀，也不见得每次都能捞到皮瓣缝合的机会。 凌然离开了主刀的位置，看着屏幕陷入了沉思，到孔向明结束缝合，王海洋宣布手术结束，才顺势脱掉了手套。 “麻烦王主任了，麻烦凌医生了。”孔向明分别与王海洋和凌然握手，又帮忙踩开了手术室的门。 众人鱼贯离开，只留下管床的小医生处理后续。这也是益源县医院比较重视此案例，换在云医的话，人是一股脑都离开的。 “王主任，正好是饭点了，就先别急着回去了，咱们坐一下，就在食堂用个便饭如何？”孔向明盛情邀请着。 正常的飞刀模式，飞刀医生是来了就走的，如果一场手术做完了还留在当地，那是在等第二场手术。 不过，心外科的主任医师可以过来一口气做三个心脏搭桥，手外科的医生却没有机会一口气做三个断指再植，这是个急活，是不可能一口气给凑到一块的。 王海洋倒是不忙，看看凌然，再笑道：“那就在食堂吃个饭，不喝酒，然后我们就得赶回去了。” “好的好的，你想喝酒我也不敢上，现在麻烦着呢。”孔向明小小的抱怨了一句，就将众人迎到了食堂里。自己告了声罪，道：“我去给家属说一声，现在病人应该刚好麻醉苏醒了。” “应该的。”王海洋微笑点头。 孔向明迟疑了一下，再带着笑，问：“咱们预计，应该是能有一个优良的结果吧。” “凌然，你觉得呢？”王海洋将最主要的血管缝合与神经缝合都让出来了，判断就没那么准确了。 凌然道：“达到优的几率不会很高，良的可能性比较大，有一定的概率坏死的。” “啊？”孔向明没想到凌然竟然会这么说。 王海洋也诧异的看向凌然。在他的印象里，凌然的断指再植的成绩是极好的。 想到此处，王海洋特意问道：“凌然，你是不是器械用的不太顺手？” “器械挺好的，是病人的血管质量和神经质量都比较差。大概……就按照70岁的老人的断指再植的成活率来考虑吧。”凌然稍稍解释了两句。 从他的角度来看，此次断指再植已经是做到很好，不过，手术失败总归是有一定的概率的，如70岁的老头的断指再植，失败概率就要比青壮年高的多的多。 王海洋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如果他预先知道对方的血管情况如此糟糕的话，说不定就不会来飞刀了。 准备一起就餐聊天的医生们，随着气压的降低，也都失去了说话的兴趣。 孔向明同样有些失望，勉强笑笑，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告诉患者……唔，凌医生，你认为优良的概率大概是多少？” 断指再植后的手指按照评分来看，“优”和“良”是较为令人满意的，刚刚50分的“可”的话，手指的使用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也会有更多的副作用，只比断指失败好一点，不能算是具有功能性。 换言之，患者飞刀请来了名医给自己做手术，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优良的再植手术，而不会仅仅满足于可的。 凌然仔细的考虑了几秒钟，道：“优良的可能性大约90%吧。” “什么意思？”孔向明的眉头紧皱：“您刚才不是说几率不会很高，还有一定的概率坏死吗？” 凌然摇摇头：“我是讲优的概率不会很高，良的概率比较大，另外，是有一定的概率坏死的，70岁的血管，发生什么意外都不足为奇，对患者家属说明的时候，不是要稍微谦虚一点吗？” 孔向明看着凌然，很怀疑的想：您大约不知道谦虚是怎么写的吧。 “所以说。”孔向明总结了一下，道：“您认为优良的概率会有90%。” “是。” “优的概率呢？” “我现在也不能给出准确的判断，50%以下吧。”凌然有点无奈的道：“最多也就是一半的可能性了。” “那坏死的概率还不到10%？”孔向明算了个减法。 “这样的手指情况，如果得到的是‘可’的话，恐怕很容易出现并发症。”凌然停顿了一下，道：“严重的话，或许就会要求截肢了。” 孔向明的脸颊肌肉抽动两下，道：“就算这样，您认为可与坏死的可能性，也就是10%。” “恩，个人判断。”凌然说的很轻松，又道：“我是担心你向病人家属做了不切实际的许诺。”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凌医生的说明。”孔向明笑的肌肉僵硬的看向王海洋。 王海洋能说什么呢，只能摊摊手，道：“我们凌医生在云医的优良率是95%。” 在场的医生随便算一下就知道，凌然做了100例的手术，300只手指不到，做出“可”或失败的只有15根指头，其中还可能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病人，例如不可避免的糖尿病患者，常见的高血压患者，与查老板类似的三高患者或老年患者，说不定还有25岁白发的程序员，实习期熬夜6个月的医生…… 孔向明很容易的得出一个推论：凌然在面对70岁的血管的时候，自认为优良率是90%。 莫名的，孔向明突然很想笑，他想对自己笑，然后再对凌然笑，嘲讽的笑，并欣慰的笑。 “王主任，凌医生。”孔向明握住两个人的手，用诚挚的眼神，道：“你们一定要试试我们食堂的黄喉，干锅黄喉是我们益源县的特色。” 王海洋不知道孔向明怎么又说到了黄喉，但是确信一点，他是不想继续聊天了。 看着孔向明带着微笑，转身而去的模样，王海洋莫名的感觉很自然，就像是理所当然似的。 半个小时后，孔向明才回到了食堂。 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重新调整好了心情，向王海洋和凌然郑重报告道：“病人的情况挺不错的，两只手指的颜色都挺好，水肿还不是很严重。” 王海洋也松了口气，笑道：“毕竟是40多岁的人，不是真的70岁。” “好不到哪里去。”凌然对今天做手术的血管印象深刻，正好厨师开始上菜，他就指指正中间的黄喉，道：“要是能看到主动脉的话，厚度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硬度应该有了。” 牛黄喉是牛的主动脉血管，所以，用黄喉来比较，还是非常恰当的。 孔向明哈哈的笑了起来：“等查老板醒来，我给他转述这个故事。哎，他也是陪吃陪喝搞出来的毛病，正常人哪能像他那样子。” 众人听着都笑，孔向明手下的一名医生趁机带着些微攻击性，道：“凌医生之前看核磁共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病人的血管的硬化？” “病历上不是有写？”凌然奇怪的看向他。 那医生愣了几秒钟，脸刷的就红了。 “凌医生尝一块黄喉。”孔向明站起来，用公筷给凌然夹了一块黄喉，又笑道：“凌医生你看，我们这个黄喉明明是白色的，您知道为什么叫黄喉吗？” 凌然摇头。 “因为白喉已经是一种病了，哈哈哈哈……”孔向明说着医生笑话，放声大笑。 凌然和王海洋呆呆的看着孔向明，没来得及笑的样子，他的手下听了太多次，笑不出来，气氛于是再次凝固。 孔向明咳咳两声，捧哏的小医生们才迟钝的笑了起来。 王海洋暗自叹了一口气：水平太差了，这几只要是在云医，实习期都过不了。 这时候，凌然哈哈的笑了起来。第194章 压力 “喂，你们知道凌医生去哪了吗？”王佳神秘兮兮的出现在护士站。 两条七八米长的宽台面，围绕而成的护士站里，十多名小护士就像是守城的小战士似的。她们需要面对的是蜂拥而来的家属和病人，并牢牢的守住锋线。 而在护士站内部，休息和换药的小房间内，小护士们才能稍稍的放松下来，就像是后备军似的，一边玩邮寄，一边瞎聊。 王佳的话题，显然戳中了大家的兴趣点，几名小护士都看过去，就有人道：“凌医生不是回家去了吗？难道又回来做手术了？” “估计你们猜10次，你们都猜不到。”王佳放低了一点声音，道：“我看到益源县医院的同学的朋友圈，里面竟然有凌医生。” “益源县医院？”对许多护士来说，此等偏僻地方，甚至是没概念的。 “凌医生做飞刀去了。”王佳小声的做口型。 飞刀以前就是个隐语，是医生们之间的黑话，只是知道的人多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名词了。 现如今，虽然高端医生们常年在做飞刀，医院里谈论飞刀依然是要有些忌讳的。 几名小护士挤做一团，都去看王佳的微信，果然看到有人发了凌然的正面照、侧面照、背影照、远处合拍照…… 尤其看到最后一张照片，小护士们纷纷表示看不下去了。 “真不要脸。” “隔空合照算什么呀，我们想合拍就合拍的。” “呸呸呸。” 大家同仇敌忾的骂了一通之后，才开始重新研究起凌然的照片。 有人要王佳将其中几张照片下载下来发给自己，王佳照做了以后，就不得不重复再三。 就在她忙忙碌碌的时候，就听有人又道：“这么说，凌医生是真的开始赚钱了啊。” “飞刀吗？” “我听说飞刀一次都要上万块吧。” “也不一定，咱们医院的医生经常是几千块的居多。”刘护士不知何时凑了过来，她的年龄略大一些，却也看着凌然的照片，啧啧有声：“不管怎么说，咱们凌医生以后是不缺钱了。” “凌医生本来也不缺钱。”王佳辩驳了一句。 刘护士呵呵的笑两声，有心想给小姑娘讲讲物质的婚姻和婚姻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促进暨社会认知的普遍性与普遍的社会认知对人类社交行为的影响。 转念，刘护士只是指了指一张照片中王海洋的侧身，道：“凌然估计是跟着手外科的王主任去的。王主任飞刀一次是一万块。” “这个你都知道？” “王主任私底下最喜欢说这个了：我飞刀一次最少一万……”刘护士学着王海洋的声音，咕咕的笑两声，再道：“他其实就是一万。” 王佳明白的点点头：“他拿一万的话，凌医生也要拿一万吧。哇，凌医生好厉害……” 刘护士的脑袋都要糊了：“他们俩一起去，肯定是要分钱的，一共一万还差不多。” “那凌医生拿9000，王主任拿1000的话，也是不少钱呢。”大家兴致勃勃的隔空做分配，听的刘护士也笑了起来。这种时候这种话题，才没人关心真相是什么呢。 翌日。 凌然刚到了科室，就被一群小护士们给围住了。 对于小女生们的包围，凌然自然是非常熟悉的，他就站定了等着她们说话。 “凌医生，我们拍个合照。”当先的小护士提出要求，就伸着手机来合拍。 凌然站着不说话也不动，权做是一个背景板，就像是他当年在商场门口被挂着牌子时一样。 等大家都拍好了，开始发朋友圈了，凌然就继续向前，且问道：“今天是有断指的病人对吗？” 他的手机有收到手术信息，但没有具体情况。 王佳立即道：“是有一名装修工人，切割瓷砖的时候将手指给切下来了，两指离断，正在路上，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到。” “这么远？” “是从远郊送来的，家属先到了。”王佳说着呶呶嘴。 凌然顺势看过去，就见一个母亲带着女儿，正坐在等候室的椅子上，泪眼婆娑。 他看到了对方，对方也是一下子看到了凌然。 与常见的病人家属不同，注意到凌然的女子一言不发的松开女儿，一个箭步就奔了过来：“医生？我老公来了吗？” “救护车还在路上。”王佳连忙解释。 “你是给我老公做手术的医生吗？”女人没有追着一个问题，却是问的很有逻辑。 凌然很少与病人家属打交道，此时有些愣神。 “你就是凌医生吧，我有在网上看过，他们说云医急诊科现在做断指再植的，就是一名年轻的帅医生，没有其他人了。”女人说着，抹了把脸，强笑着道：“我叫何锦绣，是病人家属，卖农资的。” “你好。”凌然算是打了声招呼，再道：“我还没有见到病人，现在什么情况都不了解。” 何锦绣掏出一张纸巾来，使劲的擤鼻涕后，道：“我知道，我就是想给你说说我们家的情况……” “那个……凌医生现在该去查房了……”王佳有心想要打断他的话。 何锦绣盯着凌然，道：“我就用几分钟时间。” “你说吧。”凌然没有立刻离开。 “我老公袁伟，他是为了我们娘俩，我们这个家，拼命的干活的。”何锦绣道：“我爹前两年走了，癌症，临走欠了一屁股的债。袁伟他爹，我老公公，去年走的，也是癌症，又欠了一笔钱。袁伟为了还钱，白天也干，晚上也干，农忙的时候帮我卖农资，闲下来就进城搞装修，苦活累活都不怕，他……他……我们咋就这么倒霉呢……” 何锦绣说着，就呜呜的哭了起来，带着怯生生的站在后面的女儿也哭了起来。 凌然深吸一口气，又吐出来。 何锦绣只是向他描绘了一个家庭的背景，既没有提出要求，更谈不上吵闹，然而，就是这样的家庭背景，反而给了凌然一份沉重的压力。 “让影像科准备好，救护车到了，就照核磁共振。”凌然只能就此叮嘱一声。 嗤。 何锦绣又擤出一纸的鼻涕，继续呜呜的哭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让她只有在医院里，才能好好的哭一把。 任务：完美缝合 任务内容：发挥完美级断指再植技术，完美缝合病人袁伟的手指。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第195章 割脚 系统的提示，并没有影响到凌然，他照旧开着单子，再通知吕文斌等人做术前准备。 在病人没有送到之前，任何预期都是没有意义的。 而在病人送到之后…… 凌然看着核磁共振片，依旧没有头绪。 怎么样的断指再植就算是完美缝合呢？ 没有瘢痕？那是不可能的，别说断指再植的时候顾忌不到这个问题，顾忌得到也处理不了，还不如事后再整容。 指骨不截短？离断的手指基本都要截短一截手指的，巨大的冲击力打断了手指的同时，对截面的损伤是必然的，而且要对合准确，也不能指望原模原样的对接，又不是变形金刚。 凌然想到这里发觉，从美观的角度考虑，他是很难做到完美的。 如此想来，完美是要从功能性方面来考虑了。 使病人恢复原本的手部功能？ 凌然想了想，这种程度的断指再植倒是有先例可循，可要说保证的话，却也是做不到的。 不过，换个角度来想，任务大约也是不会保证百分百完成的。 也只能想办法趋近成功了。 凌然首先想到的就是技能+1的蓝药剂，但只是一秒钟以后，他就否决了这个念头，且不说蓝药剂的使用空间还很大，就以任务描述来说，要求的也是发挥完美级断指再植技术。 凌然咂咂嘴，心里却想的是+1以后的传奇级…… 不知道蓝瓶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凌医生，病人送过来了。”余媛跑前跑后的过来报告。 作为凌然团队中最年长的一员，身高1.48米的余媛知道自己的手术技巧欠缺，就抓紧做些杂事来帮助大家——凌然是教导她手术技巧最多的一位医生，难得的是手术技巧极佳，以至于凌然竟是急诊科里，最适合余媛的医生了。 苏嘉福也赶了过来，问：“凌医生，你是有亲戚来看病？” 他是被凌然打电话喊来的，特意换了班才成行。 凌然瞥了他一眼，道：“患者是装修工人，对手指的功能性要求较高，我想尽可能的做好一点，所以找你过来。” 苏嘉福听的爽的不行，差点就放声大笑了：“凌医生的眼光还是可以的，我就不吐槽你其他的话了。” 凌然奇怪的看看苏嘉福，没有吭声。 随后而来的吕文斌故意笑两声，道：“凌医生只是想要个熟悉的麻醉医生吧。” 凌然下意识的点了点头。 若要进行一场完美的手术，有熟悉的麻醉医生还是有必要的。当然，他们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发挥作用，但是发挥了作用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非常值了。 在这方面，麻醉医生的价值大概可以被看做是：10%几率消弭异常状态。 苏嘉福就大为不爽了：“什么叫只是？凌医生肯定还是看重我的实力的吧。” “你敢说自己是麻醉科最牛的？”吕文斌轻轻松松下套一个。 苏嘉福哼哧哼哧的没说出来。 他上面还有多名副主任和主任呢，这么说话，就算是玩笑，万一被人家当真呢？ “我们做个术前的小会诊。”凌然不纠结这些。要求团队成员都是最好的，这种念头在凌然初中的时候就没有了，合唱团的成员不需要各个都有演唱家的水准，有时候，领唱的一个笑容，就可以遮盖掉无数的疏漏。 吕文斌则是微微有些奇怪：“今天的手术很复杂吗？” 在此之前，他们可是很少做术前会诊的。外科医生皆是如此，一个手术室换另一个手术室的开刀是常事，尤其是一个科室的主力术式，一名主刀从年轻的时候做到老，有的能将同样的手术做二十年。就算是每年一两百例的低频率，一名主刀把这样的手术也要做出2000例了。 那么，面对第2001例相同手术，只要躺在床上的是个解剖结构正常的人类，甚至只要是个解剖结构不是特别奇怪的人类，那就没有什么术前会诊需要做了。 唯一的例外就是手术本身非常复杂，尤其是那些人类研究不够充分的手术类型，往往需要更多的会诊与检查，归根结底，就是暴力硬推的能力不够，不能瞎几把做，就只好选择合适的洞了。 凌然直接的道：“我想尽可能的做好一点。” 吕文斌“哦”的一声，表示认同。 正在准备麻药的苏嘉福“嘿”的一声，道：“老吕你就不觉得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人总是想做出更好吃的猪蹄吧。”吕文斌用鄙视的目光看着苏嘉福，道：“你没有凌晨两点钟起床去菜市场的经历吧，会不会觉得太无趣了？” “我凌晨两点钟都是在药人，是比放调料无聊点。”苏嘉福淡定的反鄙视吕文斌。 “总之，先看核磁共振影像。”凌然打断了两人的比较，指了指图像，道：“吕医生，你能从里面看出什么？” “我……”吕文斌最近被要求学习核磁共振，他也确实在努力学，但是，凌然的提问还是让他有点蒙。 “回去记得看书。”凌然先是说了一句，语气非常上级医生。 吕文斌顺从的点头。上级医生有核磁共振的阅片能力，那他肯定是要死命学的，就国内的环境来说，想有他这样的学习条件，已经是撞大运了。 余媛踮着脚在吕文斌后面伸手。 “余媛？” “能看出来切割伤很整齐，骨头应该没有移位，骨密度比较高，神经挫伤的比较厉害……”余媛选择知道的说出来。 “关键是针对我们的手术。”凌然用了一句话打断了余媛连篇累牍的废话，再道：“吕文斌，你先来看病人的解剖结构，我们先选定几个可以用于吻合的血管……” 吕文斌连连点头，被直接喂到嘴里，嚼起来就轻松了。 凌然也不指望吕文斌能自己看出来了，就地用说明的方式，介绍了几根血管的情况，主要是动脉和静脉的位置，以及目前的状态。 在断指再植的时候，动脉是一定要吻合的，如果没有适合吻合的动脉，再植就不可能成功的。例外的情况是掌侧的动脉尚可，远端的动脉糟糕的情况，可以用动脉连接静脉，达成一个妥协。 而在动脉之外，静脉是不起决定作用的，但如果又好又快的缝合起来的话，也是非常有利于术后恢复的。尤其是在血管危象的时候，静脉能够拖延多一点的时间，有点类似泄洪道的存在。 凌然先在核磁共振的图像中，将几根血管的位置指出来，接着又要了CT的图像，再次给吕文斌说明，最后才开始讨论策略。也就是先缝哪根再缝哪根，万一失败怎么办。 平日里，这些东西都是存在凌然脑海中，懒得说出来的，吕文斌可以看着琢磨，却没有听凌然仔细的讲过。 凌然现在一讲，吕文斌再结合平日里看过的手术，一下子就有了感觉。 “我觉得我都可以上阵了。”吕文斌忍不住旁敲侧击起来。 “今天的做好了再看看。”凌然没有拒绝的意思。吕文斌做了这么多例的断指再植，有尝试之心再正常不过了。 给自己的一助说清楚了血管问题，凌然又大略的讲了讲其他部分，才卡着时间开始了手术。 手术最终还是要他来做，即使再追求完美，也不可能枉顾基本操作。 随着无影灯的亮起，手术室里再次安静下来。 “麻翻了。”苏嘉福望着监视器，说明了一句，稍等两分钟，又是噗嗤一声笑：“凌晨两点的猪蹄？我两点钟割的都是人脚。”第196章 我有一个想法 “今天的手术，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的提高病人断指的功能性。”凌然站在手术台上，先做了宣布，才开始动手。 苏嘉福跟过的医生多了，看了凌然的动作，就对吕文斌挤眉弄眼，道：“你知道凌医生说的话，是啥意思吗？” 吕文斌问：“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连清创都没份了。”苏嘉福还呵呵的笑两声：“还跟我辩！” “瞎胡扯啥呢。”吕文斌听的有些心虚，就冲凌然道：“凌医生，你看看苏嘉福，他这个属于扰乱军心吧宪。” 凌然点头道：“没错。” “是扰乱军心吧。” “是。” 吕文斌乐了：“我就说，不能您自己清创啊。” “我是准备自己独立完成清创的。”凌然稍停，又道：“但苏嘉福依然属于扰乱军心。” 吕文斌被绕晕了：“啥……啥意思？” “苏嘉福说的没错，但没必要说出来。”凌然一边自行清创，一边很有逻辑的组织语言。 吕文斌又傻笑了两声：“我没犯错误啊。” “不用你犯错，也可以由我来完成清创。”凌然先讲逻辑，又翻过来，道：“苏嘉福无论说的是真是假，也确实属于扰乱军心。你拉好钩。” “是……”重新退化成拉钩侠的吕文斌无奈的叹一口气，哼哼唧唧的瞄了苏嘉福一眼。 苏嘉福调好了药，无聊的搓搓圆凳，单手做投降的样子，搞笑的道：“我的错，都不应该指出真相的。” “拉好钩。”凌然又提醒了一句，他现在就需要吕文斌好好的暴露出视野来。 吕文斌像是只被欺负了的狗似的，呜咽呜咽的，但还是得乖乖的拉钩。 清创是会影响到最终结果的，不见得会影响到很多，但终究是会影响到的。 所以，想要得到完美的结果，凌然就更愿意自己来清创。 当然，吕文斌做清创手术，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比大多数的外科医生都要好了，就效果来说，也不见得就一定会比凌然的效果差，至少有几成的几率，他能做到与凌然相当了。 无非就是一个清创，哪怕是显微镜下的清创，标准依旧。 就这方面来说，凌然自己做清创，只是单纯的不信任而已。 外科医生永远最信任自己。 这是通病。 无药可救。 吕文斌再呜咽也得乖乖的拉钩。 他平时其实也不是很在意这个，一场手术下来，还不是主刀医生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让掏屎就掏屎，说戴尿管就戴尿管…… 吕文斌此时就是有些气愤苏嘉福的抬杠罢了。 做着二助的余媛有些看出来了，他踩着踏脚凳，仰望着身高一米八，臂围38的吕文斌，道：“吕医生，你不要管麻醉医生了，凌医生现在是想做一台更好的手术，咱们就好好学习一下，应该能够得到比平时更好的训练吧……” “你以前是做学习委员的吧。”吕文斌忽然来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余媛笑了：“我从小到大都是做学习委员的。” “你们学校肯定是重点，条件特好那种。”吕文斌又是笑一笑。 “你怎么知道？”余媛惊讶坏了，转瞬察觉到了问题，不觉脑门子有青筋冒起，像是只快要失去理智的柯基：“你找了我资料？你怎么弄到我的资料的。” 吕文斌一晒：“谁稀罕你的资料啊，我猜的。” “猜？怎么猜？” “要是学校不好的话，你这种学习委员早被打的妈都不认识了，哪能把你养的像政委似的……”吕文斌肆无忌惮的放出嘴炮，心情都没有那么不爽了。 余媛顿时被打的带踏脚凳也只有1.48米了，心下决定，下次再写论文的时候，连第二作者都不给吕文斌！ 凌然完全不管手术台边的助手们的聊天内容，清创完了把手术器械往旁边一丢，道：“清理血管。” 新鲜的断指往往是不需要清理血管的，但像是袁玮这种，离断的时间长了，血管内就会凝结出无数的血栓，必须一点一滴的清理干净，此时还尤其要小心不能损伤到血管。 理论上，血管清理也是清创的一部分了，但是，清理里面总是比清理外面难，所谓外痒易止，内痒难停，若是不想插破皮的话，难度就更高了。 凌然摆正姿势，端端正正的坐着，准备好好的将血管清理出来。 显微镜下的手术过于细致，大部分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医生的技术不达标——技术不达标的医生是不会在显微外科做下去的，比较起来，传统骨科赚的更多还更轻松一些。 作为外科医生中最累的一个门类，显微外科的手术往往失败于医生的疲惫和精力不济。 长时间的手术就像是长时间的拼模型一样，劳累，又容易在不经意间失手。 这时候保证自己的舒适度是很有必要的。 凌然判断着自己的状态，同时考虑着后续的操作。 今天的病人袁伟的创伤很简单，就是最基础的切割伤，步骤仍然是那些步骤，基本没有什么改良的空间了，而这也正是最难的部分……强行要说的话，采用更好的医用耗材和器械，倒是有可能提高一点完成度。 “王佳，帮我打个电话，给……”凌然本来想要打给霍主任，转瞬改了主意，道：“用我的手机，找医药代表黄茂师。” “哦……好的。”王佳今天是做巡回护士，赶紧过来拿凌然的手机，捎带一点激动的打开来，依着凌然的要求拨了电话，再将之拿到凌然耳边。 几声响后，电话接通，黄茂师的声音无比的兴奋：“凌医生吗？凌医生您好，有什么事？” 对于一名单月做四级手术超50例的手术狂人，凌然在医药代表心中的地位，是仅次于各治疗组的组长的。 黄茂师原本对于如何维护这段关系还深深忧虑，但是，看到电话号码的那一瞬间，黄茂师就抛去了所有的心思，只想用最大声的回应告诉办公室里的八卦男女们：凌医生给我打电话了。 “我现在想要最好的显微手术的耗材和器械，断指再植的，你们能提供吗？” “当然，我们昌西医药公司现在做的显微手术的耗材都是优中选优的，现在您常用的……” “不考虑医保名录，也不考虑价格，你们能拿到的最好的耗材和器械是什么？一个小时内能送到医院吗？”凌然打断了黄茂师的自吹自擂。 就像是大部分的医药公司那样，昌西医药公司既有自己的产品，也会做其他产品的代理。最好卖的产品永远是医保名录里的，最好的或最赚钱的则不一定。 黄茂师听着凌然的要求更加高兴了，一个小时内送到医院算什么，他见过更奇葩的医生客户。 只用了两秒钟，黄茂师就用更大的声音回应道：“您是想要现在先试用吗？那我推荐美敦力的，大厂的进口货，准类多，标准清晰，价格也不会太贵……” 凌然道：“我正在做手术，你一个小时内能送到吗？” 他做血管清理预计就要二三十分钟，稍微放慢一点速度，三四十分钟也很正常。 黄茂师冷静了两秒钟，道：“一个小时……我尽量……” “必须要送到才有意义。” “我明白，我一定送到，我现在就去拿货。”黄茂师已经飞奔了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 “您说。”黄茂师稍微有些喘息，似乎在爬楼梯之类的。 凌然继续做着血管清理，稍歪了一下头，对着话筒道：“我没钱。” “您……哎呦……”黄茂师喘息的更快了，似乎从楼梯上跌下来了似的。 “没问题的话，我等你一个小时，有问题就提前通知我。”凌然的脑袋离开了话筒，向王佳点点头。 王佳立即将手机挂断，佩服的对凌然翘翘拇指。 凌然笑笑。 他是有些后悔没有事先想到换器材和耗材，但没想到也是正常的，因为进口耗材和器械的核心问题是价格。 袁伟的家庭条件显然不好。正如何锦绣所言，他们已经是负债累累的状态了。 这种时候，强提进口耗材之类的，哪怕就是会有更好的效果，他们也难以负担了。 更不要说，有些进口货并不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但就断指再植的效果来说，国外大厂的医疗器械和耗材，总是要比国产的有优势。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凌然也是刚刚才想到了解决方案：直接用医药公司的。 医药公司推广药品或医疗器械，是处于绝对劣势的，雄厚的资本又推着他们不停的转啊转。 到了现在，任何医药公司开发的新式产品，都会面向医生给予更多的妥协。 试用什么的，已经相当普遍了。 倒是凌然这样打电话要试用的，出现的较少而已。 等黄茂师想明白了，他自然会携带商品而来。 接下来的半个多钟头，凌然的手机都没有再响起来。 然后，就有护士送来洗好的美敦力家的器械和耗材。 “东西是免费的吗？”凌然特意问了一句。 “是。”护士回应了一句回去了。手术室里所有材料和开销，都是由该护士来记账统计的，她已经忙的没时间逗留了。 凌然再伸头去看，就见一字排开的显微镊、显微剪、显微血管夹、显微持针器、显微血管撑开器等等，琳琅满目，一式三份…… 凌然满意的点点头，医药代表在这种时候，还是能够发挥一点用处的。第197章 不做讨厌的人 袁伟感觉自己睡了一觉，再清醒过来的时候，还在回忆梦中的香甜，他已经有段日子没有睡的如此踏实了。 “袁伟，袁伟……”何锦绣喊着老公的名字，用手轻轻的捏着他尚好的另一只手。 袁伟缓缓的睁开眼睛，白色的天花板映入眼帘，连串的信息也像是重新联电了似的，纷至沓来。 “我……”袁伟忍不住抬了下手，却是被固定住了，再想坐起来，又被何锦绣赶紧给压住了。 “你先别着急，难受吗？”何锦绣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没有如此温柔过。 在村里卖农资的时候，她可以叉着腰跟人对骂三小时，在村东头的吼声能吵醒村西头的老头。然而，丈夫的虚弱，却让何锦绣的声音也跟着虚弱起来。 “我……”袁伟的嗓音干涩，嘴唇干哑，渐渐的回忆起了手术和手术前的事情，再看到自己包扎的鼓囊囊的左手，袁伟强行挤出一个微笑：“我没事。” 滚滚的泪水，瞬间从何锦绣的眼眶中流了出来。 过去几个小时，何锦绣的胸腔中，满满的都是愤怒，她怨恨周围所有的人或事或物，怨恨运气怨恨世界怨恨工作怨恨社会，直到现在，她才后怕起来。 袁伟如果残废了怎么办…… 欠下的债务怎么办…… 接下来怎么办…… 许多事她想都没有想过，许多事她不想去想。 如果袁伟的手指坏掉了，他就不能工作了，何锦绣自己可能还需要照料家庭了，村里的风言风语不可避免，她能承受得住，老公应该也可以，孩子们的话…… 何锦绣泪眼婆娑的看看女儿，只觉得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 生病！ 花钱！ 照顾女儿！ 不能工作！ 一项项，一样样的事儿，堆积起来，像是将何锦绣塞进了水井里，使劲的往井底按。 “病人醒来了啊。”霍从军笑眯眯的来到了病房。 他是听说了凌然用医药代表的事，特意过来看看。 吕文斌紧随其后，向家属介绍道：“霍主任是我们急诊科的大主任，正好有时间过来。” 何锦绣有些茫然的点点头，显然，主任或者大主任或者大喷子或者霍主任，她都没什么概念。 霍从军见此，预设的计划也稍稍改变了一些，转而用亲切的语气道：“感觉怎么样？” “还好。”袁伟迟疑着回答。 “恩，有不舒服的地方，就及时的喊护士，或者给查房的医生说。”霍从军面带微笑，语带诚挚。 袁伟刚刚用过麻药，还有些迟钝，何锦绣的情绪却已经起来了：“霍主任，我老公的手能不能好？以后，手指头还能不能用？” “手术做的很成功，所以现在要在恢复方面下功夫。恢复的好，手指就能用，不要太担心。”霍从军依旧亲切。 “手术都做完了，不是就该好了吗？”何锦绣满怀着朴素的期待。 “手术做完了，才是恢复期，恢复期也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比手术期还重要。我们把这个一整套的恢……恩，治疗啊，就叫围手术期……”霍从军温言温语的安慰着，又道：“接下来的几天，是很重要的时间，主要有两关需要闯。” “闯关？” “是。”霍从军很知道如何与病人聊天，就像是个和煦的老头似的，道：“第一关呢，我们叫感染期，第二关，我们叫痉挛期。感染你明白吗？就是容易发炎，化脓。” 何锦绣紧张又慌乱的看着霍从军。 “痉挛可以理解是抽筋啊，血管抽筋，血管就容易坏掉，血管坏掉了，手指就容易坏掉。”霍从军将可怕的并发症说出来后，笑笑道：“你们也不要怕，你们住在医院里，我们每天都在对付这样的疾病，同时呢，也要你们家属的配合……” 霍从军花费了一阵的功夫，才算是结束了查房，起身离开了。 何锦绣千恩万谢的将霍从军送出病房门，还让女儿过来鞠躬。 霍从军连忙拦着，快步离开病区。 进了电梯，霍从军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不是凌然家的亲戚？”霍从军再次问吕文斌。 “不是。”吕文斌小声道：“应该是看对方的状况不好，然后又想做的好一点。” “他用的材料都不在医保名录里，要是全自费的话，病人直接破产了，还好一点……”霍从军哼哼两声。 “那不是医药代表给的试用品吗？按说要是不算进开销的话……” 霍从军狠狠的瞄了吕文斌一眼，道：“到时候单子一打，不说病人家属怎么样，医保能过吗？你以为不算钱就可以了？核验的人查的是你合不合规……哎，凌然要用试用品，偶尔用一点就行了嘛，哪里有一次性用那么多种的。还有，器械怎么办？凌然要是用习惯了怎么办？” 吕文斌也做了好几年的医生了，听来听去总算是听明白了，霍从军明显是更担心凌然想要用进口器械。 同样一只显微镜下的镊子，进口的价格可能是国产价格的10倍，而像是这种东西，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在硬物上磕一磕就可能坏掉了，其实依旧是个消耗品。 以凌然做手术的频率，全部使用进口器械会是一笔不小的消耗，更重要的是，有可能引来其他医生的跟风。 吕文斌想了想，道：“凌医生应该还没有用惯手，没看他特别喜欢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最好不要，要不然我就养不起了，对了，再有人说这个事，就说凌医生是在搞科研对比。”霍从军给了一个结论，算是盖棺定论了。 吕文斌愣了愣，说了声“好”。 “这个病人再关注一下，用了这么好的材料，看看有没有什么效果。”霍从军随口说了一句，就回了办公室。 吕文斌看着霍从军的背影，不由的撇撇嘴，心想：你怎么不给凌然说这些，还不是担心被讨厌了。 想想也是，自己要是用了一点医药代表送来的试用品，就被追着问，肯定也会很烦心的，问题在于——我没有用啊。 吕文斌这么一想，顿时觉得好不公平，明明用了材料的是凌然，做了决定的是凌然，被烦心询问的为什么是自己？ 然而，询问也询问完了，霍主任也是做自己该做的事。 吕文斌无从申诉，只能默默的回到病房。 白墙蓝底的病房内，就见余媛坐在了病床边。 余媛戴着大大的黑边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一边询问病人袁伟问题，一边认真做着记录。 吕文斌看的莫名其妙，哪里有这样查房的，别说工作效率，一天能查几个房的话，就是记录下病人的所有状态，也没有任何意义。断指再植的术后就那么些事，病人的断指有什么变化，都不用医护人员，家属都能看得懂，无非就是水肿、手指的颜色、饱满程度等等。 余媛看到吕文斌，正好收起了笔记本，笑笑道：“让给吕医生你了。” “我就是来看看。你这是做什么？”吕文斌问。 “我想写篇比较的论文。”余媛并不遮掩。 吕文斌愣了一下，他刚刚听霍从军说了个“搞科研”的托词，没想到余媛就真的准备写论文了。 “你写这样的论文，也能发SCI？”吕文斌见识过了余媛的论文能力，知道她将上一篇文章发去了英文期刊，还有一篇病例报告过审，所以才有此一问。 余媛微微一笑：“不用发SCI，就发一篇核心期刊好了。” “核心期刊……就好了吗？”吕文斌呵呵呵的笑了四声。他也是要写论文评主治的人，需要发表的无非就是一篇核心期刊罢了，何曾“好了”过。 余媛微微颔首，并不解释，在不用踏脚凳的情况下，她的眼神中弥漫的都是鄙视。 吕文斌嘴角抽搐两下，他熟悉这样的眼神，每当他经过医院后巷的卤肉店的时候，他都会流露出这样的眼神。 “呼……”病床上的袁伟打起了呼。 何锦绣和女儿好奇的打量着医生们，听着他们的对话，倍感心安。 断指再植做的怎么样，她们还不是很清楚，目前都包在厚厚的纱布里呢，但是，看着来来往往的医生和护士，总是能让她们觉得安宁一些。 接下来几天，余媛变成了查房的主力军。 吕文斌和马砚麟乐得如此。 查房的工作量是极大的，尤其是管床医生，每天起码都要花费两三个小时于此。谁要是主动关心某个病人的话，没有人会去争抢的。 凌然的手术量依旧不高，陆陆续续开始离开的患者，是断肢再植早期入院的患者，那时候凌然的手术频率还不高，所以，如今每天能腾出来的病床数也有限。 再者，加床就像是债务，用的越多压力越大，总是要还的。 于是，为袁伟做完手术的几天时间里，也是吕文斌和马砚麟极轻松的时光了，他们平均每人每天两台手术都不到，恢复期病人的查房简单，病历也越来越好写，常常可以用外科四铜钱来覆盖：今日查房，患者症状同前，查体同前，诊断同前，治疗同前，续观…… 这种快乐，一直持续到了医院贴出新的公告：中国工程院院士祝同益一行莅临我院参观访问。 骨科、手外科、脊柱外科、骨肿瘤科、类风湿科、疼痛科、急诊科等等与骨科和运动恢复相关的科室，都主动或被动的动了起来。第198章 使劲捏 就荣誉而言，工程院院士大约是一名中国医生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了。 在此之外的专家、教授、终身奖等等，都有所不及。 不过，就像是很多荣誉性的职位，最终带有了政治性一样，工程院院士对于云医这样的医院来说，还是非常具有压迫感的。 “归根结底，咱们云医没有工程院院士，如果能将祝同益院士留下来，那当然是最好的，当然，这个目标是比较远大的，暂时来说，我们就是希望祝同益院士能在咱们医院挂个牌子……”院务会议上，院长郑重其事的进行着吹风动员。 包括霍从军在内的主任们，都是一脸严肃的听着。 像云医这样的单位，说是天天参观那有些夸张了，每个月一波也是基础价了。但是，参观和参观的意义是不同的，像是沧平区政府来云医，要说参观也行，却不一定会得到多高规格的接待。 工程院院士就不同了，从医院和科室的角度来看，一名工程院院士随时有可以将医院提升一到两个档次，能将科室拔到全国顶尖的程度——对于云医这样的医院，只要真能用得上，1亿元一间的核磁共振术中手术室都能轻松建起来，所谓技在深山床位满，到了要救命的时候，医院所能提供的外部环境是无所谓的。 而就个人来说，工程院院士的到访就更令人激动了。 不说祝同益手底下编著的教材和中华牌的期刊，就是其提点两句，都能带给许多医生以收获，武侠里打骨折的第一高手的地位，是比不上工程院院士修骨折的第一高手的地位的。 再庸俗一点，谁能在祝同益面前露露脸，瞬间就会成为医院的香饽饽，正儿八经的平步青云。 就算是霍从军霍主任，他要是能有位工程院院士的小小支持，梦想中的大急诊还不是想搞就搞。 长长的会议桌两侧，一众主任们各怀心思，表面微笑，内心踌躇，尤其是本科室能够关联到骨科的，更是浮想联翩。 …… 急诊科。 赵乐意主治一遍又一遍的擦拭着自己的桌子，眼光不时的瞄向贴在右侧的手术时间表。 院士明天早上来到医院，首先是在会议室里开座谈会，与一众领导亲切交谈，而在此之后，院士的活动区域就相对自由了。 在他重点参观手外科和骨肿瘤科之后，骨科、脊柱外科、急诊科都有可能是他的参观目标。 当然，最大的可能是走马观花式的浏览，但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机会。 赵乐意的目光在手术时间表上巡游，他早晨9点开始有手术，连做两台。这原本是很好的手术日的时间表，但是，如果任何一场手术有问题的话，他就要耽搁到午饭时间了。 如此一来，就等于放弃了院士千里迢迢送来的机遇了。 寻常人还要花两块钱买一张彩票，赵乐意如何舍得职业生涯中的好机会。 赵乐意装作活动身体似的，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再来到周医生跟前，笑道：“周医生，咱们能不能换换今明两天的手术。哎，我这个腰呀，老毛病了，连做两场手术，坚持不下来了，要是能坚持我肯定是要坚持的……” “4个代班。”周医生是什么人，眼睛无比的雪亮的，一句话道破赵乐意的装可怜。 赵乐意不由的踌躇起来。 医生的假期太少了，就是代班也不是可以完全不来的，连续4个代班更不可想象，很可能是要他用几周的时间才能偿还代班的债务。 “1个代班就不错了。”赵乐意讨价还价。 周医生轻笑着，靠着椅背，舒服的伸着懒腰，都不屑于反驳。 赵乐意陪笑道：“你又不想伺候院士，给我个机会呗……” “有人在出价了。”周医生忽然举举手机，又道：“有别的人也想要，除非你的开价多于4个代班，我也不能留给你。” “要……多少？”赵乐意无解的张嘴你。 “5个才算出价了。”周医生一边说，一边在心里乐。 等换到了这么多的代班时间，自己的假期多的都可以去环球旅行了。 “我……我再想想。”赵乐意想到暗无天日的连续工作时间可能长达五周，登时一阵绝望，同时无比的鄙视这些打破了底线的交易。 5个调休，简直丧心病狂。 周医生乐呵呵的坐在椅子上，稳坐钓鱼台的样子。 同样稳坐钓鱼台的还有住院医们。 接待院士是只有主任和副主任级才有的任务，主治通常只能作为陪衬，至于住院医们，更不会有院士去玩弄。 于是，凌然的任务就只剩下了按时查房。医院要求尽快消化加床，以至于他都没有手术做了。 凌然思来想去，干脆前往复健室。 他的推拿对创伤恢复，想必是有一定的效果，以前没空验证，今天就有空了。 到了复健室，首先看到的就是几名复健病人在医生的指导下活动。 其中一名病人的背影，还有点熟悉。 “手太高，来，再抬高一点。” “使劲，握住，我住我的手。” “摸我的手，来，使劲摸呀。” 凌然听着声音，就觉得更熟悉了，往前走两步一看，不由叫了起来：“王壮勇？你什么时候到复健室来了？” “余媛医生让我来复健室帮忙，我觉得也蛮好的。”王壮勇笑着回了凌然一声，又催促病人道：“别分心，你使劲握我的手，把我的手抬高。” 凌然看着王壮勇的动作，似乎还有点样子似的。 只是配着他的音调，总觉得有点不和谐似的。 “捏一下指头。看我……跟着我学，拇指和中指捏到一起……”王壮勇完全依照康复指南来教学。 病人被催促的着急了，再看王壮勇的样子，不由气呼呼的道：“拇指和中指捏到一块是兰花指。” 王壮勇毫不示弱：“你要能做兰花指了，才说明你的断指再植基本恢复好了。好了，要不要练？” 病人只能无奈低头，向强权打call。 王壮勇重新做回了学校里的感觉，只是高昂着头，挺胸抬头，捏着兰花指，站在复健室内，不断的高喊：“抓住我的手，听我的口令，捏我的虎口，捏，使劲捏……”第199章 吹牛一时爽 袁伟伸着手，看着护士缓缓的解开包扎用的厚厚的纱布。 纱布一层又一层，护士的动作不紧不慢，一只手以袁伟的手为中心来环绕，逐渐暴露出缝合后的伤处。 袁伟和何锦绣紧张的盯着缝合后的伤口，以至于抱的女儿使劲的扭动起来。 “别乱动。”何锦绣毫不迟疑的拍了女儿屁股一把。 “疼。”女儿的脸上带着委屈。 何锦绣愣了一下，才松开女儿，有些后悔，也不会去道歉，就牵着她的胳膊，道：“看爸爸的手，你帮忙看看缝的好不好。”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女儿不开心的撇撇嘴，眼睛却是不自觉的看向父亲的手。 经过缝合的手指表皮红润，因为水肿而看不到皮肤的褶皱，最显眼的自然是黑色的缝合线，肉眼可见好几个打结的位置，将手指稍稍向内勒了些，并展露出异乎寻常的丑陋与和谐。 “疼吗？”何锦绣也忍不住问了一句。 女儿圆瞪着眼睛看着父亲。 “有一点……不疼，就是有一点感觉。”袁伟说着想要蜷一下手指，却是没有做到，这让刚刚解开了“封印”的袁伟有些慌：“怎么不能动的？” “还要再过几天……”护士给说了几句，又介绍复健的具体事项。 比起tang法缝合，断指再植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别说是术后第二天想动，第10天不能动的都有大把人在。 “保温是最重要的，非常重要……” “绝对绝对不能抽烟，你们要记住，抽烟是可能导致截肢的危险项，必须严格戒烟，否则很有可能导致截肢，连闻都不能闻……” “情绪不能激动，要平复心情，明白吗？就是不要大喜大悲的，人大喜大悲的时候都会血压升高，平时你就晕一下，断指再植了以后可就危险了，几个月内都要尽量保持平静心情的……” 护士絮絮叨叨的叮嘱着，说的也是之前医生说过的话，但袁伟和何锦绣都听的很认真。 他们没有再出错的资本了。 治病不光是医药费的问题，还有治病期间的生活开销，以及孩子的上学问题，周围的亲戚都借遍了，难不成还再借一轮吗？ 最重要的是，若是忙这么一圈回来，袁伟的手指还被截掉的话，失去生活来源的家庭必然被债务压垮。 “我戒烟。”袁伟抽的本来就不多，多是工友们互相递烟才吸一点，他不止一次的听护士说过类似的话了，早就下定了决心。 袁伟同样想到了钱的问题。 看病要花钱，动手术要花钱，住院要花钱，吃饭、往来车费等等也要花钱。 袁伟最近几个晚上睡的都不是很踏实，就是为钱愁的。 至于烟……让老婆拿吃饭的钱去买烟，他也做不出这种事来。 护士点点头，又加了一句：“闻都不能闻的，我们医院有个人，就是在病床前面抽了一支烟，刚做完断指再植没多久的老婆，就差点截肢了。” “好……戒烟！闻都不闻！”袁伟分不清护士是恐吓，还是在说真人真事，但不管哪一种，他都没有反抗的余地了。 何锦绣看着护士的动作，小声的道：“这个断指，听说要长一两个月？具体多久才能再工作？” “工作？”护士想了一下，问：“什么性质的工作？” “装……装修……”何锦绣的声音更小了。 护士面色如常，道：“装修属于重体力劳动吧，建议一年以后，最好两年以后再考虑这样的工作。短期内，病人还是适合做一些轻体力的劳动。” “我没读什么书，不是卖力气的话，也找不到工作。”袁伟讪讪的笑两声。 “轻体力劳动都可以做。”护士偏头看到了袁伟的女儿，稍稍细致了一些，道：“等三四个月以后，断指的恢复比较好的话，你可以找一下送快递，送外卖，或者做保安之类的工作，开个小店卖东西，也不会太影响。” 人家说到这里，何锦绣和袁伟只能表达感谢。 这时候，凌然带着人走进了病房。 “如何？”看到护士在场，凌然直接询问。 “恢复的挺好。”护士简单的介绍了一番，就将人交给凌然了。 单论视觉检查，护士对本科室的主力术式的掌握情况，往往是医生所不具备的。 断指再植后第一天，正常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刚开始拆开包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第20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任职时间够长的话，护士见过的病人是医生的百倍。 非手术室的护士是长期任职于病房的，来来往往，往往来来的，不间断的换药、割手抹肝素等等，每时每刻都在不断的接触病人，她说恢复的不错，那就是真的恢复的不错。 凌然也低头观察。 只见才做了一周手术的袁伟，手指的黑色基本褪去，水肿尚未完全褪去，但是状态良好…… “甲级愈合哦。”身后传来的声音，打断了凌然的观察。 在医学上，愈合的情况如何，是有做出专业分类的，根据I类II类III类切口的不同，又分甲乙丙和其他四种愈合程度。 专业一点的医生，看看愈合状态，对于患者的术后状态就有点底了。 凌然向后看了一眼，发觉对方站的很近，不由的皱皱眉，再回头看去，就见一名年龄略长的医生，上半身宽厚，背脊发达，脖子伸的老长，像是只站起来的乌龟似的。 “你是哪位？”凌然问了一句。 “薛浩初，我是来云医参观学习的。”龟医盯着凌然的脸看了三秒钟，暗自点点头，心里想着“果然很帅”，再伸出手掌来，想要与凌然握手。 凌然迟疑了一下，还是符合社会风俗的和他握了握手，顺势从衣兜里掏出酒精凝胶，客气的问：“要吗？” “我……不用了……”薛浩初同样迟疑了一下，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凌然将酒精凝胶挤在了刚刚握过的右手上，再涂抹均匀，轻轻的搓了搓，动作娴熟而自然。 薛浩初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可是转念想想，人家刚才是有谦让酒精凝胶给自己的，这让薛浩初的思维有些混乱了。 “你是跟着院士来的吗？”凌然猜测着答案。今天不可能还有其他的参观学习的队伍了。 “我是祝同益院士的博士生，听人说你一个人在急诊科开展了断指再植，我就有些好奇……”薛浩初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解释的这么清楚，或许是感受到了凌然的压迫感吧。 薛浩初凝望着凌然的手指，心中是满满的好奇。 单人开展某个术式，比起做科室的主力术式，还是有难度的多。作为学了好几年理论的博士生来说，薛浩初对于同龄人中的手术达人，其实是有些暗戳戳的羡慕的。 凌然注意到薛浩初的眼神，叹了口气，再次递出酒精凝胶：“想用就用吧。” “我……不是……”薛浩初本来想解释不需要，可是转念一想，为什么我不能给自己的手消毒呢？于是，他将想说的话给咽了进去，接过酒精凝胶，报复性的挤了一大块，涂在了自己手上，然后狠狠的搓了起来。 凌然望着好大的一块酒精凝胶消失，又看薛浩初搓破皮的架势，同情的道：“不容易吧。” “哈？我……我不是……”薛浩初再次慌乱了。 “觉得手冷吗？”凌然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病人身上。 袁伟原本看着两人的聊天动作挺有趣的，一听话题回到自己身上，也慌了起来，仔细感受片刻，道：“不冷，不冷合适吗？” “不冷最好，但还是要注意保暖。”凌然叮嘱着。 “前面的护士阿姨就说过好多遍了。”袁伟的女儿忽然开口，道：“你们好啰嗦。” “所以更要注意。”凌然对于可爱的小女孩或者不可爱的小女孩，都没什么特别优待，再次看向病人袁伟，道：“温度低会让手指的血液流速减慢，影响血运，一定要保温。” “好的好的。”袁伟连连点头。 薛浩初有种被冷落的感觉，趁着凌然说话的功夫，上前来更仔细的观察了一番患者的手指，再笑道：“这是第一次复检吧，术后有10天了吗？能恢复到这个水平，挺不错的，就是水肿还要控制一下，患肢稍微放高一点……” “一周。”凌然纠正了薛浩初的话，又对露出担忧神色的袁伟和何锦绣道：“水肿是正常水平，你们不用担心。薛医生，你不要给我的病人下医嘱。” 最后一句话就说的相当不客气了，带有强烈的领地感的属性，让博士生薛浩初的脸上有些挂不住。 几秒种后，薛浩初的又回过神来，皱眉问：“一周？一周多少？” “整一周。”凌然知道薛浩初的疑问在哪里，为了尽可能的完美缝合，他采用进口耗材和器械，精细化每一个步骤，虽然单看一点提高的不多，汇聚起来之后，却让病人的恢复容易了许多。 现在看来，袁伟术后七天的状态，已经基本可以宣布手指种活了。 薛浩初明显不信，呵呵的笑了两声，却没有说话。 吹牛一时爽，手术记录和病人病历会让人丢脸的。第200章 看断指 赵乐意目光坚毅的望着前方。 最终，他用5天的代班加10个猪蹄外带两个肘子，与周医生调换了时间，从而成为了迎接院士团的一员。 赵乐意稍稍有些肉疼自己付出的代价，但是，除了周医生以外，急诊科的其他主治同样不愿意放弃这次的好机会。 众人排成一列，站在霍主任身后，静静地等待着院士的到来。 霍主任以下的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还好一些，尚能保持镇定，主治们就有些抓耳挠腮了。 “人还没到啊。” “有点慢呢，被手外科的给耽搁了吧。” “哎呀，我快要做手术了，这个有点不遵守时间了啊。” 赵乐意听着众人的议论，心下得意。 医生们都是很忙的，尤其是主治，如果不调班的话，这里许多人都得卡着时间来去。 赵乐意这时候倒是觉得咸鱼般的周医生卖代班卖的便宜了，此次若是抓到机会的话，回去多送他一个玉米。 赵乐意想的美滋滋的，脑袋都慢慢的扬起了。 今次的参观团规模宏大，骨科已经首先受益，参与到了祝同益的诊疗平台中，有可能分享到国际性的科研项目，以及来自院士的第一手诊疗技术的推广…… 主治级的医生们最看重的则是祝同益拿出来的培训名额。不像是弱鸡合作方提供的弱鸡培训，祝同益给的培训名额的培训时间短则两个月，长的有两年时间。前者在祝同益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培训，后者直接送往美国的梅奥诊所，可以说是医生们梦寐以求的机会了。 云华医院是昌西省和云华市顶级的医院，想要纯凭学历或本事进入云华医院，尤其是云华医院的骨科等相关科室，硕士都不太够看，博士还要挑挑拣拣，每年递简历的海外医学博士的数量也在增加，最近四五年，已经不是拿着海外医学博士的学历，就一定能进云医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副主任一级的医生还可以倚老卖老一下，主治级医生的压力是最大的。 赵乐意早就想要出去转悠一圈了，只是到了云医这个级别，能去转悠的医院就不多了，还得挑选正确的人和专业，并不容易。 在这方面，梅奥诊所可以说是最佳选择了，尤其是骨科方面，梅奥牢牢把持着世界第一的位置，若是真能进修两年的话，简直能把人给爽死了。 “院士来了。”有人提醒了一声。 赵乐意立即整整衣服，昂首挺胸。 院士祝同益同样是昂首挺胸的姿态。 年近70岁的祝同益满头华发，身板笔直。他如今每天还要上四天班，做最少一次的教学查房和指导手术，并且定级去复旦讲课。 除此以外，祝同益每年都会编著新书，为多本中华牌的期刊做编委和评审。 最厉害的当然是他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都建立了不小的名气，使得跟着祝同益的徒子徒孙们有了根据地。这也是他评选工程院院士的重要一环。 此刻，望着龙行虎步的祝同益，赵乐意面带微笑，心里暗暗的祈祷：只要给我一个露脸的机会…… “霍主任是吧。”祝同益率先打招呼，显示出良好的修养。 最喜欢在各种会议活动中喷人的霍从军，今天也显示出了良好的修养，笑的像是朵百合花似的：“祝院士，欢迎来我们云华医院急诊科参观。” 祝同益颔首微笑，道：“我听说你们急诊科开展了断指再植的项目，很好奇啊，能不能请我们看一看？” “哦……好的。”霍从军有所预料，连忙在前面带路，顺带介绍起来。 祝同益从赵乐意身边经过，身板笔直，满头华发，向他展现了年近70岁的老头侧颜杀。 霍从军紧随其后，身板笔直，满头黑发，呼出的气都带着得意的分子。 赵乐意等人只能等参观团的人走尽了，才尾随其后。 “怎么就直接看断指再植了……”赵乐意内心不满，直接就说了出来。 “凌然的断指再植的优良率好像很了不得的样子。”在旁的主治念叨了一句，啧啧两声：“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了不得。” 赵乐意撇撇嘴，心想：也就是今天没有合适的病人，我急诊做的骨科手术也有些了，他娘的，真想当场打骨折一只…… 他目光凶狠的看看两边，继续跟着参观团的人走，走了一会，就选定了其中一名年纪相仿的医生，聊了起来。 不能直接锁定祝同益，那就锁定祝同益身边人的身边人好了——赵乐意是个想的很多的男人，而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最多的场景，就是与老婆的聊天： “老公，看我新买的包包。” “老公，看我的新衣服。” “老公，我今天省钱了，最后选了一根细链子买了。” 每个月看到自己的信用卡账单，赵乐意都会在心中默念：我要是骨科医生就好了。 “这一排的病房，都是断指再植的病人？”祝同益看到半个楼层的留观室，大为诧异。 除了少数几家医院，国内大部分的医院的病床数都在几百到两三千之间浮动，能超脱此病床数的医院两只手能数的过来。 单就一个科室而言，几十张病床不算少，一两百张病床就非常多了。 祝同益自己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也就是180张病床，还很少出现加床。 霍从军对于科室建设向来是不遗余力，此时就得意的道：“断指再植是我们非常重视的新项目，加上病人确实很多，我们就想方设法的增加了病床数。” “断指再植的病人的平均住院时间大概是多久？”祝同益一下子就问到了关键点。 霍从军并不掩饰的笑笑：“因为项目才刚开始，并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就目前来说，40天到45天。” “你们是采用长住院的方案的。”祝同益立即做了个归类。 霍从军不置可否的微笑。 “现在能像你们这样子搞的不多了。”祝同益叹了口气。 骨科的病人都需要长时间的修养和康复，但是，目前各大医院都将病床周转率看做是一个核心指标，所以大家都是想尽办法将病人尽快送出门。 急诊科是医院里唯一不需要考察病床周转率的科室，所以留观室里才有那么多的老病号长时间的住下去，可以说是真正的“赖床”了。 相应的，霍从军安置在急诊科名下的“断指再植”的项目，也就不用太考虑病床周转率。 “看来你们搞这个还是有优势的。”祝同益大致的看了间病房的情况，又表示赞许，引的陪同的医院领导也是面带微笑。 “在项目开启前，我们就是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力争天时地利人和……”霍从军随口就是一套话，接着就要带众人去病房里查看。 薛浩初掐着时间站了出来，指着袁伟的病房道：“我们看这间如何？” 不等霍从军有所表示，薛浩初就一马当先的入内了。 霍从军记得他是祝同益的学生，于是忽略了他的不合规矩，跟着入内了。 薛浩初进门就找袁伟，见到袁伟和何锦绣夫妻两人，内心笑一笑，再对后来的医生笑道：“能给我们看看这个病人的病历吗？” “去拿吧。”霍从军给补了一句，再看向薛浩初。 薛浩初半真半假的道：“我之前闲溜达过来了，对这位病人的手术和恢复有点兴趣，就想找个病历看看。” 祝同益任由薛浩初发挥，他这次出来本就有考察的心理，也想抽查一两个病例。 一会儿，袁伟的病历就给送进了病房。 薛浩初首先翻页看向手术时间，嘴角带着得意的笑，再掐指一算。 卧槽，怎么是7天前做的手术？ “你们是7天前做的手术？”薛浩初不能相信的问袁伟。 袁伟不明所以的点点头：“给你说过了。” 薛浩初呵呵的笑两声，耸耸肩，像是龟脑后缩似的，道：“老师，你看看。” 说完，他就把袁伟患手处的新包扎给拆了。 祝同益笑盈盈的站过来，也是伸个脖子，随意的瞅瞅袁伟的断指缝合。 这一看，他就看了好几分钟。热烈庆祝第200章发布最近几天都是写到凌晨了。 有种跑步跑到虚脱，想停下来又不能停下来的痛苦。 只能继续坚持了。 跑的比别人慢，却来跑步，总是很吃亏。 疲惫和痛苦是相同的，获得的收获与认同就不一定了。 万里长征不是到了最后一步才累的要死，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好累好累了。 求月票补充一点能量。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热烈庆祝第200章发布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201章 技术好 “拍个片子看一看嘛。”祝同益揉着腰，重新直起身来，提出了一个要求。 霍从军自然是一口答应下来。 袁伟和何锦绣夫妇则显的无比紧张，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没问题，手指恢复的很好，比普通人要好的多，我想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祝同益笑眯眯的给病人做解释，又特意说明道：“片子是我们想要看一看，你不用付钱，只要配合拍片就行了，我们一会可以帮你会诊一下。” 从忧心到开心，中间也就差了一个免费检查。 袁伟和何锦绣在医院里呆了这么一段时间，知道任何检查都不便宜，此时有护士推着袁伟去做检查，刚才被薛浩初拆开包扎的不满都少了。 X光…… 核磁共振…… 彩超…… CT…… 祝同益反正也是转累了，就在急诊科的办公室里坐了下来，等人给端上来一杯茶水，慢悠悠的边喝边聊，就像是一名路边看棋的老头子似的。 聊了会儿，盘算着时间差不多了，祝同益好奇的问道：“给病人做手术的医生呢？怎么都没有见？” “凌然跑去做手术了。”有知道的回答了一句。 祝同益“哦”的一声，似乎带着些微的遗憾的声调。 赵乐意心里莫名的有些开心，虽然他花费大价钱换到的露脸机会，似乎没有发挥作用，但是，看看不换时间的医生，凌然明明是可以露脸的，多难得的露脸机会啊，就因为没有花费大价钱去换…… “去把凌然叫一下，看看他手术做的怎么样了。”霍从军看看表，再对祝同益解释道：“凌然做手术一向都比较快的，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还能呆一会。”院士同志的没锁定自己的时间，他是骨科出身的，知道断指再植的手术耗费时间都很久，遇到意外情况就更花时间了，自然不能真的一直等下去。 霍从军也没想到祝同益会点名见凌然，内心里，他对此是有些拒绝的，因此也并不积极，随波逐流的道：“凌然今天做的是个双指，算算时间应该也就快出来。” 吕文斌“咳咳”的两声。 霍从军挑挑眉毛就看了过去：“有话直接说，咳什么？” “双指的再植已经做完了，后面又来了一个三指的，然后……”吕文斌露出你懂得表情。 霍从军秒懂。 凌然今天本来安排的就是一个双指离断的病人，做完就没有了，后面就是再来双指或单指的断指再植，会直接送到手外科去……结果，新出现的是名三指离断的病人。 霍从军用下巴想都知道，凌然肯定是没忍住，又进了手术室。 霍从军只好呵呵呵的笑给院士看了，心里有点遗憾又有点庆幸。 祝同益淡定微笑，他本来也不是一定要见到凌然——就算是鸡蛋好吃，也不是一定要看下蛋的鸡嘛。 检查报告第一时间送了过来。 霍从军接过来扫了两眼，迟疑了几秒钟，再递给了祝同益，继而朝着吕文斌咳咳两声。 吕文斌心中大乐，眉毛一挑，就想说：有话直接说，咳什么？ 话到嘴边，吕文斌弯下了能硬拉80公斤的腰，俯首帖耳的来到了霍从军脚边。 “手术是你跟着凌然做的？”霍从军问。 “是。”吕文斌乖乖的回答，像是一只聪明的金毛似的，脚后跟还在地上搓一搓。 “具体啥情况？” “就是……”吕文斌被问的有点懵，轻声道：“就是正常的手术，叫了苏嘉福，我，还有余媛做，器械是王佳……” “谁问你这个了。”霍从军摆摆手，当着一群人的面也不好再问下去。 祝同益竖着耳朵听了会儿，没有听出什么结果来，就一张一张片子看下去。 看了会儿，祝同益忽然起身，将片子摆开了看，薛浩初连忙上前帮忙。 霍从军就静静的看着，论骨科的专业程度，祝同益能吊打在场的所有人，自然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做的是挺好。”祝同益突然抬头，对着霍从军笑了几声。 “年轻人，是比较有天分。”霍从军应和了一句。 “这个凌然……还在做手术？大概要多久出来？”祝同益跟着就问了下来。 霍从军看向旁人。 吕文斌搓着脚后跟道：“再要一个多小时吧。” “那正好，我们休息休息。”祝同益展颜一笑，抖着一头的白发，又让薛浩初将片子给收起来。 霍从军的脑海中，适时的想起祝同益刚才说的话：就算是鸡蛋好吃，也不是一定要看下蛋的鸡…… 此时此刻，祝同益分明是想要看下蛋鸡的模样。 霍从军并不是很高兴的看向窗外，现在的人啊，甭管是多牛的人，说放屁就放屁…… 一众小医生倒是很高兴，趁机上前问些有的没的问题。 不管祝院士如何回答，总归是能露脸了。 事实上，祝同益的心情也不错，很是回答了几个问题，搞的像是座谈会似的。 赵乐意最为激动，抽了个冷子，就道：“朱院士，我最近常做肘关节方面的手术，我发现内侧入路有几个问题……” “恩，薛浩初，你给回答一下。”祝同益随口点了学生的名字，自己端起杯子喝起茶来，他说了一会有点渴，顺便就将赵乐意的问题，当做考题丢给了自己的学生。 薛浩初被点到名，冷静的思考十几秒，就答了起来。 赵乐意望着年龄相仿的薛浩初，不由的沮丧起来。 院士的博士生，本来就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此时更是展露出深厚的理论基础。 赵乐意再看院士身后的其他陪同人员，一个个都是面色如常的，可见薛浩初的表现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然而，赵乐意提出的问题，却是他真正遇到的现实疑问，能够得到回答固然不错，可以被人如此轻易的解决…… 赵乐意默默的退了回去，再后退几步，站在会议室的角落里，不再说话。 少了一丝功利心之后，赵乐意听着会议室里的对话，终于发现，祝同益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此。 祝同益靠着椅子，手托着腮，两眼无神的望着前方，好像在听大家说话似的，实际上脑海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许久，祝同益再次开口，却是再次催促起来：“凌然的手术做到哪里了？” 吕文斌一直关注着，看了霍主任一眼，就道：“开始缝第三指了，快结束了。” “还蛮快的。”祝同益评价了一句，又坐了下来。 霍从军此时的不安高涨之极，呵呵的笑两声，道：“祝院士不要参观别的科室……” “你们科室是今天最后一个了。” “正好晚餐……” “晚餐我让约的晚一点了，不着急，不着急。”祝同益很通情达理的样子。 霍从军皱皱眉，却是颇为无奈。 又等了一个小时左右，祝同益才见到穿着白大褂的凌然。 因为要来见院士，凌然在门外的时候，就被医院的行政干部换了身新的白大褂。 崭新的白大褂，上面甚至有熨烫的痕迹，妥帖的穿在凌然身上，长短适宜，丰神俊朗。 祝同益看的都是眼前一亮，赞道：“看着就很有明星医生的气质啊。” 霍从军警惕的看着祝同益，面色亦是调整到了大喷子的状态。 “霍主任，祝院士……”凌然跟着打了几声招呼，面色如常。 他被赞的多了，每天总会听到不同的赞法，并不觉得稀罕。 祝同益更是满心赞赏，他赞过的年轻人多了，哪个不是诚惶诚恐的，像是凌然这样子的不卑不亢的，实在少见。 “我们刚刚在看你做的手术，病人叫袁伟的，你记得吗？”祝同益笑问了一句。 “记得，应该恢复的还好吧。” “好，非常好！”祝同益笑了起来：“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做的手术？” 凌然心里顿时有了计较，必然是他尝试完美缝合的手指被祝同益看到了。 不过，完美缝合只是缝合后的结果而已，在缝合的过程中，凌然其实并未采用什么特殊的技术，强行要说的话，也就是一些进口的耗材和器械罢了。 但只要做过手术的人都知道，耗材和器械固然很重要，但在成熟的术式中，它们的重要性是越来越低的，尤其断指再植这样的手术，国内做的多，耗材用的也多，国产厂商的水平不能说是很弱了…… “我就是按照一贯的手法正常操作，正序的缝合策略，然后……清创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吧，病人的血管栓晒较为严重，这一点稍微有点出乎意料……”凌然平和的描述着，也不会说自己特意想要做好些之类的话。外科医生站上了手术台，很多人都是想要尽量做好一些的，这种主观的心理活动，并不会真的影响到现实世界。 在现实世界里，技术好的外科医生就会做出漂亮的手术，技术渣的外科医生就会做出渣的手术，与他们的人品、性格、是否死要钱等等，都没有关系。 祝同益认真的听着，就好像自己并不熟悉断指再植的操作似的。 实际上，国内目前进行的断指再植的手术的术式，有些步骤根本就是受到了祝同益的影响，甚至说是被祝同益改良过都不为过。 但是，祝同益却是足足听了十多分钟，等凌然说完了，才长吁一口气，做出判断：“就是正常的断指再植。” “当然，就是正常的断指再植。”凌然回答。 “所以，结论出来了。”祝同益盯着凌然，露出老母亲似的微笑：“你就是手法好，技术好，生生硬堆了一个高标准的断指再植出来。” 旁边的霍从军，露出了“姥姥也不行”似的怒容：“凌然是我们云医急诊科的核心力量，手法技术自然要好！” “有点太好了。” “太好了难道是问题吗？”霍从军紧盯着祝同益，对院办干部的眼神视而不见。 祝同益摆摆手，站了起来，笑道：“技术好怎么可能是问题，不过，技术好却是可以解决问题啊。” 说过，祝同益看向凌然，笑道：“凌医生，我这边有个案例，是位体育明星的运动损伤，我这边已经有一个相对完备的方案了，就是对主刀大夫的技术要求比较高，始终没有定下人来，你想不想试一试？” 凌然没来得及说话，脑海中先是迸出了提示： 任务完成：完美缝合 任务内容：发挥完美级断指再植技术，完美缝合病人袁伟的手指。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第202章 跟腱修补术 “祝院士是要做指导手术吗？”霍从军先于凌然问了出来，免得凌然被卖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祝同益点头道：“方案都做好了，就是缺一名合适的持刀医生。” 祝同益年纪大了，早10年就不亲自下场做显微手术了，但他依旧可以设计手术方案，并且参与手术，以高于主刀医生的地位，指挥主刀医生完成一场手术。 这种模式与主刀控制一切的模式相冲突，削弱了主刀的权威，所以只有极高端的医生才会进行。或者说，是只有地位够高的外科医生，到了年老力衰做不了手术的时候，才有资格开指导手术，且是常见于亚洲医院， 霍从军稍稍松了一口气，不是直接抢人，那还有回旋的余地。 奈何他并不清楚祝同益的性格脾气，既担心祝同益后期偷人，又担心凌然得罪了祝同益，操心无比的道：“凌然以前没有参与过这种手术，不一定能适应的来……他的这个技术是好了，所以做助手的时候都少，不知道做指导手术合适不合适……” “适应环境很简单的，难的是技术好。”祝同益转头直接问凌然，道：“我听说你tang法做的也很好，我们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培训，这次就是在准备做一个肌腱手术，你想不想试一下？” 凌然看向祝同益，道：“我只做过手部的肌腱手术。” “你的基础这么好，强化练习一下的话，几个月的时间就足够了。”祝同益微笑着道：“你一边练习还可以一边在我的研究中心做手术，很方便的，病人也多，条件也好……” 霍从军的脸色微变，去研究中心训练什么，我们云医的病人也多，条件也好…… 他紧张的看向凌然，就听凌然道：“我想云医练习。” 霍从军脸上，瞬间就有了笑容。 祝同益并不气馁，和蔼的笑着，问：“为什么？” “云医的条件很好，环境又熟悉，我不想去外地。”凌然对熟悉感是有要求的，尤其是居住环境，他一点都不随遇而安。 除此以外，凌然对于医院的情况也是有所了解的，知道自己一名实习生做主刀并不容易，别说想要三名助手换着操作了，到了祝同益的研究所，能有助手就算是被看得起了，祝同益弄不好把他派去做助手都有可能。 如益源县那样的准三甲医院来的主治或副主任，都要在云华的手术室里打短工似的干活，祝同益把凌然从云华拉到沪上去，总不可能把凌然在云华的待遇也一遍拉过去。 所以，单就飞刀一把，凌然还可以接受，一口气跑去外地呆几个月，凌然是不可能接受的。 他甚至怀疑当地有没有昌西省这么多的断指，以及相应的病房和复健条件。 祝同益却是面带笑容，又劝道：“医生总是要培训的，我们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培训，在骨科方面的技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肌腱修复更是世界知名，否则也不会有体育明星专程来找我们。凌然，你来我们研究中心看几个月，你会发现，虽然云医也会遇到相同症状的病人，但我们在诊断方面，病程的处理方面，是截然不同的……” 祝同益稍显啰嗦而自信。 跟着他来的学生和医生们，同样自信的点头。 云医的骨科是什么样子，他们今天都算是见识到了，只能说是很强，距离顶端却还有着相当难爬的距离。 云医的医生们就有些茫然了，既对祝同益的研究中心保持着好奇，又有些不相信他的吹嘘。 凌然借着说话的时间，打开了中级宝箱。 在这个众人看不到的世界里，一本棕色的大书，跳了出来，落在了凌然面前： 《跟腱修补术——完美级》 书名闪烁两下，就自动的打开了。 凌然的脑海中，似乎也浮现出了大量的信息。 他再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只觉得自己再想起跟腱修补来，突然有了无数的话可以说…… “你说的体育明星，受伤的部位是跟腱吗？”凌然试探性的问了一句，他现在有些理解系统的套路了，提供的基本都是即时战力。 祝院士缓缓点头，没有说话。 国内并不是很讲究病人隐私之类的东西，但是，到了祝院士的地位，他下意识的就会避开这些坑。 “耿健断裂的话，我应该是可以做的，你如果想要我主刀的话，并不用几个月的时间，但我得在云医做一些练习，得麻烦你帮我找些病人，最好是不同类型的跟腱断裂的病人……”凌然开口就提条件，听的薛浩初等学生惊诧莫名。 祝同益的指导手术哎，是你讨价还价的地方吗？ 而且，你刚才就说自己只做过手部肌腱，这么自信是不是有些太快了？ 祝院士却是想都不想的应承了下来，且道：“跟腱病人的恢复也要一段时间，你不说，我也是要找给你的。” 说到此处，祝同益知道，凌然是铁了心要留在云华的，于是想了想，约定道：“不若这样，你先跟我去研究中心，看看我们的手术和操作情况，然后，你再考虑是回云华练习，还是在我们研究中心练习，如何？” 这个建议就让人更容易接受了。 凌然看看霍从军，并没有直接同意下来。 对他来说，换老巢是很难容忍的事，临时换巢也不会轻易决定的。 霍从军就有些感动了，看看科室里的其他医生，为了露脸恨不得把数学题拿出来问祝同益。再看看凌然，都已经露脸了，却还想着自己，所以说，长的帅的人，为人处世也是可以很帅的…… “这样子，凌然你也不要一个人去了，带个人跟着比较方便。”霍从军就很帅气的从人群中扫过，再道：“吕文斌，你跟着凌然去沪上，协调好一应事务。” 祝同益皱皱眉，笑道：“我们原本的计划是一名高技术的医生。” “吕文斌的费用我们自己覆盖。”霍从军最近很是财大气粗，根本不在乎这么一点儿差旅费。 祝同益考虑了几秒钟，也就答应了下来。 他是常年在外奔波的，知道各地的医院里的情况复杂，也不指望能纠正霍从军的作风，就只是看看凌然，笑道：“那就说好了，凌医生稍微准备一下，后天吧，我后天考察完毕，咱们一起飞回去。” “恩，凌然你就放心跟过去，家里这边不用操心。”霍从军亦是殷切叮嘱。第203章 热情 陶萍将一包纸巾死命的塞进鼓囊囊的背包的小口袋内，殷切嘱咐：“小然，出门在外不比在家里，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在外面随便吃东西，工作不能太晚，有不舒服就早点去看医生……” “妈，我就是医生。”凌然无奈的争辩。 “你都没有处方权，怎么给自己开药？”在诊所里耳濡目染的陶萍，一句话就站在了合法的山岗上。 凌然乖乖低头：“我要是生病了就立即去找医生。” “是不舒服了就去，否则你怎么知道自己生病了没生病呢？”陶萍用提醒的语气问凌然，就像是老师上课的时候，用陈述句说了好久，最后突然来了一句问句似的。 “是，我不舒服了就去。”凌然明白的道。 “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看着自己年轻，就熬夜之类的，早睡早起身体好，对了，你在沪上可不要凌晨打车了，尤其是滴滴，危险的很……让我想想，要不然，让你爸把车给你开过去？” 凌结粥脸都吓黄了，这真是人在家中坐，活重的压死人，他连忙道：“就凌然那么个小破车，开到沪上去做什么？又没有沪牌，都不知道停哪里，太不方便了。” “那你说怎么办。”陶萍踮起脚来，拍拍儿子的头顶，道：“你看看你儿子，白天就算了，晚上的时候，人的道德观都要下降的，碰上男司机危险，碰上女司机也不安全……” “你胡说啥呀。”凌结粥受不了了。 陶萍“哼”了一声：“不行，凌然你要么就住到他们那个医院的宿舍楼里去。”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他们没有宿舍楼的。” “那不是比云医还不如？” “侧重方向不同。云医是综合性的三甲医院，病床数多，医生也多，每年都有实习生和新人进来，所以才有宿舍楼的。祝院士的研究中心等于是个专门科室，总共才100多张床，30几个医生，用不着宿舍的。” 陶萍才不是与凌然讨论这个问题呢，扭头道：“老凌？” 凌结粥一个激灵。 当老婆喊自己是老凌的时候，只证明一件事，陶萍女士的心情不好了。凌结粥对此很敏感的，尤其是在陶萍女士为了家庭而生气的时候，凌结粥是真的无法招架，那是对自己的鞭策…… 凌结粥拼命的开动脑筋，道：“这样吧，我找找沪上的朋友，看能不能借一辆车……” “借车不好。”陶萍不满意的摇头。 “那也不能再买一辆啊，别说咱们家没那个钱了，就是有，也不能这么造啊，咱们诊所刚有点起色，还没到想买车就买车的时候呢。” “租呢？” 凌结粥深吸一口气，道：“租车也贵，你说要租也是租的起的，但那可不是租一天两天的，起码得一周两周的，太花钱了……你不是说想去欧洲看看吗？什么大英博物馆，卢浮宫之类的，我年轻的时候说带你去，一直都没攒下什么钱，我舍不得，你也舍不得的，现在好不容易攒出来一笔，难道拿出去租车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租车是有些太显眼了，让新同事看到了不好。”陶萍轻轻颔首。 “我没……咳咳，就是说，男孩子嘛，本来就没有多危险的，凌晨不要坐车好了，实在要呆到凌晨的话，可以在医院睡一晚嘛，医院总有给值班的医生睡觉的地方吧。”凌结粥同志对医院还是很了解的。 凌然默默点头：“是有的。” “那就这样，其实也不要起的太早了，多睡一会多舒服。”凌结粥说着转头看向老婆，笑道：“是吧？” 陶萍女士微笑：“儿子到了沪上，就呆在医院里别出去，我也能放心了。” 凌然等他们讨论好了，才背起大背包，拉起28寸的大行李箱出发。 他惯用的床单被套毛巾等等，总归是要随身携带的，另外，还有医院的一些同事赠送的小礼品，也是带在身上方显尊重。却不知她们是否商量好的，买给凌然的东西从牙刷牙膏到袜子眼罩，竟是没有一样重复的，其数量之多，使得凌然不得不回礼两次才完全覆盖。 陶萍等儿子走远了，再上二楼，远远的看着，再拿出一包纸巾来，一张张的用来擦眼睛，抹鼻涕，并顺手将安慰自己的凌结粥推开： “去买机票。”陶萍抽泣的喊。 ……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坐落在阜远体育场旁，楼仅4层，状似L型，中间环绕着一个自己的小体育场。 凌然下了飞机，就被薛浩初带到了体育场。 薛浩初看过了凌然的手术记录，又看了袁伟的影像和病例，对凌然也是稍稍的有些佩服。当然，只是稍稍的佩服而已。 薛浩初同志回到了沪上，回到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内心还是充满着骄傲的：作为全国最强的骨科研究中心……之一的成员，薛浩初跟着老师祝同益院士做了多个项目，发表了多篇论文，已经闯出了小小的名气。虽然因为较少的临床经验，使得他的技能偏于科研，但在医学界，科研原本就是重于临床的。 强力的科研能力，是医学前进的动力，如果不搞科研，现在的骨科学可能还在琢磨着怎么锯腿流血少呢。 薛浩初更是对医学科研充满了感情，对于凌然的技术，如果能够为科研的发展做出贡献的话，薛浩初自觉还是能够亲切对待他的。 “凌医生，这里就是咱们沪上有名的阜远体育场了，国家田径队、篮球队、羽毛球队、垒球队等多支队伍，都很喜欢来咱们阜远体育场训练。我们研究中心，也是负担着运动保健的任务的。”薛浩初说着自信一笑道：“凌医生有喜欢的体育明星吗？我可以帮你要签名。” “没有特别喜欢的。”凌然太知道被人追捧的感觉了，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是不太愿意去追捧别人的，以免产生困扰。 薛浩初只当凌然的脸皮薄，笑道：“其实你呆的时间长了就知道了，明星也是普通人，不是太忙的情况下，都愿意给签名什么的。你要是运动保健做的好的话，还会有明星愿意出钱雇你的。” 凌然“哦”的一声，脸上一点期待感都没有。 他喜欢的是干净整洁有秩序的手术室，是永远恒定在23摄氏度的温度，是永远铺着手术巾的全麻病人，是永远在一个位置的缝线和器械…… 对于汗水直流，混乱燥热的体育场，他很难升起什么好感。 即使这是一座能够容纳数万人，面积广大，功能齐全的体育场，可它给凌然的感觉，还没有益源县医院给他的感觉好。 以中国的传统思想来看，一所建筑应当是阴阳相济的，只有数万人的涌动与欢呼，却没有一座太平间的清亮，很容易就飘了。 薛浩初却是如此的喜欢这座体育场，他呼吸着体育场内热烈的空气，望着绿茵茵的草地，感受着年轻的运动员们的肌肉收缩，心也随着体育场的广阔而膨胀。 他熟络的打量着四周，很快找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顺手就拉了凌然一把，笑道：“你看你看，那边就是咱们沪上羽毛球队的主力。” 凌然随着薛浩初的目光看过去，琢磨着道：“像是个健康人。” 薛浩初瞥他一眼，道：“人家本来就健康的，你别乱说话啊，运动员很忌讳这个的。” “健康的，你让我看什么？”凌然反问。 薛浩初哑口无言，好半天才道：“看运动员，不看健康的看什么。” “不是让我来给一个体育明星来做手术吗？他今天在吗？” “你先熟悉一下环境，休息两天。” “休息？”凌然有些不高兴的看看薛浩初，休息在哪里休息不好，难道还要专程跑到沪上来休息吗？ 不过，他并不与薛浩初争辩，就找了个场边的长凳，坐了下来，顺便整理着跟腱修补术的信息。 “真不要签名？不要我就自己去要了。”薛浩初乐呵呵的掏出一盒的扑克牌，在要签名方面，薛浩初已经相当有经验了。 凌然摇摇头，就坐在长凳上，活动着手指，思考起了问题。 “请问，你是明星吗？”一名小女孩，忽然大着胆子来到凌然面前。 而在远一点的位置，一名风韵犹存的少妇，笑着向这边招招手，很有礼貌和教养的样子。 薛浩初突然不想离开了，就捏着扑克牌站在那里，尽可能摆出一个帅的姿势。第204章 运动员们 吕文斌穿了双大红色的aj，在阜远体育场的塑胶跑道上缓缓的跑着。 aj是今年的新款，吕文斌昨天路过耐克的专卖店，一眼就相中了它。作为健身达人，吕文斌对于球鞋也是有着持续的爱好的，在云华的时候没有买，单纯的只是因为穷而已。 来沪之前，吕文斌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出差补贴，总数超过了五千元，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经营猪蹄卤菜的收入，吕文斌就大着胆子入内，买了双不打折的aj。 如今，踩着这双全价aj在跑道上，吕文斌只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 毕竟，大红色的球鞋啊，这么显眼的目标，这么帅的鞋，怎么可能有人不欣赏？ 塑胶跑道也非常的舒服。 踩上去就有国际范儿。 四周的空旷空间也很漂亮，分成三色的座椅，密密麻麻的好像树叶一般，招展着身体，仿佛永远都数不清数量的样子。 天空的颜色也很好看，是很正的雾霾的颜色，灰中带着一些蓝，蓝色还不是特别浅的蓝，而是有点深度的，让人带着些期盼的蓝。 纯粹的绝望的雾霾是不受欢迎的，人们会想方设法的逃出他的控制范围，就像是人们从失去了绿洲的沙漠逃走一样。 有生命力的霾一定是具有某些活力的特征的。 有深度的霾就像是最烈的瘟疫，看似有着席卷天下的气势，实则会特意留下些许的漏洞和补丁，让宿主不要一下子死绝，才好给它继续繁殖的机会。 就好像曾经发生于希腊的一次瘟疫，它是人类有史以来记录下来的最剧烈的一次瘟疫，使得满城的希腊人病死，最终，瘟疫也没有存活下来，以至于现代最终都不知道是什么病毒如此可怕。 吕文斌轻轻的呼吸。 吸入的是霾，吐出的是洁净的二氧化碳。 一名来自云华的年轻医生，抱着国际主义精神，面带快乐的吸着沪上的霾，看的周围散步的老头老太都频频侧目。 “你的脚步不对，尽量用脚掌的中间落地，对膝盖的冲击比较小。”耳边，有柔柔的声音传来。 吕文斌惊喜的转头，就见一名腰缠金丝边皮带的肌肉汉子，正与自己并驾齐驱，在稍外侧的跑道上，微微的渗着汗。 “谢……谢谢。”吕文斌讪讪的转头。 “你练多久了。”金丝皮带的肌肉男戳戳他的胳膊。 提起自己38的臂围，吕文斌瞬间来了聊天的兴趣，只是这位的语气实在是太柔美了，吕文斌于是摇摇头，道：“也就练了几年。” 看出吕文斌的品种不对，金丝皮带的肌肉男大喇喇的一笑，再拍拍吕文斌的肩膀，笑道：“肩还得练练。” “是呢。”吕文斌顿起知音感与挫败感。 金丝皮带肌肉男微微一笑，突然起步加速，就从右侧将吕文斌超了过去。 距离几个身位之后，他又微微转头回来，笑道：“鞋不错。” “谢谢。”吕文斌乐的嘴角都翘起来了。 这位大哥说话，实在是令人欢喜啊。 吕文斌踩着塑胶跑道的动作就更欢快了。 一口气跑了40多分钟，吕文斌算是结束了热身，直奔体育场后的健身房而去。 比起普通的体育场馆，如阜远这样的大型体育场，内部的设施都是相当完备，光是力量器械就能摆五六百平米的面积，架子上的杠铃饼比自动售卖机里的饼干还要多。 吕文斌拿着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身份卡入内，随手拎了两只哑铃，就站在全身镜前玩起了飞鸟。 一会儿，就陆陆续续有运动员身材的男女入内，吕文斌莫名的有些紧张，动作似乎也变形起来。 “背要夹紧。”一名高大的男人路过的时候，随手就拍了拍吕文斌的脊背。 吕文斌猛的一收动作，紧张的转头，又松了一口气：“多谢。” “你不是搞体育的吧。”高大的男人问。 吕文斌迟疑了一下，道：“我是医生。” “哪家的？”男人转头看向吕文斌。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吕文斌迟疑了两秒钟，说出了就在旁边的研究中心的名字。 “哎，你是院士家的。” 吕文斌愣了两秒钟，才明白过来，道：“算是吧……” “你看看我这个肩膀，是不是有点韧带拉伤了？还能不能练了。”高大的男子突然将自己的身体转过来，让到吕文斌面前。 吕文斌哭笑不得：“这里怎么看……” “你就做体格检查嘛。” “体格检查你都知道？” “我经常蹭检查的。”男人狡猾的一笑，道：“你们院士家的医生的技术最好了，我遇到了都要问一下的。” 常年健身的人，肌肉酸痛是经常的，找医生看看也属于正常，但是经常问就有点问题了。 吕文斌怀疑的看向对方。 “嘿，你看看，你们医生来健身房蹭训练可以，我们训练累了，蹭个看病就不行了？”男人振振有词，说的很有道理。 吕文斌忍不住笑出了声：“你们是运动员吧，没有自己的医生？” “队里的医生，开的药都是给牛吃的。”男人咧咧嘴，又道：“这样子，我给你看看飞鸟，你一会帮我检查检查？” “你都不知道我是不是看牛的医生……” “我看你挺合适的，再说，随便看看，还要怎么样。”男人说着就将吕文斌压回了长凳，看着他再次举起了哑铃。 吕文斌由此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第二天同样愉快。 到了第三天……吕文斌浑身酸痛的连饭都不想吃了。 凌然也是难得休息了两天，回到酒店，见吕文斌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心下一软，问：“你洗澡了没？” “立刻洗。”吕文斌瞬间反应过来，起身就往卫生间跑，一边跑一边嗷嗷的叫。 “一会准备好凝胶再喊我。”凌然说了一句，就回了自己房间。 几分钟后，洗的干干净净的吕文斌换了一声宽松的衣服，手里抓着酒精凝胶，快乐的呼唤了凌然。 “趴下吧。”凌然随手扯了一个白毛巾过来，酒精凝胶随意的在吕文斌脖子上一涂，再将白毛巾一搭，手放上了吕文斌的脖子。 在颈椎被推动的同时，吕文斌已是忍不住哼哼了起来。 “别叫啊。”凌然立即阻止了这厮。 “我……” “推完再说。” 吕文斌只好乖乖的等了两分钟，等凌然手松开，爽的大舒了一口气。 “你应该去健身房试试。”吕文斌忍不住道：“就您这个技术，那些健身房里练的腿疼背疼的大肌霸，都得叫您爸爸。” “我不想收干儿子。” “都是运动员来着，说不定有什么奇怪的病呢？” “恩？” “对他们做体格检查，应该和普通人不一样吧。” “恩？” “别的地方很难找到这么多运动员吧，都是国内一流的运动员了，要说的话，也是黄种人中的佼佼者了吧。” “恩？” “一定能检查出奇怪的病吧。” “好像也有道理。”凌然缓缓点头，想到能够丰富自己体格检查的非典型图库，凌然倒是觉得很有意思。第205章 我要做手术 凌然跟着吕文斌，在阜远体育馆里转悠了一圈，不时的能遇到打招呼的运动员。 吕文斌有些得意的向凌然介绍道：“都是我在健身房里认识的，在体育馆里健身的，都是常住户，有的人是一天三练，不停的吃不停的练，厉害的不得了。” “你也算是常住户了。”凌然听的笑了起来。 他在读大学之前都没有去过健身房，进入医学院以后，每周的运动量也就是体育课和跑步罢了，全凭年轻和基因好，才能一直维持较好的体型。 看着四周走路都恨不得蹦起来的运动员们，凌然倒是有些想要运动的欲望，遂道：“我们也去跑道去跑跑步好了。” 吕文斌“咦”的一声：“不去健身房吗？健身房里也有跑步机的。” “先踩一下他们的塑胶跑道。”凌然说着就下了楼，顺着跑道，慢悠悠的跑了起来。 他向来不喜欢短跑，相比之下，匀速的长跑倒是不让凌然讨厌，在此过程中，他常常能够获得灵感，清理思维。 吕文斌只好跟着凌然跑步。 他是常年健身的，虽然在练肌肉的那段时间经常拒绝有氧运动，此时却无所谓，而且他的身高体健，还跑的极快，轻轻松松就超过了凌然，竟是莫名的感觉到了爽快。 “凌医生，我们跑的快一点？”吕文斌忍不住试探了一句，心里简直像是三九寒冬进了焚化炉一样爽。 “你自己跑。”凌然不为所动。 吕文斌踩着AJ，真是有想要飞起来的冲动…… 他正要答应一声，加快速度，身后却是传来了声音：“你可以用脚掌中间落地。” 吕文斌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一个带着金丝皮带的肌肉大汉的形象，他猛的转头，就见……一名身材前凸后翘的小姐姐，穿着运动背心，脸颊红通通的看着凌然。 “妈蛋。”吕文斌还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这种事天天都在发生来着。 最让他难过的是，为什么金丝皮带的肌肉大汉不在了，他难道就不喜欢凌然这种的？ 凌然跑了三圈一千多米后，慢慢的停了下来，粗粗的喘了喘气，身边立即有毛巾和矿泉水递过来。 “喝我的。”第一位跟着凌然跑的运动员小姐姐从水箱里取了一个自己的杯子，道：“还没用过的，里面有恢复用的氨基酸。” “不用了，我没做多少运动，不用恢复。”凌然微笑摇头。 “好吧。我叫惠漫山，是游泳队的，你不是运动员吧。”穿着运动背心的运动员小姐姐大大方方的收起了杯子。 凌然喘着气道：“我是来隔壁研究中心进修的，凌然。” “我是练长跑的……” “我是自行车队的……” “我是跳高的……” 刚才一起跑圈的几名运动员小姐姐纷纷与凌然握手。 惠漫山紧接着问：“凌然你是医生喽？能不能帮我看看……” 这个流程吕文斌都是熟悉的，他默默的从兜里掏出酒精凝胶，放在旁边准备好，接着，又去体育馆里面找了一堆白毛巾出来。毛巾都是他昨天问好的，原本只提供给少数有牌子的运动员们，但在健身房里，有的大肌霸是非常有面的存在，一个电话打过来，体育馆的工作人员就笑容满面的送了东西过来。 等吕文斌推着四轮框车，运了满满一车的白毛巾过来的时候，果然已经听到了女生的呻吟声。 再走近一些，就见凌然在跑道旁的长凳上，摆开阵势，用运动员们自带的白毛巾，玩起了推拿。 至少看起来很像是玩的样子，因为运动员们普遍肌肉密度高，凌然必须摆出很大的幅度的动作，才能推拿到合适的位置，累并不会更累，只是使用的身体部位就不太一样了。例如凌然在养老院里做推拿的时候，多用手指，给运动员们，就可以用手肘、拳头等等了。 一群女运动员被推的喵喵叫，吕文斌在旁递毛巾，只是一个劲的苦笑。 他原本是想请凌然去健身房玩的，哪里想到人家在运动场里就开始了。 而且，凌然不光是做推拿，还顺便给每名运动员做脚部跟腱的检查。 虽然也是透着热汗的女运动员，但是想一想的话，总归是比透着热汗的大肌霸要好。 “吕文斌。”凌然从脑袋开始，给一名女运动员做了跟腱的检查后，道：“你再去找个笔记本，做个记录。” “用手机行吗？” “可以，你记录一下，韧带损伤，劳损……”凌然凑近吕文斌，声音是越来越小，以至于旁边的女运动员都听不到。 比起手部来说，凌然所掌握的技能中，手部比足部要多3000次的解剖经验。 事实上，凌然现在的手部解剖经验，算3500次都不成问题，但他的足部解剖经验是相当贫瘠的。 体格检查并不能取代解剖经验，但在目前的环境下，多一次经验就是多一次经验。 更进一步来说，运动员的肌肉组织和韧带结构，与普通人相比都有一定的差别了，有此机会，凌然是很乐意了解一下的。 运动员小姐姐们也很乐意给凌然了解。 在阜远体育场内训练的运动员，年龄普遍偏小，30岁往上的只在少数几个项目中出现，大家正处于爱玩爱闹的年纪，不长时间，就将凌然给围住了。 凌然身处目光聚集之处，依旧是不急不躁的做事。 他回研究中心也没什么事干，还不如在体育场里玩。 “挫伤。” “局部肿胀，很轻微。” “肌腱损伤……” 凌然触诊得到答案，让吕文斌记下来，并转述给被诊者。 大部分运动员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知道的，但总有些人是没有注意到的，有在乎的，就可以到研究中心来复诊。 凌然则是不断的熟悉足部跟腱的状况，尤其是感觉运动员的身体状态。 长期训练的运动员，在许多体检指标上都与普通人不同，更不要说是肌肉组织的状态了。 凌然手握着一位运动员小姐姐的足跟，脑海中想象着跟腱修补术的步骤，手指缓缓的划了过去。 “吕医生。”凌然忽然喊了一声，不等吕文斌回应，就道：“你找研究中心的人问问，问他们明天有什么安排，如果还是没手术参与的话，我就要回去了。” “啊？回去云华？”吕文斌讶然。 “当然。” “别啊，凌医生。”吕文斌傻眼了：“咱们是来进修的，就算没事做，进修的资历都拿到了，现在回去……” “我要进修的资历做什么？”凌然瞅了吕文斌一眼，道：“我已经几天没做手术了，呆不住了。” 凌然说的如此直白，竟让吕文斌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吕文斌转念一想，霍从军原本就担心凌然被祝同益拐走，那凌然回转云华，霍从军肯定是举双脚欢迎，而在祝同益这边，不管他们内部有什么幺蛾子，都不应该放着凌然不给手术玩——吕文斌想到此处悚然一惊：我怎么了，我的思维模式怎么变成这样了，不做手术是很幸福的好吧，哪里算是幺蛾子啊…… “好吧，我去问问他们。”吕文斌默默点头。 “就现在打电话好了。”凌然做了一阵子的体格检查，想要做手术的欲望都要压不住了。 吕文斌完全能够体会到凌然的心情，这就好像他在网上看鞋，越看越想买，手里要是有钱的话，那真是分分钟就要下单的。 凌然现在手里有脚，他心里想着手术刀——总感觉有些奇怪。 吕文斌皱皱眉，掏出手机，转身打给了薛浩初。第206章 真诚的笑容 与吕文斌通过电话之后，薛浩初懵逼了很久。 薛浩初不能算是一名完整的医生，单就对医院的生活的了解，薛浩初可能还比不上普通的住院医。毕竟，他是不从医院里拿薪水的，也不会在医院里工作，更感受不到医院里值班的痛苦，医患关系等等令普通医生头疼无比的事儿，对薛浩初总是隔着一层。 但是，薛浩初自觉对医院也是有相当的了解的，他身为院士的博士生，每年都要去不少的医院，还要帮老师处理很多医院的事务，等于是大秘的角色，可以说，他认识的医院院长，可能比大部分医院的主任和副主任认识的都要多。 薛浩初从自己角度来考虑，觉得安排凌然休息多日，是非常完美的设置，而且是对凌然的示好。 然而，打破他的脑袋，他都想象不到，凌然竟然会因为没有手术做，而威胁要回云华。 当然，吕文斌的语气是温和的，语义是委婉的，但是，薛浩初以博士生的尊严保证，他听得出来威胁的味道。 手抓着电话，薛浩初思考了好半天，才重新打开微信，一口气发了好几个消息出去。 他不敢打扰老师，所以只能自己解决问题，忙忙碌碌了十几分钟，薛浩初也坐不住了，草草的将手边的事务处理一番，就去找人商议。 明星医生会对医院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体育明星或者娱乐明星亦然。 找外来的医生，为祝同益院士的指导手术主刀，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内部是有争议的。 这也是最近几天，研究中心邀请凌然工作的原因之一。 薛浩初也不确定，什么时候让凌然接触病人比较好。 踏踏踏踏。 薛浩初的硬底皮鞋，在医院的走廊中发出清晰的坚实的声响，正如薛浩初的人生履历一样。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面积不小，赶得上较小的三甲医院。不过，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床位数却比三级医院少多了，这就让研究中心显的颇为空旷，乍看上去，很有点日剧里的日本大医院风格。 事实上，祝同益当初请人设计建筑的时候，也确实是奔着日本医院而去的。祝同益读书进修的年纪，能够学习的发达国家，主要就是日本了。美国的医院更先进，但美国的医疗模式、医疗成本和医疗价格是中国无力承受的，对于医生们来说，去美国进修直到现在都是非常昂贵的选择。 薛浩初最喜欢的就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宽敞，习惯了这里之后，他就很难再适应三甲医院的拥挤和繁忙了。 可惜，像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这样的研究中心，在国内是少之又少。 “曲医生。”薛浩初来到特需门诊，敲了敲门就进入了。 足有五六十平米的医生办公室与诊疗室一体，四十许的曲医生身材瘦削，两眼有神，鼻梁挺直，秃，十指关节细长白嫩。只见他手持一只kindle，正念念有词的阅读着，见只是薛浩初进来，就笑眯眯的点点头，道：“主任回来了吗？” 祝同益是院士，也是研究中心的主任，曲医生向来是喜欢用第二个称呼的。 薛浩初摇摇头，道：“今天不是因为主任来找你的，你还记得主任带回来的云华医院的凌医生吧？” “那么可笑的事情想忘也忘不了啊，带个实习生回来让他做手术？”曲医生说话的时候面带笑容。他本人就是一名外科医生，虽然也是面向科研的时间多于临床，也经常接待来自各地的外科医生，但是，请到实习生层面的，这是第一次。 薛浩初却是见过凌然手术，笑笑道：“曲医生有没有看我们带回来的视频？” “扫了两眼，没什么意思。”曲医生脸色微变，放下了kindle，道：“他现在又要怎么样？” 薛浩初抬抬眉毛，又低了下来，道：“凌医生想参与手术。” “给刘威晨的手术？不可能的，我是他的主管医生，刘威晨的手术方案现在都没有确定……” “老师已经确定了。” “主任确定的方案，根本没办法执行。刘威晨需要的不是普通的跟腱修补术，他还需要用跟腱跑100米和200米的，现在的缝合方案，要么是针对普通人的，要么徒增复杂，平白增加风险，我是不会同意的。” “老师认为凌然可以执行手术，你不试试看怎么知道？”薛浩初其实不想为凌然说话，但在他的位置上，他是不得不说的。 曲医生哼哼了两声，又摇摇头，道：“你如果说的是视频里的技术，我承认是不错，但那是手部的手术吧，凌然做过足部手术吗？没有吧。” 薛浩初露出了微笑：“你看过凌然的手术记录了。” 曲医生不情不愿的“恩”了一声。 “你看过了，应该看得到他的成功率吧。断指再植是显微手术领域的尖端了，做足部手术，只会更简单的。”薛浩初给祝同益院士当大秘，经常要沟通上下，很能拿捏的到医生们的软肋。 曲医生沉默不语。足部手术比手部手术简单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足大而手小，这在显微手术中是决定性的。另一方面，足部的功能性是比不过手部的，换言之，足部手术的冗余空间就要更大一些。 如果换一名40岁的壮年医生，曲医生此时至少是不会强烈反对，哪怕对方没有做过足部手术，也不是不可练习的。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是显微外科专精的医生，也不可能只做过手部手术，而没有做过足部手术的。 “曲医生，您看这样如何，我们先把凌然喊过来，你带着他做两台手术，咱们再继续讨论？”薛浩初状似提出了一个中肯的建议。 曲医生想了又想，勉强的点了点头。 薛浩初内心大喜，表面平静的告辞离开。 再走回走廊的时候，薛浩初脸上忍不住挂上了微笑。他是知道曲医生的性格的，如果直接说要让凌然尝试的话，此事十有八九会黄掉，只有通过曲线的方式，才能让曲医生同意。 “任你九曲十八弯啊，还不是……”薛浩初念叨着念叨着，想不到词了，干脆就哼起了歌儿。 …… 第二天。 薛浩初专程去将凌然接进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怎么说都是院士确定的人选，不管是薛浩初还是曲医生，都没有资格断然否定。 大家都以外科医生的角度来分析，自然是做一场手术最为直接。 曲医生是希望凌然知难而退的，薛浩初……他只是自以为自己是外科医生而已。 至于凌然，他刚刚拿到了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如果是在云医的话，早都找霍主任弄到了病人。 但在沪上，凌然就只能入乡随俗了。 曲医生也没有要卡凌然的意思，随手丢出几十个病例给凌然，就道：“你看想做哪个病例，就做哪个……” 曲医生也是想要展现出全国有数的运动专科医院的风范来。 如曲医生所愿，凌然也确实是小小的被震到了。 在云医的急诊科，凌然虽然可以通过霍主任，从多个病例中筛选可做的病例，但多个病例的单位通常是数个，或者十数个，很少有超过20份30份的。 而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曲医生随手拿出来的病历都有数十个，而凌然分明看到，他的文件柜里，还有更多的病历塞在那里。 “这些都可以做？”凌然指指手里的病历，再指指曲医生的文件柜。 曲医生没好气的道：“能做的都想办法做掉了，不能做的，你有什么办法？” 凌然也不确定自己有什么办法，他向来也不是个喜欢吹嘘的人。 在凌然人生的大部分的时间，一名男同学或者一名男性看到他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吹嘘自己。 而对于凌然本人来说，吹嘘只是浪费时间的流程罢了。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病历好了。”凌然从最上面，找了一个最简单最普通最典型的跟腱断裂的病历出来。 曲医生表情稍霁，心想：算你懂事。 按照他的想法，最多就是让这个年轻人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里混一段时间，然后拿个进修的证书回家就好。 如果决定权在自己手里，曲医生甚至连进修证书都不想拿给凌然。 但不管怎么说，凌然选了一个简单的典型病例，曲医生也乐得轻松，表面上就不再追究，笑笑道：“你准备一下，最迟明天下午，我们做手术。” 内心里，曲医生想的是：这就是你在研究中心做的最后一个手术了。 凌然也知道病人是要术前准备的，点点头应了下来。对他来说，尝试性的做跟腱手术，还是需要熟悉一下的。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究竟是何种效果，凌然需要实际的手术才能体会。 薛浩初看着两人涌起的真诚笑容，突然有些不寒而栗。 因为薛浩初知道，两个人都是真诚的，而只有一个真诚的笑容，能笑到最后。第207章 看我投 “凌……凌医生啊，我不知道你们云华医院是怎么操作的，在我们研究中心，跟腱修补的最低目标都是优，只得到良的话，就等于是不合格的。”曲医生见到凌然的时候，就喋喋不休的说了起来： “我们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医生前来进修，大家带着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医院的操作习惯，我们呢，不管你们是怎么形容这些操作习惯的，我们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就要最标准的操作模式，要求手术操作经得起推敲，尤其是不要带进来你们的那些与众不同的习惯来，更不要在手术过程中解释给我听……” “我一向秉承的理念啊，是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做手术也是一样，你的能力到了，你自然就会是主刀了，你的能力不够，你要是干扰我主刀的操作，我随时有可能将你换下去，到时候，你不要再多说话，也不要觉得我是在针对你，咱们就事论事的操作……” 术前分析的讨论会上，有曲医生、薛浩初、凌然、吕文斌和一名住院医参加，相较于相同水平的手术来说，这个术前讨论的参与人员是相当充足了。 但在整场讨论会上，不停说话的始终是曲医生，而且说的都与手术的具体内容无关。 薛浩初不止一次奇怪的看向凌然，就算同为研究中心的同事，薛浩初都有些受不了曲医生的啰嗦了。 凌然只是看着各种影像片子，并不吭声。 好容易熬到了结束，曲医生稍显怀疑并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薛浩初特意逗留在后面，等曲医生稍微走远了一些，道：“凌医生，你怎么不说话？” “没有可以说的。”凌然回答道。 薛浩初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凌然，再对旁边的吕文斌道：“没看出来，你们家的凌医生，还是个唾面自干的人。” 吕文斌呵呵的笑两声，道：“凌医生多半是赞成姓曲的话的。” “什么意思？” “曲医生的观点，就是采用标准操作方法，要求优以上的成果，随时换人……我都赞成的。”凌然抬头看看薛浩初，道：“很中肯的意见。” “很……中肯？”薛浩初完全就是理解不能了，他看看吕文斌，再看看凌然，不相信他们两人没看出来曲医生的刻意刁难。 但是，身为研究中心的一员，薛浩初也没道理现在揭穿曲医生。 “总而言之，凌医生你也不用太担心，曲医生说什么都只能作为参考，等老师回来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凌然点点头，“恩”了一声，又道：“不管你们内部的机制是什么样的，我要做手术的，如果在研究中心做不到手术，我就回去了。” 薛浩初愣了一下，转瞬郁闷了，这不是又把自己夹在了中间，两边烤吗？ 薛浩初瞅着凌然的脸色，觉得他也不像是咋呼，心情就更不好了。说到底，他也就是祝同益院士的学生，凌然不会听他的，曲医生也不会听他的，但手术又得做下去。 “大家先休息一下，都冷静一下，先顺顺利利的将第一台手术做下来。”薛浩初只好用劝说的语气，再说一遍美好的祝愿。 凌然和吕文斌都没有什么表示，自去准备了。 …… 手术时间，曲医生提前20分钟到达手术室，认认真真的将所有东西都给检查了一遍。 他表面上对这台手术不屑一顾，说它是“最简单的典型手术”，但是，为了能将自己说的话圆起来，曲医生反而更加的小心了。 正常时间，主刀能提前10分钟来手术室就不错了，看着麻醉医生麻人，看着器械护士数数，看着小住院医核对，才是主刀最常做的事。 曲医生提前20分钟过来，并亲力亲为，就是想要好好的杀一下凌然的威风。 对于好不容易才落到自己手里的体育明星，曲医生用心之余，更想要自己做手术，奈何他自己设计的手术方案，总是不能通过祝同益的审核，以至于体育明星刘威晨的跟腱修复拖了一天又一天，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再拖下去的时候。 理智上，曲医生知道自己是得放手了，但在情感上，曲医生是真的舍不得。 别看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有院士坐镇，牛的不行，可是有体育明星来的时候，研究中心上上下下都是如临大敌的，给体育明星做手术，也可以看做是医生的成名战，医院扩大招牌的最佳选择。 归根结底，现代医学是建立在大众医疗的基础之上的，就算是高端医疗，依然是期望着给很多人做高端医疗，而不是只针对少数几个人。 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一所医疗机构都将吸引人流视为极重要的工作。 就算是人满为患的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上层领导依旧是想要维持自己人满为患的状态的，当然，若是能够得到筛选过的高价或特质病人，那就更好了。 曲医生要是能亲手完成体育明星刘威晨的手术，并得到一个较好的结果，那就是一战成名的结果，以后肯定会有源源不断的相似病人找上门来。 作为一名四十多岁，秃，刚刚打下了医学积累的外科医生，曲医生愿意做一辈子的跟腱修补术，如果能成为该行业的权威的话。 凌然换了洗手服，提前7分钟抵达手术室。 曲医生轻轻一哼，道：“按时啊。” 凌然抬头看了眼挂钟，没有吭声。 “我们今天做的是跟腱修补术，病人女性，38岁，闭合性跟腱断裂，辅助检查提示，跟腱连续性中断，我们先做手术探查，再决定按照哪个方案来进行……”曲医生说的极其详细，完美的符合他的标准说。 在手术室里，会这么说话的医生是非常少的。 凌然却很适应，他喜欢这种说清楚的风格。 “刀。”曲医生让手底下的二助住院医，给做了消毒，就伸手要刀，截至目前，他对凌然的态度还算是满意的。 虽然是个年轻人，头发也浓密，但态度端正，在曲医生看来，也就不是太糟糕的家伙了。 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曲医生就不再特别的针对凌然了，熟练的划开病人的皮肤，开始做起了手术。 “拉开……” “组织钳。” 曲医生与凌然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说话。 器械护士立即将组织钳拍入了凌然手里。 “纱布。”凌然又喊了一句，再用纱布护着皮肤，用组织钳夹起来，扯开了空间。 无可挑剔的动作，虽然曲医生没有喊出来具体的要求，但他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 而在曲医生多年的外科生涯中，能够和自己配合的如此娴熟的医生，真没有几个。 曲医生一言不发的低下头，有些奇怪，心情则介于爽与不爽之间。 凌然神色不变，继续做着自己的事。 如果现在有益源县医院骨二科的医生们在场，或许能立即喊出凌然的招数：大投喂术！第208章 喂到撑 “理线。” 曲医生的话没说出来，凌然就将线头卷好放在了旁边。 “润一下。” 曲医生话音刚落，就见凌然已经将盐水要过来了。 “抽……吸……” 曲医生话说一半，凌然已经抽了起来。 曲医生才切开皮肤，处理好了皮下组织，再对腱系膜、小静隐脉、腓肠神经等等做出保护，就感觉到浑身别扭……别扭的舒畅，身体舒畅而心情别扭。 仔细回想一下，他老曲从开始手术到现在，还没有骂过人呢。 手术做的太顺利了，顺利的曲医生都想不到要骂人的。 基本上，曲医生是刚刚想到了什么，还没提出要求，凌然就已经给做好了。 这样的手术，可以说是舒服的极限了。 身为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曲医生甚至从未想过，做手术能舒服到这个程度。 简直就像是要夹菜的时候，就有人将自己想吃的菜，送到了嘴边。 但是，手术做的舒服归舒服，曲医生的心，却是不快乐的。 他追求的，才不是什么舒服的手术呢。 他追求的，是有难度的，然后被自己一点点征服的，富有成就感的手术。 今年才四十几岁的曲医生，秃，而有追求，他与王海洋是不同的。 王海洋年老体衰，最喜欢的就是被投喂。王海洋可以一直做手术，一直被投喂而乐此不疲。 曲医生期待的至少是有点嚼劲的手术。 在今天的手术中，他甚至期待着看到凌然犯一点小错。 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权威，就是建立在错误之上的。 在手术室里，资历从来都不是核心的考量因素。或许大主任的资历和身份，会让大家稍稍有所顾忌，但在大主任之外，任何医生想骂人了，都得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下级医生犯错了，就是上级医生骂人和撒气的好机会。 下级医生若是整场手术一个错误都没有？那就说明，上级医生的权威是不存在的，或许，两人已经是并驾齐驱，甚至逆转的技术了。 若是没有了技术差距，没有了对术式，对手术室的掌控，那上级医生的上级能体现在哪里呢？ 总不能是蛮横无理吧。 外科医生虽然暴躁，但蛮横的几乎是没有的。 曲医生抬头望了凌然一眼，口中道：“要缝合了。” “好。”凌然的眼睛没有离开双人显微镜的镜头，手抓着镊子，摆出一个随时可以去捏跟腱的架势。 曲医生看着就皱起了眉头，的确，他接下来的一步是要对跟腱做缝合，而且计划采用加强缝合的方式，所以需要助手将略显萎缩的跟腱给捏出来。 曲医生肯定，自己只要开始动手，凌然就会开始捏跟腱，因为加强缝合的步骤就是如此。 那么，不用加强缝合？ 曲医生脑海中闪过一丝念头，瞬间就给否决了。 虽然他也确实是可以用其他的缝合方式来缝合跟腱，但是，术中临时改变计划，是需要有一系列的改变的，曲医生更担心自己因此而发生混乱。 跟腱修补术的路径有多种，要用语言描述的话，都不会太复杂，但要执行出来，而且是在不确定的活人身上执行出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用做题来形容的话，就好像一道奥赛的数学题有四种解法，但不管老师讲几次，大部分人都只能掌握一种或两种解法。 曲医生原本就掌握了两种跟腱修补术，单纯端端修补术和加强修补术，后者已经是前者的复杂形势了，让曲医生临时更换更困难的术式…… 他的心理还没有脆弱到这种程度。 “把跟腱扯出来吧。”曲医生心里叹了口气，然后看着凌然一秒钟就将跟腱给抓了出来。 曲医生的眼角抽抽两下，一声不吭的开始缝合。 他用的是改良kessler法，也就是云医手外科的医生们最常采用的肌腱缝合法。 跟腱同样是肌腱，它是人体最粗壮的肌腱，因此，就采用较为普通的肌腱缝合法，已经足以胜任了。反而是凌然熟悉的tang法缝合，在这种超粗超硬的肌腱上，发挥不出什么优势来。 凌然默默的看着曲医生的操作，根据他的速度和进程，实时的给予辅助。 他现在掌握着完美级的跟腱缝合法，自然是完美的覆盖了改良kessler法，事实上，像是这种基础型的肌腱缝合法，也用不着等着系统发货，自己随手练练就能入门。 现在不用实际操作，那就更容易了。 一助的压力和责任原本就大大的弱于主刀，凌然有的是时间观察和了解曲医生的操作习惯，思考他的操作目的，整理他的操作顺序。 而在正常的医生组合中，一助原本还在汗流浃背的学习中，能跟得上主刀的节奏就不错了，哪里来得及去预测主刀的工作。 曲医生没有抬头去看凌然，但他能够感觉到凌然的那股闲适的气息。 轻松。 写意。 游刃有余。 对于一名主刀医生来说，不能充分的利用一助，简直就是一种罪恶。 “肌腱剥离器。”曲医生从器械护士手里将之拿到，问：“凌然，你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吗？” “游离拓肌腱。”凌然回答的简略而有力。 “恩。会用吗？”曲医生问了一句。 “会。” “你来做。”曲医生不想一个人拼命，还让凌然看笑话了。 身为主刀的反客为主的法子，就是让一助来做手术，如果一助做的不好，那就可以顺利的开骂，并收回权利。 如果做的好……做的好也是应该的，表扬或者不表扬，主刀都在那里…… 凌然伸手拿过肌腱剥离器，就在曲医生期待的眼神中，咔咔两下，将拓肌腱给分了出来，接着一阵狂操作，在拓肌腱的近端，将之给截断，又放入了湿纱布中进行保存。 这么一通操作，就是看外科书都要看四五页，凌然却是几分钟内就给搞定了。 “4/0的尼龙。”凌然从小护士手里拿了线，就开始缝合跟腱残端的腱束。 采用4/0的间断缝合法，将残端的马尾一样的腱束梳理清楚，肌腱剥离的全套工作就完成了。 凌然将器械丢到盘子里，再看向曲医生。 “恩……做的不错。”曲医生沉默了几秒钟，伸手道：“二号线。” 器械护士将装了2号线的持针器拍给了曲医生。 曲医生开始正式的缝合，目的是将远端的拓肌腱，缝合到断裂的跟腱处，最后还要将马尾一样的腱束铺过来，形成一个光滑的膜面…… 对于曲医生来说，这是一个相对熟悉的操作过程，也没有太多的花哨可言，就是老老实实的将每一个阵脚都缝合好，从而保证患者的跟腱的强度。 对于凌然来说，这也是一个很熟悉的操作过程了。 医学投喂术已然开启，做这种标准操作，更是一塞一个准。 十几分钟后，曲医生就吃撑了。 然而，他还不能贸贸然的停下来，手术方案在中间阶段还可以有所变化，到了现在，就没有更改的余地了。至少以曲医生的能力，他是无可更改的。 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凌然对于曲医生的操作判断，更加的及时了。 给曲医生的感觉，就是自己拼命的在跑马拉松，凌然始终跑在自己前面，还不停的递水递面包过来。 曲医生好歹也是能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里坐稳位置的人，怎么能受这样的嗟来之食…… 他加速缝合…… 他减速缝合…… 他正序操作，他逆序操作…… 慢慢的，曲医生也就熟悉了凌然的投喂。 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当手术的每一个步骤都有人为你做好前序准备，处理后续，而且关注到细节的时候，主刀的医生渐渐的就会喜欢上这种感觉。 曲医生拼命的缝，拼命的缝，以超快的速度，完成了跟腱的缝合。 接着，他又要了3/0的可吸收线，自己做了缝皮。 凌然一言不发的给他做一助，不争不抢，规规矩矩，就像是曲医生要求的那样，一切按照标准来做。 最后一针缝毕，曲医生丢下了持针钳，望着创口处的细线，久久不语。 他的内心中，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感觉自己的技术升华了，感觉自己的技术变强了，感觉自己的技术由量变产生质变了。 但是，理智又将曲医生拉到了另一边。 矛盾的心理，令曲医生的表情阴晴不定。 “就这样吧。”不知过了多久，曲医生转身踩开了手术室的门。 “小心。”正要进门的薛浩初匆匆而来，正好与曲医生撞到了一起。 曲医生只皱皱眉，就转身走了。 薛浩初再看里面的凌然和住院医，以及其他几名护士，给出一个亲切的笑容，再转向凌然，道：“凌医生，刚才的手术录了视频，我发了一份给祝院士，一份到你的邮箱。”第209章 做主刀 翌日。 凌然早起沿着体育场的塑胶跑道晨跑。 他原本并没有晨跑的习惯，却是阜远体育馆令凌然产生了些许的兴趣。 阜远体育馆是标准的田径场馆，椭圆形的塑胶跑道平直而均匀，中间的场地错落有致，划线整洁清晰，基本符合凌然的审美观。 晨跑本身也带给了凌然不错的感受，采用最简单的三步一呼三步一吸的策略，使得凌然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匀速跑，而匀速跑，是凌然感觉最爽的地方。 不要什么爆发，或者累死累活的耐力跑，就是安静的迈步，安静的收腿，安静的跑步，直到跑不动为止。 当然，说是安静，并不准确。 身边总是少不了一同跑步的女生和男生，很多人都能做到边跑步边聊天，或者边聊天边聊骚。 第四圈跑过，凌然流着汗停了下来，几名同跑的女生也停了下来，更多的女生笑着向凌然摆摆手，继续跑步，对于常年锻炼的人来说，四圈仅仅只是开胃菜。 凌然轻轻的喘气，一口气喝掉了半瓶水，再想去接的时候，又有一拼矿泉水给递了过来。 “哦，多谢。”凌然认出对面的惠漫山，点头微笑，并接了水过来，放在身边，很有点宠辱不惊的意思。 当然，获得女生赠送的水的次数如果计数的话，凌然这边的计数器得溢出了。 惠漫山见凌然认出了自己，极为高兴。 惠漫山从来没有在现实中，见过凌然这么帅的男人。偏偏年龄也与自己相仿。惠漫山之前回到家里，晚上做梦的时候都会梦到凌然，所以才会特意再到阜远体育馆来锻炼。否则，算日程的话，她今天本该是去游泳馆的。 想到此处，惠漫山心里一动，道：“凌然，你会游泳吗？游泳其实比跑步的锻炼效果还要好。” 惠漫山说着，自信的挺胸抬头。 游泳是最有利于塑形的运动了，游泳运动员更是要挑选身材较高，手长脚长的类型。惠漫山练习游泳好几年了，身材纤长而挺拔。在游泳队的时候，她一直说自己只想好好训练，不想太早谈恋爱。 现在，惠漫山非常清晰的看到了自己的内心：游泳队的队员长的太……普通了。 凌然又拧开了一瓶水，小口的补充着水分，道：“我会蛙泳……不过，很少游泳。” 惠漫山急忙问：“为什么？你不喜欢游泳？” “是不喜欢游泳池。”凌然回答的很郑重。 虽然从理智上来讲，他知道游泳池消毒到位的情况下，洁净程度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的，但是，人的心理并不总是那么理智的。 惠漫山遗憾至极：“为什么会不喜欢游泳池？” “现在的游泳池那么脏，听说还有人在游泳池里怀孕了呢。”又一名女生找到了机会，说话都带着攻击性。 惠漫山不屑的瞅了对方一眼：“这样的谣言你都信。” “反正，游泳池是够脏的……”说话的女生长的白白净净的，尖下巴又大眼睛，不知精心化妆了多久，想到要见水，心情就高兴不起来。 惠漫山却是很认真的想了一下，道：“我们可以约周一啊，周一的游泳池会换水的。” 她这么一说，不等凌然有什么反应，旁边的几个女孩子都紧张起来。 凌然遗憾的摇摇头：“我周一应该会有手术要做的。” “咦，你是医生吗？外科医生？”一名女生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凌然，听他说自己是医生，整个人都要闪亮起来了。 凌然点头，道：“我来这边进修。” “进修？就是之后要回去？” “当然。” “那你原本是哪个医院的？” “云华医院。” 问话的女生立即松了一口气：“云华也是很漂亮的大城市呢。我也挺喜欢云华的。” “沪上太拥挤了。” “人多车多的，都呆腻了。” “其实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略显吵杂，但凌然却是有些习惯了。 他是个喜欢安静或清静的人，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说不定就是因为身边总是有人说话而导致的。每当这种时候，凌然也就只能听之任之，想想自己的事了。 凌然坐在体育场旁的长椅上，细细的回味着昨日的手术。 跟腱修补术与手指的肌腱修补相似又不同。 两者相似的地方，在于都是肌腱修补，步骤不同而本质相同。 不同之处，在于手指的肌腱相对于跟腱的肌腱要细小的多。 细小的肌腱又细小的难度，在显微镜下做手术的时候，这种缝针都怕叠起来的宽度，非得长期的练习才能操作。 跟腱修补术就没有那么细致的讲究了，要想缝上它，方法办法多的是，就是不用显微镜，纯肉眼缝合，其实都能做到。 跟腱修补术的核心困难在于使用强度大，怕断裂。 跟腱是人体受力最大的肌腱，尤其是在绷紧了脚部来跑步的时候。 昨天的女人就是久不运动之下的剧烈运动，导致了肌腱断裂，初时还以为是扭了脚，实际上，远比那要严重的多。 当然，也不是特别的严重。 尤其是对普通人来说，跟腱修补之后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只要能遵守医嘱，大部分情况下都能正常生活，缝合效果比屈肌腱缝合要好的多。 不过，对于运动员来说，情况就变的严重起来了。 运动员要求的可不是正常生活。 越是厉害的运动员，他对身体的使用就越趋向于极限。当普通人剧烈运动的时候，都有可能挣断跟腱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剧烈运动，对于跟腱的负担就更大了。 也就是现代运动医学发展至今，付出了极大的研究成本的情况下，才有了对运动员跟腱修补的基础。 凌然倒是对此挑战颇感兴趣。 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用于普通人的跟腱缝合，那是绰绰有余，用于运动员的跟腱缝合的话……如果对方不挑战极限，那肯定也是够用的，但是，那可能吗？ 凌然一边想一边喝水，很快将水都喝空了。 他谢绝了其他小姐姐送的矿泉水，起身跳了跳，又沿着跑道，轻轻的跑了起来。 凌然感受着自己的跟腱的发力，并在心里思忖起了跟腱修补的方案，并模拟着手术流程。 “大王叫我来巡山……” 凌然的手机铃声，狂嘶的喊了起来。 “凌医生，祝院士回来了，您什么时候能过来，咱们再选个方案。”薛浩初说着，又道：“您主刀可以吗？” “30分钟……唔，40分钟后到。”凌然没有立即停下来，挂掉电话又继续埋头跑了一圈，才慢慢的踱回研究中心。第210章 顺毛驴 凌然洗了澡换了衣服之后，再慢悠悠的到研究中心，时间刚刚好。 同样收到消息的吕文斌激动的不行，穿着T恤就来了，搓着手等在门口，对凌然笑道：“凌医生，听说你可以做主刀了？” “薛浩初是这么说。”凌然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吕文斌啪的一巴掌打在自己大腿上，笑道：“太好了，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凌然瞄了吕文斌一眼：“咱们什么时候苦了？” “从云华到沪上，千里迢迢。中间还要蒙受不知名医生的刁难，酒店里连个烧水的灶都没有，我家里的老汤好几天没煮了，云医那边听说把我煮的毛豆都给吃完了……”吕文斌念叨着，似乎真的是好苦的样子。 凌然呵呵一笑，继续往里走。 吕文斌又赶忙道：“凌医生，我出来的急了，您帮我拿个衣服呗。” “恩？” “白大褂，您帮我跟护士站借一个呗。” “你为什么不借？” “我借他们不给啊，说没有合适我尺码的，说现在没有合适的白大褂，让我跟科室里去领……” 凌然摆摆手，懒得听吕文斌的抱怨，一边走一边看看两边，路过某个办公室的时候，就探头问：“你好，你们有剩下的白大褂吗？” 医院里的科室，或者说任何单位，都有源源不断的多余的白大褂的供应。 有的科室是放在走廊里随人取用的，有的科室细致一些，就会将白大褂放起来，但总的来说，白大褂在医院的获取难度，是低于水笔的。 听到凌然的声音的医生，有转头过来的，立即认出了凌然。 “那……有！”一名女医生抢着道：“您是凌医生吧，云医来的外科医生。” “是我。”凌然微笑，又道：“我的同事没带白大褂，想给他借一件。” “我用完了就回来还。”吕文斌连忙道。 女医生撇撇嘴，道：“你就不用来还了。” 说着，女医生找了个大号的白大褂递给吕文斌，道：“这个你拿去用吧。” 吕文斌感恩戴德。 女医生也不怎么理会，却是掏出手机来，道：“凌医生，我们来加个微信呗。我叫李珊，是做康复治疗的，以后也许有机会合作。” 凌然于是掏出手机加了微信，再与李珊等医生道谢道别。 吕文斌有些志得意满，穿好了白大褂，跟在凌然身后，踱着步子，像是只吃饱喝足的大鹅。 会诊室。 祝同益像是只饥饿的大鹅似的，在房间里转着圈儿。 他的社会活动太多了，若是不加筛选的话，几乎每天都不会有闲工夫的。就算是现在尽可能的筛选，依旧少不了有些不得不去参加的活动。 但是，祝同益知道自己的基础是什么。 他是在40年骨科医师的基础上，才有了评选工程院院士的可能。后者是荣誉而非职位……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将院士当成了职位，可是，身处其间，祝同益反而更有事业上的压力了。 他比较的对象，不再是同期的新人，不再是一个医院里的同事，甚至不再是一个行业内的同业者了。他需要做出令社会承认的成绩。 例如，治好刘威晨，让他能重临赛场。 刘威晨拿过全运会的百米冠军，拿过全运会的200米冠军，还拿过世界室内运动会的冠军，在亚运会和奥运会的表现亦不俗。当然，没有拿过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冠军就是了。 尽管如此，但就国内的田径水平来说，刘威晨亦是数一数二的，加上外形不俗，运气不错，使得刘威晨的名气节节攀升，如今已是体育新贵中较显眼的一员。 原本，像是他这个级别的体育明星，要治疗运动损伤的话，多数会前往国外就医。 在尖端医疗，尤其是运动医学方面，国外的经验和水平都要比国内更高。 但是，刘威晨此前多次在祝同益的研究中心就医，对祝同益院士和他的研究中心的认同感，却是相当强的。 在某种程度上，刘威晨是将祝同益当做全科医生来看的。 每当他有任何不适的时候，他都会找到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来。祝同益或者是其他的医生，都会帮助刘威晨安排简单的初诊，再指导他前往合适的地点就医，或者直接安排医生前来看病。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是相当于特需门诊的独立科室，收费颇为昂贵，但自由度也大，是刘威晨征战赛场多年的有力保障。 这一次，祝同益也有与国外的运动医学研究中心联络，只是刘威晨伤的位置较差，始终不能得到满意的手术方案。 其实，跟腱断裂的可选方案，在大的方面，就是那么几种，要么切开了端端缝合，要么加强缝合，要么再植，要么就是保守的打石膏等愈合。 作为运动员，保守方案肯定是不能用的。普通人打石膏自愈都有很大的几率再断裂，运动员就更不用说了。 手术方案不断细化的结果，就只能是提升难度，提升风险，然后…… 就算是国外的医学中心，也不是很愿意承担这样的手术了。 简化手术以降低难度，还是承担风险冒运气，这样的权衡，不止是祝同益要做，刘威晨也在不停的做。 当然，最好的方案是找到水平极高的医生，从而在医疗方案能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降低方案，但是，祝同益都要求的“水平极高”的医生，那水平就得真的很高才行。 “这位凌然凌医生只有20多岁，真的可以吗？”刘威晨坐着轮椅，看着祝同益院士。他的脚伤不能再拖下去了，偏偏医生和方案始终不能确定，刘威晨自己也是颇为焦虑，甚至一度咨询了国外医疗机构。 然而，国外的医疗机构除了能够保证提供较好的医生之外，刘威晨所期望的治疗方案，却是不会得到首肯的。 祝同益又走了两步，停了下来，叹口气，道：“威晨，方案的情况，咱们都已经碰过好几次了，你也都是了解的。现在，咱们是找一个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对吧？” “是。”刘威晨点头。 “咱们要找的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啊，那是医学院里练不出来的，非得是天赋非常非常好，才有可能的。”祝同益停顿了一下，面带微笑，道：“就像是你们练体育的，练到最后，拼的还不是天赋？” 刘威晨勉强笑笑，问：“我就属于天赋不够好的。” “你在中国人里，已经是足够好的了，接下来，也要看我们支持单位的力量了。”祝同益安慰了他一句，转头又道：“经验其实也很重要，我先啊，是把目标放在30多岁的外科医生身上，甚至还想过，是不是能请一些神经外科或者胸外科的知名主刀，来试试咱们手足外科的手术的，没有想到，能在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身上，见到这样的技术。” 祝同益啧啧了两声，很是赞叹。 不像是很多医生，看到的是凌然的速度快，看到的是凌然的手稳，或者单单看到凌然的操作熟练。 祝同益看到的不仅于此。光是懂得阅读核磁共振，就能为凌然加分无数了，更不要说，他当日做断指再植的操作时，那种自信和娴熟。 最后，病人的恢复快是超级闪光点。人类对于手术的流程控制，会有各种各样的思路，会有不同的认识，但最终，一切都要体现在病人的恢复中去。 这一点在运动医学中体现的最为清晰。同样的手术，普通人恢复六个月或许就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了，但职业体育运动员，有几个能耐得住一个赛季的损失？ 最重要的是，职业体育运动员对身体的恢复的要求，也与常人是完全不同的。 祝同益又想起了薛浩初送给自己看的视频，咳咳两声，道：“威晨，咱们接下来一起看看他的手术，行不行，看一下他的实地操作。在此之前，咱们暂时不做决定，但是，一定对人家客客气气的，好吧。” 刘威晨连忙点头：“那肯定的。” “恩，有天赋的年轻人，都是顺毛驴。得顺着毛捋。”祝同益说到这里，就见有人推门进来，于是将笑容收敛了起来。第211章 会诊 凌然在会诊室里见到刘威晨，不禁有些惊讶。 他虽然听说过有大牌的病人，直接参与到医生会诊中来的，但在云医，他还没有遇到过参与会诊的病人。 当然，这也是情况特殊。他在云华的时候，大牌人士的手没来得及断，而在祝同益的研究中心里，刘威晨是最近断脚最大牌的一位。 比他更大牌的体育明星还有一些，奈何不及时断脚，也就没机会慨然而立了。 刘威晨也是仔细的打量着凌然，暗暗称奇。 年届30岁的刘威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员了。他如今一只脚踩在体育界，还是断掉的那只，另一只脚就踩在了娱乐圈。 体育界是他的根基，娱乐圈才是他赚钱的地方。 最近几年，刘威晨见到过很多的娱乐圈明星，或者所谓小鲜肉，或者所谓耐看的演技派，或者是进口的流量派…… 就刘威晨来看，凌然的帅感要更强烈。 “凌医生长的真帅。”刘威晨由衷的赞叹。 他现在最遗憾的就是自己长的不够帅，如果再能帅一点，获得的关注度，获得的关注度，赚到的钱，或许会增加好几倍吧。若是能帅到凌然这种程度，那接广告怕是要接到手软了。 刘威晨这么想的，又为了捋一下顺毛驴，也就这么说了出来，表情满是赞扬之色。 凌然淡定的一笑，这种话他常听，并不会因为有体育明星说，而有什么特别的。 不过，凌然还是特意的看了看刘威晨，见他状态尚佳，也就放下心来。 “凌然，威晨你是认识的吧。我说的指导手术，主要就是想给威晨来做。”祝同益院士笑呵呵的打招呼，态度相当和善。 凌然再向刘威晨笑笑，问：“为什么不找国外的医生来做？” “我们在很多方面没办法取得一致。”这个话是刘威晨说的，说的也是相当郑重。 祝同益院士接着解释道：“我设计的方案，能够最大程度上，恢复威晨的脚步功能，但是手术风险比较大，手术的难度也很大。国外的医生呢，更愿意做常规的手术，而不愿意做我们设计的手术方案。” 如果方案不是祝同益院士设计的，而由主刀医生自己设计，他们或许还会挑战一下这样的高风险手术，但只是作为主刀的话，知名的外科医生就不愿意参与了，不仅国外的如此，国内的医生也是一样。 而且，祝同益院士至今也没有找到一名，既优秀又愿意专门为此方案付出时间的外科医生。 凌然似明非明的点点头。 刘威晨道：“我宁愿手术失败，也不愿意再冒跟腱断裂的风险了。” “手术失败，你肯定也不能继续跑步了。”凌然提醒了一句。 “我知道，但还能像是正常人一样行走吧。对我来说，手术失败和做一个八分的手术是一样的。”刘威晨显然是想的很清楚了。 凌然也不用解释手术的并发症和后遗症，相信刘威晨对此都是清楚的。 他抬头看看祝同益院士，问：“我接到电话，说是要主刀一台手术……” “是另一位患者的。”祝同益特意说明，免得凌然理解错误。 凌然面色不变的看向祝同益。 祝同益松了一口气，再示意旁边的住院医放幻灯片，预定的介绍和寒暄都戛然而止了。 “病人曹飞，年龄32岁，男性未婚，职业交警。4小时前受到外伤，右脚足跟疼痛、肿胀、不能活动，否认昏迷和意识障碍，否认恶心、呕吐、否认胸闷心慌，否认二便失禁，目前神志清楚，由急诊收入。”住院医半说半读着PPT，主要是给凌然看的。 凌然听的暗暗点头。4小时前发生的意外伤，说明祝同益只是随便找了一名患者来给凌然试水，倒是比较符合他的心意。 如果真的挑选困难病历来做测试，那对于患者本身就很不公平了。 在商界或产业界非常正常的操作，一旦放到了医院里来，立即就要受到医学伦理的凝视了。 以凌然的资历和水平来说，他主刀这台手术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要谨慎一些的话，一助必然会是位更有经验的资深外科医，以随时查遗补缺，更重要的是叫停凌然的操作…… 凌然很自然的看向了坐在角落里的中年男性，修长的手指，锐利的眼神，瘦削的身材，懒洋洋的表情，自信的笑容……如果再年轻10岁的话，妥妥的一名日剧风外科医生。 祝同益没有来得及介绍这位，但凌然已经将他与研究中心的宣传介绍，对应了起来——纪天禄，复旦医学院毕业的知名骨科医，做关节置换已是国内顶尖的水平，如今看来，是在继续向着运动医学方面进军了。 凌然一边猜测，一边听着住院医说明病人的既往史、个人史和家族史。 接着，住院医开始阐述体格检查的情况，以及辅助检查的影像片。 凌然听完了体格检查的部分，有些不爱听了，收回目光，道：“稍等，这是要给我主刀做的手术吗？” 他是看向祝同益的。 “没错。”祝同益点头。 “我要自己做检查。”凌然此时的语气就不是询问，而是命令了。 祝同益的脸上涌起了笑容，道：“不想听影像科的磁共振的解读？” “我自己看。”凌然自觉回答的已经很委婉了。 事实上，从他的角度来看，影像科的解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普通的专科医生面对核磁共振片的时候，是非常需要影像科解读的，有些时候甚至完全依赖影像科的解读。 稍强一些的，会对自己专科的核磁共振片有较深的了解，但也需要影像科的先期说明，以免误读，或者遇到没有发现的问题。 能到这一步的专科医生，通常在核磁共振方面，已经可以得到85分了。 剩下的15分，就得专门花费一两年的时间专修影像，或者影像科的医生花几年的时间专修某专科才行。 凌然获得的大师级核磁共振的阅读技能，也是仅限于四肢的，这种限制，也是因为不同的身体部位的磁共振图像的极大不同。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固然是国内有数的运动医学专业科室，但是，抛去祝同益的院士加持不算，堪称国内一流的专家级医生，总共也就是三四名，剩下的中青年医生，依旧处于攀升科技树的状态，哪里来得及去点核磁共振的技能。 在场的住院医有些疑惑的看看凌然，又默然低下头来。他现在要是能掏的出手机来，至少有30句话可以吐槽。 然而，身在现场，住院医只好乖乖的将磁共振片调出来，等着凌然说话。 坐在角落里的纪天禄，倒是有了一些兴致，抬起头来，看向了凌然。 纪天禄正是阅读核磁共振到85分的医生。不过，他做的骨关节包括了全身多个部位，所以是学习了全身多个部位的核磁共振的阅读方法。 他至今还是需要影像科的专家来做磁共振的前期解读的，正因为如此，他更知道凌然的要求的特殊性。 一连串的磁共振片，被放在了整面墙的大屏幕上。 骨科向以土豪著称，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更是土豪中的金坷垃，用来放PPT的屏幕就能换益源县医院的一个手术室。 凌然还很少一口气看到这么多的磁共振片子，感觉极好，立即贪婪的读了起来，过了会儿，更是要了遥控器，自己操作起来。 众人望着凌然。 凌然望着屏幕。 许久许久…… 看片原本就是个耗费时间的事儿，凌然又读的细致，更是耗费功夫。 当然，正常的会诊，是不会给医生这么多时间去阅片的，正常情况下，他们要么就是之前阅读过了，要么就是装模作样的读一下。 像是凌然这样从头到尾的读，而且能在一名院士，一名专家，一名体育明星和一只住院医面前，耐着性子读的，实属罕见。 “损伤程度介于I型到II信之间，用基础的端端缝合，从这里切入。”凌然比划了一下，开始说明自己的方案。 祝同益并没有要干涉的意思。 本来就是一次普通的跟腱修复手术，关键在于凌然处理的情况。 听着凌然说完了，祝同益也不做总结发言了，就道：“纪医生今天给你做一助，纪医生是我们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年轻有为……” 祝同益稍作说明，又特意道：“纪医生有叫停手术的权利。” 凌然点头认可，喊了吕文斌一起，前往手术区换衣服。 反倒是祝同益等人，有些诧异于凌然的直接。 “有信心的很。”纪天禄晒然一笑，也出门去了。 祝同益与刘威晨各自带着期待与凝重，离开了会诊室，前往示教室。那里有更多的屏幕，能够连接手术室内的高清术野摄像机，以及全景摄像机，可以观察到手术室里的大部分细节。 唯独留在会诊室里收拾东西的住院医，却是首先掏出手机来，开始在小群内疯狂的吐槽……第212章 过分了 “那个凌然要做手术了。主刀。” “这么凶？20岁出头就主刀了？”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呗，自家的白菜随手乱丢，野白菜捡回来就值老钱了。” 住院医的小群里，同期的住院医们议论纷纷。 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的住院医们来源复杂，虽然都是各个学校的佼佼者，但能抓住机会升上去的却不多。大多数的住院医，最后会受困于薪水太低，或技术掌握太慢，或上手的机会太少等等，而不断的流失。 祝同益的研究中心不同于大型三甲医院，能够提供的上升渠道很狭窄，不能奋勇冲上来的，就会沉沦下去，然后不断的遭遇来自所外的挑战。例如凌然这样的医生，很有可能就会占据好不容易腾出来的一个位置。 “我去看看，有一起的吗？”一名住院医在小群里打出了字。 “一起一起。”其他几人纷纷应和。 不一会的功夫， 示教室里就涌进了近20人，不仅有住院医，还有几名空闲的主治和副主任。 因为祝同益就在最前排，大家也不说话聊天，就各自找位置坐下，等着手术开始。 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的示教室是花了大价钱的，它同时联接多间手术室及手术室的显微镜，既能看到普通手术的术野，也能看到显微手术的术野，而且切换相当方便，也能进行实时的语音沟通，是“展示技术”，做教学示范的绝好途径。 在研究中心内部，敢不敢在联接了示教室的手术室里做手术，也是大家评价一名医生水平的参考项。 不过，示教室对医生们最可怕的应用，实际上是请病人家属来参观。 普通医院的手术室都是黑盒状态的，家属输入一个病人，黑盒输出一个手术后的病人回来，家属只知道进入手术室前的状态，和离开手术室后的状态，对于手术室里发生了什么，并不了解。 请病人家属进入手术室，显然也不是恰当的手段，很容易就会干扰到主刀医生的操作。采用示教室的模式，就会相对容易可控一些。 当然，想要进入示教室，在目前的研究中心也不容易，总是需要些特殊的途径的。 曲医生轻轻的推开门，默默的来到示教室的角落里，摸着脑袋中间光秃秃的部分，轻轻的吁了口气。 他比住院医们更在乎这场手术。 毕竟，刘威晨的手术方案设计，他也是参与了的。 因此，他也最清楚刘威晨和方案本身，对技术水平的要求。 曲医生向几名看到自己的医生点点头，就坐在最后方，盯着黑漆漆的屏幕发呆。 不知过了多久，屏幕唰的亮了起来，众人不由的停下了聊天，齐齐看向中间的几块屏幕，那里既有术野摄像机展示的手术视野，也有全景摄像机展示的手术室情景，双人显微镜联通的摄像机依旧黑着，同时有说话的声音传来。 “凌医生，我帮你穿手术服。” “凌医生，器械清单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再增加的。” “凌医生有什么手术习惯？术中要不要喝水？” 首先传来的，都是巡回护士和器械护士的声音。 示教室里的医生们面面相觑。 有住院医忍不住道：“她们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当她们看到帅哥的时候呗。”200斤的住院医自暴自弃的道：“你们没见她们聊男神的时候。” “也不至于吧，这么主动有什么意义？” “你帮女神拎包的时候，有什么意义？” 示教室里重新冷静下来，大家再看屏幕的时候，莫名的都有了同仇敌忾的心气。 骨科是极少女医生的科室，专业骨科的手术室里，男护士都是必不可少的配置，看着原本就寥寥无几的女护士，与凌然言笑盈盈，一群住院医都是心头不爽。 …… 手术室内。 凌然盯着患者的足部，看了很久。 他是第一次见到这只脚，但是通过核磁共振，他对这只脚的熟悉程度，是远超脚主人的。 纪天禄饶有兴致的看了凌然一会，问：“凌医生，现在怎么做？” “哦……我画条线。”凌然回过神来，伸手要了签字笔，在患者的病足上画了几条线，再要了另一个颜色的笔，重新画了一条。 “这个是怎么分的？”吕文斌紧张的问了一句，他今天做二助，却是对跟腱修补术最不了解的。要说有什么了解的话，多数也是来自于课本和视频的，在没有系统且帅感不强的情况下，此了解约等于无。 凌然有些不解的看了吕文斌一眼：“分什么？” “划线，有两个颜色。” “哦，黑色的是切开线，白色的……肌腱断在了这里。”凌然指了指划线位置，又扭转了一点身子，让吕文斌能看的清楚一些。 本来不以为意的纪天禄亦是愣了一下，转瞬才醒悟过来，他是没看影像科的说明，所以竟然忘记了确定跟腱断裂的位置，他现在才想到，凌然竟是真的没有依靠影像科，就自己读出来了。 纪天禄凝神瞅了瞅凌然，再低下头来。 考85分的孩子是最知道考100分的孩子有多强的。 就像是纪天禄这样的医生，最知道凌然这样的技术有多强。 磁共振用于跟腱断裂的诊断的时候，不仅能够分辨跟腱断裂的严重程度，尤其能够评价两个断端的形态，以及断裂开来的间距。 这是非常具有临床意义的信息，也是核磁共振的强悍之处。 纪天禄内心不禁升起浓浓的嫉妒。 凌然二十几岁就有这份能力，天赋实在是太好了。 纪天禄扪心自问，就是给他半年时间的空闲时间，也不能从85分的磁共振阅片能力，增长到100分，别说半年时间，两年时间都不一定足够。除非他什么事都不干，就一心一意的看片，那样的话，半年时间紧吧紧巴也能过。 然而，可能吗？ 纪天禄爬骨科的科技树爬到现在，横跨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两个方向，脚已经伸的更长了，跑都跑不动了。 凌然注意着吕文斌和纪天禄的表情，决定对助手再说的清楚一些，遂道：“从磁共振片看，在T1I，T2I上，肌腱内呈现局限性高信号，肌腱束内比较毛糙，不规则，这是部分损伤的特征，位置从T2I上可以看出来，当它的信号显著增高的时候，就是撕裂的最明显的部位。” 凌然直接将位置指给纪天禄和吕文斌看了，再问麻醉医生情况，就要了刀开切。 这一次，凌然的速度就快多了。 刷刷的两刀切开，凌然就命令“拉开”，并将刀放到了托盘里。 纪天禄又是迟疑了几秒钟，才意识到手术已经开始了。 相比起他来，身为二助的吕文斌就更熟悉凌然的风格了。凌然向来不喜说话，也不像是那些自信不足的外科医生，不停的向助手确定这个确定那个，向来都是该做哪个就做哪个。 而且，凌然是典型的“一人做”类型的医生，大部分的操作，他都是有兜底策略的，偶尔当助手拿不下来，或者注意力偏移的时候，凌然照旧会一言不发的将工作接过来。 这种专注度，如今慢慢影响着吕文斌、马砚麟和余媛，尤其是对前两者的手术生涯，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 吕文斌此时自动自觉的伸手，道：“钩。” 护士看了纪天禄一眼，还是将钩拍给了吕文斌。 吕文斌小心而费力的将跟腱周围的肌肉拉开，并将跟腱暴露出来，这个步骤与tang法缝合相差无几，就是肌腱变粗了，肌肉组织更大了。 用生理盐水稍作冲洗后，断裂的肌腱果然在中心位置暴露了出来。 纪天禄微微抬了抬头，有些后悔没有听影像科的说明，否则的话，他也能够判断出正确的位置，就不会受制于凌然了。 “端端缝合。”凌然提醒了一声，没什么好说的，就用曲医生前日所用的改良kessler快速的缝合起来。 而在此之前，曲医生当日捋了好半天的腱系膜、小静隐脉、腓肠神经，一把就被凌然捋顺了丢在边上去了。 端端缝合是最简单的缝合形式了。 就是把两节断开的跟腱清创干净，再对起来，继而紧紧的缝合起来。 由于跟腱足够粗壮，所以，并没有tang法缝合之类的精巧式缝合的发挥余地。改良kessler，或者普通的kessler法，新手医生在用，主治医生们在用，专家级的医生们也在用，只是效果各不同罢了。 凌然扯开了架势，飞快的缝合。 纪天禄竭尽所能的配合凌然，也就是堪堪能追的上凌然的速度。 而在示教室内，曲医生早就看的痴呆了。 他是常年用改良kessler法缝合的，此前还想用该手法震慑一番凌然。 在曲医生内心里，他感觉自己在凌然面前发挥的还不错。 只是，如今看着一助凌然变成了主刀凌然，再运出kessler法的时候，曲医生就陷入了深深的震撼。 过分了！ 老铁，太过分了！第213章 跟着感觉走（第三更） “穿一根10号的丝线！”凌然缝合的过程中，头都没抬的说了一声。 器械护士没有迟疑的答应下来，快速的给拆开一条10号丝线，并装给一只持针器，接着，她用稍重又不太重的力量拍给凌然，刚好发出轻轻的“啪”声，羞红了白皙的脸颊。 纪天禄却是瞬间抬起头来，意识到什么，问：“怎么了？” 在跟腱缝合中，10号线算是较粗的线了，比凌然此前用的4-0的缝线，要细三倍都不止。主刀骤然换线，肯定是有理由的。 在讨论技术的时候，凌然还是愿意多说两句。 坐在双人显微镜的一端，凌然直接用镊子在显微镜下指了指，道：“断端不整齐，用4-0的线继续拉的话，修整后会有缺损的。” 细线的拉力不强，若是细细密密的加在一个断面上，总的拉力是上升的，但要是分开来，每一两根，两三根的牵拉，拉力还不如单根的10号线。 另一方面，肌腱是有弹性的，跟腱的弹性尤其大，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当医生强行将断开的跟腱拉到一起的时候，它会屈服。可是，当手术结束了以后，跟腱的弹性还是很大，于是，它就会更加强有力的缩回去。 如果断开的跟腱的长度是相同的，那它们回弹的力度也会相似，跟腱的功能依然能够维持。但是，如果断开的跟腱本身就参差不齐的话，强力弹开的跟腱就会有长有短……于是长的受力小，短的受力大，跟腱就更加容易断裂了。 这就好像是将五根长度相同的皮筋缝起来，比起将五根长度不同的皮筋缝起来，前者的缝合效果更好，强度更高。 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采用不同的强度的缝合线，以缝合线的强度，来弥补肌腱的强度的不足，尽可能保证术后的拉力相当。 然而，凌然觉得理所当然的解决方案，却是震惊了纪天禄，更是吓化了示教室内看屏幕的曲医生等人。 “你们看出断端不整齐了吗？”一只住院医忍不住问了出来。 在旁的另一只住院医冷笑两声：“血那么多，术野根本不清楚，最多能看到有一些毛梢。” “应该是能借用其他的条件来做判断吧。显微镜下的视野不会比我们的视野更清楚的，我们的屏幕这么大，又不用操作……”这位一边说着，一边靠近屏幕，几乎是扫描似的瞅着屏幕，一点点的寻找着迹象。 “有可能是根据磁共振片来判断的。”祝同益说了一句，想想又解释道：“从血管分布方面来考虑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更加复杂化了。” “这都变成玄学了。”曲医生话音刚落，一群医生就齐齐回头看向了他。 曲医生有些后悔，咳咳两声，道：“我的意思是，他刚才缝合的那么快，怎么可能比我们看的还细致，而且，就算是看出了参差不齐，他怎么知道该用几号线来弥补？这个完全就是在赌了吧，或者就是他的直觉什么的。” 曲医生强行咽下了“完全不靠谱”这样的评价，稍微有点噎。 他本来是不准备说话的，所以一直站在示教室的最后面，就想看看情况以后，再溜走。然而，曲医生完全没有想到，凌然手术做的奇快不说，还迅速进入了高潮状态，看的一群医生是欲罢不能。 曲医生自己就是跟腱修补术的医生，看着凌然这样做手术，又如何舍得离开呢。 在某种程度上，曲医生甚至有点被凌然的手术操作给征服了。 但是，换线操作既是曲医生看不懂的，也是他不承认的。 就像是曲医生刚才强行咽下去的那句话：他觉得凌然的临场判断根本不靠谱，祝同益的解释也同样不靠谱。 他自己就是做kessler法的外科医生，根本不相信有人能从血管分布方面，看出跟腱的完整性。就是磁共振片也不能细化到这个程度——最起码，是不可能临场做出判断的，用来术后做分析，或者病人意外死亡了，做死亡分析的时候再说这些话还差不多。 外科医生在现场的时候，必须对缝线的拉力有清醒的认识。 现在，凌然从4-0的线换成了10号线，说明他知道10号线即将缝合的那根跟腱要短的多，需要拉扯的力量极大，然而，无论是血管分布，还是磁共振是不可能提供这样的信息的。 至少曲医生是不知道，自己如何判断这样的信息，也没有听说哪名影像科的大拿能做到。 祝同益看看众人，笑道：“既然猜不到，我们就问一问，就当是教学手术了。” 说完，祝同益毫不迟疑的摁动了通话键，道：“凌然，你怎么判断出断端不齐，然后要用多大拉力的缝线的？” 比起前一个问题，后一个问题是更有针对性的。 想拉住一根更短的皮筋，就需要更大的拉力。若是工程学实验的话，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有的是仪器可以测试一个材料的拉力，一个材料的拉伸强度、屈服强度等等。 但是，活人的跟腱是不能这样玩的，手术室里也没有准备相应的器械。 那么，凌然是如何判断采用多大拉力的缝线呢？ 如果对此不能做出相对应的判断的话，只是判断出断端不齐，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事实上，普通的医生做这样的手术，根本不会管拉力的大小，他们只管缝合起来就行。对于断端不齐的问题，更多的人是采用再植之类的方法解决，比如自体股薄肌移植，自体腓骨短肌移植等等，将短的跟腱弥一截肌腱上去，让两边的长度差不多，或者移植的还长一点，就能相对减少断裂的可能。 做到这一步的医生，都不能说是普通医生了，至少也是曲医生这种，在全国知名的医疗机构中任职的中坚级别了。 纪天禄的水准要再高一些，可也看不明白凌然的操作，同样用疑惑的目光看向凌然。 凌然没有立即回答，直到刚到手的10号线缝好了，才缓缓道：“我用手拉着感觉出来的。” “感觉？”曲医生笑了起来，忍不住快走两步到前面，压住通话键，道：“感觉怎么能做为手术的参考。” 凌然“恩”的一声，道：“我经常给人做推拿，肌腱或者筋膜，或者肌肉之类的，手里一搭，就能估计出牵拉的力量了，不会相差太大。” “你开玩笑的吧。”曲医生说了一遍才想起没按通话键，于是又按下去，说了一遍。 凌然的回答非常简单：“没有。” 这份技能，属于凌然渐渐估摸出来的。 推拿中有推法、拨发，就是专门针对“筋”的，而狭义上“筋”，指的就是肌腱和韧带。 在做断指再植或者tang法的时候，凌然遇到的肌腱都很弱，就算是大师级的推拿技术，也不能准确的估算出力量来。或者说，估量出来也没用。大拇指的肌腱比筷子还细，若是参差不齐的裂开了，最好的办法不是分别缝合，而是剪齐了再缝。 脚部的跟腱却不能这样了。跟腱是最粗的肌腱，长度更是对运动能力有极大的影响，加上断裂的程度不一，若是以最短的跟腱为标准来剪齐，那跟腱基本就没法用了，还是得再移植才行。 与之相对应的是，跟腱是人体最粗的肌腱了，凌然抓的所有的筋，都不会比跟腱更粗大，那他能推拨明白其他的肌腱，就更能确定跟腱的力量。 纪天禄抬头望了凌然一眼：“真的是感觉？” 凌然也再次回答“是”，并伸手道：“3-0。” 他是要缝另一截跟腱了。 纪天禄望着凌然自信的表情，道：“你要是真的能感觉得来，那就厉害了。” 凌然还是“恩”的一声，并不回应。 纪天禄望着他的操作，心里已是信了八分。 凭感觉做事，以病人的角度来说似乎是很瞎扯，我珍贵的身体怎么能被感觉操纵？ 然而，人类的科技水平就是如此，越是高端的手术，凭感觉的时候就越多。尤其是涉及到内脏器官的时候。如凌然当时做肝部的徒手止血，那就是凭着感觉。当然，感觉的背后是有诸如解剖学等方面的经验的，但终究，那并不是一件眼见为实或数字化的事儿。 同样的，心脏手术里也总是充满了异乎寻常的“感觉”，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所谓的奇迹。至于脑部手术就更不用说了，人类对大脑的功能划分都不完全确实，可该动刀的时候，外科医生也是不手软的。 内科医生中凭着感觉走的同志就更多了。以协和医院的大查房为例，每位内科医生都可以提出有理有据的意见，可真相只有一个。 最后，那些天资卓越的内科医生，往往就是“感觉”更好的医生。 纪天禄自己在做跟腱手术的时候，其实也经常凭借感觉来操作，觉得某条跟腱的弹性过大，他就会移植的长一点，感觉弹性不强，有可能就强行拉扯起来缝合了。 不凭感觉也是不行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仪器帮助外科医生测试跟腱的拉力，更进一步的说，就是测出了拉力又如何呢？不同人的跟腱是截然不同的。就以最简单的长度为例，普通黄种人的跟腱长度是15厘米，艾弗森的跟腱据说有25厘米，乔丹的有30厘米，拉力自然会千差万别。 只不过，纪天禄凭感觉做手术的时候，他是不会专门说出来的，也从来没有被人问到过。 纪天禄此时倒是有些赞赏凌然的直率。 这时候，做手术从来没“感觉”的曲医生，却感觉到了愤怒，气呼呼的再按到通话键，道：“纪医生，现在是不是该叫停手术了？” 示教室里有德高望重的祝同益院士，手术室里有年轻有为的纪天禄主任医师，曲医生理智尚存，也不敢命令，只敢用询问的语气。 纪天禄对区区曲医生却是不屑一顾，不假颜色的道：“你跟着学习就好了。” 曲医生的脸色当时就红了。 两人年龄相近，地位却是千差万别，身为上级医生的纪天禄不想给曲医生面子的时候，他就一点面子都拿不到了。 曲医生默默离开通话用的麦克风，退回了示教室的最后方。 他还不想立刻离开，尤其是在刘威晨尚在的时候，曲医生是不会主动认输的，他至少要看到最终的结果。 “4号丝线。”凌然又要了一根稍细的缝线，头都没抬的继续缝合，对于这么简单的跟腱缝合，他只在乎能缝多好，丝毫没有考虑到是否失败的可能。终于三更了脑子掏空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我来形容一下三更后的状态：我就像是用了一天的时间，赶完了一个假期的暑假作业。 请读者大大们审阅。 如果满意，求两张月票！ 两张！ 8月的最后一天了，最多也只能投两张月票了。 能爬一点就是一点了。 顺便说一句，我键盘的A键和N键都磨秃了。 俺们真的到极限了。 今天更了9500字，基本是鸟的个人最高码字记录了。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终于三更了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214章 活泼紧张严肃 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的手术室宽敞而明亮。 从示教室的角度看去，全景摄像机下的手术室，更像是一个玄奇的世界。淡蓝色的地板，深蓝色的铺巾，白色的设备和银色的器械，黑色条纹或红色条纹的耗材，各自占领了一片区域，展现出冷酷而井然的秩序。 两名小护士，一个带着有小灰兔的手术帽，一名带着有黄番茄的手术帽，在手术台周围来来去去，就好像两只可爱的小蝴蝶似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又展现出温情的人文。 “你们的手术帽还挺有意思的。”刘威晨觉得气氛凝固，决定用自己上过电视的综艺感，来稍稍缓解一番。 “有研究表明，彩色手术帽能够缓解患者的紧张，有利于手术的进行，加上手术室里都是制式的服装，所以医院允许大家自购手术帽。”祝同益说话不急不缓，说话有理有据。 “这样看的话，凌然医生是没来得及自己买手术帽吧。纪主任的手术帽是红蓝色的碎花，自己买？还挺有意思的。”刘威晨下意识的忽略了拉钩的吕文斌。 祝同益微笑道：“凌医生是个很严谨的医生，应该就是那种很符合病人期待的医生吧。” “病人最期待的医生，是能治好病的医生。”刘威晨心有所感的回答了一句。 “凌然治病也是好的。”祝同益并没有直接赞同刘威晨的话。做医生久了，就知道刘威晨这样的要求，并不是所有病人的心声，而只是老病号的心声罢了。很多只得了一些小病，特别是从未得过大病的病人，对于医生的要求与对酒店大厨的要求是一样的。 甚至就在几年前，刘威晨对医生的要求也并非如此。那时候，正在上升期的刘威晨，虽然有一些伤病，但并没有什么伤筋动骨的大毛病，因此，每次来到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他都会挑剔环境，要求更好的诊疗环境，更节省时间的流程，脾气更好的医生…… 曲医生那时候成为了他的首诊医生。 但是，最近两年，尤其是最近一次跟腱断裂之后，刘威晨的要求就迥然不同了。 不知道他是否自己想到了这个问题，刘威晨自己推着轮椅转了个圈儿，换了个话题，笑道：“你别说，戴着卡通帽子的护士，是让人心情轻松不少啊，那个灰色兔子的帽子的是器械护士吧？你们是叫台上护士？” 200斤的住院医，望着晃动着脑袋的器械护士，突然喃喃自语道：“那是垂耳兔。” “什么？”刘威晨没听明白。 “那个是法国垂耳兔，晓云最喜欢的宠物。”200斤的住院医声音大了一些，抓起面前的矿泉水，咕嘟咕嘟的喝了大半瓶，变成了201斤。 …… “10号线。”凌然又要了一根线，同时在冠状位和矢状位，行kessler法缝合。 医学上有三个位置概念。所谓冠状位，就是将人前后剖开；所谓矢状位，就是将人左右剖开；还有一个水平位，就是将人腰斩。 当然，这只是为了说明位置关系，并不会真的这样做……不一定会这样做……一般来说不会这样做…… 纪天禄跟着凌然，忙忙的给病人屈膝，屈脚踝，以松弛肌腱，吕文斌则帮着凌然拉紧缝线打结。按道理说，纪天禄和吕文斌的位置应当是换过来的，奈何吕文斌极少参与跟腱手术，屈膝和屈脚踝的感觉很难到位，做缝合助手却没有问题，于是，吕文斌就悄然升位了，爽的他的眉毛都是竖的。 “冲洗。”凌然尽可能的修复了腱鞘，使合缝处平整光滑。 以他大师级的对接缝合术的水平，他想要平整光滑的合缝，他就能得到平整光滑的合缝。 纪天禄又是看的一阵发呆。 凌然的缝合技术在清创缝合的时候是看不太出来的，至少与专家级的医生一比，并不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毕竟，清创缝合的最高难度就是如此，就好像协和的内科医生，在治疗普通感冒方面，也不一定能体现出比弱鸡医院的弱鸡急诊医生更优势的策略来。 但是，到了跟腱缝合的层面，大师级的对接缝合就有了明显的优势。 跟腱其实是非常难缝合的，因为它非常坚硬，贴合感差，又有一定的弹性，想要是它严丝合缝的合拢起来就已经很难了，平整光滑的合缝就更加强人所难了。 即使是纪天禄的缝合水平远超同侪，他也达不到大师级缝合的水平。不仅达不到，他连专精级的天花板都没有摸到呢。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40多岁的纪天禄能成为主任医师，放在云华医院都堪称传奇，落在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就更不容易了。他的技能点都已经点去换骨头了，又能有多少用来做缝合。 当然，纪天禄的缝合水平绝对是过关的，只是，要像凌然缝合的那样光滑，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没有渗血了。”纪天禄继续助手的职责，用盐水数次冲洗患者的创口处，仔细观察不再渗血了，才停下来，问：“你平时就能缝合成这样？还是偶然如此？” “正常情况。”凌然既不谦虚也不掩饰。 纪天禄啧啧两声，突然笑了出来：“这么说，患者的运气不错。” 凌然奇怪的看了纪天禄一眼。 纪天禄已经有些摸到凌然的直来直去了，哈哈两声，道：“我的意思，是患者碰到你啊，算是运气不错了，就看最后的缝合，日常生活应该不受影响了，工作应该也是够用了。” “恩。”凌然赞同的点点头。大师级的缝合术，大师级的核磁共振阅片能力，完美级的跟腱缝合术，最后得到的病人如果不能正常生活，那才是可笑呢。 “你这个缝合，是怎么练的？”纪天禄看着凌然逐层缝合，不由的有些心痒痒。 凌然想了想，道：“缝香蕉。” “哦……”纪天禄心想，好像也是很正常的操作，再抬头，他看到的却是吕文斌似笑非笑的表情，不禁内心莫名的发紧。 “你来打石膏吧。”凌然完成了最后的缝合工作，又检视一圈，就习惯性的将杂活让了出来。 纪天禄和吕文斌齐齐回答：“好。” 有一瞬间，纪天禄的表情没那么好看，尤其是想到打石膏是凌然的奖赏的时候，他的表情就更加生动了。 与手术室里的热火朝天相比，示教室内就有些干涩的沉默了。 凌然的表现完全符合祝同益的预期，也就意味着，凌然的表现完全超脱了其他人的预期。 看着年龄相当的凌然，做出40多岁的主任医师都做不出的手术的时候，一群住院医的表情是怪异的，那种被同龄人超越的焦虑，笼罩着他们的内心。 对于年龄近乎凌然一倍的曲医生，心中的感受就更奇怪了。 “感觉怎么样？”祝同益来到了曲医生面前，征求他的意见。再怎么说，曲医生都是刘威晨的主管医生。 曲医生知道，这是关键时刻了，一旦点头，刘威晨的诊疗就可能易手。 但是，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撒谎，曲医生也是做不出来的。 “我觉得可以再观察几次手术。”曲医生灵机一动，想出一招缓兵之计来。 祝同益呵呵一笑：“刘威晨的手术要尽快进行了，我们不能无休止的观察手术。 “刘威晨应该也想看清楚主刀医生的真正实力，对吧？”曲医生向刘威晨求援。 刘威晨心软了一下，却是明智的闭上了嘴。 他的手术的确拖了一阵子了。 祝同益再次微笑，道：“巴顿说过，赢得战争的胜利可能有许多方法，正如剥一个猫皮有很多方法一样……我们热衷于寻求特殊的灵丹妙药，却忘记了剥猫皮的方法就是去掉它的皮……” 曲医生：“喵？喵喵喵！！”第215章 我无所谓啊 刘威晨秉承着“来都来了”的精神，又做了一通检查。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什么辐射、麻烦或者费用，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他只要能够治好跟腱，重返赛场，几乎一切都可以承受。 若是能够健康的回到赛场，并坚持一两年的时间，就算让他重头再来，刘威晨都毫无怨言。 因为对于现在的刘威晨来说，他一年赚的钱，获得的名望，得到的荣誉就可能是此前的总和，而在最赚钱的时间离开了赛场，不仅是刘威晨不乐意，他的经纪人、广告商和体育局的领导也不乐意。 凌然回到会诊室的时候，就见祝同益、曲医生和刘威晨坐成一排，旁边还有另外三人，坐的稍开一些，一人面前一个大茶杯子，很办公室的样子。 曲医生看看祝同益，见院士没有表示，心下一松，忙道“凌医生，我们有个想法，想跟你探讨一下。” “恩。”凌然自寻了一个杯子，倒了水，咕嘟咕嘟的喝掉了，又倒了一杯，才自己端着来到会议桌的对面。 面对曲医生故意摆出的气势逼人的架势，凌然并没有什么感觉，对他来说，这种精心准备的场景，他实在是见的太多了，无论是兴师动众的表白，还是势在必得的示威，很多年轻人做的，都比曲医生做的要更有意思，更认真。 相比之下，人届中年的曲医生，仍然只是学生会式的处男水平而已。 “凌然！”曲医生的语气郑重起来。 凌然依旧是“恩”的一声，再看向曲医生。 曲医生再看看祝同益，发现后者依旧是没有表示的样子，不由的有些无奈，道“凌然，你认真一些，我们要谈的是正事。” “好。”凌然坐直了一些，露出他练习多年的尊重脸，目视前方，眼睛微微睁大一点，嘴角有浅而不露的笑容，腰杆板正，好像随时都可以起立提问的样子。 曲医生总算是满意了一些，再笑道“凌然，你今天的手术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恭喜你哈，在咱们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做的第一例手术，很可能收获成功。” “谢谢。”凌然很有社会性的说了一句。 曲医生的面容稍霁，道“我知道，祝院士，也是咱们祝主任邀请你来咱们研究中心，是想要你来主刀刘威晨的手术。从你今天的表现来看，咱们主任的眼光还是非常好的，没有看错人。” 凌然点点头，没说话。 “我是刘威晨先生的主管医生。按道理来说，你今天表现出来的水平，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但是，刘威晨的手术确实很复杂，难度极高，我和刘威晨先生，都还是有些担心，所以，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有一个建议，希望你能够考虑。”曲医生盯着凌然的脸看，想要看出他的态度来。 凌然依旧是一脸的淡然，且道“你说吧。” “我们希望你能多做几例手术，相似和相近的跟腱手术，我们则会根据你的手术的客观因素进行评分，若是评分达标，那么，刘威晨的手术就很有可能交给你来做。如果评分不达标，那不好意思，我们就要再考虑考虑了。”曲医生瞅着凌然，问“这个要求，你愿意接受吗？” 曲医生稍微有些忐忑，生怕凌然暴起砍人的模样。 给体育明星做手术是很明星医生的工作，一次成功，就能吹一辈子。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患者涌上门来，不管在任何一个城市，当一名医生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专家的称号，主任的职称，各种委员会的席位，就在向他招手了。 即使做失败，也没有太多要担心的地方。手术失败是常有的事，只要不是医疗事故，就不会对医生造成致命打击，最多是名声有些损失，但在曲医生看来，凌然这样的医生原本就没有什么名气，损失名声又能损失多少呢。 从这一点上来说，曲医生感觉自己是挡了凌然的路的。 而在内心里，曲医生不断的安慰自己刘威晨同样是我的一条路，在这条单行道上，总要有点先来后到吧。 “几例手术？”凌然问。 曲医生微笑起来。凌然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且是他所预计的较好的反应。 “咳咳。”曲医生装模作样的咳咳，心道既然你是只软柿子，就别怪我捏了。 “我考虑，至少做5到6例吧……”见凌然的表情未变，曲医生立即加码，道“较好的情况，我们还是期望你能够有一个较稳定的状态，所以，最好还是能够做七到……十例手术……” “十例可以。”凌然迅速的咬定了最大数字，问“病人什么时候到？” 曲医生这才发现情况有变，疑惑的皱皱眉道“你需要病人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转人过来……” “现在……唔，现在不行，我得去吃个饭，一个半小时后，能把第一位病人送到吗？后面的病人可以跟上吗？”凌然问的很认真的样子。 曲医生有些茫然的道“你不用这么着急的，十个病人能做完固然好，但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 “十个可以，没问题。”凌然强调了一句，再次追问“我一个半小时后，能在手术室里，看到病人吗？” 曲医生被问的有些不高兴了“现在并不是说，你做了10例跟腱修补术就完了，就可以给刘威晨做手术了……” “我知道。”凌然打断了曲医生的话，又重复问“我现在要去吃饭，之后我是回酒店，还是回手术室来做手术？” “我会安排好的。”曲医生不高兴的哼了一声。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与很多医院都有合作，他们要相关的病案的话，总有些单位是愿意配合的。 “我先去吃饭。”凌然兴冲冲的起身。 “等一下。”坐在桌子不远处的，面前放着大茶杯子的男人叫住了凌然，面带玩味的微笑，道“你就不想问问，允许你给刘威晨做手术的具体要求吗？” 凌然愣了一下，实话实说道“不想问。” “哦？为什么？”大茶杯男似乎来了兴致。 “因为我无所谓的。”凌然看看刘威晨，又看看祝同益，道“是祝院士请我来主刀做手术，如果病人不想做手术的话，我不会强求的。我也不是他的主管医生。” 这样一个答案，不仅是大茶杯男，就是祝同益院士都没想到。 刘威晨更是面露诧异，自从他的脚伤了以后，想要给他做手术的医生颇为不少，却从来没有一名外科医生，是持着无所谓的态度的。 转瞬，刘威晨又陷入了沉思相对于其他人对手术的想法，他本人显然是最有所谓的…… 曲医生只当凌然是以退为进，呵呵的笑了出来“开什么玩笑，那你来研究中心，难道就是为了做10例跟腱手术？” “多做一些也可以。”凌然面带微笑。 “所以说，你的目的就是做手术？” “也可以这样理解……” 曲医生嗤笑起来“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给刘威晨做了手术的消息传出去，请你做手术的人，瞬间能挤爆一家医院，你如果真的想做手术，就应该想方设法的给刘威晨做一场成功的手术才对……” 凌然摇摇头，用过来人的语气，道“没有用的。病床根本不够用的。” 曲医生不解的皱皱眉“病床不够是什么意思？” “我在云医，平均每天可以做三到五例断指再植，但是，除了开始阶段，我之后就很少再做五例断指再植了，因为一名病人要入院40天左右才能出院，我们科室的病床总数不到70，加床以后也只有100张左右，所以，病人是受到病床的限制，不是病源本身不足。”凌然对此问题是刻骨铭心，难得说的细致。 曲医生整个人都听呆了“五例断指再植是什么意思？” “凌然在云医，平均每天能做10到12根的断指。”祝同益声音沉稳的说明了一句。 院士说的话，自然是有根据的，正因为如此，曲医生的三观就尤其受到冲击。他也是做显微手术的，一天做10例断指是什么概念，正常的医生，大概一天就累死了。而且，累死了也做不了这么多的断指。 一名普通的显微外科医生精力充沛的情况下，2个小时做一根断指是标配，做的快一点，单算手术时间，也能压缩到一个半小时，但是，当医生做的手术越多，做的时间越长的时间，工作效率肯定是要下降的。就持续性来说，7根断指对显微外科的医生，已经是地狱难度级的挑战了。 至于10根…… “既然如此。”曲医生舔舔嘴唇，问凌然道“你来我们研究中心的目的是什么？” “也不是单纯的节省病床。”凌然难得谦虚的道“我也想看看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的发展，并了解一下你们是如何做手术的？” 曲医生脑海中浮现出一句话，好悬才没有吐出来我们就是像正常人类一样做手术啊！第216章 紧张们 刘威晨一整晚都没有睡着觉。 即使在睡梦中，他都能梦见凌然的模样，尤其是凌然说“无所谓”时的样子。 所谓久病成良医，刘威晨来往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的时间久了，也熟悉了医生们对于手术和病人的态度。 相对来说，病人与主管医生的关系会密切一些，尤其是像他这样的大牌，有什么医学方面的需要，都可以与曲医生沟通，进而向研究中心提出要求。 曾经，刘威晨就提出要一间总统套房标准的病房，后来，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竟然真的给他装修了一间豪华病房，虽然达不到拉斯维加斯的总统套房的水准，但也是有四间卧室带露台有厨房的大套间，像模像样。 现如今，那间总统病房依旧在，刘威晨却不在乎了。 几年前的，他住总统病房，部分是为了养养小伤，部分是为了躲避记者。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为了曝光率，配合的也很好，曲医生更是满足了刘威晨许多合理与不合理的要求。 然而，跟腱断裂的伤情，却不再是住在总统病房里就能养好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态度再好，也不能请来国外的知名医生甚至国内的知名手术刀。曲医生依旧擅长安慰和调侃，说话还是很好听，热情洋溢且耐心细致，可刘威晨却是越来越不耐烦了。 刘威晨就想治好伤。 这是他唯一的要求，只要能达成此目的，他已经不在乎病房的环境如何，医护人员的态度如何了。 想要好的环境，他尽可以去马尔代夫和大溪地，想要好的态度，他有的是粉丝和追捧自己的媒体和广告公司。 而他真正想要的医生，能够治好自己，并保证自己能再征战赛场两年且不会残废的医生，却一个都没有出现。 刘威晨在梦中，都不断的回忆起凌然的话： “因为我无所谓的！” “我是有所谓的啊！”刘威晨从睡梦中惊醒，坐了一会，再想睡觉的时候，发现枕巾已然湿透了。 这时候，刘威晨也就睡不着了。 他搬着自己的腿，尽力将自己挪到轮椅上去。 在身体健康的时候，这个动作根本不需要他费什么力，今天却让他有些微微的出汗。 刘威晨拉开窗帘，看着天空中的早霞，整个人都好像陷了进去。 受伤已一周多了，刘威晨早已了解过，在跟腱修补的领域，两周内的跟腱断裂，才被称为是新鲜跟腱断裂，比起陈旧性跟腱断裂，新鲜跟腱断裂的修补成功率更高，效果更好，恢复也更快。 虽然在两周以内，跟腱修补的效果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刘威晨也不想等到最后一天，再说，这种事情哪里真的有最后一天。 稍微提前一点，总比之后一点选择都没有再后悔来的强。 刘威晨看完了早霞，拿起手机想拨号，又停了下来，继而改成发送短信：梅奥有新消息吗？ 梅奥诊所是世界第一的骨科医院，全球化做的也是极强，刘威晨就算再相信祝同益和他的研究所，也不可能乖乖的在家中坐等。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刘威晨都在尽可能的寻找关系，联系世界各国的专家与医院。 然而，他理想的修复方案，始终没有人能拿得出来。 祝同益最知道他的心思，所以拿出了方案，却无人能够执行。 刘威晨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难道最终，还是要选择姑息方案吗？ 用一年的恢复期，换取也许三个月，也许半年的高运动能力的跟腱，之后就听天由命。 或者，干脆就是半年的恢复期，三个月及以下的高运动能力，接着准时退役…… 刘威晨一个都不想选！ 他想要再战赛场两年，最起码也要一年时间，然后再谈退役。 胡思乱想了不知多久，他的手机“叮咚”的响了一声，刘威晨连忙去看，就见短信有了回答：没有新的变化。 刘威晨紧紧的捏了捏手机，再给助理发微信：“起床，我们去研究所。” …… 曲医生睡的更糟糕，起了一个大早到单位，也没有让他的心情变的更好。 餐厅提供的食物乏善可陈，只有酸奶和牛奶还能激起曲医生的胃口，他随手又要了一碗稀粥，就端着餐盘到了位置上。 “听说了吗？”一口粥都没喝到嘴里，一名住院医坐到了曲医生对面，满脸的“我有情报”的样子。 曲医生缓缓撕开酸奶的外包装，喝了一口，才问：“听说什么？” “凌然做了六例了。” 曲医生的眉头拧的像是用针缝起来似的，问：“跟腱修补术？” “是，做了一晚上，停都没停。” 住院医还待再说，就见曲医生一把推开餐盘，起身就走。 快到手术区的时候，曲医生突然脑筋一转，清醒过来，直接转向进了示教室。 房间内，果然有好几个人在看直播。 骨关节和运动研究中心有4间手术室能联通示教室，对于它们的存在，医生们是又爱又恨。 而从医生们的爱恨程度中，往往就能看出他们的手术水平来。 一般的医生是不在乎哪间手术室的，有的医生则是很介意是否有摄像头，当然，在研究中心里面，最多的医生是暗戳戳的喜欢示教室的存在的。 那些喜欢在手术室里吹牛的，那些喜欢逗小护士玩弄小医生的医生，恨不得场场手术都有人看，每场手术都能拍下来。 曲医生一听住院医都关注到了凌然，就猜想示教室被打开来。 进到房内来，果然看到一墙的屏幕都亮着。 从全景摄影机的拍摄下，凌然的脸就占了一个单独的屏幕，鼻梁挺直，目光坚毅而深邃，皮肤好的让人觉得可以写一篇论文似的。 他的帽子也换成了，上面有两只黄色的小兔子，耳朵垂下来，随着凌然的动作，一晃一晃的。 隔着另一张屏幕，则能看到术野摄像机下，凌然已经进入到了缝合状态，一边梳理着马尾状的跟腱，一边将之缝的整整齐齐，均匀而细密…… 曲医生的脑筋飞快转动，问：“从昨天做到现在了？” “据说中间睡了4个小时，凌晨三四点钟起来又开始做了。”一只住院医瞅见了曲医生，摆出了一丝笑容，道：“我问了一下，听说凌然在云医的时候，就是这么搞的，凌晨三点钟做手术都是常事。” “值班的护士不烦死他了。”曲医生话音刚落，就知道自己犯傻了，护士要是烦他了，能送两只兔子的帽子出来？ 曲医生特意回头，搜寻那名201斤的住院医。 就见角落里，有一团肉抓着一瓶矿泉水猛灌。 “凌然准备做到什么时候？知道吗？”曲医生看看两边。 在场的住院医互相看看，就有人道：“凌医生把剩下的病人都给排队了，估计会把排队的病人都给做完吧。” “后面还排了几个？”曲医生问。 “还有四个。” “那不是把10个病人全给做了？”曲医生只觉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不是因为惊讶，不是因为担忧，更像是因为爽。 就好像战士听说了激烈的战斗，运动员看到了酣畅淋漓的比赛一样。 几只住院医齐齐点头。 “他自己带的助手都累趴下来了。” “昨天就开始抓壮丁了。” “林子跟着去做了一场呢，玩了一个多小时，人家自己盯着看十分钟，就直接换场地了。” 曲医生听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尤其是看住院医们，又埋怨，又不解，又调侃，又好奇，又喜欢，又畏惧的模样，曲医生更是心里一阵矛盾。 他其实很想鼓动住院医们罢工的。罢工的理由都想好了，凌然又不是研究中心的人，凭什么用研究中心的住院医，至少也应该走走流程什么的吧。 但他知道，这样的话说出来，是不会招人喜欢的。 别看住院医们说起手术来，好像都觉得劳累似的，可真的要是有一台手术放在面前，这些家伙们一个个的都会扑上去的。 医院里劳累的事情多了去了，何止于手术？ 为了有机会做手术，许多住院医宁愿给上级医生做出气筒也无怨无悔。 有的住院医不光要当出气筒，还主动当出气筒，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上台时间。曲医生自己也年轻过，知道年轻人学本事的艰难。 从这方面来考虑，凌然算是蛮不错的上级医生了。他本人沉默寡言，既不爱吹嘘自己，也不会责骂住院医，甚至主动提供上手的机会给住院医…… 可以说，跟着凌然做手术，除了累一点，几乎没什么不好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人家的技术放在那里，对住院医们的吸引，就像那张脸对护士们的吸引似的。 “曲医生……”又一名住院医推门而入。 “又怎么了？”曲医生烦闷的喊了一句。他平日里哪里有这么多的工作，完全就是被各色人等推起来的。 “刘威晨来了。”住院医也懒得多说，回答了一句，转身就走。 “到我办公室了吗？”曲医生追问。 “去了院士办公室。” 曲医生心中一凛，这可不是常态。 他顾不上再看凌然，连忙出去找刘威晨。第217章 领导无所谓的 “10号线。” “镊子。” “纱布。” “换7号线。” “冲洗。” 凌然站在手术室里，肾上腺素疯狂分泌，动作大开大合，做手术做的酣畅淋漓。 这时候，如果有水平相当的业内人士，要找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凌然，多半会使用：狂野！ 当然，在外人看来，凌然依旧是稳定的速度，有条不紊的动作，细致的操作…… 只有相似的手术狂魔，才能体会出凌然此时的感觉：爽！太爽利！秋水共爽天一色！ 凌然自己也觉得爽。 在别人家医院做手术，与在自家医院里做手术，有什么区别？ 在凌然看来，在自家医院做手术，就像是自己在家做饭一样，你得买菜、做饭、准备家伙事，吃完了还要洗碗，倒垃圾，收拾房间。 在别人家医院做手术，就像是被人请在饭店里吃饭，点菜，聊天等上菜，吃爽了抹嘴就走，弄不好对方还要塞点红包过来。 最重要的是，饭店可以敞开了吃！ 自己在家吃饭，是奔着七分饱八分饱去的，偶尔做多了还会剩下来，做饭的时候自然要悠着来，遇到特别饿了，饭菜好吃了，最多也就是光盘，没有添菜加菜的道理。 在饭店就不一样了，加菜属于正常操作，而且可以放开了加，一点都不用担心病床不够用了，护理压力大了，复健室不够用了，预留的留观室不够用了，最近又有大事件了…… 凌然站在别人家的手术室里，用着别人家的手术器械和住院医，切着别人家的病人，最后送去别人家的病床，由别人家的护士来护理，那种肆意的奔放的率性的快乐，比正德皇帝的冶游还要刺激感官。 做一台手术，就赚一台。 五台手术是底线。 六台手术可谓小赚。 10台手术，简直是血赚！ 来沪的时候，凌然觉得做五台手术就不亏了。 所以，昨天晚上做到了5台手术的时候，凌然就回去睡了一觉。 等他睡醒了，养精蓄锐的站在凌晨5点钟的沪上的手术室里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赚回来的。 来之前，凌然每天在云医也只能做一两台手术了，5台手术至少相当于三天的量，相应的，他在沪上呆上三五天的时间，云医自己还能腾出六七个床位出来。 按照凌然的设想，他在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呆一周，做5台手术，回去还能做六七台手术，这就等于是一周做了12台手术——不用计算做手术的时间，那个不属于瓶颈资源，甚至不能算是资源，就好像玩乐的时间不能算工费一样，手术狂魔做手术，手术时间越久就越开心。 令凌然持续开心的瓶颈就是病床数！ 病床是不可能无穷无尽的加上去的，霍从军已经将急诊科的所有权利都给运起来了，再要加，最多到100台病床也就到头了。三位数的病房，不光医院这边通不过，卫生局也是有话说的。 医院的病床数与医院的等级是息息相关的，对医院的管理能力等等，也是极大的考验。 像是云医这样的地区顶级三甲医院，病床数到3000以上，就很难扩张了。病床总数能到5000张的，全国范围内屈指可数，全球最大医院的郑大第一附属医院有病床一万张，与之相对应的是95个科室，平均每个科室也就是百来张的床位。 就是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的床位数，也就是180张的样子，祝同益以院士的身份，都不会轻易提高数量。 这是因为国家对医院的评价指标里，平均医生数，平均护士数量等等，都是用人数来除病床数的，如三甲医院评估的时候，平均每床的医护人数是1.03人，低于此数字而高于0.88的是二级，该数字还要细化到平均每床得有0.4名护士…… 所以，在不计算加床的情况下，增加病床就要增加医护人员的数量，而增加编制对任何一家公立单位，都是极不容易的。 云华医院急诊科已经尽其所能的周转病床，加床数量一度有四五十台。但是，加床就像是用信用卡，循环消费是可以的，可对景的时候，该还总得还上。 凌然在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的手术室里，就没有这份担心了。 他甚至连说话都懒得说，就是撸开了袖子，拼命的干。 在一群人醒悟过来之前，能干多少是多少。 包括曲医生在内的大部分医生都不能理解凌然的心态，只看到凌然埋头干活，汗流浃背的样子，就感同身受的为之胆寒，重新来到示教室的刘威晨，更是由衷的感慨：“这是将自己逼到极限了。” 祝同益和纪天禄两人，却是互相看看，有些羡慕，有些佩服，又有些好笑。 他们年轻的时候，也都有过手术狂魔的时期。 中国的医学界，是不疯魔不成活的。 医院和医学研究的花钱程度，比起工业界和产业界还要高，技术积累的要求更不用说，穷国乍富是玩不起医学的，更不要说，祝同益和纪天禄年轻的时候，中国连钱都没有。 那时候的中国医学界，唯一能提高自己医术的手段，就是多练多做。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技术手段，我们就靠见多识广，用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将外国医生10年、20年、30年、40年才能见到的病症，先见识一遍，先做一次，两次，五次，十次…… 住院医们争着抢着上手的手术，主治和副主任们已不屑一顾了，但主任和副主任们追求的手术，依旧还是要争要抢的。 “看着就舒服……”纪天禄望着凌然的动作，油然而赞。 祝同益亦是轻轻点头。 他看的依旧是凌然的操作。 虽然凌然的心情是大开大合似千里追风草上飞，天马行空若万里驰骋扶摇而起，但他的手术本身，依旧是显微外科手术。 显微外科手术永远是细致小心的。 一个钙化点，一点点增生，都要细细的磨下来方可。 缝合的时候更不用说，平滑而结实的缝合是必不可少的…… 祝同益最关心的也就是凌然的操作，手术方案里所需要的外科医生，基本是摸着显微外科的天花板而去的，不如此，又如何能够得到远超于普通水平的手术结果呢。 “凌然做的这是第六例手术吗？”祝同益问了一句。 “是，第六例了。”有知道的住院医汪了六声。 祝同益摸索着额角：“做到第六例手术还能保持这个状态，是很厉害了。” 人是他找来的，吹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曲医生却是舍不得刘威晨，看着屏幕，想起此前听到的，遂道：“凌然应该是昨天做了五例，睡了一觉起来再开始做的第六例。” “恩，那就再看看。”祝同益说着向刘威晨笑笑，算是将自己的态度表明清楚了。 老实说，凌然昨天说的话，也是提醒了祝同益。 他只是医生而已，虽然是一名院士，也只是医生而已，他可以给刘威晨设计手术方案，为他在全国、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医生，但最终，刘威晨要不要做手术，选择何种手术方案来进行，都是刘威晨要自己决定的。 祝同益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可能比刘威晨更在乎刘威晨的伤情。 现如今，凌然是表现最好的外科医生，但如果刘威晨不愿意选择凌然，执意要选择其他的外科医生，祝同益也不准备阻止了。 他提供了足够的信息给刘威晨了，接下来，应该是这个不再是年轻人的体育明星，自己做选择题了。 手术室里。 凌然的嘴角是带着笑的。 每做一例手术，都会让他开心一分，第六例手术做完，取下口罩的时候，能看到凌然满脸的满足神情。 “凌医生做的好好。”戴着灰色折耳兔图案帽的晓云护士，适时的拍手赞凌然。 住院医和麻醉医生也都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住院医鼓掌，是为了能继续蹭手术，麻醉医生鼓掌，自然是因为累晕了，旁人让他做啥，他就做啥的状态。 “谢谢。”凌然微微弯腰，感谢了手术组，再道：“咱们抓紧做一下善后，那个，哪位出去提醒一下，下一位病人应该到位了，核磁共振和检查都要做掉，麻醉方案也做一下，可以的话请全麻。” 台下护士和麻醉医生一齐答应了一声。 “会做医嘱吗？”凌然又问住院医。 “呃……会，会一点。”住院医紧张的嘴型都变了。凌然不在乎是不是有摄像头，他是在乎的，尤其是想到摄像头后可能会有同事和上级医生，甚至可能有漂亮的护士小姐姐和医生小姐姐，他就更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凌然见此，习惯性的道：“头三天都是二级护理，抬高患肢，再检查一下病人的既往用药，冷敷、消肿，明天开全套的生化，凝血和免疫特别注意一下，心电图，胸片……唔，加做一个核磁共振再看一下。” “好的，我知道的。”住院医有点后悔刚才没有说会，平白失去了一个露脸的机会。 “下一场吧。要等多长时间？”凌然搓搓手，再次变的跃跃欲试起来。 睡醒了以后刚做了一台手术，现在正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 示教室内，纪天禄与祝同益也是小声的讨论着凌然的手术。 显微外科在国内的发展极快，各有流派，是最讲究手法和技术的。纪天禄是正值壮年的生力军，祝同益是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各有所长，就着凌然的手术，竟是有无数的话题可聊。 毕竟，光是看凌然的缝合技巧，就让纪天禄浮想联翩了。 刘威晨突然下定了决心，手一推轮椅，按下了通话键，郑重的道：“凌医生，我是刘威晨，能请你为我主刀手术吗？” 屏幕里，凌然的脚步停顿了一下，面上露出犹豫与可惜的神色来，看的刘威晨一阵的不安。 刘威晨的经纪人没来得及阻止，更是焦躁起来：“威晨，你急什么啊，你这样子搞，消息会传出去的。到时候，你让队里局里的领导怎么说……” 刘威晨回头看了他一眼，平淡的道：“领导无所谓的。”第218章 一会见（第三更） “威晨决定做手术了，加油()?(\*?????)” “请一定让我们的威晨恢复健康@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确实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骨科医疗机构，但与国外的医院相比还是有差距的，不理解刘威晨为什么要选择这里，不会是受到什么威胁了吧。个人建议，还是自己的身体最重要，不要为了别人的名声，牺牲自己的身体。” 随着刘威晨做出决定，各家社交媒体，瞬间就将这个准备许久的热点给爆了起来。 正如他的经纪人所担心的那样，在场的人员太多了，虽然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有较为严格的规定，不允许医护人员发布有关患者的消息，但是，架不住有人向亲朋好友炫耀，以及亲朋好友的继续炫耀。 除此以外，是否有狗仔队埋伏，或者预先找了线人，也是很难说的。 自媒体的背后，还有广告商的推波助澜。 刘威晨自受伤以来，曝光度大降，对于各家掏了大钱的广告商来说，不趁机露露脸，万一刘威晨手术失败完蛋了，岂不是血亏。 他的经纪人因此急的团团转。 一会儿埋怨的说：“你不要急着发布，告诉我们决定，我们再讨论一个策略出来，然后公布多好啊，开个新闻发布会岂不是比你这样子无名无分的发布消息来的强。” 一会儿，经纪人又安慰刘威晨和自己：“没关系，大不了做几个采访，咱们还是能把风向摆过来的。” 刘威晨理都不理，他现在哪里还在乎风向，更不可能去参加采访了。 他只是再三向曲医生确认：“凌医生准备好了吗？什么时候能开始手术？” “我们研究中心是没问题的。”曲医生迟疑着，道：“现在是体育局这边，可能还要再协调一二。” “哎……所以我说太仓促了。”经纪人长叹一口气：“得先给体育局的领导通气才对。” 刘威晨道：“我在祝同益院士这里看病，他们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归知道，该做的汇报你得汇报呀。”经纪人语重心长的道：“今时不同往日了，你脚受伤了，做事情就得更加的谨言慎行了，你得从体育局的角度考虑，你是田径队的台柱子，就是一个房子的大梁，大梁动手术，能不让人家柱子底下的人知道吗？” 刘威晨“哼哼”两声，心想：敢情我撑着房顶给人遮风挡雨，结果还给撑出毛病了。 这个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事实上，生病以后，刘威晨的脾气都变的小了，他根本没有要争辩对错的意思，转而对曲医生道：“动手术是我个人的事，不需要其他人的同意或者不同意。曲医生，凌医生什么时候能过来？” 曲医生撇撇嘴，道：“凌然现在还做手术呢，给他通知两遍了。” “啊？”刘威晨的心一下子揪起来了：“会不会有什么变故？” “能有什么变故，他就是……”曲医生很想说是自抬身价，想想太办公室政治了，就没有说下去，转而道：“祝院士一会就来了，凌然过来再晚，也不可能比祝院士来的晚。” 刘威晨连连点头。 一个多小时后，祝同益院士出现在了病房中。 然而，刘威晨失望的发现，凌然竟然还没有来，他不由的看向在旁的曲医生。 “凌医生还在手术。”祝同益院士好像猜得到刘威晨的想法似的，道：“今天的手术排的满，凌医生知道你的情况，也是比较有把握的，因此，他是想先将其他安排好的手术一遍做了，然后再认认真真的给你做手术。” 这个解释也算是合理，刘威晨微微点头：“我等了这么多天，再等一会儿，也等得住。” 祝同益微笑，道：“既然决定了要做手术，咱们就得一步步的做术前准备，比如说提前一天禁食，这是为了避免全麻以后，食道中的食物流出来，堵塞了气管，造成危险……” 院士亲自来说明术前准备，令刘威晨安定了一些，又问：“请凌医生给我做手术，不知道成功率能有多少？” 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祝同益院士先是露出和蔼的笑容，再做到了病床上，拍拍刘威晨的腿，笑道：“威晨，到了这一步，我只问你，你是想要重返赛场呢？还是愿意退役呢？” 不等刘威晨回答，祝同益院士继续道：“如果你愿意退役，我们就用保守的方案，不论是凌然做还是谁来做，都能保证再断裂的风险低于30%，度过危险期以后，基本就与正常人一样了。但你如果要再战田径场，保守的方案就没有用了，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的话，再断裂的风险是很高的……” “我明白了。”刘威晨摇摇头，自嘲的咧咧嘴：“我就是想寻个心安。” 祝同益院士拍拍刘威晨的腿，道：“凌然做完手里的手术，就会过来了，他现在状态正好，就像你们刚热身以后似的，非得做一个手术，才能静下心来看新的手术。” “凌医生是个挺纯粹的人。”刘威晨评价了一句，忽然有点喜欢凌然的性格了，他如果对普通的病人也能尽心尽力，那对自己的诊疗，想必也不会更放松才对。 曲医生听的颇不自在，就道：“凌医生……” “刘威晨！” “威晨！祝你早日康复！” “刘威晨！加油！” 窗外，忽然有人齐声喊起了口号。 经纪人对此最是敏感，连忙起身，将窗帘的一角拉开，小心翼翼的看下去。 只见“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牌子对面，有近百人聚齐了起来，举着牌子和横幅，还带着花束和花篮，就在草坪上又喊又叫的。 刘威晨也单腿跳着，来到了窗前，掀开一个空隙，偷偷的看下去。 “威晨加油！” “养好伤，再战征程” “永远爱你” 望着粉丝们挂出的横幅，刘威晨的鼻子突然酸了起来，他的手掌轻轻的抓着窗帘，几乎就要将之扯下来了。 “威晨，别激动，坐下来。”经纪人也有些被感动了，赶紧扶住刘威晨，并将轮椅给要了过来。 刘威晨坐上了轮椅，轻轻的吁了一口气，再冲祝同益等人扯动一下脸部肌肉：“见笑了。” 祝同益不言语的露出微笑，这时候，说什么都不太合适。 咚咚。 病房门被敲响，接着就被推开。 凌然迈着大长腿，穿着洗手服，头上还戴着黄色的小兔子帽，就进到了病房内。 刘威晨望着凌然头上的兔子，莫名的笑了出声。 “情绪不错。”凌然做着术前评估，向祝同益和曲医生点点头，就坐到了刘威晨对面，道：“你之前说要我来主刀你的手术，对吗？” “是。”刘威晨深吸了一口气，表情变的严肃了一些。 “采用祝同益院士的方案？” “是。” “这个方案的风险，你应该知道吧。”凌然说着看向曲医生。 曲医生不自然的道：“都已经告知了。” “那行。我给你做个体格检查吧。”凌然让刘威晨躺回到病床上，再将四周围的淡蓝色帘子一拉，就揉捏起来。 祝同益院士等人自动自觉的坐到了外面些，听着凌然询问着一些常见的问题。 不一会儿，凌然的问题就变的更加具体起来： “中午饭吃了吗？” “还没有。” “喝水了吗？什么时候喝的？” “中午……前。” “早饭呢，什么时候吃的，吃了什么？” “就喝了燕麦粥。” “可以……准备一下，咱们去手术室吧。”凌然抬头看看时间，转身将淡蓝色的帘子给拉开了。 祝同益院士、曲医生和经纪人全都站了起来，后者诧异的问：“现在做手术吗？” 凌然疑惑的看看他：“否则呢？” “那个……局领导还没来呢……外面还有这么多的粉丝，总得见一下吧……威晨的家里人刚回去拿换洗的东西了……”经纪人一口气提出了大堆的理由。 凌然是很少与病人家属打交道的，经纪人这样的角色就更少接触了，听的只是皱眉。 祝同益院士咳咳两声，道：“凌然，你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说出来好了。” 在几人的目光中，凌然略作思考，道：“我现在的状态好。” 他确实是状态好，连续做了多例跟腱修补术，可以说是令他的手感正热。做上一例手术的时候，考虑到自己不可能坚持到10例手术完成，他还喝了一瓶精力药剂。 现在，凌然基本是处于个人巅峰状态的，如果要完成祝同益院士设计的复杂的高难度手术方案，他觉得正当其时。 “我做。”刘威晨也不想拖下去了。等待局领导，接待粉丝或者等家人来担心，最终又有何意义呢？他的脑海中情绪荡漾，有种无论如何，就请现在结束的念头。 凌然却只是摆摆手：“推走吧。” 两名护工早等在门前，得到祝院士的首肯后，就将刘威晨连着病床给装运走了。 经纪人顿时慌了：“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到时候人来了，我怎么说？” “两个小时，我就给送回来了，没事，一会儿见。”凌然学着其他医生那样，安慰着“病人家属”。 经纪人更慌了。 与此同时，系统也弹出了提示： 任务：崭露头角 任务内容：最大限度恢复病人刘威晨的跟腱功能 任务奖励：每恢复5%的跟腱功能，奖励初级宝箱一只。找本站搜索"CM"或输入网址:我在家里自建的渣滓洞初见成效 小时候读书，听说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我不屑一顾，感觉两货简直是脑子有病。 如今，为了多写点字，我觉得戳戳屁股简直不算事儿，我都是戳的大腿内侧。 当然，不能用锥子，锥子戳破了皮，既容易感染，又不利于久坐，从这一点上来说，古人的故事还是有瑕疵的，弄不好就是突击考试才用的法子。 作为一名每日更新的作者，我们是要讲究可持续发展的，就个人经验来说，我推荐扇子。折扇的尾巴是一片片的竹子构成的，有尖锐感，但又是打磨过的，不会戳破皮，另外，稍微张开一点扇子，是有夹肉的效果的，对付瞌睡特别有效。 另外，冷水泼脸始终是有效果的，吃着人参片与茶同饮，效果更好。 吸氧机也要提一下的，前些天有作者来兰州家中，见到了我的吸氧机，大为诧异，惊呼：我以为你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我1000大洋买的，灵感来自于聂卫平，此君当年下棋的中途都是要吸氧的，有空我丢>另外，跑男用过的小竹笋也很劲道，没事踩一踩，酸爽的提醒：知道不好好码字的结果吗？ 俯卧撑和深蹲也是很棒的，尤其是深蹲，一口气做20个，相当于一瓶精力药剂。 以上是我对自家建设渣滓洞的一点小小的心得，该方案有泻有补，有消耗有锻炼，欢迎有需要的朋友尝试，我们共同探讨，共同进步，希望能在尽可能小的空间里，打造最有效率的工作方案。 另附上今日成果：三更！ 求月票一张。 今天在12点前更新了，但我还会为了明天而继续战斗的。 结实的竹制折扇已经准备好了。 您投一张票。 我戳腿一下。 互动渣滓洞了解一下。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我在家里自建的渣滓洞初见成效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我在家里自建的刑室初见成效 小时候读书，听说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我不屑一顾，感觉两货简直是脑子有病。 如今，为了多写点字，我觉得戳戳屁股简直不算事儿，我都是戳的大腿内侧。 当然，不能用锥子，锥子戳破了皮，既容易感染，又不利于久坐，从这一点上来说，古人的故事还是有瑕疵的，弄不好就是突击考试才用的法子。 作为一名每日更新的作者，我们是要讲究可持续发展的，就个人经验来说，我推荐扇子。折扇的尾巴是一片片的竹子构成的，有尖锐感，但又是打磨过的，不会戳破皮，另外，稍微张开一点扇子，是有夹肉的效果的，对付瞌睡特别有效。 另外，冷水泼脸始终是有效果的，吃着人参片与茶同饮，效果更好。 吸氧机也要提一下的，前些天有作者来兰州家中，见到了我的吸氧机，大为诧异，惊呼：我以为你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我1000大洋买的，灵感来自于聂卫平，此君当年下棋的中途都是要吸氧的，有空我丢>另外，跑男用过的小竹笋也很劲道，没事踩一踩，酸爽的提醒：知道不好好码字的结果吗？ 俯卧撑和深蹲也是很棒的，尤其是深蹲，一口气做20个，相当于一瓶精力药剂。 以上是我对自家建设渣滓洞的一点小小的心得，该方案有泻有补，有消耗有锻炼，欢迎有需要的朋友尝试，我们共同探讨，共同进步，希望能在尽可能小的空间里，打造最有效率的工作方案。 另附上今日成果：三更！ 求月票一张。 今天在12点前更新了，但我还会为了明天而继续战斗的。 结实的竹制折扇已经准备好了。 您投一张票。 我戳腿一下。 互动渣滓洞了解一下。 求月票！ 求支持！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4手机版阅读网址：m.《大医凌然》我在家里自建的刑室初见成效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219章 一切尽在掌握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示教室内，人山人海，挤的水泄不通。 全院30多名在编医生，十多名进修医生，再加十多名的实习生，以及数量相当的护士和办公室文员，不仅将座位坐满，过道堵住，到了后面，还有人站到了桌子上。 大家实在是太好奇了。 不是对手术本身的好奇，而是对做手术的患者的好奇。 刘威晨可以说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建立以来，做过的最大牌的体育明星了。当然，祝同益院士年轻的时候参与过更大牌的患者的手术，但在成为了院士之后，反而少了很多的机会。 尤其是国内的体育明星，自千禧年之后，就越来越多的奔着国外的医疗机构去了，只能说，全球化的浪潮，同样席卷了医院以及与之伴生的医学界。 不赚钱的基础医疗最多只是受到进口药的侵蚀，但在最高端最赚钱的医疗服务业里面，来自日本、美国甚至韩国香港的竞争无处不在，全球知名的专科医生对全国知名的专科医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大佬对中华牌的大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材上的名字对教育部教材的编委，梅奥医学院的大魔王俯视着积水潭医院的小魔仙…… 运动医学受到的竞争尤其严重。 顶尖运动员原本就是少数，选择面又极大，当他们受伤的时候，能够参与竞争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最终只可能是最顶尖的几个人。 刘威晨如果不是伤情特别严重，要求特别高，也不会迟迟得不到治疗。 事实上，跟腱断裂在世界范围内，都被称作是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终结者，是运动员的“阿喀琉斯之踵”。 普通人若是跟腱断裂并不可怕，无论是采用微创手法还是开放式的手术，都能得到较好的效果。术后穿几个月的高跟鞋，注意一下动作行为，就能恢复如初了，最多是不要再参加羽毛球、篮球等跑跳较多的运动即可。 但是，运动员若是不能跑跑跳跳，不能急停，不能快跳，还有什么竞技生命可言？ 其实，仅以修复创伤而言，现代的运动医学的发展，已经足以应对跟腱断裂的伤害了。比较著名的跟腱断裂的病人，如科比、贝克汉姆、小威廉姆斯，在手术治疗以后，不仅能跑能跳，而且都没有出现跟腱再断裂的现象。 但是，大部分的运动员，在跟腱断裂以后，都无法恢复到曾经的竞技水平了。如科比和贝克汉姆，以及更多的如比卢普斯，微笑刺客托马斯等人，基本都是在跟腱断裂以后数年，宣布退役。 虽然退役时的科比、贝克汉姆等人，依旧是专业运动员的水平，具有超过全世界大部分人的竞技水平，但终究，竞技体育的超高要求，无法忍耐竞技水平的丁点的退步，也因此对运动医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近乎奇迹般的要求。 不过，确实是有运动员，获得了奇迹般的恢复。如小威廉姆斯在2010年的跟腱断裂之后，又继续统治女子网坛。早些年的NBA明星球员威尔金斯，跟腱手术9个月以后，就再次上演“人类电影精华”的表现。 奇迹催生了希望。 刘威晨想要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希望。 他在国内俨然已是田径界的第一人了，再拼下去，虽然不一定能拿到奥运会的奖牌，但在黄金联赛崭露头角还是有可能的。 这也是他的最低要求了，如果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再冒着跟腱断裂的风险继续跑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算是广告商和粉丝们，也是需要一定的成绩打底的。 刘威晨对此心知肚明。别看大家都喊着“身体健康最重要”，可是，当他复出以后，不能达到最低期望，人气就会瞬间滑落，如是两三次之后，就会成为曹秽口中的“再而竭，三而衰”，不用多长时间，就被会更有曝光度，更有吸引力，成绩更好的体育明星所取代了。 不能成为世界前三，但至少得是中国第一。 中国的体育明星的背后，都有着相似的逻辑和要求。 …… 刘威晨换了衣服趴在手术床上，手臂上带了环，浑身冰凉，面带凄凉。 他的视线在地板上汇聚，手术室的地板是蓝色的，如他在屏幕中看到的那样。 两名护士说笑着什么，还谈到了他的小腿和肌肉，并且问了刘威晨几个问题。他选着最短的做了回答，并不想说话。 然而，刘威晨平时其实是个善于言谈的人，他经常能逗笑记者们，上电视的时候也被称作有综艺感的男人，广告商尤其喜欢刘威晨，经常会因为他的一句笑话，而在文案中迁就刘威晨，队友们更不用说了，每次坐队里的大巴出行，刘威晨都不会摆什么老大的架子，而总是以开玩笑为发言的开始…… 是冰凉的手术台，将所有的热情都给冷冻了吧。 刘威晨突然无比的想念父母。 父亲此时应该在老家给做公务员的大哥带孩子，母亲刚刚回家去帮他拿换洗的衣物了。 刘威晨有些后悔，也许应该等母亲回来的，和她聊聊天，然后再决定手术。或许会减缓紧张的情绪吧。不过，母亲多半又要哭的，弄不好，自己做几个小时的手术，母亲就会哭几个小时，说不定还会打电话给大哥。 最应该做的，也许是找个女朋友，一个知暖知热的女朋友，而不是像上个那样，光是作来作去换着体位买包的。 想到这里，刘威晨开始觉得凌然不近人情了，不像是曲医生，曲医生是个擅长待人接物的医生，他能妥善的安排好前前后后的事情，安慰好母亲，也令自己安心。只是手术水平有些欠缺，没有什么手术是他特别擅长的…… “验明正身了吗？”手术门开，就传来凌然的声音。 “确认过眼神了，就是刘威晨。”小护士很活泼的样子。 刘威晨内心觉得这个笑话不错，但他并不想笑，只是抬抬头，想要向凌然打个招呼。 “麻掉吧。”凌然的声音平静无比。 刘威晨愣了一下，就听耳边传来麻醉医生的脚步声，紧接着就听麻醉医生道：“大郎，起来吃药了……” 刘威晨一声“卧槽”，抬起头来，几秒钟后，就失去了意识。 两名小护士不知是被“大郎”逗笑了，还是被刘威晨突然爆粗给逗笑了，都咯咯咯咯的娇笑起来，直到祝同益院士入内，才笑眯眯的歇了下来。 “做好准备了？”祝同益院士换上了手术服，双手抱胸，将主刀的位置让给了凌然，自己站在旁边，名义上是手术指导，实际上是手术监督。 纪天禄和吕文斌一左一右，依旧是给凌然做一助和二助，以研究中心的内部生态来说，祝同益院士已经可以说是抛弃了资历和等级关系，做到了最好。 凌然分别向几人确认后，道：“准备好了。” “恩，方案你们都是熟悉的，现在的关键是选择正确的路径，减少对神经和其他肌肉组织的损伤，再尽可能的做加强缝合……”祝同益院士强调了一遍，说的似乎非常简单，实际上，每一点要求都是极难达成的。 凌然沉默着点点头，他每次做手术都是竭尽所能的，但是，真正趋于完美的手术，也就是此前特意进行的一例，其耗费不菲，且不可避免的有运气成分。 好在刘威晨身家丰厚，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硬件条件足够好，能够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 但是，外部的帮助也就到此为止了，当切口打开之后，凌然面对的将是精益求精的新方案。 “开始吧。”祝同益院士等待了两分钟，见众人都冷静下来，才下了命令。 凌然挥手就在小腿后侧划出了一条S型切口，足足有14厘米长。 祝同益院士眼睛瞪大，好悬没有叫出来。 纪天禄使劲的咳了一声，心道：你当是抢跑呢？ 只有吕文斌，神情镇定，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样子。第220章 血管网 凌然一旦开始了手术，就极其专注。 跟腱修补术的平均手术时间很短，如他昨晚做的五台，外加今天凌晨做的两台手术，总计7台手术，花费的时间都没有7个小时。 当然，单论每台手术的时间是要长一点的，毕竟有术前准备，术后的缝合，只是都不一定要凌然的参与。也就是到喂药的时候，凌然才开始出现在手术室。 而他的工作，主要就是从切口打开的一刻开始的。 “拉开吧。”凌然丢下手术刀，与纪天禄一起，将刘威晨外面的皮肤给拉开了。 “我们老家宰羊的时候也是这样。”纪天禄突然来了一句，算是开启了手术室里的段子时刻。 凌然莫不言声的操作，如他之前那样。 吕文斌迅速加入其中，好奇的问：“羊的跟腱有多长？” “不知道，反正不好吃。”纪天禄撇撇嘴，道：“羊蹄最难吃了。呦，跟腱蛮长的。” 却是凌然将暴露出来的跟腱用镊子夹起来了。 “断端是马尾状了。”祝同益意料之中的皱皱眉。 在肌腱断裂中，这是较为糟糕的类型了。 “剪掉了。”凌然将已经变成马尾状的肌腱断裂部分架起来，翻看了两下，就用剪刀，将之平直的剪了下来。 “剪掉吧。”祝同益依旧抱着胸，看着凌然的操作。 若是普通人的肌腱缝合，是不用将马尾状的肌腱断裂剪掉的，一些外科医生习惯将之利用起来，做加强缝合的材料一样使用。 但是，运动员对肌腱的要求是不同的，像是这样散落状的肌腱，并不足以支持高强度的训练，也就是无益于竞技运动的部分，只能剪掉。 “大郎的肌腱少了得有三厘米吧。”麻醉医生做好了自己的事，伸头看了看，同样有些好奇。 吕文斌将托盘转了一下，道：“差不多，或许都不止。” “这样还能继续跑起来吗？” “如果缝合的好，就不成问题。”祝同益的回答本身很肯定，内容却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对于最后的问答，手术室里的人们关心，示教室里的观众们更加关心。 祝同益的方案，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并不是机密，许多资深住院医都有接触过。所以，当祝同益说起“缝合的好”，许多人的脸色都不是太好。 “看来是要用A方案了。” “有点变态哦。” “能行吗？” 几名医生忍不住小声讨论。 “A方案怎么变态了？”一名小护士坐在示教室的桌子上，很担心的问旁边的主治医生。 青春活泼的小姑娘的要求，是30岁的老男人无法拒绝的。主治露出单身了30年的微笑，道：“祝院士的A方案是要保血供的。这样能够保证牵拉以后的肌腱的强度。” “然后呢？” “然后？”主治露出呵呵的笑容，道：“然后就束手束脚了呗。” “为什么？” “因为……”主治不知道该怎么说，想了想，道：“这么说吧，跟腱内侧的血供是从胫后动脉来的，又分了三到四个的穿动脉，肉眼几乎看不到的，跟腱外侧的血管区也差不多，只是来源是腓动脉，你得把它们都绕过去。” “总共要绕开8个小血管？” “还有无数的小动脉的小分支，祝院士也希望能绕过去，保住跟腱周边的血管网。血管是给跟腱供应营养的，血管网保住了，跟腱的营养供应量大，就能更快的恢复，有点开放性的外科手术，然后得到微创手术的效果的意思。想法是挺好的，可要实现，基本是不可能的。”主治呵呵的笑出了声。 “岂止是想法好，简直是理想主义。”又一只住院医感同身受。 202斤的住院医咕嘟咕嘟的喝着矿泉水，面带忧伤的道：“有理想总是好的嘛，祝院士把方案做出来的时候，也知道难度的，所以才推到现在。” “推到10年后都没用，避开全部的血管网这种事你能信？不可能的。就算是现在的达芬奇之类的机器，把血管网全部标记出来，该切断的还是会切断的，每个人的血管位置都不一样，哪里是那么好避开的。” “所以，方案A里面，我记得说，最后要恢复血管网的，如果不慎切开的小血管太多的话，就要做血管缝合？” “神经病！”主治嗤之以鼻。他倒不是对方案本身有什么看法，相反，主治对于方案的可怕和作用，是有相当的认识。 所谓的血管网，那真的是细细密密的网状结构。 理论上，小血管都是有代偿能力的，也就是切开了，过一段时间，身体会自己配置血管，重新做连接的。 偏偏祝院士认为，这种代偿太慢了，既影响运动员的恢复速度，也影响恢复的质量。 阿喀琉斯之踵的位置，恰恰是人体血供最差的位置，在这里进行破坏性的开放手术，结果却想要快速恢复，高质量的恢复，那就是缘木求鱼。 从普通人常做的跟腱微创手术的效果就可以看出，微创手术因为尽可能的保留了跟腱周围的组织，所以恢复的不仅快，而且质量也很不错。 然而，微创手术是不能达到高强度缝合跟腱的效果的，所以，祝同益院士的方案，干脆就等于是一个开放性的微创手术。 在理论基础不完备，设备器械不完善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外科医生本身的技术水平来达成目的。 这种思维模式，也是祝同益多年前就尝试过的，一些时候失败了，一些时候成功了。 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方案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主治等人的嗤之以鼻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对方案的难度有着极大的理解。 研究中心的外科医生们，就好像一名平日里学习成绩很不错的学生，信心满满的参加了一次奥数水平的摸底考试，被打的体无完肤以后，发现有转校生窝在教室后面刷奥数。 就算不是专业做跟腱修补术的，就算以后也不准备靠奥数吃饭，但是，对于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的医生们来说，基本的羞耻心和好胜心，都是必不可少的。 就算是202斤的住院医，也是实力与毅力兼具的男人，他除了喝水都长胖，再没有什么弱点。 被打的体无完肤的体验，是这里的许多外科医生从未体现过的。 可以说，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的医生没有一个是弱者，可是，也没有一个是能制造奇迹的外科医生。 那样的外科医生，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多少。 而大部分的医生，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这种事。 “显微镜。”凌然严格遵循方案，开始更加细致的游离跟腱，以免一会的缝合，拉断更多的血管。 这是份认真细致，而且不知道是否会有效果的工作。 但是，凌然既然相信了祝同益的方案，就尽可能的尽善尽美的完成它。 琐碎的工作，看起来漫漫无期的样子，让人看的都烦闷。 凌然却是一声不吭的默默操作。 一次一点，一次一点，慢慢的，就将工作量给积累了起来。 当凌然真的开始缝合跟腱的时候，许多观看的吃瓜医生，甚至都没有醒悟过来。 “跟腱加强缝合完毕。”凌然的动作熟练无比，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将其他人要玩弄许久的跟腱给拉到了一起。 只是，对这台手术来说，手术的核心虽然是跟腱缝合，手术的难点却是血管网的重建。 “真的很复杂了。”纪天禄看着显微镜内，一片破碎，却看不清楚的血管网，一脑门子的官司。 因为跟腱断裂而受伤的血管，因为开放性伤口而被切开的血管，因为拉扯跟腱而撕裂的血管等等，只是弥漫出一片的血色术野，就像是一组复杂的多米诺骨牌，因为意外而毁于一旦似的。 恢复血管网，就是希望以最小的工作量，能够重整出一副能用的多米诺骨牌出来。 这项工作，比起断指再植的工作量都要大，而且，是否能够成功，都是两说。 “开始了。”凌然依旧是一言不发的样子，摆正了显微镜就开始忙碌起来。 纪天禄抬头看看时间，默默的低下头来，决定配合凌然，做好一助的工作。 示教室内，看了一个多小时的医生们，有的忍不住打起了哈欠，可是，他们看向凌然的表情，却是不其然间的发生了变化，别说真的上手缝补血管网了，光是看到那复杂的情景，就足够令人眩晕了，更不要说，凌然并不是简单的恢复血管网。 他必须要重建它，既要让它发挥即时战力，又要让它有自愈和延展的空间。 实地参观的外科医们突然意识到，大家看到的奥数卷，或许也是分等级的。第221章 织网 缝合血管对凌然来说，是一件很熟悉的工作了。 他刚到云华的时候，医政科就用缝合大鼠的尾巴做下马威了。 如今想来，那就相当于让新兵与特种兵比赛狙击打靶，难度已经在的行业顶尖了。 不过，缝合血管网，依旧是超脱了正常水平的高难度挑战。 脚部的血管比手部的血管粗，那是指主要的动静脉，胫后动脉或腓动脉分流出来的穿支动脉就没有那么狂放了，它们中的许多比手指的动脉还要细。 而断指缝合所要做的血管缝合，也不过是两三根，三四根罢了。 当然，实际上的难度，还是断指缝合的难度较高。因为断指缝合对血管的缝合质量是有超高要求的，对低质量缝合的容忍度很低，一个不好就是血栓坏死的。 跟腱周围的血管网，倒是没有这么高的要求。祝同益院士的A方案，也就是要求重建血管网罢了。跟腱内侧有三四条穿支动脉，跟腱外侧有三四条穿支动脉，祝同益院士希望每边得到两条穿支动脉，最低一条穿支动脉，再保证一定的小血管的存在，就算是达到了基本要求。 最重要的是，就算凌然缝合失败一两条血管，也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影响，至少不会造成跟腱缝合的失败。 至于原定方案的失败，对于这样的实验性手术来说，成功了会有很多的说法，失败了，就无从解释了。 祝同益静静的盯着凌然的动作，似乎比凌然还要紧张。 凌然的操作却是越来越放松。 只见他的手腕柔和，手指轻盈的在显微镜下滑来滑去，寥寥几下，就缝合一个血管，再揪出另一根血管，刷刷几下，又给缝合了起来。 纪天禄忙忙的配合着，就连二助吕文斌，也是一个劲的围着手术台转圈儿，一会儿浇盐水湿润血管，一会儿弄纱布，一会儿抽吸，一会儿拉钩，其辛苦程度比得上自助烤肉时的状态了。 所有人都是眉头紧蹙，带着一股血战沙场，熬夜补作业的痛苦。 唯有凌然，表面上一成不变，心里爽的飞起。 这可是给大活人缝血管呐，而且能一缝一网，这得是有多爽？ 要是断指再植，凌然得先小心翼翼的做清创，然后再固定骨头，再是做好肌腱缝合，接着才有机会玩弄最关键的两三根血管。玩好了，再将神经缝合起来，再将缝皮丢给其他动物。 以凌然的感觉来说，清创已经不是那么有趣了，内固定骨头更像是木匠活，肌腱缝合的话，屈肌腱还算是好玩，普通的肌腱就乏善可陈了，剩下的血管和神经，算是断指再植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而在今天，凌然遇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大片的血管网，且是又细又小有困难的血管缝合。 等于说，是将断指再植中最精华的部分拿出来给凌然玩了。 凌然的心情，别说有多高兴了。 这可不是练功房里的大鼠尾巴。或许对新人来说，能缝一次大鼠已经是很开心的事了，然而，凌然早就度过了那个新人阶段了。 有大活人可以缝合，而且是有一助二助的配合，有器械护士递东西，有巡回护士帮忙的缝合，那比一个人寂寞的坐在练功房里，得舒服到哪里去了。 “再换细一点的缝线。”凌然玩高兴了，一口气缝合了三根穿动脉，面对更细的第四根，干脆又换了线。 祝同益院士不得不提醒他道：“你的关键是注意动态平衡。” 言下之意，他不可能将整个血管网给重新缝合起来的，只能挑选重要的血管，来组成一个勉强可用的血管网。 这就好像是一场战争之后，原本细致而有序的后勤线路，被摧毁了大部，负责重建工作的将军的任务，不是一点点的恢复每一条原有的后勤路线，而是着重恢复一条供应链，以保障最主要的物资供应，剩下的供应链的恢复，完全可以交给其他人，用更长的时间慢慢进行。 凌然很理解祝同益的命令，他点了点头，解释道：“我想多做一条备用通路出来。” 与普通的“将军”不同，状态正佳的凌然，不仅仅想要恢复一条供应链，他还想再多做一条出来。 “来得及吗？”祝同益抬头看了看表，神色稍放的轻松了一些。 普通的跟腱手术，大约需要一两个小时的样子，手术台上的时间长则两小时，短则三四十分钟。 祝同益的A方案就复杂的多了，他计划给予主刀医生四个小时的手术时间。这个时间不是随便说出来的，而是根据跟腱暴露的程度等等，做出的“动态平衡”。 时间太短，主刀无法完成手术，时间太长，手术的效果可能要打折扣。 现在，看着手术进展顺利，祝同益更希望能在三小时内结束手术，从而保证更有效率的恢复。 瞅着凌然的进度，祝同益倒觉得很有希望，即使再做一条备用通路出来，若是能维持目前的速度，也是有可能的。 考虑到手术太早结束也不会有收益，祝同益还不如同意凌然多缝几条血管呢。 凌然也很熟悉祝同益的方案了，他的眼睛盯着显微镜，爽的根本不想离开，口中道：“我们切断的小血管不多，有希望恢复三四成的血管网，多恢复一些是有好处的对吗？” “当然，但要尽可能的保证质量。”祝同益提醒了一句：“痉挛的危险依旧存在的，打通的血管才是有用的血管。” 恢复的血管越多，跟腱恢复过程中，得到的滋养就越多。 微创跟腱手术为什么很快就能出院并尝试复健，就是因为跟腱周围的血管网依旧在，只要缝合好了跟腱，处理好了黏连，就能恢复如初了。 为了保证跟腱强度而做的大开放式手术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了，尤其是一些特别的入路，像是跟腱后正中切口的跟腱修补术，并发症就明显的要高于跟腱正中部位切口。究其原因，还是后者的血供较少，切口破坏的血管就少。 而在祝同益的方案中，缝合后的血管要有一定的质量，才能发挥作用。 不用像是断指再植的血管质量那么高，但也得是有一定的质量的。 事实上，祝同益的A方案，根本就是把刘威晨的跟腱缝合，做成了跟腱缝合并血管再植，难度增加了十倍都不止。要保质保量就更加困难了。 祝同益看着年轻的凌然，生怕他耐不住性子，或者丧失专注度。 这是年轻人最容易出现的毛病。 所谓毛糙、浮躁之类的词语，一旦出现在血管缝合中，问题就要出现了。 凌然却是一点都不在乎祝同益的叮嘱，稳稳的缝合着血管，口中道：“保证质量。” 纪天禄这时候忍不住抬起头来，道：“凌医生没问题的。” 祝同益醒悟过来，连忙道：“关心则乱。我是有点太在乎咱们的方案了。” 示教室内。 听着研究中心的老大，绝对的旗帜祝同益院士说出这样的话，众医已是一片哗然。 曲医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情绪，愤愤然的道：“真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主任也太好说话了。” “就是说，语气都不对了。” “喂喂喂，别上纲上线的，咱们祝院士也没说什么不是？” “你要祝院士说什么？说的已经够可以了。你要弄明白，方案是咱们祝院士的，这是指导手术，凌然只是主刀而已。” 203斤重的住院医抱着矿泉水傻笑：“凌然只是主刀而已吗？只是而已？” 刚才还慷慨激昂的几名医生，都明智的闭嘴了。 同行间炫耀是很困难的，一个科室一个专业的医生就更不用说了。 若是面对外人，大家或许还有些话可讲，面对自己人的时候，大家对于各自的定位就相对清晰了。 凌然的这个主刀，可以说是研究中心让出来的，也可以说是研究中心实在拿不出人来，被支援的。 但不管是怎么看，凌然目前是占据着最强的位置的。 203斤的住院医不愿意贬低对手。 他同样畏惧对手的强大，但他愿意正视自己与凌然的差距：凌然的技术是强，天赋是好，或许是国内一流的外科医生，但是……医生是会不断成长的！ 203斤的住院医，已经为自己制定了详尽的目标，只等此间事了，他就会闭关修炼，用最短的时间追上凌然的技术。 到了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再找机会，战胜凌然，再带一对纯种的法国垂耳兔，去找晓云。 203斤的住院医想到此处，兴奋的灌下了满满一瓶的农夫山泉，舒服的打出了一个204斤的胖子才能打出的饱嗝。 ：。：第222章 备用通路 手术室渐渐的归于平静。 凌然内心火热，面容冷静的勾着血管，一条条的牵拉缝合，脑海中想象着血管网的模样，并在手中构建实行。 有种一个人建设一个城市的感觉。 对于跟腱周围的血管网究竟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定之规，现代医学研究的并不多——不像是许多人想象的，现代医学似乎已经将人体给研究透彻了，在临床医学内部，外科医生得到的大部分的信息都是混沌的。 比如说，胫后动脉辐射出的究竟是三根还是四根穿动脉？解剖显示，有的人是三根，有的人是四根。为什么？有何规律而言？不是很清楚。位置在哪里，是否有规律？不是很清楚。它是否有其他的功能，与脚部和腿部的其他人体组织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不是很清楚。 祝同益院士的方案，若是成功了，拿去发表论文，就是在用临床医学的方式，解释跟腱周围的血管网，说明血管网的重要性。 如果失败了，那就不用多说了。 参与了方案设计的纪天禄心头火热，给凌然牵线搭桥的送着血管，看着他一步步的将破碎的管线给联接起来，脸上不由的露出笑容来。 方案要求维持一定水平的血管网，同时又希望缩短手术时间，这就要求主刀医生的速度够快，够准确。 在此之前，纪天禄专门考察了一圈，能够符合他们要求的外科医生，几乎都有较大名气。这也不奇怪，他们所要求的快狠准，并不是地方医院里称大王的猴子型主刀，而起码是顶级医院的顶级水平。 如今这个年代，年轻医生从二十几岁开始攀科技树，攀到40岁左右才敢说是崭露头角，有一技之长，能够主刀一系列较为重要的手术了。 而在这些40岁左右年富力强的高技术医生中，还属于快狠准的医生，名气总是小不了的。 外国医院也是差不多，甚至比国内还厉害。他们的医院生态系统是完全的市场化的，没有人会催逼着某个医生去学基本功，或者进修改造，能够在这方面闯出来的，要么凌晨两点从夜店回家自己练习，要么就是超卓天赋的天才。 纪天禄借着国际会议的机会，也确实在国际知名的医院里见到天才级的外科医生。但是，面对这些功成名就的外科医生，祝同益院士的方案根本就没有吸引力。 国际级的外科医生，还是运动医学的外科医生，一年四季都是在全世界各国做手术，他们对于到中国来是没有心理障碍的，但是，对方的日程排的那么满，赚的那么多，对于参与指导手术就兴趣缺缺了。 给钱都不行。 事实上，就是正常的给钱排日程，刘威晨都不一定要排到几周以后去，他的高要求，更是高阶外科医生无法认同的。 这就好像是王海洋去益源县医院做飞刀，他首先询问的就是对方的意愿。如果患者有一个超常规的要求，比如想要断指再植后的手指完全恢复功能，那王海洋肯定是啥也不说的扭头就走。 不需要说现代医学的极限是什么，外科医生只需要关注自己能不能达到患者的需求就可以了。如果达不到而强行去做手术，又意义何在呢。 纪天禄原本已经准备劝说祝同益院士修改方案了。 他们也确实是做了B方案和C方案，但是，A方案的价值，始终是最大的。 纪天禄盯着竟然的动作，突然有些羡慕，虽然说医学研究是医学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医学研究还是临床医学，最终都要落实在实施者的身上。 一名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要比单纯的医学研究者幸福的多。 “这里接起来的话，一个通路就完成过来。”凌然说话的声音，打断了纪天禄的遐想。 “完成了吗？”纪天禄有些惊讶。 “两个通路中的第一个，再缝合一段……”凌然依旧是贴着显微镜的状态，一边看一边操作，同时声音平和的要了镊子，稳稳的将缝合的血管轻轻的夹住。 人的血管是非常脆弱的，能够肆意玩弄的血管，基本只有心脏部分的几根主动脉，也就是牛体内用来做黄喉的部分。 而在手足外科中，练习夹血管始终是一个课题。 夹稳是第一位的，不伤血管也是必须的，面对不同粗细不同人的血管，应该用何种的力度去夹，正如凌然之前所做的那样，还是只能凭感觉。 “感觉”一部分是来自于经验的，一部分是来自于理论的。例如肉眼看上去没什么区别的血管，若是有一个人是动脉硬化的话，显然就可以夹的大力一点，而且必须要夹的大力一些，否则针戳上去，会有戳不破的情况。 总的来说，正常医生做手术，都是小心翼翼，试了再试的，只有到了相当的水平的医生，才敢抓起来就做的。 其背后的积累，很可能是数百台乃至上千台的手术，才能得到的。 凌然重复着之前的操作，小心的两条小血管缝合在了一起。 完成了这个步骤之后，凌然丢下器械，直接站了起来。 “咦？”纪天禄愣了一下。 “休息一下，你先检查一遍通路。”凌然说的很是随意。 纪天禄有些日子没有做一助了，被凌然理所当然的用的人都糊涂起来了，低头检查血管的时候，突然想：难道我就不用休息的吗？ 凌然去了手术服和手套，一边给自己推拿脖颈，一边转身出门，去重新洗手了。 手术手套并不是什么耐用品，通常来说，3个多小时的手术进行下来，手套的物理性质就会发生变化，通俗的讲，就是没那么贴手了，而且还有破损的风险。有研究称，心脏手术做到3个小时的时候，手套的穿孔率是30%，进行到5个小时的时候，穿孔率高达65%。 除此以外，医生手上的细菌也在不断的积累，并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延长。 所以，一些医院是建议医生和助手在手术超过4个小时的情况下换手套，而在学界，则有人呼吁1.5个小时就更换手套。 凌然以前并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信息，简而言之，就是不知道。也是最近比较闲，阅读的论文较多了，他才注意到这方面的东西。 考虑到今天的手术总长度，凌然决定现在就更换手套，顺便好好的休息一下。 缝血管固然是爽，体力和注意力的消耗也是极大的。 纪天禄一条血管一条血管的认真检查。 一助就是给主刀查遗补缺的，或者说，有资格给主刀查遗补缺的一助，已经是受到重视的一助了，应当感到开心才对。 纪天禄没有开心的想法，佩服却是有一些了。 检查起来都这么累的血管，缝合起来有多累？ 他本人以前是做骨关节的，其实并没有大量缝合血管的经验，这边查索的过程，才渐渐的意识到里面的复杂。 凌然建立的通路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环路，而是考虑到了有血管缝合不完美的情况——即使几率很低，可是，考虑到缝合的断点如此之多，若是只有一条环路的话，那只要一个断点出现问题，缝合的整套通路就毫无意义了，等于是将困难提升到了断指再植的水平。 做多了断指再植的凌然深知这样的通路所受到的限制，因此，他做出来的通路更像是一套立交系统。单纯的为建立备用血管是没用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是系统性的损伤，例如恢复期跌伤或撞上或扭伤，都有可能造成备用系统同时损坏。 所以，纵横交错又能互相取代的血管通路，是凌然设计的重点。 这让缝合的更加艰难了，但是，也展现出了方案所不具备的安全性。 等凌然回来，已经检查到脖子发疼的纪天禄连忙道：“血管缝合没问题了，我觉得这一条通路的安全性就足够了。” 言下之意，不用再做备用通路了。 凌然不置可否，重新穿戴整齐，换上了新的手套，道：“放开来看看。” 两人重新坐回到显微镜下，凌然轻轻的松开了卡住胫后动脉的夹子。 血流涌过，通畅，且并无渗血。 “没问题了？”吕文斌亦是相当的紧张。 凌然的眼前，却是展出了任务提示： 任务“崭露头角”：完成度75%。 75%的完成度，意味着刘威晨的跟腱功能，可以恢复大约75%，以侵入性手术来说，这个恢复比例是很不错了，而且，后期的复健和锻炼，若是做的好的话，还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提升。 但是，以七成五的跟腱去参与世界级的竞赛，那肯定还是不够的。 只能说，目前的手术做的不错，但并未发生奇迹。 “再建备用通路。”凌然不再有丝毫的犹豫。第223章 术中决断（第三更） “凌医生，我觉得你缝合的这段通路已经很足够了，我们是不是考虑提前结束手术，缩短手术时间也会有不小的收益。”纪天禄说的很是委婉了。 从他的角度来看，有一条通路不仅是够用了，而且以凌然的缝合的余量来看，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了。 现在结束手术，可以说是手术时间又短，效果又好，以病人的收益来分析，简直就是最佳节点了。至于凌然所言的再建备用通路，在纪天禄看来，已经有过度医疗的嫌疑了。 凌然若是没有系统的完成度的提示的话，可能也会犹豫不决。 事实上，就是现在，他也不确定再建第二通路，就一定能够提高刘威晨的跟腱功能。 祝同益院士做的方案，本身就是一个实验性方案，在此之前，是没有先例的，甚至可以说，第一通路的建成有没有用，大家都说不上，得等刘威晨养好伤了，大家才能猜测一二。 真正要判断本方案的临床价值，或许还要再多做一些例手术，然后再与常规手术相比较才行。 但是，该方案针对的可不是普通人，而是对恢复时间，跟腱强度有着极大的需求的运动员，起码也得是军人之类的职业人，才会有类似的需求，所以，就算是想要增加蓝本，都得一段时间。 到时候，如果真的证明了该方案的价值，一些蓝领工人或体育运动爱好者可能也可受益。但在现阶段，他们还承受不起巨大的健康和经济风险——实验性的手术方案是不报销的，国内的医保不报销，国外的也别指望。后续的持续健康风险也是个问题，刘威晨目前甚至愿意承担几年后再也不能跑跳负重的风险，普通人最好还是等待几年看看结果为佳。 “我们缝合的血管的供血能力，最多相当于两根手指的供血能力，你确定足够吗？”凌然用的是探讨的语气。跟腱功能恢复到75%是很正常的，而要向更高的恢复程度推进，缝合更多的血管并不是唯一的途径。 理论上，凌然还可以继续加强跟腱的强度，也可以考虑骨头和周围肌肉的问题，除此以外，感染的可能也是存在的，黏连永远是肌腱缝合的大问题，甚至有可能是刘威晨的基因问题——总有的人受到侵入性的外科手术后恢复的更好，有的人恢复的更差，譬如血友病基因的人，就很不适合进行外科手术了。 不过，从凌然的判断来说，他倒是更倾向于供血能力的问题。 祝同益院士的方案是他赞同的，而以此方案为基础，他刚才缝合的通路所联接的供血网络，并不能提供充足的营养——对于普通程度的恢复是绰绰有余了，对于奇迹般的恢复，或许就力有不逮了。 这就好像是一支军队对后勤供应的需求一样，少量的后勤是活下来的基础，大量的供应足以应对战争状态下的防守，只有充足的供应才能满足进攻。 纪天禄有些被问住了，皱眉考虑了半分钟，才道：“从我们的经验来看，现在的血供已经是大大超过以往的水平的了。” “不一定。”凌然此前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道：“就好像咱们采用正中切口破坏的血管网更少，以往的跟腱断裂的患者，并没有特别关注过血供吧。有的人也许就是伤情和伤口的情况比较好，所以恢复的程度比较好呢？” “唔……也有可能。”纪天禄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却道：“但是，继续缝合下去，还要90分钟以上吧，病人是否能够得到正收益？开放性伤口三四个小时，就不是小手术了。” 伤口敞开的越久，并发症出现的几率就越大，三四个小时以上的手术，基本都会出现并发症的，而对短跑运动员来说，长时间的水肿或者炎症都是巨大的麻烦。 纪天禄也是担心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 凌然之前是做断指再植的，对血运的执着是天然的，加上之前的思考，凌然毫不迟疑的道：“保证血供永远是第一位的。担心并发症的话，可以后期用药来处理，如果血供不足的话，有弥补措施吗？” 这个回答切中了祝同益的心理。 不等纪天禄再说话，祝同益立即道：“保证血供的思路是整个方案的核心，继续手术。” 在今天的手术中，凌然的主刀地位是排序第二的，最终的决定权力还是掌握在祝同益院士手里的，他要继续，纪天禄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只能道：“我也换个手套。” “恩，吕文斌也去换，我自己先做。”凌然停顿了一下，就坐到了显微镜前，再道：“擦汗。” 头戴小灰兔手术帽的器械护士，用镊子抓着纱布，在凌然的额头上轻轻的沾了一遍，接着小声道：“没什么汗，是有根头发落下来了，所以才觉得痒吧，等一下……” 戴着小灰兔手术帽的小护士放下纱布，又换了一只镊子，贴近凌然，踮起脚来，小心翼翼的捏下凌然额角的一根头发，又道：“我再帮你检查一下。” 头发之类的是很麻烦的存在，凌然顺从的站定了，让小护士将自己的脸给扫了一遍。 小护士越扫脸越红，要不是被无数次的教导无菌原则，此时就要贴到身上了。 …… 示教室的医生和护士们言笑盈盈，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开始从刘威晨，转移到了凌然身上。 “没想到凌医生这么硬。” “敢这样和纪主任争，应该也是有些把握的吧。” “什么把握？无非就是年轻气盛。” “年轻气盛？那朱院士干什么要同意他的方案，支持纪主任不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不是谁支持谁的问题吧，你们都没注意到，凌医生要做第二套通路了？这才是最吓人的好吧。” 说到具体的技术，许多医生兴奋的同时，却是哑火了。 “哎，要是让我去做的话，一套通路就能做到明天了。”一名住院医拿自己开涮，瞬间打开了话题。 “我也能做到明天晚上。” “我估计在晕倒之前做不完吧。” 众人一个个叫了起来。 显微手术是出了名的累，相比之下，跟腱手术算是比较轻松了，谁都没想到，已经被设计的如此复杂的手术，竟然还可以翻倍复杂。 “擦汗。”屏幕里，传出凌然的声音。看的出来，他的体力消耗也非常大，额角竟是再次涌出了汗珠。 戴着小灰兔帽子的小护士，再次用纱布在凌然的小黄兔帽子下抹过。 手术继续进行。 小医生们继续讨论。 “擦汗。”凌然的声音稍显疲倦。 戴着小灰兔帽子的小护士，依旧是神采奕奕。 204斤的胖住院，将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紧紧的捏住，就在他要一饮而尽之时，手机蓦的响起来电铃声：“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第224章 通路完成 “病人的体征怎么样？”凌然手术做到一半，突然抬起头来，看向监视器。 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发现任务完成度在掉。 当第二通路的血管重建，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凌然就发现，任务完成度，开始从75%，降到了74%，然后是73%，72%，71%……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凌然可以想到多种原因，但想要证实，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麻醉医生正襟危坐的端在监视器前，本来都无聊的要睡着了，这一刻突然惊醒似的，恐惧的看了一眼监视器，然后猛的站起来：“一切正常。” 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麻醉医生的心脏才从180下的节拍缓下来，紧接着就是一身的冷汗和无奈。 普通手术里面，主刀询问麻醉师情况属于正常操作，但凌然明显不是正常的主刀。在此前的几场手术中，凌然都是自己看监视器来判断情况的。 这一次，凌然突兀的问“体征”，加上有祝同益院士在旁，麻醉医生感觉就像是被吓醒了似的。 好在监视器上的数据，确实是一切正常，才让麻醉医生的心情平复下来，西子捧心似的幽怨的望望凌然，再用手摸摸刘威晨的头，小声的道：“大郎没事儿，好着呢。” 凌然皱皱眉，干脆停下了手术，站到监视器前，看了起来。 麻醉医生感觉受到了挑战，也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遍，再道：“病人的体征一切正常。” 凌然“恩”了一声，缓缓点头：“的确正常。” “凌然，怎么了？”祝同益也走了过来，双手抱胸，略显疲倦。 “感觉不太好。”凌然道。 祝同益迟疑了几秒钟，他倒是很想问“要不要提前结束手术”，但是，考虑到手术是面向示教室的，祝同益就没有问出来。这时候，他稍微有些不高兴手术室里的视频了。 黑盒状态下的手术室会有种种问题，全程视频的手术室，依旧会有问题。尤其是自负的外科医生们，很容易因为他人的观察，而产生错误的手术判断。 纪天禄处理了一下手里的活计，坐着扭头，问：“现在呢？” 他同样没有问凌然要不要结束的话，但他本人的态度，本身就是明确的。 凌然陷入了思考当中。 承受压力，并做出判断是外科医生的工作。 凌然现在可以中止手术，以维持相对较高的跟腱修复水平。70%的跟腱功能不足以刘威晨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但足以维持他日常生活所需。 或者，凌然也可以更改方案，在祝同益的方案设计中，方案B和方案C都有不同方向的侧重。 “我们继续。”凌然转身回到了主刀位，继续进行血管网的重建。 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完美级的断指再植，以及上百例的断指再植的经验，都不断的提醒凌然“血运第一”。 在现场的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凌然只能依靠理论坚持下去了。 病人需要的并不是保守的方案，否则，他根本用不着等待这么久，更改方案也只是病急乱投医，并没有证据显示，方案B和方案C就会有更好的效果。 凌然一边做着血管吻合，一边承受着任务完成度下降的提示。 约莫40分钟左右，任务完成度已经降到了55%左右。 这个数字，等于说刘威晨的跟腱功能只回复到了55%，那别说是参加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了，日常生活都较为勉强了，跑跳都得非常小心。 就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招牌来说，如果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一个数字，那是完全不能达到标准的。 凌然扬了一下脖子，略作活动，再次道：“我们再检查一遍。” 纪天禄不解的看看凌然，依言检查起来。 约莫10分钟后，纪天禄回答：“应该没有问题。” 凌然点点头，一声不吭的再次进入了缝合状态。 系统的信息只能作为辅助，在检查不出问题的情况下，他只能相信自己的术中判断。 仅仅是延长两个小时的手术时间，不应该会有如此大幅度的完成度的降低的，唯一的可能，是他正在搭建的备用通路，对病人有不良影响。 但这是没道理的，就算是不进行手术重建，术后几个月的时间，人体自己也会完成血管的重建工作的，换言之，血管重建是人体所需要的。 如果要凌然猜想一个答案的话，他宁愿认为，未完成的备用通道，对病人有不良影响。 顶着这样的判断，凌然继续怀揣着压力，进行显微手术。 他的低气压，也不自觉的传染给了吕文斌，接着传染给了纪天禄，再是祝同益。 几个人对凌然都是颇有认同感的，现在看凌然如此郑重其事，都猜想到了情况有所变化。虽然从仪器和外观上看不出变化来，但是，有些不好的变化，并不是仪器能立即反应出来的。 吕文斌默默的拉钩，纪天禄也少了聊天调侃的兴趣，祝同益更是抱着胸，不知道脑袋里转着什么念头。 凌然还是受到了系统的任务完成度的影响，默默的加快了缝合的速度。 示教室的外科医生们感受不到手术室的低气压，却是看到了手术的变化。 凌然此前的速度就够快了，缝合的稳定性和效率都非常高。 在众人看来，这毫无疑问已是凌然能够脱颖而出做主刀的优点了。 没人能想得到，凌然竟然还可以做的更迅速，更稳当。 “有点可怕哦。” “这个速度缝皮就够快了，缝血管就过分了。” “是不怕缝坏的？” “余量够大了。” “给你这么大的余量，你能缝的有这个一半好吗？咱们不说速度，说速度欺负你……” 年轻的住院医们已经没有比较的信心了，就是经验丰富的主治们，也是互相看看，不敢吭声。 缝的快从来都不是外科医生的能力指标，但它展现出的信息，却不仅仅是快了。 还有准确的判断，对手术的自信，对术式的熟悉，对技能的掌握等等。 能做到所有这些的医生，已经是普通主治拍马都赶不上的了。 “通路完成了。” 视频中，凌然的声音不大，带着一声长长的呼气。 示教室里的医护人员们，立即安静了下来。 这一次，凌然没有更多的表示，自己做了检查，直接放开了动脉血管。 源源不断的血液，迅速的涌入了刚刚缝合过的穿动脉中，再向四周的血管网扩散。 而在凌然的视野中，“崭露头角”的任务完成度，也从45%，开始缓缓的增加。 55%…… 65%…… 75%…… 85%…… 当这个数字出现的时候，凌然终于是如释重负。 刘威晨的跟腱断裂严重，光是切掉的部分，就有拇指的大小，对于这样一根受损严重的跟腱来说，恢复到85%的功能，已经算是成功了。 这里的85%，若是用来做关节能力评估的话，妥妥的是“优”的水平。 刘威晨用这样的跟腱去做高强度的训练，固然还有风险，但已经是可以用了，最起码，是有可能保持运动状态的。 最重要的是，85%的任务完成度还在缓慢的上升。 “第二通路成功，现在缝合。”凌然不再迟疑，果断的开始逐层缝合，结束这场耗时漫长的手术。 纪天禄积极的配合着，并用好奇的神色看着凌然，过了好一会，才忍不住问：“你现在看起来没有太多担心了？” “现在的感觉好了。”凌然没有出让主刀的意思，连缝皮都是自己做的。 到了包扎的时候，凌然分明看到，刘威晨的跟腱恢复，已经到了90%的水平。 “祝院士，您来下医嘱吧。”凌然的心情放松下来，主动将不擅长的部分让了出来。 祝同益微微颔首，沉吟了起来。 纪天禄瞅着凌然，见他似乎更加轻松了，不由好奇的问：“现在是什么感觉？” “收获的感觉吧。”凌然望着已经到位的18个初级宝箱，很是感慨。 示教室内的护士小姐姐们，悄悄地在微信小群，飞快的打字，满怀感慨：“凌医生真是个感性的人呢。” “感性的人最好了。” “感性的人适合当情人。” “才不是呢，感性的人做老公，会更爱老婆。” “做情人才是最好的。” “你想当我老公的情人？臭不要脸ヽ(｀д´)ﾉ ”第225章 大郎醒了 刘威晨缓缓的睁开眼睛，两只眸子闪闪发亮，好似异域的星辰，弥散着令人远离的气息，又深邃的令人忍不住想要亲近。 刘威晨轻轻的吐了一口气，艰难的张开嘴：“我不喝药……” “刘先生，你抓住我的手，大口呼吸啊。”麻醉医生反手握住刘威晨的手，且用一只手虚按住刘威晨的肩膀，又重复道：“大口呼吸，大口呼吸……” 刘威晨“呼呼”的只听见吸气声，听不到呼气声，同时露出奇妙的微笑：“潘医生，你的药效真短，开始了吗？” “已经做完了。”麻醉医生撇撇嘴，同样的对话，他进行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刘威晨突然盯住了麻醉医生的脸，几秒钟都没有呼吸声，机警的问：“你真的姓潘？” “咦，刘先生，你的思路很清晰嘛，一般人都是问怎么就做完了。恩，你感觉清醒了吗？” 刘威晨死死盯着对方：“你真的姓潘？” “你记得你刚才问过我这个问题的啊，要是不记得可就麻烦。” 刘威晨反手抓紧了麻醉医生：“你叫什么？” “哎呦，挺有力气的，可以了。”麻醉医生笑眯眯的站起来，拍拍刘威晨的手，再将他给拉开了，道：“行了，你再睡一会啊，我先通知一下其他人。” 刘威晨直到回病房，都再没有见到那麻醉医生。 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记忆是不是出了问题…… ……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门外，还有粉丝们自发的聚集，更多的是长枪短炮的媒体记者。 中国的田径实在是缺少叫得出名号的体育明星，刘威晨的好感度本来就很不错，再加上受伤所带来的同情分，一下子就吸引了大量的眼球。 祝同益尽可能的安排人手来面对媒体记者，但是，在研究中心内得不到任何消息的媒体记者，宁愿在门外蹲守，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丝额外的线索。 三辆大众帕萨特组成的车队，缓缓的驶过环岛，再向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大门驶来。 有聪明的记者，立即察觉到了不同，数码照相机转过来，不要钱的快门就啪了出来。 “直接开进去。”坐在车内的体育局领导皱皱眉，既不想见到记者们模样，又不想驱离记者。 门内，收到消息的曲医生和副所长等人，已经等在了楼下。 电子栅栏开了就关，并未给记者们太多的机会。 局领导眼瞅着内外隔绝，才轻轻一咳，整整衣领，从车内慢悠悠的走出来。 “王局长，苏主任，马主任……”曲医生捻熟的与体育局的领导们打招呼。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毗邻阜远体育场，与体育局的干部和运动员经常打交道，相对来说，体育局的领导就算是大客户了，一些医生如曲医生等人，对此都是非常在意的。 “小曲啊。”王局长也认出了曲医生，很和蔼的笑一笑，并主动与他握手，道：“我们的刘威晨，多次麻烦你，感谢感谢……” “您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曲医生的表情有些变了，他虽然知道王局长是在人前做样子，但这一次，确实是客气的超过了平常。 王局长兀自摆摆手，道：“这个不是客气，这个是尊重。我们要尊重医学，尊重科学。运动员受伤了，就要看病，看病，就要借重医生，对不对？” “您能这么想，确实难得，恩，理解万岁。”曲医生勉强作答，有种面对上官的感觉。 王局长呵呵笑着，道：“我们做管理工作的，做组织工作的，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理解他人的。尤其是面对运动员的时候，运动员都很年轻，年轻气盛，不愿意受管束，我们都是理解的，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方面，运动员并不是单纯的个体，他还是我们体育局的人，我们尊重科学，尊重运动员，相应的，也要求运动员给予我们一些尊重……” 这个话，曲医生是干脆不敢回答了。 他现在看出来了，人家王局长根本就是兴师问罪来的。 倒是主管田径的马主任开口道：“刘威晨在哪里？” “在里面。”曲医生懒得阻拦了，反正刘威晨也不听他的，转身就投靠了凌然，现在阻拦者体育局的领导，对他来说是没什么意义了。 曲医生在前面带路，几个人就跟着曲医生长驱直入，甚至都没有怎么理会旁边的研究中心的副所长。 副所长更不在乎，看着人走远了，掏出手机就拨给了祝同益。 不一会儿，两伙人就在刘威晨的豪华病房中见面了。 四间卧室的大套房，最重要的房间自然是刘威晨的病房，占据了房间四分之一左右的面积，有全套的维生设备，光线充足，安静而舒适。 刘威晨背靠着病床，脚被打了石膏，高高的吊起，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见到这个场景，王局长悚然一惊，怒火瞬间燃烧了：“怎么回事？” “手术很顺利。”祝同益院士面带微笑，道：“我们预期休息三四个月的时间，威晨就可以开始适应性的训练了。” 对一名院士，王局长不好叱喝，只能不耐烦的对旁边人道：“把刘威晨弄醒，让他自己说。” “病人还要休息，我们先出去吧。”祝同益立即阻止了旁人的动作。 马主任没听他的，使劲的推了祝同益两把。 然而，再大力的推搡，也是推不醒一名装睡的人的。 祝同益更是在旁，道：“刘威晨的麻醉还没有过去，现在没办法正常交流的。” “出去吧。”王局长有点不想尊重科学了，还是没有在祝院士面前表达出来。 到了会客厅，才有马主任出面，带着埋怨的口吻，道：“祝院士，你们怎么一声不吭的就把刘威晨的手术给做了。” “刘威晨在我们医院这么多天，媒体都有报道，你们局也是知道的，怎么叫一声不吭呢？” “这么大的事，真的要做手术，总要我们局里过一下吧。”马主任极不高兴的样子：“现在这样子做了手术，我们后续的安排都要打乱。” 祝同益微笑不语，任其发泄。 政府单位的医闹与民间医闹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有一点相同，解释是解释不清的。 马主任啰哩啰嗦的说了一圈，总算说不动了，才问：“主刀医生呢？手术情况如何？是不是能给我们做个说明？” “可以，稍等我问问。”祝同益看向纪天禄。 后者耸耸肩，道：“做手术呢。” “又做手术去了？” “他要把今天的手术做完。” “这就没办法了，我们要不等一等？”祝同益略带歉意的回复对体育局。 “我们等一等。”王局长说过，又让人去喊了媒体记者和体育局的专家来，再道：“记者我们也都是熟悉的，不会乱说话，希望你们能给予方便。” 祝同益微笑：“当然，没问题。” 一会儿，两名记者与一名体育局的康复专家，就来到了会客厅。 再等了阵子，凌然直接穿着洗手服，走了进来。 两名记者顿时眼前一亮，手里的照相机不自觉的举起。 康复专家见此，不由整了整衣角，嘴角露出一丝王之蔑视。第226章 凌然的安慰 在技术行业，任何能够被称为专家的人，都是一路鄙视着别人杀上来的。 专家，就是爬上了鄙视链上层的高级掠13者。 体育局的康复专家韩文林，每天都在接触各种各样受伤的运动员，审核各家医院递送过来的手术方案，评估运动员的伤情，手里掌握着给不给钱，给多少钱，要不要继续给钱等各方面的权力，加上本身的医学声望，心理优势是极大的。 他见到祝同益这样的院士，自然是乖巧如鸡，不会傻乎乎的找什么麻烦。但是，对于凌然这样的小小外科医生，韩文林就用不着客气了。 “是你给刘威晨做的手术？”韩文林抢在其他人之前说话，有点想要打一个下马威的意思。 凌然奇怪的看看对方，再看看祝同益和纪天禄。 他本来就是不爱说话的性子，对于不熟悉的人的话就更少了，更没有兴趣回答这样没头没尾的问题。 如果是个人问问题，凌然就必须回答的话，他小学三年级听到的问题，到今天都回答不完呢。如果加上送给自己的书信里的问题，他这辈子都不用做别的事了。 祝同益呵呵呵的笑了两声，介绍道：“这里是咱们体育局的几位领导，王局长、苏主任、马主任，还有韩文林专家，还有魏记者和李记者……” “凌医生，您好。”魏记者主动上前打招呼，他看着凌然，就像是看到了一张头版头条的照片似的。 韩文林咳咳的两声，道：“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体育局专门复核和评估医疗成果的专家，凌医生很年轻啊。” 凌然微笑点点头，对官员和专家们并不感兴趣的样子。 “凌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手术的情况？”韩文林表面上客气，心里已经开始给凌然减分了。 身为体育局的康复专家，韩文林非常善于使用手中的权力，经常“教育”不尊重自己的医生和运动员，尤其是那些身材好的，长的帅的，更是韩文林不喜欢的类型。 凌然却不像是韩文林熟悉的医生那样，顺口说一些四平八稳的解释，就像是给家属的解释那样。 凌然令韩文林意外的道：“有必要吗？” 韩文林的王之藐视，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只见他眉毛攥起，厉声道：“当然有必要，我们得要全面的评估你做的手术的情况，你要知道，刘威晨是我们体育局最重要的运动员之一，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体育明星，他的身体状况，必须时时刻刻的在我们的掌握中……” “术后情况，你询问祝同益院士吧。”凌然根本是懒得说话的样子。 祝同益微笑着点点头，算是应承了下来。 他与普通的医生可不同了，也不是韩文林王之藐视能够攻击的对象。 韩文林的气势瞬间受阻，但是，他的身后有体育局领导，韩文林稍微喘息了两声，再次挤出一个笑脸，道：“凌医生，我们想问祝同益院士的话，自然会问祝同益院士的，现在我们有些术中的问题是想要问你的……” “合适吗？”凌然没有回答韩文林，而是看向了祝同益。 祝同益与体育局的合作不少，虽然有些烦，也不想闹的太僵，就笑笑道：“韩专家想知道情况，你就给说明一下。” 韩文林终于舒服一些了，看看，院士也是要支持我的。 深吸了一口气，韩文林知道领导们想要知道什么，于是，首先问道：“刘威晨为什么突然决定做手术？” 凌然疑惑的反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问我？” “你是主刀医生，不知道刘威晨为什么做手术吗？”韩文林有些不耐烦了。 凌然更加的不耐烦，如果说他讨厌哪种人的话，逻辑不通的人毫无疑问是要名列其中的。 考虑到在场的人比较多，又有祝同益院士等人在内，凌然于是认真的道：“我认为刘威晨做手术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跟腱断裂了，而你想知道刘威晨为什么突然决定做手术，你必须得询问当事人才行，这不是一个临床问题。” 两名记者都听出来了，不由的轻笑。 韩文林有些不高兴的道：“凌医生，你掩护刘威晨也是没意义的。你这样包庇他，最后只会失去体育局上下的信任，最后导致合作无法进行下去。” 韩文林的语气带着失望，更是威胁。 韩文林接触过很多医生，尤其是年轻医生，其实都很希望通过给运动员做手术，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名望，从而得到更多的手术机会，甚至增加曝光率。 现在的医生集团是很赚钱的，而要进入医生集团，或者自己出去飞刀，名声等等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凌然却是有些不明所以，看着韩文林没说话。 别说他本人就不在沪上，就是在本地里，他也没有兴趣与体育局合作。 跟腱修补术的高端应用固然是运动员，但它的主要服务对象仍然是普通人，毕竟，普通人群体的基数足够大，每年总能诞生出足够多的跟腱断裂的倒霉鬼。反而是运动员群体，虽然对跟腱修补术的需求很强烈，总人数却是不足，在没有全球性的名声之前，给运动员做手术，是不可能满负荷工作的。 对于一个不能提供满负荷患者的机构，凌然很难想象合作的意义。 事实上，如果祝同益院士的方案再行改良，最终也是能够在普通人身上使用的，到那个时候，凌然更是不需要运动员的配合了，同样的手术，他照样可以为普通人来做。 如果采用新的跟腱修补术，让做出来的跟腱更坚固，恢复的更快，更能适应高强度的运动——这样的特性，对于普通人来说，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外科手术都是这样慢慢发展起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手术的并发症很多，所以往往只适合一部分人群，慢慢的，不断改良的手术出现，就可以扩展到更大范围里去了。 凌然更喜欢有趣的手术，而不是无趣的人。 对于韩文林的威胁，只能是敬谢不敏了。 纪天禄笑着打圆场道：“我们和体育局的合作一向很好的，这一次，刘威晨的手术也是蛮顺利的。” 韩文林的敏感性要更高一些，重新换了个语气，道：“那么这样，我们就说说手术的情况吧，凌医生，你是怎么进行手术的？” “采用祝同益院士的方案A。”凌然这次回答的爽快多了。 韩文林愣了一下，问：“方案A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跟腱修补术，采用正中旁侧切口，首先建立一个键旁-皮下皮瓣……” 韩文林摇摇头：“我知道跟腱修补术，我是说，这个方案A和普通的跟腱修补术的区别。” 凌然对于这种问题倒是稍稍有些兴趣的，想了想，斩钉截铁的道：“血供！” 说到这里，凌然干脆要了刘威晨的核磁共振的片子过来，直接插在墙上，道：“我们重新构建了刘威晨跟腱的血管网络，这里，这里，这里，给他做了一个搭桥……” 韩文林看的头晕，听的更是一脑门的震惊。 老实说，他是审议过祝同益院士的方案，却没想到这个激进的方案最终实施了。 “太冒险了！”韩文林再也忍耐不住：“你们怎么能够采用这么冒险的方案？” 听见专家发怒了，体育局的领导们也都紧张起来。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很危险吗？” “有补救的措施吗？” “这些运动员啊，就是不懂事，自己的身体都不知道爱惜的……” 纪天禄连忙劝慰道：“方案的确是冒险了一点，但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目前的手术做的是很成功的……” 韩文林根本不听，一个王之藐视扫过来：“手术成功，你们也不能保证刘威晨就能好起来吧，从我的角度来看，首先，你们就不应该采用这么冒险的手术……” “对你来说的确是很冒险的手术，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手术的风险是可接受的。”凌然打断了韩文林的话，回以一瞥。他在手术过程中，的确因为系统提示而多次担忧，但是，作为有必要的实验性的手术，担心个七八次什么的，实属平常。 最重要的是，整个手术的操作过程中，凌然其实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挑战。手术本身一路都是很顺利的，刘威晨的体征平稳，跟腱的缝合顺利，血管网的搭建成功，而且搭建了两套，每套都有足够的余量，可以说，整套手术都是在安全范围内进行的，如果不是实验性的手术，而是第10次，第20次进行这样的手术，凌然完全可以用波澜不惊来形容它。 事实上，对于纪天禄和祝同益等人来说，除了术中的一些判断有疑惑之外，整个手术也就是波澜不惊的。 他们可看不到系统的提示和任务完成度。 韩文林却是完全不信凌然的话：“什么叫做手术的风险是可接受的？你们整套方案本身，就是充满风险的。” “你并不是跟腱修补术的专家吧。”凌然突然问了一句。 韩文林瞬间警觉的看向凌然：“什么意思？” 凌然撇撇嘴：“如果你是跟腱修补术的专家的话，你应该会觉得有意思的。” 这一瞬间，韩文林似乎感受鄙视链在被抽动。 韩文林摇摇欲坠：“什么叫有意思？这是做手术……” “有难度有风险但是能够顺利完成的手术，就是有意思的手术。”凌然停顿了一下，再看看韩文林，道：“对你来说充满风险的手术方案，主要是因为你不懂做，所以觉得高不可攀，这是很正常的心理状态。” 凌然说到最后的时候，语气已经很缓和了，毕竟，他是在安慰对方。以科学的态度分析三更与月票的关系 首先感谢读者大大们的订阅、月票和打赏。短短几天多了三位盟主，感谢。 本月的月票竞争貌似更激烈了，本来看到有同学评论说，不想看到单章，就想少发点单章。 然而今天到月票第10名了 当然，月票第10也蛮好的，但是我跪在旭笋上写这个单章的时候，心态总是鱼不平衡：四天11更呀！ 结果名次反而掉了 我 咱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莫非是“三”字犯冲，影响了月票？ 三更的强度真的很高了，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就想多骗一张不是，就想能多求一张月票，就多一张月票。 总得给鸟一点活下来的希望吧。 最近4天呀，除了吃饭睡觉，无非就是在旭笋上码，戳着大腿内侧码，抹着风精油码感谢读者在评论中提出的建议）的区别罢了。 唯独昨天，实在是在家呆的太闷了，我就背着电脑，带着耳机，背着键盘，到黄河边的小茶馆码字，包太小，键盘装不下，路上怕丢了，就扛在肩膀上，像是大师兄似的，穿越人群，面带微笑，算是最近4天的唯一娱乐。 鸟唯一的动力，就是希望这本书的成绩能好一点，以前的书，成绩都没有这么好，天上掉下来一本，就想，总不能被更新拖累了，不想下本书扑街的时候，再后悔，我当年要是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多开点单章就好了 顺便说一句，写单章不花什么时间，真情实感，啪啦啪啦的就打出来了，和聊天一样，阻碍本鸟的写作数量的，不是码字速度，是智商 写一篇单章开心一下，再求一份希望。 求月票！ 求支持！ [记住网址 . 三五中文网]《大医凌然》以科学的态度分析三更与月票的关系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227章 一起看片 “哈哈哈哈，哈哈哈……”韩文林大声的笑了出来，以冲淡会诊室内诡异的气氛。 然而，房间内的诸人，基本都是聪明人，对于尴尬的理解浓度，都是很低的。 “我给体育局做咨询，已经快10年了，难不成，我得是每一种手术的专家，然后才能审阅你们的方案？”韩文林哈哈的笑的大声：“我遇到很多年轻人，很多年轻医生，都有你这样的想法，但我告诉你，我审核了这么多年的方案……” “其实没关系的。”凌然不喜欢体育局诸人大鸣大放的风格，更不想听韩文林继续说下去，就轻轻的打断他的话，道：“我知道很多人都不适合做临床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你不擅长做手术，转做医疗咨询也是很不错的职业规划，你不用感到……不好意思的。” “我？不好意思？”韩文林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了，面对凌然这样一个年轻人，怎么说怎么觉得别扭。他很想向凌然描述一下体育局康复专家的权力，很想让他看看，各大医院的行政干部、医生以及医药代表跪舔自己的场景…… 凌然则用推己及人的语气，难得多说两句，用安慰的语气道：“做外科医生是有运气成分的，要做一名好的外科医生，更是需要极好的运气。我知道一些有名的医学家，发现自己不能做外科医生，或者技术难以提升以后，转行做了法医、内科医生或者医学研究者，做康复……专家，也是一个选择。” “我……”韩文林心头的火，几乎能将怀里抱着的鄙视链给烧起来。 一向以做事直接，简单粗暴著称的体育局领导，此时突然掀掉了伪装，露出了内核的精明，王局长越过韩文林，直接对祝同益道：“祝院士，刘威晨能完全恢复吗？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这是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刘威晨目前的价值体现了。 弄清楚这个问题，体育局内部，才能做出正确的，有利于体育事业发展的决定。 祝同益不是很愿意接招，说着套话道：“手术进行的很顺利，有较好恢复的可能性很大。” 王局长品咂着，又问：“有完全恢复的可能吗？” 能问出这个问题，就很能说明水平了，可以说是核心的核心了。 刘威晨之所以做实验性的手术，所期望的，也就是完全恢复，只有完全恢复，刘威晨才能继续驰骋赛场，尤其是国际赛场，差一点，那就也许只能在国内称雄了。 国内比赛，总归会有得金牌的中国人，王局长对此已经不是特别稀罕了。唯有刘威晨完全恢复，继续高强度的训练，才有可能拿到海外高水平赛事的奖牌。 对体育局的几位领导来说，完全恢复的刘威晨，才是具有价值的，部分恢复，最多也就是对体育局有点价值罢了。 祝同益微微迟疑了几秒钟，看向凌然，问：“你觉得呢？” 凌然看看自己的任务完成度，现在已经是91%的水平了，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已经可以看做是完全恢复了。但是，考虑到此前手术过程中任务完成度的变化，凌然也是谨慎的道：“比较乐观，不能确定。” 这个回答也不出王局长的预料，他笑一笑，脸上又带出了刚进门时的焦躁感：“你们这么说，等于是没说嘛，我看这样，让我们老韩检查一下……” “现在检查，也是检查不出什么结论的。”祝同益婉拒。 凌然听的有些闷了，看向祝同益院士，道：“我还剩下两个手术，可以先去做了吗？” 当日找来的10个病人，他昨晚做了5个，凌晨开始做了两个，刚才又做了一个，就剩下两个了。 考虑到中间喝了一瓶精力药剂，凌然觉得，得把剩下的两个做完才划算。 来沪一趟，做10个普通的跟腱修补术，再做一个实验性的跟腱修补术，感觉倒也值回票价了。 祝同益刚要答应下来，康复专家韩文林不乐意了：“总要把刘威晨的手术搞明白吧。” 就算鄙视链越来越滑了，韩文林也不愿意就此放手。 “唔……”祝同益也有些烦了。 凌然道：“就拿视频过来好了。” 祝同益想想同意了，就喊人去取。 这时候，祝同益略微轻松了一些，喊着几位体育局的领导重新落座，又请记者们也坐下来，再笑道：“现在手术刚刚做完，要评估一个效果，总不是很准确的。具体到手术中，我们做了什么，咱们一会看着视频来说……” 现如今，医院里的大手术，经常都选择拍摄视频。 以前的小医院，操作不规范的年代，拍摄视频往往有自曝其短的可能，以至于大家都不愿意这么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匆匆忙忙由各行业转入医院的老医生们退休了，新入行的科班医生，假如是在大医院起步的，自然而然的都是规范化操作。在这种环境下，拍摄视频其实是对医生的一种保护。 尤其是在手术莫名其妙的失败的时候，医生就不用费力的证明自己的无差错了。 祝同益要给刘威晨做手术，当然更要重视，整套手术从准备到结束，都是极规范的，视频更是进行了多角度的录制，比示教室里播放的更要详细一些。 不长时间，会客厅的三张屏幕，同时放出了影像。 几名体育局的领导和记者，开始还有点不敢看的样子，捂了一会眼睛，就像是第一次看恐怖片的孩子似的，很快忘记了害怕，并且开始好奇了起来： “为什么切口是S型的？” “为了以后愈合好。” “割掉这么大一块跟腱？这怎么行！” “马尾状的碎裂部分是用不了的，如果留下来，就要延长恢复时间，还可能在以后产生炎症。” “血管这样缝起来，那要缝多久？” “是缝了很长时间。” “血管实际上是很细吧，这个显微镜是多大的？” “8倍镜。” …… 祝同益、纪天禄和曲医生是问题的主要回答者，凌然坐在旁边，有点懒得说话。 韩文林开始还询问几句，慢慢的就不说话了。 随着第一条血管通路建成，凌然坚持吻合第二条血管通路，韩文林再看凌然的表情都变了。 他再回想凌然与自己的对话，韩文林心底里竟然觉得，有些部分似乎还真的是正确的。 比如说，方案究竟是有趣，还是冒进？ 韩文林瞅着凌然的动作，不由自主的想：对这样的外科医生来说，方案A还真的只能说是有趣了。 “所以，保血运的策略，最终是成功了？”韩文林算是看出了门道。 现在可资讨论的部分，其实是保血运有没有用。 因为目前并没有太直接的证据表明，进行这样的手术有助于运动员的恢复。 但是，韩文林都有些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了。 作为外科出身的医生，韩文林也是有着基本的羞耻心的，看到这样干净利落的手术，如果还要继续吹毛求疵的话，他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 纪天禄听着韩文林的语气缓和，就微笑着道：“血运很不错，我们刚才测的温度等等指标，都是达到了预期的标准。” “也是蛮厉害的。”韩文林抽动抽动嘴角。 “这么所，威晨能好？”体育局的领导，又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给抛了出来。 “现在看是有机会的。”韩文林说了这么一句，再拉着领导，小声嘀咕了起来。 凌然再也按捺不住，默默的起身，离开了会客厅，直奔手术室而去。 找刚刚认识的护士小姐姐，将病人送入手术室，再请安排了麻醉医生和护士，助手继续用吕文斌，一场新局就组好了。 凌然自己洗澡洗手，换一条新内裤，再重穿洗手服，进入手术室，不由深深的吸一口气，露出幸福的笑容：“麻掉吧。”第228章 宝宝要回家 手术室里，巡回护士放了李云迪演奏的李斯特。 古典音乐的符号在空中雀跃，展现出钢琴曲异乎寻常的高贵，闪的吕文斌铺巾都掉地上去了。 “咱们沪上的医院，现在都这么高大上的？”吕文斌撇撇嘴，知道钢琴曲是护士放给凌然听的。不熟悉凌然的护士，在放歌的时候，总是不约而同的首选古典音乐，颇为玄妙。 巡回护士神色如常的笑一笑，再将最好看的左脸转向凌然，问：“凌医生喜欢什么音乐？” “都可以。”凌然轻轻的摇摆着身体，用手拍拍患者的小腿，再用手指按压，有点老中医的架势，实际上是做体格检查。 凌然检查的颇为仔细，专精级的体格检查，说高不高，说低不低，非得相当认真，并配合辅助检查，才能做到心里有数。 当然，这里要看不同医生对心里有数的划定。在地方医院里有不查血糖就做阑尾炎手术的奇葩，三甲医院也有切错了位置的主刀。 在别人的地盘做手术，就得仔细加三级，这是王海洋带凌然出飞刀的时候传授的经验，凌然深以为然。 不同的手术室里的格局不同，器械的厂家不同，药品的厂家也不同，就要多做预习和准备，才能应对特殊的情况，越是高端的医生越是如此，毕竟，低端的医生在自家手术室都是手足无措的，连正常情况都应付不来，每个情况对他来说都是特殊情况。 凌然具有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理论上能够应对大部分的状况，但是，所谓江湖越老胆子越小，知道的应对方案越多，他考虑的也就越多。 “行了，开始了。”凌然体格检查做饱，又瞅了一遍磁共振片，就伸手要了手术刀，一刀划开了口子，右手将刀丢开，左手的食指戳入伤口处，配合后来的右手一拉，手术视野就算是打开来了。 吕文斌连忙跟着上钩子，然后以一助的身份站在凌然对面，帮忙拨拉各种组织，面带微笑。 他也是旱了好些日子了。 凌然今天还可以做主刀，他却只能做二助配合，也是着急的不得了。 到了剪刀上阵，一块肌腱被剪掉拿走，吕文斌才吐出一口郁气似的，笑道：“总算切了个东西。” “恩，比刘威晨断的好一点。”凌然难得点评一句，心情愉悦的摇晃着身体。 与领导和康复专家这种人说话实在是太累了，与在手术室里的愉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此外，阜远体育馆旁卖的内裤确实非常舒服，价格比云华的要贵一半，但凌然根本不在乎。 有的是钱。 凌然随着音乐，摇摇摆摆的，但将跟腱抓出来的时候，稳的像是胖子夹涮羊肉一样。 带着血的跟腱被夹在半空中，粉嘟嘟的，稍微有点萌，用力拽两下，就能看到小腿肌肉都被扯动，凌然比划了一会儿，才找到一个较好的位置适合缝合。 如果要抢时间的话，找一个差不多的位置就可以开始缝合了。跟腱恢复的时候，并不是按照医生设定的位置来成长的，所谓跟腱黏连就是如此，所以，凌然尽可能的寻找最佳位置的举动，在一些外科医生眼里，是浪费时间的行为，病人的收益很少，耗费的时间却很多。 然而，外科医生是有自己的性格的，凌然就想拼一个完美无缺的位置，别说手术室里的助手和护士们管不着，示教室里的高级医生们也管不着。 “看的着急。” “我觉得可以了。” “他是在给跟腱修眉吗？这个算是整容吧。给跟腱整容过分了啊。” 示教室里的大大小小的外科医生们，偷偷的看着凌然的手术场景，很是欢乐。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院规就是这样，安排到了有摄像系统的手术室里，就有可能被抽查，这就要求医生们规范手术，随时做好被抽查的准备。 而在具体的执行中，任何一名副主任级的医生，都是可以打开示教室和摄像系统的。 在这种环境下，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外科医生们一边小心翼翼的操作，一边尽可能的避开有示教室的4间手术室，只要其他手术室有空位，一般的医生做手术都不会去那四间。 不过，紧急手术或者手术室紧张的时候，就没什么选择的空间了。 凌然不在乎有没有人看自己的手术，只要能第一时间用上手术室就很高兴了，因此，他的手术基本都是在有摄像系统的手术室里进行的。 一些外科医生虽然嘴里不说，但都喜欢看凌然的手术。 看别人的手术能增长经验，或吸取教训的，对于熟悉的术式来说，观看别人的手术，总是能够得到一些启发的。 即使是级别较高的外科医生，除非是对跟腱修补术完全不感兴趣，否则的话，也愿意观看凌然的手术。行云流水的手术操作且是一方面，遇到不同的跟腱采用不同的手术方法，更是令众人大开眼界。 跟腱修补术的方案很多，方案的改良方案和改良方案的改良方案就更多了，不同的医生通常都是学习几种术式即可，很多医生甚至只学习一种术式以应付该手术。但是，专业修习跟腱修补术的医生，看着凌然种类繁多的手术方案，那种见猎心喜感，是难以描述的，就好像一天做四份卷子的小学生，第一份卷子里的鸡兔同笼问题可以用金鸡独立法，第二份卷子还遇到就用吹哨法，第三份卷子再遇到，那就只能用砍足法了，第四份卷子要是再遇到变形的九头问题，那就不好意思，砍头法伺候！ 由此可见，比起只会做一种手术方案的外科医生来说，懂得多种外科方案的外科医生的心理要健康的多。 他们是很难被重复的问题或病症所打败。 自由思想自由使用，自由方案内心快乐。 能留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医生，就算水平弱一点，想要学习的心是共通的。否则，研究中心比三甲医院的要求还高，工资还低，任务还重，晋升渠道还窄，不求上进是很难活下去的，就是曲医生，此时陪在几名体育局的领导身边，眼睛也是一眨不眨的望着屏幕。 “你们这位凌医生挺有意思的。”马主任嘴上这么评价，心里是一阵的腻味。 这种纯靠技术不懂政治的人是最讨厌的。 “凌医生感觉挺享受的样子？”记者的问题就更感性化了，内心更是怀着些许的激动。 长的帅的医生，要是再能有些正能量的特点，写出来的新闻稿都会变的受欢迎些。 不等纪天禄等人回答，一名在示教室里看直播的女医生就道：“凌医生是特别有风度的医生，做什么事都有始有终，认真仔细，他是为病人高兴呢，能得到这样的医生的治疗。” 魏记者听的一愣，怎么感觉像是在采访传销组织呢？ 魏记者小心翼翼的道：“您做出判断的依据是？” 女医生“嘻”的笑了：“你们记者采访不是要素材吗？我给你素材你还不满意。” 魏记者无奈：“你是随便说说的？” “你应该这么想。”女医生坐直了，认真的道：“如果你的跟腱断裂了，你希望在场的哪个医生给你做手术？我先告诉你，副主任级的医生，一般都不做这么小的手术的。” 她一句话将副主任及以上的大佬们给撇出去了，剩下的主治医生和住院医们，就像是撇干净了血沫子的水煮羊肉，随便可以捞出来吃了。 魏记者倒是觉得这个思考方向蛮有意思的，不由认真的琢磨起来，还在手里的本子上随意的写了两句。 “韩医生，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按那个红色的圆键，问凌然。”祝同益想要客客气气的处理与体育局的关系，但也是有些没耐心了。 康复专家韩文林同志，心里的确藏着一肚子的话。反驳凌然的话，他都已经想好了，所以才积极的来到示教室来找凌然的手术直播看。 但是，面对屏幕里，好似明星帅过明星的凌然，韩文林同志又有些心虚了。 “再剩下一个病人了是吗？”同步手术室的音响里，传出凌然的声音。 吕文斌回答：“就剩一个了，跟腱不完全断裂的。” “不完全断裂？没什么意思啊。”凌然的声音停顿了一下：“那就做完了？” “做完了。” “小吕。” “哎。” “你一会再出去找纪主任问问，看还有没有跟腱断裂的病人了，能送过来的就送过来。” 吕文斌有些怯：“纪天禄主任吗？他感觉挺忙的……” “刘威晨的手术做完了，咱们就该回去了，今天不做，什么时候做。趁着天色还早，赶快联系各大医院。这么大的城市，每天都会有几例跟腱断裂的。”凌然催促着吕文斌，术野摄像机里看到的却是飞快打结的手法。 吕文斌只好答应一声，再道：“我试试看，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给找来。” “也是。”凌然难得赞同了一声，又道：“那你再联系一下霍主任，就说我们准备返程了，可以开始准备手术室，安排断指再植的病例了。再问一下他病床空出来多少了，研究中心这边的病床都空了几十张……” 康复专家韩文林同志听着这样的对话，迈出去的脚步都给收回来了。 算了，和这样的年轻医生计较什么啊。第229章 不怕不怕累 “你去联系一下其他医院，再找一点跟腱断裂的病人给凌然。”祝同益坐在办公室里，向纪天禄安排着。 纪天禄揉着太阳穴，问：“找多少？” “有几个找几个吧，病人又不是大白菜，从土里挖出来就行了。”祝同益说着叹口气，道：“我明天就要去京城开会了，你得把凌然给我稳住了，不要等受伤的运动员来了，凌然人找不到了。” 纪天禄看着祝同益，半开玩笑的道：“受伤的运动员就是大白菜了？” “我知道国家羽毛球队有一个跟腱断裂的，我去看看他愿不愿意来咱们这里。其他各地的省队、市队的，薛浩初在联系呢，有跟腱断裂的，应该能找过来。实在不行，就找陈旧性跟腱断裂的退役运动员。”祝同益稍微也有些头痛。 方案A是他为刘威晨专门设计的方案，但祝同益没有想到，这个方案的效果竟是相当的不错，从最近几天的检查结果来看，刘威晨的跟腱恢复是远超预期的。 如此一来，祝同益对于方案A也就上心了，想要抓紧时间多做一点案例，好好的研究一番。 到时候，若是真的做成了该术式，命名一个同益跟腱修补术，或者tong-跟腱修补术之类的，岂不是美滋滋？ 以后有必要，甚至可以直接写一本《同益跟腱修补术围手术期治疗策略与方案选择》之类的书，找几个大学开门课，也是一番乐事。 然而，找病例向来是开发新的术式最麻烦的地方了，尤其是对他这种级别的医生来说，经费、器材乃至于进口设备都不是问题，若有必要的话，他随便能从某个医院里找到几千万上亿的经费出来。 但是，病人不能自己生产，这是外科医生所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了。越是复杂罕见的病症，这方面的麻烦就越多。 祝同益做的运动医学还稍微好一点，等一段时间，总归会有运动员会跟腱断裂的，尤其是羽毛球和篮球运动员，跟腱断裂的比例相当不低。 但是，运动员的总人数是个问题，再高比例的发生率，架不住运动员的人数少，尤其是高水平的运动员，要坐等他们的跟腱断裂，真的是不知道要等多久。 这也是方案A的限制所决定的，因为不确信并发症和后续的恢复情况，祝同益就不能将试验范围随意的扩展。在没有提前准备的情况下，寻找合适的患者，就变成了一个困难的工作。 祝同益看着纪天禄，又道：“我这一趟出去，估计最少能找两个对症的病人回来。所以啊，你近段时间要把凌然给看好了，不要让他动不动的就跑回云华去了。另外，得把他的状态给维持住了，要有手术做，但也不要做的太多。年轻医生不知道节制，你要把好关。” “他还想做断指再植的手术，那我再加一点断指再植的手术给他？”纪天禄试探着问。比起跟腱断裂来说，断指再植的病人的耐做程度就更高了，断的够多的，一个顶5个跟腱断裂，顶10个跟腱断裂的工作量。 纪天禄现在窥到一丝凌然手术狂魔的模样了，但是，了解的终究不够多，就想先给他提供一定量的手术安抚一番再说。 祝同益清清皱眉，缓缓摇头，道：“尽量还是拿跟腱断裂的病人给他。凌然对跟腱断裂明显是有天赋的，断指再植做的……虽然也是挺好的，但咱们私下里说，是不是还是跟腱断裂的发展前景更好？” 如果方案A能做起来，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医治运动员跟腱断裂的方法的话，那凌然光是做跟腱修补术就能赚的盆满钵满了。 不过，要想打出全球水平的名气，对于任何一名医生来说，都不是仅仅努力就可以的。 大部分的全球知名级的医生，都得有二十年以上的从医经验，这段时间，与其说是锻炼医术的时间，不如说是建立名声的宣传期。 同时，也可以被认为是熬走前辈医生的等待期。 纪天禄并不想画饼给凌然，那显的太没有诚意了。 纪天禄没有直接回应祝同益的话，转而道：“现在还有一些媒体想要采访凌然，有些都是合作多年的媒体了，凌然见了两家以后，就不想再见了……” “不想见媒体？现在的年轻人不是恨不得拉屎都发朋友圈的吗？” “他说曝光太多影响生活。”纪天禄接着又小声道：“现在的年轻人一般都玩抖音。” “别人给抖不是比自己抖舒服？” “这个我没什么研究……” “媒体得多见，而且要乘热打铁的见。”祝同益用过来人的语气道：“他不是想要做手术吗？你和他打打商量什么的。恩，媒体的宣传要是打出去了，咱们找合适的病人不是也容易了？” “是。看凌然的样子，这个办法应该可行。”纪天禄想到此处，觉得麻烦解除，顿感轻松。 …… 第二天，纪天禄再次陈述了曝光对医院和医生的好处，并适时向凌然提出了采访换手术的想法，又道：“凌然，我们做医生的呢，的确是希望清爽一点，不要有那么多手术室外的事，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后来……” “一次采访换几次手术？”凌然也不想打断纪天禄的话，奈何纪天禄说话太啰嗦了一些，完全没有抓住重点。 纪天禄甚至没有仔细的考虑过手术和采访的兑换关系。当然，正常人都不会思考这种个问题的。 纪天禄有些随意的回答道：“五次好了，你接受一次采访，我给你找五台手术，手术费也按照你在云医那样，走主任的标准，从我这里过。” 相比前者，后一句话，纪天禄给出的信任度要大的多，一般的医生是不敢在别人做的手术单上面签字的。 当然，大型综合医院的主任们也是没办法，他们是要经常在别人的手术单上签字的，尤其是常做飞刀的医院，总得找人来签手术单。凌然作为云华的医生，甭管有没有执业医师证，都需要研究所方面给开单。 纪天禄愿意给签字，本身就代表着相当的信任关系了。 凌然之前没有多想，此时听到，立即表达感谢，并道：“我多送一次好了，接受一次采访，做4台手术……” “一言为定。”纪天禄很是高兴的道：“那我现在就安排两台采访，你稍微准备一下。” “好的。你也准备好。”凌然关心的道：“8台手术的话，中间必须要衔接好，麻醉医生可以要一名，但是中间要有替换的。护士最少要两组，或者是五人轮换，得要专门的护士组，不能混用，否则太浪费时间了。助手也是，吕文斌算一个，另一位最好能够熟练的缝皮，懂术前术后准备。” 纪天禄愣愣的看着凌然，笑道：“这是我见你说话最多的一次。” “是提高效率的一些经验。”凌然腼腆的回答。 “好吧，这样的话，8台手术是安排到两天时间里？”纪天禄觉得，如果要安排两队专职护士的话，一天做4台手术才是合理的。 凌然却是怀疑的瞅着纪天禄，道：“纪主任，我接受采访换来的手术，应该就是归我的吧。” “这个……算是吧。” “那请安排到一天吧。” 纪天禄笑了：“从早到晚，8台手术？你要累死自己吗？” “我不累，真的。”凌然无比诚恳的回答。 纪天禄认真的看着凌然，道：“就算你不累，我也不能安排8台手术在一天的，这样是对病人不负责，对你也不负责，对研究中心也不负责。” 凌然不得不承认，纪天禄说的是很有逻辑的，对于有逻辑的人，凌然是会给予基本的尊重的。 “那我现在去接受采访，请你安排手术吧。”凌然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向来不是个擅长使用话术的人。 纪天禄满意的点点头，心道：凌然这样子倒还蛮可爱的。 纪天禄主动起身，将凌然送出了办公室，又打电话给薛浩初，让他通知媒体给凌然采访，接着，他才慢悠悠的打开微信，在群里收购起跟腱断裂的病人来。 总的来说，纪天禄对自己上半天的工作还算是满意，干成的事情不少，效率很高，做的又很顺利，纪天禄已经开始考虑提前下班，去嗨皮嗨皮了。 做医生的，一天到晚都是忙碌，晋级到主任医师，才能稍稍有些自己的时间。 纪天禄最近些天，每天都在加班，今天总算是放松下来了，就决定轻松一下：到科室里绕了一圈，给手底下人打了声招呼，又看了几名重点病人的状况，检查了一遍住院医们开的病历，又在病区小绕了一圈，解决了几个病人的诉求，指点了几名小医生的工作，骂了一名主治五分钟，再到手术区转了一轮，抽空看了几位老友送来的病人的病历，婉拒了几名医药代表的邀约…… 不到下午5点钟，纪天禄就收拾起东西，准备离开医院了。 “纪主任。”凌然带着温润的笑容，出现在了他的办公室外。 “凌然啊……采访做好了？”纪天禄微笑。 凌然微笑：“做好了。做了4个单位的采访，薛浩初给安排的。” 纪天禄乐了：“这么乖？” “薛浩初说一起安排很方便。” 纪天禄满意的点头，投桃报李的道：“你要的跟腱断裂的病人应该到了两个了，我之前看，三院转过来一个，急诊中心……” “做完了。”凌然继续微笑。 纪天禄僵硬微笑：“是三院的先送到吗？” “总共送来了三名跟腱断裂的病人。”凌然停顿了一下，道：“哪里来的不知道，都做完了。” 不用祝同益院士的方案A，普通的跟腱断裂病人在普通医生手里都用不了2个小时，落在凌然手里，毛时都不会超过1个小时，一个下午的时间，根本捱不过去。 纪天禄看着凌然的脸色，说话很小心的道：“所以你是……” 凌然盯着纪天禄主任的脚踝和小腿的交界处，道：“我觉得自己状态还好，可以再做几台手术……” 纪天禄左右眼一起跳。 “我证明给你看。”凌然掏出纸笔来，当面开，却是一套数独的题目。 凌然就当着纪天禄的面，随口翻开数独的一页，当着纪天禄的面给生做掉了，接着再道：“我再做5台手术都不会有问题的。” “稍等，我问问看。”纪天禄能说什么呢，看凌然生吞数独的模样，纪天禄真担心过会儿，凌然带一条腿过来，给自己表演徒手抓肌腱。 凌然很礼貌的退到了一边，避免听到纪天禄打电话的声音。 纪天禄打了几个电话，再看凌然道：“估计还要等一阵子，不如我请你吃饭。” “我请你吧。”凌然说着也掏出手机，道：“吕文斌吕医生从云华寄了老汤过来，卤了猪蹄、肘子、蘑菇和玉米，还有一块牛腱子。” “老汤……还可以邮寄？” “恩，冻成块状以后吸真空，装入隔热袋，内外放冰块。顺丰当日达。很简单的。” 纪天禄望着凌然认真讨论老汤和卤味的表情，郑重的拿起手机，道：“吃饭可以再等一下，我再帮你催一下病人。”第230章 时间都去哪儿了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手术区不大，总计有8间手术室。 对应180张的病床数，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手术室比例属于中等偏高的，若是算上综合性医院的常年加床，而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病床常有空置，更是令其手术室显的富裕。 凌然也喜欢他们宽敞的手术区，面积很大，不算预留的半层楼，剩下的半层就有很多浪费的空间，一望过去，长长的走廊空旷又干净，消毒仓库、麻醉仓库、手术备品间等等，错落有致，晚上值班的时候取一次都能把小护士吓的半死。 外科医生们最喜欢的手术区食堂，同样是超标准的配置，放眼看去，厨房间有三四十平米，就餐区有近百平米，总计才几十号医生的研究中心，大部分时间都将手术区的食堂闲置着。 不过，今天的手术区食堂，却是满满的热闹气息。 人声鼎沸说不上，热气腾腾总是有的。 纪天禄跟着凌然入内，一时间竟有些认不出这间熟悉的食堂了。 只见原本整整齐齐的做排列组合的桌椅，有一半被拉到了食堂前部，几张桌子上都放着不锈钢大铁锅，每个不锈钢大锅前面，还有自助餐式的铭牌。 有医生走到不锈钢大锅前，掀开锅盖，就会被腾起的雾气湿润眼镜，等看得清的时候，他们就会从中捞出一块猪蹄，或一块肘子肉，或一根玉米，或一长条排骨…… 吕文斌穿着白大褂，站在一串儿桌子的末端，面前摆着案板，手里提着菜刀。医生们自助餐式的选了肉，就可以在吕文斌处分割肉品，猪蹄从中斩开，肘子纵切，玉米剁开，排骨做块…… 当然，医生们更多的是自己处理肉品。 他们有的用餐盘上提供的餐刀，有的只吃软烂的猪蹄，最常见的还是精准的手术刀式的剔骨。 手术室里有的是便宜的刀片，只要小心别将刀刃崩坏到肉里，就可以随吃随割，享受大口吃肉的乐趣。 “这是……什么情况？”纪天禄主任医师望着大变样的食堂，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中。 凌然道：“吕文斌吕医生从云华寄了老汤过来……” “我知道，我记得，你还给顺丰打广告了，但是，这哪里是一盆老汤……”纪天禄望着吃的满嘴流油的外科医生，一阵悲哀，嘟囔着骂道：“都没吃过肉吗？吃饱了还有心情做手术吗？装一肚子的排骨再钻骨头，不恶心吗？” 吕文斌看到凌然和纪天禄来了，连忙停下手里的活计，将二维码往前一推，就迎上来笑道：“你们来的正巧，再一锅猪蹄马上就好。” “还有再一锅？”纪天禄看着吕文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对这名来自云华的年轻住院医没什么特别的印象，无非就是助手做的还熟练，脑子也灵活，有点前途的样子，但是令他想象不到的是，吕文斌没有在手术室里闹出什么名堂，竟在手术区的食堂里闹出偌大的动静。 吕文斌对纪天禄的表情视而不见，只笑着回答：“大家对猪蹄的感觉很好，有好些医生还想买带带回家去吃，我正好留了肉摊老板的电话，就让他又送了一锅猪蹄过来。” “你还有肉摊老板的电话？” “我凌晨2点钟去的，算是最早的一波，老板很愿意拉我们的生意的。”吕文斌表示你对菜市场的世界一无所知。 纪天禄两眼懵逼的望着吕文斌，完全失去了上级医生的“睿智”：技能不在正常区间内，这怎么释放？ “给我们切肘子，要带皮带肥的位置，再要一根排骨，米饭浇卤汤，加西蓝花和蘑菇，水果沙拉。”凌然熟练的点菜，并问纪天禄：“你想单要猪蹄吗？还是吃点玉米？” “还有水果沙拉？”纪天禄眼神呆滞。 “已经点了。”凌然点头。 “你们……”纪天禄望着凌然和吕文斌，问：“你们在云医也是这样吗？” “怎么可能。”吕文斌嗤笑：“云医的销量大多了，我们光是急诊科就有上百人，要是去手术层的话，一天来往的外科医生加护士能有好几百号，不算病房区的。” 纪天禄发现自己的天线接收到的吕文斌的信号都是乱码，他揉揉脑袋，疲惫的道：“手术区的食堂是方便大家用餐，好做手术的。” “挺方便的。” “吃过晚饭就开始做手术，你晚上要回家吗？”凌然望着纪天禄，带着些微的希望。给刘威晨做手术的时候，纪天禄就是给他做助手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能省不少功夫。 纪天禄呵呵的笑两声，懒得说话。 说话间，吕文斌将凌然点的卤菜切好端上来了。 “吃饭吧。”凌然简单的说了一句，就迅速的吃了起来。吃饱了才有力气做手术。 纪天禄看看一桌子灰扑扑的卤菜，只有水果沙拉的颜色鲜艳一些，不由吐槽道：“这样吃很不健康的。” “不会的。” “每天吃的食物的种类要多一点，荤素搭配，否则这样吃些天，口腔溃疡就算是提醒了……”纪天禄一边说话，一边夹起一片带皮的肥肘子，放入口中，缓缓的咀嚼起来。 老汤卤的肘子，初入嘴是咸香味，接着是扑面而来的鲜味和肘子本身的脂香味，略有韧性的皮，软糯的肥肉和少量的细嫩的瘦肉，组成极好的口味…… 纪天禄常年飞刀，算是吃遍江湖的食客了，此时都忍不住要点头叫好了。 总概算他醒悟的快，才没有当场矛盾。 暗暗的点了点头，纪天禄再睁开眼，心情一下子没有那么恶劣了，又笑道：“我之前看中央保健组的报告，领导人的菜谱，一般每天都要22种食物以上，这样才能充分的保证营养，你们还年轻，对保健什么的没感觉，但也不能忽视了，咱们做医生的知道，身体垮了再吃药，怎么都来不及了……” “纪主任。”一名护士小姐姐走了过来，向纪天禄打了声招呼。 “唔。”中年的纪天禄稳稳的点点头，很有威严的样子。 “凌医生，我今天做了青椒炒蛋，清火很好的，给你带一点尝尝。”护士小姐姐笑的极可人，来到凌然的面前， “谢谢。”凌然将盘子向前推了推，顺手从桌子底下捞了一把，道：“拿瓶酸奶吧。” “谢谢凌医生。”护士小姐姐乐淘淘的抱走了凌然送的酸奶。 “凌医生，我自己做的皮冻。” “凌医生，尝尝藕片……” “凌医生，茭白炒肉……” 纪天禄坐在凌然旁边，看着来来往往的本研究中心的小护士们，纷纷从凌然这里领走了酸奶，其脚下的酸奶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空了。 纪天禄简直是目瞪口呆。 凌然面前的食物也是堆了不少，但分量都不大，不长时间，他就将之消耗了一大半。 “纪主任。”凌然擦擦嘴，对食不甘味的纪天禄道：“我先去做手术了，病人应该已经送到了吧。” “啊？啊！新联系的病人，是说在路上了。”纪天禄再想说什么，就见凌然的背影已是飞速远去了。 2号手术室的灯，很快亮起。 吕文斌收拾了收拾，也赶紧撤离了。 一会儿，3号手术室的灯亮起，过了不到20分钟，就有护士跑了出来：“凌医生第三例手术，新鲜跟腱修补术缺个助手，有没有来的？” “我来。”好几名空闲的住院医举手。 纪天禄嗅着猪蹄的香味，望着热闹的手术食堂，看着兴奋的住院医，满心的疑惑：“这里还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吗？” 手术室的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凌然是有人就用，不够人了就自己组局，渴了喝水，累了灌精力药剂，如此做到了第二天凌晨，吃早饭的时候，竟而莫名其妙的收获了2只“同行的钦佩”。 如此一来，他手里的初级宝箱，就累计到了20只。 “连开，20连开”凌然站在手术室内，一边看着显微镜里的血色场景，一边在心里下了命令。 作为一名目前拥有124瓶精力药剂的男人，他对于单纯的开宝箱已经失去兴趣了，就像是玩游戏拿到普通宝箱，都不会立即打开。 只有积攒到了连开的数目，凌然才会稍稍的振奋一些精神。 虽然明知道连开并不会真的增加得到物品的几率，但是，感官上毕竟是不同的。 璀璨的色彩在凌然的视野中闪起，却奇怪的不会干扰到他的视觉。 一片绿茵茵的精力药剂中，一本银色的书籍特立独行…… “稍停一下。”凌然三下五除二的完成了手里的活计，起身站了起来，晃晃脑袋，注意力转移到那银色的书本上。 书页掀开，扉页之上，有熟悉的字体： 单项技能书 获得分支技能——显微镜下的神经外膜吻合术（大师级） 凌然之前得到了显微镜下的神经束膜吻合术，此番得到神经外膜吻合术，却是将此技能渐次补全了。 理论上，神经外膜吻合术的应用范围更广，速度更快，若是在颅脑外科使用的话，两者结合，可以是神经外膜束膜吻合术，则准确度更高，效果更好。 “说不定连开是真有效果的。”凌然重新坐回到显微镜前，却道：“吕医生。” “是。” “明早咱们一起去查房啊。” 吕文斌看看手术室里的钟表，问：“你是说今天过完的明天，还是现在？” 凌然反应了过来，叹道：“时间过的真快啊。” 吕文斌忍不住打了个哈欠，转头对护士不好意思的道：“麻烦，帮我擦一下眼泪。”第231章 不长记性 早上9点，吕文斌已是累的摇摇摆摆，考虑到他这幅样子让病人看到，并不能安心，凌然就很贴心的取消了今日的查房。 吕文斌幸福的狂奔出门，生怕再有新的病人送上门来。 一晚上不睡觉，对于住院医来说是家常便饭，包括灯塔国的住院医，也要度过睡眠不足的8年时光，然后才可以选择是赚大钱还是“做正确的事”。 不过，正常的医生加班也只能加到一个白加黑，再继续下去……其实也是可以的。大部分的住院医揉搓揉搓，都可以坚持到34个小时。对医生们来说，白加黑加白都是可以接受的加班时间，超过36个小时才值得发朋友圈，否则容易被同行指责矫情。 凌然昨天晚上喝了精力药剂，到现在为止，等于是工作了十六七个小时，也基本到了极限状态，再要继续下去，还得再拼一瓶精力药剂。 对此，凌然决定，还是节省……不，是休息一下为好。 精力药剂只有143瓶是小事儿，主要是除了吕文斌和晚上值班的住院医累瘫了，值班的护士小姐姐们也该回去休息了，再要继续手术，还得请早上来上班的手术室护士重新排班。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患者跟不上了。 纪天禄作为40多岁上位的沪市知名骨科专家，打了十几个电话出去，也就是收来了9名的跟腱断裂的患者，后来又要来了三名断指的患者，才算是勉强坚持了十几个小时。 作为一名看过数十篇相关论文的医生，凌然知道，沪市这种三千万人口往上的城市，一天也就能生产出来小两位的跟腱断裂病人，算上周边市县，他昨天应该做掉了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新生跟腱断裂患者。 对于这座有两位数三甲医院的城市来说，他已经超量收纳了，再继续等下去，都难得到新病人了。 毕竟，普通人断跟腱，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午以后，打羽毛球和打篮球的业余运动爱好者总要到午饭后才慢慢活跃起来，工作日的话，晚饭后才是最多人的时候。 凌然于是只多留了一个小时，检查了一番昨天的病人的病历，确认没有问题，才安安心心的打了辆专车回酒店——昨晚的手术费就多的花不完了，如果不是要多存点酸奶，凌然都准备打豪华车了。 睡一觉到下午，凌然觉得昨日的疲劳完全恢复了过来，装好随身物品，就再次打车赶往医院，直奔纪天禄的办公室。 纪天禄看到凌然的帅脸的时候，人都不自觉的向后躲了一下，可是自己的办公室，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凌医生来了。”纪天禄哈哈的笑了三声。 “纪主任。”凌然嘴角挂着浅浅微笑，正襟危坐于椅子上，正是标准的乖巧坐姿。 “恩……凌然啊……听说你昨天做了一天一夜的手术？别太辛苦了。” “不辛苦。”凌然乖巧笑。 “财务有没有找你？手术费就按咱们研究中心的规矩来了啊，跟腱修补术一场大概是100多块，你别嫌少，我们和云医不一样的，云医的一级分配是50%吧，我们是四分之一，就25%，医生们也都说呢，到加工资的时候就不讲与时俱进了，但是没办法，就是这么个制度，你昨晚上做的有9例跟腱，那就是1000块了，其实也不少……”纪天禄感觉自己像是被关门打狗了，嘴里不自觉的就多话了。 凌然微笑的等他说完，道：“我还没有接触财务，我想先接受采访。” “采……采访？哦，凌然，这个事，我想和你谈一下……” “我知道，我昨天没有做完手术，很抱歉。”凌然打断了纪天禄的话，很诚恳的道：“因为当时没有患者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该下班了，我就暂停了手术，我会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补全的。” “不是……” “最多两个小时，我昨天做了12例的手术，还差4例，如果全部是普通的新鲜跟腱修补术的，2个小时，最多两个半小时就能完成，不超过三小时。” 纪天禄眼都绿了：“不用你补了，就这样吧，12个手术都要找的累死人了，我说真的……” “没有手术做了？”凌然的乖巧坐姿一下子垮塌了，陶萍同志当年培训他笑出符合社会期许的微笑可不容易呢，不能轻易浪费了。 纪天禄“恩”的一声，故作严肃道：“除非正好有遇到的……” “好吧。”凌然才懒得听他的解释，见纪天禄确实很认真的阐述自己的观点的样子，就只能点点头，道：“那我联系回云华的飞机，晚上回去。对了，我应该可以去查一趟房吧，不用什么名目，就是单纯的看一下情况……” “你等一下！”纪天禄盯着凌然的表情，内心突然有点慌。 凌然平静的看着前方，神游天外。他的脑海中，已经开始怀念云华的手术室了。云医的床位虽少，但是加床多啊，而且，断指再植总归是要耐做一点的，若是能遇到四指离断或者三指离断的病人，做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 相比之下，普通的跟腱修补术只能坚持半个小时，比tang法缝合都不如，入院的时间还更久。 再者，断指再植是有神经缝合的，这样可以将新技能用起来，以后神经外膜吻合术与神经束膜吻合术配合着用，遇到小神经就用神经外膜吻合术，减少手术时间，降低创口的暴露感染几率，遇到重要的神经，或者时间充裕就用神经束膜吻合术，提高成功率，提高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凌然，先不要急着回去嘛。”纪天禄的语气放缓了。 “不回去，没有手术做。”凌然的态度是坚定的。 纪天禄真没遇到这样的医生。那些要求巨多的医生，一般都是年龄较大的中老年了，提出的诉求通常都很合理，比如要钱啦，要去KTV玩啦，要好吃好喝好伺候啦，要评奖要发文章啦，纪天禄就算自己不能满足，也能派人满足。 但是，要病人这种…… 纪天禄用眼神盯着凌然，心里琢磨着：你这是威胁吧？你这就是威胁吧！你这样的威胁是没用的！ 纪天禄使劲的咳嗽一声，正襟危坐，道：“凌然，我今天还能再找五例跟腱断裂的患者，再多没有了。” “好。”凌然立即答应下来。 纪天禄愣了愣，心中骂了起来：给多了，肯定是给多了。 “那你再找记者来采访一次吧。”凌然很主动的道：“我昨天接受了四次采访，做了12例手术，你再找5例跟腱断裂的患者的话，就多采访一位补足吧。晚上可以再找3名患者，把差额继续补上。” 纪天禄很费力的才听明白凌然的意思，脸都皱起来了。 “没有跟腱断裂的患者，断指和屈肌腱断裂的也可以的。不用太死板。”凌然宽慰纪天禄，就像是他在云医宽慰霍从军的时候一样。 太嚣张了！纪天禄心里想：咱再怎么说也是主任医师好吧，虽然咱需要你来给院士做方案A，但是你不能这样子索取无度啊…… 想到此处，纪天禄计上心来，道：“凌然，你累了一天了，也不能接着就做手术吧，你要不先回家休息两天……” “我不累。” “累不累，不是从你的主观想法上来的，得客观分析，再说，我们也有制度，你得有充分的休息……”纪天禄信口而言，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制度才没有这样的规定呢，医院都恨不得医生每天呆在医院里，所以才会有住院总的职位…… “我可以证明。”凌然说着就去掏包，他出门的时候就做了准备。 纪天禄连忙拦住他，道：“别做数独了，做数独只能说明你的大脑是清晰的，不能证明你的四肢的协调性如何……” “我知道，之前是条件不具备，我手边只有数独。”凌然一边说，一边撇开纪天禄的手，从包里掏出一个手臂长的隔热袋，拉开来，就见有蒸腾的……冷气。 “老汤？”纪天禄莫名的有些高兴，猜想这是凌然拿出来的贿赂品吧，虽然有点奇怪，他本人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贿赂品，但是，总算是有心了。 凌然摇摇头，先是从里面取出两块冰袋，再取出一张手术巾，当面铺在纪天禄面前，再掏出一只带蹄的肘子，以及一套手术器材。 不等纪天禄多说什么，凌然丢下隔热袋，拿出手术刀，划开猪肘，再用镊子配合，三下五除二的就掏出了猪的跟腱。 “如何？”凌然向纪天禄展示白生生的跟腱。 “我明白了，现在就打电话。”纪天禄感觉类似的话自己什么时候好像说过，却是没有什么印象了，不由拍拍自己的脑壳：实在是太不长记性了！第232章 去查房 凌然又是从晚上做到了白天。 吕文斌到了凌晨5点钟才来，算是挽救了值班的住院医们。或者说，抢了住院医们的活计。 凌然的手法如何，住院医们都从示教室里见过了，大家嘴里不说，但心里面，还是愿意跟着凌然学两招的。尤其是凌然的态度平和，不骂人甚至不说话，深受住院医们的好评。 手术室里的聊天，很多时候就像是与领导吃饭一样，要想方设法的让上级医生聊的爽，不仅费时费力，而且鲜有快乐可言。那些能在自己爽之余，还能让下级爽的医生，还是蛮稀罕的，大部分都只是会问下级医生“你爽不爽”的。 睡了半天，又煮了两轮猪蹄的吕文斌精神饱满，跟着凌然做了一例跟腱修补术，又做了一例断指再植，只觉得神清气爽，再看同样是精神矍铄的凌然，吕文斌悚然一惊：我莫非是中邪了？ “去查房吧，没病人了。”凌然撇撇嘴，像是吃涮羊肉刚吃了四成饱的感觉。 吕文斌大约只有三成饱，皱眉道：“这才是早上，怎么就没病人了？专科医院也太不给力了。” 比起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收治病人的能力要弱的多。 哪怕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这样的单位，获得病人的能力，也不能与云医相提并论，与华山医院之类的存在，差距就更大了。 巡回护士原本就有些困倦了，全靠看凌然提神，此时听到吕文斌说自家医院，一阵不舒服的反驳道：“病人又不是早餐，你当是早上刷新的吗？” 吕文斌呵呵的笑：“真要是刷新的，我现在就氪金你信不信？” 巡回护士不屑的道：“你有钱吗？” “你知道我三十九块九一个的猪蹄卖了多少个吗？”吕文斌挺胸抬头。 巡回护士有些迟疑：“卖猪蹄能赚几个钱的……” 吕文斌有些想说，摇摇头算了。 巡回护士又道：“你就算再卖一份工资钱，也没什么稀奇的，照样氪不出一个大号来。” “工资？工资算什么……”吕文斌傲然看向对方。 “别吹了，你要是卖猪蹄赚的比医生多，你读医学院还有什么意义？”护士放出一个两难题给吕文斌，等着看对方露出哪边的破绽。 吕文斌不觉有些发愣。 “去查房了。”凌然脱掉了手套和手术服，一只手给自己抓颈椎，顺手给吕文斌抓了抓颈椎。 吕文斌被抓的一声叫，大脑像是断电了似的，脑抽抽的问：“凌医生，你是怎么平衡赚钱和事业的关系的。” 凌然看傻子似的看了吕文斌一眼，道：“既赚钱又做事业不好吗？” “做医生才能赚几个钱，国内的医生能有多少钱工资，就算是做飞刀……”吕文斌想到自己下午卖掉的几锅猪蹄，整个人都膨胀了。 “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花不完，不需要赚更多了。”凌然不解的看向吕文斌：“你想赚钱做什么？” “只有赚不到的钱，哪里有花不出去的钱。”吕文斌摇摇头，道：“不说别的，就说现在的房子，那是赚工资能赚得到的吗？没有房子，找对象都找不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娶老婆……” 吕文斌说的慷慨激昂，突然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向自己。 凌然在给自己捏脖子，脑袋里也不知道想些什么，两名小护士都在看凌然，麻醉医生在看病人…… 吕文斌突然一阵悲哀：我给凌然说这些做什么！ …… 凌然出了手术室，约纪天禄主任医师一起查房，并没有约到。 纪天禄主任百般推脱，并派出了一名住院医，陪着两人，让他们不至于迷路。 205斤的住院医，手里攥着记录本，口袋里插着一排六根水笔，并不与凌然和吕文斌打招呼，当先带头就走，首选的病房，病人和家属给他的印象就是脾气暴躁。 “我们来看一下。”205斤的住院医态度亲切的打声招呼，却没有介绍凌然的意思。 他愿意与凌然堂堂正正一战，当然，是在几年以后，但这并不代表他愿意帮凌然这个一生之敌解围，更不会为凌然这个一生之敌行所谓的方便。 205斤的住院医站到了病房的角落里，掏出随身携带的矿泉水，拧开来，小口的啜着，有些恶趣味的看向凌然，心想：别以为有天赋就能玩转医院，医院远比你想象的复杂，比手术室的环境要复杂的多，少年！ “你好，伤口疼吗？”凌然出乎205斤住院医的意料，脸上虽无笑容，气势却是十足。 “疼。”刚刚做过手术的一天是最难受的，病人身上的止痛泵刚去了，大小便都不能离开床，难受的要命。 “我看一下，有什么不舒服吗？”凌然掏出随身携带的酒精凝胶，在手上抹了抹，搓开了，再用指头稍稍牵动患者的足部以观察。 患者呲牙咧嘴的道：“疼。” “除了疼呢？” “涨。” “那就是涨疼。” 病人无言以对。 “再呢？”凌然又问。 “没了。”病人没好气的回了一句，心里的不安倒是少了些。 凌然点点头，道：“水肿控制的还行，足背动脉有力，颜色正常，皮肤也没有坏死和感染，踝关节僵硬吗？” 病人被一连串的名词震慑，连忙道：“不僵硬，就是不好动。” “不要动。”凌然停顿了一下，问：“家属呢？” 家属站了出来。 凌然向吕文斌呶呶嘴。 吕文斌太熟悉这个流程了，同样是踏前一步，咬字清晰的道：“清淡饮食，高蛋白，高维生素，高纤维食物，明白吗？” “明白。”家属也是希望病人能好起来的。 凌然点点头，问：“还有其他问题吗？” “那个，我老公多久能好过来？”家属中间的中年女性，急切的询问。 凌然皱皱眉：“现在不是好了吗？” “还不能下地走路呢。” “过阵子就能走了。”凌然对此类问题并无耐心。 家属哑然之余，都觉得有些好笑。 与此同时，一只“衷心感谢”的宝箱，就落在了凌然面前。 凌然点点头，知道这波病人是没问题了，转身出门。 205斤的住院医看的神色迷离，对如此雷厉风行的查房还有些没醒悟过来。 凌然一路走，一路收宝箱，随着吕文斌对跟腱修补术的熟练，凌然慢慢的只只负责做体格检查了，说话的工作都交给了吕文斌。 刚做过跟腱修补术的病人，主要看是否有并发症。如跟腱再断裂、伤口感染或皮肤坏死都是较为严重的，剩下的水肿、血运、温度等等，都由手术本身的好坏来决定。 凌然以完美级跟腱修补术做下来的手术，面对普通患者，出错的概率低无可低，一串子检查下来，效果基本令人满意，“衷心感谢”的宝箱都收了八只，超过了云医的比例。 “沪市人民的素质蛮高的。”凌然忍着不开宝箱，但对知恩图报的病人还是很满意。 吕文斌不知道凌然为何会有这样的判断，也没兴趣询问了，反而是不停的握拳搓手，又小声道：“接下来是不是该去给刘威晨查房了？” “是。”凌然说着看看吕文斌，道：“你如果累了可以先去休息，纪主任已经看过刘威晨了……” “我不累。”吕文斌声音大了些，又连忙降低下来，道：“我也是二助，我想看看方案A做下来的结果怎么样了。” 这个理由是很充分的，凌然点点头，也不多说什么，进了电梯，就按了最顶层。 刘威晨依旧住在他的顶层套房内。 刚入内，就听见鼎沸的人声。 再看客厅内，已是摆满了啤酒饮料和各色临时，沙发上，地板上，窗台上坐满了人不说，电视柜的两边也都有人坐着喝酒，更有人站在四周，大声的聊天。 刘威晨依旧住在里面的大房间内，脚高高的架起，手边无酒，但有一堆的水果、饮料和垃圾食品，房间内也有多名运动员模样的男男女女在说笑。 凌然和吕文斌的白大褂入内，反而显的有些格格不入。 吕文斌有些不知所措的站在门口，他从毕业就进入云医，只在特需病房里轮转过月余，并没有真正接触过特需病人，看着眼前群魔乱舞恨不得开party，甚至就是破party的套房，完全陷入了沉默。 “查房。”凌然眼都不眨的穿过了客厅，来到了刘威晨的面前。 看到自己的主刀医生，刘威晨稍微有些不好意思，讪笑道：“朋友来看我，闹的晚了一点，大家好久没有一起聚了。” “恩。”凌然一无所谓，照旧是掏出酒精凝胶，翻看了他的脚部。 比起给其他人查房，给刘威晨查房，对凌然来说其实更简单，因为他的任务栏里，分明记录着刘威晨的恢复状况：92%。 时隔数日，恢复程度只增加了1%，如今看来，似乎并不仅仅是手术或护理的问题。 凌然在记录本上，默默的写了一行字，想了想，道：“给你再开一组核磁共振，做来看看。” “我听纪主任说，恢复的还好。”刘威晨此时有些紧张起来。比起主任医师纪天禄，他面对凌然反而更发憷。 凌然的表情没有太多的变化，给了刘威晨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笑容，道：“你的恢复远远超过了采用普通跟腱修补术的患者，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够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并参加比赛。” 跟腱恢复到85%左右，就可以冒险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了，刘威晨的跟腱恢复程度有92%，就算是衰退也不会衰退到哪里去，预期能够进行高强度的训练，是很合理的推测。 刘威晨的笑容瞬间起来了，高兴的道：“谢谢凌医生，小王。” 他的经纪人心领神会，就要过来挽着凌然的胳膊。 凌然自然而然的躲开了。 经纪人哈哈一笑，道：“凌医生，咱们出去说，对了，你说还要做核磁共振，是为什么？” 凌然点头：“我预期恢复的应该会更好一点，想再做一个核磁共振看看情况，等结果出来……” “等一下！”刘威晨大喊了一声，问：“凌医生，你刚才不是说恢复的很好？” “恢复的很好，只是没有达到预期，等核磁共振的结果出来……” “是因为这两天我没好好休息吧。”刘威晨再次打断凌然的话。 凌然想了想，道：“有可能。” 经纪人不高兴了，道：“凌医生，你有什么说什么，你不喜欢我们开庆祝party，你就直接说，别这么拐弯抹角的。” 凌然奇怪的看他一眼：“我不会干涉病人的私生活的。” “你现在不就是变着法子干涉？” 凌然摇头：“我只是希望帮助恢复，术后指南应该都发给你们了，病人和家属应该知道最佳护理方式，包括清淡饮食，高蛋白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但是，如果你们因为某些原因不愿意，比如出于宗教原因吃素或者其他，我们医生也会尽可能的给予医疗帮助的。总之，先拍了核磁共振看看。” 凌然说完，又对众人露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笑容，才转身离开。 看着他比一众运动员还帅气的背影，刘威晨呆了几秒钟，颓然道：“把音乐关了吧。”第233章 炸裂 叮。 电梯门刚关上，又被摁开了。 “稍等。”两名长腿瘦腰胸不小的女生走了进来，向凌然露出微笑。 “你们也是运动员吧。”吕文斌看着两人，想到自己已经开始攒首付了还单着，不由的胆子都大了起来。 “羽毛球队的。”穿黄色T恤的女生挺挺胸，变的长腿瘦腰胸大起来。 “网球队的。”红色T恤的女生胸前有只加菲猫，猫脸鼓的特别大。 两人回答着吕文斌的话，眼睛看着凌然。 吕文斌还想再努把力，于是面带微笑的问道：“你们都是刘威晨的朋友吗？刚才在房间里好像见到你们了。” “你们是刘威晨的医生吧。”穿红T恤的女孩反问。 吕文斌赶紧点头说“没错”。 “之前就看报道，说刘威晨是被一个特别帅的医生给治好的，是你吧？”红T恤的女生顺利的将话题转移到了凌然身上。 吕文斌愣了愣，无奈的看向电梯门的方向，心里有气的想：我以后和凌然在一起的时候，再找女生搭讪，我就是猪蹄。 凌然常年被女生搭讪，也常年被说“特别帅”，所以只是神情淡然的道：“我们是参与了刘威晨的诊疗。” “是吧，我就说，你戴着口罩的样子也特别帅。”红T恤的女生的脸颊红扑扑的，又缓解紧张的对旁边的女生道：“你说是吧。” 黄色T恤的女生郑重的点头。 “凌医生经常有健身吗？身材好好的，你喜欢运动吗？”红T恤的女生鼓起勇气，抬头看向凌然，然后被他的眼神迷的头晕目眩。 凌然看着电梯上的数字，道：“偶尔运动。” “你可以来阜远体育馆健身的，运动也很方便，我们的羽毛球馆和网球馆都是最好的。”红T恤女生说着搂住黄T恤女生，说：“是不是？” “是，我们……我们可以做陪练。”黄T恤女生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吕文斌回忆着自己看过的电影，心里默念着“四人约会”，忍不住吞咽了一下口水，举起手臂，鼓了鼓肱二头肌，说：“我经常去健身房的，卧推80公斤。” 红T恤女生看向吕文斌，瞅着他健身先生似的状态，不由自主的露出“好恶心”的神色，只是出于礼貌，才没有说出来。 吕文斌眨巴眨巴眼，目光重新转移到了电梯门的方向，再看着金属反光出的人影，心中默念：我真是个猪蹄。 电梯门开，凌然礼貌的示意女士先行。 两名女生掩口一笑，率先出门，就在旁边等着凌然出来，再道：“凌医生好有绅士风度。比采访里说的还好。” 红T恤的女生说着，掏出手机，找到朋友圈，展示给刚刚走出电梯门的凌然看，道：“凌医生，你看看，这是你吧。” 凌然自然而然的看向她的手机，果然是有自己穿着白大褂的照片。 “新闻转载吗？”凌然问。 “对呀，好几篇都有你，尤其是这篇公号，在朋友圈里转发了好多。”红T恤的女生将新闻的标题给撸了出来，就见加深的黑体字赫然写着：《最帅白衣天使火了，为明星做手术的明星医生》。 见凌然似有好奇，女生趁机道：“我转给你吧。” 说着，她打开扫一扫的功能，，道：“我扫你的二维码。” 凌然于是掏出手机，和她加了恤的女生乐的胸前的加菲猫脸更大了。 凌然去找纪主任了，吕文斌怏怏的回了手术区，他们在研究中心是没有办公室的。吕文斌一边检查自己的卤汤和里面的食物，一边将自己刚才默诵了好几遍的《最帅白衣天使火了，为明星做手术的明星医生》给找出来，慢悠悠的读了起来。 刘威晨是文章的主角之一，但作者的笔墨都是着眼于凌然的。 当然，公号文章最多的还是高比例的图片。前半部分是刘威晨的，后边主要就是凌然的。 各种上相的照片，特写的照片，随意的照片，抓拍的照片……吕文斌一页页的滑下去，很快发现自己给看完了，而内容……吕文斌不得不承认，文章的内容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帅气是一方面，得到祝同益院士的承认，并主刀刘威晨的手术，等于是给凌然一个更帅气的背景的加成。 “呦。你也看凌医生的宣传呢。”女医生探头过来，很随意的看了吕文斌的手机。骨科的女医生，就像是加强版的工科院校的女生，30岁以下的又自由又散漫，有事没事都喜欢支使着一群相貌普通又内心戏丰富的男医生做，其中漂亮的可以散漫到35岁左右，以后就被当做男人用了。 吕文斌有些不好意思，道：“今天有个女生给介绍的。” “什么女生？漂不漂亮？”女医生八卦之心顿起。 吕文斌无聊的道：“我跟凌医生一起出门，她们……” “我知道了，剩下的不用说了。”女医生没兴趣了。 吕文斌不乐意的道：“什么叫你知道了。” “女生看上凌然了吧，没理你吧，你白献殷勤了吧，有别的吗？”女医生瞅着吕文斌。 “没……没了。”吕文斌无可奈何。 “就是说，要我，我也是一样的。”女医生嫌弃的瞅瞅吕文斌的紧身运动衫和腱子肉，转眼间，眼神一亮，声音都变的温柔了：“凌医生~” “下午好。”凌然的声音四平八稳的，给人感觉像是帅的怀疑人生的牧师似的。 “下午好~凌医生~”女医生扭捏着，问：“凌医生又来做手术吗？要不要休息一会？我……那个，给医生值班用的休息室应该还空着呢。” 凌然微笑：“不用了，我又要了几个病人，直接去手术室了。” 说着，凌然招呼了吕文斌一声，就自行去手术室了。 女医生幽幽的叹一口气，再面对吕文斌，用硬核女声，道：“你一会换人的时候先来问我，我给凌医生做助手。” “随你吧。”吕文斌搅和搅和锅里的猪蹄，看着软烂已糯的猪皮，就好像看到了自己软烂而坚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第234章 铁饼少女 “大郎，起来吃药了。” “大郎，吃药了。” “大郎，药吃一口。” “大郎，药。” 随着夜幕的降临，麻醉医生越来越懒得说话了，调侃病人和小护士的力气都没有了。 待到又一名病人入内，麻醉医生只核对了姓名性别，就一口药给灌进去了，吕文斌终于忍不住了，小声道：“那个，咱们中心总共有几名麻醉医生？” “现在就剩下两个了。”麻醉医生突然清醒了似的，睁大眼睛看向吕文斌，道：“怎么滴？看不上我？” “不是，我哪敢呢。”吕文斌吓了一跳，小声道：“我是怕您太累了。” “咱们中心，总共5个麻醉医生，两个女的，都怀孕了，一个出国进修去了，现在剩下两个，今晚就我值班，你说换谁吧。”麻醉医生抬头嘿嘿的笑两声，道：“你以为麻醉科像是你们外科一样，一抓一把的人？有本事你给我弄个麻醉医生回来，我谢你三碗药，爽不死你随你姓。” 浓浓的怨气，就算隔着手术台，吕文斌都能闻到了，他不敢再说话了，就向两边的护士求救。 小护士也不想惹怒30个小时没睡觉的麻醉医生，低着头装没看见。 凌然算算时间，自己是下午时间吃的精力药剂，到现在快要10个小时了，再做一台手术，应该就是10个小时，虽然有点可惜，但是，麻醉医生要是坚持不下来的话，再继续做下去也不行了。 “那这台做完，咱们休息？”凌然咂咂嘴，没想到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病床和复健室没填满，麻醉医生先变成瓶颈了。 麻醉医生坚强的睁开眼，看看监视器，道：“不用，我小眯一会，你们帮我看一下监视器，全自动的，报警了叫我。” 麻醉医生是经常在各个手术室间游荡的，并不用实时盯着仪器——当然，按照严格的手术规定，当然是应该盯着的，然而，在能方便自己的时候，医生们也并不总是委屈自己的。 凌然想了想，道：“再给我20分钟，这台手术应该能做完。” “你不做手术了，我照样也得值班。”麻醉医生道。 “说不定能睡一觉。”没有手术的话，麻醉医生自然是可以去休息的，不用守在手术室里给大郎喂药。 麻醉医生思维迟钝的想了想，道：“那我去洗把脸。” 凌然点点头，看着麻醉医生像树懒一样慢吞吞的踩开手术门出去。 气密门“噗嗤”的打开，“噗嗤”的关上，像是一个被夹断的屁似的。 吕文斌担心的道：“这样子加班，别猝死了。” “麻醉医生猝死不是很正常吗？”台下护士比较闲，躲在摄像头和气密门的玻璃窗看不到的墙角里玩手机，很没心没肺的评价了一句。 年轻的吕文斌叹口气，道：“本来看他天天给大郎喂药还挺开心的。” “给大郎喂药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你不知道吗？”台下护士说着噗嗤一笑：“你还说麻醉医生，你不看看你和凌医生，你们俩人才叫人担心呢。你们不怕猝死吗？” “我平均睡眠能有7小时，没事儿。”吕文斌说着看向凌然。 凌然头都没抬的道：“我没事……唔，研究中心再没有麻醉医生了吗？” “5名已经是超配了，还是因为祝院士之前要做髋关节置换，才给添的编制。”护士说着又笑，道：“谁能想得到开放二胎了呢。” “云华也开放二胎了。”吕文斌撇撇嘴。 小而精的专科医院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像是云医这种有3000张病床的省管大型综合性医院，麻醉医生足有80多名，请假几个，进修几个，怀孕几个，不会就此停摆的。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就不行了，他们总共才不到40个编制，再抓一些进修医和实习生就到极限了。事实上，他们招募实习生的能力都比不上综合性医院。 简而言之，在当今中国，专科医院的生存能力是远不如综合性医院的。 换成是在综合性医院，遇到凌然这样的手术狂人，医院领导保护都来不及，就像是云医急诊科那样，是全员加薪的节奏。然而，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却是濒临崩溃了。 “镊子，再拉开一点，唔……止一下血……”凌然将病人的跟腱剥出来，再缝起来，完成了最重要的步骤后，凌然抬起头来，道：“休息几个小时，明天再做。” 吕文斌抬抬头问：“几个小时？” “4个小时，唔……5个小时，到明天早上9点，换新的麻醉医生。”凌然已经想明白了，晚上的值班麻醉师都是累惨了的，再继续刷下去，是颇有些不仁道的，但在白天，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总是要做手术的，到时候，几个手术室共用一个麻醉医生就好了。 当然，晚上的时间也不能太浪费，凌然算计着时间，再道：“明早开始，做到晚上12点，晚上休息9个小时，应该足够吧。” “足够足够。”吕文斌忙不迟疑的点头，这样的工作频率比在云医可好多了。再者，跟腱修补术对一助的压力也远没有断指再植大，他又有替换的住院医，如此做下来，工作量不会比繁忙科室的资深住院医大多少，兴许比倒霉的住院总还要轻松一些。 从凌然的角度来看，一天休息9个小时，就连精力药剂都省下来了，虽然不能算是满负荷的工作，但是，还是比在没有病床的云医舒服。 “大郎睡的满沉的。”麻醉医生洗了把脸回来，望着监视器上的数字，稍微有了点精神。 凌然微微点头，让吕文斌将刚刚做的决定告诉了他。 麻醉医生点点头，并没有太多的反应，有没有凌然，他都是要熬夜的。公立医院招人是很慢的，尤其是同事进修或怀孕之类的，编制仍在此处，更是不可能继续招人。就两名麻醉医师轮班的情况下，谁都不会比谁更舒服。 凌然用了20分钟时间，就一个跟腱修补术完成，而且效果拔群。 几个人一起动手，收拾收拾首尾，就算是下班了。 凌然和吕文斌第二天8点来上班，9点钟准时开始手术，再到晚上12点，如此循环不安，每天能做十多例的手术。 纪天禄也慢慢摸到了门道，收购来的跟腱断裂的病人越来越多，他还学会了交换的方式，时不时就能得到一些屈肌腱断裂的，手指离断的，脚趾离断的，令凌然颇为惊喜。 云医手外科是当地最有名的手外科，不仅云华本地数百万产业工人受了伤就往过送，外地的病人也都奔着云医来，所以，凌然手指离断做的好，就能不断的得到手指离断的患者。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别说是周边县市的患者，沪市本地的病人都不一定能落到他们手里。收不到手指离断的，就收脚趾离断的，缝合虽然更简单，却是难得的经验。 如此几日，到祝同益从京城回来的时候，纪天禄也要绷不住了。 “您再不回来，研究中心就完蛋了。”纪天禄见到祝同益，整张脸都是皱的，那是打电话打太多了。 祝同益笑了起来：“天下苦秦久矣？” “加了40张床。”纪天禄望天状：“你能信？” 祝同益听的也是眉毛直跳：“别的医生……” “别的医生都是正常人。”纪天禄苦笑：“不给他手术做，他就要走，给他病人了，他又做的贼快。” 纪天禄确实是积累了一肚子的话，不过，却不是单纯的怨言，毕竟，凌然是顶着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名头在做事，拿到的医药费，获得的名声，都是归于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了。 也是因为此点，纪天禄虽然烦闷，还是给凌然收来了足够的病例。 主要的问题，还是凌然做的太凶了，一百多场的手术做下来，刘威晨都没出院呢，更不要说后期接受手术的病人了。 “我这次说定了4名运动员，让凌然准备一下，他也就没空做别的事了。这个应该没问题吧。”祝同益也不是全能的，对于说服凌然，更是不抱有希望。 纪天禄叹口气，答应了下来：“让凌然做手术，他肯定是没意见的，用方案A的跟腱修补术吗？” “当然。”祝同益说到这个话题，两眼都是冒着光的，此时竟是忍耐不住的道：“你现在给凌然打个电话，问问他要多久准备，我尽快安排病人过来。” “好。我也重新安排一下收人的时间。”纪天禄说着就拿起了手机。 半分钟，纪天禄皱眉眉毛，收好了手机。 “怎么说？”祝同益有些奇怪于纪天禄的表情。 “他说晚上。”纪天禄道：“今天晚上。” “那就晚上，开饭店的，还怕大肚汉吗？”祝同益乐呵呵的笑了起来。 …… 当夜，何秀芳就跟着自己的教练，第一个抵达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何秀芳是京队的铁饼运动员，身高一米七五，体重80公斤，双手粗糙双臂有力，从未用过轮椅的她，上下轮椅都不用脚跳，手一撑就上去了。 等凌然见到她的时候，何秀芳已经将全套的检查都做完了，面前摆着一大堆的食物。 “哎呀，你要等着做手术呢，不能吃东西。”吕文斌跟着凌然查房，看见就急了。 “我没吃，就教练吃了。”何秀芳很无辜的表情，又道：“我就闻闻。” 她的教练约莫40岁的样子，有些不好意思的咳嗽两声，道：“我本来说去外面吃的，小何馋的不行，一定要看着我吃。” 何秀芳道：“我打小就挨饿，最怕挨饿。” 吕文斌见她盯着鸡排的时间比盯着凌然的时间多，下意识的就信了。 “得，没吃就好。”吕文斌吁一口气，赶紧介绍道：“今次给你做手术的有祝同益院士，你们之前见过了，他现在正做准备呢。主刀的是凌然凌医生，然后是纪天禄主任医师，再是三助的我，吕文斌。” 何秀芳一个个的看过去，最后将目光定格在了年龄最大，最像主事人的纪天禄的脸上，问：“那个，医生，我在京城的时候，祝院士告诉我说，在咱们医院做手术，我们不用掏钱，是吧？” “啊？这个……”纪天禄迟疑了几秒钟，道：“如果祝院士确实这么说的话，那他说了算。” 何秀芳一下子放心下来：“那就好，那能不能帮我把其他的伤也看一下？” “你还哪里有伤？” “我颈椎老不舒服，医生说是颈椎病了……” “我帮你推拿一下。”凌然掏出随身的酒精凝胶，抹了两把，就用病房内的干净毛巾，垫起来搭在了何秀芳的脖子上。 作为一名推拿有千例的选手，凌然上手就感觉到了何秀芳的不同凡响。 首先，是脖子粗，其次，是肌肉结实。 凌然不由好奇：“铁饼还要练脖子吗？” “我练的玩的，啊……对，就是这里……” 三分钟后。何秀芳再看凌然，就像是看神人一样，不禁诚恳的道：“凌医生，你一定要治好我的跟腱。” “当然。” “我要备战明年的全运会。” “恩。” “如果我拿不到奖牌的话，就要退役了。”何秀芳猛的转身，用粗壮的眼神望着凌然，声音微颤的道：“我13岁开始练铁饼，没拿过一次全国比赛的奖牌，我退役了……我不想退役，我不想回老家……我是老姑娘了，嫁不出去了，我吃的还多，还喜欢吃肉……” 八十公斤的女运动员，瞬间情绪崩溃，竟是让一房间的男人手足无措。 教练缓缓的收起鸡排，低低头，再道：“小何到年纪了，除非拿到全国奖牌，否则就要离队了，这个……你们不用有负担，你们做好手术，我们回去再好好训练……” 后面的话，他是对着何秀芳说的。 何秀芳却是破罐子破摔，哭的稀里哗啦，手一抹，就是一脸的花，放声道：“养伤就要8个月，伤好了还不能上强度，总共就一年多的时间了，有什么好训练的，还不如我提前离队，给队里省点钱……” “胡说什么呢，你离队回家了，一边锄地一边养伤吗？想做一辈子的瘸子吗？” “瘸子还好，我……我砍了这条腿，我参加残运会去。” 教练厉声道：“你再胡说八道，我打电话给你爸了。” “别……”何秀芳的声音瞬间收掉了。 “用我们的方案，可能只需要4个月的修养期。应该还有机会。”凌然抬了抬下巴，道：“你的跟腱只是不完全断裂，不是很严重，好好休息一下，没问题的话，明早手术。”第235章 会更好 “凌医生，是你负责给我开刀吗？”躺在手术床上，何秀芳仰着头问凌然。 扎着手第n次看磁共振片的凌然点点头，又想到何秀芳看不到，才道：“是我主刀，祝同益院士指导手术。” “那一会开刀的时候，你能不能给我把伤口弄小一点。”何秀芳声音放低了一点，道：“我退役了以后减减体重，肯定比现在好看，别到时候小腿后面一条疤。” “伤口不能小。”凌然答的很生硬，接着又道：“你到时候可以做个纹身” “不要纹身，我们老家，做纹身的比二婚的都难嫁。”何秀芳的声音都提高了。 正在做准备的台下护士听的不乐意了：“纹身怎么了，我还不乐意嫁这种男人呢，正好把这种人给筛选了。” “我不要纹身！”何秀芳的态度很坚定。 “手术结束以后，我给你做缝合，预后好的话，不会太明显。”凌然看好了片子，闭上眼睛，稍稍记忆了一番，再身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何秀芳想了想，道：“你们手术台好小，能不能换个大的？我怕我睡着了，一个翻身掉下去了，我睡觉可不安稳了，还打呼” “麻掉吧。”凌然觉得准备活动完成了。 昨天特意睡饱了的麻醉医生笑嘻嘻的过来，举着喉罩，道：“再说一遍名字哈。” “何秀芳。” “铁饼运动员？” “是。” “来，吃个饼哈。” “啊？哈” 一个手术室的人，加上一个示教室的医生，默默的看着麻醉医生的表演。 “昨晚想了我一宿。”麻醉医生得意的恨不得仰天长啸。 纪天禄和祝同益互相看看，甚至没有想要了解的\*\*。 凌然等了一下，再要了笔，从何秀芳的脚踝划线到小腿，足足拉了十六七厘米长。 台下护士忍不住“呀”的一声，又赶紧低头。 纪天禄皱皱眉，问：“要这么长？” “跟腱边缘有点毛，拉长一点安全。”凌然说的磁共振片的信息。 “恩，你决定。”纪天禄停顿一下，有些可惜的对已经麻烦的何秀芳道：“疤长了点，也没办法，治伤要紧。” 凌然不发一言，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开小刀口的医生，读的时候，他就看过听过太多太多开小刀口而出事的案例了，如今积累的知识更多了，他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反而更加畏惧。 就像是磁共振的跟腱边缘不清晰，就有很多可能性，严重的可能会是恶性肿瘤，较轻的结论也可能是损伤了，作为主刀医生，凌然既然已经打开了，更愿意去看一眼。 “跟腱是不完全离断。”s形的刀口划开，手术室里的医生们松了一口气，示教室里的医生们也是齐齐的松了一口气。 完全离断或者不完全离断的跟腱，关键不在于跟腱受伤的多少，主要是不完全离断的跟腱不会萎缩的太厉害。 这是跟腱断裂中遇到的一个麻烦问题。断开的跟腱是会向内缩的，厉害的，到打开腿部，能缩六七厘米甚至更多。 作为肌腱的一种，萎缩到这个程度的跟腱，再想缝合都很困难了，甚至拉都不一定能拉到一起，只能采取肌腱移植的方式，从身体的其他位置先取一块肌腱，弥合起来。 可以想见，这样的移植跟腱，对应的强度是决然不够的，只能应对日常性的生活，甚至都要小心再小心，参与高强度的竞技体育是不太可能的。 从何秀芳的磁共振片里，是能看到不完全断裂的跟腱的，但只有彻底打开了，才能确认断裂的具体情况。 如今看来，没有太严重的验证，也没有太过于参差不齐的惨状，算是凌然见到的伤情较好的跟腱了。 如果他是给普通人采用普通方案来缝合，这样的跟腱至少能缝到80分的水平，也就是很有可能进行高强度训练的水准，总共耗时不超过半个小时。 很多运动员接受的都是类似的手术，术后全凭自己复健努力，才有可能在赛场上重新见到其人。 采用祝同益设计的方案a的话，凌然的信心要更足一点，虽然不一定就可以重现刘威晨的恢复程度，但是针对不完全离断的跟腱，成功率必然会增高。 “先剥离跟腱，恩，我自己来做。”凌然没有让纪天禄动手，选择自己来做。 祝同益皱眉问：“凌然，自己做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记下了血管的位置，准备尽可能的避开血管剥跟腱。”凌然偏了一下头，道：“我剥出来以后，再按照上次的流程来。” 这是凌然上次给刘威晨做了方案a之后，头再剖析后，涌出的想法。 从凌然的角度来看，上一次割断的许多血管都是可以避免的，换句话说，就是可以通过避开细小的血管的方式，来降低重建血管网的复杂程度，或者，也可以是相同的复杂程度的血管网络，但是有更多的血管在提供血运。 不过，这样的操作难度就更高了，尤其是对核磁共振的理解，非得是相当纯熟才行，否则，说是说不清楚的。 纪天禄想了一会儿，才明白凌然的意思，心下骇然：“你总不能记下所有的血管位置吧？” “那怎么可能”凌然笑了。 “我就说” “我只是记下了跟腱周围的。”凌然微笑。 纪天禄呵呵呵的笑了两声，懒得说话。 祝同益也是咳咳两声，努力的调节着气氛，道：“纪主任，你别看凌然年轻，他的专业课成绩在云华大学是排前三的，记性不好，是做不到的，对不对？” 医生与其他行业不一样，即使是离开了学校多年，医生的学历依旧具有着相当的含金量，尤其是知名大学的医学生，不仅是找工作的时候容易，晋升的时候顺利，时隔多年，所谓协和出身，湘雅出身，海归派等等，还是很受到医院的关注。 当然，到了那个时候，不一定是为了学历，而可能是因为派系了。 祝同益是才看了凌然的档案，记的很清楚，此时就趁机用来扯闲话了。 纪天禄被打断了，也就不再纠结，盯着凌然的操作，默默的思考着。 凌然迟缓的下刀，动作很慢，但下刀很准，绕着边儿，慢慢的将肌腱断裂的部分给剥开了。 做到这一步，凌然就耗费了30分钟。 但是，当这一步完成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是众人已经做过一遍的方案a了，而且还要更简单一些，与凌然刚才的操作相比，反而更让人感觉轻松了。 凌然甩开膀子，缝的飞快。 他这些天缝合过的跟腱加起来，没有一百也有七八十个了，在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的加成下，他积累的案例所获得的信息是极多的。 别的不说，对于人体跟腱周围的组织器官的熟悉程度，韧性和硬度等等，凌然都有了更多的经验。 同样是穿针引线，具有不同经验的人的处理方式就是不同的。这就好像是法作品在不同品种的宣纸上，呈现的姿态是不同的。 凌然稍微熟悉了一下手术区域内的组织情况，剩下的手术工作，就变成了稳稳当当的再建设了。 依旧是血管吻合术。 依旧是出色的吻合手法。 但是，凌然再没有拿出什么特别的出彩的东西，就是稳稳当当的将所有的工序，一步步的完成。 到了层层缝合的时候，许多示教室里的小医生，都没有醒悟过来，凌然的手术已是完成了。 “完成了。”凌然丢下了器械，让出了位置。 “感觉怎么样？”祝同益心情好的不得了，一连两个案例都成功了，令方案a的价值大增。 凌然只当他在问手术内容，略作思考，道：“应该会被刘威晨恢复的更好。” “太好了。”吕文斌和护士小姐姐都握起了拳头。我的发际线后移了 (大文学 .)这是一个悲伤的消息，令我久久的陷入震惊而无法自拔。 额头两翼的发际线后移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后移了！ 头顶，最重要的头顶，我原本有一只漂亮的旋，如今，旋中的头发，也变的稀疏了。 最近，我经常看到有人说某某公司996的工作超级累。 详细了解一番，原来996指的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 我当时就笑了。 996一点都不超级的，本鸟早上9点起来开始码字，写的快点到晚上11点多，写的慢点到凌晨3点，一周工作七天，节假日无休，只有特殊情况才能请假，每月若请两次的话，所有荣誉都不用想了…… 而且，也没多累嘛。 最多只是掉掉头发而已。 头发，有的是！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满心都是幸福的火焰呢！ 只要有月票，一周更新20章，仍然是能够坚持的。 只要有月票，996，937，969，什么姿势都可以摆的。 只要有月票，睡一觉起来，又充满干劲。 求月票！ 求~月~票~ 喵~ 《大医凌然》我的发际线后移了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大文学全文字更新,牢记网址:. 大文学 .《大医凌然》我的发际线后移了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236章 买票回家 “凌医生……” “凌医生！” “凌医生~” 穿行于病房之中，凌然总是最容易被记住的医生。 吕文斌举着膀子，跟着凌然查房，望着病人和家属们对凌然的态度，羡慕令吕文斌肌纤维断裂，肌肉生长，臂围增大。他的臂围最近隐隐突破了39厘米的大关，这是吕文斌最骄傲的事，也是他来到沪市以后，最大的收获了。 住在体育馆旁，就算是工作再辛苦，工作强度再高，时间再紧张，只要愿意练，总能抽出几分钟来的。像是经过无人的走廊的时候，收好水笔，做一组半倒立撑，在写病例的房间里，拿起哑铃做几组飞鸟，中午吃饭的空挡，飞奔到体育馆算热身，再抢做几组杠铃…… “吕医生。”病人又喊了一声，几秒钟后，将吕文斌给惊醒了。 先叫的我啊。 吕文斌惊喜莫名，转头去看，是前天刚做了手术的铁饼运动员何秀芳。 “休息的好吗？”吕文斌态度亲切，现在这个年头，不奔着颜值去的姑娘，都是好姑娘。 何秀芳点头：“睡的好，吃的好，舒服，来颗卤蛋？” 她举起手边的饭盒，里面是满满的一盒的卤蛋。 “吃这么多鸡蛋？”吕文斌哑然失笑。 “卤蛋来着，平时训练的时候，教练都给吃的是白水蛋。”何秀芳说着指指桌面，道：“还有鸡腿和虾，还不如鸡蛋好吃。” “虾也可以卤？” “教练说比我们菜市场的新鲜，卤了不好吃。” 吕文斌释然，有些好奇的拿了一颗卤蛋出来，放进嘴里，轻轻的咬了一口，旋即苦笑：“这个也叫卤蛋？” 没有卤入味的卤蛋，简直是狗尾续貂，就像是把松狮给染成熊猫的样子，那吃起来能是熊猫的味吗？妥妥的差评加追评加照片怒斥。 “我教练就这个水平了。”何秀芳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转身放下饭盒，80公斤的强腰一扭，令病床发出咯咯的笑声。 吕文斌听说是教练煮的，更嫌弃了：“煮的还不如外面买的呢。乡巴佬的蛋都比它好吃。” “我们运动员不能随便吃外面的东西，而且，沪市的东西卖的也挺贵的，能省一点是一点。”何秀芳说的很自然，又将饭盒递给凌然的方向，问：“凌医生来一颗？” “我不用。”凌然微微摇头，他出来查房，路上就把随身的酸奶用完了。 “回头我煮点卤蛋给你试试，让你们教练看着煮。他煮的这个，浪费了人家母鸡的辛苦。”吕文斌的情绪迸发起来，还是很有激情的。 何秀芳笑了起来，手术完成以后，她的心情就变的好多了。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床位数少，面积却不小，分给何秀芳的还是单间，光线明媚，内部干净，通风做的尤其不错，房间内的味道几乎没有。生活设施也极为方便。 祝同益原本是想学国外那样，做成不需要家属陪护的模式，但在国情之下，很快就失败了，硬件条件依旧在，倒是令病人们颇为舒心。 何秀芳也觉得比在运动队里还轻松，手术后的难受劲过了以后，人的情绪也变好了，还不用早起加练，术后叮嘱的高蛋白，更是吃的她很乐意。 “你的片子我看过了，恢复的很不错。严格按照复健要求来做，4个月后继续训练的可能性很大。”凌然是以刘威晨的恢复为蓝本来比较的，同样的状态下，刘威晨是92%的话，何秀芳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且，现在才是她术后的第三天，后续还有三四个月的修养时间，不能说长到完好无损时的状态，继续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也不会太危险了。 大部分的运动员，在跟腱断裂以前，经常都是不重视跟腱的热身，尤其是年轻运动员，经常出于种种原因，而在未充分热身的情况下比赛，即使如此，跟腱依旧能够承受高强度的负担，直到他们年老体衰肌肉疲劳的一天…… 跟腱断裂过的运动员，再使用跟腱的时候，普遍都会很认真的对跟腱热身了，所以，即使跟腱不能得到百分百的恢复，但是，在不给它超负荷的前提下，一个90%甚至80%恢复度的跟腱，也是足够用了，尤其是铁饼、短跑等非对抗性的竞技比赛，不会因为对手而突然负荷增加，安全性也相对较高。 凌然作为医生这么说，何秀芳自然是高兴极了，他的教练出去洗碗回来，也是连声感谢。 出了病房，吕文斌道：“直接就说恢复的好，会不会有问题？” “复健不出问题，就没问题。”凌然给予肯定的答案。 手术全程都是他做的，这点自信他是有的。 “大家现在都注意明哲保身了。”吕文斌提醒了一声。 凌然“哦”的一声，道：“手术没问题，预后没问题，复健不出问题，就没问题。” 凌然笃定的态度，却是令吕文斌恍惚了一下，他刚从医学院出来的时候，似乎也是这样子的，后来……后来就渐渐的世俗化了吧。 “接下来，9号病房和10号病房是昨天做的两名运动员，一个跳高的，一个篮球的。13号是矮个子篮球的。”吕文斌看着手里的记录本，同时向凌然介绍。 凌然“恩”的一声，让系统将刚刚收获的“衷心感谢”的宝箱都收起来，再带着医者的笑容，走入病房。 “你好，今天感觉如何……”凌然笑起来，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似乎能够提高宝箱的掉率。 跳高运动员乖乖的送上了宝箱，高个儿篮球运动员的问题较多，依旧不能安心，矮个子篮球运动员等凌然出门了才送上宝箱…… 一圈查房结束，宝箱总数达到了11只，凌然表示满意，并准备继续积攒以连抽。 再看看人满为患的病房通道，凌然道：“既然没问题了，收拾收拾，准备回去吧。” “哦，好的。”吕文斌有所预料了。 祝同益院士好容易找来的4名运动员都给做完了，效果也都不错，再要等下一波，估计不是几天时间能再等到的，还不如回到云华，等有手术机会了再过来。 凌然目前掌握的技术，依旧是战略级的，国内有这个水平的，或者国外有这个水平的，祝同益院士以前请不到，接下来的较短时间内，依旧不可能请到。 除非是方案A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有人想要开展此类手术，祝同益才有机会接触到比凌然更好用而技术不一定更好的外科医生。 外科金字塔是绝对畸形的，是多尖端形状的。到了顶端的时候，一种术式的掌握者往往只有寥寥数人，前面的人不离开，后面的人想练习都找不到足够数量的病人。 凌然目前唯一做过方案A的医生，除非他表示拒绝，或者提出非常过分的要求，否则，祝同益的首选永远是他。 所以，凌然可以放心的离开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而不用担心自己被取代。 最重要的是，总共只有180张床位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如今加床55张，也没有空间给他留下了——凌然昨天和前天总共做了11例手术就停了下来，多出来的3张加床是其他医生做的病人。 在这种情况下，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床位负荷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 就算是常年加床的综合性医院，一个科室若有180张床位的话，最多也就是加床100张左右，只有少数极拥挤的科室才会加床到一倍的程度，考虑到跟腱断裂，屈肌腱损伤和断指再植的病人，都需要长时间的住院，凌然也不好意思将他们的加床都给用尽。 “买晚上的机票，把今天来的病人做完就走。有始有终。”凌然很负责任的说了一句。 吕文斌心领神会：“我买晚上9点的机票，到家大约12点，睡一觉的话，明天早上就可以在云医做手术了？” 凌然嘴唇动了动，还是点点头：“也好，就睡一晚吧。” 吕文斌轻轻的松了一口气，他不是怕凌然连夜做手术，他是怕凌然连夜做手术，然后给自己放假，毕竟，云医还有马砚麟和余媛两名助手呢，他好不容易拉开的差距，可不能这样被消耗了。第237章 吸溜吸溜 “王佳姐，忙着呢……”王壮勇穿着洗手服在手术区到处自拍，看到王佳等人在无菌器械室里清点手术器械，就笑眯眯的打起了招呼。 穿着墨绿色洗手服的王佳瞬间炸毛：“叫谁姐呢？” 小小的实习生王壮勇愣了一下：“不是你上次让我叫王佳姐的吗？” “有吗？”王佳颇感迟疑。 王壮勇肯定的道：“上次你就说小姐姐什么的……” “小姐姐和姐能一样吗？你还不如直接叫我小姐呢！”王佳气呼呼的转身，又恼道：“点数都点错了，又得重新来，二、四、六、八……十二……”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王佳小……” 王佳脑袋扭转180度，用吃人的眼神望着王壮勇。 “王佳小……姐姐……再见……”王壮勇艰难的挥手。 “恩。”王佳这才放下手里的肠镜用管，转头回去，再次点数：“二、四、六、八……十四……” “那个……”王壮勇站在门口，又道：“你们为什么都在大扫除似的，复健室大扫除，手术室也大扫除？” “十六，十八，二十。”王佳坚强的点完了数，再道：“因为凌医生要回来了。” 王壮勇分明感觉到王佳的语气都变的温柔了。 当然，作为凌然的宿舍同学，王壮勇对此并不陌生。 曾经，王壮勇的微信里，加满了全校各个年级各个专业的女生——其主要原因，在于凌然的两名室友中，陈万豪家里有钱长相尚可，女生们担心产生误会，所以想要了解凌然的，都来加王壮勇的>王壮勇的兰花指，总是让女生们倍感安心。 他的长相也是相对安全的。 不过，医院里的气氛，还是令王壮勇很难理解。 王壮勇不明白的道：“就算是凌然回来了，也用不着大扫除吧，你们这样搞，就算护士长没意见，主任们也会有意见吧。” “就是霍主任下令的。”王佳骄傲的抬抬下巴。 “为什么？”王壮勇这下子震惊了，果然是社会比学校要复杂吗？连霍主任…… “凌然回来要做手术的，而且经常一开就是两三个手术室，到时候手术室高负荷运转了，再想做大扫除就来不及了，复健室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们复健室里的人少多了吧，那些出院的病人可都是凌医生的病人，等他回来了，复健室肯定也要塞满人了。”王佳用过来人的语气道：“趁着能休息就好好休息吧，我听说最忙的时候，复健室都是凌晨5点开始复健的。” “凌晨五点……”王壮勇想起凌然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凌晨4点去解剖楼和大体老师玩的事情，瞬间就相信了，转而有些不解道：“手术室是咱们急诊科的，复健室都是借的手外科的，他们愿意凌晨5点开门啊。” “又不是凌医生一个人喜欢凌晨5点钟用复健室，手外科的大主任，锦西主任就最喜欢凌晨5点钟用复健室，他以前专门开了一个复健班，凌晨5点半开始，6点半结束，让给正常人。”王佳撇撇嘴，又道：“手外科的要求，出去开会之前，必须做了手术看了复健才能走，9点钟开会的人，5点钟不去复健室，什么时候去？” 说起这个话题来，正在点数的护士们来了兴趣，年纪最大的牛护士就拍着手笑了起来：“他们那个主任医师，姓包的，就是秃顶的那个，以前还喜欢凌晨5点钟查房呢，有次遇见两夫妻在床上啪啪啪，愣是在门口等了10分钟。” “对对对，我记得，他那时候就喜欢做一晚上的手术，然后去查房，说清静，后来遇到事情才不去的。” 王壮勇听八卦听的热血沸腾：“是遇到夫妻啪啪啪被投诉了？” “因为秃了吧，据说熬夜秃的快。”牛护士说着摆摆手，道：“反正挺丑一个主任，见到你就能认出来。” 王壮勇摸摸自己的脑袋，只觉得脊背上一股子凉气飘起。 …… 凌然下了飞机，打车回家，顺便载了吕文斌一路。 “有钱，节省时间。”凌然拍拍包，向准备坐巴士的吕文斌解释了一句。 吕文斌欲言又止，看着凌然进了车里，才跟进去。 出租车先将凌然送到，再送吕文斌。 凌然提前付了车费。 祝同益院士很大气的给凌然的手术费取了整，总共开了31550元，现金装给凌然，三叠有余，非常霸气。相比之下，吕文斌的手术费只有5000元，是按照最低标准给的。 凌然没有纠正此分配比例的意思，只是临下车对吕文斌道：“有时间就动手术，把手术台数积累起来。” 不像是其他的上级医生，凌然很少做这种虚对虚的发言，也是他最近的自我感受比较深，才会这么说。 这次前往沪市，祝同益设计的方案A的难度是非常高的，给刘威晨做手术的时候，凌然已经是尽可能的采用了最佳手段来进行了，但是，给铁饼少女何秀芳做手术的时候，凌然的手段明显更高了。 究其原因，还是给刘威晨做的手术，让凌然积累了经验。 可以说，给刘威晨的手术，推动了凌然的技术进步，如果不是他的话，祝同益院士也不会费尽心力的去做方案A，并为之做全方位的分析。 不经过这些分析和实地操作，凌然也不能在给何秀芳做手术的时候，想到采用新的操作技法。 而在此之后的三台方案A手术，进一步巩固了凌然的技术。 可以说，5台手术做下来，再给凌然一个刘威晨，他能当场提高一到两个百分点的恢复。 这也是因为方案A确实足够复杂，所以能够让凌然明显的感受到提高，换成普通的跟腱断裂修补术，凌然获得的经验就不会那么多了。 但是，总的说来，手术台数就是经验值，技术越高，量变产生质变的积累数，要求就越高，可是，不去积累是不行的。 对吕文斌这样的住院医来说，做一两百场手术助手，或许就能产生质变了。 吕文斌想到自己跟着凌然做了那么多的手术，再听他说积累手术台数的话，只觉得心中一阵暖意升起，不由道：“我向您学习，时间最重要。恩，我以后都打车去医院。” “也好，没钱就多做手术。”凌然站在充满生活气息的下沟的巷子前，很吕文斌考虑了一番。 吕文斌捏捏自己的手机，强行忍耐着，才没有向凌然展现上面的数字。 第二天。 凌然睡到了7点钟，起来浇了花，再去菜市场买了点小海鲜等食材回来，煮了一锅的海鲜粥，才去喊父母起床。 凌结粥有些不习惯的伸伸懒腰，才在房内，惊讶的喊了起来：“儿子回来了？” “我昨天发了信息。”凌然隔门回答。 凌结粥这才“哦”的一声，道：“忘了，昨天早睡了。” “我做了早饭。”凌然道。 “啊，我还想睡个懒觉呢。”凌结粥停顿了一下，问：“做了什么早饭？” “海鲜粥，街口的油饼，一点酱牛肉。” “恩……海鲜粥放的什么海鲜？” “花贝，虾，排骨，鲷鱼片，香菇，芹菜……” “三分钟。”凌结粥给出肯定的答复。 凌然回一楼，将海鲜粥的火转大，差不多再熬开的时候，就见到了老爹凌结粥。 “没买到花蟹吗？”凌结粥穿着拖鞋，打开海鲜粥的盖子，闻了闻，点头道：“味道挺正的，你这个海鲜粥的技术，算是被培养出来了，以后饿不死了。” 凌然舀了两碗出来，道：“今早没有花蟹。” “海鲜粥没有花蟹，只能算五星级的，不能称之为奢华了……”凌结粥的声音带着懒散，再抬头，正好看见陶萍下楼，连忙端起一碗海鲜粥，喊道：“老婆，海鲜粥弄好了，快来吃。” 转头，凌结粥又拍拍脑门，道：“差点忘记了，小然，前些天约推拿的街坊，我是给安排到早上还是晚上？” “早上吧。”凌然默默的吃着自己煮的海鲜粥。 “不急着去医院了？” “下午再去。”说过，凌然对袅袅而来的陶萍道：“妈，我想吃糟肉。” “好啊。”陶萍提着裙子坐下来，温柔的笑道：“一会就让你爸去市场买肉。” 凌结粥的眉毛都在颤：“糟肉要做两天的，明天都吃不到。” “我明天在医院加班，后天回来吃。”凌然道。 “那就先定下来，后天吃，外面的饭比不上家里吧。”陶萍女士一锤定音。 “比不上。”凌然回答了一声，再低头喝海鲜粥，吸溜吸溜……第238章 较大 午后，一场暴雨清洗了云华。 通体白色的云华医院，在蓝天的衬托下泽泽发光，楼顶的几个钢结构大字，亦被刷的像新的一样。 医技楼正面的大广告，正在宣传腹腔镜手术，握持在蓝色手套中的器械，在雷雨天里，好似邪恶博士的装备，在蓝天白云下，又好像无辜少男的小玩具。 一辆辆家用车缓缓驶离停车场，让几个小时前还拥挤不堪的医院楼下，开始变的空旷起来。 凌然开着自己的小捷达，直接驶入医院地下停车场急诊科的泊位。周围的泊位已是停满了车，只要看看中间画着蓝线位置没有一个空，就知道急诊科所有主任和副主任都在上班状态，由此可见，昨天是和平的一天。 急诊楼内，永远都是满满的患者、家属还有奔忙的医护人员。 凌然边走边打着招呼。他是很习惯这样的场景的，尤其是每年开学放学，都会有无数女生说出各种奇怪的话，做出各种奇怪的事。 云医明显比学校要理智的多，或许是离开的时间并不长，甚至都没有拦路送信或送花的。 凌然顺利来到办公室，发现霍主任不在，就向留守在办公室的几名医生打声招呼，自己舒舒服服的躺在了椅子上，再打开电脑，看看科室内最新的情况。 而在他不知道的微信群里，却是一条条的信息，飞快的刷新出来。 “#位置#凌医生已抵达停车场。” “小捷达好可爱。” “洗的干干净净呢” “凌医生肯定特喜欢这个车，好想看凌医生汗流浃背的洗车的样子。” “哇，这么热的天，汗流浃背是要脱掉衣服的吧。” “#位置#进入急诊楼了。” “又要见到凌医生了。” “好紧张。” “上次给省立的同学看了照片，她们都不晒本院的照片了。” “#位置#抵达办公室。” “掷骰子了，掷筛子了。” “出发！” …… 办公室门，被轻轻的推开，苏梦雪小护士探头探脑的进来，手里捧着杂志，惊喜的喊：“凌医生，你真的来了。” “刚回来。”凌然的表情亦很轻松，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时候，他看到那么多的空床位，就感觉很着急。在云医就没有这样的焦虑了，这大约就像是自助餐与自家吃饭的区别一样。 “凌医生回来了真好。”苏梦雪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少女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酸奶？”凌然从桌子下挖出一瓶递给苏梦雪。 “恩恩。”苏梦雪拿到手，才想起自己的任务，忙道：“凌医生，你的论文发表了呢。” 说着，她就将抱在怀中的，已经有些温热的两本杂志，放在了凌然面前。 上面的是《中华手外科杂志》，下面的一本是《按摩与康复医学杂志》。 两本期刊的外面都叠了一只小纸鹤，骑在杂志的中间，翻开就能看到凌然的文章。 《按摩与康复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是《颈椎推拿的关键点——450例理筋理筋整骨推拿探索》，影响力极弱，只能说是发表了一篇论文，但用来做晋升或充数的话，也不影响，依旧是一篇算一篇，对不好发表文章的临床医生来说，算是中庸之作。 《中华手外科杂志》则不同，影响力0.45不算高，相当于平均两篇文章，每年被引用了一次，但是，这个数据在中文期刊中，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影响因子超过1.0的临床医学期刊，在国内屈指可数。重点是它的中华牌，同行里拿出去倍儿有面子。《tang法缝合的关键点——368例tang法手术探索》本来也不是极强的文章，算是很划算的选择。 当然，对于小医生来说，任何一篇论文的发表都是弥足珍贵的。 包括云医在内的很多医院的职称晋升都是遵循着评分原则，评分既包括了各种加分项和减分项，基本原则是正常工作，正常加班，听领导的话，没有出现纰漏，没有被成功投诉，就能拿到75分到80分，而晋升往往要求85分左右，这时候，就需要有一篇文章，有一个奖励，做出了新的科研成果，如此等等。 若是能够发表两篇论文，那对普通医生来说，就是直升乃至于破格的机会了。 不过，无论是普通期刊还是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都是很累人的事，一般的地区医院的医生，很少有人能做到此点。 正常的操作，如果不是花钱买论文，不是虐待小医生给自己写论文，正常医生的正常操作是五年写两篇左右的论文，从而不耽搁正常的评职称的流程即可。 苏梦雪此时就佩服的看着凌然，道：“凌医生太厉害了，两篇论文一口气写了出来。” “得了不少人的帮忙。”凌然实话实说。 苏梦雪眨巴着眼睛，很认真的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办公室里的几名医生听到此处，内心皆是一震：艹，这个成语还能这样用…… 看着如此漂亮的小护士，用崇拜的目光望着凌然，绞尽脑汁的想词赞他，就算是中年医生，都有些想要喊天道不公了。 “凌医生，那我回去了。”苏梦雪恋恋不舍的摆摆手，样子可爱极了。 凌然微笑点头，又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根巧克力，递给苏梦雪，笑道：“我带回来的，尝尝看。” “嗯嗯。”苏梦雪心里甜的蜜一样，蹦蹦跳跳的离开了办公室。 凌然这才低头看自己的论文。 只是小修过的文章，基本保持着原样原意，与同期的论文比较，大约在中档水平。临床医学的文章，只是总结经验，并不是太好发表。 办公室里的几位医生又纷纷恭喜，有的人是随大流，有的人是真心羡慕。 对大部分医生来说，写一篇论文可比做100台手术还难了，两篇论文就更不用说了。 叮铃铃。 办公室里的座机，将众人打乱的思绪重新打乱。 一人接起来，“嗯嗯”了两声，表情就变的严肃起来。 “突发公共事件。”医生放下电话，道：“所有人都去抢救室报道。” “多大？”医生们全都站了起来。 “三级，较大。”突发公共事件是有分级的，一级是特大事件，二级是重大事件，三级是较大事件，较大指在一次事件中有三人死亡或危重的案件，对云华这样的城市来说，属于需要郑重对待，但并不是很少见的情况。 按照云华医院的要求，这样的事件出现的时候，不仅急诊科要全员出动，其他各个科室接到消息，也要立即派人过来。 凌然放下手里的杂志，也是扯了一件白大褂，跟着众人快步而行。 到了抢救室，就见一窝的医生团在里面，都在等待救护车抵达。 霍从军站在人群最前方，目光坚毅，白大褂被空调吹的飞起来，像披风似的。 他的身旁是杜主任、陶主任等科室大佬，赵乐意、左良才等青壮年主治随侍左右，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 周医生与几名住院医混在墙角，他一只腿跪在凳子上，半个身子的重量放上去，低着头，一只眼耍弄着手机，另一只眼观察着周围情况。 凌然立即走过去，从后面拍拍周医生的肩膀，算是打招呼了。 周医生吓的险些将手机飞出去，转身见到凌然，才没好气的道：“回来了不带礼物，就带吓人了？” “我淘宝了当地土特产，下午就到货。”在购买礼物方面，凌然还是有一些心得的。 周医生撇撇嘴：“那你可要大出血了。” “祝院士给了我手术费，一台100多块。” “一百多够干……”周医生顿了顿，觉得不对，问：“你拿了多少？” “三万一千五百五。”凌然回答的很准确。 “你给做了三百台手术？”周医生想想都觉得牙酸。 “没有那么多，有的手术的手术费多一点。总共不到200台。”凌然习以为常的说着，又问：“具体是什么事件，知道吗？” 周医生摸摸下巴，小声道：“我听来的消息，抢劫犯驾车逆行逃跑，与一辆小轿车相撞，轿车上三人当场死亡，抢劫犯受伤，送了过来。” “唔……”凌然看看周围的一窝医生，道：“所以，其实我们是上不了阵的？” 周医生肯定的道：“肯定用不着我……” “凌然！”霍从军知道凌然来了，大声喊：“过来一起接车。”第239章 咸鱼 霍从军威严的挺立在急诊科的急诊最前沿。顶点小说Ｘ２３ＵＯＭ 他的双眼望着前方，似乎能看穿远处的天际似的。 “最近看你上了沪市的新闻？是上星的卫视吧。”霍从军偏头看看凌然，道：“有没有当明星的感觉？” “采访了我15分钟，总共露脸了3秒钟，没意思。”凌然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但上星的电视台就一家，他们也是采访最久，播放时间最短的。 对此，凌然是有一些意见的，他不是没有接受过采访的，但从他的感觉来说，现在的电视台采访，令人感觉更不真诚，不像是他以前遇到的记者们，若是只给几秒钟的镜头的话，也会明明白白的说出来。 霍从军有些意外凌然的态度，回头看了他一眼，道：“对我们医生来说，能接受采访是好事的。” “我知道。” “你现在还年轻，等有门诊资格的时候，再能接受采访，都恨不得把电视里的图像打印出来，挂在墙上。” “恩。” “一会来的病人是个抢劫犯，你知道吧？”霍从军将话题转了过来，他知道凌然是个有主意的，也就不再多说了。 凌然微微颔首，道：“听说一点，不知道真假。” “真的。抢了成人用品店，被撞的小车司机带着小舅子和丈母娘一起，警察随车来了。病人一条腿伤的很重，体征还算稳定。”霍从军说着看看凌然，道：“你要不要参与治疗？” 凌然奇怪的看看霍从军，回答道：“要。” “哦，好。”霍从军说着舒了一口气，笑道：“还以为你们年轻人的想法比较多呢。” “霍主任你的想法呢？”凌然忽然反问，迅速转向了问题。 这下子，周围的几名医生都看向了霍从军。虽然就医学伦理来说，这个问题是很清晰的，医生治好病人，再转交给警方或司法系统即可。但是，社会伦理从来都不是那么单纯的，总有一部分人不认可一部分的社会伦理。 大家对霍从军的态度自然是有好奇的。 霍从军注意到周围人的表情，不由一笑：“都想什么呢，我以前是军医来着，军医接到命令去治疗敌人，也就是要去治疗的，有什么好想的？” “治疗敌人还可以宣传，治疗这种抢劫犯有什么用，不如直接枪毙的，浪费医疗资源。”有不熟悉的声音从后面传来，等霍从军转脸过去已经找不到人了。 当然，想问还是能问出来的，霍从军却是懒得去询问了，只淡淡的道：“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医，就是为了治病救人的，要想做法官的，你们先学10年的法律，想搞思辨的，先拿一个哲学博士了，再来找我说。” 厅内顿时为之肃然。 杜主任咳咳两声，道：“别瞎扯淡啊，突发公共事件的要求是什么？不懂的回去抄书。别说现在是送了一名病人过来，今天就是送一只艾滋病的狮子来，你们也得给我做清楚了。” ”为什么是病狮？” “狮子做错了什么？” “他为什么要得艾滋病？不能让狗得吗？” 大家插科打诨的表示不满。 杜主任道：“狗不得艾滋病，狮子会得，还有什么问题？” 众医纷纷低头，眼睛的余光扫向须毛俱全的霍主任。 不一会儿，救护车狂吼着抵达云医急诊楼的接诊通道。 两名身强力壮的男护士猛扑上去，将病人带着手铐和输液袋一股脑的搬了下去，在霍主任面前停了一瞬间，就飞奔去了手术室。 “我，老杜，小郑，凌然……小周，小赵，一起来。骨科的来了没？来了直接进手术室，颅脑的人也是。”霍主任吆喝了两声，浑身透着轻松。 就他刚才看到的情况，结合此前得到的信息，病人连濒危都算不上，甚至危重都勉强，有很大的机会保住性命。只要能保住性命，这次突发公共事件就算是应对过去了。 对云医这样的医院来说，一年碰到十几次突发公共案件是很正常的，毕竟，一次案件中出现三名危重或死亡，就算是突发公共案件了，化学品泄漏之类的，不死人都算数，霍从军既是如履薄冰，也不会畏之如虎，否则，云医急诊科主任的职位，他是坐不住的。 凌然迅速的进了手术区换了洗手服。 他的个人习惯是换手术服前先洗澡，但这并不是规范要求，很多医生入手术室前，都没有洗澡的习惯，当然，有的医生又是必须洗澡的。 急诊科向来是有因陋就简的传统的，一群人蜂拥而入，洗澡也是洗不及的，大家都是只换衣服不洗澡。 凌然强迫自己不去多想这些，跟着人流，进入到自己的位置上。 霍从军安排他独立做脚部手术，凌然就站到靠近脚的位置，等着前面的人检查结束，霍从军安排手术的顺序以后，再开始操作。 “脑袋没问题，可以全麻。”神经外科的医生没有检查出问题来，轻松的离开了手术室。 剩下的人依序检查，再向霍从军报告方案。 “左臂采用外固定吧，开4公斤的石膏好了。”骨科的一组看过，道：“这个可以最后做。” 说完，骨科一组的人就撤了。 后来的普外科的看了b超，道：“腹腔内完好，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可以过后再看。” 说完，普外科的人就撤了。 几个内科来的就是充数的，此时望着看热闹看够了，也都申请回去。 骨科二组的看看血肉模糊的左腿，道：“截肢吧，伤的太厉害了，没有挽救价值了。” 说完，骨科二组的人撤了，骨科一组的又被拉了回来。 留下凌然，看着失去主任的脚部发呆。 腿都要截了，留下脚有什么用？ 不过，凌然出奇的没有感觉到沮丧，反而很是情绪化的向后退了一步，准备离开。 “凌然，你和骨科一组的负责截肢。”霍主任给了他新的命令，又喊道：“通知家属了吗？出去一个，把手术给做了。” 杜主任连忙道：“我去吧。” 霍主任点头同意了。 霍从军再看向凌然，问：“做过大腿截肢吗？” “没有。”凌然摇头。 “那正好学习。”霍从军点点头，道：“截肢也是蛮有些讲究的，尤其是残肢啊，要做成圆柱状才好看，又要考虑耐磨……” 转头回来的骨科的医生哈哈的笑两声：“骨科的讲究再多，还不是木匠锯子拿起来，卖力气。” “我来帮忙搬大腿吧。”刚才跟着人群混进来的马砚麟，趁机开口说话。 骨科医生一口答应下来：“那太好了，我刚才还担心呢……” 凌然也是回来第一次见马砚麟，向他笑着点点头。 马砚麟乖巧的笑，且道：“凌医生你回来的正好，我从家里新带了咸鱼回来，还有咸鲨鱼干，拿回去炖汤做菜都好吃的。” 凌然愣了一下：“鲨鱼？” “小鲨鱼，腌的咸咸的，蛮有风味的。”马砚麟连忙推荐。 没等凌然说话，骨科的医生道：“你们急诊科的手术室，以前不是有猪蹄吗？怎么最近不见了？” 骨科医生是常来急诊科会诊的，饭点留下了，就在急诊科的食堂刷卡吃饭，他此时被勾起了胃口，一边在病人血呼啦查的大腿上划线，一边怀念的道：“肘子也好吃，有阵子我记得还能切薄片，20块一份，用汤热了，再弄个料碗，香的很。” “那是……吕医生做的。”马砚麟低低头，默默的给大腿上部换装气囊止血带。 骨科医生“嗷”的一声，拿起手术刀来，在大腿中下三分之一处，用手术刀划开皮下和筋膜，再在截骨面稍下方，切断肌肉群，故意使之回缩，然后双重结扎和切断股动脉和股静脉，再切开股深动脉和深静脉…… 他截肢的每一步，都是大开大合，比凌然的显微镜下操作，要狂放无数倍。 凌然看的很认真，他之前都是做小骨头的，这样的大骨节的操作，还是有一些特殊性的。 做着做着，骨科医生就开始游离髌骨了，又开口了：“你们知道，现在市面上的掌中宝，都是鸡的髌骨做的吗？牛窝骨做起来也好吃……哎，还是你们那个吕医生的猪蹄好吃，他再不做了吗？” 马砚麟鼓起勇气，道：“我们的咸鱼也好吃的。” “太麻烦了，再说了，咸鱼也不健康不是？”骨科医生说着，顺口道：“最近几次过来，你每次都弄一个咸鱼的菜，吃的要腻啊。” “我那是给你们演示，咸鱼菜很多的。”马砚麟有些不高兴的反驳。 骨科医生呵呵一笑：“还不是咸鱼。” “我……你刚才说猪蹄，不是也是每天重复，价格还更贵……”马砚麟心里想：吕文斌赚的也更多。 骨科医生嗤之以鼻：“咸鱼怎么和猪蹄比，再说，人家还有肘子，鸡爪，蘑菇什么呢。” “我也有鲅鱼、红鱼……” “咸鱼。” “黄鱼、鲨鱼……” “咸鱼” “曹白，带鱼……” “咸鱼抓住了，腿下来了！” “哦。”马砚麟乖乖的应了一声，又觉得哪里不对。第240章 为了好看 六点钟，凌然在病房中巡查。 离开云华大半个月，急诊科的加床都消耗干净了，甚至空出了小半的床位。 这里面，功劳最大的是tang法缝合的患者，大部分人都已出院，只定期复查即可。 断指再植的病人也陆陆续续的有出院的了，他们要正常使用指头还要经过长期的锻炼，但并不一定要继续在云医来进行。 凌然摸着一张空病床上雪白的床单，面露欢喜，并在心里暗暗的反省：以前没有意识到病床的重要性，没有好好的珍稀使用，接下来，就不能如此鲁莽了…… 耳边，传来“啊……啊……啊……”的呼应声。 “咱们急诊科也闹鬼吗？”凌然好奇的问旁边的马砚麟。 吕文斌一连出差了好些天，被霍从军给强制放假了，最近几天不太忙，没什么特别的事，就会给住院医们把调休的假期放掉，否则，到了忙的日子里，医生都想用调休就尴尬了。 马砚麟是规培生，再过些天就要回去了，连调休都没有，正常上班了一个月，都是晚上熬夜加班，第二天白天补觉的，今天凌晨5点起床，困的连打哈欠，也听不清凌然问的话，只笑道：“怎么叫也闹鬼。” “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解剖楼晚上就经常有搬桌子的声音，还有人就像这样喊。”凌然回答的很仔细，以提供尽可能的信息。 马砚麟一个激灵清醒过来了，与蹦蹦跳跳跟过来的小护士互看一眼，身上都有些凉。 幽深的走廊里，“啊……啊……”的声音更清晰了。 “你们学校最后破案了没有？”小护士靠近了凌然一些，就准备他再说一个可怕的，就抱上去了。 “解剖楼的声音吗？”凌然点点头，道：“有些破了，有些没破。” “有些？” “恩，有的是师兄考研复习太困了，吼一吼唤醒身体，有的是师兄师姐一起复习，一起唤醒身体，还有的晚上呆在解剖楼里，又后悔了，就拼命的叫……”凌然很自然的回答。 小护士愣住了：“凌医生……你知道的好多。” “恩，我也经常在解剖楼复习，他们给的冷气足。” 小护士只觉得一股冷气飘上来。 马砚麟傻呵呵的笑两声：“咱们医院里总不可能有人在复习……” “过去看看。”凌然抬脚就往过走，没走太远，听到鬼叫声中夹杂着中文：“我的腿……啊……我的腿……” “是昨天截肢的病人。”马砚麟长舒了一口气。 凌然严谨的道：“也可能是丢了腿的鬼。” “或者丢了腿的人被鬼索命。”幽幽的叹息声，伴随着幽幽的火光。 小护士吓的“呀”的一声，定睛看去，却是一名警察，正躲在角落里抽烟。 “本楼禁烟！”小护士的声音都盖过了断腿男的喊声了。 三十多岁的警察被喊的愣了愣，默默的将烟头捻灭扔掉了。 凌然继续向前，进入了单独的加护病房。 昨天刚做了截肢手术的患者，正抱着自己的腿，死命的嚎叫。 房内的警察烦闷又瞌睡，抱着杯浓茶盯着他。 “查房吗？”警察认出了医生凌然，但对马砚麟持着怀疑的态度。 凌然在门口站住了，道：“好奇看看。” 没等警察说话，马砚麟讶然道：“我们不是查房吗？” “你懂大腿截肢的预后吗？”凌然反问马砚麟。 “咦，你不懂吗？”马砚麟惊讶的看向凌然。 “当然不懂。”凌然很实诚的回答，又道：“昨天第一次。” “也是，你昨天是给骨科做一助的。”马砚麟咂咂嘴，不免再次羡慕凌然在急诊科的待遇，截肢在骨科是个大手术的，一助虽然只是装装样子的位置，却也是很难得的经历。骨科医生其实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截肢手术，避免截肢则是骨科医生们最喜欢宣传的热点。但是，没做过多例截肢手术的骨科医生，又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以避免截肢呢？ 三人转身离开了病房，继续查房。 房内的嚎叫声，莫名的停了下来。 凌然一间房一间房的看过去，遇到的多是断指再植的病人，且以断两指以上的居多。 病人和病人家属见到凌然，态度大都很好。 所谓久病成良医，在医院里住一个多月的病人或家属，对于自己的病情和恢复情况，都有相当的判断了，凌然做的手术好还是不好，大家心里也都有一个基本概念了。 如果只是普通的医生之间，可能还会有相差不多的情况，但在云华医院，断指再植能达到完美级的，一个都没有。 凌然一口气收了10个“衷心感谢”的宝箱。 在凌然的印象里，只有那位因为抽烟而再次截肢的患者，是给过两只“衷心感谢”的宝箱的，他其实也等于是两次手术了。 而就目前依然未出院的患者中，没有给“衷心感谢”宝箱的，原本就不到50人了，还能再收到10个宝箱，概率是很高了。 唯一的问题，是他之前积攒的宝箱是11只。 11加10，等于21来着，多了一只宝箱。 “全开了吧。”凌然坐回到办公室里，闭上眼睛，不看开箱的过程。 一片璀璨的光芒之后，凌然再睁开眼，入目所见，竟有两本单项技能书出现。 “打开了。”凌然随手收起剩下的19支精力药剂。 一口气得到两本技能书，对他来说，也是很新鲜的。 凌然不由的总结经验：莫非，要想多出技能书，需要在此之前，做一次大腿截肢手术？ 银色的光芒中，两本单项技能书一齐在凌然面前展现了出来： 获得分支技能——皮内缝合法（大师级） 获得分支技能——皮下隐性减张缝合（大师级）。 凌然默默的摸摸脸颊。 两个技能都是用来缝皮的，而且，都是用来缝的好看的。 皮内缝合法，顾名思义，就是针线在皮内穿过的缝合方法，不留针眼，能减少伤疤的增生，下沟诊所外聘的苗医生，就擅长这种缝合手法，并以美容针的名号，打出了些许的名声，从而经常得到金鹿公司专车送来的患者。 皮下隐性减张缝合，同样是致力于减少疤痕增生的缝合方式，它专门用来对付张力较大的伤口，简而言之，就是以尽可能的弥合伤口，减少后期的挣裂伤疤为目的的缝合方式。 在大型综合性的三甲医院里，皮内缝合和皮下隐性减张缝合，是许多医生都会，而许多医生都不愿意采用的方法。因为它们的缝合强度低，是以降低缝合强度，来减少疤痕的一种缝合方式，所以是很不受治疗疾病的医生的待见的。 相对来说，也就是医美科或整容医院，才会频繁的应用这两种缝合法。 下次再截肢的时候，也许可以用皮下隐性减张缝合。凌然想，这样截肢出来的腿，估计会更好看一些吧。第241章 减张缝合 凌然完成了今日的两台断指再植手术，就换了洗手服，出了手术区。 吕文斌有些慌乱的跟着换了衣服，再回到办公室，实在忍不住了，问凌然：“是手术不好玩了？还是哪里不合适了？今天真的就做两台手术？” 他看着凌然选了两例手术，只当凌然是想再等等后面的，哪料到凌然连洗手服都给换了。在此之前，凌然什么时候会脱洗手服？ “咱们自己的病房，省着点用。”凌然看着吕文斌，用过来人的语气，道：“现在空出来的病床只有三十多张，加床最多也只有80张吧，不能再一口气弄完了。” 霍从军正好背着手，从外面进办公室，听到凌然说“咱们自己的病房”，激动的左手都抓不住右手了。 “现在是艰苦了一点，我最近正在申请增加病床，很快应该就有消息了。”霍从军忍不住泄露了一点信息。引的办公室里的医生们议论纷纷。 病床的控制在科室、医院和卫生系统内的控制是极严格的，而且层层加码。 如霍从军现在增加的病床，严格来说都是加床，只是急诊科的地盘大，自建了病房，将加床做的像是正常床位一样，只要在院务委员会说明一番，医院认可以后，检查的时候也将之当做正常的床位来检查，只要求急诊科限制走廊和病房多余的加床数量。 但是，等到省卫生厅等卫生系统检查的时候，这些加出来的床位都是要清空的，尤其是卫健委派员检查的时候，所有加床都是不认的，或者就要将之算入基础床位之中，从而对医生和护士的数量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不过，霍从军推动急诊中心，肯定是要加人加床的，否则，基础条件就不符合，如何称之为“中心”。 凌然点头同意，道：“骨科学与运动医学中心有180张床，这次加床了五六十张，也不够循环的，我们科室还有发展空间。” 旁边周医生听的骇然，他每个月5张床都用不了，病人们五天七天一换的，已经让周医生感到疲倦了。 杜主任同样感到不适，笑道：“凌然，咱们医院的科室，能到100张床的就算是大的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快100张床了。” “我是说不算加床。” “那就是总共200张床？” “怎么能加床加到一倍呢。”杜主任无奈的道：“凌然，你想想看，你今天就用了两张床，做的是断肢再植吧，40天最多就能把他们送出去了……” 霍从军咳咳两声，打断了杜主任的弱智数学，道：“凌然想要多一点的床位，这个是要鼓励的，年轻医生愿意做事，我们不能拉后腿，凌然，你就做好你的手术，别的不要操心了。对了，论文搞的挺不错的，继续努力，完了去财务领钱。” “好。”凌然答应了一声，喝了两口水，起身道：“吕医生，咱们去处置室好了。” “哦。”吕文斌连忙跟上。 霍从军面带微笑的看着凌然的背影消失在了门口。 杜副主任看着他的表情，轻声：“刚才肝儿颤了吧。” “哈……没有……恩，稍微有点。”霍从军嘘了一口气。 杜副主任同样心有余悸的道：“咱们可都是见过凌然一天做六七台断指再植手术的，你还敢给他无限病床？咱们科室还没有谁拿过无限病床呢……” “你刚才没听凌然说话？”霍从军反问。 杜副主任疑惑的问：“哪句？” 霍从军叹口气：“他一口一个我们我们的，咱们咱们的，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凌然会语法？” “说明了凌然是以咱们科室为家，以科室为荣的。”霍从军纠正了杜副主任的话以后，再道：“你说无限病床，咱们是急诊科，你以前需要无限病床吗？我需要无限病床吗？” 杜副主任沉默了下来。 急诊科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将病人转到其他科室去的。 当然，要其他科室愿意收留。 通常情况下，如霍从军等人抢救过的病人，都会归类到某个科室，使其自己带走即可。只有少数患者，如不确诊的腹泻腹痛患者，头痛呕吐患者，才会留在急诊科的留观室里，以做观察。 然而，当凌然开始做起手外科的活计之后，再想让手外科收留凌然的病人，那就是不可能事件了，除非霍从军将所有的计费都转入手外科才有可能。 换言之，大急诊是必须要有自己的病床的，而且只能多不能少。 杜副主任忍不住又叹了口气：“凌然要是再猛做起来，咱们再多的病床也熬不住。” “熬不住了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霍从军发现周围其他医生也在注意自己说话，于是加重语气，道：“没有医院怕病人多的。一个断指再植的病人，算上医保支付，2万块钱不止的，你们以为我去院务会议，是拿什么吵的？” 杜副主任立即低头了。 科室要想硬气的起来，就不能纯靠喷。喷子也得有子弹才能行的，云医急诊科以前的时候，依靠的就是烧伤外科打出去的名气，以及云医自带的光环，加上霍从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喷力从120急救中心砍来的份额，今年多了断指再植和tang法缝合的项目，副主任一级的医生都能感觉到日子好过了，此时再多说下去，明显就不合时宜了。 再要想一想，医院想尽办法的招聘成熟的医生，不就是为了多做手术，多占份额，多提升影响力吗？ 普通的主治医生平均每月做二三十台手术就叫苦叫累了，凌然一周就能做三四十台大型显微手术，这样的效率，只要求病床，还真的只能给无限病床的权力了。 否则，没有病床就不是留不住人，而是故意赶人走了。 且不说办公室里的纠结，吕文斌跟着凌然到了处置室以后，发现凌然的目标竟然还是清创缝合，也是一阵的无奈。 “凌医生，咱们现在还抢实习生的口粮，说不出去不好听啊。”吕文斌瞅着四周虎视眈眈的目光，真有脸上发烧的感觉，他都是住院医了，到明年的话，都不是资历最浅的住院医了，等于说，他在医院里已经呆了有四年到五年的时间了，他还是做过tang法缝合一助，做过断指再植一助，做过跟腱缝合修补术一助的住院医，属于新人中受人敬仰的冉冉升起的新星。 吕文斌再站到实习生们和规培生们面前的时候，再站到同样年轻，却从未在手术室里拉过屎的住院医同事们面前的时候，他是有着极强的心理优势的。 尤其是远赴沪市，接受了院士的熏陶，见识了中国一流骨科技术，参与了体育明星的手术之后，再让吕文斌在处置室里，抢清创缝合，抢小医生们的工作，吕文斌真觉得自己下不了手。 凌然只是奇怪的望了吕文斌一眼：“我也是实习生啊。” “你……”吕文斌望着凌然的帅脸，说不出话来。 “我们坐二号格挡，麻烦找个伤口大的。”凌然给处置室里值班的护士打了声招呼，就坐进了暂时空闲的小隔间内，并拉上了帘子。 吕文斌踟蹰的钻了进去。 他是住院医，今天的清创缝合还要签他的名字。 吕文斌对此深感惭愧。 不一会儿，一名大腿受伤的病人，就被用轮椅推入了隔间。 “叫什么名字？多少岁了？”吕文斌习惯性的拿起了纸笔，开始写病历。 凌然让吕文斌问着，同时让家属帮忙，一起将病人放上了诊疗床，接着，凌然就看着病人的伤口，默默思量起来。 “喊个护士过来。”凌然看着吕文斌写好了病历，又说了一声。 吕文斌不解的看了眼凌然，出去喊人了。 正常的清创缝合可以是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也可以是单独的医生苦逼的自己一个人做，目前有两名医生在场，吕文斌就不明白叫护士的目的了。 不过，给凌然叫护士，是一叫就来的，倒不用吕文斌麻烦什么。 一会儿，就有两名护士联袂而来。 吕文斌心里念叨着“分赃不均”之类难懂的话，将位置给让了出来。 “伤口范围比较大，有少量的皮肤缺损，我准备做皮下的隐性减张缝合，愈合后的伤疤会小一些，我想用0号的强生的可吸收线，可以吗？”凌然依照急诊的手册指南，向病人和家属说明的同时提出问题。 病人和家属互相看看，问明了价格，勉强同意了。 两名护士面带异色的去取了缝线，穿好递给凌然，就见刚刚做完清创，又缝合了深层伤口的凌然，对着切口一侧的皮肤就进针…… 吕文斌大为惊讶，不由道：“凌医生，伤口有8厘米了，用皮下缝合吗？” 病人伤在腿上，用皮下缝合固然是好看，但是，皮下缝合的缝合强度是低于其他缝合法的，8厘米的口子缝下来，弄不好几天就崩断了，到时候可就不好看了。 凌然猜得到吕文斌的想法，就道：“减张缝合。” 减张是减少张力，而张力是让皮肤迸裂的元凶。 说话间，凌然的缝线已经穿入了真皮内，连续四针后，在第一针进针的皮肤外打结，接着再重新来过，连续三次以后，丢下0号线，对护士道：“5-0的常规线。” 吕文斌猛然意识到，减张已经完成了。等于说，凌然刚才用12针，已经将迸裂的皮肤给拉起来了。 “皮肤张力分散到了真皮及皮下筋膜层了？”吕文斌半是询问的问。 “恩，虽然是8厘米长的伤口，但是处理了张力以后，就可以做无张力缝合了。”凌然给解释了一句，就继续干活。 两名小护士似懂非懂，异口同声的赞叹：“凌医生好厉害！” 吕文斌的心态稍感平衡，虽然是清创缝合，但是，清创缝合的如此高端，似乎也没有那么羞耻了。 ……第242章 无疤者 减张缝合做起来比普通缝合要慢多了。 先用0号线做的减张部分，不仅是分成多段来缝合，而且每段都要注意到入针和出针，具体的入口和出口，都要考虑皮肤的张力和针距来决定，针针都要落在皮内与真皮之间…… 除此以外，对齐皮缘也是非常困难的事，受伤的皮肤并不总是平滑的，有时候还有皮肤缺损的情况出现，在对位的时候就更困难了。 但是，不将它们对齐的话，减张缝合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最后得到的是皱巴巴的皮肤缝合的话，还不如用普通的间断或连续缝合法。 急诊室里的小医生，用普通手法缝合一个几厘米长的伤口，清创不复杂的情况下，十多分钟就能完成，好包括了前前后后的各种啰嗦。 凌然做隐性减张缝合，纯粹的缝合时间就要30分钟以上，呆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也就做了3例而已。 处置室里的实习生们，很快就将注意力给转移开了。 对云医这么大的急诊科来说，两小时三例清创缝合，大家还损失的起。 倒是周医生看了一圈，过了会儿，安排了一个小女孩过来。 小女孩伤在了胫骨处，也就是小腿正面，伤口撕裂成了S形，快有5厘米的长度了，算是一个大口子了。 她的父母都在身边想，父亲面带焦虑，风尘仆仆的样子，大约是刚赶过来的，母亲的美甲鲜艳，在空中不停的舞动：“都给你说要小心了，要小心了，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你看看，为了你，我和你爸的班也上不了了，都要跑医院里来……现在的医院，还都是死要钱，还医美？你们就直接说抢钱不就行了？” 凌然在检查的时间里，小女孩的母亲就在喋喋不休的骂着人。骂小女孩的时候最多，然后是医院和丈夫，同时还不忘骂自己的老板和同事…… 凌然恍若未觉。 对于旁人的话，如果不是专门针对他来说的话，凌然经常是充耳不闻的。 从小时候开始，凌然身边就总是有人，会故意大声的发表言论，讨论某些事，传播某些八卦，如果凌然都要注意的话，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凌然耳边都会不得清静的。 凌然的经验是，你总得用最快的速度，决定自己是否要无视掉某些人。 就像是眼前的母亲。虽然她是病人的直系亲属，而且情绪激动，愤怒中藏着恐惧，恐惧中藏着忧虑，忧虑中藏着悲伤……但她说出来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情绪的发泄，是无效乃至于错误的信息。 凌然首先是依照现实为基础，进行伤情的判断。 没有伤到骨头，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为了加强判断，凌然还是抬头，问：“有拍X光吗？” “拍个屁的X光。”小女孩的母亲进门就抬着头，此时看着凌然的头顶，怒斥道：“以前的大夫一把就摸出好坏了，我要不是离云医近，我傻了才把人往云医送，你们就不能找个靠谱的人来？你们主任呢？我挂专家号不行啊？” 周医生颇有些不好意思的做凌然对面，小声道：“病人家属反对拍X光，你看看……” “那就直接做清创缝合吧。”凌然也不是初出茅庐的萌新了，在急诊室里不止一次的看到过类似的情况。 医院是直面现实的小世界，这里有人会为了不排队，而挂500元一次的特需门诊，也有人会为了省100块钱，而不拍X光。 拍摄X光是为了万全，换言之，不拍X光，就得承受风险。 好在风险不是太大……凌然在椅子上扭动了两下，又起身做了个深呼吸，才重新坐下来检查。 小女孩的母亲盯着凌然看了几秒钟，才收回目光，语气没有那么冲了，但还是道：“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现在的医院真是要命，以前的诊所多好……” “我清创，你来麻醉。”凌然给吕文斌说了一声，就低头操作了起来。 吕文斌咳咳两声，道：“家属出去吧。” “我不出去，我出去了，你们胡乱弄坏了怎么办？”做母亲的脖子一梗，手已经抓到了旁边的助力扶手上，做好了武力抗争的准备。 没有一个医生或护士愿意跟她玩这个把戏，都低头当做没看到。 父亲有些不好意思的道：“我出去等。” “嘿，你个窝囊废，你这会儿做好人了？你早干什么去了？”女人的声音一下子尖利起来。 小女孩呜呜的哭了起来。 凌然只好停下手，等着女孩抖动的身体稍微稳定一些，才重新清创。 女人也稍微有些累了，将挥舞的鲜艳的指甲停下来，问：“会留疤吗？” 周医生带着歉意的看了凌然一眼，再对女人道：“你如果去医美科……” 女人再次提起声量：“我都说了，我不去你们那个骗钱的地方……” “我是说！”周医生也稍稍提高了一些声音，道：“我是说，就算你去医美科，一厘米两三千块给你缝了，也不敢保证一点伤疤都不留的。” “你看你看，那你还叫我去那地方……” “在急诊给你缝合，是有可能……留疤的。”周医生看了眼躺在诊疗床上的小姑娘，声音放低了一些，道：“不过，凌医生的技术很好的，他刚才给病人做的叫减张隐性缝合，是可以减少疤痕的缝合法，和医美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小女孩升起一丝希望，看向凌然。 她伤在小腿正面，如果留下疤的话，以后穿裙子都不好看了。 最起码，不要留下丑陋的大黑疤。 凌然看看周医生，道：“皮下要用可吸收线。” 按照医院的收费标准，可吸收线要比普通的丝线贵的多，进口货还不能报销。 周医生点点头，道：“之后再说。” 缝线都是有损耗的，他是主治医师，可以做偷梁换柱之类的操作，只要负责的小护士同意。 在旁护士立即去拿线了，并没有多说一句话。 凌然于是低头，继续做清创，并向小女孩解释道：“等麻药打好，我会先将你的伤口对齐，在两边采用减张隐性缝合法，隐性的意思是表面看不出针线来。” 小女孩听的屏住呼吸，问：“看不出针线，就没有疤了，对吧。” 她这时候说话变快了，听的出来，原本应当是个活泼的女孩子，只是在母亲面前，表现的极为压抑。 凌然沉吟片刻，实话实说，道：“疤痕的产生并不是因为针线的原因，但是，用减张缝合法，的确能够减少疤痕的产生。” “还是要留疤？”小女孩反应的很快。 凌然点头：“恢复的好，疤痕会少一点，但还是可能会留疤。” “去……去医美科呢？”女孩子小心的瞅了母亲一眼。 凌然并无停顿的道：“还是有可能留疤。” 女孩子失望又放松的“哦”了一声。 “减张隐性缝合法之后，我会用皮内缝合。针走在皮肤内侧，同样不会有针眼。但皮内缝合的牵拉力比较弱，你必须要多加注意，完全遵照医嘱，才能减少疤痕的增生。” “那我要是全部……按照医嘱，能有多大的疤？”小女孩怯生生的伸出手指，比划了一下，又缩小了一点，再问：“会有这么大吗？” “可能会更小一些。” “这么小？” “有可能更小。” “这么小？” “有可能，有可能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你怕我妈骂你，不敢说死了。”小女孩同样很有生活经验。 凌然微笑了起来，漆黑的眸子在光线的反射下，闪耀着光。第243章 天下掉下来的美容针 吕文斌给小女孩包扎好，目送她和父母一齐离开，心中的石头才算是落地。 “这也太危险了，我就怕她妈给你脸上抓一把，到时候我到哪里给你找个缝合好的医生？”吕文斌对凌然在处置室里做事有些不以为然。 太一线了，层次太低了，既不受医院的重视，也不受患者的重视。 同样是治疗，断指再植的患者，就不会像是破皮的患者那么斤斤计较，而且，缴费这种事也不用主刀太操心，正常时间，凌然都是在手术室里工作，让吕文斌在外面交代注意事项，做术前通知和签字的。 吕文斌希望，自己有一天晋升了，也能做这样一名纯粹的医生，而不是像刚才那样，直面女孩母亲那复杂又浅薄的心理。 凌然将面前的托盘收拾了收拾，道：“做减张缝合有做减张缝合的有趣，做断指缝合有断指缝合的有趣。” “救命的技术和好看的技术，我宁愿先学救命的……”刚转正一年的吕文斌摇摇头，并不认可凌然的话，只是不想公然反驳罢了。 对于初级住院医吕文斌同志来说，他向往的是救人性命的医学技术，减张缝合固然是能少留疤痕，比起什么连续缝合法，锁边缝合法要受爱美人士的欢迎，然后呢？ 吕文斌不觉得这是自己所追求的技术，考虑到学习一门新技术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吕文斌宁愿花时间去照顾自己的老汤。 老汤还更有意思一点。 好的老汤，烧出来的东西就是更鲜更香，而且是用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鲜香。 吕文斌很乐意看到别人，因为吃到自己做出来的卤味，而露出满足的笑容。 想到那些期待的目光，吕文斌的身子都要变轻了。 周医生太了解吕文斌这种年轻医生了，嗤笑一声：“你以为你想学什么技术，就能学到什么技术了？” 吕文斌愣愣神，笑了出来：“反正我现在跟着凌医生学断指再植，学tang法，还有跟腱修补术，哪个都学不完的。” 他这么一说，周医生抿抿嘴，说不出话了。 在医院里学技术，是很个人的事，简单来说，就是靠运气的。 跟一个好的导师，就有可能学到好的技术，反之就惨了，很有可能学来学去，最后什么都没落下。最惨的，是连偷懒都不会的。 想到此处，周医生嘴角露出了笑容。 技能树这种东西，一般的医生真的是无法控制，最终很可能是医院、导师、病人乃至于时代共同决定的，但是，任何一项技能，能够攀上高点，那就是很不容易的。 “到下班时间了，我先回去了。”周医生起身抖抖衣服，好似一名浊世闲公子。 两名护士嫌弃的转过脸去。 “我们也回去吧。”凌然同样抖抖衣服，将压的有些皱巴巴的白大褂展开，浑身好像闪耀着圣光似的，帅的让人睁不开眼。 “咦？你今天这么早回？”周医生突然感觉心理优势丧失了似的。 “今天家里做了糟肉。”凌然微笑回答。 吕文斌理解的点头：“那我也回去做点猪蹄，今天晚上估计要卤四锅才够用。” 三人说着话，离开了处置室。 周医生与凌然并排走，只觉得周围所有人都在看自己似的，那一瞬间的压力，简直比他第一次主刀还要大。 …… 下沟诊所。 凌结粥忙活了一个下午，才将昨日煮好的整条五花肉切成大片，涂抹上了腐乳，并摆盘整齐，放上了大蒸笼。 香气很快就飘了出来。 “海鲜粥没花蟹，感觉有些亏啊。”凌结粥坐在茶桌前，望着下方来往的街坊，面带微笑。 陶萍优雅的倒一杯茶，淡淡的道：“你不是也想吃肉了？” “我想吃可以买一碗嘛，就是没有自己做的好吃是了。”凌结粥拍拍肚子，又道：“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只有过年的时候敢做糟肉，要不然，肉味飘出去了，来的人可就多喽，一天赚的钱，都不够给大家分肉的。” “还会分肉？” “有的人会带东西来的，丸子啊，带鱼啊，也有不讲究的，带两个烤土豆来，说是送给你的，让你吃完了把碗给送回去，那怎么办呢？送碗回去总不能送空碗吧，就只能铺一点糟肉，铺的少了不好看，还得在底下垫土豆，到时候人家还会说土豆没过油，不讲究。” 陶萍听的笑了起来，道：“我小时候就经常送鸡蛋去别人家，换回来鸡肉什么的……” “你小时候那么可爱，空手去，人家都开心的。” “别闹，小时候鸡蛋很贵的。”陶萍推开凌结粥。 思量着多半又是拍上了马腿，凌结粥立即道：“今天营业收入又增加了。” “又增加了？” “好多人来聊天，临走的时候顺手买了东西。”凌结粥颇为得意的道：“我搞的保健品柜还是可以的吧。” “来，喝口茶。”陶萍又起身给倒了一杯茶。 凌结粥乐呵呵的喝了。 随着诊所的生意好起来，诊所的社交功能也渐渐恢复了。 在云华这种地方，街巷里的店铺，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店铺。 街坊们总是喜欢聚拢在人气最旺的店子里，聊天说话，消磨时间。 三十年前的时候，下沟诊所就是下沟人气最旺的店铺，大家来买个感冒药，就能坐一个下午，临走的时候再开点草药回去炖鸡，还可以用医保付钱。 二十年前最热闹的是接口的小卖铺，有啤酒有汽水，夏天的时候，街坊邻居一坐就是一整天。 现如今，餐馆和麻将馆以外的店铺，是很难容纳的下数十名甚至上百名的街坊邻居们聊天了。 下沟诊所的大院子，反而变成了大家喜欢的理由了。 尤其是年纪大的街坊，一边输液一边躺着聊天，聊困了就睡一觉，又舒服又自然。 当然，最重要的是，下沟诊所现在不仅能吸引下沟的老街坊老病号们，还能吸引上沟等周围地方的人群，社交范围大了，反而增加了稳定的客源。 “凌所长……”苗医生站在楼下喊了一声，打断了楼上二人世界。 “苗医生啊，怎么了？”凌结粥尽管不太情愿，还是快步下楼来了。 “金鹿公司刚送来的高端客户，我给缝好了，高高兴兴的交钱走了。”苗医生微笑着说话。 卢金玲的金鹿公司的发展迅速，曾经的面包车早就弃之不用了，代之以新旧不一的救护车，最近，金鹿公司更是将新购的救护车给集中起来，专门用来在市内跑“高端线路”，接待的客户除了医院里发展的老病号以外，主要是各种美容场所，夜店，KTV等地的常客。 高端客户可以乘坐宽敞舒适的崭新救护车，而且不用多付钱，只是需要直拨金鹿公司的电话，或者在微信或支付宝上下单，最近还有优惠活动，引来了一大批的客户。 苗医生近期的客户量都稳定增加了，尤其是要求缝合美容针的客户，每天都会有两三例。 按照凌结粥和苗坦生的协议，诊所去掉成本以后，给苗医生四成的诊费，做美容针的客户多了，收入也就很客观了。 听到又赚了钱，凌结粥的笑容不由的带了起来：“高兴就好，高端客户嘛，不光要治好病，还要让他们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去。” “是啊，不过，最近这个服务要求提高了，我也很头痛啊。”苗坦生揉着太阳穴，很为难的样子，道：“你看，诊所现在的病人也多了，娟子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我呢，手底下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凌所长，是不是也给我添一个助手，添一个护士？” “添两个人，成本可就高了，你再想赚这么多可难了。” “成本这个事，我正想说。”苗坦生微笑道：“我觉得算成本太难了，耗材这个东西，也不是我想省就能省下来的，不如直接点，给我按收入算好了。” 凌结粥分明看到苗坦生的眼神中是发着光的。 “我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凌结粥不能直接否决，再招一名能干的医生太难了，美容针这种技能，也不是说有就能有的。 总不能天上掉下来技术，落在自己人头上吧。 凌结粥琢磨着，有些头痛。第244章 家学渊源（三更求月票） 凌然将自己的小捷达停好，就闻到了糟肉的味道，立即关门下车，直奔厨房。 足有一个205斤重的胖子腰粗的大锅里，正突突的冒着蒸汽，能够嗅到豆腐乳和肉的香气。 糟肉与扣肉的不同，就在于豆腐乳的存在。 一方面，腐乳可以中和猪肉自身的油腻，另一方面，腐乳能够带来浓郁而持久的芳香物质。 芳香物质是一切香气的来源，茶叶、咖啡、红酒、火腿、白酒、糟肉皆是如此。 闻着熟悉的诱人的味道，凌然也不禁舔舔舌头。 对于家里的食物，他印象最深的就包括糟肉了。相比陶萍女士抽风式的厨艺大赏，父亲凌结粥做的糟肉堪称是质量稳定。 每碗重一斤的糟肉，切成厚片，总数永远是24片，剩余重量归于腐乳，完美的解决了重量不均衡的问题。 糟肉皆以五花肉来制作，有肥有瘦，要么是全四层的花肉，要么是全五层的花肉，绝不混搭。 糟肉亦很纯粹，腐乳是街头曹家自制的，老店经营了六七十年，是与下沟诊所同时代的店面，制作精良，制作稳定。 蒸肉的时间，锅内的水量，亦有一定之规，是能够不用怀疑就期待的美味。 沪市的食物虽然丰富，但口味毕竟不同，在外面呆了一个月的时间，凌然的肠胃还真的是有些承受不住了。要说起来，他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离开云华的时间还真不多。 就算是上大学，凌然就在云华，都会经常回家。 尤其是大一时节，新入学的年轻人们都纷纷以独立为骄傲的源泉的时候，凌然依旧频繁回家，丝毫不以为耻，当然，那时候的女同学们都盛赞他是“孝道”表率，也是鼓励了凌然。 凌然找了一块湿抹布，抓起蒸锅盖子，瞅了一眼。 红通通，肥嘟嘟的糟肉们，一边在蒸汽的作用下颤动着，一边坚强的挺胸抬头，依旧保持着一定的硬度。 “还没熟啊。”凌然叹了口气。 “快熟了。”凌结粥走出门来，看着凌然就笑：“我听见车响，就猜你要先到厨房，怎么的，你爸没有糟肉重要？” “一样重要。”凌然头也不回的回答，这都是套路了。 凌结粥哼哼两声，转瞬一笑，道：“已经有一锅好了，我正晾着呢，你想怎么吃？” “啊……有做好的。”凌然的心情一下子都蒸腾了起来，立即道：“米饭，泡汤。” 蒸出来的糟肉，荤油与腐乳混合了落在底部，用来泡米饭，就是加强版的猪油饭，在古代大约是无敌美味，在现代，依旧是。 凌结粥呵呵的笑两声：“猜你就是，米饭在电饭煲里呢，自己舀。还有，少吃一点啊，不健康。” 凌然“恩”了一声，只觉得前所未有的饿，就好像之前一个月，都没有吃过饱饭似的。 凌结粥看着凌然在厨房内忙碌，面带微笑，等他吃到第一口的时候，问：“儿子，我听说你现在都能做好大的手术了，还给刘威晨做了手术？” “是。”凌然眯着眼，直接用筷子拨拉起一块被油浸润的米饭。米饭颗粒分明，周身涂满了油，闪闪发光。煮出来放了一会的米粒，稍微有些僵硬，就像是米粒长了肌肉似的，再浸润荤油，就好像一位位勇敢的斯巴达克勇士，它们紧贴着不锈钢的汤勺，就像是披上了铠甲。 凌然一口就将之吞了下去。 丰富的油脂和半硬半软的碳水化合物，充满罪恶的味道。 “好吃吗？”凌结粥问。 凌然点点头。 “还想吃吗？”凌结粥又问。 凌然警惕的看了凌结粥一眼，再想了想，道：“我做的手术，下沟诊所是做不了的，也不会有明星来下沟诊所做手术的。” “我知道，我知道，明星来咱们诊所，我也不敢给做啊。”凌结粥笑了两声，道：“起码得让我装修一下，然后才有那个气氛嘛，对了，上次那个……山雨哥，不是有来过？” 凌结粥后面一句，声音小小的，免得隔墙有耳。 住在老巷子里，街坊邻居可以很亲切，也可以很烦人。 凌然抬头看了眼老爹：“她只是来推拿的，我不认识。” “没事，她认识你就行了，不过，今天不说她。”凌结粥说着停顿了一下，又道：“我是想这么一件事……你说，你都能做断指再植了，那个手术的精度是很高的吧？” 凌结粥本人的医学水平做赤脚医生都害怕弄死人，但他看着父亲和爷爷开诊所，又是在诊所里长大的，对医学本身的了解却是有的。 凌然微微点头：“显微镜下的手术，血管吻合的精度是比较高。” “4倍以上的显微镜吧。” “现在都用8倍镜了。”凌然道。 “技术发展的还真快，以前的时候……算了，不说这个，你应该也能缝美容针吧。”凌结粥走近一些，夹了一块又红又肥又嫩的糟肉，到凌然碗里，笑道：“你要不要来咱们诊所，缝一点美容针？你如果要用显微镜的话，我也能想办法给你借一个……” “好。”凌然一筷子就夹了整片的糟肉，嚼了两口，再拨拉一口米饭，只觉得浑身的毛孔都要通透了。 凌结粥脑袋里还思索着说服儿子的八种方式，从小到大，凌然都不是乖乖听话的类型，凌结粥也早就放弃了要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事的想法了。 但是，听到凌然如此痛快的答应下来，凌结粥还是颇感意外：“你说好？” “恩。” “为什么？” “因为我确实会美容针。”凌然三两口就吃光了一碗米饭，想了想，没有继续添饭，而是抹了一把嘴，问：“你有几个病人？” 凌结粥疑惑的看看儿子，再道：“一会就会有一名病人送到，金鹿公司的客户，他们抽一成五，你要是能做，剩下的就全是咱家的。你要是再能做的话，我就再让他们送病人，晚上是旺季来着。” “可以。”凌然答应了一声，又问：“苗医生怎么办？” “有普通的病人给他做的，而且，你又不会天天做，剩下的时间让他做就行了。”凌结粥算的很明白。他的诊所来来去去也很多人了，四六分或者六四分，都是有的谈的，但他得先把自己的诊所给立住了，否则，一旦断了金鹿公司的线，再要接起来就麻烦了。 凌然并没有多想，先去洗澡换衣服，再下楼来，已经是穿上了白大褂。 “小然回来了。” “正好，凌医生，给我推拿一个。” “小然，医院有没有碰上合适的？” 街坊邻居们打着招呼，态度很是自然。 凌然给要求推拿的老大妈做了肩颈推拿，再给老大爷揉了腿，金鹿公司的高端客户就到位了。 是个眼角被打伤的女孩子，画了浓妆，穿短裙，挑剔的看着下沟诊所的旧楼，道：“我做过眼综合，你们能不能做？不能做的话，我就……” “可以。”凌然打断了她的话，问：“有什么过敏症吗？” “啊……没有。”女孩子回答的有些迟疑。 “我先给你做个检查。”凌然说着给她做了头部的体格检查，先是视诊，再是触诊。 女孩子先是被凌然看的脸红，然后就被压的“啊……啊……”的叫了起来。 苗坦生医生安静的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他看得出凌结粥的意思，但他并不想介入。 他知道凌然是在云华医院实习的医学生，也从凌结粥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其子的吹捧，但是，同为医生，苗坦生太知道实习生的水平了。 就让凌结粥碰碰壁，理解一下美容针的难度，再说吧——苗坦生是这么想的，也就安稳的坐在椅子上。 美容针不是什么高端的技能，很多美容医院或医院的医美科有的人会做，若是单独培训的话，要训练一个会缝美容针的医生甚至非医生，也就是一两年，两三年的光阴，无非是缝的好不好的区别罢了。 要求最低的美容医院，三个月出师的也大把人在。 但是，苗坦生自信，他的手法在云华市里，都算是不错的。 比他差的且不说，比他好的，恐怕凌结粥更请不起了。 苗坦生面带微笑的看着凌然为那浓妆女生卸妆，再看他清创以后，装模作样的挑选缝线。 苗坦生心里不断的念叨着：太业余了，太业余了，你得谈价格啊，让对方挑缝线，太业余了啊……我了个去！ 只见已经做了一个下午减张缝合的凌然，一组4针，只用了几秒钟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见他慢吞吞的又开始找缝线，再做皮内缝合…… 苗坦生不自觉的站了起来，靠近凌然，细看他操作，再靠近一些，细看他操作…… “苗医生，我儿子做的还行吧？”凌结粥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苗坦生身边，笑眯眯的望着他。 “行，挺行的……”苗坦生添了添嘴唇，不自在的笑道：“凌医生真是家学渊源。” “苗医生最近也是辛苦了，以后我看这样，我儿子回来的时间，就让他做一些，苗医生你也可以早点下班，好好休息一下，我尽量让凌然多回家，您看怎么样？” 苗坦生犹豫了几秒钟，然后看着凌然的皮内缝合，陷入了沉思：这个技术，这个不是一般的技术了……我要是能学到他这个操作手法…… “凌医生愿意做的话，就让凌医生做，我也不着急回去，万一有用得上的地方。”苗医生说着笑笑，道：“凌所长你别担心，我之前说累，也就是喊喊而已，就诊所的加班强度，我挨得住。” 苗医生说着，趁势站到了凌然身边，正大光明的偷师起来。 凌然也无所谓。有些技术，点透了一文不值，可是窗户纸不捅破，靠悟性是难上天的，更不要说，减张隐性缝合与皮内缝合都是有多年流传有多个流派的成熟技术，苗坦生现在看到的，他要是费费心，在别的地方，总归是能看到的。 至于讲解，凌然就没有兴趣了。 崇拜的眼神他见的多了，多一个两个的，凌然是懒得理会的。第245章 爱学习 在凌结粥眼里，凌然做的是又稳又快。 而在苗坦生眼里，凌然能把减张缝合做的这么好，把皮内缝合做的这么快，那真是大大超过普通水准了。 “你在云医学的吗？”苗医生搬了张椅子，坐在了凌然身边，看着他穿针引线。 凌然笑笑，没有回答。 如果所有人的问题他都要回答的话，他早就累成人干了。 凌结粥乐的像是米仓里的老鼠似的，对苗坦生道：“我儿子上了好几次新闻了，朋友圈和微博里经常刷的中国最帅医生，世界最帅医生，技术最牛的医生之类的话题，都有我儿子的。” “我不看朋友圈。”苗坦生顿了顿，又道：“也不刷微博，不看今日头条，也不看新闻。” “为什么？那不是原始人吗？”凌结粥不能理解。 苗坦生淡定的道：“我把全部的精力用来学习都不够，哪里有时间看那些东西。” 说话间，苗坦生还特意看向凌然。 人皆有好为人师的一面，而当老师的人，都喜欢好学的孩子。 苗坦生相信，自己以全部精神投入医学的态度，肯定能够让凌然记住自己。 “我看你每天在诊所里，没事的时间就在玩手机啊。”凌结粥却是完全不相信的样子，又道：“你应该经常刷抖音吧，中年男人最爱刷抖音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巷子里的好多人都是这样，四五十岁了，还刷抖音刷的不亦乐乎的。” 诊所就这么几名医护人员，每天凌结粥玩手机的时候，都会特意看一下周围的。大部分时间，苗坦生同样都是在玩手机，毕竟，金鹿公司每天送来的病人就那么多，自动上门的病人不少，但需要缝合或清创的可不多。 苗坦生被说的面色一红又一黄，立即摇头：“我打开手机都是看论文的，你是听到声音了吧，就是手机的配乐而已。” “那不还是玩手机。” “嘿，看论文能叫玩吗？” “手机亮起来就是玩手机，看公众号和论文，能有多大区别啊。”凌结粥对于苗坦生这种，同样玩手机，却觉得自己玩的手机更高端的同志，向来是趋于歧视的。 苗坦生鼻子里哼哼两声，看着凌然的操作，没有再反驳凌结粥。 偷师也是有基本法的，和师父的爹吵起来，显然并不有利于此。 凌然继续做着皮内缝合，根本没听他们的对话。 经过减张缝合的伤口，皮肤崩裂的压力变小了，再用细线轻轻的缝合起来，既不影响到缝合强度，又能最大化的减少针线的伤疤。 与此同时，凌然的关注点全部集中在皮缘的拼接中。 皮肤崩裂的可能性是降低了。但是，如果不将皮缘对齐的话，长出来的皮肤疤痕可想而知。 以美观作为最终标准的话，部分皮缘会丢失是更大的麻烦。 就像是眼前的女生，眼角被打破了，受伤的皮肤还有缺损，虽然缺损的不多，但是，考虑到愈合后的新生皮肤与旧的皮肤会产生的痕迹，任何爱美人士估计都是无法容忍的。 这种时候，皮内减张缝合又能发挥作用。 凌然先将对好的皮缘拾掇清楚，再剩下缺损的部分，丢下持针钳，起身舒展了一下身子，道：“你的皮肤缺了一块，一会我会帮你拉伸皮肤，做皮下减张，让它们能补到一起，这样做疤痕会更小，护理的时候要更加小心。” “哦。”女生只要听到疤痕会更小就好了。 苗医生半是教训半是恭维的道：“凌医生给你做的是超高端的缝合术，你别以为哪里都能做的。据我所知，全云华你都找不到第二个能给你这样缝伤口的医生。” “真的假的？”女生不太相信。 苗医生呵呵一笑，道：“能做这种手术的医生，人家做一个整形手术得赚多少钱？总之啊，你这次运气好，遇到了凌医生。” “哦。”女生也只是答应了一声，旋即道：“价钱是说好的。” “没要你加钱。”苗医生撇撇嘴，心想：现在的小姑娘，越来越敏感了。 凌然又用细线给女生做了一个皮下减张，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了让皮肤产生机械扩张。有研究表明，扩张的机械压力使皮肤组织在一定牵伸力的影响下，会增加面积，其纤维组织经牵伸后重新排列并向外延伸，因此，皮肤能获得多余的皮肤量，理论上可以增加31%的皮肤面积。 用这种方法，就能弥补创伤缺损的皮肤，其效果比植皮要好两个档次都不止。 当然，缺损面积太大的话，也就只能植皮了。 苗医生细心看着，认真领悟，并在心里思索着。 不论是减张缝合还是皮内缝合，都属于“聪明”的技术。 所谓聪明的技术，就是需要医生灵活多变的技术，尤其是减张缝合，减少的是哪部分的张力，距离皮缘多远的地方施针合适，都需要一定的思考。 当然，最需要的永远是练习。 只有通过不断的练习，才能不断的积累经验——如果将人脑比做电脑的话，经验就可以被看做是数据了。 人脑不能直接处理数据，它需要类比曾经的案例。 苗医生猜测，凌然能做出这样的减张缝合，做出这样的皮内缝合，起码需要几千上万例的经验，其中不免会有失败的。 苗医生看看四周，仿佛能看到下沟诊所的墙上，满步着破相者的泪水…… “好了，回去不要沾水，不要触碰，一定要准时拆线，可以提前……”凌然完成了缝合，让娟子给病人做包扎，自己口述注意事项。 这些是他做清创缝合都背下来的东西，但还是给说明了一遍。 “医生，不如你加我的微信，我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方便问你。”病人发现要走了，突然有些恋恋不舍。 “我不加普通病人的微信。”凌然断然拒绝。 女生不高兴的嘟嘟嘴：“普通病人还要受歧视？” “恩，普通病人没有什么需要微信交流的东西。”凌然停顿了一下，道：“如果病人要求的话，我会加断三指以上的病人>女生看看自己嫩白嫩白的手指，顿时没有那么想加>“凌医生，我打电话给金鹿公司，请他们多派病人过来吧。”苗坦生舍不得偷师的机会，决定将之前积累的那点小资源都用出去了。 凌然同意了。做缝合比玩手机有意思多了。第246章 新客户 冬生在下沟诊所门前探头探脑的，表情中充满了怀疑。 “冬生，怎么不进去？”巷子里的街坊看到冬生黄色的沙弥服，就认出了他来，十二泉庙小是小了点，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名气的，早些年，老和尚还下山的时节，下沟的街坊们都是认识他的。 冬生施礼后，疑惑的道：“飘出来的味道，闻着像是过节似的，担心是否打扰。” 街坊愣了愣，也耸动鼻子闻了闻，不由好笑道：“什么过年过节，这是做糟肉炸土豆的味道吧。” 冬生呆头呆脑的想了半天，恍然道：“人间烟火味，多谢施主解惑。” 街坊笑出了声：“小小年纪就知道打禅锋了。” “是禅机，施主。” “冬生啊。”街坊突然伸手，摸摸小沙弥光滑的脑袋：“读书越多越反动，孩子越大越不可爱喽。” “施主……是在与我打机锋吗？”小沙弥糊涂了。 再抬起头来，脑壳有些凉，适才的街坊已是走了。 小沙弥再看看下沟诊所的门派，上前敲敲门，迈步入内。 下沟诊所的大门都是半敞的，冬生入内，就见院内已是坐满了人，说说笑笑的，与平日无异。 而在院子的正中间，放着一只直筒大钢筋锅，里面装满了过油土豆块，旁边放着一只大碗，内装红艳艳的调料，再旁边则是一叠小碗和几筒的牙签。 冬生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敞开给人吃的意思。村子里有的人家搞布施，就是这么做的，来的人说不定还没这么多呢。 “冬生呀，想着你也快来了。”凌结粥推着一只平板车过来，上面又是一锅的炸土豆。 “凌施主……不知今天是什么日子？” 凌结粥走近了，自然而然的伸出手来，使劲的摸摸冬生的脑瓜，道：“你怎么不长个儿啊。” “凌施主……”冬生露出我的脑袋在你的魔掌下因此而乖巧的表情，道：“我前些天量了身高，已经长高0.8厘米了。” 凌结粥听的哈哈大笑：“是没穿鞋和穿鞋的差距吧。我家凌然在你这个年纪，长的可快了。” 小沙弥冬生的表情微变，拼命的回忆两次丈量身高时，是否穿鞋了。 “来碗土豆，旁边的干料你别看着红彤彤的，但吃起来的时候，一点都不辣的，里面有十几种调味料呢，我们家祖传的秘料。”凌结粥热情的给冬生舀了一碗的土豆，再用勺子直接洒了秘料在上面，道：“热土豆配凉料，最好吃了，吃的时候吹两口啊，别烫到了。” “多谢凌施主。” “乖，过会儿要不要给人做推拿了？有不少街坊喜欢你的手法呢。” “真的吗？”小沙弥冬生颇感惊喜。 在庙里，偶尔有来烧香的客人，都是找他的师父的，还从来没人点名找过他呢。 凌结粥肯定的道：“当然是真的，很多街坊都是些老毛病了，你按的久，收费又合理，他们就很喜欢了。”凌结粥微笑着，问：“一会我把牌子给你挂出去？” “多谢凌施主了。”小沙弥利落的施礼。 凌结粥放好了东西，立马去杂物间，将一块写着“推拿5分钟10元，随到随按”的牌匾挂在了门内廊下，再将“推拿2分钟25元，提前登记”的牌子给摘了下来。 冬生吃过了过油土豆，一抹嘴就去找帮忙了。 诊所里的日常工作极多，光是换吊瓶一项，就忙的娟子脚不点地，每天上班一趟都能瘦个七八两的。冬生就帮忙重新铺了床，扫地擦桌子，还将备品房里的枕头拿出来换上。 基础活做一做，再有想要推拿的街坊坐一坐，冬生忙到了下午，才有空休息片刻，浑身舒坦的躺倒了走廊下的躺椅上。 旁边，凌然刚好开始一局新游戏，手机里传来“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的声音。 冬生茫然的看了凌然一眼，问：“凌医生，是不是我做了推拿，让你没事做了？” “不会。”凌然直言道：“咱们巷子里要推拿的人太少了，不集中，没意思。” “哦。”冬生不由的放心下来，继续靠着躺椅，看凌然玩游戏，大约等待了一分多钟，就见凌然双手离开了屏幕，冬生立即问道：“凌医生，我刚才用做旋转下提的时候有点问题，总感觉拿捏的不是位置……” “旋转下提对你有点难，你可以先用拔伸的方式，你来给我试。”冬生立即爬起来，给凌然的脖子做拔伸。 凌然一边享受着，一边指点着：“对，就是这样，拔的力量还可以大一点，找准位置，紧跟着拇指就要上去……恩……稍等……” 凌然游戏里的人物复活，他用两手抓紧手机，面带严肃，神情专注。 冬生也坐了下来，稍事休息，再看着凌然的动作。 还没两分钟，凌然的手机就被丢到了桌子上。 冬生一跃而起，手搭在凌然脖子上，道：“凌医生，我刚才又感觉了一下，是这样吗？” “恩……” “还不错……” “继续……” 凌然将冬生培训了一天，下午再到医院，将刚刚送到的一名三指离断的给做了，再到手外科给王海洋主任做了台跟腱修复术的助手。 王海洋主任是听说了他在祝同益手下的战绩，因而产生了些想法，并做一番测试。 凌然不管那么多，对他来说，有手术做就行了。 要说起来，急诊科的床位比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的病床还紧张，后者怎么说都有180张床的，急诊科才有七十多张，里面还有一小半是院内加床，名不正言不顺的。 真要是比加床的话，急诊科能动员出200张床算极限，到时候所有人走路都侧着身吧。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就不同了，他们30多名医生的大科室，占据那么大的一栋楼，到了需要的时候，轻松开辟出两百张乃至于三百张病床都有可能。医护人员不够了，以祝同益的声望，随便拉上百只医生过来帮帮忙，也就是几个电话的事。 护士甚至可以从第三方公司雇佣，无非就是麻烦程度的问题。 急诊科唯一的好处，是其他医生对病床的需求度低。 放在专业科室里面，凡是到了主治一级，有做手术的需求的，都把病床看的和命根子似的。一些医院为了平衡医生间的关系，病床都是分配到人的，哪个医生有几张病床，都安排的清清楚楚。 比较来说，急诊科的医生反而不太在乎这个。越是严重的病人，他们抢救过来，反而越是要送走。比如第一级的濒危病人，不管是脑梗的，心梗的还是失血过多休克的，急救过来以后，都是要往神经科，心脏科等专业科室送的。 除非是霍从军这种，兼职烧伤科的医生，才会对病床有较高的要求，而就此点来说，他其实就是在做专业科室的工作。 凌然为了节省病床，甚至放弃了凌晨做手术的好习惯，什么时候有三指离断的病人到，他就什么时候做手术，绝对不让病人等待片刻，完全做到宾至如归，医随患便。 当然，两指离断的患者也不用在手外科排多长时间的队，云医手外科的规模大，竞争也就更激烈，看着凌然每天做断指再植做的开心，免不了有人有样学样。 下午六点，凌然扫了一遍电子病历，检查了最近几天的病历和开药情况，然后重点表扬了余媛，道：“余媛写的最细致。” 余媛骄傲的抬起头来，微笑的瞄一眼吕文斌和马砚麟，道：“他们的时间，都用去做吃的了。” 吕文斌和马砚麟大惊失色。 “冤枉啊。”二人异口同声的说过，愣了一下，又是同时开口： “我煮猪蹄的时候都在看论文。” “袋装的咸鱼很少人吃了。” 两人互相看看，似乎有思维在碰撞，有才华在相拥，有追求在挤压…… “余媛是打字特别快。”吕文斌缓了一口气，决定先夸奖余媛。 马砚麟心领神会，也道：“我们打电脑都特别慢。” 余媛傲娇的瞥了他们一眼：“我的最快打字速度是200字每分钟，一点都不快。” “一分钟200字啊，我们复制黏贴都没有这么快的。”吕文斌找到了突破口。 马砚麟邪魅一笑：“不如把病历交给余媛来写吧，我们写论文又慢，质量又差，不如分配一下工作……” “不要……”这次轮到余媛大惊失色了。 “都先别回家，等会接机。”霍从军在办公室里吼了一声，就让人去用喇叭做通知了。 凌然等人不由站定，看向霍从军。 医生加班是常态，这样子通知的反而不常见。 “直升飞机送来的，好几个电话打到院长那里了，都留心一点。”霍从军说着点了凌然，道：“你跟我一起去接机，只做不说能做到吗？” “可以。” “院里几个领导也都去接机的，让你露个脸，之后工作也方便。”霍从军捡了一件皱巴巴的白大褂，又对凌然道：“你挑件新点的，展现咱们急诊科的风采……恩，也可以……” 凌然的白大褂的折痕明显，但他穿上身，根本没有人去看那折痕。 帅都不看完，谁会去看衣服啊！第247章 我要他 “这次是哪个保险公司派的飞机？”主治医生赵乐意站在杜主任身后，好奇心颇重。 霍主任瞅他一眼，道：“就非得是保险公司派来的？” “没保险谁坐啊，一趟得三四万吧。再说了，有钱人的保险都全的很……”赵乐意说着注意到了霍主任的嘲讽脸，讶然道：“不会吧，真是自己叫的直升飞机？啥情况？” “腹痛，另外有外伤。”霍主任回答。 赵乐意的表情严肃起来。腹痛说起来简单，在医院里可不简单。 普通的腹痛可以是吃坏肚子了，也可以是大姨妈要来了，还有可能是肠梗阻或阑尾炎，更复杂一点的，更危险的病症就多了，对急诊医生来说，最麻烦的是有寄生虫病，尤其是非本地区的寄生虫病，病程和症状实在是千奇百怪…… 赵乐意是主治大夫，等病人到位了，是要他来率先接诊的，其他副主任和主任们，只会站在他的身后查遗补缺，高屋建瓴，等最终症状确定了，才会挺身而出，一锤定音。 至于前面的试错部分，自然要由主治医生来完成了。 对于这种自己坐得起直升飞机的病人，主治医生的心理压力相对要更大一些，尤其是“腹痛”这种病症的诊断，弄错了丢脸都算是小事，弄不好，自己在院领导乃至上级部门的眼中，就会变成：那个错诊的医生。 “一分钟。”医政科的雷主任也来了，看了看手机，喊了一声。 作为行政科室的老大，雷主任日常迎来送往，并不会都在楼顶吹着凉风等待的。 在云医这种医院里面，普通地县的处级干部，上来看病，都不会引的雷主任傻等——赵乐意想到这茬，表情就更加凝重了。 一架直升飞机缓缓的降落了下来，扫的屋顶尘土飞扬。 等风稍小一点，一名男护士，一名女住院医就推着架子床往前奔了上去。 霍从军看的就点头。 在医院里，男护士是个宝啊，尤其是急诊科这种地方，能用得上牲口的地方就能用得上男护士，不管是搬人也好，搬物也好，都是男护士更好用一些。 就是医生，在照顾病人方面，也没有男护士好使，别的不说，光是扎针一项，普通护士就能甩医生八条街去。翻褥疮什么的，更是男护士的拿手好戏——刚开始不拿手不要紧，很快就会被训练出来的。 “香奈儿的衣服啊。”赵乐意远远的看着直升飞机里的人自己下飞机，再捂着肚子坐到架子床上，再轻轻躺倒，不由的啧啧有声。 “这你都认识？”周医生被强迫加班以后，连说话都懒得说，谈到闲话才有了点兴趣。 赵乐意带着点炫耀，道：“我老婆前些天刚买了一个香奈儿的包，贵的要死，你别说，包是挺好看的，就是贵，贵的要命。” 周医生低头看看赵乐意脚上的莆田鞋，同情的道：“两个月的工资填进去了吧。” “不吃不喝都不够，还好最近给了奖金……唉，要是不给奖金，她也不买香奈儿啊。”赵乐意一边阐述着自己的心理变化，一边看着靠近的病人，道：“就我所知啊，香奈儿的衣服可贵，穿这种衣服的人，都要穿当季的，你说说，光是衣服就得五六万，鞋又要一两万，普通饰品好几千上万，随便搭配一下，就奔着10万去了，再要换洗衣服，得多少钱一年？” “这走过来的就是个小金人呗。”周医生笑了，稍停，又挑眉道：“还长的怪漂亮的。” “真是哦，刚看轮廓，感觉挺精致的啊，估计是什么知名化妆师给弄的，给明星做个头发几千美元的你听过没？比在我们院里做个开颅都贵。我说，现在的明星，真该洗洗脑子……”赵乐意接着又忍不住道：“看样子不像是明星哦，小十万的衣服穿身上，你说是什么感觉……” “赵医生……”霍从军的声音沉沉的穿了过来。 霍从军的声音是赵乐意非常熟悉的。 赵乐意甚至能从霍从军的语调中，分析出他现在的心情。 就比如此时此刻，霍从军的声音，立即就能让赵乐意联想到数个场景，那时候，霍从军似乎是在说： “仔细你的皮！” “信不信我能把你的皮整张扒下来？” “你是想捐皮吗？” 赵乐意的嘴角渗出一丝惨笑，颤巍巍的细声回应：“主任？” “主任”是挑起来的问音，是对曾经的凶恶的霍从军的致敬。 当然，那是七八年前的霍从军主任了，自赵乐意做到主治以后，他就很少见到霍从军用凶恶的语气骂人了，大约，是不需要了吧…… 霍从军看着推过来的病人，道：“仔细点……” “是。”赵乐意自己紧了紧皮，快步向前迎了上去。 直升飞机的旋翼掀起的风，相隔老远依旧能感觉的到。 “你好，我是你的主治医生赵乐意，你是田柒，对吗？”赵乐意上前接诊，并不用等后面的领导们。这是急诊程序，不可能让伤员听着领导们的一一汇报。 “对的。”田柒约莫二十岁出头的样子，正如赵乐意所言，妆容精致，有长长的不知真假的睫毛，有长长的不知真假的头发，有长长的应该是真的长腿…… “那田柒，你具体是哪里不舒服？”赵乐意有些奇怪她的名字，没好意思的问出来。 田柒微微皱眉，道：“我就是肚子疼，还有，手也伤到了了。” 赵乐意一眼看到病人手指的小绷带，卷了两下，看了看伤口，问：“是用水果刀削到的吗？” “是起子。” “起子，哦，那一会给你做个清创。”赵乐意说着就不理会那小伤口了，问：“肚子是怎样的疼法？绞痛？一阵一阵的疼？刀割似的疼？一阵一阵的疼，还乱窜？” 两人一边说话，一边往回走，医院的领导则与后下机的陪同人员握手，寒暄。 田柒用完好的左手按了按肚子，道：“胀。” “胀？” “是，一鼓一鼓的……” “哦……鼓胀感？强烈吗？”赵乐意做着基础的问诊，头脑里拼命的思考着。在往处置室送的路上，是他最大的机会，等到了处置室或抢救室内，他就必须对病人的情况做出分析，并做出相应的决定了。 这些决定中，固然可以是药物的使用，甚至开刀等外科手段，也可以是寻求相应科室的会诊，甚至是直接送人去相应科室，乃至于手术室。 同样是腹痛，如果是肠梗阻或阑尾炎的话，那他就要做出决定，是可以姑息治疗，还是立即送往手术室，是否要请普外科会诊，相应的，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感染，也有内科诊室的医生可供选择。 但是，相比分诊这种理所应当的工作，若能直接治好病人，才是最厉害的。 赵乐意心里不断的做出分析，并提前猜测：这种身份的病人，不可能是简简单单的吃坏肚子，最复杂的寄生虫情景也可以暂时排除，腹腔肿瘤是许多年轻人忽略的情况，一旦出现，也可能导致鼓胀，若是有腹水就更糟糕了…… 赵乐意一边想，一边问：“昨天和今天吃了什么？” “在法国吃了生蚝，在意大利吃了肉饺，红酒，甜点，还有当地的芝士和鱼，在土耳其吃了肉丸和蔬菜汤，中午在的时候，在飞机上吃了德国红肠，总共五六片，但非常好吃，回到云华，我吃了一碗线面，加了鸡蛋，还不错……”田柒掰着指头计算。 赵乐意咳咳的道：“就告诉我昨天和今天的食物。” “昨天就在法国和意大利用餐了，今天才开始去土耳其，我的助理有具体的行程安排……” “唔，所以是，你两天去了三个国家，加上中国是4个国家？” 田柒点点头。 “咱们先检查消化道。”赵乐意只觉得好生无趣，一群人飞奔接机，竟然是接了一个吃撑了的富二代。 田柒却是点点头，又紧张的问：“那我的手指呢？” “手指你说是用起子伤到的？” “是，朋友送了日本的生蚝过来，让我对比一下法国的生蚝。结果我自己翘生蚝的时候，弄伤了手。” “唔……我一会给你处理一下……” “他是医生吗？我要他给我做。”田柒手一指，就点向凌然。 赵乐意看都不用看，用鼻子想都能想到富二代指的是谁。第248章 龙章凤姿 “凌然，你一会来做清创。”赵乐意顺着病人的意思，给指派了凌然。 坐直升飞机穿香奈儿的富二代，他是懒得得罪的，再者，他也过了抢着做清创的年纪。 凌然答应了一声，没多说什么。 对他来说，清创同样是很平常的操作了，被指定更是寻常。 “我叫田柒，因为排行第七，家里请了人给算命，说要简单的名字，才好养活，对了，田柒是大写的七字。”田柒说着抿抿嘴，她涂了显眼的红色的嘴唇诱人的动了动，又问：“你叫凌然吗？哪两个字？” “凌空，然而。”凌然回答。 田柒躺着看凌然，多感不自在，就坐了起来，开口道：“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挺有意境的。” 凌然不由的看了看田柒。两句诗不算生僻，一首是王安石的，一首是李白的，因为带着他的名字，凌然自然是知道的。但是，被旁人叫出来就不容易了。现如今，会读古诗词的人意境很少了，打扮的如此时尚的女生却能顺口背诵，更是稀罕。 当然，凌然遇到过不少喜欢古诗词的女孩子，他笑笑，道：“大家一般都喜欢用‘会当凌绝顶’。” 田柒掩嘴笑了起来：“会当凌绝顶只能自己说，显的豪迈，用来说别人，就奇怪了。凌寒独自开挺好的，凌医生看起来就特高冷的样子。” 凌然被说的愣了愣，他是常年被赞的，也被人变着法子的用诗词赞过，不过，田柒提出的思路，还是非常的……奇特。 “你看，就是这样，我选的两句诗，也只适合别人来说，不适合你自己评论，对吧？”田柒大有顺着诗词一路谈下去的冲动。 赵乐意不知怎的，听着田柒和凌然的对话，心里就塞的慌。 他实在听不下去了。 赵乐意想到自己当年追老婆时的场景，好像也没有这个女生田柒这么多的招。 赵乐意再仔细想想，同样是医生，他觉得田柒的名字奇怪，人家根本就没有解释。凌然只是报名了，却立即听到了一通解释，然后又是一大堆的互动，而且是古诗词互动，什么鬼？ 遥想当年，赵乐意回想着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光，那时候，自己似乎也想用才华来打动女孩子呢，后来……后来发生了什么，让自己开始吃泡面攒钱，就为了送前女友或未婚妻一个包呢？ 以那时候的工资来衡量，买一只古驰包都是要命的消费——赵乐意再看着凌然，又是一阵阵不服气：凌然这种年轻人，啥都没有，甚至连一份正式工作都没有，就可以骗着穿香奈儿套装的女生跟他聊诗词，凭什么？ “把两张床移开，放里面。”赵乐意不愿意想下去了，看着行床到位，让人将田柒安置在了处置室里，并且占据了两张床的位置，从而独立享有一个操作间。 比起病房，处置室要更吵杂一些，但设备更齐全。 赵乐意已经不指望借此出头了。无非就是一个吃撑了的富二代，连个正经的病都得不了，已经没有什么能吸引赵乐意的东西了。 身材好脸漂亮又如何，反正……人家也不用正眼瞧自己。 赵乐意意兴阑珊的开了检查单，又道：“请普外的来会诊吧，他们都等急了吧。” 小病是最没意思的病症，做的好了也不会受到嘉奖，做的不好却会被所有人记住。 赵乐意现在开会诊单，就是邀请普外科的医生来一同背锅了。 治好了一个吃撑了的富二代，没什么好骄傲的。 要是漏了什么奇怪的疾病，那就一起烂在这绝望的沼泽吧——赵乐意的心中满是怨念。 后续而来的领导们，对赵乐意的安排也没什么不满的。 急诊科做出了会诊的判断，那就做一下会诊好了。 虽然没有令人激动的，好似电影大片似的抢救场面，但对领导们来说，没有看到那火热的场景，也不是什么坏事。 至于普外来的医生是否背锅，领导们居高临下，既看不到，也想不到，看到了也当看不到，想到了也当想不到。 一名40许的普外资深主治兴冲冲而来。 主任和副主任级的医师，还不太好意思就这么跑来急诊科。事实上，一般急诊科邀请的会诊，得到的都是住院医，偶尔才有没轮到手术的主治下来，这种已经到了可以评副主任医师的年纪的资深主治，等闲是不会来参加会诊的。 这就好像大军出动，前面没有先锋，先锋前没有探马，探马前没有探子，孤军深入是很危险的。 就像是现在，资深主治满怀着“一展医术全院知”，“一鸣惊人全市知”的希望，将赵乐意问的话又问了一遍之后，他的脸色就黄了，正是那种绝望的腌黄色。 “先做个B超吧。”普外的医生神情萎靡。 他是常年掏屎的普外医生，然而，吃撑的原因，是尚未变成屎的物质导致的，再要成形一点的话，就是普外的知识盲区了…… 但是，他能说什么呢？ 资深主治幽怨的望了赵乐意一眼，问：“开了吗？” 他其实更想问：你丫为什么要申请会诊？ 赵乐意面带笑容：“B超开了，还没来得及做。” “那就做吧。”普外的资深主治叹口气，让人拉移动B超机过来。 这时候，田柒的大助理站了出来，好声好气的道：“能不能请一位女医生来做？” “B超只是揭开腹部衣服而已。”普外的医生的眉毛挑了起来，转瞬压了下去，又道：“我需要亲自看一下B超的情况，才能做决定……” “请一位女医生来操作B超，你自己看结果应该也可以吧？如果你不习惯这样看B超的话，我们可以连线私人医生，请他们看过以后，告诉你结果。”田柒的助理是个三十来岁的精干女性，表面来看，颇有些女强人的意思，气势咄咄逼人，两句话就压住了普外的医生。 “我去给你们找女医生。”普外男也不想参与会诊了。 “多谢。”田柒礼貌的说了一句，多少弥补了一点普外男的郁闷。 “我先给你清创。”凌然不准备继续耗下去了，想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回家去了。 田柒立即欣喜的捐出了自己的手指。 纤长细嫩的手指，骨节均匀，指节分布均衡，只是左手的食指被开了条口子，还蹭掉了皮。 凌然抓着她的指尖，轻轻的翻动。 女助理担心的道：“你要缝好啊，可别留疤了。” 田柒抬起头来，道：“白姐，给凌医生一点信心好不好。” 女助理“哦”的一声，向后退了两步，转瞬溜走，去找云医的领导去了。 不一会儿，霍从军，雷主任等一票云医人，以及后来的本地领导，都过来参观了。 凌然不为所动。 他是常年被围观的，心理素质早就锻炼出来。 至于小手指的缝合，对他来说，更是有太多种方法来缝了。 田柒望着凌然认真的侧脸，见他举止若定，不由满眼的欢喜，脑海中想起古人对名士仪表的赞美：萧萧肃肃，爽朗清举，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缝好了。”凌然检查了一下，习惯性的让出了包扎任务，转身就走。 第249章 接单 “赵医生，完成任务了？”办公室里，周医生靠着门楣，一只手卷着白大褂，一只手抓着外套，随时准备套回白大褂，或者将之远远的丢回座位。 赵乐意哼哼了两声，道：“开了多酶片，没事了。” “真是消化不好啊。”周医生有微微的遗憾，看了看表，心道：估计是没什么大场面了，等于白加班了37分钟50秒以上。 “我问了，据说在法国就吃了8只生蚝，后面的我就不说了，人家坐私人飞机专程去吃东西，吃的少了都对不起油，是不是？就是回来吃的线面，我有点不理解，那姑娘比划了一下，头大的一碗啊，还配鸡蛋，配两个，要我说，那身材还能这么好，真是老天不公。”赵乐意拍拍自己的肚子，都把自己给说馋了。 “为啥回来要吃头大的一碗线面？”周医生好奇之下，决定再多留一会。 赵乐意当场拿出手机，翻到病历，道：“病人主诉……在外面呆了一个月时间，没想到国内的食物这么好吃了。” “线面比生蚝好吃是吧？”周医生说着一笑，问：“哪家的线面？” “河水道市场后街，卖线面，大排，煎鸡蛋和煎辣椒。”赵乐意这次就不用看手机了。 “开车过去20分钟。”周医生点点头，伸头看看走廊，没有看到霍主任，一把就将白大褂甩掉了，再边走边掏出手机：“老婆，晚上要不要去吃线面？哦……有个富二代的病人吃的差点撑死，我寻思着问了位置，什么……病人的性别对我们医生来说都一样的……别别别，你误会我了，我没和她说话，我问的同事……” 赵乐意听了一耳朵，噗嗤的笑了出来：“老周忒有意思了。” “每天按时回家的男人，你能信。” “上次喊他喝个啤酒，他就开视频给老婆看，十米远拍到一个啤酒妹，愣是给解释了10分钟啊。” “喂喂喂，打击面不要那么广啊，你开视频这么郑重的事，竟然拍到了啤酒妹，这个是态度问题好不好……” 赵乐意听的晒然一笑，用歧视的眼神看看众人，再轻飘飘的打开手机微信，一边想着周医生适才的电话，一边摇头，并斟字酌句的打字：“老婆，我错了，咱们去吃生蚝，晚上你看我表现。” …… 留观室。 田柒单独住一个房间，玩着手机，越玩越不耐烦了。 助理看到了，就问：“要不要告诉机长提前飞？应该可以不用等片子出来的。” “飞去哪里？”田柒看着手机，下意识的问了一句。 “你昨天不是说想回家吗？” “老爸老妈不是去澳大利亚看牧场了？” “不急着吃谭姐做的麻婆豆腐了？”助理笑笑。 田柒摇摇头，举着手机，烦闷的道：“我急着找诗啊，早知道就读中文系了……” “找诗……为了和凌医生聊天？”助理看到凌然，再看田柒的表情，都能猜到七七八八。要是在学校，田柒对某个男生有好感的话，她一定要立即调查一番，说不定就报告给田柒父母了。 这一次，助理虽然还是让人做了调查，却不着急报告了。 因为报告中是很难表现出凌然的外形优势的。同为女人，助理认为，帅到凌然这个程度，又是医生，其他方面只要不是太差，都应该列入考虑范围的，没必要现在就报告，造成负面影响。 助理看着田柒，用过来人的语气，道：“也不是一定要用诗，才能与凌医生聊天吧。” “他今天应该蛮喜欢我说的诗的吧。”田柒问。 “也有可能是喜欢与你聊天呢？”助理微笑。 田柒甜甜一笑，脸又垮了下来，道：“哪有见面就被喜欢的，他这样的男生，不知道被多少小贱人撩过，你看他给我缝合之后，说走就走了……” “你跟前站着的都是他领导，他能说什么啊。” “对哦。”田柒略略安心了几秒钟，转瞬又问：“白姐，你调查到什么资料吗？” “哪有这么快，现在知道的，他在云华大学读医学院，目前在云华医院是实习状态，但是做手术比较有天赋，在几个媒体上出现过，我到时候发链接给你。另外，他家有一所小诊所，叫下沟诊所，就在下沟这个地方，只有几百平方米的面积，两层楼，下面经营，上面住人，没有其他房产……” 田柒眨眨眼，道：“就是说，要和婆婆住一起吗？婆婆性格怎么样？” “还没调查到呢。再说了，你不想和婆婆住，就单独买房子好了，我印象里，你家在云华有好几个宅子的……”助理说着顿了一下，道：“现在想这些是什么鬼啊，你离嫁人还早呢。” 田柒乖乖的“哦”了一声。 “其他方面，凌家的银行存款加起来有几十万吧，凌然大概有十几万存款，最近每个月的收入在5万块钱左右，另外，凌然开一辆二手的捷达车……”助理尽可能详尽的描述刚刚得来的‘少量’资料。” 田柒听的点头，又道：“实习生一个月能赚5万块，很多吧。” “恩，比在职的高级医生的收入还要多。” “凌医生好厉害。”田柒果断赞了一句。 助理呵呵的笑两声，顺手摸摸自己的口袋。 “凌医生平时有什么爱好吗？”田柒又问。 “最快要到明天才能有报告。”助理回答。 “那我想想……”田柒说完，又开始刷手机了。 半个小时后，田柒放下了手机，问：“白姐，凌医生的车如果坏了，他就只能用打车软件，或者打出租车，是吧？” “也可以坐公交车，不过，差不多吧。”助理点点头。 “哦……”田柒陷入了长长的思考。 白姐也低头忙碌了起来，并在手机微信中做出了提醒：田柒小姐正在长考。 …… 凌晨4点。 吃过牛奶燕麦，配热馒头夹糟肉的早点之后，凌然身心愉悦的进入临时车库，坐进自己的小捷达里。 点火，启动……失败。 点火，失败…… 失败…… 凌然无奈的锁上车门，快步走出巷子，再看着空无一人的马路，打开了打车软件。 出租车是拦不到的。出租车不仅少，还会挑单，这个时间点，没几个司机喜欢去附近的云华医院。 凌然低着头下单，刚点了确定，就见软件画面一转，显示“等待接驾”，下方写着刘师傅，黑色·劳斯莱斯幻影。 没几秒钟，一辆黑色的体型厚重的轿车，就停在了凌然身边。 车门自动打开，前门向前，后门向后，展现出中间的巨大空间和橙色内饰。 “凌医生，好巧啊，我正想开一单快车就回去休息了。”驾驶座上，田柒积极挥手，然后困倦的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凌然略作思考，还是决定上车。 这个时间点，打车是很难的，而在医院里，还有一位三只离断，且包括大拇指的患者在等着他呢。 田柒看凌然上车，赶紧正襟危坐，再将车门关上，问：“凌医生，咱们是去云医吗？” “是。” “车内温度可以吗？” “可以。” “要不要看星空？”田柒说着找了一圈，就见劳斯莱斯幻影的顶棚，展示出特有的星空图。 凌然向后靠了一下，舒舒服服的稳在了座椅上。 “凌医生每天都这么早上班吗？”田柒踩动油门，略带一丝紧张的开动了车。 “不一定。”凌然大大方方的翘起脚，再好奇的摸摸座椅和右侧车门的皮质。 “要凌晨上班的时候，肯定好辛苦吧。”田柒心疼的看看后视镜里好奇的男神。 凌然道：“没有觉得，你不是也要凌晨出来跑车吗？” 田柒愣了一下，赶紧点头：“是啊是啊，我也想自力更生，自己赚钱，不能总依靠家里。” “麻烦开慢一点，要超速了。”凌然提醒了一句。 田柒“哦”的一声，清点刹车，就让凌然一个前倾，还好稳住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田柒连忙稳住速度，又道：“我今天这单可以赚十几块，但凌医生你昨天刚刚帮我做了缝合，不如中午一起吃饭，吃掉它吧？” “你有扣除油费吗？”捷达的主人问劳斯劳斯幻影的主人。 “我可以用加油卡加油，不用额外花钱！”田柒握紧励志的拳头。第250章 一击秒杀 “凌医生每天都会打车吗？”田柒有些心虚的开着车，借机套着近乎。 田柒此时有些后悔，去年的时候，就应该找一名情感教师学习一下怎么撩汉的。 凌然舒服的靠在劳斯莱斯的座椅上，一边摸着软皮子，一边道：“平时开车上班，今天车打不着火了。” “找到原因了吗？”田柒更心虚了。 凌然无奈的道：“我不懂修车。” “凌医生不懂车的吗？”田柒大松了一口气，转瞬又懊恼起来，怎么能说男人不懂车呢？网上看来的条例都忘记了吗？ 凌然不以为意，道：“我以前觉得，修车没有修人有趣，不过，我对机械是没什么敏感性的。” 田柒“哦……”的拉长音，再想到医生“修人”的方式，不由抖了两抖：“凌医生真有个性。” “个人兴趣。” “对了，凌医生现在上班，什么时候下班呢？” “顺利的话，三四个小时吧。”凌然算的是手术前后的全部时间。他是不需要在医院坐班的，小医生最累的是做杂活，例如无穷无尽的病历，永远都有问题的病人和家属，不断出现的医嘱和用药的变化，无穷无尽的检查和汇报，再加上论文压力和值班的劳累，能够累死大量的住院医。 而当一名医生的主要工作变成了手术的时候，他的日常时间就被释放了，尤其是在手术量不大的情况下，主治到副主任一级的医生是相对轻松的。 田柒却是看着倒车镜里的凌然，心生怜悯：“竟然要工作这么久？” “早上只有一台手术，所以三四个小时能够结束。” “还会更久？”田柒讶然。 “当然。”凌然点点头，道：“两台手术大约六七个小时，遇到意外就更久了。” “凌医生，你太辛苦了。”田柒眼里几乎都要含着泪水了。 凌然看了看田柒，见她似乎是认真的，于是特意道：“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其实比较轻松的，正常工作都是八小时工作制的，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的，才能称得上辛苦。” 田柒的眼泪都被震慑了：“现在不是都在推行弹性工作制吗？像是谷歌，好像就有说，工作做完了就不用来上班了，雅虎以前还有居家工作是吗？” “弹性的话，做的慢了，是不是就要做的更久了？” “咦，说的是哦。”田柒停顿了一下，道：“不过我看家里亲戚，工作时间都不太长的样子，他们应该都是提前完成了工作吧。” 凌然不置可否的点点头。 “我以后也要做出成绩来，云医快到了。”田柒说着抬头看，云华医院的招牌已经是目视可见了。 凌晨四点钟的医院，白的瘆人，田柒不由降低了车速，拿出了早已想好的理由，道：“凌医生，我下午前都不用车，不如你先拿去开，晚上六点前后还给我就好。” 晚上六七点钟，是云华人的饭点，这个时间还车，免不了要请一顿饭的。 田柒原本想要放在七点钟的，没有那么明星，后来想想，像是凌医生这么受欢迎的男生，万一到了6点钟就被人邀走了呢。 于是，田柒干脆就将时间放在了下午六点钟。 凌然愣了一下，却是摇摇头：“白天好打车的，不用你留车了。” 计划被打乱，田柒也不是太紧张，立即拿出第二方案，道：“就算好打车，总要等很长时间的吧，不如这样，你加我微信，到时候提前发信息给我，我有空的话，就过来接你好了。” 凌然略显犹豫。 “你可以通过微信给我发红包啊，我就当是跑……黑车了。这样不用被抽成，说不定还能多赚一点呢。”田柒绞尽脑汁劝说凌然。 凌然笑了：“你这样跑是不可能赚到钱的。” “没关系啊，收获经验也是收获啊。”田柒笑的很实在，她确实是这么想的。 话说到这里，凌然也只好答应下来，并且主动扫了田柒的>田柒连连点头，手把着方向盘，得意的看着后视镜，道：“我们就按照这次的计费来交易，恩，我提前结束好了，刚好十五元。” 田柒将车开到了医院门前，再手忙脚乱的开了车门，看着凌然下车，自己缓缓开走，浑身的紧张松弛下来，不由的看着前方傻乐起来。 …… 凌然到了手术室，倍感珍惜的将三指离断的手术给做了。 马砚麟跟着当一助，余媛跟着当二助，却是累的够呛。手术就是这样，主刀固然承担着最大的责任，做着最多的操作和判断，但跑断腿和累瞎眼的往往是一助和二助。 做的不够熟练的主刀会很辛苦，但要是做的纯熟了，也就非常轻松了。 余媛累的抹汗，却是直呼痛快：“从来没想过，我也有连做三指再植的机会。” “比普外好玩？”马砚麟熟悉了余媛，对她的爱好也是深感佩服。 余媛淡定一笑：“断指再植是缝的血管，普外是缝的肠子，形状都是一样的。” “差的远吧，至少里面流的东西不一样啊。” “你怎么知道，你又没有呆过普外。” 余媛一击秒杀了马砚麟。 手术室里，被攻击“不懂”，还是很受伤的。 麻醉医生苏嘉福天天听外科医生骂人和吵架，很善于抓住时机的道：“该送病人出去了，你们谁去通知家属？” “他。” “她。” 马砚麟和余媛互相指向对方，他们知道凌然是不喜欢接触家属的，所以，这种杂活只能推给另一头倒霉鬼了。 凌然也不管，只是伸了个懒腰看看表。 时针指向8点稍过，比预计的时间略长了一些，也是大拇指带来的难度浪费了时间，但凌然甘之如饴。 “凌医生再坐会，外面还没有里面舒服。”苏嘉福将脚下的圆凳推出来一只，放在凌然腿边。自从凌然从沪市回来以后，就主动减少了做手术的频率，苏嘉福见到他的时间也少了。 事实上，由于排班的关系，这是苏嘉福最近第三次见凌然，莫名的觉得很珍惜。 凌然点头坐了下来，最后时刻的缝线是站着做的，他也是略略有些累了。 苏嘉福的笑容变了变，继而掩饰道：“凌医生，你最近都没有熬夜做手术了？” “我以前也不熬夜啊。”凌然奇怪的看苏嘉福一眼。 “我说错了，是凌晨起来做手术。”苏嘉福拍拍自己的脑袋。 凌然叹口气，道：“床位不足，再一天做六七个的话，以后就没有用的了。” “这倒是个问题。”苏嘉福没话找话的道：“我说最近都见不到你呢，对了，我一会下班，准备约几个人去吃烧烤，凌医生一起吧。” 苏嘉福看着凌然，心底下有点紧张——凌然可是云医的风云人物来着，如果将他拉入自己的小圈子，哪怕就是一起吃吃喝喝几次，也能大大提高我苏嘉福的号召力来着。 而对麻醉医生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无非是下班以后的吃吃喝喝罢了。 凌然犹豫了一下，问：“是去邵家馆子吗？” “邵家馆子也好，不过，邵老板白天不一定在，也没有小龙虾，只能吃烧烤。”苏嘉福对云医周围的食物还是很熟悉的。 “好吧，也好久没见邵老板了，不知道他上次出院以后，恢复的怎么样。”凌然说着起身，手往兜里一放，就想起自己瘫痪的小捷达了，不由问：“有几个人几辆车？” “不到10人。我没开车来。”苏嘉福带着麻醉医生的迷瞪，道：“我坐你的车好了，小马，余媛，你们去吗？” “我要写病历，查房，开药。”马砚麟一脸的绝望。 余媛使劲点头，道：“我要去喝酒，小马给家属说话。” “那好，我们三个人坐一辆车，宽敞。”苏嘉福默默的诋毁了一下凌然的小捷达。 “我叫一辆车，捷达罢工了。”凌然说着掏出手机，先给田柒发了一条信息：“我暂不回家，同事聚餐，今天不用车了。” 田柒立即回答：“好的#可爱脸#” 凌然于是与众人一起换衣服下楼，到了医院门口，再用软件设定了地址，点了叫车的按钮。 三秒钟后，软件转到了“等待接驾”的画面，并显示车辆信息：王师傅，蓝色·宾利慕尚。第251章 唐老鸭 清晨的医院门口最是繁忙。 不过，当带着圆头灯的宾利驶近的时候，保安还是奋力的为它开辟了一块空间。 宾利缓缓的停在了门前的暂停区。 周围人自然而然的掏出手机拍了起来。 湛蓝色的宾利慕尚沉稳庄重，浑身流动着人民币的光辉，令人不由自主的浮想联翩。 还有人借机将宾利与云华医院的牌子合影，并在朋友圈发文：落地700万的豪车就能让你与家人远离病魔的侵蚀吗？做不到的，看看有钱人是怎么做的吧——平寿保险豪华险为你保驾护航。 苏嘉福也被五米多长的宾利的钱影给震慑了，啧啧有声道：“这车坐着得多舒服？屁股底下得有个人给你按摩吧。” “我手机里打到的应该就是这辆了。”凌然将手机界面展示了一下，车型赫然就是宾利慕尚。 三个人于是向宾利走去，苏嘉福不能置信的摇头：“我是被打药了吗？现在的打车软件都可以打宾利了？什么类型的？” “我打的是快车。”凌然又看了眼手机，预估22块。 苏嘉福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凌然，道：“你有魔法的吗？我怎么从来没打到过宾利……” 说话间，田柒也看到了走出医院的凌然，立即下车，学着家里司机的样子，给把车门打开了。 宾利的车门是正常的四门车的样子，少了点噱头。 望着越来越近的凌然，田柒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了笑容，在空中使劲挥起手来。 凌然稍有些诧异：“又遇到了？” “恩恩，我就在医院附近嘛。”田柒接着看到有意落后了两步的苏嘉福和余媛，问：“你们一起吗？” 凌然点头，道：“我们去邵老板的店去吃烧烤。” “这么早吃烧烤？” “熬了一晚上了，不吃点烧烤对不起自己。”苏嘉福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那凌医生坐前面？”田柒眼前一亮。 凌然说了句“好”就上车了。 苏嘉福有些迟疑，指指凌然，再问田柒：“你们认识的？” “我的手指就是凌医生缝的啊。”田柒举起左手，就见食指依旧包着白色的绷带，上面贴了只唐老鸭。 苏嘉福仔细辨认了一下，猛然想起来，问：“你是昨天坐直升飞机来急诊的？” “对啊。” “贴纸不错。”苏嘉福只能选着认识的赞扬一句。能坐直升飞机的人，开一辆宾利，似乎就不是那么奇怪的事了。 转念一想，苏嘉福又觉得奇怪：这么有钱的人，又是女孩子，为什么要自己开一辆宾利车？还是又大又长的慕尚。 “谢谢。”田柒等三人上车，再分别关上车门，飞快的绕一圈上司机位，生涩而小心的启动了车。 “我按照导航走啦。”田柒稍微有点紧张的说了一句，如果不按照导航的话，她可不认识路。 “好。”凌然回答了一句，摩挲着宾利的皮革，再问：“你早上开的不是辆劳斯莱斯吗？” 凌然对田柒早晨开的劳斯莱斯幻影颇有印象。 007金手指里的反派，用的就是劳斯莱斯幻影。 田柒紧张的握着方向盘，问：“你更喜欢劳斯莱斯吗？” 凌然扭了扭身子，道：“还没有积累到判断喜欢与否的程度呢。” 田柒更紧张了：“凌医生是怎么判断喜欢还是不喜欢什么的？” 对凌然来说，这是一个好问题，他用手轻拍着腿，道：“一般都能直接做出判断，如果不能的话，或许可以做测试？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但应该有人研究过这个课题吧。” 田柒默默记在心里，准备回去就找人请教一下这个课题。 宾利在主街行驶，车内安静的像是在无人唱歌的KTV包厢似的。 苏嘉福渐渐的兴奋起来，掏出手机，开始用自拍证明现场。 余媛更细心一些，听着两人的对话，奇怪的道：“早上开的劳斯莱斯是什么梗？” 田柒看看凌然，忙道：“我想尝试一下勤工俭学，所以就开家里的车出来载客，早上开的劳斯莱斯去加油了，我就换了宾利。” 非常顺畅的逻辑，非常自洽的内容。 余媛被逗的笑出了声：“你们有钱人真有意思。” “和有钱没关系的，劳动就是劳动。”田柒停顿了一下，道：“我爷爷经常说，我们年轻人，在学校里要参加各种活动，付出劳动而有所得，就是我们的收获，至于付出的成本，是家庭的教育开支。” 余媛听的呆了一下，道：“就是说，你开快车赚了25块，是你的劳动报酬，宾利和油费，是你家的教育支出。” “对啊，每个劳动者进入社会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你们医生的薪水，难道能体现你们的教育支出吗？”田柒开着车，回答的很流利。 余媛被说的憋了几秒钟，才道：“你爷爷真溜。” “恩。” “所以，你手指的贴纸上的唐老鸭，有什么故事？”余媛的脑洞大开。 田柒被问懵了，没跟上她的思路，于是傻乎乎的道：“因为是皮革贴纸，我猜可能会透气一点，用的不对吗？” 她是从医疗角度来考虑问题了。 余媛听着皮革贴纸，就笑了笑，默默的打开手机，搜索百度。 呵呵。 宾利缓缓的停在邵家馆子门前。 正在打扫卫生的伙计看见愣了愣，再见面熟的凌然、苏嘉福等人下车，不由啧啧有声：“还是你们医生福利好啊，这是借的还是买的车？” “正常人哪里买得起这样的车。”苏嘉福说了一句，赶紧对后下车来的田柒道：“没别的意思，我意思是普通人。” “没关系啊，这个本来就是家里的车。”田柒竖着手，并没有要开车离开的意思。 苏嘉福虽然20个小时没睡觉了，智商的底线总是有的，此时就笑道：“田柒是吧，要不一起吃点烧烤？” “好啊，早上烧烤，是因为这家店特别有名吗？”田柒对此颇有些好奇。 苏嘉福一笑：“有名好像也有名，早上来他家，主要是就他家开业嘛。要不然，9点钟难道去吃早饭。” 对于熬了一夜的医生来说，早饭党和晚饭党各有各的理由，苏嘉福是烧烤党的。 正好出来迎接的邵老板却是面色一整，将拄在地上的拐杖使劲的跺了跺，开玩笑的语气道：“苏医生，我这个店没你说的那么差劲吧，敢情我一大早的开业，还开出毛病了。” “哪能呢，我们是恨你不能24小时开业。”苏嘉福哈哈的笑了出来，然后盯着邵老板的拐杖看了一会，“嘶”的一声，道：“不对啊，邵老板，你这个腿不像是在我们云医做的啊。” 邵老板登时气短，咳咳两声，道：“我之前不是去收小龙虾嘛，在池塘边给摔了，摔的那叫一个狠，当场就给送到医院去了，人家给弄了弄，说我体虚，让我驻个拐杖，别再给摔了。” “哦……” “是啊……” “哦！” “就是说……” 两人打着机锋，进到店里，邵老板亲自出手，用新鲜的红柳，当场串肉，引起一片叫好声…… 不长时间，到的人渐渐多了。 有麻醉科的医生，有骨科的医生，也有普外科和胸外科的医生。 算上田柒，苏嘉福刚好凑了10个人，围成一圈，得意洋洋。 邵老板看着店内热闹，也是一阵高兴，拄着拐杖，又去切了肉，再道：“红柳烤肉，一般人讲三个东西，第一是肉，第二是红柳，第三是炭，咱们今天在店里吃，和在外面烧烤就不一样，咱们还得讲火候，肉的块头不一样，火候就得不一样，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新研究的啊……” 邵老板手一伸，就见一串大块头的肉，颤巍巍的被禁锢在了细细的红柳枝上。 “一串半斤，每块肉一两，最张大了，也是一口一个，但是啊，咱们这个肉咬进去，肉汁可就多了。”邵老板展示好了，直接将大串肉烤到了火上，道：“这个要多一阵时间。” 新来的医生也纷纷拍照，并将照片和宾利一起，放入朋友圈。 田柒被此气氛感染，眉开眼笑的对坐在旁边的凌然道：“你们找的店好有意思。” “所以医生们都喜欢来。”凌然说停了一下，道：“我好像听到外面咚的一声。” 其他人也听到了。 苏嘉福自然而然的道：“摔倒是骨科的，晕倒是脑科的，缓缓坐倒是心脏科的，急诊要不要去看？” 众人表示赞同，于是，一名骨科医生，一名神经内科医生，一名胸外科医生，加上余媛四个人起身出了门。第252章 讲究 不一会儿，神经内科的医生和胸外科医生都回转了过来。 苏嘉福就撇撇嘴：“真是摔倒的？” “一个女的自拍，腿站麻了，摔车边上了，他俩给看看，最多就是个骨裂。”胸外的医生抓起一根小串羊肉，一撸嘴就给吃了。 “百威？”苏嘉福给拿了啤酒。 “行。”胸外医生拿过来，照杯子里倒了一半，剩下一半分给神经内科的医生了。 医生们都习以为常了，做外科医生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两百天不能喝酒，一百五十天最好别喝酒，一年年下来，年纪大了，身体糟了，酒量更浅了。 医生之间，如今也没有了劝酒的习惯。 早些年，医药代表畅行天下的时候，医生们的日子还是较为舒服的，尤其是资深主治以上，往往被伺候的极为舒坦。 现如今，医药代表的业务能力似乎是变弱了，年轻医生们的志趣也渐渐的发生了变化。许多前辈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并不受新一代的医生们的欢迎，就像是喝酒党，势力已是越来越弱了。 邵建邵老板将炉子上的肉关照了一番，拄着拐杖，咚咚的出门了。 再回来的时候，邵老板手里的拐杖已是不见了。 “拐杖都给人家了？”苏嘉福惊讶的一口撸了两串小羊肉。 “恩，脚肿了，给人家代步吧。”邵老板说话间，招呼伙计过来：“去给我把楼上的拐杖再拿一把下来。” 这下子，不止是苏嘉福，众人都奇怪的看向邵老板。 “您拐杖都备了两把？” “两把哪够啊，这边人流量太大了，天天都有人出事的，这些东西就和雨伞一样，有备无患，你看看，今天就用上了。”邵老板扶着桌子，道：“我当时买拐杖的时候就算计着，一把拐杖35块，一打拐杖是150块，你说我买一把还是一打？” 苏嘉福整个人都不好了，大声喊道：“当然是买一把啊，谁会因为拐杖多买多送，就买一打啊，你当你是佘太君！” “佘太君为什么要买一打？”余媛追求真理的心永不停歇。 苏嘉福瞅了他一眼，道：“佘太君会用拐杖打人的。” “佘太君家不缺钱吧，为什么不买根质量好的拐杖？”余媛继续问。 “因为拐杖打断了，视觉效果好。” “那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一次打的时候，没有打断拐杖，但是拐杖已经快要断了，这样佘太君并不知道，这样她自己用的时候，拐杖的强度刚好到极限了，于是咔嚓一声，佘太君就摔倒了。” “佘太君有个段子是八十三岁出征吧，年纪这么大的老太太，摔一跤很危险的。” “盆骨骨折就麻烦了，以古代的医疗条件是治不好的。” “髌骨骨折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年不知道会不会用夹板，但是年纪那么大的老太太，恢复能力太弱了。” “邵老板的恢复能力还好。” 众人于是一起看向邵老板。 邵老板叹口气，道：“你们做医生的啊，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150块一打拐杖，为什么不买？一打这东西本来就是消耗品的。我都送出去五根了，现在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再买一打存起来，最近要是再不下雨的话，我拐杖送的就比雨伞多了。” “谁家会把拐杖当礼物啊。”众人纷纷摇头。 田柒听的眉飞色舞，对凌然道：“你们医生聊天真有意思，我回去以后要给家里人建议，我们的酒店门口，以后不光要准备雨伞，还要准备拐杖。” 苏嘉福听的又看田柒一眼。 邵老板将红柳烤肉给端了过来。 半斤一串的肉，每块肉都有核桃大小，外表已是焦黄色，因为红柳的承重力有限，拿起来都有些颤动。 邵老板自己抓起一只，一口撸掉一块，一边用牙使劲嚼着，一边露出满足的笑，咽下去才对狂流口水的众人道：“舌尖上的中国播了以后，红柳价格都涨了，你们能信？我告诉你们，自己买红柳回家烤肉的，一多半都是浪费。红柳烤肉讲究的是大块肉，正好和我以前做的小串羊肉相反。” “讲究。”众医纷纷翘起大拇指，肉在人家手里，人家想怎么说都得捧着。 邵老板满足了演讲欲，再放下盘子，道：“你们分着吃啊，别一口气吃饱了。另外啊，正好有女士在，咱们吃肉要大口嚼着吃的，不要看着肉块大就撕开了细嚼慢咽，那个没意思的。” 余媛和田柒一起点点头，都用筷子弄了一块肉下来，放入口中。 “好吃吧。”邵老板擦擦嘴，道：“小块肉吃的是鲜嫩，所以肉要小，火要大，唰唰的翻几下，调料撒上了就上桌。大块肉刚好相反啊，吃的是它的肉汁，所以外表看着硬，里面是软的，你们要说外酥里嫩也可以啊，总而言之，烤的好不好，就看一口咬下去，肉汁多不多，所以肉要大，火要小，用炭火慢慢的烤，调料都不用什么，就放点盐和胡椒就能吃，口重的加一点孜然，不一定要。” 田柒吃的满眼放光，一块吃完，就可怜兮兮的望向凌然道：“凌医生，咱俩合吃一根吧。” 半斤一串的红柳烤肉，要是每人一串的话，今天的聚餐就到此为止了，凌然也担心吃的太腻了，就将剩下三块的烤串放到了田柒的盘中，道：“剩下的给你。” “太多了，我再要一块，剩下两块给你。”田柒用筷子夹住最前方的肉块，想要拔下来，或许因为有些冷却的原因，拔了几次都没成功，田柒干脆丢下筷子，用手将肉给撸了下来，再将带着最后两块肉的红柳串还给了凌然。 田柒喝了一口啤酒，再吃大块的羊肉，浑身都透着舒爽。 苏嘉福对旁边的余媛道：“感觉像看电影一样。” “什么？”余媛像是才回过神来似的。 “富家千金吃烧烤啊，像不像电影里的情节。”苏嘉福挤眉弄眼的。 “哦……”余媛神色不属。 “你想什么呢。”身为麻醉医生，苏嘉福经常被外科医生无视，到了自己的主场烤肉摊，他就受不了这种了。 余媛神情郑重的道：“我在想刚刚的事。” “摔倒的那个女的？误诊了？” “没有，她就是崴了脚。我在想拐杖。”余媛沉吟着道：“佘太君用的是龙头拐杖吧，上打昏君下斩奸臣那种，对吧？她怎么可能把那种拐杖给打断呢？所以，我们刚才说的……” “邵老板，来五筒牛肚嘛。”苏嘉福高喊了一声。 余媛剩下的话说不出来，憋的像是要便秘似的，左看看，右看看，再对一口啤酒一口肉的田柒道：“你不是要开车赚钱吗？喝了酒就不能开车了。” “咦？”田柒拿着啤酒的手都僵住了。第253章 重案（第三更） 酒饱肉足，值了一夜班的医生们纷纷坐车回家。 有开车来的医生喝了酒，就打电话叫了代驾，田柒也打了电话。 一会儿，就见一辆奔驰S级的轿车，停在了宾利后方，且有两名身着西装的中年人出来。 “我们分两辆车坐吧，宾利只能坐四个人，我们加上司机就有5个人了。”田柒眼睛闪着光，肚子里装着肉，悄悄的去拉凌然的胳膊，道：“咱们先上车，我让司机把他们送到家。” 余媛和苏嘉福自无不可，看了凌然一眼，扭头就上了奔驰，似乎一点都不担心他的安慰的样子。 田柒笑眯眯的打开宾利后门，将凌然塞进去，再自己跑上另一边。 嘭。 车门关起，安静的像是另一个世界似的。 “去医院吧。”凌然重新选了位置。 “那就去医院，你不要回家休息一下吗？”田柒问。 “家里没什么病人，而且没车用，不如回医院。”凌然再在椅背上蹭了蹭，像是找到了一个好坐的位置，呼吸就开始变的均匀起来。 四个小时的显微手术，耗费了凌然大量的精力，再吃了那么多肉，又喝了酒，自是令人困倦。 田柒愣愣的看着凌然，真真没料想到他是如此的……适应环境。 宾利的座位自然是舒服的，可是上车就睡着，还是有些令人意外。 “王叔，温度调高一点吧，去医院，开慢一点。”田柒能怎么样呢，她看着凌然的侧脸，安静的坐了一会，也是两眼发沉。 湛蓝的宾利，缓缓的停入了医院的地下停车库。 地下停车库原本是给医院职工使用的，司机亮了证件，门卫也就勉强给通行了。 把700万的车挡在停车场外，被都市强少顺手打了脸的概率太高。 车停稳后，田柒也没有叫醒凌然，自己也在车内假寐。 司机调好空调，也不关发动机，就坐在车内，默默的玩手机。 约莫一个钟头，只消化了部分肉类的凌然，才猛的睁开眼睛。 他的手机叫了起来。 田柒听着“大王叫我来巡山”的歌声，不由的想笑，却只是装作很淑女的样子。 “霍主任？”凌然向田柒点点头，再接起电话。 “在做什么？没事就来医院吧。”霍从军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来。 “好。”凌然一口答应下来，再问：“发生什么事了？” 凌然现在等于是默认的二线医生，如果不是发生了较大的事件，他在休息期间是不会被拉回医院的。这种思路可以类比机场保卫战，具有较高战斗力的飞行员们的休息需要保证，不能天上有点动静就全体集合，那样的结果是削弱了机场的战斗力。 相应的，地勤和机场的高炮部队等地面保卫人员，即使出动的频繁一点，辛苦一点，也不会影响到机场的整体战斗力。 在医院里，住院医等一线医生就相当于地面保卫人员，他们的存在不仅必要，而且数量要多，但他们的休息时间和工作权益的保障是最少的。 到了二线，医生们的日常就要轻松多了，至少能有较稳定的休息时间了，只是所要承担的责任有所增加。 当然，责任最重的永远是科室主任。 霍从军今天也不知道打了几个电话，声音稍稍降低了一些，道：“公共安全事件，可能是重大事件，用得到你。” “好的，10分钟。”凌然回答的非常痛快，他现在已经搞清楚自己在哪里了。 挂上电话，田柒带着疑问看向凌然，但并不直接问。 “科室叫我回去，今天多谢了。”凌然摸摸身上，并没有携带酸奶，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我可以一起去看看吗？”田柒早就想好了借口。 凌然道：“我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没关系，我跟你一起上去，你不用管我的。”田柒停顿一下，道：“就当我去你们科室换药了。” 她伸出左手的食指晃悠了一下，唐老鸭的贴纸蛮显眼的，让包扎的伤口没那么特别了。 凌然没理由拒绝田柒去换药，就不再多说，带着她走直通电梯，再进急诊楼。 急诊科内，医生们再次聚集了起来。 田柒好奇的打量着周围的医生们，且不在意众人对自己的注视。 她从小就受众人瞩目，既然不是个人所能改变的，就只能坦然接受了。 凌然找到周医生，问：“这次是怎么了？” 周医生看到了田柒，再看凌然就笑：“怕了？担心再来一个直升机靓妞，让你分身乏术？” 凌然默默的看着周医生，对他的调侃不做任何回应。 周医生果然觉得无聊了，撇撇嘴，道：“听说是劫车案，出现了伤亡，市里挺重视的，救护车马上就到，要等医护人员到了地方，才能知道具体情况。不过，就目前送过来的消息，至少是一死四伤了。” 凌然就知道周医生提供的信息充沛。 周医生日常闲逛，就能听到不少的消息，不像是其他医生，钻进手术室就像是被关进了小绿屋，老婆发个小视频过来都不一定有时间看，轮换抢救室和处置室的也不轻松，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忙。 “直升机呢？”凌然问。 “事发地有县医院的救护车，可以先救护，直升机飞过去还得一阵子。”周医生说到此处，再低声道：“患者出血很严重，霍主任估计要你出手的。” “有供血？”再止血也就是减少出血，对大出血的患者来说，救命还得要输血。不过，现在的血液供应很困难，如果四名伤者中，有两名同血型的重伤员，以云医的体量，都不一定能提供足量的血液制品。 周医生只是点点头，道：“据说是很恶性的案件，劫匪抢了一辆坐满学生的巴士，上级很重视。” 凌然了然。 田柒在旁边听着，忍不住问：“拦路抢劫吗？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具体情况不知道。”周医生答了一句，再看看田柒新换的一声巴宝莉，啧啧道：“现在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凶险了吧。” “我知道啊，家里半年就会安排一次反绑架训练的，通不过不能一个人出门的。”田柒很实在的回答。 周医生目瞪口呆。 不长时间，更多的消息传了过来。 霍从军亲自拿着案情通报，道：“就目前我们所知，受重伤的有一名警察，三名劫匪，死者是劫匪。另外，有两名老师和至少7名学生受了轻伤，另有多名学生受到擦伤等轻微伤……” 霍从军说到这里，语气郑重又简练的道：“受伤的警察是缉毒一线的干警，刚请了探亲假，准备回家，并计划结婚，遇到劫车事件后，以一抵四，最终成功解救了人质，非常勇敢。上级要求我们云医，尽最大的努力，尽一切可能，挽救受伤警察的生命。另外，三名受伤的劫匪已经送往了陆军总院，所以，接下来，我会重新安排分组……” 听着霍从军的命令，急诊科的医生们各自准备了起来。 急诊中心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会减少送往云医的病人，对于庞大的云医急诊科来说，他们能够因此腾出大量的人手。 凌然照例被霍从军带在身边，田柒则悄然离开了诊疗区，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一边玩手机，一边关注着医生们的动向。第254章 抢救 “姜力，姜力！” 几个人边喊边从诊室外冲了进来，一名男护士主动上前，将人给拦了下来。 “我们是姜力的家属，姜力！警察，我们是警察家属，受伤的警察。” 被拦在门外的几个人慌忙的解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声音里带着紧张和不安。 正在检查准备工作的霍从军在里面听到了，喊上凌然，道：“你跟我出去看看。” 他最担心的就是凌然不会处理医患关系，尤其是不懂得与病人家属的交流，因此，霍从军之前就专门带着凌然，去见病人家属，给凌然做家属谈话的普及，这一次的情况显然要更复杂一些。 凌然没什么要做的事，“哦”的一声就跟上了。 他的任务原本就是堵血管罢了，如今人都没到，自然也没有血管好堵。 出了门，霍从军首先对要冲入诊疗室的几个人道：“姜力不在里面。” 刚有些平静的家属登时不愿意了： “怎么会不在？” “是说送到云医的。” “医生，你不要骗我们！” 霍从军声音不大，也不管他们听得到听不到，再道：“姜力还在路上，我是云医急诊科的主任霍从军，我们正在做抢救前的准备，时间紧迫，你们有什么问题。” 家属们为了听到霍从军的话，不由的降低了声量。 “我们能不能进去一起等。”家属中，年纪较大的女人问了一句。 “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的，你们会干扰到震颤工作。”霍从军只考虑了两秒，道：“你们……可以出两个人，自己选吧。” 如果是普通的急救任务，他是不会如此轻易的松口的，尤其是抢救室，肯定是不允许家属进入的。但是，今天的抢救必然是非封闭的，到时候记者说不定都会进来，没道理将将家属给拦在外面。 家属们稍稍有些冷静下来，匆匆的做出决定，由病人的母亲和未婚妻入内。 “您贵姓？”霍从军领着两人往里走。 “免贵姓陈，陈芳。”警察的母亲回答。 “陈女士。”霍从军说着，目光再看向病人的未婚妻。 未婚妻有些微胖，是个圆脸的姑娘，此时大大方方的道：“我叫王怡，在四中工作。” “王老师。”霍从军点点头，将两人带入，但不让她们再往里走，只道：“我们现在还处于准备状态下，一旦姜力送到，我们就会尽可能快和准确的展开治疗，你们不要太着急，另外，你们要尽可能的保持安静，不要让我们把精力用在你们身上。” “我们明白。”陈芳的头发花白了，用手绢擦眼泪。 “治疗开始的第一个小时，我们称之为黄金时刻。这个小时内，医生做出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允许你们进来，不代表说你们可以干扰治疗，如果你们这样做了，我们会立即请你们出去，你们明白吗？”霍从军看着两人，神色严肃。 “明白了。”仍然是陈芳率先回答。 她的准儿媳妇王怡也轻轻点头。 霍从军这才回转，继续分配任务。 凌然跟着他，略作沉思。 “听出什么来了吗？”霍从军问。 “很强硬。”凌然道。 霍从军点了点头：“实话实说是需要的，在需要的时候，强硬不是坏事。姜力是上级领导点名要我们全力救治的对象，不惜一切代价，等于说治疗药物也不受限制，不仅不受医保名录的限制，还不受进口来源的限制，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救治会相对容易一些。但如果不对家属强硬的话，他们一旦提出奇怪的要求，我们就会很被动了。先救命再治病！” “先救命再治病”是霍从军最常说的一句话，弄不好是要成为他的墓志铭的。 然而，这句话真的思考起来，可没有那么简单。 就像是霍从军所言的黄金时刻，指的是治疗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医护人员们做出的决定，是会延续到以后的，准确的说，就是会影响病人的预期寿命，也意味着黄金时刻的决定，可能是贯穿病人的生命周期。例如，是否截肢，是否进行侵入性的治疗，是否要做器官移植，是否要开颅，等等问题，会始终困扰医生和病人。 医生的决定造成的影响越大，就越容易产生纠纷。 譬如一名截肢病人，可能用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的时间思考：我当时如果不截肢的话，会不会更好。 每个家庭都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姜力的家人也不例外。 在备受瞩目的情况下，姜力的家人如果希望用尽可能副作用小的药，要求不进行侵入式治疗，那怎么办？ 霍从军没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许多人还没治好病，首先考虑起了药物和手术的副作用来，医生束手束脚，难免疏漏。 此时尚处于准备阶段，对于霍从军来说，这也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陈芳和王怡坐到了另一边的角落里，小声沟通，再用手机与家人交流。不长时间，又有几名记者在医政科的干部的引导下进入诊疗室，同样是架起了器械，默默不语。 事故发生的地点距离云华有200公里，就是直升机往返都得一个小时了，市内的单位得到消息再赶过来，反而更快。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就在许多人都等的耐的时间，霍从军站了起来，带着一群人前出接机。 凌然跟着霍从军快步出门，默默做着心理建设。 他并没有掌握完整的急救技巧，在争分夺秒的急救中，他的任务首先是发现出血点，然后才是止血。 事实上，凌然目前在急诊科里的功能很单一，除了做手术之外，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徒手止血，平时也只用这一招，配合进行抢救，此外就是清创缝合。 凌然这样的医生，要是派到二乙或以下的医院急诊科，想混出头还得费一番心思，但在云医这样的大型医院里，凌然准确的定位，却深受科室上下的赞许。 云医急诊科是不需要万金油的，他们要的是能解决问题的医生，甚至不需要一名医生能解决多少问题，只要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好样的。 行车被从直升机里飞快的拉了出来，一路走，还一路的滴血。 看到这一幕，众人的脸色登时就不好了。 这是流了多少血？ 跟着直升飞机来的，有永庆县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师，此时亦是灰头土脸的道：“输了快20袋了，晶体全血都输了，压迫止血的效果不大……” “凌然？”霍从军大声的吼着，背景音是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声。 “不可能全止住的。”凌然瞅了两眼，翻身上了平车，顺手解开一根手臂上的绷带，再剪开腹部缠绕的布条，将手伸过去，就在外侧按压，瞬间减少了出血量。 但也就仅此而已。 危机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 “开腹探查。”霍从军等车推入抢救室，毫不犹豫的做了决定。 凌然更不会反对，病人不知道被捅了几刀，没死都算命大了，一只手是堵不住那么多伤口的。再者，徒手止血本来就是权宜之计，对方没有被戳破动脉已经算是运气了，但持续流血到现在，也是非常危险了。 “再建两条静脉通路。”霍从军检查了急救车上建立的三条静脉通路，就下了命令。 普通人感冒吊瓶，可以视作是建了一条静脉通路，普通的急救病人，建立两条或三条静脉通路也就足够了，但对大出血的病人，五条静脉通路也不一定够用。 小小的平床四周，围满了医护人员，以至于病人家属都看不到他的脸，只能从周围看到姜力破碎的警服的一角，以及大量的血迹和血污……第255章 传奇级 “动脉气体分析做了没？结果出来没？。” “血压心律控制住。” “CT报告呢？出来了通知我。” “看看能不能用血液回收机了。” 霍从军是急救的总负责人，并不去解决具体的用药和用量的问题，当然，他在注意听其他医生开出的用药方案和方式，但在没有错误的情况下，他就不去发表意见。 霍从军关注的主要是抢救进度和总体方案。 抢救是有进度的。 像是动脉气体分析和CT等检查，就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拿到，如果不提前安排，后面就衔接不上了，医生的透视眼就是影像，好的医生看CT片都能看出个七七八八来，像是出血伤，在CT等设备下更是无所遁形。 只是需要安排好时间。 同时，要做自体输血，也就要安排好血液回收机介入的时间。 霍从军是云华乃至昌西省里，关于自体输血的倡导者。这种称谓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还代表着霍从军熟悉自体输血，并且代表着云医急诊科有完备的相关设备。 病人在救护车和直升飞机上的时候，没有条件采用自体输血，来到医院以后，再用上百袋乃至更多的血液制品输入其体内，预后必然是一堆的麻烦。当然，自体输血也不会减少太多的麻烦，但最起码，不用担心血液制品用完。 不过，自体输血有着更多的限定要求。设备是其中之一，血液回收机采集血液，再通过单纯过滤或洗涤处理血液，然后回输到病人体内时，血液的受污染情况需要得到相当的控制。 霍从军忙碌的做着这些工作，同时不断的给出了授权。 赵乐意在腹部探查的过程中，清理出了大量的血凝块。 杜主任亲自上阵，逐步分离了脾脏的各个韧带，显露出脾蒂，双重结扎后，切除了脾脏。 周医生对左侧肝脏隔面的2厘米规则裂口做缝合，再用大纱垫将膈肌破口压迫。 主治左良才单独处理了股静脉。 做到这一步，黄金时刻早已过去，周围的医生更是累的够呛。 单说时间的话，医生们在手术室里能坚持的时间要长的多，但在抢救过程中，众人的姿势实在是太难受了。 像是凌然，就不得不骑在平床上，单腿半跪，另一条腿翘着，双手或者做徒手止血，或者兼职做助手。赵乐意自踩上踏脚凳的那一刻起，就再没有离开过踏脚凳，霍从军都只有半个身子侧过来，权做指挥。也就是周医生上阵的早，右边是机臂，让他的空间能大一些。 但不管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所有人全都像是罚站一样。 被罚站一个小时，还能坚持，可疲劳已是显露了出来。 霍从军却不能给众人休息的时间，吁了一口气，再对凌然道：“你用手探查一下肺部，看看有没有破裂。没有的话，我们就鼓肺缝膈肌。” 后一句，他是对麻醉医生说的。 麻醉医生答应了一声，赶紧动了起来。 周医生要了七号丝线，默默地等着凌然的答案。 用手探查是外科医生的常用操作，在霍从军年轻的时候，更可以说是基本操作，在场的医生基本都会，周医生也不例外。 但是，霍从军现在更信任凌然的徒手操作。 其他医生也都没有表达反对意见。让他们找一找破口是没问题的，可要确认没有破裂，花费的时间就长了，也没有人自信能比得过凌然。 凌然来到云医的时间不长，懂得的技术也不多，可单论某个技术的使用，众人还是看在眼里的。 像是徒手止血这种事，一般医生也都是会一些的，但真的让他们像凌然一样做徒手止血，尤其是无术野下的徒手止血，没人真的有信心。 徒手探查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人的肺部并不是彻底光滑的，不同的肺部表面会有不同的表现，用手探查肺部的破裂，就像是用手去摸麻将牌的表面，得专门训练，才能摸得出上面是什么。 要保证准确率，更得相当的技术。 不过，凌然做得了徒手止血，对组织破裂的认识就非常清晰了。 他用极快的速度查了一遍，接着又复查了一遍，才道：“没有破裂。” 霍从军毫不怀疑的下命令：“放引流管，鼓肺。” 患者肺部膨胀以后，刚才压迫止血状态下的膈肌被充分的暴露了出来，周医生再次上阵，用7号丝线间断缝合关膈。 霍从军轻轻的松了一口气，如此一来，肝脾和胸部的出血就控制住了，这是人体内除了心脏之外，血供最丰富的几个器官了。 霍从军接着想了想，待胸腔引流完成，道：“9-10肋骨给缝起来，闭式引流，凌然再查胃。” 在这种规模的抢救中，肋骨缝合就像是迪士尼公园里的滑滑梯一样，赵乐意随便给缝了缝，就将术野给让了出来。 凌然徒手探查，道：“有一厘米长的创口。” 这次是杜医生上阵，给做了内翻缝合，然后放止血纱布，喷蛋白胶，放引流管，再用盐水冲洗…… 霍从军再转头，问：“出血怎么样？” 同步做监控的麻醉医生轻轻摇头。 “还有出血点，继续找。”霍从军外表冷静，内心骂娘。 这种全身多处刀伤的病例，麻烦就麻烦在多处，有时候刀向前刺一点，就会割伤一处内脏，如果只是很薄的刀尖的话，想找到出血点都是麻烦。 输血维持是不能持久的，尤其是内脏大出血的情况下，不能手术止血的话，病人很快就会多器官功能不全，然后陷入越来越严重的休克，继而让所有的抢救都失去意义。 霍从军只能从好处想，至少不是关腹以后，才发现有遗漏的，否则，二次剖腹探查就更麻烦了。 “找的到吗？”霍从军还是首先询问凌然。 “右下腹部有个破洞，但应该不是。”凌然翻找着，同样是一头大汗。 完美级的徒手止血，也不是真能完美的解决一切出血问题。 “还要多久？”霍从军一脑门的汗水，都顾不上让人擦。 “不知道。”凌然轻声回答。 “那先缝合刚刚发现的。”霍从军迅速做出决定，再扭头道：“请影像科的人过来看片，找找可能的位置。” 巡回护士答应了一声，向外走了进步，就将一直在看片的影像科医生找来了。 然而，他也不能提供大量出血的血管位置。 “我再找找。”凌然不会看CT，依旧只能依靠徒手止血。 霍从军皱着眉点点头，从头思考起来。 “姜叔叔，加油！” “警察叔叔，加油！” “姜叔叔，姜叔叔！” 几声稚嫩的童声，从身后传来，却是不知什么时间，救护车已是将轻伤的学生老师给送了过来。 学生们多是因为车辆非正常行驶而受的伤，伤的重的，缝了六七八针，伤的轻的只是擦破皮，留下了青肿。 尽管如此，一群二三年纪的小学生，头裹着纱布，手扎着绷带，依旧显的可怜兮兮。 平日里，这些小孩子若是受到这样的伤，怕是早已哭海了，今天却不知是哭够了，还是怎的，一个个都绷着小脸，在老师的约束下，踮着脚，望着抢救室的方向。 不知是谁起头，一个孩子突然唱起了国歌，然后，所有的孩子，都跟着唱了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孩子们的童音，平日里总是让人觉得心情愉快，但在此时此刻，却令在场众人心情沉重。 姜力的家属和同事本就紧张的要命，此时也不由起身，跟着哼唱了起来。 原本就极严肃的抢救室，此时更是遮上了一股厚重之气。 大家都不懂医学，但是，从医生们郑重的表情，以及漫长的时间里，众人都能看出点什么。 地面上的血迹已变成了腻滑的液体，散落的破碎的衣物被提到了一边，密集如林的输液管，在医生们的臂弯中荡来荡去。 唯独监视器，不停的发出单调的叫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歌声唱了一遍，又是一遍，孩子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小脸涨的越来越红。 护士们为难的看向护士长，不知道是否应该阻止众人。 “帮我擦汗。”凌然将头偏了偏，以方便护士。 从他的角度，正好能看到孩子们散乱的队伍，认真的表情，晶莹的泪水。 姜力的未婚妻王怡已哭成了泪人。 持续两个小时的抢救，一包包的血袋，结果近乎昭然。 “我要换个手套。”凌然突然改变了姿势，从平床上跳了下来，不顾众人的目光，脱下满是血污的手套丢掉，转身出门，重新洗手。 再将整条胳膊都刷的干干净净之后，凌然掏出存了许久的蓝色小瓶，一口灌入口中——技能药剂：所有技能+1，持续两小时。 凌然的眼前，展示出密密麻麻的技能列表，最显眼的依旧是已掌握的技能： 对接缝合：完美级。 神经外膜吻合术：完美级。 神经内膜吻合术：完美级 体格检查：大师级 徒手止血的后面，则是挂上了凌然从未见过的浅紫色：传奇级。 ……第256章 关腹 凌然原本拥有三项完美级的技能，分别是徒手止血，断指再植术与跟腱缝合术。 现如今，三项技能的后缀，都变成了浅紫色的“传奇级”。 冷静如凌然，也不免有些激动。 传奇级听着就很传奇吧，在多次尝试完美级的徒手止血之后，凌然对于更强力的传奇级，自然也是充满了期待，心里暗自思量，使用完美级的徒手止血，就能在无术野下，准确的判断出腹腔内的出血点，那么传奇级的徒手止血，想必能够将范围扩展的更大吧。 凌然一边想，一边踏开无菌锅，从里面掏出杀菌后的毛巾布，擦干净手，同时对着洗手间的镜子默念：系统系统，谁是世界上徒手止血最强的人？” “亚当·勒夫·戴维斯。”系统回答。 凌然的表情僵了一下，问：“我现在掌握的徒手止血技术，排名多少？” “第二。”系统答的依旧干脆。 凌然啧啧两声，将擦过手的毛巾布随手一丢，就往抢救室去。 在护士长和老师的努力下，唱了三遍国歌的孩子们，已经停了下来，都只是眼巴巴的望着病床的方向。 护士长温柔而体贴的孩子们安排到空床位上，让他们能做着休息一会，以免太累，其表现，与小医生们印象中的护士长截然相反。 凌然踩着点踏入，正好是音乐停止的时间。 “嘭”的开门声，让孩子们齐刷刷的看向凌然。 姜力的家属也不例外。 凌然只是举着手进入抢救室，要了手术服和手套重新戴上，并不看其他人。 他不是个擅长与病人家属打交道的人，就算有霍从军的直接教导，凌然依然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 即使是面对一群头上包着纱布，手里缠着绷带的小孩子，凌然也只能勉强的点点头，再将目光放回到手术中的姜力身上。 “给我让个位置。”凌然没有再往上面爬，刚才是情非得已，现在却没有必要。 周医生毫不迟疑的将位置让给了凌然。 凌然扎着手，站到了周医生的位置上，看了几秒钟监视器，再道：“出血点检查。” 此时此刻，几个人都在寻找出血点，也不差他一个人了。 霍从军也顾不上管他了，首先催促着血库送血，仅靠自体收集明显是不够了。 接着，他又命令清洗腹腔，并且开始考虑是否要进一步的检查。 凌然顺时针缓慢的摸索着。 传奇级的徒手止血，不会让他的手指更敏感，但凌然就是变的自信起来。就好像百步射中垂杨柳，在撒手间，就有了射中或是射不中的感悟了。 神箭手不需要知道箭尖应该向上翘起的角度，也不需要知道抛物线公式，或者动能定律。 神箭手只要下意识的抬一抬手，松开指头，射出去就好了。 凌然也不去想最大的出血点在哪里了，出血点的大小最多只能预估，不能确定的，凌然就顺着手，寻找可能出血的组织。 也不知是否思路变化了，只半分钟的时间，凌然就找到了一个小的出血点。 “7号线。”凌然也不追求细线了，将出血的位置往外一翻，手就缝了上去。 霍从军看的松了一口气，转瞬又紧张起来。 因为监视器上的指标根本没有大的变化。 “出血量还是很大。”麻醉医生忧心忡忡的说话。 凌然“恩”的一声，继续在病人体内摸索着。 这一次，凌然连小的出血点都没找到。 在场的医生都焦躁万分，凌然的脑海中却是渐渐的形成了思路，以传奇级徒手止血的功力，展露在外的部分，既然是没有出血点的，那就应该考虑适才没有翻找过的地方了，比如……器官下方。 尤其是受伤的器官下方。 “我摸一下肝下。”凌然的手，直接沿着肝脏，滑了进去。 正在旁边找出血点的赵乐意眉毛挑起，有些不赞成凌然的做法。 在他看来，现在还没有找到出血点，可能是因为出血点隐匿的比较深，像是在角落里，或者被某一团组织给遮蔽起来了。 他是不可能像凌然一样，如此确定的认为，展露在外的部分，就没有出血点了。 凌然也不用多做解释，这本来就是一个多人手术。 将右侧的器官排查了一遍，凌然继续排查左侧。 当他试图触碰左侧肝部的时候，赵乐意忍不住了：“刚刚缝合过做肝，就不用再动了。” “很难说。”凌然并不认可赵乐意的判断。 “至少先确定其他部分吧。”赵乐意道。 “其他部分没出血。”凌然也是全部搜索了一遍的。 赵乐意却是不满意的道：“再找一遍，没有了你再动这里。” “没有必要。”凌然的认识与赵乐意截然不同。 “你等一下……”赵乐意再次叫住凌然，并看向霍主任，道：“主任，左肝刚刚缝合……” “我听到了。”霍从军不需要赵乐意重复，咬咬牙，对凌然，道：“小心一点。” 这就是默认同意了。 凌然“恩”的一声，轻轻的抬起了左肝。 一股血泉，就潺潺的流了出来。 监视器毫不犹豫的“嘟嘟”的叫了起来。 在场的医生恍然大悟，这是压迫物离开了，失血反而加快了。 不过，现在还有充足的血源可用，只要找到了出血点，问题就简单了。 医生们的表情轻松下来，外面的家属等人，却是极度的紧张起来了。 监视器的蜂鸣声，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好像是催命符一般。 急促的声音，就算是常年在手术室里工作的医生，都不一定能听得惯，更不要说是病人家属了。 警察姜力的未婚妻王怡本已是哭的没了泪水，如今又是两行清泪流了下来，嗓子却是哑的说不出话来。 姜力的母亲陈芳站都站不起来，手抓着椅子，指节发白。 一群小孩子还不明白怎么回事，茫然的看着四周的大人。 “我来缝合。”凌然用手压迫住伤口，力度不轻不重，并不求彻底终止失血，只是降低血流量，并保护好周围的组织。 伸手要了缝线，凌然定定神，就勾了上去。 他的对接缝合，如今也是完美级的。 一针两针……三针四针…… 凌然两组间断做下来，嘶叫的监视器，就安静了下来。 霍从军再喊了一声“血袋”，语气就低沉了下来，口中喃喃自语：“可以的，可以的……” 出血基本停止，这条命，就算是留住了。 霍从军回头看了一眼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病人家属和其他人，犹豫了一下，没有开口。 但是，面对凌然，霍从军还是轻轻的点了点头。 “再检查一遍，冲洗腹腔，没问题就关腹。”说到关腹，霍从军整个人都轻松下来。第257章 功成 凌然用间断缝合法，完成了出血点的缝合，用剪刀轻轻的剪断线头，再将手里的器械一丢，一个人默默的体会着传奇级徒手止血带来的成就感。 当然，别的医生并不会真的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不论是赵乐意，周医生，或者杜副主任，霍主任，他们对徒手止血的理解都很有限。 他们体会不到完美级的徒手止血的强大，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见识到了传奇级的徒手止血。 凌然就在心中，独自为自己庆功，也没有要声张的意思。 对凌然来说，要得到欢呼很容易，读书的时候，他哪怕是随便哼首曲子，都能得到掌声，密集的集体生活，在他看来，负担的东西也是极多的。 凌然很享受这种暗戳戳的成就。 他不需要别人因此自己做到了什么而欢呼，更不需要别人因为自己做了什么而欢呼。 但是，凌然很高兴病人因为自己的工作而活过来。 救活了一个人，没有比这更让凌然舒服的了。 当然，传奇级徒手止血的感觉也非常好。 他的目光在病人体内巡游，检查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这原本就是凌然的习惯问题，就好像买来一个变形金刚的模型，若是有点毛糙之类的地方，凌然就一定要打磨细致了才会安装。 对病人来说也是如此，一圈七八名医疗人员围着姜力，疏漏是很难有的。 凌然只是听到霍从军说“没问题就关腹”，也就扫视起来。 扫着扫着，凌然眼神突的一凛。 “等等。”凌然隔着口罩说话，声音沉闷的道：“肝门有点大。” “恩？”霍从军看过去，哪里能发现大还是小。有的人的器官就是会大一点，有的人器官就是会小一点，这里又如何分辨。 “比刚才的大了。”凌然说的清楚了一些。 徒手止血就是一个细微中见功力的技术，传奇级的徒手止血，更是让他的注意力长时间的集中，重新检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若是在肝脏外科，或者肝肾外科之类的专业外科，一个肝门就能让一名医生玩一辈子。 而对传奇级的徒手止血来说，肝门静脉也是要格外关注的部分，和它一墙之隔的动脉反而不用太理会——甭管是肝固有动脉，还是肝左右动脉，爆掉了立即就能让人发现，不会影影绰绰的藏起来的。 肝门静脉就没有那么正大光明了，硬化破裂什么的，都是常见的。 凌然隔空指了指，就道：“刚才的腹腔血块，是不是挤压到了肝门？” 霍从军的脸色凝重了一些，就让位置最顺手的杜副主任检查。 从出事地点到开腹期间，病人的腹腔内积累的血液超过4000毫升，有多少凝成了血块都说不上来，移动挤压了任何地方，都是有可能的。 杜副主任迟疑了一下，直接伸手碰了碰肝门的位置，一股浅浅的血迹滑了出来。 在场几名医生都是一个机灵。 “真裂了？”周医生已经没事做了，就瞪大眼睛喊666。 霍从军“恩”的一声，道：“缝起来。” 若是带着这个隐患关腹的话，今天晚上都不一定能度过去。 “真险啊。”霍从军在心里喊了一声，却是没有说出来。 急救就是踩雷的过程，踩到了雷怪自己学艺不精，踩不到雷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杜副主任低头忙碌起来，远处的家属则不免有些骚动。 他们本来已经听到关腹了，现在又见杜副主任拿起了缝线，哪里还不知道是出了问题的。家属都已哭的没劲了，记者为了拍摄效果，则不停的向霍从军打手势。 允许拍摄既是领导的要求，更是云医本身的需求，也是霍从军所需要的，否则，他强令记者离开手术，也是很正常的决定。 “你们继续做。”霍从军先说了一句话，再抬头问记者：“什么事？” “霍主任，能给我们讲讲手术台上的变化吗？大家都有些紧张了。”记者拉起了虎皮。 “恩……”霍从军沉吟片刻，道：“我们在寻找患者体内的出血点，现在，出血点都已经完成了止血工作，但患者的肝门静脉出现了问题，我们正在进行紧急修复……” 记者并不评价，问了句摄影师“拍好没有”，就向霍主任翘了翘大拇指，再问：“如果肝门静脉修复好了，是不是可以宣布抢救成功了。” “没有其他意外的话，可以这么说。”霍从军回头看了看监视器，现在就说成功，多少是有些不严谨的，但他还是说了出来。 家属的情绪，有时候也是需要照顾到的。 果然，霍从军的话音刚落，警察的未婚妻王怡，首先就哭了出来。 她还不敢哭的大声，生怕扰到医生们，站起来道：“妈……我，我看不下去了，我先出去。” 陈芳同样眼圈泛红的点点头。 看着不断送入的输液瓶乃至于血浆，看着一群医生在自己儿子身上捣鼓，陈芳也早都腿脚发软，精神疲惫了。 她现在也有些后悔要进来看，医院的抢救室，又有什么好看的呢。 一名小学生，听着几名大人的说话，小心的看向老师，问：“警察叔叔好了吗？” “会好起来的。”老师摸摸他的脑袋，小声问：“不疼了？” “不疼了。”小学生接着提高声音，道：“我长大了要做警察。” “那老师以后就等你们来保护了。” “好。” “我也要做警察。” “好。” “我要做医生。” “好。” 老师又竖起手指“嘘”的一声，道：“我们先安静的等警察叔叔醒来，好吗？” 小学生们纷纷点头。 一直躲在角落里的田柒有些被大家的情绪所感染，不由看向医生中最高最显眼的凌然。 很帅。 凌然低着头，依旧在一丝不倦的检查出血点。 现在，抢救基本已经成功了，但在关腹以后，若是还留下小的出血点，或者开裂的肝门静脉，预后会非常之差，弄不好就要再来一次抢救。 姜力所受的多处刀伤，几乎将腹部给搅的一塌糊涂，大问题都已处理好了，小的伤口却不那么容易发现。 凌然吸取适才险些疏漏的教训，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凌然？”霍从军再次决定关腹，依旧是询问凌然。 凌然微微点头：“可以了。” “关腹。”霍从军下了命令，赵乐意与左良才两名主治就互相配合，一层一层的做关腹操作。 “我来缝小伤口。”凌然移到了腿部，顺手找到一处已做压迫止血的小伤口，刷刷的就给做了缝合。 一道伤口。 两道伤口。 七八道伤口。 凌然基本是抓出一道伤口，转眼间就能给缝合起来。 姜力全身被划伤了二三十处，可谓是皮开肉绽，大家刚才忙着处理重伤的部位，都只能做简单的止血，甚至有少量的渗血出来，都来不及管。 凌然此时站过来，徒手拨拉两下，就能找到伤口的深处，将内里缝好，外面有条件的就做减张缝合，配合皮内缝合，条件不具备的，就用对接缝合法缝起来。 长的伤口，就多次间断，短的伤口，就连续缝合。 凌然的药剂效能尚在，以至于各种缝合法都是完美级的，缝的快不说，效果还好的出奇。 以平常医生的眼光来看，凌然此时就像是开了挂似的，他们所能想到的每个细节，凌然似乎都想到了。 这不禁有些令人气馁，虽然缝合法是很外科医生最基础的基本功，但是，做技术的人都知道，基本功从来都是最难练的，尤其是要与人比较的时候，想要有明显的优势，那是需要大量精力和天赋的。 摄影师同样看的有趣，顺手就用摄像机给拍了一段。 田柒更是毫不犹豫的拿出手机，将凌然单独录下来。 抢救室里渐渐变的有序起来。 不再需要为血袋而奔波的护士们腾出手来，将小学生们的伤口全部做了处理，然后送出了门。 领导们也终于来到了现场，郑重宣布：特别拨款做医药费用。 医院的院长、副院长们都站了出来，感谢各级政府的信任，并拍着胸口立下了军令状。 “送去重症监护室吧。”霍从军从头到尾指挥手术，终于完成了任务，也不敢将人随便一送，丢去普通病房。 “回去吧。” “走了。” 小医生们自然而然的聚成一团，踩着满地的血污，塌肩垂背的往回去。 荣耀是属于云医的，最多到霍从军一层，副主任医师以下，都是没有露脸机会的，大家对此心知肚明，也无力抗争。 “干的好。”周医生从后面拍拍凌然的肩膀，给他一抹鼓励。 年轻人，最是容易失落，老年轻们都是经历过的。 凌然默默的点了点头。 “干的好。”左良才也拍了拍凌然的肩膀。 “加油。” “好好干。” “厉害。” 今天上台的主治，鼓励了凌然，又互相鼓励，像是一群鼓励了小老虎，又互相舔伤口的中华田园犬，土里土气，任劳任怨。第258章 断筋 “小周今天干的可以的。” “老左算是露了一手啊。” “你们说，我要是上了电视，说不定还蛮上相的。” 小医生们肩挨着肩，各自扶持着，慢吞吞的往办公室走。 快到办公室的时候，所有人的步伐，不约而同的加快了。 等凌然反应过来的时候，一群人都已钻进了休息室，将一线休息室和二线休息室都给占满了。 休息室是给值班的医生用的，偶尔有医生想要午休之类的，也是可以睡一下的。当然，医生们实际上都没有午休时间的，所以休息室在白天大部分都是空着的。 今天就是一个例外了。 应对这样的抢救手术，所有人的压力都很大，抢救时的劳动强度也非常大，到了现在，参与抢救的医生都觉得疲惫起来，争着抢着的将床铺给占满了。 刚才勾肩搭背的情谊，瞬间就被平整的硬铺面给打败了。 周医生也只是挥舞一下自己收藏的枕巾，笑道：“脚快有脚慢无啊，办公室里眯一会吧，下午还要忙呢。” 凌然默默的点点头，用手抓着自己的斜方肌，让它松弛了一下，再看看自己的手，技能药剂的持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以上呢。 这么长时间，要是用来睡觉的话，是毫无意义的。 “小吕。”凌然招招手。 吕文斌颠颠的跑过来，像是成年豺狗给小狮子报道似的。 “去手术室找一找，有没有tang法，断指或者断跟腱的患者。急诊室没有的话，就问问手外科，我准备一下，10分钟以后上手术。”凌然的命令简单明了又莫名其妙。 吕文斌用无奈的眼神看着凌然，道：“老大，就算是以你的风格，这个要求都有些奇怪了。” 临时找手术做，还要求10分钟，在医院里确实是非同寻常，病人也不是大西瓜，不可能你想切就切的。 凌然想想，也觉得不容易，遂道：“你先问一遍，我也找霍主任。如果不方便说的话，就请霍主任出马。” 在云医，霍主任是具有机器猫属性的，再非常规的事情，落在他手里，都有实现的可能，当然，某些时候可能就是曲线救国。 吕文斌稍稍放心了一些，赶着去找人了。 专业科室的手术都是安排好的，有些病人甚至会提前数日乃至十数日的与医生沟通，通过关系来确定某位强力医生的情况也不少见。 但在急诊科里，想要确定的安排某位医生是没什么意义的。 断指再植也是差不多的情况，虽然大部分医院是由骨科或手外科的医生来完成这项工作，但患者也不一定能得到完备的医生说明，更换医生也是常见的情况。 反而是跟腱断裂术有稍微多一些的选择空间，但在医院里，新鲜跟腱断裂术之于普通医生，并没有太多的诱惑力。 吕文斌飞速的找了一圈，又将急诊科的四个手术室的排期表都查了一遍，再找了手外科的手术单和骨科的手术单，才找到一名符合要求的病人，却正好是一名跟腱断裂的患者。 这是一名白领模样的年轻人，单独前来就医，被安排到了2个小时以后，再进行手术。 对于新鲜跟腱断裂术来说，稍微等待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都是有的。2个小时只能算是提前做了手术准备而已。 吕文斌立即通知了凌然，凌然再喊了霍从军，骨科就去通知了病人了。 实际上，这名病人原本就是急诊科转给骨科的，凌然如今做手术非常挑剔，断指两根以下的都不做，断指两根的还得看时间，以及断的位置，中指指节以下的都铁定没什么机会了。 对于新鲜跟腱断裂术，凌然愿意做的就更少了。难度毕竟是要低一些的，手术时间还短——倒是今天的情况，显的颇为适合。 骨科医生们也无所谓，对他们来说，新鲜跟腱断裂术既没有挑战性，也没有什么上升的价值——大部分医生都没有成为运动医学专家的目标，那是一项压力非常大而成功者非常少的工作。 大部分医生面对新鲜跟腱断裂术，就是将之当做一次肌腱缝合，而且是人体最粗大的肌腱缝合，难度小的要命。 不过，骨科医生们都听说过凌然给刘威晨做跟腱修补术的故事，经过霍从军的劝说，不仅让出了手术，而且实时给予了围观。 凌然只是洗漱并换内裤的时间，就敲定了跟腱修补术，亦是非常满意。 他穿了一条纯新的内裤，且是45元一条的高价货，再套上消毒后的洗手服，直接来到手术层，进入骨科的手术室内。 断了跟腱的小白领正在与提前进入手术室的骨科医生们聊天，看到凌然，以及跟随而来的另几名医生，立即脑袋乱晃着的问：“凌医生，你真的给刘威晨做过跟腱缝合？” 凌然点头说“是”，同时检查小白领的核磁共振片。 他之前都是大师级的核磁共振阅片（四肢）能力，如今在技能药剂的影响下，直接提高到了完美级，再看小白领的脚部片子，简直是无数的细节映入。 “再帮我在电脑上放一下片，给我看看数据。”凌然对巡回护士说了一句，就站到了电脑前。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技能药剂的剩余时间固然只剩下30分钟不到了，但对凌然来说，读片依旧是首选。 核磁共振片的信息提供能力是极强的，而且，大部分的信息都不是提供在打印出的片子里的——如果要将所有信息都打印出来的话，纸张能堆满房间。 事实上，核磁共振得到的是数据，片子只是将数据处理了以后，方便医生来阅读的内容。 所以，强悍的影像学专家，在阅读原片的时候，都会参着数据来读的。 一些影像学的学生读书读到博士，依旧在哭的原理也在于此。 当然，读数据是非常反人类的事，仅就核磁共振的采样来说，需要了解梳状函数、矩形函数、离散傅里叶变幻、洛伦兹-高斯窗函数以及其他各种窗函数。 简而言之，读书的时候看见“洛伦兹”此君就觉得头大的孩子，就不要报考影像学专业了，越往上走，洛伦兹越欺负人。 躺在手术台上的小白领扭捏着，被一群医生看的浑身起鸡皮疙瘩。 “要不要这么多人啊。”小白领有些不安的抱怨着。 “如果不是今天有这么多人想看凌医生的手术，你就只能由我来操刀了。”被替换下来的是骨科的主治医生孙某某，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主治医生，但还是有一点点傲气和比较心理的。 “我也不参加奥运会。”小白领呵呵的笑两声，看着凌然转过头来，趁机问道：“那个……凌医生，我的跟腱和刘威晨的有啥差别？” 凌然看了小白领一眼，对护士道：“掀起来一些。” 护士于是将盖在小白领身上的手术洞巾掀了起来。 凌然低头看看，道：“刘威晨的比较长。” 小白领面对护士，脸刷的红了：“开……开玩笑哈。” “不开玩笑。”凌然看看小白领，道：“刘威晨的长度是平均长度的两倍，你大约只有平均长度的三分之二。” “我……”小白领突然有些反应过来：“你说的是跟腱？” “你问的不是跟腱吗？”凌然莫名其妙的看向小白领。 小白领愕然：“我问的是，我就是听着不像。” “感觉脑子有点糊涂。”凌然说着对吕文斌，道：“测一下。” “哦。”吕文斌按照习惯，问：“记得自己的名字吗？” “李洲。”小白领回答。 “年龄。” “29。” “自己记得跟腱是怎么断的吗？” “被高利贷追砍，断掉的。”小白领李洲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唏嘘的像是49岁似的。 吕文斌愣了一下，稍微转移了一下询问的方向：“为什么借高利贷？” 小白领李洲惨笑一声，注意到四周医生们的目光，不由倾诉欲大增：“准备结婚，女朋友说要30万的彩礼，我说太多了，女朋友说可以还一半，主要是好看，她表姐什么的出嫁，都有20多万，她读了大学，不能比中学毕业的表姐们的彩礼还少。我说没有，她就说俩人一起贷款，后来出了彩礼，婚礼之类的钱又不够了，就只好继续贷小额，最后还不上，高利贷的来追我，我就跑，结果从台阶上跌下来，跟腱就断了……” 吕文斌的脸都黑了，就连凌然都被这个故事给吸引了，问：“所以，跟腱就是摔断的，不是割断的？” 李洲愣了一下，道：“是摔断的……” “所以你刚才在故意提供错误信息？”凌然叹口气。 “怎么是故意……不是，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我老婆跑了啊，说好还一半的，她拿去买包买口红，我一个人的工资还利息都不够……” “能做全麻吗？”凌然怀疑的问麻醉医生：“要不要请神经科的人来会诊？” “不用。”麻醉医生笑了：“不过，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咱们要不半麻了好聊天？” “全麻。”凌然额外多解释一句：“他的信息错误率太高了，容易误导手术。”第259章 传奇跟腱 凌然带着手套，在消毒后的患者小腿处捏捏，再捏捏，使劲捏捏，捏够了，道：“倒计时20分钟吧。” 他的技能药剂也就剩下二十几分钟了，若是能在20分钟内完成手术，那整台手术就是在传奇级跟腱断裂修补术中进行的。 当然，就算是20分钟不能完成手术，也不会产生什么损失。 凌然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做手术的时候，跟腱断裂修补术的平均手术时间也就是30分钟多一点，现在的前期准备都完成了，又不是特别复杂的手术，凌然的心态是极其放松的。 至于云医骨科的医生们，心情和表情就没有那么平静了。 正常医生做一个跟腱断裂修补术的时间，普遍在1个小时左右，算上磨磨蹭蹭的各种坏习惯，花费一个半小时做手术是较为常见的。 偶尔有追求手术速度的医生，将跟腱断裂修补术的时间缩短到50分钟以内也是有的，但并没有人真的像是竞赛似的，将一场手术的时间限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更被说是20分钟了。 20分钟能干什么，对一场手术来说，20分钟都不一定够缝皮的时间，尤其是新人医生，随便缝个皮，花费几十分钟都很正常。 就是熟练的骨科医生，也没有做一场手术20分钟的概念。把病人患骨癌的骨头取下来，煮熟的时间都不止20分钟了。 凌然却是不会管其他骨科医生的想法。 他不是一个擅长顾及他人想法的人，如果想要让身边的人都开心的话，凌然读幼儿园的时候，就该被定166个娃娃亲了，那是幼儿园里所有女生的数量，加上老师家里女儿的数量，加上来往于此的家长家里女儿的数量之和。 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凌然就理解了，一个人是不可能通过讨好每一个人，而讨好全世界的。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讨好了一个人，而得罪了另一个人。 长大以后，凌然就学会了对事不对人的做法。 就像是眼前的手术，他能在20分钟内完成，而且需要在20分钟内完成，他就会限定在20分钟内完成，至于其他骨科医生是否尴尬，是否难堪，凌然也无从化解。这就好像有人当街向你表白，而你根本不喜欢此人，那么，除了拒绝，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刀。”凌然伸出手来，拿到手术刀，就用持弓式在画好线的位置，割出一个S型。 在技能药剂的加成下，他的持弓式手法，都从专精，上升到了大师级。 专精级的技能，在云医这样的地区顶级医院里是常态。 一名主治医生若是连一种专精级的技能都掌握不到的话，他在云医呆的会非常艰难，用混字来评价毫无问题。当然，大部分的主治也就是掌握两三种，三四种的专精级的技能，勉强算是绝活。 但是，大师级就是真正的绝活了。 别说是三十好几岁的主治们，没有天赋的副主任医师，照旧练不出大师级的技能，或者说，就算是有天赋，医生们也需要时间和机会，才能锻炼出大师级的技能。 就像是云医手外科的潘主任，他的tang法缝合就尚未达到大师级的水准，不是他的天赋不好，而是云医并没有做tang法缝合的土壤，至少在凌然到来之前，tang法缝合在云医是没有的。潘主任从无到有的开辟tang法，费时费力不说，学习起来也非常困难。 因此，潘主任能将tang法缝合练到强专精，已是非常厉害，但他要到大师级，仍然需要一两年，两三年的持续不断的磨练才有可能突破。 而在医院里，潘主任这样的副主任，已经是属于精英中的精英了。 云医骨科的平均水平还达不到手外科的水平，在场的医生们更以主治和住院医居多，掌握大师级技术的，是一个都没有。 倒是某位闲逛而来的副主任有点识货，敲敲旁边医生的肩膀，道：“拍下来。” 被点名的住院医“哦”的一声，赶紧掏出手机，放到了摄影状态。 副主任点点头，道：“进出手术室不允许带手机的，下不为例啊。” “哦，是……”小住院医一脸衰气的看着屏幕。 手机、袜子和拖鞋，是手术室里最大的污染源。 主刀、助手和器械护士，只能保证不碰它们，很少有人不携带它们，即使医院三令五申，也是没有效果。医生们愿意遵守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唯独不愿意丢下手机，勤换拖鞋，放弃袜子。 所以，手机在医院里又被称作薛定谔的手机，当你询问和观察医生的时候，他们身上是没有手机的，当你关起黑箱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用手机打了多少个电话，把消消乐打到了多少关。 副主任身上自然也是带着手机的，但他不掏出来，他就是没带手机的。 被批评的小住院医被推到了手术台前，有主治拍拍他的肩，笑道：“没事，我们以前也经常会忘记将手机放下来的，等你再干两年，就会知道了。” 小住院医一边将手机对准手术面，一边哼哼两声，不服气的小声道：“你要是没带手机，顶着我腰的是什么？” “谁的手机会放那个位置啊。” “咦？” …… 凌然快速的剖开小白领的跟腱位置，再用心的打量着它。 此时此刻，凌然眼中看到的是跟腱，脑海中出现的却是核磁共振中的各种参数。 在完美级的核磁共振阅片（四肢）能力下，凌然并不需要去记下那些具体的数值，而是在读片的时候，就产生了感性的认识，从而对其中关键的参数，有了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肌腱的硬度，跟腱周围的韧带的韧性，厚度，是否有钙化点，肌肉的密度和脂肪层的厚度，如此等等。 一般人看核磁共振，都是看里面有问题的部分，就算是凌然以大师级的核磁共振来阅片的时候，看的也是有问题的部分。 但是，完美级的核磁共振阅片能力，却让凌然对没问题的部分，产生了相应的认知。 等于说，是将他对核磁共振的阅读，扩大了十倍百倍。 就像是眼前的小白领的跟腱，束缚它的韧带的力量就属于偏大的范畴，韧带的韧性也是偏大的。但是，两者都在正常范围之内，所以，医生们平时都不会去注意它。 做手术前的医生，就算是有阅片能力，也不会阅读到这么深入的程度，影像科的医生，就算是有这样的阅片能力，也不懂得告诉外科医生——影像科是服务于全医院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去钻研或了解骨科的某个具体的术式是如何做的。 至于一根有韧性的韧带，会对手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更不在影像科医生的知识范畴内。 事实上，就是凌然目前的阅片能力，也是全世界大部分影像科医生望尘莫及的。 凌然觉得，自己如此现在给刘威晨做手术，光是核磁共振阅读能力的提升，就能让刘威晨的韧带恢复力大增，不敢说是得到100%的恢复，但在恢复时间，受创伤程度等等方面，还会有更多的优势。 至于传奇级的跟腱修补术…… 凌然以持笔式握刀，轻轻的滑下去，只三两下，就将病人的跟腱给游离开来。 “有陈旧性的斑块，应该是摔裂的。”凌然揪住看了看，轻易做出判断。 “要是听他胡言乱语，以为是人家给挑断的，现在切开就有意思了。”吕文斌有些好笑，又有些不爽。 凌然“恩”的一声，道：“我还以为是什么有趣的病历呢。” 核磁共振中显示的跟腱断裂处层次不齐，若是被人挑断的，那后续的发展就很出人意料了。可惜，结果却是最不激动医心的部分——病人胡言乱语，比撒谎好一点，却比撒谎还要无趣。 “要剪齐吗？”吕文斌跟着凌然做的跟腱修补术也上百例了，在医院里，这样的大助手都是可以尝试自己上阵缝合的了，对于手术中的各项步骤，自然也是熟的不能再熟。 凌然却是看着陈旧性的斑块部分，想了想，道：“他这里应该是以前撕裂过，没有处理，以至于跟腱的运动能力和坚韧程度都比较差，这一次才会摔裂的。” “好多人的跟腱断了都不知道，以为是崴脚了。他这个是部分撕裂，估计就当是崴脚崴的比较厉害。” “恩，既然都打开了，那就顺便给做一个陈旧性的跟腱修补术吧。”凌然迅速的做出了决定。 吕文斌看看表，问：“那重新调整一个时间吗？” “不用，20分钟够用了。”凌然说着道：“剪子。” 器械护士递了剪子过来。 凌然找准位置，削剪跟腱，且对吕文斌道：“我把撕裂的跟腱剪下来，用来给陈旧性的部分做修补。” 陈旧性的跟腱修补术，与新鲜跟腱修补术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往往需要做移植。 将一部分好的肌腱剪下来，填补跟腱缺失的部分。如果是彻底断裂以后的陈旧性跟腱修补术，两边的跟腱收缩以后，要移植的跟腱往往很长。 但是，凌然此时的病人，只是部分的跟腱陈旧性病变，他也只需要做部分的修补即可。 采用的是剪下来的跟腱毛梢部分，属于废物利用的范畴，但就困难程度来说，又提高了至少一个数量级。 凌然也不多说话，就不急不缓的操作。 正常医生是很难做到这种操作的，撕裂的跟腱的强度都没办法保证，用来做修补，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 凌然却是通过核磁共振了解的一清二楚，传奇级的跟腱修补术，更是对这样的操作习以为常。 事实上，凌然现在虽然没有明说，但他用的手法，已是趋近于祝同益院士设计的方案A了。 无非就是切断的血管不多做缝合罢了，但核心本质，还是减少切断的血管。 所以，在骨科的医生们看来，凌然的跟腱修补术似乎是中规中矩的，实际上，他切断的血管可能只有普通医生的百分之二十。 即使如此，凌然也只是用了18分钟，就将病人的跟腱缝合完毕了。 等到缝皮结束，20分钟刚刚好。 “真快啊。” “20分钟？” “快如闪电呀。” 骨科的小医生们不吝赞美，凌然的表情却是丝毫不变，因为小医生们的赞扬，完全没有赞到点子上。 “辛苦了。”凌然对包扎之类的活计毫无兴趣，全数丢给了吕文斌，再向众人点点头，径自离开了手术室。 “回去把视频发我。”副主任顺手掏出手机，向拍摄的小医生摇了摇。第260章 收到（三更求月票） “大王派我来巡山……” 凌然从手术层出来，就听到了手机声，接起来，就听王佳兴奋的声音： “凌医生，快来拍合照了，有市里的领导呢。霍主任点了你的名字，大家都想认识你。”王佳像是在炫耀自己似的，声音超级大。 凌然应了一声，道：“我要5分钟左右。” “来得及来得及，才寒暄到区一级。”王佳笑眯眯的又说了两句，才挂掉电话。 凌然在手术层坐医护人员专用电梯，直达二楼，再回急诊科的急诊楼。 茫茫多的白大褂，夹克衫与西装男们充斥着急诊科，今天的病人很少，等候室的空间就被众人所占据了，几名摄影师都拿着手机，四处拍照。白大褂，夹克衫和西装男们也在互相合照，就像是在开大会似的。 凌然进入等候室，站在一群矮胖秃粗黑圆肿糙臭土的干部领导中间，就像是金色鬃毛雄壮体健的威武美狮，站在一群翎毛不全羽毛凌乱色差严重脏兮兮丑呼呼的土鸡中间似的，瞬间吸引了大多数的目光。 霍从军笑呵呵的招招手，将凌然喊过来，并介绍道：“这位是我们云医急诊科的止血大师凌然啊，你们别看还年轻，今天要不是他找到了隐藏的止血点，手术没有这么快结束的。” 他也不用夸张凌然的战绩，能够比别人快的找到止血点，在医院里就是强人。别人能不能找到，要用多久找到，这种事儿，霍从军是不会瞎猜并宣扬出来的。对凌然也没什么好处。 作为喷遍全省，走向全国的大喷子，霍从军对于喷点的把握是极强的，知道什么话可以随便说，什么话容易被人揪出来喷。 在场的领导有一半都不在医疗系统或卫生系统内，但不妨碍他们对优秀的医生表达出赞许——谁都难免有个头疼脑热，不巧挨打车祸被情妇的老公砍之类的。 就全社会来说，医生作为一个集体虽然常被骂，但医生在生活圈子里的人缘也应当是最好的。 在霍从军的介绍中，凌然被推入了第一排，作为急救医生的代表之一，与病人家属代表和单位代表，副厅级及以上领导进行合照。 凌然面对照相机，神情平静。 然后，他看到田柒脖子上挎着一台照相机，大大方方的占到了整齐的拍照队伍面前。 主摄影师举起了照相机，田柒也举起了照相机，对着众人按下了快门。 凌然露出微微惊讶的表情，也在一瞬间被定格。 田柒得意的转身，顺便给自己和众人一个合照。 合照结束，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似的，仿佛完成了一项不逊于急救的大任务。 霍从军也轻松的问凌然：“手术准备好了？怎么闹的这么急？” “做完了。”凌然也轻松的回答。 霍从军正与旁人握手，听到凌然说的话，不由看看手机：“你做了多久做完了？” “手术时间20分钟，缝皮结束我就出来了，正好接到电话。”凌然一五一十的回答。 霍从军是做了几十年手术的，一听20分钟，眼睛就眯起来了看凌然，问：“做的顺利吗？” “顺利。” “做完了？” “恩。” “跟腱修补术？” “是。” “呵呵呵呵。” 凌然木然的看着霍从军，完全不明白他的笑声从何而来。 …… 另一边，田柒混迹在小护士们的圈子中，兴奋的听着她们称赞凌然。 “凌医生真帅。” “好帅。” “凌医生特别帅。” 在医院里工作一二十年以后，普通护士对于本科室的疾病症状，以及医生们的医术，往往有着超出医生的认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会做手术的护士，在医院呆的时间长了，反而具有了对手术评论的能力。就好像多次装修房子的业主，对于房屋装修有着不同于装修工人的见解，电影看的多的观众，对于电影拍摄有着不同于导演演员的认识——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却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云医的小护士们在见过凌然之后，倾向性就更强了。 今天的抢救有十多名医护人员参与，辅助的服务人员两倍于此，但在小护士们眼里，最大的明星永远是凌然。 就见一名小护士，首先掏出手机，分享了凌然做徒手止血时的照片，局面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在平床上的照片就很好看。” “找肝门的时候的照片才好看呢，其他人都一脸懵逼呢。尤其是霍主任，哈哈哈哈……” “最帅的肯定是我拍的这一张，你们看看，凌医生缝合的时候超酷的。” “没有最帅只有更帅的，看我拍的这个动图……” 田柒听的心痒难耐，不由问：“你们是有一个群在交流凌医生的图片吗？” “也不算。”小护士有认出田柒的，看在大家同粉一个男神的份上，道：“是我们的内部群。” “护士的内部群？” “差不多吧。”小护士懒得细说。 田柒却是在意的很，眼珠子一转，道：“真羡慕你们，一个单位的，玩都能玩到一块。” “是哦，凌医生来了以后，医院的气氛都好多了。” “是啊是啊，大家来上班都有劲的多了。” “而且有意思，而且凌医生超级有礼貌的。” “酸奶特别好喝。” “对哦对哦，今天的水果准备好了没有？” 几名小护士聊的话题，令田柒浮想联翩，更是对她们的生活充满了好奇。 田柒又绕着弯子道：“你们群里都是护士吗？这样挺好的哦，都能说到一起。” “也有医药代表呢，好几个医药代表来了我们医院以后，没业务都经常跑过来玩。”一个小护士自然的透露了信息。 医药代表们的礼物丰厚，常有公关开支，加上主意很多，擅长送礼，都是护士们较为喜欢的。 田柒笑着记下了。 回过身，田柒找了个僻静的角落，拿出了手机，长按“5”键后，道：“买一家有医药代表的公司，最好在云华市有业务。” “收到。” ……第261章 小视频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202斤的胖医，一只手捏着握力器，一只手搓着手机，开心的刷着朋友圈。 握力器和小哑铃是外科医生常用的锻炼器械，202斤的胖医也是常年使用的，只是没什么用罢了。 刷完了朋友圈，他又回头刷微信群，并且打开一条视频看的津津有味。 “这个跟腱修补术做的可以哦。”薛浩初搬着资料，从身后经过，伸头看了一眼，且赞了一句。 “做的是蛮利落的，饼干吃吗？椒盐味的。”胖医顺手扯开一袋椒盐口味的饼干给薛浩初递了递。 “不用，吃过饭了。”薛浩初摇摇头，继续看着视频。 薛浩初是祝同益的博士生，虽然实操的机会还没有普通住院医多，但见多识广是有的，尤其是常年跟着祝同益全国奔波，接待外国医生，甚至出国考察，他看过的手术，尤其是高级医生的手术非常多，眼光很容易就练出来了。 猪肉吃的不多，猪跑见的多的，说的就是薛浩初这种人。见过的猪多了，多大的屁股算肥，多粗的腿可以出栏，总归就有概念了。 现在，薛浩初看着胖医手里的视频，就觉得对方超过标准的有些多。 薛浩初不由问道：“做的真不错，剥离肌腱又快又准，小细节做的真好。谁做的？” “微信群里的，人没说。”胖医放下握力器，小心翼翼的捻起一片海盐饼干，一边吃，一边看着视频里的医生，将白生生的肌腱捏出来，一剪刀放下去，还说着话。 “声音放大一点。”薛浩初说。 “哦。”胖医单手操作，将音量调到最大。 视频里，首先传来手术室的“滴……滴……”的叫声，同时还有周围人的呼吸声等噪音。 “手机拍的啊，真是手机画质了，啥破手机啊。”后面又有医生走过来，顺便瞅两眼，然后就停下来了，没有继续往前走。 实在是视频里的操作过于显眼了。 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跟腱修补术是一个可低可高的神奇术式，可以说是手术中的野球拳（一级谁也打不过，十级谁也打不过）。 低级医生做的低级跟腱修补术，那就是一个练手水平的二级手术，初级主治就能做，有主治看着的情况下，住院医也能做。 骨科的大夫，基本都做过跟腱修补术，因为跟腱是最大的肌腱，如果不是切口大，受创深，这种手术的难度是无限低的。就算切口大，手术的难度也是不高。 尤其是面对不完全断裂的跟腱，实习生、规培生和低级住院医们恨不得奔走相告，可谓是“弱鸡快乐腱”，都想拿来一展身手。 但是，高级的跟腱修补术，就像是给刘威晨，科比或者小威廉姆斯做的，大犇级医生都要做几个方案出来，慎之又慎，斟酌再三，然后才有一定的成功几率。 在这一点上，高级医生对低级医生的鄙视几乎是天然的。 大家做一样的手术，做出来的结果千差万别，低级医生的存在已经不是浪费资源可以形容的了。 更不要说，同样的资源，每个医生的利用率还不一样。 若是换在普通医院里，跟腱修补术或许也不是特别被人在意，毕竟，大部分的普通医院的医生，包括云医这样的地区顶级医院，如果不是运动专长的话，跟腱修补术是很难达到高峰的，那也就不会太受重视。 事实上，大部分医院的普通骨科医生，也不知道跟腱修补术的高峰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精力将被本院的主力术式，以及无数其他的杂事所分散。 但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看到视频中的跟腱修补术做的如此流畅，就由不得众人不关心了。 “这小剪刀咔嚓咔嚓的，准的很哦。” “你看卡的位置，前后一点都不浪费，高手来着。” “刚才的跟腱分离的时候，血管全都避开了。” 几名医生站在202斤的胖医身后，议论纷纷，饶有兴致。 202斤的胖医也有点小得意，举起胳膊长的水杯，咕嘟咕嘟的灌了一斤下去，爽利的抹了把嘴，笑道：“我同学群里光就说做的快啊，让大家看，我看见就笑了，这哪里是快慢的事，人家做的牛爆了。” “我感觉像是梅奥的帕德路教授做的，是不是？”一名住院医顺口猜测了一句。 “看跟腱又短又细的。我觉得不是运动员。” “人家帕德路教授也给普通人做手术的，给得起钱就行，一例好像15万美元吧。不算医院收的钱，医生账单。” “那普通人做个屁。等于100万人民币做一单了。这种钱医保是不给报销的吧。” “也可以碰运气啊，我听说帕德路是每周义诊一个病人吧，不收费的。” 几个人看着视频说着话，很快就吸引了科室的许多人来观看。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是具有研究性质的临床医学中心，日常工作量没有那么大，小医生们轻松的时间尤其多一些。 此时没什么事做的医生，都带着好奇，把看视频当做侃大山的机会。 “我把撕裂的跟腱剪下来，用来给陈旧性的部分做修补。” 视频里，传出了说话声。 音量原本就是调整到最大的，此时自然听的是清清楚楚。 “普通话。” “中国人。” “这可就厉害了。” 在场的医生瞬间就高潮了，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可以说是国内专注运动医学的多家医疗机构中，对于跟腱修补术做的最多的单位了。这时候，突然冒出一名如此强的中国人，众人不由的兴趣大增。 “是山大传出来的吧？” “奉天医院的？” 有人自然而然的猜测起来。 203斤的胖医，却是举着水杯，沉默下来。他对视频里的声音太熟悉了，这是他的一生之敌——凌然！ “有点像是凌然凌医生的声音。”薛浩初与凌然接触颇多，对他的声音也是颇为熟悉。 在场的几名医生愣了愣，各自回忆一番，也都默默点头。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在职医生数量有三十余，并不是每个人都与凌然单独接触过，若是换另一个的话，他们也不一定就能记得住。 作为国内有数的运动医学中心，这里每时每刻都有来进修或访问的医生，普通医生若是沉浸于自己的事情的话，有的医生来两三次，他们都不一定有印象。 但凌然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给刘威晨做了手术是一方面，手术极为成功是另一方面，长的如此之帅却让人完全无法忽视。 薛浩初此时提醒一番，众人也都赞成起来。 “听声音是有点像。” “既然是跟腱修补术，凌然做的也就不奇怪了，这是他回云医以后做的？” “做的是不是更好了？还是又改良了？” “这个手术也太顺了，不过，要是凌然在云医做的话，那估计就是给普通人做的。500块手术费的那种，凌然能分100多块吧。” 薛浩初吁了一口气，道：“云医执行的是50%政策，手术费分一半，凌然能拿200多块。” “这么多？” “怪不得咱们中心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啊。” “凌然要是一个晚上再做10条跟腱，可是真发财了。” “当云医的病床是天上掉下来的啊。” 医生们的情绪在手术费的影响下，慢慢的调整过来了。 凌然做跟腱修补术做的好，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事实上，能够完成刘威晨的手术，就跟腱修补术来说，已经是达到顶级了。 刘威晨的跟腱，就是送到梅奥医院去治疗，也不会有现在的恢复水平。 203的胖医手握着胳膊长的水杯，却满心的不服气，心里想：我如果不是每天要健身减肥，我的手术费也不会低的。 想到此处，他一口气就将水杯中的水给喝光了，并在心里构建场景，默念： 一生之敌！ 我现在或许还打不赢你，但我还在成长。不论你有多强，最终，打败你的，一定是成长最快的我。 “小视频发我一份啊。”薛浩初一直看到18分钟时，凌然结束手术，才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心道：凌然的技术明显变强了，而且是变的更强了。 这样的消息，薛浩初自然要第一时间告诉祝同益院士。 204斤的胖医也无心与他争宠，点点头，等视频结束，就转给了薛浩初。 他的目标，是以技术成神，对于薛浩初这种狂拍马屁的学院派怎么样，毫不在意。第262章 投喂群 正午的阳光，直射在云利医药的玻璃标志上，又被反射到四周，显的分外耀眼。 麦莼快步走在路边小店制造的阴影中，步伐轻快，心情愉悦。 云利医药有了新东家，对于公司里的所有员工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首先，他们拖欠的工资和奖金有着落了，其次，公司还有继续发展和扩大的可能，对于守在公司里好几年的员工们来说，也是绝对的利好。 当然，麦莼最开心的还是受到了公司新管理层的赏识，虽然对方可能只是接收大员手底下无足轻重的小干部，但是，人家毕竟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能给对方办成事儿，对于麦莼来说，至少能确保继续留在公司里吧。 这时候要是被裁员，那就太冤枉了。 刷卡入内，再经过办公区，麦莼都能看到同事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就连平日里不苟言笑的秃瓢主任，都咧着口烟牙傻兮兮的笑。 “发钱了？”麦莼直接问行政小妹。 行政小妹回看了一眼秃瓢主任，就知道麦莼的意思了，呵呵笑两声，道：“新东家要后勤自己组织物业服务，后勤主任你说得有多高兴。” “呦呵，总算，以前的物业呢？” “赶走了。” “该。”麦莼呸的一声，道：“给咱们服务的物业，还倒收员工的停车费，什么东西。食堂也烂的够呛，比大学食堂都糟。” “我听说，就是物业惹恼了管理层，才被踢出去的。” “咦？怎么惹恼的，快说说。”麦莼瞬间来了兴趣。 云利医药陷入资金危机后，几乎将能卖的东西都给卖光了，其中就包括自用的办公楼和地皮，然后再用卖掉的钱，返租回来。 购买了云利的地产的业主方，自然也不满足于单纯的租金收益，还将自己的物业给派驻了进来，承包了云利医药从保洁到保安再到食堂的一系列业务，并想尽办法收取更高额的服务费用。 云利当时连每月一付的租金开支都捉襟见肘，也就只能承受地产方的欺凌，对员工的诉求视而不见，最终到了卖掉自己的地步。 但是，现在的新东家却是强势财团，别说合同没有规定物业服务，就是规定了，业主也闹不过对方。 云利公司今天都因为此事而兴奋，行政小妹用聊八卦的语气，道：“我听说是管理层的车到楼前面的时候，被物业的保安给阻止了，说这是预留车位。管理层就奇怪了，说我们现在是公司最高层，以前公司的高管的预留车位都可以撤销了，结果你猜，物业的人怎么说？” “怎么说？” “物业的人说，你们是云利的最高层没错，我们是云利的太上皇，预留车位是给物业的领导的！” 麦莼“噗嗤”一声就笑了出来，又抓紧问：“然后呢？” “然后，管理层的人都不高兴啊，车堵在那里，后面来的小姑娘，就是找你单独说话的田柒，她就说没关系，自己下车上楼了，让司机开车去规定的停车场了。再之后，管理层开了个会，就把物业经理叫上去通知结果了。你没见物业经理那张脸，刚开始还叫嚣着要打电话什么的，后面就差跪下了。”行政小妹说着笑了起来。 麦莼听的也好带劲，又问：“跪下也不至于吧，他们家就是做物业的，换个地方做不就行了。” “据说管理层有财团空降下来的，直接通过财团通知业主，要他们将不合理的收费都退回来，起码好几百万呢。” “不止，得上千万。”秃瓢黄牙的主任，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也悄声分享信息：“你们知道咱们公司收购价格才多少吗？揽着业主一刀斩下去，半个公司的钱都出来了。” “那人家业主能愿意吗？” “不愿意？他们不愿意得有不愿意的本钱，当初是咱们云利的老板不行了，被人家压着吸血。现在换了东家，不合理的收费退回来还能有错。别的不说，就咱们喝的纯净水，他们就多报了不知道多少。”秃瓢黄牙的主任啧啧有声，面带羡慕…… 最有趣的部分听完了，麦莼也不愿意和主任聊天，打了个转儿，就离开了办公区，再从消防楼梯爬到6楼顶，敲开了挂着总经理助理牌子的门。 见到坐在大办公桌后面的田柒，麦莼规规矩矩的道：“田总，我来给您报告一下……” “办成了吗？”田柒睁大眼睛，身体前倾，看向麦莼。 麦莼愣了愣神，再点头道：“成功了。” “快给我看，快给我看。”田柒连连招手，一点都看不出接收大员的威严了。 麦莼有些迟疑的挪移到大办公室前，掏出一只手机，再打开里面的微信，就看微信列表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项目：然的投喂群。 “给我给我。”田柒伸手要手机。 麦莼犹豫了一下，伸手把手机给了田柒。 田柒欣喜的点开然的投喂群，就见群众们正在聊天： “今天准备了越南红心的火龙果，青提和红提，西瓜，柚子和橘子，还有红枣和四种坚果，对了，我看然好像不喜欢有籽葡萄。” “有谁喜欢有籽葡萄吗？” “有理有据。” “以后哪个科室收获无籽葡萄了可以报一下，挑品相好的捐三颗吧，然也吃不了那么多，别给喂胖了。” “说起来也奇怪哦，凌医生都不会胖的吗？他难道偷偷健身？” “一天做5台手术算不算健身？哎呀，叫凌医生没有然亲切啊，不想把然和其他医生混到一起。” “就是就是，穿白大褂的不一定都是天使的。” 田柒的手指微颤，欣喜若狂的看着手机，脑海中循环播放《冰雪奇缘》的《.go》做bgm，同时心中不断的大喊：果然如此！果然如此！ “投喂群很难加吧。辛苦你了。”田柒一边向上刷屏，一边面带笑容。 “还……是能做到的。”麦莼本来是想说还挺容易的，毕竟，她就是长跑云医的医药代表，加入一个以提供食物为主的群，是很自然的事。 但话在嘴边，麦莼以职场人的敏感，迅速的转了一下。 田柒露出赞赏的表情：“做的好，咱们医药公司，就是缺乏你这样能打能能拼的员工。” “谢谢田总，我会继续努力的。”麦莼表面功夫做的极好，并面带期望的看向田柒。 云利医药重建，缺损的员工和管理层不在少数，她很希望自己能被接收大员看中，从而青云之上…… “手机留给我吧。”田柒突然说了一句，又道：“>“哦，是……”麦莼可惜的看着自己的小米手机，虽然是用旧换下来的，可当年也抢的很辛苦呢。 田柒注意到了麦莼的眼神，瞬间意识到自己操作顺序错了。 不过，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田柒立即从抽屉下拿出自己准备的新款iPhone，递给麦莼，道：“这个给你。” “啊？”麦莼看着新iPhone的盒子愣了愣。 “送给你的，接下来，你还要帮我维护好这个群呢。”田柒见麦莼满意这个礼物，就点点头，重新打开微信群，并见缝插针的说话：“公司有一批大虾，长的超过40厘米了，中午拿两只煎一下投喂怎么样？” 群里立即就热闹起来。 “哇，云利换了新东家就是不一样啊，两只大虾估计能换四瓶酸奶了。” “说不定能得到坚果套餐，话说，凌医生买的巴西松子好好吃的。” “铁盒子装的那种吗？对哦对哦。” 田柒满意的放下手机，对全程懵逼的麦莼道：“你下午买一盒40厘米长的红虾，送到云医急诊科去。就以……麦粒的名义送。” 麦莼傻傻的“哦”了一声，挠着脑袋回到办公室，不由自主的思考起一个严肃的问题：云利医药不会倒闭吧？ 正想着，办公区里，忽然传出一阵的欢呼声。 “大单！大单！大单！” 同事们的喊声，熟悉又陌生。 好几秒钟，麦莼才意识到，这是久违的签单的欢呼。 “哪里的大单？”麦莼好奇的问行政小妹。 “胖子跟了很久的一个单子。”行政小妹羡慕的眼中冒水：“对方本来在犹豫，怕咱们出事，现在换了新东家，胖子一说，人家就签了。胖子这个月要拿销售王了。” “厉害。” “我不应该做行政的，我要是做了销售王，我就买个新手机奖励自己。” “厉害。”麦莼笑着捏捏自己口袋里的手机盒子。第263章 体检 早晨，只做了一台手术的凌然慢悠悠的查了房，再次获得4只衷心感谢的宝箱。 看着积累在系统界面的16只初级宝箱，凌然稍稍有些犹豫。理论上，16可以写做2的4次方，是2\*2\*2\*2的结果，那放在2进制中，16是写做10000的，真是整的不能再整的数了。 那么，是开箱呢，还是开箱呢？ 上一次的大开箱，可是一次性拿到了两个技能。 虽然减张缝合与皮内缝合的重合性略大，但可以看成是组合技能，如此想的话，就觉得连出两个技能似乎更有用的样子。 16只初级宝箱，拿到两个技能的几率，就让人没有那么自信了。 凌然入神的想着，转而迅速做出决定，道：“到现在都没安排手术的话，我们再做一轮体格检查？” 吕文斌自无不克，只是奇怪的问：“刚才有哪里没看到吗？” “哪里有看得全的。”凌然撇撇嘴。 吕文斌没的反对。 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检查多少都是不足够的，人体的复杂程度是远超人类认知的，就以最简单的量血压为例，不同的量血压的方式会有差异，左右臂量血压会有差异，不同的姿势量血压会有差异，早中晚量血压也会有差异，也就是血压的指标不要求精确罢了，但是，对于要求精确的检查，情况其实也是相似的。 就是核磁共振片，判断正常与否的参考资料，也只是用一百多名健康人，或者四百多名健康人的片子来做标准的。 如果不是各种影像片总让人有辐射的担忧，抽血等手段总让人有产生损失的担忧，人类的日常体检的要求，会复杂的多的多。 体格检查算是很环保的检查方案了，只是执行的频率逐渐在降低。 患者们总是想要得到肯定的答案，医疗诉讼也是如此，而体格检查，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不过，作为初级判断，体格检查的作用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凌然于是又转了一圈，依次给病房里的病人，再做一遍体格检查。 吕文斌跟在后面，忙的头昏脑涨，不由叹息道：“我听说六七十年代的医生有查房查两遍的，没想到现在还能遇到这样的事。” “第一遍粗筛，满足患者的基本需求，第二遍仔细检查，有针对性的解决患者的问题，也没什么不好的。”凌然停顿了一下，又道：“可惜我不是内科医生。” 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的适应症是截然不同的，应对能力也是不同的。 像是腹泻这样的毛病，也许是小毛病，患者自己在家就能处理，但在医院里，外科医生听到病人说腹泻，就远没有内科医生那般挥洒自如了。 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医生往往只能解决症状，而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外科医生更愿意听到绞痛之类的词语。 凌然也不能给病人随意开药，偶尔检查出点问题的，就安排病人做进一步的检查。 吕文斌连外科医生的技能都没掌握多少，还在攀技能树的根部，只觉得自己的记录本越来越重，忧虑自己的病历越发难写。 但是，这些话是不敢给上级医生说的，甚至只能在心里想一想，只要说出来，碰到哪个上级医生都是铁定被骂的。 吕文斌看着本子，只能挑好听的道：“您做体格检查的水平比好多内科医生都高了，就这么一会检查出来的问题都好几个了。” 凌然“恩”的点点头，道：“既然没有病床了，就多检查检查，恢复快的，没有其他问题的就放回家吧。” 吕文斌呵呵一笑，他早就猜到这个套路了。 如此一路检查，凌然又收获了一只“衷心感谢”的初级宝箱，并且安排了两名患者的出院时间，算是有所成就。到了最后一间病房，吕文斌已经如释重负的喘气了，凌然却是站定了没有离开的意思，再对52床做了细致的检查，出到走廊，才道：“请肝胆外科的来会诊一下吧。” “情况不好？”吕文斌的脸色微变。 作为凌然的助手，吕文斌虽然参与了数百例的手术，但他的身份依旧是住院医的身份，落在病区的时候，就是管床医生，所以，他与病人的关系才是最密切的，既了解病人的病情，也会为他们的病情而忧心。 毕竟是日常接触的患者，两个星期下来，他不光知道对方家里的狗叫什么名字，而且见过对方的父母，亲戚，远方表兄和单位同事…… 凌然是实质上的上级医生，而且是外科系统的上级医生，因此，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手术，对病人的直接了解，远不如管床医生。 这种设置，其实也是医院系统自然而然的发展出来的。 不论是中国，还是日韩印度等亚洲国家，或者欧洲美洲国家，主刀的外科医生，都会有意识的抽离出具体的病人管理体系。 如果仅仅用工作繁重，是不能解释这种行为的，内科医生的工作也很繁重，但内科的牛系医生，往往都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形象。 终究，还是外科医生的工作本身，让他们不愿意过于亲近患者和患者家属。 不过，凌然虽然不擅长与人打交道，可他理解吕文斌此时的状态。 于是，凌然特意的认真思考片刻，道：“可能是胆囊炎，趋于急性。有压痛和反跳痛，胆囊触痛还不太明显，但有可能正在发展中。” 急性胆囊炎就可能需要手术了，但仅仅是一个体格检查，并不足以确证。 吕文斌倒是松了一口气，对医生来说，这样的病症实在不算什么，迅速的安排好也就罢了。 不一会，肝胆外科就有人跑下来了。 云医的肝胆外科水平普普通通，当然，这是以顶级三甲医院的标准，面对急性胆囊炎这种病症，专业的肝胆外科医生，随便拉一个主治过来就能解决。 “单医生。凌医生。”吕文斌见过对方，随意的给介绍了一句。 单医生微微点头：“病历给我看一下。” 吕文斌将准备好的病历递给对方。后者就在走廊里阅读起来。 “心律，血压之类的指标都有点高啊，这样不好做手术的。”单医生看到吕文斌的记录，先是皱皱眉。 吕文斌咳咳两声，道：“这个是凌医生亲自做的体格检查，属于正常数据。” “这么年轻血压一百三十多，你告诉我是正常数据？90多的心跳也高了点吧。”单医生不满意吕文斌的回答。 吕文斌左右看看，道：“一般来说，凌医生亲自做体格检查的时候，一些女性患者，尤其是未婚的年轻女性，血压和心律指标，都容易升高一些，你在这个数值上去掉15到20，就差不多了。” 单医生听的眼镜都险些掉下来，他回头看看表情镇定，毫无异色的凌然，再看吕文斌，道：“你逗我的吧。” 吕文斌面带戚色：“我逗你有什么意思？你猜我怎么知道数值会掉的？”第264章 程买房 单医生看好了病历，再进入病房内，找到52床，看看对方，又看看病历，道：“李璐，我是咱们云医肝胆科的主治单明，你叫我单医生就行了，我来给你做个检查吧。” 李璐是个瓜子脸的小女生，约莫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听了单医生的话还没什么感觉，她病床边的母亲首先着急了：“李璐有什么病了？” “现在还不能确诊，我来给做几个检查啊。”单医生的态度还很友好。 在医院里面，医生对于真正的病人的态度都是相对友好的，尤其是对于适应症符合自己主力术式的病人，医生还是比较有耐心的。 像是单明这样的主治医生，他一个月的手术量，大约是在20台到30台之间，平均每周两到三个手术日，就是每个手术日做两到三台手术，等于说，手术日前后，他需要想面对的就是两到三名患者，沟通压力并不会很大。 看过李璐的病历以后，单明已经七成确定对方是急性胆囊炎了，但是，要不要手术，能不能手术，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而在得到结果前，单明是不会说死的。 李璐的母亲有些焦急，也是无可奈何，口中念念的道：“流年不利啊，手刚受了伤，还没好，怎么又要肝胆科的医生来了。” 单医生依旧是笑笑，道：“来，我给你做一下墨菲征。” 李璐茫然的看着单医生。 “你仰卧屈膝，我按压一下你的腹部。”单医生指导着姿势，并将病床四周的帘子给拉了起来。 云医急诊科多是三人间和四人间的病房。 房间内都是漆成浅蓝色，每张病床上方都镶嵌了轨道，深蓝色的帘子拉起来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检查间。 单医生也没有让家属离开，等着李璐的姿势摆好，再缓缓的以左手掌压住李璐的右肋下部，左手的拇指找到胆囊的位置，再道：“你缓缓的深呼吸。” “刚才凌医生给我做过这个检查了。好像。”李璐稍稍皱眉。 “我再复查一下。”单医生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相同的检查做多遍，在医院里是常有的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医生们都不信任同行。因为每个医生都知道，同行是会犯错的。 外科医生在这方面受到的教育最突出，哪怕是在医学院里，至今仍有教授不断的教导学生：一定要亲手做测试，一定不能信任病历上写的东西。 外科医生，经常是谁都不信的。 墨菲征的测试做一下也不用花钱，单医生肯定是要亲自做一下的。放到以前，墨菲征做出来有胆囊炎，就算是手术指标达到了。 当然，现在就没那么容易了。 当发炎的胆囊触碰到了单医生下压的手指，李璐顿时因疼痛而抽了抽，与凌然测试时一般无二。 这下子，李璐母女都知道情况不妙了。 单医生则是点点头，道：“初步来看是急性胆囊炎，但是不太严重，可以先消炎看看情况，我再给你们开一个腹部CT，你们去做了吧。” “好。”李璐的母亲一口答应了下来，再问：“急性的话，不危险是吧？” “急性胆囊炎对我们来说是个小病了。” 李璐的母亲松了口气：“那就好，那就好。哎，流年不利啊，我一天三顿给喝的鸽子汤，老母鸡汤，还给弄了老鸭汤，鲫鱼汤，结果还是得了这个新病……” “就是因为你给吃的蛋白质太多了。”单医生无奈摇头。 “是吃的太多了？” “恩，吃太多吃太好，就容易得胰腺炎和胆囊炎。” 李璐的母亲呆了呆，突然气道：“都怪我老伴，让他种花他不种，偏要养鸽子养鸡养鸭子，好好的荷花池，人家弄的那么漂亮，他给养了鲫鱼，要不是弄的东西太多了，我至于着急的给炖汤吗？” 单医生听的也呆住了，半晌才羡慕的道：“现在的乡村生活真好，不像我们，抬头望天，低头就是钢筋水泥，我在医院里，一口气上班就是20个小时，回家的时候，菜场都关门了。” “我家也一样。”李璐的母亲叹口气，道：“我家就住大关营，离医院几里路，当初买了四套别墅，刚好围起来几亩地，想着能自己终点东西，养点东西，但是和人家真正的乡村比不了的，首先空气水平就不一样……” 单医生的脑海中不由自主的蹦出云华的房价，以及大关营的别墅区的价格，再加上几亩地的配伍，令他自己的胆囊都颤动起来。 单医生突然有了新想法，道：“这样，我再给你们测一下血压心跳……” 5分钟，单医生默默的离开了病房，只对吕文斌道：“把病人转我们科室来就行了。” 吕文斌自然照做。 急诊科并不会因为急性胆囊炎带个“急”字，就要开展这种术式。至少到目前为止，云医急诊科都没有哪位医生有做胆囊炎的兴趣，而且，除了凌然这样的医生，一般的急诊医师也没有与专业科室抢手术的意愿。 掌握一款新术式往往需要几百例手术，等于一名普通医生三四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次较为重大的转型了。 凌然看着吕文斌签了转科室的表格，自己在旁副署了，就盯着空床位发呆。 “您不会是想从其他病人身上，再检查出什么病，然后把他们给转科室吧。”吕文斌阴沉着说话。 凌然呵呵的笑了：“不可能的是吧。” “这是您得出的结论吧。”吕文斌嘴角抽搐着，认真的道：“凌医生，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就不应该这样想吧。” “我们帮自己的病人，检查出隐藏的疾病，难道还不应该？”凌然反问。 吕文斌的大脑宕机几秒钟：“我差点都被您给说服了。” 凌然道：“逻辑是不会出错的。” “所以，咱们还要兼职内科诊断吗？”吕文斌重重的叹了口气，拉着凌然的胳膊，一边往病区外走，一边道：“凌医生，不是我说，您除了做手术，就不想干点别的吗？” “比如说？” “买套自己的房子？”吕文斌说到此处，嘴角忍不住的翘起，道：“您的手术费其实赚的很不少了，稍微凑一凑，就够一套房的首付了，不是我说，现在的女孩子啊，到了结婚的时候，都要有车有房才行。相亲的时候更惨，你没车没房，人家都懒得给你介绍，反正成不了……” 凌然听的“哦”的一声，并没有什么反应。 “哎，凌医生，你别不当回事，房子的事是大事，就算你家现在有房了，到时候结婚，也不可能搬到家里去住吧。现在的女生挑剔着呢，都要求不和婆婆一起住的，既然归根结底都要买房，为啥不早点买。早点买，压力还没那么大，等过几年，贷款都还了不少了。”吕文斌眼光闪着光，看着凌然。 凌然又是“哦”的一声，依旧没什么反应。 吕文斌耐不住了，默默的走了一段路，道：“凌医生，我准备在咱们医院跟前，先首付买一套二手房，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看。” 凌然总算有些醒悟过来了，问：“你要买房？” “是，刚攒够首付。”吕文斌裂开嘴笑，且道：“房子不止是居住功能的，像是结婚，以后小孩上学……” “凌医生好。” “凌医生，我们今天弄到了好大只的虾。你什么时间来食堂，我们喊厨师做给你啊。” “40厘米长的虎虾，可漂亮了。” 迎面而来的小护士们娇笑着挥手，并伸出白生生的胳膊来，比划着虎虾的粗长。 吕文斌望着她们的手势，不由的陷入了沉默。 这时候，就听凌然道：“我中午想做手术，喝点牛奶就可以了，晚上再吃虾吧。” “没问题，那我们让师傅给虾慢慢解冻。”两名小护士挥挥手，雀跃的离开。 “帮我送一箱松子到护士站啊。”凌然顺口叮嘱了吕文斌一声。 吕文斌垂着头，喃喃自语：“我都要买房了，为什么要做你们这种交易的中介……”第265章 飙戏 接连两周，凌然都将人均手术，控制在2台左右，剩下的时间，他要么跟着霍从军熟悉急诊科的细致业务，要么就窝在办公室里读书。 做医生的是要读书读一辈子的，如果平均每天花费两个小时在自我学习上的话，医生连最新的教材都看不完，更不要说最新文献了。 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凌然是个读书很快的人，大二的时候，他就陪着大体老师，将一票基础教材读完了，但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凌然依旧挣扎在前三名的耻辱中，偶尔才会成为年纪第一。 凌然对这样的成绩并不满意，也明白自己并不是学习的天才。毕竟，天才是不会参与大学里的学业竞争的。就像是他小时候参加童星大赛，都是一路直通车到央视的，不可能在小学选拔赛中争来争去。 虽然因为老凌家不缺钱的原因，凌然未曾循着童星的路线发展，但小学的经历，给了他充足的标准做参考。 当他大一的期末考试，只有三门功课是第一，且有一门功课是第八名的时候，凌然就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 接下来的日子里，凌然只能抱着谦逊的态度读书了。 如果不是获得了系统，凌然或许会选择考研考博，用别人多倍的时间来学习。 不过，系统本身并不能带给他更超卓的读书能力了。 凌然也只能用时间硬磕。 比起手术来说，这种纯粹的读书，要无趣的多。 若非手外科的王海洋主任又带着凌然跑了一趟飞刀，凌然估计就会忍不住，将剩下的病床都给用掉。 然而，不管凌然有多么的“节省”，剩余病床数还是一路缩减，很快减少到了个位数。 “凌医生，加床到顶了，加不上去了。”护士长特意来到办公室，通知凌然。 她的身后，是小心翼翼的吕文斌、马砚麟和余媛。 办公室里的医生们，也瞪大眼睛，等着看凌然暴怒的表情。 医院里的医生，总有一个时刻是气的半死再抢救过来的，大家还都没见过凌然的愤怒，总觉得有些不够完美。 正在看病历的凌然，转过身来，却是声音缓缓的道：“到顶了？” “101张床了，不能再加了。”护士长道：“不光是地方不够用了，护士们也照顾不过来这么多病人，医生的查房时间也太长了，另外，咱们急诊科是必须要留一点机动的床位的……” “我知道，101张床很好了。”凌然此时稍稍有些怀念180张床位还能再加床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在他的记忆中，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的病床区还有一半控制着呢，若是全部开发出来，再放180张床都有可能。 然而，云医的急诊楼虽大，却也没有这样的空间。凌然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吕文斌再看凌然一眼，道：“凌医生，这样子的话，咱们是不是得暂停手术？” “没有出院的病人了？” “病人的平均入院时间降了好多了，最近几天都找不出来了。” “好吧。”凌然再叹一口气，道：“那就放假吧，我也回家去了。” 他说走就走，关掉电脑，就直接出门了。 急诊科的其他医生还要承担急诊的业务，凌然却是只有想玩的时候才去清创室的，没有病床了，自然是只能回家了。 等凌然再次出现在急诊楼外的时候，霍从军才慢吞吞的回到办公室。 “凌然回去了？”霍从军明知故问。 马砚麟第一个抢答：“凌医生回去了。” “哎……实在是拿不出病床了。”霍从军做出擦拭英雄泪的模样，一手抓着办公室窗前的护栏，遥望着凌然的背影，道：“基础建设不能满足医生们的需求，是我这个主任的失策，下一次的院务会议上，我一定会据理力争的。” “霍主任！” “主任！” “太感动了！” 一群主治们抢着飙戏。住院医们还懵懵懂懂的傻着呢，副主任们已经不靠这个生存了。 好在急诊科的主治人数足够，勉强帮霍主任撑了一个TVB级的舞台。 霍从军深深的叹口气：“但凡有一点可能，我都要给咱们科室要来更多的病床，要做大急诊，没有病床是不行的。现在，病床就是咱们的短板，大家也都不要着急，咱们急诊楼，当年建设的时候，就是有预留加盖的空间的，实在不行，我从住院大楼劈也劈一块地方出来。” “霍主任有心了。” “主任就是主任。” “主任不用太着急，年轻人的性子是燥，稍微等几天没关系的。” 主治们的台词张口就来，过去几年也不是白混的。 霍从军又摆了一会pose，见不到凌然了，才面带赧然的坐下来，对吕文斌等人道：“你们给凌然做助手，不能光是手术中做助手，生活中也要做助手，像是凌医生的精神状态，生活健康与否，你们都要想办法给帮帮忙的，明白吗？凌然用心在手术中，他在别的方面，说不定就会有疏漏，你们这些助手，就要给他补漏啊。” “是……”吕文斌带队回答，只在心中腹诽：凌医生的生活哪里需要我们帮忙，有的是妹子上去帮忙呢。 霍从军叮嘱完毕，负罪感大减，脸上也带出了笑容来。 自从凌然来到急诊科以后，急诊科的收入节节攀升，如今已经从亏损的边缘中爬出来了。 对于任何一个医院的急诊科来说，只要不陷入亏损的泥潭，那盈利的方式就多种多样了。 霍从军已经开始考虑，是否要再扶持一支骨干力量出来了。 大急诊不能光沾骨科的便宜，还得从其他科室里拉一点份子才是。 实在不行，霍从军就想从其他医院挖人了。 只是那样一来，急诊科的开支肯定又要增加，说不准还要准备一些新的手术器械和仪器，霍从军也是始终在向这个方向做准备。 就算是主治们不反对，其他副主任和主任医师，也是会有意见的。 霍从军对自己的演技还是满意的，做急诊科大主任多年，平衡什么的，他还是会搞一搞的，再说了，也不能让急诊科几十号医生，趴着凌然一个人吸血。 “主任，电话。”办公室里的医生接了固话，迟疑着喊霍从军。 霍从军下意识的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才狐疑的拿起固话：“喂？” “霍主任，我是祝同益啊。”祝院士的声音，在电话中响起，笑呵呵的道：“我是来送邀请函的。” “什么邀请函？” “恩，我们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很感谢凌医生百忙之中的帮助，这一次，我们中心筹办了一期国际交流的会议，想请凌医生作为嘉宾，来我们中心故地重游，特地打电话给你，希望你能准予放行啊。”祝同益的声音中气十足，很激昂的感觉。 霍从军听着也高兴，国际交流会之类的东西，医生们还是蛮喜欢的，他每年为此都要做些平衡，这下子能多一个名额，却是蛮不错的。 就要答应下来的关节，霍从军疑惑了一下，问：“做嘉宾的话，要讲什么？” “就讲骨关节嘛。” “凌然够格给你们讲骨关节吗？” “怎么不够，绰绰有余，我看给外国人讲都没问题。”祝同益哈哈的笑了。 霍从军找不出破绽，只好同意下来，再让祝同益自己接触凌然。 挂掉电话，霍从军仔细思考半天，道：“病床还是要扩展的，我先去找院长要。” “咦？” “还要增加病床？” “什么意思啊……”第266章 缝的好一点 凌然开着新修好的小捷达，一路堵车，回到了下沟。 下沟内，一样拥堵。 最多只容两辆车交错的巷子，此时满是来吃饭的都市小白领们。 下沟里的店面换了又换，最后，活下来最多的还是餐厅饭店。 尤其是专供上班族食用的快餐店，在下沟的巷子里一口气开了四家，令老街坊们怨声哀道。 人多是件很喜庆的事，但人太多了就糟心了，尤其是快餐店们取代的店面，往往是街访们看了几十年的老店了，就算大家都不买那老式的糕点了，却还是觉得看到糕点店的牌子舒心一些。 凌然慢吞吞的开过食客们的身边，再将车挺好，回到自家的院子里，就见诊所里竟是排起了队。 定睛看去，队伍竟是通向了西厢的小房间。 房间门口，挂着小小的塑料牌子：推拿5分钟10元，随到随按。 再看搬着小马扎坐着排队聊天的大爷大妈们，总数超过20人，等于要按2个小时，才能将之消耗了。 “妈，我回来了。”凌然喊了一声，先上二楼，给自己倒了一杯凉茶喝掉。 “今天回来的早啊。”凌结粥晃悠着从楼下冒出头来，再蹬蹬的爬上楼梯，笑道：“你妈去茶店了，没想到你回来，咱爷俩点外卖算了。” 凌然“哦”的一声，问：“是冬生在做推拿？” 凌结粥点头：“是呢。冬生这个孩子实诚，写好的推拿5分钟10元，他都给人家推拿到10分钟才结束，这还是后面等的人急的不行，吵着闹着才减下来的。” “一次10元？” “恩，我抽4块钱，剩下6块都给他。” 凌然瞥了凌结粥一眼：“冬生才10岁吧，你还要和他四六分？” “你不懂，这个是规矩。苗医生都要四六分的，要是给冬生开了先例，队伍就不好带了。”凌结粥一副为管理伤透了脑筋的模样，又道：“冬生是包吃包住呢，我等于是偷偷给他的福利，都不好叫别的人知道。而且，不管病人有多少，我吃住都是要给包的，我这是有兜底的成本啊。” “我去看看。”凌然是有些好奇的。 推拿学起来也简单，很多盲聋哑学校教盲人按摩的时候，总学时并不长。医院里的推拿师学的虽久，但大部分时间并不是花费在推拿技术本身上的，人体解剖等等基础学的或许更多一些。 比起逻辑化水平更完善的外科学，推拿对于天赋的要求似乎更高一些。 好在冬生从小与被老和尚养大，早就学过穴位等等东西的，所以被凌然一教就会。 但实力究竟如何，凌然也不甚了了了。 西厢。 小沙弥卖力的用推拿，抓法，对付着街坊们的脖子，肩颈和腰腿。 他人小力弱，就要推拿的更准确，才能达到效果。 以下沟诊所周围的老街坊们的耐受力来说，冬生的力量绰绰有余。 由大师级的推拿技术，教出来的学生，在技法上，也是有一些优势的。 冬生的推拿，没有凌然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治疗方面也是乏善可陈，但是，他还是能保持短时间的缓解效果的。 就算是凌然的推拿，其实也是缓解的成分较多，无非就是缓解的时间长短罢了。 但是，街坊们并没有专业的技术水平，在推拿方面并没有完备的判断能力，他们能确定的是，小沙弥的推拿时间更长，价格更低，而且，还有制服…… 凌然进到西厢房内，看了一会冬生的操作，就点点头出来了。 冬生的推拿技术固然还不成熟，可是错误的地方也不多，而且，他本人似乎也记住了凌然危险部位和危险动作的警告，基本没有违反的地方。 如此一来，街坊们愿意接受冬生的按摩，凌然也就乐得清闲了。 他熟练的找到自己的躺椅，两腿架起，打开手机游戏，就乐淘淘的玩了起来。 过了许久，到急救车的声音响起，凌然才被苗医生叫了起来。 “凌医生，又来了两个病人，你要不要做一个？”苗坦生笑呵呵的做邀请，又道：“谁做的算谁的，你就当是赚零花钱了。” “稍等，马上决战了。”凌然全神贯注的举起手机，几秒钟后，就放了下来。 苗坦生看着凌然，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凌然在苗医生考究的眼神下，沉思几秒钟后，道：“决战好像已经结束了，竟然是在下路打的……是什么病人？” 苗医生反正也不会玩游戏，就只是笑笑，道：“钝器伤，工地上送过来的，金鹿公司现在打通了市里各大建筑工地，还在新建小区里不停的做宣传，我们经常有工地的建筑工人，装修工人之类的来看病了。” 苗医生说到金鹿公司扩展的业务挺高兴的，对于长期在小诊所里坐镇的外科医生来说，顾客盈门已是好久以前的记忆了。而这些客人，有一大半都是经理公司送过来的。 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苗坦生从也医院离开以后，过的最舒坦的一个月了。 他没有了销售任务，也不用绞尽脑汁的多收钱，就是照常完成缝合工作即可，收入还很是不菲。 凌然展露出的技术，更是给苗坦生展露出进步的希望。 希望也是生活必需品之一。 “是要做清创缝合吗？”凌然问苗医生。 “清创，然后缝美容针。”苗医生回答。 凌然“哦”的一声，从舒服的躺椅上爬了起来，道：“去看看。” 手机被他丢在了一边充电，四周笼罩着嫌弃的氛围。 凌然是那种可以把手术当娱乐的人，就像是有些职业司机会将开车当娱乐，职业球手可以将篮球当娱乐一样。 凌然就是在诊所里长大的，也不觉得下班以后看病人有什么问题。 来到刚刚送到的两名病人面前，凌然就像是在急诊科一样，首先俯身看二人的伤口。 都是钝器伤，都有破损，一个在额头的位置，一个在脸颊的位置，看起来是需要做些引流和消毒的工作，凌然对此已是熟的不行了，伸手就道：“纱布，碘伏。” 苗坦生愣了一下，转瞬就将东西拿了过来，乖乖的当起了助手。 他本来就是想偷师的，现在能现场正大光明的看，那是再好不过了。 “医生，我是来缝美容针的。”被凌然选中的工人伤在额头，也是伤的比较重的。他约莫二十几岁的模样，脸上有尘土有泥土，衣服也是脏兮兮的模样，很容易让人想到建筑工地上的苦力。 苗坦生道：“我们就是给你做美容针的。” “那我要你缝。”额头有伤的工人将手从台子上拿了下来。 脸颊有伤的工人与他亦是差不多的年纪，差不多的态度，道：“不要看我们是搬砖的就看不起人嘛，谁的脸面不值钱，你们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哈，缝要给缝的好嘛。” 额头有伤的工人也道：“你们的收费那么高，不能随便糊弄人啊，我今年赚了钱，就回去相亲的，到时候，头上一条青龙，我得多出多少彩礼？” “就是说，脸上有伤等于残废的，找不到媳妇的。” 苗坦生听的愣了一下，接着就笑了出来：“你们算的挺精明的。” “没得办法的，要是伤到别的地方了，你看我们来不来看医生。” “那你们有一点是算错了，凌医生的美容针缝的比我好。”苗坦生对于这种场面，有太多的应对措施，一边态度和蔼的笑着，一边帮凌然吹道：“凌医生是云华大学的高材生的，毕业的学校就比我好，人家现在就在云华医院上班呢，急诊科，一天处理你们这样的伤情不知道处理了多少。” 两名工人互相看看，由额头有伤的开口道：“我们不去大医院，就是想缝的好一点。” “我知道，凌医生是缝的真好，我这么说吧，我们这个诊所，是凌医生父亲的，要不然像凌医生这样专业的医生，你们多出十倍的钱都找不到的。整形外科知道吧，里面收钱的单位都是万。” 两名工人将信将疑的。 苗坦生趁机让凌然缝合。 凌然才没有那么多心思，见能下针了，就道：“先忍住，我给你们清创。” 紧接着，凌然就快速的做了起来。 太熟，伤的又太轻，凌然做的快而无味，就像是吃茶水泡饭似的，纯粹只是填报了肚子。 苗坦生盯着细看，一笔一划都想记到脑子里。 “你是想学吗？”凌然看看苗医生，慢悠悠的做着手术——当然，只是他的速度下的慢悠悠。 苗坦生被他问的有些不好意思了，就像是偷艺的徒弟被抓住了似的，喃喃道：“我是看看……” “你缝合的时候，过于专注处理皮缘了，对皮下组织的处理不严谨。”凌然停顿了一下，又道：“光是做好了皮内缝合，没处理好皮下的张力问题的话，缝合后的一两周时间，看着很漂亮，以后的疤痕一样要增生。另外，你虽然很用心处理皮缘了，入针的角度还是需要注意。” 凌然是正规的医学教育体制下毕业的学生，正儿八经的系统技能获得者，从小到大，他从没有因为学习吃过苦，更没有人会拦着不教他。 在凌然的记忆里，幼儿园时期，他跟着老妈去学画画，画画的老师就哭着喊着要收他为徒；他跟着老妈去学钢琴，钢琴老师就哭着喊着要收他为徒；他跟着老妈去学散打，散打老师就哭着喊着要收他为徒。 到了小学时间，陶萍都不用亲自带凌然出门了，随便出门看个书画展，亮张照片，家里就会有想收徒的书法老师、钢琴老师、小提琴老师、游泳老师等等…… 所以，凌然是没有敝帚自珍的概念的。 学习这种东西，终究是要靠自己而不是靠别人的，再优秀的老师，也不会灌顶大法，除了系统。 想到并不是人人都有系统，甚至不是每个人都有老师求上门来，凌然就对40多岁的苗坦生心生怜悯，又额外说道：“以你的年纪，学东西可能会比较慢，但是用一段较长的时间，应该还是能够提高的。” 在凌然的勾针下颤抖的工人，睁大了眼睛不敢说话，苗坦生就彻底没有说话的欲望了。 什么叫“以你的年纪”？ 凭什么说我学东西慢？我那是偷艺，偷艺多难啊！ “较长时间”又是多长时间？ 苗坦生心里疯狂的吐槽，然后看着凌然的操作，默默的低下了鱼泡眼和酒糟鼻的脸，诚恳的道：“谢谢凌……医生，我一定好好练。” 他有心趁机喊一个“凌老师”，从而将名分定下来的，残存的自尊拼命的挡住了他的理智。 苗坦生剩余的理智，转移到了工作上，他歪头看看脸颊受伤的工人，饱含着练手的冲动，道：“你坐我对面，我帮你看看。” 脸颊受伤的工人也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听得出苗坦生和凌然话里的意思，他默默的缩缩脖子，透着一丝小精明道：“我想让这个凌医生缝，没得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缝好一点，回去还找对象呢。”第267章 红绸带 凌然给两名工人做了减张缝合和皮内缝合，再让苗坦生给包扎了，将二人开开心心的送走了。 他原本就掌握着大师级的对接缝合，再配合减张和皮内，效果相当突出。 就他自己估计，两人若是能保护好伤口的话，留疤的可能性相当小，而且，就算留疤也是很浅的疤痕，稍微长一段时间，就看不出来了。 苗坦生也有相似的判断，这让他对凌然的态度愈发的热情起来。 缝合术是外科基础中的基础，没有哪个医生是不会的，但能将它做到顶级，那用途就大了。 对于苗坦生这种已经离开了医院体制的医生来说，缝的好，是值得夸耀的本事，像是他现在最想进入的整容行业或医美行业，对于缝合就有异乎寻常的高要求。 苗坦生本身并没有做整容的底子，再加上年纪较大，名声不好，始终没能得到那些大型医生集团的青睐，他目前的缝合水平也就是厉害一点的整容医生的水平，远谈不上破格。 只有缝合水平高人一等了，苗坦生才有破格的可能。他也不是一定要做个整容医生什么的，只是这样子做，才会让苗坦生觉得有个盼头。 做久了医生的人，内心里都是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最起码，值班可以减少你的寿命嘛。 苗坦生恭恭敬敬的送凌然回到躺椅处，看着他打开了手机游戏，才笑呵呵的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又掏出手机，打电话给金鹿公司认识的业务员，笑呵呵的道：“小霞啊，我是老苗，苗医生，对，你们今天再有病人，可以给下沟诊所再派一些啊……为什么？我们现在俩医生嘛，医疗服务能力大增……对，就是下沟诊所的公子，凌然凌医生，在云华医院里工作的高材生呢……怎么挂了？” 苗坦生话没说完，就听到了电话里的忙音，叹口气，将手机给收了起来。 他还指望着金鹿公司能多送点病人过来呢，也不好再打电话催促，就抱着手机傻呆呆的看公众号，看了几分钟，突然觉得没意思了，又将柜子里的kindle拿出来，犹犹豫豫的打开。 刚离职的时候，他还是每天要读论文的医生，如今却是许久都不读了。 “姑且今天再看点新东西。”苗坦生给自己打气，随手找了篇论文，先是读了起来。 读着读着，苗坦生也就读进去了。 他也是做了20年医生的人，该读的书，该进修的业务，该爬的科技树，都已经做过了，只是离开了医院，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了。 下沟诊所算是他所工作过的私人诊所中不错的了，至少开展了美容缝合的业务，又有时断时续的推拿业务，加上传统的开药挂瓶生意，经营的可谓是有声有色。虽然比不上那些大型医疗集团，更不能与爱尔眼科这样的上市公司比，但也算是有前途的小公司了。 比那些混吃等死的小诊所要强得多。 苗坦生最近赚的不少，想要继续做下去的心思就重了起来。 他看一会论文，胡思乱想一会，熬了不知道几个小时，竟是真的听到了期待已久的救护车的声音。 苗坦生一下子跳了起来，乐呵呵的道：“又来了又来了，我就知道，凭咱的面子……凌然，凌医生，咱们接车去吧，不知道是多长的口子呢。” “等我打完，有可能赢的。”凌然继续看着屏幕，道：“你先接车，很快的。” 苗坦生很放心的去接车了。 一会儿，又听到大马力发动机的轰鸣声，到了下沟诊所的大门前，才戛然而止。 “凌医生回来了？”卢金玲迈着大长腿，推门就进了诊所。 “您是？”站在门口的苗坦生愣了愣。 “我是卢金玲……” “鹿老板！”苗坦生脱口而出，接着，他就意识到这位是金鹿公司传说中的当家人，连忙道：“卢老板，久闻大名，我是苗坦生，专门做美容针缝合的。” 卢金玲点点头，道：“挺好。” 她向四周看看，迅速的找到了瘫软在躺椅上的凌然，却是眼前一亮，快步走了过去，白生生的大腿不惧初秋的寒冷，高帮靴踏在地上，噔噔作响。 “凌医生……”卢金玲坐在凌然身边，声音忽然变的温柔起来。 尾随而来的苗坦生吓了一跳，转瞬才意识到什么，连忙后退。 “你要的病人。”小霞则是负责与苗医生接洽，她也就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长发，浓妆，大大咧咧的样子，只有眼睛里闪着精明，她向后指指，让苗坦生看到了四名受了外伤的患者。 金鹿公司如今在全市范围内做的如火如荼，因为规模大，手段硬，把许多黑救护车都给赶出了市场，由此赚了多少钱，苗坦生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是真的要指望对方吃饭了。 一个美容针，少则一两千元的收费，多则四五千元，四成的抽水，让苗坦生能赚不少。 他立即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缝合事业中去了。 另一边，卢金玲已经开始给凌然讲述自己多日以来的遭遇。 金鹿公司的成功，令卢金玲平添了不少的信心，她先是讲了公司的策略，又讲了自己与哥哥的股份划分，说到最后，才道：“凌医生，不如你也辞职，和我们一起干吧，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您这样有经验的医生了。” “我的急救经验都不多，你们急救车所用的，还是院前急救，我知道的更少。”凌然的语气轻柔，却陈述事实。 “没关系的，我们以前做鱼市，还不是什么都不懂，做着做着就懂了。”卢金玲豪气的道：“用不了多久，咱们就可以买急救直升机了，我打听过，直升机现在是亏的，但也有赚钱的，而且，不光人可以坐飞机，鱼也可以坐飞机，我现在也有我哥公司的股份了，倒时候，我们也搞挪威到国内的包机，把三文鱼直送到国内。” 凌然听着点头，却没有多少反应。 他最感兴趣的是手术，然后是医学。 卢金玲依旧兴致勃勃的讲话，凌然则打着手机游戏，一时间倒也和谐。 “凌医生，我来给你推拿试试？”冬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屋檐前，刚剃的光头又圆又闪。 凌然趁机点了“投降”，结束了一局必败的游戏，并摆好姿势。 冬生带着满满的自信，先以抓法上阵，接着就转为推法和揉法。 凌然微微点头：“有专精的水平了。” “那是什么？” “就是说你进步神速。” “哦。” “这里轻一点，恩，再重，对，轻重要夹杂开，这样更舒服。” “是。” 卢金玲看的好生羡慕，恨不得现在就与小沙弥换过来。 凌然又提点了一番冬生，再想起早上的事：“对了，冬生。” “恩。” “你记得结钱哦。” “哦，我都算着呢。”冬生大声道：“我要给师父买药。” 卢金玲听的就喜欢，忍不住摸上冬生的脑袋，使劲揉了揉，笑道：“你这么小，都懂得给师父买药了啊，要买什么药？” “马应龙！”冬生毫不犹豫喊了出来：“我要全部用来买马应龙。” 凌结粥刚听到结账，匆匆下楼来，口水都被呛住了：“冬生，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全买马应龙？你知道那要买多少箱吗？” 冬生摇摇头：“你不知道师父要用多少马应龙。” 凌结粥“咳咳”的咳了出来：“我不想知道。” “哦。”冬生可爱的点点脑袋，又闪着眼睛，道：“凌施主，我想把马应龙当做礼物送给师父，你可以帮我包装吗？” “包……包装？” “就像电视里那样，给盒子外面套上红纸，绑上红绸带……”冬生勉力形容自己心目中的礼物。 卢金玲已是斯巴达了，揉揉冬生的脑袋，又怕伤他的心，就道：“用红绸带不合适的，你换一种颜色吧。” “那就黄色。”冬生显然是想好了。 凌结粥无语的道：“你那可不是一盒，是好几箱……” “冬生在此谢谢凌施主了！”冬生很认真的站正了施礼。 “得，我弄给你，你们师徒聊去吧。”凌结粥突然有很强烈的拍照发朋友圈的冲动。并顺手摸了冬生的脑袋。 “乖孩子。”卢金玲又摸了冬生的脑袋。 “好孩子。”小霞摸了冬生的脑袋。 “乖。”苗坦生早就想摸冬生的脑袋了。 “赫赫赫。”邻居王大妈路过摸了冬生的脑袋。 ……第268章 排名提升 漫步在病房间，凌然的脸上带着久经训练的符合世俗期待的笑容，看着手底下的吕文斌、余媛和马砚麟为病人们做检查。 急诊科的留观室每间有三到四张病床，如今普遍加床两张或三张，使得每间留观室里的病床数达到了六张。 吕文斌、马砚麟和余媛每次检查三名病人，速度倒是不慢，凌然只用跟在后面，查遗补缺。 凌然目前的主力术式就是三种，断指再植是最多的，其次是tang法缝合，最后才是跟腱修补术。 单从病人的数量，病症的开发，以及下级医生的配置来说，凌然已经是单独的治疗组的水平了，放在地方医院，这是许多医生梦寐以求的目标了。 当然，地区顶级医院往上，越好的医院里面，年纪轻轻而身负重责的医生就越多，比较容易的方式，成为某位大牛的徒弟的话，机会就要比别的医生多上十倍二十倍的，以国内的条件来说，一名年轻人只要成为了主刀，那就是步入快车道了，若是有大牛在背后支持，一年做三四百台手术实属平常。 而在地区医院里面，一名主治本人的主力术式，都不一定做过400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按部就班的评职称到主治的，也就是入职住院医，再熬五年评职称，顺利通过，也就成了主治。 相比之下，步入快车道的年轻医生，第二年又可以做400台甚至500台手术，而且是有大牛指导的。如此三五年后，自领一个小治疗组，也没什么奇怪的。只是大部分情况下，越好的医院的主力术式越复杂，年轻医生要继续狂奔，只能继续跟在组内。 吕文斌和马砚麟，如今对于断指再植、tang法和跟腱修补术的情况都非常熟悉了，余媛稍差一些，但她的内科水平更高一些，单看病历就能找到不少有用的东西，也算是加入了团队，有了配合。 凌然就只是微笑，再做一些简单的体格检查。 他目前是大师级的tang法缝合，完美级的断指再植和跟腱修补术，做出来的手术效果都非常好。而病人只要好着，并不需要他说什么，做什么，自然会有“衷心感谢”的宝箱送上来。 急诊科算上加床，如今住了101人，其中有凌然的病人76名——云医急诊科在卫生系统中的实际床位只有30多张，就是因为急诊对床位的需求并不大。 76张床查一遍，也是很费时间的。所以，平日里都只是住院医们在负责查房。 而当凌然出现的时候，病人和病人家属，却都是异常的重视。 主刀医生，本身就要受大家的重视。 更不要说，云医也在尽可能的宣传凌然。 医生这种行业，不用像快消品一样，打广告到到天下皆知。 在现代医学分科的趋势下，家里没病人的，并不会记住某个专业的名医，然而，一旦家里出现了病人，名医的名字，就会如雷贯耳了。 口耳相传的口碑效果，再加上媒体的报道，形成的效果，至少已经足够凌然在昌西省内立足了。尤其是他做的最早的tang法和断指再植，如今都有病人陆续出院，并正常生活和工作，再有同一个或相邻的工厂内发生意外，或者亲戚朋友同小区的人发生意外，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凌然或云华，或者询问病人和身边人知道。 而在病房内，病人们的自发宣传，也让后来者更有信心。 当凌然步入病房的时候，免不了总有病人或病人家属，会带着熟络的招呼： “凌医生今天来查房呀，您可要帮我女儿看看。” “今天这么好，凌医生过来了。” “凌医生，我上次检查好像不太好，这两天感觉舒服了……” 凌然主要是点头和微笑，并在听到他人的问题后，简短的回答。 他的回答是如此之短，大部分时间，都只是“恩”，“哦”，“是”，“不行”，“等等看”组成的短语。 如果是在真正的服务业，凌然这样的服务人员，以这样的态度和方式进行70次服务，挨揍一次不算冤枉。 但在医疗服务行业，病人和家属们的阈值要高的多，大家并不会轻易打医生。根据报道来看，一名医生平均五年才会挨打一次，说明大部分面对生老病死，人间悲剧的病人们，对医生还是比较尊重的。毕竟，制度对医生是否挨打是毫无保护的，来自各行各业，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生活地域的病人和家属们能够达到这样的自律自律水平，令人惊叹。 中国无愧礼仪之邦之名。 不断落手的“衷心感谢”的宝箱，更是令凌然感受到了病人们的热情。 “衷心感谢”的宝箱不是随便给的。病人的病痛如果未能解除，衷心感谢自然无从谈起，就是指头好了，病人心有不安，同样不会给出衷心感谢。 除此之外，凌然的态度说不定也筛选了一批人。 即使如此，凌然手里的初级宝箱，依旧在缓慢积累中。 22……23……24…… 凌然的目标是到30个宝箱，再一起打开，说不定还能获得配套的技能。 与此同时，凌然也会对视诊不佳的病人做较详细的体格检查。 视诊本身就是体格检查的一部分。比如说，脸黄的患者，就有可能是黄疸聚集，眼睛黄，头发黄亦有不同的适应症的可能。 凌然的病人多是需要长时间住院的，他对病人们的熟悉程度也高，采用这样的方法，找到问题的几率很高。 当然，与之前一样，大部分病人的情况都不复杂，上次遇到的急性胆囊炎，只能算是运气——凌然再没有找到有资格转诊的病人，这是他比较遗憾的地方。 叮。 就在凌然要结束今天的查房的当口，系统发出了声音： “体格检查排名提升，至云华市第999名，进步最大，获得奖励：中级宝箱。” 凌然没有急着开箱，却是眼神一亮，提升排名就能得到宝箱，这个可以有啊。 “系统，我之前的体格检查在云华市的排名是1000多，对吧？提升了多少？”凌然直接询问。 “从云华市排名1128，提升至云华市排名999位。” “所以是提升了119名，那如果再有一个技能，提升了120名，就可以再拿一次中级宝箱，是吧？” “是。” 凌然满意的点头。第269章 切开术 凌然迅速检索自己的技能，大师级和完美级的且不考虑，这些技能的全国排名都比较高了，更别说是城市排名了，且不说有没有130名可以提升，难度也太高了。 相比之下，几个专精级的技能，提升的概率更大。 “间断垂直褥式缝合”是缝蛋的，主要考验霍主任的集蛋能力，并不容易，“垂直褥式内翻缝合法”和“间断水平褥式内翻缝合法”都是缝胃肠道的，能争取到的机会也很少，倒是持弓式和持笔式的开刀技能，比较有前途。 开刀的话…… 凌然首先想到的是割双眼皮。 周转率高，病人多，一天做100个有点夸张了，三五十个是很容易的。 不过，云医可不开展这项技术，要凌然找一家美容院之类的机构的话，又太麻烦了。割双眼皮的都是女生，还都是陌生的女生，一天接待三五十名女生，还不知道要啰嗦多少话出来。 “系统，我要是自己买块肉练开刀，算吗？”凌然忽然心里一动，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漏洞。 “算。”系统痛快的回答：“只计算排名。” 只计算排名，意味着要看开刀练习的成果。 在猪肉上练习刀法，是适合初学者的做法，要对专精级的开刀技术产生效果，仅仅是猪肉怕是不行。 凌然沉吟几秒钟，问：“那我的开刀技能，现在排名多少？” 系统在凌然的脑海中说话：“你的持笔式开刀目前排名云华市765名，持弓式开刀目前排名云华市558名。” 凌然多是用持弓式来开刀的，相对较为细致的持笔式用的并不多。 这个排名，小小的刺激了一下凌然。 排名云华市的500名往后，说明单就切开这个技能来说，凌然掌握的技术可谓平平。 这不像是体格检查，最擅长体格检查的是内科医生，尤其是中老年内科医生，经验积累起来了，见的多了，体格检查的水平也就起来了。他们还不乏练习的机会，每年的单位和学校的体检，都少不了内科医生们出马。因此，凌然排在1000多名并不奇怪。 光是云华市30多家三甲级医院，就能提供大量的擅长体格检查的内科大夫。三甲以下的医院，主任和副主任级的医生，也不乏有突出技能的。 但是，切开技能却是纯粹的外科技能了。 凌然的持笔式开刀位列云华市的765名，那在云华医院里的排名，怕是在大几十甚至百位了。 这还是凌然在获得两个开刀技能之后，又做了几百次手术的结果。 如此看来，想要提高名次，很难做到一蹴而就了。 如此看来，“专精”的级别，弱一点的，就是不出纰漏的水平罢了。 看小沙弥冬生学习推拿，可以发现，入门到专精的提高是非常快的，要求也是相对低的。 专精提高起来就慢了。 凌然的体格检查也做了许久了，依旧是专精的水平，排名反而提高了不少，说明专精的技术树还很长。 “想要将持弓式提高100多名，要多久？”凌然又问了一句。 系统没有给予回答。 显然，这个问题是没有准确答案的。 凌然撇撇嘴：“把中级宝箱打开吧。” 同时，凌然心中默念：切开，切开，切开…… 一片璀璨的光芒中，一本技能书出现在眼前： 《气管切开术（完美级）》 看到“完美级”，凌然就已经很满意了。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技术固然有难易之分，但都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懂得心脏搭桥的医生，不见得就比懂得肠梗阻的医生救下来的医生多。当然，肠梗阻要掏屎，确实是有些特殊了。 气管切开术是急诊科和ICU里最常用的技术之一了，也是影视剧中，最常出现的外科技法，那些路见不平一声吼，拿起钢笔就戳肺的，就可以理解为需要做气管切开术的患者。 理论上，规培生都要做气管切开术的培训，并且进行少则三五例，多则10例的操作。不过，就国内目前的状况来看，有机会行气管切开术的年轻医生并不多。能不能上手，既要看运气，也要看本人的积极程度。 凌然在学校就学过气管切开术了，但在实操以前，学过的东西都是难以转化的。 但在将面前的技能书拍掉之后，凌然已然是资深开喉者了。 “还不错。”凌然微微点头。 气管切开术也是切开来着，而且可以用持弓式，也可以用持笔式，估计也能锻炼到一二。 “凌医生？”余媛喊了凌然一声。 他们都完成了查房任务，急着要回办公室写病历了。 “哦……休息吧。”凌然点点头，道：“我去抢救室看看。” 吕文斌和余媛毫不犹豫的去了，他们的活都多的做不完。 马砚麟则快步跟上了凌然，口中道：“凌医生，我来帮忙。” “我没什么事做，只是到抢救室等活。”凌然暂时是不需要助手的。 马砚麟嘿嘿的笑两声，依旧跟着凌然，等再出了电梯，到了人少的通道的时候，马砚麟才低声道：“凌医生，我轮转的时间到了，我给主任说了，急诊科暂时没有位置，我得去别的科室了。” 规培生是要在多个科室中轮转的，马砚麟在急诊科里已经呆的超时了，属于额外争取来的时间。 马砚麟此时眼巴巴的看着凌然，道：“您能不能帮我给霍主任说说，让我留到急诊科。” “规培生可以留下来吗？”凌然对于规则不甚熟悉。 马砚麟看着凌然，小声道：“您是实习生来着。” 凌然恍然，“哦”的一声，道：“我说给他。” “好的好的。”马砚麟表情稍微活泛了一些。 对于轮转的工作，他已经愁了好些天了。 比起去不同科室里学习，在凌然手下学习的机会显然更难得，别的不说，光是断指再植的一助，就是骨科住院医都不一定能捞到的好机会……马砚麟最怕的是轮转一圈回来，凌然身边已经有了新人。 实际上，那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事。凌然的手术频率如此之高，病人如此之多，比普通科室的治疗小组的工作量都要大，马砚麟要是再走了，凌然肯定还需要助手的，这个位置也不可能等着马砚麟…… 马砚麟看看凌然，又很不放心的道：“凌医生，霍主任说不定会安排别的住院医给您当助手，您可别答应啊，我跟着您学了这么久，您的习惯我都熟悉了，别的住院医肯定没我好用的……我主要就不是急诊科的人，我要是急诊科的人，霍主任肯定愿意留下我的，其实我已经申请到急诊科来了，霍主任不愿意费力气……” 马砚麟对此很是头大，说的也有些颠三倒四了。 凌然听着点点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想办法说服霍主任。” “怎么说服？”马砚麟瞬间来了兴致。 “你可以尝试主刀跟腱修补术和tang法缝合。”凌然给出了建议。他并没有说断指再植，是因为难度太高，光是血管吻合一项，就不是马砚麟能搞定的。 马砚麟讶然看向凌然，问：“您会让我主刀跟腱修补术？” “可以给你们机会。”凌然想了想，道：“以后你主跟跟腱修补术，吕文斌主跟tang法，我会把所有步骤分解出来，你们从易到难，每次手术主刀执行其中一个部分，全部正确以后，我们再做下一步。” 凌然的要求比普通要求还要高，马砚麟却是甘之如饴。 这等于是手把手的教了，比放手去做的医生还要好，到了这个地步，马砚麟还能说什么呢。 如果不是社会潮流不允许，马砚麟现在就想对凌然说：您真是个好人！ “没事我就去等窒息的人来了。”凌然摆摆手，走进抢救室内。 医院里最需要气管切开术的，除了急诊科就是ICU，最后才是手术室里。 对于云医这样的医院来说，每天收获一两名需要气管切开术的患者是很正常的。当然，看天下雨是比较讲运气的，但凌然除了急诊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等了。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当凌然终于被多次警告而禁赛的时候，救护车终于送来了一名血迹斑斑的病人。 凌然无聊的收起手机，默默的走上前去，对于较为严重的创伤，凌然还缺乏系统的应对能力，也是在学习状态下。 “我没事，先救我的狗，救我的狗。”病人被颠了一下，猛的清醒过来，掀开被单，平床上赫然躺着一条黄色的拉布拉多，亦是奄奄一息的模样。 拉布拉多身上的马甲，与病人身上的警服，也说明了两人的身份——是一名有狗的女警。 推车的护士不得不按住病人的肩膀，道：“你不要挣扎，以免撕裂伤口，你们中队的兽医已经赶过来了。” “我才没事的，我身上的血是歹徒身上的，不信你看我……”女警说着就要站起来，却是“啊”的一声，又躺倒了。 “你的腿被插了一刀，没知觉吗？你有没有印象？”负责的医生举起手电筒就照女警的瞳孔，口中不停的问问题。 “我的狗……栗子也被割了一刀。”女警抓着医生的手，道：“你要救救它的，栗子才两岁，救活三个人了，这次也是嗅出了毒品，才被攻击的……” 急诊医生一脸为难，救人他在行，救狗却是没经验的。再者，他也不可能现在放下人来救狗。 凌然手插着兜儿，看着拉布拉多黑漆漆的眼睛，道：“我来给狗缝合吧。” 任务：救治警犬。 任务内容：救活警犬“栗子”。 任务奖励：6只初级宝箱。 凌然讶然的看看天空，救狗就算了，还给宝箱？ 而且……6只初级宝箱+24只初级宝箱的话，刚好是30只初级宝箱。 凌然深吸一口气，自己推了张平床，再与两人一起，将狗搬了过来。 女警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狗，再看了凌然一眼，就晕了过去。 “狗快窒息了。”旁边的护士提醒了一句。 凌然低头看了看，果不其然，狗马上就喘不过气了。 “唔……给它做气管切开术。”凌然做出了此时此刻最正确的选择。第270章 人狗通吃 凌然没有给人做过气管切开术，但他是给狗做过的。 在医学院里，动物实验是学生们学习外科操作的主要渠道，云华教授气管切开术，用的就是犬只。 躺在手术台上的警犬“栗子”比它的同类要幸运的多，却也承受了更多。凌然用手摸摸它的头，年仅两岁的栗子只有力气望着凌然了，呼吸趋于困难。 “有合适的麻醉剂吗？”凌然问旁边的麻醉师。 “宠物都用846合剂的。”麻醉师道：“军需大学兽医研究所做出来的，叫个什么鬼名字来着……速啥的？” “速眠新。”一名家里有狗的麻醉师小跑着过来了，摸摸狗头，道：“保安定，双氢埃托啡，氟哌啶醇之类的加起来配的，我来弄，你先给狗做个检查啥的，给氧……” 后来的有狗麻醉师跑去药柜翻找起来。 凌然“恩”的一声，拿起听诊器，先做心脏听音，再做叩诊，接着，又做了肺功能检查，并数了呼吸数。虽然是给狗做的体格检查，但方式也就是人的方式。凌然也不知道是否有给狗专门设计的体格检查，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有的用就不错了。 “一分钟14次。”凌然听完了呼吸，茫然的问：“狗的呼吸应该是多少？” 有护士搜了百度，道：“10到30次？” “那14次算什么？”凌然继续茫然。 背着手晃悠过来的周医生，突然想笑的道：“你这个问题才像是实习生的问题嘛。” 周围的医护人员都忍俊不禁。 有狗麻醉师此时跑了回来，听了凌然报的数字，举起手里的针管，道：“我来做肌注。” 说着，他靠近了拉布拉多，低头看看伤口处，再给狗打针。 警犬“栗子”抽搐了一下，但力气已不足以挣扎了。 很快，警犬的四肢就放松下来，呼吸声也变轻了。 “给狗备皮，四肢能锁还是锁住了。”有狗麻醉师看着手机，开始指挥众人。 护士为难的看着体重30斤以上的大狗，重复自语：“给狗备皮？” “对，给狗备皮，脖子一圈的毛都给剃了。快点吧，都呼吸困难了。”麻醉师催促着。 “你以前做过宠物医生？”周医生好奇的问有狗麻醉师。 “我朋友做过。”有狗麻醉师表情很正经，顺便再看一眼手机，看上面的图像，明显是现场教学的状态。 在场干活的小医生和护士的手都顿了顿，很快又重新启动了。 要不然怎么样呢，有人指导算好了。 到了危险的时候，人都要被指导做手术的。 大部分医生都不在乎一条狗命，做医生的，谁手底下没有几条狗命。但是，警犬不一样，尤其是救过人命的警犬，大家还是愿意付出一半个小时的努力的。 “可以了。” 备皮完成，狗的呼吸极其困难了。 凌然小心的选了手术刀，再顺着裸露出来的狗颈椎，纵向划了一刀下去，放下手术刀，再对肌肉层做钝性分离，并暴露出了气管。 横向划了把气管，凌然准确的插管，接上氧气，警犬“栗子”的呼吸状况立即就改善了。 整个过程，凌然并没有特别的追求速度。 呼吸困难，快要窒息等等形容，固然是非常紧急的，但是，只要没紧急到完全窒息，就不一定要做紧急的气管切开术。 气管切开术本来就是有后遗症的，紧急气管切开术就更甚了，相比之下，一时的呼吸困难，只要能够忍受，还是可以缓一缓的。 当然，不要缓的太久就好。 周医生在旁背着手，看着凌然。 虽然他看起来一副无所事事的模样，但在凌然身边，就是防着凌然操作失误。 气管切开术在急诊科里是小的不能再小的手术了，喉管的部分切开四层，在两块颈椎骨中间，将气管划开一个小口，氧气管塞进去就行了，损伤可以说是极小，危险性也不大。 但就是这样的手术，若是交给实习生去做，已然会有人不断的犯错。 想象普通学生读书期间的手工课，或者某些成年人在家里自组家具的表现，就可以揣测失误的发生了。 手工课和家具的模子至少还是规范的，是大小统一有迹可循有说明书的器具，设计之初就考虑方便安装，但第一次安装的人依旧生疏不已——能做心脏手术的医生安装不好宜家的家具，早都不算是笑话了。 这更能说明重复和经验的重要性。 而在病人身上，扎针之类的练习也就罢了，气管切开术或心肺复苏之类，弄不好就会出现不可挽回的失误了，实习生或规培医想要上手，是需要经过长期的私下练习，并找到合适机会的。 凌然也就是在给狗做气管切开术，才没有人多说话。 就算这样，周医生还是要在旁边关心一番。 “练过？”周医生等伤口处理好了，才问凌然。 “不算。刚会。”凌然回答的有些古怪，但是真实。 确认狗命保住了，凌然接着开始给狗做缝合。 作为一条警犬，“栗子”是穿着狗用的防刺服的，因此，胸部和腹部都没有外伤，四肢却是有多处划伤，耳后的危险区域也都开了口子。 这样的伤落在人身上，那是必须要照CT或核磁共振，然后再进行手术的。 狗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医生们都是纯凭经验判断，觉得问题不大，接着就给予抗生素注射，再由凌然做了全面缝合。 对于医生来说，这样的工作其实是颇为轻松的，但在日常工作中，面对人命，即使是家属要求，他们也不能如此操作。 大师级的对接缝合，只要针头扎的进去，外伤就是最轻松的。 凌然依旧是粗线接细线的手法，尽量帮“栗子”保住外形的美观，尤其是有毛孔的位置，下针都要考虑一番的。 就算是警犬，长的美一点也没什么坏处。 “完成了。”凌然剪断了丝线，将剪刀丢到了盘子里。 就算是给狗做缝合，凌然身边也是有护士帮忙的，包括后续的包扎，都不用他费心了。 有狗的麻醉医生笑呵呵的看看仪器，道：“完事了，狗算是救活了，不过……你们的东西全得大清洗了。得，我先走了啊。” 麻醉医生都是隶属于麻醉科的，但也都见识过霍主任的喷力了，狗麻醉看警犬没事了，转身就走，毫不留恋。 有护士不由的发出哀嚎：“要被护士长骂死了。” “到时候给她看看狗，别扣工资就好。”周医生呵呵的笑两声，然后摸摸闭着眼睛的警犬，拿出手机，拍了个很有爱心的自拍，开始发朋友圈。 小护士也没辙了，只好照样拍一张鼓腮的自拍，然后编辑朋友圈。 凌然转身去洗手，洗完了，又发现身上有狗毛，干脆去手术区洗了澡，顺便换了条新内裤，这才浑身轻松的对着镜子道：“系统系统，我的开刀技能排名多少了？” “你的持笔式开刀目前排名云华市766名，持弓式开刀目前排名云华市558名。”系统回答。 凌然皱皱眉：“上次我问的时候是多少来着？” “距离你上次询问，持弓式开刀的云华市排名未变，持笔式开刀的云华市排名滑落一名。” “还会跌的？” “是的。” 凌然呵呵呵的笑两声，也是，他的排名都会升的，那总会有人的排名在跌。 全靠着新内裤带来的贴服感，凌然才没有气的再洗一个澡。 他转着脑子，重新回到一楼，自然而然的掏出手机来。刚才等了三个小时，才等到一只需要切气管的狗，凌然也没什么信心能再等到人了。 一楼倒是一片的欢腾。 仔细去看，却是警犬清醒了过来，正在那里舔手卖萌呢。 淡金色的拉布拉多，方头方脑的，黑漆漆的眼睛极为有神，偏着脑袋，舌头吐出来一点点的样子，看着就让人觉得有趣。 同样做了小手术的女警躺在旁边，病号服下露出雪白的肌肤，不知道有没有化妆的瓜子脸颇为精致，大胸细腰，看着就让人觉得有意思。 围在四周的男医生看女警，小护士玩狗，竟是男女通吃的局面。 警犬“栗子”不知是否嗅到了凌然的味道，等他靠近了，立即呜咽的仰头，女警不得不命令道：“栗子，卧下。” 两岁的拉布拉多警犬，比大部分的22岁人类都要稳重，呜呜的哼唧两声，就乖乖的不动了。 凌然都忍不住上前，揉了它两把。 女警愣愣的望了凌然几秒钟，才自言自语的道：“我以为我是起幻觉了。” “受外伤以后是有可能产生幻觉的。”凌然以医生的角度，回答了一句。 女警的脸唰的就红了，小声道：“我……不是……那个，我叫秦敏，谢谢你救了我的狗。” “客气。”凌然露出符合病人需求的微笑，这是他新练的技能。 女警的脸更红了。 “呜……”警犬栗子声音很轻，怀疑的望向女警，觉得她现在的气味，就好像每次大行动前一样，于是整只狗的注意力都集中了起来，随时等待命令的样子。第271章 感谢 “霍主任，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我代表我们巡警大队，警犬中队，感谢云华医院，感谢云华医院急诊科，不问酬劳，不辞辛苦，急人所急，不仅急时治好了我们英勇的女警秦敏，而且保住了我们的功勋警犬栗子的性命……”警犬中队的队长，有些磕磕绊绊的说着感谢词，并在记者面前摆拍。 医院对能上新闻无比的热衷，邀请来的记者也觉得话题性不错，就给设计了一个送锦旗的环节，警犬中队的人也都没拒绝。 给秦敏做治疗是人家医院的分内事，给警犬都缝合好了，警犬中队自上而下，内心确实感谢。 锦旗更是用了“精湛医术，崇高医德”，旁边还给署名了云华市巡警大队警犬中队的名字，看着就让人欢喜——主要是让霍从军同志很欢喜，因为狗而大清洗的事情，也就被他放到一边。 等到拍照种种完成，霍从军主动邀约，请警犬中队的队长和巡警大队的领导们吃饭，后者也很乐意与急诊科的医生拉拉关系，指不定下次还要用得上，于是气氛融洽，席卷而去。 包括周医生在内的几名参与者都得到了邀请，凌然则是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他原本就不喜欢社交活动，更别说是这样的社会人宴席了。 周医生怒其不争的拉着凌然，劝道：“凌然啊，你在医院里不能这样。你别看人家都说象牙塔象牙塔什么的，象牙塔最危险了你知道吗？指不定明天就有人来，给你把牙拔了。” 凌然莫名其妙的看着周医生，问：“抢口腔科的活？” “象牙啊，你有没有幽默感啊你。” 凌然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周医生的表情僵了一下：“你是逗我的？” 凌然再笑：“你猜。” “唔……”周医生被凌然给逗住了，转瞬自己笑了起来，又叹口气：“算了算了，人在江湖飘，未必要挨刀，可怜我这种医生，只能去应酬。不过，你要是不忙，真应该去看看的，认识认识巡警大队的领导，有好处。最起码，病人砍你，你报了警，有话说吧。人家不会随便甩锅来着。” 凌然怀疑的看着周医生：“现在……是你开始开玩笑了？” “我开什么玩笑……等等，你其实是在开玩笑？”周医生被凌然的微笑，玩的脑门子发胀。 凌然摇摇头。 周医生也没了劝说的兴致了，无奈道：“哎，咱们做医生的，其实最需要社交了……你如果不认识外面的人，光是在医院里闷着头做手术，以后遇到的麻烦多着呢……” “凌医生。”响亮的喊声，从身后传来。 凌然和周医生一起转身看过去，就见前天救治的秦敏，坐在一只超大的轮椅上，被推了过来，秦敏自己坐三分之二，还给狗留了三分之二的位置。 推着她的是位穿着职业套装的三十余岁女性，与秦敏有些像，好奇的打量几眼凌然，就将轮椅的刹车给扳了起来，对秦敏道：“我离开一会，你有事就打电话给我。” 秦敏“哦”的一声，再转头看向凌然，还是有些红脸。 趴在她身边的警犬“栗子”竖着耳朵，奇怪的看看秦敏，然后昂起头来，又是一副随时准备待命的模样。 “栗子，趴下！”秦敏知道警犬为什么这样，但她不知道凌然知道不知道。 “可以活动了？”凌然有些惊异于秦敏的恢复能力，问：“前天你的失血量要超过1000了吧？” 他在急诊科里工作了这么久，很清楚失血过多的状况。普通人献血200或者400cc，身体好的话，都不会有太多的不良反应，但如果失血到了700或者800cc的话，正常人都会觉得虚弱无力，头晕等情况也是很平常的，而在此基础上，每增加200cc的失血量，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遗症，卧床不起是比较轻的了。 看着秦敏满面红光的模样，凌然还是比较有探究精神的。 秦敏用手摸着隔壁狗头，缓了缓情绪，才露出腼腆的笑容：“我自己没有流多少血，主要是嫌疑犯身上的血。” 说着，秦敏心里有些紧张的解释：“我当时看见他用弹簧刀戳栗子，很担心，下手可能……我平时没有那么凶的……” 周医生咳咳两声，道：“面对毒贩的时候，警察凶一点，我们市民的安全感更强。” “我平时也不会接触到毒贩的，我是警犬中队的，前天也是执勤……总之，我只是看起来伤的重，没有流多少血。”秦敏不好多说，以撇清自己，恢复自己英姿飒爽又知性制服的人设为主。 凌然微笑：“失血少就好。恩，那毒贩就惨了，1000多的血的话，要缓一阵子了。” “不会的，他们总共有两个人的，一人就只有几百了……”秦敏做了一个小学生除法，然后觉得自己的智商似乎回到小学了。 旁边的周医生果然露出恐惧的神色：“你以一敌二，战胜了两名持刀的毒贩？这得是立功了吧。” “不算的，不算的。”秦敏察觉到自己的人设摇摇欲坠，连忙补救：“我和栗子一起对敌的，不能算是以一敌二，而且同事增援的很快的。而且……而且，毒贩只有一人持刀，再说了，他们都是小毒贩，不是太厉害的，真正厉害的……” 秦敏说着说着，就觉得自己又说多了，感觉人设应该崩掉了，不由的低下头来，不开心的摸着狗头。 拉布拉多呜咽一声，轻轻的用头蹭着女警，还伸出舌头，轻轻的舔了两下女警的手。 “说明栗子很厉害。”凌然看着拉布拉多的大眼睛，由衷的赞了一声。 秦敏连忙点头：“就是说，拉布拉多不是攻击型的，但栗子前天真的很勇敢，比好多德牧和罗威纳都勇敢，是吧？” 最后的问句，显然是针对拉布拉多的。 方头方脑的拉布拉多顺从的点了点头，并歪歪狗头，尽可能的卖了个萌，凌然看的不由笑了起来。 秦敏不敢久留，生怕人设再崩，悄悄的拨号给表姐，再道：“凌医生，一直忘了对你说，谢谢你救了栗子。栗子，谢谢凌医生。” 拉布拉多昂起头来，向凌然哼哧哼哧的喘气点头。 秦敏再摸狗头，它就安静了下来。 “不用客气。”凌然微笑，主动上前两步，再缓缓伸出手来。 “可以摸的。”秦敏看着越来越近的凌然，不由的挺起胸来。 她的表姐此时正好过来，恰好见到这一幕，整个人都惊呆了，现在的女孩子都这么主动了吗？ 轮椅前，凌然终于摸到了拉布拉多的脑袋，只觉得毛又软又舒服，与冬生的光头截然不同。 他爽爽的撸了两把，再道：“不用客气。你们也请好好休息。” 说完，凌然就起身离开了。 毫不留恋。 周医生呆了呆，告声罪跟了上去。 秦敏的表姐此时才走了回来，望着秦敏，道：“你胆子真大。” “什么?”秦敏没明白。 “我帮你问了几个朋友，凌然的信息有报备的，他过一周要去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医学会议，在沪上。”表姐说着笑笑：“这次来不及了，等你伤好了……” “我伤的很轻的，兽医说栗子也是皮外伤，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回中队，继续训练了。一周以后，我都可以申请去那个会议了……表姐你帮我申请吧。”秦敏摸着狗头，满眼都是憧憬，道：“凌医生孤身前往外阜，看到云华人，也会觉得亲切吧。”第272章 小任务 手术室内，吕文斌眉飞色舞的挥舞着持针钳和镊子。 在陆陆续续的完成了多项分解动作之后，吕文斌今天终于站上了主刀的位置，开始对手部肌腱，做起了标准的tang法缝合。 虽然凌然就在旁边盯着，虽然还有马砚麟的窥视，但吕文斌还是爽利的像是冰天雪地里大吃了一顿火锅后吃冰棍。 “进针稍向内。”凌然同样戴着显微眼镜，以一助的身份，给吕文斌做辅助。 马砚麟羡慕不已的做着二助，以拉钩为己任。 吕文斌能有戳针的机会就满足的不行了，听着凌然的命令，就向里入针。 “多了。”凌然立即呵止吕文斌，再道：“向后两个针头。” “是。” “还是稍微有点多，下一针要入深一点，弥补前面的失误，手不要抖，做慢一点没关系。”凌然自己做手术的时候是分毫计较，压着吕文斌做手术，依旧是没有丝毫放松。 吕文斌大声的应了一声是，满脸的兴奋。丝毫没有因为凌然的远程操纵而有丝毫的不满。事实上，他现在是满心的欢喜。 都说手把手的教，如果医生们能得到手把手的教育的话，也不至于有那么多的弱鸡医生了。 大部分的医生，一方面是没有手把手的教育的耐心，但更多的，其实是没有手把手的教育的能力。 上一阵入多了，下一阵该如何消弭前者带来的不良张力？ 没有大师级的水平，对此是无解的。 普通医生缝合肌腱，就是按照既定的方式来缝合，左偏一阵右偏一阵，都是偏离了，结果如何了，只能听天由命。 大师级的缝合术却不是这样。 大师级的缝合是要因地制宜的发生改变的。每个人的组织状态都不尽相同，肥宅的肉松，特种兵的肉紧，缝起来的强度都不同，若是用针对普通人的标准方式来缝，肥宅和特种兵都不会得到最佳治疗。 更遭的情况，是针对普通人的标准方式都缝呲了，结果就更加难料了。 但是，拥有多种大师级缝合术的凌然，不止是自己缝合，就是看着吕文斌缝合，都已经可以做到因人而异，甚至是因针而异了。 这样教出来，才是真正的手把手的教。 当然，凌然现在要是离开了，吕文斌肯定是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缝了。 但是，等凌然再教一段时间，吕文斌再照猫画虎的玩一阵子，他慢慢的也就有了感性的认识了。 吕文斌也知道此点，所以心情激动的浑身都是劲，即使凌然要求他凌晨两点起床，他也能坚持下来。 吕文斌其实也知道，这是云医急诊科病床的回光返照了。 凌然已经订购了明日的机票，飞往沪市参加“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所以，剩下的病床才有吕文斌的份儿，甚至还可以肆无忌惮的再加床。 但是，吕文斌如果不能用这么几张病床证明自己，接下来再想获得机会，可就难了。 吕文斌抬起脖子，稍微活动了一下，再斜瞥了一眼拉钩的马砚麟，浑身都长满了警惕。 马砚麟主攻跟腱修补术，这个倒没什么，关键在于，他也是会抢病床的。 吕文斌的目光变的深邃起来，动作更加轻盈，一定要赶在马砚麟之前，掌握tang法啊！ 吕文斌相信，只要自己掌握了tang法，那在云华就是能争取到床位的。跟腱修补术……呵呵，要是能做的像是凌然那样也就罢了，普通的跟腱修补术，不过是初级主治级别的手术罢了。想争取床位？太小看凌晨三点钟起床的凌然了。 正在拉钩的马砚麟，同样是心潮澎湃。 他不羡慕吕文斌的tang法，对于规培医马砚麟来说，tang法学起来太慢了，全云华市能用tang法的人，一只手都数不过来，骨科跟着潘主任学tang法的主治，学了三年都没出师，他才不信吕文斌能快到哪里去。 照马砚麟估计，吕文斌做了半年助手，就算是手术做的比别人一两年都多，也就是助手而已，再要学会tang法，哪怕是凌然手把手的教，也还得一年半载的。 但他学习跟腱修补术，绝对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先做主刀的，一定会有巨大的优势。 马砚麟看着手术视野内，吕文斌慢吞吞又迟疑又自我怀疑又疑神疑鬼的动作就想笑。 tang法岂是那么容易掌握的，你怎么不去学心脏移植？ “做的不错哦。”沉稳的声音，自带风声。 马砚麟悚然一惊，这是大喷子……不对，这是大主任霍从军来了？ 他的工作是最轻松的，向后一看，果然是嘴有些前凸的霍从军，正穿着洗手服，双手环抱，面带微笑。 “主任。”吕文斌乖巧的叫了一声。 凌然也喊了一声霍主任。 “好，好，一个教的认真，一个学的认真，非常好。”霍从军的表扬从天上飞下来，极其难得。 吕文斌怀疑的停下来，不知道霍从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你继续搞嘛，不要停。”霍从军的语气很亲切，热气腾腾的样子。 吕文斌只能再低下头，循着线头的方向，又是一针戳下去。 “再左偏一点比较好，也不影响，下一针戳直了。”凌然是一阵一阵的给吕文斌做调整的，这样调整一个手术下来，吕文斌至少知道标准水平的操作是什么样的了。 之后他再多做一些手术，差不多就能独立做到专精水平了。 当然，他现在是入门都不够的，凌然也不着急，就慢悠悠的教着，对他来说，教人肯定没有自己做手术舒服，但也算是不错的调节了。 吕文斌稍微有些紧张，下一针又戳的偏了些，不由的更加紧张了。 从显微镜里看下去，很大的一篇区域，但在医生操作的时候，手指的用力稍微不均匀一些，就会偏移很远的距离，这也是显微外科手术里最困难的部分。 精细化的要求太高了。 吕文斌不由自主的停了下来。 霍从军一看，自己的出现是影响到手术了，忙道：“我其实是来通知一下，凌然，你之后带着余媛一起参加会议啊，就祝同益院士搞的会议。” 凌然还没说话，吕文斌先是叫了出来：“不是应该我跟着吗？” “上一次，你不是就去了？”霍从军的语气好像更奇怪似的。 “这是平均分配的吗？”吕文斌忙道：“我跟的凌医生最久，最熟悉凌医生的手术操作的习惯，到时候要是有现场手术什么的，不是我去最合适吗？” 霍从军摇摇头：“你上次去了一个月了，这次的机会让给别的同事嘛。” 他故意从非医学的角度来说这件事，反而让吕文斌哑口无言。 如果将参会看做是一项福利待遇的话，那当然是该轮着来的。 余媛和吕文斌都是住院医，那让余媛先去参加会议，显然是没什么问题的。 只有吕文斌在心里不爽，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穷疯了的小伙子了，他是攒够了首付的年轻人啊，哪里还在乎去沪市的旅游或美食…… 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参与到国际会议中去的。 霍从军却不给吕文斌选择的机会，转头问凌然道：“你和余媛没问题吧？” “我没有问题，但邀请函上……” “余媛的费用，科里报销了，你一个人去不行，太不安全了。”霍从军摇摇头，心有戚戚的样子。 凌然自无不可，对他来说，有一个熟悉的助手固然好用，助手不熟悉也是能用的。就像是在益源县开飞刀的时候，不仅助手不熟悉，仪器设备也要再了解，但还是将断指再植的手术完美的做了下来。 相比之下，跟腱修补术什么的，难度比断指再植还是要低得多的。 只有吕文斌哀鸣一声，整个人都变的有气无力起来。 霍从军微微一笑，又叮嘱了两句，转身离开了手术室，又让人喊来了余媛。 白大褂及膝的余媛，戴着大黑框眼镜，让人感觉像是cosplay的造型，两眼茫然的看着霍主任，不知道自己哪里又做错了。 “余媛，你是硕士毕业，到咱们科三年了吧，该评主治了？”霍从军态度很和蔼的样子。 “我还没做过住院总。”余媛的语气比较疏远。按照云医的规矩，外科医生要评主治，是必须做一轮住院总医师的。 住院总医师是非常之类的，24小时待命是最基本的，根据科室不同，每天工作18个小时或者24小时都很正常，虽然持续时间只有8个月或10个月，但耗命程度，绝对是超过高考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住院总医师，在医院里也不是大白菜，需要经过科室的招聘流程，方能就任。 余媛三年换了三个治疗组，竟是没有一个治疗组愿意要她做住院总医师，那评主治也就更加遥遥无期了。就此点来说，余媛的事业是相当不顺利的，人家连剥削她都不愿意剥削。 霍从军看着余媛，却不能从她的脸上，读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余媛啊。”霍从军又喊了一声。 “是。” “住院总这个事情，我记下了，从你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聘任是不成问题的。”霍从军做了20年的科室领导，画饼还是一流的。 余媛这下子有些惊讶了，她知道自己的外科技巧有待完善，却没想到现在又有了机会。 霍从军微微一笑，道：“在此之前呢，我要先给你安排个任务，后天，我准备让你跟着凌然去参加‘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你的任务呢，很简单，你要好好的跟着凌然去，再把凌然给我好好的带回来。” “啊？”余媛完全没听懂的样子。 “任何人啊，我是说任何人啊，都不许靠近凌然，明白吗？”霍从军的语气变的严厉起来：“吕文斌就是太圆滑了，性格也太随意了，让凌然跟对方接触太多，这一次，你可不能犯相同的错了。” 余媛不明所以的道：“您说的对方是指？” “任何人都不行！”霍从军看着余媛，道：“你给我把凌然好好的带回来，你的任务就算是圆满完成。凌然要是回不来了，你也不用回来了，明白吗？” 霍从军的军人气质瞬间爆发了，慑的1.475米的余媛瑟瑟发抖。第273章 林肯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里，所有人都忙忙碌碌的做着准备。 为了本届在本土召开的《国际骨关节研究学会》，祝同益忙活了有小半年的时间。 从确认会议地点和时间，到确认邀请的人员和会议程序，祝同益一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是在国外的。 他在国内的骨科学界的声望正隆，做什么事都颇为顺利，但是，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外国大拿，祝同益也是筹备的头晕脑胀。 到了要收获的时间，祝同益的手下人自不敢肆意，都乖乖的干活办事，连收病人都收敛许多。 研究中心要有病人，且要种类丰富，可又不能有太简单太没意思的病人，光是这一点，就能将众人给愁死。 至于得了没意思的疾病的病人，就只好奔着其他医院去了，尤其是三甲医院，对于病人的容纳能力向来是最强的。沪上有36家三甲医院，其中有10家以上属于国内百强水准的，如果不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根本就经营不下去，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本身就有祝同益建立的诊疗平台，病人输送相对简单。 当然，挑选病人总要比直接治疗麻烦的多，尤其国内还不是预约制的门诊。 薛浩初等人基本就陷入在无穷无尽的工作里去了。 其中最累的当属住院医，有的人从205斤暴瘦到196斤，看的人都心生可怜。 不过，变瘦了就好穿衣服了。 196斤的胖医再穿自己以前的衣服，照镜子的时候，怎么照怎么满意，他先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才开着自己新买的二手林肯，慢悠悠的前往机场。 他今天的任务是迎接来自云华医院的一众医生人。 准确的说，就是凌然、余媛和王海洋。 196斤的住院医紧握着自己的方向盘，第一次为私车公用而开心。 在医院这种单位，公车是不存在的，私车的用处却不小，比如迎接来飞刀的某地主任，来开会的某地教授，来住院的某地同学…… 用公车还不如用私车方便。 196斤的住院医的林肯车就是常常被点牌子的，因为他的车大气，人好欺，就被搞行政的几位领导记挂在心。 有好几次，他都想将林肯卖掉算了。 然而，终究还是舍不得。 林肯虽然是六年龄的二手车了，但是整备之后，美系的大马力大排量正当壮年。 现在，则是到了它发挥价值的时候了。 降档超车，转速飙起来，林肯像是赛车一样彪悍…… 196斤的住院医，已经准备好，向自己的一生之敌“凌然”，全面的展现自己的优势了。 虽然还没到战胜一生之敌的时间，但是，让“一生之敌”表达惊讶，也算是一个里程碑了，胖医紧紧衣服，脚下用力，踩的爱车“猴猴猴”的叫，自己坐在驾驶室里，也像是独狼似的嘶吼起来。 机场。 下了飞机，王海洋脚步虚浮的走了一会儿，眉头才松开来，叹口气道：“老喽，我以前坐飞机，光惦记着盒饭了，都不知道有腿肿这种事。” 凌然稍稍松开一些他的胳膊，道：“下次可以坐高铁。” “还好现在有高铁，要不然，我开飞刀都开不动了。”王海洋说着摇摇头，习惯性的指使余媛道：“你去取了行李来门口找我们啊。” 王海洋说着将自己的机票给了余媛。 支使住院医什么的，对于主任医师来说，也是有二十年经验的工作了。 “凌医生，你的行李要取吗？”余媛主动询问。对于读研究生三年，做住院医三年的余媛来说，被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支使，她也有三年的经验了。 凌然迟疑了一下，递出自己的机票，道：“麻烦了。我带的是大箱子。” “没关系。”身高1.475米的余媛默默的拿着机票，熟练的找了辆推车，踩着就刺溜刺溜的去了。 凌然于是继续扶着王海洋往门口溜达，并且望着系统页面里的30只初级宝箱，犹豫着是否要打开。 换地方，就是换风水了，却不知道是好是坏。 …… 20分钟后。 196斤的住院医，就在停车场，见到了凌然。 凌然今天穿了件白T恤，单手扶着王海洋主任，绷紧的小臂仿佛都带着异乎寻常的魅力。住院医下意识的竟然觉得凌然像是个好人似的…… 他猛的摇摇头，快步走上前去，用经过练习的沉稳的男中音，道：“凌医生，我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研究中心的……” “师兄，麻烦你了。”一坨行李，自动的移动到了196斤住院医面前，后面才是身高1.475米的余媛轻松的笑容：“师兄，还好你过来接了，我推小箱子，大的交给你了。” 说着，余媛一手推一只20寸小行李箱，快步跟上了凌然和王海洋主任。 196斤的住院医望着三只巨大的28寸行李箱，陷入了疑惑：你们是准备住多久？ 接着，他又悚然一惊：我的一生之敌，难道准备在沪上住很长时间？ 带着这个问题，住院医艰难的推着箱子，追了上去，没走几步，就见又有人举着手机，拦住了凌然、王海洋一行。 “来来来，我来帮忙。”一名身着黑色西装的大汉，满面笑容，带着友善度max的光环，接过了住院医手里的行李。 接着，又是一名黑色西装的大汉，拉着住院医的胳膊，笑呵呵的道：“咱们坐车就行了，行李送到酒店，没问题的。” “不是，我不是……”住院医有心挣扎，却还是被推着走了，人家也无心与他聊天，就是一心想要追上前面的人。 一会儿，一辆加长林肯，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黑色的车门敞开来，就见内里的白色内饰，还有彩色的灯组成的光晕。 “凌医生，总算又见到您了，还是那么帅啊……未能远迎，恕罪恕罪啊。”刘威晨从林肯车内走出来，一身运动衣，反而被西装男们映衬的帅气健美，只是比凌然稍逊六筹。 住院医看的都愣住了，一部分是因为刘威晨比在医院里帅，最主要是加长林肯的帅。 “凌医生先去酒店还是研究中心？”刘威晨再拉着凌然和王海洋上车。 余媛望着刘威晨的样子，脑袋里一直绷着的弦，突然就断了：“等等，那个……刘先生……你是代表哪个单位的人？” 刘威晨被余媛也给问懵了，迟疑了几秒钟，就回答每次填表时的内容：“体育总局田径队？” 现场一时间有些沉默。 大家都觉得问题和答案，带着莫可名状的尴尬。 “先去酒店吧。”凌然对于身边人突然断弦这种事，还是具有一定的免疫力的，早在读中学的时候，身边的女生就会做出奇怪的动作，说出奇怪的话，后来有男生也受到了传染，这一点到了现在仍然没有什么改善。 凌然对此的应对措施，就是置之不理。 事实证明，这种应对措施似乎是最好的。 余媛上车以后，智商似乎就恢复了过来，刘威晨也仿佛忘记了适才的问题，谈笑风生起来，只有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研究中心派来的住院医，隔空望着前方的司机的操作，默默的拿起一瓶矿泉水，拧开，喝掉，拧开，喝掉…… “凌医生，我最近已经开始恢复性训练了，前阵子还上赛道跑了跑。”快到酒店的时候，刘威晨靠近了凌然，语气也变的郑重了一些。 “我听说了。”凌然微微点头。 刘威晨咽了口唾沫：“我想试着参赛了，就是不知道全力跑起来，会不会出问题。” “你有问过祝同益院士吗？” “问了。”刘威晨停顿一下，道：“但我最想得到的还是您的建议。” 在旁的几名医生听的都是面色一变，进而甚至有些心潮澎湃。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医生和医术，可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作为全人类最自负的一个行业，外科医生对于排名之类的事，其实是非常敏感的。 刘威晨虽然不是什么业内人士，但是，他作为明星病人，在听取了祝同益院士的建议之后，还更想要听到凌然的建议，这本身就是一种褒奖了。 比得上锦旗的褒奖。 凌然却是表情不变，道：“我在运动医学方面没什么研究的，如果要给你建议的话，也只能根据和磁共振片，给你一些愈合方面的判断。” “我带着了。”刘威晨立即将一个盒子，从身后取了出来。第274章 愈合 车行平稳，凌然就将盒子里的核磁共振片，拿出来阅读。 刘威晨又特意让司机将车速降的更慢一些，再瞅着凌然，默默等待。 车内一时间有些安静的过分，凌然却很适应这样的气氛，他慢悠悠的读着片，用了约莫十分钟的样子，读罢，再道：“原片有吗？” “原片？什么原片？”刘威晨明显是不懂了。 “你在哪里拍的核磁共振，我要在电脑上看。”凌然将看过的片子收好，放回到了盒子中。 “那个……片子里有问题吗？”刘威晨终究是有些急切的。 凌然不答，只道：“看了原片才知道。” 刘威晨迟疑了一下，小声道：“我是在一家私人诊所里做的，我问问他们情况。” 凌然是给刘威晨亲自做手术的主刀医生，事后的复健和手术中的录像，都证明他的水平极其优秀，甚至可能是最优秀的一批医生，这就让刘威晨对凌然多了一份信任。 同时，也对他的意见更加重视。 凌然点点头，说了句“好”，就闭目沉思了。 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思考核磁共振片的事，实际上就是嫌弃车厢内的人多，懒得聊天。 王海洋则是愿意聊天的。 他先是看了一会加长林肯内的车厢构造，再看着刘威晨在电脑上接收邮件，就从兜里掏了眼镜出来，凑在跟前看着，且笑道：“私人诊所的服务就是好，邮件都是发两份的，一份是简略的资料，一份是详细的？” “大概吧，我也不太明白。”刘威晨礼貌的回应，再将电脑推给凌然。 “你在这个诊所看病，要多少钱？”王海洋好奇的问刘威晨。 身为每次飞刀必过万元的云华医院主任医师，王海洋对于这种靠医术赚钱的价格，那是极其的敏感与好奇。 王海洋早就熄了做科室主任的念头了，他现在的梦想，就是希望退休以后，还能进入某个医生集团工作，然后一天到晚的开飞刀，那就幸福死了。 差一点的情况就是返聘到医院，再隔三差五的开飞刀了。 不管怎么样，飞刀是王海洋最喜欢的模式，不光赚钱，而且好听，还可以到不同的城市里游游逛逛，最重要的是有人招待，有人捧着，简直是再舒服不过了。 刘威晨身为病人，却不太愿意聊这些开销的话题。 尤其是面对公立医院的医生，刘威晨觉得莫名的尴尬，道：“挂号3000元，总共花了十多万元。” “包括检查？” “包括。” “对你来说不算贵哦。”王海洋啧啧两声，又问：“那医生得了多少钱？” “那我就不知道了。”刘威晨呵呵的笑两声。 “我估计能拿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王海洋感慨一声，道：“可怜我19块一次的门诊费，还要被医院收一半。” 车内保持安静，没有人对此发表言论。 凌然从邮件里直接下载到了软件和成片，阅读了许久。 当初使用技能药剂以后，他的大师级阅片（四肢）能力曾经短暂的提升到了完美级，那短短几十分钟的经历，给了凌然一个很好的方向，并且向凌然展示了超强影像专家的能力。 同样的图像，不同的影像专家，就是能够读出不同的信息来。 不客气的说，在地方三甲医院里，读核磁共振片的原片都像是一种玄学。除非是核磁共振的软件直接给予了提示，否则，许多影像科的专家，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专家，看核磁共振片都像是看天书一样，只能胡诌几句的居多，问的多了还会生气。 年轻一辈也好不到哪里去，高中不喜欢洛伦兹的，大学不喜欢莱布尼兹的，读研期间没跟着好好练的，看核磁共振的原片，都很难得出多少有效的结论。 凌然以大师级的水准读原片，也只能看图说话，以阅读图表为主，但就这份能力，已是秒杀绝大多数影像科的医生了，更不要说是专业科室的医生。 良久，凌然问：“你要参加的比赛，强度大吗？” “如果要参加比赛的话，肯定是要全力以赴的，短跑你知道的，光是蹬地的力量，就可能超过我目前的训练强度了。”刘威晨说着骄傲的抬起头来，满怀着职业运动员的敬业精神。 “那我建议你暂缓参赛。”凌然的回答，就像是把刘威晨的运动员精神，直接刹车踩到了底。 刘威晨的身子晃动了一下，问：“为什么？” “你的跟腱基本愈合，但并没有完全愈合，受伤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所以，跟腱再次撕裂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没有必要参赛。”凌然算是说的颇为详细了。 “祝院士的意思，是可以参赛的。”同车的黑西装，忽然回答了一句。 刘威晨假意阻止了一下，没有成功的样子。 王海洋不乐意了，道：“凌然给了他的意见，祝同益院士给了他的意见，你们可以自己做参考比较嘛，身体是自己的，医生是负责治病的，又不是做人生导师的。” 这个话说的就有点不客气了，但王海洋还真的无所谓。他就是云医的主任医师，刘威晨不会在他这里看病，也不会给他一毛钱的酬劳。在王海洋看来，用加长林肯接送一趟，就换病情咨询，刘威晨都算是赚到了。 被王海洋的语气冲了冲，刘威晨却是笑了起来：“您这个话，和凌医生当日在病房里说的话，差不多了。” “呵呵。” 刘威晨反而有些感慨的道：“我们当时在病房里闹，凌医生来查房，就给我说，大概意思，我们有任性的权利，医生只负责给我们医疗救助，不会管我们作死不作死……” 刘威晨无法不感慨。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他最脆弱的时候了。 手术做完了，而且是在国内做的，也就意味着没有退路了。 如果手术结束，伤情得到缓解，那就像是现在这样，照样有豪车开，有马仔捧，但如果伤情不能得到改善，甚至更加糟糕的话，那结局就很难料了，刘威晨见过太多的体育明星抱着金牌，在各种商场的活动中捧场的模样，那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找不到门路去捧场的人。 刘威晨当日在病房中，也是希望热闹的场景，能够缓解自己的担忧。 但是，凌然的“当头棒喝”，却是及时的点醒了他。 而在此之前查房的医生，可都没有这么做的。 刘威晨今天再找凌然看片，并说出更相信他的话，也与当日病房之事息息相关——直言相谏，原本就是一个极好的加分项。 王海洋却是斜看了凌然一眼，道：“凌然，你以后这些话都要少说啊，被人录音放出去，很容易出纠纷的。哎，你们年轻医生就是容易犯错，可要小心啊。” 刘威晨有些尴尬，又连忙解释：“恰逢其会，不会有人录音的。” 王海洋呵呵一笑，没有多说。 刘威晨转向凌然，再讪笑道：“凌医生，你刚才说不能参赛，是发现了哪里愈合的不好吗？” “愈合的很好。”凌然稍停，再道：“但是不值得参赛。” “怎么说？” “祝同益院士说可以参赛，但也应该给出了风险提示吧？”凌然问。 刘威晨并无意外的点点头说“是”，又道：“他说跟腱断裂的几率低于10%，但如果充分热身的话，跟腱断裂的几率还会更低。” 同车的黑西装也是忍不住道：“10%就等于是小概率事件吧，几率太低了。” “整体分析是这样。但整体分析是面对全体研究对象的，意外一旦发生，承受者是100%的受伤害的。”凌然看看刘威晨，道：“除非是异乎寻常重要的比赛，否则，你应该继续做恢复性的训练，而不是参加高强度的比赛。” 说着专业的东西，凌然越说越认真的道：“对于跟腱断裂伤，二次伤害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基本可以认为职业生涯提前结束。” “我明白了。”刘威晨的脸色变的很不好看，瞅了黑西装一眼，想想没有说话，转而对凌然道：“凌医生，谢谢你。” “简单分析而已。”凌然摆摆手，没有将这当做一回事。运动员参加比赛的强度，与高强度训练的强度是两码事，与恢复性训练的强度更是千差万别。 刘威晨目前能够参加高强度训练，已经是方案A的功能最大化发挥了，但要是参加比赛的话，那就要冒风险了。 若是奥运会之类四年等一次的比赛，那冒着风险参加也不算什么，运动员带伤上阵原本就是职业风险之一了。 但是，如果参加的只是一个小比赛，却要全力以赴的冒着职业生涯报销的风险，那就是另一种人生选择了。 刘威晨越想越后怕，等到了酒店，再次向凌然道谢，继而道：“凌医生，我这辆车暂时用不上，司机和车都留给您先用。您先休息，我过后再来拜访。” “好，多谢。”凌然没有推辞。 咔。 一路都在闷头喝水，以至于200斤的住院医，终于忍不住捏爆了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第275章 大气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繁花盛开，姹紫嫣红，绿树成荫，疏密有致…… 医院门前的电子屏上，已经挂上了“热烈庆祝‘国际骨关节研究学会’顺利召开”的红色字母，且有配英德法日四国语言，充分显示了电子屏昂贵价格的物有所值。 王海洋一路走，一路赞扬： “没想到沪上地皮这么紧张，你们的地盘还这么大” “房子修的真不错，外形漂亮，里面也实用，尤其是高度舒服啊，我就喜欢高的。” “宽敞，真宽敞，你们总共30几名医生？这么大面积？哦，有实习生就还好……现在的实习生可是厉害……” 王海洋说到实习生的时候，不由自主的看凌然一眼。 凌然穿着白大褂，手插在兜里，有种故地重游的悠哉，挺直的脊梁和随意的步伐，让人看到就觉得精神。 同样是白大褂，有的医生穿起来像抹布，有的医生穿起来像围裙，有的医生穿起来像时装，凌然穿起来……依然是浑身散发着光芒的帅。 200斤的住院医不由自主的挺胸凹腹，手里捏着矿泉水瓶子，避过凌然的光芒，尽可能的用专业的口吻，向王海洋介绍：“我们中心还有很多进修的医生，来交流的医生，平均都要呆三个月左右，可以参与手术，做项目，写论文的。每年以我们中心发表的论文，很多都是来进修和交流的医生写的。” “祝院士还是蛮大气的。”王海洋笑笑。 让进修医和做交流的医生做手术，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可能是利用了外院的人力，加强了不同医疗单位间的关系，坏处也不少，最主要的是损失了病人，流失了医生。 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手术其实也是资源的一部分，尤其是症状比较稀罕的病人，若非政策所限，医院都愿意倒贴钱将他们给拉过来。 相比之下，收到的病人的住院费和治疗费，医院并不很看在眼里，当然，对于整体收费，医院还是很在乎的，但是，对于个体的收入，医院是毫不在意的。 医院是需要大量的病人以培养自己的医生的。 如果把手术分给进修医或交流来的医生做，自己的医生的锻炼岂不是少了。项目就更不用说了，里面都是带着经费的，轻易是不愿意给外院人的。 但是，祝同益硬是可以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做成这样的模式，既实现了个人理想，也将中心运行的不错，确实是值得吹嘘的。 只是从另个一角度来看，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始终不能扩大，可也是与此有关。 200斤的住院医如今还没有独立做手术的机会，对此感受并不深刻，此时就顺着宣传的口吻唱赞歌：“所以呀，您别看我们中心的医生人数少，我们的总手术量还是蛮高的，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举办一些医生的专场，您要是有兴趣，也可以来申请的。” “哦？怎么做？”王海洋来了些兴致。 “我们为您宣传，给您联系有适应症的患者，您自己也联系一些，在我们这里做了手术，统一做分析，我们也跟着学习……” “像是大飞刀了。” “被您这么一说，有点像。” “给钱吗？” 200斤的住院医愣了愣，道：“给的不多，就是点津贴。” 王海洋“哦”的一声，顿时没了兴趣。 他做飞刀是一定要收钱的，而且必须是一万元以上。费用开支什么的，都可以省一些，但是，一万元的飞刀钱，是王海洋最后的底线了。 至于“大飞刀”，带上了一个大字，自然不能费用反而更少了，那不是扰乱市场吗？ 身为飞刀中产阶级，王海洋是不会这么做的。 200斤的住院医有些失望，旋开矿泉水，喝了一大口，心里想：现在有理想的医生是越来越少了，如果做什么都要谈钱，那做医生还有什么意思。 他这么想着，就有些懒得做介绍了，落后了两步，继续喝着水。 就在此时，前方传来女生说笑的声音，一红一灰两朵护士帽，尤其显眼。 200.35斤的住院医瞬间眼前一亮，望着戴灰色小兔子帽的小护士，眼睛都拔不开了，脸上也不由自主的露出傻笑来。 戴着小灰兔帽子的小护士，同样露出了笑容来。 200.35斤的住院医心中一喜，这是回应我了啊……但是，笑容只维持了两秒钟，他的神情就猛的紧张起来。 不好，凌然在此啊！ 200.35斤的住院医快走两步，手里的矿泉水瓶子都给扔掉了，依旧是没来得及。 “凌医生，你回来了！”两名小护士手拉着手，跑了过来，一只小灰兔，一朵黄番茄，萌的不得了。 200.35斤的住院医的脸上，再次浮现出了笑容来。 太美，太可爱，太萌。 “凌医生今天穿的真帅~”两名95后的小护士，大胆的打着招呼。 200.35斤的85后住院医，保持淡定。 打招呼而已，正常的社交行为。 “早啊。”凌然友好的点点头。 “凌医生早！”两名小护士异口同声的喊了出来，娇柔的像是综艺节目似的。 胖住继续保持淡定：现在的年轻人都会学一些电视里的东西，没什么奇怪的，小姑娘就算用韩国式的打招呼方式也不用上纲上线的，无非就是爱好新奇，跟随潮流，伪装可爱罢了……但是，真的是蛮可爱的。 “凌医生要去哪里？”戴着小灰帽的护士来到凌然身侧，偏着脑袋问凌然，还悄悄的嘟嘟嘴。 凌然道：“去看看病床。” “我们带你去。”小护士斜望着凌然的脸，满眼的欢喜，还借机拉住了凌然的白大褂。 淡定的0.100175吨住院医，如遭雷击，要不是下盘扎的稳，登时就要气的有丝分裂了。 一直尾随在后的余媛，此时默默的走了上来，她看看小护士的帽子，再用右手握住小护士的手，左手抓住凌然的白大褂，轻轻的一扯，将两者分离开来。 接着，余媛再以纤细的身材，挤入了小护士和凌然之间的空挡。 “你是谁啊……”两名95后的小护士都不开心了。 “我是余媛。”余媛微微抬头，看向两名小护士，嘴角轻轻的挑起。 余媛的身子微躬，像是猫科动物似的，体积不大，气势十足。 众人看着瞬时身高1.414的余媛，暗自缩了缩身子。 体重0.100175吨的住院医，莫名的有些高兴，经过自动售货机的时候，刷了一瓶苹果醋，悄悄的递给了余媛。 “咦，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苹果醋的？”余媛落到了队伍的后面，立刻拧开苹果醋，喝了一半，笑道：“你们研究中心的福利挺不错啊。” 胖住没好意思说是自己花钱买的，却是觉得余媛的笑容很二次元，不由心中一荡：“你和凌然是一个科室的吗？做急诊很累吧。” “还好，我现在主要在手术室。”余媛又一仰头，将一瓶苹果醋喝完，却没有扔掉瓶子，而是小心的拧好了，用纸包起来，再收到随身的包里。 “你收集瓶子？”胖住知道许多医生都奇怪的嗜好。 余媛微笑：“瓶子是用来装收藏品的。” “让我猜猜，千纸鹤？”这是直男们最熟悉的女性收藏品了。 余媛摇头。 “发卡？” “怎么可能。”余媛再次摇头，笑道：“我的收藏比较特殊，许多人都不太理解，但医生应该是明白。” “听起来挺不错的样子。” “反正我是蛮喜欢的，不过我都放在云华的。” 203斤的住院医好奇坏了，道：“你可以先给我说说。” “唔……让我想想怎么给你讲，对了，粪嵌塞你熟悉吗？”第276章 奖牌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手术室。 凌然背着手，身子向前倾，看着无影灯下一片亮光的手术视野，满脸的渴望。 要不是距离足够远了，薛浩初真担心凌然的口水滴下来。 “凌医生，咱们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休息？”薛浩初小意的问。 “现在做的是髋关节置换术啊。”凌然根本不理他，看着正在操作的纪天禄的动作，脖子都伸的困了。 在骨科里面，髋关节置换术算是顶峰水平了。 骨科最牛逼的部分，在髋关节置换术中都可以体现，例如开放面超级大，人工假体超级大，围手术期的维护超级复杂…… 髋关节置换术没涉及，还能牛逼起来的，也就是内窥镜了。 不过，凌然既不会做髋关节置换术，也不会用内窥镜。 比较起来，他懂得的手术还是比较符合实习生的身份的，无论是断指再植，还是跟腱修补术，都是相对简单直接的手术，tang法缝合更是如此，都属于符合人类直觉的手术。 髋关节置换术和内窥镜，就没有那么容易直接了，它们通常是一个医院骨科的两个方向。如果一个医院里的主任做开放性手术做的好，人又年轻，那后面的副主任就最好去学关节镜，然后就可以分裂成两个科室了。 当然，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等于是一个大科室，内部的职位充沛，所以才能留住纪天禄这样的高阶主任级的精英医生，反而是住院医和主治的流动率极高，因为他们面对的竞争者并不仅仅同一个医院的十几个同龄人，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乃至交流医，如副主任这样的职位，很可能就会被某位留美博士夺走。 而对凌然来说，这样的髋关节置换术，平日里想看都是看不到的，因为云医的骨科都极少开展该项手术，他们的技能点在了手外科和关节镜上面。 作为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直面这样的手术，还是相当稀罕的。 薛浩初就等的有些焦虑了。他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小管家，常常代表祝同益做些细碎的工作，不能将时间都耗在手术室里啊。 “凌医生，祝院士去京城了，今天还不能过来，就叮嘱我照顾好您，您看，咱们要不先去休息？”薛浩初又催促凌然。 凌然转头看了他一眼，道：“我要做手术。” “啊……这个……今天不合适呐。”薛浩初讪笑两声，病床什么的其实也够用，但他还是有点怕出事，再说了，病区里人多了也增加管理难度，总要留着给后面来的参观者看个宽敞吧。 凌然无奈的叹口气：“那就算了，我就看看。” 纪天禄抬头看了凌然一眼，有些好笑的摇摇头，又低头忙碌起来。 今天的髋关节置换术，也是他准备拿去会议上炫耀用的。在国内，这样的手术能干净利落的做下来，就会被人翘大拇指。 “凌医生……”薛浩初又喊了一声。 纪天禄听的闹心，道：“小薛，你有事就忙去，凌然是你劝得动的？” 薛浩初愣了愣：“得，是我膨胀了。” “可不是吗？”纪天禄哈哈的大笑了几声，又放低了一些声音，道：“凌医生要是没有随时随地做手术的想法，你以为他是怎么练出这身技术的。” 纪天禄的逻辑太通顺，以至于薛浩初立即被说服了。 转瞬，薛浩初甚至有些羞愧——自己推三阻四下的，可不是浪费了凌然的时间。 再看凌然一脸渴望的望着手术的样子，薛浩初心生不忍，开口道：“凌医生，不如……” “小薛啊。”身为主任医师，纪天禄虽然年轻，也是个人精，锐利的眼神一瞥，就知道薛浩初脑子里想的是什么。纪天禄不得不提醒道：“别太膨胀啊。” “哈？”薛浩初有点晕，我是在你的建议下要改变的啊。 纪天禄却是哼哼一声，道：“你还记得凌医生之前的速度吗？你给他放开了，你信不信他能给你把病床塞满了。” 薛浩初听明白了，转瞬就心虚了。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总共180张病床，现在剩下的不到80张，不是剩下100张病床给塞满了，而是祝同益为了体现良好的医疗环境，将三人病房全部给撤销了，剩下的大部分病房有一半是单人病房。 所以，研究中心现在根本就没有多少床位，而以凌然满负荷做跟腱修补术的状态，最快是30分钟就能完成跟腱修补术…… 薛浩初不寒而栗。 凌然要是把病床给填满了，祝同益回来以后非得杀了他……薛浩初不可。 薛浩初连连摇头，不敢多言。 纪天禄却是看着凌然，笑一笑，道：“凌医生，你以前做过髋关节置换吗？” “没有。第一次看。”凌然实话实说。 “那要不要给我做助手试试？”纪天禄自己的助手是研究中心的主治，水平一般，技术一般，长的也一般，属于没什么推动力的类型。 凌然立即点头，就算得了系统，他也是年轻医生一枚，做助手再正常不过。当然，要是有主刀的机会……髋关节置换他当然不敢，但若是有懂的手术，他自然还是乐意做主刀的，现在退而求其次，做做助手也蛮不错。 “我去洗手。”凌然刺溜的就出了手术室。 再回来的时候，凌然扎着胳膊，一身洗手服帅的像是自带背光似的。 原来的一助被替换了做二助，二助只能站在旁边做观众了。 事实上，原本的一助也不是什么高手，充其量就是跟过几次手术的普通医生，虽然不太情愿的让出位置，却也不敢反抗。 他在示教室里看凌然大发神威的场景，也不过就是几十天前的事罢了，而在医院里，只有弱鸡们的地位是由职称决定的，有技术有潜力的医生，就是会高人一等。 “怎么做？”凌然站到了一助的位置上，开口就是很不高人的一句话。 纪天禄却是被逗笑了，态度和蔼的道：“你先做抽吸……” 这就属于两人磨合的状态了，凌然于是跟着纪天禄的命令执行，慢慢的就算是将髋关节置换的步骤，给了解了。 站在一旁看，与实地参与的感觉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医生都争着抢着上手，哪怕上手做的是打杂似的活，但学手术的速度就会更快更准确。站在助手位置上的手术视野，也要比伸着脖子看好的多。 在做髋关节置换最早也最强的梅奥诊所，骨科的住院医们在短暂的熟悉后，上手就是跟着做髋关节置换，也就是凌然现在做的事。 无他，梅奥骨科做的最多的手术就是髋关节置换，不让住院医上手，就没有人上手了。 所谓的高级手术，高端手术，到了一助的层面，也就不怎么稀罕了。 高级手术的一助，既可以做高级的事，也可以做低级的事，全看主刀怎么安排。 凌然现在就做着低级的事，却是做的兴高采烈。 薛浩初一直站在旁边看，却是渐渐地看的羡慕起来。 做一名纯粹的医生，始终是医生们的一个追求，薛浩初也不例外。然而，做一名纯粹的医生，也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 医生之路上的诱惑太多了。 或许做一名纯粹的蠢材是容易的，但是，纯粹的医生却要求全身心的投入，优秀的技术，大量的资源和不错的运气…… 薛浩初望着凌然，不由想：做凌然这样的医生，说不定还真的会很舒服，不像是我，每天都要和各种各样的领导打交道，动不动就要与一些三甲医院的行政科主任称兄道弟，被人家以小老弟的称呼捧着，实际上，却只是借了祝同益院士的势，真的是……过于安逸了。 薛浩初想着，不由的又抖擞起来，心道：等我以后独立了，做了院长什么的，就要招募凌然这样的医生，简单，纯粹，有原则…… “大王叫我来巡山……” 凌然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麻烦帮我接一下电话。”凌然俯身操作，眼睛紧紧盯着纪天禄的动作，没有丝毫的变化。 巡回护士惊喜莫名，立刻去掏凌然的兜。 “在上面的兜里。”凌然道。 “哦。”小护士眼中泛着光，将凌然的手机拿了出来。 “用免提吧。”凌然就像是在自己的手术室里一样。 小护士迟疑了一下，还是放到了免提状态。 “凌医生，凌医生，我拿到奖牌了，全国田径冠军赛，我是铜牌！我拿奖牌了，不用退队了！”铁饼少女何秀芳的声音从话筒中传出来，震耳欲聋。 正在做手术的纪天禄都停了下来，给何秀芳做的跟腱修补术，正是凌然主刀，纪天禄助手的，因此，纪天禄更知道何秀芳的跟腱状况，不由自主的问：“这么快就恢复好了？” 凌然反而不甚惊讶，道：“何秀芳是跟腱不完全断裂，恢复状态是会更好。恩，何秀芳，你的跟腱好好吗？” 刘威晨都准备参赛了，何秀芳参赛就不稀奇了。 电话另一端，传来何秀芳的哭腔：“我的跟腱好的，好的很，比以前还好。” 运动员长期高负荷训练，带伤比赛都是常事，反而是做了手术之后，何秀芳休息的更充足，训练的更完善。 “何秀芳，你有空可以来我们中心复查。”纪天禄提出建议。 “恩，不光我来，我队友也要来，教练给领导说了，我们市田径队的都要来！”何秀芳说着又呜咽起来：“我得奖牌了，不用退队了，我和队友们一起来！”第277章 鸡汤皮冻 与何秀芳一起来到沪市的，不止是她的教练和队友，还有她的父亲何仲。 何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紧张而严肃，严肃而深沉，深沉而忧郁，忧郁而倔强。 他与何秀芳同一天沪市，却是提前一天就出门了。 看到出站口，背着蛇皮袋，不安的抽烟的父亲，何秀芳瞬间泪崩…… 上一次见父亲，是她在队内修养的时候，正是对命运最忐忑不安的时候。 这一次，再见到父亲，她已经是全国比赛的奖牌获得者，虽然只是铜牌，虽然只是全国田径冠军赛，但是，她能留在队里了，最大的危机已经解除。 而父亲，仿佛从小就是这个模样。 “你还坐的绿皮车，不是买了高铁票吗？”何秀芳觉得自己在队里是最乡土的，可是站在父亲身边的时候，她就发现自己距离乡土已极远了。 何仲用家乡话，含混的道：“差几倍钱呢，我给退了。” “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旁家的人出去打工都坐高铁了……”何秀芳的声音也不自觉的恢复了一些乡音。 何仲不屑的道：“他们爱造就让他们造，我不坐。” “何叔。”教练此时才上前握手，他比何仲小十几岁，也是常通电话的。 何仲看到了教练，脸上重新戴上了憨厚的笑容，道：“又把你给麻烦的。” “看您说的……” 何仲紧紧握着教练的手，道：“要不是丫头这次拿了奖牌，我都不好意思来见你，为了训练他，你可是耽误了好几年的时间，一点成绩都不出，屁用都没有，还浪费国家的钱。” 教练都跟不上话，何秀芳从脖子里将铜牌拿了出来，递给老爹，且道：“爸，你看我的奖牌。” “好！好！”何仲单手拿住奖牌，摸了摸，却是紧紧肩膀上的袋子，道：“先走，我背着东西呢，住下了再看。” “爸，你说要找个厨房，我给你租了个房子……”何秀芳顿了一下，又连忙道：“不太贵，我租的便宜的房子，现在叫短租。” “有厨房就行。”何仲这次没有骂人。 何秀芳愣了愣，说：“厨房有，厨具也有。” “租几天都行是吧？” “你想住几天就住几天。”何秀芳在田径队里是有工资的，虽然不多，但是平时没什么开销，吃喝拉撒都有队里管，倒是存下了一点钱。不过，让她自己在沪市租房，她也是舍不得，但给父亲租房，她就很愿意了。 何仲点点头：“就行，咱们抓紧过去。” 一路坐公交车到租住的短租房，何秀芳才知道父亲为何要有厨房的房子，又为何要急着过来。 何仲竟是带了一蛇皮包的野菜。 “爸，你带这么多荠荠菜……你就是要带，也就带一点好了。”何秀芳抓起一把野菜，心里倒是一阵的温暖，小的时候没有菜吃，荠荠菜等野菜，就是最常见的食物了。 何仲却是“哼”的一声，道：“谁给你带的，我给你们领导，教练带的，也请医生们吃一点，你尝两口就行了。去，买只鸡去。” “你要做鸡汤皮冻？”何秀芳一听就明白了。 在老家里，鸡汤皮冻算是道大菜了。是将荠荠菜剁成粉末，掺入到面粉中，煮成糊，再冷冻，切成小块，然后浇上鸡汤而成。 说起来好像是很特色的小吃，可是细细想来，无非就是范仲淹的划粥断齑的加强版，而且，是将范仲淹粥里的腌菜，换成了野菜。 加上鸡汤，却是近些年才有的事了。 何秀芳为难的道：“爸，人家现在都不吃这个了。” “人家吃不吃是人家的事，咱做不做是咱的事。”何仲挥挥手，就埋头忙碌起来，只在何秀芳出门的时候，偷偷瞅了一眼她的脚踝。 “何秀芳的跟腱状态不错，队医说是完全恢复了，我们才让她打的比赛。”教练知道何仲的性格，特意给解释了一句。 何仲却不愿意承认，哼哼两声，道：“革命时候的人都知道，轻伤不下火线的，我这个姑娘，娇气。” 教练只能呵呵的赔笑。八十公斤的何秀芳，过去几个月复健的何其辛苦，重练又何其困难，他也不好向何仲一一说明了。 翌日。 何秀芳等人，一起来到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做检查。 何秀芳被特意拉了出来，做了一系列的复查。 田径队的领导乐呵呵的看着这一幕，面带欣慰。现如今，市田径队的经费也是相对充足的，只是要看是怎么用，像是这种有的放矢的体检，证明有效果的医疗，他们都是愿意出钱的。 凌然到了下午才出现，拿到了检查报告，仔细的观看。 “现在看，是完全恢复了。”凌然看看何秀芳，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浑身用不完的劲。”何秀芳试图展示自己80公斤的勇气。 凌然撇撇嘴，他问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也无伤大雅就是了。 凌然顺手再给做了体格检查，就算是复检完成了。 何秀芳的情况原本就很清楚，单纯的跟腱不完全断裂，缝合并愈合了，那就没问题，愈合不好……她也拿不到奖牌，因为缝合有问题的跟腱，连高强度的训练都撑不下来，更不要说这么快的参加比赛了。 纪天禄等凌然检查完了，也好奇的拿了片子看。 他是真正的骨关节专家，国内做关节置换的技术最强的一批人，现在看片子，却是看的大为惊奇。 “真是全好了。”纪天禄啧啧有声，才三四个月的功夫，按照正常的跟腱修补术的水平，能不能进行训练都是两说呢。 田径队的领导还是更相信主任医师纪天禄，这时候听了他的诊断，高兴起来：“好了就好，好了就好，老兵归来，又多了一名大将啊。” 在市田径队里，能拿全国性奖牌就是一线队员了，不仅不会退队，还会委以重任。当然，若是不能证明自己的话，那二线队员到龄就退，没什么道理可讲。 何仲趁着众人都高兴的当口，从背包里掏出一大叠的铝合金饭盒，陪着笑容，道：“各位领导，几位医生，我是何秀芳的爸爸，今次过来，做了点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给各位尝尝，感谢各位对我家秀芳多年来的照顾，感谢医生给秀芳做的手术……” 说着，他又掏出保温瓶，道：“饭盒里是皮冻，瓶子里是鸡汤，鸡汤浇皮冻，是我们的特色吃法……” 何秀芳正高兴着，却被老爹打了个突然袭击，劝也不好劝，说也不好说，一时间紧张万分。 田径队的领导却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景了，领头的副主任突的笑了出来，道：“老爷子千里迢迢送来的特色美食，那我们就尝尝，何秀芳，你也坐下来，都尝尝，都尝尝，医生们也请坐，磨刀不误砍柴工，咱们吃点喝点，然后再检查。对了，这个办公室里能吃东西吧？” 诊疗室里自然是不合适吃东西的，但就眼前的状况，纪天禄除非是脑袋被肌腱打肿了才会照章办事。 “那个谁，去搬几把椅子来，再从手术层的食堂要点碗筷过来。”纪天禄也没记下那么多住院医的名字，随便指了个就派遣起来。 住院医飞奔而去。 “饭盒我带的多。”何仲追着喊了一句，再笑眯眯的打开饭盒，给众人展示他做的鸡汤皮冻。 凌然也坐在了边上，好奇的打量起来。 只见一个饭盒内的绿色皮冻被分成了四块，何仲取出一块放入空饭盒中，再打开保温壶，将依旧滚烫的鸡汤倒入，再加一点调料，就算是完成了。 众人也不多言，一人分到一块，默默品尝起来。 何秀芳最后也分到了一块，是有些碎裂的绿色皮冻，吃到嘴里，依旧是又粘又爽利的感觉。 何秀芳的泪水，滚滚而流，滴入本有些凉的鸡汤中，兀自不觉。第278章 会卖萌 在刘威晨之后，祝同益当初一共找了四名运动员，来接受他的方案A型的跟腱修补术。 除了何秀芳，另外一名跳高运动员也参加了本届的田径冠军赛，虽然未能获得名次，但竞技状态基本恢复如前，已是难得的成果。 另外两名篮球运动员都开始了高强度的训练，身体表现同样不错。 有这么四个人做榜样，田径队的领导原本就对“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研究中心”异常的看好，确定了复查的结果后，就开始讨论单位共建或者合作共赢之类的议题。 田径队是知道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研究中心近日要召开国际会议，有意的以虚名换实利，纪天禄则是来者不拒。 当此时，他们还真的挺需要虚名的。 何秀芳所在的市田径队里，虽然没有刘威晨这种级别的明星运动员，但也有好几名现役的全国冠军，十多名全国奖牌的获得者，历史战绩亦很不错——哪怕所有这些冠军、奖牌和战绩，普通人都是毫无印象，可是，毕竟是能够拿出来宣传的了。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研究中心既然挂着运动医学的牌子，那就离不开运动员和体育系统的支持。 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很快进入了实质性的商讨中。 凌然却是开始觉得无聊了。 没有手术做，还有行政事务，这就好像学校里搬迁解剖楼，让学生们搬运大体老师一样，不仅学不到东西，还吓的半死。 凌然有心自己找点手术做做。然而，临近会议举行，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研究中心真是把自己清的干净，不仅病房内的病人少，接诊的病人也少，接受的转诊病人的要求更高，他们甚至没有急诊室。 凌然找来找去，就在天井的位置，找了一个露台，正好面对阜远体育馆，视野极佳。 再从自动售货机里取一瓶肥宅快乐水，顺势靠在露台的椅子上，凌然就算是摆好了姿势：熟练的掏出手机，点开游戏图标，进入到色彩斑斓的游戏世界。 禁赛刚好结束，凌然顺手点开一把匹配赛，乐呵呵的玩了起来。 对凌然来说，玩游戏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游戏过程中，可以专注的操纵角色，游戏角色死掉了，也可以默默的思考人生。 只有思考人生的时间过长，才会让他的心情不好，那时候，肥宅快乐水又能发挥作用。 一局又一局，凌然思考了许多许多，直到将一瓶可乐消耗的干干净净。 正好一局结束，凌然起身想要再买一瓶的时候，一阵“汪汪”的声音传来。 汪汪汪。 方头方脑的拉布拉多，看到凌然，兴奋的连叫三声，然后就扑了上来，到了凌然身前，再围着凌然打转儿。 凌然有些心虚的看着它，犹豫了几秒钟，才命令道：“栗子，坐下！” 拉布拉多用眼角瞥了他一眼，自顾自儿的转着圈。 后面跑过来的女警秦敏悄悄的收起一块布料，再远远的向凌然招招手，然后漫步似的走了过来。 “凌医生，真巧啊，竟然能在沪市遇到你。”秦敏身穿笔挺的警服，大胸夺人眼球，细腰又被武装带紧紧的舒服起来，脚上的皮靴将人的身量拉高，显得英姿勃发。 凌然亦是多看了两眼，又将目光挪到她的大腿位置，道：“你的伤还没好利落啊。” 秦敏有些紧张，又有些轻松的吐了一口气，然后腿一绷，做了一个利落的立正动作，才笑道：“好的差不多了，就是跑起来有点疼，慢慢走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你们的技术好的很呢。栗子恢复的更好。” 拉布拉多依旧转着圈儿，嗅着凌然的味道，邀功似的扒他的裤子。 “栗子，坐下。”秦敏下令的声音清脆，立即让栗子乖乖的蹲下了。 “乖。”凌然是对栗子说的。 秦敏这时候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有些男生会说，养狗是用来泡妞的。 曾经，她对于这种行为是颇为反感的。 狗是人类的朋友，怎么能给你泡妞呢。 秦敏现在却是大彻大悟了：朋友如果不能给你做僚机，那一定不是真朋友！ “栗子是在感谢你呢，它一定是闻到了你的味道，才匆匆忙忙跑过来。”秦敏说着望向拉布拉多，问：“是不是？” 栗子立即点头。 凌然啧啧有声，试探性的伸出手来，在秦敏的鼓励下，摸在了拉布拉多的头上。 有点刺，不是那么软，但是弹性很棒，尤其是拉布拉多舒服的摇头晃脑的时候，更是令人心情都愉悦起来。凌然因为没手术做，游戏不顺，快要被禁赛种种原因而导致的不爽情绪，全都烟消云散了。 “真是条好狗。”凌然赞了一句。 秦敏微笑，道：“还没有好好谢过你呢，如果不是凌医生的话，栗子现在都不知道会怎么样。” “它当时伤的也不重……” “都喘不过气来了。”秦敏娇嗔一声，制服加成300%的萌点。她也是练过的。 凌然笑了：“只是做一个气管切开术的事，在急诊室里，那都是最简单的处理了。” 凌然说着轻轻的摸摸拉布拉多的脖子，做过气管切开术的位置，已经重新长出了一圈毛，虽然还有明显的区别，但也不难看了。 拉布拉多在秦敏的指导下，顺从的倚靠在凌然的胳膊上，脑袋一歪，正好落入他的手心，让凌然挠了个爽快。 一般的警犬是不会这么卖萌的，尤其是比较丑的德牧、罗威纳。 但是，拉布拉多是很亲人的狗，又被秦敏专门训练过卖萌，此时表现的恰到好处，萌入深处。 踏踏…… 同样无事可做的余媛，从距离凌然30米的地方，一步一步的走了过来。 1.48米的身高，穿了运动鞋以后，也没有质的提高。 轻量级的体重，更是让人觉得普普通通。 黑框圆眼镜，看起来就是人畜无害的样子。 余媛缓步来到凌然面前，她看看秦敏，再看看秦敏的警服和胸，再用右手拖住拉布拉多的脑袋，左右抓住凌然的手腕，轻轻的一扯，将两者分离开来。 接着，余媛再以纤细的身材，挤入了拉布拉多和凌然之间的空挡。 “汪……”执行卖萌任务到一半的拉布拉多两眼懵逼。 “我是余媛。”余媛微微抬头，看向拉布拉多和秦敏，嘴角轻轻的挑起，身子微躬，像是猫科动物似的，体积不大，气势十足。第279章 期待 “我去执勤了。凌医生，回头见。”秦敏是个很果断的人，在制服攻势和萌狗攻势都没有起作用的情况下，她并不纠结一城一地的得失，连微信都没留，就招招手走人了。 拉布拉多依依不舍的蹭了蹭凌然的裤子，喵呜一声，亦步亦趋的跟上了秦敏，还回头再看看凌然，摆出一副萌萌哒的表情。 狗子卖萌，自带圣光，凌然也不由的摆摆手送别。 拉布拉多吐吐舌头，颠颠的跑快了一些。 “养条狗也蛮好玩的。”凌然向余媛笑笑，又掏出了手机。 “遇到有食粪症的狗才有趣呢。”余媛厌恶的皱皱鼻子，大约是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慨。 凌然这么一想，也觉得有点不能接受，于是叹口气道：“果然是别人的狗最好玩。” 余媛点点头：“遇到自食粪症的还算好，异食粪症就麻烦了，有的甚至会去舔别人家狗的屁股，最可怕的是异种食粪症……” 余媛想到此处，眉头紧蹙：“我就见过喜欢吃大象粪的狗。你知道大象的粪便里含量最高的是纤维素，那只狗如果喜欢吃纤维素，为什么不去吃草，一定要浪费大象粪呢？愚蠢的动物。” 凌然呵呵笑了：“你在动物园见到的？动物园是会有奇怪的动物的。” 余媛沉默了几秒钟，沉重的总结：“总之，狗是很危险的。” 凌然笑一笑，没往心里去，只是继续打游戏。 今天反正是没手术做了，病房区也乱的很，甚至有医生开始给病人普及会议知识，搞短期科普的。 凌然对于这种麻烦事向来敬谢不敏。他喜欢的是有秩序的医学，不是混沌的会议，他现在甚至有些后悔应邀前来。太浪费时间了。 虽然说，参加各种会议，是外科医生成长的必由之路，但会议本身只能提供加成，依旧要靠医生本身的基础的。 若是要浪费一周甚至更久的时间来参加会议，凌然宁愿回云医去——之所以是一周，也是因为一周的时间，云医的病床又能清空一批出来。、 另一方面，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此次腾出的病床也确实是多。 他们目前的住院人数还不到50人，等于还有130张床的余量。当然，会议期间是没有这么多的，但是，若是能挨到会议结束，目前的单人病床重新变形成双人、三人甚至四人病床，那就好像汽车人化身变形金刚，强的不行。 凌然上一次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做手术，加床加了百多张，若是算上这个数字，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还是大有可为的…… 翌日。 凌然循着手术时间表，来到手术室里。 手术区挂着的打印纸上写的明白，今天有一台纪天禄的髋关节置换。 纪天禄是一周三天手术日的模式。剩下四天时间，他有一天在门诊，两天开会，剩下一天时间，或者开飞刀，或者做一些推拖不过的手术，或者继续开飞刀，实在没事做的话，就拉一票小弟搞教育查房，也是做的有声有色，一周能回家睡四五天觉，算是年轻有为的中年医生中兼顾家庭与事业的典范了。 不过，最近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开会，纪天禄也只是隔天做一场手术，稍稍缓解手痒的情绪。 所以，他这种医生，最是知道凌然的状态，看凌然穿着洗手服，来到手术室装作学习的样子，就直接问：“要不要上手？” “要！”凌然一点演戏的天分都没有，转身就道：“等我洗手。” 认认真真的洗手回来，凌然就在护士的配合下穿上了手术服。 手术服是全灭菌的，洗手服虽然在穿的时候是灭菌后的状态，但要求并不严格，哪怕是穿衣服洗手这个过程，它也肯定是沾染了细菌的。 纯粹的无菌环境是非常难以达成的，哪怕是在医院里，要得到纯无菌的手术室、医生和护士，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普通的手术，在洁净手术室里做一做就可以了，有些甚至都混不到洁净手术室，比如肛肠科和普外科的手术，用一次超净手术室，清洗两天算是响应迅速了。 当然，特权阶级总是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待遇，有的人割痔疮在特别洁净手术室中的百级手术室中，也是有可能的，只看特权的程度罢了。 关节置换手术是在1级手术室中进行，纪天禄等凌然来了，才正式开刀。 至于已经换好了衣服，复习了一晚上的无名主治，就只能去顶替住院医的二助位置了。 天赋好，技术好，受重视的医生就是更容易获得手术机会，这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能上髋关节置换术的主治，也是不断的挤走其他同龄人的情况下，才找到了这样的位置上。但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这样的地方，成为主治以后，就是会面对更强的竞争。 成功突出重围的，就会成为纪天禄这样，在中国顶级医院中的40多岁的年轻有为的主任医师。终于忍受不下去的，也可以转去其他医院，自然会在50岁左右，成为受人重视的副主任或主任医师。 纪天禄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他对手下的医生分外没有同情。 医生是用病人的寿命为资源成长起来的，普普通通的天赋的医生，就去做普普通通的事，没有顶尖的天赋却想做顶尖的医生，那就看命运的安排吧。 他是不会特意的提供方便的。 凌然站在手术台上，却是一点其他的心思都没有，一边听着纪天禄的命令做事，一边拼命的回忆髋关节置换的各种细节。 自从上一次做过髋关节置换以后，凌然就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在看了纪天禄的手术值班表以后，凌然更是给自己做了加强训练。游戏角色死亡的时间，都是他思考的时间，游戏被禁赛以后就更不用说了，他只能阅读资料了。 纪天禄是在梅奥学的髋关节置换，回国以后历练的机会更多，颇为娴熟。 凌然虽然从未做过这样的手术，但他能做神经吻合，能做血管吻合，肌腱缝的好，皮也缝的好，无非就是对术式本身不了解，也缺少相应的解剖学知识——但是，如果以地方医院的标准来看的话，他现在直接上手承担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任务，都毫无问题，比起普通主治是强到天上去了。 简单来说，现如今，没有一手绝活的医生，和凌然比较是毫无价值的。 换一个人，或许已经不耐心给人做助手了，但凌然就乖乖的跟着纪天禄做，像是普通住院医那样积累经验，也不觉得烦躁。 纪天禄做的顺手，心情也挺不错的，再看凌然标准的新人住院医的模样，不由笑了起来：“这两天没手术做，是不是特着急？” “是。”凌然低头牵线，依旧是动作熟练。术式他是不懂，可缝合什么的，他看一眼就知道情况了。再者，髋关节置换术的视频他也看了一些，并不是完全没概念的。 纪天禄舒舒服服的操作着，道：“等祝院士回来就好了，他要你做嘉宾，肯定给你找好了跟腱断裂的患者，十有八九还是运动员。” “会吗？”凌然的语气里都带着期待感，手里的动作愈发轻快起来，鼻腔里甚至轻轻的哼了一组小调。 站在他侧面的巡回护士看的心痒难耐，悄悄的掏出手机，在死角位置，偷偷的拍了一张照片，并配图发出：“凌医生太可爱了，刚才哼歌了呢。” “哼的什么？” “哇，哼歌杀。” “从哪个角度看都帅疯了。” “好像一只可爱的小狮子啊。” “是可爱的雄狮，你看凌医生的肌肉，那种力量感，哇……” “眼神也好深邃哦，好像看到一整个宇宙的感觉……” 巡回护士得意的将手机塞回了兜里，让其他小婊砸闻一下味就行了，凌医生是属于手术室的。第280章 人生满是奇怪 凌晨5点钟，凌然怎么也睡不着了，只好起床来。 他一向睡的很早，起的很早。读书的时候，凌然就喜欢凌晨四五点钟起床，然后背诵课文或英语。不如此是不行的，同样的工作放在下午或晚上的话，总会有认识或不认识的女孩子围过来，嘴上说着一起读书或写作业的话，但动不动就会变成聊天。 当然，大部分的女生还是很懂事的，架不住遇到的女生多，只要有一位喜欢聊天的，就会扰去清静，或者，每人说一两句话，人数多了的话，也是很浪费时间的。 凌晨就不一样了。 凌晨是一个很奇妙的时间。 这个时间，大部分人的大脑是停止运行的，而不少人的大脑却是清醒无比。 如果世界的运算能力是一定的，一定是因为清晨的停机数量比较多，才使得少数人的大脑运算能力得到了提升。 而在这个时间点，大部分的女孩子都会选择睡觉的。 自从美容觉一次覆盖了“懒”的大部分定义之后，女生们的睡觉时间就大大延长了。 唯一让凌然有些不适应的，还是沪上的陌生。 若是在云医的话，凌然早就可以开始做手术了，若是在云大的话，他现在都背了20个单词了，但在沪上……凌然只能围着阜远体育馆跑了会步。 出了一身汗，天幕下，依旧是一片漆黑。 凌然也懒得回酒店了，就到医院手术室里洗了澡，直接换了身洗手服。 医院的洗手服都是循环使用，循环消毒的，领导们巴不得医生全天穿着洗手服，随时进入手术室里工作。 “今天的手术安排的更少了？”凌然无聊的望着门口的打印纸，就薄薄的一张纸，证明今天的手术室是真的空闲。 在手术层门口做事的护士笑一笑，道：“中心的手术本来就少呢。不过，最近的手术量更小了是真的。”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总计只有几十号的医生，其中能做手术的主治、副主任和主任医师，也不过十几号人罢了，他们还时不时的要跑到全国各地去。一般的进修医和交流医也不可能来做太多的手术，凌然这种除外。 凌然撇撇嘴，庆幸自己是在三甲医院中工作，否则的话，真的会等病人等到望眼欲穿的。 “食堂也没有开是吗？”凌然再看看冷冰冰的就餐区，连盏灯都没有。 护士点点头，道：“都没有手术呢，我们平时也不给值班医生提供宵夜的。” 这么小的研究中心，是不可能像是云医那样，昼夜不停的提供食物的。 云医的手术层，忙碌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做几十台的手术，而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一个晚上做三台估计都要喊忙。 凌然忧郁的看一眼手术室，默默的找了张椅子，掏出椅子，开始点外卖。 白粥，不想食。 油条，不想吃。 包子，不敢吃。 在周围少数几家营业的店面中，凌然最后选了煎饼和豆腐脑。煎饼送过来估计会有点软，但是影响不大，至于豆腐脑是否配煎饼的问题，凌然就不去考虑了。 在外出差，有口食物吃就不错了。 他玩着游戏，安静的等待。 清晨的医院，安静的像是鬼屋似的，任何一点响动，都可以把人吓得半死。 凌然打开游戏音乐，在空旷的大厅里玩，显的还更加的生机勃勃一些。 “凌医生，你来的这么早？”余媛揉着眼睛，困倦的打了个哈欠，坐到了凌然对面。 凌然点点头，问：“你怎么来了？” “因为我想做住院总啊。”余媛无奈的声音：“我猜你就会起的很早，但是也太早了吧，今天又没有手术做啊。” “是啊，没有手术做来着。”凌然重重的点点头，“啪”的一声，将手机倒扣在了腿上，望着前方，陷入了深入的思考。 “我去洗把脸，您别乱跑了。”余媛搓搓脸，困的不行。 她知道凌然的习惯是早起，但是，还是低估了凌然的早起时间。 相比之下，余媛昨天先用手机看了家里的监视器直播和录下来的视频，又读论文到凌晨才睡觉，根本就没有睡好。 凌然无所谓的点点头，他能跑到哪里去呢，一个凌晨不做手术的医院，就像是一间没有灵魂的医院，呆在里面，正常人都会觉得空虚吧。 凌然就空虚的不行。 抬手看看手机，又被禁赛了，游戏体验差的要命。 凌然想了想，决定重新注册一个账号。 “凌医生，你的早餐到了。”凌然正捣鼓着，就见一名穿着黄色外套的外卖骑手，来到了面前。 “你怎么知道我是医生？”凌然奇怪的看他一眼。 “你穿的衣服不是医生穿的吗？”外卖骑手闷声闷气，问：“你是点餐的凌然吧。” “是我。”凌然点头，干脆的收起了手机。 煎饼虽然只是很普通的食物，但人家的煎饼也许做的好呢，还是要给予充分的尊重的。 “您的早餐升级了。”外卖骑手招招手，掏出手机，边看边读，道：“您下单后，正好抽到了早餐店的至尊大奖，所以给你升级了至尊套餐。” 说话间，另一名穿黄衣服的骑手小跑了过来，卸下了一张可折叠的圆桌。 问话的骑手将手里的食物包放了下来，又和另一名骑手返回摩托车，各自提了一大袋的食物过来，放上桌子，才道：“祝您用餐愉快，有空请给一个五星好评。” “点外卖还可以这样的？”凌然稍微有些奇怪。他的运气是一向很好的，正如陶萍女士所言，长的好看的男人运气都不会太差，但是，看眼前的架势，早餐店是要赔本的啊。 “我不知道的，我们就是把餐送到。”骑手言不由衷的答了一句，迅速离开。 凌然迟疑的拆开一只塑料袋，只见里面先是一只大大的黑色密封盒，中间用带子固定，带子上还写着白色的Monbento的标识，颇为漂亮。 凌然不由的想到网上看来的评论，心道：现在开店还真的是很不容易。 取开密封盒的袋子，里面的饭盒似乎是由塑料和橡胶构成的，全部都是两层的结构，内有萝卜、土豆、番茄、多种蜜饯、木耳、白菜、小芹菜、熏鱼等多种小菜。 每种小菜都很少，最多能吃三口的样子，还没有一只大饺子的体积大。 凌然拿出来一个就在桌面上摆一个，很快就摆满了半桌。 再将另外两个塑料袋打开，见到的则是一叠好看的红色金属饭盒，正面压着supreme的标识，饭盒内也都是很小的一块食物。 有各种各样的包子、饺子、烧麦，还有各种不知做法的肉、蛋、鱼，以及形式多样的糕点。 凌然看看骑手们消失的地方，不由想：这个卖早餐的店，老板莫不是个傻子？ 余媛此时正好走出来，洗了把脸以后，有些清醒的样子，然后，她就看着满桌的饭盒疑惑了。 “外卖。”凌然回答的很直接，问：“一起吃早饭吗?” “好。”余媛也不客气了，坐下来，却是先拿起了一只金属饭盒，打量起来，疑惑的道：“supreme？” “恩?” “又是什么人给你送的食物吧。”余媛的脊背开始弯曲起来，她开始感受到了责任的力量。 凌然夹了一块牛肉，陪着一块金黄色的小馒头吃掉，又夹了一块包心菜吃了，就将三个饭盒给腾空了出来，并随意的摞起，道：“我也不清楚，外卖员说是我中奖了。” “那你中的可是大奖。”余媛呵呵的笑两声，满眼警惕的看看四周，道：“supreme的饭盒是上过新闻的，一只1600往上你知道吗？” “不知道。” “嘿，一只饭盒就是1600啊！不是160，呸，160也贵死了好吧。1600往上的饭盒，你数数这里有多少个？要多少钱?”余媛掰着手指头算。 任务太重了! 余媛内心哀嚎一声，看向凌然，道：“凌医生，你就没有一点奇怪吗？你点外卖，结果就能中奖，还是大奖?” “当然会觉得奇怪，但是，人生本来就会有各种奇怪的事情发生啊。中的叫至尊大奖。”凌然又夹起一块烧麦，咬开来，却发现里面竟是鲅鱼和五花肉馅的，嚼起来鲜嫩无比，吃完再配一块小排骨，就一根小拇指长的小玉米，又清空了三个饭盒。 余媛一点吃早餐的兴致都没有了，烦恼的抓抓头发，道：“好吧，就算你中了至尊大奖，就算你觉得人生满是奇怪……但是，你只是点了一个外卖而已。” “我用滴滴打车的时候，还打到过劳斯莱斯。”凌然表情平淡，平静的看看余媛，道：“记得洗手后再吃饭哦。”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兰州降温了。 一天时间，就从夏天变成了冬天。 有点感冒。 但是，双倍月票了。 于是奋力的扒光自己，洗了澡，喝了咖啡，服用了西洋参，戴上了氧气机…… 两章写完，大医已从第四名掉到了第六名…… 离后面两名也只差几百票了，大家看到单章的时候，落到第八也有可能。 喵~ 月初喊票的时候，很多读者大大都表示，五票皆投了。 能在第四名驻留近月，已经很开心了，不过，距离9月结束就三天了，感觉还可以再挽救一下。 就当是心脏复苏吧。 烦请有票的读者大大，再赏鸟一票。 接力按胸，活鸟一命！ 所谓众人按胸，爽的一批。 您投一票。 就爽一把。 云摸胸业务正式开启。 求月票！ 求支持！ 汪汪！《大医凌然》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281章 聊表寸心 “真的很好吃啊。”当余媛吃到饭盒里的餐点的时候，眼中闪起了光。 作为一名九年义务教育，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住院医的单身狗，余媛有太多买早餐买外卖的经验了。 但是，望着面前supreme饭盒里的食物……余媛不由深深的叹了口气：为了保住月薪五个饭盒的工作，我要对抗这么多强悍的家伙啊！ 再看凌然的表情，却是一脸的淡然，虽然吃的认真，可形象依旧完美。 “你以前点过这样的早餐吗？”余媛揣测着敌情。 若是个惯犯的话，这份工作的难度就要再增加了。 凌然想了想，很实在的道：“我妈做的就很好吃。” “我问的意思是……像这样的豪华早餐。”余媛很无奈。 “豪华不是早餐的关键。”凌然很认真的纠正，道：“样数多是很重要的，但样数多，不代表豪华。” 余媛望着餐桌上，堆积起来的几十只深红色饭盒，呵呵的笑了两声。 “家里做的早餐，好处在于新鲜。”凌然常食老妈的早餐，也是有一些讲究的。 作为走精致流路线的女性，陶萍同志不做则已，做则尽善尽美。 相比起来，眼前的早餐虽然种类繁多，但是，经过了转运的过程，某些食物就是没有现做的好吃，只能说，它们都在水准以上。 余媛对此毫无感觉，摸摸肚皮，只能看着凌然一边吃早餐，一般摆饭盒。 不一会儿，桌子上摞起的空饭盒，就有余媛的高度了，但是还有吃不完的食物剩了下来。 “恩……我来收拾吧。”饱食了一餐之后，余媛像是只猫儿似的打了个哈欠，决定做点事儿。 她将同品牌的饭盒放在一起，再将几份剩下的食物处理了。 忙忙碌碌的收拾的过程中，长长的走廊传来了高跟鞋踩地的声音。 哒哒。 哒哒哒。 凌晨六七点钟的医院里，传来越来越近的高跟鞋声。 换一只胆小的动物，此时已经该考虑是否落荒而逃了。 对于余媛来说，高跟鞋声刺激到的不是她的胆囊，而是那颗硕大的责任心。 霍主任离开前的殷殷嘱托，浮现于余媛的脑海中。 霍主任的音容笑貌，那凸出的嘴唇，前弧的嘴角，细碎而尖利的牙齿，翕动的鼻孔，圆瞪的眼睛，雷厉风行的性格，斩钉截铁的命令…… 余媛至今还记得自己被解聘的同学们，被凶恶的霍主任骂哭的场景。 “松手！立正！什么都不许动！” “这里是医院！” “抢救失败，这个人就死掉了，明白吗？” “先救命再治病！” 余媛的脑海中，不由自主的回荡起霍主任的声音。 有这样凶恶的主任在背后，医院里的鬼，都要躲着自己走吧——余媛甩了甩洗干净的饭盒，淡定的走出了卫生间，循着高跟鞋响起的方向，摆正姿势，身体微躬，嘴唇微撅，露出细碎而尖利的牙齿，鼻孔翕动，眼睛圆瞪。 “凌医生，真巧啊，竟然能在沪市遇到你。”高跟鞋的声音停止，一身秀款爱马仕的田柒，声音清亮。 余媛嘴角溢出一丝笑容，身体躬的更低了一些：太普通了，太普通了，这种级别的问候，对于凌然这种家伙…… “早。”凌然礼貌的打招呼，问：“怎么来医院了？” 田柒笑道：“我正在家里帮忙，看到有凌先生的单子，就想还会是哪位凌先生要外卖到医院呢。” “你在餐厅帮忙？”凌然望向田柒。 “恩，我是……”田柒其实很想顺水推舟的承认下来，但是，这个答案的漏洞太多了。田柒思考了几秒钟，道：“我们在考察外卖公司，我就用你的手机号搜了一下……” 余媛呵呵的冷笑两声，缓步来到凌然面前，以纤细的身材，挤入了凌然和田柒之间的空挡。 “我是余媛。”余媛仿佛一只猫科动物似的，环视野区。 “余媛医生。”田柒愣了一下，露出笑容：“我记得你的。” “恩。”余媛抬抬下巴，以不变应万变。 “凌医生今天的安排是怎么样的？”田柒与凌然中间隔着余媛，但是，视线没有受到丝毫的遮挡，也就不影响对话。 “大概是玩游戏吧。”凌然无聊的回答。 他在学校的时候，偶尔也会觉得无聊，就只能用游戏来填补无聊了。要不然做什么呢？男生们如果不是被课业快逼疯了，就是在玩游戏，女生们聊两句就红着脸说不出话来，聊的话题也总是不够硬核。 最基本的，玩游戏买皮肤的女生，就是凌然所不能理解的，那皮肤又不增加属性，买来何用？如果是好看的皮肤也就罢了，有的皮肤奇丑无比，竟也有人买…… 凌然懒懒散散的，有点吃饱后遗症的样子。 田柒却是看的眼神频闪。 凌然精神抖擞的时候，有种阳光的帅气，无聊懒散的时候，又有一股闲适的帅气…… 田柒怎么看也看不够，不由喃喃道：“凌医生你玩什么游戏……” “王者荣耀。”凌然停顿了一下，问：“你玩过吗？是什么段位？” 田柒愣了愣，小声道：“我打开过，没仔细玩过。” “那算了。”凌然莫名的回忆起曾经的职业游戏选手病人，再摇摇头，果断拒绝了田柒，也不给出理由。 余媛在旁笑了起来，她是见过凌然玩游戏的，如果段位低的话，确实不适合与凌然一起玩的。 又聊了两句，田柒却是若有所思的告辞离开。 她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女生，同样不喜欢将时间浪费在黏黏糊糊的瞎聊中去。当然，如果凌然一定要强行尬聊，她应该也能陪聊的…… 回到自家的酒店里，田柒躺在床上，拿出有投喂群的手机，一边看着群聊，一边发呆。 今天的“投喂群”有些安静，凌医生毕竟不在云医了，也就没有了分组投喂并交流商讨和协作的必要了，大家主要是发一些男神的照片，或者谈谈厨艺，嘲讽嘲讽领导什么的。 看着看着，田柒却是一拍脑门，坐了起来：不对，投其所好，不能仅仅考虑口腹之欲，对于凌然这样的医生，肯定会有礼物，比食物更能吸引他。 田柒拿出自己的手机，长按“5”键后，道：“我要咨询医疗问题。” …… 晚间。 一辆漆黑的厢车，停到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后门处。 田柒换了一身淡色系的巴宝莉定制，就站在车边，安静的好似一只丹顶鹤。 直到凌然被人找来，田柒才燃起一脸的笑容，向凌然挥手。 余媛缀后十几米，有些发困的玩着手机。 “凌医生，我想送你一件……应该是你所需要的东西。”田柒停顿一下，又有些忐忑的看看凌然，道：“我是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你不要害怕啊。” 凌然“哦”的一声，他收过的礼物多了，奇怪成什么样的都有，早就有免疫了。 田柒又郑重其事的道：“我先说明啊，我没有为此花钱的。这是一次合作项目。我们家的基金会，给一个机构捐赠了设备，因为更新设备的缘故，他们原本的一些储存，就必须消耗掉……总而言之，基金会牵头，向本埠的几所大学做了捐赠，我帮你申请了一个资格，让你可以出于教学或研究的目的，处置其中的一具，但是必须在符合规定的机构和设备条件下进行……” 她说着，示意司机打开了车门，露出里面的一具…… “大体老师？！”凌然惊喜莫名。 本来已经拱起腰，变身1.414米的余媛，也有些呆住了，并且看着透明棺中的大体老师，露出了缅怀与期待的神情。第282章 大体老师的教导 在任何时期，能够用于解剖的尸体，都是异常稀缺的。 然而，解剖尸体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又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外科发展的早期，许多医生都是偷尸犯，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解剖学的鼻祖，安德列·维萨里，他刚开始剖动物，后来去乱葬岗盗尸体，再后来偷刚吊死的死刑犯的尸体——因为新鲜。 后来，当墓地守卫发现安德列的时候，他家的地下室里，挂满了人的脑袋、心肝脾胃肾，四肢等血淋淋之物。 后来，借贿赂脱身的安德列，写了《人体构造》一书，修正了此前的权威盖伦300多处错误。 前解剖权威盖伦，并没有尸体可供解剖，盖伦是解剖猴子来获取信息的。 考虑到当时的外科医生就是在盖伦的理论下，切割着人体，可以说，外科是精神世界影响到物质世界的最明显的表率了。 很多人原本是可以活下来的，只要医生们能够解剖到尸体。 时间推移四五百年，21世纪的尸体供应，依旧不足。 以中国的医学生为例，几乎没有哪个学生，能够完完整整的独立解剖一具尸体，参与过各个部位的解剖……各一次，就算是不错的医学院了，还得学生上课积极才行。 如果算平均的话，中国的临床医生在全职业生涯中，平均每10人才有一具尸体可供解剖。 不仅是医学生，医生同样没有尸体可以解剖。 大部分的医学生，走上医院的岗位之后，更是再没有得到解剖的机会。 这就好像一名机修工，一辈子只能看人拆车，本人亲手只拆过一辆车的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让他进行车辆的修理，难度会有多大？ 许多医生其实也是想要改变现状的，一个较好的例子是华山医院的骨科解剖班，04年开班，没有任何的宣传，只靠口口相传，就将班额从2个班，迅速的扩招到了20多个，接受培训的都是成熟的骨科医生，遍布全国各个医院。 而大家之所以愿意千里迢迢的去华山医院再培训，就是因为本院难以得到解剖用的尸体。 像是云华医院，虽然是地区顶级的医院，但是，他们也没有自己的解剖培训，这也是地区顶级医院和国内顶级医院的差距之一。 一具尸体，有时候比做100次手术都有用。 面对田柒送来的大体老师，不止是凌然，就是余媛，都没有心情在门口纠结了。 在得到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确认后，两人一左一右的护送着大体老师到了地下一层，小心翼翼的将大体老师放上解剖台，再弄亮灯，深深的吸一口气。 就是这个味道。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自建的解剖室，仿佛都得到了升华一般。 有尸体的解剖室，才像是真正的解剖室。 好在田柒聪明，她根本就没有跟着下楼，而是早早的跑商场购物去了。 什么商场不重要！ 购什么物不重要！ 人多的地方就行！ 晚间跟车到医院，已经是田柒的极限了，她也不能承受再多了。 凌然和余媛乐得如此。 他们围着大体老师转了三圈，各自在脑海中考虑着方案。 所谓少年不知尸珍贵，医学院里至少还有教学用的大体老师，脸皮厚一点，努力一点，长的帅一点，总能得到练习的机会。 到了医院以后，临床医生再想得到一次大体老师的教导，纯凭运气。凌然还好一些，他才开始实习没多久，又得到过3000次解剖经验（上肢），余媛就太久没见过大体老师了，戴上手套，忍不住颤巍巍的先摸了大体老师一把。 转瞬，余媛就忍不住笑了出来。 夜间的地下一层，灯火摇曳，笑声尖锐。 咚咚。 咚咚。 敲门声，在停尸房内响起。 凌然皱皱眉，问：“是谁？” “凌医生吗？我是2室的小李，咱们上次做手术的时候还见过。”门外传来很温暖而亲切的声音。 “上次手术？”凌然还在回想。 余媛哼了一声，看看大体老师，再道：“是来抢食的。” “凌医生，凌医生……开开门嘛……”小李的声音，清清爽爽的，像是只年轻的狼外公。 “怎么办？”余媛看向凌然。 凌然露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笑容：“我们问问大体老师吧。” “我给您当助手。”余媛开心的拿出各种手术器械，完全无视了外面的敲门声。 她现在分外的羡慕凌然，谁能想到，现在的女生都懂得帮忙获得大体老师了。 如果有个男人这样对她，她当晚就嫁了。 不过，只是给凌然做助手，余媛就很满足了。 凌然的技术本来就好，她配合的过程中，也有的是接触大体老师的机会。 地下一层的解剖室，有温暖的黄光和闪耀的白光，还有两名埋头学习的小医生，以及露出和谐的笑容的大体老师。 一方快乐的小天地。 就像是桃花源。 门外，拍门声停了一会，又响了起来，且有人高声呼喊： “凌然啊，我是老曲啊，咱们一起给刘威晨看病的来着……” 普秃医生的呼喊声，持续了整整十分钟，然后才像是被割掉了气管似的，沉默了下去。 “凌然啊，我是老黄啊……” “凌医生，我是老刘呀……开开门吧……” 一位换一位。 凌然权当是听不到。 此时正是他最需要大体老师的教导的时候。到目前为止，凌然做了有400例的tang法，近两百例的跟腱修补术，以及超过500根的断指再植。 除此以外，他还进行了上千次的体格检查，以及数量更多的推拿。 但是，论及解剖，凌然只对手部的解剖楚的，足部的解剖就相当欠缺了，祝同益的方案A，其实就是基于足部解剖而建设的方案，如果凌然有下肢的3000次解剖经验，他的跟腱修补术会做的更好。 事实上，祝同益若是再能多一些资源的话，他的方案也能进一步的细化。 至于全身性的解剖知识，凌然就更匮乏了。现如今，凌然就很想看看全身性的静脉系统的状况，他对神经系统也很感兴趣，而在学校里，他做的解剖几乎没有涉及到多少神经系统的内容。 加做一次上肢解剖，对凌然来说也是极好的体验。他的解剖经验来自于系统，终究只是经验，并不是贯彻的了解，做一次完整的上肢解剖，也有助于他的融会贯通。 凌然和余媛就在解剖室里呆了一个晚上。 渴了饿了，就……忍着…… 熬到第二天早上，大体老师能教的东西已经很少了，凌然才喊余媛收拾收拾，又将之锁在柜子里，悄悄的打开门。 总算没有白痴睡在门口。 凌然轻轻松了口气，转瞬又有些鄙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医生们，守了一夜就熬不住了，一点都不像是外科医生。第283章 摸一下 祝同益从京城返回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代表着“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本身的工作近乎停滞，从停车场到医院大厅，在到病房和手术室，到处都有为“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准备的宣传海报、道路指引和宣传册子。 近600名来自附近大专院校的学生们，成为了志愿者，在医院的每一个角落里，随时准备回应参会者的需求。 自从大家知道志愿者好用之后，各种国际会议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质量则大大的提升了，由此造成一个有趣的现象，没有足够多的好大学的城市，你连一个真正的国际会议都办不起来。若是由会务组织开薪聘人的话，每一个觉得自己很富的单位，都会瞬间怂下来。 遍寻国内各大单位，能够批量化的提供简单英文服务的群体，唯有大学生了。 换成其他国家召开国际会议——仅仅是满足国际组织的语言要求，就要让他们精疲力竭了。 祝同益手里也没有无限的经费可供挥霍，单以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就要去举办一场国际会议，可谓是左支右绌。 不过，会议总算是弄起来了，看着研究中心四处张贴的海报与标识，祝同益也不由的露出笑容。 “做的好。”祝同益难得表扬人，短短三个字，却让手下人如饮甘霖， 薛浩初的眼眶子甚至有点红。 这也是他经手过的最大项目了，身为祝同益的小管家，薛浩初全程紧盯，此时满心的苦尽甘来的感觉，又聪明的道：“校领导对我们也很支持，光是轿车，就借了我们20辆。另外，医院的医生们也都是带车帮忙的，先期抵达的各国医生们，都很高兴。” “恩，这趟辛苦你们了。”祝同益向周围的医生示意，又道：“能来咱们这里开会的，都是世界各国的大拿，他们到咱们沪市来，人生地不熟，大家不仅要做好会议的服务工作，也要做好接待和陪同的工作，就当自己是一名医学导游嘛。” “我昨天就给吃了火锅，新西兰的专家盖福德，吃的呼啦呼啦的。”曲医生在这种场合，总是能够发挥出一些特别的作用。 众人配合的笑了起来，用私家车为会议服务，自然不是那么令人开心的事，不过，总是不会让人太过于反感。主要就是因为招待的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医学大拿，医生们全程陪同下来，总能混个脸熟，也能多留一个联系方式，也算是有所收获了。 祝同益微笑点头，道：“盖福德做膝关节的水平是有目共睹的，也给不少运动员做过手术。” “看他样子挺高兴的。” “专家们肯定高兴。”祝同益笑笑，道：“听说本届的运动骨科学术大会的举办权，被中国拿到，许多专家都为我们高兴呢。咱们可是不光提供住宿，我还承诺报销差旅费，提供交通工具和全程接待，外加全程的午晚餐……” 祝同益说的自己都不爽起来。 “住宿都是要提供的，不提供住宿，会议都开不起来了。”纪天禄找着能说的部分，抢着评论了一句。 祝同益哼哼的道：“一般的会议都是提供住宿，好一点的提供差旅费。咱们没办法不是？要是不给交通工具，没有接待陪同，这个会议，咱们是拿不下来的。” 医学会议都经常有主办方为了省钱而不提供差旅费，转而让医生们自己出钱，或者找医药公司负担的。交通工具和接待陪同就更少了，一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优势项目。 尤其是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开学术会议的，大家往往都要求当地人员的陪同。 国内的软硬件条件差，就只能用服务来补贴了，祝同益这么说，也是为了让大家心里舒服一点。 说完了困难的部分，祝同益又谈轻松的地方，谈补贴、谈奖金、谈会议论文，让众人很快开心了起来。 原本，独立开一个这样的国际会议，就是很辛苦的事，但大家愿意付出辛苦，也就是有所得的。 祝同益手里的资源丰厚，此时将会议敲定了，后续的好吃自然源源不断。 纪天禄等人心里也都是明白的，很快全都说说笑笑起来。 这样说完了正事，纪天禄又将凌然独享一具大体老师的事给说了出来，且道：“凌然最近几天都是呆在解剖室里了，生怕别人抢了他的。” “谁会抢啊。”曲医生大声的笑出来。 祝同益的关注点却在另一个角度：“这小子自己调来的尸体吗？合规吗？” “以学校的名义捐赠的。”纪天禄点点头，道：“他就是借咱们一个地方。” “这样子学医，也怪不得他的技术好呢。”祝同益回想起薛浩初发给自己的小视频。 视频里，做跟腱修补术的凌然，显示出的技术，险些让祝同益以为是视频造假。 “我这次准备的病人很多的，随时都可以调配几个出来……”祝同益说着，道：“要么就给凌然两个，让他做做看。” 祝同益搜罗病人也是不容易的。 到时候，有资格做现场手术的专家，会在手术室里做手术，并向会场进行直播。 有必要的情况下，手术室与会场之间，还可以进行提问和互动。 当然，被找到的病人都是很乐意的。能被国际级的医学专家做手术，一般人都愿意多花点钱的——国际专家的飞刀费只会更贵。 祝同益虽然邀请凌然做嘉宾，但也没有给他安排现场手术的意思。 让他提前做几个手术，只是增加素材的意思。 到时候，可以在分会场里放视频，也可以让凌然自己写成会议论文什么的，总能发挥点作用。 纪天禄听的笑了起来：“凌然要是知道能做手术，怕得高兴的跳起来。” 祝同益也算是了解凌然，不由的也笑了起来，又道：“凌然的跟腱修补术是做的确实漂亮，你们也不能放松，要跟着学习。” 祝同益祝院士做事向来稳重，看过了学生送来的视频以后，他还特意找人调阅了病人的资料。 现如今，大部分的三甲医院的病人资料都是相通的，不仅同科室的医生可以看到，其他科室的医生也可以调阅出来，虽然会有电脑记录，但并没有特别的障碍。 这是为了方便会诊和跨科室就诊的需求，国内也不讲医患保密之类的事，在确定了姓名之后，那小白领的资料就有云医的医生帮忙，直接送到了祝同益的案头。 祝同益是眼瞅着那小白领李洲的跟腱一天天好起来。 那恢复速度，邻居的小孩看到了都要羡慕哭的。 祝同益更是心痒。 跟腱修补术的几个核心指标，一个是修补后的跟腱的强度，一个就是恢复的时间和速度。尤其是后者，其实往往比前者还重要。 就算是普通岗位上的普通人，跟腱断裂了，也会希望恢复的越快越好，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请到长假期的。 一瘸一拐的去单位上班，对于跟腱的恢复来说，也绝对是没什么好处的。 运动员更不用说了，且不说大半年不参加比赛的合约问题，就是对运动员自己来说，半年不运动的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加快恢复速度也会变相的增加跟腱的强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祝同益是再三确认了凌然的手术之后，才打电话给霍从军的。会议嘉宾的位置，对他的研究中心的医生们来说，也是很香的。 祝同益这一次，原本是准备放录像来说明自己的方案A技术的。 对于院士来说，专门为刘威晨而设计的方案A，只是其个人生涯中的一个小胜利而已，用不着极力吹捧。 这次会议，也不是显示他一个人的地方，重点在于将会议本身给组织起来。 但是，准备总归是要做一做的。 …… 曲医生决定利用好这个“喜讯”。 自从刘威晨从他的手底下溜走以后，曲医生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痛定思痛，决定……换一个讨好的对象。 不得不说，凌然迎风而上的气势，给了曲医生很大的想象空间。 身为运动医学中心的一员，曲医生太知道跟腱修补术做的好，有多厉害了。 就这么一招，落给欧美医生，一年赚过几百万美元，都和玩儿似的。 事实上，能掌握这种技术的，也都是四五十岁往上的大牛了。 所以，现在再谈凌然是什么潜力股，已经有点晚了，人家差不多都已经上市了，只是市值还没有飚起来。 曲医生也就是想打个新股，买点便宜而已。 从祝同益这里得了消息，曲医生摸着自己普普通通但寸草不生的头顶，就直奔解剖室而来。 再一次敲响解剖室的大门的时候，曲医生满脑子都是想好的词：凌医生，我是老曲，我不是为了解剖来的，我是有一个好消息来通知…… 他一边想着，一边就笑了。 咚咚。 曲医生敲响了门，微笑着喊：“凌医生，我是老曲……” “正好！”凌然啪的就将门给打开了。 曲医生诧异的抬头，就见凌然戴着口罩，穿着白色防护服，防护服上还满是血迹…… 接着，凌然一把就将曲医生给拉了进来，道：“劳驾，借你身体用一下。” 解剖室内，正在解剖台前忙活的余媛也笑着抬起了头，露出一个友好的笑容，顺便举起解剖刀来打个招呼。第284章 拐角 解剖室位于地下室，本就阴冷，曲医生望着残缺不全的大体老师，以及一身专业穿戴的凌然和余媛，不由的一阵鸡皮疙瘩。 他呵呵呵的笑着，声音不由自主的颤动：“凌医生，我知道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真的有点吓人啊。” “我给你做个推拿。”凌然不是个擅长分析他人心理的人，也猜不到曲医生说的“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他就是想摸摸正常人的骨头，好做个比较。 推拿算是凌然能够想到的较好的主意了。 说话间，凌然的手就摸上了曲医生的脖子。 “你换个暖和的地方，可能会被人告哦。”曲医生感受到凌然的手掌的热度，稍微安心了几秒钟，但是，随着凌然拨弄起他的骨头来，曲医生的心情还是不免起伏。 正常人站在解剖室里，心情起伏太正常了。 曲医生突然有点后悔，自己怎么就鬼迷心窍的一个人跑来报喜了。 这要是被拆成零碎了，再与大体老师混到一起了，会不会有人找到自己，还真的很难说呢。 凌然这时候松开手，问：“为什么被告？” “因为……”曲医生本来是想说个笑话，来缓和一下气氛的，但是，看着凌然认真询问的表情，看着余媛不解的表情，他突然说不出话了。 这个话题真的不适宜深入啊。 凌然见曲医生不说，也不继续追问，就用拿法，逮着他的脖子摇晃着。 曲医生有点痛，有点爽，又有点怕的看着前方，满心的后悔，满眼的失神。 “颈椎的形态应该没问题。”凌然松开了曲医生的脖子。 余媛“哦”的一声，将大体老师的颈椎捡了出来，让凌然再做一次比较。 凌然取了刀，再细细的剖解观察。 他刚刚学到的“气管切开术”，只给警犬栗子做过，为了日后使用的时候，能够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他是特地用大体老师学习了一番。 单纯的解剖与治疗是不同的。 治疗是要创造尽可能小的伤口，像是气管切开术，创口只有一个指头的粗细，有的还能做的更小一些，但是，解剖才是减少创口的最有利的武器。 医生如果对喉管附近的解剖结构非常熟悉的话，自然而然的就能避开一些关键部位，例如气管切开时经常发生的甲状腺的损伤，若是解剖水平足够的话，这种失误的发生几率会非常之低。 可惜，大部分的医生，都没有仔细的，实地解剖的经验和机会。 懂一点解剖而弄不太清楚的医生满街都是。 大部分的外科医生的自负是建立于几十次上百次乃至于几百次的同术式的磨练上的，但要说基础有多好，却不见得。 尤其是解剖学这样的知识，医生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可要想弄的非常娴熟，需要的资源就太多了。很多主治到退休都没有独立解剖过一具尸体。很多医学生，读书的时候一个班看一具尸体的解剖，毕业以后进入普通医院切切切，按部就班的升职，也没有解剖的机会了。 凌然当日得到的3000次的上肢解剖经验，带来的是质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全世界范围内能有此经验的外科医生都不多。 但在手部解剖经验之外，凌然的解剖经验也是乏善可陈。 这一具大体老师，是给凌然做了一次近乎完美的授课。 凌然无比珍惜的努力着。 被释放的曲医生，浑身发冷的在旁看了一会，渐渐的缓过气来，占便宜的心思又起，左右看着，笑问：“房内怎么就两套装备吗？” 凌然警醒的看向曲医生，手里还拿着刀。 曲医生讪笑两声，拍拍脑门：“看我这个记性，我有好事，来通知凌医生。” “哦？” “祝院士回来了，还带了跟腱断裂的患者，就等着你做手术呢，全程录像和示教室的那种。”曲医生的腰板不由挺了挺。 凌然的脸上果然露出了笑容，但是一低头，就毫不犹豫的道：“跟腱断裂的患者能等吗？如果能等的话，就让他们等一下。” “等你……解剖尸体？” “是。”凌然回答的利落。两台手术，哪里像有解剖尸体来的重要。 跟腱断裂本来就是个小病，如果不是运动员的话，普通主治就能进行治疗和操作。 此时此刻，除非是几十上百张的病床，否则，根本别想凌然走出地下室。 身在凉冰冰的解剖室里，曲医生的脑筋转的特别慢，好悬才醒悟过来，忙道：“那我给主任说一声。” 他也不想再呆下去了，呵呵呵的笑了两声，就两秒退一步的，悄悄的走出了解剖室。 忙忙碌碌的凌然和余媛也不理他。 曲医生等出了门，几乎是飞奔上楼，然后找了个阳光明媚人又多的地方，深深的吸了两口气。 “云医是个出鬼的地方啊。”曲医生回到办公室，觉得还有点阴影没驱散。 自从医学院毕业以后，他还真的少有这样的感觉。 …… 凌然再出现在阳光明媚的地方的时候，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已是异常的热闹。 来自多所大学的志愿者们，站在医院的每一个角落里，像是关爱智障儿童似的，保护着每一位与会者。 凌然将自己洗刷的干干净净，全身换新后，也好奇的打量着四周。 他上一次参加类似的会议，是在云华召开的“云华急诊国际医学论坛”，比起祝院士承办的“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前一个国际的含金量明显不足。 一个很直接的范例是，当凌然出现在某位志愿者面前的时候，那白白净净的女生，是用激动的英语问候的：“ho-are-you” 在会议期间，黄皮肤的不一定能听得懂中文，还是用英文最保险。 凌然只是深深的看对方一眼，再问：“现在谁管事。” “啊……您是中国人啊，太好了。”女生更加激动了，抿嘴盯着凌然的脸看了两眼，大胆的道：“我带您去吧。” “不用太麻烦……” “不麻烦，我们志愿者的一项任务，就是引路呢。”她现在已经不想志愿者的工作了，恨不得牵着凌然的手，转身就跑。 凌然稍微犹豫了一下，道：“你只要告诉我祝院士或者纪天禄主任的位置就好了。” 凌然拿出手机扬了一下：“我的手机没电了。” “我有充电宝。”女生立即递给他，看着凌然充上电，又道：“我带你去吧，充电还要一会才能开机吧。” “稍微等几分钟就可以了。” “不要！”女生立即道：“那样对手机不好，我还是带你去吧。” 凌然也不想浪费时间，看对方坚持，就点头允诺了。 女生整个人都高兴起来，连忙带着凌然往人少的方向走，且套话道：“您是研究中心的医生，还是参会的嘉宾啊。” “嘉宾。” “哦哦，是哪个医院呢？” “云医？” “云医？哪个云？能告诉我全名吗？” “云华医院。” “哦哦，我记住了！”女生连连点头，再带着继续上楼。 走了没几步路，又一名志愿者，看到了凌然，同时，也看到了并行的志愿者女生。 前者只犹豫了两秒钟，就快步走了过来。 “hello……”新来的志愿者女生，用英语问候了起来。 “中国人。”凌然礼貌的微笑。 “太好了，您也是中国人……对了，您是嘉宾还是本院的医生啊……”新来的女生，无视前一位女生的白眼，面带微笑，浑身都散发着勇敢。 “云华医院。”凌然微笑点头。 “我记住了。”刚刚认识的女生浑身散发着开心。 再经过一个拐角…… “hi……” “中国人。” “哇，您是中国医生啊，您是研究中心的医生，还是嘉宾啊！” “云华医院。” 凌然如是重复。 就他的人生经验来说，重复，有时候是最轻松的选择。 毕竟，每一个拐角，都是一个全新的拐角……竖起勤奋的旗帜9月真的累的不行了。 卯着最后一股劲在战斗了，但最后两天感冒，真的很影响状态。 感冒药也不敢吃，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貌似最后时刻，月票榜被超过了，喵~ 感谢大家的月票。 十月会继续努力的。 大家看我表现。 勤奋的志鸟村，不是吹出来的！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竖起勤奋的旗帜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285章 直播手术 “凌医生，今天的手术咱们是全程录像的。” 纪天禄继续给凌然做助手，并提醒了他一句。 站在手术室里，兼职摄影师是198斤的胖医。他的身侧就是一台放置于三脚架上的摄像机，外面照着塑料袋，与大号显微镜是相同的待遇。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照例使用的是有全景摄像机和高清术野摄像机的手术室，手术全程都是在示教室内同步播放的，为了用于会议中可能用到的录像，祝同益还让人加了一台普通摄像机到手术室来，以拍摄到更多的角度。 手术室里的全景摄像机是自上而下的拍摄，总是会有遗漏的地方，再让手底下的住院医选拍一个角度，自然可以更加全面一些。 凌然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再“恩”的一声，并没有太多的表示。 跟腱修补术是他做的很熟的手术了，这两天又经过了大体老师的培训，不谦虚的说，凌然自己都觉得自己提高了。 正因为如此，凌然今天还特地提前来到了手术室。 一方面是做做检查，另一方面也是熟悉器械。 “再拿几个细一点的爱迪生镊。”凌然用眼睛扫过托盘架上的器械，补了一句。 爱迪生镊是用来夹持细小组织和皮肤的。头宽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要求，如果没有提前说明的话，护士只会拿正常规格的来。 对凌然来说，正常规格的整形镊照样能用，就是没那么顺手罢了。用游戏来比喻的话，不同的医生面对不同术式的器械习惯，就像是不同的玩家面对不同的英雄的铭文习惯。 低手怎么用都是失败，高手怎么用都是成功，但是，过程的容易与否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护士们乖乖的应了一声，就去做补充了。 凌然再看看余媛，问：“患者情况？” 他的一助是纪天禄，但是，身为主任医师的纪天禄，明显是不会管床的，他会不会用电脑的病历系统，都很让人怀疑——医生不断学习的能力毋庸置疑，但高级医生的技能退化程度也会令人瞠目结舌。 余媛虽然不是今天的病人的管床医生，但她做了三年的住院医，对于主刀会问道的问题，早就心里有数了，忙道：“患者27岁，击剑运动员，国家级健将……跟腱不完全断裂，主诉……遛狗时被邻居家的哈士奇扑倒后右足跟腱处疼痛，活动受限，磁共振确诊：右跟腱断裂……” 凌然绷着脸听着，纪天禄已是笑出了声。 “真的被二哈扑倒断了跟腱的？”纪天禄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的样子，满脸的好奇。 余媛知道在拍摄，所以正儿八经的像个1.48米的初中生主持，道：“患者主诉如此。” “以前断过吗？有旧伤吗？”纪天禄太好奇了，见主刀的凌然不问，就自己问了起来，反正患者还没来。 “没有跟腱受伤的记录。” “就是说，这个击剑运动员，国家级的健将，你刚说27岁了是吧？肌腱十几年，跟腱都好着，结果被一只狗给撞断了？” “是哈士奇。”余媛纠正。 凌然也很严肃的咳咳两声，道：“是被狗扑倒后，摔断的。” 纪天禄斜瞥了凌然一眼，道：“凌医生，你也很想笑的吧。想笑就笑出来吧。” 凌然面对纪天禄，面无表情，只在纪天禄的眼神收回的时间，嘴角才忍不住抽抽了两下，却是被摄像机完整的拍了下来。 示教室里本来就笑声一片了，此时更是笑垮了。 更有女生们尖叫着评论： “凌医生笑了。” “太可爱了。” “凌医生笑起来好甜啊啊啊……” “凌然，加油！” 示教室内，一阵的热闹。 偷穿了保暖内衣，依旧寒气阵阵的曲医生惨笑两声，低声道：“你们知道凌然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吧。” “当然。” “要是被男神看到我们的疯样子可怎么行。” “就是直播的时候才敢闹一下的。” 曲医生却是想到了脖子被凌然抓住时，心脏紧锁的恐惧，不由的摇摇头，用看天真的表情看着她们：你们都不知道帅哥的真面目。 病人被送入手术室，笑声才戛然而止。 纪天禄也不好意思继续笑下去，用手擦擦笑出来的眼泪，道：“我再去洗个手。” 凌然“恩”的一声，让护士帮忙穿上手术服。 患者晃头晃脑的看着周围，有些心虚的开玩笑：“我是第一次啊，医生您得轻一点。” “不用紧张，凌医生的跟腱修补术是一流的，他之前做的一例手术，和你很像，患者刚刚在冠军赛里拿了铜牌。”余媛安慰着患者。 患者苦笑：“是以前能拿全运会奖牌的，这次在冠军赛里拿了铜牌吧。” “才不是呢。”余媛说了一句，她也不懂体育，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了。 患者自嘲的笑两声：“我本来就准备退役了，实在不行，就退役算了……” “我们现在对你进行的跟腱修补术，是风险较大，但效果较好的跟腱修补术，主要针对运动员等，对跟腱修补后的质量有极高要求，对恢复时间有较高要求的职业。你如果准备退役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考虑普通跟腱修补术。”凌然听着患者的话，突然来了一句。 患者愣了愣，想了半天，叹口气道：“还是按照原定计划来吧，我今年27岁了，虽然已经准备退役了，但是啊，人这个东西，总是有不甘心的时候，我就是觉得……” “大郎，喝了药再说。”麻醉医生在凌然的示意下，举起了他的小道具。 患者脑袋一歪，就睡着了。 “跟腱修补术。”凌然提醒了一句，举起了手术刀，就划了下去。 纪天禄作为一助，瞪着眼睛看。 他也是看过凌然之前做的录像的，如今有了机会，自然要好好的看一看。 他的脑海中，对于技术虽然没有明确的分类，但提高的太多，还是容易看出来的。就像是凌然视频中的表现，就令纪天禄颇为吃惊。 传奇级的跟腱修补术，其实都有些超过了纪天禄的想象了。 当然，凌然目前只具有完美级的水准，但是，完美依旧是超过纪天禄的水准许多的技术了。 从大师级到完美级，不是简简单单的做几百台手术就能历练出来的。 纪天禄以看传奇级的心思，看着凌然的完美级操作——依旧觉得心驰神往。 事实上，就凌然完美级的表现，也是世界百强的水平了。 一个医生的某种术式，若是确定无疑的世界百强的话，那受到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就本次的国际会议来说，参会诸人中，能名列世界百强的外科医生，一个都没有。 纪天禄和祝同益，从最开始就不是以百强的心态去看凌然的。 但是，强，就是会觉得强。 强一个一星半点的不觉得厉害，可是，若是将眼界放宽，就会察觉到差距了。就好像很多班级的第二名，不觉得自己与第一名有多大差距，可要是放眼全年级，就会看到，自己与班级第一同样是年纪第一的同学，要相距三四十名，放眼全区，班级第二与同班的全区第一，相距就已到了数百名的程度，在全市是上千名的差距，在全省是上万名的差距。 成人的世界远比学生的世界更复杂。 小医生们面对的竞争还是同龄人同院人的竞争，到了主治，才会接触到院外的医生，但是，一旦晋升到了副主任或主任，面对的竞争就是全市全省的所有医生了，运气好又技术好的，还可以面对全国的竞争。 全国竞争中的胜利者，就像是纪天禄主任医师这样的，偶尔就会考虑到全世界。 中国医生其实是很少去考虑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的，中国的医疗费用本来就很低，病人的收入更是低于平均值的状态，就算是国外的医疗条件更好，病人也会因为经济原因，继续留在国内看病的。 像是纪天禄医生，正常情况下，也不会考虑一名医生的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和水平。 但是，随着“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的筹办，纪天禄对国际一词，突然变的敏感起来。 他不自觉的以自己不久前看过的，几位国际级的大牛的视频资料，来判断凌然的水平。 结果…… 结果是纪天禄不自信了。 他摇摇头，不由的在心里想：现在要判断一名外科医生水平更难了，凌然这家伙，看起来还是蛮强的。 “完成了，换边吧。”凌然丢下了剪刀，对纪天禄道：“我要去隔壁手术室做另一台了。” 纪天禄慌了一下，忙道：“我跟你一起。” 这是超计划的选择，按照原本的计划，纪天禄跟一台手术，确定一下凌然目前的状态，就要做别的事了。 甚至录像要不要在会议上播放，都要纪天禄来做判断的。 判断来判断去，纪天禄突然没了自信，此时，更是没有了再做其他事的心情了。 他要再好好的看看凌然的手术。 凌然自无不可，将剩下的琐碎活计交给余媛去做，带着纪天禄就往隔壁手术室去。 凌然走在前面，龙行虎步，气势昂扬。 纪天禄跟在后面，眉头紧锁而缺乏自信。 两人的身份，就像是换了过来似的。第286章 小视频 “盖福德医生，卡迪拉医生，这边就是我们的手术区域了。”祝同益带着几名提前抵达的外国友人，在医院里参观。 盖福德来自新西兰的奥克兰市立医院，只是普通水平的专家，因为撰写的论文算是有名字的人。卡迪拉来自梅奥，却是连名字都没有闯出来的，此次出来，也本着长见识的想法。 除了这两位之外，提前抵达中国的外国医生，既没有名气，连所在的医院都只是一般。 譬如来自韩国的某医生，来自马来西亚的某医生，来自英国的某医生，对祝同益来说，都算是充数的存在。 来自英国的布兰顿甚至还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不停的拿着手机拍摄视频，一点外交礼仪都没有。 堂堂院士祝同益也只好忍着，先是招呼着其他人，且道：“我们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日常的工作还包括了对下级医院的医生的培训，所以，我们医院是有很多来进修的医生的，你们一会也可能会看到……” “她们为什么聚集在一起，让我们来看看。”来自英国的布兰顿，突然举起手机，冲着前方拐角处的一群女志愿者们走过去。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建造的颇为宽敞，手术室和示教室所在的走廊，宽度可达十五六，此时热热闹闹的，像是景点门前的售票处似的。 祝同益愣了愣，就使劲咳嗽两声，用眼神示意薛浩初。 薛浩初秒懂，连忙上前，拦住布兰顿，大声道：“布兰顿医生，她们都是志愿者，请不要拍摄她们。” “为什么？你们的志愿者不喜欢摄影吗？还是说，中国的传统？”布兰顿说着就高声喊了起来，用英语道：“姑娘们，能不能看看我这边的镜头，我是来自英国的医生布兰顿，我正在录制一个走遍中国的节目……” 一群志愿者小姑娘回头看看布兰顿，只是轻声说笑两声，并没有一个人听从布兰登的命令。 “什么意思？她们不懂英语是吗？”布兰登有些不爽。他在国内说起自己是医生的时候，总会得到赞扬的声音，可刚才的几秒钟，他感觉自己像是只被人怜悯的小动物。 薛浩初呵呵的笑两声。志愿者都是经过培训的，虽然培训内容少的可怜，也缺乏时长，但有些基本条件总是要遵守的，他刚才已经表达了反对意见，女生们自然不会上前接受拍摄。 布兰顿无奈的摇摇头，又嘟囔了两句，就拿着手机，自己上前去。 他是医院里的自我定位是时尚潮人，就是仗着年轻做一点其他人不敢做不愿做不屑于做的事，对于医学本身，布兰顿的追求有限。他更愿意在夜店里，对漂亮女生说出“我是医生”的一瞬间。 除此以外，布兰顿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视频拍摄了。 这种生活方式让他的医学之路无端坎坷，布兰顿却是乐在其中。 他是个有天赋的医生，还不喜欢一帆风顺的生活。 不过，对于各种学术会议，布兰顿还是蛮喜欢的。 他的各种视频里面，参加学术会议与学术会议中的搞怪，也是最受欢迎。 在这个全世界都被好莱坞侵蚀的年代，英国人的绅士传统早就是一个不受年轻人欢迎的刻板印象了，布兰顿在传统的学术会议中表现出叛逆的形象，是他最大的特点。 布兰顿手持着手机，从一名名志愿者的脸上拍过。 “你叫什么名字？”布兰顿找了现场最漂亮的女生问。 女生瞅了一眼布兰顿，抿嘴一笑：“我叫韩梅梅。” 在场的年轻人险些憋出内伤来。 薛浩初也是低下头，才没有笑出声来。 布兰顿不明所以，又继续问：“你们在看什么？” “看手术。” “哦，你们是医学院的学生吗？”布兰顿瞅着他们一群学生的模样，对着手机询问。 “不是。” “那为什么看手术？”布兰顿是在为自己的视频找素材，他一边说着，就一边缓缓靠近一群人猬集的位置。 从这里看过去，正好看到示教室内的大屏幕。 医院的示教室对医护人员来说，基本是敞开的，医院巴不得所有人都把空闲时间用于自我学习和自我更新。 但是，医院外的人士能不能进入示教室，就是见仁见智的话题了。 对于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来说，志愿者们显然是没有被允许进入示教室的。 不过，祝同益也没有将这当做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只是向薛浩初呶呶嘴，让他赶紧将布兰顿弄走。 下一次，祝同益无论如何都不会给这家伙发邀请函了，就是医院推荐上来的，也得推掉才行。 “布兰顿先生。”薛浩初走上前来。 “等等，你们现在做的这个手术有点意思啊。”布兰顿才不会隔着门看，一边说话，一边就推开了门，直接进入到了示教室内。 后面的几名嘉宾跟着进入，祝同益与薛浩初也只好迈步入内。 “主任好。” “祝院士。” “主任！” 示教室内看直播的医生们纷纷打招呼。 祝同益微笑点头。 布兰顿则是一步跨到前面，用手机拍摄起来了大屏幕上的手术场景。 薛浩初皱皱眉，用生硬的英语道：“布兰顿医生，你这样做并不合适。” “这是你们请来的高手吧。”布兰顿用缓慢而清晰的英语，道：“比得上我老师的手法了，恩，这个动作很有意思的，非常讲究细节啊，你们请了谁来？” 祝同益年纪大了，用了好几秒种，才回忆起布兰顿的老师是谁——布伦特·华莱士，一名英国颇为出名的骨科医生。 这也是布兰顿有资格参加本次会议的原因。 布伦特华莱士一度是英国最好的骨科医生之一，在英国骨科学的地位，比得上祝同益在中国骨科学的地位。 对比中英两国的医学水平的差距，可以理解为，布伦特华莱士在国际骨科学领域的地位，比祝同益还高一点。 不过，布兰顿也不是布伦特的关门弟子或唯一弟子，其地位，充其量就是比薛浩初高一点，算不得什么。 所以，祝同益也没将布兰顿的话当回事，就看向周围。 一名医生道：“是凌然在做手术，跟腱修补术。” “是一名中国医生在做跟腱修补术。”祝同益没有说凌然的名字。对于这样的会议来说，国籍的说明就足够了。 “中国医生啊。”布兰顿举着手机，望着屏幕上的画面，却是变的安静起来。 凌然的手术，就是会给人这样的感觉。 平和、平静，似乎有一点点智慧，但更多的是平淡的表现。 “新鲜跟腱修补术，做成这样……祝院士，这是你设计的新方案吗？”布兰顿开始变的好奇起来。 “是。”祝同益回答了一句。 “能够执行这段手术的医生非常稀缺吧。”布兰顿的思维非常跳跃。他的目的依旧在视频上，而视频是可以剪辑的。 祝同益却是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好像万世皆在掌握之中的模样。 布兰顿也不多说，就是举起手机，不停的拍摄。 跟腱修补术的后半段总共十分钟左右，布兰顿拍完了，就立即开始撰写一份邮件，并将视频附在了后面。第287章 高山 “手术室就在旁边，是吗？”布兰顿收起手机来，颇为好奇。 从示教室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术野的情况，也可以看到凌然等医生。 布兰登既好奇手术，也好奇凌然。 好奇手术，是因为他医生的本能，好奇凌然，是因为他UP主（视频上传者）的本能。 一定要比较一下的话，布兰登其实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在乎的是做医生，还是做UP主。毕竟，没有了医生的身份，他就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UP主了，而没有了UP主的身份，他又不甘心做一名勤勤恳恳的普通医生。 有做志愿者的女生，好奇的看着布兰登，下意识的点了点头。 布兰登不知是否看到了，抓着手机，就四处巡游起来。 示教室一般都不会距离手术室太远，布兰登三两步的，就找到了凌然做手术的手术室，而且正好拦到出门的凌然。 穿着蓝色洗手服的凌然，目光清澈而冷静，身材极佳，尤其是在身边有名小个子女生的时候，更是让布兰登有高山仰止的感觉——作为绝不淳朴的英国人，布兰登虽然不懂成语，但他知道，会让自己有这种感觉的男模，如果还是医生的话，想成为网红只是轻轻松松的事。 布兰登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手机，光是眼前的一幕，剪辑一下，就能得到不少的阅读量了。 “汪汪。” 一只拉布拉多飞快的扑了过来，矫健的身姿吓的布兰登连忙转向。 “守住！”跟随在后的女警秦敏，右手指向布兰登，快速的做出指令。 警犬栗子坚定不移的执行了指令，挡住了布兰登之后，再友好的向凌然吐舌头。 “你好，本区域禁止拍照。”秦敏向布兰登敬礼，用中文说了一遍，再用英文说了一遍。 布兰登乖觉的收起了手机。 秦敏微微颔首，再向凌然展颜一笑。 凌然面对众人，微笑点头，给大家的感觉，是他似乎在向自己打招呼似的。众人纷纷都点头回应。 “凌然，我来给你介绍一下。盖福德医生，卡迪拉医生……布兰登医生……”祝同益向凌然介绍了在场诸人，又将凌然介绍出来，道：“凌然是我们中国年轻一代的医生中的佼佼者，非常优秀的一员，断指再植和跟腱修补术都做的非常好。” 他没有说tang法缝合，作为介绍来说，断指再植和跟腱修补术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同样的，祝同益也没有特别的介绍凌然所在的医院。毕竟，凌然并没有与云华医院签订正式的合同，他依旧是一名实习生的身份，未来在任何医院工作都是有可能的嘛。 最起码，祝同益是不会在这样的场合，说出任何其他医院的名字的。 盖福德摸着胡子向凌然点点头，卡迪拉医生则优雅的伸出手来，与凌然握手道：“凌医生，欢迎你到梅奥诊所来参观和学习，我是骨科的主治医生卡迪拉，欢迎你随时来找我。” 她说着，就将一张名片递给了凌然。 在场的医生大部分都是懂英语的，一个个都有些发愣。 尤其是中国的医生，此时都有些发懵：这就得到梅奥的邀请了？梅奥的邀请这么好拿到了？梅奥哎，世界第一的梅奥诊所哎。 就连薛浩初都有些发呆：我上次想要去梅奥，是为什么失败的？梅奥的主治医生这么好说话吗？还可以在梅奥学习？ 在美国医院里，一个科室只有一个科室主任做管理，其他医生只分主治医生和住院医生两种。所以，虽然是名声不显的卡迪拉医生，也是有能力给出梅奥的邀请的。 小博士薛浩初，一边想一边羡慕，脑袋都想炸了。 凌然微笑的收起名片，并没有过多的表示。 其他医生将梅奥看做是提高声望的捷径，或者是最佳学习场所，但对凌然来说，并不是。 凌然提高自己技术水平的方式，首先是做手术，其次是获得“衷心感谢”和“同行的钦佩”，再次是完成任务。 前往梅奥与否，都不能促使他提高自己的任务完成度。 卡迪拉望着凌然，再次露出微笑。 秦敏看到了，用脚轻轻的点了一下栗子的屁股。 拉布拉多立即欢快的跑向凌然，围着凌然的位置转了两圈，再一屁股坐下来，歪头卖萌。 凌然果然忍不住，摸了摸栗子的脑袋。 栗子毫不犹豫的将头载到了凌然的手掌中，再使劲的蹭一蹭。 秦敏捏住拳头，异常的振奋，好容易练出的招数，果然是具有绝杀性的。 “凌医生的手术做的很不错。”布兰登的眼中闪烁着流量数字似的，问：“接下来的会议，你会再做手术吗？” “可能会放录像。”这是凌然知道的信息。 布兰登看向祝同益，笑道：“凌医生不能当场表演手术的话，那就太可惜了。” “手术不是表演，布兰登医生。”祝同益才不会因为一个外国小医生说的话，就有所改变的。他的会议行程都是设置好的，不会轻易修改。 再者说，即时手术对于凌然的年龄和资历来说，也是有些过分了。 当场做手术，是一方在手术室里进行手术，同时通过大屏幕来播放的模式，相当于一个大的示教室。站在手术室里的主刀医生，会因此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通常是具有教学含义的。 祝同益无论从哪个方向考虑，都不能让凌然给一群国际专家做指导手术。 布兰登依旧有些可惜，却只是记下此事，没有继续多说。 祝同益小声的安抚了凌然两句，然后带着众人继续参观。 秦敏目送众人离开，才对凌然道：“你要小心那个卡迪拉，她的目的肯定不单纯。” 凌然“哦”的一声。 “你要相信我，我家栗子都不爱闻她的。”秦敏停顿一下，又道：“我以警察的经验说，她那个年纪的外国女人很可怕的，你一定不要轻信。” 凌然奇怪的看向秦敏。 “非常可怕。”秦敏认真脸。 拉布拉多也四肢着地，做出认真脸。 凌然被逗的一笑。 四周的志愿者女生纷纷拿出手机来拍照。 “请不要在本层照相。”秦敏又是一个敬礼，表情严肃。 正在接受民主教育的大学女生不怕警察，有人还大胆的问她的警号。 秦敏一一回答，再带着凌然从众人的包围下走出，差不多时间，还有其他的警员跑过来，向秦敏敬礼，并饱含着怀疑看向凌然。 “我刚刚升职了。”秦敏觉得自己有必要向凌然说明。 “恭喜。”凌然微笑。 “上级说我升职，除了是因为逮捕了毒贩，还因为我主动要求，提前结束休假，继续工作。”秦敏说着看看凌然，道：“我可能还会接受媒体采访，你如果想要上镜的话，我可以向上级申请，栗子是你救活的……” “不用。”凌然立刻“婉拒”。 秦敏只好作罢。 她还想继续聊下去的时间，布兰顿又匆匆的出现了。 “凌医生你好。”布兰顿没有再举起手机，而是很自来熟的打招呼，又道：“我的老师布伦特华莱士对您做的手术比较感兴趣，他想问，您是否有此前的病历和病人情况，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你是说方案A吗？那是祝同益院士设计的方案。”凌然礼貌的回答。 布兰顿笑道：“但是您做的。” 凌然道：“你们可以通过祝同益院士了解。” “我问过了，祝同益医生允许我来找您了解。” 凌然沉吟一下，道：“我做过的几例方案A都是针对运动员的，你想知道什么？” “有伤愈复出的吗？” “当然。” “太好了，能否告诉我一个名字？”布兰顿有些紧张，忙道：“我们来参加会议，本身就有了解患者情况的需求。” 凌然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就是何秀芳，想了想，凌然道：“我会联系患者，如果对方愿意的话，我会再联系你的。” “请一定联系我。”布兰顿说的郑重其事。 凌然只是点点头。田径队十有八九是愿意让何秀芳出面的，对于推广方案A，大约也是有些好处的。第288章 开箱喽 市田径队岂止是愿意，不要钱的广告，还是外国广告，简直比钱还诱人。 虽然布兰顿只是一名来自英国的不靠谱的UP主，但是，如果将广告看做是政绩的话，那稍稍变更一下说法： 来自英国的自由媒体人兼医生布兰顿，采访了我市田径队刚刚伤愈复出的铁饼选手何秀芳，并对我何秀芳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精神表示赞扬，据悉，何秀芳在刚刚举行的全国田径冠军赛中，获得了铜牌，创造了个人最好记录…… 市田径队从基层到高层，带着美好的幻想，将何秀芳送回到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光洁的大理石地面。 浅蓝色的裙墙。 宽敞的办公室和候诊室。 如果要何秀芳评价的话，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办公楼，可比田径队的条件好多了。 但是，何秀芳一点都不喜欢医院的氛围。 没人喜欢。 “你们要问我什么？”何秀芳见到金发碧眼的布兰顿，态度也没有好转。 她现在正是好好训练以提高的时候，一点时间都不想浪费。 偏偏田径队的领导有要求，何秀芳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铜牌的获得让她留在田径队中，但是并没有丝毫的特权。 布兰顿倒是很习惯各种不配合的病人，尤其是不配合的运动员，是他最近几年接触过最多的患者。 布兰顿呵呵呵的笑几声，通过翻译道：“我想再给你做一些跟腱方面的检查，你不要担心，你的跟腱恢复的很不错，我只是想了解一些相关情况……” “什么情况？”何秀芳满脸的狐疑。 “主要就是对你的跟腱的恢复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你可以看做是后续的随诊。” “啥？” “看看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以后，你的跟腱的状况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是看它向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发展。”布兰顿咬字准确，非常缓慢的说着伦敦腔的英语，似乎期待着何秀芳能听懂。当然，这对于翻译是相当友好的，也使得后者有充足的时间来给出准确的释义。 听他这么一说，何秀芳的态度发生了微微的改变，不由问：“会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吗？” 布兰顿听了翻译，看了一眼旁边的中国人，笑道：“任何可能都是存在的，我只是提出一个可能性，具体的情况，我想做一系列的检查会清楚的，接下来，我想先做一个核磁共振，然后根据情况，再做一些别的检查，可以吗？” “哦……好吧。”何秀芳犹豫了一下，问：“凌医生在吗？我想他给我看看。” 布兰顿笑了笑，问：“你更信任凌医生吗？” “当然。”何秀芳毫不犹豫的回答。 虽然很多病人都觉得外国医生靠谱，但是，有过一次手术经历之后，何秀芳对于医生的水平有了自己的认识。 田径队里做过手术的运动员非常之多，出国做手术的也有不少，但是，手术效果能有她这么好的，寥寥无几。 何秀芳不用懂得医学什么的，只要看看身边的运动员们的手术效果，再看看自己的手术效果，就知道双方的差距了。 尤其是那些同为跟腱断裂，做了手术以后，却被迫退役的运动员，更有强烈的对比。 布兰顿稍稍意外了一下。 他的英国腔调其实还蛮吃香的，就是在美国或者澳大利亚参加会议，他用英国腔说话，也总是更容易让患者安心，更容易获得患者的信任。 到第三世界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布兰顿最常去的印度，随便去哪一个诊所，说话都比当地的医生更有用。 不过，布兰顿也不会去贬低其他医生就是了。 “凌然医生可能稍后会来，我先为你安排检查，稍后我们得到结果，再向凌然医生咨询如何？”布兰顿用自己习惯的语言做说明。 何秀芳同意了。 在旁等待的薛浩初松了一口气，仗着翻译是本院提供的，小声对纪天禄道：“我还担心他搞一个朋克风或者摇滚风的看诊出来呢。没想到还挺正经的。” “他是英国医生，医患关系比美国好不到哪里去。”纪天禄是常出国的，讽刺的笑两声，道：“你要知道，欧美的医生一旦招致诉讼，可不光是有可能赔钱，最主要的是，保险公司的保费还会提高。” “啊，我还没想过这个。”薛浩初颇为意外：“看来资本主义的医生，也没那么好混啊。” “可不是，他拍这个什么视频，再高兴，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吧。”纪天禄鄙视的看看布兰顿，大家换一个身份，他比对方的成就高几倍是起码的。但是，中国医生想要闯出名声来，可比英国医生困难太多了。 布兰顿亲自带着何秀芳，前往核磁共振室，然后亲眼看着她做核磁共振。 他已经提前看过了何秀芳此前的影像片，包括X光、CT和和磁共振片，并且阅读了何秀芳的病历。重做检查，不仅是布兰顿的决定，而且是他老师的建议。 跟腱修补术这种手术，随便拉一个住院医都能做，但在运动医学领域，跟腱修补术从来都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手术。 现在碰上一个如此好的案例，布兰顿和他的老师，自然想要了解一番……真实的情况。 布兰顿连手机都没带，就老老实实的看着何秀芳进入核磁共振机，再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反馈，直到扫描结束，也就直接在电脑上阅读起来。 这也是最佳阅读方法了。 “恢复的不错。”凌然掐着时间，下楼来了，先给了自己一个好评。 何秀芳是他的病人，老外想看跟诊，也是要通知他具体情况的。 从图像上来看，何秀芳恢复的岂止是不错。 “我再看看。”布兰顿内心满是意外。 他能看到没有磁共振片上的手术迹象，同样能看到跟腱恢复的良好状况……良好的让人吃惊！ “他刚刚参加了一场比赛是吗？”布兰顿也不知道是在问谁，就问了出来。 凌然向来不理会这种无指向的问题。 薛浩初站出来笑一笑，代为回答道：“何秀芳刚才说的全国田径冠军赛，据我所知是中国比较高水平的田径比赛了。” “所以强度也很大？” “当然。” “如果是这样的话，她的恢复能力就显的非常好了。”布兰顿没有谈医术什么的，而是先从病人本身的恢复能力来说话。 薛浩初微微一笑，不做置评。 纪天禄瞅了凌然一眼，决定给他捧个场，道：“凌然当时一次性做了4名运动员的跟腱修补术，不算刘威晨的，与何秀芳一起做的另外三名运动员的磁共振片，应该都能调出来，他们前几天刚来复查了。” 在他的指示下，影像科的医生就将资料给拉了出来。 布兰顿弯腰低头，鼻翼翕动，细细的阅片。 他也是多年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虽然不被纪天禄或者祝同益很看得起，可毕竟也是做了些年的临床医生，基本能力是一点都不差的。 看着看着，布兰顿就默默的服气了。 四名病人，手术状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稳定，仅此一点，就非常难得了，更不要说，四个人的手术结果都是异乎寻常的良好。 只是其他三人复健和训练的没有何秀芳努力罢了。 一只初级宝箱，悄然的落在了凌然面前。 “同行的钦佩”，悄无声息的提醒凌然：对面的跪了。 凌然稍稍抬了抬下巴，来到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之后，他的宝箱积累就止步不前了，加上刚刚获得的这个，也只积累了31个。 他原本是想凑到整数40再开的。 毕竟，从开宝箱的历史来看，十连开，二十连开都有不错的技能得到，若是翻倍再翻倍的，接下来凑足40个才比较合理。 不过…… 31是个质数来着。 而且是排在第11位的质数。 11也是个质数。 而且是排在第5位的质数。 5也是个质数，排在第三位，3，毫无疑问的也是质数，排在第2位，2也是质数！ 质数5连环耶！ 而且又是质数5。 “系统，开箱吧，全开了。”凌然想到此处，心情异常的舒坦。第289章 反向飞刀 一票银白色的宝箱，刷在了凌然面前。 层层叠叠的，布满了凌然的视野范围，再一起打开，绚烂的像是在面前放烟花似的。 凌然并不意外的看到了大量的绿色的药剂瓶，并神情平静的接受了31只初级宝箱，刷出了2本技能书的事实。 怎么说都是素数循环刷出的宝箱来着，出现最小素数2，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呢。 理论上，凌然甚至能够接受31个宝箱刷出37本技能书的设定。 “系统，先收起精力药剂。”凌然对精力药剂表现的漠不关心，毕竟，他目前的精力药剂的数量已积累到了214瓶，因而显的一点都不重要了(～￣▽￣)～ 众人依旧在低头看片。 核磁共振片本来就看起来费时间，布兰顿等人还要对比其他四名运动员的检查片，那就更辛苦了。 如果不是其本人好奇，就是看这么几张片子，英国医生都要收费几百美元的。 凌然悄然拍开了两本技能书。 略显昏暗的地下室里，一瞬间也变的璀璨起来。 两本技能书缓缓打开，展示出扉页，并附带说明： 单项技能书：获得分支技能——关节镜手术（专精） 单项技能书：获得分支技能——关节镜半月板成形术（完美） “唔……”凌然的情绪有些复杂，他最近参与了好几例的髋关节置换术，蛮以为系统会知情识趣一点的。 如果真的得到完美级的髋关节置换术的话，那他真的可以到梅奥去玩一玩了。 凌然转念一想，系统本来就不怎么知情识趣的，它如果真的知情识趣的话，变形金刚早该到位了。 当然，关节镜也是极好的。 他这个年龄的骨科医生，基本都是奔着关节镜在学习了。 比起开放性的骨科手术，70年代开始推广的关节镜还是有着极大的优势。 关节镜是一根自带摄像头的金属管，深入关节中，可以直接观察到关节中的生理结构。 比起开放性手术，关节镜不仅有创伤小的优势，而且，它是可以在近乎生理环境下，观察关节病变，做检查，进而手术操作。 新一代的骨科医生都喜欢这种微创手术器具，使得它的应用非常广泛，肩肘踝髋膝都可采用关节镜。 不过，比起“关节镜半月板成形术”的完美级，其他部位的“专精”就显的有些弱鸡了。 凌然吁了一口气，这样一来，他的关节镜的适应症，还是要以半月板为主了。 “怎么了？”布兰顿听到凌然的呼气声，以为他是对自己的表现有看法，有些不太自信的看向凌然。 “哦，我在想怎么能找机会做个关节镜手术。”凌然回答的非常坦然——我，医生，做手术，没毛病的。 布兰顿发觉不是自己露怯了，那心里就轻松起来，笑道：“我在英国也是关节镜手术做的较多，有机会我们可以合作合作，恩，共同进步。” 他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共同进步”的中文，咬字不清的说出来，闹的周围的中国人一阵莞尔。 “你做所有部位的关节镜吗？”凌然问。 “所有部位我都做，但膝关节和踝关节是我做的最好的。”布兰顿颇有自信的回答。 “半月板成行术?” “半月板成形术，半月板切除术，我都有做。”布兰顿挤眉弄眼的道：“运动损伤里面，半月板损伤可是一个大类，如果你在英国的话，我也会推荐你向这方面发展。我们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 他再次提到了合作。 就以凌然做的跟腱修补术的水平，布兰顿就有无数合作的理由。 运动医学其实是医学中的偏门，要求也很偏门。 很多时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完美的手术了，对于运动员还是不够。再考虑到，运动员经常长的与正常人不同，血液等生理指标与正常人不同，恢复时期和运动强度也与正常人不同，那麻烦就更多了。 也就是现代社会中的运动员足够有钱，否则，身高两米一的篮球运动员，想要得到一个平均寿命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事，生活质量更是不要考虑了，各种关节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将是无法消灭的健康杀手。 但是，也因为运动员足够有钱，也就吸引了大量的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投身于运动医学领域，并且，由于运动医学的特殊性，使得它对高端医生的需求近乎变态。 祝同益需要凌然这样的医生来实现他的方案A的构象，布兰顿和他的老师布伦特华莱士同样需要。 凌然无可无不可的点点头。 纪天禄在旁看的眉头一皱，有种借来的耕牛要被拐跑了的危机感。 转瞬，纪天禄笑了起来：“凌然你又想做关节镜了？髋关节置换术不要做了？” 凌然诚恳的道：“太难，暂时学不会。” “难是难了点，但是学会了以后，真的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现在的髋关节疾病，真的是非常普遍的。如果做的好，髋关节置换术还是很有前途的，你用几年的时间学习，不会错的。”纪天禄忍不住没说收入的问题，毕竟是有外国友人在场的。 不过，以纪天禄来说，他还真的看不上外国友人每年几十万美元的收入。 且不说外国医生一年收入几十万美元，要缴税多少，保险多少，开销多少，纪天禄在中国的收入，也不低于其了。 骨科之所以被称作土豪科，主要就是因为关节置换的收入可观。一个髋关节假体的价格从万五到六七万的都有，医药代表的返点不一，但返的少的，基本都被淘汰了。 有的医院的骨科主任，是号称能够年赚千万的。正常水平的骨科主任没有那么夸张，但也是能以百万计量收入的。 像是纪天禄这种水平的，如果不是还想攀技能树的话，赚布兰顿几倍收入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凌然想的就更少了，听着纪天禄的话，只是点点头，道：“我还是想先做关节镜，或者有气管切开的机会也好……” 凌然又是吁了一口气，上次做气管切开是给警犬栗子做的，关节镜应该是不能再找它了。 凌然不由的怀念起云华来。 沪上虽好，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虽然高端，但是，祝同益院士的研究中心，既没有急诊科，也没有ICU，正常人根本轮不到气管切开。 就是想做关节镜，也没有云华的方便。他们的病人数量本来就少，分配的更细，也轮不到凌然下手。 “开会还要三天时间？”凌然闷闷的问旁边的薛浩初。 “主要是明天后天两天时间。”薛浩初微笑。 “哦……”凌然两眼无神。 他主要是觉得无聊。 没有手术做就罢了，玩游戏被举报的概率都感觉提高了…… 若是在云华……他至少还有自家诊所可以溜达，哪怕是做点推拿都好…… 想到此处，凌然的目光已是在众人的脖子上晃悠了。 “气管切开术没办法，关节镜的话，我们可以找机会做一做的。”纪天禄算是看出来了，有的牛是耕的田多了闹脾气，有的牛是耕田太少了闹脾气。 布兰顿一直通过翻译听着他们的对话，此时凑上去道：“我可以参与吗？我是说关节镜手术。跟腱修补术也很好，气管切开就不用了。” “我可以做半月板成形术。”凌然毫不犹豫的点名。 纪天禄也没有多想，他知道凌然喜欢做手术，只当他是手痒。 考虑了几秒钟，纪天禄道：“我去找其他医院转两名适应症的患者过来。” “还有跟腱修补术。”布兰顿道。 “怎么的，你们还想挖凌然去英国做手术不成？”纪天禄笑了起来。国外的医疗环境更严苛，拿不到执照的外国医生做苦力的，开卡车的比比皆是，纪天禄不相信布兰顿能挖得走凌然。 布兰顿却是轻轻一笑，对凌然道：“医生不方便过去，病人可以过来啊。凌医生，华莱士先生很看好你做的跟腱修补术，尤其对于几位运动员的术后状态感到惊讶，如果您能保证较高的成功率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很好的机会。” 单看跟腱修补术的手术过程，远不如看运动员伤愈复出的表现。 对于接受治疗的患者来说，结果永远是重于过程的。 仅仅是凌然为几位运动员做的手术，以及磁共振片提供的信息来看，凌然绝对会是一名受患者欢迎的医生。 纪天禄听了布兰顿的话，却是安静了几秒钟，再对翻译道：“麻烦你再准确翻译一下布兰顿医生的话。” “好的。”翻译闭闭眼，翻译的更细致了一些。 纪天禄和旁边的薛浩初却是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叫了起来： 这是反向飞刀了啊！ 给老外开刀，要赚翻的吧！ 就算是不赚钱，名气也会飘起来吧！ “小薛，你给祝院士说一下，再给凌然找两名跟腱断裂的运动员。”纪天禄知道，此时是一定不能拖后腿的，这可是其他医生争都争不到的机会。第290章 近一点 “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准时召开。 祝同益院士以主持人的身份上台，一口气说了三个笑话，逗出满场的笑声。 之后，就是漫漫长的专业的学术演讲了。 中间全凭主持人出面，再讲几个笑话的时候，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 凌然坐在靠前的观众位，似懂非懂的听着。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大家都用英文发言已是惯例了，原因不去追溯，其结果就是……懂一点英文的和不懂英文的，以及不能熟练掌握英文的医生，都听不懂会议发言。 尤其是在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阿根廷人……以及一切非英语母语国家的人上台的时候，能够熟练掌握英文的医生，也该听不懂发言了。 于是，在第一场学术演讲之后，老外已是纷纷离席。 中国医生出于捧场的目的，暂时还不好离开。 但是，即便是当着满场的中国人的面，台上的中国医生，还是坚定不移的使用中式英语来发言。 最后的几名老外坚持不下去，也只好离开了。 台上演讲的中国人不由的松了一口气，会场仍有老外的情况下，他们磕磕巴巴的说英语，也是有一定的心理负担的——大家都是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也都希望尽可能的不要给祖国母亲抹黑的——等到老外离开了，这层负担没有了，那他们说英语就可以很随意了，反正也没什么人能听得懂，有些句子在嘴里绕巴绕吧，糊弄过去也就好了。 凌然默默起身，离开了会场。 门口的纪天禄和布兰顿都有些等急了的样子。 “你再不出来，我就要去叫你了。”纪天禄自己就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主任，偏偏可以自由行动，不用去会场里充当人数。 凌然摸摸脑袋：“你们找到了合适的病人？” “而且设定好了直播。”纪天禄指指布兰顿。 布兰顿立即点头，道：“我找人调试了网络，现在我可以直播了，老师也会实时观看的。” 凌然不由的高看了布兰顿一眼，再问：“做什么手术？” “跟腱修补术。”布兰顿毫不犹豫的回答。 他不知道凌然的关节镜做的怎么样，但他是非常好奇凌然的跟腱修补术做的怎么样的。 凌然点点头：“那就跟腱修补术？” 他是看向纪天禄的。 “可以。”纪天禄也回答的果断。 “凌然医生，那咱们现在开始直播？”布兰顿说话间，顺手打开了自己的手机，并转向凌然。 凌然镜头感极好的偏了偏脑袋，并露出一丝微笑。 他从幼儿园时代开始，就经常面对镜头的。素不相识的幼儿园的家长，花费好几天的收入买到的胶卷，一次只能拍照28或30张照片，在给全家人照过之后，还经常会特意留一张拍凌然，就是为了向亲戚朋友们看照片的时候，说说这个帅的不行的女儿（儿子）的同学。 如果向串门的亲戚朋友展示相片册有点赞数量记录的话，凌然的照片估计能够获得点赞数第一的标志。 布兰顿对凌然的镜头感颇感惊喜。 他其实是蛮喜欢自己UP主的生活的，给几百上千名观众，或者更多人展现自己的生活，在布兰顿的感觉里，是比在手术室里给几个人耍帅开心的事。 关键问题是，他在手术室里往往还不能耍帅。 有一位大牛级的老师，以及多名精英师兄弟之后，小师弟的生活是很难捱的。 布兰顿将手机摄像头，长时间的对准凌然，并看着上面个位数的观众，面露微笑，道：“先生们，女士们，我现在开始在中国的沪市直播手术了，我已经获得了当地医院的认可，并争取了患者和家属的同意，这里是我得到的文件……” 布兰顿既是给自己做一个备份，也是给老师和同学们说明情况，以免招致不必要的诉讼。 凌然颇为安静的在前面走着，对布兰顿的做法不赞成也不反感。 比起其他人来说，这个英国人至少算是个有用的人。毕竟，凌然自己都没混到手术，布兰顿一说，总归是找来了病人，这就很不容易了。 会议期间，祝同益对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管理的格外严格，手术室和病床空着都不能随便用，就是担心有需求的时候没位置。 他的研究中心的规模本来就小，不如此的话，还真的容易遇到问题。 当然，布兰顿的需求就不能算是“随便用”了，他的UP主的身份甚至发挥了作用，直播视频什么的祝同益不懂，但祝同益知道，布兰顿的视频直接联到了国外，让华莱士等人都能看到，祝同益就直接同意了。 或许，在祝同益的脑海中，这就相当于春节晚会上连线分会场了。 布兰顿边走边说话，到了手术间的时候，仍然只有个位数的观众。 好在都是真实观众，也算是满足布兰顿的最低要求了。 布兰顿的底线是3个人，少于三个人，那就结束直播好了。 纪天禄看着他不停的说话，有些好笑。 他的年纪刚好是有点知道直播，又不太明白直播的时候。但他的英文足够好，完全听得懂布兰顿的话，所以又忍不住笑意。 凌然表情如一，正正常常的洗澡、换内裤，换洗手服，并在此过程中将布兰顿驱逐出去而已。 “接下来，我们就要给一名中国的举重运动员做手术了。这名举重运动员曾经得到过当地的冠军，大概是郡一级。但是，据我所知，当地人口有2000万之多，非常可怕……” “凌然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医生，他刚刚从医学院毕业不久，似乎是这样……” “他今天要做的是跟腱修补术，就是缝合跟腱部位……” 布兰顿像是平时做直播那样，说着些没什么用的话填补时间，也算是给有可能来的老师，以及应该在看直播的同院医生做介绍。 凌然完全不管他，好容易看到有病人上手术台，凌然的眼睛都在冒光了。 “给大郎喂药。”凌然就差直接抓刀了。 病人还好奇外国人的拍摄呢，这边就听到奇怪的名词，再晃晃脑袋，180多斤的壮硕身体就松弛下来了。 凌然暗暗小腿的位置，再确定了一下情况，就道：“我要拉一个大口子。” 这是给麻醉医生说的。 麻醉医看着监视屏上的BIS模块，等了几秒钟，道：“深度合适，大郎睡熟了，小庆可入。” 凌然对各种形式的调侃向来免疫，持弓式的手法，一把就拉了个大口子。 “凌医生喜欢更大的开口吗？”布兰顿抓着手机问。 纪天禄充当翻译，重复了一遍。 凌然头也不抬的道：“病人希望得到更健康的跟腱，不在乎小腿的伤疤长短。” 布兰顿笑道：“虽然不在乎，但还是小一点的开口会更令人高兴吧，我的很多病人，以前都是不在乎这些的，最近一些年，他们的想法却发生了变化……” 嘟嘟。 他的手机无声的震动起来，代表着有留言出现。 布兰顿惊喜的看过去，对于他这种只有几个观众的直播客来说，有留言就是幸福的。 留言来自华莱士2781：镜头对准手术区域！ 看到“allace”的单词，布兰顿立即觉得惊大于喜了：导师是嫌我话太多了？ 布兰顿连忙将手机摄像头放近了一些，以较为清晰的看到手术视野。 凌然戴着白手套的手指，正在有条不紊的分离跟腱。 布兰顿亲眼看着混乱的手术区域，变的规整起来。 布兰顿悚然一惊，他的手机更是连续震动起来。 “这是在中国的手术吗？” “很高的水平了。” “让我看看外科医生的脸。” “谁能找到他的资料。” 布兰顿的导师华莱士显然是将直播的发言功能当做邮件来使用了，不停的发出命令。 他的弟子们也就只好不停的给予回答。 华莱士成名多年，教导过的医生遍布全球，反而是今天通过直播，召集到了不少人。 布兰顿亲眼看着手机左下角的观看人数变成了两位数，不由的浑身战栗起来。 他的这些师兄弟里面，可是有牛人的。 现在如果有十几个人观看的话，说不定就有几位厉害的师兄在看了。 布兰顿的发言都不由的精神起来，内容也更加医学化起来：“凌医生开始处理马尾跟腱部分了，他对附近的血管非常看重，很精神的对待它们……” “在此前的视频中，凌医生缝合血管的速度非常快，现在可以看出来，他优先处理的并不是跟腱本身，而是跟腱周围的血管网。” “唔……速度不是很快，但是顺序与我们正常的跟腱修补术完全不同。他们将之称为方案A，很有未来气息的样子。” 布兰顿还待再说，手机再次疯狂的震动起来，以至于华莱士不得不先关闭此功能，再去看上面的留言： 华莱士2781：镜头近一点！ 华莱士2781：你不需要为大家解说！ 华莱士2781：近一点，不要晃！第291章 视频直播（三更） 布兰顿感觉有些委屈。 我是做直播来着，我连摄像头都不能控制，我做的什么直播？ 当然，他现在的摄像头只是手机摄像头，但是，手机摄像头也是摄像头啊，就该由直播的摄影师，也就是兼职主播来操作。 手机又嗡的震动了一下。 经过布兰顿的调整，现在只有“华莱士2781”说话，才会被提醒。 布兰顿默默的转动了一下屏幕，就见一条新消息刷了出来： 华莱士2781：对焦！ 布兰顿讽刺的皱皱鼻子：对焦是什么鬼？现在的手机都是自动对焦的，不知道直播的老年人啊，总是如此的天真…… 布兰顿一边在内心嘲讽，一边将手机对着凌然操作的方向，前后移动了几下。 嗡。 华莱士2781：可以一点了。 布兰顿如释重负，露出讨好的微笑，说：“凌医生的操作倾向于……” 嗡。 华莱士2781：安静。 布兰顿愣一愣，乖乖的闭嘴了。 手机屏幕里，似乎还飘着其他人说的话，布兰顿都无心再看了。 一个连说话都不被允许的主播，继续做直播有什么意义呢？ 手术室里，一样是颇为安静。 凌然做事向来不喜多话。 他如果说话太多的话，就会有很多女孩子涌过来，以至于做事都没办法好好做了。 纪天禄平日里倒是有些闷骚，四十多岁的外科大夫，说骚话都是一流的，何况今天配置的还是两名小护士，有可能都没听过他的经典笑话…… 最终，还是爱国的责任拉住了纪天禄。 他也不好意思在可能的一群老外面前乱说话啊。 于是，手术室就变成了凌然最期待的场所。 安静、秩序、有价值。 凌然的心里乐呵呵的做着手术，而且有越做越慢的趋势。 给运动员做手术，选择的方案A的跟腱修补术，原本就是一个耗时较长的手术，14厘米长的切口，本来就是为了有足够的视野进行缝合。 凌然就算是做的再慢再细致，也比普通医生的操作速度快的多。 而从凌然的角度来说，他是有享受的感觉的。 就像是前两天通过大体老师学习一样，得要细细品味，才能有所感，有所得，有所学。 嗡。 华莱士2781：跟腱下端是腱皮缝合，有依据还是个人习惯？ 布兰顿愣了一下，总算带着脑子，连忙代为问出，道：“凌医生，跟腱下端，您用了腱皮缝合，这个是有相关研究的吗？” “有人用兔子做过实验。”凌然对于相关研究还是颇为了解的。 布兰顿于是快速的翻译成了英文，顺便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恩，观看人数已经上涨到了22人，极其难得了。 尤其是考虑到视频没有他本人的解说，还能有这样的成绩，那就更加令人欣喜了。 布兰顿也只能欣喜了。 …… 会场。 会议依旧在按部就班的进行中。 主会场自不用说，目前主要就是摄像机的天下。演讲者用糊版的英语讲话，听众用糊掉的耳朵听讲话，所有表情动作和语言都是表现给摄像机看的。 倒是几个分会场，表现出了相当的灵活性。 组委会给了几个议题以后，就将会场交给医生们自由使用了，有较小的分会场里，连主持人都是大家自己兼任的，或者干脆就没有。 偏偏是这样的会场，最为活跃。 有的医生站在台上分享自己遇到的案例，有的医生大声的谈论医疗政策，还有的医生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邀朋引伴的谈论合作。 就各种学科的国际化程度来说，医疗行业可谓其中的翘楚。而就国际合作的频率和深入程度来说，临床医学的表现也是远远超过了其他学科。 临床医学是面对人类的学科，它的合作，不用太多的语言、文化或者传统的东西。当性命攸关的时候，最先飘散的，永远是附着于肉体之上的精神元素。 而在临床医学中，总是不免有一些现实的因素，促使了人们的合作。 较为常见的比如地区性疾病，如疟疾就在热带地区常见，非热带的医院和临床医生想研究它，最好的选择就是找热带地区的医生来合作。 鼠疫等传染性疾病，也很需要合作研究，否则，流行病发生的区域不一定有相关研究的医院，而相关研究的医院，也不可能放任辖区内疾病频发。 落在运动骨科方面，最常见的合作就是运动员和医生的流动。 一些运动大国，并不一定是医疗大国，互相之间的需要，是驱动合作的第一原因。 医生们也不指望几句话就能定下一次合作，但相互接触的依旧是乐此不疲。 “我放一个视频直播啊。”一名医生上台，将手机甩了甩，就开始联线。 这是会场早就设计好的部分。 不一会的功夫，那医生就将手机与小会场的屏幕给联通了。 众人面前，陡然出现一片手术区域。 “喂，吓人一跳啊。”一名中国医生跳了起来。 “跟腱修补术。”放直播的医生没有多解说的意思，只说明了手术内容，就坐回到了位置上。 “总共20多个人看的手术直播？”有医生看明白了，不觉得有些不屑。 放视频的医生只是笑笑，道：“我觉得做的不错，英国的华莱士医生推荐的。” “布伦特华莱士？” “是。” 简单的几句话之后，就有人将注意力放在了屏幕上。 虽然都是来参加国际会议的医生了，但大家的水平还是千差万别，且有不同的偏向。 不过，跟腱修补术是基础中的基础手术，倒是不会有人看不懂。 “做的很复杂啊。” “祝同益的方案A。” “操作挺难的。” “效果据说是不错。” 小会场内的医生们小声的讨论着。 运动医学本来就是奔高端而去的，做医生的本来都是有随时学习的思想准备的，运动医学对于新技术的痴迷就更不用说了。 有钱的运动员总是希望得到最新的技术支持，这也是医生们不断学习的动力。 对于祝同益的方案A，大家也是不免好奇。 “这是祝同益医生在做手术？”有人忽然问了出来。 “是医院的医生。” “做的这么好？是什么人？应该也参会了吧。” 医生们这么说着，就有聪明的医药代表出去忙活了。深夜完成第三更后求月票，原因令人震惊！ 这两天受到感冒的影响，写两章就写不动了。 今天舒服了不少，奋起余勇 写到快凌晨3点才写完三更。 有点羞愧，又有点感伤 最近几年，每当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就容易这样。 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发现自己的发际线后移时一样，没什么解决方案，只是徒增烦恼而已。 早上七点多开始，写到凌晨三点，耗了差不多20个小时，中间走神了许多次，可要说集中精力，一口气写几千上万字出来，我已经做不到了。 和精神都难以负担。 写最后一章的时候，已经支撑不住了，中间好几次想要合上电脑去睡觉，最后坚持下来，就是为了喊一张月票。 期望大家能给一个机会。 双倍月票期间落后了，后续等我身体转好，估计也拉不回来了。 明天估计会晚一些更新，先去睡了。 求月票！ 求月票！想和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聊大医凌然，微信关注“优读学”，聊人生，寻知己 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ps:书友们，我是志鸟村，推荐一款免费app，支持下载、听书、零广告、多种阅读模式。请您关注（）书友们快关注起来吧！《大医凌然》深夜完成第三更后求月票，原因令人震惊！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292章 膨胀 医药代表就是医生们的小棉袄，知冷知热是最基本的，有用的医药代表还可以化身棉甲，转职棉被，提供小毛巾，撕成小棉签…… 严格来说，不是医药代表离不开医生，而是医生离不开医药代表。 一名懂事又有能力的医药代表，就像是医生的专职秘书一样，就算离开了医生，照样做的风生水起，即使不再做医药代表了，照样能在一切服务业中崭露头角。 而医生，是少不了小棉袄的。正是因为医生需要医药代表，所以医药公司才会不断的聘用医药代表，以满足医生的需求。 越是优秀的医生，越是需要优秀的医药代表。有的医生离开了医药代表，连订餐都不会了，他们就像是坐轮椅太久的人一样，如果不能时不时的复健的话，腿部肌肉总归是要萎缩的。 医药代表，是站在医药权力背后的人——安贝生·伯德·卫列治。 啪。 黄茂师合上精装版的《医药代表的自我修养》，浑身都充满了力气，浑身都充满了正能量。 他伸手按下出租车的车窗，看向外边灯红酒绿的世界，心中豪气顿生，默默的唱起歌来：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 这是他第一次出差，而且是到所谓的国际大都市出差。 黄茂师内心中，是有一股冲动的，在国际大都市证明自己的冲动，携国际大都市之证明自己的力量，回到云华，让所有人，让昌西医药公司的所有人，都高看一眼。 只是想一想，黄茂师已经忍不住要笑出来了。 “到了。146。”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瞅了黄茂师一眼。 “抹个零吧。”黄茂师露出微笑来，他的笑容的杀伤力是极大的，一般都是不会轻易动用的。 出租车司机沉默了几秒钟，道：“那就145。” …… 望着出租车离开的尾灯，黄茂师鄙视的转过身来，心中默念安贝生·伯德·卫列治的名言：我仍然是我，但我已不再是昨日之我。 默念三遍，黄茂师又打开自己的手机短信，看着里面刚刚打入的五位数的工资，露出了微笑。 成为月入过万的金领，对于黄茂师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黄茂师每天都要反省：工资暴涨的我，是不是飘了，收入暴增的我，是不是膨胀了，是不是应该让我……先飞一会？ “你好，进出登记啊。”门卫向黄茂师喊了一声，又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带邀请函了没？” “我是昌西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黄茂师赶紧降落。信用卡还没还清，暂时飞不起来。 “昌西医药……哦，找到了。”门卫“恩”的一声，将手底下的本子转了个圈，道：“签名以后，拿个牌子。” “好的好的。”黄茂师对于这样的场合也是有些熟悉了。 挂上出入证，再整整衣领，黄茂师就迈着模特步入内。 只见宽敞的主会场，有……零零星星的几十名医生在座，演讲的医生用的不知道是什么语言，在对着摄像头说话。 伺候过好几场会议的黄茂师知道，这代表着会议正在步入正轨，而主会议厅，恰恰是最不需要他出现的地方。 黄茂师继续向前，很容易就找到了几个小的会议厅。他小心翼翼的给拍了照，算是今日的留底。 接着，黄茂师才开始找寻今天的任务对象——凌然。 对于这个任务，黄茂师的心理是不太平衡的。 一方面，直接上级谢易荷的命令，他是必须要听的，霍从军作为公司的重要客户，他的命令更是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黄茂师又觉得有些不爽。 凭什么啊！我工资都过万了，我膨胀的这么厉害，我竟然还要出差来伺候一名小医生？ 在黄茂师的印象中，这样的待遇，一般都是副主任以上的医生才有的。 有的副主任医师，出外都没人理。 至于凌然这样的小医生——他工资都只有四位数吧。 黄茂师的嘴角不由的翘了起来，露出一个跨越阶级的膨胀笑容。 “那个谁，来来来……”一名医生看到人高马大的黄茂师，立即招手叫了起来。 黄茂师指指自己的鼻子：“我？” “来搬一下音响。”那医生才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指挥的时候顺手无比。 黄茂师犹豫了一下，还是卷起袖子干活了。 连着将两个音箱换到位，黄茂师有些好奇的问：“你怎么就知道支使我的？” 他看看两人的牌子，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 对面的医生用手给脖子扇扇风，笑了：“支使不动的就直接走人了，愿意过来的，那不就是支使得动的？你是医药代表吧？还是新人？哪个公司的？” 黄茂师感觉自己被忽悠了，却只能无奈的回答：“昌西医药公司，我做了一年多了。” “那就是新人。”医生笑了笑，又道：“顺便教你一个，咱们临床医学界是最论资排辈的，知道吗？甭管是小医生还是小医药代表，都是最好欺负的，有什么事，支使小的总没错。” “您这么一说，还挺有道理的……”黄茂师听的点头。 医生看他乖觉，就好心道：“医院里面啊，年纪大的都不要得罪，年龄小的都随便用，大差不差，偶尔例外。” 说话间，那医生说着指指屏幕，道：“这种妖孽不算，正常的医生啊，30岁以下都可以随便折腾的。” 黄茂师于是抬头看向屏幕，刚刚插上电的音响里，也传出了声音：“镊子！纱布！” 极好听又极特殊的声音，瞬间点亮了黄茂师的脑袋。 “你们在看什么？”黄茂师问。 “一个外国大牛推荐的直播，应该是中国医生吧。” 黄茂师愣愣的看了几眼，问：“你说是外国大牛推荐的，是好的意思？” “那可不是，我听说就是个30岁都不到的中国医生，有人找去了。”那医生摇摇头，懒得多聊的样子，道：“这种都是各个医院的宝，一般人都是见不到的，就是那种派到外地去，还要请两个得力的人去跟着看的，明白吗？” 黄茂师心道：我何止明白，我就是被派过来的。 转瞬，黄茂师又有些膨胀了：对方医生的话里，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是得力的人啊，而且是一个顶两个。 不自觉的，黄茂师感觉自己又膨胀了，又要飘了。 “又赞呢，你看看。”那医生无聊的指指屏幕，啧啧有声。 黄茂师只看到左下角一排的英文字母，不好意思的道：“赞啥呢？” “就说手术做的好啊，特别厉害什么的。”医生羡慕嫉妒恨的道：“老外没见识呗，总觉得咱们中国医生的外科技术不行不行的。现在遇到一个可以的，这不是就给吹起来了。” 黄茂师对于凌然的状态还是非常关心的，不由问：“可以的，算是啥水准？” “那你看跟谁比了。” “跟你说的外国大牛呢？” 医生听的愣了愣，觉得这么比起来，好像就不是可以的水准了。 “他这个跟腱修补术是做的真好，咱们得承认，要不然也不能这么多人看，对吧。”医生呵呵的笑两声，总有些不太愿意承认的样子。 黄茂师看看四周，人似乎是很不少，起码有大几十号人了，这样算来，比主会场的人还要多了。 “他们都是来看手术的？”黄茂师问。 “人嘛，就是爱凑热闹，你看那个直播人数，还有好几十呢，也不知道真有多少人看。” 黄茂师顺势看去，果然见到左下角有一个明显的“55”的数字，转瞬间，跳到了“56”。 “不会是有56间会议室放这个吧。”黄茂师笑了起来。 旁边的医生被他说的笑了起来：“说不定一个后面就是一个人呢……恩，可能有两三百号人看吧。” 说到这个数字理论，他再次愣神起来。 对于临床医生们来说，若是一场手术有百十人看，那都是妥妥的教学手术了。第293章 追求 手术室。 凌然才不管有几个人看自己的手术呢。 他向来不在乎这个。 凌然做到爽的时候，根本不理会英国人了，就是享受自己的手术时间。 他用无比细致的手法，将举重运动员的跟腱弥合起来，然后尽可能的保住了血管网，再缝合了几条略大的血管。 布兰顿的直播间里，各种感叹号和惊呼不绝于耳，布兰顿甚至得到了难得的礼物。 华莱士2781的问题更是一茬接着一茬。 令布兰顿应接不暇。 却并不都能得到凌然的回答。 有求必应从来都不是凌然的风格。 然而，华莱士2781还是会不断的提问，而并不会显的不好意思。 手术做到越后期，他的问题就越多，因为方案A的后半段，与正常的术式最多不同，尤其是对血管网的处理，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了。 凌然已经做的颇为熟练，可在旁人看来，那就太多疑惑了。 就算是专家，也只能对自己知晓的东西滔滔不绝，举一反三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给一名50岁的医院院长，玩一款医院经营的游戏，他在进入游戏的三分钟内，能提出80个无意义的可笑问题。 而在手术中，一款众人不熟悉的术式，完全可以产生180个问题。 正常的学习手术模式，是先读书看视频，然后观摩手术多次，继而以二助或一助的身份参与手术多次，才到挑战该手术的时候。 当然，那是属于弱鸡住院医的流程。 大医生们是要任性的多的。 譬如华莱士2781，就大有通过询问来了解全过程，然后上阵做手术的意思。 方案A本来也就是个改良方案，对于懂得跟腱修补术的医生来说，难点只在于操作本身，而不在于术式。 布兰顿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他好意思或者不好意思，都没有用了。 他也不敢向老师提醒，自己正在直播，或者说，直播有多少人看——62个人是非常多的人了，布兰顿倒是想炫耀一下，但还是顾忌场合呢。 “纪主任，处理一下血管。”凌然手里的动作飞快，说话却是慢悠悠的。 当然，如果是以他的最快速度计算的话，现在飞快的速度，只是平常而已。 就好像赛车手在赛场试车的时候，跑到200公里每小时一样，注意力依旧是要集中的，动作稍有不合适，就会出事，而且是正常人不会跑的速度。但是，对于赛车手来说，这个速度就是会让他觉得轻松。 紧张中带着的轻松，并能长期维持下去。 纪天禄说了一声“好”，就埋头工作。 他可没有觉得轻松。 要说起来，纪天禄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再不可能像是年轻人那样思维敏捷，动作敏捷，眼神敏捷了。 到了纪天禄这个年纪的医生，都已经不追求速度了。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倒是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速度，但是，终究是在年老体衰的道路上狂奔年纪了，就算没有中年危机，中年医生的目标也不再是手术做的快了。 手术做的好，能做一些复杂手术，解决一些疑难杂症，算是中年医生私底下的小目标，至于纪天禄这样的医生，他更愿意留下点什么东西，比如新的术式，新的手术方案，或者围手术期的整体性的改变等等。 当然，这里的快与慢，都是相对的。 就算是纪天禄做的慢一些，他也是能以200公里的速度长时间架势的赛车手，偶尔狂飙350有点辛苦，飙到300公里也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了。 普通的住院医，还在学驾照的状态，快与慢对他们来说，都没有意义。 只有凌然这样的，又年轻又厉害的赛车手，才能将别人的高速当低速，把别人的极限速度当巡航速度。 也是因为有所经历，纪天禄也知道凌然并不是有意提高速度的。 他只是安静的做着主刀，并要求助手配合，最后将助手累死的那种医生而已。 “差不多了，我再缝几条血管。”凌然说的就像是火锅吃饱了，来盘西瓜似的。 纪天禄也不能阻止啊，就沉默着当时没听到。 凌然于是抓了几条细小的血管给缝了缝，让患者的血管网更完善了，顺便过了把瘾。 “行了。缝皮吧。血压怎么样？”凌然自己面前是没有监视器的，只能问麻醉医生。 要说起来，只有一台监视器也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很多国家都是会有副监视器配给麻醉医生，以便术中了解情况。 国内大约是因为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一开始就将两台监视器给缩减到了一台，并延续至今。一般的外科医生大约也是不愿意自己读屏了。 麻醉医回答的很快：“正常。” “好。”凌然丢下了器械，再自己看看监视器，就出门去了。 纪天禄主任医师身为一助，乖乖的缝皮，余媛则以二助的身份帮手。 会议室里，莫名的变的安静起来。 一些外来的医生，好笑的看着年轻有为的主任医师纪天禄缝皮，而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医生们看来，这种好笑的事情就算再发生几遍，仍然是很好笑的。 嘿嘿嘿。 叽叽。 咯咯。 医生们发出各异的笑容，还有些饱受高级医生欺凌的医药代表，也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咔咔咔…… 医药代表们此前可没有看过这样的好戏，看的爽是很自然的。 黄茂师也不禁面带微笑。 一名路过的女医生看的心情荡漾了一下，主动走上前，笑道：“没见过你哦，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昌西医药公司。”黄茂师微笑。 女医生略显失望，竟然不是医生。 黄茂师太熟悉她们的这种表情了，内心不爽的想：真想告诉你，我现在的薪水！ 转瞬，黄茂师就开始在内心劝说自己：不要太膨胀，还不到飞的时候。 “你是跟哪位医生来的？”女医生又看了一眼黄茂师的脸，也觉得自己太挑剔了，于是面对愧疚的微笑，并自我介绍：“我在四院的骨科工作，我的名片……” 黄茂师连忙接过来，道：“我叫黄茂师，跟……凌然医生过来的，云华医院的……” “那我知道，我知道。”女医生左右看看，问：“凌然医生来了吗？这样，咱们加个>黄茂师也不知道对方是如何知道凌然的，他也不想知道，就加了对方的微信，且道：“凌医生在做手术吧，刚才那个。” “咦，你说这个跟腱修补术是凌医生做的？也对哦，之前就是他做的方案A。”女医生兴奋的叫了起来，并向周围几名医生介绍。 在场的医生，有知道不吭声的，有不知道而详细询问的，一时间，“凌然”，“凌然”的名字倒是此起彼伏的响了起来。 更有此前收到消息的，大声的表达自己先知先觉的信息优势。 黄茂师不由的哼哼两声，内心的膨胀抑制不住的对面前的女医生道：“在我们云华，实际上……” “哇，凌医生……”女医生撇下黄茂师，就向门口快步而去。 黄茂师回身一看，就看面无表情的凌然，在布兰顿的带领下，返回了会议室。 “凌医生，手术做的很好。” “很棒的手术。” “很有意思。” 医生们用中文或其他语言，向凌然道贺，一方面是礼貌，一方面是凌然的手术做的确实不错，在场的外国人感觉惊讶，中国医生也倍儿有面子，气氛一时间极为活跃。 “凌医生，我有一个病人，正好是跟腱断裂，他也是一名运动员，对手术心存顾虑……”一名来自南非的医生，挤到了人群前方，率先向凌然提出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接着，他就开始描述病情，并问道：“凌医生，您是否愿意看看他的病历？” 介绍病人给其他医生，在医学界，尤其是外科届是很常见的。 很多外科医生，尤其是国外的医生，都是专精几个术式，兼做多种术式的。对于普通的病人，用普通水准的技术来做，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要求较高的病人，收费极高的医生们也不敢贸然下手。 收了合理费用以后，再将人转介绍给其他医生，是最正常不过的做法。 请看病历，可以是初次接触的极好方式。 正往过来走的黄茂师则听的有些发愣，给外国人做手术，那一个月要赚多少钱？ 刚刚膨胀起来的他，只觉得有针在戳自己的气球。第294章 万里求医 来自南非的医生，拿出一只平板电脑，刷出病历以后，再拿给凌然看。 “先给我看核磁共振片吧。”凌然也读不懂满屏幕的单词，尤其是又臭又长的医学名词。不过，影像片能够说明大部分的问题。 南非医生立即刷了几下，再找到核磁共振片，放大给凌然。 其他医生好奇的围拢起来，有的人跟着看核磁共振片，有的人互相之间低声讨论。 在场的医药代表也没有离开，就在跟前看着医生们聊天，同时竖起耳朵，听着医生们的话，并在心里自己做个判断。 医药代表是一个需要聪明脑壳的行业。 尤其是高端的医药代表，若是只满足于做一个小棉袄的话，很快不是累死就是烦死了。 当然，低端的医药代表，像是黄茂师这样的，只是长的帅的话，倒是能过的比较轻松。 他看着被众人围拢的凌然，悄悄的拍了张照片，发到了昌西医药公司的工作群，并在下方说话：已经到达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凌然正在被围攻。 “围攻？什么围攻？”谢易荷的问话飞快的出现。 她是昌西医药公司在云华的负责人，为了抓住云华医院这个大客户，就算是绑架凌然的事，都会仔细思考一番的。 霍从军要她看好凌然，那谢易荷自然是要上一份心。 黄茂师平日里在工作群里说话，都是没有人理的状态，如此看到谢易荷这么快的回答，黄茂师不由的挺起了胸膛，并在微信里继续打字：我说围攻是夸张的说法，凌然在看别的医生介绍的病人。 谢易荷：白痴。 黄茂师眨眨眼，转瞬看到了灰色的小字：“谢易荷”撤回了一条消息。 恍惚间，黄茂师感觉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 与此同时，凌然也将核磁共振片看的七七八八了。 南非医生刚才用语言描述了大概的病情，凌然通过翻译，了解了一个大致，现在再看核磁共振片，基本没什么障碍。 西医虽然也要求望闻问切，但在这种会诊中，医生们其实是有意识的回避问题的。 先看客观性的检查报告，形成初步的判断，再听主观性的描述，是医生们在长期医疗中训练出来的经验。 病人撒谎对医生来说，实在是不新鲜，且不说妇产科之类的谎言诞生地，就是凌然遇到的跟腱断裂的病人，十次总有一次是撒谎的。在篮球场上摔断了跟腱的，强忍着疼痛，熬到第二天上班时间再喊120以达成工伤成就的，爬墙摔断了跟腱的小偷，慌称被人捉奸跳墙的…… 凌然全然以核磁共振为基础，再问了两句，就递还给南非医生，道：“如果是运动员的话，采用手术治疗是最佳方案。可以采用方案A，大概要三到四个月的恢复期，风险相对普通跟腱修补术更大。” 翻译如实的给了说明，对方立刻追问：“如果在你这里做手术的话，能够做到三个月的恢复期，就上场比赛吗？” “有很大的概率4个月后上场，3个月的话，只有很小的概率。”凌然停顿了一下，道：“我刚开始做方案A，没有足够多的样本回答你怎么样。” “你们做了多少例？” “100多例。” “成功率呢？” “以普通的评判标准，全部都是优。”凌然回答的快而简略。 “有失败的案例吗？有出现什么严重的并发症吗？” “暂时没有出现评分低于优的情况。”凌然仔细思量了一下。方案A只要做出来，恢复就是大大超过传统模式的，再用传统模式的评分标准，自然是像全系列的优，连良都没有出现的。 站在对面的南非医生惊讶之余，竟是有些激动。 他刚才看了凌然的手术，也听了方案A的说明，从他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风险其实在于手术失败，因为方案A的手术比普通的跟腱修补术复杂太多了。 听到凌然所有手术都成功了，这就让他看到了希望。 高成功率的医生并不鲜见，尤其是高端医生，为了保证自己的名声，宁愿少赚钱，少做手术，也要提高成功率。 而他目前的患者，所需要的正是一名这样的医生。 “我叫莫里斯。”南非医生郑重其事的道：“凌然先生，你愿不愿意做这例手术？” “在哪里做？”凌然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以在中国做吗？”南非医生莫里斯道：“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再与患者讨论具体事宜。” 凌然有些犹豫，身为一名实习生，是否能够这样做，他还真的不清楚。 旁边的中国医生看着凌然都觉得着急。 他们刚才听着南非医生的话就猜到，对方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人家真的说出来，那真的是不一样的。 别看国内医生四处开飞刀，可真要说给外国人飞刀的，那还是少之又少的。 与之相反，中国的医院要是能请到国外的医生来开一次飞刀，几乎都是要大书特书的。 “凌医生，你还想什么呢。”那名四院的女医生趁机挤了进来，大胆的抓住了凌然的手腕，一脸认真的道：“你的跟腱做的这么好，就让他们送病人过来好了。外国人的跟腱和中国人的跟腱也没有区别，这说明你的技术能够得到国外同行的认可，多难得啊……” 她说的如此认真，眼神更是大胆的与凌然接触。 黄茂师看的目瞪狗呆，手里抓着女医生的名片，内心充满了被背叛的痛楚。 踏踏…… 踏踏踏…… 身高1.48米的余媛，上身穿洗手服，下身的衣服被白大褂遮盖了起来，像是一名中了缩小术的医生，从会议室门口，一步一步的走了过来。 她轻轻的扶了扶自己的黑框眼镜，轻易的穿过医药代表和医生们组成的人墙，视180，190，200等人为无物——不抬头的话，她也确实看不到。 余媛似缓实快，左拐右扭，轻轻松松的就来到了凌然面前。 这时候，那四院的女医生，还傻乎乎的看着余媛。 余媛伸出又小又瘦很适合掏阑尾的右手，轻轻的放在四院女医生的手腕处，再用左手抓住凌然的手腕，轻轻的一扯，将两者分离开来。 接着，余媛再以纤细的身材，挤入了女医生和凌然之间的空挡。 余媛微微抬头，嘴角带着轻蔑的笑，像是一只刚刚吃掉了斑马的猫科动物。 四周的医生们，齐齐的发出呼气的声音。 刚才的场景，压迫感太强，以至于众人都有屏息凝视的感觉。 女医生目瞪（泰迪）呆，为自己逝去的机会而忧伤，又将目光投向了黄茂师。 “可以答应嘛。”纪天禄从后面过来，道：“在我们医院做也可以，你回云华做应该也可以。” 他对国际飞刀也是有经验的，更确定医院的态度肯定是以支持为主。 凌然于是点点头，对南非医生莫里斯道：“你的客户如果在会议结束前到中国，我就在这里做手术，否则的话，我就要回云华市了。” “明白。”莫里斯打了个OK的手势，立即去打电话了。 周围的医生们眼见着一场飞刀确定，不禁都来了兴致。就算是对外国医生来说，得到另一国医生的认可，也是很涨面子的事。 在此之外，大家更是对凌然颇感兴趣。 跟腱修补术人人都会做，但要说擅长的，就不多了。 对于关系网广泛的医生们来说，他们几乎每周都会遇到跟腱断裂的咨询，部分来自患者，部分来自同行。 此时，不免有人掏出手机，联络了起来。 有更高的治疗方案，介绍给患者或者同行，是很自然的事。 尤其是对运动员们来说，跟腱修补的好坏，毫无疑问的影响职业生涯乃至于往后的生活。有钱的运动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医生，没那么多钱的运动员，也不可能破罐子破摔。 纪天禄看着周围一圈医生们，甚至医药代表的动作，不免心生羡慕，却是拍拍凌然，笑道：“给祝院士说一声，让他帮你宣传宣传。” “宣传？”凌然看向纪天禄。 “让大家知道老外万里求医，你猜会怎么样？” 凌然恍然大悟：“我可以用掉祝院士剩下的床位了！” “唔……也对。”纪天禄总觉得凌然回答的哪里不对，又说不出来。第295章 收治 戴蒙德坐着轮椅，在空乘大妈的帮助下，登上飞机，从南非约翰内斯堡机场，一路转机来到中国的沪市。 在接机口看到熟悉的本国医生莫里斯的时候，戴蒙德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我觉得我的脚要坏了，肿的更厉害了。”戴蒙德坐着轮椅，怕的要死。 “我来看看。”莫里斯医生蹲下来检查了一番，再笑道：“没事，只是正常的肿胀，很快就会消退了。” 戴蒙德忧心忡忡的道：“我的脚这几天都肿的很厉害，上飞机之前也在肿。” “没关系的，做完手术就会好的。”莫里斯医生劝慰着戴蒙德。作为一名私立医院专职运动医学的医生，莫里斯很擅长安慰青少年患者。 比起成年人，同样的伤情，青少年患者的承受力和忍耐力都要弱的多。对于家庭条件不太好的运动员和准运动员们来说，受伤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压力。 年仅19岁的戴蒙德，就是一名家庭条件极不好的南非贫苦白人运动员。 他从中学就开始参加各种级别的英式橄榄球比赛，并借此获得了大学奖学金，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戴蒙德有望在最近两年加盟职业球队，从而将全家从贫民窟的住所解放出来。 然而，一场训练赛的冲撞，令戴蒙德的跟腱断裂，近乎梦想破灭。 跟腱断裂后的缝合，对于普通人来说是足够用的，对于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来说，可以说是噩梦。如果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或许还可以凭着经验打球，尚未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年轻人受到这样严重的创伤，再想要继续梦想就只能…… 依靠保险公司了。 戴蒙德所在的学校有颇为完善的保险，而且极为灵活，虽然不够他去超昂贵医院就诊，但足以支付莫里斯所在的私立医院的费用，以及到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来治疗。 莫里斯又低声安慰戴蒙德，道：“我帮你找的医生，是中国极有名的医生，他采用的新技术是一名院士发明的，已经给很多人做过治疗了，一些运动员的恢复都很不错。” “一些恢复的很不错，另一些呢？”戴蒙德的脑子还是够用的。 “恢复的也不错，目前没有失败的例子。”莫里斯道：“跟腱修补只是一方面，接下来的康复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做完手术，你有很大的几率，在四个月内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了。” 戴蒙德喃喃自语“四个月”，道：“这是我需要的。” “是的，你可以来得及参加下一赛季的比赛，甚至赛前的训练。”莫里斯又低声道：“我与你的教练沟通过，他会给你机会的，只要你能通过一个赛季的考验，你就会成为伤愈复出的坚强者，而不是伤者。” “如果失败呢？”戴蒙德声音低沉。 “跟腱修补术失败的话，最严重的后果是行走困难，跟腱再断裂、感染、黏连等等，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莫里斯知道戴蒙德肯定是愿意的，如果不愿意，他也不会坐一天的飞机过来，早前的沟通就会拒绝了。不过，莫里斯还是循循善诱的道：“我亲眼看了凌然医生做手术，他的技术非常好，是世界顶级的技术。你不用太过于担心。” 戴蒙德沉沉的“恩”了一声，头垂着没什么劲头。 “我们直接去医院，今天休息一天，明天开始做检查，然后再与主刀医生见面。”莫里斯不求说服戴蒙德，只要他能理解就可以了。 莫里斯医生又招招手，就有同来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住院医上前帮忙推轮椅。 对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来说，有外国患者来就诊不算稀奇，指名道姓的找某位医生做某种手术，就比较稀罕了。 外国人到中国的案例其实已经很多了，如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城市的医院，常年都有来自前苏联国家的病人。 中国的医院能够提供标准以上的服务，收费价格又低，就算加上往返的旅费和住宿费用，也能够为外国病人节省不少的开销。 不过，国内医疗资源紧张，对于这种外国低端客户，既不拒绝也不追求，其与医生们所认为的“飞刀”是有本质区别的。 飞刀飞的是人，也就是奔着主刀医生而来的。 只为钱而看普通门诊的外国客户，是算不得飞刀的。 相比之下，这种带着私立医院的医生，有保险公司支付高额医药费的病人，对骨关节与运动医学公司来说，就很高端了。 医疗服务一旦高端化，面对的就是全球化的竞争。 而在全球竞争中获胜，对于任何一家中国医院来说，都是值得称道的事。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用自己久不出动的救护车，一路风驰电掣的将戴蒙德送回了医院。 一众医生更是早早的开始了会诊，连在会议室中装样都不用了。 “典型的跟腱断裂。” “稍微有一点萎缩。” “患者身体健康，从数据来看，没有其他疾病。” “那回去吗？”凌然望着核磁共振片发了一会呆，稍微有些寂寞的问。 病人病的太单纯了，虽然挺严重的样子，但是并没有什么可说的。 纪天禄使劲的咳咳两声，道：“祝院士还是很关注这个病例的，我们再装……我们再说一会。” 凌然只好“哦”的一声，看着几名医生聊的风生水起。 “谈谈预后吧。” “病人的术后康复会回国去诊疗。” “在国内呆几天？” “最多一周。” “那要把石膏之类的固定给弄好。” 凌然本来是耷拉着眉毛做苦行僧状了，听到此处，猛然竖起了耳朵。 病人离境了，病床就空出来了啊。 等于说，这样的病人，根本就不占用病床多久。 在凌然的脑海中，这样的病人，显然就是五星病人了！ 戴蒙德作为南非的桑勒姆保险公司送过来的首位病人，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本身就是五星级的，但在凌然这里，他刚刚才提升到了五星级。 “这个病人做完，就会有宣传是吗？”凌然打断了几个人的讨论。 纪天禄“恩”的一声，问：“你有什么想法？” “刘威晨推迟到下周要进行比赛，这个消息有帮助吗？”凌然梳理着自己知道的信息，很认真的样子。 纪天禄表现的比凌然还要认真一些，正襟危坐道：“他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就是有帮助的……会不会出问题？” “下周的话，应该不会出问题。”凌然仔细思量着，以运动员的恢复能力，一个星期都可能大变样， “太好了，凌然你一定要多呆一段时间。”纪天禄啪的一巴掌拍在腿上，道：“等到刘威晨跑完，咱们的宣传局势就大不同了，到时候肯定有大把的人来就诊。” 就诊的人多，对凌然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国内的大型三甲医院，都是不缺病人的。 凌然就看着纪天禄，有些失望的问：“刘威晨吸引不到外国的病人是吗？” 纪天禄愣了一下，笑道：“不管能不能吸引到吧，国内的病人也不会少啊，而且，咱们可以将目标放在运动员层面，很快也就扩展起来了。” 一同来会诊的麻醉医生羡慕的道：“收入也不会比诊治国外病人少的。” “慢慢的，外国病人也会会增多的。”纪天禄猜得到凌然的心思，又道：“很多外地的运动员，操作模式与国外的病人也差不多，他们都有自己的运动医生，有队医之类的配置，在咱们医院做了手术再回去自己做复健什么的，都很正常。” 凌然听的缓缓点头，微笑道：“我之后给刘威晨打个电话，再帮他看看片，确定一下伤情。” “刘威晨一定会很高兴的。”纪天禄嘴角抽动两下，再问：“那咱们现在会诊的这个南非运动员……戴蒙德的手术方案……” “正常做就行了。”凌然一点负担都没有的道：“没有什么特殊性可言。” 纪天禄点点头，看着凌然离开，竟然感觉莫名的放心。第296章 太客气了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谈话室内，阳光明媚。 敞开的两扇窗户，有清新的风吹进来。 晨曦的光线柔和，好像美丽女子的薄纱轻抚，让人有抓住它的冲动。 一切似乎都很美好，除了戴蒙德垮塌的脸，和夸张的泪水。 两行清泪这个词，中国人都是常常见到的，但是，真正的两行清泪出现在人脸上，却不是每个人都见过。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医生们也算是见多识广了，可是，看着南非白人戴蒙德，不停流下的潺潺泪水，还是让人有些吃惊。 他面前的茶几，已经汇聚了一小坨的水迹了，像是有人将茶给撒泼了似的。 “我……抱歉……我真的忍不住……莫里斯医生……呜……嗝……”戴蒙德哭的要抽搐起来了。 莫里斯医生有些尴尬的劝慰道：“戴蒙德，戴蒙德，没有关系的，你不要担心，一切都在控制中的……” “我……我知道，我就是忍不住……”戴蒙德抹了一把眼泪，甩了甩，竟然真的有晶莹的泪珠被甩出来，像是水珠似的，落在地上，摔出八瓣来。 “戴蒙德，只是一个简单的手术……” “我知道……呜呜……” “这里是世界顶尖的跟腱修补术团队了，你能得到最好的治疗，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我知道……哇……” “戴蒙德，手术治疗是最佳的方案，你是愿意手术治疗的，对吗？” “是……我愿意……嘶……” 在场的中国医生面面相觑，如果说，刚开始看这个身材匀称，肌肉有力的白人运动员哭泣是有些好笑的话，现在就让人有些头痛了。 他几乎无时无刻的都在哭。 “戴蒙德，你感觉疼痛吗？”纪天禄问了一句。 翻译给说了，再转译戴蒙德的话：“我不疼，我只是……我不知道……” “可以开始了吗？”凌然枯坐了十几分钟，虽然见到了人类学的奇迹，可是依旧……很无聊。 戴蒙德茫然的抬头，看向凌然，然后又“哇”的哭了起来。 “这是你的核磁共振片。”凌然有自己的行事方式，对于泪水的免疫力也很高了。有的男人，或许很容易就被女人的泪水所控制，但凌然不会。 他是亲眼看着老爹凌结粥，如何心甘情愿的被老妈陶萍的泪水给控制的。 至于男人的泪水，那就更不值钱了。 凌然用划重点的心情，在发光面板上敲了敲，道：“既然要做术前分析，我们就开始吧。” 国内的病历都有术前讨论、术前分析或术前会诊之类的内容，但照做的医院并不多，尤其是主力术式，往往都是按照标准方案进行操作的，也没有什么再分析和讨论的意义和价值。 少数需要术前讨论的案例，往往代表着复杂的病情和巨大的风险。 对于戴蒙德的跟腱修补术的术前分析，则是因为他来自国外。 凌然左右也没有那么多的手术做，倒也并不反对，只是颇为无聊的催促。 纪天禄看了戴蒙德一眼，也觉得短时间内要哄好他有些难，于是道：“那就开始吧，凌然，你也要注意一下，我们今天不是内部讨论会，更主要的，还要向戴蒙德先生和莫里斯先生介绍情况，说明我们的手术方案，并得到他们的认可。” 祝同益听的点头，在主座上，像个老太爷似的，道：“得到了对方的认可，我们才可以进行手术操作，这是最低要求。” 虽然接触的时间不是很长，祝同益对凌然的了解，却是一点都不少。 他知道，涉及到手术的时候，凌然才会认真起来，才会调动思维去思考，其他时候，他的大脑神经远不够兴奋。 凌然听到了祝同益说明的重点，摸了摸下巴，道：“我一般都是让吕文斌去签知情同意书的。” 他的目光转向余媛。 余媛露出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并用手托了托黑框眼镜。 “呜呜……”戴蒙德的清泪并未流完，加一点声效之后，再次变成了众人的焦点。 “戴蒙德！”莫里斯医生露出询问的表情。 戴蒙德呜咽的道：“他刚刚说我的MRI……” “你的MRI没问题。”凌然这次听懂了，直接用英文说了一句，再用中文道：“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应该只是细节问题了。” “什么问题？”戴蒙德自然而然的询问。 “首先是缝合方式，要用加强吗？”凌然指着核磁共振片上的断痕，道：“采用加强的好处是缝合的牢固，但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延缓恢复。” “牢固，或者影响恢复？”戴蒙德重复着，脸颊上的泪水就变粗了。 莫里斯医生咳咳两声，道：“二次伤害的可能性有多大？恢复时间会延迟多久？” 众人都看向凌然，这显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在场诸人，实际上只有凌然是真的做过方案A的。 凌然沉吟着，说：“不知道。” “NOOO？”戴蒙德表情夸张的嚎了出来。 “不知道。”凌然确定道：“我的病人还没有因为加强缝合出现过二次伤害的，恢复时间也没有延长，但样本太少了，我不能说概率是0。” 一群人听着翻译，面面相觑。 戴蒙德眼泪收了一下，道：“那我的手术呢？” 凌然板正着脸，道：“风险依旧是存在的。” 戴蒙德可怜兮兮的看向莫里斯。 莫里斯医生轻轻点头，道：“我推荐还是采用加强缝合，但选择权在你。” 戴蒙德擦了把眼泪：“那我用加强缝合吧。” “好的。但我要提前告知你，如果开始手术，发现你的跟腱条件不适合做加强缝合，我会采用其他缝合方式的。”凌然板正着脸，不像是其他医生那样和颜悦色。 戴蒙德却是对凌然信心大增，挤着眼睛，又流出几颗泪水，道：“只要能治好我的跟腱，怎么样都行。” “我知道了，擦擦眼泪吧。”凌然看的难受，递了纸巾给戴蒙德。 “我天生喜欢流泪。”戴蒙德拿着纸巾，先擦了眼泪，又擤了鼻涕。 凌然无奈道：“你可以之后再看眼科。” “好的，谢谢凌医生。” 戴蒙德话音刚落，就听“叮”的一声脆响。 一只宝箱出现在了凌然面前，与之相伴的是“衷心感谢”的提示。 凌然不由的呆了呆。 这就有“衷心感谢”了？ 这算是……术前的大红包吗？南非人民真的这么……客气吗？ 而且是让人无法拒绝的红包！ 凌然下意识的打开了眼前的初级宝箱，就见一抹璀璨中，一瓶…… 不对，竟是一本技能书浮了出来： 局部解剖经验：100次脚部解剖经验获得。 凌然挥挥手用了局部解剖经验书，并顺势看向雷蒙德的左脚。 他曾在中级宝箱中开出过“3000次上肢解剖经验”，相比起100次脚步，次数多了30倍，范围更是扩大了好几倍。 尽管如此，100次的脚部解剖经验，在这个时代也是极其难得的。 不是研究系的医生，没有大项目组和好平台的支持，一般的医生都很难得到100具尸体的，仅仅是脚部也很困难。 凌然不由的深深看了戴蒙德一眼，应该说，这是他获得的最容易的“衷心感谢”了，更别说开出来的东西，正好适合本次使用。 戴蒙德却被凌然两眼给看怕了，刚刚停下来的泪水，又悄无声息的涌了出来。第297章 修改入路 淡蓝色的手术室里，戴蒙德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 站在戴蒙德两侧的是忙忙碌碌点数的护士小姐姐。 一圈拦阻带绕着手术台，后面站着的则是一票来自世界各国的医生，角落里才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医生们。 戴蒙德望着里三层外三层的配置，满眼的惶恐，泪水大滴大滴的往下掉，哪怕护士小姐姐投入奇怪的眼神，戴蒙德也是怡然不惧——他就认真的哭。 两行清泪，不断的从脸上刷下来。 作为一名年仅19岁的橄榄球跑锋，戴蒙德曾经在万人的欢呼声中冲刺，曾经在对手的围追堵截中狂奔，曾经在小混混们的追逐中东躲西藏，虽然他每一次都哭了，但这一次，他哭的最认真！ “hi，看这里。”戴着小灰兔帽子的小护士，心肠一软，就晃晃帽子，像是对待小朋友似的，吸引戴蒙德的注意力。 冰冷的手术室，对于小孩子来说，确实是非常的害怕，尤其是没有父母在场的情况下。 小护士们的五彩缤纷的帽子，据说能够吸引小孩子的目光，协助医生切掉他们想切的器官或肉体。 戴蒙德显然超龄了。 但是，他的泪水是新鲜的，而且量大。 “莫里斯医生，莫里斯医生在哪里？”戴蒙德小声的问。 小护士们他重复了两次，才用不熟练的英语道：“他们在说病情。” “又有变化吗？”莫里斯大惊。 “没有。”护士摇头。 一名外国医生见戴蒙德如此害怕，不由的劝道：“你的病情没有变化，现在都是正常的状况，主刀医生是最后进来的，莫里斯医生会跟着他一起进来的。” 戴蒙德松了一口气，却是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噗嗤。 手术室的大门敞开。 凌然和莫里斯医生同时入内。 “莫里斯医生！”戴蒙德看到莫里斯，就像是看到了亲人似的，嗷呜的一嗓子就要坐起来。 “躺好躺好！” 几个医护人员上前，不由分说的将戴蒙德给摁住了，要不然，他非得跳下来不成。 “莫里斯医生……呜呜……我不想做手术。”戴蒙德嚎叫着。 “那你想要治疗脚伤吗？”莫里斯问戴蒙德。 “我……”戴蒙德闭了闭眼，道：“我想治疗脚伤。” “那就得做手术。”莫里斯像是全小孩子似的劝着戴蒙德。 戴蒙德求饶似的看向凌然，脸上依旧挂着泪珠。 “我们用全麻，你睡一觉醒来，手术就做完了。”凌然看在五星级病人的份上，语气温和的解释。 翻译在旁说明。 戴蒙德泪眼朦胧：“真的？” “当然。” “一定要成功啊。”戴蒙德说着，表情变的坚毅起来，一边流眼泪，一边道：“我要打职业比赛，赚钱，把家里人都接出来住……” 凌然听着翻译说的话，只是点了点头，再对旁边的麻醉医生道：“麻了吧。” “OK，我还是第一次给白大郎麻醉呢。”麻醉医生嘿嘿的笑着，开始给戴蒙德数数：“一二三四……” 戴着小灰兔帽子的小护士，自然而然的摇晃了起来，并小声的唱：翻来覆去睡不着…… 戴蒙德听不懂的瞪大眼睛，好像真的要睡不着了似的。 “睡醒以后，手术就做完了。”凌然又对五星级客户安慰了一句。 戴蒙德不知是否听懂了，欣慰的闭上了眼睛。 与此同时，凌然又听到“叮”的一声响。 一只银白色的宝箱，再次出现在凌然面前。 “衷心感谢”的提示也跳了出来。 已经举起了手术刀的凌然不由的愣了愣神，作为一名没有收过红包的外科医生，他还真的想在风信子论坛发个帖子问一问：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临麻醉前递出了红包怎么办？ “凌医生，大郎到位了。”麻醉医生看向凌然。 “恩，稍等。”凌然闭闭眼，顺便将红包……不，是“衷心感谢”的初级宝箱给收了。 又是一本技能书，出现在凌然眼前。 “打开吧。”凌然在心里默念了一句。 技能书一闪而去，扉页上挂着的是熟悉的字段：100次脚部解剖经验获得。 也就是说，凌然目前积累了200次的脚部解剖经验了。 凌然睁开眼看看戴蒙德，心想：你究竟是有多害怕啊？ 大量的信息，扑面而来。 凌然再次闭上眼睛，默默感受。 “稍等片刻。”凌然直接将手术刀给丢掉了，自己转身出了手术室。 一个手术室里的二十好几号人，以及示教室内的数十号人，都不禁面面相觑。 纪天禄连忙跟着跑了出去。他今天是以观众的身份出现的，以免喧宾夺主，让外面人以为是他在幕后操作——那对凌然不公平，纪天禄也丢不起这个人。 纪天禄穿着洗手服，追到洗手间，低声问凌然：“怎么了？有点紧张吗？” “想到点新东西。”凌然何止是想到点新东西，他满脑子都是大体老师。 别看就多了100次的脚部解剖经验，但就国际上的行情来说，有200次脚部解剖经验的临床医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专业的法医或者解剖医生，大概很容易就能达到200次，达到1000次也就是中年普秃的水平。 但是，临床医生要达成200次解剖是不容易的。就算是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达成200次普通解剖的临床医生好找，专门解剖200次脚部的临床医生还是很少见的。 比起手部来说，脚部更简单和粗糙，也更不值得研究。 正因为如此，当祝同益提出方案A 的时候，大家连跟腱周围的血运都不是太搞得明白，21世纪的医生们，也都没有对此做研究呢。 而这多出来的100次解剖经验，却让凌然对跟腱周围的血管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我想换一个入路。”凌然撕掉了外面的手术服，重新洗手，一边洗手，一边对纪天禄说。 纪天禄本能的就要反对，好悬才给忍住了。 凌然如果是他科室的医生，他肯定是要点反对的。 入路就是手术切口开始的地方，不同的入路，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手术模式。 就比如说肠道手术，正切开腹，侧切开腹就是不同的手术入路，还可以从肛门进入来做，又是一种不同的手术入路。 可以想见，改变了手术入路，就等于改变了手术的方式，是非常巨大的改变。 甚至可以说，凌然如果改变了跟腱修补术的入路，那方案A跟腱修补术，也要变成方案A跟腱修补术改良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纪天禄都是不会同意的。 但是，纪天禄却不敢轻易的否决凌然的建议。 这是长时间的相处之后，凌然建立在纪天禄心里的形象使然。 纪天禄好言好语的问：“你想换到哪里？” “再向右三到五厘米。”凌然道：“更多的避开静脉血管。” “那样都要看不到跟腱了。” “开口可以做大一点，总是能看到的。”凌然的思维转的很快。 这的确是他的临时构象，但却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 老实说，200次的脚部解剖经验的获得，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再加上100多次的跟腱修补术的操作，凌然在该技术上的水平，已至世界顶尖，他要改一个入路——别的医生就是想改，也不知道怎么改。 这个世界上的外科医生，到了50岁能深入到这个水平，就不算是浪费生命了。 纪天禄沉默了下来。 按照正统的外科诊疗的模式，手术前的会诊和术前讨论，其实就已经决定了手术时的操作了。 严格来说，主刀医生进入手术室，只是执行术前的决定而已。 但就戴蒙德的跟腱修补术来说，术前的讨论和会诊的意义何在呢？ 全世界做过方案A的跟腱修补术的人，只有凌然而已，就算是祝同益，也只是提出了方案A的概念，而无法执行。 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凌然对方案A略做修改，简直是再正常不过了。 只是今天的场合，有些不太适合实验手术！ “要不然，下次手术再修改入路？”纪天禄提出老成的建议。 凌然拿了戴蒙德两个“衷心感谢”的宝箱，总觉得多了一点术前红包的责任，犹豫了一下，道：“就戴蒙德的核磁共振片来看，他的血管网的位置是需要进行一些入路修正的。” 纪天禄做了20年的外科医生，不知道遇到多少意外情况，也不说“早XXX”之类的话，飞快的做出决断：“那就直接做，不要说修改入路之类的话。” “好！”凌然见纪天禄都这么说了，更加没有顾忌。 两人一前一后，重新进入了手术室。 房内纷纷的议论猛的一收。 莫里斯医生关心的问：“凌医生，没问题吧？” “没问题。”凌然在护士的帮助下，重新换上一套手术服，再拿起手术刀的时候，满脸的平静。凉凉天好冷，全靠飞快的打字，手指才没有冻僵。 苍茫的西北，已经是真的冬季了。 蜷缩在椅子上码字，看着突破两万大关的月票数，心里还是暖洋洋的。 我知道是双倍月票，但是，不用算的那么细。 感谢大家的月票。 还想再要一点。 双倍月票快结束了，剩余的月票要投出来，才更暖心呢。 另外，每本书每天最多只能投两张票，有多张票的读者大大，莫忘了投票哦。 感谢感谢。 晚上再码一章做存稿，明天再发哈。 开心！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凉凉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298章 失血 手术室内，一众外国医生安静如鸡。 外科医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癖好，做各种各样奇怪的事，只要他的手术做的足够好！ 他们不知道凌然的操作习惯，也不想知道他是不是有做手术前的奇怪仪式，都只默默等待着手术继续。 中国医生们稍微有些好奇，也不敢乱说话，只有一名住院医作死似的掏出手机，想与示教室里的同事交流两句，再抬起头来，就见到纪天禄杀人般的眼神。 那住院医左右看看，再低下头，将手机壳抠开，取出电池，再将手机放回了兜里。 “我们继续手术。” 凌然说过话，就开始按压手术台上，戴蒙德的小腿肚子，套着塑料袋的摄像机的红灯也亮了起来。 与此同时，小会议室和示教室，亦是安静了下来。 在场的医生们更是屏息凝视。 他们原本是可以坐在会议室里看直播的，更应该看那些由组委会推介的，有雄厚资历的学者的手术。 然而，他们还是来现场看凌然的手术了。 一场住院医就会做的跟腱修补术。 一场决定一名19岁少年的未来的手术。 戴蒙德有理由哭。 当往日的努力，未来的梦想，都取决于一场手术的时候，当他将整个人生作为赌注，放在了一名陌生的外科医生的手术台上的时候，眼泪就是唯一的发泄了。 “剥离跟腱。”凌然的语气听不出变化来。 “剥离跟腱。”踩着两个踏脚凳的余媛跟着重复了一遍。 “抽吸。” “纱布。” “再抽。” 凌然首先做着止血的工作，以保证手术视野的清晰。 余媛听着凌然的命令，一边做，一边思考。 她总是止不住的想要思考，因此而常常耽误了手术。用她的导师的话来说，就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脑手没有配合起来。 此前在云医的其他治疗组的时候，余媛都因为动作慢，反应慢而备受嫌弃。 就算是中庸的外科医生，也是希望手术做的顺利一点。而顺利一点的标志，除了预后好，手术按照预定进行之外，做的快也是很重要的。 不能好好配合的住院医，对于一个治疗组来说，绝对是拖后腿的存在。 但在凌然的治疗组里，凌然对住院医的要求却并不高。 当然，工作时间固然是很长的，但到了手术台上的时候，凌然的沉默不语，并能随时适应不同住院医的不同状态的能力，却是余媛等人从未遇到过的。 在凌然手下，即使余媛因为思考而慢半拍，也是不会受到训斥的。 这让余媛更加轻松，反而发挥的更好了。 “出血量很小。”余媛比其他人更早的发现了这个“秘密”。 对于方案A的正常出血量，其他人是没有概念的。 凌然“恩”的一声，道：“少破开一点血管，总比事后缝合好。” 余媛立即点头应“是”，再转头问麻醉医生：“失血量是多少？” 麻醉医生轻声道：“45毫升。” 凌然点点头，这已经比此前的失血量要低了，说明切断的血管，有可能比之前少。 当然，仅仅就是也许而已。 在场的医生们总算是听清楚了，不由议论纷纷起来。 有不熟悉的，又赶紧拿出手机，开始查询。 纪天禄重重的咳嗽两声，道：“目前的传统切开法的失血量，在150到200左右。” 他说的还少了一点，以免显得国内的医疗水平弱鸡。 有动作快的医生已经查到了东西，就点头收起了手机，也有人用英语介绍道：“现在有限切开的失血量大约70毫升，微创的失血量大约是30毫升，全手术过程。” 比较起来，凌然的手术到目前为止，失血量就超过微创手术的失血量了，全手术下来，肯定也要超过有线切开手术的失血量。 这是手术形式所限，单就传统切开的模式来看，本次手术到目前为止的失血量就很少了。 “这就是方案A的原理啊。”莫里斯医生半是好奇的向纪天禄询问：“降低出血量，提高跟腱缝合的强度？” “失血量只是……表象。”纪天禄让翻译又翻了一遍，再道：“方案A的最终目的是减少破坏的血管，维持血管网的正常运作，给跟腱提供充足的血供。” “唔……很好的思路。”莫里斯医生说着笑一笑：“也很困难。” “凌医生的水平非常高。”纪天禄趁机帮凌然宣传一波。这时候宣传医院或者自己都是没意义的，宣传李然就是宣传方案A，就是宣传祝同益和他的医院。 “应该可以做加强缝合。”玩了一会跟腱，做出了判断。 余媛在旁手忙脚乱的做起了准备。 一助的功能可多可少，对于有经验的主刀来说，一个能扶绳子的一助也能用，一个什么都会做的一助也能用。 纪天禄没有参加手术，就在旁边看着，见凌然做的加强缝合一如既往的流畅，也就暗暗点头。 四周旁观的医生却是不由自主的靠前来。 因为拦阻带的关系，一群医生们，只能腰贴着带子，脚踩着线，脑袋拼命的往前伸。 最过分的，已然用上了金鸡独立的招数。 “对合的很整齐。” “双倍的加强缝合了。” “如果没有并发症的话，这个强度是可以了。” 不论是中国医生还是外国医生，此时都用英文交流，倒是没什么障碍。 演讲用的语言偏于复杂，相比起日常交流，要困难太多了。 此时大家讨论同一个话题，连蒙带猜的用英语，大部分人都没什么问题。 “血管钳。” “抽吸。” “缝线用普迪思的。” 凌然的动作迅速，命令也非常快。 “确实是保留了很多的血管网。” 手术室内外旁观的医生们，慢慢的看出了门道来。 凌然借着200次的解剖经验，果断的更改入路，切断的血管更少了，再加上缝合的血管，既减少了手术时间，而且保证了血供，降低了出血。 在此之外，所有的操作，就都是凌然做过无数遍的熟悉操作了。 凌然越做越顺手，圈外的医生们也越看越起劲。 当然，外行人看的是很无聊的，完美的跟腱修补术，既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发生，也没有激烈的对话和凶猛的动作，凌然整场手术做下来，都是波澜不惊的，就像是总在一个餐厅里相亲的男人，遇到一名没什么兴趣的女人，徒劳无功的投喂自己似的。 “完成了。”凌然亲自缝皮后，剪短了缝线，丢掉了剪刀。再向众人点点头，径自出了手术室。 他的手套上都是血，手术服也不干净，并不是搂搂抱抱的时间。 旁观手术的医生，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齐刷刷的拿出手机，开始拍照与自拍。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住院医，也手忙脚乱的掏出自己拆成散件的手机，装上电池，按上后盖，满怀期待的开机，再欣喜的抬起头来…… “纪主任，您的眼神真亮。”住院医憨厚的笑着，顺手抠掉了刚装上的电池。第299章 黑白花（求月票） 戴蒙德紧闭的双眼，流出了两行清泪。 麻醉护士看到了，立即喊道：“白郎醒来了。” “挺快的嘛，运动员就是恢复快。”麻醉医生笑盈盈的过来了，用英文说：“大郎（big-son），感觉怎么样？” 戴蒙德愣了愣，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大儿子？我没有给人说过。” 说着，戴蒙德就用手去摸自己的腰，紧张的问：“你们调查过我吗？你们偷走了什么？” 他一边说，一边自己就惊慌起来。 “我说早了，这货可能有术后幻觉，血压心律看着还可以啊……”麻醉医生费劲的听懂他的南非英语，对麻醉护士摊手： 戴蒙德此时已经乱动起来了，而且尝试着自己伸手拔管子。 “完蛋货，这厮是二郎。”麻醉医生一看就扑了上去，且大声喊：“再来个人。” 细胳膊细腿的麻醉护士也瞬间醒悟过来，赶紧上来帮忙。 苏醒室里的另一名男护士快速上前，熟练的压住了戴蒙德，问：“要不要用药？” “先等一下，可能是咪达唑仑的副作用。”麻醉医生看着戴蒙德的狂躁情绪减少，稍微放松了一点，道：“最怕这种大郎变二郎的，别人都是三碗不过岗，他就要打老虎，我们长的像老虎吗？也就小曲有这个潜质。” 小曲是麻醉护士，娇娇小小的，手里却拿着一根粗大的针头，摆来摆去的道：“现在还说什么母老虎的，太老土了吧。” “嘿，你还嫌弃起来了。” “我刚进麻醉科的时候，就听过你这种笑话了，你们男人呀，就开头几分钟有意思，后面就没一点新意了。”小曲毫不示弱，荤笑话张口就来，又道：“潘医生，你知道为什么身体健壮的男人到你这里就容易变成二郎吗？” “我不姓潘。” “上次病人都在那里叫，潘医生潘医生的，笑死我了。” “是你们乱传的吧。”不姓潘的麻醉医生脑门子上的青筋直跳。 “手术做完了？”戴蒙德的身体忽然松弛了，用南非英语小声的询问。 三个人一下子都轻松下来。 不姓潘的麻醉医生露出微笑，用音调奇诡的英语道：“手术顺利，你再吸点氧气，稍等一会送你回病房。” “我的腿好了？我的腿会好吧？”戴蒙德瞪大眼睛，看着麻醉医生。 后者忽然有些尴尬，道：“具体情况，你得问你的主刀医生。” “你刚才说手术成功了，成功了，就是腿好了的意思吧？”戴蒙德重复询问。 不姓潘的麻醉医生恨不得给自己一针药，睡着了算了。 他看看旁边两名看好戏的护士，无奈的道：“手术成功了，你的腿会好起来的。” “谢谢，谢谢……”戴蒙德突然就哭了起来，而且是抱着麻醉医生呜呜的哭，口中不断的重复：“我要给家里买食物，我要给妹妹买衣服，我要给弟弟买一双鞋，给妈妈看医生，买保险……我的腿不能断的，医生，谢谢你，我的腿不能断的……嘶……” “给拿包纸巾吧。”麻醉医生叹口气。 护士小曲拿了包纸巾过来，好奇的道：“他说什么了？” “养家糊口的男人能说什么。”不姓潘的麻醉医生长长的吁了口气，自失一笑，道：“无非是怕死了都担不起来的责任罢了。” 护士小曲的还没意识到什么，旁边的男护士一下子呆住了。 “医生，谢谢你们。”戴蒙德依旧眼中含泪的呢喃着。 麻醉品对不同的人的作用是不同的，就像是喝了酒的人，有的哭，有的笑，有的想打炮，有的狂躁不安，有的倒头就睡。 戴蒙德平日里就爱哭，现在哭的更伤心了。 护士小曲有些嫌烦，就算是“thank-you”听多了也会变成牢骚。倒是男护士，心有所感，主动要过了看护的责任。 他一直将之照顾到了离开苏醒室为止。 男护士等到病房的护士接手了戴蒙德，转身就去了手术室，再脱光衣服，将自己塞入淋浴间，痛痛快快的流起泪来。 …… 凌然与莫里斯医生约好了时间，来到病房。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给戴蒙德留了个豪华套房，也就是所谓的高干病房，比不上刘威晨要求的总统套，但也是有一个小客厅，有一间卧室的独立房间。小客厅还有落地窗，阳光明媚。 戴蒙德的病床在大大的卧室的正中间，病床背后有氧气等设备的插口，左右则是全套的急救仪器。 医院的豪华套房与酒店的豪华套房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这里想死会更难。 莫里斯医生走到门口，特意揉了揉脸，以保证笑的自然。 “哈哈哈哈……戴蒙德，恭喜你，手术做的很顺利……”莫里斯推门就先宣布喜讯。 戴蒙德果然欢喜的转过身来。 凌然非常确定这一点，因为戴蒙德刚转身就让系统“叮”了起来。 成就：病人的衷心感谢 成就说明：病人的衷心感谢是对医生的最大褒奖 奖励：初级宝箱 就算是凌然，也不得赞扬一下戴蒙德同志。 产量太高了！ 如果说普通病人是奶牛的话，戴蒙德就是纯种黑白花奶牛。 他吃的是啥不知道，挤出的宝箱是真不少。 三口初级宝箱了，可谓是独一无二了。 凌然不由想，戴蒙德如果在医院里多呆一段时间的话，不知道能有多高的产量。 就算按照目前一个手术三个宝箱的量，凌然如果给他做一套断指再植、tang法缝合外加减张缝合的话，至少还得有9个宝箱吧。 若是再将垂直褥式之类的用起来，推拿再配起来，四舍五入起码是1000个宝箱吧。 凌然越想越精神，看着戴蒙德的眼神，都是友好而真诚的。 “凌医生，我的跟腱好了吗？”戴蒙德小声确认：“可以参加训练和比赛吗？” “现在还看不出来，要等你进行了复健以后，才知道具体情况。不过……”凌然想了想，道：“从我的角度看，你的跟腱缝合的挺不错，你好好配合复健，重返赛场，甚至恢复到原有的状态都有可能。” 叮。 又是一只“衷心感谢”的宝箱砸在凌然面前。 凌然忽然有种正在被病人的红包砸的感觉。 “我给你做个体格检查吧。”凌然还能怎么样呢，总不能白拿人家的“衷心感谢”吧。 凌然认认真真的给戴蒙德从头到脚的做了一组体格检查，找到了四处隐疾，方才满面安心的离开。 有点没那么担心跟腱的戴蒙德，遥望着凌然离开的背影，又是两行清泪流了下来。第300章 我睡了多久 与莫里斯医生分开后，凌然第一时间开启了两只新得的初级宝箱。 看着开箱绽开的璀璨色彩，凌然充满了期待的想：若是再多两本100次脚部解剖经验的话，跟腱修补术应该能再上一个台阶了。 比起复杂的手部，脚部并不需要太多太多的解剖经验。 像是3000次解剖经验什么的，若是下肢经验的话，还能发挥不小的作用，从小腿到膝盖再到髋关节，有不少的细节可供研究，连带一点中间部分的话，那就囊括泌尿科和妇产科了。但，纯粹的脚部解剖经验，就不需要3000次那么多了，正常人恋足也不用这么深入…… 转瞬，白色的初级宝箱带来的华彩消失，两瓶淡绿色的精力药剂出现在了凌然面前。 “真是现实啊。”凌然不由啧啧两声。 给戴蒙德的手术都做完了，他也不需要解剖经验了，箱子就开始出精力药剂了。 凌然摇摇头，思维又发散了出去：像是戴蒙德这样的病人，如果需要做断指再植或者tang法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主动提供更多的手部解剖经验？垂直褥式缝合法应用起来呢？ 凌然将两瓶精力药剂收好，呆坐了几分钟，再打开电脑，自己撰写起了病历。 虽然是在骨关节运动医学中心，但该写的病历也是要写的，用住院医做成的外挂依旧好用，今天的手术，凌然却想自己撰写病历。 借用200次的脚部解剖经验，凌然采用了与众不同的入路，他就更需要将之详细的记录下来了。 手术入路的研究，是外科研究中的高级研究，而且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如针对根骨，就有内侧切口，跗骨窦切口，后外侧纵切口，八字形切口，扩大L切口等等。甚至还有专门研究手术入路研究的研究。 一款经典的手术入路的研究，会细致到“首先报告者”、“先驱者”、“主要贡献者”、“入路改良者”、“入路反对者”等等人物。 凌然也是写过几篇论文的人了，今次改良了跟腱修补术的入路，自然不能悄无声息的让它随风逝去。无论该入路有何利弊，写出来，让后人知道，总是没错的。 就目前来说，方案A是祝同益院士的研究成果，但侧后右向的入路，就是凌然自己的改良了。 他可以单独撰写成论文，也可以找祝同益院士，做的更深入一些，再联名发表。 凌然边想边填病历，一个多小时过去，都没有变换一下姿势，时间快的像是在吃火锅似的。 “凌医生……”余媛开门进到办公室，脚底下都踩着弹簧，恨不得跳起来的样子。 “怎么了？”凌然抬头。 “又有医生介绍来了一名病人。” “外国病人？” “中国的，跟腱完全离断，是名运动员，跳远运动员。”余媛尽可能的说的详细一点，她说着还举着手，在自己胸前比划了一下，说：“腿很长。” 凌然看了看余媛比划的位置，点点头，问：“交给我们了吗？” “是。点名来找您的。”余媛说着看看凌然，道：“凌医生，我……我想跟着您学跟腱修补术。” “哦？” “我也想做一名外科专家！”余媛大着胆子，道：“我知道自己的外科操作技术不够好，但我会努力学习的。做外科医生是我从小的梦想，小的时候……” “好。以后会让你多参加跟腱修补术的手术的。”凌然顺手改了改自己刚写的病历，同时答应了下来。 余媛反而呆了呆，问：“您答应了？” “为什么不答应？”凌然反而奇怪。 他并不反感这样的要求。 凌然自己就是超级想要做手术的人，对于外科医生渴望做手术的欲望超级能理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也愿意给予方便。 在他的准治疗组内，吕文斌已经学习tang法缝合有一段日子了，马砚麟同样是主攻跟腱修补术，虽然会与余媛形成竞争，但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大部分医院的大部分科室，主力术式都是那么少数几种，一群住院医们学习其中一种或几种是再正常不过的，既不可能也没必要，给每个人分配一种术式。 余媛与马砚麟有进度上的先后，这样的分配，在其他治疗组里已经非常好了。 “人多久到？”凌然没有等余媛调整好状态，又追问起来：“你刚才说的跳远运动员，送到了吗？” 余媛连忙道：“正在办理转院，大概两个小时后到。” “手术条件呢？” “可以立刻做手术，他本来就在准备了……”余媛说着拿出平板电脑来，放出对方的病历和影像片子。 凌然先是大致看了看，再道：“那就准备一下，你做一助。” “哦……好……”余媛露出笑容来。 “再把我写的病历补全。”凌然起身让出了位置，再道：“看看能不能形成一篇论文，关于入路改良的。” 凌然说完，转身就走。 “您放心吧。”余媛握紧拳头，开始给自己加油。 自这个时刻开始，余媛给自己的加油，就再没有停止过了。 因为医生们，开始源源不断的运送病人过来。 为运动员诊疗，尤其是考虑到运动医学的诊疗，对医生们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 若是做的好了，自然会得到技术精湛的评语，名气较大的运动员，更能带给医生较大的名气。 与之相对应的，做的不好了，带来的评语自然也不会令人愉快的。 有的骨科医生有向运动医学发展的需求，就会愿意给运动员做手术，但运动医学从来都不是骨科学的主流。 对于这些医生来说，若能妥善的转诊病人给靠谱的医生，也是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那些来自地方医院的医生，他们有资格来参加本次“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却不见得真的在运动骨科方面有突出的水平，或许在当地是很突出的，到了沪上以后，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许多医生在当地医院做的不错，本来就不缺病人，加上本地也没有运动医学的环境，参加了会议以后，更乐意介绍病人们来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求医，顺便再看看凌然的手术。 凌然自然是来者不拒。 只要祝同益院士愿意释放病床，凌然就愿意挥舞手术刀和持针钳。 真要说起来，他还舍不得离开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呢。这座有180张核定病床的研究中心，如今只用了50张病床都不到，对于这种暴殄天物的行为，凌然是看不下去的。 两个小时后。 凌然顺利接诊了跳远运动员的手术。 顾不上接受家属的感谢，随着又一名转诊的篮球运动员的到达，凌然再次回到了手术室中。 他的晚餐都是在手术室里吃的，美团外卖的鲜肉团子不知为何变成了豪华寿司大礼盒，凌然没时间深究，只能在包装盒里装满了酸奶和坚果送了回去。 赶在凌晨以前，凌然又做完了一台跟腱修补术，才乘坐滴滴快车打到的迈巴赫，回到了酒店休息。 翌日。 凌然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六名跟腱断裂的病人，其中还有两名外国人。 这样的收诊量，尤其是对国外患者的吸引，令祝同益也不免侧目。 凌然再要6张病床的要求，他也大笔一挥，给同意了下来。 凌然全数采用改良后的方案A，做到了晚上，灌了一瓶精力药剂以后，再接着收治后来的病人。 豪情万丈的余媛跟着做了四台手术以后就累惨了，只能将剩下的两台手术交给虎视眈眈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医生们，自己找了间值班室补眠。 不像是云华医院，每个科室都有标配的一线值班室和二线值班室，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本身就是个大科室，且急诊量极少，值班室总共只有三间，且不分一线二线，给女医生们用的房内已经睡死了两个人，剩下两张床上，竟然还堆着东西。 余媛也不在乎，找了个看起来干净的床铺，将堆着的东西整理到另外一半，自己只用另一半，确定斜着也能伸直腿了，倒头就睡。 叫醒她的，是房间外狂热的喊声。 “刘威晨，加油！” “刘威晨加油~” “加油！” 余媛猛然惊醒，走出门来，就见挂着电视的休息厅内，医生们全都仰着脑袋，大声的嘶叫。 “刘威晨的比赛？”余媛一时间脑袋都短路了。 “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刘威晨复出后的第一战！”旁边的医生也不认识余媛，只是借机大声的喊出来，又引起一片的叫好声。 余媛再看电视屏幕，就见刘威晨已经走上了跑到，正在轻轻的跳跃以保持身体的热度。 电视解说亦是用昂扬的语气，说：“刘威晨决定继续参加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的决定，点燃了今年国内田径比赛的热度。据悉，刘威晨的伤情恢复超出预料，本次比赛后，刘威晨将继续参加国际田联钻石联赛……” 窗外仍是黑漆漆的一片，也不知是晚上还是早晨。 休息厅里养着的绿萝都无精打采的，几条藤蔓悄悄的勾搭着吊兰，互相纠结成羞耻的形状。 洁白的墙面依旧洁白，映照的几只小飞虫格外的显眼。 方便面味混杂着奇怪的外卖味，将标杆式整洁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熏的像是世界杯时的大学宿舍似的。 余媛恍惚间，似乎还闻到了福尔马林的味道。 余媛喃喃自语：“我是睡了多久啊……”第301章 金牌 “刘威晨在60米短跑中是有优势的，他目前位于第四道，在他的左边第三道的是世锦赛冠军，美国名将安东尼。安东尼也是刘威晨此行最大的对手。” “刚刚伤愈复出的刘威晨非常谨慎，在赛场边的时候，可以看到刘威晨热身的非常认真。教练组应该比他要紧张。跟腱断裂对于正在上升期的刘威晨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能看到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后，就重新站上赛场，对我们所有体育人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安东尼自世锦赛夺冠以后，参加了很多的社会和媒体活动，应该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系统训练了……除了安东尼之外，第一道的俄罗斯选手雅各布也是60米跑的有力竞争者，个人最好成绩为6秒49，要高于刘威晨的6秒55。” 休息厅内，大部分的医生也渐渐安静下来。 60米跑就是几秒钟的事，谁都不想错过这短暂的时间。 余媛总算是明白过来，小声道：“刘威晨的跟腱，是凌医生做的手术。” “是呀，要不然，你以为大家是为什么来看比赛的？”前排201斤的胖医手里握着一瓶啤酒，冷哼哼的笑一声：“可惜，人家既不会提凌然的名字，也不会提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不需要啊，我们是医院啊，跟腱断裂的病人肯定会多方打听的，不用直接给出名字的。”余媛刚睡醒来，脑袋倒是足够清醒的。 旁边的医生也赞同道：“说的是，我们做的又不是快消品……” 砰。 “激动人心的60米跑开始了，起步最快的是……冲线了……刘威晨加油……刘威晨获得了金牌！” “金牌！” “刘威晨获得了金牌！” 解说的声音高了八度，将走神的众人通通给拉回来。 余媛连忙抬头去看，也就是刚好看到一名黄种人冲线的画面。 电视转播画面有些看不清楚，但是，接下来的慢放，还是让大家看的清清楚楚。 “刘威晨获得了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的冠军，他跑出了6秒45的成绩，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刘威晨伤愈复出，圆满成功。” “本届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的第三枚金牌诞生了，这也是中国代表团获得的第三枚金牌！” “恭喜刘威晨，恭喜中国队。” 一群小医生目瞪狗呆，几名主治亦是目瞪口呆。 “这就结束？” “刘威晨赢了？” “他这个跟腱不光是能用啊。” 电视里，解说员也在竭尽所能的发挥着想象：“时隔四个月，进行了危险的跟腱手术的刘威晨，王者归来，突破了自我，金牌是对他最好的褒奖……” “中国队的队员们都跳了起来，对于中国田径队来说，60米跑的金牌的含金量十足，刘威晨跑出的6秒45的成绩，同样刷新了中国人60跑的最快速度!” “难以置信，跟腱伤对运动员，尤其是田径运动员来说是致命伤，国内外都有很多短跑名将，因为跟腱伤而黯然退役。刘威晨不仅突破了这个魔咒，而且创下了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真正的体育精神，向刘威晨致敬，向中国田径队致敬！” “刘威晨披起了中国国旗，五星红旗在布鲁塞尔上空扬起……刘威晨的情绪比较激动，确实，从受伤到重新站回到赛场，刘威晨一定在背后付出了极多……” 赛道上，刘威晨早已热泪盈眶，满面泪痕了。 他知道这个时候，会有无数的摄像机拍到自己“脆弱”的一面，并同步传输到全世界，但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刘威晨更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获得了金牌，根本不会有这么多的摄像机对准自己，无人问津才是普通运动员的常态。 既然如此，再次证明了自己，又何必演戏呢。 刘威晨忽然有种顿悟感，他以前总是很重视自己的形象，想要建立一个好孩子般的人设，并且基本成功了。 然而，跟腱断裂的一瞬间，所有的人设，所有的形象都变的毫无意义了。 队内的压力，媒体界的风浪且不说，光是代理商和商业合同的违约条款，就将他压的喘不过气来。 而在刘威晨获得金牌的一瞬间，所有的压力、风波和违约，又烟消云散了。 刘威晨缓慢的绕场一周，再批起国企，与队内的小伙伴合影。 他回首望向计时器，6秒45的数字，异常的显眼。 刘威晨不由的露出笑容来。 眼中带泪，面上带笑，泪水是真实的，笑容是真诚的，这就是刘威晨此时的状态。 刘威晨轻轻的甩着脚，他自我感觉很好，跟腱没有出任何毛病，事实上，竭尽全力的跑步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考虑到跟腱。 这是刘威晨渴望了几个月，又不敢尝试的奔驰。就在一个小时前，刘威晨还在担心自己的跟腱是否能够承受得了剧烈的比赛。 比赛和训练，终究是两个状态。 刘威晨在原地跳了跳，又踮踮脚，再次确认跟腱没什么问题，才轻轻的松了口气。 转瞬，越来越浓的喜悦，涌上了刘威晨的脸颊。 教练小跑着过来，抱住刘威晨，道：“干的好，跑的好，好的很。” “今天的状态挺好。”刘威晨给出一个小小的笑容。 “何止是好，你是吓了我一跳啊，田管中心的电话都打过来了。”教练员乐呵呵的笑着，又问：“你的脚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教练员松了一口气：“这样的话，就可以再安排高强度的训练了。” 刘威晨答应了一声，又去配合记者摆拍。 一会的功夫，刘威晨就在记者们的要求下，拍出了多张照片。 教练员始终在旁作陪，一副很认真的模样。 再等到记者们纷纷离去，教练员更是颇为感慨，道：“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做一个竞赛日程了……” “我想去沪市。”刘威晨打断了教练员的话。 “沪市最近没什么大型的体育活动……” “我想找凌医生再看看。”刘威晨平铺直叙，但语气是斩钉截铁的坚决。第302章 来访 凌然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时候，大门处，走廊处，门诊处和休息室内的红色滚动电子屏，都已换上了相同的句子：热烈庆祝刘威晨在我院接受跟腱修补术后于世界室内田径运动会60米跑夺冠并刷新个人最快记录 凌然站在门廊下，盯着看了好一会，才看完了全部的句子，难受的浑身发痒。 那红字刷的也太慢了，像是在给小学生认生字似的。 “凌医生恭喜了。” “凌医生。” “凌医生，发达了也记得回来啊。” 路过的医生带着些调侃味道的打招呼。在医院这种讲究论资排辈又重视技术的地方，遇到年龄大的高级医师发表了高端论文什么的，大家都会很自然的表示羡慕。 但是，当年轻人的风头太盛的时候，地位较高的年长者就没有那么自在了，总是很难顺心的说出羡慕来。 只是与其他职业不同的是，地位较高的年长者虽然不自在，却也就只能自个儿拧巴。 能治好病的医生，能做的比其他人更好的医生，在这个体制内是有天然buff的。 凌然缓步行走在走廊上，周围都是打招呼的医生和护士，令他恍然间有回到学校的感觉。 在学校的时候，凌然就是那种远离社交，又总是被社交打扰的学生。 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公布成绩的时候。 如果是得到全科第一也就还好，最讨厌的是经常有某一个乃至于几科，都只得到了第二名甚至第五名，结果一群人冲过来“恭喜”。 凌然倒是不会觉得尴尬，他只是烦闷罢了。 就像是现在，他给刘威晨做的跟腱修补术，最终的恢复只是92%而已，比起之后的多个案例都要差，比不上铁饼少女何秀芳的手术，也比不上后面多个田径队运动员的手术，结果大家却在不停的称赞刘威晨的手术。 凌然暗暗摇头，顺便回到办公室里，看了刘威晨的比赛回放。 从慢动作来看，刘威晨的跟腱状态正常。 他之前看了两次刘威晨的跟腱的影像片，恢复的确实是非常快，综合看来，刘威晨的跟腱，基本是恢复了。 “怎么样，是不是挺有成就感的？”纪天禄进到小医生们的办公室里来，就看到了凌然的电脑画面。 凌然道：“如果是现在做的话，或许会更有成就感。” 比起纯粹的持刀方案A，经过改良的方案A，显然会让凌然的成就感更高。 纪天禄笑一笑，道：“我还收到一个消息……本来想看看你的情绪怎么样。” “哦？” “刘威晨准备过来复检。”纪天禄直接说了出来，没有再绕什么弯子。 他也是治疗过多位名人的骨科医生来着，而且，比起名人复检，名人就诊才是更具有轰动性的消息来着。 凌然却是并不意外的点点头，道：“我也觉得他应该短时间内来复检一次。” “恩，高强度的比赛是很危险的，尤其是短跑起步的过程。”纪天禄赞同的说了一句，又道：“祝院士应该也会过来看看，另外，我建议你休息好，等刘威晨的消息传起来，你这边的接诊量怕是要大大增加了。对了，你对诊疗室有什么要求？我可以给你安排一间独立的诊疗室。” 独立的诊疗室等于是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医生在房间内办公的同时，也在该房间内对患者做初步检查。诊疗室里通常配备一名护士，一名助理或共享助理——这是欧美式的医生们的工作环境，也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主任级医师的工作环境。 有祝同益的支持，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做了很多的改良。 就连主任医师的数量，这里都远超普通医院。 “我没用过独立的诊疗室。”凌然回答。 他还真有些好奇，得到独立的诊疗室的话，凌然就等于可以出门诊了——当然，不可能真的让凌然出门诊，他对骨科的其他疾病了解不深，强行诊断只会砸了自己的牌子。 不过，给转诊的病人在诊疗室里做二次诊断，也算是较有逼格的行为了。 假如凌然需要做二次诊断的话。 “你要是想要的话，向祝主任申请一下，应该是有机会的。”纪天禄微笑道：“咱们医院表面上是给主任医师诊疗室，但是也分人的，破格提拔什么的，祝院士只要点头，都很容易搞的。” 踏踏踏。 余媛的脑袋，从门缝中挤了出来。 如果全程倒放的话，就好像她的头被门挤了。 余媛敏捷的钻了进来。 “纪主任，请喝水。”余媛取了一杯纯净水，装在一次性的纸杯中，递给了纪天禄。 等纪天禄客气的拿到水之后，余媛重新收紧自己的白大褂，展露出上面“云华医院”的标识。 纪天禄看到了，笑了笑，道：“余医生是吧。” “是。” 纪天禄微笑道：“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调到我们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来的……” “没兴趣。”余媛一点考虑都没有的样子。 纪天禄笑了：“真的没兴趣？沪上的医药资源，医疗环境，可比云华要好的多。” 他表面上是说给余媛，实际上是说给凌然听的。 余媛却是首先嗤之以鼻：“沪上的医药资源再好，和你们医院也没有关系。” “哦？”纪天禄望着余媛，一副愿意采纳谏言的样子。 余媛淡定的道：“我是急诊专业毕业的，爱好是普外科，你们有吗？” “咦，你不是跟着做跟腱手术……” 余媛完全不需要做解释的模样：“我还收集粪便化石呢，我也不是考古专业的。” “啥？”纪天禄的知识出现了盲点。 …… 刘威晨自回国伊始，就受到了媒体的极大关注。 无数记者是写好了故事，就等着刘威晨说一嘴，即可登报了。 而这一次，刘威晨也是颇为配合。 比起受伤期间，刘威晨的脸上不仅多了笑容，而且多了自信。最重要的是，他不再考虑教练和田径队开心与否了。 “我很高兴。” “感谢祖国人民的支持。” “海外华人的支持，让我感受到了凝聚力和向心力。” “比赛的时候没有多想。” “开心，伤愈复出，并且恢复了状态，这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我要首先感谢我的父母，以及田管中心的领导和我的教练员，感谢支持我的粉丝们，还要感谢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医生们，尤其是祝同益院士和凌然医生精湛的医术，让我的跟腱获得了最大程度上的恢复。” 刘威晨一路走，一路接受采访，并且站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门口，手持锦旗，与祝同益和凌然，一同拍照。 曾经，刘威晨是很看不上那些赠送锦旗的名人的，觉得他们用自己的病情来炒作，装模作样的抹眼泪，太过了。 现如今，刘威晨却恨不得能用锦旗，将凌然和祝同益给举起来。 受伤时的焦虑、痛苦和害怕，对刘威晨来说，远不是锦旗上寥寥几个字所能涵盖的。 他犹记得凌然在他的豪华病房中，面对他的一群狐朋狗友时，面无表情说话的样子。 当日的情景，他可能永远都不会透露给其他人，更不会告诉任何一家媒体。然而，午夜梦回，刘威晨总是不免会想，如果没有凌然的“当头棒喝”，他是否会就此沉沦，继而失去现在的这枚金牌。 “凌医生，多谢啊。”刘威晨举着锦旗摆拍，并向凌然郑重致谢。 锦旗上书：大医精诚，妙手回春。第303章 高帽 镁光灯闪烁中，凌然面露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谋杀的闪存空间比刘威晨只多不少。 记者们给刘威晨拍照是为了工作，给凌然拍照是为了爱好，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祝同益同样是绽开笑容，手指捏的奖状发白，用掉的记者资源却少之又少。 对记者们来说，院士的称号固然很不错，照片就不必深究了。 “威晨，和凌医生握个手吧。”有记者举着大头单反，提出了要求。 “好的。”刘威晨从善如流的转身，与凌然紧紧握手，并低声在凌然耳边，道：“凌医生，多谢了。” “不用客气。”凌然面带微笑，又拍了拍刘威晨的手。 他看刘威晨，完全是看待病患的角度，至于刘威晨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病人——凌然其实并没有太当做一回事。 归根结底，病人还是医术带来的。凌然并不是一个执着于名声的人，也没有把握能借着明星的名声做大做强。他如果需要名声的话，也根本用不着借助刘威晨。 他只是更喜欢安安静静的读书，进而安安静静的做手术罢了。名气带来的喧嚣，他在幼儿园以前就感受到了。 刘威晨感受着凌然的眼神，却是一阵的感动。 他熟悉这样的眼神。 尤记得，他刚刚从体校里出成绩的时候，市队的田径教练，就是这样的眼神。 那是不求回报，只求心安的坦然。 “谢谢你，凌医生。”刘威晨又忍不住说了一遍。 凌然只微微点头，然后，才看到面前的白色的初级宝箱出现。 与之相伴的，是“衷心感谢”的提示。 “你安心做检查就好。”凌然现在是相信刘威晨是真的感谢了。 “我一定会好好的做检查的。”刘威晨用力说话，像是立下了什么军令状似的，道：“只要是您的医嘱，我一定百分百的服从。” 他现在既不相信田径队的队医，也不相信祝同益这样的大医生了，就想跟着凌然看病，做检查，所以才特别强调是凌然的医嘱。 凌然没有多想，只是再次轻轻点头。 刘威晨以为他不信，忙道：“做两次，做三次，只要是凌医生的医嘱，我毫无怨言，一定努力去做的。” “你每项检查做两三遍，要努力的是医生吧。”凌然望着刘威晨，又开始琢磨要不要开个核磁共振查查了。 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的脑袋是有问题而不自知的，很适合用核磁共振转一转。 晚间。 祝同益身后跟着纪天禄、凌然等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刘威晨的总统套病房。 一些住院医和进修医都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豪华的总统套房，一个个好奇的不要不要的，趁着祝同益进了里面的房间，就偷偷拿出手机自拍起来。 刘威晨躺在病床上，笑道：“我现在感觉挺好的，真不用这么大张旗鼓的。” “再做一遍检查，你们也比较安心一点。”祝同益微笑着，又道：“我先说结果，以免你们多想，跟腱没有问题，恢复的非常好。可以继续做训练的。” 刘威晨不由松了一口气。 坐在病床旁的教练员亦是连声道谢。虽然只是60米跑，耗时七秒钟都不到，可要说不担心是不可能的。运动员好好的跟腱都会断掉，更不要说这种刚刚伤愈复出的跟腱了。 做教练员做的久了，比许多医生看到的稀奇古怪的病症都要多，像是刘威晨这种训练的时候，日常半深蹲150公斤的人，一脚踩出去，踩得断木板，也挣得断自己的跟腱。 平时训练还能顾忌的问题，到了比赛期间，就不那么容易注意到了。教练员更怕刘威晨一场比赛后留下隐患，又不知道得修养多久。 祝同益用很温和的笑容，道：“刘威晨的身体条件本身就很好，复健期间也下了功夫的，接下来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可以请凌医生给我定期复查吗？”刘威晨坐起来了一些。 祝同益有点为难的看向凌然。 他对凌然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但祝同益首先要考虑的还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问题。凌然目前依旧隶属于云华医院，若是成为刘威晨的负责医生的话，岂不是要把刘威晨带到云华医院去了。 可要说反对，他也不是那么好反对的。 医生与病人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在大病初愈的阶段是最牢固的，另一方面，凌然对跟腱修补术的理解，本身就超过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大部分医生，祝同益也推不出一个更好的来了。 “我恐怕没时间给你做复查。”凌然一句话，却是解了祝同益的围。 这下子连余媛都着急了，忙道：“定期检查两三个月才做一次，又不耽误什么……” 凌然没好气的看向余媛，道：“两三个月耽搁一个下午，一年就是2天，10年就是20天，现代人的预期寿命是80多岁，刘威晨还要检查60年，就要耽误120天！” 不止是余媛，身边的医生都被凌然给震惊了。 近日心情不愉的208斤住院医忍不住道：“时间不是这样算的。” “恩？”凌然看向肉体大规模化的住院医。 208斤的住院医缩缩脖子，低声道：“定期检查刚开始做两三个月，以后就可以就减少频次，降低到半年一次，退役以后的话，骨头方面的专项检查，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被耽搁的时间是30天到40天之间……”余媛的速算一点都不差。 刘威晨满脸苦笑：“咱们也不用考虑那么久，不管怎么说吧，凌医生，我是赖定你了，以后您直接给我开账单，就像美国医生那种，我跟着你走。以后我就对媒体直接说，你是我的专业医生这样子。” 美国医生的执业模式，有点像是国内正在推行的多点执业，就是一名医生能够在多个医院或诊所中就职，当然，也可以在某个固定的医院或诊所中任职。 但不管他们选择单个还是全部，医生和医院的收费都是单开的，而且，大部分医生的收费方式和价格，都是由医生本人，以及他所签约的保险公司来决定的。 相比之下，医院提供的是综合性的服务，如同大商场与店家的关系。 刘威晨多次前往国外就医，很习惯国外的模式了，对于医院的态度远不如对医生的忠诚。 凌然非常理智的思考了几秒钟，点头道：“好吧，有一个明星病人，至少能吸引一些病人……” 在旁众人不由羡慕嫉妒恨的看向凌然。 有这样一名明星病人，何止是能吸引一些病人！ 刘威晨也习惯了，笑呵呵的道：“凌医生是性情中人，直来直去，更对我的脾气。祝院士，您别不高兴，凌医生和我对脾气……” “我也活不了60年喽，接下来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祝同益呵呵的打断了刘威晨的话，不要他继续说下去了。 其实，刘威晨再怎么选也不可能选祝同益做自己的负责医生，祝同益堂堂院士也没有那个闲工夫，可要说失落什么的，他还是有一点的。 至于刘威晨原本的负责医师曲医生，今天干脆就没出现。 查房结束，医生们纷纷退散，刘威晨窜下床来，盛情邀约祝同益等人出去用餐。 祝同益自然婉拒，纪天禄答应了下来，再看凌然。 凌然果断摇头，道：“我再过一个小时就有手术做了……” “不如这样。”刘威晨劝道：“咱们先吃饭，饭后一起拍照，我给咱发个微博，就说我的跟腱多亏您才治好的，我说的也是真话对吧，到时候您看，茫茫多的病人来，都不急这么一会。” 凌然没来得及说话，余媛在旁边低声道：“普通跟腱手术30分钟就做完了。” 普通人是不需要做方案A的手术的，不是专业运动员或职业人士，血供丰富与否都不管关键条件。凌然做的快的时候，20分钟就能完成一例跟腱手术。 若是这样计算的话，吸引多一点的患者，显然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不过，凌然是不会轻易延迟手术的。 他想了想，道：“我点一个外卖，就在病房的餐厅里吃饭如何？” 这也算是一个折中方案，刘威晨想想点头，道：“那我问问朋友，我来点一家……” “不用，我前两天点的外卖牛排就挺不错的。”凌然说着就掏出手机，点开了美团外卖。 刘威晨不由看看自己的教练员。 教练员笑道：“凌医生，威晨不适合吃外面的牛排的。” “对方会带新鲜牛排过来的，只放盐和胡椒。”凌然表示自己是知道运动员食谱的。 刘威晨压抑着疑惑，等待了半个小时，就见一名戴着白色高帽子的大厨，带着四名助手出现在了房内。 他们自带了炉火和厨具，当着众人的面，将硕大的铸铁锅烧的烟气缭绕，并在不锈钢的餐具上，一排摆开十几块牛排，且介绍道：“我们目前能够提供的有澳洲和牛M9和M12，草饲和谷饲的阿根廷和乌拉圭的熟成牛排，有肉眼和西冷两种可选，另外，美国肯塔基州的后腿牛排也比较有特色……” 刘威晨望着那些有指节厚的，带着大理石纹的漂亮牛排，不由自主的拿出手机，并问道：“没想到国内的外卖做的都这么好了，你们这样子卖牛排，是怎么算钱的？” 戴着白色高帽的大厨迟疑了两秒钟了，低头拿起白色的价签纸，读道：“顾客抽中了锦鲤套餐，按人收费，吃到饱九块九。”第304章 手到擒来 余媛是抱着肚子进手术室的，再看到凌然剖开的新鲜切口，险些流下口水来。 “今天的牛排真好吃，尤其是肯塔基牛后腿牛排，本来以为牛后腿会嚼不动呢，没想到蛮有嚼劲的，挺有风味的。”余媛一边说，一边要了拉钩，努力的帮凌然将患者的小腿皮肤给拉开。 戴灰兔帽的小护士，今天戴的护士帽的小灰兔是跳起来的，可爱的在半空中甩来甩去，她也蹭到了牛排，很开心的道：“我上网查了，美国人的后腿牛排是在靠近牛臀位置取下来的，那里的活动也很少的。” “对哦，人的大腿根也挺嫩的。”余媛点头赞同。 不姓潘的麻醉医生砸吧砸吧嘴：“你们吃的东西……我怎么没有碰上九块九包邮的好事。” “不是九块九包邮，是九块九吃饱。”余媛“嗝”的一声，以表达自己的态度。 不姓潘的麻醉医生抬头望着凌然，笑道：“凌医生，下次有这样的好事也叫我呗。” “抽到的，不是每次都有的。”凌然说着看向余媛，问：“松子买到了吗？” “买好了，明早送到。” “恩。”凌然满意的点点头，开始集中精力离间跟腱。 麻醉医生好奇的问：“松子？做什么用的？” 余媛瞄了眼凌然，略作沉吟，道：“算是施法材料吧。” “啥？” 余媛可怜的看了眼非潘麻，道：“大叔，你是70后吧。” “别胡说！”非潘麻一把压住自己的头发，声腔都带上了京剧味，有节奏的半唱起来：“我真怕自己怒发冲冠戳到你啊！啊啊啊啊~我标准的八零后好不好！” “八零的？”余媛的声音轻缓，就像是一股96摄氏度的暖流，潺潺流过细嫩的皮肤。 非潘麻嘴角抽的像是被烫出泡了，还硬撸串的模样：“我哪一年的不劳你费心了。” “你们八零后真好，早两年当兵的都赶得着跟香港回归站岗了，你第一次见电脑的时候，应该都会抽烟了吧。”余媛用“我了解你们”的表情，深深的望着非潘麻。 水浒传这种电视剧，90后根本不看的好吧！ 非潘麻躲开了余媛的眼神，扬声道：“凌医生，我给你多加点肌松，咱们快点结束吧。” “赶场吗？”凌然皱皱眉，看了眼监视器，道：“再坚持一下，我还要8分钟。” 接着，凌然就开始频繁的给余媛下命令了。 主刀医生开始加速了，自然要给助手转移更多的任务。 非潘麻乐呵呵的看着余媛手忙脚乱的样子，心里的紧张缓解了不少。 外科医生开始集中全力做手术的时候，麻醉医生就该无聊了，他左看看右看看的，干脆给凌然掐起表来。 凌然浑然不知，余媛漠不关心，麻醉医生也不吭声。 8分钟后，凌然准时收手。 他是真的计算好的。 对于现在的凌然来说，开放性的跟腱修补术是真正意义上的手到擒来。如果说手术开始前，他还不能百分百的确定手术情况，那么在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对后面的步骤就已成竹在胸了。 比起胸外科、脑外科的手术，跟腱与tang法的屈肌腱类似，都是四肢末梢。四肢末梢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血管纤细，肌腱的责任繁重，功能性较强等等，造成了手术的麻烦，但它们术中的状态稳定也是有利于医生操作的。 在手足外科中，是很少出现突发情况的，大部分意外都是属于医生自己的操作失误。 对于技术成熟的手足外科医生来说，能做的手术总归是能做下来的，做不了的手术强做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到了凌然的水准呢，做不了的跟腱是不存在的，人类还没来得及变异出来不能做手术的跟腱呢。在进行了200例往上的跟腱修补术之后，凌然对于手术的把控已是无比的精细。 非潘麻跟过无数个外科医生，但也没见过卡时间卡到秒针水平的，不由暗自骇然——莫非巴西松子有什么特殊的功效不成？ …… 一例手术做完，再做一例，凌然一口气做了三例手术，其中包括一名外国医生介绍来的墨西哥人。 但是，全部时间加起来，也只用了凌然一个多小时，再多加一名住院总的助手罢了。 “没了？”凌然看向余媛。 “剩下的病人和家属，都想和你探讨一下病情，然后再决定做不做手术。”余媛的声音弱弱的。 “一定要见我？”凌然重新确认。 余媛肯定的道：“他们都是奔着你的名声来的，说不见到你的话，不能安心做手术。” “现在去宠物店买只猫，也只要提供猫爸猫妈的照片就可以了。” 余媛怀疑的看着凌然，道：“凌医生，您不会是在暗示我，让我拿你的照片去给他们看吧。” “开什么玩笑，来看病的都是心急如焚的患者和家属，拿我的照片给他们看有什么用。”凌然摇摇头，道：“这又不是去商场砍价。” “去……商场砍价的话，拿您的照片有用吗？”余媛有些发呆。 “先不要说这些了，你先去召集患者和患者家属吧，再把他们的核磁共振片整理出来给我。” “等等……”余媛不情愿的道：“先说说商场砍价的事啊。” “手术重要，还是购物重要？”凌然问余媛。 余媛张张嘴，突然发现，这竟然是一道两难题，此时此景竟是堪比“男朋友与妈同时落水”的题目。 半个小时后。 余媛将剩下的跟腱断裂的患者和家属召集到了一起，总计有8个病例，20多名患者家属。 要说刘威晨的广告效应，其实已经打出去了，奈何周边并未产生足量的跟腱断裂的患者，普通人就是看到了广告，也只是徒呼奈何。 就算是忠粉，也没有打断自己的跟腱，就为了买偶像代言的商品的。 对于这种想花钱都花不出去的产品，凌然能在今天收到两位数的跟腱断裂的患者，已经是刘威晨的名气够大了。 比较起来，参加了会议的医生们更像是精准投放的广告，刘威晨这种属于脑白金似的…… 一名主治医师带着209斤的住院医陪同在侧，像是在给凌然撑场面似的。 只是对于菜市场般的就医环境，没有什么帮助。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谈话室本来就不大，一口气塞进来这么多人，空气都变的污浊了。 换成其他任何一个行业，销售环节的体验这么差，肯定是要倒闭的。 但在医疗行业，为了自己的身体能被修复的好一点，没有人会去空有场景体验的医院的。 闹哄哄的场景，持续到凌然出现为止。 凌然踩着点，来到谈话室，一句废话都没有的道：“我来给咱们分一下类，请喊到名字的到我面前来。家属跟着患者。” 凌然说着举起核磁共振片，念着上面的名字：“蒋红，金洪才，李万科，王方军，四位位和家属请来我面前。你们的片子我都看过了，跟腱不完全断裂，如果你们近几年不准备从事体育行业，或者没有执着于某种体育爱好的话，我推荐你们做跟腱的微创手术。” 没等四人与家属反应过来，凌然又点了三个人的名字，站到中间，道：“情况类似，但你们断裂的位置不好，我推荐你们做有限切口的手术。” 接着凌然再对剩下的一人，道：“你只能做大切口手术。” 说完，凌然再在众人头上画着圈儿，道：“前面的病人有想法，可以要求做后面的手术，也就是微创组的病人，如果担心微创的效果的话，也可以做有限切口的手术，有限切口手术的患者，也可以做大切口。但不可逆选，明白吗？” “明白。”病人和家属们被凌然震慑，都没了主意。 凌然暗自松了一口气，他是掌握着多种跟腱修补术的，虽然以方案A出名了，但也不可能给普通人做这种手术。 他最怕与病人和家属交谈，所以特意避开了一对一的谈话，转身就道：“接下来，我来说明一下三种手术的方式和优劣……” 一群病人和家属听着，自然而然的打消了退堂鼓的打算。 “没想到凌医生居然能镇得住病人和家属。”在旁撑场面的主治医生同样松了一口气，小声说了一句。 “他只是长的帅而已。”209斤的住院医，拿起矿泉水就对瓶吹，动作豪迈，滴水不漏。第305章 卖球鞋 凌然回到蓝色与绿色组成的手术室内，不由自主的松了口气。 患者和家属们实在是太多了。 虽然有两名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医生帮忙，又有余媛在旁，凌然还是说话说到绝望。 在学校里，他可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 在家里也没有。 凌然从来没有受过一种训练，是关于说话的方式的。 好在他总知道符合社会期待的医学生的说话内容是怎样的，不至于当场惹怒家属——当然，这主要也是病人和家属们的头脑清晰，大家都是奔着凌然来求医的，求的也不是凌然的笑脸，就算凌然的语气生硬一些，他们也不会当场得罪医生。 但在不当着医生的面的时候，大家就不用那么恭顺了。 背对着凌然，正在被做腰穿的王方军，此时侧着身子，忍不住道：“你们这个凌医生太难说话了，都是直来直往的，我问他，我以后想打篮球怎么办，你们知道他怎么给我说的？” “戒了。”麻醉医生给他消毒的同时说话。 “咦？你怎么知道？”王方军大为惊讶。 “你跟腱断裂了，不戒篮球还想怎么样？”不姓潘的麻醉医生对于腰麻手术也没什么动力，做的飞快。 王方军闷哼一声，等劲过了以后，开始慢慢的感觉不到腰部以下了，口中又道：“电视里，刘威晨还参加比赛呢。科比不是也继续打篮球？” “你要做15厘米开口的大切开的跟腱缝合吗？”非潘麻轻松的问一句。 王方军两条毛腿都被消毒和刮干净了，他在脑海中默默的想了想15厘米，摇头道：“就不能做个口子小一点的。” “有限切口的跟腱缝合一样不能打篮球的。你现在做的微创手术是开口最小的。”非潘麻道：“大切口做的跟腱缝合术，你要好好养伤几个月，再做复健，然后才能打篮球，你要为了篮球付出这么大代价吗？” “那我家里那么多新鞋都要报废了？太浪费了吧。” “平时穿好了。” “不打篮球穿球鞋，总有点不对味。”王方军明显是个能侃的病人，就是上了手术桌，都没有停下来。 凌然咳咳了两声，再靠近手术台，看了王方军一眼，同时让护士帮自己穿上手术服。 王方军看凌然来了，明智的结束了话题。 “半麻吗？”凌然喜欢不会说话的病人，还想挣扎一下。 非潘麻点点头，道：“病人坚持半麻。” “好吧。”凌然舍不得将病人转给其他人，就只能接受病人的选择了。 虽然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半麻和全麻的副作用差不了多少，但病人们的想法从来不是这样的。 若是大切口的跟腱修补术，还可以采用全麻的模式，可对于微创手术来说，腰穿也就足够了。 “给患肢准备一个止血带。”凌然获得了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但此前做微创并不多。 再将两侧踝关节垫高，凌然在腿部点按起来。 “毛没刮干净啊。”凌然看着小腿部分，有些嫌弃。虽然是不影响手术，但大部分的毛都刮了，留下几根算怎么回事呢？ 负责备皮的巡回护士愣了一下，忙道：“后面的都刮了。” “重新刮一遍。”凌然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巡回护士只好重新给患者的腿刮毛。 王方军莫名其妙的有些不好意思，道：“我这个人，长的毛就比别人多……” “刮毛和你没关系。”凌然打断了他的话。 王方军更加的莫名其妙：“刮的难道不是我的毛？” 再听“呲呲”的刮毛声，王方军的腿又一点感觉都没有，都几乎要说服自己了。 “我现在开两个口子看看情况。”凌然等王方军的腿重新刮干净毛了，又重新消毒了，才拿起手术刀来。 大切口的跟腱修补术，通常是一条十三四厘米长的S型切口，微创则是紧贴跟腱的两条1厘米长切口，以显露跟腱周围组织。 相比大切口的手术，微创手术对核磁共振的需求更大，因为不能切开看了，就要全凭影像来确定位置了。像是跟腱广泛断裂的，跟腱断裂点接近肌腹的，接近跟腱止点的断裂，都应该采用切开手术，另外几名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 王方军的跟腱断裂没什么幺蛾子，就是简简单单的断掉了，凌然选好位置，就用ASSAL的跟腱微创吻合器，锁定断端。 “血管钳拉的力量大一点。”凌然一边做，一边还带着说明：“内侧脚要位于跟腱内侧，这个是assal决定的……” 余媛认真的听，乖乖的做。 医生们全神贯注的忙碌着，病人王方军慢慢的觉得无聊了。 “话说，我真的不能打篮球了？”王方军试探着开始了侃大山模式。 “不能！”余媛看了凌然一眼，代为回答。 “我还有几双篮球鞋，要不卖掉算了，你们想不想要？有一双AJ算是全新的，就穿了三四次，不超过10次。”王方军迅速的将话题给推进了起来。 两名正在刨他的肌腱的医生默默的抬了抬头，又默默的低头，继续刨肌腱。 王方军开启了话题，就停不下来了，道：“在你们医院做手术也很贵啊，这个微创的小机器是要自费的吧，好几千块啊，你们要是喜欢AJ，不如拿我的去折现算了。” 余媛想起了吕文斌，遂道：“我们有个医生买过AJ，可惜不在沪上。” “你们医生都买得起AJ了，真有钱啊。”王方军停顿了一下，又笑笑道：“我反正也不能打篮球了，两双 off-hite折价1万块卖掉算了，主要是看病太贵了，要不然，我根本舍不得出手的。” 凌然被吵的不行，手上的动作都停了下来，看向麻醉医生。 非潘麻都准备跟着病人侃大山了，注意到凌然的表情，只好乖乖的拿出两管药，打给了患者。 王方军很快就睡着了。 这是不同于全麻的镇定药物，专门对付半麻状态下的病人的，有些半麻的手术需要两三个小时甚至更久，不采用镇定药物，病人不一定镇定。 微创的跟腱修补术原本用不着镇定的，但是，面对不同的患者，显然要采用不同的策略。 主刀医生都坚持不下去了，时间就不是第一考量因素了。 护士等病人睡着了，专门试了试，才吐了口气：“第一次遇到这么能侃的。” 凌然瞥了她一眼，继续做手术。 没有继续侃下去的空间，那护士也只能悻悻的放弃。 手术室重新归于凌然最喜欢的沉默状态。 凌然一路做手术到下班时间，就将8名患者全部做完了。 再洗干净出来，就见医药代表黄茂师等在了门口。 “凌医生，跟腱微创吻合器用的还好吗？”黄茂师面带微笑。 “术中没什么问题，等等看预后。”凌然回答。 “好的好的……对了，凌医生，祝院士刚到手术区来了。” “哦？” 黄茂师想了半天，突然一拍脑门：“祝院士留了个本子给您，看我这个记性，他说给您放门口了。” 凌然于是去门口的护士台，取了一个打印的本子出来。 翻开来，就见第一页赫然写着几个大字：《祝-凌跟腱修补术》第306章 记忆 凌然从头到尾的，认认真真的读完了打印版的《祝-凌跟腱修补术》。 三十多页的文章，四分之三是祝同益的方案A，四分之一是凌然的改良版，分布合理而内容详实，最难得的是，作者在没有得到凌然帮助的前提下，就写出了改良版的跟腱修补术的种种要点…… 堂堂院士旗下，果然也是藏龙卧虎的。 黄茂师在旁低声道：“凌医生，我听说祝院士准备把文章发表到中华骨科，您是并列第一作者，恭喜您啊。” 论文虽是撰写而成的，但基础是实验。 放在临床医学领域，临床的手术就是论文的基础。手术是凌然进行的，就算论文由他人撰写，凌然得到并列第一作者也是毫无问题的。 当然，在目前的体系中，毫无问题并不意味着理所当然，凌然手里的打印本，本身代表的更是祝同益的态度。 凌然微微点头，将打印本收了起来，转头就见纪天禄从电梯里出来了。 骨关节运动医学研究中心的手术区全由电梯联通，消防通道平日里并不使用。中间的过渡区的面积大而广阔，一眼就能看到人。 纪天禄瞅见凌然就笑了起来：“凌医生，猜你还没走，我可给你带了好消息来。” “又有病人了？”凌然果然惊喜。 纪天禄咳咳两声，道：“不是这个，再来的病人放到明天做吧，没那么着急。” “有的话就发信息给我，我最迟明天凌晨4点可以回医院来。”凌然计算的是自己需要的睡觉时间。若无必要，就不浪费精力药剂了。 纪天禄无奈点头，然后看一眼兴致勃勃的黄茂师，并盯着他看到黄茂师发毛。 “那个，纪主任，凌医生，没事我就先回去了。”黄茂师总算不是彻底的蠢蛋，虽然很想再拉拉关系什么的，可还是乖乖的离开了。 纪天禄看着黄茂师离开，才悄悄的拿出一个纸条，递给凌然，笑道：“看看这个，我专门让财务给你造的表。” “这是工资条？”凌然没见过猪跑……他确实也没见过，猪肉总归是吃过了，看到工资条瞬间就认出来了。 “对，而且是你的工资条。”纪天禄一边说，一边替凌然撸开，道：“你看看这里，是你上个月的收入，现在主要是奖金和你的手术费……” 纪天禄一路撸到底，再指着五位数的收入，注意着凌然的表情，道：“本来应该有底薪，岗位工资还有五险一金什么的，但你现在的关系还没有落过来，财务也没办法做账。” 凌然看着“巨大”的金额，不由点点头，道：“我的关系没办法落过来的，我要入职云医的。” 纪天禄呆了一下，笑道：“现在不说这个，你现在还是实习嘛……”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不适合我。”凌然迅速的摇摇头，道：“你们的病人来源太单一了，我不喜欢。” “这个……凌医生，你做决定也太快了……”纪天禄本来以为，至少会得到一个委婉的答案的，哪里想到凌然的决定做的如此突兀。 凌然却没有委婉的意识，再次给予肯定的答案。 纪天禄无比的失落，喃喃自语：“太快了，太快了……” “那我明天还能来做手术吗？”凌然的关注点始终没变的。 “能，怎么不能。”纪天禄苦笑连连，就算凌然不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入职，他们也愿意让凌然来的。 给刘威晨做手术的噱头是一个，凌然本身的技术也是极难得的。 若是按照一名正常的医生一年也就是一百多台，两百多台手术的水平，凌然来一趟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就等于挖了一名高级医生做了一年，他们也没什么亏的。 对医院来说，资深主治以下的小医生纯属负担，副主任以上的医生则是闪闪的等重黄金。 凌然这样的技术，哪怕就靠跟腱修补术吃饭，也撑得起一个治疗组了，纪天禄又怎么可能拒绝他做手术。 至于病床——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病床还多着呢。 起码在此时此刻，仍然还是很多。 “算了，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凌然你现在的收入，可是妥妥的金领了，钱到手了准备怎么花？”纪天禄说着，亲昵的拍拍凌然的肩膀。 凌然拿起工资条，仔细的看了几秒钟，道：“这么多钱的话，应该是买内裤吧。” 纪天禄听着他前半句还在微笑，后半句的时候，手指就僵硬了。 踏踏踏。 电梯门还关着，就听见了里面的声音。 几秒钟后，余媛就从电梯缝隙中，挤了出来。 纪天禄赶快收起了自己的手指。 余媛满意的点了点头，再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对了，你的工资条！”纪天禄觉得自己真是脑袋被电梯挤了，都不知道怕些什么，赶紧抽出一张精心制作的工资条，递给余媛，道：“你的奖金和手术费什么的……” “这么好？”余媛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像是偷到了鱼的毛，赶紧打开来看。 纪天禄看着气氛缓和了，暗自松了一口气，笑道：“我刚才还问凌然，拿到钱以后要买什么，余媛，你拿到钱的话，准备买什么？” “我吗？”余媛的眼神迷离了起来。 纪天禄好奇的点点头。 “先交了仓库费吧。”余媛忍不住低头看看手里的工资条，道：“把之前欠下来的补交了，剩下的钱应该还能买点瓶子、绳子什么的。” 纪天禄不解的道：“仓库？瓶子？” …… 纪天禄是两眼发指的离开医院的。 下班了，也该是到好好休息的时间了。 纪天禄决定好好的睡一觉，等到明天睡醒了，就是新的一天了。 那些不好的记忆，终究都会忘记的。 …… 翌日。 凌晨四点。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像是起夜的男人似的，睡眼惺忪的开始了新的一天。 昨天积累的病人，正好是挂了液体，做好了准备，被准时的端上了手术台。 护士、麻醉医生、护工和住院医，亦是早早的到了手术室。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平日里是没有如此齐备的值班配置的，作为一间只有30多名正职医生的研究型医院，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并没有急诊的配置和准备。 但是，主刀医生需要，也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 病人家属得知给刘威晨做手术的凌然医生，愿意凌晨开始做手术，更是感激涕零，断没有拒绝的道理。 凌然提前打好了滴滴快车，按时抵达医院。 他穿着白大褂，龙行虎步的穿过走廊，在黑漆漆的无人的病房中伫立许久，忍不住发出“嘿嘿嘿”的笑声。 一名真·起夜的男人，静静的看着那背影，听着那笑声，低着头，回到自己的病床，悄悄的蜷缩回自己的被子中。 第307章 国内顶尖 “老曲，你来谈一下话，病人和家属对这个大切口的手术有点顾虑。”纪天禄敞开谈话室的门，就在走廊上召唤曲医生，以示磊落。 曲医生不怎么乐意的挪动屁股，来到纪天禄面前，还有话道：“凌然的手术吧，我们还都得帮忙怎么滴。” 纪天禄是年轻的主任医师，只代表他欺负人的时间比较短，不代表他欺负人的数量少，或者经验少。今年40多岁的纪天禄昂起脖子，背对着病人和家属，道：“你如果觉得做临床太忙，我放你去做体检好不好？” 曲医生也就是随口这么一说，发泄一下刘威晨被拿走的不快乐，哪里敢奔着主治顶嘴，看纪天禄不高兴了，忙道：“我就是一说，纪主任你别着急……” 纪天禄这才好声好气的解释一句：“其他医生都没空了，今天都是奔着刘威晨的名气来的，情况你也熟悉，给病人和家属好好说说，我磨的嘴皮子都疼了。” “是。那个……凌然不过来了？” “主刀医生的名字写我的，凌然过来不过来有什么关系。再说了，就他那个谈话能力，他来谈话室了，有什么用？”纪天禄说着不规范操作，说的理直气壮。 像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这样的单位，无时无刻的都有进修医、规培医、实习医生甚至外国医生进进出出，不管有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基本都没有合法执业的资格，但该做手术的还是要做。 不过，写名字还是很严肃的事，也就是凌然这种技术又好又严谨又帅的医生，才能得到纪天禄的充分信任，从而写自己的名字。 换一名医生，就算技术好，但要是性格跳脱，又不够帅的话，纪天禄也是不会隔空给他写名字的。性格不用说，只要一台手术跳了，说出事就出事。不够帅的外科医生也很危险，有可能遇到一名漂亮的小护士或实习医生，就会突然脑筋断线，智商下线了。 只有凌然这样的医生，才是最受人信任的稳定输出型的外科医生。 曲医生乐意不乐意的也只能进到谈话室内。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谈话室，是仿着美国医院，最有用的设施。 当然，也是最奢侈了。 在别的医院病房都不够用的地方，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愣是划拉出来了12间谈话室。每间谈话室都有经济酒店房间的大小，装修也是经济酒店的水平，务必使人感觉干净而不豪华。 豪华对于医院来说，不是必要属性，甚至不是好的属性。 谈话室内部，正中是一张圆形的茶几，木质而圆润的表面，桌角被锁在了地面上，以免有人气急了掀桌子。 围着茶几的沙发也没有选择很舒适的类型，而是硬皮硬角的方形设计，同样被锁在了地面上，不能移动。 喝水的纸杯，倒水的饮水器等等，也是遵循一样的原理，要么锁起来，要么软下来。 当然，一般的病人和家属，是不会注意这些的，他们的情绪普遍紧张，面色普遍冷静而内心忧虑，但如果不是需要长期演戏的商界或政界人士，往往并不能完美的掩饰自己的状态。 曲医生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了，他细细观察着对面的病人和病人家庭。 病人是个小麦色皮肤的女孩子，身着运动服，手上还戴着护腕，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正是所谓的花季少女。 她坐着轮椅，紧靠着沙发，一只手握着母亲的手，另一只手轻抚着母亲的肩头做安慰。 她的母亲化了淡妆，但眼袋仍然很明显，想必是大哭了数场造成的。父亲看起来还算是镇定，但严肃的表情也说明内心的煎熬。 曲医生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家庭的成分：典型的小市民家庭，但有一个较为出色的女儿。父母的社会地位都不太高，但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对子女没有硬性要求，但教育投入不低。 曲医生默默的拿起病历，先扫了一遍，做到心里有数，才道：“纪主任刚才应该和你们说了主要情况，你们现在还有哪方面的疑虑呢？” “能不能做微创？”母亲这句话大约是憋了很久了，道：“我在网上查过了，跟腱断裂是可以做微创的，是吧，还有人都保守治疗的。” 曲医生自然而然的抽出了影像片，看了一眼，就明白过来，微微摇头，道：“跟腱撕裂的程度比较深，位置也不是特别好，微创肯定是不能做的，有限切口可以考虑，我可以给你们推荐几名有限切口做的很好的医生。” 曲医生虽然听命令进来谈话了，却不准备帮凌然做杂务。 做母亲的不知道是否听明白了，依旧道：“我们当地的医院的医生说，一般的跟腱断裂都能做微创的。” 曲医生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和家属了，也不生气，先缓一句，笑道：“您贵姓？” “免贵姓徐。” “徐大姐，我这么称呼您吧。”曲医生笑笑，道：“一般的跟腱断裂，确实是可以做微创，但是，咱们实话实说，您女儿，董晓宁同学的跟腱，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一个，董晓宁你是体育生吧，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继续练体育。”董晓宁飒爽的回答，并拍拍老妈的手，道：“我不怕留疤的，留疤有什么关系。” 徐女士反手紧紧的抓住女儿的手，道：“你现在觉得留疤没关系，等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呢？那时候你也不可能继续练体育了，疤又消不掉，怎么办？” “凉拌呗。”董晓宁很无所谓的道：“有疤又怎样，大不了，我纹个身呗。” “纹身的人，考飞行员都不要的。”徐女士摇头。 “做过手术的一样都不要的。”董晓宁笑笑，又道：“有什么关系啊，我从来也没准备考飞行员啊。” “警察也做不了的。” “那也不一定。”董晓宁停顿一下，笑道：“你难道还准备让我去做警察啊。” 做母亲的极度舍不得的道：“总而言之，还请医生费心，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女儿做个微创手术？贵一点都没关系的……凌医生不是给刘威晨做过手术吗？他应该有办法的吧。” “凌然给刘威晨做的也不是微创手术，照样是大切口的手术。” “那……” “最起码得做有限切口，而且，做了有限切口以后，几年内都不合适做剧烈运动。” “我要练体育，我不怕起疤。”女孩董晓宁的态度坚决起来。 母亲又着急又心疼：“医生，能不能想想办法？或者有限切口能不能也练体育？” 父亲虽然没说话，却也是看向了曲医生。 曲医生看着一家三口，缓缓道：“你们要是来找凌然求医的话，他最擅长的还是大切口的跟腱修补术，有限切口虽然也能做……” “那……我们该找谁？”女孩一家人顿时没了主意。 众人齐刷刷的看向曲医生，面带期待。 曲医生原本就准备推荐其他医生了，理由都找好了，病人改了主意，想找一名年纪大一点的，成熟的外科医生，或者随便别的什么的…… 总而言之，病人的选择是最大的选择。 但是，看着女孩依靠着母亲，长长的睫毛在阳光下闪动，纤细的手指紧张的握紧母亲紧张的手背，曲医生不由的沉默了下来。 “我还是推荐你们找凌然做手术，首先，他的大切口手术，能保证董晓宁同学的跟腱的恢复，继续练体育的几率很大。其次，关于伤疤的话，你们可以要求凌医生给你们亲自做缝合，就外皮缝合这块，凌医生的技术是……国内顶尖的。”曲医生说到这里，莫名的感觉不爽，起身道：“你们自己考虑一下吧。” 说完，曲医生起身就出门。第308章 快慢 “一会呢，你们就说是我的远方亲戚。我找凌医生说一说，让他亲自给你们做缝合。”曲医生站在病床前，对即将做手术的董晓宁和她的家人认真的说话。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病床数量多，如今离住满还远，基本能保证一间病床一个病人的状态。 曲医生站在病房内，满身都有正义在滑动。 所谓送佛送到西，曲医生既是想要给董晓宁确定手术，也是要卖好卖到实处。 “谢谢曲医生，谢谢您了。”董父连声感谢，激动的恨不得将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包成红包。 他现在有些不满意医院里到处张贴的“拒收红包”的宣传画，不能掏出红包，就让他的心情不能安宁，不给红包，更让他无法感谢如此热心的曲医生，董父可以说是浑身都不自在。 曲医生表面上非常淡定，口中道：“主刀医生经常让助手做缝合的，不同的医生做的缝合，还是很不一样的。我给你们说一下，你们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出去不要宣扬，也不说我怎么了，出门我就不承认了。” “好的，好的。”董家夫妻两人，又连声点头。 “那个……凌医生缝合的伤疤，会有多大？”董晓宁躺在手术床上。到了快做手术的时候，她脸上的勇敢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紧张和忧心的混合。 曲医生对董晓宁微微露笑，用手摸摸自己光滑的头顶，道：“伤疤的大小还是那么大，但是由凌……凌医生来缝合的话，他可能采用皮内缝合等等方法，让伤疤显的比较浅。” “能有多……浅？”别看董晓宁此前，为了继续练体育，宁愿做大切口的跟腱修补术，但事到临头了，想到自己的小腿，可能会有一条长长的疤痕，可能永远都不适合穿裙子穿短裤了，她也是不免忐忑，总希望能够弥补一二。 曲医生不由的想到自己的女儿，想到女儿每次看到新裙子的开心模样，再次收拢神情，道：“总之，除非你做有限切口或者微创，否则，凌然大概是能缝的最浅的了。” 如何杜绝疤痕增生，是一个极小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极难的医学问题。 就譬如美容针一项，云华的下沟诊所现在的收入有一半来自于苗坦生的美容针，而患者愿意花大价钱的唯一原因，就是不希望出现疤痕，或者期望疤痕浅一点。 可要是深究如何让疤痕浅一点，如何让疤痕组织长的少一点，那是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了，各种研究机构已为此投入了巨量的金钱和时间等资源，最终落到病人身上的，还得是医生的操作本身。 徐女士在旁边再劝女儿道：“宁宁，你再好好想一想，咱们要不就做有限切口吧，说不定也能继续练体育，是不是？” 她是冲着曲医生说话的，但曲医生是不会接这个茬的。 就董晓宁的跟腱断裂情况，大切口都需要非常好的技术才能较好的缝合起来，有限切口是不能满足体育训练的需求的。就算是体育爱好者，做了有限切口的跟腱断裂修补术以后，也要中止爱好很长一段时间。 体育运动员要是停止训练几年时间，再练又有什么意义？ 16岁的董晓宁看懂了曲医生的态度，再次郑重点头，道：“我不要改了，我要练体育。” 做妈妈的重重的叹了一口气，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了，只能埋怨老公：“当年起什么名字不好，就要起宁，拧巴的时候怎么办？还有，我都说不要练体育了，练来练去，伤的是谁的身体啊？” 曲医生轻轻的咳嗽两声。 他堂堂主治医生，可不想听病人家属的内讧，有什么事，等他大主治走了再撕。 两名家长果然不再多言，只是重新询问手术的细节。 不一会儿，凌然就来到了病房中查房。 这种手术前的查房，主要是了解患者的情况，并不要求深入，只是看到曲医生，凌然才稍稍的奇怪了一下。 曲医生当着病人和家属的面，直接提出了要凌然缝皮的要求。 他也不怕凌然不答应，本来就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要求罢了。 凌然听的果然点了点头，又拿出核磁共振片看了看，道：“这样的话，拉一条12厘米长的切口应该就够了。” 从14厘米到12厘米，那就是少了两厘米，董晓宁心中一喜，忙道：“能不能再小一点？” “你不是要求还要练体育吗？按照方案A来做的话，12厘米就是最小了。” 董晓宁只好“哦”的一声，往往凌然的脸，低头不吭声了。 等凌然走了，董家三口人再次向曲医生道谢，董晓宁更是不确定的道：“凌医生这么年轻，真的是他治好了刘威晨吗？” “不止是刘威晨，还有不少其他的运动员。”曲医生言不由衷的给说了两句，也懒得再说，只道：“你们准备一下，一会等到了手术室，就安心等着吧，跟腱修补术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术了……” 手术室内。 凌然等董晓宁被推进来，就向他点点头。 小护士在旁提醒道：“凌医生今天特意来手术室等你的。” 董晓宁傻乎乎的问：“为什么是等我？” “因为很多主刀医生都习惯了最后来啊。”小护士张口就泄露出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 董晓宁不明所以，又就着最关心的话题，问：“凌医生你会给我亲自缝合的，是吧？” “是。”凌然再次给予确认。 “那你平时都不给人缝合的吗？” “不一定。” “那给什么人缝合，给什么人不缝合呢？” 凌然被董晓宁一问，给问住了，仔细的想了想，缓缓道：“主要是根据刮下来的毛量吧。” “什么？”才16岁的董晓宁没有听明白。 凌然已是甩甩手，让非潘麻给她喂了药。 患者很快睡了过去，凌然这时候才慢慢的给腿部划线，再慢慢切开。 与以往不同，凌然这一次，做的无比之慢。第309章 时间 站在手术区的淋浴间内，凌然仰头面对水流，全身放松，尽可能的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说。 热水带着冲力，浇在凌然身上，慢慢的让他的思维发散了起来。 差不多一刻钟的时间，凌然才缓缓的关掉了水，用毛巾擦擦身，再出来换上了一条崭新的零售价199元，批发价也要79元的新内裤。 全副武装的凌然，浑身散逸着自信的光芒。 他自开刀的一刻起，就在不停的思考。 董晓宁并不是现役运动员，所以，她对恢复时间的要求，没有刘威晨或者何秀芳等职业运动员那么严格，四个月重上赛场，还是六个月重上赛场，对她来说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而她对治疗的要求，其实可以归结为两点：保证功能，外表美观——对于医生们比较关心的愈合时间，住院时间等等，董晓宁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同样，董晓宁的家庭也明确表达了尽可能用好药的诉求，等于说，他们对医疗费用的承担能力也比较高。 这样的患者，在功能方面的要求比普通人或运动爱好者要高，对伤痕和外观的承受能力又比运动员要低，其实属于一个中间层。 就目前的医疗环境来说，这样的中间层，其实是不太受到关心的。 一方面，他们的要求并没有高到足够研究机构发论文，申973，另一方面，他们的医疗开支又没有高到影响医院或医药公司的水平。 凌然切了一条12厘米长的S型切口，循例做了几分钟，即将要到剥离跟腱的关键步骤的时候，停了下来。 “再给我看看核磁共振片。”凌然的脑海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想法，却是需要资料来印证的。 余媛立即脱下手套，给凌然打开电脑。 在手术中，凌然隔三差五的就会要求重看磁共振片，这种要求其实并不奇特，耗资过亿的磁共振手术室，其核心就是让医生能够实时的看到核磁共振的成像，而不用像是凌然这样，中途停止手术来看片。 然而，就算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也建不起磁共振手术室。 而在凌然这里，他则有新的想法需要确认。 “她这里的T2加权影像，高信号是比较明显的。”凌然指着跟腱上部，又道：“切口开的小了，要考虑把跟腱揪出来缝合。” “这样可以吗？”余媛有些不知所措，她虽然说开始学习跟腱修补术了，可是她原版的跟腱修补术都没学会，想要推陈出新也是无根之萍——连陈旧的技术是什么都不知道，自然也就不知道自己推出的是不是新技术了。术式亦然。 凌然却没有和余媛商量的意思。 有的主刀医生不够自信，喜欢在手术中与助手商讨，既存着分担责任的想法，也是知道自己容易犯错。 凌然现在的状态，就算是要找人商量，也得找纪天禄来，跟余媛商量纯属浪费时间——余媛想要学习跟腱修补术，凌然就会给她机会好好学习，但不会因此给她主治医生都没有的权力。 参与手术方案的制定，自然是一种权力。 “要减少手术对腿部外观的影响，要注意失血，另外一点，要减少对肌肉组织的影响。”凌然自说自话的同时，也是在给余媛做说明，至于余媛能不能听懂，凌然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当然，余媛其实是听得懂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再规培再做三年住院医，余媛也是一直有在读书的，对于凌然说的东西，给她一个平板电脑，半个小时后，余媛能扯一个综述的大纲出来。 但是，听得懂和做得到是两码事。 而且，正因为听得懂，余媛才知道做到有多难。 失血是外科手术永恒的话题，早些年的时候，控制术中失血的文章，一年都有上千篇。可到了现在，大部分手术的失血量都降低的前提下，再说降低失血，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对于外科医生们来说，降低失血的要求，就好像要求汽车工程师降低油耗，大家已经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并将继续大规模的投入，可是，谁敢说降低油耗就是一件容易事了？ 减少肌肉组织的影响就更玄妙了，正常来说，不去动某一个肌肉组织，那是最好的，然而，跟腱修补术偏偏是一个大动肌肉的手术，小腿部的肌肉，在做了跟腱修补术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对于大部分的运动员来说，影响还不会太大，但是，如果想要追求美腿的话，那影响就大了。 “这样的话，手术难度就提高很多了。”余媛实话实说。 术式本身是没有变的，但难度是提高了许多。 凌然点点头，望着手术台上露在手术洞巾外的病人的小腿，若有所思的道：“其实我们应该转变手术思路，把部分病人希望外形优美的问题，也考虑进来……” “尤其是毛少的患者？”余媛踩着踏脚凳，仰着头问。 “唔……病人的要求是现实存在的，我们如果做不到面面俱到的话，也应该完善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凌然思忖着道：“我觉得可以做一点尝试……” “有的病人可能不在乎外形。”非潘麻听的有趣，插了一句话，道：“就比如说武大郎，他的腿上有没有疤，谁在乎啊，潘金莲都无所谓的。” 凌然深深的看了非潘麻一眼，直到对方有些慌了，才道：“我今天要控制失血，手术时间要延长，麻醉方案也要重新做。” “怎么做？”非潘麻没想到还有事情落到了自己头上。 “手术时间估计要在4小时以上。”凌然是不懂麻醉的，说了要求，就道：“器械多加止血包……余媛，你去给外面的家属说明一下。” 手术时间的长短，自然会影响麻醉药品的使用。 患者家属更会等的非常着急。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病人若是能快快的离开手术室，就说明手术非常顺利，否则的话，越是说明手术的问题严重。 凌然此前做方案A的跟腱修补术，也就是2小时到3小时之间的速度，算上病人入内准备和推出的时间，起码得要4个小时。 凌然本人已经是不考虑手术时间延长的问题了，就是闷头做手术而已。 比起最初给刘威晨做手术，凌然现在更专注于减少失血量，而非吻合血管。 4个小时后。 凌然再道：“我还需要一个小时下，余媛去通知家属。” 余媛低头道：“凌医生，外面的病人家属已经要掉眼泪了，再延长一次时间，他们得哭惨了。” “说的也是。”凌然略作思量，道：“那你就去通知，说要再两个小时好了，这样应该就不用再延长时间了。” 余媛目瞪狗呆，半晌道：“凌医生，咱们以前做的不是很快吗？” 凌然慢条斯理的道：“以前做的在快，也不能完美的达到患者的要求，既然如此，只能采用其他方式了。” “但是，6个小时是不是有点太慢了？” 凌然活动活动脖子，道：“现在的病人数量本来就不多，手术做慢一点不是也挺好？” “病人数量哪里不多了，今天就有6名患者了，都要做不完了……” “那晚上加个班。”凌然说的理所应当。 “不是……我……” “快去通知！” 被喊了一声，余媛兔子似的跳了起来。310章 专业的 手术室外的等候室中。 绿萝与吊兰缠缠绵绵，芦荟与文竹勾勾搭搭。 二十五六岁的住院医，绕着小护士的屁股转。 病人家属们焦急万分，又强迫自己镇定自如。 徐女士两眼失神的看着门口，好像睡着了一样，但是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就会坐起来。 董父手里捏着一根烟，不敢吸，就放在鼻子上闻着，手里捏着手机，好像在看，又好像没在看。 咔。 门开，一名医生出来，摘掉口罩，就像是电视里演的那样，对急迫的病人家属说些什么。 董父满面疲惫的看过去，他已经等待了四个多小时了，不仅是身体疲劳，心里更是焦躁。 看着摘掉口罩的医生的模样，董父“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 “曲医生。”董父像是看到了救星似的。 曲医生定睛看看，勉强一笑：“董先生，你好你好。” 对于这位病人，他自我感觉是有些不好的回忆的。 董父对曲医生却是满满的感激，连声道：“曲医生，还好遇到你了，我家宁宁……我家宁宁不知道怎么了，还没有出来……” “还没出来是什么意思？”曲医生微微笑一下，态度还算和蔼。 他刚做完自己的手术，此刻正是空闲的状态，说说话不费什么事。 董父咽了两口唾沫，才艰难的道：“就是……就是我女儿，进去做手术，做了好几个小时还没出来。曲医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做了几个小时？” “有四个小时了。”徐女士也冲了上来，望着曲医生，同样是两眼冒出了光，忙道：“刚刚有个医生出来了，说是凌医生的手术进度比较慢，让我们放心……我们怎么放得下心来，我之前都问了，凌医生做手术不是特别快吗？这是怎么回事了？是不是做太快，哪里做的不合适了？” 曲医生心里暗叫一声，就算同为医生，曲医生的第一反应也是出事了。 就曲医生所知，凌然平均做一个普通跟腱手术，只要30分钟，方案A的平均时间也不超过3个小时，大部分时候都只要两个半小时就足够了。 4个小时以上的手术，在曲医生的印象里，远比凌然的正常手术时间长。 “你们不要着急，我帮你们看一看，好不好？”曲医生说着想往手术室去，停了一下，又转去了示教室。 如果手术真出了问题的话，他进到手术室里，反而不好说话，不如去示教室先看看情况。 内心里，曲医生七成怀疑，凌然的手术出现问题了。 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拿着刀子切割人体，出现事故其实是大概率的事。就曲医生的个人判断来说，凌然这么年轻，骤居主刀的位置，又受到医院内外的关注，手术出现问题几乎就是时间问题。 只是想到那名爱好体育的花季少女，令曲医生内心不忍。 “老李，老黄。”曲医生半路看到两名外科医生，不由分说的给拉到了示教室里来，算是做个见证。 示教室内，原本就有几名住院医和进修医，正在观看纪天禄的髋关节置换术。 “是纪主任的教学课吗？”曲医生看到先问。 有住院医摇头道：“我们自己在看。” “转到2号手术室，看凌医生的跟腱修补术。”曲医生用不着解释什么，他是主治医师就是解释了。 一条住院医过来，乖乖的用遥控器来换频道。 被曲医生叫过来的老李奇怪的道：“你怎么要看凌然的手术了？” “有个病人家属找到我了，问情况。”曲医生避重就轻的回答，也不算是假话。 老李和老黄都是主治医生，这个级别放在山里的妖精中间，都不算是小妖精了，若是宰了唐僧吃肉的话，他们理应喝得到汤。 听到曲医生的话，老李和老黄就互相看看，猜测手术室里可能有情况。 正思量着要不要让外面来的进修医出去，屏幕里已传出凌然的声音： “盐水浸润一下。” “填纱布。” “好，镊子。” 凌然的声音稳稳当当的，一点都没有几人幻想的紧张与混乱。 余媛的声音也是慢悠悠，清清楚楚的道：“断端对接良好，这样缝合的话，只要进行早期功能锻炼，再发生的发生率也很低的。” “恩。” “您用的跟腱缝合法，是有一些tang法的意思吧。” “恩。” “这样缝的话，最大负荷应该能增加不少吧，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能不能用得上这么高强度的缝合，她两三年内要是不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估计都用不上这么大的负荷。” “恩。” 凌然做手术的时候不喜欢说话，偏偏余媛总是喜欢在旁评论和询问。 刚开始的时候，凌然还会理会一二，如今就只是用“恩”代替了。 示教室内。 老黄和老李却是奇怪的看向曲医生。 “手术做的挺顺利的嘛。” “就是凌医生的风格嘛。” 两人不知道看过凌然的手术多少次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也是将凌然的手术拿来当指导课程研究的，都很熟悉凌然的风格。 曲医生亦是有些懵，小声道：“病人家属说，手术做了4个多小时了。” “4个多小时的跟腱修补术？” “恩。” 两人这才认真一些，又喊了一只年轻些的住院医过来，道：“你给看看前面的视频回放，就这个手术的。” 三人于是坐在示教室里，看起来了快放的视频。 “咦，这样就能保证血运了。” “神经损伤应该是最麻烦的并发症吧……直接缝起来吗？” “先缝血管吗？唔……这样是比较好……” 回访视频中，余媛的声音也被加快了，而在大部分时间，视频里出现的都是余媛的声音。 从余媛说话的内容，以及凌然小心翼翼的动作来看，在场的医生，基本都能明白目前的状况了。 “凌然这是将速度可以压下来了啊。” “做的快不容易，从快做到慢可是更难啊。” “老黄，你能做成这样吗？” “别介，这个跟腱修补术，咱们就不要和凌然比了，你们说是不是？” 满房间的医生齐齐点头。 单说磨洋工的耗时间，只要是人类就懂得怎么做，但是，真的有一台手术，可以给出大量的时间，让某个医生做到最优，大部分医生是通不过这样的考题的。 正常水平的外科医生，就只能按部就班的完成术式而已，谈不上快不快，慢不慢的。他们做的快，通常只是因为做的顺利，做的慢是不顺利，并没有多少主动意识在里面。 而要减慢速度，以提高质量，对于医生们来说，反而是更困难的事。 质量哪里是有那么好提高的。 这就好像是汽车比赛，一种是可以不顾油耗的速度赛，大部分司机都能做出个三分程度来。可要说节省油耗的距离赛，就不是每个司机都知道怎么做的了。 给出无限的时间来，只求节省油耗，更不属于司机们的职业追求。 外科医生同样如此。 真要说收发由心，曲医生也就是听过没见过。 当然，现在或许是见到了。 可曲医生是真的不想承认。 “这样的话，血供应该很充足了。凌医生你现在选的这个位置，叫祝-杨切口吧，这个切口位置是真的挺好的，能最大程度保证患者的运动功能的。” “肌肉形态基本维持住了啊，凌医生辛苦了，这个女孩子以后再穿裙子，至少从小腿肌肉上看不出做过手术了，疤痕再用遮瑕膏处理一下就好了。” 余媛的声音不断的从音响中放出来，可谓是滔滔不绝…… 曲医生听到不停出现的“凌医生”有点烦，可是想到与自己女儿一般年纪的董晓宁，或许真的能得到最佳治疗，曲医生的嘴角，又忍不住翘了起来。 老黄和老李莫名其妙的看着曲医生。 “你想啥呢？” “表情有点怪啊。” 老黄和老李异口同声。 曲医生面上挂不住，咳咳两声，骂道：“云医送过来的这个女医生，马屁拍的太凶了！” “是有点过分！” “专业医学马屁啊！” “我以后收学生，也要收这样的！”第311章 逻辑 噺⑧壹中文網ωωω.χ⒏òм 哽噺繓赽捌㈠小説蛧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病区。 董晓宁所住的病房里，已经入住了三人，其中一位是做了髋关节置换术的老大娘，另一位是做了关节镜下的半月板成形术的女孩贾谷桥。 贾谷桥比董晓宁大两岁，刚到本地来读大学，倒是能与董晓宁聊得起来，两人自然而然的就聊起了……医生凌然。 “凌医生的技术好好的。” “凌医生的长的好帅的。” “凌医生的性格好好的。” 重复的对话进行300遍，若是其他话题的话，早就被废止了，但在贾谷桥和董晓宁这里，却是怎么说也说不够。 两人甚至建了一个群，就为了将图片分享在里面。 而在这个两人群之外，两人又各自分享照片在不同的群里，由此形成了一个本地的话题组，在不做复健的时间里，贾谷桥和董晓宁都是泡在网上了。 咚。 余媛推门入内，顺便给董晓宁和贾谷桥检查身体，且问：“感觉怎么样？” “今天挺好的。凌医生怎么没来？”董晓宁撅撅嘴，不怎么开心的样子。 董父咳咳两声，道：“你这个孩子，主刀医生能天天来病房吗？人家还有别的事的。” “我不是病人吗？”董晓宁都高二了，早就不是那个听父亲命令的高一的乖乖女了。 董父极不高兴的道：“你是病人怎么样？你是因为病人的原因吗？” 董母更是拦住董父，还用手拍拍他的胳膊，道：“你不要管孩子了，去，给医生倒杯果汁。” “不用了，不用了。”余媛连忙拒绝，又问：“跟腱部分还肿吗？” 她一边说，一边让董晓宁去了短石膏并换药。 董晓宁摇摇头，道：“挺怪的，前几天跟腱的地方还肿的不行，结果现在就好了……” “说明愈合的不错。”余媛露出孩子般的微笑，一边说一边继续检查。 “那个，凌医生今天不来了吗？”董晓宁又问了出来。 “不来了。”余媛肯定的回答。 董晓宁和贾谷桥面带失望，各自拿起手机来，疯狂的互发信息。 …… 天井的露台处，凌然将自己平平的放展，再满足的掏出了手机。 这个位置能看到阜远体育馆，视野极好，已是凌然休闲的场所了。最近一些天，来找凌然的病人越来越多，让他的工作时间延长的同时，休闲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凌然再打开手机，微信内已经弹出了一票的小红点出来。 凌然随手回复，即使有人秒回，也少有再做回答的。他的规矩是很严格的，一般情况下的聊天什么的，一天回复一次足矣。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除非是很熟悉的朋友了，是不可能对所有加了联系方式的人殷勤对待的，那样就不要做别的事了，每天值夜回复信息算了。 倒是对于几名加了微信的病人，凌然多做了回复。 这些病人中，尤以刘威晨最为积极。 凌然打开网名“大乖乖”的界面，就见刘威晨几乎每隔几小时，就会发一条信息。 大乖乖：脚发痒是什么原因？ 大乖乖：没事，好像被东西咬了。 大乖乖：红的特别厉害，不像是蚊子！ 大乖乖：我今天热身了40分钟的跟腱，感觉跑步的时候挺顺的，就是太费时间了。 微微晨：凌医生，我妈好像有点感冒，她吃阿莫西林的效果不太好…… 凌然看是半个小时前的信息，就给了一句回复：别吃。 大乖乖秒回：您给推荐一位医生吧。 凌然撇撇嘴，决定执行纪律，结束今天对刘威晨的巡诊。 呜呜…… 一只黄色拉布拉多，忽然从后方压低了腰肢，冲了过来，到凌然面前，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一个甩腰。 尔后，就见拉布拉多四脚着地，脚上的肉垫子在光滑的地板上侧滑了近一米，就是一个漂亮的漂移动作，并顺利的将脑袋歪进了凌然的怀里。 远远的躲在角落里的女警秦敏握拳轻呼： 漂移侧头杀，完成！ “栗子？”凌然喊了一声，顺手就是一撸。 “呜呜呜……”栗子乖巧的叫着，并绕着凌然拼命的嗅。 一名穿着合体的警服，展露出美好身材的女警，小跑着过来，笑道：“凌医生，不好意思，刚放开栗子，它就跑过来了。” 栗子茫然的看着女警，开始重新分析指令。 女警秦敏安慰性的摸摸栗子的头，笑问：“凌医生在做什么呢？” “回> “微信？”秦敏敏感的职业神经，立即被触动了。 聪明的拉布拉多像是听到了命令似的，忽然伸头咬住凌然的手机，转身就递给了秦敏。 秦敏一眼就看到了“大乖乖”的名字，登时警铃大作： “大乖乖”出现在聊天记录的最上层，说明凌医生刚才在与她聊天。 手机发热了，说明聊了有一会了。 凌医生刚才的手臂是横出来的，背影很认真的样子，说明凌医生很重视这次的聊天。 这说明什么 秦敏浑身都散发着名为“逻辑”的气质： 哪个碧池居然取这样的名字 是想表现自己的性格特别温顺？是走温柔路线的 还是想说明自己不谙世事莫非是个早熟的小女孩？ 会不会是想说明自己在某些方面特别顺从？太过分了，现在的碧池们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莫非是针对凌医生一个人的网名？ 秦敏的思想千变万化，面上不动声色，抿嘴一笑，递还给凌然：“不好意思，栗子最近身体大好了，太激动了。” 栗子继续茫然的看向秦敏。 秦敏等着凌然来取手机，又向前递了递，电光火石间，完美的创造了两人的接触。 长时间的训练。 超强的手眼配合能力。 在无数安保、搜索任务中锻炼出的大心脏。 没有什么训练、能力和工作，是会被浪费的。 踏踏…… 踏踏踏踏踏…… 脚面踩在地面的声音，沉重而有力。 秦敏是不会在同一处跌倒的，她迅捷的转身松手，就见一人已是钻进了她与凌然的中间。 一张……粗糙的大脸，令人仰视。 “霍主任？”凌然异常的惊讶，他当然得惊讶了。他可没有听到霍从军到云华的消息。 霍从军先是看看秦敏身上的警服，才将拱起来的腰部放平，像是一只在动物园里骗吃骗喝的野生老虎似的，面露憨笑：“我来参加一个会议，顺便来看看你。” 凌然恍然，医生们最常出现在外地的理由，除了飞刀就是参会了，两者通常也不是完全孤立的。 到了霍从军这样的级别，偶尔被人拉出来站台也是有的。 有些避无可避的会议，急匆匆的出来参加，也是没办法的事。 凌然随口问道：“什么会？” 霍从军愣了一下，低头掏出一个记事的小本子，展开来，道：“盆腔解剖学和妇科挑战年会。” 佰度搜索 噺八壹中文網 м. 无广告词第312章 约了回云华 午后。 会诊室。 凌然对着十几张核磁共振片，看的无比的认真。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条件极好，就是观片灯箱都比云华用的大，凌然让人在会诊室里一口气摆出好几个，看的好不过瘾。 诊室内的其他医生也不着急，就各自小声交换着信息。 他们以前当然不是这么好说话的，作为人类群体中最自负的一类生物，没有几个外科医生愿意等着凌然的，不论是看片还是做任何什么事。 然而，外科也是对技术最为严苛的地方。 大家固然可以不理会凌然，先行讨论，但是，当凌然的意见变的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没有凌然参与的先行讨论就慢慢的显得浪费时间了。 众人还不如等待凌然发言了以后再说。自负偶尔会显的愚蠢，但自负追求的不是愚蠢。 刚刚从手术室里出来的凌然也不啰嗦，默默的看了一排核磁共振片，再捡出三个，道：“这两人合并有腓骨骨折，创伤比较重，我就不做了。这个关节炎的不适合做膝关节成形术，剩下的就交给我没问题。” 在场的医生大都悄悄的松了一口气。 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了，一部分是冲着凌然来的，还有很多是冲着医院的名字来的，大量涌入的病人，对所有医生都是一份压力。 就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里面，30几个人中，起码有20几号人是不愿意每天加班做手术的。 决定了病人分配以后，剩下的方案讨论就简单了。 凌然首先确认了做方案A的患者，与做普通跟腱手术的患者，再将剩下的几个关节镜手术的拢起来，就算是分配结束了。 方案A和普通跟腱手术，以及关节镜下的半月板成形术，本来就是确定的手术方案，也用不着多啰嗦什么。 倒是纪天禄关心的道：“凌然你是凌晨来的吗？要不要先去睡觉。” 凌然看看纪天禄，张口道：“3.14159 26535 89793 23846 264……” 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走了一条直线。 纪天禄秒懂：“好吧，我晚上再来看你的手术。” 一个能背圆周率能走直线的外科医生，应该算是智商和自控能力都在线的状态了，他也没理由中止人家的手术。 再者说，连续手术30个小时虽然痛苦，但也算是外科医生的基本操作了，天天这么来，正常人都受不了，可要是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那就当是野营拉练了。 凌然向来是主动加班流的，他已经准备好了多支精力药剂待用，最近还有22只“衷心感谢”和“同行的赞许”的宝箱未开，自我感觉是豪富状态，很是自然的点点头，道：“我觉得可以再增加些关节镜的手术，病人还是太少了。” 他刚刚学会关节镜技术，而且掌握了完美级的膝关节镜下半月板成形术，但没人知道他的技术水平如何，纪天禄也只是在凌然跟着他做了好几例助手后，才给他少量的安排了几名患者看看情况。 此时，纪天禄也不敢贸然答应下来，只是笑道：“你先做跟腱，如果做的跟腱有多出来的时间，咱们再做关节镜。” 这是很自然的安排，让擅长做某个手术的外科医生持续的做某种手术，是最有利于医院和患者的，大部分时间也是有利于医生本身的。 有的医生或许做关节镜就做一辈子的——当然，成熟的外科医生的一辈子比较短就是了。 凌然无所谓做哪种手术，道：“跟腱的数量也不够了，我今天准备做久一点，希望不要再断档了。” 不止是纪天禄，其他几名医生都听的脑门子抽筋。 这样的要求，对于医院来说，可以说是太政治正确了，让人反驳都不好反驳。 总不能因为人家医生想要做手术而批评吧。 这就好像是学生被老师批评：你怎么把一本练习册都写完了？后面的习题我还没布置呢！ 纪天禄身为主任医师，乖乖的道：“我再找找跟腱断的……” 他这个就像是老师自费用私房钱送出了一本习题册一样，心情是很复杂的。 会诊室内的医生们又说了说具体的病例，到了快结束的时候，纪天禄问：“凌然，听说霍从军来了？” “是，霍主任急着参加一个会议。” “没想到又与霍主任失之交臂了。”纪天禄说着盯着凌然，问：“霍主任除了参会，再没有别的事了？” 凌然仔细思量：“没了。就是约了下周回云华……”第313章 霍直 “果然！”纪天禄为之色变，道：“我就知道这个老货没安好心……凌然你不能啥事都听霍从军的啊，你想想，咱们沪上的医疗资源，云华能比吗？” 凌然微微摇头。这个是确确实实的，云医加省立加陆军总院绑到一块，也比不得沪上的一家强三甲。它们对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这样的小医院还可以说有些规模优势，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只是复旦附属医院的一家分院或强科室而已。 纪天禄趁机道：“凌然，我一直说，你就留在沪上最好的，不用多，在沪上呆个十年八年的，你就能在全国扛旗了，你去云医，要多久才能出头啊。” 凌然不知道听进去了没有的点头。 “凌然，你要会计算的，明白吗？”纪天禄也不管跟前有其他医生，认认真真的道：“你得为自己考虑一点，要我说，像你这样的年轻医生，你为自己打算，就是为咱们国家的医学界打算的……” “我有打算的。”凌然看着纪天禄，同样认认真真的道：“到下周，我就能把中心的病床塞满了，时间刚刚好。” 到目前为止，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180张病床剩下了不到30张，单独的病房只有四间了，可以说是最后的机动名额了。要是不加床的话，正常的科室此时都可以停收病人了。 当然，中国的医院从来都不是用核定病床来收病人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实际能用的病床起码还有130张以上，加上缓慢出院的病人数量也在增加，按正常的速度…… 凌然当然不是正常的速度了。 纪天禄果然被凌然的打算给惊呆了，旁边的医生亦是一片惊容——因为凌然的直接和从容。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医生们，都有种被人吃干抹尽踢下床的赶脚。 纪天禄垂下了眼角，用理智重新爬上床，道：“那医院里要是还有病床剩下，你是不是就愿意多留一阵子？” 凌然现在的名气正在上升期，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留的越久就越有价值。 对于只有30多名医生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来说，病床的珍贵，不就是用在这种时候的吗？ 凌然狐疑的看着纪天禄，道：“你如果找不到病人的话，留下病床也没意义的。” “当然不会。”纪天禄朗声道：“我是这种人吗？足额的病人，不会少的。我就是觉得，咱们加床的空间还大着呢，凌然你真要是能做得完，我想尽办法也要给你供应上病床！” 会议室里的几名医生都低下了高傲而自负的头颅。大家同是外科医生，但从来没想过，竟会经历这样的对话。 “要是有病床的话，我也是可以多留一段时间的。”凌然稍微有些受诱惑。云医固然是空出了很多的床位，但云医急诊科的床位总量可不多，像是普通跟腱修补术这样的手术，凌然放开了做，怕是几天就能给塞满。 纪天禄呵呵一笑。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在建筑之初就是有余量的，如今病区剩下的一半楼层都是封闭状态，一旦解开，那就是大量的病床。 “好，只要你留下来，我不会少你的病床。”纪天禄狠狠的立下了flag。 叮。 凌然思考间，系统跳出了新的任务： 任务：崭露头角 任务内容：充分利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病床资源，填满它们！ 奖励：中级宝箱。 “我明白了，只要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还有病床，我就会继续留下做手术的。”凌然知道纪天禄想拉拢自己，这样的感觉他是很熟悉也很敏锐的。 若是没有任务的话，凌然或许还会稍稍的缓和一下气氛。 但是，任务都跳出来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算是为了这只中级宝箱，凌然也会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病床填满的。 纪天禄更是满心的振奋。 他太知道凌然这样的年轻医生了，他当年也是一样的，水平远超同侪的同时，又有无限的精力和体力，仿佛能永不停歇的做手术做下去的，总是觉得病人不够，病床不够，器械和设备不够…… 但是，纪天禄更知道，外科医生作为人，终究是有极限的。 不止是体力的极限，精力的极限，而且有作为医生的极限，别说是不停的做手术做下去，就算是每天固定安排十二三个小时的手术，一天接一天的也是会坚持不下去的…… 纪天禄想到此处，突然呆了一呆，在他的印象里，凌然似乎每天都要做十二三个小时的手术…… “我去协调手术和病床。”纪天禄决定从固定思维中跳出来，先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凌然特别提醒道：“多找半月板成形术和跟腱修补术的病人。” “断指的呢？”纪天禄开玩笑的问了一句。 关节镜手术只要30分钟左右，普通的跟腱修补术也是如此，断指却是要两三个小时一根了，就算凌然做的再快一些，也得一两个小时，以两人的小赌局来说，断指的病例自然是不划算的。 凌然却是想都没想，道：“两指以上的才要。” 纪天禄哑然失笑：“还挺知道节省的。” 他也没有多想，自去干活去了。 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沪上的病人资源也是相当充足的。 凌然则是默默的出门，到手术区换了全身行头，接着抽出几根精力药剂，仔细的检查过了，再重新放回到口袋当中去。 当晚，凌然就没有再回酒店。 用一瓶精力药剂解决了睡觉问题之后，凌然一路做手术到清晨，再用美团外卖点了份早餐，方才出门来休息。 “凌然！” 一只霍从军，早就蹲守在了手术区。 “霍主任？您怎么来了，今天不用参加会议吗？”凌然颇为惊讶的样子。 “恩，会议进行着，我翘一节课没关系。” 最近几天，沪上就这么一个有规格的医学年会，霍主任不光要用它的名字，还要住会务方提供的酒店，用会务方提供的交通工具，第一天就不好意思不去了。 第二天也不好意思再逼自己去。 霍从军拉着凌然在角落里坐下来，笑道：“我给你看一个好东西……唔……会务组织送的，我估计用不着，转送给你。” 说着，霍从军就展出了一个漂亮的小包，拉开包，就见里面平静的躺着几把银色的不锈钢器械，以及气管插管等物。 “这是？” “全套的气管切开包，连注射器和消毒包都是德国货，我最喜欢的……咳咳……总之，都是很耐用的器械了，我反正很少做气管切开术，就送给你吧。”霍从军满脸都是送人所需的直男样。 凌然感谢之余，好奇的道：“盆腔解剖学和妇科挑战年会送的气管切开包吗？” 霍从军含混的“恩”了一声，道：“有的人就喜欢有备无患。这是可以随身携带的气管切开包，你想，再在飞机上听到机长广播，需要医生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这套东西来……” 霍从军看着凌然露出了然的神色，暗自得意，他知道凌然就是喜欢有备无患的性格，所以才会否决医药代表的建议多种送礼的套路，选择了气管切开包作为礼物。 霍主任感觉自己的心思是很明确的：气管切开包将会持续的刺激凌然对急救的兴趣，如果能够在医院以外使用它一次的话，凌然的成就感必然爆棚，到时候，凌然对急诊科的兴趣就会再次得到充能。 只要有明确的思路，选礼物也就是件简单的事情了——霍从军努力的收起喷嘴的骄傲。第314章 厉害 “凌然，你等一下。”纪天禄在手术区的小餐厅拦住凌然，焦躁的望着他，问：“你现在怎么样？一晚上没睡了？” “挺好。是。”凌然精神抖擞的与纪天禄打了个招呼：“1， 1， 2， 3， 5， 8， 13， 21， 34， 55，……” 纪天禄愣了愣：“斐波那契？” “恩。”凌然答应着，并张开手臂，在纪天禄面前走了一条直线。 纪天禄愣愣的看着凌然，第一次看凌然这样做，纪天禄觉得挺有意思的，现在看的话……配上凌然的颜，大概算是萌吧…… “还要继续做手术？”纪天禄也不扯累不累的话了，坐在凌然对面拉起了家常——人家还能背斐波那契数列，还要怎么样？这也就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了，他们是研究型的医院，医生少病人也少，换一个别的医院，主任医师恨不得累死一批医生再换一批，就国内来说，长途司机还可以选择要不要疲劳驾驶，外科医生根本没有这个选项的。 凌然要了油条豆浆，先吃了一点，再道：“我准备做到晚上再看，估计到晚上就没有病人了。” 纪天禄“呵”的笑了出来：“点我呢？我给你说，你只要能做得动，就没可能没病人的。” 凌然不相信的看着纪天禄。病人又不是油条，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现做都来不及的。 纪天禄骄傲的昂昂头。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刚刚举行了面向世界的国际会议，让他的笔记本里增加了上百个电话号码，这些号码一个个的打出去，收集一点病人算得上什么。 作为一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纪天禄曾经为了发一篇新英格兰，搜集了3000多例相同的病例——中国医生如果连人多的优势都不懂发挥的话，也就不要搞什么临床研究了。 凌然还不懂这些弯弯绕绕，只点点头。 对他来说，病人供应充足就行了，凌然是没有事无巨细皆要了解的兴趣的。 “凌然，你读书的时候挺喜欢数学的？”纪天禄决定换一个角度说话。 凌然道：“不敢喜欢。” “为什么不敢？”纪天禄讶异。 “12岁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云华市第二名，第一名是昌西省的第二。”凌然道：“所以放弃了。” 纪天禄听着前半段是张大了嘴，听到后半段更加惊讶：“这么厉害为什么放弃了？” “放弃是因为不够厉害。”凌然叹口气，道：“第二名喜欢数学是没意义了。” “太可惜了。我儿子如果能拿到奥林匹克竞赛的第二名，我砸锅卖铁……” “也没用的。”凌然打断了纪天禄的幻想。 纪天禄的脸绿了绿：“你不是说才12岁？12岁还没定性呢……” “陶哲轩12岁的时候是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11岁银牌，10岁铜牌……”凌然掰掰手指，再轻声道：“数学不是第一，就没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你不用和他比啊。” “做医生不需要，但是，做数学需要。”凌然将面前的油条吃的干干净净，才擦擦手，道：“第10000名的医生仍然可以救人，但是，第二名的数学家是做不了什么事的。” 纪天禄听的呆住了，喃喃自语道：“你这么说，似乎也有道理的样子。” 凌然呵呵一笑，将剩下的豆腐脑也给喝光了。 眼瞅着凌然要走，纪天禄连忙站起来，道：“等等，凌然，我话还没说呢。” 凌然瞅着纪天禄的嘴，问：“还没说？” “我刚才是铺垫……”纪天禄摆摆手：“我的意思，你既然懂数学，你就自己算一算，你真的能把病床用完吗？既然用不完，不如就留在研究中心……” “为何用不完？”凌然不解。 “你现在每天能做10台手术吧，算上晚上加班的手术，平均下来就是十五六台……”纪天禄说到此处暗暗咋舌，虽然都是关节镜和普通的跟腱修补术居多，但是，十五六台手术也是普通医生几倍的数量了。 通常来说，一名医生一天做六七台关节镜手术就算是正常了，凌然翻倍的做手术，而且是连续多日的模式，别说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这样的临床研究医院了，追求速度的三甲医院都没有。也就是爱尔眼科这样有病人又技术不错的私立医院，能够与之相比。 纪天禄甩甩头，又继续道：“就算你平均每天做16台手术，患者2周左右出院，你算算，十六乘十四，我只要准备225个病床，就够你循环了吧，咱们打的赌，我已经赢了！” 最后一句，才是纪天禄的最终目的。 他是想要提前结束赌局了，顺便……还有一点炫耀和减压的意思。 另一方面，纪天禄也不好意思太剥削凌然——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分给医生的手术费是25%，只有云华的一半，这样一天天的手术做下来，凌然创造的效益高企，自己拿到的钱却不会有多少。 虽然大头是属于医院的，但纪天禄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 凌然却只是淡定的看向纪天禄，道：“我不可能平均每天只做16台手术的。” 纪天禄微笑：“相信我，16台就是极限了。” “我每天做手术22个小时，平均每30分钟做一台手术，应该能做44台手术。”凌然算的更直接简单。 纪天禄哈哈的笑了出来：“想的挺好的，你不睡觉吗？” “我每做三到四台手术，会休息十分钟。” “怎么可能？”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凌然回答。 纪天禄呵呵呵的笑几声：“照你这样子说，加上我辛辛苦苦新搞出来的100多张的病床，还不够你5天的量？” 凌然瞪大眼睛：“您辛辛苦苦就搞来100多张病床？” 对话就此终结。 早餐时间结束。 凌然回到手术室，开始了新的一天。 纪天禄心里莫名不爽，也不好意思跟着凌然进手术室，就到示教室里等着看。 一会儿，就见凌然穿戴整齐，出现在了手术室中。 “膝关节镜？”纪天禄望着手术室里的情况，问：“半麻全麻？” “半麻。”示教室里有住院医小声回答。 纪天禄笑了出来：“好，半麻好，我就想看看凌然怎么搞定这么多的半麻患者……” “啊……医生好年轻。”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一句话像是把众人给激活了似的。 “凌医生虽然年轻……” “有编制吗？”患者大妈突兀的问出了问题。 凌然道：“没有编制。” “房呢？” “没有。” “车呢？” “没有。” “没钱没房没车啊……”大妈仿佛忘记了自己的手术，就打量着凌然，好半天才道：“没房没车也成，年轻人靠自己也挺好的。对了，凌医生，你喜欢怎么样的人？” 凌然将止血带预先置于患肢的大腿根部，才道：“目前来说，最喜欢断脚的。”第315章 专注凌 半麻的沪市大妈安静了几分钟。 在这个短暂的空档里，凌然采用常规的关节镜入路，将关节镜戳进了膝关节内。 关节镜从外形上看，就是一个长铁棒，而且还细。 细铁棒的前端，才是镜头的部分，可以在骨节内部摄像并传输信号出来，在手术台上方的屏幕上播放。 在美国电影里，经常看到特警将一根长长的软金属管塞入房内，再在门口看屏幕，以确认房内情况，本质上与关节镜是一样一样的。 无非就是特警们看的房间大，医生们看到的房间小罢了。 凌然就这样看着屏幕，像是特警们确认敌人一样，先确认半月板的状态，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探查”。 若是只做检查不做治疗的话，到这里，医生的工作就结束了，也算是一次手术，但这一次是半月板成形术，凌然就通知了一声：“和核磁共振里看到的差不多，我们开始做了。” 说着，凌然就熟练的钻入2.0毫米的导针，接着是4.0毫米的钻头。 躺在手术床上的大妈稍微有些害怕，此时的害怕盖过了凌然的“断脚”说的害怕，她就忍不住又问：“凌医生，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没有。” “哎呦，没有兄弟姐妹是加分项，不过也不好说……我有几个小姐妹啊，家里都是独女，对于有房没房的……也不能说不看中啊，但是你这个条件，我觉得有房没房的，也不是特别重要，你说是不是。”大妈说着哈哈的笑两声，道：“你是做医生的，又给刘威晨做了手术，要说是能买得起房的吧。” “我不知道。”凌然紧盯着屏幕操作。 “你还是小年轻，买不起房正常的，家里人能不能出钱的？” “不知道……” “你家里不是沪市的哦……我想起来了，看医生的时候说过，你是云华人哦，云华人过来发展吗？其实啊，不是阿姨我说，你从外地过来发展，找个有房子的小姑娘也美的很。我的几个小姐妹家里条件都不错，女孩子也漂亮着呢，对了，凌医生你有女朋友吗？” 凌然感觉手术都要受到干扰了。 关节镜比起开放性手术，对医生的精巧性的要求更高，有点螺蛳里做道场的意思，这样子聊天，实在是有些令人分心。 凌然向麻醉医生使了个眼色。 不姓潘的麻醉医生心领神会的加了镇定剂。 只见大妈明显受到了麻醉剂的影响，眼神困倦的要闭上了，口中却道：“我家里有个亲戚孩子，绝对好看，就是年龄稍微大了一点，94年的，但是在银行上班啊，家里给存了1000万的理财，都不怎么用工作的，可好照顾家里了……” “药量加大一点。” 非潘麻又给推了一些镇定剂。 大妈眼瞅着眼睛闭上了，嘴却像是肌肉记忆似的，依旧说话：“我还有个小姐妹，家里有两个女儿的，大女儿已经嫁到外国去了，小女儿在英国读了书，死活被叫了回来，在大学里当老师，长的可乖了，现在自己买了一套大三居，还有一套小公寓租着……” 凌然再用眼神示意非潘麻。 这一次，非潘麻没听凌然的，转而在大妈耳边问：“您有电话号码吗？或者怎么联系的，给我说一下。” 大妈勉力的睁开眼，糊里糊涂的问：“你要干什么？” “我也没结婚呐。”非潘麻露出腼腆的笑，说：“我是本地户口，有正经工作，家里还有亲戚在政府工作。我家也有房子，还买了一套商铺，有车……” “你不行。” “嘿，我为啥不行，我说阿姨，我就是一天到晚的在医院里，我要是一天8小时工作制，一周工作五天，我10年前就娶老婆了……” 大妈“哦”的一声，头一歪，打起了小呼噜。 非潘麻愣了一秒钟，再抬头看看监视器，不乐意的道：“阿姨，您耐受真好，但您浑身插着管子装睡着，太不尊重麻醉医生了啊……一般人用了镇定也不打呼的，您……” 大妈的呼噜消失了。 非潘麻再看看监视器，叹口气，对凌然道：“还真睡着了……” 在场的小护士们强忍着才没笑出声。 非潘麻给自己解围，镇定的坐下来，道：“太不容易了，我们做麻醉的现在不光得用药，还得做心理疏导……” 不止是手术室，示教室里都是一阵笑声。 笑着笑着，几名住院医和年轻主治的眼眶都红了。 “2号线。” 凌然在手术室里，精神百倍。 他从小到大都喜欢专注的做一件事。 上课的时候，就专注的上课，不能因为女生传来了小纸条而转移注意力。凌然曾经礼貌的回应了，结果是茫茫多的小纸条飞过来，若非老师对他另眼相看并给予理解，凌然甚至可能被批评！！！ 同样的道理，上体育课的时候，该跑步的时候就专注的跑步，该打球的时候就专注的打球，不能因为女生的表白就中止。考试的时候也要认真考试，吃饭的时候更要认真吃饭，专注是维持正常生活的必须技能。 进入医学院，进入医院以后，凌然也都是始终保持专注的。 凌然现在，就是想要一门心思的做手术。 他也就是这样做的。 “开始缝合了。” 凌然提醒了一声，再用缝合钩做垂直褥式缝合。 凌然很早以前就获得了垂直褥式缝合（专精），但这种缝合法用的很少，毕竟，在没有关节镜技术以前，垂直褥式缝合法就只能缝缝松弛的皮肤，处理一下子孙袋的破损什么的，就是守在急诊室里，一周也不见得遇到一例——说明男人们对身体的保护还是很得力的。 不过，技术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总有发挥的空间，就算是对集体和社会是很小的发挥空间，对个人来说，也是极其重要了。 在关节镜下缝合的时候，垂直褥式缝合法就要比普通的间断缝合效果好。 大约20分钟左右，凌然的关节镜手术就结束了，连助手都不需要。 “推出去吧，准备下一场。”凌然检查了一遍没问题，放下器械就出去了。 主刀最爽的地方就是不用做杂活，轻松且有认同感。 示教室里的纪天禄看了整场手术，积累了满肚子的话，也是立即出门过来。 “你的关节镜怎么练的！”纪天禄要不是亲眼看到，都不敢相信。 凌然有些不好意思，道：“我最近都把时间用在跟腱修补术上了……” 纪天禄定定的看了凌然几秒钟，转身就走。 他现在看清楚了，对凌然这样的年轻气盛的天才医生，用语言是让他自省的，只有用事实，铁一般的事实，比如两百张三百张的病床，才能让他明白现实的困难。第316章 拓展 苏醒室。 沪市大妈缓缓睁开眼睛。 天花板是纯白色的，床铺亦是纯白色的，看起来像是科幻片的场景一样，比如外星人解剖人类了，世界末日了，变态杀手了——当然，只有中二少年或爱看恐怖片的傻姑娘才会这么想。 麻醉刚苏醒的病人，大脑是不具有全功能的，大妈首先不受控制的想到了人生最恐怖的景象：贼把我家给偷光了？ “老公……老公！”大妈大声的喊了起来，并想坐起来。 “阿姨，刚做完半麻不能起身哦。”麻醉医生赶紧上去，将人给按住了。 “我记得你啊。”大妈看到人就明白过来了。 全麻经常是有短时的记忆丧失的，但半麻就较少发生这样的情况了，偶尔丢失记忆也是片断的。 麻醉医生还是想试一试的，装作憨厚的笑一笑，说：“阿姨，侬记得要介绍小姐妹的女儿给我吗？” “我有说了？”大妈惊讶。 “不着急，我们先做个测试。”麻醉医生轻轻一笑。 正常的病人麻醉苏醒以后，都是要问几个问题的，一方面是看看脑袋是否清醒，另一方面也可以听听声音，也确认声带、肺部等方面是否正常。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麻醉医生问“你叫什么名字”之类的。虽然在许多人听来是比较低智的，但是，当有的病人苏醒以后，怎么想都想不到自己的名字，那情况可就真的不有趣了。 当然，也曾经有病人装作开玩笑，装作想不到自己名字的，就低智程度来说，判断是相同的。 喜欢给大郎喂药的非潘麻咳咳两声，道：“阿姨，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试试啊。” “哦。” “我叫什么名字啊。”非潘麻将问题改了一下，顺便向旁边的麻醉护士得意的笑了笑，心道：我就不信你不介绍女生给我…… 沪市大妈果然被问住了，目瞪口呆的看着小得意的非潘麻，抱着脑袋，努力的想，努力的想……然后，她才困难的道：“你是那个工作十几年还没娶到老婆的麻醉师，本地人，自己没房，住家里，买了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小商铺，一天到晚住医院里不着家的，还有辆车的？” “我是麻醉医生！”如果不是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三年高中，五年本科，三年硕士，总计20年的读书学习修身养性，非潘麻今天就要上梁山了！ …… 凌然一台手术，一台手术的做着，有时候是跟腱修补术，有时候是方案A，有时候是关节镜，偶尔还有断指的病人…… 两天之后，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原有的病床，就全部住上了人。 早晨。 纪天禄神色凝重的巡视了病区。 原本的两人间，三人间的病房，如今都推进去了新的病床，变成了四人间，乃至于六人间，多出来的病床虽然还空着，但是，以凌然两天做了80例手术的速度，纪天禄还真不确定，加床能坚持多久。 护理部的护士长跟着纪天禄，更是表情凝重，且道：“我们护士最近都开始加班了，加班工资可不能少了，否则的话，你们临床的再加床，可就没人干活了。” “加班费肯定不会少。”纪天禄停顿了一下，问：“多吗？” 护士长轻声的说了一句，又道：“你得给祝院士说一声，他要是不点头，指不定有人就把钱给拦下来了。” 纪天禄眼角抽抽两下，说了句“我知道了”就不吭声了。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是祝同益参照着国外标准建出来的，医护人员的比例，病床的数量，加班工资什么的，也都是参照着国外标准再本土化了的。 作为一间只有30多名医生，百多名护士的研究中心，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在加班工资方面大方一些，也开销不出去多少钱，还能给来进修、实习和开会的医生们一个好榜样。 当然，现在来看，开销出去的稍多了一些，但纪天禄也不在乎。 公立医院本来就不追求盈利，在哪里花钱不是花钱，只要别亏空太多也就是了。 护士长与纪天禄沟通之后，不禁轻松许多，再说起加床什么的，就少了许多抵触，转而道：“咱们的病区空间本来就大，如果照着外面的医院，把走廊都给占满的话，加200多个床位都有可能。” “就是可以加到400个床位？” “是。” “400个啊……咱们院自己的医生还要用呢。”纪天禄默默计算。本院的30多个医生，日常需要50张左右的床位，高峰期可能需要70张以上的床位，按照最小数字算，剩下的350张床位给凌然的话…… 纪天禄忍不住呸了一声：“太变态了。” “400张床位是太多了！”护士长也笑了出来：“300张床位都用不完呦哦。” “我之前也觉得。”纪天禄摇摇头，道：“病区空的那边，我们找人装出来吧。” “真的装？”护士长大为惊讶。 “恩，我向祝院士请示了，以后咱们中心的国际会议会更多，来访学者也会更多，总不能每次都清理病房吧。咱们中心本来的设计标准，就是参照欧美的单人间，一个病人一个小房间，也方便治疗，也方便病人家属陪护，现在把那半边的病区装出来，正常的时候就单人小房间的用，遇到……凌然这样的，再加床也加的多。” 护士长听着纪天禄发狠，笑了出来：“病区开出来再加床，说不定能加到500张去，都够咱们医院升格了。” 纪天禄心中一动，没有多说。 祝同益建立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是追求小而美的，但在中国的环境下，小就是原罪，所以现有的病区才会从单人病床变成多人病床的病房，以至于半边的病区都给封闭了起来。 纪天禄与祝同益的理念是略有不同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如果因此而发生了什么改变，他是乐见其成的。 离开病区，纪天禄再去手术区欣赏了一番，凌然从“1.414”，“1.732”背诵到“4.472”的英姿，并观看了他对香蕉的摧残，转头就回了办公室。 坐下来没多久，一个电话就打给了纪天禄。 “纪主任，你好，我是云利医药的医药代表麦莼，我听说你们准备做病区拓展，能不能就此项目，来拜访一下您。”电话另一头的医药代表略显稚嫩，说的内容却让纪天禄大为惊奇。 “你从哪里听到我们要做新病房的？”纪天禄问。 “我们可以提供超快速高质量的服务，价格方面也有很大的让利空间。”麦莼诚恳的说话，高层放下来的任务，她是一定要完成的。第317章 完成度98 纪天禄踩在长宽一米四的大块瓷砖上，颇有些惊喜的望着崭新的病区。 干净整洁的病房是最基础的，难得的是工程方对基础工程都重新做了，不仅是地砖和墙砖，还有想起来就觉得花钱的卫生间的全套，以及医疗人员们最关心的办公室、护士站和值班室等等…… 纪天禄按照自家装修房子的经验，默默的估算了一下，怎么想怎么觉得工程方是要亏本的。 “防水什么的都测了吗？”纪天禄低声问医务科的人。 医务科的干部同样是头晕目眩，道：“测过了，我们全程都有跟测，标准都很高……” 他等前面的云利公司的人走远了一些，又低声道：“我们还悄悄抽检了材料，都是真的，咱们这个价格，感觉连材料钱都拿不下来。” “开玩笑吧。”纪天禄嘴上这么说，心里已经信了。 他仰头看看顶上的天花板，再望着新崭崭的两部电梯，满脑子的迷糊：“才几天天就做好了？总觉得心里不安稳。” “三支工程队三班倒您了解一下？”医务科的干部呵呵的笑两声，又压低声音，道：“他们请的监理和魔鬼一样。” “魔鬼？”纪天禄的年纪大了，明显是听不懂梗了。 医务科干部郑重的道：“我当时看着一个40岁的工人都被逼哭了。真哭。” “你看到了也不管？” “我管什么，那工人是因为拿不到三倍工资哭，人一周拿的钱比我一个月还多，我也不能干涉人家管理工人啊。” 纪天禄皱眉：“三倍工资？” “可不是，听说最高有五倍的，有个什么什么项目管理法的，你别说啊，做监理的那个公司是真的厉害，几百号的工人，都给管的服服帖帖的。” “几百号？” “恩。” “他们赚的回来吗？”纪天禄打开一间病房门，就见右手边的小卫生间都处理的整洁有序，锃亮的瓷砖感觉就颇为高档，再抬头，就天花板上的吸顶灯，都有不同一般的设计感。 医务科干部等纪天禄看完了房间，道：“赚不赚得回来，我是不清楚，但是说真的，他们图什么啊？” “图什么？叫过来问一下就知道了。”纪天禄说着拿出了手机，提到手头，说：“打电话给麦莼。” “那得先给iPhone解锁。”纪天禄的手机大声的喊了一句。 一刻钟后，麦莼匆匆而来。 “纪主任，出什么问题了吗？”经过一番历练之后，麦莼也是变的干练起来，纯蓝的职业套装里，住着一颗不屈的职场强人的灵魂。 纪天禄看了麦莼几秒钟，突然不知道说什么了。 良久，纪天禄看着麦莼道：“记得你之前说，你们公司准备在沪上拓展业务？拓展的怎么样了？” 麦莼呆了一下，道：“还没开始呢。” “还没开始？” “恩，上面还没有下命令，大概是想做完这里，再继续向沪上的其他医院推介吧。”麦莼想当然的回答。她以前就是一名单纯的医药代表，而今的工作项目里竟然出现了工程队，实在是始料未及，也远做不到举一反三，提前运作。 纪天禄却是温和的笑了笑，略作思忖，笑道：“这样吧，我打几个电话，帮你们做个介绍，你觉得怎么样？” “可……可以吗？”麦莼惊呆了，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主动的给医药代表帮忙的医生，不由的摸了摸自己的脸，并用光可鉴人的地板砖照了照。 没问题啊，还是那张做不了小三卖不了身的民女长相…… “行不行，我打个电话就好。你稍等。”纪天禄态度和蔼。 他其实也从没有主动给医药代表帮过忙。 身为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纪天禄在许多医药代表的眼中，是近乎于神的存在。一方面，他是国内率先做起髋关节移植的医生，而且发表了多篇论文，是领域内的大拿，不仅手术量大（相对于普通人），而且有示范效应。 当纪天禄前往其他地方医院做飞刀，或者在本医院里做示范的时候，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会对其他营生产生影响。作为专业领域中的明星人物，他的带货能力可比明星带货的成功率要高的多。 像是髋关节移植这样的手术，采用不同的假体，移植手术本身多多少少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于初学者们来说，只要能复制纪天禄的手术就谢天谢地了，谁还敢轻易的更换材料？大部分人连厂家都不敢更改。 随着纪天禄年龄的增长，声望的积累，他早就习惯了医药代表们将自己捧上天的状态了。 如果拍马屁能使人膨胀的话，一名医生做到主任的时候，就该变成热气球了，像是纪天禄这样的，只能飞到大气层的高度，是被物理性质所阻止了。 应该说，总是被求着办事的纪天禄，还没有见过云利医药这样的医药公司。 超低的竞标价，超快的工程速度，超高的标准，纪天禄不想去深究云利医药为何如此脑残，但纪天禄认为，如果这样的公司不能兴旺发达，那世界就真的太不公平了。 医院是一个诞生不公的地方，有的人活了，有的人死了。 但医生追求的依旧是公平。 纪天禄觉得，云利医药这样的公司，理应得到更好的机会。 麦莼懵懂的看着纪天禄，眼瞅着他一口气给自己敲定了四家医院的投标资格。 接着，麦莼又请示了上级，按照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标准，稍稍降低了一些工程成本，提高了一些价格，就顺利的竞标成功了三家医院的工程单。 拓展沪上业务的任务，竟然就这样打开了局面。 发布了公告的云利医药，更是一口气砸了四个涨停板上去，浮盈两千万有余。 …… 凌然喝掉了第8瓶精力药剂，就在手术区的躺椅上小眯了一会儿，以放松肌肉的紧张。 他的大脑是清醒的，但他的身体还是会感到些微的疲倦，采用达芬奇睡眠法，能够有效的缓解肌肉疲劳。 几名住院医学着凌然的样子，也悄悄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其中一人还将手机认真的调成了震动，并设了10分钟后的闹铃。 10分钟后。 凌然起身，直接前往洗手池洗手，准备进入手术室。 后面的几名住院医也都是二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此时挣扎着睁开眼睛，满脸的绝望。 “我放弃了。”其中一名住院医用手扒着桌子，含混了一句话，立即就将脑袋栽了下去。 另一名住院医受其影响，也破罐子破摔的跌回了椅子上，道：“我睡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 说话间，这位就开始打呼了。 剩下两名住院医互相看看，坚强的站了起来，跟着凌然的屁股后面，以坚强的毅力，努力的向凌然学习。 凌然毫无表示的进入手术室里，开始了新一天的手术。 他的身后总是少不了模仿者，就好像中学时，有一次，老妈陶萍的手滑了，将凌然的头发削掉了一大块，以至于他右边的头发诡异的少，结果没过多长时间，不止是凌然所在的学校，云华的多个学校都涌起了削掉一块头发的风潮。那个时候，凌然能怎么办呢？ 凌然总不能一个个的拉着其他同学解释吧。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多了，凌然对于其他人的跟风学习也就淡然处之了。 现如今，凌然的全副精神，都在手术室里呢。 他的系统界面，此时分明的挂着85%的完成度。 这是最近一周以来，凌然疯狂手术的结果。 事实上，在纪天禄开启了新的病区之后，凌然的任务完成度是断崖式的下降了，但是，在以关节镜和普通跟腱手术为主的情况下，不到200个床位的扩展，也就只花费了凌然几天的功夫罢了。 祝同益和凌然在某些方面的理念是一致的，比如长住院的概念，就是祝同益较为坚持的。在全国一片提高病床周转率的喊声中，祝同益被视为顽固的保守派。 但是，既然祝同益坚持，主刀凌然也要求，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病床也就只能执行长住院的政策。 这样一来，病人出院的速度大大降低，凌然做手术的速度又渐渐加快…… 就算新病区还有空间加床，护理部也坚持不下去了。 更重要的是，不断出院的病人，慢慢的散播出了更好的口碑。 加上还有远渡万里而来的国际友人，来找凌然做反向飞刀，更多的病人开始涌向凌然，进一步的增加了他的手术速度…… 凌然一瓶精力药剂顶着一瓶精力药剂的做手术，白天不休息，晚上不休息，除了稍微有点吓人，还间接性的推广了达芬奇睡眠法的作用领域。 周末，凌然将任务完成度，一口气推进到了98%。第318章 塞满了 纪天禄顶着黑眼圈，来到办公室里。 他每天的工作也很重，再加上要关注病区的扩展，那就更辛苦了。 不过，纪天禄的精神倒是很亢奋，扩展出来的病区暂时是填给了凌然没错，但大家都是可以用的。就算卫生部门暂时不能调高中心的核定病床数，真要搞的话，一人一房的病房也是没问题的。 事实上，纪天禄几乎可以想象得到，当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病房变成一人一房的时候，患者肯定是纷至沓来的，要是有条件的话，谁愿意跟别人挤在一个屋子里啊。 建国时期的大杂院，几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到后来，只要是有可能，哪怕是掏空了家底，也是要分开住的。 医院里也是一样，同属于复旦大学附属的华山医院，特需病房有全自费一天1200元的，也有2000元的医保病人，照样是人来人往，热闹的不行。 人家华山医院可以，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当然是不行了。 公立医院，没有卫生部门的批准，想提价可不容易，只能等改革了。 纪天禄长长的叹一口气，拿起座机，拨给护理部，问：“今天有多少人出院？还有多少空位？” “7个出院的，下午才办手续呢。”电话另一头，都能听到忙碌的奔跑声。 “咦？才7个吗？前几天不是都有十几人出院吗？” “你算时间，这边有一批断指再植的病人，时间根本不够的，没有出院条件的。”护理部停顿了一下，道：“空床一张都没有了啊，你们看着办啊，别再送人来了。” 纪天禄一愣：“一张都没有了？再加几张吧……” 所谓加床，其实就是拉一张病床到空位置上即可。 相应的，要拉床位，就必须得护士长认可才行。否则，没有安排护士来做护理的，病床住着也没意义的。 “你要累死我们吗？再怎么加床也得有护士吧。总共100出头的护士，你还要怎么加床？”护士长的吼声震天：“我给你说，偶尔赚赚加班费挺好的啊，你敢给我弄成常态化，我就让你看看变态化的。速度把床位给我降下来啊。” “那个……”纪天禄很冤枉的道：“这些都是凌然的病人啊，你给我吼有什么用。” “凌然是新医生，他就查个房，都不知道护理病人有多忙。人家又年轻又帅的，不知者不怪，你都做了多少年医生了，还不知道病房是什么情况？”护士长说着，又道：“我要再进20个合同护士，不然，你的新病区关门吧。” 纪天禄听的脑门青筋直跳：“你以前也说我人到中年还长的挺帅的，说我手长来着……” 作为一名身材瘦削，手指修长，注重仪表的日剧风医生，纪天禄在形象方面向来是不吃亏的。 护士长的声音果然软了一下：“你年轻的时候也是过得去的，但是啊，人不能对比的，行了，赶紧给凌然说去。” “不是，怎么就要我去给凌然说，你直接说不就行了。”纪天禄依旧是不服气，但是回想一下凌然的颜，纪天禄也不好意思太罔顾事实。 护士长呵呵的笑两声：“你是不想让我带队伍了是吧？我现在找凌然说话，转头那群90后的小妮子敢给我罢工你信不信。还有，你知道现在的实习护士，都是00后的吗？” 纪天禄只觉得信息量大的都处理不过来了：“00后都开始做护士了？” “实习护士现在都能上24+6的班了。我说，00后都开始当兵，保家卫国了，你们这些老头子知道个啥……你赶紧给我说去，我现在镇得住，我要乱说话，实习生分分钟辞职你信不信！” “不是，我啥时候变成老头子了……” “快点啊。” “好好好……”纪天禄听得出护士长是真着急了。 在医院里呆久了就知道，护理真不是一件轻松的活计，不仅工作量超大，而且责任也是超大的。 比起医院里的小医生，护士们背锅的几率是一点都不低的。而工作量越大，出错的规律也就越大，加床太多了是真的不行。 纪天禄苦笑两声，只好去找凌然。 地点……自然是手术室。 同一时间。 凌然面前，跳出了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崭露头角 任务内容：充分的利用了沪市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病床资源，它们已经被填满了。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凌然恍然间抬了抬头，正好看见纪天禄踩开手术室的门入内。 “医院的病床用完了。”纪天禄也不啰嗦，开口就说重点。 照他的想法，他是想做一名能够“生产”病床的主任医师的，然而，这项工作比纪天禄想象的难。 虽然病区扩大了，但是，他是不能肆意的增加医院的护士的人数的，就算是合同制的也非常难。而且，短期内爆发四五百张病床是一回事，长期维持病床是另一回事。 就是以国内的压榨标准来看，要维持500张床24小时的运转，起码也得400名护士才玩得转，否则别说一级护理二级护理了，换输液袋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再加上数量不少的护工，光是增加的这部分费用，就不是纪天禄这位主任医师所能决定下来的。 当然，要是换成祝同益的话，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祝同益要是有需要的话，他甚至能要来大量的编制，提高合同编的护理人员的数量更是轻松自在，怎么都能烫平一本会计账。 现实的困难让纪天禄短暂的认输了，再看着凌然，道：“你得想办法减少收入病人了。” “找上门来的病人怎么办？”凌然没有立即打开宝箱，而是继续集中精神做手术。 他做手术的速度很快，但如果停下来耽误工夫的话，好好的短时手术，还是会延时到影响预后的。 纪天禄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叹口气，道：“咱们现在每天还是能腾出几个病床的，不过，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手术，还是建议你转给其他医院。”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根本无力承担500张病床，前期是大家都处于兴奋状态，透支体力才能坚持下来的。 加床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超出负担水平的。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更是无力长期承受加床。 所以，当护理部不能增加护士人数，大家又不想赚加班费的时候，床位就必须大量的减少了，扩张的病区再利用起来，维持个200多张病床，且有单人病床和大量双人病床的状态是容易的，再多就不行了。 “转院给别的医院？”凌然歪歪头，明显是舍不得的样子。 纪天禄苦口婆心的道：“你不要不高兴嘛，手术是做不完的。” 凌然“哦”的一声。继续低头做手术。 “你还是不高兴吧。”纪天禄心情紧张。 “没有。”凌然回答。 “你果然是不高兴吧。” “不是。” “哎呀，你听我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新的病区刚建好，等一阵运行顺畅了，我们就能加人了。” “哦。” “你生气了？”纪天禄忍不住靠近凌然，想要继续劝说。 踏踏…… 踏踏踏…… 嗤—— 手术室门，被从外面踩了开来。 霍从军背着手，目光深邃的看着纪天禄，再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余媛摇摇晃晃的走在后面，像是只得意的狐狸。 “霍……主任，您怎么又来了？”纪天禄无奈的看着老霍的脸，问：“那个什么……盆腔解剖学和……” “妇科挑战年会？” “对，这个什么会该结束了吧。” “新会。”霍主任盯着纪天禄的肩膀，就见余媛上前，坚定的钻入凌然和纪天禄的间隙中，将两人分开了。 纪天禄又好奇又好笑：“又是什么会？” “运动损伤与关节镜外科论坛。”霍主任淡定的回答。 纪天禄脸色一变：“那不是在青岛开的会？” “恩，来沪市转机。” “您走歪了吧。” “不会。”霍从军说着抬抬头，对凌然道：“找上门的病人，你就转院回云医嘛，咱们科现在搞急救中心很有希望的，到时候病床肯定是够用的。” 凌然乖乖的“哦”了一声。第319章 守株待兔 阜远酒店。 凌然乘坐电梯，抵达负二层停车场，找了一个没有监控的角落，才看着系统界面里的宝箱，陷入了沉思中。 凌然有一种预感：今天会出变形金刚！ 如果中级宝箱里开出了变形金刚的话，最好当然是大黄蜂了，凌然估计自己开出去交个停车费就没什么了，但要是擎天柱之类的就麻烦了，开那么大的重卡，得是B照才行。 凌然心里谨慎的考虑，要不先去考个B照再开箱子？ 凌然为此思量了许久。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暂时没有手术做了，医院要削减加床，降低医护人员的负担，所以就算每天有十几人出院，也不能让凌然再肆无忌惮的做手术了。 剩下……剩下的时间，基本都可以用来思考了。 “开箱吧。”凌然决定赌一把，要是得到了变形金刚，就算无证驾驶，至少也不会造成交通事故呢。 实在不行的话，就让擎天柱在停车场里多呆一段时间好了…… 大不了找点汽车拉力赛，重卡速度赛，或者车站之类的小视频给他看看。 也可以用网上经常出现的重卡车祸的视频来吓唬一下他…… 一本闪闪发亮的技能书，从凌然的眼前飘过。 凌然整个人都呆住了。 “又是技能书？”凌然不由的问出了声。 系统悄无声息。 凌然轻轻的叹了一口气，随手在空中闪闪发光的书上拍了拍。 一行小字从扉页显露出来： 单项技能书：获得分支技能——X光片阅读（完美级） 凌然介于满意与不满意之间的又叹了口气。 比起之前曾经获得的大师级的核磁共振片的阅读，X光片的阅读能力是完美级的，范围也不像是核磁共振阅片能力，只限定于四肢。 可以说，中级宝箱带来的技能书的能力是全面进化的。 但是！ 凌然望着停在车库里的迈巴赫、劳斯莱斯、宾利等车，总有点不满足。 “剩余32只初级宝箱要开箱吗？”系统贴心的问了一句。 “先不开，我明天再去收一波，凑个整数再说。”凌然已经很熟悉流程了。现在虽然不能做手术了，却是收“衷心感谢”的最佳时机。 当然，还是得要手术做的好。患者给予“衷心感谢”往往是因为医疗结果或过程，大大的出乎他的预期。像是跟腱修补术这样的手术，很多人到了第四周第五周的时候还戴着长石膏，凌然的手术能够让一些人尝试下地行走了，那就容易拿到衷心感谢。 更重要的是，凌然还喜欢与给出“衷心感谢”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接触。 正常情况下，凌然其实是不喜欢与病人和病人家属接触的。 相比单纯的手术室，人的心理和行为就太复杂了一些。 唯有“衷心感谢”的患者和家属，思想较为单纯，他们就是欣喜和高兴的状态，是凌然既容易理解，又同样觉得高兴的心理状态。 凌然默默低着头，回到酒店房间中，用酒店厨房的微波炉热了点牛奶，再坐到小会客室中，温暖着自己冰冷的心。 同时，凌然又打开医院配发的PAD，随便调出几个病历，阅读起来。 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通常只对医生做权限区分，而很少关注病人的隐私问题。像是凌然的账户，得到了主任医师级的权限，就可以查看全院的病历了，能看到的病历极多。 而在骨科医院里面，X光几乎是必备的检查。 凌然随手将其中一份X光片，投影到会客厅的大屏幕上，一眼就看到了骨折的地方。再换一张X光片，效率相同。 凌然也不着急，就一张张的片子放出来，再一张张的阅读。 X光与其他影像片类似，都属于易学难精的范畴，像是骨科最常见的骨折，要说X光是能够较为清晰的展现出来的，但实际上，影像专家单看X光片，对骨折的识别率只有80%左右。 而在阅片过程中，大量的细节也是容易让人应接不暇。 譬如病变的位置是在边缘、中央、腔内还是腔外，病变的边缘是清晰还是模糊，光整与否，有界还是无界，病变的密度高低，均匀与否，有没有钙化…… 比起核磁共振来说，X光要简单的多的多，但是，单就X光的读片能力来说，其中的诸多细节与经验，也是颇为考究的。 凌然读的入神，以至于热好的牛奶又凉了，都没有意识到。 叮咚。 门铃被人按响。 凌然起身开门，就发现纪天禄跟着余媛，站在了门口。 “凌医生，我来关心一下你的居住环境啊，老实说，咱们本院的住宿都是很紧张的，所以一直没有提供多好的住房……”纪天禄边进门边说话，转瞬就张不开嘴了。 他的面前，是一套180平方米的大使套房。 计有小会议室一间带卫生间，卧室一间带卫生间，小会客厅一间带卫生间，书房兼办公室一间带卫生间，另有厨房一间。 纪天禄望着眼前的一幕，难以置信的问凌然：“你自己重新订了房吗？这么奢侈？” “不是，酒店给升级的。”凌然回答。 “怎么升的？怎么说的？” “酒店升房，需要说什么？”凌然莫名其妙的看着纪天禄。 “不是……你住了好些天了吧，天天都升房？酒店做慈善的啊？” 凌然不解的摇摇头，道：“我不太关心这些事。” “我……”纪天禄急的都把正事给忘了。 当然，他实际上也是没法说了。原本，纪天禄还想弄个小的单人宿舍给凌然，示好一番，可是，看着人家住的酒店大套房，纪天禄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了。 身边也没有其他人了，纪天禄幽幽的对余媛道：“你说凌然是不是有点糊涂？他这样子，怕是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呢，这个酒店升房肯定有问题的，古人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 余媛同样幽幽的回答：“纪主任，守株待兔的故事，您听过吧？” “恩？” “我之前也像您一样考虑问题，后来我想明白了，凌然凌医生这种人，他是天天看兔子撞死在树桩上的，你说，他的想法，和咱们一样不一样？” 纪天禄被问的头皮都麻了。 余媛点头：“这就对了，我当时也觉得，天天吃兔肉，非得吃出病来不可。” “大王派我来巡山……” 凌然的手机一句话没唱完，就被接了起来，吸引了纪天禄和余媛的目光。 凌然“恩恩”了两声，挂掉了电话，道：“霍主任订好了高铁票，纪主任，后天坐高铁返回云医了。” “这就……走了？”纪天禄怅然若失：“我们刚把病区弄起来。” “没事，我过段时间再来，不会浪费的。”凌然兴致昂扬，一点离别的伤感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对熟悉的云医的怀念。第320章 切气管 高铁。 一等座。 霍从军面带微笑，如释重负的坐了下来，再笑笑招呼凌然，道：“我这次绕的路有点远了，没好意思让人家订商务座，随便坐坐啊，几个小时也就到了。” 凌然将带回来的大包小包放好，坐到了霍从军身边，余媛隔着过道坐下来，也轻松不少，整个人就像是一只缩到了座位里的小松鼠，笑道：“希望旁边不要坐个抠脚大汉就好。” “你那边是邵建，邵老板。”霍从军道。 “咦？邵老板也来了？怎么没见？”余媛惊讶坏了。 霍从军点点头：“他来采购大闸蟹吧。” “咦？不是看病？”余媛更惊讶了。 霍从军认真的道：“邵老板不可能在外面看病的，他的身体情况，我们云医是最熟悉的，找外面的医生看病，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用的。” 余媛迷惑的哦了一声，心里默默的：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吗？ 一会儿，邵老板就笑呵呵的进入了车厢，与霍从军打了招呼后，颇为惊喜的与凌然握手，道：“霍主任终于把你从沪市给拉回来了啊。” 凌然先用视诊的方式扫了邵老板一遍，看他虽然身体不健康，但都是老毛病的样子，就笑而不语的点点头，聊天什么的太费神了，他清晨4点钟就起床查房，收了最后一波衷心感谢，确实是没什么精力陪聊了。 邵老板也熟悉凌然了，哈哈的一笑，就道：“回到云华就好，到时候去我那里吃大闸蟹啊，我最近准备推一个体验式的就餐方式，估计会有意思。” “什么体验式的就餐方式？” “自己捞大闸蟹，服务员当场重新绑绳子。”邵老板回答的很实在。 余媛愣了几秒钟，不屑道：“邵老板，你也太不大气了，人家盒马鲜生挑的都是帝王蟹了，你一个大闸蟹，还这么宣传……” “我没办法比人家大气。”邵老板看着余媛，认真的道：“我肾都比别人少一个，我怎么大气啊，我撒尿都比别人慢。” 1.48米的余媛瞪起眼睛：“邵老板，你太恶心了！” 邵老板心痛的捂住胸口：“我竟然被你说恶心……完蛋了，完蛋了……” 对于熟悉云医的邵老板来说，一切秘密都只是知道的早晚而已。 余媛面对邵老板也很能放得开，小拳头举了起来：“你再说，我就把你的粪嵌塞打出来。” “我没那个东西……算了，咱怕你给我捣一个出来……算了，咱们换个话题吧。”邵老板有点怕怕的样子。 霍从军悄悄的松了口气，他虽然也是普外出身的军医，但是没穿洗手服的时候，他对这样的话题的忍耐度也不算高。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 凌然掏出手机，打开了游戏，高铁亦是轻轻的一震，缓缓地移动起来。 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玩游戏，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网络延迟，但这个问题对凌然来说不算严重，最后的数据都相差不多，若是要就此写一篇论文的话，结论可以认为差别“不显著”，由此证明，网络延迟对凌然无影响。 当然，若是要写一篇厉害的论文，就得研究为什么网络延迟对凌然玩游戏无影响了，那将是一个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问题，可能需要构建一个难度超高，参数超多，公式巨复杂的数学模型，还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结果。 霍从军看的微微一笑，年轻人玩玩游戏什么的，很容易让人感受到青春的美好，只有年轻人，才会朝气蓬勃的想要赢，想要胜利，想要万众瞩目，到了他这个年纪，就只愿意苟了，希望自己老命尚在能苟全，希望自己工作过关能苟碌，希望家庭和睦能苟美，希望病人莫死能苟活，希望属下性格成熟能苟同…… “余医生。”霍从军想到什么似的，皱眉看看旁边撕开一包零食准备长个子的余媛，道：“凌医生这边不是还要写什么论文吗？抓紧时间了，别一天到晚的拖下去了……” “哦，我……我现在就写。”余媛乖乖的放下零食，从背包中拿出了笔记本电脑。 高铁匀速而行，窗外的景色不断变幻…… 一切都是正常的。 直到列车广播再次响起：“旅客朋友们，现在高铁上有一位重病旅客，我们急需医务人员的协助……病人目前在7号车厢……” 身体紧绷的邵老板猛然松了一口气。 凌然、余媛和霍从军，都猛的抬起头来。 霍从军更是兴奋的心脏狂跳，两腿一蹬，就……站起来了！ “太难得了。”霍从军兴致昂扬的道：“走走走，去看看，咱们专业可对口啊。” 霍从军一边说，一边拉着凌然和余媛就走，且道：“我给你们说，医院里救人不稀罕，能在外面救人才厉害。你们算是运气不错了，我当年转业到地方，怕是等了四五年，才遇到一次要医疗救援的，还是个腹泻不止的。” “捞回来……不是，救回来了吗？”余媛好奇的问。 “腹泻晕厥有什么救不救的……” 嗤—— 背后的商务车厢的自动门开启，一人踩着坚实的步子，走了出来。 此人眼神疲惫，下身休闲运动裤，上身硬领衬衫，一手抓着外套，娴熟的套上身，丝毫没有要拉拉链或系纽扣的意思，与此同时，他用右手拍了拍胸口，错愕的低头看了眼，又如释重负的抬起头来…… 霍从军对了下眼神，就皱起了眉：“也是个医生。” “内科的。”邵老板在后面来了一句。 霍从军点点头：“威胁不大。” 三人继续往前走。 又是两人自车厢的中段站了起来。 此二人一老一少，老的约莫霍从军的年龄，少的约莫余媛的年龄，同样是眼神疲惫，面带即将实现人（zhuang）生（B）价值的振奋。 霍从军瞄了一眼两人的手，确认道：“外科的。” 余媛重重的“恩”了一声。 凌然继续慢悠悠的跟在后面，重新低头打游戏，以免被封号。 “麻烦让一下。” 一名坐在窗边的中年人，手提老旧的公文包，挤了出来。 霍从军登时大急。 “不行了，得加速了。这是从沪市开出来的高铁，出来开会和开飞刀的人太多了。”霍从军的脑海中已生出人尽敌国的感慨，双手向前一拨拉，脚步就加快了速度，刚才闲庭阔步的形象就算是卖掉了。 又是一名医生，从前面列车的二等座的位置站了起来。 他只看了霍从军一眼，嘴角溢出微笑，接着，他转身就跑了起来…… 他跑了起来！ 跑的飞快！ 他的前面有位站票的群众！ 他高高跃起，他用一个跨栏的动作，越过了过道中间的群众，还有心情回头看一眼。 “这些地方医院的，是体校毕业的法医吧。”霍从军嘟囔了一句，也只能小步跑了起来。 车厢广播在继续召唤：“请有医疗背景的旅客，到7号车厢来，我们有一位重病旅客急需医务人员的协助……” 没有医疗背景的旅客们，用崇拜、热情、鼓励和赞赏的目光，看着从自己面前经过的七八位，十七八位的医生们。 有的人随身携带着白大褂，此时已经按捺不住的穿上了。 如果将医院里救人的成就感设定为-10到10的话，能在列车上，在众人围观中救个人，那对医生来说，起码能再多坚持两轮挨揍，差不多就是12年的职业生涯。 霍从军、凌然和余媛到达七号车厢的时候，患者身边已经围拢了五六个人。 随着他们的到来，后半截清空的车厢，已经显的有些拥挤了。 “要不然，我先让乘客们离开？”列车长试探着问。 “不用。” “没事。” “没关系。” 医生们纷纷拒绝。 开玩笑，乘客全部离开，就留下一堆医生？那和教学查房或者指导手术有什么区别？ “这样子，咱们先请有临床经验的医生上手看一下，我自报家门，我是瑞金医院肾脏科的主任医师屈盛咨。” “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劳卦藤。” “见过。” “是，上次旧金山那会，咱们还一起会诊了一个病人。” “幸会幸会。” 等两位顶级医院的主任医师叙了话，再有人略有遗憾的自报家门：“我是浙儿医院新生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常爱达。” “南@京鼓楼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医师葛赣淄。” “华西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端酪超。” 老霍不想再等了，顶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那也是副主任医师。 霍从军重重的咳嗽一声：“我是云华医院急诊科主任霍从军。” 他也是有些遗憾的，这要过几个月，急诊中心要是给成立了，再说出来可就牛掰了。 在场的医生们也感觉到了威胁，人家是急诊科的啊，对症来着。 至于在场的一群小医生，自然不用乱报家门浪费时间了。 霍从军双手向前，分开几人，来到了患者面前。 早来的医生已是做了初步的检查，此时与霍从军先低声交流两句：“心率过速，96没有脑梗的迹象，患者呼吸微弱……” “有可能是肿瘤或外伤引起的喉阻塞，病人的家属在吗？”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劳卦藤问了一句。 “没有受过伤，肿瘤……不知道啊……”患者家属是个40多岁的中年女性，敢看不敢看的望着这边，有些六神无主的样子。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首先做气管切开，解决呼吸困难。”霍从军做惯了急诊科，与专业科室的医生们的做事方式截然不同，三两句话中，就做出了决断。 车厢内沉寂了几秒钟，有人开口： “同意。” “可以。” “有刀吗？” 正值壮年来的又早，占据了有利地形的新生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常爱达说着就蹲了下来，开始摸患者的脖子部位。 列车长忙道：“我已经让人去找急救箱和刀去了？” “还要酒，有细的软管最好。”常爱达说着给患者家属解释道：“患者现在是喘不上气，我们切开他的喉部，暴露出气管，再插管辅助他呼吸，这是个很小的手术，危险性很小，主要现在器械不太齐备……” 说话间，有列车员送来了一把小刀和急救箱。 说是急救箱，但更像是清创包、检查箱或者药箱，血压计、听诊器之类的倒是齐全，也有一些治疗头疼脑热的药品和注射器，还有纱布、棉球、消毒液等物，偏偏没有插管等物。 “给我支笔。我做个临时的插管，用笔套……” 常爱达没说完，就有好几只手，送上了一把的笔。 患者的家属看的心惊胆战。 “能不能熬到医院？”患者妻子小声说。 “来不及了，患者随时可能呼吸停止。”常爱达说着摇摇头，挑出了一只粗大的笔管，准备消毒。 “要不我来吧。”凌然看到此处，当仁不让的挤了进来，一只手提着自己的包，一只手提着余媛。 不等其他人多说话，凌然就半跪在了地板上，拿出自己的箱子，展了开来。 只见银白色铝合金箱内，自左向右，整齐的摆放着（直）蚊式止血钳，（弯）蚊式止血钳，140无钩止血钳，140有钩止血钳，160无钩止血钳，细针持针钳，小敷料镊，大敷料镊，组织镊，帕巾钳，组织剪，气管扩张钳，甲状腺拉钩，气管拉钩和此时最需要的，7号气管套管，8号气管套管，9号气管套管，10号气管套管…… 可以说，除了手术刀柄没带刀片以外，全套设备都在了。 霍从军不由的露出得意的微笑。 凌然接着又拉开箱子的第二层，从里面取出了两个口罩，一个递给余媛，一个自己戴上，然后又是手套…… “麻烦让开一点空间。”凌然回过头来，就命令：“擦洗。” 余媛听到命令，条件反射似的开始清晰患处。 她跟着凌然做手术，已经太习惯了。 用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的理论，假设一名走村窜镇的杀猪佬，一年能杀100多头猪，那余媛跟着凌然，已经算是七八年的经验了。 “铺巾。”凌然全数按照手术室里的流程来进行。 众医看着凌然连小洞巾都拿了出来，不由连连后退，以让出更大的空间来。 “保持正中位。” “刀。” “血管钳。” “小勾牵引。” 在一众医生，以及最重要的无数群众拿着手机的围观下，凌然默默的做着完美级气管切开术，把一票医生看的心潮澎湃，难以自己。第321章 过家门而不入 凌然基本是按照正常的流程，给病人做了气管切开术。 比起钢笔戳的洞，正规的气管切开术的预后要好的多，风险更是小的多。 唯一的阻碍，大约也就是全套的工具了。 众医看着凌然的操作，陷入了深思：什么人才会出门的时候带着全套的气管切开包？ 大街上有那么多可供切开的病人吗？ 普通的乘客倒是看的眉飞色舞。 一般人还真的都没见过做手术呢，眼瞅着呼吸微弱的病人慢慢的活了过来，这至少值得发一个朋友圈吧。 医生又帅的不得了，值得再发一个朋友圈。 若能借此炫耀自己的旅游，并不经意的将省吃俭用买来的奢侈品摄入图中，还得再发两个朋友圈吧。 随着手术完成，患者恢复了自主呼吸，凌然重新收拾器械，车厢里的气氛就好得不得了了。 浙儿的儿科医生常爱达靠近霍从军，低声问：“你们医院的医生？” 霍从军乐淘淘的说：“可不是。” “随身带的急救包哪里买的？”常爱达问的很认真。 比起其他医生来说，儿科医生常爱达同志的工作环境更危险一些，他更需要坚定一下信念来着。 霍从军眯眯眼，道：“德国货，人家送来试用的。” “啥牌子的？看着挺不错呢。” 霍从军看常爱达一眼，笑了，道：“我给你个电话。” 说着，两人互相加了微信，再由霍从军推送了医药代表的名片过去。 对于小医生来说，如何对待医药代表仍然是一门功课，就像是初学者不懂得怎么玩电脑一样。但是，对于副主任医师以上的高阶医生来说，操作医药代表就太轻松了，就好像资深单身秃程序员玩电脑一样，分分钟压榨出机器的最后一丝性能出来。 拿到了想要的，常爱达又半开玩笑的道：“他们家不会被要求随身带着医疗包吧。” “那肯定不会。” “所以医疗包是你们主动要随身带着的。” 霍从军笑着点点头：“年轻人喜欢。” 常爱达亦是微微点头，状似思考的缓缓道：“那病人不会也是你们随身带着的吧……哈哈哈……开个玩笑。” 霍从军望着常爱达，心想：这厮在儿科里呆久了，莫非是三天不打，皮痒痒了？ 身子虚弱的邵老板本来已经挤到了跟前，想看看情况，听着两人的对话，默默的退了出去。 …… 高铁顺利的抵达了云华。 走出门，凌然就感受到了潮湿又懒散，雨过天晴又风和日丽的舒适…… “你先回家休息一下，休息好了就过来上班……”霍从军殷切的嘱咐着凌然，并在高铁方面的感谢声中，谦让的留下了全套工作单位并手机号并单位座机并家庭座机并邮箱号。 “不用休息了，直接去医院吧。”凌然拖着箱子，闭目吸气，像是几百年似的。对他来说，这次还真是离家最久的一次了。 作为一名轻易不愿意出远门，考大学都要在本市的年轻人，如果不是看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提供的大量的病床的份上，凌然宁可在家里当植物。 霍从军被凌然的爱岗敬业给震惊了，有些不好意思的道：“也不用这么赶，再说了，咱们现在病床还没有太腾出来多少……” “有几张就行了，我可以做断指。”凌然对于节省病床已经比较有经验了，这就好像穷二代总是比富二代有更多节俭的妙招一样想，都是人生历练得到的宝贵经验。 霍从军问：“真不回家？总要回去拾掇拾掇吧，你不回去，爸妈也不放心。” “我爸妈出去了。” “咦？出去？去哪里了？” “欧洲吧，直飞的巴黎，前几天在英国。” 霍从军心里猛的升起一片羡慕，试探着问：“诊所呢？” “诊所赚钱了，他们决定去消费。”凌然停顿了一下，表情木然的道：“我老妈认为积蓄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反而是一份累赘，所以决定消费掉。” 霍从军羡慕的喷嘴都歪了，不知该说什么的叹口气，半晌问：“那诊所暂时关门了，还是员工经营？” “冬生负责收银，其他人照常工作。”凌然回答。 “冬生？” “冬生10岁了，据说已经会四核运算了，就可以收银做账了。”凌然停顿了一下，表情木然的道：“诊所给扫码支付的街坊打95折，他们路上还有额外的路费。” “可以说是考虑的很全面了。”霍从军用自己的经营经验思考了一下，竟然觉得毫无破绽。 云华医院急诊科的众人，虽然听说凌然要回来了，却是没想到凌然过家门而不入，直接来到了医院，一个个既感惊讶，又感佩服。 尤其是几只存在感薄弱的住院医，此时对凌然充满了佩服。 “凌医生这种医生是真的爱岗敬业。” “你别说，大家都说要做凌医生这样的医生，真能做到的，就是凌医生而已。” “一般人肯定做不到喽。大家不都是这样，要人尊敬自己的时候，说自己多有奉献精神，要待遇的时候，又转头说我是个普通人……” 几只住院医说话的时候，周医生正好从旁经过，最后一人说话的声音不禁越来越小。 “周医生。” “周医生！” 住院医们像是本家的羊看到了隔壁家的羊倌似的，态度不太积极的咩叫了几声。 周医生呵呵的笑着点点头，再用前辈的语气，道：“你们可长点心吧，你们就不用脑子想想，等过些日子，你们谁要是进了凌然的治疗组，会怎么样？” 几只住院医登时就呆住了。 良久，他们再抬起头来，却已经看不到周医生的身影了，就好像他从未来过似的。 “我们要是进了凌然的治疗组，会怎么样？”有人小声的重复问题。 “会死吧。” “我应该能坚持到自杀吧。” “吕文斌的头发都稀疏了。” “人家都买房了。” “买房又怎么样，才20几岁的人，头发也就比我的裆毛密一点。” “你是在裆里养羊吗？需要那么密吗？” 几只人嘿嘿的笑了起来。 话题由此扩展开来： “话说，马砚麟都有女朋友了，感觉他们组还是蛮爽的！” “是那个协和毕业的女医生，对吧？还长的贼漂亮。” “对对对，泌尿科的，要说也是见男无数了，不知道怎么看上马砚麟的。” “人家有可能是发现了马砚麟的特长。” 几只住院医不由的陷入了沉默。 “肤浅。”一人发表意见。 “太肤浅了。”另一人发表意见。 大家就此失去了聊天的兴趣，四散而去。 ……第322章 正常 “你要结婚了？” 凌然没想到刚回医院，云医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马砚麟笑着道：“遇到了合适的人，就想着安定下来了。” 凌然点点头，接着问：“那你要继续学习跟腱修补术吗？” 马砚麟愣了一下，转瞬笑了起来：“您出差太久了，我都不熟悉您的说话方式了……” 凌然盯着马砚麟看，明显在等待他接下来的回答。 马砚麟哈哈的笑两声，然后笑声逐渐变低：“学肯定是要继续学的，但我暂时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在医院以外，您知道的，已婚的医生，和未婚的医生的时间分配肯定是不一样的。” “好。”凌然毫不迟疑的答应了下来。 “您不生气？”马砚麟迟疑的问。 “为什么要生气？”凌然奇怪的看马砚麟。 “那个，我刚刚跟着您开始学跟腱修补术，学了这么一段时间了，突然就有结婚这档子事，我也不想的……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也是遇到了没办法……” 凌然打断了马砚麟的话：“我能理解，没有问题。” “真的没问题？” “没问题。”凌然再次给出肯定的回答。 “那我考虑……以后能不能跟其他医生一样正常上下班……”马砚麟再次试探着询问。 凌然想了想，道：“可以。” “咦？真的可以？”马砚麟难以置信的道：“会不会打乱您的安排……” “没关系，我可以找霍主任再要一个人。”凌然说的非常轻松。 对于别的医生来说，要给治疗组增加一个人是很困难的，但这个得看每周的手术量，就凌然这样的手术量，他的助手本来就是超负荷工作的，添加也是理所应当的。 事实上，就算不增加固定的助手，科室里的住院医还是由着凌然使用的。手术总是要做的，除非不分配手术给凌然…… 马砚麟想到再多一名助手的情形，不由自主的感受到了威胁。 “我只是短时间休几天假，不用多长时间的。”马砚麟小声再说一句。 凌然看看他，道：“可以。工作时间可以自由安排。” 马砚麟这才松了一口气，又笑道：“正好，我想请您吃个饭，顺便介绍未婚妻给您认识一下。老婆要求的，说都没见过云医最帅的医生……” 凌然正要点头，霍从军却是大踏步的走了进来。 “凌然，给你找了个急诊的病人，过来看。”霍从军笑呵呵的。 “什么病人？” “四指离断，厉害吧。”霍从军很得意的道：“我请高新区的老友喝了好几顿，才谈下来的，以后他们有什么急诊的病人，优先给我们送……” 凌然听的也是一阵心痒难耐，确定的问：“真的是四指离断？” “而且，你听着……”霍从军有意的吊胃口似的，道：“斜切的，小拇指切到了指尖的位置。” 普通人听了要倒吸一口凉气的情形，也让凌然瞪大了眼睛。 小拇指的离断手术本来就难做，指尖位置显然就更难了。 “男性还是女性？”凌然问。 “女性。厉害吧。”霍从军用手搓搓自己新买的劳力士，像是对待珍宝似的，道：“真真是正好遇上，你就说巧不巧吧……” 女性的血管比男性的还要细一点，也就是难度再加一分，这样的病例自然是极难得的。 马砚麟看着振奋的霍从军，心里吐槽：不是正好遇上的话，您又想怎么样？ “去见见病人。”凌然说着对马砚麟道：“吃饭得推迟了。” “没事，您忙您忙。”马砚麟很乖巧的模样。 两句话后，就见凌然快步跟着霍从军去见患者了。 今天才是凌然回来的第一天，有些没收到消息的医生，还都特意的向凌然打招呼。另一些早就知道的小护士和女医生，也装作才收到消息的样子，多打一次招呼。 凌然随意的回应。 在一人对多人打招呼方面，凌然始终不是很熟练，主要是人数总是难以控制，就算是练习成功了三人五人的方案，对于十人八人也是失效。 马砚麟有些好奇的跟在后面。虽然觉得霍从军有点魔鬼化的潜质，但不得不说，4指离断还是斜着断的女性，确实罕见，值得一见。 持此观点的医生大约是不在少数的，所以，当凌然来到抢救室里的时候，已有一票的医生，聚集于此。 病人是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手指被纱布包着，鲜血渗出，怎么看怎么严重的样子。 她的母亲坐在旁边，一个劲的抹眼泪，却被女孩子安慰：“妈，你别哭了，现在接个指头都是简单的很的事，我们工厂就有好些人重新做了手指的，没事。” “手指再接起来，那能一样吗？家里电视修了一次，都不好用了。”女孩的母亲用手帕擦着眼泪，越擦越多。 女孩有点疼，勉强笑一笑，道：“用起来是一样的，我见别人重新接的手指了，就是不太好看。” “不好看也不行。” “有啥不行的，我都要嫁人了。” “谁准你嫁人了？”母亲顿时不哭了，昂头道：“你给我听好了，你找的这个不行！” 霍从军重重的咳了两声，道：“那个，病人坐起来一点，我给你们看看手啊。” 病人母亲连忙站起来，将位置给让了出来。 霍从军示意凌然过来看手。 “怎么断的？”凌然一边看一边问。 “我做质检的，检查机器的时候，工人误启动了，手给碾进去了。”受伤的女工大大咧咧的，手里还攥着手机，只是没有打开来。 凌然看看四周，问：“手指还在吗？情况怎样？” 自有接诊的住院医站出来，道：“手指都好，只有小指切断的比较小。” 凌然又要了病例看了，才算是放心。 “怎么样？”霍从军明知故问。 “没问题。”凌然点头。 “所以说，也就是在咱们云华了。”霍从军用感慨的语气道：“咱们云华周边的产业群，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手部创伤，沪市就不行了，他们的工厂都没剩下多少了，自动化程度又高，不行的。” 说完，霍从军又安慰病人家属，并且安排他们签字进手术室了。 凌然亦是深吸一口气，他在沪市做的多是跟腱修补术，方案A也不超过三小时，偶尔遇到一个两指离断的病人，就算是最复杂的病例了。 刚回云华就落一个四指离断，还真是让他的心情变的……正常起来。 一间正常的医院有正常的病人，就是一名正常医生的正常要求了。第323章 围观 “四指离断啊。” “四根都断了。” “还是斜着来的，教科书式的断指啊。” 手术室里，几名医生围着患者，满满的都是好奇。 虽说大家都是见多识广的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的医生了，四指离断的患者也不是没做过——凌然之前就做过几例，还参与过8指离断的小姑娘的手术。 但是，多指离断的概率总的来说是很小的，有点像是撬贝壳，100个里面都不一定能找到一颗8毫米直径的珍珠，斜着切断的，等同于圆润度极高的。 又圆润又大的8厘米珍珠，对于采珠人来说，不能说是见所未见，可见到的概率也着实不高，偶尔出现了，自然值得围观一番。 当然，最稀罕的珍珠还是9毫米往上的，所谓7分（重量）为珠，8分（直径9毫米）为宝。达到9毫米直径的珍珠，就好像五指离断的患者，属于可遇而不可求。尤其是野生的。 “正好碰上四指的，这个运气确实好，我要不是听到主任打电话，我都以为是现砍的。”赵乐意双手抱胸，在手术室里晃荡着，看看病人，顺便看看凌然。 凌然的名气陡增，不止是在医生圈子里，在病人圈子里都是传播甚广。给明星运动员做手术的宣传力，此时是全面的体现了出来，甚至有没弄清楚情况的病人跑到云华来询问，来请托的亲戚朋友更是哪里都有。 赵乐意开着手术室里的玩笑，也是希望缓和气氛。 周医生呵呵的笑两声：“现砍的像话吗？” “就机器切出来的这个角度……”赵乐意侧身模拟了一下，道：“这是上论文的角度啊，你们看看。” “应该能写一篇病情概要，我刚才拍好了图了。”余媛很自觉的站了出来，明显比以前更自信了。 跟着凌然以后，余媛也写了三篇论文了，虽然都是普通水平的论文，也不会比医院的副主任或主任级的医生多，但也算得上难得了。 其他医生毕竟是用长时间积累出来的，余媛跟着凌然，病例却是多的爆棚，稍微加工一下，自然很好写论文了。 事实上，正常的医生不算气管镜、气管切开或者清创之类的小手术，一年做不了多少个相同类型的手术，不能得到科室全力支持，或者医院的病人来源不足的话，100例相同手术就是普通医生的极限了。 这样一来，普通医生一年想要凑一篇手术的病例，都是很困难的。而凌然一个月积累两篇论文的素材，却是轻轻松松——写是没有时间写的，但在临床医学系统中，做手术的医生永远是核心，写论文的人只要体现在作者中，就是很和谐的上下级关系了。 赵乐意低头再看余媛，心里涌起了羡慕。 赵乐意的目光，亲热而不失活泼，贪婪而不失收敛，就像是一名牵着小驴的老农，看着别人家的壮年大耕牛似的。 赵乐意现在才是主治医生，平时也就是催着实习狗换个药，写个病历，买个饭，让人家写论文——那也得写得出来才行。 余媛这样的资深住院医，主治们只能操作着做点杂活，就像是同村的邻居借富户的大牲口，偶尔做点重活也就罢了，写论文这种费力耗神的事，是不好用别人家的大牲口去做的。自家养的话，赵乐意这样的主治就没资格了。 他得能自己写出几篇够分量的论文，做出几个够水平的手术，到了准副主任的时候，才能谈得上用住院医来写论文。 眼下的四指离断，若能写成论文，对主治们来说都是蛮有吸引力的。 但是，在场的主治们却都秉承着谦虚礼让的风格，既不争也不抢。 毕竟，他们都不会做断指再植…… 四指的断指再植就更难了。 凌然绕着病人转了两圈，又看了磁共振片和X光片，想了想道：“请手外科派个人来吧。去问问王海洋主任在不在，在的话，请他一起来做手术。” 对于多指离断的手术来说，组织多人缝合是很正常的，毕竟要尽可能的缩短离断时间。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去请其他科室的人，一般的医生就不一定抹得开面子了。 马砚麟赶紧答应了一声，跑出去找人去了。 凌然也不耽误功夫，将X光片单独拉出来，喊吕文斌，道：“右手第三，第五掌基底部有骨折，直接的断面也不是整齐，一会处理的时候要注意固定……” 吕文斌又壮实了一些，洗手服露在外的部分全是腱子肉，一边听凌然讲解，一边乐淘淘的点头。 凌然不在的时间里，吕文斌的工作量骤然降低，他每天除了日常的工作值班以外，就是卤猪蹄和锻炼。 为了有利于健身，吕文斌还开发了新的轻卤牛肉和轻卤鸡胸肉，所谓的轻卤就是较少的盐和酱，不用老汤，但依旧会有其他调料的做法，比不上白水煮鸡肉的纯洁，但至少是人能入口的正经食物。 依靠着其本人在健身房的声望，吕文斌新开发的品种销售的也很不错，最重要的是，吕文斌积蓄了充沛的精力，准备应对凌然返回的时刻。 现在，他终于是等到了。 “没问题的，位置稍微差了一点，但是没问题的。”吕文斌激动的说话都啰嗦了。 凌然点点头，又拿着X光片多讲了两句。他刚得的完美级的X光片阅读，用在此处可谓是大材小用。 不过，对于吕文斌这个级别的医生来说，专精级的X光阅片就能吊打他了。 就是在场的其他主治医生，最多也就是专精初级到中级的水平。他们都是急诊科的医生，靠日积月累的增加了阅片量，但是没有足够的阅片强度，对于细节的把控肯定是不足的。 凌然并没有讲课的欲望，但是针对眼前的病人，还是尽可能的说明情况。 比起常做的两指或三指的断指再植手术，4指的负荷量是要大的多。 不一会儿，王海洋走进了手术室。 “四指离断？”王海洋戴口罩之前先舔了舔嘴唇。 “斜着断的。”凌然说着让开看片位。 王海洋一边看一边点头。 他的阅片能力就要强多了，很快看完，问：“怎么分配。” “我做示指，你做环指。”凌然回答。 “你是想把小指留给自己做啊。”王海洋看着只掉了一小截的小拇指，道：“你给我做，我都不做的。”第324章 首日 凌然在熟悉的显微镜下，将患者的小拇指轻轻的联到了一起。 如果不考虑指头的重要性的话，在外人眼里，断指再植多半是个很小的手术，就是将手指缝合到了一起罢了。稍微处理一下外面的血迹，再将断指连起来之后看，普通人都不会觉得害怕。 但在显微镜的世界里面，断指再植难的像是将一座掰断的大楼重新缝合起来。 还要它能够灵活的使用，那就更复杂了。 好在人体的血管，都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只要维持手指不坏死，断掉的血管，尤其是毛细血管，还是会顽强的重新生长起来的，可以说，人体的自愈能力是断肢再植的基础了。 可就算是这样，做一次四指离断的断肢再植手术，手术的预计时间，也在20个小时以上。 落实到医院的手术室管理，凌然所占用的手术室，在未来的20个小时内，都不会安排手术了，除非他提前结束手术，才会将手术室用于临时的机动。 吕文斌、马砚麟和余媛等人进进出出，手术时间到了6个小时的时候，有机会就跑出去休息了。 围观的医生们，自然早就消失的一干二净了。 云医急诊科的医生们虽然羡慕凌然的手术操作，但他们没机会在手外科方面精进的话，就不会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看手术。 凌然和王海洋主任，总共花费了差不多8个小时的时间，才将4只手指全部缝合到了一起。 头发花白的王海洋累的腰酸背痛，嘟囔道：“总算是缝完了。” 凌然过瘾的伸了个懒腰，将口罩拿了下来。 吕文斌和马砚麟各守一边，快速的缝合着皮瓣。 放在一些小医院里，缝合皮瓣都是很困难的业务了，缝合不好的话，患者的皮肤会像是缝合怪一样，东一种颜色西一种颜色，如同百衲衣一般皱结，缝合的足够好的话——也不会看不出来，只能是让人不觉得反感。 吕文斌和马砚麟经过大半年的练习，如今缝合皮瓣手艺，已经赶得上手外科的小主治们了，后者的上手机会，还不一定有他们多。 王海洋看着几个助手，自己揉着腰，笑道：“年轻真是好啊，不像是我这把老骨头，这样的手术，再让我做一次，我就该退休了。” “退休了去做飞刀吗？”凌然问。 王海洋“哈哈”的笑了出来，再看凌然严肃的脸，又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开玩笑。 “我帮您按一下。”凌然说着，拉住王海洋的胳膊，手指用推的手法，稍稍的放松了一下王海洋的脊柱周围的肌肉。 王海洋嘴角“嘶嘶”的吸气，脸上果然放松下来。 “你这个可以的。”王海洋乐呵呵的点头，又道：“你这招好，有用……对了，你现在跟腱修补术做的很有一套吧，要不要我帮你联系几个飞刀？” “可以吗？”凌然略显意动。 “当然，你是给刘威晨做过跟腱修补术的人嘛，我听说还有国外的病人找上门来，我帮你宣传宣传，大家坐在一起吃几次饭，就熟悉了了。” 凌然“恩”了一声，道：“吃饭不去。” “社交还是要社交的。”王海洋呵呵的笑了起来，道：“你不去社交，人家怎么认识你呢。” 凌然很有经验的道：“不参与社交有时候会比参与社交，得到更多的机会。” 这确实是凌然的经验总结了。 王海洋愣愣神，却是无从反驳。 像是凌然这样的性格，他要是硬给拉出去，还真不一定得罪哪位呢。 迟疑了一下，王海洋决定略过这个话题，道：“总之，我先帮你安排一下飞刀，你只要愿意做，应该没问题的。对了，你有什么要求？专家费，场地或者人数什么的。” 凌然之前就跟着王海洋做过飞刀了，对飞刀能提供的收入没什么兴趣，脱口而出道：“只要能增加翻台率就行。” 王海洋沉默了几秒钟，道：“你是说病床周转率吧。” “恩。省字。”凌然解释的很完美。 “那就是一次多安排几台手术，但是不要求价格了是吧。”王海洋一边说话，一边脱下手术服，道：“你这样其实不太对的，应该先把专家费给拉起来，然后再谈手术台数。” 凌然想了想，道：“还是手术台数更重要。” “好吧。”王海洋能说什么呢。 两人一面说话一面出门，就将手术室丢给了其他人。 科室内的医生和护士都习以为常了，有些小主治还会帮忙做点收尾工作，到了资深主治往上，就算是想帮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更不要说，大部分人都是没心情做琐碎的活计的。 “我还可以做膝关节镜的半月板成形术。”凌然走了几步，又提醒了王海洋一句。 王海洋眼前一亮：“你去祝院士那里学会的？” 凌然懒得解释，只道：“我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做了50例左右，效果都非常好，到时候让余媛写一份跟踪报告出来，拿给你看看。” “恩，半月板成形术很适合飞刀的，不过……你得多给患者和患者家属一点信心。”王海洋说的比较委婉，也就是觉得凌然在这方面的名气还没有起来。 掌握着完美级半月板成形术的凌然点点头，并不反驳。 没有名气就是没有名气，用不着特别解释，随着手术例数的增加，该有的自然就有了。 王海洋担心凌然不高兴，又笑呵呵的道：“你练一个半月板成形术是正确的，这个是择期手术，更方便筹集飞刀，等名气起来了，你出去一次做四五个都可以……” 凌然目前掌握的四种术式来说，断指再植和tang法缝合基本都属于急诊范围内的，24小时缝不好的，基本就不用缝了。 跟腱修补术可以延迟几天，但要追求好效果的话，新鲜跟腱修补术延迟的也不能太多，总归是以天来计算的，陈旧性的跟腱修补术倒是能够等一等，可效果肯定是比不上新鲜的。 唯独膝关节镜下的半月板成形术，包括运动员在内，都可以延迟多日再做手术。 王海洋以方便飞刀与否论英雄，自然觉得半月板成形术最佳。 凌然也不多做解释，回到办公室里，发了条微信给霍从军，三个小时后，就敲定了两名半月板成形术的病人。 就病人的吸收能力来说，云华医院比100个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都要强。在昌西省内，云医、陆军总院和省立是三足鼎立，科室各有侧重，辐射全省乃至于周边，其他的省内医院，理论上都是三家医院的下级医院，有业务指导关系，除非全省的病人都喂不饱三甲医院，否则，就不会没有病人做。 事实上，要是全省的病人都能由三家顶级三甲医院看病的话，昌西省的人均寿命起码得提高个五六年不止。 因此，被转诊到云华医院的病人，都没有什么不乐意的。 …… 翌日。 凌然到8点钟才开始查房。 他刚刚回到云医，实际上也没有几个病人可供查房，主要就是看看四指离断的患者状态如何。 到了病房，就见病人已是睡醒了，正拿着手机，看剧看的兴高采烈。 医生入内的声音惊醒了陪护的母亲，她抬头拢了两下头发，就皱眉看向女儿：“都说手术以后看屏幕伤眼睛，你怎么又看起来了。” “我上班都没时间追剧，好容易休息了，我看看剧没事的。”女孩子一只手不能动，就用另一只手点暂停，并向医生们笑笑，道：“我觉得我好的挺快的，都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了，是不是能回家了？” “你是麻药的劲还没过。”凌然看看她身上挂的麻醉泵，道：“你需要有长时间住院的准备，断指再植的存活率虽然比较高了，但是围手术期的护理是必不可少的。” “哦。”女孩子倒不倔强，却是笑笑，说：“我的手指应该都活了吧。” “还不能确定。”吕文斌抢着说了一句。 “我懂我懂。”女孩摆摆手，转头道：“妈，你看，人家医生都说了，现在断指再植的存活率很高了，你就不要一天到晚瞎操心了。” “我那是瞎操心吗？你就是不操心，才把手搞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你管的太多，我才不操心的……” “那个……患者和家属不要吵架。病人要尽可能的保持心情平静，情绪太激动，血压波动以后，容易引起血栓之类的危险，一定要注意。”余媛站出来提醒了一句，小小的个子，大大的声音。 病人和家属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装模作样的恢复了平静脸。 医生们见怪不怪的继续查房。 医院里什么奇葩事都有可能遇到，病人和家属吵架只能算是日常。第325章 坏手 “妈，帮我插一下pad的充电线。”四指离断的病人齐乐秋换了新装备，更畅快的追起了剧。 齐母阻止不了女儿看手机，就只能给她换了台屏幕大点的机器，此时一边捋线，一边不乐意的道：“这才术后第三天，你看别人都是静养的，就你还看电视，而且是从早到晚的看不停，这样看下去，眼睛瞎掉了怎么办。” “妈……人家不是说了，术后好心情很重要吗？你让我补剧，我就有好心情，我有好心情，不是对术后恢复更好？” “歪理邪说。”齐母哼哼两声，也是无可奈何。 充电线插上了，四指离断的齐乐秋继续用另一只手操作着平板电脑，只有动作大的时候，稍稍弄疼了自己的时候，才皱皱眉头。 等到新的剧集点开以后，齐乐秋的脸上就带出了笑。 “其实住医院也挺好的。”齐乐秋说：“医院里有吃有喝的，公司还给赔钱，给工资，我也有空追剧，我现在可算知道富二代有多爽了……” 正在倒开水的齐母手一抖，杀人的眼神看过去：“富二代？你要不是我女儿，我能把你给烫熟了。” “哎呀，妈，你咋辣么凶，我就开个玩笑。”齐乐秋还真怕被她妈给揍一顿，赶紧翻身看剧。 齐母叹口气，挤了半边床过去，看着屏幕，恨铁不成钢的道：“天天就知道看这些情情爱爱的，结果看看你找的男朋友，手断了都不知道来看看你。” “怎么没有，剧都是他帮我找的。他刚好出差去了嘛，等回来就让他补上。”齐乐秋说着向老妈挤挤，缩到了她怀里。 齐母鼻子“哼”的一声，反手搂住女儿，口中道：“韩剧又臭又长的，有什么好看的，还补剧，补到明年都补不完吧。” “韩剧现在也有的短的了。”齐乐秋说着介绍道：“我现在看的这个剧就不是，女主角刚开始就特别惨，被婆家赶出来了……” 很快，两人都目不转睛的盯着屏幕，看住了。 午后。 齐乐秋吃了午餐，又喊老妈一起看剧，作为难得的医院闲暇时光，两人很快陷入了剧情不能自拔，并淅淅沥沥的哭了起来。 “别哭了，医生让你心情平静一点。”齐母一边哭一边抽纸，“噗”的擤了一把鼻涕。 “医生说我开心一点更好，我现在就很开心。”齐乐秋一边说，一边用没断的左手抽纸擦眼泪。 “来，擤鼻涕。”齐母帮她放纸在鼻子下面。 齐乐秋痛快的擤了出来，眼泪又流了下来：“恩荷好可怜，太惨了。” “所以说，你现在找的那个男朋友，太不靠谱了。” “你才见了人家几次啊。” “就是说啊，我人都见不到。” “不理你了，我要看剧。”齐乐秋继续擦眼泪，看韩剧，看着看着，小声道：“妈，我觉得手凉。” 齐母擤了一把鼻涕，用手背擦擦眼睛，道：“你把手缩进来。” “不是，我是受伤的手凉。” “多凉？”齐母站了起来，有些心慌。 齐乐秋咽了口唾沫，道：“喊一下医生，就说我的中指和无名指没感觉了……” 不等她说完，齐母就狂奔出了病房大喊了起来：“医生……医生！” 急诊科的病房，反应时间是一等一的，只几秒钟的时间，首先就有护士冲了进来，边跑边问：“怎么了？什么情况？” “我女儿……我女儿……”齐母心慌的说不出话来。 “我的中指和无名指没感觉了，摸上去有点凉。”齐乐秋依然冷静的说话，至少比看剧的时候冷静。 护士过去看了一眼，立即明白过来，按了床头的呼叫键：“67号，血管危象。” 更多的护士和值班医生都冲了进来。 “静脉灌流。”值班医生看了一眼，就按照标准方案先下命令，再道：“找人去通知凌然组。” “去通知了。” 护士一边回答，一个拿出侧孔灌注针，并准备输液管和灌注瓶。 “忍一下，乱动就保不住手指了。”急诊科的住院医只要做个一年半载的，对于这样的突发事件都算熟练了。 齐乐秋想到自己的右手少了两根手指的景象，吓了不敢再动，咬着牙齿道：“我能忍住。” 侧孔灌注针被斜行穿过再植的手指末节指腹，针尾通过输液管与灌注瓶相连，针尖通过输液管与引流瓶相连。 住院医低头看着情况，问：“刚才怎么回事？手指突然变凉吗？” “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我啥都没吃，也没喝什么。” “抽烟了吗？”住院医严厉的问。 “没有抽烟。” “有闻到烟味吗？” “没有。” “有压到手吗？吃什么药了吗？” “没有，我就乖乖的看韩剧，刚刚还哭呢，你看。”齐乐秋向住院医展示废纸篓。 看到满满一篓的抽纸，住院医的脸都绿了，就好像那次回家看到前女友慵懒的躺在沙发上，床边一筐的抽纸里还藏着套的场景——藏的太不用心了！ “不是告诉过你，要保持心情平静吗？”住院医心情很平静的问。 齐乐秋的眼神缩了缩：“我心情挺平静的。” “哭了这么多，是心情平静吗？” “那是看韩剧哭的，和真哭不一样，你不懂女人。” 住院医呵呵的笑两声，心说：女人啊…… “医生，现在怎么办？”齐母缓过劲来了，紧张的问。 “等等主治医生的消息。”住院医只是急诊医生，虽然因为急诊科开展了断指再植等项目以后，熟悉了一些相关的抢救常识，但是，对于进一步的处理，他是没有多少把握的。 约莫两三分钟的样子，吕文斌冲了下来，身上还站着卤汁的麻点。 “什么情况？”吕文斌并不在工作时间，但还是第一时间赶来了，医生的职业天性，总是让休息让位于生命。 “手指温度低于标准，已经用了肝素……静脉灌注效果不佳。”住院医低声说明情况，虽然他知道的也不多。 “放血。”吕文斌经历的断指再植的患者数百人，比普通医院骨科医生一辈子见过的断指可能都要多，经验是极其丰富了，看着病人的状况，开口就道：“断指的指端切口放血，指腹下肝素钠浸润，甲床也开窗放血。四个指头都做。” 他说着就拿了手套，开始自己动手。 值班的住院医被分配了一根食指，也学着做了起来。 给指头顶端切口放血是个熊孩子都能做出来，甲床下开窗放血就稍微有点技术性了，它是对着消毒后的指甲，用手术刀倾斜60度，直接切透。 齐乐秋刚开始不明白，被吕文斌切了一根手指才明白过来，眼泪瞬间飙了出来：“你们这是刑讯逼供啊，你们想问什么啊……” 齐母心疼的要命，也一个劲的道：“能不能用点麻药啥的，你们看孩子都疼成啥样子了。” “来不及的。”吕文斌只能给出这个答案，并道：“病人家属请出去吧，你们在这里干扰抢救。” “怎么就到抢救了……”齐母惶惶不安。 “血栓是很危险的。”护士说着话，轻轻的将齐母拉到了门外。 迎面，凌然快步而来。 齐母立即认了出来，连声道：“凌医生，快看看我女儿。” 凌然点点头，熟练的一伸一缩手，向右向前一个走位，就躲闪掉了齐母的搂抱。 进入病房，齐母自被拦在了外面。 凌然大声问：“什么情况？” “血管危象，中指和无名指快保不住了。”吕文斌头都没回的喊了一声。 “尿激酶用了吗？”凌然问。 吕文斌愣了一下，道：“没……” “尿激酶，10万U。静脉。”凌然命令下的非常快，再看一眼病人，问：“谁先来的。” “我。”失去了前女友的单身住院医回答。 “吕文斌出去通知家属，准备探查手术。签术前同意书。”凌然接着看看病人，道：“你是四指离断的断指再植手术，本身就是比较危险的，现在出现血管危象，安全起见，我们先准备手术探查，如果有必要的话，要切开重新吻合一下血管了。” 齐乐秋被一连串的信息冲击的脑袋发昏：“我就是看个韩剧而已。”第326章 要考试 时隔三日，王海洋重新被喊来了手术室。 踩开手术室的门，王海洋就戴着口罩，问：“这次是几指的？” 作为手外科的主任医师，常年奔波于各地，飞刀价格稳定在一万元的高级医生，王海洋同志已经到了入手术室而随心所欲的年纪了。 尤其是到别人家的手术室，他反而更能放得开。 麻醉医生苏嘉福也是才赶来的，脚底下踩着两个凳子转悠着，像是玩弄健身球似的，听到王海洋的问题，就看看表，道：“四指。” 王海洋啧啧的赞叹：“老霍可以啊，三天找来两个四指离断的？别真是现砍的啊。” 苏嘉福的眉毛一挑，对此场景很熟练的道：“臂丛麻醉。王主任。” 王海洋的嘴一秃噜，就拐道：“你们一般不都是全麻的吗？四指离断的臂丛麻醉啊，20个小时要把病人无聊死吗？” 嘴里开销着快乐，王海洋扭头看向患者，准备给予一个歉意的微笑。 齐乐秋的脸上，此时正挂着尴尬的笑容：“王主任，又见面了。” 王海洋讶然的看看齐乐秋的手，认了出来：“不是吧，你手又断了？” “没……不是，我就是看韩剧来着……”齐乐秋想解释的内容太多，麻醉又干扰了她的大脑运作。 “血管危象。”凌然清清嗓子，皱眉道：“我应该让通知的人说明了……” “我没仔细听。”王海洋呵呵的一笑，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肝素和尿激酶都用了，没什么用……”凌然简单的介绍了两句，道：“切开看吧。” 王海洋点点头，都到这个份上了，不切开的话，手指肯定是保不住了。 齐乐秋眨巴眨巴眼睛，期期艾艾的道：“那个，我不是有意打扰啊，咱们切开以后，要做多久啊，真的要做20小时吗？” “那不一定啊。”王海洋笑呵呵的道。 “20个小时真的会无聊死的。”齐乐秋可怜巴巴的看着王海洋，问：“能不能也给我看个屏幕，发个剧什么的？” 王海洋年老迟钝，旁边的吕文斌已是感慨起来：“您是心真大啊。” “可以给我看一个心情平静的片子啊。”齐乐秋认真的道：“我不看韩剧就好了吧。” “动物世界也不行啊。”王海洋进入了聊天状态的同时，手术刀也切了下去，口中道：“你要是看着一只可爱的小鹿被狼咬死了，你血压不是得飙啊，这个手术啊，最怕的是血压忽起忽落了……” 麻醉医生苏嘉福同志咳咳两声，道：“王主任，别看不起人啊，你放一个动物世界看看，病人血压飙起来算我输。” 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的齐乐秋，莫名的感觉自己很适应手术室的对话，不由笑道：“这样是双输吧。” 苏嘉福踩着凳子的脚都抖起来了：“我输你不一定输，血压飙起来也有处理办法的。” “我不管，你拿病人打赌了。”齐乐秋哼哼两声，道：“你给我放个剧，我就当没这回事。” 苏嘉福的声音登时弱了下来：“没法给你放剧的。” “那你唱个歌给我听。”齐乐秋很顺畅的提出要求，一点都不因为在手术室而改变什么。 苏嘉福哼哧哼哧半天，小声道：“我也不会唱歌啊。” “讲个故事。” …… 王海洋和凌然互相看看，都默默低头，悄悄的割着齐乐秋的手指。 不到一小时，手术宣布完成。 凌然跟着推车一起出门，对齐乐秋和刚刚赶到的病人家属，道：“手术后的预后也很重要的，这一次就不要给看韩剧了，容易导致激烈情绪的电视电影等等，都不能看。” “漫画呢？”齐乐秋说的比谁都快。 凌然沉默了几秒钟，道：“你们先跟病人去病房，稍后我让护士去给你们做详细宣讲，你们选出两名家属，好好的听一下。” 患者家属顺从的同意了。 回过头来，凌然想了想，问后面出来的王海洋，道：“我们是不是可以给病人和病人家属考试？” “考试？” “恩，注意事项什么的，要求病人和病人家属必须考试及格才行。” “否则呢？” “否则？”凌然想了想，道：“否则护士就应该特别注意吧，病人的出院时间等方面也要相应延长……应该与复健是同等对待吧，病人如果实在不愿意，我们也不可能强迫，但至少知道会遇到什么。” 王海洋想了想，道：“你这么说，协和好像是有对病人考试的，但急诊科的事，我管不着的。” “我去找霍主任。”凌然一个磕绊都没有的，转身就走。 王海洋在后面招招手，想叫住凌然，想想算了。 要是普通的医生去找大主任提意见，还是这种关乎全科室的工作意见，被骂的概率不大，被鄙视的概率是很大的。 但是，提出意见的如果是凌然的话…… …… 办公室。 霍从军认真的听了凌然的建议，缓缓的点头，道：“你既然觉得有需求的话，我可以跟护士长商量一下，无非就是把宣教的流程给加长了，咱们现在正在搞急诊中心，也是需要一点新气象的，可以向协和学习学习……” 对霍从军来说，这样的小改革都不用太在意。尤其是急诊科需要这个政策的只有凌然的病人。 既然新政策只涉及到了凌然的治疗组，那凌然有要求的话，修改一下也就是了。 不过，说到急诊中心，霍从军的兴致又来了，道：“我们现在的条件就是稍微也有一点不具备，我还在推动当中啊，凌然你的牌子也是要打起来的，我记得你还有老外医生转诊的病人？再有的话，就要打咱们云医的牌子了，知道吧。” “现在就有的。”凌然翻出手机看了看，我约到了后天，今天准备登机。 “后天来？” “一名肯尼亚的田径运动员。”凌然道。 “一名啊……也好，咱们积少成多……” “亚非拉地区的病人都缺少医保，再加上机票费用的话，他们就不感觉划算了。”凌然随口解释了一句。 霍从军听的眼睛都绿起来了：“有外国病人因为费用问题不来的吗？” “有六七人吧。”凌然道：“我只联系得到医生，不能确定原因。” “把他们喊过来，机票我们没办法，医疗费用我们可以适当减免。” “好。”凌然不会去纠结费用的问题，当着霍从军的面，就编辑了一段英文发了邮件并抄送给多人。 霍从军满意的点点头，又意味深长的道：“医疗服务啊，不说医疗的部分，单论服务，它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咱们云医的技术要提升，就不能局限于昌西一省，就像是你做跟腱修补术一样，你的竞争对手，不是昌西省的其他医生，而是全国的运动医学方面的医生了，再进一步，像是现在，你的对手就是全世界的高级医生了，这种时候，几万块的医疗费算什么？” 凌然“恩”的一声，表示自己听到了。 “梅奥就是面向全世界，吸引到了大量的病人，才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的。咱们国内也有不少医院，都在跟梅奥合作，刚开始的时候还给病人打折医药费，送人过去，现在你看……”霍从军啧啧两声，望着凌然，道：“一个阵地，你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 凌然“恩”的点点头。 “你怎么想？”霍从军追问。 凌然想想，道：“我想……您是因为对急诊中心的建立过于执着，心情过于亢奋，交感神经兴奋，心搏加强和加速……另一方面，患得患失的心态促使你将目标定的非常高，这样就算是失败，也不会感到过于失落，毕竟，没有成为梅奥的医院很多，比起没能建成急诊中心，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考学找工作买房买车的时候，会有意喊出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因为喊出一个很低的目标，他们也是达不到的……” 霍从军拍拍自己的脑门，做出这个表情： o(￣┰￣\*)ゞ 接着，霍从军清清嗓子，道：“你看我这个脑子，我刚才有点走神，咱们刚才说到哪里了？” “交感神经兴奋？” “前面一点。” “你问我的想法。” “再前面，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把外国的病人联系好了吗？” “我看看。”凌然低头看手机，翻了翻邮箱，再抬头：“还没人回答……霍主任？” 他的面前，哪里还有什么霍主任啊，寂静的办公室里，只有几盆绿萝，像是刚刚被浇灌了似的，湿哒哒的，还往地上滴水。 顺着叶子滑下来的水滴略有些粘稠感，在重力的作用下，被拉出长长的丝线，被阳光照的亮晶晶的。 绿萝自己慵懒的舒展着叶子，仿佛适才的吸水过程，就耗尽了全部的体力似的，一副不堪承受的模样。 唯有干净的绿颜，展现出独属于绿萝的纯真。第327章 跨时代的场景 办公室里。 霍从军擦过放置着吊兰和绿萝的小窗，笑眯眯的道：“各位，我想宣布一件事，医务科确认得到4份就医申请，接下来几天，会陆续有四名来自肯尼亚，厄瓜多尔和牙买加的病人来到科室就诊，大家要打起精神来。” 众人纷纷鼓掌拍手。 “专程从外国过来，可以啊。” “这个是加分项吧。” “咱们手外科也没有几个专程过来的病人吧。” “锦西主任以前还做过几个，现在都不做了。” 霍从军笑的像是只能做围脖的狐狸似的，道：“4名患者都是奔着凌然医生来的，不得不说啊，咱们凌然医生在跟腱修补术方面的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了。” 说着，霍从军再次鼓起掌来。 科室内众人也很配合的再次鼓掌。 霍从军微笑：“咱们现在到了升格急诊中心的重要时间点了，一旦成功，在座的大家啊，都会有更多升职、进修的机会，加薪啊，奖金啊，也都是有机会的……” 掌声这时候才变的真诚起来。 “所以说，现在是要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的。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肯尼亚和牙买加都是田径大国，过来就医的三名患者，就是他们的探路石，咱们如果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医疗服务，就有机会得到更长久的合作……”霍从军说的很是郑重。 同为主任医师的陶主任，此时也站出来，说着无关紧要的提醒的话：“霍主任讲医疗服务，不单单指做手术了，还要包括围手术期的方方面面，大家也集思广益，提高咱们科室的竞争力……” 霍主任等自己的捧哏说完了，又点出凌然的名，道：“凌医生，你也给咱们说说咱们这个国际医疗案的前因后果。” “哦。”凌然像是被老师点名了似的，站起来，道：“我是在沪市参加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期间，接触到的一些外国医生，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已经为几名外国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做了手术……” “浪费了啊。”霍主任重重的叹口气，又摆摆手，道：“你慢慢说，我不打断了。” 凌然于是继续道：“这一次，我是接到6名医生的回复邮件，有意将病人送到云医来进行外科手术治疗。我给他们回复了考试邮件和相关的要求，有两名患者考试不及格，并表示不愿意继续考试了，于是……” “等等，等等……”霍从军的脸刷的变了：“你拒了两名外国运动员来咱们医院就诊？” “一名运动员，一名应该是非职业的业余运动员。”凌然认真的回答。 “霍主任，深呼吸。” “霍主任，您坐下，喝口水。” “老霍别急，有话好好说。” 大家纷纷劝说，生怕霍从军倒在急诊中心成立的前一刻。 “凌然啊……”霍从军喘了好一会儿，道：“你之前说考试，不是等病人入院了再考试的吗？入院前考试，有必要吗？” 凌然想了想，道：“有必要。” “唔……然后呢？理由呢？” “他们万里迢迢而来，如果入院以后考试不合格，被迫返回，不是更不合理吗？”凌然的话里，带着反问的意味。 霍从军竟是被问住了，实在是脑袋有些太糊涂了。 周医生在旁道：“凌然，把你出的考题给大家看看。” “好。”凌然转身在电脑前，打开了邮件里的考题。 霍从军等人自觉不自觉的凑了过来。 果然都是很简单的题目： “跟腱修补术3周后可拆除固定，正确或错误？” “跟腱修补术在术后需要严格卧床休息，正确或错误？” “跟腱修补术疼痛严重时可以服用止痛药，正确或错误？” 英文的题目，读起来稍稍有些困难，但也称不上困难。 大略的看了看题目，霍从军先皱起眉来：“怎么可能有人回答不上这样的题目？” 周医生也道：“全填yes不就行了？” 凌然点点头。 “所以，有两个运动员，连这样的题目都没有正确回答？他们是不懂英文？”霍从军问。 “他们的主治医生给他们做了翻译。” “那还回答不上来？” 凌然道：“主治医生反馈的意见，他们大概不愿意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认为是对个人的束缚……” “你们的邮件，我能看看吗？”霍从军担心凌然是不是说错话了。 凌然于是展示出了往来的邮件。 霍从军默默的看罢，起身思忖片刻，道：“这个病人考试制度，我看可以好好的做起来。” “对啊，完全不遵守医嘱的家伙，只会坏了医院的名声，结果我们还倒贴钱。” “被告了就更惨了，以后都别想把牌子打出去了。” “果然还是要凌医生这样严谨的人，才好开拓国际市场！” 凌然静静地听着众人的赞扬，对他来说，眼前的场景实在是有些小儿科了。他受到恭维、赞扬和马屁的最高值是在人民大会堂……当时有数千人参加了童星选拔。凌然在出场时得到了创纪录的掌声，在表演中段再次得到创纪录的掌声，在结束时得到的掌声又创了记录，最后，凌然宣布退出选拔又得到了数倍的掌声。 相比之下，眼前这么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十几名医生的吹捧，气量实在不足。 第二天。 首位来自肯尼亚的运动员，抵达了云华医院。 霍从军举行了低调而深刻的宣传——被精选出来的10名主任医师与医院领导，涌入了最大的1号手术室内，观看凌然对外国病人的跟腱修补术。 不像是沪市的医院经常能得到外国人体以供切割，到云医的外国人数量本就不多，愿意留在云华医院的外国病人就格外少了。 当然，这里是不计算各种越南缅甸孕妇的。她们没有身份证，只在预产期临近的时间来医院，既没有中国的医保，也不能证明自己外籍人士的身份——证明了只会被遣返，所以医患双方都故作不知罢了。 不管怎么说，对于云医急诊科来说，肯尼亚运动员是一个很好的噱头，比越南新娘什么的，要有宣传意义的多。 医院领导们也很看好霍从军扒出来的题材，也就是骨科主任稍微有点不开心罢了。但也就是单纯的不开心。 云医骨科早就放弃跟腱修补术了，如果不是碰到脸上，他们根本不屑于做这么小的手术。至于运动医学，又显的有点难了。 一名昌西省电视中心的摄影师也被请了过来，专门负责录制这个令人振奋的，跨时代的场景。 摄影师有点懒洋洋的支好了摄影机，看着医生用器械将蒙在摄影机外的塑料布给轻轻修剪出框架，已经觉得无比的无聊了。 对于云医急诊科极其重要的一刻，对于昌西省来说，显然不算是什么，如果不是私人关系的话，他根本都不会来。 摄影师调试了一番机器，又拿出照相机，道：“等会到了重要的时间点，提醒我一下。” “没问题。”医务科的雷主任比霍从军更重视记者，向几名主任使了眼色，以免误了机会。 “准备好了吗？”凌然扎着双手，在胸前举着进到了手术室来。 “准备好了，可以开始手术了。”马砚麟和余媛分别以一助和二助的身份出现。他们都选了跟腱修补术做主攻方向，也就包揽了所有跟腱修补术的助手位置。 凌然点点头，让护士帮自己穿上无菌手术服，再站到手术台前。 手术台已经按照他的习惯调整好了高度，托盘上满满的都是手术器械。 “我们现在开始手术。”凌然抓起一支笔，在患者的腿部划线，接着，他就抓起了手术刀。 手术刀闪闪发亮，仿若神器。 凌然凝神看向患者腿部，眼神闪亮若星。 摄影师惊的浑身发抖，手指颤巍巍的托起挂在脖子上的单反，按住快门就是一串“咔咔”声，口中还用旁人听不懂的音调，不断的嘟囔：“帅帅帅帅帅……” 他的精神是如此紧张，就好像年轻时，去野生动物园，第一次拍到雄鹿交配似的。 “那个……还没到重要的时间点。”雷主任虽然离开手术台一段时间了，还是有基本判断的。 摄影师看都没看他一眼，继续“啪”出去无数的快门。他做摄影记者多年，也是有基本判断的。 霍从军嘴角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这不是他第一次见到记者如此表现了，而这份宣传资源，他自然是早就计算在内的。第328章 刺猬 霍从军对于凌然的这台手术极其重视。 因此，凌然虽然很熟练了，但还是给予了本手术以充分的尊重——长达15厘米的S型开口可以说是非常的充分，非常的尊重了。 相比之下，包括霍从军在内的众医就比较震惊了。现在的医生，都是习惯了开口越来越小的，普外科的手术从开腹进化到小刀口，再从小刀口到腹腔镜，甚至连腹腔镜，都从五个孔一路进化到最少只需要两个孔的状态。 复杂的胸外科手术，都开始将腔镜手术广泛的应用了起来，单台价值千万的达芬奇，对于医院、医生和病人的存在价值，就是能够开个小洞做大手术。 就连心脏搭桥手术，主流的手术方案，都从开胸变成了肋骨下的小口。 一个跟腱修补术，开出15厘米长的口子，对于云华医院的领导和医生们来说，不说是闻所未闻，也是未曾想到的。 “这个……凌医生是喜欢大开口啊。”骨科的一名主任医师笑呵呵的说了出来。 “祝-凌跟腱修补术，是强调大开口和保血运的。”吕文斌总算是跟了一段时间，勉强给出一个回答。 “还祝-凌……如果是想要保血运，不是应该小开口吗？这两个本来就是冲突的嘛。”骨科主任抱着胸，面带讽刺。 吕文斌登时语塞，就他的水平，与主任级医生辩论是稳输的。吕文斌从读医学院开始，满打满算才接触了10年医学，主任医师轻轻松松都是30年起的。假设大家如果都是职业打LOL游戏的话，相当于主任是从2009年开始打到了2039年，而吕文斌从2030年才开始接触，就是中间不断的版本更新，可要论嘴炮对轰，劣势还是很明显的。 何况是骨科医生熟悉的跟腱修补术呢。 霍从军此时自动调整了喷嘴方向怕，淡淡的道：“不能理解就好好学习嘛，刘威晨是凌然用大开口做好的，今天来的肯尼亚人，不也是为了大开口来的？” 如果喷人是一门技术的话，霍从军大概是从80年代开始学习的，90年代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状态。至于骨科主任，欺负欺负医药代表也就算了，对着完全体的霍喷子，根本就没有抵抗的想法。 手术室里进入了短时的安静，只有摄影师嘴里不停嘟囔不清的“帅帅帅”，以及不断响起的快门声。 闪光灯是不让他开的，可单说拍照的话，医院是巴不得他能将SD卡塞满的。 当然，摄影师身上带的SD卡是有些多的，他拍满一个又装一个，自己也算是玩的愉快。 手术台上的凌然组渐入佳境。 相同的手术做的太多了，只要找准节奏，又不出特别的问题，那就会做的非常快。这就好像80后的学生做第八套广播体操，90后学生做“时代在召唤”，那还不是怎么做怎么有。 虽然手术操作是繁复和精巧了一些，但对天才们来说，仍旧是可供控制的广播体操。 “马砚麟，接下来要不要做加强缝合？” 安静的手术室里，凌然突然说了一句话。 马砚麟险些手抖了。 凌然这是提问了？ 是真的提问了？ 马砚麟抬头认真的看看凌然的脸，确实是凌然啊，正常人就算是整容都整不了这么帅的。 但是，这么帅的凌然凌医生，怎么竟然有了提问的恶习？ 难不成是从沪市学来的？ 马砚麟瞪了余媛一眼：看看你，好好的凌医生送过去，竟然学会提问了。 “我觉得可以采用加强缝合。”马砚麟小心翼翼的回答了一句。 上级医生在手术室里提问，对下级医生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但跟着凌然以后，马砚麟已经少有这些经历了，竟而有些不太熟练了。 凌然将跟腱举起，展示给马砚麟，问：“为什么？” 马砚麟定了定神，心想，看来是蒙对了，否则就要在这么多主任医生和医院领导面前丢掉不存在的面子了。 马砚麟一边胡乱的想着，一边缓缓的开口道：“患者的跟腱断裂端呈扁平型，现在采用的两端间隙缝合机制是把缝线的拉力，转换成对纤维的斜行拉力，采用加强缝合的话，可以增加跟腱两端的抗拉能力……” 他将自己知道的全都倒了出来，尽可能的显得自己对跟腱修补术还算熟悉的样子。 凌然只是听着，手里的动作未变，等马砚麟说完，才道：“我们才用普通缝合。” “啊……为什么？” “线越少，组织反应越少，就现在的跟腱状态，普通缝合就足够用了。”凌然简单的说了一句，就埋头继续了。 余媛得意的向马砚麟笑一笑，作为都选择了跟腱修补术来学习的医生，俩人明显是竞争关系。 马砚麟偷偷用眼角看向围观的医生们，发现众人要么交头接耳，要么就在盯着凌然看，不由无奈又如释重负的吁了一口气，他才是规培医而已，就算不存在的面子丢掉了，也没什么关系。 同样熟悉凌然的霍从军，反而饶有兴致的思索起来。 他感觉得出来，凌然目前是处于极度自我的状态下的。这种状态，就好像他在急救室里，对普通的车祸伤，狗咬伤，或者老婆砍伤之类的急诊做处理一样，有些病人的情况其实是很危险的，医生本身也是疯狂的分泌肾上腺素，以至于声音都会高一些，但是，因为做了太多次了，医生本身都形成了肌肉记忆了，动作反而显的不急不缓。 不过，当着这么一群医院的高端战力的面，还能如此镇定自若，那就很不容易了。 最起码说明，凌然自己是有一颗大心脏的。 紧张、担忧、后悔、冒进种种情绪，是人都会有，重点在于如何克制。 在于为己所用。 霍从军却不知道，凌然的人生中，充满了类似的历练。 别的医生或许要到了主治乃至于副主任阶段，才能频繁的接触到这样的公开手术，凌然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公开表演了。 对于霍从军精选的10人小组，凌然根本就没有在意。 “余媛，想什么呢？”凌然的声音再次冒了出来，这次的声音就严厉了一些。 余媛瞬间有些慌。 “手拿稳，别动，肩膀放平，拉住了。”凌然按照余媛的身量进行操作。 和他配合做手术，1.48米的余媛就算是踩着踏脚凳，也有些吃力的。不过，换个角度来讲，余媛和正常医生配合都要吃力的。 凌然再没有开口说话，又默默的做了半个小时的手术，宣告手术完成，并亲自缝皮才离开。 旁观的众医，亦是低着头离开了手术室。 “怎么样？各位？”霍从军在门外，涌起了笑容。 “手术看着还是蛮清爽的。” “操作是挺熟练的。” “年轻就是好啊。” 有医生找着万金油的赞扬语，勉强的赞着，对他们来说，想要赞的深入，还是有些困难的。 骨科的主任医师韩城教抿起了嘴，却是抢在更多人发言前，嗤声道：“以跟腱修补术的标准来说，可能是不错，可要说这样的技术能百分百的做出刘威晨的效果，我是不信的。” 所谓同行是冤家，对于凌然如此明目张胆的侵入骨科的领域，而且开始了进一步的开拓，韩城教是颇为不满的。 如果急诊科只是开展一个跟腱修补术，骨科上下都是不在意的。 对他们来说，这种用不上假体，不能更换关节的手术，都属于鸡肋，做下来没有效益不说，恢复时间还非常久。 所以，遇到类似的病人，骨科的床位若是不紧张就罢了，若是床位紧张的话，往往是好声好气的劝说离开的。 有的病人，为了在云医治疗这样的小病，还得通过私人关系，来争取床位——郑大医院之所以被称为宇宙第一乡村医院，就是因为他们床位多，不管大病小病都会收入囊中，对于同行的挤压可想而知。 但是，跟腱修补术进化到了运动医学的范畴，还带着刘威晨的名气，现在又有老外反飞刀的加成，骨科自然是要感觉不爽的。 “刀口长，创伤大，缝合还不用加强缝合……”韩城教撇撇嘴：“不管凌然找出什么强词夺理的理由，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祝-凌方案的跟腱修补术，还有很多可资商讨的地方，没必要过于吹捧。” 韩城教说的痛快了，顺嘴就对霍从军，道：“急诊科想搞急救中心，我们骨科都是支持的，但是为此吹捧一个年轻人，我觉得用不着吧，宣传你霍从军，都比宣传这么一个小年轻好。” 霍从军的喷嘴一歪，呵呵的笑了起来。 “你有什么话就说嘛，别憋着了。”韩城教不免有些心虚。 霍从军只是看着韩城教笑，半分钟后，才道：“明天，后天，都还有外国病人过来，我们用事实说话嘛。” 韩城教松了一口气：“用事实说话，也好，咱们就用事实说话。” “对，就是用事实说话！”霍从军的声音并无提高，力度却是莫名的增长起来：“我觉得吧，韩城教你也可以做几个跟腱修补术，咱们把病人放到一起来恢复，到时候看看谁的病人恢复的好嘛。我们急诊科开展跟腱修补术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你们骨科拖拖拉拉的做不好一个跟腱……” “我们什么时候拖拖拉拉……不是，你们急诊科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才开始做跟腱的吧……” “我去年送了几个跟腱修补术的患者过去？多少被你转诊了？你们是自己不做跟腱修补术，还不让人做怎么的？站着茅坑不拉屎吧。”霍从军“呸”的一声，再向其他人笑笑，道：“不好意思，说的粗了点，我重新表达一下我的意思。” 霍从军清咳一声，对韩城教道：“从明天开始，我每天送一个跟腱修补术的病人到骨科，你能做就做，不能做就认输，到时候，咱们正好写个对比报告……普通方案的跟腱修补术和祝-凌跟腱修补术的比较，我估计国内外的运动医学专家们，还是有兴趣的。” “谁要和你比这个，我事情多着呢……”韩城教的音量已是低了下来，存了一肚子的话，更是明智的收了回去。 要他空对空的讨论，他有的是话，可真要搞这样的比较，那就不止是丢脸的事了。 霍从军呵呵的笑了两声，看的韩城教浑身发毛，像是被一只浑身刺猬毛的肥野猪给盯上了似的。 “明天的患者还是减免了医药费的，后天的患者是按照全价收取的，还是一名肯尼亚的职业田径运动员……国际医疗必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我希望咱们云医急诊科，未来的急诊中心，能走在昌西省乃至全国的前列。”霍从军又约了下一场，果然吸引了众人的兴趣。 对于云医这样的地区顶级医院来说，能够吸引国际病人，确实是非常难得的。第329章 先煮后烤 第二天。 骨科拒绝了急诊科转诊的跟腱修补术的病人。 按照正常的流程，急诊科接受的所有跟腱断裂的病人，都是应该送往骨科的。骨科不要的，才转诊到其他医院去。 但是，为了避免真的被人拿去给凌然做对比，主任医师韩城教态度坚决。他太懂得霍从军，为了喷人，写一篇论文算什么，霍从军就是组织人手，专门做个研究，写一系列的论文喷人都不奇怪。 事实上，云华市和昌西省医疗系统的医生们都知道，云华医院急诊科的主任霍从军的论文，就是喷人合集——如果一篇论文，不能用于喷人的话，霍从军根本不屑于去撰写。 所以，如果接受了病人，再过两个月的某某高峰会议上，霍从军朗读一篇《祝-凌跟腱修补术与普通跟腱修补术的差异》的文章，并以韩城教的手术为内容，韩城教一点都不奇怪。 他只会气愤的与霍从军同归于尽！ “骨科的人说了，从今天开始，他们不做跟腱修补术了。”回返的吕文斌面带得意，虽然他去骨科报道的时候怕的要死，但他现在就像是得胜归朝的大将军似的。 “一例都不做了？” “一例都不做了。”吕文斌嘿嘿的笑。 “恩，他们不做，我们就做，也不是我们要抢他们的手术，总不能救护车送来了病人，我再给推到别的医院去吧，没这么搞的。”霍从军哼哼两声：“算他运气好。我最近都要搞这个急诊中心，也没精力和他掰扯。” 办公室内几名医生都扭转脑袋，憋住了笑。要是给外面人说，我们霍主任没精力和人掰扯，大约是没人信的。 “余媛。”霍从军又喊了一声。 “到。”余媛被吓的站了起来，再跳了一下，以标记自己的位置。 霍从军满意的点点头，道：“你也跟着凌然做了几十例的跟腱修补术了吧，刚才吕文斌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以后咱们医院的跟腱修补术，都是由咱们科室来做了，凌然不在的时候，你就要把大梁扛起来，明白吗？” “啊？我……”余媛想说自己还没有彻底学会，话到嘴边，重重的点点头，道：“我会好好的学的。” “恩，我把你的名字报给医务科了，从明天开始，你就按照住院总的值班表来值班了，有没有问题？”霍从军语气严厉的问。 “没问题。”余媛赶紧回答，脸上接着就是止不住的笑容。 云医的住院总要持续8个月到10个月，也有稍稍延长的案例。但不管是多长时间，做完住院总才能做主治的条例，是卡着余媛晋升的瓶颈。如今加入了凌然组，她才算是抢到了名额。 “接下来三天，每天都有一例外国病人的手术，大家都打起精神来。能不能在国际上刷出名声来，就看这一轮了。”霍从军说着，脸上已带出笑来。 医生们兴趣寥寥的回应着。 既不是他们做手术，又不要他们做助手的病人，打不打得起精神来，都没有什么区别，真正要打起精神的，是负责护理的护士和护工们。 霍从军也不以为意。 医生们的管理本来就没有那么严格，不像是其他行业，医生在医疗过程中是不是充分的敬业，并没有人进行全程的监督，主任医师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在的时候，医生们会采用何种心态来做医疗服务。就连主任自己，是否能够爱岗敬业，也是两可之数。 只能说，治疗人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具有一定的道德约束力的，使得非反社会性格的医生，至少能够保证一定的职业道德，但是，说到尽心尽力，就是过于主观的判断了。 霍从军向四周看看，没有看到最为爱岗敬业的凌然，不由问：“凌医生去哪里了？” “去邵家馆子了。”赵乐意笑呵呵的道。 “去邵家……”霍从军看看表，怒道：“还在上班时间，怎么就去吃小龙虾了？” “他们是去吃烧烤了。”某位面貌普通以至于难以被人记住名字的住院医低低的说了一声。 “这是小龙虾还是烧烤的事吗？”霍从军一围脖的刺猬毛都竖起来了，转头去找说话的人，并没有注意到说话的住院医。 余媛小声道：“是因为那名全自费的牙买加病人是带着医生一起来的，周医生说应该请人家吃顿饭，所以才拉着凌医生去的。” “我就说，凌然不至于……唔，等小周回来，让他来见我。”霍从军转身就走，甩下一脖子的毛。 余媛缩缩脖子：“我是不是把周医生给得罪了？” “没事的，老周习惯了，他有办法的。”郑培是做了三年的资深住院医，算是余媛的同年了。 余媛想了想，点头赞同，心道：周医生如果没有特别的躲霍技巧的话，应该早就死掉了，既然周医生还活着……逻辑通。 …… 邵家馆子。 20岁的牙买加短跑运动员内斯塔，愣愣的看着自己面前的两名中国医生，以及自己的医生维尼。 凌然、周医生和维尼医生正在大嚼麻辣牛肉串，辛辣味的牛肉，带着烧烤后，美拉德反应的香气，直冲内斯塔的鼻子袭来。 但在内斯塔的面前，却是一碗他吃了三年的，味道单纯的营养餐。 “我明天就要做手术了，应该可以吃别的食物了吧。”内斯塔馋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维尼露出亲切的笑容，再对内斯塔道：“你的经纪人说了，不允许你摄入奇怪的食物。” “牛肉哪里奇怪了，我在金斯顿（牙买加首都）也经常吃牛肉。”内斯塔的舌头像是在水里滑动似的，含着用英语说：“我只要吃几块牛肉就满足了，拌到饭里也行。” “牛肉是不奇怪，但是，这里的牛肉加了太多的香辛料了，你看，这里有辣椒、丁香、花椒、胡椒、还有肉桂……” “我最喜欢肉桂了。” “我也喜欢。”维尼赞同的点点头，又用熟练的动作撸了根麻辣牛肉，一边感受着牛肉的香气和口感，一边任由多种香料刺激自己的味蕾，咽进去之后，她又举起啤酒杯，与凌然重重的一碰，一口气就喝了三分之一，爽的直伸舌头。 周医生举起了杯子，在天空中逛了一圈，收了回来，再看着风韵犹存的混血美女维尼，讪笑两声：“我就不该跟着出来的。” “是我烤的牛肉不好吃，还是啤酒不好喝？”邵老板亲自端着一只盘子，咚的放在四人桌上：“你们要的烤腱子肉。” “哦，跟腱来了。”混血美女医生维尼欢呼医生，向旁边的年轻运动员笑笑：“内斯塔，你看，这就是牛的跟腱了，你看这里的纤维组织，比你的还要粗壮，但是，也会断掉的。所以，你的断掉了并不奇怪。” “维尼医生，你这样说，对于缓解我的紧张并没有帮助。” “我没有想要缓解你的紧张，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吃两块跟腱，我就当做没看到……按照中国的医学理论，跟腱受伤的人吃跟腱，是有用的。对吧？”维尼向凌然眨眨眼。 凌然习惯性的忽视了，皮肤黝黑的内斯塔一声不吭的抓起一根烤牛腱子肉，就给撸了下去，只嚼了两口，就呆住了。 一抹清泪，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 周医生看着就笑了：“这孩子太可怜了，多久没吃过好东西了。” 内斯塔擦擦眼睛：“好辣……” “那不要吃了……” “不，我能坚持。”内斯塔一边说，一边吃，并呜咽着问：“这是怎么做的，跟腱不是应该很硬吗？” “先煮后烤。”周医生拿起一串烤牛腱，很有研究的道：“牛腱子煮到五成熟，里面切开还红的，但是拿出来烤，用慢火，外面烤黄的时候，里面烤的刚刚好，邵老板的特色菜来着。” 内斯塔听的似懂非懂，只知道点头说好吃，不过，两串吃过，他自己却是极有克制的停了下来。 “可以了吗？”维尼明知故问。 “可以了，我再吃点营养餐就饱了。”内斯塔说话间，感觉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恩，等伤好了以后，还可以再吃。”维尼自己吃的满嘴流油，倒是有些佩服这个20岁的年轻人了。 作为一名破有前途的短跑运动员，内斯塔在牙买加的生活过的很不错，除了食物。牙买加是短跑王国，号称有空地的地方，就会有人练习短跑的地方，在这样的国家要跑出成绩，显然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以及运气。 内斯塔就是一名付出了努力，具有天赋，却缺乏运气的年轻人。他刚刚赚到一些钱，就在一次练习赛中跑断了跟腱，对于短跑运动员来说，跟腱断裂基本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就算是美国的医生，也不敢给予内斯塔任何保证。 而且贵！ 几经咨询，内斯塔最终选择了到中国来做手术，虽然有刘威晨的经历，虽然有医生的推荐，但是，对身为病人的内斯塔来说，这依旧是一次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旅程。 即使如此，内斯塔依旧没有选择最容易的放纵。 “烤牛腱，我记住了，我会在退役之后来吃的。”内斯塔说罢，自己转动轮椅，离开了餐桌。 维尼笑着点点头，等内斯塔离远了一些，才对凌然道：“凌医生，请尽可能的治好内斯塔。” “我会的。”凌然默默的吃肉，并回答。 “你是有把握的，对吧。”事到临头，介绍内斯塔到中国来的维尼，感觉到了沉重的责任。 凌然依旧是点点头，并以医医聊天的语气，道：“之前有一个更爱哭的南非运动员，恢复的很不错，内斯塔的状态和他差不多，很有机会。” 周医生好奇的问：“爱哭对手术还有影响？” 凌然想了想，道：“手术室气氛比较好吧。”第330章 中国特色 内斯塔在邵家馆子里转了一圈，没什么事做，又转了回来。 众人已经从辣烤牛肉吃到了辣烤鸡翅，辣烤鱿鱼，然后是辣烤茄子和辣烤土豆片。 看着各种红艳艳的辣椒，内斯塔疯狂的分泌口水，又只能强忍。 凌然则盯着内斯塔脸上的泪痕在看。 上一次，他遇到的南非运动员不仅爱哭，而且疯狂的赠送宝箱。 内斯塔没有南非人那么爱哭的样子，但是，照凌然想，就算不送出三四个宝箱，提前送出一个宝箱的概率还是有的吧。 凌然瞅着内斯塔，面露思考状。 内斯塔也看着凌然，满脸的莫名其妙。 啪！ 凌然愣了一下，怎么不是“叮”？ 转头，就见一名摄影师，连人带单反，从门口摔进了邵家馆子。 为了保住自己的单反，摄影师的左手的手肘先着地，眼看着角度变怪了，而他另一只手护住的单反，当然也是碎了。 “基本相当于摔碎了一辆捷达。”周医生说了一句，才起身去看病人。 凌然转身到后厨去洗手。 邵老板不急不缓的提着药箱走了过来，并且带着一名员工，口中下着命令： “先清空一个位置出来。” “担架拿过来，就储藏室的常用架那里。拿来立起来。” “来俩人挪灯，我这里找人量过的，几盏灯配到一起，基本就是无影灯的效果了。” “围挡呢？把围挡拿过来。” 等凌然洗完手回来，他所见到的就是一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水平的手术室了，虽然手术台简陋了一点，无影灯简陋了一点，手术间的外墙简陋了一点，药品和医疗器械也简陋了一点，卫生条件也不够好，但，还真的是个简陋的手术室了。 凌然和周医生面面相觑。 邵老板得意洋洋：“不要以为，就你们医院知道更新设备，我们邵家馆子也是懂得更新设备的。” 周医生翻翻眼皮：“别的烧烤店更新设备，一般考虑的是厨房设备吧。” 邵老板愣了愣，眼神飘忽：“我的厨房设备早就够用了……” “所以就更新医疗设备吗？”周医生接话接的很顺溜，却是很怀疑邵老板的逻辑。 内斯塔听不懂中文，悄悄的问医生维尼：“中国的餐馆和医院是一起经营的吗？” “可能只是某种习俗。”维尼掏出手机：“稍等，我Google一下……网络不太好，好像打不开……谁说中国的网速快的，稍等一下……” “那个……我的胳膊动不了了。” 摄像师在简易的手术台上叫唤了起来。 “来了。”周医生从邵老板的医疗箱里取出了手套戴上，再将摄像师翻过来，问：“你是来干什么的？” “我……就是拍几张凌然的照片。” “拍凌医生的照片？为什么？” “读者爱看，报纸和杂志的销量就好，我管它为什么……嘶……”摄影师用牙缝吸气：“轻点轻点，我说，为了啥你心里没点数吗？” 周医生抬头正好看到了凌然的脸，只觉得自己像是被光刺到了似的。 “你就等于是狗仔队了？”周医生不免好奇。 “狗……你妹……我就是拍个照片而已，这次赚的钱都要赔进去了。”摄影师可惜自己的单反。 邵老板在旁边看的抓耳挠腮：“怎么样嘛，要不要做手术？我消毒的什么的都准备好了。” “手术是要做，用不着在你这里做了。”周医生以急诊科主治的水准给出判断：“叫救护车送医院吧，就是摔断了几根骨头而已。” “而已？”摄影师叫了起来。 周医生撇撇嘴，再看看邵老板的药箱，问：“要不要打个止疼针？” 摄影师犹豫起来。 邵老板看着他，可惜的道：“好好的人，直直的摔下来，都没多大事，现在人运气真好。” 摄影师怒气上涌：“啥叫没多大事？” 邵老板嗤笑一声，露出上身的衣服，露出纵横的刀口，同时拿起手机，按了快速拨号，接通后道：“邵家馆子，要辆救护车。患者男性，40岁左右，摔伤，无自主行动能力……” “收到。” …… 内斯塔回到云医的病房，睡在柔软的病床之后，不禁信心满满。 “维尼医生，你是正确的，中国的医疗水平，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内斯塔的语气坚定。 维尼问：“为什么？” “我虽然听不懂中国话，但是我可以看到真实的中国。”内斯塔郑重的道：“您想想看，当路边的一家餐厅，都有社区医院的水平，这个国家最厉害的医院，最厉害的医生，会是什么样的水平？” “唔……” “我觉得，中国的医院和医疗，应该就像是牙买加的短跑一样，是一种全国性的行为，所有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为了第一个冲过终点线……”20岁的内斯塔满怀着希望，道：“这样的医院，这样的医生，一定可以治好我的跟腱的……” 维尼鼻子哼哼着，道：“你说的对。” 翌日。 凌晨7点。 内斯塔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维尼紧随其后，跟着其他参观的医生，一起进入了手术室。 云华医院没有好用的示教室，平日里用来糊弄医学生的东西，不好在正式场合里使用，大家依旧是采用抵近观察的方式。 维尼看看两边，只有周医生略略熟悉一些，就挪过去问：“凌医生昨天是不是还给一名厄瓜多尔的运动员做了手术？手术成功吗？” “非常成功。”周医生给予肯定的答案，并用英语道：“凌然昨天做了7例跟腱修补术，全部成功。” “呃……好厉害。”维尼轻轻点头，再抬头想和内斯塔说两句的时候，麻醉医生已经上场了。 接着是紧随其后的凌然，一助余媛和二助马砚麟。 再然后…… 手术就做完了。 维尼看看手表，全程1小时45分钟。以标准的跟腱手术来说，是有些长的，但是，比起他所知的祝-凌跟腱修补术，又有些短了。 “手术很顺利。”凌然看到了维尼，出于对她万里迢迢送病人过来的国际主义情怀的感谢，给予了她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并解释道：“患者的跟腱断裂的比较整齐，基础条件也很好，我估计可以恢复的很快。” 维尼似信非信的表达了感谢，她自己给病人做了手术之后，也经常会说“顺利”的，但是，结果究竟顺利与否，并不总是按照她的预估来的。 倒是来参观的医生们神情振奋，不管怎么说，凌然是连续给3名外国运动员做手术了，现在不止是云华，昌西省内的医疗界，对此都有了关注度，对云医全体，都是好事。 霍从军竖着脖子上的毛，扫视四方，眼到喷嘴到，没有一个表达不同意见的异己，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大家可以到会议室坐一下，畅所欲言。咱们也发挥一下民主精神……” 转过身来，霍从军来到相熟的周副院长身边，笑道：“骨科的韩小鬼没敢来。” “你别仗着年纪大欺负人，再过几年，大家都要被叫老魔了。” “韩老魔？他也配？”霍从军脖子毛一竖，以完全体姿态：“呸！” 周副院长呵呵的笑了起来。 两人并肩落在人后，霍从军看看两边没人注意了，再道：“周院长，咱们现在都开始给外国人做手术了，急诊中心的牌子，是不是能挂起来了。” 有了外国友人的幌子，周副院长的态度松动了许多，道：“医院对此事确实是要重视起来，上级厅局对咱们搞医疗国际化也很赞成……老霍你运气好，捡到一个凌然，他现在还没签合约吧，你可要看好了……” “翻过年就让他报考，再几个月就能拿到了。” “小心夜长梦多。” “是。”霍从军趁机道：“对了，凌然这边的治疗组，马砚麟是手外科的规培医，我考虑着能不能把他转过来……” “不行，锦西主任专门给我说了，马砚麟不许转。” “好吧，那我们得再加个人。”霍从军说着，加重音道：“凌然是有建设团队的能力的，他手下几个医生都培训的很好，团队建起来了，他也就舍不得走了不是。” 周副院长笑的很爽快，露出满口的森森白牙：“现在到处都喊缺人，我帮你想想办法，人能找到，质量我就不能保证了，你自己内部调节吧。” 霍从军一口答应下来。第331章 新人来了 谈话室。 漂亮的绿萝与漂亮的吊兰骚骚哒哒，普通的绿萝与普通的吊兰相敬如宾，丑的绿萝与丑的吊兰严防死守。 今年42岁的左慈典，望着形态各异，品种多样的花卉，不由的发出幸福的叹息声。 “怎么了？不喜欢谈话室？”霍从军自后面开门进来，正好听到了左慈典的赞叹声。 “不会，怎么会，我就是觉得舒服。”左慈典连忙站起来并转身，目送霍从军坐到了对面，才笑道：“我刚才比较呢，感觉镇卫生院里的手术室，都没有咱们这个谈话室干净。就是养的花，要说乡下人会养花吧，都没有咱们医院的花端庄。” “喜欢就好。”霍从军笑呵呵的点点头，双手下压，示意左慈典坐下来。 霍从军打量着对面的中年医生。 瘦，高，国字脸，表情谦卑，看着很机灵，好像小伙子似的机灵。 白大褂里面穿着薄毛衣，袖口稍微有点磨损，一丝不苟的大背头和大量的发胶，才是适应了他的年龄。 40多岁的年纪，按说应该是一名医生最年富力强的时间段了，尤其是外科医生，40岁到50岁之间，可以说是黄金年龄，正是出成绩，做事业的年纪。也是各大医院最喜欢挖人的年龄。 但是，出身于镇卫生院的左慈典，显然与普通意义上的外科医生是有不同的。 “从镇卫生院到云华医院，你这一步迈的可大啊。”霍从军看着手里的简历，看不出表情来。 “我在镇卫生院里的时候，接诊最多的就是急诊了。”左慈典陪着小心道。 “你救治过最危险的病例是什么？” “心梗和脑梗。”左慈典毫不犹豫的回答。 霍从军稍稍抬了抬下巴，问：“治好了几个？” 左慈典愣了愣，小声道：“总共遇到过4例。” “结果呢？” “有一个脑梗的，送到县医院，过了一个月才死。”左慈典说完弯了弯腰，让自己变的更低一些。 霍从军也是听愣了，好半天，道：“你这个路子够野的啊。” 左慈典低头笑了两声，没敢接话。 霍从军微微皱眉。 云医的编制是非常紧张的，用更准确的形容，就是非常紧俏的。 每年除了留给应届毕业生的名额，用来挖人的机动名额之外，云医最值钱的，争夺最激烈的，就是社招名额了。 社招的要求是最低的，给出的条件虽然也低，但依旧挡不住昌西省内外的医生们趋之若鹜。 现如今，好一些的科室，如骨科、眼科之类的，进的新人都得是博士起步了，211以下的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妇科、普外之类的科室的要求可以降低一些，好学校的硕士生也能进，但211学校以下的博士照样是不收。只有儿科、急诊这样的科室，要求最低。 但是，低也低不到哪里去，再低，也不能低到镇卫生院调入的大专生！ 霍从军叹口气，再看看左慈典。 左慈典立即露出一个规矩的笑容。 “我这边是要一个人，但是，你这个简历，真的是说不过去啊。”霍从军摇头，他是想要一个人，填充给凌然，以填补马砚麟离开的口子。 但是，左慈典的背景，距离标准线也太远了，别说调派给凌然了，霍从军就是想调剂给其他组，换一个人过来，也被严词拒绝了。 几名主任和副主任医师的态度都非常的坚决，就连一向与世无争的陶主任，都不能忍受。 难道，要把这家伙退回去？ 退回去容易，可再想要人就难了。 可要是留下来…… 霍从军望着左慈典，陷入了思考中。 左慈典也知道是到了关键时刻了，小意的道：“霍主任，我这个人学东西很快的，而且我做事认真，特认真那种，不管啥事情，您交给我，我都给您办的妥妥当当的。另外，我可以加班的，我今年刚离婚，孩子判给老婆了，我可以值全夜班，让其他同事轻松一些……” 也不知道是哪句话打动了霍从军。老霍重重的叹了口气，道：“行吧，人都来了，我也不划算把你送走，到了科室里，你就好好跟着学吧。” “是！”左慈典面露欣喜。 “再一个，你之后跟着凌然凌医生，凌然医生呢，情况比较特殊，总之，你听从命令，做好医生的本职工作就行了，多看少说少问，你也是成年人了，我就不多说了。”霍从军为了不浪费一个名额，捏着鼻子将左慈典收了下来，也没有太多的兴趣教导他了，就将之送到了科室里，介绍给一众医生认识算完。 接着，左慈典就被送到了凌然的手下。 霍从军细心的叮嘱了凌然几句，才不安的离开。 左慈典的心又吊起来了。 他虽然是在镇卫生院里做了20多年，但也知道，科室主任固然是一个科室里最大权力的掌握者，可直属上级医生更是一名小医生的掌控者。 上级医生好一点的，能够让小医生轻松许多，上级医生要是刻薄起来，能让小医生累到死且死的毫无意义，或者，干脆就是生不如死。 凌然却只是看看左慈典，问：“能加班？” “可以。” “那你熟悉一下环境，明天早上3点钟，来值手术。”接着，凌然再对马砚麟，道：“你最近可以上正常班了，恩，七八点点下班这样子。” 吕文斌咳咳两声，道：“凌医生，正常班是到6点钟下班的。” “哦。那就6点钟。”凌然从善如流。 左慈典看着年轻的凌然，再听他们的对话，突然觉得好像不靠谱的样子。 一个连下班时间都不知道的医生，莫非是来镀金的？ 左慈典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心里甚至开心起来。 不靠谱好啊！ 要论医术，左慈典知道，自己一个镇卫生院出生的医生，拍马也赶不上云医的水平。但是，要说服务领导，左慈典还是很有些心得的。 他曾经一周七天，每天下午陪领导喝酒到凌晨一两点，两三点，再强撑着身体将领导送回到家里，随便找个地方睡一觉，早上六七点钟再赶着给领导送早餐，帮领导送小孩，扔垃圾，准备午餐，准备陪午餐酒……如果不是有次回家换衣服，撞见老婆和领导睡在一张床上，左慈典说不定已经升职了。 往者不可谏，但服务领导的技能，左慈典还是留下来了。 若是比拼服务领导的能力的话，左慈典觉得，自己在云医还是有一线生机的。 说不定，霍从军主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留下自己的？ 就是为了让自己服务镀金的医生凌然？ 左慈典这么想着，更加谦卑的弯下腰来。 脸色青灰色的马砚麟有些浑身不自在。 虽然说，他是规培医，已经到了不得不轮转的时候了，虽然说，他现在有了女朋友……但是，凌然手下这么快就有新人加入，还是让马砚麟感受到了威胁。 “凌医生，我就算是轮转到别的科室，也可以回来帮忙的。”马砚麟轻声说话。 凌然点头：“可以。” “我可以继续跟着您学跟腱修补术。” “可以。” “对了，今天有家里快递过来的鱼干。”马砚麟一边说，一边取过办公桌上的袋子，许是取的太急了，一袋的东西，都给撒了出来。 只见办公室中央的白色地板上，有淡黄色的咸鱼，白色的鱼干，金黄色的杜蕾斯，白色的杰士邦，白色的冈本003，紫色的杜蕾斯大颗粒，还有许多全英文的盒子。 “我……我了个去。”马砚麟连忙去捡，却是脚下一软，坐倒在了地上。 “我来帮忙。”左慈典乖巧的上前，脱下外套，一把罩住了许多的盒子，再快速的将之卷入袋子里，且低声调笑，以缓解尴尬：“小兄弟囤货呢，别被骗的公粮空仓了。” 马砚麟低声苦笑：“能扛一个月就不错了。” “一个月……”左慈典担心自己眼花了，趁着捡盒子的时间，瞅了一眼英文的盒子，就见正中间，赫然用英文写着“large-size-condoms”（大号避孕套）。 马砚麟露出腼腆的笑容。 左慈典露出震惊后的若无其事的笑容，内心暗自警惕：云医果然是藏龙卧虎，随便放出来一个年轻人，竟然就有做镇卫生院副院长的实力。第332章 轻松一点 滴……滴滴滴…… 嘟嘟…… 呜呜…… 叽叽…… 当床头的四台闹钟一起响起的时候，左慈典缓缓的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神明亮而有神，深黑色的眸子映着房间的灯一眨不眨，好似来自冥王星的CEO，只是脸皮过于显老了些，乍看起来，就像是老树盘根，偃盖松，背飞凫，鱼比目，吟猿抱树。 左慈典缓缓的搓热了自己的手，再慢慢的搓脸，搓心脏，等到浑身都泛热了，再慢慢的爬起来。 这一招，还是他的一位在三甲医院里做主任的同学，教给他的。 三甲医院的医生们，常年都处于加班和急诊状态下，凌晨起床，或者睡到一半被吵醒，可谓是家常便饭。 左慈典虽然用不着加班看病，也没有夜间手术，但他为了伺候领导，早起晚睡的比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还要频繁，自从用了同学教的招数以后，他就感觉舒服多了，更能熬夜，更好伺候领导了。 毕竟是40多岁的人了，左慈典为了不在陪侍于那些三十多岁的领导的时候显出老态，总得耗费更多的精神。 看看表，时间刚过两点。 左慈典邪魅一笑，翻身起床，穿戴整齐以后，将昨晚特意买来的著名的龙家小笼包从冰箱中取出来，带上两个小蒸笼，然后才前往云医的方向。 2点40分。 左慈典进入了云华急诊科的大门，向几名值日的医生和护士们打声招呼，左慈典轻车熟路的拐入昨日看好的休息间，架起蒸锅，放上小蒸笼，摆好龙家的小笼包，看着白烟冒起，才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污…… 门外又传来沉闷的发动机声。 左慈典透过休息室的窗户看出去，就见凌然正从一辆劳斯劳斯上走下来。 左慈典不由的呆了呆。 再仔细看看，不仅是劳斯劳斯，还是价格挂在头部的劳斯劳斯幻影。 对于此车，左慈典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他们镇是有矿的，而矿老板中间，最有钱的，就买了这么一辆车。 “果然是镀金一族。”左慈典羡慕不来的咂咂嘴，只用了几秒钟，就平复了心情的激荡。对于今年42岁，耗尽了最后一丝资源，只求得在一个新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重新打拼的左慈典来说，劳斯莱斯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关系。 “凌医生。” “凌医生好~” “凌医生来的好早啊。” 门外大厅里的小护士们，像是报时鸟似的，亲切可人的向凌然打着招呼。 而在此之前，左慈典一声招呼都没听到。 “云华的三甲医院，看来也不是那么好相处的。”左慈典静静地想：“像是凌然这样的镀金一族，不知道要抢占普通医生多少资源，才能形成如此的威势。” 左慈典转念又想：能坐劳斯莱斯幻影的人，为何要跑到医院来镀金呢。 医生的社会地位不低，那是针对平民百姓的，对城市中产阶级以下的家庭来说，做医生感觉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劳斯莱斯幻影的家庭，需要做医生吗？ 辛辛苦苦的抢占资源，还不是要凌晨3点钟到医院里来。 左慈典怎么想都想不透其中的关系。 “来了？”凌然步入休息室，发现左慈典已经到了，就给予了一句符合社会期待的问候语。 左慈典连忙道：“我刚到，正好准备了早餐的包子，也不知道凌医生喜欢吃肉还是喜欢吃素。包子是龙家的，用料干净讲究，我看过他们后厨的。” 说着，左慈典就要将小笼屉的包子给端上来。 凌然摆摆手，道：“我刚才在快车上吃了。” “哈？” “刚才打的车，给送了早餐。”凌然解释了一句，道：“你自己吃吧，准备好了来手术室，别太晚。” 说完，凌然就换了白大褂，直奔手术室而去。 左慈典在后面呆了呆，一跺脚，一狠心，狂吃了一笼屉的包子，才跑步前往手术室。 气喘吁吁的到了手术区，刚换了拖鞋进入，就闻到淡淡的猪蹄的味道。 手术区的范围较大，除了4间最核心的手术室以外，外围的备品仓库，药品仓库，消毒仓库等等，各有作用。 而在这片区域之外的休息室、盥洗室、卫生间等等，则是提供给医生们的短时休息区域。 左慈典虽然有点好奇食堂开门的时间之早，但也没有多想，匆匆忙忙的用临时工作牌拿了洗手服和手术服，再换好进入手术室，一台手术已经做了一半了。 凌然对面的一助是吕文斌。 吕文斌看到左慈典，倒是颇为开心，欢呼一声：“新人来了！” “吕医生好。”左慈典谦卑的弯腰问候，他实在是不会玩年轻医生们的小把戏。 “你来拉钩，吕文斌来摆线。”凌然没给他们交流的时间，抬了抬头，就继续蒙头做手术了。 吕文斌嘿嘿的笑两声，也没有太多的力气调侃了。 凌晨三点的手术，除了凌然，正常人都会觉得疲倦，就云医出名的几个手术狂魔，也多是在凌晨四五点钟才开始手术的，至于说熬夜做手术到三点，目前应该还有几个人在隔壁楼上的手术层忙碌，但在可见的未来几年里，应该就会累残掉的。 左慈典傻傻的抓住了器械护士递给自己的创口拉钩。拉钩是银色的不锈钢材质，正如其他的医疗器械一般，钩的中间平整，两边弯出一大截，呈耙状，像是一个小孩的手臂平伸，再将四指蜷成直角似的。 这样的创口拉钩，左慈典有些年没操作过了。 就算镇卫生院还有病人来看病，也是不会在镇卫生院做手术的，实在遇到倒霉的，必须要紧急处理了，那也是纱布和止血带用的比刀子多，一半年用不了一次的拉钩，也是有助手操作的——假如镇卫生院里有手术的话。 “拉钩！”凌然在手术中很少说话，说话总是命令式的。 “哦……是！”左慈典匆忙的回答一声，使劲的拉住了创口钩。 拉钩是个很累的活计，许多年轻医生，参加一场手术，拉钩能拉的汗流浃背。 左慈典明知道自己的力气不如年轻人，只能憋足了劲，并努力坚持。 凌然只要拉钩的幅度足够，就不理会他了。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左慈典两只手都是发麻的，还是低着头坚持，比起凌晨三点给领导的孩子做小模型，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四十分钟…… 一个小时…… 左慈典浑身发颤，依旧瞪大眼睛看着凌然的操作。他知道自己需要学习，而眼前就是最后的机会。拉钩一个小时对二十几岁的年轻医生来说，都是颇为辛苦的，对于40多岁的中年人来说，就更累了。但左慈典并不以为意。他曾经为了请领导吃饭，在人家的办公室门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站出静脉曲张又算得到了什么呢。 一个半小时…… 两小时…… 左慈典感觉整个人都麻木了，他的肌肉在发颤，大脑升腾了起来，他回忆起自己把老婆和领导捉奸在床的一幕，那一刻，老婆勃然大怒，领导丢下了狠话匆匆离开，结果……领导并不是只会说狠话而已…… “恩，差不多了。” 凌然一句话，将左慈典从神游绿虚中拉了回来。 麻醉医生亦是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看看表，道：“刚两个小时，遇到问题了？” “遇到点障碍。”凌然回答。 吕文斌轻笑：“我还以为要冒血呢。” “失血肯定是要优先控制的。”凌然再回答。 左慈典茫然的看着几人，完全不知道刚才做的手术是什么情况。对于早就脱离了外科手术台的左慈典来说，跟腱修补术都很陌生了，这种耗费时间的跟腱修补术，他就更不明所以了。 “现在的镀金一族也不容易啊。”左慈典抬头看看手术室的大表，已经是凌晨5点钟了。 “吕文斌缝皮，新人跟着我。”凌然还没记住左慈典的名字，检查了一番，就丢下器械，踩出了门。 左慈典连忙跟上：“凌医生辛苦了。” “恩。” “凌医生要是累的话，我可以给您按按摩，您别看我镇卫生院出来的，我跟京城的老中医专门学过……”左慈典本人是恨不得一头栽倒补个觉的，但想要讨好的念头战胜了懒惰。 “没时间了。”凌然摇摇头。 “没关系的，长有长时间的按法，短有短时间的按法。”左慈典微笑，心道：镀金医生还是年轻，可能还不习惯支使人，这样好，可以轻松一点，又让对方满意…… “刚才的手术已经耽误了时间了。”凌然再说一句，就重新去洗手了。 左慈典莫名其妙的跟着洗手。 然后，就见凌然转身踩开对面的手术室门，一名病人已经在手术台上躺好了。 “跟腱修补术，第二例。”凌然又向麻醉医生核对了一下信息，就伸手要了刀。 左慈典眼瞅着一条S型的长刀口，划了出来。 “又一台？”左慈典有些发晕。 “今早一共有4台。”凌然提醒了一句：“分配好体力。”第333章 袋鼠 清晨的阳光，有点温暖，有点清淡，就像是中辣的火锅，乍吃起来并不觉得辣，吃一会儿，不知哪个瞬间，突然会觉得辣了。 左慈典哆嗦着腿，坐在阳光最盛的椅子上，默默的靠着背，如同一只被滋养的老龟似的。 “怎么样，跟凌然做手术，有意思吧。”周医生晃荡晃荡的进来了，刷了一只猪蹄，拿了一杯赠送的牛奶，就坐在左慈典对面，美滋滋的吃了起来。 “还行。”左慈典不愿意示弱，轻声回了一句，然后问：“您是进来等手术的？” “我？我不用，我进来歇会。”周医生笑笑。 左慈典表情一凝，到手术区来休息的医生，莫非又是一尊手术狂魔？ “凌然呢？”周医生好奇的问了一句。 “还在做手术。”左慈典莫名的羞愧。 他本来是应该跟着领导的步伐的，没想到领导还在工作，自己竟然是出来休息了。 周医生就觉得理所当然了，乐道：“没跟完？跟了几台？”。 左慈典小声道：“三台，今早好像一共4台手术。” “然后呢？” “凌医生认为我精力不济了，就让我出来了。”左慈典吁了一口气。他确实是精力不济了，但是，以这种方式离开手术室，他的心理上是有些过不去的。 周医生嘿嘿的笑两声：“凌然精力好的很，动不动就做二三十个小时的连续手术，你不要和他比了，依我看，他也就是仗着年轻，要不然……” 左慈典心里认同，脸上可不敢表现出来。 他今天讨好凌然都没成功，哪里能再把人给得罪了。 “那个……周医生，你们中午一般是怎么就餐的？”左慈典看着周医生挺好说话的样子，就顺势问了出来。 “点外卖，吃手术室，吃猪蹄，或者就去吃大食堂，怎么了？你要请客？”周医生的性子是懒散的很，眼神却是锐利的很，瞅了左慈典一眼，就道：“我建议你别折腾了，当然，你要是想试试看，我也不反对。” “那个……请客是有忌讳的？”左慈典奇怪的问。 周医生摇头：“不存在忌讳不忌讳，不过，凌然要是嘴馋了，他都是点外卖的，平时也有人给送食物过来，没空去外面吃饭的。” “就在医院里吃？那……他也是不喝酒的？” “不喝。” 左慈典闷闷的“恩”了一声，感觉自己被斩断了七成功力似的。 在镇卫生所里面，左慈典的最强战绩是两斤酒，虽然那两斤就只在肚子里坚持了10分钟，但那也是2斤。而在平时，若给他一个座位，允许他吃点菜的话，左慈典能陪酒一斤半而不倒。 左慈典能成为股级干部，就有赖于这份喝酒挡酒的功力。 周医生笑呵呵的继续啃猪蹄。 吕文斌去了一趟沪市回来，猪蹄的制作又有了进步，口感方面，猪蹄固然还是要追求韧性与软糯的共存，寻求高于入口即化与坚硬之间的平衡点。而在卤汁与口味方面，吕文斌却是吸收了些许的南方风味，对糖的使用，提高了两个档次——少量的甜味，不仅不会让猪蹄的味道变甜，反而会让鲜味加重，极其难得。 左慈典看着周医生吃的如此欢畅，心中更是涌起了重重叠叠的想法。 “叫外卖或者在医院里吃，怎么都不会有外面好吃吧。”左慈典笑呵呵的道。 周医生微笑不语，甚至不做解释。 左慈典皱皱眉，决定还是按照自己一贯的风格。 他出了门，找了家酒店，就进去找了经理，且刷了信用卡。 为了能顺利离开镇卫生院，他最终选择了净身出户——40岁的男人，不讲公平，只谈现实——信用卡的额度，就是他最后的一笔资本了。 借着常年搞接待的本事，左慈典点了几个好吃不贵又好看的菜式，装入漂亮的食盒，再打一辆车，匆匆赶回医院。 到了手术区的休息室，没等多久，凌然就从手术通道内，走了出来。 左慈典马上起身，迎了上去，笑道：“凌医生辛苦了。” “恩，今天有点超时了。”凌然摸着肚子说话。 左慈典心里叫了一身好，连忙道：“凌医生，如果手术做完了，咱们不如去外面用餐？” 所谓礼多人不怪，凌然如果同意去外面用餐的话，左慈典自然更能发挥所长。 凌然身穿洗手服，可以说是超简陋版的T恤，依旧帅的脚脖子都在发光似的。 他向几名路过了借机自拍的小护士笑笑，转身干净利落的对左慈典道：“不去。” 左慈典的反应算是快的，语气助词没出口间，先是弯下腰来，道：“那我弄一点外卖，咱们一起吃？” “我自己点。”凌然没有给左慈典多做解释的机会，找了个角落的椅子坐下来，再掏出手机，就打开了外卖软件。 左慈典拿不准他的态度，心道：那不如等等，他准备的几样菜原本就不是要急食的，等凌然买了外卖过来，他再取出来也好。 20分钟后，一辆全身涂成黄色，并左右各画了一只丑袋鼠的奔驰商务车，驶入医院。 凌然接了个电话，“恩恩”两声，就道：“中了二等锦鲤套餐，到外面休息室去吃吧。” 周医生、吕文斌和余媛毫不犹豫的跟随。 左慈典迟疑了一下，也乖乖的跟了上去，并小声周医生：“这个二等锦鲤套餐，是个啥？” 周医生想起别人给自己讲的故事，故作深沉的道：“左医生，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名农夫，每天都会看到一只兔子，撞死在自家门前的树桩上，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会不会发生改变啊？” “这……我倒是听说，有的地方有鱼井，就是家里的井里面过段时间会冒出鱼来。”失去想象力的中年人努力的想要跟上周医生的节奏。 周医生呵呵一笑，对左慈典露出一个“你少见多怪”的表情，快走两步，紧跟着凌然，迈步进入休息室。 “凌医生！”三名身穿黄衫的骑手中间，田柒赫然站在中间。 只见她身穿一条极其合身的修身黄衫，一只大大的袋鼠图案蹲在胸前，黑色露指手套，更是显出几分调皮来。 “你好。”凌然拿出一个轻轻的微笑。 “我在美团打工哈，实习！”田柒笑的眼睛都成月牙形了，得到身后的骑手的提醒，才拍拍脑袋，道：“稍等，今天的锦鲤套餐是鲍汁捞饭和杭椒炒肉。” 接着，就见另外两名骑手，熟练的脱下黄帽子，带上白色的高脚帽，打开煤气炉，展开素色案板，将一只瓦罐架上煤气炉，将一票手掌大的鲍鱼撒出来，当场剃出并改花刀，然后煮起来，准备浇入高汤。 另一边，一整条约莫四五斤重的牛里脊，被铺开来，择其优者，割块切条，并将一口能装四只兔子的大铁锅烧热倒油，啦啦啦的吵了起来。 左慈典望着这一切，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要颠覆了，40年的人生经历汇聚成一句话，令左慈典脱口而出：桥豆麻袋……第334章 开洋荤 “高汤是我们酒店里的特色，用老母鸡煨出来的……”带着高帽子的厨师特意的介绍，并将高汤收汁。 接着，他给每个盘子里倒扣一碗米饭，浇上收汁后的高汤，再配一只煮好的鲍鱼，加上煮熟的芦笋，就是一份鲍汁捞饭了。 旁边的厨师刷刷的炒出了一盘杭椒牛柳，再放在桌子中央，供给大家以更换口味。 田柒也趁机坐在了凌然对面，六个人，一人一份鲍鱼捞饭，就配一盘杭椒牛柳，可谓是节俭了。 田柒取了筷子，一小口一小口的夹着米饭，眼睛笑成了星星。 周医生看的羡慕嫉妒恨，问田柒道：“实习工作的收入很少吧，足够开销吗？” “实习是为了积累经验。”田柒认真的道：“开销的话，有专门的生活费的。” 周医生哑然：“生活费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吧。” “有时候会的。”田柒做思考状，道：“我最近用家里给的教育经费买了一家公司，公司改组以后，股价涨的很快，CFO说，年末如果分红的话，我拿到的钱不仅可以覆盖家里之前的教育支出，还可以给家族信托增加一大笔钱。” 周医生眼角抽抽：“家族信托？” “恩，要给家族信托放一大笔钱，才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否则就要听从家里的安排，去一些无聊的公司做董事，或者去哪里哪里上班。”田柒说着摇摇头，道：“我的大堂哥36岁的时候才存够了钱，辞掉了银行的董事，我现在如果卖掉那家公司的所有股票的话，应该可以超出规定的数额了。” “算了，当我问错了。”周医生怕自己再抽下去，就会中风了。 旁边的左慈典完全不明白状况，又想了解周围的情况，不由问：“那你卖掉了那家公司的股票吗？” “没有。”田柒的声音轻柔的回答。 “不是应该先还掉钱比较好吗？” “不用啊，我还在读书，反正哪里也去不了。”田柒说着笑笑，又道：“也不是还钱了，家族信托每个月都会给大家发钱的，之后再达到条件要求，还可以取出来自己用的。” “这样子。”左慈典傻笑两声：“我如果欠了别人钱，浑身都难受，非得还掉才舒坦。” “主要是公司目前的资产持续盈利能力显著，第三方的咨询公司预测，未来两三年，行业毛利率都会稳定增长，所以，我准备把大部分的分红拿出来，再收购两到三家的同行业公司……这些公司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地方壁垒，体制障碍和资金困境，正好都是我可以帮助解决的，等年报出来，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田柒的声音很轻，语气像是聊明星八卦似的。 左慈典算是彻底傻掉了，想他一名镇卫生院的股级干部，人生的最大成就是11岁的儿子（未做亲子鉴定）和一次喝了两斤酒，哪里想到城里人的聊天方式是这样的。 周医生看着左慈典嘿嘿的笑了两声，心道：让你问，这种话题问来给自己找不自在吗？ 吕文斌趁着无人注意，狂刨鲍汁捞饭，嘴角粘上了鲍汁尤不自知。 凌然又是个不会主动聊天的性格，于是，餐桌上一时安静了下来。 余媛看看左右，突然觉得，自己应当有挑起话题的责任。 于是，余媛咽下一块柔韧而美味的鲍肉，笑道：“我如果有很多钱，就先买一块大大的地，再建一个大大的仓库，然后……” “那个……鲍鱼真的蛮好吃的啊。”周医生抢着打断了余媛的话，为了还能继续吃下去鲍鱼。 吕文斌也连脸点头：“对啊对啊，鲍鱼真好吃，米饭都好香，特别糯……” 两人配合着，勉强的挑起了对话的重任。 凌然默默吃饭。 田柒吃一口饭，看一眼凌然，看一眼凌然，吃一口饭。 一份鲍鱼捞饭吃过，凌然想用纸巾抹抹嘴，就被田柒递了一块手帕过来。 凌然迟疑了一下，接了过来，用过之后收起来，道：“多谢。我洗过之后，再还给你。” “恩恩。”田柒兴奋的点头应是。 周医生瞅了一眼满是马匹图案的手帕，眼角直跳，对凌然道：“洗的时候小心点，别给弄破了。” 凌然乖乖的“哦”了一声，顺手递出空盘给旁边的高帽骑手，道：“麻烦再给我一份鲍鱼捞饭。” 骑手顺从的照做。 左慈典望着骑手的黄色制服上的袋鼠，心中怀疑与赞叹并存：“大城市的服务业实在是太先进了。” 到了这个时候，左慈典再也兴不起送食盒的心情了。 …… 下午，凌然继续跟腱修补术的手术。 昌西省也是一个体育大省，从职业运动员到体育爱好者，弄断的跟腱不计其数。除此以外，一些被挑断了脚筋的病人，也渐渐集中到了云华医院来。 按道理说，普通人其实是不需要祝凌修补术来加持跟腱的，但是，现代人始终追求的都是最好的。就好像普通人虽然没有跳的更高，跑的更远的需求，可还是愿意买最好的篮球鞋，跑步鞋，除非缺钱。 被挑断了脚筋的病人，也多有类似的期望值，事实上，除非是在乎伤疤的女性患者，否则，男性病人咨询来咨询去，跟腱修补术的首选方案，都会找到云医来。 左慈典因此跟着凌然，又连做了两台手术，才落得休息。 睡了一晚，第二天凌晨，左慈典再次回到了云医急诊科，就好像没离开过似的。 这时候，摆在手术台上的，是一名黑人患者。 左慈典望着黑漆漆的腿，黑漆漆的胳膊，黑漆漆的毛，黑漆漆的脸，竟是当场呆住了。 “这是今天的患者？”左慈典随手打开无影灯，仔细看了起来。 黑人患者听不懂他说的话，就睁着眼睛看左慈典。 麻醉医生苏嘉福一边抖腿，一边玩弄着脚下的凳子，笑问：“没见过？” “见过，没割过。”左慈典实在的道。 “那你这是开洋荤了。”苏嘉福笑了起来。 旁边忙碌的护士翻了个白眼，也懒得说他们。黑人患者依旧是莫名其妙的躺着，望着两名医生，面带微笑。 左慈典使劲点着头，并兴奋起来：“我刚看单子，还以为是个少数民族，大城市真厉害，真厉害……对了，你说，这个外国人切起来，有啥讲究？” 苏嘉福被他给问住了，一只脚踩着圆凳站起来，望着无影灯下的国际友人，思考着道：“估计更硬一点？” “那不叫硬，叫韧吧。” “不会，万一皮肤很厚呢。” “肌纤维的结构不同，切下去的感觉肯定不一样。” “这个是，我看了看文献，貌似是要多给点肌松的。” “脂含量的关系也很大的，就像是那个年猪，喂饲料的和不喂饲料的，刀捅下去，两个感觉。” “可惜不能捅。” “要能捅一刀就好了。” 两名医生穿着白大褂，发出齐齐的叹声。 黑人：？？？第335章 跳起来能打到你的头 周末。 阳光明媚。 绿萝和吊兰如漆似胶。 左慈典终于放了半天假，借了吕文斌新买的宝马535，到汽车站接老同事。 如今有了动车，汽车站的地位进一步滑落，几乎只有乡镇县一级的居民才会乘坐，还得是远离高铁和火车线的居民。 左慈典之前所在的镇卫生所，倒是依靠着交通不便活着的。要是交通太便利了，两三个小时就到省城了，脑子有病的才——脑子有病的患者，镇医院也不敢收。 当然，真正养活了左慈典等人的是国家财政，全院上下几十号人，比每日接待的病人还要多，全靠严格的纪律和严肃的等级制度，支撑着卫生院的运转。 左慈典将宝马535小心的停在汽车站的对面，下车以后，先用眼镜布擦干净指纹，再摆一个pose，等待着老同事的出现。 现年42.8岁的左慈典，左VIVO，右宝马，脚踩路易斯安登，腰挎真皮小腰包，手腕上的小米手环锃锃发亮。 “都快认不出来了。”镇卫生院资深股长孙泰宁望着左慈典，面露惊讶，目光落在宝马上：“换车了？” “同事的车。”左慈典微笑。 “新同事怪有钱啊，云医就是不一样。”孙泰宁呵呵的笑：“没想到你们左家的家底子这么厚，真让你给调过来了。” 左慈典讳莫如深的笑一笑，问：“咱们先去医院还是酒店？” “医院吧。”说到这个话题，孙泰宁叹口气：“你说我今年也是倒霉，年初丈母娘刚坏事，年末儿子就给跳断脚了，都十几岁的人了，一点都不知道小心的，气的我啊……” “跟腱修补术是小手术了，我们最近做了不少，还给老外都做了。”左慈典半是劝慰半是炫耀的说话。 孙泰宁顺从的点点头：“我听说了，听说了才找上来。” 他虽然是镇卫生院的医生，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也很少关注省内的医疗大佬，实在是太遥远了，接触也接触不到，反而是左慈典鲤鱼跳龙门式的调入云医之后，让许多人都关注了过来。 当然，主要也是孙泰宁的儿子的跟腱断掉了，寻医问药的过程中，最容易让病人知晓所谓的专家医生。 “儿子在家里？” “县医院里挂着水呢。我先来看看。”孙泰宁说着有点不好意思了，问：“你混的怎么样？喝倒几个？” 左慈典想着孙泰宁的问题，愣了愣，转瞬笑道：“别提了，过来两周尽做手术了。” “你跟着做手术？”孙泰宁哑然。 “先当助手。” “做了多少手术？” “跟腱修补术都上百了，还有断指再植和手指屈肌腱缝合，对了，还有关节镜手术。”左慈典苦笑。 孙泰宁听着笑了起来：“你就来半个月，就能做上百例手术？开玩笑的吧。” “不开玩笑。”左慈典正色道：“凌晨起床做手术，午休起床做手术，晚上睡一觉，又到凌晨了……” 这么说着，左慈典自己都是呆住了：我是中邪了还是咋地？ 孙泰宁亦是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左慈典，笑道：“那你老左可没酒喝了。” “我本来就不爱喝酒。”左慈典说到这里，语气松快了一些，笑道：“我现在跟着凌医生，人家不喝酒，我也不用喝酒。” “领导不喝酒，可不好打开局面啊。” 左慈典莫名其妙的笑了出声：“打开个卵子的局面啊，我给你说，我到云医急诊科半个月了，我连急诊科的抢救室是什么样子，都没好好的看过。睁开眼就是做手术，闭上眼，感觉还没睡着呢，闹钟就响了，没日没夜的做手术啊，你要问我哪里最熟悉，就急诊科的手术室，再是办公室和病房。” 左慈典说着手舞足蹈起来，又让老同事上了车，宝马轻轻起步，流畅的汇入了车流当中。 云华是一座千万级的大都市，车多人多。 能在镇里换两套房的宝马535，在双向八车道的马路上，一点都不显眼。 这样的生活，是左慈典从未体会过的。 左慈典轻踩油门，让宝马飞的更快一些。 孙泰宁有些好奇，又有些焦躁，望着左慈典，道：“依着你老左的本事，我捉摸着，你三天就能熟悉科室，一周就能喝好喝倒几个对脾气的领导了，半个月下来，怎么都得认识几个医院领导吧……” 左慈典呵呵的笑：“我那个领导，无聊了就去楼下清创室玩的……” “你真做了一百多例的跟腱修补术？”孙泰宁将话题拉回到自己关注的范畴。 “差不多。”左慈典“恩”了一声。 “这要是在咱们卫生院，够你评标兵了。” 镇卫生院一年下来，做手术最多的医生，也就是做百十例的手术，其中包括取鸡眼，换药，清创包扎等等…… 左慈典听的不由陷入了回忆。 他年轻的时候，倒是有评过标兵，可现在想来，还是靠喝酒喝出来的。晚上喝了酒，头天早晨才能分得到手术，否则，天大的本事，没有病人，照旧得盘着…… “我带你去见见凌医生吧。”左慈典趁着路上车少，将油门深深的踩了下去。 …… 凌然穿着洗手服，进了休息室，顺手取了一件白大褂套上。 白大褂又紧又小，只到凌然的腰部，令人狐疑。 “凌医生，你穿错衣服了！”余媛跳起来快有凌然高了，激动的像是只冬粮被偷的松鼠。 凌然瞅瞅余媛，又将白大褂给脱了下来，问：“你还改了衣服？” “谁……谁改了衣服。”余媛使劲摇头，不肯承认，又慌忙岔开话题道：“我把资料都找好了。” “给我看看。”凌然一口气做了半个月的手术，差不多将云医的病床填满了，这一次，他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就考虑着将此前积累的案例，撰写成论文了。 而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最繁杂的工作就是给论文找参考资料等等了。 你得知道前人对此问题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有哪些结论和失败，就目前论文的数量来说，这份工作是数倍于写论文的工作量的。 不过，余媛的手术水平尽管很一般，做论文相关的工作，却是手到擒来。 凌然拿到厚厚的一叠打印稿，不禁满意的点点头。 左慈典很羡慕的看了余媛一眼，再走上前，道：“凌医生，我之前说的朋友……” “哦。”凌然回头看了眼孙泰宁，问：“X光片和核磁共振片带了吗？” “X光带了，核磁共振没拍呢，小地方，条件不行。”孙泰宁和左慈典的年龄相仿，本来有些想要质疑凌然两句的，可看着他的模样，以及周围人对他的态度，终究是没敢质疑。 凌然展开X光片，先瞅了一眼边，就皱眉道：“在镇卫生院拍的？” “自己医院的设备。”孙泰宁小意的笑笑。 “恩……带人过来重拍吧。”凌然大致的看了看X光片。 孙泰宁顿时有些不太高兴：“不是……孩子脚受伤了，过来不方便。” “你想让我过去做手术吗？”凌然只轻轻皱眉，他也不是太反对飞刀，除了飞刀有收入之外，最主要的是飞刀省病床。 孙泰宁却是被吓了一跳，忙道：“不用，我们送孩子过来。” 比起飞刀来，还是送人过来更便宜些。 凌然无所谓的“哦”了一声，道：“那就送过来拍片吧，这张片看不清楚的。” “那个……我过来就是想问问看，究竟能不能治好。”孙泰宁藏着的话没说出来，凌然要是治不好的话，他就考虑往其他医院送了。 凌然不管孙泰宁有什么心思，听了他的话，就展开X光片，继续看了起来。 片刻后，凌然道：“建议采用微创治疗，能恢复八成左右的功能吧。你要在云医治疗吗？” 凌然的语气稍微有些迟疑，对他来说，做微创的意义并不大，或许会比专精或大师级的医生好个一星半点的，但不会特别明显。 相比之下，微创的跟腱修补术，就不是凌然的主力术式了，虽然做是能做的，毕竟发挥不了完全的功力…… 唯一的好处，也就是微创患者出院的足够快了。 孙泰宁却将凌然的迟疑看做了不自信，他本来就对凌然的年龄不放心，此时更是心下惙惙，勉强道：“那我先带孩子看看。” “好。微创的话，大部分医院都做的不错。”凌然说着露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笑容，像是完成任务似的，面向左慈典点点头。 左慈典低声劝孙泰宁道：“凌医生这边的手术排的很满，主要是病床不够用的，你要做好决定了，就早点带孩子过来。” “行，我知道了。”孙泰宁一副我了解的模样。 左慈典只好笑笑，再向凌然等人打个招呼，就带着孙泰宁坐到了角落的桌子上，用手机刷了三只猪蹄，并小声的向他介绍。 叮咚。 叮咚，叮咚…… 左慈典特别提醒的微信群“凌组”，连续的叫了起来。 左慈典打开来，就看到了一串的视频，下方有吕文斌的文字说明：爱哭鬼戴蒙德通过球队综合测试，正式加盟南非职业橄榄球队Lions。第336章 飞刀邀请 左慈典迅速点开视频，就见绿色的球场上，一道白色的人影在狂奔。 再点开另一个视频，仍然是一道白色的人影在狂奔。 第三个视频，狂奔。 狂奔…… 左慈典很快进入了状态，明白道：“这是之前做过手术的病人？” “凌医生第一个外籍病人。”余媛穿着合身的白大褂，脸还是黑的，像是一只黑松鼠。 左慈典好奇的问：“爱哭鬼是他的绰号？” “他就是爱哭。”余媛一边说，一边将收藏的视频放了两个出来，里面是戴蒙德趴在病房里狂哭的场景。 吕文斌立即在群里发了捶地大笑的表情。 余媛面无表情的道：“吕文斌把他当动图用的。” 话音刚落，吕文斌就发出一张戴蒙德潺潺流泪的动图。 “这样用病人的肖像，可以吗？”左慈典有些担心的问。 “当然不行了！”余媛道。 “那……” “劳动法还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呢。”余媛淡定的道。 左慈典42.8岁的人，明智的不去与1.475米的余媛讨论这个问题，转而道：“这是国外的新闻吧，否则在国内发一下，我们就火了。” “能吸引外国病人也挺好的。”余媛说着看看两边，小声道：“最近有两名外国病人都是自费的全款，医院是按照特需的价格收费的。” 左慈典做恍然状，趁机感谢余媛。 他既然没空出去喝酒陪席了，就竭力维护好组内的人事关系，就像是自己25年前刚进单位那样，眼亮嘴甜腿勤即可。 比起镇卫生院的领导们，小小的凌然组内的几个小年轻，那是要好伺候的多的。 左慈典还不太习惯在微信里群聊，跟余媛再说两句，就偏头给前同事孙泰宁，道：“凌医生给一个外国病人做的手术，挺成功的。” 孙泰宁“哦”的一声，道：“给外国人做手术的医生多了去了。” 左慈典愣了一下，发现还真没办法反驳他。 “我多问几个医生，回头再说哈。”孙泰宁也不想呆下去了，他也算是在医院系统里呆了二十年的人，知道有些医生招揽病人的手段。 而孙泰宁，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被招揽的病人。 左慈典只好将孙泰宁送出了医院，再给孙泰宁打了一辆滴滴快车。 来车是一辆旧的二手捷达，座椅有些脏兮兮的，司机恶形恶状，就像是村镇之间用旧金杯载客的黑车司机似的。 “走不走？”司机喊了一声。 “不是劳斯莱斯哈。”左慈典笑一笑，露出一副免费抽奖没抽中似的表情，再将孙泰宁送上车。 破捷达一溜烟就不见了，左慈典再回到休息室，就见手外科的王海洋已经坐在了里面，而且拿着手机，在大声的讲电话。 “哎呀，我告诉你们，我们凌然现在抢手的很，你们就一台手术肯定是不行的，没得谈的……恩，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多凑几台嘛，凑个四五台的，凌医生一趟过去做了，好吧……没有就看看之后吧……” “三台啊，三台还行啊……陈旧性的没必要了，我们凌医生现在不太愿意做陈旧性的跟腱修补术，对，你也给病人和家属解释一下啊，凌医生的主力术式是祝凌跟腱修补术啊，这个是针对新鲜跟腱修补术的……” “好好好……专家费都好说的，我们凌医生不能说是给几个洋鬼子做了手术，就坐地起价嘛，咱们中国人不讲这个，对，叫外国友人……恩，三台是最少啊，四台还说得过去，那咱们就敲定了，好的好的……” 王海洋一口气讲了十多分钟的电话，放下来，揉揉耳朵，才笑道：“我现在知道啥叫人怕出名猪怕壮了，放以前，我都不知道，咱们国内一天能有这么多跟腱断裂的。” “王主任辛苦了，吃块猪蹄。”吕文斌乖巧的送上了云医名吃。 左慈典啊不由的高看吕文斌一眼，此子虽然没有马砚麟的特长，但察言观色的基础是有的。 王海洋笑呵呵的点头，还真用叉子叉了一块分割出来的猪蹄掌心肉，再喝口水，润润喉咙，道：“凌医生，我问了问，现在条件给的最好的是两家，一个是诸城市医院，有三例病人。益源县医院，益源县咱们打过交道，距离稍微近一点，他们能凑三例或者四例。” 王海洋看看其他人，见凌然没有使人避让的意思，于是继续道：“专家费基本一样，主刀都是一例6000。益源县给助手三千块车马费，诸城给助手一例1200元。” “诸城就多600？他们要坐飞机的吧。”吕文斌对这样的数字嗤之以鼻。 王海洋笑呵呵的道：“这是标准来着，以后益源县再邀请飞刀的话，就算是一例也得是三千，诸城要是再凑5例手术呢，那不就得6000了。” 余媛听的眼神都亮起来了，对她来来说，3000块或者3600都很多了，能买好多东西了。 “去哪里？”王海洋问。 “诸城。”凌然回答的很快。 左慈典心下不由一颤，心道：凌医生对下属还是很好的，只为了多600块，就愿意多走那么远…… “益源县的让他们问问患者，愿不愿意来云医就诊。”凌然很自然的将手术量最大化了。 所谓的专家费或者飞刀费，都是要病人自己出的，再加上车马费等方面的开销，一些经济压力大的患者，应该还是愿意跑一趟的。 当然，有的条件好的病人，不愿意折腾，就躺在病床上，再找别的专家来做手术也是可以的。 王海洋愣了一下，笑了起来：“这个好办，我给他们说一下，看看他们是什么想法。” “今天晚上休息好了。”凌然看看表，对众人道：“今晚就不加手术了，大家都回去休息一下，余媛愿意去吗？” “好啊好啊。”余媛主攻跟腱修补术，已经有些水准了，尤其是熟悉凌然的手法和习惯，算是不错的一助了。 左慈典迟疑了一下，问：“我能不能也跟着去，不算助手，就跟随学习……” 凌然看向王海洋。 “没问题。”王海洋一口答应下来，都不用再打电话确定。 凌然也没有立即下班，取了白大褂，先去病区扫了一圈。 他最近做手术的频率已经降下来一些了，但病区人满为患，算上加床，又是奔着150的高位警戒线了。这么多的病人，保不齐会不会再有偷偷抽烟的，看韩剧看哭的…… 好在最近的考试制度推行了起来，病人就算是不愿意遵守规范，至少知道不遵守规范的后果是什么了——大部分病人的叛逆，也就到此为止了。 “凌医生！” “凌医生好！” “凌医生好帅！” 病区三连扑面而来，令凌然应接不暇。 150名病人的病区，至少还配着200人往上的家属，且以女家属居多。 凌然一路走来，“衷心感谢”又收了近10个，都是恢复极好的患者。 以凌然目前的功力，现在做普通人的跟腱修补术，自然是效果又好，恢复又快，比普通的主任医师都是有明显的区别。 行外人对此不甚了解，但对病人和医疗人员来说，凌然的水平，已经称得上是有目共睹了。 一圈巡视结束，凌然积累的初级宝箱已达55个。 凌然站在一只挂钟下，默默的等待了两分钟，看着钟表的分针指向55的时候，立即向系统道：“开箱吧。” 茫茫多的绿色药剂，遍布眼帘，中间有一本银白色的书籍在闪光。 凌然首先点开了技能书： 单项技能书，获得分支技能——阑尾炎切除术（大师级） “唔……”凌然掏出手机，先打给周医生：“咱们医院有阑尾炎的病人吗？” “怎么可能有。”周医生笑了：“我们又不是镇卫生院，除非有急性阑尾炎上门的。” “哦。”凌然失落的放下手机，转身下楼开车回家。 他的捷达刚修好，好好的磨合一下，估计可以用很久再保养。第337章 鳜鱼 凌然将捷达小心的停入自家的车库，关好门以后，还绕着车转了一圈，临离开前又想了想，从墙角找出个想车罩来，套给了它。 捷达虽然修起来便宜，只要几百一千块，但总是有些麻烦的，总不能天天叫网约车吧。 凌然尽可能的将之照顾好，再锁好车库门。他的第一辆自行车用了有11年，希望价格昂贵得多的捷达车，可以超过这个记录。 8点多钟的诊所，仍然颇有些热闹。 看病的人，买药的人，按摩的人，纯聊天的人，在院子里分成几堆，各得其乐。 下沟诊所的大院子，就像是下沟巷，乃至于附近几个老巷子的邻里活动中心了。 从欧洲玩回来的凌结粥，笑呵呵的在院子里聊天说话，给老爷子的保温杯里加热水，给老太太递毯子，他做的就是街坊生意，最喜欢的就是与街坊聊天，最喜欢的就是人多。现如今的下沟诊所，简直就是他梦想中的样子。 陶萍则在二楼的茶桌后坐着，招待年龄相仿的小姐妹和伪闺蜜们，顺便将来自各国的代购产品，交给她们。 在下沟这片区域里，陶萍是绝对的时尚领袖和风向标。 就过去20年来说，当陶萍春天穿上风衣的时候，巷子里就会风衣飘飘，当陶萍开始尝试T恤的时候，夜市里的T恤就会热销…… 不仅是与她年龄相当的女人们，就是不在陶萍社交圈里的小姑娘和真·中年妇女们，也会关注陶萍的穿着打扮，化妆品，兴趣爱好…… 这一次，陶萍出国一趟，光是帮周围人代购商品，就刷爆了多张信用卡，信用卡积分换的里程，就足够兑换中法两国往返的公务舱了。 “儿砸回来了？”凌结粥早就听到车入库的声音了，特意倒了一杯热水给他。 凌然喝到热水，浑身暖洋洋的，老爹做了这么多年的饭，还是热水泡的最好。 “凌医生回来了。”厨房里，卢金玲看到凌然，立即跳了出来，左手还拿着一只胳膊长的鳜鱼，正在拼命的摇尾巴。 卢金玲右手举刀，手起刀背落，一只大鳜鱼头晕眼花了。 “是你买的吗？这么大的鳜鱼？”凌然看着颇为尖嘴背刺的鳜鱼，大为惊讶。 卢金玲笑了：“我用路亚钓的。厉不厉害？五斤六两的翘嘴鳜。” “五十六两？”凌然回想自己拿到的55个宝箱，莫名的浑身不自在。 卢金玲不明所以，着重道：“只有翘嘴鳜能长这么大呢，大眼鳜到5斤就长不动了。我是在梁子湖钓到，立即就找人空运回来了。” 凌然好奇的点头。 “国内的鳜鱼一共有七种，翘嘴鳜虽然是最多的，但它也是最传统的鳜鱼，尤其是这种野生大体型的，怎么做都好吃。”卢金玲说着，提起鳜鱼，道：“这么大的，其实很适合涮火锅的，凌然你喜欢吃火锅的吧。” 凌然再点头。 卢金玲翘起大拇指，转身拎着鱼进了厨房。 她是水产市场长大的女孩子，剖鱼做鱼是最擅长了。 凌结粥咳咳两声，喊道：“9点钟打烊啊，9点下班了。” 街坊邻居懒懒的看着他，有空的才调笑两句：“吃火锅不请客啊。” “夜宵吃火锅不健康的。” “那么大一条鱼，你们吃不完吧。” 凌结粥视若无睹，巡了一圈，将钱给收齐就好。 街坊们说归说，还是慢悠悠的散去了。 等诊所门关好了，凌结粥立即从杂物房内搬出了吃火锅的方桌，再配上几把凳子，就在星空下点起火来。 卢金玲将切好的鱼片端上桌，就再做了一个白汤的锅底，配上酱料，就道：“我切的薄，可以像涮毛肚一样，七上八下。” 陶萍首先点头，眼神发亮的坐在桌边，赞道：“小卢的刀工真不错。” “砍的多了就练出来了。”卢金玲挨着凌然坐下来，认真的谦虚。 最近在诊所里打黑工赚马应龙的冬生，也穿着土黄色沙弥袍，坐在桌子旁边，自己给自己切了一盘黄瓜，手里抱着一根萝卜默默的啃。 一切准备就绪，凌然在卢金玲的指导下，夹了一片薄薄的鱼肉，在卢金玲的加油数数声中，入水八次，出水七次，接着就犹豫起来…… “取起来，再往高一点举，就是八上八下了。”陶萍太知道自己儿子了，一句话就解了他的困扰。 凌然恍然，照做以后，再将鱼片塞入最终，果然是鲜嫩无比，极为鲜香，鲜不可抑。 “古人吃的鳜鱼就是翘嘴鳜，有图可以看到。”卢金玲拢起头发来，少了一丝骑摩托时的凌厉，用介绍的语气道：“现在能吃到的大体型的鳜鱼就是翘嘴鳜和大眼鳜，两个都很像，斑鳜也能吃到，但是没翘嘴鳜这么凶。” “生猛海鲜。”陶萍赞成的点头。 “是啊是啊。”卢金玲赶紧点头，又道：“我觉得波纹鳜也好吃，这次没遇到。对了，还有柳州鳜，烧汤很好喝的，是柳州的特产。鳜鱼里分布最小的品种。” 说完，卢金玲又补充了一句：“漓江鳜以前也算，后来被开除了，只算是暗鳜的一个地方种了。” “你鳜鱼研究的挺透彻。”陶萍又赞了一句。 卢金玲被赞的满脸放光，道：“我就是自己喜欢吃，所以经常会看一看，凌医生……你喜欢吃鳜鱼吗？” “很好吃啊。”凌然亦是满足的点头。 平日里被老爹喂养的时候，凌然并不太挑食，但是，作为一名经常品尝陶萍式美食的年轻人，凌然的味觉还是非常发达的。 鳜鱼原本就是极好吃的鱼种，传统上，是与石斑鱼、刀鱼和黄河鲤鱼并称的名贵鱼类。 野生的翘嘴鳜，又是鳜鱼中的佼佼者。 事实上，现代化养殖的翘嘴鳜，亦是相当的美味，如果不是科学家们拼命的开展杂种鳜的开发和研究，鳜鱼原本是可以闭着眼睛买，都很好吃的。 卢金玲从小吃鱼长大，要求自然要更高一些。 但对这条鱼，卢金玲也是十分的自信，用公筷夹了鱼片，热情的放入凌然的碗中，道：“喜欢就多吃一点，还有很多的。” 咔嚓咔嚓。 小沙弥冬生嚼着萝卜，眼观鼻，鼻观心。 咚咚。 诊所的大门，被轻轻的敲响。 凌结粥一跃而起，大喊：“是看病吗？” 开诊所的，还是很看中急诊的。 外面的人犹豫了几秒钟，没有立即开口。 凌结粥一晒：“如果是医药公司的话，明早再说吧。” “那个……我是凌医生的同事，我叫左慈典。”门外的左慈典提着礼品盒，态度略紧张。 上门送礼什么的，对他来说，也属于常规操作，虽然略有一些乡镇的粗糙，但左慈典同志相信，礼多人不怪的。 凌然向老爹点点头，自去将大门给拉开了，先问：“有急诊吗？” “我从老家带了点特产，给您拿过来尝尝。”左慈典笑着，脸上带着常年送礼的些微谦卑。 “谢谢。”凌然先是道谢，那是常年收礼的礼仪。 “是凌然的同事啊，进来吃点火锅吧。”凌结粥看着左慈典的年龄，有些把握不准，也站起身来，将他拉入了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左慈典谦让着。 “鳜鱼火锅。”凌然话不多，但还是尽己所能的介绍了。 “哎呀，实在是叨扰了。”左慈典说着场面话。 “每天凌晨做手术，也辛苦你了。”凌然说着，拿起公筷，给左慈典夹了一片煮好的鳜鱼。 每日里习惯了凌然命令式语调的左慈典，突然有些发愣。 他慌忙夹起鱼片，塞入嘴中，顾不得品尝，又拿起了茶杯饮水，用浓浓的热气，遮住眼中的雾气。 “和生活的苦比起来，工作一点都不辛苦。”左慈典的声音低低的，脸上依旧是习惯性的谦卑的笑容，眼神中却带着希望的活泛。月末求票！！还有两天，本月就结束了。 此时被爆，好惨好惨！ 请有票的读者大大，在给其他书的月票溢出的情况下，考虑一下本书…… 虽然是只下蛋较少的鸟…… 求月票一张。 鳜求。 求月票！ 求支持！ ……《大医凌然》月末求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338章 生活 早晨6点24分28秒，云华市的日出准时出现。 三角梅、爬山虎、枫树在风中拼命的摇晃着身体，仿佛迎接着太阳的再次驾临。 左慈典提着一袋小包子，一袋小馒头，一袋小咸菜，捻熟的打开下沟诊所的小门，并在厨房忙碌了起来。 自从第一次到凌家的下沟诊所来报道以后，左慈典隔一两日就会提点东西过来。东西都不花太多钱，几十块，到一百块就最多了，免得凌家人还要付钱给他。 当然，也是左慈典最近比较闲，凌然再次塞满了云医急诊科的病床，虽然病人在以每日三四个的频率出院，但这么小的数字，加上降低医护压力的考虑，每日能够增加的手术例数已明显变少了。 病床周转率是一个综合指标，很多医院达不到指标，就只能强迫病人离院再住院，或者转院去其他医院。 凌然却不愿意遵循这样的指示，总是要求病人与至少一名家属达到出院指标，并考试合格以后，方能出院——考试题都是非常简单的是非题，如果病人连这样的题目都无法正确回答的话，说明他们根本不明白出院以后该做什么，能做什么，预后必然是非常差的，还不如留在医院里。 事实上，自从协和采用了考试制以后，效果是非常好的，只是大部分医院，根本不敢延迟病人的出院罢了。 严格来说，凌然这样做，是违反了医院的规章制度的，只是霍从军主任默认，也就没有人会多啰嗦了。 与任何单位一样，员工们执行上层政策总是选择性的，士兵带手机，警察创收，教师区别对待学生，医生违反劳动法超时工作疲劳手术，盖莫如是。 左慈典来说，医院或卫健委的要求之类的，根本遥远的不需要去考虑。 他倒是对今天的羊肉包子颇为满意。 羊肉是他自己挑选的骟羊，用了两条肋骨肉，剃去骨头后，没有剩下多少肉，再填一点剁碎的鸡腿肉，加上一些洋葱和调料，就成了包子的馅料。 左慈典做的全是小包子，刚好够一顿早餐的分量，可以说是工时比材料更值钱了。换一个说法，就是心意比实物更有意义。 左慈典在厨房里熟练的点火，烧水，蒸包子，再煮了一锅粥。 羊肉包子只能是趁热吃，再蒸一次，显然是没有第一笼的美味，但也不会差太多，条件所限，左慈典只能自己做到最好。 羊肉包子的味道飘散起来，粥也煮出了味道。 下沟诊所的居民，此时才渐渐的清醒过来。 “左医生……”冬生第一个爬起来，穿好衣服，向左慈典问好，然后拿起了洒水壶，先接上水，再满院子的洒水，并赞左慈典道：“味道很好闻啊，今天吃什么？” “羊肉包子……”左慈典有一瞬间的尴尬，接着，他摸摸冬生的脑袋，又道：“我给你带了南山的萝卜。” “哦，那也好。”冬生面带笑容，心情瞬间舒畅起来。 “油条配萝卜条，应该更好吃。” 门口，黄茂师依着墙，手里提着一袋的食物，默默的看着左慈典和冬生。 冬生小心翼翼的看看左慈典，再向黄茂师露出笑容，帮忙接过了他带的食物。 黄茂师深深的叹口气，他是想来给凌然凌医生服务的，结果莫名其妙的得到了小沙弥的欢心……这算是怎么一回事？ 黄茂师下意识的摸摸冬生的脑袋，感觉比楼下橘猫屁股的手感还好。 “左医生，您平时工作就很辛苦了吧，这些服务工作就让我们来做好了。”黄茂师不算是个很会说话的人，他只是单纯的表达不满。 作为一名医药代表，给医生送点早餐，请医生唱个歌，逛个奇怪的地方，都算是正常的工作范畴。 然而，凌然属于既不会去唱歌，也不会去奇怪的地方的角色，送个早餐已经是黄茂师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率的服务工作了，谁能想到，早晨起的晚了一点，他就得和其他医生竞争拍马屁的机会了。 左慈典看看黄茂师，不以为意，道：“我就是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你这还是小事啊，我就买个油条豆浆的，你这是自己做的羊肉包子？”黄茂师说着深吸一口气，只觉得肠胃的蠕动都加快了。 “凌医生喜欢吃肥一点的肉，我特意弄了羊肉包子。”左慈典更得意了，道：“我在家里就是一把做包子的好手，我们医院都喜欢早上吃点我做的包子来解酒。” 黄茂师呵呵呵呵的笑三声：“您中午就要跟去诸城做手术了吧，早上还忙活呢？” “没，昨天晚上就弄的差不离了。”左慈典一点都不在乎黄茂师的想法，又道：“飞机上睡一觉就行了。倒是你，怎么天天就跟着凌医生。” “他一个人，大半个月做了人家一年的手术……”黄茂师停顿一下，道：“我准备了一辆车，一会儿接你们去机场吧。” “这个好。”左慈典再看黄茂师有点顺眼了，正想表扬他几句，就见凌然从门里出来了。 “凌医生！”左慈典立即站定了，喊道：“我做了些包子，羊肉馅的，肥，不腻，也不膻。” 黄茂师被挤兑的不行，闷头想了想，道：“我买了油条，街角的，黄，不油，也干净。” “凌医生想吃哪种？”左慈典问凌然。 凌然奇怪的看他一眼，道：“一根油条，两个或者三个包子。” 左慈典和黄茂师愣了愣，齐齐道：“好嘞。” 午后。 凌然查了一圈房，收获一只漏网的“衷心感谢”的宝箱，就乘坐昌西省医药公司的车辆，前往机场。 这是左慈典第一次做飞刀，兴奋的不能自已。 他与余媛并排，一会儿快走两步，一会儿又四处乱看的落在后面，仿佛粘上了松鼠性子似的。 余媛看不过去，转头将手里的提包递给了左慈典，道：“你这么有精神，你就拿着吧。” “这是什么东西？”左慈典拿着就觉得手沉。 余媛道：“主任送给凌医生的气管切开包，除了没刀片，其他都齐全。” 左慈典的精神一下子集中了：“主任送给凌然的气管切开包？主任对凌医生这么好？” 余媛瞅着左慈典，很无奈，道：“你该问的，不是这个吧。” “啊？” “到你了。”余媛推了左慈典一把。 左慈典连忙上前，对前方值机的地勤小姐姐露出微笑：“你好，我有点晕机，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靠前的位置。” “我们的位置很多都被网上预订了，前排没有位置了。”地勤小姐姐公事公办的回答：“第14排可以吗？” “那……靠窗吧。” “只有中间的位置了，靠窗的位置要到18排。” “紧急出口跟前的位置也可以。” 地勤小姐姐深深的看了左慈典一眼，道：“我们一般要求年轻人坐在紧急出口附近，给您安排到18排可以吗？” 这时候，隔壁排的地勤小姐姐拿起电话，小声的说了几句，用微带颤音的语气，道：“凌先生，我刚刚向经理申请了一下，我们前舱的头等舱位置还有剩余，可以用于升舱，您愿意接受吗？” “哦，好的，多谢。”凌然点头致意。 地勤小姐姐飞快的办理好了机票，趁人不注意，塞了自己的名片在凌然的身份证下方，递还给了他。 左慈典还是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升舱，好奇的循着凌然的方向走过去，这时候，身后传来几名地勤小姐姐的声音：“真的好帅啊。” “还好剩下几个两舱位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舍不得让这样的帅哥和一群臭男人挤在经济舱里。” “卖不掉的头等舱，能遇到这样的主人，也算它运气了。” “没错没错，便宜这次执飞的小婊砸了。”第339章 讲道理 凌然背着双肩包，慢悠悠的跟在余媛和左慈典身后。 左慈典身子紧绷着，道：“我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 余媛攥紧了拳头，颤音道：“没事，大家只是看凌然而已。” “我知道，但我还是紧张。”左慈典摇头道：“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凌然这些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天天被人盯着的日子很不好过吧。” “大概会很辛苦吧。”余媛不由的泛起同情心来，然后转身对凌然道：“凌医生，你拿到头等舱的机票了，应该可以从两舱通道去安检的。” 余媛跟着左慈典排队到了一条长长的安检队伍后方，相比之下，最左侧的两舱通道基本出于无人状态。 凌然仿佛才醒悟似的“恩”了一声，拿起机票，正准备转方向的时候，就有一名机场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对凌然笑道：“这位先生，你可以先到这边来通行。” 说完，她就带着凌然前往两舱通道，根本看都没看凌然的机票。 “第二只兔子。”余媛对左慈典做了一个脑袋撞墙的动作，乍看起来像是只松鼠在用脑袋开松子。 左慈典望着凌然的背影消失在两舱通道的尽头，有些觉悟的道：“这样看的话，他也不会被盯太久。” 余媛和左慈典默默的低下头来。 过了一会儿，穿着机场制服的小姐姐去而又返，道：“两位也可以先从这边安检。” 说着，余媛和左慈典也被带进了两舱通道。 “第三只兔子，被送给邻居了。”余媛向左慈典耸耸肩，然后与左慈典享受了快速安检的待遇。 休息室，凌然得到了跪式服务和额外的热汤面。 “第四只兔子。” 登机时，凌然获得了优先登机的礼遇。 “第五只兔子。” 飞行中，凌然得到了全程的照顾，获得了正常升舱并不会提供的头等舱餐食，以及三个毛毯…… “第六只兔子。” 下机优先，考斯特接送。 “第七只兔子。” …… 待坐上诸城市医院提供的专车的时候，凌然依旧是背着双肩包，光芒万丈的模样，余媛和左慈典俩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则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左慈典扫了一遍携程、飞猪和航空公司官网的价格，默默的放下手机，对余媛低声道：“要是买800块钱的票，比5800块的票的乘客获得的服务还多的话，多赚5000块的意义是什么？” “丑。” 余媛望着窗外，情绪渐渐趋于平静，但也带着一点点的愤世嫉俗。 左慈典抬头望向后视镜，也不由的变得愤世嫉俗起来。 “航空公司这么做，其实挺没有道理的，也不公平。”左慈典回想在镇里的生活，每个人去办事的时候都被给脸色看，多么的公平啊。 余媛呵呵的笑了两声，望着凌然的双肩包，道：“同样的包，有的人背LV的也被人笑是程序员，有的人随便背都像是走秀，有什么公平可言？” “你……你这是被凌然给影响了，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兔子。” “每个人吃相同的食物，排泄出来的粪便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人吃相同的食物，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排泄的粪便都不一样，人又怎么会相同呢，又怎么会公平呢？” 左慈典愣愣的看了几秒钟余媛：“你讲的道理，也很与众不同。” …… 诸城市医院的骨科主任尤丰裕，略显热情的接待了凌然一行。 他是参加过沪市的“国际运动骨科学术大会”的医生，看过凌然的手术，还与他人交流过，因此，在听说云医真的打开了国际医疗的一扇小窗，而且表现不错之后，就决定邀请凌然。 祝-凌跟腱修补术毕竟是一种新术式，既然确定的具有价值，那么学习并推广，就是很有必要的事了。 这也是各种医学的学术会议，能够吸引到高端医生的理由之一。 所谓眼见为实，名声这种东西，更多的时候都是吸引大家去旁观的基础，但只有共同参加了一次或数次会议，并有实际性的接触以后，医生们才会互相邀请着开飞刀。 见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确定对方的技术和水平，看看是不是水货。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定对方是不是有精神病的倾向。 对于那种无论如何都难以交流，或者性格扭曲的医生，大家总归是希望避开一些的。 尤丰裕本人体型硕大，个高且宽，看起来就像是能独立锯大腿的骨科医生。 对于年轻的凌然，尤丰裕稍露出一些不善于言谈的模样。 两人的年龄相差近30岁，尤丰裕都有些找不出话题来，尤其是在准备好的几个话题，被凌然干净利落的杀死以后，气氛就更加的凝重了。 全靠左慈典在场，现场的对话才没有彻底崩塌。 经过半个小时的试探，尤丰裕果断中止了一切迎接活动，将凌然送入了手术室。 在凌然穿上洗手服的一瞬间，世界都仿佛变的和谐起来。 “开口这么大。” “剥的还真不错。” “是这样缝的啊。” 对于医生们来说，语言或许是一种交流方式，手术亦然。 凌然默默地完成了一场手术，紧接着就做另一场手术，然后是第三场…… 五个小时后，尤丰裕等人只与凌然说了几句话，但却感觉对他熟悉了起来。 外科医生就是如此。 有的外科医生喜欢说话，以至于正常手术都喋喋不休。 有的外科医生喜欢笑话，总要逗的小护士面红耳赤才罢休，以至于手术室的护士没学会假高潮，先学会了假害羞。 有的外科医生是不喜欢说话的，虽然少见，但对尤丰裕等人来说，却也是另一种轻松。 特别是在招待活动都没怎么进行的情况下，反而让尤丰裕有些不好意思。 “凌医生的手术还是很有感觉的。”尤丰裕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泛泛而谈。 “凌医生的手术满细致的。” “跟腱修补术做到这个水平，真的是顶级了。” 大家尽可能的赞着，以表现自己的好客之情。 凌然自顾自的脱掉手术服，对于这样的赞扬完全免疫，只有在离开手术室的时候，凌然才被一张手术排班表所吸引，站定了下来。 “凌医生，时间比较晚了，咱们要么先去用餐……”尤丰裕笑呵呵的。 “你们也做关节镜下的半月板成形术。”凌然指了指排班表上的一行，半个小时后，有连续4台膝关节镜的手术。 尤丰裕愣了一下，笑道：“也是刚刚开展。” “能看吗？”凌然问。 尤丰裕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左慈典咳咳两声，道：“凌医生，这个不太合规矩的，您就算是想上手，也可以回云医再做……” “云医没床位了。”凌然道。 “那也不好就这么参与人家的手术。”左慈典一边说，一边用眼睛去瞄尤丰裕。 堂堂骨科主任，哪里还不知道两人在谈什么，反而放松了一些：“凌医生想看手术，那咱们就看手术。” 凌然的脸上，果然带出了笑容。 尤丰裕回身再对下属道：“问问肋排烤了没有，要是凉了的话，就换一个。” 左慈典分明在凌然的脸上看出了犹豫。 左慈典不由内心一喜，等了几秒钟，再笑道：“尤主任，咱们也别浪费了，凌医生反正都不喝酒的，就把肋排拿过来，咱们随便吃掉好了。贵院的手术区有休息区吗？” 左慈典再看凌然的表情，绝对是极其满意的样子。 这下子，左慈典心下大定，所谓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 再说两句话，左慈典悄然落后，从上衣内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翻到凌然的条目下，并记录：半月板成形术。肋排（烤？）第340章 红的嘴 “骨质挺软。” “骨膜比较韧，这个不是要剥掉的吗？” “一般的做法是剥掉，我们这边不会的。” “好吃。” 左慈典抓着一只肋排，使劲的撕咬，像是哈士奇啃骨头似的。 余媛用小巧的适合勾阑尾和难产儿的双手，捧着肋排，用适合开松子的小贝齿，轻咬着肋排，并将之一丝一丝的扯下来。 凌然的动作就比较普通了，他单手抓着肋排，用牙齿咬住一边的肉，再顺着骨头的方向，使劲一撕，就是一大块，使劲嚼两下，一仰脖子就吞进去了。 “不剥筋膜挺好。”凌然翘起拇指赞了一句。 “肋膜不去，肉汁就更容易保存。问题在于腌的时候不好入味，但我们也有解决办法。”尤丰裕得到了凌专家的赞扬，心情大好，得意洋洋的炫耀着。 左慈典好奇的问：“什么解决方法？” “你猜猜看。”尤丰裕卖了个关子。 凌然瞅他一眼，道：“用针管。” “咦？凌医生是猜出来的？”不仅尤丰裕惊讶，其他几名诸城市医院的医生都面露惊讶。 凌然道：“我看到针孔了。” “都是烤熟了放好料的肋排了，还能看到针头的痕迹？”余媛虽然不擅手术，但越是这样，她就越渴望了解手术台的上上下下。 “当然。”凌然回答。 “就像是做体格检查。” “恩。” 余媛默念着“细心”一词，开始找针孔。 左慈典吃完了第一根肋条，又拿了一根。 尤丰裕吃完了第一根肋条，又拿了一根。 凌然吃完了第一根肋条，又拿了一根。 等余媛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剩下的肋排已是一分而空。 “没了？”余媛像是冬储粮被掠走了似的，陷入了震惊当中。 “不够吃的话，我让人再烤一批。”尤丰裕笑呵呵的道：“咱们这个是低温烤制的，做的估计有点慢，咱们可以先看一台关节手术，然后再回来吃一点……” “低温烤的好，水分蒸发少，所以才能肉嫩多汁。”左慈典总结经验。 “是这个道理。而且一定要刷酱汁复烤。”尤丰裕说着大众信息，并不怕人偷师的样子。 “如果注射的时候耐心一点的话，注入肉排中的酱汁也可以充分渗透。”左慈典注意到了凌然的表情，于是特意询问清楚。 余媛只能听着他们聊天，看着他们手里的肋排，再舔舔嘴唇：“我没找到针孔。” “可能你那根正好被堵住了。”左慈典微笑回答。 待到小住院医收拾桌子，略显混乱的时候，左慈典重新拿出了小记事本，在余媛的条目，“对屎格外关注”的下面，又注明一条：“反应慢。” …… 吃饱了肋条的医生们摇摇晃晃的来到了手术室中。 准备参与手术的主治医师张鹏义洗了手，取了手术服入内，再看凌然也是一样的动作，就和煦的笑一笑。 至于其他医生，有讲究些的就擦些酒精凝胶，有邋遢些的脸嘴都没擦，西班牙红辣椒的颜色就粘在最唇上，红艳艳的，非常医生。 准备做膝关节镜的病人就坐在病床上，愣愣的看着一群嘴唇发红的医生涌入。 “几位同事看一下手术，你不用担心。”张鹏义向病人解释一句，就快刀斩乱麻的道：“咱们用仰卧位啊，就平躺下来。” 病人看着医生们的嘴唇，有些不安的看看两边的淡蓝色墙壁，默默的平躺了下来。 凌然自如的站到了张鹏义的对面，充当一助。 原本的一助瞅见主任等人，乖巧的让开了位置。 “凌医生，你来给挂大腿止血带？”张鹏义试探着询问凌然。 “好。”凌然给病人套上蓝色的止血带，然后随同张鹏义铺巾。 虽然没有混到主刀的位置，但凌然并不着急，今天的手术排班表上，分明列着四台膝关节镜手术。 张鹏义用记号笔，在病人的皮肤上，画出髌骨位置，外侧关节间隙，副韧带等等。 画着画着，张鹏义主治医师渐渐的来了自信，问：“凌医生，你感觉怎么样？” “前内侧入路，可以。”凌然淡定的评价。 张鹏义听着凌然的语调，莫名的又不自信起来：“患者主要是外侧半月板的前角有问题……” 凌然只是“恩”了一声。 对于掌握着完美级半月板成形术，专精级关节镜手术的凌然来说，张鹏义无论从哪个入路开局，他都能妥妥的设计出方案来，无非就是完善与否，风险问题了。 至于张鹏义是否掌握着相对全面的关节镜手术的技术，凌然就不得而知了。 他也是一边观察，一边配合着张鹏义，并积极的开展医学投喂术…… 张鹏义自己觉得越做越舒服，只当是自己今天做的顺，而在四周围的其他医生看来，凌然就像是踹着张鹏义的屁股在狂奔。 三十多分钟后，一场半月板成形术即宣告完成。 张鹏义自己都被自己的状态给震惊了，兴奋的取下口罩，用早就准备好的语气，道：“剩下的交给你缝。” 接着，张鹏义转身就走。 出了手术室，张鹏义才悄然放慢脚步，等着其他医生出来，赞扬自己。 手术门，再也没有响起来。 “凌医生的关节镜手术也很了不得啊。” “凌医生深藏不露，如果早知道您有这个关节镜的技术，我们一次能凑五六台。” 主任尤丰裕笑呵呵的说着恭维的话。 凌然立即道：“现在也来得及，我们可以把剩下的几个做掉。” “这个……主要是没有和病人家属聊过专家费的问题。”尤丰裕的胳膊举起来比余媛的头粗，说话却很谨慎的样子。 医院请专家来飞刀，给出去的这笔钱，一般都是由病人来支付的。 如果没有事先沟通好的话，后面收就很麻烦的。 凌然毫不犹豫的道：“关节镜手术不算本次的项目，不用支付专家费。” 有他的这个承诺，尤丰裕倒不介意临时更换主刀医生，反正都是微创的半月板成形术，大家也想再看看凌然的水平。 第341章 关节镜 深绿色的治疗巾上，摆好病人。 淡蓝色的大无菌单，覆盖了病人，只暴露出膝盖部位。 病人虽然是清醒的，此时也是被遮盖在了无菌单的下面，只能无聊的看着无菌单，听着手术室里的音乐，极其无聊。 “还不如全麻吧。”左慈典知道凌然不喜欢与病人聊天，就主动的接过了这项任务，当然，也是因为他喜欢聊天而怕无聊。 今天的病人是个62岁的老人了，紧张而坚持的在无菌单后面摇头，道：“不能全麻，我们有认识的人，全麻以后，就没醒过来，死掉了。” “麻醉致死？那可不常见。”左慈典讶然。 “医院说是心脏病死的，还不赔钱，老刘我们都知道的，那虽然是有点高血压心脏病的，不到死的程度。”老头稍停，用确定的语气，道：“全麻给人伤害太大了。” 左慈典看看凌然，突然觉得，和病人聊天不是个好主意了。 “止血带充气检查一下。”凌然画着膝盖，对余媛说话。 膝关节镜下的半月板成形术，原本只需要一名助手即可。但诸城市医院的医生不能放着他一个人操作，原来的主治张鹏义就充当了一助，余媛充当了二助，左慈典本来就处于观摩状态，就站在一边看着。 “膝前髌韧带两侧旁入路。”凌然等于是给助手们说明，接着观察一下位置，就伸手道：“刀。” 啪。 精神高度紧张的器械护士，立即将一把手术刀砸入凌然的手中，转瞬更紧张了。 凌然抬头看她一眼，却是露出一个微笑，然后扭头在记号笔画好的位置。开了一个0.5厘米大的切口。 器械护士浑身绷紧，脑海中开始了无尽的想象。 “穿刺锥。”凌然又提醒了一句。 啪。 器械护士用尽终身所学，以最佳速度，最准确的角度，最合适的力度，将穿刺锥，放入了凌然的手中，快落手的时候，她甚至有一个微不可查的收力。 对外科医生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配合了。 凌然再次给予一个微笑，转瞬低头，将穿刺锥稳定的戳入了膝关节。 接着，凌然置入了关节镜，再命令道：“加盐水。” 松了一口气的张鹏义立刻开始加注生理盐水。 他刚才还有点担心凌然的操作出瑕疵。 虽然嘴上对院外专家褒奖有加，但在医学行业里，隔行如隔山是必然的，哪怕是国际知名的心脏专家，也不见就能对膝关节了如指掌。 像是给日本天皇做心脏搭桥的天野笃，他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主刀完成了6000台的心脏搭桥手术，再加指导完成10000台心脏搭桥手术，平均每年500台手术，是正常的日本医生的近10倍，中国医生的五倍。 但是除此以外，天野笃是什么手术都不做的，他也不需要了解膝关节镜，或者踝关节镜什么的。基本的解剖结构或许是清楚的，但也就仅止于此了。 张鹏义是看凌然有操作关节镜的经验，加上是重金聘请来的外院专家，这才乖乖的让出位置的，但手术单子上写的可是他的名字，要说没有一点担心，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现在看凌然如此熟练，张鹏义也就放下心来。 别看就是一个穿刺锥的操作，小小的动作，需要的反而是大量的练习和个人悟性。穿刺锥就像是一个超大号的针头，刺入膝盖的深度要控制住，力度又要足够，免得多次尝试造成预后不好。 看一个护士的水平怎么样，看她扎针的水平就能猜度一二。看一名医生做关节镜做的怎么样，穿刺锥也是个不错的判断标准。 张鹏义确信凌然的水平不错，就安心的配合起来。 关节镜进入了膝关节，手术台上方的42寸屏，就实时显示出了视频里的内容，比起X光乃至于核磁共振，都要直观和清晰的多。 理论上，关节镜下的诊断，尤其是半月板损伤之类的诊断，是可以达到98%的正确率的。就医学诊断来说，这个数字是非常高了。尤其是西医的诊断，它是要给出疾病分类的，不像是传统医学，只要指出某处有问题即可。 当然，误诊的概率依旧是存在的，百分百的肯定，只能说明自负，而不能说明自信。 凌然多用了几分钟来检查半月板的损伤，接着开口道：“预计可以保留7毫米左右的半月板……” 张鹏义还在看屏幕，听到凌然的话，一时间没有回答，以他的经验来说，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思考和做判断。 凌然已是自顾自的操作了起来。 半月板成形术的核心，就是将半月板损伤的患者的半月板，修复到正常状态或接近正常状态。 这里面，多出来的要用蓝钳咬断，边缘不齐的要整理齐了，磨损的要削平……凌然眼下遇到的就是一名长期保守治疗，最终半月板磨损严重的患者。 “半月板都凹凸不平了。”张鹏义终于回过神来，看着屏幕里的半月板，叹了起来。 病人不由叫了起来：“凹凸不平是不好的意思吗？” “不好。”张鹏义道：“你保守治疗的结果，就是半月板不断的被磨，现在就比较难处理了。” “我保守治疗也是医生要求的。” “你没有定期复查吧。” “唉，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还复查什么。”病人躺在病床上，也不敢乱动，又死鸭子嘴硬。 张鹏义闭嘴了。 凌然一口气将这一例关节镜手术完成，最后看看时间，仅15分钟而已。 “下一场？”凌然脱下手套，就出了手术室。 “怎么样？”主任等一票医生都围了上来。 “比我厉害。”张鹏义呵呵的笑两声，没什么好掩饰的。 “比你厉害？”主任重复了他的话，又微微点头。 他们也是刚刚开始做关节镜手术，对专家的需求远比以前大。 因为关节镜手术的效果好，创伤小，愿意做手术的病人也在增加，而诸城市医院并没有培养出足够的关节镜医生。 尤丰裕找了个机会，单独问左慈典：“你们凌医生一场关节镜的费用是多少？”第342章 年纪轻轻就…… 左慈典的大脑，进入了飞快的运转当中。 尤丰裕问凌然的飞刀价格，显然是有想要邀请凌然做飞刀的意愿。 按照21世纪的最新理论，他是没见过猪跑，也吃过猪肉的，自然知道医学界，对于飞刀的种种看法与认识。 凌然虽然说了不在乎专家费，可身为下属，左慈典可不觉得，自己能如此轻飘飘的决定凌然的飞刀价格。 左慈典知道，现在有很多医生，也许不在乎真不真的收到钱，但他们一定很在乎自己的飞刀价格——当然，他们实际上也是在乎钱的。 不管怎么说，左慈典都不敢给尤丰裕回答一个低价格。 在镇卫生所的20多年时间，如果教给左慈典一个道理的话——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 给领导定一个低价的飞刀，绝对是不长眼的行为。 但是，开个高价就合适吗？ 搅黄了领导的飞刀，以至于领导赚不到钱，又会有什么好结果呢？ 这要是换一个愣头青，现在估计就要冒出错话了。 但对左慈典而言，在两难中做决定几乎是日常，他先是反问：“你们是想请凌医生做关节镜的飞刀吗？” 尤丰裕被问的有些迟疑，转瞬笑道：“总是有机会合作的。” “凌医生最近几天有空，是因为云医的床位不够用了。”左慈典看看尤丰裕，再低声道：“老哥，我说个事，你听听就好，这次本来还有别的单位邀请凌医生去做手术，他给推掉了，就是因为你们这边的手术多一台。您也看得出来，我们凌医生还年轻，正是练技术的时候，手术例数，是他最看重的。” “手术例数啊……” “凌医生的上升空间还大着呢，你看他今天做手术的样子……我们云医的病床都塞满了，他才出来的。所以啊，手术例数是关键，关节镜这么快的手术，您得多准备几个，对吧。” “你说的有道理。”尤丰裕有点被左慈典诚挚的语气给说服了。 手术例数的概念，对于渣医来说是没什么意义的，百分之七八十的成功率，乘以手术例数，那是在给自己找不自在。 对于普通医生来说，手术例数也都是糊里糊涂的，因为他们的手术例数往往也是在平均水平，甚至可能达不到平均水平，既然如此，例数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假如他们的手术例数，突出的高的话，那也就不会是普通医生了。 而到了非普医生的程度，手术例数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指标了。某种术式做了500例的医生或许还是国际会议里的新人，1000例可谓崭露头角，2000例，3000例就可以说是很厉害了，完全可以借此起飞。 “我们目前的病人还是比较多的。”尤丰裕瞅着左慈典，轻声笑道：“如果能负担的话，我们一天收集三例五例都能做到。” “也不光是关节镜手术啊，老哥。”左慈典笑了：“就像这次，你再多安排几个跟腱手术，不是也挺好的？” 尤丰裕愣了一下，点头认了下来。 这种要求在飞刀中并不鲜见，有的医生做的手术时间本来就短，就会要求数量。比如做一次十几分钟的宫腔镜手术，要请名医来一趟的话，不聚到五个八个都很困难。而要不是名医的话——不是名医请他作甚呢？ “那我问问凌医生，您要是确定了手术，再联系我们也行。”左慈典总算是将自己给摘了出来，累得喘气声都变大了。 累归累，左慈典的心情是极好的。 他在镇卫生院里面，虽然每天都在吃吃喝喝，可吃吃喝喝其实也是有目的的，除了让领导高兴，给领导解馋以外，卫生院的事，大部分都是与钱有关的。 要经费，要补贴，要奖金，要建设费，要技术改造费，要编制，要奖项，要名额，要贷款……如此等等，每日循环不断，心理负担极重。 但是，跟着凌然转战不同的手术室，左慈典的心情是舒畅的。 做手术，对医生来说，是没有成本的。 对凌然这样的医生来说，不光会得到飞刀费，还会得到对方医院的热情招待和礼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这就是从乙方到甲方的感觉。 从孙子变成了爸爸，只要头上无绿，心情就如绵羊一般狂野。 不长时间，最后例子关节镜手术完成，左慈典连忙递上了干净整洁的白大褂，并道：“凌医生穿件衣服，别冻到了。” 张鹏义站在旁边，忍不住咳咳两声：“手术室里都是恒温的……” “人的体感温度不一样啊。”左慈典说着递上了水壶，对凌然道：“凌医生，喝点温水，你这一个手术接着一个手术的做着，水都喝不到一点，对身体也不好。水壶是新的，用热水洗过好几遍了。” 凌然确实感觉到渴了，拿到水壶，闻了闻，再缓慢的喝水。 手术做的顺利，让凌然的心情颇为不错，走路的速度都快了一些。 骨科主任尤丰裕粗腿难迈，紧跟了几步，就停了下来，看着一马当先的凌然，再问原本做关节镜主刀的张鹏义，道：“怎么样，有啥感觉？” 张鹏义知道他的意思，肯定的道：“咱们之前请的飞刀，还真没有凌医生这么熟。” 身为主治，张鹏义也就是勉强达到了膝关节镜专精的水准，还处于攀升科技树的关键时间段，此时的医生，往往也是最开放的时间，正属于愿意花时间的状态。 在不方便去其他医院交流的情况下，请别的医院的高级医生来飞刀，是非常有利于张鹏义的技术发展的。 尤丰裕年纪大了，既不做关节镜，也没有再学习的动力了，因此，他现在看医生的水平如何，就有一些个人判断了。此时，尤丰裕就望着左慈典的背影，道：“恩……看他手下的样子，凌然应该是挺有本事的。” 张鹏义愣了一下，才轻轻点头：“确实舔的很认真。” “是的。年纪轻轻，就能养得住这样的手下，太难得了。” 志鸟村说 昨晚写好太瞌睡了，智商不上线，没敢更新，早起重修了一遍……第343章 在哪里 凌晨两点三十分，左慈典来到了云华医院。 他先是换了一身的洗手服，再用七步洗手法，将自己从指尖到手肘，都洗的干干净净，然后才来到休息室的厨房，打开随身携带的小包，取出揉好的面团、花生油、鸡蛋…… 左慈典今天准备做鸡蛋灌饼。 他想的很好，凌医生昨天坐飞机往返，回去肯定没什么胃口，今天来到医院上班，起的这么早，肯定会饿，所以要选个比较结实的早餐。 鸡蛋灌饼是左慈典练的比较熟的技能，也是他11岁的儿子最喜欢的食物，有时候，儿子一连几天见不到他的面，就会留下一个纸条，第二天早早的爬起来，和爸爸一起做鸡蛋灌饼，一起吃完了，再一起上学和上班。 对于经常要整夜整夜陪领导的左慈典来说，早起固然是有些痛苦，但能因此拥有父子相聚的时间，也是蛮温馨的。 不像是现在…… 左慈典站在休息室的厨房里，足足发愣了两分钟，才继续做起了准备。 面团是用温盐水揉出来的，用厨房的擀面杖将面团擀成薄饼，再刷一层花生油，卷成一个面卷，再将面卷两头用手捏起来，再竖放在案板上，自上而下的按下来，就面卷就成了圆面胚。 这样的面胚，到时候用油一煎，就会分层鼓起来。 不仅好看，而且可以往里面灌入鸡蛋，所谓鸡蛋灌饼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左慈典静静地等待了几分钟，就见到吕文斌冒着冷风，抖抖索索的拖着一辆小车进来了。 “老左已经来了？”吕文斌有些惊诧。 左慈典微笑点头，依旧守着他的面饼。 吕文斌竖起拇指：“我最佩服的就是能早起的人。” 一边说，他一边将小车拖进来，打开来，就见里面一米长的大铁柜里面，整整齐齐的摆着一堆的猪蹄。 “又去市场了？”左慈典伸头看一眼，道：“你都是大客户了，就让人给你送猪蹄呗。” “那不行的！”吕文斌很认真的颠起一个猪蹄，道：“猪蹄必须自己一个一个的挑出来的，才能保证每个都好。让他们送，大部分或许是好的，总要夹几个没那么好的，也不是坏的，就是不够好，你也不能就那么给人退回去吧。” 左慈典听的不由点头，这确实是个问题。 吕文斌取出了钢筋锅，加入自带的老汤，就开始准备起来。 等他的猪蹄煮起来了，凌然正好进门。 “凌医生，今天还来得这么早，别太辛苦了。”左慈典迅速的上前报道，并递上一杯温开水。 “多谢。”凌然接过水，嗅过之后，慢吞吞的喝了起来。 “凌医生没吃早餐吧，我准备了鸡蛋灌饼，要不要试试？” 凌然摸摸肚子，道：“也好……” “您坐下就好了。”左慈典看他的样子，果然是没吃早餐，于是立即精神起来。 准备了这么一圈，他最怕的是凌然已经吃过早餐了。 炉火被开到了最大。 大大的煎锅很快就烫热了，左慈典将准备好的圆面胚一把甩到了锅中央，就见面胚迅速的膨胀起来，像是个小帐篷似的。 左慈典迅速的打了一个蛋，在碗里搅和开来，一把撒入葱花，再用筷子在面饼帐篷的边缘一割，挑开的同时，就将一碗鸡蛋撒了进去。 打开了缺口的面饼迅速的伏贴下来，左慈典再用筷子将面饼一翻，一块鸡蛋灌饼的核心部分，就算是完成了。 这样的鸡蛋灌饼，可以说是面和鸡蛋混合的最高境界了，比打碎的鸡蛋入面更有鸡蛋味，比杂粮煎饼的鸡蛋更有面味。 最重要的是，被煎熟的鸡蛋，既没有接触到铁锅，也没有接触到油脂，相当之纯粹纯洁。 “老左做的很熟啊。”吕文斌看的有些发愣。 “恩，做熟了。”左慈典笑一笑。 凌然亦是微微点头，道：“大师级了。” 左慈典听的脸上都笑出花来了，口中道：“不敢当不敢当。” 转瞬，左慈典又将鸡蛋煎饼卷了起来，放入小碟中，递给凌然，笑道：“我就不切了，这个鸡蛋灌饼是可以不碰铁器的，这样更有风味。” 凌然从善如流的接到手上，端在手里，首先闻到的是清淡的面香味。 “很香啊。”凌然实话实说，再轻轻的咬下一块鸡蛋灌饼。 凝固的鸡蛋和纯粹的面香味，瞬间充斥了凌然的味蕾。 蛋白质和淀粉的组合，固然会产生极多的热量，因而被斥为不健康的食物，但是，淀粉和蛋白质的组合，它就是好吃。 尤其是在清早时分，凌然昨天做了一天的手术，往返五个小时的飞机，两个小时的车程，可以说是累的半死。此时，正是他对热量最渴求的时间。 饥饿时的馒头都会让人觉得好吃，更不要说是鸡蛋灌饼了。 凌然狼吞虎咽的将一张鸡蛋灌饼给吃的干干净净了。 “我准备的够多，不吃多浪费了，您稍等哈。”左慈典说着才开始做下一张。 鸡蛋灌饼必须要趁热吃，才能吃出其中的面香和鸡蛋香，尤其是外面的面饼的味道，想做出来是很困难的，只能用花生油来催，还不能放多了。 “涂点咸酱？”左慈典说着，抓起一个瓶子，就往煎好的面饼上倒了大量的自制咸酱，再涂抹开来。 这样做，对于不用重体力劳动的人来说，就更不健康了。 但对一天做10个小时手术的医生来说，还是相当合适的。 凌然一连吃了三块鸡蛋灌饼，才算是结束，满意的浑身冒着热气。 吕文斌也分到了一块鸡蛋灌饼，再跟着凌然走进手术室里，也是全身充满了力量。 接下来几天，云医一切如常。 诸城市医院，同样是一切如常。 直到周五早晨，张鹏义亲眼看到，病房里的老年病号，汲着拖鞋，自己撒了一泡尿…… “谁允许你下床了？”张鹏义震惊莫名。 老年病号亦感震惊：“下床还要允许？” “废话不是，你刚做了膝关节镜手术啊。” “不是说微创手术吗？” 张鹏义只觉得脑袋都要炸裂了：“你手受伤了，都好几天不能拿东西，你做了膝关节镜手术，转头你就下床？” “我手受伤了为啥就不能拿东西了？我用别的手指不行啊……” 张鹏义发现自己与对方的思维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就连膝关节，感觉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现在是什么感觉？”张鹏义压抑着紧张，首先询问起来。 “没感觉，有点涨疼吧。”老年病号想要去摸自己的伤口，被张鹏义快速的隔开了。 “我看看。”张鹏义坐下来，再细细的检查了一遍，仍然不放心的道：“再拍个片子吧，拍个CT看一下。” “没事拍啥片啊，有你们医院这样赚钱的吗？”老年病号满是怀疑。 张鹏义道：“还是拍了吧，拍了以后放心。” 他也不与对方纠缠，起身去找了病人的家属。 在家属的劝说下，老年病号才勉强同意了拍摄，又道：“你们当时不是说了，两三天后就能下地行走了，我就是上个厕所，没有几步路。” “你这个要严格禁止负重的。”张鹏义摇摇头，道：“两三天是最快的程度了，一般都要超过3天了……” 好说歹说的将病人送去拍CT，张鹏义联通PAD，就放在自己办公桌前，还给设置了提示音。 约莫一个小时后，张鹏义面前的PAD，发出叮咚的响声。 张鹏义立即点开私信，再点开CT片，快速的阅读起来。 “这半月板修的……”张鹏义瞪大眼睛，看着仿若重生似的半月板，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就在大办公室里问：“主任今天在哪里？”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44章 强迫成形术﻿ 尤丰裕翘着腿，吃着实习生买回来的杂粮煎饼，喝着住院医给泡的浓茶，无聊的翻阅着医药代表给的几份资料。 作为骨科主任，就是要实时跟随热点，随时了解国内外最新的科技成果，从而选购最适合患者的耗材…… 咚。 张鹏义像是只要决斗的公羊似的，一把推开了办公室门，发出沉闷的壁“咚”声。 “毛毛躁躁的……怎么了？”尤丰裕的心理素质极好，听到声音都只抬了抬眼皮。他的办公室门经常被人以暴力手段推开的，比起医生们来说，病人家属的态度可更难捉摸。 不过，他的办公室里有前后门，谁来都不怕。 “28床的病人，就是前几天由云医请来飞刀的凌医生做的病人，今天私自下床，还去上厕所了。”张鹏义将一叠的病历放在了尤丰裕面前。 尤丰裕不由的打了个杂粮嗝：“他不要腿了？” 正常的半月板成形术，两到三天以后下床，那也是要遵医嘱的。老年病人自然是要延迟一些。步行上厕所更要严格禁止，久坐久站是膝关节镜的禁忌项，万一遇到一个前列腺炎的老年人，那腿能撒尿撒废掉。 张鹏义哼了声，道：“我教育过了。现在比较厉害的，是他恰恰没出问题。” “啥意思？” 张鹏义将病历打开，露出最上面的部分，道：“您看看凌医生修的半月板。” 如今的CT的清晰程度都是相当可观的，尤丰裕抖起来一瞅，目光就凝在了膝盖的位置。 “这半月板做的。”尤丰裕啧啧两声：“边缘齐整，表面的平整度也不错，以前的片子呢？” 张鹏义连忙从病历里取了旧片子，展开来给尤丰裕做对比。 “像是做了个半月板整形。”尤丰裕笑了。 “强迫症。”张鹏义给了一句评价。 半月板成形术，其实就是对半月板做一个整形。不合窍的半月板，经过手工修改之后，能够继续履行它的职责，就是半月板成形术的目的了。 一般来说，医生都是希望做的尽量好一点的，但这就像是高考，大家都想考的分数高一点，可到了最后，一切手段使劲，高考成绩能比模拟考高20分都算是超常发挥了，所有人最终还是会按照他既定的水平得到既定的分数。 “凌然做的其他几个病人，你去整理一下他们的资料……” “我夹后面了。”张鹏义将病历翻到最下面。 尤丰裕满意点点头，再次拿起来看。 “专家就是专家啊，做的是真漂亮。”尤丰裕已是忍不住赞了起来。 “是，主任您请凌然过来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他年龄小，没想到，人家这个技术，真的是可以。” “因地制宜的做半月板成形术，人家把手术都做成艺术了。”尤丰裕被张鹏义拍了一把，心情也舒畅起来，笑道：“你别看凌然年纪小，人家在沪市的时候，旗帜都竖起来了，否则，刘威晨能让他给做手术？祝同益也不能选了他，对吧。” “您说的对。” “关节镜手术是个新东西，说实话，我是没精力跟着搞了，你们年轻人多多交流，这是好事情。”尤丰裕说着吁了一口气，道：“凌然这样的医生，那是祖师爷赏饭吃，下次请他过来，你来作陪，也熟悉一下。” 张鹏义傻笑两声：“我倒是想和凌医生多多交流一下的，可他那个性子，好像是真的不爱理人。” 尤丰裕瞥了张鹏义一眼，叹了一口气，用手指点点头他：“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啊？” “都工作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傻乎乎的。凌医生的性子冷，不爱说话，所以不好交流？你不是傻？”尤丰裕呵呵的笑两声：“他性子热，爱说话，你就好交流了？” 张鹏义一阵心虚，并做表情卖萌：?.?? “医学专家，凑到跟前的人多着呢，性子热的专家，你想凑到跟前说个话，你都说不到。”尤丰裕说着有些自豪，道：“也就是我慧眼识珠，趁着他还没火起来，先把人给请来了，有这么个香火情，以后再想请人，估计也不是太难，放以后啊，你想认识都认识不到呢。” 张鹏义连忙称“是”。 “实在不懂怎么凑近乎的，你就找个医药代表问一下，让人家手把手的教总会了。” 张鹏义汗颜。 尤丰裕这才重新拿起片子，看了起来。 尤丰裕的年纪大了，就没有再学着做关节镜。但他还是始终在了解关节镜，大部分的老年骨科主任，都是这么一个状态。 让他们从头再来的摸索关节镜的做法，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而这是骨科目前发展的新方向，不去了解是不行的。 不过，尤丰裕不怎么做关节镜，对于关节镜手术的好坏的判断，还是有的，不论是怎样打开膝关节，里面的解剖结构是不会变的，CT片展现的内容也都是一致的。 所以，在尤丰裕的眼中，凌然做的手术，可以说是极其完美的，不仅考虑到了半月板本身的情况，对比膝关节的情况来看，更更有一番新的领悟。 “凌然这个技术，已经上升到一个境界了。”尤丰裕不由的又赞了一句。 张鹏义只能跟着点赞。 “你有没有觉得，他做的这个半月板成形术，分外的合窍。”尤丰裕指着CT片上的膝盖。 张鹏义仔细去看，继续点头。 “膝盖是人体的轴承，半月板是轴承中的滚珠。”尤丰裕念叨了一句，再道：“轴承用的久了，滚珠的形状也变了，你不能光想着把它修到原来的样子，修不到的，修到了更要换。” 尤丰裕说着话，再看看张鹏义，见他的表情未变，于是不再多说，俯身将病历整理了一番，道：“这个病历我先拿着，你回去吧。” “哦，好……”张鹏义满脑子浆糊的出了门。 尤丰裕等门关上了，再珍之重之的拿出一个名片，照着名片上的号码，打了过去：“廉医生，您好啊……我记得前阵子给王主任会诊，他那个半月板磨损的有点严重了……恩，我这边有几个病历想给您看看……好的，我现在就出门……”第345章 去云医﻿ 柳湖。 王主任坐在湖边的椅子上，手提着杆儿，有一下没一下的晃着。 警卫员在旁盯着，全神贯注。 小孙女在旁给他沏茶，全套的功夫茶手艺，做的好看，沏的认真。 “主任，廉医生过来了，还有诸城市医院的骨科尤医生。”秘书快步而来，小声通报。 王主任手在嘴唇上嘘了一下，眼睛盯着湖水，几秒钟后，右手猛的一提……空杆了。 警卫员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王主任哈哈的笑了起来：“现在的鱼，都变的奸猾喽。” 秘书轻声道：“兴许是鱼都熟悉了饵料……” 他心里想的，是回头找擅长钓鱼的，再做几味新品种的饵料。 王主任摆摆手：“钓鱼不在于上钩不上钩的……” “您教育的是。” “你一会找人去撒个网，看能不能弄条大鱼上来，给媛媛做个打边炉。”王主任接着转头拿了茶杯，喝了一口茶，问：“媛媛，晚上吃打边炉？” “好。”小孙女刚刚17岁，还在比较可爱的年纪。 王主任哈哈的笑了，再问道：“小廉又来劝我做手术？” “是，他说找了个非常好的医生。” “再好的医生又怎么样，人的身体老化了，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弄好的。”王主任轻轻摇头。 孙女媛媛娇声道：“爷爷，你别这么说。” 王主任哈哈的一笑：“说说怕什么，说好话不会让人长生不老，说坏话也不会让人无疾而终……行了，让小廉过来吧。” 秘书赶紧去通知了。 不一会儿，他的保障医生，45岁的廉辉华就带着年近六旬的尤丰裕，来到了柳湖边。 “王主任。”廉辉华很熟悉的喊了一声，问：“您身体怎么样？” “还就是那样。”王主任困难的站起身，向前挪动了两步。 尤丰裕一眼就看了出来，膝盖不仅肿起来了，而且比此前更加严重了。 “半月板损伤的保守治疗，效果都不太好的。”廉辉华低声说了一声，道：“王主任，您上次说不要外国医生来看病，我就一直为您物色国内的优秀医生的人选。现在有了结果，特地向您来报告。” “你们叫保守治疗，我不叫保守治疗，我觉得这是安全治疗。”王主任说着，语调升高了一些，道：“我就是摔了一下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一个个的危言耸听……” 危言耸听都出来了，可见他是真的不想做手术的。 秘书用征询的目光看向廉辉华。 廉辉华坚定的摇头，道：“王主任，您得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对老年人来说，摔跤可不是件小事，您的半月板损伤不算太严重，但是持续的磨损下去，就会越来越严重了。” 王主任“哼”了一声，重新坐了回去。 廉辉华连忙拿着准备好的资料，在王主任面前展开，道：“我这次总共选了三名医生，一名是积水潭的黄教授，他之前就帮您看过膝盖，您记得吗？” “记得，说是抽积液什么的，弄的人难受的要死，屁用没有。”王主任说起治病，什么好脸色都没有了，抓起桌子上的茶杯，一口气喝干，好像嗓子眼都在冒火似的。 廉辉华心虚的笑两声，道：“黄教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厉害的医生了……那个，再就是二军医的长征医院的边教授，年纪比较轻，今年刚50岁，但关节镜做的非常好，是咱们国内最早开展关节镜治疗的一批人……” “不是说，你找了个厉害的医生？就不要拿这么几个人来充数了，我不相信的。”王主任知道廉辉华在玩什么把戏，一句话就给打断了，目光再看向尤丰裕。 尤丰裕神情紧张，一时间没来得及说话。 廉辉华却是不害怕，只是笑笑，道：“我今天介绍的这位医生，年龄比较小，我怕您不好接受，就给您做做铺垫……” “年龄小怕什么，我也是15岁就参加工作了。”王主任断然道：“你直接说就行了。” “是，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看体育比赛，这位医生，就是前些天，给刘威晨做手术的医生。” “短跑的刘威晨？”王主任是看新闻联播的，自然也就看到了这个名字。 廉辉华点点头，道：“就是短跑的刘威晨，他的跟腱断裂以后，找了许多医院，咨询了不少外科医生，包括国外的著名医生，后来找上了咱们工程院的祝同益院士。祝同益院士为他设计了一套治疗方案以后，因为手术非常困难，最后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一位年轻医生，叫凌然。” 廉辉华的故事里面，缺失了一个重要信息，祝同益设计的治疗方案虽然困难，但并不是没人能做，而是能做的名医不愿意做。 但是，这个信息的缺失，并不妨碍故事传递出来的信心，就好像巴菲特的家庭背景，并不在巴菲特的传奇故事中一样。 王主任果然有了些许的兴趣，明知故问：“刘威晨的手术成功了？” “成功了，跟腱修补术做的非常好。”尤丰裕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回答的问题。 王主任缓缓点头。 廉辉华趁机道：“这个凌然医生，说起来也有些神奇的地方。” “哦？” “他今年刚刚23岁。还是医院的实习医生，照道理说，主刀都不能给他主刀的，但这个年轻人确实是有灵性，又特别努力，一天到晚的都在做手术。”廉辉华停顿了一下，再道：“他做的手术案例，我都看了看，还随访了他做的关节镜手术，结果发现，他做关节镜手术，就做一种，膝关节镜下的半月板成形术。连半月板切除术都不做。” 王主任自从腿伤了以后，虽然坚持不做手术，但他对于半月板方面的手术，还是做了一系列的了解。 现如今，保守治疗能起的作用是越来越小了，王主任的态度也略略有了些软化，听廉辉华这么说，不由半开玩笑的道：“你这是要把赌注押在一个实习生手里了？” “我卖了自己也不敢用您押注啊。”廉辉华叫了一声屈。 “他专做半月板的？”王主任问。 “半月板成形术。关节镜他就做这么一种。”廉辉华停了一下，又道：“他给刘威晨做的是跟腱修补术，另外还做断指再植。” 王主任不置可否的点点头。 廉辉华心下大定，他给王主任做医疗保健好几年了，知道他这是有些倾向的状态了。 廉辉华于是又道：“凌然医生是云华医院的，我专门找了他做过的关节镜的手术资料看，还去见了十几位病人，我这么说您可能都不信，凌医生的关节镜手术的成功率接近百分百，100多例手术都可以算是成功的，预后最差的两个人，也是因为个人身体原因，炎症比较难以消除，这在关节镜手术中，是非常高的成功率了。” “恩……” 廉辉华再拿了资料出来，给王主任看，其中还包括了一些CT资料。王主任不会看，他就边说明边介绍，终于让王主任的态度松动了下来。 这时候，廉辉华再把尤丰裕给推出来，让他来讲自己医院飞刀后的患者资料。 尤丰裕同样是准备充分，一番详细的介绍以后，终于是让王主任的想法有所变化。 “那行，叫人过来看看吧。”王主任终于是松了口，让廉辉华的心情一下子轻快起来。 “我立刻去请凌然医生过来。”廉辉华面带笑容。 周围人也都觉得心情舒畅。 他们自然都希望王主任能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的。对于王主任拒不求医的膝盖，不知愁掉了多少头发。 王主任轻点了一下头，再端起茶杯来，却是喊：“等等……” 一群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小汤在云华不是？正好，咱们去云华……”王主任看看廉辉华，道：“让他在自己熟悉的医院做手术，是不是把握更高一点？” 廉辉华瞬间明了，王主任这是已经做出决定了。别看王主任此前拒绝手术，一旦决定下来，却又是雷厉风行的作风了。 廉辉华缓缓点头：“凌然的手术，我去看了两场，要说是挺稳当的。不过，毕竟是年轻人，您要是愿意去云医，对他的发挥，肯定有好处。” “那就这么决定了，去云医。”王主任做出了决定。 小孙女不由道：“爷爷，你的腿都这样了，还怎么好坐飞机。” “坐飞机都是小事情，不行就坐火车。”王主任摆摆手，对小孙女笑道：“你以后也要记得，要把命交给别人的时候，就不能再考虑自己的心情了，你得考虑拿着你的命的人的心情，懂吗？”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46章 要重视﻿ 云医。 杨柳青青，妖娆丰满。 槐树叶落，秃枝硬杆。 一辆小捷达，压着最高限速的边儿，飞快的自道路的尽头急驶而来。 同一时间，停车场两端的小黄车，小蓝车，小绿车，小红车，纷纷启动，以均匀的速度，向中间汇聚。 当凌然下车来的时候，四周已是一片热闹的景象。 “凌医生来了。” “凌医生早。” “凌医生好。” 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女孩子，快活的向凌然打招呼，然后拥簇着他，一起向急诊楼走去。 凌然习惯性的向四周点点头，并不多话。 工作以后的生活，与他读书期间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他选择正常时间上班，或上学的话，就会遇到如此多的人——当然，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景象了，大家挤在一个时间点到学校或医院是很正常的。 不过，喜欢清静的情况下，凌然还是更愿意提前到医院（学校）来，除非完全没有了空床位。 与此同时，一辆考斯特自后门驶入，直接开到了特需楼下，再通过电梯，直达病房。 云华医院自院长以下，院务委员会的几名常委悉数到期。 霍从军被临时拉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好奇的扯着脖子看。 当然，他心里还是有点谱的，摆成这样的阵仗，无非就是有生病的大领导罢了，再厉害一点，就是有两名生病的大领导，不可能有更严重的事了——云医还没到能承担三名大领导的健康的规模。 对霍从军这个级别的医生来说，他恰恰处于管理者与执行者之间，反而最是轻松，正常情况下，做好上传下达的工作就行了。 他是急诊科的主任，唯独不需要给大领导做急诊。 后者都是用一群各专业科室的医生组成的团队来做急诊的。 王主任坐着轮椅，被从改装过的考斯特上面推下来。 霍从军的目光却是落在了紧随其后，面带笑容的中年人身上。 “生病的是汤局的亲戚？”霍从军小声的问旁边人。 “不知，紧急通知的。” “早上8点钟的紧急通知？”霍从军撇撇嘴，总觉得味道不对。 前面的领导们汇聚到了一起，握手说话，后面的管理层就只能做尊敬听讲状，来战场的主任医师就比较轻松了，只要乖乖的做好人桩就行。 在医院序列里，不想做院长的医生是比较舒服的，尤其是到了副主任或主任医师的时候，完全可以活的像是乡间地主一样自由自在，甚至土地的多少，都可以用技术来得到——有国际声望的主任医师就好像进士归乡的地主，有全国声望的主任医师就好像举人归乡的地主，有省内声望的主任医师也可以是受人尊敬的秀才老爷。 不过，如果只有省内声望而不能成为大主任的话，那就只能做受人尊敬的穷秀才了。 但是，如果一名医生想要成为院长的话，那除了技术带来的优势，又会涌出许多的劣势。比如稀缺的时间，管理实务的匮乏等等，都会让一名医院管理者轻易被架空。 像是霍从军，做了20年的急诊科主任，都没有追求过副院长之类的职位，他的目标就是扩建急诊科，就好像乡间地主不断的盖房子置地生儿子一样。 由此带来的好处，就是霍从军不用站在最前，接待领导。 带来的坏处，就是霍从军现在不能站在最前，接待汤局长。 “老霍。”周副院长突然招招手。 霍从军惊喜的站出来，问：“有急诊？” 正在了聊天的几人不由的笑了出声。 “我们霍主任就是比较直爽的个性。”院长先打圆场，再对霍从军道：“这位王主任，是来找凌然做手术的。半月板成形术。” “半月板成形术？” “听说凌然凌医生的半月板手术做的特别好，我就过来了。”王主任面带微笑，还向前欠了欠身。 “膝关节镜的手术，凌然最近是有在做。”霍从军不由的卡壳了。 他最近一段时间，都在跑急诊中心，没有多少时间呆在医院里，所以，他知道凌然跟腱修补术是做起来了，断指和肌腱做的一如既往的好，至于膝关节镜做的怎么样……他虽然也按照凌然的要求，在帮忙联系病例，最终效果，却是从下面人口中听来的。 照正常的思路，各种腔镜是现在年轻医生研习的重点。不仅是各种腔镜的效果好，最重要的是，腔镜让年轻医生们避开了与高年资医生的激烈竞争。 同样是膝关节手术，若是想要做开关节手术的话，非得到30多岁的主治，才有上手的机会，要做的熟练做的好，做出声望和效果来，那就得到四五十岁了。而在此之前做开关节手术的医生们，那些五十多岁的副主任医师，甚至60岁的主任医师们，依旧还在做手术，并每天消耗大量的病例。 换成膝关节镜的话，45岁的医生基本就是资历最深的了，20多岁的住院医或者低年资主治，都有机会上手，加上现在愿意做腔镜的病人越来越多，这就是一片充满希望的蓝海。 所以，凌然选择学习一种关节镜，对于霍从军来说，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甚至是有点自然而然的选择。 可要说做的有多好……正常来说，就做了几个月关节镜手术的医生，水平能有多好呢？ 除非，该医生向来都很超常…… 想到此处，霍从军的语气变的肯定了一些：“凌然最近做了有超过100例膝关节镜手术了，成功率非常高。” 话出了口，霍从军才是悚然一惊。 凌然做关节镜手术，都做了100多例了？ 关节镜手术做起来不费多少时间，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手术时间很常见，许多医生都能用很短的时间积累到100例。 但是，手术就是手术，最简单的手术背后，至少也寄托着一颗患者的耳屎，做了100例出来，那就是100例的经验，就不是入门选手了。 如此想来，霍从军也是自信起来。 凌然这样的家伙，做100例和别人做100例，想必是不同的。 “咱们要不先做检查，据我所知，凌然看核磁共振是一绝？”院长别的不知道，对于医学流传的小道消息还是颇为关注的。 “是，凌然看磁共振片的功力像是天生的。”霍从军说到自己了解的部分，表情轻松起来。 “有的人是很擅长看片的。” “凌然的手术做的也是确实好。” “成功率很高，预后也非常好。” 几名主任级的医生，顺势捧了凌然一波。 他们一方面是看在霍从军的面子上，一方面是出于对医院团体的爱……另一方面，凌然进入云医后的种种，也确实让人挑不出毛病来。 虽然有的医生是有看不惯，但也有的医生很喜欢。 医术高明这个属性，对于人类有用，对于同为人类的医生，就是有用的。 王主任由院长亲自陪同，去做核磁共振了。 医务科的雷主任，转头就拉上霍从军，飞奔到了急诊科。 抢救室。 凌然等到了一名需要气管切开的病人，准确而快速的给做了气管切开术，就百无聊赖的等待起来。 一般的清创缝合，他已经不好意思抢了，太严重的病人，他也不敢直接上手，只能站在旁边看。 此时此刻，凌然倒像是普通的实习生了，除了特别帅。 “凌然！”霍从军到了急诊科，就像是到了自家地盘的狮子，吼声都高了三度。 雷主任本来也在运气，就慢了半拍，吓的险些岔气，怒对霍从军：“你吼辣么大声干嘛！” 霍从军的身体纹丝不动，脖子以上直直的转过90度，看着雷主任，就像是看着流浪公狮的正经公狮。 “我就辣么一说。”雷主任保持微笑。 霍从军的脖子再直直的转过来，正好看到凌然，立即露出一张笑脸来：“凌然，特需门诊有个病人，点名叫你给做半月板成形术。” “哦，那去呗。”凌然擦擦手，也没什么二话。 “不是，还得等等……”雷主任连忙道：“你得给予重视。” 凌然不解：“怎么重视？” “花费的时间长一点，就能体现重视啊。”雷主任言传身教：“你不能见面就说做手术，你得拉长这个过程。” 凌然莫名其妙的看看他，但对于这种问题，他本人是无所谓的，于是想想，道：“膝关节镜下的半月板成形术，一般需要20到30分钟，那提前准备30分钟？” “不是这个意思。”雷主任想想道：“你比如我们医务科吧，就要来问你，凌医生你有什么要求，需要我们满足的，我们满足你的要求，就体现了对此事的重视，对不对？” “我要床位。”凌然果断提出要求。 雷主任愣了愣，医院哪个科室不缺床位啊，他连忙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雷主任你不重视此事？”凌然问。 雷主任连忙道：“我当然重视，我是说这个要求啊，不是这样提的……” “急诊科能提格急诊中心吗？”凌然换了一个要求。 雷主任看看笑成一朵花的霍从军：“你们商量好的吧……”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诚挚求票﻿努力完成了三更。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努力！ 睡醒码字，累了睡个午觉，再继续努力罢了。 求蹭一张月票。 月初了，落后了，好害怕。 求救！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诚挚求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347章 硬核﻿ 雷主任使出浑身解数，才算是从床位的深渊中挣脱出来。 他是真的不敢给答应的，像是云华这样的大型综合性医院，辐射全省数千万的人口，精英科室甚至对临近省份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如果真的放开来收治病人，每个科室的床位都有巨大的缺口。 事实上，如果不是医保限定的话，像是云医这样的医院，一天收多少病人都是有可能。 雷主任只能用调侃的语气，自我解嘲的笑道：“我第一次见凌然的时候，还是手外科的练功房里面，当时看凌然给大鼠的尾巴做缝合，就知道不一般，没想到哦，还不到一年呢，做手术就做出头了。” 凌然只是笑一笑。 霍从军就警醒的道：“现在再说以前的事没意思了。手外科的脑子都僵掉了，我记得他们以前有说过，只要大鼠尾部缝合能完成，就可以入职吧，结果呢？金子撒到面前了都不懂得捡的。” 说着，霍从军就拉着凌然，道：“等的时间够长了，咱们上去。” 凌然“哦”的一声，就跟着老霍的脚步。 霍从军边走边道：“你现在执医都报好了，有空就准备一下，理论方面也是要重视的。等到时候考过执医了，做事也更方便了。等咱们急诊中心建起来，病床数自然就上去了。” 凌然点头应“是”。 雷主任只能无奈的笑一笑，在后面跟着两人去了特需楼，到了门口，又拉住霍从军，小声道：“你提醒提醒凌然，可别说错话了。” “你怎么不说？”霍从军瞅了雷主任一眼。 雷主任苦笑：“我说了他能听吗？” 霍从军呵呵一笑：“我说了就有用？” “你……你还真看得开。”雷主任没奈何了。 霍从军还是呵呵两声：“你可以看不开啊，别让他进去就行了。” 雷主任叹口气，又觉得霍从军说得好有道理。 “听天由命吧。”雷主任身为医政科的主任，原本是肩负有管理一线医生的责任的。 对于普通的一线医生，他这个主任的管理权限还很是不小，但对于技术好的，医院舍不得放手的医生，他这个主任的权限就比较狭窄了。 病房内。 王主任的秘书和保障医生低声的说着话，先在客厅里拦住凌然，先是询问了几句，才放他进去见王主任。 王主任坐着轮椅，主动伸手与凌然握了握，笑道：““凌医生还真的是很年轻啊。” 接着，他又笑道：“我能站起来，就是站起来膝盖疼，感觉坐了飞机更不舒服了啊，我就占你个便宜。” 凌然微笑：“我先给你做个体格检查。” “那就麻烦了。”王主任喘了一口气，又对众人笑道：“突然想起小时候看的评书了，那时候老看里面的角色说，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以全礼，现在知道说这个话的环境了。” 王主任的小孙女本来瞪大了眼睛，盯着凌然在看，此时忍不住“噗嗤”的笑出了声。 “怎么了？”王主任奇怪的看向小孙女。 “我想起郭德纲的相声了。”小孙女有些不好意思。 “郭德纲的相声里面还有这个？” “恩。”小孙女偷眼看看凌然，又道：“等爷爷你看好了腿，咱们一起去听相声。” “好，好。”王主任老怀大慰，看着凌然，笑道：“凌医生，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凌然点点头，继续给做体格检查，确认了患者是健康的三高状态之后，凌然又在一群人的注视下，开始阅读核磁共振片，以及王主任此前拍的CT片和X光片。 因为得到了雷主任和霍从军的提醒，凌然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来审视核磁共振，以及X光片。 事实上，就凌然目前掌握的技能来说，仅仅是X光片的阅片能力，已经足够他获得充分的信息，开展手术了，就像是二三十年前的医生那样，在只有X光片可用的情况下，开关节手术照做不误。 但是，核磁共振片能够提供的信息就更多了。 通过PAD里的数值信息，凌然甚至能够判断出病人膝盖内每块骨头的强度。 如果说，看X光以后做手术，就像是画家画一个圆那么容易，看了核磁共振以后再做手术，就像是画家用圆规画圆那么轻松。 王主任同样看着凌然，对他的镇定自若暗自点头。 他身边来来去去的医生很多了，有心理素质好的，也有心理素质差一些的，但像是凌然这样的，十几分钟不理人的，还真的是……很有大师风范。 倒是医院的领导们，要紧张的多。 凌然的性格，他们有的接触过，有的耳闻过。 他们现在最害怕凌然说出不合时宜的话，其次害怕凌然做出许诺。 然而，眼前的场景是他们无力插足的，而这种无力，让他们格外的难受，只能有一句没一句的找话聊。 凌然没什么所谓。他读书的时候，喜欢凌晨起床，从而获得短暂的安静，但是，就算到了下午，周围塞满了人，他也是能自我安静的读书的，不如此的话，他的学校排名就会一路下滑到深渊的三名以后，想进全市排名前50估计都悬——凌然三年级的时候，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抱着对未来的超级积极的态度，才坚持着没有退学。 毕竟，考虑到全国的城市数量，全世界的城市数量，以及每年一茬积累下来的学生数量，那样的成绩，已到了退学的边缘了。 自三年级以后，不想退学的凌然，就尽己可能的不被旁人干扰。 医院的领导……连干扰都不能算。 “怎么样？”王主任有些忍不住了。 “老年性的半月板磨损，边缘有游离的碎片和碎痕，高度怀疑有层裂……”凌然简单的解释了几句。。 王主任有些被惊到了，他平时和医生谈话，得到的都是温暖的委婉的提示，哪里想到有这么硬核的回答病情的方式，不由问：“很严重吗？” “磨损程度比较高。”凌然停顿了一下，用自己特别学来的，病人喜欢的句式，道：“采用成形术的话，会有比较好的疗效。” 不论有多高的行政级别，当一个人生病了之后，他仍然要面对许多自己不想面对的医疗问题。 王主任也不由的看向了他现在的保障医生。 廉医生微微点头，道：“凌医生此前的病人，采用lysholm评分情况判断，绝大多数都在90分以上，低于80分的只有两例，效果还是很好。” 王主任并没有因此而放心下来。 “那现在做手术吗？”凌然看看表，已经耽搁了很长时间了。 “现在就做？”王主任讶然。 凌然点点头，问：“不是来做手术的吗？” “是来做手术的……”王主任说着，自己笑了出声：“我本来想要准备几天的时间，住院输输液什么的。” 雷主任用“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的眼神看着凌然。 凌然看看周围的一票人，道：“也可以过两天做，你现在的关节磨损暂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他这么一说，反而促使王主任做出了决定：“择日不如撞日，那就今天做。” “那就开始准备吧。”凌然立即站了起来，准备出门的样子。 “凌医生，王主任的手术，请你一定多多费心。”汤局站了出来，特别说上一句。 凌然点点头，他现在也习惯了类似的嘱托了。 “这次也麻烦大家了。”汤局又与其他医院领导纷纷握手。 转过头来，领导们自然还要再向凌然殷切嘱托。 凌然只是站着听，履行了仪式之后，转身出门。 王主任的小孙女此时忍不住了，猛的一甩辫子，跟着跑出了门。 特需病房的走廊宽敞而明亮，17岁的少女，迈开健美的长腿，几秒钟就跑到了走廊的尽头，她驻足四顾，满脑子都是对亲情的眷顾与浪漫的情怀。 她已经想好了，要让凌然医生保证，一定会治好爷爷的膝盖伤。 如果凌然医生完成了许诺，那么，她就会遵照诺言，给凌然医生…… 她又跑通了一条走廊，依旧没有看到凌然。 17岁的少女，不得不停下青春的脚步，拉着旁边路过的护士，小声问：“你好，你有看到凌然凌医生吗？” “下楼去了。”护士道。 “咦，是去电梯了吗？电梯在哪边？” 护士指向少女身后：“你走反了。”第348章 普通病人﻿ 王主任换好了衣服，再被廉医生推入了手术室。 廉医生也是换了一身的洗手服，并暗暗熟悉了膝关节镜的操作，以做到随时了解情况，并在必要时间接管手术的程度。 当然，这种事只是理论存在的，他是普外出身的医生，虽然玩过腹腔镜，可要说接受膝关节镜，那才是给自己找麻烦。 不过，能够清晰的知晓医生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动作的含义，对廉医生来说，就算是比较满意的状态了。 “手术室里，可是真凉啊。”王主任皱眉抱怨了一声。 他只在亲近的人身边抱怨，就算是这样，声音也不大，情绪也很平静。 领导的情绪平静，廉医生的情绪也就是平静的。 “手术室都是恒温的。”廉医生说了一句，又道：“一会有护士进来给您打麻药，刚开始的时候比较疼，后面就没感觉了。” “恩。” 廉医生犹豫了一下，道：“文康先生已经在路上了，明天中午才能到，要不要等他一下？” “他想来尽个孝心就过来，来不了的话，媛媛就在我身边，专门等他有什么意思。”王主任停顿了一下，道：“你给周围人说的时候，也要从好的方面来介绍，不要让他们觉得为难，明白吗？” “是。” “就是一个膝关节镜的手术，没什么困难的，我不想搞的大张旗鼓的。”王主任自己说着，又重复了一遍：“叫他们都不要慌慌乱乱的，该做什么做什么就是了。” “是。” 王主任沉默了下来。 廉医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从你的角度来看，难不难？”王主任坐在手术台上，安静了半分钟，终究还是有些担心的，面对唯一的“自己人”，他也多了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廉医生坦然道：“半月板成形术不难，但要做的特别好，还是很考验技术的。” 说完，廉医生又紧接着道：“最近几个月，我考察了好几位国内知名的膝关节镜的专家，凌然虽然年轻，但他做的半月板成形术，是所有人里面，成功率最高的，而且，他做的老年半月板损伤的患者不少，又有大手术的经验，可以说，除了年龄之外，没有其他的劣势了。” “恩，年轻才是最出成绩的时候。” “是。” 王主任说话的同时，也在调整自己的心情。 对他来说，医疗专业的东西，自有专业人士去考虑，而他需要解决的，就是自己的心理问题了。 嗤…… 手术室门，被凌然踩开。 麻醉医生和护士们，一同入内。 对大家来说，这场手术更像是紧急手术，所有人手都是从其他手术中抽调而来的，既不知道具体的信息，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当然，给普通病人做手术的时候也是如此。 流水线式的手术世界就是如此，尤其是主任级的医生，很可能到了手术台上的时候，才看到病人的病历和病人的模样。 “麻醉吧。”凌然向王主任点点头，并没有多话的意思。 麻醉医生还是用他习惯了的苏嘉福。 苏嘉福今天有点紧张，坐着一张圆凳，一扭一扭的凑近了病人，然后才醒悟过来，慌忙的看看摄像头的位置。 他们今天在手术层做手术，虽然没有高分辨率的高清摄影和示教室，但录像依旧是能看到的。 如果不是凌然的手术，苏嘉福可能要再过五年乃至十年，才得到这样的机会。 参与高级别的病人的麻醉，本身就是一次全面的考试，如果考试成绩可观的haul，以后的类似手术，也都会有苏嘉福的一席之地。 苏嘉福低下头，深吸了一口气：“咱们先摆个姿势啊。” 王主任乖乖的任其摆弄。 凌然就站在旁边看着，一言不发。 廉医生都觉得气氛变的凝重起来。 但是，主刀医生就是不想聊天，旁观的医生更没有发言的理由了。 同为医生的廉医生很清楚，手术室里是最容易遭骂的地方，甭管多大牌的医生，到了手术室里，都很容易放飞自我。 事实上，越是大牌的医生，在手术室里就越是放飞自我。 尤其是手术不顺心的时候，骂人更是抒发情绪的极佳渠道。 做手术就好像做手工，想象从一条有弹性的管子中夹出高尔夫球的难度……如果做的顺利也就罢了，要是一个取异物的手术做上三四个小时，六七个小时，想不骂人都难。 廉医生可不想当被骂的素材。 啪。 啪啪。 啪啪啪。 廉医生的耳边，不停的响起器械传递的着肉声，一声胜似一声。 凌然做了快一年的手术，关节镜也开展了有好几个月了，熟悉的器械护士，都已了解了凌然的操作顺序，因此不用他说话，就能递出正确的器械。 而当凌然需要改变手术顺序的时候，他自然也会提醒一声。 但在今天，凌然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 王主任固然是一名行政级别颇高的官员，是云医上下需要特殊对待的特殊病人，然而，他并没有得一种特殊的疾病。他的膝关节半月板，发生的亦是毫无特殊性的病变。 普通老年人的半月板磨损是什么样的，王主任的半月板磨损，就是什么样的。 一刻钟后。 凌然直起腰来，道：“完成了。” 还在满脑子转悠着，该说什么话题，来打开手术室气氛的王主任愣了愣，奇怪的问：“完成了？” “是，手术很成功，明天应该就可以开始做抬腿练习了。”凌然说着活动活动肩膀，就准备转身离开了。 廉医生连忙叫住凌然，道：“切口缝合和包扎伤口，也麻烦凌医生一起给做了吧。” 说话的同时，廉医生拼命的向凌然挤眉弄眼，开玩笑，给领导做手术，你主治还能跑了不成。 凌然犹豫了一下。 苏嘉福也赶紧让出一只圆凳来，道：“凌然你坐我这里来给王主任缝合包扎。” 凌然轻轻皱眉，也没有抵抗什么，就坐下来给缝合了。 此前做手术的时候，凌然也是经常给患者缝合的，尤其是需要外露的皮肤，他都是自己缝合的比给助手缝合的多。 膝关节镜的切口只有0.5厘米的宽度，凌然要了持针钳过来，三两下就给缝好了。 接着，凌然又犹豫起来。 苏嘉福再次提醒：“凌医生，你给一遍包扎了。” 凌然于是就继续包扎。 这一包扎，他就包扎了五六分钟的时间。 等廉医生感觉到不对的时候，凌然已经包扎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包子裹出来。 “我很少做外包扎。”凌然也对包扎的结果不甚满意，额外的解释了一句。 廉医生呆滞了几秒钟，他没有理由生气，他就是想笑，千算万算，哪里想得到，王主任竟然还是被凌然给练了手。 “凌医生是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手术中去了。”王主任突然感慨了一句。身为病人的他，刚刚被凌然做了手术，他能怎么办呢，他只能相信凌然是最优秀的了。 “爷爷…… “爷爷！” 门外的走廊里，突然传来王主任小孙女焦急的喊声。 廉医生连忙踩开气密门，探头道：“卉小姐，这里。” “哦……”王卉松了一口气，忙进门来，道：“我找不到路了，手术还没开始吗？”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48章 柚子﻿ “爸。” 王文康运步如飞，第一个冲入了病房中。陪同的干部和医生们……没敢超过他。 正在做直腿抬高运动的王主任皱皱眉，一边做着动作，一边习惯性的批评起来：“毛毛躁躁的像什么样？” 病房内。 阳光明媚。 地板光洁。 绿萝正经。 吊兰规矩。 复健医生白大褂熨烫的笔挺。 凌然帅若星辉，温润高洁，君子之像。 掌上明珠，从不干活的女儿王卉正在艰难地剥柚子。 严厉的父亲……依旧如此的严厉。 王文康的国字脸，突然变的僵硬起来，总觉得眼前的场景与设想中的差别巨大。 “爸，我这不是着急嘛。”王文康调整了情绪，露出笑容来。 “没什么要着急的事，手术都做完了，再着急有什么用？”王主任嘴上说着，脸色终究是好看了一些，身子微微摇晃了一下，轻哼一声。 “我来我来。”王文康连忙上前，绕过复健医生，扶住老爹。 复健医生稍微有点为难的站到了一边，却是不敢远离。 王主任微微点头，让儿子搀扶着，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问：“工作怎么样？” “挺顺利的，我们正帮国内几家公司谈判呢。”王文康轻轻的给父亲按摩腿。 “恩，谈判不光要讲利益，也要讲礼仪，讲气节。” “是……”王文康笑了笑，道：“现在出去没以前那么难了，您别担心了，不会丢了您的脸。” “重要的是丢了我的脸吗……”王主任声音一大，又是哎呦的一声。 王文康连忙喊：“医生，医生……” “没事。”凌然在旁边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他虽然是没病床用了，可也不喜欢耗在病房里。不过，霍主任要求了，他也就姑且听之——世上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凌然对此是很容易接受的。 王文康却是皱着眉，看看凌然，清清嗓子，就道：“这位医生，病人现在这个样子……” “爸爸！”王卉大喊一声，又将一片剥出来的柚子，端到了王文康面前，且道：“爷爷也吃柚子。” “恩，媛媛乖。”王主任很开心的点了点头。孙女剥的水果，以前哪里有见过啊。 王文康的注意力也瞬间被转移了，原本想要对医生说的话，此时也不适合说出口了。 他同样是有些日子没见到女儿了。王文康轻轻的取了一块剥出来的柚子，放入口中，只觉得满嘴的酸涩，满心的甘甜。 王文康勉强下咽，再冲女儿笑一笑，才将脑袋转向凌然，语气放缓：“医生，我父亲的手术怎么样？” “很顺利。”凌然回答。 “具体的过程呢？”王文康追问。 “我在保留半月板的前提下，对半月板进行了修整，前角，后角和体部的外形都可以，厚度基本保持正常，边缘也很稳定。”凌然这次回答的就很具体了。 王文康愣了愣，却是没听懂，不由语气严厉了一些，拿出了主官的派头：“你说慢一些……” “爸……”王卉迅速的递上了另一片柚子。 王文康的嘴里疯狂的分泌口水，那不是馋的，是酸的。 “我……”王文康说不出不吃的话啊，眼瞅着17岁的女儿，第一次剥出来的柚子，常年往返于国内外的王文康，又怎么忍心说“酸”呢？ 王文康想起自己第一次去美国，只为了邀约一位亿万富翁，就在人家的办公室外面等了一天。对方临时修改了见面时间，他又舍不得交通费，就从早上等到了晚上，同样是为了省钱，午餐和晚餐都没舍得吃，就那么硬扛着，到了见面的时候，他的嘴里，也是这样狂涌酸水。 那时候狂涌的酸水，不就是为了今天能吃到女儿剥的酸柚子吗？ 王文康一只手接过柚子，一只手在女儿的头顶，使劲的刷了两下。 “爸……头发都弄乱了。”王卉有点慌，她昨天做了三个小时的发型来着。 “柚子好吃。”王文康狼吞虎咽的将柚子咽进去了。 王主任看着他那样子，用剩下一半的半月板猜，也猜得到他的心情。 王主任毫不犹豫的将自己吃不下去的柚子，递给了王文康，道：“好吃就都给你吃了。” 王文康在父亲和女儿的注视下，慌的一批，再啥都顾不上了。 …… 第二天。 凌然带了笔记本电脑，来到了王主任的病房。 霍主任和医院的领导们，都强烈要求他来监控王主任的康复情况。 “别的你就什么都不用管了”——这是霍主任、雷主任、周副院长和院长们的原话。 对于这些维护者医院、手术室和病床运转的强烈人士，凌然决定听从他们的命令。 再者，急诊科最近防备着有人来参观，又在削减加床的数量，他也没有手术能做，干脆就带着笔记本电脑，到王主任的病房里，一边指导王主任的复健，一边撰写论文。 王主任睡了一觉醒来，就被复健医生拉着做屈膝运动。 凌然在旁边书房的书桌上展开笔记本，首先默默的阅读起了文献。 在撰写临床论文方面，他其实也是有优势的。 临床论文的核心就是临床病例，再加上分析研究，从而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对于大部分的医生来说，筹集病例，再做出想要的结果来，就可以愁白头了，如果不想作假的话，几个病例做坏了，整个体系的数据就全崩乱了，那论文也就无从撰写了。 相比之下，凌然面对的问题就少的多了。 首先，他背靠着云医，又有大量的病例资源，仅此一点，就淘汰了全国的大部分医生。其次，凌然的外科技术精湛，产出稳定，这又能淘汰剩下的99%的医生。 凌然此前只是更有兴趣在手术中，但是，眼瞅着床位的问题已成顽疾，凌然也不得不另辟蹊径了。 王卉轻轻的推开门，看到凌然坐在桌前，不由面露微笑，点着脚步来到凌然身后，就见他的电脑屏幕里，已经拟好了一行大字： 《膝关节镜半月板成形术中的手术刀具》。 王卉仔细的看了两遍这个标题，才算是明白凌然要写什么，不由更加佩服的看向凌然，心想：凌医生有学识，长的帅，身材也好，从背面看的肩膀都好好看，真是好厉害…… “唔……”王主任做屈膝运动做的满头是汗，抬起头来，看到小孙女，不由开心起来，脸还故意板起来：“媛媛你该上课了吧，怎么又跑过来了，我一个糟老头子，得了点小病，不用你天天跑过来看。” “我就想过来嘛。”王卉放下手里抱着的柚子，笑道：“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呆在病房里，那多着急啊。” 王主任心里暖暖的，正好一组屈膝运动做完，干脆坐起来，笑道：“来了就陪爷爷吃个饭，你先坐着等一会。” 王卉“恩恩”的点头，抱着柚子到一边，安静的剥柚子，看凌医生。 一会儿，王文康也来了，王卉的柚子也就剥好了。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50章 打折﻿ 术后第三天，王主任又做了一天的屈膝运动。 第四天清早，凌然再给他做了体格检查以后，就道：“可以尝试拄拐下地了。” 王主任吓了一跳，忙问：“刚做完手术就下地吗？不会有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了，你已经做完手术三天了。”凌然鼓励着说。 廉医生也道：“我看云医很多年轻患者，术后第三天就自主下地了，老年性患者延迟了一天，应该也足够了。” 王主任奇怪的看看廉医生。保健医生们通常都趋于保守，没想到廉医生到了云华以后，竟是有些激进派的感觉了。 廉医生在王主任的目光下异常的坦然。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王主任的身体健康，王主任最近在云华住了院，他就呆在云华里看王主任的恢复，看凌然的手术，看凌然的术后病人的恢复…… 而在医院里，以医生的眼光去看，凌然的病人与其他医生的病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这种差距，就是普通人都能感受得到，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罢了。 而在廉医生眼里，他可以准确的给予形容： 我了个去！ 在建议王主任到云华来的时候，廉医生就仔细的考察过云医和凌然了，但是，那时候的考察毕竟是浮于表面。 最近几天里，廉医生一天24小时的呆在医院里，接触病人，接触医生，接触护士，所谓沉浸式的体验，感触就极深了。 如果说，到云华前的时候，廉医生对凌然的认同感是80分的话，他现在对凌然的认同感，已经是98分了。 作为一名入行快20年的医生，廉医生甚至有一个大胆的，不能诉之于口的揣测：凌然可能是国内有数的，最优秀的膝关节镜专家之一。 之所以要加上之一，还是因为凌然较为年轻。想想他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技术，强行要说年纪更大的医生没有与之相比拟的技术，还是有些不符合逻辑的。 但是，就廉医生所知，能做到凌然这样水准的医生，还真的就是这么一个。 廉医生的心情多少是有些矛盾的。 王主任的想法反而单纯一些。 他颤巍巍的拄着拐杖，在复健医生的帮助下，小心翼翼的下床来，踩到实地的刹那，心情紧张又快乐。 王主任轻轻的向前迈了一步。 廉医生和王卉都紧紧盯着王主任。 王主任自己也是莫名的紧张，这或许是人类的一小步，但是他老王的一大步。 “不疼！”王主任说的声音都在抖。 王主任又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一步，然后依旧是重复：“不疼。” 能做到“不疼”，对他来说，就是一件极其难得的事了。 王主任一直压着不愿意做手术，说到底，既是对手术的不信任，也是对个人身体的畏惧。 人生七十古来稀，到了这个年龄，人的身体多多少少都要出些毛病，一些毛病是可以治疗的，是可以解决的，但很多毛病是解决不了的，治不好的。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名老人来说，要能做到不疼，都已经是很难得的事了。 同样是半月板损伤，有的年轻运动员都不能痊愈，又如何指望，一名老人就能完成复健并痊愈呢。 王主任又往前走了两步，脸上的笑容，忍不住都扩大了。 廉医生亦是面露狂喜，对凌然翘翘手指。 凌然表情淡定的收了王主任送出的“衷心感谢”的宝箱，对他来说，眼前的场景，不过是基本操作罢了。 完美级的膝关节下半月板成形术，只要对症的话，病人的膝关节症状基本都能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 相比之下，王主任的半月板损伤如此简单，从医疗的层面来看，简直是不值一提。 王主任在复健医生的帮助下，完成了一轮复健之后，擦着汗坐了下来，再向凌然郑重的道：“凌医生，真的要谢谢你了。” 王主任的小孙女王卉，亦是郑重其事的道：“凌医生，谢谢你。” “应该做的。”凌然勉强笑笑。 他还是有点不太习惯这样的场景。 医院里面，会正面感谢医生的患者并不多，凌然更是刻意减少出现在病人和病人家属前的机会。 王主任看着凌然，不由的笑了笑，语气也缓了一些，道：“凌医生的技术这么好，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想法？”凌然觉得这个词义太广泛了。 “就是说，你是怎么规划自己的发展的。”王主任和凌然相处了几天，也有些熟悉他了，此时温言询问。 凌然想了想，道：“我想先写了论文，然后发表了，接下来……想办法多弄一些病床吧。” 王主任哑然失笑：“就这样？” 凌然点点头，没来得及再说话，病房门就被推开了。 “爸，你怎么样了？”王文康手里提着水果，面带轻松。 王主任语带轻松的道：“刚走了几步，挺好的，没问题。” “您刚下地走路了？”王文康大为惊讶。 王主任得意的点点头：“拄着拐杖走的，走的慢点，没问题了。” 王文康愣了愣，不由喃喃道：“您第一次走路，我竟然没看到。” 王主任瞥他一眼，淡然的道：“你第一次走路，我也没看到，咱俩扯平了。” 王卉笑的岔气了。 凌然也迅速离开了父子尬聊现场，自顾自的回到小客厅旁看文献去了。 王主任等了一会，再次拄拐下床，做了第二轮的复健。 王文康看的大为振奋，拍拍脑袋，又道：“看我这个记性，廉医生，今天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医生，说是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医生，也很年轻，叫魏嘉佑？你知道这个人吗？” “知道。魏嘉佑是沪市医学界年轻一代的代表吧，现在应该在爱丁堡大学访问吧。”廉医生如数家珍的道：“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做心脏手术的，后来又对腔镜感兴趣，结果连续写了好几篇腹腔镜和关节镜的论文，跨界跨的很厉害的感觉。” “就是他没错了。”王文康肯定的点头，又道：“朋友给我说，魏嘉佑刚从英国回来了，要不要让爸爸再找他复诊一下？” 王文康给廉医生说话，却是看向了老爹。 王主任一脸漠然：“你想看，就自己去看，怎么的？还要我帮你打折一条腿不成？”第351章 读片﻿ 云华医院在王主任的病房所在楼层，专门安装了一台CMP机。 CMP的全称是持续被动运动，大部分有康复科的医院都有安装，当然，就像是大部分的医疗器械一样，小医院安装一台亏一台，大医院安装多少都不够用。 云医也是一样，康复科打了无数次的报告，依旧没得到新的CMP机，只能给复健病人严格排队，并减时间。实在来不及的，或者效果不好的，就采用人工的方式。 王主任一开始就享受到了康复科副主任级的人工屈膝的待遇，但医院还是担心王主任或主任仔不开心，忙忙的联络了医药公司，直接在特需楼里安装了一台CMP机。 当然，CMP再好，全手工的感觉更好。 所以，王主任也没用两天的CMP机，就从伸膝训练，加做到了股四头肌的肌力训练，并练习坐位，每天再选两个时间段，拄拐步行，以免出现低血压等方面的问题。 王文康看着老父肉眼可见的好起来，心情亦是大好，慢慢的从看谁都不顺眼，变成了看谁都顺眼的状态。 下地的第三天，王文康更是提了满满的一袋海参，给每位医护人员都赠送了。 凌然也收到了一小包的海参，道谢的同时，顺手就递出了一瓶松子。 王文康下意识的收了松子，转头有点懵，然后迟疑的道：“谢谢？” 凌然只是点点头，就回书桌前，写自己的论文去了。 他向来有做记录的好习惯，加上病历完善，100多例膝关节镜手术做下来，实验数据算得上充足了，只要找好方向并撰写就行了。 正常的主任或副主任医师，每年或每两年写一篇水平较高的临床论文，能收集到的病例也就是这么多——他们是不可能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做一种中小型手术的。 凌然属于做手术很多的年轻医生，算是一种另类的优势了。 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凌然很快进入了自己的世界。 王文康诧异的看看老爹，再看看廉医生，道：“我怎么有点不明白？”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呼朋唤友的吗？”王主任哼哼两声，先批了儿子，再道：“凌医生是个搞技术的，不懂你们这些人的弯弯绕绕的，要不是这么纯粹，他能这么年轻就长一身的本事吗？” “我是说松子……”王文康莫名其妙的被骂了一通，干脆顺着老爹的话，道：“不是你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现在就开始讲纯粹了？” “你洞明了吗？”王主任反问。 王文康愣了愣，几秒钟后，缓缓道：“我感觉，我如果回答洞明了，肯定要被您说，说洞明的都是不洞明的之类的话。” 王主任点头。 “但我要是否定自己，那也不合适吧。” 王主任点头。 王文康一脸无奈，只能自己把话给咽了。 廉医生不好看领导的笑话啊，大脑拼命思考，想找个合适的理由来岔开话题，他内心唱着“割鸡割鸡”，心中一动，转头向凌然，道：“凌医生，王主任最近恢复的挺好的，是不是可以拍张核磁共振，看看效果？” “可以。”凌然没什么意见。 廉医生松了一口气，忙对王文康道：“凌医生读核磁共振是出了名的，我之前还看影像科的大夫，有来问凌医生核磁共振片的，咱们拍张片看看情况，就知道膝盖恢复的怎么样了，是吧，凌医生？” “恩，目前来看，膝关节恢复情况正常，但不放心可以拍片。”凌然是出门要至少检查两遍书的人，自然不反对患者拍片。 王文康又问：“拍核磁共振有没有副作用？没有辐射吧。” “核磁共振没有辐射。”凌然想了几秒钟，又道：“主要副作用是贵。” 王文康不由的笑了出来：“这个副作用我们可以承受。” “是你承受吗？是医保承担的。”王主任又哼哼两声，却也没有拒绝，而是主动扶着拐杖，站了起来。 17岁的小孙女连忙推了轮椅过来，又给爷爷的腿上盖了一只有可爱的花猫的图案的毯子，才笑道：“爷爷，我推你去拍片啊。” “你是又借爷爷的名义逃课吧。”王主任哈哈的笑了起来。 “哪里有……”王卉小心的看了一眼老爹。 王文康吹胡子瞪眼的，没有说出来。 王主任瞥他一眼，笑呵呵的对小孙女道：“你别理他，到医院来，未必不是学习，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不必闷头在学校读书的。” “爷爷你说的对。”王卉乐坏了，推着轮椅就走。 王文康在后面越想越不对：“敢情就我工作是不洞明，不纯粹啊。” “那你洞明吗？”王主任反问。 “你刚不是问过了？” “那你答得出吗？”王主任继续问。 王文康瞬间陷入了哲学的反思中。 …… 王主任去拍了核磁共振片回来。 凌然直接在电脑上打开原片，细细的阅读。 他现在也没有手术要做，看片反而算是娱乐项目了。 凌然因此多读了几分钟，再道：“信号均匀，恢复的很好了。” “那就是好了？”王文康问。 “还需要观察几天，但目前来看，半月板成形术是成功了。”凌然尽可能的准确回答。 王文康不由的高看了凌然一眼，相比于医生常见的莫能两可的语式，凌然要显的直接太多。 王文康心情大好，又觉得凌然的语气诚恳，特意再道：“多谢凌医生了。” “不客气。”凌然对家属的态度向来淡然。 凌然越是如此，王文康心里越是过意不去，过了会儿，王文康干脆拿起电话，打给了云医的院长，格外的表扬了凌然。 电话打完了，王文康的心情也就舒畅了下来。 欠人情的感觉，是他这种人最不愿意感受的。 再回到房间，王文康的脸上重新挂起笑容，叫过廉医生，小声吩咐道：“这边要是没有别的什么事了，我就准备回去了，我爸就麻烦你了。” “没问题，您放心吧。”廉医生一口答应下来，他本来就是王主任的保健医生。 安排好了医生，王文康又叫过了女儿王卉，叫她的小名，道：“媛媛这次表现的不错，爸爸接下来要去工作了……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松子呀。”王卉递了些给父亲。 “巴西松子啊。”王文康望着手里的细长型的松子，陷入了沉思。 “爸爸？” “哦……突然想起来，我应该还有几天的假期，不着急，不着急。”第352章 纯粹的人﻿ 云医。 院长办公室。 一株发财树，瞅着窗外源源不断的豪车，轻轻的摇摆着身体。 空调拼命的工作，也来不及换走房间内的烟雾。 霍从军透过烟雾，观察着众人的表情动作。 骨科主任，抽烟中。 医政科主任，狂抽烟中。 妇科主任，抽烟中。 产科主任，抽烟并向妇科主任持续放出白眼。 手外科主任，不会抽烟……可怜。 霍从军点起一根烟，深深的吸了一口，接着空调的风向，冲着手外科的锦西主任，使劲的吐出去。 锦西一时不查，鼻子一皱，就猛烈的咳嗽起来。 “哎呀，锦主任不抽烟的，都给忘记了。”坐在锦西主任旁边的呼吸科主任是个大烟枪，他呵呵的笑着，就将面前的烟灰缸，从左边挪到了右边，笑道：“离远一点，免得熏到你啊，吸烟有害健康。” 锦西主任呵呵的笑两声：“洪主任，你是切肺癌的，这么抽烟，不难受吗？” “就因为我不想你吸到太多的二手烟，所以我才每次抽的这么干净。”洪主任说着吸了一口烟，在肺里循环了一圈，再吐出一口淡白的烟，道：“你看看我这个烟，你再看看别人的烟，就是因为他们吸的不干净，吐出来的二手烟才这么多。” 手外科主任锦西医生望着洪主任，就像是看一名八只离断的患者似的。 院长清清嗓子：“要是没有其他意见……” “等等。” “不行。” “院长！” 众人纷纷叫了出来。 包括锦西主任，也是坐直了身子，道：“现在的经费这么紧张，我们科室还被占着复健室……” 霍从军面色一整，做焦躁状：“锦西主任，我也不是想占你们的复健室，但你看看，凌然一天到晚的找手术做，不给他复健室，他不得闹翻天。” 锦西主任皱眉：“你别拿凌然当借口。” “我不是借口，你看看，凌然最近一周都在特需楼，没做手术了吧，你们复健室是不是空出来了？”霍从军叹口气：“不是我一定要搞急诊中心，咱们确实是有这个需求的……” “你不能老拿王主任当挡箭牌啊。”骨科主任不乐意的道：“无非就是一个膝关节镜的手术，你随便从科室找一圈，谁不能做这个手术啊，你们运气好……” “这个可不是运气好。”霍从军一下子挺起胸来，道：“人家上门来，点名找的凌然，这个不是我撒谎吧。你们骨科有一个算一个，你们再拉一个王主任过来啊？” 骨科主任的眼睛都要冒出火来。 如果说断指再植什么的，还是手外科的一亩三分地的话，膝关节镜就是彻底触及到骨科的地盘了。虽然因为半月板再植术不需要用假体，也因此不受骨科的待见，但是，吸收到王主任这样的病人，那又是另一码事了。 院长站了起来：“急诊中心的需求确实是有的，我觉得可以列入日程了。” “院长……”骨科主任悲鸣一声。 院长摇摇头，道：“赞成的意见，反对的意见，我都收到了，咱们现在是闭门会议，私下里说，我觉得趁此机会，做起急诊中心，也是有好处的……” 骨科主任心里狂吼：你这哪里是私下里说的，还不够公开吗？ 霍从军得意一笑，转而就换成了严肃脸。 这次有王主任帮忙，他的大急诊计划，可谓是一蹴而就，几个主任的异议，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是发泄。 院长也就是给了他们一个发泄的渠道罢了，发泄结束，依然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了，过两天去把凌然的档案提过来。”院长又忽然说了一句。 霍从军一凛：“有编制了？” “没有编制也得给你创造一个编制啊。”院长对霍从军的态度和煦，道：“编制给你了，也不是万全，总而言之，人你得看好了。” “那肯定的。”霍从军挺了一下，问：“执医证呢，能不能提前拿到？” 院长只点了点头，道：“特殊人才特殊对待嘛。” “院长英明。”霍从军尽其所能的拍马，绝对不会说出“早干什么去了”之类的喷话。 …… 出了门，霍从军直奔特需楼而去。 到了顶楼的病房前，霍从军再放慢脚步，轻轻的礼貌的敲开门。 “稍等。”王主任的声音传来。 等了约莫一分钟的样子，霍从军都要等的不耐烦了，病房门才被从里面打开，再看开门的人，竟是王主任本任。 “王主任？”霍从军上上下下打量王主任。 王主任发出离谱的笑声：“我已经可以自己开门了，怎么样？” 霍从军愣了几秒钟，配合的折叠起喷嘴，翘起拇指，道：“厉害。” “膝盖也不疼了。”王主任是发自内心的笑，顺手将门关了回去，并加上了反锁。 一名护工和他的警卫员紧随其后，都小心翼翼的望着王主任的动作，生怕他站立不稳摔倒了。 霍从军蛋疼的看着王主任，心里念叨了两句“老还小”，再入内去找凌然。 凌然依旧在埋头撰写论文。 霍从军看着凌然的背影，不由心生羡慕：可以纯粹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做一名纯粹的医生，不知是多少人的梦想。 霍从军一边想着，一边坐到凌然旁边，问：“凌然，忙不忙，我这边……” “忙。”凌然头也没抬的回答。 霍从军是何等样人，只当没听见似的，就继续道：“我就想啊，等咱们急诊中心建好了，你有啥想法？” 人家问题都问出来了，凌然也只好合上笔记本，转身面对霍从军，问：“急诊中心要建好了？” “现在还不好说。”霍从军偷眼看了看王主任，见他的眼睛就盯着门锁，不由失望的道：“几率很大了。” “哦，那能有多少张病床？” “200张肯定有，多的话，兴许220张，230张核定。”霍从军说的数字已经很夸张了。核定病床决定的主要是医护人员的数量，以云医急诊科目前的核定床位来算的话，急诊中心光是增加的护士就得百人以上，尽管其中大部分都可以用合同制来解决，但依旧代表着一连串的困难。 而有了核定病床所带来的医护人员，进一步的加床才有可能。 凌然对这个数字已是万分满意，不由点头道：“我会好好做手术的。” “谁问你这个了。”霍从军道：“我是想问，假如真的让你管理一个医疗组的话，你想怎么做？” 凌然认真的思考了起来。 许久，凌然才用深思熟虑的语气，道：“我会给所有人配发两份酒精凝胶，一份随时使用，一份备份，争取做到医疗全程无菌。” 霍从军望着凌然深思熟虑的表情，叹口气道：“你这不像是才有的想法啊。” “刚来医院的时候，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凌然看着霍从军的表情，问：“这个想法有什么问题吗？” “没，挺好的主意。”霍从军呵呵的笑两声，心中升起一阵明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人……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救豚一命，过年再宰﻿1号的时候没喊票，再爬起来好艰难。 距离前面几名有几百票的差距，感觉还是蛮有希望上去些的。 向各位读者大大求一张月票！ 两张更好！ 名次上去一点，鸟豚也更有激情一点。 每天对着电脑十多个小时，就是靠月票数字当娱乐的。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救豚一命，过年再宰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353章 酒精凝胶﻿ 吕文斌扛着一只又大又深的大汤锅，健步如飞。 最近一个多月，急诊科为了升级急诊中心，全员调整，就连凌然，都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论文上。 急诊科的手术量大降，吕文斌在健身房里呆的时间快赶得上厨房了，由此带来的效果也很惊人，深蹲整锅的猪蹄都极轻松，一口没货的大汤锅，背起来像玩似的。 到了急诊科楼后的仓库，吕文斌机警的看看两边，见没人注意，才从大兴土木的建筑工地中间穿过去，抄近路，到了仓库最前端。 仓库是要改成急诊中心的病区的，如今主结构的施工接近完成了，装修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吕文斌直奔仓库二楼东区的食堂，眼瞅着此处施工完成，他是迫不及待的将锅碗瓢盆都给弄了过来。 急诊科的休息室颇为局促，不像是新盖的厨房，面积广大，又不开工，随便摆开上百斤的猪蹄，怎么煮都行。 吕文斌放下大汤锅，顺手打开窗户，又点开两边的空气净化器，再站到阳台等了一会儿，就觉得房间内的气味消散的差不多了。 急诊中心的装修相对简单，气味原本就不甚浓，吕文斌适应的很快。不适应也不行，最近几年，医院扩建都是相同的套路，先盖楼再装修，同时补充装修原有的病房和手术室，就算没有急诊中心升格的事，急诊科也是躲不开装修的。 吕文斌只是珍惜的检查了一遍自己的猪蹄，再拿到手里闻了闻，确保没有粘上奇怪的味道，再一个个垒放入汤锅中。 猪蹄都是清洗干净的，他在菜市场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专门雇人清洗和收购猪蹄。每天早上，吕文斌挑选好了猪蹄以后，剩下的事情就都是由手底下人来做了，直到蒸煮的步骤，才会重新交给吕文斌来控制。 若不这样搞的话，吕文斌就没时间来医院做手术了。 猪蹄全部摆好了，吕文斌再珍之重之的取出准备好的老汤，轻轻的浇入锅中。 看着深色的汤汁被白色的猪蹄溅的满锅乱窜，吕文斌的脸上，不由露出满足的笑容。 烹煮猪蹄的时间，是过的最快，也最让吕文斌感觉幸福的时间了。 等到将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吕文斌才转身喊来帮忙的雇工，自己收拾收拾，快步往急诊科的病区去。 “站住，洗手了吗？”王佳就站在急诊科病区左侧的过道处。 云医急诊科的留观室环绕着中庭，分成左右两部分。随着凌然治疗组的出现，左侧病区就全部交由凌然负责了。 而在霍从军等人，还疑虑凌然是否能做好管理工作的时候，一道分隔用的玻璃门，就出现在了左侧病区的前端，并有小护士们分组执勤。 今天正好轮到了王佳。 吕文斌虽然买了房，买了宝马车，学着tang法缝合，但他依旧是一只住院医。 住院医吕文斌无奈的看着护士小姐姐，道：“我刚出去的，中间啥都没碰。” “不行。”王佳坚定无比的道：“凌医生说了，所有医生进出都要洗手，主任都不例外。” “我……”吕文斌垂下头，乖乖的从门边的瓶子里挤了些酒精凝胶出来，擦了擦手…… “涂抹均匀，手指到手腕，都必须覆盖到。”王佳的声音冷冽，就像是看猪蹄似的，审视着吕文斌的手。 吕文斌没办法，只好乖乖的将酒精凝胶全部涂抹好，再进入病区内。 病区走廊内，四名巡回护士，正拿着酒精凝胶，目光灼灼的望着走廊里的医生们。 吕文斌低着头，快步行走。 医院强制性的消毒措施，其实每个医院都在做，一些医院甚至做的非常严密和细致。 为此，还有一个专门的科室诞生了——院感科。 院感科的全称是医院感染管理科，它对付的，就是医源性的感染，保证不因为医疗活动，而对病人产生感染。 可以想到，正是因为有大量因为医疗活动，而对病人产生了感染，院感科才会有存在的必要。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做为一种行政行为，大部分医院的院感科的效率都令人遗憾，成果并不显著。 归其原因，既是医护人员不配合，也是医院上下不能坚持，没有强有力的领导。 作为一种细致而难以追溯责任的工作，院感科可以说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 大部分时间，就算是院感科或医院上层，有意作为，也很难得到医护人员的配合。 然而，当凌然成为了凌治疗小组的组长以后，他的要求却是首先得到了护士小姐姐们的积极配合。 而在医院，如果说手术室是主刀医生的天下的话，那手术室以外的病区，都是属于护士们的。 在任何一间病房，医生和病人都只是过客。 唯有护士们是永恒的。 “洗手了吗？”一名护士经过了吕文斌，不由自主的皱皱眉。 “洗了。”吕文斌立即伸出手来，可怜巴巴的看着对方：“皮都要洗掉了。” “凌医生说了，酒精凝胶少量的涂抹，不会太伤皮肤的。”护士认真的纠正吕文斌的话。 吕文斌苦笑：“再不伤皮肤，也架不住不停的涂啊。” “你皮肤受伤了吗？”护士皱眉看向吕文斌。 “还没受伤……” “那就是没受伤。”护士断然打断吕文斌的说辞，道：“等你受伤了，再站出来质疑不迟。凌医生是不会说错的。” 吕文斌摇头：“你怎么知道想凌医生不会说错。” “凌医生长那么帅，怎么可能说错。”小护士挺起胸膛来，语气认真而有力。 吕文斌呆了呆，竟然不知该如何反驳。 “我去看看病人。”吕文斌躲开了护士小姐姐的说教，冲进了最近的一间病房。 病房的墙壁上，挂着一瓶酒精凝胶。 每张病床旁边，挂着一瓶酒精凝胶。 窗台上、门后面，都挂着酒精凝胶。 “接触病人前，必须先给手消毒，而且一位一消毒。”又一名护士从走廊里，挤了一个脑袋进来，再道：“牢记产褥热的教训。” 产褥热是19世纪的高发病，而且医院接生的产妇的发病率数倍于医院外，其原因就是医生节省的手没有进行消毒。 这种黑历史是医生们尽其所能要忘记的，吕文斌也不例外，忍不住嘟囔：“负责任的护士和强迫症的医生，真是受不了。” “你要拒绝洗手吗？”小护士拿起了脖子下的哨子，一副随时准备吹起来的节奏。 吕文斌呵呵呵呵的笑三声，也不说自己抹过酒精凝胶的话了，抓住一瓶就又抹了起来。 等再接触到病人，已是半分钟以后的事了。 病人和病人家属却是颇为高兴，笑呵呵的模样。 吕文斌的心绪也渐渐的安宁了起来。 对医生来说，洗手只是小事中的小事，但是，凌然坚持，吕文斌等人也不会刻意违逆。 不多几天时间，云医急诊科的凌组，也就习惯了揣着酒精凝胶过活的日子。第354章 制度﻿ “等等。进门要洗手，不许抽烟。”小护士王佳像是一头母狮子似的，在急诊科的左侧走廊，来回的巡视狩猎。 她的眼神好，胆子更大，就算看到了呼吸科主任，也是浑不畏惧。 呼吸科主任和同行的医生互相看看，呵呵一笑，反而走了过来，道：“你认识我不？” “认识，你是呼吸科的洪主任。”王佳挺胸抬头的看着对方。 洪主任“哦”的一声，道：“那你还拦着我？” “我认识你是洪主任，细菌又不认识！”王佳也是接受过培训的，知道这种时候该说什么。 洪主任被说的愣了一下，转瞬“哈哈”的笑了出来，道：“小姑娘还挺有意思的。” 同行的医生配合的笑两声：“有点会说话。” “你夸我也得洗手。”王佳并不是太畏惧。尽管洪主任是呼吸科的大主任，但他毕竟是呼吸科的，护士们却是归护理部管的，王佳在急诊科工作，在手术室外，医生只用尊重霍从军一个人即可。 当然，凌然凌医生是大家心甘情愿的尊重的，那是另一个level上的事了。 洪主任也不好与一个小姑娘一般见识，只是再次笑笑，从门边的瓶子里，挤出一点酒精凝胶，胡乱的抹在手上。 “涂抹均匀比较好。”王佳说着，故作认真的从兜里掏出一只酒精凝胶，就挤在了洪主任的手上。 洪主任这下子是真的不开心了，然而，但依旧没有发作，重重的“恩”了一声，搓搓手，再步入病房。 酒精凝胶是很快就会蒸发的消毒药剂。 相比于肥皂等消毒方式来说，自然是进步许多了。 不过，离开手术室的医生们，是天然的不喜欢任何消毒剂的，洪主任亦不例外。 王佳快步转身，就跑去喊人了。 须臾，急诊科的护士长快步而来。 面对年龄相当的护士长，洪主任就收敛许多了，毕竟都是从小医生做起来的，看到护士长心生怯意，就像是老狮子见到了大豺狼，很容易回忆起小时候的经历…… “过来参观一下咱们急诊中心的建设情况。”洪主任笑呵呵的打了声招呼，就算是解释了。 “那您随便看。”护士长说着，就候在了跟前。 “老霍呢？”洪主任还是有些心虚的。 “在抢救室。” “挺忙啊。”洪主任瞬间松了口气。 “病人又不挑时间。” “恩……”洪主任在病房内绕了一圈，无聊的转了出来，又笑了笑，道：“你们急诊中心要好好搞啊，占用了医院这么多资源，我们呼吸科本来……” “你们呼吸科关我们急诊中心什么事？”霍从军的声音自楼梯处传来。 洪主任意外的看看电梯的方向，问：“你是跑上来的？” “锻炼身体。”霍从军冷漠的看着呼吸科的大主任。 “来一只？”大主任取了支香烟出来，就站在“禁止抽烟”的标志下面，点了起来。 霍从军也不言语，揽着洪主任的胳膊，就到了安全通道内的垃圾桶旁，问：“老洪，你以前可没有窜门的性子的，有啥事吧。” 洪主任沉吟几秒钟，问：“王主任回去了？听说恢复的挺好？” “恩，评分92，自己摸着墙回去的。”霍从军稍稍有些得意。 洪主任深吸一口，将剩下三分之一的烟抽完了，又拿了一根，点燃来，道：“我有个小姨，膝盖一直不太好，也在医院里看了，有考虑做半月板成形术……” 他说到这里，就不好意思说下去了。 霍从军心领神会，拿出手机，道：“我帮你问一下凌然。” 洪主任垂头吸烟，一副“甲胄在身不能施全礼”的模样。 同来的医生就更不吭声了，贴着墙站着，极力的想要变成隐形人。 医生是最知道医生的技术的。 相对于社会上的声望和名气，医生之间的认可是更为难得的。 不过，如果中间没有霍从军隔着，洪主任觉得自己的心情会更愉快一些。 凌然的电话很快打通，霍从军“恩恩”了两声，再挂掉电话，道：“凌然问病人什么时候送到。” 洪主任一口抽完第二根烟，且不舍得的补抽到了烟屁股，才丢下去，诧异的问：“直接送过来吗？不先看看片子？” “片子到了咱们医院再拍。” “那……行吧。”洪主任也不多说原片可用之类的话。外科医生是最不相信同行的人，对于其他医院的影像资料，重拍片或采纳原片，就属于主治医生自己的决断了。 洪主任气势汹汹而来，满意而归。 霍从军冲着他的背影嘿嘿一笑，心道：算你运气好，落在了凌然手里，没落到我手里。 …… 手术室里。 凌然珍惜的给一名三指离断的患者做着断指再植。 急诊中心或者急诊科，成立凌治疗组，对凌然做手术是没什么影响的，无非就是正规化了一些。 反而是近期混乱的局面，减少了凌然的手术量。 现在做三指离断手术，对凌然就像是过瘾似的。 “左慈典，你来缝皮。”凌然迅速的完成了主要步骤，将皮瓣缝合交了出去。 左慈典颠颠的转了位置，开始做起了收尾的工作。 凌然自己出了手术室，立即有一名等在门口的医药代表，拿着衣服，披给凌然，并笑道：“凌医生太辛苦了，做手术应该算重体力劳动的。” 左慈典眼巴巴的望着对方的动作的，就在心里的权衡着利弊，好悬才没有跑出手术室外，仔细的伺候着。 医药代表就是一门心思的伺候着凌然了，并道：“您有什么需要的，尽可以找我们，能解决的，我们给解决，不能解决的，再想其他办法。” 一路疾行的凌然，突然顿下脚步来，问：“你们有合适的拖鞋吗？” “拖鞋？” “进手术室用的拖鞋。”凌然指指门前的大盒子，里面原本装的都是拖鞋。 医生们到了手术区来了，首先就要换拖鞋，长久下来，拖鞋内也都是藏污纳垢之处。 医药代表自然疯狂点头。 凌然给予了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笑容，然后，继续梳理他的病区制度。第355章 院感科﻿ 凌然有了自己的病区以后，就很少再跨界游荡了。 这是他很早以前就养成的习惯，在自己习惯了一片区域后，就在该区域溜达，安全性是最高的。最起码，突如其来的尖叫声，会少很多。 霍从军将急诊科老病区的一大半划给了凌治疗组，其实也就是承认了既定的事实——急诊科的留观室，大部分都是给凌然用去的，如今不过是明确了而已。 凌然也因此有了自己固定的巡视区域。对此感觉最开心的莫过于小护士们。大家只要守在凌然的必经之路上就好了。 医院的护理工作繁复的令人烦躁，也就是看到凌然才能让人开心一番。 秉承着这种念头的小护士们，以前所未有的工作态度，执行着凌然合理或不合理的政策。 继洗手政策和拖鞋政策之后，医疗器械多次检查政策也被执行了下来，接着又是强化的清洗制度。 等到院感科反应过来的时候，凌治疗组已经严密的被从内部隔离开了似的。 “执行力倒是蛮不错的。”院感科的医生前来参观，看着病区留观室里到处悬挂的“洗手！”的标语，颇为感慨。 相对于其他科室的专业性，院感科的工作其实更单纯，他的职责除了监督消毒方案等大的项目之外，就是六个字：洗手！洗手！洗手！ 而要想让医生和护士们时时刻刻的洗手，并不容易；。 所以，院感科的工作与其说是医疗服务，不如说是行政管理。 他们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体力，去与医生们搏斗，与护士们抗争，或者用斗智斗勇来形容更恰如其分。 因此，看到凌-治疗组的病区，几位院感科的干部竟然觉得颇为带感。 “做的是真好。” “哎，你看，那个护士进门都用酒精凝胶了。” “病人家属……我了个去，病人家属进门都知道用酒精凝胶的？” 几名院感科的干部从冷眼旁观到大呼小叫的，也就经过了三分钟时间。 在院感做的久了，比在肿瘤科还绝望。肿瘤病人至少有治好的，大部分也还算听话。院感正好相反，做一辈子的院感，可能都没有什么成就感。用好听的话来说，是“善战者无赫赫战功”，用不好听的话来说，就是“有锅才找你”。 最重要的是，做院感的不管做的工作有多细致，一旦放松，前面的积累都毫无意义了。 这就好像扫地扫的非常干净，并不会让房间的清洁时间保持的更久一样。 望着像是得到了充分教育的医护人员和病人，以及病人家属，几名院感科的干部越看越是喜欢。 凌然却是没什么感觉，只是笑笑，道：“大家都很配合。” 院感科众人顿时泪流满面。 “配合”一词，对院感科可真的是稀罕。花式不配合，他们倒是体会的很多。 “凌医生早。” “凌医生，我买了一款枸杞味的酒精凝胶，你试试看。” “凌医生好。” 几名小护士路过，嘻嘻哈哈的打招呼，顺便投给凌然一瓶酒精凝胶。 凌然笑着道谢，当场打开来尝试了一下。 果然是枸杞味的。 闻着那熟悉的味道，几名中年院感科干部，几乎要泪流满面了。 “凌医生的人际关系，处的真好。”院感科的田韧最为年轻，也最先从枸杞的香气中清醒过来。 旁边的余媛忍不住嗤笑：“这是我第一次听人夸奖凌医生的人际关系。” “你什么时候来的？”田韧大为惊诧。 身高1.475米的余媛扬起头来，习以为常的道：“我一直都在。” 田韧狐疑的回忆着，总觉得自己的视线内，没有出现过这种小动物。 余媛呵呵一声：“就你们这样的观察力，怪不得医院时不时的就出感染事件。” 几名院感科的干部，顿时炸了毛。 “什么时候出感染事件了？” “前个月的……” “6月份的……” “3月在妇产科……” 几个人自问自答，气势瞬间被自我削弱了。 医院感染是时有发生的，要想完全杜绝，基本可以说是不可能。 最常出现的是可以空气传播的疾病，例如肺部细菌，在大型三甲医院里可谓顽疾，水平再高的三甲医院，也无法完全阻止其传播，因此，通常将10%以下的肺炎感染率视为正常。 当然，有好的院感管理，总是能降低发生率。 田韧看着四周，不由道：“凌医生，不如我们合作？” “怎么合作？”凌然问。 “我们可以介入你的治疗组的院感控制……” “那本来就是你们的工作吧。”余媛迅速的插了一句，并低头发起了信息。 田韧皱皱眉：“话说如此，凌医生的标准明显比一般人高吧，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帮助急诊科提高院感控制的水平啊，就当做一个试点，大家各取所需。” 凌然还没说话呢，早就候在一旁的医疗代表连忙蠕了过来，小声道：“凌医生，咱们的控制标准不一样，用的耗材也就不一样了。” 云医院感科是有自己的招投标的，若是采用了他们的标准，急诊科这边刚刚招投标出来的耗材，就不一定能用得上了。 凌然果然被说的皱皱眉，他当然更喜欢自己选的酒精凝胶。 嚓嚓…… 左慈典迈着小碎步，一只手捏着手机，一只手飞快的摆动，快速的来到了凌然面前。 “凌医生，稍等一下。”左慈典稍喘了两口气，再道：“院感科想合作？” “是……你是？” “在凌医生的治疗组内合作吗？”左慈典不答，继续问。 “是……你是？” “你们得听凌医生的。”左慈典转身道：“凌医生，咱们的院感控制的这么好，用不着院感科接管，也不可能给他们接管，最合适的合作方法，就是院感科听我们的。” 田韧愣了一下，转瞬怒了，道：“院感本来就归院感科管理，哪里有让院感科听治疗组的道理。” “院感不是一直都听治疗组的吗？”左慈典转身，冷冷的回答。 他现在天天在手术室里混迹，对三甲医院种种，也是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像是院感科这样的部门，说的是防止全院的医疗感染，实际上，他们最多做一些流程化的工作，真到了政策落实的时候，没有一个医生或护士会听他们的。 最终，院感科就只能将工作分解到各个科室，再由各个科室来落实。 在这个过程中，科室主任会不会听，听多少，也都不由院感科来控制了。 相反，为了尽可能的完成任务，一些医院的院感科，是求着其他科室或部门来做事的，否则，他们发布的措施再得力，没有人执行也是没用。 除了少数医院，可以说，院感科就是最弱势的科室了，连检验科都不如，人家至少还能容纳领导的低学历亲戚来着。 “那个，你是哪位？”田韧再次问左慈典。 左慈典呵呵一笑：“我是凌然医疗组的左慈典。左慈的左慈，中国药典的典。” 田韧想了一会：“就是典当的典呗？” 左慈典脸一板：“你们想不想合作吧？” “合作合作。”院感科的其他人忙打圆场。 “就是说嘛。”左慈典打着官场哈哈，气势十足。 转过头来，左慈典再小意的问：“凌医生，您看呢？” 凌然缓缓点头：“可以。” 对于凌然治疗组内部而言，算上凌然，他们也只有四个半人，是不可能长期投注精力于医院感染控制的。更不要说，院感管理除了洗手消毒，还有药品的闭环管理，仓储问题，各个运输环节的管控等等。 别说凌然组的医生不愿意做这些事，愿意做也插不上手。 当然，对于院感科来说，能有一个治疗组有意愿有能力搞院感升级，他们更是求之不得。 对于听从凌然的要求，田韧等人倔强了几分钟，也就放弃了。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院感科的同志们与凌然分别握手，心下顿感轻松。 凌然点点头，顺手拿出枸杞味的酒精凝胶，挤到手心，涂抹均匀。 “您是天生搞院感的料。”田韧此时已经是服气了。 左慈典“咳咳”的两声，道：“我说两句啊……” 众人习惯性的僵硬了。 “我觉得吧，咱们应该搞个文件出来，就像是联合声明那种……”左慈典笑笑，道：“名不正言不顺嘛，诸葛亮出兵还要写个出师表呢。” 这就等于是将双方的关系给说明了，院感科的互相看看，都不愿意，就有人推却道：“我们也不会搞这个。” “我会啊，我写了二十年材料了。”左慈典哈哈一笑，自然而然的道：“你们等我俩小时，到时候签个字就就行了。” 不等众人再说什么，左慈典刺溜一声就不见了。 ：。：第356章 仪式感﻿ 霍从军站在装修了大半的急诊中心的门口，张开臂膀，喜迎四方来客。 在他的头顶，“云华市急诊医学讨论会”的条幅，挂到了三楼的高度，还有流苏飘下来。 业内明眼人都知道，这种只挂着一个“市级”名头的会议，纯粹就是弱鸡们聊天用的场合，高级点的医药代表都不爱搭理，急诊医学就更不受优待了，换成骨科、齿科或者心脏学的学会，说不定还能多卖些器械和药品出去…… 然而，霍从军才不在乎呢。 他的重点在于自己身边的牌匾——云华医院急诊中心。 霍从军同志，是招呼人来夸自己的。 他现在数着来宾的人数，记着来宾的名字，就像是投票的时候问：谁赞成？谁反对？ 云华市的医院，自然是没有反对的。 包括陆军总院和省立在内，也不会在这种时候，讨个没趣。 来自省内的医院，那顺从程度就更高了，基本没有不赞成的。 如果说云华的三甲医院的急诊科，还有一定的自傲的话，那昌西省内其他医院的急诊科就没有这种自信了。他们的业务指导都归于云华医院急诊中心的，虽然不是什么强力部门，过来送个花篮总是好的。 凌然也穿着笔挺的白大褂，站在霍从军身边，让来宾老远就能看到这里。 “这位就是凌医生吧。” “霍主任，带得意门生亮相呢。” “老霍，咱们搞急诊的，以后是吃香还是喝辣，就看你的了。” 来客各有各的开场白，霍从军轻松应对。 对他来说，这一幕其实已在脑海中演练过多年了。 20年前，当其他的小姑娘开始幻想自己的洁白色婚礼的时候，霍从军就在脑海中幻想自己的大急诊的成立仪式了。 当然，正式的成立仪式是属于领导的，也已经在几天前办过了，那就好像是给父母亲戚们办的婚礼似的。 真正的仪式，属于霍从军的仪式，才是今天。 庄重！ 严肃！ 有团结的同志，有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下属，有会拍马屁的医药代表，有懂事的医生，还有不明真相的路人的羡慕。 霍从军昂首挺胸，目光深邃，满身的细胞，都像是充满了力量似的。 “大王叫我来巡山……” 凌然的手机，轻柔的叫了起来。 霍从军像是被唤醒了似的，眼睛转向脑后，看向凌然。 后面的一群主治都替凌然捏一把汗。狮子王一声长啸叫到一半被捏住了喉咙是什么感觉？捏着它的动物，又是何等的命运。 “别站太累了，你先去休息好了。”霍从军微微转身，面带微笑。 凌然“哦”的一声，抓着手机就去接电话了。 身后的其他医生，不由的在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 他们自然是不喜欢眼前的站队的时刻的。 可惜，老霍并不这么想。 “你好。”凌然拿着手机，礼貌的询问。 “凌医生，我叫张巧，是孟小姐的私人助理。孟小姐想向您预约今天下午的推拿，可以吗？”电话对面，传来轻轻的声音。 凌然奇怪的道：“我没有预约推拿的计划。”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愣了一下，道：“凌医生，我是为孟雪小姐做预约的。” “孟雪？”凌然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大明星孟雪的颈椎结构来。 一根被摧残的脖子，估计是需要推拿的。 不过，这是超出凌然计划的工作，让他不由的思考起来。 电话另一头的张巧的声音着急起来：“凌医生，孟雪小姐最近非常忙，安排一次行程非常不容易，而且，她的颈椎状态很不好，很需要一次彻底的按摩……” 凌然打断她的话，道：“推拿没有什么彻底不彻底的，孟雪小姐的颈椎状态，也不可能依赖推拿来治疗，只能缓解。” “能够缓解也非常好了，孟小姐已经开始失眠了。”张巧的声音焦急起来。 凌然严谨的道：“失眠不一定是颈椎问题造成的。” “凌医生，帮帮忙，给孟小姐挂个号吧。”张巧的声音彻底软了下来。 凌然皱皱眉，道：“孟雪之前的助理不是你吧。” “不是……”张巧顺势道：“凌医生，请一定给孟小姐挂一个号，否则下次打电话来的，可能也不是我了……” 凌然仔细的思量了一会，才搞清楚里面的逻辑关系。 电话另一头的张巧声音小小的道：“凌医生，孟雪小姐正飞往云华，两个小时后降落，再到医院是3个小时以后，请您抽一点时间出来吧……” “我知道了。”凌然没再多说，挂掉了电话。 电话另一头的张巧，不免忐忑的收起了电话。 她原本以为是很好办成的事，竟然出现了波折，偏偏孟雪还在飞机上，不好联系。 张巧不由的有些埋怨，别的医生听说有大明星就诊，还不得到贴着钱来看病，竟然有这样拿乔的？ 张巧一边想，一边又打开手机，搜索起了凌然。 这原本应当是打电话前就可以做的事，但是，身为明星助理，张巧每日也是相当忙的…… 手机浏览器里，一股脑的刷出来一票的“凌然”和“凌医生”，张巧先是看了一篇文章，内有关于凌然和刘威晨的介绍。 张巧看到这里，自我感觉有些明了，心道：看来也是个医术相当厉害的，不过，没说他的推拿技术…… 再翻到下一个条目，这次先出来的，却是凌然的照片。 张巧一下子就看住了。 许久，张巧才回过神来，羞红着脸，将页面点了收藏。 三个小时后。 孟雪戴着半个脸大的墨镜，出现在了云医。 刚刚改造过的急诊中心，多了几道门，也多了几处花坛。 孟雪绕来绕去，也没找到无人的路径，最后干脆就大大方方的从……后门入内。 孟雪身材高挑，腿长腰细，虽然戴着硕大的眼睛，围着厚绒的围巾，但她进门的瞬间，还是吸引了多名医生的注意。 “喂，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像谁来着？” “云医请来的模特？” “急诊中心挂牌请模特？” “也不是不行吧。” “唔……要是霍从军的话，好像有可能。”第357章 活动﻿ 凌然坐在办公桌前，认真的写着论文。 到现在，做了200多例，将近300例膝关节镜以后，凌然对于膝关节镜的手术器具，也渐渐的有了自己的理解。 当然，这是基于完美级的半月板成形术的300例手术，相比于手术台上的纯新人，凌然确实有很多的话想说和可以说。 另一方面，凌然也是真的需要些新的工具了。 这是关节镜手术的特色之一，相比于开放性的手术，关节镜手术对器械的要求更高，特异化的倾向也越重。 很多医生根据自己的手法不同，都会对工具有不同的需求。大部分人自然都是选择现有的不同工具，有实力又挑剔的医生，就可以追求私人订制了。 凌然将论文写了一半，就开始奔着私人订制去了。对他来说，做一款新的手术器械出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若是能顺便再发表一篇论文，那就更不错了。 咚咚咚。 来人轻轻的敲响了办公室门，接着就将之给拧开了。 凌然抬头，正好看见孟雪闪身入内，并悄悄的将办公室门给反锁了。 “你想做什么？”凌然惊诧莫名。 孟雪转身看到凌然的表情，又好气又好笑：“我能对你做什么？” 凌然沉默不语。 孟雪等待了五秒钟，问：“你不会真的在想吧？” “不是你问的吗？你现在要知道答案吗？”凌然抬头，一副我准备好回答的样子。 “算了。”孟雪吁了一口气，无奈道：“一般人谁会像你这样想问题的。” 凌然坦然的看着孟雪，他从来都不是以一般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孟雪看着凌然的表情，就知道自己又白说了，干脆直接道：“我预约了推拿，现在来履约了。” “我在医院没有再做推拿了。”凌然的声音传来，接着停顿了一下，道：“你下次再想预约的话，可以到下沟诊所，我不在的话，也有人会做推拿了。” “别人做的推拿差远了。”孟雪一边说，一边将自己的大衣挂了起来，再揉着脖子，道：“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觉得脖子要断掉了。结果找了家推拿店，只是按的时候舒服。后来又去国外赶戏，去了医院，就给发止疼药，私人医院也是一样，态度好的不得了，结果就是发的止疼药多一点……哎呀！” 咔嚓。 孟雪分明听到了一声脆响，心底涌起了一阵害怕。 “舒服一点没有？”凌然直接放下手来，将刚刚用过的白色毛巾丢入了干洗桶。 孟雪左右晃悠了一下，不由道：“好像真的好些了，但没以前那么明显……” “稍等几分钟，我再给你推拿。”凌然说着转回写字台前，继续看论文，查资料。 孟雪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是自己的脖子需要两分钟时间，还是凌然需要两分钟时间。 孟雪等的无聊，就掏出手机来上微博小号，默默的窥屏粉丝们的赞扬。 五分钟，凌然站了起来。 “把脖子洗干净。”凌然用命令的语气。 正在被百万粉丝赞扬的山雨哥幽怨的抬头，瞅了一眼凌然，然后乖乖的到门后的水池处洗脖子去了。 凌然又取了新的白毛巾，再用酒精凝胶涂了一遍手。 用肥皂洗手是会更干净，但频繁使用肥皂洗手是很难受的事，相比之下，75%酒精含量的酒精有不弱的杀菌效果，对皮肤的伤害又小，算是非常不错的替代选择了。 孟雪将颀长的脖子洗的雪白雪白，再坐到椅子上，摆出一个漂亮的坐姿，微微抬起下巴，道：“我准备好了。” 内心里，孟雪还是有些紧张的。 毕竟是在一间封闭的办公室里，面对一名成年男性，偏偏办公室门还是自己给繁琐的……孟雪的内心舞剧即将开幕之际，凌然的手抓到了她的脖子根。 “喵~” 孟雪像是被抓住了脖子的猫似的，眼皮下垂，竟是要睡着了似的。 凌然顺势一个滚法，又给她松弛了肩部的肌肉。 不止是肌肉，就连孟雪紧绷的思绪，都被释放了出来。 紧张的片场生活…… 复杂的舞台彩排…… 狂乱的接机场面…… 一一在孟雪的脑海中还原。 她回忆起了阿尔卑斯山的壮丽，记起了伴舞的小演员僵硬的动作，以及场地极佳的音响效果，还有热情粉丝们的笑脸和落在后面的粉丝们的紧张。 “我应该多花点时间和大家合影的！”孟雪猛的抬起头来，喊了一声，再看向凌然，不由自主的扶了一下脖子，才讶异道：“不疼了。” “能坚持一周左右的时间吧，慢慢的又会疼起来，然后会越来越疼到之前的程度的。”凌然给予了充分的“术后”说明。 推拿在外科领域的应用是越来越广了，康复科的一大半工作，都可以看做是推拿。 但是，康复科的外科病人做推拿，随着疾病逐渐康复，也就不需要再推拿了，孟雪的情况又没有根治手术可以做，就只能期待逐渐恢复，或者身体代偿了。 孟雪自己对一周无痛已经很满意了。 她摸着脖子，呵呵的笑了两声，又道：“你真的不要辞职做推拿师吗？你这样的技术，隔一段时间去一个城市，都可以开推拿大会了。” “不要。”凌然说的毫不迟疑，并将白毛巾丢入了干洗筒。 孟雪再活动活动脖子，轻轻的吁了一口气，有意的左转转，右转转的看看凌然的办公室，只觉得浑身轻松。 扩大后的急诊中心，覆盖了曾经的急诊科，又添加了新的办公室出来，最明显的好处，是几个治疗组的负责人都有了单独的办公室，医生们的办公面积也有所扩大。 凌然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桌和沙发组，还养了多株的吊兰和绿萝，看起来颇有深色。 孟雪将外面累赘的衣服和挂饰都取下来，恢复到清清爽爽的一贯装束，再与吊兰合拍一张照片，就思忖着要不要发篇微博。 咚咚。 办公室门被敲响，首先吓了孟雪一跳。 她环目四顾，不由嘟嘟嘴：“这么大的办公室，连个能藏人的地方都没有。” “藏人做什么？”凌然不解的看她一眼，再去将门打开。 孟雪愣了几秒钟，再想去戴围巾和眼镜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咦？山雨哥？”看到孟雪的王佳，首先是面带惊喜，接着就面带戒备了。 “你好。”孟雪面带符合粉丝期待的微笑。 王佳愣了几秒钟，竭尽所能的思考，然后试探着问：“您是来参加急诊中心的仪式的吗。” “唔……。” 王佳根本不等孟雪说出话来，兴奋的捂住嘴，忍不住小声的叫了起来：“山雨哥要来参加我们急诊中心的仪式了……” “我的意思是……”孟雪还想调整一下语言内容，再抬起头来，王佳已经看不到了。 只有远远的尖叫声，此起彼伏。 夹杂着还有“山雨哥！”之类的高分贝。 孟雪愣了几秒钟，释然一笑：“跑的真快。” “恩，每天管理十几张床的输液，就可以跑出两万步的。”凌然赞成孟雪的观点。 孟雪笑着看看凌然，再将自己全套装备穿戴起来，默默的等待着医院来人。第358章 花篮﻿ 霍从军匆匆而来，强自抑制着自己的兴奋。 急诊中心挂牌，是请了云华市里的领导的，但那是属于医院领导的时刻，不是属于他霍从军的时刻。 如果将急诊中心成立，比作是结婚的话，挂牌日就相当于是领证日，有人见证很好，没人见证也无所谓。 今天则是举行婚礼的日子，不求大操大办，总是要广而告之的。 最重要的是，站在舞台上的新人，需得是霍从军。 只是如此一来，广而告之的效果也就低了。 霍从军同志在医疗系统内虽有一定的声望，也有一些老朋友，但是，能有一位大明星到场，凑凑朋友圈的人气也是好的。 别的不说，至少回家给老婆女儿说的时候，能多些话题吧。 “霍主任。”凌然提前打开了房门，喊了一声。 霍从军立刻放慢了脚步，整了整衣服，再“咳咳”的清清嗓子，才故作镇定的走进办公室。 “哎呀！孟小姐，你好你好，我也是你的粉丝啊，经常看你的节目……”霍从军的喷嘴一开矢量之恭维，可谓是汇聚四方恭维，凝聚五湖风潮…… 左慈典不知何时，默默的来到了凌然身后，静静地听着霍主任的话，并掏出了笔记本写上一条新的记录：人生经历丰富。 霍从军热情的招呼着大明星，绝口不将自己的疑问提出来。 对他这个年龄的男人来说，满足好奇心是排名第223位的事儿，难得糊涂才是真理。 孟雪微笑，道：“我来找凌医生做推拿，听说你们的急诊中心成立，恭喜你们。” “谢谢，谢谢。哎呀，急诊中心刚成立，还有点乱，实在是不好意思。”霍从军谦虚的谦让。 为了今天的表演，急诊中心光是大扫除就做了一个星期，说清洁确实是谦虚了，那都是用消毒水泡过的，曾经在仓库中落户的细菌，算是倒了八……的八次方辈子的霉了。 霍从军再向两边看看，道：“这边办公室还比较小，咱们不如到前面的会议室坐一坐。” “不用了，我正好也要回去了。”孟雪说着，就戴好了围巾，又戴上了大墨镜。 “这个……”霍从军搓搓手，笑道：“那我送您出去。” 霍从军返身出门，将匆忙赶来的几个小姑娘给哄远了一些。 孟雪跟着出门，面带微笑。 凌然随意的缀在后面，顺便跟着看排列两侧的花篮。 有政府单位赠送的小花篮，有医药公司赠送的繁华大花炫彩大花篮，有省立以医院的名义送的，也有陆军总院急诊科以科室的名义送的，还有某某病人以个人的名义送的，如邵老板…… 站在邵老板的花篮前面，凌然的脚步都停顿了一下。 看到邵老板，凌然的脑海中就会自然而然的浮现出诸多的场景…… “真的是山雨哥？” “孟雪来了？” “老霍，你挡住人脸了，低一下头，孟雪！” 年轻的医护人员都涌了上来，不那么年轻的，也兴致勃勃的向霍从军身后瞅着，比起什么急诊论坛，大明星显然更有吸引力。 就是散落在前厅的中老年医生，听到响动，也自然而然的聚集了起来，像是一群觅孙子而动的老头子。 霍从军看着众人的动作，嘴角的得意都快把后槽牙给露出来了。 “大家好。”孟雪见人已经多了，就大大方方的取下墨镜，再向众人挥了挥手。 一群医生，幸福的大郎化，像是被打了麻药似的，有的口眼歪斜，有的心跳加速，有的急促喘气，有的呆若木鸡，有的两眼呆滞，…… “孟雪！” “是山雨哥。” “真的是孟雪？” “难以置信！” “我要是能给孟雪拔一次牙，我可以吃素一周。” “这个身材，腹腔镜一打一个准。” 孟雪面对眼前的场景就太熟悉了，笑盈盈的挥挥手，就从一群没什么准备的医生中间穿了过去，还有人开始自发的张开双臂。 嘭。 巨大的响声，令周围为之一静。 一名不知哪个单位的医生，或许是看的太高兴了，踩着的花盆歪倒，脑袋正正的撞到了某花篮的上方，发出清晰而响亮的脆声。 孟雪吓的站住了。 周围的人瞬间醒悟过来。 “这家伙。” “去推床过来。” “把位置让出来了，不要围观，散开点。” “打120！” “你脑子也撞坏了吧，这里就是急诊中心。” 医生们一边说话，一边开始互相分配任务。 凌然脚下一拧，随手拽住孟雪，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孟雪脑袋一片空白，忙问凌然：“他不要紧吧。” “要紧。”凌然停顿了一下，道：“与你无关，你在办公室里坐一会，先不要出来。” 孟雪有些明白的点头：“放心吧，我尽量不干扰你们做事，不过……那个人，会怎么样？” “看样子是昏迷了。有可能脑水肿，颅骨骨折，出血，休克，也可能诱发癫痫，或者长期昏迷，乃至于死亡。”凌然随口作答，将孟雪送入了办公室后，自己将气管切开箱挎在肩膀上，再在房间内，开始用肥皂洗手。 七步洗手法完成，凌然再对孟雪呶呶嘴，道：“麻烦开门。” “哦。”孟雪傻傻的把门给打开了。 凌然挎着包，竖着手，就往走廊中间去了。 没走多远，差不多到了邵老板送的花篮位置，就看到撞伤的医生已经仰躺在了地面上，包括霍从军在内的几名急诊科大佬，以及两名神经科的副主任，都围拢在旁了。 “有自主呼吸。”霍从军看了凌然一眼，道：“用不着气管切开了。” “哦。”凌然的声音听不出起伏来，他又往前走了两步，见倒地的医生果然呼吸正常，才将手给放了下来。 左慈典紧随其后，小声道：“凌医生，我帮你背包吧。” 不等凌然回答，左慈典就将挎包从凌然肩膀上取了下来，背到了自己身上，并对凌然道：“咱们再等等，万一需要呢。” “好。”凌然对这种有备无患的模式还是比较赞成的。 “抢救组可以回去了。”霍从军又说了一声，就见那医生缓缓的睁开了眼睛。 “你刚才撞到墙上晕倒了，现在什么感觉？”神经科的医师拿着手电，一阵左右摇摆，就收了起来。 “还行，稍微有点晕？”倒地的医生自己都不能确定，语句里带着疑问句式。 “拍个CT吧。”神经科医生起身示意推车过来。 凌然等人向后退了两步，以让出更多的位置来。 “还好还好。”邵老板也踮着脚看，像是松了口气的样子。 嘭！ 身后又是一声响，却是一名护工踩着花盆看昏迷医生的热闹，踩碎了花盆，摔在了地上，抓在手里的手机也摔飞了出来，砸进了邵老板送的花篮。 全场寂静。 霍从军愣了几秒钟，叹口气，道：“叫抢救组回来。”第359章 分配（求月票）﻿ “来，咱们排一下队，大家现在的分组呢，就是接下来在急诊中心的分组了。”医务科的小肖，拿着一张名单，面带笑容的面对着一群鹌鹑般的实习生。 大部分实习生虽然来了快一年时间了，但在离开了熟悉的科室以后，依旧瑟瑟发抖的让人想要压榨和剥削。 小肖望着众实习生乖乖的排成7列，用手抚了一下旁边的吊兰，再笑一笑，道：“咱们急诊中心原本是有5个治疗组，现在扩展了一下啊，成为了7个组，接下来，7列的同学，就跟霍从军主任，第六列的同学呢，就跟杜主任……” 小肖念着表格里的安排下，第七列的学生却是面无人色，好似听到了什么可怕的事似的。 其他列的同学就喜笑颜开，有劫后余生之感了。 大家都是在云医实习快一年的医学生了，急诊科的霍从军主任的名声，一个个都有耳闻。 尤其是来到急诊科的实习生，在轮转的命令下达以后，肯定是要关注关注这边的情况的……有些事，可怕就可怕在关注方面了。 “能不能换组？我身体不太好……”有学生弱弱的开腔，但求心安。 “不能换组！”小肖却是厉声喊了一句，将所有可能的苗头都给压了下去，且严肃的道：“大家马上就要结束实习，奔赴各大医院了，行百里者半九十，谁都不想倒在最后的一个科室这里吧。不管你的分组是好是坏，分组结束，就不能擅自更改了，除非你们的组长不要你们了，那样的话，你们的实习报告会是一个什么成色，不用我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吧。” 众实习生沉默无语。 小肖点点头，道：“我接着念，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分组，也了解一下其他治疗组的医生的情况。” 小肖说着，又拿起了记录本。 “其他科室的实习生，都是不分组的。”又是一名分配到霍从军组的实习生，再次挣扎起来。 对于这种人工养殖出来的肉鱼的蹦蹦跳跳，医政科出身的干部简直分分钟就拍了回去：“没有这样的规矩，不同的科室执行各自科室的政策，你不想在急诊科实习，可以，回家去就行了。” 实习生们不可能白干一年，最后放弃，都乖乖的不说话了。 小肖这才得意一笑，继续道：“第二组跟李主任，李主任是咱们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比较年轻，很有精力，但要求也比较高。接着是第一组，跟着凌然凌医生。” 小肖说着停顿了一下，看看实习生们窃窃私语，没有多做介绍。 要算起来的话，凌然和眼前的这些实习生中的某几个，还有同学关系，不管小肖怎么介绍，都容易出错，还不如不做介绍。 从内心里，小肖其实很反对这种“幸进”模式。 破格提拔说是尊重人才，根子却是破坏规矩，而规矩，难道不是保护人才的规矩吗？ 今年刚30岁的小肖本人，就是从最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他觉得自己从基层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然而，想想凌然竟然跳过了所有这些步骤，小肖就觉得荒谬。 让实习生带组这种事，小肖更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可惜，急诊科的霍主任积极推动，医政科的雷主任也是默许，就连云医的院长都赞同，小肖就不愿意搅这潭浑水了。 “大家都已经实习一年了，其他注意事项，我就不讲了，今天只强调一点。”肖干部拿起了医政科的架子，拍拍手，道：“不论你们所在组的医生是年轻还是年老，上级医生的命令是必须要听从的。不能说，霍主任年纪大，你们就听霍主任的，李主任年轻，你们就不听他的，一旦出现这样的现象，医院定会追究到底的。” 实习生们俯首做小，没有说话的余地。 如果说实习生涯刚开始的时候，年轻的毕业生们还有一点反抗精神的话，被压迫到了现在，剩下的就是没有丝毫反抗精神的了——沉没成本越来越高，此时已经到了无法放弃的时候了。 “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最重要的。”小肖又强调了一句，又盯着众人看了一会才作罢。 “说的是李主任，其实是在给凌然组的打预防针吧。”同样是来自云华大学医学院的项学明，在陈万豪耳边小声的说了一句。 陈万豪哼哼了一声，问：“那你要不要和我换？” 陈万豪是分配到霍从军组的，项学明则是分配到了凌然组。 项学明犹豫了几秒钟：“算了，霍主任更怕人。” 陈万豪“恩”了一声，掩饰着内心的失望。比起其他人对凌然的复杂情绪，作为凌然的舍友，陈万豪早就不怕丢面子了。 可惜，陈万豪所在的霍从军组，完全是死亡禁组，根本没有人愿意交换，否则，换一个其他组的话，陈万豪说不定还真的能换进去。 如果换进去的话，可就舒服了——陈万豪不由的回忆起自己大学四年，吃过的免费早餐、免费午餐、免费晚餐、免费零食、免费夜宵……还有免费的花费，免费的QQ会员，免费的超级会员，免费的拖鞋、袜子、鞋子、衬衫…… 作为一名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富二代，陈万豪其实不缺钱，但有些免费的东西不拿都不行。如果说，凌然拒绝还会收获一堆玻璃心的话，陈万豪的拒绝，随时可能招来一堆玻璃缸砸头…… “那个……凌然平时都有啥习惯爱好的？”项学明又忍不住靠近陈万豪，低声询问。 和许多想要混日子的实习生不同，项学明的目标是留在云医，最起码，也要得到一份好的实习报告，至少留在云华。 当然，想要混日子的实习生可能也想留在云医，留在云华，只是付出不及项学明。 “你别说，凌然还真的是有些爱好的，一般人不知道……”陈万豪得意的炫耀起来。 自从医院开始实习了，陈万豪炫耀的机会都少了许多，现在又重新的找到了一些感觉。 项学明的眼前一亮，问：“有什么爱好？” “比如说吧，凌然其实挺讲究吃的，你猜他最爱的是什么？”陈万豪说着话，只觉得周围的空气都变的燥热起来了。 几名小护士，不知怎的，就迫近了陈万豪。 “是什么？” “快说啊。” “话说一半会被人打成肠梗阻的。” 小护士们长相甜美，嗓音都很魔鬼…… 陈万豪身子一抖，小声道：“我其实也是猜的……总结的……” “快说。”三名小护士成三角形，将陈万豪的去路都给堵住了。 “凌医生喜欢吃烤的东西。”陈万豪缩了缩肩膀，又补充一句：“我猜的。” “其实挺有道理的，凌医生每次吃烤肉的时候，夹菜的频率都会加快的。” “会吗？” “会的，我数过的。” “呀……你好无聊……不过也有道理，凌医生吃烤肉的量明显要大一些，我当时关注的是肉了，其实应该是烤肉的……” “烤菜和水果呢？烤鱼呢？” “哎呀，丢到群里让她们去算吧，我们再问问知情人。”三名小护士转头看去，陈万豪却已找不到踪影了。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60章 缝外皮﻿ 项学明和另外两名实习生站在小办公室里，望着四周的绿萝和吊兰，内心有好奇，有激动，有一点点的忐忑不安。 这其中，项学明的思绪大约是最复杂的。 同为实习生的凌然成为了云医急诊中心的一个治疗组的负责人，这种事，就算已经发生了，再想起来，依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虽然，项学明知道的有关凌然的故事里，不可思议的事还多着呢。但是，这并不会减少他此时的惊诧感。 以前的凌然在云华大学里，也是高高在上的存在，是还未入学就照片满天飞的超帅学弟，入学第一天就变成了云华市大学生联盟中的风云人物，再之后，就连老师们都无限维护凌然…… “项学明，凌然你熟悉不？”同组的男生郑军性格活跃一些，每次轮转都格外担心。 项学明苦笑：“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怎么会，都是临床专业的，你没有和凌医生说过话吗？”组内唯一的女生关菲的期待感都要爆出来了。 “我哪里有机会和凌然……凌医生说话。”项学明有意识的改了口，免得一会儿叫错出来，平白得罪了凌然。 他其实是与凌然说过话的，大约还打过几次招呼，得到过两次微笑，但仅此而已。 项学明现在还记得凌然温润的笑容，当时给人的感觉似乎也蛮不错的……但是，项学明从来没有奢望过于凌然那样的学生做朋友。 他是从小在大山里长大的孩子，六七岁就开始帮家里干活，到了15岁的时候，才彻底离开农田，到县一中读书，参加高考，然后坐绿皮火车的硬座，到云华来读书，第一年用的都是借来的钱，然后才申请了助学贷款…… “你好浪费吖。”关菲撅撅嘴，迪奥的口红仿佛闪着光似的。 项学明笑笑。 “不过你还好了，至少经常能见到凌医生，不像是我，要不是来云华实习，都不知道男生可以这么酷的。”关菲笑一笑，满怀期待感的看向门口。 项学明又是呵呵一笑，如果说凌然他见的不多，关菲这样的女生他就见的多了。 郑军有些不服气的道：“凌医生这样的算是酷吗？他就是不说话而已。” “你也可以试试不说话呀。”关菲的手在脸颊上一划，手动微笑。 郑军气的低下头来，心中莫名：六分女还会卖萌，你天天照着镜子练的啊。 关菲的注意力重新投注到了项学明身上，道：“喂，你积极一点嘛。一会儿凌医生进来，你要记得给我们做介绍的。” “哦。”项学明无可无不可的点点头，他的目标只是能拿到一个好的毕业推荐，从而积累多一点的优势罢了。 若是能有机会参与一些手术的话，他再找工作的时候，就能更游刃有余一些。 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招新模式，但大部分的医院都喜欢实习成绩好的，参与手术和病例多的——实习成绩、参与手术的数量等等，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它代表了实习生的态度。如果连实习期的压迫都不能妥善处理的话，规培和住院医期间的大几年，就很成问题了。 项学明瞅了一眼关菲，再低头看看她脚上穿的新百伦，心想，这样的女生，就算是家里帮不上忙，也用不着急火火的就业吧。不像是自己，如果不能留在云华…… 项学明摇摇头，他不需要一个后退的选择，人生已经退无可退了，那里还有什么后退一步的选择啊。 砰。 凌然提着一包的柚子，用脚将门给踩开了。 “凌医生。” “凌医生~” “凌……医生。” 三名实习生分别打招呼，稍稍有些混乱。 “恩，都缝过柚子吧。”凌然只点了点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实习生的工作是减轻医疗组的负担，而不是相反。 郑军、关菲和项学明都有些莫名其妙。 “一人一个柚子，各拿一个缝，最后缝合最好的，跟着我上手术。”凌然一点前置讲话，乃至于询问的过程都没有。 他也不懂得这些，不擅长这些，更不关心这些事。 因此，面对霍主任分配给自己的实习生，凌然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接给任务了。 三名实习生则有些发愣。 他们也实习了快一年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怎么缝都行吗？”项学明率先醒悟过来。“上手术”三个字，他听的再清楚不过了。 不管凌然在云医混的究竟怎么样，但项学明知道，治疗组的组长都是有着大量的手术权力的。在云医这样的三甲医院里，普通病人永远都是不缺的，只看医生给不给机会。 项学明立即低头，开始挑选起了柚子。 一只适合缝合的柚子，应该是皮面光滑有水分的。失去水分的柚子皮会变酥，缝线使劲一拉，就可能破损了。太厚的柚子皮也不好，尤其是要想缝的漂亮，就得控制厚度，否则，厚皮对缝线的拉力要求大，依旧可能割破柚皮。 项学明选了一只最有弹性的光面柚子，大小适中，既不会让工作量太大，也不至于提高了缝合难度。 郑军和关菲落后一步，却是都没什么挑剔的，从剩下的几只柚子中，选出了勉强合适的柚子。 项学明顾不上他们了，找了缝线出来，就埋头苦干。 他虽然不熟悉凌然，但有一点知道的，凌然虽不爱说话，做事却是靠谱的。他答应给上手术的机会，那就肯定会给。 凌然本人也没有解释的意思，坐回到办公桌后面，就写起了自己的论文。 他的文章已经基本完成了，只是体量略微的大了些，还需要再做些删改。 郑军和关菲也醒悟过来，赶紧找地方坐下，忙碌了起来。 一时间，办公室内只有键盘敲击，与刺穿柚皮的声音。 过了一会。 关菲悄悄的抬起了头。 只见凌然坐在阳光下，脊背挺直，双目凝视前方，金黄色的阳光投射在他的身上，再绽放开来。 关菲幸福的吸了一口气，仿佛能将阳光吸入腹中似的。 “我缝好了。”项学明跳了起来，生怕被抢先的样子。 “好。”凌然应了一声，继续工作。 项学明有些不安宁的坐了回来。 又是几分钟过去，郑军总算是完成了缝柚子的工作，弱弱的举手，报告了一声。 凌然依旧是点头应“是”，并没有过来检查的意思。 这下子，关菲只好加快速度了。 比起项学明和郑军两人，关菲在缝合方面的时间投入明显不多，她的就业方向是内科，本来就不怎么追求外科技术，另一方面，她宁愿在其他方面花费时间。 “凌医生，我做完了！”关菲用的时间有另外两人加起来那么多，完成以后，却是比两人加起来都兴奋。 “来了。”凌然给手里的论文结了个尾，再过来检查了三人的柚子。 以美观论，项学明的柚子是最丑陋的，因为他在等其他俩人的时间，又做了多处缝合，比较起来，完成度最低的反而是郑军。他做完的比关菲早，手法却是粗糙的多。 “项学明做的最好，去换衣服和洗手吧。你有进过手术室吗？”凌然很快做出了决定。 项学明连连点头，且道：“我缝过两次外皮。” “好。”凌然再转头对郑军道：“你把柚子皮都剥了，给护士站送去，再和关菲一起去找余媛，让她给你们说注意事项。” 说完，凌然带着项学明直奔手术室去。 关菲则乐的跳脚，面对郑军不解的目光，傻傻的笑出了声：“凌医生记得我的名字了。” 郑军气的想笑：“我也记得啊。” “请你忘记。”关菲甩起了头发，背对郑军，玩起了手机。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61章 梦想成真﻿ 站在手术台前，项学明如梦似幻。 绿色的，蓝色的铺巾下，是还喘着气儿的病人，麻醉师是真的，侧面的整套维持仪器上的数字也是真的…… “真的手术啊。”项学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没错，就是手术室的新鲜味儿，一点福尔马林的臭味都没有。 “那个同学，帮我再放个脚踏凳。”余媛进来的稍晚了一些，手术台已经被凌然肆无忌惮的升到了她用一个脚踏凳都不够的程度。 余媛眼睛都不眨一下，她和正常医生做手术，都是要放脚踏凳的，放一个放两个都没什么区别。 跟在余媛身后的郑军还在打量手术室呢，就被余媛给指挥了起来，连忙弯腰去垒脚踏凳。 “你也帮忙。”余媛瞥了眼关菲，语气又快又直。 关菲眨巴眨巴眼，有些不乐意。她是女生来着。 “快点。”余媛的命令间隔极短，根本不给关菲考虑的时间。 余媛现在已经是住院总医师了，任何医生经过这个职位之后，都会得到脱胎换骨的变化，并不是因为这个职位有什么权力，而是因为这个职位有太多的责任。 每天22小时在医院，连轴转7天，在任何一个医院的住院总职位上，都不能说是稀奇。少出来的两小时说是用来给住院总回家洗澡换衣服的，实际上只是噱头。外科的住院总根本不需要回家洗澡，手术区的洗澡间方便着呢，衣服也不用换，手术区里的洗手服管够，还全是高温消毒过的。 虽然洗手服穿起来像是七龙珠里的悟空，但随便你怎么糟践衣服，永远都有的换。 综上所述，一名医院里正常供职的住院总医师，根本不需要回家，所以，24小时在医院，就是住院总的生活。 而要在这样的职位上坚持下来，依靠的不是每月几千元的薪水，而是不断呻吟的病人和救死扶伤的自我满足。 从一间手术室，到另一间手术室，就好像从一个阵地转到了另一个阵地，不论胜败的全身心投入之后，一天时间就默默的消失了。 而在这样的职位上呆久了，命令里就带上了气势，拥有了力量。 哪怕是1.475米的余媛，也有着高地猩猩对小猕猴的支配力。 关菲委屈巴拉的跟着郑军搬了脚踏凳过来，并给余媛垒好了。 “去把手洗了。”余媛中气十足的再次下命令。 郑军立马转身去洗手了，关菲迟疑了一下，再偷眼看了看凌然，才低头出了手术室。 凌然自始至终都扎着手。 他的几名助手配合的时间虽短，手术例数却是很不少了，像是这样的手术室的小管理，早就不用凌然费神了，几名助手都自动自觉的帮忙做起来了。 凌然抬头看看表，道：“我们开始手术，余媛做一助，项学明做二助。” “好的。”余媛答应了一声。 项学明有样学样的喊：“好的。” 话出口，项学明才意识到声音太大了，一把捂住了嘴。 “去洗手。”余媛看到项学明的动作，不由分说的将他赶下了手术台。 项学明愣了愣，无奈叹口气，垂头丧气的离开手术室。 他梦想中的手术体验可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在第一次进入手术室前，项学明就查了很多的资料，还询问了几名认识的已经就业的学长，他甚至自己偷偷的联系过几次，就为了不在手术室里犯下低级失误。 然而，他还是犯下了低级失误，且是最让人忌讳的手术室清洁问题。 洗手间里，关菲和郑军随意的问了项学明几句，就匆匆的回去了。 项学明知道，他们是指望着能顶替自己的位置。 令人无奈的事，他们还真的有可能成功。 项学明无奈的站在洗手间里，重新七步洗手，心里自怨自艾：好不容易参加一场手术，又只能参加半截，说不定连半截都参与不上，怪谁？怪谁？ 手洗干净了，项学明望着镜子里的自己，不断的自我激励：长的丑你就多读书，长的丑你就多读书…… 重新确认了一遍自己的外形特征以后，项学明面带笑容的回到了手术室里。 “那我们开始手术……”凌然一直扎着手，见项学明进门了，争分夺秒的开口。 项学明当场愣住：“还没开始？” “快点过来。”余媛语气严厉的不行。她自己的手术水平一般般，就尤其重视手术过程中的小细节。 项学明连连点头，连忙站到了二助的位置上，对面不远处，正好是旁观手术的关菲和郑军。 “跟腱修补术。”凌然再说了一句，就伸手：“刀。” 今天的器械护士王佳，立刻将一柄手术刀，不轻不重的拍入了凌然手中，姿势恰到好处，时机完美无缺。 凌然又是一刀，划开了一条15厘米长的刀口。 小刀口也许美丽，也许就是坟墓。 自从开始深入研究运动医学之后，凌然就越来越不喜欢小刀口了。 尤其是跟腱修补术这种手术，现在已有颇为成熟的微创技术了，患者连微创都不选择，转而选择开放式的手术，那么，对于刀口的需求，就已经相对明确了。 至多，凌然也就是在缝合的时候，用皮内缝合和减张缝合弥补一二。 所有这些流程，凌然都是进行过200多次的，就是余媛，她参与的跟腱修补术都有100多例了，对于凌然的操作已是烂熟于心——只是她自己做不出来罢了。 凌然娴熟的抓出病人的跟腱，并将之分离出来，进而缝合…… 项学明看的眼花缭乱。 他现在就好像在看一款全新的游戏，或者是一套漂亮的武术套路，他好像知道自己在看些什么，又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偏偏操纵游戏或打套路的选手，是顶尖的高手，以至于项学明茫然不知所错。 项学明的脑袋里，只响着一个声音： “拉住！” 他两只手抓着拉钩，不停的拉啊拉，拉啊拉…… 直到十几分钟后，项学明才回过神来，抬头看向凌然，他的同学。 项学明说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凌然，也许是第三次，最多不超过第四次…… 就算是一个专业一个年级的同学，项学明平时也没机会突破到凌然身边。 项学明突然发现，自己或许知道很多关于凌然的信息，可要说了解，他还是不了解凌然。 谁能想到，才短短的一年时间，凌然就已经在医院做起了主刀。 最重要的是，他现在竟然有了自己的专属术式。 对一名医学生来说，这实在是件超级遥远的事了。 “末端是马尾状的。”余媛低头看了看，提醒了一句。 凌然点头，一言不发的继续做手术。 余媛知道他的意思，就是按既定计划手术来着。 这是最简单的部分，余媛用多次锻炼出来的手法，尽可能的配合着凌然。 当然，她承担的助手职责非常少，刚刚好是她能极限控制得过来的部分。 项学明则是越做越木…… 单纯的拉钩，实在是太考验人的精神了，尤其凌然还不爱聊天。 “恩，差不多完成了。”凌然一句话，将所有人都拉回了手术室。 项学明更是精神一震。 凌然接连检查了两遍，就自做缝合。 等减张缝合完成，皮内缝合做了一半，凌然再问项学明：“你要不要缝合？” “啊？要，要缝。”项学明激动万分。 凌然道：“先给你缝五针，不会皮内缝合，就用普通的间断缝合。” 凌然说着，就让出了位置。 项学明珍惜无比的站到了凌然的位置上，还让人降下了一点手术台，这才开始缝合。 两针缝过，余媛不由偏头看看患者的脸，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62章 不要头﻿ 午后，凌然又做了两场手术，并让郑军和关菲参与了术前的铺巾。 缝个柚子都不能过关的，直接上手是不可能的，就是拉钩，也需要他们对手术有一定的熟悉和概念以后，才能参与。 就好像从未进过厨房的人，是不能让他直接炒菜的，虽然炒菜本身并没有多少困难，但总要从熟悉炉盘，了解油温之类的开始。 对于实习生们来说，术前的铺巾，乃至于穿着手术服等等，都是颇为新奇的项目。有的学生运气好，或者较为积极，得到几次机会，尝试一番，心里也就明明白白了，本来也不是什么需要智商的工作。 但是，有的学生运气不好，或者态度不够积极的，或者准备考研考公无心进手术室的，可能到实习结束，都没有亲手铺过巾，甚至不知道怎么铺巾的，也大有人在。 凌然的治疗组的手术量大，几名住院医早都脱离了“求上手”的低级路线，也就有了机会给新来的实习生。 一个下午的时间过去了，项学明等人不仅不觉得累，而且是兴奋的眼睛都在发亮。 “行了，今天的手术结束了。”看看表，刚刚是晚上7点钟，很符合医院的下班时间了。 “不做了吗？”项学明面带失望。 他还期待着再轮一圈，再拉一次勾的。 这一次，项学明准备撸起袖子，争取让凌然不再喊“拉大点”之类的话。 余媛却是好笑的看看项学明，道：“今天是随性日，你们想多做手术的话，后天应该能感受到了。你们可以凌晨两点提前来医院做准备。” “真的是凌晨？”关菲听说过凌然喜欢早上做手术的故事，可还是想要确认一下。 余媛点头，道：“真的是凌晨。” “但是……凌晨起床的话，对皮肤不好吧。”关菲摸摸脸，道：“广告都说，什么美容品都比不上好好睡一觉。” 余媛露出微笑，懒得解释。 换一个男生的话，关菲还可以卖个萌什么的，但是看看凌然，再看看余媛，关菲同学就没有那么自信了，她又小心翼翼的道：“那如果不想多做手术，几点钟来呢。” “两点半或者三点吧。”余媛随意的给了个数字。凌然经常选择的手术时间是凌晨三点到五点，根据手术量来决心。 因此，要提前来做准备的话，早来一半个小时是很正常的。 比起主刀医生，住院医们要与护士沟通，确认器械和手术室的使用情况，要与家属沟通，确保对方了解情况并签字，要与病人沟通，确认术前状况，最后还少不得与麻醉等等打交道。 作为见人就低头的住院医，要做好这些事情并不是很容易，许多时候，全靠同年的医生才能勉强完成工作。换成实习生的话，那就更困难了。 不过，医院本来就是克服困难的地方，做了住院总的余媛，对此概念又有了更新的体会，对实习生的关菲，完全没有同情和理解了。 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在医院这样的环境里，勉强是比辞职还糟糕的选择。 关菲明显被余媛设定的时间给吓到了，小嘴嘟起来，忍不住向凌然撒娇道：“凌医生，三点钟也太早了。” “只有手术日才需要三点钟来。”凌然的声音和煦，道：“我们现在的床位不足，只有手术日能做一天的手术了。” 急诊中心刚建成，许多病房都没有装修好，另一方面，聘请或调拨更多的医护人员也是需要时间的，而凌然增加手术的速度，却要快的多。 最近几周，凌然不得不像是其他医生那样，尝试手术日的模式，集中一到两天的时间做手术，剩下的时间用来做科研，写论文，做病历，开会等等…… 当然，凌然也会在非手术日做手术，但那主要是为了平衡病床资源，或者是有确实的紧急手术来做，对现在的凌治疗组来说，就是有三指以上的断指再植，两指以上的屈肌腱断裂。 关菲虽然觉得凌然的声音好听，但是，她并不觉得“只有”手术日“才”需要三点钟来，算是一种妥协。 关菲不由的想要再抗争一下，小声道：“为什么不把准备时间往后推一点，最多晚点下班好了。” 凌然却是深深的看了关菲一眼，看得关菲小心脏砰砰直跳。 凌然却没有回答关菲的问题，转而看向后面的左慈典。 仿佛透明人似的左慈典，一直站在凌然的阴影中，这时候得到了暗示，才一下子跳了出来，向凌然微微躬身，再向三名实习生道：“关菲同学，郑军同学，项学明同学，欢迎你们来到咱们急诊中心的1组，凌治疗组。我谨代表凌医生，还有其他几位同仁，向三位同学表示欢迎。” 左慈典说着自己拍起手来。 房间内，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配合。 左慈典微微闭眼，暗自享受了几秒钟，然后赶紧睁开眼，向凌然笑笑，见他没有说话的意思，就话锋一转，就道：“咱们一起吃个饭吧，组内聚餐？凌医生您看选哪里好？” “邵家馆子。”凌然早就被左慈典劝说要组内聚餐了，他本人也是同意了的。 而就聚餐的地点来说，凌然自然是要选择熟悉的。 三名实习生连选择不去的权力都没有，只有关菲卖了个萌，顺便问：“邵家馆子是做什么的？” “算是一家烧烤店吧。”左慈典道。 项学明不由暗暗点头：陈万豪说的没错，凌然果然喜欢吃烤的东西。 …… 左慈典敲定了凌治疗组的组内聚餐，也是老怀大慰。 来到云华这么久，凌然和他手底下的医生，竟然没有一次组内聚餐，这是镇卫生院出身的左慈典难以想象的。 你不搞聚餐，同志们怎么能放松心情，表达对领导的敬仰呢？不表达对领导的敬仰，又如何水到渠成的站队呢？ 最起码，得给同志们一个拍领导的马屁的机会吧？ 如果不搞聚餐，同志们就得争着抢着在工作场合拍领导的马屁，这样一来，且不说观瞻如何，很多人是拉不下这个脸皮的——谁还不要点脸皮来着。 左慈典特意打电话定了一箱的白酒，让送到邵家馆子，才满意的打电话给马砚麟。 已经结束轮转回到手外科的马砚麟，每天还会想办法来跟手术，依然算是半个凌治疗组的成员，左慈典自然是要通知到的，最重要的是，马砚麟的女朋友有辆奔驰C200，正好坐人。 很快，一群人收拾收拾，由凌然的小捷达开道，吕文斌的宝马535跟随，马砚麟女朋友的C200断后，凌治疗组浩浩荡荡的开入了邵家馆子。 “邵老板，先上一排红柳烤肉。”左慈典进门就点餐，很是自如。 做招待，这是他的老本行了。 “凌医生来了，左医生也来了，那我得亲自烤肉了。”邵老板看见走在最前面的两人，很社会的打招呼，又喊道：“五号台送一扎啤酒，弄两桶牛肚上来。” 转过头来，邵老板笑道：“小本生意，别嫌弃啊。” “看你说的……”左慈典场面话张口就来，瞬间将场面打的火热。 邵老板说的高兴了，转头笑道：“你们今天来的人多，我给你们推荐一个菜，限量版啊，一桌最多两份，多了没有。” “好东西？几级的？”左慈典眼中闪烁着光芒。 邵老板愣了一下：“啥级？” 左慈典也愣了下：“我看你神秘兮兮的，以为你弄到保护动物了。” “我这个可是正经馆子。”邵老板喊冤。 “你弄一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带证书，谁敢说你不正经。” 邵老板无奈，道：“我本来是想说烤竹鼠的，你们不吃就算……” “吃！”左慈典啪的站了起来，正好看见其他人进来，立即道：“余媛，你坐那桌，邵老板，我们两桌，上四份！” 说完，左慈典又看向凌然：“凌医生，竹鼠您觉得可以吗？你别看带个鼠字，比兔子还大，味道特别好……” “不要头。”凌然直接的给出了解决方案。第363章 挑选﻿ “我这里的竹鼠是广式口味啊，你们吃得惯吃不惯？”邵老板听到四份竹鼠的要求，也就默认了下来。 开餐厅的不怕大肚汉，何况还是自己相熟的医生呢。 每桌两份竹鼠，对邵老板来说，与其说是限购，不如说是销售策略，就好像每人限购三套房子一样。 左慈典拍拍肚子，用常客的口吻道：“你只要做的好吃，什么口味都吃得惯。” “那就行。”邵老板呵呵一笑，道：“那来瘦一点还是肥一点的？一份一只，两斤半到四斤之间的。” “现杀的？”左慈典眼前又是一亮。 邵老板微笑，道：“那肯定。” 左慈典翘起大拇指，道：“那就两只肥两只瘦的，你看着挑。” “两只两斤半的，两只四斤的？”邵老板确认数量。 吕文斌咳咳两声，道：“胖瘦不能光看体重，那有的竹鼠可能就两三斤重，它活动的少，肉也是肥的，有的竹鼠它虽然可能都四斤五斤重了，它每天锻炼，那还是肌肉多，吃的瘦的。” “吕医生说的有道理。”邵老板招招手：“不如你们亲自过来挑，选中哪只，我就杀哪只。” “我见不得这个。”吕文斌连连摆手，又道：“不过，就我的经验来说，竹鼠这种东西，烤出来和猪蹄应该很像吧，这种就要选那种肉嘟嘟的，不能是痴肥？得是有肌肉吊着的肥肉，得肥的均匀的那种……” 邵老板听着就笑：“烤竹鼠更像是烤乳猪吧。都是烤的外皮油亮的……” “要烤出里面的油来，这样才香，但到吃的时候，吃的又是胶原蛋白和那股子韧劲。”吕文斌瞬间就打断了邵老板的话，自行脑补出了一套竹鼠烧烤的攻略。 所谓一法通万法通，吕文斌一周下来，要对付上千只猪蹄，只身供应着一间数千名医护人员，上万名病人和家属的流动性超强的医院，放在古代，普通的府城，都没有一间云华医院的人口流动量和消费能力。换言之，吕文斌这样的猪蹄强者，放在古代，也是有本事打出一城之名声的。 因此，吕文斌虽然没有烤过竹鼠，也能叨叨出一些内容。 邵老板听的不由点头，竟是自己思索起来：“你这么说，还是挺有理论高度的。” “是吧？”吕文斌得意的笑两声，又问：“你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就简单了，杀好的竹鼠稍微一腌，插了钎子，就上炭火烤。等把里面的寒气逼一下，整个都热起来以后，就涂油，涂我做的烧烤汁。”邵老板说到此处，自信的扬扬头：“我做了20年的烧烤，别的不敢说，这个烤肉的技术，那是一点都没落下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弄竹鼠到店里卖？” “因为赚钱？”吕文斌看看店面的装修，就这么一间邵家馆子，装修加厨具顶得上他的那辆宝马了。 邵老板一口气憋的，“嘿”了一声，道：“能赚钱的营生多了，我做竹鼠，那是因为竹鼠……” “卖的更贵！”马砚麟故意抢答，挣得女友的几声轻笑。 “是因为竹鼠最吃火候！”邵老板心累的叹口气：“谁跟我去选竹鼠？” “我去！” “我！” 余媛和关菲一起喊了出声。 马砚麟的女朋友卫曼，则是无声无息的站了起来，目光在余媛和关菲两人的头顶巡游，带着一丝丝的玩味和深意。 余媛和关菲感受到了压迫，不甘示弱的也站了起来。 卫曼的目光，就在关菲的脸上，和余媛的头顶继续巡游。 …… 后厨向前几十米，邵老板租来两间旧平房做了竹鼠的暂养，一群灰扑扑的竹鼠被额外隔离在外面，就是今天可供挑选的部分了。 “好可爱哦，毛茸茸的。有点呆萌哦，四肢好短……” “这个就是竹鼠？” “竹鼠是吃竹子的？便便在哪里？” 三个女生，不论性格如何，都有些被竹鼠给征服了。 邵老板一言不发的站到旁边。经营餐馆久了，就知道，有些销售是不用催促客人的。 尤其是三名女客人聚集在一起，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真的要吃竹鼠吗？好残忍呀。” “感觉有点像兔子。” “平时也是这么硬的吗？” 邵老板任由三名女客玩弄着自己的竹鼠，和竹鼠衍生物，并不参与讨论。 终于，还是年纪最小的关菲最先忍不住，在摸了第三只老实竹鼠后，大声道：“老板，你们怎么忍心烤竹鼠的？你看它们，都不知道反抗的！” 关菲的问题最是尖锐，直指邵老板内心。 邵老板被问的呆了几秒钟，缓缓道：“因为真的很好吃啊。” 关菲的气势登时为之一滞。 这个答案好有道理，怎么破解呢？ “我要这只最肥最长的。”协和毕业的女医生卫曼同志，首先做出了选择，并且锁定了竹鼠的核心品质——胖！ “好！”邵老板也不啰嗦，从屁股后面拎起最肥最长的竹鼠，就给丢到了旁边的铁笼子里。 余媛不甘示弱，自己学着邵老板的样子，一只只的拎了竹鼠起来，分别揉了肚子，再选了一只。 第二只竹鼠被丢入了笼中。 众人的目光齐齐看向关菲。 关菲抿抿嘴，阿玛尼豆沙色系列唇釉反射着令竹鼠们疑惑的光。 “我要白色的那只。” 关菲迅速的做出了决定。 邵老板又帮忙挑选了一只体型适中的竹鼠，拉了出来，就递给了守候在旁的小弟。 “咱们可以回去了。”邵老板笑呵呵的带着三人返回。 到了店里，就见一张临时的紧急病床，支在了房间的角落里，凌然和吕文斌戴着手套，正在病床前忙碌着。 “怎么了？”邵老板的语气镇定，带着仿若急诊科主任似的稳如泰山。 “有个客人吃串的时候，钢钎戳到嘴里了，一嘴的血。”操作台前的伙计已经来邵家馆子做了大半年了，一脸淡定的回答老板的问题。 邵老板点点头：“皮外伤啊。” 说归说，邵老板还是走上前去，慰问了一番。 “没事，我们就当饭前运动了。”左慈典在病床前展开了急救包，担当起了器械护士的责任，顺便很有风度的回答了一句。 凌然难得点点头，表示赞同。 邵老板苦笑：“吃串吃破嘴的我常见，签子直接戳进脸的，我最多就见过七八次。” “我们给你取签子了。”凌然提醒了一声病人，再开始缓慢动手。 对他来说，这样的急诊见过不少，操作的机会却很少。 凌然一脸珍惜的将铁签，从患者的口腔中取下来，只觉得肚子都饿起来了。第364章 您是对的﻿ 牛肚、烤肉、还有成箱的啤酒，齐齐的摆在桌上。 被戳穿了嘴的男人与同行的友人上了出租车。邵老板友情赠送了止血喷剂和一组纱布，聊胜于无，伤口都包扎的好好的了，不过，他们估计还是会去医院再检查一番。 凌然和吕文斌脱掉了手套，换掉了衣服，一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与众人围坐在桌边。 确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 对急诊科中心的医生来说，一天处理的急诊病人就能将邵家馆子装满了，被铁签子戳破嘴的，更是最低端不过的清创型的病号。 就是伤的位置比较特殊一些，让凌然这种伪急诊科医生，较为好奇罢了。 医生们的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这种较为特殊的病历。如果是别的行业，较为生僻的技术可以进行专项练习，可轮到做手术的时候，生僻的部位就没有专项练习可做了，只能是遇到一次算一次。 在国内，由于人口和医疗人员的比例较大，医生们都算得上见多识广了，放在国外，除非是仿效外国友人的作死方式，否则，很可能就被外国医生给练手了。 “凌医生，今天可是多谢您了……”没有跟着病人的出租车离开的病人同事，特意提了两箱啤酒过来，说着感谢的话。 凌然给予一个符合病人家属期待的笑容，道：“恰逢其会，也没有做什么。” “这还没有做什么呀，我们都给吓坏了。”病人的女同事眼睛里带着钩子似的，望着凌然，舍不得离开。 凌然轻笑道：“抓紧时间送到医院急诊科，效果也是差不多的，我们最多也就是给病人减少了一些失血量。” “降低了感染几率。”吕文斌补充了一句，再对病人同事，道：“我们就是云医急诊科的，顺便做一个清创而已，你们要感谢邵老板这里，急救用品备的全，手术器械也都准备好了的，还都是做好了消毒的，很不容易。” “谢谢谢谢。”几名公司人连声道谢，又对邵老板道：“以后邵家馆子，就是我们公司的定点餐馆了，吃烧烤，就得在你们馆子里才吃的安心。” “对的对的，上次那个被大闸蟹咬了的笨蛋，就是用了邵老板的药，好的贼快。” “我那次来也遇到一个，好像是被小龙虾咬了，我当时还笑，小龙虾都能咬人，没想到真给伤到了。” “我遇到过一个切羊排切到自己手的倒霉鬼。” “哇，你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是个白白胖胖的矮子吗？” “不是，一个黑胖子，傻不拉几的拿着要用刀子给羊排剔骨，像是脑子被油给塞住了。” “你那个一般，我见过一个，当时用刀剔牙，恶心我就不说了，牙龈流的血顺着刀柄都滴桌子上了，才反应过来，沙雕太多了。” 邵家馆子里的食客们热烈的分享着故事，感觉自己的人生经历又丰富了。 左慈典抽了个空子，笑道：“竹鼠凉了可就不好吃了。” “对对对，动筷子，动筷子。”吕文斌很有大师兄的自觉，起身先用干净筷子，给凌然夹了一块竹鼠。 烤出来的竹鼠，不仅是大小，就是外形都很像烤乳猪，只是腿特别小。 用铁签撑开的竹鼠，倒扣过来，外皮金黄偏红，油光发亮，再用刀横两下，竖着四下，再剁开尾巴，正好是16块，看起来就更像是烤乳猪了。 不过，竹鼠的肉质却比烤乳猪软嫩又劲道的多。 乳猪的软嫩是缺乏肌肉支撑的肥肉，而且肥的有些没道理。比较起来，成年版的竹鼠，虽然也有些缺乏活动量，但随着时间的增长，依然长出了不少的肌肉，尤其是在吃到腿肉和尾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韧性。另一方面，身为小动物的竹鼠，本身又有软嫩的特性。 所以，软嫩又劲道就是烤竹鼠的特性了。 左慈典招呼着给众人倒上了啤酒，再回过头来，就见所有人都开始吃第二块竹鼠了，不由脑门子一青——新单位的聚餐风气变化的有点让人不知所措啊。 凌然也夹了第二块的竹鼠肉，毫不犹豫的咬了下去。 如果说，刚开始吃，还稍稍有些疑惑的话，极佳的口味，已经改变了他的观念。这有点像是牛蛙的盛行时，老妈陶萍用干锅牛蛙改变他的食谱的情景。 “凌医生，味道怎么样？”邵老板等他们吃了几口，才过来敬酒。 “很好吃。”这已经是凌然的加强褒奖了。 邵老板笑的像是竹鼠似的：“喜欢就多吃一点，我的店最出名的就是创新菜，紧跟食界潮流。咦，您怎么没喝酒？” “喝了酒就不能做手术了。”凌然很自然的回答。 “今天不是下班了？” “万一有什么情况，急诊科是随时叫人的。”凌然听起来很有自觉感的样子。 对凌然已经有些熟悉的邵老板呵呵呵的笑了几声，假装相信了的样子。 “凌医生，吃块小白竹鼠的尾巴。”关菲尽可能的笑的萌一点，用公筷夹了竹鼠尾巴给凌然。关菲对自己的容貌并不是很有自信，但觉得自己应该还是满萌的。 邵老板赞了一声，又介绍道：“竹鼠尾巴是最有嚼劲的，而且好吃，因为里面胶原蛋白多哈。另外，竹鼠它一直动尾巴的，所以尾巴这块是很活的肉。左医生，来，咱们一起喝一杯。” 左慈典内流满面，总算有敬酒的人了，总算回到自己的路数了。 左慈典双手举杯，和邵老板轻轻的碰了一下。 邵老板受宠若惊的样子，连忙也换成双手，仰头就将酒给喝了。 吕文斌、马砚麟等喝酒的自然就喝酒，不喝酒的就喝饮料。 凌然喝了口白水，顺便清清口，再抓起几串牛肚，吃了起来。 比起时兴的竹鼠，牛肚作为邵家馆子的传统招牌菜，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凌然甚至从麻酱的缝隙中，察觉到一丝熟悉的味道，令人不得不怀疑，邵老板烤竹鼠用的秘制酱料，不知与他做牛肚的秘制酱料，有何种关联。 “那个……正好今天大家都在，我想宣布一件事。”马砚麟喝了两杯酒，苍白的脸颊上升起了一丝红晕。 他颤巍巍的站起来，看看众人，手里端着酒杯，笑道：“简单来说一句话，我与卫曼计划结婚了。婚礼时间，是1月20日。春节前夕。” 卫曼也站了起来，向众人轻轻微笑点头，说：“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哇……” “恭喜恭喜！” “太好了。” 桌上的医生们纷纷举杯。 凌然也站起身，举起一杯白水，与马砚麟和卫曼碰杯。 桌上的气氛顿时变的热烈起来。 不知道什么时间，邵老板的脑袋，又凑了过来。 “邵老板，我们的小马要结婚了。”吕文斌笑呵呵的说话，心中布满了感慨，要说他也是有工作又有车有房有健身的四有青年，哪能想到，在终身大事方面，竟是落后马砚麟这么多。 邵老板愣了一下，说了句恭喜，就皱皱眉，道：“凌医生，您能过来一下吗？” “什么事？”凌然将椅子给推开了。 “也不是太大的事，我刚被竹鼠给咬了一口。”邵老板苦笑的伸出手来，就见左手已是血肉模糊。 凌然的情绪都不免波动：“这就给咬了？” “人家也不知道看黄历的。”邵老板顿了一下，道：“我看了，诸事皆宜，只能这么想，正好有医生来店里吃饭。” “恩……”凌然翻看着邵老板的手掌，罢了吁了口气，道：“得去云医急诊科了，走吧，正好我也没喝酒。” “您是对的。”邵老板心服口服。第365章 嘴大的疤﻿ 云医急诊中心。 导诊台上的小护士，并不意外凌然重新返回，只是招呼人推来平车，就问：“什么病人？” “邵家馆子的邵老板，左手示指被竹鼠咬了。”凌然简单的解释一句，就道：“准备手术室。” 小护士的表情迟疑了一下，还是乖乖的按照凌然的要求去通知了。 邵老板很懂行的笑一笑，道：“凌医生你别为难人家，我这个伤是很小的，清创室就能处理的，不用浪费手术室了。你们急诊中心刚建好，病房都没有整理出多少间呢，手术室更紧张吧。” 凌然瞥了邵老板一眼，只道：“你被咬的位置不好。” 这次轮到邵老板的表情迟疑了：“怎么个不好法？” 凌然并不是一个习惯和病人交流的医生。 他也不知道应该和这样的病人怎么交流。 如果用科学一点的话来说的话，医患交流是蕴含着如何缓解病人重大悲痛的问题的。 若是在理想的世界里，优秀的医生固然是具有缓解病人悲痛的能力的，不管是春风化雨，还是疾风骤雨，又或者是忍辱负重…… 然而，现实世界却总是会出现令人焦虑的真相：有的病人的重大悲痛，或许是永远都不会消退的。 凌然知道邵老板是一个长期往来于医院的病人，但他不知道邵老板忍受病痛的极限在哪里。 凌然想了想，才斟字酌句的道：“如果屈肌腱被咬断的话，可能就需要手术室了。” “屈肌腱？”邵老板脸色微变：“如果是屈肌腱的话，有的人是不是手功能终身都不能恢复了？” “有可能。”凌然实在的点点头。 同行的左慈典赶紧补充：“凌医生的tang法缝合是国内缝合屈肌腱最好的技术，邵老板你不用太担心的。” “缝的再好，也比不上原装的。”邵老板气道：“我身上原装的地方也不多了。” 左慈典还没听过这样说话，险些给笑场了，咳咳两声，才道：“你想太多了，也许什么事都没有呢。” 邵老板默默的点头，几秒钟后，忍不住骂了出来：“妈的，每次涂了奶油的吐司掉地上，我都是那块糊地上的吐司！” 左慈典拼命的在脑海中回忆镇卫生院的开会场景，表情渐渐凝固，变的像是老树盘根一般。 通往手术室的路上，有同行的病友，有匆匆而行的医生，有奔波忙碌的护士，有无头苍蝇似的家属，还有几株富贵竹，盘根错节，似直实弯，绿意盎然。 邵老板两眼望天，看着洁白无瑕的天花板，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批竹鼠卖完，我再卖竹鼠，我就……” 左慈典等了半天，没等到邵老板的第二句话，忍不住追问：“你再卖竹鼠就怎么样？” “你别说，卖竹鼠赚的还是蛮多的。”邵老板叹口气：“今天也是我不对，当着一只竹鼠的面，去揪另一只竹鼠的尾巴，人家同室多日，互相帮助也正常，对吧。” “说的也是。” “对了，我一会要是麻醉了，起来失忆，你记得提醒我。”邵老板停顿了一下，用清晰的声音道：“左后脚有块黑斑。” “好，我记住了。”左慈典想了想，又好奇的道：“你准备回去亲自给烤了？” “不。我回去要给他配种。然后，当着它的面，再把母鼠配给其他公鼠。”邵老板的语气恶狠狠的。 左慈典的脸色猛的一绿，头都垂了下来。 邵老板吁了一口气，继续道：“唯有如此，方能解气。以前咬过我的狗，咬过我的猫，咬过我的马，骡子，大象，猴子……都是一样的处理方案。” 听故事正起劲的小护士皱起眉来：“你还被大象咬过？” “那次去泰国……” 一屋子人听着邵老板的故事，平车都越推越慢，仿佛舍不得故事结束似的。 凌然自去换衣服洗手，并从自己的柜子里，取了一条崭新的内裤出来更换。 完成所有准备工作之后，凌然再站到镜子前，问：“系统系统，我的tang法缝合的技能，排名多少位？” “你所掌握的tang法缝合的技能水平，排名云华市第一，昌西省第一，中国第77名，再进行200到300次正确的tang法缝合，可以晋升一位。”系统回答的很快速。 “比之前提升了一位。”凌然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再扎着手，回到了手术室。 邵老板选择了半麻，此时选择了仰躺位，只将一只手落在操作台上。 “清创并做手术探查。”凌然没有多话的意思，低头就忙碌了起来。 只几分钟的光景，凌然就重新抬起头来，道：“屈肌腱没断。” 邵老板乐的合不拢嘴。 “皮被咬掉了一块，缝不上了，以后要留个大疤。”凌然又提醒了一句。 邵老板笑呵呵的道：“有疤不怕，疤痕是男人的勋章嘛。多大的疤？” “嘴那么大吧。”凌然做着清创手术，随口说了一句。 邵老板皱皱眉：“竹鼠的嘴那么大？” “撕裂了。”凌然道。 “那有多大？” 凌然不由的陷入了思考。 这时候，负责器械的小护士瞅了一眼，果断为凌然圆场，道：“应该有林允的嘴那么大吧。” 邵老板不解：“谁？” “就是演美人鱼的那个……”器械护士看着邵老板的表情，摇摇头：“大概有姚晨0.8个嘴那么大吧。” “姚晨我知道。”邵老板陷入思考当中，并没有感性的概念。 小护士着急的道：“舒淇你总知道吧，0.7个舒淇的嘴那么大。” “我……”邵老板瞬间急了:“哪里是留疤了，这是手断了吧。” “没断。”凌然果断说明，不等邵老板再唠叨，凌然放下持针钳，道：“主要部分缝好了，左慈典你来缝剩下的。” 左慈典受宠若惊，又有些不自信的问：“我缝可以吗？” “当然。”凌然表情淡然：“有这么大的一个疤，外皮缝合的好坏都无所谓了。” 作为病人的邵老板，望着凌然真诚的眼神，陷入了思考：是的，凌然说的没错！ 20分钟后。 完成了缝合的邵老板，被完整的推出了手术室。 同一时间，一名遭遇了车祸的病人，也被推出了手术室。他的右脚做了截肢，依旧处于全麻状态。 邵老板看看对方的脚，再看看自己的手，人生重新变的乐观起来：“留疤就留疤吧，比起这人，咱至少把手给保住了！” “邵老板这个心态好。”左慈典赞了一句。 邵老板面带微笑：“人嘛，总得看开一点。” “有道理。” “对了，我能打电话了吗？”邵老板只是接受了清创缝合，症状很轻。 巡回护士很快将他的手机拿了过来。 邵老板躺在平床上打开它，一个拨号出去，道：“给我准备5只竹鼠，要母的，最好今天就送到。”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祝各位读者大大吉祥安康﻿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大医凌然更新了356章了。 志鸟村在此，祝各位读者大大一年365天，吉祥安康，祝大家身体健康，合家欢乐，万事如意。 同时，也为大医凌然求张月票。 求月票！《大医凌然》祝各位读者大大吉祥安康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366章 随访﻿ 凌然带着吕文斌、余媛、左慈典、马砚麟、项学明、郑军、关菲，一起巡查凌治疗组的病房。 凌然走在最前方，身后跟着7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但就气势来说，已经很不弱的。 这么一群人涌入病房内，就算是再难缠的病人和家属，也会变的和善一些了。 与此同时，衷心感谢的宝箱，爆出的比例感觉都会提高似的。凌然一路走，一路收宝箱，七十几个床位走下来，拿到的宝箱足有8个——很多病人提前都给了“衷心感谢”，以比例计算的话，自急诊中心成立以后，凌然获得宝箱的概率能高到二成五。 当然，这是要多次查房才能得到的数据，若是太忙了，只查一次房，或者连查房都没有的话，那出“衷心感谢”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不过，愿意给出“衷心感谢”的病人永远是少数，大部分病人都是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情绪的。 走在病房中，轻症与重症的病人的态度亦有明显的差别。 像是邵老板这种病人，就是最乖巧的，见到医生进来就面带微笑，还招呼儿子：“去疾，过来打招呼。” “凌医生好，吕医生好，余医生好，马医生好，左叔叔好……”邵去疾听到召唤就跑过来，一如既往的乖巧。 凌然给予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算作是奖励，再看一看邵老板的手掌情况，道：“恢复的挺好，今明两天就可以办理出院了。” “那我明天再出院。”邵老板对于疾病还是很认真的。 凌然点点头，他是很在意病床数，但他更支持长住院的模式。 如果说长住院模式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就是提高了医院的成本，然而，这是凌然最不关心的问题了。 “等我好了，凌医生一定要再来我店里，我给你做红烧竹鼠。”邵老板又熟络的向其他医生致谢。 众医于是更加热情…… “邵老板太客气了。” “红烧竹鼠比烤的怎么样？” “邵老板要常来啊。” 每当这种时候，凌然都是站在角落里默默不出声的。 他顺便看了看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积累的宝箱——129个。 历经急诊中心的升级，以及一段时间的病房紧张，凌然的手术量不可避免的降低了一些。 129个宝箱的积累也显的有些轻薄。 比128个多一个，比130个少一个，还可以被3整除！ 这样的数字，真真是数字里的糟粕。 凌然运用自己的小学知识，思忖了好几十秒，才是眉头一松：129在6进制中，应当为333，是一个纯位数来着。 虽然没有666的纯洁，但考虑到333已经是半个666了，凌然觉得，勉强也能接受。 “系统，把箱子都给开了吧。”凌然果断的在心里下令。 几乎是他话音刚落，凌然面前就是一片的开箱的光芒。 129个宝箱是凌然积攒最多的一次了。 毕竟，他现在对宝箱的需求并没有那么高，真正抑制他的手术量的是病床来着——不过，凌然的想法，随着一排8本的银白色技能书的出现，有了极大的改观。 凌然直接无视了剩下的一票绿汪汪的药剂，带着期待拍开了一本： 局部解剖经验：10次下肢解剖经验获得。 凌然迅速的想了起来，他此前获得的局部解剖经验有三次，一次是中级技能书，开出了3000次的上肢解剖经验。 另两次是给南非爱哭鬼做手术，开出的衷心感谢的初级宝箱中，得到的100次脚部解剖经验。 这一次，10次下肢解剖经验，虽然降低了数量，但提高了范围。 对凌然来说，下肢解剖经验明显是包含膝部的，这就对膝关节镜下的半月板成形术有直接的帮助。比起单纯的脚部解剖经验，适用面显然要广一些。 不过，看着灰色的技能书的颜色，凌然还是稍有些皱眉。 再拍开第二本技能书： 局部解剖经验：10次下肢解剖经验获得。 凌然撇撇嘴，继续拍开第三本。 这次换成了脚部：100次脚部解剖经验获得。 最终，8本技能书里，开出了五本下肢解剖经验，3本脚部解剖经验。 一本上肢的都没有。 凌然倒觉得蛮合理的，3000次的解剖经验要再增加个10次20次的，显然不会有什么本质的改变，但50次的下肢解剖经验和300次的脚部解剖经验，明显能对现在的他，带来巨大的收益。 凌然默默点头，顺手将121只精力药剂扫入了怀中。 他目前已经积累精力药剂到403只了，但是，凌然依旧一枚都没舍得浪费。 精力药剂等于提高了时间的利用效率，这种好东西，自然是越多越好的。 “凌医生，咱们继续？”左慈典小意的问着领导意见。 凌然这才从各种计算中脱离出来，再向邵老板点点头，迈步走出病房。 再巡视了后面的两间房，6个床位，凌然才挥挥手，宣布查房结束，让众医自去。 吕文斌等人傻乎乎的说撤就撤，左慈典却是有意逗留，出门绕了个圈儿，又绕了回来，跟在了凌然身边，问：“凌医生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今天想做几例半月板成形术。”凌然诚实的回答，又道：“没床位，不够做。” 急诊中心升格，固然是增加了床位数，但大部分都没装修出来，凌然想用也用不上。 左慈典笑了：“我倒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那位王主任的电话，您还留着吗？” “留着，不过，他的膝关节暂时还用不着再做一次手术的。” 左慈典摇头：“不用给他做，我的建议啊，您给王主任随访随访，然后轻描淡写的提一下病人的事，看看他怎么说。” 凌然不明所以：“他能怎么说。” “我觉得吧，到了王主任这个年岁，他身边肯定有不少人，需要做膝关节的手术，您和他联系上了，再通过他来联系，应该能拉来很多系统内的病人。”左慈典也没有卖关子，接着就用平淡的语气，道：“能和王主任拐弯抹角搭上的人，到了云医来，还能没有一张病床吗？” “他们可以住特需病房？”凌然恍然大悟。 “不仅仅是特需，有的人还可以找其他科室借床位啊，我的意思啊，您只要找对人了，病床的问题，他们自己都能解决。”左慈典说到此处，拳头都握紧了。别看他的表情是轻松写意的，可实际上，为了想到这个点子，左慈典的头发都快熬白了。 凌然似懂非懂，不过，这是他最近得到的最具有建设性的提案了。 “既然如此，那就给膝关节镜的病人都做一次随访好了。”凌然说到此处略感遗憾，又道：“论文可能又要延迟完成了。” 左慈典愣了愣，小声道：“其实不用那么认真，王主任接到电话就会明白的。” 凌然不明白的看看左慈典，道：“给所有人做一次随访不是更好?” 说完，凌然已经是拿出了手机，拨通了王主任的电话。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67章 好病人﻿ 周日。 特需楼下，院长等一票院务委员会成员，再次站成了一排。 霍从军紧挨着周副院长站着，意气风发。 急诊科变成了急诊中心，霍从军同志的地位也就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一般的小科室主任，已经要站到他的后面了。 当然，站前站后，只是霍从军的自我满足，对于医院的大部分主任来说，大家的心思都不在此。 院长和副院长们的心思，就更加的飘散了。 只见院长眯眯眼，眼中有话：不知道王主任对治疗效果满意不满意…… 副院长A挤挤眼，用眼神回答：开始的效果肯定是好的，但半月板手术复发的几率还是存在的，如果兴师问罪的话，咱们得提前商量一个背锅的。 副院长B斜眼看向霍从军，目光里有文学的彩带在飞扬：背锅首选霍从军，急诊中心好处拿，担责揽罪不可躲，天上若有闪电来，避雷首选霍氏针，霍氏针！ 就连力挺霍从军的周副院长，此时都有些忧心忡忡。 对于云华医院来说，王主任这样的病人，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手术成功了就是机会，手术失败了就是挑战。 但是，不同于成功瞬间的喜悦，手术是否失败，是要经手时间的考验的。有的时候，即使手术成功，因为种种原因，预后也可能不佳，甚至围手术期的一切都很完美，几年以后，又出现了其他问题，患者也可能找上门来。 所不同的是，普通人事后找补属于医闹，高官显贵事后找补，就非常怕人了。 院长等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凌然之前的手术做的很成功，结果现在又出现了反复。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王主任帮忙推动了急诊中心的成立，这或许会让对方的心情更加的不愉悦。 院长和副院长们不停的挤眉弄眼，始终也无法敲定一个合理的方案。 特需楼前的梧桐树，一片一片的落着叶子，就好像被冲洗下来的牙结石。 有些发黑的冬青束成了一团，好像陈年的老黑头。 花园里没有修整的地块，东一凸，西一凹的像是粉刺似的。 院长死死的盯着花园里没有被植物覆盖的地块，总担心它们会造成今天的碰面失败。 一辆埃尔法稳稳的开到了特需楼下。 院长等人浑身一凛，肾上腺素疯狂分泌。 王主任的秘书率先下车，却是转身将车门关的好好的，过来问：“请问凌然凌医生在吗？” “凌……”院长脑子懵了一下，才转身问：“凌然呢？” “不知道。” “没见。” “谁看到了吗？” “来了肯定能看到的。” 院长的表情不由的趋于尴尬。人家病人来看病，负责的大夫没有来，那又是看什么？ “老霍，没派人去通知一下凌医生吗？”周副院长解围的说了一声。 “通知了，咱们这边站不下，让他到病房里等了。”霍从军呵呵的笑两声，矢量喷口忍住了没喷人。 周副院长此时自然不会追究谁人的责任，连忙让人去找。 自有属下拿起手机，拨给了凌然。 霍从军静静的看着，却道：“凌然的工作忙的很，让他在病房里等着，他是没耐心的。” 一会儿，电话里说明白了，才有人过来解释说：“凌然已经回到急诊中心了。” “我去给王主任说。”霍从军主动揽过了责任。 他的职位不高不低，正处于适合背锅，又不会被领导揪住了狠批的年龄，还有正适合被批评的体力…… 一群院务委员会的委员，默默的看着霍从军走向埃尔法。 不长时间，霍从军全须全尾的回来，面对众人期待的眼神，道：“王主任准备直接去急诊中心见凌然。” “哎呀，那怎么行？” “怎么不喊凌然过来？” “这又是闹哪样嘛。” 然而，院长等人的反抗，是没有丝毫意义的，目送埃尔法重新启动，众人只好卷起裤腿来，狂奔急诊中心而去。 一楼。 凌然就在处置室，给按时前来的病人做复查。 国内的随访通常都是以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的。内容也是以问询居多，只有对少数病人，才会要求定期复查或按时来复查。 然而，就算是这种程度的随访，国内能做到的三甲医院也寥寥无几，只有协和等少数医院，能做到长期坚持。 一个分辨牛掰三甲和弱鸡三甲的方式，就是看它们的随访进行的程度。牛掰如协和这样的医院，所有病人都是要做随访的，而在弱鸡三甲医院，经常听到的故事是这样的：曾经有一名病人患有XX症，不听我的，执意回家，后来再见面的时候已病入膏肓…… 其实，也就是差一个随访的过程罢了。 云医在国内的医院系列里，算是雄鸡水平的，研究型的随访是经常做的，行政随访和专题随访偶尔也会做做，但制度化的常规随访就只能流于表面了。 凌然这次做的等于是个专题随访，外带一点研究的性质，打了电话以后，就将大部分的病人给约了过来。 虽然按时复诊的只有四分之三的病人，但处置室也基本都被塞满了。 王主任进来，见到的就是茫茫多的病人，和陷入病人中的凌然。 “凌医生，王主任来了。”医政科的干部快步来到凌然身后，提醒了他一声。 “好的。”凌然给手头的病人重写了病历，再起身看向门口。 王主任拄了一根拐杖，旁边是小孙女王卉，乖巧的扶着他的胳膊。 “凌医生，我来复诊了。”王主任好奇的看看四周围的病人，笑道：“你真的在做随访啊？” “要不然呢？”凌然奇怪的看了王主任一眼。 王主任反而被问的一呆，转瞬又是笑了出来。 就他的人生经历来说，凌然刚才的问题，他能找出100种不同的答案。 但是，面对一本正经的凌然，王主任还真的不想用这些答案，来混淆世界。 “愿意做随访的医生很少了。”王主任笑笑，他是经常做调研的人，知道随访起来的各种事务和麻烦。 对于凌然能够耐得住性子来随访，做这种其他医生视为无用功的工作，王主任也是颇有些惊讶的。 凌然没什么感觉的笑一笑。 对他来说，做手术固然有趣，看看片，做一些诊断方面的尝试，总归也是不错的。 王主任自愿混入了人群，一起做了随访后的复诊。 他的小孙女王卉则瞪大了眼睛看着凌然，好像看一眼少一眼似的。 “你的半月板恢复的极好，没有问题的。”凌然又给做了一轮的说明，又给做了几个体格检查。 虽然已经得到了专业医师的认可，但王主任听到了凌然的话，还是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了。 “对了，我这次带了位朋友过来，他也是看膝盖。”王主任终于结束了考察，将同来的一名患者，介绍了出来。 左慈典在后面拼命的挤眉弄眼：有一就有二，有收入就想升华…… 可惜，凌然一句话都没看出来。 倒是与王主任同来的病人，对王主任弯腰鞠躬，转过身来——因为长时间的弯腰，膝盖痛的站不起来…… 还真真是一点折扣都不打的好病人。第368章 特殊待遇﻿ 王主任完成了复查，就甩着拐杖离开了，而且坚决不要旁边人的搀扶。 他现在退休了，业余生活却是相当的丰富，一点时间都不愿意耽搁。 王卉恋恋不舍的又看了几眼凌然，才跟着爷爷离开。 留下王主任带来的病人陈开济，照旧接受几名医院领导的特殊照顾，半弯着腰坐下来，气喘吁吁的像是打了一场仗似的。 “我只能做半月板成形术。”凌然看了病人一眼，痛成这样子的，还不知道坏掉多少零件呢。 凌然掌握着完美级的半月板成形术，那就是给个碎掉的半月板，也能弥出一个样子来，可单论膝关节镜的话，专精级的水平，就是强一点的主治的水准了，完全可以建议患者去别的医生那里诊疗。 对凌然本人来说，专精级的膝关节镜的价值，在于若有合并其他膝关节疾病的患者，他可以在主做关节镜的情况下，顺便给对方将手术做了。 病人陈开济勉强的笑一下，道：“我就是半月板坏了。看过的。” “那行。先去拍片吧。”凌然回答的很果断。 陈开济有些不情愿的道：“您要不看看我之前拍的片子，就拍了三个月。” 类似的问题，凌然也是遇到过无数次了，每当此时，凌然都会严肃对待，正襟危坐，腰背挺直的面对患者，问：“你是准备做半月板成形术的手术吗？” “这个……我是有考虑要做手术的。” “既然要做手术，我就不可能看着3个月前的影像片来做决定了。”凌然的声音无比的清晰。 “那可以到我决定做手术的时候，再拍片吧。”病人的态度变的生硬起来。 旁边的医院领导眼瞅着可能会有冲突发生，连忙上前，道：“陈处长，您不要着急，凌医生也是为您的身体着想。那个，您不想拍片的原因是什么？” 陈开济听到“处长”这样的称谓更不开心了，“哼”了一声，道：“辐射对身体不好。” “那我们拍核磁共振可以吗？”医院领导好声好气的劝说。陈开济本人的级别不高，又是退休干部了，已经谈不上有什么权势了，但他毕竟是王主任带来的病人，总是要高看一眼的。 陈开济犹豫了几秒钟，道：“核磁共振太花时间了，我不爱做。” “其实也没多长时间，我们可以给你开绿色通道的。”云医9名副院长中的一位站了出来，又面带笑容的递出自己的名片，道：“这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要求，可以直接打上面的电话，我都是24小时开机的。” 其他没挤上来的副院长们鄙视的看看这位，很有秩序的后退了。反正就是一个退休老处长了，也没人争抢。 “张连峰，张院长啊。”坐在轮椅上的陈开济看了名片，摸摸自己的白头发，点点头，道：“我没带名片，咱俩加个>现年55岁的张连峰副院长略微有些懵，下意识的掏出手机，扫了对面的退休老干部陈开济同志的>“您是‘我依然骄纵’？”张院长看着对方的网名，继续懵逼。 陈开济骄傲的扬起干瘪的脖子来。 “好吧，那个谁，你去带陈处长去做核磁共振，全程跟随哦。”张连峰副院长觉得自己白抢了这个位置，也放弃挣扎了。 因为相貌普通以至于现在都没有被人记住名字的低年资住院医已经习惯了“那个谁”之类的称呼，对陈开济露出一个公立医院的核心乖巧笑容，推着他的轮椅，直奔核磁共振室而去。 医院领导们纷纷松了一口气，随意的叮嘱几句，飞快的撤走了。 霍从军撇撇嘴，转头看看凌然，又看向其他人，最后选了左慈典，招招手过来，道：“这位陈处长看起来不是太好打交道的样子，你要帮凌然看好了，别出什么篓子。” “是，一定。”左慈典的表情大为振奋，能够得到科室……不，现在是中心的主任的重任委托，左慈典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又上了一个台阶。 回过头来，左慈典想与凌然商量一番，就见凌然又拉开了一张核磁共振片，阅读了起来。 一会儿。 拍好了片子的陈开济回转过来，依旧是膝盖疼痛难忍的样子。 “膝内积液，炎症……”凌然三两下做出了判断，道：“是半月板成形术的适应症了，也可以做半月板切除术……” 凌然说着就为两者做介绍。 陈开济认真的听过，又狐疑的道：“我听别人说，你只做半月板成形术？” “我比较擅长做半月板成形术。”凌然停顿一下，道：“如果你更想做半月板切除术的话，我可以推荐别的医生给你。不过，从你的病情来看，我推荐你做半月板成形术。” 参加过几次医学会议的凌然，现在也是可以做此类推荐的了。 陈开济打量着凌然，半开玩笑的道：“你说是根据我的病情，不是根据你自己喜欢吗？” 凌然没有要做反驳的意思，只是淡定的笑笑。 他现在见过的病人已经很多了，遇到的情况也多种多样。不过，凌然过去二十多年的社会经验，依然可以发挥作用——稳住自己的情绪，任由对方发挥就好。 简而言之，笑可解忧。 陈开济却没有笑的意思，又拿出手机来，道：“那我得问问你们领导。” 凌然点头，又示意后面的病人上前。 “等等，先给我办住院手续。”陈开济停顿了一下，道：“我是实职正处级退休的，要享受县处级待遇的！” 左慈典早在旁等着，见状上前，微笑道：“陈处长，我们先去留观室，尽可能给您安排最好的病房，好吧？” “最好的是啥病房？我要住套间的，最起码也是单间。”陈开济说着又拿起手机，道：“等我给孩子说一声。” 说着，陈开济将手机拿开，拍了个自拍，再低头按键。 左慈典代替普通长相想不起名字的住院医，推着陈开济的轮椅，且道：“我们是急诊中心，您现在住的也是留观室。我们没有套间和单间的？” “你开玩笑吧，没有单间怎么住？和一群工人住一个房间？”陈开济啪的一声，拍在了轮椅的扶手上。 左慈典微笑：“我们急诊中心是这样的，要么就把您转到骨科去，再看他们有没有合适的病房。” 陈开济摇头：“那不行，我要这个凌然医生给我做手术。” “我们急诊中心确实没有这个配置。”左慈典谦卑的笑着：“我们也没办法。” “我知道了，我自己想办法。”陈开济嫌弃的撇撇嘴，就开始搜寻起了通讯录。第369章 特权﻿ 特需楼。 整整一排的平安树，像是六天没洗澡的军训生似的，参差不齐的站着岗，还散发出奇怪的味道。 一名小护士皱着眉，从拐角的病房中走出来，快步回到了护士站，冷声道：“16号床要换人。” “换什么人？” 护士站里坐着六七名护士，各做各的事，各聊各的天中。 特需楼的工作相对于其他科室来说，要简单轻松的多，唯独病人的要求太多，往往难以满足。 小护士不满的“哼哼”两声，道：“他说要换一个有经验的护士，还要换留置针的位置，说不舒服，要个打针熟练的，要个换药麻利的……” 说完，小护士放下了手里的托盘，发出“嘭”的一声。 几名护士愣了愣，都咯咯的笑了起来。 “小刘被嫌弃了。” “让你敷面膜，敷出问题来了吧。” “说的对，护士就要多熬夜，熬夜才是资历，懂吧。” 护士们叽叽喳喳的说话，谁也没有要站起来去替换的意思。 过了好一会儿，护士长过来了，拿着手机，在空中挥舞了一下，再俯视群雌，道：“杨护士，以后你负责16号，这会就过去吧，吵着呢。” “怎么又落我头上了。”杨护士是返聘回来的护士，年纪虽大，却是护士中工作量最大的。她抱怨归抱怨，还是起身去干活了，在特需楼里做事已经算是轻松的了，谁让儿子还没买房呢。 护士长点点头，又舞动一下手机，道：“这人你们都留点神，这边又找了张院长。” “他认识张院长？”总有好奇的护士问。 护士长不愿意多说，道：“你们就当认识呗，要不然呢？” 特需楼里的护士却最喜欢聊这些，有人就笑嘻嘻的道：“我知道，张院长就给了他一张名片，他就鸡毛当令箭了，还说自己儿子是国税的什么什么，国税的关我们什么事啊。” “那还牛什么啊。” “张院长也是的，就别理他好了。” 护士长咳咳两声，道：“都别瞎猜了，你们怎么知道人家就不是演戏呢？万一和张院长早就认识呢？行了，都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护士长的语气重了一点，小护士们就乖乖的低头了。 比起医生们来说，小护士们受到的管理压力要大的多，所以，虽然20岁的小护士就敢嘲讽住院医，但50岁的护士见到护士长也是乖乖的。否则，连续排5个夜班，直接送你住院。 过了许久，杨护士才回转过来，满脸的晦气，道：“留置针换了，药也换了，床单被套枕头也要换全套的，我给说了，还嫌我们饭不好吃，我说你可以让家里人送饭过来，老头破口大骂……” 众护士同情的看着杨护士。 “他好像是明天的手术，要求第一个做手术，我说你找医生说去，老头就开始打电话……”杨护士一口气抱怨了两分钟，才长长的吁了一口浊气。 “要求做凌然的第一个手术？”护士长忍不住笑出了声。 翌日。 凌晨两点。 16号床的陈开济一脸懵逼的被叫醒了。 一起醒来的还有陪床的儿子，后者刚刚睡了一个小时，脑门子上都写着“别烦我”。 “起来准备手术了。”值夜班的护士也没有什么啰嗦的，给说了一句，就开始吩咐起来。 “才两点钟？”陈开济勉强睁开眼。 护士的语气里带着严厉：“你的手术安排到了3点30分，咱们先起来准备一下，昨天说的注意事项都记住了吗？凌医生这边，进门都是要考试的，不及格，你的手术就往后放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陈开济不服气的哼哼两声，又看着对方：“真的3点半做手术？” “昨天不是通知了？” 陈开济一脸的郁闷，也没精神吵架了。 他听说过，手术前吵架，对身体恢复不利。 可是，要说将手术往后安排，陈开济也不乐意。 他觉得医生的第一台手术，是精力最好的时候，也是做的最漂亮的，等到第二台第三台，就流于形式了。所以，陈开济无论如何都是要求第一个做手术的。 就算是凌晨的手术，那医生做完一台，再做一台的时候，肯定也是要发困的…… 陈开济一巴掌拍醒了儿子，自己就坐到了轮椅上去。 一路安静的到了手术室。 陈开济躺好到了平车上，就听外面有吵闹声传来： “老子我给国家干了一辈子，到老了，做个手术还要排到别人后面？没有这个道理，我告诉你，老子我就要第一个做手术！” 陈开济不由皱眉，问：“外面又是怎么回事？” “我去看看。”陈开济的儿子出去了，只听着外面更吵了。 几分钟后，陈开济的儿子一脸晦气的回来了。 “搞定了？”陈开济微微睁眼，很淡定的样子。 “对方是个在职的副厅。”陈开济的儿子知道老子的脾性，一句话就将最关键的内容给露了出来。 实职正处级退休的陈开济的小心脏微微一颤：“哪里的？” “省里的。” 陈开济继续皱眉：省里的范围就更大了。 他儿子一看就知道自己老爹想什么，吁一口气，道：“云医的人给安排到下午了，人家也不好太得罪医生。没事了。” “那就好那就好。”陈开济一下子就轻松起来，转瞬又觉得不好看，重新绷起脸，道：“我是听他说给国家干了一辈子，我让他一步。” “他也住特需楼了。”儿子又说了一句。 “咱们不理他。”陈开济说到此处，已经有些底气不足了。 好容易挨到做手术的时间。 陈开济乖乖的入手术室，一言不发的等着麻醉医生给自己做麻醉。 做助手的左慈典倒是有些惊讶于陈开济的安静，心里猜度：再嚣张的人，到了做手术的时间，还是嚣张不起来了。 “会有一点痛。”凌然的声音平静，一点都听不出凌晨的困倦来。 “坚持一下。” “恩，进来了。” 凌然睡了一大觉起来，再吹着冷风开车到医院，大脑清醒且活跃，说话的频率都要比平时高一些。 坚持要求半麻的陈开济看着凌然手持金属棍，戳入自己的膝盖，也是紧张的不敢说一句话。 手术台上的屏幕里，能够看到陈开济的膝盖情况。 白色的骨头和红色血肉，因为画面的色彩失真，变的像是被和谐过似的，有些游戏的感觉。 凌然先是用探针戳了戳陈开济的半月板周边，对病变部分的质地和弹性，做了一番了解，以确定半月板成形术的范围和方向。 从这一步开始，就是完美级半月板成形术的优势所在了。 新增的50次的下肢解剖经验，同样为凌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每个人的半月板的形状都有差异，但大抵都是相似的，可一旦病变，形状的变化就很多了。 虽然最简单的半月板成形术的方案，是将半月板修正成类似原先的样子，就好似轴承中的滚珠变的不圆了，就重新修成一个更小的圆形。 但是，考虑到大家都没有备用的半月板用，所以，因地制宜的做一些设计，还是非常有利于病人的。 所谓完美级，那就是非常个人化了。 “蓝钳。” 凌然探查完毕，毫不迟疑的开始了半月板的修整。器械护士忙着给凌然递东西，助手就傻傻的在旁等着帮忙。 全套膝关节手术，对助手的需求都是非常低的，左慈典的助手任务，比拉钩都不一定强，倒是感受到了手术中的气氛。 同样感受到手术气氛的还有陈开济，他听着凌然的声音，就紧张的要死，眼睛紧紧地闭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再睡醒的时候，陈开济就听到了旁边人聊天的声音： “您是哪年退的？” “才退，刚一年。到正厅就上不去了，寻思着就让位置出来吧。你呢？” “我这不是退居二线了嘛，本来还能再干个半年的，想想算了，我儿子去年都县处级了，我的任务也都完成了。” 陈开济听着他们聊天，心中一阵气苦，连眼睛都不想睁开了。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70章 傲娇﻿ 凌然从凌晨3点钟开始做手术，做到中午，补了一瓶精力药剂，又继续做手术到晚上10点钟，才算是将一天的手术做完。 看着病人被推走，凌然忍不住露出笑来。 “痛快？”左慈典的眼睛都要睁不开了，喝了两罐红牛才撑住了。 凌然点点头。 “酣畅淋漓？”左慈典又问。 凌然点点头。 “爽？”左慈典再问。 凌然点头。 左慈典整个人都是摇摇摆摆的，还不忘翘起大拇指：“凌医生的精力真好，我都没跟全手术，要是跟全了，估计就累死了。” “我跟了一半也累死了。”吕文斌早就瘫坐在地上了。 “呼……” 真正跟做了一天手术的苏嘉福一言不发，默默的坐着一只小圆凳，趴在台子上睡着了，打起呼来。 凌然依旧是神采奕奕，俊美之姿有如玉树临风，风姿特秀。 年过40岁的左慈典羡慕不来的道：“都说年龄是个宝，我以前体会的是有偏差的，就是做医生，年轻也是有用啊。” “卵用。”吕文斌腰酸腿疼的呻吟着，道：“我还年轻着呢，你看看我这个狗样子。” 左慈典就用看乡下田园犬的眼神，看了吕文斌一眼。 “预约好明天的手术。”凌然打断了两人的话，道：“尤其要把自带病房的病人标注出来。” “这两天自带病床的病人还不太多，但我估计再过些天，人就要多起来了。”左慈典嘿嘿的一笑，道：“给干部们看病，就像是挖老鼠窝，一个串着一个的，要是再能坚持住，那就是一丛串着一丛了。” 正在喝水的巡回护士噗的一声就喷了：“你还真敢说。” “这有什么不敢，我又没有指名道姓的点谁，泛泛而谈而已。”左慈典说着又对凌然谦卑一笑：“凌医生，您累一天了，先回去吧，剩下的事交给我们就好了。” “恩。”凌然对收拾残局一点兴趣都没有，转了个身，又道：“明天早上可以晚点上班，8点钟吧，查房然后再做手术。” 左慈典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等凌然出门了，左慈典才看看手表，押着嗓子道：“离上班都不到12个小时了。” “这才是凌医生正常的日程表。”吕文斌用大师兄的语气说话，还带着隐隐的骄傲。 左慈典眉头微皱，很有技巧性的说话：“咱们毕竟是助手，还可以分拨来做事，凌医生做主刀的，持续工作，可以吗？” “只要病床说可以，他就可以。”吕文斌瞅了左慈典一眼，道：“你算是打开潘多拉盒子了，这批老干部，要是都能自带病床，凌医生怕是做手术能做疯了。” “干部。不是老干部。”左慈典纠正吕文斌。 “好吧，干部，意思范围更大？” 左慈典郑重点头。 “就算是有一批干部吧，半月板损伤的总不会太多吧。” “那你太小看干部们的传播能力了。” “不至于吧。”吕文斌艰难的笑了几声。 左慈典再次郑重点头。 “别学凌医生。”旁边的小护士不干了。 不等左慈典醒悟过来，吕文斌已是夺门而出：“今天麻烦你们了，我得回去收拾收拾老汤去。” …… 翌日。 早晨8点钟，凌然带着凌治疗组的成员开始了查房。 负责管床的吕文斌、余媛和左慈典一边走一边向凌然介绍该病床的病人情况，三只实习生忐忑又期待着问答环节。 对于大部分的“老”病人，凌然很少说话，全由余媛负责问诊等等。 这样的模式，倒是把余媛的查房能力给锻炼了出来。 事实上，主治们升副主任以前，最主要的查房能力，都是在组内查房中磨练出来的。余媛也是占了年资最高的便宜。 这在其他治疗组或者其他医院，是不可想象的。 一个治疗组的权力是极其大的，若用数字来衡量的话，一所三甲级医院的一个像样的治疗组，一年的收治都在千万以上的水平，在药改之前，按照药品提价15%来计算，医院一年可以分走的正当收益都在百万以上。 有这种资源的治疗组，养人不是问题，挖人也不是问题。 因此，大部分的治疗组，都是由主任或副主任医师领衔，并配置有多名主治的。 那些自己培养不出足够主治的医院，也有的是挖人的动力和必要。 但在凌治疗组，刚刚成为住院总医师的余媛，就是年资最高的医生了。她的住院总医师甚至不是一个职称，而只是一个职位。 以住院总医师的职位履行主治才有的巡查职责，对于娇小的余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机会。 凌然享受着自己今天份的闲暇时光，尤其是转向特需楼以后，凌然的态度就更高冷了。 他本来就不喜欢与病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而自带病床的先生们，距离可爱或讨人喜欢的距离就更遥远了。 相比之下，余媛的交友力就要强多了。 无论男女老少，对于小动物总是要和蔼一些。 凌然默默的听着余媛问问题，除非有问题，他才会额外纠正，否则的话，就让余媛把握着节奏。 一圈特需楼走下来，凌然一个衷心感谢的宝箱都没有拿到。 对此，凌然亦是淡然处之。 他现在并不迫切的需求宝箱，比较起来，手术本身才是他的热情所在。 早上9点钟。 凌然才算是回到自己心爱的手术室。 当日的手术室的排班表，也列在了手术区的休息室里。 “总共8台手术。”凌然的语气说不上失望还是兴奋。 这个手术量，对别的医生来说，固然是要累死人的，但对凌然来说，是否需要精力药剂，还要取决于他的状态。 “一台tang法缝合，两台跟腱手术，五台关节镜……”吕文斌数了数，竟然感到有些失望。 “咱们治疗组内已经没床位了，今天自带床位的是4个人，剩下4个人全得用加床。”余媛又送上来了更多的坏消息。 左慈典有些心虚，道：“消息还没有彻底传出去，我估计再过几天，自带床位的病人就会多起来的。” “现在不是自带床位的病人的问题了，我们自己的床位都不够用了。” “加床都要加满了。” “长住院的情况下，我们的病床周转率肯定快不起来啊。” 众人集思广益，依旧想不到好的解决方案。 凌然换好了洗手服，穿上了新内裤回来，听着他们说话，于是郑重的思考了几秒钟，道：“现在的办法，只能是减少病人的恢复时间了。” “不搞长住院了吗？”左慈典率先反应过来，他不懂什么长住院短住院的，他只知道这是逆着医院的政策进行的，所以，听到凌然有改变的意思，立即提了出来。 凌然摇摇头：“长住院的策略要坚持，但要减少病人的恢复时间，完全可以从手术中考虑。” “手术中？” “减少出血量，减少手术时间，进行更简单准确的手术……”凌然一口气说了三个，停顿了一下，道：“如果我们能减少1天的平均住院时间，100个病人也能节省出不少的病床来的。” 左慈典等人听的目瞪口呆。 “凌医生总能独辟蹊径。”左慈典脸上笑嘻嘻的，心里忍不住想：这是策略吗？这是傲娇吧！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71章 传染﻿ 徐永昌在病号服里仔细的穿了保暖内衣，又给酸疼的手腕套上了腕套，再戴好帽子，才安稳的躺回了病床上。 同屋的病人拿着书，状似在看，实际上是在观察自己的新病友，此时微微一笑，拉话道：“看你这个样子，是常来医院啊。”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谁不是经常进出医院。”徐永昌双手交合在腹部，脊背依旧靠着床背，双眼一闭，露出我想睡觉的模样。 同屋的病友打量着徐永昌，有意降低点年龄，道：“看你就50岁的样子吧。离常入医院还早着呢。” 徐永昌淡漠的道：“我今年47。从小就生病，没办法。” 病友没想到自己往下压了压年龄，还是给人把年纪说大了，舔舔嘴唇，也是没好意思再聊下去。 房间内安静了个多小时，才见一名护士入内，拿着记录本子，来到徐永昌面前，问：“42床，确认一下名字。” “徐永昌。”他的嘴唇有点发干，取了手边的保温杯，轻轻的喝了一点，再合起来，问：“现在要做啥？” “抽两管静脉血，抽两管动脉血。做个常规检查。”护士说完，又拿了一个核桃大的塑料盒，递给徐永昌，道：“一会上厕所的时候，往里面放一点大便。另外，再给你管子，你明早取中段尿。” 她一边说，一边将东西放在42床的床头柜上。 接着，护士又用审视的眼神看着徐永昌，问：“知道啥是中段尿吗？” “知道。中间的尿。” “对，明早起来，清晨的第一泡尿，排尿几秒钟后，再接取。”护士还是给说明了一下，才又拿了一个白皮书，递给徐永昌，道：“你是凌医生的病人。凌医生的要求，是所有病人术前必须考试，术后也要考试。” “考试？” “术前考试不过，推迟手术，术后考试不过，推迟出院。”护士强调了一遍，又道：“考试内容很简单，都在本子里，就是你们术前术后的注意事项，也是对你们的治疗和恢复有好处的，要求你们必须掌握的知识。” 徐永昌听到这里，稍微认真了一些：“准备好的手术，他还可以推迟吗？” “当然。”护士很郑重的道：“考试内容很简单的，你是知识分子，注意看一下都能通过的。” “那要是遇到不认识字的，就是记不住的呢？” “家属代考。”护士道。 徐永昌皱皱眉：“家属也没通过呢？” “至今还没有遇到过。”护士同样皱眉：“你先看看考试的内容，只要认真准备一下，没有通不过的，都是最简单的注意事项，病人和病人家属是必须要知道的。” 徐永昌迟疑的拿过白皮书，随意的翻开一页，就见印刷的很大的字体写着一行字：病人离开病房需要（不需要）向护士请假。 再下一行字的字体稍小一些：需要请假。因为医生治疗过程是按照预定方案进行的，病人突然离开，会打乱治疗方案，影响病情变化。 徐永昌看的一脸嘲讽：“这样的东西还要考试？” “你能通过就没事。”护士一边说，一边麻利的戴好了手套，拿出了全套抽血器具。 “你们抽血也开始戴手套了？”徐永昌低头看看，忽然有些感慨。 护士点点头，道：“急诊中心凌治疗组是要求高防护的。” “哦。”徐永昌看着这一幕，忽然有些轻松起来，转头却是笑笑，道：“我今天好像有点感冒什么的，能不能明天再抽血？” “那不行。入院抽血是规定。” “我今天真的不舒服。” 护士迟疑了一下，道：“你不抽血，就没办法安排手术，医生也没办法给你看病啊。” 徐永昌咳咳两声，道：“我抽了血，身上容易冷，这会儿本来就不太舒服。” 护士犹豫了一下，同意了，道：“那我标注一下，明天早上给你抽血，时间可能会比较早，你保持空腹。” 等护士走了，徐永昌用手紧紧按住衣领，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再躺会床上。 “老哥找的是谁的关系？”同屋的病人再次升起了好奇。 徐永昌睁开眼，瞥他一下，道：“看病还要走关系？” 他这么一说，同屋的病人就知道，对方是没走关系的，语气一下子就变的闲适起来，重新捧起书，笑道：“最好还是走一下的嘛，现在人都是这样子，说是不用关系不用关系的，实际上，还不是要关系？” “你走关系做什么？”徐永昌问。 “你可以省了排队的时间啊，也可以问医生一些其他人不愿意说的问题啊。再一个，有的检查，你做完就能拿到了，就不用一天到晚的等啊等的。” 徐永昌呵呵的笑两声，眼睛又闭了起来。 同屋的病人愣了愣，暗地里撇撇嘴，心道：“又是个屌丝。” …… 凌然带着余媛和左慈典，挨个巡查明天要做手术的择期病人。 他还是不太喜欢说话的样子，就由余媛为主，左慈典为辅。 一群人很快巡查到了42床。 徐永昌被从午睡中，叫醒了过来。 “你的手术定在了明天下午。”余媛拿着病例，先给病人通知。 徐永昌听的眼皮子一颤：“不是今天下午吗？怎么又改了？” “谁给你通知的今天下午？”余媛反问。 徐永昌僵了一下，又看到凌然，连忙指着他，道：“凌医生，你说的一天就能安排进行手术的。” 凌然点头，顺手接过余媛手里的病历，一目十行的扫了下去。 “你快到中午的时候才抽了血，报告到下午才能出来，手术只能安排到明天了。”凌然很快做出了解释。 徐永昌愣了愣，表情很快变的更不满意：“我是昨天不舒服，所以才采血晚了，你们这样改时间，耽误我的计划的。” “我们得看到血液报告，然后才有可能知道，你昨天为什么不舒服，才知道你的手术准备是否恰当……”余媛尽其所能的解释着。 徐永昌不停的摇头：“我就是想做手术，我的膝盖疼的要命，我想做手术。” “会给你做手术的，就晚一天……” “我今天就想做。” 徐永昌坚定的语气，令余媛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我们会综合考虑的。”左慈典站出来，说了一句，立即拉着余媛撤离。 徐永昌果然没反应过来。 眼瞅着三人要走，徐永昌一轱辘坐起来，喊道：“医生，医生，我请假很困难的，真的没时间耽搁了，我也不想耽搁了，就麻烦你们，今天给我做个手术呗。” 余媛不由看向凌然。 凌然想了想，道：“那就安排到晚上时间做手术。” “好的好的。”徐永昌连连点头。 “给他做手术准备。”凌然出了病房，又道：“催一下检验科，晚间要把报告拿到。” “是。” 余媛回过头，就打了电话给检验科。如果说余媛在云医内，有什么私人关系的话，检验科算是其中之一了。 回到办公室里，余媛又想到42床的病人，不由的打开PAD，找到他的资料，看了起来。 几页病人填写的病历看过，就有病人做的检查报告。 余媛随手刷过去，一张两张……紧接着，余媛的目光就停留在一张黑色的粪便样品上了。 “黑色的啊。”余媛看着粪便的样子，脑海中立即泛出种种猜测。 站着想了片刻，余媛重新拿起手机，打电话给检验科：“喂，我刚才说的病人，急诊中心42床，他的传染四项还没做是吗？对，麻烦请快一点。” 打完了电话，余媛再到护士站叮嘱一番，才回了办公室。第372章 职业暴露﻿ 徐永昌双手放于胸前，两眼圆睁的看着天花板。 同房的病人玩着手机，玩了一会，发现徐永昌还是一个小时前的样子，不由好奇的问：“你这是看什么呢？” “休息一会。”徐永昌的嘴唇发干，他也没有喝水的意思。术前断食断水的道理他是懂的，凌治疗组考试用的白皮书也说的清清楚楚，若是未能完成断食断水的话，手术就要推迟进行，以满足断食断水的要求。 同房的病人看着手机屏幕，只抬了抬头，道：“你也不看看书，或者玩会手机？不喜欢？” “那不如睡一会。” “睡不着了。” “也是。看你睡了一天了。”同房的病人呵呵一笑，结束了话题，再低下头，心里评价一句：沙雕。 徐永昌又是咳咳的两声，重新摆正了位置，眼睛望着天花板，脑海中翻腾着无数的想法。 “42床。家属来了没有？”护士端着记录本，走了进来。 “快来了。”徐永昌躺着没动，他不想让自己显的太疲惫，而坐起身的动作，容易显露出这种疲惫来。 护士点点头，道：“家属要签了知情同意书才行的。另外，记得让你的家属也考试。” “家属也得考试？” “那肯定，要不然，你睡着的时候，家属做错了怎么办。”护士说着又叮嘱一遍：“家属来了就让到护士站来。” “好的。”徐永昌看着护士走了，才将手机摸出来，发了条短信出去。 不长时间，一名看着四十几岁的中年人，走进了病房。 “哥。”徐永昌喊了一声，就喉头堵住了似的，说不出话了。 “没事儿，我去给你跑手续。”徐永昌的大哥说话又急又快，问了几句，就出去跑了。 等他再出现的时候，护士也跟在了后面。 “42床，准备手术了。”今天执勤的护士里，最年长的牛护士，面色严肃的过来，开始做最后的整理工作。 徐永昌看着对方戴着的手套，浑身都拿不起劲来。 有种又紧张，又放松的感觉。 “家属跟着。”牛护士又叮嘱了一声。 “哦。”徐永昌的大哥低着头，跟了上来。 牛护士在前带队，出了病房，并没有直接上电梯，而是进了隔壁不远处的谈话室。 徐永昌见状，脸色一变：“不是说要做手术吗？” “术前谈话。”牛护士并不啰嗦，直接将徐永昌给推了进去。 徐永昌的大哥只好跟着进去。 房内。 左慈典和凌然，坐在谈话室内，都穿着白大褂，面前放着病例，很正经的样子。 徐永昌见此，面色微变：“这是什么意思？” “徐永昌先生对吧？”左慈典的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 “对，是我。”徐永昌扬起了下巴。 “徐永昌先生，我们今早对您的抽血采样的结果出来了，报告中显示，您的HIV呈阳性。”左慈典停顿一下，问：“您知道HIV吧。” “知道，艾滋病。”徐永昌的表情，带着一股子浑不在意与漠然。 左慈典咬咬牙，忍住没骂出来。 隐瞒艾滋病史，对他们这些外科医生来说，可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手术台上，医生拿着手术刀，割破自己的手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最常见的情况则是缝合中，针头戳穿医生的手指。这就好像过去做针线活的女性，手指往往都有针头戳伤的情况发生，有时候，并不是技巧高超，就能避免受伤的。 所不同的是，给普通的患者做手术，戳伤了也就戳伤了，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给艾滋病人做手术，职业暴露以后的风险就大大提高了。 甚至不用有伤口，假如病人的体液飞溅起来，沾染到了医生的眼睛里，眼角膜就会直接吸收病人体内的病毒。 至于说，病人的体液为什么会飞溅，想想一名抠脚大汉挤破自己脸上的痘痘的时候，都有可能白练成束，那么，一场侵入式的外科手术，喷溅出了液体，又有什么奇怪的。 虽然发生了职业暴露以后，还有肥皂水、消毒液以及齐多夫定和拉米夫定之类的药物可用，但是，风险就是风险——如果说知情的情况下，多层防护，尚且可以忍耐的话，瞒报就是置外科医生于毫无必要的风险之中了。 左慈典用20年忍辱负重的经验，才按捺住自己的气愤。 凌然看着徐永昌，脸上的表情却淡定的多，问：”徐永昌先生，患有HIV的情况下，你的手术风险也将大大提高的，这一点，你明白吗？” 徐永昌预想过种种场景，破口大骂的，上纲上线的，惩罚世界的…… 徐永昌唯独没有想到，会有凌然这么淡定的。 愣了一下，徐永昌缓缓道：“明白。” “相比普通换着，HIV阳性的患者的恢复能力要弱的多。因此，关节镜手术后，神经恢复也可能变的很缓慢，甚至不能恢复，你明白吗？” “明白。” “你的心肺肝肾等内脏器官都面临着术中衰竭的可能，你的心脑血管的突发症状的几率要比普通人大的多，不排除有心跳听着和呼吸暂停的可能……你明白吗？” “明白。” 凌然又说了一串，几乎是他说什么，徐永昌都答应。 凌然这时候才深深的望了徐永昌一眼，问：“你还想继续做手术吗？” “当然……”徐永昌疑惑了一下，问：“你还愿意给我做？” “我们会穿戴全套的防护服来进行手术操作的。另外，我会约传染科的医生前来会诊。由此会产生多于普通人的就医成本。”凌然的语气轻松，说完就起身了。 徐永昌还在疑惑间，就看不到凌然了。 留下左慈典，不情不愿的清清嗓子，道：“家属也过来，我给你们说一下注意事项，病人的考试册子还没做出来，你们就自己记一下吧……首先第一点，你们的手术是今天的最后一台，这样方便手术结束以后，手术室进行全面的清理……” 徐永昌兄弟两个互相看看，都听的很认真。 并不是每个医院和医生愿意给HIV病人做手术的，偏偏HIV病人又经常生病，以前的时候，徐永昌要专门去疾控中心或指定的医院，现在的就医范围变大了，但他听到的拒绝仍然不少。 最常见的是建议去别的医院就诊，其次，就是劝说保守治疗了。 像是徐永昌的膝盖，损伤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反复出现的炎症，对他来说，有着更难捱的折磨。 然而，徐永昌得到的建议，始终都是保守治疗。 不得已，徐永昌只能隐瞒病情，来到云华医院。 “那个……我本来准备等手术开始的时候说的。”徐永昌小声的解释了一句。 左慈典却没有一点好脸色给徐永昌看，道：“你有你的难处，我有我的职业道德。” 转过头来，左慈典就继续用平静无波的语气，说明手术。 手术室。 兵荒马乱是一个极好的形容。 相比谈话室里的表面平静，手术室里的护士和医生们，并不需要掩饰自己的恐惧。 事实上，护士们的情绪还算是稳定，她们毕竟不会直接的接触到病人，职业暴露的风险要相对低的多，尤其是有全面防护的情况下，更不用过多的担心。 然而，医生们的危险性就大大增强了。 若是有经验的急诊科主治或者副主任，或许还能稳定情绪，而由住院医为主力构成的凌治疗组，就没有这样的心性了。 特别是三名前来实习的实习生，看到防护服的时候，都是浑身战栗的。 唯有凌然，有条不紊的检查了一遍手术室，再看看三名实习生，道：“只要正确穿好防护服，被AIDS传染的概率是很低的。” “多低？”关菲的牙齿都抖起来了。 凌然想了想，道：“不知道。” “我……”关菲的眼神都绝望了。第373章 防护服﻿ “凌医生，防护服送到了。”一名小护士抱着一只箱子快步入内。 “打开吧。”凌然立即吩咐了一声。 他订购了更多的防护服，免得之后还有需要。对于一个治疗组来说，单件数十元的一次性防护服，可以说是便宜又常用的耗材了，给认识的医药代表打个招呼即可。 身为实习生的郑军听到了，赶紧上前，撕开箱子，就见内里的箱子上面，标记着熟悉的中文：杜邦。 “霍主任不会给报销吧。”吕文斌看到带着“杜邦Tyvek”的一行字，首先想到的就是贵。 即使是防护服，也是有技术差异的，体现到另一个层面，就是价格差异了。 余媛快速的翻了箱子，看到了一套XXXS码的防护服，才算是松了一口气，道：“不报销，我就自己掏钱。最多一两百块而已。” “说的是。” “有道理。” “大气。” 手术室里的医护人员纷纷点头。 吕文斌也是自取了一套，又点头，道：”昌西医药公司可以啊，防护服都开始送杜邦的了。我听Tyvek防护服经常缺货的。” “爆发禽流感之类的才会缺货，最近又没有什么奇怪的事。” “那也不一定，随便哪个省份囤货的时候，价格也会上扬的。”吕文斌对这些事颇为关注，呵呵的笑两声，又道：“价格有波动，医院才喜欢嘛，要是统一价格的话，他们卖的比国产货贵三四倍，怎么卖得出去。” “不是靠质量的吗？”实习生郑军同志不由的问了一句。 “质量是基础好吧。”吕文斌笑了两声，隔着塑料袋摸摸手里的防护服，道：“要冒险的又不是做采购的人，你见有几个单位是奔着最好的防护服买的。” “总有个标准吧。”郑军的声音小小的。 余媛瞅了郑军一眼，像是看某种软烂的排泄物似的，道：“医护人员标准死亡率吗？” 小小的实习生听着她的语气，顿时不敢争辩了。 砰砰。 手术室门又被敲响，就见黄茂师跟着一名护士的身后，抱着一箱防护服，探头探脑的走进来。 “凌医生，你说要防护服，我马上就跑去搜罗了。库房里的，我先都拿过来了。”黄茂师装作有点气喘吁吁的样子，以说明自己的辛苦。 凌然的目光，落在了黄茂师手捧的箱子上，又转过头来，看看刚刚送来的杜邦防护服的箱子。 黄茂师也看到了另一箱的防护服。 那一瞬间，黄茂师的心是撕痛的。 一名医药代表，对医生是推心置腹的。对一个治疗组的负责医生，医药代表供吃供喝供玩耍，掏学费给零花买课程送游学，遇到喜欢喝酒的陪到胃穿孔，遇到喜欢喝汤的喝到胃下垂，遇到爱唱歌的吼到扁桃体化脓，一把屎一把尿的将医生们养胖，为的是什么呢？ 总不是为了让他们勾搭第二名医药代表吧。 黄茂师凄楚的看向凌然。 凌然都没看他第二眼，就对郑军道：“这箱也拆开。” 郑军上前，从黄茂师手里接过纸箱，一把撕箱，就能看到外面的商标：赛雷杜。 黄茂师也看到了另一箱的“杜邦”字样，立即解释道：“我们公司代理的赛雷杜，以前是专门给杜邦做代工的，现在刚开始做自己的品牌，牌子还没有打响，东西是相当好的。” 黄茂师说着取出一件“赛雷杜”，想要递出给医生们。 众人齐齐转过头去，假装没看到的样子。 “大王派我来巡山……” 凌然的手机拼命的喊了起来。 “喂。”凌然向黄茂师点点头。 黄茂师只好懂事的后退，依依不舍的不想离开手术室。 “病人马上送到，大家准备穿着防护服吧。”凌然挂掉了电话，说明了情况。 “凌医生，那我先回去了，有事再喊我啊。”黄茂师头也不回的转身就走。他知道艾滋病毒不会通过空气传播，也只是非手术状态下的见面，自己很难被传染，但是，何必冒这个风险呢。 黄茂师摸摸自己的脸，心想：我这么帅，不冒险是对其他人的负责啊。 凌然转过头来，点了余媛，道：“你指导实习生们穿脱防护服，可以用黄茂盛送来的防护服先做练习。” 停顿了一下，凌然又道：“实习生也可以不用旁观这台手术。自己选择。” 余媛答应了一声，看向三只菜鸟，道：“你们都听到了，是要练习一下，还是去外面等？” 两名男生犹豫了一下，都点了点，各自上前，先从“赛雷杜”里挑了一件防护服，又去杜邦的箱子里挑了一件。 关菲舌头发木，白着脸，道：“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你可以出去等。”余媛一点怜香惜玉的心情都没有。 吕文斌也只是偏头看了关菲一眼，没有要帮忙的意思。 医院里的实习生，就像是磨坊里的骡子，长的漂亮可以少干点活，多吃点料，但要是不能干活的话……猫还更萌一点。 “我……我有点怕。”关菲可怜兮兮的四周，又看看同学郑军和项学明。 项学明被他看的浑身不自在，叹口气，道：“咱们又不上手术台，就是旁观，你怕什么？”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关菲嘟嘟嘴，卖萌卖的自然而然。 项学明忍不住道：“戴套做也有万一的概率……” “喂！你什么意思。”关菲气的脸都红了，瞪着项学明看了几秒钟，再恨声道：“直男癌！” 项学明耸耸肩不吭声了。 关菲气的不行，再没有丝毫犹豫，挥手间就拿了一包防护服过来，接着就要撕开。 “停！”余媛身小肺不弱，一声大吼，吓的关菲鸡皮疙瘩都要破了。 “你洗手了吗？现在穿防护服想干什么？”余媛的声音在手术室里回荡：“放下。” 关菲不敢反抗，手一抖，就将防护服丢回了箱子里。 余媛更不乐意了，厉声道：“在手术室里耍什么性子？不想干了就滚蛋。” “站直了。” “有脾气找你男朋友去，这里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余媛的声音震天响，当场就让关菲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了。 “眼泪给我擦干净了！哭什么哭，你敢污染手术室环境，我立刻打发你回学校。” “不想当医生了就滚蛋。当医生有什么好的？一个月几千块钱，买口红都买不起好的。” “今天是艾滋病，明天说不定就撞上禽流感了。急诊室里来不及做传染四项的病人多了去了，你能怎么办？” 关菲的抽泣声停了下来。 余媛的声音也低了些，道：“现在至少有各种防护服给你选，你以为这些防护服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都是医护人员的血泪教训。非典时期，国内外大批医护人员在工作中被感染（注1），那时候你怎么办？” 关菲说不出话来了，眼神也有些愣愣的。 “三个实习生一起，都跟我出来，学穿防护服。”余媛再不给他们选来选去的机会了。第374章 不喜欢﻿ 凌然默默出门，快要走进洗手房的时候，顿了顿步子，转身穿过手术走廊，走出了清洁区，再次进入了供应区。 凌然打开自己的储物柜，取了全套的衣物，再进入洗浴间，将自己剥的干干净净，然后用热水猛烈的冲洗着自己。 给艾滋病人做手术，对凌然来说，也是第一次，要说没有担心，是不可能的。 概率这种事，只有轮到自己的时候，才会有刻骨铭心的感情。 比如说，有人花了2元钱购买彩票之后的浮想联翩，就属于无视概率的超现实浪漫主义精神。 同样的，当一个人坐在平均每500万次飞行，才出现一起致命事故的飞机上的时候，假如他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有所疑虑的话，参与艾滋病手术，对其绝对是件超级可怕之事。 然而，医生在这方面的选择并不多。 就目前的环境而言，三甲医院的医生，迟早是要参与到此类手术中去的。 而凌然在整顿自己的凌治疗组病区环境的时候，就考虑过此类问题。 但是，要说没有一丝一毫的心虚，那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凌然，感觉自己更像是第一次单飞的飞行员。 他知道自己做好了准备，仍然……热水依旧可以安慰自己。 足足洗了一刻钟的热水澡，凌然才关闭水龙头，擦干净身体，拿过自己的全套衣物穿好了，再\*\*着到换衣间，找了一身洗手服穿上。 以凌然的身材，想找一套合身的洗手服，其实并不容易，全靠供应区的护士小姐姐认真的分门别类，才让凌然很轻松的得到换洗衣服。 仪式般的完成了整套流程，凌然再回到洗手间，一步步的洗手。 刷刷小爪子，刷刷大长臂，勾勾指尖，勾勾指蹼，勾勾甲沟，勾勾指缝…… 10分钟后。 凌然再进入到手术室里的时候，所有人都抬头望向凌然，没有一个人能猜得到，面色冷峻的凌然，刚刚做了一轮的心理调整。 再一步步的戴好护目镜，穿好防护服，戴上双层显影手套，又是接近10分钟时间。 吕文斌突然笑了出来。 麻醉医生苏嘉福奇怪的看向吕文斌：“今天的猪蹄卖空了？” “我是想起我去保养宝马535的时候……” “你不用把型号都给说出来的。”苏嘉福呵呵的笑两声。麻醉医生算是医生中的高收入者了，但苏嘉福并没有买好车，一天24小时住在医院里的人，是不需要好车的。 吕文斌得意的咳咳两声，道：“说回好笑的事，我保养车的时候，四儿子店除了收我的耗材钱，还收了我工时费。一个工时38块钱。5分钟算一个工时，所以一个小时的工时费是450块。你们说，咱们医院要是也按工时收，一个小时450，过分不？人总比宝马复杂吧。咱现在还是给艾滋病人做手术呢！” “450一个小时？”苏嘉福乐出了声：“那我得买辆保时捷了。” “买辆保时捷挨骂吗？”吕文斌撇撇嘴：“宝马535是医生买车的极限好吧。” “所以，其他医生的车都没法超过你是吗？” “你现在抓住重点了。”吕文斌此时伸出手来，看看双层显影手套，问：“这个能保证手指不被戳伤？” “不能。”凌然也举起了自己的手。 双层显影手套的内层是一只坚韧的彩色手套，外层是一只较薄的淡色手套，当外层手套被戳穿的时候，医生很容易透过破洞，看到里面的彩色手套，这就是所谓的“显影”了。显影给予医生以更换手套的机会，理论上，能够减少职业暴露的机会。 然而，理论永远是理论，实际操作中，戳穿下彩色手套的几率依旧是存在的。 凌然同样伸手看了看，再道：“今天是膝关节镜手术，手套不会破的，去通知病人到位吧。” 吕文斌假笑的相信了。 不一会儿，左慈典就跟着准备好了的徐永昌，进入了手术室内。 接着，余媛也带着三名实习生入内。 “吕文斌给我做助手，余媛待命，左慈典就出去吧。”凌然快速的做出了决定。 三名助手里面，吕文斌的手术技巧是最值得期待的。余媛和左慈典的技术水平都很够呛。 不过，凌然还需要余媛管理着实习生们，另一方面，凌治疗组和实习生们从未给艾滋病人做过手术，而这却是三甲医院的必修课。 该补的课，总是要补起来的。 云医是地区顶级医院，那它在享受着许多“上级医院”的名头的时候，也要承担上级医院的责任。 下级医院治不好，不敢治疗，甚至濒死的病人送过来，云华医院除了接受是没有别的选择的。 云医就是云华市乃至于昌西省的兜底医院。 “凌医生，谢谢你。”徐永昌轻轻的咳嗽了两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三名实习生下意识的避开口鼻的部位，又好奇的打量着徐永昌。 就是余媛和吕文斌，表情也不是很自然。 “不用谢我。”凌然隔着头罩，回答了一句。 头套内，凌然还戴着口罩，全副武装的样子。 徐永昌望着凌然的医用防护服，却很欢喜的道：“不，凌医生，我想谢谢你……” “我不喜欢你！”凌然打断了徐永昌的话，又道：“我不想和你聊天。鉴于你的病情，我同意使用局麻的方案，但是，我不想和你说话。” 徐永昌有些困难的张张嘴，又有些不服气的道：“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凌然并不理他，只向吕文斌低声吩咐：“消毒铺单。” 徐永昌望着一脸严肃的凌然，撇撇嘴，明智的不吭声了。 吕文斌和余媛暗爽不已。 就连刚刚被骂的狗血淋头的关菲，都觉得心情轻快了不少。 对于他们来说，隐瞒病情的病人，就像是一枚埋在医院的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炸碎某个或某几个无辜医护人员的生活，未来，奋斗与努力…… 吕文斌和护士们都忙碌了起来。 转头，凌然又提醒了一句：“用大腿固定架。” 膝关节镜手术，会给病人的整条腿做消毒，在此过程中，需要由助手抬起患者的大腿，通常是用肩膀扛着病人的腿，这也是最方便的姿势。 比较起来，使用大腿固定架就麻烦的多了，还要给大腿周围用海绵垫保护，操作来操作去的，远不如年轻壮实的肩膀好用。 但是，给艾滋病人做手术，没有人愿意扛着腿工作了。 吕文斌就算健身的再有效果，此时也不愿意展露成果了——他甚至开始做自我反省，以后再做急诊的时候，不能再为了显壮乱来了。 “管线固定好，尤其要避免滑动。”凌然一件件的检查物品，全部看完，才开始膝关节手术。 “手术刀。”凌然发出命令的同时，一把冷冰冰的不锈钢刀，就落入了他的手中。 凌然低头看看刀，重新认识到了它凶器的一面。 只是一瞬间的迟疑，凌然就沿着划线的位置，轻轻的划破了徐永昌的膝盖皮肤。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75章 措手不及﻿ 嗤。 手术室的气密门开，但围在手术台前的医生和护士，都没有精神去看一下。 凌然的手术速度，并没有因为是给艾滋病人做手术而慢下来。 他的速度始终保持均匀，就像是给普通病人做手术那样。 对其他医护人员来说，这样的速度就稍稍有些超过他们的预期了，以至于每个人的神经都绷紧了。 刚刚进门的霍从军望着器械护士面前的器械，一件件的飞快减少，竟是不由的担心起来。 要是给其他病人做手术，霍从军才不管主刀医生做的是快是慢呢，他是科室主任，又不是教研主任。 但是，给艾滋病人做手术，还做的这么快，就让霍从军不得不担心了。 霍从军一直看了四五分钟，才抽了一个空档，道：“凌然，别那么着急嘛。” “霍主任？”吕文斌这才注意到霍从军入内了，顿时又慌又委屈，声音都沙哑了：“您怎么来了？” 霍从军听着吕文斌的语气，心下一软，转瞬又硬气的道：“你们在我的手术室里做感染手术，我能不来看看吗？就你一个助手吗？” “霍主任，我也在。”余媛的声音懒洋洋的，心累，懒得多说。 霍从军的视线果断下移，才算是找到余媛。 面对余媛同志的目光，以及旁边三名实习生好奇的眼神，大家长风格的霍从军不免也有些心慌，不由讪笑两声：“你是管着实习生嘛，不算不算。” 余媛淡定的“哦”了一声。 凌然这时候才抬起头来，回答霍主任的话，道：“我觉得采用和平常相同的节奏，更不容易出现意外。” 霍从军听的紧张微去，点头道：“这也是一个选择……恩，减少暴露时间也不错。” 凌然“恩”的一声，重新转移注意力到了病人身上。 霍从军也不多说什么。病人是局麻状态，万一说了什么让人产生误会的话怎么办。 倒是旁边的项学明，对于霍从军的出现，颇感兴奋。 他是凌然的同学，自然知道凌然能够以实习生的身份留在云医，全靠霍从军力挺。当然，凌然的技术是很不错的，可是，就项学明听到的故事，名医这种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正如老师所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项学明承认凌然是一只千里马，但他更相信霍从军是一名不错的伯乐。 或许，霍从军也能看到自己的潜力呢？ 项学明想到此处，仔细的打量了一番霍从军，再用关心的语气，道：“霍主任，要不要给您取一件防护服？” “用不着。”霍从军只戴了口罩和护目镜，表情淡定。 不像是凌治疗组的医生们，霍从军这辈子经历的传染病多了。 他可是急诊科的主人，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霍从军遇到的案例太多太多了。 为什么所有人住院都要做感染四项？为什么急诊室过后还要补查感染四项？总结这些经验的都是霍从军的同辈人，换言之，中招的都是霍从军的同辈人。 早些年，不止艾滋病，丙肝之流的传染病也是无解的。还有一些传染病虽然不致死，却是延绵难治…… 从那种环境中走出来，霍从军既懂得保护自己，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程度的保护。 像是眼前的手术，若只是旁观的话，戴一个口罩，一个护目镜，再多戴一个手套，就很齐全了，又不是埃博拉，还没到全部隔离的地步。 且不说HIV不会通过空气传播，就算是有喷溅……除非凌然一刀剖到心脏，否则也喷溅不到围观的医生。 当然，最安全的方式当然是不要围观…… 霍从军想到此处，微微皱眉，问凌然道：“怎么让实习生都过来了？” “既然是来实习的，就让他们体验一下。”凌然回答的蛮简略的。 霍从军转头看看项学明三人，尤其是刚刚说话的项学明，道：“算你们运气好，有凌医生愿意给你们一个机会，知道手术室里旁观，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关菲和郑军都轻轻摇头。 项学明绞尽脑汁的试探道：“谨言慎行？” “你算是知道一点。”霍从军状似表扬的点点头。 项学明的笑容一下子就露出来了。 霍从军接着就“哼”了一声：“知道谨言慎行，见我进门还那么多废话？” 项学明瞬间就愣住了，这是怎么了？ “凌医生允许你们旁观手术，你们就给我通通闭嘴，抓住机会看手术，明白吧？”霍从军的语气一点都没有爱护后辈的意思，厉声道：“机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给我仔细的看好了。” 三名实习生噤若寒蝉，就连手术台上的病人，都缩了起来。 “知道谨言慎行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别耍小聪明！还提醒我怎么怎么样？实习生有什么资格提醒别人？”霍从军的声音越来越大，威慑力十足。 凌然不得不咳咳两声，道：“霍主任，您声音有点大。” “哦，不好意思。”霍从军立即醒悟过来，声音放低，摆摆手：“不好意思了。” 说完，霍从军就站到了实习生们身后，越过他们，看着手术。 术中进入手术，没有特别情况的话，不离开比较好。 三名实习生难受的浑身发痒。 被点出来挨骂的项学明更是两眼发直，他也是快要24岁的人了，相同的生肖都见过两轮了，如果是去外面的某某公司工作的话，上级即使要开除人，也不一定会点着鼻子骂。 尤其是对态度积极的员工，更不能凶成霍从军这样。 然而，医院的上下级，往往就是带有胁迫性和攻击性，上级医生的心情不爽了，说骂就骂，下级医生还得忍着——项学明以前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非得忍着，事到临头了，他就知道，自己还非得忍着了。 否则，恼了霍从军，会是什么结果呢？ 项学明有无数心思在脑海中转悠，心道：霍从军这种人，其实是假借伯乐名头的马夫。他哪里懂得什么千里马百里马的，无非就是用暴躁的脾气管理属下的马匹罢了…… “恩，这里修的漂亮。”霍从军忽然指着屏幕，赞了一句。 几人都下意识的看了过去。 “你们看看这个撕裂边缘，修的多整齐？你们要是看论文的话，这就叫对吻良好，明白吗？”霍从军加重语气的称赞。 “而且边缘都是新鲜的。”余媛配合着霍从军，指着手术屏幕，道：“旧的撕裂伤，留下的半月板的骨质边缘是不牢固的，如果不做修整，直接缝合的话，就算是对合的整齐了，也还是容易撕裂，而且一旦撕裂，就会造成游离的骨片，换着会感觉到非常疼痛。所以必须将边缘全部修整一遍。” “还得节省患者的健康骨质的面积。” “没错，有的医生随手剪掉一大块的半月板，那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能像是凌医生这样，将撕裂伤的边缘新鲜化，又不至于伤到太多的健康组织的，非常难得的。你们知道膝关节镜下，为什么会有蓝钳、抓钳、钩剪，或者反向勾刀、香蕉刀这么多名堂吗？”余媛满心的好为人师。 包括项学明在内的三名实习生傻傻的看着余媛。 余媛仰着脑袋，居下而抑高的叹口气：“当然是因为关节镜下不够灵活啊，所以才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器械。” 三名实习生如释重负，赶紧讨好的笑一笑。 “能在这么不灵活的环境下，灵活的修剪半月板，这个就是技术了。”霍主任喟叹不已，转头又用手指连点：”看看这个缝合，完全垂直贯穿撕裂部，这个就叫稳妥固定，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项学明眼中的霍从军，已经从手持着马鞭的凶厉模样，变成了手持马鞭的凶厉拍马模样。 如果换一个实习生，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偏偏项学明的脑海中，竟有类似的范例。 那一瞬间，项学明的脑海中千回百转，仿佛又回到了大学，那个时候，凡是凌然经过的地方，就会留下一地的赞扬，凡是凌然做过的事，就会得到一致的赞美，项学明以为，那样的日子，随着毕业和实习的到来，就将缓缓远去，然而…… 现实总是如此的令人措手不及。第376章 完成﻿ “完成了。”凌然结束的也让实习生们措不及防。 项学明下意识的看看表，距离手术开始，只过了25分钟，还不到准备时间的一半。 吕文斌更是浑身紧张的有点虚脱了，下意识的就想抹一把汗。 “停！”余媛又是大喊一声。 吕文斌一个哆嗦，赶紧低下头。 他是有些过于紧张了。比起实习生们，他固然是多了几年的操作经验，可也就仅此而已了。 凌然亦是低了低头，悄悄的舒了一口气，再道：“所有手术人员，先回忆一遍防护服的穿脱顺序，然后脱掉手术衣和隔离衣之后，用消毒液泡手，更换清洁鞋……” 包括吕文斌在内的医生护士和实习生们都认真的听着。 穿防护服的时候，大家很紧张，脱防护服的时候，一样不令人感觉安全。 众人做的机械而缓慢，又花费了不少时间，才算是离开手术室。 在此之后，还有大量的手术器械，尤其是内镜设备需要清洗。除此以外，墙面地板等等也要用含氯消毒剂来浇洒和擦拭，手术中产生的污物，包括血液乃至于冲洗过的生理盐水，都要单独处置。 再洗干净自己，回到休息室的时候，凌然都不免感到精疲力竭了。 “花费的时间有点多啊。”凌然看看休息室内的表，有些感叹。如果每天的手术都按照这样的流程做，他也不用担心病床不够用了，根本都是用不完的。 吕文斌却是心有余悸：“您做的够快的了，再快我怕就接不住了。” “以后习惯了，速度应该还能提高一些。”凌然说到此处摇摇头，自我反省的道：“今天的节奏没有把握好。” “可以了，真的可以了……”吕文斌重复说了两句，心情依旧沉浸在紧张当中。 砰。 霍从军推了门入内，面向众人，笑了笑。 “感觉怎么样？”霍从军少了些严肃，多了些家长式的宽容。 吕文斌抬头看了眼霍从军，没敢说话。 余媛默默的坐着，她不吭声的时候，别人不一定能找得到她。 凌然面向霍从军，道：“用我们的手术室做感染手术，效率太低了。” “说的是，就算每次把手术安排到一天的最后一台，周转率也要降低的。”霍从军说着又笑笑：“更不要说，你经常凌晨就开始做手术了。” “是个问题……”凌然沉吟起来。 “你可别想着要一个新的感染手术室。” “兴趣不大。”凌然撇撇嘴：“就算有感染手术室，周转率也很低。” “是这样没错。不过，你敢上阵做感染手术，这个可是真的出乎我的意料。”霍从军说着忍不住伸出手来，在凌然的头顶摸了摸。 休息室内，突然为之一静。 余媛不由自主的摸摸自己的头。 项学明却是满脸的兴奋，被主任摸头，那真是比吃饺子还激动人心的事。 “今天回去好好休息吧，明天早上就不做手术了。”凌然警觉的从霍从军的魔爪下脱离出来，又问：“病人送到单独病房了吗？” “是，单独给他安排了一间房。”余媛欲言又止，想想还是问了出来：“我们不能通知其他病人吗？” “不能，再说了，你通知了想做什么？”霍从军断然否决了余媛的话，皱皱眉，道：“余媛，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以后也都不要提了。” 余媛“哦”了一声，没有丝毫的反抗精神。 医生做几年，基本都是要累软掉的，强硬派的医生是活不到做主治的。 “晚上照常值班吧。回家休息吧。”凌然喝了两口水，站了起来。 三名实习生也跟着站了起来，吕文斌和余媛却是坐的稳如泰山。 “今晚轮到我值班。”吕文斌习以为常的道。 凌然再看向余媛，转瞬反应了过来：“你是住院总了。” “是啊，总住院来着。”余媛一脸放弃的模样。 “那明天见。”凌然毫不犹豫的起身，下楼回家去了。 医生的生活就是如此，值班也不一定繁忙，但翘班的后果是绝对严重的。 这个时候，凌然也找不出人手来给余媛或吕文斌做替换。 最重要的是，并没有什么可替换的理由。 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但哪天都是如此。 他们今天确实是救治了病人，改善了不止一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但哪天都是如此。 该怎么过还是得怎么过。 凌然自己甩着手，快到停车场的时候，听到了黑暗中，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 “凌医生。”黄茂师从一个大立柱子后面，窜了出来。 “你怎么在这里？”凌然看看四周，又瞅瞅黄茂师的身板，大皱眉头。 “凌医生，我听说您给一个艾滋病的病人做了手术？”黄茂师弯着腰，递给凌然一个保温杯，又笑道：“新杯子，烫了好多遍……” 凌然依旧没有接，并点点头：“我们不能透漏病人的病情情况的。” “那就是艾滋病了！”黄茂师大为惊叹。 他现在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清新了。在国内的环境下，只有艾滋病等少数几种疾病，是不允许医院私自透漏病情的，除此以外，普通的病情并不受保护，也没有老外式的医患条例。 凌然不置可否的看着黄茂师，问：“你想要什么？” “我想推荐我们的清洁产品……凌医生，消毒用品是手术室里必不可少的，我们公司现在也代理有多个品牌……”黄茂师跟着凌然的脚步，一口气说一串。 对于昌西医药公司这样的企业来说，一个治疗组的消毒剂开销，只是一个小数目，胜在出货稳定。 但对黄茂师来说，能够签下凌然的订单，就是最大的胜利了，尤其是不经招投标的话，就更加轻松了。 凌然却没有想要听下去的意思，打断了黄茂师的介绍，道：“你送的防护服太糟了。” “啊？不好吗？”黄茂师心虚的一批：“我马上找厂家反馈，让他们给您一个解释。” “不要解释。”凌然道。 黄茂师疑惑的问：“不用解释？” “我也不会要你们的清洁产品。” 黄茂师这下子急了：“别啊，一笔归一笔，清洁产品和防护服是两个体系的……” “我不要解释。”凌然说着坐进了自己的小捷达，慢悠悠的开出了停车场。第377章 理解万岁﻿ 一辆大巴车，规规矩矩的停在医院停车场的出口旁。 尽管它是低调的黑红色，但高大的身躯和整体伸出体外的拓展箱，还是不免令人侧目。靠近一点，更能看到奔驰的标志和AIRSUN的英文单词，吸引了好几位路人拍照。 凌然的小捷达开出了停车场，就见一名身穿黑色中山装的老头儿在前面挥手。 凌然轻轻的踩住刹车，放下了车窗。 “凌然先生……”中山装的老头儿漫步过来，打了声招呼，刚要开口再说话的时候，身后就传来“凌医生……”的喊声。 紧接着，就见田柒快步跑了过来。 田柒穿了件卡其色的风衣，奔跑起来衣尾飘飘，皮肤白的发光。 凌然拉起了手刹。 “你没事吧？”田柒跑到了车前，步子突然慢了下来，稍微有些紧张。 “你指什么？”凌然思考了几秒钟，反问田柒。 田柒一下子笑了出来：“没事就好。对了，手术顺利吗？” “顺利。”凌然点头。 他今天做了好几台的手术，都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或奇怪的解剖结构，感染手术虽然是第一次做，也很幸运的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无论以哪种标准来看，都算是顺利的。 “太好了。”田柒的笑容绽开，又道：“我才回到云华来，你肚子饿吗，一起吃饭怎么样？” 凌然也不想立即回家，略作思忖，点头道：“好。去哪里？” “要不要去邵家馆子？”田柒选了凌然经常去的店。 凌然犹豫了一下，道：“今天不去了，现在的状态也不适合做手术或者急救。” 田柒眨眨眼，多多少少有点没有搞明白状态。 不过，田柒并不觉得自己必须要搞明白状态。 “要不要坐我的车？”田柒指指身后的大巴车，又道：“你的车可以放到大巴车下面。” 说着，田柒拿起手机吩咐了两声，就见大巴车轮胎间的侧板打了开来，一片钢质的厚板落在了地上，面积足够停下一辆小轿车了。 小捷达轻轻的停在了厚板上，凌然下车，再看着自己的小捷达被缓缓的抽入大巴车底。 “真先进。”凌然赞了一句。他喜欢紧俏而有质感的产品，就像是关节镜用的小钳子们。 “我们上车去。”田柒注意着凌然的表情，发现他没有不高兴，不由的松了一口气。 外表黑红色的大巴车内，是纯白的内部装修，宽敞的空间，以及密致的家具陈设，有点像是高级酒店的房间，内饰奢华而功能完备，但并不会预留太多的空间用于放置奇怪的东西。 大巴缓缓启动，田柒调整了一下车内的光线，再问：“你想吃点什么？” 转瞬，田柒突然有了想法，道：“不如我们在车里吃饭好了。” 凌然无可无不可的点点头。 田柒兴奋的站了起来，在车里绕了两圈，按了个按钮，道：“找个风景好的地方，雁翎山吧。” “是。”大巴司机在前面开车，中间有挡板堵了起来。 田柒接着从橱柜找出了锅碗瓢盆，又从冰箱里找出了水果，接着，又从冷冻抽屉里，得到了一包冻起来的水饺。 “吃饺子怎么样？猪肉芹菜馅的。”田柒已经准备好展示自己顶尖的煮饺子技能了。 “好啊，有调料吗？”凌然自如的坐在了沙发的左边，摸着软滑舒适的皮革，好奇的打量着室内的陈设，以及田柒笨手笨脚的动作。 田柒点头：“有醋和辣椒，有蒜和酱油，够吗？” “只要醋和辣椒就可以了。” “没问题。” 田柒一下子就信心百倍了。 大巴车缓缓的停在了雁翎山的山腰处。 这里紧靠云华市，白天里有川流不息的车与游人。到了晚上，热闹尽去，才多了一分山间的寂静。 大巴车停稳，车身的三个拓展仓，缓缓的向两侧和后方推出，将车内的空间大大提高，特别是受限于道路安全而显的狭长的车身宽度，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缓解。 田柒点了三次水的水饺也煮熟了。 她打开大巴车的顶窗，又调低了车内的光线，从而泄露一些星光入内。 凌然主动起身，将调料和碗碟摆上了桌，再看田柒用漏勺舀了饺子过来。刚刚煮熟的饺子，肚子饱饱的，给人以沉甸甸的感觉。 “尝尝看。”田柒稍微有点紧张的望着凌然。饺子虽然是柳婶包的，可是她煮熟的。 比起之前的投食，这一次的投食显然更具有纪念意义。 凌然也不客气，夹了一块饺子，稍微蘸了一点点醋和辣椒，再吹了吹，就整个放入了口中。 薄薄的饺子皮，一咬就破，浓厚的汤汁，喷薄而出。 凌然“吁”的吸了口气，有点烫，又有点爽。 田柒笑了起来：“你可以咬两口啊。” “如果不能一口吃一个饺子的话，那包在饺子里的汤汁就浪费了。”凌然回答的很明确。 田柒愣了愣，问：“为什么，汤汁还在啊。” “一个饺子吃两口，就必须要把饺子竖起来，这样的话，你咬的第一口饺子，前半个饺子，必然是不含汤汁的。因为汤汁存到了另一半里去，但是，当你吃第二口的时候，汤汁又会过浓。”凌然谈着经验，又夹起一只饺子。 田柒听的目瞪口呆，跟着迅速的夹起了一个饺子，用手挡着，将它囫囵的放入口中。 凌然默默的夹起了第三只饺子，这次他仔细观察了饺子的外观，再放入口中。 他稍微有点饿。 做一天的手术就足够累了，最后一台艾滋病合并膝关节镜手术，更是消耗了凌然大量的体力……还有精神。 凌然拿起水杯，一口气就将之喝空了。 “心情不好吗？”田柒又给凌然倒了一杯柠檬水。 “有的病人，是治不好的。”凌然转了转水杯，轻轻的抿了一口。 “所以……感觉有点沮丧？”田柒试探着问凌然。 凌然又吁了口气，没有说话。 一直以来，他做的手术，都是创伤型的，无论是tang法缝合，还是断指再植，又或者跟腱断裂和半月板成形术，都属于做的好，就能让病人恢复正常的手术。 相比之下，艾滋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虽然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已经进步到了可以令艾滋病人长期生存，但是，HIV造成的免疫缺陷本身，永远都是一颗炸弹。 外科医生对这颗炸弹，毫无办法。 另一方面，今天的病人徐永昌的所作所为，也不免令凌然警醒，并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 而这样的问题，思考下去，总不会得到令人愉快的答案。 “我小的时候，一直想要一只鹿，像是小鹿斑比那样。但爸爸说鹿太危险了，后来，就送给我一匹小马，我给它取名叫斑比。阿拉伯马，其实长的很大了，白白的，很漂亮，但我一直叫它小马……”田柒试图用讲故事的方式，安慰凌然。 她看着凌然，认真的道：“在我16岁的时候，小马斑比出了意外，爸爸帮我把它埋在了家族牧场的山涧里。我特别伤心，特别沮丧，后来有一天，我自己跑出去玩，玩着玩着，就到了山涧附近，竟然看到了一只小鹿，就在小马斑比的墓前，那一刻，我觉得好轻松。” 凌然不由的看向田柒。 “我是想说，生命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延续，不要给自己背负太多的责任……就算是最优秀的兽医，动物学专家，都不能救活小马……就像是爸爸说的，人力有时而穷……”田柒说着，眼眶里就起了雾气。 凌然看着她，想到霍主任今天拍自己脑袋的时候，怪异又不坏的感觉。凌然有些僵硬的伸出手，也轻轻拍了拍田柒的头顶： “没关系，你不是找到了一只小鹿吗？” 修长的手指，轻柔的拍打，温和的气息……突如其来的亲近，让田柒有些不知所措，只觉得心跳似乎漏跳了几拍。 她重重的点点头道：“赤兔已经是一只大鹿了，它现在有自己的族群了，爸爸把周围的牧场都买了下来，保证没有人能进山去，鹿群的生活很好……”第378章 急性阑尾炎﻿ 翌日。 凌然延迟到了中午，才回到医院来。 急诊中心的病区内人满为患，楼下的处置室和抢救室也到了一天中最忙的时间，必不可少的车祸病人，每天都有的急腹症患者，就想来挂个水的感冒发烧患者，以及熙熙攘攘、匆匆忙忙、急不可耐、无头苍蝇似的病人家属…… 身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们，是急诊室里最渺小的浪花，他们一会儿撞上南墙，一会儿撞上北墙，一会儿被人群挤的飘起来，一会儿又被人群围着埋起来。 凌治疗组的地盘，也好不到哪里去。 预定三人病床的房间里，被塞上了五张床，预定两人的病房则变成了三人乃至于四人病房，走廊上排成行的病床，更是让通道都变的狭窄起来了。 看到这样的场景，凌然不由的皱皱眉头。 “太混乱了。”凌然暗暗念叨两句，但还是进到自己的小办公室内，取了白大褂，再到大办公室内，道：“去查房了。” 左慈典像是从座位上弹了起来似的，飞快的来到凌然面前，笑道：“凌医生，先喝杯茶。杯子都用开水烫过的。” 他拿给凌然用的茶杯，实际上是专门给凌然的，但他还是每次都烫，从不偷懒。 在镇卫生院里呆了20年的左慈典，如果说有什么心得的话，就是知道，在这种长期一起工作的单位环境中，任何小聪明都是不长久的。给领导泡200次茶，或许都没有什么卵用，但只要有一次让领导知道，他的杯子因为你而不干净了，那就可能会有200吨的茶水从脑袋上浇下来。 左慈典尤其知道凌然对于干净的定义，因此，他收纳凌然茶杯的柜子，都是上锁的。 凌然亦是颇为放心的拿过了茶杯，微嗅了一下，就轻轻的抿了一口，再向左慈典点点头，问：“昨天是谁值班，情况如何？” “正常。17床的麻药不够了，又疼的忍不住，我给开了塞来昔布。68床出现腹泻，采集了样本做粪常规，给了蒙脱石散泡水冲服，已无症状。另有三名发热的病人……”余媛随口回答，同时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她昨天已经工作一个白天了，晚上的值班加起来算的话，呆在医院里的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了。当然，实际的工作时间没有那么长，值夜班的医生经常也是可以睡觉的，运气好的话，还能睡一个囫囵觉。每当这种时候，值班的医生甚至会感觉自己赚到了似的。 不过，大部分时间，值班医生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叫起来，尤其是病区有上百名患者住院的情况下，只要有2%的病人出现突发事件，一个晚上就变得零碎了。 余媛昨晚得到了一个标准的5%，算不上好运气，也算不上差运气，尤其对比急诊科的其他同事，还是要轻松一些的。 若是普通职位的医生的话，到了这个时间就可以离开回去补眠了，明天再来上班。唯独住院总没有此类优待，还得继续熬着。 凌然点点头表示认可，端着茶杯喝了两口，再道：“今天的主要工作还是做手术。这边查房结束以后，再去特需楼查房……恩，今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6台，三台需要病床，三台的病人自带病床。”左慈典说完之后，又道：“特需医疗部那边，说我们最近弄来的病人有点多，现在依旧占用病房的有20多人，要咱们加快周转率，我没理他们。” 凌然“恩”的一声。 “再有自带病床的病人来了，特需医疗部也会放不下人的。” “他们不是预约制吗？”余媛插了一句。 左慈典苦笑：“有的人来了，他们敢不给预约吗？” 余媛恍然，转瞬又道：“但是，给他们那么多的病人，他们总是有好处的吧。” “所以才只是叫叫嘛。”左慈典说着一笑，道：“等之后，特需楼真的要是装满人了，那才有意思呢。” “他们肯定偷偷的留着几个床位吧。” “几个床位够干什么，他们就是偷偷的留十几个床位，也很快给他们干光了。”左慈典此时的表情有点得意：“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 办公室内趋于寂静，一个捧哏的都没有。 左慈典向两边看看，无奈的撇撇嘴，从镇卫生院到云医来，就是这么一点不好，实习生都不会捧人，真是药丸。 左慈典咳咳两声，自己配合自己道：“能自带病房的，都是特需楼要小心应付的，凌医生的名气越来越大了，找过来的人肯定也越来越多，就现在的速度，再来的病人，要是不想在咱们急诊中心住走廊的话，都会找到特需楼去，你说他们怎么办？” 余媛和几名实习生都茫然的看向左慈典。 凌然将茶喝完了，放到桌子上，准备再倒水的时候，左慈典连忙上前，抢着提起水壶，给凌然将茶满上，接着再道：“也就是咱们凌医生有这个速度，还能吸引到那么多的病人，医院就该着给提供病床，对吧？” 这下子，有明确的疑问语句，众医生才算是反应过来，纷纷捧哏： “说的没错。” “咱们的病床是太少了。” “凌医生做过的病人，出院时间够早了，咱们只是没有赶人重新办入住罢了。” 各级管理部门和医院本身，都有缩短病人入院时间的周转率要求。一些科室为了达标，就会劝轻症病人先办理出院，再办理入院，以避开周转率的问题。 急诊中心暂时没有这样的要求，也省去了凌然不少的功夫。 当然，凌然才没空去管这些要求，对他来说，做好手术就是最佳方案，至于其他的事情，完全可以转移给科室里的其他人去做。 “排班表。”凌然吹着杯子喝水，瞄了两眼关菲递送而来的打印纸，即道：“吕文斌跟我做tang法和关节镜手术，余媛和左慈典跟我做跟腱修补术。” “是。”三名助手赶紧答应。 “好了，出发查房。”凌然再带众人浩浩荡荡的出巡。 余媛累的要死，也只能勉力支持。住院医是必须要了解住院病人的情况的，否则等到晚上值班的时候，根本来不及临机处置。住院总依旧是住院医，只是工作的时间更长罢了。 余媛只能期待着等查房结束，凌然和吕文斌去做tang法的时候，她能抢睡两个小时。 凌然的步伐稳健，慢悠悠的顺着病区，一个床位一个床位的看过去。 时不时的，就有衷心感谢的宝箱飘进来。 凌然泰然处之。 精力药剂固然不错，但他并不紧着用，那多一瓶少一瓶的，都没有所谓。 不过，凌然还是会特别注意各个病房产出衷心感谢的比例。 不同的病房是由不同的管床医生和护士来负责的。 而就凌然最近一年的观察来看，管床医生和管床护士的管理效能，会明显的影响到衷心感谢的产生。 换句话说，就算主刀医生的手术做的好，管床医生和护士若是出现了管理问题，依然会影响到衷心感谢的出产。 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病人是不会精确的区分医院、行政领导、治疗组负责人，主刀医生、管床医生和护士们的。 任何一个环节做的不够好，病人都有理由不那么“衷心”的感谢。 凌然现在虽然不注重一个两个宝箱的产出，但他很在乎产出降低这种事。 因此，凌然的凌治疗组，采用了交叉管理的方案，也就是管床医生和管床护士的管理范围并不完全重叠，如此一来，病区里若有人感觉到不满，凌然就可以很容易的注意到薄弱环节了。 凌治疗组的住院医和护士们，也知道凌然有这样的分辨能力，所以做事都是愈发的认真，甚至有些忐忑。 最后，一圈转完，凌然收获了衷心感谢的宝箱14个，三天内没有送出宝箱的病房共有4个，去掉住着单人病房的徐永昌本人，凌然的目光转向吕文斌：“你的病房的管理要加强，不光要梳理症状，还要注意患者的情绪。” “是。”吕文斌唯有接受命令。 “求问问手术室准备的怎么样了。”凌然正说话间，手机响了起来。 手机拼命的震动，并撕心裂肺的狂吼：“大王叫我来巡山……” 凌然看看手机屏幕，接听后，问：“周医生？” “凌然啊，你之前不是问，咱们有没有阑尾炎的患者吗？”周医生的声音，亲切而慵懒。 “现在有了吗？”凌然的好奇心顿起，他得到大师级的切除术有些日子了，可还都没机会用过呢。 周医生的话音中都带着亲切温和的笑意：“是呦，而且一次来了两个，小俩口子，前天一起吃了自助餐，今天一起来医院，我还考虑寄生虫病呢，结果就是倆阑尾炎，你要不要做？” “我马上来，三分钟。”凌然挂掉电话，对着一屋子的下级医生们，脸不红心不跳的道：“你们先做事，我去去就来。”第379章 情侣刀口﻿ 凌然等不及电梯，就从消防通道飞快的跑下了楼。 虽然已经做了近一年的手术了，可阑尾炎手术的诱惑力，依然是存在的。 事实上，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阑尾炎手术，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标志和信仰了。 如果要以手术为现代医学做一个标志的话，成熟的阑尾炎手术的出现，就标志着现代外科学的成立。而阑尾炎手术的发展，就是现代外科学的探索之路。 许多实习生首次登上手术台，也是以急性阑尾炎为开端的。 凌然至今都没有做过阑尾炎手术，却是先从骨科的手术做了起来，老实说，这个发展的方向是稍微有些偏的。 当然，偏移的并不多，也就相当于正常孩子学数数，从“1到10”开始学，偏移了的孩子学数数，从“一万到九万”开始学而已。 急诊室内。 两名年轻人正互相偎依着，小声的咬耳朵，不注意看的话，几乎就像是在亲吻似的。 几只急诊科的单身狗羡慕的看着二人，以至于宁愿自己忍受阑尾炎的痛苦。 “就是这两个人吗？”凌然悄无声息的来到了周医生的身后，看着并排躺在病床上，还不管不顾的咬耳朵的两个人。 周医生被吓的“呵”的一声，拍着胸脯道：“咱们医生可容易猝死啊，关注一下我的心脏健康好不好。” “你心脏不好吗？”凌然好奇的看着周医生的胸部，心里琢磨着，照目前的进度，赶在周医生心梗之前，自己应该有机会学到心脏方面的技术了，到时候，说不定还可以帮周医生开个胸什么的。 “你的眼神有点锐利哦。”周医生看着凌然的表情一阵心悸，连忙道：“就是喂狗粮的两个人。” 凌然点点头：“在输液了？应该直接进手术室吧。” 周医生呵呵一笑，道：“人家是有情饮水饱，给你看看撒狗粮的的高级形态。” 说着，周医生提高声量，道：“两位，你们商量好了没？凌医生已经来了。” 两名年轻人的声音也是大了起来： “你去做手术吧。” “不，你先做。” “你先做，你做了我再做。” “不要，等你做完了，我再做！” 两名年轻的讨论，激的周围的医生浑身战栗。 “他们还在讨论前后的问题？” “我们有两个手术室吧。” “故意的吧？” 周医生向凌然摊摊手，道：“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俩人还在为谁先做手术商量呢。知情同意书都没签呢。” “哪个更重一些？”凌然问。 “女性吧。”周医生看看表情更为镇定的女孩子，又道：“这个女的很能忍痛的，她的阑尾是必须切了，男的理论上可以选择保守治疗。” 凌然皱皱眉，稍微有点舍不得的问：“你要不要做一台手术？两台一起进行。” “我给他们说了，他们要求同一个医生做手术的。”周医生停顿了一下，道：“你想知道理由不？” “什么理由？” “他们认为同一个医生做的手术的刀口，还有缝合应该是相同的。所以，他们想要同一个医生做阑尾切除，好得到‘情侣刀口’。”周医生说话都觉得嘴里腻的慌。 凌然松了一口气：“明白了，那由我来做手术，保证给他们俩一模一样的刀口。” 说完，凌然就上前去，道：“两位，我是凌然，一会给你们开刀。我先做个检查。” 将两名小年轻分开，凌然再分别给他们做了体格检查，并在麦氏点确认了反跳痛，顿时放心下来。 在没有影像设备的年代，确认麦氏点的局部压痛和反跳痛，都可以确认是阑尾炎了。 “你想开小刀口还是腹腔镜？”凌然继续做体格检查，以确认没有其他的合并症状，同时在口中问询。 凌然具有大师级的阑尾炎切除术。作为一本初级宝箱中开出的技能书，它的技能范围相对狭窄，只能针对小小的阑尾炎发挥作用。 但是，同样是阑尾炎切除术，凌然却拥有多种方案可供掌握。 当然，一些方案太过于陈旧，已经没有意义了，例如大开口的阑尾炎切除术，现在基本没有人会选择使用了。 男生看看女生，道：“你选吧。” “你选吧。” “这次给你选了。我是男人，什么样的刀口都无所谓的。” “我……”女生犹豫片刻，道：“有什么区别？” “我来解说吧。”周医生知道凌然不喜欢和患者直接打交道，上前来，道：“凌然你先去准备吧。” 无论是小刀口还是腹腔镜手术，对云医这样的医院来说，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手术了，并不需要过多的术前指导。 凌然问：“你和我一起进手术室吗？” “是啊。我肯定得进去啊。”周医生叹口气，跟着对两名患者说明起了手术的区别。 凌然心里亦是安稳了一些。 阑尾炎切除术的技能，他虽然是得到了，可并没有用过。另一方面，相比于四肢部分的手术，腹腔手术的危险性显然是大大提升了。 凌然本身只懂得阑尾炎切除术，还真的是需要一名有技术的医生来保驾护航。 周医生虽然人懒心懒真的懒，急救技术还是很可以的。 凌然转身回到手术区，沐浴更衣换洗手服。 再进到了手术室里，稍作等待，女病人就被推了进来。 “小切口，女的先做。”周医生向凌然说了一句，又看看手里的单子，问：“你的名字？” “梅巧青。”女生捂着腹部，有些痛苦的样子。 周医生“恩”的一声，再看向凌然。 “先麻醉吧。”凌然扎着手，在旁边等着。 麻醉医生采用了常规的硬膜外麻醉，也就是俗称的腰麻。 凌然则以好奇的心态，看着周医生和护士们完成了铺巾的工作。 两分钟后，凌然面对暴露出的麦氏点，面带虔诚。 如果说，阑尾是人体内的一块无用组织的话，那么，阑尾炎对现代医学来说，就是启航的码头，通往新世界的桥梁，展露出外科的大门。 “刀。”凌然的声音稳定而清晰。 啪。 刀落入手中的声音，稍稍的大了一些，是器械护士的心情略微紧张的缘故。 凌然的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手术刀顺着腹部麦氏点的划线，就以持弓式压了下去。 原本就很放心凌然的周医生，看到这一刀就彻底放心了，笑容盈盈的开启了聊天模式：“小姑娘，外面等着的是你男朋友？” “是……”病人的声音虚弱。 “第一次开刀？” “是……” “没事儿，以后生孩子什么的，随时可能要剖腹产，这次有了经验，下次就更简单了。” 病人表示沉默。 周医生知道凌然是不聊天的，就只能逮着病人拼命聊天：“你们昨天吃了自助？吃了些什么？” 病人躺在病床上，又不知道医生问问题的意思何在，只能勉力回答：“吃了基围虾、扇贝、鲍鱼，还有三文鱼刺身。” “还吃了刺身？你们吃的自助餐不便宜啊。” “299一位。”女孩心痛点头。 “299块钱？那不能就吃这么点吧。” “还有小龙虾、烤牛肉、烤猪排和炸鸡。” “再呢？” “海胆、生蚝、啤酒、螃蟹、大的红虾……”女孩子慢慢的说的顺了，像是念咒语似的，进入了回忆模式：“烤牛舌，煮毛豆，皮皮虾，藕片，奶冻，豆腐，金针菇，洋葱圈，花甲，田螺，巧克力蛋糕，奶油蛋糕……” 周医生听她说了两分钟，叹口气，道：“不冤。” “啊？”女生没听清楚。 周医生咳咳两声，问：“哪家自助餐来着？”第380章 还能在一起吗﻿ 凌然一点点的分离腹部组织，充分感受着自己的第一次腹腔手术。 与普通人认识的不同，腹部手术的开刀，并不是用锋利的手术刀，一刀斩到位。相反，外科医生在切开腹腔的时候，都会尽量切开的有层次一些。 层次不齐的腹腔切口，在手术过程中，或许有些没那么好看，但是有利于术后的缝合。因为关腹是要层层缝合的，需要腹膜与腹膜对齐，腹直肌与腹直肌缝合，脂肪层继续挨着脂肪层…… 若是一刀斩下来的话，术后的缝合就很花时间了。 与其这样，不如在切开的时候，就有意识的分离组织，用生理盐水湿润它们，再带着纱布将之夹开来，等到关腹的时候，层层缝合就要轻松许多了，也不容易出错。 凌然不急不缓的做着腹腔手术。 在熟悉腹腔手术的周医生看来，凌然的前期步骤，在速度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但是，凌然的动作非常连贯，节奏感非常好。 如此一来，也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就到了医生们喜闻乐见的找阑尾的游戏。 周医生笑眯眯的看向凌然。 现在的阑尾切除术，唯一的难度就在于找阑尾，尤其是对周医生及以上级别的医生来说，分离阑尾，缝合末端种种，都属于非常简单的任务了。 用动物世界来形容的话，找阑尾就像是狗熊和兔子玩捉迷藏，一旦找到了兔子，吃掉它对狗熊来说，是不存在难度的。 唯一的麻烦，也就是阑尾如狡兔一般，经常在腹腔内游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在小开口的情况下，找到它是存在一定概率的，运气不好经验不足的医生，找半个小时的阑尾实属正常。很多小医生第一次找阑尾，有找两三个小时的。 周医生看着凌然的动作，笑问：“凌然你上次找阑尾是什么时间？” 做手术还是很讲究熟练度的，再强悍的外科医生，如果许久不做阑尾手术了，再做起来，也是要生疏许多的。 凌然沉吟了一下，没有立即回答周医生的话，而是手指用力，自腹腔内一勾，抓出一截血糊糊的小肠子。 “纱布。” 凌然下了个命令，再对周医生道：“刚刚。” 器械护士将纱布递给凌然，满眼的崇拜：“凌医生做的真好。” “谢谢。”凌然礼貌点头，再用纱布蘸干净阑尾四周的脓液，再要了钳子，将阑尾高高吊起。 周医生看着能置人于死地的化脓的阑尾，转眼间就被吊了起来，不禁也有些发愣：“找到了？” “恩。”、 “你这是偷偷练过的吧。” “没有。” 周医生摇摇头：“你这个运气。” 他只能将之归结为运气了。 虽然周医生也是经常见到和听说，有的普外科医生，小指头一勾，就能找到阑尾，可那些人割出来的阑尾，弥起来都能给手术室装修了，凌然最多就是练过阑尾切割术，哪里有可能大量的操作呢。 凌然笑而不语，面对周医生轻轻的抬了抬下巴。 “嘿，你还骄傲了……”周医生连连摇头：“就一个阑尾，你先别得意……” 凌然满脸无奈：“我的意思是拉钩。” 周医生愣了一下，连忙用力拉钩。 给阑尾炎手术做助手，也就是这么一项工作了。 凌然这才点点头，开始处理血管和阑尾系膜。 周医生有些不好意思：“太久没给人拉钩了，有点生疏了，咱们的配合还需要提高哈。” “不用。”凌然瞥瞥凌医生的小胳膊小腿，以及满眼角的鱼尾纹，颇为嫌弃。 像是拉钩这种活计，自然是要找有力气的小年轻干，又有力气又有干劲，说话还好听。 比较起来，周医生这样的主治，给凌然打下手就太不好用了。 “缝合切除了。”凌然又提醒了一句，将周医生的话给堵了回去。 凌然顺行切除阑尾，三两下完成，就对末端做了荷包缝合。 荷包缝合法的官名叫“连续水平褥式全层内翻缝合法”，与凌然此前掌握的另两种内翻缝合法，垂直褥式和间断褥式略有区别，属于阑尾切除术里附赠的缝合法。 对现在的凌然来说，不同顺序方式的缝合法，用起来都很轻松了。 小小的阑尾，落在托盘中，红艳艳的，像是一小截广式香肠似的。 “小姑娘。下次吃自助餐，就别那么狠了。”周医生的心情又轻松下来。 病人是看不见手术台上的情形的，怯生生的问：“现在怎么样了？” “你的阑尾被切除了。”周医生翻动了一下托盘，道：“肿的。” “哦……谢谢。” “嘿，小姑娘还挺客气的，下次再来，我们想办法给你打点折扣哈。”周医生开着医生们喜欢的玩笑。 病人无言以对。 她还不敢说自己以后就不来了。 仔细检查一番，凌然丢下了器械，问周医生：“关腹你来？” 周医生看看表，唱了声喏：“谢谢凌医生。” “不客气。”凌然脱下手套，丢到了桶里，再对巡回护士道：“下一位呢？2号手术室？” “是2号，我去确认。”巡回护士刚才就已经是询问过了，此刻又出去，一会儿回转过来，就道：“病人已经送到2号手术室了。” 凌然点点头。 这时候，头被罩在铺巾内的病人梅巧青喊了出来：“医生，医生，要割一样的刀口啊。” 凌然的脚步顿了顿。 “我尽量，但阑尾是游离的。”凌然只能解释一句，虽然在右上腹的概率最大，可他也不能保证…… 铺巾下的梅巧青却是坚定的道：“他是我的男朋友，又和我一起阑尾炎，他的阑尾就算是游，也肯定游到和我一个位置上。” 凌然认真的听取了病人的意见，再道：“我会给你证明的。” 说完，凌然就出去了。 反而是病人梅巧青，被凌然的话给说慌了：“万一他的阑尾和我的阑尾不在同一个位置，那怎么办？我们还能在一起吗？我该怎么面对他？” 周医生听着病人的话，也慌了，低声对护士道：“把刀都收起来……”第381章 宝箱﻿ 2号手术室。 凌然重新洗手入内，就见男性阑尾炎患者已经被好好的端上了手术台。 巡回护士做了术前的检查工作，麻醉医生看到了凌然，就急不可耐的问：“麻吗？” 虽然对麻醉医生来说，不同的手术是相同的麻醉流程，但是，阑尾炎手术在任何一名医生心里，仿佛都被主动降级了。麻醉医生想的也是早做完早结束。 只有病人自己，无比认真的问：“我女朋友的手术顺利吗？切口的位置正不正？” “手术是顺利完成了。”凌然也只能回答这个部分了。 “医生，我的刀口能做的和我女朋友的位置一模一样吗？”病人提出了一个属于他们的正当问题。 凌然现在对此问题已免疫，认真的回答：“我先确认一下。” 病人费力的抬头：“您可一定要把刀口开成一样的，要不然，我的日子要比有阑尾炎还难过。” 说完，病人就双手合十，向两边拜着，且道：“找个女朋友不容易，麻烦大家了。” 麻醉医生乐了：“现在谈个恋爱，成本这么高啊。” “何止。”病人叹口气：“情侣装情侣鞋什么的就不说了，玩个游戏，里面的人物都要穿情侣装你信？有次我打BOSS换了身装备，她就大发雷霆，跟我三天不说话，后来我给买了个包，才算是放过我……” 麻醉医生听的心驰神往：“你这个女朋友听着也挺有意思的，人家喜欢浪漫嘛，我给你说，我要是有个女朋友……” “我们最近开始讨论买车了。”端在手术台上的病人，鄙视的看了麻醉医生一眼，道：“你觉得情侣车浪漫吗？” 麻醉医生愣住了。 尽管是医院里的高收入群体，但麻醉医生也不敢说自己能买得起两辆车，除了偷药的。 “还好你们只用住一套房。”麻醉医生的思维扭转了。 情侣车这种东西太贵了，太不健康了。 手术床上的病人惨笑两声：“房子我倒不怕，我是怕装修。” “装修怎么了？” “我家拆迁出来4套房，她家拆迁出5套房，她现在一定要我把其中一套大的房子隔断，然后也做成5套，再装修的和她家的房子一样。人家租客好好的呆着，你让我怎么说，所以啊，都是瞎折腾……” 麻醉医生再次愣住了，沉默了几秒钟，面向凌医生，问：“要不要全麻？” …… 20分钟后。 凌然看着麻醉医生，不情不愿的将病人推进了苏醒室。 相隔老远，凌然都能听到苏醒室里的欢呼声。 “两人的切口真的一模一样？”周医生回忆着两次手术，道：“位置好像是一样的？长度呢？” “一样。” “一模一样？” “恩。” “真这么巧？”周医生啧啧道：“你别说，虽然女生作了一点，但两个人阑尾炎都能一起得，阑尾的位置也一样，长度也一样，真的很难得了。我都有点相信爱情了。” “男生的切口本来可以小一点的，出于对病人意见的尊重，我多切了0.5厘米。”凌然回答的很直接。 周医生沉默了几秒钟，重新道：“虽然女生作了一点，但两个人阑尾炎都能一起得，阑尾的位置也一样，还是很难得，说明真爱这个东西……” “两个人确实是都得了阑尾炎，但得阑尾炎的理由不一定是一样的。”凌然打断了周医生的话。 周医生奇怪的看向凌然：“要不然呢？男的看见女的得了阑尾炎，于是决定自己也得一个？哈哈哈哈……” “或者？”凌然又用提醒的语气，抬了抬下巴。 给凌然做了大半个钟头的助手的周医生，莫名其妙的开始配合凌然，大脑拼命思考起来：“或者，是女的得了阑尾炎，然后觉得应该得一个情侣阑尾炎，于是……我艹！” 后面过来的两名护士听的眉飞色舞： “怎么做到的？” “要是真的就好厉害了。” “用不用报警？” 凌然摇摇头：“人为无法直接导致阑尾炎的。” 周医生糊涂了：“那您的意思？” “我只是罗列了一个可能性而已。”凌然一脸的淡定。 周医生却是越想越深入：“就算不能直接导致阑尾炎，也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来增加阑尾炎的成功率啊，要是这样的话，男患者本来还有可能得胰腺炎、肠炎之类的其他疾病，偏偏他就是得了阑尾炎，唔……” “真爱……”两名小护士已经开始捧心了。 凌然默默的打了个电话给吕文斌，再去冲了澡。 出来的时候，tang法缝合的病人，也就上了手术台。 tang法之后，是跟腱修补术，再是关节镜手术…… 凌然放开了手术数量，手术量就飞快的上涨。 一天下来，不算阑尾炎手术，凌然足足做了8台手术，终于让特需医疗部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 两天后。 凌治疗组集体站在了新的病区前，目光中仿佛闪烁着无边的星辰。 凌然终于得到了急诊中心全部的新建病房…… 在有其他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在场的情况下，也只有集体诉求，才能得到如此贯彻的执行。 “新的病房啊……” “新的病床……” “更多的病人……” O字型的急诊中心的病区，如今有一半是属于凌治疗组的了，剩下的一半的一半，还没有装修好。 “面积真不小啊。”余媛展开双手，释放双脚，丈量着距离。 “以后增加的人可多了。”吕文斌背着双手，观察着两边的病房，心里琢磨着各种物资的数量，以及配套的人手问题。 左慈典看向凌然，小心翼翼的问：“凌医生，三方公司已经给消毒两遍了，您看还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吗？” “恩，病床都到位了吗？”凌然问。 “都到位了。”左慈典笑眯眯的。 “加床呢？够吗？” 左慈典迟疑了一下，道：“霍主任这边让买了30张的新床，用来做加床。” “三十张哪里够。”凌然断然否定。 “多了20个病房，加床30张够多了……”旁边医政科的干部着急了。 左慈典咳咳的打断他：“你没听懂凌医生的意思，30张床是给病房内的加床，走廊内的加床都没算吧。另外，不得计算一下损耗？” 医政科的干部知道凌然是现在的当红炸子鸡，也不敢得罪他，小心翼翼的道：“凌医生，20个病房的核定是40张病床了，按照你们科室的核定是60张，再加床30张……” 左慈典又是“咳咳”两声，道：“你不用算这么多，凌医生，我们自己给医药公司说一声就行了。我觉得，霍主任应该是预留了一点床位，给咱们自己挑选的空间。” 他这么说，医政科的干部明智的不吭声了。 各个科室的主任们都很反感医政科插手到科室内的资源调配中去，尤其是越过科室主任的医药代表，总是很容易招人恨。若是医政科的雷主任，此时或许还可以说两句话，一个小小的干部，此时就只想做好服务工作。 凌然听着左慈典的话，轻轻点头：“这样也好，我也不确定具体可以加多少张床。” “凌医生心心念念的都是病人。”左慈典备受感动的抹了一把眼睛，又道：“对了，凌医生，今天还有人送锦旗来呢。” “锦旗？” “是呢，之前的病人徐永昌，艾滋病合并半月板损伤的那位，今天可以出院了，他和他哥哥两人提出，要送锦旗一面给您。”左慈典很会凑趣的提出来，顿时引来了众人的兴趣。 本来是负责抓拍急诊中心病区初步落成的摄影师（院内闲杂人士），此时立即举着自己花钱买的单反，转过身来，强烈要求道：“我来给凌医生拍照。” 凌然颇有些恍然大悟。 徐永昌兄弟一直都没有送出衷心感谢的宝箱，现在看来，他们大概是情感比较迟缓的那种。估计要到了送出锦旗的时候，才会一并送出衷心感谢的宝箱。 凌然自无不可。尽管说，他更喜欢南非爱哭鬼那种病人，但是，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性格，凌然还是能够理解的。 在左慈典的主持下，伤愈出院的徐永昌兄弟，在十数人的围观下，举着一面半人高的锦旗，来到了凌然面前。 通红的锦旗之上，“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几个烫金大字，煞是好看。 “凌医生，太感谢您了，没有您的出手相助，我的膝盖疼痛的问题，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决呢。”徐永昌面带真诚。 凌然微笑，等待着宝箱的落地。未果！ “是啊，太谢谢您了。”徐永昌的大哥亦是满面的谢意。 凌然微笑。没有宝箱。 “凌医生，真的，真的，太感谢您了。”徐永昌面对镜头，泪流满面。 “谢谢您，凌医生。” “凌医生，请允许我，谨以此旗，向您致以衷心的感谢。”徐永昌终于说出了“衷心感谢”。 然而，凌然依旧没有见到衷心感谢的宝箱。 不过，凌然倒是充分的理解了徐永昌，或许，他的情感都宣泄在了这面锦旗之上吧。 “不用客气了。”凌然保持微笑的说了一句，免得对方哭出问题来。 左慈典一边拍手，一边高声叫好：“凌医生，拍个照拍个照。” 手持专业单反照相机的院内闲杂人士，立即活跃了起来，指挥着道：“医生和病人各拿锦旗的一角，握个手，握个手。” 徐永昌听着指挥，想要伸手，又突然在空中顿住了。在急诊中心住院数日，他知道凌然是个有洁癖的医生。 凌然看到他的动作，自然而然的伸出右手来，和徐永昌的右手轻握。 咔嚓。 “再来一张。” “非常好。” “再来一张。” 院内闲杂人士的声音超大，震耳欲聋。 咔嚓。 一只衷心感谢的宝箱，落在了凌然面前。 “凌医生，那我走了。”徐永昌垂下眼睑，低头离开了。第382章 院感医生﻿ “新的病房啊。”窦和同站在急诊中心的新病区，满脸的感慨，一边用酒精凝胶涂着手，一边问旁边的左慈典：“全归凌医生管的？” “当然。你视野所见的病房，都是凌治疗组的，都归凌医生管。”左慈典骄傲的不要不要的。 “全部按照凌医生的要求，做院感管理？”窦和同有些不能相信的道：“霍主任能同意了？” 左慈典呵呵的笑两声，道：“霍主任的目标是全急诊中心，病房是属于凌医生的。” 窦和同听的羡慕不已，啧啧有声道：“好吧。大家同样是年轻人，凌医生已经走到前面了。” 说着，窦和同还很是感慨的摇摇头。 左慈典看着他没说话。作为一名奔五的标准中年人，他对窦和同的感慨没有丝毫的共鸣。 “按照凌医生的要求做院感管理，可不便宜啊。”窦和同走了几步，探头探脑的看了看病房内的情况，又道：“这么多间病房，要厉行节约的话，可能节约不少钱呢。” 他是话里有话，做院感的，最怕的就是节约。 当然，做院感的同志们，通常会将之称为“不当节约”。 简而言之，一些90年代以前的，中国医生们的厉行节约的好品质，放到非典以后，许多都不大适用了。常见的如器械的按期更换，速干消毒剂乃至于干手纸之类的补充，甚至医疗废物袋装的过满等等，都是院感科深恶痛绝的问题。 但是，医院和科室都是有成本的。国内的许多医院都执行全成本核算，导致全院上下，都有省钱的心思。 或者说，就算是医护人员不想省钱，上级不给拨放器械物资，该省的还是要省。像是医疗废物袋，若是每周或每月送来的就这么多的话，你不给装满一点，后面没得用怎么办？ 然而，凌然对院感的要求，显然是不适合省钱的。 急诊中心成立以后，急诊科光是酒精凝胶的开销，就是以前的好几倍，更不要说其他各类消毒用品和器械的开销了。 以此前急诊科的规模来说，这样的开销还算是范围之内。 可是，眼瞅着眼前又多了上百张的病床，窦和同就不确定，凌然是否还能坚持此前的策略了——窦和同当然希望凌然能够坚持以前的策略。 院感科自己的经费是很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需要各个科室自己开销院感成本的。 能够像是凌然的急诊中心这样，花费大价钱搞感染预防的，对院感科来说，简直就是大客户的存在。 因此，窦和同既希望凌然能坚持策略，并将此策略扩展开来，又担心扩展的太快了，以至于凌然拿不出钱来，降低了院感要求。 左慈典看着年轻的院感科医生窦和同患得患失的表情，内心毫无波动，反而有点想笑。 虽然不久之前，左慈典也为凌治疗组可能的开销而忧心不已，但是，看过凌治疗组产生的收入之后，左慈典就不再为此而担心了。 作为镇卫生院出身的中年医生，左慈典是有过花钱如流水，签单任我行的豪迈的，相比之下，一名三甲医院的院感科医生，就是标准的穷鬼科穷鬼了。 “就照之前的标准。”左慈典决定免费赠送给窦和同一颗定心丸。反正他也买不起。 窦和同果然开心起来：“确定吗？对了，凌医生在哪里？” “凌医生忙着做手术呢。”左慈典笑呵呵的看了窦和同一眼，又道：“凌医生最近是比较忙的。” “那我要不等等？”窦和同看看手术室的方向。作为院感科的医生，等着给医生涂酒精凝胶这种事，他都是干过的，等人家下手术，不算什么。 左慈典又是呵呵的几声笑，再缓缓道：“等不到的，凌医生现在是一个手术做完，就接着做另一个手术的。” “这样……” “你先做事好了，院感科的工作，凌医生是会看到眼里的。” 窦和同讪笑两声：“院感科的存在感，比护工都弱吧。” 左慈典意味深长的道：“你这么说，可就政治不正确了。” 窦和同顿时愣住了。 左慈典给人一闷棍，再道：“凌医生对院感是非常重视的，你好好做就是了。” “唔……是，随身带两瓶酒精凝胶来替换的医生，我确实只见过凌医生一位。”窦和同同志默默点头，默默的安慰自己，凌医生这样的人，明显是我辈中人，是院感人应该珍惜的。 拜别了左慈典之后，窦和同又在凌治疗组的病区里逛了一圈。 新装修的病区，还有些味道没有消散。窦和同第一时间戴上口罩，又拿了双薄手套出来戴上，这才继续往里走。 有的病房里，病人自费购买了空气净化器，拼命的抽吸着，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处。 tang法缝合和跟腱修补术后的病人是最多见的，然后才是断指再植和关节镜手术的病人。 关节镜手术的病人少，是因为关节镜手术的恢复快，以至于大部分病人都只住院三四天就出院了——就算住的不是加床，病人们也不想常住医院。 断指再植的病人少，则是因为凌然减少了断指再植的手术量。他现在的手术目标都是三指及以上的断指患者，就算以云医的辐射，每周也提供不了几名这样的病例。 何况，还要面临其他医院的抢夺。 “恩……”窦和同皱皱鼻子。有些习惯了装修材料的味道的嗅觉，猛然闻到了香味，竟然有些让人不适应。 窦和同的脚步走快了一些，一连越过好几间病房，才在走廊末尾的餐厅，找到了香味的来源。 一盆山一般高的卤猪蹄。 盆是能给幼儿园的小孩子洗澡的盆，猪脚是比幼儿园小孩子的脚还大的猪脚，看那炖得烂的露出骨头的样子，估计软烂程度要超过幼儿园小孩子的小嫩脚了。 窦和同吸吸鼻子，浓郁的香气，让他的肚子都叫唤了起来。 “新病区活动，一只猪蹄22块，到下周就涨回28了。”一名壮汉扛着又一盆猪肘子，费力的搬出来，面带微笑的将一板二维码坐在了桌子上。 “22啊……”窦和同摸摸口袋，犹豫了一下，院感科没有手术费之类的收入，奖金是按照全院平均数打七折，就是和护士们比，还少了护理待遇和护龄津贴，要说吃饭肯定是足够的，可要是想买房攒钱的话，不省是不行的。 “算了，今天减肥。”窦和同吁了口气，摇摇头。 壮汉不以为意的点点头，瞅了窦和同一眼，道：“男人要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你这样子，可以吃点牛肉什么的。” 说话间，里面已经喊了起来：“人呢？” 壮汉向窦和同笑笑，连忙应了一声，入内又搬了一盆肉出来。 窦和同暗暗吃惊：“你们怎么煮了这么多？” “我们的猪蹄很有名的。”壮汉说着，又将一叠的一次性餐盒放在了桌面上。 “做啥做的有名了就厉害。”窦和同想起了凌然如日中天的名声，心里幻想着自己若有此水平，又将是怎么样一种光景，吃猪蹄都可以买只猪了吧，一个月的手术费，花都花不完。 “我去做手术了，都机灵着些啊。”餐厅内，又是一名更壮的汉子走了出来，目不斜视的向前，一边走，一边套上了白大褂。 窦和同一眼就认出了那标志性的健身背影，忙喊了一声：“吕医生。” “哦……你好你好。”吕文斌转身过来，抽了抽自己腰间的GUCCI皮带，面带微笑。他不记得窦和同了，也不好说出来。 “您去做手术？跟凌医生吗？”窦和同问。 “是，有台tang法的手术。”吕文斌的笑容更盛。他跟着凌然做了有三百台的tang法缝合了，效果突出，现在正是出成绩的时候。 窦和同连忙道：“我能跟您过去看看吗？我想找凌医生聊聊院感的事。” “院感啊……好吧，就怕凌医生没时间。”吕文斌也不多说，脚下的杰尼亚一扭，就奔着手术室去了。 窦和同立即跟上，脑子里还想着说什么话来搭讪呢，就见吕文斌的脚步已经快的像是竞走了。 待到手术区内，窦和同更是一脸的茫然。 凌治疗组的医生们占据了两个手术室，不仅有主刀医生和助手，还有数量不少的实习生和旁观的医生。 吕文斌一边洗手，一边呶呶嘴，友善的对窦和同道：“凌治疗组近期收到多名国际病人，其他省份也多有来求医的，凌医生都有些忙不过来了，你有事就简短了说。” “哦。”窦和同傻傻的点头，却是盯着吕文斌的洗手动作，随时准备着纠错。 可惜，看了许久，吕文斌的洗手动作也没问题，窦和同才不知道是失望还是赞同的抬起头来，问：“凌医生大概什么时候做完手术？我可以晚一点再找他。” “今天的手术排到凌晨了。” “凌晨？凌晨不行，我晚上要早睡。”窦和同念叨了一句，又问：“那明天呢？” 吕文斌回头看了窦和同两眼，终于问了出来：“你是哪个科来着？” “院感。” “哦……院感科的。”吕文斌放心下来，道：“凌医生明天早上出发去三院做手术，你还是见不到。” “三院？云华第三人民医院？他们是传染病院吧？” “是，凌医生显然在传染病圈子里面，也有了名气吧，具体我不清楚。”吕文斌说完，就出门去了。 窦和同站在洗手房内，脑海中却窜出无数的念头，首当其冲的三院的院感管理，接着，则是飞刀代表的“巨量”收入。 窦和同突然想到自己对“同辈中人”的判断，不由的暗自感怀，没想到喜欢院感的人里面，竟然还有富医生。第383章 看手术﻿ 等窦和同缓过劲来，吕文斌已经进到了手术室里。 窦和同摇摇头，又不肯回去，就厚着脸皮，隔着手术室的玻璃，看到凌然，再进来，想确认一下院感的事情。 对院感的医生们来说，厚着脸皮这种事，也不算是新鲜了，窦和同勉强还能承受。 急诊中心的手术室，一片蓝色的墙壁和绿色的铺巾，只有显微镜是黑色的。 手术显微镜的外观，看起来与老式的家用大台灯差不多，一根金属棍，上面接着沉重的显微镜与调节装置，下面接着厚重的底座与轮子。 主刀医生掌握着手术显微镜的移动特权，当他将显微镜调整到了自己舒服的位置的时候，脚下一踩，就会将底座固定下来，至于助手要采用何等扭曲的姿态去做手术，就不是很受主刀医生的关注了。 窦和同虽然是临床专业毕业的，但他成为专职的院感医生六七年了，手术方面的东西，已经记得不是太清楚了，对于日新月异的医疗器械，更是关注不多。 他只是看着四周来参观的医生们，暗暗咋舌。 每名来自外院的医生，胸前都有一个吊牌以表明身份，窦和同随便一扫，就看到了人民医院、省立、益源县医院、鄂城医院等等名字。 有省内，有省外的医院，有大牌医院，有低端医院，这样的组合模式，不仅不会让人小看了手术室内的阵容，反而不得不高看一眼。 这是明显的“自发牌”的构造。 若是某些国内的会议或活动，举行的手术示范，周围的医生，往往都有着相同的业务背景，或者是医院是同一个阶层的，或者是职位和师承厉害一些，总而言之，像是省立医院的中青年医生，与益源县医院的中青年医生，只可能在省内的小活动中遇到，而且概率不高。 而围观的医生的来源越复杂，就说明其“自发性”越高。 任何一名关注医院的人都知道，要想让医生们自发的做某事，那是有多难！ 让一群医生自发的做某事，难度就更高了。 窦和同向两边看看，找了一个面相和善些的年轻医生，问：“你们在看什么？” 对方奇怪的看窦和同一眼，发现他胸前没有吊牌，立即意识到，窦和同是云医自己的医生，于是矜持的笑笑：“祝-凌跟腱修补术。” “咦？不是tang法吗？”窦和同这时候再看手术台上，除了一眼就被帅出来的凌然以外，吕文斌似乎并不在内。 年轻医生反问：“你是来看tang法的？tang法在隔壁。” 窦和同这才意识到，凌然竟是同时开了两台手术。 “凌医生是要把这边的手术做完了，再去做那边的手术？我刚才看到助手已经过去了……”窦和同满脑子的疑问。 “你是说吕文斌吧，凌医生现在做tang法，前面部分都是让吕文斌做的，只有关键步骤才自己做。再说了，tang法做起来也快，凌医生每次都只过去一刻钟的样子。”这边的年轻医生竟是知道吕文斌的名字，显然不是第一天过来了。 窦和同有些发晕，自己在云医呆了这么多年，怎么就不知道云医现在的吸引力这么大了？ 再看台上，凌然低着头，也不说话。 全部的医护人员，也都没有要聊天的意思。 手术室里，就是一片的安静。 终于，还是当值的巡回护士耐不住了，低声问：“凌医生，要不要放首音乐？” “那就放吧。”凌然对音乐没什么爱好，如果有的话，也是约翰凯奇的《4分33秒》。不过，他在手术室的阈值相当高，有没有声音都无所谓。 众人听着护士放出来的轻音乐，明显的放松许多。 “你们想学这个？”窦和同趁机低声询问，他也是听过祝-凌跟腱修补术的大名的，只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看。 被询问的年轻医生面带微笑：“能学会当然好。” “不然呢？” “也可以看看国际友人的身体构造嘛。”被询问的年轻医生笑了出声。 窦和同听到此处，不由的看向手术台，此时才发现，病人裸露在铺巾外的部分，却是异乎寻常的白。 窦和同不由问：“是个白人？” “恩，美国人。”年轻医生道。 “美国人也来咱们医院看病？”窦和同的声音大了一点，引来了好几人的目光。 窦和同咳咳两声，继续厚着脸皮微笑。 “美国人也是人，总也要看病吧。”旁的一位医生，估计是主治的年纪，声音压的低低的说了一句。 “美国人到中国来，就没有医保了吧。” 那主治险些笑出猪叫声：“我们做一个跟腱修补术，连一万人民币都用不上，2000美元不到，还不够他那个破保险的免赔额呢。” 窦和同愣了愣：“来往交通和住宿费用呢。” “这可是运动医学性质的手术，在美国做，30万美元打底的。”主治瞥了窦和同一眼，道：“医疗国际化，不是开玩笑的。机票和酒店才值几个钱。” 这时候，更多的人带着严肃的表情，看了过来。 窦和同不好多说，只能瞅着台上的美国白腿发愣。 凌然其实也是第一次切美国腿，若用数据来说明的话，此君的跟腱长度达到了20厘米，算是相当不错了。 不过，考虑到这位原本就是名长跑运动员，20厘米的跟腱，就只能说是普普通通。 事实上，凌然最近接触的国际病人，基本都是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刘威晨的竞赛成绩极佳，南非爱哭鬼也加入了橄榄球队，打出了不错的成绩，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凌然的能力。 虽然在国际医疗界，凌然至今仍然是一个廉价解决方案，但是，他至少是一个解决方案了。 假如真的有这么一张国际医疗界的解决方案者的名单的话，国内能够被列入这张单子的人，依旧还是少数。 这也得益于凌然所掌握的运动医学的技能，显微外科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生看来，都要算是一个苦活，工作时间长，精细度高，收入却很一般。 能在这条路走下去，最终走到可以诊治职业运动员的水平的医生，是少之又少。 但是，就像是职业运动员之于普通人的巨大差异那样，专业的运动医学专家，哪怕不是那么牛气的，相对于普通的显微外科医生，也是高了数个层阶的。 此时躺在手术台上的美国人，就是在能够承担的费用范围内，选择了凌然。 就目前的国际医学诊疗价格来看，也就只有在凌然这里，他才有可能保住自己的跟腱的运动性的同时，只开销几万美元。 “失血量？”凌然偏头问了一句话，手术室里的观众们，都乖乖的安静下来。 “56。”余媛做着助手，眼睛离开了目镜，并读出了仪器上的数字。 凌然只“恩”的一声，就继续操作了起来。 众人的目光，聚集在前方的屏幕上。 显微镜里的视野，能够显示于屏幕之上，但这样的手术，主刀医生都是采用显微镜直视的。 “血管全部避开了。” “牛气啊。” “祝-凌跟腱修补术哈，真讲究。” 在场的医生们默默的看着，各自思忖考虑着。 对于高阶医生们来说，显微外科并不一定是个好的发展方向，但是，对于地方医院，尤其是三甲以下的医院来说，显微外科简直是救命稻草。 现如今，许多的三乙或二乙级医院，都是依靠断指再植、跟腱修补术之类的技术存活的。 那些活少话好听赚钱多的手术，毫无疑问的垄断在大型三甲医院的手里，病人们也有意识的前往大型医院就诊。 小医院得不到病人，要么就去做不是疾病的手术，比如不管有没有手术指征的包皮环切术之类的，要么就去做大医院不愿意做的苦活手术。 在生存面前，外科医生的挣扎不比病人轻松多少。 “剩下的你来做。”凌然完成了跟腱的缝合，照例将缝皮的部分交给了助手。 余媛手忙脚乱的站回到凌然的位置，重新调整好高度，才收敛精神，开始缝皮。 她的手术天赋极其有限，但是，持续的坚持和练习下来，水平却是异常的稳定。 而随着凌然的离开，围观的医生们也是呼啦啦的离开了手术室。 窦和同懵懵懂懂的跟着人流，很快被塞入了隔壁的手术室。 此时此刻，吕文斌刚好将tang法缝合的病人的就屈肌腱彻底的分离出来。 重新洗手上台的凌然上前，检查了一番，伸手一捞，就将病人的屈肌腱取了出来，再是一通操作，即宣告手术完成。 接着，凌然又进入了隔壁手术室。 窦和同继续懵懵懂懂的跟着。 这一次，又是一台跟腱修补术，却是骨科的马砚麟跟台。 窦和同被无影灯的光照的一阵疲惫，不由再问身边的人：“你们计划看多久？” “也看不了多少了。凌医生明天不上手术。”说话的医生来自沪市，语气里有点看一场少一场的紧迫感。 窦和同有些奇怪的看看他的吊牌，道：“你们能看到手术的机会很多吧。” “那要看怎么说了。魏嘉佑就在沪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号称年青一代的领军人物，35岁以下的十大杰出医学人才?但你要看魏嘉佑的手术，是必须预约的，而且只能预约一场，哪里有这里的敞快。” 窦和同哑然。 来自沪市的医生呵呵一笑，从兜里掏出一瓶红牛加强版晃了晃，道：“想看多少手术看多少，魏嘉佑以前也是放开的，现在哪里照顾的过来。所以啊……现在凌医生这里是最舒服的。”第384章 三院（求月票）﻿ 清晨的急诊中心。 沐浴于温和的阳光之下，反射出犀利的光线。 忙了一晚的急诊科医生们，穿着皱巴巴的白大褂，兜里揣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纸片，眼袋严重，眼圈发黑，手指染着各色颜料，就像是农民工似的在门口猬集，只是赚的更少而已。 宾客们日前赠送的花篮里的鲜花已经萎缩了，能够体现春日风采的，依旧是随处可见的绿萝、吊兰、万年青等等。 几株新生的爬山虎，仿佛好奇的小猴子似的，才爬了一个墙角，只来得及将头探到一楼的窗户里，就被不知哪里来的恐怖人士给揪断了头，歪着脖子掉在半空中。 霍从军嘴里嚼着几颗藤蔓植物的芽枝，目光凝重的望着前方，一直等到凌然从急诊中心里走出来，才“噗”的一吐，喊道：“凌然，给你随身带点东西。” 说着，一个塑料药盒一并几盒药被霍从军塞给了凌然。 “拉米夫定……”凌然看到最上面的一盒药就颇为无语：“霍主任……” “我知道我知道，做手术的时候，你是会全面防护的，职业暴露的概率也不高，但是啊，咱们有备无患嘛。”霍从军语重心长的道：“你这是去别的医院做手术，和在咱们本院做手术是不一样的，手术室的配置情况，医生护士的状态什么的，都很难讲的。” “我自己带助手和器械护士的。”凌然奇怪的看霍从军一眼：“还是你要求的。” 霍从军骄傲的道：“三院不同意的话，我也不能放你过去。器械护士传递利器，助手配合操作，这是最容易使你受伤的人，当然要带自己的。” “所以说……” “所以说有备无患嘛。”霍从军道：“就算职业暴露的几率不高，咱们还是要小心为上，你说对不对？” 对此，凌然是无从反驳，缓缓点头。 “把药拿着，感觉哪里做的不对就吃药。别怕副作用，和艾滋病比起来，主动阻断药的那点副作用，算得了什么。”霍从军说归说，心里的担心是一点都不减的，如果是让他自己去做手术，不管对方是不是艾滋病人，有没有传染病，霍从军都没有一个怕字。 过去二十年间，霍从军做过的传染病手术太多了。在急诊科工作，无防护的手术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早些年间，霍从军刚从医的时候，手术防护的概念都不是很清晰，几乎每台手术都是无防护的，会不会染病，全靠运气。 但是，凌然跑去三院给人做手术，霍从军却是心里慌的一批。 他看过凌然给合并艾滋病的患者做手术，防护是很到位的，意识和操作也都没问题。 可是，万一呢？ 霍从军语重心长的道：“药你拿着，主动阻断药说是72个小时内，但最佳时间还是2小时内。一旦发生职业暴露，别犹豫，直接吃药。” 凌然只好“哦”的一声。 “药要随身携带。”霍从军觉得凌然不够重视，又继续道：“拉米夫定可不好买，你也别指望着三院的人给你送药，一则，这个药蛮贵的，他们不一定愿意开销，另一个……” 霍从军犹豫了一下，低声道：“确实要是发生职业暴露了，三院的人不可能犹豫，但要是将发未发的那种，你心里有疑虑，你就吃药，不要等着三院的人同意。他们多数是不会同意的，谁想承认自己的手术室里发生职业暴露了。总而言之，药在你手里，你就有主动权，明白吗？” “明白了。”凌然也是真的听懂了。 “到前面拍个照吧，给咱们云医急诊中心，打个威风出来。”霍从军爽朗的笑，顺手掐了一小截绿萝的嫩芽，放入嘴里，嚼吧嚼吧的吐了出去。 凌然来到急诊中心的正门前，站在牌匾下方，与余媛、左慈典和王佳，以及身后的红色条幅，一起拍了张照片。 条幅上，写着硕大的一排黄字：云华医院急诊中心支援云华第三人民医院先遣队。 等凌然等人拍完照，雷主任等医政科的干部也挤了进来。 这次的飞刀，不同于王海洋主任依靠私人关系联系的，乃是云医医政科和云华三院的医政科，通过正式渠道做的正规院外会诊。 现在的医生和医院科室，其实都不愿意做正规的院外会诊了。冗长复杂不说，浪费的时间也多，事后的文件往来更是烦人。 许多医院一年下来，都没有一次院外会诊的记录，想想也是不可能的。 现实中，开飞刀的医生每到周末就天南海北的飞行，以至于首都某院的院长，要到首都机场去截人。而医生本人，开飞刀两三年的，就能飞出航司金卡，买车买房，实现欧美医生式的生活，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又岂是区区院长所能阻拦的。 唯独正规的院外会诊，既不受医生的待见，也不受医院的待见，还不受患者的待见。 因为大家都觉得麻烦。医生觉得给钱少，患者也不愿意自己的病情被耽搁，就连医院，都宁愿多冒些风险——飞刀失败，医院要赔几十上百万出来，可正规诊疗也是一样的价码，又何苦来哉呢。 也就是传染病院这样的医院，才有意愿搞院外会诊。 也就是凌然这样的医生，不在乎多钱少钱。 三院自家人知自家事，稍晚一些，三院的副院长带队，到云医接上了凌然一行，倒也算是诚意十足。 车行。 云医急诊中心的医生和护士们们们，言辞切切的挥手道别，场面凄楚悲情。 三院的副院长满脸无奈的看着后视镜，对后座的凌然道：“我们的手术的安全性其实还是可以保证的，这么多年了，手术室感染发生的概率，比普通医院都要低。” 凌然点头。 “我们的很多病人，受膝关节疾病的困扰多年了，有的人偶尔遇到愿意给做手术的医生，病友们都非常羡慕。”副院长转身看向凌然，恳切的道：“凌医生愿意为病人们解除伤患，实在是太好了。” 三院是没有自己的骨科的配置的。 而膝关节镜这样的手术，对于骨科来说，只是轻而易举的小手术，对于非专精的医生们来说，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凌然依旧是点头，再道：“我只能做半月板重建。” “可以了，可以了。”副院长的笑容不减，他也没指望凌然一个人解决所有的问题。 不长时间，云华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牌子，就出现在了路口处。 作为云华知名的传染病院，三院本身就建在了一个大坡上，即使经过了十数年的建设大潮，医院建筑依旧显的孤零零的，只有些六七层高的砖混楼，零落在侧。 “这就到了。”副驾驶座上的副院长整整衣服，暗自松了一口气，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难搭讪的医生，说什么都没几句回应，聊天着实太累。 车队降低了速度，驶入了三院的大门，直抵住院部大楼。 稍近些，就能看到楼前的横幅。 再开近一些，则能看到影影绰绰的人群。 那是些戴着口罩，裹着大衣，罩着帽子的病人。 他们站的远远的，并不靠近车辆，也不靠近住院部的楼门，有些人看到了车里下来人，还会下意识的后退几步。 所有人互相之间也都站的很远，并不疏离，但尽可能的给予对方以宽敞的空间。 数十名，乃至于上百名的病人，或者抱着肘，或者手插裤兜，或者叉着腰，就那么静静的看着凌然一行人。 凌然默默的下车，走向楼门。 一名老太太突然摘下口罩，面对凌然，放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不等凌然有所回应，她又戴上了口罩。 风从身后吹进来，一些人不由自主的弯腰蜷缩了起来，一些人自然而然的挺胸直背的扛住了。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85章 我做﻿ “凌医生，咱们是先看病人，还是先看手术室？”副院长紧跟着凌然，态度亲切的询问。 “我负责看病人，其他人负责看手术室。”凌然回答的很快。 说话间，黄茂师和他的直属上级谢易荷，就从后面的车里下来，小跑着过来了。 与医生们相比，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们，对器械和设备的了解程度，是只强不弱的。当然，得是专业型的医药代表，像是黄茂师这种卖萌型的，就只能向上求援了。 除了谢易荷和黄茂师，余媛和王佳也跟着去了手术室。 她们都是在手术室里呆了好几年的人了，就算不是很清楚传染手术室的配置，总看得懂是怎么回事。 三院的副院长的表情有些不好看，呵呵的笑了两声：“我们医院也是开展外科手术的，自己的医生的防护措施，总是要做到位的，别的不说，病人间出现交叉感染，我们都是要完蛋的。” “你们有你们的标准，我们有我们的标准，三院如果什么都是好的，何必找我们过来呢？”左慈典同样笑呵呵的把话给接过来了。 “我们的标准在云华也是有名的。” “那你们飞刀的标准可就够低的了。”左慈典的语气生硬，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三院的副院长的气势果然低了下来。 所谓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以凌然目前的标准，他到外地做飞刀的价格，都是每例5000到10000元，而且不能只是一例，再加上往返的商务舱机票，做一天的手术下来，总有两三万元以上的收入。 但是，不通过私人关系，而采用正规的院外会诊，自然就没有这笔钱了。三院又在云华本地，除了出几辆车之外，他们每例手术给出的补贴仅仅是每位医生500元每天，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副院长面带讨好，赶紧道：“主要是我们的病人的条件都不太好，如果跟他们要多收钱的话，许多人就宁愿去医院里蒙混过关了。哎……说起这个，我也是头疼……” 他将自己放在了受害者的位置上，左慈典也不好追杀了。 “也就是凌医生愿意来吧。”左慈典撇撇嘴：“院外会诊，霍主任本来都是不想搞的，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对吧。” “我明白，凌医生愿意来，确实是……难得，我得代表全院上下，以及三院的病人们，谢谢凌医生。”副院长好听的话脱口而出，听的左慈典一个劲的斜眼。 “去会诊室吧。我要尽可能全面的影像资料。”凌然打断了两人并不是很愉快的对话。 副院长果断的不再多说手术室的事了，左慈典也懒得啰嗦。 现在的基层医院，其实很像是80年代初期的乡镇企业，他们本身的实力是很弱小的，但是很有些韧性和草莽劲，最重要的是很有冲劲。 不像是三甲医院的医生们，都对自己的未来规划有着清晰的认识——规培、住院、主治、副主任，带队或主治，飞刀买别墅，走上人生巅峰…… 基层医院的医生，除非走行政体系，否则，要走技术路线是没什么前途的。 在基层呆的越久的基层医生，越能看清残酷的医学界的鄙视链，最终，所有基层医院都会奔着招揽病人和赚钱的路线去。因为基层医院的医生们，唯一可能受到全体系尊重的理由，就是能够招揽到足够多的病人。 一个有足够多病人的医院和科室，哪怕医生的水平再差，也会受到三甲医院的高级医生们的另眼相看。 基层医院若是能够积极地开展飞刀的话，那不仅能够得到三甲医院的高级医生的重视，而且能够得到病人们的欢心，进而进入良性循环——事实上，若是计算一名病人全病程的花费的话，在基层医院请三甲医院的高级医生飞刀，要比在三甲医院得到相同的医疗服务，便宜的多。 当然，若是不计开销，只想得到国内顶级的医疗服务，优先选择永远是三甲医院，或者更精确一些，就是协和医院，然后才是其他的委属顶级医院。 但并不是每名中国人都能不顾忌经济上的压力。 在基层医院就诊，请大医院的高级医生飞刀，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最具有性价比的医疗方案了。 相比支付给医生的几千元飞刀费用，基层医院的医疗开销，能够省下极多的钱。尤其是对医保受限的病人来说，这笔开销的差额就更大了。 三院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特殊了。 作为传染病院，他们就算是拿得出钱来，也不一定能得到高级医生的飞刀。 大部分的飞刀医生都是邀约不断的情况，完全不必赚传染病院的钱，弄不好，还要落一个糟糕的名声。哪怕就是没有邀约的高级医生，也宁愿在家里休息一天，玩玩儿子宠宠女儿逗逗狗的。 所以，三院也只能通过正规的院外会诊的流程，去尝试得到外科医生们的帮助。 当此时，凌然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关节镜医生了。 一叠叠的病人资料，被放在了准备好的办公室里。 左慈典从中抽出X光片，依次挂上灯箱，接着再将磁共振片整理出来，挂上灯箱。 副院长愣愣的看着这一幕，他本人是内科医生，但也与许多的外科医生合作过，这样做的却是没见过。 凌然一张接一张的看过去，这不是学院派的做法，只是完美级的X光阅读能力，以及大师级的磁共振片阅读能力的做法而已。 凌然自行的调整了磁共振片的顺序，然后再调整X光片的顺序。 接着，凌然又挑选出了两张X光片，道：“给他们做磁共振。” 不等副院长有所回应，凌然又取出了三张X光片，道：“他们的症状不适合做关节镜下的半月板成形术了。” “不能做？”这个答案，显然比做磁共振的要求，令副院长同志更难以接受。 “他们的膝关节问题远不止半月板一处，需要合并韧带等问题，一起处理，我做不了这样的手术。”凌然自曝其短。 副院长期期艾艾的道：“也不用做的那么完美……” “我做不了。”凌然打断了他的话。 “好吧。”副院长只能低头道：“我去找病人们说明。” 凌然点点头，再继续阅读影像片和病历。 他向来是要看饱了影像片，才会去动手术的。 …… 云医急诊中心。 吕文斌快乐的像是一只学飞的鹅。 他一会儿送猪蹄到急诊中心的病区，一会儿送猪蹄到住院楼，一会儿又送猪蹄到手术层。 不像是其他的急诊科医生，他不用随时在抢救室或处置室里待命，而在凌然离开以后，凌治疗组也就没有手术要做了。 吕文斌可是有一阵子没有享受到BOSS不在的待遇了。 以前霍从军是他的BOSS的时候，时不时的就要出去开会，换成了凌然以后，凌然的飞刀时间都是周末，也就是上次去沪市的时候，让吕文斌好好的放松了一番。 吕文斌自己叼了一根肘子，一边吃一边唱：“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哎呦我去……霍主任？” 吕文斌嘴一松，大肘子都掉在了地上，眼瞅着是不能吃了。 吕文斌可惜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也不知道医院的走廊上次消毒是什么时间，要是刚好消过毒的话，这个肘子说不定还可以挽救一下…… “来了一个屈肌腱受伤的病人，凌然在三院做手术，赶不回来了，他建议你来做，你觉得能不能行？”霍从军的声音从上空传来，震的吕文斌浑身发颤。 “我……我独立做tang法？”吕文斌顾不上那个油乎乎卤透了，闻着还香喷喷的大肘子了。 霍从军郑重的点点头，道：“凌然说你跟着做了300例tang法缝合了，与其转送病人去手外做普通缝合，还不如交给你来做。” “我做！”吕文斌不敢拖延了，生怕失去这个机会。第386章 医生的成长（第三更）﻿ 吕文斌安静的洗手，掌心揉搓掌心，掌心揉搓手背，手指互相揉搓…… 洗手房里安静的好像是夜里的操场，偶尔有人经过的时候，能吓人一跳。 吕文斌在脑海中拼命的回忆凌然做手术的过程。 尽管他看凌然做tang法缝合，已经看的熟的不能再熟了，可是，当他获知自己要独立进行tang法缝合的时候，激动和兴奋之后，就是无尽的自我怀疑了。 “吕医生，我今天给你做助手。”马砚麟敲了敲洗手房的门，也开始在水龙头下洗手了。 吕文斌果断站直了，从立在门口的锅里捞了块蒸过的擦手巾，一边擦拭手肘和手臂，一边道：“这次麻烦你了，没影响你的正常工作吧。” “骨科有个毛线的正常工作，比起骨科，我宁愿去手外。”马砚麟哼唧了两声。规培生本来就是“更惨”的代表，骨科的主任还不喜欢凌然，也不知道是否连累了马砚麟。 “结婚的日子选好了吗？”吕文斌没话找话。 “差不多了，现在主要是看酒店定日子，你选好了日子，人家酒店没有空，你也没办法的。”马砚麟铁青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吕文斌盯着他看了两眼，道：“你也悠着点，结婚是个费精力的活，可别一次性把自己给累死了。” “不累，结婚都是我老婆操办呢。”马砚麟说着，就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吕文斌呵呵的笑两声，想要再说点什么，转头看到手术室的大门，又没了心情。 他现在仅存的智商，用来劝人省屌就太浪费了。 “我先去手术室了。”吕文斌扎着手，一步步的迈向手术室。 吕文斌的脑海中，不由自主的浮现出了数年前，自己第一次迈进手术室的场景。当时的带教老师是普外科的主治，给他的任务是抽吸，结果管子险些洗到了主刀医生的手上……那也是吕文斌挨的最狠的一通骂，骂的吕文斌怀疑人生，怀疑医学，怀疑自己…… 但是，吕文斌现在回想那个时刻，只觉得是无比的幸福。 吕文斌甚至止不住的想，今天的实习生如果做同样的事，落到自己手里，应该骂点什么？ 一刻钟肯定是不够骂的，怕是要骂一整场手术吧。 这样来想，当年的带教老师只骂了自己半场，应该还是很有自制力的。 吕文斌这么想着，脸上就不由自主的带出了笑容。 进入手术室的一刹那，吕文斌的脸上，展现出来的，就是温暖的笑，和回忆的姿态。 “老吕可以啊，够自信！”苏嘉福骑着自己心爱的圆凳，用自己高考600多分的严密逻辑，分析着吕文斌的表情动作：笑容是自信的，BOSS不在还这么自信的，估计是有恃无恐的。想想吕文斌做了近300次的tang法助手，苏嘉福反而同情起他来了。 一般的助手，能做个几十次的一助，就差不多开始上手了，等助手做个百来次的，多多少少都可以争取做主刀了。 当然，这时候的主刀并不意味着就再也不用做助手了，但是，依旧比始终做助手要强一些。 不过，若是计算时间的话，吕文斌完成300次tang法助手的时间非常短了。 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手外科的主治铁北，他跟着潘主任学tang法都学了两年多三年的时间了，依旧没有独立主刀的机会。 实在是积累的手术量不多。 而在云医，或者任何一个医院，能积累手术量有凌然的速度的，也是不多见的。 “病人什么情况？”吕文斌没有回应苏嘉福的调侃，如果接话来话的话，两人能啰哩啰嗦的说一整台手术。 以前做助手的时候，吕文斌喜欢这样的聊天。 可是，身为主刀，而且是独立执行自己的首例tang法手术，吕文斌一点聊天的性质都没有了。 他现在紧张的能吃四个猪蹄子，配一碗疙瘩汤！ “病人放炮炸伤了手，急诊初步诊断是二区屈肌腱损伤……”送病人过来的是一个相貌普通的住院医。 吕文斌凝神看了看对方，甩甩头，问：“炮炸伤是什么意思？” 说着，他再去看对方的手掌，果然是一团模糊。 “烟花吧，或者是礼炮，有点记不清楚了。”住院医停顿一下，又解释道：“好像是在婚礼上放炮，没留神，给炸伤的。” “伤的这么重，他放的这个炮可不小啊。”吕文斌眉头紧蹙。 “受伤以后还摔倒了，我们给拍了X光，指头的骨节似乎有些错位。” “二次损伤了？”吕文斌登时就有点晕，这个复杂程度，可有些超乎寻常了，就算是凌医生来，估计也……还是会手到擒来吧。 吕文斌不由的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跟着大牛医生做手术，就是容易打击自己的自信心。 尤其是跟着大牛的超级天赋医生做手术，自信心的建立就尤其困难了。 吕文斌拼命的回忆凌然做手术时的决策，一时间竟是想痴了。 “吕医生？” “老吕！” 马砚麟喊了好几声，才见吕文斌转过头来，立即知道他是懵逼了。 马砚麟脑筋一转，道：“你别说，我的婚礼也要放烟花。” “嫌手太完整了？”苏嘉福乐呵呵的。 “好看啊，响动大，现在办婚礼，不就是为了喜庆吗？”马砚麟很自然的回答。 苏嘉福歧视的看了马砚麟一眼：“谁说婚礼是为了喜庆的？婚礼是宣告主权，是新娘的娱乐场，懂吗？” 马砚麟插科打诨的道：“用烟花宣告主权，没问题啊……” “我们先清创。”吕文斌终于清醒了过来，脑子也开始运作了起来。 “收到。清创包准备。”马砚麟做助手也是相当熟练的，看起来比吕文斌还要纯熟。 但是，当清创完成，进行到屈肌腱缝合的阶段的时候，吕文斌终于是活泛了起来。 他虽然很少站在主刀的位置，以至于总是遐想作为主刀的感觉。 然而，真的站上台的时候，吕文斌才发现，这个位置是真的……可怕。 所有的决定都要由自己做出。 所有的责任都要由自己背负。 大部分的决定都伴随着自己的手术操作，而且是极精细操作。 每个决定都要快速的做出，既没有深思熟虑的时间，患者的肌体也不会乖巧的等待。 这就好像是将120分钟的考试压缩到了20分钟，还是错一道大题就宣告不及格的那种。 吕文斌非得不断的自我暗示，才能持续的坚持下去： 这是个猪蹄，这是个猪蹄……这就是个猪蹄…… 马砚麟听不清他说什么，只是确信手术在顺利进行，就觉得很舒服了。 吕文斌的念念叨叨，并没有放在马砚麟眼里。 外科医生们的怪癖太多了，一些医生平时展现不出来的特质，成了主刀就表现出来，也不奇怪。 …… 凌然穿戴整齐，开始了云华三院扫手术的流程。 他的性格严谨，对于手术的流程更是要求良多，但是，当手术开始以后，凌然的精力充沛和严谨耐心，以及完美级的半月板成形术，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0分钟一台手术的进度，在云医急诊中心，往往受限于病人的数量和病床的数量，令凌然不能尽兴。 但在云华三院，这里有的是等待了两三年都没有做手术的老病号。 半月板损伤并不是必须要做手术的，虽然就目前的医学观点来说，半月板损伤是很难避免手术的，但是，手术时间确实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延后，许多病人都是延后多年的。 但是，相比于普通人，艾滋病人的保守治疗更困难，而自身免疫缺陷，又让他们的损伤进程大大加快。 期待做手术的病人极多，以至于凌然一台接着一台做，一天也都做不完。 凌然对此并不在意，反而有一点小小的兴奋。 叮。 新成就：医生的成长 成就说明：教导出了能够独立完成新术式的医生 奖励：中级宝箱 ……惨胖了！求月票！﻿今天努力的完成了三更。 就想努力的喊一嗓子月票。 到了月末这个时间，也不知道大家手里还有没有月票。 有一票算一票，请投给鸟豚吧。 三更真的累死了。 今天吃了两斤的土豆烧牛肉才有力气的。 副作用是过劳肥…… 好惨！ 惨胖一只！ 求月票！ 真心的！ 肉票来着。《大医凌然》惨胖了！求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387章 心肺复苏﻿ 凌然的眼睛看着手术台上的屏幕，一直到完成本台手术，离开了手术室，才道：“休息一会。” “好好好，休息一会儿也好。”门口等待的三院传染外科的主任，亦是连连点头。 他们现在也就剩下两间手术室了，前面的手术室消毒密闭以后，还没来得及做空气培养。三院上下也没想到云华医院的外科医生，做手术的风格是如此的突飞猛进。 云华是一座有千万人口的富裕城市，这让他的城市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建设突飞猛进，传染病院的设置，也远超目前所需的规模。三院自己的传染外科虽然刚刚组建，但他们也是有11间手术室的大医院了，目前虽是三乙级，可他们的目标一定是三甲的。 当然，目标只是目标。硬件设施出钱就行，想要建设出一个高标准的，三甲水平的传染外科，却是非常困难的事。 云华三院至今都是依靠外聘飞刀外科医生来解决大部分的外科手术的，这也使得自己的外科医生质量有限，发展迟缓。 望着凌然的背影，在场的几名三院负责人，都起了别样心思。这样的医生，真真的是一个顶十个的存在，虽然手术的术式和范围变的狭窄了，但总比样样稀松好吧。 不过，在场诸人谁都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也知道传染外科的劣势，想要挖角其他医院的高端外科医生，那可不是一般的待遇能做到的。 凌然前往淋浴间，仔细的清洗了全身，换上了自带的全身衣物，再穿上干净的洗手服，清清爽爽的坐到了休息室里。 “开箱吧。”凌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咕嘟咕嘟的喝了个干净。 银白色的宝箱，迅速的跳了出来。 不用凌然再做什么，宝箱缓缓的打开，再有一本银光闪闪的技能书蹦出来： 《心肺复苏术（完美级）》 凌然正要去倒水的手都停顿了一下。 心肺复苏，这可是现代急救学的扛鼎技术。 要是放在古代，失去了呼吸或心跳的患者，若是采用心肺复苏复活的话，那就是活死人肉白骨的事迹了。 就是在现代，心肺复苏术每年挽救的生命也不知凡几。 凌然此前，一直对此技术是有兴趣的，但是，他并没有贸贸然的向霍从军要求。 因为心肺复苏是性命相关的技术，并不是说给你练习就能给你练习的。虽然按照国内的规培和实习要求，每个学生到离开医院的时候，都要求做数次乃至十数次的心肺复苏，但是，医院无力提供这样的练习机会，所谓的要求和目标也就流于形式了。 凌然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一边缓缓的喝着，一边在心里回忆心肺复苏的种种信息。 单纯的能够使用心肺复苏，那是很低的要求。 大众化的急救培训，如各种游泳队和溺水救援队，都会培训心肺复苏，但是，他们所能掌握的心肺复苏的技能是非常初等的，只能说是可以进行心肺复苏而已。 具体到心肺复苏的按压频率，按压深度，人工呼吸的操作等等，都只能说是初级中的初级，聊胜于无的选择。纯粹是出于对白金10分钟的保护而进行的。 这样的“心肺复苏”技能，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练习，以及真实的操作以后，才能算是最基础的入门级。 专精级的“心肺复苏”，已经不仅具有个人救援的能力了，还应该包括集体性的心肺复苏的指挥能力——持续的按压胸部是非常费力的，再加上不断的俯身做人工呼吸，很少有人能够长时间的坚持下来。而在心肺复苏的历史上，超过30分钟的超长心肺复苏比比皆是，甚至有报道心肺复苏5到6小时的案例（注1）。 大师级的心肺复苏，就要考虑复苏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了。那是换着的循环停止以后，缺氧缺血造成的肌体损伤，需要使用正确的治疗方案和聪明的策略，才有可能对抗的复杂问题。 而凌然得到的是完美级的心肺复苏术，意味着就算是超长心肺复苏，成功的概率也会比别人高很多。 真正的救命绝学。 凌然将第二杯水喝完，突然有点想要回到急诊中心的冲动。 “凌医生，要不要喝点盐水？”副院长听说凌然进入了休息状态，匆忙赶来。 凌然点了点头：“有盐水也好。” 副院长立即奉上一只水杯，然后认真的挤了一包生理盐水进去…… 凌然静静地看着副院长，表情是如此的镇定： (\*￣(エ)￣) “担心你们不习惯，我们毕竟是传染病院嘛。”副院长仿佛看懂了凌然的表情似的，笑呵呵的解释了一句。 “我还要一杯。”凌然丝毫没有要客气一下的意思。 做感染手术，除了心理因素之外，最辛苦的地方就在于穿着的太多太厚，以至于燥热不堪。 手术室本身都是恒温的，若是做正常手术的话，医生们穿一件洗手服，再套一件无菌手术服，温度刚刚好。巡回护士或麻醉医生之类的，不用穿手术服的，就穿一件洗手服，也觉得很舒服。 但是做感染手术，里面要多穿布质的手术服不说，防护服本身亦是密不透风的。 这样的手术做几个小时下来，医生都渴的要命。 左慈典这时候也换了新衣服过来，见状连忙伺候着倒水，并摆放出一排的小零食。 “凌医生，补充点能量。”左慈典眯眯眼，顺便帮副院长倒了杯新茶。 副院长受宠若惊，望着左慈典忙前忙后的，顿时觉得，还好没有出言邀约，凌然这样的待遇，己方提出来的条件，怕是都要自取其辱了。 “手术室都准备好了吗？”凌然的神情淡定，显然也是在计算着时间的。 要论手术时间计算之类的技能，凌然是不用技能，也要专精以上的。 副院长连忙起身，道：“我去监督一下。” “不用着急，消毒要做彻底。”凌然说着看向左慈典。 “余医生一直跟着呢。”左慈典立即回应一声。 副院长面色略显尴尬，余媛监督着他们做消毒工作，显然是令人不愉快的，并且毫无疑问的让人产生诸多疑问。 然而，凌然根本不理他的茬，副院长也没有别的外科医生可换。 事实上，500块钱一天的顶级骨外科医生，他也就只能找到凌然一个了。 “我们去吃点东西好了。”凌然突然起身，道：“就去邵家馆子好了。” …… 注1：《超长心肺复苏成功1例分析》，来源：《中国医刊》2010年第45卷第7期（吴英林，赵晓晴-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第388章 做东﻿ “凌医生，午饭一定由我做东。”副院长同志满脸的过意不去。 看了凌然的几台手术，副院长就确信，凌然几千块一场的飞刀费用，那是真的不贵，属于良心市场价了，十有九八是名气不够大，资历不够深的缘故。 三院用一天500块的价格请凌然过来做手术，沾了多大的便宜，副院长同志不好意思去算，但态度一定是要端正的。 凌然也没有多想的看看他，道：“我想去邵家馆子。” “您说去哪就去哪，今天就是吃龙肉，我也奉陪。”副院长说着漂亮话，倒有一半是真的。 他们虽然只能开出500元一天的院外会诊的费用，但就是请吃龙虾，也是可以报账的。 “就去邵家馆子。”凌然道。 “好。就去您说的地方，稍等一会，我叫院里派辆车。”副院长说着拿起手机，讲起了电话。 左慈典同时打电话给余媛，将她也喊了过来。 须臾，副院长的手机放了下来，面向凌然和左慈典强笑两声，伸出一根手指，道：“再稍等片刻，院里的小车正好派出去了，我再找找看。” 现在的公车受限，早上固然是有车去接凌然以示尊重，中午一餐就没有专门的车等着了。 凌然懒得等，拿出手机来，道：“我打辆快车就好。” 副院长忙道：“别别别，要不我去开车好了。” “快车更方便。不用停车。”凌然接着就在手机上操作起来。 副院长不好意思的道：“或者我来打辆神州好了……” “没事，已经叫到了，下去吧。”凌然收起了手机，率先出门。 副院长无奈的跟随，且对左慈典讪笑道：“你看看这个事做的，怪我，实在是怪我，安排的不周到，一会儿得麻烦您给凌医生解释解释。” “没关系，凌医生不在乎这个的。”左慈典默默的跟随，虽然他很愿意服务于领导各项琐事，但在叫车和点外卖方面，左慈典是不会插手的。 “凌医生不在乎是凌医生的事，我们没做好，却是是我们的工作没到位。您看，能不能给凌医生说一下，我现在去找辆车，也就是几分钟的事。” “没必要的。” “不能的。快车的档次还是差了一点，凌医生一会不是还要回来做手术吗？坐的舒服一点，对后面的手术和病人都有好处。这个真得听我的……” “确实是不用了，凌医生在快车上也经常休息的很好。”左慈典认真的回答副院长的话。 副院长苦笑：“凌医生现在还是年轻，到了我这个年纪，再打那些快车，把自己塞进去都不容易……咦？” 楼门口前，凌然分明是钻进了一辆劳斯莱斯内。 尤其令副院长关注的一点是，凌然在上这辆劳斯劳斯前，还拿着手机，比对了劳斯莱斯的车牌号，那个表情，分明是很认真很严谨的状态。 “这辆幻影我给101分。”左慈典看了一眼劳斯莱斯天蓝色的外漆，仿佛就认出来了一样。 副院长表情奇怪：“什么意思？” “哦，这辆劳斯莱斯经常的在医院附近接单的，我之前以为只在云医附近，看来三院也在它的辐射范围内。”左慈典做着解释，结果副院长越听越不明白。 “为什么给101分？”副院长追问。 左慈典怀念的吁一口气，笑道：“因为这辆劳斯莱斯提供的香槟特别好喝，别的车上是没有的。宾利最过分，给的都是朗姆酒，好像是和车内的装修有关，宾利是古巴风格。” 副院长满脸的茫然的被带入了劳斯莱斯幻影的后座内。 后面跑过来的余媛缓步入内。 “欢迎欢迎。”田柒穿着制服，转身看看几人，用手托了一下制服帽，笑道：“又见面了，你们今天换了地方吗？” “是，今天来三院做手术。院外会诊。”左慈典礼貌的欠身，那是对劳斯莱斯拥有者的尊敬。接着，左慈典又面带微笑的问：“您今天也是勤工俭学吗？” “恩，不能总向爸妈伸手要钱吧。”田柒说着转头看看有些呼吸急促的余媛，道：“冰箱里有水的，你可以喝一点。” 余媛下意识的打开冰箱，再看里面各种华丽瓶子装着的矿泉水，陷入了沉思。 田柒则看向凌然，问：“凌医生读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打过工？自己赚学费什么的？做模特？凌医生做模特应该有无数公司愿意要吧。” 凌然想了想，道：“没有。” “没有？伯父伯母给你很多生活费吗？” “我在大学的开销不多，另外，有很多奖学金的。” “很多？很多是多少？” “我也不清楚，总是莫名其妙的就会有奖学金发过来。” 田柒理解的点点头：“我也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扰呢，不知道卡里多出来的钱是哪里来的，还有些会计在转账的时候不写附言，或者信用卡被莫名其妙的还清了，但我不喜欢这种形式的，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赚钱。” 凌然表示赞同的微微颔首。 “我开车了。”田柒再转头回来，发动了汽车，有些生疏的踩着油门上路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邵家馆子的招牌就肉眼可见了。 “一起吃午餐吗？”凌然很自然的邀请田柒。 “好啊。”田柒说完停顿了一下，收起了黏在仪表盘上的手机，笑道：“等我结束服务，然后……下了司机端。” 田柒跟着凌然等人下车，自然有人重新上车，将之开走。 凌然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在了邵家馆子里。 中午时分的邵家馆子，依旧是人来人往，左慈典想着套个关系，上前问伙计道：“你好，邵老板在吗？我们是云医急诊科的。” “是来接老板的……不对啊，老板今天去进货了。”伙计被搞糊涂了。 左慈典也是愣了愣，再道：“我们是来吃饭的。” “哦，早说嘛，吓我一跳……”伙计转身看看左慈典，没什么印象，但是，越过左慈典，看到凌然，就不由自主的拍拍头：“凌医生来了，您稍等，我给您弄张桌子来。”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89章 烟火气﻿ 邵老板不在的邵家馆子，总是少了一丝烟火气，多了一分的程序化。 凌然随意的点了些牛肚和烤肉，垫垫肚子，就算是午餐了。 邵老板秘制酱料的牛肚，在今天中午的表现，也只能打个88分而已。 对偌大的邵家馆子来说，可以算是礼貌而不是公允的评价了。 副院长看着吃的极开心的田柒了，内心好奇又不安。 趁着田柒颠颠的去拿橙汁汽水的时候，副院长悄悄地拉了拉左慈典的胳膊，小声道：“劳斯莱斯真的是她的吗？” “应该吧。”左慈典跟着凌然这么一段时间，说话是愈发的严谨了：“我也没见过她的行驶证。” “我意思是……咱们就请人家吃个烧烤？够劳斯莱斯的油钱吗？” 左慈典瞥一眼，反问：“请吃啥才能配得上劳斯莱斯接送？” 副院长迟疑了下：“那个……咱们态度至少应该明确起来吧，不说把店里的东西都点一遍，这个太俗气了，至少……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以前的想法和你有点像。”左慈典突然像是赞成了一下副院长似的。 副院长讶然抬头。 “后来我也天天打滴滴，打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没你这样的想法了。”左慈典低头吃牛肚，又小口喝解腻的卖茶，悠然的道：“你也经常打滴滴吧，你打过劳斯莱斯吗？” 副院长望着左慈典，不解的道：“我见新闻里说过，我自己很少打车啊，一般上下班都是院里派车来接一下什么的，今天确实是特殊情况，不好意思……” 后半截，左慈典根本就没听。 听到上下班有医院的小车接送，左慈典就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头发稀疏的中年男人，虽然表面上恭恭敬敬的，可他实际上，是个领导来着！ 算一算的话，云华三院的副院长，若是调到镇卫生院的话，做个院长是轻轻松松的。 换言之，眼前这个头发稀疏的中年男人，就是左慈典此前的终身目标，人生理想，奋斗的奖赏，努力的勋章了。 真真是让人…… 左慈典的眼睑垂了下来，就在想说两句场面话的时候，左慈典越过副院长的头顶，看到了凌然。 凌然还是那种很悠然的状态，一口一撸子的牛肚，吃两口再用纸巾擦擦嘴。虽然纸巾来源于爱马仕的纸巾盒，但是，依然…… 还好人生没有什么心想事成！ 午后。 凌然又做了几台手术，就将三院的手术室全部用完了。 传染病院会准备多个手术室，也是因为他们手术室的利用率非常低，当然，三院也没想到凌然做手术的速度这么快，频率这么高。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意味着感染手术的成本高昂——换在许多地方医院，一天接待两名感染病人，手术室就要红灯警告了。 约定好明天的手术时间，副院长亲自安排车辆，送凌然回家。 既然已经开始做感染手术了，凌然就准备将三院的手术刷完再说，正好给刚刚建好的病房，腾出一些空间来，以方便工人安装，医护人员做整理。 下沟诊所。 安静中隐藏着热闹的院子里，街坊邻居们快乐的打着吊针，磕着药，聊着天。 “冬生今天不在？”凌然果断发现推拿的牌子是扣起来的，进门先问小沙弥。 凌结粥忙着开票收钱，乐的眉毛都在抖：“冬生攒够一箱子药钱，就带回山上去，他师傅现在是个药罐子来的。” 凌然“哦”的点点头。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熊医生又要涨价。”凌结粥送走了病人，站起身来，愤愤然的道：“老不死的看咱家生意好点了，就变着法儿的要钱，一会说业内均价多少多少啊，他拖了后腿，一会说现在的工作量增大了啊，工作时间延长了啊，加班不人性啊，我像是讲人性的老板……呸，我像是不讲人性的老板吗？” 凌然静静地看着自己老爹，问：“他要加多少？” “这不是加多少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凌结粥愤愤不平的道：“看着生意好了就要加薪，生意不好的时候，难道能减薪吗？员工工资就和油价一样，只能上不能下的。” 凌然淡定的“哦”了一声。 “加薪不是不能加薪，得有一个程序吧，比如说一年……三年加薪一次这样子，他能得到实惠，我也是能够理解的。”凌结粥说着一拍大腿：“这个主意不错哦，等会我和熊医生好好聊聊。” “为什么要等会？” “总得等下班吧，你看看现在诊疗室里都忙成什么样了。”凌结粥啧啧的摇头。 凌然毫无参与的意思，等老爹说完了，就到屋檐下的躺椅处，舒服的放展开自己，打开手机，点开了游戏。 十分钟左右。 一局终了。 凌然挑挑眉毛，毫不气馁的再开一局。 一局又一局。 约莫四五十分钟后，凌然索然无味的放下手机，耳中传来熊医生激烈的抗争声：“巷子里的杨家刀削面都涨了五毛了，我一个月涨20，不是应该的吗？” “杨家刀削面涨价，是人家老杨用伤手削面的视频火了，来的客人多了才涨的。” “老杨的手还是我给包扎的。” “是我儿子给缝的。” “你不能让我连削面都吃不起吧！” “你一个月五六千的退休工资，一定舍不得吃削面，我也没办法。” “退休工资在老婆手里呢，她要舍得我吃削面，我还出来干什么？甭二话了，20块还算钱吗？” 凌结粥气急：“不算钱你找给我啊，你还要多20块，5块最多了。” 熊医生无奈：“凌老板，现在讨价还价的最低单位都是10块。” “行，就十块！” 凌然听着他们争执的声音，慢吞吞的上楼，不知什么时间，就昏沉沉的睡着了。 翌日。 凌晨两点。 下沟巷子里万籁俱寂。 流浪猫和流浪狗们早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连做早点的铺子都没有亮灯。 凌然睡醒了起床，稍作洗漱，再到后院开出自己的捷达，到了巷子口的时候，才见贩菜的小摊主打着哈欠，准备启动自己的小货车。 小贩看到凌然，顿时精神百倍的打了个招呼，再看着凌然的小捷达吐吐的开走，小摊主才满脸幸福的拍了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再配以文字：“我虽然赚的比医生多，但我起的比医生晚啊。”第390章 心虚﻿ 凌然风驰电掣的开至云华三院，还不到凌晨三点钟。 深夜的传染病院，四周安静的像是凌晨三点钟的远郊似的。 孤寂的公路上，只有小小的捷达车，捏着鼻子似的嗷嗷叫。 住院楼的灯光倒是亮着，几坨人穿着厚衣服，跳着脚在等待着。 左慈典、吕文斌和王佳均已到场——余媛身为住院总医师，自然是要回云华继续熬夜。 三院的医护人员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看傻子似的看着云医的凌治疗组。 就听人用不小的声音说话：“怪不得院外会诊的手术也肯做，脑子都坏掉了吧。凌晨三点钟做手术？” 左慈典听到了，笑一笑，就当没听到了。 王佳却是毫不犹豫的反驳：“你们不是也要凌晨三点来等吗？” 三院的医护人员愣了一下，再笑笑：“我们也不用天天凌晨起床……” “只有求人的时候吗？”王佳牙尖嘴利的撕了回去。 三院的几名工作人员还真的没敢再说话。 要是说到凌医疗队走人了，那事情可就大条了。 在医院里，整人的办法实在太多，没人愿意，明天再被凌晨三点钟叫起来。 凌然将车停到了医院门前的停车位上，下车也只是向门口等待的众人点点头，就直奔楼上去了。 三院的领导们虽然很想表现出自己的积极态度。 但在今天凌晨三点钟，所有人都失败了。 “病人准备好了吗？”凌然到了手术层，才照例询问了一声。 三院的医护人员眨眨眼，才道：“准备好了。” 虽然只是一句询问的话，但也证明了凌然和其他前来院外会诊的专家不同。事实上，由于院外会诊的特殊性，院外专家过来了以后，都将这项工作当做了一个社交活动。 简单来说，就是没钱赚的飞刀，起码应该附赠人情的感觉。 三院的领导们也是尽可能的满足各路专家的人情感，对景的时候，该还人情就还人情。 可凌晨三点的手术，不经意间就打破了这个传统。 “知情同意书都签署了吗？”凌然又追问了一句。 “都签好了。”说话的医生接着补充一句：“今天有12名患者可以接受手术，其中两名是后补，也向他们说明后补的情况了。家属和病人都表示理解。” 凌然到三院来，只做关节镜下的半月板成形术，单个的速度很快，在凌然的要求下，自然是要有数量才行。 当然，这依旧是与其他院外会诊的医生们不同的地方。 “左慈典去和病人谈话。吕文斌跟着我进手术室，先做第一波。”凌然说完了就进换衣间去换衣服了。 王佳利落的站到了换衣间门口，双手一展，就将想换衣服的其他医生给拦住了。 “我们想跟着学习一下。”三院的感染外科建成几年了，虽然能开展的术式不多，但也算是一个大科室了，总有想冒头的年轻人，愿意来旁观。、 王佳轻轻摇头，道：“凌医生喜欢一个人换衣服，一个人用淋浴间。” 被拦在门口的住院医无奈的看着王佳，都懒得争辩了。 左慈典面带严肃，自去与病人和家属问话去了。 他以前在镇医院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术前谈话的经验。但在云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却是将左慈典的谈话能力给激活了起来。 在凌治疗组，左慈典是年纪最大，社会阅历最丰富的。尤其在基层医院呆的久了，让左慈典体会到了大量的基层现实情况，这让他在云医谈话的过程中，无往而不利。 到了三院来，左慈典更是只会将术前谈话做的仔细再仔细，并且一一检查每名患者的术前同意书。 这也是医生最容易摔跤的地方。 凌晨3点30分，比预计的提前了20分钟的情况下，凌然开始了今天的第一台手术。 一台手术做完，换另一台手术，再换另一台手术。 三台手术结束，就是一波。 吕文斌下台，换核查完了的左慈典上台，再是三台手术。 由于是感染手术，穿脱防护服和重新沐浴耗费的时间不少，这样六台手术结束，已经是早上9点钟了。 凌然这才跟着几个人，前往食堂就餐，勉强吃了早午餐，再休息一会，继续第三波的手术。 差不多中午时间，10台手术全部做完，剩下的两例后补，再延后到明天进行即可。 而负责此时的副院长，此时才陆陆续续的完成早上的工作，想起来关注院外专家凌然同志。 “凌医生已经回去休息了。”医政科的干部木然的笑一笑。凌晨两点多起床，对他的打击比一宿没睡还重。 副院长讶然看向四周：“这就都走了？” “有个姓吕的医生还在。” “负责预后的？还是有什么问题？” “卖猪蹄的。”医政科的干部耸耸肩，笑的像是个刚见过世面的傻子。 “卖猪蹄？”副院长的想象力明显不足，问：“是像是那些搞代购的小年轻一样？” “我觉得不一样。他卖的是现卤的猪蹄。”手下停顿一下，又道：“还挺好吃的。” 副院长一脑门子的官司，想了片刻，才道：“送到检验科去查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当没看见了。” …… 下沟诊所。 凌然回家就到卧室去睡觉了。 感染手术的频率慢，心理压力大，除非凌然想浪费精力药剂，否则就只能乖乖补眠。 凌结粥对儿子又心疼又骄傲，不住口的在诊疗室里炫耀： “我儿子的技术特别好，我们医药世家出身的孩子，就是这点特别好，你们想想，别人家孩子还玩狗呢，我们家小孩就已经认识大黄了，这个家学渊源，对人的帮助是很大的。” “我儿子的医院关系也处理的好，你们看看，才去云医多久，就开始出外差了。” “我儿子现在是医院的正式医生了，院长特批的，等下半年，我估计还要涨工资。” 同是街坊邻居，不用凌结粥夸，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 一位正在挂丹参滴注液的大妈，越听越不耐烦，道：“你说的都在朋友圈里发过了，我们都看过了。” 凌结粥狐疑的看看对方，道：“那你怎么没点赞？” “我……我一天忙着做事，哪里有功夫给你点赞。” “你有时间看朋友圈，没时间给我点赞？你这个说不过去了吧。”凌结粥装作不满意的样子站起来：“刘大妈，你每次来买药，我都有打折送礼的，你连个赞都不点，说不过去了吧。” “点，我点行了吧。”刘大妈被凌结粥的话给逼住了，掏出手机来，一边给补赞，一边不服气的道：“老凌，不是我说，你也不能光炫娃，你也得关注一下孩子的生活，对不对？得给孩子一个幸福的发展空间吧。” 凌结粥笑了：“我们家凌然工作好，有房有车，长的又帅，能力又强，还要给什么幸福的发展空间？他发展的够幸福了。” 刘大妈听凌结粥这么一说，于是迅速的将朋友圈下翻10页，找到了儿子早上发的照片，展示给凌结粥，笑道：“你儿子两点钟就起来上班，我儿子三点钟才去拿菜。你说谁幸福？” 凌结粥不由的陷入了凌乱。 晚上，等凌然醒来，破天荒的在桌上看到了一碗扣肘子。 这是所谓的年菜，也就是因为制作麻烦，要等到每年春节里才能吃到，算是凌结粥掌握不多的强力厨技之一。 凌然赶紧靠着扣肘子坐下来，等待着米饭上桌。 “怎么样？扣肘子喜欢吗？” 凌结粥做了一下午的扣肘子，也很有成就感的样子。 凌然点头：“怎么突然给做了扣肘子……唔，你俩又要去旅游了吗？” 本来是看着凌然辛苦，有些心虚的凌结粥和陶萍，互视一眼，话到嘴边，忽然给咽了进去。 “是啊，我们又可以去旅游了。” “小然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最近的生意挺不错的。” “去大溪地吧，听说那里产珍珠！” “老婆说去哪里，就去哪里。”第391章 滚滚向前﻿ 凌然在云华三院呆了四天时间，总计做了45例膝关节手术，才算是结束此次院外会诊的行程。 这四天时间，也让云华三院，真正的认识了云医有名的凌医生。 “凌医生解除了四十五位患者的病痛，就是解除了四十五个家庭的病痛，我代表各位病人和病人家属，向您表达感谢。”三院的副院长付元端手持早已准备好的锦旗，双手递交给凌然，并与他合影留念。 拍照的是三院在云华日报里找来的记者。 为了感谢凌然，他们特意提高了媒体的规格，这也是医院里常用的伎俩，比起真金白银的奖金，医院更容易找到外面的关系来做事，而这更受到医院上下的欢迎。 尽管觉得凌然可能不懂得这些暗戳戳的路数，但付元端相信，有左慈典医生在，凌然医生应当是会知道的。 凌然无可无不可的与付元端合影，对于这种社交活动，凌然向来是不愿意用脑子的。 等拍照结束，付元端感谢并送走了记者，再送凌然上车，再面带笑意的道：“凌医生，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再收集一些病例，等凑够了数量，如果来不及做院外会诊，就要请您以私人身份再跑一趟了。” 比起嘴上的感谢，付元端这时候说的就比较诚恳了。 以私人身份来做手术，就是做飞刀了。 假如按照凌然最近几天院外会诊的手术数量，每例关节镜就算是5000元，每天都要数万元的收入。 除此以外，飞刀医生向来是用自己带来的耗材的，医药公司每例手术产生一两千元的提成，也是很正常的。 传染病院向来是采用这样的策略，一方面，没有接触过感染手术的外科医生，是很畏惧和嫌弃做感染手术的——合并乙肝的患者的手术算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极限了，合并艾滋病之类的手术，就算是现在的主动阻断药有98%的成功率，外科医生也是不愿意接触的，此类药品的副作用太大了，对于个人总归是件痛苦的事。 不过，当传染病院采用院外会诊的模式，邀请到了外科专家以后，再邀请飞刀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院外会诊是一天300到500元的补贴，就是给足到高限，相对于飞刀费亦是九牛一毛。此时，想想自己白做了多少例手术，许多外科医生就宁愿接受飞刀了。 当然，总有些病人是无力或不愿承担数千元乃至上万元的专家诊疗费的，所以，三院依旧会源源不断的尝试院外会诊…… 但不管怎么说，有能力聚集大量病源的医院，总是有办法生存下来的，无非是生存的好坏不同。 左慈典听着都有些心动，帮凌然谈价道：“我们凌医生的空闲时间不多，你们得提前预约，而且，凌医生的技术，你们也是看到了……” “当然，当然，这方面，我们三院其实是有优势的。”付元端笑呵呵的道：“毕竟是感染手术，有的医生就算是手术做的好，感染防护方面粗心大意的，我们也不敢邀请。凌医生就不同了，以我粗浅的经验来看，凌医生的性格谨慎，做手术一丝不苟，做感染手术和常规手术，我看都差不多。” 付元端的笑声，吸引了多位三院的医生聚集过来。 不管是传染病院也好，普通医院也好，象牙塔里的生活，总是让大家自然而然的对技术产生好感。不至于高深莫测，但总是会高看一眼。 哪怕是抽烟烫头玩纹身女孩的领导，在面对医生们的时候，也会在心底里，根据医生的技术，将医生分成三六九等。 最近几天，见识过凌然技术的三院上下，对凌然的评价自然是难能可贵的一致。 几名原本不用出现的科室主任，以及传染外科的医生们，此时都向凌然点头致意。 “凌医生做了四十多例手术，一点问题都没出，如果不是知道凌医生是云医急诊科的，我都要以为您是专业的传染外科医生了。” “急诊科按说做活挺糙的，凌医生是给我刷新认知了。” “今天都有患者可以出院了，我给强留了一天，其实我知道是达到出院指标了，就是想再看看，凌然的关节镜手术，算是我们云华一绝了。” 就算是三院的科室主任，都不吝啬于溢美之词。 一方面，凌然已经是云医急诊中心的治疗组的负责人了，这在医院里面，其实就是预备科室主任的位置了，论起来比一般的副主任医师都要强。 当然，正常医院正常科室里面的治疗组负责人，起码也得是副主任医师了，只有极少的例外。 大部分的医院科室，遵循的都是合久必分，分久了也不一定合的状态。 像是急诊科，若是没有霍从军这样的强力人物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起的主任医师们就可以要求分家，从而形成急诊一科、急诊二科、急诊骨科、急诊儿科、发热门诊、急诊重症等等……每多一个名字，就能多一个科室主任的位置。 这也是许多医院留人的办法之一。 对于三乙级的云华三院来说，云医急诊中心的治疗组负责人，已经足够得到他们的尊敬了。 另一方面，许多人都看上了凌然的技术。 手术做的好，手术程序严谨，连话都少，简直就是再优秀不过的手术达人了。 对医生们来说，与凌然这样的手术咖建立关系，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凌然只是听着他们说话，再给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笑容即可。 这样的场面，他经历的多了，没什么困难的。 “凌医生，那咱们就过些天再见。”副院长付元端将凌然送入车后座。 “小王，开车注意些，要将凌医生安全送到。”三院医政科的某干部提醒司机。 “凌医生，说不定咱们过几天就又见面了。”三院传染外科主任向凌然挤挤眼。 飞刀可以是劳务报酬，也可以是送钱的。 心胸外科的大型手术也就罢了，像是关节镜手术，价格开高一点，六七千元一台的话，一天再多做几台，对飞刀医生就要多出上万元的收入。 而在飞刀市场内，飞刀医生的技术固然是决定因素，人脉关系和供需关系也很考验金钱。 凌然领会了传染外科主任的话，不由摇摇头：“接下来一两周，我恐怕没有时间出来做手术了。” “咦？凌医生是有什么项目要做吗？” “不是，我要准备执医考试。”凌然坐在车里，微微抬头，阳光照在脸上，散出柔和的光。 传染外科主任像是被光晕照晕了似的，不由皱眉：“执医考试？是执业医师考试？” “是的。” 传染外科主任望着凌然，很想问问，他是不是去做考官。 但是，看着凌然的脸，主任同志也说不出这么违心的话——凌然明显没到做考官的年龄来着，人家就算是抽调人选，也不会抽调这么年轻的医生的…… 所以…… 凌然是真的要去准备执医考试……-\_-|| “那我们先走了。”左慈典向传染外科主任点点头，轻轻地关上了车门，再小跑着去了第二辆车。 搭载着凌然的小轿车缓缓启动，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中。 “记得以前就听人说过，凌然是实习生来着。” “实习生的技术真能到这样的程度？” “要是年龄能说明问题的话，就不会有人到四十岁还做不好手术了。” “和飞刀比起来，实习生做手术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正说话间，几名病人家属，从住院楼跑了过来。 “我听护士说，凌医生要回云医去了？”一名病人家属看到聚集起来的医生，就赶忙上前询问。 众医心有顾忌的看着他，并无人回答。 “我是来给凌医生拿点东西，老家的大枣，我买的大厂生产的，包装都好好的……” 后面跑过来的病人家属也点头，异口同声地问：“凌医生呢？走了吗？” “已经走了。”传染外科主任不禁有点小嫉妒，他在传染病院里呆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多少病人如此主动的。 病人家属互相看看，就有人道： “找个快递给凌医生寄过去吧。” “要不我带过去吧。” “我也去……” 别介，人家万一在乎呢？咱们毕竟住传染病院里呢。” “凌医生不是那种人。” “别人介意，凌医生也不好意思的，我觉得可以先请个跑腿送东西过去，过阵子咱们再弄个锦旗，去云医送一送。” 几名病人家属迅速商量停当，就在医生面前，叫了美团跑腿。 须臾，一辆2吨的厢式卡车，就开进了三院停车场。 “锦鲤活动，你们今天送的货物免单了。”货车司机挥挥手，就从卡车后钻出两名大汉，三人一起将几包礼物用泡沫袋层层包裹，装入长条木箱，填满锯末，固定于卡车后方，再一左一右的正坐于车厢两边的长椅上。 给人的感觉，他们像是在运送军火似的。 电动尾门缓缓升起，隔绝了车厢内外。 司机再向呆若木鸡的病人家属郑重的点点头，一脸毅然的回到驾驶座，起步入路，就见两辆全尺寸SUV，一前一后的将之夹在了中间。 车流，滚滚向前。第392章 实践技能考试﻿ “听说了吗？凌然今年也考执医。” “知道，我们今年和凌然一起考执医啊。” “凌然要是考不过去就有意思了。” “喂，声音小点，别让人听到了。” 两名住院医依着门口，小声的聊着天，对今天选择的话题很兴奋。 “一会在车上可以问一下凌然，话说，他做了有快1000例手术了吧。” “应该差不多了，tang法缝合和他的跟腱修补术，等于是凌然在咱们医院的独有术式了。” “听说吕文斌开始做tang法。” “吕文斌是那个猪蹄卤的特别好的吕医生？” “对啊，你都不知道他名字？” “他又没在猪蹄上写名字……” 两人说着话，再慢吞吞的来到医院门前。 一辆大巴车，就停在门边的位置。 “是去考执医的医生吗？”大巴车里下来一名医政科的干部。 “是，我们骨科的。”两人报了名，接着上车，就向两边打量。 车内全是满脸困倦的住院医。 “昨晚值班了。”新上车的住院医用一句话就打开了局面。 “应该说是又值班吧。” “明知道我们要考试，还要加班又加班的。” 大巴车上的住院医们顿时同仇敌忾起来。 值班是任何医生都不愿意做的事，正因为谁都不愿意去，所以做的最多的就是住院医了。 对于加班的痛苦，医生们可谓是深恶痛绝，再加上顺便骂领导，不同科室的住院医们迅速的连成了一片。 大巴浑身一震，轻轻启动。 骨科的住院医不由站了起来，再看看大巴车内，不由问：“不是说凌然也去考试吗？他今天凌晨就来了吧。” 骨科的值班医生时不时的就要去急诊科接收转科的病人，稍微关注一下就知道凌然的日程了。 负责领队的医政科干部不由的抿嘴笑了笑。 骨科住院医看到了，问：“凌然不考试了？” “考，怎么不考。”医政科干部呶呶嘴，道：“雷主任给单独派车了。” “单独……”住院医撇撇嘴，声音不高不低的吐槽一句：“这时候还搞特殊待遇啊……” “凌医生早上做了4台手术，都是点名的手术，雷主任担心时间来不及，耽搁了大家的行程，所以才给凌然单独派了车。”医政科干部说着很有道理的样子。 一群执医都没考过的住院医生除了羡慕嫉妒恨，也都无言以对。 外科医生为了手术而有所牺牲，那不是太正常的事吗？ 骨科住院医摇摇头，看向窗外。 一辆帕萨特正好从大巴车旁驶离，放了一半的窗户，自上而下的看，正好能看到凌然的面容。 …… 凌然确实是做了4台点名手术，才前往考场的。 现如今，一些医院已经将点名手术制度化了，患者花费三五百元，或者七八百元，就可以指明要求某某医生做手术，医生还可以分到一半的点名费，对于有了名声的外科医生来说，是笔不菲的外财。 而在此前，要想确定某某医生做手术是比较困难的，起码得找找关系什么的才行。 云医目前尚未采用收费的点名手术的策略，所以，凌然做的点名手术，都来自于同行的介绍。 单就医院内的认识来说，有同行愿意将亲戚朋友带来给你做手术，那是很大程度上的认可了，通常来说，是不好轻易拒绝的。 当然，凌然是不会轻易拒绝手术的。 帕萨特缓缓的开到了省立医院的门口。 昌西省执行的是异院考试，实践技能考试这种需要场地的考试，云医的就去省立，省立的就去云医。监考官部分是云医和省立的，也有来自其他医院的上级医生。 政策是这样的政策，实际效果依旧寥寥。 实践技能考试挂掉的比例本来就低，云医和省立的医生，招人的时候又是优中选优，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小医生们，对作弊的需求并不大。 相比之下，地区医院的医生，尤其是区县以下的医院医生，总是更愿意寻找机会。 凌然进入省立的住院楼，拿了叫号单，就坐在候考间里，看着几名小医生上窜下跳的翻书打电话。 执医的实践技能考试的试题是电脑随机抽出来的，叫号单对应着考题。 若是有关系的话，考生从拿到叫号单，到进入考试间的这段时间，是有可能拿到考题的大致范围的，比如心脏、肺部、皮肤等等。 考生可以借这段时间看书复习一番，算是有效率的临阵磨刀了。 凌然只是看看自己的叫号单，就闭目修养起来。 他做了四场手术，没\*\*力药剂，不免有些疲倦。 等待了约莫一个小时，有小护士在门口大喊：“46号！46号在吗？” 凌然自然而然的看了过去，并站了起来。 小护士望向凌然，寂静的两秒钟后，她的声音就变的无比温柔起来：“你是46号吗？” “是。”凌然扬了一下手里的叫号单。 “快来。”小护士娇媚的招招手，等凌然走进走廊，她才轻轻的关上门。 省立今天一共准备了6间房做考场，内里都有齐全的模型假人和各种道具。这些东西平时就作为医生们的练习品，到了考试的时候再上阵。 相比之下，小医院的医生们的条件就艰苦多了，许多人都是找机会用两次模型，就来考试了。 当然，真人是比模型更好的素材，有机会上手的小医生，考执医的实践课程都不会太费力。 凌然跟着小护士，进入了中间的4号房。 房内两张长条桌，坐了三名考官。 凌然抬头一看，还有认识的——益源县骨二科的主任孔向明，赫然坐在三人的正中间。 孔向明满面严肃，缓缓抬头。 咦？ 孔向明翻手接住自己的下巴，望着凌然手里的叫号单，陷入了沉思。 这是什么沙雕节目吗？ 作为多次邀请凌然前往益源县开飞刀的主任医师，孔向明对凌然始终保持着尊敬的态度。 然而，眼前的场景，用尊敬显然是hold不住的。 那么，等凌然按照规程来叫“老师好”吗？ 想到此处，孔向明连忙站了起来，哈哈的笑出了声：“凌医生，欢迎来参加咱们的实践技能考试啊。” “孔主任你好。”凌然以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面对孔向明。 而坐在孔向明两边的医生，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颇有些难受。 依照惯例，益源县医院的骨科主任，向来都是云华市医学会骨科学分会的常务委员，是昌西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的委员，孔向明同志刚刚做科室主任没两年，有机会都要出来刷脸的，到省立来做个考官什么的，都是应有之义。 陪考的两位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一位资深主治，一位年轻的副主任医师，都是医院竭尽所能找出来的稍有空闲的人员。 他们倒是听过凌然的传说，但没有亲自接触过，显然还有些疑虑。 孔向明已经从长桌后方绕了出来，背过两人，笑的眉毛都要竖起来了似的：“前阵子还想，到云华来，一定要见见您的，没想到今天给碰上了，您别说，云华的地面，可是够邪乎的……哈哈，哈哈哈……”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93章 有商有量﻿ “凌医生，咱们的实践技能……这个东西吧，现在的模式是三站式的。一个是病史采集，一个是体格检查，再一个是多媒体，其实就是看片……”孔向明不好站着和凌然说话，就把椅子给搬了出来，再坐到凌然对面。 另外两名考官，在长条桌子后面也坐不住了，只能跟着搬椅子出来，放在孔向明稍后一些的位置。 整个考场因此显的有些不伦不类。 但孔向明顾不上这些，带着文件夹将一份试卷交给凌然，再笑道：“体格检查和多媒体对您来说，都是动动手解决的，唯独病史采集，这个等于说是个小笔试，您得给填一下，我们填的话，字迹不对，不合适。” 两名考官无语的望着孔向明，如此具有服务精神的考试，他们还是第一次见。 凌然是会经常得到额外服务的，以前的时候，陶萍出门都会想尽办法带着他，并让小小的凌然去酒店前台登记入住，通常来说，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升房，很多时候得到的都是当日最好的房型。 面对孔向明的体恤式的考试，凌然先是轻轻的笑了两声，再道：“就按照正常的流程来吧。” “也好也好，免得人说闲话。”孔向明摸不准凌然的心思，就顺着他的话来说。 凌然没有执医证，他是知道的，凌然破格提前拿到了云医的合同，并参加执医考试的消息，他也都听说过。在不清楚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孔向明肯定是不会自作主张的。 “那咱们还是先来做这个病史采集。”孔向明说着在文件夹里挑选了一番，抽出其中一张纸，递给凌然，问：“这道题怎么样？女性，54岁，右膝关节疼痛，反复发作，加重3年？” 这个题目已经不是凌然的号码对应的题目了。 不过，考官临时更换题目是常见的，相比起综合笔试，实践技能考试要随意的多。 孔向明主要是担心凌然被二愣子题给堵住了，要是凌然回答的不正确，那不仅凌然尴尬，他也尴尬。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不要让凌然尴尬。 身为益源县骨二科的科室主任，孔向明要在云华乃至于昌西省吃得开，首先就不能得罪省立和云医，其次才是直属医疗卫生机构。 医生这个行业，时时刻刻的存在着同行评审。 发文章要同行评审，评职称是同行评审，要经费更不用说，就是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也都需要同行的吹捧。 具体到工作中，下级医院对上级医院的需求就更多了。 简单来说，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有多高傲，上级医院对下级医院就可以有多强硬。 很多时候，上级医院的大牛医生，都不用权力压迫，检查一次下级医院的工作，就能让后者蜕掉三层皮。 孔向明也不指望凌然能如何如何，但他也不想因为这么小的事，得罪了凌然或者更糟糕，得罪了霍喷子之流。 他请凌然做过多次飞刀，既有指头和跟腱，也有膝关节镜的手术，挑选一个膝部的病史采集，对凌然自然是手到擒来。 凌然就不会像是孔向明想的那么多了，拿到了题目，就掏出笔来，依序答题： 问诊要点： 一、有无关节功能受限。 二、有无关节僵硬，局部红肿，活动时伴响声或摩擦感 …… 再写了诊疗经过和相关病史，总计百十个字，就算是将此题的要点都给答出来了。 孔向明自上而下帮凌然检查了一遍，就笑了出来：“没问题，完美！” 凌然微微点头。 病史采集对于医生来说，其实就是每天的日常工作。 像是管床的小医生们，每当遇到住院的病人提出种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迅速的做出回应，询问应该询问的问题，采集到足够的信息以后，或者自己做出诊断，或者再去咨询上级医生。 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专业科室的住院医们，日常工作局限于本科室，而实践技能考试的范围较广，但也是没什么难度的。 “接着第二项的话……”孔向明看着凌然的表情，拉长了声音，再道：“技术操作和体格检查，技术操作的话，咱们选个什么技术？” 就像他刚才说的，这两个项目，凌然要是不想做的话，他直接划过也就是了。但凌然想做的话，他自然也要挑选一个合适的…… 孔向明瞅着凌然，同时回忆起那诸多的传闻，接着道：“气管切开术如何？” 凌然自无不可。 事实上，就算孔向明提出一个偏门的项目，凌然也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执医考试毕竟是针对实习生和新人住院医的考试，理论上，实习生们会的东西，凌然都会，无非就是娴熟程度的区别。 就算是在学校里的时候，凌然也从来没有在这种及格万岁式的考试中出过纰漏， 孔向明扯了一个气管切开术的练习模型过来。 模型只有脑袋和脖子，乍看起来，还稍稍有些渗人。 模型旁边用清晰的彩色笔写着字：环甲膜穿刺和切开训练仿真模型仅供环甲膜穿刺手术练习。 “凌医生可以先试试看。”孔向明还是担心凌然马失前蹄。 “好的。”凌然说着话，就开始了气管切开术的操作。 完美级的气管切开术，早就超脱了气管切开术本身的范畴。 即使面对的是一个模型，凌然的操作手法依旧标准的像是试过多次该模型似的。 他的双手不急不缓，手术的进度则是刷的飞快。 实际上，凌然还有些开心，玩模型总比没得玩要好。 两名站在孔向明身后的考官，这时候有些诧异起来。 他们也是见多识广的医生了，见过各种变态医生玩模型的场景，但是，能将模型玩的这么溜，真的是蛮少见的。 “完成了。”凌然像是做手术一样，再做了一遍检查，才取开了手。 孔向明轻轻点头，心里暗自念叨：果然还是熟悉的凌医生啊！ 再按顺序考了体格检查之后，孔向明又让凌然四选一，挑一种影像片来阅读。 这是所有学生都有的权利，毕竟，大部分的外科医生也都不会通晓四种影像片。 凌然毫无疑问的选了X光。 完美级的X光片阅读，对付执医考试的片源，自然是手到擒来。 反而是孔向明等三人，听着凌然说X片，暗地里抹了一把汗：还好只是单向考试，要是双向的话，三人今天就丢脸了。 孔向明更是越听越有佩服的感觉。 影像片的阅读，从来都属于易学难精的范畴。 看得懂X片，就像是知道围棋规则的围棋爱好者，或者懂得三步上篮的篮球爱好者一样，偶尔还能似是而非的说得头头是道。 但是，真正要说精通X片阅读，那就是影像科的医生努力一辈子的目标了。就好像围棋爱好者之于职业围棋手，篮球爱好者之于职业篮球运动员一样。 最终，凌然是被三人一起，送出考场的。 “凌医生考完了，顺利吗？”在走廊里负责凶人的小护士看到凌然，立即就跑了过来。 “应该算是顺利吧。”凌然想想作答。 “那就好……唔，那祝您通过考试……”小护士一路陪着凌然出了走廊，都没有找到要联系方式的机会，不禁懊恼万分，目送凌然离开，心里骂着自己：刘雨啊刘雨，枉你一天到晚大大咧咧的，结果看见男神就张不开嘴，笨蛋不是？ 凌然出了考场，再取出手机来，联系司机。 旁边一人看到，却是眼前一亮，连忙跑过来，笑道：“小兄弟，来参加执医考试的？考的怎么样？” 凌然看看对方尖嘴猴腮的模样，轻轻的摇了摇头，不想搭话的意思。 对方却是满眼放出了光：“考的不好没关系啊，兄弟我有办法。包过套餐，要不要试一下？” “什么？” “包过套餐，不仅包过你今天的实践技能考试，还包明天的笔试，怎么样？价格公允，童叟无欺。” “哦……不用了。”凌然这才算是听明白了。 这位却是不愿意放过一个客户，又凑前一步，笑道：“不相信是吧？我这么说吧，你刚才考试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三名考官？你的大部分的成绩，都是教官现场打分的吧，那你猜，成绩什么时候录入？” “所以呢。” “你要是买了我们的包过套餐，不管给你考试的医生是哪位，我都能想办法给你找到人，到时候说项说项，给你抬抬成绩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怎么样？” “不用了。” “还是不相信？”这位皱起了眉头：“您这个疑心病有点重啊。你是怕咱的人脉不够？” 说着话，他就看看四周，然后对着远远的一群医生大喊一声，再使劲的招手。 医生们停了下来，纷纷投注目光过来。 包过男笑了：“看到了吧，咱们认识的人多了去了。” 然后，就见那大群的医生中，有三四个人快步的走了过来。 包过男一愣，硬着头皮道：“你看看，只要是云华市内的医院，咱就没有不认识的……” “凌医生！” “凌医生好。” “凌医生来了。” 过来的医生，以外地的资深主治和副教授居多，他们要么请过凌然的飞刀，要么是看过凌然的飞刀，最不济也是围观过凌然在国际会议上的演示手术，此时都是无比的热情。 包过男看看众人，再看看凌然，飞快的低头离开了。 ：。：第394章 笔试﻿ 凌然下午回了家。 昌西省的执医考试是联考制度，实践技能结束，就接着考医学综合笔试，600分囊括了病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基础医学，也有儿科妇科外科之类的临床医学的内容，再加上医学人文和预防医学，考试的难度虽然不高，范围却是很大。 凌然也是需要复习一番的。 就算不能每年都保证成为学科第一，也不能破罐子破摔啊。 诊所显得有些冷清。 小沙弥冬生依旧没回来，苗医生的美容针加急诊外科的业务，有一例没一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闲坐，看到了凌然，才涌起了一些精神，上前问了几个关于皮内缝合和减张缝合的问题。 熊医生和娟子依旧在诊疗室里忙活着给人输液。 上万人的社区里，每天都有超过10人要输液，天气变化的时候，输液的人就更多了。 凌然进门就听到“咳咳”的声音，也是习惯的坐到了躺椅上。 “凌然，过来帮忙收银了。”熊医生招手将凌然给叫了过来。 “我来收银吗？”凌然愕然的指指自己的鼻子。 “你家的生意，你不收银怎么办。再说了，我也懒得被你爸盯着。”熊医生指指头顶，四只监视摄像头闪闪发光。 凌然无奈叹口气，问：“有收音装置吗？” “你爸安的，你觉得呢？” “好吧。”凌然坐在了收银的位置上，再昂着嗓子道：“老爸，你们到哪里了？” 过了一会，他头顶的下摄像头果然传来凌结粥同志的声音：“到帕皮提了，大溪地附近的一个小城，这里是波利尼西亚的首都，弹丸之地，还挺热闹的，也热。你今天早下班吗？” “哦，我今天执医考试。” “咦，就是今天吗？那我们应该晚几天走啊。考的顺利吗？” “顺利。” “那就好，哎呀，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玩了，要不然，再好的风景都让紧张情绪给吹散了……” 凌然淡然的道：“我明天有笔试。” “啊？什么……哎呀，老外这里的ifi真差劲……”凌结粥的声音越来越小。 猛的，摄像头里传来陶萍的声音，响亮而清晰的声音传遍了诊疗室： “浮潜船要出发了，晚上的龙虾大餐订好了没有？我要芝士焗龙虾……咔。” 监视摄像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凌然看看熊医生：“要不要临时请一名收银员。” “这么短时间，不好请人的。”熊医生皱眉：“以前病人少的时候，我和娟子就处理了，现在来的人可多了，忙的时候，换输液瓶都换不过来。” 娟子这时候咔嚓咔嚓的踩着木地板过来，道：“凌然你不是在医院开始带组了吗？借个实习生过来收银嘛。” “实习生还可以借出医院吗？”凌然没理解。 “现在不行了吗？”娟子更加愕然。 熊医生同样好奇：“现在实习生都不能在医院外面用了？那要他们干嘛？” 凌然回想了一下分配给自己的三名实习生，确实用处不大…… 娟子甩甩胳膊，回忆着道：“我在医院里工作的时候，带组的医生想怎么用实习生就怎么用，买菜送饭的都要大家抢着去才行，我那时候才140斤呢。” 凌然只能摇摇头。 让实习生来家里的诊所帮忙，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妥当。 “就用十几天，你爸就回来了。”熊医生又劝了一句，见凌然不为所动，只能摸摸下巴，道：“要不然，就喊医药代表来帮忙？你有合用的医药代表吗？” “这个有。”凌然这次回答的就很痛快了。 对于医药代表的使用，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看法，有喜欢用专业的，也有喜欢用回扣的，也有喜欢用身体的…… 凌然喜欢能干杂活的。 “你们给黄茂师打电话好了。”凌然这么一说，浑身都轻松下来，再次回到躺椅的位置，好好的放平了自己。 这一次，他是拿书出来看了。 600分的考试，如果不能得到588分以上的话，这次执医考试就算是失败了。 588分是什么概念呢？正确率98%。 艾滋病的主动阻断药在24小时内服用的成功率是98%，人们依然觉得太低。合并艾滋病的感染手术中，手指被刺破的感染概率是1/300，也就是不被感染率为99.67%，人们依然觉得太低——要是算分的话，那相当于600分的考试，考到了598分。 所以说，588分相对于600分来说，已经是一个底线了。 而要达到底线，依然需要长时间的读书和复习，这对于凌然来说，不啻于一次打击了。 想想那些过目不忘，随随便便看几分钟书，就能背下来并理解其中概念的学生们，凌然心中就涌起了无尽的战意。 世界并不公平，诸君尚需努力！ …… 翌日。 凌然自己开着小捷达，装着自己的气管切开箱，慢悠悠的开到了云华大学，也是今天的笔试现场。 他昨天已经做完了此前约好的点名手术，今明两天的点名手术则放到了后面，顿时轻松下来。 凌然就像是大学那样，轻轻松松的在食堂里吃了早餐，再施施然的前往考场。 食堂的大妈依然记得凌然，给他打了超大份的包子、馒头、小菜、粥、肉、青菜等等…… 凌然晃悠了好一会，等消食了，才进入考场。 考场内很安静，考官和蔼可亲，态度良好。 考题简单，全部是选择题的卷子，答题速度极快。 凌然一丝不苟的涂好了答题卡，没等交卷，就听到外面喧闹声，不一会儿，就是压抑着的兴奋声：“有人晕倒了！” 凌然低头看看卷子，再看看窗外，略有些犹豫，要不要去拿自己的气管切开箱。 很多晕倒的人，都是需要做气管切开的。 这时候，窗外的喧嚣声更大了： “让一让，我是医生！” “谁不是啊？” “都别挤了，只有一个病人啊，医生再多也没用啊。” “我是中医，可以把脉。” “我是呼吸科的，这个症状我见过好几次了……” “你是来考执医的学生吧？有没有拿到证的医生？” “我们都是啊……来来来，稍微让点位置出来啊，都没见过病人还是咋地？” 隔着窗户，凌然感觉外面热闹的像是乐高大型游乐场似的。 “我交卷了。”凌然举了举手。 “交卷的同学请坐好，其他同学不要东张西望，答好自己的题目。”监考老师说着话，走下来，看看凌然的试卷，笑问：“也想出去试试手？” “怕是没地方了。”凌然摇摇头：“这要是个变形金刚，还能多给几个人练手。” 监考老师愣了一下，掩嘴娇笑了起来：“你说的好有意思！”第395章 惊喜﻿ 考试结束，凌然还是回家里休息。 这两天时间，就算是他的休假日了。 凌然现在做了实质上的治疗组的组长，工作时间也就自然而然的向治疗组的负责人看齐了。简而言之，工作时间自由，没有迟到或早退的概念，也不存在双休日或假期或调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但是，如果一个治疗组的病人不够多，手术不够多，负责人的业内声望不足，或者管理不善，那也是分分钟可能失却位置的。 不同于云华医院的繁忙，凌家的下沟诊所是热闹中带着繁盛之气。 凌然进门就看到“推拿5分钟10元，随到随按”的牌匾挂在了门内廊下，老爷子和老太太们排成的长队，已经超过了走廊，开始在院子里玩贪吃蛇起来。 “凌然回来了？听说你做推拿也做的挺好的，要不要帮帮忙啊，小沙弥快弄不过来了。” 再仔细看，不止是老太太和老爷子，也有中年人和年轻人排在队伍里。 喊着“凌然”名字的，正是下沟巷子里的老街坊，年龄与凌然相仿的…… 凌然盯了对方几秒钟，没想起名字，转头放弃，再从杂物房内拿出自己的牌匾——“推拿2分钟25元，提前登记”，再道“我2个小时后过来做推拿，有需要的，就到收银台缴费登记。” “哎呦喂，要不要弄这么正式啊。”头次来的年轻人看到旧式的牌匾，以及极其强势的登记制度，颇有些不爽。大家都是一个巷子里长大的，凭什么——就算你从小都是别人家孩子，也不能这么赚钱啊。 这位默默一算，2分钟25元的话，岂不是10分钟就要125元了，时薪700多块也太夸张了，大沥城里的姑娘也不敢赚这么多啊！ 最起码，姑娘们自己分不到这么多钱。 凌然向来不喜争论，只是点点头，就转身上楼去了。 在场的年轻人一愣，没等再说什么，人群呼啦就少了一半。 有许多老太老爷，都直奔黄茂师的收银台，登记注册起来。 25块钱只推拿2分钟的话，确实是贵的离谱，但对享受过凌然推拿的人来说，他们在乎的根本不是两分钟还是二十分钟的推拿时间，他们在乎的是结束推拿以后，长达两三周的平静。 也有的中年人或年轻人，出于好奇、跟风或者是旁人的介绍，也在收银台做了登记。 黄茂师默默的做着登记，感觉写了二十个人的样子，就站起来，道“剩下名额不多了，后面就不要排了，我们就到目前为止了。” 此言一出，就有更多人涌了过来。 “600， 700，800……”街坊里的年轻人算着钱数，脸色涨得通红，那一瞬间，他想到了很多很多，许多尘封的往事，别人家孩子凌然的种种，都重新涌入了脑海中…… 长的超级帅，成绩超级好，得奖超级多，超级受女孩子欢迎，各种竞赛无往而不利…… “现在的医生，是真黑啊！”年轻人长叹一声。 …… 云华医院急诊中心。 左慈典指挥着实习生们，将花束和塔式蛋糕摆放到会议室的正中央，并用铺巾隔空罩起来。 与此同时，吕文斌则指挥着几名科室的规培医及院外人士，一边堆起了香槟塔，一边堆起了猪蹄塔，同样用铺巾，大大罩起来。 “巧克力喷泉送到了，咱们放到哪里？”谢易荷昂首挺胸的带着两名医药代表走了进来。 “藏到幕布后面，别一下子就被发现了。”霍从军兴奋的指挥着他们。 不一会儿，一只做成火山爆发模样的巧克力喷泉，就出现在了会议室中。 “霍主任，我们这边就准备好了。”谢易荷笑着抹了一把额头，以示自己确实付出了努力。 霍从军“恩”的一声，道“再都检查一遍，不要出了纰漏，一会等凌然到了，大家都不要露馅了。” “那个……霍主任，凌然不见得喜欢惊喜吧。”赵乐意不是那么乐意的模样。他虽然不用干活，但是，看着一群人为了凌然通过执医考试而忙碌，仍然觉得有些荒谬。 霍从军呵呵的笑两声，道“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嘛，再说了，凌然通过执医了，你知道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赵乐意感觉不是很对。 “我们以后就可以用凌然做宣传了，而且，凌然也可以把凌然作为品牌来宣传了。”霍从军深吸了一口气，畅想未来的道“你知道为什么很少有欧美患者来找凌然吗？” 赵乐意嘴角抽动两下“我本来觉得是人家有更好的医生……您的意思不是？” “开玩笑，欧美肯定有比凌然强的医生，但人人都能找到最好的医生？” “也是。咱们的价格毕竟便宜。” “国内的医院，总是要面向世界的嘛。”霍从军只说了这么一句，就道“凌然拿到了执医证，国外的医生，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医生和保险公司，就更愿意送人来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赵乐意觉得没那么简单，但是，他还是被霍从军的“世界”理论给震惊了。 医疗国际化，那是各种大型医学研讨会上，经常会提的事。 梅奥诊所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从全世界获得高端病人——也就是有钱有势的病人，为他们世界顶级的治疗条件，从而获得世界顶级的收益。 放在工业领域，梅奥就是掌握着核心技术的工厂，他们其他医院无法的产品，从而获得丰厚的利益，进一步的制造更高的门槛。 随着地球村的缩小，梅奥的模式凸显出越来越大的优势。 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医疗国际化的竞争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意味着大量的资源，也意味着标准的建立，信息的获取等等。 但是，赵乐意从来没想过，霍从军竟然一直将之存在心里。 “去做事吧，一会出来好好的玩一玩。”霍从军再拍拍赵乐意的肩膀，将他给赶了出去。 8点30分。 凌然按照医院的作息时间，来到医院。 左慈典早就守在门口，第一时间将凌然接到了会议室来，免得他中途溜去处置室之类的地方，耽搁了惊喜。 门开。 凌然依照左慈典说的，站到了会议室中间。 嘭！ 一声开香槟的爆声，纷纷的彩屑，自半空中飘下。 接着，放置在会议室中后部的铺巾，也被人一把扯开。 “surrise……” 伴随着众人的喊声，香槟塔，大蛋糕，巧克力喷泉和猪蹄山，集体展示在了凌然面前。 至于凌然…… 只见他机敏的转身低头后撤步，就逃开了碎屑下落的范围。 霍从军看的惊讶无比“你猜到了？” “有点感觉吧。”凌然总不能说，他从小学开始，就不断的被人开surrise爬梯。 霍从军自己觉得很棒，笑道“是你们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吧。” 凌然面对众人，露出一个符合众人期待的微笑，道“是很不错。” 这是他经历了无数的惊喜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 “恭喜你通过执医考试哈。”霍从军又说了一声，举起香槟“每人只许喝一杯，值日医生不要喝，干杯！” “干杯！” 凌然也配合的喝了一点酒。 “还有东西送给你。”霍从军看着凌然的表情，笑呵呵的递出了一个文件夹。 “是……病人病历？”凌然讶然翻开文件夹。 “我跟几个医院的骨科主任聊了聊，现在区县里能做关节镜手术的医生没几个，他们以前都是让病人自己来云华再看病的，好多病人嫌麻烦，就不愿意来了。”霍从军笑笑，道“我让他们把人直接转给我们，你现在拿到的就是这周转过来的名单。” 凌然的脸上，不由的绽开了笑容。 “干杯！”凌然举起了香槟杯。 “干杯。”霍从军哈哈的笑了几声，将杯子里的香槟一饮而尽，再“嘶”的吸一口气，笑道“还有件事，你以前的助手，马砚麟快要结婚了，我考虑着，咱们急诊科组织一下，集体参加婚礼哈。” “好。”凌然点头。 “结婚是人生大事，咱们能到场就到场。再说了，马砚麟就算是骨科的，也是可以调回来的嘛，咱们急诊中心缺的就是人手。”霍从军说着咳咳两声“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庆祝咱们医院的两名医生喜结连理，好事情，好事情~”第396章 邀请﻿ 凌然的办公室外，终于挂上了凌然医生的牌子。 为了防止自己讨厌的排队迹象出现，凌然第一时间采用了预约制。 比起排队来说，预约其实更浪费医院的人力，需要有人安排好时间，并且不停的接打电话，以保证预约排序的顺利。 当然，国内医院不乐意采用预约制的根本原因，还是以谁为主的问题。 病人预约医生，那就是预约医生本人了，哪怕医生更换了医院或科室，惯性也会将他们引导到医生的新地盘去。 相比之下，门诊或者在医院里排队，排的就是医院或科室了，最不济也是医疗组，就算有一两名医生更换了，病人们的选择也不受影响。 不过，就像是医院里的其他政策一样，医院的一切政策，都是针对普通病人和普通医生的。 有钱有势的病人，就可以不受刻板的医院政策的影响，同样的，有实力有技术的医生，同样可以不受刻板的医院政策的影响。 就好像中国肝胆之父吴孟超，他是国内第一个将肝胆外科从普外科分离出来，独立为一个科室的医生。19年后的1993年，吴孟超的肝胆外科又半独立出来，成为了长海医院的院中院。 即使再过19年，能复制吴孟超的历程的医生，也是屈指可数。 对云医来说，他们是不需要考虑什么全国影响的。云医也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 霍从军的急诊中心成立以后，他本人的话语权已是大大的提高了。 凌然要做预约制，霍从军就给了预约制，中间没有任何的波折。 对病人们来说，预约制也有相当的方便之处。 最起码，是不用抱着病痛的身体孜孜不倦的排队了。 凌然一天预约了10名患者，都是下级医院已经确诊的半月板损伤，并决定做手术的病人，到了医院，简单检查以后，当天就做手术。 吕文斌、余媛和左慈典，亦是忙碌的分布在手术室、检验科和病房。 凌然每做两三例的手术，就回到办公室，给后续预约的病人做检查。空余出来的时间，刚好给病人一个时间来做决定。 马砚麟也尽可能的抽出时间来，到急诊中心来帮忙。 他现在的规培又轮转到了骨科，自然是没有手术做了。虽然跟着凌然学习跟腱修补术，且有一定的成绩，可要说他的跟腱修补术做的有多好，那就纯属扯淡了。 就是祝凌跟腱修补术，他也没有掌握完全，就算骨科敢让他上手，马砚麟自己也不敢上阵。 这样的情况下，马砚麟反而是用下班时间到急诊中心来，能得到更好的成长。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吕文斌开始主刀tang法，让马砚麟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tang法这样的手术，在外科手术体系中，还是有点蓝领性质的。比起高级白领性质的心脏搭桥，或者金领们的器官移植和颅脑手术，tang法的时效性强，操作精细而辛苦，又不直接决定人的性命，做不到顶尖的话，就是高级蓝领。 但是，这毕竟是一门能够安身立命的主力手术。 凌然就是依靠tang法缝合在云华立足的。 手外科的潘主任，如今依旧在钻研tang法缝合。 马砚麟可以想象得到，随着吕文斌的手术例数的增加，他的地位也会稳步提高，再过两年，说不定也会有自己的助手，再然后，估计就会稳步的提升为主治，副主任…… 大部分的年轻副主任都是这样起来的，机缘巧合下表现出远超同济的技能水平，进而得到更多的资源，从而进步的更快。 马砚麟纵观云医，现在有可能给他提供大量资源的，也就是急诊中心的凌然了。 换一个地方，哪怕是精英科室手外科，除非锦西主任能全力支持他，否则，马砚麟也别想有多少手术做。 锦西主任自然不可能力捧马砚麟。 所以，绕了一圈以后，马砚麟还是尽可能的回急诊中心来，一边送出廉价劳动力，一边蹭着做手术。 凌然最近几天紧着做关节镜手术，他也就陪做关节镜，一点都不挑。 如此几日，霍从军送来的第一批病人，就基本全部搞定和理顺了。 周五，马砚麟又提前两天，正式的送出了请帖。 “咱们急诊中心都要去的，霍主任可是说了，要给咱们中心出去的医生捧场呢。”吕文斌还稍稍有些羡慕马砚麟。 再怎么说，人家都是结婚了来着。自己现在起早贪黑的，除了能买云华市中心的房子，能买宝马5系，能雇得起几个人，又落下了什么呢？ 临近婚期的马砚麟，是紧张多于幸福的，一边给其他医生双手递请帖，一边回道：“各位还真的要来捧场，女方家里人多，大家得给我平衡平衡。” “女方家里做什么的？” “一家都是医生。”马砚麟小声道：“他爸爸以前是二院妇产科的主任。” “姓卫？二院妇产科的卫主任，我好像还见过呢。”这边就有人回忆起来。 马砚麟陪笑道：“她家的亲戚也不少，一大家子人呢，我们这次可能要摆不少桌。” “计划多少桌？” “80。”马砚麟伸手比划了一下。 左慈典“嘶”的一声：“80桌？你们凑了800人？” “咱们急诊中心就有20桌呢。”马砚麟表情腼腆，心里是实在高兴。 这种撑场面的事，到了结婚的时候，是真的需要的。 同样，正如霍从军所想的那样，急诊中心有老霍发话，差不多200号的医务人员，都答应了到时候参加婚礼。而急诊中心组成的同事团，也极大的触动了马砚麟。他家在舟山群岛，不可能有多少亲戚来云华大摆筵席，撑场面还就是只能依靠身边人了。刚刚工作几年的规培医，自然拿不出什么牌面。 甚至他真正的东家手外科毫无动静，就不免显的有些令人失望了。 “这么算的话，你老婆家要请50多桌？500人？”吕文斌啧啧两声，道：“这个不算大摆筵席啊。” “卫曼爸爸已经退休了，现在就是老专家，没有职务了。”马砚麟一边说话，一边将请帖分发完毕，再看看时间，道：“来不及了，我得去手术室了，一会快递到了，你们帮我把这几个请帖装一下啊。” “行，送到哪里？” “几个同学，地址我都写好了，还有邵老板的。看他愿不愿意来。”马砚麟在急诊中心呆了这么些日子，和邵老板也算是混熟了。 几个人都点点头，发个快递而已，小意思。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397章 世上还是好人多﻿ 凌晨四点三十分的云医急诊中心。 走廊上响起了整齐的脚步声。 o型的病区，回声重重叠叠，像是吃坏了肚子时的便意，一波紧跟着一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双波叠加，难度翻倍…… 住在病房内的病人和家属们，睡的熟的还好，睡的浅的被惊醒了，竟是不由自主的浑身发颤。 “这里是新建的楼吧？别是有冤魂来？” “没听说死人来着。” “你开玩笑的吧，这里是医院啊，医院没有死过人，你信吗？” 一个房间内的两名病人小声的说话，有胆子大的家属，就站了起来：“我看看谁在装神弄鬼。” 不等其他人做出反应，这位已经拉开了门，伸出了脑袋。 “怎么样？”后面的病人低声询问。 “好他娘的可怕！”伸着脑袋的病人家属声音震颤。 后面的人腿都要打颤了：“你别……别危言耸听。” “你自己来看。” “我腿瘸着怎么看？” “我来。”另一位陪床的病人家属毅然站起身，往前走了两步，稍微迟疑了一下，再大步向前，然后将头伸出了门： “我了个去！” 他不由自主的叫了一声，语气中的震惊，随便都可以听出来。 “怎么了怎么了？”其他人也都被吵醒了。 趁着人多，几个人互相看看，都来到了门边，伸出了脑袋。 只见长长的走廊两边，每个几个门头，就有几只脑袋伸了出来，奇怪的张望。 而在走廊的尽头，整齐的脚步声，依旧“啪啪啪啪啪”的传过来。 正是一群昂首挺胸，排成雁翎阵的医生们。 “现在是凌晨吧？” “四点半？” “没错。” “这是精神科的医生吧。” “看着像僵尸。” “僵尸医生？哎呀，这个题材好像挺不错的哦。” 走廊里冒出来的脑袋多了，大家反而不害怕了，就看着医生们逐渐靠近。 反而是一些后面冒出来的属于老病号和老病号家属的脑袋，发出前辈的嗤笑声： “凌晨4点半，说明凌医生亲自查房来着，人家这才是敬业的医生。” “做关节镜的凌医生？”有不知道的，不由的确认一句。 “可不是？还有哪个凌医生啊，你们不是奔着凌医生的名气来的？”前辈奇怪的看一眼，凌然是不做门诊的，所以来的人多多少少会了解一番他的情况。 后来的病人家属是个随大流的，懵头呆脑的道：“我们从益源县医院转过来的，手术是凌医生做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不太懂。” “凌医生做的就没问题了。凌医生的手术成功率，杠杠的。” 病人和医生的关系，是一个很奇怪的集合。 有的时候，有的病人，会极度的敌视医生，并以敌对的态度与医生相处。有的时候，有的病人则会信任医生，乃至于崇拜医生。 凌晨4点半的病房里，也没有人想要争辩医生的好坏和成功率。 某人这么说了，其他人就这么听了。所谓姑且听之。 凌然对走廊上的走动和声音，充耳不闻。 他其实是喜欢凌晨查房的。 就像是凌晨做手术一样，此时的头脑清晰，思维专注，也不会像是白天那样，受到诸多的人与事的干扰。可以说是速度快，效率高。 病人和家属的问题与病情的关系会更密切，医生询问的时候，受到的干扰也少——很多奇葩家属都是要睡懒觉的，凌晨5点钟想叫他们醒来，他们都醒不过来。 最讲人性化的人类灯塔国的医生，其实很喜欢凌晨查房。 因为查房的都是住院医，每天忙的要死，就不得不尽可能的节省时间，找能用的时间去查房。 当然，不论在哪个国家，凌晨查房不免遇到怨声哀道的情况，对凌然来说，就是衷心感谢宝箱的减少。 不过，今天拿不到的宝箱，明天再来拿也还是有概率的。 凌然闷头做事，也不去细算的那么清楚。 …… 差不多两个小时，查房才算是结束。 吕文斌等着凌然宣布结束，就看看手机，道：“凌医生，我想提前去婚礼现场帮帮忙，能不能早退？” “可以。”凌然一向是颁布了规则，就低头做事，并没有太多的主动管理的行为。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无论是在云大，还是在云医，采用这种方式，都很少有人违反纪律。 包括吕文斌等人在内，都不会轻易的迟到早退。 今天也是为了能做出漂亮的猪蹄山，吕文斌才不得不请假的，得到允诺，他也是第一时间丢下白大褂就溜了。 在医院这种地方，夜长梦多是一点都不说假的，哪怕是买了出国的机票，猛的来例急诊，说不能走就不能走了。 尤其是急诊科这样的地方，医生再可惜自己的机票和假期，再怕老婆疼孩子，看着病人躺在病床上，身为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也是不可避免的要发挥作用。 当然，小病小灾的是没人理的。 离开了医院，也就少了许多的心里负担和责任心。 凌然看吕文斌请假，再算算时间，干脆道：“大家也都休息吧，按时到场参加婚礼。” “凌医生一会准备怎么去婚礼？”左慈典连忙问了一声。 “我开车去。” “那就好，那就好。霍主任好像给派了大巴车，一会儿到时间了，也可以在楼下坐大巴。” “那我坐大巴。”余媛马上举手。 “凌医生，我可以和你坐一辆车吗？”这一次，说话的却是田柒。 田柒今天穿了件蓝色的爱马仕的衍缝夹克，可爱而不失庄重，像是刚从楼下跑上来似的，轻轻的吁着气。 凌然点头：“也好，你想几点出发。” “按照你的时间来就好了。”田柒微笑。 凌然想了想：“就现在去好了，也可以帮帮忙什么的。” 说着，凌然就向电梯走去。 田柒自无不可，快乐甩着胳膊，跟着凌然进了电梯，再一路钻进小小的捷达中。 二手捷达开了些日子，三大件都是健康的不得了，只是内饰更显陈旧，豪华感比劳斯莱斯幻影略逊一筹。 “可以把窗户先打开一会，空调刚开的时候会有味道。”凌然一边说，一边启动小捷达，就听发动机发出嗡嗡的震动声。 田柒嗅着味道皱皱眉，立刻打开窗户，然后开心的道：“味道确实小了好多。” “开一段就没问题了。”凌然说着缓打方向盘，慢慢的开出了停车场。 …… 马砚麟的婚礼现场。 82桌的婚宴，包括聘用的婚庆公司的人员，来帮忙的已有百多号人。 两家的亲戚各尽其能的做着事，摆气球，挂对联，准备小礼品等等，凑热闹的喜庆多于实质。 就连两家的老人，此时也都笑呵呵的上阵，一位在摆弄气球，一位给大家配发小咸鱼。 “小心！”舞台上的一身喊，震的气球四处乱窜。 只见一名正在搬音响的工作人员，一脚踩空，摔倒了。 下意识的，他将手伸到了音响下方，试图挽救这台价值数万元的贵重机器。 在场的医生们眼瞅着他的动作，齐齐做出不忍直视的表情。 “断指了吧。” “不知道几根。” “主要是看伤的重不重吧，一根碎指比三根断指还难搞。” 几乎是一瞬间，医生们的职业属性就被激活了。 “急救箱。” “喊救护车。” “先不要碰伤员，过来几个准备帮忙搬机器的。止血带拿过来。” 一名中年医生站了起来，有条不紊的指挥起来，且道：“小王来给我帮忙，留6个男人帮忙抬东西抬人，其他人该干什么干什么，也帮不上忙，就不要围观了，好不好。” 来的不是亲戚朋友，就是拿钱做事的婚庆公司的人，大家都很自觉的散了开来。 “我的车里有担架，还有氧气瓶和简单的急救器械，哪位朋友帮我拿一下。”刚刚进门的邵老板，完整的目睹了舞台上的意外事件，同样是很有经验的提供了个人用品。 两名年轻人迅速的跑了过来，从邵老板手里拿了钥匙，飞奔着去找车了。 “感谢感谢，谢谢大家的援手。”婚庆公司的经理本来已经被吓的懵逼了，此时终于缓过劲来，感谢的向周围拱手，喟叹声声：“世上还是好人多啊！”第398章 专业﻿ 凌然和田柒到达的时候，手指被压断的婚庆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被送上了急救车。 一名云华手外科的副主任医师，跟着急救车离开了。 众人纷纷对其表示羡慕。想在800人的会场——实到200人中间装一波大的，此君算是达到了成就。算一算的话，普通的国内医学会议，能邀请800人的，规模可以说是非常大了，搞手术演示的，现场能来200人，那是极困难的。 就连邵老板，见到凌然，打过招呼以后都要说：“你们云医手外科今天出了彩了，现场好些人评价，说你们云医手外科的处置决断，当场止血包扎之类的保护措施得力什么的。” 凌然听的讶然道：“已经有人受伤了？” “伤的还蛮重呢。”邵老板赞叹道：“算是我在现场见到的比较重的伤了，但也是运气比较好的，当场就有医生给他处理了，我年轻的时候爬黄山，遇到个驴友才惨呢，吃馒头噎住了，上不去下不来的，憋的脸都青了，没办法，我们一群人换着往山下背，后来还自制了担架……” 田柒听住了，好奇的问：“后来呢？” “后来，正好轮到我抬，我体力差啊，那个驴友又壮实的不行，我给摔了一跤，结果正正把馒头给摔出来了。也是运气，别人摔跤都摔的叫疼，就我那次，许是把他甩的远了，效果拔群！”邵老板回忆着年轻时的故事，脸上泛起微笑。 田柒想象着从担架上被甩出去的疼痛，不由道：“不是有那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吗？” “那时候没人懂，我也没遇到过几次这种事，都没去学过。”邵老板的语气更加感怀的道：“所幸结果还好，驴友两条腿都给摔断了，听说也接好了，就是不好再爬山了。哎，后来我也不去爬山了，急救车上不去的地方，去了太危险。” 说话间，前方又是传来一阵骚动。 “呃呃呃呃”的声音，让人听了就感觉不舒服。 邵老板听的眉头一皱：“这个也像是东西卡嗓子里了。” “让一让，让一让，大家先把空间让出来，不是家属和医生的都请离开。”最早冲到地方的医生拿出了听诊器，高声的命令，又问：“怎么回事？” “我……我给喂了口鱼，好像是鱼刺卡住了……”坐在地上的女人抱着七八岁的孩子，急的满头冒汗。 “我看看。”拿着听诊器的医生说完再抬头，见四周的人群动都没动，不由道：“不是家属和医生的都请离开。有这么多家属吗？看病人热闹有意思吗？” “我是医生。” “我也是医生。” “医生！” “急诊的！” 围做一圈的众人，都很有理由的样子。 反而是蹲在地上的医生给愣住了。 “这样，不是相关专家的话，就先离开吧。”一位白发白须的老医生站了出来，很有经验的说了一句话。 堵在四周的人群，果然运动了起来，很快就有七八成的医生离开了，还留着十多人，各自用严肃、紧张、好奇的目光看着人群中间的病人和医生。 爬地上拿着听诊器的医生表情慢慢变的奇怪起来。 邵老板通过变的稀疏的人墙，看着里面，不由笑了出来：“果然还是年轻人呢。” “什么意思？”田柒对眼前的场景有些应接不暇，感觉像是到了急诊室似的，一副混乱景象。 邵老板则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模样，笑道：“你听那个老医生说的话，相关领域不说，专家一般可以理解是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了，脸皮子薄一点的话，刚做副主任医师的，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专家。” “那和他是年轻人有什么关系？” “他怕是这才想起来，自己身边都是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了。”邵老板忍不住已经笑出来了。 田柒仍然不解的看向凌然：“邵老板是什么意思？” 凌然淡然的道：“变成教学手术了。” 田柒恍然：“要被一群专家看着取鱼刺了？” 凌然点头。 “就好像一个学生做了个PPT，原本准备在班里放一下，结果来了一群业内专家？”田柒理解的很快。 邵老板则微笑道：“这要是位大佬，就是示范手术，可惜是个年轻医生，就要被指导手术了。” 趴在地上的年轻医生，此时已是满头大汗，拿了个纱布，垫住小孩子的舌头，镊子夹了几次，都没有效果。小孩子很快就不愿意的哭闹了起来，大人更加焦虑的道：“能不能行？你这样弄也太难受了。” 要是在医院急诊室里，年轻医生此时就开喉镜了。 喉镜确定位置，镊子上阵，一下子就能夹出来。 就是位置太深，用手术钳也是没问题的。 甚至于，他现在也可以宣布“去医院”。 但是，被这么一群大脑瞅着，他既不好意思将病人送走，也不敢说自己不行。 场面一时间极为僵硬。 “咱们去里面帮忙吧。”凌然瞄了几眼，就失去了兴趣。 夹鱼刺这种活计，他在急诊科里是经常见的，此时既插不上手，也没有兴趣插手。 他可没有喉部异物专精的技能，也无所谓有没有。 虽然在急诊科，或者在民间，都有一些医生擅长处理卡入喉部的鱼刺，但归根结底，这只是项小技能罢了，而且完全被喉镜所覆盖。用镊子夹，或者别的什么传统技法，也只是提高舒适性，降低复杂性罢了。 在医院里，这也就是小医生们才有可能钻研的技能。 变成资深住院医或者主治以后，再接触到鱼刺的几率就非常低了。 换成馒头噎住了还更有技术深度一些，说不定就需要用气管切开术了——全国一年有3000多人被噎死，主要就是食物进了气管，而来不及送医做气管切开术。 凌然等人往里面走了几步，就见婚庆公司的人，心不在焉的挂着气球。 邵老板连忙提醒：“小心点，这么高的梯子，掉下来就得骨折。” 再往前走几步，又见几个人有说有笑的在架摄像机。 邵老板连忙提醒：“小心点，这么重的摄像机掉下来砸到人，不得了的。” 他一路走，一路提醒，感觉很好的道：“消除了许多隐患呢。” 话音刚落，后方又传来“咚”的一声。 众人猛的回头，就见一个胖子从桌子上跳了下来，茫然的看着无数转向自己的面孔。 “怎么了？”胖子又低头看看：“我没踩坏东西吧。” “没事，没事……”无聊的医生们转身过去，重新进入了聊天状态。 田柒捏紧了拳头，释然的转身，笑道：“吓人一跳。” 凌然顺手放下霍主任送的气管切开箱，点头道：“没事儿，在场的这么多医生，有什么意外也不用担心。” “人多则乱，确实容易发生意外。”邵老板感慨一声：“我的经验，超过100人的会场，其实就应该配置医生了，当然，现在没有那么多医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田柒奇怪的看向邵老板：“我家几百人的矿场，也很少需要医生的。” “那可能是你家的矿场的风水好。” “也有可能。”田柒偏头想了想，突然笑了出来，对凌然道：“我给你说个好玩的事，我家本来有个采石的矿场，每年的利润只有几千万，结果采着采着，竟然采出了玉石来……” 凌然的注意力果然被吸引了：“什么玉？” 邵老板此时终于反应了过来：“现在是问这个的时候吗？这可是真的家里有矿，躺着不干活都有钱换肾的人家啊！”第398章 顺利﻿ 马砚麟的婚礼，进行的非常顺利。 虽然有人在婚礼会场、厨房、后场、路边、楼上酒店乃至于车里倒下，但是，来自各个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医生们，却因此而玩的很开心。 另一方面，婚礼的秩序也维持的极好。 选做司仪的是卫曼的表舅，一位多次出国，多次参与现场救灾的中年医生，不仅有着丰富的临场应变能力，而且有着处事不惊的态度。 “恩，窗边的同志好像有些胸闷，帮助他的是我们和平医院的周女士。周女士是我们和平医院建院时期的元老护士了，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看起来身体还是很不错呢。” “对了，蹲在轮椅前听诊的是周女士的儿子，从英国著名的爱丁堡大学读书归国，就在和平医院工作了，如今是和平医院心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了，正所谓薪火相传，希望台上的新人，马砚麟和卫曼两人，也能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接下来请双方的父母上台。哦，我们可以看到那边的男\*\*\*员被戳伤了手，我看不太清楚，从出血量来看，应该没有扎到动脉吧。恩，市一院派出了两名医生，伤情看来已经控制了，非常棒的压迫止血法，好的，我们继续聊聊两家人的故事……” “恩，有人又噎住了，海姆立克急救法，力气很大，吐出来了，肋骨有折断吗？没有，非常好，完美的海姆立克，请大家鼓掌，施救的是云医急诊中心的吕文斌医生，也是新郎的同事了。大家刚刚看到的猪蹄塔，就是吕文斌医生提供的。顺便说一句，吕医生还是单身，有女未嫁的同志可以留个电话。” 平日里稍稍有些冷淡性格的卫曼，身着雪白的婚纱，全程都露着灿烂的笑容。 老婆开心，马砚麟自然就开心。 婚礼的新人开心，双方的父母也就开心，亲戚朋友也就开心。 至于宾客们，欢乐的气氛让他们开心，同行间的互相见证，同样令他们开心。 就连病人，都不得不庆幸，自己幸亏是倒在了这里，否则…… “接下来，就请大家吃好喝好……”充作司仪的表舅，在仪式多次被打断的情况下，艰难的将进度推行了下去，总算是顺利的完成了。 底下的宾客们也发出一声欢呼，眼瞅着都过一点钟了，大家可是真饿了。 残存的婚庆公司的员工们更是将眼睛睁的大大的，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 卫曼跟着伴娘们下去换了敬酒服，再出来与马砚麟碰面，依旧是满面笑容的样子。 “你们这次准备的真好。”卫曼主动挽住了马砚麟的胳膊，趁着两边没人，就低声道：“我爸他们退休了，最怀念的还是在医院里救死扶伤的日子，你能想到让他们重温当年的生活，挺不错的。” 马砚麟瞪大眼睛：“啥？” “病人啊，你找朋友装的吧。还有老年病人呢，是请的群众演员吗？”卫曼小声说话，面带微笑。 马砚麟愣了愣神，突然醒悟过来，灿然的笑了出来：“其实也是没什么，机缘巧合做成今天这样子。” “算你厉害。”卫曼依着马砚麟，幸福的摇头摆尾。 马砚麟嘿嘿嘿的笑了几声。他现在还没弄清楚情况，但是，那又如何呢，老婆高兴就好。 过来帮忙的余媛则在旁边听的目瞪口呆，目视着马砚麟得意洋洋的背影，不禁在心里吐槽：呵，男人！ …… 凌然细致的品尝着夹到碗里的清蒸鳗鱼。 鳗鱼是马砚麟家里人，从家里带过来的，乃是舟山本地产的沙鳗。 沙鳗体型小，状似河鳗，是星鳗或七星鳗的俗称，但在餐桌上，它们被根据口味分类，通常按照本地鳗或外洋鳗来标明身价。 本地的近海鳗，是洄游到了群岛处，在礁石间觅食的鳗鱼，比起还在长途跋涉中的外洋鳗，有固定住所和捕食场所的近海鳗，即使体型更小，也会更肥嫩一些，所以也更受欢迎，价格更高。 若要给个形容的话，外洋鳗就像是进京赶考的大哥，虽然学识丰富，体型健壮，但是，旅途中的辛劳，让他不免变的粗糙起来。本地鳗则像是留在家中享受生活的地主小儿子，虽然不爱学习，好吃懒做，但是，宅在家里的小儿子却因此变的细皮嫩肉起来。 日本人就很喜欢舟山本地的鳗鱼，他们的大量进口，使得舟山本地鳗的价格水涨船高。 即使如此，舟山人的宴席中，依旧少不了鳗鱼。即使是在云华举行的婚宴，马砚麟家里人，依旧购买了大量的鳗鱼，连夜运来，并请家乡人亲自烹饪。 清蒸的鳗鱼，柔软鲜香，放入口中，轻轻一咬就有微微的脂香。 凌然对酒席上的其他菜式没什么念想，但是，夹了一块鳗鱼，就忍不住又夹了一块。 田柒见凌然吃的开心，毫不犹豫的将自己的夹到盘子里的鳗鱼，夹给凌然，并解释道：“我只在空碟里放了一下，没有动过。” “我吃两块就可以。”凌然笑笑，又道：“你可以尝尝看，味道很好。” “嗯。”田柒也不喜欢让来让去，听凌然这么说，就夹回了鳗鱼，放入口中，轻轻的咬了一块。 鲜滑的口感，扑面而来。 田柒眯着眼，又咬了一口。 “真好吃。”田柒给予了非常直接的评价。 凌然点头赞同，再想吃的时候，酒桌上的清蒸沙鳗已经被清空了。 “唔，吃完了。”田柒向凌然笑笑，道：“只能下次了。” 凌然“恩”的一声。 这时候，一名坐在酒桌对面的年轻人，趁机道：“最好吃的鳗鱼，应该是自己钓上来的鳗鱼。” 田柒听到声音，抬头看过去。 年轻人仿佛受到了激励，连忙道：“钓鳗鱼很有意思的，因为鳗鱼会向后游，所以钓的时候很讲究技巧，我都是用鱿鱼来钓的，你可以到舟山来，我教你钓。” “谢谢，但是不用了。”田柒轻轻摇头。 年轻人意料之中的笑了，又道：“你如果没时间钓，我可以带我钓的沙鳗过来。沙鳗是可以放好几天的，不过要等几天……” “不用了。”田柒再次拒绝了，转头对凌然道：“凌医生想去钓沙鳗吗？我家里有个渔业公司的，说不定在舟山也有分公司。如果没有的话，也应该能找到关联公司吧。” 不等凌然说话，年轻人先皱起了眉头，望着眼前漂亮的不成样子的美女，内心挣扎了几秒钟，问：“哪家渔业公司是你家的？” “荣远渔业是由我家族控股的。”田柒微笑。 年轻人嘴角抽搐了两下：“荣远是那个有三四支远洋船队的荣远？” “我不熟悉具体的业务。”田柒说完，转过头去，低声对凌然道：“凌医生，蘸过鳗鱼的酱油，如果用来浇米饭的话，可能是最好吃的酱油饭了。” 凌然认真的思考了几秒钟，摇头道：“我不要了。” 田柒笑笑，道：“那我们下次自己做清蒸沙鳗，然后自己浇酱油饭。” 凌然迟疑片刻，点了点头。 田柒高兴的捏紧拳头。 坐在对面的年轻人，看看田柒，再看看凌然，只觉得浑身都没了力气。采用一种多人并行联络模式与作者交流的设想﻿如题。 这种方式坊间称之为：qq群。 本鸟近日花费了很高昂的代价，以每月接近一斤牛肉的价格，购买了超级会员，于是大群得以扩建。 现在召集有共同的爱好的读者大大们，共同在群里……瞎扯。 作者不定期出现。 群号如下：138068784（志鸟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另外，优雅的提醒一下各位读者大大，月末最后几小时了，剩下的月票不投就白瞎了。 考虑到时效性的关系，再提醒0点后看到本单章的读者大大们：月初刚开始，现在投了月票，月末就不会忘记了！ 2018年的12月。 努力奋斗！《大医凌然》采用一种多人并行联络模式与作者交流的设想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400章 嘀嘀嘀﻿ 餐后。 医生们纷纷坐大巴或开车返回医院，一路上，都可以看到狂打电话的医生们，或者在给科室分配任务，或者在给某某解释情况。 田柒看看四周，不由道：“医生真的好辛苦啊。” 凌然也看看四周，不解的问：“为什么？” “咦，不辛苦吗？”田柒讶然。 凌然想了想，道：“如果是还不能做手术的住院医的话，应该是辛苦的吧。” 住院医要写病历、管床、被护士呼来喝去，被病人和家属呼来喝去，被主治和副教授呼来喝去，想被主任呼来喝去而不得，工作量确实大。 田柒则有些诧异，道：“我以为做手术会很辛苦呢。责任不会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吗？” 独立控股了一家医药公司的小董事田柒同学，现在也可以对医药界的事务表达见解了。 凌然却是想也没想的露出了笑容：“做手术是缓解心理压力的地方吧。” 田柒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她见过许许多多的工作狂人，事实上，田家最多的就是工作狂、应声虫和米虫了，田家下属和控股的各大集团，也少不了有年轻的工作狂，中年的工作狂，累死的工作狂。但是！像是凌然这么……帅的工作狂，仍然是田柒难以理解的。 “你每天在医院里，怎么保养脸呢？”田柒终于忍不住提出了这个问题。 凌然不知听过多少次类似的问题了，一个模板化的笑容丢出来，接着就是一个模板化的回答：“每天洗脸，擦干，不要接触超过90度的开水和水蒸气。” 田柒愣了一下，转瞬就笑了出来：“凌医生偶尔说一下笑话，也好酷呢。” 凌然面带微笑的掏出了车钥匙，他们已经到了停车位了。 几名差不多同一时间抵达停车场的男人，在偷瞄凌然和田柒的过程中，突然从痛苦不堪，变得精神百倍起来。 一名身穿修身小西装的男人，第一时间按响了自己的奔驰车钥匙。 滴滴。 稳重、豪华的崭新奔驰C200，在狭窄的酒店停车场前，撕心裂肺的叫了起来。 修身西装男面带微笑，心中的傲气冲云天。 以他刚升主治不久的收入，购买30多万的奔驰，还是稍微有点费力的，在做出贷款买车的决定的那一刻，他几度怀疑自己。 然而，此时此刻，他觉得——太爽了！ 修身西装男看看凌然的小捷达，手搭在自己的奔驰车顶上，又按动了车钥匙。 滴滴！ 滴滴！ 咦？怎么叫了两声。 修身西装男这么想着，不由的转向出声的方向。 一辆黑色的奔驰E200L刚刚打开了车门，稳重、豪华、大气、更贵！ 修身西装男望着车主人，同样是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面相似乎还更嫩一些，弄不好就是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修身西装男不由的嗤笑一声：不是自己赚的钱，就算买奔驰E又怎么样？还是最便宜的E200，纯属为了装逼吧。 滴滴！ 停车场内的车，今天都像是吃了枪药似的，狂暴的叫声一个比一个响亮。 修身西装男和白大褂的年轻人，齐齐望向侧方。 一辆奔驰大G，和他年逾50的主人，两只眼睛都亮闪闪的。 修身男与白褂青，齐齐“切”了一声，都再次转身，看向田柒。 只见田柒开开心心的坐上了小捷达，正言笑盈盈的和凌然说着话。 凌然打火发动，却不着急起步，而是乖乖的给热车之后，再缓缓开出了停车场。 停车场内，又有车叫了两声，但已经无人理会了。 “我送你到哪里？”凌然问田柒。 “就去云医好了。”田柒回答。 凌然不知道田柒为什么要去云医，但以他的性格，他是不会这样询问他人的。 田柒也不多说，她就笑眯眯的看着凌然开车的样子，她才不在乎去哪里呢。 捷达一路以顺风顺水的到了云医急诊中心的地下停车场，再坐电梯上楼，田柒都乖乖的跟着，四周一片寂静，正是田柒所期望的氛围。 电梯门开。 层层叠叠，密密麻麻，高声低嚎的音浪，瞬间冲入耳中。 “好疼。” “大夫，大夫！” “麻烦你看看……” 处置室和抢救室，此时又是一副人满为患的景象。 凌然神态自若的穿过中庭，急诊中心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叫声越大的病人，往往症状越是轻微，真正有重症的病人，哪里会如此中气十足的呼叫，更多的时候，是像角落里的老太太那样，呼吸急促，胸痛而肢体软弱…… 凌然不由的停了下来。 “病人是什么问题？”凌然走到了角落里。急诊中心的处置室是一个超大的房间，内里只有帘子的阻隔，一张病床和一张病床之间的距离较宽，少数有生命维持设备，大部分都没有——真正需要生命维持的病人，都会送到抢救室，或者ICU里去。 此时，守在角落里的是名规培医生，突然被凌然问到，规培医有些手忙脚乱的拿起病历，翻看着道：“主诉肠胃疼痛不适，午饭后有持续紧缩的钝痛，呕吐一次，呕吐物为胃内容物，有慢性肠胃炎史……” “上次肠胃不舒服是什么时间了？”凌然打断了规培医的话，从床边的急诊柜子里拿出个听诊器，稍微捂了一下，就放到了病人的胸口部位。 “我有好几年没吃肠胃药了，感觉是……是有些犯病了。” “恩，我听一下。”凌然说着，将规培医拉到一边，低声道：“急查心电图，喊心内科前来会诊。” 规培医迟疑了两秒钟，想要问点什么，却见凌然已经转身过去了。 老实说，对于急诊判断，规培医对凌然并不是那么信任。虽然凌然在全云华地区都有些名声鹊起的意思，但他做的其实是平诊的活计，而且都是骨科的工作，急诊室的处置室和抢救室，他呆的时间不比规培医长多少。 在医院里，如果说急诊想将鄙视链下移的话，能就能鄙视一下骨科了。当然，这里只谈崇高的医学，不谈钱！ 不过，心电图和心内科意味着什么，规培医都是清楚的。 他转头看看满头冒冷汗的老太太，再回忆心源性猝死之类的内容，猛然一惊，低头小跑起来。 须臾，三名护士就推着心电监护仪跑了过来，一名护士拉上布帘，将凌然和田柒都包了进来，另外两名护士则忙碌的给老太太贴上电极片，装上血压袖套…… 老太太也是终于醒悟过来：“我……我不是……” 说话间，刚刚装好的心电监护仪，已经“嘀嘀嘀”的叫了起来。 “心室颤动！”安装监护仪的牛护士同样是经验丰富，只看了一眼，就知道监护仪不是误报警，并大声的喊了出来。第401章 心肺复苏﻿ 田柒看着一群医护人员围着老奶奶，原本还觉得有点温馨有点好奇。 毕竟，她以前也没有刻意的参观过这种场面。 但是，听着尖利的滴滴声响起，看着正睁着眼说话的老奶奶，几乎是一瞬间就休克过去，田柒瞬间觉得，自己的心脏似乎也被人抓了一把似的。 “室颤！凌医生？”牛护士声音再度提高，并看向凌然。归根结底，在急诊区域里，她也从未见过凌然展现出相应的能力，因此，她此时提高声音，也有提醒其他医生的意思。 凌然并没有理会牛护士，他先是看向心电监护仪，自己确认了一遍心电图，同时听了心音，才下令道：“非同步，除颤。150焦。” 牛护士暗自松了一口气，立刻将准备好的除颤器，递给了凌然。 于此同时，另外两名护士将病人摆成复苏体位，涂抹导电糊，牛护士则转身在除颤仪上选择了非同步电复律。 整套动作，所有人都做的有条不紊。 田柒看着，感觉她们做的并不快，却又令人眼花缭乱的迅速，就好像F1比赛中的换轮胎和加油似的。 “充电完成。” “让开位置。” 凌然手握着两只大电极板，稍稍用力以保证皮肤接触良好，同时，他的两手大拇指，就按下了放电键。 病人无声的颤动了一下。 凌然回头看了眼心电监护仪，即道：“心脏按压。” 与此同时，凌然自己转到了病人的头部，喊道：“气管切开包。” 只是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凌然就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气管插管，并接上了简易的人工呼吸器。随后，凌然接手了人工按压的工作，以稳定快速的节奏，边按边数数。 牛护士第一时间跟上了凌然的节奏，配合着给病人提供呼吸支持。 急诊室内的心肺复苏，基本都是双人心肺复苏。 这不仅是因为同时做胸部按压和人工呼吸，能提高生存率，也是因为心肺复苏极其耗费体力，平均每分钟要达到100次以上，才能起到较好的作用，因此经常需要两人轮换进行。 然而，凌然暂时并没有要轮换的意思。 心肺复苏就本质而言，就是一个弱化版的叶克膜，即人工体外循环。按压胸部是为了让心脏继续泵血，人工呼吸是为了让氧气继续供应。如此一来，就将心脏骤停，全身脏器与大脑停止工作并死亡的过程，改造成了心脏骤停，全身脏器和大脑勉强工作，看看能不能坚持到心脏动起来。 血液和氧气是人体脏器和大脑所必须的，理论上，心肺复苏能提供正常供应量的30%，如果将细胞形容成一支军队的话，后勤保障维持在30%的水平，军队可能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但至少不会彻底崩溃。 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就像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维持后勤保障的供应。 按压胸部的力量，频率，人工呼吸的程度等等，在这种时候，都起着异乎寻常的关键作用。 30%已经是一个极低的限度了，再减少到25%，20%或者15%的话，看似变化不大，实际上却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凌然跪在病床上，只想将心肺复苏尽可能的高质量的做下来。 就像是牛护士不熟悉急诊室里的凌然一样，凌然其实也不熟悉急诊室里做抢救的护士和医生们。 所以，他更愿意自己来做心肺复苏。 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究竟有多困难，看看各种期刊和国际会议中，对于超长心肺复苏的赞赏，就可以窥得一斑。 超长心肺复苏，意味着强有力的团队，长时间的进行了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再加上极好的运气，才能成功一例。 在凌然看过的论文中，某院统计了一年间共计190例心肺复苏（复苏时间大于30分钟），恢复了自主循环的仅17例；17例中，活着出院的仅3例；3例中，植物人状态的2例，痊愈的1例。 即使如此，仅有的1例成功案例，依旧鼓舞医心。毕竟，这是从阎王殿里拉回来的人。 “除颤。” 凌然跳下病床，再次拿起了除颤仪。 重新完成一次除颤步骤以后，凌然继续进行胸外按压。 每30次，凌然稍停，由牛护士进行两次的简易呼吸器的人工呼吸。 完美级的心肺复苏能力，几乎可以保证每一次按压的准确度，尽管如此，凌然依旧不能保证病人能够苏醒。 完美级的心肺复苏，并不是完美级的复活。 凌然只能保持着冷静，一边数数，一边在大脑中拼命的思考各种方案和可能性。 帷幕中，唯一清闲的就是病人和田柒了。 田柒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她稍稍有些震惊，尤其是震惊于凌然此时的专注、紧张、镇定和冷静。 在田柒的印象里，某位成名于铜期货市场的叔公，在最重要的时刻，也有着这样的专注、紧张、镇定和冷静，他的第三任老婆，似乎就是因此而看上了叔公，即使叔公日后赚到的钱更多，也不离不弃。 不过，成名于期货市场的叔公，本身长的还是比较对不起身份的，即使有事业、成功、梦想与胜利的加成，依旧只能说是普通。 凌然…… 田柒望着凌然，不自觉的陷入了迷醉当中。 “心律恢复了。” 不知什么时间，牛护士的大嗓门，将田柒从遐想中拉了回来。 病床前围了更多的人，心内科的医生们，也加入了进来，开始考虑将病人转移去做介入。 老太太的儿子和女儿，也被叫了过来，就在帷幕外不远的位置，被医生谈话。 田柒听到了“急性心肌梗死”，又听到了“急性下壁心肌梗死”之类的专业词汇，同时还能听到老太太子女们惊呼的声音。 好在，惊呼声很快就转做了劫后余生的粗重呼吸声。 “因为抢救及时，患者的状态也比较好，自主心律已经恢复了，血压和血氧饱和度都趋于好转，接下来，我们建议采用介入治疗，以开通梗死的血管……” 帷幕外的医生，用不高不低的声音，介绍着情况，语气轻柔，带有安慰的性质。 田柒听着听着，注意力又重新转移到了凌然身上。 完成了心肺复苏的凌然，双臂困乏，腿脚无力，笑容却是出乎意料的灿烂。 田柒仰望着凌然的脸，笑道：“凌医生好厉害！” “恩，这一次……”凌然回头看看心电监护仪上均匀的波形，笑道：“救命的感觉似乎更好一点。” 月初明志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大医凌然 热门()”查找最新章节！ 12月，我要杀入月票榜！ 古人都喜欢写咏志诗。 志向这个东西，有时候要说出来才行。 上个月，鸟豚我是一直憋着，总想着存点稿子才说话大声。 一个月下来，一片毛都没剩下。 暗戳戳的憋大招，太难了！ 还是要明晃晃的喊出来，才会有动力。 一个月30天，想要天天都勤奋努力太难了。就不看那么远了，努力一天是一天，低头拉车，抬头看榜就好。 另外贴上我刚写好的咏志诗： 我要杀入月票榜！ 月票！ 红灿灿！ 好漂亮！ 我好想要！ 求月票！ 谢谢小哥哥小姐姐！ 爱你们！ 么么哒！ …… PS：有许多读者反映二群加不进去，原因可能是二群是新建的群，而各位的QQ可能许久不用了，因此被限制，过几天再加可能就好了。 PS+：求月票！ 大医凌然最新章节地址： 大医凌然全文阅读地址：/71833/ 大医凌然txt下载地址： 大医凌然手机阅读：/71833/ 为了方便下次阅读，你可以点击下方的"收藏"记录本次（月初明志）阅读记录，下次打开书架即可看到！ 喜欢《大医凌然》请向你的朋友（QQ、博客、微信等方式）推荐本书，谢谢您的支持！！()《大医凌然》 月初明志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402章 楼塌了﻿ 晚间。 凌然主动值班。 反正回家里去，也是没人做饭的。明天凌晨又要过来做手术，凌然干脆就睡在了值班室里。 急诊中心建成以后，医生们的值班室的条件都变好了，每个治疗组的负责人都可以睡在三线值班室里，从而得到单独的房间和床，被褥床单等物的换洗皆有人做，与病房别无二致。 做完了今天的手术的凌然，却没有进值班室，先是用脚丈量了一番新的急诊中心，最后选定在大门正上方的顶楼位置，放下自己的躺椅，然后才舒服的睡了上去。 夜深人静的无人角落，是凌然最喜欢的自省之地。 在这里，没有人会因为看到自己而尖叫，没有人会拉拉扯扯的扑上来，也不会有人总是絮絮叨叨的说些话来吸引自己的注意力。 凌然可以仰在躺椅上，做仔细深入的思考，回忆今天的抢救过程，有哪些遗漏之处。 抢救，总是很难尽善尽美的。 分秒必争的时间和精神上的压力，是抢救的最大敌人。 人总是下意识的想要加快速度，希望用节省时间的方式，去降低筛选的难度，弥补做决定所带来的风险。 然而，风险依旧是存在的。 有很多时候，做出的决定是医生都不知正确与否的，可时间又不允许他去仔细辨别。 对于今天的心肺复苏，凌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手法。完美级的心肺复苏在前期自然是毫无问题，可后期的是否因为体力的原因，而有所疏忽呢？凌然默默的回忆，心里拿捏不准。 那么，采用双人替换的方式做心肺复苏呢？ 双人替换的心肺复苏，自然会降低凌然的体力压力，从而让他更容易保持长时间的高质量的胸外按压。但是，替换本身和替换上来的人，是否能保证一定时间内的胸外按压的质量呢？ 凌然也难以确定。 凌然现在也只能在脑海中做思考和判断了。 “不过，没有用药应该是不错的决定。”凌然安慰似的吁了一口气，掏出了手机。 敌军还有5秒钟抵达战场…… 听着熟悉的声音，凌然的面部表情，自然而然的就变的轻松起来。 游戏最令人开心的，是不需要肩负太多的责任，能够合理的调整人的情绪…… 呸！ 凌然猛的站起来，捏起手机，气的恨不得将之摔出去。 深深的吸了几口气，凌然重新摆正手机。 再来一局！ 几分钟后…… 啪！ 凌然恶狠狠的用手拍了一记大腿，抬起头来，深深的叹了口气，不由的有些怀念起那支电竞队的伤员了。要是再有个电竞队之类的队员受伤的话……最好伤在脚上，做个跟腱修补术什么的，打石膏期间还可以继续打游戏。 “所有值班人员，所有值班人员请注意，请立即到急诊中心抢救室集合。所有值班人员请注意……” 夜间的寂静大楼里，突然响起了广播声音，不由的吓人一跳。 凌然愣了一下，转瞬就站了起来，将手机装回到口袋中，迅速的下楼去了。 现如今，医院内的广播是不会轻易喊起来的，尤其是急诊科的广播，响起来准没好事。 凌然到了抢救室的时候，急诊科的四名住院医和主治周医生都到了，除此以外，还有两名骨科的医生，一名手外的医生，一名普外科的医生站在了边上。 周医生看到凌然，也只是点点头，又等片刻，再见到两名从胸外科和神经外科赶来的住院医，才道：“芦夏镇的一栋在建楼房塌了，参与施工的人员可能超过50人。” 众人的表情瞬间变的严肃起来。 “我们会分到多少人？”急诊科目前次资深的医生就是郑培了，他下巴上留着小胡须，看着有点艺术感，就是说荤话太多，脸型略有些偏猥琐，哪怕是说正儿八经的事情的时候，郑培也容易给人以不正经的感觉。 周医生看看两边，道：“最终会有多少人，我们不是很清楚，据说倒塌的楼房波及到了工地上的彩板房，所以，总人数可能会有较大变化。” 众人互相交换着眼神，都不禁有些震惊。 50人已经是很大规模的公共事件了，考虑到会有些幸运儿的情况，真正受伤，尤其是重伤和死亡的工人，可能就不到50人。 但是，一旦波及到了住宿地的话，那人数就很难预料了。 不用多，只要再来50名伤员，此次公共时间的规模，就将是云华排名前列的公共突发事件了。 “首批送到云医的伤员确定有12名，其中轻伤4人，重伤8人。”周医生只是介绍实际情况，一句话都不多说的道：“所有人现在都穿戴手术服，戴好手套，并穿着防护服。” “要穿防护服吗？”从普外科来的住院医有些不太情愿。 周医生瞥他一眼，道：“我们没时间等感染四项出来的，急诊就是这样，先救命治病，等检验科的报告出来了，你们再自己决定穿不穿防护服。” 国内的医院在自我防护方面，是03年以后才慢慢开始学习的。 急诊科这样的单位，也是被迫学习的最快的。 医生们都不再啰嗦，各自找地方穿衣服戴手套。 护士们也都是类似的装备，并将抢救室和处置室全都清空了出来。 与此同时，手术室、留观室也都有护士前去整理。 而在急诊中心以外，其他科室也都慢慢的运动了起来。 “这是咱们急诊中心成立以来，遇到的最大的突发公共事件了。急诊中心的表现如何，就看咱们几个的了。”周医生将凌然和其他几名急诊中心的医生喊到了一起，表情郑重。 郑培低声问：“主任什么时候到？” “起码还要一个小时。” “急救车？” “15分钟后到。”周医生看看表，再道：“这时候，就别指望其他人了。” 几名急诊科的住院医沉重的点头。 他们虽然都有好几年的从医经验了，但是，用膝盖骨想都知道，今天的患者的伤情不会太简单。 “准备吧。”周医生看着众人都穿好了防护服和手术服，就扎着手，带着众人，站到了接诊门外。 夜间的风，稍稍有些冷，但每名医生和护士，都只是绷着脸，默默的等待着。 “再3分钟。”周医生说了一句，又道：“万一有车提前到，我们也要做好准备。” 没人吭声。 凌然目视前方，手指在空中微微的滑动。 “系统，开箱吧。” 凌然看看标记着为126的初级宝箱数，默默给出理由：127减1是126，127是个质数呢，真好！第403章 临阵磨枪﻿ “倒数一分钟，接车准备。”周医生喊了一声，又道：“分级都明白吧？” “明白。”众人齐齐回答。 这时候纠结互不统属什么的就没有意义了，急诊中心的主治医生组织急救，其他科室的医生听从命令，是符合急救常识的。 周医生也从未承担过如此重大的责任，再次提醒道：“重伤员送入抢救室，轻伤员送入处置室，无明显伤口的伤员，送到留观室观察。另外，已经失去生命体征的，或者失去抢救意义的病人……送到我这里。” 医生们纷纷点头，失去抢救意义的病人，是对医学伦理的挑战。尤其是在伤情复杂的情况下，谁来做出决定，凭什么做出决定，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许多医生宁可面对10名重伤员，也不愿意接触一名濒死的病人。 周医生能将这个痛点带走，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们在内，表情都宽松了许多。 凌然的表情，则始终是紧绷的。 他的面前，总共留下了五本技能书，以及121瓶的精力药剂。 技能书的产率之低，再次震惊了凌然。 121瓶的精力药剂……加上凌然剩余的404瓶的精力药剂，意味着凌然将有525瓶的积累。 精力药剂多了，自然也是好事，可五本技能书，就有些不够令人满意了。 凌然挥手间打开了面前的第一本技能书： B型超声检查阅读能力（专精）获得。 凌然的眉毛不由一挑。 B型超声检查，就是人们俗称的B超了。 除此以外，还有五六十年代盛行的A超，三维的C超和V超，常被叫做多普勒的D超，主要用于心血管的M超。 他此前通过初级宝箱获得的磁共振都是大师级的，B超只有专精……其实也是够用了。 普通的外科医生的B超能力，恐怕还没有专精水平呢。 凌然转念再想，他之前获得的磁共振阅读是仅限于四肢能力的，相比之下，可以用于全身的B超影像的阅读，范围是要增加不少的。 一名医生，若是从进入医院开始，好好学习B超影像的话，要熟悉全身，怕也得十年八年的。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凌然就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不开心了。 “正好也用得上。”凌然瞥了一眼，准备在旁的便携B超。 比起核磁共振或者X光，B超的即时效应最好，实时成像的功能，可以让医生做动态观察，看到器官和组织的运动情况，这是优于其他影像方式的地方。此外，B超的辐射量也很低，价格便宜同样很重要。 “车到了以后，大家要听从我的命令，由我来进行分配……”周医生继续扯着嗓子。 他现在最担心的还是人手不够用，所以极力的希望优化人手。 对于夜间的医院急诊科来说，一旦遇到这样的大型突发事件，想要为每名患者提供及时的救治，是不可能的事。 周医生深知此点，但他生怕其他科室的医生们迟疑，因此再次强调：“保住伤员的生命，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先救命再治病，优先抢救生命。” 凌然等急诊科的医生，天天被霍从军灌输类似的观念，就不用周医生多说了。 凌然耳朵里听着周医生的话，打开第二本技能书： 单项技能书：全脾切除术（大师级）。 脾脏是最容易坏掉的内脏，凌然以前就用徒手止血术捏过。 全脾切除想起来很复杂，其实，凌然要是自己学的话，若有足够多的素材，大约几个月就能学得会，达到专精水平，也就是资深主治们的水平，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 当然，考虑到每个人能够用于切除的脾脏有限，足够多的素材这种事，在正常的医院里，大约是不太可能的。 从这方面来考虑，大师级的全脾切除术也能节省好几年的时间了。 凌然微微点头，暗想，现在有了B超的阅读技能，有了全脾切除术，那一会就优先逮着脾脏破裂的患者了。 十多名重伤员，估计多的是摔伤砸伤和挤压伤，有很大概率遇到脾脏概率的。 凌然丝毫不耽搁的又打开技能书： 单项技能书：肝切除术（大师级） 凌然再次点头，这样看来，不仅是坏脾的患者了，肝裂的患者也可以考虑收入。 第四本技能书： 单项技能书：睾5丸切除术（大师级） 坏蛋也可以割了。 凌然的名单上，再次增加了条目。 最后，第五本技能书打开： 局部解剖经验：100次腹部解剖经验获得。 凌然绷紧的表情稍稍松弛了一秒钟。有种学渣考试，遇到了同一道题的感觉。 解剖经验可以说是医生们目前最稀缺的了。 100次腹部解剖经验，意味着需要100具大体老师。别说国内目前的状况了，就是放在国外，这个数字都是极其难得的。 凌然扎着双手，活动着手指。 现在，他是真的准备好了！ …… “救护车来了。” 一名护士从里面跑了出来，通知了一声。 她话音刚落，滴污滴污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众人这次确信不是幻听了，一个个都重新摆好了姿势。 不到半分钟，打头的急救车就穿过了花坛，径自停在了云医急诊中心接诊门的前方。 救护车们自后方打开，一名患者被抬了出来，并有随车的急救员高声的报告：“砖石飞溅，击中头部，病人意识清醒……” 周医生抓着手电筒晃了晃病人的瞳孔，发现还没有放大，心里送了一口气，迅速道：“抢救室，通知神外。老郑。” “我接手。”郑培向急救员点点头，转身带路。 一辆救护车开走，另一辆紧接着就驶了进来。 车上依旧只有一名患者，却是从塔吊上甩飞了出来的操作员，全身多处骨折并休克，因为距离马路更近，就被蜂拥而来的救护车首先给抢了出来。 看到这两名患者，在场的急诊科医生，脸色都不太好看。 有经验的都知道，现在送来的伤员处在外围，都伤的如此之严重，说明后期还会有更多更严重的核心区伤者送来。 周医生摇摇头，尽量不去多想。 “手臂骨折，手指砸伤，全身多处擦伤……”第三辆救护车里，又送出一名浑身灰黑的伤员。 “处置室。凌医生？”周医生立即看向凌然。 “跟我走。”凌然立即上前领走了病人。 进入处置室，凌然并没有着急着去手术室，而是首先观察了病人的情况，然后简单的固定了病人的伤处，再开了药，对护士道：“密切观察患者的情况，若无异常的话，就转至手外科。” 观察病情是护士们最重要的职责，也是他（她）们在医院里安身立命的本钱之一。 急诊室的护士的工作强度更高，对生命指针的变化也更敏感，突发事件只是一次性爆发出了太多伤情，单就某个病人的伤情来说，并不会更复杂。 护士点头应了，凌然立即脱手套换手套。 差不多时间，周医生的高喊声就传了过来：“谁还有空？脾脏破裂患者。” 凌然立即上前。第404章 养过猫吗﻿ 脾脏破裂是腹部损伤中最常见的。 有一半的腹部损伤，会出现脾脏破裂。同时，它也是最凶险的。 因为脾脏的血运丰富，脾脏破裂总是伴随着大出血，在不能及时就医的环境或年代里，脾脏破裂造成的死亡率是极高的。 周医生看到凌然，也是松了一口气。 曾经在邵老板的店里，凌然就当着周医生的面，为一名脾脏破裂的患者做了徒手止血，而且一直坚持到了医院里。 就目前的环境来说，周医生也只要凌然能坚持一阵子，就能腾出人手来，给病人做脾脏手术了。 最不济，多等一阵子，或许可以等到普外科的医生抽出空来，做个脾脏手术也是手到擒来。 急诊科有一大半的病人是要转去其他科室的，现在也就是时间不适合，换成白天的话，分配医护人员也不会如此捉襟见肘了。 “凌然，你先给病人做徒手止血，我再安排人来做脾脏切除。”周医生轻声吩咐，转身就想走。 “我可以做脾脏切除。”凌然抓紧时间表现。 这个时候，凌然就比较像是实习生的身份了。 有大师级全脾切除术和100次腹部解剖经验的实习生，却从未在其他医生面前展示过，自然需要争取表现。 周医生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敢让凌然直接上阵：“你先做徒手止血，一会想做手术的话，就进手术室做助手吧。” 到了资深住院医的程度，一般想要学习新术式，都会相对容易一些。 尤其是在一些管理不甚严格的医院，允许医生做什么术式，是根据他的职称和头衔来决定的，而不是根据他本身的熟练度。相比之下，周医生让凌然先做助手已经是非常谨慎的做法了。 否则，凌然回到自己的治疗组里，还不是想开展什么术式就做什么术式。 凌然此时并不多话，乖乖的点了点头，先用徒手止血法，伸手从病人的创口处伸入，捏住了脾蒂。 潺潺的血流瞬间就被止住了。 周医生忍不住啧啧两声：“你这招看多少次都觉得厉害啊。一般人指压止血可做不到这一步。” “得掌握好力度。”凌然道。 周医生连连点头，他也知道力量太大会损伤组织，力量太小效果不足，但是，徒手对内脏，可不是嘴上说说好听的。 一般人把手伸到别人腹腔里，自己捣烂了什么都不知道，何谈力度。 周医生一直对凌然的徒手止血有兴趣，可惜今天的环境不适合多聊，随着又一辆救护车的抵达，周医生立即又跑了出去。 在第一波的救护车抵达之后，后续的救护车，就变的淅淅沥沥起来，既不流畅，也不均匀，过一会来一辆，等很久再来一辆，然后又突然连续来。 可以想见，正在进行紧张援助的工地现场，也无法控制救出人员的频率。 5分钟后，凌然才再次见到周医生。 “先去手术室做准备。我随后就到。”周医生道。 “你来主刀手术吗？”凌然怀疑的看向向来咸鱼的周医生。 周医生无奈的叹口气：“实在没人了，我做的不好，总算做过几十例。” 脾切除术这样的手术，对于急诊科医生来说，算是较为常见的了，仅仅几十例的话，凌然怀疑，也就是强一点的入门级。 不过，此时的争辩是不会提高效率的。 凌然就骑在行车上，抓着脾蒂，被人一路进入手术室，开始做术前准备。 稍等片刻，差不多一切准备停当之际，周医生终于出现在了手术室里。 “陶主任来了，我可以歇会了。”周医生如释重负的笑笑，拿起了手术刀。 “陶主任来的这么快？”凌然颇为惊讶。 周医生笑了：“陶主任不用带孙子，不用管儿子，老伴天天跳广场舞，晚上还失眠，咱们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不定床上干躺着被老婆骂呢，他来的不快谁来得快。” 凌然望着一脸吐槽欲望的周医生，竟然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站在一旁的器械护士苏梦雪刚进医院一两年，还没有听过这个八卦，不由的问道：“陶主任是怕老婆的那种人吗？看不出来啊。” “怎么会看不出来，陶主任天天黑眼圈啊。” “我还以为……”苏梦雪吐吐舌头。 “想什么呢？陶主任这个年纪，哪里还用得着黑眼圈那么久。”周医生笑了。 苏梦雪脸一红，偷看凌然一眼，忙道：“我是说他晚上玩手机。” “我说的也是手机，要不然呢？”周医生说话间，已经用手术刀打开了切口，暴露出了脾脏，同时暗地里吁了一口气，心道，果然还是年轻漂亮的小护士比较可爱，手术室的气氛一下子就回来了，手法也都记忆起来了。 苏梦雪哼哼了两声，不愿意说话了。 周医生则低头看着脾脏，皱皱眉道：“III级损伤了，只能做脾切除了。” “是，脾门已经部分离断了，脾叶血管也不行了。”凌然点点头。 周医生点头，道：“解剖学的可以啊，怪不得徒手止血弄的这么好。” 凌然腼腆的笑一笑，然后随着周医生的动作，瞬间用起了大投喂术。 大师级的全脾切除术技能，用于助手的时候，照样是生猛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存在。 周医生想分离组织的时候，凌然将分离部位给充分的暴露出来，周医生想结扎血管的时候，凌然把血管给剥离清楚，周医生准备搞自体移植的时候，凌然把脾组织给切成薄片…… 周医生就对自己的状态倍感震惊。 自家人知自家事，在做咸鱼的这些年里，周医生的工作时间短，手术时间更短。没有相应的手术次数和手术时间，他的手术水平只能说是还好。 也就是属于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状态。 但在这一刻，周医生突然感觉自己的手法无比的顺畅，就好像多年的积累，厚积薄发了似的。 “咱们做快一点，争取能早点完成。”随着手术的进程，周医生不禁有些膨胀了。 凌然点点头，继续用医学大投喂术，送的飞起。 这是他的第一次全脾切除术，虽然已经是大师级的水平了，凌然还是愿意得到一些感性的认识。做助手也没什么不好的。 倒是周医生的技术，让凌然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别看周医生只做了几十例的脾切除术，可他技术水平，分明达到了专精的层次。 只做几十例手术，就跨越了入门到专精的程度，虽然是有其他手术技能的加成，但是，依旧证明了周医生的天赋，还是相当不错的。 而有了凌然的大师级全脾切除术的辅助，周医生专精级技能，也是应用的再顺利不过了。 双方只用了30多分钟时间，就结束了手术，各自心情舒畅。 周医生检查了一遍，雄赳赳的抬起头来，昂首挺胸的道：“手术结束，我先回抢救室了。” 接着，就见周医生像是烧鸡似的，卷着脖子，丢下手套，就出了手术室。 凌然认真的履行助手的工作，再次检查以后，给患者缝合了腹腔，做了引流，直将之送入苏醒室。 再回到楼下接诊门前，明显可以看到，医护人员的数量增加了不少，包括凌然组的吕文斌、余媛，以及实习生关菲，都跑了过来。 同时，送过来的病人的伤情，也变的越来越复杂了。 凌然向两边看看，想再找个能发挥特长的活计。 滴污滴污…… 又是一名救护车到位，送出了一名肠道破裂的患者。 余媛主动跑了上去，低声的问了几句，就招手叫来了关菲：“过来帮忙。” 关菲立马兴奋的跑了过来。 对于还是实习生的她来说，今天的场景，是真正的场面。 能够参与到大场面中间，由不得关菲不兴奋。 “兜住这边。”余媛下令以后，又瞅了关菲一眼，道：“小肠、结肠和直肠的解剖位置，都记得吧。” “知道一点。”关菲小声回答。 余媛点点头，语气变的温和许多，道：“养过猫吗？” “养过啊。”关菲像是聊天的语气，笑道：“我家的英短超可爱的，眼睛蓝蓝的，叫艾丽莎……” “那就是铲过屎了。”余媛点点头，指指病人的腹部，道：“给他把屎都弄出来。” “哈？” “你以为普外为什么叫掏粪工。”余媛撇撇嘴。 “我……我……”关菲的语调都颤了出来。 “速度快点。”余媛的语气严厉起来。 关菲只好默默的将病人推到了抢救室里的污染手术室，一边哭，一边掏屎。 不远处的医护人员，望着刚刚将发梢漂染成黄色，画了精致眼妆的关菲，甚至还能听到她哭声里的自言自语： 艾丽莎超可爱的！ 猫猫的屎是埋在猫砂里的！ 我不要做掏粪工！第405章 抢救﻿ “医生！医生！”躺在平床上的男人，高声的呼喊着。 他的肩膀被包扎了起来，稍稍有些向外渗血，身侧的输液架上，挂着两瓶液体，灰头土脸的上半身，以及手脸处的擦伤，让他看起来惨兮兮的。 然而，路过的医生和护士，没有一个回应他的。 此时此刻的急诊中心，已经是忙翻天了。 收到消息赶过来的医生护士，已经不少了，但病人送来的更多。云华最好的急诊科就在云医，刚刚升格的急诊中心，面对的是数量过半的重伤员和大量的轻伤员。 而在这个时节，哪怕是一名重伤员都要消耗大量的资源。 至于轻伤员，自然就无人理会了。 包扎着肩膀的男人眉头，掏出手机来，偷偷的查了查，再放下手机，提高了声量，狂喊：“哎呀……不行了，我要死了，哎呀，我好难受，我胸口好闷，胸口疼……” “我去吧。”正在给一名骨折的伤员做固定的吕文斌，给面前的主治说了一声。 主治轻轻点了点头。 胸闷是危急征象，在急诊室里，是需要立即响应的。 有的病人嘴里说着胸闷胸痛，一个嘟噜嘴，转眼就没有了。 所以，哪怕是再不相信他，也得派个人过去看看。 吕文斌脱了手套，抖抖衣服，顺手掏出酒精凝胶涂了涂手，再来到处置室的角落里。 包扎着肩膀的男人留着个毛寸，宽眼眶，宽鼻子，厚嘴唇，肥腮帮子，胖圆脸，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吕文斌过来，立即呻5吟起来：“医生，快看看我……” “听你刚才的叫声，还蛮洪亮的啊。”吕文斌瞅着对方的外表，心下已经有所猜测了。 医生看病人的外表，不能单纯的用“瞅一眼”做单位。 医生看人，基本采用的都是视诊的套路，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言的望闻问切的望。 有经验的医生，看病人的呼吸频率，看病人的指甲口唇等等，都能判断出极多的信息了。 包扎着肩膀的男人则是嘿嘿的笑两声，不以为杵的道：“我得大声喊，你们才能听得到。对吧？喊的也怪累的。” 吕文斌无奈的叹口气：“那你胸口现在是什么感觉？” 对方眼珠子转转，道：“闷还是有点闷的，疼有一点疼。” “我帮你看一下。”吕文斌拿出了听诊器。 “这个没用。”躺在病床上的病人灵活的转了个身，不乐意让吕文斌听。 “恩……那什么有用？”吕文斌也不是新人了，轻轻的问了一句。 包扎着肩膀的男人左右看看，也是声音轻轻的道：“先说一件事，我们这次看病的费用，都是政府出的，对吧？” “或者是保险，或者是你们所在的建筑公司，具体我不清楚……” “总之，有人报销的，对吧？” 吕文斌迟疑了两秒钟，点头道：“正常来说是这样。” “那你给我开个全套检查。” “恩？” “那个胸片啊，CT啊，心电图什么的，再抽个血啥的，都看看。”病人呵呵的笑两声：“你们赚钱，我检查身体，没问题吧？” 猜测的靴子落地了，吕文斌反而有些轻松了。 “我先听一下音。”吕文斌还是稍稍有些担心的。尽管病人看着像是在撒谎，但他别的谎不撒，偏偏撒谎说胸闷胸疼，那吕文斌也不得不给予重视了。 病人也没有再坚持，敞开了怀抱，让吕文斌摸上来，口中道：“你答应我的事，要是做不到，就别怪我闹了。” “知道了。”吕文斌的表情毫无变化。胸片之类的检查不值几个钱，而且，像是对方目前的情况，他就是不想做检查也都不行了。 最起码，心电图是要拉一张的，抽血CT之类的，也是需要做检查的。 当然，这些话，吕文斌现在是不会说出来的，免得对方有便宜占的不够之感。 “心音没问题。”吕文斌放下了听诊器。 “喂，医生！”躺在病床上的病人的声音也一下子就飙了起来。 吕文斌点点头：“肺部肯定也没问题。” “咱们说好的……” 吕文斌摇摇头，也懒得计较，道：“我给你开检查。但要过一会做，我们现在太忙了。” “不行，我要是心肌梗死了怎么办？”病人大声的喊，也是担心夜长梦多。 凌然此时正好做完了手术过来，听到“心肌梗死”一词，立即走了过来。 吕文斌对凌然多熟啊，看他的动作，就猜得到他想什么，连忙道：“没有心梗的。” “我就有心肌梗死。”病人大吼。 “你没有。”吕文斌轻声安慰。 “我吼着吼着就有了！” “你……”吕文斌突然心虚了，这货要是真的吼出心肌梗死来…… 吕文斌将目光转向凌然。 这时候，却见凌然的注意力，已是落在刚刚被推进来的平车上，一名急救员正跪在上面，一边按压一边数数，推车的急救员则匆忙的喊道：“心脏骤停5分钟，全身发绀，双侧瞳孔散大，大动脉搏动消失，无自主呼吸……” 抢救室里，突然为之一静。 心脏骤停是心脏罢工了，5分钟时间，可以说是相当之久。全身发绀说明全身血液缺氧，瞳孔散大说全活的话，后面应该加一个对光反射消失，是脑死亡的征兆之一。 可以说，这样的病人，就是处于最危急的状态。或者，兴许已是过了最危急的状态了。 在场的医生们，手里都有工作，不免就要多考虑两秒钟了。 凌然想都没想的就跑了过去。 “除颤！”凌然声音大的让所有人都能听到。 急救员看到凌然的白大褂，做完最后一组的胸外按压，立即将位置让了出来。 两名护士迅速的给病人胸前贴片，并给除颤仪充电。 “150焦。让开！”凌然喊了一声，就用大拇指按下了按钮。 毫无反应。 凌然看也不看，直接跪上平车，一边按压患者的胸部，一边命令：“静注肾上腺素1毫克。” 除颤仪并不是万能仪。 除颤不成功是常有的事。这时候，医生能做的，就只有心肺复苏了。 凌然摆正了姿势，判断着病人的身体条件，尽可能的提供心肺复苏的质量。 按照医学界的说法，心脏停跳一分钟，存活机会就减少10%，除非执行高质量的心肺复苏。 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是现代医学起死回生的关键因素。 所以，哪怕身边就有培训过心肺复苏的急救员，凌然也不愿意交给对方，而只发号施令。 “阿托品1毫克，利多卡因50毫克。”凌然接着又在按压的同时转头，道：“开放气道。” 周医生跑了过来，一刀划下去，给病人做了一个快速的气管切开术。 这样的气管切开术，到了修养期间，会比较难长好，恢复时间也会更久。前提是，病人能活到那个时间。 “001，002，003……”凌然以标准姿势，飞快的报数。 每30次胸外按压，配合两次人工呼吸，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心肺复苏，就是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 他低头就能看到患者的脸。 这是一张有些苍老的年轻面孔。 应该就是30岁，或者30岁出头的年龄。皮肤粗糙，像是处于半野生状态似的，应该是从未保养过的。 他的外表看不到大的创口，也没有内出血的迹象，也无从得知心脏骤停的原因。 凌然轻轻的调整自己的呼吸，以保证持续的做出胸外按压的动作。 心肺复苏的标准动作，简单，冗长，似无终点。 “001，002，003……”凌然数到30，才停两下，可动作依旧毫无变化。 刚刚做了5分钟心肺复苏的急救员已经感觉到非常累了，喘着气，在平床下看着凌然。 从他的角度来看，平床上的医生的心肺复苏的动作更标准，按压的力度更均匀，隐隐间似乎有什么韵律存在。 但是，心肺复苏依旧只是心肺复苏而已。 三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 肾上腺素、阿托品和利多卡因的组合都已经注射了两次，除颤也又做了三次。 然而，患者的情况，只是越来越糟糕了，全身发紫的不像是还能救活的样子。 “老胡死了？”吕文斌身后，包扎着肩膀的患者，已经下了床，跑过来围观了。 “别胡说。”吕文斌转身，严厉的道：“你现在不回去的话，检查就不要做了。” “我怕你啊。”这位说着，还是往回走了，自己爬上床，拉好被单，摆好靠枕，圆滚滚的躺好了。 吕文斌再转过头来，就听后面又传来话音：“老胡的家属来了。” “恩？”吕文斌看过去，就见一个胖女人，从外面冲了进来。 “老胡。”女人高喊。 “老胡！那是我家老胡，让我过去。”女人喊的声音太大了，以至于破音哑了嗓子。 三名保安死命的挡住她，还有护士在旁解释：“你不要过去了，医生正在抢救，你过去了，反而不好。” “老胡……”女人挣扎了两下，突然站定了，喊：“你们别拉帘子，别拉帘子，我就不过去。” 正在拉布帘准备做隔绝的护士停了下来，下意识的看向护士长。 护士长微微摇头。 护士于是低头离开。 胖女人如其所言，站在了隔离出来的玻璃门外，隔着玻璃看里面，声音放低了一些：“医生，我儿子才9岁，儿子不能没爹啊。没爹的娃娃，受人欺负的……” 守在旁边的保安不忍地低头，他们是知道心肺复苏的含义的。 抢救室内，凌然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只是机械似的数着数：“001，002，003……”第406章 竭尽全力﻿ 或许是因为哭的太大声，胡妻很快就没劲了。 她在玻璃门外站的太久，觉得累了，就只能倚着门，再眼巴巴的看着里面。 对她来说，今天意外有些过于沉重了。 或许，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有关于生死的意外，都是异乎寻常的沉重的。 凌然依旧在不断的做着胸部按压。每隔5分钟，就要求注射一次肾上腺素、阿托品和利多卡因。 除此以外，150毫升的碳氢酸钠也被静脉注射了进去，并没有什么用。 四周依旧很吵杂，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警察和病人，让抢救室的环境燥的像是沙漠火炉似的。 凌然也觉得身体有些燥热。 每分钟100次以上的胸部按压，既要按压到位，也是释放到位，手还不能彻底离开胸部。没有训练过的人，很难拿捏得住其中的轻重，尤其是没有上手按压过人的，真到了心肺复苏的时候，要做到准确的按压并不容易。 然而，就算是经过了训练，巨大的体力要求，依旧不断的考验着施救人。 “凌医生，要换人吗？”牛护士小跑着过来，轻声询问。 “我还可以。”凌然不想多说话，他在尽可能的调整呼吸，以保证自己的胸部按压的持续性。 胸部按压是心肺复苏全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 与之相比，任何药物、仪器和技术手段，都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而高质量的胸部按压，也是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的最佳支持。 凌然希望自己能坚持得久一点。 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忙碌，凌然原本是可以晋级成为指挥者的。 但是，他现在若是让开了位置，与其他医生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一个两个医生，都不一定足够。 凌然势必不能在如此紧张的时刻，占用如此多的医生如此多的体力和精力。 何况，凌然觉得自己还能坚持得下来。 任何医生，任何人，在给另一个人类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往往都可以坚持的很久，很久…… “凌医生，25分钟了。”牛护士小声的提醒了一句。 凌然只是闷闷的“恩”了一声。 牛护士想了想，建议道：“要不要使用呼吸机？” 此时已经做了25分钟人工呼吸的小护士用的是简易呼吸器，也就是有一个大球囊的手动人工呼吸器。 呼吸机的人工呼吸效果就要好太多了，只不过，它通常并不是用来给心肺复苏的病人用的。 凌然却是赞赏的点点头：“用呼吸机是个好主意，注意更换时间。” 牛护士点点头，立即去找人拖来了呼吸机。 人工气道是早就打开了的，牛护士熟练的调试好了呼吸机，再接好喉管，一秒钟都没耽搁。 一番操作之后，牛护士再向凌然报告：“30分钟了。” 凌然依旧只是“恩”的一声。 他知道牛护士的意思，心肺复苏20分钟，或者30分钟以上，其实就可以决定是否放弃了。 如果是在10年的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医院，都将20分钟以上的心肺复苏，看做是没有必要的。 事实上，美国人至今依旧很少进行超长CPR（心肺复苏）。 但是，这是与他们的医疗制度有关系的。 在美国的医院里，家属是可以将植物人丢在医院置之不理的。医院将为此承担每年数百万美元的医药费，以至于医院之间，甚至产生了植物人交易——成本高昂的大医院用医疗专机将植物人卖去成本较低的医院，并向后者支付以百万美元计的高昂费用。 在这种环境下，让美国医院支持超长CPR，就意味着医院每年都要新增数名植物人患者。 于是，为了让患者有尊严的去世（手动狗头），美国医院并不鼓励超长时间的心肺复苏的进行。医生们受到的教育如此，超长CPR的比例也就不高。 但在中国，医护人员们进行超长CPR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 虽然成功的概率往往低至百分之一，可这是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唯一方式。 凌然知道，此时此刻，“老胡”的唯一希望，就是自己了。 如果凌然放弃了，是不会有医生接着上来，再继续的做心肺复苏的。 那时候，他就只能宣布死亡了。 而继续做下去，毕竟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对一个生命来说，他的一生中，有无数次，为了低于百分之一的成功率而拼搏努力过。 此时此刻，有另一个生命为了保住他的生命，为了低于百分之一的成功率而拼搏努力，似乎就更让人容易理解了。 …… “爸爸！” 玻璃门外，9岁的小男孩，身上裹着大人的衣服，一边吸鼻涕，一边大声喊。 “爸爸在里面，咱们在外面等。”身材圆润的女人搂着儿子，想哭又不敢哭出来。 “爸爸怎么了？”9岁的孩子，已经很懂事了。他现在却是希望大人能否定他的猜想。 身材圆润的女人轻拍着他的肩膀，道：“爸爸从塔吊上摔下来了……” “你不要给孩子说这些！”站在右侧的是患者的母亲，苍老面容，愤怒的发红，借机发火：“你自己的老公，你咒他要死吗？你就不该让我带他过来，带他过来干什么？” 儿媳妇没有像是平时那样呛声，只道：“让川儿多看看他爸。” “回去再看也一样。”患者的母亲的气势弱了许多，近乎乞求的道：“过天再去病房看，也一样。” 胖女人继续用手轻轻的拍着儿子，就像是在摇篮中似的，道：“川儿，你爸爸是为了赚钱交房租，交学费，才去的夜班工地，你以后啊，要好好读书，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也不会从塔吊上摔下来了……” “你……”老太太又气又急，看着儿媳妇的样子，像是癔症了似的，干脆一把抢过孙子，道：“你别瞎嚷嚷，我儿子……我儿子……” 老太太想说点吉利话，可是，隔着玻璃门看到的景象，并不能让她说出这样的话。 凌然依旧维持着每分钟100到120次的频率按压患者的胸部。 就算是完美级的心肺复苏术，也不能保证他能长时间的保持相同的频率。 凌然能够保证的，是每次的按压深度，每次的胸壁回复程度。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再一次要求静脉注射药品的时候，霍从军来到了凌然面前。 “马上就要一个小时了。”霍从军道。 听到霍主任的声音，凌然头都没抬的道：“患者只有32岁，无病史，既往体健，我认为继续心肺复苏可以让患者收益最大化。” 霍从军无言以对。 继续心肺复苏自然可以让患者的收益最大化，放弃做心肺复苏，就要宣布死亡了。 霍从军看看四周，随着各科室的医生们到位，急诊室的繁忙景象，已经得到了略略的缓解。工地里虽然还有人送过来，但总人数是很少了。 霍从军舒了一口气，道：“你自己判断。” “是。”凌然回了一声，胸部按压的动作都没有变化。 吕文斌这时候做完了手里的事，快步而来，低声道：“凌医生，我来帮你。” “准备电击。”凌然直接就下了命令。 “哦……是。”吕文斌用了几秒钟反应，才拿起了电极板。 “200焦。”凌然下令。 吕文斌重复：“200焦，让开。” 除颤仪轻轻的释放了电流。 凌然看也不看，直接就继续做起了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的中断要越短越好，这是借用外力，给予身体的后勤支持，后勤中断的越久越频繁，就越容易得到一个烂摊子。 滴。 滴滴。 心电监护仪，突然响了几声，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我膨胀了﻿今天也是竭尽全力的写文了。 昨天凌晨才睡，早上5点钟就起床了，晚上加早上一起，完成了一章。再用一个早晨完成了第二章，下午昏睡了过去，晚上才写出了第三章。 三章不多，但鸟豚是奉献出全部的精力、体力和智力了。 现在就是上厕所，我都抱着一本838页的第8版外科学。 顺便说一句，这书我全价买的，98块钱一本。感谢各位读者大大的正版阅读和打赏，放在几年前，真舍不得买这么贵的书。 几年前，我也不敢说争月票榜之类的话。 是大家的宠爱，让我膨胀了。 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 就再肆意的索要一下： 大大，再给张月票吧。 鸟豚拜谢！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我膨胀了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407章 自主心律﻿ “自主心律。”牛护士第一时间喊了起来。 她做护士都有20多年了，算起来，比在场某些医生的年龄都大，虽然持续1个小时以上的心肺复苏，她也很少见到，但不妨碍她对病人状态的认知。 这时候，大约是此病人最关键的时间了。 吕文斌亦是稍稍振奋了起来：”是QRS，有点宽……” 凌然默默点头，道：“摸一下大动脉。” 他自己的手已经木掉了，怕是摸不出什么来。 凌然的话音刚落，牛护士就扣住了病人的动脉：“很微弱。” 微弱也比没有好。 这个时间，平时完全不可接受的身体状况，也都变成了好事情。 凌然继续开始胸外按压，并道：“再推利多卡因和肾上腺素，加15毫克地塞米松。” 牛护士立即执行，如果说，几个小时前，她还对凌然有所怀疑的话，现在已经是转移成了佩服了。 做心肺复苏其实是一件混杂着绝望和希望的事。 普通人做心肺复苏，连续5组，每组两分钟就很辛苦了。 在一些地方的执医考试中，心肺复苏都只需要做三组，后两组只要做口述模拟即可。也就是考虑到了考执医的学生们的体力问题。 但在现实中，单人完成一个小时，乃至两个小时的心肺复苏的比比皆是。 大部分医院，都会流传一个某某医生持续做三十分钟或者四十分钟心肺复苏的故事。 这些故事，并不一定是发生在某些身体强壮的医生身上的，更多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在救命而无力惜身罢了。 坚持10分钟，也许就能救活了…… 再坚持五分钟，也许就能救活了…… 再做两组，两组以后就知道情况了…… 再做一组，或许就能行…… 再坚持一下子…… 做心肺复苏，就是怀着最大的期望，并常常看到最大的失望。 超长心肺复苏尤其如此。 100名接受超长心肺复苏的患者，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够恢复自主心跳，而要做200次的超长心肺复苏，才有可能遇到一个人苏醒过来。 但是，如果有200万人接受超长心肺复苏的话，就会有1万人活着出院。 2000万例超长心肺复苏的案例的话，则是10万人苏醒。 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希望中的努力，往往酝酿着更大的失望。 到了牛护士这个岁数，她已经不再期待着奇迹了。 按部就班的完成每天的工作，救人则喜，失败亦不悲伤，到了回家的时候，将医院里的情绪，与白大褂一起丢下…… 不过，牛护士依旧期待着看到凌然这样的医生。 扪心自问，真的遇到了无比糟糕的事件的时候，牛护士也希望，能有这样一个医生，会为了自己得到百分之一的生存机会而努力。 “准备镁和钙。推注。” 凌然的声音清晰，命令坚决。 牛护士转身要去做事，却发现旁边已经有年轻的护士，完成了任务。 她讶然回头，就见霍从军、陶主任，以及起码二三十名医护人员，围拢了过来。 超长心肺复苏见过的人不少，超长心肺复苏成功的，见到的人就不多了。 凌然仰了一下酸困的脖子，随着胸壁的恢复，轻轻的松开了手。 “心律130次，自助心律……血压120，74……”牛护士读出了监护仪上的数字。 凌然手指颤动的摸了摸患者的大动脉，他的情绪也是波动的，但手指颤动的主要原因，还是胸外按压的时间太长了。 长到他的浑身肌肉都开始酸痛。 “怎么样？”霍从军充满期待的问了一句。 “搏动明显。”凌然哑着嗓子说了一句。 “救活了是吗？”这次说话的却不是霍从军，而是一名来自政府的官员。他也穿着白大褂，黑眼圈，肿眼泡，神情焦虑。 “还不能确定。”凌然说着，道：“要继续输血浆和胶体，戴冰帽……补碳酸氢钠。” 他说一项，就有护士忙碌着去拿了。 在这个漫长的夜晚里，出现奇迹，对每个人都是个触动。 “老胡，老胡……”玻璃门外，胖女人又喊了起来。 “病人现在还听不到你的声音。”一名护士提醒了一句。 “植物人都能听到，呸呸呸，我们家老胡听得到……老胡，老胡……” 凌然累的说不动话了，找了个靠墙的椅子上坐下来，就不想动了。 霍从军掏出手电筒，掰开患者的眼睛，晃动了两下。 “略有对光反射。”霍从军点点头，当然，瞳孔散开的程度还是很大，他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凌然看看心电监护仪，鼻子里“恩”了一声，又对旁边的吕文斌道：“给我杯水。” “葡萄糖。”旁边的小护士，立即送上了一只印着机器猫的小杯子，且道：“杯子是高温消毒过的。” 凌然给予一个小小的微笑，将杯子里甜丝丝的葡萄糖一饮而尽。 同时被喝掉的，还有一瓶精力药剂。 极短的几秒钟的时间里，凌然就觉得耗去的精力和体力，得到了巨量的恢复。 “凌然，你去休息一下吧。”霍从军低声说了一句，又对旁边的医生，道：“把病人送去ICU，请神经内科的前来会诊。” 凌然站了起来，想叮嘱点什么，最后并没有说。 心肺复苏并不是到心跳恢复结束了，这么长时间的心肺复苏，身体受到的创伤是全方位的，就好像一只失去后勤而濒于崩溃的军队，要恢复它的组织和建制，还需要大量的努力。 在这方面，凌然是有一些能力和经验的，但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不用此时多说什么了。 云医的ICU和神经内科都非弱旅，也都有过护理超长心肺复苏的经验。 “老胡，老胡……” 玻璃门外的胡妻，看着老公躺着的平床在移动，自己也不自觉地的跟着移动。 她的身后是儿子和婆婆，以及几名听说了消息的朋友和同事。 这么长时间的心肺复苏，病危通知书业已下达，所有人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现在，他们也只来得及感谢上苍，感谢奇迹的出现，并期待再一次的奇迹。 “医生，谢谢你们啊。”走到了电梯口，胖胖的胡妻突然想到了什么，返身喊了一句。 依旧坐在椅子上，想缓一缓的凌然不由一笑，稍稍起身，再向他们点了点头。 “医生，您贵姓。”胡妻不能进入抢救室，就隔着门问。 凌然看看霍从军，再转身道：“我姓凌，凌然。” “凌然医生，谢谢你。”胡妻勉强的笑了笑，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正好电梯来了，就再看看凌然，再转身离开。 进了电梯，胡妻再拍拍儿子的肩膀，道：“你爸这关要是闯过去了，咱们就回老家，买两口猪，送过来，谢谢人家。” 9岁的儿子傻乎乎的点头。 “记住人家的名字没？” “凌然。”儿子发音准确。 胡妻疲惫的靠上了电梯，厢子咚咚的晃动了两下。 婆婆这次没找儿媳妇的茬，暗自向满天神佛祈祷：神佛保佑，老胡家的祖先保佑，我儿胡强这次要是能闯过去了，健健康康的活下来，我朱秀兰杀三牲做三天三夜的道场……就算留点啥后遗症，我也杀三口大肥猪，请人唱三天三夜的大戏……只要脑袋好着，人能自己吃喝拉撒，我也宰两口大肥猪…… 等电梯门开了，看到ICU内的场景，婆婆朱秀兰枯糙的手指，紧紧的扣在了一起，祈祷的更加虔诚：只要脑袋好着，人能走能动，我就把隔壁老王家的年猪买下来供养诸位……实在不行，实在不行，你们就把我老婆子的命拿去吧，反正，我一个孤老婆子，没了儿子，也活不下去了…… 朱秀兰越想越伤心，终于忍不住坐在地上，哭了起来。第408章 重症监护﻿ 重症监护室中，医生们开始给刚刚送入的病人保温、纠酸，同时又要补液和调整电解质紊乱。 一名刚刚经过了超长心肺复苏的病人，放在小一点的医院里，可能就需要一整个重症监护室来维护。而在云医，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至少有半间重症监护室，因此而忙碌了起来。 凌然休息了片刻，就揉着手，上了电梯，准备前往重症监护室看看情况。 周医生盯着凌然，想了想，立即就跟了上去。 “去ICU？”周医生进了电梯，看看亮着的按钮就确认了自己的猜测。 凌然点点头，继续揉着手腕，道：“不知道情况如何了。” 他之前做的普通心肺复苏，因为是在院内突发的心肌梗塞，第一时间得到了控制，预后自然会非常好。 这一次的超长心肺复苏，就不可能如此轻易了。 周医生望着他的手腕，道：“酸疼？” “有点，肌肉拉伤，还有些挫伤。”凌然喝了精力药剂以后，精力和体力都基本恢复了，但运动损伤之类的，就只能靠自己了，用大师级的推拿法，也只能略作缓解。 一个多小时的胸外按压，对医生的任何一块肌肉都是极大的考验。 “回头给你介绍个止疼膏。蛮管用的。”周医生说到此处，再看看凌然，道：“超长CPR，对病人是个考验，对医生的考验也不小。” 凌然赞同点头。 叮。 电梯停稳，周医生谦让了一下，让凌然先下了电梯，再紧跟着道：“凌然，先别急着走。” 凌然停了下来，看向周医生。 他熟悉周医生的语气，一般来说，如果是有女生这么说的话，很有可能是表白，不过，自从小学毕业以后，这么大胆的女生就很少了。 而被男生喊住的话，往往会得到宣誓主权的表态。凌然对此同样很熟悉，且熟悉如何应对。 凌然用好奇的目光看向周医生。 周医生就不熟悉凌然目前的表情和目光了。 周医生稍微有一点点心虚的清咳两声，道：“我刚才说的话，可能还少说了一句，超长CPR，对病人家属，也是一个考验。” “恩？” “恩，咱们站到边上说。”周医生示意到楼道的一边，面对大玻璃，他看看两边，再道：“我就不讲道理，说说接下来的情况吧。” “好。” 周医生看看重症监护室的方向，道：“今天的病人，一个多小时的心肺复苏之后，有可能健康，有可能糟糕，有可能变成植物人，对吧？” 凌然微微颔首，周医生说了所有的可能，他也只能点头了。 “植物人的话，就是心灵拷问了。”周医生一句话总结，道：“就说健康状况吧，你觉得他在ICU里要呆多久？” “很难说，较好的情况要两周左右，也许要一个月，两个月也有可能。明天可以看看病人有没有排尿……”凌然已经开始了分析。 周医生摆摆手，道：“先不说那个。住一个月的ICU的话，起码要30万到40万的费用，状况不好的话，可能需要五六十万。” 凌然看着周医生，他对钱的概念不深，并不能感受到周医生隐含的沉重。 周医生这次看懂了凌然的表情，无奈的叹口气，道：“40万是你三年的薪水了。你三年存不下……我的意思是不算飞刀哈。我说，你一天到晚的做手术，周末还跑到外面做手术，不累吗？” “不累。” “算我没说。”周医生再次压低声音，道：“总而言之，我就是提醒你一下，病人家属不一定会感谢你，在ICU里住的越久，就越不容易。” 凌然淡定的“哦”了一声。 “你无所谓？”周医生反问。 凌然并无表示。 “走吧，去ICU看看。”周医生还有一肚子的话，没办法说出来。 就他所知，此次工地事件的伤亡人员，都有较高额度的赔偿，理论上，住院费用都是要报销的。但是，病人如果在医院ICU里住上两个月甚至更久，工程公司在时过境迁以后，是否还能乖乖的掏钱，就是很难说的事了。 若是住几个月又好起来，就算是艰难，依旧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在ICU里花掉上百万元，却不能完全恢复乃至于死亡…… 周医生不知道这一次的病人和家属是什么样的人，只是对医生来说，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的。 “瞳孔缩小了。” 凌然的声音再次传来，很是昂扬的感觉。 周医生不由一笑，甩甩脑袋，走了过去。 “凌医生？是你做的CPR？”留在ICU里的主治还是第一次面对面的见到凌然，不由的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主治原本是想说“帅”的，后来想想，没好意思。 “是我做的CPR。”凌然回答了一句，顺便拿起床脚的病历本，看了一遍。 “现在主要是保护脏器，恢复内循环。”主治给解释了一句，并没有多说的意思。 周医生轻轻的拉了凌然一把，小声道：“咱们是在人家的科室里。” 凌然没吭声，转而拿起手电筒，晃了晃病人的瞳孔，并没有变的更小。 “可以考虑高压氧治疗。”凌然所具有的完美级的心肺复苏，是包含后续的复苏治疗的。当然，复苏本身并没有一个既定的策略，仍然需要凭借经验和大量的知识信息来做出决定。 ICU的主治呵呵的笑了两声，道：“我们会考虑的。话说，你们今天应该很忙吧，这么多人都被招回来了，你们还晃悠着？” “刚一波患者送到省立去了，我们能闲一会。”周医生转身对凌然道：“咱们回去吧，ICU这边，人家都是有经验的。安医生也是做过超长心肺复苏的，对吧？” 凌然讶然：“成功了吗？” 安医生听着周医生的话，脸色稍有好转，听了凌然的话，又垮了下来。 “ICU里不要留人了，没事都出去吧。”安医生直接开始赶人了。 凌然只好跟着周医生出来。 这时候，一名中年医生匆匆进门：“刚刚送进来的，超长CPR的病人……” 他一边说着，一边就走到了病床前，略做检查，道：”准备高压氧治疗。” 周医生猛的想笑，连忙低头，拉着凌然就走。第408章 完蛋﻿ 凌晨三点。 急诊中心变的安静起来。 并不是病人变少了，而是家属们都累的哭不动，喊不出声了。 各个专业科室也运作了起来，重伤员送去手术室，再转去科室的病房，轻伤员的伤口就地处置好了，输着液，也就睡着了。 但从处置室到留观室的一路上，都睡满了疲惫不堪的家属们。 凌然靠着墙，看着走廊里东倒西歪的人们，自己端着一杯热水，一边吹一边喝。他不太渴，更想暖暖手，让末端的血运活动起来。 “受伤的前三天，是来的家属最多的时间，之后就慢慢少了。”周医生从后面出来，也端着个杯子，里面是黑乎乎的咖啡。 “不放牛奶吗？”凌然瞅了一眼，将话题给岔开了。 浓重的气氛下，医生们也容易谈论浓重的话题。凌然并不喜欢。 周医生被凌然问的愣了几秒钟，忽然喜上眉梢：“你知道我喝咖啡喜欢加牛奶的？凌医生有进步嘛，知道关心同事了……” 凌然吹了吹热水杯，浅浅的喝了一口，道：“你经常在办公室里喊，有没有奶，有没有奶，有没有奶……” “没有喊那么多遍，最多就喊两遍。”周医生撇撇嘴：“我今天就喊了两遍，没有，那就只能喝黑咖啡了。” “值班室里还有。” “都被喝光了，熬一晚上了，谁不饿啊。”周医生说着看看凌然，问：“你做了那么久的心肺复苏，没有点个外卖啥的？” “不想吃。” “也是，我都一点胃口没有了。”周医生说着话，从兜里掏出一颗糖，剥开了塞嘴里，声音都变的含糊了：“我咖啡里连糖都没加，配一颗。” 凌然笑笑。 今天的急诊室太过于拥挤了，以至于充斥着血腥味、土腥味和药味，让还不太熟悉这些的凌然，失去了食欲，再累也不想吃东西。 “去睡一觉吧，说不定什么时间……” 周医生的话没说完，导诊台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而且是铃声最大的那一步。 周医生太熟悉科室内的运行模式了，听到那不同寻常的铃声，就明智的闭嘴了。 十几秒后，护士大声的喊了起来：“三辆救护车，4名伤者，挤压伤严重，一名已休克……” 疲惫的游魂们，迅速的被聚拢了起来。 这一次，负责指挥的就是霍从军了。 “一个组负责一个人。”此时的人手多了，霍从军就不需要以医生为单位分配任务了。 不过，大部分的治疗组都是依靠负责的组长，再加一两名资深主治来支撑的，资历浅的新晋主治和住院医们，对付普通创伤可以游刃有余，可对于复杂创伤，就力有未逮了。 凌然看看周围空闲的医生，勉强也就是数出四个组，弄不好还要霍从军上阵。 于是，凌然主动上前：“我们组也可以负责一名伤员。” 霍从军明显犹豫了一下：“你做了那么久的心肺复苏，还能做手术吗？” “没问题，手指已经恢复了。”凌然的手指僵硬已大大缓解了，而就创伤抢救来说，即使没有系统分配的技能，他现在也属于高级熟练工了。 若是加上系统给的基础技能，比如大师级间断缝合书，完美级的徒手止血等等，凌然完全可以做到基本的创伤修补，尤其是有了气管切开术和心肺复苏以后，凌然也就是在用药方面，需要稍稍谨慎一些。 除此以外，凌然已经可以完整的胜任急诊科的工作了——稳定患者的生命指针，处理简单的伤口，至于进一步的手术和修复，完全可以在患者的状况稳定了以后，将之转去专业科室。 三种新得的切开术，则是给予凌然的进阶技能，使得他基本能够应对大部分的急诊科危机了。 霍从军看过了凌然的心肺复苏后，对凌然的信心也是大为增加。 医生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情况？是病人死在手术台上。 凌然既然能够将适才的患者给救回来，那霍从军就不担心凌然会捅娄子了。 “你急诊四号。”霍从军迅速的做出决定。 “好的。”凌然站到了接诊门前，再问护士：“四号是什么情况？” 为了今天的突发事件，云医急诊科是与工地现场连线的。护士迅速的找出了记录本，道：“四号是与三号一起从彩板房中挖出来的。就现场来看，四号……四号的……” 小护士突然变的磕巴起来。 周围的医护人员，莫名的感觉好奇起来，一个个都转头看了过去。 急诊科的护士，就算年龄再小，那也都是见多识广的，现在看那样子，虽然有凌然在的原因，但十有九八，还是发生了极特殊的情况…… 一直躲在边上恹恹的周医生，突然变的精神起来：“小刘，四号是什么情况，你就说什么情况嘛，不把情况都告诉医生，我们怎么做诊断啊。” “是啊是啊。”周围的医生纷纷附和。 现在都是凌晨3点多了，正常人都是要困的要死的，何况是忙活了好几个小时的医生们。 此时能够兴奋他们神经，维持他们士气的，除了奖金，就只有不耐逗的护士小MM了。 奖金……当然是不可能有奖金的。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不耐逗的小护士，周围的医生都倍感珍惜。 小刘护士为难的看看四周，再拿起病例，语气突然加快，道：“四号的阴1茎断裂，阴1囊首创严重。另外，阴1茎的残端在3号的嘴里找到了，已经装在了箱子里带了回来。” “好疼！” 不知谁喊了一句，男医生们都夹紧了裆部。 “是意外吗？”有医生忍不住问。 “不知道。”小护士绷着脸回答。 医生们情绪激动的议论： “不管是不是意外，都算是完蛋了。” “掉到嘴里还不如落在地上。” “残端边缘的蛋白质估计都变性了。接是不可能接上的……” “阴2囊也要切掉了。”这是凌然见到患者的伤处的第一反应。第410章 集体会（can）诊（guan）﻿ 凌然组的医生们，集体会（can）诊（guan）了四号患者的伤处。 几名医生，包括余媛同志，都露出不忍淬读的表情。 “倒霉催的，正正就砸中裆了，换个别的位置，再伤的重一点也不至于……”吕文斌缩着大腿，颇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健身得到的肌肉再坚硬，也不可能练到这个位置的。 余媛住院总医师仔细的审视了患者的伤口，突然指着左侧大腿根部，道：“看这里，是被别的地方给挡住了吧。” “3号的头。”左慈典表面淡定，内心的波浪像是德雷克海峡一样汹涌。 就算是医生，就算是见多识广的医生，见到眼前的场面，也会感觉到极度的不适应的。或者说，越是见多识广的医生，此情此景之下，脑补的也更严重。 尤其是想到断裂的部分，那就更令人牙酸……左慈典使劲摇摇头，目前这个时间点，牙酸这个词都不能用了。 “3号的情况怎么样？”余媛顺着话题问了下去。 “在做核磁共振了，如果颅内无出血的话，那就是口腔科和整容科的事了。”左慈典显然是全面的了解了情况。 吕文斌诧异的问：“毁容了？” “没有，但牙齿磕掉了不少，彩钢房的屋顶打下来，好像连骨折都没打出来，结果牙齿磕一起了，算是运气好了。”左慈典道。 吕文斌呵呵的笑两声：“我觉得咱们对运气好的概念，不太一样。” “能治的就是运气好，治不了的，就是运气不好。”霍从军恰好走过来，看看病人的伤口，再看看几人，问凌然：“你准备怎么做？” “阴1茎部分切除术并右侧阴2囊切除术。”凌然没有具体学过第一种术式，但并不影响。 这本身是个小手术，也就是切断、游离，结扎再缝合的步骤，虽然对病人的影响很大，但仍然，棍的复杂性是比不上球的。 霍从军点点头认可了，他不知道凌然已经掌握了较为复杂的阴2囊切除术，于是道：““让老周给你做助手，左医生。” “哎！”左慈典大声的答应了一声。 “你去盯一下，先把病人家属找来，签了知情同意书，再开手术。病人也要通知到位。”霍从军特意的叮嘱道：“这个手术比较特殊，文件一定要做扎实，不能疏忽了。病人的状况目前还是稳定的，你不要因为此次事件的原因，或者有人催促什么的，就给漏掉了步骤。” “是。”左慈典赶紧答应下来，接着，他又抬头道：“霍主任，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先后顺序倒一下，我是说，先通知病人是不是比较好？” “什么意思？”霍从军住了步子。 左慈典嘿嘿的笑两声，道：“这个病人那个……断掉的东西是在同车送来的三号病人的嘴里，我瞅着，三号不像是四号的对象。” “你确定？”霍从军在此方面的敏感性，显然是比不上左慈典的。 左慈典肯定的道：“我确定啊，三号穿的短裙丝袜，在工地怎么住？” “唔……观察的很仔细。好吧，按照你说的意思。”霍从军转身，对叮嘱凌然：“你先休息一下子，等知情同意书签来了，刚好也休息舒服一些了。周医生以前也是做过此类手术的，不懂你就问他。” 眼瞅着霍主任去其他组查看了，左慈典振奋起精神来，一口喝掉了一瓶红牛，道：“凌医生，那我去了。” “恩。早去早回啊。”凌然其实是不需要休息的，精力药剂都喝了，再睡觉岂不是浪费。 他向四周看看，抢救室和处置室内，依旧是一片兵荒马乱，但是，明显已经有兵多将广的感觉了。 不像是刚开始的时候，要由唯一的主治医生周医生主持工作。到了现在，差不多有点伤情的病人身边，都有主治医生在场了，后续抵达的两名副主任医师，以及其他科室增援的专业医师，足以完整的覆盖为数不多的伤员了。 “这样的话，咱们组就没事做了。”凌然眉头紧蹙，像是想到了某个艰难的问题。 吕文斌心里有些发虚的道：“霍主任不是都说了，正好可以休息一会。” 余媛也小声道：“等左医生回来，咱们就有事做了。” “你们昨晚应该睡的很早吧。”凌然打破了两人的幻想。 “是……”吕文斌只得承认。他是每天凌晨2点起床去菜市场，3点赶来医院做手术的男人，睡的晚的话，什么事都要耽搁了。 “是……”余媛也是弱弱的说了一句。她是每天凌晨2点半起床，整理收藏品，3点赶来医院做手术的女人，睡的晚的话，生活节奏都要打乱了。 凌然看看手机：“你们今天估计早起了两个小时吧，再休息也没有意义了，我们来练心肺复苏吧。” “啊？” “CPR好累啊！” 凌然摆摆手：“我们来练团队合作，不练单独的胸部按压，唔……你们胸外按压做的怎么样？来试试看。” 这么说着，凌然就拉着两人回办公室，又从一楼翻出执医考试的实习生们用的心肺复苏模型，交给两人，考查起来。 吕文斌和余媛无话可说，只能哼哧哼哧的做了起来。 上级医生愿意给下级医生教导，那是相当难得的事，两人也就是表面上抗拒一下罢了。 凌然一边看，一边指导，务求两人的胸外按压达到合格线以上。 心肺复苏由单人完成可以，由双人完成更好，但要提高生存率，一支训练有素的高素质团队是必不可少的。 凌然所掌握的心肺复苏技能，本身就有团队指挥的部分，只训练两个人，可谓是绰绰有余。 …… 左慈典站在病床前，有一点点同情，有一点点好笑，还有一点点不忿——都说农民工没钱，可你竟然玩的起黑丝短裙？ 呃…… 病人呻吟一声，苏醒了过来。 左慈典看看监视仪，感觉病人的状态尚可，随口就道：“茅亮吗？你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 病人望着左慈典，皱起了眉头。 “记不起来了吗？”左慈典也皱起了眉头，脑袋要是撞坏了，那就麻烦了。 “你刚不是说了吗？我叫茅亮。”病人反问。 左慈典一愣：“对哦。” 病人呵呵一声笑，又是眉头一皱：“好疼……” 左慈典咳咳两声：“关于这个……我长话短说吧……” 一刻钟后。 病人呜咽着：“你不要给我老婆说，我在玩> “具体……是怎么弄的？”左慈典的手揣在兜里，捏着手机，满心的火热，对方是个40多岁的糙汉子，这样都可以，没道理我左慈典不行！ “哎，我是被骗了，说好19的，照片发过来，嫩的能滴水，结果来了个39的，她说是39，我就假装相信了。”病人茅亮一脸苦涩。 “也不是39？” “鬼知道多少，人家来都来了，我也不能就让这么走了吧。哎，早知道，我就给打个三蹦子，送走算了……”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11章 削之﻿ 早晨6点钟。 病人茅亮才被送上手术台，备皮以光毛，并全麻后待割——病人自己也不想清醒着做手术。 大群的医生和护士，涌入了手术室，以至于周医生都要赶人：“不行不行，超过数量了啊，留4个，最多六个人！” 群众表示不满： “我们就看看。” “又不能回家，又没手术，看看怎么了。” “100分割掉10分，可就剩下0分了。一颗零有什么用？” “总比没有好吧，至少有雄性激素分泌。” 医护人员们乐呵呵的聊着天。对于刚刚救活了十多名伤员，宣布两例死亡的医生和护士们来说，只要别被病人和病人家属看到自己的笑容，那就没问题了。 尤其是来自急诊科和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们，在他们退休之前，每个人都可能要见证上千次的死亡，每次都感同身受，就只能去精神科报道了。 凌然在手术室里的表情始终严肃。 大部分时间，凌然都希望自己能保持严肃。就他的经验来说，如果放松脸部肌肉，都不用笑，只要变的和蔼可亲起来，就会有一大波人扑向自己，直到自己应接不暇，不得不变得严肃为止。 “都洗手了吗？鞋都干净吧。”凌然看看围观的医护人员们，首先问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几个人笑了起来：“我们又不上手术台。” 凌然并不争辩，只将目光看向了巡回护士。 巡回护士毫不犹豫的道：“我去喊护士长。” “别……” “去洗手去洗手……” “我去换鞋。” 几名医生迅速的倒戈了。 护士长并不能直接管理医生，但她可以吼啊。 一名优秀的护士长，可以吼的小医生怀疑人生。最重要的是，护士长在手术室里，可以吼任何弄不干净自己的医生和护士，想吼多久就吼多久，而且绝对得不到同情。 “我们开始吧。”凌然当然不会等他们，自顾自的站到了主刀的位置上，并道：“恩，周医生你来把根部用橡皮筋扎起来（注1）。” “你是主刀啊。”周医生当场绝望。 “我用手术钳拿起来。”凌然说着伸手要了“钳子”，再道：“周医生，到你了。” 周医生无可奈何的拿起了橡皮筋，眉毛皱的紧紧地。 看着熟悉又陌生的一块海绵体，被凌然用手术钳给夹起来，那种心悸的感觉，令周医生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泌尿科应该招点女医生的。”周医生忍不住叹了口气。 凌然“唔”的一声，难得赞同道：“是的……手术刀……” 洗干净手，换了干净拖鞋进来的医生们，进门看到的，已是一片“血腥与残忍”的场景。 “我后悔了。” “好奇心害死猫啊。” “今天晚上的公粮是交不出来了。” 几名住院医一边呲牙咧嘴的，一边还是踮着脚看手术台。 要说泌尿科也是经常遇到阴1茎癌的患者的，但就目前的社会环境，愿意选择整根切除的，并不多见。年纪大点的医生，或许还能做到见多识广，可对于住院医和低年资的主治们来说，还就得到急诊科来开眼界了。 当然，主要也是顺便。 大家都守在急诊中心里，等待着前方的救援情况，既不能回自己的科室，也不能睡觉，自然是选择有兴趣的手术来观看了。 对于普通医生来说，观看手术本身，其实都是非常难得而重要的经历。 上手操作在机械工厂里，或者实验室里，还是相对容易获得的体验，但在医院里，在手术室里，背后的含义就非常沉重了，并不是每个医生都能有机会，或者说，在获得机会之前，阅读手术已是隐含的前置条件了。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手术室里，也会有类似的效果。 当然，一切最终都要体现于实地操作，但是，如果一名医生从不回家，或者只回家睡觉的话，并将多余的时间都用在手术阅读中，那到了40岁的时候，光凭他的手术阅读量，都能成为一方小BOSS了，再有点天赋的话，成为大BOSS也是有机会的。 云华医院里的医生们，现在都知道凌然的天赋是超好的，这是没办法的事，就像他长的超级帅一样，就算是再多的嫉妒和诋毁，也不能损耗分毫。 对于长相普通天赋普通的医生们来说，能看看凌然做手术，也算能获得几分的经验。 “松解了两侧皮肤，外观要做成圆吗？”凌然做着阴1茎切除术，并向周医生咨询。 这是凌然第一次削棍子，但周医生并没有因此而发现什么端倪。 凌然具有多种大师级和专精级的缝合术，又有专精水平的持刀式开到和持弓式开刀，再加上一年以来的千多例手术，以及超越常人的解剖经验，换一个弱一点的资深主治也不会比他做的更好。 就算是换一个泌尿科的副主任医师或主任医师，也不见得就能割出更漂亮的棍子来——职称的提高并不是全技能的稳定提高，像是切棍这种偏门技能，掌握的人并不多，能有专精水平的，就算是爱鸟人士了。 更别说，这项技能本身的局限性。 无非就是削根棍子罢了，除非病人提出雕花的要求，否则，很难有本质上的区别。 倒是凌然此时问的问题，让周医生呆滞的脑袋活动了一下。 “是，根部外观做圆润一点更好看，就和大腿截肢一样。”周医生回答了凌然的问题。 这时候，旁边围观的某医生问“大腿的截肢部位做的浑圆，是为了方便佩戴假肢，这里做圆了是为了什么？” “好看。”另一名医生做了回答。 “会更好看？” “你觉得呢？”一名医生毫不犹豫的将战火烧向小护士。 已经做了六七年的资深小护士面露微笑：“我担心你已经没有余地做圆了。” 大龄低年资住院医呆了几秒钟，才醒悟过来，瞬间红了脸。 “发型不错。”小护士顺势追了一句：“不要剪太短了，容易露出圆头来。” “剪断了。”凌然只是提醒了一句，就手起刀落了。 刚刚起了聊天兴致的医生们，再次沉默了下来。 “现在做阴1囊切除术。”凌然再次要了手术钳。 医生们咬紧牙关。 这一次，凌然做的就飞快了。 完美级的去蛋术，再不用周医生的提醒，刷刷几下，分离了精索，再用手一转，就将睾1丸、附睾及精索等全部内容物取出，竟是一副千锤百炼的架势。 实际上，完美级的去蛋术，何止千锤百炼。 正在观看手术的医生们，不禁裆下一凉。 “好快……” “怎么会这么快……” “你们说……凌医生祖上，是做什么的？” 想到种种可能，手术室里的医生们顿时感觉浑身都凉透了。 …… 注1：本章内容参考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阴1茎部分切除加阴2茎延长术治疗阴3茎癌》、《10例阴4茎癌的临床诊断与治疗》、《阴5茎癌部分切除术后行阴6茎延长术的护理》…… ……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12章 赞许﻿ “周医生，咱们开始缝合？”凌然放下了手术刀。 周医生同样是浑身发凉，脑海中依旧残留着凌然割蛋削棍的英姿，此时生怕回应慢了，惹凌然同志不开心，努力的露出一个笑脸：“你说怎么缝，咱们就怎么来。” 凌然并不擅长分析他人的想法，略有些误会的道：“你如果忙的话，可以抓一只住院医来做。” 周医生忙道：“不用不用，我有什么忙的，我就是有些想的多了……” 凌然“哦”的点点头，道：“这部分的皮肤确实很少有机会缝，我学会间断垂直褥式缝合以后，都很少有机会遇到。” “那个老年科用的比较多，老年人的皮肤比较松弛……”话说了两句，周医生忽然醒悟过来，道：“泌尿科用的也是比较频繁的……” “急诊科有阵子没有袋裂的患者了。” “有时候也有，只是你经常在手术室里……”周医生的声音沉重。 “我只是觉得学会的技术不用有点浪费。” 凌然和周医生一边说，一边缝合，周围的医生都不敢发出丝毫的声音，就好像一群小鹿在围观狮群吃东西似的。 只是在凌然的脑海中，不断的得到提醒： 成就：同行的赞许。 成就：同行的赞许。 成就：同行的赞许。 直到凌然和周医生离开了手术室，一群围观的小医生们的热情，才瞬间爆发： “切蛋也就两分多钟吧。” “缝合看起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绝活啊。” “喂，你们知道凌医生家里开的那家诊所吗？叫什么来着？” “下沟诊所。” “对，对对对，下沟诊所，你们说，下沟诊所做的，究竟是什么业务？” 一群医生互相看看，都有些无法确定： “没去过。” “诊所嘛……诊所能做什么厉害的业务？人流？” “你家人流切蛋啊。确定是给人看病的诊所吗？” “确定啊。” “嘿，你们说，他们会不会兼营什么违法的生意？” 一群医生越说，越觉得心里发虚。 在云医，已经有很多关于凌然的故事，在流传了。 但是，两分钟割蛋这种技术，依然大大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 …… 凌然没有再着急去楼下的处置室和抢救室，而是先转去了办公室。 走廊里，隔着门，就能听到办公室里传来的“呼呼”，“赫赫”，“呼呼呼”，“加油”，“用力”的声音。 打开门，就见吕文斌赤着两只肌肉膀子，正在一具模型上，死命的上上下下。 他多年锻炼出来的腱子肉，此时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 那具曾被万人摸千人压的心肺复苏模型，仿佛也要扛不住了似的，发出“呼呼呼呼”的声音，但是，正如徐志摩的诗中所言：“你叫破嗓子也没人听得到”，那心肺复苏模型的脖子脑袋不停的抬起落下，像是拼命的想叫出来似的，可依旧…… 呼喊的是吕文斌： “001，002，003……” “再一组。” “001，002，003……” 凌然走近了，才能听到吕文斌低低的声音。 “练的怎么样了？”凌然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吓的吕文斌险些从模型身上栽下来。 “凌……凌医生，你的手术做完了？”吕文斌吁了一口气，洗手服基本都要湿透了，就像是做了一套高强度的运动似的。 凌然点点头：“成功割掉了。” “呃……您是说？”吕文斌有些反应迟钝。 “吕医生，凌医生把受损严重的部位给割掉了。”左慈典在自己的裆部比划了两下，转瞬就不寒而栗的抖了抖。 吕文斌热透了的身体，也瞬间变凉。 “凌医生，你要不要看我们刚才的训练成果。”余媛就没有太大的感觉了，此时倒是精力充沛起来。 事实上，就算没有发生建筑物倒塌的工地事件，现在也是正常工作时间了。 凌然自然点头。 余媛立即跳了起来：“准备一下，准备一下。” 吕文斌迟疑了一下，从地上爬了起来，和左慈典依次站在了余媛身后。 最初练习的吕文斌和余媛，但在手术开始以后，没有蹭到手术的左慈典同志，也就加入到了凌治疗组的心肺复苏的练习中去了。 身为一名42岁的老年住院医，左慈典同志最不希望得到的就是与众不同了。 “发现病人倒地。”余媛完全按照规培的要求，模拟心肺复苏的场景，并且拍了模型的肩膀：“先生，你怎么样？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 接着，余媛又做了颈部和胸廓的检查，解开了模型的衣服，再跪在模型的一侧，开始了胸部按压。 吕文斌则在正前方，听着余媛数到30次，就做人工呼吸两次。 余媛做了5组，再模拟开放气道，又做两组，才让给吕文斌。 吕文斌同样是5组起步，让给左慈典。 凌然就看着他们操作，并不说话。 三人都是住院医了，余媛还是住院总医师了，作为小医生里面的大医生，他们只需要凌然指导一轮，就能够充分的掌握技巧了。 当然，技巧还是略有些生疏，但那需要更持久的训练。 “按压深度要继续保持。另外，换人时间越短越好。”凌然等他们表演了一套以后，才做了个评价。 三人齐齐点头。 “我们去楼下吧。”凌然看看时间，距离上一批患者送来，也有阵子时间了，指不定什么时候，下一批病人又要送来了。 左慈典连忙上前开门，表情略显激动。别看他从医至今有20年了，可要说确定的能救命的医术，他可能刚刚才掌握。 “凌医生，接下来再有需要心肺复苏的病人，是不是就由我们上了？”左慈典跟着凌然的脚步，小声问。 “霍主任没有类似的命令。”凌然停顿了一下，又道：“但你们如果愿意承担这项任务，我想霍主任应该是不会反对的。” 三人了然，心肺复苏又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说到底，它更像是一份苦活累活。 医院的苦活累活够多了，没人想争抢多一份。 但对凌治疗组的年轻医生来说，任何一份工作，都可以看做是历练的成果。 就是刚刚成为住院总医师，累的要死的余媛，也不由心中一动，道：“云医现在有抢救小组，但没有专门的心肺复苏小组，我觉得咱们可以在这方面做文章，国际心肺复苏的指南里，也支持组建专门的心肺复苏小组，尽可能的缩短心肺复苏的时间……” 凌然对此倒是同意的，只道：“心肺复苏小组比团队心肺复苏要复杂的多，我们可以抽空训练……唔，用比较空闲的时间的话……” “下午，下午时间挺好的。”余媛连忙抢答。 吕文斌和左慈典醒悟过来，亦是连连点头：“下午好，下午时间好。” “好吧，那就暂定下午。”凌然倒是没什么意见。 “咱们暂时也不要提心肺复苏小组好了。”余媛又是提醒兼建议了一句。 左慈典瞬间明白，忙道：“确实如此，如果咱们拿到了心肺复苏小组的名头之类的，别的不说，肯定要消耗不少的低值耗材，还有相应的药品，经销商那边都要乱成一团了。” 左慈典的这个思路，就是其他三名年轻所不及的了。 凌然从善如流的再次同意下来。 左慈典不由的松了一口气，脸上带出了笑容：“现在就看谁心脏骤停了。” 余媛轻轻的咳嗽了一声。 左慈典愣了一下，马上改口：“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应对任何心脏骤停的患者了。” 叮。 电梯门开。 左慈典下意识的低头让开了位置，由凌然率先出门。 吕文斌、余媛和左慈典，再挺胸抬头的跟在凌然身后，就像是头狼身后，跟着一只犬，一只狐，一只豺。 ……第412章 没有病中惊坐起﻿ “医生，医生！” 帅气的进场仪式，只持续了一会儿，就被乱哄哄的现场给扰乱了。 一名宽眼宽鼻厚嘴肥腮胖圆脸的中年男人放声大喊，身上还穿着病号服的他，手指着避让不及的吕医生，恨不得跳起来的样子：“那个医生，我的检查呢？” 吕文斌叹口气，想解释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凌然却像是没看到似的。他自然是视而不见了。从小到大，凌然身边发生过无数或精巧或有趣或狂放或成功或失败或许浪漫或许悲情或许感动或许戏剧化的事件，想要说明自己的女孩子、男孩子多如牛群，如果每一件事都要凌然给予百分百乃至于百分之两百的关注的话，他现在想要小学毕业都困难。 陶萍就无数次的教导儿子：好好学习，长大了以后，好玩的事儿多的很。 凌然深以为然，就像是刚刚组建的心肺复苏小组——现在还不能这么说，依旧……看着就觉得好玩。 吕文斌的心情就很复杂了。 望着眼前的肥腮脸，吕文斌觉得对方一定也是很心宽的人，从好的角度来说。 “你的检查不是做过了吗？”吕文斌来到了对方的病床前。 此次工地事件中的所有人，只要是在倒塌范围半径内的，陆陆续续的都给送到了医院，不疼不痒没有伤的就让在各个医院的留观室里睡觉，有点小伤小痛的，如眼前这位，到了云医，稍作处理，就被安排在处置室里睡觉。 这样的环境，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好睡的了。 肥腮脸更是玩手机玩的两眼发亮：“我的检查报告还没出来啊，没出报告，光检查，那有什么用？” “我去给你催一下。”吕文斌回答一句就想走。 肥腮脸一把拽住他：“你走了就回不来了。” 吕文斌笑了：“我又不是去太平间。” 肥腮脸吓了一跳：“大晚上的，你不要开这么可怕的玩笑好不好？” 吕文斌心里一动，声音变的低沉下来：“我……开玩笑了吗？” 余媛正好路过，也听到了半截话，此时顺便配合了一句：“没有……” “谁？谁在那里？”肥腮脸吓坏了，对面明明也有说话，自己坐在病床上，居高临下竟然看不到，这是医院吗？这是鬼屋吧！ 余媛默默的飘走了，她是住院总医师来着，要做事的话，有忙不完的事情。、 再者，偶尔有空，她也会偷偷眯一个觉的。 住院总医师总是以自己连续上班40多个小时来夸耀，以表达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实际上，他们的真实工作时间，根本不可能达到40多个小时，正常人怎么可能工作40多个小时呢？所以，说这种话的住院总，通常都只是在医院里呆了40多个小时而已，他们抽空睡觉、小憩和吃饭的时间刨过，最多也就工作三十二三个小时而已。 余媛现在也学会了找时间偷懒，尤其是她的目标小，总是不容易被护士小姐姐逮住，那就可以比别人多轻松个十分二十分钟的。 吕文斌看着病床上的宽型男人，心中亦是轻松了些，暗自笑上两声，再掏出手机，联上了医院后台。 “你有几份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剩下的还没出来，等齐全了，就会发给你了。”吕文斌给解释了一句。 “就检查那么点东西，你们现在还没给弄出来，我的时间不是钱啊。”肥腮脸缓过劲来了，又气恼的抱怨一声。 吕文斌有心要走，又怕被投诉了，只能耐心道：“你这个是全套检查。你连核磁共振都做了，怎么都要等到下午才能出报告。你看看急诊室里面，都忙疯了。” “那我管不着，你们是急诊室啊，天天忙不是应该的吗？凭什么就得我等啊……” “我给你看看，你别着急了。”左慈典走了过来，慈眉善目的笑一笑，又转头对吕文斌道：“吕医生你先去忙。” 吕文斌松了一口气，赶紧跑了。 左慈典再掏出自己的手机，很关心的道：“您手环给我看一下，我帮你查查啊。” “好的好的。”肥腮脸望着左慈典的皱纹、眼袋和稀疏的头发，总算是眉开眼笑起来，道：“麻烦您给催催，就是几份检查报告嘛，填一下给咱看看就行了……” “恩。” “甘油三酯偏高，这个就是要减减肥……” “哦。” “你有乙肝啊，这个平时要注意，不能掉以轻心了，现在虽然……” “不对！”肥腮脸一下子蹦了起来：“你报告拿错了，我没有……” 左慈典看看他，道：“那我再对对。” 说着，他就认真的检查了一遍，再摇头：“没错，是你的报告。你这个乙肝有段时间了，一直没发现吗？” “我……”肥腮脸有些发愣，摇摇头，思量半天，起身道：“是你们给我采血的时候，给我传染了……” “你这个病程不短了。以前来过我们医院吗？” “我……” “要是没来过，你就找不到我们头上。”左慈典说完，表情严厉了些，道：“今天情况特殊，你要是敢造谣的话，没好果子吃的。” 肥腮脸本来也就是想混个体检，并没想着讹医院，对于相关业务也不够熟悉，听了左慈典的话，就有些被唬住了，默默的看看四周，问：“那我现在怎么办？” “我先给你安排进一步的检查。具体你可以询问一下专科医生。” 肥腮脸想了想，道：“就说是昨天工地出事，我给染上的，行不行？” 左慈典缓缓摇头，却没有就着这个话题继续说，转而道：“我的意思，我先给你再开几个检查，就看看肝的情况，血液分析也做详细一点。这些都可以算到今天里面，后面的，我们就没办法了。” 肥腮脸思忖片刻，妥协道：“再给开几瓶保健药。” 左慈典笑笑：“保健药都是自费了。” “总之，你开几瓶药。” “药开不了，检查你要不要开？”左慈典懒得解释了。 “开吧开吧。能省一点是一点。”肥腮脸叹口气：“早知道我就不来医院了，好好的人，往机器下面一趟，好家伙，这就变成病人了！” 左慈典一言不发的给开了检查，把人送走，才重重的坐了下来。 他的感觉，是有点累，又有点爽！ 和伺候领导比起来，这个活又要轻松许多了。 至少不会有伴君如伴虎的危机之心。 “起来了，来了个脾脏破裂的病人。” 凌然一边说，一边从阴影中闪了出来。 而在他的身后，是目光凝重，闪着光芒的吕文斌和余媛。 “去割脾脏了。”吕文斌和余媛异口同声的邀请左慈典。 疲惫中的左慈典，突然好感动好感动，没有阴谋，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办公室政治，有什么好事都想着自己的同事，真是太好了。 “一起割脾脏。”左慈典重重的点头，仿佛重新回到了少年时代。 第413章 毛血旺﻿ “我们一起割脾脏，一起皮皮皮皮皮，在主刀前撒个娇，哎呦皮皮皮皮皮……” 吕文斌舞动着臂围38的大肘子，一边唱歌还一边扭动着屁股，手里抓着抽吸的棍子，恨不得举起来当荧光棒用。 余媛也跟着唱，她踩着踏脚凳拉钩，就像是在舞台上似的，晃动着唱：“我的心脏砰砰跳，戳戳你的小脾脏……” 只能旁观学习的左慈典羡慕的听着年轻人的歌声，不由畅想完美的一天：早晨4点，自己带着儿子一起做鸡蛋灌饼，4点30分，将厨房交还给大厨和保姆，离开温暖的480平的小别墅，步行五分钟，抵达医院，亲自主持手术，指导儿子切个脾，割个肝，接两根心脏大血管。晚上，让司机送走儿子之后，再来接自己和年轻的医药代表，以便第二天去做飞刀。 “托盘。”凌然的声音传来。 左慈典忍住擦嘴的冲动，连忙端着一块不锈钢的盘子上前，既是帮忙，也好近距离的观看手术。 一块脾脏被放了上去，凌然仰着脖子活动了两下，缓解了一下肌肉僵硬，再道：“现在开始收尾……你们都吃饭了吗？” “没有。” 余媛和左慈典都摇头。 “吃了……点。”吕文斌对自己脱离了群众，尤其可能脱离了领导的行为，表示了心虚。 余媛立刻从踏脚凳上，投来了不满的目光：“你吃了什么？都不知道带过来点。” “昨天剩下的一点碎肉，我怎么带过来啊。”吕文斌喊冤。 “哪种碎肉？”左慈典的肚子也饿的咕咕叫。 大家都是凌晨赶过来的，等于从昨天的晚饭到现在，都没有吃饭。 若是正常在睡觉也就罢了，但是，高强度的工作到现在，众人可都是饿的前心贴后背了。 不仅是医生们，小护士们同样饿的眼睛发绿，护士站里的牛奶、水果什么的，早都被吃的干干净净了，个人私藏的巧克力和糖果，在这种环境下，也生存不了太久。 而不管是哪种食物，与“肉”比起来，还都欠了点火候。 吕文斌明显感觉到了不甚友善的目光，感觉自己就像是条年猪似的。 “真的是碎肉，就是煮肉的时候，会掉下来的肉，以前都是用捞网打出来，卖给食堂和快餐店的，今天饿的狠了，就自己吃了。”吕文斌努力的解释。 “就是说，有猪蹄上掉下来的肉？” “就是些碎肉。” “大肘子上面掉下来的肉也有吧，像是带皮的那种。” “卤肉的碎肉，如果是小块的肥肉，估计特好吃。” 手术室里的医生和护士们，聊天的同时，充满怨念的望着吕文斌。 “我给大家点一套外卖好了。左医生，你来点吧，一会我来付钱。”财大气粗的吕文斌还舍不得助手的工作，尽管这份工作没有多少活计能做。 “点什么？”左慈典拿出了手机。 吕文斌看向凌然：“凌医生，你想吃点什么？” “我想想……”凌然虽然也饿的厉害了，可并不是很有胃口。 “余媛？”左慈典礼貌的询问手术室里职称第一高的选手，住院总医师余媛同志。 余媛呼了一口气，道：“毛血旺吧，吃毛血旺怎么样？” 左慈典愣了愣，道：“毛血旺……好吧，那就是川菜了，还有想吃川菜的吗？咱们这么多人，可以点两家外卖店了。” 他是不准备给吕文斌省钱了。 器械护士给凌然递出手术钳，就道：“我想吃鸡杂，香辣鸡杂或者爆炒的都行，不怕辣。” “那我要猪肚汤。”巡回护士也提出了要求。 众人一一提出了要求，左慈典再转头问凌然：“凌医生，你也点一个？” “想不到吃什么……关腹吧。”凌然将收尾的缝合交给了吕文斌，脱下手套，在旁看了两眼，再道：“红烧牛腩吧，稍微肥一点，要米饭。” “好嘞。那我下单了。”左慈典低头操作了半分钟，终于完成了对42岁老年人颇有些挑战性的工作，然后，再亮出眯眯眼，借用自己擅长的思维模式，提出建议道：“凌医生，我多买了些小零食，一会分给一线的工作人员吧。” “哦，好。”凌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自己，但是，左慈典这个想法，他是赞成的。 自己等人饿的都不行了，在一线忙碌的急诊科人员，显然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左慈典呵呵的笑两声，又问：“凌医生您一会想做什么手术？还是暂时不做手术，休息一会？” “我想等一个肝切除的手术，一直没有遇到。”凌然脱掉了手术服，解开了口罩，使劲的喘了两口。之前的心肺复苏，让他消耗了巨大的体力。 想到此处，凌然又道：“要是有心肺复苏也蛮好的，咱们可以一起上。” “那就肝切除和心肺复苏。”左慈典微微笑，道：“我想办法给咱们要一个过来。” “咦，可以要来吗？”凌然知道目前各个医疗组都是轮岗状态，这还让他稍稍有些不安心，轮岗意味着一个病人送到一个治疗组，大家依次领人，分配模式更简单，就是没有那么因材施医了。 毕竟，就算是资深医生，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术式和技巧。 副主任以下的急诊科医生，目前能够独立处理的病例，不会比凌然多多少。 凌然现在要是得到一名不熟悉病症的急诊病人，他也能像是其他人那样，做到生命体征的维持，并呼叫不同科室的医生前来援救。 急诊科的医生的要求也就是如此。 医院从不指望急诊科能将病人的伤痛接触，让病人能活着感受到伤痛，就是医院对急诊科的要求了。 不过，这样的模式也让凌然错过了一名肝损伤的病人，后者被2号治疗组接手以后，迅速转诊给了肝胆外科，由后者安排进行了手术。 左慈典神秘一笑：“别人我不敢说，凌医生您要是确定想要哪种病情的患者，我尽量给办成了。” 他也不顾及在场的麻醉医生和小护士们。 医生们抢病人，又不是什么新鲜事。 一会儿，没有锦鲤套餐的外卖送到，左慈典留下鸡杂、毛血旺等菜，就拿着额外要来的肉夹馍、小蛋糕之类的，去急诊大厅里晃悠了。 不长时间，左慈典再回来，就向凌然做出OK的手势：“搞定了，除非没有肝损伤的患者，否则就是您的了。” 凌然刚刚点头，就听系统“叮”的一声跳了出来： 任务：实施肝切除手术。 任务内容：肝部切除手术所具有的复杂性与有效性，使它成为了外科手术中的标志性手术，完成首例肝部切除手术。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第414章 等待﻿ “腹部挤压伤，普外还有人吗？” “请心内科的来看一下，稍微快一点啊。” “肺部感染了，转呼吸内科吧。” 随着太阳升起的，不止有阳光，还有更多的急诊病人和病情的反复。 急诊室不仅没有变的轻松下来，而且更加的繁忙了。 经过急诊救治的病人，总体预后是不如择期手术的。择期手术都免不了有二进宫的病人，急诊病人就更不用说了。 在忙碌了一夜之后，霍从军和各治疗组的负责人查房，首先就是收罗有“异象”的病人。那些不撒尿的，尿水不够清亮的，不放屁的，呼吸不畅……根据需要，要么就转去别的科室，要么就再开药乃至重新手术。 算上轻伤的患者，上百名的病人，对于只有30多名医生的云医急诊科来说，可以说是巨大的压力了。 尤其是那些值了一夜班的医生，到了天亮依旧不能休息，可谓是痛苦不堪。 左慈典的状态更糟糕。 他都是42岁的人了，别的人42岁在做什么？左慈典不知道，但他敢肯定，42岁还熬夜的人，是真的不多了。 就是在医院里，42岁的医生怎么都是资深主治或副主任医师了，基本都在医院的二线或三线，正常情况下，非急诊科的二线，值班就是在医院里睡一觉，急诊科的二线，也不是天天都忙。 但是，42岁的住院医可就惨了。 左慈典过去一个月以来，熬夜的天数不在少数，今天更是熬了一个通透，撒尿的时候，黄的都不敢仔细看。 然而，自己选的路，再难都要走下去。 如果要想清闲一点，左慈典原本是可以去检验科的。作为专门安放裙带关系的科室，检验科至少可以正常上下班，也不用直接与病人和家属打交道，算是医院里面很不错的养生地了。 可是，左慈典并不甘于如此。 他才42岁！ 42岁的男人，还可以重新开始，再战征程。 左慈典强睁着眼睛，给一名骑电动车摔伤的患者做了清创，喝了一大口的浓茶，才打起一点精神，医嘱道：“伤口不要沾水，隔天来换药就可以了……” 比起工地倒塌导致的伤者们，这种几乎每隔一两天就会出现的伤员，实在是普通。 患者顶着包了白布的脑袋，问：“我在家跟前的诊所换药行不行？” “可以，我把药开给你，你去一楼取了，自己去诊所换药就行。”左慈典说着在电脑上操作。 “你开个单子给我，我自己到外面去买行不行？” 左慈典一个激灵，清醒过来，此病人不俗，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医院规定，我不能直接给你单子。”左慈典道。 “你们医院的药比药店里的贵，你们肯定这么规定了。” 左慈典赔笑：“医院的规定，我也没办法。现在医药改革了，价格其实都差不多。” “说是差不多，我一天的工资就被你们给贪了。算了，你开吧。小老百姓赚个钱多也不容易啊，现在的医院太黑了。”病人越说声音就越大。 左慈典唾面自干，心里不开心，就只是不断的提醒自己，可千万别冲动。 他感觉自己现在的状态，就好像喝醉了一样，得不断的警醒起来，才不至于冒出不正确的话来。 左慈典不像是那些三十岁左右的医生，冲动的觉得自己有多牛，病人里的牛人多着呢。再说了，就算是社会上不那么牛的人士，只要会闹，也不是他这个低资历住院医能对付的。 陪着笑脸将病人送走，左慈典转身就去卫生间里洗了一把脸，将疲惫和尴尬刷的干干净净，再次出来，又窝在接诊门跟前，和其他年轻人一起等待起了机会。 就像是20年前，刚刚到单位的时候一样。 所不同的，无非是自己变的更老，更丑，精力更不济了。 好处是，他的脸皮足够厚，并不会因为四周都是年轻的住院医，而有丝毫的不好意思。 他唯一羡慕的，也就是年轻人们的精力充沛罢了。 在这里的，都是在各个科室里混不到手术的住院医和小主治。 每当急诊科忙不过来的时候，资深医生们就只能挑选那些复杂和要命的病例来做，而不得不释放出平时不一定会释放出来的小病例。 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所以，这种能够争取第一次的机会，是确确实是的黄金时刻。 “救护车队还有15分钟抵达。”导诊台的小护士大声的提醒了一声，立即让有些昏昏欲睡的左慈典清醒过来。 倒塌的工地依旧在持续的挖掘，并实施救援。 经过一夜的奋斗，现在送过来的病人，情况必然是非常复杂的。 左慈典立即扑到了导诊台，低声问：“都是什么情况？” “这批没有小病例的，三名患者，都是一级濒危。”护士低声道：“是从地下挖出来的，全部处于休克状态。” 言下之意，就是没有左慈典发挥的余地。 左慈典摇头：“我是为凌医生问的。” 护士眼前一亮，转瞬有些为难的道：“但是……没有肝损伤的。” “给我看看记录。”左慈典小声说。 护士抬头看看前方，低声道：“你到导诊台后面来看。” 左慈典赶紧从后面绕了过来，低头看护士速记的几个条目。 这些都是打电话期间记录下来的，本来是不能给人随便看的，左慈典也就是借着凌然的名字，才能瞅到。 “右上腹疼痛，腹内出血……就是这个了！”左慈典指着第二条记录，立即道：“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病人安排给我们组。” “那个……霍主任说了，所有急重症只能安排给副主任以上的医生。”护士眨巴眨巴眼，小声道：“一级濒危的病人很危险的。” 左慈典犹豫了一下，道：“那怎么样能把凌医生加到这个组里来？凌医生非常想做这方面的手术。” “分组要霍主任说了算，不过，这个病人到的时候，我可以通知凌医生。” “也好。”左慈典心想，实在不行就让凌然自行去手术室好了，现在就混一个助手的位置，以凌然的水平，没道理混不到的。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16章 清醒（415空，前面的章节序号重复了）﻿ 当新一波的急救车来到云医急诊中心的，凌然准时出现在接诊门前。 不等凌然出声，霍从军已经招起手来：“凌医生，正好正好，患者马上就到，我们人手不足了。” 理论上，凌然现在自成一组了，霍从军拉他就算是征调了。 凌然毫不犹豫的点头。 他就是出来揽活的。 主治左良才羡慕的看看凌然，他与周医生同年，却是标准的奋斗型医生，十年如一日的战斗在急诊科一线，如今也不过是跟在霍主任身后，做着助手的工作——像是这种严重的创伤，都是要副主任和主任医师，占据首位处理的。 左良才望望站在自己左侧的凌然，还得照例介绍情况：“病人是从地下挖出来的，长时间缺氧，出血性休克，有骨折和挤压伤……” “头部呢？”凌然追问了一句。 “头部没有明显的伤处。” 凌然微微点头，这么多处伤情的病人，要是合并有较重的颅内伤的话，真的是很难救活了。 霍从军赞赏的瞅了凌然一眼，再道：“我们首先处理休克问题，然后是挤压伤和骨折，凌然，你跟着我来做。” “好的。” 说话间，急救车已是停稳，推出了平车。 二组自然而然的上前接了下来，并无多话之处。大家都是累了一天的人了，就听急救员的数值报告，都已是满眼疲惫了。 “打起精神来，快到我们了。”霍从军拍拍手，又跳了跳，一副随时准备的样子。 凌然冷眼旁观，分明看到霍从军是被风吹的手抖。 “不穿件外套吗？”凌然问霍从军。 霍从军一脸欣慰，轻声道：“不行，今天是有记者来的，穿外套显的不正式，不专业，明白吗？” “所以……宁可冻着？” “照片里可看不来天气。”霍从军叹口气，道：“你以后也要注意这个，你感觉到的温度没用，得让照片展示出温度，这样大家才会赞同你，觉得你是确实有付出的。” “可以在衣领上放一块冰，或者在脸上泼水再吹冷风。”凌然随口说出了曾经见过的拍摄场景。 霍从军一愣，乐道：“好主意，咱们下次可以试试。” “要不在里面穿件羊绒纱。”左良才顺着两人的话题，插了一句。 霍从军听着一皱眉，看向左良才：“你就别一天到晚的想这些事了，救人的时候多用心点。” “啊……是。”左良才碰了一鼻子灰，只能黯然后退，静舔伤口。 嗤。 一辆急救车稳稳的听到了接诊门前。 打开门，就见一名急救人员正跪在平床上，飞快的按压着患者胸部。 “休克，突发心脏骤停，使用除颤器150焦一次，胸外按压三分钟。”急救员一边按着，一边快速的说明。 “去喊吕文斌和余媛。”凌然给左慈典说了一声，就自己站到了前面，道：“我来替换。” “好的。”急救员按够了数字，趁着同事用简易呼吸囊做人工呼吸的过程，将位置让了出来。 凌然立即跪上平床，开始做心肺复苏。 “去手术室。”霍从军一脸镇定。 这种算是半个院内心肺复苏，而在医院里，由于院内心脏骤停总能得到及时的救助，急诊科的医生们对此并不紧张。 紧张也没什么乱用。 余媛和吕文斌迅速过来增援，依着此前的训练，很快又接手了凌然的工作。 凌然稍稍活动一下手脚，准备着进入手术。 霍从军倒是看着他们的配合，略略点头。 心肺复苏在急诊科里面，用的是再频繁不过了，大部分医生都能掌握到熟练的水平，不过，配合很好的团队，还是极为难得的。 又一次除颤后，患者的心律恢复了过来。 吕文斌和余媛撤开，还带着些恋恋不舍的表情。 他们都还是住院医，都还是第一次做心肺复苏做的如此顺畅，尤其是团队心肺复苏。 “队伍带的不错。”霍从军更加满意了，又看看准备工作，道：“再去多拿些血袋，单臂拍片，我们看看里面……” 霍从军看着众人操作，等到一切停当，才来到手术台前，道：“腹部探查，先止血，手术刀。” 啪。 一把手术刀递到了霍从军手里。 “你们觉得是哪里出血了？”霍从军突然提起了话题。 不像是凌然，在手术室里混迹多年的霍从军，是狮王般的存在，他不光指挥其他狮子们干活，做团队狩猎和单狮狩猎，狮王还会守卫地盘，拿小狮子们取乐。 小狮子们也乐得被狮王逗弄。 左良才第一时间道：“脾脏破裂。” 脾脏在内脏创伤中的受损几率最大，蒙头猜的话，差不多能有一半的概率猜对。 “肝脏。”另一名小医生也加入了讨论。 “凌然呢？”霍从军看向凌然。 “肝脏吧。”凌然给出了相同的判断。 “不错不错。”霍从军笑着点点头：“凌然说的就很对，现在来看，要是脾脏出血的话，患者不一定能挺到这个时间。恩，我们现在做个腹部探查，看看具体情况……” 他这么一说，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了起来。 当然，小医生的心情更是跌宕起伏一些，只是没人有注意力分配给他而已。 “肝外伤的手术方法，凌然。”霍从军再次点名。 手术中，上级医生考教下级医生，既可以算是教学，也可以算是娱乐项目。通常来说，资深以下的主治和住院医，当然还有规培医和实习生，都会长期处于被点名的恐惧下。 这也可以算是医生们加强学习的动力之一了。 如果回答不出来，或者答案不令人满意的话，上级医生的吼声，往往会宣泄出大量的愤怒后物质。 凌然对于被提名，早就很习惯了，随口就道：“肝损伤的手术方法，应该包括对肝创伤的清创止血，一般是采用经右上腹直肌切口，或上腹正中切口……” 同样是腹部探查，也总有一个先后的搜寻方向，这时候，切口的选择就变的重要起来。 霍从军听的无比满意，做着手术的同事，叮嘱道：“你们就要向凌医生学习，不仅做好了手术，训练出了难得的手术技巧，而且不忘加强理论学习。” 挤在角落里的小医生此时忍不住嘀咕一声：“你问我们，我们也知道的。” 霍从军听到了，立即竖起了眉毛，转头道：“那好，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个谁，你来回答，假设真的是肝损伤，你预计损伤部位在肝的哪里，裂口有多长多深？” 小医生目瞪口呆：你怎么不问我病人的肝脏有多重呢？ 然而，上级医生的问话是不能不回的，小医生只好懦懦的道：“我预计可能是中叶……” “胡说八道，就现在的信息，你能判断个毛线？我怎么说来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霍从军的喷嘴开启了自动化模式，只几秒钟的功夫，就让所有人都变的更加清醒起来。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17章 割肝子﻿ “肝部挤烂了。起码是III级外伤。”霍从军打开腹部以后，就看到了汹涌的腹内积血，两名小医生拼命的抽吸，才勉强暴露出来。 左良才伸着脑袋，道：“是钝性肝外伤，有不规则的裂开，下腔静脉也破了。” “十二指肠也有破裂。”霍从军一路看下来，眉头皱的紧紧地。 “失血很快。”麻醉医生报告了一声。 霍从军“恩”的一声，又道：”胆囊也有破裂，得切掉了。” “只能切掉了。”左良才赞成。 霍从军快而轻的翻看了腹腔内的情况，一边动手将下腔静脉补起来，一边道：“右叶损伤的很厉害了，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处理？” “阻断肝门，用血管钳钝性裂开肝组织，结扎切断血管和胆管，然后做右三叶切除。”左良才算是抢答了。 不过，听了他的话，在场的医生都露出会心的微笑，包括等在旁边，连三助都没蹭到的另一名小主治。 大家的笑容自然不是对左良才的鼓励。对于喜欢看励志书，总是争抢一切机会的左良才，大部分中低级小医生，对他都不是特别有好感。 大家此时此刻的笑容，与大家不喜欢左良才的原因是一样的——此君小心思太多。 就像是他给霍从军的回答里，有意无意的略去了指捏法。 钝性裂开肝组织，就是可以用指捏法来处理的。阻断肝门的时候，同样可以用指捏法来解决问题。 而左良才不谈指捏法的理由，所有人都能轻易的想到，凌然的徒手止血技术如此有名，以至于都发表了论文，此时要用指捏法的话，那凌然的竞争力就会大大增强。 但是，小心思之所以是小心思，就在于小心思总是没什么用。 左良才能想到隐藏指捏法，所有人又都能看穿他，以至于原本不觉得指捏法更好的医生，都不得不深思指捏法的优势了…… 霍从军更是不会因为左良才不提，就忘掉凌然的技术。 事实上，霍从军想的更深入。 “按照这样的做法的话，就是规则性的肝切除了。”霍从军一次性的总结了左良才的话，并转向凌然，问：“你觉得呢？要做规则性的肝切除吗？” “清创性的切除更适合。”凌然回答。 左良才撇撇嘴：霍从军都这样问了，答案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哪里还需要你再回答。 “左医生，你来说说规则性的肝切除和清创性的切除的优劣。”霍从军猛的点了左良才的名字。 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是不看书的人没法答，看了书的人能轻易做答的。 左良才心里稍稍平衡一些，道：“规则性的切除，是按照解剖分区进行切除，整体切除的区域比较大，病人不耐受的话，术后容易出现并发症乃至于死亡。清创性的切除是非规则的，这样做不符合肝段或叶的分布，手术中要不断的结扎血管和胆道，但能最大程度的保持肝组织，但是对肝脏的不同功能区的受累程度，提出了考验……” “还有一点，规则性的肝切除，对技术的要求高，一个不好，就容易出现失误。”霍从军停顿了一下，道：“我们要抓紧时间，所以采用清创式的切除。凌然，你做我的助手，左医生，你来处理十二指肠。” “是。” 下级医生们的回答都很迅速，只是有的人表情如常，有的人心有不甘罢了。 凌然站到了霍从军的对面，充当一助。 霍从军看看监视仪，对麻醉医生道：“密切注意酸的水平。” “是。目前是6。”麻醉医生道。 “注意补碳酸氢钠。”霍从军说了一句，再低头道：“急诊肝切除，咱们抓紧时间。” “是。” “电刀。”霍从军顺着肝脏裂开的方向划了过去，低着头道：“我现在要切除无血运的肝组织，凌然，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结扎切断的血管和胆管。”凌然说话的同时，就上了手。 对于一名做了几百例断指再植的选手来说，缝合血管就像是吃饭睡觉一样简单，旁边的医生们也对凌然无比的信任。 那些来来去去的断指再植的病人，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现在要说云华手外科的时候，大家都会自然而然的加上云医急诊科，乃至于指名道姓的说到凌然。 也就是对普通人来说，断指再植的急诊发生的频率太低，否则，凌然的名声都不会只局限于工业区。 但对医生们来说，他们自有判断另一名医生的技术的能力。 手术时间，手术效果，手术的难度，预后的情况等等，都被医生们看在眼里。除此以外，数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杆，现如今，就算凌然的年纪轻，也不会有人质疑他在断指再植或tang法缝合方面的水平了。 接血管就更不用说了。 霍从军同样给予凌然极大的信任，自己做着切开，任由凌然完成更加重要的血管结扎工作。 凌然的手指上下飞舞。 他也不用额外的助手，就自己双手缝合并结扎，动作与霍从军一般快。 霍从军只当他是争分夺秒，也就在心里暗暗点头。 急诊肝切除，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快。 因为一旦切开了，伤口裂的更厉害了，以肝脏的血运丰富程度，分分钟就是上千毫升的失血量。 这种时候，缝合的速度就非常关键了。 反而是缝合的不够好的地方，一会可以返回去双结扎，影响不大。 “我再来切一刀，然后咱们再回过头来检查。”霍从军的动作也很快，顺便提醒了凌然一句。 凌然点点头，依旧是手指翻飞，迅速的结扎暴露出来的血管和胆管。 两人的精神都进入了紧张状态，令房间内一时间变的沉默起来。 “也不能单纯的为了速度而速度。”左良才又嘟囔了一句。他看不到腹腔内的情况，只能看到凌然和霍从军的动作都非常快，感官上就觉得凌然有粗糙烂制之嫌。 霍从军对此倒不反对，颔首道：“大血管的结扎还是要保证质量。” “是。”凌然回答归回答，动作和速度都没有变化。 正所谓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对于凌然来说，如果他总是听从别人的建议的话，那生活早就乱掉了。愿意和想要给他意见的人太多了。 霍从军也不再多说，在尽可能的保留肝组织的情况下，完成切除本身，也是很耗费精神的。 全部切好了，霍从军才丢下手术刀，开始从前往后的，重新检查凌然结扎的血管和胆管。 “小血管都结扎起来了？”霍从军大为惊讶。 “以免出现反复。”凌然道。 “这个……我再看看……”霍从军的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名粉刷匠，凌然像是一名画师，粉刷匠再前面粉刷，画师竟然就跟在后面，将画给补完了。 最厉害的是，画师的画的细节，竟然都做的近乎完美。 “你这个肝脏清创，出师了啊。”霍从军全部看完了结扎的血管，不由感叹起来。 “和四肢的血管略有区别，习惯了就好。”凌然总结经验。 这一次，霍从军都是呵呵的笑了起来。 要说血管吻合是很接近，但做这么快，能不考虑肝脏的特性吗？能不了解解剖形态吗？ “自己练过？”霍从军问。 凌然道：“了解了一下。” “唔……”霍从军也不想多问了，眼瞅着出血已经止住了，干脆道：“剩下的也交给你来做。” “是。”凌然是一句谦虚都没有，接手就开始处理创面。 左良才看的那叫一个嫉妒，这样的机会，他都是没有过的。 “左医生也来帮忙。”霍主任一句话就将左良才拉回到了二助的地位。 “是……”左良才毫无反抗能力的窝进了手术区域。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18章 血未凝固﻿ 噺⑧壹中文網щщщ.x^8^1`z^òм 无广告`更新`最快新八一中文`小`説`網 “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讳为黑灰花会回飞……”霍主任瞅着凌然缝合好了肝门静脉，甩口就是一串的绕口令，再道：“下一句。” 此时，手术室里聚集着的医生有七名之多，互相看看，都不敢接茬，默默的补肠子，弥胆管，吸血，并且向开始处理四肢处的外伤……肝是属于凌然的，其他人没资格动。 霍从军撇撇嘴：“你们这样子不行的，话都说不清楚，以后上了国际会议的讲台，怎么和人辩论？对不对……看我的，灰化灰黑化肥会会挥发发黑灰为讳飞花回化为灰……” 熬夜了一天的医生们，听着听着，脑袋都要发沉了。 一名从普外科派过来帮忙的医生忍不住道：“现在的国际会议，不都是讲英文的吗？” 手术室里为之一静。 左良才不由看向此君，道：“刘医生，你和我们主任这么说话，合适吗？” “对啊，刘医生，上级医生和你聊天，你不会聊天，也不能直接怼呀。”某位住院医大着嗓门喊着，希望主任能因此记住自己。 就连今天做巡回护士的牛护士，都用鄙视的目光看着刘医生，道：“现在的小医生，都不懂什么是开玩笑了啊。” 普外来的刘医生一个激灵，清醒了过来，忙道：“不是……我刚才是感觉要睡着了，脑子里全是氨水，就像喝醉了一样。” “手术台上喝醉了，像话吗？”左良才说着，语气更重一点，道：“脑袋里是氨水，我倒是信。” 几个人呵呵的笑了起来。 “现在清醒了吗？”霍从军再笑眯眯的看向普外的刘医生，就显的分外和颜悦色了。 刘医生小声道：“清醒了，霍主任，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乱说话了。” “没有乱说话嘛，这就是咱们的认识不同了。”霍从军抬抬头，笑笑道：“你别小看了国际学术语言，从拉丁文到德文，再到英文，这是几百年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我倒是觉得，咱们国内的医生，本来就是专注于国内案例的，用母语发表论文，在国际会议上讲话，也未尝不可嘛。” 刘医生愣愣的看着霍从军：“您说的对。” “是吧，所以呀，咱们说好母语也是很重要的。”霍从军接着面对刘医生，亲启歪牙：“红鲤鱼家有头小绿驴叫李屡屡……” 刘医生满脸不解。 “不懂下一句怎么说，就学霍主任说的话也行。”左良才叹了一口气，感觉这家伙笨的像是个ktv新进的公主，连怎么说话都要自己教，一点都不敬业，关键长的还不可爱。 刘医生迟迟疑疑的说：“红鲤鱼家有头小驴绿了李绿绿……” 霍从军噗的笑了出来，然后哈哈大笑。 手术室里的气氛顿时又变的轻松起来。 左良才看看刘医生，调侃道：“这样就对了么，有前途的。” 刘医生焦头烂额，再次解释：“我刚才真的是觉得自己要睡着了，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左良才微笑：“你是觉得有点困，然后决定用鼻毛挠挠老虎屁股吗？” 刘医生一愣，皱起眉来，大声道：“做医生，你说谁的老虎屁股摸不得？” 霍从军的眼珠子，轻轻的向左转动了120度，并翻转五周半。 左良才的腿都软了。 “他的泪水依然干凅，他的鲜血却无法凝固，它那布满血丝的艳丽……”霍主任的手机里，传来熟悉的腾格尔的苍鹰。 急诊科的小医生们，听着老大的手机声音，已经会跟着歌声打节拍了。 负责抽吸的长相普通的以至于总是无法被人记住名字的住院医，不由的勾头往病人的腹腔里看，心里怀疑，血可别真的凝住了。 “接电话。”霍从军给巡回护士说了一声。 牛护士从他兜里套出手机，按了接听键，放在霍从军耳边。 “做手术呢。”霍从军开口先是一句。 “那个，霍主任，我是老贾，柳开县医院的老贾。”电话里的声音很大，在空寂的手术室里，能听的很清楚。 霍从军示意凌然继续，自己“哦哦”两声，笑道：“贾主任，咱们上次还是在京城见的面啊，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 “恩……我这边有个车祸外伤的患者，很年轻，才二十六岁，今早6点钟，送到我院来，证实是肝破裂。我们医院的条件有限，使用棉纱填塞了，但仍然在活动性出血，目前的累计失血量已经到10000毫升了。”电话里的老贾停顿了一下，道：“我们已经没办法处理了，你们能不能收？” 霍从军见多识广，看不出表情来，手术室里的众人已经一个个做出了的表情。 一个体型正常的人类，体内的总血量在5000毫升左右。 换言之，电话里的车祸外伤的患者，体内的血液都被换了两遍了。 霍从军犹豫了两秒钟，道：“我们的血库肯定是不够用了。” “我们负责协调。”老贾咬牙道。 “行，这个病人我收了，你们抓紧送过来了。” 老贾赶紧道谢，手机都来不及挂，就喊：“给急救车打电话，立刻掉头，送到云医急诊中心去……” 霍从军抬抬下巴，示意牛护士挂掉电话。 左良才看着牛护士将手机放回到霍主任的兜里，道：“下面的医院简直胡来，这是草菅人命吧，就不知道早点送过来？到不行了才到处求人。” 霍从军摇摇头，显然不准备对此做评论。他喜欢的是当面怼人，而非背后议论。 “凌然，一会你陪我去接人。”霍从军深吸了一口气，再低头道：“咱们争取30分钟内收尾，去个人，让普外科再派个主治过来，就说我们忙不过来了。” 如果到了30分钟后，手术还达不到收尾的程度的话，普外来的主治医生，估计就要做主刀了。 凌然自然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趁着霍从军说话的空隙，凌然集中精神，开始主攻肝部。 而在众人看来，凌然仿佛突然光芒大盛似的，不仅遮盖了一众小医生，就是霍从军的气势都不能与之相比。 “持针钳。”凌然伸手要了器械，就低头做了起来。 等霍从军布置停当，再回过神来，开始将注意力放在此刻的手术上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竟是插不上手了。 凌然娴熟的动作，更是令霍从军一阵的失神。 以霍从军多年观看示范手术的经验，凌然已经不仅仅是一针一线的准确，最关键的是，凌然并不是单纯的缝合，他明显是以肝部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甚至以腹腔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都不为过，这是非常急诊科的思路，更令霍从军坚信： 这就是天赋啊！ “霍主任，我这边十二指肠缝合好了。”手术室里，并不是只有凌然一个人在集中精力的努力，左良才同样发挥了百分之两百的实力，比凌然更快的完成了手里的任务虽然大家的任务难以不同，但是，依然，是左良才率先完成了任务。 霍从军歪头瞅了一眼，点头道：“干的好。” 接着，霍从军就回到了既定的轨道上，帮凌然理线，为凌然暴露视野，给凌然的操作提供便利，托肝扶血管，无所不能。 凌然做的亦是无比舒服，不由在心里想：果然要是有名主任级的一助，是比吕文斌这样的家伙好用多了。 “谢谢霍主任。”凌然以符合社会期待的语境，向霍从军点点头。 霍从军微笑：“应该是我代替病人感谢你，缝合成这样，他的肝脏算是保住了。养几年，说不定还能喝点小酒。” 凌然用手逗逗粉嫩的小肝子，同意道：“要休息三年左右吧。” “差不多。”霍从军满脸堆笑，看着就像是烧烤摊上的大叔似的。 …… 老铁先定个小目标^记住新八一中文网 м.第419章 医生，拜托了﻿ 20分钟后，凌然和霍从军就脱掉了手术服，离开了手术室。 剩下的胆囊胆管之类的问题，心肺复苏的后遗症问题，都可以让来会诊来的普外科医生和剩下的急诊科医生来做了。 对老霍来说，解决了大出血问题，稳定了病人的生命指征，这个就算是功德圆满了，甚至可以说是干的非常多了。 凌然和霍从军出了门，也没有立刻去接诊。虽然时间不足10分钟了，可两人还是先在休息室里喝了些水，再胡乱的吃了些食物，才出来。 手术是高强度体力劳动，在最艰苦的时期，确实有医生以肿胀的双腿站立，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进行手术的范例，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医生吃点喝点舒服点，也不是什么坏事。 “吃根巧克力。”霍从军瞅着休息室内没人，偷偷的打开了厨房最里面的小柜子，从里面拿出一个不起眼的小箱子，打开来，就见有半箱的巧克力和士力架。 凌然迷惑的拿了一根巧克力。 “要是不藏起来，那些小崽子一天就能给你吃完了。”霍从军撇撇嘴，又道：“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紧急手术，或者特别饿的时候，记得地方，自己过来拿。但是，只拿自己需要的量，第二天还必须补充进去。” 说着话，霍从军“二四六八……”的开始数起了巧克力。 凌然“哦”的一声。 “不是我舍不得啊，这个就是咱们急诊科的规矩了，你也可以当是所有科室的规矩。”霍从军给凌然补充着他没来得及获得的小行规：“值班医生的小零食，准备的再多，也不可能给全科室的人供应，对不对？再一个，咱们饿的时候，别人可能也饿的厉害了，所以啊，吃别人的零食可以，但一定要补回去。” 凌然这下子是明白了，道：“就好像平时无聊的时候写卷子，如果写了别人的卷子，就一定要补还给她，否则对方就没有卷子写了。” 霍从军皱眉起来：“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有点奇怪啊，其他实习生的态度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凌然一脸茫然的看向霍从军。 霍从军猛的醒悟过来，拍拍自己的脑袋，笑了：“看我这个人，都想什么呢。今天是太累了……恩，你肯定是不能用来做其他实习生代表的。” 砰…… 休息室的门又被推开了。 霍从军慌忙将装着巧克力的小盒子塞回到原来的位置，松了一口气，再出厨房，就见陶主任正往厨房里进。 “吁……我还以为是谁呢，饿了吧。”霍从军呵呵的笑了起来。 “岂止是饿。”陶主任伸出两只手来，叹道：“累的要死了，手都要断掉了，你说我都60岁的人了，竟然还要熬夜做手术，有没有天理啊。” “电话打到你家里，你要是不接，谁把你也没办法啊。”职称是技术体制内，最主要的制衡手段。对于职称到了主任医师级别的陶主任来说，他连带组都不追求了，不接晚上的电话，也就不接了。 陶主任抖抖索索的给自己喂了几颗维生素，又从头顶拿出了巧克力盒，才道：“小事情，你们都不用打电话给我的，大事情，我不来也不像话啊。” “那就没办法了。”霍从军哈哈的笑两声，再看看手表，道：“我们得下去了，外县送来了一个大出血的。” “怎么不让他们送别的医院去？”陶主任眉毛挑了起来。 霍从军淡淡的道：“现在哪个医院的急诊科不忙？出血10000了，再送到别的地方，年轻人的命就保不住了。” “要不要我帮忙？”陶主任吃了两块巧克力，算是缓了过来。 “我有凌然帮忙了。”霍从军指了一下，脸上忍不住的放出笑容：“不是我吹，就咱们医院的普外的水平，能赶得上凌然的，我觉得都不多。” 陶主任笑了：“那凌然可要好好练习，争取以后超过所有人。” “你是不信啊。”霍从军瞅着陶主任，轻轻摇头。 “你也得说点让我能信的东西啊。” “算了，等你有空了，来手术室看。”霍从军一副夏虫不可语冰的表情，带着凌然出了休息室，再掏出手机，拨了过去，问：“绿色通道准备好了吗？” “现在来的病人，可都是走绿色通道的。”电话另一边的医生，也没什么严肃的气氛，接诊了这么长时间，苦大仇深脸也是维持不下去的。 霍从军“唔”的一声，道：“那你就开绿色通道的绿色通道。做好止血补血容抗休克的准备，还有，尽快让病人家属签字。再让肝胆外科的人来参与会诊。” 这也就是科室主任了，换一个治疗组的组长，这一系列的工作，都得要安排自己的组内成员去做，否则，有任何一项做不到位，都是巨大的麻烦。 凌然跟着霍从军，一点都没有多想的来到了接诊门。 只两分钟的时间，一辆救护车，就喵污~喵污~的停了下来。 “霍主任。感谢您啊……”从救护车后座里钻出来的，除了病人，还是县医院急诊科的贾主任。 霍从军眉毛都没有抬一下，道：“没什么感谢不感谢的，救活了是命，救不活也是命。失血10000毫升的患者，我也没法给你打包票。” “11000了。”贾主任脸苦的像是茄子似的。 等于说，这么一会功夫，又流出了1000毫升的血液。 霍从军先是看了眼患者，再问：“家属呢？” 贾主任愣了一下，道：“在后面呢。” “没有让一个家属跟车来？” “我……当时太着急了。” “那怎么签同意书？”霍从军看贾主任像是看傻子一样。他向来是看不起这种弱鸡医院的弱鸡医生的，现在的观点依旧没变——有天赋的医生就是宝石一样的存在，而愚笨的医生，就像是核废料一样让人恶心。虽然愚笨的医生依旧可以凭借努力和坚持取得相当的成果，但是，想想躺在他的那条成功之路的路基上的病人，就令人倍感不快。 贾主任知道自己做傻事了，讪笑两声：“我们在医院里已经签过同意书了。” 霍从军只是“恩”的一声，在县医院里签的同意书，现在又有什么用。 “凌然先去手术室。”霍从军就站在原地，等着后面的患者家属。 只几分钟时间，一对夫妇踉跄的走下了一辆捷达车。 “你们是患者张赐的家属吗？”住院医郑培连忙上前：“这里有一张术前同意书，要请你们签一下。” 夫妇两人的手都在抖。 “我们……我们就这一个孩子。”女人快要50岁的样子，舟车劳顿而憔悴无比。 还不到30岁的郑培同样是忙了一天，并不能对之感同身受，只轻声道：“咱们得快点签了同意书，我们才好开展手术，这里想要先说明一下……” “我知道，我看过。”女人强忍着脾气，眼泪吧嗒吧嗒的流了下来，不禁用手捂住了嘴：“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孩子，二孩没保住，现在就这么一个孩子，我……” “咱们到医院了，别哭了，医生们有办法的。”做丈夫的搂住妻子，从郑培手里拿过笔，看都没看同意书的内容，就给签了字，转头，男人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道：“医生，拜托了。”第420章 开腹﻿ 凌然认认真真的刷着手。 刷手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想要肥皂杀干净细菌是需要时间的。虽然手术室里的病人颇为紧急，但是，有助手们负责，凌然也并不着急。 霍从军一组的医生们还围着挤压伤的患者转悠，凌治疗组的吕文斌、余媛和左慈典，就得到了机会，只是在手术室内，略有些手足无措。 别的治疗组，挑大梁的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下面，还会有一两名的资深主治或副主任。如吕文斌这样的低资历住院医，除了取异物取鱼刺之类的工作，是站不到主刀位置的。 当然，吕文斌现在也算不得主刀，他只是单纯的站到了主刀的位置上罢了。 “怎么办？”吕文斌问旁边的余媛。 余媛没站到主刀位，不开心的撇撇嘴：“你不知道怎么办，你那么快跑上去做什么？” “我不是看你转身到后边去了吗？”吕文斌委屈。 余媛的脸都绿了：“我是去取踏脚凳的！” 吕文斌的嘴角抽搐两下，没好意思笑喷出来，勉强道：“这种是要提前准备的嘛，再说了，你也不能自己搬啊，得请别人帮忙啊。” 余媛盯住吕文斌，满脸“你是认真的？”表情，再道：“我提前在主刀位上放两个踏脚凳，凌医生来了怎么用？我不自己找踏脚凳，怎么请人来搬？” “余媛考虑的很周全。”左慈典听不下去了，再听下去的话，他就要笑出声了。 吕文斌呵呵呵呵的笑了三声，低头道：“咱们还是先说手术吧……” 余媛显然也不想就着这个话题继续聊下去，她哼哼两声，道：“轮不到我们做手术，现在先检查手术准备，首先是心肺复苏全套，除颤仪、呼吸机、气管切开包……” 余媛做了一个多月的住院总医师，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了，重点是自信心强了很多。 这就好像一个学生，快到高考的时候，每天压在学校里，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一周甚至两周才回家洗个澡，两个月以后，必然会有惊人的变化——最起码，他就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了，哪些题是自己能挑战的，哪些题是自己挑战不了的…… 余媛也是一样。 她本来就不擅长外科手术，在此之前，她总觉得自己只是没有得到机会…… 而在成为住院总以后，余媛渐渐的明白，自己是真的不擅长外科手术的！ 不过，不擅长外科手术不代表说，余媛就不擅长外科了，更不意味着她就不能在医学上有所发展了——长时间的住院总生涯，也让余媛弄清了这个问题。 她在急诊科里做住院总，遇到的最多病人其实并不需要进行外科手术，就算是需要做手术的，需要到手术室里的手术的，也是少之又少。 对于这些患者，余媛总是能够将他们转交给擅长外科手术的医生，或者也来得及呼叫其他科室的医生前来会诊…… 所以，余媛看到了自己的极限，也看到了自己的特长…… 她认认真真的完成术前检查，并且随时关注病人的生命指征，频繁下令使用药物。 除了没有打开腹腔，余媛做了所有能做的事…… 凌然走进了手术室。 他也是首先看看监视器，再问旁边的苏嘉福：“病人状态怎么样？” “还算是平稳，但失血量很大，你看下面的引流袋，都要装满了。”苏嘉福有些焦头烂额，对于麻醉医生来说，针对这样的病人，要维持稳定都是非常困难的。 “说明腹腔内依然有活动性的止血。”凌然转头问：“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了吗？” “我来打电话。”巡回护士立即去打了电话。 此时此刻，霍从军才刚刚等到患者父母的捷达车。 凌然默默点头，再在巡回护士的帮助下，穿好了手术服和手套。 回过头来，凌然再看看监视器和病人，陷入了思考中。 就急诊科的工作来说，凌然已经可以说是游刃有余了。 的确，一些术式和处理方案，他还做的不是太好，但是，泡在急诊科一年之久，凌然掌握的技巧也是足够多了，除了来自系统的馈赠之外，长时间的手术生涯，也让他学到了许多。 即使如此，眼前的病人也可以称得上是病入膏肓了。 叮铃铃。 手术室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巡回护士迅速从墙上拿起电话，几秒钟后，高声道：“病人家属签字了。” “开腹。”凌然毫不犹豫的伸出手来了器械。 本台手术的器械护士，仍然是他最熟悉的护士王佳，不用凌然喊出具体的器械名称，王佳就将之啪给了凌然。 凌然只用了几秒钟时间，就撸开了患者的腹部。 在腹腔打开的瞬间，这名二进宫的患者的血液混着血块，就流满了手术台。 “这……血也太多了。”吕文斌当场就有些宕机了。 余媛的住院总经验则稍稍发挥出一点点作用来：“抽吸吗？凌医生？” 凌然轻摇了一下头，再道：“先移取纱布，再去要血。” “是。”巡回护士听到自己的事，立即就去打电话了。 “镊子。”凌然开始俯身掏纱布。 一块，两块，三块…… “腹腔里全是纱布了……”左慈典做拉钩侠，看的一清二楚，咋舌不已。 “填塞止血，但是肝裂了，塞多少纱布进去都没用了。”凌然既是说明手术情况，也是给几个人做现场教学了。 纱布全部取出来，病人的失血量自然狂飙。 苏嘉福看的心惊不已，脚下一踩，骑着椅子就来到加压加温输血器的前方，飞快的调高了参数。 随之送来的输血袋，也全都被他塞了进去。 在一些条件不具备的小医院里，常常能见到医护人员怀抱着输血袋，或者用手挤输血袋的照片。血液制品都是低温保存的，而病人的体温又是关乎生存率的大课题，到了紧急输血的当口，医护人员只好用体温来给输血袋加热，用手挤来给输血袋加压，以期能尽可能快的给病人输入温度合适的血液。 类似的照片，往往都会挂上暖心的名字，并被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疯传。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体温加热的速度很慢，只能缓解紧急的局面，最终输入病人体内的，多半还是温度过低的血液。手摇手挤输血袋，不仅速度不理想，血细胞和血小板也遭到大量破坏，血液质量大大下降（注1）。 在云医这样的地区顶级医院，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采用加压加温输血器了，既能保证血液质量，也能降低医生的工作强度。 最重要的是，不同的方案，对病人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而在手术台上，主刀医生也能因此省去精力，将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方面。 凌然紧盯着出血点，缓缓的伸出左手，轻轻的压迫住入肝血管，在用血管钳，轻轻的夹住它们。 差不多同一时间，霍从军匆匆的来到了手术室外，隔着门喊：“我现在洗手，情况怎么样？” “我要切掉病人的肝右叶。”凌然同样高声回答。 霍从军看不到手术室里的情景，只能低下头，拼命的刷手。 …… 注1：《加压输血袋在手术抢救中的应用》（实用护理杂志1997年第13卷第12期总156期。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崔文、孙冬青、范宏伟）第421章 卡断﻿ “抽吸，快一点。”凌然的命令清晰而准确。 切除肝右叶在任何档次的医院里，都是绝对的大手术了，手术室内众人，都是又激动又紧张。 还在门外刷手的霍从军同志，紧张是了，激动就谈不上了。 但他手没洗干净，进去了也没用，只能大声问：“现在什么情况？” “已用Pringle手法阻断血流了。”凌然回答。 Pringle手法是外科手术中，最常用的肝部血流阻断法，也是最简便的方法，断点在肝门和肝蒂，但是并不能完全控制断面的出血。 考虑到肝部的热缺血损伤，Pringle手法阻断血流一个小时就是极限了，在县医院里，急诊科的医生们就算看着病人不断失血，也不敢使用此方法。因为没有后续的话，采用pringle手法，只能造成更大的损伤。 霍从军同样是疑虑重重。 但是，他在门外，是不能将自己的忧虑传导给凌然的。 在急诊手术中，有时候最差的决定，也比不做决定强，霍从军唯有扯着嗓子，释放自己的忧虑：“现在呢？” “出血量在减少。”凌然停顿了一下，又道：“肝部情况很糟糕，来不及做普通的右半肝切除术了。” 霍从军心里咯噔一声，问：“有多糟糕？” “血色素16，血压45，还在降。”凌然回答的非常快，他自己也是看着监视仪在思考。 几秒钟的时间，如果用来做题的话，这是短的不能再短的时间了，但在手术台上，在急诊手术中，几秒钟的时间，已经足够让所有人心生疑虑了。 吕文斌、余媛和左慈典不约而同的看向凌然，眼里都带着相同的一句话：现在怎么办？ 对他们来说，主刀就是主心骨。 大家都懂得缝合，都懂得切开，都懂得用器械了，可是，缝合哪里，切开哪里，器械用在哪里，却都需要主刀的指导。 凌然的大脑飞快的转动。 他在思忖一个又一个的方案。 普通的右半肝切除术是不用考虑了，正常的肝部规则切除术，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个病人怕是连15分钟都等不住了。 那么，简单修补以后再做切除呢？ 凌然看着暴露出来的视野，并不觉得有什么方案，是在几分钟内可以执行的。 “情况怎么样？”这次说话的，却是匆匆赶来一名肝胆外科的主治。 “贺远征呢？”霍从军问的是肝胆外科的主任。 小主治抓紧时间刷手，又道：“一名患者突发胆道出血，二进宫，贺主任去做了，另外几位主任也都在做手术。” 肝部手术的预后向来是个难题，遇到了就得紧急处理。 霍主任撇撇嘴，瞅了一眼不怎么认识的小主治，觉得还真不如自家凌然上阵。 “血红素14……12了。”苏嘉福大声喊着，提醒了一声。 凌然的脸色还看不出来，门外的霍从军已是心焦如焚：“怎么掉的这么快？” “肝脏伤很严重，填塞的纱布发挥不了作用。”凌然回答。 “那怎么就急着把填塞的纱布取掉了？”门外的小主治的脸也变了，数值这么低，弄不好就要死人的。 霍从军的眼角刷的扫了过来：“填塞止血没起作用，不把纱布取掉，里面也要冲开了，现在是争分夺秒的时间，11000毫升的失血量，你有没有信心？” “一万？”小主治刷爪子的手都停下了。 “一万一千，估计都快一万二千的失血量了。”霍从军哼了一声，问：“有没有把握？” “霍主任，这都全身换血两轮了，我……”小主治哪里敢说一句有把握啊。 “我现在开始分离右半肝了。”凌然大声喊了句。这是通知性质的，他现在就是手术室里的主刀，具有最大的临床权力，他也看不到外面的情况，而里面的病人的情况，是越等越严重，越等生存概率越低的。 霍从军现在连手术服都没穿上，看看旁边肝胆外科小主治的畏缩样子，气都不打一处来，他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没担当的医生。 医生站在手术台上，是从阎罗殿里往回夺命的，前怕狼后怕虎的，又能成什么事。 回想凌然刚刚与自己做过的肝部手术，霍从军就在门外喊着：“先判断有无肝静脉的损伤，再离断圆韧带和肝镰韧带……” 凌然倒不介意霍从军的说明，现在要是换一个新手在手术室里的话，估计要万分感谢了。 当然，要是换一个新手的话，现在怕是连肝圆韧带和肝镰韧带在哪里都找不到。 霍从军是教过无数新手的，也担心凌然一时紧张，犯下新手的毛病，于是接着道：“你先找肝镰韧带，然后再顺着门静脉……” 肝胆外科的小主治闷头刷手，他确实是胆怯了，因此，听着霍从军的话，明知道霍从军是让里面的凌然主刀手术，他也没有出声。 他也不乐意手底下多一个死亡病例。 到时候，光是死亡讨论就能要人命。 不过，肝胆外科的小主治也不看好凌然。他倒是知道凌然，云医估计没人不知道这位，但11000毫升的出血量岂是开玩笑的。云医目前的输血量最高纪录，是一名羊水栓塞的孕妇，输血18000多毫升，但那是妇科主任动用了全科室力量抢救，甚至动用私人关系要来血液，并且天降大运才完成的壮举，之后又出现的羊水栓塞孕妇，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 肝胆外科的小主治不乏恶意的猜想，眼前的病人从外县送过来，估计也是当地血站的血库告急了…… “圆韧带和肝镰韧带离断了。”凌然的声音，从门内传来。 “解开？”小主治讶然。 不等他再有多的想法，凌然的声音再次传来：“肝周韧带分离了。” “上下静脉不做游离。” “失活的肝组织离断。” 声音一句句的自内传来，带着稳定人心的气势。 霍从军终于洗干净了手，踩开气密门入内，就见手术台上的凌然，正手捧着患者破裂的肝脏，用手指和刀柄，沿着裂伤边缘，将失活和血运不良的肝组织一块块的卡断。 若是外行人看来，这样的动作堪称粗暴，然而，霍从军和肝胆外科的小主治，却都是看呆了。 “现在的大学，都开始教这个了？”小主治呆若鸡肝。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22章 救死扶伤﻿ 肝脏外科的核心问题，就是围绕着肝脏出血和止血来进行的。所以，切除和止血，就是肝胆外科的招牌招式，也是每日里琢磨和研究的技术。 单论肝脏的切除法，就有指捏法、刀柄法、微波法、激光法、水枪法…… 事实上，外科医生尝试使用了各种手术室里能找到的东西来撕肝子，比如吸引器、血管钳、刀柄等等，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端起了肝，然后尝试用任何东西将之给掰开了。 可以想见，第一次做此类操作的时候，医生们心中是和何等的“卧槽”。 肝胆外科的小主治也从医十年了，他见过主任和副主任们，用刀柄去撸病人的肝子的，也见过人用指头去掰肝子的，但他本人，从来没有用刀柄碰过病人的肝。 这活计多危险啊！ 小主治紧紧地盯着凌然，看着他放肆的剥下病人的坏肝，一块又一块，一块又一块。 看着年轻帅气的凌然，大块的坏肝，还有蓝绿色的手术室，小主治忽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就好像在拍电影一样。 “4号线。双重结扎。”凌然的声音忽然传来，将所有人都惊醒了似的。 “肝切除……就好了？”吕文斌做着助手，都倍感意外。 也是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急诊肝切除。 几个人不约而同的抬头看看。 “不到5分钟时间。”小主治默默的低下头。 这个速度不能说有多惊人，他还听说过更快的。但是，发生在眼前的急诊肝切除，做出这样的水平，还是无比的令人意外。 “切肝到这里就可以了，接下来就到止血环节了。”凌然亦是轻轻的松了一口气。 别看他的动作狂放，那是为了给予肝脏恰当的压力以将坏死的部分剥离开。 在此过程中，不论凌然的表情有多轻松，现实的压力和危险性是时刻存在的。 旁的不说，就是捏着肝的手，稍微有一点点的用力，就可能将肝脏给捏爆了，可要是捏的松了，漫溢着血的人肝可是相当地滑溜，若是掉下去了…… “所有裸露在外的，能够看到的管样结构，都要结扎起来。”凌然自己提着持针钳，且道：“余媛负责检查。” “好的。”余媛站在两个踏脚凳上，视野清晰。她牢牢地盯着创面，辨认每一处结构。 虽然说，凌然是出了名的谨慎，但是，手术助手总是要充分利用起来的，像是这种水平的手术，总是不怕多一份谨慎的。 凌然飞快的运起了针线。 “给我穿手术服。”霍从军的声音从旁传来，吓了小主治一跳。 “哦，好的。”小主治连忙撕开一包手术服，给霍从军套在了身上。 霍从军穿戴停当了，再站到手术台旁，问：“我能帮什么忙？” 试用过主任版的助手的凌然，听着眼前一亮，立即道：“准备填塞止血，用大网膜。” “好。”霍从军声音响亮的答应了一声，然后就准备起了纱布和大网膜。 同样是填塞止血，凌然现在做的，就比县医院做的档次要高多了。 当然，将要求放低一点，县医院的急诊科，也算是做到了他们的能力极限，眼瞅着事不可为，就采用了他们所能采用的最好方式。 毕竟，有肝切除能力的急诊科，这个要求是有些高了，事实上，当地县医院的普外科，都没有胆量做这个肝切除手术，否则，急诊科的院内会诊就解决问题了。 霍从军望着凌然的操作，则是满心的骄傲。 他梦想中的急诊中心就是这样的，有病人送来，救活他们，尤其是创伤性的问题，更是急诊中心要关注的重中之重。 “填塞了。”凌然的手法无比之快。 肝部手术就是如此，做的越快，患者的预后就越好，就这种切掉半个肝的大手术来说，预后的好坏，直接指向了生存率的问题。 霍从军帮着凌然，做好填塞的工作，然后放置引流管…… “OK……OK！”霍从军看的身体都放松了下来，他看看监视器，又问苏嘉福：“情况怎么样？” “稳……定？”苏嘉福有点怀疑霍从军为什么要问自己，老军医之前都是自己看的来着。 苏嘉福不得不多看两眼，免得这是一个考题。 霍从军笑笑：“稳定就好，恩，就看后面怎么样了。” 凌然同样是吁了一口气，示意吕文斌关腹，自己再摘下手套，道：“创面很大，我们尽可能的止血了，接下来就看他自己了。” “他会挺过来的。”霍从军转头看看病人的脸颊，回过身来，肯定的回答。 凌然奇怪的问：“这么肯定？” “当然，他是独生子，父母尚在，要是还不努力拼一下，我都看不起他。” 凌然愣了一下。 “我来给他关腹吧，至少是我能做的。”霍从军说着，就从身后勾了一只圆凳过来，踢到了手术台前，再对巡回护士道：“把台子放低一些。恩，持针钳给我。” 霍从军坐在了圆凳上，伸手要了持针钳，再等手术台放下来，就开始做起了关腹缝合。 “说起来，我有阵子没做过缝合了。”霍从军缝了两针，自己笑了起来。 苏嘉福站在霍从军身后，用深刻的眼神看着他的后脑勺，反复的用手抚摸自己的圆凳。对一名工作时间暴长的麻醉医生来说，不能坐下来，是件极其残忍的事，还好自己现在都是带两只圆凳的。 “小吕来给我做助手。”霍从军又呼唤了一声。 “哦。”吕文斌连忙走过来，站在苏嘉福面前笑两声：“苏医生，劳驾。” “给你，给你。”苏嘉福无奈的站了起来，将圆凳给了吕文斌。 吕文斌兴高采烈的骑着圆凳到了手术台的对面，开始给主任理线钳肉。 苏嘉福无语望监视仪，用自己高考600分的大脑思考：再这样下去，就该轮到我猝死了啊！ “凌医生，手术做的不错。”肝胆外科的小主治主动走过来，向凌然伸手。 凌然低头看看他的手，不等说话，左慈典连忙上前，道：“不好意思，我们凌医生不喜欢握手……” “哦……哦……”小主治心里有点不太乐意，转念一想：我瞎想啥呢，这种人是到了肝胆外科，都可以做副主任的强人来着。 “有事吗？”凌然提问了出来。 “没有……我主要就是想赞一声，手术做的真好。” “谢谢。” 小主治极尽赞美的道：“我上次去参加的会议，看一位京城来的主任用刀柄做钝性分离，做的熟练是熟练，我感觉没你做的精彩，就您刚才分离肝部的技术，在急诊科里可是浪费了。” “喂。”霍从军突然喊了一声，道：“那个谁，没你事了，回去吧。” “恩……哦……”小主治乖乖的低头出手术室。 霍从军咳咳两声，道：“凌然，你一会跟我一起去见患者家属，手术情况，由你来给他们介绍吧。” “由我来吗？”凌然指指自己的鼻子。 “恩，救死扶伤可以说是咱们急诊科的主要工作，你完成了一次救死扶伤，就应该向病人家属说明。对吧？等我关腹……”第423章 热止血﻿ 张赐的父母坐在等候室里，双目相对，默默无言。 这个时候，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帮不到儿子，甚至想一想手术室里的儿子，两人都会心痛的无法呼吸。 张父第二十次站了起来，低头道：“我去吹吹风。” 张母没抬头，道：“衣服系起来，别感冒了。” “哦。”张父正往外走，就看到了霍从军和凌然走过来。 张父的步子一下子就顿住了。 他觉得自己应该打招呼，这样也显的礼貌一些。 可另一方面，张父又不想打招呼，虽然他急切的想要知道儿子的情况，但是，张父又宁愿再拖一会儿…… “张先生。”霍从军表情严肃的站住了，向张父点点头，再往里看看，道：“我们坐下说吧。” “好……不……不是，要不然，先给我说吧。”张父心思混乱的语无伦次。 “张先生，你不要着急。”霍从军用着张父的肩膀向前，他不能说“好消息”之类的话，病人确实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不一定会得到最好的结果，而对家属来说，后者才是最重要的。 短短几步，张父走的无比艰难。 霍从军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轻轻推一把凌然，低声道：“陈述情况给患者就行了，保持严肃。就你一贯的样子。” 凌然点点头，然后坐在了张赐的父母面前。 没有太多的语言整理，凌然面对两人，就道：“手术成功，病人的情况稳定，接下来两三天时间较为关键，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病人有极大的可能活下来，接下来……” 凌然停顿了一下，想要思忖的清楚一些。 “呜……” 不等凌然再开口说话，张母却是捂着嘴，哭了起来。 张父一只手搂住妻子，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嘴，眼角亦是忍不住渗出了泪来。 “没事了，没事了……”丈夫安慰着妻子。 后者只是哭的更用力了。 霍从军拍拍凌然的肩膀，示意他稍等片刻。 凌然微微点头，安静的坐在一旁等待。 两三分钟后，张母抽搐的停了下来，抹着泪，又笑出了声：“对不起啊，医生，我们是……那个，医生，谢谢您，谢谢您。” 张母伸出双手，握住凌然的手，又握住霍从军的手。 凌然可以感受到她干瘦的指节的力度，枯瘦，但是有力。 好久，张父才咳咳两声，道：“医生，您刚才说接下来？接下来怎么办？” 凌然组织好了语言，道：“接下来，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如果顺利的话，我们会在三天或者四天以后，移除其体内的纱布……” “那……那……”张母想问的问题很多，却是说不出口来。 霍从军拉了一把凌然，起身道：“你们好好休息一下，病人现在送到了ICU，会有专人照顾的……” 凌然跟着霍从军离开了等候室，出了走廊，才不由自主的松了一口气。 “很紧张是吧？”霍从军问。 凌然微微点头：“不像是手术室，但是紧张。” 霍从军呵呵的笑两声：“紧张是好事，紧张，说明我们做的事，是有必要的，对吧？” 凌然再次缓缓点头。 与此同时，他的脑海中，又跳出了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实施肝切除手术。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凌然听着霍从军絮絮的教育，心里默念了一句开箱，就见一本银白色的技能书蹦了出来： 一级技能书：将一项基础技能提升至完美级。 凌然的脑海中，立即跳出了“徒手止血”几个字。 他获得的第一个完美级技能，徒手止血术，就是来自于一级技能书。 凌然回忆的同时，一片技能书出现在了凌然的脑海中。 顶端的基础内科依旧是灰色的，点开闪烁的基础外科，六项基本技能再次出现在凌然面前： 暴露、切开、分离、止血、缝合、引流…… 理论上，只要能将这六项基本技能练的出神入化，那什么术式，都能掌握的游刃有余。 事实上，大部分的术式都是避重就轻，从各个方面，试图降低术者的负担。因为不可能有哪个医生，真的将所有技能都练的出神入化，即使他们能做到，精力也不允许…… “休息一会吧。”霍从军说了几句话，就拿起了手机，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做手术而已，急诊室始终需要他的坐镇。 凌然“恩”的一声，顺手点在了止血功能下方，并继续点选了操作性止血。 在操作止血下方，凌然再次选择了“热止血”的项目。 他的缝合技术已经足够保证他使用结扎止血了，再学会热止血的话，凌然在手术台上的控制力将大大增强。 虽然还达不到所谓的“无血术野”的程度，但是，已经意味着凌然可以向此方面来追求了。 无血术野是现代医学的新高度，无血意味着术野清晰，能够让外科医生观察到更多的细节，提高手术的成功率。 另一方面，较少的失血量，也意味着病人的预后更好。 身为急诊科的一员，六项基本技能里，凌然觉得，恐怕还是止血要排在第一位的。就凌然目前的经验来看，病人死亡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失血，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凌然抬手给自己灌了一瓶精力药剂，转身就下了楼。 楼下的急诊室里，就像是一间真正意义上的血汗工厂，永远都在渴求着人力。 “我们组可以急诊了。”凌然在导诊台通知了一声。 刚站稳，就听身后传来问候：“凌医生，累不累？” “你是？”凌然回身，看着对面不太熟悉的白大褂，黑眼圈，肿眼泡。 “我是那个……”对方想，笑着拍拍脑袋，道：“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卫生局的冯毅，凌医生之前的心肺复苏，是让我大开眼界……” 对凌然来说，心肺复苏都是往前再往前的手术了，不由的有些发愣。 “凌医生，能不能请你组织一个小组，今天专门负责心肺复苏？”冯毅面带希望。第424章 ICU﻿ “组织团队这种事，你要去找霍主任的。”凌然摸不准这名黑眼圈、肿眼泡的大叔的想法，他也懒得琢磨。 和陌生人打交道，是心肺复苏不好玩了，还是开手术没意思了？ 陌生人这种无聊的生物，凌然见的太多了，也就是眼前的大叔长的够丑，凌然猜他不会纳头就表白，才搭理一二。 但也就仅此而已。 凌然只轻轻点头，再对导诊台后的小护士道：“我去接诊区了……” “等等，等等。”冯毅笑着，又上前一步，拦住凌然，低声道：“凌医生，这可是个好机会。” 凌然定定的看着冯毅。 常年负责忽悠医生的冯毅同志，一看凌然的架势，就知道他有点难哄。 想了想，冯毅放低了些姿态，一笑道：“凌医生，咱们不谈什么团队不团队的事。我就是觉得吧，你专门组个队，来做这个心肺复苏，对病人更好，更能挽救生命。” 凌然皱皱眉：“现在没有病人需要做心肺复苏的。” “心肺复苏不是争分夺秒的吗？咱们把队伍拉起来，医院里随时出现问题，随时抢救，您想抢救多长时间，用多少药，咱们就抢救多长时间，用多少药，局里全部给你兜底，不在医保名录里的，你都可以先用后报……”冯毅拍着胸脯说话。 凌然被他说的有些犹豫。 单就心肺复苏的应用来说，老外的一些医院里，确实是组建了专门的心肺复苏的小组，有问题就出现抢救，对院内心梗的病人来说，生存率是大大提高了。 但是，让几名外科医生专门等着做心肺复苏，明显是不恰当的，哪怕国内的外科医生足够便宜…… “我不想只做心肺复苏，你可以再组一只队，我做培训是可以的。”凌然还是松了个口。 吕文斌等人也就被他培训了半天，效果就颇为显著。 但是，培训吕文斌等人团队心肺复苏，不是为了让他们24小时蹲守的。 凌然扪心自问，也不愿意24小时的蹲守着，就做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固然有趣，别的手术也很有趣啊。 救人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对这份工作心生厌恶的话，想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 尤其是心肺复苏这种事，如果像是4S店一样，只为了赚取工时费的话，是很少有医护人员能坚持下来的——做医生是需要经济的支撑的，但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不需要经济来做推动力。 冯毅的肿眼泡眯起来，眼睛像是凸出来了似的，为难的道：“凌医生，我们还是看好您来做这个心肺复苏，之前那个病人不就是让你给做好了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与其做这个手术……” “凌然如果遇到了需要做心肺复苏的病人，肯定是义不容辞的，但是让他在边上等着，那就不见得是好事了吧。”周医生不知何时走了过来，拦在了凌然和冯毅中间。 “周医生来了。”冯毅认得人，笑呵呵的打了个招呼，丝毫不因为周医生的语气不佳，而产生丝毫的怨念的样子，道：“今天的情况很特殊啊，接下来送过来的患者，情况都不会太好，确实很需要凌医生的帮助。” 他说的这个话，倒是没有瞎扯。 事实上，如果不是确实有需求，冯毅也不会跑来找凌然。 所以，虽然是存着私心，但冯毅所求的方向，倒也不是完全错误的。 周医生思忖着，依旧拉着凌然，再道：“冯科长你有想法，还是得找我们主任说啊，让凌然背这么大责任，把他压垮了怎么办。” 冯毅本来就是想偷鸡，没成功也不生气，只沉稳的点头，道：“那行，我知道了，我去找你们霍主任。” 周医生目送冯毅离开，再对凌然笑笑，道：“得霍主任对付这些人，要不然，他现在答应你药品随便用，回头嫌弃这个嫌弃那个的，分分钟把你给陷进去。” 凌然似懂非懂的点头。 周医生咳咳两声，道：“医药费可不是小钱，尤其是做了心肺复苏的病人，一个人可能就要几十万，几个人下来得要多少。要是没有他的话，到时候无非是医院和厅局扯皮，他把你给拽进来，可不是什么好事。” 再看凌然的表情，周医生摆摆手，道：“你现在不用操心这些，有事都推给我或者霍主任就好了。恩，还是推给霍主任吧。” “好的。”凌然从善如流。 “你还真不客气，好吧，这种事客气也没用。”周医生自说自话着，问：“你要在这里等下一辆车吗？可能要一会的。” “那就去ICU吧。看看之前的换着的情况。”凌然说到此处，不禁遗憾的摇摇头：“急诊中心自己没有重症监护室，真是不方便。” 周医生斜眼看凌然：“你把这个话给霍主任说一说，他听到了得高兴死。” “为什么？” “霍主任嘛，他就是啥都想要。” 凌然缓缓点头：“如果急诊中心有自己的重症监护室的话，这次的病人就可以留在急诊中心了，说不定预后更好。” 凌然掌握着完美级的心肺复苏，与大师级的心肺复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心肺复苏后的管理和干预，然而，医院的ICU可不想听急诊中心的医生的指手画脚，弄不好还会产生逆反心理，从凌然的角度来考虑，这对病人自然是不完美的。 两人说着话，乘坐电梯，来到了ICU所在的楼层。 出了电梯门，就可以看到数十名患者家属徘徊于此。 重症监护室平常是不允许家属入内的，最近又多了许多的病人，以至于患者家属只能在门口扎堆。 凌然和周医生出了电梯，就有无数双眼睛看过来，病人老胡的妻子一眼瞅见凌然，疲惫的双腿刺溜一蹬，就又充满了力气似的，跑了过来。 “凌医生，周医生，你们来了。”胡妻尽可能的表达善意，笑的发干的嘴角都要撕裂了似的。 “老胡情况怎么样？”周医生随口问。 “挺好的，人也醒过来了，尿也清了，医生说再观察两天，没问题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胡妻说着，眼角都开始渗泪了。 周医生听的惊讶无比：“清醒了？这就醒过来了？” 胡妻听的也是一愣：“你们不是因为听说老胡醒来了，才过来的？” “开玩笑，超长心肺复苏，这么短时间……”周医生明智的闭嘴，道：“我们去里面看看。” 胡妻连忙去将趴在椅子上昏昏欲睡的婆婆和儿子喊醒。 五个人经过通道，各自穿了一件隔离服，就进入了ICU。 重症监护科的医生们本来不想这么多人入内，但见是凌然，也就默默的不吭声了。 医院是个很现实的地方，若是一般牛掰的人物，大家也就是表面尊重一下，像是凌然这么牛掰的，能把死了一个小时的人重新拉回来的，重症监护科的医生们也都是心有疑惧的——这种医生，赶明儿写篇文章，或者参加一个什么国际会议，谈笑间就坑死一个科室的都有。 对于鲜少见到超长心肺复苏且成功案例的医生们来说，他们现在看凌然的时候，是会看到一个光环的。 “老胡，这个就是救你的凌医生。”胡妻叫醒了浅睡中的老胡，将凌然推到了前面。 “谢……”老胡尽可能的发了一个哑声，就呼呼的喘息起来。 胡妻轻声道：“凌医生，老胡谢谢您呢。” “不用客气。”凌然说话的同时，将一只衷心感谢的宝箱，和一个同行的钦佩的初级宝箱收入囊中。 胡妻则道：“我听别的医生说了，做这么长时间的心肺复苏，100次都不一定能成功一次，还有的人，当时能救过来，后续清醒不过来，就变成了植物人……老胡你是运气好，遇到了凌医生……” 老胡再用声道发出艰难的“谢……谢……”的声音。 凌然微微颔首，并继续扫入新出的衷心感谢。 “爸爸说的是谢谢。”老胡的儿子，一直有些畏惧的躲在母亲后面，此时看着父亲的面孔，终于鼓起勇气，大声的说了一句话。 “不用谢。”凌然礼貌的对他微笑。 小男孩又害羞的躲到了母亲身后，再望着凌然，停顿了几秒钟，道：“凌医生真帅。” 在场的几个人，包括站在后面不远处的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都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 笑声让小男孩受到了鼓励，于是很快的转头，抬头看看周医生，稍微有点犹豫的道：“周医生也帅。” 周医生一愣，笑的嘴角都飞起来了。第245章 怕疼﻿ “去吃点东西？”周医生出了ICU以后，只觉得神清气爽，连日来的疲倦，仿佛都一扫而空了。 凌然是真的神清气爽，他喝了精力药剂来着。 凌然摸一摸肚子，问：“让邵家馆子送份外卖吗？” “不要了，每次吃邵家馆子的东西，都有种要预备着工作的感觉。”周医生摇摇头，道：“咱们自己弄点粥，再让吕文斌弄个猪蹄，加点排骨，切点肘子和卤肉，配点口条，还有蔬菜什么的，估计也挺好吃的。” 凌然赞同，掏出手机，问：“要白粥还是什么粥？” 周医生望着他打开美团，连忙拦住，道：“别介，就一点粥，还点什么外卖呀，咱们自己煮一点。” “你煮粥？”凌然怀疑的看着周医生。在凌然的印象里，周医生可不像是这么主动要求做事的人。 周医生露出聪明的一休的笑容，道：“这样，你们组有微信群吧，你问问他们，咱们刚才说的餐，有没有人要吃，要吃的报名。” 在偷懒方面，凌然决定给予周医生一定的信任。 于是凌然就在凌治疗组里，照着周医生说的话，大致的重复了两句。 不到半分钟，微信群里，就有了左慈典的语音出现：“凌医生，吕医生和余医生在给一个病人做清创，我们三个都报名。我来熬粥吧，吕医生他们有大电饭锅，要吃什么粥？” “问问他会不会做生滚粥。”周医生舔舔嘴唇，又道：“40多岁的已婚男人了，应该给老婆做过一些年的饭了吧，不知道技术怎么样……” 凌然在微信群里输入“生滚粥”三个字，再对周医生道：“据我所知，左医生不喜欢别人谈他的婚姻状况。” 周医生看着凌然的表情有点像是“我在做清创”的认真水平，于是点头道：“好吧，如果左医生会做生滚粥，我就闭口不谈他的婚姻状况，看看群，问问他准备做个啥生滚粥，我觉得鱼片吧……猪肝估计会有人吃不惯，牛肉的也行……” 凌然于是当着周医生的面，打开了微信群，就见群里刚刚刷出左慈典的回答，大大的文字很醒目：“那就生滚粥，生滚牛肉粥怎么样？我结婚这么多年，牛肉的生滚粥是做的最熟的。我觉得我再做的好一点，老婆都舍不得跑。” 周医生看着凌然就笑了出来：“看来，不光你对老左的婚姻观有误判，老左自己也有误判。” …… 急诊中心的小食堂，向来是给医护人员们随便用的。 有些时候，厌恶了大食堂的其他科室的医生，也会到急诊科来蹭食。当然，大部分都是常来急诊室会诊的小住院和主治，年纪再大一点的，通常是家里有饭的，职务再高一点的，通常是外面有饭的。 左慈典哼着歌儿，煮着生滚牛肉粥。 牛肉是外卖送过来的里脊，质量出奇的好，调味料和油是厨房里的，现用即可。 左慈典甚至因此而回忆起了年轻时的快乐，那时候，他还是个快乐的单身男青年，一个人在镇卫生所的厨房里煮生滚粥，那时候，生滚粥用的肉是病人家属送的，米是病人家属送的，调料也是病人家属送的…… “你别说，还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舒服啊。”左慈典嗅嗅粥的味道，对面前记不太清楚名字的小医生笑笑，道：“我们那时候穷归穷，但是福利好啊，我做医生头五年，就没花过自己的钱买饭吃。” 面貌普通的医生用审视的目光望着左慈典：“我听说过，那时候都是吃大锅饭对吧？” 左慈典盯着对方看了好几秒，问：“你觉得我有多老？” 面貌普通的小住院医怯怯的看着左慈典，试探着道：“58？” “你……”左慈典气不打一处来：“你从哪里看出我58的？” “鱼尾纹……眼袋……法令纹……抬头纹，颈纹，唇纹，眉间纹，泪沟，嘴角纹，木偶纹，下眉纹……”面貌普通的小住院医越说越快，语气也渐渐变的快活起来。 左慈典的表情慢慢地变的严肃起来：“今天的生滚粥只算了我们一个治疗组的人，没算你，提前说一句，免得你多想。” 说着，左慈典在锅内放入姜丝，再开到中火，就将腌好的牛肉放入了粥里。 白色的粥，在滚火的推力下，不断的翻腾。 牛里脊肉迅速的变的暗红，并且随着白粥，开始翻腾。 那模样，就好像喷泉里涌出了可口可乐，火锅里浮出了毛肚，国足里跳出了齐达内——耀眼的令人难以拒绝！ “我……”面貌普通的小住院医瞬间后悔了，想要说两句普通的话来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这时候，一名医药代表探头探脑的走了进来，问：“是凌治疗组的左医生吗？” “是我。”左慈典也探出脑袋。 “我来送点东西过来。”医药代表微笑：“我是云利医药公司的。” 左慈典露出恍然的表情，向小住院医挤挤眼：“这才有点我们当年的感觉了。” 转头，左慈典问医药代表：“你有什么？” “有一点有机蔬菜，我们董事让人在郊外自己种的。”医药代表停顿一下，又道：“还有各种饮料，有点冷餐……” 住院医撇撇嘴：“吃生滚粥配冷餐，也不是什么正经……我了个去！帝王蟹？” “蟹腿冷食。”医药代表道：“云利请客。” 医药公司请小医生们吃顿好的，算是一种传统了。 大部分时间里，主任和护士长集中了科室的大部分权力，用什么药，用什么耗材，用什么器械，如果说科室主任以外，还有谁略有权力的haul，那就是护士长了。 治疗组的组长们，能够分润到的好处都相对有限。 至于小医生们，除了固定的分成之外——假如有的话，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得到医药公司的各种招待了。 不过，帝王蟹这种水平的招待，对于急诊科的医生们来说，可就少见了。 小住院医毫不犹豫的坐了下来，道：“正好，我今天也不想吃生滚粥了。” 两个小时后，吃的满嘴蟹香的急诊科的医护人员们，再次融入了滚滚的急诊室中。 就算是凌然，也对云利公司充满了好感，并评价道：“蟹很新鲜。” “新鲜是新鲜……就是吃的有点他太多了。”周医生拍拍肚子：“再多吃一会，我就可以去普外报道了，唔……你要不要睡一会儿？” “不用。” “我有点困。好吧，那我们先做点小急诊？”周医生笑呵呵的说了一句，当然，就算他不困不累没吃蟹腿，他想做的也是小急诊。 凌然拍拍肚子，倒是不怎么反对的跟着周医生走进了处置室。 工地事故送来了大量的重疾急诊，但日常送来的急诊病人们并不知道，依旧源源不断的抵达云医。 尤其是自行抵达的病人，此时的等待时间大大增加了。 “咱俩组个队吧。”周医生不等凌然同意，就示意护士带人过来了。 凌然徐无可无不可的等着，他反正也是要用助手的，周医生愿意做助手的话，还是很好用的。 不一会儿，病人家属推着轮椅，来到了凌然和周医生面前。 “医生，你看看我老婆的手。”家属紧张兮兮的说话，小意的看着轮椅上的老婆。 “骨折了。”周医生隔空瞅了一眼，就问：“手断了？怎么断的？” 轮椅上的老婆扭头看看老公，道：“你来说。” 老公不好意思的低低头：“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压住了老婆的胳膊。” 周医生没听清：“恩？” “一声脆响。”老公形容了一声，然后往前推了推轮椅，小声道：“医生，麻烦你给接好点，要用石膏吗？” 周医生听的直发愣，再看看病人的胳膊，道：“估计得要，石膏过敏吗？” 老婆忍着痛摇头。 老公轻声道：“她不过敏石膏，我是怕石膏打人太疼。” https: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26章 闪亮﻿ “咱们先拍个片子吧。”周医生做了个简单的按压检查，就给开了X光的单子，又问：“没有怀孕吧？” “没有……吧？”丈夫的语气不太肯定。 老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要是怀孕了你怕不怕。” “我……当然……”丈夫话未出口，突然想到，自上一个周期以后，他好像还没做过可以令人怀孕的事。 老婆望着丈夫，露出神秘的微笑，有意等待了十多秒，才道：“去吧，交钱去。” “哎呀，好嘞。”丈夫一跃而起，欢喜的像是一只羊。 周医生伸了个懒腰，问凌然道：“你家老左收拾清楚了，也可以叫过来学习学习嘛，打石膏算是基础活了。” “我也没打过石膏，你教我。”凌然果断回答，丝毫不怕露怯。 对于年轻医生来说，不懂不会才是正常的，当然，如此直接的要上级医生教自己，还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从凌然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与周医生太客气了。 周医生就有些意外了，更明确的说，他是有些懊悔了。 “我本来是想给你做助手的。”周医生无奈的叹口气，只觉得身体缺盐缺的要命。 凌然回忆片刻，果断摇头：“没有，你是说咱俩组个队。” “我的意思是……你是队长，还是以你为主来做……哎，算了，我来做吧。”周医生挺挺腰，最后还是颓然放弃了。凌然不会做骨折，他有什么办法，只能怪自己想当然了。 周医生转头看看凌然：“你连肝都肝切下来，没有打过石膏，你是怎么学的？” 凌然只是摊摊手，这样的问题，对他来说，就想是有人问“你怎么长的这么帅”一样，运气使然，没什么可解释的地方。 又给几名急诊患者开了点药，打发了检查之后，断手的夫妻两人，就带着X光片回来了。 妻子依旧坐在轮椅上，手腕金灿灿的闪着光芒，是没有断的那只手腕。 周医生拿片的时候，不由自主的看了一眼，金手镯看起来崭新崭新的，因为形状没有丝毫的变化，不类纯金的柔软。 “我们等X光片的时间，逛了逛医院旁边的周大福。”妻子注意到了周医生的目光，立即将好手伸出来，向周医生和凌医生做了展示，并做可爱状：“好不好看？” “不错。”周医生抬头看看轮椅后，面有菜色的丈夫，笑道：“我一直不知道医院旁边的周大福的存在意义是什么，现在算是明白了。” 妻子“恩恩”的点头，道：“附近就有周大福，逛起来也方便多了，看到那么多亮闪闪的东西，断手都没有那么疼了。” 丈夫重重的叹了口气：“我心疼。” “那你要做心电图吗？”轮椅上的女子柔柔弱弱的声音，目光锐利无比。 丈夫赶紧哈哈的大笑几声以缓解恐惧。 “从X光片来看，没什么大问题，我们给做个石膏固定就好了。”周医生顺手在灯箱上给凌然指了指，然后低声的介绍了几声情况。 等护士再将石膏送来，周医生就现场操作起来。 坐在轮椅上的女人毫不意外的“疼疼疼疼”的叫了起来。 丈夫仿若感同身受，连声道：“不疼不疼……” “我要刚才那只戒指。”女人惨声。 “啥子？”丈夫不明所以。 “刚才，我看的，那个有碎钻的……戒指……” “那一会再去看。” “不行，我现在就要。” “现在？” 老婆皱皱眉，对周医生道：“医生等一下。” 周医生停下了动作。 女人缓缓的将断手举向丈夫：“我手断了！” 丈夫沉默几秒钟，垂头丧气的问：“那我现在就去买？” “恩。快去快回哦。”女人的语气欢快起来，并看着男人离开的脚步，高声的配音：“疼疼疼疼……” 最终，断手女是戴着满手的戒指和两只手镯，离开的云医急诊科。 男医生们目瞪狗呆，漂亮的年轻貌美小护士（女）们羡慕不已。 凌然亦是大为惊讶，再回过头来，想和周医生说两句的时候，就见后者已经靠着墙，睡昏了过去。 急诊室里的空气略冷，周医生蜷缩成一团，身子还在墙上一拱一拱的，看的同来的小护士掩嘴轻笑。 “周医生睡的真有意思。” “他选的这个位置有个凹，估计挺好睡的。” “你们不知道，周医生前几年就经常躲在处置室里睡觉，被逮住两三回以后，才换了别的地方。” 小护士们轻声的聊着八卦，就有大胆的将脸转向凌然，问：“凌医生要不要休息一会，现在当值的医生也多了。” 凌然想一想，他虽然精神尚可，但是，再熬几个小时，就为了打俩石膏，似乎也是不必要的，于是道：“那我去值班室吧，有需要的时候，麻烦你们来喊我。” “凌医生放心吧。” “凌医生稍等，我给你拿一床新床单和被套，护工洗好的。” 几名小护士迅速的跟着凌然的脚步，并且发动了更多人，一会儿就帮凌然将一间三线值班室整理的温馨而清新。 周医生依旧将自己捅在墙面的凹槽处，浑身蜷缩着，一拱一拱的。 …… 云华省立医院。 平床之上，一名瘦削的医生，飞快的做着心肺复苏，口中念念有词。 省立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齐振海，亲自给病人做人工呼吸，用简易球囊。 又是一组胸外按压之后，齐振海劝道：“魏医生，已经35分钟了。” “再坚持一会，相信我，我在美国做过50分钟的心肺复苏。我们至少做到50分钟。”哼哧哼哧做着心肺复苏的正是魏嘉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优等生，在心脏外科颇有建树，且有涉及多种内窥镜的使用。 他是今年沪市最著名的年轻医生，此来云华，更像是进行一次武装游行。 魏嘉佑的导师狄茂才双手抱胸的站在一旁，看着魏嘉佑的动作，并没有出言阻止的意思。 狄茂才是国内心脏外科的大拿，也是魏嘉佑全国性武装游行的组织者、发起者和保护者。 他们昨日抵达云华，尚未开始活动，就遇到了芦夏镇的工地事故。狄茂才立即带着魏嘉佑，以增援的身份，直接带团，进驻了省立急诊科。 魏嘉佑毫不意外的用两台手术，震住了在场的医护人员。 不过，在接诊第三名患者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病人心肌梗死，以至于省立的医护人员都要选择放弃了。 不过，魏嘉佑并不是那么轻易放弃的人。 “准备开放气道。”魏嘉佑做着胸外按压，同时给出了命令。 齐振海迅速明白过来，问：“要用呼吸器吗？” 魏嘉佑点点头。 “我准备好了。”齐振海换了手套，拿出了手术刀。 魏嘉佑松手，直背，再看着齐振海做气管切开术。 “换我来吧。”团队内的小医生站了出来，接替了疲惫不堪的魏嘉佑。 一人换过，又是一人，一人换过，又是一人。 始终……没有等到奇迹。 “死亡时间，19点22分。”魏嘉佑望着墙上的大钟表，稍稍有些气馁。 “没事，超长心肺复苏，成功率本来就不高。”狄茂才拍拍徒弟的肩膀，道：“休息一下，晚些时候再试一次。国内对心肺复苏的关注刚刚起步，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是。”魏嘉佑捋了捋艺术家似的长发，带着艺术家似的忧郁。第427章 礼貌﻿ 凌然睡到了凌晨四点钟，被自己的闹钟吵醒了过来。 再起床出来，就听走廊里是一片打呼的声音。 大部分的值班室都敞开着门，有的有门帘，有的连门帘都没有，就见里面的医生和衣而睡，打着赤脚或者用袜子盖住脸。 余媛就睡在拐角的一线休息室的门口高低床的下铺，半个人卷在被子里，半个人横在枕头上，黑色的头发在灯光下泛着金色，就像是一只穿了衣服的拉布拉多，睡在了主人的床上似的。 凌然入内，用脚踢踢床，再拍拍隔壁的上铺，低声道：“出门查房了。” 上铺的吕文斌一个翻身：“今天不买猪蹄了。” 凌然翻翻眼皮，重复道：“出门查房了。” “我不要做这样的梦，我要换个梦。”吕文斌嘟囔着，态度很坚决。 凌然顺脚再踢一踢余媛的床，声音大了些的道：“到查房时间了。” “不要，我不是囤积癖，我没有松鼠症……没有搜查令，别想看我的收藏，休想！”余媛抹了一把嘴，将口水收了起来。 凌然嫌弃不已，转身出门，直接拨打电话。 两分钟后，吕文斌和余媛都出现在了走廊的出口处。 余媛还洗了脸，化了妆，涂了口红。 “我们去查房。”凌然道。 “现在？”余媛看看时间，无奈道：“凌医生，就算是你，这个时间点查房，也会被骂死吧。” 凌然镇定的道：“先道歉，说客气话，用敬语。” “唔……好像真的可以的样子。”余媛狐疑的看向凌然：“这招不会是你想出来的吧。” “霍主任的留言。”凌然甩了甩手机。 “终于有病人和家属投诉了吗？”余媛喃喃自语。 “什么？”凌然讶然。 “恩……恩？什么？”余媛稍微有些慌，感觉自己像是胡说了点什么东西。 凌然收起了手机，道：“霍主任曾经有一段时间比较忙，都是凌晨两三点查房的。所以有经验。” 余媛立即做恍然大悟状：“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吕文斌也赶紧点头，再问：“老左呢？” “左慈典累坏了，让他多睡一会。”凌然说完，就往病区去了。 余媛和吕文斌互相看看，赶紧跟上去。 吕文斌小声道：“为什么老左能多睡一会？” “大概是因为老左的年纪有我们加起来那么大？”余媛同样小声。 吕文斌摇头，低声开玩笑：“也许是老左快心肌梗塞了，然后被凌医生看出来了，说不定给做了个体格检查……” “也有可能。”余媛缓缓的表达赞成。 急诊中心病区内，满满的病人和病人家属。 与ICU里的分隔一方不同，急诊中心的普通病区里，家属们总是围绕在病人身边，当病房内住满了人，家属又多的时候，病房内的气温都会升高四五度。 这时候想要依靠中央空调来换气都是很难做到的。事实上，中央空调本来就在拼命的工作了。 “不好意思，医生来查房，情况怎么样？”余媛轻声的喊醒了病人，就赶紧陪个笑脸：“请抬一下胳膊，我听听心音。” 凌晨四点钟被叫醒的病人整个人都是傻掉的，望着余媛等人，就像是看夜晚的土匪似的。 凌然跟着余媛和吕文斌身后，莫不言声的一路查房。 虽然是有突发情况出现，但医院日常的工作依旧是不会少的，查房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医院不同于许多单位的地方，在某些行业，忙碌起来的时候，是可以专注于某项事务的，而在医院，若是忙碌于其他事，忽略了日常工作，带来的可能是飙升的死亡率。 另一方面，外科也不是做了手术就万事大吉的，总有无数的后续工作。简单来说，医生的工作是做不完的，十名医生对一名患者，也可以加班到凌晨，一名医生对十名患者，也可以加班到凌晨。 “你好……” “不好意思……” “抱歉……” “请……” 凌治疗组的医生们一路查房过来，尽可能说着好听的话，总算是没有引起太多的不满。 如此查房到环形病房的缺角处，又是一队医生，出现在了凌然等人面前。 “凌医生，出来查房了？”杜副主任面带微笑的向凌然打招呼，像是一位和煦的长者似的。 凌然点头：“快要查完了。” “哦，几点出来的？” “四点钟。” “我们三点半，看来是我们查房的速度慢了。不过，我们查房也结束了，凌医生你继续忙。”杜副主任哈哈一笑，颇有些得意的拍拍手，就见身后几名医生，仿若行尸走肉般的，甩着胳膊腿，从病房内走了出来。 如果是不知情的人的话，一定觉得医生们的病更重。 “我们也查房结束了。”余媛不甘示弱的回应了一声。 杜副主任“哦”的一声，道：“那正好一起吃饭，我找人送了一席广式早茶过来，蒸排骨牛肉丸之类的都有，瑞富居的。” 行尸走肉般的医生们，听到杜副主任嘴里说出的词汇，像是感受到了什么诱人的气味似的，都抬起头来，嗷嗷的扬起了脖子。 凌晨起床忙了几个小时，谁都想吃一顿丰盛的早餐。 吕文斌舔舔嘴唇，不由道：“我们可以做个猪脚饭……” 杜主任组的医生们都面露微笑。 “让一让。”三名同样身穿白色外套，但带高脚帽的男人，来到了几人面前。 他们身后，是踩着高跟鞋，穿着连衣裙的田柒。 连衣裙刚好覆盖到了脚面，但是并不影响行动，竟是与田柒的身高刚刚匹配。 “凌医生，我正好路过云华，就想带点特色的食物过来，你应该还没吃早餐吧。”田柒面对其他医生，礼貌的给予了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再面对凌然的时候，才稍稍显的有些紧张：“餐具都送到厨房了，我怕你们太饿，先带了点饮料。” 随着她说的话，正中间带着高脚帽的厨师单手打开了餐车上的大菜罩。 冰水、热水、冰牛奶、热牛奶、橙汁、苹果汁、葡萄汁……两排瓶子排列整齐，并配有晶莹剔透的杯子，最末甚至还有一瓶白兰地。 几名行尸走肉般的医生，舔着嘴唇抬起头来，皆是满眼的渴望。 “给大家倒点水和果汁。”田柒大大方方做出一个请的动作，自然有厨师们忙碌的端杯子拿壶。 凌然得到了一杯温开水，握在手里，不烫不凉，正好补充水分。 “你刚刚说路过云华？”凌然喝了一口水，再抬头来，问了一句。 田柒微笑：“去度假。” “准备去哪里？” 田柒继续微笑：“大溪地。可以和鱼儿游泳的地方。”第428章 蛋﻿ 急诊中心食堂。 瑞富居的早餐，摆在餐厅的正中间，但是，并没有几个人去碰。 大家都只是碰两筷子，就迅速的转身回到了角落。 温吞吞的广式早茶做的再好，也是大家经常能吃到的，相比之下，三名厨师现场制作的竹升面，在瓦罐中熬煮的人参鸡汤，还有慢火煨出来的海参粥，就不仅好吃，而且好看了。 只见一名厨师拼命的捶打面团，拳拳致命，掌掌起风，光看表演，就令人感觉不虚此行。 当然，医生们也没别的地方去。 要么吃热乎乎的竹升面，喝人参鸡汤和海参粥，要么就只能食用俗气的广式早茶……瑞富居自称是来自粤地的老字号，但它的老板是云华人，老板娘是云华人，头任的厨师长是四1川人，继任的厨师长是湖2南人，就连写着“粤式早茶”的牌匾都是用福3建的木头雕的。 “凌医生，尝尝泡椒凤爪，瑞富居做的最好的就是这个。”杜副主任点的餐，眼瞅着无人欣赏，干脆就起身四处推销起来，形式与劝酒颇为相似。 坐在凌然旁边的田柒很给面子的夹了一块，尝后喝了口水，才道：“味道确实不错，腌料用的很大胆。” “是吧是吧……现在用的是湖4南的辣椒啊，又辣又过瘾。”杜副主任感觉有些力气了，再回到座位，一口气吃光了刚下出来的竹升面，脸上都带出了笑容。 “吃蛋吗？”厨师给杜副主任做第二碗竹升面的时候，主动询问，态度极其主动。 “好啊，煎蛋好了。” “您想用哪种蛋？” “煎蛋。” “用哪种蛋来煎呢？”厨师微笑着推出一个新的餐车，并掀开了上面的菜罩，并一一指着它们，道：“我们有鲜鸡蛋和咸鸭蛋，还有新鲜的鸽子蛋和鹌鹑蛋，这边是甲鱼蛋，另外还有两颗鸸鹋蛋，但不太适合煎……” 杜副主任望着琳琅满目的餐车，震惊之余，乐呵呵的道：“我都要……” 田柒喝了几碗汤，就看着凌然用餐。 凌晨四点钟就起床，一查房就查了三个小时的凌然已经算得上是饥肠辘辘了。 极小碗的竹升面，被凌然连吃了五碗才作罢。 吃饱了，凌然再看看三名厨师和众人一起吃剩下的空盘空碗，不好意思的道：“太让你破费了，等你度假回来，我请你吃饭吧。” “好啊，我们可以去邵老板的店里吃烧烤。”田柒又舍不得被请客的机会，又怕凌然花太多钱，略略有些纠结。 凌然点头。邵家馆子亦是丰俭由己的，若是选择竹鼠和海鲜的话，应该也能略略对等——在陶萍女士的教导中，基本对等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礼仪。 杜副主任同样是吃饱喝足，拍着肚皮，就很内行的笑两声，道：“田柒小姐去大溪地，是从东京中转吧，我几年前也去那边开过会，东京过去要12个小时，可得带足各种东西才行……田柒小姐要在东京停留多久？” “我是坐家里的私人飞机，不知道具体的航程。”田柒微笑的回答。 杜副主任愣了愣，起身道：“我要去处置室看病人了。” “我也去，我也去。”其他几名从行尸走肉中复活下来的医生，跟着杜副主任，折回了处置室。 凌然填报了肚子，也想去处置室，起身之后，稍稍有些迟疑。 余媛连忙道：“田小姐，我们得去候诊了……” “我跟你们一起去。”田柒舍不得离开，立即选择跟随。 一群小医生都不好意思拒绝了，刚刚吃了人家那么多东西，总归是有些嘴短来着。 但是，也没人会说“咱们一起喵喵叫去”之类的话，就任由田柒跟随，一路下楼，回到了楼下的处置室。 砰。 砰砰。 此时的处置室，竟已是一片的兵荒马乱。 一名三十许的男人，挥舞着手臂，胡乱的耍着王八拳，就将医院的保安逼退到了三米远。 医院的医护人员也不敢靠近，就一个劲的向后退。 处置室内安静，电梯门开的声音就格外的清晰。 凌然刚刚走出电梯门，就听男人高呵一声，一个黑影就扑了过来。 “我了个去！”吕文斌惊呼一声，抬手举起臂围38的胳膊，却也是软了。 咚！ 田柒抬脚收脚，轻轻的吁了一口气，那扑过来的男人，已是被一脚踹飞了出去。 凌然等人都以惊讶地目光看向田柒。 “我以前健身学过泰拳。”田柒小声的说了句，再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 只有余媛注意到，田柒刚才是提裙脱鞋再踹出去的一脚，考虑到她另一只脚上还穿着高跟鞋，余媛就不得不考虑多一点了——从力量分析的角度论证人体骨骼的强度，大约是此类的论文了。 余媛一下子就想的深入了进去，久久没有言语。 “报警了吗？”田柒依旧是头脑清晰的样子。 “已经报警了，警察一会就来。”有小医生说了一句，又重新躲进了人群中。 躺在地上的男人咿咿呀呀的，脑袋里不知道转着什么心思。 “把他给捆起来。你们有医用的束缚装置吧。”田柒继续下令，颇有掌控了局势的感觉。 有几名小医生不自觉的照着做了，等将男人捆上平床，处置室内才重新恢复了平静。 不一会儿，警察抵达，要了个病房，就直接入内询问：“为什么打人？” 男人两眼望天，既不理警察们，也不理看热闹的医生门。 凌然皱眉判断着他的症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答案。 “为什么打人？”警察又问了一句。 三十余岁的男人咬咬牙，道：“市二院的大夫都是庸医，都是狗东西，态度恶劣，张嘴就是检查，闭嘴就是报销和提成……” 这时候，挤在跟前看热闹的一名小医生，低声道：“我们这是云医。” 男人眼睛一横：“云医怎么了？云医也是一样的黑，我不管，你们都是一伙的……” “你说这些，都不是打人的理由。”警察无奈的叹口气，道：“你这样子搞，起码都是寻衅滋事，明白吗？” “你们抓我啊，你们把我抓起来啊。”男人面色涨红梗着脖子大喊，可是看着面前的穿着制服的警察忽然又猛地嚎啕大哭起来：“市二院的大夫说儿子不是我的，一院的大夫也说不是我的，你们都是串通好的，欺负我一个老实人，欺负我一个老实人……” 众人面面相觑：“这算是什么？” 男人却是越哭越伤心：“你们不要告诉市二院的大夫啊，告诉他们，我老婆就知道了……”第429章 攻击机﻿ 左慈典睡醒了出来，到处置室来候诊，很容易就融入了看热闹的热群中。 只是涌到病房来，听到男人的自述之后，令左慈典心生不忍。 左慈典就站到男人对面，出声道：“行了，别哭了，起来收拾收拾，腰挺直了去派出所吧。” 男人忽然惊恐起来：“我不要去派出所……” “怕丢人就别闹事，闹事了就别怕丢人。”左慈典道：“纸包不住火，明白不？” 左慈典的语气，带着过来人的经验。 虽然四周多有同事，左慈典也不怎么在意。他都能放下身段做40多岁的中年住院医，自然不怕成为别人的笑料。 闹事的男人沉默下来，有些东西不用人教，提醒一句，自然就明白了。 来执勤的民警转转手指，就让同来的另一人将闹事者带走了。 后者在离开的过程中一言不发，倒是让人多了两分的同情。 执勤民警自己转过身来，再看向众人，道：“大家都散了吧，没什么好看的了。” 等围观诸人四散开来，执勤民警再追着凌然和田柒等人，道：“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几位，请问方便不方便。” 田柒脚踝一转，斜对着民警，表情淡然的道：“请稍等一下。” 对于凌然以外的其他人，她显然是不属于热心流的。 民警轻轻皱眉。 再怎么说，他也是出来办案的，对方用这样的态度，自然不会让他开心。 但是，田柒的气势毕竟不同，一身简单而华贵的衣裙，就得让人掂量一二，再加上民警从旁人处听来的，有关田柒的惊人身手…… 唧唧唧唧叽叽叽叽…… 民警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我明白了……” “收到……” “是……” 挂掉电话，民警的脸上已满是迷惑与无奈了。 “行吧，你们既然找了人，那今天就没你们事了。”办案民警对田柒和凌然点点头，表情说不上好坏，看得出来，他早已熟悉了这种模式，就像是医生们早就熟悉了门诊病人的各种反应一样。 “辛苦你了。”田柒坦然道谢。 她的态度同样熟练无比，因为她也已熟悉了眼前的流程。 “要不要去看看左慈典？”田柒望着民警离开的背影，转头看看凌然。 凌然不解：“为什么要去看左慈典？” “因为……”田柒不知道该怎么说，还在斟酌着语言，左慈典已是回来了。 “也是个可怜人。”左慈典满脸的唏嘘，眼角的皱纹更重了。 在场的几名小年轻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行了，咱们候诊去吧。”左慈典大手一挥，就带着凌然等人向前，那样子，好似他才是主任一般。 午后。 田柒乘坐自家的幻影，再转乘自家的飞机离开了云华。 芦夏镇再没有伤员送过来，也就宣布云华多家医院的紧急状态解除了。 不过，霍从军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 “狄茂才正带着人来搞武装游行，大家都长点心啊，别被人家给抓出来，当了教材里的反例。”霍从军站在大办公室里面嚷嚷，搞的所有人都紧张兮兮的。 云医急诊科的医护人员都知道，霍主任最喜欢的是怼人，而最不爽的是被人怼。 所以，当他说到“武装游行”这种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词的时候，大家都不想撞到枪口上。 “狄茂才是前年评的那位院士吗？” “听说特喜欢排场，特能搞会议。” “所以好多人捧着他啊。人家搞起来的会议都高大上的很，有些人拍他马屁拍一两年，就为了蹭个会……” 众人议论归议论，都没有放太多的心思在这里。 对医生们来说，一天到晚就够忙了，别人的事，哪怕是科室里的行政事务，大家都不是特别有兴趣关注了。 越是高端的医生，关注的方向就越狭窄，当一个医生到了只需要看病做手术的时候，就算是达到医界小成了，若是只需要看病做手术，又能赚到大把的钞票，医界大成指日可期，而要萃于完美，那就就得是只看病做手术的医生，还获得等身荣誉，活着的医生是很难达到这个水平的。 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又看病做手术，又关注社会不忘世俗的医生。 狄茂才正是一位这样的医生。 他搞的国际会议声势浩大只是表象，他在各种委员会中的任职，才是令人畏惧的地方。 比起欧美的各类委员会，中国的各种委员会声名不显，实际上的影响力却不小，尤其是医学会这种半官方的机构，做出的决定的效力与仲裁差不多，程序却简单的多，很容易给委员会成员披上金光。 只几天时间，狄茂才就带着魏嘉佑来到了云华医院。 所谓武装游行，就是展示能量，并寻求行动一致。 对于弱小一些的医院和研究机构，狄茂才甚至会要求人人过关——比起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的祝院士，狄茂才成为院士的时间更晚，可实力却要强得多。这是时代所决定的特点，而不是论资排辈所能对冲的。 站在云医的台阶下，狄茂才习惯性的眯起眼睛，内心暗自判断着他们的实力。 “狄院士，欢迎来到我们云华医院。咱们先到会议室坐一下？”云医院长出面，面带谨慎。 与上次见祝院士不同，那时候，云医追求的是参与到祝院士的平台里去，从而得到多一些的机会。 狄茂才却是院士中的攻击机。 院长阁下面对祝院士的时候，是带着合作姿态的，面对前来武装游行的狄茂才，就不免有所防范之心了。 “云医的心脏外科……没怎么建起来吧，那就急诊科？”狄茂才的名气不是白饶的，第一句话就让云医诸人险些下不了台来。 云医是昌西前三的牛院，但是，省属顶级医院与委属就是有质的差异，像是心脏外科这种医院的顶级专业，云医要做起来就非常费劲。 也不是说云医做不了心脏外科，但是，医院里的顶级专业何止心脏外科一项，而要做起一个项目是有成本的。 另一方面，某个专业能不能做不起来，也不是单纯由投入来决定的，带队的医生是一个医院科室最重要的资源。 云医在短短数十年的建院历史上，并未能把握住做心脏外科的机会，最终得到的心脏外科的水平用一般来形容都勉强了。 反而是能赚钱的心脏内科和相对简单的胸外科，以及能吃医保的神经内科，被云医建的不错。 然而，人家就抓着你的心脏外科鄙视，云医上下，也说不出一个三六九五来。 狄茂才本身就是心脏外科的大拿，心脏外科的主任都乖的好似家养的田鼠一般，其他人更是无话可说。 倒是霍从军，用一贯的硬气，道：“我们现在升格急诊中心了。” “还不是一样。”狄茂才看看霍从军的年龄，撇撇嘴就道：“你还年轻，先练好内功，再谈这些级别不级别的东西。对了，有心脏疾病的患者可以请指挥中心派过来吗？我想让弟子们多见识一些病例。” 这个话就非常嚣张了，然而，人家是全国系的牛人，云医的人也只能皱着眉头听下来。 “我去打电话。”霍从军转身走人，带着股子“爷不伺候了”的气息。 狄茂才亦不在乎，他就是来示威的，有人不开心才是正常的。 魏嘉佑则被狄茂才点了出来，向众人打了声招呼，就默默的去换洗手服了，竟是有种要在云医急诊科里大干一场的意思。第430章 心脏专业﻿ 魏嘉佑高且瘦，走路的时候总喜欢插着手，站着的时候总喜欢躲在阴影处。 他不喜欢与人交流，普通人也不喜欢与他交流。云医的医生和护士不喜欢和他说话，就连病人和家属都不喜欢和他说话。 甚至到了病房里，病人和家属面对魏嘉佑冷漠的眼神表情，都懒得多问几句——这是极不寻常的，换成别的主刀医生，病人和家属简直有无数的问题可以问。如果主刀不离开的话，病人和家属们几乎可以永生永世的问问题，问到轮回转世再问一遍。 魏嘉佑则不同，他走路溜边，做事的风格却高调，为人的态度则高傲，如果要说他有被什么人排挤的话，倒不如说整个世界都在排挤他。 只有很少数的人，如狄茂才这种等闲不受人影响的医生，才会接纳魏嘉佑。 但是，狄茂才也不是喜欢聊天的类型，与魏嘉佑站到一起的时候，都不会聊什么闲话。 云医的麻醉医生、影像医生们，和凌然一起工作的时候，至少还可以看看凌然的帅脸解闷，换成魏嘉佑的时候……看惯了凌然的同志们，又怎么可能回到从前。 “不是主动脉夹层。”影像科的小主治打了电话过来，说上两句，就挂掉了。 魏嘉佑在面前的电脑上操作两下，自己打印了报告单，就看了起来。 “怎么样？”狄茂才站在魏嘉佑身后，都懒得瞄检查单一眼。 他年纪大了，大到看霍从军都像是个孩子。医生做到他这个年纪，再追求新技术和新突破的是很少的。在狄茂才看来，好好训练徒弟，并将之带出来，才算是正途。 魏嘉佑正好相反，他不喜欢与他人交流，却很喜欢新技术新方法，所以明明已是心脏外科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了，却偷偷跑去学了各种内窥镜，哪怕心脏外科的手术做的少了，也在所不惜。 来到云医当日，魏嘉佑就学会了云医的电子系统的大部分功能，与之相比的话，左慈典来了几个月的时间，对之依旧用的很不熟练。 魏嘉佑认认真真的扫了一遍检查单，才回答狄院士的问题：“判断的没错，没有主动脉夹层。” “好吧。云华这边的病人质量不行啊。”狄茂才摇摇头：“来一周了，换两间医院，竟然没遇到一个主动脉夹层的，救护车有没有好好派出去啊。”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口水都要喷到跟前的雷主任脸上了。 雷主任身为医政科的主任，此时也只能唾面自干，讪笑两声：“得病这种事，病人不想，我们医院也想不到啊。” “说不定病人死在哪个县医院了，你们都不知道。”狄茂才哼哼两声，言下之意，找不到主动脉夹层，不是病人的发病率低，而是诊出率低。 这个话要换一个人说，雷主任肯定是要反驳的，可换成院士狄茂才同志了，他就默默不吭声了。 关键是狄茂才说的话也没错，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并不像是想象中的那么低，至少也在十万分之十的水平，美国人搞尸体解剖，发现率是百分之一。 而在国内三甲医院，主动脉夹层的发现率到十万分之一的都没几个，更多的是无数据状态。 至于地方县级医院，十年八年的都不见得能发现一例主动脉夹层，但是，如果哪家医院真的解剖他们急性心梗致死的患者的话，主动脉夹层的肯定是不在少数的。 换言之，那些从未诊断出主动脉夹层的县级医院，等于给本县的牛头马面开了条快速通道，主动脉夹层的病人，若是在本县发病的话，基本就没什么活路了。 云华医院的心脏外科弱鸡，主动脉夹层的诊出率低，不可避免的对整个急救系统产生了影响，进而降低云华市的患者生存率，也是可以想见的。 狄茂才从这个高度说话，雷主任是一点反抗的欲望都没有的。对这种攻击机型的喷子，雷主任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他迅速的挖坑埋好自己，一言不发的任由狄茂才发挥。 比起霍从军，狄茂才多少还是有些院士的自觉的，等闲不会虐尸，只是不屑的瞅瞅雷主任，就对魏嘉佑道：“没有主动脉夹层也没办法，只能有什么就做什么吧。” “恩……这个病例没意思，心内也可以处理。。”魏嘉佑极不谦虚的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狄茂才倒也赞成的道：“那就再等一个，主动脉夹层的少，心脏病的总不会少。” “就下一个。”魏嘉佑看看时间，道：“做完好去吃晚餐。” 雷主任也抬头看看钟表，时间已过5点钟，可以说是很自信了。 雷主任暗道：你这是给自己加戏啊。 不过，人家是院士带来的徒弟，别说水平已经超过了云医心外的主任，就是达不到，那也够资格在急诊接诊了。 对方想要连诊断带手术的走一套，那就只好让对方走一套。 不挑病种的状态下，120指挥中心很快发来了一例通报：“疑似心梗患者，胸闷，大量出汗，小便失禁……” 魏嘉佑问了距离，立即道：“告诉他们，可以送过来。” 等待了不长时间，一辆救护车就杀入到了接诊区。 魏嘉佑第一时间上前，询问状况。 他的表情平静，说话也有条不紊，不用多说什么，就将病人家属给安抚了下来。 作为一名专业的心脏外科医生，魏嘉佑面对心梗，可以说是非常熟练了，因此，他的心态是非常平和的。 当然，心脏手术室向来是面对死亡最近的地方，心梗这样的病症，也并不总是能救过来的，对此，魏嘉佑的心态同样平和。 “必须立即手术，家属派一个人去交钱，直系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魏嘉佑低声吩咐着，并没有与病人家属商量的意思。 从他的角度来看，也确实没什么好商量的地方。 “要做什么手术？”与急救车同来的中年男人反而踌躇起来。 魏嘉佑奇怪的看他一眼，站定道：“现在判断是急性心梗，首先要做溶栓……” “就是心脏支架，对吧？这个很贵吧。”男人更加迟疑了。 魏嘉佑皱皱眉：“不做有很大几率死亡的。” “我知道，我们都是他亲戚来着，这么大的事，得他儿子决定嘛。” “你先签字，再私下里商量好了。” “你等我一下，我再打个电话给他儿子嘛。”男人说死了都不愿意签字，同车人亦是如此，都只是拿着电话狂打。 狄茂才缓缓的踱步到倍感无奈的魏嘉佑身旁，轻声道：“你看，这也是急诊手术和择期手术不同的地方了。” 魏嘉佑的面色更加阴郁：“这样拖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他们就不用承担责任了。”狄茂才一晒，再看看监视器，道：“准备做心肺复苏吧。” 拿不到同意书是不能做手术的，抢救却是必须要抢救的。第431章 救死﻿ 急性心梗病人的分型很多，但不管是哪一类，现代医学都是倾向于进行介入或介入性的手术的。 事实上，这也是短时间内保证救命的最好方案了。 作为内窥镜的一种，心脏内科常做的介入手术，也是魏嘉佑所擅长的。 魏嘉佑自信，以病人目前的状态，直接推进手术室内，他有八成的把握将之救活。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救活的希望也就越来越渺茫了。 魏嘉佑一身的脾气，就将自己躲在阴影里，不停的思考着各种方案。 “你们再不签字的话，就没有时间做手术了。”云医心内科的医生也下到了急诊科来，再一次的下了病危通知书，语气里带着焦躁和不耐烦。 “这个事情我们决定不了，你让我们签字也不行的。”拿着电话放不开的大叔一个劲的摇头，语气越发的坚定了。 “还没找到病人儿子？得等到什么时候？”心内科的医生看着时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知道。”大叔同样烦躁，道：“他儿子一天到晚都在加班，我公司也打了，租的房子也打了，有什么办法！” 心内科的医生深吸一口气：“真的等不得了，你再不签字，病人就要不行了。” 大叔兀自摇头，连解释都不解释了。 他并不觉得自己的状态是医院里的医生们所能理解的，也不指望对方理解。 魏嘉佑再看看监视器，然后看看狄茂才，终于站了出来，冷冷的道：“我们不等了，先把病人送去手术室。” 狄茂才只是看着，并不表达任何的意见。 病人家属也松了一口气，默默的垂下眼睑，就好像没有听到似的，并且重新抓起手机，高声的“喂喂”起来。 围在病人四周的急救人员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纠结问题，听到主刀医生的命令，就立刻动了起来，谁都不愿意看着能救活的人，因为现场耽搁，而失去生命。 平车的刹车被抬起，一名男护士站到后面，就均匀用力，将车给推了起来。 滴滴滴滴…… 几乎是平车启动的一瞬间，监视器就突兀的响了起来。 “除颤器。”魏嘉佑第一时间喊了出来。 男护士连忙驻足，先将刹车给卡住，再去给除颤器充电。 嗤。 魏嘉佑一把就把病人的衣服给扯开了，以涂油贴片。随着一声“让开”，就见监视器上的心律抖了抖。 “心肺复苏。”魏嘉佑再没有丝毫的侥幸，跪上了平床，双手交织，就开始做起了胸外按压。 “1，2，3，4……”魏嘉佑鼻子里哼哼着一首歌，从而保证自己的按压频率是正确的。 急诊科的护士们，则尽其所能的配合着。 一会儿，余媛也出现在了现场，高声道：“我可以做替换。” “不用。”魏嘉佑并不相信余媛的能力，在陌生的医院里，魏嘉佑谁的能力都不相信。 他就自己做着心肺复苏，眼睛盯着监视器，期望着能够得到想要的答案。 狄茂才不做任何的干涉，他带魏嘉佑出来，对于地方上的医院来说，是武装游行，对魏嘉佑来说，就是一次考验了。 既然年龄上做不到见多识广，那就通过到不同的地方医院来增长见闻了。 一些疾病，在某些省市是很稀罕的，到了另外一些省市，可能就变的很平常了。 同时，面对不同地区的病人，处理不同的病人，也能够让医生迅速提高。 就像是这次来云华，虽然没有如预计的那样，得到主动脉夹层的手术机会，心肺复苏练一练也是挺不错的。 魏嘉佑哼哧哼哧的做胸部按压，之后又除颤一次，才算是将病人给拉回来了。 “继续，去手术室。”魏嘉佑断然命令。 男护士重新弹起刹车，平车缓缓向前，病人家属也自动的跟着走，他们是不想签同意书，以免承担责任，但是，他们也希望医生能把病人给救过来。 平车被匀速送到手术室，未进门，监视器再次叫了起来。 这一次，魏嘉佑的准备更充分，动作稳定的除颤再胸外按压。 一组。 两组。 三组…… 魏嘉佑的脑袋，很快的冒出了汗来。 “除颤。” 魏嘉佑喊一声，做了除颤之后，又马不停蹄的做胸部按压。 一组…… 两组…… 三组…… “除颤！”魏嘉佑的声音大了一些，可除颤的效果并没有更好。 这一次，魏嘉佑甚至都没有去看监视器，优先做起了胸外按压。 每组30次，每分钟120个胸外按压，做的魏嘉佑满头大汗。 高且瘦的魏嘉佑，有长而漂亮的手指，明显超出常人的长胳膊和长腿，使得他伏在病人上方的时候，给人有点诡异的感觉。 他胳膊上肌肉较少，做着胸外按压，更像是一根骨棒在戳着对方的胸口似的。 短时间内，大家的关注点还在病人身上。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的目光就更多的集中在了不和谐的部分。 除了魏嘉佑的姿势和形态之外，除颤仪的频繁使用，制造出来的不可言说的燎毛味，也让大家避之不及。 “肾上腺素。”魏嘉佑再次呼喝起来。 在旁的护士早有准备，几种常用的心梗急救药品，就在手边摆着，听到魏嘉佑的命令，迅速的打出一阵肾上腺素。 魏嘉佑接着又要求开放高级气道，也就是气管切开，上呼吸器。 比起简易的球囊呼吸器，有研究表明，高级气道的开放，对于长时间的心肺复苏，是有利的。 现在要求开放高级气道，其实也能从侧面说明魏嘉佑的判断——心肺复苏的时间将会大大延长了，等于说，现在进行的心肺复苏，不再是闪电战，而是持久战了。 5分钟…… 10分钟…… 心肺复苏的时间很快超过了15分钟。 如果是在美国医院的话，这么长时间的心肺复苏，基本已是极限了，大部分医生做到这个程度，差不多都会选择放弃胸外按压了。 就算是国内，医生愿不愿意搏一把两百分之一的几率，也是见仁见智的决定。 有的医生对自己的手法不自信，对本院或本科室的抢救能力不自信，就不会去做超长心肺复苏。 有的医生了解患者的选择，或者对患者的预后有不佳的判断，也不会死做心肺复苏。 事实上，超长心肺复苏之后，心脏重新恢复功能的概率有5%，已经不算是一个很小的数值了，而在两百分之一与百分之五之间的差距，通常都是属于脑死亡的。 好几名医生都将目光转向魏嘉佑，似乎猜测他的决定。 这时候，若是本院的熟悉医生的话，肯定会有人上前，提醒他心肺复苏的时间。 然而，大家对魏嘉佑都不熟悉，也不喜欢，就不会有人冒险提醒。 “换人。”魏嘉佑终于做不动胸外按压了，但他的决定并不是放弃，而是换人来做。 一名心脏外科的医生犹豫了一下，走了上来，道：“魏医生，我来帮忙。” 魏嘉佑本人还是新人医生，可他的老师狄茂才却是国内有数的大拿，对于云医心脏科的医生们来说，讨好一下人家，拍拍马屁什么的，也算是种投资了。 魏嘉佑自己又坚持了一分钟，然后跳了下来，让出了位置。 心脏外科的医生跳上平床，哼哧哼哧的开始做胸外按压。 哼哧哼哧…… 哧哼哧哼…… 呼呼呼呼…… 魏嘉佑看着对方的动作，算了五波的时间，就道：“再换人。” 心脏外科的主任，此时已经下楼来了，在他的眼神下，又一名心脏外科的主治站了出来，接着又一名。 几名心脏外科的年轻主治，再加魏嘉佑，几个人换了一轮又一轮，甚至连围观的医护人员都换了多轮。 凌然也跟着人流，走了进来。 他对外院武装巡逻人员的技术，还是抱有相当的好奇的。 从胸外按压的换人频率，到药品的使用，再到除颤器的使用，在救命的过程中，并没有绝对的规则，更多的是医生的临场判断。 而在坚持进行了40分钟的心肺复苏之后，魏嘉佑终究是做出了回天乏术的判断。 “不行了。”魏嘉佑抬头去看墙上的挂表：“死亡时间……” “可以继续做心肺复苏，还有机会。”凌然出声打断了魏嘉佑宣布死亡。 40分钟的心肺复苏，虽然已经是超常心肺复苏了，但就凌然看来，还远没有到宣布死亡的程度。 尤其是病人此时的心电图，虽然基线不稳，波形杂乱，但那是因为多人胸外按压的缘故，是大量干扰造成的。 另一方面，患者才是50多岁的年龄，就现代人的寿命和身体条件来说，只要救活，预后还是可以趋于乐观的。 魏嘉佑却不喜欢有人插手自己的病人，转身看了一眼凌然，瞅瞅他的脸，更是不爽，甩手就道：“你的病人了。” “好。”凌然却不像是魏嘉佑常见的医生那样，哭着喊着的先去明确病人的所属权，只一句话的功夫，就跪上了平床，继续做起了心肺复苏。 “001，002，003……”第432章 上阵﻿ 凌然双手交叠，以极其均衡的力度，持续的做胸外按压。 病人已经开了高级气道，上了呼吸机，也就意味着凌然不太需要考虑他的呼吸问题了。 凌然就只是闷着头，做胸外按压。 心肺复苏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做胸外按压，而且必须是高质量的胸外按压。 胸外按压的质量不高，就像是后勤通道的供应不畅，其他时候也就罢了，吊命的时候，胸外按压的质量不高，那就真真的是要命了。 魏嘉佑本人的胸外按压水平是足够的，甚至可以说是绰绰有余的。 若以级别论的话，凌然判断他的胸外按压应该是专精的顶级，接近大师级的存在了。 之所以认为他没有达到大师级，是因为魏嘉佑组织和指挥团队心肺复苏的能力尚显不足。 这个短板若是补充上去了，今天的病人，被救活的概率就非常大了。 主要是心肺复苏的时间也太长了。 要是就做个五六分钟，七八分钟的，单人胸外按压也就足够了。 十几分钟的心肺复苏做下来，铁打的人都要变形了。当然，胸外按压的动作还是能做下来的，就是质量高不起来了——除非像是凌然这样的家伙，才有可能在动作变形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一定的效能。 但在魏嘉佑这里，当他本人停止了胸外按压以后，后上的医生们的团队配合，却是瞬间弱化了。 云医此前就没有开展超常心肺复苏的项目，年轻的主治们，自己做心肺复苏没什么问题，短时间内的配合，也能做得到，但是，一旦时间线拉长了，团队心肺复苏的更换频率加快了，出错也就不可避免了。 现在换上了凌然…… 换上了凌然其实也没什么区别，胸外按压只是保证了患者最低程度的身体供给罢了，接下来还要依靠药物和病人本身的恢复。 “肾上腺素。”凌然等着按压的频率起来了，才开始下命令。 过了两分钟，凌然再次道：“肾上腺素。” 每隔两分钟，凌然就要一支肾上腺素，然后再加阿托品和利多卡因。 他要阿托品和利多卡因较少，就是疯了一样的要肾上腺素，明眼人都知道，凌然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唤醒患者。 魏嘉佑不由的在旁翘翘嘴角。 肾上腺素哪里有这么神奇啊，尤其是这样频繁的使用。 不过，魏嘉佑都已经要宣布死亡了，也不会干涉凌然的命令，就看着凌然汗流浃背，看着护士一支支的狂打肾上腺素。 “凌医生。”吕文斌终于是收到消息，跑了过来，第一时间报道。 最近几天，急诊科的高强度工作结束了，医院也是给大家分批次的放了假，吕文斌才蹲在厨房里半天时间，从群里看到消息，却是有些忍不住了。 猪蹄炖在锅里是跑不走的，心肺复苏的机会……急诊中心里是不少，可都是流动的。 吕文斌原本就住在医院附近，小跑了几步，就回到了手术室，再换上洗手衣来报道，竟是凌治疗组里回来最早的。 “你先热身。”凌然依旧做着心肺复苏，没有急着让吕文斌上阵。 吕文斌也确实没有完全闹明白状况，就点点头，站到了侧面，关注着凌然的操作。 比起之前做心肺复苏，凌然现在更加注重稳定性，并且……用更多的肾上腺素…… “再加一支肾上腺素。”凌然使用肾上腺素的频率，从二分钟降低到了一分钟。 吕文斌一惊，他是刚刚来的，没想那么多的问：“要加这么多吗？” “你注意看心电图。”凌然来不及多解释，就给出了一个指导方向。 吕文斌茫然的看向心电图。 心电图是一个难度不亚于核磁共振的影像学项目，因为它反映的是心脏的电信号，想从中找到需要的东西，难度已经相当大了，更不要说，很多时候，心电图里根本就没有你想看到的瞬间。 不过，吕文斌有一点却是闹明白了，病人他娘的快要挂了，要是以20年前的标准看，病人已经算是死掉了，就算是打再多的肾上腺素，也不会让他死两遍了。 余媛和左慈典晚了10分钟左右，先后抵达。 这时候，心肺复苏总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1个小时。 “准备换人。”凌然也不是很确定能将人给拉回来，但是，他自觉确实是有机会的。 凌治疗组的医生们练习了多个小时的配合，为的就是能做团队心肺复苏。 他们现在熟悉了情况，就按照训练时的站位，依次排开，做起来了高强度的心肺复苏。 凌然退到了一边，依旧重复着要肾上腺素。这在很多人眼里，做法似乎与魏嘉佑一模一样。 但是，也有极少数人发现，凌然的用药频率已经开始了变化。 “爸……爸……”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跌跌撞撞的跑了上来。 护士长马上点了两个人上前，将年轻人给拦住了。 “你得先签知情同意书，一会需要手术的话，才好医生操作。”刚扯下来的余媛抓紧时间，给说了一句。 年轻人飞快的签了知情同意书。 周围医生看着悄然松了一口气，这要是再遇到一个矫情的，医生真的是可以崩溃了。 “我爸……我爸现在怎么样了？”年轻人一口气签了七八张纸，连问都没问。 “正在抢救。”护士长抢先说了一句。 “要……要交钱吗？”年轻人艰难的开口。 “肯定要交钱的，医院现在是开了绿色通道给你，家属来了，就去把钱交上。”护士长说话又快又急，但内容是清楚的。 年轻人一脸的为难，看向亲戚们。 “我这边有三千块，你先拿去用。” “我有5000。” “你先拿一万，不够了再说。”一直打电话不愿意签字的亲戚，此时大方了起来，将早准备好的钱，就此转了过去。 年轻人感动的热泪盈眶，一个劲的道谢，拜谢了一圈之后，才赶忙去楼下缴费。 与此同时，凌然再次跪上了平床。第433章 急什么？﻿ “肾上腺素，利多卡因。”凌然说话的声音，也都带上了节奏，并续着计数：“005，006，007……” 他也不知道能不能心肺复苏成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什么结果。 凌然能够知道的，也就是病人依旧是存在希望的，心肺复苏级的希望，也就是百分之零点五的水平。 这样的几率是确实很低了，绝大多数的医生都不会挑战这样的概率。 甚至是病人家属，都不一定愿意做此挑战。 唯一可能愿意承受此间诸多风险的，可能也就是患者本人，和主治医生了。 凌然掌握着完美级的心肺复苏技能，自觉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若是只有入门级或专精级的水平，那么，此时放弃也不能说是放弃了希望，因为入门或专精水平的心肺复苏，到了这个阶段再使用，已经不存在希望了。 就像是此时站在旁边的魏嘉佑那样——作为年轻一代的明星医生，魏嘉佑在最擅长的领域，已经具有世界级的水平了，但是，并非是所有方面，并不包括心肺复苏的技能。 就国内的环境来说，还真的很少有医生，能够将心肺复苏，练习到很高阶的水平。 魏嘉佑能够摸到大师级的边儿，已经是很有天赋也很强了。 只是没有凌然那么强罢了。 魏嘉佑也知道自己的能力的极限，做到40分钟，再看患者的心电图和波形，该放弃的时候就放弃了。 又看了两分钟，魏嘉佑渐渐的失去了耐心，转身准备离开。 狄院士咳咳两声，道：“急什么？” 魏嘉佑挑挑眉毛，用询问的眼神看向狄院士。 狄院士示意魏嘉佑站过来，再用只有两人能听得到的声音，近乎耳语的道：“团队心肺复苏，大胆用药，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了，说不定有奇迹呢。” “会有吗？”魏嘉佑并不是一个相信奇迹的人，如果让他选择的话，墨菲定理更像是世界的答案。 狄院士熟知魏嘉佑的脾性，只道：“会不会真的有奇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让你的团队相信，你有制造奇迹的能力。这是你现在欠缺的。” 魏嘉佑一愣，转头看向凌然和他身边的医生。 年轻的男医生粗壮到令人感觉粗鲁的程度，年轻的女医生矮小到令人要忽略她的程度，年老的男医生皮肤皱的像是…… 老实说，魏嘉佑的注意力一直都放在凌然身上。他看得出来，凌然的心肺复苏水平还是极强的，但是，心肺复苏毕竟就是心肺复苏，又不是招魂术，强能强到什么程度呢？ 狄院士给了魏嘉佑一个答案。 团队协作！ 壮男、矮女和老男依次替换，再加上凌然的指挥与补漏，使得患者心肺复苏的连续性极好，与魏嘉佑做心肺复苏期间相比，这种特别训练过的团队心肺复苏，要比临时的替换有效太多了。 魏嘉佑不由站定，继续看了起来。 “超过1个小时了。”不止魏嘉佑如此说，在场的医生们也都悄然议论起来。 但是，令魏嘉佑惊讶的是，众人的议论中，竟有凌然的支持者。 “上次就做了一个多小时吧，凌医生做心肺复苏也算是有经验的。” “我记得，上次的病人姓胡的，ICU的人都给惊呆了，说是心肺复苏以后，预后这么好的都少见。第一次见到超长心肺复苏以后，恢复那么好的。” “要不凌然有自信呢？心肺复苏，我觉得有点像是骑自行车，学会了就是学会了，得有那个感觉。” “你妹的自行车，你骑一个给我看看。” “凌然这种等于是单轮自行车，比较难，比较难。” 医生们半开玩笑着，病人家属却是给听住了。 病人的儿子脱下眼镜，抹了一把眼泪，凑到一名医生身边，道：“这么说，我爸是不是有救了？” 站在外圈看热闹的小弱鸡医生见是病人家属，立即一个三连打出去：“我没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清楚。” 病人儿子当场有点懵：“你们刚才还说……” “不是我说的吧。” “我听他们说……” “谁说的你问谁去。”小弱鸡扯起嗓子说了一句。 站在前面的医生呼啦一声，都散开了。 这年月，谁敢给病人家属答应“一定能救活”这种事啊。然而，普通人就医，追求的就是确定性。 病人家属向前走了几步，直到被拦住了，才追问：“我爸是不是能救活？” 拦人的护士不敢答。 病人的儿子又问：“我爸是不是能救活？” 此时此刻，他的眼里又洒出了泪珠。 附近的几名年轻医护人员都有些发愣，这样的病人家属和问话，你该怎么说？说轻了，人家不鸟你，说重了，家属情绪崩溃也不行啊。 “现在是抢救的关键时期，你要主刀出来和你聊天吗？”左慈典听到后面的声音，走了出来，语气严厉的不行。 年纪轻轻的小青年，哪里是左慈典这种老社会的对手，瞬间被唬住了，语气变的踟蹰起来：“我就是想问……” “你想问什么，你爸活下来，你有的是时间问，你现在问来问去的，是要主刀停下来，给你先细细解释一下吗？”左慈典指指时间，道：“心肺复苏停止10秒钟，救活的几率就小1%，你要不要试试？” 小青年乖乖的摇头。 “这不就行了？让你们家属签字的时候，你们拖着不签，人都要没了，问医生能不能救，早干什么去了？”左慈典太知道怎么对付这种家属了。他的态度强硬，家属的态度就软化了。 另一方面，本来站在小青年后面，给他呐喊助威的亲戚们，也怕医生将不肯签字说的太严重，于是不敢再多逼迫，纷纷劝说小青年。 “我……我现在怎么办？”病人儿子惴惴不安。 “先看看抢救的结果。知道什么是心肺复苏吗？”左慈典的语气放缓了一些。 “就是心脏不好了，让它好好跳？” “不是心脏不好了，是心脏已经停止正常工作了，如果心肺复苏不能成功的话，人就没了，明白吗？”左慈典说的声音更小了一些。 病人儿子重复了一句：“没了？” “恩。” “没了？” “现在是最后的希望，但是，心肺复苏成功的概率并不高，尤其是现在，病人已经接受了一个多小时的心肺复苏了，希望你提前做好准备。”左慈典说到这里，摇摇头，又回到了团队胸外按压的循环中去了。 病人儿子不禁陷入了失神状态。 他的嘴里呢喃着什么，但谁也都听不清楚。 亲戚看着有些害怕，不由的轻推他一下：“冰子，别傻站着了，给你爷爷奶奶打个电话。” “不打。”冰子突然清醒了过来，声音一下子清楚的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亲戚皱眉：“现在不打，等之后……” “晚一分钟知道，我爷我奶就能多高兴一分钟。”冰子自顾自的说话，眼睛就盯着前方。 正在做胸外按压的凌然，忽然停了下来。 “除颤。” “肾上腺素。” “先等一下，胸部的电极重新贴一下。”凌然跳下了平床，轻轻的揉着双手。 护士迅速上前，将胸部按压过程中，错位的电极换了位置。 滴滴。 监视器自然而然的响了两声，然后刷出了一片起伏均匀的心电图。 …… 年终盛典，请大家统一投票给角色“凌然”吧！拜谢！ ……第434章 持之以恒﻿ 一群围观的医护人员，听着监视器平常，但此时却异乎寻常的声音，都瞬间抖擞了精神。 这是多年来形成的条件反射。 家属们自然是慢了一拍。 大部分病人家属，都是第一次看医生抢救病人，有的可能都是第一次见心肺复苏，或者第一次见监视仪，哪里知道何种声音是正常的，何种声音是超常的。 甚至在一名护士激动的喊出“窦性心律”的时候，病人家属依旧是满脸茫然。 “痘……是好还是不好？” “逗的，不一定好吧……也说不上，逗什么？” “人看着都青了……” “嘘……” 一群亲戚伸着脖子，猜测中小声的说着话。 唯有病人儿子，瞪大了眼睛，却是一点都没有聚焦。 “继续送手术室，二氧化碳含量持续监测，大脑的低温保护要做好……”凌然瞅着监视器下命令，然后脱掉了手套。 狂做胸外按压的一个结果，就是浑身出汗累的要死。 凌然顺手从衣服里掏出一只酒精凝胶来，一边缓缓的擦手，一边做医嘱。 他的医嘱都是大而化之的，并不具体到某种药品的用量上。 这是因为凌然更希望余媛能够实时的调整药品的剂量。毕竟，每个人对每种药品的反应都不尽相同，凌然现在给出一个标准值的药品用量，并不会是最恰当的。 最恰当的用药量，往往都需要病人不断的尝试，并根据患者的反应来调整的。 余媛尽管实践操作水平弱似软脚鸡，知识储备却强似硬嘴鹅。当然，最主要的是，凌然已经将用药的方向都说明了。 具体到药品的使用方面，这是住院医就能做的事。 余媛迅速的答应了一声，就开始思忖着下令。 凌然在旁听着，见余媛有自己的思路，就暗暗点头。 心肺复苏最重要的是心脏恢复自助心律，接下来等待病人苏醒的部分，就不是短时间内用猛药所能解决的了，需要的是长时间的谨慎用药，以及最重要的……运气！ 至少到目前为止，心源性猝死依旧是人类死亡的一大因素，别说是百分百的救活病人了，能有10%的概率，已经是邀天之幸了。 病人家属盯着看了一会儿，才有人醒悟过来： “这是救活了吗？” “真活了？” “我就说，人送到医院来了，就没事了。” 冰子愣了半晌，嘴里喊了一声“爸”，就往前冲，眼瞅着就要上了病床。 吕文斌转身一个擒抱：“你想干啥？病人碰一下都有可能就死掉了。” 冰子听的更加挣扎起来。 左慈典咳咳两声，道：“吕医生，你不要这样说话。” 完了，左慈典拍拍冰子的肩膀，然后放开嗓子，吼道：“你碰一指头，病人可能就死了，听明白不？” 病人儿子被吓的浑身一抖，这才不挣扎了。 “人逢大事，就不知所措了。”左慈典用见多识广的语气道：“你们大医院的医生见的少，我在镇卫生所的时候，有的家属看到病人，自己先疯癫掉了，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男人抽烟能把自己给抽吐了。” “我……我不是……”病人儿子深吸了一口气，再踮着脚看向病人推走的方向：“我还都没见到我爸呢，至少让我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吧。” “心肌梗死，现在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左慈典看看他，道：“现在没办法给你看的。” “你看不懂”之类的话，左慈典就省去没说了。 “但是……现在……现在是什么情况？”冰子追问。 凌然此时走了过来，道：“病人的心脏恢复自主心律了，接下来要做手术保证血管畅通。之后，病人如果能苏醒过来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的做恢复治疗了。” “如果不能苏醒过来呢？”冰子心中畏惧。 “病人有植物人的危险，也就是脑死亡……”左慈典重新接手了谈话的部分，道：“我之前说了，做心肺复苏就是因为患者的心脏不行了，现在，我们这么多人，总算是将你父亲给救回来了，可是，有没有后遗症，有什么后遗症，还显现不出来，你明白吗？” 冰子再次满眼恍惚起来。 左慈典算是看出来了，这厮只要听到专业一点的东西，整个人就走神了，妥妥的专门学校中训练出来的架势。 想了想，左慈典又道：“总的来说，事情是向好的方向走的，你们家属也要配合，明白吗？” “明白，明白！”冰子这下子是听懂了。 “你们家属互相之间也通个气，有什么问题，等我们手术做完了，再讨论。” “好！” 左慈典停顿一下，再道：“心肺复苏一个小时，还能拉回来的，一个医院几年了都遇不到一例，你父亲的运气到目前为止都不错的。” 冰子此时稍稍有些清醒了，忙道：“谢谢，多谢……谢谢医生……” 左慈典听到此处，才微微一笑，示意冰子回到家属群里去。 魏嘉佑走过来，在旁静静地听着。 普通的心肺复苏，苏醒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他自己都做了不老少。 唯独超长心肺复苏，魏嘉佑的成功比例，并不比医院的平均指数高。所以，对于超长心肺复苏的后续，魏嘉佑其实也没什么经验。 “江山代有人才出啊。”狄院士站在魏嘉佑身后，啧啧有声的赞着。 狄院士见过的超长心肺复苏就多了，自己亲手做过的都有多起，对于凌然的所作所为，狄院士是看在心里，默默品咂。 “如果是在本院的话，我刚才有可能已经成功了。”魏嘉佑算是解释了一句。 狄院士笑一笑，道：“已经发生的事，就没必要再抓着不放了，你现在最需要的，其实是一名庶务官。” “什么？” “就是处理日常工作的秘书，也要懂点医学。”狄院士的目光，放在了左慈典头上。 魏嘉佑失笑：“我要这个做什么？” “至少能不被打吧。”狄院士说着，走近了左慈典，微笑道：“我刚才听你说，你在镇卫生所里工作过？” “是。”左慈典面对狄院士还是心虚的。如果自嘲住院医是小黄狗的话，院士级的医生至少是大野驴。 狄院士尽可能的显的平易近人，问：“你是云医的医生？从镇卫生所到云医，这个可不寻常啊。” “我是……社会招聘进来的，从头开始。”左慈典更心虚了。 “从头开始，不容易吧。” “还行吧。” “你觉得最难的是哪部分？” 左慈典不明白堂堂院士为什么问的这么细，于是想想，小声道：“最难的……可能是工作时间长吧。” 狄院士想了想，觉得自家医院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于是问：“再呢？” “没假期。” 狄院士先问自己“假期是什么”，然后才装模作样的点头：“再呢？” “工资低。”左慈典也放开了：“我现在到云华得租房子住，有点入不敷出了……” 狄院士叹口气，沪市的房租更高，工资也不见得能比云医高多少。 狄院士扪心自问，现在挖个小喽啰都这么难了吗?那些住院医们经典的抱怨，什么学不到技术了，觉得没前途了，没机会上手了之类的语言呢？这么老的住院医，能抱怨的东西应该更多吧。 “我是说临床的技术方面。”狄院士重新指示方向。 左慈典摇头：“临床方面没什么太难的地方，我觉得比在卫生院里好多了。” “学技术也不难？” “不难。” 这下子，狄院士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样子是不对的嘛。 好在左慈典察言观色的技能尚在，意识到狄院士的卡壳后，左慈典努力的转动大脑，再小声道：“不适应的地方也有，我现在最不适应的就是大家老喊左医生，我其实喜欢大家喊我小左，显的年轻……左医生这个称呼，我以前的领导，准备骂人的时候，才用‘左医生’起头。”第435章 了解﻿ 翌日。 早晨9点钟不到，狄院士就带着魏嘉佑，来到了云医，直奔ICU而去。 “昨天做了超长心肺复苏的患者在哪里？”狄院士进门就问，也没什么好掩饰的，反正，就他的曝光度来说，只要进入云医，在哪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很快都会被人报告上去的。 狄院士也早都习惯了这样的做事模式，干脆就表现的光明正大。 云医的重症监护室是一个独立的小科室，值班的医生只能乖乖的指了位置。 狄院士点点头，一言不发的带着魏嘉佑过去。 不用他多说什么，魏嘉佑立即低头去看病人的尿袋。 “清的。”魏嘉佑的表情看不出好坏来。 狄院士挑挑眉毛，也低头去看病人的尿袋，里面果然是基本清亮的。 “八成是活了。”狄院士踮起尿袋又扫了一眼，大胆的给出了判断，转头，狄院士就问：“凌然呢？” ICU的医生道：“凌医生早上查过房，就去做手术了。” 狄院士低头看看表，他们是卡着上班时间来的，不由问：“多早。” “5点多？”ICU的医生小声回答。 狄院士“唔”的一声，等了几秒钟，才问：“他怎么说的？” “凌医生没说什么。” “没对护理提出要求？” “没有。”ICU的医生说到此处，稍微硬气了一些，道：“狄院士，我们重症监护科的护理水平是没问题的，而且，不管凌医生提不提出要求，我们肯定都是按照……” “这些话，你等到评主任医师的时候再说吧。”狄院士一句话就把那小医生给打回原形了，并将他的智商给唤醒了。 ICU的主治医生，其晋升路线也是副主任到主任再开科室的节奏，一般的小医生，最终能到主任医师，就算是不亏了。 但是，评职称所谓的评，终究是需要人来评选的，而评选者，通常就是狄院士这样的医生的……下级委员…… ICU的小主治缩缩脖子，没敢挑衅院士的权威。 “我们去办公室看看。”狄院士说归说，回到ICU里面，又病人的病历拿在手里，仔细的扫了一遍。 超长心肺复苏这样的案例是真正的可遇而不可求。 别说两百分之一乃至于更低的成功率，就算一个医生愿意付出大量的时间去做心肺复苏，也得医院里提供得出来超长时间心梗的病人来…… 在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技能下，能坚持一个小时不起来，最后又决定起来的任性病人，本身就是小概率的存在。 “你也看看。”狄院士将病历转交给魏嘉佑，再看看病人，道：“就现在的状态，这个数据是可以了。” “我可以在电子病历里看到。”魏嘉佑道。 狄院士依旧将病历递给他，道：“别迷信电子病历，有些时候，医生会随手写些东西到纸病历里，不会贴进电子病历里的。” 魏嘉佑一愣，就拿起了纸质病历，翻看起来。 几页的病历翻完，魏嘉佑又奇怪的从后往前翻了一遍，才皱皱眉：“我没看到病人随手写的……” “这本没有。”狄院士道。 魏嘉佑低下头，默默的放下了纸质病历，只是用力稍微重了一点，发出砰的声音。 …… 午间。 狄院士又去参与了一轮的露脸仪式，再回到办公室里来，就见魏嘉佑端坐在办公桌前，认真的读着期刊，从电脑屏幕上。 阳光下的魏嘉佑，看起来没有那么阴郁了，颇有一些电视里的医生模样，专著认真一丝不苟…… 事实上，狄院士会选择魏嘉佑做自己的徒弟，也是考虑到了魏嘉佑的外形特点的。 虽然面对面的交流起来，魏嘉佑稍微有一些不近人情，但他是很上相的类型，不管是摄像机拍摄出来的电视节目，还是照片拍摄出来的朋友圈九宫格，魏嘉佑都是很有范儿的。 对一般的医生来说，有没有范儿其实不重要。狄院士本人就没有从长相中获得过好处。 但是，狄院士很清楚，若是有一个好的长相的话，对高端医生来说，那就是无可比拟的优势了。 在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除了眼科医生以外，所有人都更倾向于选择外形好看的医生。 明星医生或者医生明星，早在二十年前就不新鲜了，这些年更有愈演愈烈的架势。 狄院士自己做不了医生明星了，就对徒弟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魏嘉佑现在的样子，狄院士也是极其满意的。 “在看什么？”狄院士走近了一些，语带亲切。 魏嘉佑握着鼠标的手抖了一下：“会议结束了？” “就是一个见面会，有什么结束不结束的。”狄院士说着话，就弯腰看向了魏嘉佑的屏幕。 “《无术野下徒手局部压迫止血行肝缝合》……”狄院士一边看，一边将标题给读了出来。 魏嘉佑见他看到了，也就大大放放的让出了位置。 “这是凌然写的论文？”狄院士终于是看明白了。 魏嘉佑点头：“写的也算有水平了……” 他的声音不是那么坚定，只有身边熟悉的人才能听出来。 “有点勉强？”狄院士听着笑一笑，道：“凌然好像是本科生毕业的，不会写论文，论文写的少，都属于正常吧。” 魏嘉佑呵呵的笑了两声：“他这个可超过正常水平了。” “哦？” “他用徒手止血，以前就处理过肝损伤的患者。”魏嘉佑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的论文了，依旧不觉得自己能掌握这招。 与此同时，凌然也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放了一叠的文件，默默的阅读着。 他看的，正是魏嘉佑的论文。 魏嘉佑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心脏外科和内窥镜上。前者不属于凌然掌握的范畴，后者却是相对的熟悉了。 凌然能够看到，魏嘉佑的论文里，字里行间透漏出来的自信。 可以说，只看两篇论文，凌然对魏嘉佑的了解，就超过了昨天的几次碰面。 又是一篇论文看过，凌然拿出了手机，拍了照片发给了左慈典。 凌然自己，则是摊开了笔记本电脑，写起了自己的论文来。第436章 有点神﻿ “余医生，有没有时间……”左慈典敲开门，就捻熟的向余媛打招呼。 正杵在灯箱前面看片的余媛，诧异的回头看向左慈典。 两人对视十秒钟，都“嗤嗤嗤”的笑出了声。 “老左你的脑袋算是完蛋了，还有没有时间……”余媛笑的像是一只坏掉的橡胶手套似的。 左慈典也忍不住笑了出来，笑的像是一只用过的纱布似的：“我帮凌医生问的。” “你早说嘛。”余媛立即不笑了，眼睛向左慈典身后看看，没见到凌然，才松了一口气：“你下次直接说事，不要再问有没有时间什么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不是秃噜习惯了。”左慈典摆摆手：“我发一个图片给你。” 左慈典将凌然发给自己的图片发给了余媛，道：“你看看这个。” “什么意思？”余媛皱眉。 “我琢磨着，像是魏嘉佑这样的医生，咱们是不是得知己知彼啊。”左慈典试探的看向余媛，又道：“你看看他做的这些手术，发表的这些文章，和咱们凌医生的项目，是不是重合性挺高的？” “人家的主要方向是心脏外科手术。”余媛只看了一眼，又赶紧道：“我不是说心脏外科就高人一等，我的意思是，大家的主要方向不同，不能因为魏嘉佑写了几篇内窥镜的文章，就说重合吧。” “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余媛抬头看向左慈典。 不说心脏外科，内窥镜的手术，关系其实很密切吧。”左慈典用他学渣级的水平分析，且道：“凌医生现在开始做膝关节镜，保不齐是不是有想做腹腔镜或者胸腔镜的想法，咱们不说别的，你说翻过年，要是有个内窥镜的峰会，凌医生难道在魏嘉佑后面上台？” 有些时候，学渣的心思，是能够莫名其妙的对接到学神的。 要以余媛的想法，膝关节镜和胸腔镜的距离也太远了，那解剖结构完全不一样，不能因为带个镜字，就强行掰扯到一起。 当然，会了膝关节镜，再去用胸腔镜，手法上肯定要熟悉一些的，节省几个月的时间也是有的…… 但要余媛来判断的话，她觉得换成自己，十年内都不会去碰胸腔镜，那完全不是一个领域嘛，要是骨科的都去玩肋骨下方了，胸外科的人难道都回家吃自己吗？ 同样是以自己作为主角的话，余媛也不觉得站在别人身后上台有什么问题——当然，那得看是什么级别的峰会，要是国际级的峰会，或者放低一点，就国内的真·峰会，能上台就高兴死了，还管是在谁的身后上台呢？ 然而，余媛听着左慈典的话，再从凌然的角度考虑，突然觉得，左慈典同志的考虑，还真不是无的放矢。 “那我做个情报分类。”余媛一下子摆正了自己的位置，道：“魏嘉佑过来云医了，那就有可能挤占咱们的资源，我看看他究竟是搞了些啥幺蛾子……” “就算魏嘉佑不来云医，他也要挤占资源的。”左慈典认真的道：“魏嘉佑这样的年轻人，我可见过不少，你可不知道，这样有背景有水平的人，用起资源来是有多浪费……我就给你说一项，人家要是想单独上台呢？要是想要独占呢？” 余媛愣了一下：“不可能吧，那多浪费呀。” “浪费？美国人打仗的时候讲浪费吗？”左慈典撇撇嘴：“人家身后是有院士的，用点独占资源算什么。” 余媛对此就想象不来了。 她早两年想做个手术都没机会，甚至想一天25个小时的呆在医院里做住院总都不得，哪里想象得到院士能带来什么水平的资源。 “祝院士也是院士。”余媛脑海中瞬间闪过“祝-杨跟腱修补术”，对于这种东西，她的记忆就很深刻了。 左慈典只是笑笑，道：“你打短工的，还想让东家分房子给你，合适吗？” 余媛被说的愣住了，仔细一想，不得不承认，左慈典说的有道理。 凌然的根子可是在云华医院呢，如果云华医院不能提供最大资源的话，难道指望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来提供吗？ 除非凌然转过去，而且，也就是一定几率罢了。 再想的多一点，凌然如果去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那他的手术范围就只能局限于关节镜了，比起魏嘉佑的心脏外科，或者胸腔镜什么的，都要弱了不止一档。 余媛猛的摇头，心下暗笑，自己是被左慈典给带进沟里了，干嘛一定要和魏嘉佑比呢？人家约翰霍普金斯毕业的海龟博士，起点都不知道高了多少。 “我去写分析报告。”余媛道。 “不止，你最好再催着凌医生多写论文。”左慈典低声道：“做医生的，做多少手术，别人看不到的，还是得有论文，这个你擅长，再有别的琐事，你找我，我来帮你做。” 余媛有点心动，只笑道：“帮领导搜集论文资料啥的是应该的，不过，人家的论文水平，怕是比我要高多了。” 能从约翰霍普金斯毕业的，毕业论文都得相当牛才行，余媛就算没看过，也能猜一猜级别。 左慈典只是哼哼两声，道：“你这个话，半对半错。写论文，魏嘉佑肯定厉害。” “然后呢？” “看病救命，肯定是凌医生厉害。就昨天的心肺复苏的病人，不就证明了？” “写到论文里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你的本事了，但我知道，要是没内容，就瞎编的话，写医学论文的就不是医生了，全都得是行政科的人了，对吧。”左慈典稳稳的道：“既然写论文的都是医生，那我觉得，最后还是得看救人的本事。对不对？” “话都让你说了。”余媛嘴上不承认，回过头来，就开始沉浸于文牍之中。 比起手术台上的种种，坐在电脑前的余媛，水准起码提升了七万多级，倍现游刃有余。 …… 魏嘉佑等到一天的行程结束，就自己溜达着溜达着，又来到了云医的重症监护室。 值班的依旧是早晨的小主治，此时则乖觉了不少，见面未语先笑，像是在高级酒店的礼宾部里工作似的。 “魏医生。”小主治也不懂得从哪个方向舔，就甜甜的笑一笑。 “凌然做的病历都有哪些？”魏嘉佑问。 小主治愣了一下，道：“你们早上看的就是。” “我要所有的病历。” “那……那我不好给你呀。” 魏嘉佑皱皱眉，倒不强求，道：“现在哪些床位的病人，是凌然负责的……” “到ICU的病人肯定就是我们ICU的了……”小主治说了一半，瞅着魏嘉佑的表情，明智的住嘴，道：“7床和12床都是凌医生送过来的。另外的14和3床也是……” “病历发给我。”魏嘉佑道。 小主治低声问：“纸质的吗？” “废话，当然是电子版的。”魏嘉佑看傻子似的看小主治。 小主治满腹委屈，前面我明明听狄院士说了，让你看纸质病历，你不听话，你还骂我…… 小主治发誓，狄院士要是开一个匿名的公众号举报功能，他一定毫不犹豫的举报了魏嘉佑。 “您稍等，我找了发给您。”小主治又露出一片争执的笑容。 魏嘉佑就在外面略略的扫了一遍，记下了编号，再进到ICU内。 “你也是做了超长心肺复苏的？”魏嘉佑来到7床，就见对方斜躺在床上睡觉，连根管子都没插，立刻将之给叫醒了。 睡的迷迷糊糊的老胡睁开眼，闷闷点头：“心肺复苏，我是做了。” “做了……快一个小时的心肺复苏？”魏嘉佑看看手里的pad。 “好像是。”老胡说话很费劲，轻轻的咳了两声。 魏嘉佑点点头，再看看近乎正常的监视器，突然问：“七加八等于多少？” 老胡望着魏嘉佑，到魏嘉佑不耐烦要放弃的时候，老胡轻声道：“医生，你是想考我算数呢，还是就想看看我脑子好使不？” 魏嘉佑愣了一下，表情有些怪异的道：“听你说话，脑子还挺好使的。” “我就不爱算数字，你问我个七加三可以，你问我七加八，我就不乐意算了。” “你可以先给七补全到10，然后再把差的数字用8减掉，两个合起来，就是最后的数字了。”魏嘉佑回答。 老胡又盯着魏嘉佑看了半天，突然笑了，又咳了起来：“你和凌医生还怪像的。” “我和他有什么像的。”魏嘉佑不承认。 “你是比他差一点，但也挺像的。凌医生像是車，象棋里的車，啥都直来直去的。”老胡说着，喘了两口气：“你是那个炮，看着直来直去的，实际上隔着一层，有点二……二炮，嘿嘿嘿嘿……” ICU的小主治站的远远的，听的脑子都要炸掉了，你一个住ICU的病人这样挑衅医生真的好吗？ 怕病人惹怒了魏嘉佑，自己吃挂落，小主治连忙快走过来：“7床的，咱不能这么说话啊……” “让他说。”魏嘉佑拦住小主治。 “啊？” “说话对大脑来说，可是高级功能。”魏嘉佑看着老胡，声音越来越飘忽：“能说话，从心肺复苏的角度来说，是真的成功了。” “那可不是，本来就成功了。” “连续成功两例超长心肺复苏？” “是。有点神吧。”小主治与有荣焉。第437章 人参味﻿ 魏嘉佑仔细的问了老胡的病史，直到后者坚持不住，睡了过去。 重症监护室的小主治在旁边听着，有些听明白了，有些听的没那么明白，就记个大概，回去再做记录。 早上遇到狄院士的时候，小主治还有些头脑发闷，在被“震醒”之后，他的态度反而有了180度的转变。 对他来说，魏嘉佑这种级别的医生，真的只有机缘巧合才能碰到，对方说的话，就算是现在听不懂，过上两三年，说不定都能变成自己的秘笈了。 事实上，许多地县医院的高级医生，赖以为名声的秘笈，就是些高级医院的高级医生们的常识。而这些常识，有些时候是他们做了太多的地方病或流行病而积攒出来的，有些就是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者参与各种集体诊疗活动，学（tou）习（师）回来的。 至于魏嘉佑这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从毕业的那一天开始，就预订高级医生的职位了，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 事实上，像是重症监护室的小主治，放在精英医学的国家，也就是医生高收入的国家，他们还远没有得到独立行医的资格呢。 当然，国内三甲医院资深主治以下的医生，也基本没有什么独立性，收入与美国住院医一样低。 “再去看看那位。”魏嘉佑说的正是早上看过的超长心肺复苏的患者。 小主治心领神会，连忙在前领路，道：“这边……” 魏嘉佑打量打量两侧的其他病人，步履轻盈。 “双瞳直径回缩了。”魏嘉佑照一照，再看动态监测中的心电图，比正常人肯定是差远了，比起危重病人来说，也可以勉强说是正常了。 “用了甘露醇？”魏嘉佑问了一句。 “是，还有速尿和钾镁合剂。”小主治看看魏嘉佑，又道：“主任给安排的。” “恩……”魏嘉佑沉吟着，操作着pad，写了几行字。 小主治有些心虚的站在后面。 对他这个级别的医生来说，病历是不耐查的。 一名小主治的日常病历，就像是一名学习中档的学生写的暑假作业，乍看起来像是填满了，要是仔细检查的话，肯定是错漏百出的。 正因为如此，每当医院里出现死亡病例的时候，医生们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去修改病历。 魏嘉佑这样的外院牛人，能不能看出病历中的问题……小主治相信，肯定是能看出来的。 “去看看凌然的其他病人。”魏嘉佑没有提出问题来，让人不由的松了口气。 “小六子。” ICU开门的声音，伴随着余媛的喊声，一起传来。 “余医生，这边。”主治连忙招手，一个人站在魏嘉佑身边，实在是太心虚了。 余媛上前来，狐疑的看看魏嘉佑，问：“你怎么又在看我们的病人？” “我想做点进一步的研究。”魏嘉佑微笑。 余媛撇撇嘴：“我们的病人，你做进一步研究？” 魏嘉佑嘴角轻笑，竟是不觉得有必要解释的样子。 余媛轻哼一声，还真把人家没办法。 病人是独立的个体，没道理说，只有主治医生能做相关的临床研究。 事实上，像是公共卫生、遗传病、流行病、地方病方面的研究，都是不在乎主治医生的。外科临床虽然讲究一些，但那也不是什么金科律例。 不过，就算魏嘉佑要做相关的研究，对凌然也是只好不坏的事。 余媛同样没兴趣多说话，强行挤到魏嘉佑身边，观察病人。 她不像是ICU的可怜小主治那样，如无根的浮萍，见谁都怕得罪了人家，最起码，霍从军同志喷人多年，也还是屹立不倒，急诊科还升级了…… “胺碘酮还在用吧？剂量合适吗？”余媛带着核查的性质。 ICU是单独的科室，急诊科想干涉也是不行的，越是大佬过来，ICU的高级医生们就越敏感。反而是住院医或余媛这样的住院总，到ICU过来，大家都当做是没看到。 这也是医院很多的科室会诊都是住院医在做的原因之一。副主任一级的医生本来就忙，出动起来更是容易让人多想。 反而是住院医的流窜，就像是黄花鱼似的，到哪里都不奇怪。 ICU的小主治“恩”了一声，道：“泵进去的。” “那就好。”余媛说着，又皱皱眉：“你们用人参了？” “啥？” 余媛又耸耸鼻子：“还挺香的，不像是单纯的人参……你们现在开始上中西医结合了？” “怎么可能。”小主治连忙否定。用药可是不好开玩笑的。 余媛又做了一个深呼吸。 唔…… 很香的人参味，加只鸡就可以炖汤的感觉。 余媛顺着香气，一路向左侧嗅去。 “你在做什么？”魏嘉佑的目光像是看变态似的。 余媛疑惑的看看魏嘉佑，受到他的眼神攻击之后，有些心虚的道：“我好像闻到了奇怪的味道，你用了人参？” 魏嘉佑定定的看着余媛，依旧是看变态的眼神。 余媛也不免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又小小的吸气，耸动鼻子。 “我喷了淡香水。”魏嘉佑压不住了，咬了咬牙根，说了一句。 余媛：(°△°|||) 小主治同样难以置信，重复道：“香水？” “淡香水，可以吸汗，不影响别人。”魏嘉佑看看余媛，依旧是看变态的眼神：“从来没人闻到过。” 余媛有些受不了魏嘉佑的眼神了，你一股子人参味，觉得我变态？究竟谁是变态？ 余媛吐出一口浊气：“你别是人参娃娃吧。” 魏嘉佑胸中亦是涌出一股浊气，故作淡然道：“爱马仕雪白龙胆。” 余媛望望魏嘉佑长长的胳膊，长长的腿，还有长长的手指，内心毫无波动…… “小六子，后续报告用邮件发给我。”余媛转身，从魏嘉佑身边绕过去，不由的又吸了一鼻子的人参味。 余媛心道，晚上不如炖\*\*。 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只老母鸡，在人参娃娃的拥抱下，噗嘟噗嘟的冒着热气的场景。第438章 填补﻿ “凌医生，魏嘉佑有可能在写超长心肺复苏的论文。”余媛找到凌然的时候，看到他正在伏案码字，立即将长须人参精的故事放到了一边，先捡重要的说。 凌然正在键盘上飞舞的白皙修长、骨节分明、丰润无暇……的手指停顿了下来。 “你特意提起的原因是？”凌然看向余媛，倒是有所猜测。 果然，余媛用肯定的语气道：“魏嘉佑的论文，肯定要参考咱们的案例的。” “恩……现在的超长心肺复苏的案例不多，魏嘉佑要参考我们的案例，确实有可能。”凌然缓缓点头。 余媛讶然：“这样都可以吗？这样你也可以接受？” “当然不能。”凌然看傻子似的看余媛一眼：“你现在去找行政科，让他们封掉魏嘉佑的登录账号，ICU以后也不允许他进去了。我打电话给霍主任，另外，我这篇论文也差不多写完了……” 凌然说着让开了电脑，示意余媛可以阅读。 余媛放心了不少，只是有些不忿于凌然的表情。那看傻子的眼神和人参精看变态的表情，实在是很容易让人愤怒…… 脑袋里这么想着，余媛调高座椅到最高，压下电脑屏幕到最低，聚精会神的看起了凌然的论文。 “咦，我以为您在写关节镜的论文？”余媛看到论文的标题——《徒手心肺复苏连续成功案例分析》就不由的心中一喜。 “关节镜的论文也写了，但这篇论文优先修改，优先发表。”凌然回答。 余媛脸上露出了笑：“就是说，咱们的病人……” 余媛看着看着，不说话了。 讲真，谈手术的时候，她算是七万分之六万一千三百四十二的废柴，谈论文的时候，余媛就有七万分之七十万的自信了。 凌然的论文，首先给余媛的感觉就是糙。 大部分的学生论文都是如此，住院医或者普通主治们写的论文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副主任和主任医师们——年龄大并不会让他们变的更聪明，只会变的更糙。 简而言之，除非是把论文当做正职来训练，做个十年半年的，否则，行文粗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经过三年硕士，四五六七八年的博士生涯毕业以后的医生，算是医生中最善论文的一种了，另一种就是余媛这种有天赋的医生…… 剩下的，包括凌然在内，写论文的时候，能把事情讲明白就算好的。 好在，论文也只需要你将事儿讲明白，并不需要多少文采，除了少数讨厌的期刊，比如science，才会要求深入浅出，说明科学还得好看。 不过，稍有文采一些的论文，总是更容易得到期刊的发表通过就是了。 而在初期的“糙”劲过后，余媛看到的，就是凌然论文中满满的闪光点了。 超长心肺复苏的要点，用药的理由，得到的回馈等等…… 对于一门刚刚开展的技术来说，余媛几乎可以想象得到，凌然的论文能够带来的关注度。 单就急诊医学来说，心肺复苏也算是一个大命题了。 “所以说，你是早就准备好，要写这样一篇论文了？”余媛有些放心下来，又道：“那还是要快点发表。” “恩，我再改一改，将参考资料补充一下。”凌然并不是太担心的样子。 余媛倒也赞同。临床医学的论文，大部分都是主治医生自己发表，就是因为第一手的数据很难得，有些并不一定是以数字或文字的形式出现在病历中的。 另一方面，期刊对非一手的数据也会有疑虑的，不是什么人随便写点什么东西，就会给予信任的。 “我帮你核查参考资料吧。”余媛主动提出建议。 论文中用到的资料，既要核对来源，又要一一标注。当然，最主要是某些方向的资料得一一寻找，耗费时间。 “那就写到这里？”凌然的关注点略有不同。 余媛又将论文拉到最上方，仔细的看了一遍，才道：“我觉得内容够多了，能写的都写到了吧……” “全写到不可能，恩，就那先到这里吧。”凌然到目前为止，做过的心肺复苏也就是少少的几例，并不觉得有写尽的感觉，不过，一篇论文里，也确实不用全写进去。 余媛确认了凌然的想法，就让他将论文发到了自己邮箱，再回去开始查找资料，核对参考资料等等。 这是份繁琐的工作，余媛忙活了一天时间，且熬了几个小时，才算是将论文的参考资料和标注都做好了，并重新发给了凌然。 第二天，余媛查房后才到医院，就算是额外的休息了。 事实上，余媛更期待自己改过的文章如何。 “凌医生……”余媛见到凌然，就赶紧跑了过去，站到他的面前。 凌然低低头，才看到余媛，见她表情，就微笑道：“做的不错。” 余媛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比起手术什么的，她在论文方面，显然更有自信，也更有期待了。 “有一样问题。”凌然的话，突然让余媛的心给提起来了。 “出错了吗？”余媛的脑海里，拼命的回忆自己做过的内容，许是做的太晚了，以至于余媛竟然有些回想不过来。 “没有出错。”凌然摇摇头，又道：“就是你发了多一封邮件过来。” “多的邮件？”余媛说着一惊，转瞬轻松下来，笑道：“对了，我当时看了爱马仕的香水瓶，是发了错图给你吗？” “好像是个订购邮件。”凌然道。 “假瓶子而已。”余媛道：“真的人家也不卖。” 凌然点点头，自然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 同一时间，魏嘉佑也将论文写了七七八八。 他的论文很简单，内容如其名——《徒手超长心肺复苏观察报告》，就是写自己看到的超长心肺复苏的情况的。 比起自己做的手术，或者相关研究，这样的论文，更适合在各种会议或讲座中使用。 魏嘉佑是经常要参加各类国际会议的人，写这样的文章，自然是手到擒来。 到了中午，魏嘉佑再拿出自己的pad，输入账号名密码，就发现，无法登入了。 魏嘉佑愣了一下，转瞬笑了出来：有什么用啊。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39章 非常自信﻿ 魏嘉佑是个很自信的人。 尤其是当他用起雪白龙胆的时候，魏嘉佑相信，自己就是那颗能给人吊命的千年人参。不仅可以给病人吊命，而且可以给医生吊命。 魏嘉佑站起身，给自己补了一轮香水，再将写了大部的论文打印出来，才去往凌然的办公室。 “凌医生，你封了我的账号密码？”魏嘉佑并没有兴师问罪的架势，相反，魏嘉佑的脸上带着笑容，有种自信和调侃的意味在里面。 凌然颔首，看向魏嘉佑，道：“是。” 没有解释，没有说明，也没有郑重和严肃，看起来，就好像凌然在给付出租车费似的。 “所以说，你已经知道，我要写一篇有关于你做的心肺复苏的论文？”魏嘉佑微笑。 凌然点头。 “恩……我本来准备等论文写完了，再给你斧正……”魏嘉佑说着客气话，用手挠挠鼻子，嗅了嗅手腕处的人参味，再满足的微笑，道：“你是没有看到论文，你如果看到了，就不会担心了。我的论文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魏嘉佑的态度有些居高临下，从他的角度来看，自己确实是在给凌然提供便利。 为了证明自己，魏嘉佑干脆的拿出写了一大半的论文，递给了凌然：“你可以看看，我只是将你的成果，广而告之了。” 凌然接到手里，一点都不客气的翻看起来。 《徒手超长心肺复苏观察报告》开篇就将云华医院急诊中心凌然医生给写了进去，后续的内容，似乎也是以赞扬居多。 然而…… “如果你是问我的意见的话，我是不会赞同的。”凌然将论文放回到了桌子上。 “这是让你声名鹊起的好机会。”魏嘉佑用手逗了一下论文，道：“想想看，我们选一个国际级的会议，登上讲台，我讲这篇论文，《徒手超长心肺复苏观察报告》，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以后，我再将你介绍出来，全场一定是成片的欢呼……” 魏嘉佑伸手向上，做出一个宏大场面的模样。 作为沪市有名的医学界新星，魏嘉佑回国以后，就不断的得到机会。 这既是因为他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的名气起作用，也是他的导师狄院士的原因，同时，也不免有魏嘉佑的性格的问题。 凌然奇怪的看了魏嘉佑一眼，声名鹊起和成片的欢呼的意义何在？ 如果仅仅是为了声名鹊起和成片的欢呼，而非心肺复苏本身，凌然对此，还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魏嘉佑意外的看懂了凌然的表情。 事实上，魏嘉佑经常会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有类似的表情。 完全的不感兴趣。 魏嘉佑对许多事都不感兴趣，对许多人和事，都会露出不感兴趣的表情，但是，他想象不到，竟然会有人对自己表现得不感兴趣。 魏嘉佑皱皱眉：“就算你自己想要写论文，也不受影响的，而且，我相信我的这篇论文，可以提供一些新颖的观点……” “并不会。”余媛皱着鼻子走了进来，闻着空气中的人参味，颇有些嫌弃。 魏嘉佑笑了起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相同的事件……” “凌医生的论文已经完成了。”余媛道。 “恩？已经完成了？”魏嘉佑注意到这个词。 余媛确认：“已经完成了。” 魏嘉佑沉吟片刻：“你可以看看我的论文，然后……再做决定。” 魏嘉佑说完，转身离开了。 余媛遥望着魏嘉佑的背影，感觉自己正看着一支从长白山的老林子里，挖出来的千年人参，正扑腾着一身的参须儿，欢快地，执着地，坚韧地，自信地迈步…… “这是魏嘉佑的论文？”余媛看到了办公桌上的打印文件。 凌然点点头。 “写的好吗？”余媛问。 “挺好。” “比我们的呢？” 凌然轻轻的笑了笑。 对于具有完美级心肺复苏技能的医生来说，小人参精的自信，并不会提升他的论文档次。 余媛拿起魏嘉佑的论文，谨慎的研读起来。 所谓树的影人的名，魏嘉佑在国内医学界的名气已经有了，那就不容小视了。 而且，深谙论文之道的余媛更知道，有的人还真的是可以把三流的成果，写出二流的味道的…… 回想魏嘉佑离开前的自信，余媛不得不多放两分心思了。 “我先去处置室了。”凌然将电子病历扫了一遍，就不愿意呆在房间里，给余媛说了一声，直奔楼下。 “我也去。”余媛一把抓起论文，跟上了凌然。 一边走，余媛还一边看着论文。 好在她的碰撞面积较小，有凌然在前面开路，总算不至于撞到。 “写的还真可以。”余媛在后面走着路说话。 凌然赞同的“恩”了一声：“就他所知道的数据和信息来说，是不错了。” “对吧，他这个想法说起来，还挺牛的。”余媛又看到下一页，啧啧两声，却是又笑了出来：“可惜喽，再牛的点子也就是个点子，他没有亲自参与，就不知道我们做的心肺复苏是什么样的。” 凌然点头：“针对不同病人的不同情况，心肺复苏总是有不同的。” “所以说……”余媛停顿了一下，又继续看着，笑出了声：“他的有些观点还挺正确的，像是这个，提前开放高级气道，保证氧气的供应量，可惜，咱们的论文里都写了。” 说到此处，余媛犹豫了一下：“到时候，咱们的论文发表了，会不会被魏嘉佑误会，咱们有看到他论文的……” “论文滞后于操作本身。”凌然回头看了看余媛。 余媛闷头走路且看论文，险些一头撞上凌然，被凌然用手掌，生生的给抵住了。 余媛茫然抬头，转瞬笑了出来：“说的没错，不管论文里说什么，都不如我们做的有效……” “不用考虑这些问题。”凌然摆摆手，目光已经放在了处置室中，想看看有哪个新来的有意思的病例出现…… 余媛看完了魏嘉佑的论文，倒是能够体会到魏嘉佑同志的一两分自信的缘由。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论文了。 但是，他如果看过凌然的论文的话，大概不会自信满满的离开了。 “我们怎么回复人……魏嘉佑？” “把我们的论文上传了，他查重的时候，会看到的。”凌然说着，就冲着一名腿上流血，正在嚎哭的小孩子走去。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40章 ￣□￣｜｜﻿ 许多医生都不喜欢做儿科的工作，一方面是儿科的业务繁杂，等于是半个全科大夫，而不会说话或说不清楚话的孩子，又让病情的判断变的困难，所谓哑科是也。 另一方面，儿科的家属越来越求全责备，也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儿科的收入低，而工作强度大——在开药很少，手术也很少的儿科世界里，大部分医院的儿科医生的收入，只有内科医生的一半以下。药改过的医院里，就是儿科只有外科的一半。 不过，这些问题对凌然来说，都不算是什么问题。 要是有选择的话，凌然宁愿病人都不懂得说话，也免得病人不停的说话套近乎，递条子，留电话，加>求全责备和收入低，对凌然来说，就更不是问题了。 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是泡着苦水长大的，有的人是喊着金汤勺出生的，有的人天生就是颗大钻石。 “孩子有什么症状？”凌然站到一名实习生身后，询问起来。 实习生本来准备给小孩包扎伤口，听的愣了一下，回头看到凌然，反而更加紧张了。 实习生就像是医院里的小宠物，有的可爱，有的懂事，有的像二哈，有的丑笨讨厌……但是，实习生有一个共通点，它们与家里的宠物一样，总能敏锐的判断出家庭的权力分配。 现在的急诊中心里，凌然管着一半以上的床位，又不是位好说话的医生，后续新来的实习生，遇到凌然，都有一些战战兢兢，比陶主任等好说话的老主任，还要畏惧。 实习生的手指哆嗦了两下，才小声道：“3岁幼童，玩耍的时候弄破了腿部皮肤，伤口很小，准备消毒以后包扎……” “哦……我看血都流到脚上了。”凌然随手就戴上了手套，抓着小孩子的腿看了一眼了，发现确实是不需要缝合。 不要缝合的话，就没有凌然什么事了。 凌然顺手擦洗了一下伤口左近，还是有些奇怪的道：“这么小的伤口，流这么多的血。有查过血吗？” “就是不小心给弄破了，就别抽血了。”带着孩子来看病的父亲也不是第一次到医院来了，知道给小孩子抽血有多麻烦。 “现在看，流血的速度是不快，唔……都快要凝住了，没道理流这么多血……”凌然稍微有些纠结。 “你没孩子吧。”小孩家长笑了：“这小孩子弄破腿了，疼的很，一会哭一会闹的，伤口刚好一点就又弄破了，正常。” 凌然“唔”的一声，问：“弄破多久了？” “两三个小时吧。”孩子爸爸道：“我就是被他闹的遭不住了，才带到医院来的。你们给包扎一下，我们回家休息去就行了。我也知道你们医院里忙，不浪费你们时间。” “也没那么忙。”凌然示意家长坐下，自己也坐在了对面。 虽然有点不情愿，但是，家长还是抱着孩子坐了下来。 也就是这么一会的功夫，本来懵懂的小孩子，突然就眉头一周，痛的哭了起来。 “不哭不哭。”当爹的手忙脚乱，又抱又哄的，一边摇晃一边道：“估计我又把他给弄疼了。爸爸不小心的，对不起啊，不哭不哭……” 凌然咳咳两声，回忆了一下霍从军教给自己的符合病人期待的礼节，再客客气气的道：“您贵姓。” 家长被医生客气的有点心慌，“啊……”的一声，忙道：“免贵姓牛。” “牛先生。”凌然微点头，道：“您以前受伤，像是这样的小伤口，有疼过两三个小时的情况吗？” 家长愣了愣，迟疑片刻，道：“没有，不过，我们那时候都是皮孩子，我小时候在村子里，田间地头的乱窜，不像是现在的孩子这么娇生惯养。” “疼痛这个机制是属于人类的。”凌然道。 “哈？”家长没听懂。 凌然又清咳两声，整理着语言，道：“我的意思是，即使娇生惯养，你的孩子也不应该哭这么久，所以，我建议你再多做几个检查。” 家长疑虑的望着凌然，还低头看看他的铭牌，才迟疑着道：“那个，凌医生，不是我心疼钱，我是不想小孩子再遭罪了。就说抽血，要是一次能抽到也就算了，我们家孩子上次抽血，连扎了四次的针，心疼的我呀……孩子现在看到针头就哭，您看……您现在是担心有啥问题？” “那我先给做个体格检查吧。”凌然起身，道：“你给放到床上，我来看看。” 凌然没有做过门诊，参与过的会诊也不多，就诊断来说，是比较缺乏经验的。 但是，凌然的诊断学的基础还是很扎实的。 在学校里，他的诊断学的成绩就是常年第一的排名，再获得了专精级体格检查技术以后，理论上坐个小门诊，应当是没什么问题了。 事实上，凌然长期在急诊科的处置室和抢救室里流窜，做出的诊断已经不老少了，只是并非基于门诊的判断而已。 若在确实需要做诊断的时候，凌然掌握的大师级的磁共振（四肢）阅读能力，专精级的B超阅读，完美级的X光片阅读，还是能够起到相当的作用的。 不过，比起影像片的检查，体格检查明显更容易让家长接受。 凌然看着小孩子躺上平床，并没有按照体格检查的一贯顺序进行检查，而是第一时间伸出已经在口袋里暖过的手掌，并掀开小病人的衣服，将手掌放在了他的肚子上，轻轻的按压了两下。 哇…… 小孩子毫不迟疑的，立即的，一点薄面都不给的狂哭了起来。 “哎呀……这是……这是做什么？”当爹的也要哭出来的。 “我再摸一下。”凌然用另一只手逗逗小孩子的脸，像是逗大橘猫似的。 小孩子依旧在哭，就是哭的没有那么惨了。 凌然趁机又将手放在了小孩子的肚子上，再次做了按压。 就算小孩子的目光被凌然所吸引，但也就迟疑了两秒钟，他就继续狂哭了起来。 “很疼是吧，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凌然并没有立即松手，而是继续的按压了几次。 他的体格检查只是专精的水平，但也是够用了。 另一方面，100次的腹部解剖经验，此时能够带给他巨量的信息。 根据腹部的软硬程度，甚至包括孩子的痛哭程度本身，凌然就可以得到部分的结论了。 然而，孩子哇哇的哭声，让当爹的怎么都忍不下了，他抓住凌然的袖子，道：“医生，娃都哭成这样了，你这是……” “但不是因为腿疼在哭吧。”凌然转头问他，然后又按了几下。 当爹的一愣，这是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可回答起来却不容易。 “不是腿疼的话，是因为什么？”当爹的心颤了起来。 “有可能是肠套叠。”凌然并没有遮掩，道：“我给你开一个B超，现在就去检查吧。事不宜迟。” “哦……是……好……”家长瞬间就变的慌乱起来：“那个……啥是肠套叠？” “简单说，就是就是小孩子的肠子套叠在了一起，像是一截肠子捅到了另一节肠子里。这是婴幼儿常见的疾病，而且是危险疾病。”凌然看家长确实不懂，就说的颇为浅显了。 “危险吗？”家长咽了口唾沫，想快点去检查，又忍不住问：“但是，怎么就突然就肠套叠了？” “因为小孩子的肠子就有六七米的长度，而腹腔的空间又小，肠子很容易就叠进了错误的位置。比如刚开始吃辅食，就有可能发生，一般孩子肠套叠都在2岁以下，3岁的发生几率略小一点，所以……你先去检查。” “好，好……”当爹的抱着孩子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再转头，迟疑着道：“你说，会不会跟我们喜欢甩着玩有关系？” “什么叫喜欢甩着玩？” “就是，我儿子喜欢我提着他的脚，然后在空中甩来甩去的。”当爹的说话间，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道：“每次我提起来甩他，他就咯咯咯咯的笑……” 说完，当爹的眼巴巴的看着凌然：“不会是？” 凌然：￣□￣｜｜……他爹小时候也喜欢这样玩他的……第441章 肠套叠﻿ “去把余媛叫过来吧。”凌然吩咐了一声，又道：“再给儿科说一声，让他们准备空气灌1肠机了，要有空闲的医生的话，就派一个过来看看，肠套叠，四个小时左右吧。” 肠套叠是标准的急诊了，发展快的不到24小时就致死了。不过，四个小时属于最初级的状态，小孩还只是哭闹，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处理。 当然，以儿科医生的繁忙程度来说，这样的非急诊的急诊，他们很可能要拖很长时间才来人，与其等着，还不如急诊科自己做了。 在这一点上，霍从军与凌然的思想是相同的。明明急诊科就可以处理的症状，为什么一定要找专科诊室？专科诊室那么忙，时不时的还会推脱，有时候，嫌弃急诊转诊的病人症状轻，还懒得收人，以至于急诊科得求着他们做事。 而急诊科不能独立处理轻症的理由，除了医院政策之外，也就是医院政策了。 只要医院政策通过，急诊科随意扩张一下，多雇佣一些医生，轻症独立处理，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中国医院的急诊科与国外医院不同。国外医院因为要负担无人负责的病人，以至于急诊科入不敷出，许多医院或被迫或自愿的取消了急诊科。 欧美影片中的急诊科的漫长等待，也都是源于此的。 但是，中国医院的急诊科是没有这种麻烦的。逃单的病人和家属固然是有的，负担不起医药费，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而赖着不走的病人也不少见，可总的来说，医院急诊科至少都能自负盈亏。 能够自负盈亏，自然是想扩张多大，就可以扩张多大了，除了医院政策的限制…… 凌然现在就想要一个急诊儿科。 连借用空气灌2肠机的麻烦都省下了。 实习生就稍微有点分不清状况了，小声问：“不等确诊的B超单子回来吗？” 他也不是第一天干活了，知道科室间会诊的一些复杂情况。最浅显的一部分，就是别浪费人家的资源。 患者要是真有肠套叠，那没说的，儿科怎么都要想办法把机器给准备出来。 比起那些吊瓶治感冒，开药治便秘的急诊患者，凌然这里的小病人显然更需要医疗资源。 但是，如果人家准备好了机器，你这边说弄错了，那就不仅仅是笑话了，儿科也要埋怨急诊医生的。 凌然却是很快回答：“不用，快点去安排。” 实习生没什么挣扎的意思，赶紧跑去打电话了。 等一切搞定，实习生放下电话，才吁了一口气，笑道：“凌医生做事还蛮爽利的。” “所以才是凌医生。”护士站的小姐姐听他说到了凌然，立刻分出了一些注意力给满脑门子汗的实习生。 实习生也赞同的点头，并露出满怀畅想的表情。 护士站的小姐姐用眼角一扫，就知道实习生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她见过的实习生，比实习生见过的病人还多，而大部分的实习生，基本都是一个模子。 “凌医生说，不用等B超的确诊是吗？”护士小姐姐决定做个好心人。 实习生“恩”的一声，道：“这样子，病人回来就能直接做处理了……” “凌医生说不用等，你知道为什么？”护士小姐姐又低声问了一句。 实习生察觉到内在的含义，茫然摇头。 “凌医生可是治疗组的负责人。而且，人好，技术好，大家都喜欢。”护士小姐姐微笑：“你自己开单子，如果不等确诊的话，可要小心了。” 实习生秒懂，同人不同命嘛，经历得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不用等确诊，就开单子。”实习生自嘲的笑两声。 护士小姐姐随手一刀：“等你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就知道再要奋斗多少年了。” 余媛和病人同时来到处置室。 凌然拿到B超图，先是细细看了一会，才递给余媛，道：“有扫描到同心圆，程度不算很深，你去做空气灌3肠吧。” 凌然的治疗组里，只有余媛用过空气灌4肠机，自然就是交给他来做了，凌然自己都得先在旁边观摩。 余媛直接在PAD上看了B超，同样是做了确认，才点点问：“病人家属呢？” “在这在这。”近在眼前的小孩父亲，连声答应，满脸的焦急和愧疚。 玩坏了自家孩子，那种担心和自责，让他的手心不停的出汗，抹完了裤子都是汗津津的。 “就你一个家属吗？家里还有人来了吗？” “孩子的妈妈很快就到。”当爹的更担心了。 余媛“恩”的一声，道：“空气灌5肠机要在X光下使用，我们现在去放射科，家属来了，可以直接过来。” 听到X光，小孩父亲不由浑身不自在，低声道：“那X光有辐射，一定要用吗？” “肠套叠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空气灌6肠，一种是手术治疗。如果拖的时间太久的话，就只能手术治疗了。”余媛做了这么久的住院总，说话也开始变凶了。 小动物凶起来更骇人，恰此时，小孩又哭闹起来，当爹的顿时手忙脚乱起来。 “过去吧，机器应该已经准备好了。”凌然抬抬下巴，率先往放射科去。 一会儿，小孩妈妈也狂奔而至。 已经拿到了知情同意书的余媛，望着小孩母亲害怕、伤心、畏惧的表情，开口就道：“肠套叠是24个小时内可能致死的严重疾病，好在你们送来的及时，还没有发展到必须手术治疗的程度，我建议现在就立刻开始治疗，以免失去最佳治疗时机。” 一句可能致死，就骇的小孩妈妈浑身发抖，她顾不上再打老公，就问：“现在怎么办？” “你们按住小孩，我来操作。”余媛停顿一下，道：“小孩不适合打麻药，你们一定要稳住了。” 一会儿，3岁的小孩子，就被端上了操作台。 只见余媛拿起一根胶管，一头塞进了小孩的屁股门，小孩子哇哇的就哭了起来，逼得家长只能拼命压住孩子。 “好了。”余媛以最小时间单位完成了灌肠，再将胶管一拉，就被喷了一手的便便。 凌然欣慰的点点头，他听说就是这样的，如今看来，提前观摩还是很有必要的。 “术后8小时都不能吃东西……”余媛一边收拾残局，一边镇定的做医嘱。 小孩子妈妈连声抱歉，也上前帮忙。 “凌医生，谢谢你啊。”小孩爸爸将孩子搂在怀里，一阵的后怕：“要不是让您给发现了，我们可就麻烦了。” 在等待的时间里，他已经百度过了肠套叠，并深感害怕。 “没事就好。”凌然点点头，看着小孩子安稳的表情，心情也颇为不错。 如果说做儿科医生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儿科病人是有很大几率完全康复的，这是肿瘤科、各种胸外普外中，并不总能见到的情景。 “凌然。”周医生插着手，从外面优哉游哉的走了过来。 “周医生？” “哦，正好遇到，说一声，我这边接到个电话，车祸，好像伤到肝了，你要不要过来看看？”周医生脊背挺直，真的好似闲逛路过似的。 凌然抬头看看放射科的门卡，很自然的道：“好啊，我正好想做肝切除手术。” “就是说嘛，我猜你就是想做的。”周医生立即满脸堆笑的拉着凌然就走。 两人一边走，一边还在聊天： “急诊儿科的病人？” “恩。” “切了啥？” “啥都没切。” “啥都没切，你们围一堆人？” “肠套叠。” “肠套叠不是要切肠子吗？怎么的，被普外抢了？” “前期发现，空气灌7肠就好了。” “有点没劲哦。” 后方，小病人的妈妈紧紧的搂住儿子，瑟瑟发抖，后怕不已，低声道：“做医生的都好可怕。” “是有点啊。”老公也脊背发冷。 小病人的妈妈听着老公的声音，心神稍松，旧恨涌起，一只手掐住老公的后腰，恶狠狠地道：“你再敢提我儿子的后腿，我就削了你的命根子，挖了你的眼睛，拔了你的舌头，掏出你的肠子，把舌头和肠子系一块做成弹弓，把你的命根子、眼珠子，心肝脾肺胃，一颗颗的打出去，听明白了吗？”第442章 小心﻿ 凌然步履轻盈的来到接诊台，瞅着门外，等救护车来。 现在的城市拥堵越来越严重，救护车在路上磨蹭半个小时的比比皆是，医院急诊科倒是显得没有那么着急了。 周医生先是吩咐手底下的小医生检查一遍各种应急品，又约了科室会诊，就挨着护士台，笑呵呵的道：“凌医生，你刚才不是说想喝英式下午茶来着？现在要不要去我办公室里泡一壶？” “我没说。”凌然对周医生这样的小伎俩毫不在意。 周医生却是微微一笑，道：“你是想喝嫌麻烦，我知道的。” “我没有。”凌然头都没回。 接诊台上的护士小姐姐笑一笑，道：“周医生，是你想喝吧。” “凌然提了一嘴。”周医生道。 “凌医生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人。”小护士呵呵的笑两声，用我已看穿你的表情，道：“再说了，凌医生喝茶就喝茶的，从来不会说什么英式下午茶。” 周医生同样呵呵的笑三声。 小护士得胜归朝，获得了护士台内其他两名护士的一致赞扬。 挂钟过去了三秒，五秒，三十秒…… 坐在电脑前的小护士突然停下了工作，道：“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泡壶茶好了。” “凌医生不喝什么英式下午茶的。” “你就知道了？” “那我在群里问一下谁有壶。” “还要红茶，牛奶什么的都有。” “杯子，主要是杯子。” 三名小护士说着话，不到10分钟时间，就将一壶英式下午茶做了出来。 壶和杯子是某位行政科的女士，赞助的来自某个医药公司的礼品，虽然有段时间未用了，但装盒之前，都用高温消毒过，此时取出再洗干净，上面的珐琅掐花依旧鲜艳无比。 拳头大的骨瓷杯也很漂亮，白生生的薄胎仿佛能透亮似的，倒入红色的茶汤，视觉效果99分。 “凌医生，喝点茶吧，救护车正好遇到了红绿灯，还要等10分钟左右。”接诊台的小护士将全套的下午茶端给了凌然，配了牛奶的同时，还在好看的小碟子上放了两块手工松饼。 凌然只迟疑了两秒钟，就道谢接了过来，英式下午茶的仪式感很好，不论茶的本味如何，热乎乎的茶水，就能让人体会到休闲的气息。 周医生嘿嘿的笑两声，问：“我的呢？” “你带保温杯了吧。”小护士叉腰看向周医生。 周医生乖乖的递出了保温杯，并轻声道：“里面还有枸杞……” “要不要？” “要。” 小护士就将保温杯里的热水和枸杞倒掉，加了红茶进去。 “倒点牛奶。”周医生微笑：“下午茶嘛，还是得补充一点能量的。” 小护士依言给倒了一点点的牛奶，附带一块好丽友的派，就转头不理周医生了。 周医生端着保温杯，吸溜吸溜的喝着红茶，倒也甘之如饴。 凌然端起白色的骨瓷杯，静静地品茶。 阳光从三楼洒下来，一缕一缕的落在一楼的接诊门前，映着凌然的脸的瓷砖，仿佛都变的高档起来。 接诊台上的两株绿萝，一株缠着另一株，距离似远实近。 窗台上的吊兰，垂着枝条，安静的好像老王家隔壁的二大爷的柳树，仿佛在默默的旁观着接诊台上的绿萝似的。 “过了十字路口，再30秒。”接诊台的护士接了电话放下来，就小声的通知了一声。 普通车祸，对云医急诊科来说，就是普通的一例病案。 凌然放下了喝空的茶杯，整理了一下白大褂，再戴上手套，心情就沉浸了下来。 对于刚刚学会肝切除的凌然来说，每一次实践，都需要做一次心理建设。 “病人48岁，男性，意识清晰，腿部、腹部外伤，大量失血，血压106，75，脉搏77，呼吸24次每分钟……”推车入内的救护车大声的报告着。 凌然和周医生先先先后的来到行车前。 病人还睁着眼睛，打了声招呼：“医生啊，现在的医生都好年轻啊……” “我看一下。”凌然说着查看病人的腹部伤口，果然发现一条很可能伤到肝部的破口。 “我在车上看了，肝部估计有破裂了，必须要快点手术。”随车而来的患者家属，同样小跑着跟车，并提出建议。 凌然讶然的看向对方。 “我是中医药大学的副教授，教公共卫生学。”家属说着又道：“病人是我老公。” 凌然向她点点头，再道：“直接去手术室。” 立即有护士站出来，开始打电话给手术室。 “我再看看。周医生，帮忙。”凌然指挥着其他人，将病人轻轻的改变了一下身位。 “小心肝。”病人妻子轻声道。 “小宝贝。”病人失血过多的嘴唇颤动着，眼神也有些虚弱。只见他无力的捏着老婆的手，道：“别在外面这么喊，咱们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怪羞耻的。” “谁喊你了……”妻子一阵无语：“我在给医生提醒。” “对医生说，那就更不应该了……咳咳……”病人吐出殷红的血水，惨然一笑：“完蛋了，咳血了。” 周医生立即拿出手电筒照了照，刚刚绷紧的身体又松弛下来：“你嘴里咬破肉了。” 凌然这时候也看稳了位置，再轻轻的挤压创口附近的肌肉，刚刚换过身位的病人，失血顿止。 病人妻子大为惊讶：“你把血给止住了？” “临时止血措施。”凌然给予肯定的答案。 “怎么做到的？” “外部挤压，有时候也能起到暂时性止血的作用。”凌然回答。 病人妻子愣愣的看了凌然几秒钟，忽然有所醒悟的道：“你姓凌是吧？云医的凌医生？” “是。”凌然回答的很痛快。云医也没有第二个姓凌的医生了。 “听说你给刘威晨做了跟腱修补术。”同为云华医学界人士，病人妻子听过的传说就很多了，此时只捡想到的第一个例子的来说。 凌然点头，又说了一个“是”，再道：“你该签知情同意书了。” “好。”病人妻子拿到知情同意书，只扫了一眼，就刷刷的全签了字，总计六七份，没有一点点的停顿。 她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时候签字越快，对病人才越好。 “进手术室了。”凌然和周医生看她这个样子，也是颇为轻松，说了一句，就各自入内换衣服去了。 病人妻子被拦在了手术室外，迟疑了一下，问：“凌医生，你们谁来主刀？” 周医生毫不犹豫的道：“凌然主刀。” “凌医生……不是骨科的医生吗？”病人妻子站在门外，隔空询问。 “我肝切除做的也很好。”凌然此时没什么要隐藏的，立即道：“止血，脾脏切除，睾1丸切除，我都做的很好。” 病人妻子听到最后一个词，眼角不由的抽了抽，再咽了点口水，道：“那就……请凌医生费心了。” “恩。”凌然点头，转身去了换衣间。 门外。 病人妻子呆看着蓝色的墙壁十几米秒，再惊醒似的掏出手机，手指颤抖着点开最近通话，并拨了出去： “黄教授，我老公已经进手术室了……恩，云医的凌然，那个给刘威晨做手术的医生……应该吧，您就不用急着过来了……”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43章 浸入﻿ “小宝贝……我的小宝贝呢……”病人在手术台上喃喃自语，意识已经有些不清楚了。 今天在急诊中心手术室里值日的麻醉医生苏嘉福站起来看了看，道：“静脉通道打开了，血袋热起来，周医生？” 周医生看看监视器上的数值，体内渗透压不断增大，且道：“数值稳定，等主刀来了，让他做决定。” “好。话说，凌医生和你一起过来的吧，怎么还没来？”苏嘉福有点奇怪的问了一句。 “凌医生喜欢术前洗澡的，不像有的人，衣服一换就出来了。”巡回护士核对着人名等信息，顺便鄙视了周医生一把。 周医生呵呵的笑三声：“我是赶时间过来。” “有苏医生在，你再快能快到哪里去。”护士一点都不信的样子。比起许多的普通医生，苏嘉福这样的麻醉医生在维持人体的生理机能方面，还更有经验。 周医生耸耸肩。要说起来，麻醉医生一天到晚的住在医院里，就像是长期住院总一样，成长起来还真的是非常快。 今天的器械护士苏梦雪，则是听着巡回护士的话，眨巴眨巴眼睛，问：“凌医生每次手术前都洗澡吗” “而且换内裤。” 苏梦雪小嘴惊讶的组成“。”形。 巡回护士郑重点头：“而且，凌医生洗澡都是打两遍沐浴露的。” 苏梦雪愈发震惊，张开嘴，“o”的一声。 “不会错的。”巡回护士认真的道。 周医生更加震惊，惊讶的长大了嘴，露出“◎”的表情，诧异的问：“你怎么会知道的？” “当然是猜的啊。”巡回护士鄙视的看看周医生：“要不然呢？” “猜的说的这么信誓旦旦。” “像是凌医生这样的精致医生，一定会打两遍沐浴露的。”巡回护士坚持己见，并有为之奋斗的信念！ 手术台上。 病人有些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睛，问：“我在哪里？” “肯定不是天堂啊。”周医生叹口气，望着漂亮可爱的小护士苏梦雪，看着她遥望手术室门口的心型表情，道：“最起码，天使不能这么厚此薄彼吧。” 唰。 手术室的气密门开，露出穿戴整齐的凌然，以及一名新派来的，一名有点让人记不住名字的住院医。 “凌医生！” “凌医生！！” 小护士们惊喜的打起了招呼。 苏梦雪更是娇憨的道：“凌医生，我都有好些天没跟你一起组队了。” 凌然偏着头想了想，回道：“确实如此。” “是吧是吧，这次手术一定要一起做好哦。”苏梦雪做出鼓励的表情来，并高喊：“fighting！” 19岁的女孩子，长的又精致漂亮，不管喊出多么中二的口号，都不会让人感到尴尬，反而容易让人会心一笑。 只有手术台上的病人，转着眼珠子，含糊的问：“你们在聊什么？” “我们在说数数的事，三，二，一……”苏嘉福骑着圆凳而来，就好像老君骑着牛，摇摇摆摆的晃动着，不等一句话说完，就将病人给麻醉了。 再看看监视器，稍等了一会，苏嘉福道：“翻了。” “那就开始切吗。”周医生的渗透压开始减小，就好像一只析出了盐分的咸鱼，盐被刷掉，皮肤都显的更有光泽了。 当然，周医生还是选择了助手位，站在凌然对面，随时准备承担体力活以外的任务。 体力活有二助的小住院做，周医生想抢，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呢。 “患者失血近2000毫升了，挤压止血也不能长时间的使用，所以，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为患者做全面的止血，其次才是挽救器官。”凌然说过了手术目标，又道：“自体输血可以吗？” 他是看向苏嘉福的。 苏嘉福露出一张高考600分的麻醉医生的脸：“没问题的。” “那就采用自体输血。”如何使用自体输血，也是凌然最近一段时间才学的，主要也是云医的急诊科里不断的推广，如苏嘉福之类的麻醉医生，都已经学的颇为深入了。 凌然等一切准备妥当了，再打开病人的腹腔，只见一汪的鲜血，瞬间就涌了出来。 “先结扎。”凌然的手，瞬间就插入了病人的腹腔中，手套从白变红，只是一秒钟的功夫。 周医生腰部挺起，伸手抓起抽吸器，一言不发的开始抽吸。 然而，腹腔内的积水积液，却是怎么抽也抽不完的样子。 周医生心里登时一紧。 这是医生最害怕的一种场景了——大家在腹腔打开前，都讨论的开开心心了，腹腔打开，里面的场景却是如此的陌生。 人体就是如此神奇，以至于采用再先进的仪器，依旧难以预计到所有的可能性。 一些外科医生，坚持要求“看到”，以至于放弃了许多先进仪器的原因，也与此有关。 凌然同样意外，但不像周医生那样紧张。 手术视野基本丧失？没关系，就在无术野的情况下做结扎。 只要把失血严重的血管扎起来，抽吸的速率大于失液的速率了，那术野也就可以渐渐的清晰起来。 所以，将问题分解一下，就可以看到，关键只是结扎几条失血的大血管而已。 当然，出血点从来都是外科手术中的重点和难点，可是对掌握有完美级徒手止血的凌然来说，找寻出血点，只是有一些复杂，要花费一些时间而已。 凌然的手，浸入病人的腹腔的血水中，不断的搅动着…… 给他在旁做助手的周医生和面貌普通而名难记的住院医，已经是彻底看呆了。 周医生知道凌然在干什么，可知道是一回事，见到又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的情景，等于凌然在摸黑缝针，而且是给人体组织缝针，那看比规则标准有序的工业品要困难得多得多了。 “很快就好，不要着急。”凌然还有空安慰一声周医生等人。 “恩……不着急。”周医生只能低头看着抽吸器，这个时候这个场景，他能做的就是人体抽吸器了。 …… 手术室外，中医药大学的黄教授匆匆而来。 他是得到了消息以后，就开车出门了，因为逆着车流高峰的缘故，只比急救车晚了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云华医院。 “李晓宁。”黄教授离着好远，看到人就喊，走了几步才多补了一句：“李教授，李晓宁！” “黄教授。”李晓宁胳膊用力，将自己撑起来，勉强笑笑：“您还是过来了。” “这么大事，我肯定得来啊。”黄教授说了一句，又问：“你老公开始手术了吗？” “看时间差不多了。” “我找个熟人。”黄教授说着，拿起手机，拨了出去，片刻后，面上堆笑：“老陶，求你个事，我这边有位朋友的老公，因为车祸送过来了……” 客客气气的讲完了电话，黄教授将之收了起来，再松了口气，道：“老陶是云医的主任医师，他一会直接带咱们进手术室。” “黄教授，谢谢您了。”李晓宁身为病人家属，已是方寸大乱。 黄教授点点头：“这种事不用客气了，咱们先去手术室看看情况，实在不行，我也还是个备选嘛。”第444章 力气﻿ 李晓宁和黄教授，与陶主任约好了在手术区外碰面。 两人等待了约莫两三分钟的时间，李晓宁已是明显的变得焦躁起来。 不过，她自己也算是医生，也知道医生们都有多忙，就只能强自忍耐着，眼睛望着手术室的方向。 还不知道凌然现在做到哪一步了。 李晓宁越想越担心，越担心就越心虚，生怕自己做出的决定，并不是最佳决定…… 凌然通过病人自身体重的挤压，以及外部按压来做腔内止血，对李晓宁来说，那动作可以说是有些神乎其神了。 但是，救命所需要的，可不止是徒手止血，或者体外止血啊。 “算算时间，腹腔应该是打开了吧。”李晓宁的声音干涩的道：“应该是先给腹腔止血，然后处理肝部吧，不可能先去处理四肢伤，对吧。” “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的。”黄教授看看李晓宁，劝道：“云医急诊中心的水平还是可以的，你不是见过医生了？”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凌医生年轻了些，我怕他天马行空的点子太多了。” “凌然搞了一个祝-凌跟腱修补术出来，已经是很厉害了，你不要瞎担心，等会陶主任下来，咱们就进去看。估计马上就到了，我快到的时候就给他说了一声。”黄教授尽心尽力的说明。 云华中医药大学是所211大学，因此也收集了不少的知名专家和教授。 其中一些是单纯的学术型的教授，但大部分，都是临床和学术并肩的专家人士。事实上，在医院这种实践性如此之强的行业内，临床相关专业的学者想要单独的做一名学者，或许是更困难的事。 被李晓宁请来的黄教授，就是一名精于创伤控制的专家。他也在中医药大学附属的云华中医院任职——现在的中医院的主要业务，就是手术和中西医结合。 不像是李晓宁关心则乱，黄教授现在心情颇为稳定。 就他所知，以云华医院急诊中心的水平，起码有七八成的机会，能保住病人的性命。早一点晚一点进手术室，都不会太影响他的发挥。 “老黄。”陶主任脚步匆匆的过来，在空中舞了一下手，道：“刚给一个患者取了异物，咱们就不握手了。” 这也算是解释了自己晚来的原因。 黄教授连忙配合的笑两声：“不握手也好，当医生的，都不要握手才对。” 陶主任点头，再看向后面的李晓宁，道：“您是李教授是吧，刚收到消息，您可要稳住了，病人家属也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 李晓宁“恩”的一声，再挤出一个笑容：“陶主任，今次麻烦你了，我们家……等我老公出院了，我们一起再上门感谢。” “到你老公出院就行了。”陶主任看看黄教授，沉吟了两秒钟，道：“你们想去手术室吗？我的建议，病人家属要么就别去了。” “我能行。”李晓宁连忙道：“陶主任，我知道您的意思，看自己家人做手术，感觉肯定是非常的难受，但我也是医生，我曾经就给我弟弟做过手术，虽然是小手术……” “急救手术毕竟不同。” “我有预计的。”李晓宁哀声道：“陶主任，从车祸开始，一路上都是我看护着我老公的，情况我也熟悉，我保证，进入手术室以后，不干涉医生的正常治疗。” “做手术的是凌然，他也不听你的。”陶主任虽然不怎么管事，急诊中心内的人事，他还是门儿清的。 “凌医生我见到了，我还给黄教授说，不用他再过来了，凌医生的技术我是相信的。”李晓宁停顿了一下，道：“陶主任，我就是想看一看。” “好吧。”陶主任的超级老好人的属性发作，点点头道：“我先带你们去换衣服，然后进手术室，但丑话说在前面，你们得全程听从我的话和主刀的话，优先听主刀的，你们要是同意，咱们就去，不同意就算了。 李晓宁一个磕绊都没有的道：“同意。” “行吧。”陶主任应诺下来，再带着两人出发。 气氛稍微有点紧张，黄教授拍着陶主任的肩膀，笑道：“咱们都放轻松些好了，凌医生现在可以说是咱们云医的明星医生了，李教授你刚才不是说，凌然的体外止血做的出神入化吗？” 稍带一点夸张的说法，让李教授的紧张略略地缓和了些。 进了手术室，再换上洗手服，黄教授自动进入医生状态，笑问陶主任：“你刚才说取了个异物，取了个什么？” “茄子。”陶主任波澜不惊的道：“今年第五个还是第六个了。” “你一年取了六个茄子？”黄教授满脸的佩服。 “你别说，茄子还蛮难取的，小年轻们搞不定的，不是就得咱们出马。” “有道理。”黄教授向前走了两步，又啧啧两声：“六个茄子？” “你别光看数量，大小才是关键，我今年取的茄子，最长的才25，不到30厘米的样子，听说有取过35厘米的，人家那个才是气派……”陶主任渐渐地来了谈性。 黄教授在自己身上比划了一下25厘米，乃至于35厘米的长度，赫然不已。 陶主任亦是感慨：“活到老学到老啊，别看咱们当了三十年的医生了，人体的神奇啊，再看三十年也是看不完的。” 说话间，两人就到了手术室门口，并与李晓宁碰面。 “进去吧。”陶主任也不再多说什么，伸脚踩开了手术室的气密门。 手术室内…… 超安静。 不喜欢说话的凌然默默地做事，周医生和二助同样是一言不发。 李晓宁腿抖的都要站不直了。 手术室里的医生都不聊天了，说明什么？ 泪水，不可抑制的从李晓宁的眼角流了出来，她生怕在这种重要时刻干扰到医生们的操作，于是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只是干流眼泪。 黄教授同样是瞬间失声。 他也没有开口说话，而是轻手轻脚的往前走了两步，想要观察一下患者的情况。 就算是创伤控制的专家，他也没有起死回生的本事，有的创伤是无法控制的，或者本可以控制，但是丧失机会，也就彻底失控了。 病人的腹腔内，一片狼藉。 被暴露出来的肝脏，已经被切掉了三分之一左右……只看到这里，黄教授心里就是咯噔一下。 因为肝脏切除而死掉的人太多了。 尤其是急诊紧急肝切除，许多医院的统计数据，都是60%以上的死亡率。 “肝有点脆了。”凌然忽然出声，语气平静。 “好缝吗？”周医生问。 “不好缝。”凌然叹口气：“不光脆，而且大。” “和鹅肝一样，大型脂肪肝加强版了。”周医生说完，道：“我回头提醒一声病人。” “恩，再检查一下，没问题就关腹吧。”凌然自己完成了检查，向后退了一步，就扯下了手套。 刚刚进门的三个人，齐齐看向凌然。 “陶主任？”凌然原本以为是来观摩的实习生，见到主任医师出现，还有些惊讶。 “这是……”李晓宁指着手术台，手指都在颤抖。 凌然隔着口罩，好半天才认出她来，点点头，道：“病人手术基本完成了，成功。你到病房等我们吧，病人关腹以后要进苏醒室的。” “完成了？成功了？” “恩，右肝切除了三分之一，另外，病人腹腔内有多处创口，我都做了止血……”凌然说到此处，已经是准备出门了。 李晓宁再次捂住了嘴，这次泪水流的更多了，却是有力气站稳了。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45章 严肃﻿ “腿……腿缝好了吗？” 李晓宁眼看着凌然要走，又喊了一声。 性命攸关的问题解决了，自然要更进一步的考虑了，会不会残疾，会不会有后遗症，会不会疼痛，会不会留疤…… 凌然踩开了气密门：“缝好了。” 李晓宁伸着脖子去看，就见腿部撕裂的伤口，果然被间断缝合的缝线给拉紧了。 而在手术台上，那只很容易被人忘记名字的住院医，就眼巴巴的望着李晓宁。 凌BOSS看不上的毛腿，正常是可以交给一助来缝合的，然而，周医生对毛腿或者光腿，都没有兴趣，二助就幸运的揽到了这份活计。 事实上，包括关腹的任务，凌然都是留给二助的，周医生也只需要站在旁边辅导一番即可。 李晓宁失血过多的脸色渐渐的红润起来，眼瞅着二助又年轻又丑的样子，怎么想怎么不放心的道：“关腹我来！等我洗手。” 李晓宁说着就往手术室出去了。 黄教授一把拉住她，道：“你上次关腹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四……四年前？”李晓宁有些记不清了。 黄教授耸耸肩：“我来关腹好了。” 接着，黄教授看向陶主任：“来都来了，就让我关腹吧，行吧？” 陶主任“唔”的一声，对周医生和不太记得名字的小住院医道：“黄教授是咱们中医药大学的创伤专家，病人是他同事的丈夫。” 周医生和小医生都“哦”的一声，算是默认了黄教授的参与。 后者迅速的出门洗手，再进门戴齐手套，开始做关腹。 周医生看着他的手法，忽然饶有兴趣的问：“黄教授，您上次关腹是什么时候？” 黄教授愣了愣，站在主刀位置上，回忆了半天，道：“记不太清楚了。” “也有四年了吧？” “可能吧……但我经常还是做创伤缝合的，关腹小意思了。”黄教授说着低头翻着病人的肚皮，两眼专注的像是大四学生复习的高考题…… “黄教授，关腹要么我来？”周医生说归说，已是将位置给站了回去。 黄教授顺水推舟的让了位。 周医生自信满满的开始一层层的关腹。 黄教授看着看着，也就慢慢回想起了几个关键点，表情也变的自信起来，并问道：“你是主治吧？云医的主治还要关腹的吗？” “怎么可能，我们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去关腹啊。”周医生浑身渗透着咸味：“我上次关腹，还是感恩节呢。” “今年感恩节？” “去年吧。”周医生笑呵呵的。 黄教授一肚子的吐槽，愣是吐不出来。他上次关腹是四年前了，还就是比人家久远。 被从主刀位上赶下来的小住院医，怯生生的举起手来：“我上周刚做过一例关腹，上上周，上上一周，都关过腹。” 李晓宁浑身乏力，望着一房间不靠谱的医生，想哭，又想笑，又想哭。 …… 将病人送出手术室，送入苏醒室，李晓宁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不想起来了。 苏醒室是麻醉医生的地盘，完全不接待病人家属。 黄教授同样跟了出来，再对李晓宁笑笑：“不管怎么说，人是救活了，接下来再吃吃中药，修养一下，又是一条好汉。” 李晓宁勉强笑笑。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凡事往好处想嘛。”陶主任也劝说一句，且道：“我就先去急诊室了，你们有事再来找我……” “陶主任。”李晓宁叫住了他，道：“那个，我想再跟着看几台手术，行不行？” “看……凌然的？” “是。” 陶主任迟疑了一下，点点头，道：“行吧，你们也都是业内人士了，不过，最好是给凌医生说一下，这样也方便一些。” “能不能请陶主任您给引荐一下。”李晓宁说着有些不好意思的道：“我知道这个要求可能有点过分……” “行吧。”陶主任再次答应了下来，就他的经验来说，凌然对观摩手术一类的要求并不排斥。 黄教授对凌然的手术也颇感兴趣，出于“来都来了”的精神，就兴致勃勃的随着陶主任和李晓宁去找凌然。 处置室内，已经接到了新病人的凌然等人，围坐一团。 “好粗啊。” “断掉了？能接吗？” “怎么弄断的？” 几名医生的脸上，显出不忍卒读的神色，年纪轻轻的小护士们，则更显的兴奋和好奇。 病人则是满脸的哀莫大于心死的表情，就不断的嘟囔：“我老婆学舞蹈的……我老婆学舞蹈的……” “你老婆学舞蹈的，跟你这个阴1茎断裂有什么关系。”余媛处理好了那名肠套叠的小病人，再次回归了凌治疗组。 相比吕文斌等人的感同身受和兔死狐悲，余媛的表情，完全是出于对临床医学的热爱。 病人闭着眼，睁开看了余媛一下，就重新合上了，口中喃喃自语道：“我老婆说给我跳钢管舞，让我躺下面……” 后面的情节，顿时让人一通脑补。 “尽量给你保留一颗睾2丸吧。”凌然就地做了详细的检查，再看着片子做出了决定。 病人的精神力，终于集中了起来：“保留一颗是什么意思？” “右边的肯定是坏死了，没有保留的价值了，左边的要看到才能确定。”凌然实话实说，说的黄教授、周医生等人都夹紧了双腿。 病人抵死不从，终究没能战胜现实。 于是，众人又浩浩荡荡的前往手术室，参观了凌然的睾3丸切除术。 李晓宁看着凌然熟练的动作，再回想起他之前说的话，不由喃喃道：“这么看的话，凌医生的技术，应该是非常好的。” “怎么说？” “凌医生之前就说，他擅长切除肝脾和睾4丸……”李晓宁停顿了一下，指指落入托盘中的小肉蛋：“他好像还真的挺擅长的……” “恩，做的确实是干净利落……”黄教授这么说着，心中一动：“你别说，凌然的手法是真的不错，指哪打哪……” 李晓宁不解的看向黄教授。 黄教授已是向凌然问了起来：“凌医生，你做过睾5丸癌的手术吗？” 凌然眼前忽的一亮，帅气无比的看向黄教授：“没有，您有睾6丸癌的患者？” “睾7丸……还会得癌症？”凌治疗组的实习生郑军惊诧莫名。 “几率比较低，但的确是有的。”黄教授微笑着回答了一句，内容却令人心冷。 凌然颇有些期待的看向黄教授。 他现在掌握有四种切除术，分别是阑尾切除术（完美），肝切除术（大师），全脾切除术（大师）和睾9丸切除术（大师）。 理论上，凌然完全可以对这四种器官的原发性癌症进行外科切除。 但是，切癌所要求的，可不是一般的资历。 急诊科也完全没有切癌的资格。 尤其是肝癌，情况极其复杂，就是肝胆外科的医生，都要历练多年才能主刀，并没有凌然发挥的空间。 相比之下，脾脏、阑尾和睾0丸的癌症，要相对简单一些，但依旧……等闲遇不到，遇到了没资格切。 黄教授呵呵的笑了两声：“我们医院有一位睾1丸癌的患者，他的顾虑比较多，最近都在吃中药……” “这样啊……”凌然点点头，人家不愿意做手术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其实我觉得，可以让你和他谈谈。”黄教授道：“你们都是年轻人，也许比较好谈话。你可以和他聊一聊，劝一劝他。” 周医生咬紧牙关，忍住不笑。 周围人齐齐咬紧牙关，忍住不笑。 刚刚进行了睾2丸切除术的手术室内，所有人严肃的像是一树的松鼠。第446章 三合一﻿ 凌晨四点四十分。 值班室。 护士王佳和住院总余媛，以及刚刚结束婚假的规培医马砚麟同学，围坐在一只酒精炉子前，望着噗吐噗吐的舟山咸鱼煮鲜肉汤圆，眼睛都有些发直。 马砚麟是因为累的。 结婚是件辛苦的事，婚后生活……更加辛苦。 马砚麟两眼无神的望着鲜肉汤圆，大脑一片空白，只在抽搐的时候，双手无意识的抓挠两下。 余媛和王佳则是因为咸鱼煮鲜肉汤圆而两眼发直。 尤其是饿了一晚上的余媛，更是愤愤不平的道：“我觉得鲜肉汤圆也算是能吃的东西，但是煮咸鱼的目的是什么？怕汤太好喝吗？” “至少是咸的，总比甜汤咸汤圆好吧。”王佳望着转圈儿起起伏伏的汤圆，食欲不断上升，嗅着一汤的咸鱼味，食欲又不断的减退。 “可以吃了。”马砚麟忽然说了一句，整个人似乎都放出了光彩，并自我鼓励：“吃饱了再干有力气，十碗饭，一滴血！” 说着，马砚麟当先夹了一块咸鱼，就埋头大嚼起来。 “你慢点吃慢点吃，可怜孩子，你是结婚了以后，家里不开火了，还是怎么回事？”余媛看着马砚麟吃东西，突然觉得没那么饿了。 马砚麟唔囔着，道：“没什么空吃饭哎，要么是冷馒头，要么就是泡烂的面。” “这么惨？你婚后生活在干什么？”余媛无比的惊诧。 马砚麟咽下了嘴里酥脆软烂的鱼骨，盯着余媛，道：“你说呢？” 余媛用脑子想了一下，恍然大悟：“我说呢……” “是呀。” “我们昨天给一个病人切了睾1丸。”余媛欢快的转移话题：“原因竟然是……你猜原因是什么？” 马砚麟浑身一紧，默默的放下了筷子。 “是因为他老婆会跳舞啊……哈哈哈哈……”余媛大笑三声。 哈哈哈哈哈…… 走廊的尽头，也传来了笑声。 经过层层的吸音之后，笑声变的软而柔，僵而远。 王佳明显的缩了缩肩：“是回音吧？回音这么远？” “哪里有这么慢的回音。”余媛的表情严肃了起来，低头看看时间，道：“凌晨四点四十四分。” “四十四……分？”王佳重复了一遍，小声道：“好巧啊，四十……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多出来的四个，是死掉的大盗吗？”马砚麟笑着站了起来，一抹嘴，道：“去看看，病房里又不是没有人，就算是……” “哈哈哈哈……”女人的笑声，从更缥缈的空中，飞了出来。 哈哈…… 哈哈哈…… 马砚麟的脸色微变，停下了步子。 “怎么了？”余媛问。 “我们海边的人，有时候是有些讲究的，一般遇到这种事，像是我这种刚刚结过了婚的男人，就不适合出面了。”马砚麟呵呵的笑两声，转身坐回到了酒精炉边，舀了一碗汤，吸溜吸溜的暖和着。 王佳问：“为什么？因为阳气不盛吗？” “因为刚结婚就死，太残忍了。”马砚麟抬头说了一句，又吸溜吸溜的喝起汤来。 余媛也沉默了下来，半晌道：“可惜手里没有黑驴粪。” 正在喝汤的马砚麟，不由的放下了手里的汤碗：“一般人都是用黑驴蹄子的。” “那是以讹传讹，只是因为黑驴蹄子沾上了黑驴粪，所以才说黑驴蹄子能辟邪的。”余媛郑重其事的道：“我研究过这方面的历史，我认为最早期使用的，都是黑驴粪。” “我不信，要是黑驴粪有用，谁还用黑驴蹄子啊，不怕花钱吗？” “请来做法事的人，当然不怕了。他们要用黑驴蹄子，你就得杀驴，杀了驴以后，难道好意思不给他们吃肉吗？”余媛用看穿一切的表情，看向医院的走廊深处，道：“黑狗血也是一样的道理。” 马砚麟听的呆住了：“你是真研究了呀。” “是呀。” “那对付这种事情，最好的策略是啥？” “哦……躲着吧。”余媛缩回到了炉子边，道：“恐怖片里，死掉最多的就是好奇心重的那些。” 砰。 余媛话音刚落，就有人使劲的敲了敲门。 一名小护士兴奋的冲了进来：“病人清醒了。” “啥？”马砚麟抬头，满脸的惨白。 小护士对他的表情很嫌弃，移开视线，道：“凌医生昨天做的手术，那个中医药大学的夫妻，丈夫现在清醒了。对了……凌医生还没来吗？” “凌医生快到了。”余媛解释了一句，又问：“病人清醒了就清醒了，为什么这么吵？” “大概是因为病人全家都是医生，觉得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吧。”小护士回忆了一下，倒是满满的兴奋，道：“听他们聊天，就感觉好丧，各种觉得要死了，觉得醒不过来，怕后遗症太严重，没想到24小时不到就清醒了，数据还特别好……ICU的医生说，再住两天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 余媛松了一口气：“病人家属在哪里笑呢？” “他们坐谈话室里了。”小护士说着悄声道：“陶主任给开的门。” 余媛讶然：“陶主任还没回去睡？” “也是刚来，听说陶主任经常睡沙发，天不亮就要给老婆买早餐，有时候为了能睡到床，新闻联播看完了就赶紧跑去睡觉，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就睡不着了，跑医院里来……”小护士随口就是一串八卦。 王佳听的眼睛发光：“陶主任还有这样的黑历史？” “什么黑历史啊，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所以，陶主任今天早上来上班，一点都不稀奇。” “这样算的话，陶主任和我们的起床时间差不多了。”马砚麟这么回想着，心情都愉悦起来。 余媛在职的时间最久，听着就呵呵的笑了起来：“别瞎传了，陶主任晚上回家都是骑自行车的，新闻联播的时间，他还在路上呢。” “这样……那他也不给老婆买早餐的？” 凌然肯定的道：“当然不可能了。陶主任起床的时间，早餐店都没开门呢，他一般都是凌晨三四点给老婆开始做早餐，蒸包子啊，煮豆腐脑啊什么的……” “自己做豆腐脑？” “是。陶主任的手可巧了，他年轻的时候做紧急阑尾炎手术，那时候咱们医院还有好多阑尾炎的急诊，陶主任一刻钟就能做完一例。” 马砚麟听的心驰神往，喟叹道：“不知道我什么时间能到陶主任的水平。” “快了。”余媛微笑，再面容一：“凌医生。” “凌医生？”背对着门的小护士，几乎是跳了起来。 王佳也低着头，整理了一下帽子，才露出最佳笑容，朝向门口。 凌然向几人点点头，问：“有情况发生？” “病人清醒了。”小护士抢着将说过的信息，重复了一遍。 “清醒了就好。”凌然笑一笑，道：“那咱们去查房吧。” “凌医生。”余媛连忙叫住他，道：“咱们也去谈话室看看吧。” 余媛此刻满满的责任心。 医生病人和医生家属，算是仅次于老师病人和家属的存在了。 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家庭，当然更属于顶级中的顶级。 就算是凌晨四点多钟，余媛也觉得不可怠慢。 凌然倒无所谓，道：“那就先去谈话室。” 说着，他扯了一件新的白大褂，就率先转身出去了。 走廊里，长长的笑声，更加的恐怖。 特别是，笑声并非是持续的，而是过一会，出一阵笑声，再过一会，又来一波笑声。 小小的谈话室内，此时已经挤了不下20人。 病人家属与亲朋好友们，正聊的无比的欢快。 “陶主任。”余媛打了一声招呼，让出了凌然的位置。 “凌然？”陶主任露出惊喜的笑容，底气更足的笑了出声：“各位，这就是咱们的主刀医生，凌然凌医生了。凌医生每天都是凌晨查房，非常辛苦。”第447章 无血﻿ “你们都是病人家属吗？”凌然没有回答三连问的意思，转而声音沉稳的发话，带着早上三四点钟深沉的二氧化碳的重量。 “我是病人的姐姐。”身着阿玛施套装的中年妇女打量着凌然，越看越是欣赏。 凌然的目光看向其他人，道：“我刚刚开始查房，还没见到病人，你们有什么想法？” “谢谢凌医生。”李晓宁身为病人的妻子，抢着道：“我们没想法，只要能治好病人，我们家属都是全力配合的。” 同样是医生，她太知道惹怒医生的799种方法了，再多一种都就是死了。 不像是家里的亲戚，现在还处于朦胧参与的状态，李晓宁是经历了车祸，又亲历了抢救的，她现在很清楚的知道，丈夫的病情能够如此的稳定，有赖于凌然的抢救治疗。 因此，即使亲戚朋友们认识多名老专家、老教授，李晓宁也不愿意转院。 一方面是丈夫还不能离开ICU，另一方面，既然黄教授都不一定比凌然强，那冒着风险转院，就是毫无意义的。 事实上，大部分医院的主力医师，并不是年逾50岁的主任医师们。 在精力体力不断衰退，知识不断更新的情况下，主任医师们能够维持住往日的实力，已经都非常费力了。相对来说，很多资深主治和副主任医师们，更能有效的治疗患者。 李晓宁决定留在云医，自然对凌然笑脸相迎，她用郑重的表情看看周围的亲戚朋友，自己先是端了杯水，递给凌然，笑道：“凌医生来的这么早，还没有吃东西吧，我们准备了一点小零食，您要不要用些。” 她的态度如此谦卑，周围的亲自朋友们，自然就理解了李晓宁的意思，一个个捧出各种早餐，有鸡蛋馒头小菜，有粥有咸菜，有豆腐脑油条，有豆浆包子和杂粮煎饼…… 凌然还没有说什么，余媛的小身板已经开始摇摇摆摆了。 她的早餐被咸鱼煮咸汤圆给坑了，现在还真的是有些饿了。 很饿…… “来来来，一起吃。”李晓宁将食物摆开，摆明了是让医生们先挑。 陶主任咳咳两声，道：“凌医生，李教授都准备好了，你就不要客气了。” “好吧。”凌然坐了下来，挑了一包牛奶，又取了一只包装严密的面包，默默的吃了起来。 “凌医生还是太客气了。”身着阿玛施套装的中年妇女再次站了出来，用赞赏的目光，又是一套三连：“凌医生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父母做什么的？有编制吗？” 李晓宁受不了了，瞪大眼睛看过去：“姐，咱们今天不说这些行吗？” “我这不是遇到了吗？”穿着阿玛施套装的中年妇女叹口气：“现在的孩子自己不操心，我们做长辈的能不操心吗？” “我的意思是……” “嘉元已经清醒了，这就是目前最好的消息了。我帮女儿跟凌医生相个亲，对嘉元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李晓宁被说的一时间转过不弯来。 “凌医生……”阿玛施套装之中年妇女的意志力明显更坚决。 “我要去查房了。”凌然向来不在乎对方的意志是否坚决。 相反，他即将要做的是正儿八经的事儿，阿玛施中年妇女也只能笑笑让开路，趁着凌然离开的时间，絮絮的道：“凌医生，我女儿的条件其实很好的，不是我吹，她从小就是成绩最好的孩子，后来又考了英国的硕士。英国硕士和国内的教学时间不一样的，但教学质量也很好的……” 直到凌然进入一间病房，耳边才清静下来。 余媛重重的吐了口气，道：“真是的，我也是硕士毕业好吧。硕士毕业和找对象有一毛钱关系吗？不好意思，您好，我们来查房了……” 病人朦朦胧胧的被叫醒了过来，看看表，再看看凌然和余媛，疑惑的问：“我这是被格列佛游记了？” 余媛抽出背后的平板电脑，啪啪的按了半分钟，无奈抬头道：“还真是个语文老师……” …… 凌然查房到清晨7点钟，开始上手术。 没等他进手术室，围观的吃瓜医生就已经将手术室给填满员了。 李晓宁夫妻所在的圈子，基本就是夫妻圈子。骤遇车祸，就不断的有人来看望，ICU进不去，大家就聚集在谈话室里聊天，顺便安慰李晓宁同志，无聊的时候，还可以找找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以及他们的老同学老同事和老朋友。 再有更无聊和好奇心重的，就会走进手术室。 对医生们来说，看别人做手术，是一件必须要做，又具有一定偶然性的事情。 忙起来的医生，像是凌然或余媛这样的，要么是在参加各种会议的时候，看一看其他医生的示范手术，要么就是正好碰上，就看看别人的手术。 大部分的医生皆是如此，像是早上再过来看望情况的黄教授，就用一句话倒尽了医生们的心情：“来都来了，那就看个手术吧。” 如此…… 当马砚麟和余媛踩开手术室的气密门的时候，见到的是十几双眼睛，十几身的蓝色洗手服。 马砚麟迟疑了一下，转头就去核对门口的手术单子。 这要是做错手术就搞笑了。 黄教授咳咳两声，道：“小伙子不用看了，我们是来看你们凌医生的手术的。” “凌然医生的？”马砚麟皱眉。 “当然。” “但是……”马砚麟看看余媛，小声道：“我们现在准备做的，是阑尾炎手术……” 黄教授也是愣了愣：“恩，我刚看到的时候，倒没有仔细想……” 他现在有种买票去看天涯海角，结果见到两块油漆涂字的大石头的赶脚。 看手术，感觉是应该看的，但阑尾炎手术…… 黄教授回头看看一汪40岁起步的医生们，呵呵的笑两声：“阑尾炎手术也挺好的，现在的腹腔镜做起来倒是挺快……” “至少没买票。”旁的医生配合了一句，算是将尴尬揭过了。 转头，凌然走进了手术室，也是看着一屋子的人，有些好奇。 黄教授这时候才意识到，手术台上的医生竟然已有三人之多。 黄教授不由调侃道：“云医现在这么奢侈了？一个腹腔镜阑尾炎用三个医生？” 凌然看看黄教授，道：“原计划是让马砚麟上手的。” “啊？”马砚麟顿时兴奋起来。 凌然看着他的表情，重复道：“原计划。” “啊？”马砚麟的音调一模一样，气息却是全然不同了。 余媛咳咳两声，低声道：“这么多人，难道看你犯错吗？” “也是……”马砚麟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他虽然做了两年规培医了，上手的机会却不多，几乎都是在凌然这里得到的。 腹腔镜下的阑尾炎手术，马砚麟要说也是做过的，但是做过一次两次，与多做几次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少了这么一次机会，以后说不定还要失去多少次机会呢。 在场的医生们也稍微有些尴尬。 大家都是医生，自然知道小医生得一次机会有多难。有的人可能为了一台手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查资料查一个星期，把病人的尿都嗅过三遍了。 但是，失去机会就太容易了，像是眼前的场景，大家大都不会选择让年轻医生上台了。 年轻医生的前几次机会，就是用来犯错的，并不是每名年轻医生，都会在众人的目光下越挫越勇。 尤其是外科医生这种东西，当他游刃有余的时候，他会无比的期待有人旁观自己的成功，至于失败……并不一定能让人坦然面对。 “消毒了吗？”凌然站到了主刀位。 “我来做。”余媛站到了助手位上，动作了起来。 马砚麟有些手足无措的站到了边上。腹腔镜用不着二助来帮忙，事实上，一助的工作都很轻松。 “等他们走了，再给你找个机会。”凌然看看马砚麟，给予一个肯定的微笑。 在读书期间，凌然经常用这种微笑来安慰那些不易被社会接纳的社会成员，例如班级排名在3位以后的同学。 马砚麟的心情一下子安定了下来，既然凌然这样说了，那他再要寻个手术就太容易了。 黄教授等人稍稍有些尴尬。 有医生不那么高兴的道：“我们也就是随便看看，不如现在就走了。” 黄教授咳咳两声：“凌医生不是这个意思，大家稍安勿躁……” “恩，很快也就做完了。”凌然说着开始造气腹，再插穿刺器探查。 他的阑尾炎切除术是完美级的，放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顶尖的百名左右的水平，理论上，做个阑尾癌的切割都很容易。 当然，阑尾癌的发生概率是极小的，大概与因为阑尾癌而去世的女星奥黛丽赫本一样稀罕。 不过，技术之所以是技术，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的。 完美级的阑尾炎切除术，仅仅是操作的流畅性，就是大部分医生望尘莫及的。 加上100次的腹部解剖经验，以及完美级的热止血能力，手术室的屏幕里，展示出来的就是教科书式的阑尾炎切除术。 事实上，若是比较研究的话，没有几本教科书能做到这种水平的阑尾炎切除术。 “腹腔内无血。”一名医生说了一句。 “无血视野？”另一位医生凑了过来，表情诧异。 原本有些恹恹的医生们的精神，瞬间被提了起来。第448章 和煦﻿ 腹腔镜对于手术旁观者来说，有一桩极大的优势，是旁观者和施术者，能够看到相同的手术视野。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换做常规的传统手术，即使采用最先进的全景高分辨率的摄像头，也不可能看到施术者看到的全部场景。 摄像头的范围终究是有限的，而手术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并不总是术野范围内，有时候，主刀的医生可能依照输液范围以外的情况，做出了手术判定，甚至不一定是看到的，有可能是摸到的…… 相比之下，腹腔镜或关节镜等内窥镜手术，就没有那么多的术野外状况了。 腹腔镜配套的屏幕里，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场景，主刀医生看到的就是什么场景，旁观者比主刀医生不会多看到一丝一毫，也不会少看到一丝一毫。 若只是随便看看，这种区别或许是没什么关系的。 但是，若是真的想要学习一种手术的术式的话，腹腔镜等内窥镜的这种特性，就非常好用了。 所见即所得，少掉了无数的疑虑和猜测。 不过，此时的云华医院急诊中心三号手术室里，却充满了疑虑重重的医生们。 “还真的是无血术野？” “也不能说是完全无血……” “哪里还有血？” “刚才吸走的……” “吸走的就不算了，这就是无血术野了！” 不等凌然说话，医生们已经分成了左中右三派，激烈的讨论了起来。 “无血术野”这个词，对于外科医生是最高境界，是一种接近于儒家的成圣的概念。 就目前来说，完全无血的手术视野，除了少数几种手术以外，是不可能真的达成的。 但是，外科医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的接近这个目标的过程，就如同儒家对成圣的追求一样，是不断前进，永不停息，精益求精的。 至于“无血术野”的好处，那就说之不尽了。 用无血手术的提出者，霍尔斯特德的话来说：只有充分的暴露、仔细地止血才可以给外科医生必要的冷静，使他们可以在手术台上清晰地思考，有序的操作。 然而，霍尔斯特德是19世纪晚期的手术大家，他提出了这个目标，可要说执行的话，却是个漫长的过程。 目前来说，也就是体外循环的技术，能够较为完美的实现无血术野。 微创手术能够部分的实现无血术野，但并不是百分百的。事实上，不止不是百分百，真正能达到无血境界的，或许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应该说，在体外循环技术之外，想要达到无血术野的成就，微创只是前提条件之一。 对解剖学的认识，还有一点点的运气，都必不可少。 哪怕现在有了电刀这种医学神气，也不能见到小血管就去电，那样做的结果，只是损伤了病人的肌体罢了。 最牛的做法，就是避开各种各样的血管。 而这，其实也是最不可思议的部分，人体与人体是不同的，不同的人的血管的位置、长度、粗细、密集程度等等皆不同，要说避开所有的血管，仅凭肉眼是不足以判断的。 好在腹腔镜要打的孔很小，就是有点血液流出，吸走也就是了。 当然，止血操作必须要又快又准，而这正是凌然所擅长的。 “系膜打开了。” “切割。” “准备取阑尾。” 凌然的声音，一声紧似一声。 黄教授不由的看了凌然一眼，这要是换成他手底下的学生，光是报告的速度如此之快，都要先被骂一顿。 大部分外科医生做手术，其实都可以做的很快。 但想做的又好又快，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忙中出错这个词，不是说着玩玩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开车，时速20公里，40公里，80公里，120公里的车辆，要兼顾操控和安全，肯定是越来越困难的。 而开车要顾及的种种因素，恐怕还是没有医生在手术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多。 所以，假如让黄教授听到他的学生刻意的追求速度，那他准备好的骂人箩筐，肯定要一股脑的丢出去。 然而，凌然并没有显示出“刻意”的模样。 黄教授看着凌然的动作，只觉得心驰神往，心里不自觉的想：我怎么没有这样的学生？ 转念，黄教授又忍不住摇头：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学生！ “李教授的老公，就是凌医生给做的手术？怪不得没死掉。”一名医生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令众人愕然。 “也没那么玄乎。”同来的另一名医生皱眉说了一句，转头问黄教授：“凌医生给他做了急诊肝切除？你看着做的？” “我去的时候做完了。”黄教授实话实说。 “多久。” “肝脏部分？我问了他们，就几分钟的时间。”黄教授望了对方一眼，意味深长的道：“不打马虎眼，绝对不到10分钟。” “这……”说话的医生用牙缝吸气：“好吧，我信。” 能进行高水平急诊肝切除的医生不在少数，要说稀罕，怎么都稀罕不过能搞出无血术野的外科医生。 几名来自不同医院的医生沉下心来，看着凌然的手术，心里各自转动着不同的念头。 …… 凌然以平和的心态，做着手头的阑尾炎手术。 不用做教学手术了，凌然也就不追求速度了，只考虑着平平安安的将手术完成。 阑尾炎是小的不能再小的腹腔手术了，正因为如此，才一点纰漏都不能有。 马砚麟则是心态极不平和的看完了手术。 阑尾炎手术，对于做了两年规培医的马砚麟来说，早就看腻了，他心心念念的是上手去做，哪里想得到，到嘴的鸭子竟然都能飞！ “完成了。”凌然习惯性的说了一句，再对马砚麟道：“剩下的交给你来做。” “是。”马砚麟的表情一下子变的生动起来，鸭子虽然飞走了，可留下一根翅膀也算是不错了。 凌然摘下口罩手套，踩开了气密门。 黄教授等人互相看看，亦是呼啦的全都跟了上去。 “凌医生，手术做完了？”吕文斌刚好穿着洗手服出来，见瞅到了一大群人。 “做完了。”凌然点点头，边往外走，边顺便介绍了一声：“昨天病人的家属，车祸的。” “哦。”吕文斌于是跟着凌然，继续向外走，没有太多的热情的岔开话题，道：“我刚去见了未来家属了。” “咦？” “哦……” 余媛更大声的问：“未来家属？是去相亲吧。” 吕文斌叹口气，道：“对方要求家里必须有两个车位，两辆车。我拿不出来，没戏了。” “现在有房有车都不够用了？”余媛惊诧的跳了起来，她连一辆正经的自行车都没有。 吕文斌“恩”的一声，道：“我回头去看看车位。哎，咱们云华的车位贵着呢。” 说话间，身穿阿玛施套装的中年女人，从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中，站了出来，以极具经验的目光，审视了吕文斌，道：“再贵也得买，两个车位，对现在的小家庭来说，也算是一个生活必须品了。” “那也不用两个吧……”吕文斌抱怨。 阿玛施套装的中年女人瞅着吕文斌呵呵一笑：“你上班要开车，你老婆上班就不要开车吗？你下班要想轻松停车，早点回家，你老婆就不要轻松停车，早点回家吗？” “我……”吕文斌无奈道：“现在没几家人买两个车位吧。” 中年妇女对此嗤之以鼻：“你连两个车位都没有，你去相亲，不是浪费人家时间吗?要是我女儿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当场就要找介绍人的麻烦。” 吕文斌愣了愣，转身掏出手机，点开群“偶蹄类”，发文字道：“明日开放预购，会员卡冲2000送400!” 他的消息发了出去，> 吕文斌痛并快乐的回复起来。 余媛听着两人的对话，不禁感慨道：“这样看来，凌医生也要早点买车位才好。” “凌医生不用，我们家有6个车位。”中年大妈面带和煦的笑容。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49章 肝内胆管结石﻿ 云医急诊中心的大门口，两株松树傻愣愣的站着，风吹不动，雨浇不透，可以说是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烟民们倒是喜欢这两颗松树。 急诊中心的医生和护士们，以及病号和家属，但凡需要抽烟的。到门口的大松树下是最方便的。 松树下的视野好，又挡风避眼，最重要的是，站在松树下，往急诊中心的门诊楼下看，是能看到里面的具体情况的。有接诊的车来，都能及时发现。 吕文斌叼了一根烟，郁闷的瞅着。 他平时是不抽烟的，今天实在是心情烦闷，才跟人讨要了一根，就站在一片熏黄的树干下，用不过肺的过嘴烟，尽情的污染着空气。 “怎么的？前天刚搞了充值，今天就不干活了？”主治赵乐意用烟嘴戳着蓝色芙蓉王的烟盒。 “蔚蓝天空”的芙蓉王卖的比硬中华还要贵，但是没中华烟那么扎眼。 赵乐意虽然是个没什么零花钱的男人，可他在烟酒方面是不缺的，而且很乐意向周围的同事们炫一炫。 许是炫的太多了，正常抽烟的同事，在抽烟的时候，都不怎么理赵乐意了。吕文斌茫然不知，只笑笑，道：“我最近不太顺啊。” 赵乐意顿时精神一震：“不顺？怎么个不顺法？” “我去相亲，遇到两波人，都问我车位在哪里，有几个车位。我哪里有什么车位，就照实说了，结果相亲就黄了。”吕文斌叹口气：“回来以后，一个病人家属也说，相亲必须得有车位，还得是两个……” “这确实是个烦心事。”赵乐意呵呵的笑了：“其实车位也没多贵，主要是不能贷款，要是没有家里六个钱包帮忙，你肯定得等几年……” “车位我买了。”吕文斌叹口气。 “就买了？”赵乐意话出口，猛的咳咳两声，连忙改口道：“说买就买了？跟家里要的钱？这烟让我放的没灵性了，怎么有点呛口了。” 赵乐意说着，将还剩下两根的蓝色芙蓉王，忍痛丢入了垃圾桶中，又掏出一包，蛮横的拆开，道：“抽一支，抽一支再聊。” 蓝汪汪的芙蓉王，平均一支两块多，代表着赵乐意真切而实在的心理。 “多谢。”吕文斌抽了一支蓝色芙蓉王，又从兜里掏出一盒纯黄色的苏烟，抖开递给赵乐意，道：“尝尝我的。” 赵乐意一看，铂晶包的，不由皱起眉头，这是自己两倍价格的香烟啊，果然是不抽烟的人，买烟最贵是吗？ 吕文斌将抽一半的苏烟丢了，点燃了赵乐意送的芙蓉王，一起点了火，吸一口就吐出来，道：“赵医生你是不知道，现在买车位容易，相亲难呀。” “恩？”赵乐意听着，觉得不对味了。 5块钱一支的苏烟，抽起来竟有种金钱的腐味。 吕文斌道：“我昨天买好了车位，交了款，拿了合同回去，直接拍照出来，再去相亲。结果，结果你知道咋滴？” 赵乐意冷冷的看着吕文斌：“你全款买了2个车位？” “第二个车位95折，省了不少钱。”吕文斌抖抖手里的烟，道：“我给你说，车位这种东西，根本没用。” “没用？” “我给人家姑娘看，人家姑娘就盯着我呵呵的笑了两声，真的是呵呵的笑……”吕文斌一个劲的摇头。 赵乐意总算是来了些精神，道：“然后呢？” “然后就谈到了学区房呗。”吕文斌两眼无神的道：“人家说，自己从小吃了教育的亏，长大了以后，绝对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必须得有好学区的房子，而且房子不能太小了，孩子得有自己的卧室，父母得给准备一间房，另外还得有书房，否则家教来了都没地方上课。” 赵乐意听的啧啧有声：“这要求也太高了，家教就不能在小孩卧室里上课吗？” “我说了，但人家提出来，说一旦有了二孩，卧室就是公共区域了，怎么能在卧室里给一个孩子上课，浪费另一个孩子的时间……” “就不能两个孩子一起听课？” 吕文斌摊开手：“年纪不同啊。” 赵乐意目瞪狗呆，转瞬，胸腔里更是一阵愤怒：“这样的女人，你还跟她相亲？单身一辈子去吧，对了，你怎么说的？” 吕文斌舔舔嘴唇，没吭声。 “你别是说了软话吧？” “没有。”吕文斌坚决否认，并道：“我给她说了，再几个月，我就买得起了！” “你还真是的……”赵乐意说着皱眉：“你再几个月就能买得起三室的学区房？” “四室。” “你买得起？” “那肯定得是辛苦些了，再贷款用些钱……”吕文斌自言自语的计算着。 “时间到了，我得回去了。”赵乐意一把碾碎手里的香烟，转身就走。 一阵风吹来，两层楼高的大松树纹丝不动。 吕文斌左右看看，发现没有聊天的对象了，也只能熄灭了烟，缓缓的回到急诊室里去。 处置室内，凌然正在帮一个小男孩缝额头，皮下缝合加减张缝合的套路，几十年前就确定出来的方案，可能完美做到的，却是少之又少。 吕文斌就在旁边坐下来，盯着凌然的手法看。 他在缝合方面的天赋中规中矩，学了一年多的tang法缝合，始终没能达到精通的程度。 就是减张缝合和皮下缝合的套路，吕文斌也不敢说自己缝的有多好。 尤其是看了凌然的缝合之后，吕文斌的信心就更弱了。 “余医生呢？”吕文斌弯腰看了看行床下方，好奇的问了一句。 “在帮人取鱼刺。”凌然眼睛盯着小男孩的伤口处，隔着口罩轻轻说话。 吕文斌“哦”的一声，道：“最近怎么经常有卡鱼刺的。” “专门来找余医生的。”实习生关菲在旁边拿着个托盘，给凌然做助手的同时，也在认真的学习。 如何缝合缝的漂亮一点，这是关菲同学比较在意的。 吕文斌在意的则是“专门”二字，不由奇怪的道：“来取鱼刺的还有回头客？” “吕医生你最近很少上风信子吧。”关菲笑眯眯的问。 吕文斌叹口气：“没空啊……” “余医生在风信子发了几篇帖子，都火起来了，主题就是取异物的。”关菲说着脸色一红，又道：“总之，现在城里有异物取不出来的，患者又不愿意开刀手术的，许多医生都推荐到咱们云医来取。” “这……余媛还不光发论文？现在开始发论坛了？” 关菲“恩”的一声，道：“看余医生在帖子里说的，是挺有用的……” “取鱼刺？” “取异物。”关菲再纠正一句，就装作脸红的样子不说了。 “好了，给包扎起来吧。”凌然站起身来，将剪刀丢到了不锈钢盘子里。 在旁边等着的小孩父母千恩万谢的道：“谢谢凌医生，凌医生太细心了，我家小孩子本来特害怕打针的，被你缝针都不哭的。” 凌然只微笑，道：“小孩子挺乖的。” 听到他这么说，坐在小凳子上的小朋友骄傲的挺起了胸膛。 “我还有一个手术，放药和包扎让关医生来做。”凌然再解释一句，点点头，就离开了。 关菲深吸了一口气，坐在了小凳子对面，笑道：“小朋友……” “哇哇……”刚刚被缝了五针的小孩子拼了命的开始哭，止都止不住。 吕文斌迅速转身，追上了凌然。 手术室里，一名肝内胆管结石的病人，已经被端上了手术台。 中医药大学的黄教授，自觉的站在一助的位置上，等凌然进来，就笑着打了声招呼，并道：“病人情况稳定，可以进行手术了。” 病人是他从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里找来的。中医药大学本身并没有很强的手术能力，许多确诊了的患者，或者没有确诊的患者，都会被转诊到其他医院。 云医也是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常转诊的医院之一。 不过，霍从军此前并没有中医药大学的关系，所以始终没有接收过他们的病人。 黄教授这次送患者上门，算是一次合作的新开端了。 凌然低头看了看病人，他此前已是看过了对方的核磁共振片，并做了相应的检查，确认了肝左外叶的切除方案，但是，到了做手术的时候，再核查一遍，可以说是基本操作了。 黄教授则显得颇为轻松，更用考教的意味，笑道：“凌医生，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50章 安静﻿ “病人是典型的肝胆管狭窄，肝内胆管结石发现了以后，间断性的服用中药，后来出去打工，干脆就吃止疼片解决问题。”黄教授等麻醉起了效果，向凌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病人的背景。 这是他的习惯性做法。 虽然是精于创伤控制的专家，但那是黄教授评职称混医院的本钱，根子里，他还是做着中医的工作。 眼前的病人，其实就是他年轻时诊治过的病人，只是病情延绵反复，最终还是到了不得不切除肝叶的程度。 黄教授叹口气，道：“从术前检查来看，病人已经是左半叶萎缩了，至于有没有连绵到肝段，还不好确定。” 凌然听着黄教授的语气，却是没有像平常那样，立即开始手术，反而向旁边的器械护士王佳摆摆手，转而道：“黄教授，病人停止了治疗，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就是有些感慨。”黄教授呵呵的笑两声，道：“说起来，我和这个病人还真的是有些渊源。” 凌然配合的“哦”了一声。 他平时是不喜欢安慰人的，但在手术台上，他希望自己的手术组成员都能保持心情的稳定。 对于不熟悉的医生，如黄教授这样的，凌然就更加注意了。 随着凌然参与的手术增多，尤其是多次进行飞刀之后，他对这方面的情况就更加注意了。 因为就凌然看来，手术台上的意外情况，十之七八是医生造成的。病人就好好的躺在那里，术前检查做的充分的话，虽然也有意外，可意外情况是不会那么频繁的。 相反，站在手术台上的医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状况：手滑了，人累了，肚子饿了，昨天酒喝多了，前天离婚了，儿子出柜了，家里的猫砂用完了，喜欢的医药代表和别人睡了等等等等，虽然都是普通人会遇到的小事，但是，人终究是会受到影响的。 凌然不知道黄教授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但还是愿意用术前几分钟的谈话，帮他减减压。 黄教授也不是很想立即开始手术，见主刀愿意聊天，就目视前方，带着回忆的语气，道：“要说起来，第一次给这个病人看病，我还是主治，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恩？”凌然配合的语气非常敷衍。 黄教授看在凌然长的帅的份上，继续道：“这个病人当时不信任我，我劝他做手术治疗，他就不愿意听，一定要找主任。” “哦？” “主任自然是把他又转回给我了。我那时候就劝他进行手术治疗，他还是不听，还是坚持要找主任，后来治治病，闹闹事，又闹闹事，治治病的……再后来，总嫌弃我是个主治，又去打工，有十年都不见了，但是一来，我就认出来了。”黄教授的语气里满是怀念，还带一点得意。 凌然这时候听的稍有些兴致了：“这次怎么又找到你了？” “因为我是主任了嘛。”黄教授很自然的道。 凌然理解的道：“倒是个始终如一的病人。王佳，手术刀给黄主任，请他切第一刀。” 黄教授愣了一下，笑了出来：“好，有始有终，多谢了。” 说着，黄教授接了手术刀，就在确定划线的位置，切了下去。 一刀切完，黄教授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丢开手术刀，默默的将手术台上的指导权给交了出来。 凌然同样是一言不发的接受，打开腹腔之后，再一步步的确认肝内胆管的位置，不炫技，不横生枝节。 黄教授同样是安静的做着助手的工作。 在外科方面，黄教授专攻创伤控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个人兴趣的转移，他投入在诊断学上的时间越来越多。 只不过，国内很少有专业的诊断学医生，中医药大学也没有实力为黄教授配备相应的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他的级别也够不到。 因此，黄教授更多的是自己寻找合适的医生和医院。 在这一点上，黄教授更像是国外的高级家庭医生，一方面能够处理紧急外伤，另一方面又能做出合理的诊断，并转诊病人到专业医师手里，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此过程中，都是以个人行为和个人关系网在做联络。 李晓宁夫妇以及全家的医生，都曾是黄教授的个人关系网，如今，凌然也被黄教授初步纳入了关系网中。 如果凌然的手术水平确实足够，并且稳定的话，黄教授还是很稀罕这样的外科医生的。 从黄教授的角度来说，合作的外科医生也是要常常更新的。 像是他此前经常合作的两名肝脏外科的医生，如今一名56岁，一名54岁，手术量逐年下降，平均每个月能做10例就算好的，参与活动则越来越多，眼瞅着是越来越不好用了。 至于候补单子上的两三名中青年医生，水平也就是与凌然……不，完全是及不上凌然的。 黄教授看着凌然一个转手，将肝就托在了手上，自己的小肝子，不由的也是颤了两颤。 凌然本人的动作，却是轻柔无比，但在挥刀期间，又是异常的坚决…… 黄教授一边配合着操作，一边暗自紧张，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在一米宽的墙面上走路，如果是在平地上，这个宽度就完全不是问题，可是，走在一两米高的墙上的时候，腿就不自觉的会发软。 总算凌然的速度够快，三两下完成了操作，将黄教授从紧张中释放了出来。 “注意抽吸。”凌然提醒了一声。这样的手术，还远做不到无血术野。 黄教授“哦”的一声，又笑道：“凌医生的手术室，还真的是安静。” “你们可以聊天。”凌然伸着脖子看着腹腔，自顾自的道：“不要一惊一乍就可以了。” “好吧，我再开个话题。”黄教授莫名有些紧张，知道不能指望小年轻马砚麟，想了想，道：“这样吧，我就说说这个病人，要论起来，这位也是个传奇人物，当年最早一批万元户！” “万元户是家里有一万块钱的？”王佳好奇的问了一句。 “不止。”黄教授道：“真正的万元户，是一年赚1万块钱的。那时候我们工资才百十块，人家一年赚我们10年的钱，厉害吧。” “那买房可就赚翻了。”马砚麟用力拉住钩子，不由道：“现在的狗大户可真多。” “他可不是什么狗大户。”黄教授笑笑，道：“我之前问了，他现在一年也就赚一万多块。” “真的？”马砚麟惊讶的攥紧了钩子。 “用他的话说，年年都是万元户。”黄教授说着摇头：“要说也挺难得的。这条件要是能好一点，后面就算症状不会减轻，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他出去打工，难道也只能赚1万块？” “拿不到工资，被人骗，丢钱被偷，你现在要是不当他是个病人，那你勾着的就是个倒霉鬼。” 马砚麟浑身一颤：“您这么说就有点可怕了……” “没事，手术成功过就算是好人了，手术不成功……啥鬼也都无所谓了。”黄教授说着，看了眼凌然。 “他家里人呢？条件也不好吗？”凌然打破沉默，问了一句。 “好不到哪里去。家属找到我，也是希望术后用药，能省一点，尽量用足了医保。”黄教授叹口气，道：“现在啊，有的人活着不容易。” “确实经济困难的话，可以在ICU里少呆几天。”凌然说着，就继续闷头做起了手术。 黄教授听的笑了笑，如果手术做的足够好的话，ICU里的时间自然会相应的减少，减少这方面的成本，能够极大的减轻患者的负担。 然而，这又哪里是医生所能轻易控制的。预约一个﻿2018年即将结束，最后一个月的月票榜战况激烈…… 决定提前预约一下明年的月票榜！ 等到众神都争疲了，我以小鸟异军突起，戳入榜中，必能…… 嘿嘿嘿。 请各位读者大大留一下票哈！ 以上。 感谢感谢。《大医凌然》预约一个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452章 酒局﻿ 听到凌然所言，二助马砚麟，器械护士王佳和麻醉医生苏嘉福，都不自觉的挺胸抬头，精神集中了起来。 等黄教授抬起头来，摇晃着脖子稍事休息的时候，马砚麟的目光，都坚毅的像是雪山上的边防军人似的。 人，是有气势这种东西的存在的。 有气势的人，锋利的好似手术刀，坚硬的好似手术钢钉，持久的好似手术钢板，具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自信和奋发，能够完成常人不可想象的工作。 精于创伤控制的黄教授，就经常见到有气势的人，像是雪山上的边防军人，即是黄教授在边疆亲眼所见，亲自接触过的。 黄教授至今还记得，他们将高原反应的自己，用担架抬下来的时候，那温暖的笑容，洁白的牙齿，明亮的眼神…… 手术室里没有人笑，手术的模式也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速度依旧均匀恒定，且超出寻常的快…… 可黄教授，就是察觉到了不同于一般的变化。 “咱们现在是……”黄教授看看凌然，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自己的心情，那是带一点不安和不解，又带一些猜测和理解的心情。 凌然道：“左外叶切除的很成功，我们现在清除病灶，争取尽可能的取净结石。” “能取干净吗？”黄教授一下子也来了精神。 之所以要切除患者的肝左外叶，就是因为结石多到堵塞，进而引起了持续的炎症和感染。若能彻底清除残石，就能大大的降低感染和复发，体现在预后，就是减少恢复时间，提高愈合效率…… 凌然并不轻易许诺，只点点头，道：“一会做胆道镜检查，如果还有胆管结石的话，再看看能不能取出来……” 胆道镜也是内窥镜的一种，并不属于凌然掌握的技能的范畴之一。不过，就原理和操作使用方法来说，常用的纤维胆道镜，与凌然常用的膝关节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凌然自己喊医药代表送了一套过来，学习一番，自觉就能达到入门以上，接近专精的水平了…… 这就好像是只学了三级跳远的学生，又去学立定跳远，立刻达到原有的水平还需要稍加锻炼，可要学习它，使用它，并达到一定的水准并不困难。 凌然并不需要做什么高难度的胆道手术，他就是用取石匙或取石钳来取石而已。 黄教授眼瞅着凌然有条不紊的完成各项步骤，内心平静又惊讶。 平静是因为他见过凌然的手术能力了。 惊讶……惊讶的地方就多了。 作为常年在外奔波，常看各地各医院的外科医生手术的黄教授，看着凌然的外科技巧，不断的刷新认知。 到了手术快要结束的时候，黄教授已经默默地将凌然从肝部手术的备选，提升到了首选。 “送去ICU吧，随时向我报告情况。”凌然宣布手术结束，伸了个懒腰。 “好的，我跟过去。”做了一段时间规培医的马砚麟，此时态度格外积极。 切肝手术怎么说都是大手术了，这也是他少数参与的大手术之一。虽然还是拉了一节课的钩，但对于马砚麟来说，这是类同于主刀阑尾炎的开心事了。 相比于直接丢在ICU里，给护士做特级看护，有一名小住院医跟着，显然是更妥善有利的安排。只是住院医有限，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如此好的待遇。 黄教授自然是愈发满意，甚至有种自己受到了尊重的感觉，怎么说都是自己带来的病人呢。 “凌医生，晚上有空的话，咱们一起吃个饭吧。”黄教授微笑道：“嘉元的手术，就要谢谢您的，大家当时都忙的不行，乱哄哄的也没个心情，这一次，允我做个东，我再请两位您喜欢的医生？” 凌然狐疑的瞅了黄教授一眼，再摇摇头：“我不喜欢这种酒局。” “这个不算酒局……” “不去。”凌然没有要听黄教授解释的意思。对他来说，酒局就是酒局，你随便起什么名字，改变一两个元素，并不能改变其本质。 黄教授显然没想到凌然拒绝的如此坚决，脸上已然就要挂不住了。 可是，再看看凌然，黄教授又有不禁有些理解…… “要不然……要不然，您点几个名字，我负责邀请。”黄教授又提出一个建议。 凌然听着黄教授的语气，不由站定了叹口气。 此情此景，他也是非常熟悉的。假设有一名女生，追着自己半条街，提出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遭拒，这时候，当她用出“要不然”的“要不然”大法的时候，再给出断然拒绝，是有可能令事态恶化的。 凌然想了想，道：“您如果确实想组局的话，我建议您可以组一个会诊局。” “会诊局？” 凌然颔首：“院内或院外的会诊，以一名或多名病人为背景……” “我明白，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不明白的是，会诊局的目的是啥？”黄教授有些不解。 凌然已是去掉了手套帽子等零碎，甩开手，迈开腿，不见了踪影。 苏嘉福在后面骑着椅子，咳咳两声，道：“黄教授，您组酒局的目的，是感谢凌医生嘛。凌医生想要会诊，你不如就组个会诊给他，对不对？” 黄教授苦笑：“哪里有组会诊做礼物的。” “对凌医生，我倒觉得，会诊做礼物更合适。”苏嘉福道：“您组酒局是让凌医生开心吧？但您觉得，真的组成了酒局，凌医生会开心吗？” “不会吗？” “他要是觉得酒局开心，您觉得，就凌医生的帅，他哪天会缺了酒局？” 黄教授愣住了，道：“难道真要组个会诊送人？” “反正，您组个会诊，凌医生是铁定开心的。”苏嘉福说到此处，就骑着圆凳离开了，像是铁拐李似的。 走廊里，凌然站在电梯口，开始犹豫去哪里吃饭的重大问题。 “大王派我来巡山……” 当此时，凌然的手机大大方方的吼了起来。 “妈？”凌然看到手机显示的电话号码，有些疑惑。 “儿砸，我和你爸爸到家了，回家来吃饭哦，我们带了国外的东西。”陶萍女士的音高而清，一点都听不出旅途的疲倦。 凌然奇怪的道：“你们已经到家了吗？不是买不到票了吗？” “我们在酒店里中了一个锦鲤套餐，划算的不得了，我们是想坐头等舱回来的，你爸爸还睡的打呼了……” “哎呀，都说不聊这个的，你怎么就忍不住，我没打呼，我就是呼吸的声音大了。”电话里，传出凌结粥懊恼的声音。 陶萍哼哼两声，道：“我录了音。” “删了删了，别把我拍的鱼给弄丢了啊！” “别动我手机，我都不删。”陶萍的声音更大了一些：“儿子快点回家哦，我准备了好东西。对了，我们这次还遇到一个特有意思的小姑娘，有机会给你看一看。”第452章 休养（上章序号错误）﻿ “凌医生，我从家里带了些板栗饼，给您尝尝。”李晓宁从病区匆匆的赶过来，拿出一只小小的纸盒子。 盒子没什么包装，就是最简单的瓦楞纸，外面写着“同心板栗饼”的字样。 李晓宁笑笑，道：“我知道医生不好收礼物的，这里就是些老家特产，一盒20个，两斤重，不值什么钱，但是味道挺不错的。” 凌然并没有多想，接到手里，就道：“那我打开了。” 说着，凌然就打开了礼物盒。 当场打开礼物，是凌然所知的，对礼物较好的对待方式。尤其是对于可能有夹带的礼物，更应该如此。 曾经，凌然从礼物盒里翻出过很多奇怪的东西，终于学会了这种模式。 李晓宁愣了一下，转瞬释然，并帮凌然解释道：“小心无大错，凌医生是个细心的人……恩，要是不细心的话，也做不好外科医生。” 小纸盒中的板栗饼，均是淡淡的金黄色，烤制的很酥脆的样子，20只板栗饼，分别用19只油纸袋装起来，只有一枚是塑料袋装的。 李晓宁微微笑着介绍道：“以前都是塑料袋装的，大家喜欢看到里面板栗饼的样子，现在不是讲究环保了吗？就开始用油纸包了。” 凌然点点头，拿出一个油纸包，缓缓拆开，露出里面金黄色的板栗饼，拿起来看着，同时问：“你先生感觉如何？” “挺好的，都从ICU里出来了，现在普通病房里面，已经比较舒服了。状态也稳定。凌医生，真的谢谢您。这么严重的肝部损伤，愣是让您给从阎王殿里挖出来了……”李晓宁的语气真诚，经历了车祸之后，她反复的思考前前后后的人与事，对凌然的感谢是最深的。 如果当时没有凌然当机立断的进行急诊肝切除，李晓宁很怀疑自己带着黄教授，是否能赶得上手术。 即使赶得上，黄教授也不一定就能把人给拉回来——这是黄教授亲口所言，李晓宁也渐渐相信了。 “病人还没到彻底脱离危险的时间，你有空就多陪床，时刻监控病人的情况。”凌然看看李晓宁，道：“你们家属都是医生，在预后恢复期间有优势……板栗饼的话，我收下了，谢谢。” 凌然知道，有些礼物是需要收下的。 他从怀里掏出一瓶松子，递还给李晓宁，道：“休养松子，你们家属可以当做零食。” 李晓宁听着凌然的话，不停的点头，等松子递出来的时候，她有心推脱，但是，听到凌然说“休养松子”的时候，李晓宁又忍不住接了过来。 凌然微微一笑，手里提着板栗饼，继续下楼。 楼下停车场，小捷达被人擦的一尘不染，漆面好似车展一般炫目。 开门。 上车。 等凌然到了下沟诊所的时候，天色尚未黑透下来。 凌然小心翼翼的看车入巷，并将之停入到后院自改的车库内，再往前院走，老远就听到了里面的笑声。 “大溪地的海龟，都和咱们的八仙桌一样大。” “对，样子可好看了。” “我们还跟海龟一起拍照了。” 凌结粥和陶萍两人一人一句，声音覆盖了全部诊所。 街坊们也很给面子，传看着照片的同时，就有人问：“海龟肉好吃吗？比鳖肉怎么样？” “人家不给吃的。”凌结粥又是遗憾又是庆幸的道：“真要卖，我估计得大出血了，现在也没多少海龟了。” “海龟不是特别能下蛋吗？” “孵不出多少来……” “海龟蛋好吃吗？” 话题转向几乎是意料之中的事。 陶萍和凌结粥也不在乎，他们只要照片能够传起来就行了。大家的语言歪楼，与朋友圈里的评论歪楼相比，都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凌然入内，也没有得到多少关注，最多只有七八户邻居，十几家人，七八位小姑娘给他打招呼。 凌然洒出一片符合社会期待的笑容，就被陶萍抓起来揉乱了头发。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有没有好好吃饭啊？衣服穿的暖和不暖和？钱够不够用？”陶萍叽里咕噜的问了一堆，得到凌然肯定的答案，才将他给丢出了圈外。 凌然乖觉的站到了光线最弱的地方，虽然他仍然是许多人目光汇聚的焦点，但是，眼球效应已经最小化了。 考虑到将凌然赶回卧室，会有许多街坊临时退场，陶萍女士决定保留凌然列席的资格，并开启了新的话题： “我们这次做的飞机才方便呢，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波音787，结果坐的人还特别少，我们在头等舱坐累了，人家空姐还邀请我们在机舱内走动，人一下子就觉得舒服了。”陶萍能够成为下沟及周围地区的时尚代表，也是因为他在巷子里聊天的时候，也能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去。 街坊邻居果然对最大的飞机和头等舱展开了无数的联想，众人一时间聊的倍儿开心，有老头老太闲着也是闲着，当时就喊着娟子又挂了两瓶丹参。 凌然的手机这时候震动了一下。 凌然拿出来，就见微信里，有田柒发来的消息： “伯父伯母顺利到家了吗？我在大溪地遇到了他们，一起坐飞机回来的。”田柒在句段的末尾，还加了一个可爱的表情。 凌然打字道：“他们正在说头等舱经历。” “因为时间太紧了，回国的班机又很少，有已经买票的客人，就不好让人家退票了。家族虽然是大股东，但也得考虑其他股东和董事的看法。”田柒飞快的发来文字，又写道：“我正准备建议家族私有化一家航空公司，相信有类似需求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凌然发了微笑的表情。 田柒大受鼓舞，又兴奋的打字：“虽然不能与凌医生相比，无时无刻的做着那些生死攸关的决定，但是，我也会努力的。” 闭着眼睛点了发送，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田柒就看到了凌然的回答： “努力”。凌然还在后面加了表情。 田柒开心的笑出了声，忍不住在床上打了两个滚，将碍事的枕头远远的扔到床边，再拍拍手喊：“小薇，我要看星星。” “好的，小柒。”智能管家小薇轻声回答，同时，头顶的天花板缓缓打开，房内灯光渐暗，撒入梦幻般的星光。 田柒望着星空，陷入了梦乡。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53章 特殊病人﻿ “病人的衷心感谢” “病人的衷心感谢” 凌然每查两三间房，就能收到一两份衷心感谢。 最近一段时间，凌然开始较多的进行肝切除手术，收到的“衷心感谢”的比例，竟是大大的增加了。 凌然猜测，或许是因为多出了许多的老病号，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相比起来，需要进行断指再植或跟腱修补术的患者，基本都是意外受伤。 意外受伤的人，有很多或许都来不及消化“我受伤了”这个现实，就进行了手术。 手术后，身体恢复了大部分的功能的患者，对于“我受伤了”这个现实，或许认识的就更不充分了。会发自内心的“衷心感谢”，或许也就没有老病号那么多了。 毕竟，许多肝病老病号，都是延绵反复多年的患者，虽然赶不上邵老板的觉悟，但对自身的病情，也有相当的认识。 凌然能够顺利的完成手术，给予病人们一个好的结果，自然容易得到“衷心感谢”。 不过，猜测终归是猜测，凌然目前并不缺乏精力药剂。 事实上，就是最近的一个月时间里，凌然的精力药剂就积累了80余瓶，达到了625瓶的数量，这还是他消耗大增，用掉了近10瓶的结果。 除此以外，他还开出了7箱腹部解剖经验，将腹部解剖经验从100次，提高到了170次，4箱下肢解剖经验，将下肢解剖经验从50次，提高到了90次。 同时，脚部解剖经验，也因为两只箱子，而从700次提高到了900次。 对凌然来说，这些解剖经验的获得，是最直接的推动力，尤其是他最近做的肝脏切除术较多，腹部解剖经验，显而易见的提高了他的手术能力。 所谓见多识广。 放在肝脏切除术中，就是见过的门静脉越多，肝动脉越多，胆管越多，变化多端的尾状叶越多，左内叶越多，右前叶越多，做手术的时候，也就越发的游刃有余了。 在急诊中心的病区赚了一圈，凌然手指头绕了绕，众人转回各自的科室，只有左慈典，跟着前往ICU。 重症监护室里，小主治石百青看到凌然，就苦笑着迎了上来：“凌医生，又来我们ICU查房啊。” “自请会诊，我们这个是自己送上门的劳动力。”左慈典立即笑呵呵的跟了一句，哄的石百青笑了出来。 在云华医院，ICU是独立的科室，这种设置，使得ICU具有更大的权利。他们可以要求进行联合会诊，科间会诊或者急诊会诊，但别的科室送过来的病人，就是他们的病人了。 所以，凌然是不能到ICU来查房的，即使是他刚刚做过了手术的切肝病人，那也是ICU的病人。 不过，相比ICU的护理模式，凌然又有自己的想法和处理方案，这种时候，其实就不看制度看个人了。 凌然查了自己科室的房，要来ICU转转，ICU的医生虽然不好阻止，但也可以不听他的，不招呼他，或者出言讽刺。 不过，重症监护室终究是一个弱势科室，石百青这样的小主治，开玩笑的说一句“来查房”，就算是极限了。 他是知道霍从军的名声的，急诊科主任到ICU里来骂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再往前追溯，前几任的ICU主任做主治的时候，弄不好都被霍从军当孙子骂习惯了，后来的职位变迁，有没有霍爷爷的插手，也都是两说。 另一方面，抛去“科室荣耀”这种好似存在好似不存在的东西，石百青倒是不反对凌然来看一看——查房这种词，他是不承认的，只能ICU的医生们说，不能让其他科室的人给习惯了——比起许多医生的啰哩啰嗦，凌然言简意赅，还经常能够直指要点。 他做过手术的病人的预后也非常好。 这一点，作为ICU的医生，石百青的感受格外清晰。 偶尔闲下来，看看肝脏外科的医生们做的切肝手术的患者，再看凌然做过的切肝手术的患者，石百青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一些哲学问题： 人的生命，究竟是何等的脆弱，又是被哪些因素所主导呢？ “5床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吧。”凌然站在一台病床前，忽然问了一句，并将石百青从忙碌中给唤醒了过来。 石百青叹了口气，他最烦有人在自己工作过程中说话了。 ICU里的医生得有多忙？别的科室的住院医一天两查房就顶天了，ICU里的医生几乎是时时刻刻的在查房。 ——ICU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不会说话的，所以，能说话的，主要就是其他医护人员了。 “能不能转回普通病房，是我们主任决定的。”石百青瞅凌然一眼，道：“这个咱们说过的。” “恩，但是可以转回了。”凌然点点头，也没有进一步的纠结。 石百青无奈的看了一眼，发现指标果然下降了。 他偷偷的在本子上做了个记录，又看看左慈典，道：“这是我们主任不在，让他听到你们又越俎代庖，你们下次就别想这么轻松的进来了。” “我们凌医生的性子急，你知道的。”左慈典嘿嘿的笑，声音捂在口罩里，有点贼的感觉。 石百青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也无力多想。 医生这份工作，不免会牵扯到许许多多的人事纠葛乃至于人性的纠葛，对于普通医生来说，这样的人事纠葛和人性纠葛，甚至可以被看做是工作的主流。 但是，对于那些真正能够决定人的生命的医生来说，何为主流，就是他本人的决定了。 就像是5号病人要不要转回这种事，若是两个白痴医生瞎吵架，赢的肯定是ICU的负责医生，但如果是凌然提出的话…… 石百青非常清楚的记得，肝胆外科此前是有想吵架的冲动的……可最近一段时间，当凌然出现在ICU的时候，云医肝胆外科的医生都是尽量不出现的。 就算被抢了手术，也绝不怨怼的心态，石百青猜测，恐怕不是肝胆外科的医生们，都有什么高尚的情操。 给石百青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的主任，也就是ICU的主任同志，多次拿凌然做过的超长心肺复苏的病例做案例，可他本人却极少出现在凌然面前。 或许是凌然的气质太不近人情了吧。 石百青抬头看看凌然，觉得自己的猜想是很靠谱的。 滴滴滴滴！ 3床的监护仪，忽然想了起来。 石百青转头瞅了一眼，立马跑了过去。 “除颤。”石百青说话的同时，一拳头就打在了病人的胸口位置。 心肺复苏同样是ICU里的必修课，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发生几例。 石百青贵到平床上，“1001，1002……”的就做起了胸外按压。 院内心肺复苏的成功几率要比院外高的多，石百青只做了一组30个的心肺复苏，再除颤之后，就将病人给拉了回来。 这时候，石百青不自觉的向后看了一眼凌然。 凌然向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石百青的胸腔里，突然溢满了骄傲。 …… ICU外。 一株绿萝，孤零零的坐在窗台上，它的汁液锁在它的枝叶中，它的枝叶落在窗台上，翘着尾儿，又绿又嫩。 黄教授转着圈儿，时不时的看看ICU的门，时不时的看看绿萝。 到凌然出门来，黄教授才猛的松了一口气。 “凌医生，总算逮着你了。”黄教授上前，又看看两边，神秘兮兮的道：“我接到一个病症，我想请你来做。” “好。”凌然没什么磕绊的答应了下来。最近些天，他从黄教授手里接到的肝脏手术，占全部肝脏手术的手术量的一半左右，都已经习惯了。 黄教授特别郑重其事的道：“我这个病人很特殊，您可一定要费心。” “好。”凌然的态度向来认真，但他也不会特别去说。 黄教授没有得到想要的态度，稍微有些失望，问：“你就不好奇吗？我以前找你做手术，可不是这样吧。” “特殊病人？”凌然问。 “总算……”黄教授笑笑：“相当特殊。” “相当特殊？”凌然的表情凝重起来。 “恩，特殊病人。”黄教授很满意凌然的配合，重重的“恩”了一声，又煞有介事的道：“你还有啥想知道的？” 凌然略作思忖，目视黄教授，问：“是地球人吗？”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54章 紧张﻿ 一路上。黄教授都没和凌然说话。 老年人，对赛博坦星球或者M78星云什么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感觉到了来自于代沟的森森恶意。 要不是认识的肝脏外科医生里面，凌然是最强的，黄教授现在已经要改主意了。 可惜，技术这种东西，是最难作假的。 尤其是在人身上动刀子的事，老实说，看过凌然的手术，黄教授都不放心他以前认识的两名主任级外科医生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教授是看着凌然飞快成长起来的。 他见过凌然做急诊肝切除，见过凌然做肝胆管结石，也见过凌然做肝管积脓和多发脓肿，亲眼看着同样的病症的病人，经过凌然手术的，总是以更快的速度离开ICU，离开医院…… 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活着离开了。 就算偶尔收红包，经常拿医药代表的钱，时不时弄点外快，拍拍领导的马屁，说几句违心的话，偷偷的骂骂娘，明明白白的说荤笑话，可就算是昧着良心的时候，黄教授面对凌然这样的医生，也只有一句话评价： 太鸡霸牛逼了。 必须要有两个荤词，以示强调！ 黄教授做了一辈子的医生，越看越觉得凌然的外科技术牛掰。 可对于这样的牛掰医生，黄教授还真有些不懂得如何相处了。 或许，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 但不管怎样，黄教授觉得，自己还是需要缓一缓，休息一下，才能慢慢的适应现在的年轻人的调调。 代沟，需要时间来弥合！ 考斯特开上高架，开下高架，又开上环城路，驶入高速公路，再一路开了三四百公里…… 黄教授从不想说话，到不知道说什么，再到看着凌然熟睡的脸发愣。 下午6点。 考斯特驶入了一所疗养院中。 “你是真能睡啊。”黄教授递给凌然一个围巾，叹口气，道：“郊外比较冷，别感冒了。” “到了？”凌然打开车灯，检查了一下围巾，再戴了上去。 黄教授看着他的动作，出奇的觉得正常，而且有足够的耐心等待。 门外来迎接的两名身着西装的工作人员，也就默默的看着凌然检查围巾，系围巾，再检查周边，缓慢落脚。 “不好意思，没有提前说要跑这么远，人家不让说。”黄教授解释了一句。 凌然点点头，很好说话的样子：“时间上没差，还行，急诊中心的病床也不多了。” 急诊中心扩张以后，凌然对病床的使用就非常节省了。 一方面，他减少了断指再植的手术量，另一方面，他增加了跟腱修补术的飞刀数量。 需要祝-凌跟腱修补术的病人，多数是职业或半职业的运动员，以及体育爱好者，分布范围较广，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邀请凌然飞刀。因此，在云医做跟腱修补术的病人，多数还是来自国外的，平均每周都有一两位。 尽管如此，随着凌然增加了肝脏切除术的手术量，云医急诊中心的空余病床量也是狂降。 每当这种时候，凌然飞刀的医院就会狂增。 不过，这次也走的远了一些，而且不是“飞”…… “黄教授，凌医生，梅老在里面等了。咱们现在走过去，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请不要拍照，不要离开主路。”一名工作人员说了句，就往前走了。 另一名工作人员做了个“请”的手术，等凌然和黄教授迈步，才缀在后面。 4个人组成的队伍，拉的却很长。 前后隔开了很大的空间，给凌然和黄教授说话。 “梅老是咱们昌西省的老领导了，他的肝病时间长了，一直都是采用药物治疗，这次实在不行了，才考虑做手术。”黄教授小声的介绍着。 “什么病？确诊了吗？” “肝内胆管结石，比较严重。”黄教授说。 “肝内胆管结石哦……”凌然没什么期待感的点点头。 他最近已经做了起码10例此类手术。算上他大师级的肝切除术，这10例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术做下来，此类手术已经可以说是相当娴熟了。 黄教授看着凌然笑笑，接触了这么久，他能猜出凌然此时的心情，但要黄教授说的话，要不是看着凌然做了10例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术，而且非常成功的话，他也不敢将凌然介绍过来。 “梅老的基础疾病比较多，高血压和心脏病较为严重，胆管长期狭窄，造成反复发炎和疼痛……”黄教授轻声的介绍着，过后，又道：“凌然，这个手术非常重要，你可一定要用心。” “是。” “一定一定要用心……”黄教授咬着牙根子说话。 “恩。”凌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或者说，也是懒得多说话。 黄教授咳咳两声，叹口气，道：“凌医生，你这个态度可不行啊，态度必须得端正啊。” 凌然迟疑了一下，露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这样吗？” “不是让你笑。”黄教授摇摇头，道：“你得表现出……咱们得表现出对梅老病情的重视。你可能不知道，梅老可是咱们昌西省的老资格了，过年过节的时候……” 凌然听黄教授絮絮的说了半分钟，反而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既然如此重要，为什么单独交给你？” 黄教授登时愣住了。 黄教授指着自己的鼻子，语气有些悲戚的道：“我黄鸣羽堂堂中医大学教授，国内有数的诊断专家，精通创伤控制，擅长中西医结合，不客气的说一句，国内兼通中西医，名气比我大的，都老成渣了，水平可以的，资历比我还差得远……” 凌然奇怪的看黄教授一眼，道：“我本来以为，会诊是比较好的诊断方式。按照你这样的说法，不是应该同时找名气大的，和水平高的多名医生吗？” 黄教授又被问住了，好半天，才道：“你是这个意思啊……那会诊也不能时时刻刻的做啊。” “要做手术了，不是应该进行会诊吗？” “哦，你说肝内胆管结石的处理方案？那是早就做出来的，切是必须要切了，就是梅老心里有些疑问。现在才做了决定。”黄教授干干的笑了两声。 凌然再次“恩”的一声。 黄教授羡慕的望了凌然一眼：“说了这么多，就要见梅老了，你真的不紧张？” 凌然思忖片刻，道：“紧张的不应该是梅老吗？”第455章 厚肉肥肚老猎豹﻿ 梅老的长相有点凶，身材有点胖。 他的头发已白，鼻头上的肉又厚又结实的样子，下巴则稍稍向前突出来，显的有些倔强。 同样厚肉的还有脖子、肩膀、胳膊和大肚子，凌然特别观察了他的肚子，心里判断着手术时，电刀怕是不好用了。 神器电刀给正常人开腹的话，刷刷两刀，就能不见血的到腹直肌前鞘，但是给胖子开腹，尤其是这么油乎乎的一个大胖子的话，电刀开的话，低功率的嫌慢，高功率的……怕脂肪液化…… 凌然望着梅老，不由的陷入了沉思： 高龄、基础疾病多、病程长、对预后要求高，还是个大胖子，那从开腹开始，就得有所准备了…… “凌医生有点腼腆啊。”坐在梅老身旁的女儿，看着凌然，有些舍不得用梅家惯有的严厉对待人家，先是笑着宽慰凌然，道：“凌医生，您就当是在医院里，我爸爸是病人，我们是病人家属，您是医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跟平常给人看病一样。” 坐在梅老另一边的儿子，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撇撇嘴，就道：“姐，都这种时候了，说那么冠冕堂皇的套话有意思吗？咱们家本来就不是平常人家，平常人家能把医生请上门吗？这位凌医生，咱们以前没见过面，第一次见面，我们约法三章。” 黄教授紧张的看向凌然，生怕他起性子。 凌然却是状态自若的笑一笑。 他病床都刷了多少茬了，见过的病人家属也很多了，有要求的并不少见。 梅老的儿子显然也不觉得凌然有反对空间，竖起手指来，道：“第一是保密，我爸爸的病情，不论好坏，不论用了什么药，没用什么药，一概都不能说，能做到吗？” “能。”凌然是顺着他的语序来回答的。 梅老的儿子颇为满意的点点头，有这样的回答，看起来就像是个乖医生。 “第二。”梅老的儿子继续竖起一根手指，道：“随时沟通，你要用什么药，为什么用，你都要通知我们，不许私下里做尝试，也别打幸进的主意，我们能托你上去，也能拉你下去。” “好。”凌然并不反对沟通。 “第三，你有要求就摆到明面上，别想着利用梅家，能做到吗？”梅老的儿子竖起了第三根手指。 “能。”凌然依旧回答的简约，对他来说，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梅老的儿子盯着凌然看了几秒钟，终于笑了出来。 他看看老爹，再回头看看凌然，露出了微笑，道：“只要你能做到这三点，再好好看病，少不得你的好处。” 黄教授看梅家的大儿子笑了出来，亦是松了口气，心道：凌然看来还是挺晓事的，唔……刚才莫非是故意气我的？ 黄教授不由又进入了纠结与怀疑中去了。 “凌然，凌医生是吧，我叫梅天贵，你平常有事呢，就来找我。”梅家大儿子梅天贵摆出矜持的笑容，道：“多余的话不说了，你只要能好好的治好老爷子，要什么，有什么。” “要什么有什么？”凌然怀疑的看了梅天贵一眼。说大话的，他是见过很多的，但敢这么说的人，还真是不多。 “要什么有什么。”梅天贵点头，道：“只要你能治好老爷子。” 梅老威严的坐在主座，对梅天贵的话，也未曾反驳。 凌然心下一动，道：“我要病人的全部资料。” 他没有看过病人的资料，怎么敢说一定能治好。 梅天贵愣了一下，笑了出声，却是对黄教授道：“老黄，你找的这个医生，挺有意思的啊。” 黄教授苦笑点头，心里更加怀疑了：凌医生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几箱资料，在梅家大女儿的指挥下，飞快的送进了房间内。 光是影像资料就有上百张之多。 凌然一张张的扫了过去。 他有专精级的B超检查阅读能力，有大师级的磁共振（四肢）的阅读能力，有完美级的X光的阅读能力…… 正常的医生，有其中的一项就足够在门诊立足了，当然，很多医生一项同水平的技能都掌握不了，照样能在门诊立足也就是了。 但是，若按照黄教授的判断标准，能够同时具备凌然这个水平的医生，多半已是专业的影像科专家了，而在外科医生中，凌然就算不是独一份，可堪较量者，亦是寥寥。 换言之，单就影响阅读来说，其他医生能够读到的信息，能够判断出的病情，也逃不脱凌然的眼。 “现在最严重的，就是肝内胆管结石。”凌然看完了资料，做出总结。 梅天贵皱皱眉：“说点我们不知道的，就说你能不能治吧？” “能。”凌然道：“肝脏部分切除，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案。” 梅天贵这次没说话，看向了老爹。 梅老肥肥的下巴，微微点了点，缓缓道：“已经决定了的事，就做吧。” “黄教授，没问题吧。”梅天贵又多问了一句。 “凌医生的肝切除技术，是我所见过最好的。”黄教授没有其他话可以说了。 “好吧，凌医生，我爸就交给你了。”梅天贵深吸了一口气，再道：“你要是有什么要求，现在就可以提出来，还是我刚才说的，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梅老和女儿亦是面带微笑的看向凌然。 梅家最讲究的就是恩威并济，这是传子又传女的梅家权术的核心了。对下属如此，对小吏如此，对医生亦如此。 黄教授也享受过“恩威并济”，着重语气，对凌然道：“凌医生，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想法，现在说出来最合适。” 凌然郑重点头。 他现在看过了病人的资料，对梅老的病情已有把握，对方又如此坚持的话…… “变形金刚”一词，在凌然的脑海中转了一圈，又被排除了。 对方要是能拿出变形金刚来，干嘛不先治好自己的病。凌然自认不是神经病，也不能让人当自己是神经病！ “我想要一个ICU。”凌然郑重的提出要求。这是他最近一段时间的痛点，要是有自己的ICU的话，不管是心肺复苏后的病人，还是肝切除后的病人，都可以由凌然自己来安排恢复方案了，以他大师级乃至完美级的技能，预后肯定会更好。 梅家三人组看着凌然，笑容逐渐没化。 “你想要一个ICU？”梅天贵在嘴里咀嚼了一下凌然的要求。 凌然点头：“ICU就是重症监护室，有中央监护系统，呼吸机，血滤机……” “我知道啥是ICU，我的意思是，你要一个ICU干什么？”梅天贵满脸不解，又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承诺……算了，你重新说一个。” “不行？”凌然有所预料，也不失望，撇撇嘴，道：“100具尸体也可以，太多的话，五具十具也可以。” 他虽然获得了大量的解剖经验，但就整体的解剖经验来说，凌然还有很多可补全的地方。 另外，他也有自己做一些研究的冲动。 梅天贵则是嘴唇抖了抖，皱眉道：“没有给人送尸体的，天底下哪里有这种事，也亏你想得出来，换一个！” “这也不行……那……给云医急诊中心加点病床？”凌然退而求其次。 “增加病床的话，就要增加编制。”黄教授听的眼皮子直跳，不得不解释一句。不过，他的内心是舒畅的：凌然并没有特别针对我。 梅天贵也不能答应增加编制这种事，太离谱了，而且，增加编制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梅老的女儿清咳一声，打破尴尬，道：“凌医生，你可以提一些个人要求的。” “我提的就是个人要求。”凌然很认真的回答。 “我的意思是……”梅老的女儿措词道：“听说你现在还是住院医，你就没有评职称，换工作之类的要求？你就不想做主治医生？” 凌然轻轻摇头：“没有。” “为什么？” 凌然奇怪的看她一眼，问：“你为什么不找主治看病？” “这不是一个逻辑关系……”梅老的女儿有些混乱了。 “哈哈哈哈——”梅老忽然笑了出来。 几个人都不由的看向坐在正中的胖凶厚肉老人。 “非常人行非常事，凌医生，这次劳您费心了。”梅老站起来，和凌然轻轻握手，再优雅地转身，像是一只依旧强健的厚肉肥肚老猎豹似的，留下一抹傲人的背影。 “做个体格检查吧。”凌然喊住梅老，道：“您找个地方躺好就可以了。” 厚肉肥肚老猎豹的步伐一顿，转头问：“现在？” “恩，躺在地毯上就可以，把鞋和外套脱掉。”凌然安排的妥妥当当，让人说不出拒绝的理由来。第456章 最好的（求月票）﻿ 武新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带着两名手下，小心的伺候着凌然一行。 他并不认识凌然，也不认识黄教授，但是，武新市一院的院长见过领头的安瑞德。 他甚至有点猜得到安瑞德的目的，可安瑞德没说，他也就乐得装糊涂了。 给贵人们治病，并不总是好事。 扁鹊和华佗的故事很远，但却在不断的重演。 用张学良的话来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手动狗头U•ェ•\*U）。 安瑞德则小心的看护着凌然。 梅天贵的直接命令，他无论如何都是要好好做的，尤其是考虑到此事的背景故事，安瑞德就更加注意了。要是有可能的话，安瑞德现在恨不得把凌然抱起来，免得他走路跌倒了摔伤手。 在武新市医院的院长同志，粗略的介绍了手术室和手术设备，以及人员构成等等，安瑞德就迫不及待的问道：“凌医生，您看手术室可以用吗？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和改动的地方？” “挺好的，蛮不错的。”凌然的语气颇为赞赏了。 武新市是昌西省仅次于云华市的大城市了，虽然在城市建设、财政收入等方面，都比云华差了些，但它境内有叫得出名的风景区，自然环境优美，常设有多个单位的疗养院，所以，作为本地最大最好的医院，市医院是按照高等级的三甲医院来建设的。 尽管在云华的集聚效应下，武新市一院的水平始终提不起来，各方面都差云医和省立一个档次，可就硬件条件来说，人家的标准是比照着云医来的，而且，因为建设时间较晚，武新市一院的手术室等硬件条件，可以说是超过了云医的。 凌然如今每个月都要出去做一两波的飞刀，多的时候要做三波的飞刀，见到的都是下级医院的手术室，武新市一院的新手术室在他看来，可以说是非常好了。 安瑞德却不满足，摇头道：“挺好和不错的标准可不行，咱们这个，得往好里面弄，不说是最好的吧，起码得是顶尖的吧。” 凌然怀疑的瞅他一眼，道：“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武新市是不可能建成最好的手术室的。另外，顶尖的标准是什么？” 安瑞德被呛的噎住了，总算已经了解了凌然的风格，才咳咳两声，道：“凌医生，我的意思是，手术室得有国内一流的标准，不能比别的地方的手术室明显的差，最好还有一些亮点。咱们不求最好，但求不差，最起码最起码，各项指标，都得比国内手术室的平均值高。” “如果是和国内手术室的平均值比较的话……”凌然环视一周，道：“这间手术室已经达到要求了，不仅超过了平均值，就我所知，应该是超过了中位数的。” “不是这个平均值……”安瑞德想了想，道：““您要不给打个分吧。” 黄教授连忙阻止：“医院不能这么打分的，那不一样的……” 这要是给个分数，岂不是要把武新市一院给得罪死了？黄教授暗自抹了一把汗，感觉又躲过了一颗雷似的。 “那就按照云医的标准，你们觉得，怎么样？”安瑞德至少要证明，自己是想尽办法了。 依旧是黄教授抢先道：“安主任，医院水平不能按照建设标准来看呀。要说建筑条件吧，国内协和还用小红楼呢，破的要死，人家还不是看好了那么多的病人……” “但好的手术室，总比差的手术室好，对吧？”安瑞德提出一个无可辩驳的论点。 黄教授只能点头赞成。 安瑞德看向凌然。 凌然自然也是赞成的。 “那咱们一起来想想办法，怎么能把这间手术室的水平，提高到国内一流的水平，甚至达到最高标准。”安瑞德的表情无比的认真。 凌然奇怪的看了安瑞德一眼，道：“要最高标准的，不是应该去京城吗？” 武新市一院的人听到了，险些笑出声，赶紧低下头来。 安瑞德皱起眉头：“武新市的自然条件好，老人家生活习惯，不想离开，这不是正常？咱们就不要想那么多了，你要说的话，国外的条件还更好呢，难道所有人都去国外治疗吗？咱们现在就考虑武新市的条件，有没有提高的空间，怎样才能提高。” 这个理由自然是不够充分的，但人家也算是给出理由了。 武新市一院的院长乖觉的道：“再要提高的话，可以更新一些好的设备……” “凌医生，你觉得呢？”安瑞德问。 “能有更新的设备当然好。”凌然停顿了一下，道：“但是，再更新设备的话，调试也需要花费一段时间。” “调试？” “新设备刚开始用，有可能出各种各样的毛病，参数等方面的设置也不够成熟，有可能还比不上之前的效果，所以，需要花费一段时间来调试。”黄教授解释了一句。 “那就是采用了新设备以后，让它们先运行一段时间？”安瑞德问。 黄教授缓缓道：“基本是这样，一般来说，新设备用个一两年的时间，是最好的。” “没有一两年的时间，最多给你们一两周时间。”这个安瑞德稍微凶了一点，就有点梅家的意思了。 凌然撇撇嘴：“那还不如用旧设备。” 安瑞德愣了一下，却是无从反驳。 半晌，安瑞德笑笑：“凌医生是医生，那还是按照您说的。您觉得该怎么办？” “可以更新几个设备，如果来不及调试的话，可以用云医的同款设备，请云医的人来调试……”凌然根本没考虑资金或效率的问题，几句话就说的武新市一院的几个人面面相觑。 医院设备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包括药品在内，都是由厂商交给经销商，再由经销商在医院里竞标，最后完成进院过程。不同医院的经销商不同，其药品和设备的格局就不同，短时间内，医院是很难脱离经销商与医药代表们组成的泥泽的。 就算是实力强劲的医药公司，除非是独门药物，否则的话，要进入医院都得颇费一番周折。 而凌然的说法，就等于是用云医的设备覆盖武新市一院的设备了。 如果换一个地方，武新市一院的几个人肯定要强烈反对的。 安瑞德估计也能猜到一些其中的猫腻，但对他来说，这是个正好足够发挥自己力量的机会。 “那就用云医的设备！”安瑞德斩钉截铁的做了决定。 “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想用云医的人。熟悉的团队，成功率更高。”凌然道。 “好，那就用云医的人。” 武新市一院的院长又好气又好笑：“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去云医做手术呢。” “前驱400公里？”安瑞德瞅着院长，道：“你没开玩笑吧？” 院长心想，远赴千里外求医的人都多着呢，400公里算什么。 可惜，安瑞德一看就不是想讲道理的人。院长乖乖的道歉道：“是我想茬了。” “恩。”安瑞德想了想，又道：“就算是原来的团队，凌医生也请在武新市一院多做几轮手术。” “没问题。”凌然一口答应下来。 在武新市一院做的手术，用的肯定是武新市一院的病床，对于床位已濒临紧张的云医急诊中心来说，这算是一重利好了。 安瑞德稍稍有些高兴，凌然答应的痛快，就让他的工作好做了。 “另外有一个问题。”凌然在安瑞德笑到中途的时候，又说了一句。 安瑞德的笑容瞬间收了起来：“问题？” “病人太胖了，让他减肥。”凌然道。 “减……减肥？” “恩，最少减肥20斤，做不到的话，手术风险就会很大。”凌然说完，又道：“能减40斤最好，手术安全性会大大提高的。” 安瑞德忍不住笑了出来：“凌医生，你知道……他减肥得多困难，这要是能减下来，那不是早减了吗？” 凌然点头：“实在减不下来也没办法，不过，胖子死亡率高，预后差，这个请你传达到，手术前，我也会特别说明的。” 安瑞德想反驳，又冷静下来。 领导的命和领导的习惯，究竟哪个更重要，这还真是一个需要思量的问题呢。第457章 熬夜﻿ “凌医生，要不要休息一下？”武新市一院的普外科主任鲁永棉勉强睁着眼睛，游魂似的跟着凌然的脚步，肩膀还在墙上蹭着。 已经喝了三瓶精力药剂的凌然，也稍微有点困了，从刚刚睡醒来换岗的吕文斌手里拿了病历，一边看一边道：“我再做一台手术，然后去喝茶休息，您早点去睡觉吧。” “凌医生。”鲁永棉用尽全力似的，抓住凌然的胳膊，道：“您不能再做手术了，休息一会吧，这都……都40个小时了吧。” “38个小时，离40个小时还早呢。”凌然都不用看表，就能报出时间来。他每隔10个小时喝一瓶精力药剂，感觉这样做的效果最好，也能保证手术状态。现在距离再喝一瓶精力药剂还有一台手术的时间，可不就是38小时。 可鲁永棉就不行了，正常人熬夜工作到20个小时就要昏头了，30个小时基本是行尸走肉的状态。医生能熬30个小时甚至36个小时，靠的是中间偷偷睡觉，哪怕是片段式的睡几个小时，也能解决大问题。 当然，太忙的话，一点睡觉的机会都没有，也是有的，那就得生扛30个小时乃至36个小时，但这个数字也就是极限了，尤其是鲁永棉这样的普外科主任，上一次偷睡式熬夜到36个小时，都是几年前的事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凌然竟然真的是做手术，做手术，做手术的，做了将近40个小时。 当然，媒体报道的故事里，少不得有坚持做手术30多个小时的强人，可是，上新闻不正说明稀罕吗？ 鲁永棉也知道有不少医生在被迫的情况下，坚持做了三十多个小时，乃至于40个小时的手术。 可现在的情况有那么紧急吗？ 而且，凌然的样子，分明就是乐在其中似的。 “凌医生，你……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鲁永棉也是有些糊涂了，要是大脑清醒的时候，最起码，在睡醒后的头20个小时内，鲁永棉是不会这样问问题的。 吃奇怪药物的医生，从来就不是什么奇怪的见闻。 麻醉科从来都是吃违禁药的重灾区，外科医生要做手术，要写论文，要背书考试，要参与饭局酒局陪领导开会……对于某些能够保持状态的药物，经常有人忍不住尝试。 鲁永棉望着凌然，很怀疑他的选择。 刚刚睡醒，精力充沛的吕文斌的大脑可是清楚的，立马站到中间，道：“鲁主任，你脑子糊涂掉了吧，怎么的，我们凌医生做手术的时间久，就是有问题？有你这么做领导的吗？” “我算是个什么领导啊。”鲁永棉有些清醒过来，呵呵的笑了两声，再扶着墙，慢慢的滑到了地上：“哎，我是真的撑不住了。凌医生，咱们也没那么着急，歇一晚，明天再做手术吧。” 他的任务原本是陪着凌然做手术，帮凌然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候着凌然，别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儿发生。 武新市一院诸人的想法是好的，他们只是没料到凌然这么能做。 凌然见他都坐到地上了，稍微犹豫了一下，道：“那我做完这个病人，然后就休息。你也休息吧，明天安排别人跟着我吧。” 鲁永棉巴不得有人能换了自己，连连点头，道：“我现在就找人，等安排好了，再通知您。” “好，我先进手术室了。”凌然客客气气的去洗手，走出几步，又叮嘱道：“请现在就安排好了，最好明天上班前能安排好，以免耽搁了手术。” 没有前缀的“手术”，就是所谓武新市一院内部称为“重要手术”的手术了，鲁永棉不敢耽搁，看着凌然进手术室，就连忙发了信息出去。 凌然愉快的做了又一台肝切除手术，再将病人送入武新市一院的ICU，然后对武新市一院新派出的平凡的副主任道：“我睡4个小时，你们做好手术准备。” “4个小时……好吧。”副主任呵呵的笑两声，将凌然送入了间值班室以后，对外面的住院医们道：“都去休息吧，40个小时没睡的人了，不睡20个小时算他厉害。” 说完，长相平凡做事平凡智商平凡情商平凡的四平主任，就自己找了间值班室去睡觉了。 凌晨时间，谁还不想睡个好觉。 清晨。 四平主任被沉重的敲门声，从沉重的睡眠中叫醒了过来。 “凌然去做手术了，你知道吗？”院长的眼神沉重的能压死4颗副主任，200只住院医的样子。 副主任笑了：“不可能，他刚刚做了40个小时的手术……” “2号手术室。”院长转身就走，都懒得和他打嘴仗。 副主任裹着被子，等一群人用鄙视的目光占够了便宜之后，才快速的穿好衣服，飞奔而出。 2号手术室。 凌然神采奕奕。 他的精神是极其的好。 昨天晚上，为了保证睡眠质量，最重要的是，为了抓住免费病房的窗口期，凌然是先喝了精力药剂再睡觉的。 讲道理，喝了精力药剂之后，是可以直接恢复状态到最初的。 凌然纯粹是出于对无证药品最底线的不信任，于是在喝了4瓶精力药剂之后，稍微歇歇脚。 有点像是英式茶歇的感觉。 等于说，凌然是在精力充沛的情况下，又睡了4个小时。此时此刻，凌然就像是一名睡了回笼觉的男人，浑身都散发着“好想发泄一下啊”的气息。 “刀！” “电刀！” “镊子！” 凌然说话的速度极快，因为他做手术的速度也是极快。 没办法，做的实在是太熟了。 武新市一院的医生们发动私人关系，联系到了许多患有肝内胆管结石的患者，就以做临床研究的理由，邀请对方到本院来做手术，这也是各大医院经常做的事。 武新市一院的医生们也确实准备做一个肝内胆管结石的研究，并因此组建了专门的团队——凌然自带了团队是一回事，武新市一院想要一个备用团队是另一回事，事实证明，他们的决定很有必要。 凌然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将自己的团队给累惨了，尤其是王佳和苏梦雪两名小护士，完全无法承受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不出错。 对于掌握着大师级肝切除术的凌然来说，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原本就相对简单，再不间断的做雷同的手术，那就不仅仅是手熟了，术间判断也快的不行。 “完成了。送去ICU吧，特级护理，注意血压……”凌然完成了手术，顺便做医嘱，算是干了三分之一的ICU的活计。 云医的ICU不太愿意听凌然的医嘱，武新市一院的ICU脑袋上悬着剑，不敢不听，反而令凌然分外愉快。 病人手术顺利，预后好，病人和家属也很愉快。 唯独武新市一院普外科的医生们，一天天的看着凌然的手术，变的沉默起来。 很多人努力，是因为没有见过强者的实力，等见识到了，他们也就丧失了努力的动力了。 新一周。 周一。 武新市一院的ICU床位告罄。 虽然有病人源源不断的离开ICU，但是，考虑到其他科室也会不断的送病人过来，凌然也就不可能再源源不断的做手术了。 “打电话给梅天贵吧，我这边做好准备了。”凌然怅然若失的打电话给黄教授：“给他安排到明天的第二例或者第三例手术，让他们自己选吧。” 明天会有病人转出ICU，凌然就想多争取两例手术。 黄教授不禁有些犹豫：“明天还要给别的病人做手术吗？” 凌然回忆了一下梅家人的龟毛，道：“你让他们自己选好了，就说我想第二或者第三例给梅老做手术，如果他们强烈要求成为早上第一例手术的话，我也无所谓。” 黄教授忍不住笑了出来：“好吧，那就让梅家人自己选吧。” 从外行人的角度来考虑，外科医生做第一例手术的时候，应当是精力最充沛的时间。但是，同样以外行人的角度来考虑，进行第二例手术的外科医生，或许手更热，操作更准确也说不定……志鸟村献祭于此﻿2019年了。 祝各位读者大大新年快乐！事事顺心！心想事成！ 鸟对2019年也有些期待。 《大医凌然》自发书以来，基本都能进入前10，经常也能进入前五，我听一些去过前面的作者，要是进了前三，风景格外不同，若是站在第一了，那简直是……嘿嘿嘿…… 我想去看看！ 月票榜，归根结底还是读者榜。 全靠读者大大们的看中，才有榜可爬。 在此请各位读者大大，宠爱一下这只小小的志鸟村。 志鸟村已经将全部的时间、精力、脑力、肌肉、肥肉、肌腱都奉献于小说了，说的可怜一点，我是献祭了人生的14年，才终于有了这么一次爬榜的机会…… 求各位读者大大垂怜！ 一张月票，就能让他骄傲一整年，或许是一辈子！ 如果有两张…… 您可以指定码字姿势！ 求月票！ 求月票~《大医凌然》志鸟村献祭于此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458章 凌晨在行动（第二更）﻿ 武新市向来以风景秀丽而著称。 昌西省内的5A级景区，有一半落在武新市里。 武新市一院在建设之初，就很注重景观建筑和景观植物。仅仅是院前广场，就种植有上百种的植物，每年都能生产出额外的过敏病人。 梅老坐车到武新市一院，说什么也不愿意坐轮椅，就自己拄着拐杖，慢吞吞，慢吞吞，慢吞吞的往病房去。 等在门前的院长等人，现在才见到真人，一个个都站的笔直。 “一点小病，兴师动众。”梅老天生一张凶脸，或许是凶的人多了，就变的凶恶起来。 院长等人赶紧捧起笑脸，一个个乖巧灿烂的像是祖国的腊梅。 “凌医生。”梅老也没有要做亲民仪式的意思，转头瞅到凌然，就不理其他人了。 “梅老。”凌然的目光从梅老的脸上一掠而过，落在厚肉肩，厚膘胸，肥肚腩处，问：“减了多少斤？” “12斤！”梅老骄傲的抬了抬下巴，脸上总算露出一丝笑容来，道：“我奔8的人了，腿脚还不好，减肥可是真不容易。” 凌然颇有些怀疑的审视梅老，用的是体格检查的“视诊”的手段，继而摇摇头：“不可能减了12斤。” “怎么会没有！”梅老不高兴了：“我还骗你不成？” 一院的院长等人听的连忙低下头，大佬撒娇有点看不得。 梅老的大女儿也有些不好意思，挽着父亲的胳膊，道：“爸，咱们别站外面了，太冷了，容易感冒。” “恩。”梅老也稍稍有些心虚，甩起膘肥体壮的尾部，转身就走。 他的步伐像是特意练过似的，虎虎生威，要不是肚子太大，还真是有点矫健…… 一群人连忙跟上。 黄教授松了一口气，拽着凌然，走的后面了一些，道：“你稍微婉转一点嘛，梅老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毛病，别给人家看病，最后还看出事儿来了。” “体重没减下去，吃亏的是他。”凌然道。 “是嘛，他也是知道的嘛，再说了，就算没有减掉12斤，也减掉10斤了。减10斤也不容易呀，你看看我，说减肥减三四年了，还不是这个狗样子。” 凌然用看狗的眼神看看黄教授，露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 黄教授哭笑不得，摇摇头，道：“不管怎么说，你自己注意一点。给梅老看病是一个好机会的，换做别的老干部，可能就要去京城，或者去沪上治病了。” “为什么不去？”凌然问。 就武新市一院的条件，京城随便拉一个中档的三甲出来，都比它强，尤其是医生资源，京城实在是太丰富了。 黄教授笑笑，道：“有些小道消息，我现在也说不上哪个真哪个假，总而言之，人家来看病了，你就要想尽办法给看好，对不对？” “对。”凌然对此还是赞成的。 “武新市的农业和旅游业，当年都是梅老弄出来的，咱们昌西省的几条大渠大坝，还有滩涂养殖，都是梅老当年做的。现在老一辈的农民，都还记得梅老的好的。”黄教授笑笑，又道：“梅老自己就是美食家，当年还办了美食杂志，你让他减肥，他就减下来了，还是不容易的。” “恩，以他的身体条件，是要吃的少，才能减的容易。”凌然对黄教授的话做了总结。 黄教授盯着凌然看了几秒钟，放弃了纠正他的尝试。 梅老到了医院，又是一片的兵荒马乱，首当其冲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检查。 不管马仔们有多少，医院里做检查，归根结底，只能让本人来做。 医院尽可能的妥当安排检查，还是一路做到了晚上。 实在是检查的项目太多了。 要不是黄教授在旁，武新市一院怕是要将自己所有的检查项目都用上，才甘心。 而在梅老做检查期间，他的大儿子梅天贵，又不放心的召集了医生们，进行了一轮毫无意义的会诊。 左慈典万分不安的坐在凌然身边，小声嘱托：“凌医生，您可不敢任性啊。” 凌然“恩”的点点头。 “不管人家说啥，咱们只谈客观条件能不能达成，您一定一定要注意啊。” “恩。” “凌医生，就算人家说话不好听，咱们也不能爆啊，您说对吧。” “对。”凌然回答的稳稳的。 然而，凌然越是这么回答，左慈典就越不放心。 瞅了个空子，左慈典小声问：“凌医生，您怎么想的，您说说看呗？” “你指什么？”凌然反问左慈典。 左慈典心下叫糟，忙道：“就梅家人的态度，您怎么想的，咱们私下里说说。您可别大声说啊，就用我能听到的声音。” 凌然想了想，摇头道：“我没什么想法。” “咦？没有吗？” “病人家属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吗？尤其是有重病的病人家属。”凌然不以为然的说了一句。 左慈典给听愣住了：“怎么叫经常有这样的，这可是梅家人。” 凌然点头：“他们是有权力的病人家属嘛。你们私下里不是有一个难缠的病人的排行榜吗？梅家人如果不考虑权力的作用的话，应该不会比榜上的其他家属更难缠吧。” “这……这倒也是。”左慈典看看凌然：“没想到从您的视角看问题，竟然这么轻松。” “恩。”凌然自然而然的点点头，再起身道：“所以，剩下的部分交给你了。记得让病人家属签知情同意书。” 说完，凌然就起身离开。 吱…… 椅子向后推的声音，分外刺耳。 梅天贵愕然抬头，就见退席的竟是主刀医生。 “凌医生……”梅天贵的眉头皱了起来。 “你父亲的手术，预计明天早上7点钟进行，手术方案已确定，我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就先走了。”凌然就像是对待其他病人家属那样，轻轻点头，转身离开。 梅天贵不由站了起来，却只能目送凌然的背影渐远。 此前一段时间，凌然所做的肝切除手术的数据，早都汇总到了梅家案前。如果说，一两周前，梅家还有考虑过其他的主刀医生的话。到了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其他候选人了。 …… 凌晨4点。 凌然带着团队成员，悄悄的行走在武新市一院的走廊间。 吕文斌、余媛、左慈典和马砚麟，皆是神采奕奕的样子。 他们都是习惯了凌晨3点钟就查房的人，今天多了一个小时的睡觉时间，自我感觉都很良好。 突然，一抹灰影，自开水间的角落中闪过。 走在最后方的马砚麟不由顿下了脚步，迟疑的喊：“是谁？” 走廊，安静的像是凌晨4点的医院似的。 “谁在那里？”马砚麟抬头看向其他人，心下安定一些，道：“你们有看到人吧。” “是有人。”凌然肯定的点点头，顺脚一转，就打开了开水间的灯。 角落里，一块有点虚的肚子，从桌角后方露出来。 凌然招了招手。 吕文斌、余媛、左慈典和马砚麟，呈弧线，站在了凌然身后。 凌然随手掏出一只手套，戴好了，再轻轻的戳了戳桌角后方露出的肚子。 “是我！”肚子的主人，语气里带着威严和一丝凶厉。 “梅老？”凌然问。 桌角后，虚肚的主人闷凶闷凶的道：“是我！我出来散散步。” “该去手术室了。”凌然皱皱眉。 “你们先去，我随后就到。” 凌然被逗笑了，转头对吕文斌道：“把梅老抱出来。” 桌角后的肚子快速的起伏了两下，再传出声音：“等等……我自己出来。” 几秒钟后，梅老扶着桌角，从后面转了出来，喉头还蠕动了两下。 吕文斌：(⊙﹏⊙) 余媛：(⊙﹏⊙) 左慈典：(⊙﹏⊙) 马砚麟：(⊙﹏⊙) “你吃东西了？”凌然的语气郑重。 “没有。”梅老扶着桌角，挺直了脊梁，像是一只优雅的厚肉厚肉肥肚老猎豹。 “术前不能进食的。”凌然道。 “我知道，我没有！”梅老威严的道。 “巧克力沾在嘴角了。”凌然道。 梅老凶凶地盯着凌然，缓缓开口：“那是威化的夹心。”第459章 高兴（第三更）﻿ 胖凶厚肉的梅老躺在病床上，盖着自家女儿带来的埃及长绒被单，安详的像是正在拍卖的皇家木乃伊似的。只是脸部的横肉依旧那么厚，那么凶，肚子还是那么大。 人前显贵的梅天贵，站在老爹跟前，也乖的像是法老座下的一只小猫咪。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也就傻乎乎的小孙子，扎着藕节似的小胳膊，咿咿呀呀的发出几声无意义的字节，让病房内，不至于那么尴尬的安静。 “总的来说，延迟手术是对病人比较好的方案。稍微等待一下，再做手术，对病人的预后更好。”左慈典感觉腋下的汗水都要凝珠了。他以前还挺喜欢大会发言的，可站在梅家人面前，被梅家标志性的凶脸横肉三角眼一看，左慈典觉得说话都要不利索了。 梅天贵低着头，等左慈典说完话了，脑袋无意识的晃了晃。 “根据现在的指南。术前2小时可以饮用少量的清水和清洁饮料，术前小时可以食用一点易消化的固体食物。”站在梅天贵旁边的金医生费力的道：“手术时间适当延迟可以，但2小时的话，是不是有点太久了？” 黄教授是梅老的医生，金医生则是梅天贵的医生，更受梅天贵的信任，此时说话，一半目的是为了缓解梅家人，尤其是梅老的尴尬，可以说是非常贴心了。 相比之下，凌然的脸就有些生硬、冷峻、风逸、潇洒、俊朗，帅气，丰采高雅、清新脱俗、雄姿英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凌然道：“病人是术前2小时吃了固体食物。” “虽然如此……也不用延迟2个小时……”金医生小声道：“再延迟个小时，最多8个小时就可以了吧。” 梅老此时冷冷的看了金医生一眼，令后者猛的打了个冷颤。 金医生又慌忙道：“时间太久，患者饿的更厉害，也不利于术后恢复吧，个小时都是极限了，现在的指南都建议缩短这个禁食的时间的……” “病人是个胖子。”凌然的语气生硬、温润、浑厚、纯净、优雅、稳重而有磁性，字正腔圆又抑扬顿挫，声如金石，洋洋盈耳，若锵金铿玉，余音绕梁，正如鲁迅所言：林籁泉韵，俱为文章。 梅老肥厚的脖子都竖了起来，眼神凶厉的看着凌然，就像他平时看人那样！ “胖……胖的话，再延迟一点点时间也就好了吧……”金医生有些心虚，指南里的确减少了禁食的时间，但那是针对非胖的。金医生绞尽脑汁，才道：“梅老其实只吃了一点点的食物，你想想看，之前半个月都被你要求减肥，术前又长时间的禁食，正常人都会忍不住的，你现在延长禁食时间，而且延长这么多，有必要吗？” “有。”凌然道：“病人是个胖子。” “好了，你的意见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梅老气的拍了拍床沿，想坐起来，但因为肚子太大，又轱辘的躺倒了。 他的大女儿连忙上前，小声道：“爸，我扶你起来。” “我不要起来。”梅老的声音凶呼呼的道：“饿死我算了！” 凌然纠正道：“2个小时禁食饿不死的。” “我昨天就饿着了。” “正常人饿3天都没问题的。”凌然道。 “多久可以饿死人，我比你有经验！”梅老抓着大女儿的手，一下子坐了起来，满脸的横肉堆了起来：“我们当年挨饿的时候，还要修水渠，建堤坝，还要保生产做建设的。怎么了，如今不缺吃不缺穿了，我吃一点喝一点又怎么了？” 他的眼睛有点红，眼神还是那么凶，像是冬眠起来的熊似的。 大女儿抓住父亲的手，轻声道：“爸，凌医生不是不让你吃饭，是为了手术顺利，为你的安全考虑。” 包括梅天贵，也站出来给凌然说好话。 马上就要做手术了，这时候，谁都不觉得斥责主刀医生是个好主意。 梅老呼呼的吐了两口气，脾气算是撒去了，语气稍微好了一点，道：“算了，不吃就不吃了，水给喝一点嘛。” “可以喝点可乐，碳酸饮料到术前3小时都可以喝。”凌然道：“总量300毫升为限吧。” 梅老眼前一亮，却又撇撇嘴，道：“你别唬我，小金刚才说了，2小时前都可以喝饮料。” 凌然语重心长的叹口气，张开口，正要说话，就被梅老打断。 “我知道了，我是个胖子！”梅老赌气的躺平了。 …… 手术室的走廊底。 梅天贵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 一包大中华都要抽光了，才见凌然穿着洗手服入内，与旁边几名医生低声的说着话。 “凌医生。说两句话。”梅天贵一把捏爆了还剩一根的中华烟盒。 凌然就站在了梅天贵对面，低头静静地看着他。 梅天贵望着凌然的脸，突然觉得压力好大。 梅天贵同志“哼”了一声，像是思考问题似的，手背了起来，头低了起来，向旁走了几步，再转头看向凌然，道：“凌医生，你今天都做了三例手术了吧？” “是。”凌然脸上有微微的笑容：“三例都是肝内胆管结石。” 梅天贵缓缓点头，他不仅知道今天的三例手术，还知道此前的几十例类似手术，都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了。 就算不懂医学，梅天贵也知道，宣传一例成功的手术易，例例手术都成功难。 因此，虽然觉得凌然连做三例手术，再给己父做手术，或许并非是最优的做法，可凌然认为没问题，他也就无话可说了。 “凌医生，我父亲的手术，请您一定费心了。”梅天贵到了这种时候，也只能用语言拜托了。 “好的。”凌然点头，再看看梅天贵，转身道：“我们现在去做手术了。” “稍等，凌医生，那个……有什么是我能做的？”没能出得到力，令梅天贵浑身都不自在。 “你等着就行了。”凌然道。 梅天贵摇头：“凌医生，咱们之前约法三章，我提了三件事，您都做到了。您提了三个要求，我一个都满足不了……” “恩。” “这件事，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我能做的……”梅天贵说着看看凌然，道：“您可千万别当这是件负担，我就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激和愧疚的心理，就是希望您能高高兴兴的，顺顺利利的……” “我知道了。”凌然听着梅天贵磕磕绊绊的声音，脑海中就浮现出无数类似的场景。他没有让梅天贵继续尴尬下去，摆摆手，道：“你可以问问我的团队成员，他们高兴，我就高兴。” 说完，凌然留下一脸懵逼，心下狂喜的几名团队成员，自去刷手了。三更代表我的心﻿昨晚，我在一家幽静的小茶店码字。 茶店人不多，到了凌晨时分，大家各种跨年聊，我就戴着耳机，默默码字，到凌晨两点。 茶店里悠闲的茶客们看着我，心中大约是怜悯的。 跨年夜还这么努力的18岁少年，在别的地方看得到，在茶店哪里看得到啊。 今早睡饱了继续码字，加上昨天的，您看看，这不就三更了！ 四舍五入，这不就是一个亿了吗？ 也就是新年第一个月的月票竞争激烈…… 尽管这么激烈，还是爬上了月票第八七六…… 貌似主要就在这三个位置上蹭，有时候往上蹭蹭，有时候往下蹭蹭。 期待它蹭够了，爆发的那一刻。 三更代表我的心。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三更代表我的心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460章 简单要求﻿ “几位，咱们聊一下？”梅天贵郑重其事的做出“请”的手术。 吕文斌等人互相看看，都不敢像凌然那样说走就走，于是都跟着梅天贵，拐到了走廊一头的休息室内。 金医生也被梅天贵给叫了过来，就坐在旁边，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几个人。 “真是年轻的让人嫉妒。”金医生是很正统的医学人，对后辈总带着点文化人的居高临下，并且，总是免不了有点论资排辈的冲动。 吕文斌和马砚麟都只能傻笑两声。 他们在云医都是住院医和规培医的身份，属于谁见谁都能欺负的类型，早就被欺负惯了。 余媛其实也是差不多，她现在是住院总，以前是资深住院医，但对早就是主任医师的金医生来说，一样是搓扁揉圆的料。 左慈典更不用说，他从小受欺负长大的。 金医生则是他们的反例，早年名牌大学毕业，年纪轻轻名动一方，既受医院重视，得患者和家属信赖，而且攀上了梅天贵的关系，资源丰厚还无人敢惹…… 所谓名医，说的就是金医生这样的，就社会生活而言，是典型的惹得起的不会碰，惹不起的赶紧躲。 金医生望着四人，又是一笑：“咱们都放轻松些，这个谈话，就是为了轻松嘛。” 梅天贵从兜里又掏出包香烟，却没有点燃，反问其他人：“都抽烟吗？” 在场的只有左慈典抽烟，他也摇头了。 “恩，不抽烟好。”梅天贵再看看众人，脸上涌起了严厉的微笑：“我先认一下人，女士是余媛吧？” “是。”余媛乖乖的回答，就像是一只乖巧的小动物似的。 “这位一看就健身的，吕文斌吕医生是吧？你是凌然的一助？” “是。”吕文斌略显局促。 梅天贵又认了左慈典和马砚麟，再问：“麻醉医生呢？苏医生没来吗？” “麻醉医生一般是提前进手术室准备了。”金医生起身，道：“我去看看。” “好。”梅天贵看着金医生离开，再用手逗着烟盒，道：“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应该给凌医生配一个更好的团队。” 四人的表情都为之一凛。 “但是，金医生告诉我说，一个成熟的团队，不一定是要最强的团队，最适合的团队，才是最重要的。”梅天贵声音缓慢而低沉：“过去些天的手术，痊愈的病人证明，几位确实已经组成了成熟的团队了。” 虽然明知道对方在恭维，吕文斌等人还是稍稍有些兴奋。 “凌医生是个有点特别的人啊。”梅天贵说到凌然的时候，脸上的梅氏凶厉竟然少了些。 四人轻轻点头，都不由笑了出来。 左慈典开腔道：“不止是特别了。” “是，不止是特别了。”梅天贵赞同的点头：“我自认为也是见多识广了，也真的很少见到，自己什么都不要，全让团队成员分享的。” 四人愣了愣，表情都凝重起来。 “我不知道你们平日里是怎么相处的，但从这一点上来说，凌医生还真的是一个好领导呢。”梅天贵看着几个人的表情，随时调整着语言方向，对他来说，纯用语言说服几个小年轻（加左慈典），简直是易如反掌。 吕文斌等人的情绪却是不由自主的被梅天贵所调动了。 他们想到了自己遇到凌然以前的医路生涯，想到了凌然并不悉心但总是戳中重点的教导，想到了凌然并不贴心但总是考虑完备的做事风格，想到了凌晨三点钟的云华医院，凌晨三点钟的骨关节运动研究中心，凌晨三点钟的武新市一院以及许许多多的飞刀医院…… 梅天贵觉得铺垫的充足了，遂单刀直入，道：“你们有什么个人要求，个人想法，现在都可以提出来，能够满足的，我都可以想办法满足。” 他特别强调了“个人要求”，也是对此前的总结补全了。 梅天贵看着四名面现踌躇的小医生，心里稍稍有了些笑意，脸上丝毫不露的道：“我就是想尽为人子的一份孝心，你们不用有什么负担，实际上，我就是想给你们解决一点负担。” 四人互相看看，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余医生，女士优先，不如你先说。”梅天贵点了名，好奇且期待的看着余媛。 内心里，梅天贵其实很喜欢做这种满足他人愿望的事。 尤其是在耗费不多的情况下，满足一个人的毕生愿望什么的，其实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余媛稍微有点扭捏的道：“我其实没什么要求的。” “随便说嘛，人总有点梦想，有点愿望的，对不对？”梅天贵脸上的横肉都变的柔和起来，带着回忆，笑道：“就像我，小时候最想做的事，就是坐战斗机，后来有个叔叔带我坐了教练机，那感觉……” 梅天贵啧啧有声。 “我想去几个国家级保护区，最好能做一些收集。恩，我会碰动植物或者昆虫什之类的，就是单纯的收集一些废弃物。”余媛知道机会难得，鼓足勇气，提了出来。 梅天贵笑了出来：“余女士喜欢自然啊，行，这个好办，不过，收集废弃物是什么意思？” “主要是生物废弃物。”余媛道。 “像是枯枝、琥珀这样子的？” “有点差别。”余媛道。 “你得稍微说具体一点，以免对方询问。”梅天贵招招手，叫来了一名早等在外面的小弟。 小弟掏出了笔记本，满眼郑重的做记录的样子。 余媛略作迟疑，道：“我想收集动物粪便。” “恩？”梅天贵正在玩弄烟盒的手停顿了下来。 “不一定是新鲜的。”余媛连忙道：“陈旧的动物粪便也可以的，不危险。” “唔……”梅天贵转脸，对小弟道：“你问问有关部门。” 小弟一脸懵逼，手抓着笔，满脸的智商不足：有管屎的政府部门吗？ “意思是可以的是吧？”余媛兴奋了起来，连声感谢，又道：“我上次去林业局申请，直接就被驳回了，还被人当神经病……” 小弟一脸的礼貌微笑，心里暗自评价：没想到林业局还蛮靠谱的。 梅天贵的表情同样发生了变化，不再凶厉，但也不再回忆，像是僵住了，被震慑住了似的。 几秒钟后，梅天贵仿佛忘记了余媛的存在，他的目光自上方飘过，面向吕文斌，道：“吕医生，您呢？” 吕医生瞅瞅余媛，内心的期望值突然增强。 余媛这么离谱的要求都可以答应的话，我的要求就简单了！或许可以更近一步！ 吕文斌望着梅天贵，再看看旁边的小弟，期待的道：“我想结婚！” 梅天贵深深的望了吕文斌一眼。 吕文斌脸上满是笑容。 梅天贵其实有很多问题可以问，但最终，梅天贵将所有的心情包裹了起来，对这位即将为自己老爹手术做一助的吕文斌医生道：“我给你安排相亲吧。” 吕文斌连连点头：“我喜欢屁股大的，最好喜欢健身，胸大一点也没关系。” 拿着笔记本的小弟茫然的做着记录，内心的期望着也在缓慢的滋生：莫非我也可以请组织安排个老婆？ “左医生？”梅天贵看向年龄最大的左慈典，觉得自己需要缓缓了。 左慈典期待已久的道：“我想给儿子换个学校。” 梅天贵松了一口气，连忙对旁边的小弟道：“记下来。” 对他来说，给人调个工作换个学校什么的，就算是基本操作了。 小弟也略显轻松，这要是换的学校不是太牛掰的话，他都能给做掉了。 “左医生，你想给孩子换到哪个学校？现在是哪个学校？”小弟想要参考一下问题的难度。 左慈典沉吟了一下，道：“不知道。” “恩？那有什么要求？” “我其实没什么要求。我想要个比较负责的学校，能给孩子把学习抓起来就行……”左慈典恭恭敬敬的弯弯腰。 “再呢？”梅天贵微微点头，以示鼓励。听了这么多不靠谱的医生们的要求，再听到左慈典如此质朴的要求，简直令人心情愉快。 左慈典察言观色，立刻发现，梅天贵的嘴还松着呢。那一瞬间，左慈典想到了篮球、足球、游泳、击剑、网球、高尔夫。他还想到了钢琴、小提琴，素描、油画，西班牙语…… 然而，谨小慎微的性格，让左慈典说不出这些来。 “可以了，能安心读书就可以了。我前妻也不懂带孩子，得学校老师多费些心。”左慈典憨厚的回答。 梅天贵竟是默默的松了口气：对么，这才是正常的医生么。 梅天贵点头应诺了，再看向马砚麟。 规培医马砚麟，笑的无比的灿烂。 梅天贵脸上的横肉微软：笑容这么灿烂的医生，想必会提出正常的问题吧！第461章 肝脆（二更）﻿ 就在梅天贵纠结的时间，苏嘉福小跑着过来。 “梅先生，您找我？”苏嘉福客客气气的站门口了。 “哦，你是麻醉医生苏嘉福。”梅天贵站了起来，也是为了从怪异的气氛中脱离出来。 “是。”苏嘉福给了个笑脸。 “金医生给你说了吧？”梅天贵问。 “说了。” “好，坐下来吧。正好听听马医生的想法。”梅天贵有点疲倦的摸摸额头。 “哦。”苏嘉福带着些怀疑，坐到了另一边。 梅天贵咳咳两声，道：“马医生？” 马砚麟早就想清楚了，苍白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问：“能不能把我老婆送去进修一段时间？最好是分阶段的那种进修。” 梅天贵精神一震，对嘛，这才是符合医生身份的要求么。 医生想评职称，想进修，这都是有上进心的表现嘛。 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团队，有潜力的团队，有实力的医疗团队的成员的追求么。 “马医生你可以说的具体一些。”梅天贵微微笑，亲自问道：“具体想去哪里进修，进修哪方面的内容？” “我老婆是泌尿科的主治。”马砚麟挺起腰来，道：“进修的话，去哪里都行，专业相关的最好吧，不是相关专业的，有点用处的都行。关键是分阶段进修。” 梅天贵被“泌尿科”这个词吸引了两秒钟，就再次问：“怎么个分阶段法？” “最好的情况，先去两个月到三个月，然后回来一个月左右，再去两个月左右，再回来一个月，走一两个月，这么循环着。”马砚麟安排的很细致，一边安排，还一边扶着腰揉。 梅天贵和小弟都被马砚麟细致的安排给吸引了。 小弟不由问：“循环多久？” 马砚麟立刻道：“能循环多久就循环多久，越久越好。” “为什么？”梅天贵更好奇了。 “就是……”马砚麟呵呵的笑两声，问：“能不说吗？” “当然。”梅天贵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问号，也不差这么一个了。 “长时间的进修的话，上学比较好吧。”小弟思考着道：“读个书，考个文凭啥的，时间长一点的话，是不是要三四年……会不会太久？” “不会。完全不会。”马砚麟叉着腰，身子都挺起来了。 苏嘉福和吕文斌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马砚麟，左慈典则略用一丝羡慕，再加上同情。 梅天贵暗下决定，过后一定要询问一下此间的秘密。 “苏医生，你呢？想好了吗？”梅天贵像是个圣诞老人似的，准备投礼物的样子。 “想好了，路上就想好了。”苏嘉福笑的有点腼腆，以他高考600多分的水平，遇到这样的好事，哪里还需要思前想后。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最确切的，最急迫的要求都不知道，他的人生将会是何等的混乱和无序？ 人，首先得做到有备无患。 机会只会给有准备的人，就好像手术室里的圆凳，看似简单，实则汇聚着大量的资源。首先，圆凳是公共财产，不是你想用就用的，其次，手术室里的圆凳，那都是消毒过的，不能随便带进带出，最后，站着手术的累，想体验的话，绿皮火车还没有全取消呢。 事实上，就算是只给苏嘉福三秒钟时间，他也能准确的喊出，自己最需要，最迫切的要求。 面对梅天贵，苏嘉福语气平缓，一字一顿的道：“我的钱都存一家P2P公司里了，能帮我要回来吗？” “没问题。”梅天贵的神色平静。 苏嘉福微微皱眉：“会不会太麻烦。其实我也不是没注意……” “不用解释了。”梅天贵摆摆手，道：“你这个要求，是今天最正常的要求。恩……没有其他事的话，咱们就各就各位吧……” 众人纷纷起身，各自怀着对生活和工作的美好期待，鱼贯离开。 “左医生，你稍等一下。”梅天贵叫住了左慈典，道：“两名护士和凌医生都没提意见，我考虑着，到时候给你们医院里说一声，颁发一些荣誉，你看怎么样？” “那挺好的。”左慈典这时候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 梅天贵点点头，再道：“我送送你们。” 梅天贵跟着左慈典，将他们一路送到了手术室门口，才驻足几秒，毅然转身离开。 手术室里，气氛逐渐紧绷。 凌然站在主刀位，对面是一助的吕文斌，马砚麟和余媛两人做存在助手，左慈典像是不存在似的，漂移在手术室内，随时准备做候补的候补。 黄教授则是站在麻醉医生的工作台前，一边看着监视器上的数据图标，一边旁观凌然的手术，他没有手术中的决断权，但肩负着中止手术的职责和权力。 “手术过程全程监控，声音和影像都有多份备份，另外，手术室外也有同行旁观。”黄教授半是说明半是提醒的说了一句，再看向凌然：“凌医生，交给你了。” “恩，准备开始手术吧。”凌然的外表平静，他今天都做了三例肝内胆管结石的切除术了，若非病人的身份特殊，正常做第四例，现在都该做完了。 吕文斌等人正襟危站，甚至稍稍有些紧张。 凌然看到了，没有立刻伸手要刀子，转而道：“咱们做个预习吧，肝切除术，咱们做的很多了，术前会诊也说了很多问题。再说说本例手术的重点和难点吧。吕文斌。” “啊？啊……”吕文斌本来有点懵，现在被点名点到了，更是一脑袋的浆糊。 上级医生欺负下级医生的方法很多，提问就是最常用的。 有威信的上级医生提问，是对下级医生的教育和培养，没威信的上级医生提问，就是欺负人了。 当然，治疗组的负责人永远都不会欺负下级医生，就算出现了相同的事件，那也只能说治疗组负责人有童趣。 “手术的重点和难点，就是切除肝的时候的出血吧，控制出血？”吕文斌说着术前会诊时听来的部分信息。 “控制出血没错，但不止是肝部的出血，还有开腹过程中的出血。”塞着一肚子解剖经验的凌然，瞅着手术台上的胖胖病人，就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问题。电刀不能用了，控制出血就变成了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了。 吕文斌连连点头，他现在记起来了，忙道：“手术间隙可能也比较难找。” “恩，再呢？”凌然再看向余媛。 余媛干净利落的道：“肝脆。” “恩，得小心别捏爆了。”凌然说的也很干脆，一边说，一边伸手：“手术刀。” 一条长长的开口，沿着划好的线，割了下去。第462章 顺利﻿ 吕文斌的目光，随着凌然的手术刀而滑动。 只见凌然剖开了表皮，又继续向内划动，所到之处，皆是黄色的脂肪。 如果不是黄教授提前提醒，吕文斌现在已经是有话说了。 对医生来说，肥呼呼的肚子，不光是阻碍，还油的让人难以下手。 “有血渗出来了。”吕文斌小声的提醒，满脸的为难，问：“要不要用电刀来补一下。” “不用，给我纱布。”凌然伸手要了纱布，在渗血的位置压迫止血。 黄教授站在侧面，看着凌然用纱布简单的完成了止血，暗暗点头，对吕文斌道：“电刀很容易造成脂肪液化，术后的恢复会很困难。能够用纱布来止血的话，术后就比较轻松了。” 他这个话看似说给吕文斌的，实际上是说给外面的梅家人听的。 选择凌然，对黄教授来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若是厚黑一些的话，选择一名有身份有名望的医生，能够大幅度的减轻黄教授的责任。 而要选择凌然，黄教授则不可避免的需要为他背书。 但是，黄教授还是毅然的选择了肝切除技术好，成功率高，预后好的凌然。 为此，黄教授也是承受了来自各方的压力的，尤其是梅家人的怀疑，从直系亲属到近亲，从近亲到远亲，从远亲到下属，就没有停止过。 也就是给梅老做了多年的家庭医生建立起来的信任，以及极大的自信，才让黄教授能够在压力下挺立不倒。 但在手术过程中，黄教授还是希望给梅家人减减压。 对于病人家属来说，手术前和手术中，完全是两个概念。 这或许是人的大脑决定的，在手术进行之前，哪怕是进入手术室了，但只要没有开刀，大家就都觉得还有选择的空间，还有不做手术的可能。 但是，当病人被麻醉，腹腔下刀以后，手术带来的恐惧，就一下子达到了高潮。 各种各样的“万一”，各种各样的“可能”，瞬间充斥了家属的大脑。 梅家大女儿哪怕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紧急时刻，但是，看着大屏幕里，双目紧闭的老父，大女儿的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还好没有叫妈过来。”大女儿一边抹眼泪，一边说话。 梅天贵闷闷的“恩”了一声，再看看手机，才道：“咱们已经找了最好的医生，做了最好的选择了，吉人自有天相。” “你现在也信这个了？”大女儿瞥了梅天贵一眼。 梅天贵眉头一拧，梅氏凶厉扣肉凝结若冰，看的旁边几人赶忙低头。 金医生咳咳两声，道：“梅老的手术，开腹是第一个风险点，现在看来是没什么问题了，凌医生的这个止血技术，是相当可以的。” 就算不是特别推崇凌然这个年轻人，但是，看着凌然的操作，金医生还真是找不出毛病，尤其是止血技术，在金医生之前观察过的手术中，凌然都有体现，也是金医生暗地里较为服气的地方。 梅天贵的目光从屏幕上一扫而过，道：“这么说，手术到目前为止都顺利？” “顺利。”金医生干净利落的道：“接下来就要打开腹腔，尽可能充分的暴露术野，术野是说手术视野。梅老体型比较胖，术野的暴露不是太容易……” “灯的位置调一下，现在阻断肝门静脉……”电视里，传来凌然的声音。 金医生愣了愣，点头道：“看起来腹腔已经打开了，唔，这样的话，前期就很顺利了，手术进度可以说是非常快了，就像是主刀医生说的这样，接下来的要点就是阻断血流，主刀医生选择的是肝门静脉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有几种方案，可以说是各有利弊，对医生来说，就只能是扬长避短……” “血流阻断了，计时。”凌然的声音，再次从后方传出来。 金医生不由转身，看向了背后的大屏幕。 全景镜头下，凌然已经开始对暴露的肝脏动手了。 金医生张张嘴，不由自主的看看手表。 凌然花费的时间，与他此前看过的各台手术相差无几。 金医生低头扶了扶眼睛，以掩饰自己的骇然。 给不同人做不同手术，难度可是不同的，时间相差无几，说起来好像简单，可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这说明凌然对该手术的掌握，已经到了极熟练的程度。 金医生再回想他此前的操作，赫然醒悟，凌然现在已经脱离了给某某病人做手术的程度，而是进入到了将病人的病情处理成自己习惯的模式…… 或者说，凌然已经有能力将此类手术，完全纳入到自己的节奏中了。 今天的手术难度较高，他没降低速度，减慢手术节奏，而是与他此前做的低难度手术的速度相同，节奏相同，说明这就是他喜欢的节奏，说明他将此类手术，已牢牢掌握住了。 当然，金医生所认为的“掌握”，就不是100分考98分的掌握了。 病人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所期待的最佳水平，绝对不会是98分的。 梅老所要求医生，也绝对不是98分的那个。 “金医生？没问题吧？”梅家大女儿不安的转头看向金医生。 “没有，做的挺好的。”金医生连忙抬头，道：“恩，梅老主要是肝脏患病的时间比较长了，肝内胆管结石这么多年了，处理起来要非常小心，像是用胆道镜取石，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残石率，要尽量取干净一些，但是完全取尽是不太可能的，这个可能比较花费时间……” “行了，结石应该取的差不多了……”凌然的声音再次传出。 手术室里的医生们，知道外面能听到有录像，都是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的，这让凌然说话命令的时候，异常清晰。 当然，这样的手术室，也是凌然最喜欢的手术室了。 金医生就没有那么那么的容易表达喜欢了，他愕然看向屏幕，满脸的诧异：“这就取完了？” “有问题吗？”梅天贵的眉头皱起来了。 “没有……”金医生沉重的摇头。 他突然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学围棋，杀遍学校无敌手，杀遍棋院无敌手，在本市的业余比赛中也取得了好成绩，然后遇到了一名刚刚入段的职业棋手…… 对方的棋势平平无奇，却杀得一众业余棋手横尸遍野。 “行了，控制一下出血，马砚麟，拉住了，再几分钟。肝比较脆了，黄教授，回头还得让梅老继续减肥。”凌然低着头做手术，为了说明，也是说的很仔细了。 黄教授笑着应了一声，轻松的气息透过屏幕撒出来。 梅天贵有点意识到了，忙问：“现在怎么样了？” “手术基本成功了。”金医生迟疑着道。 “成功了？做完了？这就完了？”梅天贵一组三连问，实在是心里太惊讶了。 金医生微微点头：“是完成了。” “没问题吗？” “现在看……没有。”金医生吁了一口气。 “不是说……一个挺大的手术？” “恩，就像是NBA球员到业余联赛打球吧。”金医生想说职业围棋手，又怕说不清楚，换了一个比喻，自己默默的叹了口气。 他其实不是第一次见牛掰的外科医生了，见的越多，越坚定了他做家庭医生的信念。 “多弄点盐水冲洗，再吸干净。吕文斌，你操作。”凌然甩甩手，弄下几颗脂肪粒和人油，道：“给我换双手套。” 黄教授连忙道：“凌医生，关腹还得请你亲自操作。” “可以。”凌然本来也是准备自己做的。同样是缝合关腹，给大胖子关腹的难度可是不低，对吕文斌等人来说，挑战性有点高了。打滚求月票﻿今天依旧是三更…… 增加了50%的更新，劳动强度提高了100%都不止~ 有点累来着。 已经开始在肩膀上涂止疼膏了…… 保持相同的姿势太久了。 喵~ 求月票鼓励……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打滚求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463章 外科医生（一更）﻿ 黄教授对关腹的重视，不亚于手术本身。 他在凌然去换手套的间隙，特意守在手术台旁，一副愿意帮忙的样子。 吕文斌等人就算是有些特殊的追求，也没有人自大到让医学教授给自己当助手的道理。 因此，直到凌然回来，关腹的进度都停滞住了。 但是，手术室内外，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家属，情绪都表示稳定。 家属们甚至还要多一些时间，来理解目前的手术状态。 “正式关腹……唔，又粘上油了。”凌然的新手套刚上阵，就抹了一手的油，让他不由叹息了一声。 黄教授咳咳两声，问：“要不要再检查一下腹腔内部？” “有疑问吗？”凌然抬头看向黄教授。 “疑问倒是没有，不过，现在手术时间还短，时间挺充裕的。”黄教授也确实是有担心。虽然凌然之前都是这么做手术的，可是，给梅老做手术，那真的是小心再三都不为过。 凌然也不反对，问：“那就检查一下，你来做。” 术中检查的仪器，有的是很专业的，往往需要影像科的医生来帮忙，凌然不会操作，也没必要操作。 这种检查若是都需要主刀医生上阵的话，助手们就可以去卖肉了。 黄教授趁着检查的空档，凑到凌然身边，小声道：“关腹也要做的漂亮些。” “好。”凌然是不反对这种要求的。 另一方面，给大胖子关腹，本身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普通体型的病人，关腹过程都是制式化的。但是，大胖子的关腹，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脂肪可是不耐烦缝合的。 要像是给普通人缝合那样，做出密集的针脚，脂肪液化分分钟站出来，表达存在感。 可若是不细致缝合的话，一旦形成死腔，那又是复杂的感染，用药什么的，给人感觉像是又整了一轮似的。 凌然也不是经常有机会遇到梅老这样的胖病人，大师级的间断缝合运起来，堪堪够用。 感觉像是特别提高难度的缝合任务似的。 黄教授在旁看了一会，暗自松了口气。 手术成功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预后问题了，尤其是梅家人眼中的预后问题。 腹腔内的肝脏的愈合，是属于医生们的，它有什么变化，好坏的发展，病人和家属都是看不到的，大部分时间，也都能够接受医生式的理智的解释和说明。 但是，肚子上的刀口的愈合，就是一个小而精华的预后问题了。 说它小，是因为大部分时间，刀口的愈合好坏并不重要，早两天好或者晚两天好，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可是当所有人都能看到它，盯着它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问题的集合了。 要是伤口感染了，或者脂肪液化了，黄教授很怀疑梅家人是否会非常的通情达理。 当然，若是手术总体情况好的话，有一些小瑕疵，也是容易理解的，然而，功劳打折就是难免的了。 肝切除术做的那么好，若是因为脂肪液化的问题而打折了，总归是让人有些不舒服的。黄教授特别提醒凌然，也是如此。 同为医生，他可不觉得吕文斌等小医生有避雷的能力。 不直接撞到子弹上，就算是运气好了。 “别着急，慢慢来，手术都结束了，收尾漂亮一点。”黄教授说着话，右脚一勾，得到了一只不知何处而来的圆凳。 正忙着调整麻醉药剂量的苏嘉福回头一看，两眼都要崩裂了。 “黄教授？您不要继续看手术了？”苏嘉福的眼睛紧紧盯着黄教授的胯下，恨不得立即扑上去，将他脱下来…… “坐着也能看到么，凌然关腹能出什么问题。”黄教授嘴里说着好听的话，实际上依旧情绪紧张。 有始有终的完成手术，是黄教授此时最大的愿望了。 苏嘉福的脸颊抽动两下，安慰自己：今天没有多少手术的，椅子不坐也没关系的。再说了，椅子也坐不坏，还是武新市一院的椅子…… “苏医生不舒服吗？”黄教授瞄了一眼苏嘉福，起身甩了甩白大褂，又坐了下来。 “患者状态稳定。我能有什么不舒服。”苏嘉福呵呵的笑两声。 “状态稳定就好。”黄教授的注意力，果然从麻醉医生身上，转移到了梅老身上。 “行了，我去洗手。”凌然完成了关腹工作，脱掉手套，就离开了手术室。 到了外面，凌然重新洗手，再去淋浴室，将全身上下洗的通透，再没有一点油乎乎的感觉，才取了新内裤换上，重换了洗手服，取了白大褂，清清爽爽的出了手术区。 此时，梅家上下百多号人，早都乱成了一锅粥。 打电话通知好消息的。 招朋唤友认识新朋友的。 感谢同事和朋友，迎接新同事和新朋友的。 关心病情了解手术质疑医生的。 询问后续寻找偏方介绍补药的。 梅天贵坐镇期间，倒是颇有些巍然不动的意思。 “老大还是挺有派的，这么大的事，硬是让他给稳稳当当的给落下来了。” “靴子落地了，就没什么担心的了。” “等老爷子醒了，以后肯定要更倚重老大了，这就是平稳过度的预演来着。” “老大稳当是够稳当的，他从小老成，我读书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梅家子弟肆意的议论着梅天贵等人。 对他们来说，这是难得可以畅所欲言的时刻。 “凌医生。”梅天贵忽然站了起来，引的一票人停止了议论。 凌然对无数的目光视若无睹。 百十号人的瞩目，对凌然来说，简直是再平常不过了。 他向梅天贵点点头，就循着此前的做法，道：“手术成功，你们不用过多担心。” “没有遇到问题是吗？”梅天贵稍微有点紧张，他虽然不在乎知情同意书里的内容，但对于可能的隐患，还是不免有所担心。 “病人的主要问题是年龄大了，身体肥胖，肝脏的健康程度较差，不过，我们都顺利的克服了问题。”凌然回答的一板一眼，正是他常用的见病人家属的模板。 左慈典在后面捏着拳头，见凌然顺利的进行了家属沟通，脸上都不由带出了骄傲来。 “接下来，怎么办？”梅天贵忍不住吐露畏难。 “没有遇到新问题的话，病人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凌然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问我吗？”凌然抬了一下头，道：“我要去做下一例手术了……” “不是，我是想问我们家属有什么能做的……”梅天贵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愣愣的看着凌然仿佛听不到似的，直直转身，回到了手术区。 梅天贵满脸意外的转头，看向黄教授和金医生。 “外科医生呵。”黄教授心虚的说了一句。 “外科医生啊！”金医生发自内心的叹了一口气。第464章 烦恼﻿ “凌医生，咱们医院的病床，是真的不够用了。”武新市一院的护理部主任，情真意切，声也戚戚。 才给梅老做完手术的凌然，浑身散发着光环，望着护理部主任，露出微笑：“我早上去ICU里查房的时候，有看到空出来的三个床位。我再用一个。” “凌医生，ICU就剩两个床位，那也太紧张了，真的不行了。”护理部主任连连摇头。她是从护士一路升到护士长，再做到护理部主任的，对下面的情况太了解，对凌然这样的手术狂魔更是有了解。 多用一个床位，对ICU来说，或许不算什么，床位这种东西，挤挤总是有的。但是，手术狂魔真的能满足于一个床位吗？ 护理部主任望着凌然，既不敢得罪这位刚刚给梅老做过手术的医生，又不能放任他无限的增加护理部的负荷，拐着弯儿劝道：“凌医生，您就是在云医急诊中心工作的，难道不会担心ICU的床位不够用吗？要是急诊中心突然接到一个大的急诊，那时候，得准备多少床位，对吧？咱们一院也是一样的，要是就剩下两个ICU的床位了，急诊都要吓死的。” 凌然深表怀疑的看着护理部的主任，道：“你们有这么重的急诊任务吗？” 云医是云华市的急诊中心，面对的是云华市和周边上千万人的急诊任务，尤其是在升格为急诊中心以后，它的规模比得上一家小医院。武新市一院虽然是三甲，可没有这样的急诊中心或急诊科，能不能处理濒危病人都是两说，急诊给ICU的压力要低的多。 理论上，武新市一院ICU里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做的择期手术，也就是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做手术，从而保证床位等等。 护理部主任当然更知道自家医院是什么状态了，但她可不敢松口，忙道：“急诊急诊，不就是以防万一吗？万一要是有一个大车祸……” 要是遇到一个大车祸的话，当然是先送到有收纳能力的医院了，再者，还有分别安置的方案，对云医急诊中心来说，他们或许还有兜底的指责，武新市一院想兜底都没资格。 不过，凌然是不会与对方争辩这种可能性的。 凌然知道，武新市一院算是刷通透了。 “好吧，我就不再接手术了。恩，出门这么久，我也准备回去了。”凌然很快做出了决定，既然没有手术做，武新市就没有逗留的意义了。 护理部主任暗地里松了一口气，以一人之力，把ICU刷满的医生，对于护理部门来说，简直就是行走的灾难，凌然要是积极参加她组织的相亲活动也就算了，整天泡在手术室里，护理部的容忍度也是有限的好吧！ “凌医生可以好好休息几天嘛，我们武新市的风景很好的。”护理部主任尽可能的安抚凌然，绞尽脑汁的道：“我还认识几位病人和家属，都是在风景区开民宿什么的，可以约一下，便宜又好，都很有特色……” “不去。”凌然对于这种没病房的医院和城市，已经失去了兴致。 主任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两声：“凌医生平时喜欢玩什么，我可以帮忙安排的，别的不说，武新市的KTV，我都是唱遍的……” 她还是很心虚的，生怕凌然因此而生气了。 凌然莫名其妙的看护理部主任一眼，摇了摇头。 “夜店？”主任试探着说了一句。请人去夜店是稍稍有点尴尬的，她平时遇到的也挺少的，毕竟，大部分需要她出面招待的，都是中老年了，不过，架不住总有人觉得自己年龄小，尤其是那些40多岁留过学的外科医生，提出奇葩要求的概率最高。 “不去。没有手术的话，我就回去了。”凌然给予了非常明确的回答。 主任怕他在说反话，心里更加焦虑：“凌医生，ICU确实是装不下了，不如尝尝我们武新市的野味？您别说，我们中医科的药膳可是一绝，经常有人要方子的，可以请黄教授一起……” 凌然却只听了她前半句，道：“ICU没有了，普通病床是不是也可以？我现在做跟腱修补术的效果也是蛮好的，若没有的话，断指再植也可以接受……” 断指再植就是凌然最后的妥协了。 至于tang法这样的手术，对于搜寻病例的要求还是有些高的，另一方面，tang法做的也太快了，凌然现在有3000次的上肢解剖经验，是当日从中级宝箱里开出来的，也是他所拥有的解剖经验里最多的。如今做起tang法来，凌然只需要4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武新市一院不用问，都是供应不上的。 护理部主任哪里愿意惹这样的麻烦，期期艾艾的道：“普通病床也很紧张的，而且，这种事要骨科主任答应的。我们现在应该都不怎么做跟腱修补术和断指再植的。” 凌然遗憾的“哦”了一声。 现如今，很多三甲医院都是不愿意做显微手术的，这个属于苦活累活，并不是每个医生都享受漫长的手术时间，以及精细的手术操作的。 “别说我们医院了，现在各个医院的床位都很紧俏的，武新市就是这样子，周边的病人都往市里跑，我们的床位又是按照市区人口来核定的……”护理部主任继续做解释。 咚咚。 手术区的休息室门被敲响了两声。 金医生接着探头进来，看到凌然，满脸笑容。 “凌医生在呢。”金医生打着招呼，又将身后的黄教授给拉了进来。 黄教授不情不愿的跟着打了声招呼，懒洋洋的道：“凌然，金医生让我做个介绍。” 凌然站定了给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金医生，黄教授。” “得，老金，人你见到了，我就回去了。”黄教授道。 “别别别……”金医生嬉皮笑脸的将黄教授给拉了回来，笑道：“你和凌医生是老相识了嘛……哦，有朋友啊，怎么称呼？” 金医生看向旁边的护理部主任。 护理部主任连忙做自我介绍。 作为一家三甲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其在医院内的权力已经是很大了，但是，与梅天贵的家庭医生相比，还是要弱小的多了。 “正好，安主任给我们安排几个床位，我给凌医生带了些病人来。”金医生一副送礼的架势，笑喵喵的道：“凌医生，我这边有几位朋友，也是肝内胆管结石，也是年龄比较大了，您能不能看看？” 护理部主任张张嘴，她刚才说了那么久，就是想说没有床位了。 可是，同样的话，可以给年纪轻轻的凌然说一说，给金医生说，就恐怕要自取其辱了。 凌然却是期待性的问：“几位？” “两三位，三四位。”金医生说着笑笑，道：“许多人都是不愿意做手术，或者做过一次手术，又复发了，您这边手术做的好，大家就都心动了。” 肝内胆管结石是所谓的穷人病，或者叫发展中国家疾病。长期低蛋白，高淀粉的饮食习惯，就容易诱发肝内胆管结石。 90年代以前的中国，特别是80年代以前的中国，各地的肝内胆管结石发病率极高，而该病一旦出现就不可逆了，只会渐渐的严重起来。 到了迫于无奈要做手术的时候，病情通常都比较严重了。 凌然想点头，又犹豫了一下，道：“武新市一院好像没床位了。” “那就去二院，大家是奔着你的名气来的，无所谓在哪家医院的。”金医生说完，又低声道：“我之前还说，您在一院这边做手术，许多都是按照飞刀来计算的，这笔诊金计算清楚以后，是应该发下来的。” 凌然听着无可无不可，旁边的护理部主任的表情逐渐凝固。 金医生请来的病人，怕是都有些身份的，这样的病人，一院是求之不得的，如今平白无故的送去二院，又是何等的浪费啊。 护理部安主任无意识的望着窗台上的吊兰，拼命的开动脑筋。 吊兰被空调的侧风吹着，几根枝条拼命的抖动着，像是要出门抢亲似的。它的叶片蜷缩着，仿佛正在防御着外来的攻击，密密麻麻的枝条，如同横生的栅栏，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医院走廊里的加床，那些一排又一排，一纵又一纵的加床，令人烦恼又令人喜欢……第465章 孤独﻿ 几辆小车，低调的驶入武新市二院的楼下。 车内的乘客鱼贯而出，有的车里坐两三个人，有的车里坐三四人，老人被年轻人搀扶着，或者步行，或者拄拐，或者坐轮椅，脸上带着忧郁或开心的表情，蜂拥入内。 二院医政科的主任亲自迎接，将众人安排进了病房。 病房全部设在二楼，能够看到楼下的松柏，松柏常绿，针叶密而韧，看着就让人欢喜。 独自而来的病人陈桐出神的望着楼下的松柏，连腰侧的疼痛仿佛都忘记了。 麻的！ “好疼。”陈桐捂了捂腰，将枕头使劲往身子下面垫了垫。 “结石？”旁边床的患者转头友好的笑了笑。 陈桐“恩”了一声，再看看对方身边的儿女，坚强的将头转了回来。 “您也退休了吧。”旁边床的患者顽强的拉着话儿。 陈桐点点头，道：“退休好几年了，我以前是学校老师。” “教育系统的。” “中学老师，没什么职务。”陈桐说到这里，觉得对方应该就不会再扯着自己聊天了。 隔壁床的患者却是笑了出来：“好巧，我现在也做老师了，老年大学的老师，教书法。” 陈桐瞥了对方一眼，道：“你以前级别挺高？” “这怎么又说到级别了。” “没有一点级别的，进不了老年大学，级别不够高，写不了书法。”陈桐很自然的做了个总结。 隔壁床的患者笑了出来：“让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是。认识一下，鄙人王成，一事无成的成。我退休好几年了。以前什么级别，以后享受什么待遇，都没什么用了，现在都是肝内胆管结石的病人，希望能一劳永逸。” “做了手术以后，恢复可是个大问题。”陈桐瞅了王成一眼道。 “梅老做了手术以后，恢复的可不错。”王成说着又摇摇头，道：“结石太疼了，我是熬不过去了，能做就做了。” “恩。”陈桐却是一样的心思。 “你也是找的金医生的关系吧？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的医生介绍过来的。” “哦……”王成终于确信，陈桐确实不是什么隐藏的能量人士了，他说话的速度稍微加快了一些：“那你运气挺好的，凌医生做肝内胆管结石是有一套的，金医生给我说的时候，我是特意了解过的，人家做的那是确实好！” 陈桐点头：“我也查过了。” 说完，陈桐的目光再次转向楼下。 “是吧。”王成脸上露笑，然后顺着陈桐看向下面的松柏，笑问：“喜欢松树。” “这株是油松。”陈桐像是在纠正王成似的。 王成愣了愣，转瞬笑了出来：“你是研究这个？” “谈不上研究。”陈桐静静地望着楼下的油松，道：“我年轻的时候搞过科考，就是四处跑来跑去的找松树。” “找松树？” “恩。” “找松树做什么？” “咱们国家，可是世界上裸子植物最丰富的国家。”陈桐充满了怀念，道：“刚建国的时候，中国发现银杉可是震惊世界的发现。那才是1955年，西方科学界看中国，就像咱们看索马里一样，能够发现世界上公认的，早已灭绝的植物，而且是银杉……” 陈桐的谈性渐起，转头看了王成一眼，却是又失去了兴趣。 “55年的话，是你师父？”王成的腰也疼的厉害，就想说话的样子。 陈桐望着窗外，淡然一笑：“我哪里有那个资格，我就是一个小科考员而已。” “然后呢？” “然后？哦，然后我做了20年，没什么成果，就得了个肝内胆管结石，于是转去中学教课了。”陈桐说的无比的简单，有种安然的气息。 王成看着他，忍不住道：“你说没有成果，意思是做了20年的科考员，什么都没发现？” “有些没什么价值的小发现吧。” “那你还做了20年？” “恩，总想着接下来就有发现了。”陈桐不想说自己了，转头过来，看向王成，道：“你呢？退休前做什么？” “我是做机关的，算下来，做了40年。40年工龄。”王成重复了两遍，突然笑了出来：“我最大的成就，估计也是肝内胆管结石吧，我们算上下属单位，几千人的规模，就我一个。” 陈桐听他这么说，不由也笑了出来。 两人相视一笑，病房内的气氛，登时变好了不少。 翌日。 凌晨四点，陈桐在床上碾转反侧，突然听到病床的门，嘎达一声，被推开了。 陈桐一个激灵，就伸手往腰里摸，当年在山上的记忆，瞬间涌入脑海中。 转瞬，陈桐又看到灰暗中白墙的反光，不由失神片刻：我在医院里，我身上没带锄头…… 那么，这是有贼来医院里偷东西了？ 陈桐伸手将自己最值钱的手机拿回来，再看看黑暗的窗外，不由感慨：现在的贼可是真敬业啊，莫非医院里能偷到的比较多？所以来的都是精英贼？ “你好，陈桐吗？睡着了吗？”几个白茫茫的人影，堵住了陈桐的视线。 陈桐心下一惊，贼都知道我的名字了？ “陈桐？醒一醒，查房了。”余媛轻轻的推了一下病人的肩膀。 陈桐的猛的睁开眼睛，意识还有些不清楚：“查房？” “查房！”余媛声音加重以提醒病人。凌晨4点钟，也就对医生和科比没什么影响了，病人一般都睡的半梦半醒。 陈桐轻轻的拧开了床头的灯。 余媛皱眉挡了一下光线，埋怨道：“病人怎么都喜欢开灯啊，需要开灯的话，我们会开灯的嘛。” “不要开灯吗？”陈桐奇怪的看向陈桐。 余媛摆摆手：“你的姓名说一下。” “陈桐。” “恩，我们来给你做手术准备。”余媛左右看看，问：“家属呢？” “我没家属，孑然一身。”陈桐坐了起来。 余媛意外的看看他，语气放的轻柔了一些，道：“那我给你讲讲手术中的情况……” 陈桐静静地听着，即使不舒服，也没有吭声。 余媛干脆陪着他，直到进入手术室。 “凌医生的技术很好，成功率也很高，你不用太担心。”余媛低头说了一句，语气里颇有自信。 陈桐“恩”的一声，目送余媛离开，自己轻轻的闭上了眼睛。 手术室里，渐渐热闹起来。 护士、麻醉医生、助手医生纷至沓来，陈桐都紧闭着双眼不吭声，直到麻醉医生开始触碰他。 “咳咳。”陈桐勉强的睁开眼。 “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啊。”苏嘉福低头看着陈桐，笑着开了个玩笑。 陈桐愣了几秒钟，才露出些微的笑容。 “别太紧张……” “你们凌医生技术好。我知道了。”陈桐打断了苏嘉福的话。 苏嘉福呆了两秒，笑了出来：“看来你是知道了，那行，缓缓吸气，我来给你检查一下，跟我数，一，二……” 苏嘉福抬头看看监视器，再对刚刚进门的凌然笑一笑：“麻翻了。” 穿了崭新手术服入内的凌然扎着手，先看看病人的脸，核对的问：“67岁？” “是，金医生送来的都是老年患者。”苏嘉福身为麻醉医生，对老年患者是极其畏惧的。 凌然倒无所谓，让人又拿了B超片子，准备在术前再加深一下记忆。 这时候，久未出现的系统，跳出了一行小字： 任务：超高水准手术。 任务内容：通过超高水准的外科手术，解除患者的病痛。 任务奖励：完成十例高水准外科手术，奖励中级宝箱一只。 任务进度：（0/10） 凌然看着系统提示，陷入了沉思： 如何才算是进行了超高水准的外科手术呢？ 思前想后中，凌然放下了手臂，脱掉了手术服。 “凌医生？”手术台前的几个人都不明白了。 “我去洗个澡。”凌然义无反顾的离开了手术室。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66章 生命的质量﻿ 凌然再回到手术室里，已是一刻钟以后了。 他重新换上的新内裤要价399元，是其目前存货中最贵的，也是最柔软，最贴身，最能让他集中精神的。 “都打起精神来，咱们做一台好手术。”凌然并不是一个擅长用语言鼓舞士气的医生，大部分时间，他只是承担最重的任务，给予助手们发挥的空间，给他们一个打顺风仗的机会。 顺风仗总是比逆风仗要好打。 就算是鼓舞士气的时候，凌然的语言也显的贫乏太多。 但是，对于凌然的团队来说，这似乎已经足够了。 两名小护士首先挺直了小细腰。 最近一段时间，是护士王佳和苏梦雪最累，也最幸福的时间段。 累是因为她们承担了大部分的手术任务，即使有所在医院的护士们帮忙，她们的工作时间也长的令人发指，只是保证最低时间的睡眠罢了。 但幸福也是幸福的。能够与凌然长时间的工作且不用说，级别的晋升和飞刀级别的收入，也砸的两个小姑娘晕头转向。 尤其是金医生出面，出人意料的解决了王佳和苏梦雪的编制问题，最让两个女孩子惊喜。 国内目前的医院体系下，编制、合同和第三方，是名义上的平等，实质上的阶级。 有编制的医生和护士，能够得到最完善的社会主义水平的劳动保障，哪怕是自己作死，都得高强度多批次，才能丢掉工作，减少奖金等等。合同制的医护人员，得到的就是资本主义水平的劳动保障了，收入福利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减。 第三方的劳动派遣是原始资本主义水平的劳动保障，收入福利等方面，都会有直接的不同。 对于医生们来说，区别主要在于编制和合同，基本不会有第三方派遣的医生。护士们就没有类似的保障了，尤其是新晋护士，拿不到合同制的都有很多，编制就更困难了，往往属于老护士们的专利。 王佳因为入职较早，得到的是合同制的工作，苏梦雪尚在为合同制而努力，一起得到编制，对于两人来说，是极大的鼓励了。 因此，虽然连续手术有些累，二人依旧有足够的动力坚持下来。 今天的助手，吕文斌和余媛，也都集中起了精神。 对于住院医级别的两人来说，有机会参与肝切除术本身，就是一种鼓励了。 换在云医的肝胆外科，不到主治的级别，都不一定能参与到肝切除手术中去。表现不够好的，就是到了初级主治的级别，一样没机会做肝切除。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凌然多日积累的威信。 在手术室里，病人的预后就是外科医生的战绩。 能活人的外科医生可谓是一流，能解除病痛的外科医生就是超一流的水平了。 时至今日，站在武新市二院的手术室里，吕文斌和余媛对凌然的命令，是没有丝毫犹豫的。 “病人的静脉壁可能比较薄，要注意出血量。”凌然没有立即开刀，而是看着B超的影像，评断起来。 他的B超阅读能力只到专精，要说并不算很强。 但是，这要看是跟谁比。 与专业的影像科医生中，专修B超的医生比较的话，凌然就是资深主治的水平。但是，与专业的外科医生比的话，凌然就像是猛犸象进动物园了。 另一方面，凌然积累的170次的腹部解剖经验也不是吃素的。 专精级的B超阅读能力，加上170次的腹部解剖，不能说是与大师级相比，但用来做术前和术中判断，也真的是绰绰有余了。 给吕文斌和余媛做介绍，更是瞬间提高了两人对本次手术的认识。 “患者的年纪这么大，血管的质量也不好，那就一定要注意不能过度牵拉，你们在抽吸等操作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有小的损伤不要着急，这么大的手术做下来，血管有破损是很难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血管破损。第一步，吕文斌？”凌然依旧没有开腹，首先考教了起来。 吕文斌深吸一口气，道：“小的血管破损，首先用指尖按压止血，并通知主刀。” 他没说大出血，因为大出血的话，就不用他来处理了。 凌然继续问：“处理方案，余媛。” “吸干净溢出来的血液，缝合修补，然后继续手术。如果是第二肝门附近的血管破损的话，可以将附近的肝组织一起缝合了，以免再次撕裂。损伤如果再大的话，可以先用satinsky钳夹住破口……” 余媛一口气回答了十几句，把吕文斌都给听晕了。 凌然再说问题，再提问，如是再三，看着余媛和吕文斌都心里有数了，才向王佳伸手。 有了默契，并且熟悉了凌然的操作方案之后，王佳不用凌然询问，就将合适的手术刀拍入了他的手中。 “我们的目标，不是让67岁的患者的身体恢复到37岁。我们的目标，是让他们的身体承担的损伤比例尽可能的小，让他能像是一名身体健康的67岁的老人一样生活，这应该已经是超高的目标了……”凌然既是给吕文斌等人介绍，也是在整理自己的思路。 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时时刻刻涉及到性命和生命的问题。 性命是死活，生命是质量和时间。 外科医生，必须要有清晰的认知，理智的思维，冷静的判断，才有可能顺利的解决手术台上的问题。 长生不老，青春永驻，返老还童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却是外科医生的雷区。 凌然的心中存着希望，也希望吕文斌和余媛的心里存着希望，但不能是不切实际的希望。 无影灯下，武新市二院的手术室，安静的像是后山的小树林。 手术不急不缓，有条不紊的进行着，看起来，与凌然此前做的肝切除术，别无二致。 …… 陈桐缓缓睁开了眼睛。 鼻腔里，仿佛有松柏的味道传来。 陈桐长长地叹了口气，心道：终于还是死掉了吗？ 亡者的世界，不知道是否要科考队员呢。 “陈先生，你醒来了。”余媛算着时间，站到了陈桐的床头。 陈桐抬头看向余媛，努力的想要拿掉氧气。 余媛帮他摘了下来。 “医生？”陈桐问。 余媛伸长脖子点头，道：“是我没错啊，你的手术做的很顺利呢，残石少于1%!的(MISSING)。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我……闻到……松脂的味道。”陈桐的声音又慢又哑，脸部肌肉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心想：我还是太老了，开始出现幻觉了吗？就像是他们说的那样，只能活在回忆中了？ 余媛却是忍不住笑了起来：“你的鼻子还挺好使的，能闻到是吧，我正好有一瓶pino香水。不过，一般人都会说松树味吧，松脂味感觉更好听……” 陈桐的眼神中泛出光彩，微不可查而努力的嗅了嗅。 活在回忆之中，也是蛮好的。第467章 恢复﻿ 陈桐望着楼下的油松，不自觉的摸了摸腰。 腰不疼，背也不疼，颈椎……恩，颈椎还是一样的疼……似乎更疼了。 莫非做手术的时候，睡的枕头不对？ 陈桐望着下方的松树，陷入了思考当中。 “老陈，睡醒了？”隔壁床的王成扶着腰，打了声招呼。 “睡醒了。”陈桐懒得转脖子，依旧盯着楼下的油松。 油松的针叶略显密集，从上往下看的时候，有密密的灰土的覆盖，稍微有点脏的感觉。 陈桐不由在心里笑两声：城市里的松树啊，哪里比得了山里的纯净…… “你恢复的比我好啊。”王成有些羡慕的望着陈桐，问：“不疼了？” “不疼了。”陈桐道。 王成哎呦两声，道：“我这边还疼着呢，还疼的怪厉害的，不知道给我做的手术，做的行不行。” “爸，人家凌医生都说了，你的手术成功，金医生不是也来说了吗？”做女儿的生怕王成心情不好，连忙在旁说话。 王成哼哼两声：“手术成功才是第一步。凌医生光是说手术成功，可没说后面怎么样呢。” “金医生不是说恢复的挺好的吗？” “金医生说的不算。”王成撇撇嘴，道：“这种事，你得听主刀医生的知道吧。” 陈桐这时候转头看了眼王成，道：“我比你早做一天手术。” “我感觉你前两天就挺好的了。”王成依旧比较着两人的术后状态，心里有各种不满意。 陈桐笑笑：“先快不是快，最后还要看谁好的彻底。” 王成摇摇头：“你这个话，我以前常说，后来才知道，人家先快的人，你后面用一辈子都追不上。” 陈桐哑然失笑，轻轻的咳嗽了两声，然后下意识的去扶腰。 意料之中的疼痛，并没有来。 陈桐讶然的抬抬头，道：“别说，比我当年做阑尾炎手术，可舒服的多了。” “你是找的猴子做的阑尾炎手术啊。”王成把自己给逗笑了，然后疼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娘的，咱们俩都是一个医生做的手术吧，我怎么就这么疼。” 陈桐在看看王成，然后继续看着自己心爱的松树：“你比我老吧。” 王成愣了愣神，又咳咳的吸着凉气疼了起来。 午后。 二楼病区变的安静起来。 无论是病人家属，还是来往的护士们，都变的轻手轻脚起来。 陈桐亦在护士的帮助下，盖好了被子，进入了浅睡眠。 明天早上4点钟，最早3点钟的时候，医生们就会开始查房了，病人们对此都很在乎，也很期待。 这些专程到武新市二院来做手术的病人们，有的是金医生邀请而来的，有的是托关系找了金医生的，还有的是病情符合，而被金医生介绍来的。 但不管是哪一种，大家到了武新市二院，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病人。 病人都希望病能好起来，有这么个大前提的情况下，凌晨3点起床查房，或者4点起床查房，又有什么要紧呢。 事实上，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都疼的到凌晨也睡不着，最严重的，甚至到了吃止疼药也难以抑制的程度。 在普通人经常遭遇的疾病中，结石也是数得上的疼。 现在做了手术以后，是否凌晨起床，根本不在大家的考虑范围内，大家关心的，还是病情本身。 就算有几位金医生邀请来的病人，也就是被安排在后面查房而已，要求再高的，也不会选择与其他人一起来武新市二院。 另一方面，肝内胆管结石到了肝切除的程度，也都是老病号了，对于自己的状况，对于病情的了解，对于医生能做到什么程度，内心也都有所预料了。 而凌然所做的，显然是超出了众人的预期的。 至少，是超过了大部分人的预期的。 这让凌然的声望，在武新市二院的二楼，变的异乎寻常的高。 凌晨3点钟。 有睡眠浅的患者，已经开始起床洗漱了，并互相交流： “见到凌医生了没？” “你刚从哪边走的？” “看着你身体不错？” “你也看着不错……” 不管是病人还是病人家属，此时碰面，脸上都挂着笑容。 陈桐也慢吞吞的下地了。 他穿着拖鞋，也不叫护士，就自己拄着拐杖，扶着墙，慢慢的挪到了卫生间里，大略的整理了一下个人卫生，就打开门，来到了走廊中。 凌晨三点多钟的二楼走廊，热闹的像是在消防演练似的。 “陈老师起床了？”一名坐在轮椅里的病人，看着陈桐，就像是看到了伤情大好的自己似的，热情的打招呼：“您都可以下地了，这是恢复的可以了呀。” “还行，就是还有点不舒服。”陈桐磨蹭着，拄着拐杖，扶着墙边的扶手，喘了两口气，道：“伤口还挺痒的，快愈合了吧。” “不知道我哪天才能自己走。”坐着轮椅的患者笑一笑，望着陈桐，道：“我腰还有点疼，拍片子也看不清楚，哎，就怕有并发症，或者石头没弄干净。” “并发症再厉害，也不会比肝切除厉害了。”陈桐感慨一声，伸手逗弄了一下角落里的绿萝和吊兰，顺手给它们打了个结，就像是当年在科考队里，攀岩的时候打绳结一样，他单手就能打的漂漂亮亮。 “这是凌医生的手术做的好，我们朋友做的肝切除，完了没给疼死，好几年都没缓过来。”坐着轮椅的患者摇摇头，道：“你猜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做手术？” “为什么？” “我想多攒两年退休工资，葬礼办的体面点。”这位越说越开心，拍着轮椅大笑起来。 陈桐翻翻眼皮，再想去逗另一株吊兰的时候，身后有护士跑了过来： “你怎么又自己下床了？”护士的语气埋怨，推了个轮椅过来，将陈桐给扶了上去。 “我基本好了。”陈桐无奈的笑笑。 “你给凌医生说去。”小护士指了一下，就见一票医生，已是排成了箭头，浩浩荡荡的过来了。 “凌医生。” “凌医生！” 病人和家属们争着打招呼，凌晨四点的病房区，充满了礼貌的空气。 凌然展露出符合社会期待的笑容，再按照既定的顺率，拐入了病房里。 “感觉怎么样？”凌然自己拿了个本子，例行询问并做记录。 凌然的身后，余媛、左慈典、吕文斌和马砚麟，也都各自拿着个本子。没办法，老大都开始拿记录本了，做小弟的有什么办法？ 凌然以前查房的时候，是不做笔记的。而这一次……他想做笔记，谁也都管不着。 不过，凌然并不将笔记本给其他人看，总让吕文斌等人怀疑，里面是否记载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或者医学秘籍？ 吕文斌从监视器上抄了一组数字回来，就见凌然记着笔记，陷入了思考。 “凌医生？”吕文斌轻声的打断凌然，免得再出现众人等待10分钟的情景。 “恩，我们继续。”凌然又记了几个字，再对病人说了两句话，才点点头，再往前走。 在他的视野中，凌然能够看到8/10的提示。 从完成任务的角度来看，这个提示说明凌然只完成了“超高水准手术”的八成任务，还要再做两例超高水准的手术，才能完成任务，拿到中级宝箱。 但是，凌然通过任务提示，看到的是系统对手术水平的评价。 从接到任务到现在，凌然一共完成了25例手术，其中8例是超高水准的，17例则达不到“超高水准”的评价。 凌然就想知道，为什么？ 更进一步的说，凌然还希望能够改进手术方法，以期达到超高水准的评价。 凌然为此，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来做记录。 正常医生做过手术，是无法直观的得到手术评价的。 做的好或者做的坏，对于普通医生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直觉上的猜测。 凌然现在提前获知了手术的水平，尤其是超高水准的分界线，是他目前最关心的。 凌然最想知道的是：我做对了什么？ 以及，相对应的：我做错了什么？ 都不用解出这两个答案，就是能确定一些要素，或许都能发表好几篇论文了。 就此点来说，他手里的笔记本，还真可以说是一本秘籍了。 “你好，感觉怎么样？”凌然的来到了王成和陈桐的病房。 “挺好的，就是有点头疼。”王成让家属将床给摇起来，说话有些虚弱。 “头疼可以再观察一下。。”凌然做了个记录，问：“还有呢？伤口怎么样？” “也有一点疼。” “腰部呢？” “也有一点疼。” “再做个B超吧。”凌然道。 “好。”王成没什么可反对的。 凌然刷刷的做了记录，又问了几个问题，再来到陈桐，问：“你好，感觉怎么样？” “没什么感觉。”陈桐思考了一下，再摸摸头：“稍微有点累。” “伤口呢？疼吗？” “不疼，就是有点痒。” “腰部呢？” “没啥感觉。” “再做个B超，没问题的话，就出院吧。”凌然道。 “好。”陈桐说完才愣住了：“可以出院了吗？” “你想再观察两天也行。但是可以出院了。”凌然继续做记录，超水平手术和普通手术的差距极其明显，术后几天，预后就有天差地别的差距了。 凌然一行快速离开病房，向下一间进发，王成幽怨的望着陈桐，不能置信的问：“你真的全身一点都不疼？” 陈桐认真思考：“不疼，就有点痒。你疼吗？” 王成：“呵呵。”第468章 棕色笔记本﻿ “喂，你看凌医生拿的笔记本，好好看的。” “不是外面小超市里买的吗？” “但是一看就很时尚，尤其是外皮的棕色，多简洁呐，哪里像是外面小超市的笔记本那么老气。” “哇，凌医生把笔记本放到膝盖上了，好想被放在膝盖上……” 几个小护士窝在护士站里面，盯着凌然，感觉眼睛都不够看了。 “都干什么呢？”护士长从后面巡游出来，瞅着不做事的小护士们就来气了，科室现在得多忙啊，一堆一堆的病人塞进来。 “护士长~”年龄最大的小护士仗着有点资历，低声道：“凌医生在前面做记录什么的，我们看有什么能帮忙的。” 护士长了然，走到护士站后面，顺着几人指示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到凌然正做在走廊的椅子上，一只腿翘起来，棕色外皮的笔记本搭在腿上，另一只手正在快速的书写着。 棕色的笔记本，方方正正，以至于有些傻头傻脑，可是，有凌然的搭配以后，那棕色的外皮，竟然让人感觉有异乎寻常的设计感。 “吸然就吸然，正常的工作不能耽搁的，知道吗？”护士长的眼睛都没有转，只是嘴里命令着。 躲过一劫的小护士们有点犹豫，恋恋不舍的离开了位置，一边飞快的处理手头的工作，眼睛还往凌然的方向看过去。 “对了，他那个笔记本是在哪里买的？怪好看的。”护士长掏出手机来，道：“我拍几张照片，回头给我女儿看看去。” 其他小护士觉得此理由不错，纷纷拿出手机来，快速的拍起照来。 其中年龄最大的小护士，还有空调侃道：“护士长，你可不敢把凌然的照片给女儿看，到时候，她要天天跑来医院的话，看你怎么办。” “最怕的是，他以为医生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考了护校。” “嘶……” 几名小护士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护士长也觉得不靠谱了，收起手机来，咳咳两声，道：“你们吸然吸够了，就都去工作了，另外，有空找找同款的笔记本。咱们平时也可以用嘛。” “对呀对呀。” “就是么，现在用的笔记本都让人没有工作动力了。” “用然款的笔记本，立刻觉得医院里都好有趣。” 护士站内一片欢脱的气氛，工作起来，都觉得倍儿有劲似的。 凌然在走廊里坐了两个小时，才算是将笔记本里的信息，整理了出来。 接着，凌然再回到武新市二院分配给他的办公室，打开电脑，比较着患者的信息，继续做比较分析的工作。 25名患者情况各有不同，手术手法亦各有不同。 但就预后来说，则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可以看做是状态稳定的患者，残石率低于一个百分点，出血量也不高，没有感染，很快离开了ICU……大师级的肝切除术，几乎可以得到接近理想状态的手术结果。 但第二类……第二类的患者的预后更好，残石率和出血量不一定更低，但本人的舒适度通常较高，疼痛更少，精神状态更好——尽管外科医生不太讲究这个，但做外科医生久了以后都知道，这样的状态正是他们所追求的。 凌然猜测，第二类，或许是完美级肝切除术，才能稳定达到的水平。 而凌然能够达到，是有一些因缘巧合的成分的。或者说，如果凌然掌握着完美级的肝切除术，再给这几个人做肝切除术，或许又能达到更好的状况。 想到此处，凌然不由心里一动。 有些时候，手术做的好，不仅仅是外科医生做对了什么，或者没有做错什么，也包括了患者的部分——患者做对了什么，或者是没有做错什么！ 凌然不由起身，再拍拍手，喊道：“再查房一轮，然后做手术。” 正在办公桌前打瞌睡的马砚麟瞬间惊醒，嘴里嘟囔着“不行了……我不要……”之类的话，睁开眼睛，用了几秒钟时间，才吁了一口气。 “跟我去查房。”凌然重复了一遍。 “我去叫余媛和吕文斌？”马砚麟问，两人应当是去处理即时出现的问题了。当病区的病人增加的足够多的时候，每人问一个问题，就能拖死两名住院医，尤其是负责任的住院医，有多少时间都不够用。 凌然摇摇头：“你们俩人跟着就行了。” “那个……”左慈典迟疑着站了起来，道：“凌医生，你刚才在考虑问题，我没敢打扰，不过……我能不能请个假？” “现在？”凌然看看表，已经是下午时间了。 “是。”左慈典无奈的叹口气，道：“我前妻到云华了，一定要我回去。” “好吧。”凌然也不在时间上卡人，想想道：“你稍后去找金医生，让他拿钱给你。” 凌然从来没有缺钱或者非常需要用钱的需求，但是，对于做事要用钱的概念，凌然还是非常明确的。就好像他现在做手术做到特别的时候，就喜欢换一身新衣服，这笔开销就是用钱了。若是没有钱的话，岂不是连沐浴更衣都做不到？ 凌然不知道左慈典见前妻是否需要沐浴更衣，不过，看左慈典郑重的表情，凌然觉得，他可能也是需要换一身衣服的。 “去找余媛过来，一起去查房。”凌然说了一声，被自己提醒，又坐回到电脑前，打开邮件，写了一票要查的资料内容，再点发送，寄送给余媛。 对临床医生来说，做手术、总结手术、发表论文是三位一体的。 凌然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临床水平，也不忌讳别人掌握自己所掌握的知识。 现代科学的发展，最让人舒服的地方，就在于无需敝帚自珍。 包子有馅不在褶上，一种术式的成功或失败，一种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从来都不是依靠一次灵光一现所能实现的。 人类有百万年的历史，在这条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祖猿们已经无限次的尝试过那些灵光一现的事情了。剩下的，都需要人类学习、整合和发展。 …… 左慈典得了凌然的口谕，第一时间找到了金医生。 这位梅天贵同志的私人医生，如今是昌西省内的新贵。金医生本人的履历丰富而漂亮，能够得到许多人的信任，同时，他的社会关系极其广泛——如果说365行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365行，行行人都会生病。 金医生不同于黄教授的做法，他主动出击，了解那些患有肝内胆管结石的病人们的需求，再将他们介绍给凌然。 凌然的手术顺利，病人顺利出院，既感谢凌然，又感谢金医生。 而且，由于凌然不好接触，金医生俨然受到众人更大程度上的信任。 通过这种做法，金医生隐然间成为多名患者的家庭医生。 左慈典敲门入内的时候，就见金医生正在打电话。 “稍等。”金医生捂了一下话筒，又低声说了几句话，就放下了电话，脸上显出热情的假笑：“左医生，有什么新指示？” “不是凌医生的事，是我自己的事。”左慈典低声说了请假回家要用钱的话。 金医生一个磕绊都没有的笑了出来：“飞刀费早该给你们的，只是咱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病人进来，始终没办法算清楚。稍等，我让人先弄个大概，然后给你们都打到卡里。” “呃……我想要现金。”左慈典知道回去就要用钱，不愿意耽搁。最主要的是，他知道打钱这种事儿中间，经常会有波折…… 金医生看看左慈典，笑了出来：“现金可不行，您要是带这么多现金回去，我得请人护送你了。” 这样的回答，却是让左慈典给愣住了。第469章 夙愿﻿ 云华医院。 急诊中心的候诊区，人来人往，不断的有抱着肚子，捂着胳膊的急诊病人进来又出去。 蒋萍一个人站了两个位置，翘着脚刷手机，时不时厌烦的抬起头来，看看前方的混乱。 她在镇卫生所里做了20年，闻惯了医院的味道，烦透了医院的模样。就算云华医院更大更先进，在蒋萍看来，也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地方。 蒋萍居高临下的俯视众生，心中充满了鄙视之情：哪怕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痕迹，四周也是布满了细菌，外人看不到的地方，堆满了不知从何而来的废弃物。 蒋萍皱皱鼻子，没有闻到味道，可依旧觉得讨厌。 尤其是比镇医院要密集得多的人流，更让蒋萍觉得很不适应。 “蒋萍。” 左慈典身穿白大褂，脚踩运动鞋，充满唏嘘的站到了蒋萍对面。 前妻还是他熟悉的样子，但是更时髦一些了。 头发不再是染过的毛糙样子，反而是梳直了，像是年轻的时候那样。 穿的衣服也挺好看，冬天不畏寒冷似的，依旧穿着小短裙，上身的围巾厚厚实实的，像是羊毛或羊绒的材质。 小鼻子小眼戴眼镜，还有红艳艳的口红，不仔细注意的话，感觉和医院里的小护士相差仿佛…… 左慈典在打量前妻，前妻蒋萍更是用挑剔的目光，审视着左慈典。 “终于穿上你梦寐以求的海澜之家了？”蒋萍对左慈典的眼光嗤之以鼻，即使离婚了，依旧忍不住吐槽。 左慈典脸色不变：“我当年就是看到广告了，提一嘴。” “没买给你，你就决定离婚，然后买给自己吗？你现在一个人花自己的工资，是不是特别开心。”蒋萍语气中带着调侃。 左慈典道：“我决定离婚，是因为你出轨了。” 蒋萍脸色一变：“儿子还是你的，你就这么狠心？你说离婚就离婚，我生儿子多辛苦，你知道吗？女人生一次孩子，再受多少罪，你能还给我吗？算了……离婚了也好，免得被你整天栓在家里。” 她一甩头发，直直的黑发，在空中飞舞。 “你不是找我商量儿子上学的事吗？”左慈典瞅了她一眼，表情没什么变化。 蒋萍瞪了左慈典一眼，没什么效果，又向四周看看，不由嗤笑一声：“可以啊，到了大城市，见到的小骚蹄子多了是吧？看到我都可以装作不耐烦了？谁给你的勇气，海澜之家吗？” “和海澜之家有什么关系。这不是问你正事吗？”左慈典无奈的争辩一句。 他当年是不敢争辩的，越争辩的下场就越惨，可是，现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蒋萍难道能再离一次婚。 “笼中鸟，好不容易飞出去了，也飞不远。飞到公园就以为自己见识到森林了是吧？”蒋萍不屑的摇摇头，道：“看你现在的穿着打扮，我就知道没有选错人，再跟着你，我也只能买波司登，用金立手机……” “都给你买了几台苹果了。” “怎么的，不应该吗？别人家的车都一辆辆的换，我换台手机，你还说三道四？我自己也是拿工资的人，我买台苹果怎么了？”蒋萍越说越是气愤，声音也是尖利了起来。 周围等待的人纷纷转头看过来，不少人给予左慈典鄙视的表情。 左慈典有些愤怒，脸色涨红了，肌肉紧绷了，又忽然放松下来。 同样的吵架，或者叫做挨骂，他承受过很多次了，又何必承受再一次呢？ 他重重的吁了一口气，忍不住笑出了声。 蒋萍愣了愣，面容不由逐渐扭曲，眼角的鱼尾纹和脸上的法令纹，变的明显起来。 左慈典只是微笑，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一如既往的明显。 “我找人给儿子办到三小了。”蒋萍终于是控制住了情绪，语气平静的道：“入学手续的开销和人情，都是我搞的，你以后就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学，早晚各一次，送到我现在住的地方。中午可以吃小饭桌，你出钱。” 蒋萍瞅着左慈典，缓缓道：“你最好是买辆车，现在贷款买车的地方多的很，实在不行，你就租一辆或者借一辆。我的工作也解决了，翻过年，我和锦华就搬到三小跟前去住……” “我准备让儿子去实验小学。”左慈典打断了蒋萍的话，道：“儿子挺聪明的，学什么东西都快，以前是没有好的环境，现在有机会出来了，到实验小学更合适。” 蒋萍望了望左慈典，不由的笑出声来：“人要是能梦想成真，你早死了。我告诉你，能把儿子送到三小，锦华是出了大力的，你见到人家客气一点，把你对领导的那份恶心劲用个三成出来，就行了。” “实验小学……” “行了，你别听说一个实验小学好，就念叨来念叨去的，怎么的，不做到世界第一，就没你强是吧？我告诉你，你有本事你就往实验小学办，不行就憋着。” 左慈典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忽然又不想说了，望着蒋萍黑而直的头发，左慈典道：“我已经给办到实验小学了。” 蒋萍失笑：“行了，这个牛就别吹了，你知道去三小，锦华找的是谁吗……” “我打电话确认过了，学籍已经转过去了。”左慈典道：“我今天也是想来告诉你这件事的。” 蒋萍怀疑的看着左慈典：“你又舔了谁？” 左慈典笑了起来，他有一肚子的话反呛蒋萍，却只是用平静的目光看着她。 良久，左慈典道：“我明天去接儿子办手续。” 接着，他甩了甩身上的白大褂，转身离开。 蒋萍望着左慈典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男人的脊背，前所未有的笔直，适才自信的目光，似乎也极有男人味…… “人模狗样！”蒋萍捋了捋自己刚接好不久的长发，准备回去找男朋友询问情况。 左慈典则直奔休息室而去。 最近几天，他也是累的够呛。 好不容易请假回来，左慈典决定先饱睡一觉。 等再清醒过来的时候，天已大亮。 左慈典连忙翻开手机，只见一排的未接电话，时间则是中午12点。 “我这么能睡啊。”左慈典叹口气，心道，跟着凌医生也太累了，这要是再做一年…… 左慈典的目光，不由的飘到了刚刚弹出的短信上：【招商银行】尊敬的左慈典先生，云华分行周五理财日诚邀您参与…… 左慈典敢肯定，自己从未接到过这样的理财短信。 毕竟，他以前从来都没财可理的。 “买辆车吧。”左慈典突发奇想，或者，是多年的夙愿浮现：买辆新车，再去见前妻…… 左慈典再看看自己的银行短信，脑海中浮现出吕文斌的宝马5系，心道：如果贷款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吧，到时候开上宝马……第470章 包裹﻿ 清晨。 吊兰的嫩尖儿上，溜着露水，像是难以承受昨夜的湿润。 放在空调口的绿萝略显干枯，枝叶卷曲着，给人以疲惫不堪的感觉。 吕文斌趴在绿萝旁边，同病相怜似的望着窗外，一瓶冰可乐放在面前，早都变成常温，失去了灵魂。 冰可乐旁边的猪蹄同样失去了温度，就好像两辆相向而开的卡车，一辆时速110km/小时，一辆时速50KM/小时…… 嘟…… 手机响起的瞬间，吕文斌就从绿萝旁弹了起来。 “什么事？”吕文斌抽出手机就问。 “武新市来拉猪蹄的车到了，他们要多一筐。”手机里传来嘈杂的声音。 “没有，多一只都没有。”吕文斌说的斩钉截铁。 “知道了。”手机里的员工听话的挂掉了电话。 吕文斌伸了个懒腰，又喝了杯水，慢慢的走出了房间。 “吕医生！”立即有认识的病人家属和吕文斌打招呼。肝切除的病人恢复时间更久，家属更多，出现的也就更频繁了。 稍微住院一阵子，大家对于经常来查房的住院医，就非常熟悉了。 有人甚至能摸清住院医的行动路线，以便拦截询问，或者边走边说，以获得最多的信息。 吕文斌学着凌然的样子，摆出了很社会的笑容，直到被人给拉住为止。 “下个手术帮我顶一下。”马砚麟焦头烂额的拜托着。 来到武新市几个月，马砚麟的变化是最大的。 一方面，高强度的手术，大大的提升了马砚麟的自信。像是肝切除这样的大手术，放在云华医院里面，正常情况下，马砚麟要几年时间才有资格拉钩做助手的，没有个三五年的时间，得不到他现在的机会。 等于说，马砚麟跟着凌然，已经缩短了三五年的时间。 这样的认识，对于一名外科医生来说，简直是立竿见影的春1药，比什么牛鞭、虎骨，海马，韭菜，鲈鱼，生蚝，墨鱼，腰子，黑芝麻都有用（转需，不用谢）…… 另一方面，或许是武新市的空气确实好，马砚麟过来以后，整个人的气色都变好了，脸颊变的更红润了，精力更充沛了，眼袋和黑眼圈也消失不见了。 吕文斌看着这样的马砚麟，尤其羡慕他能一觉睡到三四点的快乐，只有些意外的道：“顶班得要凌医生同意吧，你给凌医生说了吗？” “说了。凌医生也同意了，但要我问你，能不能赶得及。”马砚麟双手合十，再次拜托道：“资料我都整理好了，你能不能抽几个小时出来看完？凌医生有可能会考的。” “要被考试这么狠？”吕文斌叫了一声。 凌治疗组的组内顶班的现象少，就是因为凌然要求严格，尤其是大手术期间，每个助手都被要求阅读大量的资料，并有可能在手术期间抽查。 尽管凌然问了问题，小医生们回答不出来，也没有什么惩罚，但是，莫名其妙的，一众助手都非常积极的阅读资料。 相比之下，凌然专门提出要考试，这还是很少见的。 吕文斌有些心虚的，迟疑道：“我可能会考不过的。” 现在跟着凌然做手术的几名医生，对肝切除术都是相当熟练了，可病人资料毕竟是不通用的。 马砚麟无奈的道：“女朋友从云华过来了，就来一天，明天就走了，非喊我过去。” “左慈典还没回来呢，我和余媛两个人做助手，肯定是换不过来，怪不得凌医生要考试，你一走的话，强度好高啊。”吕文斌挑起了眉毛。 就凌然做手术的速度，即使是三人更换也非常勉强，要经常用上武新市二院准备的队伍。 可是，相比凌然组的效率和水平，武新市二院的团队就不够看了。 他们本身就没有专业的肝胆外科，也就没有做肝切除的基础，在这方面，与凌然的团队是差不多的。 另一方面，他们的学习时间和手术时间，甚至上手的机会，都不能与余媛、吕文斌等人相提并论，随着手术频率的增加的，凌然的助手们与武新市二院的团队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当然，就绝对值来说，武新市二院的团队做助手是绰绰有余了。能不能跟得上凌然的强度，能不能保证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都是清醒的，能不能把凌晨4点钟起床当做是睡懒觉，则是另一回事了。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讲，凌然和他的团队能在武新市二院里呆那么久，也是多亏了凌然的团队人手不足，否则，全用凌治疗组的人，而占用二院的病床等资源，后者终归是要反抗的。 马砚麟叹口气，道：“就一天时间，我给二院的人也都说了，请他们多多担待，回头请吃饭。你们两边轮着来，今天总共三台手术……” 马砚麟说着再作揖。 “九出十三归，等于你欠我五台手术。”吕文斌做猪蹄不光是做猪蹄，还学会了算账期。 “行的行的。”马砚麟能说什么呢，只能答应下来。 “我去换衣服。”吕文斌脸上算是带出了一点笑容。五台手术，要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抵扣两天的任务。 虽然直接抵扣是不太能行的，可要是分开来计算的话，至少能逃掉一些自己不太喜欢的手术……比如六指离断的断指再植？ 马砚麟连连点头，正准备离开，又被护士站的小护士给喊住了。 “马医生等一下，你的快递，早上寄来的，一直没给你送过去。”小护士客气了一下，医院里能得到快递上门的医生，要么是副主任及以上，要么是凌然这样的。 马砚麟道谢后，将快递接到手里，顺手撕开一角。 瞬间，马砚麟的脸色就是一变。 “什么东西？”吕文斌很好奇。 马砚麟往前走了两步，才低声道：“套。” “啥？”吕文斌没听懂。 马砚麟回头看了吕文斌一眼，再瞅瞅他脸上的青春痘，不由笑出了声：“你用不着的东西。” 吕文斌拉着马砚麟的胳膊，往盒子里瞅了一眼，这才明白过来，接着，吕文斌皱皱眉，迅速的想到了反驳之词：“谁说我用不着了？我经常不洗手的。” 马砚麟听的眼角一塌，服气的道：“吕哥！” 吕文斌得意的翘翘嘴角。 “马医生。”护士站的小护士，这时候追出来两步，招招手，道：“马医生，你还有两件快递，分开送来的，你也取走吧。” 两只更大的包裹，被从护士站下方提了出来. 马砚麟有些好奇的回转，再拉开快递袋，面现恐惧. “为什么不一起送来?”吕文斌以学习的心态，吃瓜群众的表情询问. 马砚麟笑中含泪：“因为不是一个牌子的.”昨天喝了酒，晚点更新，让我缓缓﻿昨天年会最后一日，有作者大大请吃烤全羊，我脚一滑就去了，结果喝酒到凌晨三点，一天都是傻的，晚上更新会很晚了，请假大半天我缓缓，争取写出来《大医凌然》昨天喝了酒，晚点更新，让我缓缓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471章 不如归去﻿ 肝脏，粉红偏白。 一端变质的部分，还有些发黄，给人在视觉上，感觉像是变质了似的。 当然，它确实也是变质了。 凌然小心翼翼的，万分谨慎的托起这块变质的肝脏。 尽管说，这样的肝脏在菜市场里，可能是砸招牌的存在，可对于病人来说，这就是最好的肝脏了。 以凌然完美级的肝切除术，完美级的徒手止血，170次的腹部解剖经验来说，举起一块肝脏，出错的概率可以说是非常小了。 但是，就凌然的性格来说，他才不相信概率非常小这种事。 概率小不代表说此事不会发生。就像是读书时，电视台来选童星，全市几万名孩子里面，遴选出三个人，可以说是概率非常小了，可还不是有凌然在内；同样是舞台剧，来自全国的几百名孩子，有的做候补，有的演花演树演小动物，成为主角的只有一个，可以说是概率非常小了，可还不是有凌然在内；近千人的一个年级，成为年级第一的概率也是非常小的，可凌然还是年年都会拿到…… 凌然的人生经验，注定了他思考问题的时候，会非常的细致，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他的天性。 所以，哪怕是有系统在，凌然还是会万分仔细的检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 系统这种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利好，在凌然的一生中并不鲜见，而第一次获得的系统，只会让凌然更加的谨慎。 凌然半托半抓的将病人的肝脏半举了起来。 几名助手和护士的目光，也自然而然的聚集在了肝脏的位置。 凌然的目光同样聚集在病人的肝脏部分，但他的注意力并不是。 凌然分神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动作，保证肩周处于用力很顺畅的位置，再用右手的手术刀的刀柄一别病人的肝脏，左手一掰…… 病人肝脏的变质部分，就给掰了下来。 虽然已经看过好些次了，吕文斌还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又敏感的闭嘴。 手掰肝脏，给谁看到了都要怕。 老医生都不行，更别说是新人小医生了。 “好了，钝性分离顺利，我们继续手术。”凌然的语气轻松，吕文斌等人的心情也是瞬间放松。 余媛踩着双层的踏脚凳，道：“手掰肝脏，都快要成武新市二院的招牌了。我昨天在食堂，好像就看见他们把炒肝，给改成了高汤手掰肝子了。” “有点恶心吧？”苏嘉福正需要一点有趣的东西，来对抗越积越多的瞌睡，神情显的格外兴奋。 吕文斌更是皱皱眉，道：“炒肝是炒肝，高汤手掰肝子是什么玩意儿？羊肉泡的肝脏版吗？现在的餐厅都是吃胡闹长大的吗？” 凌然低头看着病人的肝脏，飞快的穿针引线做结扎，仿佛没有听到几名助手的讨论似的。 几名助手其实也都习惯了，就自己聊自己的。 尤其是苏嘉福，他是一个当做三个在用，每天勉强能睡六七个小时，累的要死，如果不聊天的话，怕是自己就要睡着了。 他盯了一眼监视器，觉得病人的状态尚可，自己松了口气，再道：“我宁愿那厨子是胡闹，武新市二院的食堂的饭也太难吃了吧，那要是认认真真的做出来的，也太挑战我对美食的认知了。” “武新市的口味就这样。”吕文斌面露不屑：“他们就知道做野味，吃什么原味，猪脚都用来和黄豆煮汤的地方，你指望他们有什么美食？” “黄豆猪脚汤，我觉得挺好喝的。”余媛扬声发表意见。 吕文斌呵呵一笑，向苏嘉福使了一个眼色，道：“看看你们的口味。” 余媛不服气的道：“这个病人就是做餐饮的，不如让苏嘉福把他喊起来，你亲自问问他，黄豆猪脚汤好不好喝。” “好喝的话，再给他麻回去？那他要是说不好喝呢？你准备把他怎么办？”吕文斌调侃。 余媛瞅瞅病人短粗的肉脖子，道：“做餐饮的不会做黄豆猪脚汤，那是老天已经惩罚了他，我不需要对他怎么办。” 吕文斌给逗乐了：“我得问问他的家属去，看看病人平日里吃不吃黄豆猪脚汤。” 凌然这时候吁了一口气，直起腰来，仔仔细细的审视着自己适才的缝线，道：“你们也吃不了几天了，该回云医了。” “咦？要回去了吗？”苏嘉福精神一震，转瞬，想到手术全部要从飞刀转为日常职责，腰又垮了下来。 生命与钱，真的是两难的决定啊。 凌然埋首理线，口中道：“我论文收尾了，今天这台手术做完，就可以做回去的准备了。” “这么快。”苏嘉福突然有些舍不得了，要论起来的话，他再拼死坚持一个星期也是可以的嘛，一个星期的手术做下来，可是不低的收入呢。 到时候，P2P爆雷的窟窿，说不定都能填回去。 弄不好，还有多的。 凌然的声音继续传来：“武新市二院是没有自己的病源的，金医生的病人已经做完了，现在就看有没有主动上门的病人，没有的话，这边ICU也没空间了，我们就回去了。” “你别说，武新市二院的ICU的水平真不怎么样，要不是金医生找了几个人过来帮忙，他们早都要垮掉了。”吕文斌经常去ICU观察情况，对武新市二院的水平向来不很满意。 余媛则是忍不住吐槽道：“云医ICU的水平也好不到哪里去。” “比武新市二院的好多了，比武新市一院的也强。” “云医icu有几个医生也可以的。”余媛说着补了一句：“有几个不行。” “参差不齐。”吕文斌赞成。 “所以要有自己的ICU。”凌然突然说了句话，道：“ICU贵精不贵多，但是得有。” 吕文斌、余媛、苏嘉福和小护士们佩服的看着凌然医生，心里的想法都是大同小异：老子（娘）信了你的邪啊。 众人现在太知道凌然的心思了，急诊中心要是有了自己的ICU，建的小了，绝对被凌然给迅速塞满了，所以，贵精不贵多什么的，根本没人相信。 不过，急诊中心要是有了自己的ICU…… 吕文斌等人互相看看，内心都在疯狂点赞。 “注意，我要解除阻断了。”凌然说完等待了一下，看几个人的精神都集中了，再缓缓的松开夹在第一肝门处的钳子。 “没有渗血。” “缝线牢固的。” “血管好的……” 吕文斌和余媛飞快的检查四周的情况，以防漏掉了些许的蛛丝马迹。 凌然同样是认认真真的检查了三遍，但他心里，还是有一丝笃定的。 今天的手术，他做的极其顺畅，绝对是超过平时的水准的。 就凌然的经验来看，这又是一次超高水准的手术。 如果本例手术完成，系统认证确实如此的话，就能证明凌然的判断力也提升了一个档次！ “关腹吧。”凌然让出了位置，将工作交给了吕文斌。 助手也是需要培养的，关腹对凌然已是浪费时间了，对吕文斌等人却不是。 凌然在旁看着，甚至不会出言提醒。 一会儿，吕文斌顺畅的完成了关腹。 凌然眼前，果然跳出了提示： 任务完成：超高水准手术（10/10） 任务内容：通过超高水准的外科手术，解除患者的病痛。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第472章 归云华﻿ 中级宝箱，白里透银，银里透白，闪闪发光，煞是可爱。 凌然看着病人被推出病房，自己脱了手套和手术服，又在淋浴间舒舒服服的冲了凉，换了全身衣物，方才出门来，清清爽爽的打开宝箱。 宝箱开启的瞬间，流光溢彩，似有宝物出世…… “凌医生！” “凌医生~” 两名小护士路过，看到凌然，惊喜的叫了一声。 凌然露出符合社会期待的笑容，转身向她们点点头。 两名小护士又羞又开心： “凌医生的脸像是在发光似的。” “真的好帅。和看到彩虹一样。” “凌医生这么帅，每天都还要做手术，真是不公平。” “对啊，其他医生都懒洋洋的，像猪一样的躺在值班间里，自己就是医生，都不知道减肥的。” “哎呀，不要说别的医生了，我正在看凌医生的白大褂呢，好帅好帅！” 她们小声的聊天，慢慢的离开了凌然的视线范围。 凌然的目光聚集在中级宝箱上方，飘出的技能书之上。 技能书的扉页，挂着一排小字：淋巴清扫术（完美级）。 凌然颇为意外的看着注释。 尽管说，任何一种医学技能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是非常的有价值的，但不得不承认，一些医学技能，就是更有价值的。 淋巴系统清扫术，简单来说，就是用来杜绝癌细胞扩散的技术。 恶性肿瘤细胞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通过淋巴系统来扩散的。所以，做某某癌症根治术的时候，通常都要清扫相关的淋巴。 比如乳腺癌就需要做乳腺淋巴清扫术，子宫癌就需要盆腔癌淋巴清扫术…… 肝脏，若是癌症的话，做完肝脏手术，也是需要扫淋巴的，如此才能降低再复发和转移的概率。 若是扫淋巴扫的足够好的话……患者就有资格安静的等待命运的安排了。 换言之，淋巴清扫术是能够救命的医学技术。 考虑到现代人的死亡，经常与癌症相关，这项技术的实用性，以及延长病人的生命的价值，就大大的凸显了。 而当凌然掌握了肝脏切除术和淋巴清扫术以后，他就有了做肝癌手术的基本技能要求。 凌然掏出手机，拨给了霍主任，问：“我们有没有可能做肝癌的手术？” “你是问急诊中心？” “是。” “急诊中心的肝癌？”霍主任沉吟片刻，道：“急诊中心偶尔是会遇到急诊肝癌破裂的患者，但那都是急诊处理以后，送到肝胆外科去的。而且，这样的患者也不一定适合再做恶性肿瘤的切除了吧。” “也是……”凌然的语气里有微微的失望。 霍主任马上开腔，道：“不如这样，你如果想做肝癌手术的话，就去肝胆外科跟做几个嘛，看一例，学一例，做一例，就可以尝试上手了。” “可以吗？” “我给肝胆外科的说，不过，估计得要几天时间呢，他们应该是不会轻易同意的……”霍主任停顿了一下，道：“正好，你回来可以休息一下，参加咱们科室的团建。哎，我刚才还以为你打电话回来，就是为了团建的事呢。” “团建？”凌然有点跟不上霍主任的节奏了。 霍主任笑呵呵的道：“上级组织的，要求每个人都要去一趟的。但是也蛮好玩的嘛，大家骑骑自行车，青山绿水的玩一玩，等你回来了，我也就搞定肝胆外科的几个老家伙了，你正好来看手术。” 拓展术式是外科医生们一致的追逐，虽然有的医生一辈子就精研一两种的术式，但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初期，总是要涉猎各种其他术式的。 对急诊中心这样的科室来说，外科医生们懂得做的术式越多，自然是越有利。就像是霍从军适才所言的肝癌破裂，急诊中心里若是有人能处理，显然比临时找人要靠谱一些。 凌然沉默了几秒钟：“或者我可以等几天，到团建结束再回去……” “那样的话，你就有可能要和其他科室的同事们一起去团建了。” “每个人都要去？” “当然，人人过关呢，也是给你们年轻人释放一下压力。每年都有人因为团建结束单身的……恩，你不需要这个，但是，团建总是要去的，这个没办法了，你现在也是住院医了……”霍主任啰哩啰嗦的说了一会，再问凌然等人在武新市的具体情况。 凌治疗组的医生大部分时间都不执行急诊任务，但是出来久了，还是很影响正常运作的。 不用说，霍从军同志还是很想念凌然和他的治疗组的。只是有黄教授和金医生两人，加上云医ICU塞满了，他才愿意放人。 现如今，云医的ICU自然是没有那么紧张了。 凌然如实描述了武新市一院和武新市二院的情况，着重说明了两院的ICU的情况，以及拥挤程度，听的霍主任一阵阵心虚。 比起普通病床来说，ICU可要贵的多了，云医急诊中心刚刚建立，要想配置一个自己的ICU，可不是件轻松的活计。 好在凌然的话题，很快转向了自己的论文：《精准肝切除应用于肝内胆管结石》。 霍从军赶紧配合的聊起了论文，才掩饰了自己起伏的心情。 …… 翌日。 武新市二院的领导们依依不舍的告别了凌然团队。 留人，他们自然也是想留的，但是，没有病床和ICU，留人也是没意义的。 再者，病源同样是个大问题。 凌然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病源，而不是每周一两例的肝切除病人。 对于后者，完全可以通过再飞刀来解决。 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原本就是可以选择时间的择期手术。 金医生派来的小车，载着凌然等人，缓缓离开市二院。 余媛在门口道别，她决定将年假用掉，以便能够尽可能多的探索几家国家级保护区。 吕文斌因为一些非医院业务，不得不暂时离开两天。 最后跟着凌然回去的，除了两名小护士，就是近乎昏迷的苏嘉福和基本出于昏迷状态的马砚麟。 “好像残兵败将一样。”王佳评价回云华的队伍。 “好开心，可以和凌医生一起逃难。”苏梦雪开心的挥舞双手。 同一时间。 因为凌然即将参加云医新年度的团建活动，云医上下也掀起了团建的热潮。第473章 叭唧﻿ 虎头峡。 虎头峡因靠近虎头村而得名，虎头村也叫灭虎村，本名狗熊弯，因附近出过狗熊而得名，后来嫌不好听，就改叫了四道湾。所以，在百度地图里，此村名为四道湾。可若是外地人来了，问四道湾在哪里，多半会得一个白眼。 四道湾人，可都是以灭虎村自豪，以虎头村人自居。 同样的，四弯河，也是仅存于地图的名称。 就算是云华人搞团建，也不会说去四弯河团建，只会说，去虎头峡团建。 后者听起来就好玩多了。 最近几年，因为来玩的人多了，当地又新修了公路，重整了山间的徒步小道，又将农家乐给划到了规定的区域里，反而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周末的虎头峡就更拥挤了。 各种私家车、黑车、单位大巴和通勤车，将停车场给塞的满满当当。 云华医院租来的大巴车，不得不停到了远位上。 “正好，凌医生跟我们去骑行吧。”几名小护士穿着热裤，上身的外套脱去，缠在腰间，露出一声凹凸有致的速干衣，看着就能让人感觉到初夏的灼热。 凌然还未答话，她们就从大巴车下，拖出了自行车，道：“凌医生，我们正好有多一辆的自行车，一起吧。虎头峡的骑行很有名的，可以看到山涧湍急的河水，非常有意思的。” “浏览风景当然要徒步了！”这次发出邀请的是几名外科室的医生，她们是此前团建活动未参加，落下来的落后分子。 事实上，女医生们也不一定都喜欢徒步旅行，可要找一种大家都会的游玩方式的话，徒步的门槛已经够低了。 “我不是太喜欢进到森林里去。”凌然谨慎摇头，他最讨厌的就是无序的生活和无序的环境了。而森林徒步两者兼具。 “烧烤吧。”负责团建组织的是本地旅行社。她们这次派来了足足4名导游，全是年纪轻轻的小姑娘，一个个热情洋溢，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引得无数小护士投来白眼。 凌然稍微迟疑了一下，心道，烧烤倒是不错。 “烧烤好啊，在哪里烧烤？”坐在后面的赵乐意跳了出来，他戴了一顶牛仔帽，看起来像是海盗似的。 站在C位的年轻漂亮小导游瞅了赵乐意一眼就没兴趣了，她们都是常年做医院业务的，知道40岁左右的主治，是又没权力又没钱，身体不行还臭屁，至于丑不丑，看一眼就判断出来了，不用强行推给年龄。 “我们准备做个小范围的烧烤，可能已经没有位置了。”伪C位的小导游顺畅的拒绝了赵乐意。 赵乐意呵呵一声，撇撇嘴，回头对周医生道：“早知道就喊邵老板来了，再请他带一个烧烤炉子什么的，咱们也搞烧烤。” “别瞎想了。”周医生睡眼朦胧的走下大巴车：“谁烤肉？” “我烤总行了吧。”赵乐意熟练的回答。他在云医呆了十几年了，跟着周医生一起，都是一路妥协的。当然，最开始的阶段，他以为那是周医生的谦让，还为此真心的感激过一段时间。 周医生却是摇摇头，道：“费那劲干什么，随便找个农家乐，还能没烧烤吃？” “自己烤的有意思。”赵乐意道：“要不然，跑这么远出来做什么？不如就在邵家馆子吃饭好了。” “烧烤致癌。”身后一名面貌普通，以至于让人记不住名字的小医生，小声的表达了意见。 在场的医生们呵呵一笑，没有一个回声的。 众人鱼贯而下，又分裂出了一支农家乐队，一支登山队，一支拜佛队…… 剩下的队伍，同样有人出面，向凌然发出邀请。 凌然略做思量，就以多年的经验，快刀斩乱麻道：“我去农家乐。” 四周齐齐的发出失望的叹声。 凌然不为所动，在他的经验中，总是有人要失望的，满足所有人要求的回答，几乎是不存在的。 护士和医生们还好，虽然很舍不得凌然，但是，只要回到医院，就能看到凌医生的想法，让她们的心理要平静的多。 几名年轻貌美的小导游，就很舍不得了，这次放弃了，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这样帅气的男人。 “别拦我，我要用大招了。”C位的导游重新补了一点口红，以积蓄气势。 伪C位的导游想要自己上，劝道：“有必要吗？你的大招练了那么久，不是说要钓一个有钱人吗？” “有钱就能让人快乐吗？但我知道，我老公要是有这么帅，我做梦都能笑醒的。”C位导游挺起胸来，穿着高跟鞋，向前两部，哎呦一声，就跌倒了。 她恰恰巧是跌在了草坪旁边，这样人是进了草坪的，既不会蹭破皮，也不会弄花了妆。 几名医生都不由循声看到了她。 凌然同样看了过去，但只瞅了两眼，就转过了头。 最多就是扭伤的水平，属于纯粹的急诊或骨科的活计，凌然只能说是熟悉，但没有多少兴趣。 “我去前面看看。”凌然说着，顺着沿涧的柏油路，慢悠悠的踱步。 叭唧！ 凌然踩到一粒小石子，就脚滑的摔倒在地。 凌然被摔的有点懵。 其他人也都看的有点懵。 “凌医生也会摔倒的？”有小护士惊讶万分。 旁边的小护士无奈道：“你得有多天真？是人就会摔倒的好吧，凌医生摔倒了多正常。” “你见过凌医生摔倒吗？” “没有。” “所以……为什么没人扶？哎呀，第一次见到凌医生摔倒，好帅好帅，我要拍张照……” 说话间，就见有人已经靠近了凌然。 接着，凌然坐了起来，借力在地上踩了踩，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 “我可能把脚扭了。”凌然道。 他的声音不大，但落在众人耳中，简直是震耳欲聋。 “扭脚了？” “咦，真的是扭了脚吗？” “我等这天等好久了，谁干的？” 在场的医生和护士，一边兴奋的讨论着，一边乌央乌央的冲向凌然。 凌然下意识的缩了缩腿，道：“只是脚扭了。” 一名原本准备徒步旅行的女医生大笑三声，熟练的道：“这里都没有影像设备，很难说有没有伤到骨头，当然要按照伤到的情况来处理了。” “等等，我摸骨十拿九稳的。” “正好，我带了手套。”普丑住院医怯生生的说话。 唰！ 杀人般的目光，聚集在了他的脸上。 多年以后，他回忆往昔，依旧记得，那是自己最高光的时刻。第474章 好天气﻿ 呼吸间的功夫，凌然就被周围人给围的水泄不通。 有几名男医生和女医生，为了谁来动手而争执起来。 护士们就和谐多了，有一个算一个，紧紧地挨着，刘护士轻声分配着：“我做的第三器械护士，从我左边开始，是第二器械护士，第一器械护士。从我右边，是第一台下护士，第二台下护士，依次排列……” “需要……这么多吗？” “我们有器械吗？” “我们也没有手术台啊。” 年轻的小护士们不明白，小声的质疑起来。 刘护士无奈摇头，道：“你们有没有做过器官移植的？每个人做完自己手里的事，转身就走了。我们就按照每个人做一个步骤来循环。一个步骤做完，就循环给下一个人。” “哦。” “这样可以。” “听着行的。” 护士们纷纷同意，接着，就见她们拿出大罐的白酒，清洗手部和腕部，有的还兴奋的喝一大口，看的外圈挤不进来的男游客们又着急又心虚。 C位小导游跑去给凌然找轮椅去了，再回来的时候，有两名停车场的保安，两名办公室的帮闲追在她跟前，像是欢快的哈巴狗似的，非要帮忙。 “轮椅来了，让一让。”C位小导游在外圈喊着，努力的挣扎出一条路。 追在后面的保安不甘示弱，同样大喊：“我懂急救，让我进去。” 几乎是瞬间，他的面前就出现了几只工作证，工作证照片里的人，分明穿着白大褂。 “云医急诊科？”保安读了出来，用奇怪的眼神望着他们：“这是你们的团建项目？” 几只工作证被迅速的收了回去。 就这么一会的功夫，凌然的伤脚，已经被几名的医生抓着检查过了。 当然，是带着手套抓的。凌然准备有多双手套，提前装在随身的气管切开箱里。 圈内抢到位置的医生互相报告着： “脚部清洁好了。” “包扎起来吧。” “用夹板固定一下。” “咦？还有随身带夹板的？”周医生惊叹的看向身后资深住院医郑培。 郑培浓眉大眼的，憨厚笑两声，道：“像是虎头峡这种地方，隔个十天半个月的，就得送一个短腿断脚的到咱们医院来。咱们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当社区问温暖了。本来考虑着，弄不好要遇到一个登山跌下来的什么的，用树枝肯定不如用咱们这个夹板，效果好，用起来了也方便。” “好家伙，你下次到我家里来，带的礼物可得提前备案了，别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了。出来团建，你就不能想点好的。”周医生边说边摇头。 郑培呵呵笑两声：“这不是用上了。” “我得谢谢你没拿个除颤器出门是吗？”周医生笑了。 郑培自然的道：“不客气，除颤器在救护车上就有，夹板可不一定。哎，我是担心哪位美女跌下了山，把腿给摔折了，装的不好就可惜了。” 周医生缓缓点头，对凌然道：“这么说来，郑医生带的夹板还是有用的。” 周医生一边说，一边把夹板给凌然装上。 凌然叹口气：“我只是扭了脚而已。” “你也不确定呀。”郑培道：“要拍了片才能确诊吧。” “我就是猜到了一块石头，然后扭了脚。”凌然加重语气，道：“没必要上夹板的。” “带都带了，不用多可惜啊。”周医生不听凌然的，强行操作。 凌然也只能默认。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案例，也是小病，患者自述骑自行车摔跤了，脑袋破了个口子，想缝了就走的，让我给强行按住了，后来一个CT拍下来，确诊动脉瘤。”郑培翘起下巴，道：“我要是不拦着他，等那个动脉瘤爆发了，基本就是一个死字。” “后来呢？”C位美女导游站在旁边，来了兴趣。 郑培一看吸引到了美女关注，顿时来了精神，道：“我当时帮他找了我们神经外科的一个医生，技术很不错的，当时就安排住院医了，还好病人有医保，发现的也算及时，就是位置稍微有点不太好。” “最后是你找的医生给治好了吗？”C位美女导游准备好了赞叹之语。 郑培呵呵笑两声：“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什么故事？” “不如我们找个阴凉的地方，喝点东西再聊天？”郑培当着众人的面，反而更加的积极主动。平日里在手术室里，郑培也是这样的人来疯的模样。 C位导游笑的各种枝乱颤：“你先说故事。” “好吧。”郑培也笑，再道：“后来患者住院，做了脑外科的手术，没挺过来……” 正笑的各种颤的C位导游僵住了：“没挺过来是什么意思？” “大出血没控制住，没下得了手术台。”郑培耸耸肩。 “那……凌医生也会这样吗？”C位导游看着凌然，胸前的C罩杯都露出了伤心的表情。 凌然听的脚都有点凉：“我就是扭了脚。” 郑培向C位导游使了个眼色，道：“暂时来看是这样。” C位导游也连忙点头：“是是是，肯定只是扭了脚的。” “来，咱们齐心协力，把凌医生放到轮椅上。”周医生听不下去了，再这么搞下去，今天的团建就没时间了。 几名小护士争抢着去抬凌然。 一名护士抓住了凌然的左腿，一名护士抓住了凌然的右腿，还有人抓住了凌然的胳膊，各自向有利的方向搬去。 这样的场景……凌然太熟了。 “都停手了！”凌然腿部用力，自己站了起来，道：“没事都散了吧，周医生，你推我去农家乐吧。” “不是应该立即下山吗？”C位导游看呆了，怯声道：“你都伤的这么重了……” “我只是扭了脚而已。”凌然再次强调，再转向周医生，道：“您要是再不推我我走的话，咱们就该下山了。” “走了走了。”周医生连忙推起凌然。 凌然的脚翘着，前方自然避让。 停车场修的平平整整的，推起轮椅异常的方便，周医生三两步就将凌然推上了路边的电瓶车，再收起轮椅，看都不敢看身后尾行的人群，道：“去你家的店子，可以打麻将吧？” “可以。没问题。”司机缓缓启动，再向后看凌然一眼，道：“帅哥脚都伤成这样了，还要上山打麻将？这么拼啊。” 凌然能说什么呢，只能摸着手边的气管切开包，默默无语。 今日的虎头峡，无风无雨，却是一副好天气。第475章 麻将﻿ 虎头峡的农家乐，除非是老客户，否则就是排排队吃果果的模式——农家乐的司机们，开着自家的电瓶车，在停车场排队接人，轮到谁就归谁。 周医生轮到的就是一间面积不小，但看不到山涧的大院子。 院子正中间种了棵树，下面围着四台自动麻将机，再后面的一圈房子里，则是可以吃饭可以打麻将的包厢。 “我们要一个包厢，要一个麻将机。”周医生熟练的做要求，再然后，他就摸着麻将机的边缘，挑了一个风水好的方向，坐了下来，自顾自的模拟了一把。 凌然被他丢在了院子口，只好自己用手转着轮椅，在院子里绕圈转悠。 别说，坐着轮椅的时候，行动其实更省力，坐着可比站着要舒服，轮子跑起来的时候，也要比走路快多了。 若是短期坐轮椅的话，还真的是挺不错的体验。 凌然不由畅想，如果治疗组内的所有人，都是坐轮椅的话，每天的工作效率说不定都会提高起来。 “凌然，你要打麻将吗？”周医生礼貌的问出了这个问题，然后就把自己给问愣住了。 凌然迟疑了几秒钟，再看看四周荒芜的样子，却是点头，道：“算我一个。” “咦，你会打麻将的？”周医生惊讶起来。 “在学校的时候玩过。” 周医生顿时来了兴致：“玩的好吗？” 凌然回忆着，道：“比起其他的游戏，要好一点。” “好一点是好多少？” “多5%到10%的胜率。”凌然以数据作答。 周医生不由想到凌然平日里做科室内会诊的情景，那熟悉又陌生的腔调，险些将他拉入到加班的环境中。 周医生不由的浑身一抖，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他再次表情凝重的看向凌然，问：“我们是准备打麻将到晚上的，没问题吗？” “没问题。”凌然做决定之前，就会做出种种考虑的，也就不会再轻易的推翻。 “吃饭、喝水、上厕所，这些事情到了麻将场上，都属于闲事，你得争分夺秒的做，不能挤占打麻将的时间。没问题吗？” “没问题。” “你确实打过麻将的吧。” “打过。” “好吧。”周医生这才拿出了手机，再打电话出去。 不长时间，赵乐意和郑培就坐着电瓶车，聚了过来。 “我怎么听你说，凌然要打麻将？”赵乐意甩着手入内，一副看乐子的样儿。 周医生呶呶嘴，道：“闲着也是闲着，咱们凑四个人就开始。” 赵乐意顺着周医生指示的方向看过去，就见凌然正双臂用力，正轮椅前，轮椅后，轮椅刹车，轮椅漂移，体验另类生活中。 赵乐意盯着看了几秒钟，道：“别是摔倒的时候，摔到脑袋了，算了，我们我们分他一点飞刀钱好了。老婆最近又看上一个包，吵着要买，真是要死。” 后面进来的郑培更加同意，浓眉大眼一副眉开眼笑的样子：“我等着交房租呢。” “靠打麻将交房租？你是准备住医院了吧。”周医生说着笑了出声，招呼老板道：“给上壶茶，我们先把麻将打起来。” 老板答应一声，问：“晚饭吃什么？我们的特色是烧土鸡，也可以吃火锅，吃烧烤……” “那就烧土鸡。”周医生道：“我们的人多，你先给弄一只鸡的，再把烧烤也备一点，等人来了，我们再点。” “好嘞，没问题。”老板开开心心的下去准备了。 凌然自己的搓着轮椅过来了，道：“再做一份猪脚。” “得嘞。”老板瞅了一眼凌然翘高的伤脚，声音却是放低了一些，道：“野猪脚要不要？以形补形，最好了。” “不要。”凌然想都不想就拒绝了，道：“猪脚选最肥的，烤或者卤都可以。” 凌然此时稍微有点怀念吕文斌了。 在武新市的时候，吕文斌是变着法子的做猪脚，还都做的口味不错，却不知道虎头峡里的农家乐的水平，能达到吕文斌的几分…… “麻将走起吧。”周医生现在可不愿意浪费时间了，招呼着几人就上了桌。 凌然去了麻将桌旁的椅子，就坐轮椅，一条腿架起——他只是扭了脚，原本不用这么复杂的，但是，打上了夹板，就由不得他了。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凌然对团建的期望值原本就很低，又扭了脚，更是有安之若素的感觉。 他仔细的检查了茶杯，用开水反复浸烫之后，再泡上茶叶，继用剩水擦拭了桌面，并对两副麻将进行了清洗。 周医生、赵乐意和郑培目瞪狗呆。 最后，凌然用随身携带的酒精凝胶涂抹了麻将和桌面，再带上了手套的时候，农家乐的院子里，已经另有两桌麻将开始了。 “开始吧。”凌然认认真真的打开了麻将机。 久违的洗牌声，从自动麻将机的肚子里，哗啦哗啦的响了起来。 几名后来的云医人，自觉不自觉的凑了过来。 “凌医生会打麻将吗？” “哇，你们打的也太大了，5块钱的话，一局下来就要上百块了。” “你们是在骗凌医生的钱吧。” 再进门的小护士，看着几人桌上的钱，登时就着急了。 赵乐意哈哈的笑了起来：“就凭你们凌医生耽搁的功夫，我们也得收点利息吧……” “就是说嘛，先富带领后富嘛，”郑培笑呵呵的说着，面前码出整齐的麻将牌，表情也开始变的认真起来：“麻将桌上无父子，凌然，你就别怪我赚你的钱了。” “好。”凌然也打点起了精神。 脚扭了，正好享受一下团建生活。 凌然是这么想的。 30分钟后，凌然的表情不变，牌桌上其他人的表情，却都是变了又变。 “怎么会这样？” “凌然，你这是深藏不漏啊。” “你是在算牌吧。” 其他三人，望着牌桌小抽屉里的钱越来越少，已是满眼的困惑。 凌然的眼睛望着牌桌，尽量不去考虑桌面以外的事情。 牌桌方方正正，有一定之规，也算是凌然能够接受的环境了。当然，是不能与手术室相提并论，但如果忽略掉目前的环境，单玩麻将，也算是凌然可以接受的娱乐活动了。 “算了，我不打了，换人吧。”赵乐意抖着手站了起来，问四周：“谁来打？” 周围一群人，却是齐刷刷的摇头。 看着凌然，男人们是不想输钱，女人们则不想让凌然看到自己打麻将的状态…… 赵乐意不得不又坐了回来。 “哎，要是有个急诊就好了。”赵乐意满脑子的幻想。第476章 香满园﻿ “赵医生，吃饭、喝水、上厕所，这些事情到了麻将场上，都属于闲事，你得争分夺秒的做，不能挤占打麻将的时间。”凌然很认真的复述周医生此前说的规矩。 大家一致认同的规矩，那是必须要认真维护才行的。 赵乐意张嘴结舌，又无言以对，悻悻的坐回到了位置上，闷闷的打牌，时不时的抬头，寻找有没有可供替换的傻瓜…… 等待着，赵乐意的钱包，缓慢的出血，出的不多，但是，考虑到出去的乃是给老婆准备的买包基金之余再千辛万苦的省下来的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私房钱，赵乐意内心就不由的开始挣扎： 是装心脏病离开呢？还是装胃病离开呢？装胃病不一定能离开啊，老周就会看胃病来着。但是，装心脏病容易被电击啊，平白无故的挨一发150j，腿都要软掉的。要是遇到一个手潮的，开动就是200j，那也不能忍啊…… 凌然心无旁骛，又连赢两把。 他在家里住的时候，下沟诊所的街坊邻居是经常来打麻将的，凌然小的时候，偶尔也会顶替老爹或者某位暂离的叔叔姨姨爷爷奶奶，直到街坊们不愿意为止。 遵守既定之规的牌桌，勉强也算是凌然能够接受的娱乐环境。 就像是玩游戏一样，每局的规则，起码是相同的。 凌然身后，渐渐的聚集了多一些的人。 赵乐意烦闷了起来，点名道：“你们不是都要去徒步的吗？” “顺便走过来了。” “骑行呢？难道也是顺便骑过来的？” “是啊。” 大家都是手术室里混出来的，做手术的水平不一定怎么样，对话能力是不能弱的。 赵乐意没奈何，重新挺起腰来，正准备好好打一局的时候，前面的厨房，突然传来“啪”的一声，像是瓦罐碎裂的声音。 这要是平常人，听到瓦罐摔碎了，肯定猜想是什么东西掉地上了，或者什么东西撒出来了。 但是，对医生们来说，这样的声音，往往意味着危险： 有人摔倒了？外伤还是内伤？中风还是心脏骤停？ 会不会烫伤？油还是水？面积大不大，污染重不重？ 会不会是高处跌落？有没有大出血？ 一院子的人都警觉的看向发出响动的厨房。 赵乐意第一时间站了起来，大声道：“我去看看老板。” 急诊医生久经锻炼的毛腿甩了起来，赵乐意一溜烟的就跑进了厨房。 麻将桌前的周医生和郑培互相看看，果断推开了椅子，喊着“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果断的离开了麻将桌，好像它是什么伤人的东西似的。 住院医郑培同志，还贴心的拿起了急救箱，紧随在周医生身后。 那模样，那距离，那姿势，都是历年来的灾害演习培养出来的。 凌然的动作明显慢了一拍，他翘着伤脚，稍微移动了一下轮椅，看着眼前的场景，恍然在云医遇到了危重病人似的。 散落在院子里的其他几桌人，也饶有兴趣的看向厨房的方向。 已经有两名主治，一名住院奔过去了，自然是不需要他们继续往里填人了，大家更多的是在无聊的猜测里面的情况罢了。 当此时，厨房内再次传来赵乐意的声音：“按住了，先控制出血。” 郑培的声音接着传来：“我带了止血药。” 赵乐意大声道：“这么大的伤口，止血药有什么用？必须缝合了，有麻醉药吗？” 老板带着口音的声音瑟瑟发抖：“别用麻醉药了……” “哎呀，你们这些人，麻醉药没什么副作用的，很快就可以代谢出去了。”赵乐意用批评的语气说话，同时喊道：“给压住了，别乱动，不用麻醉药就多流汗吧。” “不如就撒点止疼药算了……”郑培的声音颤抖着，明显是压不住的样子。 赵乐意不满意的道：“这要是在你家，你会这么说吗？不如就撒点止疼药算了？不如不要救算了！” “我觉得也不严重。”老板怯生生的声音，透过厨房的墙壁，很是虚弱。 “严重不严重，你说了不算，乖乖的呆着。周医生，配合一下，哎呀，不要懒洋洋的站着了……夹板，小郑，你不是带了夹板来？”赵乐意的声音最大，一副掌控全场的模样。 几名小护士听到这里，坐不住了，纷纷道：“我们也去帮忙吧。” “好吧，这次找的农家乐一点景色都没有，还不如包扎伤口呢。” “你们别嫌弃人家农家乐，换一个角度想，也许就是老板明知道自家的农家乐比较少景色，所以才安排了演艺节目。” “你说的演艺节目就是老板自残吗……感觉也挺有道理的。” 她们一边说着话，一边走进了厨房，很快发出了惊呼声。 “好严重！” “赵医生做的对，这么重的伤，肯定要缝合啊。” “我来帮忙打夹板。” 凌然听着厨房里的声音，不由的搓动轮椅，也向着厨房移动了。 小院里的人多了，这里一张桌子，那里一把椅子的，时不时的还有人凑过来，等凌然挪移过来的时候，厨房门已是打开了。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郑培先走了出来，然后才是老板。 老板身着灰色夹克，像是个乡镇干部似的，左腰的位置，有一些新鲜的血迹，但是，看在医生们眼里，不免显的奇怪——在腰上打夹板，不是这样操作的吧。 “来一个人帮帮忙！”赵乐意从后面走了出来，他的手里抱着一只雪白的鹅，鹅最被缠住了，鹅脚则缠上了绷带，打上了夹板，直直的伸着。 凌然愕然的看着前方足有十斤重的大白鹅。 对面的大白鹅，也好奇的打量着直直伸着一只脚的凌然。 它的眼睛，还灵活的看看自己的脚，再看看凌然的脚。 “哇，好可爱的大白鹅啊。”自然有女孩子，开心的大叫起来。 “老板，你的大白鹅怎么受伤了？” “对呀，这么可爱的鹅，受伤了多可怜啊。” 其他女孩子也纷纷发表意见，并引得男性的普遍赞同。 老板用手弹弹腰，道：“宰的时候脱手了，还撞碎了我一个砂锅。” 农家小院内，冷场持续了三五秒钟的样子。 大家总算知道，老板不给打麻药的原因了。 确实没有打麻药的理由啊！ 赵乐意稍微有点尴尬，咔咔两声，道：“这么大一只鹅，宰了多可惜啊。” “鹅吃的可多了。”老板回头看看赵乐意，道：“再不宰的话，我就养不起了。” “哎呀，一点饲料钱而已，就为了省钱多可惜啊。” “这是其他客人预定的农家土鹅！”农家乐的老板一脸无奈，道：“你们要是觉得可惜，就买下来好了。” 赵乐意瞅着自己给土鹅左腿的包扎，不由道：“我在医院的时候，给病人打个夹板的钱，也够买下你这只鹅了。” 老板呵呵的笑两声，道：“我这里一斤鹅75块。” 赵乐意颠了颠手里的大鹅，再摸摸钱包，讪笑两声。 大白鹅靠着赵乐意的胳膊，伸着一只被夹板夹住的鹅掌……一脸茫然鹅(⊙ o ⊙)！。 赵乐意抱着大鹅，实在太沉，手一滑，大鹅呼扇着翅膀飞出来，一下子挣脱了他的怀抱。 大鹅飞到了地上，正好站到了面前还空着的凌然跟前，抬着一只鹅掌望着同样抬着一条腿的凌然。 旁边忽然有个小护士喊起来：“太可爱了，我们把它买下吧！” “众筹买鹅！” “对啊，大白鹅好白哦。” “啊啊啊……我们一起养鹅吧。” “养在哪里呢？”在场年龄最大的护士是主管护士刘护士，带着些微的反对味。 “可以养在急诊中心后面的喷泉池里。”凌然单腿站了起来，并伸手摸了摸额头，道：“就叫……香满园吧。” 接着，凌然招招手，叫过老板，道：“鹅钱从我赢的麻将款里算。” 大白鹅香满园单掌站立，躲到了凌然身边，茫然的扇起了翅膀，在自己的大脑袋上蹭了蹭。第477章 碰撞﻿ 大白鹅，羽毛洁白而有光泽。 它站在咕嘟咕嘟的喷泉下方，小眼睛随意的向两边一瞥，看谁觉得谁不顺眼，瞅谁觉得谁弱鸡，让人觉得力量感爆棚。 喷泉外，总有些病人家属，驻足观看。 他们以前是看喷泉，现如今，目光大部分都集中在大白鹅“香满园”身上。 有的孩子，还会大声地大声的呼和，以吸引大白鹅的注意力。 每当这种时候，大白鹅“香满园”只会用鄙视的目光看过去，最多就是摇摇摆摆的走过去，到了细细的脚环限定的极限位置，再一个优雅转身，噗嗤一声，拉出一泡屎来。 大部分没见过屎面的孩子，此时就已目瞪口呆。 “大白鹅也拉屎吗？” “它为什么可以站着拉粑粑。” “大白鹅拉了屎以后，为什么不用擦屁股！” 孩子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围着喷泉乱转，大人们也就只能跟着乱转。 大白鹅对此是嗤之以鼻的。 虽然说，它是新来的，但在这个水池内无鹅的情况下，“香满园”是将自己看做是园长的。 除了…… 踏踏踏踏…… 板鞋踩在地上的声音，在吵杂的休息区里，根本听不清楚。 那骄傲的、优雅的、洁白的身躯，瞬间就僵硬了。 有些突出的鹅头，艰难的转向声音的来源地，并迅速的锁定了一具令人恐惧的身影。 那是一具1.48米高，普普通通的，有些瘦小的身躯。 相较于周围的环境，这具身躯甚至比周围很多傻乎乎的小学生还要娇小。 然而，“香满园”知道它的恐怖。 “香满园”快速的看看两边，伸出翅膀，仰天长啸：嘎嘎嘎嘎。 “闭嘴！”余媛快走了两步，果断制止了大白鹅的不文明行为，并隔着喷泉批评教育道：“你这样子会扰民的，我就只能把你的嘴封起来了。” 大白鹅不知道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就僵僵的站在水池中，伪装的像是一具汉白玉雕像似的。 余媛弯弯腰，就捞起了喷泉池底的细脚链。 这根细细的不锈钢脚链，也有别的孩子尝试着捞起来，结果被大白鹅追的险些吓断气。 但是，当余媛打捞的时候，大白鹅一声都不敢吭，只能亦步亦趋的，一步一后退的，绝望的被拖到了余媛面前，然后嗅着大佬身上各种猛兽的气息，一动不动的表现乖巧。 刚刚从国家公园里旅游归来的余媛，对40公斤以下的小动物，已经丧失畏惧感了。 只见她熟练的伸出左手，随意的揪住大白鹅的翅膀，右手在裤兜里一抹，一根温度计，就被戳入了大白鹅的肛门里了。 余媛再一手提鹅，一手掏出手机，随便翻了篇文献，闲看起来。 过了会儿，余媛再拔出温度计，对着半空瞅了一眼，自言自语的记下了读数：“41度，比前两天稍微有点高，你得注意身体哦。” 说着话，余媛就将大白鹅给丢了出去。 “春满园”落在了自己熟悉的水中，拼命的扑闪着翅膀，远离了余媛，才静静的转过头来。 余媛弯腰收拾了收拾地面上的鹅粪，集中铲入一只大乐扣中，并放入了不远处的一只微波炉里，调好了温度和时间，再取出里面烤好的鹅粪，撒入不远处的花坛中，整个过程，潇洒而娴熟，显是烂熟于心的。 “这次还不错，以后也要集中拉屎。”余媛不管大鹅听得懂听不懂，教训了它两句，才踏踏踏的离开。 大白鹅望着余媛的背影，直到彻底看不见了，脖子才猛的一伸，表情再次变的优雅起来。 …… 云医肝胆外科。 自主任贺远征以下，一群医生都坐在办公室里，心事重重的装模作样。 贺远征是云医外聘来的高级人才，10年前的湘雅博士，毕业没几年，就顺着主治、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和科主任的顺序，一步步的爬了上来，可以说是晋升的非常容易了。 但是，医院的制度是一回事，医院内部的生态又是另一回事。 对于霍从军这样的坐地户来说，贺远征就像是昨天才来似的。虽然头上顶着肝胆外科的主任头衔，可是比起普外科的大主任，贺远征就差的太远了。 若是跟手外科的锦西主任，这样的精英科室大主任比，贺远征就更像赠品了。 当然，再不受坐地户们的待见，科主任终究是科主任，其在科室内所具有的权力还是非常重的，遇到懂事的医药代表，科主任也是能够得到皇帝般的奉承的。 贺远征一直以来也是自我感觉良好。 他自读博以来，就做的一帆风顺。 他的导师是国内知名的肝胆外科专家——不是的话，也做不了博士生导师。他在肝胆外科的表现也很不错，死亡率不高，发表的论文的影响因子不低，科室完成的手术量逐年增加，培养出来的高级医生越来越多，每隔两年也都有开展新的术式和新方法…… 以云医这样的地方顶级医院的水平来说，贺远征做的中规中矩。 云医肝胆外科并不是云华市居民的首选，也不是昌西省居民的首选，但在人们的排名中，前三不行，前五总是稳的。 虽然这意味着昌西省内，总有一两家非三强的医院，插入了云医肝胆外科的前面，可终究，前五总归是不错的成绩了。 贺远征每年都会多次的为本科室的排名，暗自计算，他不仅要考虑省内的肝胆外科的威胁，还要考虑一些医院的普外科的威胁，但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今年以来遇到的最大威胁，竟然是本院的急诊科！ 好吧，现在升格为急诊中心了，可又有什么区别？ “急诊中心的霍主任来了。”一名实习生低眉顺眼的进来报告，转身就跑。 他是被牺牲的可怜孩子，跑掉了有可能不会被记住脸。 贺远征呼的就站了起来。 “我去接一下。”贺远征回头看了其他人一眼，威严的道：“各自做好自己的事。” 说着，贺远征就迈着均匀有利的步伐，出了办公室。 十秒钟后，办公室里的医生们，全都站了起来。 “我去查房。” “我去查房。” “我去做手术。” “我去做手术。” 大家找理由，都懒得找新鲜的。 十多名医生，就心照不宣的追着贺远征的屁股，看过去。 走廊处，只见霍从军龙行虎步的走了过来。 贺远征龙行虎步的迎了上去。 两人的视线，相隔十几米外，就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好像空军部队在两军接触前的碰撞似的。 霍从军加快了步伐，两臂高高的甩起。 贺远征同样快步前行，两腿迈的老长， 两人都挺着胸脯，看着就要撞上似的，好像炮兵不对在两军接触前的疯狂对抗。 忽的。 贺远征伸出了手——就好像坦克部队——接着，他弯下了腰。 “霍主任，欢迎前来参观我们肝胆外科啊，柴门有庆，蓬荜生辉。”贺远征握住霍从军的手，轻轻的摇动，高考前背诵的成语，充分的发挥了作用。 “谈不上参观，我就是提前过来看看，你知道，现在的病人，要求都比较高。”霍从军微微颔首。他是通过金医生，联系到的梅老的病友。 作为梅天贵的家庭医生，金医生将凌然拉走那么久，自然要得到霍从军的同意或默认。相应的，介绍合适的病人给合适的医生，病人和医生都是比较高兴的状态，也是金医生这样的中国式家庭医生的生存之道了。 贺远征只约略的知道一些病人的身份，此时就堆起笑容：“霍主任有意见，请放心的提出来，我们肝胆外科……” “要用一些你们的仪器设备，所以，最好还是用你们的手术室。”霍从军打断了贺远征的啰嗦。 贺远征一笑：“没问题。” “那就好，那就好。”霍从军总算是笑出来了。 云医采用的是手术层制度，除了急诊中心以外，其他科室的手术室，都是集中于一层楼的，这样方便管理，也能降低成本。 但是，手术室虽然在一层楼里，可它依旧是分配给不同科室的，里面放着不同科室的仪器设备，由不同科室的护士和医生来操作。 相比急诊肝切除，或者肝内胆管结石这样的手术，肝癌手术对手术室的要求就高多了。 使用云医肝胆外科的手术室，是对凌然最方便的方案。 霍从军微微颔首，道：“既然可以用，我就叫凌然过来了。” “没问题，没问题。”贺远征将苦咽在了肚子里。除了霍从军多年积威与坐地户效应以外，贺远征也是偷偷看过凌然手术的。 作为云医肝胆外科的主任，贺远征不仅是看了凌然的手术视频，还找了他的病人资料看。 100多例手术资料看下来，贺远征得到的结论是：别怕，只要我不作死，他们是不能随便更换科主任的。 “凌医生来了吗？”贺远征做了一个微笑出来，以示欢迎。 “我打个电话，叫他上来。”霍从军掏出了手机，再转身向电梯走去。 贺远征自然跟着，而在他的身后，则是一群医生们尾随。 不长时间，凌然乘坐电梯，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只见他……坐着轮椅，伸着脚，脚上打着夹板，五个脚趾和脚掌露在外面，煞是帅气…… “这是……”贺远征望着轮椅上的凌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样好的快。”凌然说着单腿站了起来，道：“不影响做手术。” 贺远征嘴唇动一动：“但是……” “病人来了吗？” “已经安排住院了。” “我们去看看。”凌然说着坐回了轮椅，打了夹板的腿翘的高高的。 站在他身后的吕文斌一听，就将轮椅推了起来，只见他两臂鼓起，肌肉虬结，就好像天生的轮椅推手似的！第477章 肝癌﻿ 病人看起来还颇为年轻，最多60岁的样子，脸上皱纹都不多，坐在病床上，与家人说说笑笑的。 看到医生们浩浩荡荡的过来，正躲在开水房里抹眼泪的病人妻子，连忙用围巾擦了脸，走了出来。 “李女士，我们凌然医生刚过来，准备见见姚学义先生。”贺远征向病人妻子笑一笑，又介绍了旁边的霍从军，然后让出了人群后方的凌然。 吕文斌轻轻的将凌然推到了前面。 单脚挂着甲板的凌然，在轮椅上正襟危坐，看起来依旧……很帅！ 李女士则是愣了愣，道：“凌医生……凌医生就是给梅老做手术的医生？” 她原本多半是想说脚的，转瞬醒悟过来，才换了一个说辞。 凌然微微点头，道：“我只做了肝内胆管结石。” 李女士也赶紧解释一句：“我家学义以前和梅老是病友，在一个疗养院里住过。我不认识。也是听金先生说，你的手术做的非常好，就想能不能帮我家学义也做手术……” 这些消息是霍从军等人早就听说过的，此时都礼貌的点头。能与梅老住一个疗养院，而且认识了，那都不是一般人。 霍从军跟着问道：“姚学义先生此前是为什么住疗养院？” 李女士愣了一下，道：“他是得了省级的劳动模范……” 霍从军等人恍然大悟。 他们此前还从政商方面做了些思考，有些不太理解对方的选择。 梅老是很特别的人，有特别的要求，但就算他选择在昌西省内做手术，他认可并派遣的黄教授，也是考察了凌然很长时间以后，才做出的决定。 相比之下，姚学义夫妇的选择就比较直接了。他们是从金医生那里得到了信息，就立即联络了这边。 如今看来，姚学义夫妇采取的是非常纯粹的跟随策略了——相信梅老的选择，然后做出相同的选择。 换一个条件更好的家庭，此时明显应该做更多的前期准备和分析。 不说是聘请黄教授或金医生这样的专业医生，至少也应该多方打听，了解肝癌的情况，了解主刀医生的情况。 但是，去掉梅老的关系之后，姚学义夫妇其实只是普普通通的市民阶级而已。他们既没有能力去聘请黄教授或金医生，也缺乏资源去做进一步的了解了。 甚至说，了解了也没有什么用。 找梅老的医生，或许就是他们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了。 这样的病人，其实是病人中的大多数。 就好像在协和门前排队的病人，在华西门前排队的病人，或者在云医门前排队的病人。 他们并没有能力和实力去做全面的病情和医生的分析，就只能是哪里人多去哪里，哪里的口碑好去哪里。实际上，医生擅长的领域，手术的预后，甚至是不是该医生做手术，都无法确定。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已经是最具性价比的方案了。 找大医院口碑好的医生，就是普通人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了。 姚学义夫妇找凌然也是一样。 他们并不懂医学，身边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咨询和打问，最终，选择跟梅老相同的选择，就是他最好的选择了。 倒也没错。 当然，这是凌然的认识。霍从军和贺远征就不能保证凌然的水平如何了。 两人都见过凌然做肝内胆管结石的手术，可肝癌手术的话，毕竟是一片新天地。 “姚学义先生知道自己的病情吗？”凌然转动着轮椅，缓缓前往病房。 李女士连忙跟上，道：“知道，他情绪还挺好的，也挺有信心的。” 凌然点点头，道：“毕竟是肝癌。” “是，我们知道。” “恩。”凌然也不多说什么，虽然是早中期的癌症，尽管他具有完美级的淋巴清扫术，以及大师级的肝切除术，但是，癌症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外科问题。 凌然所能做的工作，也极其有限。 做多最多，也就是让自己手下的病人，比在别人手下，多活几年罢了。 凌然进入病房，和姚学义打了声招呼。 姚学义面带诧异的看了过来，然后不由地笑出了声，下意识的开玩笑：“凌医生，你该不会是怕给我做手术，才把脚给摔断了吧。” “只是扭了。”凌然认真解释：“再几天就好了，现在是为了快点恢复。” “脚扭了还打夹板？”姚学义哈哈的笑了出来：“我们在工厂的时候，腿砸断了都不打夹板的。” 凌然“哦”的一声，问：“跛了吗？” 姚学义沉默几秒钟：“跛了，也没多丑，后来也取了老婆的。当然，凌医生你是不怕的，你人长的帅，瘸了也不怕找不到老婆……” “爸！”坐在床脚的儿子喊了一声，一脸无奈对凌然道歉：“凌医生，不好意思啊。” “没事，我是懒得拆夹板。”凌然停顿了一下，多解释了一句：“脚扭了是不用打夹板的，但既然已经打上了夹板，也就不用特别取掉了。” 姚学义愣愣的看了凌然几秒钟，笑了：“你们医生耍人玩都不一样。” “爸！”姚学义的儿子又喊了一声，再次向凌然道歉。 凌然露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道：“你爸爸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也很重要，这也是指南上的要求。至于其他方面，我的脚是不会影响到做手术的。” 凌然说着就站了起来，两脚着地，做了一个弯腰开刀的动作。 他的脚只是扭伤，不走动的情况下，是完全不会疼的，就是走两步，也无非是稍稍有些痛罢了。 而做手术的时候，主刀医生大部分时间，也是不需要走动的。 凌然知道自己是扭伤的，在场的其他人就不是那么确定了，包括贺远征在内，都是一下子站了起来。姚学义的儿子更是马上做出了要保护他的意思。 姚学义的儿子是机械厂的工人，猛的站起来，还颇有些古代猛将的感觉。 吕文斌下意识的也站了出来，和姚学义的儿子肉隔着肉，胸隔着胸，四目相对，惺惺相惜。 出了门来，凌然又要了姚学义的核磁共振片，在电脑上默默的看。一千多张片子，粗看可能几分钟，细看就不知要花多少时间了。 吕文斌陪在跟前，瞅着凌然的表情，小意的道：“凌医生，咱们给姚学义做肝癌手术，能有几分把握呢？” “肝癌能有多大把握？”凌然看向吕文斌，道：“就算切干净了，还是有可能会复发的。” “唔……”吕文斌叹了口气。 “我们做了100多例肝切除了，再做肝癌的切除，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剩下的就是扫淋巴，还有内科的活了。”凌然耸耸肩，再道：“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姚学义，一天三查房，每天的情况整理报告过来，我跟组扫淋巴去了。” “咦，不是立即做手术吗？” “消化内科的意见，是先做一轮化疗或放疗，然后再做手术。我赞成。”凌然并不掌控整个病程，事实上，在癌症治疗中，外科医生很多时候，只负责其中的手术部分而已。 不过，对于小医生来说，手术部分就足够令人心驰神往了。 吕文斌再将凌然推出去的时候，脚步都快了三分。 …… 霍从军则是注意到了几个人的表情动作，默默的走到了角落里，打开手机，道：“邓记者，你有段时间没来我们医院了啊，得回来看看啊……好的好的，这样子，我弄几只竹鼠，咱们也尝尝鲜!”第478章 大雁﻿ 邓文胜扛着照相机，懒洋洋的来到云华医院。 医院的新闻报道，在媒体界属于口粮新闻，要说差，它是不差的，稍微整理一下，医院的新闻都可以写出中等水平，毕竟，医疗、教育和养老，从来都是容易牵动人心的。但是，要想写的出彩，医院新闻却比其他新闻更难了。 比较来说，官场新闻，司法新闻，甚至是环保新闻，只要用心深挖，都有大潜力大文章可做，也是能够突出记者工作的新闻。 医院新闻想写的出彩可就难了。 病人救活了，应该的。病人治死了，经常的。 新的医学技术……记者不懂，读者也不一定关心。更不要说，真正能得到大众承认的医学突破性进展，少之又少。从前往后数，也就是艾滋病、癌症和换头术这样的东西，能吸引多一点的关注度。 可惜，大众关心的医学突破，总是没有真的实现。 邓文胜是跑过一段时间的医院的。曾经，他还是邵家馆子的常客，光是报道邵老板突发疾病，就报道过三次，以至于最后一次，都有读者质疑造假了。 自那以后，邓文胜就很少跑医院了。 医院里的故事多，奇葩事也多，讲究事更多，唯独带来的收获很少。 不过，霍从军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邓文胜穿过停车场，随意的拍了两张急诊中心的侧面照。 云医急诊中心建成以后，邓文胜还没有过来报道呢，他心里捉摸着，正面照可以找云医要，侧面照自己拍的话，应该可以算是认真了吧。 拍着拍着，邓文胜就来到了人声鼎沸的后方喷泉处。 一只大白鹅，正骄傲的挺胸抬头，巡视着自己的领地——喷泉。 喷泉内的水流清澈，时不时涌起的水柱，浇的大白鹅浑身通透，舒服的不要不要的。 而当水柱停止的时候，大白鹅就会追着小孩子跑。 也只有小孩子，才会偷摸摸，偷摸摸的闯入大白鹅的固有领地中。 “鹅长的好白，好漂亮。” “它叫香满园！” “我就喜欢叫它鹅，鹅鹅鹅，鹅鹅鹅……” 两名八九岁的小朋友，站在喷泉边，激烈的辩论。 再旁边一点的，一名六七岁的小朋友，就畏怯的望着大白鹅香满园，顺口迎合：“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听着他背完，周围已是响起了掌声。 “背的真好。” “看人家小朋友！” “儿子，你不是也学过吗？” 于是，喷泉处再次响起了诗词朗诵的声音：“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小孩子们的声音朗朗，轻易的盖过了周围的喧嚣。 站在洁白的医院建筑群中，嗅着周围的医院味道，看着周围面带病容，脸现戚容的人群，小孩子的声音，简直如同一股清泉，浇灭了心底的烦躁。 邓文胜不由举起了照相机，冲着众人拍了几张照，再对着大白鹅，迅速的按起了快门。 咔咔咔咔咔…… 一串的快门声，吸引了一些病人的注意，也吸引了大白鹅香满园的注意。 它算了算距离，并没有立即接近邓文胜，而是默默记下了他的样子！ …… 霍从军盛情迎接了邓文胜，身后足足跟了八名小医生，也就是办公室里剩下的所有人员。 闲着也是闲着，霍主任从来都不吝于用小医生来摆排场。 邓文胜的感觉瞬间就有了，他再次回忆起自己当年，平反的奔波于云医的原因——霍从军同志给人面子的时候，那可是真真给的十足，尤其是看他为了自己训斥别人的时候，简直是……领导力max的状态。 “霍主任……” “文胜，我正想着你什么时候来呢……”霍从军一把搂住了邓文胜，就像是当年最熟络的时候一样。 “霍主任……” “升职了？”霍从军笑眯眯的指了指邓文胜。 “是，但还是记者……” “走走走，我带你看台手术，咱们边看边聊。”霍从军说着话，就将邓文胜给拉到了手术层，肝胆外科的手术室内。 “人满了。”手术间内的巡回护士听见门响，头都没回的先说一声。 这也是她的经验。手术室内是限额的，不能想进多少人就进多少人。人太多了，手术间的过滤系统也工作不来了，感染率也上升了。 但是，如果来看手术的是大主任或者院长等等，见到人了再喊限额，指不定就得罪人了。 所以，她先喊，再回头看。 见识霍从军带着一名陌生人，巡回护士立即紧张起来，并暗暗庆幸。 霍从军果然只是笑笑，再眼睛一甩：“主治以下就别在手术室里围观了，都去示教室嘛。” 在场的两名小医生没办法，只好低头离开了手术室。 霍从军再带着邓文胜越过众人，来到了前面，并道：“手术室里不能打闪光灯，你要是需要的话，一会给你摆拍几个镜头。” “我懂得。”邓文胜久不来医院了，规矩还是记得的。 伪装是主刀的贺远征抬头看了眼邓文胜，暗暗羡慕了几秒钟。 找媒体找记者也是一种能力，邓文胜经手的记者也有十几号人了，不算死掉的那些，剩下的能帮忙的并不多。 再者说，他也缺乏有爆点的新闻故事来给记者。 不像是急诊科，每天都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 时不时的再冒出一个凌然这样的医生，找来的记者，至少有用武之地。 “钳子。” “再抬起来一点。” 凌然在贺远征抬头的时间里，又将手术进度向前推进了一截。 他做肝切除做的太熟了，而肝癌的病灶切除，单就切除的部分来说，还真没有肝内胆管结石来的复杂。 贺远征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所以，虽然顶着主刀的名字，手术已经是交给凌然来做了。 霍从军亲自领来的人，贺远征也不想折腾。 就内心而言，贺远征是隐隐地有些不爽的，觉得霍从军乃至于凌然是有示威的成分的。但是，贺远征是个喜欢表面和气的人，宁愿憋着，也不愿意说出来。 邓文胜咔咔的拍了两张照，镜头迅速的锁定了凌然。 “长的真帅啊！”邓文胜心里暗赞了一声，咔咔又是几张照片出去了。 一口气拍了百十张照片，邓文胜才放下照相机，问旁边的霍从军，道：“现在做的是什么手术？” “早期肝癌根治术。”霍从军道。 根治术并不是说真的能够根除癌症，而是尽可能根除癌细胞的外科手术而已。 邓文胜看了看，再问：“患者的年龄很大了？” “60多岁。要具体年龄吗？” “不用，我就是好奇，二助的帽子上面是个大雁？怎么还粉嘟嘟的。”邓文胜指的是臂围38的健身达人吕文斌同志。 今天的吕文斌，手术服是制式的绿色，帽子则是自带的粉色，而且两边各有一行大雁。 霍从军也看的有点扎眼睛，摇摇头，道：“二助是凌然自带的助手，不知道怎么想的。凌然就是一助，我今天想让你重点拍一拍他的。” “自己带助手的助手？”邓文胜也是见过世面的，用怪异的的表情看霍从军。 “凌医生可以说是我们云医的明星医生了。”霍从军呵呵的笑两声：“肝部手术和骨科手术做的都很好。” “肝部和骨科手术一起做啊。”邓文胜重复了一遍。 霍从军点点头，又拉着邓文胜，换了一个方向。 从纵向去看，凌然脚下，赫然是一块夹板。 邓文胜当场愣住：“他骨科手术是在自己身上试验的？” “凌医生的脚受伤了，但是，轻伤不下火线！”霍从军逮的就是这个场景。 邓文胜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出照相机来，给了个十五连拍。 再回过头来，邓文胜的想问点凌然的事迹，目光却是不自觉的又被吕文斌的帽子给吸引了。 “粉色，感觉像是桃花的颜色。”邓文胜喃喃自语。 霍从军“恩”的一声，颇有些不解。 “大雁好像也是桃花运的象征。”邓文胜是做媒体的，对这些东西熟的不行。 霍从军“哦”的一声，脸上瞬间露出理解的表情：“可以的，吕医生也到了发……那个，结婚的年龄了。”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80章 极限肝（前章有重复）﻿ 吕文斌做着手术，偷偷的观察着四周的小护士，以及来旁观的小护士和女医生。 鲁迅说的好，兔子不吃窝边草，吕文斌也不想在急诊中心里寻找另一半——就算有人愿意，他也很可能拒绝的！ 但是，肝胆外科就不一样了。 肝胆外科已经不能说是窝边草了，这里离窝已经足够远了。 吕文斌的注意力，尤其被器械护士所吸引。 看起来年纪轻轻的器械护士，脸颊小小的，下巴小小的，胸脯也小小的，小腿也小小的，递送器械的动作还蛮温柔的…… “抽吸。”凌然命令了一声。 吕文斌训练有素的挺胸抬头，吸起了肚子，同时，手部下意识的捏了捏器械。 一汪污血，自腹腔中吸走，重新暴露出了有些发硬的肝部。 “肝硬化比较严重了，现在钝性分离。”凌然说着话，就将肝给捧了起来，毫不迟疑的来了一招手掰肝。 这招用的多了，对吕文斌等人来说，都已经没有视觉冲击力了。 他们最近吃柚子，都是采用手剥肝的模式来练手——柚子皮用来缝合，柚子肉用来剥肝，可以说是全身都是宝了。 但是，对于记者来说，凌然这个动作就非常的震撼了。 他连忙抬起镜头，咔咔咔的按快门，一边按，一边才来得及调整角度。 凌然看都没看记者，继续做着自己的手术。 记者对他来说，也不是很新鲜的东西了。就是吕文斌等人，现在也处于习惯状态了。 “要不要再切多一点？”整场手术都没怎么发表意见的贺远征，这时候提出了建议。 他是肝胆外科的“老”医生了，经验丰富，最重要的是，做肝癌手术的经验丰富，在这一点上，他是比掌握着大师级肝切除的凌然还要强的。 凌然明显犹豫了一下，道：“就现在去掉的体积来说，肝的恢复已经很勉强了。” 肝被切掉一部分以后，是具有自我再生能力的，这也是肝切除的基础。 但是，就算是自我再生，也是需要一定基础的。要是切掉的肝太多，再生就会很慢。当然，更可能的情况是肝功能不足，病人根本挺不出ICU就挂掉了。 贺远征则是凭借经验，道：“就现在的残端看，我觉得要清理干净癌细胞，需要再切多一点。当然，这也是我的个人习惯，我是习惯切多一点的……” 吕文斌等人，都不由自助的收敛了表情，低眉顺眼的听着两人的对话。 有好事的，则悄悄的瞅一眼记者，心里暗戳戳的期待着接下来的情节。 主刀医生和实际主刀就接下来的手术方案产生了分歧，在手术室里，，，，，……的精彩程度和激烈程度了。 尤其是有记者的存在的话，毋庸置疑的会增加事件的烈度了。 吕文斌就算是有些担心，此时也不敢抬头插口。有霍主任在呢，哪里轮得到他说话。 凌然这时候也是抬头看了看贺远征，然后是记者等人。 贺远征道：“肝癌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不多切一点，很难保证效果的。” 凌然沉吟道：“再切掉一点，病人都可能非常危险了。” “短期复发的话，生不如死。”贺远征言辞切切。他做了这么久的肝癌手术，对此确实是深有体会。 要是患者癌症平稳期，能够有比较高质量的生活，那么，即使复发了，或者转移了，他也会比较有信心再经历一轮危险的手术、化疗、放疗等等…… 但是，如果患者的癌症平稳期很短暂，刚刚从痛苦中恢复出来，就再次陷入了痛苦，那么，患者的求生欲就会大大降低了。 记者轻轻的举起了照相机。 霍从军皱皱眉，有心阻止。这是激化矛盾的做法啊。 这时候，凌然却是已经做出了决定：“听你的，我们多切一点。” 正期待着有好戏的看一众人等，不由地面露失望。 这如果演出一波撕逼大戏，什么肝胆外科主任手撕凌然了，急诊中心入侵肝胆外科了，简直有无数的戏码可以演啊！ 凌然却是低头观察着患者的肝脏，再将它半托起来。 “预计手术时间要增加15分钟。”凌然给麻醉师提醒了一声，才再次投入到了掰肝子的状态中。 但这一次，凌然掰的就要细多了。 今天的患者60余岁，是肝胆外科自己收治的病人，生活习惯并不好，肝癌也是反复的肝炎和肝硬化所引起的。 这样的结果，导致了他的肝脏质量异常的差，就凌然看来，再多切一点，估计都可能下不了手术。 不过，贺远征身为肝胆外科主任的经验，也不得不被凌然着重考虑。 正如其所言，短期复发，对肝癌患者来说，可谓是生不如死的体验，很多求生欲不强的患者，到了这个阶段，经常就放弃积极治疗，转为姑息治疗了。 实在是太痛了，如同酷刑一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得了的。 无论是从生命质量还是生命的长度来说，降低癌症的复发率，都是主刀医生应该做的。 凌然小心翼翼的掰着肝，再没有适才的大刀阔斧。 病人的肝功能不佳，去掉的肝组织多了，就算下得了手术台，也出不了ICU，出得了ICU——这种全靠运气的事儿，从来都不是凌然考虑的重点。 既要去掉可以的癌变组织，还要多去掉一些尚未癌变，但有可能增生癌细胞的组织……以此为基础，还要保留多一点的肝功能，那凌然所能做的，就是多去掉一些废渣型的肝细胞。 这是一个艰难的平衡。 凌然做出了决定，就低下头，进入了操作阶段。 对外科医生来说，决定做的越快越好，是不是最优决定，只有到了死亡讨论的时候，才能说清楚。 贺远征也有些意外于凌然的态度。 在他的想象中，像是凌然这样年少成名的明星医生，不说桀骜不驯，外科医生固有的自负，也应当是极其严重的。 没成想，凌然竟然说采纳他的意见，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反而让贺远征有微微的佩服。 转过头，贺远征更加认真的看着凌然的操作，看着看着，贺远征渐渐发现，凌然操作的竟是如此精细——虽然说，凌然此前的操作也是够细致了，可是相比现在的操作，那就好像是红烧豆腐和文思豆腐的差距似的。 贺远征一个激灵，浑身都紧张起来。 没有哪个外科医生会闲得无聊，莫名其妙的大幅度提高自己的手术负担的。 就好像职业运动员一定要职业运动员的竞争，才有可能获得个人最好成绩。 贺远征相信，凌然将手术复杂程度一下子提的这么高，不会是无的放矢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肝脏的切除比例，真的到了极限了。 这是在极限边缘的挖掘！ “我来给凌医生做一助。”贺远征看了片刻的手术，已是感觉到热血澎湃。 不是每时每刻都有这样的极限手术可以做的，运动员可以参加各种高水平的赛事，外科医生，就只能靠等了。 极限肝脏手术，即使是贺远征，也做不了的手术！第481章 太好了﻿ “再去拿两袋血。”凌然埋首做着手术，忽然抬头，说了一句话。 正在拍摄的邓文胜反而被吓了一跳。 手术室内的巡回护士，立即拿起了电话，打了出去。 贺远征则不放心的道：“两袋够吗？” 两袋血是800cc，基本等同于800毫升的血，在加注其他液体的情况下，正常的一场大手术做下来，也就是这么多的用血量。 但是，所有手术都是以控制出血量为基础的，包括看似出血量不小的大手术，每一个步骤也都是考虑到了失血量问题的。 凌然现在极限掰肝，出血量很容易就会失控，贺远征是没有自信，在出血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再重新接手的。所以，他是不厌其烦的向凌然再三确认。 凌然此时也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而是道：“先取两袋血，不够的话，也来得及。” “好。”能有这样的答案，贺远征就已经满足了。 手术做到这个时间，贺远征已经对凌然的操作彻底服气了。 肝切除这样的手术，他做了也有五百多例了，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做的多的。 但是，500多例的手术，也就是让贺远征能够掌握到多切一点，少切一点的程度，既要保肝，又要切得干净，贺远征也看过一些论文，但并不觉得那是医生们的日常操作。 然而，贺远征望着凌然的操作，却是不免头晕目眩了。 精准的判断是一方面，明显的解剖学的积累，是更令贺远征咋舌的地方。就眼下的操作来说，许多时候，贺远征都不确定凌然做的是对是错，最重要的是，在贺远征确定的部分，凌然做的都是毫无问题。 “凌医生还不到三十岁吧。”贺远征做一助的压力并不大，只是保持着视野内的正常操作，再低声询问。 “是。”凌然闷闷的用鼻音回了一句。 “你做过多少次解剖？”贺远征最好奇的就是这点了。 解剖学光看书，是看不明白的，就像是修车的，你读多少本书，都不能解决问题，非得是摸过无数辆车，才能练出一身的本事来。而且，光摸新车还不行，就得摸各种各样的病车。 解剖学也是一样的道理，得实物解剖才能快速的提高。 可实物的大体老师，现在可都是有数的。 凌然眼皮都不抬一下的道：“做了不少次了。” “是吧，我觉得也做许多次了。”贺远征呵呵的笑。 吕文斌此时咳咳两声，道：“贺主任，您这边吸引器过去点吧。” “哦，好。”贺远征低头看一眼，发现吸引器并没有错位，于是撇撇嘴，瞅了吕文斌一眼，心想：这小子若是自己科室的，从今天开始就日日夜班值到死吧。 话题打断了，就续不上了，手术室里，再次陷入到了惊人的沉默中。 做手术的凌然不说话，一助和二助不说话，其他人就更没有说话的资格了。 手术室里也没有绿植，也没有大白鹅，就是蓝色和绿色的铺巾、地板和天花板…… 唯一的亮色，就是吕文斌头上的粉色帽子和大雁。 “放首歌吧。”凌然忽然直起了身。 贺远征问：“放什么？” “大王。”凌然说的言简意赅。 贺远征有些没跟上节奏，尝试着问：“饶命？” “我来吧。”吕文斌往后退了两步，给巡回护士小声说了两句。 须臾，就有轻快的小调响起：“大王派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 正是凌然的手机铃声的音乐。 伴随着音乐声，凌然的操作，也陡然加快了进程。 贺远征一时间有些手忙脚乱的跟着做，同时有些难以理解的道：“现在的外科医生，都开始听这样的音乐了吗？” 吕文斌却是听着音乐，满心的感怀：“凌医生偶尔也是需要bgm的吧。” “什么？”中老年主任医师贺远征同志听不懂吕文斌的话了。 戴着粉红色帽子的吕文斌，喃喃自语，中二之情大爆：“没人能在凌医生的BGM中，战胜他！” “谁要战胜谁？”贺远征更晕了。 “行了，切除完成了。”凌然直起腰来，再看看腹腔内的淋巴结构，先是让贺远征检查一下，见出血没问题了，干脆的道：“我换个手套，再做下一步。” 贺远征继续发愣，然后听着一声声的“大王”，迟疑道：“效果这么好？” 手术台前的几个人，却是没人理他。 凌然直接脱掉全身的装备，转身去重新洗了手，顺便给自己按摩了按摩脖子。 掰了这么久的肝，凌然只觉得手套都发黏了，浑身也很不自在。 说起来，他单独做某个手术的时间，都不是很长。 就算是断指再植，除非病人能断出新意来，否则的话，一个指头也就是三五十分钟的事，病人若是断出一个突出的数量出来，医院还会组织团队协作。 肝癌手术的单手术步骤，却是相当的繁琐。 尤其是扫淋巴的过程，很像是断指再植类的手术，需要异乎寻常的细心，以及极大的工作量。 凌然手持电刀，默默耕耘。 他的热止血能力也是完美级的，扫淋巴也是完美级的，配合起来，对癌细胞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凌然沉着脸，就像是伺候农田的老把式，一路清扫淋巴，查无遗漏的样子。 记者邓文胜注意着凌然的表情，不由问旁边的霍从军，道：“手术不顺利吗？” “恰恰相反，很顺利。”霍从军面带微笑。 “那凌医生为什么不高兴的样子。” “凌然不高兴啊……”霍从军的笑容收敛了起来，转瞬又摇摇头：“年轻人，想法很多的，我们这些老年人，哪里弄得明白。” “我们？” “和凌然一比，我和你都是老年人了嘛。”霍从军呵呵的笑了两声。 邓文胜嘴角抽抽两下，心里各种的不乐意。 凌然心里其实也有些许的不乐意。 不乐意来自于手术，也非手术。 今天的手术，本身是相当成功的，虽然手术尚未完成，但就现在的进度来说，可以说是极其完美的手术了。 极限状态下的肝切除，近乎完美状态的淋巴清扫，一会儿，只要缝合好腹腔，这就是可以做教学材料的原发性肝癌切除术了。 然而，正是因为手术完美而成功，凌然心里才各种的不乐意。 手术是极其成功的，但病人呢？ 就算是凌然卡着极限，对病人做了肝切除，可依然，他无法保证病人不再复发癌症。 他甚至无法保证不会有短期复发。 这种不确定性，让凌然满心的不舒服。 “手术完成了。”凌然做完手术就撤，哪怕是有记者在场，也不想再多呆下去了。 霍从军若有所思，旁边的记者邓文胜则是兴奋的浑身战栗：“有性格，有爱好，充满了人文思考和人文关怀的医生，太好了，太好了……”第482章 配图﻿ “凌医生，凌医生……”记者邓文胜踩开气密门，紧追着凌然的脚步。 凌然卷着轮椅，根本就不想停，头都不回的道：“我今天不接受采访。” “不接受……我是你们霍从军主任请来的。”邓文胜尬笑两声。 凌然道：“我现在不想接受采访。” “为什么心情不好，是因为手术不顺利吗？”邓文胜实际上已经开始采访了。 凌然被他说的停下了轮椅，翘着脚，给了个回答：“手术顺利，但肝癌手术，5年内的复发率是60%到80%，外科医生就算切除的再干净，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说，你是在为患者担心，是吧？”邓文胜立即在心里为凌然再记一笔，同时出言确认。 “外科手术，并不是肝癌的解决途径。”凌然答非所问的说了一句。 “那您认为解决途径是什么？靶向药？” “我不知道。”凌然并不喜欢这样的答案，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一句，然后用更快的速度，开着轮椅，出了走廊。 邓文胜飞快的跟上，看看凌然的表情，没有进一步的追问，转而笑道：“凌医生现在是准备去做什么？” “放松一下。” “放松？凌医生的放松是什么？” “做手术。”凌然说着推开一间手术室门，看看里面忙碌的麻醉医生和护士，问：“准备的怎么样了？” “再5分钟。”正在台前忙碌的麻醉医生回应了一声。 凌然点点头：“我去洗个澡，你们慢慢来。” 说着，凌然就出了手术室，直奔淋浴间，三下五除二的给脚戴上套。 邓文胜一脸懵逼。 这是什么？ 我刚才经历的是一个啥过程？ 凌然说的话，感觉好像有什么逻辑漏洞，我怎么抓住它。 10分钟。 换了全套新衣服的凌然，重新站上了手术台，开始了自己熟悉的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 这是切实的，能够治疗疾病的外科切除术。 疼痛不堪的患者，经过手术治疗以后，生活质量和寿命都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而肝切除手术做的好，则患者的术后舒适度也就越高。 凌然喜欢这样的手术。 确定性、稳定性、技术性艰巨，可以说是非常有趣而严谨的手术了。 凌然不急不缓地做着手术。 他也不抢时间，就是享受手术的过程，享受手术室的温度和环境。 此时做一助配合的是余媛和马砚麟，他们的技术都不适合参与肝癌手术中去，但在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中，各种腹腔内的奇怪肝脏见多了以后，两人竟也展现出了游刃有余的架势。 约莫20分钟后，苏嘉福赶了过来，然后才是慢悠悠而来的霍从军。 苏嘉福是来打下手的。 吕文斌、余媛等人，作为外科医生，是有凌然带着教的。 苏嘉福却是麻醉途径的住院医，他之前在武新市参与肝切除手术，已经是超标准了，回到云医以后，苏嘉福还得继续证明自己。 霍从军自然是为记者而来。 他刚才偷偷的吃了点东西，补充了一下能量，此时显的好像很辛苦的样子过来，再看看手术记录，问邓文胜，道：“还要继续看手术吗？” “再看一场。”邓文胜想知道，这场手术和再一场手术有什么区别？但是，邓文胜是不会问出来的，他要自己观察。 霍从军倒无所谓，道：“看手术也很累的。” 他不说还好，记者邓文胜听着，突然感觉有些撑不住了。 刚才的手术就进行了有4个小时，刚刚不留神又站了30分钟。 要是年轻的时候，没问题，邓文胜还撑得住，可现如今，再扛着十多斤的器材，直挺挺的拍摄手术画面，已经不是邓文胜的主要工作了。 也不能是他的主要工作了。 邓文胜左晃晃，右摆摆的，凑到了麻醉医生的台子后面，瞅着边上一个圆凳，道：“我坐会？” 不等麻醉医生回答，邓文胜就靠着记者自带的厚脸皮+2的技能，坐了上去。 在旁边当麻醉助手的苏嘉福浑身难受，也是看看旁边的麻醉主治，强行忍住了，内心不断的忽悠自己：别人的圆凳，别管……别人的圆凳，别管…… 要不是怕被当场抓住，苏嘉福宁愿给自己一管牛奶（丙泊酚），开开心心的睡一觉算了。 然而，今天的手术级别比较高，又是在人家肝胆外科的地盘上做手术，来学习的苏嘉福根本没资格乱嚷嚷。 麻醉医生都归属于医院麻醉科管理，但各有侧重，苏嘉福现在舍不得离开凌然，就只能是凌然做什么手术，连忙跟着过来学习，还得求着自家主治医生带着自己，沉重的现实压力，让苏嘉福只能紧紧自己屁股下的凳子…… “哦，今天是小苏跟台啊。”霍从军用手撑着腰，来到苏嘉福旁边，用和蔼的表情望着他。 苏嘉福的眼睛都瞪圆了。 你是现在才知道我跟台的吗？ 刚才那台也是我啊！ 之前也是我！ 之前的之前也是我！ 苏嘉福眼珠子都在眼眶里打转了……太狠了，太没有人性了！你知道麻醉医生有多惨吗？一天到晚25个小时都在医院里，刚开始一天吃五顿饭，每时每刻都饿的挠心挠肺。后来一顿饭都不想吃，每天看着屏幕泛酸水。 这样的麻醉医生，透夜透夜的在手术室里，唯一的安慰，就是麻醉医生比外科医生多一只圆凳了。 当然，外科医生想有圆凳也是能有圆凳的，可他们的姿势通常是不允许的。 可以说，手术室里的圆凳，就是麻醉医生的骄傲了。没有圆凳的麻醉医生算是什么？麻醉师吗？ 苏嘉福内心怒吼，脚下慢吞吞的挪动…… “霍主任坐我的，坐我的。”麻醉科的主治医生大大方方的起身，将位置让给了霍从军。 霍从军不客气的坐了下来，笑道：“今天忙了一天了，腰受不了。” “是，现在医院里太忙了，压力又大，我们麻醉科也是这样子，动不动就是12个小时不停班。手术期间，精神又高度紧张，一会要看呼吸通道，一会要看静脉通道、给药通道，小细节多的受不了……”主治啰哩啰嗦的说话，他也是憋的紧了。 凌然的手术不爱说话，少人聊天，苏嘉福暂时算是适应了，别的麻醉医生就不一定了。 霍从军看在有凳子的份上，微微点头，道：“现在人手不足，就是这样子，我们急诊中心升格以后，多招了好些人，才将将够用。” “是啊，我们麻醉现在是最缺人手的。像是妇科，不都提倡无痛分娩吗？根本找不出那么多空闲的麻醉医生，还好不是人人都有这种要求。”麻醉主治一边说着，一边踢了踢苏嘉福的圆凳，道：“你去再开点药过来，有备无患。” “开什么？”苏嘉福不愿意站起来。 “你看着开好了。”主治很开放的态度，像是个给下属机会的好医生。 苏嘉福无奈起身。 上级医生的命令，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啊。 主治一屁股坐在了苏嘉福不得不让出的圆凳上。 苏嘉福咬碎智齿往肚里吞，默默的去而又返，站在霍从军身后，一会看看霍从军，一会看看监视器，一会再看看霍从军。 倒是凌然，心情舒畅的做了一台熟悉的手术。 “行了，大家都休息吧。”凌然这次自己关了腹，算是有始有终了一把。 余媛和马砚麟没蹭到，也是安之若素。 他们跟着凌然做了几百台手术了，早都过了头50台手术的兴奋期。 哪怕是马砚麟，现在期待的也是逗一下肝子，而不是可怜兮兮的关腹。 邓文胜有心想再采访一下凌然，终究还是没有成功。 恹恹地出了手术层，邓文胜又回到喷泉处，看着大白鹅香满园，默默的构思起今天的采访来。 嘎嘎。 大白鹅叼中了一名30余岁伪装大童的老阿姨的屁股，开心的叫了两声。 邓文胜看的大乐，顺手掏出手机，准备发一条微博。 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微博里漫屏的都是雷同的热搜：孟雪疑似男友曝光！ 微博的配图，则让邓文胜越看越是熟悉。 “我靠！”邓文胜突然大叫一声，吼出了70后的经典叹词。 嘎嘎嘎！ 正在喷泉中胜利游行的大白鹅被吓了一跳，转身用小眼睛看了邓文胜一眼，锯齿状的嘴巴微微开合，转身低头，一口咬碎了食盆中，不知哪个熊孩子加进去的小树枝，嚼了两口，就吞了下去。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83章 开局一张图﻿ “我靠！这是凌然？”正在刷微博的周医生一下子跳了起来，以即将发布大新闻的模样，大声的喊了出来。 “凌然又怎么了？”赵乐意声音闷的像是被双层被子憋住的屁。他正在给一名大腿被门夹了的患者做清创，因为患者被吓出了屎，所以还有些臭。 周医生站了起来，激动的来回走：“你不看微博的吗？孟雪啊，这是孟雪啊！” “谁有空看微博，你知道这是我做的第几个……喂，老周，你过来你过来……” “我过来做什么！”周医生的声音有点软了，转头却是笑了两声，道：“你值班我值班，你做一个手术，我做一个，咱们谁都没欺负谁吧，你做的慢，怪我了？” “你刚做的是鸡眼啊！”赵乐意的声音都颤抖了，那是气的，也是臭的。 周医生耸耸肩：“鸡眼怎么的？鸡眼也很痛的吧。再说了，你现在做的，也就是屁2眼附近的事。怎么的，屁3眼比鸡眼高贵了？” “我……你等我缝完这个。”赵乐意气的骂不出口，刷刷的两针，动作都快了三分。 缝着缝着，赵乐意感觉不对了，皱皱眉，再看着患者的裤子，缓缓问旁边的护士：“刚才的污迹，好像没这么大。” “恩，好像……”护士有些蒙，都是工作一天的人了，谁智商都不比谁的高。 趴在床上的病人苦笑：“我有点没忍住。” “啥？” “我有点憋不住了。”病人声音放低了，小声道：“我之前吃的是火锅。” “你是说大腿被门夹之前？” “是……我憋不住了……”病人说着，语气明显放轻，同时，大腿肌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赵乐意迅速的站了起来，尽管如此，还是闻到了淡淡的屁味，在空中飘散…… “我等会再来。”赵乐意转身就走，他最烦的，就是这种吃火锅的时候拼命吃土豆红薯的人了。 赵乐意暂离了，周医生就是处置室里唯一的主治了。 周医生自由的像是一只宠物边牧，举着手机就奔着一名看起来比较闲的，外表普通的住院医而去。 “你有没有看微博热搜？”周医生将屏幕在普通外表的住院医面前晃悠。 住院医睁开17个小时没睡觉的眼睛，问：“啥是微博热搜？” “微博热搜就是……不是，你一天到晚究竟干啥呢？”周医生一脸的奇怪。 住院医冥思苦想：“上班？” “哎呀，没意思没意思。”周医生摆摆手，又看向旁边的小护士，道：“你应该知道的吧？热搜……” “别吵，忙不过来。”小护士两只手抓着手机，拼命的打字，并在群中反复切换。 周医生感觉没意思了，想了想，干脆举着手机，往病区而去。 病区的病人大部分都乖乖的躺在病床上，无所事事，又无聊，周医生很快和他们聊到了一起： “没想到孟雪竟然有男朋友了，想不到想不到。” “而且是圈外人，谁能想得到呀。” “喂喂喂，你看清楚，这是凌医生啊！孟雪的男朋友竟然是凌医生。” 病人们的反应明显就正常多了。 周医生听着他们激烈的讨论，感受着那火热的气氛和八卦的氛围，耐心的消磨着工作时间，并在内心吐槽：都说病人病人的，明明病人们才是正常人啊，那是连热搜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医生，才是真的病人吧。 就在讨论的正高潮间，一名病人家属（女）突然冲了进来：“微博里乱讲的，怎么可能是凌医生，凌医生天天都在病房里，不可能有女朋友的！” “凌医生长的那么帅，怎么会没有女朋友。”病床上的老父亲哀叹两声：“现在的女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么帅的小伙子了，还嫌不够好？这都不够好，怎么算是好的？” “谁说凌医生不够好了……”病人家属（女）慌乱的道：“我是说，我是说……凌医生是医生啊，他不可能是孟雪的男朋友的！” …… 与此同时，正在沪市参加节目的孟雪团队，也陷入了一片慌乱当中。 蓝星公司的经纪部总监，亦是难得对孟雪用出了严肃脸，苦口婆心的劝道：“孟雪啊，传绯闻这种事情，可大可小，你得提前通知公司啊，对不对？” 孟雪刷着微博，表情变幻，并不理会他。 总监降低了一些声量，道：“孟雪，你有什么想法，你和公司说嘛，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和公司签的合约，和其他人不一样，对吧。你有事，你告诉公司，公司肯定是抱着积极的态度来帮你分忧，帮你解决问题的……” 孟雪此时打开了微信，背对着众人，发出信息。 她自己的经纪人等到这时候，就不在沉默了，咳咳两声，道：“孔总，孟姐这不是被人给坑了吗？你看看微博上的图，都是反拍出来的，也不清楚，没什么说服力的。” “我正想说这件事。”总监话锋一转，道：“首先，反派出来的照片，拍的孟雪的手机，这个没错吧。” 孟雪的经纪人不吭声了。孟雪自用的手机上有一个小挂坠，这是粉丝们都知道，而且熟悉的。 比起照片截图，小挂坠的公信力还更强一些。 总监见此，心里暗叹一声，再开口道：“既然确定了是孟雪的手机，这个问题就简化了，现在的问题是，孟雪手机照片里的男人是谁？是在哪里拍的。” “孔总，孟姐的手机照片那么多，难道都不能有男人的照片了？” “这是一回事吗？别给我打马虎眼。”总监对着孟雪的经纪人，就没有那种谦卑的意识了，呛声道：“照片里看得出来，孟雪当时正在看这个照片，而且看了很长时间，你们现在说不知道，那就没意思了。” 经纪人不由的看向孟雪。 “是我的私人医生。”孟雪刚刚和凌然沟通过了，此时的情绪变的淡然起来：“我平时做检查什么的，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就找了他。” “那你怎么有他的照片？而且拍摄的环境，明显不是公共空间。”总监说的照片，是孟雪当日给凌然拍摄的侧面，当时凌然正在写论文，表情专注而坚毅，可以说是帅上加帅了，连脸上的光晕都是现成的。 这也是让总监最紧张的地方，对方太帅了，以至于让他不得不考虑到此事的真实性。 孟雪却没有给总监太多的思考时间，她轻轻笑了两声，道：“怎么解释，不应该是你的工作吗？” 总监被说的愣了愣，咬咬牙，道：“你要是授权我来解释……” “不可能给你授权的，你写好了稿子，拿过来给我看。”孟雪说着抬抬下巴。 她的经纪人适时的站了起来：“孔总？” 总监无奈站了起来，咱转头，哀声道：“至少得让我知道是谁吧？” “云华医院的凌然凌医生。”孟雪回答的很清晰，这也是她与凌然微信交流之后，得到的授权。 孟雪最佩服的，其实是凌然的理解与淡定。 换成其他的圈外人，此时大约已经乱的口无遮拦，语无伦次了。 然而，凌然却用千锤百炼的心胸，原谅了她的失误，这种处世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孟雪生平仅见。 “凌医生的医术很好，做人做事的方式都很特别。”孟雪既是总结，也是说明的给了总监多一些的信息。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84章 黑粉﻿ 夏初的云华，植物茂盛。 吊兰积蓄了一年的精华，在极短的时间里喷射出来，一日之间，就产生了万千子孙，将遍布绿植的走廊和门厅，装点的像是雨季的草原。 被拴在喷泉半径5米内的大白鹅，像是封建领主似的，死死守护着自己的领土，不允许任何任何人的窥视，无论是手持照相机还是摄影机，或者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也别想在它那里讨得到好。 而在今天，也就是大白鹅香满园的周围，还相对安静一些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和摄影师，手举长枪短炮……来自全球各地的粉丝和后援团，胸前举着闪亮的“孟雪”，背后用LED灯带拼出来“山雨哥”…… 所不同的是，记者和摄影师满世界乱窜，连手术室都要想办法钻进去搜索，粉丝们就要收敛得多了，他们安静的呆在自己划分的区域里，有的站在吊兰丛中，有的站在绿萝丛中，有的站在吊兰和绿萝丛中…… 还有被大白鹅威胁过的，就谦卑的蹲在香满园周围，一边拍照一边发微博。 同样在拍照发微博的还有周医生。 他一边拍照，一边发微博，还不停的回复着，时不时的还要说两句>“哎呀，现在的人真的是太多了，都在找凌然呢。” “凌医生？凌医生昨天值夜班呀，他们没堵到人，就跑到医院来了。” “家里？家里没用的，凌医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里，不过，下沟诊所是去了好多人，听着下沟一条街的生意都好的不行，大家都很高兴啊。” “就我来看啊，好像没有人不高兴的。凌然也不会不高兴啊，他一向都是那个样子的，哈哈哈哈……” 周医生正说的兴高采烈呢，身后传来一个嘶哑的小声音：“你认识凌然？” 周医生嗖的转身，就见七八名小姐姐，三四名小哥哥，已经将自己团团围住。 一股冷汗，瞬间就从周医生的尾椎骨滑了下来。 “哪个凌然？”别看周医生拥有咸鱼多年的厚脸皮，但是，面对一票人的围观，周医生还是非常心虚的，尤其是在场的几名小姐姐，外表还蛮精致，化妆化的比医药代表们还细致…… “他肯定认识没跑了。”小姐姐们瞬间得出了结论。 接着，就有一名扎着丸子头的小姐姐上前，扬起脸来，看着周医生，道：“凌然跑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是不交出来的话，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善罢甘休能怎么样啊。”周医生装作无畏的样子。 “我们可以把你做的病历都找出来，请团里的医生全部查一遍。”有小姐姐举手发言。 周医生笑两声，无所谓的道：“卫生局都查过八百遍的东西了。” “我们可以投诉你收红包。” “但我不收红包啊。”周医生微笑，以前还是要收红包的，现在么……急诊科的医生是一点收红包的希望都没有啊。 小姐姐又是一笑：“那我们给你红包。” “咦？”周医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打开，竟是深入思考了起来。 “来来来，加个微信，只要你说出凌医生的下落，我们就发红包。找到人了，再发一遍……”小姐姐非常nice的劝说着周医生。 周医生莫名的有些忧伤。 想当年，红包可真的是个好东西呢。 那时候，大家为什么都抢着做手术呢。在大家收入都很低的时候，主刀可以拿到少则两三百，多则七八百元乃至一千元的红包呢，一天的手术做下来，红包拿的比当月工资还要多。 现如今，再想拿到这样的收入，就只能做飞刀了。 然而，飞刀又岂是普通主治所能做的。 最令周医生难过的是，当年大家都过好日子的时候，急诊科的医生穷的像是医生中的难民似的，现如今，医护人员的收入都降低了，急诊科医生竟然还是里面顶穷的…… 周医生的目光，不由的变的深邃了。 物质收入低，就一定要加强自己的精神建设，否则的话，很容易得抑郁症…… “乖，知道你就说出来，我们不会说出去的。”丸子头的小姐姐觉得自己的说服力不够，一个眼神放出去，一名小哥哥站了出来，温言温语的劝说起来。 周医生一个激灵，就清醒了过来。 “那个……”周医生斟酌着语言。 “等等！”丸子头小姐姐忽然打断了周医生的话，看着手机，道：“5组找到人了，刚刚进停车场，哦，据说跑的非常快，身体贼好……进了手术室。” 放下手机，丸子头小姐姐摇摇头，对周医生道：“不好意思，我们用不上你了。” “谢谢。”周医生松了一口气，压力还是很大的，这比起医患纠纷都不弱了。 “我们去手术室抓凌然。”丸子头小姐姐举起了手，气势昂扬。 周医生忍不住呵呵的笑了两声。 “你笑什么？”另一名长的好看的小姐姐猛甩头，马尾险些给了周医生一个耳光。 周医生躲了一下，脸上带笑：“你们又不能进手术室，怎么去抓人。” “我们不能进手术室吗？”马尾转头问丸子头。 丸子头沉吟道：“好像说，进去几个人是没关系的，只要换好衣服，不过算了，不能给山雨哥招黑。” “也是，但是……”马尾小姐姐扁扁嘴：“我们就想看看医生是什么样的嘛，既然都说了是私人医生了，我们见一下又怎么样嘛。” 周医生忍不住吐槽：“你们几百号人冲进来，谁敢见你们呀，万一给撕碎了，哪个医生能给拼回去？” “我们去手术室外面堵他。”丸子头小姐姐做出了决断：“等他呆不住出来了，我们再好好的问一问他。” 周医生愣了愣，忍不住笑了出声：“那祝你们好运吧。” “手术室有别的门？”丸子头小姐姐迅速反应过来。 “确实是有几个门，但你们都堵住也没意义。”周医生笑笑：“凌然是可以住在手术室里的人。” “我们也可以住在手术室外面，看谁耗得过谁！”马尾再次扫了过来，满是骄傲。 “随便你们。”周医生停顿了一下，再看着几人迅速离开，不禁又有些好奇的问：“话说，你们不是孟雪的粉丝吗？堵凌然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们的凌医生讨人厌的话，我们就是黑粉了。”丸子头小姐姐转身风轻云淡的说了一句，语气里却带着杀气腾腾的味道。第485章 我想留在手术室﻿ 凌然向来觉得，被人堵门是一件有点小幸福的事。 因为一旦被堵门了，就会拥有额外的私人空间，这片空间内，即使自己做一些出格的事，其他人也都会选择原谅的。 毕竟，被堵门了么。 今天，被顺利的堵在了手术室中，凌然就决定做的更加出格一些。 “你好，要不要帮忙？”穿着洗手服的凌然，隔着窗户看到台腹腔镜内的手术，一脚就给踩开了。 站在病人左侧的主刀医生是名初级主治医生，眼睛盯着手术台上方半米处的屏幕，抽空瞥了一眼，一下子给呆住了：“凌……凌医生？” 凌然“恩恩”的点点头，看看屏幕，道：“你在做胆囊切除？” “是……是胆囊切除术。”初级主治的声音都忍不住发颤。 “刚开始啊。”凌然微笑。 初级主治一点都不想笑，坚强的看着凌然，道：“是刚刚开始。” 旁边的住院医更是心中腹诽：你刚才都从门外面看见了吧。 凌然这时候，目光也是落在了小住院医身上，微笑道：“不如我来帮忙扶镜。” “那怎么好意思……”年轻的小主治慌了。他虽然比凌然大了可能快10岁，但在医院里，年纪老，又有什么用呢。 凌然在云医的声望，是与日俱增的。 凌然并没有什么行政职务，也基本没有出现在什么职工大会，或者集体婚礼之类的大量人员聚集的场合，更不像是霍从军那样，依靠一身的横练功夫，不打不相识的关系，闯出偌大的名头，但是，凌然的故事几乎在医院每个场合中流传。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在传说凌然的实习生身份，长的帅气，以及特别的徒手止血方法，但是，随着刘威晨的跟腱修补术由凌然主刀，更多的运动员和国外友人指明凌然做手术，凌然在云医的声望就已然不同了。 等到凌然开始频繁的开飞刀，乃至于独立带组，众人对凌然的态度，就慢慢的变化了。 做医生的，技术是底气，能开飞刀则是强强的底气。 手外科的王海洋主任医师，为什么那么在乎自己的飞刀价格，就因为一万元的飞刀价格，是国内一流，接近于顶级的价格，也就是精英科室的主任医师应该拿的价格。 一场手术的手术费一万元！对医生来说，这不光是钱的事，还是身份和地位的事。 就现在的国内，一万三、一万四，至多到一万五千元的飞刀费，就是顶级中的顶级的飞刀价格了。真正的教科书里的人物的飞刀费。 当然，要用飞刀的费用来体现地位，还得有源源不断的手术做，得有商务舱往来的机票，还得给助手配上合理的薪酬，最后，对每次的手术数量是否有要求，也是地位的体现。 但不管怎么说，像是凌然这样能够频繁的出飞刀，甚至想出飞刀，就有出不完的飞刀的医生，已经不是单纯的小医生了。 理论上，任何一个医院面对这样的飞刀医生，都会愿意出一个科室来延揽的。 哪怕是云医，逼到份上了，建一个足外科，也不是不行的。 许多医院都有的普外二科，普外三科，乃至于胃肠二科，胃肠三科，说到底，都是为了盛放外科医生的自负、自尊和地位用的。 马屁到了，可以成为主任医师，但技术到了，是必须成为主任医师的。 一例飞刀5000元的医生，不抓在手里面的医院也是有的，但总有想要抓到手里面的医院。 放在手术室里，对任何外科医生来说，被凌然这样的医生盯着，都是件非常费神的事。 就好像自己正在很辛苦的做一道数学题，班里的奥数天才这时候结束了复习，洗干净了屁屁，穿好了衣服，吃着瓜，站到了你的身后…… 紧张？羞涩？憋气？ 肝胆外科的小主治，全身的细胞都在嚎叫。 他紧紧地盯着旁边的住院医。 住院医讪笑着，将位置让给了凌然。 如今的肝胆外科，包括主任贺远征在内，都在给凌然行方便，他一个小小的住院医，难道是觉得医院生涯太轻松了吗？ “那我来扶镜了。”凌然开开心心的用手握住了捅到病人腹腔中的小棍棍。 负责主刀的初级主治手都颤起来了。 “凌医生，当不起……”小主治摸不清凌然的心思，犹豫再三，道：“要不，您来主刀？” “我没切过胆囊，你来主刀吧。”凌然心里有点痒痒，强行压住了。 他其实有腹腔镜的专精的，对胆囊的结构也相当熟悉，但是，凌然还是决定先缓缓。 小主治再次谦让了，发现凌然是真的不要做主刀，才心惊胆战的持钳上手。 今天的腹腔镜手术室是经典的三眼手术。 肚脐打一个眼，插入腹腔镜，上面有摄像头和灯头，能够看到腹腔内的情况。该腹腔镜也是由助手来操作的，全程负责手术视野和光照。 说起来好像稍微有点技术含量，实际上，只要知道了手术步骤，了解一点点解剖，或者多看两场手术，不了解的解剖的医护人员，也照样能做助手。 所以，腹腔镜手术的助手是相对轻松的，尤其是胆囊切除这样的小手术，助手就只有“扶镜”的工作，也就是扶着镜子转圈儿罢了。 相对来说，主刀的工作就稍稍复杂一些了。 但是，被凌然“扶镜”，主刀总感觉压力更大。 “不用紧张，慢慢来。”凌然微微笑，看着屏幕里好似防空洞般的腹腔，满脸的开心。 有手术做，他就觉得很放松，并不一定执着于主刀。 当然，能当主刀更好！ “我……不紧张。”主刀像是安慰着自己，右手抓着拨棒，轻轻的挑起了嫩嫩的肝。 “患者年龄挺小的？”凌然看着肝的颜色，就能做出判断。 他割过的肝，真是比大多数人吃过的都多。 主刀紧张稍去，道：“年龄挺小，结石可是不小。” 凌然“哦”的一声，问：“单纯的胆囊结石？” “是。”主刀的主治医生偷看凌然一眼：“病人今年28岁，一年前无诱因开始出现右上腹部不适疼痛……” 他是完全按照给上级医生报告的流程来进行了。 虽然站在主刀位，但并不是每名医生都有凌然那么强大的自信的。 不够自信的话，主刀被指导手术，也是常有的事。 凌然权且听着，却没有再发言，只是看着屏幕，做好一名助手的本分。 拿着镜头的助手，始终保证的手术视野，就算是完成本职工作了，陪聊并保证主治的心情舒畅属于附加题，凌然不想答，主刀也没办法。 不过，有凌然在场，主刀医生必须是要全神贯注了，他自己也是绝对没有聊天的心情的。 “胆囊状态还好，不算特别大，没有破裂……”主刀用拨棒小心的抬起肝，就像是当年考试时，做的那样。 他仔细看了看，再道：“肝部和胆囊黏连了，但是不严重……” 说着话，他看向凌然。 凌然点点头，认可道：“要先分离黏连？” “是。”主治医生吁了口气，又再仔细看了看，再举起分离钳，道：“那我开始了……” 病人的腹腔，此时是充满了二氧化碳气体的。 充溢的二氧化碳，将病人的腹腔鼓胀起来，从而提供更大的空间和良好的视野。 在此时好似防空洞般的腹腔内，肝像是一块红色的软蘑菇似的，趴在底部，抬起了它，才能看到淡黄色的胆囊。 病人的胆囊有一个拳头的大小。 主治医生不得不稍微调整了一下位置，才找到合适的角度，再将分离钳放上去，咔嚓咔嚓的剪开一部分，再剪开一部分…… 在解决了黏连之后，主治医生不由自主的松了口气，再看向凌然，表情也轻松许多：“凌医生今天没有手术做吗？” “恩，外面有好些粉丝在堵我，我最近几天都不准备出去了。” “最近几天？”主治医生吓了一跳：“不用睡觉吗？” “我就睡麻醉医生的值班室好了。或者轮班室也可以。”凌然其实想说不用睡觉的，但是想想，整夜做手术的话，并不一定有人陪自己，还不如节省两瓶精力药剂呢。 主治医生感觉不妙，问：“那您自己的手术呢？” “我不能出去的话，就不好查房，那就先不着急做手术了。”凌然其实也不想立即出去做肝癌手术。 主治医生却是惊的说不出话来，直到将胆囊切下来了，才问：“那您最近都会这样……看手术？” “偶尔给你们打打下手吧。”凌然很谦卑的说：“我可以主攻几个手术，胆囊切除术，我觉得就不错。” 他有腹腔解剖的经验，又有热止血的技能，还有腹腔镜的专精，胆囊手术看了一遍，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不过，凌然还是准备多看看，多学习一段时间。 主刀医生看着凌然的表情，突然涌出“请假”的念头，而且强烈的几乎无法抑制。 ……第486章 老鼠爱大米﻿ 手术室外。 一名医生戴着帽子，低着头，走了出来。 “麻烦等一等。”一名长相甜美的小女生站了起来，拦住了医生，看看他的侧脸，才笑笑道：“认错人了，不好意思。” 医生点点头，继续向前。 几分钟后，又一名戴着口罩的医生出门。 这次，就换了另一名小女生站出来了。 进出手术层的医生和护士们，很快注意到了变化，继而感觉苦笑不得。 吕文斌穿着AJ，俯视着认认真真做事，脚下穿着限量版AJ的小哥哥，不爽的一笑而过：“竟然想把凌医生关在手术室里，天真。” “就和把老鼠关进米仓一样。”余媛跟着做出了评价。 吕文斌听着愣了愣，连忙向左右看看，小声道：“，喂，可别让人听到了。” “听到了怕什么，我说的是事实嘛。”余媛慢吞吞的戴着帽子，系绳子，不慌不忙的。 吕文斌的下巴一抬：“凌医生听到了，肯定无所谓的，但如果是别的医生听到了，说不定就无事生非呢？” 余媛耸耸肩，不是特别在意的样子。 吕文斌懒得多说，再走几步，却是噗嗤的笑了出来。 “怎么了？”余媛诧异的看向吕文斌。 “把凌医生关进手术室，真跟关老鼠进米仓一样。怎么想怎么好笑。”吕文斌忍不住笑的大声了一些。 余媛却没有笑，一副看傻子的表情，看看吕文斌，再看看吕文斌的左侧。 吕文斌的笑容慢慢僵硬：“霍主任来了吗？” 余媛点头。 “在我身后吗？” 余媛点头。 “他是听全了呢，还是只听了一半。” 余媛摊开手，表示爱莫能助。 吕文斌叹一口气，再转过头去，就见霍主任和肝胆外科的贺远征主任，都看傻子似的看自己。 “霍主任，贺主任。”吕文斌想要尽量笑的阳光一点。 霍从军也重重的叹一口气：“吕文斌，你让我说什么好？” 吕文斌哀声道：“霍主任，你听我解释……” 霍从军看着他，等待了10秒钟，道：“你解释吧。” 吕文斌愣住了，电视剧里不是这样演的啊，而且，这怎么解释？只能卖了余媛才能解释啊。 吕文斌的眼珠缓缓转动，看向余媛。 身高1.48米的余媛，微微抬头，露出一抹轻松的笑容，小虎牙正好呲出来，像是只国家保护区里生活的猞猁似的，又小又凶。 吕文斌不由的缩起了脖子。 “霍主任，我开玩笑的。”吕文斌乖巧的像是只奶猫似的。急诊科的医生，对着霍从军，基本都是奶猫般的存在。 霍从军缓缓点头：“开开玩笑是可以的，但下级医生对上级医生是一定要尊敬的，尤其是在手术室，能开的玩笑，不能开的玩笑，一定要分清楚。” “是……” “今明两天，你负责急诊科所有人的吃饭问题，买外卖，带食堂，送泡面，都是你的事。有没有问题？”霍从军表情严肃。 “是。”吕文斌哪里敢反抗啊，他就算卧推一只霍从军没问题，也是闻到主任的味道就腿软的。 霍从军威严的点点头，再对贺远征笑笑：“贺主任，咱们过去？” “好。”贺远征也是乖乖的样子。 吕文斌看着他们拐了个弯，才轻轻的松了口气，跟着余媛，大步跟了上去，再晚就要赶不上手术了。 这时候，前面突然又传来霍从军的笑声：“哈哈哈，凌然现在的样子，还真像是掉到米缸里的老鼠，刚见他的时候，嘴角都笑开了。” “他是真喜欢做手术？”贺远征还有些不太确信。 霍从军压低了一些笑声，神秘兮兮的道：“他要是老鼠的话，肯定会给大米取胚胎的，哈哈哈哈……” 贺远征被迫跟着笑了出声，然而他一点都不觉得好笑。 缀在一条走廊外的吕文斌更是气歪了嘴：“只准州官放火啊，这是。” 余媛噗嗤一声，突然笑出了声。 吕文斌更气了：“你现在觉得好笑了？” 余媛嘴角带笑：“我是想起前阵子在自然保护区里……” 吕文斌莫名的就慌了：“不是，我不是特别想听……” 余媛才不理他呢，自顾自的笑着道：“很好笑的，是一只老鼠，因为大白天的出来觅食，结果被我们带的猎狗追，实在跑不掉了，它就想学臭鼬，冲着猎狗放屁，结果屎都喷出来了，笑死人了。” 吕文斌表情漠然：“你怎么知道它是想放屁，不是吓出了屎……” 余媛愣了愣，道：“因为这样就不好笑了啊。” “恩，那只老鼠后来呢？” “被咬死了。” 吕文斌气的一把揪下自己的粉红色手术帽：“你这个本来就不是笑话好么！” …… 吕文斌和余媛前后脚的进了手术室。 就见绿色的铺巾已经罩满了手术台，病人只有肚皮露在外面，稍稍有点发黄。 手术台上方的屏幕里，防空洞般的腹腔内景，是手术室里唯一能够找到的红色。除了吕文斌头顶的帽子。 “凌医生。”吕文斌打了声招呼。 “来了啊。”凌然的兴致不错，那语气就像是过年招呼客人的老母亲似的。 他的右手边，是站在主刀位的肝胆外科初级主治张安民。 张安民同志已经被凌然跟了四台手术了，此时表情非常的安逸，就好像认命了似的，任由凌然做自己的助手。 也既是看到了吕文斌和余媛，张安民的眼皮子才抬了抬，打了个招呼似的，道：“吕文斌来了，还有余医生，你们来接凌医生的？” “没有啊，凌医生喊我们过来的。”吕文斌反向茫然。 凌然微笑，并向主刀的张安民介绍道：“我喊他们来看看手术的。” 正用拨棒逗肝子的张安民，沉闷的表情终于发生了变化，问：“为的是什么？” “我之后如果做胆囊切除术的话，还是要本组的医生来做助手的。”凌然理所应当的道：“提前熟悉一下术式吧。” 后一句，已经是给吕文斌和余媛说的了。 吕文斌同情的看了张安民一眼，默默的将目光投向屏幕。 张安民的拨棒都逗不下去了，虽然他已经认命了，正如轩辕天策所言：小学生在自家正常写作业，结果，年级主任天天看你写……（注1） 现在，你再找一群同学来陪看算什么？ 小学生没人权吗？ 低年资主治都不算人吗？ 凌然已经沉浸在了胆囊切除术的世界里了，兀自向吕文斌和余媛介绍：“现在手术刚开始，刚刚应该是注入了3公升多点的二氧化碳，气腹制造好了，一会离断关闭胆囊管，胆囊动脉，然后把整个胆囊切除就行了……” 张安民给气笑了，心道，我堂堂胆囊切除术，你真以为就这么点内容，这里面的讲究多着呢…… 凌然的声音，继续出现在手术室内：“我们之后的肝切除，也可以向腹腔镜方面倾斜一下，出血量和创伤都有优势……” 张安民刚刚抬起的下巴，迅速的缩了回去，又重新恢复成了古井不波的认命脸。 大佬欺负人，我给您摆个省力的姿势还不行吗？ …… 注1：本句摘自“起点读书”APP本章说，读者轩辕天策于2019年1月17日00：08发表。第487章 散去﻿ “黏连解除了，缝合还是用订过去？” “订6个吧。” “好，订6个。”凌然像是轮船上的大副似的，重复着主刀医生张安民的决定。 张安民依旧是经典的认命脸，最近几天，让他对手术室里的生活，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 “张医生，拨棒稍微抬起一点比较好吧。”凌然的声音又从侧面传来，像是提醒，也是在纠正张安民。 张安民稍微停顿了一下，依言将拨棒挑起来一些，让胆囊更加的显露清楚些。 他不想听凌然在耳边啰嗦，就像是没人想在写作业的时候，让年级主任在旁边随时挑错一样，可令人无奈的是，当年级主任想陪着你写作业的时候，你是没办法拒绝的。 而当凌然每次挑错都恰到好处的时候，张安民连反抗的基础都没有。 刚才要是不挑好肝，说不定就会弄伤肝的边缘。 不过，张安民以前经常会弄伤患者的肝的边缘，很多医生做胆囊手术的时候，都不会去注意这些小细节的。碰到点就碰到点，没碰到就没碰到，并无所谓，从西医的观点来看，并无太大影响。 当然，总归是不碰到要好一些。 一些人从早到晚的养生，整日价的健身，不抽烟不喝酒，也就是得到了一块健康点的肝。一个胆囊手术做下来，原本应该不牵扯的肝却被碰秃了边缘，又到哪里说理去。 张安民平日里做手术，尽可以做的随意些，塞塑料袋的时候，懒得往肠区去，就把肝脏当做操作面也是有的，但在凌然的关注下，他就不敢这么搞了。 这就好像小学生做题，有的步骤省略就省略了，年级主任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选择了。 “凌医生，这两天我看着，外面的粉丝都少了，你换身衣服，说不定就混出去了。”张安民两只手抓着Trocar，更是为凌然想着主意。 凌然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监视着屏幕的动向，并道：“我不想混出去。” 张安民愣了下，不自然的笑道：“也是，凌医生是男子汉大丈夫，行的正走的直，没必要混出去，还是要光明正大的进出的。” “混出去还要混进来的，没必要。”凌然看看张安民，觉得他脑袋上在冒傻气似的。 在旁边站着当观众的吕文斌，无聊的像是一滩收藏品似的，此时也呵呵呵的笑四声：“张医生，你还是有误区啊，凌医生的大本营就是手术室，他出去做什么？” 张安民憋不住道：“他出去可以做自己的手术啊！” 凌然之所以整日的蹭其他科室的手术，并搂着胆囊切除术来蹭，就是因为他不离开手术室的话，就不方便查房和会诊，因此不适合自己主刀，进而自己处理病人。 但是，蹭别的科室的手术就不同了。 吕文斌继续呵呵的笑：“我们治疗组的病床一向都不够用的，护士也都累的要死要活的，现在能休息几天，大家都挺开心呢。” 张安民嘴角抽搐两下，心道，你们开心，我不开心呀。 吕文斌意犹未尽，继续说着话：“其实现在蛮好的，哪个科室的病人，就由哪个科室的医生来负责，我们连病床都不需要提供，术前检查和术后的处理，也不要我们管，凌医生想玩什么手术，就混什么手术室就行了……” “就是不用负责，不用前戏，做完了，提起裤子就走。”张安民皮了一下，开心的手法都快起来了。 吕文斌想了一下，缓缓道：“好像是这么个味道啊……” “注意肝脏边缘。”凌然突然提醒一句，又指了指屏幕，对张安民道：“你在这里是经常犯错的，要是再出错的话，就该回去重修反省了。” “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张·主刀·肝胆外科主治·安民连声道歉后，突然觉得不对。这间手术室里最不该走的人就是我了吧！ …… 凌然首选了胆囊切除术跟台，剩下的时间，主要也是奔着肝胆外科的手术去看，看上几台，就开始蹭着做助手。 要是别的住院医，自然是没有这种优待了，看是可以看的，平日里，医院里的手术，也都是允许其他医生来看的，只要你有时间，没人会拦着。但是，想上手干活，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你都是不是我们科室的人，凭什么就可以白干活？ 但是，凌然在手术室里，天然就是有优待。 一方面，是名气使然。已经独立带组的凌然，虽然没有相应的职称和职务，但他做的就是副主任一级才能做的事。 另一方面，也是凌然的基本功扎实。他也不抢着主刀，就是给做助手，有什么做什么，光是大师级的间断缝合术摆出来，就相当令医满意了。 他新近掌握的“热止血”是完美级的，这就可以保证术中出血量极少。无论是用单极、双极，超声刀，都是稳如泰山。 两项专精级的开刀，不强，那也是擅长此道的资深主治水准的，比许多副主任或主任医师都要厉害。 再加上大量的腹部解剖经验，可以说，有凌然做助手，就算是他不懂的术式，也能投喂的主刀医生开开心心。 更不要说，凌然并不会直接上手不懂的术式。 系统的医学培养体系，原本就是理论实践交错的，看书看视频再上课，听人说看人做自己练，基本就是普通医生学习新术式的途径了。 对于刚毕业的医学生来说，因为才开始学习做手术，总有重重困难，连手术罩衣怎么穿都得人教。可对于已融入医院的凌然来说，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事了。 打开电脑学习术式，手术室里看术式，蹭到手术台做助手，不用多长时间，就能让凌然学会一种术式。 尽管不像是系统投食的术式，起步就有专精，但就广度来说，窝在手术室里的日子，依旧令凌然受益匪浅。 日复一日。 夜复一夜。 吊兰生生不息。 鹅粪肥遍布全院。 手术室外的小姐姐小哥哥日渐憔悴。 终于有一天，肝胆外科的主治张安民，狂奔入手术室，大声疾呼：“撤了，都撤了。” “什么撤了？”另外几名主治似真似假的配合着问。 “那些粉丝都走光了，黑粉黄粉的都没了，手术室外面一片坦途，可以随意进出了！”张安民像是在给所有人公布好消息，眼睛却盯着凌然。 众人的目光也都聚集在凌然身上。 “这么好的事啊。” “以后就清静了。” “没有堵门的，就可以照常做手术了。” 大家围绕在凌然身边，纷纷赞叹着。 凌然只是听着，一点表态的意思都没有。 张安民按捺不住，再靠近凌然，言辞恳切的道：“凌医生以后也舒服了，不用再守手术室了。” 被点名的凌然抬头，再笑一笑，道：“我没关系的，你们想出去就出去，提前告诉我一声，我随时可以补位。” 张安民嘴唇抖一抖，乖觉的道：“那提前谢谢凌医生了。” “不客气。”凌然给予了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88章 交换﻿ 清晨6点钟。 张·肝胆外科·初级主治·累的要死·浑身酸痛·宁死不想起床·不得不早起·安民，已经来到了病房。 以前，张安民和大部分的弱鸡主治们一样，非主任查房日，都是早上8点钟或8点半上班，9点钟开始查房，然后上手术半天左右。 这样的话，上班之前的两个小时，张安民就有充足的时间，来给小孩换个尿布，洗洗涮涮，给老婆和丈母娘做餐丰富的早饭，再在丈母娘的白眼中离家。 回家以后，张安民也有充足的体力，做个晚饭，给小孩喂饭，换尿布，再接受丈母娘“我不容易”的熏陶，再哄了老婆，还有空洗晚洗澡做做家务。 自从凌然住在了手术区以后，这样的日子，就渐渐远离张安民了。 首先一点，是凌然手术中的提问非常多——以绝对数量来说是不多的，但是，如果一名主刀，每场手术都被问到五条以上无法回答的问题，手术室里的尴尬，几乎会形成固体。 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张安民就只能提前来到手术室查房，再根据病人的病情，模拟预案，提前做出准备。 每天的手术，对张安民来说，都像是一次主任查房。 但是，张安民还是坚持做了下来。 做医生的是，谁还不是九年义务教育加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一年实习三年规培三年住院熬出来的，就算是丢人，也得丢得高端些。 另一方面，张安民也愿意顶着被凌医生欺负的头衔，委委屈屈的多做点手术，而且是在高阶医生的指导下做手术。 作为一名30多岁的成年人，每天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听起来不错，但施行起来，不免要受人调侃，被人议论。 若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一个明确的目标，那是很不爽，很容易让人放弃的。 张安民当年住校的时候，为什么要上课睡觉，再凌晨三点偷偷的躲在洗手间里，不就是怕人说吗？ 现在，既能安心学手术，又能得到众人的同情，张安民觉得很划算。 只要把往日一个半小时才能做完的家务和早餐，集中在一个小时做完，再多哄哄老婆，对丈母娘脸皮厚点，日子总归是过得下去的。 “你好，我们查个房。”张安民走进病房内，用新学来的“凌晨查房注意事项”中的语言说话。 病人翻了个身。 张安民笑一笑，再抬抬下巴，随同而来的住院医就像是伪军似的，咚咚地敲床边，喊：“你好，查房。” 接着，规培医和实习医生也站跟前喊：“你好，查房！” 这是张安民独立研发出来的不讲究查床法，提高了清晨查床的效率，副作用是被吵醒的病人的态度更差了。 “查。”第一个被吵醒的病人总是不那么高兴的样子。 张安民耸耸肩。太早查房的问题就在这里了，要是9点钟查房，病人和家属的态度都好的不得了，大部分病人还都是要想办法让主治开心的。 但在早上6点钟，贴心的病人就少多了。 “开始吧。”张安民瞅了一声。 住院医连忙“哦”的一声，道：“病人55岁，主诉右上腹反复疼痛1一年，有加重，院前持续疼痛2小时，CT提示胆囊增大，肝内胆管多发扩张……” 管床的住院医要来的比主治更早。 通常来说，最低要求是早来半个小时，然后背下这些查房的内容。 遇到态度严苛的主治医生，每天甚至要花费一个小时来背诵这些具体内容，然后一张床一张床的复述过去。 对住院医来说，这算是早期工作的痛点之一了，尤其是遇到要6点钟查房的主治，住院医就必须4点多起床，赶在5点到医院，再背诵资料…… 过程看似程序化，但在医院生活中，这只是痛苦的开始罢了。 已经成为初级主治的张安民自顾不暇，也管不了住院医的死活了，安慰对方的方法，只能是顺口一个问题：“你觉得是什么病？” “综合CT来看的话，胆囊炎是无疑了。”住院医道。 “再呢？” “再……是否有可能有囊肿？” “再呢？”张安民最近被提问的多了，自觉是很需要反向输出的。 住院医给问的有点懵，早上6点钟啊，正常人要么是睡的正香，要么是刚起床懵懵懂懂的想睡回笼觉，要么是刚打了晨炮又想睡觉，要么是吃饱了早饭想回家睡觉，自己呢？竟然在查房把别人喊起床？ 住院医满脑子的浆糊，给了一个万金油答案：“要么考虑肿瘤？” 病床上正烦闷的病人一个激灵：“肿瘤？癌症？我有癌症了？” “你没有癌症的症状！”张安民气的六窍生烟，瞪了住院医一眼。 转头，张安民也不卖关子了，对病人道：“你这里怀疑是有肝吸虫病的，肝内胆管多发扩张，是相对比较典型的症状。这个病是要引起重视的，不过，和癌症不是一个量级的，配合治疗，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张安民看着病人，生怕给吓出了毛病，又拿了片子出来，道：“CT可以看得出来的，炎症的状态，边缘很清晰，你不用担心……” “那就是肝吸虫病？”病人略略松了口气。 “对，肝吸虫病知道吗？主要是寄生虫，平时吃生鱼片吗？” 病人想了想，道：“小日本那种？我不吃的。” “喝生滚粥和未熟的烧烤也有可能。”这次说话的声音，却是从门口传来。 张安民感觉到熟悉，又觉得不能相信的回头一看。 “咦？凌医生？你出来了？”张安民望着门口站着的身影。 因为背对着门，走廊上的灯，正好照过来，以至于对方的脸上全是光晕，看也看不清楚。但是，就看那身材，那气质，那帅风，张安民也确定无疑的知道，这就是凌然了。 不可能有别的人了。 云华不可能有，昌西不可能有，全世界都不可能有的。 “没事出来溜溜。”凌然站在医院走廊里，一副逛街的模样。敞开门的病房，让凌然看了就开心。 其他几名小医生也手足无措的打招呼。 凌然微笑点头，再走进来，问：“肝内胆管情况怎么样？” “还不到要切除的程度。”张安民的回答直达问题核心。 凌然“哦”的一声，默默的走近张安民，要了病历看了看。 张安民反而有些忐忑：“您这是？” “我想学习一下肝胆外科的查房方式。”凌然坦然回答。他在手术室里呆的够久了，但都只是做手术，而没有涉及到病房内的查房、会诊和预后等等。 张安民瞅着凌然的帅脸，心中警钟长鸣。 张安民充满警惕的道：“凌医生，你是准备开始自己做胆囊切除了？” 以凌然做手术的频率和速度，张安民很怀疑，自己的主力术式胆囊切除术就要消失了。 凌然却只是笑笑，道：“我还得再练习练习。” 胆囊切除术不是系统发的，因此只是入门级的水准，凌然就不着急立即开展该术式的操作了，他的基础很好，再积累并练习一段时间，会提高的非常快的。最起码，也得是有人辅导，他才能保质保量的做下来。 张安民的脸色却是变了再变。 这说明，凌然单独做肝胆外科的日子，终究会来到啊。 张安民不由内心埋怨，守在医院里的粉丝团的人，耐心也太差了。 再继续想，以云医肝胆外科的实力，每周收纳的需要胆囊切除的患者，若是再分给凌然一半……不，他不可能只要一半的…… 张安民想到此处，鼓起全身的勇气，再加上清晨的智障，勇敢的道：“凌医生，我们肝胆外科的查房，是不能让您跟着看的。” 凌然疑惑的问：“不能看的原因是？” “因为……因为……”张安民有些说不出来。 凌然很自然的道：“我们可以交换学习，以后你做胆囊切除带着我，我做肝切除带着你。” 他的治疗组的几只小医生都快累死了，也不可能立刻开始学做肝切除，有太多前置要学习了。 所以，凌然的肝切除手术，都是自己为主力来做的，吕文斌等人只能学个皮毛。 相比之下，张安民做了快10年的肝胆外科，做肝切除的前置条件，就都满足了。凌然也免得再做大手术的时候，临时找肝胆外科的医生做助手。 张安民的脸颊，却是慢慢的泛红了 “肝切除？真的吗？”张安民问。 “真的。”凌然一脸的诚恳，帅的满病房都是压抑的呼吸声。 “那就……说定了！”张安民咽了口唾沫，满手都是汗水，感觉像是中了大奖似的。 肝胆外科里面，肝从来都是首位的，而且是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的。胆从复杂性到重要程度来说，都是远远落后的。 张安民一直都想做肝部手术，只是始终没有上手的机会。 而肝切除，在肝部手术中，都是重中之重。这要是学会了……张安民已经开始畅想升职加薪请保姆租大房子的生活了。第489章 事无巨细﻿ 中午，吃了从家里带来的剩馒头和剩菜，以及用零花钱买的牛奶，张安民再次感觉到元气满满了。 他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加了四个奶杯，装到保温壶里，又偷偷的加了两粒红枣，才一边喝，一边往楼下溜达。 张安民不要做那种天天劝人健康生活，自己熬夜，或者嫌弃病人一肠子肥油，自己又控制不住体重的医生。 他在老家买的房子还有27年的房贷要还呢，得好好锻炼身体才行。 嘎嘎。 嘎嘎嘎。 喷水池里，传来大白鹅的叫声。 张安民嘴角露出了笑容，脚下一转，就向喷水池的方向走去。 大白鹅总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尤其是从未去过乡下的孩子们，简直把大白鹅当霸王龙一样稀罕。 要不是大白鹅性格凶悍，鹅毛早给撸秃了。 “摸可以啊，不许拔毛啊。”左慈典在喷水池旁管理着秩序，只是说出来的话稍微有点奇怪。 张安民连忙挤进去，就见凶名昭昭仅次于霍从军的大白鹅香满园，此时正乖乖的蹲在喷泉水池边上，被凌然抓脖子，摸翅膀。 因为凌然在摸的原因，几名小朋友都凑上前去，跟着一起摸。几个大人则是拼命的拍照，还有正在发微博的。 只有余媛，精神紧张的盯着大白鹅，一副随时准备动手术的样子。 嘎。 大白鹅被一个熊孩子弄的有点痛，委屈的叫了一声，抬头看到余媛，只能露出一副“我懂”的样子，强行把脸给别了过去。 张安民诧异的看着迥异平时的大白鹅，好奇的问：“这是在干什么？” “看鹅干净不干净。”旁边一位小护士望着凌然，口中道：“说是做院感防护呢。” “哦哦。”张安民理解的点头。 医院对感染的戒备是与日俱增的。当然，医院感染的大敌，主要还是经过医院培养出来的高端病菌，比如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葡萄球菌，它们就像是细菌里的绿巨人，经过抗生素层层筛选出来的，一旦出现了感染，普通的抗生素武器打上去，真的是挠痒痒的存在。 相比医院自己培养出来的超级细菌，普通小诊所或者大白鹅身上的细菌，那就只是毛毛雨了，也就是凌然这样的医生，才会事无巨细的过来检查一番。 凌然将大白鹅翻来覆去的玩了两遍，又让余媛擦片送检验科，才将之丢回到了喷水池中。 大白鹅飞也似的躲到了水池的另一边，再看着凌然，满脸悲愤。多日积累的霸气，一朝丧失殆尽，由不得它不气呀。 张安民又向前挪了挪，想给凌然打个招呼。 这时候，凌然已经先看到张安民了。 “张医生。”凌然非常社会的抬抬头。 打招呼这样的初级礼节，凌然还是经常使用的，之前在学校或者下沟诊所里，凌然每天遇到的人太多了，而且经常会遇到意料之外的人，像是小学同学时隔十年，已经去伦敦读书了，却莫名其妙的坐飞机回云华，专程找凌然喝一杯奶茶这样的事，凌然也是遇到过十几次的，毕竟，同学就那么多。 张安民受宠若惊，在他的印象里，凌然可不是主动型社交的人。 “你怎么不在手术室。”凌然走到了张安民身边。 嘎嘎。 大白鹅失去了压制，翅膀一扇，小眼睛一瞪周围人，眼瞅着就要选一个厚肉的下嘴的样子。 一群小朋友像是被恐吓的小兽似的，四散而逃。 张安民看着大白鹅，笑道：“我正好有空，中午休息时间么，就出来逛一逛，看看鹅。” 凌然“哦”的一声，道：“那就一起去手术室吧，我让他们把手术提前一点。” “咦？是……肝切除手术吗？”张安民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难道不需要做点前置任务吗？不要夜读几份报告，买点装备什么的？ 凌然只点点头，道：“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术。” 在做了几例肝癌手术以后，凌然就暂停了此类手术。 就现代外科技术来说，癌症就是外科治疗的边界了，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更多的，是医生也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的案例。 凌然不喜欢这样的不确定性，果断抽身，以至于周围人都没有意识到。 张安民更不会想那么多。 他现在听到肝切除就兴奋的不行了。 手里的咖啡喝到一半，张安民感觉比喝了4瓶红牛还有劲，连连点头道：“肝内胆管结石我也很熟悉的，以前还解剖过一具……” “边做边说。”凌然很节省时间的样子，再吩咐余媛道：“打个电话给手术室。” “好的，你们先上去，我随后就到。”余媛说着，向大白鹅走去。 张安民看着身高1.48米的余媛，向着脖子40厘米的大白鹅走去，不由面带微笑，心道：凌然组的人还都挺好说话的，做事也挺利落的…… 嘎！ 只见余媛手起棒落，一根温度计就准准的插入了大白鹅香满园的菊花中。 张安民看的不由夹起了臀。 “乖。量个体温。”余媛趁机摸了两把鹅，并笑盈盈的伸手逗逗鹅脸：“来，笑一个。” 大白鹅香满园一脸的无辜。 “进电梯了。”凌然提醒了一声。 “哦哦。”张安民连忙跑进来，低眉顺眼的转身站到了电梯前方。 “你刚才说，很熟悉肝内胆管结石？”凌然在张安民身后发问，他的脸印在锃亮的电梯门上，像是在发光似的。 “是，是……我之前有做过一助，有做过二助，另外……”张安民恨不得将自己的履历背一遍。 “这样好，你去把病人的资料找出来，全部筛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没考虑到的情况，你也熟悉熟悉术前状况。”凌然随口安排着任务。 张安民连忙答应着。 “会看CT吗？核磁共振呢？”凌然又问。 “会一点。”张安民不敢说多了，他知道凌然看影像片相当厉害，但也不知道有多厉害。 “那你再读一遍CT和核磁共振，再给吕文斌和余媛说一说。”凌然继续安排任务，他手底下以前只有住院医，显然没有张安民这样的小主治好用。 张安民继续点头。 “病人也去看一看，再和家属了解一下，术前的用药核对一下……”凌然一口气吩咐一堆下来，听的张安民头晕目眩。 “那我现在去看，手术时间是？” “45分钟后。” “四十五……这样的话，时间根本来不及啊。” “你要多久？”凌然反问。 张安民犹犹豫豫的，小声道：“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后就该做第三个手术了。加快效率。”说话间，电梯门开，凌然已经昂首离开了。 “凌医生。” “凌医生！” 走廊里，大家言辞亲切的招呼着凌然。 张安民紧紧跟随，只觉得氧气都被人给吸走了似的。第490章 胆道镜﻿ 手术台上。 凌然站主刀位，张安民站一助的位置，马砚麟站在二助的位置，都处于全神贯注的状态。 台上的病人罩着绿色的铺巾，看不到脸，看不到手，只有腹部的操作面，裸露了出来，特别凸显出了肝脏部分。 张安民喘着粗气，看着凌然将一小块肝，给剥离了下来。 他跟过的肝部手术其实很不少了，做二助的时代不说，自从成为资深住院医以后，他跟台一助的肝切除手术，没有100台也有80台了。 要说激动，他跟台头几例肝切除手术的时候，还是挺激动的，跟台到二十台三十台以后，也就相当平静了。 但是，今天的张安民，又感受到了久违的激动。 或许，是因为重新涌起了主刀肝切除的希望？ “可以了，电刀。”凌然伸手，再低头下来，瞬间就将渗血的几个小血管给处理了。 “持针器。”凌然继续要器具，继续处理，两手舞动的极有韵律感。 张安民贪婪的盯着看。 不像是吕文斌等人刚刚接触肝切除，就是跟着凌然做的，张安民在肝胆外科呆了这么久，跟过的老主治年轻主任有快十位了，有一个算一个的，技术都比不上凌然的纯属。 张安民已经顾不上考虑为什么了，他现在就想多学一点。 医生是少有的愿意主动加班的职业，别看医生们天天怨声哀道着加班，但是，如果医院不让医生加班了，那就不是怨声哀道了，那就是门可罗雀。医生九成九的都会跑掉。像是云华医院，估计就能剩下一个周医生。 当然，值夜班是真的怨声哀道。 “好了。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渗血。”凌然说完了就开始检查病人腹腔的情况。 张安民也连忙跟着检查。他是一助，做的就是这些辅助性的工作。 “张医生，你来关腹。”凌然检查完了，确定没问题，就将工作给转移了出来。 张安民又急忙应声，说了句“好”，再扎着手，欢送凌然离开。 吕文斌也没有要留下来的意思，笑呵呵的道：“我去厨房看看，张医生你做完这边，就赶去3号手术室吧，去的早的话，说不定还能抢到一助。” 张安民脸一热，道：“我没有要抢一助的意思。” “哦，我不是说你抢……”吕文斌顿了顿，转瞬一笑，道：“你去3号手术室看看就知道了，你愿意当一助的话，大家也不会特别在意。我们组内都是轮着来的，不用抢的。” 张安民呵呵的笑两声，再道感谢，心道：你们组内以前可以轮着来，那是你们的资源丰富，现在我进来了，我一个人做掉一半的一助，我倒要看看你们抢不抢。 噗。 气密门紧紧地关了起来。 “呼……” “呼！” 张安民和苏嘉福齐齐的吐出了气来，接着相视一笑。 “凌医生气场有点强啊。”张安民有点不好意思的感慨一声，就算是解释了。 苏嘉福呵呵一笑，屁股舒服的扭了扭，道：“我不管气场强大不强大，我就想好好的睡一觉，咱们还需要多长时间？” 外科医生是经常被麻醉医生和巡回医生催的。 张安民笑一笑，道：“关腹就是几分钟的事，不过，我想多体会一下，您多担待，再坐一会。” “行。”苏嘉福和张安民也算是认识，但基本没有说过话，两人现在也没有聊天的兴致。 张安民让巡回护士将无影灯拉下来一点，自己换着角度，观察起来。 肉眼看了一会儿，张安民还有些不满足，又让护士将胆道镜拿过来，仔细观察肝内胆管的结石的情况。 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术，核心问题就在于肝内胆管的残石率高，也就是肝内胆管的结石很难取干净。 有报道称，肝内胆管结石的残石率高达31.3%，也就是切除了部分的肝以后，仍然有三成左右的结石，残留在肝内。 再细分的话，左肝内的残石率是17.3%，右肝是54%。 之所以右肝是左肝的三倍左右，是因为医生们通常都是行肝左外叶切除术，从而去掉了大量的左肝的残石，而大量的留下了右肝的结石。 当然，这是平均比例，到了高手的手里，左肝的残石率降到10%以下都算是基本操作。 而降低到多少，往往就是此类手术吹嘘的要点了。 张安民也准备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鉴定凌然的手术如何。 他将胆道镜放出来，顺着适才的通道，默默的看下去。 没有残石。 没有残石…… 没有残石！ 张安民越看越是心惊。 做助手的时候，他是需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工作量的，所以也没办法看全凌然的全部操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趁着关腹的机会，赶紧复盘。 然而，就算把张安民的胆囊给捶肿了，他也想不到，自己会看到这样的胆管。 说是正常人的水平，都是可以伪装的吧。 嗤。 手术室门又被踩开了。 三名肝胆外科的主治结伴而入，先是左看看，右看看，确定凌然不在，才笑了出来：“老张，我刚隔着门看，就想，你小子一个人搞什么呢？怎么的？关腹呢？” “人家凌然治疗组的住院医都回去了，结果留你关腹了？” “关腹就关腹嘛，关腹也没啥丢人的。” 三名主治的资历比张安民略深，要么是已经开始做肝切除的，要么就是想尽办法的在接触肝切除的，听说了张安民给凌然做一助的事，都跑过来看。 云华医院的肝胆外科不比急诊科，更不比手外科这样的精英科室，它就是普外科里分出来的一个小科室罢了。 小科室就意味着人员少，资源少，病人也少，岗位更容易变成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局面。 在主任贺远征的肝切除手术都排不满的情况下，排在张安民前面的副主任医师都是吃不饱的，跟着副主任们的主治们，能做肝切除的几率就更低了。 在其他主治都乖乖排队的局面下，张安民想要跳出局，自然是不受欢迎的。 张安民自己也知道，轻笑两声，就继续看着屏幕，操作着胆道镜不吭声。 胆道镜和其他内窥镜类似，都是由顶部的摄像头，传播图像到手术台上的屏幕里。 肝胆外科的三名主治只扫了一眼，就知道是胆道镜了。 站在最中间的高资历主治，更是笑呵呵的开玩笑道：“怎么的，肝切了，才发现人家胆道内没结石？” 旁边人立即跟上： “没结石可就是医疗事故了。” “没事没事，自己放几颗算了，别说我们没教你哦。” 张安民默默的移动了几十秒，才指着屏幕上的一个小点，道：“这里，这个就是胆管结石了。” 三名主治愣了愣，齐齐发出爆笑的声音。 “这个要是肝切除的原因，我就笑死了。” “不行不行，我已经笑的肚子痛了。” “就为了这么小的结石割肝子了？割下来的组织送病理科了吧，你们这是医疗事故吧。” 张安民淡然的看看三人。 他其实很能理解三人，如果不是盯着凌然做的手术，他根本不相信残石能取的这么干净。 然而，事实就是，业内视为顶尖的2%残石率，对凌然来说，并不算困难。 “这些是手术过后的残石。”张安民道。 其他人依旧笑：“总共就这么点结石，手术不手术，有什么区别。” “麻烦，把病人的CT片放一下。”张安民说完，麻醉医生苏嘉福很快就在自己面前的电脑上，放出了CT片。 主治们的笑容，渐渐收敛。 “是同一个人？” “看胆道是同一个。” “弄的这么干净，是怕胆结石家来了亲戚不好看吗？” 张安民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们。 虽然几分钟前，他也是一样的神情，但在此时此刻，张安民觉得自己的笑容应当是神秘非常的。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91章 没见过钱﻿ “我说主任为什么天天跟着凌然跑。”当中的主治突然笑了一声，像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秘密似的。 说完，他又向两边挑挑下巴。 另外两名主治，此时却没有附和他的意思了。 “肝内胆管的结石，怎么弄的这么干净的？” “是呀，大家都是肝切除，没道理凌然的就切的特别干净吧。” 两名主治的问题，都指向同一个答案。 “我刚也在想这个问题。”张安民呵呵的笑了两声，然后收起了胆道镜，开始做关腹操作。 三名主治在旁边等着张安民说话，等了十几秒，还没有回答，中间一人醒悟过来，忙道：“正好，等我洗个手，给你帮忙。” 他说着就出去洗了手，回来让护士给套了一件手术服，给张安民当起了一助。 在云医这样的三甲医院里，手术耗材的使用是极其浪费的。 像是手术服这种十几块钱，或者二十几块钱的东西，医生们都是随用随丢的。类似的还有穿一次就要高温消毒的洗手服，用一次甚至一次不用就要重新消毒或丢弃的手术器械——只有拖鞋，是永远不洗永远肮脏的。 医生们往来手术室，换用衣服，或者操作器械等等，都是比较随意的，基本上，只要不带回家，就没什么关系。 有了人来帮忙做助手，张安民的关腹操作就快多了。 一个负责解开夹子并递线，一个负责分层缝合，只几分钟的功夫，就将腹部给缝好了。 张安民这时候才施施然的道：“我觉得吧，凌医生能把肝内的胆管结石清的这么干净，主要是位置选的好。” “位置？” “恩的。位置很重要的。”张安民道：“你们注意看看，他切肝的位置，既是结石集中的地方，也是取结石很方便的位置。” “这是怎么选的。” “就像是做几何题吧。”张安民其实是不知道的，就随口胡编。当然，他确实是有向这个方向思考的，至于思考的方向是否正确，张安民就无法负责了。 其他三人没有看手术，就只能瞎想，想着想着，就觉得张安民说的很有道理了。 “跟做那个辅助线什么的一样了。” “你还记得初中几何？” “高中的立体几何也是要做辅助线的吧。” “这么说的话，选位置确实是个难点了。我高中的立体几何是学的最差的，一般都考不到90分。” “那我最差的是高等数学了，定积分，解析几何什么的，都是拉绩点的东西。” 虽然已经毕业十年了，再说起中学和大学的数学来，几人依旧是印象深刻。 当年都是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学习的东西，虽然具体步骤和公式定理都已经忘光了，可是，回想打下烙印时的痛苦，以及间歇期的甘甜，大家还是很愿意随口聊两句的。 毕竟，能在云医站稳脚跟的医生，在学校的时候，都还是有过风云岁月的，比起进入医院以后的泯然众人，更令人怀念学校了。 张安民也不会多说什么，随口闲聊两句，帮着麻醉医生苏嘉福收拾收拾，就脱了手术服去赶下一台手术了。 另三名主治也有自己的手术，就算再心痒，也只能各自散去。 张安民紧赶慢赶的，也就只得到了二助。 一助变成了马砚麟。余媛现在是住院总，而且是开了几个月荤的住院总，急诊科的一般手术都是交给她来做的，尤其是晚上的夜班手术，第一序列就是住院总，以至于余媛已经跟不住凌然的手术了。 凌然也不在意谁给自己做一助。有技术好的医生做一助，他做手术的速度就会快一点，做的更精细一点。没有好技术的一助，那就做的慢一点，自己多注意一些。 要说主治级的一助和规培医级的一助有什么区别的话，对凌然来说，大概就是提前两台手术喝精力药剂罢了。 身为一名目前拥有精力药剂718瓶的壕医，凌然能够承担一助的各种变动。 “张安民，你准备一下，做胆道镜。”凌然看到张安民来了，倒是很乐意转移一些压力出来。 就凌然来看，做了五六年胆系列手术的张安民，胆道镜水平应该有初级专精的水平了，对于肝切除这样的手术来说，算是够用了。 张安民“咦”的一声：“我做胆道镜吗？可以吗？” 凌然皱皱眉：“你好像特别喜欢重复提问。” “会吗？我有重复提问？咦……好像是这样的。”张安民愣了愣神。 “不要重复提问了，尽量。”凌然有点嫌弃张安民的啰嗦，但也就是一点点嫌弃。 张安民小心翼翼的点头，再小声道：“如果我来操作胆道镜的话，残石率怕是会很高了。” 自家人知自家事，他别说是做一个2%以下的残石率胆道镜了，17%的平均值都是没把握的。 凌然却是奇怪的看了张安民一眼：“谁告诉你说，操作胆道镜的医生，决定了残石率。” “不是吗？不是应该……”张安民果断闭嘴，免得再问出两遍来。 “决定残石率的原因很多，你可以过后找论文读一下，胆道镜不是关键因素。”凌然懒得解释，想了想，又决定满足一下张安民的求知欲，遂道：“你有不懂的，可以先问余媛。” “哦。是。”张安民满脑子浆糊，敢情刚才包括自己在内的4个主治，都是瞎想的？ 凌然点点头，继续做手术，做着做着，忽然道：“徒手操作也可以影响残石率。” 说着话，他就用手，从割开的肝里，抠出了一颗结石…… 抠出了一颗结石…… 抠…… 张安民眼睛圆瞪，突然觉得自己所崇拜的高大上的肝切除，变的下里巴人了。 张安民再转头看马砚麟，就见后者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喂，你经常见凌医生这样取肝内胆管结石的？”张安民小声的问马砚麟。 马砚麟伸着脖子看，反问：“难道不是这样取的吗？” 张安民给问住了，开动脑筋想了一会，道：“我有看文献里，说用徒手取肝内胆管结石的，我就是不知道，原来是抠的……” 马砚麟平平淡淡的“哦”了一声。他就见过一种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又能如何评价呢？ 张安民只觉得一股荒谬感升腾，望着马砚麟，心道：规培医都可以学抠肝子了，这是什么世道？等等，抠肝子的先进性在哪里？ 窗外。 西风起。 大鹅香满园随风起舞，像是舞剑的项庄似的，徐徐靠近一名臀大肌很发达的青年女性。 “小心。”男生一把拉起了女生，指了指身后的大鹅，露出一个干净的笑容。 女生羞红了脸，像是卷曲的吊兰似的。 刚从健身房里出来的吕文斌，望着喷水池旁的柔情似水，忽然涌起一阵的烦躁，不由快走了几步，直到进入手术室，才觉得浑身轻松下来。 “吕医生，你做一助？”张安民才做到第三台手术，尚在有意谦让。 “那行，这台我做一助。”吕文斌就没什么要谦让的意思了，当仁不让的站上了一助的位置。 张安民有些遗憾的站到了凌然的对面，拉着勾，跟完了今天的第三场手术。 “好了，抓紧手术一下，再做两台手术，咱们休息。”凌然说着转头问张安民，道：“你的胆囊手术是什么时间？” “后天……后天才是手术日。”张安民莫名的有些慌了，一天五台手术，站都要站十几个小时的。 凌然点点头，道：“后天把具体的时间发邮件给我吧，咱们休息……30分钟，等下一台手术准备好。” 凌然说完就走了，吕文斌抓紧时间关腹，张安民跟着帮忙，倒也节省时间。 一波做完，再回到休息室，30多岁的张安民，已经感觉到浑身的疲惫了。 他从自己的储物柜里取了烟，再招呼一声：“吕医生，抽烟吗？” 吕文斌犹豫了一下，道：“那一起，稍等。” 吕文斌也到储物柜取了烟，和张安民一起出了休息室，边走边道：“我平时不太抽烟，偶尔玩着抽。” “不抽烟更好。我是没办法了，读书的时候就抽烟。”说话间，到了天台，张安民就让了根自己的烟给吕文斌。 吕文斌不客气的拿到了手里，扫了眼，见是10块钱一包的红双喜，不由一愣：“张医生，你这个主治省的很啊。算了，试试我的。” “我算什么主治，我升主治的前一年医疗改革，根本没见过钱。”张安民说着接过吕文斌的烟，就见烟身上，“中华”两个字反着光。 张安民的嘴唇不由哆嗦了一下：“大中华？这么腐败？” “这有什么腐败的，您出一次飞刀的钱，就能买几条了。”吕文斌笑着捧张安民。 张安民苦笑：“我出什么飞刀啊……” 说着，张安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抬眼看向吕文斌，问：“你经常跟着凌医生出飞刀？有钱拿？” “有。”吕文斌干脆的回答。 “能分多少？”张安民忍不住，他是真的想知道。 吕文斌咂咂嘴：“少的200，多的500吧，最多一次1000。” “那也不少了，凌医生一周能出三次飞刀吧，你怎么都能分个千儿八百块了。”张安民算着账，内心稍微有点平衡了，这也就是个烟钱了。 吕文斌刚点起烟，过嘴就想吐出去，被张安民的话给逗笑了，不由咳咳的咳了起来。 “一台哦，按次算钱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谁敢给凌医生开这样的价。”吕文斌笑着摇头。 “一台？那凌医生出去一次做几台手术？” “你觉得呢？”吕文斌抬起臂围38厘米的胳膊，笑着吸了一口烟，迅速的吐了出来，看起来像是个常年健身的单身大佬似的。第492章 自我提升﻿ 凌晨四点钟。 吊兰睡着绿萝，绿萝压着吊兰，吊兰与绿萝共勉，绿萝上吊兰而吊兰滚绿萝，颠萝倒兰又秘而不宣。 四周静悄悄的一片，但急诊中心的值班医生和护士们，已是如临大敌，将自己收拾的整整齐齐，静静等待起来。 呜呜呜…… 费力的引擎声，从院前广场传了过来。 所有人下意识的挺胸抬头起来。 “凌医生的捷达，怕是被人给坑了，发动机起码五年了。”左慈典两手揣在袖子里，一边演绎着东北揣，一边吸溜吸溜的吸鼻涕。 旁边的牛护士嫌弃的不行，就用中年大妈的直率，道：“左医生，感冒了就往后面站站，别到前面顶风了。” “顶风\*\*，越做越爱。”左慈典随口就是一句荤油击，滑腻腻的躲避开攻击，且道：“我就是受不得晚上的这股子邪风，谁能想得到，夏天还有这么冷的时候。” “你又不是第一次凌晨四点接凌医生。” “所以我才说邪风，再说，凌医生手里应该是有钱的吧，他为什么不换辆好车？”左慈典满脸的费解。 “知道你买了辆宝马。”牛护士更嫌弃了，撇撇嘴道：“凌医生要是想开好车，有的人是送，他为什么要买，说不定过两年，人家女方的嫁妆就带着好车呢。” 苏梦雪听的眼前一亮：“我可以让家里面买辆好车坐嫁妆，妈妈之前就给我说呢……” 再旁边的一名小护士亦是连连点头：“如果是凌医生的话，我也可以买好车的当嫁妆的，不要彩礼！” 左慈典听着，东北揣的袖子都松开了。 “你们这样子，是要被身边的亲戚朋友说的，哪里有让爸妈加嫁妆的！”左慈典说的心虚，又对站在后面的张安民点点头，问：“是吧？” “是……算是吧。”张安民讪笑两声。 他现在满脑子塞的都是飞刀。 而且，张安民现在确信，明天就有安排一组飞刀，是去武新市二院的。 前段时间，凌然在武新市一院和二院，做了过百例的肝内胆管结石，如今陆陆续续出院，不仅一个死掉的都没有，而且预后良好。 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给武新市一院和二院吃了一颗定心丸。 事实上，就是张安民听到这样的消息，第一反应都是作假。 首先一点，就是肝切除不死人的概率太低了。虽然说做肝切除不一定会死人，但是，做三五十例肝切除还不死人，张安民能想到的唯一理由就是挑选了病人。 否则，按照正常的收治程序来判断的话，做百例而无死亡案例，实在是太稀罕了。 然而，当理论与现实抵触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只能是相信现实。 现实的结果，就是武新市一院和二院，请凌然做飞刀的热情高涨。 他们现在收集到了肝内胆管结石的病历，第一时间的选择，就是邀请凌然来飞刀。 因为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是择期手术，而且择期的选择非常宽泛，最先动作起来的武新市二院，一口气就积攒了10例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手术，完全足够凌然做两天的至少，他们是这么考虑的。 对张安民来说，他的考虑就更简单了。 武新市二院给凌然的飞刀价格是每台手术6000元，外加往来的高铁商务座，以及希尔顿的行政套房和单人住宿。 单就6000元来说，算是飞刀医生们的起步价了。能够跨地区做手术的医生，最少也要5000元，最次最次，也得表面上开六七千元，再友情价一个3000元。 不过，为了避免其他地方来飞刀的医生水涨船高，武新市二院反而只敢开出6000元的价格，再用集中多例的方式，给凌然以稍稍补偿。 当然，最吸引张安民的，还是武新市二院给凌然助手们开的价格，一助每台800元，二助每台200元，可以说是非常厚道大方了。同样的高铁商务座和希尔顿的单人单间，也可以说是非常给面子了。 这样的价格和待遇，明摆着就是给凌然收买人心用的。 至少，就张安民所知，肝胆外科的主任贺远征，出门飞刀从来只带几名嫡系手下的。 不过，凌然手底下缺人，也是张安民确定的以他的经验来看，凌然手底下就没有一个合格的肝切除的助手，奈何凌然就是这样一例例的手术做了下来，愣生生的培养出了几个熟手，也是张安民生平仅见…… 张安民偷眼看了看左慈典，他知道左慈典是凌然组的大管家，对于飞刀的人手也是有发言权，这就更让他不敢得罪。 “凌医生来了。”有人小声喊了句，众人顿时再次列队起来。 张安民更是双腿并拢，认认真真的。 对治疗组的组长，如何尊敬都不为过。 “今天的手术比较多，所以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开始做手术。恩，第一个病人准备好了吗？”凌然进门冲着众人点点头，就提问出来。 左慈典连忙道：“都准备好了，麻醉这边还是苏嘉福。” “又是苏嘉福？他不睡觉的吗？”凌然莫名惊诧，他最近几周，为了加油做手术，差不多每周都需要磕掉一瓶精力药剂，对于没有精力药剂嗑的苏嘉福，随时都能出现在手术室里，凌然甚至还有点些微的担心。 左慈典习以为常的道：“麻醉医生就是这样，没关系的。” 凌然缓缓点头，再道：“没有事的话，就去洗手开手术吧。” 说完，凌然一马当先，带着众人，浩浩荡荡的往手术室去。 一台手术。 再一台手术。 两例肝切除，接一例tang法缝合，再接一例跟腱修补术，然后又是肝切除…… 张安民跟着做了两把一助，一把二助，已是晕陶陶了，到了中午时间，又被塞回了肝胆外科的手术室里，被放上了主刀位。 张安民但是都懵了。 凌然温言道：“张医生，咱们说好的，我带你做肝切除，你带我做胆囊手术……” “哦哦……”张安民回想了起来，不禁有些不好意思，道：“不如凌医生你来做主刀。” “不用，我可以再跟几台手术。”凌然并不着急的样子。 叮。 系统声音出现在了凌然耳边： 任务：自我提升。 任务内容：通过自己练习，获得技术“胆囊切除术入门” 任务奖励：初级宝箱 佰度搜索 噺八壹中文網 м. 无广告词第493章 不急 凌然看着系统跳出的任务提示，感觉很有些莫名其妙。 自学技能是多难的事啊，竟然就给发一个初级宝箱？ 以前做几十个病例都给发一个中级宝箱的。 凌然不得不据此揣测：系统莫非是怕他自我提升了技能，以至于不需要它了。 凌然的脑海中，不由的浮现出幼儿园老师们痛哭流涕，哭着欢送他离开的场景，凌然现在还记得，一位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女老师，用感慨的语气说：小然长大了，以后都不需要老师了。 后来的小学老师，初中老师，高中老师，乃至于大学老师，都不乏有这样的老师。 当然，大部分老师是不会痛哭流涕的，也就是随便哭哭的样子。 毕竟，不是每位老师都是感情充沛，心思敏感的类型。还有些大大咧咧的 凌然心道，这样看来，系统还是个敏感型的系统？ 凌然原本还有心想要询问系统两句，可转念一想，要是系统也痛哭流涕起来怎么办？或许，它是想到了自己终将离去的时刻吗？ 对于这样的敏感型的人群，凌然接触过不少，可要说有什么好的方案来面对的话，那就是瞎扯了。 于是，凌然向天看看，只长叹一声，甚至没有问系统一声。 对于任务，他更是没当回事。 初级宝箱？是衷心感谢不够多？还是同行的赞许不好玩了？ “凌医生？”张安民看凌然在那里发愣，小声的喊了一声。 “哦，开始做吧。”凌然手举在胸前，活动了活动肩膀，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样子。 张安民还是有些心虚，道：“凌医生，不如您来做指导手术？” 要说的话，医院里真真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主治虐住院医，或者副主任虐主治，经常就跟玩小白鼠似的，很多医生都有偷偷躲在角落、值班室、厕所、衣柜、床底、储藏室之类的地方狂哭的经历，问问原因，多半是与上级医生有关的。 但是，医院的上级医生虐下级医生是技术碾压型的虐法。 技不如人的情况下，上级医生也就是空顶一个上级医生的名头罢了。 尤其是到了副主任的层级，牛掰的副主任可以虐的一个科室的主治和住院医想死，不够牛的话，多数就只能说点骚话了。在三甲医院以外的医院，尤其是二乙以下的医院，如县医院或卫生院之类的地方，此类副主任最是多见。 对张安民来说，凌然是比副主任乃至于主任还要牛掰的存在了。 另一方面，跟着凌然做了这么些个手术，张安民也是真的佩服凌然。 圈内的技术崇拜，是一种天然的崇拜。这种崇拜，就好像学霸崇拜学神，程序猿崇拜程序员，打手崇拜拳手，街头篮球爱好者崇拜NBA职业球员一样。 就算凌然还不会做胆囊手术，可是，看过凌然的肝切除术，张安民的崇拜，再都无处安放了。 凌然眼馋的看了看屏幕，摇摇头，道：“你开始吧，不用推让了。” 张安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再让。 古代的皇帝禅让，似乎都是要三让三辞的。 然而，事不过三，继续推让下去，恼了凌然，那就太倒霉了。 在旁边当吉祥物，顺便学习的左慈典轻轻地咳了一声，道：“凌医生说让你做，就是让你做，别多想了。” 说起来，左慈典可是最知道张安民的这种心态，只是与左慈典相比，张安民的社会履历就弱太多了，倒是他的医学实力要强一些，总归是在云医培养出来的主治医师，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 “我们开始。”张安民站稳了主刀位，心情也渐渐平和了下来。 做手术和其他工作有一点好，真的到了手术台上的时候，医生并不会特别的感受到疲惫、痛苦或者焦躁等感情。 尤其是手术顺利的时候，所谓的“心流”就越容易出现。 就好像一名学生，正在做自己非常熟悉的试卷的时候感觉。 困难，是会有一些的，但是能够突破的困难，反而会给人以鼓励。 许多高阶医生总是能够做出远超低阶医生的手术效果，部分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因为低阶医生总是会遇到这样的难以攻破的困难，就好像试卷中，从开始就出现难以解开的难题。从第一道题开始就不会做，勉强写一个答案，到第二道题的时候，已经开始心虚了，再继续遇到困难，很容易就会丧失信心了。 张安民对胆囊手术的熟练程度已到了专精，而一旦突破专精，该术式在不遇到幺蛾子身体的情况下，就会很顺利的做下来。 只见张安民先在肚脐上打个眼，再充入二氧化碳，造出气腹，再用镜子从腹腔内部，观察第二个眼的位置。 当他打第二个眼的时候，从屏幕上看，能够看到，里面的肉被戳出了一个凸。 张安民首选的位置，从里面看不是特别理想，于是又换了一个位置戳。 这次从屏幕上看，就戳到位置了。 张安民将镜子交给凌然，自己稍微用力一戳，就将肉顶破了，几滴鲜红的液体，洒在了肝面上。 肝胆不分家，在做胆囊切除术的腹腔镜视野下，占据大部分面积的就是偏红的肝脏，胆囊被肝脏覆盖着，此时还都看不到呢。 张安民继续打了第三个眼，再手持钳子，看着屏幕，用纱布将肝脏上的血滴顺手给擦拭干净。 站在后方的左慈典，不由好笑的看看张安民。 “先看一下胆囊的情况。”张安民用拨棒抬起了肝脏，边说边操作起来。 凌然认真的看着张安民的操作，默默的记着，并且按照手术进程，保证镜头的位置正确与稳定。 腹腔镜下的助手的工作也就是这样了，普通小医生，想要获得腹腔镜下的操作机会，还是需要费一番心思的。 到了凌然这里，自然不存在此问题。 张安民照例用7个夹子，来封闭胆管和血管，做到第六个时候，封闭就确定完成了，张安民却没有立即将最后一个保险用的夹子放上去，而是对凌然道：“你来试一个。” 这一次，凌然就没什么拒绝的了。 他欢欢喜喜的与张安民换了位置，然后手持分离钳，瞄了又瞄的，才将最后一个夹子放到该去的位置。 “没问题。”张安民心里想的其实是非常好，但他觉得，自己用“非常好”来评价凌然，那就太怪异了。 凌然则是颇为满意的端详着自己放的夹子。 他有充沛的解剖经验，又有腹腔镜的操作技术，放一个夹子，自然是不会出错的。 不过，凌然的目标，可从来都不是不出错。 事实上，凌然从不忌惮出错。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凌然在学习之初，就非常的有感觉，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并不总是比别人强，但是，总是有的孩子害怕出错，而拒绝尝试，这或许是凌然与他们的最大不同——当然，凌然总是能够获得尝试的机会，并且在出错之后更容易得到鼓励而非叱喝，大概也是原因之一了。 “一会好像还有一个胆囊手术是吗？”凌然欣赏完了自己放的夹子，顺口问了一句。 “好像……是吧。”张安民今天做的手术太多了，以至于有些晕头转向了。 左慈典在旁确定的道：“今天还有两例胆囊手术。” 一般的医生，手术日做三台或者两台手术，都属于正常操作，就是做四台或者五台的，也不少见。 而一般医生和凌然的区别是，一般医生是一周两天左右的手术日，而凌然天天都可以是手术日。 正常的医院里，除去住院总，是没有人像凌然这样做手术的，而住院总，通常只做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以免老总们彻底崩溃。 张安民做一台腹腔镜下的胆囊手术，也就是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的时间。 看着屏幕，张安民问：“凌医生之后做主刀吗？” “今天都不做，我晚上回去再复习复习，下次在做。”凌然接着一顿，道：“对了，晚上我们组内聚餐吧，去邵家馆子？” “好。”张安民赶紧答应下来。 左慈典笑呵呵的道：“我去打电话给邵老板，让他都准备好。”第494章 看透 左慈典最近是经常来邵家馆子的。 他是凌然的治疗组里，工作量最小的一员，现在重回单身汉的身份以后，偶尔有空闲的时候，就常来邵家馆子泡着。 当然，凌然治疗组的医生空闲时间，单位往往是以小时来计算的。 左慈典提前四十分钟下班，到了邵家馆子，先要了最近流行的竹鼠，又点了些小菜，就见邵老板从后门进来，带着欢迎光临的笑容。 “邵老板，有两周没见了，在哪里发财了？”左慈典半调侃式的打招呼。 邵老板笑呵呵的道：“住了个院，普外的楼里呆着呢。” “又住院了？什么毛病？” “我这肠子之前不是割断了一截嘛，一直有点消化不良，前阵子便秘的厉害，就去住院了。”邵老板说的轻描淡写，对他来说，也确实是些小毛病了。 左慈典则是颇为震惊：“便秘住院两周？” “恩，顺便做了做别的检查，医院嘛，去了就得住一段时间，你们最知道的。对了，你们这是要庆功了？” “组内聚会。”左慈典笑笑，道：“明天还要出去一趟，今天吃点好的。” “凌然医生的治疗组听说是蒸蒸日上啊，我在店里都听到好些次了。”邵老板对云医熟悉若家，比左慈典要强的多的，他说话间，又给左慈典免费加了两个菜，再问：“凌医生现在开展新术式了？” 能说出术式这个词的，对医生来说，就不算是纯粹的外行了。左慈典乐淘淘的道：“凌医生最近不是在做肝切除术吗？又学腔镜的胆囊切除术，肝胆不分家嘛。对了，邵老板的肝胆怎么样？” “肝切过了，胆囊做的是保胆取石术。”邵老板微笑。 左慈典大为惊叹，像是看什么精彩的事物似的，上上下下的打量邵老板：“肝都切过了？” “早都切过了，就在云医做的。”邵老板微笑：“当时是摔了一跤，肝区疼痛，我立马一个快速拨号就出去了，送到医院，失血才1000多点。” 左慈典再次震惊的看着邵老板，1000多的失血，竟然都可以骄傲了吗？你是切了肝啊，又不是买到了便宜肝子。 “那个……保胆取石的话，现在有些医生是不推荐的吧。”左慈典觉得切肝的话题太狠了，决定换一个新话题。 对邵老板来说，保胆取石术确实是很轻松了，他笑一笑，道：“别的病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我的胆囊的什么收缩率好像还是可以的，再一个，我是经常有机会做腹腔镜和开腹手术的，胆囊内的结石有复发的话，做别的手术的时候，顺便做掉就行了。” 左慈典无言以对，顺便做掉的理由实在太充沛，甚至让他觉得，其他人要是也能这样做，那就好了。 “大块烤肉来一点吗？”邵老板心情很好的问了一句。 “不是红柳烤肉了吗？” “红柳太贵了，也不想重复用，就还是用铁签烤吧。没香到那个程度。” 左慈典听的笑了起来：“说的是，不过，邵老板您有点自曝其短吧。” 邵老板望着左慈典，镇定的道：“我为你们省钱，是因为你们要拿钱买房买车交贷款娶老婆养孩子给孩子买奶粉交学费给老婆买LV买香奈儿买古驰买爱马仕买巴宝莉……”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是我短，是我短……”左慈典不想听下去了，他刚贷款买了辆宝马，每个月要还一万多块，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重新回到了捉襟见肘的生活，奢侈品包这样的词语，更是他不想听到的。 邵老板呵呵的笑两声：“羡慕你们啊，还有胆吃竹鼠，我现在都得算着来。” “您短胆汁我短钱，合适，也合适。”左慈典不知道该高兴点还是悲伤点。 不长时间，一辆身长7米的凯雷德，极其威武的停在了店前。 凌然、余媛等人鱼贯下车。 三名实习生，郑军、项学明和关菲也从后面里走了下来。 青春年少的关菲最为兴奋，高声道：“没想到滴滴的商务车里，竟然加长的凯迪拉克！” “是凯雷德。”郑军纠正了她一句，顺便悄悄的摸了摸车尾的漆面。 相比劳斯莱斯幻影这样的车，许多年轻人还会觉得式样太过于老年化，但是，外表刚硬威猛的凯雷德就不一样了，会让人觉得又年轻又有钱还有种发自内心的骚气。 郑军就很喜欢车，他心心念念留在大城市里，也是希望能有车开——住院医没有家里帮忙肯定是买不起车的，但如果留在云华这样的大城市里，至少可以租车，如果多收集一些优惠券的话，价格也不会太夸张，偶尔过过手瘾是没问题的。 关菲最喜欢的则是车里的豪华感，她又依着车拍了几张自拍，才紧随着众人，奔进了邵家馆子。 在邵老板的招呼下，几道凉菜迅速的摆了上来，还有大块烤肉和烤箱烤出来的羊排端上桌。 “我亲自去烤个小串牛肉，几位稍等下。”邵老板乐呵呵的又去忙活。 “我去拿几瓶啤酒。”张安民主动起身，跑去了吧台。 到了吧台，张安民要了啤酒，又道：“我这里来结账吧。” “现在吗？”吧台的收银员问。 “对。”张安民道：“我先买单，后面再点的再说。” “好的，您看一下单子。”收银员印了小条给张安民。 张安民看了一眼，眉毛就挑了起来：“这么贵？” “你们点了4只竹鼠啊。”收银员指了指小条最上方。 张安民嘴角抽了抽，忍了再忍，再递出一张银行卡，又递出另一张，道：“分两张刷。” 内心里，张安民安慰自己：社交活动，私房钱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收银员点点头，问：“每张刷多少。” “这里刷2460块。”张安民指指自己私房钱的银行卡，又道：“剩下的用另一张卡刷。” 收银员在计算器上按了一遍，接着刷掉了张安民的私房钱的银行卡。张安民在输密码的时候，心都在滴血。 接着，收银员继续刷第二张卡，却是没有成功。 “余额不足。”收银员道。 “不可能。”张安民连忙掏出手机来，就见余额果然是不够了。 再仔细看，才瞅见老婆发的信息：给儿子报了补习班，这个月省点花钱。 张安民当场愣住。 “先生？”收银员催促起来。 “怎么了？”凌然走过来视察竹鼠的情况，正好看见张安民。 身为初级主治的张安民，不由浑身窘迫。 凌然看向收银员。 只是被凌然的眼睛盯着，收银员就浑身发虚，不由道：“这位先生买单，银行卡里余额不足。” 凌然再次看向张安民。 张安民无奈的道：“我拿错卡了。” 凌然道：“明天有飞刀，所以，科室聚餐的开支，一般是由开飞刀的医院来支付的。” “咦？还可以这样？”张安民惊讶坏了，他见过 “恩，因为飞刀期间，一般没时间吃大餐。”凌然停顿一下，招手叫过了左慈典。 左慈典同学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着急的问：“凌医生，厨房不干净吗？” “我还没过去看，明天安排张安民做一助。”凌然吩咐了一句，就往厨房去。 张安民有些没缓过劲来，回头看左慈典，问：“这是……为什么？” 来自镇卫生院的中年初级住院医左慈典，望着名校毕业的云医主治张安民，给予一个淡淡的笑容，道：“估计是发现你穷吧。”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95章 来往飞刀 “哇，高铁商务座啊，这个就是商务座啊。”关菲拖着自己哈喽凯蒂的粉色小箱子，站在商务座的车厢里，兴奋的毛都竖起来了。 项学明跟在她后面，尴尬的不行，低声道：“关菲，你声音小点，别影响到别的乘客了。” “哪里有别的乘客啊，咱们包场了。”关菲仗着年轻，在车厢里使劲的蹦跶了两下，像是只欢乐的松鼠似的。 “就算这样，也注意一下影响嘛。”项学明说着，找了最后的位置，乖乖的坐下了。 同为实习生的郑军随后入内，然后是左慈典、张安民和凌然。 总共六人的飞刀组，可以说是非常高的标准了。 张安民左看右看，心里发虚，低声问左慈典：“对方真的给报6个人的商务座？” “6个人的商务座又没多少钱。”左慈典现在是组内的大管家，张口就道：“一张票400多，下来还没有3000块。” “3000块还不多？”张·初级主治·名校毕业·然并卵·缺钱·没见过世面·安民望着中老年住院医左慈典，觉得大家不在一个频道上。 左慈典哼哼两声，道：“凌医生的肝切除做的这么好，飞刀一场都只要6000块，他们赚翻了好吧。病人可都是留在他们医院里的，药钱我们一分钱都不分的。” “6000一台，也不算少了。”张安民感慨道：“胸外科做一台肺癌根治术，也就是6000块，得四个小时。” “如果都按时间来算，那真没咱们什么事了，凌医生现在做一台肝切除，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左慈典说着笑了出来，道：“你要知道，如今武新市一院和二院的肝切除手术，可都是凌医生吸引来的病人。” “怎么不到咱们云医……”张安民说着赶紧闭嘴了。 在武新市开飞刀，主刀是6000，助手们也都有几百块分，而在云医做手术，主刀能分300块就不错了。 左慈典撇撇嘴，对张安民的谨言不以为然，道：“咱们凌医生在云医又不是没做肝切除手术，现在云医的ICU还能收得下人吗？肝胆外科要是说，敞开了收人，让凌医生放开了做手术，那咱们肯定不去就武新市做手术了，对吧，舟车劳顿的，多辛苦啊。” 左慈典说着，熟练的将商务座的位置调低放倒了，弄成小卧铺似的，毛毯一盖，枕头一掂，比在医院里还舒服的样子。 事实上，还就是比在医院里舒服。 随着高铁的启动，车体轻轻的晃动，以至于左慈典很快就打起了呼噜。 张安民小心的帮左慈典盖了盖被子，然后看着左慈典的糙脸发呆。 昨天晚上，左慈典就将他叫到了角落里，拿了一把的现金，说是“给你垫付的钱”，张安民推拖不过，还是给收了起来。 老实说，那2460元，是张安民积攒许久，才存下来的私房钱，请客一次就开销掉，他是真的不舍得。 除此以外，左慈典还额外分了540块出来，凑整到了3000元，说是这几天的手术的药费。 540元并不多，但让张安民感觉到了浓浓的温暖。 现在医药改革了，医生们能从药品中分到的钱少了很多，他就跟着凌然做了几台手术，即使能分要药钱，也是分不了这么多的。更不要说，凌然还是主刀。 而且，凌然等人在肝胆外科的手术室里做手术，只有手术用药是算他们的，其他都是肝胆外科的药了。这也是凌然能够一直在肝胆外科的手术室里做手术的原因之一。若是只占床位不分钱的话，负责管床的医生和护士早就造反了。 最重要的是，张安民还不是凌然治疗组的人，不分钱给他，才是正常的。 张安民不用想也知道，此事肯定是凌然授意，左慈典还没有反对。 轰…… 高铁钻进了隧道中。 张安民透过玻璃上的反光，看到了凌然，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一个念头来：凌医生现在肯定是把我看成穷鬼了吧。 张安民自失的笑一笑，手揣在兜里，摸着钱包，幸福的睡着了。 两个小时后，高铁抵达武新市。 武新市二院一口气派来了三辆车，将凌然一行接到医院。 没有寒暄，没有客气，凌然要了影像片，再给病人依次做了B超，确定没什么问题，就进了手术室。 “张医生你先跟凌医生做一助。关菲，你做第一台手术的二助。”左慈典按照凌然之前的要求，安排起人员来。 凌然已经进去洗手了，张安民有些不好意思的谦让道：“左医生，不如你先做第一台手术。” “没必要，让你一轮先。”左慈典呵呵一笑，望着张安民，满是同情心的道：“先让你攒点底子。” “我……”张安民张张嘴，叹口气：“多谢。” “不客气。”转头，左慈典对郑军和项学明道：“你们一人一台手术轮着来，这是肝切除手术，难得近距离观察的机会，凌医生是看着你们实习期要结束了，给你们发点红利，都抓住机会了。” “是。”实习生们一起回答。 他们确实是心情激动。虽然二助大部分时间，只有拉钩和抽吸两件事能做，但就像是左慈典说的，能近距离的观察手术，就已经是最好的实习体验了。 凌然从来不管这些手术室外的细务。 他洗干净了手，就穿着新内裤进了手术室，看着麻醉医生完成了麻醉，就要了手术刀，操作起来。 他现在做肝切除手术，已经是仅次于断指再植的熟练了。 断指再植主要是病人总能提供多个指头，而肝脏的供应量就大大减少了。 凌然一边做手术，还一边有些怀念飞刀断指再植时的生活。 那时候，他和王主任出一次飞刀，至少能分到三四台手术，平均每人提供两个半指头，一天就能做10根断指。运气好的话，做12个，或者14个手指的时候都会有。 现在做肝切除手术，就没有这样好的条件了，10例手术要分两天做…… 当然，武新市二院是这么说的，凌然并没有准备这么做。 凌然以两台手术为单位，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就休息半个小时，如此循环三次，就到了晚上12点。 此时，张安民做了两组4台手术，颇有些疲倦了，左慈典做了一组两台手术，又机智的睡了6个小时，却是精神正好。 不用凌然说，左慈典自己就洗干净了爪子，等在了新的手术室中。 张安民不懂得凌然的节奏，中间的三个小时悠悠逛逛的浪费了，此时完成了关腹，赶紧去武新市二院的值班室去睡觉。 武新市二院的条件比云医还要差些，一间值班室里放三个高低床，供手术层所有医生休息，每时每刻几乎都有两三个人，在那里睡觉、打牌、聊天或者看电视。 张安民倒不嫌弃这样的环境，他当年做住院医的时候，云医的新楼还没建好，条件比武新市二院还不如。此时，做了4台肝切除手术的张安民已到极限，倒头就睡，瞬间便鼾声如雷，反而吵的打牌看电视的医生不能娱乐了。 再被左慈典叫醒，已是凌晨四点了。 张安民对这样的时间点也渐渐熟悉了，最近一段时间，他跟着凌然做手术，凌晨三点都有起床的时候，凌晨4点简直就是做手术的标准时间。 睡了四个小时的张安民，感觉浑身充满了精力，只是有些担心的问左慈典：“凌医生状态如何？” “凌医生？他用那个什么达芬奇睡眠法的，一般人学不来的。”左慈典摇摇头：“反正，他的精力好的很，你就不用担心了。” “毕竟是年轻。”张安民笑一笑，就赶紧上手术去了。 他年轻的时候，也经常熬夜30个小时的做手术。当然，那时候都是做二助一助，现在……也差不多。 10台手术做完，才是早上9点钟。 不用凌然多说，大家乖乖的改签商务座，不到中午12点，就赶回了云医，再看手术板，下午4点钟开始，又安排了两台手术，可以说是一点事儿都没耽搁，安排的妥妥当当。 凌然给众人放了假，自己就钻进急诊室玩去了。 左慈典招招手，将众人叫进一间谈话室，门一关，就开始递信封。 虽然是早有预料的，但是，捏到厚厚的信封，张安民还是有恍若隔世之感。 “行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我去查个房。”左慈典是住院医，自然是要管床的，好在出去做飞刀不用写病历，又是一桩好处。 病区。 病房内，永远是热热闹闹的。 病人、家属、绿萝、吊兰，各自占据病房的一角。 左慈典分管20张床，在凌治疗组中算是中等水平。 作为住院医师，他的查房就快多了，主要是看看病人的恢复情况，有没有突发状态，另外，就是指导即将做手术的病人，禁食禁水，说明注意事项等等。 左慈典怀里揣着自己的大信封，心情也满是不错，一路笑眯眯的查着房，还没查到一半，却是被病人家属给拦住了。 “那个，左医生，我听说，医院里是有一个请飞刀的说法，就是请别的地方的医生过来做手术。”病人家属拉着左慈典，低声询问。 刚刚高铁刀回来的左慈典心里立即绷起了一根弦，道：“是有这么一回事。” “那我们要是请京城的医生过来做手术，还是可以在咱们医院住院，用医保是吧？”病人家属明显是确认的状态。 左慈典缓缓点头，问：“你是哪位病人的家属？” “丁帆。扬帆起航的帆。是我父亲，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我们几个做子女的就考虑，要是咱们医院能请飞刀的话，最好还是能请个京城的医生过来做手术……” “你们不是听说凌医生的名气，才过来的吗？”左慈典打断他的话。 病人家属傻笑两声，再低声道：“这个……我们是听说凌医生的名气挺大的，所以这才上门求医。不过，凌医生毕竟年轻，您说肝切除这么大的手术，我们做子女的确实是担心。老实说，我们经济上还是比较宽裕的，几个子女也都愿意拿钱给老父亲看病，所以，我们就给联系了一个飞刀的医生……” 左慈典听到这里愣住了：“你们已经联系了飞刀医生。” “我二哥联系的，他是做生意的，人面比较灵活，那个，我是想着，再跟咱们大夫商量一下。”病人家属说的有理有据似的，只是完全不符合医院的规矩。 不过，飞刀的规矩，本来就是没人保护的。 左慈典紧皱眉头，随口敷衍几句，立即出门来，并拨了电话给霍从军。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顶点手机版阅读网址：第496章 送飞刀 霍从军并没有一个人来，而是找了贺远征一起，快速的赶到病房。 急诊中心扩大了，霍从军在医院的时间就更多了。 他现在连有些会议都懒得去开了，有些人已不值得他喷了。对霍从军来说，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完成大急诊的梦想，让某些悲剧不再重演。 贺远征则稍稍有点受到凌然的影响。 他现在一天到晚的研究肝切除，就想要提高自己。以高端医生来说，贺远征依旧属于年轻派，提高技术，是他这个年纪的主流。 霍从军在电梯口等到贺远征，边走边道：“一会以你为主。你是肝胆外科的主任医师，说话更有分量。” “好。”贺远征没什么推脱的。 病人和病人家属确实是一线最烦心的工作，但他做的多了，也就习惯了。 两人联袂来到病房，就见聚集在一起的家属洋洋洒洒的有十几号人，将一间小病房都给塞满了。 “霍主任。贺主任。”左慈典看到霍从军，连忙招呼了一声，又介绍道：“这边是76床的家属……” “我先看看病人情况。”霍从军阻止了群情激荡的病人家属，转手拿起了床脚的护理记录，默默的看了起来。 众人本来极有说话欲望的，此时看霍从军拿起了病例，也都不好立即喊起来。 霍从军拿着病例，一方面看着上面的记录，一方面观察着病人家属。 “我们出去说话吧，让病人好好休息，戒骄戒躁，别担心。”霍从军说着话，转手一拉贺远征，就出了病房，一点都不给病人家属们围拢的机会。 病区附近就有谈话室，霍从军进了谈话室，安排贺远征坐主座，自己再坐旁边，对着门，顿时感觉重新恢复了掌控感。 后续进来的病人家属们迟疑的分成了几坨，颇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霍从军看向贺远征。 “你们找了飞刀？”贺远征单刀直入。 “我们是考虑着老父亲的病情比较严重，当然，我们能理解，对医院和医生来说，这是个普通的病症，你们都做的很多了。但对我们来说，就是希望能好一点，就好一点，为此多花点钱，也是没关系的……”病人的小儿子站出来说话，表情较为平和，说话也比较清楚。 贺远征缓缓点头：“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病人主动联系飞刀，这是不允许的。” “为什么？”负责联系飞刀的老二瞬间感觉不爽了。 “因为飞刀是不合规的，我们医院也要承担责任。而病人联系的飞刀良莠不齐，如果出事的话，我们医院没办法处理。” “我请的是冯志详主任，又不是什么江湖游医。”二儿子也是五十岁的人了，鬓角皆白，说话依旧有点冲。 贺远征愣了愣，霍从军立即转头看向左慈典。 左慈典苦笑：“我也才知道。” 冯志详就是所谓教科书上的人物了。他的名字在多本外科专著的编者栏里，在医学界，编者是不比作者差的，因为许多医学资料的重新修订，都只能署名编者，而这些医学资料，其实就代表着医学界的主流，也是医学生们学习的教材。 左慈典以前在镇卫生院，对于这些医学界的大人物，从未关注，即便来到了云医，也是雾里看花。他是现在看霍主任的表情，才知道来人非凡。 “冯志详冯教授答应来了吗？”贺远征眉头紧皱的问。 “答应了，我找了人的，冯教授本来是不愿意来的，我亲自到京城去劝了劝，人家才答应下来的。”二儿子说的得意洋洋，此事不易，办成更值得骄傲。 贺远征的思路不由发生了变化。 云医是云华市和昌西省内的顶级医院，而且辐射临省，但是，冯志详是国内普外科的大拿，多次参与医学资料的修订，级别远远超过了云医的程度。 像是这样的大拿来飞刀，就不是云医愿意不愿意的事了。事实上，以云医肝胆外科的名气，就是花钱让冯志详来开会，人家都不一定搭理。 就好像云医的主任医师，是不会去县医院玩一样。 从根子上说，云医是很愿意请冯志详来看一看的，至少贺远征非常的愿意。 这样的人，肝胆外科平日里想请还都请不来呢。 由医院延请飞刀的规矩，最初就是为了摒弃那些不熟悉的非知名医生，有时候，更是为了摒弃与本医院关系不睦的医生。 而在最初，飞刀其实就是病人们请的。 病人们通过私人关系，延请自己认识的医生来做手术。由于生死存亡的关系，就算关系不是特别深的情况下，外地医生也有可能跑过来做手术。 在飞刀尚未尚未成为一种潜规则之前，医生们之间的邀请，反而不容易达成，毕竟，如果只是为了不相干的人做手术而冒着巨大风险，成名的医生都是不乐意的。 就算有飞刀费，成名的医生也不稀罕。尤其是那些已经成为了科室主任的医生，他们在医药改革之前的收入来源很多，并不是很在乎几千元的飞刀费。 那时候，吃着医药公司的科室主任们，甚至根本不在乎钱。 现如今，医院飞刀已成常态，尤其是地方医院的医生们，往往与京沪两地的高端医生，建立了松散的联盟关系，自然而然的会排斥不熟悉的飞刀医生。 但是，这也不绝对。 不是自己的关系，重新联系一下，不就成了自己的关系吗？ 想到此处，贺远征的语气客气了一些，道：“冯志详教授的技术是好的，不过，冯教授现在快70岁了吧，他是亲自动手术，还是指导手术？” 说到这样的话题，丁家老二就有些懵逼了，茫然摇头。 贺远征咳咳两声，道：“肝切除手术，快的要做2小时，情况不好的话，可能要做四五个小时，冯志祥教授和你父亲差不多年纪了，要他在手术台上站三四个小时，还是比较辛苦的吧。” “那他做手术，不就是这样吗？”老二醒悟过来，摇头道：“人家反正答应下来了，其他我没再问。” “我建议你还是问一下。”霍从军此时缓缓开口，道：“我们医院的凌然医生，技术还是非常好的，你如果请冯教授来做指导手术，我们凌然……” “霍主任，患者家属既然提出了要求，我觉得可以考虑他们的意愿。”贺远征这时候有点倒戈了。对他来说，就是认识一下冯志详教授也是好的。 这种心态，就好像云医当年接待祝同益院士。 那是要整个医院出动的规模。 冯志详是没有成为院士，这里面自有他的机缘巧合，但他在国内普外科的地位，还是相当可以的，至少对贺远征来说，是非常值得认识的。 霍从军思量了几秒钟，也就没有继续争取。 凌然现在有的是手术做，困难的是没有充足的床位，而且是ICU的床位，所以，强行争取，且不说人家听不听你的，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另一方面，冯志详这样的普外大拿，对贺远征有促进，对凌然的作用说不定更大。 霍从军因此也就保持了沉默。 家属们见医生们赞同了，也开心了起来。 小儿子再次确认想：“我们请冯志详教授过来，所有的医药费，还是可以走医保报销的，对吧？” “大部分都可以，具体看医保规定，和我们医院的医生做手术是一样的。”贺远征道：“但飞刀的费用，要你们自己出。” “可以，没问题。”丁家老二大包大揽的，他是子女中条件最好的，不怎么在乎钱，只是着重强调：“冯志详教授是咱们国内顶尖的普外科的医生了，肝胆脾胃肾，人家都是个顶个的厉害，出点钱，请人家来做手术，大家都放心，是吧。” 贺远征笑了笑，心虚的看了看霍从军。 霍从军已经想明白了，就笑笑，道：“都说了以你为主，病人也是住在你们肝胆外科的，你认可签字就行了。” 贺远征赶紧答应下来，再将霍从军送出门，才回来讨论邀请冯志详的细节。虽然是病人邀请的飞刀，但真的要执行，还是都他们医院内部来操作方可。 .。手机版阅读网址：m.第497章 安排 冯志祥教授中午从京城出发，预计下午三点钟到，然后晚上8点40的飞机离开，中间不吃饭……”会议室内，贺远征召开了病人丁帆的会诊会议，而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迎接冯志祥教授的问题。 霍从军也列席其中，与贺远征一个坐在桌子的这边，一个坐在桌子的那边。 听着贺远征的介绍，霍从军的眉头就稍稍皱了起来：“预计3点钟，是3点钟到机场，还是3点钟到咱们医院？” “3点钟到机场。”贺远征表情凝重。 “不愧是冯教授，挺自信的。”霍从军抄着手，没有再多的话。 他本人就是普外科出身的，对普外科的大拿冯志祥教授，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当然，霍从军是军医的出身，对于地方医院成长起来的冯志祥，也没有什么忌惮就是了。 不过，霍从军和贺远征的问答，已经足够在座的医生自己算出账来了。 云华是个千万人级别的大都市，从机场到市区一路通畅，也得30多分钟的时间，算上城区拥堵的时间，下飞机出门的时间，一个小时是很难从机场到医院的。 同样的道理，从云医到机场，也得提前一个小时出发，再算上候机的一个小时，得计算两个小时进去。 而冯志祥教授在云医落地的时间，总共是5小时40分，掐头去尾三个小时，留给做手术的时间，就只有2小时40分了。 要说的话，2小时40分的手术时间，对于普通的肝切除手术，也是够用了，凌然就经常表演1个小时出头，完成一台肝切除手术的速度。 他在武新市二院做飞刀，3小时能做两台手术，连做10台都不超时，在昌西省内，都算是传奇事件了。 但是，只预留3个小时的时间做手术，那就是真的自信了。 “做不完，他就改签，咱们就不管他的时间安排了。”贺远征也不认识冯志祥，并不肆意评价，免得被传出去了麻烦。 霍从军“恩”了一声，就不吭声了。 贺远征咳咳两声，开始了安排人手，又强调道：“这位病人，丁帆的年龄比较大了，73岁，肝脏情况不是很好。吲哚氰绿试验倒是childpugha级，但血清总胆红素比较低。另外，病人肝硬化合并门静高压……” 例行公事的说过，贺远征问：“大家有什么想法？” 他这算是在走会诊程序，不料凌然就默默的举起了手，道：“病人现在就应该提前输止血药物了吧。” 贺远征愣了一下，“恩”的一声，道：“冯教授也做了同样的医嘱。” “病人的核磁共振片可以看到吗？”凌然又接着问。 贺远征再次愣了愣，然后缓缓道：“凌医生如果想看的话，可以找张安民调取看一下。” 丁帆要做飞刀，自然不会留在急诊中心了，而是转科到了肝胆外科，在医院里，这也算是非常正常的转科了。 若是没有凌然的存在的话，急诊中心遇到的所有肝胆疾病，基本都会转到肝胆外科去。 不过，人到了肝胆外科，又准备飞刀，凌然要看核磁共振片，就稍稍有些出格了，贺远征也不是特别高兴，就点了张安民的名字。他知道张安民跟着凌然做手术很多，虽然不是很重要的初级主治，但也是有所不爽的。 霍从军咳咳两声，道：“凌医生做事情比较认真，而且，他是比较喜欢阅读核磁共振片的，这个属于个人习惯。” 贺远征脸色好看了一些，笑笑道：“一般人也读不懂核磁共振片，凌医生开始读片了，影像科的家伙们才是最紧张的，我们科现在收到的磁共振片，上面的字都比以前多了一倍。” 霍从军也跟着笑了起来。 会议室内，弥漫着欢快的笑容。 凌然莫名其妙的看看他们，再顺口道：“磁共振片也应该发一份原片给冯教授。” “冯教授过来以后会看的。”贺远征这时候不听凌然的。开玩笑，核磁共振的原片有1000多张，影像科的人也是拉着鼠标看的。先不说传一份磁共振的原片对网络是多么大的考验，看原片本来就不是外科医生的必修课。 据贺远征所知，冯教授应该也是不会看磁共振的原片的。 发给人家，指不定还要被怎么想呢。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霍从军缓缓地说了一句。 懂得看磁共振原片的人没几个，以冯志祥教授的年龄，不懂得看核磁共振是很正常的。 “再有其他问题吗？”贺远征赶紧跳过这个话题。 凌然毫不迟疑的问：“冯志祥教授手术过后，病人是留在云医吗？” “当然。”贺远征望着凌然，心里吐槽：病人不留在医院里，难道坐飞机去京城吗？ “住icu？”凌然继续追问。 “那肯定。” 凌然“唔”了一声，不吭声了。 护士长看的一阵心疼，忙道：“凌医生，icu现在床位还比较宽裕的。” 凌然扭头看了看护士长，道：“我知道。” “那个……凌然，icu是icu的事，冯志祥教授过来，也就是做一个手术，做的好的话，病人一两周就出院了。”霍从军劝了凌然一句，就像是劝小孩似的。 在个人爱好方面，每个人都是小孩子。 只不过，有的人能愉快的做小孩子，有的人被迫装大人罢了。 会议室内，不论是肝胆外科的医生，还是急诊中心凌治疗组的医生，都低着头不吭声。 笑话凌然这种事，在云医范围内，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说霍从军换独头弹喷人有多毒，力挺霍主任的周院长，也能虐的一个小医生要生要死。 “那行，没事的话，大家就回去吧，下午跟手术的，现在就准备起来了。”贺远征匆忙的宣布散会。 他就是想看看人家冯志祥的手术，也不想得罪人。 回到办公室，张安民耷拉着脑袋，来给凌然放核磁共振的片子。 他天天跑着跟凌然做手术，对肝胆外科来说，自然是很不满意的，也就是凌然最近做的肝切除的病人，很多都留在了肝胆外科，才没有人说张安民。 不过，今天被贺远征点出来，张安民就觉得装糊涂是越来越难了。 “凌医生，丁帆的磁共振片。”张安民让出了电脑位置。 “多谢。”凌然将手头的电子病历快速扫完，关闭以后，坐了上去，然后拉着鼠标，一幅幅的磁共振原片看了下去。 越看，凌然的表情就越遗憾。 “有问题？”张安民试探着问。 “也没什么大问题，挺好的。”凌然叹口气，指着屏幕道：“你看，门静脉高压，就这一项已经很不错了。肝硬化也是比较严重的，还有血管瘤，看着应该是良性的。恩，你看，局灶性的结节增生，这都是容易导致术中出血的。加上病人的凝血功能障碍……” “这样看的话，手术也不好做的。”张安民感慨着道。 “是呀，比武新市的10例肝切除，都要复杂一些。”凌然啧啧有声的看磁共振片，脸上的遗憾更重了。 这么好的病人，竟然被京城来的医生给飞刀了，着实令人唏嘘。 佰度搜索 噺八壹中文網 м. 无广告词第498章 冯教授 冯教授，我们的飞机已经到平流层了。”两舱的空姐，轻快的来到冯志详教授身边，并以蹲式服务来证明头等舱比商务舱贵出来的一倍价格花在了哪里。 早就飞成了航空公司白金客户的冯志详教授睁开眼睛，点点头，熟悉的道：“给我一杯清水，一杯茶吧。” “好的。水要热水吗？” “恩，多谢。”冯志详接着打开空姐送来的热毛巾，使劲的擦了一把脸，才对身边的徒弟郭明成道：“ct片都看过了吗？怎么样？” 刚升任副主任医师的郭明成还不到四十岁，坐飞机也没什么不适，精力充沛的拿出了文件袋，递给冯志详，道：“从ct来看，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门静脉高压，肝硬化，还有结节增生……” 他也是刚刚从手术台下来的医生，趁着路上的时间，看了病人的影像片。病历倒是看的早了些，也因此才接下了这台飞刀。 接这台飞刀，是因为他正在做门静脉高压的肝切除的课题，另一方面，对方开出的飞刀费用也确实不错就是了。 冯志详则有些疲倦，他已经有阵子不做手术了。他现在是医院的副院长，普外的大主任，又在各种全国性的委员会中担任各种职务，加上编撰书籍，以70岁老人的精力，根本没办法有所兼顾。 不过，每隔一段时间，冯志详还是会做上两三例指导手术的。 不做手术会失去状态，进而脱离了外科医生的生活，这是冯志详所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他的学生都已经成长起来，像是郭明成这样的副主任医师，只要放出去，立即就得是一家地方医院的科室主任。 事实上，如郭明成这样的医生，根本都不用担心前途。 跟着冯志详锤炼技术多年，郭明成这样的医生，是有能力在一年内，将一家医院的手术量拉到2000台的。 一天做三台手术，指导并兜底三台手术，对郭明成这样的医生来说，简直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而在全国范围内，大部分的医院，都找不出几个郭明成这样的医生。因此，对大部分的医院来说，只要郭明成愿意去，哪怕是生建一个科室，都是没问题的，无非是配置些病床、护士和医生罢了。 至于病人，对大城市来说，病人是做不完的。 不过，再强的医生，面对复杂病例，也得小心再小心才行。 人体是非常复杂的，在阑尾炎手术依旧存在死亡案例的年代里，肝切除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郭明成在过去半年里，失去了4名病人。因为他选择了危险性极高的合并门静脉高压的肝切除，好在医院上下都很支持他，冯志详甚至许诺，在他的项目成功结束以后，让他参与到新版的教材编制过程中去。 就算不是通行全国的教材，依旧，还是非常的吸引郭明成。 “心电图显示，还有一点心衰。”郭明成摇摇头，道：“这个年纪，这样的身体状况，危险性很大。” 冯志详抖开ct片，看了看，道：“患者的疼痛感很强，生活质量不佳，手术意愿还是非常强的。你到了云医以后，给患者当地医生，都要说明情况。” “其实应该让他转院过来的。云医的术后管理不知道怎么样，病人这样的情况，术后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是术后大出血，二进宫了。” “医保在云华嘛。”冯志详语气带着强调的味道，道：“这个年纪的老人，就算子女有钱，很多也不愿意让他们出钱的。自费的话，很多老人宁可不做手术。” 郭明成“恩”了一声。 中国特色的飞刀，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次社会自我管理的尝试。 国内的医保，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限制流动的。 不仅本省的医保只能在本省用，有的地方，还限制病人要先在地区的定点医院看病，继而转诊。 这意味着，一些不适合转诊的小病，比如阑尾炎、胆囊炎、跟腱修补术等等，要想用医保的话，就只能在地方三甲、二甲，哪至于二乙级水平的县医院治疗。 尽管医生和医保制定者，总是期望小病小医院看，大病再来大医院。 但是，对于病人来说，为什么就一定要在小医院里被高考450分学中西医结合，考不上研究生，被迫只能在父母的安排下进入当地医院混吃等死，既不愿意学习，又想赚点耗材钱，靠着熬资历升上去的主治医生练手呢？ 谁的胆囊结石不是自己的人宝来着。 就算是最基础的产前筛查，大医院的医生们能看出的先天性疾病的概率，也是小医院的医生们的成百上千倍。 飞刀变相解决了异地医保的问题。 最好的医生可以在不那么差的地方医院里执行高难度手术，或普通难度的手术，用的还是休息时间。飞刀的高昂收入，又修弥了医生们的经济和尊严…… 哪怕是冯志详这样的高端教授，偶尔也是要出来做做飞刀的，总不可能每月靠着万把块的工资和万把块的医药费生活。 两人在飞机上聊了一会病例，就算是做了术前会诊了。 冯志详年纪大了，很快盖着毛毯睡了过去，负责主刀的郭明成多看了一会资料，再小睡片刻，飞机就落地了。 二人都没有带行李，出了到达厅，就见到了高举的“冯志详教授”的牌子。 “是丁帆的家属吧。”收拾停当的冯志详看起来气派堂皇，一点都看不出老人的迟缓。 “对对对，我是丁钟。冯教授，咱们在京城的时候见过面，世纪天佳的李总介绍的。”丁家老二攀着关系。 冯志详微笑点头。 在他这个位置上，人托人的关系是最常见的，尤其是要做肝脏切除了，那都是人命关天的事，对一家老小来说，是要尽其所能，寻找一切关系的，对此，冯志详也是能够理解的。 而且，丁家老二说的世纪天佳的李总，他也确实是有些印象的。因此，虽然对眼前的中年男人，他没有什么印象，还是露出了些微的笑容。 “丁先生，你好。”冯志详轻轻握手，道：“咱们先去医院，路上边走边聊，可好？” “好的好的。”丁钟见冯志详还算好说话的样子，悄悄松了一口气，再拿出生意人的练达，摸着冯志详的边儿聊天。 等到了车上，冯志详的表情已经非常舒适了。 被人捧着说话，大部分时间还都是开心的。 丁钟弄了一辆考斯特中巴，另外三家人，各出了一个，等在车上，算是让家属提前见到医生了。同时，肝胆外科的贺远征主任，也带着一名医生来迎接，算是给足了面子。 冯志详见多识广，各种各样的家属都见过，看到病人家属的样子，首重安慰，聊了几句话，就道：“类似的手术，我是做过很多的。你们父亲的病情是比较复杂的，正因为复杂，才需要我们来做这个手术嘛……当然，手术的风险还是很大的，这个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同样的话，要是旁边的郭明成说，病人家属肯定是要听不进去的。 但是，由看着就老成持重的冯志详说，家属就安稳许多了。 等冯志详说了好听的部分，郭明成再站出来，谈手术的风险，说病人的危险症状。 然后，冯志详再出来说点好听的，云医就差不多到了。 “有冯教授出马，我们就放心了。”丁钟看看其他人，道：“我查了好些资料，都说冯教授是咱们国内普外科最厉害的……” “最厉害可不敢说。”冯志详呵呵的笑两声，打断丁钟的话。 郭明成更是微微皱眉，他们这一代的医生，现在听到病人自己查资料就烦心。 网上似是而非的资料太多了，解释起来又麻烦，最重要的是，有时候医生还真的辩论不过网上的资料，偏偏你知道网上的资料是错的，这就让人更生气了。 丁钟脸上的笑容不减：“冯教授太谦虚了，我们做家属的，看到您这样的医生，这就放心了。我父亲的病，就拜托您了。” “麻烦您了。”其他几个姊妹赶紧上前说好话。 冯志详于是又多安慰了几句，这才进入云医的大楼内。 肝胆外科全体医生，以及其他一些看热闹的医生，早都聚集在了大厅内。 “先做事，再聊天。”冯志详微笑着，实际上是根本不想聊天，直直进了手术室，再坐到换衣间内，才是一阵的大喘气。 “教授，您怎么样？”郭明成在旁小心伺候。 “没事。有点累。”冯志详笑笑，又吁了一口气，道：“等把你们这一批人送出来，我也就该退休了。” “让导师您费心了。”郭明成一副羞愧的模样。他知道教授所说的送出来，是指徒弟们独掌科室，作为一名医生，独立负责一个科室，可以说是掣肘最少，最容易发挥的状况了。 不过，科室和科室也是不一样的，京城大医院的科室，和地方三甲医院的科室，那是两个概念。最好的情况自然是留在本院，继承冯志详的衣钵…… 想到此处，郭明成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 他已经装备上了合适的手术情绪。 佰度搜索 噺八壹中文網 м. 无广告词第499章 手术开始 “手术室还行。”郭明成首先进入手术室里，检查一应器械和设备。 到了他这个水准的医生，其实已经不喜欢在陌生医院里行医了，就算是去飞刀，他也喜欢去熟悉的医院飞刀。最好的情况，是去自己培训过的下级医院飞刀，甚至就去自己的师兄弟所在的医院科室。 放在武侠里，郭明成就是名门正派里正当红的内院弟子，哪怕是出来行走江湖，首选也是有自家下院的地方。 而在下级医院里就职高位的师兄们，也很欢迎来自师门的小师弟，多多照顾，既是给老师和上级医院看，也是维护集体利益的法门之一。 不过，为了锻炼和开拓版图，内门弟子们偶尔去陌生的医院转转，也是不可避免的。 说不定就因此多了一所下院呢？ 郭明成一丝不苟的做着检查，心里琢磨着想：云医看起来也是蛮不错的样子。云华是个繁华大都市，人口多，人均收入也高，云医在当地的地位也不错。而且，看他们的样子，肝胆外科的水平也比较一般…… 他们这些副主任医师，就像是半熟的果子，再熬上个三五年，就要决定再扎根的地方了。 留在本院是最好的选择，但本院的主任医师的职位极少，拿到聘书，就意味着是冯志详教授的继承人之一了。 同时，也意味着要顶走一名老师兄，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郭明成一方面积极的挑战高难度的项目，另一方面，也要有再扎根的次级选择。给云华医院的同仁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有可能为自己增加多一个机会。 郭明成一边为今天的手术增加更多的意义，一边继续笑眯眯的做检查。 “你们这个灯光要再调一下的。”郭明成随便挑了个毛病，等多几名护士进来帮忙了，就指着其中最漂亮的一个，道：“你也加到今天的手术里来。” 护士长疑惑的看向郭明成。 “护士靓一点，房间里的光线也会好一点的嘛。”郭明成做手术，就喜欢漂亮的小护士，他也没有进一步的要求，就是对一天要呆10个小时的手术室的风景，有基本要求。 护士长见过形形色色的医生，瞅了郭明成两眼，懒得和他计较，就点点头，道：“小芳留下。” “哦。”护士小芳应了一声。 郭明成笑了：“你叫小芳？” “是。”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郭明成立即唱起了他那个年代的歌曲。 小护士礼貌的微笑，转过头，对一个手术室的其他护士做个鬼脸。作为一名被叫做小芳的护士，她听这首歌都听出茧子来了。 等郭明成出去了，护士小芳就向其他人笑道：“鉴定无误，又一个直男癌医生。” “没钱的才叫直男癌，有钱的叫直男就行了。”器械护士很灵巧的评价。 “癌症又治不好，直男癌再有钱，结果都一样。” “人家还会唱歌呢。” 小芳护士满脸嫌弃：“会唱《小芳》的，说明是老直男癌呀。” “嘘。小心有人来。” 旁边人说了一句，手术室内顿时安静下来。 过了会儿，病人就送了进来。 接着，肝胆外科的主任贺远征，带着两名嫡系进门来了。 云医的手术室并没有参观室的配置，那是常年都有人观摩手术的顶级医院，才会花钱配置的手术室。 就是示教室的配置，在云医都不是特别完善，还赶不上沪上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所以，想要好好的观摩一场手术，最佳方式就是走进手术室里来。 不过，手术室里所能容纳的人员是有限的。 算上麻醉医生、助手和护士们，手术室里也塞不下几个人来看手术了。 须臾，重新洗干净的郭明成，跟着冯志详走进了手术室。 “病人麻醉了吗？”郭明成又扫了一遍仪器。 在不熟悉的医院里做事，就有这样的不好，尤其是做这样的高难度手术，很容易产生不信任感。 “麻醉了。”小芳做了巡回护士，回答的很快。 郭明成点点头，看向冯志详教授。 冯志详同样是先扫了一遍仪器，再道：“郭医生，你来主刀手术。贺主任，你们再有年轻一点的医生，做过肝切除的，来两名做助手吧。” 贺远征一听，就明白过来，向后面两名嫡系道：“你们去洗手。” 两名嫡系医生赶紧去了。 贺远征耸耸肩，站在了一边，脸上无喜无悲，像是个江湖高手似的。实际上只是见多了。 冯志详是教科书上的人物，那双手做过的普外手术，指不定都要过万台。 但是，指导手术毕竟是不一样的，指导只能是查遗补缺，有些细小的点还不一定能顾忌得到。 可贺远征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就是云华医院肝胆外科的小主任罢了，没资格干涉手术。人家说话的时候，都点名了要年轻一点的医生，更是表明了态度。 “准备一下。咱们开始。”郭明成等着两名医生回来，就要了手术刀开切，颇有些争分夺秒的架势。 贺远征抬头看看时间，已经4点10分了，确实得抢时间出来了。 嗤。 气密门再开，这次是霍从军带着凌然进来了。 贺远征只点点头，没有打招呼。 霍从军同样不打招呼，就隔空看着。 冯志详关注了凌然几秒钟，终究还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手术中。 郭明成的速度很快，不用说，是做的极熟的。 冯志详说是指导手术，实际上就在旁看着，既不动手，也不指导。当然，现在还在入路阶段，也确实没有什么要提醒郭明成的。 手术进度，一分一秒的开展，基本都是顺利的。 不过，在场诸人并没有一个掉以轻心的。 肝切除手术在前半段，就是普通的腹腔手术而已，要到了肝脏的部分，才是真的见真章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霍主任的手机，唱起了腾格尔的歌。 “不好意思。”霍主任说着，拿起了手机，“恩恩”了两声，再对旁边凌然道：“急诊肝切除，你去做吧。” 凌然“哦”的一声，再看看台上的手术动作，转身离开了。 冯志详听到“肝切除”的字眼，就将目光转向了凌然，但是，依旧什么话都没说的，望着凌然离开了手术室。 .。m.第500章 手机铃响 急诊室。 周医生优哉游哉的看着手机，一边看一边还给旁边的长相普通技术普通人生无特色的住院医介绍：“你看起点的这本《医道坦途》啊，人家就知道先去骨科赚钱的，一个进口钢板用出去，老婆都能多笑三天。当然，他还没老婆就是了，医生其实是不需要老婆的，哎……” “周医生，病人失血挺多的样子。”长相普通技术普通人生无特色的住院医略显焦虑。 抢救室的病人可是肝破裂啊，虽然最近些天，总有肝破裂的急诊送到云医来，但是，毕竟是肝破裂呀，理论上，送到急诊室来的，就有机会蹭的。 周医生不慌不忙的瞅了眼抢救室，道：“吕文斌不是在里面忙着呢？左慈典也在嘛。” “吕文斌才是第二年的住院医，左慈典……左医生以前也没做过急诊肝破裂吧。”小住院医顺口歧视左慈典。镇卫生院的出身歧视，肯定是要跟他一辈子的，除非他牛到冯志祥的程度，才会变成美谈。 周医生反问：“左医生没做过，你做过吗？”” 小住院医愣愣神，道：“没。” “你猜我做过没？”周医生盯着小住院医看。 小住院医被看的心虚，小声道：“做……应该还是做过的吧？” “看不起人？”周医生眼睛瞪了起来。 “不是，我……” “我也没做过几例。”周医生停顿了一下，道：“死了3个，算一般水平吧。你知道吕文斌他们做了多少例肝切除吗？” 小住院医摇头。 “我听说有200例了，吕文斌能过手六七十例起码。左医生……左医生至少也能帮个忙吧。”周医生撇撇嘴，顺口也歧视一句左慈典，又拿起了手机，无视了周围的喧嚣，淡定的道：“我进去，他们就得听我的，我又没他们做的熟，我进去做什么？” “万一合并脾破裂呢？”长相普通技术普通人生无特色的住院医提出一个看似无可辩驳的理由。 外伤导致的肝破裂，经常合并有脾破裂，几率还是比较大的，像是邵老板那样，摔一跤破肝，再摔一脚破脾，一个一个来的，反而属于少数。 然而，周医生又不是第一天开始咸鱼，哪里能被小小的住院医给拿住了，他淡定的看着手机，口中道：“你去看一下，回来报告情况。” “啊……是。”住院医乖乖的去了，没有什么可抵抗的余地。 周医生继续端着手机，同时放松心灵和肉体。 不长时间，小住院医返了回来，羡慕嫉妒恨的道：“吕文斌把情况稳住了，凌医生也过来了，现在送到手术室，说是准备做急诊肝切除了。” 周医生瞅一眼就知道他的心思，道：“你有兴趣就跟着凌医生做嘛，凌医生人很好的，只要你跟几台手术，有点基础，再问啥，他就教啥。” 医院和医学院的最大不同，是医学院的教学成体系，医院则没人给你安排学习程序了，全得自己去学。有聪明的，突破层层障碍，就成了知名医师，有不灵光的，或者路走偏的，慢慢的就消失掉了。 小住院医听着周医生的话，也是无奈的缩缩脖子，道：“我跟不住凌医生的手术，我有女朋友了。” “你都有女朋友了？”周医生大为惊讶。 “我不该有女朋友啊。”小住院医表情不忿。 周医生摇摇头，问：“那她知道吗？” “知……周医生，咱们这样子没办法聊天了。” “那你去给凌医生帮忙吧。”周医生起身伸个懒腰，随手就将小住院医给派了出去。 下午的急诊科是最不缺人的，一方面，门诊还在上班，专业科室也都有人手。另一方面，白班的医生数量毕竟是比较多的。 这个时候，留个住院医在自己身边，只是干扰自己看书罢了。 周医生自己哼着歌儿，看着书儿，咸的翻面。 不长时间，见凌然出来了，周医生才把手机一揣，出来笑道：“凌然，手术顺利？” “顺利，不过，咱们急诊中心的手术室，还是没有肝胆外科的设备全。”凌然活动着手腕，道：“病人送过来的路上，失血有点多了，输血偏慢，另外，超声刀也没有准备好，多花了一会时间。” “超声刀是高耗材，我们用起来也要打电话签字的，麻烦的很，我都懒得用。”周医生撇撇嘴，签单什么的，他是不乐意的很。 “一个急诊肝切除，总共用了三分半，取超声刀取了5分钟。”吕文斌有的是吐槽。 周医生对吕文斌就没有什么和颜悦色了，淡然道：“急诊中心以前可不用超声刀，双极电刀都算高耗材的，下次见到了肝切除的病人，提前申请嘛。” “手术室要主刀医生亲自打电话。” “那你不和手术室的护士打好交道？”周医生循循善诱。 吕文斌有点明白过来，傻乎乎的点了点头。 “我回手术区去了。”凌然说的像是回家似的，道：“专家手术差不多该到剥离了。” “行，你去吧，我守着急诊室，再有大手术喊你。”周医生自然而然的拿出了手机。 “没问题。”凌然笑笑就走。 拐个弯，凌然直接走医护人员专用的电梯上了手术层，再换了衣服进手术室，就见手术台上的手术，果然才做到剥离的部分。 凌然毫不意外的样子。 他现在是大师级的肝切除，外加170次的腹腔解剖经验，看看病人的情况，再看看郭明成的手法，就能将他的进度判断个七七八八。 医院里面，大部分医生做某项手术的速度都是基本恒定的，越是能拿得下来的手术，速度就越是稳定。 反而是那些拿不下某术式的医生，速度受到状态、病人的病情等各方面的影响。 就凌然判断，郭明成也就是高级专精的水平，离突破大师级，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除此以外，他的解剖经验，缝合技能，止血技术等等，都与凌然有相当的差距。 当然，就算是这样，郭明成比云医肝胆外科的贺远征，也是面前覆盖式的强。 而贺远征，也是能去地方医院出飞刀的人了。 不过，医生的技术差距，在普通手术中，是不容易体现出来的。 现在的肝切除术，尚在贺远征的手术极限内，更是在郭明成的手术覆盖面中，无非就是做的慢些罢了。 凌然一边看，一边想，脸上没什么表情的样子。 扎着手的冯志祥和主刀的郭明成，各自看了凌然一眼，心里默默地嘀咕着。 霍从军瞥他们一眼，转头低声问凌然：“手术做完了？” “恩，急诊肝切除，去掉了三分之一个肝。吕文斌和左慈典扫尾呢。”凌然随口应答。 “那就好。”霍从军微笑。 冯志祥和郭明成又扭头看了凌然一眼。 看在对方是坐飞机过来的专家，凌然回以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 冯志祥和郭明成同时一皱眉。 郭明成更是不怎么爽利的想：一个急诊肝切除，做得快有什么了不起的，有本事让病人活下来再说。 当然，内心里，郭明成也是知道，急诊肝切除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尤其是对年轻医生来说，光是肝脏止血一项，就够他们学习一整个青春期的了。 郭明成又看了凌然一眼，心道：“长的帅连上手术都有优势，现在这个社会啊，太浮躁了。” 外科医生的成长，就是用手术量堆砌起来的，长的帅，能多蹭几台手术，只要不是脑袋空空的，总归是比别人更容易起来的。 郭明成不由的想起自己攀技术的年代…… “我要带你到处飞翔……”霍从军的手机又唱了起来。 冯志祥不怎么满意的道：“铃声还会换的？” “不好意思，关铃声了。”霍从军很好说话的样子似的，并且接起了电话：“喂……知道了。” 放下手机，霍从军关掉了手机声音，再对凌然道：“120送来一个断指的，你要不要做？三指离断。” 凌然看看手术台，又舍不得三指离断的患者，叹口气，道：“一个手吗？一个手我就去做。” 要是两只手的三指离断的话，说不得要请手外科派人来参与一下，以提高效率，但在一个手上的话，凌然通常都是不喊人的哪。 “是一只手的，被马咬断的。”霍从军道。 动物咬噬伤，在断指再植中，属于比较高端的案例了，一个不好，就接不回去了，接回去，功能性也会受损。 凌然不再犹豫，果断道：“让他们直送手术室，我过去等。” 凌然说完，并不立即出门，又看了两三分钟，才踩门出去。 手术室里，重新变得安静下来。 直到，一个半小时后。 嗤。 凌然又踩开门，进了手术室。 他穿着绿色的手术服，英俊洒脱。 “做完了？”霍从军本来就在刷手机，此时才抬头问了问。 “做完了，示指的功能受损比较严重，其他应该没问题。”凌然说着看看手术台，挑挑眉毛，问：“出意外了？” “病人凝血太不好了，刚才又出了些血。”霍从军解释。 凌然“哦哦”的应了一声，继续好奇的看了起来。 郭明成想说又懒得说，自顾自的聊天：“我现在最烦看着百度来看病的病人家属……” 此言一出，配合的助手说话顿时积极起来。 “大王派我来巡山……” 凌然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m.第501章 救死扶伤 “半月板成形术吗？这个等一下好了，先给病人做术前检查，做个核磁共振。”凌然拿着电话，声音小小的吩咐着，但因为是在手术室里，大家仔细听的话，还是能听得到。 郭明成此时已经不太满意了，而且，他有充分的资格不满意。 虽然是来飞刀的，但进了手术室做飞刀，那就是手术室的主人，尽在自己的手术室里打电话，算是怎么回事？ 郭明成皱皱眉头，就准备好好的说道两句。 这时候，电话里又换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声的喊：“凌医生，这个病人你得来看看，市体校送过来的，\*\*破裂了，肯定得切除了。” “什么时候送到？”凌然这次说的毫不迟疑。 他自从拿到大师级的\*\*切除术以后，即便以云医的资源，也没有遇到几次要切除的病例。 除了癌症和变性以外，\*\*切除术的适应症主要就是急诊，而以云华市的人口数量来说，每周能产生的坏蛋的数量是有限的。加上全市那么多家医院，许多都能开展此项手术，凌然捞到实践的机会并不多。 也因此，凌然早就在急诊科里埋下了伏笔，大家听说有\*\*切除的病例，都会立即通知凌然。 电话另一头的余媛，兴奋的高喊：“救护车已经到了，现在送手术室做准备。” “确定是要\*\*切除了？” “都烂掉了，肯定得切了。” “好吧，我立即过去。”凌然说完就踩门出去了，一个磕绊都不打。 郭明成一肚子的脾气发不出来，而且胯下分明有些转筋。 他直起脖子来，晃了晃脑袋，再低头哼哼着道：“你们云医的医生很有意思啊，一会肝切除的，一会断指再植的，现在还做关节镜和\*\*切除？这算什么，大杂烩了？” “我们凌医生做的最有名的应该是跟腱修补术，给刘威晨做的手术。”霍从军笑笑：“刘威晨前些天都跑黄金联赛了，场场都有名次吧。” 郭明成有许多话可以吐槽：有名次就算强吗？参加了黄金联赛，又怎么能证明凌然的跟腱修补术的技术强呢？ 但是，郭明成从霍从军提供的信息里，却是忽然回忆起了另一个信息。 “给梅老做肝内胆管结石切除的就是他？”郭明成虽然是做普外科的，但他的项目可以更细化到肝胆科，对圈内的消息，都有所了解。 霍从军呵呵的笑了两声，这种事情，怎么能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公开承认呢。 郭明成也呵呵的笑两声，没再说什么过分的话了。 梅老的肝内胆管结石，在肝胆圈子里，是人尽皆知的毛病，虽然见过的人少，但是，有的大佬名气那么大，也没揽到给梅老手术的机会，传出来的消息形形色色。 郭明成既没兴趣深究，也没资格深究。 做医生的，虽然也有文人相轻的毛病，但得看是什么场合，再者说，凌然明显更年轻更帅气，郭明成就安慰自己：我没来由的得罪这种人做什么？ 安慰了自己，郭明成就默默低头做自己的手术了。 门静脉高压的肝切除手术，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禁忌症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攻破这道堡垒，但在没有彻底攻破之前，合并肝硬化的门静脉高压，是肝切除中的第一死亡风险项。 郭明成现在就想乖乖的做完自己的手术。 他已经分离了肝门附近，通向各肝叶的胆管血管蒂，现在就可以从肝门向周围切除段肝管了。 这时候，冯教授出声提醒了起来：“注意侧支血管的出血。” 郭明成“恩”的一声，更加细心的处理起来。 嗤。 手术门开。 凌然又走了进来。 医院的手术室，人员进进出出，最是平常不过。 送器械的，送血袋的，或者就是路过来参观的医生，不说是络绎不绝，也可以说是来往不断了。 今天是飞刀手术，手术科给限制了人数，又有护士长在外面盯着，否则，光是来来去去的实习生，就要把手术室给埋掉了。 当然，凌然是不受管制的。 郭明成等手里的细处弄完了，才抬了一下头，调侃似的问凌然：“凌医生把\*\*给人切除了？” “恩，不得不切了。”凌然停顿了一下，顺口对旁边的霍从军道：“关节镜我顺便也给做了。” “咦，关节镜也做了？” “病人之前有拍磁共振，不太愿意再拍片，我让补了一张X光片，看没有大问题，就给做了关节镜。”凌然回答的简单，内容却是极详实。 郭明成听着，都能在脑海中模拟出凌然遭遇的情形了，说不定，病人还在大吵大闹。 “开始切肝了？”凌然看看时间，神情倒是蛮振奋的。 他是从系统内学到的肝切除术，对于其他人的肝切除术，看的并不多。 就云医肝胆外科主任贺远征的水准来说，郭明成的技术水平要高的多了。 霍从军微微点头，用悄悄话的声音，道：“刚才剥离遇到点问题，飞机估计是要改签了。” 他还是没忍住，小小的怼了郭明成和冯志祥一句。 飞机时间卡的那么紧，霍从军想想就觉得不爽。 郭明成听到了当没听到，这个手术确实是有些不好做，慢总比出错强。 他都做了十年手术了，早就过了被人忽悠一下，就要争胜负的年纪，尤其是手术速度这种指标，郭明成从来都不当回事。 病人躺手术台上了，全麻情况下，10分钟出去和10个小时出去，能有多大的差别？ 只要手术效果好，就是多做几个小时的手术，病人也不会不乐意的。 郭明成不仅没有加快速度，反而是将速度给降了下来。 反正都要改签了，还做那么快做什么？ 五分钟。 十分钟。 二十分钟。 郭明成依旧在肝门周边磨蹭，就是不进去。 一个切肝手术，动辄要做三四个小时，就是手术的前置部分太长了。 真到了切肝的时候，超声刀上去，也就是以分钟计算的时间。 可要是不把前置准备给做全活了，那就是屠夫操作了。 霍从军是不做肝切除的，到了这个年纪，更不准备学如此高难度的肝切除，看了一会，就无聊的拿出手机，刷刷玩玩起来。 玩着玩着，霍从军点开一条新消息，当场展示给了凌然看。 “我去。”凌然看到急诊肝破裂，毫不犹豫的就给接了下来，转身就走。 “别着急，慢慢做。”霍从军满脸微笑。 凌然“恩”的一声，背对着霍从军摆摆手，快速的往手术室去了。 急诊肝切除不同于普通的肝切除。 它的手术损伤大，但速度快，目的是尽可能快的稳定病人的生命指征。 凌然这次在路上就要了超声刀，到了手术室，三下五除二的，就将病人的肝子给切开了。 与此同时，等在旁边准备做胃肠道的消化外科医生，以及准备缝脖子的普外科医生，都还没讨论清楚手术方案呢。 “交给你们了。”凌然留下也没什么用，做完自己的部分，转身先去洗手换衣服。 急诊肝切除手术，不可避免的沾到了血迹。 正淋浴间，一声熟悉的“叮”跳了出来。 任务：救死扶伤 任务内容：止血并完成肝切除。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凌然眼神一凝，这是郭明成的手术，出了问题？ .。m.我不是闲聊 首先，公布一个《大医凌然》的三号群。 前两个群都有近2000人的规模了，考虑到效率问题，暂且不扩大了，欢迎读者大大们加入新群，群号:974075882 已经加入前两个群的书友就尽量不要重复加群了，聊不过来的。如果聊天欲望很强烈的话，欢迎单聊作者，申请成为管理员。 其次，公布一下> 偶尔会发布一些图片什么的，内容渐渐增加中，欢迎大家关注。 最后。 最近有个想法，想搞一个医学群来做智囊团。 先期已经建了一个小群试验了一下，有50多位医疗界的书友参加，感觉很好。 身为作者的我，大部分时间窥屏，偶尔聊两句，问点问题什么的，感觉收集了一些了不得的素材。 当然，作为一本阳光的向上的书籍，我们着重去写的，还是阳光向上的故事哈。 也欢迎身在医疗界的书友，加入其中。 医学智囊团非公开招募，请有兴趣的医学和医疗界书友，先加入大群，再单聊管理员“365”，发送证明照片给“365”同学。 证明照片可以是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拍摄，麻烦大家了。欢迎医生、医学生、医药代表或者任何相关行业的书友加入。 下载本书最新的txt电子书请点击： 本书手机阅读： 发表书评： 为了方便下次阅读，你可以在点击下方的"收藏"记录本次（我不是闲聊）阅读记录，下次打开书架即可看到！请向你的朋友（QQ、博客、微信等方式）推荐本书，谢谢您的支持！！《大医凌然》我不是闲聊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502章 滑腻 再回到飞刀手术室。 走廊跟前站着好几个人，有的在好奇的观察，有的还在打电话，来给现场不能观战的医生做汇报。 不用说，现在肯定有医生，正在一边做手术，一边开着免提听战况。 飞刀出现问题，总是会连带出一片的责任出来。 所以，能开飞刀的医生，一定得是能搞得定手术的医生，要对该术式做得熟练之极才行。而这样的医生，出现了失误，那大家肯定是想知道为什么的。 同一条纵廊的三间手术室，亦是频繁的进进出出。 巡回护士们都来看了一遍，做手术的医生虽然没出手术室，但在其他手术室里参观的医生，都是出来溜达了一圈了。 医院的手术室，许多人以为好似一个密闭空间。 但实际上，医院的手术室的流动，比工厂的车间还要频繁的多。 只有手术室的手术台周围，才是高指标的无菌环境，而在手术台以外的手术室部分，往来参观的医生、取送物品的护士，或者是来串门的医生，基本可以说是络绎不绝的。 像是云华医院这种顶级地区医院，常年都有几百名来培训的下级医院的医生，他们中，能蹭到手术的毕竟是少数，蹭不到手术的，就来手术室里频繁的看手术。 如割胆囊、割囊肿或者断指端臂的手术，是地方医院常能遇到的，来参观学习的医生，就会频繁的来看。而像是肝切除这样手术，平时遇不到，那想来看看的医生就更多了。说不定，某年某月某日，遇到一个棘手的案例，就会用到今天看过的手术。 事实上，越是大型的医院，手术室里进出的医生就越多。在美国克利夫兰医院，或者梅奥诊所的手术室里，全世界各地来参观学习的医生们，是需要排队的。而他们回到家乡之后，往往就会将自己看过，而非做过的手术，推广出去。 中国外科手术的发展，在最初也是如此。 凌然踩开门，进入了手术室。 只见手术室的地面，此时已是丢了一堆的染血纱布，怕有几十个之多，而用来自体输血的再回收的罐子，也都装满了血。 郭明成眉头紧锁，满手猩红的拧着钳子，一边骂骂咧咧的： “灯弄亮一点都不会吗？” “把地板擦一下，滑倒了怎么办？” “血呢？还没取来？都干什么吃的？” 主刀医生骂人，在手术室里也是频繁事。越是手术做的不顺利的，主刀骂人就越凶。当然，有的骂人本身就很凶。 而在旁边，冯志详教授也加入了抢救的队伍中，但他年老体衰，手插进溢血的腹腔内，就像是插入了泥泽一般。 贺远征则拿着手机，打起了电话。 在手术室里，越是高端的医生，电话就越多。 虽然大家都是说两句就放下了，但你架不住总有人拨进来。而到了担任诸多职务的主任医师的位置的时候，要是没人常常拨电话进来，他也该拨电话出去了。 至于现在，贺远征自然是稍稍有点慌了。 “出血了？”凌然还没有洗手，自然不能立即冲上台去，而是首先询问旁边的霍从军。 在急诊科干了三十多年的霍从军，血是见的多了，大出血更是常见，此时稳稳的站着，对凌然道：“肝切除的时候，郭医生想躲开血管瘤，结果血压太高，血管估计脆的不行了，一下子破开了。” “静脉？” “恩。肝脏出血也很严重了。” “失血量多少了？” “现在有两三千了吧。” “挺多了。”凌然也没有特别紧张。他现在不像是刚开始进急诊那样，看见病人大出血就着急了。 哪怕是大出血，只要是处于控制之中，就还有挽回的希望。 当然，随着出血程度的加深，控制力是越来越弱的，病人的预后也会更差一些。 凌然站在距离手术台几米的地方，仔细观察着。 这台手术他看的断断续续，但他是提前阅读过磁共振等影像片的。最重要的是，郭明成也没有用什么奇怪的术式，最多就是改良后的肝门上径路肝切除术。 凌然断断续续的看下来，基本就知道郭明成的术中判断和术中选择了。 应该说，郭明成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就是运气不好。 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选择了门静脉高压的患者做肝门上径路肝切除术，就是承担了这份高风险。 如今，高风险爆发了。 凌然猜想，如果让自己做这例手术的话，大概会有不同的术中判断和选择的。 他甚至都不一定会选肝门上径路肝切除术。 但是，他拥有大师级的肝切除术，提前阅读了核磁共振资料，又有170次的腹部解剖的积累，还有完美级的热止血技能，以及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技能。 可以说，急诊科出身的凌然，在肝切除，以及止血方面是有极大的专长和优势。 仅仅是强专精，甚至算不上弱大师的郭明成，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 只是病人的病情确实复杂，而郭明成恰恰没有做出最优判断而已。 然而，做出不同的选择，并不是一次数值式的赋值判断，也许在死亡讨论的时候，医生们可以做赋值判断，但在手术过程中，术中判断永远是瞬间的综合决定，简单来说，在没有绝对项的情况下，就是跟着感觉走。 高风险手术中的术中决定，就好像行走在树林中，身后有野猪在追，前方的三岔口，一条路有狼的脚印，一条路有熊的脚印，一条路有虎的脚印…… 有时候，技术不好的，并不是做了错误的术中决定，它做什么决定可能都不会得到好的结局。 技术足够好的，也并不总是做了正确的决定，它只是把错误的决定给平趟了。 那些处于两者之间的，往往是最需要运气指引的。 就像是现在的郭明成医生。 凌然举着口罩，站的离郭明成近了一些，伸着脑袋看着腹腔内的情景。 “什么事？”郭明成的语气不太好，做手术不顺利的时候，医生都是凶的要死的。 冯志祥教授虽然已经站累了，操作也迟滞了，但表情尚算镇定，问：“凌医生有什么想法？” 凌然只迟疑了一秒钟，就道：“我的止血技术，比肝切除技术好的多。” 从大师级到完美级，起码要做几千例的手术，或许还包括更多的前置条件。而拥有完美级热止血和完美级徒手止血技术的凌然，止血技术显然是比肝切除技术好的多。 冯志祥做了这么多年的教授，见过的天才形形色色，这时回想梅老的肝内胆管结石的情况，再看看凌然的表情，问：“你有什么建议？” “我可以洗手之后上台帮忙。”凌然停顿一下。 霍从军“咳咳”的装了起来。 他从后面一把将凌然拉了回来，道：“他们是来开飞刀的，你这时候上台，是想担责任吗？” 贺远征也看着凌然愣在那里，有种被人挡枪的温暖感。 凌然道：“救过来就没事了。” “救不过来呢？”霍从军反问。 “我可以帮得上忙。”凌然考虑问题的方向，与霍从军完全不同。 “凌医生愿意帮忙的话，最好了，麻烦你了。”冯志祥也不等两人再讨论了，就出血到这个程度，一个不慎就是全面崩塌，宣布死亡的结果了。冯志祥已经是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了，徒弟郭明成看样子也就是在挣扎…… 凌然点点头，一个啰嗦的字眼都没有，转身就道：“我去洗手” 几分钟后，凌然重新返回。 此时，走廊里已经有许多闻讯而来的医生和护士在围观了。他们不被允许进入手术室，就在外面听着响动，然后隔着门瞅。 堂堂教科书上的冯志祥教授，飞刀失误，将是许多人接下来讨论的话题了。 凌然一言不发的入内，并在护士的帮助下，穿戴好手术服和手套。 “让我摸一下。”凌然说着话，手就插入了滑腻腻的装满血的腹腔内。第503章 止血 “凝血药已经用了？”凌然摸索着肝脏，口中询问。 “用了氨甲环酸。酚磺乙胺。”郭明成道：“术前也用了药。” 凌然“恩”的一声，手指继续摸索着。 郭明成已经做了紧急的缝合处理，伤口大部分也都被超声刀凝了起来，但血就是不停的渗出涌出。 可以说，这就是所谓的运气不佳实力不济的典范了。 郭明成的操作没有问题，术前准备不能说是完全，也达到了标准之上，但是，病人就是大出血了，他还就是没办法。 凌然的脑海中，回想着病人的核磁共振片，以及其他的影像资料。 作为一名纯粹的外科医生，凌然对于生化之类的内科信息，关注的很少，但是，对于病人的影像资料等等信息，他记的很牢。 凌然一边想着，左手一边在肝部摩挲，他摸的很轻，几乎是从肝部滑过去的，同时，凌然的右手也轻轻的伸了进去。 嗤。 气密门开。 医政科的雷主任，匆匆进来，瞅瞅霍从军，再看看凌然，就道：“凌医生，没把握就不要搞了，这样的案子，死亡讨论的报告，得写两个月的。” 对医生来说，手术台上死人都属于事故，但也要看是什么级别的医院。 如果是乙级或二甲医院，手术中有死人，就会很严重，因为你如果无把握的话，就应该转诊病人到上级医院去。 但如果是三甲医院，尤其是云医这样的强三甲医院，手术中总是要死人的，只要不是操作失误，总归是有限度的惩罚，不会一棒子把医生打死的。 不过，有限度的惩罚，在雷主任看来，都是没必要的。好好的被取消评先评优，写几万字十几万字的报告，被审查来审查去，被罚奖金降待遇，可是不好玩。 雷主任知道凌然有做飞刀，不缺钱，但死亡讨论，确实是医生们都不喜欢的，写报告更是令人烦躁…… “可以做。”凌然只回答一句，再对郭明成道：“我可以徒手止血，降低一定量的出血量，然后抓紧时间抽吸干净腹腔，再看看情况？” “好。”郭明成应了下来，深深的看了凌然一眼，命令道：“抽吸的强度加大，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已经开始了，2分钟吧。”凌然是害怕将病人的肝脏给捏坏了，而且，用力的角度也受限制，不能彻底的阻断血流。 病人腹腔内，一边出血，一边被抽吸，慢慢的减少。 贺远征看的不明所以，脑海中却是想到了小时候做的题：一根出水管，一根进水管，同时开启，已知…… 谁说当年的题目是没用的？ 这东西可以难到用流体力学的。 贺远征望着粘稠的血液，满脑子的胡思乱想。 不胡思乱想也不行，他现在看不到凌然的任何操作，所有动作都是埋在血线下的，只有减少的腹腔积血，算是一个变量了。 霍从军再次拿出了手机，这次他是打给中心血站的。 接着，霍从军又打给了周院长。 就这样的出血量，要是没有血站和院领导的支持，手术根本做不下来。 郭明成同样盯着血线，手里抓着钳子，基本没有什么动作了。 肝脏一点点的暴露了出来。 “血管瘤。阻断。”凌然说话的速度很快，手里的动作更快，一翻一抖，就将血管瘤的位置给暴露出了一点儿。 虽然只是一点儿，但至少显露出了血管瘤的边界，而郭明成刚才搞了半天，都没有拿住位置。 当然，也是郭明成不敢太大动作的翻动肝脏。 他没有凌然的徒手技能，若是翻的动作大了，很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要一分半钟。至少。”郭明成现在不敢藏着掖着了。 此时稍有不慎，就是患者出血无法控制，手术彻底失败的结果。要是有可能的话，他也是不愿意放弃希望的。 凌然皱皱眉，他手捏着肝脏，两分钟时间就很过分了，郭明成现在要用至少一分半来做阻断…… “我缝，你帮我扯线。”凌然的右手捏着拖着病人的肝脏，左手伸出，对器械护士道：“持针器，细线。” 这时候就不讲究几号线了，护士将串好的有最细线的持针器拍给了凌然。 凌然就用左手握紧持针器，一针从肝脏的中心穿了出去。 郭明成这才意识到凌然在做什么，连忙帮忙理线。 凌然快速的穿插了几针，才稍稍细致的做了点缝合。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凌然丢开了持针器，口中道：“完成了，我的右手要松开了。” 郭明成瞪大眼睛看着凌然的操作，这个时候，只要不是白痴医生，就应该明白，凌然的级数和水平在哪里了。 “继续抽吸。”凌然又说了一句，才轻轻的放开了肝脏。 肝脏一股一股的仍在渗血，但已经不是大片的渗血了。 “我们把剩下的肝切除做完。”凌然的语气稍微带了一点命令，这是手术台的性质所决定的。 战场上，要且只要一个人做决定。手术台上，要且只要一个人来下命令。 凌然已经不可能将肝切除再完全的交给郭明成了。 事实上，就算凌然继续让郭明成做肝切除，他也没办法继续做下去了。 郭明成低低头，配合凌然，默默地做起了助手的工作。 冯志祥教授则向后退了两步，将位置让了出来，一边缓缓地脱掉手套，一边饶有兴趣的看着凌然。 对他来说，今天是有点丢脸的事了。 不过，比起病人死在手术台上，这点丢脸又算不得什么了。 他的地位不是一长两场手术决定的，何况，今天的手术本来就是场飞刀罢了。既不是在国际会议中的观摩手术，也不是展示给学术同仁的演示手术。 冯志祥教授反而更惊讶，凌然竟然能将人给救过来。 他刚才也上手了，所以，冯志祥清楚的知道，自己是没办法把人给救回来的，就算是他状态最巅峰的时候，冯志祥也没有这样的自信。不过，冯志祥有自信，如果现在是自己最巅峰的状态，是不会把手术做到这个程度的。 所以，还是郭明成的技术实力不够。 另一方面，说明凌然的技术实力极强。 “凌医生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冯志祥看着手术进入了平稳期，就问了起来。 “云华大学附属医学院。”凌然道。 “云大啊，云大我认识李彬农。”冯志祥道。 “李教授去年退休了。”凌然道：“给我们带过基础课。” “对哦，他也到退休年龄了。”冯志祥啧啧的叹口气，问：“凌医生是博士毕业？” “本科。” “本……科吗？”冯志祥讶然：“哪年进的医院？” 凌然想想：“算今年吧。” 冯志祥诧异的看向霍从军。 霍从军笑呵呵的道：“老天爷赏饭吃。” 冯志祥无言以对的看着凌然的脸，突然觉得世界好不公平，有些人活到60多岁了，还要碰瓷讨生活，有的人20多岁了，就可以给瓷裂的老人做肝切除手术了…… 嗤。 手术室门开，周院长带着沉重脸进门。 “没事了。”霍从军不等周院长发问，先道：“凌然徒手止血，然后把伤口缝合了。病人现在情况稳定。” “哦……”气势汹汹的周院长，一下子松弛下来，人都仿佛矮了三寸，再和颜悦色的问凌然：“凌医生，现在情况怎么样？” “应该能够按照原计划完成肝切除手术。”凌然停顿了一下，道：“就是速度赶不上了。” 郭明成有点灰头土脸，尴尬的笑笑：“我想简单了。” “运气不好。超声刀。”凌然也没有再另辟蹊径，就照着郭明成的思路，慢慢的将肝切除给做了下去。 人家都做了一半的手术了，再搞乱七八糟的，都是浪费患者的生命。 但也正是因为凌然是按照郭明成的思路在做，郭明成也就越看越心惊。 别的不说，光是凌然操作超声刀的手法，就是他几倍的水准都不止。 只见凌然手持超声刀，在组织上空高高的划过，一次切割就完成了，不仅切割的准确，对周围组织的损伤也极少…… 最重要的是，凌然对此术式的熟练程度，还超过了郭明成本人！而他是将此术式当做主力术式，玩了一年多的。 嗤。 手术室门再次打开，这次进来的是院长的秘书，专程代表院长来看的。 秘书向众人点点头，也不做自我介绍，就问：“出什么事了。” “大出血难以遏制。现在终于完成止血了。”霍从军道。 秘书问：“病人能保住吗？” “差不多。能保住。”霍从军还是给了个肯定答案。 秘书果然轻松下来。 嗤。 手术室门再开。 几名住院医探头探脑的看进来。 周副院长，院长助理，医政科雷主任，霍从军，贺远征，冯志祥等人，齐齐的扭头看了过去。 “我们……”几只住院医像是看到了美杜莎似的，浑身僵硬的好像刚刚被宰杀了几个小时似的，话在嘴边，就是滚不出来。第504章 此情可待成追忆 凌然一只手操作着超声刀，切几下，就抬起来，让出一点位置。 刀下通常就是一根胆管或者血管。 不用凌然吩咐，郭明成就会抓着持针钳做胆管结扎或血管结扎，然后再由凌然切断。 两人做着手术，全程几乎没有什么交流。 周围的医生们也都习以为常的看着，各自小声的聊天，随着手术进程的推进，大家聊天的声音还越来越大了。 正常的手术室，基本都是这样的模式。 医生们关于手术间的讨论其实是很少的，紧张气氛更是少见。并不是没有，但是，当医生严肃认真竞争的时候，那其实就是到该医生的极限了，一旦难度再度提升，或者术者一个失误，失控就会出现。 就像是刚才的郭明成一样。 门静脉高压合并肝硬化就是他的极限了，多了个血管瘤，再加上患者凝血不好，一个失误就大出血了。 换成巅峰时期的冯志祥，或者现在的凌然，都不至于。照样能说说笑笑的做下来。 不过，像是凌然现在这样子，近乎全程无交流的手术也是很少的。 医生们也是喜欢瞎聊的，就像是售货员服务员在没客人的时候，也喜欢聚在一起聊天，做医生的好处在于，他们的病人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意识的，少部分时间，抵抗能力也不强。 所以，不聊天的手术室是很奇怪的，而串门对医生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医生提前到了手术室，结果病人还没到，怎么办呢？手术做完了，在等待下一台手术的间隙，难道坐在手术室里傻等吗？当然是去别的手术室参观参观了，万一遇到某某主任了，还能趁机拍拍马呢。 熟悉的医生之间，聊天总能聊的很high，一边工作一边high聊，就是外科医生的日常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别看外科医生忙的像狗一样，他们基本等于熬夜打游戏并聊QQ的状态。 不熟悉的医生之间，更要聊天了。 不聊天如何熟悉，何况，不熟悉的时候，更要加强手术间的交流当然，那是普通或弱小的医生们之间的事。 超过普弱水平的医生，若是熟悉术式的话，那就真的可以全程无交流了。 就像是凌然这样子，闭着眼睛都知道郭明成的术式，顺着往下做，根本不需要提醒郭明成下一步做什么了。郭明成自己做了一年多的主力术式，若是还会忘记的话，当场给他开个颅都不冤。 事实上，郭明成现在是处于半傻的状态的。 刚开始大出血的时候，他就肾上腺素狂分泌了。等血止住了，凌然开始做肝切除的时候，郭明成的脑袋已经木掉了，就是机械式的跟着凌然做手术。 做着做着，做到现在，郭明成终于从应激反应中解脱出来，开始回顾刚才发生的事。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郭明成一边做着一助的小活儿，一边在心里，一项项的撸出来： 第一，病人大出血！凌然止住了血？ 郭明成撸到第一步，就撸不下去了。 开玩笑，肝脏手术大出血，那是世界性难题好吧，止血的难度可以说三天三夜，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在人类医学有进一步攻克之前，复杂的能说三年。 一个肝脏外科的医生，学个二三十年，遇到今天的大出血，止不住就是止不住。 然而，凌然竟是真的给止血了。 &n -----这是华丽的分割线-- 友请提示:长时间阅读请注意眼睛的休息。推荐阅读： ----这是华丽的分割线--- bsp;郭明成的脑海中，紧接着就回想起凌然右手捏肝，左手快速缝合的场景了。 这个场景，在郭明成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凌然的徒手止血，郭明成其实没太看清楚，因为手和肝脏都在血水中泡着呢。 左手缝合却是当着郭明成的面，冲着他的脸做的。 动作、速度、精准度，郭明成现在都忘不了。 最重要的是，郭明成非常确定的知道，左手绝对不是凌然的惯用手。 因为他肯定得用惯用手捏着肝子换一个角度来说，若是凌然是用非惯用手来徒手止血的话，那就更可怕了。 “郭医生，我开始钝性分离了。”凌然总算是说了一句话，而他一开腔，房间里的窃窃私语声顿时都消失了。 “哦，好的，你来做吧。”郭明成也没有信心把这台手术做下去了，他现在就想完成了回家。好好休息几天，捋捋今天发生的事。 凌然得到郭明成的同意，就用自己熟悉的手法，用刀柄配合手，将肝脏掰开了。 手掰肝，对凌然来说，也是再熟悉不过的操作了，虽然是老年肝硬化患者，也没有丝毫的纰漏。 这一步倒是与郭明成的操作不同，郭明成的习惯，是用弯血管钳的。 “我现在处理一下断面，准备盐水。”凌然这次是向肝胆外科的主治说的。 刚才给郭明成打下手的两名医生，都是肝胆外科的贺远征主任的嫡系。不过，这种级别的肝切除，贺远征自己都做不下来，更别说是他带的徒弟了。 两人适才看着大出血都懵掉了，现在的状态比郭明成还不如。 当然，做点小杂活还是没问题的。 “盐水准备好了。”主治在凌然的指示下，慢慢的给t型管理注了少量的生理盐水，检查有没有漏胆的情况。 凌然也注意看着。 做到这一步，手术就基本成功了。 郭明成也终于调整了过来，看看四周，尴尬的嘴苦。 “这次谢谢凌医生了。”郭明成不服气也得服气，这是在云医的手术室里，他要是天神下凡大发神威，云医自然会把他的名声传遍昌西省。 他搞了近4000毫升的失血，几乎将病人的全身血液给换了一遍，云医自然也不会帮他藏着掖着。 郭明成看看凌然，再看看自己导师冯志祥，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凌然一无所谓，笑笑道：“不用谢，正好我术前看了病人的磁共振片，他的血管瘤的位置不好，凝血功能也差，手术风险是比较大的。” 冯志祥倒是拿得起放得下，呵呵的笑两声，道：“我这趟来，是吃了老本了，老脸无光啊。病人本来是凌医生的吗？” “手术应该是由我来做的，病人应该是留肝胆外科的。”凌然做了一个毫无必要的解释。 “对了，凌医生是云医急诊科的……”普外出身的冯志祥看着凌然的操作，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凌然一路做完，最后自己关了腹，算是将病人送下了台。 这时候，他的面前也跳出了任务完成的系统提示： 一只中级宝箱，闪着光，出现在凌然面前。 与此同时，一排的“同行的钦佩”的初级宝箱，也出现在了凌然面前。 ：。：第505章 完成 手术做完，所有人都是松了一口气的状态。 肝胆外科的贺远征主任挑头，邀请所有人吃饭。 郭明成咳咳两声，道：“我们飞机已经改签红眼航班了，冯教授明早还要查房……” 他是不想在云华继续呆下去了，发展下院什么的，显然是没戏了，郭明成对云医的副院长，就更无感了。 冯志祥教授却是摆摆手，道：“今天手术做疵了，全靠咱们凌医生救场，我要敬凌医生一杯。” “好，那我现在就安排。”贺远征赶紧说了一声，又向周院长请示。 “我陪一杯吧，晚上得回家里去。”周院长是女性，不愿意在外面呆太晚。 其他人也不好劝，就打着哈哈往外走。 霍从军拉着凌然，道：“冯教授和周院长都愿意喝一杯，你也一起来好了。” 他知道凌然的性格，生怕凌然不愿意去。 正在开箱子的凌然任由霍从军拉着，乐得自己检视开箱成果：一二三四五…… 凌然总共捡到了8瓶“精力药剂”，全部来自于“同行的钦佩”，大大补充了凌然的精力药剂库存。前些天，他被粉丝们堵在手术室里，可是消耗了17瓶精力药剂，又没有查房，全靠“同行的钦佩”养着了。 现在又多了8瓶精力药剂，倒是让凌然的库存进一步增加了。 至于中级宝箱…… 凌然看着宝箱，一直都没有打开。 到了现在，凌然已经有点察觉到中级宝箱的获取难度不低了。 这样的箱子，总得开出有价值的东西，才不算是太亏。 走出手术室，透过窗外，正好看得到医院的地上停车场，凌然望着满眼的俗车，脑海中突然迸出一个念头：就算没有变形金刚，开一辆大黄蜂也是可以的嘛。 恩，要是能展开变成医疗车的大黄蜂就更好了。 变成帐篷也是能接受的。 最次最次，就是提供一个现场的医疗平台吧。 凌然想的很具体认真了，才下意识的一挥手，打开了中级宝箱。 一片银光撒出。 停车场内，并没有多出一辆大黄蜂。 或者比较帅的医疗车什么的。 凌然看到一本书，正抖着书脊，出现在自己面前。 “难道是心不够诚？”凌然想到老妈经常说的“心诚则灵”这个词，暗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坚定的要一样东西，或许是给系统的选择太多了？ 凌然这么想着，挥手打开了面前的技能书。 单项技能书：获得分支技能——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完美级） 凌然扁扁嘴，完美级的技能，感觉好像是比一辆能变形的大黄蜂—— “还是想要大黄蜂。”凌然坚定了信念。 “想要啥？”霍从军的脸转向凌然。 凌然知道霍从军没有变形金刚和大黄蜂，退而求其次道：“咱们还是应该有自己的ICU，可以把今天这样的病人，收到自己科室里，更好管理，预后应该也会更好。” 霍从军听着凌然说“咱们”就浑身爽利，不由偏着脑袋想想，道：“咱们现在倒是有地方建ICU，但要想批一个ICU出来，可不容易。那说不定得跑几年时间。” 现在的医院都是很有钱的，要说搞建设，真正阻碍医院的，并不是资金问题，而是批文问题。 如云医这样的地区顶级的三甲医院，随随便便养着两三百家的医药经销商，甚至更多。若是有批文的话，哪怕医院没钱，一家或者几家经销商，都能垫款垫出一间ICU出来。 反正，对云医这样的医院来说，回款的能力也是极强的。 然而，医院并不能有钱就搞建设，非得是拿到上级部门的批准才行。 对霍从军来说，急诊科升级急诊中心，已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合并多年的付出了。 当然，多建一间ICU 的难度远小于此，霍从军还是将之列入了考虑。 冯志祥这时候一转头，笑道：“我们科前几年建了一个普外重症监护室，确实是很有用，小郭之前还写过一篇论文，关于我们ICU的预后的提高。” “对，生存率提高了，病床的周转率也提高了。”郭明成的心情不是太好，但还是回答了问题。 “提高了多少？”凌然拿出手机，已经开始查论文了。 “几个百分点，有统计学的意义。”郭明成呵呵的笑了两声，掩饰了一下心虚。 一线医生能做好研究的并不多，大部分都是随便做做，随便发发，不找医药代表帮忙买论文就算是好样的。 郭明成之前要聘副主任医师，免不了得做些学术上的准备，用自家新买的设备吹牛，也算是医疗战线上人尽皆知的秘密了。 凌然听到几个百分点，就失望的放下了手机。 医学和自然科学是不同的，像是几个百分点这种提高，很可能就是医护人员多加班，多努力，多筛选病人做出来的。 同样是肝切除住ICU的病人，要是筛选一批三四十岁，不超过50岁的病人出来，生存率提高几个百分点是不成问题的。 不用明显的年龄做筛选条件，也可以根据病情的轻重做筛选，或者有意的掺杂几名高龄但相对健康的患者。 总的来说，因为临床医学的研究对象的差异性极大，所以，对小白鼠研究颇有价值的百分比，放到临床医学中，就失去意义了。 “不仅仅是生存率和周转率的问题嘛，方便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冯志祥呵呵的笑两声，道：“重症监护室设在自己科室内，我们的医生的负担也要小一些嘛，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 “但是，统一的ICU的专业性更能保证吧。”周副院长对科室自建ICU不太感冒，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提高的意义有限。 冯志祥看看凌然，笑道：“所以是需要大科室嘛，像我们的普外中心，现在有520多张床位，自建一个20张床的ICU，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床位提升也很快。”霍从军道。 冯志祥笑笑，转头向凌然道：“对了，凌医生刚才说是本科毕业，最近有没有读研读博的想法？我这边直博的话，四五年时间也就出来了。” “我不准备读研了。”凌然不等霍从军变脸，就果断给了回答。 他都是有系统的人了，再通过读研读博的方式来学习，那效率就太低了。 霍从军的老脸，瞬间就绽开了。 冯志祥明显失望，转瞬道：“也是，我手底下的博士生，没有一个的肝切除术能做的像凌医生这么漂亮。” 郭明成尴尬的想要躲起来。 他就是冯志祥的博士生出身，然后从主治到副主任医师，一步步的走了过来。 而就今天的手术来说，郭明成真的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被碾压了，人家根本都没有压上来，是轻飘飘的就把手术给做了。 郭明成的脑海里，现在还在回放凌然的手术过程。 郭明成已经察觉到，如果从一开始就将手术交给凌然来做，情况绝对是不同的。那颗血管瘤，或许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 是郭明成把手术给做难了，然后……手术还是被凌然给干掉了…… 嘭。 霍从军当先推开了大门。 “冯教授，冯教授……”丁帆的子女家属，瞬间就给围了上来。 冯志祥没有立即说话，而是看向贺远征。 贺远征是肝胆外科的主任，今天手术的签字人，他就是一刀没碰，也得站出来。 贺远征心里骂娘，再揣着心思，缓缓道：“手术成功了，但是，手术中途出现了一些问题……” 丁帆的子女家属们听着，脸上各有各的凝重。 其他医生们，默默地散去了。 丁帆的二儿子跑了几十年的社会，心思灵动，盯着一个认识的医生，悄悄的跟了上去，再找个拐角拦住了，塞出一个红包，轻声道：“孙医生，我爸的手术出啥问题了，您能不能给我细说说？” 孙医生本想拒绝，转念一想，自己去年就是因为没有把收下的红包通过医院交到患者的账户里，而是直接退给了患者，结果医德分比别人少了一分，以至于没评上先进。 于是，孙医生“被迫”收了红包，用手捏了捏，再思忖着道：“你父亲的病情确实复杂，手术中途出现大出血的状况，郭医生和冯教授控制不住，凌医生出手给止血，再把手术给做完了……” “怎么……我怎么没听明白？”丁家老二拦着孙医生不肯让他走。 “意思是，凌医生的技术，比京城来的医生的技术更好，你找错人了。”孙医生也是云医的人，这么说的时候，竟是莫名的爽利。 “我有点明白，又有点糊涂，这个……是出医疗事故了？” “没有。” “那您再给我说说。”丁家老二又递出一个小红包。 .。m.思考一下情节，今天没有更新了写的不太顺，我再折腾下，今天就没有更新了，抱歉。《大医凌然》思考一下情节，今天没有更新了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507章 装修 丁家老二丁钟，磨磨蹭蹭的来到了ICU旁的休息室里。 ICU的病房不允许家属随意进出，大家就守在外面，焦躁的等待着，像是一只只熬夜的猫鼬，有什么响动，就会机警的看过去。 “二哥，究竟怎么回事，怎么就流了那么多血？”丁家小女儿也快40岁了，最先站了起来。 “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丁钟绷着脸，先是烦闷的说了一句，撇撇责任，再道：“说是爸的病情复杂，术中大出血，4000多毫升……” “别人做个手术都是几百一千毫升的。爸流这么多血？” 丁钟深吸一口气，又厌烦的吐出来，道：“请来的专家没降住，结果就大出血了。说是会有啥啥并发症的，你们完了再问主管的医生。” 丁钟没说指导手术的话。他也是通过朋友才请到的冯志详教授，如今细细回想，人家也没许诺会亲自手术。 进一步的说，事已至此，在父亲的情况尚算稳定的情况下，丁钟也不想闹大了。 闹大了，医院也只能是赔钱。而丁钟，现在还真不想恶了熟人，就为了拿这笔钱。 几个子女互相看看，还是40岁的小女儿问：“那现在呢？爸能好吗？有啥后遗症？” “这我哪里知道。”丁钟摇头，停顿了一下，又道：“原本准备给爸做手术的那个凌医生，你们注意一下，再来了，问问人家。” “怎么个意思？”其他几个子女都很熟悉老二了，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有猫腻。 丁钟期期艾艾了半天，道：“我听说，手术的时候大出血，最后是这个凌医生给止住的，手术也是他给做完的。” “凌医生做的？就特别帅的那个？”40多岁的小女儿惊讶坏了。 丁钟点头：“听说是这样。” “咱们花钱请了个水平更差的？”其他几个子女心里都不舒服起来。 尤其是最小的儿子，更是连连皱眉。 他是最不同意请飞刀的，找到云医来，就是因为他听过凌然的名声。而且有同事的长辈，有在云医做了肝切除手术，评价很好。 但是，家里经济条件最好的老二，一定要请京城的名医过来，小儿子也无从拒绝。 可这样的结果…… 小儿子忍不住道：“早知道凌医生的水平很好的，结果一定要请京城的教授，那都是70岁的老教授了，好能好到什么地步？” 丁钟焦头烂额的道：“这是碰上了。那京城来的教授的水平肯定也是可以的。再怎么说，人家也是京城来的教授，对不对？也许就是舟车劳顿的，咱们运气不好……” “老二，你说这个话亏心不亏心，这是咱爸，运气不好？你自己运气不好去。” 丁钟皱眉：“怎么说话呢，你们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吗？再怎么说，人家也是肝切除的专家。” “肝切除的专家，没有云医的一个小医生的水平高？” “人家也不是小医生。”丁钟不想再说了，道：“总而言之，我一会再准备个红包，等那个，凌医生来了，你们通知我。” “这是红包的事吗？” “这个凌医生行不行？也太年轻了。” “要不要找个律师问问？” 丁家人絮絮的商量着，却是没个结果。 凌然已经开着自己的捷达，嘟嘟嘟的回了家。 今天的手术后半截，也是凌然所遇到顶困难的了。云医覆盖的人口就这么多，找过来的病人也有限，尚未提供足够困难的案例出来。最重要的是，若是凌然主刀的手术，他是不会使之复杂到这样的程度的。 做完此项手术，凌然也不免觉得劳累了。 他没有选择喝精力药剂再继续做手术，离开了医院再回去，不免有些太浪费时间了，而且，ICU的病床也快装满了。 凌然稍稍降低了车速，只开限速路段的五分之四的速度，尽管如此，小捷达依旧呜呜的飙的很快乐。 夜晚的云华，硕大的“40”的限速牌，只三四秒钟，就甩的看不见影子了。 凌然有节奏的点着脑袋，保持着均匀的速度，心情畅快的就像是车迷在跑F1似的。 下沟诊所。 红的灯，黄的灯，蓝的灯，印着红的脸，黄的脸，白的脸（注1）。 院子里依旧热闹的像是过节似的。 凌然抬头看看天，月亮都胖的像是在过年了，诊所里竟然还有这么多人？ 凌然推门入内，就见院子里坐着一票人，中间坐着凌结粥…… “我回来了。”凌然轻轻的说了一声，就像是之前一样。 凌结粥坐直了腰，再拍拍圆滚滚的肚子，笑了：“儿子回来了，你妈楼上呢。” 凌然“哦”的一声，再上楼，就见二楼的茶桌旁坐着一票人，楼梯正对面是老妈陶萍，正在泡茶的则是……田柒？ 只见田柒穿着中式的棉质服装，素手芊芊，摆出优雅的倒水的姿态，给茶桌前每个杯子添满茶。 再抬头，田柒就看到了凌然。 “凌然！你回来了。”田柒兴奋的站了起来，使劲招手，刚才的雅致模样，全然不见。 围拢在茶桌四周的大妈大娘们，也都好似鹰眼似的，盯着凌然。 “我回来了。”凌然依旧重复楼下的话，不自觉的也招了招手。 田柒的眼睛都眯了起来：“快来尝尝我泡的茶。对了，试试我做的茶杯。” 田柒说着，返身从身后的一只爱马仕的小皮箱中，拿出一只手表大的小茶杯，放在了自己对面的茶桌上。 两边的茶客们乖乖的让开了一个人的位置。 凌然迟疑瞬间，坐了上去，两边的人又自动自觉的坐远了一些。 “这是柴窑的茶杯，我上个月去景德镇，找丰老先生烧的柴窑，一窑6只，烧坏了一只。”田柒说着笑了出来，仿佛说的是件好玩的事。 “丰老先生是很有名气的。”陶萍帮忙说话，又道：“小柒是知道我喜欢，才专门去烧的柴窑。柴窑烧起来又脏又累，成本也高，现在人都不愿意弄了。而且，丰家的窑都在山里面，小柒等于被关了好些天呢。” 田柒笑了出来，望着凌然道：“凌医生不是也被关在手术室里好些天，没什么关系的，而且，我都带了好多吃喝用具过去，生活也还是蛮方便的。” 凌然端起杯子来，品了品。 他跟着老妈喝了不少茶，已经算是品得出好坏了。 “好喝吗？”田柒有点小好奇的问凌然。 “挺不错的。”凌然点头。 “这是我从家族仓库里拿出来的冰岛，喜欢的话，我还可以再换些出来。”田柒说着笑笑，又给凌然添了一杯茶。 凌然也稍微有点渴了，一饮而尽，再品咂品咂。 田柒又给他补上一杯茶。 凌然再喝，接着才放慢了速度，看看四周，就见楼下的熊医生、苗医生和娟子竟然都在。 凌然不由问：“诊所现在延长营业时间了吗？” 放在以前，娟子早回去想办法保持体形去了。 “哪里，我们在商量给诊所装修呢。”陶萍笑了出来。 “要装修了吗？”凌然诧异。 “苗医生现在做美容缝合什么的，已经挺有名气的了，街坊们平时看病买药，也都常过来，我就考虑着，咱们把诊所再装一下，还可以做个更专业的手术室出来。”陶萍的话里带着大气，有种赚到钱的底气。 楼下的凌结粥，更是听着上面的响动，高喊：“我爸当年就说了，牌匾不许动，其他的，我有本事，动的越多越好！” “有几家街坊听说了，也想装修，这不是商量呢。”陶萍微笑。 “咱们下沟巷子的生意，今年都算是稳中有升了，愿意装修的，都可以装修一下，以后就是街道和街道的竞争了。”另一位年龄与陶萍相仿的街道说话，正是街道礼品店的小老板。 “今年别处的生意怎么样不说，咱们下沟巷子的生意，确实是好了些。” “咱们往年比上沟差点，今年比他们强。” 街坊们又继续聊了起来。 凌然默默的喝茶，听着他们聊天，反而觉得颇为放松。 下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即将到来的变化，竟是让他也了一些期待。大约相当于八分之一个大黄蜂那种。 田柒静静地给凌然泡茶，只觉得浑身轻松，月色美好。 …… 注1：请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图，红黄蓝色的灯代表什么，脸为什么是白的。结合文章内容并联系现实，限50字。第508章 学徒 清晨7点。 院子里传来刷刷的扫地声。 凌然早都睡不着了，一个轱辘翻起来，先洗了个澡，再换条半新的内裤，套上睡衣走了出来，心道：莫非是冬生过来了？ 院子里，一个挺直的背影，正直着腰，在扫地，却是诊所的兼职医生苗坦生。 听到楼上的声音，背对着二楼的苗坦生扫地扫的更认真了，那双泡椒般的眼睛，仔细的盯着院子，仿佛要将去年的瓜子的鬼魂都扫出来。 凌然意外的挑挑眉毛，转身回了房间，既然不是冬生来了，他就不想理了。 如果愿意理人的话，凌然今天就会去医院里。冯教授和他的弟子还都没离开呢。 就是想聊天的人太多，凌然才决定回家休息的。 也顺便给治疗组的其他医生们放放假。 苗坦生认真扫地了好半天，没再听到二楼的声音，转身过去，就见二楼的护栏空空如也。 “我堂堂外科医生给你们扫地，竟然都不打个招呼吗？”苗坦生越想越不服气，啪的就把扫帚给丢地上了。 嘎。 凌然把门推开，手里握着电话：“没错，就在下沟内。下沟诊所，门前有灯的。有豆腐脑，谢谢。” 苗坦生赶紧再捡起扫帚，巴巴的看着二楼的房门，笑道：“凌医生，不要点外卖了，早餐我来做好了，或者我去买也行。” “你转行做医药代表了吗？”凌然略显诧异。 诊所的医生，大部分都是不太鸟老板的，老板的家属就更不用说了。 下沟诊所长期聘用的熊医生，虽然常年和凌结粥讨论工资问题，也绝对不会为了5块钱工资去给老板买饭的。 苗医生笑的眼泡都在甩，道：“医药代表我倒是认识几个，您要是想多认识几个，我可以介绍……” 凌然望着苗医生不说话。 苗医生愣了愣，自己笑了：“您看看我，糊涂的很，您哪里需要我来介绍。哎，大医院里还是好啊，想认识几个医药代表就认识几个医药代表，想当年，我在医院……” “认识那么多的医药代表做什么？”凌然对苗医生的思路完全不认同，而且在苗医生进入到回忆往昔之前的阶段，就把他给斩断了。 苗医生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憋的要命，但还是坚持赔笑脸：“我本来想说多认识一个多一分机会，不过，您说的是，您不太需要那么多的机会……” “苗医生，我不喜欢聊天的。”凌然开始将苗坦生将街坊大妈等同起来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苗坦生说了两句，才抬头看看凌然，小心翼翼的道：“凌医生，您之前给我教的皮内缝合和减张缝合，我都练的差不多了，最近自我感觉，好像是有点提高，想请您帮我再看看。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是咱们下沟诊所的全职医生，这方面，我都是这么考虑的，等我这边技术熟练了，我至少再给咱们下沟诊所服务三年……” “说的好！”二楼，凌结粥已经啪啪的拍起手来了，他恨不得飞下楼梯似的，高喊：“三年太短了，至少得5年吧。” 苗坦生苦笑：“凌老板，我又不是说只服务三年，是学会了技术，再服务三年，而且，到时间，咱们处的开心了，我还继续留着嘛。” “三年内不涨工资？”凌结粥改了方向。 苗坦生看着凌结粥呵呵笑两声，道：“我可一直都是拿提成的。” 凌结粥用手抹抹还没来得及擦干净的眼角，微微点头：“提成是可以，但你当学徒的时间可不能算进来，凌然，你教苗医生要多长时间。” “看学到什么程度吧，几个月几年都有可能。”凌然自己是系统升级的，苗坦生没有这样的条件，就得花时间堆了。 不过，苗坦生的眼光是好的，同样是学缝合，他跟着凌然学出来的效果，绝对是超过大部分的医生的。 凌结粥笑笑，道：“那就是出师以后开始算三年。对了，老苗，你跟着我家凌然学医，是不是等于是凌然的学徒了？ 苗坦生转头就对凌然喊：“师父！” 他在社会打滚了这么久，哪里在乎一句话两句话的吃亏。 凌结粥反而有点膈应，这么老的徒弟，我们家凌然吃亏啊。 “你有联系病人吗？”凌然将话题重新清洗了一遍。 “联系了，有病人的伤口崩裂了，我让他早上过来，约的8点钟。”苗坦生在外面做了多年，也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名声的，三五不时的总有客户找上门来。 当然，外科医生总是不像是内科医生那样，有许多的老病人。包1皮割了就不能再割了，双眼皮也一样，而且，老实说，哪怕是苗坦生这样的社会医生，也不想总是见到一样的病人。 赚钱的途径千千万，医生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还在于成就感。 苗坦生也是需要成就感的。 或者说，自他离开公立医院以后，他就格外的需要成就感。 所以，哪怕只是小小的缝合，小小的美容针，苗坦生也希望缝合的好一点，再好一点…… 早上7点40分，病人就来到了下沟诊所。 一名壮壮的圆脸女人，她一边走，还在一边自拍，坐到诊疗室以后，头都没抬的道：“稍等，我发个朋友圈哦。” 说着，她就用受伤的左手拿着手机，再用受伤的右手在屏幕上点来点去，鲜血沾到了手机，她也只是用缠着手掌的绷带随便的擦一擦。 苗坦生的脸上带着理解万岁的微笑，问：“董姐，伤口流血了，咱们先缝合吧。” “行，你缝左手的，我顺便拍个照。”董姐很有派的让出左手来，右手拿着手机，来了张自拍，看了看，似乎不慎满意，于是将美颜的所有选项都拉到了头，再试了一次。 这时候，苗坦生把她左手的绷带都给解开了。 “伤的不轻啊，怎么弄的？”苗坦生问。 “我老公打的。”董姐撇撇嘴。 “家暴？”在跟前准备离开的凌结粥听到了，立即站住不走了。 董姐不由的放下手机，皱眉看向凌结粥：“你不要胡说啊，我就轻轻的打了他几拳，最多一点皮外伤，算什么家暴？” 凌结粥听的愣住了。 苗坦生咳咳两声，道：“那个，凌所长，董姐和她老公经常互相打来打去的……” “一般都是我赢。”董姐骄傲的抬抬头，再将手机放平整了，开始检视朋友圈。 只见九宫格的朋友圈里，一个身材娇小，下巴尖尖的网红脸女子，俯首弄姿，并展示血淋淋的伤口。因为手机拿的近，围在桌子边上的人，能都看到她朋友圈的话：胜不骄败不馁，手破不哭，流血不喊！ “缝美容针吗？”苗坦生看看伤处，又道：“美容针的效果估计都不太好了，这次是伤口崩裂了，哎，上次缝的本来都快好了。” “我也没办法啊，他抢我瓜子吃，我能不反抗吗？”董姐说着伸手，道：“你看着缝吧，能不留疤还是不留疤。” 苗坦生不由看向凌然。 “可以。”凌然看看伤口，一点迟疑都没有。他有大师级的对接缝合书，大师级的皮内缝合，以及大师级的皮下隐性减张缝合，叠加起来，对这样的伤口轻轻松松。 董姐则是猛的抬头，口中道：“你们医生的声音真好听……哇，这么帅？” 苗坦生权当听不到，自取了麻醉药，用针管吸好了，再对着董姐的手掌，道：“我现在给你做局麻，可能稍微有点疼。” “不可能疼的。”董姐望着凌然，手机都不看了，口中道：“你们这个诊所，就应该把麻药的钱省下来，一点都不疼！”第509章 老客户 早晨的云华，已经渐渐地热起来了。 诊疗室里，董姐的心，更是越捂越热。 她看着正在指导苗坦生做皮内缝合的凌然，喃喃自语：“当初关羽刮骨疗伤，也不觉得疼，难道是因为华佗的颜值？”（注1） “现在给您做缝合的可是我。”苗坦生呵呵的笑了。 听到他的话，董姐自然而然的看向了苗坦生，然后猛的皱眉：“能不能别说这么不着调的话。” 苗坦生的水泡眼那个一拧啊，险些就把针顺着手掌给她捅进去。 董姐重新将目光转向凌然：“早知道你们诊所有华佗，我就是天天打老公，把他打骨折了，也得过来呀。” “您有没有考虑过，不打老公也能受伤的办法？”凌结粥听不下去了。 董姐恍然：“你说的有道理啊，但也不能打儿子啊，儿子快中考了。家里的狗……我们家是只黑背，我怕打不过……” 苗坦生听的都不想缝合了，这也太没有成就感了。 敢情辛辛苦苦做个美容针，累的要死要活的，您回家就必须得揍个东西才能受伤？ 苗坦生看看凌结粥，就像是诊所医生看所长的表情一样，道：“凌所长，不受伤，难道就不能来诊所了？咱们这里又不是龙潭虎穴。” “不受伤来诊所做什么？”凌结粥眼里闪着精明的光，又呶呶嘴，半是对患者，半是对苗坦生，道：“你好好给缝，美容针就要缝出美容针的效果。” “知道了。”苗坦生能说什么呢，再转过头，被凌然指挥两句，更是把凌结粥给忘在了脑后。 做医生的，只要是想在这个行业里前行的，终生学习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有前辈们的教训在前，医生们都知道技不压身的道理。 苗坦生离开了医院，最遗憾的就是失去了提升技术技能的机会。出来几年了，他赖以为生的技能，依旧是在医院里学到的，而在诊所中，虽然能够熟练的应用美容针的医生是少有的，但依旧…… 苗坦生本能的想要学习点什么。 凌然的教授，比苗坦生期望的还要细致和认真。 凌然一向就是如此的细致和认真的。就像他当年在学校里，总有些男老师和男同学，会送他额外的练习册和试卷，如三年高考五年真题，或者黄冈密卷之类的礼物，数量极多。而凌然同学，只要有时间，就会认真和细致的做完那些练习册和试卷。 哪怕有的题目是做过的，凌然也常常会采用新的思路，来完成它们。 到了高考的时候，凌然没有遇到一道做不出的题目，正是因为他对待礼物是认真和细致的。 面对患者，凌然的态度也没有变化。 就算是做过十遍百遍的术式，凌然依旧能够做的津津有味。即使他缝合过各种各样的伤口，但是，就算每次都缝合相同的伤口，凌然依旧能够像是第一次缝合那样认真和细致。 教导苗坦生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 “好了。”苗坦生道。 凌然检查了一下，道：“没问题。可以。” “谢谢师父。”在花费了比平常更久的时间来缝合以后，苗坦生心中满是激荡。 他现在就缝合水平来说，要比以前更强了，正是因为更强，他才看得出凌然的超强——比他以前所认为的更强更强的超强。 “师父，以后你要常来诊所啊。”苗坦生激动的不能自已，越喊越顺口。 凌然这么强，他觉得自己无亮的前途，仿佛又明亮起来。 凌然点头，看看苗坦生，道：“诊所就是我家啊。” “是是是，您要经常回家啊。”苗坦生笑的像是哈巴狼似的，两只水泡眼像是把寿星鱼淹死在了里面似的。 刚刚包扎好的董姐刚看着凌然，再回头看苗坦生，难受的要死：“苗医生，你这么说话，美感都要没有了。” 董姐说完也不理苗坦生了，更没有回家的意思，就笑眯眯的看着凌然，且道：“看着凌医生，麻药过了都不疼。” 苗坦生呵呵一笑：“你麻药还没过呢。” “要是疼的话，就是你没缝好。”董姐抬抬眼皮，道：“你要是没缝好，我就不付钱。” 虽然是调侃，苗坦生还是无奈的叹口气：“董姐，您这样子，不算很讲道理啊。” 董姐微笑的看向他：“苗医生，我要是讲道理，能把老公打进医院吗？” 苗坦生呆呆的看着自己的老客户，好半天道：“您说的也有道理。” “是吧。” “是。”苗坦生望着董姐的手掌，莫名的乖巧。毕竟，人家能为了一把瓜子（存疑），用伤手把老公打进医院，再揍一个40多岁的中老年医生，还不跟玩一样。 倒是凌结粥心思转动，笑么么的走过来，道：“老公受伤了，也可以送到我们诊所来吗，一般的皮外伤，随便就给你缝掉了。” “骨折了。”董姐说了一句，又道：“他有医保的说，必须要去医院才能报。再说了，他一个糙汉子，脸上缝几针有什么关系，难道也用美容针那么贵？” “说的是。”凌结粥违心回答，心里默念“和气生财”，然后自去拉了账单，心情就变的快乐起来。 苗坦生的心情也是快乐的。 不论男人的事业心野心和虚荣心，单说美容针的缝合，还是颇为赚钱的。苗坦生常用的缝线价格就从几百元到千元不等，他能从中分到两成左右，再算上其他杂七杂八的收入，比在医院里还要赚钱些。 现在还能跟着凌然学习，苗坦生就更高兴了，围在凌然身边，“师父”，”师父”的叫个不停。 等将恋恋不舍的董姐送走，苗坦生更是感慨的道：“你们别说，外科要是能多几个老客户，也是蛮好的。” “好在哪里？”凌结粥没有做过医生，不免好奇。 苗坦生沉吟着道：“老客户有熟悉感啊。像是董姐手上皮肤，我刺进去之前就知道软硬了，厚度也有个底数，稍微试一下，就缝的顺了，那是真的方便……” 凌结粥：…（⊙＿⊙；）… …… 注1：本句摘自“起点读书”APP本章说，读者“霜天晓文角”于2019年1月30日00：02发表。第510 切 凌然在家里的时间，给苗医生教教课，自己再上上手，一天时间就过去了。 下沟诊所的病人结构尚可，现在每天固定都有几例的缝合，几十例以上的输液。 对诊所来说，输液加买药的人，如果能过百的话，就可以说是利润可观了，美容缝合这样的业务，可以说是超额利润了。 凌家的装修冲动，可以说是皆由此而来。 凌然配合苗医生，一个教一个学，几例病人真是不够用的。凌然于是将推拿的牌子又给挂了出来，“推拿2分钟25元”被换成了“推拿2分钟35元”，也就是几个街坊抱怨一下。 到现在，凌然的推拿技术好不好，大家心里都有数，愿意推拿的都是抢着来的，不愿意推拿的，反而是看着凌家涨价有点眼红。 接下来几天，凌然都是睡觉睡到自然醒，再睡回笼觉，才慢悠悠的去医院，大部分时间，只是查个房就回家。 肝切除手术是大手术，病人基本都得进ICU呆几天，严重的呆一两周，甚至二十天都不奇怪。 医院的ICU能提供的病床有限，一旦被占满了，恢复起来就很缓慢。 而且，其他科室也要做手术，也要挤占ICU的资源，他们的用量基本是个定值，ICU也不敢给凌然一个人塞满了。 再帅，也得符合基本法不是？ 最重要的是，凌然的几个助手，也都进入到了疲倦状态。 他们要跟着做手术，要肝书，要做查房之类的日常工作，然后还要完成正常医生无法创造出来的那么多的病历……在周末都要抢着出去做飞刀的凌然组，已经崩到了极限。 “咱们这周先不收肝切除的病人了。”看着墙上积累的越来越多的未完任务，凌然决定暂缓一步。 他刚刚拿到一个关节镜下的十字韧带的重建技能，还有自我提升“胆囊切除术”的任务没完成，也准备先期做点小调整。 最起码，多肝两本骨科的书吧。 正坐在椅子上写病历的左慈典听的，喉管都开始颤抖了：“凌医生，不收肝切除的病人，您准备做哪类的？” “你们有想要收的病人可以提出来，没有的话，病床可以稍微空几天。”其实也没有几个空病床了，在执行长住院策略的凌然组，病床早都是稀缺资源了。现在空下来的病床，基本就是过去两三天里，出院的病人空出来的。 “这是……与民休息？”左慈典就差喊出万岁了。 跟前反应慢一点的吕文斌和余媛也瞪大了眼睛，颇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真的可以不收病人了？”吕文斌诧异的问。 “暂时不收，休息几天。”凌然点点头。 “我去给霍主任打电话。”左慈典醒悟了过来，连忙去从根子上断病人。 凌然的治疗组比较特殊，他们是架构在急诊科内，而无门诊的，因此，如果他们不主动收治的话，是较少有上门病人的。 即使有，急诊病人也可以转诊，择期病人延后几天，也都是很正常的。 “大家这几天把病历都补起来。”左慈典不敢想不做事的模板，他也没想过。 病历写不完是不行的，到时候的麻烦很多。 凌然对于写病历也没兴趣，一份病历上万字，全靠复制黏贴改数据，很不符合凌然的美学。 “我去病房转转，余媛一起跟我去。院感要继续加强。”凌然起身就走，并不给其他人发表意见的机会。 要医生们来说的话，院感什么的，根本没人想做。 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最干净的那只。即使是三天不洗澡的，也觉得自己是没体味的那种人。 要每次查体都用酒精凝胶洗手，更是少有人愿意做的。 手术前洗手是都能做到的，可病房的消毒，就少人关心了。 最重要的是，院感管理起来，总是非常的麻烦，是要与其他医生发生冲突的，护士和护士长往往也并不配合。 总的来说，这是一项需要强力才能推进的工作，而收获却是看不到的。 然而，凌然向来不忌惮旁人的诋毁或不满。 如果周围人有不满就受影响的话，凌然早在收到第100封情书的时候，就要不知所措了。 所以，哪怕余媛等人同样是不愿意费尽心思做院感，凌然依旧是坚持了下来。 做院感是对的，而且是必须要做的。 再者说，随身带一罐酒精凝胶，也不是多费事的事。 “下水道也要清理。各个病房的厕所，都要加强清理的频率。原来的清理频率是适用于满员状态的，咱们现在长期加床，频率必须加大。”凌然转悠着下命令，再由余媛做记录。 “转包吗？”余媛小声道：“护士可不愿意干。” “转包，再动员一点实习生来做。”凌然道。 余媛抬头看看前实习生凌然，再小声道：“转包可要花不少钱的，得给霍主任说一声。” “我一会打电话给他。”凌然早就得到霍从军的授意，可以开销一定的科室经费。 事实上，要是老资格的带组医生，经费可能都是完全独立的。 当然，要是弱鸡的带组医生，一点经费都没有，看着主任的脸色说话也是有的。 “再买些酒精凝胶。”凌然查了一圈，就用光了一管酒精凝胶，重新取了一管薰衣草味的，再道：“我去肝胆外科，你和外包公司对接。” “不是不切肝了吗？”余媛一阵肝颤。 “我去看看有没有胆囊可以切。”凌然道：“张安民还答应让我主刀呢。” “好……”余媛目送凌然远去，暗自松了一口气。 切肝手术不像是跟腱修补术，它对一助乃至于二助的压力都要大很多，凌治疗组里面，也就是吕文斌和马砚麟的接受程度比较好，即使如此，也是在张安民帮忙以后，大家才相对轻松一些。 余媛和左慈典在外科手术中，就没有那么轻松了。给跟腱修补术拉拉勾什么的，是个住院医都能做，可到了切肝手术的时候，余媛也是真的心虚，每次的压力都很大。 “要是做手术能像写论文一样轻松就好了。”余媛想到论文，心情才变的愉快一些，满脑子都是各种文献，转瞬，余媛又想到了自己的收藏了，脸上的笑容都升了起来。 凌然一副溜达溜达的模样，到了肝胆外科的病区。 最近一段时间，肝胆外科的病房里，有一半的病人是凌然割出来的，他过来查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医生护士们都乖乖的打招呼。 如果说，凌然之前是在手术室里横行的话，自从冯志详教授走后，他就在肝胆外科横行了。 不管是贺远征还是他的手下，都绝对绝对不想有一天，被凌然这样的医生，当做案例在某某国际会议上吊起来打，或者在任何国内会议中，或者在任何院外会诊或院内会诊中…… “张安民在哪里？”凌然随意找了个穿白大褂的医生问了句。 他有点想做胆囊切除术了。 “加护病房。”医生小心翼翼的回答。 肝胆外科的加护病房就是以前的高干病房，比特需楼里的简陋一点，但是有完备的医生和护士的保护，是肝胆科的患者，尤其是做了肝胆大手术的患者的首选。 凌然道了声些，寻了过去。 未到地方，就见一群人挤在小客厅里，就连走廊里，都有人在徘徊。 凌然皱皱眉，喊了声“让一让”，见人让出了一条通道，才走进去。 与小客厅相连的病房内，亦是满满当当的人。 “朱老师，您不要多想，胆囊炎而已，很多人都得的，几天就出院了。” “朱老师是太辛苦了，太在乎学生了，身体不舒服，都没有往医院跑。” “朱老师桃李满天下，但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围在床边的人，各自说着话，脸上带着满满的笑容。 病床上的患者几乎要哭出来了，想笑又笑不出来，满满的苦脸。 “哎，你们别这样子，我知道，我可能是……是癌吗？”朱老师说到“癌”的时候，舌头都要直了。 床边的人忙道：“不是，真不是……” “我知道，你们是骗我……” “没人骗你……” “刘校长，我干了30年，前年住院一个月，你们也就来送了个水果，结果现在……”朱老师望着周围满满的花篮水果篮，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刘校长尴尬的笑着，再向旁边求救。 年级主任舔舔嘴唇，趴到祝老师耳边，小声道：“老朱，你儿子调教育局了。” 朱老师一愣，眼神慢慢的明亮起来。 “我是胆囊炎？”朱老师问。 “是，胆囊炎。”张安民看病人安稳下来，回答了一句，又道：“有黏连，但不是很严重，我们建议还是切除，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就尽快安排手术。” “切……切掉它。”朱老师说着，不由的露出笑容来。第511章 10秒 “张医生，我们朱老师的手术，能不能安排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刘校长拉着张安民的手，当着朱老师的面，殷殷嘱托，不知道的人看到了，多半以为是在托孤了。 朱老师也满脸期待的看着张安民。做患者的，自然是希望有最好的医生来给自己治疗。 张安民只是苦笑着道：“手术安排是主任决定的，我干涉不了的。” “你们贺主任嘛，我也是认识的。”刘校长微笑道：“我干过四所学校，老师们平均每年都要切一个胆囊的，都是找你们贺主任的。张医生，麻烦你费心了。” 找主任的话，不止是费心，还需要费钱，最起码，得费人情啊。所以，刘校长也就是嘴上说说，在此之前，他可是不会为老师们而去找主任的。 不过，刘校长今天是准备去的。 他满腔的感情，此时集中迸发了出来：“朱老师教书育人，做了30年的老师，多年评选为我们单位的优秀员工。他教出来的孩子，如今已经在祖国各行各业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了……” 张安民无奈的听着。人家根本就不是在讲给自己听，而是在讲给朱老师听呢。 朱老师自己，是听的热泪盈眶，只觉得自己30年的工作没有白干，只觉得自己的工作，终究是被人记住的…… 凌然默默的从病房中退了出来，这个胆囊炎眼瞅着病情复杂，他决定还是做点相对简单的。 张安民这时候才注意到凌然，连忙劝慰两句，跟了出来。 “凌医生，您来也没打个电话。”张安民笑呵呵的缀在凌然半步后。 “我想来做几个胆囊切除。”凌然停顿一下，补充道：“刚才那个不做。” “刚才那个留给主任做吧。”张安民撇撇嘴。他的主任贺远征其实喜欢这样的病号，做一场手术，就换一轮的人情，到时候，自己家和亲戚家孩子用不上，总也能交换给别的同事什么的。 不过，对张安民这样的小医生来说，教育局的中高级干部，就没什么关系了。 既不在他们手底下吃饭，人家也看不上他。 现在连红包都不能收了，张安民才不想费一堆事，就获得两个好评。 张安民更愿意费心的，还是凌然这样的技术大拿。 想到他把冯志详教授和徒弟都拿不下来的肝切除，都给拿下来了，张安民就更乖巧了，笑的像是左慈典的弟弟似的，道：“凌医生，我这周都注意收集胆囊切除的病人的，刚才那个不算，我还收了4个，您要不要看看？” “我跟你去查查房。”凌然的胆囊切除术还都没入门，自然不敢拿大，就跟着张安民，一步步的看病人，查体，看影像资料…… “我下午安排一场手术，您来主刀？”张安民等一圈看罢了，才问凌然。 “我想再练习一下，下午的手术，还是你来主刀吧，给我切两下就行了。”凌然说的很谦虚。 张安民怪异的看凌然一眼，道：“别的医生都是抢着做主刀的。” 凌然摇摇头：“单纯主刀没有意义。” 张安民想反驳，没敢。 凌然也没有解释的兴趣。 他和别的医生是不太一样的。 首先一点，他的腹部解剖是极强的。170次的腹部解剖经验，放到现在的医院里，那就是变形金刚立在停车场里，强的太多太多了。 其次，凌然把腹腔镜已经用的非常熟练了。 大部分的住院医师，刚开始用腹腔镜，都是非常不习惯的，光是简单的用腹腔镜的打结，就没有几个人能熟练的做下来。 但是，凌然已经超越了这些了。 他现在就是经验比较少，而这份经验，其实并不是一定要通过主刀来获得的。 凌然主刀的手术太多了，不像是小医生那样，还需要经历主刀来做精神上的练习。 历史上，很多牛掰的医生，就看别人一场手术，回头自己最两场，就变成了自己的熟练术式了，也只有这种天赋的医生，才能掌握大量的术式——普外在很多国家都是不分科的，而技巧熟练的外科医生，会几十上百种的术式，也很轻松。 当然，有些医生一边做手术一边翻书也是有的，并不一定就影响手术效果，就好像某些数学家边查公式边解题一样。 凌然也没有迫切的做主刀的需求。 到了下午，张安民进了手术室，铺巾等等，做完了杂活，凌然也就算着时间到了。 主刀给一助铺巾，这在医院里面，正是标准的上下级的体现，但肝胆外科的手术室里的护士和麻醉医生都没有觉得不对的。 “我来扶镜。”凌然主动的站到了主刀的左侧。 “那麻烦您了。”张安民依旧是心虚的不行。 说实话，会做肝切除不会做胆囊切除的医生，他是见都没见过的。 不过，考虑到凌然才是20多岁，张安民觉得这才正常。 “凌医生想做哪部分？”张安民一边做，一边问着。 “如果黏连不严重的话，我来松解黏连好了。”胆囊炎的胆囊切除，松解黏连就算是最复杂的部分。 张安民一点担心都没有的就答应下来。 胆囊黏连一般是和肝黏连起来的，凌然连肝切除都能做，松解肝部黏连算什么。 事实也是如此，当凌然上手的时候，确实是做的极其顺手。 凌然暗自点头。 他自己判断也是如此，已经掌握的技术是不会消失的，直接做胆囊切除术，他可能会出现种种失误，从而导致结果不尽人意。 但是，如果先做擅长的部分的话，那是不可能出问题的。 不熟悉的部分，就慢慢练习好了。 凌然一下午跟着做了4个胆囊切除术。 第二天，再做了两例，才终于决定主刀。 张安民赶紧把位置给让了出来。 这几天，就这样子做手术，可是把他给累的够呛。 带人做手术本来就累，更别说带的是凌然了。 “先做气腹。”凌然上了手术台操作，再次恢复到最初的风格，报出每一步骤。 对配合熟练的医生和护士来说，这都是没必要的。 但凌然愿意，护士们也都乖乖的，能多听听男神的声音，也是好的。 一个胆囊切除术，凌然做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比他做肝切除的速度，快不了多少。 张安民看的自信心大增，敢情凌然也有手生的时候。 凌然自己的感觉却挺不错的，他做的算是有点慢，但也不是慢很多，自我感觉，应该是要远远超过入门的标准的。 这么想着，系统的提升也就跳了出来。 任务完成：自我提升。 任务内容：通过自己练习，获得技术“胆囊切除术（入门）” 任务奖励：初级宝箱 凌然随手就将宝箱给打开了。 初级宝箱，连仪式感都不是很需要。 这时候，一个紫色的瓶子却是跳了出来： 技能药剂（小）——所有技能+1，持续10秒钟。第512章 急诊平衡 霍从军站在喷水池边，看着喷水池里的大鹅，一会追追小女孩，一会追追小男孩…… 霍从军脸上露出一丝凝重的神情。 他随手拔了一小节吊兰，放入嘴中，轻轻的咀嚼着，缓缓道：“这个鹅叫香满园？” “是。就叫香满园。凌医生给起的。”陪在霍从军身边的是医药代表高猛。 他有点驼背，脸上尚余青春痘遗留下来的坑坑洼洼。在医药代表中间，高猛算是长的最丑的一批了。 不过，高猛却是医药代表中混的顶好的一批人。因为他身体比较虚，一喝假酒就会吐，以至于具有了检验假酒的能力，医生们都喜欢带他玩，哪怕高猛喝真酒的能力只有半斤，大家也毫不介意。 霍从军最近几年，也开始追求养生了。 喝酒要喝真酒，这个更是最基础的养生需求。 霍从军今天将高猛带出来，亦是有些馋酒了，他砸吧砸吧嘴，道：“你别说，凌然起的这个名字，还是有点意境的。” “您是说……香满园？” “对……鹅肉做好了，可是真的香满园。”霍从军心中充满了缅怀：“我年轻的时候，有次搞医生下乡，到村子里给人家看病，当地人就给杀了只大鹅，就着老白干吃，香的要死。” 高猛愣了愣，目光看向喷水池，大白鹅此刻正追着一名身高一米七，身穿云华小学校服的孩子，嘎嘎直叫。 高猛咬咬牙，医药代表的觉悟，让他有种敢死队员的觉悟：“我去把它抓来……” “你打得过香满园吗？”霍从军鄙视的看看身高一米六八的高猛。 高猛呆了呆：“我喊几个朋友一起……” “你就不能喊几个朋友到市场上买只鹅？”霍从军看着高猛久经假酒考验的脑袋，叹口气，道：“最近有人送我一瓶30年的老白干，你再弄几箱茅台什么的，我组个局。” “好。”高猛赶紧答应下来。 做医药代表的，最是见人下菜碟。对霍从军这样的主任，医药代表们考虑的就是如何尽可能的做好服务，然后再考虑产出。换成二甲医院的急诊科主任，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局面了，买只鹅说不定都要考虑考虑。 “哎……”霍从军又重重的叹了口气。 “霍主任？” “多事之秋啊。”霍从军摇着头，再揪下一片吊兰叶子，放入口中，轻轻的咀嚼。 “多事？”高猛不禁回头望向急诊中心的方向。 此时，不止是霍从军，好些医生都在外面闲逛。 做急诊的就是这样，没病人就是没病人。 有些小医院的急诊室，经常一天都没什么病人来，那时候，医生除了闲逛就只能是捂痔疮了。 云医的急诊科现在升格急诊中心了，自然不会真的没病人。 但是，病人的比例降低了，医生们也就闲下来了。 尤其是最近几天，凌然的治疗组没有做手术，左慈典和余媛都积极的上急诊帮忙，也减轻了医生们的工作量——和普通的急诊医生不一样，跟着凌然做了一段时间手术以后，左慈典和余媛是具有抢病人的心态的。 他们俩人的外科水平都很欠缺，正是需要练习的状态，而在急诊科里，并不是每个医生都能保持这样的状态的。 “你不懂，急诊科是不能闲的。”霍从军喃喃自语，道：“急诊科一旦闲下来，很容易就会出大事。” “为什么？”高猛更不懂了。 “就云华这样的人口比例，每个月的急诊数量都是个定数。今天闲下来的，明天都会补回来的。”霍从军说着，又指指喷水池里的香满园，道：“鹅弄只大的哦，一部分烧汤，剩下的让师傅看着做，弄好吃了。现在人都不讲究花哨了，一道主菜你给弄香了，再搞点黄瓜花生米的下酒菜就行了……” 高猛有点跟不上霍从军的节奏，说了声“好”，还有些痴痴的。 “趁着闲下来好好补补，后面忙起来才不露怯。”霍从军说着露出一丝笑容来。他喝酒的机会也不多，最惨的月份里，馋到凌晨3点去喝酒。 最近几天的清闲，倒是让他体会出一点BOSS的感觉。 “一生有一种大海的气魄……” 霍主任的手机，响起了腾格尔的歌声。 “喂？”霍从军的脸上露出了严肃的表情和笑容。他的表情依旧是严肃的，眼角却是有笑。 “知道了”，“明白”，“没问题”，“您放心吧”…… 霍从军一组四联放出去，再回过头来，揉了揉眼睛，将笑给揉掉了，才严肃的道：“得，院长侄子车祸了。” 说完，霍从军就往回急诊中心的方向走。 高猛瞪大眼睛：您就算是揉了脸，嘴角也挂着笑啊！ 一愣神间，霍从军已经走远了，一边走还一边打电话：“通知普外骨科和消化外科的来会诊啊，神经外科和胸外科的也叫过来，肝胆外科？肝胆外科通知了，再把凌然也喊过来。” 霍从军算是把从头到脚的科室都给点了一遍。当然，点的也不是太全活，但就他看来，一般的车祸，也就是这个级数了。 高猛紧随其后，不知道该不该询问大鹅的问题。 不一会的功夫，各个科室的人，就聚集到了急诊中心。 院长的侄子车祸，可比教育局领导老爹的胆囊炎，要牵动人心的多。 即使院长有两个小舅子，一个大舅哥，依旧是云医内的紧急事件！ 凌然也被从办公室里给拉了出来。 左慈典第一时间跟到了凌然身边，小声提醒道：“凌医生，能不说话，您就别说话，这可是大事。” 凌然听着前方护士长的转述，道：“听着像是脾脏破裂，外加多处骨折，应该不是很大的手术。” “我的凌医生，这是院长的侄子，割个囊肿都算大手术了。”左慈典说完，再看凌然的表情，也知道自己是白唠叨了。 他想了想，道：“凌医生，咱们有手术就做，不说话，如何？” “我一直不都是这样？”凌然刚才在办公室里查病例，听说能做手术，心情也还是好的。 左慈典听着松了口气，再看看两边，道：“凌医生，脾切除术，您有几成把握。” 凌然看看他，问：“什么意思？” “就是说……”左慈典转着脑筋，赔着笑脸，道：“我的意思是，之前见您做过几次脾切除术，就是没太看懂。要是拿出来比较的话，您脾切除术有几成肝切除的功力？” 左慈典一时间也想不到更委婉的说法了，急的满脑门冒汗。 凌然倒是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再道：“要说应该是和肝切除术的水平差不多，但肝切除术，最近做的比较多，应该还是肝切除术更熟练一点。不过，脾脏又比较简单……” 左慈典听到这里已经斯巴达了，讶然道：“您脾切除术都练出来了？怎么练的？” “没办法用这种办法教你。”凌然回答的很坦然，系统又不能给别人用。 左慈典有点失望，有点释然的笑一笑，转头看到院长，连忙道：“凌医生，一会您自信一点，吸引一下院长的吸引力，这样的话，至少能让他想到……” 不等左慈典话说完，凌然就长身而立，左右看看，顿时令周围无数人生出“顾盼生辉”，“凤表龙姿”，“气宇轩昂”等诸多词汇来。 院长更是第一时间看到了凌然，严肃而礼貌的向凌然点了点头。帅有帅路，求月票 本书在写作之初，就是定位要轻松搞笑的。 而在写作之初，我也知道写起来是不轻松的，可能搞笑吧，毕竟又胖了。 轻松搞笑之外，写的专业一点，也是我对自己的一点小要求。 当然，要是不想写的专业点，那就不必写外科医生了。 总的来说，本书写到现在，医学技术方面，应该还是没有明显的疏漏的，在此夸耀一下，若有纰漏——我转头就去改了。 以上两点，再加上没有存稿，是本鸟很难加更的主要原因。 随便改改，查查资料，一天就过去了，今天又写到凌晨3点了，还是只有两章…… 宝宝心里苦，宝宝想说出来…… 作为一名作者，在此向掌握着月票生杀大权的读者大大们诚恳的说一句：在这个网文百花齐放的年代里，也请让我这样的手残型作者，有……炫耀感的活下来吧。 日更万字什么的，不客气的说一句，打死我也做不到。 也就是争一下月票榜……还争不到前面。 皮一下…… 还是要努力争取的。 更新也会尽可能的多写的。 只是也请读者大大理解，《大医凌然》写到今天，已经不可能说，向字数妥协一点，就可以写的很快了。写书终归不是一个量化的过程。 另外一点，做了那么多的准备，看了那么多的书，读了那么多的论文，想尽办法的看手术，在医院做跟屁虫，这时候为了字数而妥协，又何必呢。 帅有帅路。 虎有虎雄 鸟豚在此跪下了！ 给您拜个早年：祝您猪年大吉大利，万事顺利，事事顺心！ 梆梆梆！ 您听这个脆响。 向您讨月票一张。 梆梆梆！ …… 求月票！ 求支持！ …… .。m.第513章 前线（求月票） 随着院长同志的到来，急诊中心的气氛就变的紧张严肃活泼起来。 紧张是医生们心理和精神的紧张，严肃是表情的严肃，活泼则是动作的活泼。 尤其是正在工作中的医生们，更是神情专注，动作专业，好似在拍电影一般。 只见主治医生赵乐意，面对一名手臂蹭伤的年轻人，首先戴上了手套和口罩，接着还戴上了眼罩，再拿起针管局麻的时候，更是双脚呈八字站立，手部按压，认真的像是在做心脏手术似的。 护士王佳，在挂点滴的时候，不光询问了病人的的姓名、过敏症等病史信息，调试液体期间，她还不断的询问病人对液体快慢的感受，以期调整到一个合适的相速度。 周医生更是上窜下跳的忙碌着，只见他一会儿检查病人的液体和病历，一会关心病人的身体状况，一会又指导年轻医生做清创手术——他手里没有自己的病人，总不能继续保持看手机的状态，就算手机里显示的是论文，周医生也怕别人要误会。 “霍主任，前线指挥就交给你了。”院长没有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他也不觉得，现在将医生们着急起来是个好主意。 在明确的交还了急诊科的指挥权之后，院长就坐到了角落里，像是一名普通的病人家属似的。 左慈典不由的松了口气，他最怕的是院长当场提问，并咨询意见。 以凌然的习惯，他说不定就会当场把某位医生的意见怼回去——凌然在会诊中就经常这么干，使得几位医生不太高兴。 不过，参与会诊的医生的级别都不太高，而凌然的段位又太高，凌然怼了也就怼了。 但在会诊室里怼人，与在急诊科众目睽睽之下怼人，可是截然不同的。有的人说不定会因此而怨恨一辈子。 另外，左慈典也很怕提问，众目睽睽之下，要是答不出来，那可就尴尬了。 年轻人可以回答不出问题，顺便满足一下上级医生好为人师的心情。40多岁的中年人，就不太适合这样的尴尬场景了…… “三辆救护车，总计5人。第一辆三分钟后到，病人腹部开放性创伤，失血较多，尚清醒，血压110，心律111……”接诊台前，护士长直接接替了此项工作，一边听一边报告，顺便还会向救护车里的急救员提问。 在急诊科里呆了20多年的老护士，对病情的观察和了解，比医生只强不弱，只是缺乏基础知识，知道发生了什么，却不能提出解决方案。 医生们此刻听着数值都在飞快的思考着。 “每辆车的病人的身份资料确定了吗？”霍从军多问了一句。 “确定了。第一辆车的病人金学真，年龄27岁。”护士长向霍从军不易察觉的点了点头。 霍从军明白过来，这就是院长的内侄了。 “另外两辆车呢？” “第二辆车里是金学真的女朋友，全身多处骨折，大量出血，昏迷。第三辆车里的是金学真的两名同学，一名轻伤，一名双臂开放性骨折……” “好，我们先分配一下人手。”霍从军霍从军进入了工作状况，背着手，在科室里点人，又将各个科室拉起来会诊。 院长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做医生的最知道关心则乱。虽然总想给家里人最好的医生，但有时候，最好的医生，并不一定是最适合的医生，平日里，太善于钻营的医生，就不一定适合给领导的家属做手术，想的太多，往往耽搁了病程。 霍从军将一群人带到小谈话间里说话，内部封闭而令人焦躁。不过，霍从军此时的语气却是柔和而有序的，给人以儒雅的感觉。 战场上的儒将，青楼里的张飞，说的就是霍主任这样的老军医了。 “先救命再治病。” “优先处理的两项，首先是控制出血，其次是纠正休克。” “主要危险就解决了，再处理脏器伤和骨伤。” “各个科室要分配好人手，尤其是骨科和手外科，你们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霍从军先是说了诊疗的顺序，再看看肝胆外科派来的副主任，道：“如果需要肝切除的话，就交给凌然凌医生了。” 这时候是没什么客气的，凌然做的肝切除更好更快，要是为了贺远征的面子，而将他安排上来，将凌然安排下去，那就是置院长的侄子的安全于不顾了，贺远征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当然，贺远征本人也知道情况，就以正在手术的名义，直接没有出现，而是派来了副主任。 副主任站在一群主任中间，就配合的露笑，一句废话都不说。 搞技术的医生的尴尬就在于此，技术本身是超越资历的。 尤其是某某科室某某专业的医生，一定是要本领域的第一，否则，哪怕是科室主任，技能若是被其他医生给全覆盖了，那也是难受的紧。 正因为如此，一些医院的科室主任，都会把持住一些大手术，绝对不允许其他医生触碰。 再牛掰的医生，要是连上手的机会都没有，自然是做不了此类手术，技术垄断也就形成了技术领先。 但是，一旦遇到外来的医生，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外归国的医生，这样的技术垄断就变的没有意义了。 贺远征遇到的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以前就是云医肝切除方面的一把刀，但如果凌然继续蹲点的话，他说不得也就要转战去胰脏了。 也就是凌然目前只做手术不分钱，贺远征才能忍受一点点的脸面受损，否则的话，他说不得也要跳起来了。 霍从军看看四周，见没有意见，就继续布置了下去。 三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 霍从军卡着时间点结束会诊，然后带着众人一起出来，再换了装备，戴好手套了，在接诊区等着救护车到。 凌然一言不发的跟在霍从军身后。 他有没有活干，要看病人的伤情如何。 他现在还不能独立完成普外的全部手术，事实上，他距离这个目标还远着呢。 而在不能全覆盖普外之前，有腹部开放性伤口的抢救，对他来说，始终是需要团队合作的。 须臾，第一辆救护车到。 急诊科的两名男护士，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霍从军也是走了上去，顺手就用小电筒照照病人的瞳孔，再听着救护员的报告，安排用药的同时，跟着往抢救室去。 院长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走到了抢救室外，再没有往里进去。 抢救室内。 霍从军有条不紊的下着命令，稍稍有些失准的众人，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情。 “肝破裂。” “脾破裂。” “膀胱破裂，骨盆骨折。” 两名副主任一边处理一边检查并做报告，脸色都不太好看。 这样的伤势，可比预想中的要复杂的多了。 “凌然。你来处理肝破裂。”霍从军喊了一声，就将位置给让了出来。 凌然侧身挤了进去，扎着手看了两秒，手就毫不犹豫的插入了病人的腹腔中。 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正适合处理这样的棘手案例。 霍从军的眼皮子跳了跳。院长在场的情况下，他没敢喊凌然直接上阵做徒手止血。在他看来，徒手止血不能止血的情况太多了，自己要是下了命令，而凌然做不到，那不是徒然留下个坏印象。另一方面，徒手止血的适用面也确实较为狭窄，他都不能确定是否能用得上。 让霍从军没想到的是，凌然竟是毫不迟疑的就用了。 “怎么样？”霍从军也忍不住问了出来。 “可控范围内。需要做肝切除和脾脏切除。”凌然回答的极快。 “控制出血量。”霍从军只吩咐了一句，又向其他人询问了几句，才将手套一扒，出了抢救室，通知家属去了。 凌然点点头，再根据手指的触感，在脑海中勾勒起病人的解剖结构来。第514章 简单 院长夫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医院。 她偶尔也会来医院，做做体检，看望一些老朋友，帮家里人安排一个病床或者工作…… 但是，以病人家属的身份来到医院，尤其是急诊科的手术室外，对她来说，也是首次。 “情况怎么样？”院长夫人嘴唇发干的问老公。 “我刚填了知情同意书，还有一堆的东西。”院长还得尽量保持表面上的冷静。 “学真怎么样了？” “脾破裂，肝破裂，骨盆骨折……” 院长夫人听着他的话，已是一阵的摇晃：“我弟弟……我弟弟可就这么一个孩子啊。” “坐下来，先坐下来。”院长赶紧拉着老婆坐下，再给她扇风，劝道：“学真已经到医院了，咱们医院最好的医生都在里面了，你不要怕，比这个严重的多的病人，我们都抢救过来了，学真的情况不是最严重的……” 他不劝还好，一劝起来，老婆干脆就趴着哭了起来。 老夫老妻的，院长也觉得有点尴尬，但还是明智的没动。 过了会儿，院长夫人苦累了，抬起头来，擦了一把脸，又一边用纸巾蘸着脸，一边道：“学真是我爸最喜欢的孙子。最招人疼，读书最好，情商又高，你也说他是最有前途的。” “是。” “你问问现在怎么样了？我……我还得给他爸妈报信。”院长夫人瞅了眼抢救室，从她的方向看，是看不到里面的情况的，但可以看到流到地面上的血。 看着那些近乎凝固的血，院长夫人的心思全是乱的。 “我让他们去问问。”院长使了个脸色，秘书赶紧去了。 院长夫人有点哭不动了，愣愣的坐在椅子上，看着前方，也不说话。 好半天，秘书才从抢救室里钻出来。 院长的秘书也是医生，就像是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祝院士，就用自己的博士生当秘书一样。 院长的秘书同样是从当年入职的医生中，优中选优出来的，一样做过手术，理过肠子，熟悉手术操作，更清楚手术内外的猫腻。 院长夫人也将目光转向了他。 秘书神情郑重，道：“血止住了。脾切掉了。” “全切了？”院长夫人有些失望的道：“我听说脾切了的人，得心脏病的概率更高。” 秘书小声道：“脾的损伤很大，不切掉的话，会不停的出血的。” “切的好吗？”院长夫人换了一个方向。 秘书点点头，再看看院长，才道：“是凌然切的，手法很熟练，我刚才看了看，其他人都没有要插手的意思。” “凌然……凌医生是那个特别帅的医生是吗？他……他做的好吗？” “做的……非常好。”秘书回忆着抢救室内的场景，又道：“凌医生的动作很利落，三下五除二的就将手术给做下来了。” 院长不由的低头看看手表，距离开始的时间都没多长时间了。 “现在……现在呢？”院长夫人又问了一句。 “还在做手术。”秘书回答了一句废话。但院长夫人的话，何尝又不是废话呢。 院长缓缓道：“我印象里，凌然不是肝切除做的好吗？” “还有手外科和关节外科的活。”秘书自己说的颇有些惊讶，转头一个激灵。 “再去看。”院长说了一句，又回头看看，再点了两个人的名字，一并派进了抢救室。 他是不会现在进抢救室的，毫无意义不说，指不定还要影响到抢救。 秘书再次入内。 这时候，抢救室里，已经开始了肝切除。 急诊肝切除和择期手术中的肝切除术，属于两个概念。 择期手术的肝切除术耗时绵长，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属于正常，有的慢手医生要做4个小时以上。 但是，急诊肝切除，是没有这种漫长的选择权的。 因为急诊肝切除的肝，通常都是正在流血的。 肝部的血运最是丰富，一旦开始流血，就没有时间给医生慢慢结扎了，弄不好，几分钟的时间，人就要没了。 这种时候，再像是择期手术那样，慢悠悠的去找血管什么的，是绝对不现实的。 另一方面，急诊肝切除又要尽可能做的快狠准，尽可能的让病人能活着离开手术室。 大部分医生，哪怕是肝胆外科的医生，见到急诊肝切除都是要皱眉的。大部分的地方医院甚至都是放弃挑战的。 但是，凌然最近一段时间，可是没少接急诊肝切除来做。 如今，无非就是周围的人多了些，审视的眼光多了些而已，对凌然来说，这样的场景，才是自己最熟悉的场景。 当年他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候，周围观察自己的眼睛会更多更明亮…… 凌然一步一步的做着肝切除。 没有特别快，也没有明显的卡顿。 凌然就像是高手玩弄魔方似的，围着一颗肝脏转来转去，甚至在别人尚未注意到的情况下，就开始掰肝子了。 站在手术台角落里的院长秘书目瞪口呆。 他光是听说凌然手术技巧好，没想到会是如此的好。 作为一名经常代替院长观察手术的秘书，他太知道一场手术做的平滑，是有多困难了。 如急诊肝切除这样的手术，正确的姿态，应该就是一节一节的。 医生做一会，停顿一下，或者加快速度，或者减缓速度。 如凌然这样匀速来做的，他听都没听过。 尽管心中存满了，好奇，秘书也是一言不发的出了门去。 门外。 更多的家属，此时已经赶了过来。 “凌医生给做了急诊肝切除，看样子挺成功的。”秘书不用院长说，就先是说明了情况。 家属们也不管什么是急诊肝切除，先是哭做一团。 “肝都给切了。” “肝切了，以后怎么办？” “人好着吗？” 问问题的，哭喊的，吵的秘书头都要炸了。 “我再进去看看。”秘书转头就又往抢救室去了。 看手术至少清静一些。 事实上，此时的抢救室，本身就是一片清静。 “双极刀。”凌然伸手再缩回去，就给旁边的医生做起了配合。 完美级的热止血术，此时发挥的淋漓尽致，无血视野是做不出来的，但急诊止血，凌然却做的异常简单。第515章 止血 “血止住了。”秘书看到监视器上的数值，抢着时间跑了出来报告。 院长夫人的泪水也止住了，重复问：“止住了？那就没事了？” 秘书哪里敢回答这样的问题，期期艾艾的道：“现在都是凌医生在做手术，应该是有点稳定住了。” 就算是这么说，秘书都心虚的不行。 手术台上的事哪里说得准，说不定一个颤动，就把病人的命给要了。越好的医院里，死的人越多，肯定不是因为医生的水平越来越差了。 院长夫人其实也知道这个道理，就是寻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但他还没说话，刚抵达不久的弟媳妇，就哇的吐了出来。 是真的吐了出来，吐的满地都是，还散发出淡淡的胃酸味。 “来两个人。”秘书赶紧站起来，招呼护工过来打扫，顺便拿了包纸巾给对方。 院长夫人本来想要搂一下弟媳妇的，此时也下不去手了，叹口气，道：“小圆你不要着急了，既然失血控制住了，那就是向好走了，我们医院的医生是很厉害的，现在正在给学真做手术的医生，前几天刚刚救了一个肝切除的病人，而且是从京城来的专家手里救出来的。就是大出血，专家都没办法了，他给止住了……” 被唤做小圆的弟媳妇听住了，用纸擦擦嘴，再带着期待，道：“那这个凌然凌医生，比京城的专家厉害了。” “咱们云医比京城厉害的专家多了。锦西主任当年在京城开手外科的峰会的时候，满场有几个人敢乱叫的。”院长对他们的讨论不甚满意，撇撇嘴，又道：“前几天从京城来的是冯志详教授，国内普外科领域的大牛，他现在年纪大了，带了自己的得意弟子来咱们云医做飞刀，结果大出血控制不住。是凌然出手给解决的。” 院长说到此处，自己竟也有点莫名的骄傲。 的确，到了云医这样的地区顶级医院的水平，已经不是随便什么京城来的专家，就能平趟的了。在某些科室的设置上，云医也是有独到之处的。 毕竟，医院归根结底靠的还是医生，尤其是到了三甲往上的水平，一个科室的老大水平怎么样，基本就决定了一个科室的上限了。 梅奥诊所之牛，克利夫兰中心之牛，或者协和之牛，都是建立在医生水平上的。 单论医疗条件，中东等土豪之地，有的是花费巨资建成的医学中心。国内比协和条件好的医院更多了。 但是，治病救人，医生的作用是最大的。 其他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辅助的。 云医的手外科，前些年很是出名了一阵。90年代以前，甚至有单位，用专车乃至飞机送工人前来治疗。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手外科在外科中的地位逐年下降，云医手外科已经不再是那个在国企中响亮的名字了。私企老板们，更愿意将工人送去私人医院，就算技术差一点，老板也是无所谓的。 现如今，云华医院的各大科室，也就是在临近几省有些名气罢了，病人的主要来源，依旧是昌西省内，就这样，还得与省立和陆军总院来竞争…… 院长同志，有段时间，没有用骄傲的语气，来介绍某位医生了。 此时，听着内侄的失血止住了，院长的心情也是好了许多，再回想起凌然的种种，不由道：“凌医生的跟腱修补术也是国内顶尖的，刘威晨的跟腱就是他给做的开放手术，现在你看，黄金联赛都去了。” 地面被擦干净了，弟媳妇也漱了口，再抹着眼泪，道：“我就想学真好好的，你说开着车，怎么说撞就撞了。” 这个话就没办法回答了。 好在又一名探马报来：“开始修复骨折了，凌医生出来了。” 话音刚落，就见脱掉了手术服的凌然，穿着蓝色的洗手服，敞着带血的领口，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 蓝是海军蓝的蓝，领口是鸡心领的领口，显眼的像是要发光似的。 “凌医生怎么出来了？”院长夫人眉头紧蹙，这个时候，当然是希望医生能够尽心尽力。 “凌医生。”院长的声音沉稳，又带着一丝的亲切，特意招招手，问：“里面什么情况？” “失血基本控制住了，现在要修复骨盆和尿道。”凌然停顿了一下，道：“睾1丸不用切除了，我就出来了。” 在场几个人都没听懂凌然的逻辑，但分开来听的话，内容都是听得懂的。 院长连说两声“好”，再道：“就是说，情况基本稳定了？” “霍主任还在里面指挥，现在最危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时候说话的却是左慈典了。他生怕凌然实话实说了得罪人。 如果有医生说情况稳定了，后续情况再发生波折，后面的医生就可能要吃挂落了。 而且，这样的话一旦说出来，后面的医生只要听说了，总是要不高兴的。 院长基本理解他们的顾忌，但还是不太高兴的皱皱眉。 “现在是骨科在做手术？”院长问。 “他们准备与泌尿科连做。”凌然回答。 “泌尿科。谁做？”院长知道泌尿科的主任快退了，已经不太做这样的手术了，故有此一问。 “我做。”一名梳着大背头的医生，快步而来。 院长一眼看到对方，讶然道：“郭医生？” 泌尿科的副主任医师郭立清，面带温和的微笑，对众人笑笑，道：“我刚才正好在做手术，尿道重建术，做的非常成功。我路上已经看了片子，稍等我入内准备的时候，会再仔细阅读一遍的。” 郭立清的语气里，带着强烈的服务精神，这是他常年出入男科医院，锻炼出来的本事。 要说泌尿科，也有高端的手术，比如肾脏移植，在一些医院就做的非常出名。 不过，普通人印象里的泌尿科，感觉更像是一家专业男科医院，而郭立清在外飞刀的一个项目，就是挽救割坏了的包1皮及其共生体。 院长认识郭立清，和他握握手，道：“郭医生辛苦了，连续做手术，也要注意身体。” “没问题的，您放心，只要输尿管不是四分五裂的，我保证给你接的妥妥的。做不到，您送我去体检中心。”郭立清随口就是一个保证，非常不像是医生。 院长倒是记得郭立清的风格，不由的笑了出来。 转瞬，院长发觉此时露笑不好，连忙解释道：“我们郭立清医生，绰号是七生府主·圣立清，就因为郭医生和别的医生不太一样，敢许诺，还总有办法能完成。七生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不太一样。”郭立清不想解释，道：“都是大家叫的玩的。我就先进去了，家属不要太担心。” 说着，郭立清连忙往抢救室去了。 凌然也不喜欢与家属谈话，带着左慈典，自去了休息室的方向。 身后，院长为了避免小舅子一家对自己有想法，果断卖掉了郭立清，继续道：“云医上下都知道，我们郭医生言出必行，而且会把许诺写在笔记本上，时时惦记着完成。所以啊，就像是郭医生说的，咱们不要太担心。” “这样子？”小舅子和老婆互相看看，情绪都稳定了一些。 有熟悉院长的中年马仔，此时终于找到了机会，赶忙站出来，道：“我们郭立清同志许下誓言，就是拼命都会完成的。有一次，郭医生去山区里支援，就许诺，一定要做够100个包3皮环切术，做不够，就多做一年的支援。他那时候还年轻，结果过去一看，当地人都不太愿意做这个，病源根本不够。病源不够，郭医生就想了个办法。” 等待中的家属，都好奇的看向中年马仔医，只是没人说话。 中年马仔医生又是咳咳两声，再道：“郭医生后来想了个办法。当地都是大澡堂洗澡啊，他就天天去洗澡，看到合适的，就跑到人家身边去说话，说一会，就说，你这个包皮可以切了啊……” 噗。 有家属没忍住，当场就给笑了出来。 “笑笑好，笑笑好……里面不是说了，最危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都不要太担心了。”院长亦是悄悄的松了口气，老婆一家人都在，气氛可是有点太紧张了。 说话间，又有人从抢救室回来，报告道：“骨科说能骨盆能接起来，建议用进口耗材……” “用。”院长就是一句话，也不谈钱不钱的问题。 骨科也只是问一声，所以都没有骨科自己的医生出来。这种时候，骨科肯定是什么耗材好，用什么耗材了。 来人又匆匆前去汇报。 转头，院长秘书又跑了回来。 “行了，歇一会，等等再问问情况。”院长看着家属情绪稳定，就开始担心影响里面的医生了。 秘书面色微变，道：“我是来喊凌医生的。” “恩？” “好像有出血。”秘书没有说的太细，但周围家属的耳朵都竖起来了。 院长亦是眉头皱起：“你去喊，跑快点。”第516章 费心 凌然刚刚坐下，就被人给喊了起来。 飞奔起来的院长秘书，就像是一只迷路的羊驼似的，大眼睛萌萌的看着凌然，大声道：“凌医生，病人出血了。” 凌然立即站了起来，问：“出血多少？血压心律多少？” 院长秘书茫然的看了凌然一眼，迅速道：“现在还不清楚，院长请您回手术室。” “恩。”凌然刚刚倒的茶都顾不上喝一口，转身就走。 出血就是争分夺秒的事，就算可以依靠输血暂时吊着命，术后的并发症也够病人喝一壶的了。 凌然脑海中回忆着适才的止血过程，考虑着可能的出血点。 手术室里的医生，肯定是没有找到出血点的，如果找到了，处理掉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喊人了。 如果说年轻住院医或主治，还有找到了出血点而难以控制的情况，到了副主任一级的，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弱智水平了。 做的手术多了，见过的出血点多了，就算没人教，也该知道怎么处理了。 当然，实在不懂得怎么处理的，至少应该学会选择手术，以及求救和转诊了。 凌然回忆着病人的解剖结构，在换衣间前，遇到一名满脸正气的男人给拦住了。 “凌医生，我是金学真的父亲。”男人自报家门，并向院长秘书点了点头。 “你好。”凌然看看两边。换衣间是不允许非医护人员入内的，这里是手术区的前端，穿过去，经过洗浴间、休息室和就餐室等等区域，就是手术室了。 男人咽了口唾沫，用眼神示意秘书离开以后，道：“凌医生，我是做工程建设的，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知道，您是医院的止血专家，这次让您费心了……” 说话间，他就迅速的拿出一个红包，以极其熟练的速度，要塞给凌然。 做工程建设的这些年，男人也是练出了一把好手速的。 然而，凌然这些年，对于如何拒绝礼物，也是有相当的经验。 只见他一个后撤步，再稍稍转身，就闪开了两米远的距离，金学真父亲的手伸的再远，也够不到凌然了。 金学真的父亲不禁有些发愣，这医生难不成还是练武术的？ “红包不用了，我要去手术室了。”凌然停顿一下，语气加重，道：“争分夺秒。” 金学真的父亲再迟疑了一下，就再抓不住凌然了。 “咱们云医的专家，现在都这么年轻了？”金学真的父亲看看院长秘书，有些缺乏信任感。 秘书只是耸耸肩，道：“处理止血的话，凌医生确实是专家级的。最好的那种。” “真的？” “金总，我哪里敢在这种事上胡说？” “我乱说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当父亲的，此时不禁有些进退失措了。 …… 凌然以最快的速度洗手，再进入手术室里，一边穿手术服，一边问：“情况如何？” “肝脏出血，量不是很大，你能处理掉吗？。”霍从军言简意赅的报出了主要问题，然后才让麻醉医生报出监视器上的数值来。 今天来的麻醉也是麻醉科的主任，外加一个高年资的主治。 凌然听着点点头，顺便看了看刚刚拍出来的X光片——便携式的X光机发明以后，骨科医生们的工作大为简化了，平均寿命也不可避免的减少了。吃射线是不可避免的。 “我可以伸手进去止血。”凌然站到了泌尿科的郭立清主任身侧，缓缓的伸手入内。 肝脏出血，向来是个复杂问题。 肝胆外科的医生们，可以说是一辈子都在与出血打交道。 现场虽然有普外医生也玩过肝胆，但在这个时间，他们是不敢贸然上手去碰肝脏的，尤其是刚刚切过的肝脏。 凌然缓缓上手，却是一边以极轻的手法触碰着，一边在脑海中判断着患者的情况。 “不是大问题。”凌然很快做出判断，道：“可以再填塞一点纱布。” “继续填塞止血？”有医生提出疑问：“出血的原因是什么？” “其他手术的牵拉是最大原因。”凌然听到了问题，就给了回答。 刚才提问的医生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立刻闭口不言了。 目前尚在手术期间，谁都不敢保证，自己的操作就不会牵拉到其他部位了。 到时候，若要讨论罪魁祸首，想要做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景，也需要实力配合的。 凌然是能替冯志详的徒弟止血的医生，在场的医生，显然不想讲自己放在对峙的境地中去。 “能止住血吗？”霍从军只问结果，顺便松解了现场的紧张气氛。 凌然点点头，道：“没问题。但要一阵子。失血量应当是缓慢减少的。” “好。”霍从军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其他人继续做自己的工作。 失血量渐渐的降了下来。 众人的心情，也变的轻松了起来。 “看来是止血止住了。” “失血控制住了，就可以不着急了。” “腹腔现在一团乱麻啊。” 大家轻声的聊着天，手术室里的氛围，慢慢的变的正常起来。 “郭主任，听说你又给院长许诺了？”骨科的主任玩着骨盆，顺便聊天。 郭立清“恩”的一声，道：“誓言。” “对了，郭医生的誓言的故事，还没有讲给凌医生听呢。”骨科主任有意逗趣。 要说在医院里，骨科主任对下是极厉害的，但是，作为医院最赚钱的科室，骨科主任更要夹着尾巴做人。 当然，医院科室之间，平常是王不见王了。 凌然站在一旁，默默的看向骨科主任，一点听故事的情绪都没有。 骨科主任于是讲了半天，自己先是笑了出来，才道：“我听到的版本，是郭立清守在厕所里，看人家的包1皮过长了，就送到医院来。” 手术室里，有好几个人都笑出了声。 “最厉害的部分我还没说呢，听着……”骨科主任嘿嘿的笑两声，道：“后来还是凑不够100个，最后，郭教授就自己给自己切了包2皮。”第517章 点酒（求月票） 手术室内。 郭立清镇定自若，手上的操作丁点不慢，口中道：“你们是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 “其二是什么？”骨科主任配合的问。 “你们知道整形为什么都要整形两次三次的？”郭立清抬头看看众人，再回头继续缝尿管。 骨科主任笑了：“你想说你给自己做了个整形？” “过程没有意义，结果才有意义。”郭立清淡定的道：“我敢说自己的最好看，你们敢吗？”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郭立清的语气都变的坚硬起来。 单论说荤话这个习惯，医生群体可以说是在全社会的头部的。而且不止是中国医生，全世界医生都有说荤话的习俗。 但在医院里，说荤话的头部，一定是有泌尿科的。 没办法，人家是权威的。 医生们面对普通人的时候，可以很自豪的说，我见过的棒棒球球比你撒过的尿都多，可这个话，是不敢在泌尿科副主任面前说的，因为不撒尿的棒棒球球，也得在他们那里看。 如果要做一个棒棒球球的选美大赛的话，在场的医生里面，郭立清还真的是有资格做专业评委的……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个东西怎么说好看不好看？”霍从军看着手术进程顺利，心情也舒畅起来，快乐的加入到了聊天序列中。 郭立清主任呵呵的笑两声，道：“是个东西就得分个好看不好看的，不信你问问凌医生。” 全场医生和护士，突然都很有求知欲的看向凌然。 要说在医院里，这样的话题可以说是非常初级了，毕竟，大家都是主任副主任级的老医生了，在没有酒精刺激的前提下，真的是需要手术时间足够长，才能慢慢的“敞开心扉”。 但是，凌然瞬间加速了话题的形成，众人都转着心思，看向凌然。 凌然本人就显的有点莫名其妙了。 作为一名没有跟唱多久，就开始自己做手术的新晋医师，凌然向来是不怎么参与此类互动话题的，过了几秒钟，才问：“好看的定义是什么？” “好看就是看的顺眼了。”郭立清笑着随口道。 凌然“恩”的一声，道：“你的标准比较低哦。” 郭立清愣了愣，他倒是想说自己的标准不低，但是看看凌然，郭立清又觉得与之讨论好看的标准，有些心虚。 两名护士突然相视一笑，再次脸红红的看向了凌然。 “喂喂，这个气氛不对哦。”郭立清迅速的转向。 “凌医生说什么都对。”器械护士坚定的道。 “同意。”巡回护士站了出来。 “赞成。”这次是麻醉护士。 “赞成！”更大声的是麻醉科的主治医生。 众人都不由自主的看向麻醉医生。 麻醉主任有点尴尬的笑笑，瞪小主治一眼：“嗑药了吧。” “我……我没有……”小主治突然慌了。 霍从军使劲的咳咳两声，然后强行扭转话题：“那个，你们知道病人开的什么车？” “好像是辆SUV吧。” “进口车吧。他爸做工程的。” “院长的侄子，他爸做不做工程有什么关系。随便哪里借不来一辆车。” “说的好像你不借车一样。” “那能一样吗？我侄子要敢跟医药公司借车，我斩了他们的药。” 手术室里的气氛又再次转向。 霍从军轻轻松了口气，他就知道，中老年医生们一旦谈到了钱、车和权，就不爱聊女人了。或者说，他们聊女人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展示钱和权，现在有更直接的刺激出现，自然就不用间接性的刺激了。 一直在手术室边缘里晃悠的左慈典，也是轻轻的松了一口气。 他是真怕凌然说错话啊。 这么多的医院主任和副主任们，不用有谁跳出来骂娘，就是天天给你不自在，那医院里的日子就真的会不自在的。 就中国传统经验来说，干啥啥不成，做啥啥不顺，要考虑的不是运气，而是做人的方式。 在左慈典看来，凌然不聊天倒是个正确策略…… “别说，院长侄子的膀胱，还蛮好看的。”郭立清的笑声，再次搅浑了手术室里的气氛。 霍从军意外的看了他一眼，他没想到，这个泌尿科的副主任，竟然是个不为钱权所吸引的纯粹的泌尿科医生…… “我发誓，这个膀胱，至少是我见过的膀胱里，最漂亮的前20位。”郭立清用手拨拉了一下，又喊道：“灯光搞近一点嘛，你们看看这个膀胱，不知道灌注起来是什么样的……” “我看看。”普外的医生凑了过来：“是不错哦。” 没事做的麻醉主治也踮着脚瞅。 做完了自己的肝脏部分的凌然，正好看过来，瞅了瞅，就道：“颜色不是很对哦。” “就是颜色不对才漂亮嘛。”郭立清微笑。 “是缺血的颜色，还有其它问题，撕裂？”凌然在强烈的无影灯的光线下，比较着猜测。 他有170次的腹部解剖经验，这东西不像是做手术。做手术是能不碰的就不碰，越不熟悉的越不要去逗的。 像是妇科的医生们，见到尿道都是绕着走的。 但是，解剖是可以仔细探查的，面对大体老师，自然是剥的越细致，切的越细小，越能回报大体老师的教导。 170次的腹部解剖经验，放在几十年前的医学界是不出奇的，那时候的外科医生没有那么多的先进器械可用，就只能想方设法的提高自己的查体能力。 但在今时今日，170次的腹部解剖，已然是医学界的解剖达人了。 凭借此点，凌然虽然不怎么熟悉泌尿科的术式和病情，但他对膀胱的解剖状态，是清清楚楚的。 郭立清愣了愣，再看过去，也渐渐察觉不对了。 “血管可能有问题。”郭立清连忙去翻，使得手术台上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 包括骨科医生在内，都给郭立清让开了位置。 良久，郭立清才直起了腰，松了一口气的样子：“还好，这么漂亮的膀胱，要是给切了就可惜了。” “没问题了？”霍从军问。 “好了。” “凌然确实看出问题了？”霍从军表面上好奇，实际上是帮凌然炫一下。 “是，组织撕裂了，这个要是不处理的话，后面弄不好真要切除膀胱了。”郭立清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撇撇嘴道：“很罕见的情况啊，凌医生怎么判断的？” 凌然淡定的说实话：“我是从解剖方面考虑的。” “盛名之下无虚士啊。”郭立清啧啧两声，继续低头处理。 手术室内第N次恢复平静。 但是，对于各个科室的主任和副主任们来说，凌然的表现着实令人惊艳。 左慈典偷眼看看凌然，不禁想：凌医生做手术的时候不爱说话，莫非是想的太多？ 他从这个方向思考，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嗤。 手术室门开，医政科的雷主任走进来，看看手术室内的众人，试探的道：“隔壁手术都做完了，大家讨论着晚餐吃点什么。院长做东请客，大家点个菜。” “鹅。别动喷泉池里的那只，另买一只，再给那个鹅买点饲料。”霍从军开口就很不客气。 “院长请客，弄个阳澄湖的真螃蟹嘛。”普外的也笑眯眯的提要求。 骨科主任用有钱人的语气，道：“阳澄湖有什么真螃蟹，弄几只斯里兰卡的大青蟹嘛，找个好厨师做一下，甭浪费了。” 雷主任听着一群医生狮子大开口，顿时眉开眼笑起来。 手术要是不顺利，现在的手术室里，要么气息冷的能养帝王蟹，要么糟的让人能中暑。 敢提要求，说明手术顺利，狮子大开口，更说明非常顺利。 至于请客的开销……地区顶级三甲医院的院长，根本不在乎钱，理论上，都不要钱…… “没问题，我都记下了，酒喝个什么？先说好，82年的拉菲没有，档次差一点的，大家随便点。”雷主任绝对不会帮医药代表们省钱的。 这一次，几位大主任都没开腔。 霍从军亦是客气道：“你们点。” “不如凌然点吧。”消化外科的主任资格较老，笑着提了个建议。 泌尿外科的副主任郭立清同志立即附议：“让我们凌医生先点一个。” “凌医生先点。” “凌医生今天辛苦了。” 医政科的雷主任，有点莫名其妙，又有点明白的看着手术室内的一群技术大拿们气氛和谐的捧凌然。 20几岁的凌然，技术精道，又是住院医。技术扎实又话少，也没有表现出争权夺利的需求，长相更是令人心情愉快…… 一群四十五岁起步，平均年龄55岁的技术大拿们，还真是不介意捧一捧凌医生。 “凌医生，那您点一个？”雷主任微笑。 凌然脱下手套，想了想，道：“香槟，别摇。” .。m.第518章 感染 霍从军缓缓的走出了手术室，身边只带着凌然。 “手术很顺利，病人体征平稳，有很大机会度过危险期……”霍从军已经很少再向病人直接说明情况了，但在今天，只有他有资格说明情况。病人是送到急诊中心来的，各个科室的医生固然是参与了会诊，但就像是他们平常参与会诊一样，并不总是有机会露面的。 当然，大部分情况下，外科医生其实是不愿意露面的。 而在今天，霍从军也不可能带着七八名甚至十几名的医生，浩浩荡荡的出来。 医生们还是有点基本节操的，虽然他们有的喜欢钱，有的喜欢名，有的喜欢权，有的喜欢小护士，有的喜欢医药代表，有的喜欢大洋马，有的都喜欢……但在出风头这方面，大部分医生还是能够很好的抑制贪欲的。 院长跟着家属一起上前，听霍从军讲注意事项。 接着，病人的父母和几名近亲，跟着去了ICU外隔着窗户看，其他人浩浩荡荡的分车前往距离医院较近的盛源饭店。 如果说邵家馆子是小医生们的夜宵根据地的话，盛源饭店就是BOSS们的聚集地了。 作为云华市的老牌饭店，盛源饭店的位置中心且便利，主打奢华的粤菜和海鲜，顺带提供一些湘菜和川菜。如今撤掉了大厅，全部改成了大包厢，更受医生们的欢迎。 当然，以医生们的工资来说，在盛源饭店吃饭还是有些过于奢侈了，就算是月入四五万的大主任们，日常消费也不会来盛源。 好在还有医药代表们。 对云医的医生们来说，在盛源吃饭的频率，就说明了自身的地位。 实习生：盛源是啥？ 规培生：听说心内去盛源聚餐了。 住院医：今年的聚餐定到盛源了。 主治：盛源的小炒肉还是不错的。 副主任医师：去盛源喝酒啊？行，那就去吧。 主任医师：到盛源报我的名字，就去886包厢。 科室主任：让盛源熬个粥送过来吧，最近得吃清淡点了。 今天有资格进手术室的，基本都是常去盛源的医生了。 当然，不同科室的权力分配模式不同，医生们到来的频率也就不同。 霍从军担心凌然不懂露了怯，就将他全程带在身边。 凌然也无所谓。 他对美食和环境是有要求的。小时候，陶萍就经常带凌然出入各种豪华馆子，直到诊所的生意变差了，才渐渐进的少了。 凌然也挺喜欢美食和优美环境的，进入盛源饭店后，反而感觉浑身愉快。 所谓豪华带来的压迫感，对凌然来说，要细弱的多。 毕恭毕敬的服务员，周到的服务，或者偷偷看过来的眼神，对凌然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场景。 “凌医生，尝尝这个斯里兰卡的螃蟹。好像是说亚洲最大的螃蟹，咱们不管这个啊，反正好吃。”骨科主任是最游刃有余的。 “凌医生，澳龙可以尝一下的。” “凌医生，香槟来一杯，没有摇过的。” 医生们都相当的客气。 技术的价值，最终也是要以市场的供需来决定的。 一名只懂得做阑尾炎手术的医生，在如今的医院里，只能像蝼蚁一样存在。但在1900的上1海滩，绝对是医界的风云人物，政商学界的座上宾。 所以，具有普通技术水平的外科医生，依旧需要医院、科室、师承等等方面的加成，在能勉强获得平均水平的工资。 但是，凌然的许多技术，已经是阈值了。 各个科室的BOSS级以上都很忙，此前只听说凌然的技术，并不一定都有见过。 而在今天，凌然至少证明了他的止血水平是顶尖的，他的肝切除术是顶尖的…… 对于有技术的医生，大家还是非常愿意打交道的。 尤其是具有顶尖技术的医生。 凌然来者不拒。 他每天做多例手术，喝了精力药剂以后，消耗只会更大，而不会减少。 和在场的中老年医生比起来，凌然的食量至少有四倍大。 霍从军更是看的乐呵呵的，道：“年轻力壮就是好，吃个饭，都可以吃出别人几倍的开销出来。恩，凌然尝口烧鹅，粤菜的烧鹅还是相当可以的，皮很有特点的……” 说着，霍从军就用公筷夹了筷烧鹅给凌然，再看着凌然吃掉。 接着，霍从军又用公筷夹了片鸭给凌然，道：“比较一下啊，鹅不耐吃，用鸭换换口味。” 说完，霍从军又面对众人，笑道：“我们凌然一天能做五台手术，得多吃点东西补补。” “我当年一天也能做五台手术。”骨科主任不是很服气。 “骨科的五台手术，你得拿断指再植出来比一下。”霍从军端着白酒杯，和骨科主任轻轻的碰了一下，嘴上却不饶人。 “断指再植还是给锦西主任做吧。”骨科和分化出来的手外科自有竞争，骨科主任也只是一笑，迅速的转换话题，对凌然笑笑道：“我们骨科的手术可是多的做不完的，凌然你要是过来，我给你给配个手术小组。” “别乱喊哦。”霍从军不喜欢骨科主任的玩笑。虽然在场的众多科室里，骨科是最不可能挖人的——他们的收入比其他科室高一大截，进人的难度是几何性的。 尽管如此，霍从军依旧有防患于未然的思绪。 他正要说话，骨科主任的手机已是叫了起来：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 当医生的，总得有一部手机24小时在线。 骨科主任告了个罪，立即起身去接电话了。 泌尿科的郭立清主任不由笑了出来：“别是哪个人的髋关节又摔断了。” 半分钟后，骨科主任走了回来，表情严肃：“有个病人感染了。千叮咛万嘱咐的，还是一地鸡毛。现在的年轻人……” 骨科感染向来都很麻烦。他的规定，是感染就必须报告给自己，麻烦归麻烦，但有助于加强控制力。 几个主任都很受触动的开始骂新晋小医生。 霍从军也很得意的加入进去，并顺便加上一句：“不像我们凌然……” “金风送喜来，紫荆花已开……” 郭立清的手机也唱了起来。 “喂。”没有小三和小四的郭立清当场接了手机。 众医不以为然。 医生们吃饭，餐桌上要是没人接电话的话，那只有骨科内部的聚餐。 “感染了？怎么搞的？这样都能感染？”郭立清骂了几句，放下电话，道：“也是个感染案例。” 带着这个“也”字，众人的表情都变的微妙起来。 不过，医院里总会有病人感染，大家也还没有太当回事。第519章 爆发 稍晚一点，金学真的父亲匆匆而来，又给众人敬酒。 院长关心的问：“情况稳定了？家里人情绪怎么样？” “还行吧。几个女人凑到一块，又哭又笑的，我就没往过凑。”金父停顿几秒钟，又道：“学真在ICU里面，不让我们接触，看着应该可以吧。” “ICU里要预防感染，你们进去不光没好处，说不定还影响到术后的恢复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是专业的，只要上心，肯定比你们家属照顾的还要好。”院长安慰的同时，又解释着。 “我知道……哎……”金父叹口气，再重新凑出一点笑容来，开始向众人敬酒。 三甲医院的大院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但是，院长是不做具体事务的，金父一个个的敬过去，只希望能有一点有利于儿子的地方都好。 在场的科室大拿们都很给这位院长大人的小舅子以面子。 凌然同样没有推辞，他只是不喜欢碰杯，也不喜欢一饮而尽，但对喝酒本身并不反感，在这方面，陶萍女士的熏陶功不可没。 换一个人的话，大家肯定是要逼着劝酒的，尤其是这样的场合，年龄小地位低的总要喝趴下回去。 但是，凌然一方面有霍从军在旁护着，另一方面，在场众人都看得出来，凌然并不是那种你劝就给你面子的性格。 凌然要是见人就给面子的话，那他一天到晚都不用做别的事了。 就是院长大人，看着凌然医生，都不禁要在心里觉得：对凌然这样的家伙来说，不给人面子可能才是正常的吧。 院长小舅子更不想让凌然喝酒，他敬了一圈的酒，再回过头来，特意坐到凌然旁边，陪着说了两句话，道：“凌医生，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 凌然喝着香槟，吃着斯里兰卡的螃蟹，心情倒是不错，于是只冷眼瞥了瞥他，没有吭声。 霍从军哈哈的笑了两声，道：“金总有什么想说的直接说就行了。我们凌然是搞技术的人，不爱说话。” “我懂我懂，我们搞建筑的，好些人都是这样。”金父自嘲的笑两声，再道：“凌医生，能不能请你最近几天，专门照看一下金学真。现在不是有医生提供那个医疗咨询吗？您能不能……” “我做过的手术病人，都会多次查房的。”凌然听明白了，也没有左顾而言他，直接道：“我没有掌握相应的护理学，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额外派一名住院医过去，医疗咨询，并不是我的专长。” “这个……凌医生，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凌医生，能不能请您抽出一两周的时间，只要您收下我儿子，我们一家老小，一辈子都记得您这份恩情……”金父是与院长商量后，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别看院长每天都不出现在医生们面前，但在医院里面，有什么新人冒头，他都是熟知于胸的。 当然，他看中的“新人”一般都是副主任医师级别的，最次也是个资深主治什么的。 云医发展至今，虽然始终没能再上一层楼，但在这样一座城市里，维持一家地区顶级三甲医院的水平，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论起来，这间有1000多名医生的医院，与一所学校也相差不大。 大部分医生其实都在攀升技能树的过程中。 天赋好运气好的，用个五六七八年，就能攀到副主任医师的水平，按照美国医院的标准，走到这一步，其实也就是刚刚结束实习的能够独立执业的主治医生的水准——美国并没有主任医师或者副主任医师，成为独立执业的主治医生，就算是完成了技术等级的攀升了。 接下来，才是不断的独立行医，积累经验，大部分人成为医疗体系中的普通一员，少部分人不断精进，再用个5年到10年的时间，成为精英级的医生。 医院的院长，必须时刻的关心这个过程，并关注自己的医生的成长情况。 而在今年，最值得关注的，也必须关注的，自然就是凌然了。 不像是医生们的关注点，身为院长的吴志生并不是很清楚凌然的某项技术的水平，但他已经通过各方汇集来的资料，看到了凌然治疗组的病人的预后情况啊——超低的死亡率，较少的并发症，较短的康复时间等等，都在医院名列前茅。考虑到医院总有些医生是挑病人的，院长对凌然的病人的预后情况就有更深的印象了。 要说凌然治疗组的预后指标，也就是病床周转率的指标较低，病人平均住院时间，大大超过了医院规定的数字。但是，急诊科都不在乎，院长也是不在乎的。 而从病人家属的角度来考虑，多住几天院，又算得了什么事。 就算是ICU这样的病床，除了头三天各种费用较高以外，一般病人，每天的开支也就在2000元左右，要说多住三五天，就能恢复的更好的话，想必大部分的病人都是乐意的。更不要说，这里面尚能报销部分，且有很大概率，减少病人日后的开销。 而金父在得到院长的信息之后，对凌然的这个“特色”更是在乎。 如今手术已经做完了，预后就是全家人最关心的问题了。 金学真失去了半个肝，一个脾，一截肠子，还有残破的膀胱和尿道，但如果预后做的好，两年后，他可以继续开跑车睡野模，只要少吃肉少喝酒少熬夜，就有很大可能寿命超过程序员们，头发还会更多。 但如果预后做不好……有可能ICU就是终点了。 凌然皱了皱眉，道：“我不是内科医生，以全程预后来说，是不会比ICU的医生更好的。” “您只要拿大局就可以了。”金父突然突然有点后悔当着众人的面说这个话。 他本来考虑的，是当着一群科室主任的面，向凌然低头求情的，一般的年轻人，受人吹捧就会拍胸脯做保证的。 然而，凌然显然不是这样的年轻人！ “宗僧吼内归嘎地森吼，在他僧命累，方非带点黑灰……”消化外科主任的电话，唱了起来。 消化外科主任一只手撕着澳龙，一只手接起电话：“喂……感染？几个人？” 这已经是今天第三次听到“感染”一词了，包厢内的医生们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消化外科主任又“唔唔”了两声，放下手机，擦擦手，道：“不吃了，我回医院看看。” “等等，几个人？”院长沉下了脸。 医院内的感染是个严肃话题。 普通的感染是很难避免的，偶尔有一个两个病人，在医院内不明原因的被感染，属于是正常事件，在冬季的呼吸科，肺病患者被感染就很普遍。 但是，多人被感染就变成事件了。 这样的事件可大可小，小的自罚三杯结束，大的有可能让院长下台。 高端三甲医院的行政院长，能下台的理由千千万，院感绝对不是他们喜欢的。 消化外科主任咳咳两声，道：“确定两个人，还有一个不确诊。” “原因找到了吗？” 消化外科主任摇摇头。 “你先去吧。”这样的场合，院长也没有太严肃，但依旧脸沉的怕人，想了想，道：“都打电话问问自己的科室，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不用他说，大家都已经开始发信息了。 得到院长的首肯，众人立即又换成了电话。 满包厢，顿时吵的像是菜市场似的。 一分钟后。 包厢内，又彻底的安静了下来。 “有一个疑似感染的病例。” “我们也有可能有。” “两例，移到单独病房去了。” 医生们一个接一个的报过去，只有霍从军的表情奇怪，始终没有说话。 “老霍？你们几个？不要隐瞒，急诊人来人往的，受感染的人多几个也正常。”院长吴志生满脸沉重，但给霍从军说话的时候，还是很讲究方法。 霍从军扁扁嘴，先咽下用“老子”打头的狂放做法，再道：“我们急诊科没有院内感染的迹象。” “仔细查查。”院长也不再多说，自己已是拿起了手机，打了出去。第520章 召集 “叫院感科的人来，汇总一下最近一段时间院内感染的情况。”院长吴志生自己开车回医院。 熟悉他的秘书坐在后座，紧张的就像是被峨眉山的猴子包围了一样，下了车，秘书逃也似的跑去找人了。 院长的气压太低了，他怕自己被殃及池鱼。 不一会儿，刚刚一起吃庆功宴的BOOS们，就与院内留守的各科室主任，就汇集到了一起。 云医装修豪华的会议室里，各科室主任各据一角，像是丛林大猩猩似的。 “你们报院感了吗？” “一周两次？怎么都没人说的？” “神经外科死了两个人，都一声不吭的。” “神经外科死人不是正常吗？” 医院里的聊天，总是平常中带着残酷。 科室主任们互相交流着消息，又思忖着如何推锅给院感科，或者随便什么科室都好。 每个科室，每年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院内感染的事件发生。国内最常见的院内肺部感染，发病率介于千分之五到百分之五之间，云医既不争先亦不落后。 同样常见的胃肠炎，也是隔一段时间，就被院感科拿出来说教的典型。 但是，当科室内部的院内感染，蔓延到了全医院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能不令人重视了。 “有结论了吗？”院长再次推门进来的时候，既没有打招呼，也没有露出笑容，目光首先寻到离开院感科的主任。。 各科室的主任不用说，各自乖觉的找了位置坐下，免得成了被枪打的出头鸟。 “从最近一段时间的院感情况来分析，应该是MRSA。”院感科主任一个头两个大的回答。 MRSA就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葡萄球菌，也是最常见的多重耐药菌。 如果没有前缀，只是普通的金黄葡萄球菌的话，那它就是被青霉素轻松灭杀的小小细菌。 但是，加上了耐甲氧西林几个字之后，此菌的杀伤力就大涨了，只有少数几种抗生素，还能对它发挥作用。讨厌的是，每种抗生素疗法都不是无损的。 最严重的是，即使采用了新型抗生素，MRSA感染仍然有最少五分之一的死亡率。 换言之，一次爆发，感染10个人，死掉两个人就算是控制的好了，实践中，三到五人都是常态。 这样的死亡率，就让MRSA的出现变的恐怖起来。 “最近一段时间？”院长盯着他的脸，问：“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 院感科主任有口难言。 虽然是耐药菌株，但在目前的医院环境下，MRSA的检出率实在是太高了，随便一个高级点的三甲医院，都可以拉出40%的检出率。不过，检出的比例不代表说致病的比例，更不意味着爆发。 如果说，其他科室出现MRSA尚情有可原的话，整间医院的爆发，那就铁定是院感科的锅了。 看人打炮遇事背锅，就是院感科的生活。 院感科主任也不是第一次背锅了，稍微整理一下思路，才道：“我们院感科的管理，确实是出现了漏洞。首先一点，我们规定各科室出现感染事件，是一周一汇总，一周一报告的。各个科室出现感染案例，我们没有敦促他们立即上报，也没有做整体性的分析整理。其次，MRSA的确认时间相对较长，普遍需要48小时以上，从前例发现，到后面的确认，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以至于出现了多例感染，才后知后觉。第三，现在的MRSA携带者有日益增加的趋势……” 院长听的不耐烦的摆摆手，道：“推卸责任的话，后面再说，先说一下目前的情况。” 作为常年的背锅侠，院感科在甩锅方面的技能等级也是相当高的。这是科室性质所决定的，就好像做产科的医生，会渐渐地对熬夜有心得，心外科的医生，会渐渐地对憋尿有心得，骨科的医生，会渐渐地对花钱有心得…… 院感科主任一旦施展出十八般武艺来推卸责任，今天的会议就要在扯皮中度过了。 院长果断暂停了追究责任，并按捺住了情绪，院感科主任也是悄悄的松了一口气。 趁着院长尚未改主意，院感科主任连忙道：“从我们目前汇总的情况来看，过去一周以来，呼吸科报告了三起MRSA致病的案例，肿瘤科有两例……妇产科和儿科都有两例……” 随着他的话音，各个科室的主任表情都严肃起来。 院感科主任先报了内科和妇儿科，再报外科：“神经外科有三例MRSA出现，胸外也是三例，手外科有一例……” 院长越听，表情就越沉。 内科的病菌普遍较外科的复杂，如呼吸科，其实是经常出现MRSA病人的，有时候还有院外收入的。对于内科来说，多重耐药菌感染已经不稀罕了，两例三例的，都不能算是爆发。 但是，外科也频繁的出现了MRSA，这就证明问题是确实严重了。 “打印一份给我看。”院长没有听过就算，向旁边做记录的秘书说了一声，后者赶紧点了打印，将刚才的会议记录嘎嘎的都给打了出来。 院长自上而下的看过来，默默的记着数。 看了一圈，他突然以后皱眉：“霍主任，你们急诊中心还是没有上报院感？” “我们确认没有，我查了几遍了。”霍从军肯定的回答。 院长根本不相信，甚至不用他说，别的主任就皱起眉来：“老霍，你这时候撇清的没意思了，谁不知道急诊是院感大黑洞，你们升了中心就升呗，用不着这时候突出吧。” “没有我怎么办？给你注射一管子吗？”霍从军的声音穿透力极强，就像是一杆来复枪似的。 院长不为所动，道：“霍主任，MRSA在健康人身上都经常能找到携带者，你的急诊中心里面出现不丢人，我们现在准备上报了，没有必要做隐瞒。” “我们真没有出现MRSA感染的病例。”霍从军一口咬定。 “疑似呢？” “没有疑似病例。”霍从军停顿了一下，语气郑重起来，道：“我已经让人全部筛了一遍了，现在是我拿不出病例来报告，不是我不想报告。” 没有病例就是没有病例，现在上报是要将具体信息打包传上去的，就算是疑似病例也不例外，编是编不出来的。 院长面沉如水的看向院感科主任：“这是怎么回事？急诊中心没有一例的MRSA报告，所以是完全的院内感染？” 院感科主任暗自吐槽，哪一次的院感不是完全的院内感染了？外面进来的能算吗？ 不过，他也能理解院长的意思，急诊中心最是人员复杂，难以管理的科室，而且有大量的外来的病患，这样的科室都没有感染，那就很值得斟酌了。 院感科主任斟酌着语气，道：“急诊中心是在院感条例方面做的最好的，也是执行的最好的……” 霍从军笑而不语。 喷了这么多年的人，他从来不怕别人胡说八道的。 “这么说，是急诊中心的条例做的好，执行的好，所以阻止了科室内部的院感爆发？”院长语气郑重。 “没有一例院感爆发是由单一因素引起的，相应的，如果能够确实的做好一部分的院感防护的工作，确实是有可能阻止院感事件的爆发的……我们目前的防治措施都是多重防护的，所以，只要各科室能够严格的遵守一部分的院感条例，或者遵守大部分的院感条例，爆发的几率就不会太高……”院感科主任趁机甩锅。 院长不为所动，道：“敦促院感条例的执行是院感科的事。现在先不谈这个，霍主任，你这边具体是怎么搞的？” “我们主要是凌然在做院感。我记得前段时间，他还更新了新的院感条例，自己组织人手搞了院感执行。现在来看，应该是说搞的不错。”霍从军咧嘴一笑，顺口就将院感科主任刚才的话给顶回去了。 “凌医生啊……”刚刚还在开庆功宴的院长心里一寻思，颔首道：“那就请凌医生来说一下，院感爆发是灾难性事件，出现了院感事件，我们既要积极的查遗补缺，也要看到光明的一面。” 院长让秘书去喊凌然了，再重新回过头来，问：“我们先过一遍MRSA的规模和范围，讨论一个应对方案，然后我向上级汇报。现在有什么选择，是我们立刻能做的？” 院感主任被问的焦头烂额，霍从军悄悄的掏出手机发信息，心里有点暗戳戳的小得意。 虽然他当初也不是太支持凌然折腾院感，但是也没有坚决反对嘛，这也应该算是领导水平来着。 .。m.第521章 兑现 会议室里的讨论，越来越深入，院感科主任的表情也越来越苦。 今天或许是过去一年以来，他最有存在感的一天，但做院感最惨的一点就在于，每当他们有存在感的时候，天上就会甩下来无数的锅。 而且，大部分的锅都是很难撇清的。 医院里出现MRSA爆发，他可以有无数种的解释，可解释终归也就是解释罢了，锅依旧是要背起来的。 比最惨的一点更惨的是，院感科又没钱又没权。 院感科主任只觉得口水都要干掉了，再看看院长的眼神越来越锐利，他渐渐地有点不敢抵抗了。 嘎吱。 会议室的双扇大门，被秘书推开了。 “院长，凌然凌医生来了。”秘书小声的提醒。 “喊他进来。”院长转了一下身子，面向会议室大门的方向。 正在拼命丢锅的各科室主任们决定休息一下，也都缓缓停了下来，看向大门。 凌然穿着一身白大褂，跟着秘书走了进来。 秘书就在凌然前面几步远，但是，看到凌然，所有人都自动忽略了碍眼的秘书。 一阵风从开着的窗户吹出来，吹起了凌然的白大褂。 被风吹的发皱的白大褂，带着影视化的动感，好像自己会奔跑似的。 几名女医生的眼神严肃的像是在做手术似的，瞅着会议室的门口，不愿意移开哪怕是一毫秒。 男医生们亦是神色难明，眼神闪烁。 凌然在门口站立了两秒钟，适应了一下光线，才继续走进来，对众人的注视，基本处于视而不见的状态。 早在幼儿园时期，母亲陶萍就教导凌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生，没有哪个人的人生是相同的。所以，即使与别人不一样，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有的人，天生就是会承受比其他人更大的压力，接受更多的目光的检视…… 凌然向内点了点头，他是给众人打招呼，但在众人看来，凌然似乎就在给自己打招呼，不由的纷纷点头。会议室里，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变的轻快了。 霍从军抢在其他人发问前，道：“凌然，你前段时间做的院感的修订，还是工作执行方面的措施，给大家说一说。” 凌然“恩”的一声，略作思忖，道：“医疗全程无菌，每个人在接触病人之前，都必须用酒精凝胶擦手。而且是一位一消毒……” “手卫生。”院感科主任给总结了一句。 凌然未答，继续道：“拖鞋清洗，不允许多次穿用。” 云医手术室里，管理最不严格的就是拖鞋了，手术室的护士通常只保证一天一清洗一消毒，期间都是反复穿用的。因为拖鞋远离清洁区，大部分人也都没将之当回事了。 即使是现在，院感科主任也只是挑挑眉毛，他的专业可不是管拖鞋的。 “器械多次清洗，强化清洁。”凌然再说自己制定的政策。 院感科主任皱皱眉：“这个就是我们原来的政策嘛。” “三重检查。”霍从军撇撇嘴，道：“而且是真的检查，我为此处理了三个人了，记录都在。” 院感科主任不说话了。他们以前搞双重检查都搞不下来，科室只要不配合，院感科就一点辙都没有。 至于配合的科室……像是急诊科这样，人家就搞自己的一摊子了。 院感科主任不由内心一阵唏嘘，多年来被甩锅，被抢功的悲愤瞬间涌上心头，整个人都要抑郁了。 “另外还有一些集中性的工作，比如定期清洗了空调和空调出风口，清洗病历夹、听诊器、体温计……清洗病床的床头和护栏，还有床头柜等等……”凌然说的细碎，因为没有人打断他，他就一项项的说了下来。 院感科主任的喉咙发紧。 要从理论的高度施展的话，他现在能战800个凌然。 院感可不是简单的洗洗涮涮，那是清洁工，不是院感科的医生了。 但是，院感一定是建立在所有的洗洗涮涮之上的，要是换个年轻的院感人，或许还会谈谈医生素质，聊聊患者配合，说说领导的不作为，但是，年届50的主任早都不这么想了。医生素质就是这样子了，患者的配合程度可见的数年内都不会有大的改观，领导作为不作为……千百年都是个谜题——在周围环境不变的情况，如何改变环境，这就是强人。 以一己之力改变一个科室的院感生态，老实说，院感科主任自己想想都觉得复杂。 光是听听凌然说的那些细碎的点，在场所有人都听得出来，这是真的做了一遍事的人。 每一件事说起来都简单，可做起来就是真难。 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手卫生，喊了200年了，每个医院每个科室都在说，可要说看一个病人就抹一把凝胶的医生，怕是比医学大拿都少。 院感科主任望着凌然，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辩驳了。 谈理论？谈理论没意义的，人家是外科医生，而且眼瞅着牛飞了，现在理论胜利了，也只是图惹人笑而已。 谈执行？谈制度？那就是现实不站在自己这面了。 “凌医生是把工作做到了细处。”院长很有水平的评价了一句，会议室内讨论的声音就小了下来。 霍从军压抑着得意，道：“我们做急诊的，最支持的，就是凌然凌医生的这种态度和工作方式……” “院感科也要从中学习。”周副院长听不下去了，在旁说了一句。 霍从军呵呵的笑两声。 “恩，凌医生的方法，虽然比较简单直接，但是，简单直接就能发挥作用的方法，我们就应该学习。”院长把基调给定了下来，再开始安排感染防护和补救的措施。 凌然的陈述完成，就被秘书给带去后门离开了。 大门敞开。 光线射入。 帅气逼人。 凌然渐渐远去。 院长收回了目光，淡定的道：“有罚也要有赏，凌然在院感防护和院感执行方面，勇于任事，成绩突出，我们也应该给予一定的奖励……” 今天的会议目的，一方面是做院感爆发的应对，另一方面，是商讨如何向上级报告的问题。 前者其实很简单，云医早有预案，拉出来执行就是了，最多稍微改一改。 向上级汇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院长吴志生不仅需要拿出应对方案来，还得防备着领导的各种提问，并对目前的形势做出评估。 怎么考虑，院长大人都觉得，应该把急诊中心的“零”MRSA感染，作为例证拿出来。 “霍主任，你怎么说？”院长嘴上说着给凌然奖励，然后看向霍从军。 “我们凌然凌医生其实提过几次了，就他的技术特点来说，额外的急诊重症监护这块，还是应该做起来的……”霍从军果断提出了急诊ICU的要求。 ICU的主任立即坐直了，鄙视的看霍从军一眼：“院长的意思是给凌然个人一定的奖励，不是给你们急诊中心。” “过后可以问凌然嘛。”霍从军不以为然的笑笑，又道：“我们凌然凌医生技术这么好，二十几岁就能主刀肝切除，而且做的还是一等一的，他现在难道还需要你给他评职称发奖金吗？” ICU主任被顶的有点气，可是看看霍从军跃跃欲试的脸，又把那口气给咽下去了。 现场这么多人，斗气也斗不赢，就只能装大度了。 “我不跟你说这个，你们看不上ICU，可以不送病人过来嘛。” “那我们自建重症监护室的理由就更充沛了。”霍从军向院长笑笑。他才不在乎一个ICU的年轻主任呢，到时候该送病人就送病人过去，ICU哪个医生敢拒收，当场喷死就是了，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 相比之下，自建重症监护室就是个大事了。 别说少则百万，多则千万的仪器设备，以及复杂的开支问题。就是需要多出来的编制都是一堆一堆的麻烦。 院长皱皱眉，道：“今天不谈这个议题。霍主任，凌然你要照顾好，年轻医生做到这一步非常难得……” 他接着话题一转，又说起了院感的情况。 霍从军心领神会，一个多话的都没有。 不用说，等院长去向上级领导汇报的时候，就看他得到的是雷霆抑或雨露了。 要是凌然起了作用，急诊中心出了头，想必是有好处落手的。 否则的话……霍从军猜想，院长还是会借此想办法感谢凌然的。 凌然刚刚救下院长内侄的人情，眼瞅着就是直接兑现的状态。 .。m.第522章 土炮 MRSA爆发，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手术量大减。 医院各处都在消毒，择期手术能后延的都后延了，急诊中心的手术也不例外。 急诊科也是需要其他科室来会诊的，所以，大部分的手术也都延后进行了。同样，消毒清扫工作，也在急诊中心里更加严格的展开了。 霍从军可不允许，刚刚以典型出现的急诊中心，再次出现MRSA的案例。 手卫生被各种强调。 防护用品被大量下发。 呼吸机、床品被再三清洗。 医疗废物的管理空前严格。 院感科尤其是派出了精兵强将，来到急诊中心，美其名曰“学习”，实际上就是想要找回点场子。 在他们的指导下，急诊中心的院感管理，可以说是提高了一个层级，只是医生们更加怨声哀道一些。 “现在想，还是凌医生比较好。” “对嘛，凌医生做的是中庸之道，不会把人逼死，又能做好院感。看看院感科的废物们，简直就是吹毛求疵吧。” “我觉得用吹毛求疵来形容凌医生，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吧。” “凌医生是以需求为目标的吹毛求疵，院感科的……长的也太丑了吧。” “说的是，院感的长的太丑了。” “稍微过得去一点，应该也会被别的科室挑走吧……” 急诊中心的医生们，毫不忌惮以最大的恶意猜度院感科的医生。 反正是院感科的医生，随便骂骂，没什么损失的，要是换成检验科或者影像科，医生们肯定要给八分客气的。 凌然反而没有在急诊中心里溜达。 对他来说，做院感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不洗手不消毒什么的，是凌然同学完全无法忍受的。 院感科愿意加入进来，加强院感管理，凌然更乐意省下这份时间和精力。 在此之前，凌然还得自己要求院感科派人来帮忙，现在有两名资深主治级的院感科医生自愿跑过来，凌然根本就不想干扰到人家的工作了。 不过，没有手术做，也是颇为无聊的。 凌然干脆去休息室里拿了些鹅饲料出来，再夹了本书，坐在喷泉池边，一边磕书，一边喂大鹅。 负责管理鹅饲料的余媛不放心，就默默的跟在凌然身后，一手夹本书看，一手甩着跟温度计玩。 香满园看到那枚温度计，眼睛都是绿的，嘴巴张合了几次，都没敢在凌然周围一米内落嘴。 最开心的当属孩子们了，一把饲料撒出去，恶霸一样的鹅就颠颠的跑起来了，从来都是被大人指挥的孩子们，太想要这种统治力了。 好几个年龄小小的孩子，都围着凌然的腿打转。 凌然于是分了一半的鹅饲料给孩子们，结果又吸引来了更多的小孩子，大姑娘，年轻少妇，以及其他年龄段的女性和男性…… 大家看鹅的看鹅，看人的看人，自得其乐，让喷泉周围，成为医院里少见的，充满了欢声笑语之处。 几名老人，也被子女或护工推了过来。 他们都是长期住院的病人，平日里总是在医院的走廊里溜达溜达，或者就在医院的后花园里转一转，看看吊兰，瞅瞅绿萝。自从大白鹅香满园来到了喷泉池以后，此处就有许多的老人更乐意来了。 他们是更喜欢看到人的，没那么焦虑的，未曾生病的正常人，尤其是孩子们，让老人心情更好。 当然，也只能看一会儿，看得久了，就烦了。 一个熊孩子跑的离大鹅近了一点，被大鹅瞪了一眼，吓的腿脚都软了、 大鹅一步一步的靠近熊孩子，像是只长了毛的恐龙似的可怕。 “凌医生，您在这边休息呀。”金学真的父亲，远远的奔过来，用的是工地上的步伐，一步一步，似慢实快，脚下好似拌蒜，实际上每步都踩的无比坚实，若有武林中人，定会认出，这厮是练过竞走的。 “金总。”凌然的客气中带着距离。 “凌医生今天不是很忙？”金父似乎又喝了酒，口中吐出的酒气颇有些难闻。 凌然敏感的向后退了一步，点头道：“暂时不用做事。” “凌医生有空了，能不能再看看我家学真？”金父又往前凑了一步，道：“凌医生，你就当是休息两天嘛，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喊姐夫给你批几天假。你看我儿子的这几天时间，都按照你出去做医疗咨询的价格来算。” 他显然也是知道飞刀这种事的。 而且，金父也是谨慎的用出了院长大人的牌子。 以往他在云医内部做事的时候，等闲是不会抛出院长的牌子的，但是抛出来的话，还是颇有无往而不利的作用的。 凌然却是不为所动，他出去开飞刀又不是为了赚钱，住院医的身份，令院长的存在感在他这里，也大大降低了。 将手里的一把饲料撒出去，凌然道：“后期护理，我下的医嘱已经很清楚了，正常来说，是不需要额外关注的。再者，ICU里已经是特级护理了。” 凌然自己心里有数，他的外科是点开了多个技能了。手术预后也相当不错，但那都是建立在外科的手术基础上的。 真的要比用药，谈药的机理等等，还是属于内科擅长的范畴。 见金父还想再说什么，凌然直接建议道：“你如果确实想找人看护的话，找一名内科医生比较合理。” “我知道我知道，咱们之前说了……”金父开始变的不耐烦起来。他有充足的理由不耐烦，他的儿子遇到了车祸，摘掉了脾，割掉了半个肝，至今还在ICU里，而他刚刚喝了一轮酒…… “大王派我来巡山……” 凌然的手机响了起来，他径自接了起来，就听里面传来吕文斌的声音：“凌医生，有一个四指离断的小孩子，正在往医院送。” “我马上过来。”凌然按掉手机，转头道：“金总，我得去手术间了。” 不等金父回答，凌然将手里的书丢给余媛，就道：“我去手术间看看，你一会也过来报道。” 4指离断不可能一根一根做的，那样效率太低了。而对凌然来说，同时开两台或三台手术，自己做一台，指导一台什么的，也是蛮爽的。 金父迟疑了一下，还是跟着凌然回了急诊中心。 接诊大厅里，吕文斌和左慈典都等在那里，过了会儿，马砚麟和余媛也跑了过来。 见人到齐了，凌然才问：“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熊孩子自制土炮听响，四指被炸断，脸部、脖颈也有一定程度的烧伤。另外，家长给涂了酱油和牙膏。”吕文斌两句话就把电话收到的消息释放了出来。 不止凌然等人听愣了，旁边几个医生护士也都站住了。 “家长也是熊家长，烧烫伤涂酱油是干什么？帮助感染吗？” “牙膏也是乱来。” “一般家长都是涂酱油或者牙膏吧，这家人是两样都涂了？什么想法？” “双保险。可以确保感染。”吕文斌年轻气盛，听着众人的讨论，就感觉气的要死，不由道：“现在能买拼多多的人家就说明有手机能上网了，拿酱油的功夫都不能查查能不能涂吗？” 左慈典咳咳两声，道：“做家长的，不一定能想到这些，当时急都急死了。” “土炮是什么意思？”余媛在自己面前画圈，画了个脸大的圈，问：“多大的炮能一次性炸断四只手指？” “不用多大，玻璃瓶放黑火药，一个玻璃罐头瓶装个两三成就够了。”吕文斌尽量不用惊叹的语调，重复着听来的故事：“熊孩子撕了些过年没放完的鞭炮，把里面火药灌一起了，想听个大的，结果点燃的时候出了错。” 吕文斌说到这里，自己已是缩了缩脖子，再道：“离断的手指，家长给收集起来了，但急救员说有缺损，给拍了张照。” 吕文斌说着拿出手机，找到照片，展示给众人看。 “手术室准备吧。”凌然看了看，表情没什么变化。他是完美级的断指再植术，别说是土炮了，再严重一点的断指也能搞定，只不过，这种损伤的断指再植，是否能恢复到较好的功能，并不纯粹是医术所能决定的。 金父跟着过来，本来想等凌然忙过了，再劝说两句的。 然而，听着他们的对话，远远的瞅见手机上，血肉模糊的手指。再看着几名医生站到凌然身后，严阵以待的样子，金父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劝说了。 .。m.第523章 地位 “断指病人，急救车3分钟后到。”接诊台前的护士报了一声，又忙忙的去接别的电话了。 吕文斌和余媛连忙前往接诊门前，戴好了手套，扎着手等着。 一辆急救车转瞬即到。 “让一下。”一名住院医从身后冲过来，瞅了眼车牌，将一名腹部痉挛的病人给接走了。 余媛瞥瞥行车上的病人，低声道：“我猜是便秘引起的肠梗阻。” “就不能想点好的。”吕文斌往前走了两步，重新站到了接诊门前。 余媛呵呵笑两声：“是普外掏屎，又不是你掏。” “这么说，我选急诊还算是运气好了？”吕文斌说着抬抬下巴：“车来了。” “不是你们的。”一名面貌普通以至于让人记不住名字的住院医绕到了前面，表情淡定的呶呶嘴，道：“尾号820的，怀疑是急性阑尾炎。” “最近搞什么，又是阑尾炎，又是肠梗阻，还有放炮炸手的，咱们是夏天来着。”吕文斌叹口气道：“夏天的中暑啊，感冒啊，还有烧烫伤之类的，都去哪里了？” “都去急诊内科了，还有脑溢血和脑血栓。”面貌普通以至于让人记不住名字的住院医回头看看吕文斌的黑眼圈，道：“你可注意着自己，别猝死在科室里了。” 吕文斌愣了一下，心中一股暖流飘过。作为一名孤独而不可耻的单身狗，他偶尔也挺期待人类的关心。 “我就是猝死，也要猝死在猪蹄上。”吕文斌咬着牙，故作坚强。 面貌普通以至于让人记不住名字的住院医在前面挥挥手，表示不屑。 余媛“呸”的一声：“注意无菌。” 吕文斌目视前方，半晌无言。 又是一辆急救车，送来了病人，依旧不是断指的。 云医的急诊科原本就是云医市内之翘楚，成为急诊中心以后，自行前来就诊的病人，以及急救车送来的病人就更多了。 这还是急诊中心没有全力运作起来的模样，若是按照霍从军的构想，120的管理权最好都归他，到时候，急救病人的分配就由云医急诊中心来决定，其他医院的急诊科，自然而然的变成了急诊中心的下级单位，要么承接距离近的急重症，要么承接云医不要的病人，要么就去发展自己的科室，乃是强制创新的好办法…… 当然，老霍也就是这么想想而已。 某些地级市一家独大的三甲医院急诊科，想要这样的权力都得天时地利人和，云华这种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就更难了。 另一方面，云医急诊中心的实际规模还不够大。 现如今，急诊科的医生护士都要忙不过来了，再承担更多的责任的话，人数翻倍都不一定够用——当然，这也是云医内部乃至于云医领导层积极支持霍从军的原因之一，扩张总归是好事。 吕文斌等的不耐烦了：“话说，我们的急救车的车号是多少？” “你没问吗？”余媛反问。 “不是你问的吗？好烦啊……”吕文斌愣了愣，想掏手机又没法掏。 余媛看吕文斌一副不耐逗的样子，摇摇头，道：“P70。” “多少？”吕文斌没听清。 余媛说话略带口音，于是重复道：“P70，ABCDEFGH的P。” “啥？” “没想到P这么远啊。”余媛忽然陷入了思考。 …… 尾号P70的急救车，晚了两分钟抵达。 尾门打开的时候，家长已经急透了，声音嘶哑的喊：“医生，医生……” “血压，心律？”余媛第一时间冲了上去，用手挡了一下家长的脸的样子，然后问急救人员：“断指都找到了吗？交给吕医生。” 医生们第一时间进入了工作状态，家长就没办法打断了，只能在旁边问：“医生，指头能接好的，是吧？孩子还小，残废了，一辈子就完了……” 余媛点点头，示意吕文斌带着平车走，转头表情冷酷的问：“家属跟来了几个？” “两个。” “一个留下来签字，一个去缴费。知不知道不能在受伤的地方涂酱油？” “不能？”家属愣住了。 “不能。涂酱油会加速感染。现在派个人跟着我去签字，另一个去缴费。”余媛的语速极快。 同来的女人此时迟疑了一下，拽了下男人，再小声道：“那个，医生，能不能先交一部分钱？” 余媛和吕文斌互看一眼，再若无其事的继续向前。 他们在医院里呆了这么久，猜都能猜到是什么情况。 “可以，你们如果是低保户的话，可以在收费窗口说明一下，医院有绿色通道……”余媛说了两句，又道：“断指再植的费用不是很高的，有医保的话，可以降低一大截。我们凌医生的技术非常好，对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做断指再植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我们不是低保户。治伤的钱，我们还能拿得出来。”女人扭捏了一下，道：“我是孩子的大姑，我弟弟和媳妇离婚了，那你说，这个钱不能我弟弟一个人都掏了吧。那女人一天到晚的要钱要钱的，说是给孩子买这个买那个的，结果你看看把孩子宠成什么样了，现在要看病了，她要的钱，难道就不出了吗……” 女人絮絮叨叨的开始说了起来，并且顺着这个话题，一直延伸到小弟离婚时的种种。 余媛和吕文斌再互看一眼，都不由自主的低下了头。 他们毕竟只是住院医，经历还是太少了…… 手术室。 凌然已经将仪器和器械都检查了一遍。 这份工作通常都是助手们做的，凌然是比较空闲，就干脆自己再做一圈检查。 主管护士刘护士专门跑过来做巡回，看着凌然做事，就笑道：“凌医生做事真认真。咱们医院的主治都恨不得不铺巾了的。” “可以吗？”凌然也就在医院里呆了一年多，对其他手术室的做法了解并不多。 刘护士笑了：“怎么可能，就咱们急诊科，可以做手术不铺巾的主治，就周医生而已。” 凌然理解的“哦”了一声。 “副主任一般就不铺巾了，他们都有下级医生把杂活给干了。要是霍主任上手术的话，大家就抢着铺巾了。”刘护士说着笑了起来。 从护士的角度来看，医生们的生态模式，简直就像是幼儿园里的斗争，尤其是外科医生们，更是直白。遇到脾气暴躁的外科医生，就像是幼儿园里身强力壮的小朋友似的，动不动就会欺负起其它小朋友。而身体瘦弱的小朋友们，被欺负一段时间以后，也就会慢慢的习惯，就会乖乖的给强壮的小朋友干活，并环绕在强壮的小朋友身边。 凌然现在就无比的强壮，尤其是在最近的院感事件以后，给医护人员的印象更深。 嗤。 手术门开，进来的却不是属于手术室的医护人员或病人，而是穿了洗手服，提着白色箱子的黄茂师。 曾经做过模特，还有点小帅的黄茂师，站在气密门旁边，就像是走T台秀似的。 他的脸上带着笑容，黄茂师已经习惯了一天到晚都带着笑容了。 带着笑容的他，还能帅个三分，如果给黄茂师的外型打个分的话，在认真打扮并化妆，且穿着合适的情况下，黄茂师至少有七分，但是，当他保持笑容的时候，就还可以增加2.1分。所以，带着笑的黄茂师的最佳状态堪有九分，以至于他在医院里都无往而不利，已然是昌西医药公司年轻一辈中的明星选手了。 “凌医生，您好，我来给您送点器械。”黄茂师将白色箱子放在跟前的空架子上，再打开来，笑道：“您看看有没有合适想用的，可以试一试。” 凌然微微皱眉，道：“我是做断指再植。” 断指再植用的耗材极少，所以才不受骨科的待见，往往沦为民营医院的项目。 黄茂师嘿嘿一笑，道：“我们也有克氏针来着，您可以试试进口钛合金的，有好几种型号……” “用不着。” “凌医生，试试总没错的吧。” 凌然懒得说，轻轻摇头。 黄茂师还想再劝，未开口，就被刘护士给喝住了。 刘护士瞪着眼睛，道：“小黄，凌医生说不用了，你就别啰嗦了，赶紧出去。” 黄茂师愣了愣，又换成笑容，看向刘护士。 小护士们面对黄茂师的时候，从来都是宽容八分的。 对九分男宽容八分是基本的社会秩序了，黄茂师也习以为常。 但是，凡事都怕比较。 在凌然面前，什么九分男之类的，都像是榨油后的糟粕似的，根本没人愿意多看两眼。刘护士更是如此，眼睛一横，厉声道：“出去。” “出去，我就出去……”黄茂师吓了一跳，连连后退，到门口了，他才意识到自己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忙喊：“凌医生，我们这批克氏针可以免费的。好些已经在医院的目录里的。钛合金的都免费。” “等等。”正要进门的余媛听到这个话，却是喊住了黄茂师，快步到凌然身边，踩上踏脚凳，踮起脚，再仰着头给凌然小声介绍情况。 .。m.第524章 异位寄养 好吧，把你们的克氏针拿出来看看。”凌然检查了黄茂师箱子里的克氏针，点点头，问：“免费？” “是。我们有厂商推广的名额……”黄茂师连忙介绍情况。 凌然选定了常用的类型，再向刘护士点点头，道：“麻烦你让人给清洗消毒，一会备用。” “好的。”刘护士熟悉的招招手，带着黄茂师就走。 医院里的医护人员，早已熟悉了医药代表的存在，包括手术室里，也少不了医药代表来来往往。 尤其是用量较少的耗材，往往就是医院或医生一个电话，就有医药代表送过来。 在地方三甲以下的医院里，带着手提箱的医药代表，就像是移动的耗材库医院自己建不起耗材库，或者耗材库偏小，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做补充。通常是头一两天通知医药代表，第二天由医药代表送来耗材，再由护士们清洗了送上手术台。 不过，对于克氏针这种，便宜的只要百十块钱，贵的也就是千儿八百块的东西，通常就只能是存在医院耗材库了。 人家医药代表也懒得送。 当然，就像是铺巾一样，凡事总有例外。 医药代表们现在想尽办法的要靠近凌然而不得，别说是带着克氏针来手术室了，就是带个针头过来，只能能凑到凌然身边露个脸，黄茂盛都甘之如饴。 差不多时间，病人也被推了进来。 苏嘉福首先站起来做各项检查，再行麻醉。 吕文斌、余媛等人就忙忙的开始铺巾。 凌然则是俯身检查和评估病人的伤口情况。 四指离断的缝合难度本来就大，又是鞭炮的炮炸伤断指，在手部伤情中，也是明确的复杂伤情，缝合起来的难度很大。 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小病人的手指有皮肤缺损，还有动脉缺损. 凌然一边观察一边思考着，又取了刚刚拍摄的x片阅读。 看了一会儿，凌然摇摇头，道：“给王海洋主任打电话吧，这个手指你们做不好，血管太细了。唔……示指可能要放弃了。” 示指是医学上，对食指的称谓，也是本次炮伤最重的部位，不仅骨头炸碎了，中间的皮肤、肌腱也都大量的碎裂和烧伤了，一会儿细清创的时候，可能都要剥离开。 吕文斌和马砚麟面露失望，他们俩人是跟着凌然做最久的，也是做最多次断指再植的，今天要是同时开两台手术的话，两人是有机会做主刀的。 不过，手指的血管本来就细，小孩子的血管就更不用说了，炮伤又如此复杂，吕文斌和马砚麟也都没有信心能做下来。 “再把实习生们也都叫来。”凌然再叮嘱一声，再重新回头看片。 主刀和助手的一个巨大区别，就在于主刀决定着手术的走向。 一台成功的手术，在上手之前，主刀就必须烂熟于心，构思好每一个步骤，水平高一点的，还要考虑好如何处理意外情况。 当然，同一个术式做的多了，同样的考虑做的多了，意外情况的处理经验多了，术前的步骤是可以省略许多的。但是，看影像片终归是不可少的。 “没有拍核磁共振？”凌然背着手术台问了一句。 余媛道：“核磁共振机在清洁……” mrsa爆发，各个科室都不能幸免。 凌然无奈道：“好吧，x光也基本能看得清楚了，王海洋主任还有多久到？” “三分钟。” “那就等等，签字都签好了吗？” “双份签名了，小孩子的父母离婚了，母亲目前不在云华市。他的父亲和大姑签字的。”余媛细心的解释了两句。 凌然“恩”的点点头，继续看着病人的伤口思考。 吕文斌则是拨开铺巾看了看病人的脸，才道：“这熊孩子也就八岁，九岁的样子吧。” “七八岁，狗都嫌，不是没道理的。”左慈典道：“我们以前在镇卫生院的时候，各种急诊里面，这个年纪的熊孩子是最神奇的，我见过吃土拉肚子的，还见过尝自己屎的……” “为什么要吃屎？”余媛难以置信。 “熊孩子的说法？他说家里人天天喊臭狗屎臭狗屎，他就想尝尝狗屎是不是真的是臭的？” 房间内众人都被吸引了。 余媛更是笑的喘不过气：“当然是臭的，闻都闻得到啊。臭是嗅觉，又不是味觉。” “人家小孩子哪里懂这些，你别说，鼻子闻到的总不一样，尝一下证明的更直接，对吧，就像是榴莲。”左慈典心中突然升起淡淡的怀念，他嫌弃乃至于憎恨镇卫生所，但那里毕竟留下了他的青春。 吕文斌则奇怪道：“就算是吃了狗屎，也不至于要进医院吧？卫生所还管这个？” “哦，那熊孩子试热狗屎的时候被狗给咬了。”左慈典给出了合情合理的回答。 余媛疑惑的问：”是因为他家里人说吃屎要趁热吗？” 左慈典愣了愣，道：“大概吧，熊孩子都吃屎了，谁在乎他为什么想吃热狗屎。” 嗤。 气密门开，王海洋主任赶了过来。 “都在啊。”王海洋笑眯眯的扎着手，让护士帮忙给穿了手术服。 “鞭炮炸伤，8岁的孩子，四指离断……”左慈典连忙上前，开始介绍情况。 王海洋和凌然的做法类似，也是看了片子再看手。 “这个示指不行了。”王海洋的判断和凌然类似，而且比凌然坚决得多。 熊孩子自制的土炮威力颇大，几乎是在手里炸裂开来的，因此，包括骨头、肌腱和血管在内，受到的损伤都很大，首当其冲的示指的创伤更严重。 凌然点点头，道：“可以尝试做再植，但要达到优良的标准就比较难了。” 若是达不到优良的标准，那就只是个样子了。 当然，能做个样子也不错。 最起码，不会被陌生人盯着看。 王海洋仔细的看了会儿，道：“凌然，这个伤情够得上异位寄养的标准了，要不要把示指给寄养了？” 他的这个建议，瞬间吸引了凌然。 异位寄养对于手指来说，就是将它首先移植到身体的其他部位，等手指本身的创伤长好了，再重新移植回到手上。 一次移植变成两次移植，最终效果肯定是不如一次的。 但是，对于一期再植条件不足的手指来说，能有二期再植的机会，总是不错的。 凌然迅速的思索了几秒钟，道：“我不会。” “咦，你不会吗？”王海洋瞬间来了兴致，看着凌然，就差喊出“让我教”，“让我教”的口号了。 凌然点头：“我没学过异位寄养。” 他的完美级断指再植，是限定于手指接合的，异位寄养则可以看做是另一个专门的技能了，不止手指可以异位寄养，胳膊小腿耳朵鼻子等等位置，都可以异位寄养。 “一般的骨科或者手外科的医生是不学异位寄养的。现在的那些民营医院，也不可能搞这个项目。”王海洋主任呵呵的笑两声，又道：“不过我是会的，不如今天就异位寄养了这个示指，我给你做现场教学，几周以后，咱们再做二期再植。” 能给凌然教学，王海洋开心的不行。 这也就是云医的手外科是精英科室的底蕴所在了，换在其他医院里，异位寄养完全可以当做宣传资料吹10年了。 而在云医，异位寄养个手指只能算是初级阶段，异位寄养胳膊的手术，每年都要做几个的。 能学新东西，让凌然也有点小小的振奋。 他再看看小病人的示指，道：“那就通知病人家属，问问他们乐不乐意，我们先做其他三个手指的再植。左医生，你去问问看。” “好。”左慈典立即答应下来，脱了手术服就要走。 “可以给他们减免些费用。三成四成的，找你们霍主任，他肯定批，凌然打个电话给你们霍主任。”王海洋叫住了左慈典，说了说，又道：“异位寄养的医药费比再植要贵的多，而且，手指寄养期间，护理也要费心。但你给他们说清楚，就小孩的食指目前的状况，不采用异位寄养，我的建议就是截肢了。强行再植，不能成活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另外，异位寄养也能保存比较好的外形。” 左慈典记了下来，再出门的脚步就没那么迅捷了。 这样的谈话，可是相当困难了。 佰度搜索 噺八壹中文網 м. 无广告词第525章 谈话 急诊科的急诊大厅人来人往。 长条状的咨询台里，护士不停的接电话和回答问题，以至于三个人都忙的不可开交。 大厅正中不停的有行车路过，伴随着“让一让”，“麻烦”的，是或木然或焦虑或流泪的家属。 史强的父亲和大姑，此时就坐在抢救室门外的椅子上，双眼木然。 抢救室与手术室是联通的，并且不对家属开放。史强的父亲和大姑就只能枯坐在外面发呆。 在他们身后，透过厚重的落地窗，能够看到健壮的松柏。 夏日的柏树，颜色深绿油亮，粗壮的枝叶横生，像是吃了能壮肢的药品似的，又黑又硬，略显狰狞。 松柏的地面湿润，是浇了一个早上的水的结果。 环绕在柏树周围的小绿植们，软软绵绵的，一副似乎能够承受松柏的强硬，又似乎不能承受的样子。 不少患者和家属，都喜欢看着窗外的绿地发呆。 急诊中心的空气都溢满了焦灼，只要不看它们，看哪里都是舒服的。 左慈典从写着“抢救通道”的门口出来，再重新关上门，向两边看过去。 一群病人家属都起身围了过来。 “史强的家属在吗？”左慈典喊了一声。 四周并没有人回应。 左慈典也不着急，他做过很多次类似的工作了，他等待了十多秒钟，再喊：“史强的家属在吗？” “大哥，是喊我们的。”大姑这下子确定了，赶紧站了起来。 史强的父亲也茫然的抬起头来。 从儿子受伤到急救车送到云医，做父亲的始终都是热血上脑的状态，以至于不能很好的搞明白眼下状况。随着儿子送入手术室，肾上腺素降了下去，做父亲的终于有些清醒过来。 或者说，是更加的茫然了。 “医生？”他往前走了几步，到左慈典跟前，再道：“我是史强的父亲，史强现在……好了吗？” “还没开始做手术呢。”左慈典的表情严肃，没有丝毫的笑意。 他知道笑容能让病人家属轻松一些，心情放松一些。但是，此时此刻，病人家属并不应该轻松，也不应该心情放松的。 史强的父亲和大姑，都被中年住院医左慈典给震慑住了。 “那……我们……钱已经都交上了，怎么还不给做手术？”史强的父亲微不可查的皱了皱眉。 左慈典却是一眼就瞅到了。 几乎是一瞬间，左慈典想好的谈话思路，已然发生了变化。 “你儿子的食指伤势太重，已经不具备再植的条件了。除非采用其他手段，否则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截肢了。”左慈典的语气郑重，又道：“你必须尽快决定，里面的手术拖延不得。手指的再植，等待时间越长，后期越难长。” “截……截肢？”史强的父亲再次慌了神。 左慈典点点头，并用右手在左手的食指处比划着，道：“爆炸的威力很大，史强的手指……简单来讲，就是被炸碎了一部分，其他三根手指还可以重新接起来，食指炸掉的太多了，接出来不仅没有功能，外形也不好看……” “我们回去找。”史强的父亲像是找到了目标似的，一下子精神起来，道：“臭……史强玩爆竹的地方我知道，大夫你说要找什么样的东西，我保证给你找回来。” “炸碎的部分，并不仅仅是丢失了的，还包括炸成焦炭的……”左慈典的声音变的轻柔起来，并解释了一番再植的情况和原理。 对方听的浑身难受。 大姑这时候思忖着，道：“刚才说除非用别的手段，别的手段是啥手段？” 左慈典的表情变的迟疑起来。 “医生，医生，您帮帮忙，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男人一把抓住左慈典的衣袖，他不敢抓胳膊，害怕引的医生生意。 左慈典皱皱眉，表情更加迟疑了。 “医生，帮帮忙吧，想想办法，我们实在是……孩子不能缺个手指啊，那不是一辈子都毁了！”史贵的大姑更加惊慌。村子里的男孩子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新术式，也就是一个新技术，但是比较复杂，所以通常都是不采用的。”左慈典说着给介绍了异位寄养，罢了又道：“这个等于要做两遍手术，费用贵不说，一期手术与二期手术之间的护理也非常的辛苦。你们得看住孩子，让他不能乱动寄养的位置。另外，还得疏导孩子的心理……” 左慈典这么一说，两名家长又明显的退缩了。 “这个，我们考虑一下……”大姑扯着男人的胳膊。 “给你们几分钟时间考虑。”左慈典说完，道：“这个要我去给主任专门打电话的，你们要是不想做的话，我们里面就准备给截肢了。” 左慈典说着又拿出几份文件让他们签字。 他也不担心对方选择截肢。 寄养本来就是王海洋提出的设想而已。到最后，人家病人家属若是确实不愿意做，那也没有必要强迫。 至少，就左慈典的观点来看，异位寄养等于要求更高的医药费，以及家属更多的时间投入，这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拿出来的。 王海洋主任虽说可以减免部分的开销，但是，对于没有医保，或者医保质量不高的孩子来说，负担依旧是非常重的。镇卫生院出身的左慈典，相当明白几万块钱，对于很多乡镇和农村家庭的价值。 年收入10万元的家庭，若是不慎炸断了手指，那不管是一万元的断指再植，还是数万元的异位寄养，都会想尽办法的做手术的。但就左慈典看来，史强的家庭条件，显然还达不到这个水准。 不过，在左慈典看来，能有异位寄养的机会，最明智的选择还是抓住。 现在谈放弃也许简单，但是，24个小时之后，再想保住手指，再想让其他人不注意到自己缺损的手指，那就难了。 “我们做手术。”男人没敢讨论太久，打了两个电话以后，毅然决然的来到了左慈典面前。 “你们愿意做手术的话，就再去交钱。”左慈典严肃脸着，又问：“你们经济上有没有困难？” “还行……”男人有些心虚。 “我们医院有政策，可以给部分病人免除部分的医药费，具体能不能免除，你们要申请一下。”左慈典说话滴水不漏，收获了一箩筐的感谢之后，才回到手术室。 当此时，凌然和王海洋主任，已经开始做起了其他手指。 三名实习生，也难得抓到了机会，全神贯注的参与着，他们都即将面临找工作或分配的问题，能多参与几次手术，将会更有利于他们脱颖而出。 事实上，正常的实习生，到了实习结束，没有做过手术的都大有人在。 参与断指再植，乃至于异位寄养的实习生，真真是走在了人群的前列。 .。m.第526章 正常 王海洋主任带着余媛做清创，吕文斌和马砚麟一组，给受伤最轻的环指（无名指）做清创。 凌然则是带着两名实习生，项学明和郑军给拇指做清创，并做断指再植，关菲只能在旁边眼巴巴的看着。 按照凌然一向的速度，恐怕他完成清创，并且完成断指再植的大部分工作，吕文斌和马砚麟才能完成全部的清创工作。 断指的清创要做的非常小心，对一般的医生来说，用三四十分钟来分离血管部分的坏死部分，都是很正常的操作。 到了凌然这里，自然就没有那么复杂了，他也不用特意的做的很快，就是一步一步不停歇的做下去，准确性和顺序都没有问题，自然就做的非常快了。 这就好像是安装分离型的家具似的，会安装的人，按照顺序，一步步的做下去，看起来也不会特别的快，但用半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总能完成一个大件的安装。换成不会安装，或者技巧没那么纯熟的人，往往就会在一个步骤上卡很久，说不定还会弄错返工，最终花费10倍的时间都不止。 外科手术与家具安装也是异曲同工，尤其是骨科的医生，往往就被叫做木匠，显微外科更在骨科鄙视链的下端，做起来的时候，熟练度的要求很高，体力的要求不少，但对新人同样不甚友好。 吕文斌学着做了一年多的tang法缝合，之前还自己独立的做了tang法缝合的手术，就断指再植来说，基础已经相当好了，即使如此，为了不损伤血管，他还是做的极其费力。 项学明偷眼看了看吕文斌，稍微有些羡慕。 论年龄的话，同样是本科毕业的吕文斌比他只大三岁，但是，吕文斌在云医工作，起点很可能要比他高的多。 而且，吕文斌现在还有凌然教导。 项学明现在也等于有凌然在教，正因为如此，他才羡慕吕文斌，始终能有凌然在教。 凌然不喜欢说话，但他的技术足够好，能够恰恰好的分配工作给助手，既不会太无聊，也不会太困难，大部分时候，正好是助手能够完成的水平，偶尔，则会有一点点挑战性，但是，完成以后，助手也能感受到那种做医生的快感，有种我确实做到了些事的感觉！ 项学明真心希望，能够一直这样下去。 他现在知道，在学校里的时候，凌然周围为什么总是围着无数的人，哪怕凌然本人的性格冷淡，但在他出现的时候，周围总是有人会围拢过来。 项学明以前只当是众人肤浅，回头想来，凌然正是那种天生具有魅力的男人。 “项医生，你可别弯了哦。”关菲什么话都敢说。手术室里只有她是没事做的，自然是将时间都用来观察凌然了。 顺带也看到了项学明的眼神。 关菲对此很谨慎。 项学明可是凌然的校友来着，关菲最担心项学明利用这层关系了。 稍微有点拘谨的项学明听到关菲的话，一下子又尴尬又紧张。 “你……你都胡说的是什么啊。”项学明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我说你的夹子，你都想到哪里去了。”关菲咯咯的笑了起来。 在场的另两名护士也笑了出声。 项学明更加尴尬：“现在做手术呢。” “做手术的时候确实不能弯。”王海洋适时的插入到了几人的对话中。 他喜欢热闹的手术室，有人加油暖场，是一定要配合的。 众人的笑声更甚。 项学明无奈的叹口气。 “盐水湿润一下。”凌然根本不理他们说的话。 项学明赶紧集中注意力到手术。 一会儿，等他这茬儿忙完了，刚才的话题也就随风逝去了。 项学明突然有点感触，不由问凌然道：“凌医生，你好像都不太在意别人说什么，做什么？” “哦，大家都不都是这样吗？做事的时候，就顾不上其他的了。”凌然回答了一句，手里的动作没有丝毫的变化。 项学明呵呵的笑两声：“没几个人会这样吧？” 凌然已经再次沉浸在了手术中。既然项学明说的并不是手术中的内容，他听过就忘了。 凌然从小做事就是这样，决定要做什么事，就去做，而在做的过程中，都会刻意的屏蔽他人的干扰。 否则，身边总有人凑着说话，什么事都做不成了。 黄茂师也在旁边帮忙。 一会帮忙装装刀片，一会给递盐水，拿耗材的。 医药代表在手术室里帮忙，已然是医院的常态，有些大医院里，已经把医药代表当做临时工在用了。 甚至有些本身就是医生出身的医药代表，上手拉钩乃至于做助手的都有。 卖腹腔镜的医药代表上手扶镜，卖钢板的医药代表帮忙掰钢板，都可以看成是售前售后服务。 医生们也乐意有医药代表帮忙，尤其是某些技术不错又乖巧的医药代表，他们甚至会给医生做新产品的培训。 模特出身的黄茂师，做不了拉钩扶镜的技术活，就抢着给护士帮忙。 反正他笑的好看，在手术室里也勉强活得。 不一会儿，凌然就完成了清创，他再检查就检查，就抬起头看看，毫不犹豫的道：“左慈典来做一助。” 项学明有些不舍得的让开了位置。 左慈典呵呵的笑两声，扎着手上台来，再看看项学明道：“小项找好规培医院没有？” 实习结束以后，最好的选择自然是入职某个医院，然后开始规培，要不然，也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教学医院规培，然后再寻找医院来入职。 但不管哪一种，规培都是正常实习生的下一步。 项学明瞬间被左慈典给拉入了现实，刚刚失去的一助位置……更加让他伤心了。 “我想留在云华。”项学明笑笑，又低头道：“但好像没什么机会……” 他原本想留下的是云医，所以才来云医实习，然而，云医每年能够留下的本科生是极其有限的，其中还不知道有多少是关系户。 一年的实习即将结束，云医留不下来了，其他的医院也不见得会要他们这批实习生，由此一来，项学明等人就只能向下面的地县去了。 左慈典点头：“云华今年招的人不多，不行的话，就让家里人找找关系嘛。” “我家里人没什么办法的。”项学明声音低低的，他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老家的亲戚朋友，一个能帮忙的都没有。 左慈典微微点头，这样的大学生，他还真是见过太多了，运气好的，鲤鱼跳龙门了，运气不好的，就只能去地市或者县城了。 当然，再怎么选择，也比乡镇要好的多。 年轻医生的起点若是乡镇的话，再想走出来就太难了。 要不是正在手术台上，左慈典几乎就要陷入回忆中了。 配着肾上腺素，一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 凌然先是完成了拇指的断指再植，接着做了环指。 王海洋主任做掉了中指的断指再植，用时与凌然做两个手指差不多。 再次确认一番，凌然丢掉了器械，道：“王主任，异位寄养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王海洋一脸轻松，再略作思考，道：“寄养的位置，就选在脚背吧，方便下次移植。而且，这么大年纪的小孩子，寄养到手肘或者手背的，很容易就给蹭掉了。” 小姑娘关菲想象着王海洋说的画面，一个激灵：“脚上长一根手指头，有点可怕啊。” “正常人脚上都有10根指头的。”王海洋主任挺喜欢逗小姑娘的，随口说一句，再对凌然道：“咱们确定个位置，再做个皮瓣，移植过去就行了，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几名实习生听着王海洋主任这么说，都伸着脖子凑过来看。 王海洋望着他们笑笑：“我说会者不难，总得是练五六年的，实习生开始练个七八年都正常……” 郑军、项学明和关菲都看向凌然。 “我是说正常的实习生。”王海洋冷静的补充了一句。 .。m.第527章 过瘾 “病人的示指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在寄养指中不算很严重，但是，比断指再植的标准是要严重的多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做寄养，首先就要考虑利用皮瓣，给予修复。”王海洋站在主刀位上，意气风发。 异位寄养可以说是显微外科的极限操作了。 但从这个方向来说，异位寄养也可以认为是人类医学目前的极限操作。 而云医手外科之所以出名，具有该方向的极限操作水平，也是原因之一。 当然，最极限的还是手掌和手臂的异位寄养，手指的难度要等而下之，但就总体来说，依旧代表着极高端的水平。 寄养的操作难度，护理期间的种种问题，基本都是类似的，只是有一点量级上的差距。 国内大部分的医院，且不说医生的操作水平，首先就要在护理等方面卡壳。就是京沪两地的医院，若在手外科或骨科没有足够专业的团队，也无力去做这样的手术。 掌握着异位寄养技术的王海洋，有资格表达自己的骄傲。 早20年，他可是云医攻关异位寄养的主力医生之一。 王海洋望着凌然，侃侃而谈： “理解了这个基础，咱们就明白了，怎么选择合适的皮瓣，就是第一个关键问题了。” “一般寄养指头的话，设计和利用与寄养指或者创面接近的桡动脉皮瓣，足背皮瓣，还有尺动脉皮瓣比较容易取得满意效果。咱们今天选的就是足背皮瓣。” “断指的血循环的重建，组织缺损的修复，还有后期的功能重建，这是寄养再植的三大要素。一般来说，一期手术基本就决定了整个手术的上限了。” 王海洋可以说是过足了给“凌医生”上课的瘾。 这时候，关菲已经帮患者把脚给消毒干净了。 望着病人小小的脚，关菲的表情怪异，道：“在小孩的脚背上长指头？” 刚刚说了一长串话的王海洋正在酝酿下一组内容，被打断了，顿时不高兴的瞥关菲一眼，问：“你要不要听了？” 对漂亮的小姑娘，王海洋还是比较有耐心的，否则，换一个白痴男实习生，他根本不会用疑问句，直接就是“出去”解决问题。不加“滚”是他年纪大了，\*\*酮分泌变化，脾气变好了。 向来说话比较随便的关菲也见过好几次王海洋主任了，觉得他是个脾气好的主任医师，没想到突然就被训了。 关菲不由低下头，一年的实习生涯，显然不足够她彻底适应医院的环境。 王海洋骂过就转头了。 他现在才顾不上看漂亮小姑娘呢。 此时此刻，王海洋正陷入中国人最神秘最快乐最难以捉摸的情绪中——好为人师。 只见王海洋开开心心的仰着头，问凌然：“做皮瓣的话，凌医生应该没问题吧。” “切开肌肉组织形成皮瓣吗？可以的。” “让你选的话，你想选哪个位置？” 凌然回忆着道：“能够与足背动脉相连吧。” “恩恩……不错，自己想的，还是看过书的？” “之前读书的时候有看过。”凌然这次的回答，就是自己肝书肝出来的了。 精力药剂不仅可以帮助他来做手术，肝书的效果其实也很不错。 作为医院新人，凌然还真的是有相当多的书籍可以读的。 一名成熟的医生，每提升一个等级，读一叠与身高相当的专业书，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了。 啪。 王海洋使劲一跺脚：“没错。凌医生是有准备的嘛。好的，我们继续……二期回植是异位寄养的重点和难点了。一般来说，根据需要，切取足背的皮瓣，这里主要保持寄养血管和足背动静脉的连续性……” 王海洋讲的很细致，比他在手外科里讲的还要细致一些。 从凌然。吕文斌到实习生们，众人都听的非常认真。 不过，真正要说有资格执行异位寄养的，仍然只有凌然。 其他几个人里面，断指再植做的最好的吕文斌也没有独立执行过该手术，更高规格的异位寄养，对他来说，更是有着极远的距离。 王海洋一直说了大半个钟头，然后才动手。 当然，他在动手术期间，嘴都没有听过，以至于护士不得不给他灌了次水以润喉。 王海洋做的兴奋的根本停不下来。 做完皮瓣了，王海洋更是爽的恨不得把衣服脱了跳一曲。 “可以，今天这个异位寄养做的可以。”王海洋今天是执掌大权的主刀，在凌然不动声色的大投喂术的影响下，做出来的效果都快把自己给惊住了。 技术毕竟是有相通性的。凌然固然是不会异位寄养，但他足部解剖经验就有100次，上肢解剖经验更是有3000次之多。这样的解剖经验，可以说，看到一根血管，就知道它的周围的组织形态了，甚至看看其他肌肉组织和肌腱的状态，就知道自己牵拉的组织的受力程度几何。 有这样的基础，再加上王海洋的详细讲解，凌然也就是对术式的具体步骤不太清楚，总的方向确定了，他做助手的，照样投喂的王海洋飞起。 理论上，除非王海洋有凌然八成的功力，再集中精力专门做快，然后丢大量的辅助工作给助手，这时候的凌然才有可能用不出大投喂术。但是，如果再给凌然几次机会熟悉术式，那王海洋就是有凌然九成功力，也得被投胀了。 助手的术中压力本来就比主刀小的多。 主刀要考虑形形色色的问题，要考虑患者的状况，要考虑目前的组织的承受能力，要考虑手术的顺序等等，助手只要配合好主刀就行了。 换成普通的低年资主治或者住院医，还有可能出现做不好配合的情况，稍微多做几年手术的高年资主治，就很少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王海洋又做了一会，实在是爽的要飞，再向两边看看，点了个认识的道：“左医生，你去手外科喊我组的医生来看手术。” 左慈典此前做完一根手指的清创就闲下来了，连忙答应一声，道：“通知您组的医生吗？” “别的组的想来看也可以来看嘛，对了，专科的和实习生也都喊过来，异位寄养还是比较少见的。”王海洋决定让自己的爽度升级一下。 做外科医生最爽的就是手术做的好的时候，让别的医生来参观了。 相应的，要是手术做的不好，看的人还多，外科医生就该骂人了。 左慈典恋恋不舍的倒退着出了手术室。 他也是挺渴望看完这台手术的，正如王海洋所言，异位寄养确实颇为少见，再一个，其他手术的时间，像是王海洋这样的主任医师，可不会给你详细讲解。 大部分外科医生到了手术台上，喜欢的还是闲聊。 讲课这种事，那绝对是要看心情的。 今天要不是凌然在听讲，王海洋才懒得多说。 不一会儿，手外科的医生陆陆续续的进门来。 巡回护士焦头烂额的划线并控制人数，到最后，项学明等实习生就被赶了出去。 王海洋只要有人来崇拜自己就行了，不停的换人感觉更爽，说话的声音都提了起来： “小孩子的血管，本来就不好缝合，这个小病人今年才10岁。这么小的年纪，做异位寄养的也是不多见的。” “咱们医院做过的年纪最小的异位寄养应该是7岁，效果怎么说呢，比较一般。当初的手术条件也不能和现在比，现在的显微镜都比以前好看了。就是我的眼睛老了……” “这个手术预计3个小时哦，该排尿的排尿的，不许尿到我的手术室里。开玩笑的，尿到纸尿裤里允许的啊，量别太大了，滴地上了自己舔干净。” 凌然听着王海洋的话，边做边思考。 随着手术进度的推移，他对手术更加熟悉，也就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手术的压力降低，带来的就是思考的增多。 凌然也不指望系统派一个异位寄养的技能给自己，那就要自己认真学习——实际上，大部分做异位寄养的医生，都是赶鸭子上架的。 这种手术的量太小了，做个三五例的，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称自己是专家了。 当然，做的多的也有。但异位寄养终究是手外科的手术，更适用于急诊，就算是做成熟手，没有同类手术的空窗期也可能很长。 就凌然目前的水平，已经比大部分做过此类手术的医生都要强了，只是比熟手们欠缺些经验。 “寄养部分的血管和手指的血管要匹配。易于显露，有利于后期的手术。” “皮瓣的厚度和颜色，也尽量要考虑进来。” “供区不用考虑太多，我们就切这么一小块，对供区的影响很小。” 王海洋说的无比兴奋，手里的动作都加大了。 四周围的医生们，也是盯着手术和做手术的凌然看。 几名躲在后面的小实习生，看不太清楚手术区，就看着凌然，小声的咬耳朵： “凌医生做手术是确实帅。” “你看凌医生拿镊子的样子，哎，你看，好有感觉。” “你看看人家的站姿，要我说，就该外放凌医生做手术的画面，什么医患纠纷都没有了。” “医患纠纷只会更多吧，肯定会有绿茶婊咒死自己老公，然后起诉凌医生要求结婚的，情节我都想好了……”第528章 意犹未尽 三个多小时的手术，王海洋一口气做完，竟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他抬头看看表，不禁暗自诧异，对于已经快要退休的他来说，这样的表现，就好像是不吃药还能征战于床榻一样，可以说是极其难得了，非得天时地利人和，方有可能实现。 王海洋爽的几乎就要仰天长啸了。 “王主任，坐着休息一会儿？”关菲刚刚离开了手术室一会儿，就从挨骂中缓了过来，此时再找机会进来，准备重新修正一下自己在王主任跟前的印象。 在医院里，每一位主任都是需要维护的权力宝藏，尤其是对实习生们来说，若是能够得到任何一名科室主任，哪怕是主任医师的全力支持，都是难能可贵的。 关菲重新化了一点淡妆，再穿上薄薄的洗手服，几乎能升级到7分的水平。她甜甜的笑着，把跟前几个年轻小医生都给看呆了。 王海洋主任却不是太高兴，再一看，又是关菲，不由皱眉道：“刚才一直坐着呢，都坐了三个小时了，还坐什么！” 关菲一看，顿时猜测，自己可能又拍到了马腿。 旁边的苏嘉福也不开心，站起来，道：“关医生，不如我给你让个座休息？” “不用，不用……”关菲顿时心虚的不行。 苏嘉福哼了一声，坐了回去，小脾气蹭蹭的往上涨。 今天的手术是针对小孩子的，又有这么多医生来手术室，每个人懂的不懂的，都会看着监视器评价两句，苏嘉福只觉得精神都要衰竭了，再听有人要抢凳子，已经是气的不行了。 关菲心里其实也有点气，自从胸部开始发育了以后，她和男人说话就很少被这样粗暴对待的。 尤其是读了大学，学会了化妆以后，关菲只要愿意，随时都能有免费的劳动力和赞扬者，如果她决定赞扬某人的话，后者通常都会笑脸相迎的。 在此之前，王海洋主任给关菲的印象，也是笑呵呵的领导脸。不是那么的亲热和熟络，但是还算给面子。 然而，王海洋主任今天的心思，根本就没有往关菲的脸上落。 医院里有的是年轻漂亮的小护士，而且来来去去的不断，王海洋主任平时做手术的时候，都喜欢要年轻漂亮的小护士上手术室，不为别的，就是看的开心。他尤其喜欢新来的小护士，可以讲以前的旧笑话，还可以把小姑娘逗的娇笑连连，不像是那些老护士，想逗一下还得创新，太累，不划算！ 但是，和漂亮小姑娘比起来，今天的手术更让王主任开心：“三个多小时，你们别说，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吧？” “太可以了。”旁边的转科医生连忙拍马屁。 “正常速度应该是4个多小时吧。” “别说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了，别的医生能把这个手术做下来，就要开心死了。” 其他的医生们慢了一拍，只好深入解构时间和手术，变着法子的赞王海洋。 王海洋快乐的笑声不断。 关菲听着他的笑声，不禁心思浮动——做个手术做的对女人都不假言辞了，这手术有这么好玩？ …… 王海洋一路做到了末尾，连缝皮都自己干掉了，才放众人离开。 他看得出来，一些医生是有些不乐意自己的时间被耽搁的，但那有什么关系呢。做了几十年医生的王海洋只知道，几个小时以后，关于10岁孩子示指异位寄养的手术的故事，就会在医院内流传。时间被耽搁了的医生们，照样得为他的故事添砖加瓦。 否则的话，那些时间被耽搁了的医生们的时间，岂不是时间更加被耽搁了。 凌然和王海洋主任交流片刻，自己思考着回了休息室。 从头培养一项技术是相对缓慢的，尤其是异位寄养这样的技术，病人少，需求也少，练手的机会自然也少，要锻炼纯熟，就不能像是胆囊手术那样，以找机会做手术为主，而要以思考为主，以阅读前人的循证研究为主，难得的手术机会，更适合用来验证理论。 “凌医生回来了。”金学真的父亲，竟然还等在休息室里。 他是院长的小舅子，要进手术区，越就是一句话的事。 凌然也不由的佩服他的毅力，不由道：“你真等得住啊。” 金学真的父亲笑了出来：“这算是什么，凌医生您是不知道，我们做工程的，要债的时候等人，别说一天了，等一个星期的都有。” 余媛从凌然背后绕出来：“那不就是蹲点吗？” 金父反被吓了一跳：“你才是蹲点吧。” 余媛皱皱眉，又皱皱鼻子：“什么味道？” “铁锅羊肉。”金父嘿嘿的笑两声：“我想着大家刚下手术，怕是都饿了，就带了一锅羊肉过来。” 医院手术区内都是有小食堂和就餐区的，以方便医生们吃饭，不过，医院能提供的食物通常比较单调，味道也不会太好。相比之下，一锅羊肉的吸引力，就顶得上盛源饭店了。 “大家都来吃一点。”金父招招手，示意大家都围过来。 院长小舅子的光环，合并铁锅羊肉的香气，形成了独特的领导力。 余媛等人都不自觉的围拢了过来。 刚刚的手术，前前后后的加起来，用了4个小时都多，术前吃过饭的还好点，一点东西都没吃的，现在都该前胸贴后背了。 做手术的劳动量，比起扛大包是要小的多，可比机械厂操纵车床的工人，也就小的不多了。 就是凌然，也没有抵触铁锅羊肉的意思。 能装一个10岁孩子的大锅，黑亮黑亮的，里面全都是两个核桃到六个核桃大的肉块。锅里还剩下小半锅的水，依旧咕嘟咕嘟的煮着，看着就很干净好吃。 “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出来，就没敢把水给熬干了。”金父笑呵呵的取了碗出来，和一名戴着白帽子的厨师一起，给碗里装满羊肉，一碗碗的递给众医，口中又道：“主食有米饭，有馒头，还有烙饼，大家喜欢吃什么吃什么，纯吃肉更好，一只羊呢，够吃。” 转头，金父问凌然道：“凌医生喜欢哪个部位的？” “羊排。”凌然没有要客气的意思。 金父更客气了，赶紧取了几个小排，放到碗里，递给凌然。 “多谢。”凌然端着碗就走，找了个位置，便吃了起来。 金父赶紧跟上，又给凌然放了一碗羊肉汤，笑道：“原汤化原物，对了，不知道你们西医讲不讲究这个。” “外科医生就行了。”凌然小小的纠正了一下。 “是，外科医生，外科医生。”金父才不怕语言上的一点点小疏漏呢，再凑趣的道：“凌医生把刚才那个小孩子给治好了吗？这么大的孩子，真的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治好一个，就是救活了一个家呢……” 凌然听明白了，且用自己的逻辑，重新整理了思绪，问：“你儿子现在怎么样？” 金父一下子被问的紧张了，不由笑着缓解情绪：“你们医生真是直白。我儿子……那个，我知道医生肯定是尽心，但我觉得，凌医生的技术是这个……” 他给翘了大拇指，再道：“我还是想让凌医生看一看。” “知道了，我吃完饭就去看。”凌然说完，就低头开始吃羊排，一连吃了三块羊排，再喝了一口汤，才觉得胃里有东西了。 此时，金父依旧发愣，等凌然站起来了，才不好意思的道：“我还以为要打持久战呢，您一下子答应了，我就有点懵。” “你要我全程照顾，我认为没必要。看一下是应该的，今天加一次查房好了。”凌然说着招呼一声，凌治疗组的医生们，全都呼啦一声站了起来，抹抹嘴，好像是刚刚吃过羊的小狼们似的。 余媛格外小。第529章 稳定 凌然一圈查房，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 医院最近爆发MRSA，能出院的病人都给出院了，择期手术的量再降下来，病房里的人就不多了。最起码，走廊里的加床是全部没有了。 对凌治疗组来说，爆发MRSA以后，相当于每天减少了三到五名的病人，虽然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可以预见，在本周过去以后，凌治疗组也将有空床剩出来了。而且，空出来的不是加床，而是额定病床。 凌然转了三间病房，就见到了两个空床，这在凌治疗组以前是不可能有的。 他的治疗组内，三人病房经常要加床到四人，最严重的时候还有五人乃至六人的时候。当然，那都是临时措施，但也能说明病床的紧张程度。 尤其是做断指再植和跟腱修补术等手术的时候，病人经常会长时间的住院，以至于病床远远不够用。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病人们的选择也是不多。 现在的公立医院，都是不愿意做断指再植或者跟腱修补术这种手术的，因为用的耗材少，医生赚不到什么钱，费力又多。 同时，病床周转率越来越成为医院的硬指标，以至于有的医院规定，病人除非是病危，否则15天就必须出院。 这种情况下，能够提供长时间住院政策的云医急诊中心的病床，抢手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而在今天，三间病房额定9张病床，竟然只住了7张病床，还真是让凌然不习惯。 更令凌然惊讶的，是当他从第三间病房出来以后，竟是又得到了一个“衷心感谢”的初级宝箱。 算上前面两间病房的5人两只宝箱，凌然从7个病床，得到了三只衷心感谢的宝箱，三间病房，每间都没有落空。 凌然不由的站在走廊里思考起来，如此看来，拥挤的病房，竟然变成了“衷心感谢”的瓶颈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病房的空间有多重要。只说明，在手术顺利，护理得力，病人恢复理想的情况下，病房的空间也变的重要起来。 所谓医疗升级是也。 大众的需求，总是在增长的…… 凌然不由的认真思考起来。 左慈典跟着凌然的步伐，亦步亦趋，看着本组病房内的空病床，也是不由的心生感怀，再看旁边的凌然都呆住了，不由在旁劝慰凌然道：“凌医生，病人出院了是好事，咱们之后再做了手术，就又有病人了……” 吕文斌也赶紧跟上，道：“是呀，咱们组做手术都很快的，病床说塞满就塞满了，这就是MRSA的事，等MRSA过去了，咱们立刻加手术。” “最近有不少介绍来的跟腱手术的患者，咱们都给延期了，等MRSA过了，估计又是一\*\*涨。”马砚麟专攻跟腱手术，对这方面很是注意。 凌然瞥瞥他们：“你们之前不是说手术量太大吗？” “这不是看您不开心嘛，再说了，多做手术，我们也多练习的机会。收入也提高嘛。我们之后把手术频率提一下，病床很快就满了。”左慈典又暖心又实在的说话，自觉是很有水平了。 凌然不由再次思考片刻，郑重的道：“我本来想，是不是暂时保持不加床的状态，但如果你们确实想要多做手术的话……” “凌医生，老左是老糊涂了，休息一下是挺好的。”吕文斌吓的脸都要变成绿色了。要说几个人里面，最苦最累的当属吕文斌了。 做手术的时候，别人都是凌晨三点钟起床开始查房做准备，吕文斌是凌晨一点钟起床去菜市场选猪蹄，然后三点钟来上班。 别的医生都只要查房、写病历和做手术就行了，吕文斌除了要管理自己的猪蹄小组，还要频繁的参加各种没有结果的相亲会…… 要不是前些年健身留下来的好身板，吕文斌早都顶不住了。 对他来说，MRSA来的时机可以说是很不政治正确了。 凌然疑惑的看看左慈典，再看看吕文斌，不清楚两个人是怎么回事。 左慈典一看，完蛋了，凌医生不是真的要加手术的意思啊。 “是我老糊涂了。”左慈典迅速的笑出了声。委屈都往心里去，老就承认老吧，反正，他在凌治疗组里，也确实是老的可以了。 “那就暂时不加床。”凌然考虑着，既然病人们在不加床的情况下，会提高“衷心感谢”的比例，那就说明病人们是确实需要减少加床量的。 凌然最近还有胆囊手术要学习，也不是特别迫切的想要提供手术量，因此，与床休息感觉也就比较有必要了。 治疗组内的几名医生一个个喜笑颜开，唯独三名实习生闷闷不乐。他们马上就要结束实习了，而医院的MRSA问题，怕是在此之前，都解决不了了。 等他们到了新医院，就算本院开展断指再植乃至于肝切除这样的大手术，他们想要轮得到，也不知道得多久…… 凌然绕着圈儿，将肝胆外科自己做过的病号也查了一遍，才前往ICU。 比起普通病房的病人，ICU的病人的病史往往更复杂，病情更趋向于严重。若是内科大夫的话，一个送去ICU的病人的病历，写一下午都不奇怪。 在这一点上，外科大夫还是要轻松些的，尤其是有下级医生的外科医生，病历都可以丢给下级医生去写，自己光是动嘴说话，确定方案，就比较舒服了。 当然，病人送去ICU，就是ICU的病人了，有ICU的医生们看护着，普通的外科医生也只能来看一圈。大部分更是来都不来，来了也没用，ICU的医生有自己的做事方式，并不会听你的。 但是，凌然来了，ICU的医生们再不情愿，也都是乖乖的陪着的。 这就是技术显现价值。凌然之前做断指再植，做跟腱修补术，还都是临床医学中比较受鄙视的骨科手术，但是，当他做到肝切除的时候，那就隐隐有技术大拿的意思了。 换成普外和肝胆的副高（副主任医师）过来，ICU的医生们可能还好谈论讨论术后恢复的事。但是，随着凌然将京城来的飞刀都给干掉了，ICU的医生在这方面就不得不谨言慎行了。 不同意其他医生的诊疗方案，那是ICU医生的权力，但是，被技术大拿吊起来打，绝对不是他们想要的工作环境。 而在云医这样的地方顶级三甲医院，真的是有技术大拿，闲着没事就把别的医生吊起来打的。比如霍从军，比如霍主任，比如霍喷子…… 金父焦躁不安的等待在ICU的门外。他要打个电话，也是能进ICU的，但那没什么意义，他也听不懂医生们的聊天。最重要的是，金父担心干扰了医生们的说话。 “凌医生，怎么样？”金父直到看见凌然，才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似的。 “情况稳定，没什么说的。”凌然平铺直叙的回答了。 “那就有好转？” “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再在ICU里呆几天，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凌然按照自己的顺序回答。 金父连连感谢。 再问了一串，金父总算是心情安定了一些。 他没有问题要问了，又舍不得就这样放走凌然，于是看看手表，道：“凌医生，也是下班时间了，不如咱们吃个饭……” “我要回家。”凌然拒绝的干净利落，这也是练出来的。 金父看看他的眼神，只好道：“那我送您回去好了。” 好说歹说的将凌然邀请上了自己的奥迪Q7，金父一路恭维着，开到了下沟巷子口，顺口询问似的道：“对了，凌医生您会开车吗？ “会。” “那我把车留给您好了。这个车大，里面放点什么东西都方便……”金父用的是建筑公司常用的招数，借一辆车惠而不费，想收回也容易。 似送车又非送车，效果极好。 凌然毫无兴趣的道：“不要，占地方。”第530章 竞争对手 金父没把车送出去，心中各种不安。 这是他的职业习惯了，就好像做工程的时候，要是遇到一个给啥啥不收，送啥啥不要的负责人，那工程真的是做的肝颤。 作为云医大院长的小舅子，金父其实知道，医院的医生肯定是会尽心尽力的。 巴结院长的机会可是不多的，没有哪个医生，在这种事情面前会乱搞的。 但是，尽心尽力不代表就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金父希望的，就是能让一等的医生，给自己儿子诊治，哪怕因此就多一分的好处，他把Q7真的送出去，也甘之如饴。 这种心思就像是他给儿子找学校找班级找老师一样。 只要有可能，他就想提供最好的条件给儿子。 这种时候，他是不考虑性价比的。 只有在能力范围内找到最好的，他才能安心。 金父开着自己的Q7，围着下沟边转悠边想：云医的其他医生，还是非常客气从心的，偏偏凌然的性格似乎颇为不同。 路过一个停车场，金父将车停了进去，掏出电话，打了起来。 最初设定的方案没能成功，只是略略令人有些气馁而已。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工程一线的建筑商，金父不相信，世界上还有送不出去的礼物。 …… 翌日。 早上6点钟，金父就赶到了下沟诊所。 老实说，他有段日子没有起的这么早了，以至于望着青色的天空，还有些不适应。 下沟诊所门前，木门紧闭，霓虹灯依旧傻乎乎的亮着，一名裹着大衣的男人，佝偻着肩膀，躲在避风的角落里。 金父目光一凝，手揣进兜里，捏住了防狼器。 黑色磨砂面的防狼器，让他的心情安定了下来。这只防狼器是立过功的，因此深得其信任。 稍顿足，金父才缓缓走向裹着大衣的男人，问：“什么人？” “金总？”对方一个转身，认出了他。 金父握紧了防狼器的手，就从开关稍稍挪开了一点，非常客气的道：“您是？” “我叫黄茂师。是咱们昌西省医药公司的销售员，我在云医的时候见过您。”黄茂师更客气了，院长的小舅子啊，这个关系要是攀上了，那不是一天到晚卖药卖到手软。 金父一听是医药代表，笑容就落崖式的垮塌了，手也从兜里拿出来了，且问：“怎么这个时间过来？” “我来给凌医生送个早点。”黄茂师呵呵的笑着，露出随身携带的饭盒，道：“南城居的油条豆浆，加一点涪陵榨菜，凌医生挺喜欢的。” 金父望着黄茂师的饭盒皱了皱眉。 “金总也是来找凌医生的？不知道是什么事，我说不定也能帮得上忙。”黄茂师不要钱的客气话随意放出。 金父心中一动，尽管在他心里，医药代表是没什么意思的销售，但是，医药代表对医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金父的脸上重新带出了一些笑容，道：“凌医生是我儿子的主刀大夫。小黄是吧，你知道凌医生一般是怎么管理病人预后的。” 黄茂师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呵呵的笑两声，道：“凌医生一般都是安排一个大方向，用药什么的，要么是科室里的医生商量着来，要么就是请内科的医生来会诊的。” 外科用药向来粗暴，就算是副高或者主任一级，在用药方面也是不太讲究的。 遇到病人合并有其他症状的，再请相应的内科诊室来会诊就是了。 金父微微皱眉，不是太满意的道：“我听说，凌医生的病人的预后都普遍比较好。” “凌医生的手术是做的好。” “其他方面也是有讲究的吧。”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黄茂师察觉到一丝病人家属的难缠，明智的闭嘴了。 院长小舅子的关系，攀不到也是正常的。 黄茂师做模特的时候，也见过不少的名人和老板，最终却是一个关系都没攀上，现下看着院长小舅子的态度，他也就预知结果了。 金父再询问了两句，没什么结果，同样失去了兴趣。 两人站在下沟诊所的门外，吹着冷风，浑身都不自在。 “外面买的早餐，就算是名店，也不一定安全卫生。”金总拿捏着话语，道：“做医药的，关键还是要药品好，耗材好。你看有些外国公司的医药代表，拽的二五七八万似的，都不用给回扣，你不用都不行。” “他们是垄断嘛。”黄茂师低声回应。 “所以说，人家做技术的，做出来就牛了。” “是。” “你几点钟过来的？” “刚过来没多久，您就来了。”黄茂师不是很愿意的回答着。 金总问：“经常来？” “是。” “凌然上手术的时候怎么办？他平时可起的早多了。” “我有时候就带到医院去，也不是天天都送。” “也是哦，不可能每天都是油条豆浆吧。”金总说着一笑：“你们做医药代表的，不会是提前分工好的吧，一个专门送油条豆浆的，一个专门送稀饭馒头？” 黄茂师稍稍有些骄傲的笑了一下：“凌医生不是特别喜欢和人打交道，医药代表这块，和凌医生最熟的应该就是我了。” 现如今，黄茂师已经不太跟其他医生打交道了。 那些与副高以上的医生，建立起较亲密关系的医药代表基本都是如此。 一个三甲医院的治疗组，或者弱鸡医院的科室所能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确实需要医药代表费心经营。 像是早上6点钟送个油条豆浆什么的，也不过是初级阶段而已。 “凌医生早上最喜欢吃啥？”金总像是好奇的询问似的。 黄茂师正在骄傲中，脱口而出：“最近好像是喜欢吃馄饨，我看凌叔叔做了两次了。” “这样子……” 金总又多问了几句，同时玩玩手机，直到后面又有穿着白衣服的男人走过来。 “金总。”男人打了声招呼，手里的篮子放了下来，道：“馄饨的材料准备好了，几分钟就能包出来。” 黄茂师原本面带微笑的看向对方，此时听着对方的话，不免陷入疑惑。 金总咳咳两声，介绍道：“我带的厨师，过来寻摸点吃的。” 黄茂师想笑又不敢笑的低下了头。 金总也没有要再解释或聊天的欲望了，哼哼两声，就等在门前了。 不长时间，“下沟诊所”的牌匾下的大门，嘎吱一声，打开了。 “凌叔叔好。”黄茂师嘴甜的叫了出来。 凌结粥看着黄茂师叹口气，道：“都说不用提东西过来了。早餐就更没必要了。” “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不费什么功夫。”黄茂师笑呵呵的，好像真的是顺路过来似的。 凌结粥摇摇头，道：“真的不用了，我家凌然起床就点了外卖的。” “外卖早餐？”黄茂师的表情有些呆，他没想到，他黄茂师最大的竞争对手竟然是黄袋鼠。 凌结粥道：“要不然太麻烦你了……行了，进来坐坐吧，早上还是有点寒气的，这位是？” 他以为金父是与黄茂师一起来的。 黄茂师连忙给做了介绍。 只见金父和凌结粥握了手，寒暄两句，就骄傲的推出了身后的男人，道：“凌所长，外卖是真的不健康，我今天正好带了盛源饭店的厨师，咱们现场做个早餐好了。” 说话间，身后传来叮铃铃的响声。 一串自行车，驶了过来，每辆自行车上，都有戴着高高白帽子的厨师。 到了下沟诊所的门口，厨师们将自行车，整整齐齐的靠着墙停下来，然后齐刷刷的从兜里掏出一罐酒精凝胶，涂在了手上。 “请问是下沟诊所，对吧？我们送餐来的。”打头的厨师客客气气的，在门口四人愣神间，就挤了进去。 一排的厨师，肩扛手挑的跟着挤了进来。 接着，他们只用了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在院子里搭建出了一个简易的大厨房，连灶火和燃烧的木炭，都是准备好的。 “小米粥，素包子，店家活动，送小菜四份，冷碟四份，热菜四道。”打头的厨师喊了一句，身后的厨师们已是忙碌了起来。 “现煮现包的？”金父大为惊讶，他今天弄了个厨师过来，是准备好好的摆个排场的，可是眼前一二三四……十二个人是怎么回事？ 一般的厨房，都没有这么多的厨师吧。 跟着金父同来的厨师，更是惊诧的帽子都戴不住了，看着厨师们一道菜一道菜的摆出来，口中喃喃： “这个清炒土豆丝……” “这个炒鸡蛋……” “这个虾球……” “这是什么地方啊……”第531章 小世界其乐无穷 凌然不着急做手术，不着急查房的日子，就不用卡着点去上班了。 这可以说是副高以上的医生们的标准待遇了。有自己医疗组的医生，就像是有自己队伍的军官一样，日常操练起来，怎么玩都可以。 等他慢悠悠的洗澡刷牙再用肥皂洗干净手出来的时候，下面的大厨们已经做好了一桌的食物，然后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像是真正的军队那样。 金父看的心驰神往，再站到矮矮胖胖的凌结粥身边的时候，竟然觉得自己矮了对方一头似的，好奇的问道：“贵祖上，是从国外回来的？” “不是。”凌结粥笑笑，问：“来吃点？” “不用，不用，我也带着厨……师呢。”金父声音有点小，再看看身后的来自盛源的厨师。 凌结粥也看到了，向对方友好的点点头，笑道：“你们现在都流行带厨师了。别说，我就是不喜欢玩这些手机软件什么的，不然也手机点餐了，比自己做轻松，做的还好吃的，时不时的还有个活动啥的。” 金父难以置信的看着凌结粥，道：“这一打厨师不是你们请来的？” “看你说的，就吃个早餐，谁还叫一打厨师呢？我有那个钱，我一天请一个多好，不对三天请一个就行了。”凌结粥摇摇头：“我自己熬个粥，让师傅多给做几笼包子啥的，明天后天还能再吃两顿……炒菜也可以省下来嘛，或者多弄点蒸的，剩下的中午晚上还能吃……” 金父听着凌结粥的唠叨，表情也在逐渐的发生变化。 虽然说，他确实接触过一些特别的人，有特别的嗜好，但老实说，请一打厨师来家里做早餐这么特别的事，显然不像是特别节俭者的做派。 金父不禁有些糊涂了：“听您的意思，这难不成还是美团外卖给送的厨师？活动价是多少？” “我觉得30块最多吧。”凌结粥算计着，道：“就点了一份小米粥，几笼素包子，也不能太贵吧。再贵就不合理了，是吧，儿子。” 凌结粥是看到了凌然，招手把他给叫了过来。 “就点了小米粥和素包子。”凌然听到了半截对话，给予老爹肯定的回答，再向金父和黄茂师点点头，都没有问话的意思。 刚起床的时间，凌然本来就不多的说话的欲望，就更低了。 他自己坐到了桌子上，喊了一声“我先吃了”，就抓着包子，吃了起来。 凌家是不要求上桌的仪式感的。 既不会像老外一样手拉着手祈祷了再吃饭，也不会像是传统中国人那样要长辈先夹菜。 凌家从来都是凑一拨人就吃饭的，跟过马路的模式一样。 凌家的小诊所，以前都是极忙的，不论是凌然的爷爷，还是父亲凌结粥，经常都是吃饭吃一半就被喊走了。 患者喊人的原因很多，液体快输完了，滚针了，或者就是想要一床被子，一个枕头，又或者脑壳疼，院子里跑进了小猫咪，都会叫起来。 对于小诊所的医生或老板来说，是不需要太考虑轻重缓急的，被喊了就到场，这是不用说明的规矩。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中午晚上来了大量的病人，以至于大家都没有时间上桌吃饭。 小诊所针对的都是社区内居民，除了老人以外，成年人看病，通常还是不会占用上班时间的。中午吃饭和下午吃饭的时间，也就正好是病人多的时间了。 凌然以前就经常一个人坐着吃饭，今天看着金父和黄茂师，也没有招呼的意思，就给自己舀了一碗粥，再用洗的干干净净的手，抓着素包子就吃。 凌结粥的鼻子耸动了两下，道：“小米粥闻的很香哦。” “挑子上就带着炭火的，一路走过来，炭火晃动着，粥也晃动着，就像是不停的被搅和着一样，加热均匀，粥就熬的通透。”盛源的厨师都是有来头的，远远地看着，就猜到对方的做法了。 黄茂师听着咽了咽口水，道：“这么说的话，他们送过来的小米粥比厨房里熬的还好？” “那你别小看以前的小吃挑子，一个人一辈子可能就卖这么一挑子的东西，就算没有天天琢磨，也都有点自己的东西的。”来自盛源饭店的厨师顿了顿，又道：“最好的还是人挑着走，尤其是南方的那种石板路，晃晃悠悠起起伏伏的，搅和的最均匀，他们今天骑自行车来的，速度太快了一点，缺点劲。” “呼……”凌然吹了吹碗底，将一碗粥给干光了，俯身又舀了一碗。 凌结粥同志毫不犹豫的加入了进去，舀粥，吃包子，夹菜，香的肚脐都皱起来了。 黄茂师嗅着那味道，滑到了桌边，笑道：“叔，我帮你舀粥。” 说着，他给凌结粥舀了一碗粥，然后给自己也舀了一碗。 “金总，坐下来嘛，坐下来。”黄茂师再将院长的小舅子招呼了一下，虽然好像用不上，但结个善缘也好嘛。 几个人坐在院子里的桌子上，呼噜噜的喝的起劲，咕叽咕叽的将一桌的食物扫了精光。 “今天几点上班？”凌结粥吃饱了，才靠着椅子舒服的喝茶。 凌然想想，道：“我把剩下的书看完就去。” 他昨天晚上是熬夜嗑书，用的还是精力药剂。 随着他收获的精力药剂越来越多了，凌然对精力药剂的使用范围，也就广泛起来了。 “有空就休息休息。”凌结粥说了一句，又道：“中午前会走吧。” “会……” “哦，那就好。我和你妈妈中午定了家意大利餐厅。还有，装修公司的人下午来量尺寸。” 金总的眼神量了起来：“你们要装修？” “对。” “诊所装修，这是商业装修啊，我们公司有做这种项目的。”金总的语气都流畅了起来，笑道：“你别说，我们一般做的体量都比较大，但如果是凌医生家的诊所的话，我拉个队伍过来没问题的，肯定比你们现在找的装修公司做的又好又快还便宜。” 凌结粥没立即回答。 金总挑眉看看凌然，笑问：“你们现在用的是哪家装修公司？” “普林设计事务所。”凌结粥道。 “普林？云华的普林？”金总的声音都高了两度零四分三厘。 凌结粥点点头。 金总不由沉默了下来，水平不同的话，光谈价格也没有意义了，更别说，普林设计若是肯做一个小诊所的话，价格绝对不是问题了。第532章 巨大 “你好，怎么样？” “放屁没？” “好好休息。” 吕文斌、余媛等人各自带一个实习生，各自查房。 外科的查房乏善可陈，尤其是住院医们的查房，看看切口换换药什么的，一个病人就算是看过了。 最需要操心的，无非就是手术后的病人有没有放屁这件大事了。 放屁代表肠道蠕动了，手术中残留的气体也就释放出来了，意味着术后恢复处于常态。相应的，如果不放屁的话，医生们就不得不考虑，是否出现了肠道扭曲，是否出现了肠道黏连，我手术的时候是不是碰了不该碰的地方？ 好在凌然的手术，向来预后良好，伤口难以愈合或者不放屁的患者数量极少，正好适应于吕文斌和余媛的弱鸡状态。 换成其他的手术组，若是做手术的数量有凌然这么高，别说是两名住院医了，再丢三四名主治进去，一天到晚都完不成查房的工作。 这也是凌然独领一个治疗组，而在医院里并未引起多少反对声浪的原因。 一个治疗组是海一般多的事情，其中许多都与病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息息相关，能不能拿下来，是一个硬条件。 拿不下来是正常的。 拿的下来，而且做的有声有色，那就不是一般医生了。 凌然自己带着左慈典，先逛了肝胆外科，再前往ICU。 知道时间提前等着的金父，赶紧笑着上前迎接。 他本来是想让凌然24小时跟踪照顾自己儿子的，以院长小舅子的想法，请一名医生，耗费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时间，换自己儿子一副相对健康的身体，还是比较划算的。 可惜，凌然始终不就范，他也就只能找了别的医生，但每当凌然来的时候，金父还是态度极好，并频频询问各种意见。 在他的带领下，ICU的病人家属们的问题都增加了。 凌然倒是没什么所谓，他的查房频率比住院医们要低的多。云医执行三级查房制度，日常查房都是交给管床医生来做的，治疗组的负责人的查房频率则是最低的。 “情况依旧在好转中，再呆几天应该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凌然看了金学真的各项数据，给了一个乐观的答案。 急诊科许多意外受伤的年轻患者，恢复普遍比老病号们要好，金学真的车祸严重，但恢复起来，却是非常的迅速。 金父连连感谢。这样的话，他就没有从ICU的医生们口中听到。当然，金父也知道是为什么，ICU的医生们怕是不愿意给院长的小舅子报告一个好消息，然后承担好消息变成坏消息的风险。 凌然则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的风格，三两句话就给出了答案。 趁着金父愣神间，凌然脚下一拐，就上了电梯，直抵手术层。 云医住院部的手术层，要比急诊中心四间手术室的手术区面积大的多。多出来的部分，不仅仅是十几间的手术室，还有相应的储藏室、药房、血库、消毒供应中心等等…… 光是洗手间，住院部的手术层里就有10个之多。 凌然娴熟的拐进换衣间，和门口的护士要了洗手服，入内换上，再将自己的衣服锁入个人衣柜中。 在云医，手术室里原定的规矩，是每间柜子都是临时柜，从而充分的利用起来。但在默认操作下，副高以上的医生，基本都有一个自己的专用柜。 基本上，就是该柜的钥匙全部留给了医生，而不交还回去。 凌然在急诊中心的手术区，早就有了自己的专用柜，自从为京城飞刀的冯教授补了漏，他在手术区也有了自己的专用柜。 凌然因此换了全新的内裤，再在洗手间与左慈典汇合。 “肝胆的手术？”左慈典虽然没仔细看手术表，但用直肠息肉想，也知道是这个选项。 凌然点点头：“肝胆的胆囊急诊都留着呢，咱们先做两个暖暖手。” 肝胆外科现在就像是凌然的后花园，他什么时候想来玩就什么时候来玩，肝胆科的医生们也不会为了手术权和凌然争——凌然在肝胆外科做手术是白做工的，不要手术费不要医药费，连耗材钱都不要分。 唯一牵扯到的，也就是手术签字问题罢了。 但是，在凌然主刀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医生觉得签字会有问题。 对于大部分没梦想的医生来说，凌然这样的医生给做了手术，还给分钱，简直可以说是幸福而舒服了。 至于有梦想的医生，自然更乐意参与凌然的手术了。 哪怕是凌然还不擅长的胆囊手术，看他对不同解剖结构的处理，也能学到无数的东西。 左慈典跟着凌然进到手术室中，就见张安民已经给病人铺巾好了，等在那里了。 “凌医生。”张安民笑出了一朵花似的。 凌然先看看病人和监视器，道：“已经麻醉了，多长时间？” “刚10分钟。” “怎么不打电话。” “您之前不是刚在肝胆的病房里查房了，我估计着您就快来了。”张安民说着又补充了一句：“再过几分钟，我就打电话了。” 凌然于是不再多说，转身去看影像片，问：“有什么情况要知道的？” “这个胆囊手术没什么特别的，患者年纪略大，62岁，基本状况尚可……”张安民随口说了两句，即使对他来说，一个腹腔镜下的胆囊手术，也是简单的不得了，任何人做个几十上百例的，都比较轻松了。 凌然微微颔首，从挂在墙上的影像片看，也确实是很标准的胆囊手术了。 张安民“唔唔”两声，又道：“不过，我们科今天收了个特别的病人。” “哦？什么病人？” “巨大良性肝肿瘤。”张安民挑挑眉毛。 “已经收了吗？”凌然果然是来了兴趣。 肝肿瘤也在他的肝切除的辐射范围内，在凌然决定暂时不做肝癌手术的情况下，巨大良性肝肿瘤，可以说是他所能做的最顶级的手术了。 当然，如果是足够大的良性肿瘤的话，难度是比肝癌手术还大的。 张安民轻轻点头，道：“做了CT，有16厘米左右的直径，咱们医院的良性肿瘤还挺少见的。” 他没有说的话是，主任贺远征尚在考虑是否要自己做该手术。 但张安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如今在肝胆外科已是边缘人物了，考虑贺远征的心情，还不如考虑凌然的心情。最起码，凌然会带着他出去做飞刀。 “咱们先做这个手术，做完去病房看看。”凌然说的也是毫不犹豫。 “直接去看吗？”左慈典插了一句。 “不然呢？”凌然已经开始做起了消毒。 左慈典充当三助，也就是在旁边闲看着，注意着手术室里其他人，小声道：“凌医生，直接的接触病人，不是太合规矩。” “什么规矩？”凌然再问。 左慈典愣了愣，虽然说，他知道凌然是真的询问，但这个话，说的还真的是颇为霸气的。 “要不然，我去沟通吧。”左慈典笑一笑，后退两步，拿出了手机。 凌然不置可否的看着屏幕，一门心思的做着他的胆囊切除术。第533章 拿下 张安民以主治医生的身份，给住院医凌然扶镜，扶的甘之如饴。 老实说，凌然的胆囊切除术的水平一般，但架不住他的腹腔镜用的熟练，解剖结构了解的清楚。 对人体的解剖结构到了熟悉的程度，就好像把一个人丢到一栋没有牌号的居民楼内，要求他看到一个垃圾桶，就能确定自己目前的楼层位置和朝向，并且能说得出楼上楼下和楼内的其他信息来。 这样的要求，别说住院医和主治们达不到，副高或者正高的医生，也不见能熟悉到什么程度。 偏偏凌然就能。 光这一点，张安民就佩服的不行。 凭这一点，他就知道，凌然掌握任何腹腔技术的速度，都要远超常人的。 效果也要好的多。 一般的胆囊手术，也就是张安民这样的低年资主治做一做，到了高年资主治的时候，要么就去做胆管了，要么就去做肝了，依旧留下做胆囊的，反而是在该领域有研究的医生。 做手术牛到凌然这个程度，还会进一步横向练习的医生……做医生的都知道，这种医生是最凶的。指不定哪一天，就会站到某个台子上，把你辛辛苦苦写了两三年的文章喷的像屎一样。 如果真的是屎的话，有可能会泼满圈子，结果参照“学术不端之灭顶之灾”系列片。 张安民敢肯定一点，肝胆外科的主任贺远征，就是绝对不敢惹凌然的。 就算张安民再卖科室，只要凌然认可，贺远征就不会找不自在。 技术岗位的技术力，能化身为切切实实的实力的，医生算是最明显的一种了。 “差不多了。”凌然将切下来的胆囊装入塑料袋，再从病人的肚脐中扯了出来。 张安民赶紧用盘子接了，笑道：“我一会拿出去给家属看一看。” 完整的取出来的胆囊，很能证明医生的工作成果的，张安民也是顺便讨好一下主刀的住院医凌然同志。 凌然点头认可下来，再道：“把那个巨大肝肿瘤的病历调出来，我就在这里等你。” “哦，哦，好的。”张安民也不缝合收尾了，将活交给一场手术啥都没干的假助手，再在手术室的电脑里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调出了巨大肝肿瘤的病人病历。 云医的病历管理相对比较严格一些，病人信息可以精确到治疗组和组内的医生，但是，再好的病历管理系统也架不住医生们的懒惰。像是张安民这样的低年资主治，在肝胆外科里已经呆了快10年了，几乎每个治疗组都知道一两个常用账号，说打开就打开了。 这也是贺远征的年资比较低，在肝胆外科内的威信不足，又没有控制好手下的医生。 换成泌尿科之类的典型管理严格的科室，主任们经常垄断某几种术式，以至于需要用该术式的病人的病历管理也会变的更加严格。 凌然站到电脑前，自顾自的看起了片子。 对于抢病人这种事，他自然是……明白的。 但是，就像是凌然对左慈典说的那样，他对于不能抢病人之类的规矩，是浑不在意的。 凌然更相信那些经过了考验的秩序化的规则，就好像别乱穿马路——乱穿马路而被撞飞的新闻，他是见过许多了。 相形之下，“不许迟到早退”，“午餐只能拿一个鸡蛋”之类的规矩，则总是在凌然面前上演失败。大部分时间，凌然尚未有破坏规矩的意愿，就总有人主动的破坏了它。 张安民带着病人的胆囊，快速的出了手术区，并将之展示给焦急如焚的患者家属们看，道：“手术非常顺利，病人失血量还不到60毫升，没有输血……” 病人看着肉呼呼的胆囊，想看又不敢看。 只有病人老公盯着看了几眼，又拿手机出来拍了照，再给家里子女说：“怪不得你妈一天到晚咋咋呼呼的，恨不得把隔壁老王家的狗给一脚踹死，看看这个胆，真是够大的。” “我妈没事吗？出来了吗？”病人女儿根本不理老爹的茬，还是满眼焦急的往里看。 见不到人，总归是不放心。 张安民知道病人家属的状况，点点头，道：“马上就出来了，一会护士会到病房给你们宣讲，之前说的也都记下了吧？” “记下了。”病人家属赶紧点头。 “行，都回去吧，手术顺利，没事。”张安民有点着急回去见凌然，但是看几个家属的模样，也不好立刻就走。 好在病人很快被送了出来。 住院医给缝的肚脐眼，没什么难度的工作，只是称不上漂亮罢了。 “好了，跟着护士回病房，都上点心。”张安民安排了两句，连忙回了手术区。 凌然此时已经将病人资料和影像片都看了一遍。 他的胆囊切除术是自己练的，水平刚过系统评价的“入门”级，比起专精都还差一截，在云医就相当于高年资的住院医的水平，唯有附加了腹腔解剖等技能之后，才会稍好一些。 但在肝切除方面，凌然是妥妥的大师级，放在云医……云医是没有对标的。 云医的肝胆外科主任贺远征，肝切除术的技能等级，对标凌然，也不过就是高级专精罢了。 看着电脑里的信息，凌然脑海中已经开始模拟巨大肿瘤的切除了。 “凌医生。”张安民小跑着过来了。 “怎么没有给病人做核磁共振？”凌然劈头先是一个问句。 张安民喘了口气，忙道：“病人只有新农合的保险，核磁共振的报销比例比较低，患者的意思，是能不做就不做。” “必须做。”凌然毫不犹豫的道：“左慈典，你去跟家属谈。” 刚刚进门的左慈典愣了一下，畅快的点了头：“没问题。” 对他来说，家属谈话还是相对简单的。 毕竟，在医患谈话中，刨去情感上的各种波动以外，医生是具有谈话主动权的。 单单是保险报销或者费用等方面的问题，医生强调的话，病人总归还是会同意的。 治病救人，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或者廉价的工作。 说完一事，左慈典转瞬又道：“沟通方面，贺主任原则上同意，这个病人交给咱们来做手术。” 凌然“哦”的一声，算是知道了。 张安民很不安心的问：“原则上是什么意思？” “病人还是留在肝胆外科，另外，贺主任的意思，他想参与手术。”左慈典看看凌然。 “可以，他当一助。”凌然不反感有送上门的劳动力。 这么大的肝肿瘤，一助要承担的责任是非常重的，不再是左慈典或者吕文斌这样的小住院就能顶得起来的。 张安民有点可惜的低低头，也没敢说话。 这个手术的难度原本就很高，对贺远征都可以算是挑战了。 这么大的肝部肿瘤，放在非顶尖的医生手里，最正常的选择就是做肝移植——再好的移植肝都比不上自己的，供体还非常难得。而不做手术剥离的原因，主要就是手术难，生存率低…… 凌然如果让张安民上手术，他固然是要乐坏。凌然不说，张安民也不敢毛遂自荐。 这活计，可不好拿下来。第534章 卡壳 贺远征和左慈典站在一起，四十多岁的贺远征正值壮年，看起来就是一副年富力强的样子。四十多岁的左慈典老骥伏枥，看着就像是旁边人的爹似的。 患者家属进了谈话室，看到这样的贺远征和左慈典，亦是一愣，小心翼翼的道：“贺主任……领导。” 贺远征笑了，道：“坐，先坐。这位是左医生，来跟你们说一说情况的。” 说着，他就将位置让给了左慈典。 不管从哪个角度想，贺远征心里还都是有点气的。 凌然要主刀，他是没办法的，能混到一助，对贺远征来说，也不算件坏事。事实上，要是按照以往的流程，他多数还是会外请一名专家过来飞刀，顺便给自己把关。 这也是许多地方医院的飞刀的存在价值之一。 医生主动请飞刀，很多时候，是因为本人有学习的意愿。 像是贺远征，他只参与过几次巨大肝肿瘤的手术，经验少，信心也弱，让他直接上台做手术，他怕病人下不了台，自己也下不了台。 相应的，若是请一名擅长这方面技术的大拿来飞刀就不一样了。贺远征上台做，大拿在旁边看着，做错了，自然有大拿指出来，实在不行，也有大拿兜底。 换言之，这样的飞刀，就等于是医生花的学费，请来的一对一补习老师。 当然，老师也不一定让贺远征主刀，但毕竟是个机会，而且是可以商量的。 现在凌然直接拿了主刀位，让贺远征做助手…… 身为云医肝胆外科的主任，贺远征稍稍还是有点放不下的。 主要也是凌然的年纪太小了，资历太浅了。 更被贺远征看不上的还有左慈典。 要是凌然来亲自谈话，贺远征可能还会帮衬一二，但是，来的是住院医左慈典的话，贺远征就不觉得自己有这样义务了。 哪怕对面挤成一团的患者家属有十人之多，其中几个看着就不好惹的样子，贺远征还是毫不犹豫的将左慈典给抛了出去。 有签字权的病人家属一副软趴趴的样子，同来的远亲近邻又如狼似虎，这就是小医闹的雏形了。 贺远征站在一旁，还真的有看左慈典的笑话的意思。 左慈典看着面前的一群病人，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许多回忆来。 这样的病人，其实是他最熟悉的。 那些到镇医院看大病的患者和家属，往往都是乡镇里经济条件最不好的——稍微有点钱和动员能力的，早都跑去县医院或者市医院了。 留下的，往往都是最偏僻的山村里，最忐忑不安的一群人，就像是被挤在中间的老汉那样。 除此以外，在场几个大声喧哗的大黄牙，也是左慈典熟悉的类型。 他们或许是村霸，或许是村痞，或许是村里的能人，但无一例外，都是让医院头疼的潜在不安因素。 左慈典以前也挺烦这种人的，现在看着，却不免感到亲切。 左慈典内心饱含着微笑，并露出了在镇卫生所常用的表情。 只见左慈典向前一步，脸色一沉，声如洪钟：“都闭嘴。病人直系亲属留下，其他人都出去。知道啥是直系亲属不？” 挤在椅子跟前，翘着脚，耳朵上挂着烟，手里搓着不锈钢球的几个人，一时间都被左慈典给震慑了。 不管是村霸、村痞还是能人，在云医这样的地方还是有点露怯的，左慈典的声音又大——所谓有理不在声高，声音证明气足，几个人都犹豫起来。 左慈典抬抬头，再道：“对象，父母和子女是直系亲属。对象，父母和子女，其他人赶紧出去。” 有两人抬脚想走，看看其他人不动，又站住了。 “我是娘家人，生病的是我妹，我得听着。”人群中，一名穿着夹克衫，皮鞋，看着像是乡村教师的中年男子，义正言辞的站了出来。 左慈典毫不犹豫的道：“不行，只有直系亲属可以留下。兄弟姐妹不算直系亲属。” 男子的眉毛一皱，用讲道理的语气，大声道：“怎么不算，这是我妹……” “看病不？不看把人抬走。”左慈典对这样的局面太有心得了，应对的方案，也是属于镇卫生院模式的。 贺远征的眉头皱了一下，强忍着没吭声。 云医可不是镇卫生院，按规矩的话，他已经收住的病人，想转院都不好转，更别说是拍了CT，做了全套检查的。 但是，贺远征看得出来，左慈典这一套不合适，却是相当合用。 反正不是他在谈话，贺远征也就默默不语了。 病人家属互相看看，都低着头不说话了。 来医院就是看病的，谁都不敢说把病人抬回去的话。 “要继续看病，就直系亲属留下，其他人出去等。”左慈典不给他们商量的时间，命令似的要求。 病人的老公此时终于是明白了过来，起身向周围人拱手：“大家先出去，我跟医生说，咱们回头再聊，回头再聊。” “叔，你可别被他们给糊弄了。” “现在的医院可黑的。” “你们要乱要钱，我们找人曝光你们。” 几个人威胁了一番，才是不情不愿的离开了。 左慈典面容冷静的等门关了，才缓缓开始谈话。 等到签字的时候，左慈典更是要求两人签字，以绝后患。 …… 午后。 贺远征召集了肝胆外科和急诊科的会诊。 老实说，在发出会诊通知的时候，贺远征望着急诊科几个字，可是沉默了好几秒。 在三甲医院里面，急诊科是出了名的没意思。 又脏又苦又累不说，责任还重，钱还少，挨的打还多。 在做了专业科室的科室主任以后，贺远征从来都是不太理会急诊科的。碰见霍从军，亦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点点头。 “以前都是急诊科发起会诊单的，没想到咱们现在要发会诊单给急诊了。”当着几名心腹大将的面，贺远征满脸的唏嘘。 “谁发都一样不是。”几名心腹大将笑么么的劝说。 贺远征摇头：“16厘米的大肿瘤，现在想遇到可是不容易呢。一般的患者早都疼的跑到医院里，哪里有机会让它长这么大。” “病人少，咱们何必稀罕这个术式……” “这可是肝胆外科的顶级术式，给个肝移植都不换的。”贺远征凝神看着墙壁，那里是患者的核磁共振片。 光是从影像上，就能看到围绕着肝脏的巨大肿瘤的范围和力量。 肝脏的血供丰富，所以往往能够长出令人惊叹的大肿瘤来，而肿瘤的量级一旦到了10厘米以上，那手术做起来，就截然不同了。 吱……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先进来的是左慈典和余媛，然后才是凌然。 “核磁共振拍好了啊。”凌然进门，甩头就看到了灯箱上挂着的核磁共振片。 贺远征收敛了脸部表情，笑呵呵的打招呼：“凌医生好……” “贺主任好。”凌然给予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笑容，目光盯着磁共振片没有挪移。 一分钟。 两分钟。 十分钟。 坐在会议室内的医生们，已经开始觉得无聊了。 “行，我来说明一下手术路线。”凌然突然转过身来，又注意到左慈典挤眉弄眼的表情，才再点点头，道：“大家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共同讨论。” 凌然说着，就开始详细的描述起了入路。 一分钟。 两分钟。 十分钟。 会议室里的肝胆外科的医生们，两眼失神，摇摇欲坠。 凌然连个PPT都没准备的情况下，纯以解剖来说明手术，几乎具有安眠药的效用。 不过，这一次，大家再没人觉得无聊了。 “有意见吗？”凌然低下头，向周围看了一圈。 贺远征自然而然的看向他的嫡系大将们。 提问总是要提问的，否则，岂不是显的太没水平了。 这一次，贺远征的嫡系大将们，却是深深的低下了脑袋。 他们是真的没水平提问的。 贺远征的眉头皱的更深了，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几个手下是如此的弱鸡。 “没有的话，就按此方案施行了。”凌然决定的很快。 贺远征绷着脸，最终呵呵的笑了两声：“凌医生刚看到磁共振片，就想好了手术步骤，真是厉害。” “恩。”凌然显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于是，贺远征也卡壳了。第535章 牛里脊 “凌医生，凌医生。”关菲飞快的追上凌然的步伐，脸上涌起最真诚的笑容。 她甚至不需要有意识的释放笑容，笑容本身就会绽放出来。 面对凌然，和面对家里面找来的相亲对象的时候，脸上的情绪是截然不同的。 关菲双手捧心的看着凌然，满脑子的幻想。 “什么事？”凌然站定了问关菲。 “娶……”关菲险些将自己的幻觉吐出来，好在她反应的极快，流利转圜：“去做手术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们啊，那个巨大肝肿瘤的手术。” 关菲的手从后面招一招，项学明和郑军的脸也都赶紧凑了过来。 他们三个实习生跟了凌然许久，也是有了默契和交情了。 凌然“唔”的一声，道：“肝胆外科本来是准备想去的，你们愿意参加手术？” “愿意。” “肯定啊。” “我愿意。”关菲的声音最大，满眼都在冒星星。 “你们到时候负责举肿瘤好了。”凌然是主刀医生，而且是不需要向其他人报备的主刀医生，一句话就做出了决定。 三名实习生兴奋的连连点头。 倒是项学明多想了一点，问：“举肿瘤的意思，是拿着肝肿瘤？” “对，手术中得有人时刻举着肿瘤，以免肿瘤位置变幻干扰手术。比较累，不难。”凌然看看三人，觉得他们应该是理解了，就转身离开了。 留在走廊里的关菲、项学明和郑军互相看看，都慢慢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瘤子据说直径有16厘米。” “17厘米也是有可能的。” “就说16厘米，16厘米有多长你们知道吗？”项学明在关菲的脸上比划了一下，道：“和关菲的头差不多大。” 关菲“呕”的一声，生气道：“项学明，你恶心死了。” “而且是圆的。”项学明不为所动，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对关菲有一点点想法的话，他现在早就彻底放弃了。 现如今，他最大的期望就是留在云华，除此以外，皆不做考虑。 关菲不想听又没办法，眉头紧皱：“项学明，你再这样子说话，我就不理你了。” 项学明笑呵呵的不说话了，他又不是关菲的舔狗，才不管关菲是怎么想的。 郑军原本面带笑容的听着，但是，看着关菲的脑袋转来转去的，脸上的笑容也慢慢失去了。 不仅如此，郑军还举起了双手，做出一个抱举的姿态，隔着老远，好像要举起关菲的脑袋似的。 “郑军！”关菲又好气又好笑的尽情展现着她的泼辣，反正男神也不在跟前。 郑军深深的叹口气，道：“你知道巨大肝肿瘤手术，一般要做多长时间吗？” “多久？” “短的四五个小时，长的就夸张了，十几个二十个小时的都有。”郑军再次举起手来，道：“想想看，咱们抱着你脑袋这么大的瘤子，最少要站四五个小时，弄不好就得站十几个小时，而且一动都不能动。” 关菲顿时愣住了。 “别看你现在摇头晃脑的觉得轻松，你想想KTV里喝醉的人，那脑袋有多沉。”郑军又形容了一句，这下子得到了关菲的认同。 “完蛋了！”关菲终于得出了与众人相同的结论，愁容满面的道：“站5个小时，小腿都会站粗的。” “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郑军哀声道：“怪不得凌医生问我们愿意参加手术吗？我们还傻乎乎的说愿意。” “那我还是要说愿意。”关菲想起刚才的那一刻，心里甜丝丝的。 “三个人车轮抬，说不定会轻松一点。”项学明从好的方向考虑。其实，就是真的给他一个反悔的机会，他也是不会反悔的。 巨大肝肿瘤，多难得的手术啊！ …… 一号手术室。 这里是云医最大的手术室，妥妥的特大型手术室，也是可容纳人数最多的手术室。 云医进行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超大型手术，如肝移植或肾移植等等，都是在此进行。 普通的手术，想要预约一号手术室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贺远征，在一号手术室里做手术的机会都不多。 难度大一点的肝切除手术，倒是够得上一号手术室的标准，但若无必要，贺远征也懒得费神预约此地。 他在自己的地盘做手术更开心。 一号手术室里，无非也就是面积大点，设备多点，能来参观的医生们多些…… “人……真多啊。”当贺远征进到手术室里的时候，虽然早有预计，可还是被洋洋多的人给惊住了。 来参观的医生，都是乖乖的穿了洗手服，站在规定区域之外。 贺远征发现有自己肝胆外科的医生，还有普外科的医生，更有急诊科和医政科的……咦，医政科的人来做什么？ 贺远征皱皱眉，没有废话什么，在护士的帮助下，穿上了手术服，就去给病人消毒铺巾了。 一助就得有一助的样子，尤其是在这么多人面前，摆主任的架子有什么意思呢。 真要是有主任的架子，也就不做一助了。 这时候，贺远征突然有点后悔答应凌然了。 好好的巨大肝肿瘤手术，就算自己不做，也不用当一助寒碜自己啊。 铺巾到一半的时间，凌然扎着手，走了进来。 手术室里，至少有一半人，都在屏息凝视。 贺远征就感觉自己面前的小护士苏梦雪，手都颤了两下。 贺远征不由顺着苏梦雪的方向看去。 只见低着头进门的凌然，两只手举在胸前，手指甲剪的圆润整齐，手指白皙，指节分明…… 再看凌然的脸，贺远征只觉得无影灯都打错了位置。 医政科的工作人员，默默的举起了小小的手持摄像机。 凌然恍若未见似的，宽泛的点点头，就给众人一种被打招呼的感觉。 紧接着，凌然依旧没有要去铺巾的意思，就站在灯箱前，开始复习起了影像片。 贺远征没话可说，让他做这个手术的话，他也不会把术前抱佛脚的时间用来铺巾的。 只是现在变成了一助，让贺远征的心绪没有那么稳定了。 “早知道就不做一助了。”贺远征的心里，再次涌起这个想法。 “我们开始吧。”凌然看好了片子，调整好了心情，却是站到了手术台前。 充当二助的张安民，充当四助的吕文斌，以及三名实习生，也都各就各位了起来。 凌然一刀就剖了个大切口出来。 在开口的同时，凌然又道：“患者的肿瘤巨大，位置又比较高和深，侵犯到了第二肝门，所以，手术期间，很容易就会出现大出血，各位要随时注意。” “是。”助手们纷纷回答。贺远征亦不例外，他进入了手术状态，心情也渐渐安宁起来。 凌然又道：“既然出现了大出血，也不要惊慌。出现了，做好紧急处理就行了。” “是。”贺远征稍显意外的看了看凌然，他没想到，手术台上的凌然，竟是如此的有领导魅力。 凌然低着头，依旧在细细的做开口。 同时，凌然又随口介绍着肿瘤侵占的周边结构。 16厘米奔着17厘米直径去的肝脏肿瘤，已经不仅仅占据肝脏的位置了，它同时侵占了肝脏、膈肌乃至于盆腔，要切除出来，就要将周边结构全部打理清楚。 可以说，这样的手术，才是真正考验技巧的手术。 巨大的肝部肿瘤，逐渐展露在了众人面前。 “肝局灶性结节增生。”贺远征望着好像长在肝脏上的牛里脊肉，突然觉得，做一助也蛮好的。 .。m.第536章 大瘤 同样是切瘤子，难度是截然不同的。 最简单的体表良性肉瘤，指不定就被人一把掐掉了，消失的毫无尊严。 而在体内的良性肿瘤就要复杂一些了。对医生来说，主要就是位置和大小的问题。 最糟糕的位置莫过于脑袋，许多脑内的良性肿瘤也会致死，切除起来更是危险重重。有些位置长的太深的话，基本就没有治疗的意义了。 但是，相比位置来说，大小其实更重要。 尤其是直径超过10厘米的肿瘤，它对人体的侵占本身，就会造成无数问题了，更不要说，环绕在肿瘤四周的动静脉血管等危险因素了。 关菲用手扒着跟自己头一样大的肉瘤，想哭都哭不出来。 就在她的眼前，有一根大拇指粗的血管，薄薄的血管壁，几乎都能看到里面的血液流动。 关菲能够想象得到，要是自己一不小心，手滑了，滚落下位置的肉瘤挣断这样一根大血管的话，病人的出血量怕是分分钟就超过一两千了。 这样的紧张感，让她说不出话，骂不动人，更是手脚酸软，又不敢妄动。 “感觉像是小学的时候，背不会课文被老师罚站了一样。”挤在关菲旁边的是郑军。他费力的踮着脚，小声说话。两个人对付一个瘤子既是为了保证安全，也是因为瘤子太大了。 换一个体积小点的，主刀就是想上两个人也上不了。 关菲“唔”的一声：“难受死了，你用力一点。” “已经很用力了，你拿稳一点吧，失手了可就糟糕了。”郑军的心情有点不太爽。为了展现风度，他选择了更不好用力的位置，现在，他后悔了。 关菲站的离凌然更近，看的更清楚，站的也没有那么歪。 郑军就惨了，他一只手要长长的伸着，脚也要稍稍的踮起来，姿势非常难受。 然而，关菲显然没有领情的意思。 因为她的位置同样是很难受，所以，恐怕是不能体会到郑军的更难受。 郑军暗自哼了一声。 对他来说，也等于是被上了一课——在医院里面展现绅士风度，是要付出代价的。至于代价的多少，就郑军现在来说，真的是痛苦的不行。 罚站一节课两节课就要累死破孩子了，现在是扭曲着姿势站一个多小时，还要想尽办法的都看一点手术，那更是别提多难受了。 “抓牢了，你们要是失手了，病人就死了。”贺远征抽空看了关菲和郑军一眼，又提醒了他们一声。 郑军连忙应是。 关菲稍微有点娇气的道：“太滑了，不好抱的。” 凌然听她这么一说，头都没抬的道：“项学明，你来替换关菲。” 关菲“呀”的一声，忙道：“不用的，我还能撑得住，我就是……” “没必要硬撑。”凌然打断关菲的话，再对贺远征道：“我现在先阻断左肝门，然后要切断中肝静脉了。” “好的，病人体征平稳。”贺远征回头看了眼监视器，并向主刀报告。 就这么一眼，都是相当不容易的。 换个年轻的助手上来，现在要么忙死，要么心惊胆战的，哪里敢去歪头看监视器。 贺远征看了，凌然就不用看了，这不光节省时间和精力，对手术的连续性也好。就好像打游戏的时候，抬头看眼门口的方向监控老师都容易被人打爆一样，主刀医生也更愿意持续的看着操作区。 凌然默默玩弄第一肝门期间，项学明穿戴好了手术服，上前取代了关菲。 关菲很不乐意的小声道：“我还能坚持。” “你和凌医生说。”项学明小声的说了一句，再道：“背身换位。” 关菲现在不敢打扰凌然，现场不知道有多少个科室的医生，她现在要是为了这么件小事叫唤，说不得要失多少分。再者说，凌然向来是不吃撒娇的，这虽然也是关菲认为帅爆了的高冷范，此时却有点影响她的发挥。 关菲只好和项学明背对背的换了位置。 三两下的扒掉手术服和手套，站在空地上，关菲只觉得浑身轻松，不用扒着重兮兮的瘤子了，站位也自由了，只是关菲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好容易争取来的……不，应该是天上掉下来的巨大肝肿瘤的实战机会，就算是失去了。 关菲很确定，项学明这种孩子，为了看手术，估计愿意坚持到脚断。 “唔。”巡回护士走了过来，向关菲抬了抬下巴。 “马上。”关菲赶紧站后几步，流窜到了观看区。 她的左侧是两位普外的副高，右侧是一名泌尿的副高，大家都规规矩矩的站在拉出来的红线后面看手术，关菲自然也只能乖乖的伸头看。 只不过，别人在看凌然的操作，关菲则心里不爽的看着项学明。 只见项学明接手扒着肿瘤，依旧侧身与郑军对位，只是两人的位置更狭窄了。 项学明的占地面积比关菲大两圈都不止，在手术台有限的位置下，就只能身体更加扭曲了。 项学明却无所谓。 从他的这个角度，几乎能看到主刀的全部操作，也能看到些一助的操作，可以说是黄金位了。 外科手术中，长讲一句话，看一例，学一例，做一例。 可以说，大部分的小手术，一名外科医生跟三例，就可以自己试着做了。 现在的医院都趋于谨慎，加上手术资源紧缺，小医生往往是没有手术做，而不是做不了手术。当然，具体的手术效果如何，就要看医生的悟性如何了。 项学明装作晃脖子的样子，偷眼看了看凌然。 和他同年毕业的同校同学凌然，此时正在云医肝胆外科主任的伺候下，轻松地挥舞着手术刀。 “现在处理第二肝门。”凌然让助手将肝脏向下牵拉，从肝隔面显露出第二肝门，然后开始分离上下腔静脉。 肝脏手术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血供丰富，血管多又粗，都是不能随随便便隔断的，要割的时候，都得分别结扎，负责就是大出血了。 而在肝脏手术中，最最麻烦的则是肝门的处理。 在肝胆外科这样的科室，只要牵扯到了肝门，起步价就是一个副高。像是这种侵犯两个肝门系统的巨大肿瘤，一般的正高主任都不敢接手。 像是贺远征，就是在犹豫再三中，才被凌然拿走了主刀权。 其实，他要是足够坚持的话，凌然也不能硬抢他的手术。左慈典沟通以后，多半会劝说凌然放弃的。 然而，贺远征是真的没信心做这个手术的。 此时，他也就更加注意凌然的操作了。 只见凌然分离出一根静脉，再分离出一根静脉，一路向下，分离出了右肝的静脉根部…… 贺远征看着看着，突然意识到，第二肝门这就分离出来了？ 贺远征不由抬头看了看凌然。 “擦汗。”凌然也稍稍有些累了，再向上仰了仰脖子。 苏梦雪连忙用纱布给凌然蘸干净了头上细密的汗水。 “我们继续。”凌然休息了半分钟，重新投入到了分离过程中去了。 对他来说，这台手术的难度是有的。 但也就是恰恰好的难度。 比起普通的肝切除手术，凌然需要额外的思考和仔细一些。 但是，手术本身终归是低于他的上限的。 凌然只要认真起来做，收获的成就感是不老少的。 而且，也基本没有真正卡壳的地方。 凌然的习惯，向来是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的。 大师级的肝切除技能，再加上完备的准备工作，对于一颗单发的巨大肝肿瘤来说，或许是更加沉重的负担。 就算它长的像是牛里脊一样，也不会因此而得到温柔的对待。 瘤子渐渐的分离开来了。 最后时刻，是项学明和郑军，托着这只大梭子状的瘤子，将之放入了盆中。 “好重。”项学明傻笑两声，他是真的累的惨了。 “21斤半。”吕文斌也累的胳膊都困了，但还是目测了一个数字出来。 项学明笑了笑，再和郑军将之抬上了电子秤。 “11140克。”项学明读了个数，啧啧两声，道：“好重！吕医生猜的还挺准的。” “你刚才没去盆重。”吕文斌淡淡一笑。 项学明愣了愣，却是没有真的去称盆重。 咔咔咔。 医务科的小干事，已是激动的满脸通红，疯狂的拍照起来。 “这是咱们医院最近几年，切的最大的肝肿瘤了。”小干事也说不清几年了，总之，先把这么大的事件记录下来就好。 凌然依旧在手术台上操作，这样的手术，后续的收尾工作还多着呢。 医务科的小干事一圈拍过来，最后还是逮着凌然狂拍。 光圈中的凌然，好像太阳一般耀眼，木星一般酷炫，星空一般冷峻。 .。m.第537章 分配 手术持续了5个小时，方才结束。 参与手术的二助和三助都换了一轮，就连观众都换了不止一茬了。 但是，主刀的凌然和一助贺远征，都坚持了下来，始终没有下台。 5个小时的外科手术，要说累是很累，但是，成功的完成了，那种酸爽，还是足以支撑医生站下来的。 平常时分，外科医生连做三台手术都是常有的事，按照总时间来算的话，经常也能凑出四五个小时的。 贺远征长长的吐了一口气，笑道：“都说种西瓜的多辛苦的，让他们过来试试切西瓜。小苏，术中出血多少？” 对于凌然常用的麻醉医生，虽然只是个住院医，贺远征也是给记住了。 “350毫升出血。”苏嘉福报数的时候，比凌然和贺远征还要激动。 今天可是他主打的麻醉。 这么大的手术，照道理说，麻醉科是要派一个副高或者主治来做的，苏嘉福能蹭个麻醉助手就算是圆凳积福了。 但是，凌然习惯苏嘉福了，手术中的交流都是通过苏嘉福，一来二去的，麻醉科的主治和副高们也都不愿意讨嫌了。 麻醉科的人本来就少，缺省状态是常有的事。 最爽的是苏嘉福，等于提前三年做了高年资主治才能做的事，经验也是飞快的提升了。 “直径16厘米，20多斤重的肿瘤，出血350毫升，不用输血，恭喜凌医生了。”贺远征抑制着内心的波澜，还是恭维了凌然一句。 花花轿子众人抬，贺远征再有想法，也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巨大肝肿瘤，幸亏是凌然接手去做了，否则，让他去做的话，十有七八是要做崩的。 当着这么多医生的面，做崩一个大手术，绝对不是贺远征想要的。 相应的，看着年纪轻轻，资历尚浅的凌然，顶着如此的压力，完成该手术，也是令贺远征有微微的佩服。 只是微微的。 就像是小店里做的杭椒牛柳里的牛柳的比例一样。 “同时侵占肝脏、膈肌和盆腔的肿瘤，凌医生一口气的做了下来，普外和妇科的饭都可以吃了。”普外来的副高不咸不淡的说了一句，像是赞扬，又像是吐槽。 就这个手术的范围来说，确实是可以请普外和妇科会诊，然后一起做的。 要是凌然中间出现了问题，或者干脆出了大问题，以至于要请普外或者妇科的医生救场的话，那今天的手术真的是可以说道说道的。 然而，人家凌然一口气做了下来，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踩着时间进门的医政科的雷主任咳咳两声，高声道：“16厘米直径的肝肿瘤成功切除，恭喜凌医生。” 有他带头，众人跟着鼓起掌来。 凌然露出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向众人云点头。 贺远征不愿意跟着寒暄，转头回去，做起了一助的收尾工作。 一号手术室内的医生们，也就此散去，像是被放了一下午的牛似的，吃饱了草，慢吞吞的。 早就脱掉了手术服的项学明望着与凌然说话的雷主任，暗自咬咬牙。 要说在医院的人事问题中，最有发言权的人，院长以下，医政科的主任的权力是排名在前的。 而在平时，像是项学明这样的小实习生，想在私下里的场合见到医政科的主任都不太可能，去办公室都要被中途拦下来的。 项学明迅速的做出了决定，趁着雷主任离开的空挡，快速的走上前去。 “雷主任，你好。”项学明打了个招呼，再抢着道：“我是今年的实习生，云华大学的项学明，能耽误您两分钟时间吗？” 雷主任皱皱眉，还是站住了：“给你两分钟。” “谢谢雷主任。”项学明脑海中不知道过了多少次这样的场景，真的到了时间，却是紧张得不行，咽了两次口水，才道：“雷主任，我跟着凌然凌医生实习了大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我自觉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参与了肝切除的手术，腔镜胆囊的手术，断指再植的手术……” “你如果是想留云医的话，今年已经没名额了。”雷主任一听项学明的话，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因此，不等项学明说清楚，他就给打断了。 项学明犹豫了一下，迟疑道：“比起同龄的实习生……” “你是说除了凌然吧。”雷主任微笑。 项学明一下子说不下去了。 “云医今年的名额是真的用完了，你找我也没用，明白吗？”雷主任看看项学明的表情，又说透了一点，道：“可以让家里人问一问，你们小年轻多练练技术。” 其实不用雷主任说，项学明就知道正确的做法。 项学明目光闪烁着，望着雷主任，道：“我家里人……雷主任，我是真的想要做一名医生的。” “祝你成功。”雷主任拍拍项学明的肩膀，转身走了。 “雷主任。”项学明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又追了两步。 雷主任回头看看他，语气加重道：“咱们医院，现在原则上只收研究生，一些科室的主任比较挑剔，要求已经放到了博士生。你现在只是本科生，想要破格的话，得拿出硬实力来。” 冠冕堂皇的理由，顿时让项学明说不出话来。 他很想用能力重于学历来反驳一下雷主任。 但是，要说自己一个本科生，就是比人家研究生或者博士生强，项学明现在还说不出这个话来。 接下来两天，项学明都在抓紧一切时间，联系医院。 实习即将结束，最后还不能确定去向的，最起码也要联系一个规培单位的。 要说云华大学的牌子也是很不错的，若是去地方的医院，起码能参加个笔试面试什么的。 可在云华，想留下来的医生太多了。 项学明从三甲医院找起，一口气挂掉了所有三甲医院的面试，然后陷入了恍惚当中。 如果不能进三甲医院的话，再留到云医，有意义吗？ “你准备怎么办？”即将离院的时间里，项学明问郑军。 “不行就考研吧。”郑军很看得开，又问：“你呢？” “区医院。”项学明冷着脸：“保底医院，至少能留在云华。” “那也好。”郑军笑呵呵的，道：“那就签吧。” “实在不行就签了。”项学明叹口气：“违约金8万块。” “那也没办法。” 项学明缓缓点头。 又挣扎了一天，项学明还是去了沧平区医院，对现在的本科生来说，大城市的区医院，也算是一个折中的选择了。 一切手续办妥，项学明就收到了自己的分配方向：派驻沧平区医院八寨乡分院。第538章 八寨乡分院 沧平区医院八寨乡分院。 这里当属沧平区医院最不受欢迎的岗位了。 额定5名医生9名护士的分院，从来就没有满员过。派来的医生和护士，都像是被流放了似的，要么想方设法的调回城里，要么就破罐子破摔的等辞退。 事实上，他们也就是被流放了。 八寨乡不仅是沧平区，而且是云华最偏远的乡镇了。 在全国撤乡并镇的大潮下，八寨乡依旧只能顶着乡的名头，可以想象它的状况。 相比起来，沧平区还算是云华不错的区呢。 当地的工业发展不错，也有许多的旧日国企，区医院光是每年给各单位做体检，就足够医院的日常开支了，平时收点小病症，再输输液，或者给当地居民做些姑息治疗，临终关怀什么的，也活的健健康康。 医生们的收入不高，但该有的都有，加上工作清闲，倒也算是一份符合家族期待的铁饭碗生活。 可是，去了八寨乡就不同了。 如果将地图上的沧平区，比做是蝌蚪的话，八寨乡就是蝌蚪的尾巴。 就是将云华看做是一只大蝌蚪，八寨乡也都在尾巴的地方。 这么遥远的分院，不仅交通不便，工作量还很是不小。 当地人得些小病，只要不是看起来要命的，基本都会先到沧平区八寨乡分院来看一看，在他们看来，既然是区医院的分院，那就与大城市的医院没有太大区别了。 当然，八寨乡分院的表现也确实好于隔壁县乡的乡镇医院。 虽然是被发配来的医生，可毕竟是从云华发配而来的，就算是不情不愿，到看病的时候，能做的还是要做。 而且，分院的设备也确实说得过去。 相应的，医生们也能分到一点药钱和耗材钱。尽管少的可怜。 “咱们分院目前就3个医生，老王老婆闹离婚，他回城处理去了。目前来说，就咱们俩个医生，药和耗材，不管是谁手里用的，到时候都是55分，可以吧。算下来还是蛮不少的。要论药钱，比在区医院里强。”分院目前唯一的留驻医生曾兴腾见到项学明，就将最大的收入点给露了出来，一点藏着掖着的意思都没有。 总共只有一个院子，三层小楼的分院，想藏着掖着也是做不到的。 曾兴腾是真怕项学明转身就走了。 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 到分院毕竟不是真的发配，有点办法的医生，就算暂时不能调回去，也会想尽办法的不来分院上班。 对很多医生来说，只要不真的到八寨乡分院来上班，收入少点就少点了。 曾兴腾自己就曾经悄悄跑回云华，找了家私人医院打工，拖着不过来上班。奈何他没什么背景，终究还是被赶了过来。 最近几个月，跟他同病相怜的老王破罐子破摔，宁可工作不要，也要回云华挽救婚姻去。曾兴腾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想死的心都有了。 沧平区医院八寨乡分院毕竟是一间医院，不是乡镇小诊所，曾兴腾偶尔还要做急诊手术，想偷个懒都不行。 项学明低头看看自己落满了灰的鞋，意兴阑珊的笑一笑，实在没心思说话。 他在云医呆了一年多，知道现在医院的药费分成已经不多了，小手术用的耗材更少……就算是云医，普通医生能分到的药品和耗材提成，三五千元即可称为中档水平，区医院自然更少了。 所以，曾兴腾说药钱分的比区医院多，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 更别说，区医院还会拿出部分体检等收入做奖金呢。 沧平区医院八寨乡分院有什么？ 有的全是泥。 “先别急着消沉嘛。”曾兴腾给自己唯一的援军鼓劲道：“我给你说，现在的乡下，也有乡下的好处。首先一个，吃的健康，对不对？集市里的笨鸡蛋，就是当地农民养的土鸡蛋，一块钱一个，土鸡50块钱一只，味道比城市里的肉和蛋，香多了。到大集的时候，还有来卖野鸡野猪的村民，你拿上三张红票子出去，能买一三轮车的东西。” 看项学明依旧表情平淡，年长近10岁的曾兴腾继续释放出笑容：“娱乐也有啊，乡里的宽带最快有10M的，你玩个游戏下个电影的都好用的很。对了，你没带电脑过来吧，没事儿，办公室里的电脑，随便拿一台回家，设备保管书里签个字就行了，走的时候完璧归赵，谁都挑不出毛病来。” “乡里的住房面积也大，医生宿舍是一个大院子，一人一间房，出来还有半亩地的空地，搁在云华市，没有一两千万的，你想都别想。” “出去踏青也好，八寨乡是连着八峰山的，云华人放假了还要开车过来的……” “曾医生。”项学明忍不住打断曾兴腾的话，道：“我就是小山村里长大的。” “哦……呵呵，那更好，熟悉，熟悉。”曾兴腾笑两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大家都是发配来的，要说心甘情愿，是不可能的。 “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哈。”曾兴腾不多说了。 来八寨乡的医生，心里多多少少也该有点数的。 项学明勉强笑一下，耸耸肩，低头跟着曾兴腾走。 八寨乡分院确实是按一级医院的标准来建的，额定20张病床，5名医生原本还包括了一名懂放射的影像科医生，护士也是从区医院正经培训出来的，不仅能打针包扎，急诊和手术也帮得上忙。相应的设施设备都是给配足的。 奈何医生和护士不停流失，好好的分院，根本就搭建不起来。 这里，就像是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之于英格兰。 “项医生，你就坐这里办公……”曾兴腾很快调整好了心情，又开始给项学明安排位置，细心的就像是大哥似的。 项学明想拒绝都不知道从何开始拒绝，只好端起盆子来，擦拭桌椅…… “千年等一回，等你……” 曾兴腾的手机唱了起来。 曾兴腾一把抓起，“恩恩”两句，放了下来。 “项医生，有个急诊。”曾兴腾的表情严肃了一些，从柜子里拿了白大褂给项学明，再问：“手臂摔断了，正从山上送下来，你学过急诊处置吗？” “学过，手臂骨折我也会做。”项学明的精神迅速集中起来。 他在云医的凌治疗组里，常给吕文斌等人打下手，没少做住院医的活。 手臂骨折也分三六九等，其中简单的类型，项学明也是做过几次的。 做的不多，技术一般，放在云医是要主管医生看护着的情况下才能操作，可在八寨乡这种地方，与其把病人送去云医，还不如就地治疗呢。 项学明的战意瞬间涌了起来，以至于满脸都通红了。 2小时后。 “还没到？”项学明玩弄着乳胶手套，就差拿它吹气球了。 “快了，摩托车下山，颠的很，病人疼的受不了。”曾兴腾递了支烟给项学明：“你放心做，我给你掠阵。” 再半个小时后。 项学明终于见到了病人。 “克雷氏骨折。”项学明略作检查，立即叫出了名字，心下大定，道：“我能做。” “那你来做。？”曾兴腾也想看看项学明的功力。 克雷氏骨折是骨折中最常见的类型，也是分院里遇到极多的病例了，项学明做不了再由他来补救也是没问题的。 项学明重重的点了点头。 翌日。 “阑尾炎。能做？行，你做了吧。” “踝骨骨折，能做？行，给你。” “睾1丸切除你都见过？行，咱一起做，也来不及去医院了。我说，现在云大毕业的学生都这么牛了？” 曾兴腾带着项学明干了一个星期，越干越是惊讶。 项学明脸上带着怀念：“我们云大是真的有牛人，可惜不是我……”第539章 前途 “项医生来了。” “项医生来看一下吧。” “项医生，2床给送的公鸡，你那回去吃吧。” 只两周的功夫，项学明在分院里，就站稳了脚跟，不论是护士护工还是常来看病的老病号，都给规矩的加上了“项医生”的称谓。 项学明虽然依旧怀念大城市的繁华，怀念云医的先进，怀念云医的手术室，但是，来到分院的怨怼，已经消散了许多。 受人尊敬，终归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更别说，这里还允许他主刀做手术。 八寨乡地处偏僻，道路难行，但盛产茶叶，且种植了大量的果树，人均收入不错，人口数量也很不少。 当地人出现了急诊，以前都是往云华市送的。 山路难行，往往等人送到，小病已成大病，大病已至不救。 沧平区医院支援的八寨乡分院，就是因此而建。建设之初，也是以标准医院为蓝本的。级别低是低，但是有手术室，有腔镜、显微镜等设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能做大部分的急诊手术，有20张病床，有特级护理的能力。 项学明在八寨乡分院做手术，根本就没有人和他抢。 曾兴腾年纪比他大了七八岁，但区医院的出身，分院的经历，让他的急诊技术极其有限，尤其是略微先进一点的技术，像是腔镜等等，曾兴腾是没什么信心自己做的。 项学明虽然信心也不多，可他毕竟是看过多次，也上手做过的。 虽然做的很少，大部分术式都没有完整的主刀进行过，但在八寨乡这样的环境下，“被迫”做手术的经历，令项学明成长的极快。 “学明。”曾兴腾早就等在了办公室里，脸上笑呵呵的。 “曾医生。”项学明还带着学生式的礼貌。 “叫老曾就行了。”曾兴腾说着，起身将办公室门给关上了，又递出一个信封：“数一下。” 项学明有些想法，接过来，口中还是问：“这是？” “医药公司给结的账。”曾兴腾毫无顾忌的道：“你我对半，没问题吧。” “恩。”项学明捏着信封，想打开看，又不好意思。 “数一下，当面点清，免得事后说不清。” “好。” 项学明将信封给打开了，抽出来的是一大叠的红色纸币，捏在手里，沉甸甸的。 项学明背后忽然出了汗。 他还真的很少接触到这么多钱。 不说学费都是父母存入银行卡中的，就是在云华的实习，也只有几百块的补贴而已。偶尔凌然带出去做个飞刀助手，拿到的也没有这么多。 “这是多少钱？”项学明不想当着曾兴腾的面数钱。他还不会卷着钱快速的数，只会一张张的摊开数，感觉看起来很傻。 曾兴腾笑笑，不再坚持，道：“五千四百五。” “这么多？”项学明吓了一跳。 “这是两周的，人家一口气都给结清了。”曾兴腾停顿了一下，又道：“我们以前都把手术病号给送走的，或者就是接点人家做完手术的病号，哪像是这次，病号全程都在咱们这里。” 八寨乡分院的病人只能是本地的，总量有限，自然是送走一个少一个。 相应的，这要是一个都不送走，那医生们就很容易吃饱了。 项学明用牙龈一算，半个月五千四百五的话，一个月的药钱就有一万一二了。 以住院医的收入来说，这可是不老少了。 毕竟，他还有个人工资和区医院的平均奖。 “趁着就咱们俩人的时间，咱们多做几台手术。”曾兴腾笑的好像是丰收了的农民似的。 项学明微微点头，再道：“那也要有病人。” 在云医，是病床不够用，在地方的基层医院里，就是病人不够了。 曾兴腾却是早有想法，道：“你知道新农合的报销方式吗？” 项学明摇摇头。 “细的咱们不说，粗一点来讲，用新农合的病人，在镇一级医院里，是报销60%，二级医院报销40%，三级医院只报销30%。另外，超过5000的有大病补偿，但咱们做个阑尾炎，也就用个5000差不多了，对不对？” 项学明有些明白了过来，不由的看向曾兴腾。 “一般的病，要是想省钱，咱们这种一级医院是最省钱的。”曾兴腾撇撇嘴，道：“5000块的20%，就是1000块，城里人可能不在意，咱们八寨乡这种地方，大家还是能省就省的。” “岂止。”项学明叹口气，对于钱的问题，他有更深刻的理解。 “总之，咱们做咱们能做的，做不了的，就送去区医院，或者再上级医院。”曾兴腾停顿了几秒钟，又道：“有一点，咱们和城里的医院不一样，咱们医院转院的时间很长的，所以，有些急诊，你是可以临机决断的。” “要是……医疗事故了怎么办？” 曾兴腾撇撇嘴：“分院就这个水平，要有人闹的话，就关门好了。” “关……” “放假不好吗？”曾兴腾耸耸肩，道：“都到这里了，还能怎么样？大不了开除算了。” 分院的医生大部分都是没编的合同制，相比有编制的医生来说，少了许多的保障，但也就没有编制内医生那么多顾忌了。 就像是曾兴腾所言，到了八寨乡分院的医生，又有什么顾忌呢。 这里赚的不会比区医院更多，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或许会多了解一些中国乡镇的状态，但是，医生们显然更愿意学一些医学上的东西…… 刚刚拿到5450元的项学明，想到开除，也是表情平淡。 若非拿不出8万元的违约金，项学明自己都要辞职了。 “我知道了，能做的咱们就做。” “这就对了。”曾兴腾乐呵呵的捏捏自己的信封。 他做的不多，又能拿到多一倍的收入，心情也是蛮不错的。 毕竟，对于八寨乡分院的种种，他都渐渐接受了。 “不过，咱们分院的病人是真不少。”项学明开始接受现实以后，脑子也渐渐灵光起来，道：“这两周我转诊了七八个病人，有肠炎的，有胆囊炎的，有骨折的，要是放在云医的话，都是小手术。” “恩？” “我可以找以前的同事来咱们分院开刀，做飞刀，对吧？”项学明念叨着，道：“20张病床，咱们自己最多用10张，剩下10张都可以用来飞刀吧。” “飞刀？”这就触碰到曾兴腾的盲点了，在无非就是在八寨乡里多呆了几年，别说给人做飞刀了，邀请飞刀的事都只听过没见过。 项学明对此却是熟练的很，连连点头，道：“我以前治疗组的凌医生就经常出飞刀，但他喜欢专做一种手术，我也可以请别的医生过来。” “云医的？” “对。往返6个小时的话，我可以请些主治过来，来一趟做三台手术，算2000块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吧。”项学明算计着。 “这个钱是病人出？”曾兴腾确认着。 “病人出。他们保险省了钱，得到的治疗还是云医水平的，咱们还能分到药钱，双赢对吧。”项学明有一句话攒着没说，他可以给请来的云医主治做助手，继续学习技法。 大部分的县区医院的主任们都是这样学习的，效率肯定比不上三甲医院里的住院和主治们，但总归是有学习的机会了。 曾兴腾脑筋一转，意识到了项学明的想法，倒是不太反对的看看四周，道：“你得给护士们说好，咱们分院就不像大医院了，护士们呆的可比咱们久。” “飞刀来的病人的药钱，我就不要了，分给护士们。”项学明果断决定。 曾兴腾笑了：“行，小伙子有前途。” ./4\_ .。m.第540章 升级 周六。 项学明抽了个时间，就回了云华。 不像是云医时期，每天的时间都以20分钟为单位。八寨乡的一个月时间，让项学明的工作时间恢复了正常，睡眠恢复了正常，排便也恢复了正常。 在走下长途车之前，项学明甚至觉得，这样也蛮不错的。 然后，他抬头看到了488米高的云安大厦。 全玻璃面的云安大厦建成于10年前，那时候，国内还不是很流行光污染的概念，以至于这栋标志性的建筑，就像是一只巨大的玻璃棒，浑身亮晶晶的，从各个角度反射出耀眼的光。 项学明读书的时候，不止一次的听云华的同学讲述云安大厦之丑。 但是，项学明看了5年，依旧觉得云安大厦聚集着现代之美——在云安大厦的高层租一个格子间的价格，就顶得上项学明的月收入了，显然只有觉得它美的不行，才会愿意出这么多钱吧。 项学明这么想着，再背着双肩包，挤到公交站，排上一辆公交车，摇摇晃晃的抵达下沟。 他没有直接回云医，虽然给曾兴腾说的时候，他把话说的很满，但是，作为一名实习生，项学明自己知道，他是没本事将想要的主治请来的。 一天三场手术给2000块，这个飞刀价格是跌穿飞刀线的，已经不能算是飞刀了。事实上也不算，飞机都不坐，高铁也没有，曾兴腾和项学明肯定也拿不出交通费了。 所以，接活的主治，要么就坐大巴车往返，要么就得自己开车，怎么想都不是件很舒服的事。 偏偏项学明还不能请太弱的主治来——副高以上肯定是不会来的，人家宁可用这个时间去吃一顿医药代表，喝两瓶茅台回本——八寨乡是个小地方，凑到什么病就做什么手术，所以得找一个外科技术相对全面的。 再一个，八寨乡可没正高主任给救场，手术台上出了任何问题，都得飞刀的主治自己解决。仅此一点，大部分医生都不敢去的。 三甲医院里，主治大都不喜欢有人在背后指手画脚。但是，到了手术出问题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找高手来救场的。 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权威，技术高手对弱手的压制，都集中于此了。 项学明是没信心请到这样的主治的。他在云医自觉吃得开，是有凌然给自己做背景，项学明对此也看得清清楚楚。 凌治疗组就那么小猫两三只，竟然能够占着别的科室的手术室做手术，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大拿了。 和项学明同来的实习生，往病理科送个标本都有可能被刁的怀疑人生，凌治疗组里的实习生，却极少遭遇这样的待遇。 项学明这次回来，就想重新找回待遇。 他下了公交车，颠颠身上的双肩包，信心稍足了一些。 他带了一只山里打来的野猪肘子，外加两只羽毛完整的野鸡。 这也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礼物了，就项学明所知，寻常的值钱商品，对凌然可是一点刺激性都没有的。 “小伙子找谁？”一名坐在下沟诊所的院子里晒太阳的老太太，瞅了一眼项学明，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 项学明赶紧站住了，道：“我想找凌然凌医生。” “看病的？看什么病？” “我……找他有事。” “有事啊，有事就慢慢等吧。”老太太呵呵一笑，意境悠远。 项学明向四周看看，就见小院进门的左右两边，是颇具古典式的木质走廊，走廊内，则是木牌挂着的名称： “处置室”，“急诊室”，“B超和心电图”，“治疗室”…… “还挺大的。”项学明赞了一句。 “刚装修的。”老太太啧啧两声，道：“凌家赚到钱喽。” 项学明茫然点头：“刚装修的？” “听说专门缝美容针什么的，谁美容了来缝针啊。” “美容针的意思是伤疤小，留疤少。”项学明一听就明白了。 “反正骗傻子不犯法呗。” 项学明笑笑：“凌医生家的诊所，哪里用骗。” “你知道？”老太太的眼睛斜了起来。 项学明回想起村里小卖铺门前的老太太了，立即摇摇头：“我随便说的。” 说着，项学明赶紧往里去。 下沟诊所的院子，依旧保留着，中间的砖块都只是平整了一番。 正面的老楼同样如此，保留着上面住人，下面堂屋的模式。 只是以前用于堂屋的诊室，挪到了旁边。 那里原本是耳房和卫生间，如今却是变成了一栋新的小楼。 对侧的旧宅同样，被拆了又建，做成了现代化的中式小楼。 项学明探头探脑的看了一圈，就见到了B超机和一张手术床，以及旁边的一间消毒室和洗手台。 项学明将其与八寨乡分院比较，只觉得两者竟是颇为相似。 当然，八寨乡分院是没有B超机的，历史遗留问题。 项学明绕了一圈，才在小处置室里，见到凌然。 他正在给一名中年大妈缝针，一边缝合一边还给旁边的中年医生说话，讲的还都是些缝合的事。 项学明羡慕的眼睛都要滴血了。 他到了八寨乡以后，最担心的就是没办法提高。 “凌医生。”项学明小声的打了个招呼，又道：“我回城过来看看，正好有时间……” 凌然看着病人的伤口，“唔”的一声，道：“有时间可以做点手术呀。” “我在八寨乡分院，没办法随便做手术。”项学明无奈的叹口气。 凌然“哦”的一声，道：“我以为你喜欢做手术的？” 一句话，说的项学明的眼泪险些掉下来。 他当然是喜欢做手术的，而且是相当喜欢。 “我还是喜欢做手术，但留不在云医，我也没办法。” 凌然“恩”的点点头。 “我其实是想把手术做起来的。”项学明趁着话题没冷，赶紧道：“所以我才来向您求救了。” 项学明说到此处，不由的看看正在缝针的中年大妈。 “要我出去吗？”胳膊上正在流血的大妈很实诚的问。 “我等会说，等会说。”项学明讪笑两声。 “那你出去等吧，里面怪闷的。”中年大妈轻松将之秒走。第541章 派系 项学明不是第一次被从手术室里踢出来了。 实习生就像是手术室里的纱布，没有肯定是不行的，但它的供应量实在是大，所以，主刀不爽了会踢实习生出来，助手有需要了会派实习生去做，护士看着手术室里人多了，会赶实习生出去…… 被病人踢出来……其实也是经常的。 查房的时候，总有病人不喜欢被围着，大部分人都不会多说，但也有脾气大行动能力强的，三两句就将实习生们给骂出去了。 项学明直面中年大妈的眼神，瞬间判断出她的威力，然后，默默的离开了处置室。 他又舍不得走，就站在门口，听着里面的声音，如同在实习期一样。 “缝合做到这一步了，就该考虑解剖方面的问题了。”凌然的声音很有穿透性的传出来：“瘢痕组织的问题非常复杂，已经不是单纯考虑表皮、真皮、皮下组织这样的解剖问题就能解决的了。还要观察皮脂腺，汗腺，立毛肌甚至皮囊……” “这是做不到的吧。”苗医生的声音带着些许的怀疑。他自从离开医院就做美容针的业务讨生活，要不是知道凌然不会信口开河，现在大约会笑出声的。 凌然亦是拉出了长音：“做到的话，应该就是完美级了吧。” “那肯定完美。”苗医生笑了出来。 “恩，总的来说，要是能做一些理化检查，对缝合也是会有帮助的，至少对医生的操作能起到一个指导作用……” “病人不可能同意的。” “恩。” “这时候就该羡慕人家老外的免费医疗了。医生想做什么检查就做什么检查，不用因为钱的原因，商量来商量去。”苗医生啧啧两声，他现在就这么一条学习路线，除了精益求精，也就无路可走了。 在门外倾听的项学明听出了一些端倪，不禁心有所感。 “好了。”凌然很快完成了缝合，用剪刀剪短了线，给对面的病人说了一句。 苗医生飞快的跟着道：“我来包扎。” 凌然“恩”的一声站了起来，对病人道：“别沾水，别用力，很快就好了。” “留疤吗？” 苗医生用更快的速度道：“留不留疤和你的体质有关，不是单纯的缝合的问题……” 他巴拉巴拉的说了一串，因为每天都在说，熟练地不得了。 病人被说的有点蒙圈之际，凌然已是走了出来。 他再看看门口的项学明，问：“你刚才说手术，求救？” “是这样的，我到沧平区医院上班了，被派驻到八寨乡分院，总共就两个人……”项学明快速的说了两句介绍，再道：“我考虑着，能不能请凌医生您派两个人，定期到我们八寨乡分院做手术。” “你们是沧平区医院的分院，不是应该让沧平区医院派人去做手术吗？”凌然奇怪的问了一句。 “按说是这样的，但区医院能做手术的医生本来就少，他们又怕被留在分院了，所以都不愿意去。”项学明说到此处，又小心翼翼的道：“再一个，区医院到分院去做手术，等于是正常的工作，别的医院来的话，我们可以算是请飞刀。” 这还是项学明第一次请飞刀，做的是无比的生涩。 凌然倒是习惯了，对他来说，医学院同学或者实习生，又或者某个县医院的主任医师，区别都不是太大。 凌然略作思忖，问：“你们有相应的手术条件，对吧？有多少张病床和护士？手术室设备呢？” “20张病床，5个护士，都有证，经过手术室。设备能做开腹，能做腹腔镜，还有x光机，耗材的话……是不是可以请医药代表送过来？”项学明知道的其实并不多，但也只能强行装作自己知道不少的样子了。 下沟诊所里的常驻医生，熊医生似真似假的从旁路过，插话道：“你们用的耗材太少，人家医药代表是不送的。” 项学明勉强的道：“我见过送一颗克氏针的……” “那是要看送给谁了，我还见过凌晨3点钟，送一罐黑人牙膏给主任的医药代表，你能吗？”熊医生对小实习生项学明毫不客气，顺便对凌然道：“小老板，咱们诊所刚装修好，做什么都赚钱的，何必再跑去小地方开飞刀。” “不用劳烦凌医生，当然，凌医生要是愿意来那最好，别的医生也可以的，只要做得下来手术就行。”项学明计划的是一天三台手术2000块，等于一场才600块，而凌然现在出去开飞刀，是10倍于此的价格，外加助手费和差旅费。 凌然无所谓的道：“有特别的案例也可以找我，或者送到云医来。20张病床倒是不少了，要是满效率的运作起来，够两名主治使用了。” “我们现在能拿出来10张床。”项学明赶紧补充了一句。 他真怕凌然按20张床来用，到时候没床位了。 对手术病人来说，10张床5个护士，已经够紧张了。 “10张，好吧。”凌然再看看项学明，问：“你想要谁？” 在场几人都能感受到凌然迅速消减的兴趣。 10张病床的话，对凌然来说，也就是两天左右的事。若是全做腔镜手术，1个小时左右一台，10个病床一天就能填满…… 对于八寨乡分院这样的小医院，10张病床填满了，天知道多久才能腾出来。 加上护理水平的差距，让凌然去八寨乡分院飞刀，可以说是没什么意义的。 不过，总有医生是愿意的。 项学明早就想好了一人，此时赶紧道：“我想请张安民医生。” 凌然抬抬下巴，道：“张安民是肝胆外科的。” “您只要同意，我就去找他说。”项学明有点紧张的说话。这是他思前想后，感觉最合适的人选。 比起凌然治疗组内的其他成员，张安民掌握的技术更全面，经验和资历也更老大，能够省去很多麻烦。 而比起非凌然组的主治们，张安民又更好请一些。 最重要的是，张安民还很穷。 项学明需要的是一名技术全面，有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愿意每周末奔波6个小时，再工作8小时，只为了赚2000元的主治…… 老实说，就算是去请张安民，项学明都觉得需要凌然的大旗。 “我打个电话问问张安民吧。”凌然说着就掏出了手机。 项学明瞬间更加紧张起来，同时，又怀着相当的期待。 凌然的电话，和他去找的效果，显然不尽相同。 凌然挪远了两步，再走回来，就挂掉了电话，道：“张安民之后会试试看，你再跟他联系就好了。” “这就好了？”项学明反而愣住了。 “这就是派系呦。”熊医生忽然唏嘘了起来。 凌然和项学明都看向熊医生。 “医生的派系，不明白吗？”熊医生反问。 凌然和项学明齐齐摇头。 熊医生想解释解释，赚钱一想，失笑道：“我一个糟老头子知道些什么，对了，凌然，给你爸说说，医院都装修了，该给我加工资了。” 佰度搜索 噺八壹中文網 м. 无广告词第542章 浪花 新装修后的下沟诊所，既有数十年前的历史感，又有现代化的元素注入，非常耐看。 设计师们还特别修剪了院内的老树，并在走廊里见缝插针的放入了各种绿植。 浇了水的绿萝，娇艳欲滴。 居高临下的吊兰，枝繁叶茂。 来来往往的街坊邻居们，有的在下沟住了几十年，此时一个个说着赞美的话，揣着怀疑的心，到了生病的时候，又都非常实诚的选择了下沟诊所。 一时间，下沟诊所的人流量大增，已是挤的附近诊所都哀嚎起来。 本地最大的官员，街道办主任亦是亲临下沟诊所，很是做了一番考察。 凌结粥笑呵呵地，轻轻松松的，一分钱没花的，就把街道办主任给接待了。 他都在下沟开诊所三十年了，再大的官也没见过，但接待街道办及以下级别的部门的经验还是很充沛的。 等人要走了，凌结粥还厚着脸皮与之合拍了张照片，回头就给洗了出来，并给塑封了，好好的挂在了处置室的白墙上。 “有点单薄了，等以后咱们再拍点别的照片挂上去，就好看了。”凌结粥敲好了钉子，向后退了两步看看，不甚满意的点点头。 一张白墙上，就挂两人的照片，晚上怕是还有些渗人。 “可以加句话，凌结粥同志与胜利门街道办主任合影留念。”娟子咚咚咚的走过来，顺口评论了一句。 旁边的熊医生听的笑了。 凌结粥倒是很认真的思考片刻，道：“娟子的建议很好。不能小瞧咱们街道办的主任大人啊，再说了，咱们诊所以后再来别的名人了，也可以照此办理嘛。恩，不过，暂时先不留字了，一个照片一条字，太孤单了。” 熊医生很想反驳，但凌结粥说的话，还真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别的不说，就凌然的那手按摩技巧，现在还有疗养院的老人专程预约了找过来，熊医生只能道：“放你的，不如放凌然和名人的合拍。” “那不是喧宾夺主？”凌结粥一语否定。 熊医生不由愣住：你说的这么煞有介事的，我真的没办法再说下去啊。 娟子双掌相击，若两羊相撞，发出“笨笨”的声音，且赞道：“就咱们诊所的发展势头，照片很快就会贴满墙的。” “说的好。”凌结粥一下子开心了，道：“咱们诊所以后扩张了，娟子你就做护士长。” “谢谢凌院长。” 凌结粥愣了一下，更是笑的大声了。 娟子两腮鼓起，像是只重载仓鼠似的，跟着笑了几声，再道：“凌院长，诊所得到上级部门的视察肯定，这么好的事，咱们得庆祝庆祝吧。” “怎么庆祝？”凌结粥心中升起警兆。 “昨天还剩下一只野\*\*，我们煲汤泡米饭吧。”娟子砸吧砸吧嘴，又道：“再配点牛肉，切点猪头肉，还可以顺道煮一个猪尾巴。我能吃三碗饭。” 凌结粥望着娟子，内心有无数的槽点想吐，但他都忍住了。 “吃饭是应该的，庆祝一下挺好的。”凌结粥言不由衷的回答，又问：“牛肉做麻辣牛肉呢，还是白切蘸酱？” “红烧！”娟子说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没问题，晚上都留下吃饭，我亲自下厨。”凌结粥面带微笑。 娟子满意的点点头，方才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一箱子输液袋，左腿51公斤，右腿49公斤的离开。 凌结粥和熊医生齐齐的吁了一口气。 晚间。 凌然也回家来吃饭。 一只两斤多重的野鸡被炖了一天，冒出卟嘟卟嘟的香气。 整条的牛腱子肉，半只猪头肉，还有满满的一盘猪尾巴端上了桌，看着像是卤肉摊子似的。 凌然看到了不由挑挑眉，问：“娟子姐最近又在减肥了？” “估计是。”凌结粥的表情沉重，道：“她说要吃三碗饭。” “蒸好了吗？”凌然同样是很重视的表情。 凌结粥点头，指指身后，就见新装后的厨房内，不锈钢的台面上，一溜三个大电饭锅，正在努力的放着热气。 熊医生咳咳两声，道：“饭我就不吃了啊，老婆还在家里等着呢，我得早点回去了……” “老熊，娟子说的可是庆祝，到时候你不在，她问起来，我怎么说？”凌结粥轻轻的将军一把。 熊医生嘟囔着道：“就说……就说我回家陪老婆了么……” “这可是娟子减肥之后的第一餐。” “她可没说。” “要是正在减肥，娟子最多吃肉，肯定不吃饭的。要是减肥结束很久了，她也不会特意说三碗饭……”凌结粥摆事实，讲道理。 减肥中的女人是恐怖的，减肥中的娟子更是有大恐怖。 最恐怖之际，则是减肥失败的娟子。 熊医生默默的顿住了步子。 “弄两个素菜吧。”熊医生叹口气道：“我胆囊早割了，吃不了肉的。” “有素菜。看把你给怕的，抽个空子就点我，都知道你的熊胆不在了，没人偷你的。”凌结粥自己被自己的玩笑给逗笑了：“咱们诊所又不炮制中药，你那么点胆汁，谁看得上呀。” 熊医生一脸木然的看着凌结粥，淡淡的道：“冷。” “冷菜就不用了。”刚给病人换了一圈吊瓶的娟子走了过来，两眼疲惫的看看桌面上的肉，露出些微的温柔，道：“有这些就差不多了，鸡汤熬好了吗？米饭蒸了吧，要不要再做个水煮肉？好像没鱼啊……” 下沟诊所内诸人都乖乖的听着，并用眼神互相示意： 娟子绝对减肥了！ 娟子绝对减肥失败了！ 娟子好可怕啊…… 最后一个眼神，是熊医生发出来的。 …… 凌然默默参与了不明原因的庆祝活动，看着娟子端出了她的减肥失败专用碗。那是一只直径超过成人胫骨，深度超过未成年足骨的不锈钢盆。 钢盆上还刻着字：秀娟。 正是娟子的名字。 一大锅的米饭倒进去，不锈钢盆还空出老大的空间。 娟子默默的泡鸡汤，夹牛肉，并佐以猪头肉和猪尾巴。 “我吃饱了，先回医院了。”凌然飞快的刨干净自己碗里的米饭，起身就走。 “这么晚了。”凌结粥伸伸手，想要寻找同盟军的意思。 凌然果断摇头：“医院还有手术，我要回去做手术了。” 说完，凌然转身就去了车库，开着自己的捷达，飞快的离开。 新装修后的车库，有银白色的墙壁，颇具现代感。 新洗的捷达，哒哒哒的发出轻快的引擎响声，就算被堵在路上，声音也不愿意降低多少。 凌然双手握把，认认真真的开车，并不因为车速低于共享单车的速度，而有丝毫的放松。 这个时间并不是凌然喜欢的通勤时间，太堵了浪费时间，如果可能的话，凌然宁愿凌晨3点钟起床去医院。 咪呜咪呜…… 一辆救护车，从后面开了上来。 凌然向左右看看，想让个通道来，根本没有机会。 前面的车也听不到救护车的声音。 “心脏病发，前面的车让一下。”救护车的副驾驶座上，有人已是高声喊了起来。 凌然眉毛一拧，正好前车启动，他连忙打了方向盘，让出了一个车位。 救护车向前走了十几米，又停了下来。 这时候，救护车的尾门已经打开，跑下来一名家属，并暴露出正在做心脏复苏的急救员。 看得出来，急救员已经有些筋疲力尽了。心肺复苏原本就是极其费力的活动…… 凌然不再多想，再趁着前车挪动的时间，将车直接插入了路边的花坛——捷达修起来便宜又简单，托底了也没关系。 凌然自己下车快跑几步，追上前面的救护车，一边爬入车内，一边道：“我是云医急诊科的医生凌然，我帮你做心肺复苏。” 急救员早就要累瘫了，若非手底下是条人命，根本不会继续按了。 听到凌然的话，她连忙让出了位置。 凌然一秒不差的接上去，开始使劲的按压起来。 此时此刻，后车的司机和乘客们，也都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纷纷按起了喇叭，有热心的，干脆下车，跟病人家属一样，跑到前面去喊了。 救护车终于缓缓的移动起来，一会儿，交警也跑了过来，并帮忙疏导交通。 “直接去云医，打电话给急诊科，让他们准备接车，报告病人情况。”凌然做着心肺复苏，说话都变的有节奏起来。 他不知道院前心肺复苏进行了多长时间，但就现在的车速，等到了医院，妥妥变成超长心肺复苏了。这样的病人，也就是送到云医，才有多一点生还的几率。 急救员看着凌然心肺复苏的动作，就知道对方是专业人士，连忙答应一声，开始联系起来。 滴滴滴。 身后有几辆车，又按了几下喇叭。 敞着尾门的救护车，也响了两声喇叭，再缓缓地从众人让出的车道，驶出了拥堵地带。 后方的车道，很快又拥堵了起来。 几分钟后，一切就像是浪花摔入了海中，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第543章 权威 救护车驶入云医急诊科的专用通道，刚停稳，就见一名彪形大汉掀开了尾门，如狼似虎的抢下了病人，并接替凌然，开始续做胸外按压。 要不是他穿着白大褂，病人家属都要举起氧气瓶了。 凌然也累的够呛，跳下车，口中再道：“两次除颤，两针肾上腺素。已开放气道，有腹部膨胀，送心内科介入。” 跟车而来的急救员也连忙做报告。 吕文斌听明白了，再喊一声换人，就见娇小的余媛，敏捷的跳上了行车，开始接替吕文斌做胸外按压。 吕文斌则推着车，飞快的离开。 凌然又跟着叮嘱了两句，才停下脚步。吕文斌等人做心肺复苏已经非常熟练了，并不用他多做指导。 随后而来的病人家属惊魂未定，再次感谢着凌然，又道：“云医的医生，长的比我们监狱的犯人还魁梧。” 凌然不由看向对方。 这是个30多岁的矮粗男人，给人一种蓝领工人的感觉。 “我们都是司法局的，在第一监狱工作，就你们说的狱警。”病人家属自我介绍着，道：“我叫金丰，犯病的是我弟，金获。” 凌然点点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直想找个机会说话的急救员眼看着该走了，趁着空挡，忙道：“狱警好像挺容易得心脏病的，监狱工作挺麻烦吧。” 金丰郑重点头：“确实是。我们前半年进来一个湖1南厨子，菜做的爽，又辣又油，半年就把人给吃的不行了。我弟去年检查还就是脂肪肝，现在直接就这样了……” 急救员愣了愣神：“我以为是在监狱里气的。” “我们是做狱警的，又不是做爹的，气什么呀。”金丰一边说，脸色一边就沉了下来：“我弟这次要是不行了，我回去非得给他做次爹不成。” “院前急救比较及时，还是有希望的。”凌然简单的劝慰了两句，就回了急诊室。 晚餐后的急诊中心里，只有值班的周医生是主治，剩下的全是一群住院医，偏偏晚餐后的急诊病人偏多，以至于所有人都忙的不可开交。 凌然到了急诊室，随便牵了一只规培医，就可以逮着人做缝合了。 这也是他的休闲方式之一了。 做一些简单轻松的缝合，解决病痛，甚至还可以按照病人的要求来定制疤痕。 周医生看到凌然来了，更是开心的浑身抖动。 “凌然你不是下班了？怎么又跑回来了。”周医生背着手，走到凌然跟前，站到病人的一侧，一副我在工作的模样。 凌然正在给一名跑酷失误的年轻人做清创，口中道：“娟子姐减肥失败了。” “啥？”周医生没跟上节奏。 “就是这样。”凌然道。 “哪样？” “这种时候，我一般都会避避风头的。” “好吧。”周医生知道问不出来结果来了，当然，他也是懒得问下去。 正在被清创的年轻人却是惊恐万状的盯着两人，好半天，轻声道：“大夫，我印象里，我好像撞到脑袋了。” “恩，现在什么感觉？”凌然清创前就给病人做了头部的体格检查，不过，脑袋的毛病最是复杂，像是脑震荡之类的症状，基本只能依靠主诉了。 年轻人刚才整条胳膊被消毒的时候，都没有喊一声疼，此时却是声音颤抖起来：“我听你们讲话，好像会漏字，我是不是失聪了？还是把脑袋给撞坏了？我看美剧好像有这种……” 凌然不由沉思起来：“听人说话漏字？能听到别的声音，但是漏字的话，那肯定不是失聪了……” 周医生嘴角抽动了两下，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只是强行忍住了。 “周医生？”凌然正对着周医生。 周医生咳咳两声，道：“我刚才想，我要是故意再说个断句，我是不是能把他给玩坏了。” “什么？” “什么？” 凌然和病人都看了过来。 “我开个玩笑。”周医生笑了，再对病人道：“我们刚才是说了点内部笑话，不是你的问题，你的听力和理解能力应该都是正常的。” “我没听明白，你说的问题正常，内部听力是什么意思？”年轻人说着话，表情都变的害怕起来。 这次轮到周医生愣住了，不由小心翼翼的问：“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懂吗？” “哦，听懂了，我就是开个玩笑。”年轻人面带微笑：“你们要不是拿着刀，我能把你们给玩坏了。” 周医生松了一口气，接着就被气的笑了起来。 等把包扎好的年轻人给送走了，周医生才失笑摇头：“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胆子大，都敢玩医生了。” “什么？”凌然反问。 “啊？”周医生再次惊讶的看向凌然。 就见凌然露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笑容。 周医生不由的呆住了。 凌然这时对旁边的护士道：“麻烦请下一位进来。” 周医生不由的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 …… “凌医生，凌医生。”金丰从电梯处小跑了过来。 “金先生。你哥哥怎么样了？”凌然正考虑着要打电话问问吕文斌情况。 “医生说送来的及时，好像能缓过来。”金丰摇摇头，道：“我家里人都过来了，我听说，那个……凌医生，他们都说您是心肺复苏方面的权威？” 金丰说的很不确定，实在是凌然太年轻了，看着跟监狱里刚出道的犯人的年纪差不多，论及权威——就算是贼王，也得是四十岁往上才算数吧。抢劫的或许可以年轻些，毕竟年纪大的不退役也该被枪毙了…… 金丰使劲摇摇头，再看着凌然，道：“凌医生，他们都说心肺复苏以后，有好多的后遗症，您能不能帮忙给看看。” “好。”凌然一个磕绊都没打的答应了下来。 就算是金丰不说，他也是要过去看看的。 完美级的心肺复苏，意味着预后控制也是完美级的，由凌然来制定方案，确实能减少并发症，减弱后遗症。 这与院长小舅子的儿子不一样。 凌然能够控制的只有心肺复苏的预后，而非车祸后的各种手术预后。 金丰见凌然答应下来，连声道：“多谢多谢。今天来的太急了，赶明儿我带点犯人做的蒜，可好吃了……”第544章 传承 凌然踱到ICU，问了问刚送进来的金获的情况，就给下了医嘱。 ICU里的小主治苦着脸答应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这要换成是日本的医局，ICU全体上下，估计是拼了命，也要抵抗急诊科的势力の大入侵。但在国内，科室间的鸿沟固然存在，可对于高端医生来说，无非是跳跳脚的距离。 大部分的医生只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态度，而不去干涉其他科室的工作罢了，等到需要的时候，那就看各自手段了。 在云医内部，如ICU，肝胆外科或者消化外科这样的小科室，都是典型的弱势科室，比起普外、骨科或者急诊这样的大科室，弱势的不是一星半点。 再厉害一点的如手外科，锦西主任本人就是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昌西省分会外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显微外科专业技术全国考评委员会委员……等等三十多个头衔放出来，需要的话，确实是可以多角度捏死几只小主任的。 在医生这个行业，技术做的好，荣誉和头衔就会纷至沓来。当然，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卵用，可是聚集起来的力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最重要的，当然也是看拥有这些头衔的医生如何使用它们了。 如手外科的锦西主任，就是偏于佛系的医生，不仅自己不太借助于权力，还有意识的抑制周围人的使用。 霍从军则是另一个极端。他有时候没什么权力在手，就靠猛烈的喷，也喷出了一片天。 凌然现在是没什么头衔和荣誉称号的，行政权力同样趋近于无，但他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的性格，还真的让一般的医生招架不住。 像是今天送来的金获，ICU的小主治可以断然拒绝不采纳凌然的建议，可他要是能把人完完整整的送出去也就罢了，送不出去，大家可都猜不到凌然会怎么做。 但有一点，ICU的医生们都知道，死亡讨论的时候，凌然可是不会给他们留面子的。 相应的，如果凌然下的命令导致病人死亡，ICU的医生，自觉也不会在死亡讨论时，给凌然面子——然而，在论及医疗方案的自信的时候，ICU的小医生们又不得不怂。 凌然救回来的超长心肺复苏的病人都有好几个人了，见过这些病人的病案的ICU医生们，真真是提不起与凌然对着干的欲望。 胜，胜不了，原则……原则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约莫20分钟的时间，凌然就结束了ICU的查房，走了出来。 早等在门外的金获的家人和同事，一窝蜂的拥了上来。 吕文斌机警的站到了前面，双臂一展，像是铁栅栏似的，将以狱警为主的众人，给拦在了两米外。 “病人状态不错，今天渡过危险期的话，生存率就会很高了。”凌然对此颇有经验了。 金获的父母和妻子有些恍惚的听着，然后绞尽脑汁的问出一堆的问题。 这次上前来的是左慈典，他的脸皮又黑又皱，像是剥了一半的茶叶蛋似的，很容易就赢得了患者家属的信任。 双方有问有答的，左慈典很快就解释了患者家属的疑问。 凌然听着都是些基础问题，也就放出一个云点头，转身即走。 金丰没言声的背着包，跟上了凌然，并观察着四周。 一会儿，金丰确定前方没有摄像头，就快速的追上了凌然，小声道：“凌医生，您好您好。” “金先生。还有问题？”凌然倒没什么意外的。许多病人家属都不喜欢小医生解释的问题，哪怕上级医生的答案是相同的，他们也想听上级医生再说一遍。 金丰却是摇摇头，笑道：“我之前不是说，给您带点犯人腌的蒜吗？真的好吃。对了，忘记问了，凌医生您吃蒜吗？” “吃是吃的，但是不必了……” “凌医生，您可别小看这个蒜，真的是我们监狱的名产了，吃过的都说好。一些人常年找我们要呢。”金丰在介绍“犯人腌的蒜”方面，也是很有经验的，他拍拍身上的背包，道：“您别小看腌蒜，工序复杂的很，您想想看，光是把蒜剥干净，再切成片，再腌起来，就得费多大的功夫。这样的工作，谁能十年如一日的做下来？只有监狱里的犯人才行，对吧。” 凌然仔细想了想，竟然无法反驳金丰的话，只能说：“我们医生不能收礼的，尤其是你说的这么贵重。” 金丰一拍腿，道：“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不贵重啊。就是因为不贵重，所以咱们平常人都吃得起。犯人的工作时间都是算工时的，我们又不是不给钱。当然，工时算的便宜就是了，但做出来的东西的成本就是那么多，像是腌蒜就比较供不应求了，我们自己都吃的不多。” “我平时没有吃腌蒜。” “那您更得尝尝了。”金丰送礼极有经验，说话间又介绍起来，说：“凌医生，您可别小瞧我们这个腌蒜，配料的花椒，辣子，那都是一根根的捡出来的……而且，我们监狱的腌蒜是传承下来的。一代人再一代人，大厨要出狱了，都得带出来徒弟才行。这么几十年下来，传承可都没断过。” 金丰骄傲的仰起头，道：“监狱外面的什么大厨，他做别的咱不比，论腌蒜，米其林都要靠边站。” 金丰的口气大，还真有大的道理，凌然点点头，道：“比较起来，找传人更难。” “对吧！”金丰得到了赞同，开心的道：“所以说理解万岁呀。要说腌蒜，真的是又脏又苦又累，剥一天的蒜累，切蒜的又累又难受，腌的时候也不轻松，一天做下来，浑身都是臭了，外面的人，最多逢年过节的腌一下，真的是坚持不下来的。想找个徒弟，那就更难了。” 金丰说着话锋一转，又笑道：“就是您说的，第一代人好说，有的人做了这行，累就累了，再要找第二代传人，那就太难了。第三代更不用说了。我们监狱里，腌蒜都传了八代了，放在外面，想都别想。” 见凌然听进去了，金丰再笑道：“我就带了几斤蒜，您尝个鲜，真是不值几个钱的，土特产么。我给您放到办公室去？” 凌然迟疑了一下，这个蒜听起来貌似真的很好吃的样子，但是，收礼貌似是不太合规矩的来着。 金丰送了这么多年的蒜，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立刻笑道：“我的错我的错，这样，您甭操心了，先忙着，我回头给您弄过去。” 说完，不等凌然回答，金丰就笑呵呵的转身走了。 凌然略有遗憾的看着他和装腌蒜的背包一同离开，也就不再操心此事，转头往肝胆外科而去了。他最近通过张安民，在肝胆外科存了些胆囊炎、胆囊息肉和胆结石的病人，有空就会去安排割掉。 同一时间，快速完成了沟通的金丰和左慈典，躲到了没有监控的楼梯间，做起了不为人知的交易。 金丰：“我这里有八瓶。” 左慈典：“好，我收到了。多谢哈。” 金丰：“该我谢谢您们，以后要是来了第一监狱，就报我金丰的名字……不是，我的意思是，有亲戚朋友来的话……” “没事，我理解。”左慈典拍拍金丰的肩膀。 金丰心情放松，微笑道：“理解万岁，理解万岁。其实，我们监狱也不收您这么大年纪的，不是，我的意思是……” “走吧。”左慈典再拍拍金丰的肩膀，手里提的蒜都变的沉重起来，心道：还好当年捉奸的时候没提刀啊，弄不好这蒜就得有我一份力了。第545章 乘2 肝胆外科的手术室外，凌然站在洗手房内，面对镜子，认认真真的洗手。 他的两手臂交替刷洗，手指向上冲着水龙头，手肘朝下，形成一个三角形，为了维持这个姿势，凌然的身体前倾，自然显露出臂部的肌肉线条。 站在各个角落的护士小姐姐和医生大姐姐们，都用非常认真的眼神，看着这个场面。 目前来说，在云医手术室内，凌然的术前准备，都算是大家的福利项目的。 “好想看看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这么有料。” “哇，你心好大，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可以了，线条刚刚好，像是吕文斌那样的粗胳膊，真是让人受不了。” “对哦，吕文斌好丑啊。” “看凌医生的时候，能不能不要提他呀，心情都要变糟了……哇，凌医生在照镜子了，好帅啊。” “凌医生早上起床，迷迷糊糊的一看镜子，就会被自己帅醒吧，想想都好幸福。” 众人说话的声音小小的，就像是心里的快乐感一样。 凌然听不到外面的议论声，只是专心的做自己的事。 面对洗手房内的镜子，凌然在脑海中询问：“系统系统，我目前的胆囊切除术，排名多少？” “你所掌握的胆囊切除术的技能水平，目前排名云华市第2380名，进行3到10次的胆囊切除术，可以晋升一位。”系统回答的很快，几乎没有间顿。 凌然不由撇撇嘴。 云华市有20多家三甲医院，以及数量更多的甲级和乙级医院。 若是只计算三甲医院的话，排名2380名，意味着平均每家三甲医院，都有将近100人的胆囊切除术的水平超过凌然。 考虑到胆囊切除术并不是什么高端手术，甲级和乙级医院具有高入门或专精以上的医生，也不在少数。 这样算的话，云医单就胆囊切除术的水平，超过凌然的，也应该有50人或许更多。 当然，算一算也不多。首先，肝胆外科的主任贺远征，外加几名副高，以及高年资的主治，胆囊切除术的等级，都应该是高于凌然的。普外的主任、副高以及大部分的高年资主治，要切个胆囊，想来也是很简单的事。 事实上，外科的科室划分了，不等于医生的技术也要划分。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消化外科的医生们，胸外科的医生们，急诊科的医生们，乃至于神经外科的医生们，真要做胆囊切除术，水平都不会太差，超过凌然这种高入门级选手，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换到省立这种能做肝脏移植的肝胆外科里面，拉出一个班的胆囊切除术的高手，想必是没什么问题的。陆军总院这种没有肝胆外科的医院里，普外科的高手说不定更多。 凌然不由的深深吸口气，心道：任重而道远，真不错…… 他打游戏虽然是青铜级的选手，但对于升级感的喜欢还是不变的。 而在洗手房外的护士小姐姐和医生大姐姐们，不知道凌然心中想的是什么，只看到凌然撇嘴，不由的群情激荡。 “凌然在撇嘴哦。” “是不高兴吗？” “难道是镜子没擦干净？” “会不会是对自己的脸还有不满意，我听说有的明星就是这样的。” “切，明星。” “哈哈哈。” “哎，想象不到凌医生还会这样。” “接下来的手术都注意哦，别惹的凌医生不高兴了。” “不会的。” “怎么可能。” “夜宵吃什么？凌医生会饿的吧，晚上还有三台手术呢。” “要多吃点蛋白质食物，能量也要多一点。” 聊天很快从现实转向了社交软件，，陌陌等软件的图标，在不同年龄段的手机上疯狂的闪烁。 凌然洗了10分钟手，才进入到手术室。 早已经已经入内做准备的余媛，从器械台上拿过已消毒的手术衣，用脚拖了踏脚凳过来，就踩了上去。 她双手提着衣领的两端，抖开手术服，等凌然双手插入衣袖中，再落下踏脚凳，自有护士从后面帮凌然系衣服。 张安民在旁边看的羡慕的眼睛都要花了。 整套程序，除了上踏脚凳以外，基本都是副高们才有的待遇。 偶尔有些主治也能遇到如此有眼力见的规培生或者住院医，但通常来说，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主任们给抢走了。 张安民从医十年，更是几乎没有享受过此等待遇。 有时候，他做手术的时候，还得主动站到护士身边，请求人家帮忙系个带子。 望着无比主动帮忙撑开手套的小护士，张安民不由的怀念起了沧平区医院八寨乡分院的手术室。 八寨乡是远了点。 手术室的档次也是够呛。 手术器械也不是很顺手。 但是，手术室受人尊敬的气氛，却是令人迷醉。 张安民深吸一口气，仿佛能呼吸到八寨乡香甜的空气似的。 “张医生，到你了。”小护士喊了一声，将一个踏脚凳放在了凌然左侧。 做胆囊切除术的时候，凌然喜欢将手术台调高，以至于张安民也需要踏脚凳的程度。 余媛放两个踏脚凳也有点低，但今天也用不上她。 “看一下位置。”凌然提醒了一声，就开始手术了。 张安民答应了一声，再次集中了注意力。 他给凌然做助手也有些熟悉了。 尤其是胆囊切除术，凌然做的并不快，技术也不是很纯熟。 作为对此术式更熟悉的张安民，虽然用不出大投喂术来，伺候得凌然舒舒服服还是能够做到的。 “今天感觉蛮顺的哦。”张安民做手术的时候，也没办法保持安静。事实上，极少有外科医生在手术室里是安静的。 凌然只是“恩”的一声，就继续盯着屏幕去了。 就他目前的技术而言，还是很需要全神贯注的。 而且，凌然也向来是不喜欢聊天的。 余媛站在旁边，顺利接话，道：“凌医生是越做越好了。” “做的多了，肯定就做的好了。” “有道理。”凌然忽然抬起头来，道：“明早继续做胆囊手术好了。” “明早？”张安民有些不太确定的问。 “明早3点好了。”凌然很快做出了决定，道：“明天6点安排了手术是吗？” “对，一场肝切除，然后是一个跟腱修补术。” “好。那三点到六点安排三场胆囊手术。跟腱修补术之后，也继续做胆囊。”凌然接着就不再说话，专心做手术去了。 张安民有些怀疑的问：“明天难道不睡觉了？” 凌然懒得重复回答。他现在积累的精力药剂够多了，不睡觉也没问题。 与此同时，系统也适时的跳出了任务： 任务：胆囊切除术 任务内容：完成多次胆囊切除术。 任务奖励：任务期间，胆囊切除术获得的“衷心感谢”的初级宝箱\*2第546章 计划通 “双倍初级宝箱活动啊。”凌然将系统任务迅速的翻译了过来，并对任务有些兴趣缺缺。 病人和家属其实非常敏感的，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都懂得上网，一个手术做完了，几天下床算是效果好，出血多少算是正常，基本都有一个概念。 最重要的是，病人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会有一个感性的理解。大手术也就罢了，像是胆囊切除术这样的小手术，病人做完了手术，就会对自己的身体有新的认知了，是否衷心感谢，更是存乎一心。 除此以外，名气本身所带来的加成也不容忽视。 就凌然所做的手术来说，跟腱修补术是他得到“衷心感谢”比例最高的类型了，主要还是他给刘威晨做过手术，而且效果极好，以至于很容易就得到远道求医的患者的信任。 相比之下，同样是完美级，而且恢复极好的断指再植，获得“衷心感谢”的比例就要低一些，接着才是关节镜等手术。 凌然如果单纯奔着宝箱的话，自己做胆囊手术是没什么意思的。 他做过的胆囊手术，获得“衷心感谢”的比例明显低于个人平均水平。就算是双倍活动，得到的宝箱数量，恐怕也不甚理想。 “不过……”凌然转念一想，其实还是应该追求一下“衷心感谢”的宝箱的。 得到“衷心感谢”的宝箱，意味着病人和家属，对手术效果的满意。 虽然说，医生最需要关注的，还是手术效果的现实意义和科学意义，但是，医生毕竟是人的科学，让病人满意本身，总不是件坏事。 尤其是胆囊切除术，它并不是一个需要长期练习，以及大量的知识储备才能掌握的术式，会的医生非常多，好医生虽然稀缺，但也不是那么的稀缺。 那么，拼命的练习的目标，总不能是成为其中的一名普通技巧的普通医生吧。 凌然这么想着，不由地琢磨起来。 就胆囊切除术的手术技巧来说，凌然的水平也就相当于普通医院的主治水平，比云医肝胆外科的主治们的平均水平，可能还要弱一点。 但是，手术技巧只是一方面而已。大部分的医院主治，是不可能在每场手术里都做到自己的最佳水平的，别说最佳了，平均水平都达不到，所以才叫做平均…… 对外科医生们来说，手术也是工作。如果将医院工作比作是学校的话，手术最多也就是小考而已。从好的方面来讲，频繁做手术的医生们，就像是高三的学生似得，至少已经是将小考练习仿若平常了。 即使如此，手术中，肌体会疲倦，精神会恍惚，正在做手术的医生有可能想起生病的老娘，被霸凌的儿子，叛逆期的女儿，戴他绿帽的老婆，被戴绿帽的老张，刚收的小三，撬自己小四的骨科副高…… 凌然觉得自己可以做的更好一些。 将“衷心感谢”做为一个目标来努力的话，或许是一个更适合走的方向。 凌然这么想着，再到手术快做完的时候，道：“今晚做一个术前的讨论吧，手术做完以后。” “今晚有三场手术……”张安明瞬间惊住了，这是要累死我吗？我刚从八寨乡回来啊。 凌然只是点点头，道：“今晚的手术也可以做一个补充讨论，看看哪里可以做的更好一点。时间方面的话，张医生今晚做完，再参与补充讨论和明早的术前讨论，问问吕文斌他们想参加的自由参加。然后，张医生就回去休息吧，明早3点到6点的三场胆囊手术，由余媛跟着做就行了。6点以后的手术，依照原定的安排。” 凌然的治疗组，目前人手略略充裕了一些，加上只有凌然这么一个主刀医生，所以，手术时间还是安排得过来的。 当然，这也是因为胆囊切除术之类的腔镜手术，只需要一个扶镜助手，比起肝切除或者断指再植，省下了大量的人手。 余媛等人早都习惯了，表情都没有丝毫的变化。 余媛只是偷偷的掏出了手机，躲在一个圆凳后面，重新确定了一下仓库的温度控制而已。 她不需要参加术后讨论，那就可以睡两个小时，然后参加术前讨论以后，又可以睡两个小时，到第二天早上3点钟，应该能睡4个钟头，稍稍有点睡眠不足，但对医生们来说，也是平常模式了。 等明天手术做完了再补眠，还是可以顽强的活下去的。 大部分国家的医生们，都是这样的生存模式。 凌然的生存模式则更特别一些。 凌晨，凌然完成了手术，做了术后讨论，再就明天的手术，仔细的做起了术前分析。 现在的医院里，系统性的术前分析乏善可陈。 很多副高做手术，都是到了手术台上的时候，才见到患者本尊的。具体到病情等问题，则是依靠管床医生来报告的。 这显然不是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如果完美的话，领导们接受手术的时候，至少也应当采用相同的程序才对。 当然，就凌然目前只是强入门的水平来说，距离完美还远着呢。 术前分析能够帮他做的更好一点。 于是，凌然磕了一瓶精力药剂。 凌晨三点。凌然开始手术。 他有意无意的放慢了手术速度，但是，因为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三台手术所用的时长，竟是更短了。 “空出来一个小时啊。”凌然看着指向5点钟的时钟，有些迟疑。 现在离开手术室的话，过一会又得回来。 “一会做的是肝切除，然后是跟腱修补术？”凌然再次确认。 刚刚煮好了猪蹄的吕文斌抖抖记录本，道：“是这样没错。” “那我们补一个术前会诊吧。”凌然看看时钟，做出了决定。 “会诊的话，意思是所有人都可以发言？”早上的吕文斌，正是肉体和思维最澎湃的时间，脑子都比平时清楚许多。 凌然点点头。 “这样的话，我……我们有意见和想法也都可以提出来？”吕文斌不由指指自己。在此之前，术前诊断都是由凌然自己来进行的。 通常来说，凌然会自己看影像片，看各种报告，询问管床医生，然后做出决定来。其他住院医都只要听从命令就行了。 对吕文斌来说，自听从命令到可以说话，可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在旁发困发呆的左慈典也一个激灵的站直了，问：“对哦，会诊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提问和说话？” 凌然对此并无意见，道：“会诊就是这样。恩，也有助于你们的成长。” “谢谢凌医生。”吕文斌鼓起肌肉。 左慈典更是莫名的激动，心中默念：我长大了……第547章 清风拂面 “凌医生，我看有文献上说，采用跟腱内部弧形切口，并发症比外侧作为切口，并发症少的多，尤其是腓肠肌损伤，外侧切口的发生概率好像高的多。” “跟腱被覆盖区域的血供情况，目前还是挺复杂的，这个问题是可以开一个新课题的。” “还得考虑术后的功能恢复。” 会诊室内，吕文斌、余媛和左慈典讨论的无比激烈。 凌然偶尔会点点头，偶尔会摇摇头，偶尔则说一两句话以做评价，即使如此，也给了他们无比的动力。 对于三名刚刚开始接触跟腱修补术一年的规培医来说，眼前的场景真的是千金不换，连日来的辛苦，都如清风拂面似的不值一提了。 有国内顶尖的跟腱修补术的专家，陪着聊方案，这是什么样的体验？ 而且，凌然还确确实实的听取了他们的经验。 想到一会做的手术，真的有自己的参与和贡献，三人都不自觉的激动起来。 他们跟着凌然做了许久的手术，但是，住院医终究是住院医，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住院医其实都是尚在学习中的状态。 别说是在医院这样的场所了，放在纯人文领域中，刚入职一年的新人，都说不出什么道道来。 也就是跟着凌然，连续进行了近一年的高强度训练，三人才有了说话的资本。 凌然也愿意听一听他们的想法。 都是跟着做了起码上百台同类手术的助手了，放在别的医院里面，其实也是趋于成熟的手术医生了。 而他们从助手的角度提出的问题，或许不能直接的解决问题，但能从侧面提醒到凌然，令凌然对手术方案考虑的更加完善。 到了凌然目前的水准，多想想总是没坏处的。 “上手术吧。”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凌然看看墙上的表，起身就走。 下面的三名住院医挤眉弄眼的笑着，连忙跟了上去。 会诊好像是有些虎头蛇尾，并没有得出最终结论，但三个人都有些兴高采烈。 就凌然的性格，愿意说这么多都已经不容易了。 事实上，别说是凌然了，就云医的其他主治们，愿意给住院医说这么多的都少。更别说这样的组内会诊了。 组内会诊那么宝贵的时间，如果不给副高们用来撕逼的话，就应该奖励给他们来装逼的。 至于手术内容，组内做了千百次的主力术式，有什么好讨论的。不是主力术式？那就是我某某人的新术式，跟你们一群菜逼有什么好讨论的…… 三名住院医都很珍惜今天的机会，上了手术台，也是一个赛一个的认真，聊天的内容都变成讨论病情了，惹的护士惊疑不已。 一个房间4个外科医生，3个男的，都不跟护士们聊天了，气氛明显不对来着。 巡回护士不由的看看手术室里的摄像头，没有红点来着。 “今天的病人是什么来头？”巡回护士有点疑惑的凑到吕文斌跟前小声说话。 吕文斌现在相信“和气生财”，对人的态度都好的不行，被小护士打扰了，更是笑的像是蹄花似的，道：“好像是卖废品的吧，搬纸箱子的时候把跟腱给挣断了，耽搁了两天才来医院，手术有部分难度，主要是病人对恢复时间有要求，对跟腱的强度也有要求，不能治好了病给人失业了，对吧。” “现在卖废品的是好赚钱的，对吧？” “活是不能少干的。” “家里有背景吗？” “连个废品站都没有的人，能有什么背景。就是赚个辛苦钱的人。” 巡回护士连问了几句，都没得到想要的答案，有些烦了，瞥瞥吕文斌，道：“卖废品的再辛苦，也不可能比做医生辛苦吧。” “这个倒是……” “赚的还比医生多。” 吕医生面色一僵，转瞬哼哼道：“医生赚钱的办法多着呢。” “凌医生肯定是……”巡回护士笑了笑，绕场一周，站到了器械护士旁边，以方便看凌然。 吕文斌满肚子反驳的话，转念一想，自己赚的是比卖废品的多了，可起的也比人家早太多了。 “把这边血管再缝合一下。”凌然劲头十足的做着祝-凌跟腱修补术。 来找他做跟腱修补术的，都是对跟腱的恢复要求比较高的。 否则，如果只是简单的缝合跟腱的话，大部分人都会选微创了。 普通医生做微创的效果，也要比开放性的手术要好。 一个跟腱修补术，凌然慢悠悠的做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再将之交给吕文斌缝皮。 相比一年以前，吕文斌的技术已是熟练的多的多了，给普通的多毛腿缝合，基本已经看不出太明显的疤痕了。 “完成了，左医生把病人送出去吧。”凌然脱掉了手术服，伸了个懒腰，又道：“我们再去做肝切除手术。” “我先去准备。”余媛连忙跳下踏脚凳，快步离开急诊中心的手术室，前往肝胆外科的手术室。 急诊中心的手术室不在手术层，换起来就要多走几步路了。 凌然也不着急过去，术前准备稍微耽搁一下，总得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余媛做事细心，手术水平弱一点，铺铺巾，消消毒，核对一下病人的状态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 趁着还在急诊中心的楼内，凌然有意的转向病区，决定去查个房，顺便休息休息。 他是凌晨三点喝的精力药剂，到现在，已是4个多小时了，算下来，凌然是连做了三台胆囊手术，又做了一台开放式的跟腱修补术，中间还进行了一套术前会诊……不算杂活的话，他基本是做完了一名外科医生一天的工作量。 急诊中心的病房内，马砚麟孤独的查房中。 实习生们都毕业了，他连个手下都没有，最重要的是，马砚麟的“医籍”还在骨科，名不正言不顺，想要人都没话说。 今天的临时任务也是如此，马砚麟还要承担骨科的值班工作，否则同事们都要跳脚的。不做手术，甚至不写病历倒没有什么，骨科的手术收入颇丰，大家都是抢着做的，不存在人不够用的情况。只有晚上的值班是众人深恶痛绝的。 马砚麟垂着头。他有心转到凌然手下来，但是，从骨科转到急诊？熟悉医院的人听到这样的话，估计都是一个念头：脑袋被炮打了！ 骨科是土豪骨科，主治都懒得搞婚外恋，而是直接用钱买春的。急诊科则是典型的又累又穷，副高都得洁身自好的那种。 马砚麟现在的收入比同事是不少的，可是，考虑未来的发展，马砚麟还是更倾向于骨科手术……就是跟着凌然，他学的也是骨科手术。要是转到急诊科，马砚麟担心自己反而被急诊的业务给拖的没时间了。 “查了多少张床了？”凌然从后面快步走过来，瞬间震醒了马砚麟。 “哦……刚开始查。”马砚麟小声的道：“没有实习生了……” “这倒是个问题，改天再要两个人过来好了。”凌然说话间，看看自己的手机里，左慈典发来的床位号，道：“看看昨天做手术的几个人，你再跟我去肝胆外科查房。” 刚刚做过的胆囊手术的患者，都是在肝胆外科的病房住着呢。 “那我通知张医生。”马砚麟赶紧点头，再看着凌然的背影，颇为羡慕。敢到别人家科室去查房，除了要有实力以外，还得有不惧流言的体魄，否则，医院内的潜规则，都会让人难受得要死。 不过，凌然是在流言蜚语中长大的，也是向来无视小圈子的潜规则的。 这份天赋，马砚麟就算是脱了裤子也学不来。 凌然背着手，一间病房一间病房的看望病人。 他现在是治疗组的负责人，按照三级诊疗制度，一周做一次查房即可。具体到查房的过程中，也不用纠结于细节，重点在于解决管床医生和主治医师不能解决的问题。 就医院的实际来说，治疗组的负责人，主要就是丢三连：“好着啊？好好休息。有事及时找医生啊。” 而病人和家属们，在面对治疗组负责人的时候，则往往更相信他们，甚至会变的更宽容。 一只只“衷心感谢”带来的初级宝箱，就能证明他们的心情。 非胆囊切除术得到的“衷心感谢”，并没有双倍宝箱，即使如此，凌然也是一口气拿了7只宝箱，若非时间不够了，其他管床医生又不在，都想一路查房下去了…… “凌医生。”张安民和一名不认识的医生，小跑着过来了。 “张医生上班了。”凌然笑笑：“不用专门跑过来的，手术安排在手术层……” “凌医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张安民硬着头皮插话道：“这位是咱们消化外科的邱忠仁主治，以前还带过我……” 邱忠仁面相忠厚，带着一丝焦虑的向凌然笑笑，道：“我看过好几台凌医生的手术了，这次是求上门来的……” “什么事？”凌然的表情不变，他经常被拜托各种各样的事，反而觉得被人求上门很正常。 “我们今天有一台胃底静脉曲张的手术，做开腹探查的时候，发现病人肝硬化出血了，用纱布填塞了以后，效果不佳……”邱忠仁表情很是无奈。 肝部手术是出了名的复杂，他现在甚至弄不清楚出血的原因是什么，根本就不敢去动肝子，只能赶紧出来找援兵了。 这种术中出现问题，已经不同于普通会诊了，邱忠仁态度放的低低的，道：“凌医生，您是咱们医院肝部手术的权威，能不能请您移步手术室，帮我们看一下。”第548章 难题 邱忠仁面带忐忑。 这种请人擦屁股的事，是医生们最不愿意做，又不得不做的事。 请人擦屁股太难了，遇到脾气不好的医生，一句话臭话顶回去都算好的了，有些性格糙的外科医生，站在手术台上，一边帮你擦屁股，一边骂你一场手术，都得生生的受着。 受不住的，或者请不到擦屁股的医生的，病人说不准就死在手术台上了。 如此一来，主刀医生自然要面对重重责难，若是有术中失误，被上级部门或病人家属或法庭按在地上摩擦都是有的。 至于不肯帮忙的医生，至多被躺在地上挨擦的医生埋怨罢了。 给人擦屁股，可不是其他医生的义务。 像是这样不明原因的肝硬化出血，云医肝胆外科的医生们，十个里有九个都不敢接。 就算是贺远征，也得考虑再三，才能做决定。 若是以前，邱忠仁等人没得选择，就只能等贺远征这样的医生考虑以后做决定，即使因此耽误了手术时机也没办法。 但是，现在多了一个凌然的选择，邱忠仁就立刻找上门来了。 凌然做肝切除的技术要比贺远征好，这是云医的医生们都知道，但不会说的公开秘密。找凌然也许会让贺远征颜面有失，但邱忠仁等人已经顾不得了，总比找外院的专家来救场好吧。 凌然没有立刻做出决定，而是看向张安民，问：“确定是肝部出血，还是消化道出血？” 肝部出血是凌然掌握的术式辐射范围，消化道出血就截然不同了。 “确定是肝部出血，消化道是好着的。”张安民连忙道。 邱忠仁也说：“凝血功能也不行了，我们术前判断有偏差。” “门脉高压？”凌然接着问。 胃底都静脉曲张了，门脉高压是十有八点九的。 邱忠仁沉重点头：“是门脉高压。” 对腹腔择期手术来说，这样的病人，可以说是极度危险的。 邱忠仁说的也有些不好意思，又小声道：“我们刘副主任也来看过了，确实是没有办法了，才让我来请您。” 张安民瞥了邱忠仁一眼，低头未语。 邱忠仁是主治医生，会不会主刀这么大的手术很难讲，有可能是他做的做不下来，然后上级医生来救场，救成了死场，又来寻凌然救场。当然，也有可能是刘副主任主刀，然后让邱忠仁背锅…… 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情况极其复杂，张安民就算在云医干了10年，也只敢说了解肝胆外科，对于消化外科是什么情况，张安民是无法贸然猜度的。因此，邱忠仁怎么说，他就只能怎么信了。 张安民抬头再看凌然，就见凌然不知道听懂没听懂，竟是打开手机，发起了信息。 几秒钟后，再听凌然道：“去看看。一会的肝切除手术推迟好了，我告诉余媛了，张医生你过会再确认下。” “哦，是。”张安民连忙答应。 邱忠仁连声道谢，激动的道：“改天请您喝茅台，20年陈的，我收藏的。” 张安民给敲边鼓道：“老邱是咱们医院的茅台王，收藏的茅台多，鉴赏水平也高，是不是真茅台，不开盖都能辨个七八成。” 邱忠仁谦虚道：“称王有点过了，真正的茅台王是高猛，一喝假酒就吐，那体质，真是绝了。” 张安民听着不由笑了起来，顺带给凌然解释道：“高猛是做医药代表的，跟咱们霍主任都挺熟的。看着弱不禁风的样子，喝酒也是，做的再好的假酒，三钱的杯子，两杯下肚，保证吐的干干净净的。偏偏酒量还差得很。” “对，所以大家都舍不得灌他酒，开一瓶酒给他分六钱的，喝不到两箱子酒，他就到量了。” 邱忠仁和张安民陪在凌然两边，说说笑笑的，仿佛手术问题已经解决了似的。 事实上，两人也就只能指望凌然了。 术中出血对外科手术来说，本身就是大忌了。肝部出血更是腹部手术里顶头的难题。 由于肝的解剖结构复杂，一般的普外科医生都是能不动就不动的。 即使是云医肝胆外科的医生，肝部手术也可以说是副高的技术分界线——能肝而未副高的医生，要么是得罪了有背景的，要么就是情商感人。不能肝而副高的医生，要么是有背景的，要么就是情商感人。 当然，凌然这样的住院医，就是特例中的特例了。 邱忠仁站在电梯里，望着凌然的背影，都不禁想：幸亏医院给凌然破格了，要不然，凌然这样的规培医，转科到其他外科，真是会让人抓狂的。 “打个电话，问问现在是什么情况，出血量多少，病人状态稳不稳定。”凌然出了电梯，一边换鞋取洗手服，一边吩咐邱忠仁。 邱忠仁立即掏出手机，拨了出去。 几秒钟时间，那边的手机就接通了。 “凌医生在我身边，我开免提了。病人现在的状态稳定吗？出血量多少？” “2000CC了，一个玻璃罐子都装满了。状态还行。”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尚算平静，但是，伴随着说话声的，还有抽吸器的嗤嗤声，还有“纱布纱布”的喊声，还有哼哧哼哧的操作声，可以想见，手术室里，并不平静。 “我换身衣服就到。”凌然从不啰嗦，一句话说完，就穿着自己的拖鞋，去拿自己的贴身衣物去了。 这么着急的手术，时间上肯定来不及沐浴更衣了，但是换条399的新内1裤还是没问题的。 凌然顺便还嗑了瓶精力药剂。 这样的急诊肝切除，还是需要精力充沛，才能集中精力的。 一切准备停当，再到洗手房，凌然先用清水冲了一遍手指到肘，再取了刷子，直接蘸着碘伏溶液，刷洗了三分钟的手、臂，最后洗净擦干，又用碘伏纱布擦了两遍才算完。 这样做是节省时间。正常的术前洗手都要10分钟的时间，用碘伏就可以省去一半时间。不过，相比肥皂和清水，三分钟的碘伏的杀菌能力又要弱一些，还伤手。 出门来找凌然的小护士，就万分不舍的看着凌然涂碘伏，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感动的眼泪都要飙出来了。 “凌医生太努力了。” “凌医生做事好认真的。” “凌医生的胳膊都好帅。” 隔壁手术室的医生护士，都在时刻关注消化外科的手术室。 毕竟，手术室里的骂声，隔着两间房子也能听到。 邱忠仁守在手术室门前，见凌然过来，连忙帮他踩开手术室门，再帮凌然拿了手术服过来，一边给他穿，一边给他介绍，道：“凌医生，这边是刘主任，也是来帮我救场的……” “谁主刀？”凌然并没有寒暄的意思，直指关键问题。 站在手术台旁的刘思贤是消化外科的老副高了。他还是跟着消化外科的老主任一起从普外分家的嫡系，有阵子没有被人抢过主刀位了，一时间竟是愣住了。 凌然也没有立即上前，不让主刀的话，他做个助手是没意义的。 “你来主刀吧。”刘思贤将手里的镊子连纱布一起给扔掉了。 邱忠仁满脸通红，一个劲的告饶：“凌医生，我们刘主任心情不好，没想到一个腹部探查，变成这样子了……” 凌然点点头，并不多言，他就是要主刀位而已。 至于消化外科副主任医师什么的，对他并没有什么触动。 刘思贤摔了镊子，自己也有些不太好意思。主要是凌然的年纪太轻，说话太直，让他面子有些挂不住。 回过头来再思忖，刘思贤自个儿后悔起来。 在医院里，如凌然这样的技术大牛是能不得罪就不得罪的。这次得罪了，往小里说，下次再有事，就请不到了。说深一点，指不定人家在哪个委员会投一票，就要了一个副高的前途。 刘思贤眉头深锁的望着手术台。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凌然处理不好这台手术。 做医生的，最是熟悉医生。 这台手术要是做的顺利，主刀的医生脾气再差，也不过就是耍耍威风，装装逼罢了。 手术做的要是不顺利了，刘思贤真怕被人记挂一辈子…… 再一个，病人要是因为自己耍脾气，死在手术台上，刘思贤心理也过意不去。 刘思贤使了个眼色给邱忠仁。 邱忠仁暗自叹口气，乖乖的做他的风箱老鼠，道：“凌医生，怎么样？我给您打个下手？” “不用，我摸到了。”凌然的手掌深深的插入病人腹中，周遭的医生看着都惊疑不定。 邱忠仁更是吓了一跳，不由道：“这么快？” 凌然没有要回答的意思，他再次评估了一番情况，就唤出了系统，心念闪动间，就将一瓶紫色的药水，灌入了口中： 技能药剂（小）：所有技能+1，持续10秒钟。第549章 10秒真英雄 小技能药剂，是凌然完成任务“自我提升”之后，获得的宝箱里开出来的。 相比他曾经拿到过的，时间长达两小时的“技能药剂”，小技能药剂的10秒钟，实在令人有鸡肋感。 虽然很多手术都有所谓的关键时刻。但是，真有集中在一起的10秒关键时刻吗？在做了这么久手术以后，凌然早就认识到，所谓关键时刻，多数都是意外时刻。 正因为如此，凌然始终都没有找到好机会来使用这只紫色的小药剂，他一度觉得，这东西指不定就是用来给他体会“传奇级”技能的。 但是，深入思考以后，凌然自己就否决了这个想法。 他是感受过“传奇级”技能的。 强悍是不用说的，可要说10秒钟能有什么体会，凌然并不觉得。 2小时的时间，都不足以完全体会传奇级的技能！ 而在此时此刻，凌然用不着深入思考，就得出了结论。 10秒钟的时间，用来辅助判断，那就再好不过了。 凌然一口灌入药剂，大师级肝切除术，瞬间提升到了完美级肝切除术，相应的，完美级的徒手止血和完美级的热止血，则提升到了传奇级。 凌然只用了一秒钟时间，就确定了自己的判断，点点头，即道：“左肝必须切除了。” “啊？” “咦？” “啊！” 一群消化外科的医生，发出了毛片般的音效。 凌然没有要给他们解释说明的意思，病人还流着血呢，等说清楚了，难道还要征得他们的同意不成？ 凌然是磕着技能药剂才做出的确实的判断，在不嗑药前，光是大师级的肝切除和完美级的徒手止血，以及完美级的热止血，再加上百多次的腹部解剖，都不能让凌然毅然做出此决定。 怎么可能指望旁边的一群消化外科的医生理解并同意此决定呢？ 他们的肝切除技术……是不存在的。 就算是消化外科的副高，没有特别的经历，都不可能主刀过肝脏手术。他在普外做事的时候，倒有可能当过肝脏手术的助手，但也就是如此了。 凌然的注意力，无比的集中。 在说话的同时，他就已经在掏纱布了，话音刚落，凌然就解除了纱布对肝脏的压迫，瞬间将肝脏从腹部给暴露了出来。 病人做腹部探查的时候出血，为了寻找出血点，腹部的开口已经拉的像是行李箱一样大了，入肝血管也已被阻断。 凌然大胆的将左手插入肝的下方，再自己取了手术刀，单手一划，再举手，用手术刀柄一顶，两手用力，完美级的肝切除技术用出来，病人的左肝就被粗暴的钝性分离了。 手术室，安静的就像是凌晨4点的太平间似的。 “这……”刘副主任已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 这份震惊怎么说呢，就好像看见……就好像个鬼啊，请来的医生一把捞出病人的肝子，顶在手术刀上给掰开了，你敢信？ 喝了八斤茅台也不能这样吹啊！ 凌然则是迅速的放下肝脏，争分夺秒的做血管结扎，做胆管结扎，顺手将掰下来一半的肝脏丢在了不锈钢盘子里。 小孩子拳头大的肝脏，嘭的落在了钢盘上，震的手术室里众人的心脏颤颤的。 十秒后。 三十秒后。 一分钟后。 刘副主任张开干裂的嘴唇，道：“直接切了？” “普通半肝切除要一个半小时，来不及的。”凌然是深思熟虑过的。虽然只有十秒钟的时间，但高级医生的10秒钟，比渣医的一辈子都有价值。 “这……”刘副主任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也算是有些见识的人，知道急诊肝切除，讲究的就是刀稳手快。传说中的高手，从剖腹到切除肝脏，用三分钟，四分钟的都有。 凌然现在是省去了剖腹的时间，省去了截断入肝血管的时间，且能直观的看到腹内的情况，事先也有思考和分析的时间，但是，几秒钟的时间，这也太快了。 凌然的速度已是慢了下来，小技能药剂的10秒钟，快的飞起。 但是，对于具有大师级肝切除术的凌然来说，切除的部分是最需要思考判断和操作的，这个步骤完成了，剩下的，无非就是些大助的活计罢了。 凌然默默的做完了自己的事，再转头，道：“接下来还是纱布填塞止血，等你们手术做完了，就送ICU吧，病人年龄比较大，能不能活下来，还要看他自己。接下来交给你们了。” 刘副主任“恩”的一声，回到了主刀位，再低低头，肝脏仍然有渗血，但腹腔内的积血是消失了，意味着失血已经得到了控制。 看着凌然脱去手套，脱去手术服，刘副主任嘴唇动了两下，最后都没说话。 病人没死在手术台上，这就是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谢谢凌医生。”邱忠仁恭恭敬敬的。 刘思贤是老副高，想不说话就不说话，邱忠仁可没这份心情。 对他来说，急诊肝切除就够高端的了，几秒钟切一个肝子，那就不是他操心的事了。 凌然微微点了点头，想了想，又道：“送进ICU以后，再说一声。” “哦……好的。”邱忠仁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他们科室的病人丢ICU以后，最多就是看一看，可没有给ICU的病人下医嘱的“臭毛病。” 但是，凌然技术好，有毛病也是香的。 邱忠仁聚齐脸上的肌肉，给凌然施了个万字福：“凌医生，隔天我带茅台给您尝尝鲜，错了，陈的，尝尝陈茅台。” 邱忠仁这么喊着，将凌然送出了门，心道：这个茅台得让刘主任给报销了。 张安民匆匆跟着凌然出门，等到了走廊，有些不好意思的道：“凌医生，消化外科喜欢搞他们的小圈子，刘副主任的年纪大了，天天在科室里称王称霸习惯了，其实也没啥坏心，他就是喜欢摆个老资历，又抹不下面子……” “等等。”凌然还在细细体味适才的手术，嫌张安民啰嗦，就摆了摆手打断了他。 过了两分钟，凌然才问：“你刚说啥？” 张安民望着凌然，低声道：“刚才手术室里，您有没有感觉……不高兴？” “没有。”凌然回忆了一下，能用得上技能药剂的手术，其实还是蛮令人高兴的。 10秒钟的时间，就能大概率的救活一个人，这样的经历，对医生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 张安民呆了呆，他再仔细看了看凌然的表情，好像真的没有受到手术室内气氛的影响。 事实上，出了手术室的凌然，此时还有些兴致勃勃，看看时间，笑道：“再给余媛打电话，我们过去做手术。” “哦，好。”张安民连忙掏手机，让余媛将推出手术室的病人再给推回去。 “对了，下午再多找几个胆囊切除术的病人，我感觉今天的装填不错。”几分钟前刚喝了一瓶精力药剂的凌然，感觉自己真的是精力充沛。第550章 实话 “只做单纯的胆囊切除术，胆管有问题的放出去。”做完了择期的肝切除手术，凌然凌然仔细的撸了一遍张安民新找来的四个胆囊切除的病历，毅然放弃了其中的一台。 张安民自然是连声答应。 老实说，一口气找四台胆囊切除术，对他也是一个考验，得跟好几个人沟通才行。 不过，沟通麻烦归麻烦，要一个就能得到一个，才是张安民最惊讶的。 这可是抢病号来着。 放在以前的肝胆外科，不是撕逼的炸药桶，也是炸药桶的导火索——不止以前，现在的肝胆外科也是如此。 医生们正常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去碰其他医生的病人的。就是要，也不会给的。 但是，张安民为凌然要病人的时候，却几乎没有遇到过拒绝的情况。某些医生或许是有些不高兴，可是，张安民也不在乎了。 这种顺畅而有些肆意的做事方法，让张安民感觉极好，就像是……有虎老大做背景的狐狸似的。 借着这股子劲，张安民忍不住掏出手机，又放出了凌然做手术时的视频。 视频很短，只有不到30秒。 前半段是凌然在观察腹腔内的情况，紧接着，就听凌然说了一句话，继而举起了肝，掰开了肝，放回了肝，缝好了肝…… 张安民原本是想好好拍一个急诊肝切除的过程的。 普通副高做急诊肝切除，十分钟左右，甚至到二三十分钟的都有。比起正常的肝切除，急诊肝切除自然要粗糙的多，预后也远差于正常的肝切除，唯一的好处就是——比较大概率的救活病人。 张安民身为肝胆外科的初级主治，最有可能主刀肝脏手术的机会，其实就是急诊肝切除。许多主治级的医生都是这样开始自己的肝脏手术生涯的——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肝脏外科值班的医生只有一只小主治，急诊科突然打来紧急会诊的电话…… 然而，张安民从来没想过，自己还会看到以秒计算的急诊肝切除。 “凌医生。”张安民忍不住，小声道：“您刚才的肝切除手术，我给拍了个视频。” “刚才的？” “不是刚才择期的那台，是给消化外科救场的那台。” 凌然“哦”的一声。 “那个手术……能拿给其他人看吗？”张安民小心翼翼的，这个话，他憋在心里好一会了，也没有个人去问。 这台手术的过程太特殊了，特殊到以张安民的能力，无法判断手术是否正常。 要是超常规手术，那就是民不举官不纠的状态，治好了病人就行了，再发视频就有找事的嫌疑了。 凌然也是听出了张安民的意思，点点头道：“还是急诊肝切除，拿给其他人看没问题。” “哦哦，好的。”张安民舔舔嘴唇，又小声道：“我要是发到肝胆外科的群里，也可以吗？” “可以。”凌然回答的很直接。 他是不会在人际关系方面浪费时间的，因为根本理不清。 “给胆囊切除术的病人做术前准备，确定好时间以后通知我床号。”凌然接着就往外走。 张安民答应了一声，突然讶然道：“您要去见病人吗？” 很多外科医生在手术前，都是不愿意见病人的，凌然更是如此。 凌然只是点点头，道：“我的胆囊切除术还是入门，需要多方面的参考，我去给他们做个查体。” 张安民哈哈的笑了起来：“凌医生您太客气了，您现在胆囊切除术做的跟我差不多了。” 凌然认真的道：“所以我说还是入门。” 吕文斌等凌然出了门，才对张安民笑出了声：“凌医生喜欢说实话。” “恩。”张安民也望着门的方向，却是突然一笑，举着手机，道：“你能信吗？凌医生刚才承认，我的胆囊做的和他差不多了。” 吕文斌“恩……”的拉长音。 “我的胆囊和凌医生的差不多唉。”张安民一边说，一边就嘿嘿的笑了出来。 一边笑，他还一边将凌然10秒肝切除的视频，发到了肝胆外科的>就像是许多中老年微信群那样，肝胆外科的微信群里，也是频繁的出现语音聊天和莫名其妙的转发。 因此，张安民刚刚发出去的视频，并没有几个人去看。 直到张安民打了一段文字上去：凌医生刚才用了10秒左右，做了一例肝切除。 原本正在缓慢聊天的微信群，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在哪里？”这次发言的，就是贺远征了。 “给消化外科救场。”张安民拍摄的视频里并没有其他人。 当然，他也不会给刘副主任做掩饰就是了。 “救场？不是事先准备的？”贺远征这次直接用的就是语音了。 张安民依旧是用打字的，说：没有事先准备，消化外科遇到一个肝部出血的。” 张安民发出去这条语音，才突然意识到，视频或许是没问题的，但内容还是有问题。 消化外科的救场手术，没找贺远征，没找云医肝胆外科，结果跑去找了凌然，可以想象，贺远征绝对不想在群里看到这样的视频。 “你刚笑什么呢？”吕文斌忽然问了一句。 张安民嘴角抽动两下，道：“我思忖着，最近没事可以再跑两趟八寨乡。” “怎么滴，认识什么人了？”吕文斌说着就嘿嘿嘿的笑了出来。 张安民双眼直视前方，再看一眼沉默的手机群，然后揣回手机，道：“单纯的赚钱。一趟2000，对你可能没什么，对我就多了。” 吕文斌笑了：“等你赚到钱，你就知道了，赚钱其实没意思……” 张安民横了吕文斌一眼：“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别看咱们做医生的好像铁饭碗，弄不好就丢了工作的。你看看最近，拿红包被开的，拿药费被开的，还有被上司陷害被开的。” “被上司陷害的？哪一个？” “就那个。”张安民说着站了起来，开始找项学明的号码。 吕文斌恨铁不成钢的摇头：“我给你讲，钱赚到一定量了，真的就是数字，没意思的。别因为钱的事着急，凡是轻松一点。” 说话间，吕文斌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吕文斌带着笑容接起电话，两秒钟后，笑容就消失了：“断货？开什么玩笑，赶紧派个人去仓库取啊，午高峰要是错过了，你就不要干了！” 。m.第551章 不累 肝胆外科。 医药代表高猛，提着一袋砂糖橘，到了护士站里，先是一通姐姐小姐姐的乱叫，再给每个人的桌子上放两个橘子，然后找着最好说话的小护士，问：“今天见着贺主任了？心情怎么样？” “呦，高代表舍得来我们小科室了？”身后的老护士嘴巴刁的很，看着两个小橘子就不高兴。 高猛连忙回身讨饶：“姐姐，姐姐，我错了不是，这周就没怎么醒过，天天都喝醉呢。不是不想来，是来不了。” “知道你高代表受领导欢迎。” “姐姐，赶明儿我给您弄个视频账号，您就看韩剧吧，别寒碜我了。” “那可说好了。”几句话就捞了一个视频网站的会员，也值个十块二十块的，老阿姨心理上有了安慰，气势就没那么逼人了。 高猛呵呵的笑两声，医药代表们送礼也是有成本算业绩的，对科室主任自然要大方，力图做到对方敢收我就敢送的力度，对护士们就要控制了，砂糖橘可以多送几颗，视频会员这种，真要送出来，还得让对方帮个小忙才行。 相比已经具有榨汁能力的老护士，坐在门口的好说话的小护士就单纯一些了，等高猛和老护士谈完，就好心提醒道：“贺主任下午都在办公室里坐着，没出来过。” 高猛常年亏空的身体晃动了两下：“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 “我不敢说，说错了怎么办。”小护士也不傻，提醒一声就行了。 高猛笑道：“哪能呢，我都只记好的。” “呵。”小护士对医药代表的花言巧语是半魔免的，属于想听的时候才听，不想被听的时候就能不听。 主要也是医药代表们拿不出真东西，一来二去的，医生们往往被腐蚀了，护士们反而旁观者清了。 高猛也没辙。 站在护士站里，高猛也不好多说，就笑笑，再抱着有点儿疼的小胃，像是只在掉毛的土狼似的，挪去了医生办公室。 咚咚。 高猛敲了敲门。 等了几秒钟，高猛又敲了一次门：咚咚咚。 “进来。”贺远征这次说的就很快了。 “贺主任，我是高猛，过来看看您。”高猛进门还是有些不安心的。 高猛对肝胆外科其实不是特别熟悉，主要是他跑的科室多，肝胆外科又是个小科室。 不过，再小的科室也是科室，常规用药的药量并不少，高猛印象里，贺远征还是个比较沉默的中年医生。因为年轻，所以喜欢用技术说话，在一群老资格的科室主任中间，并不显眼，以至于高猛对贺远征的工作状态都没什么印象了。 喝酒的状态倒是有印象，现在要是在酒桌上，只要三秒钟，高猛就能判断出一个主任是真醉还是假醉，是七分醉还是三分醉。 贺远征的眼皮儿抬了抬，道：“小高啊，有事？” “这不是快过节了吗？过来看看您有什么需要没。再给您准备了点礼物，小小意思不成敬意。”高猛先是送上一个小信封，果然看到贺远征的表情没有那么冷漠了。 “你们有心了啊。”贺远征轻轻的一开抽屉，再用手一扫，那信封就划了进去，抬起头来，贺远征不易察觉的皱皱眉头，道：“小高你是认识霍主任的，对吧？” “急诊中心的霍主任吗？”高猛用了个问句，并在心里暗暗思忖起来。 主任们的关系，往往都异乎寻常的复杂，做医药代表的，等闲是不敢涉足其中的。 贺远征“恩”的一声。 “霍主任的话，我也是经常见的。”高猛笑笑。 “凌然呢？见过吗？” 高猛愣了下，摇摇头，道：“见是见过，没什么实质性的接触。” “消化外科呢？” “那接触的不多。” “恩……”贺远征拉长音，道：“凌然今天在消化外科做了台急诊肝切除手术，你知道吗？” “在消化外科做急诊肝切除手术？这个跨度比较大哦。”高猛笑了起来。 “觉得好笑？”贺远征面色不渝。 “不是，不是……”高猛连忙道：“对了，我刚过来的时候，感觉凌医生应该也过来了。” 贺远征站了起来：“感觉？” “我看到好多病人家属涌过来，应该不是咱们科室的。”高猛停顿了一下，道：“咱们医院现在有些小迷妹迷弟的，在追着凌然，您知道吧。” “啥子？”贺远征看傻子似的看高猛。 高猛咳咳两声，道：“就跟明星的粉丝一样。” 贺远征猛的醒悟过来：“凌然是比明星还帅。” 接下来，贺远征也不跟高猛说话了，打开门道：“去看看。” 高猛乖乖的走出了门，然后紧跟着贺远征。 病区。 凌然一个挨一个的给即将做手术的病人查体。 同样的胆囊炎手术，不同的病人的状态也是不同的，身体更是差别极大。 凌然若是大师级的胆囊切除术，甚至只是专精级的，都不需要太花费精力在额外的查体。那时候，对不同病人的胆囊状况，他都可以做到心里有数了。 但就凌然目前的水准来说，查体能够带来的收益就比较大了。 病人们或者乐意，或者不那么乐意的躺在病床上，被凌然从头到脚的查体。 贺远征过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凌然在给病房内的一名老人做腹部查体。 “凌医生还没休息？”贺远征米见到凌然，脸上不自觉的还是露出了笑容来。 凌然“恩”的一声，道：“下午计划再做几台手术。” “还要再做几台啊。”贺远征打了个哈哈，道：“我听说您才在消化外科做了一台急诊肝切除，怎么不休息休息？” 凌然瞅瞅贺远征，道：“因为一点都不累。” 贺远征迟疑了几秒钟，才讪笑起来：“也是，才几十秒的事，确实不怎么消耗时间精力……” 凌然点点头，好像赞成了贺远征的话。 “您都做到肝切除了，还要再做胆囊手术吗？”贺远征心里有些不爽利。 “是。”凌然这次就只是回答了一句话。 其中，并没有贺远征想听到的解释，或者借口。 转念，贺远征也想明白了，凌然要做什么手术，为什么做手术，根本不需要给他解释！ “话说，我们肝胆科的手术室，这两天也蛮紧张的……”贺远征忍不住想卡那么一卡。 凌然明显的思考了片刻，再问：“要帮忙吗？”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贺远征后悔起来，我瞎说什么呢啊……第552章 迟到 张安民站在楼梯间，叼了一根烟，双眼望着前方，累的不想说话。 当一助确实要比当主刀轻松，但是，忙了一整天，再加做两台慢悠悠的胆囊手术，还真让他不再年轻的腰腿吃不消。 想到一会还要再做一台手术，明天可能又是这样的一天，后天……后天可能要狂奔三个小时去八寨乡，张安民都有点绝望感了。 嘎吱。 楼梯间的门，被人给推开了。 张安民都懒得回头，默默的又吐了个烟圈。 一会回手术室前还得用漱口水遮一遮，否则被护士说就尴尬了。 他平时抽烟不多，最近也是累的惨了，精力也不集中…… “小张休息了？”贺远征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啊？”张安民吓的烟都掉了。 “抽根我的。”贺远征却是拿出了一支雪茄来，递给张安民，接着又递给他气体打火机和剪刀。 张安民这才注意到，贺远征嘴里叼了根食指粗的短款雪茄。 “短皇冠，一会就抽完了。”贺远征再抬抬手，张安民赶紧给接住了。 在贺远征的指导下，张安民小心的把雪茄尾给剪了一刀，再用打火机转着点燃，轻轻的啜了两口，吐出了稀疏的烟。 “可以再点一下，中心燃烧的不充分。”贺远征说着道：“你以前好像不抽烟吧。” “抽的少。也抽。” “最近抽的多了？” “是。” “压力、熬夜，吸烟，癌症三大诱因哦。”贺远征说着抬抬眼皮，道：“跟着凌然做手术，能坚持下来吗？” 张安民又吸了一口雪茄，吐出来，让烟雾笼罩了眼前的视野。 “不坚持做，又能怎么样呢。”张安民看看贺远征，突然想说点实在话：“我们同年的三个人，我是进步最慢的，我总得做点啥……” 忽如其来的敞开心扉，总是让人措不及防。 贺远征40多岁的人了，亦是叹了一口气。 张安民说的话，对行外人来说，好似平常，对医生们来说，却是避不开的残酷故事：一个科室若是有同年的医生，就意味着有很大的几率，在未来的某一天，竞争主任的位置。 科室主任只有一个，成功者意味着功成名就，失败者若是不能忍气吞声的话，就只能离开医院重新来过了。 贺远征本人并没有经过这一茬洗礼，但他曾经不会一次的目睹乃至于参与这样的竞争与站队。 贺远征再看张安民，确实，他是赢不了的，除非…… 他能跟着凌然这样的医生。 “你若是奔着科室主任这条路的话，我可提醒你一句。”贺远征望着张安民，道：“凌然可比你年轻。” 张安民沉默的吸了一口雪茄。 “医院里论资排辈，是有它的道理的。”贺远征见张安民看向自己，不由呵呵一笑，道：“怎么的，觉得我就没资格站论资排辈了吗？” 张安民勉强笑笑。 “咱们肝胆外科为什么这么弱，其实，说到底，不还是我贺远征太年轻吗？”贺远征显然是长期思考过的，此时说起来，异常的流畅：“云医的牌子，还算是叫得响的，咱们肝胆外科就是把招人的门槛挂到博士，也有大把的人愿意。可要是想挖一个现成能用的副高过来，甭管提什么条件，一个个都摇头，你猜是为什么？” 张安民没说话，这个不用他说，肝胆外科的医生们私下都聊过了：不相当主任的副高都是废物，而云医是不招废物的。 “我太年轻了，愿意出走的副高，年纪都比我大了，过来干什么呢？赚工资养老吗？”贺远征笑笑，再看向想张安民，道：“凌然今年才20岁出头吧，他要是接了老霍的班，你再看看，急诊中心都要大洗牌的……” “除非凌医生升的更快。”张安民也是豁出来了，一口雪茄吸到肺，瞬间“咳咳咳咳”起来。 贺远征也不由自主的叼起了雪茄。 他知道张安民的意思，凌然很可能是不会止步于科室主任的。 事实上，贺远征或许比张安民更相信这一点。 在医院这个系统内，技术不是万能的，但比钱的用处要大的多。 到了贺远征这样的水平，他找一家合适的医院，要求对方配置一整个科室，一年上千万的经费都是能做到的。那么，在肝切除领域，技术远远超过贺远征的凌然呢？ 就算凌然的胆囊切除术做的再差，也不影响他在肝胆外科的价值。没有哪个医生是全领域制霸的，肝胆外科做不了，开一个专门的肝脏外科也是没问题的，以凌然的技术来说，日后发展成肝脏中心都不难。 “你有自己的想法就好。”贺远征也没有抽雪茄的心情了，转身就离开了楼道。 张安民慢慢地慢慢地靠在了墙上，望着前方，慢慢地慢慢地抽着雪茄。 他估计，这是贺远征最后一次给自己雪茄了。 又缓了一会儿，张安民将之熄去，再去往手术室。 踩开门，就见凌然依旧穿着洗手服。 “还好，以为要迟到了。”张安民自失的一笑。 “其他人还没到。”凌然道。 “咦？不是要提前准备的吗？”张安民讶然。 “没见到。”凌然回答。 张安民“唔”的一声，道：“今天二助是肝胆外科的人？您没带自己的人？” “左慈典他们都回去休息了。” “您还是要在身边带个自己人方便。”张安民有点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是贺远征在表达态度呢。 凌然却是想都没想，看了张安民一眼，道：“我不是带了你吗？” 张安民一下子给愣住了。 “洗手了吗？准备做手术了。”凌然抬抬头，示意护士给自己穿手术服。 张安民下意识的走到前面穿衣服，脸色阴晴不定。 须臾，张安民下定了注意，走到凌然身边，小声道：“凌医生，贺主任刚才找了我，估计也是想把我给拦下来。我没接招。” “拦下来做什么？”凌然在小护士的帮助下，铺巾消毒，动作飞快。 一名不太熟悉长相路人的麻醉医生操作的同时，盯着张安民和凌然看，八卦之心熊熊燃烧。 张安民咬咬牙，道：“贺主任大概还是不太满意您又做肝脏手术，又做胆囊手术吧。” “他今天还说肝胆外科很紧张。” 张安民苦笑：“他不是这个意思。贺主任，也是想多做几台手术的。”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凌然很能理解想要多做手术的医生的心情，思忖片刻，道：“那肝切除的话，我多做飞刀好了。” “飞刀，对，做飞刀也好……”张安民又被吸引了。 凌然开飞刀，助手们都是一场几百块的水平，一天下来，赚的比去八寨乡还多。 凌然点点头，道：“你一会和左慈典讨论一下适合去的医院，肝切除对术后管理的要求比较高。” “好的，您放心吧。”张安民答应着，脑子一动，不禁想到，昌西省周边，能做肝切除的医院，有资格做术后管理的医院，也就那么几十家，凌然要是在这些医院里跑一圈出来，大家以后再提起云医的肝切除，会怎么说？ 张安民毫不怀疑，以凌然的技术，只要去到不差的医院，都能展现出超卓的实力来——远超贺远征的实力的展现，会不会被贺远征认为，他是想要压自己一头呢？ 张安民想到此处，再看凌然，就见后者心无旁骛的盯着屏幕在看。 张安民的心情莫名的就平静了下来，既是因为凌然的帅，也是因为，凌然什么都不用做，就是会压贺远征一头。 “技术好，就是了不起。”张安民注意到麻醉师的眼神，于是促狭之情大起，一边说，一边向他眨眨眼。 身材干瘦，长相路人的麻醉师呆了呆，接着，眼神猛地亮了起来。 然后，麻醉师就向张安民眨了眨眼。 张安民：⊙▽⊙第553章 巡视 纯白色的走廊，宽大而整洁。 两边的黄色木门，全都擦的干干净净，每扇门的左右侧，还锁着一只手掌长的酒精凝胶，以及一盆绿萝或吊兰。 一队医生们，穿着长长的白大褂，浩浩荡荡的走在走廊的正中间。 每到一扇木门前，就会有一名医生上前，核对名字和床位号，然后再将一众医生引入。 “是凌医生来查房了。” “凌医生起的真早。” “凌医生已经开始带组了，好厉害。” “对了，咱们是肝胆外科吧。” “但是……凌医生的衣角皱的刚刚好呀……” 小护士和小医生们面带轻松的探头探脑，再小声说话，主治以上的肝胆外科医生，就没有那么轻松了。 “张安民这个二五仔。”一名主治站在贺远征身边，悻悻的骂着。 贺远征心里也不爽，但只是呵呵笑两声，道：“骂张安民有什么用。” 主治内心亦是呵呵的笑两声，心道，你是主任都不骂凌然，我一个小主治脑子抽风了说他。周围还不知道有没有凌然的眼线。 贺远征鼻子里“哼”的一声，转身回了办公室，眼不见心为净，反正，凌然也就查他十几二十个病号。 在场的几名医生不约而同的“呼”了一声。 几个人互相看看，接着都相视苦笑。 “哎，不想让凌然来，其实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先前说话的主治仿佛在解释自己适才无用的骂声，同样，他的话里是没主语的，只是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贺主任。 “没必要。”肝胆外科仅有的一名副高淡淡的说了一句，没什么激情的样子。 他是贺远征做主任以后升起来的。做主治的时候不觉得，一旦升到了副高，想要做主任的欲望，就瞬间升腾起来。 然而，他比贺远征也就年轻了不到5岁，想熬到贺远征退休，就得20年。 不过，就像是许多有着类似际遇的二把手们一样，大家对于一把手跳槽、被撸以及得癌，还是报着乐观的期待的。 不如此，心态早就崩了。 另一名小主治咳咳两声，道：“昨天贺主任不是卡了一下凌然吗？你们有感觉吗？” “感觉什么？”副高微微皱眉。 小主治看看其他人，小声试探着道：“被屌。” “被谁？” “所有人。” “所有……”副高不由的看向另外几名医生。 “我们送去检验科的报告，是最后送过来的，实习生好像抱怨了两句。”一名主治回忆着道：“被打回来两次吧。” “是的是的，我们组的实习生过去送单子也被屌了，说说你会什么”另一名主治说着笑出了声：“我觉得屌的也没错嘛，实习生连个病历都不背就跑过去，被屌也正常。” 旁的主治看傻子似的看他：“去影像科拍片子，不停的被插队也正常？” “咱们本来就经常被插队吧。” “手术科的小护士也是一个白眼接一个白眼的，手术服都是我们自己穿的。”做完做了手术的医生，也感觉到了不同。 “别手术服了，我做腰穿都喊不到人过来帮手，只能把规培给叫了过来。” 几个人这么一说，都有些明白过来了。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副高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嘴角眼瞅着要上扬了，一转身走了。 几个主治互相看看，都默默低头离开。 肝胆外科的病房内，凌然一如既往的给病人做查体，做术后检查，偶尔遇到一两个颈椎不好的，还顺便帮人家给推拿了。 左慈典紧跟着凌然，不由笑道：“凌医生，您要是天天这样子查房，手术都没时间做了。” “胆囊的术前和术后还是要检查的全面点的，恩，这个病人的CT片调出来看一下。”凌然话音刚落，后面的余媛马上端着笔记本电脑上前来了。 1.475米的余媛，稍稍举起笔记本，凌然就可以不转头的看到屏幕上的内容了，非常方便。 病人和家属看到一群医生进来，已经是精神集中了，被凌然押在床上，又是触诊又是看片的，心中要说没有点触动是不可能的。 凌然做了7个人的术后检查，就拿到了2个初级宝箱——以入门级的水平，拿到这样高的比例的衷心感谢，可以说，医学外因素是占了更大比例的。 而在任务状态下，凌然拿到的宝箱还要翻倍。 等于说，7个人贡献了4个初级宝箱，比凌然大师级肝切除获得的宝箱比例都高，或者，比他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和断指再植，获得的“衷心感谢”的宝箱比例都要高。 “没事了，今天再观察一晚，明天就出院吧。”凌然看过了CT，就向张安民吩咐一声。 这些病人理论上都是由张安民处理交接的，但并不全归张安民管床，从这一点来说，骂张安民是二五仔是没道理的，他更类似于肝胆外科的买办阶级。 凌然畅通无阻的巡视了肝胆外科的病床，没有丝毫的干扰。 贺远征都当没看见了，其他医生更不会站出来。 医院各个科室抢病人，主要是两个因素，首要因素自然是赚钱了，病人手术产生的药费和耗材费，住院产生的医药费等等，是医生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其次则是为了练手，一名外科医生，一年要是做不到100台手术，连保持手感都做不到，再要进步的话，对手术的需求量就更大了。 在这两方面，凌然对肝胆外科的压迫其实并不多。 一方面，他把病人留在了肝胆外科，不仅不会减少医生们的收入，还减少了他们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凌然做的胆囊切除术，也不是肝胆外科的医生们关注的重点。 反而是贺远征这样的科室主任，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只是，贺远征还没有莽到，要站出来跟凌然对着干。 …… 急诊中心的办公室外，金丰见到浩浩荡荡而来的凌然组，连忙站了起来。 凌然还是记得送蒜的监狱大佬的，就给他单独点了点头。 金丰连忙回个笑脸，看着队伍散开回办公室了，连忙跟着凌然过去。 “凌医生，我哥最近情况不错，谢谢您了。”金丰笑的像是一团仙人掌似的。 凌然：“不客气。” 金丰一看凌然没有聊天的欲望，连忙道：“我又带了几瓶蒜，再一个，我带了个小饰品，您给掌掌眼。” 说着，他就拿出了一个大的不锈钢板。 不锈钢板是长方形的，大半个胳膊长，半个胳膊宽，像是个防弹铠甲似的，贴在金丰的衣服里。 金丰举给凌然看的时候，凌然才注意到，不锈钢的版面上，竟是细细的做了画。 “全是用刀搓出来的。”金丰道：“我专门给找的图，这面是扁鹊见蔡桓公，背面是刮骨疗伤。” “这是……” “也是我们犯人做的，做起来可费工了，比那个十字绣什么的，可花时间，也更好看。” 确实，不锈钢版上面，刻出来的画面，质感极强，很有一番特色。 “一番心意，凌医生您拿回去，挂在墙上也行，做个摆件也好看。”金丰说着话，还给凌然举着摆。 “心意收到，东西拿回去吧。”凌然用多年前学过的套话，坚决的将金丰给送出了门。 再回过头来，就见蒜还留在地上。 凌然犹豫了几秒钟，拿出手机，打给左慈典：“问问晚上值班的，要不要去邵家馆子，监狱蒜配烤肉，你再预定两只竹鼠。”第554章 羊羊羊 两只白色的竹鼠，乖巧的躺在笼子里。 细铁丝绑出来的笼子，稍微有点粗糙，正是时下流行的手工艺人的手制风范。乍看上去，轻易就让人怀念起工业不昌的时代，并愿意拿出几周的劳动收入去购买它。 笼子静静的放在厨房的灶台旁，邵家馆子的小伙计，嘎吱嘎吱的磨着刀，像是磨牙的老鼠似的。 两只竹鼠头对头，依旧在咬着竹片，像是两名街道办干部在小吃摊讨论新五年计划似的。 “就这两只啊？挑好了是吧。”小伙计磨好了刀，就去拎竹鼠，说话极快的问旁边的吕文斌和马砚麟：“放血还是电死？” “你们现在都可以给竹鼠选死法了？”吕文斌赞叹着点头，用学习的目光观察着周围，说：“你们馆子开的有进步呦。这个算是客户体验吧。” “因为老有人喊残忍，我们老板就给进了一套电网，竹鼠丢电网里面，一开电，直接就挂了。而且可以一次杀好多只，还方便。”小伙计一手提刀，一手拎起一只小白竹鼠的尾巴，问：“你们要不要电死？” “一般人都选哪种？”吕文斌好奇的问。 小伙计拎着刀，甩了一下，道：“放血。” “为什么？” “因为放血的好吃。”小伙计掂掂竹鼠，道：“其实也差的不是太多……” “放血。” “还是放血。” 吕文斌和马砚麟同时得出了答案。 小伙计呶呶嘴，嘟囔着：“还说医生是高级知识分子呢，现在人不是都讲环保吗？电笼买来都没用几次。” “你不是说老有人喊残忍？”吕文斌看了小伙计一眼。 “他们喊完残忍了，就跟我们讲价，又不是不吃。而且，我们只要一说放血的好吃，他们就喊君子远庖厨，说实话，竹鼠杀起来蛮麻烦的，我倒愿意你们都选电死的……”小伙计啰哩啰嗦的。 吕文斌听着点头：“杀干净点。” 出了厨房，吕文斌啧啧有声道：“想当年，我读书的时候也是杀鼠的一把好手。真要是给我丢一只竹鼠，我分分钟就杀好了。” “剃毛吗？”马砚麟瞥吕文斌一眼。 “剃……你给实验鼠剃毛吗？又不是变态。” “那你想吃带毛竹鼠吗？”马砚麟的问题环环相扣。 吕文斌不由高看了马砚麟一眼：“可以啊，现在想问题想的都这么全面了？” “这就是有女朋友的好处了。”马砚麟微笑，道：“两个人做事，节省下来的时间，就可以用来思考嘛。” 吕文斌盯着马砚麟看，一副“你唬我”的表情，道：“贤者时间吧。” 马砚麟叹口气：“想点血腥的东西，可以快点降温。” “听你这么说，你也挺惨的呀。”吕文斌心理上感觉没有那么沉重了。 “是呀，惨的不行。”马砚麟的声音拉的长长的。 吕文斌听着马砚麟的长音，接着想到长，接着，就没有聊天的兴致了。 两人沉默着走回邵家馆子内，就见前面已经围起了一圈人。 现在正是吃饭的时间，邵家馆子里人来人往，上座率能有七八成。 此时，熟客们多数在淡定的吃烤肉，生客则在大呼小叫，半生不熟的，就探着脑袋看： “云医的医生呀。” “现在的医生都长这么帅了？” “我老婆上次自己去医院看病来着，这样子不行啊。” 吕文斌习以为常的听着周围人的议论，习以为常的用大膀子分开一条路，习以为常的问：“怎么了？” 旁边看热闹的人道：“邵老板被羊咬了。” “什么？”吕文斌原本的计划是荣辱不惊的，没想到消息依然震撼的他睁大了眼：“羊还咬人？” “我也跟你一样震惊。”邵老板半躺在桌子上，桌子上是一个日式的没脚椅子，让他能半躺着。同时，他的腿部下方垫了个椅子，并有干净的铺巾和消毒液，照顾裸露出来的伤口部分。 邵老板状态还好，笑呵呵的给吕文斌打了个招呼，道：“要是换个马，我绝对会小心的，见的活羊太少了，没留神，给弄了一口。” “羊咬的伤口是这样子啊。”马砚麟很有精神的研究着邵老板的伤口，再看旁边坐在小圆凳上，熟练清创的凌然，道：“还好我们凌医生在。对了，要打狂犬疫苗吧。” “不用了，我都是定期打的。”邵老板哼哧了两声，再对店里的伙计道：“烤肉的速度快点，别让客人等急了。那个，凌医生，我这个伤随便缝缝就行了，那羊要再小一点，都不用缝了。” “动物咬噬伤必须要处理，很容易感染。”凌然道。 邵老板点头：“我知道，但说实话啊，羊和骆驼比起来，可真是小多了。回头请你们吃羊排，哎呦……” “好了，用三天抗生素吧，防止感染。你身体不好，用五天最好。”凌然完成了缝合，将位置让了出来。 吕文斌和马砚麟立即上前帮忙包扎起来。 “用什么抗生素？”邵老板问。 “你去社区诊所，让医生开给你就行了。” 邵老板笑了：“咱们是在中国，又不是在美国，买抗生素还需要去诊所？凌医生您给开个方子，我让取药就是了，咱这里，你是万古霉素我是没有，一般的二三代的抗生素，我都齐全着呢。小刘，你去把我的输液的装备弄过来。” “好嘞。”正在烤肉的小刘拍拍手，将活计交给身边的新人，就去邵老板的储物间的架子上拿东西去了。 “要是每家人都能像您这样配置急救用药，社区医院确实没什么用了。”吕文斌看着全套铝合金的输液架子被推过来，不由道：“您这个设备，可值老鼻子钱了。” “用的多，得买套好点的，男人得对自己好点嘛。对吧。”邵老板说着，笑的喘了起来。 吕文斌和马砚麟很快给邵老板做好了包扎。 围观的客人见没什么热闹可看了，就纷纷散回到了各自的桌子前，又重新点了食物和酒水，开心的吃喝起来。那模样，就像是酒吧里刚刚看了表演似的。 始终坐着没动的熟客们，嘴里叼着烤肉，表情带着不屑。 邵老板一瘸一拐的坐回到了自己轮椅上。 他的馆子的装修都是无障碍的，用轮椅的时候，一点不适应的样子都没有。 须臾，几盘烤肉就流水价似的端了上来。 左慈典捻熟的起身，给众人倒好了啤酒，又吆喝着碰杯。 凌然只轻轻的抿了两口，就将精力放在了烤肉上。 精力药剂能恢复精神，可不能提供能量。 这使得凌然最近的食量大增，手术做到一半感觉饿的时候也是有的。 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几次，能吃就吃就是医生们的常态了。 “再来碗杂碎，肝子多点。”左慈典吃的满头冒汗。 等杂碎汤上来了，左慈典专挑着羊肝先吃了，才吁一口气，道：“凌医生，周末飞刀的医院我联系了两家，时间有点紧，所以都只有两台肝切除，去吗？” “去。”凌然一点都不挑剔的样子。 “那我就去给对方确定。”左慈典喝了口汤，语态轻松。 张安民听的唏嘘不已。 事实上，两台肝切除对一家需要请飞刀的医院来说，已经很不少了。 肝切除这样的大手术，术前的准备和术后的看护都是不能少的。 尤其是术后看护，若是没有ICU的话，就需要主治级的医生守到病人清醒才行。这样的手术，一口气做两台，已经非常累了。 接着，张安民又想到，凌然组有大手术看护经验的主治，貌似只有自己一个人…… “给我也来碗杂碎，多加肝。再来两串腰子。”张安民一口喝掉杯中的啤酒，肝气环绕。第555章 健身房 诸城市医院。 柳开县医院。 武新市一院。 武新市二院。 云华市三院。 …… 凌然每隔两三天，就前往一家周边的医院做飞刀，内容以肝切除和跟腱修补术为主，兼做膝关节镜下的半月板成形术，以及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 随着凌然的名气打出去，各大医院组织的病患也就越来越多了，去一趟，三场手术已是起步。毕竟，凌然可去的医院众多，而专家的数量却相对稀少。 就昌西范围来说，能够全省范围内做飞刀的，起码得是三甲医院的主任，甚至得是云医、陆军总院或者省立的主任，才有资格——副高们是很难出去飞刀的。本医院的工作多的做不完，尤其是在主任们飞走了的情况下，副高的职责之一，就是将主任们离开以后的空缺给补上。 这也是现代大医院的运行模式。 牛掰的三甲医院里的科室主任，更多的时间是在外面的医院里做飞刀。每台一万元乃至于数万元的价格，让高级三甲医院里的科室主任们，分分钟超越他的外国同行们。 相应的，三甲医院里的副高们，则承担了越来越沉重的手术任务，以及科研任务。 但是，为了有朝一日去副为正，副高们也不得不努力。 而在成为正高以后，一名医生就算是挣得了片刻的自由了——科室主任通常都是正高，但正高级的医生，并不一定就是科室主任。 所以，那些不能成为科室主任的正高，要么熬盼挤，以期主任离职，要么积极运作独立成科，要么就只能带着自己的治疗组，单纯的考虑赚钱的事了。 当然，对患者来说，花大价钱请来的医生，起码也得是个主任——毕竟，在普通人看来，主任无非也就是17块的专家号罢了，此要求似乎算不得高。 凌然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他给刘威晨做过跟腱修补术，给梅老做过肝切除，属于典型的“名”医。正因为如此，找他飞刀的跟腱修补术的患者是最多的，而肝切除的患者数量也不少。 因为凌然的要求，加上昌西省内的需求量大，左慈典安排的飞刀频率和数量也越来越高。 就中国的现状，或者说世界的现状，向来都是病人多而医生少的。当然，主要还是好医生的数量太少。 像是肝切除这样的手术，昌西省内能达到贺远征水准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所以他才能做了云医的肝胆外科主任。 但在贺远征以下，光是云医就有4名医生在主刀做肝切除手术。 云医以外的医院——凡是请凌然飞刀的，不是已经开展了肝切除手术的，就是即将要开展的……而他们的手术技巧，就更不用强求了。 练习确实是增长外科技术的不二法门，但就像有的人三年高中读北大，有的人三年复读去二本一样，越是高难度的外科术式，就越需要在勤奋之外的天赋了。 二十年的骨科医生，少有做不下来的术式，二十年的肝脏外科，能做下来的术式也不多。 二十岁不成国手，终身无望。医生的行当倒是没有那么残酷，它只是对病人残酷而已。 凌然的技术如何，随着一次次的手术，也更广泛的传播开来。 外科医生的圈子，就是八卦的圈子。 两名外科医生，要是站在手术台上四个小时，互相聊的，比过年时跟亲戚聊的还多。 如果说，以前还是武新市一院二院的医生们吹捧凌然的肝切除，随着凌然飞刀的圈子扩大，吹捧的医生也就多了。 凌然长的帅，技术又好，性格又好，确确实实是颇得医生们欣赏的——对于外科医生们来说，能说会道算是一种好性格，沉默寡言也算是一种好性格，介于两者之间的是讨厌鬼。 一个月的时间，转眼即逝。 凌然组有了张安民的实质性加入，业务也渐渐的磨转开来。 凌然每周在云医工作七八十个小时，然后外出飞刀，总算是在床位有限的情况下，让整个组都运转了起来。 其中，吕文斌的tang法缝合，马砚麟的跟腱修补术，运气好的话，每周的也能捞到一两例来主刀。 他们都跟着凌然学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凌然来看，也有高入门的水平了，放在云医内，就是初级主治的操作水平。加上有凌然照拂，一个月做了7台tang法缝合的吕文斌，也渐渐有了意气风发的感觉。 “凌医生，晚上一起去健身吧。”吕文斌跟着凌然做完了今晚的最后一台关节镜，看着时间还早，不由兴致勃勃的邀约起来。 凌然看看手术间里的表，马上就要9点钟了，不由道：“你晚上不睡觉吗？” “睡觉更少的是凌医生你吧。”吕文斌鼓鼓自己的二头肌，道：“我去练几组，就回值班室睡了。” “那样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了。”凌然道。 吕文斌听凌然这样说，总有种违和感，不由道：“你每天都睡不到四小时吧。” “不一定。”凌然摇摇头，心道，我有精力药剂，你又没有。 三两下的完成了手术的收尾工作，凌然想了想问：“去医院健身房，还是外面的健身房？” “医院健身房吧，平时也没几个人。”吕文斌接着就巴拉巴拉的介绍起来。 与很多三甲医院一样，云医新建的住院楼底层，也设置了一个专供职工使用的健身房，不用钱，还有免费教练，设备也都是簇新簇新的…… 比起三甲医院的设备来说，一间健身房的开支，着实少的可怜。 但是，不像是老外的医院健身房，在云医的健身房里，平日里惯常锻炼的，也就是那么百十号人，同一时间去的就更少了。 吕文斌自从加入凌然组以后，锻炼的时间也少了，日常都是在值班室里做俯卧撑之类的。 但是，只要找到了机会，他还是会赶紧去一趟健身房。 凌然也有点懒得回家再回来。 明早4点开始，约好了四例胆囊手术，他还想提前准备一番的。 “我去拿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会健身房见？”凌然做完了手术，再给吕文斌知会一声，就去准备了。 “我在健身房门口等你。”吕文斌嘿嘿的笑两声，道：“别的不行，帮你抓个杠铃什么的没问题。” 凌然点头应了。他本人是不太喜欢团队运动的，因为在他的印象里，不管是篮球场、足球场或者排球场之类的地方，女生都太多了，以至于影响到了运动。 比较起来，他倒是更喜欢跑步之类的活动。 几分钟后。 凌然和吕文斌先后出门，在场的护士和麻醉师互看一眼，已是疯狂的发起了信息： “凌医生要去健身房了。” “汗流浃背的凌医生，想知道位置的发红包了。” “凌医生要换衣服去健身房。” …… 健身房外，吕文斌静静地等待了几分钟，就见到了穿着T恤过来的凌然。 “今天来的人好像比较多，咱们抓紧一点。”吕文斌小小的催促了一下，又问：“带医院的工作牌了吧。” “带了，在包里。”凌然拍拍随身的双肩包。他现在飞刀都是包里装点东西就走了。 吕文斌点头：“一般不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起牌子了，没有就浪费时间了。” 吕文斌说着跟凌然入内。 医院健身房的门口，两名前台手忙脚乱的核查着来客。 今天的客人比往常多了太多，以至于两人都有些忙不过来了。 “我们俩人。”吕文斌走上前，指指凌然，再指指自己。 “咦，凌医生？”前台的小姑娘的目光越过吕文斌，瞬间定格在了凌然身上：“您也来健身了。” 凌然微笑点头，然后问：“是要出示工作牌吗？” “不用，我帮你刷。”小姑娘连忙走出来，用自己的手牌帮凌然刷了门。 吕文斌跟着也想走进去，却被拦下了。 “你是云医的医生吗？”小姑娘说话的同时看向凌然。 吕文斌鼓起自己的肱二头肌，道：“我每周都来的。” “天天来也得刷卡。”小姑娘摆摆手，一点都不通融的样子。 吕文斌愣了愣，默默低头，拉开包，拿出工作卡，再刷了入内，心中无喜无悲，古井不波，心境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对社会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江湖救急月初不求票，月末空流泪。 昨天没有喊票，今天一下子就被拉了下来。 好惨好惨…… 晚上根本睡不着觉，起床就码字。 中午被床单吸附了灵魂两个多小时，我奋力挣脱开以后，直接放弃了晚饭，码了本章。 求个月票。 人生难得有知己，看个书，投个票，多快乐的事啊。 投票的快乐，您要投了才知道。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江湖救急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556章 单身 云医的健身房，四个半敞的功能区，组成了一个大厅，另有一个完备的桑拿室和洗浴间。 许多医生到健身房来，主要目的不是健身，而是洗澡。 尤其是去不了手术层，又要值班的内科医生们，经常就是光着身子，坐在桑拿室里聊病案。 吕文斌到了健身房，就感觉到了家一样。 他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地方，首先寻找的都是健身房，就像是小时候换地方，首先去找网吧一样。 吕文斌呼吸着健身房并不清新的空气，只觉得头脑为之一震，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凌医生准备怎么练习？”吕文斌的声音稳稳的，比站在手术台上稳多了。 凌然看看四周，道：“跑步机吧。” “跑步机对新手比较友好，不过，既然来了，不如跟着我上力量吧，我帮你看着，你帮我看着，咱们今天可以好好的练一下胳膊。” 凌然从善如流的道：“好。我跟着你练。” “好的好的。”吕文斌险些笑出声，又道：“我去换个装备，对了，凌医生你有带束腰吗？” “没有。”凌然摇头。 “我有多的，一会拿给你。”吕文斌说完，道：“那咱们一会力量区见。” 凌然答应了一声，自去准备了。 吕文斌飞快的跑进了换衣间，穿上自己精神准备的全套装备，再提着两条护腰，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了出来，直奔力量区。 力量区……人满为患。 只见杠铃旁，有几个女生抓着只有杠没有铃的棒子在硬拉，像是美猴王做了巴西蜜蜡脱毛似的。 只见史密斯机下方，几个小姑娘左靠一面，右靠一面，中间坐着两个，像是体育课坐在单杠下请例假的女生。 只见腿举器下方，一个女生靠坐着，脚底无力的蹬着板，另外两个女生站在旁边，正与之兴奋的聊天，就像是三只饿瘦的大熊猫似的。 作为四个功能区中的一个，云医健身房的力量区有百多平米的面积，比许多商业健身房的力量区面积都要大。 吕文斌平日里主攻力量，在此泡的最久，也最熟悉力量区。 但是，他熟悉的是空荡荡的力量区，或者是堵满了满身臭汗的大肌霸的力量区。然而，今天的力量区…… “太香了吧。”吕文斌忍不住揉揉鼻子：“什么鬼？这么香，让人怎么练？” “你也听说了？”一个男人穿着紧身衣，出现在了吕文斌身边。 吕文斌感觉声音很熟悉，转身一看，就见皱皮秃老的左慈典，坦露着两只胳膊加肩膀，两条毛腿加膝盖，并且完美的展现出自己凹凸有致的身体。 “呕……老左，你搞毛线？”吕文斌的声音都不对了，精神也仿佛受到了打击。 左慈典嘿嘿笑两声，道：“我见好多小护士都往健身房跑，也就过来看看，是吧？你看看，啧啧……小吕同志，没看出来，你没事就跑健身房，还是很有道理的嘛。” “健身房里，正常可不是这样的。”吕文斌又皱皱鼻子。 没有臭汗味的力量区，就像是把健身之魂放到洗衣机里，淘了一通似的，一点滋味都剩不下了。 “但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你健身还是有效果的嘛。”左慈典拍拍自己的肚子，又拍拍吕文斌的肩膀，笑道：“练的不错。羡慕你小子啊，我要是有这个身板，脱单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吕文斌不想看左慈典的紧身衣下的肚子，挪开眼，道：“脱单哪里有那么简单。” “你健身，是为了找女朋友吧？”左慈典看着周围，笑笑：“最起码，也得是找男朋友，对吧。” “绝对是女朋友！”吕文斌强调了一句，再道：“健身是对自我的提升，健身好了，女朋友也就不是问题了，我还是练的不行，去年在沪上的一个体育馆，见到一人，那是练的真好……” 左慈典不想听了，打断吕文斌的话，道：“但你还是没女朋友。” “女朋友又不是健身房发的。其实我也奇怪。”吕文斌无奈的道：“要说以前的话，是，我是没前途的住院医，没车没房家里条件也不好。可咱现在不一样了吧，房子有了，车也有了，还是宝马，结果呢……我给你说，现在这个社会的取向就不对，我是说价值取向。” “理解，理解。”左慈典拉拉自己的紧身衣，再看看两边，道：“得，我逛一圈，你先自己练着。” “要不要一起练？” “不用，我随便到跑步机上走一走就行了。”左慈典迈着迟缓的步伐，边走边张望着。 吕文斌嘴角抽动两下，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那东西叫跑步机，是有原因的。” 凌然也很快换好了衣服，来到了力量区。 “人很多啊。”凌然看看周围，都快没有立足的空间了。 吕文斌“恩”的一声，道：“一窝蜂似的。” “健身房就是这样。”凌然笑笑：“体育馆里的人更多。” 吕文斌用奇怪的眼神看看凌然，再咳咳两声，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先做哑铃好了。” 凌然点头：“健身听你的。” 吕文斌于是带着凌然做哑铃，如果不是身边不停的有人过来问路的话，效果原本会更好的。 “稍微休息一会。”吕文斌带着凌然做完了五组，停了下来。 凌然喘了口气，感觉倒是不错。 他们俩人停下来了，周围顿时有意无意的有了多人通过。 吕文斌眼瞅着腿举器空下来了，连忙道：“你先休息，我自己加练个腿。” 说着，吕文斌就匆匆的跑了过去，坐到了腿举器上，舒服的松了口气。 吕文斌没有调太大的重量，中间只间隔20秒就做一组，很快就大汗淋漓起来。 这时候，一名身材健美的小姐姐，盯着吕文斌的腿毛看了会儿，却是走了过来，等吕文斌一组做完，娇声道：“帅哥，这个器械是怎么用的，能不能教教我。” 吕文斌抬头看了眼，只见小姐姐穿着运动文胸，胸大而腰细，颇有小女神的架势。 吕文斌暗自啧啧两声，道：“不好意思啊，要是平时的话，我肯定是要帮忙的，但今天的时间太紧张了。我一会还要练胸，时间不够了。” 内心里，吕文斌叹了口气，心道：没办法，我现在还是单身狗一只，不好好健身，什么时候才能找得到女朋友啊。 吕文斌说着，咣咣的又做了15个，就起身让出了位置，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正好路过的左慈典深深的望了吕文斌的背影一眼。第557章 景 凌然跟着吕文斌练了半个小时的力量，就赶紧离开了。 按照健身房的设置，力量区原本也就适合容纳十多人而已，再多就会让人施展不开。 凌然的身边倒是不拥挤，可整个区域的拥挤，不免令人烦躁。 另一方面，擦拭杠铃什么的，也让凌然感觉到些微的不舒服。 “健身房不太适合我。”凌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大口的喝掉了，再对吕文斌道：“人太多了，汗也太多了。” “汗多我承认，人多是真的……哎，我能说啥啊。”吕文斌看着一健身房的女人，颇为无语，他去过的健身房不老少了，医院的健身房来了这么多次，现在的情况真是异常。 要说健身房里也是经常有女生来的，但是，至少穿球鞋和运动服吧。 露肩小吊带在健身房……好吧，也是有用的。 吕文斌望着一个屋子的女生，摇摇头，道：“太不专业了，算了，洗澡回去吧，要不要桑拿？促进血液循环。” “我直接洗澡了，一会继续做手术。”凌然向来不喜欢人多的环境。 吕文斌连忙道：“那我洗澡以后回去睡觉了……” 他是真怕凌然拖着自己熬夜手术了。 凌然自无不可，他现在有3个住院医，1个住院总，1个主治可以用，就治疗组的规模来说，可以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日常的手术，其实不用催得下级医生鸡飞狗跳。 只是因为参与手术，是下级医生们学习的主要方法，大家才痛并快乐着。 凌然简单的淋浴以后，重新换了一身衣服，再吹了吹头，就出了换衣间。 “哇！” “怎么有人会这么帅！” “凌医生……刚刚洗澡了！天哪，我要死了……” 大厅里，一群人坐成环，自发的形成了一个观众圈似的，就盯着出门的凌然看。 有的人拿出了手机拍照，有的人兴奋的跟旁边的朋友说话以缓解尴尬，有的人就张着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最厉害的是几位手持单反的女人和男人，他们按住快门，根本就不松开，只听得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就是在慢速开枪似的。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从凌然身后走出来，看到眼前的场景，顿时吓的脚软，跌跌撞撞的闪出了众人的视线。 当然，实际上并没有几个人关心他的存在。 大家都望着刚刚洗过澡，浑身热气腾腾的凌然在看。 “刚刚健身以后，感觉和在手术室里不一样。” “可能是在健身房里比较热吧。” “也许是雄性荷尔蒙，哇，空气中有凌医生的荷尔蒙吧，想想就觉得好帅。” 凌然对陌生人的围观从来都是淡漠的态度。 他也没有多反感，毕竟都已经习惯了。 凌然释放出一个云点头（轻），再提着包，就准备往手术室去。 出得门来，就听前面也是一声惊呼：“凌医生！” “田柒啊。”凌然抬头，就见走廊这边，田柒正在招手。 田柒穿了一条绿色的长裙，配白T恤和绿色的外套，青春调皮，极有特色。 “凌医生去健身了？”田柒浅笑着看向凌然。 “人太多了。”凌然道。 “正好……那我们去喝茶吧。”田柒道：“我请人送了好多泉水过来，还有各种茶叶。” “好。”凌然看看手里的包，考虑着要不要放回去。 田柒一眼看到，笑着道：“放到车里就好了，我们就在车里喝茶。” “在车里喝茶?” “我在一台房车里放了茶台，泉水也都放在车上，这样可以换着风景喝茶，想要海景就有海景，想要山景就有山景。” …… 晚间。 喝饱了茶的凌然，回到病区，精力充沛的准备查房。 晚上查房的医生要比凌晨查房的少很多，凌然也只去见明天准备做胆囊手术的患者，以尽可能的增加手术的容错率。 晚上的专业诊室，往往仅有几只值班的小医生，能有主治上一线，都说明科室的规模大了。 肝胆外科就只有一名住院医一名规培医值班，两人闷着头写病历中，就被人给敲了起来。 “凌医生来了。”护士小声提醒了一句。 “现在？”住院医的脑袋都蒙了。 “凌医生是来给明天的胆囊手术的患者查体的，赶紧的。”护士催促着。 “等我看看资料。”住院医飞快的打开电子病历，将几个胆囊手术的病人的病史等信息看了一遍，才狂奔去病房。 凌然静静地等在门口。 没有病人资料和管床医生，他一个人给病人查体也是没意义的，效率也太低。 等住院医跌跌撞撞的跑过来，凌然才点点头，敲门入内。 “你好，查房。”凌然说着制式的内容，接着依序给病人查体。 他查体的顺序也是制式的，专精级的查体，对于胆囊切除相关的检查，已是绰绰有余了。 凌然并不采用什么奇怪的姿势或体位，就用简单的查体方式，一步步的做下来。只是在查体的过程中，凌然在脑海中不停的做思考罢了。 综合病人的理化指标，判断病人的肝脏的情况，心脏的情况，猜测病人的身体结构——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也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 从器官到血管，每个人的内部都是大致相同，而大大不同的。 平时当然没有什么关系，等到做手术的时候，该有血管的地方找不到血管，应该没有血管的地方喷出了血，都是要人命的事。 对于胆囊切除术来说，主要的难度就在于辨识胆囊动脉的位置。 或者说的范围广一点，就是辨识胆囊三角。 对一场胆囊手术来说，看清楚胆囊三角，辨识出胆总管、胆囊管，再用钛夹切断胆囊动脉，一场手术的大部分问题就算是解决了。 在这一点上，有170次腹部解剖经验的凌然，是非常有优势的。 而术前的查体，也是为了加强他的优势。 跟随而来的住院医和规培医就有些莫名其妙了，他们只看到凌然机械化的做事，就好像看人搬砖似的。 “就这样？”规培医小声吐槽：“莫非是晚上睡不着觉？” 住院医一个激灵，再看看四周，有些混沌的脑袋都激活了，用杀人的眼神看着规培医，道：“你是觉得轮转的太轻松了，给自己加难度吗?” 规培医缓缓的转动脖子，就看后方的两名护士正在给他拍照。 “我……”规培医嘴都木了。 “没事儿。”紧随其后的护士小姐姐摆摆手，道：“三振才出局呢。”第558章 等升级 24寸的屏幕里，可以看到红色的肝脏趴在底部，黄色的韧带胆管在上方。 用拨棒拨起肝脏，就能看到肿大的胆囊，板栗肉的颜色，猕猴桃的样子。 这里就是所谓的胆囊三角区了，对于一名熟练的外科医生来说，找到胆囊三角区，手术即成功了一半。当然，正常人的胆囊三角区也是很好找的，所以，胆囊手术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简单手术了。 不止是肝胆外科的医生，更广泛的普外科医生，或者别的科室的外科医生，基本都能对胆囊动手动脚。 就是一些规培医，启蒙的阑尾手术做过，运气好的，也都开始碰胆囊了。 不过，好做归好做，要做的好是不容易的。 就是最简单的胆管留多长都有讲究，对黏连部分的处理，更是直接影响到预后的质量。 凌然的要求，自然不是做出与普通转科医生一个水平的胆囊切除术。 这就让他的手术过程，往往变的愈发的严肃和沉默。 相应的，做助手的医生，无论是张安民还是吕文斌，都在拼了命的聊天。 腹腔镜手术的助手太无聊了，不聊天的话，自己就会郁闷的躺到手术台上去。 凌然做完一台手术，就换另一台手术，中间基本不做休息。 他现在做飞刀的机会多了，留在云医的时间就少了，相应的，自然要增加单日的手术时间，才能做完同样数量的手术…… 好不容易积攒一周的胆囊手术，要是因为时间的缘故，而没能全部做掉的话，那就太可惜了。 “这台手术做完，就是今天的第10台了。”吕文斌感觉自己的腰腿比做了100个深蹲还难受，颤巍巍的道：“下一台手术，按说是老左跟了。” 凌然“恩”的一声，道：“你回去好好休息。” “那个……凌医生您不休息吗？”吕文斌望着凌然不科学的脸，对他充沛的精力也是倍感不解。 凌然淡淡的道：“我手术中间不是有睡觉吗？” 一台手术与一台手术之间，总归是有空隙的，无缝衔接这么完美的事，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有时候，凌然到了手术室，发现还没有准备好的话，他就会躺在地上睡一会，多少恢复一些精力。 精力药剂虽多，还是要能省则省的。 医生们倒是经常睡手术室，吕文斌也睡过手术室，所以，他很有发言权的道：“那几分钟算什么，根本顶不住的。” 凌然撇撇嘴，这种事是解释不清的。而且，也没必要去解释。 吕文斌也只能羡慕的叹口气，再道：“凌医生，你偶尔也要睡觉的，不要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对哦……”正在帮忙的器械护士叫了起来。 巡回护士也幡然醒悟：“对呀，不能再让凌医生做手术了。麻醉科去年就有一个过劳死的。” “呸呸呸！”器械护士气道：“别乱说，凌医生这么帅，是不会死的。” 吕文斌默默地看着两名护士吵嘴，只觉得自己对凌然的关心真是毫无必要。 这家伙也有太多人关心了吧。 他再抬头看凌然，就见凌然的脸颊在无影灯的照耀下，仿佛有光晕升起。 “夹断了。”凌然说了一句话，才将吕文斌从幻梦中拉了回来。 “呃，已经分离了。”吕文斌看着凌然的操作，不由道：“凌医生现在做的比之前快多了。” “恩，应该差不多专精了吧。”凌然对自己的状态，也是有一些判断的。 话说到这里，凌然心道，也不知道自己还需要多少台胆囊切除术，会到专精。 正这么想着，凌然面前就跳出了系统提示： 任务：自我提升 任务内容：胆囊切除术达到专精 任务奖励：体格检查(大师级） 凌然不由的挑起了眉毛。 有任务跳出来，他是不奇怪的。 但是，给一个大师级的体格检查就比较厉害了。 高等级的体格检查能力，是做诊断的最有力的武器了。 凌然的精神不由一振，对吕文斌道：“集中精力，做完最后一个手术，你就可以下班了。” “哦……好！”吕文斌亦是提振了精神，然后看着两名小护士，笑道：“我一个人开车，你们有顺路的，一会可以跟着一起。” “坐得下吗？” “坐得下，我宝马5系，前面后面都宽敞的很。” “那我和我男朋友。”器械护士报名了。 巡回护士也举手：“送我到南门广场吧，我老公过来接。” 吕文斌愣了愣：“你们……都有对象了啊。” “是呀，结婚两年了。”巡回护士点点头。 器械护士笑问：“你的车不会只接单身女孩子吧。” 吕文斌连忙傻笑两声：“哪里能呢。” 他要是敢说这个话，保管之后车里再没有单身女孩子坐了。 虽然现在也没有，但人，总是要有一个希望么。 凌然对几个人的聊天充耳不闻。 他的手术进度顺利，整场做下来，也没有丝毫的异常。 等把胆囊从肚脐眼里拽出来之后，凌然再看看病人状态，就将收尾交给了吕文斌。 两名护士一边等吕文斌做完手术，一边开始打电话。 凌然重新洗手，再灌一瓶精力药剂，接着就换手术室。 晚上值班做助手的是左慈典，他虽然40多岁了，但住院医就是住院医，如果要照顾他，而省去其值班的话，其他人就要平白承担更大的工作量了。 左慈典本人倒是没什么关系，他反正也没有女朋友，晚上值班就值班了…… 两人熬夜做手术，做到了凌晨2点钟，就在凌然开始考虑下一瓶精力药剂何时去喝的时候，两人的手机同时响了起来。 “出事了。”左慈典的大脑随着手机铃声，快速的被激活。他阻止凌然接电话的动作，道：“让我先问一下什么情况。” 说着，左慈典再对手机道：“你好……” 几秒钟后，左慈典取下手机，按下了免提。 “救护车队10分钟后到，急诊科所有人都做好接车准备，大型车祸，最少7人重伤！” 左慈典的挂掉了手机，再看向凌然，道：“凌医生，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要10分钟内完成胆囊手术？”凌然回答。 左慈典摇头：“您目前是急诊中心唯一的二线医生了。今晚的抢救，归您管。”第559章 提升 “集中精神，先做完这台手术。”凌然抬头看了眼墙上的表，再对护士道：“计时，倒数6分钟。” 凌然是给自己预留了一个跑过去加整理的时间。 “倒数6分钟。”护士立即重复了一遍。 手术室里的护士，也都有着久经训练的气息，打起精神来，令手术室里的气氛都不同了。 只见巡回护士拿起手术室里的电话，就拨了急诊室，用郑重的语气，道：“凌医生在我们手里……现在胆囊手术正做到一半……对的……” 等挂了电话，巡回护士再对凌然道：“今天急诊科值班的是三个住院医和两个规培，二线回家去了，现在往过来走，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哇，这个小伙子的胆真大。” 器械护士也赞道：“肿成这样才来看医生，只能说是年轻人火力壮了。” “火力有多壮？恩？” “凌医生在呢。”小护士脸色微红，与平时的表现截然不同。 左慈典等了几秒钟，见没有更多有趣的对话出现了，再道：“凌医生，要不要我们喊张安民过来做胆囊，急诊那边的二线既然不在的话，我们先过去比较好吧。” 从内心里，左慈典还是希望凌然能够主持急救的。 凌然组在急诊中心是最不专注于急救的了，左慈典觉得，凌然如果能够管理几次大型急救的话，对扭转大家的看法是有利的。 凌然却是看看屏幕，道：“我们先做胆囊手术，张安民半个小时内赶不过来的。恩，喊肝胆外科的值班医生过来吧。” 左慈典最不希望的就是喊肝胆外科的值班医生，奈何他接不下胆囊切除术，也只好默默点头，又气不过的道：“二线说回家就回家了，一个半小时也太远了吧。” 在云医的这种模式下，成为二线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回家。换言之，一名医生从本科室的一线名单里，跳到二线名单里，就算是熬出头了。 他们虽然也需要值班，但值班的自由度高了，要求也降低了。 大部分时间，二线医生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的，除非一线医生搞不定的病人，才会去喊二线上台。 在云医急诊中心成立以后，每个月需要二线上台的时间，不超过5天，换到不同的人身上，等于每名二线医生，一个月只需要起夜一两次，已经不算是太沉重的负担了。 左慈典给凌然扶着镜子，忍不住唠叨道：“哪个二线住那么远，要一个半小时？” “姓赵。”手术室的护士们对急诊科的普通医生并不熟悉，毕竟，急诊科有自己的手术室，平时并不到手术层来做手术。 左慈典忽然恍然大悟。 “喂喂喂，有什么料？”护士看着左慈典的表情就叫了起来。 “什么什么料啊。”左慈典说着苦笑出来：“人家有老婆嘛。” 器械护士点头：“所以下床就要半个小时？” “看不起人了。”左慈典嘿嘿的笑了出来。 “穿衣服和洗澡的时间不能算。” “咦……”左慈典心存怀疑：现在都这么严格了啊。 “钛夹准备。”凌然好像完全没有听他们聊天似的。 左慈典不由惊讶道：“做的这么快了？” “集中精神来做，感觉做的更快了。”凌然卡着时间做手术，反而感觉更加的顺畅了。 他自己回忆起来，好像从开始做胆囊手术以来，就缺乏这样的紧迫感。 虽然说，他每天希望尽可能多的做手术，但是，考虑到本人的技能水平，以及手术的容错率，凌然做胆囊切除术的时候，要比平均速度都要慢。 这样做手术，普遍来说，手术效果会更好一些，可对凌然来说，还真的是有些缺乏动力。 就好像一名学生，没有高考的压力，就很难迸发出大量的潜能，一名运动员，没有相似水平的竞争者，就很难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而一只兔子，如果没有狗追的话，就很难跑出最高速度。 急诊中心的车祸病人，相比于手术台上的择期病人，肯定是要优先照顾的。 但是，相比于将病人交给肝胆外科的住院医，凌然还是更愿意自己完成手术——假如能够做到的话。 胆囊切除术，凌然已经做的相当多了，事实上，单以数量来说，胆囊切除术已经是凌然做的非常多的手术了，在他掌握的术式中，排名前列。 只不过，自己从头开始爬技能书，更缓慢罢了。 当倒计时的秒针转动的时候，紧迫感迫使凌然的思维更集中，目标更明确，术中的判断也更迅速。 “完成了，剩下的交给你来做。”凌然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就将胆囊扯了出来。 “好的……好，交给我吧。”左慈典连忙接了下来。 老实说，他见过凌然做的更令人震惊的手术，但是，看着凌然把胆囊切除术从入门到精通，他还是颇为惊讶的。 “我去急诊中心，有问题找肝胆外科的人。”凌然说着就出门，一边走，一边撤掉身上的手术外罩。 叮。 系统适时的探出了提示： 任务完成：自我提升 任务内容：胆囊切除术达到专精 任务奖励：体格检查(大师级） 凌然不由的呼出系统，问：“我的胆囊切除术到专精了？” “是的。” “体格检查升级到大师级了？立刻能用吗？” “可以。” 凌然不由的小跑了起来。 这种时候，体格检查的技能，可是能派得上用场呢。 深夜的云医走廊中，传来“啪啪啪”的跑步声，传出老远老远。 一名起夜的病人，听着耳边传来的声音，眼中是有点忽明忽暗的黄色灯光，不由一个激灵，撒尿的同时，竟是放出了一个大屁，还泌出了少量的稀翔。 “放屁了，太好了，我放屁了！”病人高兴极了，连忙奔回病房，小声报告。 “我就说，你恢复的好着呢，别担心了。” “没担心，我担心什么啊。”病人哈哈的笑两声，又机警的站了起来：“对了，给我点纸，我再去试试。”第560章 包圆 急诊中心的抢救大厅里，住院医们乱的有条不紊。 要说经验的话，云医急诊中心的住院医们的经验都不老少了。 且不说他们是读了5年的医学院还是10年的医学院，光是毕业以后，就要经历实习、规培、住院狗的生涯，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 换在其他行业里，毕业工作四五年的职场人，已经敢说自己“小有成就”了，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大学读的还是不相干的专业。 实在是医疗业的容错率太低了，同样是被车祸撞的支离破碎，甭管是宾利还是捷达，该报废的就报废，该换新零件的就换新零件，可病人却是必须要抢救的。 若果是普通的车祸或急诊，云医急诊中心的住院医们，还真的都不怯。这里最资深的住院医郑培，做住院都做了4年多了，遇到危重病人，稳定病人的生命体征再转诊专业诊室，都是能做到的。 但是，一口气三辆救护车，送来四名病人，就稍稍有些超出他们的处理能力了。 其实，要是病人再多一点，郑培直接把霍主任召唤出来，那就解决问题了。 病人再少一点，他也没什么担心的，安心做事就行了。 4名病人，一名濒危，一名危重，再加两名伤的也不轻的，对目前的急诊中心的压力，恰巧是最大的。 这种情况是不能召唤主任的。 晚上的医院主任就相当于有灵的宝剑，灵剑出鞘是要见血的，像是霍从军这样的急诊中心大主任，到了抢救室一看病人数量和质量不够，转身张嘴就会把召唤人给吃掉的。 别说大主任了，郑培连三线都不敢召唤，副主任医师又不是狗，也是有家庭生活要过的，只有情况紧急到主治们都处理不了的时候，才会夜里赶过来。 医院对此也是没什么办法的。现在的医院早都不讲八小时工作制，五天工作日，或者调休年假之类的事了，但是，想让医生24小时工作——目前只有凌然这么一只。 当凌然出现在抢救室里的时候，有些慌张的住院医们，顿时冷静了下来。 凌然是独立带组的医生，理论上是可以做三线的。 他到了，带来的不光是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还有责任资源——急诊中心目前的最终负责人，毫无疑问的就变成凌然了。 “凌医生。”浓眉大眼的郑培，快步到凌然身边打了个招呼，再道：“您来指挥吧，我们都听您的。” 如果凌然不来的话，郑培就是抢救室里的最高负责人，对于资深住院医郑培来说，夜班遇到个胸痛的病人都要忙死，一口气4个厉害的——做也能做，有根主心骨就更好了。 “现在什么情况？”凌然向来没有推脱责任的想法。 就他的人生经历来说，事先推诿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更不符合他的心态。 郑培与凌然接触不多，见他有担当，也就放下心来，忙报告道：“四个人，一名濒危昏迷有腹部开放伤，一名危重的尚有意识，多处出血，另有一名腿部骨折，肢体多处受伤。症状最轻的胳膊骨折……” “通知骨科、普外和神经外科，胸外科的也请过来……” “已经通知会诊了。”郑培道。 “恩，一会由我来分配任务，所有人着装整齐。”凌然说着在护士的帮助下，穿好了衣服，再戴上护目镜和口罩，再加双层手套。 抢救室内的住院医们原本就在盯着凌然看，见他这么个流程，也都跟着学了起来。 “戴双层手套。”凌然依次检查了众人的穿戴，走到一名住院医面前，提醒了一句。 “双层手套不方便……”住院医嘟囔了一声。 凌然平静的道：“我们没时间做传染五项，也就不知道病人是不是HIV的携带者，或者肝炎患者……” “也不会那么巧……”住院医小声的嘟囔了一句。 “给他再拿个手套。”凌然没有争辩，只是叮嘱一声。 值班的主管护士刘护士，迅速的拿了一双橡胶手套过来，再狠狠的瞪住院医一眼，道：“为你好的，戴上吧。” 年轻的住院医有点抹不开面子，又忍不住道：“赵医生都没有这样的要求的。” 这一次，就没人理他了。 年轻的住院医左看看，右看看，犹豫了几秒钟，还是将第二个手套给戴上了。 医院里的上下级关系趋于严格，而非普通单位里典型的同事关系，就是因为上级医生总是能够占领技术制高点。 面对突如其来的急诊病人，戴一层手套是没错的，戴双层手套则更正确，年轻的住院医是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强硬下去，以证明自己的态度。简单的命令无法抵抗上级医生，高难度的命令更无法抵抗上级医生了，偶尔的买泡面买烟的命令，也就变的难以抵抗了。 “30秒抵达。”接诊台的护士再接了最后一通电话，也就赶紧站了出来，准备帮忙。 晚上的急诊不比白天，要求大家各司其职是不太现实的。没事的时候就睡觉，有事的时候就得一起上了。 凌然站到了接诊门的最前方，两手扎在胸前，就像是去手术室里一样。 事实上，急诊的抢救，本来就是无比凶险的手术。 比起普通手术来说，急诊手术的“急”，既是时间要求的急，也是准备的时间急。 同样是肝切除这样的大手术，若是在肝胆外科进行的话，术前检查做一天两天，甚至三四天都属于正常。基础疾病多的患者，可能还要先请内科会诊，将血压血糖肝功能等指标调整好了再做手术。 而在急诊科，遇到肝脏破裂的患者，要是自己不能做的话，也就是请肝胆外科或普外科过来一刀切了，什么调血糖，调肝功，都是不存在的。 同样的，肝脏什么情况，也是不可能像择期手术那么清楚的。 对于任何一个科室来说，一级或二级的急诊病人，都是相当凶险的病人，弱一些的医院的专业科室，都倾向于将病人转去上级医院，也是这样的原因。 同样是肝胆外科，像是武新市一院这样的医院，他们本身就要选择条件好，病程简单的病人才会自己做，陡然遇到一个急诊肝切除的，根本就不敢接收。 同样的，武新市一院的急诊科，在遇到肝破裂的病人，也就不敢接收了，由此可见，没有大量专业科室支撑的急诊科，自己也是很难发展的。 云医急诊中心能够做起来，也是依靠着云医的诸多专业科室的。 救护车停。 两人迅速冲了上去，帮忙将病人给抬了下来。 凌然一边听着急救员报告数据，一边迅速进行查体。 大师级的体格检查，到手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脾破裂，肝脏破裂，怀疑失血性休克，直接送手术室，补晶补液，拍CT……”凌然接下第一个病人，就做出了判断。 对于这样的病人，脾脏切除和肝脏切除是首选方案。 郑培道：“转给普外还是肝胆外科吗？” 按照云医的科室划分，脾脏是普外的，肝脏则是肝胆外科的。 凌然毫不犹豫的摇头道：“我来做。” 郑培愣了一下，他看着救护车的灯光，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转诊，此时才突然意识到，凌然做肝切除早就切服了肝胆外科。 “哦，好……”郑培迟疑了一下，道：“我可以做脾脏切除的助手，肝切除不行……” 这时候就不是抢手术的时候了，尤其是肝切除这样的手术，一个不好就要死人的，让郑培直接上手术台做一助，结果只是死亡讨论的时候被人屌出血来。 凌然“恩”了一声，道：“左慈典在楼上缝皮，派个人通知他一声。” “是。”郑培赶紧答应下来，不用凌然再吩咐，再赶紧安排各项检查。 这时候，第二个病人也推了下来。 凌然迅速的换了一双手套，再上前快速查体，且道：“脾脏破裂，\*\*碎裂，喊泌尿科来会诊，送手术室。” 稍停，凌然多加了一句：“脾脏和\*\*我来做，郑培你跟这台，先稳定状态。” 在场几个男人胯下一凉，接着才意识到，凌然竟是把两个重病号给包圆了。第561章 切 将后续的两名轻症病人，分配给值班的住院医以后，凌然立即回到手术室，开始准备手术。 来会诊的普外科医生也洗了手过来帮忙。 云医的急诊科向来比较强势，像是脾切除之类的手术，都是在急诊科自己的手术室里就做了。另一方面，也是普外科的手术多，择期都做不完，对脾切除之类的手术，就更没有需求了。 云医的普外科，现在收病人都要看医保类型的，不是什么大病的病人，若是拿着市医保来的话，门诊医生都是不会收的。 这对小医生们来说，显然也不甚友好。 尤其是工作就在云医的普外小医生们，想见识一下脾切除，还都得跑急诊科来。 “院前报告的失血有1000多毫升了，现在血压90，心跳110……”麻醉医生看到普外的住院医来了，眼皮子都没有夹一下，等凌然入内，才快速的报告起来。 “脾脏和肝脏都破了，打开估计失血更严重。”凌然的态度依旧自信。 他现在对腹腔的判断可以说是更准确了，再加上今天刚得的大师级的体格检查术，面对急诊病人，凌然的判断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了。 毕竟，他现在主要面对的就是创伤，肝胆胰脾是好的就是好的，破掉了就是破掉了…… “应该是左肝破裂了。”凌然还没有打开腹腔，就一口叫出了破裂的位置，引得普外科的小医生不由自主的看过来。 麻醉医生在旁不屑的看了看小医生，心道：少见多怪，这才哪到哪…… 急诊科的小护士不屑的看看麻醉医生，心道：鄙视住院医有什么意思…… “刀。”凌然没有要笔，直接就将创口给切开了。 “血管钳。” “纱布。” “抽吸。” 凌然一旦开始做手术了，精力就非常集中。 他喜欢这种感觉，不用操心有没有人看自己，有没有人没话找话的找自己聊天，或者突然有人撞在自己身上，跌倒在自己面前。 凌然就喜欢专注的做自己的事。 “血压不能太低，容易术后再出血。” “托脾的时候注意，不要损伤胰尾了。” 凌然一边做手术，一边还要提醒助手和麻醉医。夜班的急诊就是这样，普外派来的住院医是低年资的，麻醉科派来的麻醉医也是低年资的，经验的不足，很容易就顾忌不到细节。 要是普通的主刀医生，这时候自己都是精神紧绷的，能不能提醒到，其实也是看经验——之前的助手如果弄坏过胰尾，他就会提醒一句，没有的话，这次说不定就是下次的经验了。 对于凌然来说，他掌握的细节就太多太多了，而且不止是主刀位的细节，也包括了助手位。所以，看助手的动作标准不标准，哪里偏了，他立即就能反应过来。 做助手的，有没有人提醒和指导，区别是巨大的。 凌然这边简单的说上两句，普外的住院医立刻就觉得顺手起来，做事的时候，也少了畏手畏脚的担心，不由恭维道：“凌医生切脾感觉切的好顺手，有点像是我上次看的陆军总院的演示。” 拍马屁属于外科医生的必备技能。低年资的住院医拍的还不太熟练，稍微有点瑕疵。 凌然只是“恩”的一声，像是没有听到似的。 他知道自己的技能水平的排名，根本不用小住院医来说明。 事实上，大师级的全脾切除术，放在全国范围，都得是顶尖水平的——约略是比大师级的肝切除术的排名低一些，毕竟，脾切除的门槛低，有机会接触的医生也就多。 不过，相对低，那也是全国138名的低，陆军总院的普外科的演示，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还是存疑的。 “脾脏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接下来准备肝切除……”凌然做的飞快，三两下就将病人的脾给摘除了。 不像是很多准备充分的择期手术，急诊手术做的快，反而能够提高容错率。 做的快，失血就少，给急诊医师思考问题的时间则更久，自然的，活下来的概率就更高些。 约莫两三分钟的时间，凌然就将肝脏给暴露了出来。 这时候，左慈典也赶了过来，洗干净了手，戴好了手套，进来帮忙。 肝切除是标准的大手术，两名助手或者三名助手都不嫌多。 普外的住院医完全没有接触过肝切除，自然而然的从一助变二助，变成了抽吸雕像，看着凌然和左慈典操作。 左慈典帮着凌然递线送针，感受着低年资住院医的目光，浑身都充满了力气。 “这边左慈典收尾。”凌然做肝切除太熟练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主要部分。 左慈典的技术弱鸡，但收个尾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 “普外的，你跟我去隔壁手术室。”凌然一呼唤，普外的住院医就呼哧呼哧的跟上了。 “还有一个脾切除是吗？”住院医兴奋的语无伦次了：“这次我不会碰到胰尾了。” “你刚才碰到胰尾了？” 住院医一凛：“没……没……完全碰到……” “轻碰一下没关系。” “哦，那我轻碰了一下……” “下次别碰到了。”凌然转脸看了住院医一眼。 住院医咽了口唾沫，只觉得心跳都漏了半拍：“是……不会了，我会特别小心的。” “这个病人脾脏破裂，还有睾1丸破裂。脾脏就整个切掉了，以免失血过多，睾2丸的话，可以看看能不能帮他留一个。” 住院医连连点头。 两人说话间，就冲入了手术室。 郑培此时正忙的血糊全身。 “失血奔1500去了。”郑培有些手忙脚乱，他做了四年住院医，真真自己能独立做事，也就是今年而已，对于脾破裂这样的病人，他还是拿不稳当。 凌然一言不发的上前，先观察了几秒钟，再伸手到病人的腹腔，徒手掐住了脾蒂，再道：“肚子拉大一点。” “还要拉大吗？”郑培有些迟疑。 “这时候就不要管术后恢复了。”凌然再看看病人下方，道：“抓紧时间，我肯定病人还是更愿意我们能节省时间，帮他挽救一颗睾3丸。” “咦……可以救过来吗？”今天的台下护士是苏梦雪，有些好奇的看了过来。 “看他运气。”凌然说话间，就埋头处理起了脾脏。 “大王派我来巡山……” 凌然的手机响了起来。 “帮我接电话。” 凌然自然是不能去碰手机的。苏梦雪开心的几乎要跳了起来，连忙去掏凌然的兜，再将手机打开了放在凌然耳边。 “喂……” “恩，收进来吧，不用喊人了，我就做掉了。”凌然说着向苏梦雪点点头，后者再取下手机挂掉。 凌然继续埋头做手术。 等到将脾脏切除完成，凌然才抬头看看普外医和郑培，道：“又有一起车祸，三个人，两重一轻，几分钟后送到。” “不用……再喊别的医生吗？”郑培有些拿不稳。 凌然颔首：“这边再几分钟就做完了，取决于病人的睾4丸情况，如果能保留一个的话，就先稳定新的急救病人状况……” 凌然说着，将脾脏的收尾部分交给郑培，再去看病人的\*\*。 几秒钟后，凌然做出判断：“没救了，全部切掉。”第562章 腹内出血 “医生，救命……救命……”第二批车祸病人，踩着点送到了云医急诊中心。 凌然重新换了一身衣服，还在戴手套的时间，同车的病人家属已经扑了下来，冲着左慈典喊了起来。 这是个40许的中年女人，头发已是散乱了，晚上看着有些让人害怕。 但在此时，她的表情才是担忧害怕的。 脸皮粗糙如橘的左慈典，向凌然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再对病人轻声道：“你不要着急，已经到医院了，你先站到一边，不要耽搁病人的治疗，让医生想办法处理。” 他这么一说，病人家属立即乖乖的让开了位置。 凌然此时也扎着手走了上来。 “左臂和左腿都骨折了，流血不多……血压也还稳定……”凌然快速的做着查体，又口头医嘱了检查项目，再低声道：“让骨科的医生过来会诊，交给他们，病人先送去手术室。” 两名护士推着病人去手术室了。拿到检查单的规培医傻乎乎的点头，转身就走。 左慈典看他的模样，不由跟上去，小声道：“骨科不一定想要，你就说，要接走就给他们，要留下就我们收，明白吗？” 规培医是今年新进的，闷头闷脑的问：“为啥给他们选。” “因为选择权本来就在人家手里。”左慈典无奈摇头，道：“骨科要是不收，你难道能把病人丢到骨科楼里去吗？” 如云医这样的大型三甲医院，与普通的三甲医院或更低级的医院，是截然相反的生态模式。 普通三甲或更弱的医院科室，常年都是处于抢病人的状态，一个不留神，科室的业务就会无以为继。大型三甲医院则往往是病人太多，以至于专业科室对急诊的病人都推三阻四——而且，病床紧张也是现实的问题，自己不做限制而敞开收病人的话，病床满了一样收不了病人了。 眼下的这名急诊病人，对骨科就属于可收可不收的状态，左慈典因此特意提醒一句。 规培医有点不知所措：“他们要是……” “行了，跑快点，嘴甜点就行了。”左慈典催促起来。 规培医更加尴尬了：“我……我不太会说话。” “这个还要我教？”左慈典说归说，心里却是莫名的快乐，就拍了拍傻规培的肩膀，道：“实在不知道怎么讲，你就说，哎呀，您最近减肥了吧，腰看着瘦了，明白了？” “哦……我明白了。”规培医拔腿就跑，跑了两步，又退了回来：“那个，要是遇到的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医生，我这么说……” 左慈典心疼的摇头：“你是规培医生啊，说好听点叫规培医，叫规培生也没错了，难道你见过的骨科医生，就能记住你？” 首年规培医这下子明白了，乐道：“那就好，那就没问题了。” 他再跑出去几步，又停了下来，似乎回过味来，想说点什么…… 左慈典摆摆手：“赶紧的，病人等得住你啊。” “哦哦。”首年规培医这才飞奔而走。 “一年不如一年了。”郑培重重的叹口气，用过来人的语气道：“我们做规培的时候，眼明手快是基本的，现在的孩子就像是吃了什么傻掉了……” 左慈典回身用看傻吊的眼神看着郑培：“论年纪的话，凌医生今年该是规培了。” 郑培于是剧烈的咳嗽起来。 “你也躺到这里来，我给你做个检查。”凌然看着那病人家属，皱起眉来。 女人笑笑，再拒绝道：“我没事，撞车的时候我在后面坐着呢，你先给我弟和弟媳妇看，我就是些擦伤什么的，也不怎么疼……” 凌然盯着对方，再道：“先做了检查，再说别的。” “我没事……”女人再说了一遍，又看向手术室的方向，问：“我弟弟能治好吧，你们不要不舍得用药，我们家就是云华的，看病的钱拿得出来……” 凌然对左慈典招招手，道：“让她做B超。” 左慈典连忙小跑过来，笑道：“来都来了，做个检查没什么坏处，来来来……” 在左慈典的劝说下，对面的中年妇女只好躺到检查床上。 左慈典给她肚子涂了油，再拉了B超过来，只几秒钟的功夫，左慈典的脸色就变了。 “腹内出血。”左慈典按住对方的肩膀，不让她起来，再提醒道：“你的腹腔内在流血，明白吗？肚子里面在流血，现在不要动。” 说着，左慈典连忙喊来了凌然。 “送手术室。”凌然刚才看着这病人家属的样子就不对，用专业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视诊察觉到有问题，现在则是用B超确诊了。 “要不要……要不要再喊人来？”郑培总觉得不安心。 “看样子是撞车的时候，伤到了肝脏，我打开看看，如果有其他部位的损伤的话再说。”凌然最大的底气是止血技能完备。 在掌握了完美级徒手止血和完美级热止血的情况下，一般的创伤失血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了。这样即使出现什么意外，也来得及再用召唤术。 “我跟凌医生，你处理剩下一个。”左慈典飞快的给郑培一说声，就跟着冲进了手术室，然后洗手戴手套…… 再进入手术室里，凌然已然打开了病人的腹腔。 “恩，是伤到了肝……就切一小块好了……”凌然一边说着，一边就动起了刀子。 “肝段切除吗？”左慈典站到凌然对面，看着病人积血的腹腔，自己也像是打了鸡血似的。 这样的小面积的肝切除，在他看过的手术里也属于少见的。 “不做规则切除了，就切损伤部位。”凌然说着，就低头操作起来。 比起之前的急诊肝切除，这个手术病人的失血速度要慢的多，凌然也就不着急给她一刀切了，先慢慢的剥离出肝门，再做了血流阻断，才开始缓慢而细致的做切除。 选择这样的方式，病人的失血量要比直接切大很多，整场手术下来，1500cc乃至2000cc的失血量都属于正常。 但是，失血多总比粗暴的急诊肝切除的预后要好些。 “今天晚上还是蛮充实的嘛。”凌然顺顺利利的将手术给做了下来，心情大好。 一晚上做了两台肝切除，又割了脾脏和睾1丸，感觉并没有白挨。 “您喜欢就好，要不要吃点夜宵？”左慈典将最兴奋的部分看过去，身体就有些摇摆了。 “你把肠子检查一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就不用找普外的人了。”凌然说着话，再看旁边的两名护士，道：“夜宵我买单，你们想吃什么？” “都可以。” “凌医生选吧。” 凌然于是想了想，对左慈典道：“医院跟前有家通宵的京味馆子吧，我吃卤煮，再带一份炒肝。” 左慈典低头撸着病人的肠子：“那我也吃卤煮好了，小肠可以多放点，他们家煮的小肠还是蛮有特色的。”第563章 外卖 凌晨3点。 凌然组的医生们，陆陆续续的开始来到医院上班。 医院急诊中心里，也渐渐的开始热闹起来。 一名快递员走进了云华医院的急诊中心，再到接诊台前，问：“你们有人点炒肝、卤煮、驴肉火烧的吧？” “凌医生点的，你送到里面去吧。”接诊台前就一个护士，还忙着在做记录，就往内指了指。 快递员点点头，揉着有些困倦的眼睛，顺着护士指的方向往前走。 经过标着处置室的房间的时候，快递员就听到有人在说“肠子”。 他那凌晨3点钟的脑子一转，就拐了个小弯。 “哪位是要肠子的？”快递员说着，就掀开了一个帘子。 趴在床上的男人，和站在床边的余媛，齐齐的看向快递员。 快递员的眼睛，则盯着患者屁股，与医生手套之间的肠子，呆住了。 “我去……你们……”快递员哀嚎一声。 趴在床上的男人撇撇嘴：“少见多怪。” 余媛帮他消毒了肠子，再塞回去，道：“你可以回家休息休息，抓紧时间挂一个肛肠科或者普外科的号。” “知道了。你不能直接给我转到肛肠科什么的吗？” “那你得等到早晨上班，我请普外科的人来会诊。”对于这种非急诊，余媛是不会凌晨喊人家过来的。 趴床上的男人哼哼两声：“我以前也看过，他们就想着动刀子。” 余媛“恩”的一声，没有多讲。 很多病都是没有完美解决方案的，只能权衡利弊。 快递员听着他们的对话，倒退了两步，想咽点口水，又咽不下去。 “你是来看病的还是……”余媛脱掉了手套，侧身问快递员。 “我……送快递的……” “卤煮和炒肝？”余媛眼前一亮。 “是……”快递员下意识的看了眼自己带的快递，说：“凌医生点的……” “那就放下吧，我收下了。”余媛笑眯眯的。 她是才来上班的，但早饭也没吃，同样饥肠辘辘。 快递员瞅着余媛的笑容，再想到卤煮炒肝的材料，心脏一阵阵的发紧：在凌晨3点钟的深夜，一家大医院的急诊室里，有一个身高不及胸的女孩子，在玩过别人的肠子之后，对着自己手里的肠子笑，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鬼片现场吧。 “别……别……”快递员望着走近的余媛，不由倒退了两步，嘴唇哆嗦的叫不出来。 “饭给我吧。”余媛伸出手来。 “哦……哦。”快递员赶紧放下食物，再跌跌撞撞的跑了出去，心里想，以后再也不凌晨送快递了…… 余媛美滋滋的拎着盒饭，进到里面的休息室，一边摆开，一边喊人，一会的功夫，凌然组的医生们，一并值班医生，就聚集了起来。 “这边是卤煮，炒肝，这边是面疙瘩汤，驴肉火烧，还有要羊肉汤和粉的……”余媛给进来的人指着，自己拿了份卤煮，端在手里，先夹一块小肠，仔细看看，再放到嘴里嚼着，道：“话说，我刚才遇到一个病人，是肠子从菊花里掉出来了……” “塞回去了？”吕文斌捧着羊肉汤，吸溜吸溜的喝。 “也只能塞回去了，咱们医院没有肛肠科吧，他的好像还不是普通痔疮之类导致的……” 听她这么说，众人才来了兴趣。 “不是便秘和痔疮的话，十有八九是玩出来的吧。” “现在人可是会玩哦。” “男的还是女的。” 余媛道：“男的，看着还挺年轻的。” 几个护士互相看看，“嘿嘿嘿”的笑了出声，再抬头，正好看见凌然走过来，于是都收敛了笑容，装作浑不在意的样子。 “外卖送到了啊。”凌然拍拍肚子，也是饿到了。 “凌医生您的卤煮和炒肝。”苏梦雪最快站起来，帮凌然将食物摆开，又放了一对漂亮的木筷子和勺子在旁边，再小声道：“这是新筷子和勺子，都没用过的。” “哦……多谢，我用过后洗了还给你……”凌然对此是有经验的，因此也不说自己带了筷子之类的话。 苏梦雪于是开开心心的坐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吕文斌望着那绽开的笑容，只觉得苏梦雪如同盛开的百合，洁白而美丽…… “小苏，我还剩一个驴肉火烧，你要不要吃？”吕文斌特意站到苏梦雪旁边。 “不要！”苏梦雪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并且挪开了几步远，站到了小护士群里。 怀揣着梦想凌晨三点钟就来上班并饱含着热情的吕文斌，其实也习惯了失败，默默的坐了下来，狠狠的撕咬着驴肉火烧。 几只累惨掉的值班医生，此时望着凌然组的医生们，却是一阵心情放松。 郑培有意坐到吕文斌身边，拍拍他的肩膀，笑道：“以前还不觉得，现在感觉，你们组就像是急诊科的援军啊。哎，你们要是再早来几个小时就好了，我们连值班都省了，晚上的病人直接包给你们好了。” 吕文斌瞅了郑培一眼，道：“别想好事了，普通病号来了，一样是归你们管，我们只听凌医生的。” 郑培将自己的浓眉大眼充分的调动起来，笑道：“别这样嘛，帮帮忙就当练手好了。” 吕文斌回以卖了无数只猪手的笑容：“我帮你，你帮我，如何？” 郑培想了想，果断摇头：“那算了，给你们组干活会累死的。” “嘿，你这家伙，吃我们凌医生的，喝我们凌医生，结果不干活，你当你是什么？大熊猫吗？” “喂喂喂，别那么大声嘛。”郑培尴尬的抬头，就见一群人都在瞅自己了。 “大王派我来巡山……” 就在此时，凌然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可能是急诊。”郑培连忙放下东西往外跑。 到了外面，果然是又有急救车在路上。 他没等多久，就见又是两辆救护车，飞驰而来。 这时候，里面的医生争分夺秒的将食物给吃干净了，也跑了出来。 “哪里破了？” “失血多吗？” “严重吗？” 郑培无奈的叹口气：“我也没问呢，车刚到。” “我来开奖了。”吕文斌一马当先，走了上去。第564章 保持 早8点。 急诊中心的一众医生们陆陆续续的来上班了。 陶主任和霍从军前后脚，坐一个电梯，舒服的伸懒腰，笑道：“最近睡的真不错，我这个老身子骨啊，就不是加班的命，最怕凌晨电话给打过来，吓的心脏都要停跳了。” “电话不响了，老婆有没有让你回房睡？”霍从军跟老同事就很随性了，一句话就给打在七寸上。 陶主任哼哼两声，辩解道：“我是害怕吵到老婆，又不是怕老婆。我想回房睡，就回房睡喽。” “那就是还没有喽。” “哎，电话响了三十年，三十天不响不算数的。”陶主任叹口气，又道：“凌然这个习惯是挺好的，你得让他保持住。” 霍从军颔首道：“我准备这个月给他们组加一笔科内奖金。凌然应该是不太缺钱了，底下人得有点生发才行。数量不用太多，每个人2000块，搞平均，规培住院都是一个钱。” “那挺好，我没意见。” “你没意见，我就在科室会议里提出来了。”霍从军呵呵的笑了起来。科室主任的权力虽大，但在许多问题上，也是要与其他几个治疗组的负责人沟通的，否则，很容易就变成孤家寡人了。 科室内的奖金就那么多，给凌然一个治疗组加发奖金，其他治疗组相应的就会减少，虽然不多，可还是要提前说明的。 现在陶主任主动把话题给送过来了，霍从军立即就给敲定了。 不过，陶主任向来是个与世无争的性子，否则也不能与性格强势的霍从军搭档那么久。 从电梯里走出来，陶主任就呵呵的笑道：“凌然组每天三四点钟过来上班，等于是值了下半夜的班一样，给其他人好好说说，大家应该都理解的。” 霍从军失笑：“您是这么觉得，其他医生可不一定这么看。” “哦？” “凌然做的可都是抢救室里的事情，肝切除，胆切除，脾切除，要么是断指再植，tang法缝合，值班的一线医生们该做清创的，该给看小儿腹泻的，还不是要做。” “省出来的人手不是可以帮忙了？”陶主任话出口了，才意识到自己犯傻了，上级医生怎么可能给下级医生去帮忙的，不把自己的活丢过去就算好了。 事实上，在很多科室里面，一线去喊值班的二线起床，都得是要判断清楚了才行。要是让二线认为没必要，起床了立刻就会大发雷霆，因此骂的小医生怀疑人生的都有——想象学生在课堂上被老师骂20分钟的感觉，再将学生的身份换成步入社会的小医生，就可以体会到他们的部分心情了。 “不管怎么说，咱们几个能睡个好觉了。”霍从军笑呵呵的将话题给拉回来了：“凌然在医院里，最后轻松的就是我们这些二线三线了，一周少接一个电话，能多活一个月吧。” 陶主任深有感触：“到老了才知道，睡个好觉有多重要。” 急诊室里需要主任和副主任们来救场的，多数是大出血，其次是急腹症。凌然现在处理大出血，在云华医院里都是顶尖，他既然住在医院里了，其他医生自然不用赶着过来了。急腹症里面，肝胆脾外加阑尾，凌然都可以处理，剩下他不能处理的，急诊中心的上级医生们来了，也是一样转诊的。 除此以外，急诊室里最凶险的胸痛、脑疝等等，本来就不是打电话能救过来的场子。更不要说，凌然在心肺复苏方面还有绝佳的表现，他的凌治疗组，干脆就是云医急诊科的心肺复苏组了…… “对了，护士们也得加点奖金。”霍从军见沟通的顺利，立刻开始加码。 陶主任依旧是“恩”的一声，道：“我没有意见。” “那就这么说定了。”霍从军也轻松的笑了起来：“咱们升级急诊中心了，业务量增加的快，人手增加的就慢了，凌然还动不动的就把病床给装满了，呵呵呵……” 陶主任笑而不答。 对他们这些主任级的医生来说，科室蒸蒸日上，分到奖金或者提成的机会多的是。但是，如何给下面的医生分成，就是比较玄妙的操作了。有抠的紧的主任，能让副高都觉得还不起房贷，也有放的太松的主任，让住院医赚的都比别家的副高多。 早10年，陶主任还比较关心这些事情，现在，他都看开了。 反正，赚的再多，人也不就是睡一张床……或者沙发吗？累死累活的勾心斗角，又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攒钱换一套送软的意大利进口沙发，说不定还要被赶去睡70块一张的行军床呢。 急诊中心。 霍从军在众人的瞩目中，一边点着头，一边回到了办公室里。 身后的医生护士们小声的议论着： “是我的错觉还是怎么的，我感觉霍主任点头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 “有点像是凌医生那种？” “咦，莫非霍主任在学凌医生的姿势？” “少来，哎，你看赵乐意，他学的好像更像呀……” 几个人窝成团，一边议论一边笑，让后面进来的赵乐意，脑袋点的更勤快了。 “小周，你过来。”霍从军忽然从办公室里探出了脑袋。 “霍主任？”周医生迟疑的指指自己的鼻子，磨磨蹭蹭的走了过去。 “好事。”霍从军瞪了周医生一眼，再道：“你去找几个医药公司，看看他们有什么合适的医学会议，给凌然安排一下。” 周医生愣了愣：“哪种……医学会议？” “能露脸的那种。”霍从军鼻子里哼哼，道：“凌医生最近这么拼，难道就呆在医院里顶替你们值班吗？酒香还怕巷子深呢，就选凌然做的好的项目，我觉得肝切除的最好，档次也高，断指再植的就不要弄了，显微外科的太累了。” “哦，好……”周医生听着霍从军的安排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这是要给凌然打名声啊。 然而，周医生羡慕归羡慕，也就只能羡慕了。 打名声有医院和科室支持自然很爽，但爽也得有爽的基础，否则，丢出去也只能丢人现眼了。 再者说，周医生也不觉得名声大振有什么好的，无非是赚的更多，更受人尊敬，可接收的病人也越多，压力也越大……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周医生生怕留的更久，会揽到更多的活，赶紧转身，甩着尾巴就走，像是一只从网里逃脱的草鱼。第565章 停药 “周医生，您看看，这是我们公司最近赞助的几个活动。”高猛拿了一小盒的宣传册子，就在周医生的面前摊开，再仔细介绍道：“云华最近的活动是下个月，一个心脏内科的学会，这可能不太合适。” “卖支架的是不合适。”周医生和许多医生一样，总觉得做介入的心脏内科做的少，赚的多，支架超标准使用太过分。 高猛亦不去辩，呵呵的笑两声，道：“纯粹的外科的会议室再下个月，一个推广普外腹腔镜的会议……” “卖镜子的？” “主要还是卖钛夹什么的。”高猛谦虚的道：“光卖腹腔镜赚不了多少钱的，我们也要吃饭嘛。” 周医生“恩”的一声，沉吟道：“凌然做也做腹腔镜，但他腹腔镜只是做胆囊，那个演示起来也没什么意思。” “哦，演示的话，这个腹腔镜的会议就不是很适合了。”高猛连忙道：“几个演示的名额，都已经送出去了。” “给普外了？”周医生哼哼两声：“怎么的？我们急诊科的医生，上不了普外的手术台？” 高猛连忙赔笑道歉，心里道：您要是上了普外的手术台，生理盐水的浓度都得重新调。 “肝切除吧，还是找肝切除的会议，有没有？” 高猛苦笑：“您之前就点名要肝切除，要是有的话，我们肯定给送过来了，拼了命也要留下一个好位置的说。确实是没有。” 周医生“唔”的一声。 他其实知道是没有的，不止高猛的公司没有搞，其他公司也没有搞。 主要是肝切除这个手术太大了，就算术中使用了一些药品或耗材，但因为频率的原因，数量也不会太多，不像是心脏支架，咔嚓一下就是万把块的利润，搞定一个医院的心内科，一名副高一天就能咔嚓几十次。 所以，现在的医学界，一年到头都在开心内科或介入科的会议。 至于肝切除，积极的一定是肝癌相关的医药公司，而非肝切除本身。 “想办法找一个嘛。”周医生对高猛笑着说：“这是我们霍主任点名要的，你们公司得给力一点啊。” 高猛张张嘴，左顾言他，道：“我们也是想给力的嘛，真的是精力不济了。” “你回去再想想喽。”周医生笑笑，道：“就我看来，你们还是有实力的。” 高猛被赞的浑身长毛，心脏部分的毛长的好像需要安装剃毛器似的。 他听懂了周医生的意思，后者无非就是想要他们公司专门为凌然弄一个肝切除相关的会议。他的公司当然是弄得出来的，就像是他们为心内科经常搞会议一样。 但是，心内科是超级能赚钱的科室，既是盈利的大头，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区域。相比之下，急诊科就差多了。 高猛很怀疑自己把方案递上去，会得到何种评价。 高猛腿脚飞快的跑了出去，到了云医大楼外的停车场，站在阳光下，才舒服的伸了个懒腰。 刚才的对话，给他的感觉，比喝酒还难。 “老高？”停在角落里的雅阁里，有个脑袋冒了出来。 “老唐没出去逛逛？” “医院跟前有什么好逛的。”老唐的年龄比高猛大几岁，但因为没有喝假酒就吐的特长，喝真酒又只能喝一斤，几年下来，渐渐地就跟着高猛做高级跑腿了。 高猛“恩”的一声：“确实，医院这种地方，太复杂了。” 老唐望着高猛的表情，问：“做的不顺？” “恩，急诊中心的主治周，想搞一个肝切除的会……”高猛撇撇嘴。 老唐笑了出来：“这么大项目？他开玩笑的吧。” “据说是老霍的授意。” “哦……”老唐一下子沉吟下来，不敢再多说了。 一个专业相关的会议，怎么样都得开销几十万元，弄的稍微像模像样点，就得是上百万元了。 不仅如此，搞这样的会议，还需要邀请行业内的大佬们，小弟们，将有很多工作要做，若不是配合公司自己的营销计划的话，行政成本也很不少了。 高猛皱皱眉，只能再深吸一口气，拍拍车门，道：“先回去再说，云医呆的我浑身发冷。” “冷冷的冰雨……” 高猛的手机，不等他进到车内，就响了起来。 “高经理，云医的人刚才打电话过来，通知我们，说是咱们公司送过去的激素要停了。”手机里，传来急切的喊声。 老唐一个激灵就坐直了，停药？这可是大事了。 “谁停的？” “云医的周副院长。” “凭什么停我们的药？”高猛有些气急。 药被停了，可不光是损失营收的问题，对医药代表们来说，任务都没办法完成的。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药停了，必然会有别人的药顶上来，想想日后的关系维护，又是一团乱麻。 老唐用同情的眼神望着高猛。 “等等，我问问情况。”高猛醒悟了过来，放下电话，对老唐道：“周医生才给我说完，这边就有周副院长的电话让我停药，两人有关系？” “不知道。但你最好就范。”老唐深深的看着高猛说：“周医生还是代表霍主任说话的。” 高猛不由的打了个激灵：“仔细想想，搞一个会议什么的，也花不了多少钱，经费反正是要花的嘛。” “恩。” “肝切除的会议搞起来比较难，弄一个普外科或者肝胆外科的会议，加上肝切除的主题，应该是可以吧。”高猛一边想，一边说。 “恩。” “我想到了，我们找个公司合作嘛，看看有没有普外科或者肝胆外科的会议，我们赞助总是可以的吧。昌西省内的话，你想想看，有谁家在做这个？”高猛已经从做决定，过度到了实施阶段。 老唐倒是听的眉毛一跳：“也是哦，他们只是想要一个C位嘛，还不一定是C位，剩下的位置，也是值点钱的……” “能省多少算多少，最后算下来，不见得是亏的。先这样，我给老大报告一个……老唐，你介意不介意？” 老唐愣了一下，点点头，从车里走了出来。 高猛锁上门，开始打起了电话。 老唐在车外转了两圈，就觉得无聊起来，开始在云医门前的露天停车场里瞎逛起来。 “是前面的那辆捷达吧。” “对的对的。” “认真点看，也挺可爱的。” 老唐望着三个长相很可爱的小美女，再看着她们面前的旧捷达，突然觉得，世界颇为美好。世界并不是围着霍从军，或者什么凌然之类的人转悠的，总有一些漂亮的人儿，是不看重钱权的。 如果一辆几万块钱的小捷达都能让她们觉得“可爱”的话，老唐觉得自己至少值3个可爱。 “你们好……”老唐忍不住上前，想打个招呼。 “哇，凌医生来了，快把信放上去。”三个小美女分别放了三封彩色的信到车前挡风玻璃上，然后像是小兔子似的，逃走了。第566章 示范手术 “凌医生，我们这边准备举行一场亚太地区肝胆研究会议，能不能请您赏光参加，并做示范手术。”高猛趁着午休的时间，来到凌然面前，语气尊敬的邀请凌然。 做事9成9，还有一分在表演。 高猛知道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因此，哪怕是喝酒的时候，都要敬着他们，生怕有人因此而不高兴了，白瞎了自己带来的两箱好酒。 今次的邀请函就更是如此了。 办一场“亚太地区肝胆研究会议”是何其麻烦，何其花钱的事。要不是周院长真人演示了“我能停药”的牛气，高猛和他的公司，都会更愿意拖上几个月。 说不定，事情拖着拖着就消失了，即使没有消失，有几个月时间的缓冲，他们说不定也能从别的公司或单位组织的相关会议中，买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而，没有哪个医药经销公司，能够承受几个月的停药的损失，哪怕只是停药一部分，也都是很要命的事。 既然事情拖不下去了，那就要赶紧办掉它。而且，最好是办的漂漂亮亮。 高猛拿出来的邀请函就很漂亮，红色的底色，鎏金的字，里面还是启功体的手书。 凌然打开邀请函，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问：“为什么想我做示范手术？” “因为……您在肝脏手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高猛被问的有点猛了，就只能避重就轻的回答。 凌然只是“恩”的一声，问：“亚太地区的肝胆研究会议，规格会很高吧，我能够做示范手术？是谁提议的？” 凌然已经不再是初入医院的小医生了，技术的成熟，让他更能理解站在前排的外科医生的技术。 他的大师级肝切除术，固然在云华强的犯禁，但在全球范围内，超过他的肝切除技术的人有两位数。 考虑到这些同志都没有系统的加成，那他们在肝切除方面的经历、智力等等，就非常的可怕了。 会议的范围包括了亚太地区，很容易就出现技术达到或超过大师级肝切除术的强人，而他们的宣传资源，大约会更强。 凌然虽然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参会，但在医学界的会议里面，声望之类的属性，是要略略压过技术本身的——手术室里的医生，比拼的无疑是技术。不论任何身份、地位和财富，都希望技术最好的医生给自己做手术，但在会议中，大家就不会如此坚持了。 凌然知道自己的技术如何，但外界并不一定有同样的认识。 他也不想贸贸然的收下高猛的殷勤…… 对礼物和殷勤，凌然有他自己的处理之道。 高猛无奈的看着凌然，只能说的更明白一点，道：“示范手术的要求的确很高，但这个手术的位置是我们公司指定的，我们觉得，交给您是一个明智之举……霍主任也是这么想的。” “霍主任安排的吗？”凌然才不跟他玩隐晦。 高猛有些尴尬的笑两声。 他本来是想一石二鸟的。既满足了霍主任的要求，又能从凌然这里收获点人情分…… 高猛转转今天还没喝酒的脑筋，道：“霍主任提议的，我们公司同仁，也都是认为，凌医生是合适的人选。” 说着，高猛举手笑道：“我向来是公司里的挺凌派。” 凌然这才点点头，道：“多谢，那我就收下了。” “不用谢不用谢。”高猛哈哈的笑了出来。 “有挺凌派的话，有倒凌派吗？”凌然突然又问了一句。 高猛登时愣住了，这个凌然，比假酒还难估量啊……不行就装吐退场吧…… “凌医生，早上说的肝内胆管结石的病人来了。”吕文斌轻轻敲门，驱散了房内的冷空气。 高猛连忙站直了，说：“凌医生，那我不扰您了……” 示范手术不是小事，尚有许多其他的事务要做，但现在就不用找凌然去说了。 凌然也就是点点头，再问吕文斌：“是郭主任介绍的病人？” “对的，市府的干部，年龄47岁，合并肝硬化……”吕文斌小声的介绍刚刚调出来的病历。这是管床医生最基础的工作了，外科的主任或治疗组的组长们，可是不会依着病历一条条的看下去的。 “不是太大的问题，病人愿意的话，就给做核磁共振，等我来了再做B超，做保肝治疗……”凌然只安排检查，并不具体说保肝的药物安排。和大部分的外科医生一样，这些部分，他都是交给住院医们去处理的，而后者通常也都是按照指南来操作。 不会就去查书，这就是住院医们的日常生活，比百度搜索稍微高端一点。 高猛本来都要走了，听到市府的干部，又忍不住停了下来，他也不敢留多久，稍微听了些内容，再慢慢地挪了出去。 出了门，高猛先打了个电话回公司，随便编造了两句，就往急诊中心的病区去了。 有身份的病人，相比普通病人有更大的选择权，而他们的选择，也就更具有代表性了。 高猛虽然是匆匆忙忙的按照霍从军的要求去办事了，可对于凌然的能力，他其实也没有一个感性的了解，只知道有多人赞誉，高猛就想趁机去看一看。 到了急诊中心的病区，高猛又是一副人面很熟的样子，和见到的所有穿白大褂的男男女女打招呼，再问到了病房，才快步而去。 随着凌然做肝切除的次数越来越多，急诊中心也是做出了几个特级护理的病房，能够容纳肝切除手术前后的病人。手术刚做完的时候还是要送进ICU的，但是，从ICU出来到普通病房的时候，也还是需要一些特殊对待的。 这也是减少肝胆外科不满的方案之一。当然，急诊中心也会因此而增加业务量，至于肝胆外科是否会减少业务量，一方面，霍从军并不是太在乎，另一方面，凌然现在整夜整夜的做肝切除，早都超过了肝胆外科的容量了。 吕文斌特意提及的病人韩卓，就是一名托人介绍而来的病人。 他原本是要挂号去省立的，甚至考虑去京沪做手术，但在打了几个电话以后，还是决定来找凌然了。 人离乡贱，尤其是做久了公务员的韩卓，在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其实也不想去京沪做普通患者。 考虑到梅老都找了凌然做手术，信奉权力的韩卓，对凌然还是颇有些相信的。 即使他的年龄如此之小，看着如此之帅…… 韩卓躺在病床上，身边不绝有来看望的老同事，老下属和老关系，若非身体一阵阵的难受，他倒是觉得医院的生活挺不错。 高猛望着络绎不绝的人群，心下一阵安定。 他也不懂医学，更看不懂外科手术，但他最怕的是凌然的示范手术变成示错手术，现下见韩卓这样的老机关，都是一副安之若素的模样，不由觉得轻松起来。 这时候，又是一名老机关模样的男人入内，跟韩卓握着手，道：“老韩怎么不请个京城的专家过来做手术？你这可是个大手术啊。” “你是说请京城的飞刀？”韩卓显是了解过的，转头苦笑道：“我也找人联系了联系，人家一听我在云华，转头就给搪塞掉了。” “还歧视我们云华不成？” “问也问不明白，谁知道是怎么回事。”韩卓摇头。 两个说话的人，只当是闲聊，高猛却是立刻上心了，不由掏出了手机，悄悄的发起了信息。第567章 报告 “主任您好，我能进来吗？” “什么事？” “主任，这是我的名片，我是福安药业的学术代表小王，现在负责咱们云医的药品推广工作。” “你们什么药？” “谢谢主任关怀，我主要推广公司的激素类的治疗药物，您看这是我们的相关药物……” 高猛正走到泌尿科的办公区，想要去找副主任医师郭立清，就听到后方的主任办公室里，冒出了“激素”一词。 他现在对激素可敏感呢。 周副院长停了他们公司药的事，分分钟传遍了业界。现在虽然是在泌尿科的地盘里，可是，这名一听就是新人的医药代表，却想向泌尿科主任推销激素，就由不得高猛不上份心了。 “主任，如果我们的药，进入医院以后，能够投入一定的费用资源，主任您觉得能否用起来……” “再看吧。” “谢谢主任指导，我正准备申请一些资源，到时候还要向您多请教……” 高猛伸着脖子听着里面的对话，不由的撇撇嘴。现在的新人医药代表，都是满嘴的套话，还都敞开着大口子，真不怕把这些科室主任喂的不敏感了？ “你哪个单位的？”身后，有人忽然喊了一嘴，吓的高猛险些猛跳起来。 “郭主任，郭主任，是我高猛来着，咱们上次一起喝了酒？”高猛赶紧拉住后面的郭立清。 相比科室主任的权威，副高们就要好说话的多了。 当然，也就是相对而言。 郭立清用看包1皮环切的眼神看着高猛，再问：“你偷偷摸摸的搞什么？” “不是，我哪里敢呢。”高猛赶紧笑两声，道：“我是来问问您介绍给凌医生的那个病人，就是肝内胆管结石的韩先生。” “怎么了？”这是问到私人的事了，郭立清才没有大喊大叫。 高猛脑筋一转，道：“我们公司准备搞一个亚太地区肝胆研究会议，您介绍的那个病人，感觉挺适合做示范手术的，我就想来问问，您这边是怎么看的？” 他哪里知道合适不合适，但是，由医药代表来沟通两个科室的关系什么的，在医院里实属平常。 郭立清也没有多想，脑子里亦是去掉了高猛偷听的故事，仔细想想，问：“凌医生让你问的？” “您知道凌医生的性格的，他还没有做决定呢，我们想先做个内部的了解，免得他那边敲定了，咱们这边又不愿意，容易给弄拧巴了。”高猛多年的功力运用起来，撒谎顺畅的像是只粗水管似的，噗噗噗的还带着气声，与主任办公室里淅沥沥的小管子不可同日而语。 郭立清不由沉吟起来，片刻后，道：“这个事不好我来决定，你要不等等，我和病人商量下，再做决定。” “那个，我多问一句，您和病人是？” “我们老同学了。”郭立清道。 “哦哦……”高猛连忙点头，道：“我听说您这位同学本来想找京城的专家，结果没成行？” “他自己傻，肝切除找京城专家。”郭立清笑出了声。对于云医的医生们来说，京沪两地的医生前来飞刀，是件非常令人纠结的事。 一方面，他们作为地区顶级医院，是没有再上级医院的，医生们的心气也都非常足。平时喝酒到一斤的时候，也敢视天下英雄为无物，大有诸侯气质的。 然而，每当京城的医生前来会诊或者飞刀的时候，云医的医生们的诸侯气质，就不免受到伤害，仿佛被御林军扫了一遍似的。 像是郭立清这样的副主任医师，要说也攀到了技术体系的高点了，可真要比较起来，他也不只敢说：我割的包2皮比京城的医生还漂亮。 再到泌尿科最重要的器官“肾”的时候，郭立清等人就更没有多少自信了。 别的不说，大家在最重要的肾移植方面，就有天壤之别，总不能光是比较包3皮吧。 倒是凌然的肝切除，救场救了京城来的飞刀大牛，让云医的医生们，很愿意将之当做谈资说出来。 高猛看着郭立清的脸色，就知道自己是漏了什么信息，尴尬的笑笑，道：“我最近醉的多了，这肝切除和京城的专家，是有故事的？” 郭立清莫测高深的一笑：“你天天喝酒，竟然都不说请我一个，高猛代表，你让我怎么说你呢？” “今天晚上，盛源，我私人请您。”高猛说着场面话，但气势很足。 郭立清这才“恩”的一声，换做一副笑脸，讲起了当日的故事。 …… 晚间。 郭立清处理完了科室工作，估计着韩卓那边来的演员也差不多该下班了，再到病房里探望，将凌然要做示范手术的事儿说了。 牵扯到自家的身家性命，韩卓不由仔细思量起来，边想边道：“这么说的话，凌医生的技术是真的好？” “那肯定是。”郭立清于是又将给高猛的故事，说了一遍给韩卓，再举手道：“别的不谈，就在云华，你要是能找到一个比凌然做肝切除，还做的好的医生，我做100例包4皮环切。” 韩卓用诡异的眼神看看老同学，想笑未笑，欲言又止。 陪床的韩夫人反而有点好奇：“你们泌尿科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我都副高了。”郭立清骄傲的道：“我现在要做也是做阴1茎切除还差不多。” “行了，我愿意参与这个示范手术。”韩卓打断了郭立清的话，再听自己的肝就要颤了。 郭立清停下了准备开放的长篇大论，皱皱眉道：“你可想好了，示范手术的话，医生是会紧张的，可能表现不如平时好，尤其是凌然这样的年轻医生，不见得……” “但他得更谨慎了？”韩卓问。 郭立清愣愣：“那肯定，但凌然的性格，据我所知……” “再谨慎也不可能有示范手术这么谨慎，我宁愿他紧张一点。”韩卓感觉自己考虑清楚了，条理清楚的道：“咱们读书的时候，每逢大考，是不是表现的更好一点？平时做不出来的题也能做出来了？就像是……对了，那些运动员不是也要大赛的时候，才能表现出色？” 郭立清觉得不太对，但也无从反驳，只能道：“你可想好了……” “我想好了。”韩卓郑重的道：“只要他按照规范来，我就不亏。” 或许不会得到最好的结果，但也不会得到最差的结果。 郭立清看着老同学，不由赞道：“你这是做公务员做到骨子里了。” 韩卓被赞的开心：“那是，我现在跟老婆同房，还都提前打报告的。”第568章 乱中有序 月末的云华，天气略有些酷热。 云华医院的大门前，又挂上了红色的横幅——热烈庆祝“亚太地区肝胆研究会议”顺利举行——看的路过的病人和家属一阵的烦躁。 同一时间，相隔不远的希尔顿，也用电子屏打出了相同的宣传语。 酒店内，宣传画与宣传册齐飞，锦旗飘飘，彩旗飞舞，绿萝与吊兰布满会场，红的纷繁艳丽，绿的娇艳欲滴…… 高猛穿着严肃的西装，两天没喝酒的脸，惨白的像是昨晚喝吐了似的，流窜全场，接待一切可以接待的人。 “乱中有序，乱中有序……”老唐给高猛做搭档，年纪略大，心绪却没有他稳。 高猛不爽的瞅了老唐一眼，道：“你别把玩股票的那一套拿出来啊，什么技术性调整之类的，你每次唠叨这些，人家大盘听你的吗？” “怎么不听？我的股票账户里，钱最多的时候，能有200万的，云华交一套大房子的首付了。” 高猛才不跟他争论这个，呼了口气，道：“你去后面好了，盯着三方的人，让他们把音响和投影什么的给调好了，只要这个不出问题，座位上多瓶水，少瓶水的都是小事。” “得，我去看吧。”老唐也不想呆会场里了，人来人往乱的很，医生们对医药代表又多是倨傲的态度，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到了他这个年纪，就有些不太乐意了。 跪着赚钱就是这么一点不好，年纪越大，膝盖骨越不好打弯了。老唐倒也不羡慕站着赚钱的人，反而有些羡慕躺着赚钱的。 躺着多舒服啊，腿张开了，要是又白又直，医生们说不定还要给张谄媚的笑脸呢。 老唐正这么想着，就见急诊科的左慈典当面走了过来。在云华呆了些日子的左慈典胖了些，皱纹好似少了，但却更深刻了，看的让人张不开腿。 “我走了，我走了。”老唐使劲摇摇头，像是股市雪崩卖股票似的，连忙跑走了。 “左医生来了。”高猛上前给打了声招呼，问：“凌医生那边准备好了吗？” “在手术室了，你们这边确定了时间，手术室就开始麻醉。”左慈典提醒道：“时间一定要算好，一旦开始麻醉了，凌医生就不会等你们了。” “我明白的。”高猛不是太理解凌然的性格，但他见过许多爱惜羽毛的医生，他们是不会为了配合一场示范手术而冒着被批评伦理道德的风险的。 示范手术既是一场医学秀，也是一次个人秀。 举办示范手术的理由一定是出于医学秀的，但原因基本都是源自个人秀的。 到了这个时代，从医学秀中走出来的医学专家是越来越多了，但因为个人秀的不好，而被指摘的医生也越来越多。 手术室其实是一个很规范的地方，从穿衣服到消毒，大部分的步骤都是有迹可循，有规则可遵守的。 在规则的限定下，以规则的方式，完成规则的手术，这是示范手术的标准表现形式。 而对于凌然来说，这也是他最适应的环境。 凌然缓缓的洗着手，并在脑海中，默默地回忆着手术的过程。 每一种术式都是有标准型的，做个几十上百例的医生，都不会有术式不记得的问题，但是，针对当日的病人，对术式如何变形，那就是非常有讲究的了。 一方面，在开腹以前，甚至在切开以前，医生都是看不到病灶的情况的，炎症病变造成的结果难料，这就需要医生有临机变化的能力。 另一方面，现代医学的各种影像检查，已经能够提供相对充分的信息了，只看外科医生是否能够充分的理解和阅读出其中的信息。 说起来简单，真到了做手术的时候，外科医生要做到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难上加难的，更别说尽善尽美了。 事实上，若是没有一个好老师的话，外科医生要自己琢磨任何一点，都可能需要几年乃至几十年。 最简单的像是阑尾的位置，若是没有上级医生手把手的教导的话，想找出来可是相当不容易的。 相应的，肝内胆管结石的胆管，也并不总在教科书指定的位置。 这些经验性的操作，既需要学习，也需要在手术前进行预习。 坊间盛传的开腹以后再关上的操作，既可以解释为病情的变化与负责，也可以说是外科医生的准备不足。 就平常的手术，凌然现在都是要先做术前会诊的，对今天的示范手术就更不用说了。 凌然就像是在学校即将参加大考似的，提前一周开始复习，提前三天，就开始有针对性的猜题了。 病人的肝是怎么样的，炎症如何，耐受性又如何，这些是不可能得到确实信息的。 但对凌然来说，这种规矩内的挑战，反而让他更有动力了。 “凌医生，可以戴耳麦了。”今天的巡回护士是苏梦雪，得到消息，就赶忙来通知凌然。 凌然点点头，再冲洗了手，从蒸锅中取了干布擦干，才到手术室来。 今次做一助的张安民连忙提醒凌然：“摄像机已接通了。” 示范手术常见的有两种参观方式，一种是手术室内建有参观室的，就如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那样，既可现场参观手术。 但更常见的还是手术与观看分离的模式，有的甚至特意在时间上做点延迟，以便在出现了重大失误的时候，能够及时止损。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直播能够容纳的观众多。而电影电视中，总喜欢拍摄前者，多数怕是因为他们的演员少。 云医没有建带有参观室的手术室，就连直播的设备都不是很齐全。 不过，霍从军这次已经决定要将全套设备留下来了，也算是给对方公司的一份补贴。 “戴耳麦了。”苏梦雪踮着脚，凑近凌然，轻轻的嗅了嗅他的味道，才将耳麦戴到了凌然的头上。 凌然“恩”的一声，再问今天的麻醉医生苏嘉福：“可以了吗？” 苏嘉福紧张的说不出话来，赶紧打了个OK的手势。 对职称还是住院医的苏嘉福来说，这样的示范手术，对他也是一次大考。 凌然自己看了看监视器，再低头看看病人，道：“手术开始，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 他只说了一句话，就顺着画好的线，用手术刀做了开腹。 画面在高清摄像机的拍摄下，稳稳的直播到了酒店中。 希尔顿的会议室里，医生们稀稀拉拉的坐着，轻声说笑的同时，再看着屏幕。 对于观众们来说，这场示范手术，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尤其是来自外省的医生们，更是翘着脚，聊着天，就像是他们参加今年的其他四场、五场、八场医学会议一样。 省内的医生们则相对的认真一些。 过去半年以来，凌然光是飞刀肝切除，就做了三位数，在场许多人都是亲眼见过，亲自参与过的，因此，只要不是性格太跳脱的人，都不会像外省的医生们那样随意。 “用力一点，他这个肝脏偏大。”凌然的声音很久才从音响里传出来一句，顿时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肝脏已经暴露了？” “还是挺快的。” “现在的年轻医生看电视剧看多了，做手术都讲究快，快有什么用？” 因为是隔空看直播，会议室里的医生们私下里亦是肆意评价着。 留在会议室里帮忙的余媛这时候想站起来辩驳几句，又被左慈典给拉住了。 “凌医生做事，比你说话有用。”左慈典指指屏幕，再对余媛道：“安心看着就行了。”第569章 直播 服务员们穿梭于会议室内，送上饮料、矿泉水和少量的酒。 长长的桌子两头，有的放着吊兰，有的放着绿萝。 外科医生们，有的谈论着小三，有的谈论着小四，有的谈论着相亲失败，各有各的话聊，一个个摆着休息体位，像是看电视剧似的，看着屏幕上的手术直播。 对医生们来说，示范手术实在是太常见了。 这年月，是个大佬都要做示范手术的，这就好像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们，一旦融资成功了，首先就迫不及待的要开个发布会，然后穿件体恤或者格子衫上台念叨…… 有空的医生是会愿意看看示范手术的，但也就是随便看看罢了。 今天的手术直播，也没有放在众人心里。 倒是做手术的医生，引来一些医生的关注。 “我要是有这么帅，我就辞职做医药代表去了。一年大平层，两年大别墅，三年开个私人医院。”说话的指着屏幕旁边挂起的医生介绍，里面是凌然的正面照，拍摄水平普普通通，但依旧帅的放光。 跟他坐在一起的医生就笑，说：“你都有大别墅了，还开什么私人医院？” “私人医院舒服啊，我想做什么手术就做什么手术，想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对了，你们医院最近改手术费了？” “给加了10%，没多少。” “还没多少……一个肝切除下来，能多两三百了吧，一天做一个肝切除……喂，肝门静脉给分离出来了。”说话的医生突然坐正了。 “这是疯了吧，干嘛做的这么快。”外科医生互相看不惯的很常见，随口挑刺更是轻轻松松。 旁边的医生却没有吭声，而是望着屏幕，皱眉看了起来。 “看出感觉来了？帅哥也能做手术哈。” “入肝血流全阻断了。” “恩？” “我听说这个凌然凌医生，好像是有在外面开飞刀的，他给梅老做过手术……”说话的医生用正常的音调，登时吸引了周围好几个人。 “真的假的？哪个梅老？” “我之前也就随便听听，但看现在这个示范手术，就不好说了。” 众医望着屏幕上，银白色刀具在血红的区域内的动作，注意力不由的集中起来。 示范手术，有时候会变成示威手术。 尤其是在不熟悉的医生之间，出现医术碾压的时候。 高端外科医生与低端外科医生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大部分时间，低端外科医生们都会呆在自己的地盘里，装作自己只比大佬们少点经验的样子。就好像48中高二6班的某名排名中流的学生，在做全国历年真题的时候，觉得自己也就比状元们少个两百分而已。 只有当他不慎看到奥赛数学的试卷的时候，才会对自己的水平，有百分之一的了解。 而在今天的希尔顿会场，做不了肝切除的医生，勉强能做肝切除的医生，以及肝切除做的很好的医生们，看着屏幕，也都对自己的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手术的进程始终如一。 凌然提前准备的很充分，手术又熟悉，可以说，除非是出现外科医生们最讨厌的大出血，否则，手术的进程就不会出现拖延。 很快，凌然完成了肝切除前的所有准备，并没有丝毫迟疑的捧起了肝子。 坐在会场中的左慈典，不由的移开目光，看向会场诸人。 此时，一间能容纳三百人左右的会场，已经坐的七七八八了，而且，所有都停止了聊天，像是看一部电影的高潮情节似的，目不转睛的盯着屏幕。 左慈典望着他们，静静地等待着。 须臾。 一群人猛的发出叫声： “啊……” “呀……” “哦……” “喔……” 左慈典微微偏头，果然看到，屏幕里的凌然，举起了病人的肝脏，用手和刀柄，将之给掰开了。 手掰肝，许多医生都会使用，而视觉效果突出的技巧。 不过，这招能用得熟练而有效的可不多。 “这个病人是肝硬化哦。”在场有的医生忽然提了出来，又引得一群人去翻看资料了。 左慈典暗自轻笑，随口对跟前的医生道：“我们凌医生做肝切除，最严重的病人，肝脆的像是桃酥似的。” “你是云医的？”跟前的医生看看左慈典的白大褂，顿时来了兴致。 左慈典微笑点头：“我是凌医生的治疗组的，今天给大家服务。” “哦哦……来来来，坐这边好了。”在旁的医生之前就看到左慈典了，现在才是态度一变，热情相邀起来。 左慈典像是没意识到对方的态度变化似的，笑盈盈的上前，就开始介绍凌然的肝切除，以及最近的肝切除成果。 在这样的会场里面，左慈典自然不会去说“飞刀”之类的手术，就只谈在云医的手术，即使如此，当他说出凌然的手术频率，尤其是手术的预后情况的时候，还是引来众人的惊叹声。 高猛也在会场里面溜达着。 他看着众医生从无所谓的态度，缓慢地转向认真和关切的态度，心里也是一阵振奋。 谁都不想自己辛辛苦苦的做的事，被人所无视。 哪怕今次的会议，并不是他想要的，但是，会议组织起来了，他也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一定成果的。 “今天就到这里了。”直播屏幕里，凌然说了一句话，就让关闭了摄像机。 会议室里，响起了不那么热烈，但也算是积极的鼓掌声。 高猛连忙拿起麦克风，向众人道：“凌医生一会就过来，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可以向他询问。” “就一场吗？”坐在前排的某位，直接大声的问了出来。 高猛愣了愣，忙道：“接下来的示范手术是下午2点，由昌西省立医院的何红驽主任来做。” “中间呢？” “中间就是安排一些，别的会议的项目……哦，大家对凌医生的手术有兴趣的话，一会可以再向凌医生提问，我们准备了一个小会议室，专门用来做相互沟通的……” “还要换会议室？这间不行吗？”坐在前排的医生不太爽快的大声说，后面也就有人附和了起来。 高猛陪着傻笑两声：“这不是担心空间太大，让大家聊天有距离……” “小会议室能装几个人，你问问有多少人想留下来嘛。”前排的医生站了起来，再问：“想去小会议室的举个手。” 自然是没有几个人举手的。 高猛苦笑，医生们的任性，总是凭空的制造无数的麻烦。 但他也只能撑大了喉咙吞下来，医药代表，做的就是这种事了。第570章 欺负 “我看凌医生用的是术前ASA分级，和CPET检查哦。” “彩超，CT，MRI都给做了，凌医生检查开的很保险啊。” “术中出血控制的好。” “术后的早期管理准备怎么做？” 会议室里的桌椅被重新摆了一圈，使得凌然坐在前列，以显示平等探讨。 来自省外的医生们，多坐在前面，抢着话筒向凌然提问。 肝切除这个项目，对很多医生来说，就是终身项目了。 不似凌然这种有系统的年轻帅医，最常见的名医生产路线，是先有一个好学历，再拜一个好师父，然后从住院医到主治，从主治到副教授，并在资深主治到副教授期间，拼命的做手术，且确定自己的方向，最终，成为主任医师的那一天，也就是初步奠定了自己的专长的时候。 擅长做胆的，擅长做肝的，擅长做尿道的……确定了以后，总得五六七八年，才能建立在该行业的权威。 接下来，就是拼天赋，拼努力，拼运气，最重要的，是拼寿命的时间了。 要开一个新项目，总得两三年的时间，要做的成熟而专，五年时间算是少的了。 所以，45岁做到治疗组的负责人，从而能够自己决定项目，与55岁做到负责人是截然不同的。 在场的医生，毕竟是以平常医居多，大部分都是在向自己的第一个专项而努力，许多人甚至可以预见，一辈子就只做这么一个专项了，因此，对于肝切除的种种，他们的关心也是确实的。 尤其是在听说凌然的手术的低死亡率的情况下，就算是好奇心，也要促使他们冒出许多的问题来了。 凌然优哉游哉的回答着。 他是大师级的肝切除，而且，又有几百例的经验，从这一点上来说，给众人上个课，还真的没问题。 事实上，在场医生围着凌然问了大半个钟头，就没有一个问题是超纲的。 渐渐地，再迟钝的医生也发现了这个事实。 众人的眼神和语气，也是渐渐的变了。 “凌医生您好，我有一个问题……” “凌医生，我现在遇到一个疑问，关于严重肝硬化和门脉高压的患者，大部肝切除究竟是否能够实行……” “凌医生，关于刚才的问题，我有一点好奇……” 高猛在旁听着医生们加的尊称越来越多，不由低下头来，压抑着心中的惊讶。 他是不懂医学的，但他太懂医生们了。 尤其是外科医生们，可以说是医生群体中最倨傲无礼的一批人了，要让他们承认你的身份和地位，或者加上尊称，通常是需要权力才能实现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力，那么，想得到外科医生的认可，可是相当困难的事，需要不止一次的示威手术——或者，是一次效果极好的示威手术…… 高猛望着年仅20岁许的凌然，再看看他身边的医生们，再看看医生们四周虎视眈眈的医药代表们，不由的猛吸一口气。 今次的示范手术的效果，有些好的出奇啊。 成为众人焦点的凌然，表情的却甚是平静。 成为焦点是凌然的日常了，就是小时候，凌然出现在街头，都会得到一群人的围观，更不要说，他在熟人圈子里办事了。曾经，凌然所在的学校和街道社区，举办任何活动都会想方设法的拉上凌然，从而得到网络时代以前，难以想象的关注度。 也就是云医的工作环境，决定了凌然在做日常手术的时候，不会被围观。 但就围观这件事来说，凌然其实是有心得的。 一份云点头，一份云微笑送出去，众人的情绪就已经得到安抚了。 剩下的，凌然就只说事，也就将大家的关注点拉到会议本身中去了。 …… 会议进行的有条不紊，甚至有些延绵。 正常的示范手术，其实进行的是很公式化的。 医生们戴着耳麦，帅气而熟练的进行一场手术，前来参会的医生们喝着小茶，像是看2000年后的春节晚会似的，看过一遍，记得一些就记得，记不得也就罢了。 大部分医生，都是指望着多次举行示范手术，从而混个脸熟，从本质上，与依靠春晚成名的明星们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过，凌然显然是具有更多的吸引人的因素，以至于到了下午时分，新的示范手术开始了，他这边依旧有人问东问西，直到会议时间快结束了，依旧有多人留下来。 这时候，一名身穿衬衫的医生靠了上来，道：“凌医生，昌西省这边，做肝切除的医院好像有好几家哦。” “对。”凌然有些不太理解这个话题，但还是给了个简短回答。 身穿衬衫的医生微笑：“我们延东省就不一样了，到现在，开展肝切除的医院还很少，我们医院也是刚刚开始试点……” “你们可以请我们凌医生去飞刀嘛。”霍从军自阴暗的角落里钻了出来，却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的。 穿衬衫的医生一愣，笑了：“我们医院和沪上的医院有合作了。” “所以说，连飞刀都拿不出来的。”霍从军向凌然点点头，笑道：“时间差不多了，去吃饭吧。” “好。”凌然也无所谓。 高猛这时候连忙跑出来，开始拉着众人邀请吃饭，转上一圈以后，适才的话题也就消失不见了。 “以后，肝切除的飞刀就要开多一点了。”霍从军拉着凌然，低声的跟他说。 这个话，随便换一个医生，霍从军是绝对不会说的，太露骨了。 但霍从军担心说的不露骨，凌然会听不懂。 见凌然点头，霍从军又给解释道：“示范手术看起来效果很好，你不趁现在提价的话，邀请的飞刀多起来，就不好提了。当然，从后邀请的医院提，你做的好，前面的医院也会知道的。” 凌然在医院里干了这么一段时间，也渐渐的熟悉了医院的情况，不由看霍从军一眼，道：“一般的科室主任都不会鼓励医生开飞刀的。” “一般的医生也不会把病房给填满的。”霍从军叹口气，道：“再要建楼不知道得多久了，你得有效利用现有的病床。” “好的。” “先填肝胆外科的病床。” “唔……好的。” “肝胆外科小科室，好欺负的，别担心。” “哦……”凌然感觉自己好像学到了些什么。第571章 吃饱了就走了 “擦汗。”贺远征的声音稳若泰山，手下的钳子捏的手指头硬了都不放松。 巡回护士用镊子夹了纱布，在贺远征的脑门上蘸了一遍，然后又给他对面的一助擦了汗。 几分钟后，贺远征紧绷的肌肉群才松弛下来。 “差不多了，夹子放开吧。” 随着贺远征的命令，一助特意等待了几秒钟，才上手取下了肝门静脉处的血管夹。 血流毫不迟疑的涌入了缺血的肝脏。 贺远征的轻松持续了十几秒钟，接着，又进入了紧张的填塞纱布的时间。 肝的切断面涌血，向来是肝切除中的难关。 贺远征大部分时间都能渡过，但也经常有失策的时候，这让他在肝切除中，总不能做到游刃有余。 好在这一关闯过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就轻松了。 贺远征很快完成了主刀的部分，又留了一点边角料工作给助手。 他以前的是除了关腹以外，一点额外奖励都不留给助手的医生——贺远征自己也才四十多岁，还在练手攀科技树中，哪里有那么多零碎给助手啊。 但是，现在不留是不行了，眼瞅着张安民跟凌然都上手了，贺远征也怕肝胆外科人心浮动。 三十九岁零八个月的助手，兴奋的说“谢谢贺主任。” 贺远征也只是“恩”的一声，就转身出了手术室。 扯掉手术服，摘掉帽子，贺远征没有离开手术层，而是走了几步，就踱到了隔壁的手术室。 隔着手术室门，通过门中间的大圆玻璃，就能看到里面侧对着门的凌然。 凌然戴着口罩，但也露出了半张侧脸和眼睛，那认真的神态和自信的气势，与前几日示范手术时一模一样。 贺远征的心情其实很不平静，甚至有些气愤。 但是，看着这样的凌然，贺远征还真的是发不出脾气来——示威手术不光对其他医院的医生们有用，对云医肝胆外科也是一次全方位的震慑。 贺远征之前看过凌然许多次手术了，但这就好像在小考中看同学做题，以及在高考中看到同学的分数一样。 正儿八经的示威手术，示威的效果就是好。 “今天第三台手术了。”身后，有等待手术的肝胆外科的医生，凑了上来。 贺远征意料之中的道：“又是从凌晨做起来的？” “今天他们好像是6点多开始做手术的吧。” “6点到现在？”贺远征看看走廊里的时钟，不由轻挑眉毛。 “是，应该是病人不够用了吧。” “病人不够用……”贺远征想笑两声出来，却是笑不出来。 像云华这样的地区顶级医院，平常哪里有病人不够用的时候。事实上，就算是肝胆外科这样的小科室，也能轻轻松松的将病床填满，使得任何人到医院来住院，都得先找关系才行。 毕竟，云医不仅负责诊治肝内胆管结石这样的疾病，胆结石一样可以做，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截留昌西省内的大量病源。 能去北上广做手术的病人毕竟是少数，对于大部分需要医保来治疗的病人来说，云医就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医院了。 所以，每周的专家门诊，都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如肝胆外科，贺远征每周只要半天的门诊，就能收治足够多的病人来做一周的手术了，要是有病人不够用的情况，那就多开半天的门诊即可。 但是，贺远征知道，凌然的病人可都是从各地送来的。 凌然现在省内各大医院开飞刀，造成的结果是吸引了更多的病人到当地医院治疗。 一些得了肝内胆管结石的老病号，拖着不肯做手术，一拖拖了三五年的是很常见的，而一旦他们身边的人有治疗效果好的，立即就会吸引病友们同来治疗。 但是，省内的其他医院，可没有多么高的手术效率，他们通常留下两三名典型病例的患者自己做，剩下的就邀请凌然继续飞刀，或者干脆转诊病人到云医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凌然等于同时开着多个低效率的门诊，病人还不够用，这就不是贺远征所熟悉的状态了。 “我进去看看。”贺远征“嗤”的踩开了门。 肝胆外科的小医生左右看看，也连忙跟了进去。 手术室内，只有今天的巡回护士王佳看了贺远征一眼，再向凌然报告：“凌医生，贺主任来了。” “贺主任。”凌然等了几秒钟才抬头，向他看看，再就低下了头。 “凌医生，听说你做手术做的病人都不够了？”贺远征心里其实揣着火，就是不知道怎么迸发出来。 凌然看到贺远征，就想到了床位，于是自然而然的问：“你们床位够用吗？” 贺远征一愣，接着就似笑非笑的道：“床位从来也没有够用的。” “武新市一院和二院的床位也不够用了。不过，他们两家医院都有空间，肝胆独立出来的话，还有位置。”凌然考虑到最近用了肝胆的床位，所以决定跟贺远征再聊两句。 贺远征却被这个新消息都给惊住了，不由问：“两家肝胆都要独立出来了？” 对云医肝胆外科的贺远征来说，这个消息说不上好与坏，但绝对会产生一些影响的。 就昌西省内，有独立肝胆外科的医院，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武新市又是昌西省内的第二大城市，一口气增加两个肝胆外科，以后既有可能做大蛋糕，也有可能分走更多的果子…… 转瞬，贺远征不由的又想到什么，于是问凌然道：“凌医生最近常给武新市的医院做飞刀吧，他们的水平怎么样？” “武新市一院的李主任单就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的话，技术和贺主任你差不多吧。”凌然想了想，又道：“我让他最近收集一些其他类型的肝切除的病历，应该会练的很快。” “他是跟您学的？” “肝切除的话，最近几个月是。”凌然笑笑。 贺远征也笑笑，只是笑的颇有些苦。 用行里人的话说，这武新市一院和二院，就是凌然培训出来的医院了，甚至可以说是他拉扯大的，只要凌然以后的地位不断攀升，两家医院的肝胆外科一定会无限向其靠近的。 “您忙着……我还有事，就先走了。”贺远征心里的火气，突然少了很多。 凌然头都没抬的“恩”了一声，接着想起来似的，道：“贺主任，我之后想派人多收集些资料，能在你们科找个小房间办公吗？” 要是放在几分钟前，凌然的询问绝对会点爆贺远征心里的炸药，此时此刻，贺远征只是迟疑了几秒钟，问：“您是想收集什么资料？” “写篇论文吧。”凌然道：“肝切除方面。” “哦……好，那您稍后让人来看地方。”贺远征面带微笑，心里对自己说：别多想，人吃饱了就走了。第572章 认同 “22床的病人，可以试试下床了，家属帮忙搀扶一下。”护士走进特护病房内，看着记录单，就给吩咐起来。 特护病房的等级比ICU低，但比普通病房要高一些，是肝胆外科特设给病情较轻的患者的，说的确切些，就是肝切的少且身体条件好的，就进特护，切的多或身体条件不好的就进ICU。 特护病房的病床前，可以留有陪护的家属，此时连忙站了起来，问：“第二天就下床吗？” “恩，22床可以试试下床了，坚持一下啊，刚开始下床有点疼，但是有利于术后恢复的。”护士快人快语，接着就指导家属，并扶病人下床。 旁边23床的患者家属看着他们的动作，不由小声问：“22床也是肝切除吧，我们这边做完手术三天了，也没说下床的话……” 护士拿起记录单看了一眼，就见23床的病人的主刀医生缀着“贺远征”的名字，于是抬头道：“不同的病人病情和状态都不一样，你们再等一两天看看啊。” 23床的病人家属着急的站了起来，道：“我看好几个比我们做的晚的人都下床了，我们的手术是不是有问题呀。” “三天后下床也属于正常。”护士说的也是实话，做了肝切除手术的，两三天内能下床，都算是做的好的，能像是凌然的病人那样，一日下床的，少之又少。 23床的病人家属念叨道：“已经三天了。” “那你问问你们的管床医生，我这边只能看到医生的医嘱。”护士顺手就给撇清了，然后继续扶着22床的病人下床。 第一天下床的病人，疼的呲牙咧嘴，又不敢用劲，艰难的从床上蹭下来，再踩到地上，就花费了好几分钟的时间。 不过，一旦脚踏到实处，又没有预想中的伤口崩开等等情况的时候，病人的脸上就裂开了笑容，声音沙哑的问：“我这个手术是不是成功了？” “是呀。第二天就能下床了，是好事吧。”病人家属不等护士回答，就先说了出来，然后才看向护士。 护士只笑笑，道：“肯定是好事，再走两步就可以休息了，下午的时候再试试下床。” 看着病人艰难的绕病房半周，护士再看了另外两床的病人的床脚卡，就什么都没说的离开了。 肝胆外科的医生做的肝切除，快则两三日，慢则四五日方才下地，没什么好说的。偏偏她是肝胆外科的医生，也不能给肝胆外科自己拆台。 然而，下床时间只是一个指标而已。 在日常工作就是观察病人状态的护士们眼里，肝胆外科的医生们做的手术，比起凌然做的手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而这样的分野，也是落在肝胆外科的医生们的眼里的。 大家也只能装作看不见的样子。 外科行业的成果，原本就是非常表面化的。而外科内部的竞争，其实也是非常表面化的。 就好像云医的肝胆外科，贺远征上台以后，比他年纪大的副主任医师纷纷离职，完全不顾编制或合同的约束，表面上，可以说他们是追求前途和理想去了，但实际上，又怎么可能人人都有大野心或大理想，最终结果，仍然还是被逼走出走的。 对于医院来说，住院医都可以看做是消耗品，但副主任医师，都是要珍视的医院财产。坐看贺远征把人逼走，最终，也是因为贺远征的技术最好，能力最强。 一个医院的科室，就是一座山头，一山不容二虎，是现今医院的典型状态。 要是贺远征比凌然强得多，那不消说，他就是拼着被霍从军喷，也要将凌然的治疗组给驱逐出去。 要是贺远征和凌然的水平相当，那贺远征首先要防备的，其实是凌然拉人，再成立肝胆二科之类的事儿。 最惨的就是现在，贺远征水平远远不及凌然，他现在要担心的，就是被凌然踢出去了。 贺远征唯一可以依仗的，就是凌然尚有骨科的技术，不一定会奔着肝胆外科来。 骨科多赚钱啊，也适合年轻人…… …… “还是骨科赚钱啊。”张安民也在手术室里无聊的叫唤着。 他现在也习惯了凌然不说话的手术室了。 在一天要做四五台手术的手术室里，再不自己聊点什么，那就真的变成流水线上的工人了。 吕文斌在旁哼哼唧唧的笑两声，道：“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你这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了。”张安民叹口气，道：“你知道现在小学上学有多费钱吗？还有老婆，嘿，那个花钱如流水，我现在都想不明白，女人是和钱有仇吗？” 并没有老婆或者女人的吕文斌故作轻松，笑道：“女人应该是与穷人的钱有仇吧。” 张·穷人·主治·安民抬头看了看吕文斌，摇头道：“你把女人看的太肤浅了，一般人的钱，就那种一两套房，一两辆好车的人家，人家根本不在乎。” “那他们在乎什么？”吕文斌虚心求教。 “你在云医这么久，你什么都没学到啊？”张·得意·穷人·安民用过来人的叹气，又呶呶嘴，道：“当然是看脸了。” 吕文斌顺着张安民的角度看过去，就见凌然正做手术做的兴起，根本都没听他们说什么的样子，而在四周，如果不是巡回护士一直控制人数，手术室里早都站满人了。 现在，就连内科的医生和护士，都要到手术室来参观，简直是庄儿舞剑意在凌公，小昭儿之心路人皆知。 “看脸呀……”吕文斌嘟囔着，又看看张安民，却是笑了：“您不是也娶老婆了，嫂夫人还是有一双慧眼的。” 张安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再看吕文斌，道：“我要是个女的，我都不选自己！” 吕文斌一愣，接着缓缓点头：“你说的也有道理。” “没法聊天了啊。” “别啊，我就是开个玩笑。”吕文斌说着，道：“其实，照我想，不管是我找女朋友，还是嫂夫人买名牌什么的，无非还是寻个认同，咱们手术做好了，也能有认同感的，对不对？” 张安民缓缓沉吟着点头。 “咳，死宅，咳……”手术室里，就有女医生故意咳嗽着说出了评价。 吕文斌38口径的臂围，瞬间就要爆炸了。 这时候，凌然耳边，却是叮的传来一声系统提示音。 任务：小有名气之万人认同 任务目标：新获10000人的认同。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凌然于是暂停了手术，抬起头来，道：“获得认同，这个概念很好，你们有什么办法？”第573章 调皮 吕文斌感觉怪异的看看凌然，道：“凌医生，您是帮我们问的？” 张安民顺手就拍马屁：“当然是帮我们俩问的了。凌医生这是提点我们呢。认同这种事，我觉得吧，认命更实际点。” “人靠衣裳马靠鞍，你医生的工资，买两件好衣服穿上，都能人看两眼吧。” “那不叫认同，叫炫耀。” 吕文斌和张安民胡乱的说着话，手底下依旧跟着凌然做手术。 外科医生做熟悉的手术的时候，与机械工厂里的工人，做东西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因为人体的复杂性，以及容错率低等原因，外科医生可能需要思考的更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归根结底，这仍然是项熟练性的工作。 外科医生的手术若是做的不熟练，病人也不愿意让他上手啊。 但在手术期间，聊天永远是手术室里的主流。 聊着天做一天的手术，至少可以说是精致的外科医生的生活了，要是做一天手术不允许聊天，那就是苦逼的产业工人了。 “医生想获得认同太容易了，像凌医生一样，做几个示范手术，昌西省内，大家都知道了。”张安民继续拍着马屁。 “示范手术是示范手术的作用，还应当有别的方案的想。”凌然也不是第一次做示范手术了，要说的话，他做跟腱手术的示范手术更早，因此还一直都有国际化的病人到云医来就医，但要说省内皆知，还是自大了些。就像是很多明星红透半边天了，依旧有人不知道的，一次两次的示范手术，并不是决定性的。 这时候，在旁做巡回护士的王佳，道：“凌医生可以上电视台啊，我看好多名医，都是上了电视以后，才变的有名起来的。” 旁观的女医生也迅速点头：“上电视好啊，凌医生穿一身白大褂，比明星要帅多了，再露一手技术……” “技术怎么露？当场打断主持人的手指吗？”吕文斌说着就笑了出来了。 几位女同胞都用冷冷的表情望着吕文斌。 几秒钟后，大家重新回到了适才的话题： “凌医生怎么样都会很帅的。” “哇，如果凌医生穿黑衣服呢？” “凌医生，你联系上电视吧，肯定有电视台愿意的。” 凌然越听越不靠谱，电视有什么用啊，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就上电视了，上小学的时候，上电视的次数更多，但该交的学费还不是一毛钱都不少。 看着凌然轻轻摇头，吕文斌咧嘴笑了：“凌医生你又不需要认同什么的，你坐到急诊室里面，分分钟时间，治好的病人就多了。”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凌然瞬间也醒悟过来。 虽然说，做肝切除手术，是又高端又霸气，对病人的帮助也大，但这并不是说，急诊室里的小手术，对病人的帮助就不大了。 就算是做双供肝移植，对病人的帮助，也不见得就比一次断指再植大。 对病人来说，治好了病就是治好了病，或许大病治好了，会更生感激之情，但感激中的大半或许是针对上苍，而非医生的。 再者，对大部分病人来说，胳膊摔断已经是大病了，脸上的划伤或许比胆囊炎更让人忧心，要论对医生的认同的话，病人的分野是不同的。 凌然有了想法，也不多说，只是默默的做完手术，再找来左慈典，道：“接下来几天，我准备多去急诊室做事，肝切除之类的大手术，可以往后安排一下。” 左慈典大为惊讶，念叨了一句“去急诊室……”，不由道：“最近的肝切除手术不少，您要在急诊室里呆多长时间？” “几个小时而已。”凌然的几个小时，是涵盖到9个小时的。他再想想左慈典的话，也不舍得放了肝切除的病人走，于是道：“手术如果确实多的话，就安排到晚上好了，我晚上来做。” 对现在的凌然来说，一瓶精力药剂能保证切掉4个肝，做的顺做的快的话，6个都不奇怪，根本算不得什么。 左慈典习惯性的肝颤了两下，转念一想：我怕什么啊，凌治疗组现在这么多人，就算是一天24小时连轴转，也能转得过来。 …… 翌日。 凌晨就起床做手术的凌然，到了早上7点钟，就完成了4台预定的肝切除，来到了急诊室里。 就云医这样规模的医院，一天4台肝切除，已经可以说是很多了。 肝切除是标准的大手术，术前准备一天，术后看护一天都是基本操作。凌然的治疗组因为操作的流畅，加上手术效果好，往往能节省一些医护资源，但也节省不到哪里去。 别的不用算，光是术后等病人清醒，就需要一名医生一直守着，以备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用药和抢救。 凌然一口气做四台肝切除，第一台肝切除派出去的“守军”还没解放呢，后面三台就依序排上去了，在不借用肝胆外科的人手的情况下，做完四台，凌然也就可以歇息了。 倒是急诊室里，7点钟正是繁忙的开始。 “都有什么病人？”凌然就像是平常那样，来到接诊台前，直接询问护士。 日常的处置室里的病人，是没有人抢的，因为太普通了。 像是头摔破了，脚摔破了，屁股摔破了等等的伤势，对于医生来说，都是一个解决方案：清创缝合。 而在医院里，对清创缝合感兴趣的，也就是实习生和低年资住院医了，到了高年资住院医的水平，大家都会找机会做点腹腔内的手术，或者骨科的小手术，对缝皮这种事，早无兴趣。 同样的，到了主治一级，对于普通的腹腔内手术，或者骨科手术，也都没什么兴趣了。但是，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所以，许多医生，都有在急诊科里练手的经历。 凌然到了急诊室里，就更方便了，护士看到他，第一时间就转过了电脑屏幕，一边操作，一边给凌然选择。 “今早的病人不太多啊。”凌然顺着列表扫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有意思的症状描述，再考虑到任务，于是干脆找了最简单的，道：“这个摔到头的，我去做清创。” “好的。在4号位。”接诊台的护士殷勤的凌然过去，就见一家三口人，正围着一个小豆丁在等医生。 跟随着凌然的左慈典，此时一个箭步跳了上去，笑眯眯的道：“小朋友，几岁了……” 只见那小豆丁望着左慈典的脸，嘴一咧，就要哭。 左慈典对此早就有经验了，看到情况不对，立刻闪开位置，将凌然给让了出来，道：“小朋友，让这位医生给你治疗好不好？” 扁着嘴的小豆丁看看凌然，嘴型慢慢的就从下弯恢复了正常，接着又慢慢的翘了起来。 “好。”小豆丁像是给老师回答问题一样，开心的叫了起来。 似乎担心凌然听的不清楚，他又大声的叫了一声：“好！” 与此同时，凌然就收到了任务提示：认同+1 凌然的表情呆了呆，新任务，出其意料的调皮啊。第574章 车到山前必有路 凌然坐下来，认认真真的给小豆丁清洗头部的伤口。 左慈典有点不习惯的坐在对面，给帮忙端着东西。他们有段时间没做这么小的“手术”了。 不过，小豆丁的父母依旧紧张的要死。 当妈的约莫30许，只抬头看了凌然一眼，就对着左慈典叮嘱：“一定不要留疤啊，小孩子还小的很呢，疤长大了怎么办……就是不小心掉下床了，要是毁容了……” “人家医生给看着呢。”当爸的有些不好意思，也是抬头看了凌然一眼，再小声道：“撞的是头顶的位置，最多就是少点头发……” “你秃头就算了，我儿子可不能秃头。”当妈的声音尖锐了起来。 左慈典此时不由咳咳两声，道：“我们凌医生给你们用的是美容针，缝好以后，不会很明显的，别担心了。” 当爹妈的这才不吵了。 此时，倒是小豆丁睁大了眼睛，小声道：“爸爸，你的头发少，我可以送一点给你。” “哎呀，不用不用，爸爸用不上头发。” “那你为什么戴假发。” 当爹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我戴假发是……是喜欢，就像是戴帽子似的。而且，假发有很多种啊，我想换哪种就换哪种。” “哦，那我以后也要戴假发。”小豆丁发下了宏愿，听的夫妻两人目瞪口呆。 左慈典摸摸自己的脑袋，缓解着尴尬的气氛，笑道：“你们家小孩子挺懂事的，我儿子已经快要叛逆期了，可难处了。” 当妈的听着他说话，趁机道：“大夫，能不能请你给我家边边缝合，小孩子的皮肤又薄又嫩的，要是缝坏了，就是一辈子的事。” 左慈典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不由苦笑：“我们凌医生缝合的比我要好多了，你们放心吧。” “不是不放心，这个主要还是经验方面的事吧。”当妈的坚持起来。 左慈典迟疑了两秒钟，这种事，其实没必要逆着病人家属的意思，病人家属想让他缝，他缝就行了，只要用心，一个小伤也不会缝太坏。 不过，左慈典知道凌然的性格不同，所以不敢主动提出来。 几秒钟后，左慈典还是想想劝道：“不是我不给缝，凌医生是我的上级医生，缝合技术比我好了十万八千里的，就是在我们医院里，凌医生的缝合技术也是数一数二的……” 病人家属狐疑的看着左慈典，并不太相信的样子。 这时候，又是几人冲入了处置室，口中叫着：“边边，边边……” 正在被缝合的小孩子一下子兴奋起来，高兴的抬手大叫：“姥姥，姥姥，我在这里……” 要不是凌然及时抬手，缝合用的弯针就要冲到小孩的眉毛眼睛里去了。 左慈典的脸色登时一黑，两名家长也吓的要死。 “没事，不要动。”凌然说着，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左慈典。 左慈典赶紧上前，道：“小朋友，缝针的时候不要动，针容易刺错位置了。” 小豆丁望着左慈典，再看看后面奔波儿来的外婆，瞬间裂开了嘴，哭了起来：“哇……我不要缝针……” “哎呦，我的宝贝啊，姥姥来了，姥姥来了。”后面来的家长，心疼的脸都扭曲了，抓紧了上来抱孩子。 “线还在脸上呢。”凌然无奈叹了口气。 “那先取下来啊。”当外婆的，急着想把孙子抱起来。 “取下来再穿，就会留疤。”凌然抬头瞅了眼墙面上的钟表，再道：“疤痕增生有自身规律，现在不快点完成缝合，之前的疤痕组织和后生的疤痕组织，就会显出差别来。” 原本已经运起气力，准备抢人的外婆，一下子变的紧张起来。 她盯着凌然手里的弯针，道：“你别在我孙子脸上留疤，你要是给留了疤，我放不过你的……” 凌然不等她把话说完，就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缝合。 本来就只是指甲长的伤口，只因为要缝的细一点，才缝的较慢，若是个腿毛够多的，凌然几秒钟就能给缝合完。 眼下，凌然加快了速度，也就将剩下的部分给缝合完毕了。 快速的打结剪线，凌然毫不犹豫的撤离，并将包扎的工作交给了护士。 做外婆的第一时间扑了上去，将宝贝外孙搂入了怀中，以至于后面来的护士只能等在旁边。 凌然退出两步，以离开纷繁的人群。 这时候，他的任务提示里，认同也增加到了3/10000。 换言之，除了小屁孩，又新增了两个认同度。 凌然隔空看看小豆丁的父母，还有随着外婆而来的一票四五个人，却也闹不清是谁给的认同。 凌然略作思考，对同样后撤出来的左慈典道：“小孩子挺乖，但家里人来的太多了，影响手术效果。” “是。”左慈典心有余悸，刚才要是一个处理不好，万一……凌医生被人给趁机占了便宜该怎么办？ “我找家属少一点的。”左慈典知道凌然是不喜欢人多的。 凌然此时却摆摆手：“不用刻意，恩，先找病情简单的吧。” 左慈典摸不清凌然目前的路数了，反正就按照要求去了问讯处，确定好了安排再回来的时候，就见凌然又开始给另一名腹痛的患者做体格检查了。 左慈典就站到跟前学习。 凌然体格检查的水平，也是众人有目共睹的，而在这方面，类似于半路出家的左慈典，并不擅长——作为一项综合技能，左慈典已经很熟悉体格检查的步骤了，可要通过体格检查得出正确的结论，就不是那么书本化了。 到目前为止，左慈典也只能是做些简单的检查，并跟着凌然学习。 “没什么事，就是吃多了。”凌然做了简单的检查，给出了一个结论。 正与男朋友含情脉脉的女孩子瞬间脸红了：“不可能，那个……我……至少做个B超吧。” 凌然未答，只问：“今天吃了什么？” “也就是一些粥，一些米饭……” “再呢。” “还吃了点面。” “再呢？” “面包和蛋糕……” “这些算是主食，其他呢？” 女孩子听着凌然的问题，不由羞红了脸，站起来，气道：“我不看了。” “好好好，不看了，不看了。”男朋友松了一口气，连忙跟着女孩子离开，一边走，还一边回头看凌然。 “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不要再进食，以休息为主。”凌然在后面叮嘱了一句。 女孩的脚步顿了一下，再飞快的离开了。 凌然再次叫出了任务页面，就见3/10000的数字巍然不动。 “有点困难啊。”凌然暗暗的叹了口气。 “凌医生？”左慈典没听清凌然说的话。 “恩，车到山前必有路。”凌然重新说了一句，再问：“几号？” “我们去5号等。”左慈典连忙指了一下，又道：“轻微烫伤。” “好的。”凌然虽然对烫伤没什么系统技能，但混了这么久的急诊室，对轻微烫伤也用不着特别的技能了。 与此同时，正在等待的一名女孩子，则是将自拍的镜头，转向了凌然，并对着屏幕兴奋的小声喊：“各位亲，这是我男朋友，正在给人看病！”第575章 认同up “大家好，我是韩雨。这是我第42代男朋友！” “哎，这么帅的哥哥要是我的男朋友就好了。” “唔，男朋友不肯转头看我呢，但还是很帅。” 因为左脚扭伤而来医院的韩雨，在发现了凌然之后，立刻毫不犹豫的拍摄了七八个视频，再挑选其中较好的三个，放到了抖音和微博里去。 她最受欢迎的就是“我的男朋友系列”，目前已涵盖警察，军人，飞行员等等职业，并在路上大胆的搭讪了大量的小哥哥。 但是，今天的视频依旧让韩雨拍的有些内心不爽利：“这么帅的男朋友，不多拍一点，以后真不知道会便宜谁了。” 韩雨愤愤然的又发了个微博，依旧没有放下手机，继续拍了两张自拍，特别是自己略显肿胀的脚踝，然后，再忍不住将摄像头对准了凌然。 虽然她经常用这个梗来配图和配视频，但是，眼前的医生却让她最眼馋，长的帅，笑容又帅，工作的时候感觉也好帅…… 韩雨忍不住再点开自己的手机，举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微博消息竟是一口气多出了几百条。 这让韩雨不由的振奋起来，这是被哪个大V翻牌子了吧。 她赶紧打开来，就见里面，竟是一群小号在催更…… “好家伙，你们平时都是隐藏起来的吗？以前想逗你们互动一下得多难啊。”韩雨说着，赶紧又拍了凌然一个视频发上去，顺便@了自己最熟悉的微博作者“勤奋的志鸟村”。 韩雨的微博转发和评论，肉眼可见的蹭蹭的涨了起来。 “谁说好看的皮囊没用的，好看的皮囊加关注，易带货啊。”韩雨狂发微博，互动的飞起。今天绝对是她的微博受关注度最高的一天。 “你好，是脚踝扭伤了？”一个有点皱的皮蛋来到了韩雨面前。 韩雨猛抬头，被吓了一跳，转瞬，又看到了他身后的帅气的医生。 “男……”韩雨顺口就想将刚才调侃的“男朋友”一词说出来，可是，看着对方的眼睛，韩雨突然羞的说不出话来。 “我姓左，这位是凌医生。”左慈典见多这样的小姑娘了，看她眼神有点失焦，就知道又是个爱幻想的。 “受伤的是哪只脚？”凌然走了上来，身边就有护士也过来了。 韩雨傻傻的望着两名医生，一名护士，不由有些心虚，小声道：“左脚。” “左脚能抬起来吗？伸出来看看。”凌然继续下令。 与此同时，护士也在旁边，给凌然将手套撑开，让凌然能够一伸手就穿好。 这样的规格，在云医这样的医院里面，副高都难获得。 来过几次医院的韩雨更觉得是不是弄错了，不由继续小声道：“我是脚扭了，不是脚断了。” 凌然奇怪的看韩雨一眼，“恩”的一声，道：“我来看看。” 接着，凌然就戴着手套，给韩雨的脚踝做触诊了。 韩雨有点疼，更多的则是一种莫名的快乐。 “单纯的扭伤，不是很严重。”凌然触诊之后，又抓起韩雨的脚，稍稍扭动了一下，然后放了下来，给了个判断。 “没有骨折吗？”韩雨这时候更加紧张了。 “没有。”凌然回答。 左慈典在旁道：“不放心的话可以拍个X光。” 韩雨“哦”的一声，没有说行或者不行，却是举起手机，道：“凌医生，你能和我拍个视频吗？抖音，最近很火的。” 不等凌然拒绝，左慈典已经上前来了：“医生负责治疗啊，不是给自拍用的，不要摄像了。” “就拍一个，就拍一个。”韩雨说着，就举起了手机。 医护人员也不能就抢走他的手机，两名护士走了过来，面带不满的看着韩雨。 “老左，你给开医嘱。”凌然一个转身，就躲开了韩雨的摄像头，动作异常的娴熟，并不纠结于她是否继续拿着手机。 左慈典应了一声。 凌然出了隔间，再下意识的看向系统任务，就见里面的“认同”的数量竟在缓慢的增加。 这系统算任务算的是人，“认同”的数量增长，意味着认同的人的数量在增长。 凌然左右看看，刚才的患者并没有家属随同，甚至刚才的诊疗都没有多少人在看，认同的增加又是从何而来的。 “凌医生，等等，让我再拍一个视频好不好。”韩雨从后面跳着脚出来了。 左慈典在后面颇感无奈的耸耸肩，病人要跑，他也不能拦着，就算是瘸着脚的也一样。 凌然有些回过神来，问：“你刚才是不是已经拍了视频？” 韩雨的脸色变了变，再看看两边，声音放低了道：“我就顺手拍了几个。” “发到网上了吗？”凌然问。 “恩。” “发到哪里了，我能看到吗？” 韩雨连忙点头：“微博和抖音，我找给你看。” 她这时候打开手机，就发现微博内的评论已是4位数了，转发量更是突破了五位数，堪称是历史最好成绩。 再打开抖音，就见点赞和评论的人数更多，韩雨喜不自胜，连忙展示给了凌然。 凌然看看她的手机，再看看自己系统内的提示。 认同后面的数字，已经达到了112/10000，相比于一个人一个人的看病，这个数字显然更有效率。 “你可以在拍几个视频，但不要再单脚跳了，对大家都不安全。”凌然接着再对旁边的护士道：“麻烦取一个轮椅给她。” “哦。”护士不开心，还是去取了轮椅。 韩雨就开心了，小圆脸昂扬的像是小太阳似的，高声道：“我一定好好拍。” 说着，韩雨就开了美颜、瘦脸、大眼、尖下巴、长腿……等功能，先对着自己拍了几张照，然后，再调整了摄影功能，对着凌然。 这时候，几名小护士自然而然的围拢了过来： “根本不需要美颜吧。” “给凌医生美颜纯粹是浪费了。” “美颜相机哪里知道什么是最佳比例啊。” 护士们纷纷指手画脚的评价起来。 韩雨也是不由的点头，然后默默的关掉了美颜，就用普通功能，拍摄凌然。 画面果然更美了。 韩雨拍摄一段，就发到抖音或微博中一段，其他护士也悄悄取出手机，跟着拍摄起来。 凌然默默工作，并可看到“认同”的数字快速增长。第576章 叮 一名骨折的患者被送入急诊室内，再被送走。 一名鼻血不止的患者被送入急诊室内，再被送走。 一名鱼刺卡在了嗓子里的患者被送入急诊室内，再被送走。 大部分的急诊室患者，所患的都是小毛病，有一些甚至只是嫌门诊麻烦，而来输个液，开个药就走的。 即使是对低年资的住院医来说，这些患者的病症也不难处理，可以说是日常工作了。 而对凌然来说，处理这些病患可以说是权当休息了。在没有一级二级的危重症病人之前，他今天在急诊室里见到的大部分患者，恐怕还略略大于断指再植。 毕竟，完美级的断指再植，已经可以让他非常轻松的完成系列手术了，而且，断指再植也不危及生命，比鼻血不止的患者的危险性还低一些…… 不过，对患者来说，急诊室的处理还是比较容易让人安心的。这也是现代医院制度下，明显具有优势的科室设置。 凌然开始还注意一下“认同”人数的增长，很快就不再关注，一门心思的做起了自己的事。 这原本就是他的做事风格，看准什么事，闷头去做就行了。 盘外招什么的，对凌然向来是作用寥寥。 而且，就凌然看来，当自己做一例病例就有数百“认同”的时候，再细究认同的增长就没什么意义了。 总共1万的认同人数的要求，等于做个三四十例，说不定二三十例的病例，就完成任务了。 就现在的任务状况来说，今次的中级宝箱拿的还算是容易了。 “凌……凌医生，你要不要和直播间里的朋友们说句话？”韩雨小心翼翼的从后面推着轮子过来了，看那样子，轮椅的操纵已是相当熟练了。 凌然正在给一名腹泻的病人开药，闻言不由一愣：“什么时候又有直播间了？” 韩雨很不好意思的道：“我一口气发了好些视频什么的，都被限流了，然后有观众建议我弄个直播间，我就弄了，还挺不错的，刚开就有1000多人了，来的近半都能留下。” 左慈典在旁哼哼两句：“你直播凌医生当然了，你要是请凌医生帮你卖口红，他能帮你卖一个集装箱。” 韩雨愣了愣，然后低头看手机，不由一笑。 左慈典看到这一幕，后悔不迭的道：“你的直播间已经开着了？” “恩。”韩雨在网上是很大方的人，但是当面对着年纪更大的左慈典，还是有些心虚的。 左慈典咳咳两声，赶紧对着韩雨的手机摄像头，道：“我这是为了表达对凌医生的钦佩之情。” 韩雨勉强笑笑，继续低头看着手机，免得表情都露出来，让左慈典不好意思。 左慈典觉得情况不对了，忙问：“你的直播间里的人都在说什么？” 韩雨为难的道：“说什么的都有，现在人很多了，评论刷都刷不过来。” “是吗？”左慈典说着，往后一绕，就想从后面看韩雨的手机。 韩雨的摄像头主要还是对着凌然的，犹豫了一下，就被左慈典看到了屏幕。 各种颜色的字体，果然将直播间刷的满是字迹。 而在其中，最明显的是排成一幕的刷屏文字： 我们不要看皮蛋，我们要看凌医生。 左慈典一口老血险些喷出来。 “现在的年轻人说话太随便了吧……”左慈典不爽的要命。 韩雨连忙“嘘”的对他打了一个手势。 左慈典脸色一变，再低头看韩雨的手机，就见里面又是齐刷刷的一排字： “医院好多老家伙的声音。” 左慈典气的脸都绿了，心道：老子我今年42，还是联合国认定的中青年呢！ 韩雨却是没空关注左慈典的心情如何了。 她尽可能的找最好的角度，拍摄凌然，以满足直播间的群众的要求。 她的观众即将突破2000人了，就韩雨所知，这可是个不错的好成绩了。 左慈典不爽的皱皱眉，再等了几秒钟，道：“那个，你在急诊室里直播，不合规矩的，结束掉吧。” 韩雨舍不得的道：“我只照凌医生不行吗？” “不行的，我们得照顾急诊室里的病人隐私。你也不想刚才进来以后，就有一个手机一直对着自己吧。”左慈典说的合情合理。 韩雨犹豫了两秒钟，小声道：“能不能让我把这个拍完？” “脚里面踩进去一根钉子，有什么好拍的。”左慈典说的正是在凌然刀下的中学生。 韩雨强行撒娇：“就让我拍完吧。” “不行。”左慈典坚决摇头，没说也就算了，既然想到了，那就不能让韩雨再拍下去了，网络直播太不容易控制了。 韩雨不得不遗憾的放下了手机，并展示给左慈典看。 左慈典这才露出了笑容，然后，就见已经黑掉的屏幕上，依旧不断的刷出字来： “皮蛋坏透了！” “皮蛋真坏啊。” “丑人多作怪吧。” “我要把冰箱里的皮蛋都扔了。” 左慈典强颜欢笑：“现在的年轻人啊……想我当年的时候……” 与此同时，凌然却是听到“叮”的一声提醒。 任务完成：小有名气之万人认同 任务目标：10000/10000。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凌然不由直起身来，心道：10000人竟然这么快就达成了。 病人家属看医生停手了，忙问：“医生，他这脚……脚能行吧？” “哦，脚没事。要不要留疤？”凌然再用小剪刀，咔嚓咔嚓的将伤口外圈最后一点烂肉给剪干净，就开始缝合起来。 病人家属一时间有点懵，试探的问：“不留疤多钱？” 凌然也被问懵了。 左慈典连忙道：“和钱没关系，就看你对伤疤的要求。” “那大家肯定都要不留疤啊。”病人家属笑了。 左慈典看看中学生模样的病人，微笑道：“这可是合法纹身，学校老师找过来也没辙的。” 家长尚未反应过来，趴下的中学生病人已是忍不住了，连忙喊道：“那给我纹个奥特曼。” 左慈典的脸登时绿了，现在的学生都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是专业的纹身师，你说个字母什么的也就算了。”左慈典无奈的说了一句，又道：“有没有喜欢的姑娘啊，可以缝她名字的首字母啊。” 中学生不由兴奋的喘息起来：那纹个N吧。 “缝。”左慈典纠正了一句，然后对凌然道：“凌医生，那给缝个N？” “好。”凌然从善如流的操作。 这时候，只听耳边的病人家属，已是气喘如牛。 “你小子……果然早恋！”家属的声音里，仿佛都带着气熨斗似的高温。 “不要抖，马上就缝好了。”凌然丝毫不觉，让左慈典压住病人的脚，并问：“麻药过劲了吗？能感觉到疼吗？” “不疼……”中学生的声音微颤，继续趴着，看都不敢看老爹。 一直到缝合结束，凌然将包扎交给了护士，病人父亲突然笑了出来。 中学生惊喜的抬头，心道：我爸果然开通，是不是觉得要省下彩礼钱了。 这时候，就听病人父亲恨恨的道：“我倒想知道，你个臭小子怎么给人家看你纹的N，是光着脚脱了鞋给看，还是先脱鞋再脱袜子，存个原味的脚气。”第577章 虚拟人 钉子戳了脚的中学生很坚强。 脚流着血的时候没哭，打麻药的时候也没哭，被他爹用不锈钢托盘揍的时候也没哭。 左慈典有点想哭。病人家属揍儿子的时候，顺手抡到了他，左慈典用胳膊挡了一下，于是青了一块。 “我这算是工伤吧。”左慈典站的远远的，目送瘸脚的中学生和父亲离开。 旁边的小护士嫌弃的看看左慈典粗糙的老胳膊，道：“您平时也抹点油呗，都糙的起皮了。” 左慈典也不是好相与的，呵呵一笑，道：“糙的磨起来才有感觉。” “最怕你感觉来的太快，别人没感觉。”急诊室的护士对医生，那是标准的同级无敌。左慈典虽老，但在镇卫生院，他学的更多的是拍马屁，荤段子只有在酒场才有机会说，还不一定能轮到主讲，不似医生护士，天天说天天练，就好像美国人学英语似的，浑然天成，自然沁黄。 凌然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没有急着去看病。 他在急诊中心是三线医生，可以说是副高以上的待遇，没到危重病人忙不过来的时候，都不用着急上场的。 和其他治疗组的负责人类似，他要看病的时候，处置室里就要分配活计给他，他不想看的时候，就不用操心处理。 凌然将刚刚完成的任务列表给展了开来，再看着刚刚获得的中级宝箱，挥手间就给打开了。 令他略感惊讶的是，这次浮出来的，是一个泛着蓝色光芒的人体： “虚拟人”（大师级）——4小时剩余。 凌然再看旁边的说明：模拟真实人体器官而合成的虚拟人，可自由选定模拟对象，可用于医学参考和实践练习。具有可视和可触的特性。 凌然不由啧啧两声。 “虚拟人”早就不是什么新概念了，老美80年代就搞出了第一代虚拟人，后面更有第二代第三代。到了AR技术出来了以后，也是第一时间用来做虚拟人体了。 在这个医疗尸体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医学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可避免的部分受限于此。可惜，现实中的AR技术远没有成熟到虚拟“人”的状态，也就是比教学模型好一些罢了。 凌然不由站了起来，手下意识的一抹，就将泛着蓝光的人体，摆到了自己的面前。 再抬起手来的时候，凌然的手上也有了一抹的蓝光。 “老左，我看看你的胳膊。”凌然说着，走近左慈典，带着蓝光的手，触碰到了左慈典，就发现身旁的“虚拟人”，瞬间变成了左慈典。 没穿衣服，皮肤发皱，有点膈应。 凌然赶紧在脑海中想：“能恢复成别的吗？” 蓝色并淡的“虚拟”左慈典，立即蓝色加重，并重新变成泛着蓝光的样子，旁边也显出了提示： “虚拟人”（大师级）——剩余3小时59分。 “所以，我可以把虚拟人变成我想变的人，直到3小时59分以后？”凌然直接询问系统。 系统回答：“是的。” “虚拟人和本人是一样的？” “大师级可以达到基本一致。” “我可以用虚拟人，模拟做手术？手术中遇到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吗？” “会有相同的生理反应。” “明白了，这次的奖品不错。”凌然以副高的架势，表扬了系统。 系统默默的收起了泛着蓝光的虚拟人。 能够模拟手术，并有相同的生理反应，就等于说，它基本能模拟一个活人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份模拟，凌然能够直观的看到病人体内的情况，并重复模拟手术，以提高成功率。 减少意外，重复练习——对于医生来说，这几乎就是达到目标的过程，全部省略了。 凌然不由的计算起来，以他的速度，节省一点用的话，4个小时的时间，几乎可以模拟8次手术了，说不定再多一点也可以。 而一次或者两次的模拟手术，差不多就可以保证一次手术的成功了。遇到情况复杂的，或许要多耗费几次时间，但不管怎么样，4个小时的虚拟人，基本能够保证两条人命了。 比不上政治家动辄救命千千万的水平，但作为医生，能确实的保证一条人命，那就是一份成就。 凌然的精神略略高昂了片刻，又重新平静了下来。 “给我杯水。”凌然感觉有些渴了。 不等练习了20年端茶倒水的左慈典反应过来，两名年轻他20岁的小护士，就已经抢着送水过来了。 “水很热，凌医生小心。” “柠檬茶，有一点点酸味。” 凌然熟练的向两人道谢，然后一样喝了一口，再用出一个云点头，就让所有人都满意了。 捏着手机的韩雨，这时候小心翼翼的走过来，问道：“凌医生，那个……我这边好像有人说，要来医院找你看病……” “什么病？”凌然问的很直接。 “呃……我没问。”韩雨有点傻傻的：“我应该问吗？” “为什么要来找我看病？” “因为……”韩雨小声道：“因为我发了视频什么的，她们就说要来看病之类的。” “如果不是急重症的话，那就按照正常的门诊流程好了。”凌然道。 左慈典却是听出来了，转头问韩雨道：“会不会有人为了过来看病而装病？” “我……我也说不上。”韩雨有些心虚。 “明白了。”左慈典点点头，再看向凌然，道：“凌医生，不如您先去休息，急诊室里的工作交给我们好了。” 凌然摇头：“我不想休息。” “看看我，我想什么呢。”左慈典拍拍自己的脑门，道：“不如您去手术室？做点肝切除什么的，然后把急诊室的工作交给我们？” 凌然依旧摇头：“今天的计划就是在急诊室，虽然好像已经不是非常必须了，但计划还是计划。手术室也没有准备好的肝切除病人。” 他的话音刚落，系统又跳了出来： 任务：解除病痛。 任务目标：为300名患者解除病痛。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凌然的眼皮跳了跳，虽然做过很多手术，处理过很多病例了，但300人依旧是个大数字。 “重新安排一下时间，我今晚在处置室值班。”凌然说了一句，就端起水杯，悠然的喝起水来。第578章 小鸡 “凌医生……真的是凌医生啊！” 专程而来的病人约莫十六七岁，穿了件白色的耐克外套，坐到云医急诊中心的处置室里，傻乎乎的伸着手让护士量血压，眼睛就盯着凌然不放。 “我要凌医生给我看病。”病人面对一群医生护士，并不弱势。 坐在病人对面的资深住院医郑培笑一笑，将自己比较好看的一边脸转了过来，道：“人都说我浓眉大眼的，特受病人欢迎，你要不将就将就，就在我这里看病算了。” 小病人望了郑培一眼，毫不客气的道：“70年代大众脸，有什么好看的。” “啥？”郑培不乐意了，浓眉大眼是他的特征好吧，再说了，70年代和他有什么关系…… 小病人再不犹豫，一把扯开血压带，就奔着凌然过来，壮着胆子道：“凌医生，能不能请你给我看病。” 接着，她又看向跟前的韩雨，道：“主播，你帮我说句话。” “咦？你是看我直播的那个‘疯到世界崩溃’？”韩雨不意自己的观众竟是如此小。 十六岁的小姑娘摇摇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是‘机场桥头看你吃鸡’。” “哦？哦……”韩雨愣了愣，给她说要来看病的观众，竟然还不是这位。韩雨听着名字，不由胡思乱想：这个不知道比前一个，哪个要疯一点。 “我来吧。”凌然不像是其他人那样想很多。他就示意‘机场桥头看你吃鸡’坐下来，再问：“你的名字叫什么？” “你就叫我网名。网友都叫我小鸡，也有朋友叫我小机。前一个是吃鸡的鸡，后一个是机场的鸡。”小姑娘得意洋洋的道：“都一样，但是又不一样。有讲究的。” 旁边的小护士“咯”的一声：“连起来更好听。” 小姑娘“哼”的一声：“俗”。 年龄大她五岁的小护士脸色一变。 “给登记身份证了吗？”凌然则是抬头问了一句。 “不要。”小鸡或小机一下子站了起来，连连摇头。 “看病又不能用网名。”护士笑着拿出登记表，看了看，再咳咳两声，迟疑的道：“本命叫刘翠花？” 小姑娘不出意外的脸红了，且气道：“姓名是我妈取的，她个笨蛋，就因为喜欢听什么《东北人都是活\*\*》，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名字可以改的。”韩雨走到跟前来，同情的道。 “我……”小姑娘撅撅嘴，再道：“我妈生我难产死了，就让她的笨蛋名字留着吧，反正，我平时都是用网名的。” 医生护士们这时都说不出话了。 小姑娘突然咯咯的笑出声：“你们这些大人好无聊，每次我一说这个，你们脸色就都变了。凌医生，我要你给我把脉。” 小姑娘伸出手来，带着昂扬的气势。 凌然摇头：“我不会把脉。” “那你给我量血压。” “好吧。”凌然让她坐下，又给她系上血压带，问：“什么症状？” “先天性心脏病……啊，不是，心悸。”小姑娘改口之后，脸色一白，头一下子垂了下来。 她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经常跑医院，以至于对急诊室都颇为熟悉了，这次看到直播里有这么帅的医生，立即就狂奔而来，却是顺口将病因而非症状给说了出来，想到随之而来的批评，小姑娘就浑身不自在。 凌然只看了她一眼，就对旁边展开病历准备记录的左慈典，道：“病史是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心悸来就诊。” “对对对。”小姑娘抬起头来，眼睛都亮了：“以后我都这么说。” 凌然给量了血压，又做了简单的查体以后，再问了小姑娘平时吃的药，再做两句医嘱，就结束了问诊，并没有开药。 小姑娘也不以为意，再抓着韩雨拍了几个自拍，就躲到角落里，偷偷的看起了凌然，仿佛进了明星后台的萌新似的。 凌然也不管她。 被女孩子偷看或者盯着看，对凌然不是太新鲜的事。他逮到一个病人，就给一个病人看，做着正常的住院医或初级主治做的事。 转眼间，四五名病人就被看过，而凌然“解除病痛”的任务进度，则是缓慢的过渡到3/300。 凌然这下子就明白过来了，这个“解除病痛”的任务，是真的要解除病痛才行。并不是开了药，或者做了缝合什么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而是将恢复期都给包含在内了。 反而是刘翠花同学似的装病，或者手指烫伤之类的小问题，才能转眼间解决，并推进任务进度。 凌然依旧是不急不躁的样子，并不多想。 他现在不缺术式，刚得的“虚拟人”的技能都没机会用呢，再给一个中级宝箱……当然也是好的。 “那个……”韩雨抓着手机，走了过来，对凌然笑笑，道：“这位是‘疯到世界崩溃’，也是我的观众，她带了好几个人过来，特别过来找您看病。” “凌医生，您好。我叫王瑜，网名是随便取的。”“疯到世界崩溃”是个三十许的知识女性，穿职业套装，面带微笑，额头上就好像挂着某某经理的牌子似的。 “你好。”凌然拿了对方递过来的病历，低头看了看，问：“哪里不舒服？” “最近两天有点喉咙疼，然后鼻塞，吃了点感冒药好点了，但还没好利索。咱们拍个合照吧。”王瑜明显不是来看病的，现在的她，与其说是职业女性，不如说是职业追星。 “看看你的扁桃体。”凌然撕出一只压舌板，看了看王瑜的咽喉，再让护士给量了体温，就道：“确实是感冒。” “对吧对吧，我是真的生病了，凌医生你随便开药就好了……” “家里有什么感冒药？” “速效感冒胶囊，三九感冒灵，还有点板蓝根……” “恩，那就不开药了，继续喝三九感冒灵吧。”凌然手写了医嘱在病历本子上，转手交给了左慈典处理。 “王女士请跟我来。”左慈典赶紧将恋恋不舍的王瑜给牵到了旁边。 王瑜乖乖的跟着，坐到了韩雨和刘翠花旁边。 接着，王瑜掏出了手机，点开了QQ，就开始了凶猛的聊天。 “凌医生一点架子都没有。” “凌医生超帅的，比照片里帅100000倍，比视频里帅10000。” “凌医生碰了我的舌头和嘴唇！” 王瑜一口气甩出了七八句话，接着，群里就像是压抑的火山似的，瞬间爆发。 “我不信。” “为什么视频比照片帅10倍？” “凌医生是我的！” “我要去云医，别拦我，谁都别拦着我……”第579章 急救病栋 云华急诊中心一直忙碌到了晚上10点钟，才渐渐的安静下来。 到了这个时间，闲着也是闲着的病人基本都消失了，有点小伤小痛的病人懒得来医院了，使得就诊的病人大量减少。 除了儿科和产科以外的科室，也基本都放松下来，规培生和小住院们趁机忙着补病历，主治躲到不为人知的角落里补眠，护士们从热火朝天的聊天状态，转为了默默刷手机——还是刷手机更快乐。 左慈典不好意思在凌然和一群年轻人面前刷抖音，于是找了颗绿萝，无聊的玩弄着。 晚上10点钟的绿萝，也是一副困倦的样子，卷起来的叶片，拨弄半天都不会竖起来。 左慈典特意揪了片深绿色的绿萝叶子，比起它旁边的嫩芽，深绿色的绿萝叶，好似化了浓妆，更绿，却又绿的太过，好似爱蹦迪的中老年，技术或许是更好了，但并没有人在乎。 “你也不容易呀。”左慈典放松了手指，让扯起来的绿萝叶，弹了回去。 已步入老年的绿萝叶，颤巍巍的抖了两下，就停住了，一副弹性尽失的样子。 “想什么呢？”牛护士今晚值班，盯着左慈典的老眼袋看了会，调侃道：“是我记错了还是怎么样，感觉你这个眼袋更重了。” “看的出来啊。”左慈典叹口气，道：“一周一值班，刚开始还行，现在是越来越累了。” “你可以给凌医生说说，他现在人手多，说不定给你少排几天？”牛护士说着闲话。她的年龄和左慈典差不多，与小护士们已经有点聊不到一块了，能聊的医生也不多了。 左慈典喝了口热水，摇头道：“不能少排班啊，我少排版了，其他人就要多排班，那怎么行。” 他依旧是个住院医，就得履行住院医的职责。在基层混了多年的左慈典可没有自信，自己就是特殊的一员。又老又疲并不是医院或其他人的错，是他的属性。 牛护士其实也就是随便说说，于是再笑笑，道：“你们医生还好，至少有个盼头，我们做护士的，除非到护士长，否则，该排夜班的就要排夜班，一天都逃不掉。” “还可以嫁个好老公。” “那倒是。”牛护士说着撇撇嘴：“我老公要是银行行长，我也不上夜班了。” 银行行长的老公，是云医护士圈里新出炉的新闻。因为老公晋升了行长，胸外科的某护士，立即告别了苦逼的夜班生活，只做白班，不干活也行。现实的让人气恼。 左慈典却只能笑笑。医生和护士在这方面就不一样了，即使他的老婆是银行行长，能决定一年几千万或者上亿元的医院贷款，他该值班的还是得值班。当然，前提是他还有老婆。 “左医生，有病人来了。”护士过来通知了一声。 左慈典立即道：“我去叫凌医生。” 牛护士“呦呵”一声：“直接喊三线哦。” “凌医生说了，来了病人直接找他，他今天想多看几个病人。”左慈典说话的态度都是恭敬的，尽管凌然并不在跟前。 牛护士看着想笑：“人家说什么你就当真啊，凌医生兴许只是客气客气。” 左慈典笑了：“你见过凌医生吧。” 牛护士笑了出来。 “得，我赶紧去通知。”左慈典摆摆手就走。 这时候，前来通知的小护士一阵懊恼，连忙跟上，道：“我去好了，左医生您休息好了。” “不行不行，哪里有喊上级医生来干活，下级医生休息的。”左慈典跑的飞快，表达的也很清楚：我不是抢你献殷勤的机会，我就是一只单纯的老舔狗。 一会儿，凌然就从休息室里出来了。 “韩雨他们走了？”凌然看看左右，再问了一句。 “都走了，也不能让她们一直在处置室里赖着啊。”牛护士笑眯眯的，又劝道：“凌医生也多多休息啊，这样的小病，就没必要跑出来看的。” “今天抽空睡够了。”凌然今天确实是睡了两个小时，加上精力药剂的作用，睡都睡不着的样子。 牛护士只当他是睡的时间够久，就不再多言，就跟着凌然，过去帮忙。 左慈典亦是连忙出来伺候着。 来看病的是个晚上摔倒的倒霉蛋，自己坐着出租车过来，用手捂着额头，还有些脏兮兮的。 此时，他抬头看到凌然、左慈典和牛护士的组合，不由一愣，问：“我伤的有多重？” 凌然让他把手取下来，一边给清洗，一边道：“十厘米长的伤口，缝起来就可以了。” “十厘米想……”病人用手比划了一下，有些发憷的道：“我以为最多就是七八厘米。” 牛护士忍不住笑了出来：“那你摔之前应该和石头商量好啊。” “是台阶。”病人说着自己也笑了出来，接着就痛的呲溜呲溜的叫。 凌然给他好好的缝了起来，用的还是减张缝合和皮内缝合的手法，愈合期间好好注意些，就不会留下太深的伤疤。 几分钟的时间，凌然就完成了缝合，再将包扎开药打针之类的活计交给左慈典，凌然就起身在处置室里，漫步活动起来。 “解除病痛”的任务进度刚到11/300，眼瞅着离完成遥遥无期，凌然也就不着急了。 事实上，换一个角度来看，一天就完成了任务的三十分之一，这任务做的本也不慢。中级宝箱能拿到的东西都相当实用了，弄不好就是一个完美级的小技能，或者大师级的大技能，比起普通医生费尽心力的练习，快的不知到了哪里。 而且，若是任务的完成，放到多日里来看待的话，做完就算是“解除病痛”了的缝合，与三五日才出院的“胆囊切除术”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了。 凌然这么考虑着，也就不追求急诊的类型了，一个晚上都坐镇急诊科，来者不拒，一个人承担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就诊量，大大缓解了急诊室的压力。 现在的三甲医院，晚上的急诊室，几乎就没有人手充沛一说。有凌然上阵，哪怕是小规培都乐意的不行。 毕竟，正常人是要睡觉的。 凌然甚至有点享受晚间的急诊室，有病人，没人抢，周围还安静，简直是再舒服不过了。 一路做到凌晨四点多钟，凌然看了不下20个病号，才算是暂停下来。 处置室里没病人了。 “总算可以休息了。”左慈典哀叹一声，瘫在椅子上，都不愿意起来了。 比他年纪小的如周医生，甚至资深住院医郑培，此时都睡的天昏地暗了，唯独42岁的左慈典，依旧是低年资的住院医，想找个打下手的都困难。 “行了，你去睡吧，再来病人也交给其他人了。”凌然活动着身子，决定去洗个澡，然后去医院外觅\*\*\*\*\*\*力药剂的效果还没过呢，睡也是睡不着的。 左慈典想坚持一下，奈何身体不给力，就只能默默的应了，有些羞愧的回休息室补眠去了。 凌然拾掇一番，自去云医外的巷子里溜达。 与下沟类似，云医周围也有商业街似的小巷子，内有小超市小餐厅，亦有凌晨5点多钟就开业的小吃店。 凌然寻了家看起来干净的店面坐下来，又要了豆腐脑和油条，就慢悠悠的吃了起来。 豆腐脑的味道普普通通，略偏酸一些，却是开胃。 油条有点粗傻，外壳略干，咀嚼起来却很脆香。 凌然权做休息，享受似的用了一刻钟时间才吃完早餐。 看看手机，凌晨6点01分。 凌然正要将手机收起来，就听手机嗡嗡的颤动了两声。 一条新的短信，发送了过来。 再打开来，却是去了八寨乡的项学明发来的：“我乡水利局长之夫人，左手食指半离断，正在开往云医的路上，恳请凌医生出手相救。我陪同前来。项学明。” 凌然正准备回去，于是回信息：“我去手术室做准备，多久到？” “大约一小时30分钟左右。”手机另一头，掐着时间发信息的项学明，不由长长的舒了口气。第580章 抖起来 项学明坐在救护车里，面容冷静，看着不似刚毕业的学生，反而像是多年的老医生似的。 同车的水利局局长，看看老婆紧闭的双眼，又看看受伤的左手，小声道：“项医生，有血渗出来了。” 项学明看了看，同样小声道：“没关系的，等到了云医，很容易就处理好的。” “恩……这次麻烦项医生你了。”局长华涛也是刚40岁的样子，眉头拧出一个小圆形。 在穷乡僻壤任职的好处，是当地的人头熟，办事容易，生活工作都相对舒心。坏处则是与外界的联系不紧密。 在八寨乡，华涛至今还被叫做水霸王，实惠不多，尊敬却不少。 然而，一旦离开了八寨乡的地界，华涛这名副科级干部就麻爪了。他认识的几名医生，急切间都帮不上什么忙，反而是项学明介绍的云医凌然，网上一搜，就出现了无数的相关介绍。华涛刚才在路上看了一会，心情都平静了下来。 再看他以前不太搭理的沧平区医院八寨乡分院的医生，华涛不由的送出笑容，今天第18次问出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原模原样的缝起来？” “由凌医生来做的话，术后恢复的效果都很好。”项学明说着安慰的话：“我在云医的时候，凌医生一个月就要做几十例的断指再植和tang法缝合，夫人这样的只能算是轻症。” “缝过的就不一样了吧。”局长夫人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会有点痕迹，要是伤的位置不好的话，手指可能会比之前短一点，因为要去掉一点骨头。”项学明有话说话，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凌医生的断指再植，在昌西省内都是数一数二的，之前有一个小孩八指离断，都被缝合好了，后面来医院我还见了，手指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使用起来也没有任何问题，用钢笔打篮球画画什么的，都不受影响。” “一会要麻烦项医生你给好好说说了。”华涛说着求人的话。在八寨乡，他做事都不用这么小心翼翼，更别说是对一个医院的小医生了。 可在云华的地界，华涛今天还真的要指望项学明了。 再拐着弯儿找人，也不如找这个凌然医生的前下属来的直接。 项学明带着笑容，道：“那是一定的，您也别太担心了，切到了手确实严重，但比这严重的多的情况，我们都遇到过很多次了。” “是是是，我明白，哎，你们医生见到的病肯定是多了，这就是自己遇到了……”华涛又说了两句话，感觉心绪平复了，才慢慢消停下来。 救护车下了高速，再经过一串的红绿灯，方才抵达云医。 项学明指挥着八寨乡的救护车到接诊门，再跳下车，仰头望着透明的玻璃顶，以及玻璃顶更上方的急诊楼。 “学明。”左慈典从接诊台小跑了过来，笑呵呵的打着招呼。 “左医生，今天是你执勤啊。”项学明嘘了一口气。 “可不是。忙了一晚上了。”左慈典哼哼唧唧的，再确认了尾门下抬出的病人的状态，然后一边推着走一边道：“家属记得去办手续和缴费，病人有什么过敏史吗？青霉素，糖尿病？” “没有，都没有，就是有一点高血压……”华涛连忙给说着。 项学明等他说完了，才给补充了一句：“有做过阑尾炎手术，6小时内无进食，有饮水。” “行，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直接进去吧。凌医生在休息室里。”左慈典说到这里，再对华涛道：“项医生带来的人，就是我们的人了，你放心好了。” 华涛连连感谢：“辛苦你们了，回头请你们喝酒，恩，吃野猪，野生鱼。” 他老婆一边疼，一边气道：“老华你就知道喝酒啊。” “这不是给你说话呢。”华涛说话间被护士拦了下来，只能目送老婆被推进电梯，再在后面招手：“我去交钱，老婆你别怕啊……” 电梯门关，水霸王华涛的手，也不禁抖了起来。 “我一会过去手术室看看，没事的。”项学明跟着凌然的治疗组做了那么久的实习生，虽然不敢说积累了多少人脉，但至少人头是熟悉的，看看手术什么的都没问题。 正在紧张中的华涛赶紧拜托项学明，等心情稳定了一些，才去交钱办手续，再拿着手机，不停的打电话，询问朋友。 项学明则去找了熟悉的护士，说了两句好话，就被送进了手术区。 等他再换上洗手服，戴上帽子的时候，就再没人检查他的证件了。 “凌医生。”项学明找到了凌然的手术室，态度谦逊的就像是一只小猫咪。 “项医生来了。”凌然并没有抬头，对着显微镜操作着。 “您叫的我都不好意思了。”项学明小心的看了眼监事仪下方的病人，意外道：“臂丛麻醉？” “病人不想全麻。”苏嘉福无所谓的抬抬头，又道：“反正做的也快。” 项学明绕过铺巾，对病人笑了笑，再转回来，看着凌然的操作，笑道：“凌医生做的还是又快又好，那个……好像用不着我帮忙了。” “恩，马上做完了。”凌然手法娴熟的做着。他最近做断指再植和tang法缝合都不多了，相比之下，反而是吕文斌自己做的tang法缝合的数量略微上涨。 不过，完美级的断指再植和tang法缝合，对一个半离断的手指，实在是轻松已极。 “术后让病人做好复健，应该能够恢复原本的功能。”凌然很快做完了主要部分，想了想，对左慈典道：“后面的我也缝了。” 左慈典自然点头说“好”。他现在还是住院医，不免需要一步步的从缝皮开始做练习，但就视觉效果来说，肯定还是凌然缝的最好。 凌然低头缝合，左慈典反而闲了下来，对项学明笑道：“八寨乡呆的习惯了？” “还行吧，我们那边比较远，总还能留下些患者。尤其是阑尾炎和胆囊炎这样的，最近做了不少。”项学明说着有点羞赧，他在云医是有跟着做过肝切除等大手术的，到了八寨乡做阑尾炎手术，自然不是很能拿得出手。 “腹腔镜做熟了？” “跟着张医生做了好几十例了，感觉学会了。”项学明说到这里，清清嗓子，道：“那个……凌医生，我其实之前就想过来专程说一下，那个，咱们云医每年不是有那个下乡的义诊吗？能不能帮我们八寨乡申请一下，能落在我们八寨乡分院最好。” “那是什么？”凌然看向左慈典。 左慈典道：“基本就是派几个人去八寨乡做门诊，开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的样子，有时候也带些仪器，麻烦的检查就送回来做，最后出一批报告，能开药的开药，愿意入院的入院……” “听起来不错。”凌然来了些兴趣，道：“我们去做吧。” “啊？” “我们组去八寨乡义诊好了。” “好是好……”左慈典迟疑着道：“咱们病床都没满呢。您这两天都在急诊室。” “给我三天，唔，四天吧，四天我应该就能把病床塞满了。”凌然说着要了剪刀，咔嚓一声：“完成了。”第581章 神仙打架 “凌然主动要求去义诊，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应当鼓励。”院务会议上，霍从军轻轻松松的帮凌然将要求提了出来，果然获得了一致通过。并将义诊的位置定在了八寨乡。 这种事儿，正常医生都是躲着走的，有主动要求的，哪里会阻拦。 再者说，拦着凌然做事，对于现在的云医诸人来说，也是有些无稽了。 在这方面，看看肝胆外科的科主任贺远征同志就知道了，他能拦着凌然做什么呢？ 有人这么想着，就顺势看向贺远征，并露出笑容来。 贺远征的表情都没有变化的。 被压了就是被压了，他早都看开了。肝胆外科本来就是个小科室，他又是外院来的年轻主任，受挤压早都习惯了。 对凌然，他也是兴起过反抗的念头的，如今念头熄灭了，想法也就不同了。 医院的科室主任与其他社会岗位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自由和独立性。 理论上，一个医生升任科室主任以后，是可以不鸟同行的——院长副院长什么的还是要尊敬的，卫生部门等直管单位或政府机构也是要小心对待的，但是，并不需太用心，更不用在乎同行的态度和行为。 这一切，都是因为技术岗位的特殊性。 像是贺远征这样的肝胆外科的主任，他在科室业务方面有什么想法或任命，上级部门或领导，又能说得出什么来？ 其所能做的，无非就是人事调派和财权分配罢了。偏偏医生不像是其他行业，大部分的医院科室主任，是没有晋升需求的。 尤其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大部分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做院长或副院长的资格，而有资格做院长或副院长的，其实都不用理会上级部门了。 就是财权分配，科室主任们都不是特别在乎——他们要钱都是从医院里要的，少有从政府里拿的。 科室主任们要钱，无非就是需要买设备或搞科研投入，主要还是买设备，而在这方面，操作的空间实在太大，以至于根本不是卫生局的一两个科处级干部所能决定的。 唯独需要顾忌的，也就是同行了。 凌然的断指再植做的再好，贺远征都是不需要在乎的，但是，当凌然的肝切除做的这么牛的时候，他就不能当做没看见了。 为什么上级医院的主任医师，甚至只是一个副高到下级医院来，都能得到格外的重视，乃至于言听计从？ 贺远征现在听到凌然的名字，都会多想两遍以免出错的，自然不会站出来吸引火力。 霍从军也是看了一眼贺远征，见他没有说话的意思，就轻轻点头，将此事略过了。 会议很快结束。 到散会了，呼吸科的洪主任和普外科的主任各自过来，与霍从军商量起共同义诊的事。 云医各个科室，每年都会有义诊的任务和名额，但科室的积极度不同。 通常来说，越是高端专业的科室，就越不喜欢义诊，反而是开展的项目大众化一些的科室，还稍稍有一些积极性。 义诊说是义诊，也就是免去体检和门诊的费用而已。 另外，送医下乡能方便看病群众，省去他们奔波的麻烦。但是，病人若是被收治了，该缴费的还是要缴费。 对科室来说，也就算是增加了病源。 当然，对云医这样的地区顶级三甲来说，他们肯定是不缺病源的，更别说义诊出来的普通疾病了。不过，要是将义诊看做是必须完成的任务的话，各个科室的积极性也就有些区别了。 呼吸科和普外科算是相对较大众化的科室，义诊出来的疾病总有些属于他们日常的治疗谱系的，这次听说有凌然自愿，就想凑个数，一并将任务完成了。 过了会儿，骨科的一名主任医师和手外科的王海洋主任医师也跑了过来。 他们就更凑数了，心里估计是有将病人丢给凌然的想法。 霍从军来者不拒。 凌然是没有门诊经验的，年纪又轻，在霍从军不去义诊的情况下，他也愿意多几个科室的老人给凌然帮忙。 手外科的王海洋则是好奇的看看外面，问：“贺主任不一起组个团？” 肝胆外科开展的手术类型本来就不多，有凌然在，义诊出来的肝胆类的疾病，可以大量的甩出来，贺远征有充分的理由来组团的。 霍从军笑笑没吭声。 呼吸科的洪主任点了一支烟，嘿嘿的笑道：“老贺多数是想趁机多做几台肝切除吧。” 在场几人哼哧哼哧的发出坏笑来。 霍从军咳咳两声，道：“我们凌然可没抢老贺的病源啊，现在来找凌然的，那都是各地方医院介绍过来的。” 上级医院上级医生的牛气，就在于我能做你不能做的手术。 就肝胆科而言，武新市一院之类的省内医院，以往遇到做不了的病人，都是直接建议病人去京城或沪上的，并不会荐到云医来。现在则有很多医生，是推荐病人找凌然了。 这种互动是一种很自然的变化，也是地位的体现。 “不说这个了，咱们就商量一下义诊……”霍从军向来不喜背地里说人，一句话就将肝胆的事儿给略过去了。 要出义诊，最麻烦的是行政和后勤方面的工作。医生们反而简单，带着手脚眼睛去就行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无非是花费些时间精力罢了。 但对义诊的组织方来说，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随行的人员安排是一方面，器械和耗材的准备更是少不了的。 这其中，器械有搬运的麻烦，有维修、调试和损耗的麻烦，耗材更是纯粹的开销，带的多了钱包受不了，带的少了，又怕不敷使用。 一番繁忙，真到凌然等人成行的时候，一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凌然不光将自己的病床给塞满了，肝胆外科、手外科和ICU也被占了将近40张床。 这么多的病人，就算出院的速度快，管床医生的压力也小不了。 凌然仔细思量一番，就道：“左慈典、马砚麟和张安民留下好了，余媛和吕文斌跟我去义诊。” 左慈典想到三人管理100多张病床的病人，冷汗都要冒出来了，忙道：“我们三个人管这么多床病人……，而且……而且张医生还有肝胆外科的一摊事，小马也不能全天在。” 说到这，左慈典都要佩服凌然，留下的三个人，两个人的编制都不在本科室，等于用的是别人家的劳动力，虽然是历史遗留问题，可也是够呛的。 “从其他治疗组借两个医生过来如何？只要顶三四天时间，应该就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出院了。”凌然这次不光做了肝切除，还做了胆囊、跟腱和手指的手术，另有多名急诊的小病号，预后好的话，住不了一个星期就能陆续出院了。 左慈典却是连忙摇头：“借人不行啊。就我们仨，借谁过来，都得听人家的。” 左慈典人是老了，资历依旧是新人住院医，马砚麟和张安民连急诊科的人都不能算，更是说话不算数。 “咱不能总是借鸡生蛋。”左慈典无奈道：“要不然，再找两个规培生过来，今年的实习生也做了一段时间了，也可以叫几个过来。” 凌然无所谓的道：“可以，我问一下。” 凌然说做就做，立刻就将电话打给了霍从军。 电话连着电话，不一会儿，从医政科到检验科的医生们，都开始频繁的接听起了电话。 在云医做规培和实习生的年轻人里面，少不了有关系户、医二代之类的。称不上关系户的，也有认识这个认识那个的小背景。 对于这些尚未跨入医院大门的新人们来说，凌然的名气却是如雷贯耳。 一方面，是凌然的年龄和技术很具有话题性，另一方面，则是凌治疗组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住院医月入过5万的治疗组，在云医，除了骨科，就只有凌治疗组了。 就算是关系户、医二代们，也更愿意找一份有钱有前途的工作。 此前，凌然一直没有招人的念头，霍从军也不愿意医政科的浑水影响到凌然。 这时候，凌然打开了闸门，就由不得众人激动了。 “凌医生，医政科雷主任亲自打了电话过来，说要到明天，才能送三人名单过来。”左慈典面色古怪的挂掉了电话，向凌然报告。 “三人名单要到明天吗？没有人了？” “大概是不好确定人选。”左慈典小心翼翼的问：“雷主任想问问看，您有什么要求的？” “要能选的话，最好是可以要能多呆几天的，优先要能定科过来的。”凌然也不想训练几天，又换新人。 左慈典听的苦笑，答应了下来，心道：您这要求就跟没要求一样，得了，让神仙先打架吧。第582章 义诊日 清晨，凌然没等医政科送来的人到，就带着吕文斌等人，往八寨乡去了。 规培医和实习生虽然是分配到人的，但就管理序列来说，依旧是由急诊中心来负责的。换言之，就是新人来了，会先交给主任霍从军调教一番，完全不需要他来担心。 长长的车队，匀速向八寨乡前行。 而在国道入口处，项学明已是等的望眼欲穿。 看到云医车辆的时候，他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医院昨天将通知发出去，今天一大早，就开始就有人来等了，要是云医的车来的太晚了，就分院那么几个人，解释都要累死。 “凌医生！”项学明兴奋的站在国道招手。 头车，擦身而过…… 二车，擦身而过…… 一排车，擦身而过。 项学明招着手，招着手，招着手……表情从热情到寂寞，声音从粗壮到尖细。 车队一路前行，速度都没有慢一丝。 车内。 吕文斌紧握方向盘，跟着前车，并面带笑容的道：“我今早专门煮了一锅的猪蹄，还有猪尾巴，今次要给项学明一个惊喜来着，他有多久没吃过我煮的猪蹄了，非得香死他不行。” “猪尾巴？”余媛的眉毛挑了起来：“没听你说。” “我怎么敢说，你知道现在收点猪尾巴有多难，放出风声去，几分钟就抢没了，我挡都挡不住的。”吕文斌所的无比认真：“一只猪就一条尾巴，好的都想要。要不是我现在每天要三……反正挺多猪蹄什么的，老板都不让我挑尾巴的……” “哪里有你说的那么紧张，我在菜市场都是随便买猪尾巴的。” 吕文斌嗤之以鼻：“猪尾巴和猪尾巴能一样吗？你买的都是短猪尾巴吧。” “现在还有长猪尾巴吗？” “当然。”吕文斌得意的道：“不是大养殖场的猪，就有可能有的。” 余媛一愣，恍然大悟：“对哦，短猪尾巴是养殖场给剪短的，所以有长猪尾巴的，就说明不是养殖场的猪。” “不是大养殖场的，小养殖场也有可能不剪的。” “不剪的很少吧。” “是啊。猪的尾巴一直动来动去，算起来蛮费能量的，降低料肉比。”吕文斌回答。 余媛道：“但如果不是规模养殖的话，就不能割猪尾巴。” “这你也知道？”吕文斌有点小惊讶。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余媛笑出了声：“我还知道猪尾巴还有驱蚊和保护肛1门的作用。所以，虽然不能说短尾巴的猪一定是土猪，但长尾巴的一定是土猪了。” 吕文斌不由赞叹两声：“得，等一会见到项学明了，让他吃一会，然后，我再给你展示我这一盆长猪尾巴。味道绝对不一样，要比短猪尾巴还有滋味……” 余媛听的连连点头：“这就是你带着锅碗瓢盆来义诊的理由？” …… 半个小时后。 项学明蹬着自行车，气喘吁吁的回到了医院，就见院子里，已经满是人了。 项学明紧张的锁好车子，就狂奔进医院，想看看情况，然后，就见大厅里直接摆开了一排的桌子，几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坐在后面，并挂起了彩色的宣传画。 “项学明，你跑哪里去了？”吕文斌从后面过来，喊了一声。 项学明冤枉的道：“我去接你们……” 吕文斌摇头：“你喊人过来，不能自己跑出去玩啊。” “我哪里是玩，我去接你们。” “没看到你人啊。” “我在路口。” “路口也没看到你。对了，我带了猪尾巴过来，要不要试试看？” 项学明立刻不想争辩了，只小声道：“现在不行，中午再说。” “得。下次记得接人啊，别再错过了。”吕文斌笑呵呵的。 项学明无奈道：“我没错过……” “对了，还有点猪蹄和肘子，你给放冰箱里，或者送送人什么的。” 项学明张张嘴，叹口气：“多谢啊。” “甭客气了，跟着凌医生干活去吧，机灵点，怎么到了乡里，人都变傻了吗？对了，八寨乡的猪好吃不？这边是自己养猪的，还是从外面送猪过来的？” “我没注意过……算了，我去干活好了，凌医生到哪里了？” 吕文斌手一指：“手术室” 项学明拍拍自己脑袋：“看我想什么呢……刚来就钻手术室，必须是凌医生。” “他先看看你们的设备器械什么的情况，有需要的，现在补还来得及。你知道，张安民做手术的习惯和凌医生也不一样。”吕文斌呵呵一笑：“他是带师学艺嘛，毕竟不是凌医生手把手教出来的。” 项学明赶紧看看两边，他可不敢在背后说张安民的坏话，要是让人听到了，八寨乡分院分分钟就要断手术了。 就凭张安民现在的本事，想让八寨乡分院的手术室顺利运作起来都困难。 相比云华的手术室，八寨乡手术室的级别就要低太多了。 层流是不可能层流的，地面都不太平，但是，总比90年代的医院手术室强，清洁消毒看起来做的也很不错的样子。 凌然看了一圈，说不上满意或者不满意。 要说手术室的基本条件，八寨乡分院的手术室肯定是达到了，可要说好，也算不得。 若是以投资的眼光看，如层流这样的设备，带给手术室的收益并不高，云医的手术室光是层流设备，就比10个八寨乡分院值钱，但手术效能提高10%都是夸张了。 但是，更好的地面、墙面、天花板、过滤、消毒、配套等等方面的提高，带给手术室的优势，就比八寨乡分院的手术室高很多了。 “能用吗？”项学明跟在凌然的屁股后面，也不敢多说什么。 “能用。”凌然言简意赅，又问：“护士熟练吗？” “最近做了很多手术了，普通手术应该还是熟练的。” “那就行。我们去门诊。”凌然没有再啰嗦下去。比起他所预想的情况，八寨乡分院的条件还要更好一些。 项学明于是再愣愣的跟着凌然到外面，看着他坐下来，才“咦”的一声：“凌医生您看门诊吗？” “义诊每个医生都分配了几个小时的坐诊任务。”凌然安心的坐在长条桌的一角，摆正了姿势，就像是一名资深医生那样。 只是年轻的过分，帅的过分…… 吕文斌连忙过来给凌然倒了杯茶，然后向项学明做嘴型：五，四，三，…… 凌然面前，忽然就排起了长队。第583章 诊断 “疼的话就说出来。”凌然给病人做着腹部的触诊。 比起B超之类的技术手段，略显老式的触诊，依旧能够得到大量的信息。故而在体检中，依旧频繁使用。 当然，影像和触诊等技术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更多时候还是医生的选择。 凌然现在是大师级的体格检查水平，做腹部触诊，准确率比B超都要高，也就不用去占用设备了。 病人躺在检查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着凌然，口中道：“不疼，不可能疼的。” “有疼痛感不要忍着，刺痛、胀痛等等，都要说出来。”余媛在检查床的另一边，站在一个小板凳上，第N次的提醒病人。 病人嫌弃的看她一眼，鼻子里“恩”的一声，然后就看凌然。 “这里会疼吗？”凌然现在对体格检查是有自己的见解的，采用的顺序和模式，也与之前略有不同。 病人得他提醒，才吸了一口气，道：“疼的不厉害。” “一点疼痛也要说出来，进餐后有疼痛吗？” “偶尔吧。” “餐后一两个小时？” “对，这你都能猜到，凌医生您好厉害……” “胃溃疡。”凌然没等对方说完，打断他道：“我再给你开两个检查，你去做了确诊一下，溃疡目前不严重，但应该采用技术手段干预了。” 这时候，躺在体检床上的男人愣住了，忙道：“我一周健身三四次，怎么可能生病。” 凌然狐疑的看他一眼，问：“健身了，为什么就不生病了？” “健身……健身对身体好啊。” “该生病的时候，还是会生病的。”凌然给开了单子，又多叮嘱了一句，道：“紧张、劳累，饮食不慎、气候变化或者烟酒都有可能引发和加重胃溃疡，你要多加注意，不能掉以轻心。” 余媛则道：“如果不好好治疗的话，胃溃疡一旦出血或穿孔，就很麻烦了，说不定可能切除胃部了。另外，还有转化成恶性肿瘤的风险。” “癌症？”被检查的男人惊叫一声。 “现在没有，但是有风险。”余媛道：“是让你回去好好看胃溃疡，看好了就行了，明白吗？” 男人忐忑的问：“真的会得癌症？” “胃溃疡是有癌变的风险，但概率比较低，一般在3%以下。”凌然现在精力药剂够用，经常是嗑药看书的，内科学也看了不少本，该记住的都能记住。 “百分之三也不行啊……”男人一点都不觉得宽慰了，闷闷的从检查床上跳下来，问：“现在怎么办？” “建议你到医院挂一个消化内科。”凌然给出的就是转诊的意见了。 要给胃溃疡的患者开药，他也是能做的，但毕竟不是专业的。另一方面，要确诊胃溃疡或相关疾病，可能还要做碳呼吸试验，说不定还要上胃镜，那就不是现在的义诊能做的了。 转诊是急诊科里常做的事，只是如今稍稍麻烦一些。 凌然将单子递给对方，就让余媛去给解释了，旁边的小护士王佳不等吩咐，就请另一名病人上前来了。 依旧是问询的同时，做体格检查，再做出一个基础的判断。 凌然的诊断学技巧并不高，门诊的经验趋近于无，但做这种社区诊断，倒也绰绰有余。 不像是来云医的病人，常有重疾在身的，需要小心谨慎的对待。八寨乡的义诊，本身就是带有体检性质的，大部分都是正常的健康人，多多少少有些疾病，也并不严重，且以常见病为主。 现代医学发展至今，疑难杂症依旧是疑难杂症，再多的检查手段也只是辅助。备受推崇的循证医学，更是疑难杂症的反对党。 如今的医生，其实最喜欢处理的，还是那些确定的常见疾病，所谓听见马蹄声响，你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马，而不是斑马。 而对凌然来说，目前鉴定马的技术，是逐渐成熟了。 “凌医生。”手外科的王海洋主任喊了一声，将凌然给叫了过去。 “这是……”凌然看到的是一个明显接骨错了的手指。 “要不要做个手术？”王海洋指着凌然，道：“凌医生是我们云医断指再植做的最好的医生了，你这个手指，重新给你接一下，就不会每天疼了。” 看病的年轻人，烫手似的，猛地将手给收了回去，问：“多钱？” “你有医保吗？” “就一年120的那种。” 王海洋微微点头：“整个手术做下来，大概要一万多元。” “那我再想想。”病人不敢接茬，站起来，迟疑着离开了。 王海洋无奈苦笑：“还以为能做个手术呢，这一个个的门诊看下来。” 王海洋只能向凌然耸耸肩，继续看下一位病人。 他们都是专科大夫，但在这种义诊中，就没有那么讲究了。 而来看病的人也都不在乎。 与国外专科医生更高端的想法不同，中国人普遍认为，一名专家级的医生，应当是全面的。最起码，一名牛掰的心脏科医生，就应该能轻轻松松的治疗个胃溃疡什么的…… 这多少是有些受到中医风气的影响，对老医生们来说，既有方便之处，也有不便之处。对凌然亦然。 在给大部分年轻人们做完体检之后，到凌然面前排队的人就少了。 凌然也不用始终坐在桌子前了，就来回忙碌，顺便帮其他医生处理轻症患者——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光是遇到的鸡眼和甲沟炎，就有七八人之多。 这种外科小病症，放在云医，也就是派只住院医乃至于实习生练手了。也确实没什么可做的，原本就是最简单的外科手术。 凌然今天却是没有放手的意思，有轻症病人，当场能做的，就给做掉了。 来义诊的几名医生都看的点头。 在场的外科医生里，当属凌然的年纪最小，他主动上手，其他医生的感官也要好不少。 “这么看，凌然也还是蛮懂事的嘛。”呼吸科的洪主任看凌然又去小隔间操作了，就拆开了今天的第三包烟，一边点燃，一边笑着说话。 “说的也是，一声不吭的，做事还是做的挺好的。”普外来了个副高，也是点头赞同。 “主要还是看患者的感受嘛，凌然看病还是很认真的。”王海洋最熟悉凌然了，笑眯眯的给说了句话。 “这个倒是。” “还是年轻，要是年纪大一点，至少能多收几面锦旗。” 洪主任的话音刚落，就见一面锦旗，当先从门外伸了进来。 锦旗大字写着“救死扶伤，医德高尚”，旁边的小字则是“赠凌然医生”云云。 “凌医生在吗？我来送个锦旗。”进门来的水霸王华涛浑身的自信。他站在八寨乡的土地上，就感觉有数不完的力气，送礼都送的理直气壮。第584章 敬酒 “来来来，抽支烟，抽支烟。”水霸王拿着一盒中华烟，一个个的发烟。 医院大厅里来看病的，基本都是八寨乡的本地人，认识不认识的，也都混了个脸熟。 水霸王也不吝啬，给医生发烟，给病人也发，拿了烟的，他就给点燃，没拿的也不多劝。 接着，华涛又让人给拿了一盒子的保温杯过来，每人发一个，并配一盒茶叶，笑道：“我猜着你们不一定带杯子了。茶叶是咱们八寨乡自己产的，不是啥名茶，但是山坳里长出来的野茶，别有滋味。” “那要尝尝了。”洪主任对给自己点烟的人，都有特别的好感，当场就让人给自己把茶给泡上了。然后，他一边抽烟，一边给病人看诊。 华涛顿时觉得洪主任和自己是一路人，笑眯眯的走过去，道：“我觉得，我们八寨乡的茶，配烟是最好的，一口烟一口茶，快活似神仙，两口烟一口茶，给个神仙也不做。” “感觉以前的乞丐也是这么唱的。”王海洋挥挥手，将恼人的烟味扇走了一些。 “乞丐可抽不起中华。”洪主任甩了甩华涛递给自己的烟，挺高兴的道：“就我的观察来说，抽中华烟的人，平均寿命可比不抽烟的人要高的。” 华涛一下子乐了：“抽中华能长寿？那我可得好好跟我媳妇说道说道。现在的女人也真是的，婚前我抽烟喝酒，他说我有男人味，婚后就开始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一会抽烟有害身体了，一会又抽烟味道难闻了……中华烟是怎么个讲究？” “抽中华烟的更有钱嘛。”洪主任微笑。 华涛愣了一下，哈哈的笑了出来：“有钱好啊，甭管为啥长寿，长寿就行。对了，我今天提了只野猪，两只野鸡，那东西也滋补的很，大家伙一会都尝尝。” 洪主任笑着点头，都下乡义诊了，吃点野猪什么的，也算是额外福利了。 有排队看病的人，趁机喊了起来：“华局长，见者有份吧。野猪肚吃不到，野猪肉得分一块吧。” “没有没有。野猪多贵啊，我还攒着长寿呢。” “贵个毛，你们山里自己打的吧。” “别胡扯啊，现在谁敢用枪？反正我是不敢，这野猪是摔死的。”华涛一边跟人拉闲话，一边递烟，将整个医院大厅弄的烟气缭绕，仿若仙境…… 放在云医绝对会闹事的情景，在八寨乡里，则有些被人熟视无睹。 有的人闻着烟味了，就自顾自的掏出了香烟，用一手烟来抵抗二手烟。 也有的人，转身就走，排队也都不排了。 几名从云医过来的医生，也有不抽烟的，此时就皱着眉，想说什么，又不是特别好意思。 若是只有八寨乡分院的人，这些副高正高的医生，早就开骂了，但是有病人在场，就不能表现的如此粗鲁，几名医生都是皱眉强忍着，或者干脆起身，到后面躲着去了。 这时候，凌然从后面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刚刚被剪了指甲，一瘸一拐的病人。 “大厅变成吸烟区了？”凌然看到房间内的烟，本能的皱起眉来。 自从开始做断指再植以后，凌然对香烟和二手烟都是拒绝的。 华涛笑呵呵的道：“八寨乡小地方，没什么禁烟区吸烟区的说法的。” “医院内是禁烟区。”凌然说着皱皱眉，对余媛和吕文斌道：“去把门窗都打开。” 吕文斌和余媛快跑了两步，赶紧去将周围的大门都给拉开支了起来。 这时候，不吸烟的病人们也抱怨了起来： “烟有什么好抽的啊。” “抽烟就到外面抽嘛。” “就是说。” 群情激荡之下，排队的人和看病问诊的医生们，都抽不下去了，只能将烟灭掉，再咳咳两声，以示清白。 洪主任也叹口气，将烟蒂丢在了地上，踩两脚，摇摇头：“只能多活两天喽。” 始作俑者华涛顺势也将烟蒂一丢，笑了：“那我也多活两日。哦，锦旗，凌医生，我给您送个锦旗来了。” 华涛说着，又让人将红艳艳的锦旗给展出来。 红底描金的锦旗，有一个人长，一个人宽，下面的穗子有一只猫那么长，看着非常俗气。 不过，俗气的锦旗还是很醒目的，医生们喜欢的也是俗气的锦旗。谁要是追求新奇，给发一个电子版的锦旗，绝对没有俗气锦旗受欢迎。 “多谢。”凌然也是收过锦旗的人。 倒是几名八寨乡的护士，凑到了跟前来，有点羡慕有点好奇的看着。本地医院是锦旗绝缘的，大家此前就是来吊个瓶子什么的，偶尔做了小手术，回头也是疑虑重重，哪里会送锦旗这种东西。 “凌医生，您先看病，我下午再过来请几位。”华涛东西送到，就告辞了，跟前这么多病人，也不是说话的时间。 凌然点点头，再道：“陪床的时候不要抽烟。” “啊？”华涛没醒悟过来。 “手术结束以后，你应该做了考试题吧。”凌然问：“断指再植后的禁忌项目，还记得吗？” 华涛一拍脑门：“对对对，你说的是这个，我记得的，记得的。” 他讪笑两声，道：“我陪床的时候，一口烟都没抽，绝对的。” 洪主任听的大咳两声，却是对旁边的王海洋主任道：“你们手外科的，对抽烟真是不友好。病人不能抽烟就算了，家属都不能抽烟……” 王海洋翻翻眼皮，问：“呼吸科的主任，一天抽4包烟，像话吗？” “低焦油的。”洪主任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拍在桌子上，又咳了两声。 …… 晚间。 沧平区医院派了人过来，设宴招待云医一行。相对云医的体量，一个区医院就太小了，对义诊来的任何一名主任，都得小心伺候着，至于八寨乡分院原来的医生，能上桌就不错了。 云医这次一口气来了四个主任医师，让沧平区医院的领导们也是好一阵忙活。 相对于五六十岁，年龄正规，长相正规，经历正规的主任们来说，凌然的属性更令去医院的领导们感到好奇。 奈何凌然并没有满足众人好奇的兴趣，一杯酒都没喝，就连华涛同志专门让饭店烧的野鸡汤，都只喝了一口，味太重！ 野猪肉的味道也只能说是普通，事实上，若是考究点的话，那野猪基本算是白死了。 凑上门来的华涛，看出来凌然没吃好，喝了几口酒，就大声道：“明天，明天我再给咱整治一桌，凌医生，明天看我的！对了，凌医生你有什么偏好，提前说一声，我让他们给准备。” “病人。”凌然瞅着窗外黑漆漆的夜，有点寂寞。八寨乡医院显然不具备夜间手术的条件，等于说，他今天晚上只能正经睡觉了。 华涛咂咂嘴，猛的回头：“喝酒喝酒，来来来，王主任，我敬您一杯。”第585章 友情价 一夜无梦。 睁开眼，就见窗帘泛着黄色的红色的光，那是炽烈的阳光，照在上面的结果。 “艳阳天啊。”凌然拉开窗帘，挡着光线看了眼外面，就看到了不远处浓浓的绿色。 八寨乡总共就是两三条街道的建筑，但在中心地带建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广场，虽是清晨时光，也有许多人遛着狗，散着步，端着绿萝，抱着猫，徜徉其中。 与广场相隔一条街一条河，就是一座高度不低的小山，站在旅店内，就能看到山上的亭台楼阁和庙宇，蜿蜒的小路，一看就很不好惹的样子。 洗脸刷牙，再下楼，到旁边的小楼里吃早餐，出了门，就闻到……熟悉的汽车味。 尽管只是三条街大小的小乡镇，但三条街边，也都停满了车，路上的电动车摩托车更是不在少数…… 凌然嫌弃的皱皱眉，对于肮脏的人工建筑和混乱的秩序，他是极不喜欢的，略次于对原始森林的厌恶。 八寨乡两样都集齐了，也是满不容易的。 刺啦。 前方的小食堂里，传来下油锅的声音，不禁让凌然想起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外科医生，那时候对付外伤最好的止血办法，就是油泼烙铁烫。 “早餐推荐油饼，是我们这里的特色。”坐在小食堂门口的员工低着头玩手机，听见声音就说话。 再抬起头来，她看到凌然的下巴，不由的浑身一颤，手机放下了，人也站起来道：“我们今天还做了粥和五道菜，都是自助形式的，另外还有豆浆，旁边有白糖，您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放……” “多谢。”凌然点点头，就进去找盘子去了。 门口的员工怅然若失，小声道：“早知道就不玩手机了。” “上次你被老板抓住的时候也这么说。” “被老板开除大不了再找工作，和这样的机会不能比。明天我不玩手机了，就守在这里，等凌医生来了说话。” “说什么？” “我可以给他介绍我们的油饼啊……” 八寨乡最有名的就是油饼了。 怎么有名起来的，不知道。何时有名起来的，也不知道。 至于做法，似乎也无甚特别，只是皮脆一点，内里略软，以面香和油香味取胜……论口味，若是出身京城的话，说不定会被各方人士赞誉一番，但就八寨乡这样的地方，自然是不受人待见。 也就是招待宴饮的时候，能被人提一嘴罢了。 凌然用油饼配粥，就着几样小菜，默默的吃了起来。 只一半分钟的时间，华涛同志就收到消息，奔了过来，手里还端着一盘肉。 “武定壮鸡，凌医生，这个一定要尝尝的。”水利局长舔着嘴唇，挺胸抬头，气势昂扬。 “早餐就吃鸡肉？”凌然犹豫了一下。 “这可不是普通的鸡肉。”华涛同志将盘子放在凌然面前，笑道：“武定壮鸡是云1南特色，我这个还是武定壮鸡里最正宗，最厉害的，似公鸡非公鸡。” 洪主任端着盘子路过，看到了，一屁股坐下来，瞅着华涛的盘子，笑道：“就是骟鸡呗，说的那么神秘，来，我尝尝。” “尝是要给您尝的，但您说骟鸡，可不一定对。”华涛将盘子向前推了推，道：“似公鸡非公鸡，但它可不是阉公鸡。” “不是？”洪主任叼出一根烟，看看凌然，没给点燃，转而在鼻子下面嗅了嗅，又给挂耳朵上了。 华涛很喜欢洪主任的捧哏，笃定的道：“不是。要是阉公鸡，那就显不出特别来了。” “阉公鸡也够特别了。我印象里，海南鸡就是阉鸡，所以才那么鲜嫩。”洪主任抖着腿，一副民国老年地主的样子。 “阉母鸡。”华涛没有再卖关子，只是重复了两遍：“阉母鸡。” “母鸡也可以阉？”洪主任这下坐定了，并对面前的一盘鸡肉充满了兴趣。 华涛笑呵呵的道：“所以说是我们武定的特色。别的地方都没有的，就我们武定有阉母鸡的技术。” “这么神？”洪主任有点不太相信，道：“阉母鸡也就是那样呗，公鸡割睾1丸，母鸡去卵1巢就行喽。凌医生应该知道的，他做睾2丸切除都好几例了。” “割了卵巢的母鸡，生长期应该会延长。”凌然这时候道：“也没有鸡蛋了。” “对，所以阉母鸡成本高了。但是，原本应该给鸡蛋的营养，可都到肉里面去了。再一个……”华涛嘿嘿的笑笑，说：“你们医生可能觉得阉个母鸡不难，那养鸡的可不这么想，就不说别的，我们单位一个小姑娘养的猫，送去宠物医院里去，阉母猫都比公猫贵……” “有道理，有道理。”洪主任连连点头，并分了一支烟给华涛，再拿起筷子，看看凌然，道：“凌医生，您不动手，我可就动手了。” “那就尝尝。”凌然也不客气，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鸡肉。 “如何？”华涛问。 “很嫩。”凌然点头。 “是吧。”华涛见凌然满意，自己先笑了，又道：“我们武定壮鸡，讲的就是一个鲜嫩。而且，阉过的母鸡生长期长，其实味道更好，就是成本高了。另外一个，母鸡阉割了以后，它就长冠子了，体重也变重了，口感上，就趋近公鸡了，是取两者之长……” 华涛自己就夹了一筷子，剩下时间，就在旁边介绍。 凌然和洪主任你一块我一块的，却是将半只鸡都给分食了。 华涛这时候不经意的道：“凌医生，我听说，您和沪市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祝院士是认识的？” “恩，没错。” “那个，能不能给做个介绍。”华涛的眼神已是满怀期待了。 凌然没有绕弯的意思，直接问：“介绍做什么？” 华涛陪着笑脸，道：“说来也巧，我们区长夫人，最近膝盖的滑膜炎犯了，听说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是咱们国内治这个最好的，就跑去了沪市，结果人生地不熟的，虽然说是托关系挂了个专家号，但是考虑着，要是能请祝院士看一下，那就更安心了。” “祝院士早都已经不坐诊了。”凌然道。 “是是是，我明白的。主要就是担心，要是能请祝院士看一下，也能安心一点。”华涛其实是自作主张的。区长的人脉比他广到哪里去了，到了沪市也已是找了人，安排了专家的。只是要联系到祝院士比较有难度。 华涛却是看到凌然，并了解到他和祝院士的关系以后，兴起了念头。 洪主任咳咳了两声，道：“华局长，你找祝院士也没必要，就沪市的专家来说，一个膝关节的滑膜炎，随便谁都可以处理了。” “哎，说是这么说，这人生病了，就着急。”华涛说着笑两声，道：“我们主要是提着猪头拜不到庙门，您看这样如何，我们就按飞刀的价格走。” 华涛在老婆做断指再植的时候，就了解过飞刀了。现在要能联系到祝院士，他都准备自个儿出钱了。 提着猪头拜不到庙门的，同样可以是说他自己的。 洪主任眉毛一挑，道：“祝院士开飞刀，可不是一般的价。友情价，都得七八万了。” 到了祝院士这一级的，每一把飞刀都是友情的。 华涛觉得有点贵，咬咬牙，还是道：“八万块也没问题。” 凌然掏出手机来，道：“我发个>“哎，好，太好了，谢谢您了，我晚上给咱弄条鱼来，绝对好吃！”第586章 为什么？ “妈，现在过去吧。” “到时间了？哦，走走走。”区长夫人曹露坐了起来，看着白晃晃的墙和满屋子的人，有些发晕。 她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以及侄子和侄媳妇都来了，除此以外，娘家的表妹向来与自家走的近，这次也是全程陪同。 尽管身边不缺人，但曹露心里依旧是不怎么安稳。 滑膜炎要说是不严重的，可她的滑膜炎已是有30多年的病史了，一直采用保守治疗，期间多次不良于行以至于卧床不起，这一次，终究是没能自己好起来。 想到有可能要始终卧床的前景，曹露又怎么能觉得安稳呢。 身边人再多，轮椅再方便，也不如自己走路舒服。而且现在病房里围着一群人，甚至还有更多的人挤都挤不进来，但曹露知道，一旦自己身为区长的老公退位，儿子女儿能常来，就很不容易了。 “姑姑，您被担心了，咱们现在不是找了祝院士吗？有他给您看病，最多将养一段时间，腿脚也就利索了。”侄媳妇是个会说话的，而且说话也好听，算是曹露比较喜欢的后辈了。 可是今天，曹露的心情无论如何都欢喜不起来，只闷闷的道：“祝院士也能活死人肉白骨，生病了就是生病了。哎……你说偏偏是膝盖骨，我这就是少个胳膊，我也无所谓。” “妈，大不了让祝院士给动个手术，咱们回去休息上几个月半年的，不是也就好了。”做儿子的一直是赞成做手术的，奈何曹露始终是害怕。 这一次，曹露却是松口了：“能好就好了。” 到沪市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来，就是来咨询手术的，否则的话，曹露又何必跑出昌西省。要是在省内，特别是在云华，她办什么事不方便，找哪个专家找不到。 而这一次，若非是那个老来送鱼的水利局长帮忙，她竟然联系不到祝院士。老实说，曹露反而对此更有期待了。 名医就应该有名医的架子，要是来一个病人就看一个病人，一个名医一年能看多少个病人？要是连一个沧平区的区长的面子都落不下来，身为沧平区的区长夫人，曹露还真不信他能有多大的本事。 诊疗室。 祝院士静静地坐着，手里端着本书，神态悠然的看着。 要说忙，祝院士确实是蛮忙的，一年四季的全国乃至于全球各地的奔波，日常往返于医院、学校、政府机关，还要做手术保持手感，带学生，看论文，并自己做实验和写论文…… 不过，在做事的间隙，祝院士其实也有闲暇时间。 就像是现在，等待病人期间，他就可以悠然自得的看书了。 他已经是70岁的人了，虽然身体康健，还能上台做手术，但是，要说像是年轻人那样风风火火的走路，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的做，谁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祝院士的做法，还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 就像是做手术，他一年下来，包括指导手术，就做个一百来台就行了，看病人的数量，更是严格控制。 但是，就质量方面，祝院士又是竭力提高的。 比如现在，他虽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可祝院士宁愿坐在诊室里等待病人，也不希望病人坐在这里等他。 只有那些四五十岁的年轻医生，才会觉得节省时间多看病人是正确的。 年纪大了才知道，节省时间多看病人，只是多遭罪，多得罪人，多多损伤医患关系罢了。 没有哪个病人在乎你一天看了多少的病人，又多看了多少个病人，哪怕他本人就是得益于此，他也不在乎。 病人们只是确定的知道，你匆匆忙忙的，减少了他的看病时间，增加了他的等待时间，降低了他的就医条件…… 曹露坐着轮椅，被儿子推了进来。 “来了。”祝院士听到门响，就放下了手里的书。 “祝院士。”曹露赶紧打了个招呼。 她身后除了儿子，还是跟随而来的主治医生和管床的住院医。 普通主任的查房，与祝院士的诊疗，显然是两个概念。 祝院士没有管医生们，但对曹露是和颜悦色的，拍拍面前的检查床，道：“坐上来，自己能上来吗？” 曹露艰难的站直了，最后还是在儿子的帮助下，才躺在检查床上。 与此同时，两名随同而来的医生，将各种片子都插到了灯箱上。 现在的医院系统里，各种影像片其实都能调出来了。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医院系统尤其贵，效果尤其好。 但是，如祝院士这样的老年医生，依旧喜欢传统的影像片的看法，底下的医生就只能顺从的准备灯箱和实体片子给他们。 “磁共振，CT，X光都拍了……恩，我做个简单检查啊。”祝院士此前其实扫过一遍曹露的影像资料了，此时再瞅了一圈儿，就开始做体格检查。 曹露稍微有点紧张的看着祝院士。 她病了这么多年，看过很多相关的介绍，了解过很多相关的信息了。早在几年前，曹露就曾想找祝院士看病，未能成功。 这一次，她是将希望都放在祝院士身上了。 “一直在做保守治疗？”朱院士的关注点并不在病情本身。 病情是明确的，治疗方案也是很确实的，但病人的态度才是决定性的。 “做了好多种治疗。西医的，中医的，打针吃药之类的都试过了。”曹露有些不安的解释道：“膝盖以前没有这么疼，用点药，走一段路都没关系。后来疼的厉害了，我才让司机接送，自己就尽量多休息……现在主要是太疼了，快要生活不能自理了。” “恩，那你现在是什么想法？” “保守治疗，能好吗？”曹露试探着问。 祝院士笑笑：“很难讲，肯定要加大剂量了，副作用会更大，效果也不一定好。” “那手术的话，能好吗？” “你想恢复到年轻时的样子，肯定是不可能了，日常行走，生活自理，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但我听说，做过手术以后，膝关节用不了几年就不行了。” “有可能。”祝院士点点头，却是又笑笑，道：“但是目前来看，你的膝盖的运动能力，已经是很差了，手术的收益还是很大的。” 曹露有点迟疑。 她的儿子忍不住道：“妈，有祝院士在这里，你还担心个什么劲啊。” 曹露是当局者迷，这时候猛然醒悟，连忙道：“祝院士，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有点怕，怕做手术。但是，您如果觉得，确实应该做手术的话，那我就做。” 祝院士点点头：“滑膜炎的手术很简单，现在可以用关节镜做，创伤也小，恢复的也好。” “那个……祝院士，您可以给我做吗？” “我做也可以。”祝院士停顿了一下，又问：“不过，你们为什么不找凌然做手术？关节镜手术，他做的比我好。” 在祝-凌跟腱修补术创生以后，祝院士从不忌讳赞扬凌然。 他都是奔70岁的人了，再强调自己的手术技巧，毫无意义，相比之下，祝院士倒是很愿意将凌然给捧起来。 而且，凌然也值得他捧。 曹露母子却是有些发愣，迟疑的问：“凌然凌医生好像还很年轻啊。” “做手术，不光讲经验，还得讲天赋，讲灵性呢。刘威晨之前是我的病人，手术方案确定以后，也是由凌然做的。”祝院士笑笑，道：“这样，你们再多了解一下，如果确实想让我来做的话，我就来做。如果你们有其他想法的话，我们再聊，好不好？”第587章 搞毛 沧平区医院，八寨乡分院。 大厅里人来人往，热闹的像是赶集似的。 远路里赶来的人，带着仆仆风尘就来看病了，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省下仪器检查的费用。 对许多人来说，医院的检查费用是相当不少的，尤其是CT之类的大机器，动辄就能花掉许多人一个月的收入，若是能够免费做一次的话，就值得跑一趟了。 影像科的医生们因此忙的不可开交。 他们带来的都是便携式的机器，加上八寨乡分院原有的X光机，一个小时也做不了几个人。好在读片不用他们来负责了，资料传到云医影像科以后，自然会有坐在办公室小格子间里的影像科医生，去熟练而痛苦的读片。 凌然一会儿给普外科的主任帮忙，一会儿给手外科的王海洋帮忙。他的门诊经验太少了，独立看病的效率也低，另一方面，凌然也想学学他们的做事方式。 急诊科的门诊与专业科室的门诊毕竟不同，而王海洋和普外科的主任，却是经验丰富的门诊医生了。他们每周都要坐诊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既要收入足够多的病人，用以保证科室的运转，又要尽可能的解决病人的医疗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医生亦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收入院，开药还是进一步的检查，转诊还是介绍去其他医院，都需要医生们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做出决定。 而要询问出足够多的信息，更是对医生的问诊有相当的要求。 凌然只是体格检查的技能水平提高了，可对于门诊来说，仅仅体格检查显然是不够的。 凌然跟着两名主任，一边看一边帮忙，算是补上了许多住院医至今都不熟悉的课程——在云华这样的医院里面，住院医的大部分上班时间，都是在病区和手术区里消耗掉的。因此，入职医院一年而未曾去过门诊的住院医大有人在。 要想参与到门诊中去，通常需要医生拿到主治的职称，而在此之前，他们参与门诊的时间，可能不足100个小时。 凌然最近几天就已经补了三四十个小时的门诊功课了。 由于来看病的病人太多，以至于云医的义诊团不得不增加问诊的时间。现在，他们早上8点钟开始看病，要到晚上6点钟才结束。 算上那些因为检查等事耽搁的病人，真正到下班的时间，可能已经是晚上七点八点钟了。 不过，义诊有个好处，就是大家都当做出差来做，也不需要按时回家什么的，时间稍晚一点，也就晚一些了。 凌然更无所谓了，他平时呆在医院里的时间更长。 相比之下，吕文斌和余媛的工作就轻松了。俩人都是急诊科医生，进入医院以来，不是在急诊室里处置病患，就是在手术室里给凌然做辅助，就是到现在，吕文斌能独立做下来tang法，却也是不会做门诊。 而且，他想凑到哪位主任跟前也不合适。人家都带着自己的小弟呢，让凌然跟着是没问题，再让凌然的小弟跟着，不管是王海洋还是普外主任，都有些不自在。 二人于是无聊的跟着打杂，哪里有需要了，就去哪里干，干着干着，吕文斌就自动自觉的去了厨房。 乡下的猪蹄又肥又大，散发着淳朴的味道，不卤几锅，实在对不起吕文斌特意从云华带过来的老汤。 当然，那么宝贝的老汤是不能全带过来的，云华每天要送的猪蹄也不老少的，所以，吕文斌也只舀了几勺子，尽管如此，吕文斌亲手煮出来的猪蹄，依旧是毫不逊色。 最重要的是，八寨乡的猪肘子，猪尾巴，乃至于猪头都是一样的淳朴。 吕文斌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向大家证明，他依旧是医生里，最擅长卤肉的。 “吕医生，来两个猪蹄。再加根尾巴。”两名沧平区医院的医生过来说了句，就对着桌面上的二维码扫了扫。 系统给自动免了两块钱。 打头的医生笑了出来：“吕医生，你搞的这个二维码很专业嘛。” “找人帮忙给弄的。”吕文斌笑笑。 “可以呀。” “客气客气，你们喜欢就行。”吕文斌乐呵呵的，他确实喜欢看人家喜欢吃自己的猪蹄的样子。在自己尚未成为一名牛掰的外科医生之前，猪蹄带来的乐趣也是不亚于一次手术的。 打头的医生将猪蹄和尾巴放到饭盒里，再道：“问一句，你们的凌然医生是还没结婚对吧？有女朋友吗？” 吕文斌挑挑眉毛：“你想干什么？” “我们副院长的女儿，今年刚毕业。”区医院的医生带着期待道：“咱给牵个线？” “你问凌医生好了，问我搞什么。”吕文斌才不想掺合这些呢。 “你们凌医生看着不好说话唉，再说了，这种事情得先侧面谈一下嘛，要是直接捅出去，有时候就把事情给弄坏了。” “你是说当媒人？”吕文斌看着对面酒糟鼻的医生有点好笑。一个喜欢吃猪蹄的酒糟鼻是一个可爱的酒糟鼻，喊人当媒人的酒糟鼻医生就是一只普通的酒糟鼻了。 酒糟鼻摇头：“我给你讲，我们副院长是……” 他将脑袋伸过了桌子：“……的保健医生，明白吧？做沧平区医院的副院长，那是人家的能力，等风起来，转眼间高升了。你们凌医生家里面是开小诊所的嘛，给我们副院长当女婿，美着呢。” 给领导做保健医生，是成为医院院长的重要指标之一。 吕文斌愣了愣，还真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嗡…… 酒糟鼻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喂。”他划开了手机。 “区长准备到八寨乡分院来，赶紧过来开会。” 酒糟鼻讶然：“来八寨乡？搞毛？” 一个大区的区长还是相当忙的，在他的印象里，区长去区医院的次数不到三次。到八寨乡分院来，就更奇怪了。 沧平区医院的管理权虽然并不全在沧平区，但依旧要受到区政府的管理和影响，对医院职工来说，就更不能掉以轻心了。 电话里，报信人的声音降低了许多，道：“小道消息，区长夫人想找云医的凌然做膝关节手术。区长有可能是过来结个善缘啥的。你说话小心点，副院长的事先别说了。” 酒糟鼻缓缓挂掉了电话，再转头，向吕文斌挤出一个难看的笑脸。第588章 小活 区长莅临，紧张的首先不是沧平区医院八寨乡分院，而是八寨乡的乡政府。 消息传来只一个小时，先就见到一队环卫工过来，开始给清扫周围的卫生，并组织人员，清洁医院内的卫生。 领导要来，先搞大扫除，似乎已是一项政治正确了。 前来义诊的云医的医生们，以及来看病的病人和家属，反而无所谓的看着热闹。 普通人才不在乎区长不区长的呢，能看好自家病就行了。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区长是做什么的。 比较起来，区医院的医生们就没有那么轻松了。 他们的工资里面，有很大一块，都是来自于区政府的拨款。除此以外，区医院最大的业务——体检，也是需要区政府支持的，否则，区属的学校、企业等单位，可是宁愿去大医院体检的。 不仅是来八寨乡分院帮忙的医生，区医院第一时间就派出许多人来八寨乡分院帮忙。一时间，分院的人比总院还多，小小的八寨乡分院，根本是连医生都装不下了。 人来的多了，医院里更显的混乱了。 王海洋年纪大了，看不得这种，问了几句，就出去休息去了。反正医生多的要死，他只要让出地方来，就有人等着看病。 许多区医院的医生，也恨不得将义诊的云医的医生赶走，好自己露露脸。至于露脸之后有什么用……他们几年也遇不到这种露脸的机会，又哪里能想的那么透彻呢。 “凌然，跟我喝个茶去。”王海洋见凌然还在兢兢业业的开检查单子，就有些看不过眼了。这种时候，何必挡着人家区医院的医生的路呢。 凌然没有多想，“哦”的一声，再将单子写完，递给对面的医生，就站了起来。 早有等在那里的医生，抢占了凌然的位置，将他的铭牌一扣，就娴熟的问诊起来。区医院做的最多的就是体检，而义诊的模式，其实也就是大体检，最多加一点患者的病情自述，有所着重罢了。 王海洋带着凌然出了乱哄哄的医院，到了以八寨乡的级别而大的过分的广场上，道：“沧平区的区长要来的，你听说了吧。” “听说了。”凌然往往四周，就奔着人少的地方走，偏偏总有人要凑过来，令人很是无可奈何。 王海洋却是管不着周围环境了，咳咳两声道：“区长夫人听说是滑膜炎，应该要用膝关节镜做吧，你有把握吗？” “有。”凌然的膝关节镜技能其实非常强。首先，他有专精级的膝关节镜技能，其次，他还有两项完美级的技能：关节镜下的半月板成形术和关节惊喜啊的前交叉韧带重建术。 这样三个技能，对一个膝关节的滑膜炎，就像是在大平原上，用一个补给充足的坦克师，面对面的强干一队冷兵器时代的步兵。 如半月板成形术这样的技术操作，基本已经覆盖了滑膜炎相关手术需求了，虽然不同的病人的滑膜炎，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以及不同的状况，但人的膝关节内部，也就是以骨头和韧带为主的组织，涉及面再广，也超不过前交叉韧带重建术的范围。 等于说，滑膜炎的类型，症状和严重程度等等，就好像讨论一支冷兵器时代的步兵的装备好不好，补给充沛与否，训练精锐与否，经验充沛与否…… 对一支坦克师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和影响呢？ 事实上，光是凌然所掌握的专精级的膝关节技能，就能完全解决膝关节的滑膜炎问题了——正常的医院里面，为滑膜炎的膝盖做膝关节镜手术的医生，多数还达不到专精级的水平。 王海洋其实也是提醒，见凌然回答的干脆，就笑笑道：“你有信心就好，不过呀，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当官的，不论官大官小，要求可都是拔高的。” 凌然“哦”的一声，他做手术的要求，向来也是拔高的，并不觉得有什么负担。 不长时间，沧平区的区长一行，就到了八寨乡分院。 考察的流程是有专人负责的，区长也没有多说什么，就规规矩矩的视察了一圈，啥事故没出，啥圈子没绕，安安静静的到了慰问义诊的环节，接着，按顺序握住凌然的手，就使劲摇晃了起来。 “听说凌医生在运动医学方面是特别厉害的，还给刘威晨做过手术？”区长沈久峰面相和善，声调则稍稍有点高。 凌然道：“我是给刘威晨做过手术。” “刘威晨今年的成绩很好呢，都没有受手术影响哦。” 凌然笑笑，从他的角度来看，刘威晨还是受到了一定影响的，比如训练的时间被迫减少，日常护理的任务加重，从脚踝跟腱到膝关节经常都有水肿等等。但是，和其他做了跟腱修补术的运动员相比，刘威晨至少能够保持竞技水平，这就已经超过预期了。 “我听说，凌医生还给梅老做过肝切除手术？”区长沈久峰低声的询问着自己关心的重点。 凌然笑一笑，没有多说。 沈久峰也笑了，赶紧将话题给拉了回来，再次摇摇凌然的手，道：“凌医生，接下来可能还要麻烦到您。” “好的。”凌然的态度不卑不亢，近乎于冷淡。 这显然不是区长所期望的，但是，也算是符合最低的预期了。 沈久峰此来，也就是见见凌然，了解一下他本人。虽然不是最令人欢喜的懂事模样，但好像也不是个神经病。 在老婆生活都无法自理的状态下，只要能治好老婆的滑膜炎，沈久峰觉得，就算是神经病，程度轻微一点，自己应该都是能够容忍的——只要不影响到手术就行了。 医生的存在价值，也就在于治疗患者的能力。 沈久峰又说了两句废话，就算是结束了今天的参观考察。 等他的车队走了，沧平区医院的医生们，与八寨乡分院的医护人员，顿时都涌了过来。 凌然静静的看看周围人，就用眼神阻止了他们。 水利局长华涛同志，此时才从外间转回，面带笑容的奔向凌然。 “提前把病人病历送过来就行了。”凌然没有和他绕弯儿聊天的意思，而且，只是一个滑膜炎的膝关节，实在无法令凌然高看。 华涛也算是机敏，看看凌然的表情，以及周围的情景，就乖乖的点头，又笑呵呵的道：“改天请您吃火锅哈。” 有华涛这么一个打岔，附近诸人也都转移了情绪，笑呵呵的讨论起了火锅。 凌然转到里面房间里，去看病人们的治疗，并给几名自己处理的病人检查了一番，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的“解除病痛”的任务，已进行到了172/300。 短短几天的义诊，就有百多名病人被解除了病痛，虽然有些人被治好的只是简单的炎症，或者鸡眼之类的小毛病，可解除的病痛却是实实在在的。 凌然反手给自己抓了抓脖子，让僵硬的肌肉稍稍放松一番，就投入到了源源不断的处置中去了。 义诊的活小，小也有小的好处。第588章 重伤 经过了区长大人的参观，区医院八寨乡分院的风气为之一净——抢着干活已经没意义了，医院里自然也就安静了。 来自区医院的医生们，三三两两的坐在角落里，小声聊天，大胆看手机，就像是流落街头的流浪狗和流浪猫，只在觅食的时候才积极活动。 王海洋主任等前来义诊的医生羡慕不来的继续看诊。 义诊的消息传播的越广，来的人就越多。给所有病人看完病，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八寨乡分院的小厅里已经排满了队的，之前有区医院的医生填空位，来的人多，也不觉得。现在人家不来干了，义诊的医生们就亚历山大了。坐过诊的医生都知道，不能让桌子空下来的，否则，等着看病的病人，非要闹翻天不可。 吕文斌和余媛等小医生也轮番上阵，顶替前线的医生们。 医生们坐诊半天不吃饭不喝水不撒尿，都属于常规操作，但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持续11个小时的问诊，就没有人能坚持下来了。中间的休息时间，就得轮流替换了。 凌然坐诊了3个小时，就起来休息。 精力药剂能填补精力，令人精力充沛，但日常代谢是没办法的。 凌然让吕文斌上阵，自去卫生间，就见里面已是烟雾缭绕，呼吸间全是致癌因子，断肢再植的患者的指头，在里面活不过一泡屎的时间。 洪主任叼着烟，脸上带着看开了的洒脱的笑容，用淡黄色的手夹起烟，热情的打招呼：“凌医生也撒尿啊。” “是。”凌然放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洪主任，麻烦开窗。” “哦，是，忘记开窗了，开了有点冷。”洪主任有点不好意思的打开窗户，再缩缩肩膀，只觉得抽烟的快乐都损失了大半，心中不禁怀念起了云医。在云医，他抽烟的时候，小医生们从来不敢叫唤，也就是去开院务会之类的，才要稍稍收敛一点。 凌然就没那么多心思了，撒了尿，向洪主任点点头就出去了。 洪主任也不想抽烟了，追着一起出去，笑笑道：“那个，凌医生，沧平区的区长夫人，本来是给介绍到祝院士那里的吧，怎么又给你送回来了？有问题？” 凌然没想到主任医师……这么老了，还如此八卦，只道：“滑膜炎，又是关节镜下的手术，祝院士早都不做了，交回来给我做。” 洪主任听的一愣，转头笑了出来，道：“也是，现在的各种内窥镜，还是你们年轻人做的熟练，做的好。” 他这就是有感而发了。 新技术的开发对手术效果的提升是立竿见影的。就好像胆囊手术，采用腹腔镜和开腹手术，几乎是两个概念。只要是符合腹腔镜适应症的胆囊手术，再好的医生用开腹手术做胆囊，效果都很难好过腹腔镜下的胆囊手术的平均值。 若是由同级别的医生来比较的话，那差距就更大了。 希波克拉底的治病能力不如协和住院医，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然而，新技术对老年人却是不友好的。 二三十岁是医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到了40岁以后，再学新技术已经很困难了，但在积累经验方面还是有优势的，但是，过了五十岁，再让医生学习新技术，可以说是违反了人类生理的。 其实各行各业在此方面的表现都很明显，只是医生行业的终生学习，让此问题更加凸显出来了。 就内窥镜来说，腹腔镜宫腔镜属于中等难度，关节镜则是最简单，这主要是因为关节内部的结构简单，操作起来的容错率高。 所以，骨科医生通常都不拒绝使用关节镜，妇科普外之类的科室，大家也在积极使用。 胸外之类的科室就不免有畏惧感了。 胸腔镜的难度远比其他内窥镜来的高，学习成本极高，而且，胸外或心脏科做手术，本来就容易出现意外，想要开展胸腔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洪主任虽然是内科主任，但呼吸科与胸外联系紧密，云医胸腔镜开展的艰难，早被他看在眼里。 “凌然你关节镜都能开飞刀了，腹腔镜也做的好，有没有想过做胸腔镜啊？”洪主任试探性的邀请着。对呼吸科来说，医院里的胸外科的水平，可是直接影响到其科室本身的发展的。 别的不说，同样的肺癌患者，肯定是奔着胸外科水平高的医院先去，手术切除以后，再去呼吸科住院才是比较常见的。 好的胸外科，与呼吸科配合，也能将一些困难疾病，通过内外科联合诊疗的方式解决掉。 身为云医的强势科室的强势主任之一，洪主任对云医的胸外不能说是不满，但也不甚满意，联系到凌然做关节镜的实力，就有点想把他勾过来。 在哪个科室无所谓，反正凌然现在做的就不是急诊科的活。他要是开展胸腔镜的手术，一两年的时间也就起来了。 外科医生的学习过程是很缓慢的，但学出来的外科医生，开展一个新项目，也就是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当然，这是指55岁以下的中青年医生，年龄过线的，真的是要学不动了。 凌然却是没想过胸腔镜的事，如实道：“我没接触过胸外科，而且，现在腹腔镜也没研究清楚。” 相比之下，关节镜他就有点自信了。 洪主任咳咳的笑两声：“这就太遗憾了，胸腔镜其实挺好玩的。” 他是内科的，不用做手术，自然不怕凌然抢他的活。事实上，胸外科做的越好，对内科的促进反而更大。 两人说着话，再一起往大厅去。 八寨乡分院加起来还没有云医急诊中心的面积大，如今又是医生多病人多的样子，就算是换班的医生，也没有地方躲去，只能找个角落里带着，当做是艰苦奋斗了。 刚下楼，就见门口一片兵荒马乱，好几个人嚷嚷着，抬着人进来了。 “医生，医生……救命啊……”跑在最前面的女人大声的叫着，声音让整栋楼里的人都能听到。 大部分医生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几名离的近的，当时就冲了上去。 凌然也快走几步，顺手掏出酒精凝胶，给自己抹抹，并问旁边的洪主任：“来点？” “刚洗的手。”洪主任说归说，也还是接了凌然挤过来的酒精凝胶。 凌然自己则是用酒精凝胶抹了一遍手，就开始戴手套了。 再戴好手套，病人已经被四人连着被子，给抬到了隔着大厅的治疗室内。 原本躺在床上舒舒服服输液的病人，只好推着输液杆，坐到了另一边。 “什么情况？”凌然直接问跑在前面的吕文斌。 “大胳膊被人砍了一刀，没有伤及动脉。”吕文斌镇定的不行。做了好几年急诊了，见过的病人多种多样，这种伤口不深位置普通的砍伤，就是俗称“皮外伤”的了。 围着一圈的医生们也看出来了，好几个人都失望的离开了。 义诊这么多天，发现的重症患者虽然也有，可是能直接上手治疗的，都没有遇到。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气势足的，却没想到只是砍伤。 人来的快，走的也快，一会儿，病床前就剩下四个白大褂了。 刚才喊救命的女人不由气的尖叫起来：“怎么来了还走啊，救人啊，救人啊！” 本来想过来帮忙的两个医生，听着尖叫声，低着头就走了。 “病人体征平稳，不用紧张。”凌然说了一句，顺势接手了诊疗，拿手电筒扫了扫病人的瞳孔，口中同时道：“大清创包，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伤口，余媛找个不叫的问病史。让家属都到外面院子里去等。” 送病人来看病的怕有二三十人，身上的衣服还都是灰扑扑脏乎乎的，眼见着都是大污染源的样子。 余媛头大的劝说，但她的声音，比起尖叫女和陪同而来的生力军们来说，就太小了。 如果说，八寨乡分院的大厅刚才像是菜市场的话，现在就像是课间活动的小学了。即使是见多识广的医生们，也是眉头紧皱。 凌然也是皱皱眉，他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混乱环境了。当此时，也只能集中注意力在病人身上，就好像在图书馆读书的时候，周围再如何吵杂，再多人来来来去去乃至于围观，也只能集中注意力在书本上了。 “清创，缝合。”凌然给吕文斌说了一句，再将病人的衣服袖子全部剪去。 裸露出的大胳膊上，可以看到一条尺许长的敞口，皮肉翻开了有点可怕，然后……就毫无挑战了…… “孩子他爹，你可不能死啊……”尖叫的女人看到这一幕，声量更高了。第590章 特别的 沈德冠将车停在远离八寨乡分院的路边，再走过来，就听里面杀猪似的喊声。 跟他同来的表弟曹庄就笑：“小医院还蛮有意思的，挺生活的。” “叫成这样是生活吗？”沈德冠不爽脸，他妈可是准备接受凌然的关节镜手术的，他现在就担心一会看到的凌然会是个怪人。 虽然他老爹以区长之尊，已经考察过凌然了，但沈德冠不是太相信老爹的判断。 普通人在当官的面前，都是会伪装的，伪装的久了，官员可能就以为普通人就是这样子了，以至于世界观都不正常了。 沈德冠印象里，老爹以前的秘书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开着单位的车，就敢一路闯红灯，还是为了吃早点。 一个20几岁就能让院士推崇备至的医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沈德冠不知道，但他觉得，不可能是个正常人。 现在，听着八寨乡分院里面传出的非正常的声音，沈德冠一阵的烦闷。 他妈都已经从沪市飞回来了，难不成再回去找祝院士做手术？怎么想怎么不是个事。 他的表弟曹庄更洒脱一点，笑嘻嘻的道：“医院里有人乱叫算什么，我还见过有人在殡仪馆里跳舞呢。” “神经病吧，殡仪馆里跳舞？” “给前夫跳的好像。”曹庄是个很会说话的人，轻易调动了沈德冠的思维方向。 沈德冠的表情稍稍轻松了一些，听着杀猪喊，进了八寨乡分院。 内里，就见一群医生和病人，都在向着一个方向眺望。 “什么事？”曹庄主动上前，询问一名面相老成的医生。 后者踮脚看着前面，心不在焉的道：“病人老婆撒泼呢，估计是没钱吧。” “咦，没钱？”沈德冠和曹庄都好奇起来。 面相老成的医生回头看了看他们的穿着，不愿多说的道：“说不上什么情况，反正就是大声叫。” 沈德冠和曹庄听着他说，也踮脚往前看。 “是凌然。”曹庄的个头更高，看到了里面的场景。 沈德冠讶然道：“你认的出来人？见过凌然？” “没有，之前姑父不是说凌然帅的很吗？” “长的帅的人多了。”沈德冠笑。 曹庄摇头：“你看到就不会这么说了。” 沈德冠踮脚也看不到里面，于是往前走了几步，再踮起脚看，正好凌然转身，他一眼就看到了余媛，不由笑了起来：“这里有个小豆丁。” 病人在呻吟； 病人家属在尖叫； 围观群众在聊天； 几百只脚在摩擦地面； 几百件纺织物在互相摩擦； 余媛一眼就定位到了沈德冠，眼神钩子似的叮嘱她。 隔着几米远，沈德冠一阵心虚的给出了笑容。 余媛方才收起了笑容。 沈德冠抹了把额头，对表弟小声嘀咕：“哈士奇遇京巴，有理说不清。” “啥？” “我没看到那个凌然。” “你再看。”曹庄只呶呶嘴。 沈德冠再踮脚，这时候，凌然已经是转过身来了。 沈德冠一眼认出来，叹道：“怪不得……” “是吧？” “恩……”沈德冠沉吟着，目光却是盯着凌然的动作去了。 此时的凌然，正在给病人做缝合。 病人受伤的位置在胳膊，于是剪掉了胳膊上的衣服，但除此以外，病人浑身都是灰扑扑的，又有灰，又有泥，还有自己滴下来的血水，混杂在一起，看着就让人难受。 凌然戴着口罩，眉头紧皱，但动作是一丝不乱，看着都有韵律感。 沈德冠再注意看着凌然的衣服和头发，本能的发现，此君似乎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而他现在做的事，老实说，与干净是不搭边的。 外翻的伤口，淅沥沥的伤口……沈德冠又看了看凌然，才缓缓道：“看着像是个医生哈。” “我要是有这么张脸，我泡在酒吧里不出来了。”表弟曹庄是个性格挺好的人，也非常懂得人情世故，但对外界的观察就弱了。 沈德冠笑笑也就不说了，看着凌然将缝合完成，再给病人家属讲话，等众人就渐渐散去，他才走上前去。 “凌医生。”沈德冠打了声招呼。 “等等，先来后到。”一直尖叫的女人，声音稍微有点哑了，态度却是一样的硬，转向凌然的时候，她的表情也都没来得及放下来，只是声量低了一点，道：“就这样缝上就行了吗？孩子他爹还要上班呢，胳膊不能坏掉了。” “没坏，好了。”凌然回了一句，又向沈德冠放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 余媛赶紧跑过来，拦在中间，道：“你丈夫包扎一下就好了，你跟我去办手续吧。” “他不是我老公。”女人断然道：“我不办手续，等人好了再说。” 这话的信息量就大了，几个医生都看了过来。 凌然却早就听闷了，现在更不愿意听这些，起身绕了一下，离开了治疗室。 伤口缝合已经完成了，药也开了，剩下的，不管对方是交费还是不交费，闹事还是不闹事，凌然毫不关心。 沈德冠和曹庄赶紧跟上凌然的脚步，两人也是离远了一些，才再次向凌然打招呼。 凌然脚步都没停。 “我妈跟您约好了做手术的。”沈德冠只有用这个做开场白，才吸引了凌然的注意力。 “你是曹露的儿子？”凌然最近几天，也就约了区长夫人一个手术，立即就知道是谁了。 沈德冠连连点头，松了一口气。 “你母亲的病情出现反复了吗？”凌然接着就问。 “啊……”沈德冠迟疑了一下，道：“膝盖水肿好像严重了，也还能站起来，走路基本是不能走了。” 凌然“哦”的一声，从医生的角度来讲，这样子就算是稳定了。 沈德冠却是有些着急，见凌然并不在意的样子，忙道：“凌医生，我有个不情之请……” 凌然继续往前走，并没有接沈德冠的话。 “那个……凌医生……” 凌然加快了脚步。 沈德冠干脆小跑起来，迈开1.5倍于余媛的小短腿，快步追上凌然，再道：“凌医生，您能不能回一趟云华。我母亲最近每天都要吃止疼药的，如果能早点做手术，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说到了患者，凌然皱皱眉站住了，道：“这种情况下，你们不考虑请别人做手术吗？只是滑膜炎的话，云医骨科很多的医生都可以做。” 滑膜炎的手术可以说是骨科最简单的手术之一了，凌然并不觉得需要自己特意往返云华，他又不可能做完所有手术——将时间花在路途奔波中，就更不可能了。 沈德冠摇头：“祝院士都推荐了您，我们就想请您做。” “病人可以坐车的吧。你们也可以把病人送到八寨乡分院来。”凌然给出了一个折中的答案。八寨乡分院的手术条件自然不怎么好，但仍然……只是滑膜炎手术而已。 曹露的内侄曹庄这时忍不住道：“怎么能让病人往返好几个小时呢，一路颠簸难受死了。” “你们也可以用直升飞机送嘛。”洪主任自缭绕的烟雾里钻了出来，看着像是金角大王似的。 曹庄的气势一下子被压了下去，嘟囔道：“医生走一趟不是更简单。” “医生也有医生的事吧。”洪主任说到这里，又是话锋一转，道：“凌然你这几天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大姐，大姐！” “妹子！” 几声吼叫，从身后传来，完全遮盖了洪主任的声音。 众人再往后看去，却见食材尖叫的女人，软软的躺在了地板上，余媛已经开始了心肺复苏的前序。 “心脏骤停。除颤仪！”余媛大声喊了一句，再放平女人，开始按压起来。 凌然脚下一蹬，立即跑了过去。第591章 救活 “插管，开放气道。”凌然隔着两米远看了眼患者，就向护士发出了命令。 八寨乡的护士人数稀少，但也都是做了好些年的老护士了，基本素质都有，甚至准备有急救的小推车，一点时间都没耽搁。 余媛此时则“0001，0002，0003……”的数着数儿，全身用力，双臂下压，像是只撕咬斑马的小豹子似的。 “让周围人让开，释放空间，隔帘拉起来。”凌然插管之前，首先向吕文斌说了一句，后者立即挥舞着大手臂，驱逐众人。 比起普通病人，昏迷的插管病人，一不留神就会感染，此时围观的诸人，就是最没有必要的感染源了。 或许是因为尖叫女士自己躺了下来，同来的病人家属们，竟也变的乖巧起来，都退出了好几米远。但是，要让他们再离开，就没人愿意了。 洪主任，沈德冠和曹庄，也跟着过来了，三人望着躺在地上的尖叫女士，满心的意外。 “人也太脆弱了。”曹庄有些多愁善感的叹一声：“好好的人，刚才还肺活量超菲尔普斯的样子，转眼间就不行了。” “就是喊太久了吧，说不定就是一口气没上来，晕过去了。”沈德冠继续踮着脚看。 洪主任摇摇头：“心肺复苏做了起来，凌然也开始插管了，那肯定是心脏问题了。一个不好就醒不过来了，和晕倒是两个概念。” “尖叫了几分钟就要命了，我以后再不跟人吵架了。”曹庄一个劲的晃脑袋。 沈德冠道：“你平时也不敢跟人吵架啊。” “怎么不敢，我姑父是区长好吧，我是不用跟人吵架。” “我爸是区长，我上次还不是让人给打了。鼻子流血流的都要吓死我了。” 两名表兄弟熟练的对话两句，转过头来，沈德冠忽然道：“你们怎么都看着凌然操作，现场有这么多医生，没有经验更丰富的？” 对这稍微有点挑刺的话，洪主任只呵呵笑两声，道：“你知道云医的心肺复苏小组，是谁训练的？就是凌然。现在，心肺复苏这块，人家凌医生是权威的。” 如果将医生形容成军队的话，成功的病例，就是医生的战果，而战果越强，越能证明医生的实力。 像是超长心肺复苏成功，对医生来说，可谓是辉煌的胜利。 在其他医生打破凌然的记录之前，凌然在心肺复苏方面的地位，就是牢不可破的。 再者，心肺复苏本来就是急诊科和麻醉科医生的专长，更是极费体力的极限运动，在场的中老年医生，在有凌然组在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愿意挑战的。 凌然已经开始吩咐用药了。 在静脉通道打开的情况下，护士在极短的时间里，给了病人两针肾上腺素，接着，凌然叫了200j的除颤器，又是连震两次。 刚刚接起来的心电图信号，一下子变的规整起来。 “救活了？”沈德冠看的有点上头，眼前的场景，比电视剧里的还好看。 洪主任“恩”的一声：“算是运气好的，晕倒在医院里面，又正好遇到凌然。” 他其实想说遇到云医的义诊。对于八寨乡分院自己的抢救能力，洪主任自然是不看好的。 现在的三甲医院，和下面的乡镇医院，是两种存在。三甲医院的医生和乡镇医院的医生，更是两种生物。相比之下，级别较高的县医院还更靠谱一点，至少不是只输液体检的机构。 沈德冠不知道听明白了没有，只是轻轻点头。 看着混乱的心电图变成正常的绿色跳线，对沈德冠的思维，略略的产生了冲击。 “凌医生还做肝切除，他会的挺多的啊。现在的医生不是都专做一两项吗？”沈德冠还是在网上查过些资料的，也有医生朋友可以聊。 洪主任只道：“凌然还是年轻人呀，怎么可能耐得住性子就做一两项，更别说他已经把有的技术练的登峰造极了。” “登峰造极这么夸张？”曹庄忍不住笑了。 “要不是他做关节镜登峰造极了，你们会找上门来？”洪主任呶呶嘴，又道：“就这个心肺复苏，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早开气道？” “这我们不懂……” “你们只要知道，这就是凌然版的心肺复苏的做法，明白吗？多次大量的注射肾上腺素，尽快打开气道，甚至升级到高级气道等等，这些是凌然统合到一起的技术。这就是他年纪轻，要不然，人家都可以把这个拿出来，做成中国版的心肺复苏指南。”洪主任说的稍稍有些夸张，但是，如果抛去场外因素的话，凌然的技术还真的是有资格做心肺复苏的指南的制定者的。 对现在的凌然来说，他就是有高强武功，但还有些缺乏江湖地位的武林高手，但是，已经具有闯荡江湖的基础了。 前方，尖叫女士被抬到了病床上，双眼无神而暗含惊恐。 怕死，是人的天性！ 而她那名肩膀受伤的非老公的孩子他爹，此时已是忍不住捂住嘴，哭了出来。 滚烫的晶莹的泪珠，从他的脸颊上留下来，就变成了浑浊的泥水，在落到衣服上，打俩个滚儿，就变成了泥球…… 非老公的孩子他爹哭到深处，肩膀耸动着，又疼的自己呲牙咧嘴。 沈德冠和曹庄看着地上都开始出现泥水点了，不由的有些想笑，又不敢笑。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沈德冠小声的评价了一句。 “能救活就是好事了。”曹庄说到此处，停顿一下，道：“看他们几个人趴在地上做心肺复苏，还挺带感的。” “恩，毕竟是救人嘛。”沈德冠说到此处，再深深望了凌然一眼，低声道：“我们回去吧。”第592章 坚决完成任务 尖叫女子朱娴第二天，就可以自己下床了，。 心脏骤停和脑梗的患者类似，都是非常追求治疗时间的。黄金三小时内，得到救治的患者，就有可能继续此前的生活，生活可能依旧无聊，无奈，无趣，最终了无生趣，就像是普通人过的普通生活那样，但是，可以普普通通的活下去。 然而，同样病情的患者，一旦是超出了救治时限，预后就会彻底改变其生活，失去工作能力都算轻的，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才是真的可怕，由此，生活会变的艰难，艰辛，艰苦，以至于举步维艰，幻想得到普通人过的普普通通的生活而不得。 从结果上来说，尖叫达人朱娴女士的运气是相当好的，说不幸中的大幸，都属于保守说辞了。她根本就是做了一个有损伤的体检，并解决了身体隐患，完美的为自己增加了30年的寿命，或者10年左右的尖叫生涯。 朱娴和胳膊受伤的老公并排躺着，两人中间只有一个输液杆挡路。 八寨乡分院的义诊持续到今天，转诊的病人不少，收入的病人更多。尽管其中大部分，都是头疼脑热似的小毛病，但病床是一样要占的。 而就八寨乡分院的规模，一口气塞到80张病床，真的是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 朱娴夫妻双双把院住，护士们毫不犹豫的给他们弄了一个比翼双飞的情侣病床，并节省出了20公分的宽度。 “我没事了，我要出院。”朱娴在外面走了一圈回来，就提出了要求。 余媛被叫了过来，略做检查，道：“你是心脏骤停抢救过来的，如果不是在医院里发病，很可能就挺不过来了，现在建议你再留院观察两天……” “你们就是想赚钱。”朱娴不满意的哼唧着，说：“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外面打工，多辛苦才攒够钱来盖个房子，你们一个一个的就像是吸血鬼一样。铺个瓷砖，一平米都敢要40块钱，呸，铺一平米的瓷砖能费什么劲？我自己也能铺！” 余媛盯着她看了几秒钟，很想说，你自己看病吗？ 然而，余媛并没有说出口。无缘无故的招惹她做什么，有吵架的精力，去写论文不好吗？ “朱娴的家属在吗？”余媛并不跟病人争执，转头叫了一声：“朱娴的家属呢？” “来了。”一个壮小伙子，正提着热水壶进来。 余媛“恩”的一声，平视着热水壶，道：“朱娴的病情还需要观察，现在回家，很可能再次心梗的，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更不能出院，明白吗？” “明白。” “离开医院，后果自负。”余媛想想，又说了一句没什么卵用的话，病人真的要是出事的话，是不可能后果自负的。能承担得起这种责任的人，现在基本都已经老死了，连反盗墓的责任都承担不起来了——火化。 壮小伙子年轻，社会经验少，两句话就被唬住了，反过来劝说道：“婶娘，咱们就再住两天，医生都说了，有生命危险的，你就再呆两天，安安稳稳的，没事了，咱们再回去。” “住医院不花钱啊！”朱娴的声调高不起来，恨铁不成钢的用手指戳了两下壮小伙，道：“你别听风就是雨的，赶紧给我办了住院，咱回家养着去。” “我……我不敢。”小伙子说什么也不敢点头，再回过神来，刚才的豆丁医生都不在了。 朱娴叹了口气，握紧孩子他爹的手，很快就睡了过去。 昨天喊了一天，又被抢救了一茬，今天根本也没缓过劲来。 孩子他爹的胳膊有点疼，可还是紧紧握住孩子娘的手，两人沉沉的睡了过去。 第二天，朱娴说什么也不再住院了，并威胁余媛道：“你是想把我拘在这里，等我老公来了揍死我吗？” 余媛听的哭笑不得，想想道：“我再给你拉个心电图，没有问题的话，观察半天再出院，好不好？” 她好好说话，朱娴也不能尖叫出来，只是绷着脸道：“我没事了。” “没事了最好。”余媛并不多说，结束了查房，才对护士道：“把31床的尿检和血检加急，别等人走了才出报告。” 护士为难的道：“报告都是统一送到市里去检查的。” 八寨乡有个弱鸡的检验科，里面的检验员连个医生执照都没有，但也是领导亲戚，所以，他们平常的检查项目都是直接送到区医院里去的。 遇到有检查的想，就给班车司机10块钱带一小箱子样品，再网上传回来报告打印，也比他们自己检验简单准确。 义诊这几天的检验量大的离谱，不过，对于常年做体检为生的区医院，还是能够承担的。但是，与平常不同，义诊几天的送检是检验员自己开车去送的，算是他一生中最具有工作价值的时刻了。 余媛看看表，道：“这样，你把31床的检验的底单拍个照给我，我找人去催一下。” 她能找的人就是凌然了。 凌然也没有二话，立即在“义诊工作群”的微信群里，将底单的照片发了出来，并@了“区医院检验科老王”，写道：王主任，心梗患者要求出院，请加急处理其报告。 凌然发言出来没有两秒钟，名为“领队-呼吸科洪”的微信号也发言了，同样是@了“区医院检验科老王”：同意，请加急处理。 接着，就见微信号“霍从军”也复制了前者：@“区医院检验科老王”，同意，请加急处理。 区医院检验科的老王大约是不在微信前面，没有立即回答。 群里在线的医生，却在两名大主任表态以后，变的积极起来。 先是手外科的王海洋主任医师没有加@，只说了一句：同意。 接着，就见同来的普外主任也凑上了热闹：同意，请检验科加急处理。 对于同来义诊的医生们来说，检验效率低，是他们很不习惯的一个因素。在云医的时候，检验科里虽然多有关系户，但也有用来干活的老黄牛，老黄马，老黄狗，再者，检验科里的大部分工作，都与仪器设备有关，差不多的时间，总能得到差不多的结论。 区医院的检验科就比较水混了，一方面，依靠体检生存的区医院有巨量的检验任务，因此也竭力的招募各种老黄，另一方面，不干活多拿钱又是区医院生存的黄金标准，这就使得拖延变成了常态。 几位大主任，早都看不习惯了。 再过了几秒钟时间，微信群内，“区医院肖康”发言了：王主任，请速完成加急检验任务。 肖康是区医院的副院长，也就是想要做凌然老丈人，并被区医院的医生们认为是大有前途的那位。 在他发言以后，>接着，群里的区医院的医生，开始飞快的排起了队形： 肖院长说的对。 坚决服从肖院长的指示。 坚决完成任务！ “区医院检验科老王”的发言在人群中一闪即逝，没有激起丝毫的波澜。第593章 严肃紧张活泼 义诊的队伍自八寨乡归来，得到了周副院长的亲切接待，并被医政科的干事拍了几张照片，任务就算是宣告结束了。 对云医这样的医院来说，参加一波不知名的国际会议，归来的荣誉都要比义诊来的多。 全科医生的活计，向来是不受医学专业人士的待见的。 事实上，周副院长的出现，对义诊归来的小医生们来说，已经是难得的礼遇了，猎狗归家，难不成还指望全家降阶相迎不成？ 当然，几名大主任是不怎么在乎的，如呼吸科的洪主任，根本就没出现在现场。他不等回医院，就去盛源参加饭局了，仿佛一点都不想耽搁医药代表们的样子。 凌然在医政科的小干部的要求下，多拍了两张照片才离开了，他的身后，是亦步亦趋的沈德冠和曹庄。 沈德冠忍耐到闲杂人等全部离开，立刻来到凌然面前：“凌医生，您既然回来了，是不是能给我妈做手术了？” 沈德冠急切的不行，母亲做了手术，他才安心。 凌然看看沈德冠，道：“如果今天想做手术的话，就得提前开始术前准备。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等明天吧。” “您也没说啊，要不然，我们昨天不是就可以开始做手术了？都在医院里躺着那，干什么不是干……”沈德冠顿时不高兴了。 “我计划明天早上给你母亲做手术。她现在病情稳定，疼痛也能忍受，不用立即做。”凌然的治疗组现在有空出来的病床了，因此让沈德冠的母亲曹露，早早的就入住了进去，提前输液调平衡。 术前准备是外科医生最重视的内科部分了，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对于外科手术来说，都是不良因素，能控制的，肯定要在术前进行控制的。 沈德冠有点焦躁的道：“都说回来就做手术的，你就不能现在准备，过会儿再给做了？” 凌然只瞅了他一眼，道：“今天是休息日。” 刚回来的不止是他，还有余媛和吕文斌。留在云医的左慈典等人也不轻松，小猫两三只的，看着一窝的病人，任务多责任重，早就累的不行了。 现在要做手术，最多也就是做不得不做的紧急手术，完全没必要赶着做择期手术。事实上，沈德冠的老妈曹露的膝盖已经是疼了十几二十年了，做手术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长期性的疼痛和行走不良，并非是解决短时的疼痛问题。 沈德冠是关心则乱，顺道也是有些情绪想要发泄。 曹庄从身后轻轻的拉了沈德冠一把。 “凌医生刚从下面回来，你让他马不停蹄的做手术，也不合适。”曹庄盯着沈德冠，眼神比较认真。 “恩……我们先回去。”沈德冠心里有气，就顾不上礼貌了。他也不是个傻子，老娘要上手术台前得罪主刀医生，那不是老寿星上吊吗？ 只是在沈德冠看来，这么一个小手术，竟然被拖了好几天，实在有太多理由来生气了。 换一个别的医生，听说区长夫人的手术，哪里会如此怠慢。 如果不是因为凌然的关节镜做的好，沈德冠现在就想换人了。 不用去别的地方，就云医里面，能笑出花来的骨科医生，没有十个也有八个。 “你说这个凌然是不是有病，医院搞义诊都是搞面子工程的，他给当正事做着，然后给咱们脸色看。这也就是咱们了，遇到个京城的二代，不得吃了他？”沈德冠走出去老远，愤愤不平的又提了起来。 在云华这种地方，他老爹的区长其实是非常好用了。再高一点的，副职不见得就有大权力，正职的子女又都不在云华。 昌西省这样的地方，也不讲究什么四大公子什么的，可沈德冠要办什么事，那都是方便的很，包括他的表弟曹庄，也都混的更清楚。 今天要是遇到一名官员什么的，沈德冠还会多想一想，遇到的只是一名医生，就不能让他开心了。 曹庄向来是两个人里，头脑比较清晰的那一个，只笑笑，道：“我估摸着，这个凌医生就没想那么多。” “他要想到了，非得吓死他。” “这位今年才大学毕业。”曹庄又说了一句，他是查过资料的。 沈德冠“恩”的一声：“真这么年轻？我以为就是长的帅了，显的年轻。” “就这么年轻。” “人要是像咱们这样子，一天想三想四的，也不能成一大拿。你看看省立和云医的其他医生，拿得出手的都得40多了吧。” “是有些邪乎。” 曹庄笑了出声：“邪乎个啥，人家就是纯粹。你想的事，人家根本就没想。” 沈德冠想反驳，话在嘴边转悠了两圈，没有出来，换了一句：“纯粹也没个卵用，我要是梅天贵，我把他脑袋按在地上摩擦。” 梅天贵作为梅老的儿子，对于他们这一级来说，就高端的不得了了。 曹庄笑笑：“那梅天贵还不是什么都没做。” 沈德冠愣了愣：“你这么说，可不像是梅天贵的性格。” 曹庄没多说，只在心里想：因为决定凌然价值的，是他的技术，而不是他的态度。 凌然不是靠态度吃饭的。 几个小时后，沈德冠也就琢磨清楚了。 他睁着红通通的眼睛，望着医院的大钟表。 现在是凌晨2点钟，而护士已经开始频繁的进出房间，做起了术前的最终准备。 区长全家人，一并许多家属和下属们，也都顶着红通通的眼睛，站在病房或走廊里，或者默默地帮忙，或者默默地等着。 这个时间，大家都有点不爱说话。 区长夫人曹露女士还是得到了特权待遇——她今天第一个做手术。 而要是让医院自动安排的话，第一个做手术的，通常是病情最复杂的患者。 区长夫妇对此尚算满意，沈德冠则是有些意识混乱，他平时都是凌晨才上床，再看手机两个小时的，算算时间，现在正是他的好梦时。 然而，昨晚为了提前睡觉，他提早了两个小时上床，结果是失眠了半宿，至少，沈德冠觉得自己是失眠了。 “病人要进手术室了。”护士过来说了一声，然后检查了一番，就推着患者走了。 沈德冠等人赶紧跟上，再到手术门外，忐忑不安的等着。 “今天的第一台手术，医生的状态最好了，没事的。” “凌医生是祝院士推荐的，没问题的。” “嫂子身体好，手术肯定顺利。” 亲属和下属们说着吉祥话，反而是区长一家人，情绪趋于沉闷。 曹露在手术室里，也不知道手术做的顺利与否，家里人的情绪，怎么都高涨不起来。 沈德冠望着手术室们，拼命的做心理建设，这时候，凌然的一点点怠慢，早就变的无足轻重了。沈德冠甚至还有些后悔的想，凌然别是因为我催着他，才凌晨两三点钟的，开始做手术。 “咳。”沈德冠看看站在前方的老父，走近些道：“爸，不如你先去休息吧，我看着就行了，手术估计才刚开始。” 正说着，走廊的双扇门就被推开了。 “手术顺利，明早查房以后，若无问题的话，就开始复健……”凌然出来通知，是因为左慈典的强烈建议，而他说的也就非常简洁了。 紧随在凌然身后的，则是躺在平床上的曹露。她选的是半麻手术，因身份特殊的缘故，手术室里的准备超充足，到了就做手术，做完了就走，一点都没耽搁，整个人的精神还非常好。 “我回来啦！”曹露脑袋下面多垫了一个枕头，兴奋的招手。 原本焦躁的等在门口的诸人不约而同的沉默了两秒钟，刚刚默契生成的气氛，有点转不过来。 说好的严肃紧张满怀期待呢？ 麻醉师你打错药了吧！第594章 第五 “恢复的不错，好好休息。”凌然进入到了房间里，就检查了几秒钟，就点了点头。 满屋子里的人，都像是小学生似的，乖乖的站在两边，看着凌然，等待着他的医学判断，然后，所有人都觉得不对了。 这是检查完了？ 有几个反应慢的，此时才刚刚站起来，腿还在打弯呢，就发现医生竟是要走了。 “医生，您给费心些。”一位中年干部站了起来，很会说话的样子，表情则格外严肃：“您再给做做检查，别那么快出结论，再给看看。” 凌然不由的想起了学校教授的模样，表情也变的严肃起来，难道自己体格检查出错了？ 老实说，凌然还有点小期待。他的体格检查的技术现在是大师级的了，那要是体格检查出现错误了，岂不是说明，病人是病的非常有特点的？ 这年月，能有一个生理结构异于常人并表现出来的病人，也是不容易的，比外星人常见，可比外星人好玩啊。 外星人谁知道是什么构造的呢，指不定就是变形金刚呢？医生瞬间失业也是有的，还不如一个特异性的人类呢。 凌然抹了抹嘴。 “我再看看。”凌然又掏出酒精凝胶，重新擦了擦，再次上手，从头给尾给曹露检查了一遍，然后面带疑惑。 那是一种深深的疑惑的表情，且有沉重而认真的思考。 做官的是最懂看人的，曹露一家人因此都给吓住了。 “凌医生，有什么问题您请直说。”区长沈久峰还是很能承受压力的。 曹露本人亦故作坚强：“就当面说，生病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 她一边说，一边还有些心虚。 生病对家属来说是暴雨连绵，对病人自己来说，就是洪水冲刷了。 凌然微微皱眉，道：“我没有找到问题。” 沈久峰没听懂的看着他。 曹露也睁大眼睛，手抓着床单：“凌医生，没找到问题……” 凌然目光转向适才会说话的中年人，问：“你觉得哪来有问题？” “我……我哪里知道。”中年人无语道：“我又不是医生。” 凌然做思考状：“体格检查没有发现的话，那是体检的时候有表现？” 左慈典太熟悉凌然了，他看看两边，很快搞明白了状况，在旁咳咳两声，解释道：“凌医生，病人家属原本的意思，是想让您多做一会检查，并不是看出问题来了。” 凌然这才明白过来，却是向躺在病床上的曹露点点头，道：“不好意思，是我误会了，浪费了您的时间。” 从凌然的角度来看，这毫无来由的多花费了好几分钟，确实是有点不好的。 家属和病人则是满心的不明所以。 “凌医生查房的时候，认为是没有问题的，结果这位先生要求重做检查，让凌医生以为，病人有什么隐疾……”左慈典向家属和病人做了“大家脑子都没病”的解释。 众人齐刷刷的看向会说话的中年男人。 “好好休息。回头记得考试。”凌然见没自己事了，转身就出了门。 一个膝关节的滑膜炎，实在没有什么好检查的了，倒是术后的复健和自我保护必不可少。而在凌然组，这部分的工作已然是转交给了护士们做考试了。 医嘱的重点可不是知道，而是记住来着。 曹露一家人连连点头，也不管凌然能不能看到。 沈久峰更是给儿子使了个眼色。 沈德冠不情不愿的起身出去，手揣在兜里，摸着内衬装着的五千块钱。 要说红包，他是经常有见到有收到过的，可送出去，他以前还真的没玩过，要不是老爹自己不方便，又想让家里人送，还真的轮不到他沈德冠。 磨磨蹭蹭的出了门，沈德冠就定位不到凌然了，一耽搁二耽搁的，沈德冠只好一路问人。 再找到凌然的时候，就见凌然对面，是一站一坐的两名熟悉的人影。 站着的，是国内的田径名人刘威晨，坐在轮椅上的，则是名国脚级的足球运动员李天宏。 沈德冠不由的站定了，没有立即走上前去。 作为本地超牛的二代青年，沈德冠有种下意识的本地精神。因为在本地是最牛的，沈德冠就不愿意去掺和外地的事，甚至连新一代年轻人最喜闻乐见的出国旅游。他都是不喜欢的。 在本地走路都能多站两个人位置，出门做什么？ 对于名人，沈德冠也是自有看法。 本地名人，再牛掰的，沈德冠也只是平视，因为总有求到他头上的时候。但对于外地名人，沈德冠就要客气的多了。 尤其是刘威晨，李天宏这样的全国性的名人，沈德冠不仅不愿意得罪，甚至不愿意打交道，免得一个不合适，就上了微博热搜。 然而，站在李天宏和刘威晨对面的周副院长，却开心的像是粉丝似的。 医院可从来都是欢迎名人来就医的。 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广告了，而且，名人还得付钱，各行各业里，能这样用代言的，也是不多了。 “李先生请放心，在跟腱问题上，我们云华是有充足经验的。凌医生的技术，你是可以放心的。”周副院长大力捧着凌然。 李天宏微笑：“我是相信老刘的。” 刘威晨笑着拉了一把裤子，露出里面的伤疤，笑道：“凌医生给我做了手术以后，除了伤疤长了点，什么都好。这一次，还是要拜托凌医生了。” 他们其实还是咨询过祝院士的，而祝院士作为科研型的医生，对于明星病人的需求并不是那么高了，也就建议到云医找凌然治疗。 当然，这也是刘威晨带来的人，否则，祝院士多数是要交给底下的人做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30多名正职医生加数量不亚于此的培训医生，可都嗷嗷待哺呢。 凌然刚才就有看了片子，此时就点头应了一声。 刘威晨看看李天宏的表情，哈哈的笑了出来：“凌医生就是这样的，凌医生就是这样的。对了，周院长，您得给找间清净点的房间，别让记者堵住了。” 周院长毫不犹豫的应了下来。 正想要掏出手机来拍照的沈德冠，手摸到机子，又不想掏出来了，心中反省：“我这是怎么了，我又不是追星族，我管他们割腿还是割鸡呢。” 这时候，又听周院长继续吹捧凌然：“你们选云医是最正确的选择。我敢这么说，凌医生的跟腱修补术，是全国第一，全球也是排在前三的……” “第五。”凌然修正道。 周院长的吹捧被打断，无奈的看向凌然，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谁还能割两只一模一样的跟腱来比赛不成。 凌然却是实事求是的道：“跟腱修补术的话，全球排名第五，到不了前三。” 刘威晨和李天宏不知道该怎么说，在跟前偷听的沈德冠忽然有些后悔没拿手机出来了，要是将刚才一幕拍下来就好了。第595章 改造人 李天宏在云医的特需楼里住了下来，开始遍历医院各种检查。☆☆新`思`路`中`文`网` 首发手打☆☆ 从生化到屎尿，从核磁共振到b超，从肌电图到心电图，做的李天宏的脸色都要泛绿。 “好些检查都是做过的了，就不能用之前的检查吗？”李天宏的经纪人全程跟随，看着摇钱树表情不好，立即提出异议。 特需楼里的小护士太熟悉这样的对话了，先是露出一个仅有特需楼里常见的笑脸，再道：“我们也是为了保证治疗的准确性。这些都是无损伤的检查，多做一些，对病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别的我不知道，x光总有辐射吧。” “你们是要做跟腱修补术吧，拍了x光以后，有助于医生准确判断你的骨头的形态，要是因为少做了这个检查，医生多切断了你几根毛细血管，最后算下来，吃亏的还是你呀。”特需楼里的小护士任务不重，但是必须伶牙俐齿，否则，日常甩锅都不懂的话，这个岗位就做不下去了。 李天宏哼哼两声，道：“又不是没有x光的片子，用别的医院的也一样吧。” “我给你讲个知乎的笑话吧。”小护士面带微笑，轻轻地推着李天宏的轮椅，口中道：“是说一群学生跟着教授查房，教授拿出一张x光片，然后问，你们知道看x光片，首先应该看什么吗？” 说完，小护士拍拍李天宏的肩膀。 李天宏心里一荡，问：“应该看什么？” “应该看患者的名字啊。”小护士笑了，道：“你们没见过影像科的医生读片，一个房间里有几十个人，全是格子间，一个个像鸽子似的，就咕咕，咕咕的读片，有的嘴张的像是痴呆儿似的，弄错了真不奇怪的。” 经纪人笑点低，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李天宏听着小姑娘柔柔的声音，笑点也降低了不少，又道：“你这么损影像科的医生，就不怕他们找你麻烦呀。” “影像科的医生，能找什么麻烦？”小护士昂着脑袋：“体检的时候把我的x光拍胖点吗？” 扑…… 李天宏狂笑着拍轮椅。 两人不再抵触了，接下来的拍片过程就相对顺利些了。 经纪人落在后面，盯着小护士看了一会儿，笑着递了自己的名片，道：“你要是想换工作了，可以来我工作室试试。” “做经纪人？”小护士讶然。 “经纪人或者助力，我们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哄好明星嘛，你哄得住李天宏，就能做这份工作了。”经纪人笑笑，眨眼道：“我们给经纪人和的薪水，可比做护士要高哦。对了，还不知道怎么称呼呢。” “我叫金珊。”小护士低声回答。 “金珊，我们加个微信好了。”经纪人一边操作一边问：“喜欢看知乎？挺特别的。” 小护士金珊重重点头：“我觉得知乎里的情感问题特别有意思。” “知乎里的……情感问题？” “恩，骂彩礼的啊，骂剩女的啊，骂相亲的。”金珊笑了笑，又道：“好多人被骂了也不还口，比微博好看。” 经纪人沉默了几秒钟：“我们看的可能不是一个知乎。” …… 凌然坐在特需楼的手术室外，两手紧张的按在手机屏幕上，运动频率比做手术的时候还要快。 特需楼的手术室是具有备用性质的，使用频率比较低，整备起来也比较费时间，不像是手术层的手术室，不管做哪类手术，只要是主力术式，总有一间手术室适用。 特需楼的手术室，要做某些手术了，就得临时去借机器，因此并不适合做强度太高，难度太大且太复杂的手术，仪器设备不一定好用。 不过，特需楼也有好处，首先是不用跟其他病人排队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手术室污染的概率要更低。考虑到手术室是医院感染发生率最高的地方，小手术放在特需楼的手术室里来做，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李天宏坐着轮椅，被母亲推了过来。 他的母亲脸上有点泪痕，背着李天宏，交换着手擦了擦。他们刚刚开了新闻发布会，主持人非常煽情的说了些话，以至于李天宏的母亲泪水止不住的流。 李天宏的神情有些沉闷。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他的情绪是烦闷的，但还是耐着性子给做了戏，然而，一旦出了电梯，来到了手术室所在的楼层，李天宏的情绪突然就低落了。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就好像走进医院前，和走进医院后，人的思想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似的。 李天宏虽然也为手术担心，但总是有更多的理由宽慰自己。 然而，当他坐在轮椅上，被推出电梯，来到手术室前的时候，李天宏脑袋里，各种担忧害怕的情绪，就占据了主流。 有一瞬间，李天宏甚至想要夺路离开。 “凌医生，病人来了。”护士金珊走的快了几步，并提醒了凌然一声。 “哦。总算来了。”凌然说着话，眼睛依旧盯着手机屏幕，只在几秒钟后，才放松下来，伸了个懒腰。 特需楼的手术室的使用频率低的另一桩好处，就是医生会等病人，而不是将病人像流水线似的推上去，虽然做手术的流程是一样的，但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给人以私立医院的服务。 “凌医生，不好意思，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的问题特别多，我们也不好立刻就走了。”李天宏的母亲是国企退休的会计，说话比较好听，只是不停的抹眼睛，让人心里怪怪的。 凌然看了看她的动作，低声对旁边的护士道：“一会给病人把肩膀脖子耳朵都消毒了。” “好。”护士答应了一声。 “凌医生在玩手机游戏吗？”李天宏决定与凌然套套关系，这在昨天以前都是不可能的。 凌然“恩”的一声，道：“王者荣耀。” “不如您把游戏打完，咱们再入内吧。”李天宏想决定给凌然一个方便。 凌然笑一笑，道：“没关系，现在就入内做消毒吧。” “我做消毒，您也可以玩游戏吧。”李天宏开着玩笑。 凌然摇头：“没必要了，这一局，我家五个人里面，我的分最高，死定了。” 李天宏愣了愣，好半天才理解凌然的逻辑，不由的心慌的问：“凌医生您打王者荣耀，经常会输吗？” “当然不会。胜率有三四成的。”凌然表示，30%是一个大数字了，更别说40%了。 李天宏忽然一阵心慌，打王者荣耀的正常人，都是50%的胜率，能低到30%的人，究竟是一种什么存在啊，这种人能主刀做手术吗？ “儿子，坚持住，妈回头给你做东坡肘子！”李天宏的母亲被拦在了门外，大声高喊。 李天宏眼里噙着泪，强忍着没哭出来。 一米八接近一米九的110公斤的壮汉，躺在平车上，两边都要顶住了，突然来一副“有泪不轻弹”的样子，实在令人尴尬。 凌然决定应该安抚一下病人的情绪了，否则，一会血压都要多飙20了。 绞尽脑汁，凌然道：“东坡肘子挺好吃的，你妈做饭应该不错。” 几名护士互相看看，深深的低下头。 李天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一定要踢出来，我要踢意甲，我要踢英超……我要……我要踢世界杯。” 正准备洗手的凌然，动作抻了抻，缓缓道：“我们现在只能做跟腱修补术，不能做跟腱改造术。” 手术室内，安静了三秒钟。 哈哈哈哈…… 所有人笑了起来，包括李天宏自己，都带泪露笑。 “跟腱改造术都没用，得人体改造术了。” “光改身体是不行的，大脑也换了吧。” “那就不是原来的人了。” “机器人也不行。得把教练组和足协也换了，卖了买个骰子，说不定胜率高点。” 医生和护士们兴奋的做着专业分析，李天宏的笑容渐冷：等我…… “倒数10个数啊。”麻醉医生苏嘉福，将喉罩给他盖了上去。 李天宏的笑容都没来得及收回去，就睡了过去，脸歪的像是被球闷了似的。第596章 不会毁掉的 显微镜下的跟腱周边，毛细血管密如蛛网，就好像是江南的田埂一般， 血流的速度却比田里的流水要快，从显微镜里看，这些远离血泵（心脏）的毛细血管，依旧川流不息的执行着任务。 凌然采用祝-凌跟腱修补术，近乎顽强的分离着李天宏的跟腱周边血管。这是一份有能力的医生不愿意做，无能的医生又做不了的工作。 耗费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点点的避开血管，避不开的，或者不小心给割断的，能修复就修复，不能修复的……那就损失了…… 凌然掌握着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但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要说每一刀，每一针都恰到好处，那就要看恰到好处的定义了。 按照传统的跟腱修补术来说，只要大血管不切断，都是恰到好处，都是好样的。 但在祝-凌跟腱修补术的要求下，毛细血管的损失已然是手术成功与否的标志了。 要是放一个平庸的医生过来，给他10秒钟时间，避开毛细血管大约是没问题的，再给他5分钟时间缝合一条毛细血管，说不定也能缝好，可他最长也就坚持到这么久了，持续两三个小时的手术，割断再缝合的数十条乃至于上百条的毛细血管，普通医生想想都是要绝望的。 也许有人会问，10秒钟和3个小时的区别大吗？ 抛弃前置，重复此问题——10秒钟和3个小时的区别大吗？ 老虎、海马、大壁虎、海狗，穿山甲有话讲：mmp！ 李天宏麻下有知，也是有话讲的：我要打满全场，最起码打满半场，最次能上15分钟啊，别瘫痪…… 苏嘉福望着李天宏歪斜的脸，突然有点冲动的道：“刚才我应该问一下他，能不能合照一张的。” “等他醒来了合照不是一样？”吕文斌忙忙碌碌的操作，顺路回答了苏嘉福一句。 比起以前，吕文斌承担的任务要重的多了。这也是凌然在手术台上的操作模式，助手能够承担的工作越多，他就释放出越多的工作出来，否则，助手只是傻乎乎的拉钩，他也能一个人做完手术。 熟悉凌然手术流程的医生，现在都不会对凌然的手术指手画脚，也有此方面的因素。 一般医生做某个手术的流程都是固定的，能阶段性的分配主刀和助手的承载度，就已经很熟练了，流线性的分配，绝大多数的医生都是做不到的。 吕文斌等人也因此而成长的极快。 在别的医生手下，可是没有这样的好事儿，能够随着水平的增长，而立即获得练习的机会。 一些年轻医生陷入瓶颈的状态是很常见的。 就是苏嘉福，都觉得跟着凌然做手术，技术成长的飞快。 他看着歪脸的李天宏，有些遗憾的道：“难得遇到一个大牌，得拍一个麻醉后的照片啊，要不然怎么能证明是我给他麻翻的。” 苏嘉福说着，又用手扶一扶李天宏的脸，道：“你看这个舌头，吐的就很有特点嘛。” “照你这么说，我该跟他的跟腱合照一张。”吕文斌调侃中带着得意，能碰到知名运动员的跟腱，对年轻医生来说，已经是具有朋友圈价值了。 马砚麟闷闷的道：“跟腱是我的。” “平时是你的，今次的是我的。”吕文斌一边给凌然牵线，一边宣誓主权。 马砚麟做着二助，手里拉着勾，一点脾气都没有。 “镊子。” “剪刀。” “纱布垫一下。” 凌然的命令接踵而来，做多了跟腱修补术的几人，立即警醒起来，这是要缝合跟腱了。 比起血管等操作，跟腱缝合的部分，才是最终最主要的步骤，马砚麟和吕文斌都不由的认真起来。 事实上，其他医生做跟腱修补术，关注的只是跟腱部分，如何暴露跟腱，如何显露跟腱，如何缝合跟腱……做好了这些步骤，一条跟腱就算是缝合好了，基本的运动能力肯定也保住了，剩下的，就看病人自己的恢复了。 如毛细血管这种基本组织，病人愈合的时候，都会自个儿长出来以保证血供的，在这方面，人体可以说是非常智能了，目前的所谓智慧医疗云云，完全达不到此类水平。 但是，新长出来的毛细血管的数量、强度等等，肯定是没有办法和之前相比的，血供能力也就等而次之了。这对普通人来说不是问题，人体原本就有代偿机制，但是，对足球运动员，还是力量型的足球运动员来说，依靠代偿是没法混的。 李天宏会找凌然做手术，部分是因为刘威晨的推荐，部分是因为祝院士的建议，剩下的，则是因为凌然掌握的祝-凌跟腱修补术，是业内公认的预后强劲的跟腱修补术。 比起采用关节镜的小创伤型的跟腱修补术的预后还要好。 也就是太麻烦了些。 正在积极学习跟腱修补术的马砚麟对此就颇有些怨念，别人家的跟腱修补术，都是随便弄弄就成功了，凌然用的跟腱修补术，让他去做的话，真不是两三个小时能搞定的。 最重要的是，假如学着凌然这样，剖开一个十四五厘米长的大口子，结果效果还没微创好，那就尴尬了。 “1个小时了。”苏嘉福报了一声时间。 他的麻醉药品是要提前使用的，也得配合着凌然的手术时间来。 凌然亦是“恩”了一声，道：“再一刻钟。” 就难度来说，凌然这个速度已是非常快了，当然，比他此前的手术速度要慢一些，也是因为李天宏的病情更复杂一些。 力量型选手，跟腱崩断的时候，都特别有力量。 嗤。 手术室门被踩开。 “情况怎么样？”霍从军背着手，像是邻科大爷似的，走了进来。 手术室内的小医生和护士们齐齐发颤，像是孙子似的，低声问好：“霍主任……”「 “快做完了，我趁最后时间多缝几个血管。”凌然手里动作飞快的操作着。 霍从军笑呵呵的看着，问：“做的顺利？” “挺顺利的。” “顺利就好，顺利就好。”霍从军的表情明显放松了一些。 苏嘉福悄默默的将一个圆凳踩在脚下，再问：“霍主任还有担心呐，凌医生的手术，再难的也能给做的顺风顺水的。” “不是我担心，是患者老妈在外面哭的停不住。”霍从军满脑门子的官司：“特需楼里也没个其他病人，医生护士也劝不住……” “看不出来啊。”小护士胸前背后都要印出八卦来了。 “独生子，从小学足球的。书也没有读过，家里也没有背景，之前合约的关系，没有赚什么钱，买了套小房子还有贷款，要是不能的踢球了，生活就算是毁掉了。”霍从军重复了之前听到的信息。 凌然这时抬了抬头，只道：“不会毁掉的。”第597章 有约 因为走廊外的病人母亲“嘤嘤嘤”的哭着，凌然做完手术以后，都没有立即离开，以免被嘤住了难受。 他就跟着苏嘉福守在了苏醒室里，看着李天宏醒过来，没事了，才一起推着往外走。 吕文斌和马砚麟也跟着凌然一起，边推边说：“特需楼的手术室简直有毒，就一扇门，就不担心我们被堵在里面砍死吗？” “你做了什么要被砍死？”李天宏勉强睁开眼睛，半是说笑，半是怀疑。 吕文斌摇头道：“现在的病人砍死医生的理由太多了，就像是你们国足的，不是也天天被球迷骂？” “哦，我们活该的。”李天宏道。 吕文斌一愣：“这么有觉悟。” 李天宏鼻子哼了一声，艰难的道：“我进国足才5年，以前骂的比你狠。” “可以的。”苏嘉福压了一下，道：“别说话了，你刚做完手术，麻药还没过，好好休息。睡一觉最好。” 几步路的功夫，几名医护人员一齐将李天宏推了出来。 从外面的等候室的方向来看，在手术室的门打开的一瞬间，李天宏是在五六名医护人员的簇拥下出来的，还是蛮有隆重感的。 李天宏的老母亲听着门响，嘤嘤嘤的哭声也停下了。 “天宏，你怎么样？不是说手术时间一个小时？”李天宏的老母亲约莫40岁出头，看着还颇为年轻，一边心疼的抹眼泪，一边又忍不住埋怨。 她不到20岁就生了孩子，直到几年前，还都以30岁出头的少妇身份行走网络，玩汉服参加cosplay活动，气力很足，气性也很大，不管是埋怨人还是哭，都是练习过的响亮。 苏嘉福咳的一声，道：“手术时间是一个小时，麻醉和苏醒的时间是另算的。” 李天宏睁眼瞅了瞅，哼唧道：”妈……” “好好好，不说了。”李天宏的母亲转头看向凌然，眼神眨了眨，问：“凌医生，手术做的顺利吗？比刘威晨的手术怎么样？” 她也不知道各种医学指标，但从她的角度来看，刘威晨显然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不等凌然说话，霍从军连忙道：“病人不同，手术是不能类比的。刘威晨的手术，有他的情况，凌然，你就说你的病人的情况。” “哦。”凌然应了一声，道：“手术成功，失血比较少，55cc左右……接下来就看病人的恢复了。” 手术后的说明都是套话，按照左慈典和霍从军教给凌然的模式，许诺是不允许许诺的，展望是不允许展望的，细致的手术过程也是不允许说的，那能说的部分也就不多了。 李天宏的老妈懵懵懂懂的听着，完了问：“那能踢球吗？” “不出意外的话，几率很大。”凌然道。 “能出什么意外？” 霍从军上前，道：“张女士，咱们边走边说，先送病人回病房吧。” 接着，霍从军示意众人推着病床，走动起来，再道：“意外情况很难预估的，像是李天宏这样子，只要认真复健，好起来是很快的，修养一段时间，再走路跑步，都没有问题，自然也可以踢球。但是你想，运动员好好的在场上踢球，都有可能跟腱断裂，整个复健过程，以及后期的恢复过程，是不是更要注意安全。” “恩，那肯定。”李天宏的老妈被带偏了，转眼间，眼眶又红了起来：“你说我们天宏怎么这么不顺，本来事业都蒸蒸日上了，结果跟腱说断就断了……嘤嘤嘤……” “张姐，现在手术做完了，咱们就不伤心了，高兴起来才是……”经纪人也被李天宏的老妈嘤的难受，努力的在旁劝说着。她可是知道，现在要是劝不住，今天一天都得听嘤嘤嘤了。 凌然对这样的对话，向来是兴趣寥寥。 他跟着送了几步，就没有继续追着平床走了，手术已经是做完了，接下来的护理工作，自然有特需楼的护士们去干。 翌日中午。 李天宏的经纪人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且推着李天宏的轮椅，在记者面前晃悠了一圈。 经过一天一夜的恢复，李天宏的气色大好，各项检查指标也趋于正常，李天宏及其家人，还有球队和相关广告商，自然开心。 到了新闻发布会的末尾，李天宏拿到话筒，特别提道：“我想格外感谢刘威晨，他介绍了云华医院的凌然医生给我，非常优秀的医生，为我做了非常好的手术。希望术后恢复一切顺利，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绿茵场上去了……” 一直关注发布会的云医领导们，顿时高兴起来。给明星病人做手术，多大的风险呐。手术要是做的不好，人家明星可是不会忍气吞声的，到时候不管是走法律程序与否，医院都要损失不少。 冒着这样的风险，还要给明星病人提供特需楼，配备最好的护理团队，图的不就是明星带来的宣传效果吗？不过，明星的宣传也是有好坏的。 像是李天宏这种就属于比较好的，正在关注度较高的时间，又是李天宏亲口在发布会上说的，曝光度肯定是不小。 相比之下，很多明星通过经纪人发表的声明什么的，就有些缺乏营养了。 周副院长因此又来到病房，并且喊上了一票医生们，专程看望了李天宏。 此时，病房内已是一片欢声笑语。 李天宏的队友们，朋友们，亲属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让偌大的病房热闹的像是打折的商场似的，虽然赶不上刘威晨当日办party的热闹，但也是医院内少见的情景了。 周副院长面带微笑，表示了存在以后就离开。 李天宏的母亲笑盈盈的送他们出门，到了众人要走的时候，拉住凌然道：“凌医生，我今天特意做了东坡肘子，天宏他们分了一个，我这里还有，给您尝尝吧。” “不用……”凌然转身就要拒绝。 “我爸以前是国营饭店的大厨，我做东坡肘子是家传的。”李天宏的母亲这样说的时候，还稍稍有一点点气势。 她面带微笑，并悄悄的踮起一点脚后跟，这样可以显的胸部更加挺拔。她在参加各种cosplay的竞赛的时候，还用这招淘汰过一个普胸的呢。 “大王派我来巡山……” 凌然的手机响了起来。 凌然给出一个云点头，再将之接了起来。 “凌然……”田柒的声音自电话里传了出来。 “有噪音。”凌然向外走了两步，想找一个信号更好的地方。 “是直升飞机太吵了。”田柒笑着道：“我做了东坡肘子，是请大师教的，怕凉了不好吃，所以叫了直升飞机，你中午要不要做手术，我们一起吃饭吧。” “哦，好……那就到手术室的小餐厅好了。”凌然一口答应下来。 “好啊好啊，我大约5分钟后到。”新月求支持不喊票的话，月票榜一下子就变的艰难了呢。 榜单催人奋进啊。 这几天出门了，为清明扫墓做准备。 感觉最近几年，传统的习俗更兴盛了。 好在带着电脑出门，也不太受影响，5号估计要多花些时间。 月票也是传统习俗呢。 求兴盛一点点。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新月求支持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598章 雀跃 嘟嘟嘟嘟。 金黄色的直升飞机刮着大风，落在了住院楼的楼顶，下了人以后，就甩着尾巴走了，像是只乖巧的金毛似的。 医政处的两名干事满面笑容的来迎接。他们是接到了电话以来，主动跑来伺候的。而电话只是为了避免有医用直升飞机碰到一起而已。 然而，那怎么可能呢。 就云华这种地方，一个月都不见得能有两次直升飞机过来，住院部楼顶的停机坪，想发挥一次作用都难。 “田小姐要不要顺便做个体检？”医政处的干事知道田柒只是路过，却是觉得机会难得，还是试图留一下人。 别的单位留人，都是请吃饭之类的，医院里留人，就只能是体检了，项目再高端复杂一点，人就得跑了。 即使如此，田柒还是用同情的眼神看看医政科的干事，做行政的如此水平，长的也普普通通……田柒于是用客客气气的语气道：“我不用了，你们医生都那么忙，回去看书吧。” “不用不用，我们评职称的压力没那么大。”小干部陪着笑，端正脸。 田柒给予了一个理解的微笑，继续向前。 小干部从后面小碎步追着，然后被田柒的从人给拦了下来。 “小姐都说了，你们回去忙，看看书。”中年女管家一身精干的香奈儿，气势滂湃。 两名医政科的小干部稍微迟疑了一下，就被大队人马给超过了。 他们推着小型的手推车，身穿制服和西装，表情严肃而认真，怎么看怎么不好惹的样子。 凌然从特需楼到住院楼的手术层，也只用了几分钟时间。 住院楼的手术层，是各科室共用的，面积大，但进出也相对严格。凌然快速过来，和门口的大护士要了干净的洗手服，到换衣间里换上再回来，正好接到刚刚走出电梯的田柒。 穿了一身金黄色的田柒看到凌然，开心的招手，笑道：“我穿的像不像是美团外卖？” “唔，换上洗手服就不像了。”凌然停顿一下，道：“洗手服只有绿的和蓝的。” “我知道，手术室里的颜色，经常就是绿色和蓝色。” “恩，是因为血液颜色的问题。女士换衣间在右手边。”凌然将方向指给田柒。 田柒点头，又停顿一下，问：“我可以穿自己的拖鞋吗？” “可以。” “果然是可以的啊，我问家里李伯伯的时候，还有些担心你们医院有别的规定。”田柒说着，又将一只大漆盒交给凌然，道：“不要自己打开哦。” 凌然点头应了。 田柒于是去换衣间里，去换洗手服。 凌然约在手术层的小餐厅里吃饭，自然的，所有人都要穿洗手服了。 站在电梯入口处的中年大护士，望着凌然和田柒，再听着他们的对话，头晕目眩，她甚至有些不太确定，两人是不是在约会。 毕竟，正常人的约会，不应该是在手术层的小餐厅吧。 至少，当双方不都是医生的情况下，不应该约在手术层的小餐厅吧！。 田柒却是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 即使她身上的衣服，是有设计师精挑细选搭配出来的，田柒依旧是毫不犹豫的给换掉了。 能穿漂亮衣服的场合太多了，反而是与凌然一起在手术层的小餐厅里用餐，更让田柒感觉新鲜。甚至比爸妈在乞力马扎罗山的午餐，还让人感觉有趣。 手术层，小餐厅。 不断的有医生和护士们进进出出。 手术做慢误了餐时的，会到小餐厅来补食，手术做快了的，也会提前就餐，免得过会儿在开手术又饿死掉。 云医的手术、查房和会议经常排的满满当当，有什么事儿，都是从休息时间里抠，大家也早都习惯了。 基本上，每天从早晨到凌晨，小餐厅里一直都是有人就餐的。 即使如此，今天到小餐厅里的医护人员，还是看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 凌然竟与一名院外女子一同用餐！ 而且，两人面前的主食，竟是油腻腻的大肘子。 成名多年的东坡肘子，如今已有多种做法且号称正宗，但不管是鲁版川版或粤版的，它终究是一只大咧咧的肘子，红艳艳，油汪汪，放在凌然和田柒中间，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不和谐。 然而，田柒并不在乎，凌然更不在乎。 相反，田柒甚至还有些雀跃，有些得意的向凌然介绍：“这是我跟周文浩师傅专门学的。周文浩师傅最擅长做回锅肉，东坡肘子，红烧肉这些，非常有名，以前在国营饭店里，经常承办重要的宴席，恩，有多重要不清楚……” “你做的东坡肘子？”凌然大为惊讶。 田柒得意的点头，又小声道：“有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是周师傅操作的。他教我的这种做法要大火呢，医院的食堂不好用，所以我就找了家里其他的饭店的厨房做了，再坐直升飞机送过来，温度应该刚刚好，试试看……” “那我分开一起吃。”凌然拿了一柄干净雪亮的手术刀，轻轻松松的就将东坡肘子给割开了。 “手术刀果然好利。”田柒惊叹。 凌然点头，并介绍道：“这是10号手术刀，比较常见的，可以用来切割皮肤，也可以用来切割组织……唔，皮很好吃。” “对吧对吧，肘子的皮是最好吃的。” “恩，我也喜欢肘子皮。” 两人达成一致，不由相视一笑。 小餐厅内，有正在啃食猪蹄的医生，默默的放下了猪蹄，拿出了手术刀。 手术刀，谁没有呢？ 用粗粗的3号手术刀柄，装上又尖又大的24号手术刀片，以抓持式缓缓切开猪蹄的外皮，再割断猪蹄的肌腱，分离骨头，切碎肌肉…… 用手术镊轻轻的夹起一块肉，放入口中，动作优雅，口味……没有丝毫的变化。 “吕文斌的猪蹄没有创新啊。” “奥利奥都有芥末味的了，吕文斌的猪蹄一直都是原味的，真的要吃腻了。” “奥利奥有芥末味了？” “恩。” “为什么？方便掰开了夹三文鱼吗？” “为什么你长的丑，凌然长的帅？世间哪里有那么多为什么？” “给你镜子，我去做手术了。” “恩……我也该去做手术了。”第599章 十万火急 李天宏开始复健，效果一天比一天好。 20多岁的年龄，又是运动员的体质，他的身体的恢复能力是常人的好几倍。 唯一令人疑虑的，就是他的运动能力，能恢复到几成。 其所在的球队官方论坛中，甚至有人开了相关的帖子，每日记录，每日猜测，引来大量的关注度。一天两天的下来，自发前来云医看望李天宏的粉丝也多了起来。 “天宏你看，粉丝们对你还是相当关心的，大家都来看你的。不是我说，之前刘威晨生病，都没有这么多的粉丝吧。”经纪人宽慰着脸色不好的李天宏。 李天宏躺在床上，哼了一声，道：“他们是来看赌桌底牌的吧。” “哎呀，你不要这么说嘛，大家也是关心你，才会赌你的病情嘛，别的人，他们才不在乎呢。”经纪人勉为其难的安慰着。 李天宏撇撇嘴：“赌马的人也是这么关心赛马的，对吧？再说，你也看到了，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赌我退出国家队的。” “国家队反正也不会赢，退出就退出了。” 李天宏用严肃的眼神盯着经纪人。 经纪人心虚的道：“我开玩笑的……” “我知道你开玩笑的，你现在也拿我的病情开玩笑了啊。” “不是，我就是想说……” “我也是开玩笑的。”李天宏打断了经纪人的解释，脸上也没有丝毫的笑意，并将脸扭转了过去。 经纪人叹口气。他太知道李天宏这样的运动员了，从小就是每天几万米起步的运动量，平日里做什么动作都觉得轻松，突然受伤做了手术，不光憋在了床上，就连日常上个卫生间都不方便，心情怎么样都是好不起来的。 心情不好就要拿人出气，离他们最近的，最容易被迁怒的，就是经纪人了。 “我帮你找凌然凌医生看一下吧，问问你什么时候能出院。”经纪人有点想跑开似的。 李天宏“恩”的一声，又道：“没必要问人家了，不好就是不好，又不是问的多了，马上就能好起来。” “我去给你看看。”经纪人装傻的笑两声，现在离开低气压地带才是第一位的。 他三步并作两步的离开了房间，就赶紧去医生办公室去了。 跑路归跑路，问事儿还是要问事儿的。 李天宏是他手下最有前途的运动员，能够恢复几成的水平，多长时间能恢复，也是经纪人最关心的地方。 办公室里，依旧是空荡荡的能放羊的样子。 一名规培医生在里面游荡的有些迷茫的样子，他是刚来的规培医，环境还没熟悉呢，就被放生在了荒芜的办公室里。 “您好，您贵姓啊。”经纪人没有立即询问。 “免贵姓尤。”规培医却是认出了他，直截了当的道：“你是来找凌医生的吧，他现在不来办公室的。” “哦，他大概什么时候回来？”经纪人笑两声。 尤规培笑笑：“那谁能说得上来，您有凌医生的电话吧，有事打电话问就好。” “也不是十万火急的事。”经纪人还真不敢得罪凌然，因此，不到特别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打凌然的手机。 尤规培一猜就是，便不再多说。 呼唤上级医生是很严肃的事，凌然更是他上级的上级，不是必要的时刻，尤规培是不会喊的。更不要说，凌然此时可能正在做手术。 “我能坐回吗？”经纪人不想立即回病房里。 尤规培自无不可的坐了下来。 “抽烟吗？”经纪人递出一盒中华。 “医院禁烟的。” 经纪人看看尤规培的手指，又递了一下，道：“330的中华，我托人买的。” 故老相传，3字头的中华烟更好抽，其中又以330为尊。 尤规培不由站了起来，低声道：“你跟我来。” 两分钟后，尤规培和经纪人坐到了一间未装修的小房间中，对着窗户喷云吐雾起来。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先踩点。”尤规培认真的道：“像是医院这么大的建筑里面，经常会有用不上的房间，当然，云医的空房间更少。” “这里原先是做什么的？”经纪人看看如此狭窄的屋子，有点好奇。 “你是说实际操作？” “恩。” “以前临时停过死人。” “啊！”经纪人瞬间就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尤规培哈哈的笑了出声。 经纪人无奈的道：“你就不能开个正经的玩笑。” “我是想吓吓你。”尤规培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又道：“再一个，我也没撒谎，这里的确临时停尸体的。” 经纪人手里的烟灰，不停的被他抖落。 “我去外面了。”3字头的中华烟，也只好被经纪人给浪费了。 经纪人在外面，一等又是好几个小时，终于是见到了凌然。 “凌医生，咱们能不能私下里聊聊。”经纪人连忙迎上去。 跟着凌然的另有几名病人家属，也都是来找凌然询问的。 不同的病人和家属，就有不同的习性，有的病人和家属，都是要反复多次的确认才会安心的，与经纪人类似。 “是管床医生不能解决的事吗？”凌然刚刚做了三台手术下来，有点不想与对方经纪人掺合了。 “不能。”经纪人急切的道：“我们比较重视隐私问题，您能不能通过邮件跟我们联系……” “凌然！” “凌医生。” 正说话间，就见呼吸科的洪主任狂奔而来。 作为一名一天三包烟的重度烟瘾患者，洪主任的狂奔，也就是比别人快走还不如。 “凌医生，我求您个事。”洪主任没有寒暄的时间，站到凌然面前，道：“我大哥家的女儿，产后大出血，当地医院止不住，已经往云华送了，您能不能给看看。” 凌然疑惑道：“产后大出血的话，不是应该找妇产科吗？” “但在止血方面，我更相信你。”洪主任说着，道：“凌医生，你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好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凌然也就没法推脱了，直接往妇产科的地盘而去。第600章 救命 在正常的医院序列中，妇产科和急诊科是著名的劳累型科室，尤其是产科，因为生孩子多在晚间，产科的值班任务就变的格外重。 而且，不像是肝胆外科这样的科室，值班十次有九次是在睡大觉，产科从来都是川流不息的病人，从来没有哪一天是能安稳睡觉的。 凌然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做手术的时候，见到最多的医生就是妇产科医生了。有的妇产科医生，一个晚上能做七八个剖腹产，妥妥的从夜晚剖到早晨，熬夜熬的像是夜店小王子似的。 当然，白天的产科也不安静。 凌然刚到地方，就见电梯一口气送进来两名孕妇。 走廊过道中的家属更是多如荒草，左歪右摇的，还异常挡路，一个个手里都提着东西，兴高采烈的不像是来医院的。 “凌医生，这边。”产一科主任是老资格的主任医师方平竹，一名因为胖而抹平了皱纹的师太。 与医院的其他科室类似，妇产科分裂成妇科和产科以后，产科在前几年，又经历了一次分裂，说穿了，无非就是几名副主任医师长大了，有了要做主任的需求，于是在各种闹腾之后，云医为了保住其竞争力，不得不将产科一口气分裂成了产一科、产二科和产三科，从而将两名带组副主任，提拔成了主任。 至于另外两名没能成功从带组副主任，越升为主任的副主任，就只能黯然离开，自去找了缺人的医院做主任去了。 但是，云医的主任和地市级的三甲医院的主任，可从来都不是一回事。 方平竹是最早的产科大主任，与洪主任也是老早就认识了。因着这一点，再加上，大出血的又是洪主任的大侄女，方平竹再不想让凌然上手，也得让他上手。 而且，方平竹还要尽可能的提供方便，以免落下口实。 医生这个行业与其他其他行业不同。许多行业的帮忙与否，通融与否，很多时候，涉及到的都是财产，无非是多多少少的关系。再想说的风雅一点，也无非就是面子、尊严、快乐等等。 医生不一样，医生涉及到的往往是生死。像是眼前的事情，方平竹若是不给凌然上手，洪主任的大侄女因此而未能抢救过来的话，那方平竹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给洪主任交代。女孩的父母的心情就更不用说了。 凌然是云医公认的止血专家，京城来飞刀的专家已用淋漓的脸面证明了此点，妇产科相对于普外和肝胆虽有一定的特异性，但就难度上来说，妇产科比肝胆是要差远了。方平竹也不想考验或测试凌然的止血能力。 测试来，考验来做什么呢？ 飞刀医生最初是怎么来的？在最危险的时候，病人家属请过来的。在明知道违规的情况下，医院和医生照样是得让出位置给外院乃至外地来的飞刀医生。 顶着本院的止血专家不用，方平竹还没有那么大脸。 当然，她也不是太高兴。 好在病人尚未抵达，她也没有上手，总归是不失面子。 “车再两三分钟到。”有小医生过来给报告了一声。 方平竹“恩”的一声，看看凌然，道：“凌医生，您看怎么弄，病人送到我们这里来，还是直接送到手术室去。” 她说的手术室，就是默认是手术层的手术室了。 “产科有两间手术室对吧？有空出来的话，就送到妇产科。”如果需要送到手术层去的话，凌然就不用来妇产科了，直接在急诊室里做更好。 不过，产科与普通急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最大的不同在于，病人肚子里怀着另一个小生命，不论是进行何种手术，需要保住的不光是母亲的命，还有未出生的婴儿的姓名。 就各种设备，尤其是护士等辅助人员的素质来说，产科要比急诊科更合适。 方平竹“恩”的一声，道：“现在剖腹产都去手术层了，有空的手术室。” 云医产科的手术室，是在剖腹产最狂热的年代里建造的。不像是骨科有大量的耗材收入，神经内科有大量的药品收入，妇产科既不能大量用药，也没有耗材可用，因此，剖腹产基本就是产科的收入泉了。 在卫生系统尚未对剖腹产的比例做限制的时候，像是云医这样的医院，可以源源不断的对孕妇做剖腹产。 那时候的新住院大楼未建成，产科嫌弃手术室的轮转效率低，就自建了手术室，以提高轮转效率。在做剖腹产的同时，兼做宫外孕和子1宫切除等手术。另外，一些产科的手术确实是非常紧急，方平竹的成名之战，就是在病房里，20秒剖出了缺氧胎儿，救下了这个未出生的小生命。 到剖腹产比例被严格限制以后，云医产科的手术室也就做做宫腔镜之类的手术了，利用效率远远不能与之前相提并论，但各项仪器设备都是俱全的，无非是老了一点。 “血液再多准备一些。”凌然说着转头，对方平竹道：“方主任一会检查一下病人，如果病人耐受的话，就做全身麻醉，然后做腹部探查。左慈典，你跟病人家属谈话，病危通知书，知情同意书都签掉，另外，要告知家属，患者病情危急，若有必要的话，要做子2宫切除。” “是。”左慈典高声回答，43岁的面孔坚毅的像是军训的学生似的，引的妇产科的医生护士们都看过来。 左慈典骄傲的昂着头，就今天这个马屁，他想了多久不说，等都等了一个月了。 在其他科室的医生护士面前，给凌然一个大面子，想必比说一堆的奉承话还要有用的。 左慈典更不在意自己失去的那点面子。 43岁的住院医，头发都掉光了，做的还是20岁出头的年轻医生做的事情，哪里还有什么面子呢。 底下的小医生们窃窃私语，方平竹毫不意外的看向了凌然。 作为产一科的大主任，曾经的产科大主任，方平竹直到手下副高们举起叛旗，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尊重”待（ma）遇（pi）呢。 “方主任，如果要做子3宫切除的话，就要麻烦你了。”凌然对腹部的解剖结构是非常清楚了，但子4宫是没有切过的。 方平竹含糊的“恩”了一声，多多少少有些受到左慈典的影响。第601章 诊断 “深静取血，送检验科，涂片查羊水栓塞。”方平竹见到病人，第一时间就让护士送检羊水栓塞。 对产科来说，死亡率最高的就是羊水栓塞了。 羊水栓塞是指分娩过程中，羊水突然进入到母体的血液循环中，进而引起诸如急性肺栓塞，过敏性休克，肾功能衰竭、猝死等一系列疾病的严重并发症。 因为羊水中含有大量的胎儿毳毛，角化上皮，胎脂，胎粪，一旦进入血液循环，立即就会造成平衡破坏。 在云医产一科，方平竹的政策是见到大出血等症状，立即采静脉血做快速诊断。 这样的政策，捕获率自然是不太高，但是，从方平竹的角度来看，能提前几分钟确诊羊水栓塞，那病人的生存率将大大提高。 不过，这项原本通行于产科的政策，目前只在产科有效了。 产二科和产三科的主任，目前各有自己的侧重点，并不愿意耗费大量的人手、时间和资金在羊水栓塞的筛查中去。这也是医生做到了较高的水平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当主任，宁愿撕破脸，战到两败俱伤也要成为掌权的主任的原因之一。 只有做了掌权的大主任，才能决定科室的方向，换言之，就是可以让全科室的人，全科室的钱，都围着自己转，都奔向自己感兴趣、擅长或学习过的领域。就是在产科，羊水栓塞以外，也有高危妊娠，产前诊断，胎盘早盘等等领域可以涉足。 凌然没有产科经验，也不去评判羊水栓塞的概率问题。 他跟着平车走了一段，先让方平竹发号施令，进到手术室里，才问：“出血多少？” “阴1道出血400毫升。”护士严肃的报了上来。 在医院里做的久了，护士们也都熟悉了科室内的主要疾病和表现，看着刚刚被抬上床的病人，就是很不看好。同为女人，想想她刚刚生了小宝宝，就要步入死亡……除了严肃的表情，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表现了。 洪主任没有跟进来，转头在手术室外安慰同来的哥嫂。 他是内科医生，做不了手术，即使做得了，洪主任多数也是不会去做的。如果产科主任和凌然同台，也救不了，其他外科医生，估计也很难建功的。 “腹部探查？”凌然的语气似乎是向方平竹征询，但其实颇为肯定。 麻醉医生不由看向方平竹。 这里是产科的手术室，凌然也没带人来，能不能动刀子，还真得看方平竹的。 方平竹轻轻点头。从允许凌然过来开始，她也就没有拒绝的空间了。 全身麻醉是准备好的，只一会儿，凌然按压了两下病人的皮肤，就道：“开腹，腹部探查。” 说完，他就要了手术刀，用持弓式，一口气拉了个长口子。 方平竹和产科的其他医生都看着倒吸一口凉气。 产科平时做的手术，做的最多的就是剖腹产手术了，横着一刀，切少了不行，切多了，病人肯定也不乐意。有的女人选剖腹产的大夫的时候，都要讨论刀口长度的。 但是，就算是再大大咧咧的产科医生，也不敢像是凌然这样，一口气划一条长口子，这个弄不好，可就是医患纠纷了。 “凌医生做腹部探查，有点大胆哦。”方平竹说话很“委婉”的样子。 做三助的女医生以为主任要点一点凌然，忙跟着道：“凌医生，你划这么长的刀口，小心被人堵着办公室骂。” 凌然盯着面前的手术区域，淡定的道：“患者要是能堵着办公室骂，这个刀口就没有白切。” 做三助的女医生不由一愣。 “拉好钩。”凌然提醒了一句。 “哦，哦……好的。”女医生偷偷看了眼凌然，心里不由幽怨的想：我相亲的那些男人，不仅没有凌医生的帅，心灵美也不及人十分之一，不，百分之一，不，万分之一…… 方平竹也对凌然的话轻声赞许：“霍主任教出来的医生，水平怎么样不说，医德还是可以的。先救命后治病，是吧？” 霍从军在云医这么多年，名言早就被人给记住了。 凌然笑笑。 方平竹继续道：“现在的环境和你们霍主任当年是不一样了。想当年，我们遇到紧急情况，有时候都不等家属签字，拉过来就给做了，救下来的女人和孩子不知道有多少。现在谁敢呀，有的医生见到一个签名都不放心，一定要男方女方都有人签字才行，你说说，治病救人，又怎么选择呢？” 凌然依旧只是笑笑，对这样的话题，一点讨论的兴趣都没有。 凌然就是认认真真的做手术。 “抽吸加快。”凌然说话的同时，手就插入了病人的腹腔。 腹腔里全是积血，那就只能靠手摸了，这是抢时间的策略，一般的医生根本用不出来。光看咕嘟咕嘟抽出来的血量，就知道里面肯定是一片狼藉了，想用手摸出组织状态，真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正因为不知道腹腔内是个什么情况，现在剖开腹腔，解除了压力之后，更要尽早探查。 就好像两军对垒，派出去的侦察兵肯定是要损失的，可要是不派出去，损失可能更大。 方平竹只是在旁看着，都觉得紧张，她现在有点知道洪主任为什么要请凌然出手了。 她之前就听说过凌然很强，但要真的见面了，才知道是如此之强。 别看人体就是这么一点点东西，但多少医生，给他变换一下组织器官，都有可能认不清楚，在一片血泊中摸索着寻找出血点，那又是多大的难度。 方平竹不禁想，如果说，有人能在这种状态下救活此病人，说不定还真的就是眼前这名年轻的过分的凌医生了。 凌然活动的手臂，停顿了一下。 方平竹不由露出期待的神色。 凌然缓缓抬头，看看方平竹再看看其他人：“没有出血点。” 方平竹一呆，转瞬无奈，没有出血点，你搞那么严肃干什么？ 凌然却是神情凝重：“说明不是外露的器官出血。” “也许没找到。”方平竹反驳。 “不可能。”凌然断然摇头。完美级的徒手止血若是都摸不到出血点的话，病人的腹腔内，根本积不出这么多的血。 就此点来说，他刚才的徒手探查，已经排除掉很多的可能性了。 “你有什么想法？”方平竹没有因为凌然的态度而不高兴。妇产科在医院序列中，向以做活粗糙而著称，别说与复杂的肝胆外科比较了，与普外科比，妇产科的手术难度都不大，所谓老不以筋骨为能，产科不以技术为能，也是没什么错的。 凌然更不在乎助手们的心理活动，他只是短暂的思考，即道：“器官外无出血点，考虑到病人的情况……弥散性血管凝血导致的子1宫内的渗血。” “那就要切除子2宫了。”方平竹并不评价凌然的诊断。单纯的诊断毫无意义，关键在于如何证实诊断，如何给予正确的治疗。 凌然微微摇头。他从未做过子3宫切除，因此，不像是妇产科的医生们，总是动不动就想要切子4宫，凌然是伸出了手，道：“可吸收线。”第602章 缝合 望着腹腔内的污血，方平竹惊讶的问凌然：“你要缝哪里？” “B-Lynch缝合术。”凌然说的是一种子1宫专用的缝合方法，其特点是简单易行，在制止出血的同时，能够保留子2宫的生育能力。 这种术式，凌然只是自学过，并没有实践操作过，也没有从系统获取过经验和技术。 不过，凌然在缝合方面的技巧，已经足够覆盖对术式本身的生疏了。 这原本就不是一种多复杂的缝合法，但构思颇为巧妙，以凌然大师级的间断缝合术，做好相关的处理是很简单的。 方平竹倒是不怀疑凌然有能力做b-lynch缝合。能叫得出这个名字的医生，只要不是小新人，做出适当的缝合操作是没问题的。 高端医生与低端的小医生的不同之处在于，小医生是什么都不会，所以，他们见到陌生的术式，不仅是要学术式，还要学里面的每一步的操作。高端医生是只有术式不会，学一下方法，操作起来并不困难，许多学者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被安利了某术式，回头就可以做家做个看看效果。 当然，有些复杂的可以先在狗身上做，简单一点的，或者只是变异式之类的，直接上手做就行了，没必要再牺牲一条狗了。 事实上，像是b-lynch缝合这种，也就是指出子0宫前后壁缝扎加压，既能制止出血，又有利于保留生育能力，再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了。 但是，方平竹并不认为，现在对子3宫的缝合是恰当的。 方平竹整理了一下心情，尽可能平和的道：“凌医生，如果你怀疑是子4宫出血，现在最安全的做法是切除子5宫。病人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用b-lynch缝合和子宫切除的效果是相同的。而且，缝合的预后更好。”凌然坚持己见。 b-lynch缝合的效果当然是更好了。虽然说子5宫最重要的作用是生育，但除此以外，它还影响着女性的内分泌系统。简单来说，子6宫切除了以后，女性就瞬间进入更年期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往往是很难预料的。 就预后来说，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自己的专业，方平竹依旧摇头，并用适才的话道：“现在不是应该先保命吗？先保命再治病。” “b-lynch缝合的效果不差，一样能保命。” “但你不确定内部的出血范围，有可能是在缝合的范围以外呢？” “几率很低。”凌然沉吟了几秒钟，又道：“现在的出血量已经很大了，如果b-lynch缝合不能止血的话，再多出一两百毫升的血，我想也没什么区别。到时候再切除子6宫也不迟。” 方平竹不得不承认凌然说的对。如果询问病人的话，别说是一两百毫升的血，就是再多1000毫升，病人估计也愿意为了保留子7宫试一下。 只不过，这不符合医生们的习惯罢了。 像是产科这种地方，子宫有问题就切除子8宫，没有人会把一个手术做成两个手术，就为了让病人试一下的。 从好的方面来讲，医生是有决断能力的，并自信做出了不差的判断。而从不那么好的方面来讲，医院与其他行业一样，都有着不那么光彩的阴暗面，而当这些阴暗面涉及到人的时候，往往令人感觉，医院黑不见底…… 方平竹不黑，可是，做了三十年的医生工作以后，如何做事，做什么事的流程，早就深入骨髓了。 方平竹没有再纠结于缝合还是切除，而是缓缓道：“你还不能确定是子宫内的失血。” 这是又回到诊断与确诊的问题了。 她为什么总是给失血的孕妇第一时间采血送检，其实也就是为了确诊羊水栓塞。 诊断只是猜测，确诊才是医学。 不过，不能确定，只是方平竹的概念而已。 凌然果断道：“腹腔内无出血，一定是子宫内出血。” 方平竹瞅着腹腔内的积血叹口气，道：“你只是摸了一遍，怎么就能确定腹腔内无出血，有很多出血点是被遮盖起来的。” 这也是很自然的想法，对于大部分医生来说，暴露出来的出血点都不一定能找得到，更何况是未暴露的。 凌然也不与她争辩自己的判断力，换了一个角度，道：“病人子-宫收缩很差，这应该是一个指标了吧。” 不同的器官失血，都会有所表现的，方平竹不懂别的，子-宫是再熟悉不过了。 现在得到凌然提醒，方平竹立即上手，在宫底按压了一下。 “收缩是比较弱，但是……”方平竹依旧有点犹豫。 老实说，如果让她做子-宫切除，她多半就做了，但做B-Lynch缝合，她反而不愿意。因为B-Lynch缝合的唯一解释就是宫内出血，而现在并不能100%的确诊功能出血，甚至还有羊水栓塞的可能，因此，做B-Lynch缝合就有误诊的风险。 相反，如果是做了子-宫切除，那病人出血停止了，她就可以解释宫内出血而切除。出血未停止，她也可以解释有其他并发症，反正，证据都已经切掉了。 凌然并不知道这些医生自我保护的小技巧，也不追求能用语言沟通与对方来达成一致。 在凌然的经验里，人与人的认识差距是极大的，不熟悉的人之间，言语沟通的效率低的足够死掉300个大出血的。 “抽吸速度加快，暴露术野。”凌然自顾自的下令起来。 方平竹没有吭声的退到了一边，算是彻底让出了主刀权，也让出了责任。 凌然并没有等腹腔积血全部清空，就拿着持针钳，切入了子-宫前壁，直接拉到宫底，再绕到后壁…… 虽然是不熟悉的术式，不熟悉的器官，但凌然对腹部解剖太熟悉了，以至于提起子-宫的时候，就像是提起胆囊一样熟练——肝子还是比不上的，他肝子做了几百例，更熟。 “腹腔内出血1800毫升。”做二助的女医生自动升级到了一助，终于将腹腔内的积血给吸干净了。 手术床旁边的大瓶子，装了大半瓶的浓血，像是老巫师的秘宝似的。 凌然“恩”的一声，给前壁缝了一个8字，且道：“注意补液补晶。” “是。已输胶体液1000毫升，晶体液2000毫升，血浆400毫升……”女医生报备了一句。对于这些细节，有的主刀医生喜欢自己掌握，有的就会放权给下级医生。 方平竹这时在旁道：“可以宫体注射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有利于产后出血……” “可以。”凌然被提醒了一句，就表示赞成，然后开始给缝线打结。 B-Lynch缝合术完成了。 一个手术室的人，都将目光放在了巫师大瓶上。 “好像还有出血。”女医生小声道。 “再观察一下。”凌然的神情放松，此时的出血量已经很小了，就算是还有出血，大不了再切子-宫好了，无非就是浪费了几根缝线的事，算不得什么。 在场几个人一愣，也很快意识了过来，出血受到控制，已经是大好事了。 叮铃铃。 手术室内的电话响起。 巡回护士去接了，转头，道：“方主任。没有找到羊水栓塞的证据。” 如果有羊水栓塞的话，多次采取的静脉血中，应当有毳毛之类的迹象，这是最直接的病理证据。 方平竹“恩”的一声，没有什么表情变化。 羊水栓塞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主要是死亡率太高，才引得如此的重视。也是因为重视，羊水栓塞才从此前的九成左右，降低到了现在的六成，云医产科之前羊水栓塞的死亡率是三成，比平均水准好这么多，全靠一例一例的筛检…… “出血停止了。”麻醉医生再次报告了一声。 方平竹愣了愣，不由吁了口气，而她脑海中首先冒出来的却是：以后家里人出事，应该先找凌然。第603章 高危 “盆腔放引流管。关腹。”凌然再检查了两遍，确认没有出血和渗血以后，就向产科的女医生说了一句。 主刀医生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干了，至少在凌然组里面，凌然都是尽可能给下级医生以机会的。若是关腹，装引流管的练习都没有的话，那医生真的就只能等天上掉系统了。 产科女医生积极的应了一声“是”，就忙碌了起来。 凌然站在旁边，扎着手歇了一会，看麻醉台的仪器数值都基本正常，就点点头，道：“我去急诊室，病人再出现波动的话，就来叫我。方主任，病人的用药医嘱，就交给你了？” ”我来处理。”方平竹语气平平的，好像看淡了凌然适才的操作似的。 至于用药什么的，方平竹这样的主任医师，那就更熟悉了。 “麻烦方主任了。”凌然给了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笑容。 “不用客气。”方平竹的笑容都公式化的很。 当着做助手的下级医生，当着围观的本科室和外科室的医生，方平竹收敛起了所有的情绪，就好像完成了一次平常的科室外会诊似的。 凌然转身，踩开手术室门。 叮。 系统跳出了提示： 任务完成：同行的钦佩。 任务奖励：初级宝箱。 提示连续跳了四次，让凌然得到了四只初级宝箱。 凌然没急着开箱子，转而回头，看了看手术室里的医生们。 手术台旁的方平竹等人，表情严肃而认真。围观群医，表情认真而严肃，想从中看出给宝箱的是谁，还真真是判断不出来。 凌然不由的摇摇头，产科还是个奇怪的地方。 正在做引流的助手女医生用眼角的余光，扫到了凌然的摇头，顿时心中一慌：我做错了吗？哪里露了步骤吗？是凌医生的要求太严格了吧。哎呀，我应该好好练练引流的标准步骤的。 凌然自顾自的出了手术室，这时候，左慈典才完成了谈话和签名，正准备进去报告。 “凌医生？”左慈典定住脚步，有些担心。 这么快出来，莫非是手术出了纰漏。 左慈典想到此处，就想顺手拉走凌然。 孕妇比起普通病人，更要特殊化一些，病人家属在情感上，也就更难接受噩耗。左慈典很担心凌然因此被围攻起来。 就算是医生的家属，此时要求他们冷静，也是很困难的。 极度的失望和愤怒之下，人们总能做出难以预料的反应出来。 洪主任更加紧张。 他和大哥一家的感情很好，侄女更是从小看到大的。侄女从结婚到生子，洪主任都真心为其高兴，所以，一听到大出血的消息，洪主任立即就找了凌然，根本没有考虑科室间的关系的问题。 而现在…… “凌医生，手术……怎么样了？”洪主任都不知道该怎么问。 他在云医呆了这么多年，见过最好的止血技术的，就是凌然，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洪主任相信，如果是凌然都救不回来的大出血，那病人可能真的是没救了。 然而，人始终都不可能纯粹的理性。 洪主任的眼神，都变的期盼和懊恼起来。 “手术顺利，做完了，正在关腹。”凌然挺熟悉众人忐忑不安的情绪的，说了一句，又介绍道：“术中失血比较多，累计超过3000毫升了，给子1宫做了B-Lynch缝合术，有可能影响到未来的生育能力……” 左慈典听出来了，连忙道：“凌医生，病人是救活了，对吧？” “救活了。”凌然点头。 正闷头闷脑的病人家属们发出一阵欢呼，洪主任也是一下子轻松了。 产妇活下来了，对大家来说，这就是一个足够的好消息了。 病人的父母在庆祝之后，依旧带着浓浓的忧愁，大约是考虑到了后遗症等方面的问题，可不待再问，凌然已是被左慈典拉到了一边。 很快，左慈典代替凌然过来，道：“情况比预想的要好，如果不是及时止血的话，人就没有了。现在的话，凌医生用的B-Lynch缝合术，是保住了病人的子2宫，给病人留下了再怀孕的机会。如果不用这个技术的话，本来是要切除子3宫的……” 将说话的顺序换了一下以后，病人家属的接受度瞬间就提高了。 左慈典再做细细介绍，就让家属们的脸色渐渐好了起来。 事实上，这场手术原本就是值得庆幸的。 产妇大出血向来都是高危，挺不过来的太多太多，更别说今天的状况，产妇早都被下了多张病危通知书了。 “凌医生，多谢了。”洪主任用土黄色的手指，握住凌然的手，使劲摇晃了两下。 凌然有点不太乐意，但是手被抓着，没办法。 好容易抽出来，凌然从兜里掏出酒精凝胶，挤给自己一些，又递给洪主任。 洪主任愣了愣神，看在凌然的面子上，挤了一些凝胶出来，然后抹在了手上。 凌然擦手。 洪主任擦手。 气氛是凌然熟悉并喜欢的。 洪主任觉得有点尴尬，绞尽脑汁说话：“凝胶抹着也怪舒服的，凉飕飕的。哎，我们科改天也买点这个。” 凌然看看洪主任的手，淡定的道：“还有香皂。” 洪主任不由低头看自己的手，脸色微变，道：“我这个手是染色了，抽烟抽的尼古丁染色了。” 说着，洪主任就咳咳的咳嗽起来，然后迅速的转换话题，道：“凌医生晚上不忙的话，咱们一起吃个饭，今天的事，真的是辛苦你了。” 在旁边的病人家属也赶紧过来表达请客的意愿。 凌然坚定的摇摇头，左慈典也在旁道：“我们凌医生不爱出去吃饭。” “就几个小时，不喝酒都行。我们就想表达一下感谢。”洪主任的大嫂此时缓过劲来了，说话也是客气的。 凌然还是摇头，道：“我今天就不出医院了。” “饭总是要吃的吧。” “产后大出血有再复发的可能，我给方主任说了，我都等在医院里。”凌然被迫多说了两句。产后出血向来突兀，经常有孕妇生了孩子几个小时后，突发大出血的，今天的病人做了手术以后，直到从麻醉中苏醒，都不能说是纯粹的安全期。 家属想说什么，一下子的又说不出话来了。 “谢谢，谢谢凌医生。”产妇的母亲，也就是洪主任的大嫂忽然就哽咽起来，转眼间又擦了擦眼睛，道：“凌医生喜欢吃什么，我买回来好了。” 洪主任也道：“这个都不算人情来往，你就当是同事分享……” 他说话的时候，还加着手势动作。 凌然看着他的手，不由心里一动，道：“熏鹅吧，没有的话，烤鸭也行。”第604章 口说无凭 洪主任给急诊科送来了两台床旁呼吸机。 型号为sv800的呼吸机是国产的高端型号，医院的中标价超过30万一台，很像是美剧里的高级货，有液晶屏，有各种数据新功能，用起来比老型号更是好到了天上。 霍从军老早就想给急诊科买，但没通过设备科的审核。医院每年能购买的医疗设备的数量是有限的，这么好用好看又好玩的呼吸机，各个科室都想要，还轮不到急诊科来玩。 霍从军想要的新玩具很多，未能争取到高端版本的床旁呼吸机，也就没多做纠结，并很快将之抛之脑后了。 赢得呼吸机的洪主任倒是一直记得这件事，今次回到科室里，就提议“借”两台床旁呼吸机给急诊科，理由是统一科室内呼吸机型号，降低维护和操作的难度…… 呼吸科全员通过。 一天能抽4包烟的洪主任，坐镇呼吸内科过10年，敢提反对意见的医生，早都被踢干净了，科室内现有的医生，包括副主任医师在内的，都是他的学生，其他别说是师弟了，师侄都放出去开枝散叶去了…… 医院也从来不像是学校那样，会反对近亲繁殖什么的，现在的医院，只有近亲繁殖的科室是一团和气，来源多的则像是养蛊，只有拼出个你死我活，才会安静祥和下来。 “老洪，谢谢你，解了我们急诊科的燃眉之急。”霍从军亲切的握住来送呼吸机的洪主任的手，里子面子足足的。 洪主任的手淡黄淡黄的，像是在泌尿科呆久了似的，淡定一笑，问：“凌医生在吗？” “查房呢。” “那行，我就不搅和了，呼吸机你们随便用，出问题了找厂商就行。”洪主任果断的撤离了。 这种事情，做到位就行了，用不着再当面说明特别说明的。 再一则，洪主任其实主要是感谢，既然是感谢，就不用那么太在乎回应了。 心意尽到即可。 虽然用的是科室的呼吸机，但是，呼吸科最多的不就是呼吸机。两台高端床边呼吸机，无非就是漂亮一点，帅一点，好用一点，科技感强一点，才正好是适合凌然的…… …… 凌然一边查房，一边收着“衷心感谢”。 时至今日，他通过“衷心感谢”积攒的精力药剂已经超过1100瓶，用去的不算。 可以说，许多医生做到主治，兴许都没有做过这么多台的手术，更别说手术效果，能够达到“衷心感谢”的程度了。 这还是因为凌然经常凌晨查房的关系。 否则的话，凌然觉得，自己应该还能多积攒出一两百瓶的精力药剂。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是像其他医生那样，总是将查房时间安排在七八点钟，那对手术的连续性将是一个重大打击，许多大手术，如肝切除术，很容易就会出现意外情况，多用去一两个小时，在时间不确定的情况下，8点钟查房，就意味着需要将手术的预期结束时间，安排在7点钟甚至更早。 对凌然来说，那就太浪费时间了，因此而减少手术数量，更是不划算。 当然，有时间的情况下，凌然也会找白天的时间查房。 就像是今天，因为刚刚收治了八名跟腱断裂和膝关节损伤的病人，凌然就抽了午睡时间来查房——午睡是其他医生和护士的需求，但是，没有其他的护士和医生的配合，凌然也没法做手术，那就只好出来查房，等手底下的医生们睡醒了，再做其他的手术。 张安民悄悄的打了两个哈欠，跟在凌然屁股后面。 他仍然是肝胆外科的人，所以不用像是余媛等人那样，从凌晨三四点钟就开始准备手术，相应的，午休时间也就没张安民什么事了。 他现在依旧要给肝胆外科做点事，加上凌治疗组无限多的工作，时间早都不够用了，午休什么的，自然只是妄想。 规培医尤宝科倒是清醒，凌治疗组缺人是缺卖苦力的，早就不缺手术室里的人了。尤宝科于是就变成了苦力，也不用早起，6点钟多甚至7点钟到医院就可以了。 然后，他现在就抱着一堆的资料，像是一只食物链底端的浮游生物似的，一会跟着张安民，一会跟着凌然，一会儿摇摇摆摆的走个8字步，一会儿晃晃悠悠的迈一个六亲不认的步伐，路过的医生护士，经过的病人和家属，都不用眼皮子夹他一下，完完全全的自由生长。 “凌医生！” “快点，凌医生来了。” “赶紧收拾起来，袜子，袜子藏起来……” 如果说，规培医尤宝科的存在感像是只浮游生物的话，凌然的存在感就像是蓝鲸一样。 当他走在查房的巡视之路上的时候，走廊里总是多出几个人，病房里的病人和病人家属，也显的格外不同。 “论医患关系，我最佩服的是凌医生，你看看这个环境，病人和家属的态度，太不一样了。”张安民又打了个哈欠，赶紧跟尤宝科起了个话题，希望能用聊天赶走瞌睡。 尤宝科抱着一堆的病例资料，正扭来扭去的像是虾米，享受着独属于浮游生物的快乐，听到张安民的话，不假思索的道：“像净街虎。” 张安民浑身一抖，瞌睡都要驱散了：“像啥？” 尤宝科也一个哆嗦，重新思索后，说出一个有点医学的名词：“瘟神？” “你这家伙……”张安民伸手指了指尤宝科，转瞬却是笑了出来：“你别说，凌医生所过之处啊，真的是干净多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尤宝科赞同。 张安民问：“你觉得哪个更贴切？” “还是净街虎吧，说凌医生是瘟神，感觉在医院里有点渗人。”尤宝科仔细思考了的样子。 张安民“恩”的一声，道：“以后，凌医生这边有什么事，你要先通知我，有需要做什么事的，你也都先找我，明白吗？” 尤宝科不解：“您是指……” 张安民瞥他一眼，道：“你要是先找了吕文斌或者别的谁，我就把净街虎和瘟神的话，告诉凌医生和左医生，你百分百要被开掉的。” “不可能。”尤宝安瞪大了眼睛，声音则是弱了下来：“你口说无凭。” “你刚说的后面一句话，就渗人的那个，我录音了。”张安民牙齿白生生的，像是一只兼食浮游生物的花鲢似的。 尤宝科脚下一滑，再迈步跟上张安民的时候，已经再也走不出六亲不认的步伐了，从后面看，抱着大堆东西的他，更像是跟着后爹去拜年的傻孩子。清明节后求月票今年清明上山扫墓，走的超远，累的半死，雨地湿滑，摔了两跤，手指也摔破了。 今天，望着渐渐愈合的手指伤口，吾突然产生一丝明悟： 多好的要月票的理由啊！ 轻伤不下火线，节日坚持创作。 当别人扫墓回家大吃二喝的时候，志鸟村在奋笔疾书…… 求各位看官给个月票吧。 连续更新了快一年了，稍稍有点累，请您用月票鞭策一下，明儿又是一匹好马。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清明节后求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05章 术后（求月票） “马医生，怎么不见凌医生过来呀。”40岁刚出头的张姐，稳稳的坐在儿子床边的休闲椅上，语气中则带着埋怨。 正在给国脚李天宏量血压的马砚麟笑一笑，道：“凌医生昨天不是来查了房。” “昨天来了，今天就不来了吗？” 马砚麟勉强送出一个温暖的笑容，道：“今天是手术第五天了，病人情况已经稳定了，按时复健，再做着检查，没有问题的。” “你说的我不放心，我想听凌医生说。”张姐的态度比较坚决，语气也趋于生硬了。 自从她可爱的儿子李天宏成为职业球员以来，张姐感觉自己就很少受到怠慢了，就是到医院里，她之前得到的也是vip 待遇。 今次得到待遇自然也是vip的，特需楼什么的，还是挺让张姐满意的，手术效果似乎也很不错。但是，随着手术期间的不安消失，张姐又开始纠结医生的重视程度。 手术是凌然凌医生做的，凌然在跟腱修补术方面的名气又是最大的，张姐自然希望是凌然来查房。 当然，她也知道像是凌然这样的医生，肯定是非常繁忙，就像是他儿子成为国脚以后，也每日忙的不停。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凌然如此繁忙的医生，频繁来到病房来查房，不是更能体现其重视程度吗？这就好像是让不能喝酒的人喝酒似的，仿佛更有面儿。 依旧只是规培医的马砚麟无比的为难。 要说的话，像是张姐这样的病人家属，其实是不老少，有经验的医生，都有成体系的套路应对。然而，马砚麟还只是一只小小的规培医呢。 比实习生是金贵一点了，可比住院医的经验都要少，考虑到住院医与经验基本都不沾边，规培医的经验就更像是玩笑了。 马砚麟也只能傻笑，期期艾艾的道：“今天和昨天的状态都差不多，凌医生昨天不是说没有问题……” “你说状态差不多没用，你得请凌医生来说。”张姐皱皱眉，道：“年轻人，我们来云医住院，就是来找凌医生看病的，现在凌医生都不出现，还让我们听小医生的，没有冒犯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不服气哦。” 马砚麟心道，我还觉得不服气呢。 但是，住在特需楼的李天宏，却是医院领导重视的病号，马砚麟再不服气，也只能忍着…… 李天宏此时睁开眼睛，道：“妈，人在医院里面，没事就是最好的，真要是身边围一堆医生，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呀。” “呸呸呸……”张姐连连摇头，道：“你胡说这些做什么，你现在是一天天的往好走，妈不是替你担心，你以后还要踢球的，这每天的复健，按道理都要有专人指导的吧。” “复健室里不是有人专门指导了吗？” “复健室里的医生能和凌医生比吗？凌医生的名头，咱们都听到了，复健室的医生……” 李天宏失笑：“术业有专攻，你不能让打乒乓球的去踢足球吧。” “怎么不行，说不定人家的成绩更好呢。”张姐说的顺口了，一咕噜的吐槽过，忙补救道：“不算你哦，儿子你和其他国足的不一样……” “我跟腱比人短一截呗。”李天宏没好气的道：“而且，乒乓球队的总共才几个人啊，又瘦又小的，你要比，起码得跟……田径队比吧。” 张姐沉吟：“也是，你们反正也控不住球。” 李天宏脸一黑：“妈，这个话，只有我说才合适，你说就像是骂人了。” “会吗？” “会。”李天宏肯定的道。 马砚麟低着头，想笑不敢笑，默默的往病房外走。 “马医生，你再等一下，一会有些情况，可能要你才好说。”张姐说着仰起头来，拿了个ipad出来，拨了视频电话出去。 马砚麟傻乎乎的看向李天宏，后者就当没看见。 天要下雨娘要作人，他能有什么办法。 不一会儿，视频电话接通，就听张姐热情的打招呼：“孟医生，又要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没关系，您说。”孟医生的声音沉稳，听着很有自信的样子。 “孟医生，天宏今天右脚的拇指有点刺痛感，你给看一看。”张姐说着，就将摄像头对准了李天宏的脚，动作熟练的显然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马砚麟在旁看的又好气又好笑。 人在云医，却找其他医生远程诊断，自然好笑，自然好气！要是换一个日剧里的医生，这时候就应该说“请您回去了”。 不过，国情毕竟不同，人类灯塔的美国，人家年薪百万的医生还允许找第二人诊断呢。 马砚麟毕竟是底气不足，就只能在旁干看着。 张姐有点得意，她就是故意放给马砚麟看的。先让这样的小医生知道这种事，她才好步步为营——要说看病，张姐是不懂的，但这种宫斗似的小招数，她真是学了不知道有多少，随便跳一次舍宾，三十六计没有，十八招是没问题的。 “只是轻微刺痛的话没有问题，可能是长神经等情况。”Ipad里的孟医生说的很通俗，让张姐一下子就听懂了。 “没问题就好……” “怎么没让云医的医生看一看？云医的特需据说搞的也挺不错的。”ipad里，孟医生的语气已是带上了些微的挑衅。 张姐喜欢这种竞争气氛，得意的看马砚麟一眼，埋怨道：“孟医生你不知道，云医这边的态度可硬了，搞的像国企一样。还是你们东科好，医术好，态度也好。” “妈。”李天宏赶紧打断了他老妈的埋怨，道：“人家云医治疗的好就行了，你别扯着一点点细节不放。” “术后恢复能是细节吗？”彪悍的老妈音瞬间响起。 马砚麟不得不开腔道：“我们的术后复健，也是有标准流程的。” “李天宏先生是国脚，用你们云医的标准流程，恐怕不妥吧。”孟医生是探讨的语气。 李天宏的老妈一听，顿时被提醒了，气呼呼的道：“我们要是想要标准流程，找你们凌医生做什么？其他医院都是标准流程的嘛。” 在生理上，运动员与普通人的确是两种类型了。 马砚麟一句话说错，急的脑门子都冒汗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术后恢复，也是符合病人的需求的……” “你们用的是早期活动负重，还是晚期的？”Ipad里，孟医生的声音冷冷的。 马砚麟脑袋里绷着弦，此时再听着他问的医学问题，猛的醒悟过来：“你是东科的孟杉。” “你认识我？”孟杉乐了。 “看过你的论文。”马砚麟的声音沉了些。第606章 辩驳 东科是家有外资背景的医院。虽然依旧是私人的，但有外资背景的私人医院，与中国本土长出来的私人医院，仿佛就有了区别，好像长庚医院，好像曾经的协和，由外资而来的，不仅有资本的优势，其实还有技术的优势。 医生们前往外资医院，虽然还是为了钱，但比起民营医院来说，又披上了一层金缕衣——我是去学技术的。 孟杉的情况还更复杂一些。 他曾经是做到了三甲医院的副高的，且有相当的战例，给多名cba运动员，男女排运动员，以及一些甲a运动员做过手术，算是国内运动医学的头几把交椅的人物。 然并卵，不能做主任的医生，永远都只是主任的僚属罢了。 自然的，孟杉像是云医产二科，产三科的主任们那样闹事了，而且，他不光想要独立的科室大权，还想要大笔的投资。 最终，初来中国的东科医院满足了孟杉，使得他可以东科医院副院长兼运动医学中心主任的身份行走江湖。 几年下来，孟杉在运动医学方面的积累，已不容小觑，隐然间，是仅次于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存在，兼之外 资私立医院的特性，很是开拓了一番市场。 李天宏原本是被孟杉看做囊中之物的，如果不是跟腱断裂，加上刘威晨的推荐，孟杉可以说是稳稳的再提添一例辉煌战果。 现在……孟杉也没有彻底放弃。 他不像是公立医院的医生那样，一周要看30个乃至100个病号，做一二十例的手术。孟杉是经常将不想接，特别是不赚钱的病人推掉的，因此，有的是时间陪李天宏的老妈聊天。 这也是孟杉选择私立医院的原因之一，他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少量的病人身上，就其专业而言，就是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少数的顶级运动员身上，最起码，是中国顶级的运动员身上。 “其实我们东科在复健方面也是很有优势的，病人通常都可以独享一间复健室，选择一名或者两名复健医生都可以……”孟杉的声音，继续从ipad中传出，似乎是摒弃了小医生马砚麟似的。 这时候，马砚麟却已蓄起了力量：“我们采用的是早期活动负重，这是根据李天宏的病情和职业做出的选择。孟医生的东科，应该都是采用晚期固定负重训练吧，在这方面，你们可没有根据病人的病情做调整，全是标准流程。” 马砚麟说着看向李天宏的母亲。 张姐面带微笑。 “哈哈哈哈……”孟杉大笑了起来：“有意思，标准流程……这位……医生，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我们东科的运动中心，是针对运动员的专门机构，我们的标准流程，就是针对运动员的最佳优化设计……我们，可以专业的运动医疗中心，和你们那种骨科附带的运动伤势研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东科这样的私立医院，当然不可能真的只针对运动员，有钱的病人上门了，他们照样是要治疗的。 但是，马砚麟不可能在这方面和孟杉掰扯，一时语塞。 孟杉等了几秒钟，语气重新变的淡定，仿佛忘记了马砚麟似的，道：“张女士，所以我说，李天宏的复健，其实最好交给我们来做，您可能不知道，跟腱修补术以后，复健的效果，也会决定跟腱的长度的，而跟腱的长度，又会决定最后的恢复效果……” “早期活动负重，晚期活动负重或者晚期固定负重，就跟腱的长度来说，是没有区别的，有文献资料。”马砚麟再次出声，这一次，他的语气就更肯定了。 作为凌然治疗组里专司跟腱修补术的小医生，马砚麟对跟腱修补术的认识，却是超过了许多高级医生。 谈学术，孟杉是不怯任何人的。屏幕里的孟杉，不屑的一笑，道：“你说的文献我看过，别人做不出区别来，不代表我做不出区别来。东科选择晚期固定负重训练，是有自己的研究的，而且要分型，急性闭合型的跟腱断裂，与急性开放性的跟腱断裂，就要区分开来……腱束撕裂4厘米的，与撕裂范围6厘米，10厘米的，区别就更大了……” 张姐听的已是晕晕乎乎，但是，听着那些专业名词，她又觉得莫名的安心。 马砚麟隔着屏幕，渐渐的失去了对权威的恐惧，听着孟杉的话，同样露出了一丝的不屑：“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的区别，完全是危言耸听，就我们云医的术后病人来说，撕裂4厘米或者6厘米的，或者10厘米吧，在术后的表现上都是差不多的。” “你是哪位？”孟杉皱皱眉。 “我是云医急诊科凌治疗组的马砚麟。”马砚麟下意识的报了急诊科，而非骨科。 孟杉一听他的名头，就再不客气了，叱道：“我还以为是骨科主任呢。这么说吧，你那不是循证，个人体会是没价值的，要做东西，你得等样本数量起来了，再说话。” 放在云医，孟杉也是有资格做骨科主任的，对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医生，甭管是实习生，规培医，住院医或者主治，他都是不在乎的，说话更是居高临下。 若是放在受压迫气氛浓重的骨科，马砚麟兴许真的就心虚了。 或者，面对面的话，马砚麟也会虚一些。 但是，隔着ipad算什么？ 而且，ipad里的人脸，还是冲着病人家属的。 只听到声音的马砚麟，甚至有点兴奋的继续辩驳：“跟腱修补术的术后恢复，我有参与一篇论文，你现在可以查到，关于撕裂伤的范围，更多的是与手术本身相关，对术后的影响不大。” 孟杉不由的有点沉默。 他的确是运动医学强人，但是，他最擅长的其实是肩肘方面的手术，跟腱也做，但是“兼营”。当然，骨科比其他专业要更容易精通和大成，做跟腱，他也是很有信心的。 仅止于做。 孟杉没想到，对面的年轻医生，竟对跟腱如此熟悉。 失策了——孟杉心想。 “你对术后康复的认识还太肤浅了。”孟杉以自己的身份压人，找了找场子，再道：“我今天也不是和你辩论的，张姐，李天宏先生的复健，还是适合来我们医院做。不多说了，要是有需要的话，您随时找我。” 说完，孟杉就结束了视频通话。 他不能再跟马砚麟讨论下去了，再讨论下去，就算他赢，又能赢得什么呢？ 只是一名小医生罢了。 马砚麟却依旧沉浸在适才的“舌枪唇剑”中。 他刚才对阵的可是东科的孟杉哦。 “应该是我赢了吧。”马砚麟喃喃自语的走出了病房门，身后的张姐叫了两声，都没叫醒他。 马砚麟自顾自的掏出手机，想了想，却是拨给了左慈典，再道：“老左，我有个事，想问问你……恩，你说，我要是不去骨科，就跟着凌医生的组，有什么办法？”快鞭我！差700票可以到前10。 一步登云霄呐。 吊的人心痒痒。 想要。 求再来一鞭月票。 鞭我！ 快鞭我！ 求月票！ 求月票！《大医凌然》快鞭我！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07章 沉稳 马砚麟觉得自己有点牛了。 孟杉是什么人？人家几年以前，就在各种学术会议中露脸了，英文的sci发了一篇又一篇，三五不时的就给运动员做做手术啥的，名人效应不止扩散到了医学圈子里，圈外人士也都有所了解。 正因为如此，孟杉40岁不到就开始在医院里闹腾着分家，最终落户外资医院，就是仗着他有招牌效应，有多名的明星病人…… 尽管说，孟杉比之国际知名的专家，还有一段的距离，以至于他没能揽上中国出去的篮球、网球、羽毛球等国际项目的明星运动员，但在国内，孟杉已经算是头部的医生了。 他要是到云医来，骨科主任肯定是要挂横幅出迎的，医院领导谈不上倒履，正儿八经的穿双鞋过来，也要给面子招待一番的。当然，这只是行政方面的待遇。 到了学术和医疗本身，云医骨科主任能做的手术，孟杉估计都能做，孟杉做过的手术，骨科主任想提意见，都得思量再三，而孟杉提出的医疗方案，云医骨科上至主任，下至住医，肯定都要仔细听取，认真研究…… 马砚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人家的地位和水平放在那里呢。 但在刚才，马砚麟却是与孟杉辩论了一番。 而且，好像是辩赢了。 马砚麟在脑海中一遍遍的重放这个过程。 “我辩赢了？”马砚麟疑惑。 最终，马砚麟还是得出了结论：我辩赢了。 马砚麟猜测，孟杉或许是不擅长跟腱修补术的。 他可能比云医的骨科主任擅长跟腱修补术——云医的骨科主任估计有多年不做这个手术了，但就算是常做这项手术的副高和主治，也不会比孟杉做的好。 但是，马砚麟做的更多。 跟着凌然的这段时间里，马砚麟跟着凌然起码做了200台的跟腱修补术。 不仅如此，凌然撰写的关于跟腱修补术的论文，马砚麟也都是二作三作，并提供了大量的案例。最重要的是，主刀跟腱修补术这种事，马砚麟同样做了不少。 就某种程度而言，马砚麟掌握的跟腱修补术的知识，可能比孟杉还要多。 由此带来的信心，简直让马砚麟膨胀，乃至于痴迷。 战胜孟杉啊，甭管是什么原因，都够小医生吹嘘几年了，也许可以吹嘘一辈子，毕竟，许多小医生的辉煌时刻，也许就是那么几分钟的时间…… “你还不能说。”左慈典的殷殷嘱托，不断的在马砚麟耳边响起：“你要是说了，骨科肯定就不能放人了，这是明摆着的人才流失，主任是要丢脸的，那怎么行！” 马砚麟是忍耐了再忍耐，才压下了自己吹嘘的欲望。 他的脑袋毕竟是清楚的，现在跟着凌然一年多，学到的东西就可以怼孟杉了，要是再多跟几年，指不定就能学到怼一辈子的东西，而吹嘘这种东西……当然也是可以吹一辈子的。 “凌医生，今天有两个跟腱修补术的病人，是普通的病人，我想试试看。”术前会诊中，马砚麟扣扣索索的提出要求来。 他这双手啊，太想做手术了，压都压不住。 凌然坐在桌子的一端，沉稳的看看手里的时间表，道：“今天的手术比较多，我可能没时间过去，你自己能行吗？” 有没有上级医生照拂，对下级医生的决策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这就好像做题有没有标准答案一样。 同样难度的题，若是有人给出标准答案的话，过程总能编出来一点，由此猜测出思路也不难，但如果没有标准答案的话，那过程就非常曲折了。 相似的，没有上级医生照拂，下级医生在做出很多决策以后，就有可能陷入迷茫中，经常容易处于一种状态中：我刚才是不是搞错了？我有没有搞错？我该搞错了吧！ 不过，普通的跟腱修补术在骨科手术中属于较为容易的，马砚麟已经是有能力做的了。 何况，他自己主动提出来，又怎么会否定自己。 马砚麟肯定的点头：“我能下来。” “那左慈典给马砚麟看一下。”凌然左右一看，就给马砚麟配了左慈典。 马砚麟是规培医，还不能自己独立做手术，左慈典……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毕竟是只住院医了。 马砚麟兴致昂扬的点头，接着就站了起来，冲动的想要立刻做手术去。 他站起身来，才注意到窗外还是全黑的。 凌晨4点钟的术前会诊，当然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 马砚麟冷静了下来，扭动了一下腰胯，重新坐在了绿萝和吊兰中间。 左慈典羡慕的看了看马砚麟的腰下，道：“腰困了？做手术，可得是有一副好腰。” “我老婆读书去了，腰太好手累。”马砚麟说着握住左慈典的手，道：“左医生，合作愉快。” …… 六点。 马砚麟戳开了第一个病人的跟腱。 他用的是achillon法的微创手术，麻醉以后，再给大腿绑了止血带，就在标记好的跟腱断裂处做切口。 对普通的病人来说，动辄以月起步为恢复期的祝-凌跟腱修补术并无必要，尤其是到了30岁还没成为体育爱好者的患者，用微创方式缝合的跟腱，并不妨碍他们在31岁投身体育运动，成绩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而对马砚麟来说，让他做祝凌跟腱修补术还不足够，做微创则是绰绰有余了。 就是在骨科里，年轻医生们也是用偶尔获得的断裂跟腱来练手的。 3厘米的开口，比常见的切口略大一点，但也符合规范。 马砚麟小心的定位了断裂的跟腱，再将achillon的两内角合并，从腱周膜与近端跟腱内插入。 “组织钳。”马砚麟要了器械，又有些生疏的道：“左医生，你用纱布清洁外周。” “好。”左慈典应了一声，道：“纱布。” 等护士递了纱布过来，马砚麟就将被血液污染的视野清理了干净，以方便马砚麟的操作。 对马砚麟，左慈典要说不羡慕是假的。就像是吕文斌一样，马砚麟也主刀的机会在渐渐增加，如果他最终能够定科在急诊而非骨科的话，马砚麟想必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机会。 左慈典也想获得这样的机会，但他并没有那么着急。 年龄让他的精力和体力下降了，也让左慈典的忍受力提高了。 他相信，自己总能等到适合自己的机会。 嗤。 手术室门被踩开了。 凌然戴着口罩，背着手入内，莫不言声的站到了马砚麟身边。 “凌医生……”马砚麟有些心虚。 “继续做，我看一眼。”凌然是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瞅一眼患者的情况，就知道手术的进程怎么样了——虽然有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但就基础部分来说，凌然也不觉得需要立即指摘出错误来。 马砚麟正在调整跟腱，以利于缝合，有凌然在旁，不禁慌乱了一些。 凌然默默的看着，并不催促。 渐渐地，马砚麟也就习惯了凌然在身边的状态。 断裂的跟腱，终于被调整到了achillon的两根内角之间。 马砚麟不由松了口气：“导针，缝线。” 他要开始缝合了。 一遍，两遍，三遍…… 凌然看着他的动作越来越确定，再缓缓开口，道：“又有需要做跟腱修补的患者送来了，马砚麟一会去接手。” “又多一个？”马砚麟高兴坏了。 “两个。”凌然道。 “一天4个跟腱断裂的患者？”左慈典啧啧两声：“和过年一样。” “都是从粤东来求医的。”凌然道：“有问题再来找我。” 凌然说完，再踩开手术室门离开了。 马砚麟却是不由咂咂嘴，对左慈典道：“东科是粤东的。” “恩，可能只是巧合。”左慈典的老脸发皱发黄，表情沉稳，像是一颗沉稳的牙结石似的。第608章 分内事 咚咚。 马砚麟轻轻敲响凌然的办公室门。 “进来。”凌然的声音，透过门传出来，都令人觉得轻松愉悦。 马砚麟推开来，就闻到淡淡的柑橘味，不用说，护士站的小护士们，又换了新品种的精油。或者说，是今天执勤的小护士，更喜欢这个味道的精油。 自从凌然坐镇治疗组负责人以后，急诊中心的医护人员的收入涨的飞快。不仅如此，日常开销的容忍度也被提高了，毕竟，奖金发到一定的数额就不能提的太多了，以免医院其他科室不满。但是，科室内的经费却可以放的更松一些。 像是护士站，现在就有了采购香氛类产品的经费，护士长还给自己水了一篇《提升病房护理服务质量的探索》的文章，以至于每间病房和医生办公室，都不再是单调的消毒水味了。 不过，病房和其他医生的办公室里，往往都是万年不变的檀香味或薰衣草味，凌然的办公室的香气就截然不同了。 马砚麟有时候路过凌然的办公室，都会额外的嗅一嗅，以增长见闻，蹭点帅气。 只可惜，马砚麟今天却没有享受的心情，他皱皱眉，道：“凌医生，今天早上来的两名跟腱断裂的病人，都要求做祝-凌跟腱修补术。” “两人都是运动员吗？”虽然是凌然通知马砚麟来了跟腱断裂的新病人，但他并没有见到病人，仅止是急诊科的转诊消息。 作为治疗组的负责人，凌然需要做一线的工作，但不用做前线的工作。最基础的，诸如采集病史，简单的体格检查，再到安排病床，安排影像拍摄、生化检查等等工作，都是要小医生去做的。 如果小医生连这些工作都失去了，医院的培养体系就算是崩溃了。 同样的，如果经验丰富的高级医生都要自己做这种事，医院的培养体系也算是崩溃了。 不过，马砚麟现在就有点崩溃。 他满脑子的心思，再顺着凌然的话，小心翼翼的道：“问题就在于这里，两人都不是运动员，只是普通人，却都知道祝-凌跟腱修补术，指明要您来做，并且只能是您做的祝-凌跟腱修补术。” 大部分的公立医院，在正规渠道下，都是不能指明某某医生做手术的。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医院搞改革，开出了点名费，给院内的知名医生挂上几百元不等价格。 现在的医院改革，其实都是在将潜规则变成明规则。 像是知名医院的医生，尤其是主任一级的医生，除非是托关系找人，否则，大都不在本院动手术了——多走两步路，就在隔壁的医院里做手术，即可得到数千元的飞刀费，在本院做手术，拿几百块钱的手术费，又是何苦来哉呢。 从医院的角度来说，点名费的逻辑多在此处。 但是，点名通常点到医生就行了，点名要求手术的种类，这是医院和医生没办法答应的。 一刀切下去，发现实际情况与影像资料以及预计不同怎么办？ 总不能解除麻醉叫醒了再来一通吧。 再者，祝-凌跟腱修补术对普通人来说太生僻了，再有名的手术，普通人知道都不容易，像是法络四联手术，任何一个医学生都是知道的，普通人知道的却很少。 凌然却没有多想，只道：“不是运动员的话，就不是很有必要做开放性的跟腱修补术，多大年纪？” 马砚麟道：“一位48岁，一位52岁。” 凌然咳咳两声，端起水来喝了一口，问：“他们做开放性跟腱修补术的理由是什么？” “病人坚持要做，而且说明不要做微创手术，主要是，其中一人说是认识记者什么的，如果咱们不肯做的话，就要曝光什么的。“ “曝光什么？” “拒绝病人？不尊重病人的意愿？”做完了两场手术的马砚麟，刚才接诊新来的病人的时候，头皮脑袋都是炸的。 就像是医院的其他治疗组那样，病人收入以后，管床医生就是病人的直接负责人了。在外科，除了手术以外的所有事情，可以说，都是由管床医生来负责的。 小到时间安排，大到开药划价，乃至于术后恢复，护理等级等等，凡是上级医生没有顾及的地方，都是管床医生来做的。 马砚麟向来是跟腱类病人的管床医生，经他手的病人，如今也有几百人了。 但是，刚刚接待的两名病人的要求，还是让马砚麟察觉到了麻烦和危险。 不用太多的联想，他的脑海中就跳出了孟杉的名字，偏偏马砚麟不好直接说出来。 马砚麟只能特意的提醒凌然：“两名病人都是从粤省来的，说是其他医生介绍的，却不肯说是哪位医生介绍的。我觉得他们说的话，可能也是哪位医生给教的，记者不记者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两人说的其实也没错。”凌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办公室内满满踱步。 他的办公室面积不大，但布置的很仔细，而且，因为经常有人帮他更换家具和摆设，所以，房间甚至能给人以新鲜感。 凌然现在写论文，思考手术，做术前准备和术后思考的时候，都喜欢慢悠悠的走两步，让血液流动起来，思维也会变的活跃。 马砚麟的目光随着凌然的活动，却变的有些呆滞：“没错？” “恩，我们是医生嘛，尊重病人的意愿，确实是应该优先考虑的。”凌然微微颔首，显然是赞同的。 马砚麟皱眉：“他们想的又不对，40多岁50岁的人了，做个开放性的手术，说不定就要多躺三四个月。他们肯定是被人蛊惑了。” “那你再去和他们谈。”凌然没有接触人，就放权给了马砚麟。 马砚麟出了门，一阵犹豫，也只能去找左慈典说话。 “你觉得是孟杉派人找茬？”左慈典一听就听出来了。 “我觉得有点像。”马砚麟猜测着，道：“咱们说归说，孟杉人家肯定是名医了，他要是给病人说些啥……” 左慈典摇头打断马砚麟的话，道：“孟杉总不能砍了病人的脚筋再给咱送过来，对吧。” 马砚麟失笑。 “你别笑，这事儿没法笑。”左慈典叹口气，道：“不管孟杉有没有参与吧，病人是真实的，这个才是核心。我觉得吧，咱们就先紧着病人好了。” 做了多年乡镇工作的左慈典知道，太多事情都是掰扯不清的。如果要将乡里的事掰扯清楚，谈到民国都是不够的，起码得论到清朝去。最重要的是，你掰扯清楚了，双方照样不会认。 眼前的事情，在左慈典看来，也是类似的。 看着年龄只有自己一半多点的马砚麟，左慈典的语气缓了些，道：“凌医生虽然不知道内里的情况，但他的决定是对的。咱们和病人再谈谈，如果人家真的是想做开放性手术，能做还是要做的。” 马砚麟不认：“恢复期多三个月往上，何必呢？” “人家也许就愿意呢。” “谁会愿意多三个月的恢复期。” “但跟腱的强度更大，这个没错吧。” “我问过了，俩人平时连健身房都不去的，要那么大的跟腱强度干什么？” “做什么是人家的事，这是价值观的问题。”左慈典叹了口气，又道：“有人做隆胸手术，也有人做缩胸手术，你这怎么说？” 马砚麟张嘴结舌，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戳中了他的痛点了。 “咱俩一起去见见病人，术前谈话不就是做这个的。”左慈典笑笑：“人家如果真的愿意用几个月的疼痛换一个强度更高的跟腱，我觉得也不是不能做祝凌跟腱修补术。” “那你不能有偏向。” “肯定啊，要有偏向，我也更赞成他们做微创。” “没想到咱们有一天还要想着推病人……孟杉这个人真是的……” 左慈典微笑：“谁让你推病人了，咱俩就做好分内事就好了。”看《大医凌然》会变帅，会变美，会诸事顺利！看《大医凌然》的男读者会变帅！ 看《大医凌然》的女读者会变美！ 看《大医凌然》的学生考试无往而不利！ 看《大医凌然》的上班族会升职加薪！ 看《大医凌然》，重症受控，轻症痊愈，健康不生病，做事有力气，办事顺风顺水！ 为什么？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汇集万千读者之愿力，祝福读者大大们事事顺心，快乐又安心。 一本书啊，它可以承载许多东西，又承载不了太多的东西。 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既是书的内容决定的，也是读者的喜好决定的。 在此，再向大家求一张月票。 所谓一虎势单，众鸟遮日…… 鸟豚展翅高飞，背对太阳，沐浴净毛，拜谢各位读者大大。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看《大医凌然》会变帅，会变美，会诸事顺利！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09章 收治 “你们别忽悠我了，我就问你们一件事，祝凌跟腱修补术，是不是你们凌医生做的最好的手术。”坐在床边的毛成文翘着腿，轻轻的抖动，让断裂的跟腱在小腿里晃荡着。 马砚麟毕竟年轻，望着患者的伤处，大腿根直跳。 左慈典瞅了马砚麟一眼，主动开口道想：“祝凌跟腱修补术确实是凌医生最有名的手术术式。” “我猜你也不能说不是。”毛成文呵呵的笑两声：“都是用他的姓做名字了，肯定是他做的最好的手术。” “但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呀。”左慈典就等着这句话呢，声音淡定的道：“采用合适的方式治疗适当的疾病，才是正确的，就像是你手指头有事，不需要找心脏科医生，对吧。” “我手指头没事，我脚筋断了，你们凌医生是看脚的吧。”毛成文说着，瞥了左慈典一眼，道：“你是怕我没钱还是怎么的？哎，你就说个数吧，别坑坑巴巴的。就直接说！” 左慈典望着毛成文笑笑，更加确定这位是从东科医院过来的了。 东科医院是外资私立医院，也就是出了名的贵的地方。 能负担得起东科医院的费用的，哪怕只是挂号费和检查费的病人，到云医这样的公立医院来，全额自费都没问题。 “这不是钱的事，是怎么给你合适的医疗服务的问题。”左慈典再拒绝了一次。 “你既然是讲服务，那你就让你们这个凌然凌医生，给我做祝凌跟腱修补术……是这个名字吧？”毛成文问旁边40多岁的病友。 病友只轻轻点了点头。 左慈典则是轻轻摇头：“我们医院的流程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是哪样的？”毛成文斜眼看左慈典。 左慈典失笑，道：“医院有医院的方式，您如果接受了检查和诊断，适合做祝凌跟腱修补术，我们就安排给您做，但如果不适合呢，我们是不会给您做的。” 气氛稍微有一点僵硬。 左慈典保持着微笑。 “怎么就算是合适了？”毛成文的语气，忽然降了下来。 左慈典道：“您要是运动员，有竞技的需要，考虑祝凌跟腱修补术就比较合适。再一个，您如果是体育爱好者，日后有高强度的跟腱的需求……” “我准备爬珠穆拉玛峰，这个算不算？”毛成文忽然来了一句。 左慈典愣了愣：“珠峰？” “对，我一直想怕珠峰的，不能做一个手术，就让我的梦想给断了吧。”毛成文说的颇为认真的样子。 左慈典这下子有些分辨不来了。 要说的话，最近些年，可是有不少企业家爬过珠峰的。自己爬上去的有，坐直升飞机上去的也有，据传被抬上去的也有，最重要的是，有的是比毛成文年纪大的登山者。 左慈典还真不能说毛成文的想法是错的。 也没有证明的必要。 “那你要知道，采用祝凌跟腱修补术的病人，需要的休息时间更长，创口更大……”左慈典一项项的介绍手术的利弊。 毛成文不耐烦的连连点头。 等左慈典说完了，毛成文问：“这样子行了吧，可以让我做你们这个好的手术了吧，你们公立医院就是麻烦，都不讲究服务的是吧？” “手术无所谓好坏……” “好滴好滴。那我就想做这个有名字的手术……” “我给你开几个检查单，你检查以后，咱们再看。”左慈典思来想去，人家的适应症还真是满足了。 这时候，旁边40多岁的病人一看，也举手道：“我也想爬珠峰。” “梦想都可以重叠？”左慈典无奈道。 “梦想是可以互相影响的嘛。”40病人说话抑扬顿挫的，又道：“我觉得登山不错，我要做祝凌跟腱修补术。” “行吧，我问问手术排期的。”左慈典没有再阻拦的意思了。 正常来说，他其实有权拒绝收治某些病人的，但他还是同意了下来，因为……凌然的病人本来就不够用。 回到办公室里，左慈典大致的汇报了情况。 凌然也不置可否。 病人意愿和医生的想法，往往都是不同的。求同存异算是较好的解决方案了。 再者说，祝凌跟腱修补术的后遗症再艰难，无非也就是多休息多注意的事，对方了解了情况，他就只要看病就行了。 “您计划着，什么时候给他们做手术……”左慈典多问了一句，免得随后被两人给问住了。 “就今天吧。”凌然看看时间，一会儿好像就有空。 左慈典“咦”的一声：“今天，这么快？” “这是跟腱断裂的手术，当然要做的快一些。”凌然自己说着就站了起来。 “片子还不一定都能冲洗出来。” “你去让影像科加急。” 左慈典只好乖乖的去了。 顺便，左慈典还通知了管床的医生。 很快，毛成文和他的病友，就都收到了消息。 “今天就做，那也太赶了。” “尽早进行跟腱修补，对跟腱断裂还是有一定积极性的。”左慈典心里不赞同，语气却是又变了过来。 毛成文大大咧咧的表情有些僵住了。 普通人做手术，总归是免不了要害怕的。 左慈典咳咳两声，道：“这两个名额是我专门要来的，你们如果不要的话，再排就不知道要排到哪一天了。” 毛成文和他的男闺蜜，总算是做出了决定。 叮嘱！ 道别！ 担忧！ 接着，两人还是上了手术台。 “刀。” “镊子！” “纱布。” 凌然敞开来做祝凌跟腱修补术，丝毫不受到术前谈话的影响，反而觉得有些酣畅。 比起职业运动员，两人的身体条件又有不同，跟腱状态更不相同。 所以，这也是凌然第一次做普通人的祝凌跟腱修补术。 凌然一边做，一边思考，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也觉得有许多可供补充的地方。 “凌医生，又有慕名而来的病人了，粤省的。”手术室门，被踩开来，就见吕文斌入内汇报。 “几个人？”凌然问。 “又是两名。” “照常收治就行了，搞不定找左慈典。”凌然头都不抬的吩咐着，手底下丝毫不乱，甚至有点小小的开心。第610章 送上门 云医谈话室。 空调的风轻轻的吹，有点热，有点燥，仿佛班主任的口气喷到了脖子上，好想一巴掌打过去…… 绿萝的叶子有点卷曲，像是熬了一夜的程序员似的，它还装模作样的掉了两片叶子，但是，作为一颗年轻的绿萝，仍然看不出掉落的叶子，是从哪里失去的，花篮里依旧显的很茂盛…… “你们的绿萝都萎了，该换掉了。”一名程序员模样的病人一脸的苦大仇深，转着轮椅进来，就观察着房间内的摆设，好像自己随时可以选择一样装饰，暴起干死一只蟑螂的样子。 “有搞这个公司的人在弄。”规培医尤宝科回答了一句，并翻出手里的病例，清清嗓子，道：“你的身体条件……” “蔫掉的绿萝最好还是处理了，早点处理比晚点处理好，人不是都说绿萝能吸甲醛吸什么的吗？它蔫掉了，说明什么？” “缺水？”尤宝科同志是学过生物的。 程序员模样的病人嗤之以鼻：“普通的植物可能是你说的这种情况，但绿萝这种植物不一样，绿萝是有灵性的，否则，你想它为什么要吸甲醛？绿萝就是植物中的工作犬，就像是缉毒犬那样子……” “你的跟腱现在是什么感觉？”尤宝科不想聊绿萝了。 程序员模样的病人却是意犹未尽的咂咂嘴，道：“疼呗。不过，我扛得住，比起掉头发，跟腱断裂算好的。” “你平时不运动吧……” “我运动不运动，都会掉头发的，你们怎么弄不明白，这是遗传，遗传知道吧……”程序员一下子生气了。 尤宝科懒得哄他，就冷眼看着他，等他冷静下来，才道：“平时不运动的病人，用不着做开放性的跟腱修补术。” “不是说，你们那个祝凌跟腱修补术，是做的最好的吗？” “但不适合你，就像我们不会给你用化疗药一样，对吧。”尤宝科尽可能的做着解释。 病人呵呵一笑：“其实你们用了，我也不怕，反正头发都开始掉了，到时候，还可以说是你们医院用错了药，再弄一笔索赔，然后辞职创业开公司，争取熬个三四年再倒闭，人生也就算是功德圆满了，最后拿赔剩下的钱开个茶店，或者水果店也可以……” 病人喃喃自语着，陷入了美好的幻想当中，如同日常加班的场景似的。 尤宝科眉头紧锁，缓缓道：“你不是运动员，不需要做开放性的跟腱修补术，微创手术对你的效果是相差不多的……” 作为一条规培医，尤宝科严格按照上级医生教给自己的话来说。 病人轻笑一声，像是大脑的某个程序被激活了似的，道：“我准备爬珠峰。” 尤宝科愣了一下。 “登山是运动吧，我这个年龄和工作性质，也能做吧。” “登山虽然是运动，但是……”尤宝科叹口气，道：“你以前都没爬过山吧，就为了脑子里这么一个想法，多受几个月的罪……” 病人摇头：“医生，我就是想做最好的手术，不能等到我退休了，想运动了，才发现跟腱不行了吧。” “手术没有好坏之分，跟腱等到你退休了，和现在的状况也不同了。”尤宝科徒劳的说着。 病人摇头：“总之，我要做有名字的那个，祝凌跟腱修补术，我要爬珠峰。” 尤宝科叹口气：“你以前爬过珠峰吗？” “没有。” “有爬过这种高山吗？” 病人迟疑几秒钟，道：“泰山。” “爬泰山这种，是用不着做开放性的跟腱修补术的。”尤宝科啪的一拍腿，乐呵呵的道：“你看，你不用做开放性的手术的，你都没有需求……” “我想爬珠峰。” “你想也没用。就你目前的运动状况，你也爬不上去，跟腱强一点弱一点都没区别……”尤宝科是有些较劲了。现在要是换左慈典过来，他说不定就给同意了。 病人也轴，道：“那我可以爬乔戈里峰。” 尤宝科迟疑了几秒钟：“你糊我的吧？” “乔戈里峰是世界第二高峰，你查手机。” “第二你也爬不上去。”尤宝科没查手机，坚持道：“别第一第二了，世界第20高峰，都和你没关系，你现在的身体条件，真的不适合做开放性的跟腱修补术，没必要……” “昆扬基什峰。” “啥？” “世界第21高峰，在巴基斯坦。” “你开玩笑的吧。”尤宝科这次不信了，拿出手机来，翻查起来。 一会儿，尤宝科疑惑的放下手机，看着病人，道：“你业余爱好是地理？” “神经病啊，哪里有人的业余爱好是地理的。”病人停顿了一下，道：“我之前做一个游戏，里面的核心玩法叫勇攀高峰，用山峰的高度代表胸部……明白吧？” 病人用手比了比，又道：“全球排名前100的高峰都是橙卡来着，玩家必须要付大价钱才能抽到……别说前100的高峰了，前1000的高峰我都知道不少，紫卡也是要花钱的好吧……” …… 翌日。 凌然伸着懒腰，打着哈欠，走出了手术室。 余媛跟在凌然身后，哈欠打的更大：“累死了，我知道做住院总挺累的，没想到，还能更累。” “累了就换班吧。我给你按一把。”凌然说着就拿出了酒精凝胶。 余媛乖乖的低下脖子。 凌然酒精凝胶一挤，手往她脖子上一搭，就像是拎狗似的，半拎半揪的，就给余媛推拿起来。 余媛眯着眼睛，只觉得脖子又酸又疼，脚下胡乱的跟着，口中道：“凌医生，不能来什么病人要做什么手术，就给做什么手术啊，跟腱修补术真是做的我想吐了。” 她没敢说祝凌跟腱修补术，但大家都能听得出来。 凌然捏着她的脖子，道：“不用，病人的要求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合理归合理，但咱们的跟腱修补术太浪费时间了也……” “做手术，怎么能叫浪费时间？”凌然的眼神都亮了起来。 相比30分钟的跟腱修补术，凌然当然更愿意做130分钟的。这就好像是玩游戏，能玩130分钟，为什么要玩30分钟的？ 余媛愣了愣，呸的一声，道：“我都忘记了，你看我胡说的……” “恩，有病人来看病是好事情嘛。”凌然脸上带着笑，又用手抓了抓，将余媛丢到了边上。 余媛左右活动活动，讶然道：“好像脖子都不怎么疼了。” 凌然“恩”的一声，道：“回去休息一晚上就好了，推拿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凌医生。”左慈典小跑着过来了。 “又有病人送过来？”凌然丝毫的惊讶都没有。 “这次是个肝癌的病人，73岁，高血压，糖尿病，酒精性脂肪肝……”左慈典报了一串的病史，道：“粤省来的。” “真坏啊。” “真过分啊。” “真好啊！” 众人齐齐开口，只是与凌然的“真好啊”的赞叹，完全冲突。 “凌医生？”左慈典脑袋都是闷的。 “去看看，我肝癌也能切。”凌然的脚步略微轻快了一些，比起跟腱修补，肝癌手术另有一番滋味。第611章 可用 肝癌并不是凌然喜欢的疾病类型，因此，凌然也一直没有主动的寻求肝癌手术。 就数量来说，肝内胆管结石的发病率，可比肝癌的发病率要低多了。 但是，当肝癌患者找上门来的时候，凌然也没有拒之门外的意思。 只不过，这名从粤省远道而来的病人，实在不能说是一名“好”病人。 高龄又有大量的基础疾病，在任何一个医院，都属于棘手的案例。 当然，若只是肝脏的原发性癌症的话，凌然也有能力处理。 假设蔓延到胆囊，凌然也有办法，再远的话，就超出能力范围了。 凌然决定先见一见病人。 这也是他比较少有的做法。 许多外科医生都不喜欢见病人，各有原因，而凌然不喜欢见病人，是纯粹的不喜欢社交。 但是，如果确有需要，凌然也还是愿意见一见的。 戚玉泉一家人都出现在了特需楼的单人套房中，除了老人戚玉泉之外，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兄弟及子女，两个姐妹及子女，以及一票的孙子孙女…… “凌医生，这个老爷子要么有钱，要么有权，您有啥就说啥，但是得收着点。”左慈典跟着凌然，用医生和出身镇卫生所的干部思维，小声的提醒凌然。 就他平日里所见，大部分家庭的老人得病的时候，子女到全是比较常见的，兄弟姐妹全来的，就比较少见了，孙子孙女和儿媳女婿也都到全，那就艰难了。 尤其是一看就是叛逆期的少男少女，即使父母要求，恐怕也不一定会听从，再加上少年人的学习生活都很繁忙，想要将他们聚集起来，再安安静静的，非得是有一股大家长的气势和财力方可。 凌然也不知道有进去，只是点点头，就坐到了戚玉泉老人的对面。 “凌医生这么年轻啊。”73岁的戚玉泉老人望着凌然，就像是看小孙子似的。 没有贬义，就是怎么看怎么觉得他年轻的过分。 戚玉泉稍稍有些失望，叹口气，道：“小孟给我介绍的时候，说你做肝这边的手术，做的是极好的，恩……凌医生做过多少次肝癌的手术？” “我们医生说肝癌手术的时候，通常是说肝切除。凌医生做了超过500例了，在云医都是顶尖的水准。”左慈典代为回答了。 “500例就算多想了啊。”戚玉泉的兄弟不由来了一句。 戚玉泉瞥了一眼：“这样的问题，先找人问清楚了，再说出来。” “哦，是。”60多岁的弟弟，乖巧的像猫儿似的。 “我听说凌医生给梅老也做过手术？”戚玉泉毫不意外的拿出了这个例子来。 凌然笑笑没说话。 戚玉泉也笑笑，道：“凌医生你也看出来了，我比普通人要有钱些，得的病却不是拿钱就能治好的，还要请你多费心。” 悄无声息间，他就将主动权拿到了自己手里。 凌然正要回答，左慈典咳咳两声，道：“凌医生，我这边有点事……” 说着，左慈典就将凌然拉出了房间。 戚玉泉刚才的话，算是坐实了孟杉送病人过来的事实。 由此，则带给了左慈典更多的联想——如果说，之前几例跟腱断裂的患者，还可以用普通来形容的话，眼前这位，就明显有点与众不同了。 首先一点，人家是住得起特需楼套间的病人。 而这种病人，向来是私立医院最喜欢的类型。孟杉许是认识老人，或者他的家人，因此，虽然孟杉自己不做肝切除，还是能够影响到老人的就医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孟杉没有将这位戚玉泉老人推荐给相熟的医生，而是推荐给凌然，说明什么？说明病情极其复杂了。 孟杉此前送来的几名病人，都是不适合他的东科医院的病人，简单来说，就是不太有钱，又没什么名气的病人，有可能只是在私立医院挂号，但不太可能支付得起私立医院的全程费用的病人。 对普通的民营私立医院来说。这样的病人或许都要想办法留下来的，可对孟杉这样的知名运动医学专家来说，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打发到凌然这里来，或许存着一丝找麻烦的心态，或许是一种另类的歧视——左慈典此前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眼前的病人，就可能是纯粹的坑了。 73岁的老头子，不管得什么病都可以是很复杂的。 肝癌这样的病症，稍微出现一点意料之外的情景，病人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来了。到时候，又会是什么样一个结果？ 左慈典越想越是担忧，不由对凌然道：“凌医生，你之前不是也不爱做癌症吗？这个病人年龄大，基础疾病多，就别收了，我去给他们解释解释。” 凌然果断摇头：“正因为病人年龄大，基础疾病多，所以，我才想给他做手术的。” “啥意思？” “肝癌手术的五年生存率比较低，复发的概率也高，但是，以戚玉泉的年龄，只要手术做的好，那对他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会有极大的提高，也许比不上治愈，但也相差不多了。”凌然给出的答案，完全出乎左慈典的预料。 当然，左慈典也没打算预料就是了。 两个人里，如果左慈典是主任的话，他多半是要叫停给戚玉泉的手术的，偏偏凌然是他的上级医生。 左慈典只能无奈的道：“凌医生，那你有没有想过，病人身上可能有其他的疾病，很容易就崩掉了。” “说的也是，这是一个大麻烦。”凌然这么说着，却没有当回事，主要是他的肝切除的技能等级太高了，完美级的肝切除，用于肝癌的话，效果只会更好。 “所以我说……” 凌然摆摆手，不再听左慈典的劝说，转而走回到房内，让戚玉泉躺下，做了个体格检查。 “收下吧。”凌然跟戚玉泉又聊了几句，就对左慈典吩咐了一句。 从他的体格检查的判断，以及PET等影像片来说，戚玉泉的癌细胞应当是还没有扩散。 不过，就算是扩散了，凌然也有信心，能提高病人的生存率，大不了，就是找其他专业的医生，一起合作。 对一名73岁的老人来说，提高生存率，已经是非常实际的效果了。 等回到办公室里，凌然更是召出了虚拟人的技能，模拟了一份戚玉泉的身体出来。 既然要做，就要做好！ 凌然关好办公室的门，就呼出了虚拟的手术刀，一刀将虚拟版的戚玉泉划开一个大口子。 “唔……还真是挺特别的。”凌然一边用虚拟人练手，一边暗暗点头。第611章 范围 戚玉泉的肝癌属于早期发现，本人没有丝毫的症状和感觉，就形态大小来说，是情况较好的小肝癌（直径小于5厘米）。 按指南来说，这样的小肝癌也是治疗效果最好的。 戚玉泉按时体检的好习惯，或者说，好收入带来了一定的回报。 但是，从凌然剖开的虚拟人的状况来看，戚玉泉的运气就不怎么样了。 肝癌细胞早期侵犯门静脉的，大约是一半左右的概率，戚玉泉中了。侵犯周围肝组织的，大约一半概率，戚玉泉中了、出现卫星灶的，大约是4成左右的概率，戚玉泉也中了。 综合来说，戚玉泉是小肝癌患者中最倒霉的百分之十。 再加上他的年龄和基础疾病，戚玉泉别说想要得到一个良好的预后了，想要切干净被癌细胞侵犯的肝组织，然后顺利的走下手术台，都颇为困难。 凌然在虚拟人身上大略的剖了剖，确认了癌症的范围，就很快的结束了第一次的尝试。 系统在泛着蓝光的人体消失前，显示出一行字： “虚拟人”（大师级）——剩余3小时52分。 光是为了剖出癌症的大致范围，凌然就剖了5分钟。 凌然暗自摇头，自己还是有点太规矩了，按照解剖大体老师的方式做虚拟人的解剖，平白浪费了一些时间。 “左医生，把戚玉泉的检查资料都送过来吧。”凌然没有再启用虚拟人，而是决定先看看资料。 戚玉泉在私立医院里，已经做了相当全面的检查，从简单的x光，到ct，再到普通人会觉得昂贵的PET，以及各种生化，Child-Pugh的肝功能分级，吲哚菁绿的滞留率等等，也都齐全的做了一遍。 不管是不是为了赚钱，私立医院的这一套，倒是很有利于描述戚玉泉的身体状况——对于资深的外科医生，或者会做外科的资深内科医生来说，通过所有影像资料和生化报告，就应该在脑海中构建出戚玉泉腹腔内的状况了：癌细胞的大致范围，受侵犯组织目前的状况…… 再深入一点的话，还可以猜测癌细胞的分化速度，组织受侵犯的可能性等等。 不过，对凌然这样的年轻外科医生来说，想通过非直观的方式，做到其中的一半，都是非常有难度的。 事实上，即使到了云医肝胆外科的主任贺远征的程度，也会忽略掉许多的指征。 京城的大拿，如冯教授那样的，仔细研究的话，或许能研究出来……这里倒是体现出私立医院的好处了，他们有的是时间和医患比，来仔细的研究病人的状况。 一个人不够，几个人，几个人不够，再请外援……请外援是最主要的，公立医院放不开手请外援，私立医院就太随意了，他们经常给公立医院的主任们开出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的年薪，时时上供，为的就是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请教。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病人的片子送去做一次“会诊”，医院没有多少成本，病人却得掏出大几万元的开销，倒是体现相当不错。 只不过，当一切检查完成以后，真的要是结果不好，遇到了棘手案例，私立医院还是会毫不犹豫的将病人推出门——转诊去公立医院，说不定还能再赚一笔。 危险性小的病例，无论有多麻烦和复杂，私立医院都不嫌弃的，给钱就行。 危险性大的病例，私立医院就会挑三拣四了。 哪怕如戚玉泉这样的有钱人，最终也是被孟杉当导弹一样的，发射到了云医来。 到了这种时候，给戚玉泉做的各种检查，反而变成了推他出门的动力。 凌然如果水平不够，又找不到外援，那在戚玉泉这例复杂手术中，就很容易出错了。 事实上，戚玉泉的病例，是送到了京城，找到了牛人才得出的最终结论，而以肝胆外科水平较弱的云医来说，凌然院内会诊都找不到厉害的外援。 他就是云医肝胆外科的最强人了。 就此项来说，孟杉这一招，也算是戳到了痛点。 “凌医生，真要要给戚玉泉做手术？”左慈典亲自送来了资料。递给凌然的时候，他还是满腹的担忧。 左慈典不知道戚玉泉的病情如何的复杂，但是，考虑到孟杉的存在。他就不觉得安心。 凌然“恩”的一声，道：“戚玉泉的情况确实复杂，但在可控范围内。” 左慈典不相信“可控”这种事，又劝道：“凌医生，您如果想做肝癌的手术，从肝胆外科里抢人就是了，何必收别有用心的医生送来的病人。” “病人本身又没有错。”凌然停顿了一下，道：“这个病人的肝癌，正好是我能处理的。组里的病床也有空，手术室也没有满员，没有理由将人拒之门外……” 左慈典心道，“危险”就是将人拒之门外的理由啊。 但是，他现在熟悉了凌然，知道这样说服不了凌然，只能从医学的角度道：“您以前都不做肝癌手术的，现在做的话，能有几成把握呢。” “这个病人，戚玉泉，恐怕很难找到比我更合适的医生了。”凌然回答的非常肯定。 左慈典顿时无言以对。 他甚至小心的看了看后面，免得被人听去了。 “您这么自信……”左慈典又是无奈，又是佩服。 凌然肯定的点头。 要是没有虚拟人的技能，凌然很可能是不会收下戚玉泉的，至少不会立刻收下他。 如果收治了病人，不能给予良好治疗的话，那从凌然的角度来看，收治病人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尤其是戚玉泉这样的肝癌患者，正常情况下，他的生存期至少还有一年，甚至还能更久，用医生的保守语说的话，也要说到6个月以上。 但如果手术失败的话，当场下不了手术台的可能有，化疗三四个月，彻底摧毁病人的免疫系统以至于病人死亡的可能性也有…… 在这方面，优秀的外科医生和普通的外科医生之间的差距，可能是5年以上的寿命，顶尖的外科医生和普通的外科医生之间，则可能扩大到十年甚至更久。 如果没有虚拟人的话，凌然有把握做到优秀，但能不能做到顶尖就难说了。那样的话，凌然宁愿将病人介绍给贺远征——自从凌然开始做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以后，贺远征就慢慢偏向于肝癌系的外科手术了，倒也能做得优秀。 或者，再让戚玉泉前往京城就医，想必以他的条件，也能得到很不错的治疗。 但是，有了虚拟人的帮助，凌然不止是信心大增了，事实上，他也是实力大增了。 他原本就是大师级的肝切除术，对付非癌的肝组织，成功率高的怕人，预后也是强的不行，可以说是国内少有对手了。 对于肝癌，凌然虽然不能偷天改命，将癌症彻底治愈，但是，对于年龄已经73岁的戚玉泉来说，他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消灭癌症，而是两个有点矛盾的要求：第一，尽可能切干净被癌细胞侵染的组织；第二，尽可能少切组织。 他的年龄和身体条件，注定了不能承受大范围的切除。 偏偏他的癌细胞的扩散范围又广，这样的病人，可以说是非常难处理的了。 但是，借助虚拟人的话，凌然却又能多三分自信。 若是一切顺利，凌然估计，自己应该能给戚玉泉延寿10年左右，而且是比较有生活质量的十年时间。 戚玉泉已经73岁，若能高质量的活到83岁，那么，癌症对他的影响，已经可以说是极小了。就医疗效果来说，怕是与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相当。 这样的癌症手术，正是凌然喜欢的癌症手术。今天缓一下吧紧赶着写，感觉不是太让人满意，今天随便查查资料，半天时间就过去了，缓一下吧😊《大医凌然》今天缓一下吧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13章 最好用法 凌然看了一遍戚玉泉的片子，再扫了一遍他的生化报告，闭眼思考瞬间，再唤出了虚拟人。 凌然起身，耸耸肩，活动活动筋骨，顺便用推拿法按摩按摩自己的脖子。 紧接着，他的面前就平躺出了一具戚玉泉的虚拟人，并泛出蓝汪汪的光，然后，光芒渐渐变淡。 凌然脑海中一个念头，再伸手一抹，就有一把长4号刀柄落入他的手中，说时迟那是快，只见凌然不等光芒散去，一刀划了下去，就给了患者一个50厘米长的L型大切口，而且是直接深部切入，不管分层的。 正常的手术切开，都要将筋膜脂肪和皮肤等等，有意识的分层出来，以方便缝合，凌然现在面对的是虚拟人，却不需要缝合了。 凌然自然就选择了节省时间的方案，就连现在的切口，也是绝对的超标切口。 现在做肝癌手术，医生们都恨不得切个几厘米的小切口出来，以利于术后恢复，但在手术过程中，小切口产生的障碍自不必说。 50厘米的长切口，都有半米长了，其他医生要是见到了，非得羡慕死不可。 凌然伸手入内，先是一把将肝脏给捞了出来，再仔细看周围。 肉眼所见，没有看到大块的癌组织，不过，这样的判断并不全面，癌细胞的入侵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为了减少复发的可能，外科医生们通常会将病灶周围三五厘米的正常组织都切除掉。 对戚玉泉这样的年龄的病人来说，多切五厘米甚至三厘米，都可能是致命的。 就他的身体状态来说，超量切除的结果，可能是在icu里痛苦数月，然后肝脏衰竭而死，运气好的话，身体兴许可以代偿的过来，但是，会否诱发出其他的疾病又很难说，可以确定的是，寿命一定会缩短，生活质量更将大大的降低。 凌然挥了挥手，结束了这一轮的虚拟人的使用。 接着，凌然打开戚玉泉的磁共振片，细细的阅读起来。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对凌然来说，磁共振片也是一样的。 戚玉泉通过私立医院拍的磁共振片，好处是可以带着原片到不同的医院来问诊。 磁共振的原片，并不是医院给病人的那一张影像片，而是存在电脑里的上千张影像片，懂得磁共振读片的医生，能够通过它们看出大量的信息来。 不过，也是因为许多医院的磁共振数据互不相通，为了赚钱，又没有打通的动力，加上医院医生之间互不信任，病人才需要换一个医院，就重拍一次片。 戚玉泉则是省下了这个过程。私立医院给他准备好了全套的磁共振的原片，而且是主磁场强度较高的3.0t的版本，清晰度也较常见1.5t和0.5t的要清晰的多——云医也只有一台3.0t的核磁共振仪，平时排队排的满满的，不想等的医生们，也不会有3.0的不看，强行让拍1.5t的。 “系统，再给我新模拟一个戚玉泉的。”凌然也不知道怎么操纵虚拟人的功能，索性就用语言表达。 系统也没什么磕绊的就给出了一个新的戚玉泉。 凌然再次野蛮的将之剖开来，再找到肉眼可辨的病灶，稍往外一点，要了手术刀，切下了一块肝。 虚拟人的腹腔内，呲呲的冒着血，像是个小喷泉式的，很快就将腹腔溢满了。 凌然根本就没有提前做止血等方面的操作。 “抽吸。”凌然隔空说了一句，就见真的有抽吸设备出现了，于是立即问：“有没有显微镜？还有病理检查的设备，显微镜，载玻片什么的。” 蓝光闪烁中，系统一言不发的给凌然身侧，再次模拟出了一套病理检查的设备，其中就有凌然所要的显微镜、载玻片等物。 “可以。”凌然给了一个小赞扬。 接着，凌然将切下来的肝，在外围薄薄的切了一片，放入载玻片中，再递上药剂，就放入显微镜下观察起来。 他是在寻找癌细胞，以及癌细胞组织的边界。 如果显微镜里显露出来的是边界清晰的癌细胞组织，那说明癌变组织已经被切干净了。反之，边界不清晰，则说明癌变组织尚存，扩散的更远，还需要切的更多一些。 这种病理配合外科的做法，在许多医院都渐渐推崇开来，其好处也很明显，通过观察细胞边界的方法，能够尽量少的切除正常组织的同时，切除癌组织。 但是，在现实操作中，病理科送检是需要时间的，而且，经常会遇到两次送检，三次送检，仍然找不到清晰边界的情况——以前的外科医生多切三五厘米也不是闲得慌，那就是因为癌细胞的浸润能力，往往就会到三四厘米的程度。 而采用病理送检的模式，争的其实就是一两厘米的宽度。 但是，肝癌手术，采用这样的模式的极少。 送检期间，病人可是敞着腹腔等待呢，若是切个肠子什么的，病人也等得住，肝脏手术，就往往没有这么便宜了。 不管是阻断肝门还是哪里，肝脏缺血状态下的安全时间，也就是1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的话，还不如多切个三厘米呢。这样一来，送检的次数有限，预后也不好，病例送检就变成脱裤子放气了。 凌然也没把握，在手术中一两次就能切干净被癌细胞浸润的组织，再者，戚玉泉还有卫星灶，切除面积更大更复杂了，采用常规模式，根本没办法采用病例送检的模式。 而不采用这种方式，愣切的话，戚玉泉的身体又明显受不了。 这也是孟杉将人转诊过来的原因之一。 戚玉泉的肝癌依旧是早中期的水平，可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却是晚期了，两相叠加，令手术方案无法制定。 除非，像是凌然这样，采用虚拟人。 凌然在虚拟人的状态下，可以随意的切除肝脏，再确定癌变组织的边界，甚至，凌然可以在术前再最后确认癌变组织的发展，比核磁共振或者PET检查，不知道准确多少倍。 凌然觉得，这就是虚拟人最好的用法了。 没有之一。 不接受反驳！ “左慈典，给戚玉泉做术前准备，让戚玉泉本人和家属签同意书……”凌然大略的做了一通检查，确认方案可用，就结束了虚拟人状态。 至此，虚拟人尚余3小时21分钟。 接到电话的左慈典则倍感不安，问：“真的要给戚玉泉做手术？老爷子73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来……” “手术方案是最有利于该病人的，你要向病人和家属说明。”凌然打断了左慈典的话，同时说明了自己的态度。 傲慢，或者说，一意孤行是外科医生的标签，前怕狼后怕虎的医生，是做不好外科的。 左慈典听着凌然的语气，就知道自己无力说服他。 左慈典挂掉电话，犹豫再三，也还是拨通了霍从军的电话，简单说明以后，左慈典才磨磨蹭蹭的前往特需楼，向戚玉泉及其家属做术前谈话去了。 医院的特需楼，向来露的像是渔网似的，左慈典进到病房，说出“手术”两个字的时候，消息就扩散了出去。 特需楼的医护人员，可比急诊科的闲多了。 …… 。m.第614章 观摩会 “我就知道，凌然这样的年轻人，一点点刺激都是受不了的。”孟杉在跑步机上快速的摆臂，笑的像是个无比努力才将体重控制在79.5公斤的孩子。 270度的海景大办公室里，年轻的助理西装革履，手里抱着文件和资料，低声向着跑步机上的孟杉汇报：“云医的急诊中心和肝胆外科，有搞观摩手术，请了昌西本地的肝胆外科的一些专家过来看。” 孟杉“哼”的一声，目视前方，轻声喘气，不服气又不得不服气的道：“肝胆外科这一块，昌西省本来就不强，凌然异军突起，又有云医的背景，算是把省内的资源给吃透了。他们别说搞肝切除的观摩会了，搞BBQ，昌西的肝胆外科的医生，也得过去捧场。” 年轻助理面无表情，孟杉可以赞别的医生，他要是跟着赞的话，说不定就变成前助理了。 “就现场观摩，还是可以网上看？”孟杉忽然问了一句。 “我们可以看。”助理道：“云利医药给搞了一套系统，只有符合资质的医疗机构可以接入信号，不要钱，信号还很清晰。” “云利搞的这个系统还挺厉害的。”孟杉“恩”的一声，道：“你把时间腾出来，我到时候看一看。” 助理应了一声，见孟杉重新调快了跑步机的速度，就默默的退出了办公室。 孟杉又跑了两步，感觉没意思了，使劲一按跑步机的停止键，就缓缓放慢了速度，从跑步变成了步行的样子。 孟杉盯着眼前有点浑浊的大海，陷入了沉思。 他不相信凌然能做好那个老头子的肝癌切除。 戚玉泉的病例，他是仔仔细细的研究了一遍两遍以后，又请了省外的专家来，会诊出了不可手术的结论以后，才诱其前往云医的。 但凡有个两三成的可能性，孟杉都会介绍认识的医生来开飞刀，完全没必要丢给凌然。 在私立医院里看病兼做手术，病人少说能贡献出上百万元的利润——国内最强的院士开飞刀，一场也就是七斌和左慈典三名正牌的住院医，早早的就在病房里忙碌起来，将各种器械备件，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窝在办公室里，切割虚拟人的凌然没有提前来，使得手术室里的气氛趋于轻松。 “这两个就是凌然带的医生了。” “两个都是男医生啊，不是说凌然经常带一个挺会说话的女医生吗？我们医院还请过他们一次。” “没见到，那个女医生据说有点见首不见尾的意思。” 同一个手术室里的余媛听得到他们说话，不由踮起脚，从手术台的后方，露出了脑袋。 “凌医生来了。” “凌医生辛苦了。” “凌医生真帅。” 医生们纷纷转头，给常来飞刀的凌然医生打着招呼。第615章 现场 现场的位置有限，以至于霍从军也到了示教室中，并让云利的医药代表，将信号给接了进来。 云医自己的示教室，用的信号竟然是医药公司外送的，霍从军也是有点无可奈何。 不过，霍从军今天的关注点，还是落在了凌然身上，对信号程序什么的，已经顾忌不上了。 “霍主任来了。”肝胆外科的贺远征来的更早，似笑非笑的跟霍从军打了个招呼。 他是在给霍从军挂脸色呢。 不挂不行了，要说凌然以前就做个肝内胆管结石的肝切除，急诊肝切除，贺远征也就忍了，毕竟，切肝的手术多了，最主要的还是肝癌…… 然后，凌然这就开始做肝癌了。 再不挂脸色，贺远征怕自己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肝胆外科主任，以后要变成胆外科主任了。 天可怜见，他自己的胆儿就不大。 “贺主任来了。”霍从军见到贺远征，脸色都不带变化的，更别想从他的脸上，看到丝毫的羞愧。 想当年，霍从军在某医学会议上，将某医生碰的梨花带雨，他都没有丝毫羞愧，说是某医学会议，是因为次数太多，他记不清了。 对贺远征这样的小科室的小主任，霍从军更不会太给面子。再者，在霍从军看来，云医的肝胆外科和胆外科，也没有多少区别，原本就只有贺远征做的肝脏手术还像点样子，现如今，贺远征的肝脏手术并没少做，无非是做凌然剩下的罢了。 贺远征小心的观察了一下霍从军的表情，再露出一个关心的笑容：“73岁且有多种基础疾病的肝癌患者，给这样的病人做手术，霍主任都不担心吗？” “要是不担心，我就不来了。”霍从军丝毫没有自家科室的人，跨专业做人家的手术，然后被抓包的尴尬，而是带着指点的语气，道：“既然都已经决定给这个病人做手术了，那就不如大方点，搞个观摩手术，成功了学习经验，失败了也学习经验，对吧。” 霍从军还真不怕凌然失败。当然，最好还是成功，但是，做外科医生的，有几个是从未失败过的？ 凌然目前在全省范围内做肝切除的飞刀，只要失败了，分分钟传遍全省。 与其让其他外科医生暗戳戳的猜测失败的原因，不如大明大方的让大家来参观，来观摩。成功了最好，不能成功的话…… 霍从军相信，凌然的技术，还是会让人印象深刻的。 事实上，就凌然目前掌握的肝切除技术，掌握的止血技术，掌握的心肺复苏的技术，一个病人想顺顺当当的死在他面前，都不容易。 “开始吧。”屏幕里，传出凌然的声音。 包括示教室里的参观者，说话的声音都小了。 “都不要演讲几句吗？”这是很少看凌然做手术的，一半属于路过的本院医生。 “你什么时候见凌然给你演讲的。”这是经常看凌然做手术，特意前来的本院医生。 “凌医生要是演讲就好了呢。”女的。 手术室。 凌然一秒钟都没耽搁的开始了手术。 他刚刚在休息室里，用了28分钟的时间，确定了戚玉泉的癌细胞的浸润范围，以至于虚拟人的可用时间，降低到了2小时52分钟。 考虑到癌细胞的快速扩张能力，凌然不想再多耽搁时间，以至于肿瘤边缘外移。 来自省内各地的医生，自动自觉的闭嘴观看。 高阶医生们其实比小医生们，更珍惜示范手术之类的学习机会，因为与普通人下意识的想法不同，高阶医生们其实很缺乏学习的时间和机会。 小医生们在主刀以前，虽然经常被上级医生屌，但他们有什么疑问的话，上级医生多数都会回答的，做错了什么，更是会被上级医生屌的生活不能自理，以至于轻轻松松的就刻入了生命的烙印中。 但是，一旦小医生执刀了，上级医生就会变的相对客气，这时候，主刀的小医生再想学到新技术，就相对困难了。 总的来说，一个医院屌人的医生越多，下级医生成长的才会越快，而当一个医生成长到了无人屌他的程度的时候，他的成长就要全靠自己了。 像是云医的贺远征，在遇到凌然以前，他的技术提升就很慢了。 相应的，京城某些大牛坐镇的科室，能够不断的产出牛人，也是因为有更牛们的俯视。 大部分人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尤其是地方医院的医生们，做到主治副高的时候，就要全靠自己了。 邀请飞刀或者观察高级医生的示范手术，对他们来说，就是难得的学习时光。 凌然能用短短的一年时间，飞刀出偌大的名声，既是因为他的技术，也是因为他的性格——当一个人的技术牛的不行的时候，他的严厉，都会被看做是严厉的爱。 “拉开点，首先做肝门解剖。”凌然的手术进度很快，并随时提醒助手们进度，以及下一步的步骤。 73岁的病人，不用多做检查也知道，手术耐受力肯定是不强的，考虑到肝脏切除的时候做病理检查，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凌然就要极力压缩前序时间。 余媛用力拉钩，像是一头叼着肉的小豹子似的，只有脑袋从树后面露出来。 没办法，凌然的身材太高，而手术台是按照主刀的身材来决定高度的。 所以，当助手和主刀的身材相差较大的时候，经常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职业病，比如个子低的助手经常脖子疼，而个子高的助手经常会变的佝偻且腰痛。 作为一助的吕文斌身量较高，但也不觉得轻松。他手忙脚乱的跟着凌然的操作，将肝的左动脉，以及门静脉左支离断，以防一会操作的时候，肿瘤细胞溢出来，从门静脉系统，窜入右侧肝脏系统。 与此同时，凌然不停的发出提醒： “保护好门静脉壁。” “别碰尾叶。” “注意线结……” 吕文斌忙的头上见汗，也只有护士给他擦汗的时候，吕文斌才能稍休几秒钟。 手术室里的众医看着吕文斌，又好笑又羡慕。 这里许多人，都有在手术中给凌然做配合的经历，并且都学到了不少——他们请凌然飞刀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学习，或者叫偷师。 但是，没人能像是吕文斌这样，学的如此系统。 就眼前这样的手术，手术室里有一半人都是没资格主刀的，73岁老爷子的肝，有几个医生敢碰的。 偏偏吕文斌技术差，却依旧有机会参与，这是京城的委属医院都难有的经验。 “现在处理左静脉，休息十五秒钟，集中精力。”凌然有着自己的节奏，同时也关注着助手们的状态。 肝左静脉与下腔静脉的距离非常近，一个不好就要出事，这种时候，光是提醒或者叱喝是不足够的，必须得有意识的调整好助手的状态。 大师级的肝切除术，还做不到面面俱到，采用何种策略，或者说，怎么在手术中进行妥协，就很重要了。 没有精通以上的助手，那就多加提醒，并在关键时候给助手们喘息之机。 凌然自己也趁机观察着肝脏，他也需要时间，来决定肝断面的对缝方式。 “继续。”凌然抬头看了眼时间，再次埋头操作。 不像是他在虚拟人身上的粗糙操作，给真人做肝切除的时候，被切除部分以外的处理，才是最花费时间的。 像是肝切口，就必须要提前设计好，根据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决定。 凌然今天采用的是唇角，用专业的说法，就是唇形切肝法，为此，他必须充分游离韧带，然后严密闭合肝断面，再牵提肝脏起来，继而进行切肝操作…… 因此，切肝的范围，其实在闭合肝断面的那一刻，就要做出决定了。 若是切错了，就得重复上一步，于是浪费更多更多的时间。 于是，当凌然开始闭合肝断面的时候，众人不由的发出惊叹声。 “只切这么短？” “不够吧。” “也只能切这么多了，再多病人要受不了的，七十三了。” “病人不耐受就不要做了么，切这么少，几个月就复发起来，要了命的。” 左慈典清清嗓子：咳咳。 手术室里，登时鸦雀无声。 接着，凌然毫不犹豫的开始切肝。 “送病理科，确定癌细胞边界。”凌然说着，将切除下来的肝脏组织，小心的夹入瓶中，再看着瓶子被装入保温箱。 小护士王佳提起箱子，飞快的跑向病理科。 手术室里的医生们，再也忍不住了，窃窃私语起来。第616章 送检 “凌医生，就切这么多吗？”武新市一院的刘慈山是专攻肝胆的副主任医师。当然，在接触到凌然以前，他基本是不敢切肝的，主要还是做胆囊类的手术，再围着肝做点文章。 长期邀请凌然做肝切除手术的结果，就是刘慈山等人的能力直线升级，现在已经可以直接主刀做点肝脏的小手术了，不过，还是要请凌然来坐镇才行，否则，一旦出现意外，从武新市送病人到云医可就有些来不及了。 以凌然的性格，即使是收了钱做指导手术，也是有什么说什么，尽管开始容易惹的人不开心，但是习惯了……刘慈山等人就习惯不开心了。 刘慈山跟凌然在一个手术室里，也是习惯了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 作为一名奔五的副高，他也是有一颗想要治愈肝癌的心的。 凌然同样是回答的很直接：“尽可能切小一点，有利于术后的恢复。” 刘慈山不适应的道：“但是……这样切不干净吧。” “等送检的结果再看。” 刘慈山怀疑自己听错了，不由追问：“如果送检的结果显示没切干净的话，怎么办？” “那就再切一点，然后再检查。” “如果还没切干净呢。” “那就多切一些，结束手术。”凌然的头脑清醒，如果两次都没切干净的话，再强挺着脖子多保留器官就是搞笑了。 不过，今天的病人要是切的肝脏多了，能不能再醒过来都是问题，于是，这又转变成了一个两难的矛盾。 要说的话，东科的孟杉将人送过来，是真真选了个好病例。 做好了，医院发奖金，做差了，医院发退职金，妥妥的。 手术室里的医生们，则是面面相觑。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凌然的态度，可就显的有些随意了，或者说，又变的过于郑重其事。 刘慈山小声道：“肝癌切除的话，通常没有那么长时间等待送检结果吧。我的意思是，等一次或者两次可以，等三次的话，是不是太久了？” 肝脏缺血的时间，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算是比较正常的，而三次检验报告，花费的时间就得一个小时了，更不要说，肝脏的切除还极其复杂，每次止血缝合什么的，还要浪费掉大量的时间。 凌然道：“第三次是留出来的底线，正常来说，第二次切除就应该能有确定的结果了。” “我没听懂。”刘慈山明显是被教育过的，否则的话，他是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没听懂三个字的。 现在属于手术间隙，医生们都扎着手，等待检验科的报告中，凌然干脆讲起手术内容来：“患者戚玉泉现年73岁，肝脏功能较弱，做保肝处理后，多项指标也仅仅处于及格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尽可能少的切除他的组织器官。同时，又要尽可能切干净，因为患者同样不耐受化疗。所以，根据送检结果，最小化的切除肝脏是唯一方案。” 患癌组织如果能切干净，就不太需要化疗，最多是一两次低剂量的预防性的化疗手术。 但是，如果患癌组织不能切除干净，那化疗的频率和强度就不是一个概念了。凌然并不认为戚玉泉能挺得过来。 其他医院的医生们满脸的犹豫，他们肚子有无数的话可以说，只是没好意思说出来。 “因为这样的病人，根本不适合做手术呀。” 东科的会议室里，也有一群医生坐在一起，看的笑出声来。 “鲍教授说的对。”孟杉随口说了一句。 坐在他对侧的鲍教授，就是最早检查戚玉泉的医生。不过，与孟杉不同，鲍教授依旧在公立医院里任职，只是有病人了，才到私立的东科来赚点体己钱。 私立医院的医生大部分如此，给普通人在公立医院看病，给有钱人在私立医院看病，给有权人在特需楼看病，可以说是非常社会了。 鲍教授自己是普外出身的专家，此时看着屏幕里的手术影像，道：“这个戚玉泉家里面是有矿的，真的有矿那种，所以，生病了以后，寻医问药了好几个医院的，如果美国的医院，敢给他做手术的话，他就去美国了，哪里需要找到云华的医院去。” “美国的医生也不敢给他做手术的。” “没有办法做的嘛。癌症这种东西，有的是可以做手术的，有的就是做不了，你能怎么办呢。”鲍教授语气淡定的道：“年轻人总是觉得自己能行能行。其实呀，有些事情要说不行，才是真的能行。” “鲍教授说的对。”孟杉对这些兼职教授，基本都是捧着的态度。 兼职教授是按工作量收钱的，在私立医院这种地方，工作量原本就高不了，所以对他们非得态度好一点，才能留住人来。 当然，孟杉这样的全职副院长，赚的就很可观了。他也不介意小小的捧捧同行。 鲍教授被捧的很开心，于是再道：“咱们做外科医生的，是要量力而行的。像是戚玉泉这样的身体条件，这样的年龄，得了癌症的话，真的只能姑息治疗了。这个凌然，想的是挺好，像是做肠癌之类的，搞个同步的病理检查，他就不想想，我们要是能搞的话，怎么可能不搞……” “确实是搞不了。”旁边的医生也是普外的，顺手捧了个哏。 鲍教授颔首：“这样子是浪费时间，到时候病人能下手术台就算是好的了。病人和家属也不想想，这样一个几小时长的大手术做下来，73岁的老人了，真的能挺过来？” “要是癌细胞能切除干净了，才有做的必要。做不光，就是草菅人命。” “所以说，他一定是多切的……” 鲍教授话音刚落，屏幕里的手术室的电话，叮铃铃的响了。 “1号手术室。”巡回护士跑去接了电话。 几秒钟后，巡回护士挂上了电话，向凌然摇摇头：“边界不清晰。” 手术室里，发出齐齐的叹声。 各地接入了信号，观看手术的医生们，更是无法安静下来。 正在做助手的吕文斌和余媛，也略显不安的看向凌然。 “我们再切一点。应该没问题了。”凌然却是笑笑，再次重复前序的步骤，将病人的肝脏，薄薄的切下来一层。 他刚才其实是卡着边缘来切除的，毕竟，实际操作起来，他是需要根据记忆来做判断的，手滑一下，可能就多切了一厘米的肝脏出去了。对戚玉泉这样的病人来说，多一厘米少一厘米厚度的肝脏，肯定是要影响到寿命的。 因此，凌然做切除的时候，是趋于保守的。第一次切除猜错了也没关系，肝脏的血流反正都已经阻断了，一个小时以内，区别都不会特别大。 现在，凌然再多切掉一点肝脏，既能保证癌细胞清楚，又能保证较多的肝脏剩余。 凌然自信满满的做了切除，并让护士将切片送检，再抬起头来，看到的就全是担忧的表情了。 “凌医生，不如再慎重一点，多切一些。” “二次送检就别了。” “切的太薄了，还不如再切一块。” 大部分的医生都是稳字当先的，他们也没有虚拟人，就只能从旁劝说。 凌然扎着手，面带微笑，不为所动。 类似的场景，在他的人生中曾经不停的出现，凌然也早都习惯了。第617章 运气？ 左慈典忧虑的看着凌然。 他倒不担心手术，左慈典相信，以凌然的能力，他是绝对不会让病人死在手术台上的。但是，左慈典不知道其他医生会如何评价凌然的做法。 颠覆性的设计和操作，带来的往往是颠覆性的结果，有时候是对成果的，有时候是对发起者的。 而在手术室以外，此时还以好奇和玩笑为主。 任何行业，到了顶尖，都是金字塔式的。 全国从事肝胆外科的医生不知凡几，但能做到独立切肝的，基本已被各种协会学会的拢起来的。可以说，一名肝胆外科的医生，从中国的南边到北面去开会，见到的也都是熟面孔，大家只是换个地方休闲聊天浪费厂商的钱罢了。 凌然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的切肝人了。 昌西省再怎么贫瘠，那也是有数千万人口的大省，尤其是云华市，上千万的人口，每年要切肝的人总是不少的，几名全国知名的飞刀选手，总是少不了到云华来打个转。 凌然的出现，彻底的改变了国内肝胆飞刀的生态，单就这一点来说，已经足够大家关注了。 唯一的好处，也就是医生这个行业，不用像是工业企业那样打生打死。好医生的手术都是做不完的，抢着做的情况更是少见，大家更多的还是好奇凌然本身。 将常规的肝脏切除，做成非常规的送检式的肝脏切除，要说看笑话……看笑话的心理也得是有的。 “要是我，现在就多切两厘米，然后缝合关腹，送病人去icu，免得把自己的证都给丢了。”鲍教授坐在东科的会议室里，突然嗤笑了起来。 旁边几名医生都看向鲍教授。 东科医院不似公立医院科室齐全，所以，他们聚集起来的医生都尽可能的拓宽覆盖，一名眼科，一名骨科，一名肿瘤科，一名主玩肛肠的普外，一名主玩胃肠道的普外……几名医生聚集起来，还得是鲍教授在肝胆外科方面最权威，他说话，大家就都听着。 鲍教授也挺有满足感的，笑呵呵的道：“你们其实也能想得到，凌然这是第二次送检了，那如果送检回来的癌变组织边缘清晰，那就不用说了，算他厉害。要是不清晰呢，肯定是要做第三遍的是吧。” “那肯定，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第三遍送检，可以肯定是来不及等送检结果了，只能切完了就关腹，然后回去等消息。”鲍教授摇头：“这都是给自己找事情，把手术台上的事分，放到手术台下面去解决，真当戚家人是那么好说话的？” “不好说话？” “你家有矿，好好说话的时候，口气也不一样的。”鲍教授撇撇嘴，道：“戚玉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就没有一个省油的灯。给钱的时候给的痛快，走的时候就不是了吧。” 鲍教授向孟杉笑笑。 孟杉微笑：“他们是把剩下的钱要回去了，那也是他们会员卡上的钱。” “看看，有钱人充到会员卡里的钱，享受了优惠以后，人家还好意思要回去的。” “也是咱们没完成许诺的事。”孟杉轻松的说了一句。东科的日常事务都是他管着的，允诺退钱也是他做的决定。 鲍教授语气里听不出态度，道：“那就看看这个凌然能不能完成喽。” 鲍教授对自己的判断是非常自信的，也不可能不自信，肝癌手术他也做过百多例了，也想过搞点新东西，不过，那是刚刚40岁出头，年轻气盛的年纪，做出的判断，大部分都是错的，就好像娶的老婆，找的小三，遇到的情人，嫖过的小姐……连小姐都贵了！ “年轻人不懂收敛，就是这样的结果。看他这次切的，还是保守了，再来一个边缘不清晰的，一下子就进退不得了。”在东科主做肛肠的普外医生也倚老卖老了一句。 喜欢到私立医院的医生多是60岁出头的老头子，50多岁的医生，若是技术还行的话，多数还对科室主任的位置有点希冀，65岁以上的医生，多数也做不动手术了，就是60岁出头的老年医生，做不到大主任的，很容易就被私立医院勾搭去兼职了。 孟杉则属于背水一战型的，莫名的，孟杉忽然觉得自己应该理解凌然目前的处境：“凌然这样的年轻医生，估计在云医也备受排挤，中国人么，总是枪打出头鸟，尤其是医院这种地方。他这次要是能做成了，估计能出口气，也给自己长口气，做不成的话，也不一定条件更差。” “可以拉到东科来？”鲍教授笑呵呵的，又道：“价格也别给开太高了，别看他现在全省到处飞刀，那是有云医的加成在的，离开云医了，他也就是那么回事，不如给个低工资，然后提成赚钱去……当然，得他这次的手术差不多点，病人要是死在手术台上，那啥都不用说了，给个底薪估计都要来的……” 叮铃铃。 手术室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巡回护士一言不发的走了过去，接起电话：“喂，1号手术室。” 只几秒钟，巡回护士就放下了电话，再抬头的时候，已是脸上蕴了喜色：“边缘清晰。” 吕文斌不能置信的瞪大眼睛，就好像看到了一只完美的翘臀或肱二头肌似的，问：“边缘清晰？意思我们把癌变组织切干净了？” 巡回护士没回答，这可不是她需要做的事。 “关腹了。”凌然提醒了一句，却不是真的关腹，而是开始了收尾工作。 吕文斌愣了愣，再赶紧跟上做。 手术室里，寂静的像是捉奸现场。 只见凌然将切口对缝，肝切口自然而然的形成一条直线，这说明唇角设计的非常好，才能有此效果，急诊肝切除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样的切口的。 望着完全合并的切口，手术室才猛的喧哗起来： “切干净了？” “运气也太好了吧！” “这可能是运气吗？切那么短。” “许是从病理上看出来的。” “你看出来一个给我瞧瞧。” 云医示教室…… 生理示教室…… 东科会议室…… 云华大学报告厅…… 懂行的尽皆愕然，没那么懂行的，也被灌入了满脑子的消息。第618章 讲座 京城。 冯志详教授坐在阶梯教室最前排，正襟危坐的看着面前的156英寸显示屏。 自从去云医开了一次，不那么成功的飞刀以后，冯志详教授就开始关注云医和凌然的发展了。这一次，刚刚开始在京城拓展业务的云利，提出可以对接云医的手术高清信号过来，冯志详教授第一时间就同意了，连价钱都没怎么谈。 而在冯志详的身后，是郭明成在内的多名徒弟，以及更多的徒孙们。 显示屏里，出现的正是云华医院1号手术室里的场景——被切出唇形的肝脏，微微的渗着血，显的很新鲜的样子…… 音箱中，传出凌然年轻的声音： “注意韧带的位置。” “现在打结。” “断面对缝……” 音箱中，只有凌然的声音，以及仪器长短不一的滴叫声，像是年轻的雄狮在巡视自己的领地似的，只有简单的鸟叫声可以传出。 阶梯教室里，也只有音箱里的声音传出。 冯志详教授是一头老狮王了。 从普外起家的冯志详哺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高阶医生，从事肝胆外科的，从事消化外科的，从事肛肠外科的……还有像他一样，继续把持着普外科的大权，养出了数代徒子徒孙的大普外医生。 时至今日，挂上副院长名头的冯志详的医学权柄毋庸置疑。 但是，冯志详在乎的永远都是医学本身，而非权柄。 权柄为医学服务——如果没有这份觉悟的话，冯志详老早就窜入卫生局之类的机构中养老去了。 而在冯志详身后，尊敬他，爱戴他，愿意追随他的医生们，也多是出于对医学的追求，至少在现阶段，他们追求的还是医学…… 用医学的眼光去看屏幕中的操作，使得众人不得不屏息凝视。 “还是有些弄险了。”听到第一次的送检结果，冯志详不由重重的叹了口气。 见教授开腔了，后面的徒弟们的表情就没有那么严肃了。 “术中送检这一套，咱们以前不是也试过，行不通的。凌然还是有些想当然了，怎么能在这种观摩手术里，用这样的新招呢。”徒弟中较老成的熊中冉跟着叹了口气。 “说不定，他原本就是这么计划的。观摩手术做一波，如果成功的话，自然最好，不成功的话，术中送检也算是比较新鲜的尝试了吧……”另一名小徒弟悄悄的小人了一把。 冯志详却是果断道：“凌然没必要的。” 老大这么一说，小弟们更加果断的闭嘴了。 同去过云华，并被炫过一波的郭明成，特意的补了一句：“凌然的肝切除和止血技术没毛病的，他要是想扬名立万，用不着这么麻烦，这么复杂。” “看操作也是确实强。” “外科又不是光操作就行的。” 徒弟们小声的讨论着，惊的徒孙们浑身发颤。 说是徒弟，那也是冯志详的徒弟，出了这间教室，一个个都是主任和主任医师。 就是徒孙们，做到副高的也有两位数了，许多人跟着师叔师伯做手术，照样是战战兢兢的随时可能被屌。相比之下，任何一名医生的病例，若是能进入到这间阶梯教室里，已然是莫大的荣幸了； 被讨论到“强”，甚至略带嫉妒的说“不是光操作”就行，可以说，完全颠覆了许多年轻医生的认知。 众人的目光，不由的放到了屏幕上。 大屏幕里，镜头正好缓缓抬起，从手术视野，转到了手术室内部。 负责拍摄的是云利派的摄影师，趁着手术趋于暂停的空挡，他顺便将云医的手术室，尤其是仪器和设备展示了一遍。 作为观摩手术，其他医生如果想要学习云医的做法，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云医手术室里的所有东西，都给复制一遍，包括医学设备、仪器以及药品。 这就好像是设计师要复制一个房间的装修，高端的自然可以做些微的调整，或者大的改动，但若是初级一点的设计师，想要复制别人的装修，那就最好是买一模一样的材料，用一模一样的工具…… 众人的目光确实被一些仪器和设备所吸引了，更有人记住了写着硕大“云利医药”的牌子。不过，吸引最多人目光的，还是凌然。 阶梯教室里，重新变的安静起来。 他们看着凌然切下了第二块肝脏，并重新送检。 冯志详沉思起来。 熟悉他的徒子徒孙们，都乖巧的坐回到了位置上，伪装做同样的沉思模样。 几分钟后，冯志详抬头，道：“凌然可能研究出什么法子来了。” “为什么？”几名徒弟异口同声的问。 “一次次的送检，这是把自己和病人都往死路上逼，除非凌然知道生路在哪里，否则，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做的。”冯志详分析着，接着又指指正好转过来的屏幕，道：“你们看看凌然的脸，他要是没信心的话，不可能是这样的表情的。” 众人于是看凌然的脸。 阶梯教室内，再次陷入了安静之中。 叮铃铃。 云华1号手术室里，响起的铃声，通过音箱放出来，有些震耳欲聋之感。 “边缘清晰。” “关腹了。” 护士和凌然的对话先后传出来，瞬间打破了阶梯教室的寂静。 “猜中了？” “切干净了？” “他怎么做到的？” 好几个人，都喊出了声。 亲眼见过凌然施展技术的郭明成，更是笃定的道：“凌然肯定研究出什么东西来了。” 其他医生尚在琢磨他这句话的时间，冯志详缓缓点头：“有可能。” “肝癌送检，他也敢想。” 冯志详嗤的一笑：“技术好，当然就敢想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强调基本功吗？” 众医乖乖摇头。 “因为你们的基本功够好的话，就算想错了，手术中出错了，也能把病人给拉回来。”冯志详给出的答案，却让众人有些意外。 冯志详又道：“小郭，你琢磨琢磨，把凌然请过来，给咱们做个讲座好了。” “请凌然过来，到医院来做讲座吗？”郭明成倒是赞成，却不免心虚了一下。 “对，就讲这个手术。”冯志详认真的回答。第619章 庄严肃穆 手术室内稍稍显的有些吵杂。 几名医生甚至忍不住掏出手机来，拍照起来。他们也知道手术的主要部分结束了，心理上下意识的就轻松了。 正在做检查的凌然立即停下了动作，看了众人几眼，再毫不犹豫的道：“非手术人员都离开。” “咦？”好几个人都叫了出来。 在场的都是副高以上的医生，许多人在自己医院都是威严的大主任，然而…… 巡回护士权当不认识。 “手术即将结束，请大家有序离开手术室。”巡回护士说的比较礼貌，但赶人的姿势是两掌向内，指尖相对，自内而外的扇动的。 小护士扇动的很快，语速也很快，逼的年轻副高和威严大主任们快速离场。 年轻的副高分析：不像是扇苍蝇。 威严的大主任倍感亲切：小时候，妈妈就是这样赶鸡的。 “手术时间比较长了，我来缝合了。”凌然见周围清静了，就放松下来，自己上了手。 吕文斌等人在旁辅助，看着凌然飞快的拉动丝线，手下翻动间，弯曲的持针钳快的像是子弹出膛。 摄像师最后一个离开，调整了一下拍摄的位置，依依不舍。 转眼间，凌然已是用垂直褥式内翻缝合法给缝了皮。 再不结束手术，麻醉医生就要补充麻药了，这种时候，凌然就不会留缝皮的活计给助手了。 吕文斌等人自不会反对。事实上，吕文斌等人，也陷入到了不能自拔的怀疑中。 他们跟着凌然做肝切除多月了——在云医急诊中心凌治疗组，几个月的时间，能切别人几年都切不了的肝，但是，几个人还是无法猜度，凌然是如何判断癌变组织的范围的。 余媛更是心痒难耐，跳到一个踏脚凳上，仰着脖子问凌然：“凌医生，你刚才切那么薄，你是怎么想的？” 余媛感觉，这简直就是一篇柳叶刀的题材，要是不问清楚的话，今天怕是都睡不着了。 话问出口，余媛敏感的看了一眼摄像头，连忙道：“等一下，我把声音关掉。” 接着，余媛就去搬了另外两个踏脚凳，叠到一起，再站上去，按动无影灯侧面的摄像机的声音按钮。 所有接入信号的单位，顿时回到了无声电影时代。 吕文斌看着余媛的动作，佩服的道：“真厉害，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用三个踏脚凳的。” “怎样？” “三个踏脚凳不稳定，不安全啊想。”吕文斌道。 “我就是站上去按静音按钮一下，有什么关系。”余媛嗤之以鼻。 吕文斌道：“如果只是站上去按一下，为什么不用圆凳？” 余媛不由看向圆凳。 一个圆凳的高度，似乎正好相当于三个踏脚凳的高度…… 余媛微微颤抖。 吕文斌忙道：“你别哭啊……” “我是气的！”余媛的声量提高了两倍有余：“我气苏嘉福那家伙，天天说什么凳子是坐的，不要踩不要踏，要不是天天听他胡言乱语，我怎么会反应不过来！” “还是……” “还是什么，我看苏嘉福就是块消化道出血的屎，切开都是黑的！”余媛重重的哼了一声，浑身溢散着危险的气味。 吕文斌陷入思考：为什么要切开屎？ 左慈典陷入思考：只听说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消化道出血的屎……唔，我最近拉的屎也有点黑，得多吃蔬菜啊。 在无声的摄像头下，余媛很快整理好了心情。 她背过身，问凌然，道：“凌医生，你是怎么判断癌细胞的侵入的程度的，刚才为什么切那么薄的？” 凌然淡定的道：“我感觉差不多应该能切掉吧。” “差不多，能切掉？”余媛有点迷茫。 “恩。” “所以，判断依据是？” “感觉。”凌然回答。 “判断依据是感觉，但是，为什么感觉可以切掉……” “觉得厚度差不多吧。”凌然微微点头。他刚才切除的，比在虚拟人身上联系的，还稍切多了一点，但凌然觉得，这种程度的余量是必须的。 “您……是猜的？”余媛的小躯体摇摇欲坠。 要不是刚才送检回来的结果是边缘清晰，现在余媛就想问：你闹呢？感觉是什么鬼？差不多是什么鬼？ “不能说是猜的。这是估计，就像是估算一样。”凌然解释了一句。 对于修饰语言，凌然其实也是有心得的。就好像他上小学的时候，总有女生或者女人会跑过来问“你的皮肤是怎么保养的”，如果凌然照实说天生的，就会引来一阵感慨，弄不好，人家临走的时候还摸你的脸一把。 但是，如果回答“不吃巧克力”呢，引起的就是思考了。 凌然当时也确实是不吃巧克力的。 而且，凌然喜欢看人类思考。 思考的人类，不容易动手动脚——凌然如果没有学会如何修饰语言的话，他怕自己会脸疼到今天。 来询问的小姐姐实在是太多了。 余媛也陷入了思考。 不思考不行啊，不思考她就想骂人了。 “凌医生，既然是估算，您为什么要开观摩手术？”余媛万分不解。 “我有把握，霍主任又要求。”凌然答的再简单不过。 余媛整个人却都抓狂了：“您都说是估算了，怎么又说有把握。” “估算的很有把握？”凌然算是到了修饰语言的高峰状态了。 余媛愣愣的看着凌然，只觉得《柳叶刀》第二作者都渐渐离自己远去了，那表情，那神态，就好似家藏坚果被掳走的小松鼠。 ??摇摇头：“这么说，今天的手术是不能重复的。” “比较难重复吧，今天做的本来就是特殊案例，有再遇到类似的，再看吧。”凌然回答的不是很干脆。他现在还剩下2小时52分钟的虚拟人，也做不了几次相似手术了。” 余媛无比遗憾：“看来论文是没戏了。” “但病人是被救活了。”凌然仰起脖子，自己活动了一下，道：“73岁的患者，年纪虽然大了一点，但正因为年龄大了，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保证一定的生活质量，才比较舒服。” 凌然撇撇嘴，道：“外科医生是无法治愈癌症的，但是，给高龄患者做手术治疗，降低复发率，对他们来说，就算是治愈癌症了。” 余媛、吕文斌和左慈典等人，不禁正容，严肃的点了点头。 屏幕里，三名住院医师的动作，就像是得到了高人指点的莘莘学子，隐隐透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气概，令手术室里的气氛，都变的庄严，肃穆起来。 “看起来，凌然开发了很厉害的技术啊。”数千里外的京城，冯志详教授暗自点头，脑海中转悠着无数的念头。 “凌然这家伙……又不是中世纪了，难道还想藏着技术传男不传女吗？”数十米外的云医肝胆外科的贺远征看着屏幕，一阵眼热，恨不得自己就在手术室里，要不是仅存的自尊拉住了他，贺远征现在就要冲了。 八千里外的某课堂涌出一片的尖叫声，年轻的女讲师也浑身一个激灵，对学生们说：“同学们，这就是医生，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你们如果好好学习，说不定也会有这么一天，站到凌然凌医生面前，听他讲话……” 。m.第620章 好转 “手术很成功，但因为你父亲年龄和病情的关系，病人还需要在icu里观察一段时间……”左慈典出了手术室，向等待在外的戚玉泉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兄弟，两个姐妹……等人解释。 “我爸能好么？能醒过来吗？”最先说话的还是戚玉泉的大儿子，也是他家矿场的继承人，是戚家说话最管用的。 左慈典先是面带微笑，再不易察觉的转动了一点身子，正面对着戚良鹏。 这是他在镇卫生院学到的招数。镇里虽穷，却有从镇子里出去的大老板，这些人总有家人亲戚的在镇里住，一些有需要的人，就是镇卫生院的大金主了，镇卫生院收到的唯二两笔捐款，都是走出去的老乡捐的。 到老乡回来的时候，市县镇三级都会派人过来，还有人教专门的礼仪——更准确的讲，应该是招数了。 左慈典面对戚良鹏，就没有立即说话，到戚良鹏心都有些提起来的时候，才缓缓开口道：“戚玉泉先生的病情本身是很严重的，他的身体状况，以及年龄，基础疾病，使得手术都非常复杂，因此，你们现在问我，戚玉泉先生是否能够挺得过来，我们也不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未来三天，是最关键的时间，如果能挺过去的话，问题就不大了。” 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医生们的常见话术了。 戚家人听的懵懵懂懂，想有些拿不准。 “左医生，你给我一句实话，现在是好转了，还是恶化了？”戚良鹏握住左慈典的手，面容变的严厉起来：“我们最近是要做几个重大决定的，老实说，父亲的情况，对于合作伙伴的关系，是有极大的影响的，您给我一个准话，我也好未雨绸缪，您说对吧？” 一旦谈到了“合作伙伴”这种概念，左慈典不免有些心虚了。 不能把人家的生意给搅和了。 不过，左慈典也不能一点防范都没有的给坦出肚皮来。 想了想，左慈典道：“我们现在的治疗方案是这样的，首先，病人需要做一到两次的化疗，但不用做全剂量的，只需要普通人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剂量就可以了，这个主要是做预防。之后，等人从icu里出来了，你们就每隔三个月，来做一次复查，没有问题的话，就正常生活就可以了。” “就是说，会好起来的？”戚家人这下子都听明白了。 “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左慈典注意着他们的神情，这才说的肯定了一些。 “感谢感谢。”戚良鹏握住左慈典的手，道：“左医生，有空咱们吃个饭吧，我们做家属的也不懂医院的事情，得向您多多请教一下。” 左慈典其实有点想去的。 难得遇到这么知情识趣的土豪，说不定能拉拉关系什么呢。 但是，凌然不喜欢这种事，左慈典也就不想碰了。 再说上两句话，左慈典就告辞离开。 戚家人聚成一团，商量了一会，再往icu去。 左慈典在后面看着，松了口气。 虽然手术真的很成功，但是，病人只要进到icu里去，就会给病人家属以不好的联想，消弭这份风险，也算是左慈典工作的一部分了。 戚家人在icu外面又等了一会，才见到戚玉泉被送入。 73岁的戚玉泉，脸白的像是纸一样。不管手术做的有多成功，他本身的身体状况，都会带来巨大的负担。 所谓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放在古代，70岁高龄的人的生命状态是相当不稳定的，以至于留宿都可能出纰漏。 放在现代社会，情况其实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中风到心梗，从摔伤骨裂到感冒肺炎，致命的因素太多太多，而治疗的途径往往有限。 “凌医生没有来吗？”戚良鹏没能进到icu内部去，就在外面隔着玻璃瞅。 icu内的医护比例是1：1，因此，能够看到茫茫多的医生和护士在里面忙碌，却没有戚良鹏最想看到的凌然。 “凌医生太累了，回去休息了。”吕文斌刚才守到了戚玉泉清醒，这会儿看到茫茫多的戚家人，赶紧走了过来。 “这次辛苦凌医生了，麻烦一定转告凌医生……”戚良鹏的语气相对平淡，他还没有确定手术的效果如何，态度也就趋于普通了。 吕文斌听过，说了句“我会转告的”，就低头看起了书。 戚良鹏这次没有死缠烂打，就找了个空些的位置，拿出手机来，联系起了朋友。 因为他父亲的疾病，戚良鹏在此之前，就已经联络了很多朋友，直接或间接的咨询了许多的医生，此时想了想，还是率先打了电话给京城的徐医生。 徐医生是京城里最吃香的肝胆外科成员之一，经常性的出现在各种刊物中，颇有名气。 戚良鹏会选他，也是因为了解的比较多一些。 唯一的问题，就是徐医生沉默寡言，属于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的类型…… “你认识凌然？凌然做的手术是你家老爷子的？”手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却是如此吵杂。 “是我父亲做的手术，凌然给主刀的。”戚良鹏简单介绍了两句，再对着大哥大，问：“您觉得……” “我觉得？我能觉得什么！当然是让凌然决定的。”徐医生大声的吼着：“你给我说一下他调整的时间，我来云华看一看！”第621章 见龙在icu 翌日。 戚良鹏早早的去机场接了徐医生，再回到医院，才是早上9点钟。 “早班机真省时间哈。”戚良鹏打了个哈欠，有些没话找话。 徐稳徐医生轻轻的“恩”了一声，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回答了。 戚良鹏无奈的看看后视镜。 徐医生倒是长着一张很聪明的脸，戴眼镜而目光有神，看任何东西的表情都很专注，身上的西装更是熨烫的极其平整，如果不是一双招风耳略微破坏形象的话，他的照片应该是很适合放在高校录取通知书上的。 戚良鹏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呆在煤矿，对干净的人更有好感，但是，徐稳不爱说话的样子，又让戚良鹏觉得憋屈。 “飞机坐的还行吧，这个点，应该是不会流量控制什么的吧。我现在坐飞机最怕的就是晚点。”戚良鹏单手握着方向盘，行动自如的样子。 徐医生默默的检查了一下安全带，然后道：“恩。” “一般人不爱选您这个点的飞机。商务舱还可以吧，咱们国内航班都是大板凳，其实也没啥服务的，就是价钱也便宜，随便坐坐挺好的，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恩。” “云华医院就前面，他们是市中心的医院，面积看着不是特别大，这个楼后面还有楼。旁边的矮楼其实也是他们家的，都给以前的职工盖了那个住宅的福利房了，现在想收回来搞，拆迁又拆不起，就这么放着了……”戚良鹏又打了个哈欠，说话更快了。 他昨天就没睡好，老爷子做了手术，住进了icu，来的亲戚朋友生意伙伴老关系新下属不知道多少。戚良鹏陪人喝酒到晚上，又熬夜聊天到半夜。 偏偏这位京城来的徐医生，竟是来的这么早。 要是换个人，戚良鹏肯定是不出面了。 但是，对医生，戚良鹏现在真的是不敢怠慢。 牛逼的医生有多难请，戚良鹏现在是体会到了。自他老爹得了肝癌以后，戚良鹏跑了不知道多少地方，他手里是有钱的，可在这种时候，真真是没有权好用。 最后为什么要把戚玉泉放到私立医院里去，就是因为私立医院有关系，能把钱直接变现成医疗系统里的钱，否则，每换一家医院，为了一个床位都得拐三个关系找人，戚良鹏也觉得难受。 徐稳这个等级的医生，对戚良鹏来说，就更难请动了。 别看他家里有矿，可就肝胆外科来说，全国最牛的就是十几个院士，戚良鹏托托人，请人家来做个飞刀手术的，那是非常容易的事。 偏偏他老爹的身体条件，没人肯做手术。而在没有做手术的前提下，戚良鹏想请任何一个人单纯来看看病做个诊断，既难实现，也没有必要。 再弱一级的医生，不论是大医院的主任还是小医院的顶梁柱，一样不是戚良鹏想请出来就能请出来的。外科医生都愿意做手术，不能做手术的事，就不爱掺合。 像是眼前的徐医生，已经是戚良鹏能够找到的比较热心的牛掰医生了，偶尔打打电话，发发微信什么的，还是蛮好用的。 这次又找人家千里迢迢的跑到云华来，戚良鹏虽然困，可还是坚持到机场来接了。 给钱的话，人家也不怎么爱收，戚良鹏觉得，自己能给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尊重了！ “先去急诊科吧。”徐稳徐医生突然来了一句。 急诊中心和住院部是两个大楼，从远处就能看得到。 戚良鹏连忙打点起精神，道：“恩。” 几分钟后，戚良鹏的奔驰s450就停在了急诊中心的门前，打开门，立刻听到大厅内隐隐的哭声。 戚良鹏眉头一挑，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他拼命的转动脑筋，想要解释两句，就见徐稳徐医生已经越过自己，进了急诊中心。 “凌然医生在吗？”徐稳没有找咨询台的小护士，而是直接拐进了处置室旁的走廊内，找了间办公室进去问。 办公室里的医生以内科居多，走廊打头第一间，向来是医生们口中的第二问诊台。 徐稳开口问，里面的医生抬头一看白大褂，都懒得细问，指指就道：“病区查房呢。” “我们去病区。”徐稳退出来，一秒钟都不耽搁的对戚良鹏道。 戚良鹏有点不乐意，陪了个笑，道：“不如咱们先去icu那边看看，凌医生每天都是要去icu的。” 他是喊徐稳来做评估的，自然不想徐稳太早与凌然接触。 这就像是给矿场做评估的，如果让矿主之类的，提前与评估员接触到了，那评估结果必然是要有变化的。 “病区更近。”徐稳道。 “那凌医生不知道还有啥事呢，咱们过去耽搁他查房，也不好吧。”戚良鹏的说辞张口就来，他在矿里骗着工人996卖命的时候多了。 徐稳犹豫了几秒钟，再点了点头，道：“好吧，先看病人。” 说着，徐稳抬眼看看急诊中心的结构，也不用问，自己就找到了楼梯口，迈步而上，然后经过中间的回廊，直接从楼上穿到了住院楼里。 戚良鹏跟的诧异无比：“徐医生来过云医？” “第一次来。”徐稳翻眼就知道戚良鹏想问什么，干脆的道：“国内医院都差不多的建筑。” “倒是省事了。”戚良鹏呵呵的笑两声，又道：“我们矿里也应该这么搞，工人不管是从哪个矿里过来的……算了，矿坑太复杂了，哎……做个事真难……” 他再偷眼看徐稳，就见徐稳连个眼皮子都不眨一下。 得，又是进入到沉默模式了。 反正不开车了，戚良鹏干脆也闭嘴了，跟着徐稳绕啊绕的，走着自己都不熟悉的路。 嘎。 嘎嘎嘎。 楼下的大白鹅高声叫着，一边宣示着主权，一边追着几个小孩子的屁股咬。 小孩子也嘎嘎的笑着，像是跑到了农家乐打工似的。 医院里除了产科，想找到欢声笑语之地是很难的。事实上，产科也是紧张和哭嚎的声音居多，笑也不能如此畅快的笑出来。 只有小孩子，才会因为一只大白鹅，而在医院里傻乎乎的笑出声。 徐稳不由站住了，盯着楼下的大白鹅，看了一会。 “鹅都是凌医生养的。”戚良鹏呆了几天，也专门来看过鹅，就介绍道：“名字叫香满园。” “好名字。”徐稳看着看着，笑了出来。 戚良鹏看看他的表情，又想到凌然，心里不禁琢磨着：“做医生的是不是在学校里，被老师把脑袋给弄坏了，技术越好的，脑子毛病越多？” 徐稳依旧看着楼下的大白鹅，根本没注意到戚良鹏的样子。 他看啊看，看啊看，终于，一个耍宝的小孩子闹的太凶，被大白鹅叼住了后腿，拧了一口。 小孩子哭的地动山摇，周围人一拥而上，有的把小孩子拉出来，有的去保护大白鹅，看外表还都像是病人或家属的样子。 徐稳终于是长长的舒了口气：“咬到就好。” “啊？”戚良鹏没听明白。 “咬到了，说明鹅是正常的鹅么。”徐稳说着又深吸了一口气，道：“云华的空气也不错。” “海滨城市么……不是，咱们在建筑物里面，是中央空调……”戚良鹏话没说完，就见徐稳大踏步的往前去了。 戚良鹏也只好赶紧跟上，迈开跑矿的腿，追着医生徐稳，突然心生感怀：“我赚钱的时候，要追着领导的屁股跑，我现在是花钱吧，竟然也要追着医生的屁股跑……” 想归想，戚良鹏跑的却比平时还要快，就像是跟着领导的时候一样，并介绍着：“今天时间还早，过会儿，咱们没事可以去海边看看，还可以尝尝海鲜什么的，云华的海鲜也是有特色的……” “恩。” “徐医生晚上住的酒店跟前，还有一条酒吧街，也是很热闹的。” “恩。” “徐医生喜欢安静啊……” 徐稳静静地看了一眼戚良鹏。 叮。 电梯打开，徐稳和戚良鹏抬眼看去，就见一群人散布在icu门前，像是捕猎的秃鹫似的，来回游荡。 “凌医生……是哪个？”徐稳的眼神更加灼热，手抓着戚良鹏，像是大鹅上嘴了似的。第622章 快 “又是一个来找凌然的。”icu门外的大厅角落里，郭明成望着徐稳，皱皱眉，道：“感觉有点面熟，估计也是京城的医生，或者经常到京城去的。” “现在的孩子，不能天降横财就想认个厉害的师傅，学个绝世秘籍什么的，我看我孙子看的书里面，全都是这种东西。”陪着郭明成坐在一起的，是云医普外科的老副高韦郡。 韦郡年轻时曾去京城进修，跟过冯志详教授几个月，并与郭明成认识，因着凌然的关系，两人又重新联系上了。 韦郡在云医做的并不如意，眼瞅着胡子都白掉了，想评个主任医师的头衔都遥遥无期，可以说是看什么都觉得不顺眼。 郭明成则是听的不太顺耳，笑笑道：“看着有四五十岁了。” “那也是个孩子。做医生的，四十岁也就算是个人。”韦郡是根据郭明成的年龄来说话的，倚老卖老要是卖超了，也是容易崩的。 郭明成有些好笑：“四十岁以前呢？” 韦郡摇头：“那没法说，太侮辱人了。” 说完，韦郡向四周看一看，对“低年龄”段的医生们表示不屑。 郭明成哭笑不得，心道：要是能按照年龄来搞鄙视链也就好了。 韦郡却也不是一位擅长察言观色的主儿，见郭明成没插话，又自顾自的道：“凌然这样的是比较少见的。其实我在医院里，也经常看凌然做手术，他其实就只做几种手术，用老辈人的话说，他其实就会三板斧。” 郭明成没当回事的笑笑。 “您别不信，我掰着手给你讲，肝切除，这个是凌然做的手术，他做的好，没问题。第二个，他做断肢再植和tang法缝合，对吧。再呢，跟腱和膝盖吧，我知道他还会做几个急诊手术，脾切除做过，阑尾炎做过，好像还给人切过睾1丸，再没有了吧……”韦郡记的不是特别全，但他还真的是记着呢，毕竟是在一个医院里的医生，别的医生做过什么，分分钟就传遍了医院，更别说是凌然做过的手术了。 郭明成“恩”的一声，笑道：“就你说的，那也不少了。” “但一般医生练习，可不是这么个模式的，你说对吧。别的不说，普外的手术，凌然就接触的不多吧。”韦郡笑了两声，道：“就我所知，肠子上的手术，他碰都没碰。” “唔……” “要我说，凌然就是那个程咬金的三板斧，不信你琢磨琢磨，他就像是一个个的手术单学的。”韦郡一个劲的摇头：“这不成体系的。你知道，他这样的学法，就算是开始的时候占便宜，越是学到后面就越吃亏，我觉得，咱们可以找个机会，提点提点他！” 韦郡说着，眼神认真的看着郭明成。 郭明成都听的傻掉了，用(￢＿￢)的表情看向韦郡。 白胡子的韦郡秒懂：“您不信我？我这个不是单纯的理论……” 郭明成“咳咳”的打断他的话：“韦主任，你觉得凌然这样子不成体系，只是开始的时候占便宜，我其实是这么想的，咱们咋能沾到这个便宜？” “恩？” “你知道我，现在做门静脉高压的项目，我这个肝切除术，要是能有凌然的水平，我项目早做完了。”郭明成说话间露出了笑容：︿(￣︶￣)︿ 韦郡这次就不明白了：“那您这次来，是想着……问问凌然的绝招？” 郭明成想到他前面的话，不由脸一黑：“不用问绝招，我们可以谈合作么。” “让凌然和你一起做手术，哦……”韦郡觉得自己明白了，现在许多高级医生的指导手术，不就是那么回事，上级医生随便搞搞，主要操作都让下级医生做掉，然后自己挂名，拿的还是上级医生的全额手术费…… 郭明成有点懒得解释了，反正就是个行将入木的老头子了，给他说那么多又能如何。他这次过来，原本是想在云医内部发展一个同盟军的——之前开飞刀失利，未能将云医划入本院的势力范围，着实有些遗憾。如今时过境迁，郭明成觉得，从周围的人发展起来也不错。 不过，韦郡的风格太诡异了，也怪不得他临退休了，还是副高的职位。 韦郡自己显然是没有觉悟的，又是笑呵呵的参谋道：“你想要让凌然跟你做手术，这个可不容易，他现在都是主刀了，又有自己的治疗组，你想怎么说服他？带他去京城？” 郭明成摇头，再看看韦郡，也没有太过于掩饰的道：“我可以给他做肝移植的机会。” 韦郡登时愣住。 在国内，肝移植可真的是高端到爆了。 以云华医院肝胆外科的实力，他们以前可是接触的机会都不多。 韦郡心中不禁浮想联翩，问：“你们有肝源？” 郭明成点点头。其实，对他们来说，肝源也是非常稀罕的，是否让凌然参与到肝移植的团队中，也要看双方是怎么谈的。 当然，凌然的技术肯定是足够了，别的不说，光他那手止血的本事，站在手术台旁，也能让医生们安心三分…… 郭明成思忖间，抬起头来，就见一名医生从icu里走了出来，正颇有些激动的与戚玉泉的家属低声说话。 郭明成碰了碰韦郡，问：“和戚玉泉家属谈话的，是哪个科室的医生？” 韦郡看了看，摇头道：“没见过。他是戚家人自己带来的吧。” “他们是不放心啊。”郭明成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却是摇摇头：“戚玉泉纯粹是运气好啊，换一个地方换一个人，他挺不过半年。” “听说切的挺干净的……”韦郡说着就介绍点具体情况。 郭明成有一句没一句的听着。手术的过程他都看了，做的怎么样，根本用不着韦郡这个二把刀来分析。 简称普外的普通外科的医生是能做肝胆，可他们做的肝胆，那才是真的普通。 …… 叮。 电梯门再开，这一次，进来的却是凌然了。 郭明成立即看了过去，与此同时，散布在大厅里的诸多医生们，也都以矜持而热烈的眼神，看向了电梯方向。 凌然目不斜视，走向icu。 对他来说，这样的眼神，还是很常见的。当然，这么多老男人是比较少见到的。 “凌医生，我是京华六院的徐稳……”徐稳第一时间窜了上去，不像是其他医生，还要纠结怎么见面，如何显的自己文雅而平和…… “你好。”凌然向徐稳点点头。 “凌医生，我想跟您学肝切除手术。”徐稳一个客气的话都没说，就提出了自己的最终目标。 “哦，现在没空。”凌然回答的更加痛快。 徐稳忙道：“我不需要云医的编制，只要能跟着您学习……” “不用了。”凌然摇头，就去再换了衣服，进入了icu当中。 戚良鹏以及一众医生望着徐稳，忽然有种莫名的舒畅。 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刻钟以后了。 “病人恢复的很好。”凌然出门，声音低沉的说了一句。 戚良鹏连忙感谢。 徐稳又追上来，问：“凌医生的要求是什么？怎么样，我才能跟您学肝切除。” “你想学的是我之前的手术操作吧。”凌然站住了回答。 “是。”徐稳回答的非常快。 凌然看看他，道：“你学不会的。” “我学东西很快的……”徐稳连忙道。 凌然呵呵一笑，心道：你连虚拟人都没有……第623章 300例 凌医生，现在病人的情况挺好的吧，您计划着，多久让他出院。”徐稳见凌然不情愿，立即转变策略，从技术的角度开始舔。 旁边的医生们心领神会，也连忙聚拢过来，一个个束手而立，伸长脖子，摆出很感兴趣又很乖又愿意听您说话的狗模样。 这年头，想学技术的医生，一路舔上来实属平常。 今天来云医的医生，那都是对凌然展现出来的技术感兴趣的，包括郭明成，甭管是邀请入京还是请做肝移植，也都是为了向凌然学习，或者叫偷师的，摆个舔的姿势，或者舔个一天半天的，乃是基操，纯熟职业道德。 凌然则是不以为意，他身边围着人的时候太多了。 凌然只当是大家关心病人，给出一个云点头，即道：“等明天看看情况，如果有好转的话，就可以转普通病房，然后尝试下地，顺利的话，一周左右可以出院了。” “真厉害。多种基础疾病的73岁患者，做肝切除手术以后，还能一周出院。”徐稳说着实在话，引来众人的赞同。 “为了尽快切除癌细胞，还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去处理病人的基础疾病，这样的手术，确实是艰难。” “我听说只用做一轮低强度化疗了？这个对病人的免疫系统可是个好消息。” 配合的话，随口就来，一个个都围着凌然捧。 所谓追捧，就是这种情况了。 明星受追捧，是有人想蹭他的热度上他的戏。 医生受追捧其实也大差不差，有心于此的医生们，也是想跟着凌然，做类似的手术。毕竟，单纯的肝切除，在这个年代已经不是非常高端了，切患癌的肝脏，才算是有挑战性的。 凌然不管别人的想法是什么，就只介绍自己了解的情况。 徐稳装模作样的听了几句，觉得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插话道：“凌医生，视频里，有一截是没声音的，你们那时候说些什么啊。” 这是大家都关心的话题，众人一下子都住嘴了看向凌然。 凌然想了想，道：“我们是讨论手术感觉的问题。” “手术……感觉？就像是以前的外科医生那样？”徐稳刚进医院的时候，外科医生们还没有习惯病理检查和各种影像设备，大家对癌细胞的扩散范围的判断，就非常的主观了。 那时候，不同医生做出来的手术，病人的术后生存时间大有不同，但是，活的久的病人，并不见得就是被切的多的病人，就当是的条件来说，这就是手术感觉了，面对烂糟糟的病灶，在哪里多切，在哪里少切，都是外科医生的考验。 徐稳用热切的目光望着凌然，他拜过不止一位医生为师，现如今，对于这种更依靠医生本身直觉，而非仪器的技术，更加推崇。 凌然却只是抬头看看徐稳，道：“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像是前辈医生那种……”徐稳说到一半，突然意识到凌然的年龄，20多岁的话，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啊。 这时候，郭明成已是咳咳两声，替徐稳问出了他想问的话：“凌医生的手术感觉，是怎么学习和练习的？” 凌然笑笑，没有解释。 人生呀，不能解释的东西很多，更没有必要向旁人解释。 众医面面相觑，他们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气氛，就好像刚进医院的时候，问出了问题，上级医生却只是面带微笑，好似鼓励，好似在说：懒得解释啊，你们以后就明白了。 凌然从人群中穿出，身后有余媛和左慈典紧紧跟随。 左慈典还快跑了两步，去将电梯给按开了。 凌然进了电梯，左慈典再站到电梯门口，对着电梯外的一群医生，让他们不好意思挤进来。 “凌医生……”徐稳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侧着身子挤进来，笑道：“凌医生，您能不能到我们京华六院来做几台手术，指导指导我们。” 加上最后一句话，这就是明确的飞刀了。 左慈典的嘴角不由的颤了颤。 去京城做飞刀呀，对云医这样的地方医院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好用的吹嘘素材了——“我们xx院的xx科牛逼的很，比京城的医院都要好，全国前三……”之类的口号，通常也就是这样吹出来的。 当然，大部分医院的医生，连去京城开飞刀的机会都没有，去开个会回来，也敢这么吹的。 郭明成听的也是眼皮子直跳，生怕凌然就答应下来。 但是，郭明成并不好直接邀请凌然去做飞刀的。做飞刀意味着此手术本院本科拿不下来，所以只好外请解决问题。所以，通常只有上级医院去给下级医院做飞刀，像是省城医院的大佬去地市，地市的大佬去县乡，或者京城的大佬全国飞。像是徐稳这样邀请地方医院的医生去京城开手术，还是相当少见的。 当然，京华六院在京城的医院序列中排名不高，徐稳又是出了名的不要面子吃百家饭，郭明成是说不出什么来的。 但是，郭明成得为老师冯志详教授考虑，不能把人家的面子给卖了。 稍作迟疑，郭明成只好将原本准备私下里提出的条件给拉出来，也抢进了电梯，且道：“凌医生要是愿意来京城看看的话，我们科最近是准备做个肝移植的，您也可以进团队来试试手。” 入团队只是入团队而已，不像是飞刀那样丢份。 不等凌然反应，徐稳已是怒目而视了。 徐稳盯着郭明成：“肝移植了不起吗？” 郭明成：“恩。” …… 凌然自顾自的前往急诊室，这个原本就是他的日常流程，查房做手术之余，就是呆到手术室里开心一点。 如果是在学校的话，凌然这个时间可能更愿意泡图书馆，拿一本有趣的书，呆一个下午，搭讪的女孩子会少三分之二，而积累的各种小纸条、便签、千纸鹤之类的东西，只要统一带回去就行了，也省去了一一回复的麻烦。 急诊室则有另一份紧张中带来的宁静。 因为急诊的紧张，所以得到内心的宁静。 而且，冷静的思考，也能更好的判断病情，解决急诊室里的紧张。 凌然喜欢这样的感觉…… 急诊室里的医生们，也习惯了凌然时不时的来帮忙。 作为一份工作，云医急诊科的医生们也是排班的，轮到处置室的到处置室，轮到去抢救室的去抢救室，轮到坐诊开药的就坐诊，而且是不同治疗组的分别轮班。 凌然的治疗组少了部分的急诊职责，凌然本人更是没有排版任务，所以，他到急诊室里来，就是多出的人手，科内医生自然高兴。 外来的医生也陆陆续续的跟到了手术室，一群中年白大褂，看的急诊室的医生们一愣又一愣。 “对了，凌医生是急诊科的医生。” “不说都要忘记了。” “这样说的话，凌医生的技术，急诊里也能体现出来。” 这时候，一名病人捂着胳膊，自己走进了处置室。 就见凌然一马当先，拉开了病人捂着胳膊的手和毛巾，观察片刻，高声命令：“大清创包。” 于是，20多名来自各个医院的医生们，眼睁睁的看着凌然，做了一场完整的清创缝合。 看到最后，凌然还面带笑容，眼中似有满足。 只有凌然自己，才听得到脑海中的系统提醒： 任务完成：解除病痛。 任务目标：为300名患者解除病痛。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更新最快(的新八一中文网 (м.ō)m第624章 克里斯 凌然转身到护士站，拿了一杯水喝，缓缓举起的同时，他才对系统道：“把宝箱打开吧。” 一片绚烂的光芒中，一本泛着荧光的书，出现在了凌然面前。 单项技能书：获得分支技能—— Colles骨折复位（完美级） 凌然脑袋扬了一下，感觉自己用这么久完成的任务，给的奖励倒是不错。 colles骨折是骨科最常见的骨折形式，发生率占全部骨折形式的4.6%，凌然差不多每天都能见到克里斯骨折的病人，以前因为不擅长，所以常常转诊给了骨科…… 抛去下尺挠关节，尺骨茎突骨折等等医学名词，colles骨折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一个人向前摔倒，一只手伸直了拄在地上，然后胳膊靠近手的位置骨折了，其形态多半就是colles骨折。 反过来，要是一个人是手背着地撑在了地上，那就是史密斯骨折，也叫反colles骨折。不过，史密斯骨折的发生概率较低，平均只有colles骨折的十分之一。 凌然挥手间将单项技能书给用了，接着，他默默喝完那杯水，再问：“今天再有collse骨折的病人，就通知我。” “咦……哦，好的。”守在护士台的小护士有点魂不守舍，呆了几秒钟，才醒悟了过来。 在后面的医生们看的莫名其妙，问克里斯骨折是什么鬼？咱们不是因为肝癌手术来的吗？肝切除哎，这么高大上的东西…… 左慈典走到凌然身边，轻咳两声，道：“凌医生，来了这么多外地的医生，咱们是不是给招待一下。” “好。”这种事情，凌然向来都是听别人的。 左慈典于是赶忙向旁边的规培医使了个眼色，接着再招呼众人，也没有别的地方去，就往会议室落座。 没多长时间，规培医带着人，送来了大量的奶茶。 左慈典的脸都灰了：“怎么是奶茶？” “您说买点小零食，不沾手的……”规培医尤宝科的声音都像是在半空中晃悠似的。 左慈典低头看看奶茶，好似有点符合要求的样子，但是，这东西不像样啊！很难想象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医生，一个个插入吸管，手捧奶茶的样子……这里可都是各个医院的中坚医生呢，平日里插管，最次也得插个尿管什么的…… “味道不错。”郭明成喝了一口奶茶，顺口赞了一句。 其他医生也纷纷点头。 左慈典听到声音回头一看，就见众人竟都捧着奶茶喝了起来，那模样，就像是一群等在中学门口的变态似的。 左慈典使劲摇摇头：“大家都喝奶茶啊。” “饿了。” “渴。” “这个就是奶茶啊……” 在医院里工作久了，有养成两种好习惯，一种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一种是脱离了世界也能活下去。尤其是常年住在手术室里的医生，真的是无论斗转星移，我就切我的肝子…… 左慈典虽然来到云医一年了，大部分时间却也是混在手术室里的，想到此处，左慈典也不由拿起一瓶奶茶，啜了起来。 “咱们排个时间。”徐稳左右看看这么多人，突然开口，道：“我排第一个，3台手术起步，一场一万。” “您说的是……飞刀？”左慈典脑袋有些懵。 徐稳“恩”的一声，道：“现在也没有病例，就算把凌医生叫过来干讲，估计也讲不出什么来。不如都回去准备准备案例，到时候边做边讲，效率也高一点，对不对？” 徐稳外出求“学”的次数多了，格外的会发挥自己的优势。 就像是他说的，在场这么多人，别说请凌然手把手的教了，弄个小班都怕手术室里塞不下。徐稳估计，凌然也不会为他们做个教学计划的。 请飞刀就是最好的补习了。徐稳身为京城大医院的副高兼治疗组的组长，有权也有钱请飞刀，这就先将在场的一半人给排除了。 另外，徐稳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也有信心。 他自己找几个合适的案例，再请凌然来开几次飞刀，哪怕凌然不说因为所以，徐稳觉得，自己也能琢磨出一点什么来。就好像古代的弓箭手，他懂函数懂射角吗？不可能的，该射死的还不是被射死了。 徐稳是做老了肝切除的，他也不需要凌然给自己一步步的教手术，就学关键步骤即可。 至于案例搜寻，如果说，在云华这样的地方，找案例还有点小困难的话，在京城，想要什么肝癌案例都容易，中国可是世界第一的肝癌大国！ 徐稳开了个头，还真的镇住了一些人。 旁的不说，飞刀就不是每个医生都有资格邀请的。如郭明成，虽是副高，可前面有那么多的师兄师姐的，老师冯志详教授也没有放权，就只能默默不吭声。 此外，徐稳开出的一万元飞刀价格，也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 别看许多垃圾一般的国产医疗器械，都可以卖出几万元的高价，但在国内，世界级的顶尖外科医生的飞刀价格，也只有几万块，还得是手术时间超长的类型，如心脏、脑外之类的手术。并且，飞刀医生多数还挂着院士之类的头衔。 稍微低一点的，能上教科书的外科医生，他们的飞刀价格基本就低于5万元了，有人介绍且适应症符合的情况下，3万元左右就能请他们到地方医院来开飞刀了。 再往下，一万元的飞刀价，却也不是随便什么主任医师就能拿到的。 没有铁打的牌子，邀请飞刀的一方，也不敢随便给飞刀医生提价。 因为飞刀的价格，不光关乎收入，更关乎尊严、名声、价值…… 常开飞刀的医生，经常都是在比较自己与其他医生的价格差别的。对于强者，大家自然低头当做看不见，但是，若有弱于自己，或者感觉上弱于自己的医生，飞刀价格更高的话，那多半就是一场风波。 在场的医生，就算是有资格请飞刀的，也没几个有资格开出一万元的价格的。 他们都得担心自己医院的价格体系，使之不易于崩塌。 “我们也想请凌医生继续飞刀的。”在场的有武新市医院的医生，请飞刀就请的非常痛快了。当然，也不用再额外的多说价格。 在国内医疗市场上，飞刀是比较市场化的行为，医生的工作时间毕竟有限，若是满负荷的话，自然会执行末尾淘汰，以至于飞刀的价格越来越高，反之，就只能减少工作量，或者随波逐流期待市场的变化了。 “我们排第三吧。”这次说话的是本市四院的医生。 左慈典不安的扭动了两下屁股，忙道：“我没有资格谈这个的……” “我们第四。”喝着奶茶的外科医生依旧是目中无人的样子。 “第五。” “第六……” 众人继续排序，没有一个人理会左慈典的挣扎。 很快，左慈典也就放弃了挣扎，毕竟是往京城去的飞刀！ 。m.第625章 滑 凌晨五点钟。 戚玉泉睁开眼睛，稍稍深吸了口气，就疼的咧开了嘴。 “妈的。”戚玉泉有三四年没骂人了，尤其是过了70大寿之后，他更是听了风水师的话，不争不抢不辩不怒，居移气养移体，争取活到八十八…… 问题是太疼了，icu里面更是难受。 “小鹏。”戚玉泉嘴唇哆嗦了两下。 “爸。”戚良鹏从外面的小客厅窜了进来。 云医特需楼的病房算是舒服的了，内里的大床之外，客厅的面积也不小，原本是做成会客厅的模样，有沙发有茶几有电视柜的模样。 戚良鹏愣给外面支了一个行军床，就睡在了客厅里。 “小鹏。”戚玉泉又叫了一声。 “爸，我在这里呢。”戚良鹏趴到床边应了一声，顺手按了呼叫键，又指使着旁边的堂弟去请医生。 “疼。太他娘的疼了。”戚玉泉早年是真受罪，可到了现在，可真的是有些年没受过罪了，现在难受的直想掉眼泪。 “医生一会就来，让他给您打针止疼药就好了。”戚良鹏看的也想掉眼泪，老爹多坚强的一个人啊，当年从自家别墅三楼掉下来，硬挺着没去看医生，天天吃羊肉吃到摔青的地方都发红光了，人也没有叫一声疼…… 戚玉泉长长的“恩”了一声，道：“不去icu了。” 戚良鹏连忙答应：“咱看好病了，不去了。” 戚玉泉摇头，声音含糊的道：“不抢救了。” 戚良鹏有点明白老爹的意思，他是想说，再要进icu的话，就宁可不抢救了。 可是，这个话，戚良鹏是不愿意去细想，不愿意答应的。 戚玉泉也无力坚持，又沉睡过去。 医生很快从外面赶了过来，大致的给看了看，又开了些止疼药才走。 到了下午，戚玉泉再睡醒来，精神好了许多，家里人不敢怠慢，又赶紧将徐稳给请了过来。 就医生的忙碌程度来说，徐稳这种跑到云华，一呆就是两三天的行为是很少见的。不过，作为吃百家饭长大的医生，徐稳本人是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要是学习的人连一点点时间都不肯付出，又如何能请人家想老师，付出大量的时间来教导你呢。 徐稳因此硬是在云医的急诊室里呆了好几天，哪怕没机会上手，都开心的像是179.5斤重的孩子。 当然，给戚玉泉看病，原本应当是徐稳的“本职”的，戚良鹏有请，徐稳也不推脱，到了病房，就帮着看了一遍片子和检查报告，那模样，比云医的医生，看的要仔细许多。 “没什么问题。凌医生过来看的时候，不是说了吗，病人恢复的很不错，现在预防性的化疗也做了，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等身体再康健一点，就可以出院了。”徐稳懒得去想新内容，几乎是将凌然的话，给重新翻译了一遍，基本就是中译中的状态。 不过，戚家人却都听的很认真。 徐稳于是又给多说了两句，再话锋一转，道：“你们这次还好是找了凌医生开刀，其他人是做不下这个手术的。” 戚良鹏笑着点头称是，道：“东科的医生也是这么说，凌医生的肝切除，据说是做的很好。” 徐稳呵呵的笑两声，道：“是做运动医学的东科孟杉吧，他应该想不到，凌医生的肝切除做的有这么好……” 戚良鹏做了这么些年的矿老板，心中瞬间亮起了红灯，脸上露着憨厚的矿工式蠢笑：“您把我都给说糊涂了，凌医生的肝切除，做的究竟是有多好？” 徐稳不是个爱说话的人，但为了拜师，徐稳还是用准备好的语言，道：“你父亲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按照正常的肝切除的做法，你父亲是死定了的。同样的病人给我，我肯定是不会收的。” 徐稳越说，眼神却是越亮，道：“凌医生是为了你父亲的病，专门开发了一种新的手术方法，接下来，要是不出岔子，戚老先生得多活好几年。” 病床上的戚玉泉听着他们俩人的话，慢慢的笑了出来：“七十三，八十四。” 老人的说法，七十三岁不死的话，就能活到84岁去。 戚良鹏却是从徐稳的话里面，听出了更多内容。 他看看身边的亲戚们，缓缓道：“这么说来，东科其实不应该介绍我们，到云医做手术？” “歪打正着。” “您的意思是……” 徐稳“恩”的一声。 戚良鹏再要是听不懂的话，就该被矿工们给坑死埋掉了。 躺在病床上的戚玉泉这次也是听明白了，他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却没有说话。 病房内传递着难言的沉默。 戚家人用眼神交流着，就像是在矿区里一样。 等待了一会，徐稳道：“我准备邀请凌然凌医生去京城，给其他病人做手术，就是我们说的飞刀。” 戚良鹏颔首，道：“没问题，可以请他住涌泉。” “那最好了。”徐稳抿嘴微笑。他就是这个意思。 京城的涌泉招待所是戚家专门用来招待朋友的，不对外营业，位置和服务却相当好，拥有酒店不存在的个性化，徐稳觉得，是非常适合用来凌然的，而且容易让他印象深刻。 徐稳需要凌然印象深刻，无论是对京华六院也好，对京城的风貌也好。 “让病人好好休息吧，我先回去了。”徐稳目标达成，一刻都不停留。 下了楼，徐稳直奔急诊室，想要再找凌然，促成飞刀。 楼下，已经没有逗留于此的其他医院的医生了。徐稳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心道：就你们这样的耐心，还想学顶尖的技术？ “凌医生呢？”徐稳礼貌的询问旁边的护士。 “处置室。”护士道。 “多谢哈。”徐稳慢悠悠的走进了处置室。 刚刚迈入房间，徐稳的脚步猛的一顿。 房间内，竟是一屋子的黑衬衫，黑西裤，黑皮鞋的年轻人。 听到声音，众人也都回头看徐稳，眼神尖锐的像是要刺人皮肤似的。 而在屋子正中，凌然的手里，正拖着一名黑衬衫黑西裤黑皮鞋的年轻人的胳膊。 凌然也只抬头看了徐稳，就用手握住患者的拇指及大鱼际部，另一只手握住黑服青年患肢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然后缓慢牵引…… 克里斯骨折的治疗，大部分时间都采用手法复位，也就是医生用手将病人的骨折部分，恢复到正常体位，看起来，莫名的有感，颇有跌打医生的架势。 不过，外科医生都是给打麻药的。 黑服青年还有精神，打量着徐稳。 徐稳心虚的低下头，没有跟他对视。外科医生的手多重要啊，打架就算是打赢了，都要哭死的。 黑服青年看徐稳低头了，倍感无聊，再回过头来看看凌然的操作，才咧咧嘴，道：“凌医生有空，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场子，蛮有意思的……” 凌然“哦”的一声。 “不行！”徐稳却是将全部的勇气都给迸发了出来：“凌医生，您不能，不适合掺和这种事。” 黑服青年奇怪的看徐稳一眼：“凌医生为什么不能看舞台剧？” “舞台……什么舞台剧？你是怎么受伤的？”徐稳一口气多个问题。 黑服青年皱眉，回答道：“我做动作的时候滑倒了。” “无妄之灾。” “是舞台太滑了。” “这次回去，真得要求改良一下练习场地了。” 黑服青年们露出阳光的笑容，那是借着送同学去医院而成功逃学半天的快乐笑容。 徐稳：◑ε◐第626章 舞狮队 东科医院。 号称粤州银座的中心位置，用六层老建筑改造的东科医院，以石制外形为主，又外挂了大量的显示屏，既保留了古建筑的风貌，又突出了现代技术的先进性，本地老人常常评价：半东半西，不是东西。 东科医院内的收费，自是最讨人嫌的地方。 粤省经济好，偌大的医院放在这里，总有人会进来问一问，甚至尝试着使用，尤其是家里孩子生病急诊的时候，总有病急乱投医的家长，会拿着信用卡冲进来。 3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挂号费，600元起步的检查费，纯进口的药品和医生上不封顶…… 中产阶级只要进一次东科医院，就会怀疑人生。 孟杉倒是对此并不在意，东科是走高端的私立医院，面对的人群原本就不是收入低端的人口…… 咚咚锵！ 咚咚锵！ 门口的舞狮队休息片刻，又热闹起来，却是让孟杉烦心的够呛。 现在的医闹，竟然都开始请舞狮队了，这可就不是一般的讨厌了。 花这么大的本钱，说明医闹方不会轻易罢手，最起码，人家要的不是十万八万的小钱——舞狮队一天万把块都不一定够不够。另一方面，舞狮队的宣传效果也不是一般的好，东科地处市中心，门前的小广场原本是孟杉极喜欢的配置，现在就变成了闹心的地方了。 孟杉几乎可以想象得到，粤州人的朋友圈，现在绝对都在热传相关视频。 “找到人了吗？”孟杉皱眉看着下面。 “还在找。”他的副手是个职业经理人，此时显的更焦头烂额一些。 “你得想办法找找关系。在中国做事，脱不开关系的。”孟杉叹口气。他当日选择副手的时候，只是考虑了对方的外企背景，希望对方能够跟东科背后的投资公司打好关系，这也是他比较薄弱的地方。 谁能想到，遇到今天这种情况，副手竟是束手无策。 孟杉其实也有些搞不定。他的关系不在粤州，而在离开了公立医院以后，医生这个职业带来的附加效应就急转直下。以前做着副主任医师的时候，全市、全省乃至于全国范围内的病人都有找上门来的，病人为了一张病床，乃至于多一点照顾，都会客客气气的，并不吝啬于借用关系，释放人情。 但在东科医院，私立医院的高昂收费，将所有的人情都给磨掉了。来看病的有钱人，不仅不需要释出人情，甚至还要孟杉花费人情去争夺。 为了赚钱，孟杉倒是不太在意这种事，他也不喜欢社交场合的应酬，但是，到了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这就变成短板了。 要说的话，这种事以前都是院长处理的…… 孟杉想到这里，也不纠结了，让副手回去了，自己就拨通了电话。 “想着你就该打电话了。”院长秒接了电话，问：“现在是什么情况？” 东科医院的院长，之前做过粤州医院的常务副院长，也就是孟杉现在东科医院的位置。不过，公立医院的院长，没有铁一般的上层关系是做不成的，他按部就班的退休了，就接了东科医院的邀约，主要做些后勤组织之类的工作。 在东科内部，如护士、护工或者装修采购之类的活计，多由院长负责，医生、医疗和药品耗材的事，就归孟杉来做，双方的合作还算愉快。毕竟，私立医院的盘子小，能捞油水的地方也少一些，大家的工资又高，糊弄糊弄总能搭档下去。 不过，孟杉此前都在尽可能的侵蚀院长的地盘，所以，他也是一直憋着不肯给院长打电话。 现在，电话通了，孟杉也就只能舒一口气，正正经经的道：“现在是有家医闹的，请了舞狮子的，在咱们医院门口……” “现场的情况我是知道的，这家人是什么情况？”院长打断了孟杉的话。 孟杉一口气险些提不上来，这家伙…… 铿锵铿锵铿铿锵…… 门外的舞狮团的配乐，听着就像是胡搞的，怪异无比，偏偏看的人多。声泪俱下的医药配舞狮，又在市中心，跟前就有地铁站，吃饭也方便，谁不爱看啊。 孟杉叹口气，将挪开些的话筒重新签了回来，道：“其实是个小事，病人是个小孩子，疑似感冒送到了我们医院，接诊的医生给做了基本检查，然后开了化验和影像检查，但家长嫌贵，就没有全做，要求给减少几项……” “漏检了？” “恩。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后来输液两天以后，发现情况变严重了，我们就请了别的医院的过来会诊，确诊是病毒性心肌炎，重新调整方案以后，进行了针对性的治疗，如今已经病愈了，但是有点后遗症，胸闷气短，短时间内不适合参加体育运动，这个其实等一段时间就就可能自然好转。”孟杉停顿了一下，道：“病人的家庭情况比较普通，可能主要还是对开销不太满意。” “没有医保？” “没有适合咱们的。” “花了多少。” “82万多，零头给抹掉了。” 院长在电话另一头沉默了。 他本人也是公立医院出身的，就他的经验，这种事情，公立医院里发生的更多，小儿心肌炎本身就不太容易诊断，经常是被当做感冒或者肺炎给治疗的。 但是，公立医院怎么治疗，都是开销不出去82万的…… 院长摇摇头，没有继续就这个话题说下去，转而道：“这个家庭我了解了一下，本身应该是没条件请舞狮队的，他们要闹的话，也不会这么闹。” “您的意思是背后有人支使？”孟杉其实也是这么猜测的。 院长“恩”的一声，又道：“闹事的家长，是有点名要你出面的，对吧？” 孟杉皱眉：“您什么意思？” 院长呵呵一笑，道：“我直说吧，对方冲着你来的。” 孟杉愣住了，握着电话的手捏了捏，道：“您怎么知道的。” “人家就没隐着。”院长的声音幽幽的，道：“戚玉泉这个病人你有印象吧，舞狮队呢，就是戚家所在的商会，给请过来的。” 孟杉顿时心虚起来：“这事……” “这事其实就是你的事。”院长断然道：“我给你个建议吧。你自己试着处理一下，道个歉什么的，看看人家有什么要求，别想着对方会起诉什么的，咱们国内不讲这个。” 孟杉无语，又狡辩道：“我就是给他们一个建议，而且，病人确实得到治疗了……” “你不用给我说。”院长叹口气，道：“我这么说吧，人家戚家现在就是试探一下，你要是能把舞狮队和医闹的一家人，悄无声息的摆平了，人家兴许就当没这回事了。但你要是搞不定，你就最好打听打听戚家人的做事风格。想想自己怎么办吧。” 电话挂掉，孟杉握着电话的手指节，已经全捏白了。 。m.第627章 任选其一 孟杉最近做事很不顺，就好像有一条隐形的枷锁，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以前约好的饭局失约了，之前谈好的体检合约停止了，之前约好的病人都有取消预约的——孟杉都觉得好笑，就算我医院做的不好了，我的技术难道丢掉了不成？ 捻转去问，得到的却是“人品不好”的评论，令孟杉又气又急，又无可奈何，乃至于心中不安。 作为医生，名声重要吗？ 若有一个好平台的话，名声其实是不重要的。国内任何一家三甲医院里，专家号都是不够排的。一周放出半天一天，甚至是三天的专家号，都有无数的病人涌过来，其中大部分，并不是奔着医生的名声来的，就是奔着三甲医院的专家的名号来的。 一名医生如果是三甲医院的副高，又有点本事的话，不用两年的时间，就能立起自己的名声，然后……因为做不完那么多的病人而自减门诊是常态。 但是，离开了好平台的话，以前积攒下的名声，就必须要珍惜了。 像是孟杉这样的医生，自带流量可供良性循环的，相对就比较轻松，可一旦流量被打断了，甚至传出了不好的名声来……医生这份工作，很快就会干不下去了。 医生的医术是一方面，还得有病人，他才能发挥作用。不像是其他行业，医生是始终直面最终消费者的，中国古代的名医为什么都很注重用户体验，就因为除了御医以外的中国古代医生，是没有好平台的，大家积攒名声不易，有的甚至需要几代人的默默耕耘，自然不能因为一时痛快，而使之损失。 相比之下，东科这样的私立医院，要么走莆田系的套路，去基层去乡镇，搞各种免费体检抓病人，要么就得将名气循环起来——就粤州的环境来说，如果仅仅是花钱多价格贵，其实不是什么坏名声。 “人品不好”这样的评论就不行了。 孟杉晚上回家，甚至因为这么平平淡淡四个字，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今天怎么了？”小三被他吵的也睡不着了，干脆把灯给打开了。 “都是些破事。”孟杉道。 “不就是医闹吗？你在医院里，不是一样有医闹的？” “那不一样。”孟杉摇头：“公立医院里，害怕医闹的都是小医生，私立医院里刚好相反，我们这些人才担心医闹，小医生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了，违反合同能赔几个钱。” “那怎么办？” 孟杉没答，叹了口气，道：“你有没有看过以前的武侠故事。” “你说。”小三知道他只是想说话。 “就是一个大寨子，或者门派，被人给围住了杀，谁出去了谁死，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为什么，然后，今天一幢楼里的人死绝了，明天某地又变成绝地了……”孟杉越说声音越小。 小三却是给吓住了，低声道：你怎么像是在讲恐怖片呢。” “要是恐怖片就好了。”孟杉自己爬了起来，拿出手机，道：“我得出去了。” 小三登时怒了：“你又想起哪个\*\*人了？” “我去趟京城。”孟杉懒得吵架了，直接说了答案，抓着衣服就走。 …… 京城。 京华六院。 一群医生，全程怀疑的看完了凌然的手术。 手术总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大家怀疑凌然。此部分，截止于凌然切开右肋缘下，再切断肝周围韧带。最迟钝的医生，到了凌然分离肝脏周围的游离组织的时候，也都差不多意识到，自己的怀疑是出现问题的。毕竟，肝切除的核心问题之一，就在于周边组织的分离，而当周边组织分离的如此顺利的时候，原因肯定不会是病人长的乖。 于是，接下来，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发生了。 第二部分，大家开始怀疑世界。毕竟，正常的血流阻断，正常的预切线处理，对任何一名医生来说，都不能说是轻松的事。要做的游刃有余，做的驾熟就轻，都是非常困难的，至于多么流畅快速的完成，其实大部分都只存在于梦中的。 但是，梦中的世界终于出现在眼前了，那么……当然是要怀疑世界的。 而在凌然开始切除肝肿瘤的时候，怀疑世界的众人，不其然间，就开始怀疑自己了。 这也是手术的第三部分。 站在手术台上的医生们，不停的叩问自己，扪心自问：我为什么不知道肝癌手术可以这样做？我为什么会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才知道？我究竟知道些什么？ 当凌然取下手套，宣布手术完成的时候，坐落于手术室上方的参观室里，更是一片的喧闹。 “我当时看视频的时候，就觉得好假，没想到，真的有人做手术能做的这么假。” “肝癌的术中随检，说出去谁敢信？” “靠感觉的？做多少例能感觉清楚的？” 医生们讨论的无比激动。 徐稳激动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经典重现，或许比第一次见到经典，更令人激动。 “难以想象，难以想象！”站在参观室的正中间的六院副院长王安志也是徐稳的老师之一，专研肝癌的大拿之一，此时亦是看的赞叹。 肝癌号称“癌中之王”，肝癌手术的难度自不必说，在血供如此充沛的器官上动刀子，遇到的问题数不胜数，如果要一定要对问题的难度做一个说明的话——在京华六院内部，肝胆外科的筛选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京华六院只要第一学历是985的医学院毕业生，换言之，只有在每年参加高考的900多万名考生中，考到前18万名前的学生，才有资格留在京华六院，平均来说，只有考在每个省的前6000名的学生，才有进入京华六院的可能。 这些怎么说也不可能是笨蛋的学生，经过五六七八年的医学生教育，数年的住院医培养，还要再经过一次筛选，才能进入肝胆外科。 然后，他们需要10年的时间，才有可能触碰到肝癌专家的边儿——是不是专家，都不用资历卡着，病人的生存率就足够了。 王安志做到了副院长，在技术方面自然不弱，但是，望着凌然举重若轻的手术流程，王安志依旧只有“难以想象”四个字来形容。 要是想象得到，他也就这么做了。 “我们过去见见凌医生吧。”王安志没有看缝皮的兴趣，也不像是其他年轻医生们那样，有互相讨论的需求，转身就走出了参观室。 京华六院的参观室是类似电视剧里的格局，等于是一间立在手术室上方的，有透明窗户的房间，且有独立的门禁和对讲系统。 在这样的参观室里观看手术，可以在不影响术者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上的自由参观。缺点就是进入手术室，还要从另一边下去。 与此同时，凌然也在总结经验。 为了今天的手术，他耗费了25分钟17秒的虚拟人。比此前所用的，节省了许多。 毕竟，凌然此前无论是做手术，还是在解剖室里用大体老师练习，都是采用有条不紊的方案，至暴力也不过是用电锯而已。 但是，对付虚拟人的时候，就没有这层顾忌了。 凌然觉得，自己再用两次虚拟人的话，应该能将每次的时间，再减少一半。 不过，再怎么节省，虚拟人的总时间还是减少的…… 凌然掏出一罐酒精凝胶，一边涂抹着，一边皱眉思考。 叮。 系统跳了出来，并且，同时在凌然面前，放出了两个任务。 任务1：解除病痛。 任务目标：为100名患者解除病痛。 任务奖励：虚拟人2小时。 任务2：解除病痛。 任务目标：为300名患者解除病痛。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与此同时，系统说明道：“两个任务，任选其一。” 。m.今日参加活动，请假一天今天在外参加活动，状态不太好，求请假一日《大医凌然》今日参加活动，请假一天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28章 敬服 任务2与凌然之前完成的任务相同。 得到的中级宝箱里，能够抽出来技能书，也能抽出4小时的虚拟人。 就长期发展来说，任务2的潜力还是要更大一点的。 毕竟，技能书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尤其是在医学治疗中，弱点强点的技能书都是技能书，无非是覆盖面不同而已。 没有抽到技能书也不会坑，4小时的虚拟人依旧很划算，大瓶的技能药剂就更厉害了。 所以，凌然只是短暂的做了思考，就选择了…… 任务1。 任务页面一闪即逝，再抬头左上角，则有任务完成的数量提醒出现。 0/100——这是目前的状态，看着稍微有点刺眼。 凌然微微皱眉，如果是0除以100的话，应该是0来着。比起1/100来说，0/100的存在更怪异些。 “凌医生。”徐稳和他的师父王安志，以及一票的医生们，都从参观室转了下来。 凌然轻点头，云之。 众皆笑，甚欢。 左慈典乖巧的露着中年人的微笑，然后递出几只酒精凝胶。 这里也没杯子没茶叶的，酒精凝胶就算是招待了。 云医急诊科凌治疗组的风格，也算是深入左心了。 京华六院众医，传递着酒精凝胶，内心全是戏： 拜见凌然是要清洗自己的意思吗？ 沐浴更衣的简化版？ 只擦手还是要擦身体？ “凌医生，手术做的太好了。”王安志主动上前，和凌然握手，脸上带着主动和被动的激动。 “谢谢。”凌然规范的回答。 王安志一个劲的点头：“老实说，小徐说要请你过来的时候，我是有些疑虑的。高龄本来就是高危因素了，原发性的肝癌更不好处理，将这个作为课题，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徐稳低眉顺眼的，听着老实说的话，就轻轻点头。 王安志再看凌然一眼，问：“凌医生投身这个项目多长时间了？” “刚刚开始吧。”凌然自己也有些迟疑，他是否投身这个项目，还得是两说呢。 王安志已是激动的不行：“我们六院可以帮助您来推广这个项目……” 一种术式，或者说是手术方案，要想让所有人都使用，那是真的需要推广的。别说是所有人了，就是云医产科的方平竹主任，想要搞全面的羊水栓塞的筛查，也只能在自己的科室里搞下去，同医院的其他科室都不认，由此可见，一项技术的推广是有多困难。 要是有六院帮忙推广凌然关于肝癌的手术方案……其实也没什么卵用。 京华六院在京城都排不上号呢，想要闯出京城，辐射全国，想都别想。 论面积，论人口，云医的辐射面可能还更强一些。 这也就是京城的普牛医院的困境了。你说他们的技术强吗？论综合实力，京华六院恐怕还是要强于云医的，尤其是在某些关键科室的建设方面，京城的医院天生就有优势，像是凌然所需的病人，筛选起来其实并不容易：原发性的肝癌无转移，有强烈的手术意愿，采用正常方案无法达成目的…… 云医自己就不好筛选出再一名合适的病例了，可在京华六院，人家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病人。 但是，京华六院即使实力强劲，可夹在京城的一堆强院中，就不那么显得出来了，最重要的是，他们想动用京城的医院资源也不容易。 如云华医院开个某某会议，扯个昌西省xx国际会议什么的，那都是分分钟的事。京华六院就不能这么搞了，手续之类的批准起来，很多时候就让人放弃了。 左慈典在凌然身后，轻轻的咳了两声，再次递出一个酒精凝胶给王安志，笑道：“看您不喜欢用刚才的，我这里还有樱桃口味的，柑橘口味的。” 他摊开手，里面放着好几管的酒精凝胶。 凌然顺手又拿了一个，同时道：“肝癌手术我也只是刚刚接触，还没有到推广阶段。” 没有虚拟人，你推广啥呀。 王安志则是眼睛一亮：“刚开始接触吗？” 他的目光，瞅向了徐稳，似是向其征询。 徐稳轻轻点头，道：“凌医生以前常做的是肝切除，肝癌手术接触的比较少。” 他这么一说，王安志立即想起来了，颔首道：“给梅老做过手术的。” “是的。”徐稳点头，道：“凌医生肝切除做了有300例往上了吧。” 左慈典在旁笑：“500差不多。” 王安志连忙表示敬服，又道：“哪咱们可以先搞论证么。六院负责病人这一块，凌医生是想带自己的团队，还是从我们这里抽几个人。” 在场的小医生纷纷看向王志安。 左慈典这次没咳咳，倒是有点佩服王安志的话术，这是用语言就轻松贴上来了啊。 可惜，凌然对论证也毫无兴趣，双手揣入兜里，帅气的道：“肝癌手术的话，先暂停两天，我想先做点别的。可以吗？” “做点别的，你想做哪方面的手术？”王安志身为副院长，权限总归是不小的。 “急诊的清创，克里斯骨折，或者按摩都可以。”凌然没有细说的意思，反正治愈100人，在京华六院能做就做，不能做的话，他飞回云华做也一样。 王安志表情怪异之极，这算是什么要求？ 左慈典从旁道：“我们凌医生平时没事了，就喜欢做急诊的手术，大概就像是普通人散步那种感觉，能帮助他想问题，整理心情。” 他也算是开动脑筋了。当年看到老婆从领导的车里下来，都没有想这么多。 王安志看看凌然，再看看左慈典，最后面向徐稳，道：“你怎么说？” “凌医生要是就想玩几天的话，我给急诊科主任说一下。”徐稳硬着头皮征询凌然意见。 凌然点头：“三天时间比较好。” 给100名病人解决丙酮，平均下来，每天处理33例就差不多了。以云医急诊科的效率来说，三天时间应当是足够了。 徐稳于是点点头，自去急诊科说了。 不像是云医的急诊科有霍从军坐镇，京华六院的急诊科是相对弱势的科室，性格也还好，经过徐稳的一番说明以后，也就允许凌然到急诊科来“做三天”。 急诊科容得下实习生和住院医，自然也就容得下凌然。 凌然得到徐稳的回电，却是一刻都没有耽搁，立即从肝胆外科，前往急诊科。 肝胆外科的医生们，自觉不自觉的，就有好几个人跟到了凌然的身后。 一名女医生，还拿出了手机，跟着凌然拍摄视频，实时发送到小群中去。 10分钟后。 凌然就在京华六院的急诊科里，逮到一名手指被螃蟹钳伤，因处理不当而发炎肿痛的病人。 凌然立即给铺巾做清创，再消毒上药，最后乐呵呵的转交给左慈典包扎，两人配合的极其熟练而顺利。 当患者的伤处被裹起来的时候，凌然再喊出系统，不用说话，就见左上角写着1/100。 凌然不由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样的小伤情，只需要处理好了，病人的痛苦就算是解除了。 左慈典见凌然满意，自己更加满意的笑了出来。 拍视频的女医生，肝胆外科的医生们，以及急诊科的医生们，则看着面带微笑的凌然和左慈典，有些莫名其妙。 云华的医生是没见过螃蟹还是咋地？第629章 安排 第629章 京华六院的急诊科灯火通明。 医生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像是看新到货的真活海鲜似的看看凌然，又像是野生动物园里的动物，过来瞅瞅新到货的真野生动物，又或者古董市场里的老板们，听说有人进了真古董。 凌然给螃蟹钳后的男人做了清创，接着又给一个擦伤的小朋友涂了药膏，接着是一名崴了脚的中学生，只拍了片开了药，连处理都没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王安志在跟前看的眼睛都累了。 他是副院长来着。虽然是副的，但在医院里面，那也是顶忙的一类人了，别的科室要组织个什么活动的，都得把前置工作做的相当完备了，才来邀请他的。 说实话，王安志有段时间没有看过这么……简单的操作了。 就算是实习生巡演，或者规培生表演，也得给个难度高一点的小手术吧。 清创缝合可以说是low到爆的急诊室操作了，涂药膏算什么？哄孩子的难度还更高一点呢。 “那个……凌医生，您大概要休息多长时间？”一名小医生在王安志的眼神示意下，小声的提出了异议。 凌然完全没听出异议，他看看3/100的数字，又向取了药回来道谢的小朋友招招手，道：“我没准备休息啊。” “不是……意思是您做这些小的，清创之类的，计划做多久……” “不是说三天吗？”凌然很是奇怪。 “真的做三天？”王安志忍不住了。让我们看您做三天的肝切除就算了，用脸哄小朋友算什么，难道以后的儿科医生都要考脸不成？ 凌然对王安志的疑问很是不解，想了想，有些迟疑的问：“你们的病源很紧张？” “不是这个意思。”左慈典听不下去了，这是好好的事儿都能谈崩的节奏啊。 左慈典强行挤到了几个人中间，咳咳两声，先对王安志道：“王院长，其实，凌医生在急诊科这边……休息呢，也是给你们一个宽裕的时间做准备，你们让凌医生过来做肝癌的手术，不会是只准备做一两台吧。” “那当然不是，我们的计划是4台以上，凌医生如果愿意，情况许可的话，做六台七台更好的。”王安志很大方的样子。对他们京城的医院来说，请飞刀什么的费用根本不放在眼里，重点是在请飞刀本身。比起请飞刀丢的面子，钱算得了什么。 左慈典点点头，他也是这么一个想法，到京城来开飞刀，这种事情说出去，本来就可以吹的好么。 事实上，要不是为了凌然此行顺利，云医那边肯定都要开吹了。 可以想见，等凌然这边忙完了，再回去以后，该吹的还是要吹。 与这种名声相比，几台手术的飞刀费，真的不算什么。 大家对飞刀的数量都没有限制，要求的也就是质量了。 左慈典确定此点，微微一笑，道：“王院长，就按照您说的，假设我们凌医生要做6台手术，你们有符合条件的6名病人吗？” 王安志摸了把脑袋：“病人总是有的……” “凌医生的手术，对病人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左慈典道：“如果病人用常规的肝切除术，就能治疗的话，何苦要用术中送检的方式来治疗呢？” “术中送检切除的肝组织可以更少一些，病人的预后，尤其是肝功能更强，这不是很重要？”说到医学问题，王志安也是不虚的。 左慈典语塞两秒钟，转瞬将话题拉回来，道：“比起预后好，救命的价值还是更大一些吧。六院既然有医院推行这项技术，我们是不是先将它的重要性给凸显出来。” 王志安沉吟着点了点头，道：“好吧，我们可以再多找几名病人，做一个筛选，不过，一口气找多名病人的话，手术安排得过来吗？” 有关肝癌的手术，必然是有术前准备术后安排的大手术，一整个团队都是要运作起来的。 早些年的时候，这样的手术光准备就要准备一周两周的时间。 左慈典却是知道凌然的风格，只是笑笑，道：“凌医生做事情的节奏很快的，而且，我们团队经常熬夜的，您找到合适的病人，我们都能安排得过来。” “好，那就看你们的了。”王志安姑且相信了。 请飞刀，原本就是想要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了解对方的先进经验，给予相应的空间，也是理所应当的。 王志安的目光又重新放在了凌然身上。 二十几岁的医生，到京城来开飞刀，如果不是徐稳一力坚持，王志安别说是同意了，他从别处听说了都不会相信的。 “你想要吃药还是推拿？”做完了体格检查的凌然，也没有开检查单，就地问了起来。 躺在检查台上的年轻人坐了起来：“还可以推拿？” “当然。” “那……推拿多钱？”年轻病人的声音降低了一些。 凌然看向旁边配给自己的年轻医生。后者迅速的打了推拿的首字母，再看看电脑，道：“有15元的，有25元的。” “15。”凌然道。 “那我推拿。”年轻病人毫不意外的做出了决定。 凌然让其再次躺下来，再用右手压住左手，顺时针的揉按起来。 “我现在是什么毛病？”年轻人微微抬头，望着凌然的手。 “肠蠕动的太缓慢了。”凌然道。 “啥意思？”年轻人奇怪的问。 “便秘。”凌然这次回答的通俗了些。 年轻人又是惊讶又是诧异的喊了出来：“便秘！便秘？便秘？” 凌然只当他是疑问句，于是继续解释：“简单来说，就是屎憋住了。” “我知道，您不用解释的这么细致……”年轻人焦头烂额。 凌然依旧做着推拿，约莫一两分钟的功夫，年轻人的肚子就叫了起来。 凌然越推拿，年轻人的肚子叫的越大声，紧接着，他自己放了两个屁，就起身往厕所跑去。 他的任务条，不出意外的又向前一步。 王志安等人则看的目瞪口呆。这是请人来看揉屎吗？ 徐稳则是满怀着骄傲：“凌医生的力度，把握的是真好啊。”第630章 行事不易 孟杉做了一番准备，就坐着早班飞机，到了京城。 从粤省到京城的早班飞机上，坐满了西装革履的精英人士，孟杉坐在商务舱，瞅瞅身边人，再看看身后的人，有种莫名的骄傲——不管你们哪一个，断腿断臂断腰的都得来求我。 骄傲过后，就是莫名的空虚了。 最近几天，孟杉都没怎么做手术，东科的业务也有些疲软。 当然，东科以前的业务也不多，日常就是给小孩子看个感冒，给人做个牙，或者给孕妇做点体检什么的。赚的就是不想排队的人的钱。 真到做手术的时候，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都是消费不起的。孟杉也懒得赚屌丝们的钱，像是莆田系那样，愣生生割肉割出几万块，还要给销售和医生分成，实在是过于艰难了。 孟杉更想开拓的，其实是国内那批有超牛商业险的人群，也就是身边坐飞机的这群人。 以前的时候，孟杉都很喜欢打量身边的同行人，甚至观察他们的动作步态，这样，到了需要给此类人做手术的时候，才能相对准确。 “早知道不给自己找事了。”孟杉看着看着，嘴里一阵发苦。 折腾凌然，是孟杉为自己的布局而下的闲子。至少在当时，他觉得是闲子来着。 哪里能想到，自己随便的一个落子，竟是反噬了回来。 懊悔什么的，在孟杉的脑海中是一闪即逝的。 他现在就想到京城去，找凌然说项说项，道道歉什么的，将此事给平息下来。 之所以找凌然，而不是找戚家，自然是因为孟杉知道，戚家的要价一定很高。 像是戚家这样的土老板，一旦占了上风，那都不是咬一块肉就能满意的。更何况，孟杉也没有多少肉可供对方撕咬。 相比之下，孟杉觉得凌然应该是更好说动的，至不济，送他一辆车之类的，想必就该满足了。 孟杉想到此处，又有些肉疼。 一辆车可是不少钱呢，虽然他知道凌然平日里开的是辆捷达，可要说送，起步也得是辆B级车吧，算上道歉赔罪消事儿的因素，弄不好就得送辆不漏油的奔驰才行。 老实说，就算去了私立医院，孟杉也就是三甲医院的主任水平的收入，而且肯定是达不到骨科主任的收入的。 真的要不要出这么大一笔钱，孟杉还准备再看看。 他这么想了一路，眉头皱的都要破皮了，临下飞机，才到卫生间搓搓脸，重新整理一下衣服，一路听着小皮箱，像是个中年衰弱少锻炼多熬夜不受异性欢迎的飞行员似的，快步离开机场，再到接机口，见到了京城的老同学。 “老黑。”孟杉和老同学的手紧紧的握了起来。 越是艰难，才越觉得同学间的情谊珍贵。 孟杉读书的时候成绩好，和老同学联系反而少，毕竟，与书本打交道的时间多了，跟人打交道的时间就少了。 孟杉拉着老黑的手，使劲的摇晃，并上下打量着他。 老黑已经是个典型的中年医生了，黑眼圈眼袋少发和佝偻形状变形手指一应俱全，这些年显然没少为医学付出的。不过，就孟杉所知，老黑的医学之路并不是太顺利，至少，不像是他这么顺利。 除了在京城找到了编制内的工作以外，老黑这个医生做的并不出彩，到了现在，依旧是个内聘的副高，所谓内聘，就是医院的副高名额不足了，老黑的条件又达到了副高的线，熬过几年以后，医院暂时给个相同待遇将就着，与正常的副高相比，看似大差不差，实则大相径庭，就相当于编制外的副高。 在京城里，老黑这样的条件，就不能说是好了。 不过，老黑本人是个善于交际的乐天派，即使脊椎做手术做出了毛病，也还是挺直了腰杆，脸上乐呵呵的。 “见你一面不容易呀，这次来能住多久？”老黑拍拍孟杉的肩膀，道：“我给安排到我们医院跟前的酒店了，别嫌档次差，就这个条件……” “酒店我自己来么。”孟杉还是客气了两句，见老黑坚持，就应承了下来，再叹一口气，道：“我这次是被雁儿给啄了眼，没办法，得找人说项说项了。” “你这个事，我听说了。”老黑没掩饰，道：“老班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能不能有啥办法。” “老班人挺好。”孟杉说着话，不由带着怀念的语气，道：“当年读医学院的时候，以为做医生就行了，没想到，真做了医生，事情这么复杂。” “恩……你想怎么搞？”老黑也有点沉浸于学生时代的回忆了。 孟杉摇摇头，语带无奈的道：“能怎么搞呢，先去见见凌然，看看他怎么开价吧。” 他没说出准备给一辆车的话，这种事，最好还是私下里做，就算是老同学，也没必要说的那么详细了。 老黑自无不可，领着孟杉往停车场去，口中道：“凌然最近在京华六院呢，我找人打问了一下，说是开了一例飞刀，然后就停了。” “出事了？”孟杉一下子欣喜起来。 凌然要是出事了，尤其是是出医疗事故的话，他这边可就轻松了，操作起来，斡旋的余地也就大了。 老黑却是耸耸肩：“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做过的那例飞刀，表面上应该没问题，有别的医院的医生去看过的，据说预后挺不错的。” 孟杉撇撇嘴：“肝癌的预后很难讲的，光看表面化的东西，看不出来的……” 说到此处，孟杉突然觉得，也不用太着急去见凌然了。 他看看旁边，问：“老黑，你有没有办法，带我去见见那个病人，就是凌然开飞刀的病人。” “简单。”老黑回答的无比痛快。 到了六院，孟杉才知道老黑为什么答应的如此痛快。 人家六院不仅没有封锁消息，限制参观的意思，相反，六院特意将凌然做了手术的患者，转移到了一间独立的特护病房中，外院的医生只要装模作样的登记一下，都可以隔着玻璃参观。 想要具体的资料，或者解除病人，就相对复杂一点，但六院的医政科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只要拿得出证件，再在规定的时间内，既可入内，病人和家属也都是签过协议，并不反感有大量的医护人员进进出出。 孟杉跟着老黑看了病人，看了影像资料，还看了多日来的理化检查的数据，一项项看下来，孟杉也是无言以对。 他是做运动医学的，但普通的医学检查也都是没问题的，对于一名肝癌病人的术后状况，稍微查一点资料，就能心里有谱。 可眼前这位，明显是超出预期的。 “凌医生的技术是真没得说，病人恢复的非常好。” 孟杉和老黑站到玻璃墙跟前，听到“凌”字，耳朵就竖起来了。 “肝癌手术做到这一步呢，在技术层面上，真的是没什么可挑剔的了。病人切除的肝脏很少，肝功能恢复的也非常快了，尤其是对年龄较大的患者来说，凌医生的手术方法，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实操性的……” “不仅仅是实操性了，这样的手术方法，其实还是有相当的推广价值的，不仅仅是术中送检，这个很多人可能把握不好，但除此之外，所有一系列的手术处理，也是很有讲究的。” 孟杉顺着话音看过去，正好可以瞅见两名说话医生的侧脸。 他略作判别，就认了出来。 转头，孟杉对面带征询的老黑低声道：“一个是凌然手下的医生，一个是六院的徐稳。” “徐稳我见过。”老黑欲言又止，过了会儿，再听着两人的对话，不由道：“没想到他也这么能舔。” “棋逢对手吧。”孟杉满脸的不屑，心中更是警铃大作。 再淳朴的人，这样经年累月的被舔过来，恐怕也会变的高傲起来，如今看来，想要简简单单的说服凌然，在言辞准备方面，也应当是胜过面前的两位的。 孟杉的眉头微皱，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呢。 。妙书屋第631章 请走这边 “我们这边已经有三名合适的病人了，什么时候请凌医生见一下。”徐稳隔着玻璃墙，跟左慈典商量着。 玻璃墙内的病人稳定，身为副主任医师的徐稳，进不进去查房都是可以的。事实上，这个病人自从同意配合六院的教学需求以后，每天都有几十上百名的医护人员来查房，真真是被查的门清，基本不会再有意外情况了。 左慈典属于查房只能算及格的医生，不过，说到凌然的手术时间安排，左慈典的脑海中，瞬间就蹦出了无数的细节，立刻问：“三名病人都签了协议？” “签了，实验性疗法，他们也都理解的。” “这样的话，我让张安民医生先过来做些基础的检查，如果确实符合凌医生的要求的话，咱们就开始安排具体的手术时间。这方面，病人都理解的，对吧？”左慈典自己做不来这些事，但安排的是妥妥当当。 徐稳点头：“我们都说明了。凌切除的适应症是高龄原发性的肝癌患者，大部分医院都是不建议手术的，这几位患者有较强的手术意愿，肯定是愿意服从安排的。” “但是有被筛选掉的可能的。” “是，病人也基本理解状况。”徐稳耸耸肩。要说完全理解是不可能的，毕竟牵扯到的是生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病人的适应症不符合，例如怀疑癌细胞已转移，或者身体连最基础的肝切除都不耐受，那再上手术台的意义是什么呢？ 很多病人嘴上说着死马当作活马医，但做久了的医生都知道，没有病人是把自己真的当做死马的。 医院，是一个病人和病人家属都相信奇迹，唯独医生不相信奇迹的地方。 每一项操作，都需要旷日持久的磨练，每一个术式，都是前人与今人，医生与患者，生者与逝者的交流。而梦想与现实，从来都没有融洽过。 左慈典人近中年才进入三甲医院中，做事的风格和思维，都与普通医生不太相同，想的也更多一些。他此时看看徐稳，特意嘱托道：“凌医生更多将时间用在手术上，这点咱们得费心着。” “一定。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凌医生才能做到今日的成绩吧。”徐稳毫不费力的应诺。 左慈典微笑：“凌医生在医学方面的天赋，肯定也是远超常人的。” “那肯定的，光看凌医生的缝合操作，那都是许多医生做很多年，做不出来的。”徐稳的手里比划着：“看凌医生拿持针钳的动作，那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 孟杉终于听不下去了。 站在房间的角落里，孟杉恨声对老黑道：“现在的公立医院真是完蛋，舔狗都舔到这个地步了。你说说，人都不在跟前，有必要吗？” 老黑摊手。他也是公立医院的，要是有可能的话……他也想练一手舔狗的技巧。要说的话，老黑倒觉得面前两舔的策略挺好，人前说人的好，哪里有人后说人的好来的真诚啊。就现在的社交网络之先进，指不定两人的对话什么时候，就传到当事人面前了。 想到此处，老黑倒是一凛。孟杉不是公立医院的医生了，他还要在京城的医院圈子里继续呆着呢…… “凌然能做肝癌，也算是厉害了，但也没必要这样舔。”孟杉又是不爽的啰嗦了两句，舔狗提高社会成本，实在令人深恶痛绝。 老黑依旧只是一笑。 “拍点照片，咱们回去研究。”孟杉自己看了一遍，没有找到疏漏，但这不代表凌然开展的新术式就没有漏洞。世界上就不存在没有漏洞的术式，要质疑的话，总有可以质疑的地方。 不过，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孟杉自觉无法完成，就想找人帮忙。 老黑本就是来帮忙的，“恩”的一声，既道：“你拍列出来的，我去翻检查报告。” 两人说好了就掏出手机来拍拍拍。 过来看病人的医生拍点照片留个印象是很正常的事，不过，两人一拍就是好一会，还是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很快，一名身着ol时装的漂亮女郎就走了过来，面带微笑的递出一张名片，道：“两位医生，你们好，我是云利的医药代表小刘，如果想了解凌切除的相关信息的话，我们在这边会议室准备了更多的资料，可以随我来……” 孟杉和老黑的眉毛都挑起来了。 孟杉道：“你们还搞了个推介会之类的？” “主要是以介绍为主，京华六院对于凌切除的前景是很看好的，我们云利主要是配合京华六院、云华医院和凌然医生，恩，请走这边。”漂亮女生的说服力还是有的，带着话术的介绍，很快将孟杉和老黑带到了不远处的会议室里。 总面积大约百多平米的会议室里，此时已是做成了冷餐会的形式，一排的食物靠着墙壁陈列，还有大量的酒水饮料，与此同时，前后位的位置则是布置了投影的幕墙，此时正在放送资料。 房间中间的桌子上，摆放的则是各种各样的资料文集，孟杉上前翻阅了一下，果然看到许多拍好的照片和复印件，他想知道的内容，里面大部分都是写出来的。 孟杉顿时意兴索然。 云医的医药代表小刘注意着两人的表情，微笑道：“会议室的开放时间到晚上10点钟，可以在里面看录像和资料，也可以随意用餐，资料的话，我们有装好的袋子……对了，可以登记一下两位医生的资料吗？” “我来吧。”老黑站了出来，写了自己的身份资料，又用同科室的医生的资料给孟杉填了。 小刘等他填好了，说了声谢谢，再笑道：“黑医生和王医生可以自便，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打我的电话，或者找我们会场里的服务人员都好。” 她说着给了两个笑容就离开了。 孟杉面色阴沉的站了几秒钟，然后去端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再去翻资料，口中道：“凌切除，好大的口气呢。” “如果能实现的话，也是真的很了不起了，”老黑也低头翻资料，道：“现在还不知道五年生存率有多少，但是，不能做手术的病人，到了这个年纪，一般也就是一年左右吧，做了手术的话，最少还能延长两年左右。” “不是这么算的。”孟杉不愿意承认，道：“给肝功能这么差的病人做手术本身就是冒险，就算手术成功，病人的收益也不一定有多大。” 老黑自然不会跟他争辩。生存率这种东西，随诊几年的时间，自然就能看出来了。 到时候，病人的生存时间和生存率，就会决定该技术的生死。 医疗技术向来如此，有时候万众期待的技术，几年以后说宣布破产就破产了，而不被看好的技术，因为表现良好而在多年后爆红的例子也不鲜见。 总而言之，体现在病人身上的效果，是最终决定技术的金指标。 “我这边都被问到凌切除了。”会议室里，站在前面的几个人，聊天的声音稍微大了些。 孟杉心里一动，卷了一本资料，走了过去。 正在聊天的几名医生也是临时组合，此时就着面前投影出来的录像聊天： “癌症这个东西，年纪越大发病率越高。现在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以前70岁的人得了癌症，基本都选择保守治疗了，现在就不一样了。” “期待值不同了嘛，再者，中国人也比以前有钱了。为了看病搞的家徒四壁，负债累累的，很多老人都不愿意的。但如果有钱的话，还是愿意看一下的。” “人死了，钱没花完。”旁的医生笑了一声。 “还有公费医疗的人呢。”最先说话的呵呵两声，道：“就我看，凌切除的技术的话，五年生存率低不了的，有办法的人，谁不愿意多活几年的。” 众人纷纷点头。 就是孟杉，也不由跟着点点头，再走上前去，试着加入进来，道：“这么说的话，凌切除还是挺有推广价值的。” “谁说不是呢。” “怎么没见这个凌医生？”孟杉笑笑，道：“这时候了，难道还躲起来不成。” “这个凌医生脾气是有点怪的。”最先说话的医生看看孟杉，挠挠头，道：“您挺面熟的，咱们见过？” “鄙姓王，友谊医院的。经常参加普外科的一些会议可能见过。”孟杉用了老黑的信息，再回过头来，道：“你说脾气怪？” “恩，他这两天你知道做什么呢？在急诊科里面给人做清创缝合，我见到的时候差点笑死了，还给人做推拿，吸引了好些个广场舞大妈……” 在场的医生都笑了出来。 孟杉也只好装着笑：“是挺怪的。” “还有更怪的呢。他这不是做清创吗？就有人想请他开飞刀的，我听说，开价最高的，5万块了。”那医生伸出一只手，摆了摆，道：“人没去。” “一场手术5万，太高了，没有这个价的。” “高龄肝癌手术，全世界能做的也没几个的。买命的钱，高不高一回事，反正也没人和他争。” “人找的这个方向是真不错。” 孟杉听的一阵烦闷，要是一场5万块的飞刀都不肯的话，这人就太不好打交道了。 正想着，医药代表小刘又咚咚的踩着高跟鞋回来了。 “大家好，凌医生的下一场手术时间确定了，就在明天早上6点钟。我把细则贴在墙上。”她说着，就将几张打印纸依着墙面展开来了。 医生们纷纷涌了过去，一边抱怨时间太早，一边开始登记姓名。 。妙书屋第632章 6点钟 凌晨1点。 凌然依旧在六院的急诊室里忙碌着。 徐稳陪在跟前，身子都开始摇晃了，像是一只徐晃似的。 他也不是不能熬夜，做医生的，熬夜属于常态。不过，像是凌然这样熬夜，两天下来，徐稳无论如何都是熬不住了。 从云华赶来的张安民高傲的看看徐稳，心道：在凌治疗组，不懂得劳逸结合的，最终都得是这个狗样子。 “我得去睡一会了。”徐稳望着神采奕奕的凌然，终于是不行了。 再要是坚持下去，明天的手术，他就甭想参与了。 凌然“恩”的一声，道：“明早只有一台手术的话，可以晚一点来的。” “好……”徐稳应的心虚。早上六点钟的手术，再晚又能晚到几点呢。 徐稳只能摇摇晃晃的去了休息室，找了地方睡下来，几乎是骤然入眠。 张安民看看表，也乖巧的道：“凌医生，那我也去睡觉了。” “好。”凌然正在给一个病人做推拿，神情认真，也不需要助手的样子。 “我就睡在医院里，您有事就找我。”张安民特意说了一句，以表达自己是纯粹出于工作的需求，而不是为了节省一晚上的酒店费用。 云医的出差开支都是固定的，医生们愿意住好酒店就住好酒店，能找到医药代表开销就算是省下了。张安民这样的小小主治，与医药代表无非是饭饭之交，酒店是不可能酒店的，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作为一名已经很懂得生活的男人，张安民的策略就是睡医院。 尤其是京华六院这样的大医院，值班室什么的条件并不差，高低床干干净净的，比大学时的宿舍还好三分呢。蹭住进去，不光不用花钱，偶尔还有医生提回来的水果牛奶，不要太开心。 现在送欢迎水果加牛奶的酒店得多贵啊，到了睡觉的时候，还不是一张床，不见得比医院的干净呢。 凌然对张安民的话并不在意，他身边的助手来来去去的休息，凌然向来都是不管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基本都是比较自律的，做不到此点，进入三甲医院也是无用，就算是周医生……周医生属于大约还是天赋比较好…… 张安民溜边走了，凌然就在打着哈欠的左慈典的伺候下，给人做着推拿。 别看京华六院地处京城，可要说急救资源，真是不能和云医相提并论。 云华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顶级三甲医院就是云医、省立和陆军总院三家，且以云医的急诊中心最佳，辐射的人口相当之多。相比之下，京城的好医院就太多了，京华六院又不够有名，以至于清创缝合的患者都没有多少。倒是需要推拿的患者，随手就被凌然逮出来了。 996当放假的城市里，从颅骨到足骨都不舒服的人太多了。 凌然也就选着送上门来的病人，顺手推拿一番，有“解除病痛”的就收下，没有就当是练习技能了。 他在京华六院等于是实习生或者交流学者的身份，身边还得有京华六院的医生跟着，也就不追求病人的数量了。 另一方面，“虚拟人”的技能还剩下2小时27分17秒，对于接下来的手术，却也是绰绰有余了，凌然并不着急。 凌晨3点钟，左慈典也熬不住了，劝道：“凌医生也休息一会吧，到明天早上，好养精蓄锐。” 陪同在旁的京华六院的医生斜眼看着两人，顺便看看墙上的表，对云华人“养精蓄锐”的概念深表歧视。 “也好。休息两个小时。”凌然并无不可。 去到休息室，凌然真的调了闹铃，睡了下来，对喝了精力药剂不久的凌然来说，现在有点像是午睡时间。 午睡，自然是有养精蓄锐的作用的。 五点钟。 凌然准时的爬起来，稍作洗漱，就前往手术室。 此时此刻，手术室里，京华六院的护士们，也正在做术前的准备，见到凌然，护士们一个个面露惊喜，各自摆出照镜子后才确定的表情和动作。 “你们忙，不用管我。”凌然如在云医一样，说了一句，就站到了手术台前，双手轻轻举了起来。 他是当着众人的面，唤出了虚拟人。 蓝汪汪的虚拟人，出现在手术台上，与现场完美契合，尽管只有凌然一个人能看得到，但现场的效果，也是比他窝在小房间里切人体有意思。 在光洁明亮的手术室里切人体，感觉像是一份了不起的工作。躲在小小的幽闭的值班室里切人体，给人的感觉就比较变态了。 “刀。”凌然在心里默念着，手一伸，就得到了一把手术刀。 接着，凌然一刀斩开了面前的虚拟人，再不做任何的分层或止血的操作，右手伸出，直接就将虚拟人的肝给掏了出来。 找到病灶、确定范围，最后再考虑手术的入路。 整个过程中，凌然并不避讳任何人，口中念念有词，说着各种专业的医学名词。 手术室里的护士小姐姐，麻醉医生以及参观室内的医生们，对凌然的表现都是见怪不怪。 医生术前模拟整个手术的行为，在医院里是非常普遍的，也没什么奇怪的。 凌然无非就是动作诡异粗暴一点，但是，谁在乎呢。 就是早早坐在参观室里的王安志副院长，也是下意识的忽略了凌然的动作。 “六点钟了。”麻醉医生记挂着时间，到点报告了一声。 “稍等。”凌然看看身旁，徐稳还都没来呢。 嗤。 密闭门开，徐稳举着双手，面色沉静的走进了手术室里，那模样，就像是超酷牛医，带着BGM走入了神圣之地，即将大干一场，救几条命的样子。 “手术开始。”凌然都没等徐稳穿好衣服，就准时开始了手术。 对于肝切除手术，他已经太熟练了，以至于对助手的要求大幅度的降低了，徐稳进到手术室来，他就懒得等了。 参观室里，不等刚刚吃过早餐或者饥肠辘辘的医生们做好思想准备，凌然一刀就划了下去。 那熟练程度，就好像已经完全了解病人的身体似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第632章 10万元 京华六院的早餐厅里，一片的欢声笑语。 身着白大褂或刷手服的医生们，用千金不换的爪儿亲自端着餐盘跑来跑去，一会来碗豆腐脑，一会来杯豆浆，一会吐杯豆汁…… 今天的早餐不要钱，可以说是京华六院最近几年以来，最大方的一次早餐聚会了。 凌晨出门到医院来做手术的医生和护士们，以及提前到医院来的医护人员，纷纷加入进来，对豆腐脑豆浆等美食毫不嫌弃。 张安民一口气喝了两碗豆腐脑，又吃了一碗卤煮，还吃了焦圈，倒了杯豆汁，整个人都散发着占到便宜的快乐。 同样穷的换不起内裤的左慈典则展现出了职场中年人穷了半辈子的经验一面，他就不喝费时间的豆腐脑，先是一口气倒了三碗豆浆，再端几根油条端到桌子上，伺候着凌然先吃起来，然后再回头去捞卤煮，等再回来的时候，把卤煮续给凌然，自己一口气喝上两杯豆浆，再去拿别的食物的时候，自己不会饿，领导也不会着急。 学百家技长大的徐稳，也没有京城医院的矜持，当着众多同事的面，他就帮凌然弄调料，拿筷子，擦桌子，递纸巾，并且奋力介绍每家早餐点的特别。 京城的食物向来以故事为主，譬如驴打滚，炸酱面，加上故事的话，也就是六七分的水平，和全聚德烤鸭相当，就算是全聚德烤鸭加上故事，也就是八分水平，干不过高水平的火锅，与京城的地位远不能相符。 可想而知，吃京城小吃，要是没有故事，将是何等的凄惨。 徐稳就用自己的嘴，和二十年积攒的故事，生生提高了早餐的价值。 一顿饭，宾主尽欢。 到最后环节，六院的厨子们，还给上了份溜肝子，大获欢迎。 一群医生像是小孩子似的，快乐的展示自己抢到的肝子： “左外叶上段，最好吃的位置。” “s4左内叶。” “我这块像是方叶啊，稍微有点厚。” “有点像凌医生今天后切的下段支，是不是？哎呀，这猪别是癌症的猪。” “一岁龄都不到的猪，就算是原发性的肝癌，都不一定能表现得出来，你也不照照镜子，你能有这么好运气？” 凌然饶有兴趣的听他们聊天，吃了好几片肝子。 徐稳见凌然开心，也是笑容满面：“食堂的师傅，越是不值钱的食材，他做的越多越顺手。我以前刚进医院的时候，就经常吃猪肝，还有兔子肉，那时候我们是经常拿兔子来练手的。” “猪肝是不太贵。”左慈典也夹了一块，分辨了一下，完全没有头绪，迅速塞入了嘴里，含混道：“可惜猪肝不能移植给人，要不然，省我们多少事。” “听说有相关的研究了，能不能出成果很难说。”徐稳随口说了一句，又道：“凌医生要休息一会吗？接下来的研讨会，您觉得放到几点钟比较合适。” “直接开始好了。”凌然回答。 “好。”徐稳猜他也是。如果凌然愿意休息的话，昨天就该休息了，何必等到手术做完了再休息。 副院长王志安见凌然吃饱了，桌面也清空了，就笑眯眯的走了过来，打了个招呼，同样也是说研讨会的事。对他们来说，做手术是一方面，研讨会同样也是重头戏。 得经过研讨会的总结，推广才是有可能的。 众人于是移师到会议室，今次的布置，比起云利医药的布置要简陋一些，但参加的医生是更多了。 孟杉也跟着进入到了会议室中。 老黑还要上班，没办法熬夜跟着他了。 医生们胡乱的坐进了大会议室中。对于这种程度的推广会议，主办方自然是希望多多益善，并不会对参与者有额外的要求。 会议室的大屏幕里，很快放出了今天的手术场景。 王志安面带微笑，对凌然道：“凌医生，今天的研讨会是专门为您举行的。不如请您先给大家讲解。” 凌然“恩”的一声，也不客气，拿了激光笔出来，等了几秒钟，道：“现在是开刀部分，唔……主要是选择位置的问题，因为事前看过了核磁共振片，所以，我计划的是做不规则的肝切除术，这也是目前的主流选择，比起规则的肝切除术，可以降低术中出血，减少手术的时间……为了充分暴露术野，选择了目前的开口位置，开口距离也需要紧缺把控……” 就着一个开刀，凌然就说了长长的一串儿。 随着视频的深入，凌然要讲的东西太多，而时间紧凑，于是，凌然的语言，很快就变的精简起来：这里是发现了肝内转移，肝内转移并不可怕，处理好就行了，重点关注的是手术时间，高龄老人的耐受并不好……哦，此时是要先处理一下门静脉的，门静脉是肝脏手术里最常遇到的复杂问题，我们这里采用一个特殊方案……” 最近几日的肝癌手术，对凌然来说，也不是全无收获的。 大师级的肝切除术对他来说，已经可以说是融会贯通了，现在有意提高了难度的手术，正好符合他的技术水平，因此，凌然很快也就有了自己的总结。 即使不采用虚拟人，凌然的总结，对于肝癌病人来说，其实也是能够提高一定的生存率的。 在座的医生们也是听的分外认真。 老实说，对于地处京城的医生来说，交流的机会虽然很多，但是，像这样的外省飞刀，却来的很少。因此，京城的医生是很容易接触到国外的先进经验，而鲜少有横向交流的机会。 要横向交流，就是出去飞刀，出去开会的时候。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名门大派的弟子，要么就是在门派内苦练苦修，要么就是拜访世外高人，只有练出来了，才有闯荡江湖的机会。 但在此之前，对江湖多一番了解，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说不定成长的还更快。 大部分医生都听的颇为认真，只有孟杉，渐渐的厌倦起来，不禁有些抓耳挠腮。 “不能再等了。”孟杉眉头紧皱，眼瞅着舔狗又要增加，再等下去，怕是凌然的预期要飙涨的。 孟杉拍拍腰间的公文包，里面有张10万元的银行卡。 这个数字，说多是不多，说少也不少了，孟杉觉得应该能体现出自己的诚意的。 孟杉揣着10万元，翘首期待。 终于到研讨会要结束的时间，孟杉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 “感谢参与，一会可以到隔壁餐厅用餐……”几名医药代表，突然出现在了会议室内，并挨个的发出说明的小册子。 发给孟杉的医药代表，更是气质出众…… “你是云利的销售？”孟杉讶然看向对方。 “不算是吧。”在帮忙发小册子的田柒好看的笑笑，又道：“我就是想为凌医生做点事。” 孟杉下意识的点点头，然后打量着她的穿着。 经常要给小三送礼物的孟杉，一眼就扫到了田柒挎在手里的爱马仕铂金包，10万块打底。顺着包往上，可以看到她带的熊猫迪的劳力士，似乎也是10万打底。 孟杉又拍了拍自己装着10万元的公文包，突然感觉有点慌。 。乐文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第634章 多羡慕 孟杉皱着眉头回到酒店，强迫自己睡一觉，却是怎么都睡不着。 来到京城的几天时间，孟杉都没接触到凌然，更别说道歉送礼了，这显然不符合孟杉的计划，但是，躺在床上，孟杉三省吾身，也没有找到自己做错的地方。 凌然不是在急诊室里忙活，就是在准备手术，进行手术，检查手术效果……不仅身边一直有人，甚至让人凑都凑不上去。 凌然在急诊科的时候，身边要有助手，在手术室里就更别说了，孟杉太靠近都会被人提醒——京华六院不介意外院的医生蹭着参观，但是不会让他们提问到凌然的，那太耗费时间了，也容易出现错漏。 孟杉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用不出来，或者，就目前的状态来说，是浑身的力气都用完了，竟然没有一点用到了位。偏偏孟杉已经累的不行了，他知道自己，再坚持下去，弄不好就要出事了，只能回酒店休息。 接着，孟杉就想到看起来始终神采奕奕的凌然了。 达芬奇睡眠法真的有那么神奇？不可能的，弄不好只有长的帅，才有用——快要睡着的时候，孟杉的大脑就变的非常天马行空了。 呼。 孟杉近乎惊醒的坐了起来。 他做梦的时候，梦到的都是凌然在做克里斯骨折，手法复位发出的近似喀嚓声，还有推拿到腰椎上的时候，发出的喀嚓声，还有拧动脖子的时候，发出的喀嚓声，梦着梦着，孟杉就觉得自己的脖子被拧出了喀嚓声。 “邪性。”孟杉看看手腕上的鹦鹉螺，发现又是早晨7点了，等于说，他是睡了快一天一夜的样子。 孟杉不由的揉揉脑门，他以前做主治的时候，是经常这样加班工作的，有时候做手术什么的，一口气上30个小时的班，然后回去睡一天一夜，但那都是累极了的状态。 最近几天，孟杉自觉并没有什么工作强度，但很显然，他的大脑不是这样想的。 光脚下地，略略洗漱一番，孟杉再将昨日的衣服换了，又直奔京华六院而去。 一路堵车不提，到了六院的住院部，已经过了正常的9点上班时间，汹涌的病人，看的孟杉又烦闷又眼馋。 不像是急诊科这种只针对本地居民的配置，京城的大部分医院的住院部，都是面向全国病人的。在这里，任何一名医生，只要能做出全国性的成果来，就妥妥的成为全国顶尖的名医了。 接下来，在14亿人制造的疾病的帮助下，一名京城名医要成为真正的名医，要比地方医院的高级医生们容易太多了。 许多在地方上成名的医生，宁愿放弃本地的所有关系，调入京城，奔的也是京城的医疗资源——不仅是更好的仪器设备手术环境以及团队配置，还有病人，最重要的，永远是病人。 若是有足够多的病人的话，任何一名水平中档的副高，都可以用两三年，最多三四年的时间，成为一个领域的大牛。 每年200例打底的手术，做上两三年，三四年，随随便便就能做到1000例，而1000例同类手术的概念，放在世界范围内，用恐怖来形容，完全没有问题。 欧美的专科医生在这方面，是一点竞争力都没有的。 不过，欧美系医生最强的，还是能够及时的采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价值几百万美元或者上千万美元的手术设备，用于一个国内手术费仅数百元的手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是极其常见的。 而先进仪器所能带来的优势，也是毋庸置疑的，这就好像是腹腔镜的阑尾炎和开刀版的阑尾炎，后者要与后者争长短，还真得高两三个等级才行。 孟杉的东科医院，也是类似的模式，只不过，他所能吸引到的病人实在是太少了，尤其是愿意做手术，且做大手术的医生就更少了，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运动医学方面有几十例手术，将东科医院的手术科给撑了起来。 在东科呆的久了，孟杉再看到京华六院这样的公立医院门庭若市的模样，心里的情感是相当复杂的，想当年，他孟杉也是公立医院里的一员虎将，若是再有重来的机会……咦？ 孟杉猛的站住了。 在他前方，一排熟悉的身影，站到了电梯前。 孟杉不用看到正面，就认出最前方的是沪市的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祝院士。 对于这名国内运动医学领域的大犇，孟杉可以说是见过太多次了，也被他拦过太多次了。若是没有祝院士，孟杉自问，在国内运动医学领域的地位会更高。 当然，祝院士如今已然老迈，别说亲自做手术了，做指导手术的次数也少，但人的名，树的影，刘威晨当日跟腱断裂，在国内的首选就是祝院士，事实证明人家的选择也没错，祝院士生生开发了一种新术式，并且遴选出了凌然来操作，这样的技术水平，放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相比之下，孟杉这种排名在次的运动医学专家，被截胡就太正常了。因为大家的客户群其实是相同的，对运动医学有需求的，能拿得出上百万元用于治疗的病人，总能拐弯抹角的找到祝院士。 有时候，孟杉午夜梦回，都会想到，以祝院士的年龄，他要是寿终正寝了，或者随便怎么样以至于无法工作的话…… 而在今天，孟杉看着祝院士一行走进电梯，脑海中蹦出的，却是昨晚的噩梦，那个将别人脖子掰出咔嚓响声的凌然。 孟杉猛的摇摇头，心道：别真的成梦魇了。 想归想，孟杉也跟着上了楼，心里下定决心，今天就了解此事。 楼上。 王安志亲自出面，招待祝同益院士一行。 祝同益也是常来京城的主儿，与王安志亦有一面之缘，此时却是手握着手，肘并着肘，亲切的像是多年好友似的。 “我们凌医生过来了，承蒙王院长的照顾，我正好过来开会，就来看一看，打个招呼哈哈哈哈……”祝同益尽管是70岁的人了，说话依旧中气十足。 王安志于是配合着哈哈哈哈：“是凌医生照顾我们才对。说实话，见到凌医生之前，我真的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外科医生，能有这么高的成就。当然，刚见面的时候，我是更不相信了，太帅了，哈哈哈哈。” “恩，对我们凌医生来说，长的帅可能真的是一个医学苦恼。”祝同益笑的更畅快了。 徐稳也在旁束手而立，只用眼神瞅瞅凌然。 他是个很专一的人，同一时期，只舔一个师父，更何况，祝院士虽强，却是运动医学方面的专长，与徐稳所追求的并不相交。 不过，徐稳却是挺羡慕凌然的，长的帅技术好不说，还有祝同益这样的照拂。在医院里呆的久了，徐稳知道京城医院的习气，若凌然这样的外地医生，别说过来开飞刀了，就是交流学习，都说不定要受到排挤欺辱。 凌然在昌西省内开飞刀，那是有云医的牌子垫着，再加上他技术好，自然是畅通无阻，这就好像是总部的职员去分部就职，分部的员工使坏都得悠着点。 但是，凌然到了京城，云医的牌子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对京城的医生来说，云医或者省立或者武新市一院，区别不会太大。 在六院范围内，徐稳和他的师父王安志倒是能照拂凌然周全，但是，随着六院的推广，凌然接触到的外院医生，恐怕就不会那么客气了。 正当此时，祝同益却是来了，而且，明显不是凌然自己求援的。 这种关照，就让徐稳羡慕不来了。 “凌然今天还要做肝癌手术吗？”祝同益转头问了一句。 “今天已经做了两例了。”凌然回答：“下午预计还有一台。” “是今天凌晨，等于昨天晚上。”王安志笑着补充了一句。 刚进门的孟杉则是悚然一惊，又做了两台？这是什么鬼进度？ 祝院士则是了然点头：“两台都顺利吗？” “顺利。” “这样的话……我邀请几个朋友过来，一起看下午的手术，方便吗？”祝院士还是问凌然。 凌然自无不可，并道：“手术的计划时间是下午3点钟。” “没问题。”祝院士笑着应了下来。 在场的其他医生又是一阵唏嘘，人家院士介绍的朋友，想必也是弱不了的。 王安志则是继续陪同着祝同益，再进到电梯里，才好似随意的问：“不知道祝院士准备邀请哪几位专家参观，我也好提前安排。” 祝院士淡定的道：“昨天开会，遇到了地质研究所的杜院士，他体检出了原发性肝癌，不想做手术，我就邀请他来看一看。”第635章 发挥余热 邀请病人来看手术？这样的操作，就算王安志做了这么久的医生，也是很少见到。 国内的医生，通常更喜欢和病人家属讨论具体的病情，而非是跟病人本人，生怕将病人给吓死掉。至于说手术操作，尤其是病人即将面临的手术操作，更是不能让病人看了。 王安志亦是为难的皱眉：“杜院士自己是原发性的肝癌，确诊了吗？来看手术，合适吗？” 祝同益抬着下巴，缓了口气，道：“老杜和我年纪差不多的，比我还大两岁吧，性子比我更倔的多，要不是说到可以让他看手术，而且是提到凌然，老杜是准备放弃不做的。” “那也太不同寻常了，没有在医务系统中呆过的人，你让他看血淋淋的手术场面，吓都要吓坏的，更别说，让人想一下自己躺在手术台上的情景，让我想，我都觉得不舒服。”王安志说的有点啰嗦，他是真的不想让病人去看手术的，看的好了又如何？看的不好了全是麻烦。 老实说，王安志现在都有点羡慕凌然了。做医生的，要想打出名气来，是很需要战绩的，这一点，与军人其实是别无二致的。 一支部队训练的再好，没有一次辉煌的战例，就是没办法说服人。相反，一支部队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如何懒散，但人家只要主导了一次经典战役，得到一次辉煌战果，那再吹牛的时候，谁都不得不翘起大拇指，说个服字。 比起战场上厮杀的军人，医生对战果的要求就更具体了。 完成多少多少例的某术式算是战绩，给某某名人做了手术，同样是战绩。后者就好像是一次战役中的知名战斗似的，总能得到更多的眼球和赞赏。 王安志到是想将杜院士的手术给拉到手里，如果杜院士的手术是六院来做的话，那他肯定也会想办法满足对方的要求的。 但是，祝同益显然是准备让凌然做此手术的，王安志的积极性就差多了。 祝同益也知道王安志的想法，并不强迫，只笑笑：“等你见了人，咱们再说。” “那再说。”王安志轻笑。 他是不准备再出面了。院士虽然是个很漂亮的头衔，但毕竟不是职务，京华六院与地质研究所也没什么交集，王安志下午随意的找个什么理由，说去开会也就开会去了。 下午。 祝同益果然将杜院士给带了过来。 王安志果然在电话里回复：“太不巧了，我下午还有个会，实在是走不开身……” 他是真的有个会，不过，对他这个级别的医生来说，要找个会开，真的是太容易不过了。高阶医生的社会职务之多，比大学里的高阶教授只多不少，王安志的头衔随便列列，二十七八个轻而易举，还不计算一些凭空得到的无用头衔。 祝同益笑眯眯的说了两句场面话，就将电话给挂了。 云利公司的医药代表麦莼笑呵呵的捧场：“祝院士有点老顽童的心态哦。” “哦，怎么讲？”祝同益还是很愿意跟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聊天的，不为别的，就是和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聊天更开心，炫耀起来，都更有劲。 麦莼的素颜底子普普通通，但在认认真真的化妆了以后，还是能有六七分的。在云利改组之后，一路顺风顺水做下来的麦莼，自信心越来越强，此时就带着调侃，大胆的道：“祝院士明显是在逗人吧，今天光是院士就来了这么多位，王院长要是知道的话，肯定要过来打个招呼的。您怎么不在电话里说一下呢？” 最后一句，就是麦莼卖萌了，给人家祝院士一个机会，吹一下自己。 祝院士果然接招，笑眯眯的道：“他也没问啊。” “哎呀，我就说，祝院士你像个老顽童。”麦莼掩嘴笑了起来。 祝院士笑的乐开了怀，仿佛年轻了十岁似的，脸上的皱纹都消失了许多，不像是70多岁的老头，反而像是个……60多岁的老头似的。 “他要自己想得到嘛。”祝院士摸摸下巴，像是捋了捋不存在的胡子似的，浑身释放着智将的气息：“老杜多好的人，一下子得病了，说不治不治了，又跑过来看手术，大家能不关心一下吗？再说了，这里是他的地盘嘛，有的人是给他报信的。” 正说话间，祝院士的手机就又响了起来。 “你看看。”祝院士得意的向麦莼摆了摆：“我就说，他有自己的耳报神的嘛。” “祝院士厉害！”麦莼立刻给予直接的夸赞，一点都不隐晦。 周围的医生眼观鼻鼻观心，主要是看惯了。 不长时间，王安志就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见到祝院士，半真半假的埋怨：“祝院士你竟然给我埋雷，您老有意见就直接说好了，我还能不听……”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比较幽默，工程院里，熟悉我的都知道。”祝院士说着向麦莼活泼的眨眨眼。 王安志无可奈何的叹口气，心道，您这哪里是幽默啊。 但是，祝院士都把工程院的牌子亮出来了，王安志还真的无力反驳。成为工程院院士，可以说是一个医生的至高荣誉了，王安志还是需要给予尊重的。 “杜院士，是哪位？”王安志不敢跟祝院士纠结下去了。 “我给你叫。”祝同益说着，向左看看，向右看看，又向后看看，然后再向右招招手：“老杜！” 一名面色凝重的圆脸老头，从左面走了过来：“这边。” “嘿，你这一得肝癌，我都嗅不准你了。”祝同益乐呵呵的。 “残酷。”圆脸老头哼了一声。 “得，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六院的王院长。”祝同益再回头说：“老杜，人是个好人，就是脾气倔。” 王安志连忙伸手弯腰：“王安志，现在是副院长。” “你好，这次麻烦你们了。”圆脸的老杜并没有聊天的兴致。 王安志嘿嘿的笑两声：“要说麻烦，确实是有些麻烦的情况。杜院士，您是因为担心手术效果，所以想要参观手术吗？其实，我们现在的外科手术的技巧，已经提升很多了，而且……” “凌然是哪一个。”杜院士明显没有要听下去的意思。 “刚叫了，马上就来。”祝同益话音刚落，就见前方一阵骚动。 徐稳毫不意外的道：“看来是到了。” 接着，就见凌然在多名护士的簇拥下，出现在了会客室内。 “哦……怪不得。”杜院士的眼神却是好的，老远就看清楚了凌然的脸。 “祝院士，王院长，徐医生……”凌然云点头的同时，做了点名问候，算是符合社会礼仪了。 “这位是杜院士。”祝同益介绍。 杜院士颔首，开宗明义的道：“凌医生，我的肝癌让你开刀的话，能再活几年？” 凌然看看杜院士浑身紧绷，咄咄逼人的样子，有些奇怪的道：“原发性肺癌无转移的话，再多四五年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不像是普通的医生那样，总是担心给病人说多了，导致病人和家属回来找补，凌然向来是给出自己的专业判断的，并不增加或减少人情的部分。 祝同益在旁咳咳了两声，也来不及阻止了。 杜院士技愣了一下，他之前也是咨询过医生的，敢给出这么肯定答复的，一个都没有。 杜院士不由看了祝同益一眼，却是笑了出来：“果然是个不一样的医生。” “是啊。”祝同益点头。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杜院士沉吟了两秒钟，道：“我听说凌医生你在开展一个特殊的肝癌手术的项目，为我做手术，对你的项目成功，会有帮助吗？” 凌然不解的道：“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就算是区区残躯，也希望能发挥点余热。”杜院士微笑：“如果给我做手术，能对你的项目有帮助，对医学发展有点贡献，死掉了，也不算是浪费了。生老病死，帝王也不得免哦。” 此言一出，祝院士和王院士不禁陷入了沉默，麦莼更是瞬间泪目。 凌然感受到了四周围，凝重的气氛，却是有些奇怪的道：“你活下来，对项目也会有帮助的。” 正在泪目中的麦莼，顿时进退维谷。 眼泪，有些后继乏力啊。第636章 大佬：帅 “先看手术吧。”祝同益趁乱将杜院士往参观室里带。 京华六院的几名医生看看王院长，没等到后者发话，也就当做没看见。 在场的院士足有六名，都是平日里忙的脚不沾地的人物，今天一口气来了这么些，王安志亦是有些心虚。 “凌然，让助手先做准备，跟我们一起看看参观室，你还没看过参观室吧。”祝院士拉着凌然，来了这么些个院士，其中还有同为医学界的京城土著，祝院士自然不会让凌然打个照面就走。 凌然没有多想，只是跟着祝同益，口中道：“前天凌晨有空的时候，有到参观室里感受过。” 祝同益翻翻眼皮，傻孩子太不会配合了。 倒是王院长笑着解围：“感受怎么样？” “挺好的，我比较喜欢你们同步的影像系统。”凌然回答。 “这个确实，当初还是我力主上这个系统的，否则，隔着十几米远看手术，怎么能看得清楚嘛。”王院长被挠到了痒处，哈哈大笑起来。 凌然莫名其妙的看他一眼，旁边的麦莼，则是默默的将他的话，记录下来。 一行人慢悠悠的去了参观室，路上各自成团说着话，拉成一条长长的线。 孟杉也硬着头皮跟在后面，他现在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既想要跟凌然单独碰面，聊上一聊，又有些不愿意出现在眼前的场景中。 有院士维护这种事，哪怕是到了孟杉的年纪和资历，亦是不可想象的。 哪怕只是想一想，当年孟杉若是有祝同益维护，或许根本就不会离开公立医院。他或许也不会再年少轻狂的，想要一步到位的要求医院给予科室建设的经费，因为背后有人，根本就不用着急。 至不济，孟杉离开自己的医院，也有的是其他医院可去。像是祝同益这样的老牌医学院士，在京沪两地的影响力可能一般，可出了这两块魔性之地，别说是他的门生故吏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关联医院都不知道有多少家。 走在一群院士身后，孟杉既想快点了解戚玉泉带来的事情，又担心有院士们撑腰，让凌然狮子大开口。 一群见过世面的院士和一家子气鼓鼓的矿老板，孟杉暂时选择了院士们。 咔。 走在前面的医生，拧开了参观室的门。 到了这里，杜院士反而有些迟疑了，问：“我也不是医生，能看手术吗？” “可以。”祝院士想都没想的就说了一句，又看杜院士的表情，笑了，道：“你进去就看到了，病人的脸是在铺巾下面的，全身都在铺巾下，只暴露出需要开刀的部分，理论上，你只能看到手术部位。再一个，带参观室的手术室的情况，我们也给病人和家属介绍过了，都不反对，也都签字了。” 杜院士没听后一句，只问：“全身都盖起来了？” “恩。手术期间，我们是希望专注于疾病本身的。一般的铺巾原则，或者医生的站位，都是为了符合医生平日里的习惯。将不同病人的疾病，用相同的方式暴露出来，这样子，医生做一个术式的手术，每次看到的就都是一个类似的区域，久而久之，就像是你看电脑屏幕一样，对屏幕内的异常，就会很敏感了。”祝同益说的详细，相信杜院士应当是能听懂的。 杜院士缓缓点头，再跟着祝同益进入参观室里。 隔着巨大的落地玻璃，果然能够看到，手术室里忙忙碌碌的助手和护士们，正在做后期的准备工作。 病人的脑袋的部位拱了起来，上方依旧是铺巾覆盖。自脖子以下，更是全部笼罩在绿色的布幔下方。其全身上下，唯有要做手术的腰肋部，裸露出一个小方块大小的皮肤。 杜院士故作镇定的看着下方，嘴唇动了动，道：“基本看不到人类形象了。” 这个形容，可以说是非常准确，又非常的非医学了。 祝同益缓缓点头，再道：“我们的医学和医学伦理，也还在发展中。” “恩。”杜院士应了一声，再没有吭声，就望着下方，脑子里不知道想什么。 祝同益也不多说话，就让他冷静一下，同时，转身将其他几位院士接进来，并拉着凌然，通过介绍手术流程，顺便让凌然与众人交流一番。 凌然不喜社交，但对于谈论医学并不反感，他也愿意向可能的下一位病人，现在站在玻璃前方的杜院士，说明一番手术流程。 他说的不快不慢，但言简意赅，几名院士亦是听的全神贯注。 杜院士尤其如此，并用听答辩似的思维，审视着凌然。 审视的结果，令杜院士满意。 如果将这台手术看做是一个项目的话，杜院士觉得，将此项目交给凌然这样的年轻人，应当是放心的。 祝院士更是听的得意，并用防备的眼神，瞅了瞅另外几名院士，尤其是两名医疗系统的。那表情，就好像在说：看可以，别摸。 孟杉坐在参观室的角落里，从他的角度，几乎不太能够直观的看到手术室里的场景了，但挂在前方的全视频系统，却是非常方便。 事实上，真的要看手术细节，还是要看屏幕里的视频，但是，要看医生的状态，以及手术室里的医学团队的配合，借用参观室就更好了。 咔。 参观室的门，又被人给拧开了。 这次入内的，却是换了一身白色干练服饰的田柒。 她似乎一点都不因为闯入了医生们的“私有世界”而有不安，反而是站在门口，用审视的目光扫了一遍，看到凌然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才绽开了。 “凌医生，到手术时间了，我带你过去吧。”田柒招招手，声音清脆，戴在手上的腕表，在射灯的照拂下，褶褶生辉。 坐在后方的孟杉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皇家橡树的离岸型，而且嵌满了珠宝。孟杉揉揉眼睛，又看对方身上的衣服，深切的怀疑，那是不知什么牛牌的高定，忒挺括了。 田柒才不在乎其他人的目光呢，只对凌然甜甜一笑，道：“我来对接手术室里的视频系统，凌医生要不要听我介绍？” “咦，你做医药代表了吗？”凌然惊讶。 “我买了一家医药公司。”田柒对激起凌然的惊讶很得意。 凌然恍然：“经营公司应该也有趣的。” “我只要做有趣的部分就行了。”田柒说着道：“我们现在做的视频系统就很有趣的，要不要给你们云医的手术室装一套？霍主任要改的有参观室的手术室，也快弄好了，正好一起做。” “已经快弄好了，这么快？” “是呀，霍主任说趁你不在，赶快做完硬件工程。视频系统应该也算是硬件工程吧。” “哦。不过，这个要霍主任决定吧。” “霍主任肯定想要啊，我们的视频系统有名的，唔……我给他打折好了，你们经常做示范手术，应该可以帮助推销视频系统的，这样的话，报告也比较好写了。”田柒托着下巴思索，脚下依旧跟着凌然快步行走，上半身却是经过了礼仪训练，丝毫不晃，远远看着，就很气势。 凌然怎么样都很帅。 两人穿过走廊，重新转入手术区，不用锣鼓开道，始终是众人的焦点。 到了手术区的门口，田柒才站定了，再向凌然竖起胳膊，捏紧小拳头，鼓劲道：“加油哦。” “好。”凌然微笑点头，转身入内。 田柒在门口站了几秒钟，重新回想了一遍适才并肩行走的几十秒，忍不住开心的笑了出来。兄dei，双倍月票哦早上6点钟就爬起来开始码字了。 主要是最近晚上的效率太低了，一写就到了凌晨两三点，第二天累的跟狗似的。 没能第一时间喊双倍月票，好桑心。 但是，熊dei，双倍月票哦！ 求一波…… 求一波……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兄dei，双倍月票哦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36章 幽默（求月票） “刀。” “纱布。” “电刀。” 凌然伸出手来，就宣布手术开始了。 而且，手术的进度飞快。 不得不说，京华六院的手术科还是颇有些实力的，稍稍熟悉了凌然的手术习惯以后，护士、助手和麻醉医生的配合就相当到位了。 比起云华的手术科，也不遑多让。 当然，京华六院的手术科的护士们也是付出了努力的，晚上背术式，白天练传递并看凌然的手术录像都是免不了的，但是，能有这样的学习机制，本身就说明了能力。比较起来，许多地方医院的培养体系趋近于无，年轻医护人员想要学点东西都会学不到，更不要说集体组织了。 徐稳和张安民，分别给凌然做着一助和二助。 徐稳表面看来，依旧是稳稳当当的模样，好像丝毫不因为手术的难度，或者观看的人多少，而产生影响。 张安民的紧张则有点掩饰不住。 要说的话，张安民做肝胆外科这么久，又跟着凌然做了近百例的肝切除，即使数量不算是凌治疗组里最多的，肝切除方面的技术水平也是最高的，全面性方面肯定还不能与徐稳相提并论，但是给凌然做助手，无论是一助还是二助，都是称职且优秀的。 不过，自信这种东西，却不像是技术，能够真的随时间堆积上去。 张安民现在最有自信的时间，除了日常的手术和查房之外，就是周末去八寨乡“飞刀”。老实说，去八寨乡的时间，可以说是张安民最轻松的时间了。 而到京城以后，张安民就本能的畏惧了。 他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主治了，不再像是不懂事的住院医，或者左慈典那样的不懂事的少毛老住院医似的，以为云华和京城的距离，就是几千里地似的。 就算是京城里不甚出名的京华六院，那也是高标准的三甲医院，几十年下来，产出的下级医院不知道多少。其肝胆外科虽然略弱，可要是考虑到政治中心的加成，对张安民这样的主治来说，依旧可以用深不可测来形容。 毕竟，主治这种东西，虽然可以经常性的随意的无理由的凭心情的屌住院医、规培医和实习医，可除此以外，谁都可以屌他。 “张安民，注意抽吸。”凌然的声音骤然响起，炸的张安民眉毛都抖了起来。 “哦，好的。”张安民的声音还是有点发颤。 凌然一眼就看出来张安民的动作有点变形了。尽管作为第二助手的张安民，动作再变形几倍也没什么关系，许多医生也都不会关注这些——身为主刀的医生，本身的手术负担已经够大了，并不是想顾及到哪里就能到哪里的。 但是，凌然显然不是这样的主刀。 凌然对于自己的手术室的关注度，远远超过普通人对麻将桌的关注。 凌然是不会允许二助的手术动作变形到这种程度的，尤其是在其本身的能力可以达到的情况下。 “张安民。”凌然又喊了一声。 “是。”张安民腹部都收紧了。 “glisson蒂横断与第一肝门阻断方式，有什么区别和优劣？”凌然的问题随口就来。 “啊……”张安民一下子给愣住了，做到主治以后，他就比较少被手术中现场提问了。主要也是贺远征的威信不高，对主治们的压制不强。 但是，凌然偶尔是会提问的，通常是出于调节气氛，以及提点下级医生的目的。 此一瞬间，张安民的注意力也被提了起来。 如果说，刚才他还在担心，自己的动作和表现如何的话，现在，他的全部思绪就全都集中到了凌然的问题上。 这要是回答不出来，只会更丢人。 “第一肝门阻断手术应该属于比较传统的方案，主要是通过对肝门和肝脏组织的血管进行阻断……”张安民一边说着一边整理思绪，语气渐渐变的肯定起来：“第一肝门阻断手术，能够降低术中的出血量，但是有可能对正常的肝脏组织造成影响，从而造成正常肝脏组织的二次伤害。glisson蒂横断在手术中不用对肝脏组织整体血流做阻断，防止了对正常肝脏组织造成伤害，而且，可以对局部血供进行科学控制……可以防止胃肠道区域的淤血……” “恩，现在集中注意力。”凌然见张安民的动作恢复了水准，就不是太关注他了。手术中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太多了，而且，不可能有人真的事无巨细的全部关照到，只能说，注意到越多细节的医生，手术的风险可能越小，手术做的可能越顺利。 而助手们，其实就相当于主刀多出来的手眼脚，他们不用有多厉害，但得保持一定的水准，否则，就会像是会突然麻痹的腿脚，反而制造出了风险。 张安民调整好了心情，发挥出了凌然所熟悉的水平，手术的进展，就开始变的流畅起来。 很快，凌然就开始阻断肝门血液。 张安民此时却是“咦”的一声：“不用glisson蒂横断吗？” “为什么要用glisson蒂横断？”凌然反问。 “因为你刚才问我……” “我随便说的。”凌然回答后，又道：“现在还是更适合第一肝门阻断。” “啊？” “徐医生给解释下。”凌然道。 张安民于是看向徐稳。他现在做第二助手，要做的事不多。 徐稳则忙着给凌然搭手，性格使然，道：“应该是做顺手了吧。” “啊？”张安民的脑子都蒙了。 凌然却是点头认可：“对的。glisson蒂横断虽然有一点好处，但好处也不多，对我来说，不如第一肝门阻断做的顺手。” “就这么简单？”张安民不能相信。 凌然“恩”的一声。 张安民张张嘴，无奈的瞥了眼楼上的参观室，道：“凌医生，我都见您做过好几次glisson蒂横断了。” “一般的手术也显不出来。”凌然说着鼻腔里哼哼了两声，分明是带着调子的。他最近愿意做肝癌手术，其实也是如此。 普通的肝切除，对于大师级的肝切除技术来说，未免有些太普通了。可是，要说用于正常的肝癌患者，凌然又不太乐意，反而是现在的高龄原发性的病人，让凌然很喜欢。 这才是真正的治愈的感觉。 楼上。 参观室里的院士们互相看看，都有些忍俊不禁。 他们都是70岁上下的人了，平日里见到的年轻人，反而严肃正经的不行，此时听着凌然调教下级医生，不禁觉得有趣。 当然，觉得有趣的前提，还是凌然展现出了世界顶级的技术水平，高技术人员的有趣，才是幽默，否则，无非是贫嘴罢了。 田柒更是看的又开心又激动，拉着旁边的麦莼，低声道：“我们应该做一款app，收录医生的各种信息，并且注明医生擅长治疗的疾病类型等等，最重要的是，要有病人的评价，可以反馈意见，比如医生很幽默，技术很好，长的很帅这样……” 麦莼怯生生的看着田柒：“已经有这样的app了……” 田柒：“买下来。”第637章 对话 杜院士神色难明的望着楼下的手术室，外表看似平常。 祝同益院士不止一次担心的看向杜院士，但都没有说话。 老实说，手术室里的场景，要说刺激是有的，但要说恐怖是不存在的。 首先，手术室里的医生和护士的脸色是平静的，眼神是郑重的，给人是以一种正在做重要工作，而非剖人的正常感。 其次，手术台上失去了“人形”的病人，也减弱那可能的视觉冲击。自参观室看下去，几条绿色的铺巾，将患者从上到下的盖了起来，中间还横着多台的机器和操作台，不去仔细回想的话，并不能还原出人的状态。 就是暴露出来的小方块，也被也被无影灯照的纤毫毕现，加上医生们始终追求着无血化，以至于大家看到的各种人体组织，不仅不会令人恶心，反而会感觉平常。 医院里，到处散发着常人无法理解的平常感。 “老杜，要看完吗？”祝同益看到凌然截断了肝门血流，就不想再看下去了。 这是最容易失败的部分，也是最无聊的部分，他不希望杜院士为此而忧心忡忡。 杜院士却是笑笑，声音幽幽的道：“你别担心我，我其实是见过手术的，不止一次。” “哦？” “你忘了，我以前还在地质队干过，小十年呢。”杜院士带着回忆，自己道：“那时候搞科考，爬山涉水是平常事，一个不小心，就有摔断了胳膊腿的。我还遇到过喝了生水，弄出阑尾炎的，吊着命到小县城里，那县城小的跟个镇子似的，再送到市里也来不及了，得几个小时的路，只能就地做手术……” 杜院士说到此处，却是笑了一声，说：“医院里人手不够，我进去给帮的手。” 祝同益听的汗颜：“你在地质队里，是40年前的事了吧。那时候的小县城的医院，水平是不太够。可能还没有一些厂矿医院的水平高。” “当地只有那么一个地方，几千人的县城，指望不了别的。”杜院士停顿了一下，又道：“那医院的医生，以前做手术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找阑尾，找了半下午……” 祝同益心下一颤。 找阑尾，确实可以说是阑尾手术的难点和重点了，要是医学院里把这个作为考试项的话，刚毕业的学生有七成是毕业不了的。 经验不足的医生，顺利的时候，会很轻易的找到阑尾，但是，找不到的时候就是会找不到。不用说县城里的小医生，大医院里的年轻医生，找了一个小时的阑尾找不到，再找一个小时还是找不到，于是只能去求助于上级医生，并活该被屌的，大有人在。 小县城的小医生和大医院的小医生，在初级阶段，可能并没有太大区别，因为环境的关系，小县城的小医生各方面的经验可能还要多一点。然而，双方的最大区别在于，大医院的小医生做手术，是有人兜底的，因此胆子会更大，容错率会更高。 在大医院里，找不到阑尾的小医生可以去找上级医生帮忙，而在小县城里，他就只能蒙头去找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杜院士望着下方的手术室，继续道：“那时候的手术室条件可不像是现在这样，我就记得啊，地上丢的全是纱布什么的，后来纱布不够用了，我们还去取了点绷带之类的。到最后，刀口拉开到一个胳膊那么长，把肠子都给翻了一遍，才把阑尾给割了。” “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祝同益无言以对，让普通人跟着医生翻肠子，还是同事的肠子，那种感受，他是不愿意深想的。 杜院士却是陷入了回忆中，转瞬笑笑：“希望是不一样啊，我们那小兄弟，最后可是没醒过来。” 祝同益咽了一口唾沫，叹了一口气。 如果要解释的话，他其实有很多话可以解释的。医生的技术和经验是不同的，病人的状况是不同的，麻醉医生的水平肯定也不一样，就连现在用的药品和技术，都与以前截然不同了。 但是，行医四五十年以后，祝同益却不会给出这样轻飘飘的答案。医学的不完美，远不止此。杜院士当日遇到的问题，也许是可以解决的，可是，因病致死，因不致死病而致死的病人，依旧不在少数…… “凌然是不同的。”祝同益不能解决系统性的问题，于是只针对杜院士，道：“老杜，你是做学术的人，我也不讲百分百的保证，但我可以告诉你，让凌然为你做手术，是生存率最高的方案。” “下了手术台，就躺在病床上，折腾一阵子再死，这样的生存率，可不算是生存。”老杜的语气淡淡的。 “我赞同。” “你也不敢保证不会这样。” “你搞地质的时候，敢保证一定有矿，能投产吗？” “一样吗？” “一样吗？”祝同益反问。 老杜叹口气，盯着下面不说话了。 祝同益不再逼迫，得病的是老杜，担风险的最终也是老杜，决定自然是得老杜自己来做。 楼下。 手术室里的气氛却是不错。 主刀做的顺利不顺利，其他人都是能看得出来的。 换成别的主刀医生，此时估计就该大吹法螺或开黄腔聊天了，当然，因为有围观群众的关系，保持沉默也是正常的。 凌然虽然是始终保持沉默，但在熟悉他的医生和护士眼里，凌然的沉默也是分类型的，尤其是徐稳和张安民，都不用看凌然，就从他的操作中，都能猜度出一些端倪来。 那是一种感觉，就好像舔狗会从女神回复微信的频率速度中，察觉到女神的心情似的。徐稳和张安民对凌然的手术操作，也早都熟悉了。 凌然的心情也的确不错。 今天的手术，他花费了更少的虚拟人的时间，却做了更充沛的准备，也就意味着虚拟人的可用时间，实际上是被延长了。 现如今，差不多15分钟左右的虚拟人，就可以帮凌然做一台近乎完美的高龄原发性肝癌手术，等于说15分钟时间，就能换一条10年以上的性命回来。 15：5256000的兑换率，凌然看着就感觉舒服。 “可以了，你们缝合吧。”凌然脱掉了手套，代表手术的主要部分已解决。 这时候，久未出声的杜院士，按住了通话键，自二楼的参观室道：“凌医生，手术成功吗？” “手术成功。”凌然回答。 “你认为这个病人还能活多久？” “这个病人的话，应该会超过10年吧。” “癌症不是有可能复发吗？” “以病人的年龄，更需要关注的是并发其他癌症，以及其他疾病，而非肝癌复发。” 两人一问一答的速度极快，六院的王院长此时才来得及阻止，笑道：“杜院士，对讲系统不是这样用的。” 杜院士哼哼两声，站开了两步。 在场的医生面面相觑。 平时观摩手术的哪里这样的场景啊，思维正常的都不会问做手术的医生类似的问题，当然，思维正常的医生，也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 所谓老鸦遇黑猪，上下皆黑脸。 不过，众人的注意力又不可抑制的被更重要的回答给分散了： “10年生存期？不可能吧。” “5年生存率都是未知数的，这样的话不能说吧。” “如果确实是原发性肝癌的话，也有数据显示……” “太武断了。” “年轻人真有自信。” 杜院士没有再听医生们的小声嘀咕，转头看看祝同益，吁了口气，道：“老祝，介绍我见见凌然？” “好。”祝同益一口答应下来。 参观室内的医生们互相看看，声音都不自觉的低了下来。 孟杉也是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用手术说服难缠的病人，从而自愿进行治疗——在离开公立医院之前，这就是他最期待的故事了。第638章 任性一次 凌然沐浴更衣，换了全身的织物，才从手术室里出来。 对他来说，这是对高难度手术的基本尊重。 杜院士却是在外面等的有些着急了，见到凌然，不由问：“莫非是出了意外？” “没有。”凌然回答的依旧肯定。 祝同益听的翻眼皮，当医生的回答问题回答的这么肯定，真的是太年轻了。他也不教凌然了，就问：“左慈典跑哪里去了？” “跟着张安民，去给病人家属谈话了。”凌然自己不太喜欢跟病人家属交流，但这个步骤是必不可少的。张安民比较熟悉情况，给外行的家属解释问题，已经足够了。 “我打个电话给左慈典。”祝同益说着就拿出了手机，他不能一直看着凌然跟人谈话啊——但小左可以！ 嘟嘟…… 祝同益的手机刚通，就听杜院士已经跟凌然聊起了天： “凌医生，你说我做了手术，还能再活十年，真的吗？” “10年内应当不会被相同的癌症杀死，有很高的概率。”凌然有大师级的肝切除术，有虚拟人，还有完美级的淋巴清扫术，在提高生存率方面，确实可以做到极高的概率。虽然说，具体到单个病人的生存时间，还要看其癌症的分型，但凌然的技术，已经可以说是目前肝肿瘤外科的顶峰状态了。 杜院士盯着凌然：“不开玩笑？” 凌然摇头。 “呵呵呵……”杜院士忽然自嘲的笑了出来：“我其实也不在乎五年十年的，能活10年当然好，但我最想的，还是能多活两年，让我把手里的项目给做完了，推进成功了，这就最好了。” 凌然没吭声。 “凌医生哪天假期，可以去看看我的收藏。我这些年，可是收藏了不少矿石。”杜院士说着眨眨眼，笑道：“有些矿石，放在外面，可是光彩夺目的很呢。” 凌然淡定的道：“我没假期。” “没假期……”杜院士愣了愣，再看旁边刚打完电话的祝院士，啧啧两声，道：“没想到你老祝人模狗样的，竟是个剥削犯。” “不关我事，凌然和你一样，工作狂而已，让他放假，才是困难的事。再说了，凌然的工作关系是在云医的。”说到最后，祝院士就不爽的不愿意谈了。 杜院士哈哈的笑了出来：“凌医生，那不如去我那里，权当休息一天好了，一天到晚的做手术，可不光是精力不足，还容易长胖呢。您要是长胖了，那就太可惜了。” 他这么一说，祝同益却是来了兴趣，以骨科医生的眼光，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半天凌然，半天才叹口气：“罢了，怎么样都帅的不行。” 杜院士气的咳咳两声，对祝同益道：“老祝，你别帮倒忙，我想做手术之前，让凌医生看看我的收藏，多聊两句地质学，不过分吧。” “你个老杜……”祝同益不知道该说什么。凌然有多忙，他是知道的，公平的讲，凌然每天起步就是三台手术，多的时候八台九台的做，总不能每台手术都满足一次患者愿望，那不是医生是神灯了。 然而，祝同益是不能直接拒绝杜院士的，只能看向凌然，让他自己决定。 杜院士却不等凌然说话，先嘟囔道：“怎么说，我也是个院士嘛。想当年，在边疆探矿，我一年零八个月没回家，老婆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全靠街坊邻居帮忙，孩子家家的胡闹，被隔壁家孩子打的鼻青脸肿，我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不能因为小孩子的事，没了人家帮忙一年多的功劳……” 祝同益叹口气。 杜院士却是绷不住了，眼望着前方，声音低沉的像是自言自语： “找铀矿我也是去了的。大家都是吃满了辐射就换班的，有换不过来的时候，我也是发扬了风格的……” “大雪山，我去了，戈壁滩，我也去了，到了要去格尔木搞普查的时候，我也没有往后缩……” “那次矿难，我们队死了两个人，那都是多少年的好兄弟了……” 祝院士听不下去了，心里被抓着似的，低声道：“老杜，过去的事了……” “过去，我是有功劳的！”杜院士咬紧牙关，道：“我不想……不想不明不白的死在手术台上，我知道，我知道凌医生的技术好，凌医生的时间金贵，但我今天就想有个特权，有一天的特权都不行吗？” “行。”凌然的声音平静，不高不低。 “行……行！”杜院士愣了愣，脸上露出发泄后的红润，他轻轻的咳嗽了两声，又咽了口唾沫，舒缓了一下因为发泄情绪而肌肉紧张的喉咙，才露出些微的笑容来，道：“我就知道，新时代的年轻人，不像是你们这些老家伙似的不近人情。” 祝院士哭笑不得的看看杜院士，倒没有笑话的意思，更多的是内心的感慨居多。 生病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或许是人类最私人的体验之一了，即使人前显赫，到了生病的时候，到了生命迈向终结的时候，依旧很难淡然处之。 文治武功若秦始皇，依然要寻长生不老丹，岁月静好若张爱玲，缠绵病榻就难言潇洒。 “去哪里？”凌然的问话，打断了祝院士的思绪。 “现在就走？”杜院士本人竟是觉得有些突然。 “等一个小时，刚才的病人苏醒以后，若没问题的话，就可以走了。” “好好好，我打个电话安排。”杜院士开心起来，像是真的沾到了什么便宜似的。 左慈典这时快步而来，身后跟着田柒。 说是跟着，实际更像是左慈典在前面引路，仿佛客栈伙计似的。 左慈典是甘之如饴，以前在镇卫生院的时候，来个坐奥迪的都要小心伺候着，现在得要坐直升飞机的才需如此，自家的待遇不知道升格了多少线，他是很知足的。 田柒穿着白色的裙子，越过两名院士，到了凌然跟前，跟凌然打了声招呼。 凌然点了点头，面容略微严肃。 田柒轻低头，微微的晃动自己的裙子，看着裙摆撞到凌然的裤腿，她脸上的笑容略略有些红，像是白色月季染了一抹霞光。 。m.第639章 羊肉胡同 西四羊肉胡同。 街口一扇白色的铁拱门，上书一行红字：地质礼堂珠宝街。 字是随随便便写的，没有落款，不受关注。 底下的行人来来往往，对其视若无睹，正如自己过去多年来的做法一样，仿佛也将在接下来许多年里继续这样做，以至于根本不用去特别的注意这些。 杜院士迫不及待的推开劳斯莱斯的后门，冲着街道的方向，深深的凝望。 他在这里，存放了半个世纪的青春年华，存放了自己的少年意气，存放了自己对少年中国的期待，也存放了自己的一帆风顺与跌宕坎坷。 羊肉胡同，名字不雅，却是中国地质人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往返飘摇，在高山峻岭中崎岖蜿蜒，在人迹罕至处汲汲戚戚的最核心坐标。 杜院士还记得自己是小杜的时候，第一次来到羊肉胡同时的景象。 杜院士不由吸了一口气，美好的，熟悉的，记忆中的…… 咳咳咳。 正好有车驶过，喷了他一脸的尾气。 舍不得下车的左慈典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着，不由摇头笑：“这院士做的，真伤脑筋啊。” 凌然和田柒跟着下了车，都好奇的打量着周围。 羊肉胡同的名字，本身就很有老京师的味道，青砖古槐的氛围尚余有几分，但更多的还是沿街小店的热闹。 有几个离的近的路人和店家，也毫不掩饰的打量着劳斯莱斯。在珠宝街，一辆劳斯莱斯幻影的出现，总是会带来一些微妙的情绪。 “地质部的后门以前开在这边。跟前有地质礼堂，以前经常放电影……”杜院士走了过来，含着怀念的情绪，介绍着周边：“珠宝交易中心就开在跟前，有大额的珠宝交易了，经常都喜欢来这里……” 凌然静静地听着，他不是个擅长社交的人，对聊天的容忍度也很低，不过，考虑到杜院士是一名病人，而他现在的状态受到了疾病的影响，凌然勉强还能做得到倾听。 “我在这边有套临街的铺面，后来也开成珠宝店了，家里大孙子看着。里面的仓库，一半是他买来卖去的东西，一半是我的收藏。”杜院士说着面带微笑，道：“地质收藏比搞其他收藏的简单多了，都是石头么，对环境的忍耐性强，稍微改造一下，就舒服的很了。” 左慈典听的“嘶”的吸了口气：“您是京城都有铺面的人了？” “卖了点以前的收藏，再买起来的，那么多东西，总得有个摆放的地方吧。老伴的话，献了青春献子孙，献到儿子就行了，孙子不光是我们的孙子，也是儿子的儿子，他也不愿意。”杜院士的声音降低了一些：“做地质，苦了点。有甜有苦，甜的少，苦的多。” 左慈典不由沉默。 如果让他选的话，是否还送孩子学医，尚要思量，孙子的话，他就真觉得舍不得了——当然，这是假设他有孙子。 杜院士真的有孙子的，他扬扬下巴，又笑了出来：“我这个大孙子，倒是有点搞收藏的天赋，看的东西也还可以，偶尔还在市场上捡个漏什么的，你们要是喜欢，一会儿可以让他帮你们买几样。” 左慈典啧啧有声的道：“您这是工作辛苦，钱包不辛苦。您早些年的收藏品，现在老值钱了吧。听说以前人都不搞收藏的？那还不是让您给捡大便宜的。” “邮票热没听过吗？”杜院士微笑：“地质藏品到最近几年，才算是有点价值了，主要还是宝石，纯粹的石头，喜欢的人还是不多。” 两人一问一答，颇有些热闹，凌然和田柒却都不关注这些。 比起琳琅满目的店铺，凌然更喜欢古建筑的规则感，并多投注目光于其。田柒好不容易跟着凌然一起出门玩了，更是不在乎周围的环境了。 而在劳斯莱斯的后方，一辆缓缓跟随而来的奥迪a8也停了下来，打开车门，走出了三人，分别是两名身材精干的中年男人，以及一名灰白色头发的老人。 他们莫不言声的站到距离田柒十几米的距离上，也不靠近，也不打招呼，就是默默的站着。 杜院士瞅了一眼，就没有再在意了，他都是明天就要做手术的人了，哪里还有心情管这些。 “走吧，去我店里看看，我给你们讲讲我的收藏。”杜院士兴致勃勃的拉着凌然进了他的店铺，给胖乎乎的大孙子打了个招呼，就直奔后店而去。 一排排的木架子上，放着杜院士的收藏。 最吸引人注意的莫过于一块狗头金了，被摆在进门不远处，打眼就能看到。 杜院士却只是简单的介绍一句：“我去门源溜达的时候捡的。” “溜达的时候都能捡金子？”左慈典震惊了。 “你去肯定不行。”杜院士小小的体现出一点傲气，道：“我们当年找煤矿，一块找完了，能休两三个星期，年纪大的都回家了，我那时候还年轻，知道门源有金子，就拉着俩朋友，满世界的乱窜……” 胖乎乎的大孙子知道几个人的来历，此时，他只能极尽所能的不去看田柒，也不敢看凌然，就低着头，小声道：“爷爷是用这块狗头金的一半，给奶奶打了金戒指，剩下的放在这里，说是给我爸用。” 左慈典“哦”的一声：“后来怎么没用？” 胖孙：“我爸自己去找了块。” 左慈典“呀”的一声：“门源是你家开的啊。” “他找了两个月才找了几块金豆子，打的戒指那叫一个细，还不如去筛沙金呢。”杜院士撇撇嘴，不是太满意的样子：“找露天的金子都找不对地方，他呀……” “爷爷！”胖孙叫了声。 “我带你们看看我挖出来的托帕石。”杜院士不啰嗦儿子了，又拉着凌然往过走，一边走一边道：“托帕石看起来和蓝宝石很像哦，算是最好的替代品了，我这里有内@蒙挖来的，有江@西挖来的，还有老朋友从巴西弄来送给我……都是大家去工作的时候遇到的，有送给我的，有代买来的……” 说话间，杜院士站在一个木架子前，打开一个黑盒子，从中取出几块晶莹剔透的宝石，大的有指头长短，在仓库射灯的照耀下，看着就颇为漂亮。 跟随在众人身后的灰白色头发的老人，快走了两步，将凌然和田柒拦在了身后，左慈典就自顾自的到了最前方。 他听到蓝宝石，就非常振奋了，此时的目光中，饱含着好奇，像是做孙子的年纪似的。 “给你看看。”杜院士将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托帕石，用软布包着，放在左慈典手里。 左慈典的手指捻着它，对着射灯，看的无比的认真。 杜院士微笑着介绍：“刚挖出来的托帕石的半衰期是100天……” 左慈典愣了一下，手微抖：“半衰期的意思是……有辐射？” 杜院士笑了：“我这里最新的托帕石都放了一年多快两年了，辐射量微乎其微，对身体没什么影响了。” 左慈典望着癌症病人杜院士如此保证，一点信心都没有。第640章 捡漏 “这块煤，是我在内|蒙古亲手挖出来的。你们小时候的课本上，都说中国是煤矿大国吧，以前的时候，咱们的煤的主要产地是山|西，但是，内|蒙现在也是我们的产煤大省了，而且，煤层浅储量高，还有大量的煤气田，已经是咱们的能源大省了。” “这块不是挖的。是老师送我的，大冶铁矿的矿石，英国的矿师郭士顿发现的，算是中国第一批适合机采的铁矿。说来可笑，中国的贫铁病，反而是促使中国地质学发展的有利推动剂。张謇提出棉铁主义的时候恐怕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中国的钢铁产量会变成中国第一，中国的纺织品产能会多到全世界都用不完。” “这是块变质岩，不值钱，里面也没东西，呵呵，是我主持勘探的，当时以为是一个砷钴矿，结果什么都没有。后来是我师兄一力支持我，最后调派了一队人，总算是找到了，填补了空白的。” 大家一步步的跟着杜院士，听他介绍藏品。 除了少数值钱的宝石，大部分的藏品还是比较普通的，只是对杜院士本人的意义可能比较大。 左慈典渐渐从放射性的阴云中走了出来，听着听着，又觉得蛮感动，然后，他就再次听到了“钴”这个音。 左慈典现在对这个音调太敏感了，此时要是有只鸽子在窗外叫两声，左慈典都能跳起来。 “砷钴矿”这个词更是听的左慈典满脑子发涨，恨不得现在就跑出去。 “这个杜院士，真有病的。”左慈典忍不住在凌然耳边道：“他的这个仓库里，说不准还有啥东西是有辐射的……” 凌然看左慈典一眼，道：“我们是医生，确诊了杜院士的病情的。” 左慈典无语：“我说的不是这个……哎，算了，我给您说啥啊。” 凌然见他没问题了，都不会去追问的，毫不关心。 田柒更是没听左慈典说什么，她现在跟凌然漫步在光线昏暗又有射灯，四周空旷内部安静，又有漂亮的宝石的地方，开心都来不及呢，旁边人说什么，根本是左耳进右耳出了。 反而是杜院士胖乎乎的大孙子，听到左慈典的话，不甚满意，两次回头看过来。 第三次，胖孙再看过来的时候，忍不住压低声音，只对左慈典一人道：“左医生，这是我爷爷最后的愿望，您是不是尊重一下老人。” 左慈典眉毛挑挑：“啥叫最后的愿望，你爷爷明天是要上手术台的，又不是上刑场的。” “您说话客气点。”胖孙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这要是换一个年龄相当的，来一句“我怎么不客气了”，瞬间就可以吵翻天。 左慈典可不是来做二货的，他的脑海中瞬间过了一遍对话，然后去掉了中间部分，直接道：“你爷爷的癌症还能治好，活个三五七年跟玩似的，弄不好就要活到10年以后了，你现在跟我说最后的愿望，是不是有点占便宜了？” 胖孙被说的呛住了，要说爷爷活不了这么久，他不乐意，可要说承认，那也太小看癌症的威力了。身边多少人，得了癌症都没有挺过去，肝癌的威力更不要说了，他爷爷此前亦是看了多家医院的，去六院看病，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有祝院士的保证，杜家根本不会考虑。 “你看，医生和医生是不一样的，病人和病人也是不一样的。”左慈典靠近了胖孙一步，再道：“杜院士是原发性的肝癌，癌症本身没那么严重，严重的是他的身体还是比较差的，其他人不敢做手术，怕出事，我们凌医生呢，在这方面是有专长的，明天给院士做了手术以后，情况也就明晰了，向好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你们说你们瞎担心个什么劲。” 胖孙呆了呆，小声道：“是我爷爷说，说要最后看看自己的收藏……还把你们给请来了……” 左慈典得势不饶人：“那是你爷爷任性，我说，人不死是不可能的，但就你爷爷的年纪，再过个七八年的，四五年的，再考虑这个事，是不是也行？要是每个病人都像是杜院士这样，要把主刀的医生拉来看看自己的收藏，我们一天也不用做别的事了，一个月开15例，还是没休息日的……” 胖孙的嘴唇抖了抖：“对……对不起……” “对嘛，就说，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有话好好说嘛，你刚才辣么凶干什么？” 胖孙：(￣(?)￣) …… 杜院士兴致勃勃的逛完了自己的收藏，再伸个懒腰，道：“别说，我自己都有阵子没把玩了……恩，凌医生感觉怎么样？” “不懂。”凌然倒是不讨厌石头，毕竟是材质比较稳定的东西。 “也是，你们年轻人，对这些没有打磨的石头，可能还是比较没感觉。”杜院士点头，一副我很懂的样子。 左慈典微笑着看他表演，心道：你现在才琢磨清楚吗？ “带你们去捡漏吧。”杜院士拍拍手，吸引众人的目光，道：“这里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宝石交流中心，其实不光宝石，所有这些地矿物，只要是有人收藏的，有人有兴趣的，咱们这里都有卖的。” 凌然看着杜院士，问：“如果我们不去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回医院了？” “哎呀，凌医生，你就不要和我客气了，一会儿，你们随便挑选，我给你们把关，随便捡漏捡漏的，一个月的工资都出来了。”杜院士热情洋溢的拉着凌然。 左慈典抬头看看偌大的仓库，问旁边胖乎乎的孙子：“所以说，你爷爷的家产，就是靠捡漏捡出来的？” 胖孙轻轻摇头，语气放的深沉了一些，道：“捡市场的漏，哪里比得上有捡时光的漏。” 左慈典不禁愣神。 羊肉胡同里，到处都是只有羊圈大的小店。 店里的老板活计，就像是等食的羊似的，平时就在房间里滴溜溜的打转，见到客人来了，就仿佛看到了草食似的，一窝蜂的涌过来，嘴里咩咩的叫着。 凌然懒得听他们叫的是什么。 田柒没空听。 不过，圈里的羊，却都圆瞪着眼睛，观察着俩人。 男的长的如此帅，女的长的如此漂亮，而且，女的手腕上戴的是理查德米勒吧……怪不得要带保镖，否则把手表抢了，就够普通人吃用不愁了。 “老板，给我们凌医生挑个好玩意，最近有什么新货？”杜院士不拘什么类型的石头，只要是皮料，都可以上手挑一挑。 他是正儿八经的国内地质类专家，是真正玩了一辈子石头的人。甭管是和田玉，田黄或者翡翠，他都见了不知道多少个矿，平日里去外地开会，被人拉着参观一番，见识到的都是常人多少年都见识不到一次的稀罕场景，到了珠宝小店里，更是喜欢享受捡漏的快乐。 “你们便宜的皮料多拿一点过来，我们随便挑挑。这个多钱……”杜院士随便拿起一块丑石头问价，眼神犀利的像是只老鹰似的。 他今天要挑一块好石头，送给自己的主刀医生。 杜院士安慰自己：这不是红包，这只是对明日主刀做手术的医生的尊敬，还有，我的买命钱。第641章 不二价 羊肉胡同里的店老板，没有不认识杜院士的。 “您要的话，800。”店老板也不多说。 杜院士“哦”的一声，道：“卖的怪贵的啊。” 说着，杜院士就把丑石头丢开了，好似浑不在意的样子。 店老板眉毛挑了挑，仔细看了看那石头，算是给记住了。 左慈典一看就知道，杜院士还在玩策略呢，而且，人家店老板也都被玩熟了。 “凌医生，你看看这块。”杜院士又捏了一块过来，展示给凌然，低声在其耳边，道：“这块是个带皮的蜜蜡，我估摸着，咱们把皮去了，留一点做雕刻，应该能多个三五成的。” 他说的稍稍保险一些，三五成的卖价的话，也是买到就赚到了，以现在的行情来说，算是非常不错了。捡漏么，也不能只捡大漏。 凌然说了声“好”，然后问：“那买到了，咱们现在回去？” “这才哪到哪呢，我再挑挑。”杜院士说着留下这块，又乐呵呵的翻找去了。 凌然提醒道：“你明天的手术，需要提前做准备的。” “我知道，我知道……”杜院士头也没回的说话，依旧在那里翻石头。 店老板讶异的一声：“杜院士怎么就生病了？严重不严重？” “病嘛，说严重也严重，不严重也不严重。咱们不说这个，就论石头，你这块怎么卖？”杜院士又拿了一块没有完全剖出来的绿松石。 “3200吧。”店老板道：“我给别人都是3500不卖的。” “蜜蜡呢？” “算您1700怎么样，这么大块呢。” “那我就拿蜜蜡了。”杜院士交了钱，有点小得意。 店老板也是笑呵呵的，问：“您觉得能赚到？我感觉着里面没有了。” “不光有，色还不差。”杜院士也笑：“今天没时间了，下次有机会，咱们再讨论。” “得嘞。”店老板也不觉得亏了，只道：“我现在还是看不准这个。” “你卖的太杂了，这学东西，得一样一样的学，不能囫囵吞枣的干。等你学会一样了，搞精通了，再搞另一样，这样才是又专又博。”杜院士以前是不这么跟店老板说话的，今天却是格外的啰嗦了一些。 店老板也不知道听进去没听进去，倒是态度积极的应了两句。 杜院士意识到自己说多了，有一瞬间，脑海里想到了“最后一课”，然而，他虽然有学生，却不再是讲台模式了，以至于想要上一节最后一课，也是没有的。 杜院士叹口气，站了起来，出门去。 到了门口，杜院士才拿出刚买的蜜蜡，一边把玩着，一边摇头道：“现在不比以往了，捡个漏可不容易，放在以前，这市场里，到处都是漏。” 凌然微笑不语。 “您不信？”杜院士看向凌然。 凌然笑笑：“我不懂。” “你不懂没关系，我懂就行。凌医生，这块蜜蜡喜欢的话，我原价转给你，如何？”杜院士将蜜蜡又递了出来，道：“说好的捡漏，究竟能捡几块，就说不清了。要是放以前，给凌医生您一块，给田小姐一块，给我大孙子和小孙子再各留一块，都没问题……” 他安排的明明白白，语气里却像是托孤似的。 胖孙的眼睛瞬间就红了：“爷爷……” 杜院士拍拍他的肩膀：“孙子！” 田柒看了眼凌然的表情，再轻笑道：“杜院士，捡漏其实是游戏，捡到捡不到都开心。” “我以前也这么想的，后来我就癌症了。”杜院士用自己的病开着玩笑，但并没有真笑。 他有自己的心结，浑身的固执都快要拧起来了， 一旦登上手术台，他可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那我们一起找好了。”田柒有些理解的点点头，并迅速的向后做出一个眼神。 灰白色头发的老头走了上来，微笑道：“老哥，我陪你一起挑，怎么样？” “您是？”杜院士皱眉。 “我是平盛矿业的顾问李学超。以前在哈里伯顿做了一段时间的油气田的勘探，后来也做有色金属的勘探……”灰白色头发的老头说话稳稳的，姿态拿捏的刚刚好。 杜院士“唔”的一声，面对这样的同行，不由收起了些许来自私人原因的固执，点点头，道：“哈里伯顿是个大公司，转行做有色金属，这个跨度可够大的。” 李学超笑笑：“我对珠宝矿石这一块，也有些了解，不如一起挑？” “你挑你的，我挑我的。”杜院士意志坚定的拒绝了，对于石头，他还是很有自信的。 李学超说笑了两句，退了回来，再看看田柒，就转身离开了众人的视线。 杜院士自觉胜利，开心了一些，再换到一家店里，又重新调整了心情，大声的叫了起来：“老板，最近收的皮料拿点过来。便宜些的。” “来了。”老板在房间内喊了一声，约莫过了两分钟时间，才端着一个簸箕，走了出来。 等待的时间里，又有几人走进了店内。 杜院士的名头，在羊肉胡同里，还是有点响亮的。 随着消息传开，有空的店家都会跑过来看一眼。 哗啦…… 一簸箕的皮料，被甩在了铁皮柜台上。 “我家是工厂零售店，东西便宜，不讲价。”老板气势极大。 杜院士没在意，“恩”的一声，低头挑选，羊肉胡同里的小店众多，总有来来去去的新店开门。这家看样子是主做首饰加工的，也提供各种料子供人选购。 这样的店铺，也是杜院士最喜欢的店，因为原料杂，店家总不可能如他一样，样样深研，一个不小心，就会出现捡漏的机会。 ”凌医生，一起挑？”杜院士只招呼了他的主刀医生。 凌然随心所知的走了上来，随意的翻了翻柜台上的石头。 杜院士目光如鹰，一个个的看过去，然后捡起其中一块玛瑙，问：“多钱。” “3800。”老板报价。 杜院士不由抬头，看了看对方，心道：这莫非是个棒槌。 对方看着杜院士，用坚定的口吻，道：“不二价。” 杜院士呵呵冷笑两声，丢下那玛瑙，转身就想走。 “凌医生喜欢这块？”灰白头发的李学超这时候却是开腔了。 杜院士回头一看，就见凌然拿在手里的是块橙色的石榴石，于是点点头：“芬达石是蛮好看的。” 芬达石是这种锰铝榴石的商品名，用来形容它的颜色如芬达饮料一样。在中档宝石中，芬达石属于新兴阶层，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不过，也是因为它是新兴阶层的宝石，所以价格较为透明，通常是无漏可捡的。 老板这时候淡定的道：“880块。” 杜院士的眼睛都瞪了起来，再次抬头看向老板，心道：这莫非真是个棒槌。 老板直面杜院士的目光，语气坚定：“不二价。”五一，我要劳动五一，我要劳动。 用双手，为劳动节，谱上一曲赞歌！ 劳动节，爱劳动，志鸟村，勤奋豚！ 《大医凌然》持续更新中…… 持续更新一年了！ 值此五一良辰，志鸟村将为您奉上三更，并不是为了双倍月票，只为了休息中的您，工作中的您，快乐中的您，能多一分享受，多一分愉悦…… 若能为您带来一丝丝的愉悦，一丝丝的享受，那就是我最大的荣幸了。 您若有暇，愿意再投两张月票给我的话，那就是更好了。 双倍月票，一票顶俩，愉悦和享受都加倍呢。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五一，我要劳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42章 脆（求月票） 凌然拿了一块芬达石，就懒得再挑了，只是拿在手里把玩。 杜院士抖擞了精神，想要趁着老板棒槌期间，再捡一漏，却是数次未成。 倒是灰白胡子的老头，让老板重新拿了几块芬达石出来，挑了块与凌然手里的大小仿佛的，再暗戳戳的手机付了钱，连数额都不让杜院士知道。 因着杜院士的名气而来的闲人们，同样围在柜台跟前，挑拣的少，看热闹的多。 来的人多，说话的人也就多。 店主似是听烦了，手一扫，将铁皮柜台上的石头扫如簸箕，就道：“下班了，明天请早吧。” “我还没挑完……”杜院士仰头。 老板摆摆手：“该休息就休息，有空再来啊。” 杜院士一个愣神，人就被赶出了店门外。 街道上，阳光明媚，一点都不像是下班时间。 “算了，不给卖就不给卖了。”杜院士说着向自己的孙子笑笑：“这店主，真是个……怪人……” “何止是怪。”胖孙说着看向凌然，笑道：“没想到凌医生第一次来，竟然就捡到了漏，你那块芬达石小归小，卖个一千多块钱都是正常的，880是太少了，你转身卖了，翻倍都有可能。” 杜院士却是不甚满意：“芬达石是凌医生自己捡的漏，凌医生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给您挑一块……” “该回去了。术前还有很多准备要做呢。”凌然语态真诚，道：“等你出院了以后，再来挑选石头也不晚。” “出院以后的事，谁知道呢。”杜院士无奈的道：“有那么着急吗？” “有……”凌然一马当先，向停车的位置走去。 阳光下的羊肉胡同，林荫路，青砖墙，古色与现代交融，仿若时光打造的T台，凌然行走其间，吸引无数目光。 凌然缓缓的停了下来，鼻翼微动，看向右侧的店面。 却是一家做挂炉烤鸭的小酒楼。 “请你吃烤鸭吧。”凌然转身对田柒道。 “好啊。”田柒回答的很痛快。 两人说着，就并排进了小酒楼。 杜院士站在街面上，不明白了：“咱不是着急吗？” 跟在后面的左慈典做出一个继续向前的手势，淡淡的道：“凌医生是着急病人该去医院了，病人既然决定去医院了，他自然就不着急了。” 杜院士还想反驳，左慈典再对旁边的胖孙道：“还愣着干什么？送你爷爷去医院了，明天就做手术的人了，还想晃荡到什么时间！” 胖孙的思维，瞬间从捡漏中清醒过来，忙道：“爷爷，咱们先去医院，回头再说别的。” “我也吃个烤鸭不行吗？”杜院士不服气。 “不行。术前的餐饮是有严格规定的，否则，到了麻醉的时候，你的肌肉放松，食物有可能堵塞气管。”左慈典现在已经看出来了，杜院士是属于追根究底型的病人，你光给他说禁忌项没用，他的怀疑精神是极强的，但如果说了原因，那在他有反驳的证据之前，他是会听话的。 针对不同的病人做不同的劝说，对医生来说，主要是精力分配方面的问题。但就今天来说，却不成问题，杜院士需要一些额外的特权，左慈典也是愿意付出的。 一行人快速的离开了羊肉胡同，驶入京华六院的住院区。 凌然也点好了餐，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四周。 古香古色的布置，不能说是出彩，但也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小酒楼的门脸不大，二楼和三楼的空间却不小，宽宽敞敞的摆了六张桌子，外带4个包厢。桌子间用屏风大致的隔了隔，此时坐了约莫半数，生意可以说是挺不错了。 凌然和田柒两人坐一张小桌子，灰白头发的李学超拒绝了同桌的邀请，自去不远处的面店了。两名黑衣服的保镖分列屏风的两侧，颇有些气势。 田柒坐在对面，端端正正的，只用眼睛的余光注意两边，再有些心虚的轻声道：“保镖是家里面一定要安排的，如果我甩掉他们的话，家里人会很着急的。你如果不喜欢人跟着的话……” “没关系的。”凌然语气淡定，道：“公共场合本来就有很多人，是喜欢盯着其他人看的，我也习惯了。” “你这么想就好了。”田柒一下子笑了出来。 站在两人不远处的黑衣人互相看看，都别扭的闪开了眼神：这莫名其妙的对话是怎么产生的，两人并不想交流。 好在烤鸭很快上桌了。 作为一家规模不大的小酒楼，烤鸭并不是当着顾客的面来片的，少了一丝仪式感，不过，鸭子本身烤的却不错，酥皮的鸭皮很厚，夹起来，油光瓦亮，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 真的吃到口中，也让人忍不住点头。 凌然看到田柒与自己同时点头，也忍不住微微露笑。 田柒更是心花怒放，只觉得面前的鸭子，都像是在放光似的。 “好脆。”田柒矜持的赞了一声，一块鸭皮分两口吃。 “烤鸭的皮确实很脆。”凌然赞许的点头。 酥脆的鸭皮并非是烤鸭的传统味道，尤其是将全聚德当做正宗的话，软性的鸭皮才是全聚德式烤鸭的标准。 然而，正宗从来不代表好吃。所以，在全国人民，尤其是京城人民的积极反抗下，现代烤鸭的鸭皮就变的越来越酥脆了。厚厚的鸭皮和酥脆的口感，以及油嫩的滋味，大约是最容易受到食客关注和欢迎的烤鸭口感。大董和全鸭季都因此而崛起。 反而是受到正统思维拖累的全聚德，越来越需要依靠故事来支撑了。这也是京城名吃的一大难题，食客纷至沓来是因为“正宗口味”而带来的名气，偏偏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口味差距越来越大，曾经多放猪油就能受到夸赞的市场消失了，是否改良口味，已然变成了一个令人难以决断的营销问题了。 凌然却不管这些，他闻到了好味道，就想进来试一试。 田柒更不在乎，家里的大厨也许做的更好吃，但是，吃饭才不是单纯的吃饭呢。 差不多时间，杜院士躺到了病床上，无聊以至于有些烦闷的打量着四周。 单人间的病房属于院士的优待，可即便如此，白蓝色的墙面，也不会让人开心。纯白色的床单，现代化的多功能护理床，以及床头复杂的呼叫系统，只会让人感觉到自己的虚弱。 “杜院士，我们来给你打针了。”护士长带着两名护士走了进来。 “麻烦你们了。”杜院士客气了一下。 “应该的，王院长都说了，您是国家栋梁，要我们一定要拿出最高水平来。”护士长随口调侃，又指指旁边的两名护士，笑道：“我的最高水平，都带过来了。” 两名护士微笑，并没有抢护士长的风头，安静的低头做事，一个负责消毒绑带，一个手持针管，对准杜院士的静脉戳了进去。 “好脆。” “杜院士的血管确实很脆。” “皮肤也比较脆。” 。妙书屋第643章 血管（第三更） “老杜，要保重身体啊。” “杜院士，好好休息，积极准备手术。” “家里不要操心了，我们都帮你看着。” 杜院士真的住进了病房里，单位同事、门生故吏和亲戚朋友就纷至沓来了。 要说起来，来探望病人的，多是知情识趣的，眼见来者众多，大部分都是打个转儿就走，还有的就在病房里帮忙，提提开水，接接人，沟通一下医生和护士……奈何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病房里始终拥挤着超量的人。 凌然吃饱了烤鸭，再回到医院里，喊了徐稳去查房消食，到了单人病房，就见门口塞的是水泄不通。 “医生来了，都让一下啊。”来访者倒是很有礼貌，互相打着招呼，将凌然和徐稳给放了进去，只是一路都有人在说话： “医生，您可得多操心，杜院士是咱们中国地质学届的顶梁柱的……” “杜院士以前的身体多好啊，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会不会是误诊？” “医生，杜院士这个瘤子，不做手术行不行？年纪这么大了，做手术很辛苦啊。” 徐稳不由回头看了眼凌然，类似的话，他是经常听的，但凌然毕竟年轻…… 凌然默默的走进病房，一点都没有受到众人语言袭扰的样子，对他来说，这种水平的七嘴八舌，确实是有些小儿科了。 想当年，有人是哭着喊着冲上来的，挥舞旗帜什么的都算简单的，遇到放飞千纸鹤的女孩子，为了维持局势稳定，还得帮人家平复心情。 “探望时间还没结束吗？”徐稳转头问了里面维护秩序的护士一声。 小护士焦头烂额：“我说让他们离开了，但是都不走。” 徐稳“恩”的一声，道：“你再喊一遍。” “哦。”小护士委委屈屈的扬起嗓子，道：“患者明天还要做手术，该休息了。大家也都回去吧……” “探望时间延长，明天的手术时间也要推后，太晚的话，手术就做不了了，必须得在上手术前，把检查都做完了。”徐稳随后提醒似的说了一句。 众人这才纷纷运动起来： “那行，我先回去了。” “杜院士，您好好休息，我们回头再来看。” 杜院士也是温和的笑着，跟众人打招呼，外表看着像是个慈祥的老教师似的。 “凌医生？”徐稳看着探视者都走光了，只留下三名病人家属，才收起了板正的表情。 “我给你做个体格检查。”凌然不多说别的，就站过来，先将杜院士给放平了。 虚拟人的更新是需要人体接触的。 凌然重新触碰一下杜院士，就可以重新更新他的虚拟人。 当然，明天手术前，他还会再开启虚拟人，而且时间会更长，但就他目前的经验来说，先开两个短的，再开一个相对长的，效果也许更好。 一个蓝汪汪的人体，出现在了凌然面前。 凌然想都没想，伸手就要了一把虚拟的手术刀，剖开虚拟人，取出了里面的肝脏，用手一揉，就揉开了正常组织，暴露出了包裹期间的癌变组织。 蓝汪汪的虚拟人的下方，杜院士眨巴着眼睛，不明白凌然做这么大幅度的动作，是在做什么。 病房内的其他人，更是想问而不好问。 徐稳倒是能看得出来，凌然好像是在模拟操作手术，但是，要说那是肝脏手术的操作，徐稳觉得又不可能，所以，他也只能默默的看着，将这当做是凌然的特立独行的一部分。 特立独行的医生多了，需要精神科医生会诊的外科医生，早就不是稀罕事了，徐稳倒是觉得，眼前有点特别的凌然，更让人觉得正常。 若是与平常人一样做事，又有极高的双商，还没有一点奇怪的嗜好，徐稳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奇怪呢。作为一名拜百家师的职业弟子，徐稳表示，这样的师父肯定很难舔。 凌然本人，此时更是根本没有考虑其他人的想法。 就他的经验来说，大量人群的大量想法，肯定是大量奇怪的，想要照顾到所有人简直太难了，还不如做好自己的事。 这就好像小学运动会时，当他扶起倒在身边的小运动员的时候，周围甚至会发出抽泣声，并会有水瓶丢过来。而当他把水瓶还给主人的时候，四周响起的哭泣声竟会变的更大。 很快，凌然就明白，有时候做事，总是会有人不理解和不赞同的，但是，该扶起他人的时候，照样要扶起他人，该归还水瓶的时候，照样要归还水平，不能根据周围的哭泣声的大小，来判断做事与否，以及此事是否正确。 此时，展开虚拟人，根据虚拟人的表现来做一个基本分析，是正确的事。这是凌然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和逻辑思维做出的判断，他是不会因为其他人的表情动作，而改变自己的做法的。 他用手轻轻地揉着杜院士的虚拟肝。 凌然重点观察了癌变组织的浸润深度，尤其是肝内胆管和门静脉系统被侵蚀的情况。 肝癌被叫做癌症之王的主要原因，就是肝脏的血供过于丰富，为了供应全身，肝脏可以说是将每一个细胞，都用在了血液相关的领域中去了，与之相对应的，是肝脏内部还有大量的血管。 这些血管，在外科手术中，有一丝一毫的破裂，都会造成大量的失血，并延误手术进度，进而影响到手术成效。 与心脏手术类似，肝脏手术也是一个讲究争分夺秒的手术。 肝脏系统截断血流1个小时，就会产生危险，2个小时基本就是极限了，事实上，肝脏供血停止一个小时，就已经足够危险了，没有医生会在这方面追求极限。 而在实际操作中，阻断肝脏供血15分钟，然后再恢复，再阻断的模式，也是非常盛行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弱肝脏缺血带来的影响。 可以想象，在这种争分夺秒的手术中，大血管出现问题，哪怕主刀有能力第一时间进行修复，也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会影响到整个手术的效果，再进一步的讲，是会影响到病人的生命长度和生命质量的。 在普通的肝切除手术中，血管带来的风险已经大到执业10年的外科医生都不敢轻易上手的程度，到了肝癌手术的时候，肝内血管和胆管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 癌变组织容易游离，被癌细胞浸染的肝内血管和胆管就会增加扩散的风险。癌变组织不能发挥正常功能，切除血管或损伤血管的概率也就大大增加了…… 肝癌手术的困难就在于，因为肝脏内的血管太多太大，又互通互联，营养丰富，即使是早期癌症，也很容易扩展到血管，而一旦扩散到血管，即使是早期肝癌的手术，也变的异常困难。 就像是杜院士一样。 堂堂院士，全国的医院大可去得，全国的医生大可找得，但是，没有一个医生敢给杜院士一个肯定的答复。 高龄、多种基础疾病，肿瘤位置不好不说，小小年纪就浸润了门静脉系统，以至于手术复杂程度不逊于晚期病人…… 也就是祝院士和杜院士的关系较好，才能用较肯定的话，将杜院士推荐过来。 凌然捏着杜院士的虚拟肝，足足思考了两分钟，才挥手取消了虚拟人。 关于癌症的位置，通过CT，核磁共振和PET，已经可以看的非常清楚了，可要说处理，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凌医生，没问题吧。”杜院士望着凌然，自个儿心虚的不行。 “没问题，好好休息。”凌然轻轻点头，起身结束了查房。 房内，是杜家人低声的商议声。 徐稳则是低头看了眼手机，再跟上凌然，小声道：“有些医生听说了明天杜院士的手术，都想来看。冯志详教授也会来。王院长想问，要做成示范手术吗？还是封闭手术室，拒绝参观？” 不同的医生在不同的状态下有不同的表现，王院长不熟悉凌然，也是表达尊敬。 凌然在楼道内走着，道：“不用拒绝参观，做示范手术也可以。” “好的。”徐稳的小心脏不自禁的快跳起来，这个手术可是越来越厉害了。，第644章 亲切的手术（四更） 京华六院手术室。 绿色的漆料包裹着墙面，蓝色的铺巾，覆盖了手术台。 麻醉医生精神紧张的调整着药品参数，今天不同平常，可以随便搞搞，随便改改，随便看看。今天的手术，光是本院的领导就有多人到场，遇到较真的挑毛病，怕是会一世英名尽丧。 护士们也在一遍又一遍的仔细的做着检查，生怕出错了影响到手术。 主持现场的徐稳以一助的身份监督全场，偶尔抬起头来，就能看到紧贴着参观室的玻璃墙里王院长期待的眼神，以及多名六院的领导的身影。 而在参观室的角落里，冯志详教授的出现，代表着更多关注的出现。 冯志详教授虽然在云华开刀的时候，有马失前蹄之嫌，但身份地位并不受影响。一则，病人无事则天下太平，二则，大教授总有失手的时候，医学界也不可能苛求医生万无一失。 病人在手术台上出现危机并不奇怪，那本来就是生死攸关的地方。如何解决危机才是高阶医生的强项。从这一点上来说，病人大出血却被救回，反而是冯志详教授的功劳，只不过，他用了凌然这个医生做工具罢了。 以冯志详教授在普外科的声望，他是真的有资格将凌然这样的医生做工具的。 相应的，当他出现在凌然主刀的手术现场，观看手术的时候，也变相抬高了凌然的地位。 医学界的地位，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攒起来的。 徐稳想到此处，又暗暗摇了摇头：眼前这么多高阶医生的出场，已经不能算是点滴了。不说别的，以后京城医院的医生们再谈起凌然，就不能再对其等闲视之了。徐稳再想邀请凌然来飞刀，地方医院的身份也就不再是障碍了。 徐稳的眼神转向凌然。 凌然今次站在空地上，双手在面前挥舞，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练习某种乐器。 但在场的医生都知道，凌然是在脑海中重演手术场景。 有许多医生都有类似的习惯，而凌然有这样的习惯，是最近的事了。 徐稳看着凌然的动作，不仅不觉得怪，反而觉得甚为佩服。 到了凌然的技术层次，他竟然依旧在想尽方法的提高，光是这种态度，徐稳觉得，这就值得学习了。 与此同时，凌然的脑海中，在思量技术细节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浮现出杜院士昨日所言所语与所行…… 不得不说，杜院士对凌然来说，也是一名特殊的病人。 在此之前，凌然做的手术，要么是比较紧急的急诊手术，要么就是跟腱修补术或肝内胆管结石这种并不会沉重危及生命的手术，肝癌手术虽然也做了几例，但这几名患者中，杜院士的求生欲是最强的。 强烈到好似年轻人一般的求生欲，或许是因为杜院士有着年轻人般的热情与希望，梦想与追求…… 凌然不是一个擅长交流的人，但他看得到杜院士的不甘心。 那就好像是一名学生，正开开心心的写作业，没想到只写完了一半，就被人父母将作业给抢走，不让做了——对另一半作业的渴望，对未完成的作业的不甘心，凌然现在还记得。 “凌医生，准备就绪了。”徐稳看着时间，又确定了各方面的准备和状态，才过来通知凌然。 凌然“恩”的一声，双手收回，向空中扎着，站到了手术台前。不过，他并没有立即开始手术，而是沉吟了几秒钟，缓缓开口，道：“今次的手术，主要的风险点，在于病人的门静脉受到了癌细胞的侵染，因此，需要非常小心的对付血管部分。另外，病人合并有脂肪肝、肝硬化和高血压，有胃溃疡和肠炎的病史，心脏部分的冠状动脉硬化也较为严重，加上高龄的危险因素，我们需要尽可能快的做完手术，尽可能少的输血……” 徐稳和张安民赶紧点头，其他护士和麻醉医生更是点头点的飞快。 他们知道，凌然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毕竟互不统属，凌然现在的手术，依然相当于飞刀的性质，哪怕是进行了术前会诊，手术前后也需要多次提醒。 楼上，王安志则面带凝重的向众人介绍：“凌医生希望尽可能的少输血，但我们的血液准备还是得非常充足。因为病人的血管非常脆，手术中很容易出现危险……” “病人的肝功能太弱，要尽可能少的切除肝脏，这部分又会耗费额外时间，所以，他们是必须集中注意力……” “病人是卓有声望的工程院院士，工作非常繁忙，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罕见的手术，不仅能挽救病人的生命，还能挽救病人的职业生涯，让杜院士可以重回工作岗位。” 参观室里的医生们缓缓点头，并不是每个看手术的医生，都知道病人的病史等相关信息的，说出来，接下来的手术部分，也就比较清晰了。 冯志详尤其认真的盯着下方，待到凌然动手，更是凝神细看。 他其实看过凌然的手术不少次了，但每一次，都有新鲜的体验。 不同的病人，凌然会展现出不同的技术来，这才是最让冯志详吃惊的地方。 “厉害吧。”祝同益站到冯志详旁边，面带得意。 冯志详笑了笑，心道：你一个骨科大夫，你真的知道凌然做的手术有多厉害吗？ 祝同益太熟悉这种来自普外科的鄙视了，同样给予一个笑容，心道：掏屎的，我们凌然的技术，你也就只能看一看而已。 被祝同益带过来伺候的200斤住院医，此时站在墙角，望着自家老大和冯志详教授的无声的眼神交流，交感神经都兴奋了起来，下意识的拧开手里的瓶盖，咕咚咕咚的灌出了一个201斤的住院医。 冯志详带来的普外医生，听到“吨吨吨吨吨”的声音，立即转头盯上了201斤住院医。 201住院医撇撇嘴，装作浑不在意的样子看向下方，然后，就慢慢的在意起来。 他是第一次到京城来，不能说是举目无亲，但放眼看去，唯一认识和熟悉的团队外人士，就是凌然了。事实上，看着凌然像是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时那样，认真的做着手术，201斤的住院医，甚至有点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电刀。”手术台上，凌然已经开始处理起了细小的血管。 他的动作很快，分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一系列的止血过程，接着，拿起了持针钳，就在肝脏上动起手来。 肝脏是出了名的脆，肝硬化的肝脏就更不用说了，动手的力量稍有问题，就会出纰漏。 另一方面，为了给病人提供快速恢复的条件，手术的开口也是一年比一年小了。 凌然就在两个拳头长的伤口里，轻轻的翻动着肝脏。 白色的手套，插在红色的伤口中，配上蓝色的铺巾和银色的工具，有着异乎寻常的……危险感……勤奋四更并求月票。 拼命码字的一天……过的非常慢。 感谢读者大大们的月票和红包，昨天一度爬到月票榜第一的位置，然后又慢慢的滑落到了第二，下午的时候又更新了两章，依旧未能挽回…… 于是，今天四更，希望能再挽留一点希望。 说来无奈，写书这么多年，我从来都不是靠拼更新来生存的，但在爬榜的时候，我的应对策略，却是拼更新。 在月票排名被缓缓超越的时候，老婆问我，什么感觉？我说：恐惧，累。 敌人真的很强，更高的订阅，更多的读者，但更令我恐惧的，是快速更新下，我自己能不能稳住了。 《大医凌然》这本书，我始终是小心呵护着的。 每天，真的是每天，我都在想，今天的情节会不会出错，走向会不会有问题。 医学的内容很枯燥，需要增加调味剂，更需要小心的试探。许多读者调侃我用绿萝和吊兰水字数，身为作者，我想说：兄嘚，写作文的时候，景色描写好写，还是对话好写呢？是排比句和比喻句好写呢，还是叙述句好写呢？ 写一段景物，调整一下节奏，又怕内容无趣，所以才有了绿萝和吊兰，大家或许都没有发现，曾经松树也曾是常驻景物，但它的受欢迎程度太差，一点拥护值都没有，如今已被淘汰，并被大白鹅取代……接下来，香满园同志必将接受更严峻的考验。 而在内容上，查资料向来花费了我许多时间，偏偏这是看不见的内容。单章写到这里，顺便说说昨日的章节。给杜院士设定为地质人，是因为我始终对地质人有好感。 一方面，是因为李四光的故事，另一方面，则是小时候，我家旁边就有的地质队，耳边听到许多的地质人的生活，都非常令人感慨与钦佩。我曾经还想过，如果要写一本矿业类的，我的主角大约可以用地质人来做主角。 然而，地质类的，我还没写呢，要构建一个地质人的生活与工作，哪怕是极简略的，也需要查阅不少的资料，一个小时的消耗，可能就为了写几个字。文中有大冶铁矿的发现人，英国矿师郭士敦，内容就来自《近代中国铁矿资源储量的认知过程及其社会反响》，其实不写这个点也行，但我一向的观点，我不需要读者喜欢我所有的内容，只要我的书里有部分内容，有读者喜欢，那就好了。 就好像羊肉胡同我也没去过，找了博文和照片对照，感觉配上地矿部，会让情节更自然。 我相信，肯定是有读者喜欢我写的这部分内容的。 希望喜欢本书的读者，不论您喜欢的是哪个点，都能投本书一张月票。 今日四更，权做感激。 明天也会努力更新的。 拼更新也就拼更新了，难得有这么一个容我拼更新的机会。 求月票！ 求……月票！ 。妙书屋第645章 拜（求月票） 手术走廊前的等候大厅里，一团团的人，聚拢在一起，低声说话，默默等待，气氛略显压抑，只有手术走廊的双扇门对开，推出病人的时候，才会引起些许的波澜。 杜家人也占据了两排长椅，气氛也稍显沉闷。 杜院士的大孙子坐在前排，双手抱胸，望着手术走廊的大门，脑海中回想着自己与爷爷的点点滴滴。 他的姑姑和母亲，还有堂弟也都是差不多的表情。 “其实，是不是应该采取保守治疗的。”做女儿擦了把眼泪，低声的问旁边的嫂子。 她们姑嫂的关系还不错，嫂子的年纪大两岁，向来更有主见些，此时也是满眼泪痕：“爸的肝脏条件不好，身上的病也多，保守治疗咱们咨询了那么多次，他的肝脏条件，保守治疗……保守治疗也不容乐观的。” “保守治疗，至少人还在，做手术万一……”女儿说了两句，就小声抽泣起来。 说是女儿，其实也是60岁的人了，她一哭起来，老公和儿子瞬间都懵逼了，还是儿媳妇换坐到跟前，又抓着她的手劝。 “姑，医生是祝院士推荐的，我也见到了，年轻是真年轻，但应该还是很厉害的。”杜院士的大孙子，放下胖乎乎的胳膊，小声而诚恳的说着。 “你怎么知道他厉害？”做姑姑的此时有点钻牛角尖。 “您想，他那么年轻，怕是得比中年的医生厉害不少，才能得院士力挺吧。还有六院，他要是不比一般的医生厉害的多，六院怎么不用自己的医生。”胖孙小声的说着大家都知道的理由，内心里，他则在想：我要是帅成那样子，如果不是医术超神，我做个屁的医生，我早飞了。 做姑姑的“恩”的一声，又叹口气。她都快到退休年龄了，心里想的就更多了。年龄对年轻医生确实是一个制约因素，就像是大家到医院里挂号似的，大家都想看专家号，都想看老医生的门诊。年轻医生固然是要做出更多的拼搏，才能得到相同的对待，可这并不绝对。 如果年轻医生拿出了远超同辈的天赋和勤奋，展现出了远超同辈的能力，那他得到的评价极高，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要说年轻医生的绝对能力就超过了大龄医生吗？也不尽然。 “我就是怕……”她又叹了口气。想的越多，她就越担心，生怕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 “怕有什么用！”一直坐在前面的杜家长子，也就是胖孙的父亲突然站了起来。 一家人的目光，不由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现在，能做的决定都做了，后悔药吃的再多都没用，何况，还不知道里面啥情况呢。这就等于是钻洞子，你位置选定了，钻机开了，你怕来怕去的，那有什么用？”杜家长子杜泽才穿着夹克，脸黑的吓人。 家里人都不怕他，但也都不吭声。 杜泽才也是奔60的人了，”哼“了一声，极有气势的道：“一个个都别绷着了，都到这里，就听我的。” 说着，他就转身下楼去了。 过了一会，杜泽才费力的拖着一个行李箱，走了上来。 杜泽才亦不多说话，先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在两排长椅前较空旷的地方，接着，就放倒了行李箱，拉开拉链，再从里面珍之重之的取出一个红绒布包裹的柱状物。 去掉红绒布，一只紫晶洞展现在众人面前。 杜泽才再从行李箱中取出一个木头座，然后费力的将紫晶洞搬到了木头座上，再对众人道：“都来拜拜吧，这个紫晶洞是最灵的。” “爸……”胖孙哭笑不得：“你现在抱个雷公蛋过来，还在人家医院里，咱们拜着像样子吗？” 雷公蛋竖着剖开，就是紫晶洞。它是内壁生长着紫水晶的球形，通常用来做风水摆件，当然，杜泽才现在也是用来做风水摆件的。 对于儿子的异议，杜泽才更是不屑一顾：“像不像样，医院说了不算。他们要是保证能把人给治好了，我听他们的。这就像是我们打眼，要是保证能打成的眼，谁吃撑了背一个紫晶洞走山路的？就是不能保证的洞，大家才拜的。” 说着，杜泽才又从行李箱里掏出一个电子蜡烛，摁亮了放在紫晶洞前面。 踢开小板凳，杜泽才面对紫晶洞而站，隔着电子蜡烛，口中念念：“保佑我父亲能度过此险关。我父亲少年坎坷，自山村中走出来，自学成才，在艰苦的岁月里，一边要赚钱糊口，一边还要为母亲求医问药，只能抽空来学习，以至于浪费了很多年的时间，才真正一展所学，他的工作，帮助了很多人，为许多地方解决了困难，将来……希望父亲还能再多一些时间，完成其最后的心愿，有机会做完最后的项目，如果可以的话，再多几年的时间，享受生活，含饴弄孙……” 胖孙站在老爹身后，既惊叹，又尴尬。他都三十岁的人了，虽然胖子显的年轻，但也明显不适合被含饴弄孙了，要说找个重孙子给爷爷，急切间也难达成…… 杜泽才语气缓缓的说了两分钟，才最后拜了三拜，再让出位置，道：“拜一拜吧。” 几家人无奈的看着那只放着光芒的紫晶洞，表情都有些奇怪。 事实上，不止是杜家人，等待大厅里的上百人，都看着那只反射着光线的，有点好看的水晶洞。 路过的医护人员，更是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此处，甚至有人偷偷拿出了手机。 他们见过捏着佛像喃喃自语的老太太，也见过跪在地上的祈祷者，但是，一只水晶洞？ 杜泽才却是不在乎众人的目光，淡然的道：“这只紫晶洞是经过考验的，我们当年钻洞的时候，用过4个水晶洞，这一个，百试百灵。贵南的洞子，就是拜它拜出来的。” “哥你……”杜院士的女儿不知道该怎么说自己大哥了，话里的漏洞太多，实在是不知从何说起。 “唉，拜拜就拜拜吧。”杜院士的表妹一直坐在长排凳的一头，此时却是走了过来，俯身拜了下去。 装了电池的电子蜡烛，火焰稳的一批。 杜院士的女儿一脸的呆滞，在她的印象里，表姨是个温文尔雅的小学老师，退休了以后，也是每天唱歌养花，非常知书达理的感觉。 她怎么想也想不到，表姨会赞同大哥的奇怪行径。 “我哥是家里的主心骨，也是单位里的顶梁柱，过去几十年，他为家里操心，为国家操劳，常年进出穷山恶水间不惜命，再多给他几年时间吧。”表姨的声音不大不小，也轻轻的拜了下去。 大嫂叹口气，也过去拜了。 家里其他人看着晶莹的紫晶洞，既觉得荒唐，又忍不住次第起身。 杜泽才取了支烟，没吸，就放在鼻子下，静静地嗅着，眼神深邃的望着手术室的方向。第646章 一口酥（求月票） “注意一下出血。”凌然用手非常轻微，非常轻微的触动病人的肝脏。 70多岁的人，就算体检健康，剖开来，肝脏都是又脆又硬的。内脏的衰老，与皮肤的衰老一样，都是随着时间的不可逆的变化。 年轻人的皮肤红润而有弹性，肝脏也是粉嘟嘟的Q弹，到了年老的时候，皮肤用再多的化妆品和前男友面膜，都是不可能恢复到年轻时的程度了，肝脏也是一样。 凌然必须要非常小心的情况下，才能避免对肝脏的二次伤害。 徐稳和张安民两人，瞪大了眼睛，观察着暴露在外的肝脏。试图超出可能的渗血点。 “没有。” “没有。” 两人先后给予了回答。 凌然“恩”的一声，并没有立即结束检查，而是认认真真的又扫了一遍。 医学的事情，往往都复杂在细节处。 比如现在寻找渗血点，并不是找不到就可以结束了，也不是找到一处两处就可以结束，而是非得检查到没有渗血点了，才能结束。 偏偏肝脏窝在腹腔内，并不能随意的转动，检查起来，心理负担是比实际操作要复杂的。 “没有出血。我们继续。”凌然抬头看了一下表，时间已经过去了48分钟，但是，该做的步骤，却一步都不能省略。 刚才若是不检查渗血出血，或者检查的简略一点，也许能节省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是所冒的风险是否值得，又是另一项考量了。 外科医生站在手术台上的那一刻，就在不断的做判断题，奈何越是复杂的手术，就越难做出判断题。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指南，各种循证医学，各种树状分析…… 这其实很像是围棋，每一步的落子都会影响到后续的发展，可究竟会有多大的影响，能算到哪一步，又要看棋手的判断。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计算，又出现了各种定式，如大雪崩、妖刀等等。 用好定式，分配好时间，做好基础判断，差不多就算是一名高阶医生了，但真的要算起来，也不过是业余选手的水平。 真的要成为相当于职业棋手的医生，所需要掌握的技能就更多了。 凌然用完美级的徒手止血，不断的判断出血点，乃至于预判出血。 每当拿起电刀的时候，完美级的热止血技术又会发挥作用，使得脆弱的肝脏，既能止血，又不至于被灼伤，其中仅仅是距离的判断，就足以令业余选手喊妈妈。 大师级的间断缝合术，随时准备用于补救，而当肝切除的最重要的步骤，做预切线的时候，缝合的时间和力度，都不可避免的影响着此手术的预后。 同时，大师级的肝切除术和完美级的淋巴清扫术，更是手术进行的基础保证。 局部的腹部解剖经验，核磁共振片阅读、x光片的阅读技能，乃至于心肺复苏的技能，都是提高手术安全度的技术。 此时此刻，就算是参观室里的高阶医生，也只能看到凌然有条不紊的处理着手术，而不能完全了解到手术的难度。 凌然像是平常那样，按照既定的操作，一步步的进行，在游离了各条韧带之后，凌然还用各种颜色不同的条带，悬吊起管道，从而显示出肝右动脉右前，右后支…… 此时，如果有一个小人，落在右前支下方的肝脏上，它的脚下，将是一片柔软酥脆的血肉地板，使劲踩一脚就可能冒血，它的头顶，将是一片彩带吊起的血肉管道，颤巍巍的抖动，还可能落下血滴，更上方，则可能有硕大的眼睛路过…… 手术，进行的极其顺利。 手术室与参观室，都充满了平静的微笑。 所有人都觉得稳了，唯有徐稳，稍稍察觉到一些手术的困难，心里默想：真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今天的手术…… “血压升高。”麻醉医生忽然喊了一声，声音有点尖，像是机器的警报似的。 滴滴滴滴。 紧随其后的，就是机器警报了。 那一瞬间，如果看麻醉医生的脸，多数能看出一张紧张和“我怎么这么倒霉”混合的造型。 然而，并没有人看向麻醉医生。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冲向了凌然。 主刀医生，就是手术中的最终决定者。 凌然的思维也有一瞬间的暂停。 转瞬，凌然就丢开了手里的器械，声音清晰的下令：“都不要动，所有人住手。” 话音刚落，腹腔内就喷出了一条血泉。 血泉的高度不高，若自流泉似的，咕嘟咕嘟的从肝门的位置冒起来。 徐稳和张安民的冷汗刷的就冒了出来。 你妹，血管破了？ 肝脏手术，最怕的就是血管破裂了，偏偏怕什么，就来什么…… 一瞬间，张安民的手就抬了起来，想要去堵血管。 “先不要动。”凌然的声音又传了过来，阻止了张安民的动作。 主刀凌然，也没有立即动手。 于是，围着手术台的一名主刀，两名助手，一名器械护士，以及一名刚刚站起来的麻醉医生，全都浑身僵直的看着中间的患者伤处，看着一股股的血，咕咕的涌出来…… 凌然眼都不眨的看着下方。 这是用模拟人的时候，从未出现过的场景。 凌然并没有用模拟人做一次完整的手术，也无从知道会有这么一刻。或者说，就算他用模拟人做一次完整的手术，因为身边的麻醉医生不同，也许得到的也是不同的结果。 有无数个念头，在凌然的脑海中炸响。 为什么？血压为什么升高？这是第一个在凌然脑海中窜出的念头。 但是，凌然并没有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术中高血压的原因可能很多，疼痛、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或者是体温过低，血容量过多都有可能，然而，此时并不是纠结血压为什么升高的时候，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及时止血。 只要血压升高的原因与止血之间没有冲突，那么，血压问题就可以甩给麻醉医生去处理。 紧接着，更多的问题出现在凌然的脑海中。 “血管为什么破裂？” 这个问题，被凌然给揪住了。他盯着下方的出血口，想了又想，才缓缓开口：“张安民，先抽吸，从边缘。不要触碰任何组织。” 呼…… 呼…… 楼上楼下，几乎是同时传来松气的声音。 过去的五六秒钟，对在场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煎熬，许多人都以为，凌然是被吓住了，或者僵掉了。 类似的场景，医生们其实没少见到或听到。 血管破裂，鲜血涌出的压力，不是每个外科医生都能承受得住的。 凌然其实也很少有这样的经验，系统更没有给予他类似的技能。 但是，在急诊科里的一年多时间里，凌然所承受的决断压力，却从来都不少的。 在熟悉的“苦库……”的抽吸声中，凌然用手指了指涌血处，道：“这里的血管可能是酥脆了，加上被癌细胞侵蚀，之前被其他组织压迫着，如今压迫失去了，血就喷出来了。” “血管都……酥掉了？”徐稳不由自语了一句，这个概念，对于做肝胆的医生来说，其实是有些震撼的。 在场的医生，这时候才意识到，凌然刚才为什么两次三番的强调”不要动“。 如果血管真的是酥脆的，那手一压上去，血管残片就可能碎入血管中，很容易就在体内其他部位造成血栓了。 凌然眼睛望着涌出的滚滚血流，没有立即去堵，而是稳稳的道：“血管酥掉了也没关系，缝合好，一样可以用，只是缝合的难度比较大，术后用药得注意。麻醉医生，还有多久可以把血压降下来？“ “马上就起效了……那个……失血太多了……”麻醉医生的头皮都是炸的，这病人的身体也太渣了吧，简直是豆腐渣啊，怪不得别的医院医生都不愿意给他做手术。 凌然自己不懂麻醉，也没有指挥的意思，“恩”的一声，依旧语态稳定看着伤口涌血，道：“我们前半段的手术做的很顺利，现在流点血也没关系。好了，暴露出来了，镊子。” 器械护士快速的递了镊子给凌然。 凌然动作小巧的夹住了一片自血污中暴露出来的想血管残片。 “剪刀。” “好了。”凌然将剪下来的残片放入透明小碗中，再丢下剪刀，又要了持针钳，当场开始缝合血管。 随着血压的降低，咕咕而出的血流也失去了威力，失血很快停止。 “880毫升。”麻醉医生低声报了一个数字。 凌然笑笑：“超出预期，但没关系。” “全靠凌医生临危决断。”徐稳松了口气，顺便一舔。 张安民学着前辈的语气，道：“这种意外，遇到其他人可能就要死了。” 巡回护士等他们都表达了一片舔心以后，问：“剪下来的组织要送检吗？” “不用。”凌然道。 他话音刚落，对讲机传来参观室内的冯志详的声音：“凌然，剪下来的血管残片没用的话，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大家比较好奇，恩，学术好奇。”祝同益也说了一句。 凌然于是点点头，道：“再派一个人进来取。” 说完，凌然就继续闷头做手术了。 参观室里的众人，则是看着各自前方的高清屏幕，心头一片好奇与火热。第647章 桃酥血管 京华六院的手术室与参观室互相可见，但有不同的门禁通道入内。 手术科的小护士，从手术室里端出装着血管残片的小透明碗，再从侧门出来，小心翼翼的端上了参观室。 参观室的门口，冯志详教授、祝同益和王院长，三人分守三边，早都等的不耐烦了。 “东西给我。” “恩……” “我……” 三人几乎是同时开口，让端着小血管的小护士有些不知所措。 “拿给我。”王院长再次发话。 他是副院长来着，小护士乖乖的将小玻璃碗递给了他。 “一起看。”王院长说着，将小玻璃碗端到了参观室的中间，旁边自有小医生递上干净的镊子等物。 王院长将小碗放好，取了镊子，在血管残片上轻轻的戳了戳。 “怎么样？”在他身后，就有一名普外科的副高好奇了。 “你们试试看。”王院长没有直接回答，想用镊子把血管残片给夹起来，手往前伸了一下，又给缩回来了。 转头，王院长还把位置给让了出来。 在他身后，冯志详早就等的不耐烦了，接了镊子，口中说“我来”，一个人把最好的中间位置给占住了。 他是真正的普外科大拿，不止是肝胆外科，而且是普外科的大拿。 虽然因为普外科的学术强度不高，冯志详没能捞到进工程院的机会，但在医学界，该有的名声还就是名声，以医学专家的身份站在这个房间里，冯志详面对祝同益也是不虚——工程院院士又如何，还不是骨科的。 祝同益年纪大了，不能玩抢来抢去的游戏了，他稍微让一下，其他人也就不敢抢了，几个医生都拿着镊子，也不能伸手进去。 冯志详伸了镊子出来，却是轻轻的往血管残片上一碰，就停顿了下来。 做手术做了四五十年的人了，对于人体的血管熟悉程度，可以这样形容：某美食家22岁开始，一天三顿去同一家火锅店吃饭，每顿都点黄喉，连吃四五十年，此美食家对黄喉有多熟悉，冯志详这样的大牛对人体的熟悉程度，就是这个的十倍以上。 可以想象，当冯志详在这样的血管残片上，用镊子戳一戳，他感受到的，就相当于美食家看到店家端来了黄喉，用筷子在上面戳了戳。 今天的黄喉脆不脆，今天的黄喉新鲜不新鲜，今天的黄喉煮多久合适——如果吃了40年的黄喉，用筷子还戳不清楚的话，那也不能叫美食家了，被美食家做成黄喉还差不多。 冯志详手一搭，就有了感觉，不过，不像是王院长适时的停下来，冯志详抬起手腕，啪啪的捏了两下镊子，却是又放低了姿势，用镊子轻轻地夹住了那片血管残片。 从杜院士的肝部取下的血管残片，颤巍巍的在半空中晃动，像是一片蔬菜地里，用过的破地膜似的，有点忽闪忽闪的。 冯志详再缓缓的转动手腕，将那只血管残片，落回到了玻璃碗里，并将镊子放在了旁边。 参观室里的医生们，都用好奇的目光看向冯志详。 不过，因着冯志详的身份，这次是没人问出声来。 冯志详笑笑，却是让开了位置，做出一个“请”的动作，示意众人自己试。 王院长咳咳两声，道：“祝院士？” 远来是客，何况人家是院士呢。 “那我先试试。”祝同益当仁不让的站了上来，拿起镊子，大大咧咧的就要去戳那片血管残片。 就要伸到碗边的时候，祝同益瞥见了冯志详嘴角的轻笑。 那是带着讽刺的，来自于普外科医生对骨科医生的天然的歧视的微笑。 祝同益悚然一惊，普外科都不是好东西，京华六院的王院长也是普外出身的！ 于是，祝同益的手腕一手，镊子尖轻巧的在碗边打了个转，然后，祝同益手持镊子，就轻轻的戳在了那血管残片上。 祝同益的眼睛瞬间就眯了起来。 论年纪，祝同益比冯志详还大个七八岁呢，如果将大家都比喻成美食家，祝同益这个美食家，吃黄喉的次数，要比冯志详多7665次以上。 虽然说，骨科医生对比普外科，确实没有那么惊喜，但对血管的了解是类似的。同样用美食家做例子，冯志详或许对百叶要熟悉的多，但对黄喉却不会。 祝同益微笑了一下，然后也是举起镊子，在空中虚捏了两下，然后猛的向下，轻轻的夹起那血管残片，作势在空中看了看，又给放了回去。 接着，祝同益让开了位置。 ”你们这是打什么哑谜呢？”京华六院肝胆外科的一名副高早就按捺不住了，不是很高兴的拿起了镊子，一边去戳，一边语带埋怨。 镊至！ 血管碎！ 副高：…（⊙＿⊙）… 祝同益和冯志详同时笑了出来：嘿嘿嘿嘿嘿…… 王院长没好意思笑自己院的医生，但嘴角也是挑了起来。 “这是什么鬼血管……”副高有点意识过来情况了，面上有些挂不住。 “桃酥血管。”冯志详啧啧的道：“我刚起的名字，怎么样？” “把桃酥切的半透明了，大概就是这种手感。”祝同益赞同。 参观室内的医生们终于明白了，纷纷取了镊子上来围观。 半个小拇指盖大小的血管残片，分分钟被夹成了碎片。 待到再也夹不起来的时候，参观室里的空气，莫名的变的沉重起来。 “杜院士的血管就脆成这样？这还怎么做手术？” “也不至于全部都脆成这样。” “差不多了，再说了，这个部位都到这个程度了，再软和也软和不到哪里去。” 小医生们的心理负担轻，不禁低声议论起来。 然而，在场的高阶医生，却是没有一个说话的。 对付酥脆的血管，对外科医生来说，就是基本功了。 冯志详刚才故意夹起血管残片，祝同益也夹起血管残片，就是比了比基本功，而王院长没敢夹，对比那个碰碎了残片的副高，又高了不止一筹。 但是，不论是冯志详，还是祝同益，他们心里都明白，自己能夹起那血管残片，可不代表能妥善的处理它。 看看凌然的手术操作，桃酥版的血管，在他手里根本看不出差异来。 而这，可以说是外科医生的最大差异了。 基本功这种东西，基本到很多小医生都不太关注，但是，到了副高正高的年纪，想练也是练不起来了。 就像是云华医院的手外科，之所以多年处于学科顶端，与他们的练功室是密不可分的。年轻医生用老鼠尾巴做血管缝合的练习，可以说，年轻的时候练成什么水平，到了中年的时候，提升也不会太多了。 能缝大血管的医生，能做精细化的小血管缝合的医生，能给老鼠尾巴做缝合的医生，就是三类医生。 至于给桃酥血管做缝合，这份基本功，却是让众人想都想不到。 “要切除了。”一名小医生低声说了句话。 冯志详等人自然而然的抬起头来，看向屏幕。 就见凌然随手提起肝圆韧带，翻动肝脏如常，做血管结扎如常，做血管离断如常……一切如常。 但在参观室里，没有一个医生的心情是平静如常的。三更感谢之如果更新真的有用，鸟就死给你们看没想到拼更新真的有用…… 重新回到了月票第一的宝座。 是真的宝座啊，一天就骗……吸引了好几千的读者收藏。 但是仔细想想，又觉得好惨，拼更新真的是好累啊。 不过，有个目标总比没有目标好。至少说明努力还有用嘛。 在这个变化奇快的年代里，努力有用就很幸福了，尤其是努力了一天就发生了变化，真的感谢读者大大们。 明天依旧会努力的。 事实上，最近两天，我自我感觉状态还不错，虽然手腕又有点疼了，但这个是老毛病，字过6000必痛，贴贴膏药什么的，日子总要过，小说总要写。重点是头脑还比较清晰，喝喝咖啡，吃吃人参，吸吸氧什么的，写的反而比平时还要顺一些。 有三宝在，我会努力坚持的！ 再求月票！ 领先的优势，已经小之又小了。 现在的状态是，追兵一个冲锋，可能就把咱给搁倒了。 可能您看到这个单章的时候，吾已躺于地…… 请走过路过的读者大大拉一把吧。 如果您还没有投出月票，如果您还有月票，烦请移步网站或app，投鸟豚一票。 假如明天还能保住位置不失，必以四更感谢。 真的会累死的。 这是用性命做出的保证了！ 求……月票！ 求月票……《大医凌然》三更感谢之如果更新真的有用，鸟就死给你们看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48章 鼓掌（求月票） “送去检验科。”凌然将取下的一块肝脏，装入透明的玻璃杯，盖好盖子，再装入小保温箱里，就让专程等待着的护士送走了。 目送小护士快步离开，手术室里的医生们都扎着手，做等待状。 要是平常的手术，此时自然是说说笑笑聊天的时间。 事实上，整场手术都是嘻嘻哈哈聊天的场景才正常——骂骂咧咧的聊天场景也正常，但是，今天的手术是全程录像，且有大佬们参观的。哪怕是装样子，大家也得装作很尽职尽责不聊天的样子。 到了现在也是一样，本来可以随意走动的医生和护士们，都不想变成视频中遭人指点的一员，于是全都乖乖的扎着手，那样子，就好像一群人在玩“一二三，木头人”似的。 参观室里，医生们早都以木头人的形态或站或坐许久了。 今天的手术太夸张了，以至于高阶医生们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状态，就好像是一群业余五段的围棋手，跟着两个半的职业一段的围棋手，观看高手对局，然后猛然发现，对方这个段位好像高的要看不懂了。 这种场景，其实是带着些微的尴尬的。 祝同益还好，他本来就是木工科的医生，并不以技术超卓为能事，但冯志详教授，就不得不回忆起自己在云华飞刀的那一幕了。 老实讲，虽然大家都说“马失前蹄”，都说“打雁被雀儿啄了眼”，但冯志详内心知道，自己当日面对那名大失血病人，是真的没办法了——其实，没办法也正常，外科医生做手术，总是会有病人死亡的。尽管说，病人死在手术台上，是非常糟糕的经历，但是，就是会有病人会死在手术台上，这就是现代医学，就算千叮咛万嘱咐，就算做了无数的安全措施，依旧不安全的临床医学。 然而，大出血的病人，终究是被凌然给救了回来，那个时候，冯志详其实就知道，凌然的水平是真的很高的。考虑到他的工作岗位在急诊科，冯志详一度认为，凌然是那种天才医生，而且非常擅长其所擅长的急诊。 今天的手术则证明，远不止于此。 凌然的确是天才医生，但他不仅是擅长其岗位所在的急诊，对肝胆外科的技术，依旧擅长的一塌糊涂！甚至，有可能，凌然的技术是比冯志详自己要强的…… 江山代有人才出，临床技术被碾压，对于现实中的医生们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 到了冯志详的地位，他早就不以临床技术为能了，但是，考虑到凌然的年龄，考虑到凌然的碾压等级——就冯志详现在来看，凌然已经不止是碾压了自己，京城里有没有医生的临床技术能达到他的水平，还是两说呢。 最重要的是，凌然的技术，也仅仅局限于临床操作了。 今天的肝脏随检，本来就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临床技能的开发，也是冯志详前来参观的原本意图所在。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主菜还没有上来，凌然给大家端上来的前菜，就已经震惊四座了。 叮铃铃。 手术室里的电话声响。 守电话守的精神紧张的巡回护士，第一时间将话筒拿了起来：“一号手术室。” 木头人们都转向了电话机的方向。 “边缘清晰。”巡回护士压抑着兴奋，放下了电话，郑重的报告。 手术室里，发出轻轻的“哈”的吐气兼笑声。 所有人都轻松了下来。边缘清晰就意味着肿瘤切干净了，剩下的虽然还有精细活，但是和切肿瘤的难度比起来，就不是一个概念了。 参观室里，一群医生们则依旧保持着安静。 要说的话，这就是他们今天要看的内容了，算算时间的话，总共十分钟左右，但是，如果让大家回去复述今天的经历，想必没有人会将重点放在随检部分了。 “能做高龄高危的病人，凌然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王院长觉得参观室里不能就这么安静下去啊，气氛太僵硬了。 “何止充分，凌医生的技术是真的到了一个高度了，我觉得，在高龄高危的病人这一块，凌医生应该是排在最前面的。”戳坏了血管残片的副高，为了证明不是一个单纯的沙雕，使劲的蒲扇着翅膀，希望将凌然捧的高一点。 王院长瞅他一眼，笑笑道：“肝脏术中随检这一块，也是非常有想象力的。” “这个我们主要是以前没有太关注，其实，精细化的精准医疗，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么，以前的时候，人家做胃癌做胰腺癌的，搞这一套，也是慢慢推进起来的，我们其实也可以推进起来……”碎管副高拼命的想要转移话题。 王院长倒是有点听进去了，微微颔首，道：“要说的话，完全复制凌然的手术，技术难度还是比较高的，高龄高危多种基础疾病的病人，难度确实比较大，也不是现在的主流，但是，现在的老龄化这么严重，患有慢性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现实的情况，也是迫使我们要进一步的解放思想……” 他这次说话，刚才跟他一问一答调节气氛的碎管副高都不好意思答话了，高龄高危多种基础疾病几个字，拆开来玩，可以构成多少个研究方向了？一次性搞定，正常医生都很难挑战的。 这种难度，其实就好像是中学时期的数学题，考察一个知识点的题目不用说，沙雕一道！考察两个知识点的题目，就算是有点味道了，做不出来的都是沙雕！考察三个知识点的考题呢？只要做出来，看谁都是沙雕！至于四五个以上的知识点混杂起来的考题，一般都属于“全班沙雕”题，或者叫“原来我们都是沙雕啊好开心”题。如果有人做出来的话，那就是“我们班出了个叛徒”题了。 身为一名京华六院的一名普通副主任医师，碎管副高其实对技术没有多高的追求，能当主任都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敢做的梦——又不是刚从蛋里孵出来的，在经历了中考高考的拼杀，经历了医学院时期的煎熬，经历了住院医时代的煎熬，经历了主治状态下的煎熬，碎管副高已经知道自己并不是超级天才了。 在医院体系中，尤其是工作在京城的三甲医院里，天才不带超，全是垫脚石，碎管副高知道自己不是欧神，早就不渴望自己会成为老天爸爸最喜欢的那只崽了。 对于王院长话里明显带着的渴望，碎管副高一个字都不敢答，万一着落在自己身上，那可全都是麻烦事。 王院长看看四周，发现本院的医生都躲着自己的眼神，不由的一阵发气。 王院长咳咳两声，道：“其实我想的，是把检验室靠近手术室嘛。这样的话，随检的速度可以加快，检验室里，也可以想办法配置更好的快速检查仪器，检验员也可以增加，而且压训练，可以更好的支持临床……” 他这么一说，六院的惹你顿时活泛起来。 检验室靠近手术室，意味着要大拆大建。配置快速检查仪器，那都是昂贵的不得了的事，检验员的编制更让人快乐…… “患者的年龄也可以稍放低一些。” “基础疾病的数量也严重程度也要控制，否则，就会像是刚才的病人这样子，血液直接喷出来了。” 几个医生纷纷点头，配合王院长说了起来。 外院的医生全当没看懂，就看着下方的手术室。人家京华六院的内部事，爱买多少仪器卖多少仪器……哎呀，好羡慕…… 有人甚至不由自主的想：这个借口好啊，又可以买仪器，又可以进人加编制……患者还可以受益呢。也不用做到凌然这样的程度，不过，凌然这边的技术还是要学习的，总得有个目标方向的，才有想象空间…… “凌医生这边还有几台手术？”有医生已是问了出来。 “还好几台呢。”王院长也有点紧张，望着随时想要挖墙脚的外院医生，心道：现在做事真难啊，秘密低调的做，做不下来，高调了，又有人来抢人。 好在此话题没有深入，因为参观室下方的手术室里，传来了凌然的声音：“今天的手术就到这里了，手术完成。” 台上，众人连忙鼓掌。 王院长更是上前两步，将对讲功能给打开了。 台下的实验室里，于是也响起啪啪啪的鼓掌声。 。m.第649章 洞爷（求月票） 京华六院的手术室外的等候大厅里，最多的是沉闷的等待者，常见的是焦躁的徘徊者，烦人的是大声的电话党，但最奇特的，一定是拜紫晶洞的。 到成年人膝盖高度的紫晶洞，在医院的节能灯的照耀下，散发着幽幽的光，稍微站一点看，好像能看到宇宙似的。 紫晶洞前，如今放上了一个小板凳，板凳正中间是光亮稳的一批的电子拉住，再旁边，如今已经出现了贡物，有盒装香烟，有开了盒没抽完的香烟，有瓶装饮料，有开了瓶没喝完的饮料，有一个老婆做引产的老公懊恼的放了一盒避孕套，暂时没有后续…… 杜家人坐在紫晶洞后面的长椅上，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这一切。 杜院士还在就手术室里，这是最令人担忧操心的事情，有这么一件事在前面放着，好似其他什么事都变的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当老大杜泽才说要拜紫晶洞的时候，大家也就拜了。 所以，当有人在他们拜完了紫晶洞的时候，想要蹭着拜一拜，大家也没有阻止。 所以，当更多的人开始拜紫晶洞的时候，大家已经不知道该如何阻止了。 竖在手术等待大厅里的紫晶洞，拜它的人，自然与杜家人的心情是相差仿佛的，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杜家坐了两排的知识分子，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紫晶洞，和它的前面的人。 撤掉吧，那肯定是要闹矛盾的。 放着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拜了，又让杜家人有些不知所措。 噗通。 一名围着菜色围巾的大妈，终于跪在了紫晶洞面前。 杜家人精疲力竭又安静的看着她。 要说他们开始拜水晶洞的时候，老大杜泽才还是坐在小板凳上的。后面拜的人家，有蹲着的，有坐着的，临走还有鞠躬的。 现在，跪下来的大妈，终于是将此行为，彻底提高了一个层次。 咚咚咚。 大妈连嗑了三个响头，接着想要上一炷香的样子，左右看看，却是从那拆开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 杜家的胖孙无奈的看眼老爹，再懒洋洋的道：“不能点烟哈。” 显然，大妈已经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了。 大妈愣了愣，也不辩，就对空双手合十，拜了拜，又跪下砰砰砰的三个响头。 再跪直起来了，就再次双手合十。 这时候，前方传来小孩子的嬉笑声：“不能点烟哈。” 大妈脸色也凝，就见水晶洞后面的窗帘里，藏了两个小孩子。 七八岁年纪的男生，嘴嘟着傻笑，互相壮胆指着大妈，嘴里“嘎嘎嘎”的。 大妈愣了几秒钟，这俩孩子，刚才受了她六个头？ 大妈想到此处，猛的起身，一个箭步冲上去，揪住其中一个孩子，手掌“啪啪啪”的就往屁股上揍去。 几个傻孩子逃过了家长的毒掌，躲过了大鹅香满园的毒嘴，没想到失陷到了这里，巴掌刚落到屁股上的时候，两个孩子甚至是懵的。 哇哇的哭声延迟响起的时候，大妈已经开始揍第二个孩子了。 转瞬，孩子家长就冲了过来，双方剑拔弩张，加上中间的劝架者，眼瞅着就要打起来的架势。 嘎吱。 手术室的走廊门，左右大开。 一票医生，一起走了出来。 等候室里的病人家属，全都站住了脚，并自行送上关切的目光。 医生们也看向互相推搡状态下的病人家属，并送上习以为常的目光。 “凌医生……”杜泽才抬头看到凌然，再顾不上其他了，连忙推开旁边人，挤了上去。 “手术很顺利，你父亲身体比较弱，暂且送到重症监护室两三天，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凌然听从了徐稳和左慈典的意见，决定还是出来说明一声。 呜…… 杜泽才的妹妹，杜院士的女儿，首先哭了出来。 接着，杜家人全都情绪激动起来。 凌然皱眉看看眼前的场景，道：“手术非常顺利，这是好事……” “我知道……”杜泽才眼角流着泪，面对凌然使劲点头：“好事，这是好事，谢谢您，凌医生！” 杜泽才用常年去野外的粗糙的手，抓住凌然的手，拼命的摇晃。 他的手指粗粝，捏的凌然极不舒服。 凌然摇摇头，等杜泽才松开了手，立即挤了酒精凝胶出来，仔细的涂抹均匀，一丝都没有遗漏。 杜泽才的脸色有点不好看，不知道该不该道歉的样子。 站在凌然身后的祝同益笑一笑，温言道：“泽才，打电话通知一下家里人，还有你母亲，免得都等急了。你父亲在icu里面，家属不好进去，也没必要进去，就在外面看看，过两天出来了，再安排照顾不迟。” 杜泽才这才清醒了过来似的。他母亲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家里人都瞒着她，没说父亲的病情，更不可能带她到医院来。不过，家里来来往往的亲戚这么多，到了其母亲的年纪，多数也能猜到些什么，总是早点通知家里的亲戚好一些。 徐稳也赶紧道：“你父亲的血管非常脆弱，今天如果不是凌医生开刀的话，人很可能就没有了。非常危险的，又非常幸运的。” 左慈典没轮到进手术室，但出来的时候，却是蹭到了凌然身边，也忙忙的道：“杜院士的运气可以说是非常好了，如果坚持再不做手术，最多一两个月的时间，血管自己就要破了，凌医生及时发现，才给补起来。” “谢谢，谢谢。”杜泽才昏头昏脑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刚才狂磕头的中年大妈就在跟前，这时听到他们的对话，猛的一挣，跑了过来，问：“你们是怎么拜的？” 杜家人一脸的无奈：“我们就是随便拜了拜。” “是真的有用？是吧？真的有用？”大妈说着，一把甩开后面想要纠缠的孩子家长，噗通一声，再次跪在了紫晶洞面前。 望着深紫色的水晶洞，大妈似乎是想了几秒钟，接着就两眼一闭，双手合十，大声道：“洞爷，请洞爷保佑我老公。我老公李刚今年才40多，您把他留给我，行不行？我一个农村妇女，初中都没读完就下地干活，后来又跟老公打工，攒下的钱盖了房子，就没剩下多少了。我现在带三个孩子，上面两个老人，没有一个身体好的，我真的熬不住了。洞爷，我老公要是走了，我们这个家就没了，洞爷，洞爷，您把他留下吧，留下吧。” 咚咚咚。 大妈再次嗑了三个响头，脑门子嗑的发青。 本想伸手再去拉他的孩子家长一看，也没了讨说法的心情了， 杜家人看着，更是心有戚戚，陡然放松下来的精神，又被各种奇怪的情绪给塞满了。 杜泽才此时鼻腔里嗅着酒精凝胶的柑橘味，突然觉得是如此的好闻。 医生们向杜家人表达了态度和情绪，再次组成一个锋锐的箭头，像是一只骑兵似的，快速离开了现场。 到了走廊，凌然回了回头，问：“刚才的病人家属，她老公得了什么病？” 六院的医生早都去问了，就有人小声道：“胆囊癌晚期，有肝转移。” 凌然“唔”的一声，没有再吭声，他有专精级的胆囊切除术，但用在胆囊癌手术中，是没有丝毫帮助的。 冯志详看看他，突然道：“胆囊癌的话，我以前也常做的，正好大家都在，凌医生，咱们一起研究研究？” “好。”凌然迅速答应了下来。 祝同益想拦没来得及，咳咳两声，道：“那我也一起。” “又没有骨转移。”冯志详教授笑眯眯的看祝同益院士。 “闲得慌。”祝同益面对冯志详教授，笑的像是刚到退休年龄时那么年轻。第650章 简简单单（第三更） 大妈的丈夫，第一时间被暂停了手术，病人连麻药都没来得及打，就自己穿着鞋，坐到了苏醒室里，等着医院的后期决定。 京华六院，迅速的布置好了一个新的会议室，用来给冯志详大佬做会诊室。 大佬级医生和普通的牛医有什么区别呢？ 普通牛医可能还在找飞刀的时候，大佬说，要飞刀，当地的医院就得想尽办法的创造飞刀。京华六院的等级不低，但是，如果一间会议室和一名病人，能让冯志详教授开心的话，他们一定是会双手碰上来的。 “会议室比较简陋，诸位多担待。”王院长将众人领到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布置好的会议室里面，语气还是比较骄傲的——尽管我们京华六院的技术水平不行，尽管我们京华六院的设备仪器不行，尽管我们京华六院的学术能力不行，但我们的组织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讲政治！听指挥！ 冯志详扫了一眼，微笑：“挺不错的，麻烦王院长了。” “不麻烦不麻烦，正好手术也做完了，咱们喝点茶水？冯教授我记得是喜欢碧螺春对吧。”王院长当然不是记的，他是刚刚打电话问了一个医药代表。 招待人这种事，医院做的再好，也没有医药公司做的好。 冯志详教授不以为意的笑笑，他被舔的太多了，这种程度的舔法是没什么威力的。 祝同益院士这时用审查的目光落在了王院长头上。 “祝院士的是乌龙茶，对吧。”王院长迅速醒悟过来。 当然，他刚才确实是对祝同益稍有些慢待了，祝同益毕竟是沪市的医生，中间隔着几千里地，那京沪线跑的再快，也还是有差的。 再者说，祝同益这个院士是骨科的。老实讲，以骨科的专业能成为工程院院士，祝同益是真的非常厉害，他不仅开发了多种术式，如祝-凌跟腱修补术，他还开发了多种的骨科材料，例如髋关节置换术所用的国产髋关节中的一款，就是祝同益所开发的。 但是，他工程做的再牛，在京城的一亩三分地，也还是有点威力不足。 不像是冯志详，普外大牛的身份，真的是生产了大量的徒子徒孙，遍布京城和各个下级医院，有点桃李满天下，随便砸死你的威力了。 不过，王院长也不想平白无故的得罪祝同益，先是说了茶叶，又向祝同益笑笑：“祝院士想要什么茶点么，我们院跟前有个苏式的点心店，做的还挺好的。” 祝同益没说话，进到会议室里来的麦莼举手道：“点心由我来准备吧，我们有从法国请来的厨师。” 麦莼有点无奈。正常的医药代表，才不会在这时候插话呢，容易得罪人不说，平白的浪费了资源。 医药公司喜欢给医生请客，可不是为了做冤大头的，开销出去的成本得有回报是第一步的，人家医生没要的东西，白送出去又是何必。 但是，有田柒在身后压阵，麦莼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自然是田柒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得到同意以后，麦莼后退两步，低声问田柒：“咱们有从法国请来的厨师吗？” “没有吗？”田柒反问麦莼。 麦莼站在会议室的房间里，用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田柒，问：“您为什么觉得会有？” “因为我经常遇到厨师说，自己刚从法国回来，或者是法国人，到中国来工作……”田柒奇怪的问麦莼：“公司没有招过这样的人吗？你也没有遇到过？“ 麦莼沉重的点头：”我一般都吃炸酱面的，那种店遇不到法国回来的厨师。” “同事聚餐呢？没有法国厨师帮忙吗？” “没有。”麦莼摇头。 “为什么？”田柒望着她。 麦莼的嘴唇都在抖：“为什么会有，那个……现在怎么办？我从哪里给他们变一个法国厨师过来？话说，我们不用特别说请法国厨师啊，就说包下午茶就行了。” “别着急。”这次轮到田柒劝她了，想了想，道：“家里肯定在京城是有饭店的，我找他们问问看。” 这个答案的效果不错，麦莼安静了下来。 差不多时间，京华六院的医生们已经将病人的病例给调了出来。 一名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被拉了过来做介绍，凌然则要了台电脑，打开了病人的影像片，阅读起来。 本院的病人，就有这样的好处，各种资料都是现成的，系统里拉出来就是，会诊等等，就不会出现麻烦。 尤其是这种有副院长参与的会诊，影像科和技术科都派了人来，更是要有什么有什么，给人以暗戳戳的爽。 在场的除了六院的医生，凌然、祝同益和冯志详等人以外，其他医院的医生也都混在里面，并未被清场。 也没有清场的必要。一方面，冯志详教授没有要求清场，六院自己并不担心。另一方面，现在的外科科室都是做一个手术，就恨不得学母鸡“鸽鸽哒”，“鸽鸽哒”的叫，各种国际会议花了钱的请人来参观，有外院的医生愿意等着看，他们又何必阻拦。 而对外院的医生们来说，冯志详教授的飞刀手术，也是不看白不看。 就国内的医学环境来说，专家教授的飞刀，其实往往代表着其人的最高水准。 不像是在本院里做手术，做成什么样都有人给兜底。专家教授出了自己医院，在外院行医，是担着责任背着风险的。就目前的环境下，出去做飞刀的专家，都是只做自己最擅长的术式的，做手术的流程也是尽可能的规范。 如此一来，飞刀平均质量，自然比院内手术要好一大截。 而各大医院，往往也有通过飞刀来锻炼队伍的意愿。采用正常的流程，请一名京城名医到地方指导，得花多少钱和精力，远不如一场飞刀来的划算。 哪怕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手术质量，飞刀医生也要指导下面的医院一些工作，将基础工作做的完备起来。 孟杉也是眼神闪烁的盯着会议桌。刚才的手术，以及祝同益和冯志详对凌然的看重，全都落在了孟杉的眼中，让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可是，就这么走了，孟杉也不太甘心，总想的再找点别的机会。 这时候，冯志详已经坐在会议桌的一头，开始说明手术方案了。 胆囊癌根治术，再加一点肝脏切除的部分，在冯志详看来，已经都是比较成熟的方案了，现在只要确定是这样做，那就按照病人的情况，布置任务就行了。 “凌然做肝脏切除的手术，如何？”冯志详和凌然商量着，这也是他的主要目的。 凌然点头同意下来：“可以。” “胆囊的话，你切过是吧？”冯志详又不安心的问了一句。 凌然微点头：“做的不多，一共127例。” 在云华的时候，凌然也是有疯狂切胆的过程的，他的胆囊切除术，更是自己一点点爬上来的。 咕嘟咕嘟……站在祝同益身后的201斤住院医喝着矿泉水，眼睛望着天花板，脑袋里回忆自己的手术经历，不禁满心的悲壮，127例还做的不多？ 冯志详此时面带慈祥，用安慰的语气道：“127例确实不多，不过，大家都是一步步练起来的……” 咕嘟咕嘟……202斤的住院医又灌了一瓶水。 冯志详奇怪的看看他，继续道：“凌然，那切胆的时候你给我做助手？” “恩，好。”凌然答应了下来。 冯志详微笑，并看向祝同益。 “老杜醒来了，非要给凌然说个话，我让他们录音发过来了。”祝同益举起了手机。 手机沙沙了几声，就传来杜院士虚弱的声音：凌医生，谢谢你啊，我想好了，等你评选工程院院士的时候，我要是还活着，我就投你一票。 录音很短，放完了，祝同益就收起了手机，再看向冯志详，口中道：“我们这群工程院的老家伙啊，最期待的就是有年轻院士的加入。 冯志详很想说：你觉得自己活得到那一年吗？ 也就是在场人员复杂，冯志详才没吭声。 “下午茶到了。”麦莼抽空说了一声，得到允许以后，就见一名老管家模样的男人入内，微笑道：“听说大家都很忙，我们就做了简单的点心，方便大家垫饱肚子。” “麻烦你了。”冯志详教授很客气的样子。 “您客气了。”老管家说着啪啪的拍了拍手，就有一排头戴高帽子的使者，入内送餐。 长长的送餐队伍和餐盘，几乎可以围会议室一周。 “因为时间仓促，只能精简到26种点心，请见谅。”老管家客客气气的。 一群还在分析病例的医生们，眼睛都看直了。 冯志详和祝同益的目光，却都放在了麦莼身上。 “你家公司叫什么来着？”冯志详问。 “云利医药。”麦莼连忙回答，并送上名片，又给祝同益和王院长也送了一张。 “不错，像个大公司的样子。”冯志详点了点头。 王院长和祝同益也看了看名片，并将之收了起来。 麦莼心里激动的简直要爆炸。 而在会议室的下方，孟杉得到了一块夹有鹅肝的面包，他一口将之吞掉，很快做出了决定：“还是去找戚家被剥皮吧，凌然这里的水太深了。”第651章 读书（第四更） 26种点心被医生们狼吞虎咽的吃干净了，一群人又浩浩荡荡的返回了手术室。 在其他行业的人看来，这种做事风格可能是有点太奇怪了，但在场的医生们，没有一个觉得奇怪的。 病人就在苏醒室里坐着呢，不抓紧时间了去给人家做手术去，耽搁来耽搁去的，那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医生们的劳动强度大，也就是被疾病所逼迫的。再者，就是医患比例的问题了，如果有更多更多的医生，相对来说，医生的负担肯定是要减轻的。 当然，这种矛盾永远都不可能有终极解决方案。就像是现在，冯志详教授亲自出马的手术，与普通主治或副高的手术，就绝对不一样，不仅仅是主刀者的区别，其他岗位也会有明显的区别。 除非六院另有想法，或者脑子有问题，否则，冯志详教授出马的手术，肯定要配置最好的手术小组，包括最资深有经验能抗压的器械护士，最能解决问题脑筋聪明熟悉环境的巡回护士，最擅长药理熟悉药性有充沛经验并且睡眠时间足够的麻醉医生…… 不用说，冯志详教授使用的手术室也将是最好的，器械和材料也将用最好的——哪怕患者自己舍不得用进口药或进口耗材，医院也可以照样用给他，最后按照国产药品的价格计算即可。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医疗的细务，好是会好一些的，但最终决定手术效果的，并不是几个简单的细节。 冯志详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走进洗手间之后，他脸上的笑容就收了起来，整个人也变的严肃了一些，先问旁边的凌然，道：“胆囊癌的手术，你有做过吗？” “没有。”凌然认真的洗手，在这方面，他不仅不像是其他医生那样有负担，反而觉得很放松，很舒服，恨不得能多洗一会。 冯志详扭头看看凌然，脸上忍不住还是露出了些微的笑容，然后赶紧给收起来了，再道：“你一次胆囊癌的手术都没做过，你就敢跟着我做一助？” 凌然淡定的看冯志详一眼，道：“我对腹腔内的解剖很清楚，胆囊切除也做过一些次了，还很擅长扫淋巴，以及肝脏的切除手术，你用得上我的。” 冯志详无语，这是他常用来吓唬学生的话，没想到用在凌然身上，一点用都没有。 “险些忘了，你也是做过多少次主刀的人了。”冯志详叹口气，再咳咳两声：“这样的话，如果你是主刀，你准备怎么分配任务？” 凌然于是认真思考了起来。 他做主刀的时候，向来是很注意研究助手能力，并适当分配助手能力的。这是凌然在多年的团队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虽然很不喜欢社交活动，但是，凌然自从进入幼儿园以后，总是不可避免的会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团队活动中去。大合唱会让他练习和商场，演话剧会让他练习和商场，升国旗或者“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也少不了他的出现。 再大一些，各种竞赛活动，或者是班级内的活动，年级的，学校的，区市省乃至于国家级的活动，总是有各种邀请出现。 而在团队里呆的久了，凌然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团队里的成员所说的往往并不是真实的。尤其是他们自述能力的时候，更是不可相信。 什么喜欢团队活动的成员，很可能就是最喜欢撕逼的队员，而擅长独立完成任务的队员，往往可能是最擅长于甩锅的。 作为一名认真负责型的学生，凌然渐渐的学会了由自己来做判断，而不是团队成员自己。 同样，面对冯志详的询问，凌然也是毫不抵触的站在主刀的位置上，思考起了自己的工作安排。 “如果我是你，让我来分配我的工作的话……”凌然说的有些含混，但思维和语言很快清晰起来：“我应该会让自己先看书。” 冯志详愣了一下，终于还是忍不住，露出了笑容来：“你的想法有点太直接，不过……恩，你想先看书吗？” “好啊，我先看书。”凌然不仅没做过胆囊癌的手术，他也没有特别的阅读过相关的资料。 没有哪个医生真的会背下所有的医学书籍，哪怕是最基础的也不可能。以五年制本科的临床医学专业的教材目录来说，学生们需要掌握的基础医学书籍共有53本，不用挑战别的，若要一名学生真的记下《皮肤性病学》的全部内容的话，他十有七八恨不得自己得一遍算了。 就算是欧美发达国家宣传的牛掰级的帅气的需要大价钱和超多的时间才能读出来的医生，在面对不熟悉的疾病的首选方案也是：翻书！ 除非是背的滚瓜烂熟的资料，否则，再好的记性，也不如再翻一遍书。因为，如果出错的话，病人的律师一定会问：你为什么不去翻书？ 医院里的住院医或主治，在看病前翻书，也都是很普遍的，到了副高一级，也不是不用翻书了，而是因为他们看病的范围更狭窄了，另一方面，他们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就可以偷偷翻书了。 凌然却没有偷偷看书的意思。 他也不进手术室，就站在洗手间里，隔着玻璃，看看里面的手术准备，然后自己端着一本小医生送来的大部头，慢悠悠的阅读起来。 于是，参观室里的医生们，就看到楼下的手术室里，冯志详大牛在认认真真的做检查，备受期待的一助凌然，则捧着一本书，悠哉悠哉的阅读。 “你可以注意看看胆囊癌手术的分期，一会打开了对照一下，应该有图片吧。” “胆囊癌普遍都是伴生结石，目前认为，物理刺激还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一会你可以实地验证一下。” “手术的步骤要记牢，这个你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也要看打开的情况，现在确定是侵犯到肝脏的部分了，其他内脏器官不知道怎么样了……” 冯志详隔着玻璃窗，给凌然搞现场教学，手术室里气氛好的像是课堂似的，与医生们理解的教学场景，截然不同。 碎管副高突然忍不住感慨起来：“我当初为了上一台手术，头三天就在背书看文献，把那病例都给背下来了，结果主刀做手术的时候，总共就给我说了三句话。” “哪三句？” “开始，别挡路，让开。”碎管副高的语气，是心碎的语气。 203斤的住院医偷偷的瞄了瞄碎管副高的肚子，发出同病相怜的叹息。每多活一天都是令人快乐的，写单章都变成了愉悦 为了今天的四更，鸟豚今天是做了妥善的安排的。 家务活不用说，我14岁就学会逃活了，主要就是保证智商，安排好码字时间的问题。 自早上7点多起床，到晚上12点多，我总共小憩了两次，一次30分钟，一次一个小时。后一次是楼下的盲人按摩大叔给按睡着的。 据说，大叔的魔手一挨我的肩膀，我就立即发出鼾声了，后来大叔问我：小伙子昨晚没睡觉啊，累的很啊。 我不能告诉他，我昨晚睡了7个小时呢，话题一开，陪聊10分钟，下一更受影响怎么办？ 匆匆回家，死命码字。 死命码字，基本就是今天的状态了。 真真的是到极限了。 感谢大家的月票，又在第一的位置上熬了一天。 感谢感谢。 然后，继续为明天挣命。 真的是挣命了，到现在，月票差距只有800，双倍月票期间，等于400票……这次都不用冲锋了，硬起来就能戳到了…… 此时的心情，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要说快乐是真快乐，我从来都没有在第一的位置上呆这么久…… 五一到今天，收藏加了快一万，均定增加了大几百，眼瞅着到4万2了，这位置是真暖和。 压力是真大。 而且是唐吉歌德式的压力，我其实是没对手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人跟我争的，往后看一眼，养精蓄锐的乌贼同学每日稳稳的双更，一个单章都不用发，就撵的我鸡飞狗跳。 要是这样都站不住……其实真的是有可能站不住的…… 如果真的站不住，也只能安慰自己尽力了。 今天四更，真的是尽力了。 就想多活一天。 求月票…… 求月票嗷……《大医凌然》每多活一天都是令人快乐的，写单章都变成了愉悦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52章 年轻（求月票） 冯志详慢悠悠的打量着手术室，没有着急的开始手术。 他现在做手术的准备工作已经很慢了，尤其是做胆囊癌这样的大手术，冯志详更是不着急上刀子。 不像是许多年轻医生，好不容易轮到一次示范手术，或者直播手术，就急匆匆的开始手术，生怕观众们等急了，人变少了。 到了冯志详教授这个年纪和地位，他才不在乎呢。其他医生愿意学习，他也不会敝帚自珍，但其他医生不愿意学习的话，他才懒得诱导呢。 现在的医院，并不是愿意学习的医生少。对于医生们来说，学习资源依旧是少的可怜的，好不容易能轮到一次的，向大牛学习的机会，手术室内外挤的都是人。 ”病人已经准备好了。”管床的住院医兴奋的报告着。 他能进到手术室来，可以说是彻底的运气了。虽然只是拉钩，但能近距离看手术，还能与冯志详教授做有限的交流，对小医生来说，已经是非常完美的了。 这也就是冯志详做手术，他想要一个拉钩的小弟比较好指挥，所以，宁愿要管床的住院医，也不想要不明情况的主治医生。 反正都是拉钩，小医生的体力还好一点。 二助自然还是徐稳。他本来就是京华六院里很拿得出手的副主任医师，虽然话很少，师父却很多，技术又好，所以总是吃得开。 冯志详这时候回头看看窗外的凌然，笑道想：“看好了没有，我要开始了。” “我开始洗手。”凌然说着又探头进来，对站在手术室里探头探脑的小医生们，道：“哪位有空，帮我拿一下书。” “我来！”一名身穿白大褂，依旧展露出好身材的年轻女医生把手高高的举起，以至于身体曲线都发生了改变。 “麻烦了。”凌然将书交给她，示意她端在自己面前，然后就开始自顾自的洗手了。 外科医生都支使人的毛病，或者说，是把人当做工具用的习惯。像是拉钩的助手，它就是一个方便于拉钩的工具，当然，主刀医生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也会玩弄调侃一下拉钩助手，问他几个问题，拨弄拨弄他的知识体系。相似的还有抽吸用的助手，尤其是在机械抽吸机流行以前，还有用脚踩的抽吸机，那就更需要助手来帮忙了。 凌然现在就是需要一个书架子。 六院帮忙的女医生将书捧在胸前，面带微笑的看着凌然，就像是电视里的奖牌女郎似的，然而，凌然依旧只是洗手和看书，口中所言也是：“翻页，谢谢。” “我叫刘依琳。”女医生小声的说自己的名字。 “你好。”凌然依旧很客气的样子，目光在女医生刘依琳身上一扫而过。 刘依琳依旧很高兴的样子，悄悄的握了握拳头，心中暗暗道：我刚才就猜到，凌医生肯定是需要人帮忙的，接下来，我也会提高警惕的。 “麻烦你了。”凌然点点头，擦干净手，转身进入了手术室。 刘依琳在后握着拳头，也跟着进去了，强大的气场，让里面的男医生们自惭形愧，默默向后。 冯志详啧啧两声，笑道：“凌医生的条件，真是让人羡慕呢。” 说完，他再摆摆手，道：“人齐了，那就开始吧。咱们先打开腹腔，看看是什么情况。” 不管是核磁共振还是b超，影像信息给予的结论，都不如目视来的直观。当然，这也是因为外科医生对目视得到的信息，更有处理能力的原因。 早期的腹腔镜等技术的推广，遇到的核心问题，也都是外科医生的习惯问题。 这是医生不似飞行员或者军人等行业的特殊之处，航空公司如果要更换飞机，飞行员是要尽可能适应的，实在不行，才考虑其他途径。军人同样如此，如果军队里要更换装备，一线的职业军人的话语权是相当弱的。 但是，医生对于采用何种仪器设备，天然的有着强大的发言权。 有的医生可能常年使用同型号的手术刀，或某某电刀等等，哪怕此型号已经被淘汰了，但只要该医生用的好，他就可以持续的使用下去，手术效果是具有最终决定权的。 相对来说，药品还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不过，职业医生不按照药品的推荐症来开药，或者超标准开药，也是非常之常见的行为。 而就冯志详的年纪来说，他对于目视手术的执着是必然的。 在这一点上，他与凌然也是有着天然的区别的。 “手术刀。”冯志详的笑容掩藏在口罩中。 他向来喜欢指点年轻医生，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冯志详的声望才会水涨船高，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的凸显出来。而他的普外中心，没有像是其他医院的普外科那样，分崩离析成七八个，乃至于十七八个小科室，既要归功于普外中心的规模效应，也要归功于冯志详的性格了。 凌然站在冯志详对面，望着下方，脑海中还在回想书本上的内容。 做了好长时间的主刀，再回过头来做助手，凌然也有别样的轻松。 “恩……我看看。”冯志详动作轻快的打开病人的腹腔，口中道：“开腹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步骤，但还是要谨慎对待的，而且，开腹的过程，可以帮助外科医生进入状态，要意识到，我们剖开的是人体，治疗的是疾病，而不是简单的机械工作。” 凌然“恩”的一声，像是上课被提问时一样。 冯志详又要了电刀，动作轻松，道：“现在，有些年轻的医生很喜欢快节奏的手术，我是不太喜欢的，手术的节奏太快了，注意力就被分割了，不是一个好习惯……” “可能是他们的手术太多了。”凌然给冯志详帮着忙，再次回答了他的问题。 冯志详愣了一下，迟疑了一下，道：“你这样想的话，是我忽略了……唔，看来还是年轻医生，了解年轻医生啊。” “我只是每天都泡在手术室里。”凌然道。 “你不觉得手术太多了？” “我喜欢做手术。”凌然回答的简单纯粹。 冯志详教授看着凌然的目光，更欣赏了：“你理解年轻医生的心情，但自己又有自己的做法，是吗？” 凌然瞥了冯志详教授一眼，没说话。 冯志详教授的笑容漫出了口罩：“你不要不好意思，能做到你这一步的年轻人是很少见的，有点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意思了，不过，年轻人还是要有年轻人的朝气，有什么想法，在我面前，你都可以说出来。” 接着，冯志详教授就面带期待的望着凌然。 凌然毫不犹豫的道：“你做的真慢。”第653章 工作量（求月票） 噗嗤！ 一名年轻的医生笑出了声，并向顺势看过来的刘依琳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儿，内心里，年轻医生还略略有点得意：吸引到了刘医生的注意力呢，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方便做个自我介绍。 就在他的脑电波在飞速交错的间隙，冯志详的目光也扫了过来。 “手术室的规矩，都忘掉了吗？”冯志详教授的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讲台上，用话筒在说话似的，有点娓娓道来的意思。 手术室里的年轻医生们却有些短暂的思维僵硬，这样的语气，很危险啊。 刚才笑出声的医生也是僵直了，小心翼翼的看向冯志详教授。 “不教而诛谓之虐，你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吗？”冯志详教授手里拿着手术刀，眼睛盯着笑出声的年轻医生。 年轻医生心里徘徊着“诛”和“虐”，小心翼翼的道：“唾液容易污染手术室。” “恩，不是容易污染手术室，是会容易污染手术室，所以，我们才要戴口罩，对不对？”冯志详教授循循善诱。 年轻医生点点头。 “张口回答我。”冯志详教授严厉了一秒钟，又恢复了慈祥的样子。 “是，哦，对的，对的。” “恩……”冯志详教授微微点头：“行了，滚出去吧。” “啊……”小年轻愣了一下，转瞬就被朋友给推了一把。 他这才醒悟过来，连忙出了手术室。年轻医生被赶出手术室，是家常便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看着他，连同情都欠奉。 得亏遇到的不是本科室的主任，否则被屌一堂手术都算是“为你好”了。 回过头来，冯志详教授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再微笑面对凌然，道：“咱们继续，现在等于先做一个腹部探查，看看他命怎么样。” 参观室里，王副院长已经是笑出了声：“冯教授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喜欢聪明的年轻医生，讨厌剩下的。” “有天赋的做医生，没有天赋的为什么要浪费材料呢。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冯志详教授是说过这样的话的。”碎管副主任说着摇摇头：“后来就不听他说了。” “地位不一样了，说话方式当然要不一样的么。”旁边一名主任笑呵呵的说了一句。 参观室内众人亦是纷纷点头，他们都已经是熬出头的高阶医生了，对于其他高阶医生如何屌小医生，并不是特别在乎。 凌然也不是如此。在他的印象里，人在社交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变化莫测的。就好像一个女孩子，很可能前一秒还在对其他人发火，但看到凌然，又会做出温柔如水的模样。 凌然从来都不试图去整理混乱，他更在意客观的世界。 比如说，眼前的这名患者李刚。 凌然小心翼翼的为他做着探查，而探查的结果，很可能决定着患者是否能够接受手术。 这也是胆囊癌比较残酷的部分。因为发现的普遍较晚，很多胆囊癌的患者，打开腹腔以后，一轮腹部检查，就发现扩散已超过预期，就只能关腹了结。 否则，患者即使不死在手术台上，术后的预后也不会好。有些患者做了手术，生存是时间反而比不做手术的还要短，这样的手术，也就没有意义了。 “不要怕，可以用手摸。”冯志详教授说完，对另外两名助手也道：“大家都可以上上手，看一下腹腔内的情况，摸一下有什么关系，解剖出来的人体，和手术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患癌的组织，今天的病人还是比较典型的，都来摸一下。” 于是，在凌然做了腹腔内探查之后，徐稳和旁边的三助，也都上手摸了摸。 徐稳也就罢了，旁边的三助小医生整个人都外露出了兴奋。 他是病人的管床医生，也就意味着是整个医疗体系中最底层的医生，在手术室这种高端地方，许多管床医生都是进来报告一下情况，说明一下病人的日常状况，以及药品的禁忌症等等，该赶出去的就赶出去了，能做个普通手术的三助都相当难得。 他也没想到，自己今天竟然有上手的机会，尽管只是摸了摸。 手术室里的小医生们也齐齐发出羡慕的“嗷”声，至于刚才被赶出去的小医生，已经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了。 冯志详等三个人都摸过了，才笑了笑，道：“我以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到医院，最感慨的就是医院的医生的胆子小。当然，那时候的医生技术水平也比较有限，其实不用说这么委婉，就是技术差，设备也差，学校条件更差，所以啊，少数那么几种有限的手术，主刀医生都做的战战兢兢的，哪里有我们上手的机会。” 凌然等人听着，也没有插话的机会，就看着冯志详一步步的开始做分离了。 冯志详一边做，一边说话：“我第一次摸胆囊，估计都参与了10次手术了。说来也可怜，那时候的医生自己都做不好手术，真的是完全按照书本上做的。手术中那叫一个紧张啊，动作都走行了，还不让我们说话。我们几个小医生当时有问题，刚开始不懂，就问出来，主刀医生立即喊：噤声！就是有点文言文的那个词，吓的我们啊。” “我们那时候学点东西，都要在台下练的熟悉再熟练，还有考试……” “理论都要背下来，好多理论，现在看来，都是错的了，但那时候的老医生可不管这些，有严厉的，一定要我们考到100分，考到100分才有资格上手术，所有人于是都拼命的背，但是，上了手术也不一定能上手，想想真的是够苦……” 冯志详做着正常医生在手术中最常做的事：聊天。 凌然在主刀手术的时候是不聊天的，因为他不爱聊天。 徐稳其实也有点这方面的倾向，如果是他自己主刀手术的话，他最多就是自己哼歌什么的。不过，徐稳毕竟是伺候过许多位师父的，陪聊的基本技术和意识还是有的，见冯志详聊的开心，他就配合的问个傻问题：“所以您以后都是特别注意这些。” “对啊，老一辈的好东西要学下来，糟粕也要丢弃嘛。”冯志详见有人接话了，说话就更振奋了。 他做过太多次的公开手术或者示范手术了，对此早就没了畏惧。 到了冯志详的地位，要说从心所欲有点过了，但是手术期间，维持个人习惯什么的，别人也没法指摘什么——有没有人指摘，他也不是特别在意了。 手术室里，于是全是冯志详的声音，且多是回忆往昔的故事。 参观室里的几个医生也只能听着，一名主任听着听着，忍不住了：“这个故事我的听过两遍了。” “三遍。”王副院长道。 “四遍。”碎管副高叹口气。 “要不起。”祝同益发现众人都看过来了，坦然道：“我骨科的，没事也不听他瞎叨叨。” 众人皆笑。 笑过，发现手术室里，竟安静下来。 王副院长面色一变，赶紧去检查对讲系统，却发现是正常的。 才松一口气，就听手术室里，重新传来冯志详的声音：“这个病人运气不太好啊。必须清扫到胰头后淋巴结了。” “至少没有转移到胰脏。”徐稳小声道。 “恩。这个工作量比较大了。”冯志详说着低头，就他这个年纪来说，扫淋巴结是很辛苦很疲倦的活计了。 “我来帮手吧。”凌然稍微换了一点站位，他有完美级的淋巴结清扫术，更没有谦让的必要。 冯志详自然同意，于是，两人面对面的低下头，各自扫起了淋巴。第654章 扫淋巴 淋巴结清扫是各种癌症手术中，最花费精力的部分。 淋巴结是人体淋巴系统的一部分，具体到不同的脏器周围，淋巴结大约有米粒大小，松散的分布着，数量不一，位置也不一。 在有的人心脏都会长在右边的自然界，可以想象，完全的清扫淋巴结，就像是在人体内玩捉迷藏似的。 比捉迷藏更麻烦的是，人体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平面，当医生在人体内操作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上中下的位置，还要考虑到，内部空间的内部空间。比如脏器内部，又或者，被脏器、肌肉和脂肪等组织包括起来的其他封闭空间。 医生不仅要清扫暴露在外的淋巴，还要清扫范围内的，封闭空间内的淋巴。 这时候，就非常的考究解剖功力了。人的腹腔其实并不大，低头看自己的肚子，然后想象它有六块腹肌时的状态——想象不来的时候，想象自己14岁的时候，腹腔的大小，再想象有肝胆胰脾肠胃肾等等器官拥挤其中，容错的空间其实是非常小的。 尤其是清扫淋巴这种事，一个不小心，就扫错了别的脏器的淋巴。 在病人的身体如此虚弱的时间里，扫错了淋巴的风险不言而喻。 冯志详虽然说允许凌然清扫淋巴，但他还是仔细观察着凌然的操作的。敢于放手，即使因为冯志详一向以来的做事方法，也是因为他见过凌然清扫肝脏周围的淋巴。 照冯志详的想法，凌然至少可以帮忙清扫肝脏周围的淋巴，这份工作做下来，也能让他轻松不少的。 当然，能扫肝部淋巴的，扫扫其他部位的淋巴，想必也是没有问题的，说穿了，解剖熟悉了以后，扫淋巴的步骤本身是缺乏技术含量的。 不过，扫淋巴是一个很考究功力的工作，一个不小心，就容易漏掉。然而，清扫淋巴的目的，就是预防万一，是要防备着淋巴内的癌细胞，如果漏掉的话，既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劳动的不负责——若是癌细胞能够轻松扩展的话，手术就等于是白做了。 冯志详一边自己扫淋巴，一边看凌然扫淋巴，口中还道：“扫淋巴不怕慢，不怕错，就怕没注意，所以也不要着急。急火火的做手术，没有必要。” 这是他一向的理念，凌然听了就“恩”的一声，手上的动作并不见有变化。 完美级的淋巴清扫术，能够让凌然在术中有非常清晰的判断，相比之下，冯志详的提醒就有些泛泛而谈了，并不是最适合当下的选择。 冯志详再看两眼，见凌然扫淋巴做的熟悉，也就不多做强制了，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了自己这边，笑笑道：“扫淋巴这个东西，对医生是很不友好的，量太大，要求又精细，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医生，做起来很吃力了，但太年轻的医生也容易出错……” 徐稳见凌然没有聊天的兴致，只能继续顶上去，顺便一舔：“冯教授您太谦虚了，我以前看过您的手术，淋巴结扫的特别干净，病人的预后也好。” “对么，预后好是很重要的。我们做手术，不就是为了病人的预后好吗？手术过程做的干净漂亮，不是目的么。我最看不上的，就是拿刮吸刀的。分离就是刮，止血就是烫，一场手术做下来，就见他在那里刮刮刮，烫烫烫，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做厨子的。”冯教授哼哼两声，道：“谁我就不说了，病人动不动就是术后大出血，他们这样子搞，迟早是要出事的！” 徐稳听的肚脐眼直抖，都不知道该怎么舔了。 冯志详嘴上说着“谁我就不说了”，可圈子就这么大，爱用刮洗刀的，止血靠烫的，在场有点资历的医生谁不知道啊…… 徐稳苦思冥想，终于舔出来一句：“凌医生缝合的真漂亮。” 却是凌然遇到一个缝合点，做了一个快速缝合。 冯志详一看，更是满意点头：“对么，出血了就缝合，有什么不理解的。现在有的医生，出血了就烫，电刀放上去，深处的一烫就是十几秒，还有烫几十秒的，组织全部都给烧坏了，是，手术的时候是不流血了，手术结束了以后呢？组织都破坏了，造成的损伤比缝合不知道大多少……” “凌医生缝合的确实是熟练，基本功扎实。”徐稳不敢顺着冯志详的话去说，又不好偏离，捧哏捧的心塞。 冯志详“恩”的一声，继续缓步操作着，心里觉得觉得聊天还算愉快——徐稳捧的虽好，毕竟贴的不够近，也不熟悉冯教授的痒处，相比之下，冯志详自己的普外中心里，有舔的更好的，只是这次出门没给带出来罢了。 “冯教授，胰头这边我也扫掉了？”凌然直了一下脖子，再让肩颈的肌肉略略放松，等着冯志详主任让出些位置来。 冯志详愣了一下，再低头看，讶然道：“肝部的扫干净了？” “是。” “扫的这么快？”冯志详觉得自己只是一会儿没注意凌然，这下再去翻看，果然是扫的干干净净了。 清扫了淋巴以后，手术过后会有淋巴液潴留，但是，人体很快就会建立新的回流通道，所以，淋巴扫的越干净，手术的效果就越好。 “冯教授？”凌然又提醒了一句。 冯志详顺着凌然的眼神看过，发现自己的器械位置，稍微挡了些凌然。 虽然说，凌然目前是一助，但是，大家一起扫淋巴的话，就不能那么计较了。 冯志详于是稍稍挪动了一下，让出了一点位置。 “我继续了。”凌然说明一声，又开始闷头扫淋巴，而且速度依旧飞快。 冯志详自己低头扫了一会，转头一看，发现凌然又是搞定了一大片，两者的速度比较，就好像蜗牛和牛在比谁吃草吃的快…… “剩下的交给你扫吧。”冯志详略微脸红，黑老，看不出来，干脆行使主刀大权，将剩下的活计，全部交给了凌然。 凌然于是应了一声“好”，继续干活。 病人腹腔内，看着就让人不舒服的异端组织越来越少，慢慢的消失了。 冯志详双手竖在胸前，看着就觉得舒服。 “不幸中的大幸吧。”冯志详突然想到那个不停磕头的中年妇女，心内有些感慨。为了求月票，作者跪在软绵绵的舒适的枕头上，写下诚挚的单章又熬过了一天。 今天是三更来着，感觉上，是不是已经好习惯了…… 我志鸟村还没有那么习惯啊！ 想当年…… 总而言之，又挺了一天啊，感谢读者大大们的月票和打赏，满满的都是爱啊。 另外，感谢大盟hollo2002的月票红包，眼瞅着要被翻盘了，又给拖住了，正所谓摇摇摆摆八十八，希望总是有的…… 明天给大盟hollo2002的月票红包加更！明天继续四更！今天实在太累了，三更到胃了，再写真要不行了。 再感谢teng1861，烟灰黯然跌落，书友20190423112609567等书友的打赏和红包。 再公布一个qq群：974075882（大医凌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加入。 最后，大家看到此单章的时候，估计是5月5号了，按照起点一天只能给一本书投两张月票，总计只能投5张的规则，您如果一张月票都没投，就该投票了，否则，5票投不满可怎么办啊！ 双倍月票截止5月7号24点。月票这么珍贵的东西，您别浪费了。 月票要投给《大医凌然》啊！ 作者志鸟村，在浑身酸困，缺觉少眠的情况下，完成了三更不算，还硬挺着身体，写下了喊票单章。因为码字太多，腰酸背疼坐不住了，就跪着敲键盘，这份精神，足以证明这份渴望了…… 给张月票吧。 这鸟膝盖都贵肿了。 怪可怜的。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为了求月票，作者跪在软绵绵的舒适的枕头上，写下诚挚的单章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55章 减免（求月票） 京华六院的等候大厅里，永远都是满满当当的人。 手术室里的手术在不停的进行，手术室外的家属就会不停的增加。在这里，大部分的家属都趋于平静，当然，表情大部分是苦闷的，忧郁的，但情绪激动的并不多。 择期手术的择期，对病人来说，是选择了一个时间来决定命运，对病人家属来说，也是多了一个时间，来调整心情，接受事实。 当然，总有无法接受事实的，尤其是突然发现大病，并第一时间做手术的家属，他们的心情是最容易激动的，家庭条件不好的，往往更加的焦虑——生病是一回事，累累的负债更是压垮骆驼的千斤重担。 中年妇女王雪梅自重新签字，将丈夫送入手术室后，就跪在紫晶洞前面，没有起来过。 她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各种病危通知书和知情同意书，还是让她明白了情况。在医院里，医生和护士并不总是凶巴巴，急乎乎，不耐烦的。有时候，他们也会变的和蔼可亲且充满了耐心——当病人得大病的时候，或者说准确一些，当一个人得的病是该科室所能处理的顶级症状的时候，他就会得到高规格的待遇。 在六院，胆囊癌的层次就算是够高了，更何况，还有冯志详教授在开飞刀呢。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一个小医生想成为流程黑洞，整个过程，他们都尽可能的做到好，除了一样：舒缓病人的心情。 病人的心情，并不总是能得到舒缓的，并不是医生的技艺不精，而是因为痛苦太深。 王雪梅就是哭，不停的哭，一个劲的哭。 如果文化程度高一些的话，王雪梅或许会哭出一首诗来。她的人生充满了苦难，正是最适合诞生诗人的环境，然而，她的人生实在是太苦了，以至于她根本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用来阐述自己苦难的人生。 “他们说到京城就好了。他们说到京城就好了……“王雪梅一个劲的念叨，手指忍不住伸到水晶洞里碰触一下，然后猛的缩回来。 她想加深祈祷的力量，又怕自己做错了事。 有新来的大爷就过来劝：“医院的地板凉，别冻着了，跪也跪了，起来坐一会吧。” 说上两次，王雪梅就将上身的外衣脱了下来，垫在了膝盖下面。 劝说的老人哭笑不得，过了会儿，给她拿了一个腰垫过来，道：“小是小了点，凑活着用吧。要我说，雍和宫更灵验一点，你不如过去试试，那是正经大庙，香火也盛。我们之前有个老朋友，那毛病可多了，托人去雍和宫烧了个头注香，转念就好了，做生意也顺了。” “雍和宫的头柱香？一百单八柱还差不多。”后面一人听不下去了，出言刺了一句：“多少人想烧头柱香呢，那是钱的事吗？” 老人瞅了对方一眼：“那你来劝。” “劝什么劝，爱跪就跪着呗，跪着有用，要医生干什么？跪着有用，就别来医院了。”男人语气讽刺，他早就看前面的中年妇女不顺眼了。 留在现场的杜家人是胖孙，他有些无奈的看着自家的紫晶洞，要不是老爹严令一定得收回来，他都不想管了。 但是，人家跪着怎么收呢，胖孙只能期待的看着跪在地上的王雪梅，希望对方自己醒悟过来。 王雪梅理都不理这些人。 她听不懂这些人的话，也不想听懂。听这些人的话，多数都是受骗，她还不如就做自己的事好了。 王雪梅“咚咚咚”的又嗑了三个头，算是对其他人质疑的回应。 清脆的响声，让在场的病人家属都很无奈，但也算是了解了她的心意。 “唉，这么凉的地，到老了，非得老寒腿不成。我现在这条腿，就是当年修水坝的时候弄疼的。” “对啊。我坐月子的时候，婆婆说我太热了，愣是只给我三床被子，别人家媳妇都是穿棉裤盖被子的。” “我老公之前也不听我的，穿一条单裤就出门，气的我提起拖把棒子照着腿上就是一下。” “妹子这么猛？后来呢？你老公听你的了？道歉没？” “不知道，这人不是还在手术室里嘛。” 嘎吱。 手术室的双扇门，仿佛是有什么魔力似的，当它发出声响的时候，等候室里的人，全都不说话了。 “李刚的家属在吗？”管床小医生大声喊着，旁边站着徐稳。 徐稳才是京华六院的正牌医生，做主刀的冯志详和一助的凌然，全都属于飞刀性质。 王雪梅听到李刚两个字，手拄着地面就想站起来，然后又是一个屁股墩。 “腿跪麻了。”王雪梅喃喃自语了一声，眼睛已经望向了一声，并且举手：“我是李刚的家属。” 说完，王雪梅瘸着腿往过走。 徐稳赶紧过来迎了一下，再道：“你不要着急，你丈夫李刚已经送到Icu，就是重症监护室里去了，他的手术成功了，接下来还要再看恢复的情况……” “重……重症是重病了？”王雪梅浑身发冷。 “你老公确诊是胆囊癌晚期了，恶性肿瘤，但是，医生的手术做的很顺利，已经给切干净了，接下来，要是恢复的顺利，命就保住了。”徐稳没有纠正王雪梅的话，而是换了个角度重新说。 王雪梅犹豫了一下，问：“复发吗？” “这个，我们也说不上。” “那还要住几天院？多久能回去上班？”王雪梅的思维迅速的转向了还债的问题上。她和老公的收入并不少，两个人都工作，虽然经常换工作，但平均下来，一年少说也能赚十二三万元，可以攒下十万元左右，如果不是回村盖了房子，他们算是村子里条件不错的。 正因为如此，李刚这次生病，王雪梅并不困难的就借到了钱，并且毅然来到京城。 但是，钱是要用在刀刃上的，手术做完了，剩下的能少花点就少花点。 徐稳很熟悉王雪梅这样的病人。 京城的医院，面对的患者，其实大部分来自于外地，在救命这种事情上，不得不出钱，但总有出不起钱的。 “费用的问题，让你的管床医生和你聊聊，如果家庭确实困难的话，我们医院也有绿色通道，可以酌情再帮你减免一部分。”徐稳没有再多说主刀医生或者飞刀之类的事。 冯志详教授的飞刀价格，对外是10万元以上的，不算往返商务舱和助手开销。当然，友情价格就比较实在了，通常是三万或者四万元，同样不算商务舱和助手开销，总的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7万元左右的样子。 在中国，这已经是教科书上的医生的价格了，从六院的医生们的角度来说，真真是便宜的要死。不用和国外类比，就是国内多点执业推行以后，高阶医生们在私立医院里执业的要价，就远远超过这个了。 北上广的大医院的主任医师，飞刀可能只有万余元的，进到私立医院里，随随便便就可以翻倍甚至三倍，更有甚者，不在挂号费和诊疗费上体现出来，而是用床位费等等额外的开销，开出医生的手术费。 但是，这些东西说给王雪梅，想必是不会被认可的。 没有事先谈拢，想让王雪梅多拿三四万元出来，怎么想都太困难了，更别说，还有凌然的飞刀费用呢。 好在今天有王副院长在场，大笔一挥，钱就由公账里出了，干净利落，也免得给人家冯教授惹事。 徐稳提出绿色通道也是一个原因，冯志详教授和凌然医生共同做的手术，术后用的药品和护理，还是要尽可能往好里走的。如果因为费用的原因，让病人家属擅自更改治疗方案，说不定就一口气得罪两个牛人，那又何必呢。 王雪梅听说能减免费用，脸上已是现出了笑容来：“我家确实困难，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村老人，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医保，我老公现在睡床上了，我又得伺候着，不是亲戚朋友帮衬，家里就断粮了。” 徐稳笑了笑，并没有就这个话题说下去，转而道：“费用方面，你先不要急。现在是先把人给治疗好。有什么问题，你跟王医生说说。” 王雪梅使劲点头，又和旁边的管床医生拉关系：“你也姓王啊，我也姓王，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 “是……你跟我走吧，我给你说说情况。”管床的王医生今天上手做了手术，心情也是不错，只是不敢在等候厅里谈话，怕说错了让人录下来，那就麻烦了。 王雪梅认真点点头，紧紧跟着管床医生的脚步，生怕一会找不到人了。只是到了紫晶洞跟前的时候，王雪梅突然定住步子，从兜里掏出全部的钢镚，一股脑的塞到了紫晶洞里面去。 王雪梅给紫晶洞鞠了个宫，赶紧追着管床王医生离开了。 后面的人群，则是看着紫晶洞，鼓噪了起来。 砰。 一枚硬币，砸在了紫晶洞的外壳上，弹了出来。 砰砰砰…… 更多的硬币，飞了出来。 一大厅的病人家属都自觉不自觉的向前拥挤，并投掷硬币。 紫晶洞虽小，硬币丢的虽然不准，可依旧砸的洞内的水晶叮叮当当的响。 负责回收紫晶洞的胖孙望着这一幕，只能保持微笑：(??ω??) 。m.第656章 旧识（求月票） 午后。 小沙弥冬生身着僧衣，步伐稳健的走进了京华六院的住院楼。 僧衣是今年新做的，非常合身，看着就让人觉得提气，冬生是下了飞机才专门换上的，他觉得穿这身衣服，更让人自信。 “你好，请问凌然凌医生是在这里吗？哪里能找到他？”冬生向着一名路过的小护士合掌询问。 匆匆路过的小护士，原本是很不耐烦问路的，但是，听到问的是凌然，还是停了下来，目光落在了冬生的小光头上，然后再看看他的小沙弥服，问：“你认识凌医生？你是他什么人呢？” “我是十二泉庙的沙弥冬生，与凌医生是旧识。”冬生乖巧的回答。 “你真的是小和尚？”小护士好奇的打量他：“你找凌医生做什么？咦，你一个人来的吗？” 冬生微笑：“师父的痔疮犯了，不适合舟车劳顿，遂派我一人前来京城学习。” “学什么？” “佛学院进修。” 小护士讶然：“佛学院还要进修？” 冬生作揖，微微抬头：“施主，人生有涯而学无涯，佛学，自然也是需要进修的。请问施主，凌然凌医生目前在哪里呢？” “像模像样的。”小护士笑了笑，道：“凌医生早上才去休息的，应该下午才会来吧。你可以到手术层去等他，他坐车过来的话，肯定坐电梯直上了。” 小护士对凌然的排班表自然是烂熟于胸。京华六院也是有上千名护士的大单位，组织协调和宣传能力，是丝毫不弱的，有关凌然的qq群和微信群，全都炸锅似的翻腾着。 “阿弥陀佛，谢谢女施主指路。”冬生躬身行礼以后，立即奔电梯而去。 小护士在后面看的好笑，但也不能擅离岗位，只能悄悄打开手机，在微信群里发文字：“有个小和尚来找凌医生，光头让人有点想摸，说是佛学院进修的，好好笑。” “京华六院怡然”群里，顿时一阵的文字翻腾： “凌医生怎么会认识小和尚的？这样很危险哦。” “有什么危险的，说不定更好呢。突然想，凌医生如果剃掉头发的话，又是另一种帅哦。” “和尚找凌医生做什么啊，佛学院进修和凌医生有什么关系啊，不要什么人都送到凌医生这里来呀，凌医生是很忙的。” 小护士等了半分钟，再看手机，就见文字刷的自己都看不完了。 这时候，一条@她的新信息出现在了群里，却是群内相当活跃的云利公司的麦莼：小和尚是冬生吧，他和下沟每家店都很熟悉的。当年他师父是抱着他化缘的，因为冬生很可爱的缘故，他的师父才会吃坏了肠胃的。 小护士回忆了一下，连忙回答：“好像是叫冬生这个名字。” 群里顿时刷出了更多条的信息： “哇，麦莼真的不愧是专家哦。” “云利公司可以的。” “这么多家医药公司，这么多的医药代表，只有麦莼是踏踏实实做事的。” “小麦多关注一下小和尚的事情，这两天就别跑科室了，浪费时间，回头大家分分，就给你把公司业务完成了。”手术科护士长挂着自己女儿的头像，说话很有霸气，并且@了妇产科护士长，介入科护士长，普外科护士长几个人。 后者纷纷跳了出来做复读机： “同意！“ “同意！“ “同意！” 几公里外。 坐在天井水塘边的田柒一边撒鱼食，一边笑了出来，并将手机交给麦莼，笑道：“医药公司的工作还蛮有意思的。” “是。”麦莼望着半亩地的锦鲤，很是无语，云利没被收购以前，她做医药代表可没有这么轻松……不，现在也远远称不上轻松，现在只是公司的利润上升，所以发给大家的工资和奖金增加了而已，可工作强度也增加了，因为公司的业务扩展到了昌西省全境以及京沪两地，麦莼每个月都开始出差了，这可是以前绝对没有的情况。 “你去定一桌素斋吧，京城有名的素斋是什么？让他们送一个席面到京华六院吧。”田柒将手里的鱼食都撒了出去，又伸了个懒腰，道：“我去旁边公园跑跑步，晚上好吃的多一点。” “哦。是。”麦莼傻傻的答应了下来，她的思维还是混乱的。 同一时间，吃百家饭长大的冬生，兴奋的走出了电梯。 对于京城的一切，冬生都是抱着好奇的态度的。云华虽然也是一个大城市，但始终是没有京城大的，高铁站没有京城的大，人也没有医院的人多。 冬生还不能判断哪家医院好与不好，但在他看来，京华六院的病人，可是比云医还要密集的样子。 冬生始终记得师父说的话：人多就好，人多就会香火旺，人多才能兴百工，旺市集，供养诸佛。 在庙里的时候，冬生不止一次的听师父怀念农村的大集。过去几年的春节前后，冬生倒是见到了十二泉庙附近的几个大集，确实是热闹非凡，人多过云华城里的大商场。十二泉庙香火最鼎盛的日子，也就是春节前后了，尤其是初一的香客，出手大方，来的还很早，是十二泉庙现在仅次于政府拨款的收入来源。 老实讲，冬生至今还有些不能理解，师父念念不忘的，每个初一十五的大集，在他看来，就算村子里人都不出去打工了，大集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卖了。大家现在都用网上购物了，谁还愿意去集市里买脸盆啊。 不过，冬生还是蛮喜欢人多的。 人多了才有香火，虽然不是在十二泉庙供奉的香火，但只要是供奉出来的香火，那就很好了。 唯一要担心的，也就是现在礼佛的人越来越少了，不止是寺庙，附近的道观也是看的人多，烧香烧烛的人多，可愿意坐下来听讲经的却很少，许多人甚至连在佛堂里流连的心情都没有，像是逛街似的逛一圈就出去了…… 冬生这么想着，就想在前方大厅的多条椅子处，找个地方坐下来。 往前走两步，冬生就听耳边有人说： “灵的很，我老公排队着呢，咱们过去等会就能拜上。” “不用香油钱，你爱给就给。” “不过，他们说塞硬币进去特别灵，现在就是不好塞了。” 冬生好奇的跟着几个人往里挤了挤，就见靠窗边的位置，一个塞满了硬币的怪石头，周围摆满了各式供品，有食物，有香烟，还有药品，口罩…… “这是……”冬生想破脑袋，也想不出眼下是什么情况。 此时，一名老汉忽然叫了出来：“哎呀，竟然来了个小和尚。”第657章 飞刀群（三更） “冬生，冬生！”左慈典从人群中挤了进来，喊着冬生的名字。 他在下沟诊所里做舔狗的时候，也是见过冬生的，还接受过冬生的按摩，对这个小和尚的印象很不错。 冬生看到左慈典，也觉得有点亲切，连忙起身，对坐在自己对面的十几人道：“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大家以后再有疑问，可以到寺院里来……” “冬生，你这是做什么呢？”左慈典看了眼被塞满了钱的水晶洞，眼角不由跳了跳，好惨的水晶洞，牙别给磕掉了。 冬生对左慈典笑了笑，道：“大家都有很多的疑虑，我想帮帮忙，能解答的解答一些，不能解答的，我准备记录下来，拿给师父，问问他。” “你师父那么远，等你问回来，黄花菜都凉了。”左慈典失笑。 冬生摇头：“不会的，我和师父约定好了，每天晚上的时候视频聊天，并检查一天的功课。“ 左慈典哑然：“视频聊天？还是约好时间的？你师父呆在庙里面，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了吧。” “师父很忙的。早上的时候，要种菜和锻炼身体，还要检查我的早课，做早餐，吃过早餐以后，要打扫寺庙，做午餐……等到晚餐结束以后，师父要看新闻联播，然后沐浴更衣，涂马应龙，再然后，才有时间视频聊天。”冬生掰着指头，数的很认真。 左慈典前半部分还听的认真，听到最后部分，脸色就没有那么自然了。 想到老和尚每天用去的海量的马应龙，左慈典突然想，马应龙家如果有会员的话，老和尚怕得是八星钻石会员吧。 “行了，你跟我走吧。”左慈典拉着冬生直接走，就像是牵着自己儿子似的。 冬生也就乖乖的，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乖乖听话是天然的。 倒是围在跟前的一些人舍不得，忙问：“冬师傅就要走吗？明天还来吗？” “我明天就要上课了。”冬生鞠躬。 “那好可惜啊。”一个大妈摇头：“你说的挺好的，我也爱听。” 旁边一个老爷子一看，咳咳两声，问：”冬师傅，您到京城来，是自己住呢，还是挂单到哪个寺庙了？” 冬生迟疑了一下，低声道：“我在佛学院进修，也就住在学院内。” “那好办，我们明天找你去，行不行？”老爷子笑眯眯的，又递出一张名片，道：“我们都爱听你说东西，听了耳朵轻松，心里明亮些。” “能帮助到大家，那就最好了。”冬生弯腰，道：“大家可以周末找我，周末的话，应该是不用上课了。” “没事儿，你忙你的，我们过去了，找不到人就自个儿玩。” 几个人三两句的交代清楚了，才将冬生和左慈典给放走了。 左慈典啧啧两声，倒是瞅着冬生道：“没想到，你小和尚小小年纪，还挺能忽悠人的。” “师傅说我佛缘深厚。” “佛缘？”左慈典摇头：“你说点能量化的，除了佛缘身后，你师傅还看出了什么来。” 冬生不疑有他，想了想，道：“师傅说我以后不愁吃穿用度，还会有人盖一个大寺庙给我。师傅说，到时候，他要住南房……” 左慈典噗嗤的笑了出来：“吃穿不愁这个定义就大了，听说你们和尚的袈裟也不便宜的，盖寺庙就太离谱了，现在新建一个庙得多麻烦呀……” 冬生并不与他争执，只是自己坚信，师傅在不犯痔疮的时候，算的一定准。 左慈典带着冬生穿过大厅，再穿过走廊，直接进了手术区。 在门口，左慈典给冬生要了身洗手服，让他换好了，再道：“凌医生在里面的餐厅吃饭，今天都不一定出去，你进去不要乱跑，到处都是医生和护士，手术室里就别随便走动了。” 冬生“哦”的一声，问：“凌医生在京城也要每天做手术吗？” “不做不行啊，多少医生围着呢。”左慈典说着，脸上的笑容止都止不住。 老大受关注，他们这些做小弟的才能生存的好。 自从京华六院的王院长，提出病理科尽可能的靠近的原则之后，冯教授又提出了整合的理论，简而言之，就是为肝切除的病理检查开辟绿色通道，尽可能的做快速检查。 加上手术过程中缩短时间等措施，理论上，水平不错的精英医生，也能做两轮左右的肝切除，虽然不敢选择凌然那样的手术患者，但也能扩大适应症的范围了。 对于医院来说，这样的创新，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要实现这种创新，自然需要凌然做几台飞刀，以兹证明。 大家围在凌然身边，就是在抢先后的顺序。 第一第二个做此类手术的医院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后面的医院，再做就没意思了。 说着话，左慈典将冬生带入了手术区内的餐厅，就见两盆绿萝的下方，凌然果然被五名医生给围了起来。 “凌医生，冬生来了。”左慈典喊了一声。 凌然回头，笑着招招手：“冬生先坐下吧，我们马上说完。” 在场的几名医生也很有眼色的加快了说明，只几分钟的时间，就纷纷告辞离开。 等凌然坐过来了，左慈典眨巴眨巴眼，问：“说好了吗？先给哪家医院开飞刀？” “东黄区医院。”凌然道。 左慈典连连点头，搓着手道：“东黄区医院不错，他们条件算是好的了，也有做肝胆的基础。哎，京城的医院条件真好，一个区医院拉出来都能做肝胆，你说气不气。” 凌然等他说完了，再道：“东黄区医院是有现成的病人，71岁的女性，你要给她重新采集病史。“ “咦，我们重新来一遍吗？”左慈典讶然。 “冯教授建议的。”张安民这时候也过来了，低声道：“冯教授的意思，京城不比昌西省。咱们在昌西省内开飞刀，哪个医院都不敢放雷的。到了京城，人家就不会顺着咱们的脾气了。” 他这么一说，左慈典不由赞同的点头：“冯教授是有经历的。” “京城太复杂了。医生多，医院系统也多，来历也宽泛，盒饭的价格都比咱们云华贵。”张安民叹口气：“就算是冯教授，也不敢说哪个医院都吃得开，所以，他现在开飞刀，都要去熟悉的医院。” “那咱们是得长点心，挑医院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有个标准？”左慈典一下子谨慎起来。 “东黄区医院就是冯教授他们培训出来的，现在的普外主任是冯教授的学生。”张安民介绍到这里，再道：“东黄区医院是挺合适的，不过，病人本来是想做手术的，但因为做不了，没有医院接收，家里人一商量，就到离家比较近的东黄区医院做保守治疗了。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病史采集什么的，做的都一般。” “可以可以。”左慈典脑海中，已经忍不住幻想起了凌然手握手术刀，大杀四方的场景。 他摇头晃脑的与张安民小声的商议了一点细节，转头回来，就见凌然正抱着一本书看，冬生则拿出了一个本子，手持钢笔，正在拼命的…… “你还要做作业？”左慈典有点好奇。 冬生茫然，回答：“是啊。” “你好不容易到京城来，就不想出去溜达溜达吗？” 冬生摇头。 “这样吧，你想玩哪里，告诉我，我抽个时间，带你去玩。”左慈典看着冬生乖巧的样子，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脑袋，说起来，他的儿子与冬生年龄相差仿佛，看着越是年纪差不多的样子。 “我就想做作业。”冬生微微抬头：“左医生，你能自己去玩吗？” “我……”左慈典生气的想：我儿子才不会这样呢。 叹口气，左慈典扭头道：“凌医生，冬生这样子……” 桌子的另一头，凌然手握一本《奈特外科学》，看的入神，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第658章 相信 烈日。 骄阳。 微风徐徐。 休息室安静祥和。 绿萝在空调下起舞。 土栽的绿萝粗壮有力，枝叶已是缠住了屋顶的管道，看起来像是想要越狱似的，只有空调的风力开到中档，它才勉勉强强的动起来，像是被牢头逼迫的似的。 相比绿萝，六院的吊兰种植的更仔细一些，靠着阳台的两边各放一盆，素雅而优美，还不容易被人触碰到，就像是芭蕾舞演员似的，不好这一口的，就不会特意去看。 小沙弥冬生已经在京华六院里呆了两天一夜了。 冬生比开学时间来早了两日，以免遇到意外情况赶不及。而一路顺畅的结果，就是佛学院上一批的进修班尚未结业，须得冬生自己定房间。 正所谓“居长安大不易”，京城的物价完美的体现在了酒店房间上，冬生掐指一算，在附近的酒店里住一天的费用，足能买来一箱马应龙了，出家人不能如此奢侈，于是，在主持的建议下，冬生就找左慈典，向他化缘了一个六院的床位。 有了地方睡觉，冬生就无比的安心了。 过去一天，他清晨起床打扫卫生，然后去手术层的水晶洞旁，念经并与人交谈，接着，冬生就回到休息室里来，做作业，做复习，做预习，如此反复循环。 除了分别给凌然、左慈典、张安民等人按摩之外，冬生后半天的时间，基本是手不释卷的。 待到中午时间，冬生才去餐厅里等着，待凌然等人下了手术，再一起用餐。 餐点自然是素斋的。 但为了尽可能的好吃一点，大厨不可避免的采用了一些名贵的食材，例如一些昂贵的菌类，精细的豆制品等等。 田柒也会在就餐时间跑过来，为了避免拥堵，田柒一路都是骑自行车的，到了餐厅里，已是胃口大开。 “今天吃什么？”田柒满怀期待的来到定好的位置处。 然后，就见凌然和冬生，肩并肩的坐着，面对阳光，依旧是一个看书，一个写作业。 一大一小，都穿着白衣服。 凌然是白大褂的制服，冬生反而是穿了白体恤。 两人都专心致志，以至于无视外物的程度。 咔嚓咔嚓。 田柒举起手机就拍照，并且迅速的切换了多个主题。 最后，田柒望着一张黑白照，发微信给麦莼，问：“这么好的照片，要不要给寄给杂志社，让他们发表，然后让所有人都能看得到。杂志估计会卖脱销吧。“ 麦莼回了一个“哦”，问：“要我帮您联系杂志社吗？我们平时接触的都是医疗卫生方面的媒体，社会媒体打交道的主要是报纸，不过，如果要找相关的杂志社的话……” “杂志社不是问题。”田柒发完了这条微信，就收起了手机，从后面望着凌然。 准备传菜上菜的两名待应望着三人，满脸的迷惑，这些人在聊什么？ 简单的吃了9道菜的素斋，凌然放下筷子，对田柒道：“杜院士昨天从icu里转出到普通病房了，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好啊。李博士一直说想来看看杜院士的，之前的重症监护室进不去……”田柒很是开心的样子，再问道：“这样的话，杜院士的病就算是好了吗？” “手术成功，至少能延长好几年的寿命，但是，没人能肯定癌症不复发的。”凌然稍给科普了两句。 田柒缓缓点头，又感慨：“凌医生的工作就是救命，真好。” 饭后，三人再一起溜达着前往病房。 房内，杜院士一家人，几乎全都拥挤在房间内了。倒是杜院士的状态尚好，气色看着不错，说话的力气也是有的。 凌然给他做着体格检查，并在心里默默的思考着。 这么大年纪，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手术以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凌然也需要逐渐的摸索出来的。 相比之下，体格检查作为触诊，更需要了解病人的状态。 灰白色头发的李学超，也跟着走了进来，并向杜院士打了招呼。 “不用来这么多人。”杜院士勉强笑笑，然后向李学超点点头。 “本来想早点来的，结果被事情给拖住了。”李学超说着再次致歉。 杜院士刚做完手术，智商明显受到了抑制，顺口就问：“什么事情？” 李学超微笑，“哦”的一声，道：“我们正在南直勘探一个有色金属矿，忙的不行。这不是，我刚刚给人家把文件送过去，就跑过来看看你了。现在的竞标，比以前更麻烦了，越来越麻烦。” 杜院士这下子有点明白过来了，笑笑道：“可惜竞标跟我没关系，那是人家部委的工作。” “我知道，哎，这不是有点担心嘛。”灰白色头发的老头儿，光看脸色，比病床上的杜院士还要糟糕些，大约是真的累到了。 杜院士“哼哼”两声，道：“有色金属矿，我以前在南直……勘过好几个了，但都没做过细致的普查，浪费了。” “现在要看年轻一代的了。” “我觉得，那几个矿是要出东西的。”杜院士说着就觉得累了。 过了会儿，灰白色头发的李学超跟着众人出门，又叹了口气：“好可惜，只能等杜院士休息的时候，再问情况了。” “你们是想要竞标现有的矿山呢，还是做勘探？”身后的胖孙，跟了出来。 “主要的区别呢？”李学超笑问。 “勘探就算了，你们如果直接竞标的话，也许竞争对手更少。”胖孙小声说了一句，又道：“没有细致普查的矿山的话，售价也会便宜些吧。” “那就买下来吧。”田柒听到这里，道：“就照杜院士说的。” “咦？”胖孙愣了愣，问：“真买啊？” 田柒点点头，道：“反正也便宜。” 李学超苦笑连连，胖孙则突然紧张起来：“那个……我爷爷的意思，就是他猜测有矿，并不保证真的有矿，而且，矿山的规模和条件的差别也很大，你们不能偏听偏信啊……” “我相信杜院士。”田柒言简意赅。四更后求月票累的写不动了。 单章都写不动了。 但是，不写单章的话，今天的四更的效力就大大减退了。 五月至今，已经两次4更了，其他几日是三更。 作为一章存稿起家的作者，写这么多字，真的是很绝望的。 我今天基本就像是一条拴在写字台旁边的狗，离开10米的机会都很少…… 坚持下来的动力，就是看着月票数上升了。 5月双倍月票活动进入尾声，希望有票的读者大大们，投本书一票。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四更后求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59章 怀疑（求月票） 开展新术式是高级别医院都很乐意做的事，也是必须做的事。 新术式意味着新的仪器和设备，新的项目和资金，新的培训和进修，新的友商和代表…… 开展新术式，可以淘汰老术式，就可以按照新的领导和科室主任认可的研究方向奋进，既能降低老派医生的影响力，又能减少老术式带来的成功率的负担。 对于病人来说，有新术式用，相对于次新的术式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相对次次次术式来说，还是有获益的，就整体而言，总归是好的，可具体到某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又要另说了。 总而言之，开展新术式，既是政治正确，也是利益正确，唯一的劣势就是麻烦一点，辛苦一点。不过，在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和领导，对此都不是太在意。 如东黄区医院，就乐呵呵的派出了两名医生，亲自开车来接凌然，态度积极，说话还好听。 左慈典和他们打着哈哈，回头对张安民笑道：“要不人家这个区医院是三甲医院呢，咱们云华的区医院，一个个就像是死人似的，腹腔镜都开展多少年了，竟然还闹不清楚，显微手术更是稀巴烂，生怕有病人去他们那里接手的。” 张安民淡定的道：“八寨乡分院的条件更差。” “谁还没见过镇卫生院似的。”左慈典撇撇嘴，对于只是去乡镇分院开过飞刀的张安民很鄙视的样子。 张安民笑笑：“你在卫生院的时候又不做手术，我现在过去开飞刀，一次也要几千块，就怕八寨乡分院的条件不行，付不出来。” 左慈典气的鼻子都要冒泡了。虽然明知道张安民又穷又累老婆还凶的要死，但是，能飞刀赚钱，本身就很了不起了，那是真的了不起！ 左慈典都想象得到，又穷又累老婆又凶的张安民，很快就会变成不穷只累老婆还凶的张安民，而他左慈典……依旧没有老婆…… 左慈典抹抹眼睛，心道：我也应该学一门绝艺了。 思忖间，祝同益带来的202斤住院医的电话打了过来：“祝院士的会议快结束了，问凌医生今天去哪里做手术？” “哦，今天去东黄区医院的，他们已经派车过来了。”左慈典说话的同时，向跟前的东黄区医院的两名医生点点头，并做口型：祝院士。 祝院士这两天频繁出现在凌然身边，东黄区医院的医生们一想就知道是谁了，于是也笑着点点头。 电话另一头，202斤住院医手里拿着矿泉水，一边喝一边笑：“那正好，我们先到六院，然后跟你们一起去东黄区医院好了，路不熟。” “哦，好，我问问。”左慈典于是捂着手机下端，对前面的两名东黄区医院的医生笑笑，问：“祝院士说坐你们的车，可以吗？” “哦……好，可以……”两名医生互相看看，感觉不太好拒绝。 左慈典继续打电话了，两名医生小声的商量： “咱们就一辆gl8，坐不下吧。” “让医院再派车？” “找主任好了，让医药公司再派辆车。” 两人也是经常做迎来送往工作的医生，迅速的商量好了，就开始打电话。 另一端，左慈典的电话放下了，又接了起来。 这次则是冯志详教授。 几句话后，左慈典又捂着电话，对两名东黄区医院的医生道：“冯志详教授也过来了，他自己开车来的，刚已经停好了，听我说咱们有车一起走，就说能不能坐你们的车……” “当然。”两名小医生哪里好拒绝冯志详教授呢，再说，只是多一个人而已。 左慈典笑笑，再接上电话，几秒钟后，又放下来，道：“冯志详教授说他提前约了几位教授和主任，问能不能一起走。” “可……以。”东黄区医院的两名医生坚定的给予笑容，然后开始狂打电话。 …… 东黄区医院。 普外科的大主任特意请来了管外科的副院长，以示尊重。新术式新项目这种东西，也得有院系一级的领导支持，才好施展开来。 两名领导提前几分钟到了一楼的办公室里坐下，再看看几名小医生搞的欢迎电子屏一切就绪，就安安静静的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一行四辆车的小车队，就停到了东黄区医院的门口。 凌然、祝同益、冯志详等人纷纷下车，说说笑笑的向内走。 副院长一看，脸上顿时现出了笑容：“不错不错，祝同益院士和冯志详主任都来了，哦，李天元主任也来了，这个项目做的好！” 见到来人，副院长从内心里，已经同意了普外主任的建议。 总计百万水平的项目，对东黄区医院来说，也不是特别大的数字，能拍摄一组众人亲切交谈的照片，副院长觉得就不算亏。 他带着大主任，自大厅内迎了出来，立即就握住了冯志详教授的手。 当然还是京师土著最重要的…… “欢迎欢迎……”副院长拉着冯志详教授的手，就不愿意放开。 冯志详只好装模作样的与之交流…… 欢迎活动，很快变成了官方模板，令冯志详和祝同益都脱不开身。 凌然依旧是自由的，事实上，副院长也不想和凌然拍握手照。凌然的咖位在昌西省内，可以说是比较高了，但在京城里不免有所逊色。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照片本身容易容易产生对比，副院长也不想站到凌医生面前，显的比凌医生老，比凌医生丑，比凌医生身材差，比凌医生气质差…… 凌然自己倒无所谓，他趁着双方“言谈生还”，溜达溜达着，就进了东黄区医院的急诊科。 东黄区医院比京华六院略弱，虽有一些重点科室建设的相对较好，但因为是区医院的关系，如急诊科之类的配置，明显较为普通。 凌然一边打量着，一边在心里琢磨。 一名东黄区医院的医生，在左慈典的指示下，以更慢的溜达状态，跟在了凌然身后，心道：现在的专家也真是麻烦，越年轻的越麻烦，转悠的时候，还得人跟着…… 正这么想着，凌然就在前方，向他招了招手。 “凌医生。”小医生快步上前，露出京巴似的笑容。 “我能接触病人吗？”凌然指指前面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的一名患者。 小医生看过去，就见一名尚在壮年的患者，一只手包裹着白纱布，似乎是来换药的。其伤口似乎还在疼痛，以至于病人紧紧皱眉。 小医生试探着问：“您认识这位病人？” “没有，我怀疑他心梗，想帮他检查一下。”凌然回答的非常实诚。 小医生登时一呆，旁边正在忙着给其他病人问诊的医生也皱眉看了过来。第660章 停搏（求月票） 对急诊科来说，心梗和脑梗可是大事。如果去过医院急诊室的话，很多时候，都可以看到显眼的位置贴着“胸痛就医”，或者“胸痛中心”等类似的字样。 胸痛当然并不全是心梗，但从急诊科的角度来考虑，任何胸痛患者，都是高危患者，也都不应该是被漏掉的。 漏掉了，被外院医生点出来，那就更不应该了。 正在给其他病人问诊的医生回过头来，瞅着壮年患者看了两眼，就走了过来，不管是不是，先问问再说。 旁边的护士年纪小，就有点不懂事的先解释道：“他是手受伤了，之前在咱们医院做的包扎，今天来换药。因为人比较多，我就让他先等着了。” 几个医生，包括在场的高年资护士，都没有吭声。病人得什么病是一个现实的状况，不是解释能解释过去的。现在过去看，不是心梗自然最好，该骂这个外院来的……帅的过分的医生，就骂他多管闲事，但如果是心梗的话，现在急忙忙的说话都是给自己找骂了。 几名急诊室的医生一起走近了，自然让坐在长椅上的病人感觉奇怪，扶着椅子扶手想站起来…… “坐着就好。”东黄区医院的急诊科主治金雄腾快步上前，阻止了病人。 走的近了，他也看出问题来了，这病人满脑门的细汗，要说是手疼，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哪里疼？”金雄腾直接询问。 “这里有些不得劲。”病人指了指两胸之间。 这基本就是确诊了，金雄腾再伸手摸了一下病人的衣服，发现已是浑身大汗。 “去拿硝酸甘油，推车过来，拉心电图，动作快点。小刘，你去打电话，通知介入科。”金雄腾的脑门子也出汗了，低声的命令了一声，立即转头问病人：“最近有没有做过手术？” 病人指指自己的手，说话慢吞吞的，有些艰难道：“就是手给摔伤了……” “再呢？“金雄腾抓紧时间询问。 流着汗的壮年患者微微摇头：”没有。” “有高血压吗？” “没有。” “最近有长时间的卧床吗？感冒发烧有吗想？”金雄腾说着，又叫护士测量双侧血压，整个过程紧张而……混乱。 在熟悉了云医急诊中心的凌然看来，东黄区医院的急诊科的水平，确实是比较一般，医生和护士的经验，明显是赶不上云医的。 最大的不同，就是仅仅一个胸痛病人，便调动了急诊室里的大部分人手，入目看去，至少有三名护士在房间内奔走取东西推车，两名护士在旁边帮忙量血压，还有一名护士想帮忙而帮不上。医生只来了两名，是因为他们的急诊室里，一共只有三名当值的医生。 此时此刻，如果再来一名胸痛的病人，说不定又可能被忽略了。不是必然被忽略，但忙起来的医护人员，显然缺少足够的精力和注意力去应对了。 不过，仅仅针对这名胸痛的病人，金雄腾等人处理的倒是没问题，无非是浪费了一些人力罢了。 但是，按部就班的处理，并不意味着病人的病情发展，就会按部就班的听从。 凌然看了一会儿，见金雄腾已经确认不是主动脉破裂了，就回头对京巴笑的小医生，道：“给我拿件白大褂吧。” 小医生迟疑了一下，道：“这个，金医生不是接手了？” “先拿一件。”凌然并不多说。他在急诊室里呆的时间长了，也知道装备的重要性了。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做事往往会更顺利，而非屡次的质疑。 小医生磨磨蹭蹭的找了件白大褂过来，递给凌然：“也不知道合身不合身。” “恩。多谢。”凌然接过来，就穿上了。 白大褂果然不是太合身，但穿上以后，依旧是帅的耀眼。 原本就目不转睛的看着凌然的病人家属和小护士们，更是好像看了换衣秀似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凌然。 凌然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病人。 病人浑身大汗，勉强说话：“我是不是该打电话给家里人。” “让护士帮你打电话。”金雄腾回答。 病人于是想去取手机，手臂动了动，猛的垂了下来。 金雄腾心里咯噔一下，这是停搏了？ “行床拉过来，把病人抬上去，衣服脱掉，准备心脏起搏，动作快。”金雄波的声音还算稳定，并不像是电视里那样大喊大叫。 事实上，急诊科医生只有在突发情况下，才会挥霍自己的嗓子。否则，每天救的都是危重病人，就算能喊一天两天的，喊三年五年也是不可能的。 像是金雄腾这样，预料到病人是要心梗的，那就更不用喊了，按照心梗的操作指南，一步步的做下去就行了。 准备在旁边的行车被拉过来，踩下了刹车，病人被抬了上去，胸部坦露了出来，接着，就见金雄腾拿起了电极板…… 连续两次除颤后，金雄腾爬上平床，开始做心肺复苏。 急救室里的另外两名医生也围了过来，却是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 凌然一看就知道，除了金雄腾以外，另外两名小医生很可能是没相关经验的，就是金雄腾，虽然是有一定的经验和技术，但应该也有段日子没玩过心肺复苏了。 偌大的京城，也不是月月都有心梗的病人送到区医院的。 凌然怜悯的看了眼金雄腾，再走上前去，道：“开放气道，打肾上腺素，打开第二静脉通道。” 旁边小医生都有些发愣的看向凌然，然后看看金雄腾。 凌然没等他们说话，道：“我有多次超长心肺复苏的经验，最长超过2小时。” 一言以蔽之，超长心肺复苏就是心肺复苏之王者，能够成功一例的，都可以吹嘘很久了，有多例成功的，至少说明一点……人家是真的懂心肺复苏。 “打肾上腺素，第二静脉通道。”金雄腾给重复了命令，但没有同意开放气道。 凌然于是道：“尽快开放气道，有利于接下来的操作。高级气管管理对所有需要心肺复苏的患者都有收益。” 金雄腾一边做着心肺复苏，一边道：“这是院内心肺复苏，没必要立即割气管。” 医院内的心肺复苏，相对于院外心肺复苏，成功率普遍要高的多。金雄腾不想立即做损伤性的操作，也是正常思维。 毕竟，很多院内心肺复苏都是几分钟内就起效的。 凌然微微摇头，但并不争辩。他也不能肯定这名患者就不能在几分钟内恢复心律，但是，就凌然的经验来说，这样的壮年男性突发心梗，问题往往更加严重。 院内心肺复苏的成功率高，主要是患者心脏停搏后，很快就得到了救治，并不意味着病人本身会有什么特殊。 很多患者在医院外发病，部分也能得到院前急救的充分救治，一路心肺复苏压到医院的，凌然已经见到多例了，其中大部分也都得到了良好治疗。 但就凌然来看，所有良好治疗的前提，是正视糟糕的局面。 病人的确有可能几分钟内醒来，但是，金雄腾将希望放在这里，却是凌然所不赞同的。现在不开放气道，如果病人不能在几分钟内醒来，那又怎么办？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三分钟了。”有护士在旁做了计时。 “换人。”金雄腾喊了另一名医生上来，脸上渗出了秘密的汗，脸色很不好看的皱眉，对护士道：“去拿气管切开包。” 说完，金雄腾再看凌然一眼，注意到他身上已经换了本院的白大褂，于是再次皱眉，带点儿京腔，问：“您是我们医院的？”第661章 救命 “金医生，这位是今天来咱们医院做高龄肝癌切除的凌然凌医生。”笑容有点像是京巴的本地医生放出一个笑容。 他是普外科的小医生，反而是经常来急诊科会诊的，和金雄腾算是认识，说话就特别加重了语气，以示郑重。 金雄腾一听就听出来了，不由眉头紧锁的看看凌然：太过分了，真有长的这么帅的医生？又不是拍电影的！ 不过，金雄腾也听出了小京巴医生话里隐含的意思，这是医院请来的医生，而且，可能是某某大拿的弟子。 大拿级的医生来开飞刀，带一两个助手也是正常的。而能做高龄肝癌切除的医生，就技术来说，肯定是厉害的很了。 不看僧面看佛面，金雄腾也就没有再送脸色出来。 再一个，就医院的鄙视链来说，金雄腾这个急诊医师，也不好抓着对方不放。 现在的医院里面，做肝的鄙视做胆的，做胆的鄙视做胃的，胃鄙肠，肠鄙肛……面对急诊科的时候，大家还是能做到“我等普外群雄团结统一”的态度的。 金雄腾自己也就是个普通的急诊科主治，见过的肝子可能都没有会做肝子的医生切过的多，这么一想，再看凌然的脸，金雄腾的气势就有些起不来了。 “不是本院医生的话，就不要插手了。”金雄腾开始低头插管，并说了一句。 对面的小京巴满脸苦笑，他知道金雄腾是误会了。 如果金雄腾知道，凌然就是今天的飞刀主角的话，估计有八成的可能，是不会这么说的。说这些东西干什么？人家都到医院里来剖人玩了，还收钱，看到金雄腾做心肺复苏，说上一句两句的实属平常。 然而，金雄腾显然是搞砸了。 面对一名小年轻，金雄腾明显就没有那么注意了，虽然他已经调整了自己的语气，可该给的尊重并没有给到。 小京巴住院医暗自摇头，也不能这时候跳出来，生怕凌然将矛头指向自己。 金雄腾自顾自的插管……再插管…… 数次没有成功的情况下，金雄腾只好拿起了手术刀，开始切开气管。 凌然始终看着，确实没有插话。 不同医生对于治疗方案，是有不同的见解和想法的，这就好像做数学题，一道题可能有四五种解法，更多种的思路，没必要遵循同一种解法和思路，哪怕是最优方案，重点，在于得出答案来。 在医疗方案的制定中，不同医生有不同的思路也是正常的，强行纠正，只会让情况变的更复杂。 除非，医生的方案遇到阻碍，又无法得出结论…… 平床上的医生，手臂越来越没力气了。 “换人。”金雄腾不得不自己上阵，接替了平床上的医生狂按。 急诊室里的第三名医生在处理其他病人，一时之间也脱不开手。 金雄腾按累了再换人，然后再换回去，间中做除颤。 如此几轮以后，金雄腾就越来越不自信了。 再一轮以后，金雄腾没有再上前，只抹了一把额头，道：“宣布死亡时间了。” 心肺复苏失败，就会死亡。对东黄区医院这样的医院来说，死亡病例也是不常见的，正常情况下，他们无法处理的病人，是要送去上级医院的。 金雄腾的眉头始终没有松开，真的好像是被锁住了似的。 “我再按一轮。”凌然趁着前面的医生刚脱手的时间，立即上了平床，跪坐在病人侧面，使劲的按动了起来。 金雄腾有心要挡一下，又觉得没什么好挡的。 人家是做心肺复苏，又不是做手术，有什么好挡的。 凌然“哼哧哼哧”的做了一分钟，道：“肾上腺素。” 护士看向金雄腾。 “给。”金雄腾说的简略，心情也不是太顺畅。 凌然于是继续按，过了一会，又道：“加大通氧量。” 金雄腾不耐烦嘟囔道：“这是没完了啊……” ”病人还没完。”凌然抬头回答了一句，将金雄腾的语言和心思，全都塞了进去。 在医院这种地方，虽然有无数的规章制度，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但归根结底，还是以人命为核心目标的。 尽管在黑暗的阴影中，有许多人并不如此认为，但是，当有人在光明之处要挽救性命的时候， 一切蝇营狗苟都是无从反对的。 金雄腾强忍着没有再多说话，心里怨怼的想：长的帅了不起吗？长的帅就可以在别人医院里当医生了？ 正聚集着怨气的时间里，一票的领导，从侧门涌了进来。 东黄区医院普外科的大主任，与副院长等人，陪着冯远征和祝同益，一路找了过来。 他们嘴里还在谈着新项目，新术式，再抬头，就见凌然骑在平床上，正拼命的做着心肺复苏。 “这是怎么回事？”副院长看看两边，问了出来。 “这位外院的医生，一定要帮忙做心肺复苏。”金雄腾重音咬在“帮忙”一词上，然后就等着领导的评判了。 副院长没有立即说话，转而看向冯志详等人。 ”凌医生的本职，就在云华医院急诊科，在心肺复苏方面，很有经验。“祝同益简单的说了一句。 左慈典在旁道：“我们凌治疗组，在云医专门负责培训心肺复苏小组，现在已经培训了三支队伍了。” 稍作停顿，左慈典又道：“我们凌医生经手的心肺复苏的患者，有三例是超长心肺复苏救回来的，凌医生愿意帮忙，我相信这名患者肯定也很愿意。” 副院长听的笑了笑，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再回转头来，重新开启一个话题。 左慈典和张安民各自来到凌然身边，开始帮着替换凌然。 凌然的治疗组是全员培训心肺复苏的，张安民也不例外。比起其他医院培训的急救员，凌然的凌治疗组的心肺复苏培训就更完全了，理论上，他们都有指挥心肺复苏的水准。 三人以30秒为间隙，快速的做着轮换，中间几乎没有停止。 其他人就这么站在急诊室里，默默的看着凌然等人做心肺复苏。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凌然没有叫停，心肺复苏就好似一个永无止境的运动似的，不断的进行着。 刚开始的时候，众人心里，还不免有点烦闷，就好像堵车堵在了后面，对前面的车祸心生厌恶一样。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反而情绪稳定了下来。 在场的都是医生，也都知道，凌然有极大的可能，是在做无用功，但是，凌然可以当着这么多专家同事的面做无用功，却让人心有所感：如果大家只是看着，就觉得累的话，凌然又是什么样的状态。” “除颤。”凌然跳下了平车，再让张安民上手。 滴。 监视器的心电图，猛的一次跳动，继而恢复了正常心律。双倍最后一天之从崩溃中求生存五月7号是双倍最后一天了，老实讲，鸟豚我写的有点崩溃了。 从30号决定争一下月票，到今天，正好是7天的007。 睁开眼睛就码字，写到身子摇摆的时候睡一觉，然后接着码字…… 今天本来想写两更好了，后来一想，7号是最后一天了，写两更不行啊，于是又是三更…… 我敲键盘的爪子啊，被我连续折磨这么多天，直接就肿起来了。 肿就肿吧，毕竟是在月票第一的位置上呆着呢。 就是想坐久一点。 五一双倍月票，一票是顶两票的，还有月票的读者大大们，请在7号前投票啊。 现在差距拉大一点，7号以后，也能稍微轻松一点。 顺便再说一句，本章说也是很有趣的，阅读时配着本章说一起看，可以……延长阅读时间…… 感谢各位读者大大过去几天的支持，说实话，虽然想要争一下月票，但能坐在月票第一的位置上这么些天，并不是我曾经预想过的情景。 感谢读者大大们的投票、打赏和红包。 接下来还会努力和勤奋的。 希望您能继续支持。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双倍最后一天之从崩溃中求生存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62章 活切（求月票） 在凌然心肺复苏做到10分钟的时候，现场的气氛就已经变的没那么紧张了。 算上东黄区医院的医生们做的抢救，病人心脏停搏的时间已有十几分钟了，就普通医生的判断来说，其实已经可以宣布放弃了。 凌然始终没有放弃的原因，还是他判断患者有救活的可能。 人在壮年的男性病人，又没有家族疾病，心脏停跳很可能就是一次倒霉的意外事件。有的心脏在工作了三四十年以后，突然停止工作一下子什么的，对于工作了许多年的人来说，应当也是能够理解的。 而就短暂的接触来说，凌然判断患者的状态还不错。 器官没有衰竭的表现，这是好事情，大脑也没有完全缺氧——这是最重要的——毕竟是在院内做的抢救。 这样的患者，就凌然的经验来说，做一两个小时的心肺复苏，如果活不过来再结束不迟。如果活过来的话，用药也能缓解很多后遗症，预后不一定会很好，但比中风救活的病人可能还要强一些。 考虑到很多病人中风恢复以后，依旧能够有不错的生活质量，那么，停止心肺复苏的理由就是不存在的。 当然，这些只是凌然的想法而已。 他是掌握着完美级心肺复苏技能的，因此，他的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都是远超东黄区医院的医生的。 别的不说，从未进行过超长心肺复苏的医生们，或者说，是从未成功的进行过超长心肺复苏的医生们，既没有自信做一两个小时的心肺复苏能救起人来，更没有自信在心肺复苏成功以后，能够给予合理的照顾。 大部分的超长心肺复苏，得到的可能只是植物人而已。 面对这样的情况，东黄区医院的医生们，自然觉得停止心肺复苏是更合理的方案。 直到监视器有规律的恢复心跳，滴……滴——的响着，东黄区医院的医生们才如梦初醒。 “你妹，心脏跳了？” “多长时间了？” “20多分钟了，差一点就是超长了。” “现在也算是超长了，超长心肺复苏活过来的，我这是第一次见真的。” 东黄区医院的医护人员，不由自主的低声议论起来。 前来迎接凌然等人的医生们，也是看的眉毛直跳。 就内容本身来说，心肺复苏不仅是一件枯燥乏味的工作，而且是一件非常考验心理的工作。 如果将心肺复苏当做一件纯粹的机械化的工作，那它就是纯粹的枯燥乏味，其运动量堪比搏击，而无聊指数超越举铁。 如果将心肺复苏当做一项救人性命的神圣之事，那心理上的刺激、恐惧、担忧和畏惧，又会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令人难以自拔。 心肺复苏的时间越长，枯燥程度越高，运动量越大，而心理考验则越强。 东黄区医院医生们，其实已经有些放弃了。 但是，越枯燥范围的过程，成功了以后，给众人的刺激感却是越强的。 副院长甚至有点痛心疾首，这么好的机会，要是全给他们的话，指不定能有什么好处呢。 他的目光扫过金雄腾等人，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含义。 “送ICU，左医生，你跟着去。”凌然就在跟前的洗手台里洗了手，再擦了点自己的酒精凝胶，涂抹均匀。 洗手台是他之前就看好的，酒精凝胶则是自己喜欢的味道，这样一番整肃，凌然感觉自己又恢复了状态。 左慈典大声的应了一声“是”，在这种场合，当然要为大佬撑面子了。 冯志详这时候在旁边咳咳两声，道：“凌医生的治疗组，已经发表过有关心肺复苏的多篇文章，他们在心肺复苏，尤其是超长心肺复苏的恢复方面，颇有独到之处……” “没事，让凌医生的人去帮忙。手艺不精，就向技术好的医生多学习，这次邀约的手术，也是期待能通过学习，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副院长表现的很大度的样子，又仔细看看凌然。 第一次见到凌然的人，总是要被他的外型所惊诧，接触下去，就要为他的行事风格而惊叹了。 副院长望着自行其是的凌然，不由向冯志详摇头笑道：“你们的凌医生，还真是有点我行我素的风范。” 从官方人士的口中说这么句话，着实不能说是褒奖了。 冯志详也就微微笑道：“凌医生满脑子想的就是救人治病，考虑的是比较简单，不过，凌医生的医术高超，对病人却是件好事。” 他也不用给对方解释太多，无非就是来东黄区医院飞刀一个肝罢了，又不是帮人家领导做换头手术的。 副院长“哈哈哈”的笑了五声：“说的是，说的是……” 能在三甲医院里做副院长的，通常都是老资格的精明，但是，没有极强的背景和声望，他们往往难以成为正职院长。正因为如此，副院长往往是一个对本医院渗透比较深的职位。 相比之下，本院的院长往往更飘忽一些，目光和目标都不一定集中于此。 像是扩展病理科，增加新术式这种事，自然是副院长和普外科的主任更在乎的事，想到此事，副院长的关注面一下子收窄了，看看表，笑道：“要么现在去手术室？病人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上去吧。”祝同益拍拍凌然的肩，带着他一起往电梯走，同时在其耳边低声道：“怎么就跑去给人心肺复苏了？” “他们急诊的技术不行。”凌然一点都不会婉言说明。 以云医的标准来说，急诊室的接诊护撘眼看到病人，就应该观察到病人的出汗和疼痛，并联想到胸痛可能。联系不到或观察不到的弱护，就应该直接张嘴询问。 至于医生，救治经验且不说，首先应该知道自己的撘诊护士的水平如何，遇到有经验的护士或负责的住院医，自然可以放心一些，遇到弱鸡或者实习生了，自然要警醒一点。结果金雄腾只知道忙碌于眼前的病人，一点都顾不上急诊室其他人的样子，好似无比的认真，而现实是，他只是在给另一名腹痛患者问诊罢了。 在凌然看来，这样的主治，就好像王者荣耀里痴迷于对线的上单，似乎很认真，却连小地图都不看……想到这样的上单，凌然就浑身不舒服。 同行的普外主任听到凌然评价，不由低头一笑。本院的急诊不行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作为普外科的主任，骂急诊也算是义务之一吧。 副院长愣了一下，然后就像是没听见似的，若无其事的看看两边，但对于今天的急诊科的表现，他是记挂在心头了。 祝同益咳咳两声，有些好笑，又不好意思笑，拉着凌然道：“救活了就好，这边的医院辐射范围小，也不用多大规模的急诊科。“ “设置好的急诊科，总该培训好的。”凌然微微摇头，如果让他管理的话，急诊科的几名医生都要重新回炉一遍的。 祝同益知道凌然的性格，不与他争辩，转了个话题，就道：“肝切除的病人已经推进去了，你这边还有什么要求，得趁早提。” “我要半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在手术室。”凌然原本计划是提前来的，现在做了一个心肺复苏，时间也就耽搁了下来。 普外科的主任微微皱眉，道：“手术室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要在术前重新想一遍手术过程。”凌然回答的很直接。 外科医生的癖好一旦拿出来，就算是医院领导，也不能逼着他上手术去。 东黄区医院的普外主任也只好低头默认。 凌然也不多做解释，到了手术层，就重新换衣服洗手入内。 再到触碰病人，使用虚拟人的时候，凌然却没有选择最粗暴的方案。 用超粗暴的方式拉开虚拟人的腹腔，虽然能节省时间，但凌然却想尝试一下用自己的判断，做肝切除。 不像在真人身上，做肝切除之前，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截断血流，分离肝韧带，做预切线等等。 凌然用虚拟人做肝切除，是可以活切的。 他用手轻轻的触碰着暴露出来的肝脏，回忆着病人的核磁共振等影像资料，自己做着距离判断，然后，对着虚拟人的肝脏，一刀切了下去。 血流成河，但那不是凌然关注的要点，要点是浸润范围，猜测的是否正确。 这种判断，若无意外的话，将会完全改变凌然的手术方式，让高龄肝切除变的有法可循，并降低推广的难度。 …… 双倍月票不到10小时了，大家记得投票哦，过期浪费！ 。m.第663章 叹（求月票） 凌然最近做了不少的高龄肝癌的肝切除，本身就培养出了一些手感。 今天小试牛刀，并没有先掰肝看癌细胞的浸润范围，而是一刀切下去，测试自己的判断。 事实证明，切的确实很准。 多切下来的肝脏部位不多于1厘米。 相比较来说，在正常的肝癌切除中，外科医生的习惯是多切3厘米左右。那对于身体条件比较好的病人来说，还是能够承受的，对于高龄且肝功能衰弱的病人来说，生存率就太低了，按照通常的流程去做的话，苏醒不过来都很有可能。 能切准的关键，既是在于判断，也在于熟练。 凌然多花了几分钟时间，全用来审视自己切除的准确度了。按照他的计划，在接下来的手术里，他就可以尝试着不使用虚拟人了。 虚拟人的时间有限，也不好给其他医院推广，终究是要用正常人的方式来做手术的。 临床医学本来就是经验医学，太多太多的东西，都是练出来的，并不需要真的讲一个道理。或者说，讲一下道理也是可以的，但并不需要讲真理。 就比如心肺复苏，最开始讲的道理和现在讲的道理完全不是一回事了，相应的，心肺复苏的策略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就是进入21世纪了，心肺复苏的指南依然在不断的变化。 最新的循证医学，在尝试着不断改良经验医学，但这并不代表就要立刻中止经验医学的使用。 类似的，除颤器讲的道理也在不断的变化，硝酸甘油则是用了100多年，救了不知道多少条人命以后，才有人总结原理，将之归结于内皮细胞松弛因子，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内皮细胞松弛因子又给世界带来了伟哥。 局限于外科的范畴，来自于经验的东西就更多了。 像是肝切除中，阻断肝脏血液的时间，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实的说法。开始的时候，外科专家们说阻断15分钟可以，后来又说阻断1个小时也没关系，再后来，又建议每15分钟放开5分钟……原理是没有什么原理的，就是统计的结果而已。 各大外科之所以会有很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很多时候就在于经验的掌握。下级医生要从上级医生那里学东西，自然不得不乖巧。 师徒传承式的外科技术，虽然是在逐步的完善，但越是高端的技术，往往越没有道理可讲。 凌然也不准备讲肝切除的道理，方法好用就行了，救活的人命是实实在在的，病人也从来不需要医生讲道理，病人就是想治好病，活下来，活久一点。 而外科医生们，其实也不是那么讲道理的。 多少外科医生用的方法，都是讲不清原理，也不一定是真理的。 凌然更没有这样的纠结。 他只要确定没有虚拟人也能切就行了，至于说需要训练几十例或者几百例才能切，都不是问题。外科医生的学习，先看再助，积累两三年的时间学一种术式是很平常的。 普通的肝切除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以死亡率高企而著称的。 学的人多了，用的人多了，总结的经验多了，死亡率慢慢的就降下来了。 高龄肝癌本身就不是一件轻易的疾病，凌然绕到手术台前，看了眼手术台上的老太太，示意麻醉医生继续推药，再回到手术位，道：“准备手术。” 等的莫名其妙的手术组终于活泛了起来。 比起京华六院的手术科，东黄区医院派出的手术组，就明显要弱一些了，动作和组织度都要散漫些，虽然也在标准以上，而且颇为积极，但看的出来，日常的手术训练，肯定是达不到云华标准的。 不过，怎么说也是三甲级的医院，下限总是受控的，凌然稍稍放慢了一些速度，再缓慢提高速度，从而让手术组适应一些。 来参观手术的医生们，也就看的颇为轻松。 “做的挺不错的。”普外科的主任许锦亿就站在凌然对面，跟副院长都踩在一个踏脚凳上，双手抱胸，视野很清楚。 东黄区医院没有参观室的配置，也就是现场看起来比较舒服。 旁边的普外科副高同样笑着点头：“做的挺好。” 两人的赞美中，都隐含着“我也能”的优越感，同时，态度还颇为友善。 如果就是这样的水平的话，轻轻松松的学一个新术式，自然也是“挺不错”，“挺好”的。 普外的另几名副高也嘻嘻哈哈的低声说笑。东黄区医院没有专门的肝胆外科，所以包括主任和几个副高都可以做肝脏手术。 这主要也是因为主任许锦亿能做胰腺手术，所以，胰腺就成了主任的自留地，甭管副高会不会做，都不许碰。于是，大家就都你争我抢的动肝子去了。 等再过个四五年，主任退掉了，这几名副高大战一场，胜者做普外的大主任，败者中的佼佼者兴许还有分裂出肝胆外科的可能。 总的来说，东黄区医院目前的气氛还好，几名副高也都有学习的念头，现在看着凌然做的操作简单而缓慢，心情都是不错。 凌然自然没有理会其他人的念头，一路缓慢的做到游离肝韧带，再看看时间，转而开始加快速度。 整个手术组，自然而然的被他给带了起来。 切断肝圆韧带，肝镰状韧带，右三角韧带，左三角韧带，肝冠状韧带……每做到一个步骤，凌然就稍稍的提一点速度，等做到肝十二指肠韧带的时候，四周的说话声已渐渐低了下来。 一群做了10年以上外科的医生们，望着凌然依旧游刃有余的操作，全都明白了速度变化的原因。 “真牛逼。”普外主任许锦亿，突然笑了出声。 冯志详和他是认识的，听着也笑了出来：“还没到牛逼的时候呢。” 他脑海中，想到的可是桃酥般的血管的缝合。 如今这个手术台上的老太太，身体条件可要好多了。事实上，要不是老太太的身体条件介于普通的可做手术与不可做手术之间，东黄区医院也不敢邀他飞刀。 说话间，凌然就显露出了第二肝门，接着开始阻断血流，分别暴露静脉…… 这一串动作，换做别的外科医生，是应该越做越慢的，然而，凌然却是越做越快了。 因为难度都在他身上，对旁边的器械护士和来说，凌然的器械更换速度，还不一定有前面快呢。麻醉医生的工作更简单，因为凌然的手术失血少，暴力切割也少，病人的体征也是相对平稳…… 只是看手术的医生们，就有些相顾无言了。 只几分钟的时间，凌然就完成了预切线，并且锐性分离了肝脏。 “送检吧。”凌然等护士出了房间，直接脱掉了滑腻的手套，又重新洗手更换手套去了。 手术室里，这才一片议论的声音。 “我了个去！” “叹为观止！”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须臾，送检结果报了回来：“边缘清晰。” 手术室里的医生们，又是一阵绞尽脑汁的诗词大会。 主任许锦亿这时候悄悄拽住了冯志详，带着他出了手术室，再低声道：“冯教授，我这边想拜托您一件事。” 冯志详笑呵呵的道：“您说。” 许锦亿：“我想请凌医生给我做手术。”第664章 讲究（第三更） 冯志详上上下下，认认真真的看了两眼许锦亿，问：“肝出问题了？” “体检出了占位，位置不好，我让他们别说出去。”许锦亿的声音小而平，听不出太多的情绪来。 不过，没有情绪就是情绪，冯志详见过那么多的病人，也不差许锦亿这么一个，于是问：“你是怎么个想法？” “我联系了老师，他推荐我在国内做手术，同时办手续，然后去安德森癌症中心做后期的化放疗。”许锦亿看看冯志详，道：“我本来想找您的，但今天看了凌医生的手术，我想请他做。” 冯志详笑笑：“不用给我戴高帽，国内做肝切除的医生这么多，排不到我。” 如果要找一个技术最好的肝切除的医生，可能真的不是冯志详。 许锦亿也不多做解释了，就道：“我和凌医生从未见过，刚才的见面，感觉也不是特别愉快，能不能请您说一下。” 冯志详“恩”的一声，再想了想，道：“按说我是不该推脱的，不过，凌医生的性格是比较……直接的，他现在都只做普通肝切除不适合进行的肝癌病人，术式也以此为主，是否愿意收下你，我也无法保证。” “那当然，医生不愿意收，我也没办法。”许锦亿吸了一口气，再吐出来：“做了病人以后才知道，医生不好打交道啊。” 这个话，冯志详就没法接了。 冯志详看看许锦亿的表情，道：“我问一句，你怎么就决定让凌然给你做手术了？” “之前就有听到他的名声。”许锦亿回忆了两秒钟，道：“那时候没有细看，今天仔细看凌医生的手术，做的讲究。” “没错。凌然的手术向来都很讲究，不仅入路讲究，细节也讲究。”冯志详赞同。 他非常喜欢凌然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凌然做手术做的讲究。 正如他前日所言，冯志详最看不起的一类医生，就是那种不讲究的医生。所谓拿着刮洗刀做分离，用长时间电凝做止血的医生，这样的医生做出来的手术，在生存时间，复发率或者术中出血量等等数据方面并不差，有些数据甚至看着还更好。但是，病人的预后并不是冷冰冰的数字。 病人做了手术，是为了继续生活的，而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巴金活了很久，但比平均寿命多出来的部分，却是痛苦的。许多病人在面临疾病的时候，实际上，都不太理解治疗后的面临的局面。 如果治疗后失去工作能力，大部分人或许都可以接受；如果治疗后失去了生活能力，大部分人就不愿意接受了；如果治疗后只能在痛苦中感受生命的流逝，那么，愿意接受治疗的人就不多了。 身为医生的许锦亿却是知道的。 事实上，许锦亿本身就是肝切除的专家，不是全国排名前几的那种专家，但也是肝切除的专家。 所以，许锦亿在看到了CT片以后，首先就排了一张专家名单。 当时，里面是没有凌然的。 但是，今天看到了凌然的手术，许锦亿心里却是不可抑制的跳出这样一个念头：我要让他给我做手术。 “凌医生好像还根据病人的情况，做了微调。就我的经验来看，凌医生这样子做手术做下来，病人的预后应该很不错？”许锦亿看向冯志详，带有征询的意思。 他还没有具体的查数据，但这不影响他的请求。到时候，如果查到了数据，确实与预想有差距，他完全可以反悔不做手术了，而若是数据好的话，他只要不说出想法即可。 冯志详轻轻点头：“据我所知，凌医生的手术效果都很好。” “梅老最近的状态也不错。” “梅老是肝内胆管结石。” “恩，也不能说是简单手术了。”许锦亿叹了口气，又忍不住道：“听说每家考察了许多个医生，最后选中了凌然。” 冯志详笑笑：“这我就不知道了。” “还是人家的条件好。我们就得碰了。”许锦亿并不觉得自己能安德森癌症中心有什么了不起的。去美国看病而已，几百万元也就回来了，对于做了多年大主任的许锦亿来说，开销并不是负担，疾病才是。 谁来主刀手术，这可是只能选一次的。 冯志详没有再多说，点点头，道：“我帮你给凌然说说，你想在自己医院做，还是去哪里？” “去我师父医院，附二院。”许锦亿已是做好了准备的。 冯志详猜测也是如此。东黄区医院虽然是三甲医院，但以京城的医疗水准来看，显然是不够出色的。 不说别的，光是手术组的配合，就与委属的医院有本质上的差距。 两人分了先后入内，此时，张安民已经给病人完成了关腹，并将之送入苏醒室内，与一名东黄区医院的医院，一起看着了。 凌然重新洗了手，再向周围一个云点头，就准备去吃点东西再等车。 东黄区医院只给安排了一场飞刀，再考虑到医院普普通通的设备仪器和人员安排，凌然也没有赖病床的打算了。 “凌医生状态不错。”冯志详笑眯眯的给打了个招呼。 “还算顺利。”凌然自己也在回味。 今天的手术，无论是虚拟人做的活切，还是刚刚完成的实际操作，凌然都带入了自己的判断，两次都很顺利，让凌然自我感觉掌控能力更强了一些。 外科很讲究术式的开发，就是因为师父带徒弟的模式里面，做术式开发的师父，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哪怕是最简单的阑尾手术，有没有人带都有巨大的区别。 用夸张的描述，假如地球上的外科医生一瞬间全体消失，但影像资料和文字资料一点不少，人类想要重新复制现代外科学，还是会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凌然哪怕只是凭感觉的做出肝癌随检手术，但他只要能不停的做下去，给助手们更多的观察和参与的机会，此术式就可以很快的推广开来。 在有师父带的情况下，这样的手术难度，对有经验的肝胆外科医生来说，并不会比普通的肝切除高多少。 就推广来说，这时候的凌然，就等于一颗种子，与那些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外科医生们，别无二致。 冯志详也看出了凌然的自信，不由暗暗点头，却道：“晚上我请你和祝院士一起吃饭吧。尽地主之谊。” 凌然略有些迟疑，他身上挂着的任务马上就完成了，再嗑一瓶精力药剂的话，说不定就能再领了两个小时的虚拟人了…… “我给你找了一个好病例。”冯志详的语气充满了诱惑，又道：“我还找了家地道的宫廷菜餐厅，绝对好吃。” “好吧。”凌然表示同意。第665章 旗帜（求月票） 京城里最有名的宫廷菜馆子当属仿膳饭庄，就坐落在北海，也有80多年的历史了，间中停业过，但确属御厨的手艺还是传下来了。 冯志详带着凌然从大厅入内，特意参观了一下饭庄的宫廷式的室内设计，再笑道：“我给打了个招呼，请店里的大师傅出手，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对了，祝院士久居南方，能吃得习惯北方菜吗？” “能吃。一般。”祝同益架子端的足足的，一边点头一边道：“北方的建筑大气，占地面积也大，不像是南方的面积，太拥挤，逼仄。不过，南方在菜上面下的功夫多，精细一点。” “苏1州菜我也喜欢。”冯志详没有相斗的意思，笑笑道：“京城的点心，也有南方来的厨师的改良的，徽班进京有了京剧，淮扬菜在京城也是大放过光彩的么。” 祝同益年轻10岁的老脸上，总算绽放出了一丝光彩，并点头道：“你这样说还是客观的。” “得，咱们今天尝尝京城的宫廷菜，再用客观的评断标准，说一说。”冯志详说着带祝同益和凌然进了包厢，里面已经有三人提前到了，连忙起身欢迎。 “小胖子是我带来的司机。”冯志详指指今日缩水到201斤的住院医，又指指旁边，道：“李源李主任是附二院的普外科主任，也一直想见见凌然呢。这位是……” “我叫瞿悦，是力康健的销售主管。”打扮很金领的瞿悦是来付账的，说话场面又好听。 “坐，先坐……” 互相介绍几句，冯志详婉拒了酒水，就带领着话题，果断闲聊起来。 他现在可是知道凌然的脾气的，更知道他不喜欢做普通的癌症手术，要是一个没弄好，凌然拒绝给许锦亿做手术，他也拉不回来了。 瞿悦笑笑，招手叫来了服务员，笑道：“把我刚才点的菜再报一下，各位看着再点菜。” “好的。”服务员是个不怎么年轻的姑娘，低头看看，就报道：“你们点的菜式有慈禧御点四样，葱烧海参，龙马精神，抓炒鱼片……” 等服务员报完了，瞿悦笑容满面的看看对面，尤其是看着凌然，道：“大家看看还要补点什么？” “可以了，太丰盛了，不可能吃完的。”祝同益似笑非笑的看看对方。 无事献殷勤，做医生的可太熟悉这个流程了。 一桌子随便大几千元的席面整下来，祝同益都来了些兴趣。 凌然自无不可，也道：“是太多了。” “不怕多。”瞿悦摆摆手，示意服务员去准备，又连忙道：“凌医生最近可给累坏了吧，每天都要做那么多手术……” “最近没做几台手术。”凌然说起这个来撇撇嘴，相比起来，他在昌西省内飞刀的频率要高多了，回云医也有手术可做。不像是京城的医院，总是考虑较多，一家医院邀请飞刀的时候，也就是一台两台。 如果不是左慈典张安民等人太兴奋，天天拉着凌然，凌然已经有了南归的念头了。 冯志详咳咳两声，连忙转移话题，谈到了宫廷菜。 李源轻松的接了过来。 60岁出头的李源现在也不太主刀手术了，但迎来送往就太熟悉了，再加上瞿悦，以及挑剔的祝同益院士，四人你来我往的聊天，很快让饭桌上的气氛热烈起来。 凌然也吃的很开心。 如果数据化各地小吃的名气和口味的话，京城小吃的名气，除以口味，估计能得到一个超级大的数字，足以排名全国前列。但是，京菜的水准却是不差的。 尤其是一些发源于外地，却在京城发扬光大，扬名立万的菜式，尤其如此。 譬如著名的“葱烧海参”，除了贵以外，就挑不出毛病了，它也是鲁菜中的代表作，与九转大肠遥相对应，一个好似年轻时的小李子，一个好似中年时的施瓦辛格。前者可令淑女跳墙，恨不得一个人就之给包圆了，再不示人。后者可日御九女，一盘菜就把一桌食客给包圆了。 凌然品尝着软糯的葱烧海参，倒是颇为满足，只是心里莫名的有些怀念邵老板。 仿膳饭庄的菜式虽然不错，装修也很漂亮，但邵老板的馆子，总是能给人以更多的期待，而不只是单纯的眼前菜式。 在邵老板的店里吃饭，不仅烧烤的味道不错，邵老板本人还经常带来惊喜，比如……新来的竹鼠，新来的小羊，新来的小牛…… 凌然想到这里，不由的掏出手机，翻到邵老板的微信朋友圈，然后，就见一张X光片，出现在三天前。 “克里斯骨折！”凌然看到那X光片的样子，不由的念了出来。 “凌医生吃的不习惯？”瞿悦看到凌然都开始玩手机了，也是惊叹，在场的是三个大主任好吧，一般的小医生在跟前，怕不是要…… 她的目光扫到了旁边205斤的住院医，这位上桌开始就水到杯干，服务员还特周到的，杯干就加水，两人似乎是卯上了。 “凌医生尝尝这个宫保鸡丁。这是我特意点的。您别看它普普通通的，好像哪里都有似的，实际上也是宫廷菜了，和鲁菜和川菜的宫保鸡丁又不一样。现在搞国宴，也经常点这道菜的。”李源主任说着用干净的勺子，舀了一勺子，给凌然。 “恩，有吃到，味道很好。”凌然对菜的口味还是很满意的，即使不是这些天里吃到最好吃的，也能排名在前了。 “凌然。你可能不知道，李源李主任还是许锦亿许主任的老师。恩，我也带过许锦亿。”冯志详见大家都不饿了，干脆就放下了筷子。 李源也放下了筷子，用感慨的语气，道：“许锦亿在我那里学习的时候，还经常提到冯主任。我们那时候一起做胰腺方面的研究和临床，经常到休息的时候一看表，得，门口的小馆子都关门了，吃馒头吧。” “那时候还没有外卖。”瞿悦笑着掩嘴。 “方便面都嫌贵。当医生的么，不到头上面，收入都不高。”李源停顿了一下，道：“许锦亿现在应该是到了最好的年纪了……当上了科室主任，技术也在巅峰，医院也愿意支持，正该大展雄途的时间。” “没错。” “想想咱们医生也可怜，青春年月的时候，能吃能喝能干，偏偏是没吃没喝没得干。到了五六十岁了，终于啥都有了，结果吃不动喝不动干不动了。”李源摇头。 “许锦亿主任癌症了。肝癌。”冯志详看向凌然，道：“许主任想让你帮他做手术。” “肝切除？”凌然也放下了筷子。 “没错。”冯志详点头。 祝同益咳咳两声，道：“你们这两个当老师的，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出。许主任还不到60岁吧，即使做了肝切除，也不能保证有生之年不复发的，与其为了选主刀医生浪费时间，不如快点把手术先做了。” 凌然“恩”的一声：“尽快做手术是优先选择。” 冯志详道：“做完手术以后，许锦亿是准备去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做后续治疗的。他目前正在加紧办各种手续。安德森癌症中心能提供世界上最好的癌症治疗方案，因此，你如果给他做手术治疗的话，许锦亿相当于得到了世界最好的癌症对策了……” “但也不能保证生存率。”凌然摇头，这是癌症最残忍的地方，从来都没有什么保证。 “许锦亿会满意的。”冯志详道：“有时候，病人满意，不就行了？” 凌然愣了愣。 祝同益又是咳咳两声。 “许主任回国以后，会继续工作的。”冯志详打断祝同益的发言，道：“东黄区医院的普外科主任，在接受凌然凌医生的肝切除手术以后，迅速投入到了工作当中，这样的招牌，会一直竖在京城的。”第666章 年轻人的时代（求月票） “片子带了吗？”祝同益觉得自己有必要为凌然把把关，免得一不小心就被人给坑了。 “我电脑里装来了。”李源话音刚落，瞿悦就连忙从自己的lv包包里，取出一台笔记本电脑，打开盖子，里面直接就是准备好的核磁共振的原片。 瞿悦在凌然旁边给调整好电脑，再笑道：“电脑是公司的，您可以先拿去看，过后有空再给我们就好。” 凌然没接茬，旁边祝同益道：“片子录个专门的u盘，上面写上字，写清楚一点。” 祝同益的语气是比较严厉的，他本身也没有客气的意思。 瞿悦心里一颤，连忙说“好”，表情上却是看不出什么来。做医药代表做最多的事情不是送礼，而是送礼被拒绝。 贸贸然的送一台电脑给凌然，人家不收，也属于正常。 凌然没理会两人的对话，自顾自的看片子。 “怎么样？”李源李主任瞅着凌然的表情，等他翻完了核磁共振和各种检验单，就问了一句。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期肝癌，应该有很多人都可以做。”凌然回答的很简单。就许锦亿的核磁共振片和CT片来看，虽然病灶的位置不太好，但这并不特殊，反而很正常。因为大部分的肝癌患者的位置都不会得到“好”的评价。好位置的肝癌才是非典型的。 “锦亿是看了凌医生的手术以后，觉得凌医生的手术非常讲究，所以，迫切的希望凌医生能够给他做手术。”李源看看冯志详，继续道：“凌医生，锦亿还不到60岁，正常做事的话，到退休为止，还能救几百条人命的，说不定上千条也不一定，再者，他自己就是医生，知道肝癌的危险和复发率，他不会有过分的要求的。” 凌然沉吟了起来。 说到底，凌然只是不希望看到自己做了手术的病人，再次因为相同的病症入院而已。 或者说，凌然本质上就不喜欢癌症这种脱离其掌控的疾病。 这个世界上，有的医生是非常喜欢挑战的，挑战自我，挑战世界，挑战常识的人，总是不会少的。 所以，总有医生面对不可能战胜的疾病，发起勇敢的冲锋，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战胜它，或者，更常见的情景是，用一辈子的时间却未能战胜它。 然而，凌然并不喜欢这样的挑战。 他的人生中已经有很多不受控制的情况出现了，就好像放学回家，开开心心的准备写作业，一直写到肚子饿了才发现，母亲因为跟老爹出去郊游而来不及赶回来…… 凌然喜欢受控的手术室，受控的手术，以及受控的疾病…… “由我来做，和其他医生来做，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最大的问题在于肝癌的复发。就许锦亿主任的年纪来说，他几乎确定的会遇到癌症的复发，生存时间乃至于生存质量，很大程度也是受控于此的，而不是我的手术做的好坏……”凌然多说了两句，怎么说都吃了一盘葱烧海参了，味道又好吃。 李源主任却是笑了出来，露出??或(;￢＿￢)的表情，道：“真的会没有太大的差别吗？在我看来，差别大的很呢。凌医生，您觉得呢，您做的肝切除和其他人做的肝切除，如果没有巨大的差别，大家何苦请您飞刀呢？” 凌然思考片刻：“好吧，确实是有不小的差别的。” “是吧，凌医生。这么说，您同意了？”李源说话是很有些技巧的。 凌然问：“许主任要在哪里做手术？” “附二院，放在我们科室了。”李源稍停，道：“他前两天就开始输液做保肝治疗，明天就可以进行手术了。” “好吧。明天我确实没有预定的飞刀。”凌然点头应承了下来，这么乖巧的病人，还会自己做保肝治疗，也确实是蛮稀罕的。 “太好了，那我就通知锦亿了，明天做手术？几点钟您觉得合适？”李源大为振奋。 “我先见一下许主任，然后，最好和你们医院的手术组做一次配合？”凌然之前飞刀，不仅多带助手，而且经常是带着熟悉的器械护士，以及麻醉医生一起去的。 这一次到京城，凌然身边的人员配置变少了，东黄区医院的手术环境就不能太让凌然满意。 李源更是高兴：“做一次配合的好，您想做个什么手术，我立刻给您安排。” “断指吧，断指时间比较久……”凌然几乎不用考虑，就给出了答案，并叮嘱道：“最好是两指以上的断肢再植。” 要是一个指头的，他现在做的太快，估计还没熟悉情况呢，手指就缝好了，那就太没意思了。 李源无言以对，做肝切除的大佬想做骨科的断肢再植怎么办？也就只好求人了。 “我去打个电话。”李源拿着手机就出了包间，联系起来。 京城的人口是云华的三四倍，辐射范围更广，每天产出的断指病人更多。想想看，1500万个家庭，每天挥舞菜刀或其他刀具的次数要超过3亿次，就算切错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那都要切错300次…… 当然，京城的医院也更多，使得此类病人的分流更厉害，不过，并不会有人跟李源抢病人，大部分的断指病人，甚至都不会去三甲医院治疗。 到了李源的位置，想想办法，邀请一两名断指病人过来治疗是很方便的。 十分钟后，李源果然回来报告，道：“去联系了，我们稍微晚点到医院，应该就有合适的病人过来了。” “不用晚，我们可以去医院的急诊室等。”凌然放下筷子，他基本已经吃饱了，对于手术的兴趣又占了上风。 一餐饭吃了一个小时的时间都不到，出了包厢，走在路上，李源看着前方的凌然的背影，又好笑又无奈，对祝同益和冯志详道：“要说效率是真的有效率的很。” “而且斗志昂扬，精力充沛。”冯志详笑笑：“年轻人的世界了。” “是啊，年轻人的世界了。”李源也是感慨一声。 前方，夕阳西下，凌然的影子被拉的很长，背影挺拔。第667章 主刀凌然（三更求月票） “许主任要手术了。” “老许要走了。” “许不行了。” 东黄区医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流言传出来，底下的副高们全都警惕了起来，耳听八方，声传六耳。 许锦亿要是不行了，普外科的主任之战，分分钟可就要打响了。 对于这名强势的主任，压在底下的医生们，早都有想法了。 “科下苦许久矣”稍微有点夸张了，但暗潮涌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医院的职位不像是政府机关，医院的主任几乎全都是终身制的，不犯大的错误，就不会有变动。 一个大主任就位了，那直到该主任退位，下面的人都是要被压的死死的。没能上位的副主任医师们，想要获得类似此前的自由度也是不可能的。毕竟，他们肯定是没有新人好用听话的，也没有人耐烦继续伏低做小。 不上位，就分裂，无分裂，即跳槽，医院科室的权力更替，向来都是大清洗式的。 “听说是肝癌。” “肝癌肯定就不行了。” “说不定还能回来上些天班？” “很难讲的，我觉得应该不会了吧，就剩下那么些时间，还不回去颐养天年？” 医生们互相讨论着，态度普遍趋于悲观。 在治病救人这方面，医生们或许是见的太多了，向来都是悲观者。虽然说，他们见过的奇迹远比普通人要多的多，但是，他们见过的悲剧更多。 “主任都50多岁了，恢复能力不行了。再做个手术的话，休养都不知道要多少天，然后放化疗？就算挺过来了，想继续工作也是不可能了。” “说不定会用靶向药。” “肝癌的靶向药还不行的。” “PD-1 的话，或许还能多坚持一段时间。” “总而言之，还是要多休息一段时间吧。” 到了下午时节，主治和住院医们的讨论就更多了。 毕竟，接下来要拼的不止是副高，还有主治和住院医们要选队伍。当然，一部分人的队伍是已经选定了的，但是，在胜者不多的情况下，选边总是避免不了的抉择。 唯一能置身事外的就是规培医和实习生了，尤其是那些奔着规培基地而来，并未与本院签约的规培医，永远都只是打造的高级劳工，自然也就不用参与到争权夺利的科室竞争中去了。 ”喂，去看一下许主任吧。”有人站出来提议。 “看肯定是要去看的，今天看合适吗？” 提议人装模作样的道：“许主任后续准备去安德森癌症中心了。” “咦，那是要病退了吗？” “谁知道呢？” 一群医生商量来商量去的，也没有什么结果，到了下班时间，再三三两两的出门，半数又在二附院碰面，一些人暗暗相视一笑。 二附院病房内。 许锦亿躺在病床上，挂着液体，与远道而来的亲友说着话。 他的精神尚好，事实上，比在医院里的时候还要更好一些，但围在病床前的人，脸上却都挂着同情的笑容。 “主任。”东黄区医院的医生们陆陆续续走了进来。 “哦，小李，小王，都来了。”许锦亿微点头，一一打着招呼，和蔼可亲的模样。 “哎，怎么闹成这样子。”小李叹口气，拉着许锦亿的手坐了下来。 许锦亿微笑：“都坐，全下班了，可要留下值班的人哦。” “规培们主动说要扛一天，都想为您出把子力气。“小王说着客气话，满嘴都是胡言乱语。 许锦亿颔首：“有心了，你们好好工作，别多想。我做个手术，再去做几轮化疗，两个月就回来了。” 能回来吗？这个念头不可避免的在众人的脑海中打转，各种手术和化疗的副作用，更是不断的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没有什么医疗措施是真的安全的。青霉素致死和庆大霉素失聪的比例虽小，案例却不少，而医生们对失败范例，从来都是记的更牢。 “您是请了李源主任做手术吗？”又有医生问了一句。 许锦亿是李源的徒弟，在东黄区医院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他住到了二附院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主刀医生是李源。 许锦亿却是出人意料的摇摇头：“我请了凌医生给我做手术。” “哪个凌医生？”有医生其实猜到了，反而不能相信。 “凌然。”许锦亿回答的很直接。 “为什么？”这下子，一群医生都不能理解了。以许锦亿的身份，他做别的事或许还有难度，但为了自己的性命求做手术，国内的医生想必是无人拒绝的。 而且，就医生本身来说，被人求到门上做手术，未尝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毕竟，对方拿出来的可不仅仅是飞刀的费用，还有自己的那条命。 照众人的理解，许锦亿要么是找国内最好的外科医生做切除，要么就是找自己信任的医生做切除，凌然……理论上两边都不沾。 许锦亿呵呵的笑了几声，没兴趣给几只弱鸡讲解“讲究”不“讲究”的问题。他在不生病的时候，都懒得给年轻医生讲道理，更何况是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几只弱鸡还不值得他浪费时间。 “没事都回去吧，我请了些天病假，到时候，罗副院长过来暂管科室，你们好好配合。”许锦亿又是一个炸弹扔过来。 他这是摆明了不会放权的。 几名小医生各怀心思的出了病房门，纷繁的变化，已经是超出了他们的预计能力了。 “凌然在二附院的手术室里做手术呢，想不想看？”一名年纪轻，长相老，头发少，眼袋重，眼神晦暗，嘴角偏斜的小主治，兴致勃勃的前来通报情况。 “去看。” “那当然要看。” 几个东黄区医院的医生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跑。 到了地方，年轻嘴斜的小主治再喊了一个同学来，大家就顺利的进入手术室了。 现在的医院里，最多的就是实习生和规培生了，管理的护士也认不全人，差不多是有白大褂的就发洗手服。 几人穿戴整齐，再整理一番，就瞅着过道里的手术排班表，直奔凌然所在的3号手术室。 手术室内，已经有两人在看了。 东黄区医院的医生们，默默的站到了跟前，只听提前来的两人，低声的聊着天： “真牛。” “这样的血管都能救起来。” “这个缝合，厉害……老白，我要是有个突发意外什么的，你可得帮我请这位过来。” “好说，哪天来着？”第668章 雨前（求月票） 凌然坐在手术台前，眼睛挨着双人显微镜，一手是把握法操作持针钳，一手镊子配合。 他的对面，依旧是张安民做助手，左手帮凌然扶着病人的手掌，右手拿着镊子，随时帮手。 而在操作面的左右两侧，各自放置着托盘，有没用的和用过的器械材料，相对于大型手术的场面，断肢再植的手术现场可以称得上是寒酸了。除了体白眼黑的双人显微镜算是有点现代感，也就是无影灯给人的安全感多一些了。 若是以外行的观点来看的话，断肢再植的手术甚至比许多腹腔镜手术还要可怕。因为腹腔镜手术几乎没有丝毫的人体裸露，除了病人的肚脐和周围插着几根小棒棒以外，所有的视野都来自于病床旁的屏幕，医生是看着屏幕操纵的，视觉冲击感接近于无。 断肢再植则不一样，不像是其他手术可以控制术野范围，断指再植要不停的调整手的位置，所以，整个手掌都是暴露出来的，翻开来的骨肉就展露在人眼前，并明明白白的证明：这是个人手。 身为医生的人们，虽然看习惯了各种血腥的场面，但是，看着断掉了三根手指的手掌，还是心有余悸。 “工伤？”东黄区医院的主治孔明辉向靠门的位置凑近了一名看起来年轻些的附二院的医生，低声询问。 附二院的医生紧盯着凌然看，听到孔明辉的问题，都懒得看他，随口道：“燕郊送过来的，一个机械车间里，一口气碾断了三根手指。” “碾压伤？” “恩，本来送下面医院的，我们主任给要过来了。绿色通道，医保外的医药费全免，给家属松口气。”附二院的医生说着脸色一红，道：“凌医生是个好人呢，又帮人家做手术治疗，又帮人家解决了家庭经济问题。” 孔明辉听着对方的话，先向后退了一步表达立场，才道：“这种工伤，不是有工厂主赔吗？” “断指赔不了多少钱的，而且是正规工厂，都有保险公司付钱的。都这样了，家属肯定是能省一点是一点的。”附二院的医生说着停顿一下，上下打量打量孔明辉，道：“你就不要自作多情了，你和凌医生没有可比性的。” 孔明辉也是有小脾气的人，那一瞬间，他就不服气了：“我……” “你没学过骨科吧？”附二院的医生打断了他的话。 孔明辉不明所以又带一些鄙视的道：“我是普外的。” “这么惨，年少无知的时候选的科室吧。“附二院的医生嘿嘿笑了两声，不等孔明辉回答，道：“你估计是没看懂凌医生的手术，那边是我们骨科的副高，过来看了一眼就离不开了。” 就算是骨科的副高，那技术比主治们还是杠杠的。 事实上，正因为骨科的技术简单直观，副高反而比其他科室的成熟。 孔明辉再回想两人刚才的议论，有些明白过来，道：“凌医生的血管缝合做的厉害。” “恩，有点眼界。”附二院的骨科医生调侃了一句。 “骨科现在也要讲技术了，大家都不容易啊。”孔明辉啧啧两声，自觉搬回了些局面。 附二院的医生回看他一眼：“你可以回去搜搜凌医生的文章，就算是在区医院，也得了解行业动向么。” 说完，人家向侧面走了两步，表示不愿意理你的态度。 …… 孔明辉回了东黄区医院。 普外科医生对骨科医生，虽然可以用“你个木匠”来攻击对方，并用“掏屎也是为人民服务”来安慰自己，但是，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世界，骨科医生赚的最多才是让所有医生悲伤的事实，凭什么骨科主任就可以被小五举报？ 孔明辉更在意的，还是凌然的技术问题，再进一步的讲，就是主任的手术效果的问题了。 孔明辉是副主任医师泰宪治疗组的主治，如果副高们分家的话，他多半是要跟着泰宪走的，理论上来讲，这对他是一件好事，意味着他有更高的几率并更早评上副主任医师。 但是，如果主任的手术效果好，能够继续工作四五年的话，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现在跳的欢的，指不定就要倒霉。 在孔明辉的印象里，主任许锦亿同志，可是颇有些苛刻的。别的不说，光看东黄区医院最近几年不招人就知道了，全是为了自己多分点钱，以至于底下的住院医和主治都要被逼的累死，若非有源源不断的实习生和规培医，孔明辉自己都要坚持不下来了。 这样的大主任，要是亡者归来的话，逼死两个副主任出气都不奇怪，方式孔明辉都替主任想好了，一个送去门诊干一个月，干到想吐再拉去送医下乡，另一个先送医下乡一个月，干到想吐再送去门诊。 想到此处，孔明辉不由对未来自己成为主任的那一天，悠然神往。 翌日。 凌晨。 大量的医生集中到了附二院的手术区。 不仅有东黄区医院的医生，也有附二院，以及来自其他医院的医生。大家各自团成团子，小声的说着亲切的话： “凌晨5点钟做手术，有点变态啊。” “病人和护士凌晨点多就要开始准备了吧。” “凌然到了吗？怎么没见到？” “凌医生在楼下吃豆腐脑油条呢。”一名女医生拿着手机刷微信，下意识的说了一句。 “咦，不过来的吗？”孔明辉不由走了过来，皱眉道：“病人都要开始准备了，主刀竟然在吃豆腐脑？” 女医生撇撇嘴：“凌医生昨天做了一晚上的急诊手术，难道休息一下都不行吗？” “做了一晚上的手术，再给许主任做手术，像话吗？” “凌医生是做完了手术，睡醒了再去吃早餐的，这是人家的习惯……”不仅是这边的女医生，其他的医护人员也开始帮忙说话了。 孔明辉只好息事宁人，装作听不到的样子，默默的等待。 病房内。 许锦亿和老婆孩子小声的说着话。 许妻薛海珍在银行工作，外表看来，也是个历练的女人，此时却是眼泪哗哗的往下流。 许锦亿笑着给她抹眼泪：“前两天我说要做手术，你不是还高兴呢，现在要做手术了，怎么又不高兴了？” “那能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了。” 薛海珍摇头。 许锦亿还是笑：“别哭了，一个小手术而已。说实话，这手术我自己都做了不知道多少了……” 薛海珍哭的更大声了，引的十四岁的女儿也哭了起来：“爸，我以后都听话，你要好起来啊。“ 许锦亿老怀大慰：“晓雅乖，你这么说，爸一定得好啊。” “一定要好。” “好。你保证的啊。” “保证。我保证，你也保证啊？”许锦亿仿佛回到了多年前，那时候，没有叛逆期的女儿还是如此的可爱好玩。 “我保证。”女儿哭的哽咽，大声道：“爸爸你要是好起来，我就不谈恋爱了！” 许锦亿眉毛一颤：“你谈恋爱了？” 女儿愣了愣，头一低，趴着哭，然后抬头：“爸，你病好了，我就分手！” 轰。 天空一个炸雷，似有下雨的迹象。第669章 醉 附二院的地理位置与云医相当，都是闹市当中的大医院。周边既有繁华商业，也有民居错落，各种小商小贩亦是不少的。 凌然坐在离医院不远的小巷子里吃着豆腐脑，配两根油条，一盘咸菜，倒是颇为敞快。 与京城本地的小吃相比，油条豆腐脑这样的全国性食物却是做的非常好，随便一家小店拉出来，味道就相当出众。 当然，店里的客人也是不少，凌晨5点钟的光景，依旧有三四成的上座率，令人不得不佩服京城人口之多。 凌然随意用大师级体格检查，给左右看得到的顾客做视诊，就能看到一例典型的酒精中毒的面容特征：面色潮红，皮肤增厚油腻，毛细血管扩张，结膜增生和酒糟鼻。 轰。 天空炸雷，店内众人顿时一片慌乱。 几个吃完或将吃完的客人赶紧站了起来，一边结账一边想着往外跑。 有没吃完的，望着自己的食物面现犹豫，也有掏出手机来打车的，自然是没什么结果…… 凌然不慌不忙的继续吃着自己的豆腐脑，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的急诊，总算是将任务推进了起来，但肚子饿是精力药剂无法补充，要是再不吃饱点的话，他担心自己今天都无法完成手术了。 低血糖可是要手抖的。 “老板，再给我一碗豆浆，一根油条。”凌然将碗里剩下的一些豆腐脑给吃光了，推开碗，等着豆浆的同时，无聊的夹着花生米吃。 “那个……我看你好像没有带伞。”一名年轻的白领小姑娘，鼓起勇气坐到了凌然面前。 凌然点点头：“是的。” “我带了一把伞，我们一会可以一起走，你是去哪里呢？”小姑娘最多二十二三岁的样子，暗暗为今天的雨拍手鼓掌。 凌然微笑：“我一会去医院，不用麻烦你了，会有人送伞过来的。” “不麻烦，不麻烦。”小姑娘连连摇头。 凌然看了一眼她的伞，否定掉：“你的伞太小了，不够两个人，我不能淋雨。” “不能淋雨？一点雨都不能淋吗？为什么？”小姑娘脑海中开始出现无数的韩剧病。 凌然道：“我马上就要做手术了。” 淋雨增加感冒的概率，也会让身体冰凉，影响发挥……总而言之，凌然是不会冒这样的风险的。 小姑娘的眼中却几乎冒出了泪光，未经思考的话是脱口而出：“我等你，不管你做什么手术，都没关系的。” 一时间，小姑娘的心脏，都要浪漫的绽开花了。 “大王派我来巡山……” 凌然的手机响了起来，接起来后，就传来左慈典的声音：“凌医生，外面下雨了，我过来接你吧……” “我们来接您！”有小护士的声音，从左慈典的手机里传出来，并发出大胆的笑声。 “好的。”凌然回答，并挂断手机。 对面的小姑娘瞪大眼睛问：“有人要来接你了吗？” “是的。”凌然将油条塞到豆浆里面，吃的稀里哗啦。 通常来说，普通人采用这种吃法的话，形象上肯定是要减分的。 但对凌然来说，只是更显得洒脱而已。 小姑娘看着凌然，心里有两个小人在斗争： “他生病了，肯定是最脆弱的时候，趁他病要他的人啊。” “好啊好啊！” 轰。 窗外的雨，下的更大了，汇聚起来的雨水，在道路边缘冲出了小河。 凌然站到小店门口，看着呼啸着吹风的京城的公路，倒是觉得心情不错。 豆腐脑挺好吃的，油条挺不错的，豆浆也还可以，雨后的空气格外不错，干燥的空气得到了改善，凌晨四点钟的京城，路上的车少了，气息也变的更宜居的感觉了。 两个小护士从住院楼，快步的跑了过来，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大雨伞，另一人举着一个大雨伞，一路都快开心的跳起来了。 “凌医生，听说你不喜欢折叠伞，我们拿了这种直柄的。”小护士将一个黄飞鸿似的，能当拐杖和武器的雨伞拿出来，颇有些邀功的意思。 “多谢。”凌然拿了雨伞颠了颠，满意的举起来，再将之轻松打开，动作极其潇洒。 两名小护士看的心都醉了。 浪漫开花的小姑娘，看的心都醋了。 “去医院了。”凌然又向后放了一个云点头，再举着伞，慢悠悠的前往医院。 两名小护士紧随左右。 小吃店里，没带雨伞也没人肯借伞的小伙子们只觉得一阵寒使人凄凉…… 一名小伙子打着胆子走到浪漫开花的小姑娘身边，小声道：“你好，我刚刚听你说愿意……” “你偷听我讲话？你怎么能偷听别人讲话？”小姑娘浑身散发着气愤，22年的怨气凄厉使人凉。 轰。 天上的雷声，一声响似一声。 凌然饶有兴致的观察着四周。 初来附二院的时候，他是不喜欢周边的。当时是下午来的，周围车水马龙，家属病人，繁华的一塌糊涂，却是没有夜晚的可爱。 凌然不由感慨，精力药剂真的是蛮好的，躲过最拥堵的下午，又能享受静谧的午夜。想到此处，凌然不由的搓出一瓶精力药剂，扬天喝了。 “去做手术吧。”凌然收起了雨伞，转身进入了住院楼。 一刻钟后，凌然就看到了躺在手术台上的许锦亿主任。 “血准备好了吗？”凌然知道左慈典和张安民会做前期的检查工作，但还是要核实最重要的部分。 “附二院给准备了2000毫升，随时还可以调用3000毫升。”张安民回答的时候，表情都有些扭曲。 虽然急诊肝切除的时候，凌然有做过失血5000毫升的病人，但人家可是流了一路的。如今在医院里面，想流5000毫升的血，可都是不容易的。 当然，也不能说是没有，冯志详当日遇到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也算是流血狂人了。 “附二院这边还提出可以派两名副高来做助手。”左慈典又特意提了出来。 “有愿意来拉钩的主治可以来一个。”凌然是经常去飞刀的，使唤别人家的主治和使唤狗一样，并不觉得京城三甲医院的主治会有多么的特别。 过了一会，在附二院普外科主任的目光下，一条主治乖乖的钻了进来。 “张安民做一助，左慈典做三助。”凌然随意的安排了职位。让附二院的主治进来，是为了避免有遇到不熟悉的器械，或者附二院家的器械奇怪——这几乎是必然的了。 “可以了。”凌然对麻醉医生点点头，示意可以麻醉了。 “许主任坚持住啊。” “许主任加油。” “许主任等您回来哦。”手术室内外，都有乱糟糟的声音。第670章 尊重（第三更） 凌然举着手，在手术台上空划了划，用了1分钟不到的虚拟人时间，看了看许锦亿的肝脏。 他主要是看看病人的癌细胞是否有新的扩展。 这其实稍稍有些违背他为了推广而做的准备，不过，就凌然看来，推广是推广，为了尝试新技术，而置有用的技能不用，那才是奇怪呢。 许锦亿的肝脏形态，凌然已是烂熟于胸。 此时再看，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开始吧。”凌然看看旁边的监视器，提醒了一声。 几名助手连忙面色整肃的站好了位置，就是附二院的主治，也不敢拿任何的架子，就像是一只戴了头套的警犬似的，腰背挺直的表现出职业状态。 今天的手术，以京城附二院普外科的水准来说，真真是简单的不行的手术，但是，任何手术要做的好，却总不是那么容易的。 被主任李源派出来的小主治可不想成为手术失败的替罪羊，所以，要说手术室里谁最紧张，不算被麻翻的病人许锦亿同志的话，当属这条小主治了。 “刀。”凌然伸出手，就接触到了刀柄。 旁边的器械护士挺胸抬头，也是一脸的职业。 不同的医生做手术，是有不同的习惯的，做器械护士的，不光要记住手术流程，很多时候，还要记得医生的习惯。 当然，正常情况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器械护士给某几个医生配合，手术配合的多了，手术流程就记住了，搭档配合的多了，医生的习惯也就知道了。 不过，今天的医院手术室里，可没有这样的条件，为了保证自己能跟上手术的进程，这名护理系硕士毕业的小姑娘，已经提前背了两天的术式，并看了几十个小时的凌然手术的视频。 她甚至采取了符合凌然手术习惯的站位。 而效果也是拔群。虽然手术刚刚开始的时候，凌然减缓了速度，但是，在意识到器械护士的配合跟得上的时候，凌然的速度已是提了再提。 “做的这么快。” “做的真好。” “现在的年轻人，真jb讨厌啊。” 附二院的医生们，同样进入了参观室，大肆的讨论着。 主任李源也背着手，看着凌然的操作，满脸的郑重。 凌然的手术做的好，他是承认的。事实上，到了全国顶尖的程度，再去挑手术水平的瑕疵，是没有意思的。这个水准的医生，只是处理手术的倾向不同而已。 有的医生执着于止血，追求无血视野，以至于不断的处理术中出血问题；有的医生是喜欢大面积的切，小心翼翼的缝；还有的医生追求速度，变相舍弃了一定的准确度…… 但不管是哪一种，病人或病人家属最多也只能选择自己愿意承受的类型，而无法要求医生去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做。 医生的个人风格，也是需要十年二十年的训练和实践，才渐渐磨练出来的。 强行要求医生改变风格，绝对不会得到病人想要的结果的。 而在许锦亿这种早中期的肝癌切除中，什么个人风格其实都是足够的，其结局，很可能也是不由病人所能决定的。 “听说是许主任自己选的主刀医生？”本院的副高贴近了李源，小声的询问了一声。 李源“恩”的一声。 “他是怎么选的？”副高隔着窗户看下面，道：“要说这位凌医生做的好也是好的，但是，比主任您来说，还是差了不止一筹呢……” 他这个就是纯粹睁着眼睛说瞎话了，但是，身为尚在上升期的副高，昧着良心闭着眼睛舔主任，也算是基操了。 李源明知道对方是条舔狗，还是听的高兴，态度稍微和煦了一些，温声道：“你不要这么说，前期游离肝脏，谁做都差不多，哪来有一筹两筹的区别。锦亿这次，看重的不光是凌然的手术操作，对于凌医生对手术细节的把握，也是比较信任的。” 他这个话，说了当是没说，算是自己人高兴一下。 旁的人听到耳中，却是不由问道：“凌医生做的什么细节，把许锦亿给勾住了？” 李源倒是不吝啬于赞赏后辈，就道：“讲究。” “讲究？” “恩，手术做的讲究，明白吧。”李源看看他们，道：“时代在发展，病人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以后，咱们也都得做个讲究的医生。” 在场的几名医生笑一笑，都没有回应，只当是主任又在发鸡汤。 这时候，凌然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病人的胆囊管变异要特别注意，从影像上来看，应该是前螺旋状黏附在肝总管左侧……” 所有的肝血管和胆道结构均是有变异的，说的更通俗一点，就是不同人的肝血管和胆管结构，都是不尽相同的。不过，医生们还是尽可能的做着归纳，并对其做粗略的分类。 仅仅就胆囊管变异来说，就有低位汇入胆总管的，高位汇入的，胆囊管阙如或短小的，前螺旋黏附的，后螺旋黏附的，等等等等…… 除此以外，肝血管的变异，肝脏形态的变异，胆管的变异…… 这么多的变异结构，也是肝脏切除中，既具有挑战的原因之一。 相比简单的手术，肝切除想要记住术式，对所有解剖结构都有记忆，难度系数就提升了不知道多少倍。 以最小的规模来计算，假设肝血管、肝脏形态、胆管和胆囊管各有6种变异，那一个医生切开病人的肋下，看到的将是1296种解剖结构中的一种…… 而在现实中，变异的人体结构就更多了，医生想要穷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时候，提前做影像考察，提前做分析和应对措施，就非常重要了。 李源看看凌然，这么年轻的年纪，虽然号称做了几百例的肝切除，但拧掉水分，却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此类的…… 一瞬间，李源甚至有点后悔，不应该全听许锦亿的，肝切除的手术，给凌然这样的年轻医生去做，还是太冒险了…… 正这么想着，就见凌然已是埋首于手术台，开始做剥离了。 前螺旋状黏附在肝总管左侧的胆囊管，显然没有发挥应有的阻碍作用。 李源的眉头不易察觉的皱起，又松开。 老实讲，就是李源最初看到影像资料的时候，都是有点挠头的。许锦亿的手术不好做，也包括这部分，好好的胆囊管长成了螺旋状，还是黏在肝总管上面的，做医生的都知道，要是不小心把两东西给弄破了，又是多大的麻烦。 胆液要是流到了腹腔里，那就等于是身体自己消化自己了，炎症弄不好就会要了病人的命。 “差不多了，我开始做切除。”凌然却是根本没有在胆囊管的部分停留，顺顺当当的做完了，就顺顺当当的开始切除。 切除也没有什么仪式，好像刚做好预切线，再说明了一句，就切了下去。 “这哪里是讲究啊。”刚才的副高，突然喃喃自语起来：“一点都不尊重恶性肿瘤啊！”持续三更求票从1号开始，三更就没断过了，中间还四更。 熟悉鸟豚的读者应该知道，这个真的是创纪录的更新了。 这个累是显然的，早上写到晚上，现在是凌晨1点了，明天照样得是早起码字……要是没有一点内在动力支撑，真的是坚持不下来的。 这就像是写寒假作业，要是没有一个计划或者目标的话，拖延症哪里治得好啊。 对鸟豚来说，月票就是动力了。 虽然说还在第一的位置上排着，但是真的玄的很。 现在，大部分读者应该都是没票了，所以，就全靠新出票的读者大大了。 您现在如果还有月票，还能投本书，您就是大佬！ 求大佬赏票~ 请大佬在鸟豚尚未累死之前，发一张月票让他看看吧。 求……月票！ 求月票！《大医凌然》持续三更求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71章 飞（求月票） 孔明辉坐在办公桌后面，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好似在工作的样子，实则一遍又一遍的刷着自家主任许锦亿被做手术的视频。 多年以来，大家都看主任做手术的视频，如今再看手术做主任的视频，又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孔明辉相信，其他人应当也在做相同或相似的事。 大家都是普外科医生，与其像是其他人那样四处打听，还不如就看手术视频来的直接。 三甲医院的普外科医生，要说都能上手切肝子，那是不可能的，大饭店的厨师也不能个个都擅长做熘肝尖。东黄区医院里面，能做该手术的也就是几个人，但是，事情都是做起来难，看的要求就低了。东黄区医院的从副主任医师，到孔明辉这样的小主治，都不用旁人帮忙，就能把手术看得通透。 当然，有些地方是需要暂停没错了。 啪。 孔明辉拍了一下空格键，让屏幕里的画面，定格在了肿瘤被锐性分离的时刻。 凌然分离的很吝啬，环着肿瘤本身，只切除了少少的一点正常组织，若非靠右的地方多去了一些，孔明辉还以为遇到一个不会做肝癌手术的傻子。 但是，看切除下来的恶性肿瘤的病理报告，再看原片等等，孔明辉又觉得凌然切的精准。 偏偏从视频中，难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这是一种很难受的体验，就好像做题，总觉得对方不对，结果做出来的答案，总是对方正确…… 如果让孔明辉做判断的话，他会说凌然切的不干净。可要说哪里切的不干净，有什么证据说明没切干净的话，孔明辉看了这么久的视频和片子，都是说不出来的。 所有的证据都支持切干净了。而且，用浅显的分析也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主任许锦亿的肝切除，并不是多难的手术，他专门邀请的医生做的手术，能是切都切不干净的主儿吗？ 孔明辉的目光不由洒向窗外。 电线杆上，站着一群麻雀。 孔明辉望着它们，不由从左到右的数了起来：主任回来，回不来，回来，回不来…… 呼啦啦。 麻雀全都飞走了。 “这些家伙……”孔明辉摇头失笑，干脆起身伸了个懒腰，就见前面的工位上，自家副高正望着面前的一株绿萝念叨。 孔明辉用自己在口腔科规培个月的没用经验看其口型，然后缓缓的在口中复述：点冰点江，起码大涨…… …… 许锦亿在iu里呆了三天时间，才转到普通病房里。 这三天里，东黄区医院流言蜚语不绝，待到许锦亿可以被探望了，蜂拥而来的医生们，简直将附二院的特护病房都给淹没了。 “房间里人太多了，不利于病人恢复，大家请出去一些。”特护病房的护士不得不动手拦着，才阻止了更多的人入内。 而在房间内，医生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表现出了关心。 “我没事。” “都回去吧。” ?? 薛海珍在病床旁，尽可能的招呼着来客，小声说几句话，再将人给送出去，这时候，也分不清谁是真心来的，谁是虚情假意的，只能当做所有人都是有心了。 许锦亿的14岁女儿坐在床边，一只手握着父亲的手，一边尽可能的帮父亲做回答。 来的人越来越多，许锦亿的小女儿越回答越着急，忍不住带着脾气道：“医生都说了，病房里面不能超过个人探视，结果你们都不听，房间里都要挤不下了，感染了又怎么办。” “好好好，别着急，我们出去几个，出去几个。”在前面的一位主任打了个招呼，果然有几个医生出去了。 然而，转眼间，又有几名医生进来了。 在前面的主任笑笑，再低声道：“我们马上就走了。” 说着，他向薛海珍说了两句话，也出门而去。 自然的，后面还有别的医生再补进来。 许锦亿的小女儿扁扁嘴，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许锦亿看着听着，又好笑又感动，但他没什么力气说话，就用手，轻轻的拍拍女儿的手背，再看着女儿不开心的表情，心都要碎了。 许锦亿是个借读书改变命运的男人。在村里同龄人满山瞎玩的时候，他喜欢读书，并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村学里；在村里同龄人早婚早育的时候，许锦亿前往县城读高中，并考上了大学。在村里同龄人带着流鼻涕的小孩子满山瞎玩的时候，许锦亿考上了博士。在村里同龄人的孩子考不上中学，求上门来的时候，许锦亿已经拜了多位老师，事业顺心…… 后来，在村里同龄人的儿子都开始工作的时候，许锦亿老来得子，对这个小女儿自然是捧在手心…… 要是有力气的话，许锦亿现在非得跳起来，高喊一声：“都给老子滚出去！” “都出去。”门口，传来一个穿透力十足的声音。 围在病床跟前的人们，兀自履行着自己应尽的义务，然而，门口诸人，却是不由自主的退了出去，而且，这一次，没有新人再进来了。 “都出去。”凌然进到了房间中央，再次说了一声。 旁边，左慈典和张安民一边一个，将人往外拉，口中不停的道：“探视时间结束了，都回去吧。别站着了，都出去吧……” “你们也出去。”这一次，凌然是对着许锦亿周围的家属说的。 许锦亿的小女儿从床边站了起来，眨巴着眼睛看着凌然，一边看着他，一边心甘情愿的离开了病房。 此时此刻，在她眼中，凌然就如白马王子一般闪耀。 “许主任，我给你查个体。”凌然说话间，已经转身开始给许锦亿查体了。 许锦亿“恩”的一声，躺平了任凌然检查，口中小声问道：“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没问题。好好休息。”凌然说着外科医生常说的话。 许锦亿不由笑出了声：“我想看检查报告。” 凌然站住了，问：“你看检查报告做什么？” “我怎么说也是个医生吧，我看看自己的检查报告……” “不行。”凌然回了一句，就出了病房。 许锦亿咳咳两声，着急的在病房里道：“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我看看自己的检查报告……” “许主任。”张安民小声道：“我们凌医生出去了。” 许锦亿望着张安民，嘴唇快速的抖动。 张安民道：“您是想让我叫凌医生回来？我们凌医生主意正，他说不行就是不行了。” 许锦亿嘴唇再抖。 张安民看看监视器，又看看输液的状态，皱眉道：“许医生你别着急，我们知道，你想看检查单，但其实没必要的。’ 许锦亿紧盯着张安民的脸，嘴唇还抖。 张安民弯下腰，想贴近了听他说话。 终于，许锦亿张开了嘴，问：“你是谁？”第672章 训练（求月票） 许锦亿的状态一天好过一天，没几日，许锦亿就坐上了飞机，出发前往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 而在他离开的当日，凌然就在东黄医院的急诊科里，完成了任务“解除病痛”： 任务完成：解除病痛 任务目标：为100名患者解除病痛。 任务奖励：虚拟人2小时 完成了任务，拿到了奖励，凌然再对面前的病人点点头，问：“鱼刺要不要带回去？” 他面前的托盘上，一根锋利的鱼刺，在射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可以带回去？那我带走了。”坐在他对面的中年人咬牙切齿：“我也要它受三天的罪！” 说完，中年人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纸巾，小心的讲鱼刺给裹在里面，再揣回兜里。 “鱼刺有刺。”小护士好心的提心了一句。 “那不废话吗？”中年人笑着迈腿就走，没几步，就哎呦一声。 他回头看。 护士面色冷静回看。 中年人再向前跨了一步，面色扭曲，人到中年不得已，面子大过天，输人不输阵，倒驴不倒架。 护士轻轻抬了抬下巴，面色扭曲，人在医院不得已，医务科的投诉谁都不想要。 中年人转身，伸手入裤，再掏出手来，又是一条好汉。 小护士低头，手捋青丝，憋住笑，又是一个艳阳天。 …… 凌然目送对方离开，用手遮住嘴，打了个哈欠。 凌然心里，亦是不免感慨，从接到任务到现在，他做的手术都不知道几百例了，但“解除病痛”却堪堪达到100例，其中有一半，还是在急诊室里完成的。 虽然说，有很多病人可能尚在修养，距离病痛被解决，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但这个比例和速度，还是令凌然颇为警醒。 “凌医生，要叫下一位病人进来吗？”东黄区急诊科的小护士带着精心修饰过的妆容，向凌然露出漂亮的笑容。 凌然摇摇头：“不叫了，今天休息。” 说着，凌然就自顾自的出门去了。 陪在旁边的左慈典，顿时松了口气。 在急诊室工作，可是没有飞刀费拿的，既如此，泡在急诊室里，就非常的没意思了。当然，做做手术练练手什么的还是挺好的，可急诊室的小毛小病的，左慈典实在是没什么耐心了，这些在云医也都是规培和实习生练手的活，想靠做这些事改变人生可是不行的。 左慈典望天，大佬都有资格来京城开飞刀了，做小弟的，当然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了。最起码，退休前买套学区房吧，儿子用肯定是来不及了，但能给孙子用上去，感觉人生也就达到了巅峰…… 左慈典落下眼，目光放在凌然的背影上，几秒钟后，再颠颠的跟了出去。 大佬还年轻，肯定不能跟的太紧，从后面追上去，又殷勤又不容易被大佬嫌弃。 “凌医生，咱们去哪里？要不要弄辆车？”左慈典缀后半步。 “闲逛吧。”凌然的步伐慢悠悠的。 左慈典愣了一下，“闲逛”这个词从凌然嘴里说出来，总感觉像是讽刺似的。 “刚才的病人惹您不高兴了？”左慈典试探着问。 “没有。”凌然摇头。 “那……咱们闲逛的原因是啥？” “因为今天不想做手术了。”凌然活动活动筋骨，用手法捏了捏自己的肩膀，顿时有了主意，道：“我问问冬生今天在做什么，若是有空的话，我们去找冬生好了。” “好。”左慈典答应了一声，转身就打电话给东黄区医院里刚刚认识的医政科主任，请他派出一辆车来。 紧接着，左慈典又通过微信联系了冬生，询问了具体地址和路线，并预约好了时间。 一个小时后。 凌然就舒舒服服的坐在了一颗大槐树下，小沙弥冬生认认真真的给他揉肩捏脖…… · 推拿技术是凌然教给冬生的，比起下沟诊所里的娟子，同样的学习，冬生练出来的效果更好，巷子里的老太太们，普遍反应冬生的技术好，不想被娟子掐死之类的话。 比起最初，凌然教给冬生的技术也越来越高深了。 此时，凌然想只是坐着，就能感觉到自己肩颈的肌肉逐渐的放松了。 “专精中阶的水平了。”凌然很自然的给予了一个评断。 “转经中介？”冬生听的奇怪。 凌然也不用解释，笑笑问：“佛学院里的生活怎么样？” “很好玩，师父们都特别和善。”小沙弥说着笑笑，道：“大家也都很喜欢我做的推拿。” “咦，你还给师父们做推拿吗？”左慈典略显惊讶。 冬生自然而然的点头，道：“当然了，我在庙里的时候，也经常给师父做推拿的，我尤其喜欢李师傅他们。” “为什么？” “因为李师傅他们的味道和师父的味道一样。” 这时候，冬生又讲起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并着重道：“我刚到庙里的时候，特别担心，但是，闻到了师父的味道，我就安心了，后来我就挨个闻过去，这个这个像师父，这个也像师父，这个好像师父，这个就是师父……” 左慈典听到此处，脑海中却想，是不是该入股马应龙了？ 冬生给凌然和左慈典做了推拿之后，又带着两人参观寺院。 虽然都是很普通的建筑，但对于来到京城，就埋首于手术室的两人来说，依旧可以说是换了个环境。 左慈典尤其是有心旷神怡的感觉，不由道：“这才像是正常的出差么，看看佛堂寺庙的，拜一拜，再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凌然也点头：“医院的环境是不够好。” “对吧，天天呆在医院里面，人都要生病了。是应该好好休整一下了。”左慈典说着乐呵呵起来，道：“凌医生去过长城吗？不到长城非好汉……” 凌然想了想，道：“那就去吧。” “咦，真的去吗？”左慈典惊讶坏了，道：“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浪费时间……” “东黄区医院的急诊科看起来也不是很需要我。”凌然撇撇嘴，他倒是想重新整理一下东黄区医院的院感，但没人帮手是做不到的。 凌然想到此处，一个新的任务就跳了出来： 任务：训练新人。 任务目标：提升一名医生的技术等级。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第673章 等着（求月票） 凌然上上下下的打量左慈典。 系统给个训练新人的任务，那么，从逻辑上来说，这位算是新人吗？ 库存20年的医学生……其实也不算太老。 毕竟，医生的身体要求也不是很高，平时能站立10个小时左右不倒，跑半天不累，两顿不吃不叫，40个小时不回家不闹，基本就算是达到合格线了，而左慈典同志已经用平日的表现，证明了自己，就算是一辆库存车，那也是一辆状况良好的库存车， 不过，提升哪方面的技能等级，就颇费思量了。 从专精到大师一级是不用想了，凌然做了那么久的胆囊手术，加上腹腔内的大量解剖经验，依旧没能把胆囊切除术提升到大师级，由此可以判断，两者之间的巨大鸿沟，要用经验来填补的话，对手术例数的需求是巨大的。 弄不好，还得多大量的主刀手术才行。 相比之下，从入门到精通就简单一些了。 凌然看着左慈典，心想，教他缝合吗？想练起来可是有点慢的。 断指？太耗精力，不是凌然的，而是左慈典的40多岁身体，坚持不住七八个小时的断指操作。否则，断指的资源倒是充沛。 切肝切蛋……这方面的操作最繁，以左慈典的悟性，怕是几年的时间都不一定能悟通。 老实讲，左慈典的悟性是一个大问题，相比情商方面的优越，相比待人接物方面的自然而然，左慈典在医术方面的理解就很成问题了，就算是凌然手把手的教，估计他的技术提升速度都不会太快。 年轻学艺，不是没有原因的。 “去长城吧。”凌然也不多想了，反正，提升医生的医术这种事，也不用急于一时，也不一定要针对左慈典，光是治疗组内的医生就有多名，更不要说非本组的云医急诊科的同事，以及云医、下沟诊所等地方的医生…… 左慈典并不知道，自己正处于人生的一个交叉口上，轻松而一贯的安排车辆，准备零食，并帮冬生贴心的写好了请假条——冬生以前从来没有写过请假条这种东西，自然没有左慈典熟悉格式，懂得撒谎。 长城内外，人海茫茫。 凌然坐车到了以后，就有些懒得爬城墙了，勉强上了一层，凌然凭墙而望，就见人如蚂蚁似的，向着前方的城墙不断延伸。 左慈典诗兴大发：“沁园春·雪……” 这时候，就见前方的游人大军，开始加快移动，一会摆出4字，一会摆0字，一会又摆出4字…… 凌然此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道：“长城每天进来这么多的游客，很容易就出现受伤的人了吧。” “当然。”左慈典很有经验的道：“这么多的人，碰碰擦擦的太频繁了。再说，出来旅游的人，换水土的，腹泻的，感冒的，有什么毛病都不奇怪。” 冬生听的不由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凌然则是缓缓点头，“恩”了一声，道：“这样吧，你们想爬长城的，继续往前面爬，我到医务室那边看一看……” ”凌医生。”左慈典赶紧抓住凌然，道：“好不容易出来了，咱们就休息休息吧，长城这边空气也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就不要急着去给人看病了，这边也有自己的医生的。” “我知道，我是帮你看的。”凌然道。 “啊？”左慈典不明白了。 冬生更糊涂的看看凌然，再看看左慈典，问：“左医生要生病了吗？” 说着，冬生从兜里掏出一根马应龙，问：“用得上吗？” 左慈典赶紧摇头：“我不用，我没事儿……” 两人再一起看向凌然。 “看看会不会遇到适合你做的病种。练习一下。”凌然道。 左慈典咳咳两声，笑道：“要是不了解您的人，说不定会觉得，您是想遇到什么病人，就准备让我学什么技术呢。” 凌然不由抬起下巴看向左慈典，赞同而肯定的道：“就是这样。” 左慈典愣了愣：“那咱们为什么不留在急诊室里？” “急诊室里有很多医生和病人，不一定能轮到你。”凌然停顿了一下，又道：“我觉得一对一教学的效率还是要相对高一些的。” “那肯定，那肯定……”左慈典终于明白过来了，凌然这是准备给自己开小灶上课了。 这么一想，左慈典也都没有了游玩的兴趣，抬头望向前方，满眼的期待。 游客们蜿蜒上行，排着长队，安安静静地，安安全全地。 “这么高的楼梯，很容易摔下来啊。” “会不会有闹别扭的情侣，搞一个跳长城之类的事啊。” “连一个肚子疼的都没有？”左慈典喃喃自语，说到此处，突然醒悟：我要肚子疼的干什么，凌医生又不搞内科。 转瞬，左慈典又摇头，肚子疼也可能是肝胆出问题啊，也可能肠子出问题啊……恩，还是肝胆比较好，凌医生也不太玩肠子…… 冬生瞅着左慈典的表情，感觉像是看到了悲天悯人的大和尚，不由问：“左医生是很担心大家吗？” “恩……也是很担心的。”左慈典微微点头。 就在此时，前面的一个小姑娘，突然站到了垛口上，大喊一声…… 话没出口，小姑娘就摇晃两下，摔了下来。 “有了！”左慈典“啪”的一拍腿，眼睛紧紧地盯着前面，口中喃喃道：“很有可能是克里斯啊。” “克里斯？”冬生不明白：“你认识她吗？” “克里斯骨折。”左慈典吁了一口气，像是放下了什么，再看向凌然：“凌医生，这样的话，我是可以学骨科了？” 凌然点头：“你去看看情况怎么样。” 左慈典连忙向前挤，脑海中，开始浮现出美好的未来：一名中年骨科医生，有钱，有车，有房，出行头等舱，住五星级大酒店，想喝茅台喝茅台，想吃猪蹄吃猪蹄，请得起司机，雇得起保姆，用得起厨师，有漂亮女友，有后悔的前妻……第674章 回音 因为自拍而从城垛上掉下来的小姑娘，趴在地上，疼的直掉眼泪。 与此同时，周围的围观群众，也不由自主的拿出了手机，开始对他进行拍照，或者进行自拍。 小姑娘和同伴都无力阻止，加上阳光惨烈，只好一只手来遮挡阳光，顺便遮挡住自己的脸，对眼前的场景眼不见心不烦了。 一名大妈用力的扯开了前面围观的小妈妈的人肉凭栏，拿着手机，迫近躺在地上的小姑娘，啪啪的连续多个自拍，并好言好语的劝道：“姑娘，你不能光照相不管安全啊，这样子多危险啊，我帮你拍个视频，警示一下家里人……” 小姑娘不乐意，但那有什么用呢，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野生动物也不耐烦被人拍照的，结果还不是连夫兽敦伦都被做成录像了。 左慈典这时候气喘吁吁的挤了上来：“受伤的人呢？其他人散开，别挺着。” 围观人群慢吞吞的散出个缝隙。 左慈典挤进去的时候，若非先进去的是颗皱巴巴的黑头，小姑娘说不定已是芳心暗许了。 “我是医生，在那边看到你摔倒了，帮你看一下。”左慈典气喘吁吁的，见面先说明身份，目光从小姑娘的脸上，一扫而过，只盯着人家的骨折部位看。 克里斯骨折，在急诊室里见到的多了，左慈典从来都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毕竟，是最常见的骨折手术了，左慈典觉得自己都能做。 但是，景区的一切都不同了，景区遇到一个克里斯骨折多……其实也没多稀罕，但左慈典稀罕！这可是马上要经凌医生手，教给他的克里斯骨折了。 小姑娘用鼻子“哼”了一声，道：“我好像摔倒手了。” “恩，是没错。”左慈典半跪地上，先是观察了一下对方的伤口位置，再道：“我给你做个基础检查。我的老师在后面，你稍等一下啊。” 小姑娘正疼着呢，只能任其施为。 左慈典顺便检查了其他位置，发现只有擦伤，也在心里轻轻松了一口气，刚才老远看着跌下来，很难讲会不会跌出什么奇怪的骨折的。 差不多时间，凌然才慢吞吞的走上来，体力依旧保持完备的样子看向左慈典。 “现在确诊的是左臂克里斯骨折。”左慈典见到凌然的目光偏转，就知道他想问什么。 凌然微微低头，也道：“我先帮你做个体格检查。” 出于性格上的谨慎，凌然并不是那种来看病就只按照主诉来治疗的医生。他现在是大师级的体格检查，自然是要用起来的，否则，荒山野岭的给人做治疗，遇到并发症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姑娘的同伴盯着凌然看了几秒钟，不好意思和他说话，就瞪着眼睛问左慈典：“你不是说上来的是你的老师吗？” “恩。”左慈典看看凌然，眼神坚定的道：“这就是我老师。” “哪里有这么年轻的老师的。”小姑娘的同伴鼻子哼了一声，趁机盯着凌然看。 左慈典笑笑，并不觉得自己需要解释。 事实上，人家也并不真的需要解释。 小姑娘的同伴自顾自的说话，试图吸引凌然说话： “你们是在下面看到小秋摔倒的？那么远就跑上来，你们怎么知道她就会摔伤的。” “你们是哪个医院的？” “为什么光是检查来检查去的啊，实在不行，就请人帮忙抬下去吧……” 左慈典这时候瞅了对方一眼，道：“摔的是胳膊，为什么要抬下去？” 小姑娘的同伴愣了愣：“但是，受伤了啊……” “受伤了也是可以走下去的，放心吧。”左慈典说着看看四周：“都闪开点吧，一个热闹看这么久，不无聊吗？” 人群中传来悠悠的声音：“有事做，谁来爬长城啊。” 左慈典脑海里把这句话转了一圈，没毛病。 于是，众人围观的更加心安理得了。 远望长城，一片苍茫，默默得诉说着古往今来千年文明史。 内看修手，热热闹闹，发个朋友圈热闹的七大姑八大姨的问候回不完，顺便还可以加一句：我出来爬长城呢…… 渐渐地，受伤的女孩子也安静了下来，该拍照的都拍的差不多了，现在别看大家的手机都冲着自己，但是，看众人脸上的笑容和噼里啪啦的手部动作，照片相比已经发挥了作用，并不需要拍摄更多了…… 除非，大家是想拍摄凌然的照片。 “老左，手法复位。”凌然做好了检查，招呼了一声，再一手抓住女孩子的拇指和大鱼际，另一只手抓住她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然后持续用力…… 左慈典连忙上前帮忙。 在医院里，凌然多次进行克里斯骨折，也以采用手法复位为主。左慈典其实看也是看过多次的，但像是现在看的这么仔细的，却是没几次。 他以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有做这方面操作的机会，特别是顺着这个方向做下去。 “疼……”小姑娘叫了一声。 左慈典额头的汗一下子冒了出来，连忙看过去，就见胳膊断掉的女孩子，正泪眼楚楚的望着凌然。 “这家伙。”左慈典气不打一处来：“你不要谎报军情呀。” “我……”小姑娘强辩道：“我没有。” 左慈典才不跟她争辩真假呢，自顾自的道：“你可以趁着疼的时候，稍微喊惨一点，挤一点眼泪出来也行。不疼的时候，就不要故意喊疼，那样容易让我们判断失误的，明白吗？” 小姑娘轻轻的“哦”了一声，也算是回答了左慈典的话。 左慈典向凌然示意：“凌医生，开始吧。” 凌然“恩”的一声，道：“接下来可能有点疼，老左，你注意我这里的压迫方向……” 小姑娘懵了一下，小心翼翼的问：“有多疼？” “就是……这样子……”凌然说着，用双手一个用力…… “啊！”小姑娘扯着嗓子就叫了出来。 啊啊啊…… 远山，发出了回音。 啊啊啊啊啊…… 大家觉得好玩，于是都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更多的“啊啊啊啊”的回音，传了过来…… 左慈典低头完成了包扎，发现长城内外皆是一片回音，也忍不住“啊啊啊……”的高吼起来，那发自肺腑的吼声，仿佛将肚内最后一丝浊气，也给吼出去了似的。 坐在地上，摔断了胳膊的小姑娘抬眼看去，只见包括刚才的围观人群在内，一溜爬长城的人，全都趴着城垛子，向着远山狂吼起来，小姑娘茫然失措：我这就过气了？ ：。：第675章 驾（求月票） “凌医生，左医生，你们下来了。”冬生在烽火台的位置休息，看到左慈典和凌然回来，连忙站起身。 “小和尚你怎么不一起上去？你在庙里住经常爬山吧，这么点路不应该爬不动吧。”左慈典刚刚做了半个克里斯，感觉自己萌萌哒，说话都是快节奏的。 “左医生叫我冬生就可以了。”冬生微笑，又解释道：“因为我经常爬山，所以知道你们去的地方看着近，爬着远，我也不是医生，就在这里等你们了。” 左慈典听的一愣，再下意识的摸摸自己的双腿，没错，那是爬累了的自然颤动，是疲惫的感觉…… “你这家伙，竟然也不说。”左慈典刚刚爬长城时的兴奋，走下来的得意渐渐消失，酸痛袭来，只觉得站都站不稳了，不由手撑在一块刻着“love??”的墙砖上，“哎呦哎呦”的叫：“我的老腿哦。我的老腰，我的波凌盖……” “你是真的很老啊。”身后不远处，受伤的女孩子被同伴搀扶着往下走，看着左慈典，惊讶的叫了出来。 “什么叫真的老？”左慈典愣了愣，接着，脸上露出了笑容：“你们是觉得我外表看着其实还挺年轻的，是吧？” 女孩子的同伴摇摇头：“我们是觉得，凌医生那么年轻，不可能给一个老家伙教医术啊，还让你在屁股后面老师老师的叫着，如果你年纪真的大的话，那多烦人啊……” 左慈典的笑容逐渐僵化，就好像被千年的浆糊给涂上了，又深埋在了长城里似的。 “你别这么说。”受伤的女孩子拉着同伴的手，晃动了两下，对左慈典道：“左医生，刚刚谢谢你啊，我们都是乱说的，你别忘心里去，其实你看着也没有那么多老，最多……最多……最多最多……也就是45岁。” 她的几个“最多”，显然是减了又减，昧着良心，罔顾事实，同情分加满之后的“最多”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左慈典，表情更加悲壮：“我今年43岁。” 两个女孩子愣住了。 受伤的女孩子呆呆的道：“吴彦祖44岁。” 左慈典凝望对方几秒钟，笑了出声：“谢谢你拿我和吴彦祖对比。” “不客气。”受伤的女孩子还傻着呢，就呆呆的点点头。 左慈典转身，才抹了把眼睛，对冬生道：“小和尚，我们下去吧。” “好的，左医生你叫我冬生就可以了。” “知道了，你怎么这么啰嗦啊，算了，我自己走……”左慈典一马当先，越走越快。 五分钟后。 匀速前进的小沙弥冬生，奇怪的问手撑着城墙垛口的左慈典：“左医生，你怎么不走了？” “我……欣赏风景……”左慈典一边说，一边轻轻颤抖着，仿佛被前方的美景震慑了一般。 冬生乖乖的“哦”了一声：“那你小心一点哦，后面的敌台里有好多屎。” 左慈典呆住了，难怪身后游人如织，纷纷掩鼻而去，只有捂着肚子的会留下来，钻进后方敌台的下层…… …… 将受伤的女孩子送到景区的医务处，左慈典尚有些恋恋不舍，这么大的景区，总不能就摔坏一条胳膊吧。 当然，左慈典现在也爬不动长城了，他又不是吃饱喝足脱产旅游的游客们，他是四十三岁·中年谢顶·每天工作25小时·累到怀疑人生·依旧可能无法回家·因为急诊室里又来了新病人·回家也无人等待·没有热饭热菜·不回家也没人在乎·尚无技术可言·想学技术又天赋有限·库存20年的新人住院医。 左慈典现在甚至不能保证自己回到医院里，还能获得上手的机会，所以，就想趁着凌然心情好的时候，多等几个病人过来。 左慈典蹲在景区医务处的门口，等啊等啊，等啊等啊…… 终于，终于……天色渐晚的时候，一个男人背着一个女人，迈着蹒跚的步伐，一步一步的走向左慈典。 左慈典立刻站了起来：男人背着的女人在左倾，意味着她的右腿或者右臂可能疼痛，男人的手捞着女人的膝盖，说明女人的腿部很可能没问题，而女人的左臂环绕着男人的脖子，从另一个侧面佐证此前的判断，女人的身体还有些颤动，估计是因为颠簸带来的疼痛…… 从左慈典的位置看不到女人的右臂，也说明他的右臂可能是受伤的状态。 左慈典决定上去迎接，他先是快步回到医务室，要了一个轮椅，再展开来，再推着飞快的向前走。 如果说左慈典有什么优势的话，在医务室里呆半天的时间，就能使用人家的全部设备，借用包括轮椅在内的各种东西，算是天赋优势了。 左慈典面带笑容，一步步的靠近背着女人的男人。 那男人五大三粗的，远看不觉得，细看觉得大腿比普通人的腰都粗，左慈典虽然能以肚子的膨胀战胜对方的大腿围度，但还是不由面色一凛。 这么壮硕的兄弟，要是医闹起来，可不是一般的胳膊腿能扛下来的。 再仔细看，左慈典又有些同情对方，老强壮的一位兄弟，腿都开始晃了，不知道他背上的女人是在哪里受伤的，这要是从烽火台一路背下来，那可真的是要把人给累惨的。 左慈典一边想，一边推着轮椅向前，这时候，顺着风声，隐隐听到奇怪的声音。 “驾，驾驾，驾……” 当左慈典分辨出声音的时候，他的目光，也就凝聚在了对方的背部。 那位在男人背上的女人，哪里是什么独臂姑娘啊，她分明正昂扬挺腰骑大马呢。 只见她左手搂着男人的脖子，重心放在左边，右手舞动起来，自后而前，啪啪的拍着男人的腰，身体一颠一颠的，口中还不断的给自己配音：““驾……驾……” 男人时不时的昂着脖子，像是模仿一只半死不活的挽马。“马”的部分他模仿的不像，半死不活模仿的很像。 双方越靠越近，那“驾……驾……”的声音，也就越来越清晰了。 腿粗若腰的男人，腾地看向左慈典： “你！瞅！啥！” 他的眼中，是羞愤中带着怒火，怒火中带着杀人灭口…… 那女人也是举起了手臂，好似随时会落下来，喊出下一声“驾”来…… 左慈典低头看看自己颤巍巍的腿，又看看面前的轮椅，慢慢地，慢慢地，将轮椅推转过来，再缓缓地，缓缓地坐了上去。 紧接着，左慈典就手滚着轮子，用力的将自己推离现场。 医务室的旧轮椅因为坐了人，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就像是一辆库存20年的旧单车，在逃离摩托车的追杀似的。 吱嘎。 吱吱嘎嘎。 轮椅在一片小小的平地上，绕了个圈，看起来竟是带着一丝欢快的气息。 只有随风传来了“驾”的一声的时候，轮椅才恢复了年龄似的，颤上一颤。第676章 宁愿（求月票） 清晨。 小雨纷飞，空气清新。 京城的接机大厅里，有绿萝，有吊兰，绿绿的，精精神神的，迎接着来来往往都不会正眼瞧它们一下的客人们。 霍从军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通道，顺顺利利的坐上了医药公司派来的小车。 “霍主任，咱们是先去酒店呢，还是先去医院？”副驾驶座的医药代表客客气气的询问，虽然并不是自己的客户，但在公司内部，互相帮忙也是不可避免的工作。 霍从军友好的笑一笑，道：“送我到酒店就好了，对了，我说要租一辆车……” “已经给您租好了，就在酒店停车场。” 霍从军于是再抵达酒店以后，快速的沐浴更衣，再将电话打给了左慈典。 两个小时后，霍从军就来到了东黄区医院的急诊科。 凌然正埋首于急诊室的工作之中。 对他来说，东黄区医院的急诊科的工作量是少了点，但也勉勉强强能满足需求，毕竟，东黄区医院的面积比较大，病床也比较宽裕，只要他愿意干活，急诊科总是有大把的病人。 “凌然。”霍从军皱皱眉头，大踏步的走了过来。 “霍主任，您怎么来了？”凌然正在给一名病人做体格检查，手上也没有停下来。 “开会。”霍从军用着最简单的语言回答凌然，又问：“你怎么还不往回走？云医的病床全都空出来了，你再不回来，医政科就要拿我们的病床给其他科室了。” 凌然猛的抬头：“他们怎么能拿我们的病床？” “是吧，但你人不过来，咱们就底气不足了。有的科室的病床不够了，说要把病人留在急诊科，我也不能空着病床的情况下说不同意吧，现在还有批条子过来的病人呢，现在的医院，空病床真的是很吸引人的资源……”霍从军啰哩啰嗦的说着，内容核心都是空病床。 事实上，云医急诊科在凌然加入以前，就是这么运行的。用不完的病床暂时给其他科室使用，大家通常也没有太大的意见，反正，急诊科的留观室又不考察病床周转率。 不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霍从军习惯了病床都由凌然占领的感觉，他其实也不想将病床再度让出去。 凌然显然更在意一些，皱眉道：“京城联系的飞刀速度很慢，我也没有办法……” 高龄肝癌的患者并不多，更何况，还要考察病人的个人意愿，凌然联系的几家意愿，都不太可能提供源源不断的病例。 霍从军呵呵一笑：“病例提供的不及时，就先回云医好了，等他们搜集够了病例，再过来开飞刀就行了。实在不行，也可以让病人到云华来治病。” 凌然一想，貌似……还挺有道理的。 凌然缓缓点头：“我过两天回云医……” 说到此处，凌然再抬头看向霍从军，问：“您是哪天回去？” “明天一早。”霍从军脱口而出。 左慈典咳咳咳的猛烈咳嗽起来。 霍从军今天才来，明天一早就离开，完全不符合他的日常工作模式。 霍从军却不管那么多，就看着凌然，道：“我可以定商务舱，今天晚上走的话，也来得及。” 夜长梦多，何必多呆一晚上呢。 凌然于是认真思考起来。 左慈典有点着急，回到云医，他上手的机会可就更少了。但是，不回云医的话，总在别人的地盘做事，肯定也不能持续，何况，东黄区医院的病人数量并不多。 “医生，医生……”又一名病人，浑身血污的被推了进来，平车旁的女孩子则是大声大叫起来，一边叫还一边抹眼泪。 “来了。”左慈典应了一声就往过去。 他和凌然最近几天在东黄区医院里，能呆的乐不思蜀的主要原因，还是医术高明有效率，左慈典和凌然免费将事情做了，其他医生自然不会太反对。 要是不积极做事，东黄区医院看在普外主任的面子上，至少也要把他们送去普外科的。 普外科，哪里能接触到克里斯骨折啊。 左慈典这两天学着做了两例克里斯骨折，虽然是最简单的手术类型，可要说起分型来，依旧有许多种，左慈典也是颇为努力的情况下，才能勉强做下去。 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同样是合并其他症状的克里斯骨折，左慈典乐呵呵的拿了一把剪刀就上去了。 “你好，骑车摔断腿？我帮你把衣服去了。”左慈典说着就要落剪刀了。 “等等，T恤别剪了，这个是女儿送我的。”病人的情绪还好，笑嘻嘻的道：“稍待一下，我把T恤给脱下来。” 说着，病人就在床上扭曲着身子，试图将已经血污的T恤给脱下来。 左慈典无奈的看着他，道：“你的肋骨说不定也受伤了，就别这么费劲了，一件T恤而已，就算说给你女儿听，她也会理解的吧。” “那不行，这件衣服还是新买的呢，我才穿了几天，就给弄脏了不说，还给剪成布条？那多不像话啊。您帮帮手。”病人说着，继续在病床上扭动挣扎。 左慈典看看平车旁哭不出泪来的女孩子。 女孩子道：“我是撞他的人。” “好吧。”左慈典也说不了什么，病人坚持的情况下，他也只能帮忙给脱T恤。 凌然等T恤弄清楚了，走上前来，做辅助的体格检查。 女孩子又开始哭了起来。 “伤的不严重，只有胳膊的骨折，多处擦伤，没有太大的问题。接下来处理骨折和擦伤后，再留观一两天就行了。”凌然看看女孩子，算是给她做的解释。 女孩子嚎啕大哭：“我忍不住，对不起，我知道我不应该哭的，但是，别说撞人了，我平时撞到狗都要哭好几天……” 病人听的直翻眼皮：“什么叫撞条狗啊。” 女孩子连忙道歉：“对不起，我也宁愿是撞条狗……” 病人默默地转头看向左慈典，并伸了伸胳膊。 左慈典上前来，掰住他的胳膊，开始做手法复位。 凌然在旁边搭了把手，两人很快完成了又一例克里斯骨折，左慈典自信心爆棚，看着霍从军，恨不得现在就给他来一招手法复位。第677章 独享（求月票） 左慈典熬了一夜，遇到病人就看病，没有病人就看书，始终舍不得离开东黄区医院的急诊室。 这种独享凌医生一个人教导的机会，也就只剩下这么几个小时了。 左慈典万分之珍惜，临早上的时候，左慈典再见到一名克里斯骨折的病人，眼泪几乎都要流下来了：“东黄区人民待我不薄……” 骨折的病人看着医生的朦胧泪眼，整个人莫名不安：“我也不是东黄区的……” 左慈典于是点点头，道：“京城人民待我不薄……” “我也没京城户口。”骨折的病人不开心了：“我是救护车送过来的，你们要是只看本地户口的，就别送我过来啊……” “没，不分户口。”左慈典连忙拦住，再看病人那状态，心知再说点不合适的，铁定要被投诉了，于是，左慈典换做诚恳的语气，顺顺当当的撒谎道：“那个，其实我在给儿子排话剧，您别生气，我实在是忙不开，又要值班什么的，儿子学校的老师还在催……” 病人一听，顿时有了共鸣：“没错没错，现在的学校真的是糟透了的，有事没事的都找家长的茬，今天这个事，明天那个事的，你说我在外面打工，一天也几百块钱呢，结果打扫卫生也喊我去，我几百块钱不赚了，去给他打扫卫生？我还要请假，我还不如把几百块钱给他呢。” 左慈典没想到病人怨气这么重，都来不及阻拦，就听他巴拉巴拉的说了出来。 急诊室里面，还有几位正在挂水的病人一听，也都来了兴趣，跟着新来的骨折病人抱怨起来。 左慈典见他们自己聊了起来，不由松了口气，转瞬，左慈典却是又警醒过来：抱怨教师的，与抱怨医生的，好像多是同一伙人。 然而，不等他做出什么措施，话题已经自然而然的转移了过来： “你们说，现在的医院也是真黑……” “我在医院里也要说，你们看看给我开的药，就是一个不知道肠胃炎还是什么的，化验化一堆，又是采血又是啥的，最后还给挂这么多种药，现在不是都讲不要输液了吗？” “你们有医保的还好，我们自费的啊……对了，你们谁有布条之类的？”说话的是个50岁左右的健壮大叔，说话却是绵绵软软的，给人的感觉很好。 左慈典笑呵呵的走过来：“哥几个，咱们聊学校就聊学校么，叔，给您两根绷带条行不？是手腕不舒服？” 健壮大叔“恩”了一声，然后看看左慈典，道：“你这个医生，挺和气的，但你叫我叔，我不太乐意，咱俩究竟谁的年纪大一点？” “您大，我看过您的病例了，您都退休的人了，我叫声叔不亏。”左慈典说话很注意，尽可能都不去得罪人。在乡镇医院里，态度恶劣的病人，他见的多了，一个伺候不过来，就要闹出大事来的，对天子脚下的病人们，左慈典自觉还是比较容易安抚的。 再者，他本来就是蹭人家的急诊学习的，这要是给人家弄出事件来可就不好了。 健壮大叔却是再次打量打量左慈典，叹口气，道：“你既然这么说，我就当你这个……我说，左医生是吧，您可得保养保养了，这要是不报年龄，我以为我得叫你叔了。” 左慈典的脸色逐渐僵化：“您开心就好。” “开心，开心。”健壮大叔笑呵呵的。 左慈典无奈转身，再去给克里斯骨折的患者做检查。 在长城上面的条件简陋，只能做体格检查等等，到了医院里，不拍片就说不过去了，分分钟要被人告的怀疑人生。 左慈典自去为新来的克里斯骨折的患者忙碌，拿到了两根绷带的大叔。慢悠悠的在病床上开始绕绷带。 一会儿，健硕大叔就在床头打出了两个粗大的结，接着，他用手撑开绷带打出来的圆环，似乎在检测它够不够大。 左慈典这时候正在电脑上看克里斯骨折的病人的X光片，远远地看到这一幕，整个人简直都要崩溃了：“你妹的，急诊室里上吊自杀的？你是嫌我们医生不够忙，顺便节省社会资源吗？” 左慈典一个箭步跨过来，一时间不知道该喊什么口号，就大声道：“不许动！” 健硕大叔将没有挂水的手臂伸入圆环中，做了一个引体向上，再缓缓的落下抬起的上半身，然后看向左慈典，道：“我好几天没练胸了，你们这个床结实着呢，玩不坏。” “那……也不行，你还输液呢。”左慈典说着，再默默的退了回去，暗地里抹了一把汗，还好，并不是真的白痴。 在凌然的指导下，左慈典珍之重之的做了最后一个克里斯骨折，再与东黄区医院的医护人员们分别告辞，最后坐上医药代表提供的小车，跟着霍从军前往机场。 霍从军的兴致很高，坐在副驾驶座上滔滔不绝。 凌然问：“你的会议开完了？” 霍从军一笑：“开完了。小会议，就是发个言什么的，再搞个主题论坛，大家坐下来聊聊天，给年轻后辈们一点经验参考，然后就没有了。” 左慈典掏出手机来看了看表，还不到10点钟。 霍从军也注意到了左慈典的动作，于是也看了看表，想了几秒钟，补充道：“今次的会议，是早上8点钟就开场的，因为一天的日程比较多，大家都是忙人么，不如起的早一点。” 左慈典配合的“恩”了一声。 “论坛也很剪短……恩，我就去露了个脸，没有太耽搁功夫……” 左慈典微微点头，这样的话，关于时间的漏洞算是大部分给弥补了。 两人悄无声息的完成了沟通，再一起露出满意的表情，看向凌然。 “病人安排妥当了吗？”凌然见霍主任转过头来，就询问道：“现在主要是哪类病人比较多？” “最多的还是肝切除，毕竟是择期手术，有不少病人都是保守治疗等着做手术。”霍从军说着停顿一下，问：“我们刚才说的，你有听到吗？” “会议的事吗？不是开完了吗？” “恩……对了，最近需要不需要一些tang法病人，吕文斌说他想做。” “要！”凌然才不会拒绝呢，病床是会循环的，空荡荡的病区，自然是要大量的收治病人的。 左慈典不安的扭动扭动屁股，小声道：“霍主任，骨折的病人，也可以收一点吗？克里斯骨折这种？” “好。”霍从军一口答应下来，吃别的科室的饭，霍从军从来都是最喜欢的。第678章 重回云医 云华医院。 阴雨天带来的水汽，将急诊中心的落地窗，打的又湿又雾。 喷泉处的大白鹅“嘎嘎”的叫着，兴奋的在水池里游了两圈，又去看了自己的食盆，确定没有受到污染，就放心的去自己玩了。 几个傻孩子站在屋檐下，眼巴巴的看着大白鹅，想出去逗一下，却被家里人给紧紧地拉着。 而在房间的另一侧，一大群的医护人员，也在眼巴巴的望着窗外。 终于，一辆劳斯莱斯幻影停在了门前。 “凌医生来了！” 大家全都兴奋了起来。 劳斯莱斯富有特色的对开式车门敞开，就见凌然和笑眯眯的田柒走了出来。 田柒的心情很好，她刚刚从大溪地的家族珍珠养殖场回来，就发现凌然回了云华，顿时有种天作之合的感觉。 凌然的心情也不错，劳斯莱斯坐着很舒服，从机场坐到医院，一路都很舒服，另一方面，想到医院里已有无数的病床在等着自己，更给予了凌然无穷的动力。 “凌医生，你总算回来了。”王佳仗着年纪小，才不管护士长什么的，开心的就迎了上来。 “回来了。”凌然站定，微笑，程序流畅，以前每次开学，他都会做这套流程。 左慈典和张安民从后面跟着出来，也跟着笑笑，道：“小王，我们出去一趟，你们应该是休息爽了吧，有没有双休日啊？” “还双休日呢。我觉得比凌医生在还要忙。”王佳使劲摇头：“今天这个学习，明天那个学习的，有的医生做手术还慢的很……而且，科室的奖金也变少了……” 左慈典心虚的看看王佳身后，讪笑两声：“你是真敢说啊。“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想要听好话，至少得像是凌医生那样，给大家多发奖金啊。”王佳提高一点声音，果然没有哪个医生凑没趣的。 在场的多是一线的主治和住院医，还有不算人口的规培和实习生，要说跟凌然相比的话，那都是底气不足的。 而且，凌然不在的这个月，不光是护士们的奖金变少了，医生们的奖金一样是降低了，那百多张病床的往复循环，根本不是几名只有一两项专精技能的急诊医生所能填补的。就是急诊中心的副高或正高们，也没有人敢挑战每天四台手术起步的生活。事实上，到了这个程度，单做一种手术，也不一定有足够多的病人。 至少，急诊科常见的疾病，供应从来都不是那么充足的。 “现在好了，凌医生回来了，大家的奖金又可以归位了。”左慈典哈哈笑两声，算是将这个话题给略过去了。 霍从军顺势站了出来：“今天咱们搞个聚餐好了，既是庆贺我们凌然医生顺利从京城返归，也是庆祝凌然医生在京城完成多例高龄肝癌患者的手术，第三……唔，第三是庆祝……唔，就这样子吧。” “去邵家馆子吗？”左慈典的眼神都亮了起来。 “邵家馆子坐不下这么多人吧。”霍从军有点迟疑。 周医生这时候从里面走出来，揉揉睡眼惺忪的眼睛，道：“邵老板这两天在医院呢。” “邵老板怎么了？”凌然颇为关心。 “例行检查。”周医生摊开手，道：“邵老板的大检查都是三天起步的。” “如果都像是邵老板一样认真检查身体，我们的工作量得降低多少啊。”旁边有医生笑了出来。 “刚刚不是还叫工作量太小吗？”对其他医生，霍从军就没有那么好脾气了，更多的是大家长式的教育方案：使劲骂就行了！ 刚刚还在笑的医生赶紧收敛，乖的像是只猫儿一样。 “去盛源吧。”霍从军很快做出了决定。 医护人员顿时为霍主任鼓掌。 “敞亮！” “我要吃虾。一只巴掌放不下的那种。” “大出血啊。” 大家其实也是凑趣，若是放在几年以前的话，科室去盛源聚餐，都不一定能凑齐人，因为太频繁了。 现在聚餐受到各种限制，反而让人觉得去盛源饭店是件有趣的事了，但也仅止于此。 当然，去这种高消费的饭店，不能全由科室出钱，所以，霍从军说完回到办公室，会掏出手机，给两家医药公司打了电话。 “行了，聚餐是晚上的事了，到时候我留带几个人留下来值班，愿意留下来的自己报名，其他人，现在抓紧时间做事，尽可能不留活计给值班的人啊。”陶主任慢吞吞的走了出来，他是快退休的主任医师了，也不爱吃吃喝喝的，就是一副老好人的模样。 急诊中心的医护人员们三三两两的散开了，有事做的继续做事，没事做的继续发呆。 田柒好奇的跟着凌然，问：“刚回来就要工作吗？不是应该休息三四天，或者去度度假什么的吗？” “可以先熟悉一下环境。”凌然笑笑，又道：“手术室的环境其实挺好的。” “比度假胜地还要好吗？”田柒看着凌然，很想用手揉揉他的脑袋。 “手术室又干净，空气又好，还是恒温的，想想也挺有道理的吧。”周医生路过助攻了一把，他每天都要为自己的懒惰找理由，所以，积累了丰富的找理由的经验。” 田柒想了想，竟是点了点头，赞同道：“说的也有道理，很多度假胜地还都很远，做飞机都要做好几个小时，如果只是一般的条件的话，那真的是不如手术室了。” “是吧是吧。”周医生一边点头一边思考，且道：“我要把你的这个理解给老婆讲一下，等她下次想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这样说给他听。” 左慈典看傻子似的看周医生，面带微笑：“我当年也像你这么天真。” 周医生抬眉：“啥？” 左慈典点头：“是。” 周医生：“省不了？” 左慈典：“省不了。” 周医生叹口气，乖乖的回了处置室。 凌然自去病区溜达了一圈，再将准备去做美容的田柒送出门，自己又换了一身衣服，到了手术室。 刚进门，就见周医生正皱着眉头刷手。 “咦，凌然？哈哈哈哈！”周医生不由自主的笑了出声，手也不刷了，直起腰来，道：“凌医生，赶紧的，里面有个阑尾炎的，你要不要做？” “做。”凌然的回答毫不出奇，紧接着，刷手台跟前，拼命刷手的就变成凌然了。 周医生长舒了一口气，直接放弃了刷手，拿了消毒巾擦干净，就叉腰笑：“凌然你总算是回来了，你不在这段时间，你都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水深火热，水深火热！” 凌然“恩”的一声，道：“确定是阑尾炎吗？拍片了吗？” “拍了，要看吗？” “放在手术室里就行。”凌然刷干净手，再进到手术室里，大略的看了一下影像片，就对久未见面的苏嘉福道：“可以麻醉了。” 苏嘉福打了声招呼，就小小的忙碌起来。 凌然扎着手，就在旁边等着。 不一会儿，收到消息的住院总余媛就跑了过来，准备给凌然做助手。 看到凌然回来做的第一个手术是阑尾炎，余媛整个人都精神起来。 “给我多搬一个踏脚凳。”余媛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 。乐文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呐喊之内心篇月票榜要被追上了! 敌人真在狂追啊！ 得狂跑了！ 求月票！ 求月票！ 这个时候的月票，真的是生死患难之票了。 请各位读者大大，点一手月票，救鸟豚一命~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呐喊之内心篇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79章 单纯（求月票） 霍从军也施施然的进了手术室。 只见霍从军一屁股坐在忙碌的苏嘉福遗留的圆凳上，就瞪着多年老军医练出来的眼睛，问：“凌然你都不休息一会的？不是说过来看一看的？” 苏嘉福眼皮子直跳，但是，触及到老军医的视线的时候，苏嘉福还是低下了头，并默默反省：大意了，霍喷子平时不到手术室里来，凌然回来了，他怎么可能不来呢，我这种时候离开凳子，难道直觉里是想猝死了？ 凌然这时候回答，道：“遇到一个单纯阑尾炎，病人要求开腹做。” 周医生悄悄的松了口气。 他就怕凌然不小心将自己给捐出来。 虽然说一时咸鱼一时爽，但周医生的追求毕竟是咸鱼一生，爽一生的。要是现在被霍主任拎出来，旁的不说，今天晚上的值班肯定就要轮上了，到时候，又得祈祷夜班没有病人…… 周医生不由已是默默祈祷开了。 “现在还有要求开腹做的？为了省钱？”霍从军问了一句，却是没有纠结病人的来源。 其实，手术室里就这么小猫两三只，霍从军根本就是懒得问。咸鱼都腌入味了，难道还能回鲜不成？ 周医生自己忙忙的道：“看外表，病人家庭条件应该不是太好，连最普通的城镇医保都没有买，病人强烈要求开腹，就只好给他们做开腹了。” 霍从军“恩”了一声，道：“下不为例，以后不是出于医学原因，尽量不做开腹的阑尾炎手术了，病人一定坚持的话，体力尚可的情况下，让他去别的医院。” 不像是胸腔镜之类的手术，腹腔镜下的阑尾炎手术，病人就各方面的收益都是优于开腹的。 霍从军说着啧啧两声，道：“我们当年倒是经常有病人为了省钱，主动要求选差一点的药，用差一点的技术……唔……不算是什么好记忆，不过，那时候啊……” 霍从军不由自主的陷入了回忆当中。 凌然静静地等待着监视器上的数字到位，然后看向苏嘉福。 苏嘉福咬紧牙关，看看霍从军，看看霍从军屁股下面的椅子，再叹了口气，回头瞅了几眼监视器，道：“准备好了。心律想75，血压112，80。病人是有高血压的，此前没有治疗，也没有服药。” 他是特意说给凌然的，毕竟是刚接手的医生。 “手术开始。”凌然点点头。 凌然伸手，一把手术刀柄，立即就拍入了他的手中。 凌然接到手术刀，再向下轻轻一划，就拉出一个比硬币大不了多少的切口。 在腹腔镜时代以前，开腹的阑尾炎手术，常常就以开口的大小论英雄，凌然在这方面却不是很在意，不过，相对于普通医生做的开腹阑尾炎手术，他的开口却已经够小了。 几名进了手术区，此时并没有手术做的医护人员，自然而然的围拢了过来，像是串门的老乡似的，叉着腰，挺着胸，一边看，一边小声的议论着： “终于又看到凌医生的手术了。” “回来第一台手术就做阑尾，要是我的话，以后肝以下都不碰。” “是吗？那我问你，假如有一个，你终于不再是单身了，对象还是个美女，她就提出一个要求：摸得到丁丁就嫁给你，你怎么办？” “谁的丁丁？我的，还是美女的？” 啪。 啪啪。 护士配合默契的将器械拍入凌然手中。 手术室的气氛，轻松严肃愉快，复杂的让刚进门的人，以为是在做肝脏移植似的。 啪。 凌然伸手，拿器械，再丢开，表情严肃的也像是做肝脏移植一样。 这就是他熟悉的生活，严肃紧张，干净整洁，没有啰嗦的余地，也很少有恼人的家伙在周围晃悠。 器械护士也表现出了远超平时的水平。 事实上，云医急诊中心的护士们的水平，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幅度提高了。 好几个群里，甚至自发组织了观看教学视频的活动。护士们的岗位活动，更是少了一丝嘻嘻哈哈，多了一丝严肃认真，正如凌然所喜欢的那样。 在护士，尤其是器械护士这个岗位上，上岗培训、熟悉术式以及熟悉医生，每达到一层，都能带来巨大的提高。 凌然刚开始做手术时，习惯喊出器械名，到了现在，他其实也经常会明确的喊出器材名。 但是，随着他在云医做手术的次数频繁以后，他就越来越不需要喊出器械名了。 护士们不仅熟悉了他常做的术式，而且渐渐习惯了凌然的手术习惯。像是阑尾炎这么简单的手术，护士对其的熟悉程度，可能还要超过一些年轻的小医生。 余媛在旁，甚至感觉有点没事做。 事实上，她连拉钩的活计都没有太轮到，因为凌然划开了病人的皮肤，钝性分离了腹肌、脂肪层等等，直接是伸手一勾，再用钳子一夹，就将重色的阑尾给逮了出来。 不化脓的阑尾手术，稍微有点麻烦的地方就是找阑尾，现在阑尾找到了，基本就等于是游戏结束了。 余媛低头看看自己脚下的五只踏脚凳，心有不甘的道：“那……我来关腹吧。” “病人是个女性吧，我来关腹好了。”凌然再要了持针钳一通缝合，就给做了减张缝合。 余媛在对面给扶针扶线，依旧是没什么活计好干。 “行了。”凌然丢下器械，宣布手术完成。 这时候，还有收到消息的医生，陆陆续续的溜达过来，只能听到手术室里的评价： “还是看凌医生的手术舒服。” “奖金有望。” “以后病房又要热闹起来了……” 总的来说，云医急诊科的医生们，对于凌然的归来，还是相当期待的。事实上，对于凌然这样的医生，你只要接受了他的牛和帅，剩下的就都是顺其自然之事了。 至于不想接受他想牛和帅的医生，大都受到了现实的教育，总归是要变的乖起来的。 “洗洗手去吃饭了。”霍从军看凌然的手术做的顺利，本人也是高兴的，道：“接下来有的是时间做手术，这边有周医生他们看着就行了。” 说着，霍从军就拍着凌然的肩膀，将他推出了手术室。 周医生：??喵喵？第680章 游戏（求月票） 盛源酒店。 比预定的晚20 分钟，云医急诊科的医护人员们陆陆续续抵达，有的人开车来，有的人蹭车来，有的人打车来，有的人趁机打了一炮再来，也有的人坐公交车来。 等人到齐了，早已做好了准备的饭店，立刻流水价似的将菜给上齐了。两个医药公司的代表，更是各自提了一箱酒前来伺候，陪着愿意喝酒的医生喝酒聊天。 霍从军也是端了一个透明玻璃盅，酒到杯干，开心的不得了。 在医院系统内，外科医生是最随心所欲的族群了，喜欢喝酒而且能喝酒的外科医生不在少数，与总是不喝酒就能晕乎乎的麻醉医生，可谓是一时瑜亮。 医药代表更是多种多型，有擅长陪酒的，此时就大放异彩，逮着平时难见面的医生一个劲的喝酒，就指望着下次进门，不要再吃闭门羹。 “凌医生，我陪您一杯？”一名有大胸的医药代表，笑盈盈的来到凌然旁边，又自我介绍：“我叫苏琴，和出使六国的苏秦一个音，但是钢琴的琴，您叫我小苏或者小琴都可以，我是……” “不喝酒。”凌然没有听她讲完，就头都没抬的说了一句。 “一点酒都不喝，多没意思啊。”大胸医药代表苏琴同志很只有自信的劝酒。她所熟悉的外科医生，只要是不值班的，大部分都愿意喝两口酒。 做医生的，实际上是非常压抑的，哪怕是做到副高了，依旧是以心情灰暗为主，只是欺负人的时候多一些，可轻松也是轻松不下去的。 科室主任当然是以快乐居多的，一名医生一旦成为科室主任，那就是真的熬出头了，几乎是一夜之间，以往唯唯诺诺的副高，就会展现出挥斥方遒的欲望来，喝酒的时候，只会更加豪放。 凌然的眼神，却是平静的。 做医生是他的选择，做手术是他的爱好，至于酒水…… 凌然只微微摇了摇头，都懒得再拒绝。 苏琴依旧舍不得放弃，无视周围人的眼神，依旧是端着杯子，娇笑两声：“凌医生，给个机会，让我服务服务你们。” 凌然“哦”的一声，却是停下了筷子，抬头问：“会剥皮皮虾吗？” 苏琴愣了愣：“也算……会。” 凌然于是看向皮皮虾。 皮皮虾好吃，但剥起来容易刺伤手指，而对外科医生来说，手指还是需要保护的。 苏琴咬咬牙，毅然拿起一只皮皮虾。 “麻烦戴手套，剥完给不会剥的人好了。”凌然说着自己拿起一只皮皮虾，手法娴熟的剥了起来。 苏琴拿着虾，不由发愣起来。 旁边左慈典举手：”我不会剥虾。“ 吕文斌看看苏琴，也举手：“我不会剥皮皮虾。” 原本准备喝酒喝到胃出血，也要攻下云医急诊中心的苏琴，默默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微笑服务：“大家喜欢吃虾，我就给大家剥虾。” 接着，就见苏琴戴上自家代理的手套，拿起皮皮虾，认真的剥了起来。 一只，两只，三只…… 一盘，两盘，三盘…… 不仅是左慈典和吕文斌，桌上众人都抢着吃起了剥出来的皮皮虾，并且有人异常主动的又点了几斤送上桌。 苏琴于是剥了一整晚的皮皮虾，胃一点都没疼，手疼的像是剥了一夜的皮皮虾似的。 旁的医药代表喝酒喝的眼发直，吐了两次回来，羡慕的道：“要不都说是新时代呢，现在牛逼的医药代表有两种了，一种是会喝酒的，一种是会剥皮皮虾的。” 一桌人都笑了起来，喝的微醺的霍从军笑的更大声。 苏琴暗自里松了口气，对她来说，目的达到就行了，胃出血还是指头出血，又有什么区别。 “每一天都走着别人为你安排的路，你终于因为一次迷路离开了家……” 腾格尔的歌声响起，包厢内，顿时安静了下来。 霍主任在自己的专属BGM中微笑着，拿出手机，接了电话，恩恩了两声，表情严肃下来，道：“我们这边立刻准备好接诊。” 挂断，霍从军却是没那么紧张了，先喝了口水，再道：“凌然，有两个刘院长的关系户，手指断了，你想不想去医院做？不想做的话，就转诊给手外科，你也舟车劳顿一天了，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再给你找别的手指……” 医院的副院长有好几个，作为急诊中心的主任，霍从军对周院长以外的副院长，就没有那么上心了。 凌然看看时间，果断道：“我去做。” 做完手术刚好睡觉，舒舒服服的，是凌然喜欢的节奏。 “我跟您去。”左慈典的积极性还很高，既然回到云医了，那面对如许多的竞争，自觉基础较差的左慈典，自然只能是比年轻人更肝了。 凌然却是看了眼左慈典的厚黑级眼袋，摇头道：“马砚麟应该在医院里，你让他去手术室准备就行了。” 出来聚餐的急诊中心，身为骨科人的马砚麟，虽然已经决定要转过来了，但关系迁转未完成之前，总是隔了一层，也就是做手术的时候才好用起来…… 左慈典为了表达自己想干能干愿意干的强烈意愿，猛的站了起来，然后，整个人就摇晃了起来。 旁边的医生们赶紧扶住他，并迅速的为其做诊断： “中风了？” “脑溢血？不像的，你看这个眼睛。” “心脏炸了？” “也可能是单纯的腿瘸了。” 左慈典奋力的睁开眼睛，拨开眼袋，道：“我好着呢。” “不可掉以轻心啊。” “老左你年纪大了，该注意注意了，手术啥的就别抢了。” “对么，跑了一趟京城了，该休息了。” 左慈典嘴角颤动两下，再吸一口气，道：“道理我都懂，但是，刘院长的关系户，怎么两位一起把手指给搞断了？” 这一句，他还是问向霍从军的。 在其耳边嘀嘀咕咕的几个人都停了下来。 “稍等，我问一下。”霍从军也醒悟过来了，急诊科又没有“两人同行，一人免单”的优惠，刘院长一次送来两名断指的关系户，也是有点诡异的。 半分钟后，霍从军的目光离开了微信，抬头道：“据说是玩游戏的时候，一起弄断的。” “玩什么游戏这么激烈？”资深住院医郑培同志说起荤话来，起码有副高的浓度。 霍从军沉吟了几秒钟，道：“据说是三个连襟，一个扮演熊大，一个扮演熊二，一个扮演光头强……” “电锯断指？”在场的医生多有孩子了，听到这个故事，本能一凉。 霍从军赶紧摇头：“没有那么暴力，斧头，就砍木头那种。” 。乐文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第681章 抢先 “熊大”和“熊二”并排躺在处置室里，相顾无言。 两人身上还都穿着“熊皮”，旁边就是秃顶的连襟“光头强”。 光头强也是两眼发直，既是满脸愧疚，又不敢仔细看伤员们的手。 三姐妹也都来了，聚集在一起，脸上同样有点失去光泽。 “可以进手术室了吗？”马砚麟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一叠的知情同意书等文件。余媛也跟在后面，她仍然是住院总，自然要总住院，只是没人看得到罢了。 “有啥要准备的啊。”大姐苦笑着站出来了。 “你们做好决定了吗？谁先做手术？还是哪一位由别的医生做手术？”马砚麟问着自己也不爱问的问题，以前的时候，这种事常有左慈典代劳，马砚麟还不觉得，现在自己做起来，就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那个……这方面，我们还没想好。”大姐也很无奈，这种问题也太容易出家庭矛盾了。她看了看两名伤员，低声道“能不能由医生做决定？在国外的话，这种事都是医生做决定吧。” “你们是让医生根据伤势决定先后顺序吗？那就是决定两名患者都由凌医生来做手术？或者，就是伤势重的由凌医生来做，伤势轻的再转交给手外科的医生来做？”马砚麟不为所动的给出了细化的选择，但选择依旧是交给病人家属的。 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传统。 在国内，掌握着最多医疗的决定权的是家属而非病人自身，包括医生在内，许多时候，医疗方案也要遵循病人家属的意见而做修改。 当病人家属都做不好决定的时候，马砚麟更不敢给人家做决定了，只能在旁催促道“你们得快点做好决定了，尽快做手术，也是对你们的负责。” “我给刘院长打个电话。”大姐是“光头强”的老公，作为伤人一方，她真的是不好做决定。 熊二的扮演者，三妹夫这时候咳咳两声，道“大姐，不打了，好赖人家医生都说的挺清楚了，我后面做，让姐夫先做，还是请凌医生做。” 熊二这时看向马砚麟，道“差上几个小时，区别也不太大，是吧？” “风险肯定是要提高了。”马砚麟也不敢说是没区别，到时候要是做出区别来，他怕病人和病人家属把他蘸着老干妈给吃了，那多辣啊！ “风险高点就高点了，行了，姐夫先去做吧。”熊二也是做好了决定。 三妹这时看看其他人，低头没说话。 熊大的扮演者二姐夫长长的叹了口气“算了，还是我发扬风格吧。你比我小，孔融让梨嘛，我后面做。” “你先做。你是搞设计的，手指用得上。” “你也经常打游戏，手指头接的不好会掉段的。” “没事，你先！” “你先！” “都别吵了。”光头强“呼”的一下站了起来“这个事情都怪我，这样子……丢硬币吧。” 大姐气的火冒三丈，一把提起斧头来，怒道“姓皮的，我看你的脑子是该修了。让你弄个给孩子玩的spy，你给我弄一个十斤重的斧子？现在你知道扔硬币了？就你聪明？我真想给你开瓢了看看，里面装的是不是屎？” 光头强的扮演者大姐夫缩着肩膀，像是被红太狼一平底锅砸了似的。 “不是屎。”余媛默默的经过光头强，给出一个判断。 家属莫名其妙的看余媛一眼。 马砚麟道“该进去了，你们再吵下去，一个手术都做完了。” 家属这才醒悟过来的似的，又连忙要求尽快送入，并重新选了顺序。 他们也是咨询了朋友，才选定的医院和医生，轻易不愿意改变。 最终，还是熊大先进了手术室，接着，熊二也被送去了做手术准备，由马砚麟在旁边先给做清创，以加快进度。 凌然自己坐在手术室里，对着显微镜，玩弄着病人纤细的血管，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显微的世界似的。 半麻状态下的“熊大”自然更紧张，望着凌然，有些想说话，又怕干扰到他。 这时候，凌然抬了抬头，说道“斧子挺锋利的。” 站着做助手的余媛点点头“运气不错。” 熊大内心呵呵两声运气不错？你们运气不错的时候，会被自己连襟用斧子砍吗？ 可惜，两个医生都看不到他的表情。 熊大的脸，是被遮在了铺巾后方的。 余媛的声音再次传来“今天的皮皮虾还挺好吃的。” 竖起耳朵在搜集信息的熊大一愣皮皮虾是什么指代吗？ 旁边的护士此时也道“是挺新鲜的，听他们说，都是码头现捕的才送过来的……” 余媛点了点头“就是要新鲜的才好吃。” 熊大忍不住“唔“的一声，试图提醒医生们认真一点。 已经做了快一年住院总的余媛，只看了眼监视器，看一切数据正常，再回头去看病人。 病人迟疑的道“我的手怎么样了？” “再一个小时吧。”余媛的脑袋从铺巾处缩了回去，然后继续跟着凌然操作起来。 进入手术室前，已经被护士宣讲过注意事项的“熊大”，此时只能闭口不言，一边拼命的感觉着伤口，一边又异常的担心伤口会有感觉。 一个小时，转瞬即逝。 对医生和患者来说，一个小时的时间，又似乎能够发生无数的事。 “余医生，剩下的你来接受。”凌然很快的完成了两根手指的缝合，接着就无缝衔接前往隔壁手术室。 对云医急诊中心的医护人员们来说，这几乎就是家常便饭了。 隔壁的“熊二”手术，清创的部分已被马砚麟完成，凌然接手，做的更加轻松。 马砚麟也在旁边，认真的配合并观察。 在凌然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马砚麟除了陪老婆之外，大部分时间，也都是用在琢磨手术中了。 凌然速度均匀，按部就班的完成手术计划，同样是一个小时出头的时间，最后一个结就打好了。 几乎是同一时间，系统也跳出了提示 任务完成训练新人。 任务目标提升一名医生的技术等级。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凌然愣了一下，才醒悟过来，这项任务，竟然是被马砚麟抢先给完成了。 。熬夜未猝死前求月票都说不熬夜了，结果写着写着，又是凌晨三点了。 月票这东西，真的是不健康。 偏偏又没办法。 卡文了，状态不好了，修改前文了……写书的过程中，耽搁时间的因素太多了，偏偏写书又要有阶段性的成果，一天两更或者三更，就等于是要出两次或者三次的东西，没有存稿的情况下，真的是很难保证时间。 最近看新闻，又在说熬夜猝死云云…… 有点怕，只好安慰自己还年轻。 我其实已经很少熬夜了，今天要是不说三更的话，早就幸福的睡觉去了。 但说了要三更，就只能勉力坚持。 希望能把5月熬出来吧。 现在距离后一名只有600票的差距了，不知道明天睡醒，还能不能保住位置…… 求月票…… 如果您还有月票，能投出的话，这就是极具决定性的一票了. 求月票！ 求月票！《大医凌然》熬夜未猝死前求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82章 归家（求月票） 马砚麟跟着凌然的时间比左慈典还要久一些。 从最早的tang法缝合开始，马砚麟就有给凌然做助手了，后期做跟腱修补术和断指再植的时候，马砚麟也都跟做了数百例的手术。 按照正常医生的频率，马砚麟跟过的手术，可能比别的医生整个住院医时期跟过的手术都要多。 不过，马砚麟的劣势是规培医的身份。不像是凌然有霍主任力挺，只是普通医生，且是编制在骨科的普通规培医马砚麟，想要长期跟着急诊科的凌然学习，本身就有不小的麻烦。 现在的三甲医院，规培医和实习生往往比正职医生都要多，以至于学习的成分大大降低，免费劳力的成分大大提高，像是云医这样的医院，堆集的实习生和规培生已达上千人，其中大半还是连编制都没有的单纯规培生和实习生。 这样的环境下，马砚麟最困难的是很难得到独立手术的机会。也就是在凌然手下，才能很偶尔的捞到一点，相比之下，吕文斌和他差不多时间到凌然手下做事，更困难的tang法缝合都开始单独做了。 马砚麟唯一的优势，也就是相对团队其他人更年轻一些，但没有凌然年轻，这也让他的年轻凸显不出来。 但在今天，自我学习了一个月以后，马砚麟重新跟着凌然做手术，而且是做熟悉到烂的断指再植，反而令马砚麟有种突破的感觉。 给熊二做清创的时候，因为太熟练了，马砚麟就有些思想跑毛，脑子里不自觉的幻想“我主刀的话怎么做”。 等到凌然主刀开始做手术的时候，马砚麟看着凌然的操作，发现其中一些主要步骤，竟然真的与个人想象的差不多，顿时是自信心大增，给凌然打结的过程，都自觉技术升华了。 而在凌然看来，马砚麟的技术还真的是有点小升华了。 按照系统的提示，马砚麟的断指再植的技术水平，应该是从入门提升到精通了。 精通！ 听起来好似就比入门高了一个等级，但就竞争来说，却是把99%的医生都给pk下去了。 就云医这样的医院里，能够掌握一个精通技能的资深主治，其实都算是很不错了。许多凭年资晋升上来的主治，可能做到第四年第五年，依旧掌握不了一门精通的技能。 这并非是什么奇怪的事，总有孩子在第一个学期末的考试中得到90分，而总有孩子毕生都未曾得到过一次90分，无论何种科目。 不能尽善尽美的医生很多，一无是处的医生也很多。 但不管怎么看，一个医生掌握了一门技术精通，就算是有了立身之本了。 虽然断指再植这样的技术，在公立医院中并不太受重视，但医学和医术这种东西，本身并不是靠重视活下来的。 人的手指会断，所以需要断指再植。 就算医院和社会再重视心脏移植，没有心脏也是扯淡，而当一个人的手指断了的时候，他就是需要懂得断指再植技术的医生，而非其他更高大上的技术大牛。 凌然抬眼看看马砚麟，问：“你要不要试着自己主刀做断指再植？” “咦，可以吗？”马砚麟整个人都兴奋起来，最近一周陪老婆的疲惫感尽去。 “给你做做看。”凌然说着，自去洗手淋浴，并打开了中级宝箱。 蓝莹莹的光芒中，凌然就看到一行提醒出现——虚拟人：4小时增加。 “也不错。”凌然吁了一口气，他猜想就有可能得到虚拟人。 虚拟人的用途太多了，只要不是胡乱浪费，一分钟的虚拟人使用，给病人增加一年的好生活是起步价，对困难的病例用上五分钟十分钟的虚拟人，就很有可能增加病人五年十年的生命，而且是较有生命质量的。 作为一名医生，凌然对于这样的系统，还是非常喜欢的。 另一方面，虚拟人其实也能用于科研的。 如果凌然有充足的时间和虚拟人的话，先用虚拟人徒手得到答案，再顺着答案去找原因就容易多了，正如伽利略当年做的那样。 凌然换好了衣服出手术室，就见马砚麟已经出来了，正积极的跟病人家属谈话。 手术很顺利，谈话就是相对愉快的过程了。 凌然走廊的另一个方向出门，就见光头强一个人孤零零的站着，“熊大”“熊二”和光头强的老婆们抱头痛哭。 急诊中心的等候厅里另有两家的病人家属，或羡慕或反感的看着他们。 凌然注意到这个细节，就不愿意再看下去了。 急诊中心的病人相对于住院部那边要少的多，但对在场的三家人来说，未知的恐惧感只会更强。 “凌医生，您的车钥匙。”接诊台的小护士看到凌然出门了，连忙将他的捷达车钥匙拿了过来，并道：“护士长认识一家4s店的负责人，把你的车送去免费保养了，加了机油，油也加满了。另外，每隔10天左右，还有人开你的车走一走，车况都没问题的。” “哦，谢谢。麻烦你们了。”凌然顺势掏出手机，道：“保养不能免费，我发红包给护士长吧。” “不用的……”小护士连忙阻止。 凌然摇摇头，还是发了红包出去，再接过钥匙。 “那……凌医生在路上小心，早上也好开车过来的，经常打车不安全，你又那么帅……”小护士声音越来越小，眼神却是越来越亮。 终于，凌然离开了医院大厅。 小护士压抑的“呀”的叫了起来：“我和凌医生说了好几句话呢，凌医生真有礼貌，还特别大方，真好……开的车都特别好，不像是那些人故意显摆，都去买那些合资车，外国车的……” 同一个接诊台的小护士同样满眼星星，双手握拳放在胸口，感动的道：“捷达也是合资车。” “是吗？便宜的合资车……算是占外国人便宜吧……唔，凌医生好帅……” 凌然开着自己的小捷达，嘟嘟嘟的顶着限速，一路狂飙到家。 将车停好，再到门口，就见门缝中，一丝光亮都没有透出来。 凌然用钥匙开门入内，站到院子里，只觉得夜晚的云华，静谧如斯…… 凌然的脑海中，立即开始核对类似的模型： 门口的立柱上有灰。 大门不仅被反锁了，而且被多重繁琐。 每间房都是黑的。 凌然默默的走回到院门口，向左三步，掀开廊下的一块砖，果然有一张小纸条入手。 打开来，就见到了凌结粥熟悉的字体： “儿子，老家杀猪，我们去帮忙吃了。娟子有钥匙。记得按时吃饭。” 凌然卷起小纸条，再打开储物室的门，将纸条丢入左手边的第二个大瓷罐中。 纸张摩擦的声音，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格外的清晰。第683章 越老越香 翌日。 凌然睡了个懒觉，在床上打了一局游戏，再起床给自己煮了一锅粥，然后打扫了院子，浇了花，整理了诊所的诊疗室，继而看了几篇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论文，背了背诸如（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之类的单词，再溜达溜达，天也就亮了。 下沟巷子，也像是苏醒了似的，往往来来的住户，或者匆匆忙忙的起来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或者匆匆忙忙的起来被生活享受，他们各自制造着独属于其的动静，让小小的下沟巷子变的越来越热闹。 凌然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的，也不觉得的有什么特殊。他随意的换了双鞋，带好钥匙，再拉开门，出去转悠了一圈回来，手里就提上了油条、小馒头、咸菜和一碗小混沌。 馒头咸菜和油条是他买的，小馄饨却是路口的大婶一定要送的，凌然最后只好收下来，顺手记在自家门口的本子上。 这是凌结粥很早以前就执行的一项“家政”，等到了小馄饨大婶来诊所看病的时候，自然要从诊费中扣除她赠送的部分。 “我儿子这辈子都不缺钱花”是陶萍贯穿至今的金钱观，“我儿子现在也不缺钱花”是凌结粥贯穿至今的金钱观，而且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执行。 凌然没有着急着打开诊所大门，就坐在院子里，配着小混沌、咸菜馒头和油条，在手机上随便找几张X光片出来，一边看一边吃，渡过了悠闲的早晨。 10点多钟，娟子才来到诊所，看到凌然，立即开心的把他拎了起来，笑道：“小然终于回来了，大家都在说呢，没想到凌然会去京城做手术了，对了，要不要给你把推拿的牌子挂起来，你爸爸说可以再涨3块钱了。” “先不用了。”凌然躺在了屋檐下的躺椅上，掏出手机，道：“我今天准备玩游戏，下午看会书。” “那也好，来的人少，可以轻松点。”娟子自无反对，接着单手提起一只大水桶，呼啦一下，将里面的水都泼到了院子里，再一边扫一边笑道：“老苗天天等着你呢，这下子他可得高兴疯了。” 老苗为了多赚点钱，可是把缝合给研究透彻了。 他的对手是那些搞医美的小姑娘们。许多做医美的小姑娘别说技术如何了，执照可能都是没有的，只是从美容行业里转行过来，嘴甜脸嫩会说话——都是老苗跳起来都摸不到的优势，所以，老苗也只好累死累活的研究点技术，才能有活做的样子。 午后。 凌结粥和陶萍才慢悠悠的回来。 “儿子！快看爸给你带了啥好东西。”凌结粥拉着一个行李箱，并将之平平的摆在天井处。 行李箱就是普通的登机箱。 也就是在机场里，经常能够看到的，飞行员和一些空姐拖着的箱子。 有点黑，材质不错，空间不大，略有点帅气，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凌结粥将之缓缓地打开来。 满满的一箱生猪肉，展示在了众人面前。 “怎么样？怎么样？这可是咱们老家的黑猪肉。”凌结粥双手摊开，指向箱子，像是在隆重的推介家乡的猪肉似的。 凌然看着那黑黝黝的行李箱，自觉都能体会到它的不爽。 被油腻腻的猪肉塞过了，以后还能做一只帅气的登机箱吗？ “我拿了一条五花肉，还有好几斤的排骨……对了，猪耳朵，我也拿了一个。看看，一只猪可只有两个耳朵。”凌结粥得意的炫耀。 “不是说，咱们老家没什么人了吗？”凌然对凌结粥的表现有些奇怪。 “咱们这一支的人是没什么了，但从你曾爷爷那一辈算起，就是你爷爷的叔伯辈，还有一位健在呢。”凌结粥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笑两声，道：“这次是他们主动邀请的，说是请咱们回去看看，还要修个家谱什么的……” “还想叫你给他们看病。”陶萍从后面走了进来，有些疲惫的样子，对凌然说了一句，又挤了挤眼睛。 凌结粥不乐意了：“人家就是这么个念头。主要还是要请我回去看看。杀猪菜都吃到了，咱们得从好的方向看人家。你想想看，你说喜欢吃肚子的时候，大表姑立即给你拨了半碗的肚子。” “那是表姨。” “爸这边的，就叫姑。” “她自己都说表姨给你们夹菜。” 凌结粥沉吟起来，并决定回去翻书。 熊医生则从旁边凑了过来，看看猪肉，微微点头，问：“老板，咱们诊所今天发福利？” “发福利的时候你都知道喊老板了？”凌结粥哼哼两声，问：“你要哪个部位的？” “我老年人了，吃排骨吧。” “那给你拿两斤排骨。”凌结粥拿了个弹簧秤，精确的称取了1026克排骨给熊医生，又念叨着：“黑猪肉可是补的很，熊医生你吃了我的肉，每天上班也要更积极一些哈，咱们不提倡996的。但就现在这个就业环境，每天早一点上班，晚一点下班，每周多上两天班，对公司好，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也好……” 熊医生接过排骨，看着凌结粥：“我都奔七了。” “医生是越老越香。”凌结粥拍拍熊医生，又给娟子和苗医生称了猪肉，再端着箱子前往厨房，路上嘟囔着：“晚上炖红烧肉好了，炖的老一点。 陶萍去换了一身衣服，然后在二楼一边泡茶，一边询问凌然最近些天的生活。 楼下的街坊来来去去，有在诊疗室里输液聊天的，有来二楼纯聊天的，与多年来的模式别无二致，只是新装修过的下沟诊所，可以容纳更多人，环境也更舒服了一些…… 凌然趁着人最多的时间，又打了一局游戏，结局也都别无二致的输掉了。 家里的感觉，还是非常舒适的。 凌然第二天干脆睡了个大懒觉，赖到下午，才去医院查房。 对医生来说，“查房”就像是一根绳子，栓的医生们跑不远。高阶的副高和主任的绳子会长一点，根据病房周转率，自己的病人查一两次即可，三五天乃至于一周查房一次都是正常的频率。主治和住院医的绳子就一个比一个短了。 最短的管床医生，自己的病人一日三查不多，一日一查太少，就算是正常的假日，也得先来查一轮房才能走。 凌然今次没什么病人，看看“熊大”和“熊二”的伤口愈合情况即可，接着顺手给多名肝内胆管结石的患者做了前期的检查，再做两例急诊手术，就到了下班时间。 再到下班时间，凌然出了处置室，就见左慈典正坐在门口的小圆凳上，眼巴巴的望着接诊门的方向。 “凌医生。”左慈典看到凌然过来了，转脖子打招呼，身体依旧诚恳的冲着接诊门。 “怎么了？”凌然问。 “今天只轮到了一例克里斯骨折。”左慈典叹口气：“运气不好。” 凌然讶然：“霍主任不是说找骨折患者吗？” “霍主任可能还没来得及。”左慈典不敢让主任背锅，赶紧撇清：“给其他医院打招呼肯定也要时间的，再等几天估计就有了。或者，今天可能就没有克里斯骨折的病人……” 他说话间，凌然已是掏出了手机，往来两条信息后，道：“晚上开始送，你先去睡一觉，养足精神准备接诊吧。” “好……好！”左慈典一下子精神起来，像是只刚出训练场的警犬似的。第684章 笑（求月票） 一只胳膊。 两只胳膊。 三只胳膊…… 当左慈典开始专注克里斯骨折的时候，脑海中就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断臂了。 作为昌西省内唯一的急诊中心的主任，霍从军能够从各地吸收相当多的资源，尤其是那些本身水平有限，倾向于转诊的地方小医院，往往更有服从性，加上霍从军还频繁的使用减免医药费的招数，更是轻易的吸引了大量的患者。 对于小医院的医生们来说，本身不好做的手术，若有一个确定的地方愿意收的话，也还是很愿意将患者送出去的。 毕竟，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医生也是希望病人能够得到尽可能好的治疗的。 同样的，在这方面，云医同样是有优势的。 哪怕是医生同行，嘴上说着三级诊疗制度，真的到求医问药的时候，照样会劝人去本地最好的医院。 而当霍主任搜罗病人的范围，扩大到昌西省全境的时候，病人真正是源源不断。 不到医院，正常人根本想象不到，竟然会有这么多人摔断了胳膊。 而且是每天每天的摔断胳膊。 左慈典知道自己不应该高兴，但是，做着源源不断的克里斯骨折的病人，左慈典的嘴角还是忍不住挂出笑容来。 心想事成的感觉，经历过的人都懂得。 对左慈典来说，骨科方向是他最期待的方向。不过，无论是跟腱或者断指再植，都不入老男人左慈典的眼——显微外科听起来好像挺高大上的，实际上却是外科系统内最草根的类型，原因很简单，显微外科凭的是医生的手和眼，所以医生累的半死，偏偏显微镜下用不了什么耗材，所以医生也没有多少额外的收入。 当一种手术类型不断的拔高医生的劳动强度，又降低医生的收入的时候，自然就会不断的流失医生，后来者自然也不愿意加入。 如果说吕文斌和马砚麟，还会为了“运动医学”这个方向而去幻想的话，今年43岁的左慈典，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了。 能做克里斯骨折，放在镇卫生院的时候，都是强者中的强者了。 在左慈典的印象里，他当年遇到的最强同事，看影像片还经常磕磕绊绊的。X光片还好一些，外面医院带回来的核磁共振片，他们根本是看都看不懂。 当然，左慈典现在也看不懂核磁共振片，但是，他已经学会了克里斯骨折的处理。 尽管用凌然的说法，是“入门级”的，可左慈典依旧是浑身兴奋。满脸露笑。 “还是年纪大一点的医生懂事。”坐在对面的老太太，看着左慈典，突然来了一句：“看了这么多天的病，就你这个医生是笑着的。” 满眼笑意的左慈典呆了呆，转瞬也就意识了过来，连忙道：“我笑笑，你笑笑，就算治不好病，心情总能好一点。” “对啊，我现在早就不指望能治好病了，我就是先心情好一点。”老太太伸着胳膊，一脸的坦然。 左慈典于是将笑容放了出来：“治好病不是更好，心情可以更好。” “我这个骨折可以治好吗？” “可以，克里斯骨折而已。”左慈典想说这句话，都想疯了，现在终于说出来了，浑身上下都是一阵爽利。 “能治好就行，我相信你这个医生。”老太太的心情好了不少，拍拍旁边的儿子，道：“看到了伐，好医生就是这样的，懂得吧。” “左医生，辛苦您了，医者仁心。”做儿子的很乖巧的翘着手指。 在跟前等候看病的其他病人和家属，也是一个个赞誉有加，毕竟，谁都希望看到面带微笑的服务人员。而在今天，普通医生不愿意或不屑于卖的笑，都被左慈典给用了出来。 ”没有什么，我就是天生的脾气好。”左慈典调整着语言，一边看病，一边和患者的沟通着，并且让出身后的凌然，道：“我现在的技术，还都是凌医生教给我的，要说医者仁心的话，我们凌医生是当之无愧的。” 凌然目视前方，并不搭腔。 患者和家属自然更喜欢搭理自己的左慈典了。 一时之间，处置室里的气氛，竟是格外的好。 第二天，更是有病人，送了大幅的锦旗过来： “医者仁心”几个大字，让医生们看了就眼热。 锦旗这种东西，要说花费是不多的，但对医生们来说，陌生病人送了的锦旗，却是对自身的一大认可。许多医生做到主治乃至于副高，都不一定收过锦旗，这种东西，也不适合自己出钱作假…… 左慈典拿着锦旗，拍了好几张的照片出来，再发了朋友圈，才意兴索然下来。 忙碌了一天，到了晚上，左慈典回到一线医生的值班室里，左慈典望着手机里的照片，脸上再次浮现出大叔练习了许久才有的笑容。 “睡一觉，明天早点起来干活。”左慈典对着镜子发出宣言，很快就陷入了梦想。 凌晨五点钟。 左慈典一觉睡醒，连忙洗漱一番，赶往急诊中心的处置室。 一路上，左慈典还在想象着自己走入霸业中的场景……那个时候，金钱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身份地位，是周围人的捧哏。 “左医生，赶紧换衣服。”周医生的一声叫喊，将左慈典从梦想中拉了出来。 左慈典紧张的接过旁边递来的白大褂，略有不准的问：“这是怎么回事？” “要出海了。”周医生的表情郑重。 他自己也是穿了一件崭新的白大褂，看着就让人觉得精神抖擞。不注意看的话，平日里的懒散似乎也被收拾了起来。 左慈典却是有些莫名其妙：“出海？” “一艘船上的船员，突发问题，需要我们前往急救地点。”周医生顿了一下，道：“对方来不及送到医院了，又说船上有设备完备的手术室，所以，喊我们过去问诊。” 左慈典却是敏锐的听出许多的细节来，尤其是周医生的态度，更让左慈典心里嘀咕。第685章 医疗船（求月票） 左慈典匆匆忙忙的跟着周医生，同行的还有吕文斌和赵乐意。 周医生和赵乐意都带着出门的箱子，左慈典知道，里面还都装着两人常用的医用器械，是他们出行必带的装备。 两名主治两名住院医，理论上是可以开两台急诊手术了，忙的时候，加上护士，甚至可以开三台手术。 当然，若是要做大型的急救手术的话，还是需要副高以上的医生来主持的。周医生和赵乐意做过的危重病人毕竟有限，平时在医院里面独立操作还需要格外注意，派到外面去练手，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左慈典这么想着，再等着车开动，才低声问道：“周医生，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凌医生呢？” 医院那么多医生，派出左慈典和吕文斌的原因，肯定是为了给凌然做配合的，左慈典还不会狂妄到以为自己有资格独立出诊，就是配合其他医生，都轮不到他。 周医生坐到了车上，整整衣服，又摊到了椅子上，像是一只地下城软泥怪似的，懒洋洋的道：”具体情况还不是太清楚，凌医生现在是作为第一批的增员队伍上去了，我们是第二批。” “凌医生是首批增援？” “谁告诉你第一批就是首批的？”周医生奇怪的看左慈典一眼，道：“第一批前面还有紧急救援队，紧急救援队前面还有应急保障队，最前面还有先锋队，第一批才哪到哪呢。” 左慈典呆了呆，突然觉得跟周医生聊天好难受，还不如自己瞎想呢。转念一想，这货莫非也是瞎想的？ 左慈典脑海中升腾出这个念头来，也就不跟周医生问东问西了。 周医生面带微笑，安安稳稳的坐在车上，看着窗外的风景逐渐变的荒凉，然后渐渐地，渐渐地失去了意识，陷入了不深不浅，不轻不重，不打呼噜不憋气的梦想中了。 小车很快将几个人送到了码头，接着，就被第一时间送上了船。 “出发了。”引路的年轻人用对讲机说了一句，不一会儿，船体就轻轻的震了起来。 “那个，现在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呢，还要保密吗？”左慈典心里有点不安稳。他医院里做克里斯骨折正做的顺手呢，这样子离开了，新送来的克里斯骨折，肯定都要转给骨科了，左慈典觉得，就算是要出急诊，也应该说明一下吧。 引路的年轻人犹豫了一下，道：“告诉你们也没什么问题，新闻估计很快就报道了，宝元礁附近，一艘货轮和一艘渔船相撞，然后双双搁浅在了礁石附近，因为风大浪急等等原因，现在出现了多名伤员。救援局的飞机也只能后送三名重伤员回去，剩下的伤员，往返转送肯定来不及了，正好附近有一艘医疗船，所以，现在就是送医生和伤员上船。” 左慈典这下子听懂了，脸色不由变的郑重起来。 “医疗船的话，上面没有自己的医生吗？” “应该是不够用的。”年轻人说到此处，沉吟几秒钟，看看左慈典，道：“你们挂的牌子是急诊中心，到了这种时候，就要扛起这份社会责任来，不能拿补贴的时候开开心心的，用到你们的时候，又推三阻四……你是这一队的负责人吧，你不要问东问西的，做好自己的事是最主要的，上面安排了什么任务，你就完成人什么任务……” 左慈典听了个开头就知道不对了，偏偏想改话都改不过来了。 说到后面，左慈典想不承认自己是队长都不行了。 难不成，让赵乐意还是周医生出来顶雷吗？ 于是，43岁的住院医左慈典，就只好低眉顺眼的听对面只比自己儿子大个十来岁的小年轻训话。 赵乐意瞅了左慈典一眼，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的就转头了。他现在看凌然，也不能说是有多顺眼，看左慈典就更不顺眼了。 周医生依旧是摆成废渣的样子，恨不得平铺在椅子上，更懒得理会左慈典，人家小年轻有一句话说的没错，谁让你问东问西的？知道那么多又有什么用？该做的活还不是要做。难道还能逃得掉不成？ 船离港口，向着远海，越驶越远。 轰隆隆的发动机声，响在左慈典耳边，就像是那小年轻的训斥一样，好像是印在了脑壳中，如影随形。 同一时间，凌然已是坐着轰隆隆的直升飞机，抵达了距离宝元礁80海里远的医疗船上。 挂着“云华893”的医疗船，静静地横在碧蓝的海面上，天空如洗，微风如抚，若是再能点缀点海岛小鱼的话，就像是旅游公司的宣传画了。 事实上，周围的环境和风景是确实不错，但在此时，却根本无人有空欣赏。 直升飞机缓缓降落在了甲板上，霍从军抱着公文包就往下冲。 凌然亦是紧紧跟随，他的身侧是一名穿冲锋衣的官员，年龄比霍从军小几岁，面色冷峻。 “怎么样了？” “病人呢？” 凌然和冲锋衣官员，几乎是同时问出了话。 “病人全部在甲板下层……”二副匆忙过来，直接给凌然和霍从军领路。 穿着冲锋衣的官员留在后面，此时已是低声询问起来。 “有手术室是吗？条件怎么样，会晃动吗？”凌然的脚踏着船板，心里总是有些悬。手术可是最害怕晃动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晃动，说不定就挑破血管了。 二副先是看了眼霍从军，才回答凌然，道：“手术室设置在主甲板的下方，这里是全舰晃动程度最小的地方。我们目前抛锚的位置，远离风暴区域，今天白天的手术条件应该是有的……” 等他说完了，霍从军介绍道：“凌医生是我们云华医院急诊中心5个治疗组中的凌治疗组的组长，独立完成的手术过千例，手术成功率极高。如果你们想找一名技术好，能完成高难度手术的医生，凌医生是第一选择。” 二副肃然起敬：“一千例手术，很了不起了，看不出来……” “再去取血……”前方的走廊里，突然传出一声大吼，就见一名护士从里面跑了出来，边哭边跑。 嗤。 手术室的门开了又关，只能隐约看到一地的血污。 “直接去手术室吧。”凌然没有询问或者等待的意思，直接快走向手术室。 二副连忙阻拦：“凌医生，你要等手术室里的上一例手术做完，才能进去。” 凌然没理他，直接踩开了手术室的门。 虽然刚才只是几秒钟的开门时间，但凌然也是看的清楚，手术室里，已经是失控了。 不用看罐子里集了多少血，光看满地的纱布，就知道病人已是生命垂危状态。 止血止不住的情况，大医院里遇到的比小医院多。 因为小医院里是不做危重病人的，医生们冒风险的能力和医院更低。 事实上，小医院几乎都是不死人的，卫健委也不允许他们死人。有急难重症就送上级医院，这是多年的铁律。 而在大型三甲医院里，病人死掉了被看做是正常。 止血也是一样的问题。小医院的医生，可能不等大出血出现，就把病人给玩坏了，但他们只要转诊的快，死人就是死在云医的。 而在大医院里，大出血是手术室死亡的天敌，凌然每个月都要救一两次场的。 看到眼前的场面，凌然更是第一时间入内。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m.第686章 正常现象（求月票） 此时的手术室里，主刀的林鸿厚眼睛里都写着焦头烂额，只用余光扫了一眼，见是穿着白大褂，但不认识的医生，知道是社会医生，立即道：“没你们的事，这里不用帮忙。” 霍从军自己就是当过军医的，一看这个样子，就知道主刀的医生在爆发边缘了。 当然，手术做到这种时候，公立医院的普通医生也是处于爆发边缘的。只不过，军队的医生的脾气可能会更暴躁一些。 霍从军咳咳两声，道：“凌然，不用帮忙的话，咱们就先出去吧。这边应该还有一个手术室的，你先去熟悉一下情况……” 凌然也不知道听见没听见，就站定了看了十几秒钟，到林鸿厚道都忍不住抬头开骂的时候，凌然才跟着霍从军往手术室外走，不过，他是准备去洗手的，所以，凌然一边走一边道：“病人快死了。” 霍从军连忙道：“找到出血点就没事了，很多病人术中大出血的时候，都是岌岌可危的样子，血止住了就没关系了，凌然，你也不要着急，咱们先过去……” “他找错方向了。”凌然回答的更加直接。 林鸿厚本来就是爆发边缘了，此时再也忍不住了，“咚”的一声，将手里的止血钳丢到了角落，怒声道：“这里是救援现场，不是给你耍酷的地方。王干事，你们现在搞什么？找不到合适的人也不要找人来捣乱吧……现在救援任务这么紧张……” “出血口应该在脾脏附近。”凌然打断了对方的连串话，然后出去洗手了。 船上的手术区域相当简单，比云医急诊科的手术区还要弱，既没有层流设备，层高也要低一些，面积更是只有云医急诊室的一半左右，不过，该有的设备仪器，还是配置的相对全面的。 就手术室的条件来说，这艘船也就是二级医院的水平，但是，考虑到它是一艘能跑动的船舶，那就相当不容易了。 另一方面，为了节省地方，船上的手术区的动线设计还要更合理一些。凌然出了门走两步，就找到了洗手台。 林鸿厚却是相当的不爽，冲着凌然的背影，怒斥道：“脾脏出血？要是脾脏出血，谁找不到？谁不知道脾脏出血多？我这边搜了一圈了……” 他骂的声音很大，骂了几句，又转身骂救援队的干事，内心里，却是掩饰着自己的心虚。 术中大出血对外科医生的威胁，就像是性病对妓女的威胁一样。 术中出血几乎是避免不了的，采用再严密的防护手段，也总会有奇葩的事情发生。而外科医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减少概率，期望出现的是不致命的类型。 还不到40岁的林鸿厚，已经熟练掌握了许多种术式，能够应对多种突发情况，但就术中出血来说，他远称不上经验丰富。 就眼前的这个患者来说，林鸿厚找出血点已经找了一刻钟时间了，从一名外科医生的角度来说，林鸿厚的自信心之消磨，也快到了极限。 “再给我止血钳。”林鸿厚的声音恶狠狠的，继续忙了起来。 他的手伸入病人腹腔的时间，眼睛不自觉的瞥到了脾脏的方向，但是，林鸿厚还是第一时间否定了这个可能。 他刚开始做腹部探查的时候，就检查脾脏了，当时没有，现在再做一次检查又是何苦来哉。 就时间上来说，也不允许林鸿厚再想东想西了。 林鸿厚一通乱夹，确实是减少了出血量，但根本问题没解决，出血依旧不停。 嗤。 凌然再踩开手术室的门，走了进来。 接着，凌然就毫无顾忌的站到了手术台的对面。 通过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术，凌然已经约略的判断出了出血的方式和位置了，但是，保险起见，凌然还是将虚拟人唤出来了十几秒。 十几秒钟的时间，已经非常充裕了。 凌然轮番做了两次的试验，才收起了虚拟人，再对主刀的林鸿厚，问：“我能试试吗？” 主要是林鸿厚的操作面积太大，船上的手术室，全是紧凑型的，凌然不打招呼，就很难找到插手的空间。 林鸿厚这时候冷静了下来，该发的脾气，他都发的差不多了，一时间也懒得多说。 “稍等。”凌然同样没有要废话的意思，走到手术台前，又仔细观察了几秒钟，就将手直接捅入了病人的腹腔。 林鸿厚的嘴角提了提，决定过上几秒钟再开骂。 几秒钟后，病人腹腔内的污血，在抽吸器的抽吸下，肉眼可见的减少了。 抽吸器刚才也是在使用的，只是病人体内不断涌出了血液，才显现不明显罢了。 林鸿厚一下子就给呆住了。 “这尼玛……”林鸿厚盯着凌然的手和胳膊，浑身陷入了僵直似的。 “凌医生是我们请来的首批专家，也是国内知名的专家……”刚才被骂崩了的年轻干事唾面自干，转头开始吹嘘起了凌然。 林鸿厚的脸色阴晴不定，然后看着凌然的胳膊，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麻烦请快点缝合。”凌然抬头瞅了林鸿厚一眼，他的胳膊手还在病人肚子里呢，这位光是看来看去的，却不动手，就让凌然不愿意了。 “我……”林鸿厚发了一个音调，就说不出话了。只怪他刚才话太满，又得罪了手术室里所有人，以至于连就坡下驴的机会都没有。 没有话说，就只能蒙头做事。 林鸿厚在凌然的帮助下，扩开了腹腔，再找到出血点的位置，继而采用缝合的手段封闭…… 等凌然的手从病人腹腔内拿出来的时候，林鸿厚的脸已经比猴子屁股都红了。 “刚才不好意思……”林鸿厚心理建设了好半天，才算是说出了一句话。 霍从军看看凌然，咳咳两声，用所有人都听得到的语调，小声道：“友善点。” 凌然仔细的思考了友善的概念，然后，对林鸿厚点点头，道：“以你的水平，找不到出血点是正常现象，不用不好意思。”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m.第687章 虚 现年三十五岁的林鸿厚，是这艘“云华893”医疗船的常驻医师，也是基地医院里的资深主治医生。 公平的讲，林鸿厚无论是能力还是经验都在中上水准，也就是云华普通的资深主治的水平，如赵乐意那样，并不能说是弱了。毕竟，云华已经是地区顶级医院了，是全昌西省各家医院中的佼佼者了。正如林鸿厚能被选入医疗船，进而执行各种各样的重要任务一样，不成为同龄人的百分之一，根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医生这个职业，对于年轻人，或者说，对于正常人类中的年轻人来说，都是相当不友好的。 其他职业做到35岁，不说是人人如龙，但在其中的佼佼者，还是能够被称为中流砥柱的。若是从一个省的同行业者中优中选优，35岁的省内顶尖的从业者，抛去人脉关系等社会因素不谈，仅技术方面，是不会明显弱于旁人的。 若是操作性的蓝领工人的话，35岁可能正是一个人的巅峰水平。 可放在医生的行当中，35岁却只能说是起步阶段了。 哪怕林鸿厚的天赋不错，知识储备不错，一直以来都学习的颇为努力，机遇机会也都没少获得，经验积累的也不少，但放在整个医生体系中去，依旧只能泯然于众人。 因为他需要对比的不是35岁的同龄人，而是同样努力而更多积累的45岁医生，乃至于55岁医生。 在别的行业，从35岁到45岁，乃至于55岁的从业者，可能都是被动学习和积累的，走下坡路的或许比走上坡路的还要多。 但在医生行业，不到主任全得主动学习，否则，就是咸鱼一条。 在这样的环境下，林鸿厚的技术还真的就显不出来。 医疗船是因为要求更年轻的常驻医师而选择的林鸿厚，并不是因为他比基地医院的其他医生更优秀而选择的。 可横向对比的话，赵乐意一级的医生，就医学技术来说，还真的是小字辈，是那种到了门诊日，只能枯坐在“普通门诊”中等待的小医生。 凌然出去开飞刀的时候，都不知道拉了多少条这样的主治给自己拉钩了，对林鸿厚技术的评价，凌然可以说是很中性了。 就是不怎么样！ 林鸿厚的脸，却是黑了又黑。 相对于赵乐意这样的主治医生，林鸿厚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没有数的医生。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一年有半年在海上飘荡，剩下半年还有一半时间在培训的林鸿厚，浸入医院系统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在医院内，面对高级医生的那种距离感，林鸿厚感受的也远没有地方医院那么深。 而在日常行医的过程中，他面对的病症其实也相对简单——血流成河的场面固然可怕，可就医学来说，这种病症的治疗都是比较简单的。 接触的上级医生少，对上级医生的需求少，让林鸿厚略略有些自视甚高，他抬头瞅了凌然一眼，用讽刺的语气道：“凌医生是吧，咱这个水平，还真是让您操心了。” 凌然给予一个理解的笑容。 弱鸡医生他是见得多了，也没什么不习惯的。 林鸿厚却对凌然的笑容无比的不习惯，又是忍不住哼哼一声：“行，您水平高，您多指导。” 霍从军听着就心叫“傻缺”，忙道：“凌然……” 凌然向霍从军点点头，再对林鸿厚指导道：“单就刚才的缝合来说，也看不出太多的问题，你缝血管的手法粗糙，这样估计要练很久。腹腔内的解剖结构明显不清晰，恩，这个也不是能立即提高的，可以先从脾的解剖结构开始学习……” 林鸿厚越听越是蒙，不过，凌然那一手徒手止血，还是相当有震撼力的，于是，林鸿厚就对着旁边的霍从军和救援队成员撇撇嘴，然后干脆利落的让开位置，道：“来，位置给你。” 他倒要看看凌然的技术，然后，再准备选一个恰当的角度来喷他。 作为一名多次出国做过医疗援助的医生，林鸿厚其实没少和国内外的医生拼技术。 当然，是与同年龄段或年龄相差不多的医生拼技术，年纪大的，也不会给他们比较的机会。在医生这个群体里，反而就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对技术的概念更执着。 凌然毫不犹豫的站到了林鸿厚让出的位置来。 带有教学性质的飞刀手术，凌然至少都做了有大几百例，宽泛一点的话，说不定能有上千例，虚心受教的，或者考教式的，凌然都遇到过，而他从不分辨…… 就像他从不对同学中的弱鸡分类管理一样，凌然向来都是一视同仁的。 霍从军扶额不语。 虽然自身就是一名大喷子，但在实际操作中，霍从军其实是很重视天时地利人和的。 刚刚上船，霍从军本来是更愿意了解一下船上的情况，不过……喷了也就喷了吧。 霍从军调整了一下身体姿势，决定静静地看。 林鸿厚也逐渐安静下来。 因为在他还在思考，如何讽刺挖苦凌然的时候，凌然已经将脾脏的首尾给处理干净了。 林鸿厚一点毛病都找不出来。 这样的情况，林鸿厚本人其实是很少遇到的。每个外科医生都有不同的习惯和做事方式，做手术的过程中，总有处理的好的地方，或者做到不擅长的部分。 就像是学生做题，既有做对了难题的时候，也有做错了简单题的时候。 林鸿厚原本计划找一个低级错误喷起——就凌然这个年纪的医生，低级错误不要太多，在林鸿厚的印象里，基地医院里的年轻医生，错误多的简直是骂都骂不过来。 然而，林鸿厚并没有找到低级错误。 很自然的，林鸿厚并不慌，就算一个学生简单题都做对了，老师要骂的时候，还不是有各种角度？ 林鸿厚看啊看，想啊想…… 他看着凌然将脾脏处理完了，看着凌然将受伤的血管缝合起来了，他看着凌然开始给肝脏动手动脚…… “肝……那个……”林鸿厚慌神了，肝你都敢碰？你太膨胀了吧。 “马上就好。”凌然这时候并没有讲解的意思，肝脏相对于林鸿厚的等级是略困难的，也就没有讲解的必要，看得懂就看，看不懂就算是比较常见的状态。 凌然则是快速的做游离和打结，然后切了很小的一块，道：“送病理。” “送病理室吗？您怀疑有癌症吗？”手术室里的巡回护士也愣住了。 “有点像，和最近做的几例肝癌手术中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凌然此时多解释了一句，才催促道：“快速送过去，我先帮病人把身体其他部分处理一下。” 霍从军这时候才有机会开口道：“凌然今年做了500例以上的肝切除，按照他的判断执行就行了。” “哦？哦……”林鸿厚的声音虚虚的。第688章 冷静（第二更求月票） “船上的条件，可能不适合做肝癌手术……”林鸿厚想了半天，才迟迟疑疑的说了一句。 要是换刚才的话，他就斩钉截铁的说不行了。 肝切除的条件多苛刻啊，其最复杂的地方，就在于无数多的血管，和无比丰富的血供，可以说，一个切除的动作有不对，转眼见就是控制不住的大飙血，比起林鸿厚刚才的大出血，绝对是大巫爸爸瞅孙子的架势。 所以，就算是在三甲医院的手术室里，能不能碰肝子，也是非常严肃的话题。一场肝癌手术前，做的检查也得凑一本书才行。 凌然摇摇头，道：“现在不做掉，回去就没法做了。” 这个病人刚刚的大出血已经可以说是很严重了，等再拉回去二进宫，再考虑到可能的癌症扩散，那生存率肯定是断崖式的下跌。 而凌然看病人的肝脏情况，最多也就是中早期罢了，还不如冒险在船上做掉呢。 当然，这是要在有人能做手术的前提下。 林鸿厚就怎么想怎么觉得不行，听了凌然的话，仍然摇头道：“你们可能不了解医疗船里做手术的风险。就算医疗船停在远离风暴区域的海域里，手术室的位置也是精挑细选过的，但在大洋之上，发生意外波动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这样的手术，你们就算要做，也得我们的船开回码头，然后在风平浪静的码头做手术。” 凌然想了几秒钟，道：“病人可能等不到回码头了。” “那也比死在手术台上好吧。”林鸿厚咬牙说了一句，然后展现出“言尽于此”的架势。 凌然则是奇怪的看了林鸿厚一眼，道：“治好了就行了。” “肝癌手术……你就不怕突然一个晃动，戳破了肝脏？” “无预期的风险总是存在，发生了，就想办法处理。”凌然的表情淡然。他是非常喜欢受控的局面的，对于手术失控的认识，却是比林鸿厚要深多了。 林鸿厚很想说“哪里有那么容易”，可是转念一想，林鸿厚又回忆起了凌然适才徒手止血的场景。 做肝脏手术的最大危险就是出血，或者说，做任何外科手术的最大风险都是出血，只要出血控制的好，其他的困难，都会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来处理的。 当然，控制出血和控制出血也不是一个概念。 林鸿厚也是能控制出血的，他本人擅长的就是创伤类的手术，日常手术经常就是与各种出血打交道的。像是刚才的手术，要是没有凌然参与，林鸿厚也不见得就做不下来，无非是把其他所有可能出血的位置给排除了，再找回到不可能的位置去，如脾脏。当然，出血量可能会大的惊人，但病人还较为年轻，也许能坚持到换血0…… 总的来说，林鸿厚刚才没有放弃控制出血，就是还有信心，有可能控制住出血。这也是一名35岁的优秀资深主治所掌握的技术之一。 只是与凌然的技术水平，相差太大。 林鸿厚看着凌然，不禁设想到了接下来的可能的手术场景：凌然做肝脏切除手术，手术刀落下去，或者镊子放下去的时候，船体一个震颤，然后就是飙起来的热血如练……接着，凌然伸手捏住，徒手止血，快速缝合，接着继续做手术…… 林鸿厚不得不承认，感觉上，好像真的没毛病似的。 尽管说，这样的手术做下来，病人的预后肯定是不太好的，但是，生存率还真的会比送回码头的生存率高。 林鸿厚微微低头，他不想再附和凌然了，可也不好反对，所以只能沉默以对。 霍从军望着林鸿厚阴晴不定的表情，心里突然有点想笑。 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为什么会有师徒式的影响力，高年资医生对低年资医生，为什么好像有武林门派式的压迫感，归根结底，都是技术碾压。 就像是凌然现在这样子，他提出来的观点，林鸿厚哪怕再想反对，但他除非失了智，否则，就根本没法反对。 哪怕林鸿厚真的失了智——医生又何曾怕过精神病。 凌然静静地操作着。 今天并不是单纯的肝癌手术，他得将首尾处理妥当了，接下来再做肝脏手术。 而在林鸿厚看来，凌然简直是赤裸裸的炫技。 就比如好好的血管，顺手就是一个缝合，这可是在船上啊，难道真的没有压力吗？ 刚才被他处理过的脾脏，也被凌然又拉了起来，秃噜秃噜的一通操作，原本好似北方包子似的脾脏，就被做的像是南方包子那般圆润精巧了。 林鸿厚看啊看，看啊看，慢慢地，表情都变的冷静下来，残存的愤怒也都被冰冻了起来，就好像一架篝火，被一桶桶的冰块浇上来，刚开始，篝火还会发出刺啦啦的喊声，之后，就只剩下叫冰块洒落的声音了。 一会儿，病理检查的电话也打了回来。 “是恶性肿瘤。”巡回护士接了电话回答，眼中闪烁着钦佩。 凌然点点头，再调整了一下位置，道：“那就开始游离肝韧带吧。这位……医生，你做过肝切除吗？” 林鸿厚的脸涨的通红：“没……没有。” “来帮忙。”凌然说完，再看向刚才一直给自己做助手的林鸿厚原助手，问：“你要休息一会吗？” “不用。”后者心里激动，却不敢表现出来。 凌然点点头，再观察了一下肝脏的状态，道：“肿瘤的覆盖范围应该不大，需要着重注意的是门静脉和下腔静脉……” 一边说，凌然一边就操作过来，做了几步，又指挥着林鸿厚： “肝圆韧带剪断。” “手指灵活一点。” “双手打结，打深了。” 这可以说是凌然的习惯了。他现在常年在外飞刀，到了手术室里，用他院的医生做助手，总是不可避免的被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就是各种上手的要求。 有时候，凌然参与的飞刀手术，直接就是保姆手术——对方医生想独立上手，可自己医院又没有能独立做该手术的医生保驾护航，所以只好花钱请上级医院的医生来做保姆。 凌然对手术内容向来不是很挑剔，也愿意给其他医生以机会，特别是在手术效果不差的时候。 现在，林鸿厚虽然没有提出要求，但凌然对弱鸡向来是不分类的，既然别的弱鸡能得到上手的机会，凌然就不会刻意不给林鸿厚机会。 所以，林鸿厚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奖励：在凌然医生的指导下工作。 林鸿厚内心不情愿，但身体却诚实的照做着…… 林鸿厚的脑海中，就仿佛有两个小人。一个是身体小人，一个是内心小人。 身体小人不断的安抚着内心小人。 身体小人语重心长：这可是肝脏切除术啊！ 内心小人呵呵：做人最重要的是从心，肝脏切除术又如何？ 身体小人苦口婆心：遇到腌臜的货，你想上手做一次肝脏，弄不好都得陪睡。 内心小人呵呵：陪睡是身体的事，关我屁事。 身体小人呵呵：晚上吃肥肠，看老年肠梗阻手术。 ：。：第689章 风平浪静 凌然悠哉悠哉的做着手术。 肝癌手术就太让人熟悉了，他刚在京城做了一个月的肝癌手术，而且是被人盯着看，守着学的状态，所以，凌然不仅自己做的很顺畅，指导林鸿厚也很顺畅。 林鸿厚乖巧的做着助手。 手术室是一个非常丛林化的地方，当林鸿厚发现自己的技术远远及不上凌然的时候，林鸿厚就像是豺狗向狮子屈服了一样，宁愿吃狮子的残渣，也不敢像一条狗一样上去挑战狮子。 敢不敢其实也不重要，因为敢的就会死，这是非常纯粹的社会关系。 不过，林鸿厚的身体小人虽然屈服了，他的内心小人是不会屈服的。 望着凌然飞快的动作和速度，林鸿厚的内心小人甚至还有那么一些想笑：炫技吧，你就炫吧，今天才是救援队出动的第一天呢，后面的日子还长着呢，你总不能天天都这么快吧，你有本事就把自己活活累死啊！再说了，这样的炫技有意义吗？就为了让我看吗？还真的是荣幸呢…… 林鸿厚这么想着，心情甚至都变的好了一些。 叮铃铃。 手术室里的铃声响起。 凌然下意识的抬头看了一眼。 他今天是没采用随检模式的，病人的年纪比较轻，就算是切掉多一点的肝脏，也不会影响到太多的预后。当然，如果能少切一点还是要好些的，但条件不允许，就不应该为了少切肝，而拖延时间。 不过，凌然还是对手术室里的老铃声有些敏感。 巡回护士快步而去，拿起话筒“恩恩”了两声，表情逐渐严肃。 咣。 巡回护士放回了话筒，再看看手术室里的一群人，咽了口唾沫，道：“直升飞机即将转送两名重伤员过来，一名疑似颅骨骨折，一名双臂骨折，昏迷……” 林鸿厚顿时紧张起来：“船里只有两间手术室，不知道隔壁的手术做的怎么样了……” “那我们也得做快些。”凌然说着伸手要器械，并对护士道：“集中精力，加快速度。” 林鸿厚奇怪的“啊……”了一声。 接着，就见凌然的速度足足加快了一倍有余。 血管……缝合完成…… 肝韧带……撇到了一边…… 胆总管……完全无视…… 林鸿厚用起浑身解数，也只是勉强跟上凌然的速度……几十秒钟，然后，林鸿厚就沦为拉钩侠和打钩机器人了。 凌然的风格，向来是助手能做到什么程度，就让助手做什么。 而就目前的速度来说，林鸿厚几乎是什么都做不了了。 他本来就没做过肝切除，凌然的速度加快以后，更是超出了林鸿厚的理解范围，有好几个步骤，林鸿厚甚至不知道凌然在做什么。 做手术，经常被人称作是机械的，可实际上，它比机械安装要复杂太多了，因为在大部分时间，术野都是有限的，就像是你要修理一样东西，不仅不能采用破坏式的方式，而且经常只能有一个小开口，还可能是某个奇怪的方向。 想象一名机修工，他现在被要求修理一台发动机，且不能从前盖打开，而只能从某个侧面开口，开口还不能太大，可能只有30厘米的样子，这时候，其日常所见的发动机的截面图已是完全变化了。可最麻烦的地方还没出现，最麻烦的地方在于，每台发动机实际上都是不完全相同的，里面的线路全是自然生长的不说，一些重要的部位还可能是错乱的…… 林鸿厚没有充足的准备的情况下，跟不上凌然的节奏是理所应当的，事实上，当凌然的手术进度加快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林鸿厚已经失了智了。 他都不知道凌然在干什么了，只能完全跟随凌然的语音命令来进行，就像是一只傻缺的住院医似的。 林鸿厚只能运起全部的心力，拼命的集中注意力来做手术。 他的内心小人甚至连愤怒都发泄不出来，只能不停的念叨：这是炫技吧，这是炫技吧，炫技成这样过分了吧。 他的身体小人虚弱而愤怒的发泄：闭嘴！ 凌然越做越顺。 林鸿厚越做……脑袋越是空白一片。 他甚至想要高喊一声“缓一缓”，却是连想个理由来叫唤的空挡都没得到。 突然…… 船体微微的晃荡了一下。 凌然立刻将手里的夹子给挪开了，林鸿厚的动作也很快，但肝脏的复杂程度，却在此时起了负面作用。 林鸿厚的手带了一下深部拉钩，一汪静脉血，瞬间就流了出来。 “出血……”林鸿厚的眼睛顿时就红了。 “知道了。”凌然却是早有准备。 做手术的时候，无意外本身就是意外情况。 凌然又是第一次在船上做手术，所以，更是早有准备，只见他顺手将夹子一甩一丢，空闲出来的手，就直直伸下去，攥住了失血的血管。 “持针钳，装可吸收线。”凌然命令了一句，等拿到器械，就用左手缝合，单手打结，完成了出血点的缝合。 “血压。”凌然问低头检查并问。 “110，70。”麻醉医生站了起来报数。 “那继续手术。”凌然丢开持针钳，继续做手术。 林鸿厚的身体小人：ORZ 林鸿厚的内心小人：囧rz …… 凌然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全部的手术。 不像是在医院的手术室，医院是手术室有限的地方，因此，凌然也没有再度让任何权力，一个人将手术从头到尾的给做了下来。 “有ICU吗？没有就送特护病房，特级护理。”凌然做完手术，丢开了剪刀，再特意叮嘱了两句。 “有特护病房，明天就可以送回基地的ICU了。”林鸿厚回答的很快，语气已经像是给上级医生说话了。当然，还没有真正的下级医生那么乖巧，毕竟，凌然和林鸿厚本身是没有隶属关系的。 但是，手术室里的权威，却是通过技术建立的。 林鸿厚反抗不了，也放弃反抗了。 不一会儿，天上就响起了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声。 那是运送凌然和霍从军的直升飞机，它从陆上起飞，搭载凌然等人到“云华893号”以后，稍作准备，就运送救援队成员再前往宝元礁，完成一部分的救援工作以后，再搭载伤员返回医疗船。 由于宝元礁目前仍然处于风暴区，所以，直升飞机显的颇为狼狈，但是，飞机内的伤员，却被保护的很好。 两名重伤员，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入了手术室。 霍从军这时候也洗手换了衣服，进入了隔壁手术室，毫无阻碍的接手了手术室大权。 比起林鸿厚，隔壁手术室的医生更加年轻，也更缺乏自信。 到了这种时候，做医生的，不是高喊两句口号，就能激起信心的，或者说，激起了信心也没什么卵用。 就算是凌然，此时也是选择了双臂骨折的患者，并将颅骨骨折的患者，留给了霍主任。 两间手术室里，再次关上了门，进入了新一轮的忙碌。 头顶的直升飞机，也只停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再次搭载着救援队员，向着狂风暴雨的方向冲去。 距离宝元礁86公里处，重新恢复了风平浪静，安静如风的状态。 天蓝。 水蓝。 波浪清平。 美好仿若天堂。三更求月票，求怜惜前几天就算是小小的休息了一下吧。 没想到我志鸟村，也有双更当休息的日子…… 今天继续三更了。 只为了求……月票…… 另外，感谢书友“乾坤正气”打赏的盟主，有读者批评我对盟主大大的关心不够，及时改正，拜谢拜谢。 其实还想休息两天的，但领先的优势，又被缩小到几百票了，怎么说呢，追兵才是催更王来着。 不过，给后面的书打月票这种骚操作，说说就好，不要真的执行啊。 这本书我写到三更，基本就是濒于崩溃的状态了，四更其实就是崩溃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种故事，某某作家看着远方突然就流出泪来了…… 我今天三更，之所以没哭出来，只是因为我没空看远方。 我现在写着单章，顺便看一眼窗外，我没哭，是因为我得早点睡觉，明天才能用勤奋活下来…… 求月票…… 求读者大大怜惜。 投入所有的时间、精力和智力…… 希望能得到诸位读者大大的认可。 喵……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三更求月票，求怜惜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90章 救援（求月票） 左慈典感觉自己坐了很久很久的船，才终于听到了期待已久的声音： “快到了，准备下船。”说这个话的时候，这名救援队的资深队员的嗓子稍有些哑。 左慈典递了一瓶水给他，道：“润润喉咙，说了一路的话？” “恩。”资深队员有些闷，喝了水，又平视前方一会儿，才道：“队里有的队员太年轻了，紧张。” “干救援队挺危险的？”左慈典笑问。 资深队员呵的笑了一声，满是讽刺，再回头看左慈典的那张糙脸，不由摇头：“你很少出海吧？” “老实说，我总共也就坐过几次船，这次可能是最久的一次。以前就是跟人出海钓鱼之类的玩一下，再有坐过一次渡轮，没什么感觉的就到了。”左慈典活动了活动身体，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船，他是又累又怕，精力也有些不济了。 “资深队员望着前方，缓缓道：“用我们的话说，风暴不长眼，你想想，陆地上挂大风下大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海上刮着大风大雨的时候，还要进去找船找人再救人……” 说着，他将大腿的裤子给拉了起来，展示出一条又深又长的伤疤。 伤疤有点狰狞，像是根树枝之似的，还有些小小的分叉。左慈典一看就知道，这是撕裂的很深以后，再缝合养好的伤口，估计恢复时间都很长。 “我当年顺着桅杆落人家船上，被一条捆扎绳给甩了，要是钢索，多数已经挂了。”资深队员一脸庆幸：“救人的变成伤员，说起来挺可笑的，但你避免不了，对吧，海上的事情啊，你真的是说不上的，活下来的是命大……” 资深队员从兜里掏出一根烟来，叼在了嘴里。 左慈典点头：“确实不容易。” “呵呵……”资深队员又笑了：“风力四级是不容易，刮着风降到遇难的船上是不容易，潜水员绑着绳子下海也不容易，风力七级怎么讲呢……那就是看命了。” 左慈典顿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甚至都不是很清楚风力七级是什么概念。 不过，就眼前的海洋，即使还处于驯服状态下，左慈典也有太多恐惧的地方了。 “我们救捞局有年搞体检，不到100个潜水员，体检出7个股骨头坏死……”资深队员凝视着前方，突然问道：“你知道我刚才为啥给小张做思想工作，做了那么久吗？” 左慈典摇头。 资深队员忽的笑了出声：“他本来计划后天结婚。” 左慈典哑然：“那还出来？” “所有人取消休假归队，又是这么重大的救援任务……他主要是气不过，定好的酒席，酒店不给取消就算了，让少上几桌都不行，你说我们一个救援队都在外面，酒店上的席给谁吃？本来女方父母就不乐意，现在这样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资深队员摇头，把刚才搅和了一路的牢骚话，一股脑的丢给了左慈典。 左慈典听得也是一阵无奈。酒店自然是有酒店的难处的，后天的酒席，说不定菜都买好了，临时取消说不定就得酒店买单，那是也是很没道理的事。可另一方面，想想年轻的救援队员要花钱买空酒席，甚至没空参加自己的婚礼…… 就凭这个，他以后在老婆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吧。 左慈典不由想到多年以前，自己的婚礼结束以后——恩，好像无论怎么样，都是没什么地位的样子…… “医疗船就相当于移动的医院。”资深队员的声音再次响起，顺着风飘入左慈典的耳中：“这次的救援规格高的很，看医疗船就知道了，我们每年救捞上百起，有医疗船参与的没几次。就是停的太远了，停80多海里外，放陆地上，都到隔壁县了……” 左慈典打量着前方的医疗船，下意识的点着头。 对久居陆地的人来说，“云华893”算得上是一艘大船了，它是集装箱船改的，到今天其实是有些旧了，外观也谈不上霸气如何。 若是在港口，与那些新下水的货轮比的话，“云华893”或许只能自称小老弟。 但是，地处大洋之间，眼望着这样一艘首尾过百米长的大船，左慈典心里不禁很是安宁。 “上船去吧。”救援队的资深队员见小艇准备好了，就呶呶嘴，又将周医生等人给喊了过来。 “你们直接去宝元礁？”左慈典问。 “对，我们的任务就是去现场了。”资深队员的脸色平静：“我们救人回来，你们给人把命保住，这个事就妥了。” 也没有多少鼓舞士气的临别戚戚，左慈典、周医生、吕文斌和赵乐意被送上了快艇，就目视救援队转向离开。 船在海上，要很久才会看不见，但众人却是早早就沉默了。 “到了就去帮忙。”医疗船上，一名卫生员跑过来通知。 “哦，往哪边？”吕文斌提着东西，跑的最快。 卫生员给指了方向，想了想，还是带着几个人下去了。 在非战争时期，医疗船最长做的事，就是周游全球，给贫穷落后地区做医疗援助。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一艘医疗船能够搭载上百名的医护人员，提供不亚于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 但就目下的环境里，救捞局是没能力让一艘医疗船齐装满员，枕戈待命的。就算是有钱，船上的医生也受不了。 医生毕竟不同于军人，不是守在船上光训练待命，就能保证工作状态的。 所以，“云华893”医疗船日常的编制里，就是两名主治级的医生，两名住院医一级的医生，以及多名卫生员的配置，而在实际操作中，另一名主治和住院医早早就辞职离开了，想找一名继任者都难，剩下的，就是林鸿厚和一名住院医，以及多名卫生员了。 卫生员平时做简单的包扎或创伤处理都没问题，但涉及到手术的时候，哪怕是最简单的想阑尾炎手术，都是难以胜任的。 左慈典等人事先已经被告知了任务，到了甲板下，立即被带着熟悉情况，再换衣服，准备去手术室帮忙。 “老左，你到手术室，帮凌然看着点。”周医生换衣服的时候就特别提醒：“这种医疗船的医生，我以前有接触过，都是傲得很，有的还就想和我们比一比。” “比？” “人家叫我们，都是地方医院的医生，是不是有点高低级的意思？”周医生呵呵笑两声，道：“现在地方的医生经验多，技术好，但总有人不愿意承认……不过，咱们在人家船上，也不是来砸场子的，你就帮凌然注意一下，别给做了工作，回头还被告一状。” 左慈典自然是“恩恩”的答应着，然后带着吕文斌去手术室。 “你先别说话，跟着我，咱们见机行事，你别冲动。”左慈典也在路上叮嘱吕文斌。 吕文斌满口答应。 嗤。 左慈典扎着手，踩开了手术室的自动门。 “凌医生，我这边好了，您看看。”门内，林鸿厚的声音，对左慈典和吕文斌来说，陌生又熟悉。 陌生是陌生的声线，熟悉则是熟悉的语气和语态。 吕文斌看左慈典一眼，低声问：“舔？” 左慈典盯着林鸿厚两眼，微微点头以确认。第691章 猛龙过江（求月票） ”凌医生，我们来帮忙了。“左慈典和吕文斌进了手术室，就大声报道。 凌然抬头看了一眼，“哦”的一声，立刻道：“正好，你们给他腿部做清创，一人一条腿。” “好。” “是。” 左慈典和吕文斌立即答应一声。 快速的做了一个检查以后，左慈典则小声的再分配：“小吕，你做脚，我做腿。” 说话的同时，左慈典向吕文斌挤了挤眼睛。 吕文斌心领神会。 左慈典的技术水平是比不上吕文斌，吕文斌现在都是能独立做tang法缝合的人了，虽然比凌然的技术还差得远，但能就是能做，在国内的医学圈子里，这都可以算是一份资历了。 就左慈典判断，凌然对面的医生，单就精细缝合方面，估计是比不上吕文斌的。 所以，为了不露怯，左慈典就让吕文斌站出来做脚，而他说话的口吻，却好像是吕文斌的上级医生似的。 就年纪来说，左慈典当吕文斌的上级医生是绰绰有余了。 吕文斌也很快领悟了左慈典的“计谋”，乖觉的就像是一名最弱鸡的小医生似的，在左慈典医生指导下，自去脚部的位置，默默的做手术。 过去一年多的卖猪蹄的生活，让吕文斌成长了许多，曾经懵懂如猪的少年，也渐渐精明的像是猪贩子似了。 吕文斌甚至还给自己加了戏。 他运起全部的本事，睁大眼睛，集中注意力做着手术，表面上，却好像是很随意的样子问：“病人是从前面的撞船现场送来的吗？到处都是擦伤什么的，这个脚趾头都骨折了。” “是从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的不算太重，都是船送过来的。”林鸿厚观察着吕文斌的动作，口中道：“直升飞机的主要任务是在现场做救援，后送伤员只是附带的，不是非常危重的病人，是不会用来做运输的，那就太浪费了，咱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直升机。” “哦。船送过来也可以，保护的挺好的。”吕文斌说的特轻松的样子，表现的也非常轻松，但实际上，吕文斌做的是无比用心。 落在林鸿厚眼里，看到的就是一名手术做的相当不错的医生，很随意的一边聊天，一边操作…… 吕文斌的手术技术不能说是非常强，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技术恰恰是比林鸿厚强个两三成。 吕文斌本来就是从凌然这里学到的技术，基础打的牢固，学到的技术也先进，加上大量的手术经验，完全的覆盖了林鸿厚所掌握的技能。 另一方面，因为吕文斌也就比林鸿厚强个两三成，所以，吕文斌所有的操作，林鸿厚都能看得懂，也就知道其中的难易，了解其中的复杂…… 林鸿厚再看看吕文斌的年纪，不由对吕文斌深感佩服。 他主动道：“这位吕医生是凌医生的同事？” “凌医生是我们治疗组的负责人，我现在还是住院医。”吕文斌憨厚的笑两声，像是一只伪装黑猪的杜克猪。 林鸿厚不由惊叹：“凌医生已经是治疗组的负责人了？” “你不知道？”左慈典更惊讶，现在的医生，都不用冒头衔，就能收舔狗了？如今的年轻医生都是怎么回事，舔的这么随意。 林鸿厚只是摇头：“我们刚才一直忙着做手术，都没有聊到这方面的话题……” 左慈典释然，算算时间，既然是一直忙着做手术，那这么几个小时的时间下来，林鸿厚应该也是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个什么医生了。 林鸿厚又问：“凌医生现在已经是云华医院的治疗组的负责人了？” “是的。”左慈典认真的道：“凌医生是技术太好，所以，破格提拔。” “哦……怪不得，怪不得。”林鸿厚一边点头，一边小心的看着左慈典，问：“那您是……” 左慈典微笑：“我还是小医生，给凌医生做助手，给凌医生服务。” “哦……哦……”林鸿厚笑着点头，自然是不信的。 论年龄，左慈典是在场最大的，那不说他的职位，技术肯定也是很强的，毕竟，医生的技术，是用时间堆出来的。 于是，林鸿厚在脑海中想象了一下，比吕文斌的技术强很多的左慈典的技术…… “云华医院卧虎藏龙啊。”林鸿厚忍不住感慨。 左慈典笑笑：“我们就主要是日常任务重。” “很多手术？” “我们凌医生是手术狂人来着，平均每天5例手术的话，肯定是说少了的。”左慈典微笑，道：“光是肝切除手术，我们凌医生就做了大几百例，光是前段时间去京城开飞刀，就做了一个多月的手术……” “凌医生还去京城开了飞刀？”林鸿厚大为惊叹，眼中更是开始出现更多的钦佩之色。 他是在医疗船上工作的，最羡慕地方医院的，一个是案例多，学习的机会多，另一个就是飞刀了。 在林鸿厚的想象中，能做飞刀的都是超牛人，是一个医生能战胜一个城市医疗体系的例证，事实上，最初的飞刀也就是这样的，不能超过一个城市的最高水准，去飞刀的意义就是不存在的。 当然，现在的飞刀要求变低了，尤其是同城飞刀的出现，大大降低了飞刀的门槛，可即使如此，前往京城飞刀也是林鸿厚不可想象的。 “怪不得……”林鸿厚缓缓点头。 左慈典问：“怪不得什么？” “怪不得会派凌医生增援我们。” “对，这个是最个正确决定，我们凌医生别的不说，做手术，而且是连续做手术，你是真的没见过。”左慈典心有戚戚的样子。 凌然长时间的手术，经常是干掉三个助手的状态。 想到此处，左慈典又有些担心救援的情况了。 林鸿厚缩着脖子，愈发的乖巧起来。 他现在相信“不是猛龙不过江”的话了，而面对这么多猛龙，林鸿厚突然失去了当地头蛇的兴趣，就好像一条失去了梦想的小青蛇，既不想吃老鼠，也不想干许仙，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凌然则始终都是安安静静的做手术的样子。 “镊子……” “纱布……” ”纱布！“ ”纱布！“ 凌然飞快的填好了前面病人的腹腔，再道：“后送吧。” 在船上做了几个小时以后，凌然也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妄图一个人将手术从头做到尾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就船上的设备和条件，该后送的病人还是要后送的。 左慈典一边执行命令，一边学习着船上的手术操作。 一波又一波的病人做下来，左慈典也渐渐的习惯起来。 “有危重病人送过来。”巡回护士接了电话，放下不久，天上又响起直升飞机的声音。 左慈典赶紧出门接机，从直升飞机上卸下病人就往回跑。 这时候，一阵海风吹过来，露出了病人的大腿。 剪开了裤面的大腿正面，是一个又粗又长，好似树枝的伤疤。 左慈典的心，一下子抽住了。第692章 找那个又老又黑的左医生（求月票） “被绳索抽中了身体，然后反复多次摔伤。”跟着直升机一起过来的救援队员的表情沉沉的，多了一分凝重，少了一分激动。 激动在救援现场，在路上就消耗光了。 左慈典见过很多随救护车而来的病人家属，看到救援队员的表情，也是心里一沉。 这是心知不好，又无可奈何的表情。 左慈典将病人推入电梯，等门关上，再打开扣锁，看了一眼病人的腹部，就能理解救援队员的心情了。所谓反复多次的摔伤，显然不是一个修饰名词，而是真正发生的情况。 左慈典回想两人不久前的谈话，眼泪都险些要流下来了。 同一个人，早上还是谈笑风生的，给队里的年轻人做知心大叔，为其抱怨生活，转眼间…… 左慈典其实不是一个常见生离死别的人。 他在镇卫生院工作的二十多年，见到的死人还没有在云医几个月里见到的多，无论是数量还是感情上，左慈典都更像是住院医，而非那些习惯了死亡的老家伙。 左慈典得非常努力，非常努力的，才将眼泪含在眼眶里，而不流出来。 老年人的眼袋和黑眼圈，老男人的黑脸和不被人关注的脸颊，发挥了更大作用。 “我们去1号手术室，给凌医生做手术。进门第一间手术室，中间写着1号，绿漆写的，很显眼，中间谁要都不给。“左慈典特意多次的叮嘱。 一起来送人的救援队员转瞬领悟，却是机警的左右看看，问：“挂脚签？” “还不到，但给凌医生是最好选择。” 左慈典和救援队员的说话，驴唇不对马嘴，但却都互相理解了在说什么。 所谓挂脚签，就是在大脚拇指的位置挂不同颜色的标签，用来标识病人的疾病严重程度，以帮助医生更有效率的救人。 采用这种分类模式的现场急救，据说能比不采用分配模式的现场急救，多活几倍的人。 但是，挂标签的模式也是非常残酷的，有的病人会因为伤势过重而被放弃，有的病人，也许接受正常的急救都能活下来，但因为物质条件或时间的不充足，也会被放弃，或者不能得到充足的资源…… 做救援队的，自然也知道这种情况，他们甚至可能参与过挂签分类的模式，也许不是挂脚签，但总得有个分类模式。 就算是这间医疗船上，只有两个手术室，其实也自然而然的实行着某种分类。 手术室肯定是要给危重病人用的，凌然占据着一号手术室没出来，二号手术室里的霍从军却是跟周医生和赵乐意频繁换位，三人的技术也是等而下之的。相应的，请创室和诊疗室里的医生也在不停的变换，所以，虽然未对病人做分类，但就左慈典看来，眼前的病人送给不同的医生，结局必然是不同的。 或者说，只有送给凌医生，才会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结局。 做了这么久的急诊医生，左慈典知道，就眼前的病人的伤势，如果有人能救活他的话，多半就是凌然了。 霍主任虽然也强，但那种强，是在左慈典认知范围内的强，也就是一名患者，你觉得他多半不会死，那他送到霍主任手下，也不会出什么意外。甚至说，有些病人看着很严重，但只要不是真的严重，送到霍从军手下，也还是有很大的概率救活。 凌然则不一样。 凌然是能够制造“奇迹”，而且多次制造“奇迹”的医生。 虽然比起霍主任，或者其他的副高级医生们来说，凌然的诊疗范围偏于狭窄，但是，在他的诊疗范围内的病人，几乎都能得到第一流的医疗保障，而且，一些看起来怎么样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是有可能在凌然手底下活下来的。 这种情况，云医自己的医生不好宣传，也不好讨论，但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就像是左慈典也多次参与的多人心肺复苏，尤其是超长心肺复苏，要说的话，那是许多医院许多年都难遇到一次的病例——不是各大医院没有需要心肺复苏的病人，而是在有大量病人需要心肺复苏的情况下，只有凌然才会长时间的去做心肺复苏，并且以极高的成功率得到病例。 在凌然和他的治疗组手下，通过超长心肺复苏而恢复如初的病人都有好几个了。 所以，在这种时候，左慈典也只能指望着凌然能再次创造奇迹了。 也只有奇迹，才能挽救眼前的救援队员的生命了。 “凌医生是最年轻的，但技术最好，给凌医生才有希望，你记住了，别的医生让你把病人送到哪里去，你都不要听，明白吗？”左慈典看着对方年轻，生怕被谁给忽悠了。 年轻的救援队员点头：“我知道，副队之前说了，船上的左医生人不错，看着老奸巨猾的，但是个有心的人。那时候，副队还说，让我们出事了就找左医生……” 左慈典的泪水瞬间就含不住了，滚滚的顺着眼袋留下来，煌煌热泪，在灯下，清晰无比。 年轻的救援队员赶紧躲开了眼睛，看着人流眼泪，自己也很容易流眼泪。 左慈典莫名的笑出了声，他使劲抹了一把眼睛，再看那救援队员，心中不由一动：“你是那个后天要结婚的队员？” 年轻队员一愣，道：“是我，这个您都知道了？” “一般人也忘不了。行，你就留在船上帮忙。” 年轻队员点点头，说“好”。 左慈典温和的点点头，等电梯门开，就推着平车往手术室走。 走了两步，见平车的速度没起来，立即回头喊：“怎么了？” “哦……来了。”年轻队员连忙跟上，一边推着平车，一边声音沉沉的，道：“所以队长他们让我送副队他们，是怕我出危险，我……” “别矫情。”左慈典狠狠的瞪了对方一眼：“让你回来是要一个人回来，该你沾这个便宜，总不能让你们队长回来吧？这些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能掰扯清楚的，回头跟你媳妇慢慢哭去，到了这里……” “我……应该是副队救下来的。”年轻队员脸颊都在颤：“绳索过来的时候，副队推了我一把……” 年轻队员用期盼的眼神看向左慈典。 此时，手术室在望，左慈典却是没空再安慰他了，转头道：“你现在去把你们副队的禁忌症写下来，血型过敏原等等都写清楚，不知道的话，就去要卫星电话打给你们队里，他们应该都有记录……” 说话间，左慈典踩下手术床的刹车踏板，又低声道：“等着。谁来都不许推走人。” 然后，左慈典再往前几步，踩开1号手术室的门入内。 一分钟。 两分钟…… 年轻队员越等越是焦急，越等越是紧张，他的脑海中一直在回忆副队的过敏史，又怕有人抢走病人。 有人过来的时候，他更是紧张的站在平床前。 嗤。 前方的手术门打开，又是一张平床，被两名医护人员，推着从通道的另一端离开了。 左慈典一边小跑过来，一边招手。 年轻队员赶紧推车。 吱…… “刹车。”左慈典提醒了一声，再过来，抬起刹车踏板，低声吩咐：“写禁忌症，要血型去。” “哦，是……”年轻队员一步三回头：“要把副队救过来啊。” 左慈典只点点下巴，他心里是相同的念头，却不敢宣之于口。 …… 6点起床开始码字，奋斗的一天又开始了，求月票……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m.第693章 我来（求月票） “C臂机拍一张，然后B超，准备剖腹探查，我躺一会。”凌然做了一个简单的体格检查，就下了命令。 他是有精力药剂喝的，但肌肉酸困就没办法了，也得放松舒缓一下。 在船上的手术与他在医院做的手术类型很不同，虽然他参与的最危险的是腹腔内的手术，可劳动强度最大的一定是骨科手术，一天做下来，对凌然来说，比在医院里做五台肝切除还累的感觉。 凌然给自己捏了捏脖子，再找了四个小板凳，挨着墙边一摆，自己就躺上去了，乍看起来，像是武侠里大侠练功似的，四个支点撑着身子，上面的人还睡的安之若素。 船上的小护士看的不忍，却也没什么办法。船上的条件就是这样，手术室本来就比正规医院的手术室要小，手术床和各种机器把位置一占，也腾不出空间来了。 左慈典等人同样是没办法，他们对船都不熟，想给凌然找个合适的地方也找不到。再者说，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所有人都忙的飞起，左慈典好歹还在手术室内外跑了几圈，吕文斌纯粹是当做技术苦力在用，进到手术室以后，就只有洗手的时间才会出去，稍微有点空闲，还会被凌然赶去洗澡换衣服，对吕文斌来说，简直是苦不堪言。 但是，当新的病人送到，再累也只能挺上去了。 累固然是累的，可对方等着被救的是命，所以，哪怕是超出了承受能力的责任，做医生的，依旧只能硬着头皮支撑。 左慈典用铅挡板在手术台围了一圈，又给病人穿上了铅制的护裆，同时，链接好操作机和显示器，再喊道：“凌医生，来穿衣服了。” 凌然于是爬了起来，穿好了铅制的围颈到围裙，再点点头：“可以了。” 船上的卫生员先让房间内的护士出去，再打开手术室门口的红色警示灯，然后回过来，提醒两声，才踩下了放电开关。 凌然站在稍远一点的更安全位置上，等着显示屏上的直接显影，并迅速阅读。 如果让他选的话，他肯定还是更喜欢核磁共振，就获得的信息来说，核磁共振比X光要多太多了。但是，核磁共振机的庞大体积，让它没办法放在“云华893”上。 正经的大型医疗船上，倒是有核磁共振，美国人最大的医院船“仁慈号”有1000张床位，12个手术室，比国内的普通三甲医院的标准还要高。但云华893的条件所限，就只能是有什么用什么了。 对凌然来说，X光能够提供的信息也很多了，完美级的X光阅读，一圈看下来，凌然就点点头：“骨头还行，腓骨和肋骨骨折，之后再处理吧。我们先处理腹腔内的问题。再多准备些血，C臂撤了，B超。” 护士立即去打电话，吕文斌和卫生员们开始忙碌的处理铅挡板等防护设备，左慈典看了眼麻醉医生的操作，再低声问凌然，道：“凌医生，血还不够？” 他们手术室里准备应对的是创伤型的病人，血准备的原本就比较多，但凌然还让人去取…… 左慈典看看病人的腹部，若是有出血的话，就只能是腹部了，腹内出血，对于副队的伤情来说，并不奇怪，但可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凌然轻轻的“恩”了一声，道：“体格检查表现不好。” 左慈典知道凌然的体格检查水平极高，一颗心顿时悬了起来。 他倒是想问两句危险与否，却知道问也没用，只能强行憋着。 船上的卫生员将B超机准备妥当，放了凝胶，再喊一声，就操作起来。 屏幕里，黑白色的内脏形态若隐若现。 “脾挫伤，肝挫伤，肾挫伤，有血凝……”凌然一边看，一边读出里面的信息来。吕文斌和左慈典在这方面都没有太多的练习，还是由凌然说明更清楚。 左慈典的脸色沉了下来。 预感被验证了，并不总是令人高兴的事。 “去看看霍主任在做什么，不忙的话，请他过来。”凌然做着准备，又却是又吩咐了一声：“得把情况说清楚。肝和脾，我都可以做，肾的部分，最好由霍主任来处理。“ 左慈典这才醒悟过来，凌然从来都没有做过肾脏手术。 事实上，在正常的地方医院里，现在的医生都已经越来越专业化了，心脏外科的医生只关心心脏，肝胆外科的医生只关心肝胆，消化外科的医生只关注食道胃肠是最为普遍的。肾脏属于泌尿系统，在云华这样的医院里面，通常都是不给别的科室碰的。 当然，急诊科经常会临时处理一些脏器的损伤，可就算是如此，以目前的培养模式，年轻医生遇到实质性的脏器伤，还是以转诊或呼叫增援为主了，就算是霍从军，能否确定的做好的脏器也就是脾脏和胆囊，再切个阑尾也就差不多了，同样不会去碰其他的脏器。 不过，就现在船上的条件，霍主任已是最靠谱的一位了。 左慈典想到此处，不由更想的深了一点。 如果霍主任那边的病人正在紧急关头，他会不会要求凌然这边，放弃过于危重的病人？或许不会直接要求放弃，但是，不参与抢救，本身就会产生影响的。 左慈典深吸了一口气，道：“凌医生，我去吧。” “你去吗？”凌然看看左慈典，倒是不太反对，点头道：“那就快去快回。” “好的。”左慈典立刻转身就走。 “我们开腹吧。”凌然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左慈典的脚下，不由的加快了速度，并在脑海中不断模拟着与霍从军的对话。 对于老霍同志，凡是云医的医生，都是有一定的心理阴影的。 左慈典这样的小医生更是如此。有时候，左慈典甚至想，大家这样一天天的被霍从军喷下去，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形成条件反射了。 嗤。 左慈典踩开了2号手术室的门。 霍从军一脸血污的转过头来，脾气不好的问：“做什么？” “那个……”左慈典满肚子的话，望着2号手术台上的伤者，却是无法一下子倾倒出来。一两秒的暂停后，左慈典道：“1号手术室的病人肾脏挫伤，凌医生请您会诊。” 霍从军“恩”的一声，道：“你去找赵医生过来，让他来替我。” “哦……是。”左慈典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答案，又连忙出去，到诊疗室找赵乐意。 赵乐意正在给一名骨折的患者问诊，再听左慈典的话，立刻站了起来，却是将手里的病人交给了左慈典。 左慈典心虚的想要推辞，作为住院医，他独立处理病患的能力远不及吕文斌。 “克里斯骨折而已，实在做不下来，就做好保护了后送。”赵乐意拍拍左慈典的肩膀，并没给他讨价还价的时间。 左慈典本想说什么，听到克里斯骨折，却是停了下来。 回过头来，就是病人正圆瞪着眼睛看他。 这是一位约莫四五十岁的老渔民，身体瘦，皮肤黑，沉默寡言而眼神深邃，明明手臂在痛，却坚强忍痛的样子。 左慈典长长的吁了口气：“我来处理你的骨折。” …… 菊已被触，未穿，求月票！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m.第694章 血 左慈典坐在老渔民对面，静了静心，才重新审视他的伤势。 在略作检查以后，左慈典心里有了数，才抬头看向老渔民。 老渔民始终是一言不发的样子，并用有些发黄的眼珠，看着左慈典，就像是在看船上的渔获似的。 左慈典有些紧张，刚才的操作，严格说来，是浪费了病人的时间的，要是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说不定就要被病人指出来抱怨了。 而在医疗船上，左慈典就更加心虚了。这可不是自家的地盘，要是被病人指着骂的话，说不定都没人挺。 “疼了告诉我。”左慈典稍微移动了一下老渔民的胳膊，然后见他皱了皱眉，竟是仍没说话。 左慈典也皱皱眉。 “你能说话吗？”左慈典不由问。 “能。”老渔民言简意赅。 左慈典自失的一笑，又问：“你能说话怎么都不吭声，不疼吗？” “疼。” “疼了就叫出来，不用刻意憋着的。我的意思是，疼了，你给我说，我也好判断。” “恩。”老渔民仍然是不爱说话的样子。 左慈典放出一个微笑，缓解气氛，问：“不爱说话？” 老渔民瞅了左慈典，意思明确。 左慈典笑笑：“你看医生得说话啊，就像是现在，你得给表达疼痛，要不然，我拿捏不稳，骨头接的不好，也是一辈子的事。” “比死好。”老渔民终于说了一个短句，却是让左慈典接不住话了。 “现场……挺惨烈的？”左慈典的声音，不由放低了。 老渔民点点头。 “是……什么样的？我是说，现场好像是有风暴的？还下雨？” 老渔民还是点点头，就在左慈典以为他不想说话的时候，老渔民缓缓道：“就像是大锅里煮鱼肉，风大的时候，能把鱼给煮散了，人就像是个肉丝儿，倚着大块的肉才能活，散开了，就碎了。后面进来的船，就是拖鱼肉，捞肉丝……” 很不形象的朴素描述，令左慈典整个人都呆住了。 医疗船停泊抛锚的位置，是远离风暴区的，可以说是风平浪静的，左慈典不得不回忆影视作品中的风暴，才能对老渔民描述的场景，有一个相对直观的理解。 左慈典不由的想到正在手术室里抢救的副队，脑海中莫名的涌出一个念头来：肉丝儿救肉丝儿。 几根肉丝拧成一股绳，挽救沸汤中的另一根肉丝…… 搏击大浪的情怀之所以如此的伟大，或许正因为人类的身体是如此的脆弱…… “你拍片了是吗？我先看看片。”左慈典觉得自己的情绪又波动了，干脆站起来，借着看片的时间，整理整理心情。 打开靠墙的灯箱，左慈典将片子插上去，思绪不由的飞到了楼下： “这个时间，楼下的手术应该开始了吧。” “也不知道血浆够不够用。” “不知道那家伙腹腔内是个什么情况，希望破的地方不要太多。” “破的稍微多一点应该也没关系吧，凌医生的缝合术是顶尖的……不能再想了，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完……” 左慈典强行拉回思绪，再回过头来，就见老渔民依旧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不由一阵佩服：“您这份坐功，真了不起。” “脚崴了。”老渔民的情绪稳定，表达清晰。 左慈典除了翘起大拇指，再说不出一句话。 …… 1号手术室里，两只抽吸器在吸血，以至于旁边的大玻璃罐都快要装满了。 ”4000。”麻醉医生说了一句，就乖巧闭嘴。 他报告的是出血量，对于一场手术来说，这个出血量，是绝对的禁忌数值了，一般说到大出血或之类的词语的时候，3000毫升就足够量了。 凌然和霍主任的表情却都没有丝毫的变化。 云华医院接诊过太多更严重的病人了，许多车祸的伤员，外伤远超副队现在的程度。 不过，副队目前的情况依然危机，一方面，是他本身的身体条件是一个未知数，另一方面，是船上的条件还偏于恶劣。 无论是设备、仪器还是药品方面，云华893准备的都没有云医充足，质量也比云医的要差，一些罕见药的备品或者不足，或者就是没有。 比如能够给各种脑栓塞、心梗或羊水栓塞的病人救命的罂1粟碱，在云华893上就是不存在的。当然，云医也不能随便用这个药，但在需要的时候，总归还是能够拿到的，无非是复杂和麻烦罢了。 可在茫茫大海上，云华893上没有备品的药品，那就是没有了，运输什么的肯定是来不及了，而且，一艘几千吨级的医疗船，总归是不可能备齐所有药品的。 只能是尽力克服。 “连一台血液回收机都没有。”霍从军向来推崇自体的血液回收的使用，此时眼看着病人大量出血，就很不适应：“这些医生的脑子都像是木头做的，创伤这么多的地方，不准备血液回收机，难道真的要靠血袋撑下去？” “还有多少血？”凌然轻抬头，问了一句。 “还有6袋。”护士快速的回答：“每袋400毫升。” 霍从军和凌然对视一眼，都觉得可能不够。 血液制品都是有保质期的，且有多种血型的存在，因此，就算是医疗船上，也不可能储藏太多的血液，一天一夜的手术做下来，还能剩下五六千毫升的血液，已经超过内陆的许多血液站了。 正常的手术，如果出血量在1000以下，基本都是不需要输血的，失血量大的时候，输血800毫升就算比较多了，因此，船上剩下的血，原本是能支持比较长一段时间的。再者，许多出血量飙过平均值的病人，也不是想输多少血就能输多少血的，许多人都是中途就死掉，输更多的血也无用。 但眼前的病人，却有股旺盛的求生欲。 霍从军和凌然，都是心有所感，知道这样的病人，是最可能救下来的。 “得加快速度了。”霍从军小声道：“我和你一起缝合吧。”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腹腔内的大量血管破裂，必须要把它们全缝合好，病人才有生存的机会。 而在缝合好以前，就是源源不断的出血。 凌然却不想要霍从军的帮忙，果断拒绝：“我自己缝的速度更快。” 霍从军只好怏怏的收手。 凌然继续低头，卖力的缝合，以至于连系统的“叮”声都没注意到。 任务：救活他。 任务内容：救活副队。 任务奖励：解除酸痛——月票！祭出我最后的杀手锏了 今天是三更，又是寻常的一天。 不同的是，菊部岌岌可危。大家看到单章的时候，是不是岌岌可危还是两说呢。 心累。 另外，看有读者在评论里说，单章不好看，建议我学习愤怒的香蕉大大，多写一些生活场景，聊聊自己的生活，比较有趣。 于是，我苦思冥想：我今天干了啥？ 最后得出结论，我今天全天都在码字啊！ 不是码字就是查资料，要么就是为码字做准备，算上吃饭喝水睡午觉的时间……一天就过去了，连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都不存在的。 我觉得，这就是不同作者的不同生活吧。 类似我这种码字速度的作者，三更已经谈不上生活了，充其量就是活着。两更的话就好一些了，家里人承担的多一些的话，还能悠哉悠哉的散个步，一更的话就很健康了，都可以培养新爱好了。当然，还有一种作者是香蕉，没事就去家跟前的公园晃悠晃悠，羡慕（大写）！ 最后，来点实在的吧。 鉴于月票局势紧张，我决定拿出最后一招： 月票加更！ 这招我见许多作者使过，效果应该是可以的，综合考虑一下，我觉得就我这个码字速度，以及月票增加幅度，1000票加一更，相对比较合理吧。 最近几天的月票涨幅大约是每天1500票左右，1000票加更，2章打底，就算保持目前的增速，也会得到超过日更三章的更新的。 不过，我是没存稿的，所以，也是学习前辈们，努力更新，多出来的欠账。 加更计划暂定执行到本月末，欠账的话，本月假如完成不了，也会尽快在下月完成的。这个月还剩下10天了，我觉得即使有欠，也不会欠太多。 先这样吧，我也不确定是希望月票多点还是少点…… 对了，目前网页版的书页的页面显示是95676张月票，就以95600为基数，到96600就算一章…… 然后，求月票！ 求月票！ 求月票！第695章 采血（求月票） 凌然活动了活动脖子，他现在的肌肉就很酸困了。 主要是船上的工作节奏太紧张了，环境也比不上陆地。如果是在云医的话，凌然就算是做连台手术，中间也会有适当的时间休息的，尤其是肝切除这样的手术，说是一场手术接着一场手术，但在实际操作中，两场手术之间，总有二三十分钟的空挡，甚至更多。 做择期手术的病人也不会介意中间等待这么点时间，事实上，光是看看核磁共振片，再用用模拟人，凌然都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 而在工作量最大的肝癌手术中，凌然中间还都有习惯性的暂停——等病理科的报告的时间，对凌然来说，就是休息时间了。 可在医疗船上，送过来的病人却都是真正的急诊病人，而且伤势一个比一个重。 两船相撞又触礁，好的地方在于触礁处给了伤者生还的希望，坏处则是制造了更多的危险，并且产生了更大的救治压力。 云华893号医疗船在路上的时间，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就积累了大量的病人，现在转送的病人更是以危重病人居多。以医疗船仅有的两间手术室为基础，要处理这么多的病人，别说是凌然了，霍从军的休息时间都很短，甚至周医生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摸鱼节奏。 凌然集中注意力几个小时以后，状态是不可避免的下滑的。 现在收到系统任务，却被提了个醒。 完成一例手术算一例手术，现在谈节省和体力分配，是要以病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为代价的。 下一例手术，等下一例的时候再解决问题好了。单纯的节省体力，分配体力云云，是不能解决未来的问题的，只会制造现在的问题。 “控制一下体温。血容量怎么样？”凌然快速的缝合打结，又好像回到了刚刚学会大师级间断缝合术时一样，所不同的是，他现在对于术中的种种情况，已有了充分的了解，并有了相应的应对能力。 就算没有相应的系统技能，但在急诊中心的一年多时间，也让凌然积累了足够的知识，并做出种种术中判断。 医疗船上的麻醉医生稍微有点弱鸡，过了一会才报告：“血容量基本能维持到7……体温的话……” 他为难的看看手术室，小声道：“要不调高室内温度？” 手术室里并没有相应的设备来给病人做体温调节，这可以说是医疗理念的问题，也可以用穷来解释。 对大出血和大量输血的病人来说，维持体温是相当重要的，云医在这方面就有相应的要求，并借此发了一系列的论文。 霍从军左右看看，问：“船上有电热毯吗？拿过来处理一下，给包起来什么的，然后送过来用。” 一名卫生员赶紧出去找电热毯去了，手术做到这个程度，已经超出“云华893”的处理能力了，卫生员全程懵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乖的像条锦鲤似的。 作为地方救捞局的一员，“云华893”面对的日常任务是个位数的伤者，并以转送和暂时容纳为主，高难度的手术从来都不是其训练目标。 也不可能以高难度手术为目标，云华救捞局的这艘医疗船自接收以来，数年间所做的手术总量也不过千多例，做免费医疗的时候，都是要跟更大的医疗船组团去的，到地方了，也是以小手术居多。 这样的手术量和手术层次，是没办法支撑高阶医生的，就是维持状态都很困难，想象一名擅长做肝切除的医生，到了这样的医疗船上，可能一年都捞不到三四例肝切除手术，两三年下来，手生是必然的，不仅医生的手生，整个医疗团队都会遇到熟练问题，即使高薪诚聘，都很难维持一支队伍的，更别说高薪都没得高薪。 霍从军以前就是做军医的，很习惯医疗船上的气氛，知道他们做事是雷厉风行，但条件也是真的差。 现如今，就算是部队医院，能不走下坡路都非常艰难了，医疗船要做起来就更难了。 霍从军看着凌然用心操作，又看看刚才拍的片子，觉得肾脏还能等等，就抽了个空挡，让吕文斌顶上来，自己让出位置，问：“补给船什么时候能到？有没有再送血过来。” “最近的补给船再有2个多小时到，B型血只带了1600cc。”林鸿厚从诊疗室赶过来帮忙，正好回答。 霍从军眉头紧皱，道：“这样肯定不够了。” “再多4包血还不够？”林鸿厚讶然。 “后面的人难道不用了？”霍从军撇撇嘴，他做了这么多年的急诊主任，从来不把希望放在“可能”上面，因为希望落空，丢掉的可是别人的命。 在这种大型救援的时刻，霍从军肯定不能让别人用命救回来的伤员，死在供血不足上。 林鸿厚咽了口唾沫，低声道：“要么，咱们发动船员吧，船上怎么都能有10名左右的B型血，一人400cc的话，就有4000cc了，后续再让岸上补充，应该是够用了。” 供血的一个复杂之处，在于血型各不同，对不同种血型的消耗也就不同。在这种几十上百人的救援任务里，两名相同血型的伤员，就能消耗掉大量的某型血库存，而就目前的血液供应的紧张程度来说，单补一种是很难的。 林鸿厚估计，就算他们现在向岸上要求，云华的血站估计也要花时间才能调配到合适的血液，再等送过来，时间上肯定是有差的。 霍从军也知道这个情况，他微微皱眉，道：“现场救援还没结束，到时候肯定还要送来伤员，船员可能还要连续工作一二十个小时都不得休息的。” 采血之后，肯定是不适合长时间的工作了，就算把工作强度降下来，工作效率也是要受到影响的，霍从军也不能指望所有B型血的船员都能精神战胜物质。 “那怎么办？”林鸿厚露出些许烦躁的神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除非放弃眼前的这名伤员…… 他看看依旧在认真做手术的凌然，虽然只认识几个小时，却也不觉得能把伤员从凌然手里拿走。 “补给船有多少名船员？”霍从军忽然问。 林鸿厚下意识的回答：“这么重要的任务，肯定都是齐装满员的，说不定还有来镀金的，还有新补充的医护人员，起码得有百十人……” “给他们采血。”霍从军抬头看看墙壁上的钟表，道：“让他们以最快速度抵达，如果可能的话，询问是否可以派快艇，让B型血船员，携带B型血先过来。你现在去组织人手做采血准备，让血库和检验科都动作起来，争取一个小时后就能投入采血……” “让B型血船员携带B型血，坐快艇过来吗？”林鸿厚望着霍从军，突然觉得好可怕。 霍从军理所当然的道：“争分夺秒的时候，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的老师当年一边做手术，一边让人采血都可以。对了，你一会整理一下，派往现场或留驻医疗船的人先不采血，所有要离船回岸的，全部采血了再走，每人400cc。” “是。”林鸿厚紧张的差点就敬礼了。第696章 轻快（求月票） 正午。 炎炎烈日撒在海面上，让人趴在船沿，仿佛都能看到水下的鱼群似的。 两名船员戴着帽子也遮不住阳光，自暴自弃的斜靠着船帮，直到前方传来“嘟嘟嘟”的快艇声。 “来了。”一名船员拿起望远镜看了眼，立即抓着对讲机喊：“洞七洞七，我是洞八，血到了，血到了。” “收到，马上来。”林鸿厚的声音有点失真。 等林鸿厚爬上甲板，速度奇快的快艇，已经从浪头的一边，飞也似的跳了过来，开到了云华893号医疗船附近。 “B型血到了？”林鸿厚拉了拉帽檐，有点看不清阳光下的海面。 “到了，我还是头一次，用眼睛看出对方的血型。”站前面的船员感慨着，像是学了一门新技术似的。 林鸿厚也忍不住扯动了两下嘴角，再道：“船上有4袋血，暂时够用的，来的人先干活，顺便做套生化，等血不够了，或者快走的时候，再采血。” “得嘞。走，上去帮个忙，一会都是要放血的人了，别给累坏了。”站前面的船员将望远镜一揣，快步上前吆喝了起来。 …… 手术室。 快艇抵达的消息传来，室内的气氛一下子就变的轻松起来。 往返拿血袋，准备设备的兼职卫生员，更是长出了一口气似的，道：“这下好了，伤员应该是活下来了。这位是救援队的副队吧，我都见过好几次了，挺好的一个人，能活下来，也算是老天保佑了。” “救人的人，活下来才是应该的吧。要不然，世界就太黑暗了。”做器械护士的小姑娘拍着器械给凌然，说话的声音又轻又柔。 兼职卫生员偷看了她一眼，又赶紧把目光收回来，做老成状，道：“世界哪里有那么多黑暗光明的，有的人就是会活下来，有的人运气不好，就是会死掉的。” 说完这段富有哲理的话，兼职卫生员就开始积攒气势，这个时候，要是喷一个其他系统的大佬，至少也能爽一把。 凌然在低头做缝合。他做手术的时候，既不喜欢聊天，也不反对其他人聊天，不过，总是不参与就对了。 霍从军在低头帮手。他在云医也越来越少的上一线了，做急诊中心的主任，意味着霍从军的行政任务要超过医疗任务了，现如今，霍从军用在管理的时间越来越多，就是参与救援，也是现场管理，而就目前来说，他依旧是将更多的脑容量用来思考接下来的任务分配的，对于聊天的内容，同样是漠不关心。 吕文斌……他现在是抽吸拉钩来回搞，偶尔还要当帮手，全看霍主任决定做什么，有没有其他助手过来，又要听凌然的命令，可以说，吕文斌是有心聊天，无力群聊。 至于小护士们，更不会对兼职卫生员的哲学问题产生兴趣。 手术室就这么安静了下来，正好是凌然最喜欢的环境。 “霍主任，你这边可以处理肾脏了。”凌然又做完了一条血管的缝合，将位置让出了一些。 “好。”霍从军挤到位置上，也不多说话，埋头就是一通操作。 他也不是泌尿科的专业医生，但在当前的环境下，他就是最专业的了。 蹭伤的肾脏问题并不大，倒是旁边的尿管有明显的挫伤，在关腹以后，很容易出现尿管破裂，污染腹腔的麻烦事。 霍从军小心的给处理了，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嗤。 手术室门被踩开了，又是两人走了进来。 “手术室里不能进这么多人。”巡回护士不管进来的是谁，先是语气冲冲的骂。反正，这个话是必须要说的，如果来的人厉害了，就再道歉好了，遇到厉害的大人物，通常也不会和一个尽忠职守的小护士置气的。 “我们是省立派来支援的。”推门进来的却是省立的齐振海和一条自带的主治。齐振海作为40岁出头就成为主任医师的医学博士，距离主任也就是一步之遥了。 虽然这个一步之遥，摇了好久都还没有摇过去。 霍从军“咦”的一声，看看齐振海，并不是太爽利的“哼”了一声，道：“省立把你们给派过来了啊。” “霍主任。”齐振海笑眯眯的打招呼，道：“我们主任年纪大了，就不过来了，上面也是觉得我比较年轻力壮好使唤。” “你们去2号手术室帮忙吧，那边现在是我们的两个主治在做。”霍从军也没有跟他多啰嗦的意思。 齐振海做人做事并不很受霍从军待见，但他总归是省立的主任医师，技术水平比周医生和赵乐意还是要强的，霍从军自己本来也有些坚持不下来了，将齐振海送去2号手术室，也能分散压力，给病人更高的收益。 齐振海点点头，却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给手下的主治使了个眼色，自己留下来看着。 霍从军也不管他，照旧在旁给凌然做着助手。 “有点像是腹卒中的状况哦。”齐振海看了几秒钟，就笑呵呵的说话：“凌医生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帮手？” 他的语气里带着试探。 同在云华，凌然的风生水起，自然传到了齐振海耳中。不过，有老霍在，齐振海也就默默的当做是另一家医院的事了。 不过，这次遇到了，齐振海倒是想称量称量凌然，这种感觉，就像是不同俱乐部的足球宝贝见面了，互相比较一下足球的大小。 霍从军一听就听出来了，却是讽刺的一笑，都没有理会的意思。 他又不是没见过齐振海的技术，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齐振海肯定不可能像是凌然这样，技术飞涨。 所以，霍从军觉得，凌然应该是要轻松碾压齐振海的。 事实上，也就是这么简单。 凌然默默的做手术，将副队的腹腔内，乱七八糟的血管，依照解剖结构，给他一一的缝合恢复起来，再将脾脏、肝脏等受损的脏器给保护起来。 手术进行的很慢，因为受创的面积太大了，伤势也太严重了。 最困难的是，在此期间，病人的血管是动不动就出血的，许多血管原本看不出好坏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血压发生了变化，说爆就爆。 凌然也是说止血就止血。 整个手术，就是在控制失血和失血中不停的反复。 齐振海站在旁边，不知不觉的就看了十分钟，到自己主治回来，都没有离开。 此时此刻，齐振海仿佛能体验到，当年刚读博士，被老师炫了一脸的感觉——年轻，冲动，懵懂…… 嗤。 左慈典踩开了手术室门。 巡回护士头也不回的道：“人满了。” “我就看看。”左慈典探头探脑，小声问：“顺利吗？” 霍从军向他微微点头。 左慈典这才松了一口气，又道：“那个，我也是B型血，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也可以去献个血……” “用不着了。”凌然这时抬了抬脖子，道：“接下来应该不会大量失血了。” “啊……那就好。”左慈典不由欣喜起来。 齐振海挑挑眉毛，失血其实尚未停止，但他相信，凌然是不会信口胡言的，这只能说明凌然是对手术有全盘考量的。 齐振海不由的有些身体发冷，这么年轻的医生，医术怎么可能到这样的程度…… “你来吧，我也去手术室了。”齐振海不想再看下去了，转头对左慈典说了一句，转头就走。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m.第697章 我来（求月票） 三名护士坐成一排，面前的小桌子上，放着止血钳、剪刀、碘酒、酒精血袋、棉签、一次性手套等物。 补给船的船员们，以三人为一组的排着队，从通道的一头送上门来。 “汪云是吗？”小护士核对身份，又看了血袋和样管，问：“以前献过血吗？” “你是说无偿献血那种？没有。”船员汪云摇头。 小护士抬抬头，问：“那是做过有偿献血？” “没有。”汪云表情淡定的道：“统一的强制献血的话，这是第三次了。” 小护士恍然。 坐在隔壁的船员笑了：“我第四次，平均两年就能遇到一次。” “我平均一年半就遇到了一次。” “等你多干几年，算下来，也就是两年。” “我们队出任务比你们多。” “我们队人少。” “我们……血浓！” …… “献血以后请坐10分钟，然后再离开啊。”小护士语气温柔的吩咐着。 排队采血的糙汉子们也就纷纷点头，然后各自拿着献血证回船，好像刚才的头是狗点的似的。 5名救援队的成员也跟着他们上了船，他们倒是要求被采血，却被林鸿厚毫不犹豫的给拒绝了。 这五名救援队的队员是首批进入现场救援的，迄今为止，工作时间超过24小时，已是不堪重负。 医疗船上也没有适合的休息环境，所以，即使他们有要等着换岗的想法，依旧未被指挥部同意，只能遗憾而庆幸的离开。 “能囫囵着回去，总归是好事吧，开心一点。”补给船的船员和他们打着有些另类的招呼。 救援队的男人们只是坐在甲板上，默默无言。 “把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就行了，别想那么多，你看我们，现场也没去，来了就走，回去一样骄傲的很。”补给船的大副顺口说着安慰的话，他们除了运送物资，其实也是运送人员的。如果是再早两班的补给船，说不定现在也要送人员去现场。 所以，补给船的大副也是颇为理解救援队的男人们的，甚至还有些佩服。 救援队的5名队员依旧沉默。 大副又说了几句，再回去做事，一直到船开的时候，才见5名救援队的队员都站了起来，面对现场的方向敬礼。 大副叹了口气，等他们敬礼结束了，问：“现场听说挺难的？” “两艘船都搁浅沉没了，有人员被封在了里面。”打头的救援队的队员终于说了一句话，再道：“我们熟悉现场，又有经验，应该是我们上去的。” “总得给后面的人一个立功的机会吧。开个玩笑。”大副自己傻笑两声，又看看其他4人，套近乎着，道：”我们刚才送了8名救援队的队员，都挺精干的，还挺能说的。” 打头的救援队队员缓缓点头：“我们一队也是8个人。” “那……”大副陡然住嘴，紧张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都受伤了，送医疗船了。”打头的队员突然莫名其妙的笑了出来：“有两个伤的都挺轻的，就一个重伤，听说手术挺顺利的。” 大副再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想了一会，才道：“吉人自有天相，手术肯定是顺利的。” “应该是。手术肯定顺利。”不仅说话的队员这么说，其他沉默的队员，也都念叨起了这句话。 …… “手术肯定顺利，完成之后，我们就后送回去。”霍从军手抓着话筒，语气镇定而严肃，就差拍着胸脯证明自己了。 结束了长达两分钟的卫星电话，霍从军重新回到手术室里，看看凌然，问：“顺利吗？” ”顺利。”凌然依旧在缝血管，但心情却是舒畅的。 这名救援队的副队长，在送过来的时候，腹腔内已是乱糟糟的一片了。 将所有乱七八糟的血管重新接起来，并让它们发挥作用，是一件非常辛苦而漫长的工作。很多时候，凌然甚至得要放弃一些血管，从而获得足够的血管材料，以修补那些更重要的血管。 若是在陆上的医院，这样的手术光是术前讨论，就得好几个小时，说不定就得几十个小时才能执行。 因为医生不光要缝合血管，还要对血管的价值做出判断。 大家都知道动脉血管很重要，大的静脉血管很重要，但除了这两种主干道以外，人体内的血管还有千千万，虽然不要求将所有的血管都缝合好，但是，缝合重要的血管，并且对血管做三六九等的排序，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医院里，光是这项工作，就要耗费医生大量的时间。 除此以外，确定哪根血管是哪根血管，则是令临床医生懵逼的事。要完成这项任务，首先必须得非常熟悉腹腔内的解剖结构，然后，才能有的放矢的寻找血管，分类血管…… 凌然面对急诊，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团队做类似的事，所以，他就只能临场做决定。 这样的手术，其实都已经超过了霍从军的理解程度了。 不过，霍主任并没有要理解的意思，他走进手术室，确认手术进行的顺利而成功，就足够了。 做急诊中心的主任这么久，霍从军已经渐渐不再追求自己完成医疗工作了。 “顺利的话，就尽快完成，然后继续……恩，凌然你还能做手术吗？”霍从军话说到一半，又担心起了凌然。 凌然活动了一下肩胛，道：“我估计要休息一两个小时，然后就可以继续做手术了。” “多休息一会也没关系，齐振海他们刚来，还是挺有精神的，后续可能要送专科医生上来了。”霍从军的语气还算轻松，截止目前，医疗船上还没有送到以后死亡的病例，对一个管理者来说，这就非常难得了。 凌然只点点头，就继续埋头缝合。 一会儿，左慈典也跑了过来看情况。 凌然毫不犹豫的用左慈典换下了吕文斌，一刻钟后，凌然更是丢下手里的持针器，问左慈典道：“你要不要给副队长关腹？” “哦……好，我来关，我来！”左慈典的心情，是无比的荡漾。第698章 休整（求月票） “凌医生，你休息一会吧。”吕文斌也从手术台上撤了下来，换林鸿厚上手。 别看林鸿厚是个主治医师，可他做手术的机会其实很少，除了每年能固定的培训一两次以外，也就是在基地工作的三四个月时间，以及平均每年一航次的医疗援助能多做几场手术。 但也就是几场而已。他不算是基地的嫡系，也就轮不到做大手术，出门在外，真正的大手术，也轮不到只能提供免费医疗的援助队做，做也做不起几场，更不可能全让林鸿厚给做了。 就是今天这样的救援，原本才是林鸿厚放开手做事的场景。然而，因为他平日里的手术量小，别说上级不放心让他做手术，就是林鸿厚自己，都不放心自己主刀手术了。 只有等凌然等大佬们把主要的手术做完，剩下些边角料，并且在旁看护的时候，林鸿厚才能安安静静的做点手术。 这时候，吕文斌甚至都能站在旁边指导他了。 事实上，做到手脚部分的时候，吕文斌的经验真是比林鸿厚多10倍都不止。就是做普通的骨折手术，吕文斌都能与林鸿厚平分秋色。 医学始终是一种经验科学，只有经验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有资格谈理论和仪器设备等等加成。 赤脚医生比住院医会看病，从来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就是论犯错，赤脚医生犯的错误可能都比住院医要少。只不过，医疗的核心关注点，从来都不是这些初级医生的成功率失败率失误率等问题，医疗的关注点，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这是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去协和由中国最好的医生来问诊的时代。 唯有医生，才能理解从住院医到顶级医学专家间的艰难险阻。 凌然……目光平和的看了一圈手术室，见大家都做的井井有条，就向吕文斌点点头，脱掉手套出去了。 船上的手术室并非层流手术室，空调也不够给力，人一多，病人感染的风险就会增大，同时，里面的环境也就舒服不了了。 当然，走廊里的空气同样不好。 凌然皱皱眉，对随后跟出来的霍从军，道：“主任，船里的空气都污浊了。” “恩，已经安排让送些人回去了，轻伤员可以先送回去些，替换下来的救援队的成员，也都可以再回去些。重伤员的话，再观察一天，然后看看情况，如果现场还有伤员送过来，我们就考虑后送，否则的话，就整艘船回去了。”霍从军说的很轻松，云华893本来就是医疗船，而且是中小型的辅助医疗船，运送伤员回去才是其本职工作，换别的船过来，再后送伤员，反而容易造成损伤。 尤其像是刚刚做过大手术的伤员，放在陆上的医院里，还得在ICU里观察两三天的时间，从船上运出，再坐没有医疗保障措施的船舶，基本是不可行的。 霍从军也是在学习医疗船的运作模式，并且投入了自己的思考。 凌然只要提出问题，得到一个解决方案就行了。 “我去洗澡，有事喊我。”凌然洒脱离开，与此同时，他的脑海中，就出现了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救活他。 任务内容：救活副队。 任务奖励：解除酸痛贴（月） 紧接着，一张巴掌大的膏药似的贴片，出现在了凌然面前，泛着微微的红光。 “贴上之后，可以解除酸痛一个月？”凌然问系统。 “是的。” “洗澡不会掉吧。” “不会。” 凌然满意的点点头，再进到浴室里洗澡，并没有立即贴上酸痛贴。 浑身酸痛的时候洗澡最舒服了，当然不能让系统剥夺了这份快乐。 凌然痛痛快快的淋浴了一刻钟。若是普通的船只，净水都是相对有限的，但云华893最近两天被补给的太充分了，除了血液制品这种东西，昌西省内都永远缺货的东西，如净水油料之类的，几乎每艘补给船来，都要给加一点。 否则，也就没东西可补给了。 对医护人员来说，充足的食物和随意供应的水电，算是最近两天难得的娱乐了。事实上，除了吃饭洗澡的时间，医护人员几乎也就没什么自己的时间了，到今天为止，医疗船上，起码有一半的人始终没有合眼睡过觉，就是凌然，也都磕了两瓶精力药剂。 他的工作量远比其他的医生护士要大，消耗的精力极多，以至于想要用一瓶精力药剂坚持12个小时都很困难。 当然，对于船上的其他人来说，凌然的表现就堪称恐怖了。 他在手术室里的发号施令，之所以无比的顺畅，除了帅之外，充沛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也是原因之一。 擦干净身体，再穿好衣服，凌然站在镜子前，突然问：“系统系统，我的肝切除有的技能，排名多少？” 系统迅速回答：“你所掌握的肝切除技能水平，排名云华市第一，昌西省第一，中国第3位，世界第6位。再进行500到1000次正确的肝切除，有可能晋升。” “我的肝切除，好像是大师级的？”凌然回想自己其他的技能，如完美级的徒手止血，就是世界第二，大师级的tang法缝合，则是中国第77名，两相比较，肝切除的排名，明显要高了一个数量级。 系统给予了肯定的答案。 凌然想了想，问：“完美级的肝切除，会排名多少？” “中国第二，世界第4。”系统回答，稍停，又道：“你的肝切除技能，接近完美级。” 凌然恍然：“所以，我再做500到1000次的肝切除，就有可能晋升完美级？” “是的，有可能。” 凌然颇为满意的点头，这说明他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做的大几百例近千例的肝切除，明显提高了肝切除的技能等级。想想也是这样，比起他最初做肝切除手术，凌然目前掌握的技巧，所具有的成功率，明显要高得多。 “既然这样，就再看会书好了。”凌然随手给自己贴上了酸痛贴，只觉得浑身疲惫尽去，再回到休息室，倚在床头，拿出pad，翻出篇文章，凌然竟有惬意、宁静之感，仿若战争中的休整，炮击间的小憩，反而令人分外的安心。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m.第699章 日出（求月票） “小心点。” “注意安全。” “小心滑。” 昏暗中，几个人声互相提醒着，从底仓走到了甲板上。 大家高高低低的沿着船帮，排成了一列，面向东方，迎着风，衣摆在烈烈风中晃动。前方漆黑一片，抬头是黑峻峻的天，低头是黑峻峻的海，只有浪涛的声音与周围人的人声。 “谁要是再给我说独居海岛什么的，我就骂死他。”一名护士突然出声，引来轻轻的笑声。 “独居海岛还行的，不是有灯塔吗。独居深山才可怕呢，老虎可比猫都聪明。” “这样一看，还是太平间比较安全，我有一次忙太晚了，睡在太平间里，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差点吓死一位领导。”林鸿厚回忆的很用力，心里不由想：要是真吓死就好了。 腾地，天空有一抹亮色，自海的尽头，抬了起来。 柔弱的晨曦，仿佛天边的火把，微弱，又明亮，令人心生期待，又满心感怀。 蓝的天，红的霞，汇成了无比优美的图案，静静地展示在了众人面前。 渐渐地，蓝天变的清晰起来，红霞的范围也扩大起来。 “来了。” 有人低低的说了一句话，就见太阳的弧形，划了出来。 众人再次安静下来。 一群成年人，就排成横队，手抓着船，身靠着船，望着东方的日出，默默不语。 “我们救了67人。” “21个重伤。” “送来的，都活下来了。” “今天是大家的高光时刻呢。”林鸿厚有些喃喃自语。 虽然在医疗船上工作了好几年，经过了多次训练，但是，本次的救援，也是林鸿厚接触过的最大规模的救援了。 最重要的是，这次救援的成果是无比的辉煌。 正如其所言，21名重伤员全部救活，不管是以什么标准来说，这都是值得骄傲的事了。 林鸿厚觉得，在场的所有人，都应该会得到表彰。当然，表彰是上面给的，即使上面人不认可，今次救援本身，也足够令他骄傲了。 这是可以说给孙子听的故事。 太阳慢悠悠的往上升，像是只火锅里的牛丸似的，盯着它看的时候，它总是沉在下面，没什么变化的样子，几个不注意，再回头去看，就已经浮上来了。 林鸿厚贪婪的看着前方的日出。 风停了。 所有人，都沐浴在初升的阳光下，浑身暖洋洋的。 “回家了。”林鸿厚满脸的骄傲。 “回家了！”左慈典的脸上满是感慨。 “回家了。”最后归来的救援队长，面向宝元礁的方向，轻轻的念叨着。 …… 凌然也跟着众人，一起看了日出。 最后一台手术，是一个小时前结束的。大家一起收拾了手术室，再将病人送去病房，差不多就到了天亮的时间了。 接着，就有人提议，一起观看日出。 凌然倒是很愿意观看日出，日升月落，其实是非常能够体现秩序的事。 人类活动即使是无意识的，也最终会走向某种秩序，就是因为人类生活的基础，是秩序化的。 在太阳升起的时间里活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睡觉，不要在夜里冰凉的河水中洗澡，不要在烈日炎炎的旷野上打炮，不要在大风天晒草裙……总是有适当的秩序，制约着人类。 凌然默默的看了日出，也没有再回到房间去休息。 手术都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时间，无非就是查房换药的事，已经用不着他再出面了。 凌然找了张不知哪位船员带来的躺椅，在甲板的阴凉处一躺，再打开手机，联上船舶的wifi，飞快的点了几下，就响起了振奋人心的音乐：“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碾碎他们！” 凌然只用了几秒，就无缝进入了游戏状态。 在热血澎湃的午后，闲坐着打游戏，怎么想怎么爽。 事实上，凌然也就是玩的很爽，一直打到了第三把，才被吕文斌给叫住了。 “凌医生，刚烤好的鱼要不要吃？”吕文斌头上戴着厨师帽以示清白，崭新的白大褂上沾了调料，也是浑不在意。 “你们钓鱼了？”凌然回忆起之前的响动。 “有钓起来的，还有救援队的队员下水用鱼叉猎到的。”吕文斌笑呵呵的，对他来说，船上的生活也是充满新鲜感的。 凌然点头：“我马上过去，打团结束就来。” “好的。”吕文斌说了一句，又站住了，他面现犹豫的看看凌然，问：“凌医生你是用的特殊的wifi吗？” “没有，和你们的一样，云华893。”凌然道。 吕文斌皱皱眉：“那就是卫星网络了？我们的游戏延迟怎么那么高，卡的要命。” 说着，吕文斌就探头去看凌然的手机。 正在此时，就见凌然的屏幕里，一团有点不好分辨类型的魔法，摇摇晃晃的撞了过来，未到位，原本还有些帅气的角色就缓缓地倒下了。 吕文斌“咦”的一声：“不是没打到吗？” “有些时候就会这样。” “这是卡了吧。”吕文斌声音充满了疑惑。 凌然淡定的道：“有时候是会这样。” 说着，凌然就收起了手机：“走吧，看看你烤的鱼。” “但是，您游戏还没完吧。”吕文斌关心的道。 凌然摇摇头：“没救了。” “谁没救了？”这时候，一名穿着病号服的病人，滚着轮椅绕了过来。 “游戏。”吕文斌道：“凌医生玩的游戏。” “凌医生哪里有空玩游戏。你们说的肯定是病人吧，谁不行了？你偷偷告诉我。”穿着病号服的男人滚动着轮椅，一副很紧张的模样。 吕文斌只好上前解释。 凌然完全没有要聊天的意思，倒是因此下到病房中，扫了一遍房。 大部分房间里的病人，病情都趋于稳定，偶尔有波动的情况，凌然也是让护士呼叫管床医生。现在的云华893号上，管床医生都是主治起步的，换个药什么的轻轻松松。 这样转到特护病房，就见左慈典正坐在救援队的副队床头削苹果。 随从而来的吕文斌看看左慈典，又看看他手里的苹果。 左慈典看看吕文斌，又看看凌然。 “我是过来盯数据的。”左慈典道。 “相信你。”吕文斌道。 床上的副队，勉强的睁开了眼睛，问：“到了吗？” “没有，我们还在海上。”左慈典连忙回答。 “你感觉怎么样？”凌然走上前去，一个外科的例行询问。 副队想了好半天，缓缓道：“虽然是断了八根肋骨，但都没有全断，心肺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挺好的。” 左慈典赞许的为之翘起了大拇指。 吕文斌趁机道：“正好，拍张照吧。” 副队想了想，脸上还有些害羞：“没穿衣服，万一火了，怎么办？”第700章 人到中年不能死（求月票） 呜呜…… 随着医疗船“云华893”的靠岸，云华港内，不停的有汽笛声响起。大大小小的船舶，不断的有人站出来眺望，并行注目礼。 漫长的码头区，平日里都是稀疏的人群与众多的设备，今天却是涌来了大量的人员。还有几个不知是何单位的人员，排成了队列，聚集成团。 几艘行驶中的大船，还挂起了红旗，甚至有人摇动挥舞。 不知哪个部门，还在岸边燃放了真的鞭炮，炮声震天，绝对违规。 所有人都笑呵呵的，包括天底下最难露笑的领导和记者们，也都笑面如菊。 一些普通工作人员拿出了手机，远远的拍摄着“云华893”的身姿，最近几天的新闻里，云华893的出境频率极高，还引来许多自媒体的科普，现在将其图片放入朋友圈的话，点赞数是不能少的。 凌然和左慈典等人则是坐在船舱内，各自玩着手机，或互相的低声聊天。 今天的露脸顺序是伤员、救援队成员、云华893的船员和医护人员，最后才是外援的医生们。 包括老霍在内的医生们，都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在船上做手术令人疲倦，但是，相比救援队和伤员们所经历的惊涛骇浪，在场的医生们觉得自己依旧是幸运的。 没人真的愿意前出80海里，深入风暴区去救援的。 只是职责所限。 外面的仪式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等到医生们走出甲板的时候，领导们早都离开了，只剩下几只小记者，拿着报社的单反机在练手法，顺便采访一番医生们。 打头的霍从军，笑呵呵的说着套话，稍后的齐振海倒是精神一些，转过头来，以最好的状态面对镜头，却见所有的镜头都冲着凌然去了…… “医院见。”凌然对眼前的场景熟悉的很，摆摆手，走两步，就坐上了云医派来的车。 霍从军看看镜头所在的单位名称，也就没有再拦着凌然了。 尽管没有前出到现场，但所有医生也都累的够呛了，霍从军觉得凌然也应该是累的不行了，眼前也没有值钱的大媒体，还不如让凌然回去好好休息。 几家媒体的记者稍微迟疑了一下，就只能目送汽车离开了。 凌然也是回家，好好的睡了一觉。 睡觉本身就是很幸福的事，不能因为精力药剂超多，就肆意的浪费了。 若是有时间的话，凌然倒是挺乐意直接睡觉来养足精神的。 翌日。 参加了救援行动的医生们都得到了两天的假期，在医院里，这是极其难得的，不过，凌然还是早早的前往云医，准备查一轮房再回去休息。 不止凌然，赵乐意和周医生也都在第一天放假的清晨，回到了医院来查房。 前几日做过手术的病人，总归是要看一下才能放心的，在这一点上，周医生都是身体力行的，不过，他是先派住院医扫一遍，再自己扫一遍的模式，比其他医生又省了一些功夫。 “感觉怎么样？” “放屁了吗？” “下床走一走。” 周医生用亲切的语调，说着熟悉的话，走了没几间病房，就完成了全部的工作。 因为他这两天在船上，做的手术也比较少，自然也就没有足够多的查房对象了。 相比之下，转院来到云华医院的病人非常多，周医生看着凌然一间病房一间病房的走，不由的心生同情。 周医生左右无视，就背着手，晃晃荡荡的跟上了凌然，等他跟一个病人说完话了，就在旁笑呵呵道：“凌然，你就是做事太认真了，太认真的人，会太累的，而且，你一次给自己弄这么多工作，工作效率也会降低吧。” “手术做下来，就是这么多病人了。”凌然对周医生的话没什么反应。身边跟随的马砚麟和余媛更是毫无表情。 在凌治疗组里呆了一年多的时间，查房早都是最清闲的工作了。 周医生从海上回来，却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感悟，摇摇头，道：“不能这样的，病人多，不光你记不住病人，病人也都记不住你了。这一次，你其实可以让几个病人给基地他们，或者给省立也好啊。咱们做医生的，做一些手术，救一些人，也就行了，总不可能做了所有的手术，救下所有的人的。” 凌然听着没吭声。 他身边经常会有人来说各种道理，凌然对此从来都是不感冒的。 他甚至都懒得反驳周医生，看着前面的病房到了，立即入内检查。 周医生也背着手跟了上去，架势好似一尊教授似的，嘴里依旧说着话：“咱们是急诊科啊，急诊科！霍主任不可能要求咱们把专业科室的病人都给吃了吧。” 病房内，左慈典也在做今天份的查房，见凌然也来了，立即上前，再低声道：“这位就是做了肝切除，并切了恶性肿瘤的患者。” 转头，左慈典就对房间内的多名家属和患者介绍道：“我们凌医生来了。凌医生是我们治疗组的组长，也是负责主刀的医生，就是他在做创伤修复的过程中，发现了患者刘先生的早期肝癌状况……” “凌医生，凌医生……谢谢您。”患者的老母亲握住凌然的手，眼泪不自觉的就流了下来。 “凌医生，我……我……感谢您。”患者的老父亲原本还是严肃脸，看到老伴哭，竟也是忍不住的泪流满面，一个劲的感谢：“凌医生，您救了我儿子两条命，两条命……我们全家都谢谢您了……” 年纪最大的两名老人哭了出来，房内患者的妻子亦是忍不住抽泣，房间内顿时也是哭声一片。 尤其是患者的女儿，看着妈妈哭了，立即用超大的声音哭了出来，虽然只是个半人高的孩子，声音却占了七成。 左慈典无奈的向凌然和周医生耸耸肩，又面带同情的道：“老年丧子，中年丧夫，幼年失怙……一个人死了简单，周围人可能要悲痛一生的。中年人，最不能死。” 跟在凌然身后的余媛和马砚麟心有所感，也都默默不语。第701章 奔马（求月票） “我做个体格检查。”凌然并没有因为周围人的情绪，而忘记自己要做的事。 病人家属连忙让出位置来，并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凌然。他们自来到云华医院以后，就听到了许多关于“凌医生”的消息，对凌医生的期待值，是与感谢值一起上涨的。 “能听到我说话吗？”凌然面对患者，声音略略提高了一些。 患者努力睁开眼睛，看了凌然一眼，又无力的点点头。 大手术并大出血的病人，能动动脑袋就算是不错了。凌然让家属回避一会，再拉上帘子，掀开病人的被子，以观察为主的做体格检查。 林鸿厚当日为了寻找出血点，剖了一个超大的切口出来，以至于病人的上半身几如木乃伊。这自然是影响预后的，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林鸿厚当日的想法，是剖不到出血点的话，尸体也就不在乎切口的大小了。 事实上，如果没有凌然帮忙的话，林鸿厚很可能就是剖不到出血点的。 医生的水平不行，就是这样，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林鸿厚已经是医生中的佼佼者了，哪怕是与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比，也不见得就有明显的劣势。事实上，就当日的情景，来一名三甲医院的急诊主任，救活的可能有，救不活的可能也有，不见得就能真的比林鸿厚增加多少概率。 副主任医师或者主任医师，技术超过普通主治，经验丰富超过普通主治是有的，可要说技术碾压林鸿厚这种医生，却是不一定了。 如凌然徒手止血的技术，即使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名列前茅的，应该说，他才是属于异常状态的。 最好的医生只有一个，而病人是千千万的，在其他行业，是不是状元在服务自己的，是不是最好的产品给予了自己，并不是很重要的事。但在医疗行业，当生命本身与之挂钩的时候，现代医疗体系隐含的残酷，就显露出冰山一角了。 凌然尽可能完善的做了体格检查，拉开帘子，对左慈典道“过后还是要预约一个pet，看看情况。” pet是最能反映癌细胞转移的影像设备，造价和检查费用都是最贵的，国内一次大约1万元左右，检查时间也相对较长，不过，pet具有其他仪器无法取代的优势，所以使用的依旧很频繁，加上各地目前安装的仪器都不多，所以需要提前预约。 云医总共也只有一台pet，还是昌西省内的第一台，非常金贵的安排了4名影像科的医生伺候，排队不加急的话，往往要两天时间。 左慈典给病人和家属简单介绍了两句，再出来，对凌然低声道“病人没有什么保险，基本需要自付，对pet的费用，还有点疑虑。” 周医生道“很多有保险的用pet，自付部分也高的很。这东西在美国做一次检查，得要一万多美元，没有10万年薪的小中产阶级，保险报过了，自付的钱还比我们多。” 左慈典摊摊手“病人是渔船的股东之一，这次出了事，不止损失了渔船，还要负担在船上工作的渔民的抚恤，也确实是有些困难的。” “渔船总不能也没买保险吧。”周医生问。 “渔船的保险有，但他们也不敢动那笔钱，得留着凑新渔船。否则，跟他们一波的股东都出了钱，他就等于被踢出去了，不好接着干了。”左慈典在旁接着解释“他们意思，能省一点是一点。” “所以，他们是不想做pet？”凌然问。 “也不是完全拒绝。。”左慈典停顿了一下，又看看凌然，道“不过，我另有一个想法……” “哦。” “这次海难，应该算是海难了吧，按说应该是有点援助什么的吧，咱们能不能找霍主任申请一下，先给他们减免一些什么的？”左慈典说话间，看向周医生。 他知道凌然是不懂这些东西的，但周医生应该是有了解的。 注意到左慈典的目光，周医生想了想，换换点头，道“试试无妨。霍主任说不定也是乐意的，所以啊，你得注意措辞。” 左慈典秒懂，以霍主任的位置，说不定可以直接向上申请一个项目什么的，如此一来，所有医生和病人都轻松了。即使此前没有这样的补助，霍主任只要带着一个确实的案例过去，就还是有机会得到通过的。 毕竟，为了搞救援，那么多钱都花了，没道理在医药费方面一毛不拔。 “那我去问问霍主任？”左慈典问凌然。 凌然自无不可，看着左慈典跑出去了，又提醒道“克里斯骨折，你还要继续练习，可以请霍主任继续派人。” “好，好……”左慈典连连点头，40多岁的老腿跑的飞快，心里更是一阵暖流涌过。 经历了茫茫大海上的救援行动，凌然几天几夜的没睡觉，竟然还能想着自己，不由得不让左慈典感动。 而且，募集克里斯骨折的病人，其实并不是一件毫不费力的事。当然，对霍主任来说，也就是几个电话的事，但要不是有凌然，霍从军也是不会随便打电话出去的。 就急诊科里现在的医生，也没有几个人享受过霍从军这样的专项培养。 左慈典越想，就越是精神，奔跑的速度，几乎能赶得上同年龄的奔马了。 周医生也挺羡慕的，跟着凌然，道“凌医生，你能不能给霍主任说说，把我的值班时间改一改？咱也不说不值夜班吧，但周五周六的夜班很坑爹啊，半夜两点钟喝醉酒捅刀子的，啤酒瓶子砸脑袋的，玻璃渣子清起来很费时间啊……” “所以，你是想改周日到周四的夜班？”凌然问。 周医生愣了一下，突然意识到不对，试探着纠正道“是周日到周四期间的一天值班，不是从周日值班到周四，那是要死……死你以外的其他人的……哎，算了，你别问了，问对了我估计要被骂，问错了，我猜霍主任会将错就错……” 凌然静静地看着周医生，内心没有丝毫的波动。 一圈查房过后，凌然也不准备再刷急诊室了，就开着小捷达回家，快到了，脑海中出现了提示 任务训练新人。 任务目标提升一名医生的技术等级。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第702章 酷 “雷同的任务啊。”凌然在车里感慨一声，顺势一脚油门，踩的小捷达喵喵狂叫，轻松超越了边的电动车。 回到家，还不到午饭时间，不算通勤时间，等于说，凌然查房只用了半个早上。 “空床位多，衷心感谢的宝箱都少。”凌然总结出这个答案，不由摇摇头，爬上躺椅，掏出了手机。 凌然此时倒是有点理解周医生的咸鱼状态了。如果不是对做医生更感兴趣的话，就躺着玩，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状态呢。尤其是在家里的时候，网速也快，温度也好。 “凌然，今天不要练手了？“熊医生在诊疗室里坐诊，刚给一名老太太摸了脉搏，就一边写药单，一边调侃凌然。 “今天休息。”凌然安安稳稳的。 虽然说，他现在贴着酸痛贴，但是，第一次用这玩意，凌然决定还是悠着点，免得玩坏了身体。 做医生的，才知道身体是如何的脆弱。 熊医生则是满脸遗憾：“你们年轻人呦，太浪费了，有玩游戏的时间，做做推拿多好。”熊医生啧啧有声。 老实讲，凌然三五不时挂在门口的推拿牌子，可是让熊医生一阵的羡慕，就几分钟，收二十几块钱，简直像是白捡的钱似的，要不是自己试过很舒服，熊医生就要高骂世道不公了。他跟凌然的老子凌结粥加50块工资，都得抗争老久呢。 当然，熊医生现在也还是觉得世道不公。 “凌然，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一天到晚的给人推拿，只要有人来，我就给推拿，从早到晚，一刻不停，我帮你算过了，你把人弄的紧凑一点，一个小时能赚四五百块钱，一天下来，就是一万多块……” “人家不要睡觉啊。”娟子走过来，拿走了熊医生开的方子，左腿50斤，右腿50斤的拿药，一个人就表现出千军万马的气势。 熊医生端起大茶杯，喝了一口茶，道：“我要是一天能赚一万多块，我就不睡觉了，还睡什么觉？你想想看，做什么能赚这么多？” “开飞刀。”凌然给出一个回答，纯粹是为了回答熊医生的问题。 熊医生一口茶险些喷出20远，咳咳了两声，再上下打量一下凌然，问：“我都忘了问，你现在开飞刀什么价？” “6000到8000元。”凌然并不隐瞒自己的收入，他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好隐瞒的。 熊医生的小心肝都颤动了起来：“一天6000？” “一台6000。” “那一个月开多少瓷刀？” “没算过。”凌然大略的算了算，道：“二三十，或者三四十台都有，取决于做什么手术。” 熊医生默默的算了片刻，不由捶胸顿足：“我当年不该学内科的。” “您学外科，现在也飞刀不了了啊。”娟子看着熊医生摇头，然后伸出自己40斤的胖手，问：“你看这是几。” 熊医生气的要死：“你指头的肉都挤到一起了，我怎么看的清楚。” 娟子笑了：“都说你老眼昏花了，王大爷，你看是几？” 旁边输液的王大爷眯着眼睛看了看，道：“四。” “对！”娟子悄悄的将蜷起了一根手指伸直了，毫无破绽。 …… 到下午，苗医生过来上班，见到凌然，开心的像是个有眼袋的孩子似的。 苗医生长的更丑了一些，但客户却是在增加的样子。只是抵达的第一个小时里，就有预约好的三位女士，一位男士前来问询。 苗医生最终割了两个双眼皮，再给一名被螃蟹夹破了手的患者做了缝合，打了针，就兴奋不已的出来找凌然。 “凌医生，您可算是来了，我最近几天都关注你们的救援呢……对了，凌医生，您看我刚才做的缝合，怎么样？”苗医生满脸期待的看着凌然。 刚才的病人也是金鹿健康服务有限公司送来的，属于水产市场的传统病人。苗医生为了展现技术，虽然只收了几十块钱，也还是用出了美容针的技法，就是希望凌然能够看一看。 凌然被问到了，就闭目回想了几秒钟，道：“作为专精的水平的话，应该已经是到比较高的位置了，现在要提高的话，就需要考虑真皮组织的特性了……” 凌然不急不躁的给苗医生讲解着，手里还玩着游戏，一点都不耽误工夫的样子。 苗坦生认真的听着，时不时的点点头，脑子更是不停的思考着。 凌然掌握了多种大师级乃至于完美级的技术以后，对缝合的认识和技法，也都有了提高，此时给苗坦生说着，对自己也是一份总结。 酷酷酷…… 一辆摩托车漂亮的一个甩尾，将自己摆入了下沟诊所的院子里。 “凌……凌医生……”卢金玲自摩托车上跳下，双手摘下漆黑色的安全帽，夹在右胳膊下，长腿直白，又傲又娇。 “哎呦喂，轻点轻点。”一位输液的老头子，被老伴掐的浑身发颤。 卢金玲却是目不斜视的看着凌然，都懒得在乎旁边人的表情态度，用略带沙哑的声音道：“凌医生，你出海回来，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有点肌肉酸痛，但已经解决了。”凌然捏了捏自己的脖子，顺便活动了活动筋骨。 “那就好，出海很危险的，你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我派几个人跟着你，也会安全一些。”卢金玲说着靠近了凌然一些，细细的观察着他，心里发出哀嚎：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人！每次看都好帅！ 苗坦生站在跟前，听着两人的对话，稍有些急切的往前走了一步，笑道：“卢总，又见面了，我是咱们下沟诊所的外科医生苗坦生，承蒙您一直以来的照顾，金鹿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的理念，我是很欣赏的……” 卢金玲看了苗坦生一眼，嫌弃的转了转头，懒得对丑做分级，只淡淡一笑：“好好干。” “是，当然当然，我的计划，是争取成为金鹿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的50的合作伙伴……”苗坦生抓住机会刷脸，眼袋都急的要跳起来了。 “你的公司经营的好吗？”凌然听着苗坦生不断的提起金鹿健康的名字，于是很有礼貌的问一声。 卢金玲顿时露出笑容来：“救护车这一块，我们是云华做的最好的，现在有计划向省内的其他城市拓展，就是还没和医院谈妥，现在的医院负责人，可难说话了……” 凌然笑笑：“我认识的几名医院负责人，都还算好说话。” “您是大医生，当然不一样了。”卢金玲偷偷撒娇，心里开心的要跳起来似的，道：“医院的负责人对医生和供应商的态度很不同的，还好我们只是开救护车公司，只要找几个负责人好好说说，还是有希望的。我请了一名职业经理人，他应该有办法的。” 凌然听到这里，想了想，道：“你如果只要找负责人聊天的话，我认识很多医院的负责人，昌西省内的。” 凌然全省飞刀，遇到的医院负责人自然不少，如武新市一院，武新市二院，都是熟的不能再熟的外院医生了。 卢金玲犹豫了一下，心里早都千好万好了，故作矜持，用略带沙哑的嗓音道：“我都听凌医生你的。”在速度和老婆之间挣扎今早的章节，就像我在“作者有话说”里所言，本来是昨天晚上写好的，因为太晚了，特意放到早上来修改，结果就被老婆批的体无完肤，被迫数次修改，并对后期内容做了整改…… 简单来说，我本来是可以写更多，更新更快一点的，但因为老婆的原因，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以至于速度反而慢了下来。 为了讨论情节，我就事论事的提出了论点一，论点二，论据A，论据B…… 老婆认为我针对她，离家出走1小时15分钟…… 写小说有多辛苦你们知道吗？还会有家庭矛盾啊！ 总而言之，小说质量还是需要保证的，不能为了速度而牺牲质量——所以，昨天到今天，总计5更，只还掉1000票的加更。 那么，截至目前，月票总数103569，比95600多了将近8000票，感谢各位读者大大，感谢烟盟的月票红包，护我菊安。 目前还了2章，还余6章，略有点慢，容我明日跟老婆好好讲道理，加快更新。 以上。 求月票！ 求月票！《大医凌然》在速度和老婆之间挣扎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703章 快乐（求月票） 云华医院。 大白鹅香满园嘎嘎的叫着，巡视着自己的领地，脚步稳重若贵族。 他的地盘食物丰富，经常会有外来的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在此掉落食物，尤其是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一起出现的时候，掉落食物的频率非常之快，数量非常之多。 于是，香满园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体重直线上升，运动能力减弱。二个是常有麻雀喜鹊之类动物前来窃取食物。 对于第一个问题，香满园是不太担心的。长的胖……是因为身体内充满了快乐。 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香满园就非常的重视了。 它白天黑夜的在自己的食物周围绕圈，一旦自己有点饿的感觉了，立即狠吃一通，而在自己不饿的时候，是坚决反对其他动物抢夺自己的食物的。为此，它的步伐坚定，巡街的频率飞快，雄赳赳的像是只霸王龙似的。 左慈典凑到香满园跟前，望着香满园的翅膀腿，满脑子都是克里斯骨折。 他已经做了一天的克里斯骨折患者了，但在急救室里，还有一名克里斯骨折的病人。如果不是怕自己吐在对方身上，左慈典估计还在里面忙碌。 “还是当鹅好啊，当人是真的累啊，早班上完上晚班，晚班上完再值班，一个轮回又是一天，说真的，我就算是回到25岁，我估计也坚持不下去，太累，太累了，做人太累了……”左慈典对着香满园，将满腹的抱怨，都给吐了出来。 “我爸爸就不累。”在大鹅另一端的小孩子，丢着玉米粒，并回答了左慈典的问题。 左慈典扭头看了一眼，见是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气就消了一半，好言好语道：“你爸爸为什么不累，是他告诉你的吗？” “是。”小孩子继续丢玉米粒。 左慈典心道，做男人真是不容易，在外面打拼了，回家还要说不累。左慈典想到此处，多堆了一些笑容，问道：”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小男孩想了想，道：“我爸爸说他是富二代。” “呵呵……这样吗？”左慈典突然不想看鹅了，这只鹅也像是个富二代，有吃有喝，光吃光玩，还到处惹事。 左慈典看着鹅腿，心道：你迟早有求我的一天。 念过，左慈典再回转身，重回急诊室。 “病人家属来了吗？”左慈典入内先问了一句。 “病人子女都过来了。”护士台的小护士说了一句，又问：“凌医生不来吗？” “凌医生可能过会才来，他今天还算是休息。”左慈典带着笑容回答。身为住院医，最好就是谁都不得罪了，笑容自然不能少。 小护士嘟嘟嘴：“下午我就下班了。” 左慈典权当没听到的憨笑。 旁边的小护士笃定的道：“凌医生肯定是累坏了，你想想，他去了海上，条件那么艰苦，听说休息都没有休息，一口气做了那么多的手术……” “在医院不是也这样吗？”旁边几名小护士异口同声，然后噗的都笑了出来。 左慈典微笑。 几名护士全都收起了笑容，严肃的看向左慈典。 ”我去做手术。“左慈典摆摆手，赶紧去见病人和病人家属了。 病人是位老爷子，因为跳广场舞失误而摔倒，至少，据他描述是这样的。 左慈典对此也不深究，克里斯骨折的典型原因，就是倒地时用手撑，继而导致骨折。同样的情景，其实在小孩子打闹的时候更常见，青年运动员也常常在激烈的对抗后，做出同样的动作，所不同的是，小孩子和年轻人往往一个轱辘就站起来了，浑身啥事儿都没有，轮到老年人的时候，骨头质量下滑，嘎嘣一声就折断了。 虽然说，克里斯骨折并不是一种老年病，但就发生概率来说，老年人却是主要患者。左慈典也是给多名老年患者做过类似的治疗了，大略检查一番，确定是单纯的克里斯骨折以后，就开始给家属讲解。 这是左慈典与其他医生不尽相同的一点。 左慈典往往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患者沟通，而医院里的年轻住院医们，就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了。一方面，年轻人并不总是擅长交流的，与年长者与外行人的谈话，往往令他们焦躁。 另一方面，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住院医总是更追求卓越，更希望将时间用在个人提升上去。 左慈典就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了。 今年43岁的左慈典，刚刚开始做资深住院医就能做的事，要说节省时间，他已经没什么时间可节省了。 而且，医院其实是一个论资排辈非常严重的地方。 所谓资格，就是学历和学历。从哪里毕业，是谁的学生，是否本院的嫡系，做过什么牛掰的手术等等…… 排辈则更辛苦，正常情景下的晋升，往往要等到上一批次晋升以后才行。对左慈典来说，理论上，他要做主任，就得等周医生和赵乐意等医生们中，有人做过了主任以后才排得到。而左慈典的年纪，却比周医生和赵乐意还要大…… 所以，左慈典早早就放弃了职务上的竞争了。 他现在就紧跟凌然，磨练技术，因此，左慈典愿意发挥自己的特长，多做病史采集就渐渐成为了他的个人风格。 在左慈典的循循善诱之下，病人和家属的脸上，也慢慢有了微笑。 “克里斯骨折不算是严重的骨折，看老爷子的病情，我们尽量采用外固定的方式，这样的话，预后恢复会好一些。不过，具体还要看伤情。” “麻醉？如果不想全麻的话，就采用臂丛麻醉，恩，是比较简单的半麻。” “术后主要是抗炎治疗，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的。要做一些简单的复健，到时候让康复科的人帮你们。” 左慈典给仔细的解释了以后，再让家属签了知情同意书，然后开始给病人做头孢呋辛的静脉滴注，自己则是喊了一只没名字的规培医，先期进入了手术室。第704章 喜欢（求月票） “从桡侧腕短伸肌与拇长伸肌间隙钝性分离……骨膜下剥离……没毛病……”左慈典嘴里念叨着步骤，完成之后，就很开心的看着笑了出来。 规培医看傻子似的看左慈典，这才刚开始做手术，就做了十分之一活，乐呵啥呢？别是年纪太大，脑子出了问题吧，想想40多岁的住院医，脑子出问题好像也是不奇怪。 左慈典转头看向规培医：“你是不是特奇怪，我为什么笑？” 规培医心下一紧：“您怎么知道？” “你前面的3个规培，都是这样子的。”左慈典一副一切皆在掌握之中的表情。 规培医的心更紧了：“前面的3个规培，都去哪里了？” “应该是没找到工作，走了吧。”左慈典微笑。 规培医露出(???)?的表情，接着，才缓慢的道：”不是说在凌医生的治疗组里学习，有很大的概率找到工作吗？” “还有这样的传说？不过，就算是这样，至少得让凌医生知道名字吧，你说对不对？”左慈典在给出一个全脸全须的笑容：“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凌医生怎么让你找到工作？” 规培医的眼睛瞪的更大如(⊙~⊙)似的，问：“不是说，学技术吗？” 左慈典低头看看自己的克里斯骨折的病人，呵呵一笑，问：“那你学到了吗？” 学到了吗？学到了吗？学到了吗？ 左慈典的声音，震的规培医浑身都在发颤…… 左慈典再是呵呵一笑，继续低头干活。 他清除了骨折端的积血，再予以复位，就道：“C臂机，吃辐射吧。” 规培医傻愣愣的开始给C臂机做装饰，套袋子，一路忙碌。 左慈典也跟着做事，不能手法复位的克里斯骨折就是这样子，工作量比手法复位要大的多，而且，采用内固定的时候，还必须非常注意不能有感染隐患。 注意感染也是骨科在对抗普外科的歧视的时候，唯一拿得出手的武器了。 比起普外科的手术，骨科对感染的关注是一等一的，使用的手术室，都向来层流等高端手术室，左慈典也是要向凌然报备以后，才能在手术层里申请到手术室。 云医自己的骨科对此漠不关心。云医的规模太大，比起同为三甲医院的云华二院之类的医院，云医的病人更多，工作量更大，医生更愿意……出飞刀。 在骨科自己连换髋手术都做不完的时间里，克里斯骨折这样的小手术，急诊中心愿意做，骨科就当是寻到了打杂的，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当然，这也是云医的急诊中心有相当的地位缘故，双方若是强势程度颠倒的话，骨科就不一定有那么好说话了。 左慈典比凌然更知道其中的弯弯绕绕，因此也非常珍惜做手术的机会，每一步骤都是仔细完成，仔细体会。 骨科手术的难度本来就低，所谓易于入门，易于精通，说的就是骨科手术。 左慈典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又有相当的机会，自我感觉也提高的很快。 一台手术做下来，也就是掰钢板的时候，遇到些麻烦。 医药公司提供的钢板都是工业化的产品，但人的骨头长的往往就不是那么合规了。骨科医生因此需要将钢板用手掰成合适的弧度。 骨科医生被称作是木匠，并不是没理由的。年轻的骨科医生，可能每天都在给人抬大腿，资深一点的骨科医生，也免不了要自己掰钢板，像是练臂力似的。 43岁的左慈典做这些事也还行，毕竟，50岁的主任医师们该掰钢板的时候，也是自己掰钢板的。 左慈典想象着自己是帅气的医生的样子，掰钢板的时候，也就没有那么苦恼了。 嗤。 手术室门开，一位帅气的医生走了进来。 “凌医生。”规培医腿一紧，连忙行注目礼。 护士也用闪着星星的眼睛，望着凌然，满眼的开心。 “我来看看。”凌然给了一个小云点头，问左慈典：“顺利吗？” “挺顺利的，解剖复位。”左慈典有点小小的得意。 解剖复位是指骨折端恢复了正常的解剖关系，可以理解为完全恢复了。但是，并不是每次手术，或者说，每次创伤都能得到解剖复位的。很多时候，或者是现实所限，或者是技术所限，就只能得到功能复位。 功能复位从使用的角度上来说，理应是不影响生活的，但就效果来说，总归是没有解剖复位完美的。 对于一场克里斯骨折的手术来说，得到解剖复位的结果，至少可以打分在75分以上了，若是再宽松一点的话，80分也是可以看做起步线的。 凌然轻点头，再用口罩遮着嘴，以最远距离看了一会两人的操作，又阅读了X光片，就点头退了出来。 左慈典和规培医齐齐的吁了一口气。 “真怕啊。”规培医半个身子都在抖。 左慈典皱眉：“你怕什么？” “我怕凌医生看我不顺眼什么的，再找工作，不是就不好找了吗？”规培医的表情有一点扭捏，最近几年的毕业生更多了，编制收缩的同时，规培医的数量却在加大，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竞争在变激烈。 左慈典却是用神奇的目光瞅了瞅这只规培医：“凌医生都不知道你名字，他看你顺眼不顺眼，有那么大区别吗？” “会……会知道的。”规培医坚持着。 “这么肯定？”左慈典笑了。 “恩。” “为什么？” 规培医瞅着左慈典看了好一会，再小声道：“您都可以跟着凌医生学技术，没道理，他不要更年轻，身体更好的……” 左慈典将刚拿起来掰钢板的弯折板子给放了下来，他怕自己太激动，现场给这个规培医给开颅了。 规培医也知失言了，默默低下头来。 站在旁边的器械护士见冷场了，就活跃气氛道：“左医生，讲个笑话吧。” 被护士主动要求讲笑话，还是住院医的左慈典顿时很开心，忙道：“让我想想，有了，就说，小时候不是穷嘛，一年到头吃不到肉，有个老汉到了过年，赶集的时候站到肉摊，咬咬牙，就买了一点肉，但是不会吃，怕糟蹋了好东西，就让卖肉的写了个做肉的单子，放什么佐料之类的，准备回家看着做……” “哈哈哈哈。”器械护士已经笑了起来：“左医生你真的好老。” 巡回护士也笑cry了：“还写做肉的单子，九几年就有网络了吧，不能上网查吗？自己家没有，也可以用别人家的吧。” 依旧没说完笑话的左慈典嘴角抽动：“现在想想，我其实挺喜欢凌医生在的手术室的。”第705章 训练新人（求月票） 接下来几日，凌然就压着左慈典做克里斯骨折。 凌然不是一个喜欢讲话的人，因此，他的教育模式，就是演示和纠正。 能手法复位的就手法复位，不能手法复位的，就送到手术室里背侧钢板，或者掌侧钢板，碎的再厉害的，就用外固定法。 手法复位加三种固定方式，遇到左慈典能做的，凌然就让左慈典来做，遇到左慈典做不了的，或者左慈典做的不够好的时候，凌然就上手来做。 四种模式循环反复，看在外人眼里，就好像是高考刷题似的。 一遍一遍又一遍。 一遍遍，又一遍遍……如果说，左慈典的心情最初还是快乐的，还是充满学习的冲动的，那么，当这种五年骨折三年克里斯做到吐的时候，左慈典的心情就很复杂了。 拒绝是不能拒绝的，但是，早晨睁开眼的刹那，依旧是非常绝望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晚上的梦境里，十有八九还是在做克里斯骨折。 “老左。”张安民大喊一声：“你在门口转悠啥呢？还不赶紧进门去，我都看见两车克里斯了。” 左慈典回头见是张安民一个人，不由傻笑两声：“你会不会看错了，也许是史密斯呢？” 摔倒了手掌撑地，断了胳膊就是克里斯骨折，手背砸到地上的，就是史密斯骨折。 虽然对骨科医生来说，两种骨折的区别不大，但对左慈典来说，区别就比较大了，就是前天的时候，有一个被院前以为是克里斯骨折的患者，到了云医发现是史密斯骨折，于是送到了骨科，令左慈典怀念了好几个小时…… 怀念的也不能更久了，毕竟忙。 张安民哪里知道左慈典的内心波动，撇撇嘴，道：“你就嘚瑟吧，霍主任给多少家医院打招呼了，你知道吗？现在搞院前的，要是再弄错克里斯和史密斯，那都是丢人的事。” “咱们手术台上死了人，一样丢人的很，但该死的不是还是要死。”左慈典并不认张安民的话，继续在门前走来走去。 “不进去？”张安民问。 “再两分钟上班。”左慈典看看手表，又叹口气：“算了，走吧。” 说着，左慈典就迈着牺牲一切的步伐，走进了医院。 问讯处，人山人海…… 处置室，人人人人…… 等候室，众众众众…… “凌医生不在啊。”左慈典悄默默的松了口气。 “凌医生当然在手术室了，他让你来了就去找他。”张安民站在左慈典身后，满眼都是羡慕。 以左慈典的情商，他当然看得出张安民的羡慕，事实上，左慈典猜想，如果是自己知道别人能得到凌医生这样的悉心教导，估计也会羡慕嫉妒恨的。 只是轮到自己的时候，有些苦罢了。 是些别人想吃都吃不到的苦，左慈典这样想着，心情也就更好了一些。 其实也是他的年纪太大了，如果换做10年前，左慈典绝对不会这样头疼欲裂，腰酸腿疼，浑身乏力…… “年纪是个宝啊。”左慈典不由向张安民感慨。 张安民只是耸耸肩，道：“我这里倒是有个老年患者，58岁了，脂肪肝加肝内胆管结石，比较特别的是合并有肝吸虫病，你问问凌医生，有没有兴趣来做一下。” “你怎么不直接找凌医生？”左慈典话刚出口，就知道自己问了个蠢问题。 张安民哼哼两声：“凌医生把我放出来自己做手术了，说要给你们看一看，结果助手不是吕文斌，就是马砚麟，再就是给你看克里斯骨折，哎，说真的，就是一个克里斯骨折，做的也太精细了。“ “凌医生要求比较高来着。”左慈典说到此处，嘴角却是带出了笑容：“你别看是一个骨折手术，讲究还是相当多的，我估摸着，我再练一段时间，都能给业余运动员做手术了。” 他不敢说职业运动员，怕太嚣张了惹人反感。 而且，能给职业运动员做手术的医生，收入也是相当高的，左慈典觉得还是缓称王比较好。 张安民依旧从中听出了炫耀点。 “再强的骨折手术，也是骨科手术。”张安民在心里安慰自己一句，没好意思说出来。 外科的科室间的鄙视，从来都不是靠语言的。再者，张安民对于自己在小团体中的地位，还是有一点敏感的，也就不好讽刺现在的核心成员左慈典了。 左慈典又休息了两分钟，再去到手术区，换了衣服，入内寻找凌然。 踩开门，就见凌然侧对着门的方向，白衣胜雪，满手的鲜血，正一手持刀，一手举肝，轻轻的掰着。 在手术台的四周，手术室的边角里，此时怕有近10人站在那里，伸着脑袋，看着凌然操作。 徒手掰肝！ 现在已经是凌字号的绝学之一了。 不像是其他医生做徒手掰肝的审慎，凌然掰肝子的适用面更广泛，几乎是肝癌以外的各种肝切除手术中，都有应用。 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当凌然不断的通过这种方式，完成高难度的手术的时候，他的手术操作方法，自然会得到各方的重视，以至于观察和学习。 现在站在手术室里的诸人，就是来自昌西省各地的医生，他们倒不一定要学会凌然的掰肝技术，但是，深入了解省内最强肝切除大佬的技术，对于昌西省的肝胆外科的医生们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左慈典心中不自觉的产生了一分骄傲，他知道，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来云医看凌然的手术，还是因为他们想要邀请凌然做飞刀而排不到队。 作为总览这方面工作的住院医，左慈典是亲眼看着凌然的影响力在直线上升，从最开始只有一两家医院邀请分到，到每周都有飞刀可做，再到现在，请凌然飞刀的医院和个人已超百家，那不管凌然的工作效率有多高，他也不可能回应这么多单位了，为了不得罪人，左慈典就帮凌然公布了很多做飞刀的门槛要求…… 医院的规模，病人的多寡，医生与云医的关系，患者的情况，飞刀的价格等等，都被左慈典作为门槛来减少飞刀的数量。 即使如此，凌然依旧能够频繁飞刀，已经证明了相当的实力。 “凌医生。”左慈典向凌然打了声招呼。 凌然点点头，道：“洗了手的话，可以来给吕文斌帮忙。” 吕文斌赶紧点头，也是一脸苦涩。 “洗手了。”左慈典连忙走上台来，乖乖的准备拉钩。 “稍等。”凌然突然停顿了一下，看向左慈典。 凌然的脑海中，却是突然传来了声音和图像。 任务完成：训练新人。 任务目标：提升一名医生的技术等级。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接着，一只中级宝箱就出现在了凌然面前。 凌然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左慈典，他总不可能刚上台，连钩子都没碰一下，就提升一级的想技术吧。 这时候，旁边的吕文斌却是道：“凌医生，我对肝切除有几个疑问……” 凌然听着吕文斌巴拉巴拉的做总结提问，不由恍然，原来是吕文斌的肝切除术，从无升级到了入门级，以至于任务完成了。 凌然不由看向左慈典。 左慈典不明所以，保持微笑：??? …… 三更快要常态化了……求月票……第706章 一级技能书（求月票） 凌然将掰好的肝脏归位，然后迅速的完成缝合等步骤，又填塞止血，最后再交给吕文斌关腹。 吕文斌略有惊喜，不同位置的手术的关腹都是略有不同的，而在凌然这里，关腹往往意味着更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就像是tang法缝合的时候，凌然经常指定吕文斌收尾，所以，吕文斌最后就跟着学会了tang法缝合。 机会总是一步步的给予的。 在这方面，凌然还是相对公平的，他并不会因为医生的等级，年限或美丑程度来做判断标准，而总是给予表现最好的医生以机会。 吕文斌兴奋的上手，因为简单的关腹，而喜形于色。 周围观看的医生却都非常的理解，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凌然眼瞅着已经是昌西省内最强的肝切除的专家了，而且，弄不好就会成为中国最牛的肝切除专家之一。 全国范围太大了，许多来自地方三甲医院的医生们，想在乎也在乎不起。但是，一个省的最强专家，已经非常能够说明地位了。 不用说别的，光是每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关肝切除的部分，凌然都可以插得上话，这就足够令人惊叹了。 何况，凌然还不到25岁。 专家是不会退休，专家只会换一个地方办公。 就是以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凌然还要在肝切除领域掌权60年，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了。再深入的想象，这么长时间的时间里，肝脏医学的发展是否需要凌然的参与和认可，不同医院的肝脏科室的负责人的更替，是否有可能受到凌然的干涉。 在手术室里的外院医生，不由都看向吕文斌，酸的牙齿都要松动了。 凌然则是转身将刚得的中级宝箱给打开了。 “来本技能书好了。”凌然心里想着。 他最近没有特别去做肝癌手术，对虚拟人的消耗就很小了，现在还有3个多小时可用，算起来是蛮不少了，因此，并没有急迫的需求。 当然，如果系统再给几个小时的虚拟人，凌然也觉得不错，这东西太好用了，既能降低他的手术压力，也能提高病人的生存率和预期寿命，只是量还不够大，如果有充足的数量的话，凌然甚至可以拿来做科研。 银灿灿的宝箱中，一本同样是银灿灿的技能书，跳了出来。 凌然点点头，顺手就给打开来： “一级技能书：将一项基础技能提升至完美级。” 要不是周围有人，凌然非得出声赞一声。 比起给定了内容的技能书，“一级技能书”给凌然的印象可是深刻。 他的徒手止血技能，就是从一级技能书中获得的。 获得就是完美级，给凌然的帮助一直都很大。 包括现在做肝脏手术，凌然能以大师级的肝切除技能冠绝全省，并在全国范围内闯出名堂来，那是多亏了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术的。 肝脏手术中最困难，最复杂的出血问题，虽然不能通过徒手止血来完美解决，但它给了凌然相当的信心，让凌然敢于做更大胆，更具有风险的尝试。 在医学界，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医生越是愿意做高风险的尝试，病人获得的收益越高。 当然，这里说的永远都是总收益，而并非单个病人所获得收益。 单个病人可能会因为医生的高风险尝试而健康受损，甚至死亡，但就病人整个群体而言，医生的高风险尝试，绝对是正收益的。 事实上，医学自发展之日开始，就是这样进步和前进的。 药品的临床试验，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花费巨万，但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去粉饰它，归根结底，药品的临床试验就是用人去试药，每次都必然有人因此而健康受损，死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全体病人来说，自然是受益的。 外科手术也是，最初的外科医生，乃至于现代的外科医生，也总是在提高手术的风险，同时提高病人的收益。 即使是非研究型的医生，但是，当外科医生开始做高风险的尝试的，往往不是病人能不能承受高风险的问题，而是病人已经到了非高风险而不能有收益的时候了。 医生和病人之间，有时候很像是投资人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关系。 只不过，他们投入的是医疗服务，收获或损失的是健康。 而对凌然来说，掌握了徒手止血技术以后，他的资本和抗风险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许多手术，仗着有徒手止血术，都可以做下去，就好像许多投资公司，可以仗着资本雄厚就投资高风险的产业，反而获得高回报。 凌然略带着怀念，点开了“一级技能书”： 暴露+ 切开+ 分离+ 止血+ 缝合+ 引流+ 外科基本操作，再次以可以直接获得的姿态，出现在了凌然面前。 凌然的目光，在“暴露”和“分离”两个项目上逗留了好几秒。 到了他现在的状态，缝合止血或者引流，虽然都有提高的空间，但已经是长板了，比较而言，暴露和分离两个项目，最能给他以提高。 暴露是外科医生的基础中的基础，也是最难学习的，因为需要大量的经验，才知道该如何暴露出合适的解剖面。 当日在船上，林鸿厚为了止血，几乎将那病人切成两半，他要是有高超的暴露技术，也能顺利的找到病人的出血点。 找到之后，虽然不可能像是徒手止血那么帅气的止血，也可能不好直接的止血，但只要切的角度好，止血动作潇洒还是丑陋，都无所谓了。 另一方面，“分离”的价值也不容忽视。 如肝切除或肝癌手术，又或者普外的大部分手术，归根结底都是在玩分离。 最基础的如胆囊切除术，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分离胆囊和肝脏，解除了黏连，胆囊切除本身就是新手都能做的事了。 而在癌症手术中，分离的价值更不用说，好与不好，直接决定着一场手术的成功与失败。 可以说，6项外科基础技能，带给医生的提高不仅多，而且是全方位的，这是高于术式的。 凌然仔细思量片刻，还是点下了“分离”。 “分离+”的列表下面，瞬间又刷出了一排的选项： 皮下结缔组织的分离 筋膜和腱膜的分离 组织的分离 皮下囊状物的分离 这一次，凌然就不用多做思考了，直接选择了“组织的分离”。 尽管说，筋膜和腱膜的分离，明显有利于他做各种骨科手术，例如手外科的手术，以及关节镜和跟腱修补术，但是，无论难度还是应用的广度来讲，总归是“组织的分离”最难。 除非凌然不做肝脾等普外手术，只是一名纯粹的骨科医生，他才会去选择“筋膜和腱膜的分离”，相应的，“皮下结缔组织的分离”也许更适合整容外科等超赚钱的科室，至于皮下囊中物的分离——总得有些技能是边角料，就好像皮下囊中物自身一样。 当然，如果不用选择全获得，凌然也是不嫌弃任何一种技能的。 医生的技能有难度和稀有度，病人得病却是不会的。再换一个角度，凌然只要有手术做，也不是说特别在意品种…… 银灿灿的技能书闪烁了两下，消失不见，同时，凌然所掌握的“组织的分离”基础技术，则被提升到了完美级。 凌然再低头看看手术台，见吕文斌已经快要完成关腹了，于是干脆的对左慈典道：“一会再安排两名肝切除的病人，把资料发给我……” “是。”左慈典立即答应下来。 “你要不要跟我做肝切除？”凌然觉得左慈典在克里斯骨折上消耗的时间和精力已经很多了，或许应该换个方向试试？ 然而，左慈典却是仔细的想了想，又坚强的摇头：“我还是先做克里斯骨折吧，后面还排着病人呢。” 就在此时，系统又跳了出来，在凌然面前，展示出了任务界面： 任务：训练新人。 任务目标：提升一名医生的技术等级。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凌然不由挑挑眉毛，这个任务，感觉应该还是左慈典触发的，如此算来，左慈典已经触发相同任务三次了。 “好吧，你去做克里斯骨折吧。有问题再来找我。”凌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学技术这种事，大部分还是要靠自己的。 左慈典重重点头，迈着坚定的步伐，离开了手术室。 …… 菊危，求月票第707章 稠稠（求月票） 凌然没有紧着去看左慈典做克里斯骨折了。 学习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做老师的付出辛劳，就能让学生收获的。如果教育投入如此简单明了的话，人类历史早就被贵族统治乃至于皇权统治彻底改写了。 医学的学习，尤其是外科医学的学习之路，显然要更崎岖一些。 左慈典要提升的克里斯骨折的技术等级，是从入门到专精。 不说他本人的学习能力如何，就云医这种聚集了一省精英的医院里面，一名医生要达到专精的水平，也得耗费一番心力的。京城医院里面掌握专精技术的医生更多，但也没有下沉到住院医的水平。 任何一名住院医，能够掌握一门专精技能，都是相当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目前的医院结构下，住院医可能都捞不到独立的手术机会，又何谈专精。 能入门就阿弥陀佛吧。 左慈典目前就处在好条件和差条件担起来的扁担上。一方面，他做手术的机会增多了，凌然也放心给他独立手术的机会，并悉心教导。另一方面，左慈典的基础又差多了。 论时间和经验，左慈典的手术经验其实并不比同年资的住院医高，这里说的同年资，是指进入云医的时间。 左慈典在镇卫生院里的20年，学到的东西，在单纯的手术台上，是无法发挥作用的。与此同时，左慈典的理论知识体系，却是陈旧的，而且大部分被遗忘了，这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没关系的，但是，终究是一个劣项，令他在某些时候，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在其他人并不需要花费的时间上。 比如同样的解剖知识，解剖原理，左慈典不仅早就忘记了，记住的也是20年前的陈旧知识了，普通的手术其实也不是很需要多少解剖知识，许多医院的外科医生都是一边做手术一边学解剖的，而并非如普通人所想象的那样，先搞明白解剖再上手。 不搞明白解剖是可以做手术的，按部就班的做下来，某些情况下，做的还蛮不错的。但是，要到专精的水平，要独立做出高水平的手术，并且长期做到高水平，不弄清楚手术范围内的解剖结构是不行的。 因此，左慈典不仅需要补课，还要比普通住院医补课更多。 从入门到专精，总归是一个漫漫长的过程。 凌然也从病例中，选出了合适的病例。 正是张安民推荐的，58岁的下肝内胆管结石并肝吸虫病的患者。 得知凌然的决定，张安民几乎是跳着脚跑来了手术区的休息室，端着pad道：”我猜您就有兴趣，这个案例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病人名叫雷柏涵，有脂肪肝、肝硬化，又有肝吸虫病，然后肝内胆管结石，就肝脏疾病来说，应该是得的比较全面了……” “是肝胆外科收治的病人？”凌然之前就翻了病例的。 张安民嘿嘿笑两声：“您一句话的事。” 他的意思，是凌然一句话就能将人给拿过来，毕竟，光是依靠霍从军和急诊中心的强势，凌然就能从肝胆外科手里抢人了，更不要说，凌然自己现在就是肝切除大佬，给贺远征移植一颗虎胆，他也只会排异致死。 凌然却是摇摇头，道：“应该走正规流程。” 说完，凌然就将电话打给了霍从军。 张安民不自觉的缩缩脖子，真为本科室的医生们担心。贺主任别被欺负的失了智，然后拿小医生们开刀。 噗嗤。 手术区的角落里，更是发出奇怪的响动。 张安民看过去，就见原本装作疲惫不堪而“不得不”休息“片刻”的周医生，笑场了。 周医生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摆摆手，道：“抱歉，昨天睡太饱了。” 张安民嘴角抽动两下，不敢真笑，就站起来道：“我去看看病人，给他做术前准备。” “哎，我也去诊室看看。”周医生说归说，人却站着没动，转而看向凌然，道：“凌医生没手术做吗？要不要去处置室溜达溜达？” “我想切点组织。”凌然实话实说，刚得的完美级的“组织分离”的技术，他是真想试一下。 “这么狂野啊。”周医生以手拄脸，认认真真的想了几秒钟，道：“你也没提前说，否则帮你要个阑尾炎什么的……” 凌然没吭声，云医想做个阑尾炎手术还真得碰呢，一般都是没有的。 周医生偷眼看看凌然，见他表情冷静，不由笑了：“你看我，咱们坐这里瞎想着，也没什么意思，反正你也没事，咱们也一起去下面看看好了，不管切不切组织的，你想做就给你做。” 凌然倒是挺喜欢周医生的风格的，不争不抢，还愿意度让手术。 凌然看看墙上的挂钟，点头道：“那就下去看看。” “好嘞，您先请。”周医生乐呵的像是找到了大客户的小二。 处置室。 云医急诊中心是永远的人满为患，放眼看去，医生病人患者和家属，简直塞满了每一个空隙，大部分人的脸上都挂着忧愁或焦虑或担心的表情，以至于有一颗绿萝在角落，都能让人幸福的看好一会。 “周医生。”有住院医看到了，赶紧跑过来，道：“正想呼叫您呢，有一个腹痛的病人，我们给拍了片……” “我先看看。”周医生的表情淡然，挂着既来之则安之的表情，然后上去给病人做了体格检查，再和颜悦色的问：“老爷子，便秘几天了？” “有三四天了。” “拉出一小丢丢的不算啊。”周医生用小拇指比划了一下。 老爷子看看两边，有些不好意思：“那得过一个星期了。” “过一个星期是多久？一小丢丢的都不算哦。” 老爷子低低头，小声道：“21天。” “行。没事儿，咱们这是正常情况，您不用不好意思。”周医生又安抚了两句，再起身对病人家属道：“我给你们转普外科去吧，他们做这个比较专业……” 病人家属在旁听着，也很是无语：“刚才也问了便秘多久，就说三四天，三四天……医生，不能在咱们急诊科处理吗？” “我们这里条件没有普外科的好，再一个，我们急诊科的床位费什么的，都是不能医保报销的，全得你们自付，不如去普外科办个正式的入院。”周医生随口劝说，轻轻松松的就让家属同意了。 旁边的住院医也松了一口气，掏屎这份工作，他们要说做也是能做的，可真是做不好，再者说，也是真不愿意做。 凌然听到便秘的部分，就已经转向了。 同样是做手术，他对于喷屎的手术也是兴趣缺缺。 正走着，一个步伐矫健似猎豹，身形体型似猎豹的身影，自身侧经过，忽的停了下来。 这时候，就听余媛的声音从下方传来：“便秘的病人走了？” 凌然低头看了眼余媛的头顶，回答：“刚走。” “哦……”余媛的语气里，带着稠稠的失望。第708章 我想做手术（第三更求月票） 凌然有点过意不去。 他能理解余媛这种失之交臂的心情，刚才那名病人，说不定就是余媛最近几天最想做的病例呢，又或者，刚才那名病人体内，说不定就孕育着余媛多年未遂的收藏呢。 虽然说，凌然对余媛的收藏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但总的来说，凌然身为医生，是能够理解其他医生想要做手术的心情的。 “最近咱们组的人员齐备，你如果想做普外的手术的话，可以去普外玩几天。”凌然从自己的心理出发，大度的给余媛让了一条路出来。 这要是在其他科室或治疗组，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就算科室不忙，那也是大家一起不忙，若是少一个住院总的话，岂不是所有人都忙起来了。 再者说，科室和治疗组的奖金都是有赖于数量的，余媛跑去普外，普外的医生不自在，他暂离急诊科，急诊科的医生也不会高兴。 只不过，凌然都不考虑这些罢了。而且，凌治疗组目前本就是超量的治疗数，全急诊中心的医护人员，起码要因为凌然多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奖金出来，凌然做出什么安排调整，都没人好意思反驳的。 另一方面，凌治疗组内部收入最高的部分，其实是飞刀的收入。几名小医生跟着凌然跑一趟，就能落手一两千元，一个月下来，比工资的收入还要高，再加上科室的奖金和治疗组内部的奖金，以及一些奇怪的收入，凌治疗组的收入不仅是冠绝全科，甚至能与骨科心内比肩了。 对急诊科的医生们来说，能拿到骨科医生的收入，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余媛不禁也有些心动，不由怀念起规培到普外科……几乎没什么手术做的场景…… 余媛不由摇摇头：“算了，我现在是住院总，等把住院总的时间熬过去再说。” 住院总医生是一天25个小时在医院的，多出来的一个小时是奔跑赚出来的。 这个职位也是学老外的医院设置，其目的就是高强度的手术，提高医生的技能，有点像是高考前的冲刺班一样。 就实际操作来说，住院总虽然是累的要死，但也确实提高了医生的平均水平，不提高也是不可能的，普通医生一个月做二三十台手术，住院总一周做二三十台手术都属平常。而且，住院总是夜班大神的护法，在很多医院里，有住院总值班的科室，手术都是优先分给住院总的。 余媛虽然做住院总做的累，但她自觉技术提高的也很快，自然不想擅离岗位。 另一方面，凌然虽然已经是大佬了，却也没办法保证余媛去普外科的手术量。 大脑里飞快的权衡利弊以后，余媛不由叹了口气：“其实急诊经常也能遇到普外的手术的，尤其是肛肠一块的，许多都是急诊，只是刚刚那种，我们一般都不做。” “等霍主任再建几个手术出来，我们就好开展此类手术了。”凌然知道此类手术为什么做的少。肛肠方面的手术都是污染手术，丢在手术室里做了以后，好好的手术室，清洁标准直线下跌，所以，污染手术通常都会在洁净指数比较低的手术室来进行。 急诊科总共4个手术室，要说污染手术也是能做的，但事后的清洁却很麻烦，毕竟，急诊科的手术室并不是专门做肛肠手术的。 最主要的是，大家对于这种情况的改善并没有积极性，急诊科全体，除了余媛以外，大家对掏屎的活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更不会主动要求。 余媛自己也知道，只能道：“没有做的就算了，其实我最近在总结您的肝切除的一些东西，我考虑，如果给病人做一个随访的话，应该会有篇不错的论文。” “可以，你找老左。”做论文或者随访是需要经费的，凌治疗组内的这些事，基本都是交给左慈典在管的。 余媛本来也就是这个意思，她点点头，就准备像一只站起来的豹子似的离开现场，接诊护士却是忽然跑了过来。 “余医生，还好还好，真担心你不在。”接诊护士小跑着过来，看到凌然，不由脸一红，低声道：“有急诊。” 余媛笑了：“因为我们是急诊科啊。” “余医生！”接诊护士跺脚，又是看看凌然，再道：“余医生你跟我来吧。” 余媛也没多想就跟着去了。接诊护士通常也是不会跑过来找某医生的，现在的情况，确实是有点特殊。 凌然迟疑了几秒钟，也跟着过去了。 他现在急诊中心是可以自由接诊的，遇到有趣的病例，也是不想放过的。 不一会儿，几人就在接诊门跟前，见到了病人。 一名趴在平车上的中年男人，手捂着额头，鼻子哼哼唧唧的，像是身负重伤了似的。 “急救车刚刚送到的，48岁男性，主诉，灯泡塞入了直肠中，无法取出。”接诊护士到了跟前，才低声的给余媛说明，说完，再偷看凌然一眼，就脸红红的跑了。 余媛愣了愣，用身体遮挡了一下，掀开病人盖在身上的毯子，瞅了一眼，问：“灯泡是完整的，还是碎裂的？” “完整的。” “确定没有碎是吗？”余媛说着，就地做体格检查。 “没有。”病人又哼唧了两声，并没有明显的痛苦。 余媛了然：“那行，你先去拍一个X光片，然后我看能不能帮你取出来。” “医生，我不要做手术……”男子费力的抬起头来：“绝对不做手术！” 余媛道：“如果实在取不出来的话……” “我死也不做手术。”男子道：“后面做了手术，就要安假肛门了，不光没用，而且臭……” “我明白了，咱们先拍片。”余媛吁了口气，又喊了一颗实习生过来，让他推着病人去了。 余媛自己到清创室，洗了手，戴了手套，又喊了一名护士来摆了器械，再问凌然：“凌医生你要做吗？” “不要。”凌然摇头，并暂离了清创室。 几分钟后，男子又被悄然推了进去，全程都是严肃脸，一声不吭。 等清创室的门关上了，男子的脸色陡然垮塌：“医生，我不行了，我难受的要命……” “我先看看。”余媛示意那颗实习生举起X光片，默默阅读起来。 只见黑白色的X光片正中，一颗老式的家用圆灯泡，明白无误的占据着直肠末端的位置。 实习生忍不住道：“这个是怎么……” 余媛豹子般敏捷的转头看向实习生：“你知道来做什么？” “我……”实习生张嘴结舌。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把它取出来。”余媛仰着头，就像是豹子看长颈鹿似的。 ……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m.第709章 慈爱（求月票） “这个深度，还是全麻比较好，去喊麻醉吧。”余媛又看了几眼X光片，语气里带着些胸有成竹。 病人却是无比的紧张：“我不要全麻，我不做手术。” “全麻是为了给你取出来，不是给你做手术。”余媛没好气的道：“你现在这么紧张，我没办法给你取的。” “真的不做手术？”病人怀疑的看着余媛。 “不做。”余媛也知道做手术后的痛苦。别看只是一个灯泡，若是采用手术取出的话，弄不好就要造瘘，也就是在肚子开口，将肠道引出来，以后就采用人工粪袋的方式完成排泄过程。不用说，这样的做法是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的，对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尤其是社交产生无比严重的影响。 如果有别的选择的话，余媛肯定也是要尝试一下的。 此时此刻，余媛的表情也是真诚而笃定的。 病人躺在平床上，与余媛平视，绷紧的神经才略微松弛一些，再小声道：“我听说……不是太好取是吧？实在不行就弄破吧……“ ”不能弄破。割破肠道可是大事了。”余媛摇摇头：“你不要瞎想了，我比你有经验。” 病人愣了愣：“你有经验？” 哽噺繓赽奇奇小説蛧|w~w~w. “当然，我在急诊科这么久，你不会以为，就你一个人往里面塞东西吧。”余媛停顿了一下，重新组织语言，道：“当然，塞灯泡的是比较少见，总之……你要想取出来，全麻的方案是比较好的。” 病人犹豫再犹豫，问：“你准备怎么取？” 余媛筹措了一下语言，缓声解释：“先全麻，然后注射肌松，等药效发挥了以后，我会先用手帮你取取看，取不出来的话，我会用器械，扩张一个较大的通道，再给灯泡粘一条纱布，想办法给你扯出来……大致就是这样。” “听着好像能行的样子。不过，我看医生取东西不都是用镊子吗？”病人也在努力的想办法。 余媛微微摇头：“你这个用的是灯泡，太滑了。” 病人“恩”了一声：“确实是滑……” 余媛“恩”的一声。 “那我再有一个问题。”病人的神情轻松了一些。 余媛点点头：“你说。” “别的病人，我的意思是，其他塞东西的人，都是塞的什么东西？”病人一副好像是学术讨论的样子。 余媛冷冷的看着他，没有回答，那模样，就像是一头奶凶奶凶的猎豹。 病人明智闭嘴，继续趴在枕头上，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不长时间，苏嘉福从手术区过来了，也不多说什么，问了几个问题，填了单子，就地麻醉。 等病人的呼吸平静了，确认已经被麻翻了，苏嘉福才长舒了一口气，露出笑容来，身体在圆凳上摇晃着，打听道：“听说是个异物？灯泡？多少瓦的？” “等取出来了，你可以看看说明。”余媛撇撇嘴，再道：“多加点肌松。” “收到。对了，你准备用什么取？”苏嘉福笑了，同时给多加了肌松。 余媛伸出手，在空中晃悠了两下，道：“小手接生婆的故事听说过吗？” 苏嘉福：“听是听过……” “一样的道理。”余媛说着就开始上手，一按一松，专业的令人安心。 周围几个人看的一愣一愣的。医院里其实经常有小手传说，比如妇产科里不用产钳，小手一勾就将孩子给弄出来的，普外科不用弯钳，小手一勾就将阑尾给套出来的。 只不过，此前谁都没将余媛和手术达人给联系起来罢了。 …… 凌然没有看余媛手术的意思，就溜达溜达的在急诊中心内晃悠。 余媛原本是凌治疗组的成员中，底子最好的医生，硕士毕业，学历不低，甚至是有点占便宜的。 然而，余媛的手术操作能力是实在不行，很简单的术式都能做疵了，让她上手，主刀的医生怕是比自己做还紧张，这样一来，余媛再想获得操作机会，就比较难得了。哪怕是做住院总期间，余媛做助手的时间也比主刀的时间多，并不能说是非常顺利。 到现在，凌然也就是在腔镜方面，会给余媛较多的机会，至于普通急诊手术……凌然自己其实也是在熟练过程中，谈不上传授与否。 相比之下，左慈典做克里斯骨折，还要更让人放心一些。他已经是强入门级了，到专精的距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毕竟就是个骨科小术式，真的钻进去了，进度也是非常快的。 单以数量来算的话，一名骨科的医生做到主治，也不见得能不能做100例克里斯骨折。而左慈典在数量方面，已经基本达到了。 不过，单做100例克里斯，肯定没有人家主治做四五年的手术，兼做100例克里斯厉害，左慈典在这方面的进展，也可以说是平均速度的。 凌然这么想着，就慢悠悠的挪到了处置室，抬眼去看，就见左慈典正在给一名患者做手法复位。 凌然于是静悄悄的站到跟前，看着左慈典两拇指用力以至于发白，再缓缓的牵引着患者的胳膊…… 左慈典微微的喘着气，做骨科的手术，怎么做怎么累，尤其是没什么助手的情况下，那就更耗费体力了。 凌然观察着左慈典的动作，正考虑着该怎么指导一下的时候，耳边又是响起了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训练新人。 任务目标：提升一名医生的技术等级。 任务奖励：中级宝箱。 凌然的眉头都挑了起来。 左慈典这个动作，要达到专精，似乎还有些勉强来着，所以…… 凌然神色不变的等待了几秒钟，身上的手机，果然嗷嗷的叫了起来： “大王派我来巡山……” 左慈典不由看过来，见是凌然，莫名的紧张了几秒钟。 凌然微笑，再接起了手机：“喂？” “凌医生，我徒手把灯泡拿出来了，哈哈哈哈，您要不要来看看，挺大一个灯泡呢。”余媛的语气里，都带着志得意满。 “这么快就取出来了？”凌然适才也是看过X光片的，怎么想，怎么都是件挺令人挠头的活计。 “手小的好处。”余媛继续得意。 凌然不由想，如果取异物也是一项技能的话，余媛这手艺，称作专精似乎也不为过。 “我现在过去。”凌然收起了电话，再看向左慈典。 左慈典依旧在掰骨头，因为用力太过，青筋暴露，浑身震颤着说“好”，并勉力客气：“凌医生您注意休息，别累到了。” 凌然慈爱的看看左慈典：“你也是。”第710章 有名字（求月票） 余媛坐在圆凳上，两条腿并的齐齐的，在半空中一晃一晃。她的手放在膝盖上，上半身挺直，脖子昂扬，像是一只蹲踞在椅子上的中小型猫科动物。 衣服领子都是带花斑的。 凌然颇感意外的看看余媛，看看病人，再看看托盘上的灯泡。 灯泡确实很大，令人意外。 同理可得，医生和病人都很令人意外。 ”完整取出来了，肠壁损伤可控，等病人麻醉结束以后，观察一晚就可以让回家了。“余媛比出一个胜利的剪刀手，手指节略长而细，整只手都小小的。 ”取出来就好。“凌然亦是放心下来。别看就是一个小小的灯泡，真到了取不出来的时候，变成大手术也未可知，因为异物是必须取出来的，下面取不出来，那就只能开腹从肠子里取，而肠道损伤，恢复起来却是极慢的，而且是极贵的。 如果是在欧美医院，急诊医生为了保险起见，说不定就会开腹取出，至于手术之后多少天得靠每日上千元的营养液生活，他们就管不着了，保费上涨，或者病人的自费比例有多少，更不在其考虑范围内。 “你不想知道怎么取出来的吗？”余媛现在突然就很有倾诉的需求。 凌然倒是有点好奇：“怎么取出来的？” “首先，最重点的一步，必须全麻。这是很多医生都没有注意到的，我还上网查了一些医生的病案，许多医生都选择局麻以后取异物，然后尝试多个小时失败的。局麻太受局限了，如果是萝卜泥鳅之类的小东西就算了，大到灯泡的直径，就必须要全麻肌松，这是成功率最高的……” 余媛接着描述自己取异物的过程，其实，问题的难点主要在于异物较滑，在卵圆钳夹不住的情况下，就必须采取非常措施。 简而言之，步骤就是两个：抓住了，拖出来。 不过，若是好抓好拖的话，病人在家里自己就解决问题了，都是有经验的主儿，并不需要到医院来受罪花钱被人围观。 而在异物并不好抓好拖的情况下，想要解决此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余媛最后是仗着自己的手小而灵活，完成了取异物的过程，但说到这个过程，余媛还是非常得意：“不是光手小就可以的，还有一些小的细节要注意……” 凌然已经不想听下去了，他现在非常肯定的道：“总而言之，你取异物应该是专精水平的了……” “直肠异物取出术。”余媛纠正。 凌然：“啊？” 旁边的苏嘉福也惊呆了：”这活竟然还有名字？” 余媛小豹眼一瞪：“当然。这是急诊科重要的技术！” “好吧，直肠异物取出术专精。”凌然点点头，心道：左慈典输的不冤。 咚咚。 清创室的门，被敲了两下。 “请进。”余媛左右看看，站到了有灯泡的托盘旁边的，并微微扬起头来。 开门入内的却是贺远征。 “呦，这么多人。”贺远征看到一屋子人，不由笑了出来：“是做了个清创手术？我是来送……” “直肠异物取出术！”余媛第一时间纠正贺远征。 苏嘉福听的烦躁而忧郁：“你不要总说这个词。” “那个词？” “直肠异物取出术。” “这次是你说的。”余媛一副胜利的模样，并竖起剪刀手。 苏嘉福看看她的小手，心道：手小，心眼也小，还坐我的凳子，麻醉医生不抓住一切时间休息，很容易就猝死的…… 摇摇头，苏嘉福再道：“你就是取了个灯泡。” 余媛呵呵两声，下巴点了点：“两个拳头大的灯泡。” 贺远征听的都有些神志不清了，他低头看看自己的拳头，两个拳头大的灯泡？直肠？ 苏嘉福叹口气：“是余媛的拳头。” “我手小。”余媛得意：“灯泡是我用手取出来的。” 贺远征松了口气，再看看余媛的手，松了口气，接着再看看托盘上的灯泡，微微皱眉，道：“也很了不起了，你这算是个绝活了。“ 余媛等的就是这样的评价，她做医生这么多年，通过手术得到的赞扬几乎没有，兴奋之余，余媛立刻开心的道：“贺主任，您以后要是有……唔……朋友需要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说完，余媛知道说错了，拿着托盘，溜边就走。 贺远征扭动了两下，再重新聚起笑容：“凌医生，我听说您对那个肝吸虫并肝内胆管结石的患者有兴趣。” “是。”凌然并没有多的话，更没有解释。 贺远征笑笑：“我收到消息就赶紧过来看看，那个，凌医生，这个病例其实还是比较特别的。” “哦？” “首先一点，就是患者的肝储备不好，胆红素，白蛋白，PTA的指标都比较低，child-pugh的评分只能勉强达到B……加上肝硬化、肝吸虫病等等问题……”贺远征说了一通，又道：“要不要给这个病人做手术，我们目前都在考虑。” child-pugh的评分为A是医生们比较喜欢的，评分为B的时候，往往就要多方面考虑了，技术不是很好的，基本都会放弃。 凌然却不担心的样子，道：“送我们急诊科吧。” “那个……”贺远征迟疑道：“child-pugh的主观性很大的，卡的严一点，这位的等级就只有C级了。” “具体看看情况。”凌然现在的心态很稳，完美级的“组织分离”，对切肝的帮助可以说是太大了。相应的，肝功能还是可以调的，凌然并没有从张安民那里听到许多的问题，所以并不着急做决定。 贺远征笑笑道：“我是担心你说我推脱，行，那我给病人说一声……” 他见凌然还是坚持，也就不多说了。贺远征觉得，自己该说的都说了，到时候，手术做不下来，就不能说是他的问题了。 凌然点点头，等贺远征离开了，顺手就将刚得的中级宝箱给开了。 一片浓厚的金光中，一瓶蓝色的试管，出现在了空中： 技能药剂——所有技能+1，持续两小时。第711章 酥软糯（第三更求月票） 病人雷柏涵是个做民宿的小老板，自个儿还是个大厨，住到病房里只半天的功夫，就征服了同房间另外两家人的所有家属，以至于医生们查房的时候，房内讨论的全是厨艺。 “烤肉烤肉，要的就是火烤到肉上的那个香味，你们不要怕油滴下去，滴了油，肉才香，吃起来反而油汪汪的……” “我做水煮鱼片不用草鱼的，乌鱼算是比较大众的，比草鱼价格也差不多，肉更嫩，不容易散开。再一个，好养么，稍微有点水就能养得住，有时候我放的忘记了，几天以后再去看，一动不动的，拨拉一下，又活的不行，有点像是那个泡药酒的蛇，你看它长的也有点像，有的地方就叫蛇鱼的……” “生滚粥是我们店的招牌么，我给你讲，我那个民宿，一半是靠生滚粥撑起来的。我的风格就是，不管你是多晚来的客人，哪怕是凌晨3点到，我也给你一碗生滚粥，热乎乎的粥喝下去，那个舒坦劲别提了，所以，我那家店，回头客是山里最多的，谁来都要介绍朋友的，淡季都经常入住率七八成……” 查房的张安民都给听住了，等雷柏涵讲完了，才笑道：“你光吹自己的生滚粥多好多好的，你怎么就不说怎么做的？” “张医生来了。”雷柏涵笑着打了个招呼，拍拍肚子，脸上是生意人的真诚笑容：“我的法子是店里的做法，你们家里没法学，量太大了，一做就得做一大锅，卖的少了都不行，浪费得很。要不我开这个民宿呢，刚开始就是想找个熬粥的地方。” “那就应该开个粥铺么。”旁边床的病人听的直咽口水。 雷柏涵摇头：“不好开的，熬粥还是蛮累的，做多了也辛苦。我不说别的啊，就那个搅粥的棒子，都给我把胳膊练粗了。” 一屋子看看雷柏涵肉呼呼的粗胳膊，没一个相信的。 “你就跑火车吧。”张安民一个字都不信，又对其他人道：“生滚粥别吃鱼片的，肝吸虫病全是吃生滚粥吃出来的。淡水鱼不煮熟了吃，真的是给自己找病。” 旁边两床的病人和家属笑着点头，听不听得进去就是两说了。 “我这个病，主要不是肝内胆管结石吗？”雷柏涵捂捂肚子，道：“要不是疼的厉害，我都不想来。” “你的肝病麻烦着呢。”张安民撇撇嘴，道：“你省里跑了好几个医院了吧，有收你的吗？” “他们是让我保守治疗。”雷柏涵悻悻的。 他的话，张安民只信一半。对方之前兴许是保守治疗的，但结果就是目前的状态了——肝脏功能直线下降，各种疾病的程度不断加深。 张安民掰着手指，道：“你的脂肪肝重度，这个不说了，肝硬化就很危险了，再严重些的话，就要肝昏迷了。肝吸虫病更是的，这个病很严重的，你知道吧？” 医生教育病人的时候，病人就只能乖乖低头了，不光命在人家手里，双方还是有知识代差的。雷柏涵肯定，如果是自己教育张安民厨师技能，他能把对方骂出老汤来，奈何别人不追求高端厨师技能，他想找个机会都不容易。 一直等张安民说的爽了，雷柏涵才笑呵呵的道：“张医生你不要生气，我这个毛病是多了点，还要请您多费心……” “我把我们组长给请过来了，你这个病，别说我了，全昌西省能搞得定的都没几个。”张安民这才喘口气，然后介绍凌然道：“我们凌医生是省内的肝切除专家，前两个月去京城，京华六院的普外科主任要做手术，最后都找的他。” “我知道，我知道，凌然凌医生。”雷柏涵赶紧道：“我有朋友也是做医生的，我说了我的情况，他还专门给我说，我运气挺好的。” 张安民听到这里，表情圆润了一些，点点头，道：“凌医生是挑病例的，不过，你这边也是病情比较严重的，这方面，你要自己有个认识……” “我知道。”雷柏涵笑笑，又道：“大厨做家常，小厨做大席，我这一百八十四斤就交给你们了，回头还我多少，都行。” “也没有这么危险，肝切除方面，现在虽然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毕竟技术比以前先进了……”张安民又安慰了几句，再出了门去。 到下午时间，凌然迈着稳健的步伐，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查房。 他现在心态平和的很。因为身上带着一瓶技能药剂，所有技能+1，意味着他可以获得全面的入门级，或者在擅长的技术上再上一层。 对急诊医生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安心的。 凌然觉得，就其目前掌握的技能来说，普通的医学本科毕业生，都不一定能触发出一个必死的病症出来。 吾所行处，无人可死——急诊医生终极幻想水平，估计也就是这样了。 凌然因此是无比的安心，查房中遇到“衷心感谢”的宝箱就收，没有也不纠结。 最近做的手术不多，病床只容纳了五分之四的状态，以云医的标准来说，也是比较宽松的。各级医护人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好像休养生息中的骆驼，尽管明知道接下来就是又苦又累又渴又难的沙漠之旅了，但是，能笑还是先笑着吧。 凌然也不在乎初级宝箱中开出的都是精力药剂了。 他目前精力药剂的消耗量还是很大的，大致的算一下，剩下的应该只有2000瓶出头，考虑到精力药剂没有孳息，也就没有了被动收入，那么，引用财务自由的概念，凌然距离“精力药剂自由”其实还有相当的距离。 能够多收入一些精力药剂，凌然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若是能开出技能就更好了。 凌然转着这样的念头，来到了雷柏涵的病房，顺手打开一只刚得的初级宝箱。 一本银色技能书出现在半空中，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 单项技能书：获得分支技能——插管（胃肠减压管）（大师级） “就是插胃管啊。”凌然啧啧两声，插管他本身就是会的，在急诊室的这段时间里也实践了十几次了，应该说，这算是普外科最基础的内容了，就是不知大师级的会有多少区别。 凌然的目光自然而然的扫上了病床。 雷柏涵咽了口唾沫：“现在就插管啊，我还想着再喝点生滚粥呢……肉片粥，牛肉的。” “先看一下，不插管。”凌然放出一个符合病人期待的笑容。 张安民在旁低声道：“这位就是明早做肝切除的患者，肝硬化合并肝吸虫病，肝内胆管结石还有脂肪肝……” 凌然点头，顺手拉出一个虚拟人想瞅一眼。 一个人的一个脏器得这么多病是不容易的，正常人某个器官不太好的话，通常都是会格外注意，从而避免其他相关疾病的侵袭，尤其是脂肪肝和肝吸虫病这种能避免的问题…… 思忖间，凌然的手在空中虚劈一下，直接将半空中的蓝色虚拟人给腰斩了。比起在腹部开一个长刀口，凌然发现，还是直接砍断的效率更高。 半只肝脏，挂在剖开的截面处，颤巍巍，稀软软的，还有身体扁平柔嫩的肝吸虫，在肝截面轻柔的蠕动。 凌然动了一下那肝脏，竟是比预想的还要酥软，就像是微煎过的日本豆腐似的。 “给他加做几项检查。”凌然手指微动，取消了虚拟人的使用，开始通过张安民下医嘱。第712章 治疗归来 京华六院。 手术室。 许锦亿笑的像是个肝癌初愈有钱出国诊疗的幸运儿似的，他伸手要了一把止血钳，看准位置夹好了，再叹口气：“真好，又可以做手术了。” “主任可以的。” “欢迎主任归来啊。” “主任身体好了，是我们全科室，全医院的福音。” 京华六院普外科的医生们，用10年以上的拍马屁经验，说着略显尴尬的赞美词。不是他们的技巧不好，而是从昨天到今天，他们拍了太多马屁了，拍到马屁重复至不能用，于是只能返璞归真，用最基础的语言，组成最肉麻的赞美。 许锦亿开心的不得了，听着小弟和小老弟们的赞扬，乐呵呵的道：“还是咱们中文好啊，我在安德森癌症中心，天天跟人说中文，找了个翻译，我说咱俩说中文吧，翻译说不行，你雇我来是做翻译的，不是陪聊天的……” “后来呢？”听着主任讲起了故事，小医生们才来了点精神。 “后来啊……”主任满眼回忆，笑笑：“后来我把他给投诉了，对方公司应该是把他给开了吧，后来又弄来一个翻译，结果是华人二代，聊天聊不到一块去，我也就懒得和他聊了。” 小医生们瞬间萎靡，害怕的绞尽脑汁恭维着： “不愧是主任。” “主任好厉害。” “给主任打call。” 许锦亿哈哈大笑：“你们这群小马屁精。” 小医生们顿时有点尬，主任回来以后，一下子变的特别直白，让人比较难招架啊。 旁边的副高赵东一看，马屁场要是冷了，可是要臭死人的，他连忙露出整个人最美的笑容：“主任，您可不能有了新人忘旧人啊，我们这群老马至少还能识途呢。” “这么说，我们是老马屁精啊。”再旁边的副高跟着笑了起来，作为20年的老舔狗，他说这些流畅的很。 许锦亿笑的更大声了，罢了，又叹一声：“就是放不下你们这些老伙计啊，要不然，我早就退休去了。” 几个副高不约而同的低头。他们是真的想主任退休好上位啊。 许锦亿看到了他们的表情，也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反而更开心的笑了起来，笑够了，许锦亿才道：“老赵，下把手术，你来上吧。” “咦，下把手术不是安德森癌症中心来的专家吗？”赵东颇感惊讶。 “对的，他们允许我们上一个助手，跟着学习。下一场你来上吧。”许锦亿从安德森癌症中心回来，又顺便请来了一个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外科团队，从主刀到一助二助，再到麻醉师和护士都是齐全的。 这也是目前国内邀请国外飞刀的标准模式。单独的外国专家，国内的医生其实已经不是那么稀罕了，尤其是京城的医生们，见的国外专家多了，光环也就被打破了许多。 有些外国的外科医生，做的手术比国内医生还粗糙，以至于引来各种质疑声都是有的。 不过，国外的外科团队始终很稳健，同样的国外的外科医生，单独到国内来做手术，还是带着团队到国内来，表现往往是截然不同的。 国内的医院也有进一步学习国外的外科团队的需求。 尤其是各种高端设备的使用，往往就是一支国外高端外科的团队，配合医药公司耗时几年完成的。因此，有些高端的仪器设备刚上市，一些团队却已经有充沛的使用经验了，这时候邀请他们，其团队既愿意配合，效果也好。 许锦亿就是以交流技术的名义，拐来了一支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团队。 领队的劳埃德本身就是外科牛人了，能在世界最有名的肿瘤医院里工作，劳埃德的能力毋庸置疑，工作量之大更不用说。不过，劳埃德还是被许锦亿的诚意打动了。 三天6万美元的纯劳务收入，是劳埃德很难拒绝的。 尽管身为一名美国医生，劳埃德的收入很高，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医生中的高收入者了，但是，82万美元的年薪，依然令其难以拒绝6万美元的报酬。 更何况，团队其他成员，也都是有钱分的。 许锦亿也觉得满意。 这份邀请，大约会开支掉京华六院10万美元的预算。 但是，对于一家三甲医院来说，10万美元不过是60多万人民币而已，能算钱吗？ 当然，真要算起来的话，60多万人民币也不少了，所以，出于能省则省的思路，许锦亿也提前找了三名合适的病人，向每人收取了20万元的飞刀费。 对比国内顶级专家7万元的友情出场费，或者10万元的无条件出场费，请了一整个团队的外国专家，只要20万元，有钱的患者自然也是能够理解的。 而在京华六院的普外科内部，大家对这三天三场手术也是颇为期待的。 国外团队的实力怎么样，大家也都是想看看的。 赵东没想到主任会把这个机会让给自己，有点奇怪又有点担心的道：“我何德何能的……” “你先做一场试试水，再说了，现在科室里做手术最多的，还是你们几个，我以后做的手术肯定是越来越少了，有好机会，应该是先给你们的。”许锦亿说这个话的时候，又是真诚的。 患癌改变的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体，也会改变他的精神。 许锦亿就不再幻想成为工程院院士的情节，他现在就想做做管理，做做小手术，再能熬过最危险的头五年，那就最好了。 手术室内的气氛，变的开始愉快起来。 有了盼头之后，普外科的医生们的精气神都像是得到了升华。毕竟，医生就是靠着盼头活着的，否则早就累死郁闷死了。 许锦亿不经意间展示了一份盼头出来，对全科室是一次激励。 午后，医药公司的工人，专门来了一趟京华六院，为普外科的示教室，重新调试了一番，以保证接下来的手术转播是正常的。 为此，医药公司的工人，还特别调试了一场手术直播出来。 许锦亿并没有仔细看，他只要求信号好就行了。 第一次来中国的劳埃德倒是兴致勃勃，他先是参观了手术间，再转到示教室来，就瞅着100寸的大电视，认真的看了起来。 三名外国医生，都是越看越认真。 ”可以给我拷贝一份这个手术吗？”劳埃德突然提出要求。 调试工人听了翻译的问话，抬头看了看，摇头道：“这是直播，你们要考资料，也得等人家播完了。” “这是手术直播？发生在哪里？”劳埃德惊讶坏了。 “云华医院。”工人看了看信号来源，给出了答案。报告并求票先做个报告吧。 自21号拿出了月票加更的杀手锏之后，本书的月票从95600，增加到了109460，感谢读者大大们的月票、打赏和红包。 按规则，应该是加更13章。 那从21号到今天，6天期间，一共是更新了18章，去掉12章基础的，多出6章。 13减6，还欠5章加更。 数学式的计算之后，轻容本鸟语文式的感慨一下吧，我真没想过，我6天能写18章！ 一天三章和6天18章，真的不是一个概念。 说一下我的感受吧，一天写三章，就好像是用一天的时间，完成了暑假作业。6天写18章呢，就好像用6天的时间，完成了6年的暑假作业一样！ 其实，到了今天26号，就只能跌跌撞撞的往前冲了。 正所谓摇摇摆摆八十八，冲着冲着，26天都过去了，剩下5天，总是要坚持下去的。 希望读者大大们，依旧能够相伴左右。 喜欢看书的，订阅一个，投票一个，都是极好的。 有月票，还没投满5票的读者大大，现在，您的票就是决定性的了。 关键一票。 请投给《大医凌然》。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报告并求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713章 不容易（求月票） “信号接入了。” 云利医药公司留在云华医院的IT工程师，给手术室里的助手左慈典说了一声，就出门走了。 给云医急诊科的手术室调试高清直播的工作，云利医药的常驻工程师是做的非常熟练的了，不过，怨言还是有的： “就是拨拉一下开关的事，医生都不会弄吗？” “他们影像科的医生什么的，不是天天都在搞仪器？结果用第三方的机器就要找我们了。” “医生都是巨婴吧。” IT工程师低声的抱怨着，在使用摄像头的时候，除了摁开关，医生们都是直接打电话叫云利医药的员工来干活的。 这也是医生的习惯了，除了常用仪器，所有第三方的机器，他们都要销售公司派人来维护，可以说，是能不动手就不动手，在最早期开始使用电子病历的时候，让销售公司的销售代表在那里一天到晚的打病历都是常有的事。 在这一点上，卖给医院的设备贵，也是有原因的。 医生们自己是一无所觉的。 在医生们看来，买了一个公司的产品，基本就等于买下了这个公司的人，比如买下了某个公司的钢板和克氏针，那让该公司的销售过来帮忙掰钢板就是理所应当的。买下某个公司的平床，那让他们派人来推半个月的床简直太正常了。同样的，要是买下某个公司的留置针，让他们来扎针——这个太便宜了，不是太好意思…… 不过，摄像和转播系统的价格还是很符合医生们的语气的，其复杂的功能，也让医生们不想自找麻烦。 太有空了，就去查房好了，谁耐烦去学习摄影的技术。 所以，用到高清摄像头的时候，经常都是云利公司的工程师们出面。 云利公司也表现的非常积极。虽然干活的IT工程师很不乐意，但是，并没有人关心工程师的好恶。 麦莼听说凌然要做“较大范围”内的转播，更是亲自跑过来监工，以保证信号转播等一切顺畅。 凌然只等时间到了，进入手术室即可。 左慈典低声在耳边道：“凌医生，云利给开了全国信号，现在昌西省内的多家医院，还有全国尤其是京城的多家医院，都能收到我们的手术直播。” 他看看角落里的数字标识，又低声道：“现在能看到信号的有22家。” 22个转播，若以大众媒体的标准来看，可以说是弱爆了。 但就专业媒体的要求来说，22个转播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现在就是开一个学术会议，做现场的示范手术，到场的人都不一定能有100名同行，而在转播信号背后，一个转播后面站3个人是再正常不过了。 事实上，现在会接入信号看凌然的手术直播的，主要也就是武新市一院等凌然常去飞刀的医院肝胆科。 所谓学术势力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武新市一院的肝胆外科的医生们，通过邀请凌然飞刀，再自学自练，获得了极大的收益，那他们对凌然的一举一动就非常关系。凌然的手术直播，也自然能够吸引到他们来看。 对武新市一院肝胆科这样的医院科室来说，学或者不学肝切除是一种选择，做了选择以后，学习的途径却是相对固定了。 已经在医院里就职的正高副高们，总不可能辞职了去重新上学，想要进一步提高，除了自学成才以外，就只能是拜一个老师慢慢往上磨。 这与学术界其实是差不多的，毕业的学校不好，读书的时候没有找到好老师，那要么就自学成才，要么就只能四处拜师了。否则，基本就只能沉沦下僚了。 医院比较惨的是好老师都在临床，时间紧，任务重，不像是学术界的大拿们，本身就是指着手下打工的，另外，想学习的医生，也不太可能脱产学习，所以，想上进的就得抓紧一切时间去学习。 22个转播，意味着有22家医院在学习，其中也有可能是示教室里无意识打开的屏幕，或者医学院的学生们的无意识收看。 但对云医的医生们来说，依旧是颇为紧张的手术了。 “马砚麟，你往右边站一点。”吕文斌依旧是一助，到了手术室，穿上手术服，就开始抢位置，好几个小时的手术呢，站的舒服不舒服太重要了。 马砚麟乖乖的让出多一点的位置，有点黑眼圈的脸上，挂着深深的疲倦。 “你行不行，不行就下去休息了。”单身汉吕文斌对马砚麟一脸嫌弃的道：“你不要每次老婆回来就深耕细作呀，也看着点时间呀，今天这么重要的手术。” “哪天的手术不重要。”马砚麟冷冷的反驳一句，又道：“我老婆没回来呢。” “我了个去，你小子学坏了啊，现在规培医就可以搞潜规则了？还是你跑出去打野食了？”吕文斌羡慕的牙齿都凸出来了。 马砚麟懒懒散散的，道：“我昨天值班，一宿没睡，早上查房又遇到紧急情况……30个小时了。” 云医的白班是从朝九晚六，理论上有一个小时的午休的8小时工作制，值班则是从晚上6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9点钟。值班了的医生，第二天交班以后，当日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听起来不算非常变态的制度，在医院的执行中，却早就从蝌蚪变态成了青蛙。因为医院经常会遇到突发情况，到了第二天早上，该交班的时间，科室突然需要人手，那是自己休息重要还是病人的命重要？是自己休息重要还是领导的命令重要？往往是没有选择权的。 值班唯一有希望偷懒的地方就是夜班可以睡觉，所以医生们都拜夜班大神，桌子上供着苹果，并嫌弃着芒果。 马砚麟就属于运气不好的，不仅夜班的运气不好，白天的运气也不好，熬到现在，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不过，拉钩还是没问题的。 吕文斌对他就一点都不同情：“30个小时算得了什么，我经常……哎，你就是底子太差，有些事情要适可而止的。” “我也不想啊，我有什么办法，我现在买套的钱比买饭花的钱都多。” 吕文斌嘴角抽搐：“吃点猪蹄补补吧。” “要省钱的话，韭菜也是可以的，你们住楼房没有后院的，就在阳台，用那个PVC的管子掏空了，里面培土种韭菜，一茬割掉又是一茬，能吃很久的。”左慈典也给出了非常合理的建议。 吕文斌和马砚麟不约而同的望着左慈典。 “老左不容易。” “左医生辛苦了。”第714章 组织分离（求月票） “准备手术吧。”换了新内裤的凌然走进手术室里，神清气爽。 干干净净的淋浴间，干干净净的内裤，干干净净的手术室，这就是凌然喜欢的生活了。哪怕是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给人的感觉都是干干净净的。 当然，他的肝是长了许多虫子，不过，考虑到虫子是以卵生的方式，打小就在病人的肝脏里生活，成长，交配，下崽……感觉上，其实也是蛮干净的一种虫。 一会儿，等切口打开来，凌然也会尽可能的减少出血量，从而暴露出更清晰的术野，同时，用干净的纱布和夹子，拉扯出漂亮的空间来做手术。 为了术后恢复，基本只会显露出需要切除的肝脏位置。 这是最具有秩序性的工作了。 凌然很满足的站到了位置上，审视各项准备工作，并观察监视器上的数字。 “病人比较胖，我们尽量少用电刀。”凌然伸手要了签字笔，又核对了病人，确定是民宿老板雷柏涵同志以后，才在他的肚皮上慢悠悠的画图。 画笔压进了肉，让笔锋略显迟滞，手感出奇的不错。 马砚麟面带凝重：“不用电刀最好，BBQ致癌呢。” 他说的是人体脂肪烧出来的味道。 左慈典无所谓的道：“纵欲也会致癌呢，你还不是把一箱套子给用完了？” “我那是因为特价打折。多买了便宜。”马砚麟有点脸红。 巡回护士此时转了一圈，咳咳两声道：“提醒一下，摄像头可开着呢。” “不收录声音的。”吕文斌浑不在意的道：“要在摄像头那边按了收音键，才会收音的。” “你是说这个按下去的绿色按钮？”巡回护士指了指。 吕文斌弯腰瞅了一眼，再直起腰来，语气变的严肃起来：“咱们中，会有人出名的。” 马砚麟和左慈典互相看看，心里各有各的虚。 手术室变的安静下来。 过了几分钟，凌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对助手们的聊天本来是自动过滤的，现在则略有些奇怪，不由问道：“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紧张吗？” “不紧张。”马砚麟是三助，拉钩拉到天荒地老的角色，他肯定是不紧张了，难道紧张钩子拉的不标准码？ 左慈典则是勉强笑笑，他还真的是有点紧张。 “直播是带着声音的。”吕文斌指出问题所在。 “影响到你发挥了吗？”凌然的思维，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手术。 吕文斌愣了一下：“应该说，是有一点吧……” “把声音关了。”凌然回头就是一句命令，没有丝毫的磕绊。对他来说，做手术的时候，能消减的影响都是要消减的。简简单单的手术室，是最能发挥效果的，与之相反，情况复杂的手术室，绝对是与简洁美观秩序不相关的。 巡回护士犹豫了几秒钟，低声道：“凌医生，现在有24个转播信号了，大家应该是想听一下手术中的语音的。” 凌然头都没抬，一边操作一边道：“我不想在手术中说话。” 手术室里冷场了十几秒。 巡回护士明白过来，连忙去关了收音键，表情有些懊恼，心道：早知道就不多嘴了，连凌医生的想法都没摸清，活该回去被群批。 凌然在安静的气息中，完成了肝脏的初步暴露。 这时候，可以看到软烂的好似烂苹果似的肝脏。 “这肝……”左慈典都看住了：“猪肝也比他这个肝看着舒服。” “猪肝都是一岁龄猪的肝，这个58岁的肝能比吗？”吕文斌为猪正名。 “能做吗？”左慈典有点担心的看向凌然，小声道：“烂成这样，做完之后，估计也很难恢复了。” 他想说的其实不是恢复如何，而是怕病人直接就肝昏迷到死。 肝脏是有自我更新的能力的。切除一部分的肝脏，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以后，是可以大部分恢复的。 可要是肝功能很差的患者，却可能等不到肝脏恢复，直接昏迷到挂的也是有的。 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得肝切除的安全性越来越高，正常来说，肝切除的死亡率是1%左右，比起20年前是大大的进步了，即使如此，这依旧是一件高风险的手术。 手术台上的雷柏涵，更是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风险。 他的肝脏的状态，从评级中可以猜想一二，B级乃至于C级的评级，本身就是够差劲的，若非绝对必要的话，B级分级的病人，都是没资格上手术台的。 相应的，影像片中，也能看到雷柏涵的肝脏处于极糟糕的状态。 只是究竟有多糟糕，毕竟没有剖开了直观。 很多病人做了各种术前准备，等上了手术台，开腹一看，没法搞，再送下来的情况，每个人身边应该都听过不少了。 当然，这种手术说出去，总归是不好听的，尤其是在开直播的状态下，所以，左慈典才担心的询问凌然，并拼命的动着脑筋，思考着怎么能体面的结束手术。 开腹了没法做，再直接关腹，虽然不体面，至少不会让病人死在手术台上…… 左慈典担忧的看向凌然。 “是得小心点做，你们也要注意，没有把握，绝对不要触碰肝脏，抽吸的时候也别碰到了。”凌然提醒着，却是对腹腔内的肝脏形态毫不意外的样子。 左慈典无比的意外：“继续做？“ ”当然，脆是脆了点，但主要是左肝，你注意看右肝，还是可以的。“凌然之前用虚拟人都看过了，自然是要做下去的。 左慈典仔细看了：“比嫩豆腐强一点，赶不上老豆腐。” “可以了。”凌然并不需要解释太多，他是主刀，说要做就做，助手们只要帮忙干活就行了，并没有到可以发言参与决策的程度。 临床医生是非常非常私人的工作，哪怕是团队协作中的外科医生，大部分的决定依旧只要在自己的大脑里转一圈就行了。 手术中需要做的决定太多，决策之间的联系太紧密，如果说，术前诊断还有商量的余地的话，手术做起来以后，越是高难度的手术，就越没有可商量的部分了。 凌然的新技能，能是早就饥渴难忍了。 “正常做。”凌然说着，就伸手要器械。 啪！ 器械护士王佳与凌然配合许久，已经熟悉了凌然的手术习惯，都不用他说话，就稳稳的将之拍入凌然手中。 凌然低头，轻松的拨弄着又软又糯的肝脏。 在左慈典看来，嫩的好像一碰就烂的肝脏，却在凌然手中，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韧性。 凌然飞快的游离了各条肝韧带，完美级的“组织分离”，让他的操作顺滑的像是高手打街机似的。 准确的定位，不多不少的走位，缓急有度的敏捷…… “解剖的太清楚了。” “血管直接裸化了。” “这样的肝脏，解剖的这么干净，假的吧？” 东黄区医院的医生们，看着屏幕，也都低声的议论着。 他们见过凌然好些次手术了，但不同手术的难度是不同的。如果说，凌然之前的手术，让他们觉得创意很强，自己可以学习的话，现在的手术，就完全剥夺了他们的学习欲望。 “组织分离”这种外科基础技术，就像是暴露一样，太基础，反而太难学，到了绝对的高度的时候，更是连学习的可能都仿佛丧失了。 现场唯一还看的津津有味的就是黄毛蓝眼的劳埃德了，他手术也不想做了，就看着屏幕，手在空中摆动着，乍看像是神经病似的，细看才知道，他是在学习屏幕上的动作。第715章 想看 “劳埃德先生，咱们是不是开始了？”许锦亿看看表，预定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就用英文提醒了劳埃德一声。 他的英文水平属于能用的状态，语法结构什么的基本属于乱七八糟，但给英语母语国家的人说话，对方基本都能听懂就是了。 劳埃德就笑着点了点头，却道：“可以看完这个手术，我们再做。” 许锦亿挑挑眉毛，看手术得看到什么时间去啊。 许锦亿暗自摇头，自从得病以后，他是重新建立了时间的概念，此时就忍不住再次催促到：“这手术还得做一两个小时呢，咱们不如先做手术，之后，我让人把精彩片段，或者录下完整的视频，再给您看？” “恩……对方正在直播，我们也直播，要抢收视率吗？”劳埃德说着笑了起来：“我怕我会抢不过啊。” 许锦亿笑了：“您是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外科医生，这边的凌然凌医生的话，虽然也是很厉害，但跟您的名气是不能比的，再者，咱们的观众，我早就说好了，主要都是京城有名的几家医院，以及下属的一些医院的肝胆外科，普外科看，互相之间是没冲突的……”、 劳埃德却没有接许锦亿的话，却是好奇的问：“你认识这名医生？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云利医药公司安装的高清摄像头默认是没有全景的，东黄区医院的屏幕上，此时就只显示手术中的场景，摄像以术野范围为范围，并不能看到主刀医生的模样。 许锦亿却是看看手术里的操作，就猜得到内容，并不避讳的拉起自己的衣服，道：“我的手术，就是这位云华医院的凌然凌医生做的。凌医生比较年轻，但技术水平是真的不错……” “对的，我想起来了，你的手术预后非常好么。”劳埃德连连点头。 在安德森癌症中心，许锦亿能够认识劳埃德，或者说，劳埃德之所以注意到许锦亿，除了许锦亿拿出了多年的马屁功力之外，就是许锦亿的手术痕迹比较吸引人了。 在安德森癌症中心这种地方，自然可以外科内科一把全做了，但不免也有来自各国的病人，有不同的身体状况和医疗背景，这其中，先做了手术再来做后期诊疗的患者尤其多。毕竟，美国的签证入关的门槛是越来越高了，而患癌的病人，多数不想将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等待中。 相应的，如许锦亿这样提前做了外科手术的病人，劳埃德等人都会为其做初步的检查和评估。 这其中，许多病人的癌细胞其实都是没有切干净的。 切不干净也不奇怪，哪怕是美国的医院里面，外科医生也是良莠不齐的。 劳埃德有一半的时间，都是用来对付那些应该切干净，而未能切干净的病人的。剩下的时间里，他也要抽出一半的时间，来评估那些确实无法切干净的病人。 安全切干净的根治手术，反而是极其少见的。 事实上，从劳埃德的观点来看，许锦亿的手术做完以后，都不太需要进一步的治疗了。预后太好，以至于劳埃德刚开始甚至不相信许锦亿是来做治疗的。 许锦亿自己也知道，他甚至还有些得意自己的判断，所以微微带笑：“等再过几年，凌医生做出来了，您的收视率就真不一定比得过他了。不过，您今天的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不要和他一个时间做手术。”劳埃德指指屏幕，连连摇头：“我们之后再做。” “这样，那好吧。”许锦亿原本还想再劝，转念一想，却是同意下来。 就像是劳埃德说的那样，大家归根结底是要抢收视率的，虽然是没什么人看的收视率，可要是被人对比起来，弄不好就会有人尴尬。 让凌然那边尴尬，许锦亿觉得不好，让自己这边劳埃德尴尬，那又是何苦来哉。 “去通知一下，我们延迟2个小时做手术。”许锦亿给手下说了一声，自去外面给家属说明去了。 收视率低的直播就有这么一桩好处，可以给每个观众打电话，告诉他们节目变通的时间。 病人和病人家属也很好说话。病人还没有开始麻醉，多等候一会也没关系。另一方面，照家属想来，外国医生到了中国来，适应一下环境什么的也是很正常的事。 许锦亿安抚好了病人和病人家属，再慢悠悠的回来，就见手术室里，一群人都精神紧绷的看着前方。 “怎么了？”许锦亿好奇。 “正在阻断门静脉。”一名医生低声回答了一句。 许锦亿“哦”的一声，不以为然。 他也是看过凌然手术的人，自然知道凌然做这些手术有多熟练，区区阻断门静脉，就没有放在许锦亿眼里。 劳埃德却是可怜许锦亿，代为解释道：“病人这里有补偿的侧链循环。” “多了一条静脉？”许锦亿的背脊上霎时间就是一串医疗事故的认定书。 劳埃德“恩”的一声：“病人的静脉比较细，你们这位凌医生，非常谨慎，一下子就停了下来。” 黄发蓝眼的劳埃德说到这里，还稍稍的比划了一下，他是真的被面前的手术给惊到了。 许锦亿的水平就差远了，兀自追问：“停下来以后发现多了一条静脉？” “没有那么容易。”劳埃德说着摇头：“这位凌医生最少想了两三分钟的时间，然后才开始寻找多出来的静脉。” “第一波的判断，就判断是有侧链循环的静脉吗……”许锦亿喃喃自语，还有些不能置信。 “肝脏的条件特别差。你看你们的医生做手术的样子，小心翼翼的，也不知道具体差到什么地步……” 劳埃德越说越是心痒，比起现场看手术，这样的示教室的视频，已经越来越成为阻碍了。 正说话间，凌然就已完成了肝脏手术的前期准备，用手将肝脏缓缓的托了起来，刀柄一碰，当场就给掰成了两半。 暴露出来的蜂巢状的肝脏内部，有软乎乎的扁平肝吸虫在蠕动。 病人脆弱的肝脏结构，展现无疑，更是令劳埃德瞪起眼睛。 “我想去云华。”劳埃德转了转头，迅速的提出要求。饥肠辘辘的求月票今天特别想吃东西。 想吃猪蹄，想吃肘子，想吃饺子，想吃火锅…… 最后吃到的是土豆烧粉条。 气！ 没空出门吃大餐，在家也不敢胡吃海喝，最近一天坐那么久，怕给胖死了。 好在这个月快要结束了，再熬一熬，等本月结束了，我就出门好好吃一顿！ 感谢读者大大们一个月来的陪伴和支持。 10多万张的月票，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 许多读者大大都是投满了5张，不能再投了，感谢感谢。 加更票先不算了，免得又出错。 顺便说一句，关于欠账，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月，鸟豚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了，能有加更肯定是会加的，剩下的欠账，大家可以等下个月享受。 恩，加更就当是存给下个月的更新了，多好。 求月票！ 求支持！《大医凌然》饥肠辘辘的求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716章 医生的片（求月票） “劳埃德先生，咱们该切信号了。”许锦亿瞅着劳埃德，下巴抬了抬，道：“病人都准备好了。” 被端上手术台的病人穿着手术服，听不懂英文，就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劳埃德和他身边的团队，心里一个劲的点赞，恨不得有个手机自拍一张：他娘的，真是全老外团队，有钱真好！ 劳埃德依依不舍的将目光从100寸的屏幕上挪下来，道：“不能把这位凌医生的手术看完？” “您现在看的都是他第二场手术了。”许锦亿很是无奈。 “等看完，也没有多长时间。”劳埃德神色凝重的道：“我以前很少有看到中国医生的肝切除手术，很想多了解一下。” 许锦亿只觉得自己刚被切过的肝脏上，有千万只羊驼奔腾，这外国老头竟然想把凌然的手术看完？你是觉得自己没有肝硬化特骄傲是吧？ 转眼间就有了！ “劳埃德先生，凌医生做肝切除的频率非常快，您之后如果有兴趣的话，有的是机会看他做的肝切除手术。另外，他做手术喜欢连续不断的做，据我所知，一口气做四台或者五台手术，都是常事，咱们不能一直坐这里等着看吧。”许锦亿稍微有点埋怨了，看手术就是看手术吧，但是，看正常人的手术，和看凌然的手术，还是应该区分开来吧。不能看手术上瘾，自己忘了做手术啊。 劳埃德却是听的做恍然大悟状：“怪不得，恩，我如果能一口气做四台或者五台手术，肝切除手术是不行的，如果是稍微简单一点的手术，我还是有自信的。唔，做到门静脉重建了，真不错，真不错……” 他最后两句，就是不断的“good”，“good”了。 被端上手术台的病人听不懂英文，但他听着声音不对啊。这个声音跟自己在家里小卧室里，不慎打开的视频的声音很像啊。 有了这个想法，再看劳埃德的表情，病人整个人都不好了：“不是吧，快做手术了，你们还在手术室里\*\*\*？” 说话间，病人就要爬起来的样子。 “黄片个屁啊，我们看手术呢。”许锦亿气的肝疼，直接扶着病人的脑袋，给他看了一眼血呼啦查的屏幕，再给他放下来，道：“这是别人做手术呢，你别操心了，那个，麻醉……” 中方的麻醉医生于是给外国团队的麻醉医生示意一番。 后者看看劳埃德，又看看其他人，再开始操作起来。 病人身上是正输着液呢，麻醉医生一管子药下去，病人就神志不清了。 临睡着之前，病人却像是突然警醒了似的，喃喃的道：“我知道了，这就是你们医生的片，你们医生就看这种片兴奋。” 一房间的医生愣了愣，转瞬发出哧哧的笑声。 许锦亿晃动着自己的肝，气道：”笑什么啊笑，我这个急脾气，我真想再给他一针，把他叫醒了看看，谁能看着这种片兴奋起来？“ 副高赵东憋着笑，呶呶嘴，道：“你看这老外，我觉得他是真兴奋了。” 许锦亿放眼看去，劳埃德果然是两眼放光，鼻翼翕动，皮肤发红，和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德瓦伦，德国汉堡莱泊帮大街，法国巴黎蒙马特，泰国曼谷牛仔巷看到的老外一模一样…… “劳埃德先生，病人已经躺好了。”许锦亿再次催促。 “哦哦……”劳埃德的声音依旧很兴奋，再低下头来，才耸耸肩：“看过这样的手术，再看我们今天的病人，未免有些太平淡了。” “是嫌病的不够重啊。以后病人之间都有档次了。”副高赵东站在一助的位置上，用中文笑着说了声。 许锦亿给了个笑容，同用中文，道：人家是大佬，人家说了算。你好好学习。” 全安德森癌症中心的阵容，就插了赵东一个人进去，可以说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了。其他人也都是一一对应的观察着老外的团队。 现在，国内医学界都已经认识到老外的医疗团队的强悍了，同样是一个主刀，两个助手，两个护士加一个麻醉医生的配置，单论起来，国内的主刀经常都是不弱的，助手也不会差太多，而且，有必要的情况下，助手医生总是能挑到好的。 护士和麻醉医生在中国的医院和老外的医院里略有不同，尤其是麻醉医生的配置，国内因为发展较晚，往往是不及同级的外国团队的。但总的来说，国内的顶级三甲医院要凑一个老外的顶级团队，到2000年以后，总归是能凑出来的。 到了现在，国内能凑出顶级团队的医院已经非常多了，委属的超牛医院，轻松凑出两三个顶级医学团队都没问题，这样的规模，其实放在国外都是很厉害了，可能还达不到世界第一，但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有32个，而中国能做到世界前32的团队却不少于32个…… 不过，老外医学团队的整体性，依旧是中国医院比较难复制的，也是中国医院和中国医生学习的重点。 许锦亿等劳埃德开始开刀了，就特别道：“大家都记得咱们之前讨论过的，注意对方团队的配合，注意各个职位的职能……” 别看请老外对委属的顶级医院已是寻常事了，对东黄区医院普外科来说，这确实他们的第一次，而且是颇为盛大的第一次。 不仅是手术室里的医生护士和医生在看手术，调整好了的高清信号，还会转播到医院的示教室中。除此以外，那些想要看手术的医院，也都可以接受云利的信号——自今年初开始，云利医药的高清视频采录系统，在全国范围内都卖的很好，京城医院也多有采购的。 在许锦亿的提醒下，众人全都提起了精神。 接着，就见劳埃德笑眯眯的一刀划了下去。 不用说话，器械护士送上夹了纱布的夹子，劳埃德沾沾血，丢开了，再层层开腹，然后敞敞亮亮的暴露出肝脏。 “开口真大。”在场的中国医生，不由惊讶的说了出来。 “老外就是这样，他们手术做好了就行，不太考虑开口大小的事。”主任许锦亿小声的介绍着：“他们这样也是为了避免诉讼，免得出事了，上了法庭，被律师问，为什么不开口大一点……” “咱们要这么搞，得被患者骂死了。” “也是趋势。”许锦亿淡定的道：“以后做手术，都得是稳字当先，出事了，病人才不在乎自己是多小的概率呢……” “是这样的。” “主要是开口在外面，病人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就只能盯着开口说事。” “不能听病人的，要听病人的，要我们做什么。” 手术室里的中国医生们小声的讨论着，但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劳埃德的手术推进太快了。 暴露好了就游离，游离清楚了就开始剪剪剪…… 劳埃德是个喜欢用剪刀的外科医生，但这并无伤大雅，因为做的这么好这么快的医生，用什么都让人觉得牛皮哄哄。 “老外这个技术还真的是牛……” “盛名之下无虚士。” “后悔当年没出国啊。”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m.第717章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求月票） 东黄区医院的医生们一步步的看着，又用低低的声音交流着。 对他们来说，老外的医疗团队还是很不同的。 首先做手术的方式和配合的模式就不一样。 肝切除的大手术，劳埃德只要两个助手，东城医院的副高赵东占了一个位置，他带来的一名医生干脆就站到旁边当了背景墙，连帮忙都不需要了。 哪怕是手术推进到了中间部分，已经显的人手紧张了，那闲着的助手依旧是闲着。 东城区医院的医生们不由低声议论。 现在的医生，交流的机会已经是非常多了，尤其是国内的交流，请飞刀送飞刀已是医院科室日常了。 就东黄区医院的水平，每年依旧要从京城内请来许多医生开飞刀。某些时候，甚至是不想请飞刀也得请飞刀，或者，干脆是飞刀自己带着病人过来开个刀的也有。 总而言之，在这个行当里做了十几二十年的医生，夸个见多识广是不算过的。不过，国外这种节省人力的模式，还是让国内医生比较看不惯。 当然，“节省人力”是较好听的说法，用“穷的请不起人”来形容也是没错的。在每名主治医生都要几百美元甚至上千美元收费的情况下，一般的患者和保险公司也没有更多医生来做手术的诉求。 另一方面，他们也是确实没有那么多的医生资源。 如劳埃德这样的大牛医生，手底下也没有长期使用的小弟，这次带来的团队，也只能说是长期配合的团队成员，看在美金的份上，做助手的认真的做着助手，看戏的就真的看戏，手术台都不靠近了，美其名曰减少污染。 只有在一助赵东不太会使用器械的时候，看戏的医生才站出来，简单的说明一二。 常见的仪器，赵东自然都会用的，而他不常用的，很多却是国内根本不会用到的东西，比如说，非常复杂的只用于肝部手术的拉钩…… 不用助手上手拉了，而是调整好了螺丝，就能自己拉住的拉钩——对中国医生来说，简直是毫无意义的器械。 尽管如此，赵东还是感觉学到了很多。 劳埃德的手法相当不同于国内外科医生，如他很喜欢使用的剪刀，就是赵东很少在国内医生身上见到的，换一个牛系的大佬出来，说不定还要斥责他用错了。 但是，劳埃德两手翻飞，技术水平之高在现场却不做第二人想，眼前若是个擂台的话，劳埃德属于能将大部分人首回合击倒的。 这时候，人家的做事风格和习惯，就不在优劣的讨论中了，而应该是“此项技术为何如此之牛”。 医药公司愿意花大价钱，请医生做示范性的手术，写论文和综述，或者只挂一个名字，也就是因为这种“明星效应”。 无论在中国还是任何一个国家，劳埃德都属于绝对的明星医生。 不用特别的说明，光是云利医药的转播系统里，数量达到112的转播量，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因为云利年初才开始做这套高清视频采录系统，所以，尽管轻轻松松就做到了全国最大规模，但总装机量却是不大的。 112的转播量，已经很让云利医药的IT部门惊喜了。 毕竟，这是BtoB的商用系统，每一个转播量背后，都可以有数名乃至数十名甚至更多的专业人士在列。 对于单独的一场肝切除手术来说，112个播放量约等于112个普外科（肝胆外科）的临床、科研或教学单位在观看，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很大的规模了。 “应该请医院多搞这种活动，请外国专家的效果明显比国内专家好，也有噱头。” “国内专家毕竟在国内，想见就能见着，稍微有点事，就不着急看了。国外专家来一次不容易，大家守着看也正常……” “得把这个事情给宣传出去，装机量肯定还要涨一波。” 云利的IT部，迅速展开了头脑风暴，只听几位部门领导说了话之后，工作群内，迅速出现了大量的黏贴复制句： “收到。立刻执行。” “收到。立刻执行。” “收到。立刻执行。” …… 劳埃德听说有不少人在观看自己的手术，也颇为开心。 不过，也就仅止于开心了，他还是一板一眼的做手术，既不炫技，也不提高速度。 比起国内的医生，劳埃德的手术速度并不快，技术也称不上先进，但是，手术的效果并不是单纯的某一个维度所能决定的。 从切下去的第一刀开始，医生们就在做着不同的手术了。 就好像同样的一道题，会有不同的解题思路一样，临床医生的手术也是有不同的解法的。 劳埃德从开始就选择了大切口，与喜欢小切口的医生相比，他的解题方案的第一步的难度就降低了。 接着，不同的暴露形式，不同的解剖平面，不同的切除方案…… 劳埃德总是选择难度更低的方案。 所以，他并不需要多么高明的技巧，相应的，他更需要高明的判断力。 “平平淡淡才是真啊。”许锦亿突然感慨了一句，开启了手术室里的话题。 “看着好像没什么，但仔细想想，咱们做手术，可能都不会这么做。” “要不人家是安德森癌症中心的，患者其实才不管你做的手术的难度高不高呢，就看结果。” “咱们国内的换着不行，国内的患者就看切口大小。切口小了，他们就说你做的好，切口大了，就觉得手术是不是出问题了……” 许锦亿咳咳两声：“选好的部分看么。咱们是请人家来学习的，不是给自己人挑毛病的。” “说的是，完了开会讨论的时候，都要找出人家团队的一个优点出来，然后说说我们怎么学习。”另一名副高声音提高了一些，压的小医生们不敢说话。 众人于是乖乖的回头看手术，不敢再多说话。 这时候，劳埃德的手术，却也步入尾声。 “咱们是不是可以切到刚才的手术转播了？”劳埃德完成了肝切除的主要步骤，给有点肝硬化的断面撒了止血粉，然后仔细的检查了引流管，语气已是无比的轻松。 许锦亿笑了：“劳埃德医生真会开玩笑。” “我说真的，我想看凌医生做手术。”劳埃德的语气变的认真起来。要成为世界顶尖的医生是不容易的，要保住世界顶尖的位置更不容易，劳埃德很乐意赚几万美元，但他依旧会想方设法的节省自己的时间，增加自己的学习效率。第718章 大巧不工（求月票） 劳埃德洗了个痛快的热水澡，再换了一身新衣服，才坐到了示教室的第一排，双腿一翘，极其不雅的放在了桌面上。 接着，劳埃德“噗”的一声，开了罐可乐，一边喝，一边开心的看着前方的屏幕，那模样，跟看足球赛没什么区别。 示教室里的中国医生们互相看看，都当是没看见。 倒是劳埃德同来的另两名医生，循规蹈矩的坐在了角落里，好像有点觉悟的样子。 “还是凌然的手术？”劳埃德认真的看了几秒钟术野内，器械的变化，就确定了主刀，并肯定的道：“看他术中缝合的手法，应该是凌然医生没错吧。他缝合的速度非常快，我想，普通医生是没办法像他这样做的。” 赵东刚给劳埃德做了一助，现在就变成了随身小弟。赵东抬抬眼，就瞅见屏幕左上角的“云华医院”四个字呈半透明状。 赵东于是鄙视了一下老外不识字，再缓缓道：“是云医的手术，是不是凌医生的话，就不太确定了。” “肯定是凌。”这时候，一直没上台的第三位医生开口道：“凌医生的手指又直又均匀，会把橡胶手套绷紧，很好看。” 赵东嘴角抽动两下，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英文听力水平下降了，总感觉听到了不合适的内容。 劳埃德也道：“凌然的手术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非常注意失血的控制，恩，肝切除手术，想要降低失血，也确实要从各方面来考虑。” “我找人查了几个病例，云华的凌然医生的肝切除手术的失血量最低的是360，最高的780。”第三位医生这句话同样令人诧异。 “暴露做的好，解剖做的好，预切线的设计都能看出他对病人肝脏的理解很不同。”劳埃德赞扬着，只是赞扬的内容，都让现场的东黄区医院的医生们一头雾水。 事实上，就东黄区医院的医生们的水准，他们也远没有到解剖做的好的水平。 尽管很多人都认为，医生应该是掌握了一切，全知全能的情况下，才去做手术的。但在现实的医院里，弱鸡医生的存在才是常事，啥都不懂从临床开始学，上了手术台都不太清楚怎么动手的医生才是多数。 东黄区医院作为三甲医院，已经是医院中的第一集团了，但是，东黄区医院的医生，想要进入第一集团却还远着呢。作为京城的一家区医院，东城区医院的平均水平比云医还弱的多，因此，他们就只是中国三甲医院中，普普通通的医生群体而已。 要论起来，这些医生也是中国医学教育的佼佼者了，让他们考执医，考中级，基本都是一次性通过的，并不会有太多的困难，相应的，硕士研究生学历，在东黄区医院也不稀奇了，新进的医生甚至要博士文凭才能找到类似的工作。 简而言之，能进到东黄区医院的医生，要么是学校里的学霸，要么是关系户中的学霸，是在大部分时间里。百分制考试的平均分，都能有80分乃至于90分的角色。 但是，医生的残酷就在于，100分都不够。 而且，医生需要常年不断的学习和积累，这意味着，初级医生和中级医生，往往在以小学生或初中生的经验，去参加高考，就算他们达到了小学或初中级别的优秀，也很难在高考中超过大自己好些岁的医生。 等到他们真的到了副高正高，时间熬的足够久了，经验和积累固然是够了，但是，基本也就到了退休线了。更有甚至，可能又被新知识新技术冲击的摇摇摆摆…… 然则，就算是这样，这些医生依旧是中国医生金字塔尖的存在了，那些读书的时候就考不过一本线，大学里就会不及格，毕业了考不上执医，晋级的时候过不了中级，副高靠熬，正高靠命，手术室里靠吼，解剖靠肌松的医生，才是医生的主流。 就好像一个班级里面，考不到前三的学生，总有那么几十个。 副高赵东是现场分数最高的医生了，也是看的一头雾水。不过，他倒是有一颗上进的心，大主任许锦亿肝癌了，若是顺利的挂掉或者顺利的病退的话，接下来接任的就是他了。 所以，赵东好学的问：“劳埃德医生，凌医生预切线，有什么特别吗？” 解剖和暴露做的好，他也是能看得出来的，但预切线就不是那么清晰了。 劳埃德笑了笑，道：“凌然肯定是对下面的胆管和血管的分布有一些想法，所以，他是避开了这些位置，做的预切线。” “猜得这么准？” “猜准了很好，猜不准也没关系，不是吗？”劳埃德说着又停顿一下，道：“但我猜凌医生会猜准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技术足够好。”劳埃德回答的很直接。 赵东心里一颤，突然涌起强烈的嫉妒，这他娘的要是说老子我，我立马弄个学术会议吹爆我自己啊！ “劳埃德医生的技术才是……看似普通，实则精妙。”赵东其实想说大巧不工，可惜英语匮乏，无法翻译。 劳埃德听着就笑了出来，却是摇摇头没说话，到了他的水平，再看凌然的手术，品到的又是截然不同的味道。 “我们看手术。”劳埃德懒得与赵东聊天了，就喝着可乐，像是看片似的，看前面的屏幕，左手还学着片子里的动作，飞快的律动。 一场手术看完，再看一场。 一场接一场，赵东先是熬不住了：“劳埃德医生，你们坐飞机过来，应该很累了吧，要不要回酒店睡觉倒时差？” “我不用倒时差，我在飞机上睡的很好，现在也很精神。”劳埃德摇头。 “哦，您可能习惯出差了，不过还是睡一觉的好，我每次在飞机上，就算是坐头等舱，椅子也让人很不舒服，尤其是十几个小时的行程。” “我们坐的这班飞机上有床，建议你下次选它。”劳埃德随口回答。 赵东：呵呵呵呵第719章 快看医生APP（求月票） “总转播量到250了。” “刚二百五？有点难听啊。” “最近几天还有医院要求装咱们的系统，等施工调试好了，我估计总转播量能到270，说不定能到280，今年到300肯定没问题了。” “得，那我就这么去报告了。我们高清影像部门成功达到了二百五的目标。” “嘿嘿嘿嘿。” 云利IT的部门会议，全是欢声笑语。 云利医药自从被收购以后，就在推动制度改革，以大公司大集团的标准，改建和新建了多个部门，并招聘和挖角了近百名员工，继而从银行贷款了上亿元的资金。IT部门就是本轮建设中的受益者。 只不过，谁都没想到，回报来的如此之快，如此之早，如此之迅猛。 IT经理更是忍不住感慨：“医院的钱是真好赚，我估摸着，咱们一个部门，今年赚到的纯利，就能养活整个公司。说不定还有剩。” “但咱们这钱赚的也是真麻烦啊，IT工程师都搞了小100号人了，虽然都是外包公司的临时工，可管理起来也麻烦啊。我以前觉得程序员是挺生活无能的了，没想到医生才是真的生活无能。” “人家不用生活有能。”IT经理撇撇嘴，羡慕的道：“医院的主任医师，凌晨3点钟起床，发现没牙膏了，一个电话打过去，医药代表3点半就要带着牙膏过去的，你见过没有？” “凌晨三点钟送牙膏，您确定送的真是牙膏？” “重点不是应该凌晨3点钟起床吗？” “我怎么听的莫名带感。”现场的80后主管乐呵呵的道：“我们上学的时候，报纸上天天骂高分低能，好像叠个被子是多牛掰的事似的。现在好了，一群高分低能的当了医生和程序员了，低分高能的当医药代表啥的，感觉也挺配的。” “医药代表是给医生服务的，程序员配套的，应该是从良的小姐姐吧。” “嘿嘿嘿嘿……” “太坏了，哎，我他娘的也是码农出身啊……” 经理笑的最是大声，笑够了，才一拍脑袋：“对了，田董之前买下来的那个做医生评价的APP，快问医生，人家新版做出来，让我们帮忙推广一下，到时候，市场这边给医院那边说一下吧。” “好的。”负责联络的IT还沉浸在从良小姐姐的幻想中不能自拔，答应的倒是蛮快。 …… 云华医院。 凌然一口气做了8例肝切除手术，再休息半天，又切了八个肝，通过云利的高清视频转播，立即让昌西省内意识到了一件事： 切肝大佬重回江湖了。 而且，是在切了一名院士，一名京城三甲医院的普外科主任之后回来的。 这样的名气，首先带来的就是无数的邀约。 飞刀！ 更多的飞刀！ 对于小医院来说，飞刀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现在人都想得到较好的医疗资源，尤其是生了大病的情况下，地市的病人想去省城和京城，镇县的病人也想去省城和京城，乡村的病人照样想去省城和京城。 这种环境下，小医院想要留人就非常考验智慧了。 当然，对医生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提高自己的技术。虽然技术不能带来直接的效益，但是，做医生的还是相信技多不压身这句话的。 吃技术饭的医生，哪怕是平日里舔的比流浪狗都欢，真的面对技术大牛的时候，依旧会像是兔子那样，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渴望与追逐，坚强与努力。 ”好的，我知道了，马上为您安排，可能要到下个月了可以吗？下个月太晚，那您看这样如何，我们凌医生有时候熬夜做手术的，不是，晚上10点太晚了，凌医生喜欢早睡早起，通常是凌晨2点到3点开始手术吧。对，这是凌医生早起的时间……” 左慈典拿着手机，接到手机发烫，才结束一个电话，缓了一口气，对休息室里的其他凌治疗组成员道：“得，今天六七家了，沧平区医院的飞刀，开膝关节镜，我直接给安排到晚上了，应该没问题吧。” 凌然很自然的点了点头。晚上做手术是他很喜欢的，可以很安静，尤其是有了精力药剂以后，凌然更愿意在晚上做手术了。 左慈典也知道此点，所以，只是随意的问了一句，转头再想说的时候，电话又响了起来。 凌然摆摆手，让左慈典自去打电话，自己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感受着精力药剂和酸痛帖的双重力量提振，就点兵点将的道：“还有能做手术的吗？” 吕文斌头拄桌，手都不敢动一下，他每天还要卤猪蹄，是仅次于凌然的疲劳，又没有系统，累的连宝马车都踩不动油门了，哪里还能再做手术。 左慈典还在打电话，马砚麟左右看看，坚强的站了起来。 每当他老婆回来的时候，马砚麟也都是累的要死的，但是，坚持坚持总归是能站起来的，马砚麟在这方面，还有些微的自信。 常年住院的住院总余媛也站了起来，过了好半天，才被凌然看到。 “行，两个助手够用了。看路上能不能再捡个规培。”凌然打着好算盘，出门往手术室去，却是一路通畅，并没有落单的规培医或实习生…… 手术再做起来，这次却是个跟腱修补术，患者则是一名业余运动员。 跟腱修补术虽然是择期手术，但等待的时间也不能过长，凌然的长时间离开，也是积累了不少的跟腱和膝盖手术的病人，好在病床空的很，凌然更有满仓满谷的精力药剂…… 嗤…… 霍从军自外面走了进来，像是巡视领地的雄狮似的，审视着手术室里的一切。 “凌然，手术顺利吗？”霍从军随口询问，顺脚勾了只圆凳坐下来。 今天的麻醉医生是麻醉科新派来的某主治，很少到急诊科来，也是第一次遇到抢人凳子的主任，不禁看着霍从军的背影，陷入了沉思——原来，小苏说的都是真的！ 霍从军表情淡定，甚至懒得给麻醉医生一个眼神，只看看凌然的操作，又看看凌然的眼神和脸色，问：“你要不要出门诊试试看？” …… 晚上还有，求月票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m.第720章 看门诊 云华医院门诊楼。 肝胆外科的门牌内，一溜的小门牌，竖着立在墙边。 小门牌上设计有插槽，分别可以插入两个铭牌，一个是医生的门诊等级，一个是医生的名字。例如贺远征的门诊，就分别插着两个铭牌“专家门诊”与“贺远征”。 而在专家门诊之下，还有“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两个等级，最后则是来凑数的“普通门诊”。 中间的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的铭牌容易理解，普通门诊却不一样是由住院医充当，有时候也由初级主治来充任，用来给病人们开开检查，发点药，或者写个请假条等等。 专家门诊里面，也不全都是主任医师。按照云医的惯例，凡是治疗组的组长，都可以挂“专家门诊”的牌子，而在云医，治疗组的组长有的是科室主任，有的是主任医师，还有的则是副主任医师。 不过，凌然到了肝胆外科，得到的却是“普通门诊”的牌子。 贺远征更是满面歉意的向霍从军和凌然解释：“实在是不好意思，专家门诊的牌子是要批准的，毕竟涉及到划价了。你们别看专家门诊17块，普通门诊5块钱，中间也就差个12块钱，很多人都是很在乎的。霍主任您也没提前说，今天实在是来不及了……” 霍从军瞅着贺远征，笑眯眯的道：“没事，普通门诊也是一样。” 昨天的时候，霍从军还没决定要把凌然的门诊放到哪里去呢，最后，一方面是听取了凌然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是考虑柿子捡软的捏，就给确定在肝胆外科了。 凌然擅长的主要是骨科和手足外科，普外科和肝胆外科。骨科和普外科是一级学科，大主任也都是大佬一级的，要说占他们一个门诊位，还得霍从军好好说项一番。手外科更不用说，云医的精英科室，即便霍从军也得礼让三分，再者，手外科的急诊比择期还多，也不是很适合凌然学习坐诊。 最后，剩下的其实也就是肝胆外科最方便了。 霍从军对贺远征，就用不着说那么多了，直接采取先上车再买票的策略。 当然，贺远征也不是快放烂的软柿子，铭牌就是他的反抗，证明他是一个还要多放几天才烂的软柿子。 霍从军根本没有将之当回事，帮着凌然将铭牌插上去，就笑道：“普通的门诊和咱们急诊的门诊不太一样，你先学习熟悉一下。另外，有人的时候就看病，没人的时候看看书，熟悉一下门诊的操作流程也行。” 贺远征反抗成功，心情舒畅了一些，脸上重新堆起了笑容，说：“我师父当年就教我，他讲，门诊就是练性子的，病人来了是练习，病人不来的话，一样是练习，我第一年坐门诊，写了三篇论文。” 40多岁就做到科室主任的贺远征固然是被霍从军随手拿捏，但他曾经也是学霸来着。现在也是！ 霍从军却没理会贺·普通学霸·远征的炫耀，只淡淡对凌然道：“你就体会气氛为主，普通门诊也好，病人的病情通常都不会太复杂。太复杂的话，就转给贺主任，你只留自己能做手术的就行了。” 贺远征的脸都绿了，这是让自己做保姆不说，还要给急诊科挖病人？ 老实讲，急诊科现在挖肝胆外科的病人，已经是一种流行趋势了，但贺远征还是想要减缓这种影响的。 “我自己的号都是挂满的，如果转病人过来的话，不一定有时间看……”贺远征再次反抗。 “就算成加号。”霍从军一把将贺远征的反抗给摁了下去。 贺远征无奈的咬咬牙，再抬头看到霍从军的牙齿，还是决定忍辱负重，道：“凌医生你这边的病人应该不多，要转过来也是可以的，这样，我们的软件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共享的设置的……” “软件我准备交给张安民操作了。”凌然打断了贺远征的话，并表现出专家医生的气势…… 真正的专家医生，是不用自己搞电脑的，给病人做诊断都来不及，哪里有时间耐烦一条一条的在电脑上搞输入。 贺远征却是不由一呆。 要说的话，他手底下，其实还真没人操作电脑。 一方面，是因为贺远征的年龄关系。 在云医这样的医院里面，年龄超过50岁，尤其是55岁的老专家，大都不是很擅长用电脑，他们自然都是需要手底下人给帮忙操作电脑才更方便。 有条件的科室里，专家旁边都是要坐个住院或规培或实习生的。 贺远征却是刚过40的年龄，电脑用的贼溜不说，他还有点想要在同级的医生中显示不同的需求 ——依靠医术肯定是不行了，电脑技术就勉为其难的成为了补充。 所以，最近几年来，贺远征都没有派人帮忙打字输入下诊断的需求。 可是，现在看看凌然身后跟着的张安民，贺远征忽然觉得一阵子不爽利，要说起来，张安民还是他们肝胆外科的医生呢。 “我去坐诊了，病人都开始排队了。”贺远征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想远远的离开。 他一转身，就不再留恋，直直的进入距离五米远的对门诊室。 “从一号开始入内，排好在后的病人请等在外面。2号，2号在吗？”贺远征的诊室里，很快就有护士出来帮忙维持秩序了。 在医院这个环境里，患者往往不听医生的话，但愿意听从护士的指挥。 贺远征的门前，很快就排出了一条小队伍。 贺远征是云华医院的肝胆外科主任，也算是头牌之一了，以云医在昌西省内的地位，他也是从来都不缺病人的。 只不过，需要肝切除的病人大多被抢走罢了。 出于无奈，贺远征现在也在积极的向胆管疾病靠拢，在疾病鄙视链上，胆囊疾病固然是要受肝脏疾病的鄙视的，胆管疾病却能与肝脏疾病平分秋色。 贺远征一口气看了两名患者，只用了6分钟的时间，接着，他才趁着换人的功夫，起身到诊室的门背后倒水，接着再看向走廊对面。 凌然的诊室门关着，门口却是空荡荡的。 贺远征不由一笑：“现在看病的人，谁还挂普通门诊的号啊。” 正这么想着，就听走廊里，帮他维护秩序的护士正在小声与病人说话： “你如果是肝不好，就找对面的凌然凌医生。对，他是我们医院肝脏外科最厉害的了……”护士的话，飘飘荡荡的，语气却是无比的肯定。我的晚年计划并求月票 我以前一直说，我准备写网络到70岁的。 这么说的时候，我是吹了点牛的，但我觉得，只要写得动，我是会一直写下去的。 不过，最近几天许多被404，让我的心情有点不太好，当然，大概率只是胡思乱想，但是，自己期望的是终身事业，这么漫长的时间，中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乐观一点的想，这或许是人生总令人期待的原因吧，因为它并不总是按照某个人的期待而进行的，所以，反而令人更期待了。 私下里，我也做了一些额外的思考。 如果不写网络，我能做点什么呢？ 自我感觉，我其实算是能说会道的类型。读大学的时候有校级辩论赛，大一那年，我当场辩哭了对面的女生，带队一路杀入决赛，最后做了最佳辩手。直到现在，我都不太确定，我的大学高光时刻，是辩哭了对面的女生，还是做了最佳辩手。 可惜，大二我就开始写了，辩论这种事，都交给我的角色们去做了，略显可惜。 要是不写的话，我或许可以卖嘴为生吧。 只是总有人认为我说话过于直率尖刻，卖嘴想要卖个好价钱，估计是不容易的。 我自己最想干的是开便利店。 开在地铁站或者学校，都是年轻人居多的地方，就看着祖国的未来，心情都会愉快些。 来人了就招呼一声，没人就自己……如果那时候没网络了，我觉得看存货也能看些年，实在不行，找几个作者弄个互助群？ 只希望，那时候在群里吹牛的时候，自己的网络高光时刻，能更显眼一些。 比如，拿过月票第一？ 离5月结束，再2天时间了，不到48个小时。 心情竟然有点紧张。 其实，我紧张也没什么用，紧张抢不到月票。 明天再四更一次，希望能多一点竞争力。 一个月的高强度写作，我也就剩下这么点竞争力了。 只能在此恳请各位读者大大，投月票给《大医凌然》。 《大医凌然》写到今天，是离月票第一最近的时候，也是我人生中，离月票第一最近的时候，希望能有所得。 拜谢！ 同时，也在此感谢各位读者大大，各位大盟的支持。 续求月票。 求月票！第721章 虚心听讲（求月票） 门诊楼的诊疗室大约十几平方米的空间，一张桌子正对着房门，两名医生一坐，再给前面留点位置，后面就快到窗户了。 床沿两侧，一边放着绿萝，一边放着吊兰，两者也隔了两三米远，怎么勾搭也勾搭不到一起的样子，令房内的气息倍显孤独。 好在从窗户看出去，能瞅到喷泉很窄的一个角度，大白鹅香满园偶尔会路过，让人觉得心情瞬间活泛起来。 尽管如此，整个诊疗室里，依旧充斥着陈旧、孤独与阴沉的气息。 好像走进来，气温都低了两度似的。 “看着干干净净的，还没有我的厨房舒服。”吕文斌也跟着进来看，同样好奇的打量。 张安民撇撇嘴：“这间房子算不错的了，角落那边才难受的，窗户看出去全是楼，郁闷的要死。我以前在那边门诊，中午都不想吃饭，病人也都一个个难受的不想吃饭。” “病人都不想吃饭？这么齐心？” “我看的都是胆囊炎的，犯病的时候，没人想吃饭的。“张安民叹口气，又道：“那房间是真的阴，我给你讲，北房住的是真难受，一定要买南房，住南房。” 吕文斌被张安民的一通话给说的又好气又好笑，最后淡淡的道：“我以后准备多买几套房子患者住，是不是南房，我倒无所谓，不过，我现在买的两套房都是南北通透的。” 张·穷·安民愣了愣，不禁看向窗外：“南北通透的换气率太高了，不一定舒服。” 吕文斌：“面积大就没问题了。” 张安民凝神思索：“哎，门诊的医生真惨啊……” “恩，还是做急诊好。”吕文斌强调自己生而急诊的骄傲与自豪。 张·肝胆外科·贰臣·穷·安民望着吕文斌，思考三秒，微笑：“好不好的，到了主治才算是个开始。” 电光火石间…… “你们谁还有酒精凝胶？”凌然的声音，是房间内唯一的声音。 张安民和吕文斌浑身一抖，连忙转身过来，都从身上掏出两个酒精凝胶。 张安民：“橘子味和柠檬味的。” 吕文斌：“姜味和肉桂味的。” “一个擦窗台，一个擦椅子。”凌然迅速下令。 凌然也觉得门诊的诊疗室不舒服，这与他的期待很不同。 现在的医院手术室都很舒服，光洁明亮，温度合理，干净整洁，就算是有人躺着的手术室，走入其中，看到多名医生在为生命而争取生命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舒服的气息，而绝无恐怖与担心。 但是，门诊的诊疗室给凌然的气息，却是孤独而沉闷的。 也只好擦擦干净再说了。 “我再让人送几瓶消毒液过来。”张安民做事很认真的样子。 凌然不置可否，只道：“注意时间，快要开始放号了。” 张安民和吕文斌都应了一声，却依旧不紧不慢的。 他们在医院里呆的时间比凌然还久，自然知道门诊是个什么情况。 病人来挂号的，首先都是奔着专家号去的。宁可排队到中午时间，也不愿意挂普通门诊的病人是大有人在的。 这也是很正确的选择，尽管总有医生反驳，建议小病小看，但是，且不说病人自己是否有判断小病大病的能力，说小病小看的医生，可能在另一个场合，就会建议“小病莫要掉以轻心”了。 照吕文斌和张安民的想法，不出意外的话，凌然枯坐一个上午都有可能。 所以，两人都当今天是休息日，就慢悠悠的打扫卫生，好似锻炼身体似的。 咚咚。 一名病人在门口敲了敲，三人一起抬头。 吕文斌更是叫了出来：“邵老板？” “嘿嘿，是我。听说凌医生开门诊了，我就来捧个场……”邵老板笑么么的，略显瘦弱的身体，熟门熟路的坐在了办公桌对面，并将硬壳公文包平放了打开，从中掏出了自己的病历卡、病例，以及此前的报告单和影像资料，并分门别类的在桌上摆放整齐。 凌然听着邵老板的捧场说，觉得好像没错，又觉得哪里不对。 邵老板望着凌然的表情，笑了，道：“忘记了，凌医生你是第一次出门诊吧，你先刷我的病历卡。哦，电子病历系统开了吧，你们用的应该是嘉和美康的，他们模块化做的好，病历都是结构式的，学起来挺简单……” 邵老板站起身，弯腰探头，看着电脑屏幕上的电子病历开好了，再将自己的卡在桌面的卡槽上一刷，再笑笑道：“接着一般就是问诊和开检查单了，问诊和你们住院部做病史采集的差不多。哦，急诊有时候可能来不及，但性质一样，主要就是疾病史，生活史和家族史，我这边的话，吕医生熟悉不？” 吕文斌闷闷的道：“熟悉……” 邵老板点头：“那就是开检查单了，我今天空腹来的，血脂血糖肝功血沉什么的应该都好查，我自己在家量了血压，收缩压127，舒张压92，稍微有点高哦，可能是昨晚睡的有点晚了，今天又起的早，昨天主要遇到一伙喝啤酒的，喝了吐，吐了喝的，看的人恶心，我回去就有点失眠……” 凌然虚心听讲，再怎么说，邵老板也是有二三十年看诊经验的，可以说，肝胆外科有一个算一个，门诊经验没有他丰富的。 难得邵老板又紧跟最新发展，而且不止在肝胆外科看过病，还有其他科室和医院的经验。 凌然乖乖的接受邵老板的指导，再在张安民的帮助下，迅速的熟悉了门诊方方面面，而不止是医院门诊的系统…… 半个小时后，凌然给邵老板开好了检查单，再送他出门，第二名患者就进来了。 “您是凌医生？”患者五六十岁的样子，望着凌然，颇有些迟疑。 “我是凌然。”凌然指了指铭牌。 “这么年轻啊。”这位病人就是护士小姐姐劝进来的，他其实也是老病号了，诊断出肝囊肿多年。原本肝内小囊肿是不需要处理的，但是，囊肿最近几年不断增大，却是让他有了腹部膨隆，肝脏肿大和炎症的状况，保守治疗也有好几年了。 因为最近几年每个三四个月就要进出医院一次，不仅护士看他眼熟，病人自己也对护士有了一定的信任。 此时，病人一边皱着眉，一边坐了下来，道：“他们说凌医生是昌西省，做肝切除排名前几的医生？不是您吧？” 凌然也皱皱眉，并在心里问系统：“系统系统，我的肝切除有的技能，在昌西省排名第几？” 系统：“你所掌握的肝切除技能水平，排名昌西省第一。” 凌然这才露出释然的神色，再对病人道：“单纯昌西省内的话，我应该是肝切除排名第一的医生。排名前几的判断，不够准确。” 诊疗室里的病人听的一愣，再看看四周，怀疑的问：“你们这个诊室，不会是私人承包的吧？” 张安民也是吓了一跳，心道：凌医生这样说，要是被有心人给点出来，省内做肝切除的大佬估计会……把点出这个事实的有心人封口吧…… 张安民在脑海中，迅速过了一遍省内肝胆系统的名单，浑身轻松。 …… 菊被逗，求月票！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m.第722章 花篮（求月票） “那我这个病，你也能治吗？”肝囊肿的病人用审视的目光，观察着凌然。 凌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问：“你有在本院做过核磁共振吗？” “做过。”病人点头，又道：“我片子也带来了。” 说着，他立即从随身携带的一个编织包中，取出了大开本的核磁共振图片。怀疑归怀疑，毕竟是在云华医院的诊室里，患者还是颇为配合的。 凌然接过来，又对旁边的吕文斌道：”把他的原片调出来。” “是。”吕文斌应了一声，赶紧在电脑上操作起来。 在云华医院里拍过的核磁共振，原片都是存在病人的名下的。相对于病人自带的一张核磁共振片，医院服务器里储存的核磁共振片要完整的多。 凌然先是看了病人拿来的核磁共振片，再转过头去，吕文斌也就将原片调出来了。这个步骤他是很熟练的，差不多已是凌然做手术的必备操作了。 从屏幕里，凌然很轻易的看到了病人的囊肿的位置和形态。 “已经有腹腔积液了，需要尽快做手术了。医生之前就有建议你手术吧？”凌然看看对方，道：“建议你现在就住院，然后重做核磁共振。” 病人却是看看凌然，摇头道：“我还不太想做手术，能不能再保守治疗治疗？” “那也要住院。”凌然道。 “住院的话……我再考虑考虑。”病人还是看着凌然的年龄和脸，有些不太相信。 门诊比起急诊的病人，就更不遵守医嘱了，凌然迟疑了两秒钟，转手拉出了虚拟人。 几秒钟后，被横刀截开血流一地的虚拟人消失了，凌然吁了一口气。从结果来看，对方的肝脏情况与他判断的相一致，基本处于必须手术的状态了，不过，也并不是特别紧急就是了。 “建议你在一两个月内做手术。”凌然停顿一下，道：“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还会下滑，需要时时注意，最好尽快入院治疗。” “好，我知道了，那医生你忙着。”病人假客气着，快步从诊室里离开了。 吕文斌就像是看走失的顾客似的撇撇嘴：“得，这种样子的，多半是不会回来了，凌医生，咱们做门诊，天生有劣势啊。” 云医的规则，哪个治疗组收下来的病人，哪个治疗组就负责治疗，所谓收治收治，就是这么个道理。 不过，因为病人与医生的种种利益挂钩，所以，收治病人并不能算是一种义务，而更应该看做是一种权力。 治疗组想要多做手术，就要多收病人，对于正常的治疗组来说，门诊是收人的最好途径了。 除此以外，就是依靠急诊科转诊的病人了。 国内的医生为什么咖位极高的情况下，还经常出门诊，通常也是因为类似的制度。大咖们不光是为了自己收病人，也是为了治疗组内的小弟们收病人。 小弟们自己坐诊是收不到病人的，至少收不到那么多符合条件的病人。 因为医生之间其实也是有竞争的，就好像适合切肝的病人，平均每年诞生的就是那么多，大家都是奔着好医院和大佬去的，剩下的才会找底下没名气的副主任主治的看病，医生需要的是稳定长期的病源，不能总指望傻孩子撞过来。 如冯志详教授那样的医生，放在国外，可能只接受同行转诊的某一类或几类病人了，但在国内，却依旧要出门诊。 因为国内并没有全科医生的制度，专业医师之间是不会互通有无的，出门诊就变成了一项基本任务。 从这一点上说，尽管网上有很多医生都在喊全科医生制度，但实际上，作为既得利益者的高阶层医生，对此不仅没兴趣，而且可能是持反对意见的。 因为在目前的制度下，病源是向上层聚集的，上层医生筛选得到了自己喜欢的病源，再将不愿意做的病人释放下去，他们等于间接掌握着病人的分配权利，对医疗体系来说，也就等于掌握了利益分配体系。 相应的，全科医生体系却将广大的病人与高阶医生隔离开来了，高阶医生想得到什么病人，还得通过全科医生的转诊。尽管说，高阶医生总是能够通过技术来有所控制，但是，毕竟是释放了权力。 而权力，是不会轻易被释放的。 张安民看看凌然的脸，低声道：“医生都是越老越香的，凌医生就是看着太年轻了。” “那把老左找来门诊，岂不是要挤爆掉？”吕文斌想到左慈典脸上的皱纹，又补充了一句：“最起码应该是肝胆外科最让人信任的医生了。” 肝胆外科年纪最大的就是贺远征了，但一路坦途做上来的贺远征保养的极好，40多岁的人依旧看着年轻，和久经风霜的左慈典不可同日而语。 张安民想到此，不由一笑，又收敛笑容，呶呶嘴，意指对面的贺远征，道：“主要是咱们的门诊是普通门诊。等下一次，咱们确定安排一个专家门诊，情况就好多了。很多病人也不认识医生的，还就是看着专家门诊来看病的。” “这是个问题。”吕文斌缓缓点头。 他正想说什么，房门又被咚咚的给敲响了。 “您好，是凌医生吧。”这次进门的，则是一对中年人。 “我是凌然。”凌然将写有自己名字的铭牌，再往前推了推。 “我是武新市一院肝胆科的刘医生介绍过来的，说是有点肝硬化……”中年人坐在了凌然对面，将5块钱的挂号，递了出来。 吕文斌顺手收了，立即刷开了病历。 “我看看。”凌然缓缓扫了病史，又道：“我先给你做一个体格检查。” 说话间，凌然戴上了手套，就地按压患者的右腹部…… 病人乖乖的拉着外套，汇报状况。 凌然顿时有点找到做门诊的感觉了，虽然不似手术那般直接，但疾病的类型更多了，尤其是轻症患者，他以前并无接触。 “那个……我是4号吧。”又一个患者走了进来，并隔着前面的病人，自我介绍道：“我是诸城市医院的王大夫介绍过来的。” 吕文斌示意她去外面等待。 到门口，门口又是一个身影：“那个，我是云华市三院介绍过来的，说是找凌医生……” “我是武新市二院的。”再一人快步上前。 吕文斌于是又安排他们到外面等着，看着几人坐成一排，自报家门，吕文斌突然感觉，自己像是在接花篮的前台。 对面的贺远征听到声音，也从房间内走了出来，没什么皱纹的脖子，伸的长长的。五月最后一天了，求月票！昨天喊出了今日四更的宣言，作为昨天的我，是真的觉得自己能完成的。 然而，今天的我反对。 今天的状态是真不好。 要再坚持写下去，再一更应该是能写出来的，但我回头看看，感觉太不有趣了。 门诊的情节，原本是我设计的一个颇为有趣的环节，但如果是这样写下去，这个情节就算是废掉了。 码字三宝我都已经用上了，再坚持，大脑不转也是无可奈何。 实时更新的痛苦就在于此，一点余量都没有留下来，以至于出现了情况之后，连缓冲的空间都没有。 事实上，不止没有余量，还是超量的。 今天鸟是真的超不动了。 所以，今天只能食言了。 不过，月票加更我是不会食言的。 欠下的章节，会尽量在下个月偿还的。 等于说，大家投了本月的月票，下一个月，一样有只鸟被遛的吱吱叫。 多好玩啊！ 多有趣啊！ 5月最后一天了，是龙是蛟，就看这么一把了。 求月票！ 求月票！《大医凌然》五月最后一天了，求月票！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723章 耐心细致（最后时刻求月票） 隔日。 凌然再次回到门诊大楼的肝胆外科，就见自己的铭牌下方，“普通门诊”已经换成了“专家门诊”。 贺远征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反抗，用具有反抗意识的铭牌短暂的做出了反抗，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短暂本身也预示着暴政的短暂，昭示了更激烈更长期的反抗的酝酿…… 于是，凌然的挂号费，从5元涨到了17元，四舍五入，好像涨了一万块似的。 凌然也很期待专家门诊带给自己的新病人。 怀揣着这片期待，凌然轻轻的拧开了诊疗室的门锁。 温暖的阳光，自窗口洒进来，令地面的木质地板，更显的光泽明亮。 一颗绿萝挨着吊兰，挂在淡蓝色的墙面上，绿萝的叶，轻轻的触着吊兰的叶，不远，不近，不急，不燥…… 原本制式化的办公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木色的长桌，很有设计感的样子，既可承载电脑，又方便书写，还能在医患面对面的时候，提供充裕的谈话空间。 十几平米的阴暗房间，此时看去，简直光彩夺目。事实上，因为头顶的灯具全换了，也确实是颇有些光彩夺目。 “流莺变明星的感觉啊。”吕文斌从后面过来，看到诊疗室内的景象不禁咋舌：“咱们两天没来，门诊就大改造了？肝胆外科是有钱炸了？” 张安民也跟着进来了，同样是看到诊疗室的场景，却是悚然一惊：“贺主任干了什么？” 吕文斌奇怪的看向张安民。 “不是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所以道歉的吗？”张安民都不用吕文斌问，自己就给回答了。 吕文斌耸耸肩：“你再想想？” 张安民思考了几秒钟，“哦”的一声，又叹了口气，看看凌然的脸，道：“人和人，真是不一样哦。” 吕文斌沉重点头：“我刚买的南北通透的房子，采光好楼层也好，位置也舒服，就想好好的装修了自己住，结果呀，想装修都装修不起。可你看凌医生，一间诊疗室都有人送装修，太为所欲为了。” 张安民用👀看吕文斌，根本不想就此话题跟着吕文斌聊下去，转身打开电脑，检查一下，问：“凌医生，那咱们这边开始吗？让楼下开多少个号？” 专家门诊和其他三种门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专家可以设置挂号的数量。 这样做的优势在于，一个专家所在的治疗组，如果正好缺病人的话，就可以挂多一点的号以收治更多的病人，相反，如果治疗组的病床少任务紧，专家就可以少挂一些号以适应自己。 早几年，返聘的专家多有类似的做法，一天挂十个号十五个号的，既轻松又愉快，发挥余热还不遭罪。 现如今，想要多做手术的专家就会多放好，也有一些专家，因为经常有加号，就会少放号，或者在本院做手术较少的医生，也会如此。 不过，就张安民想来，凌然如果知道能选数量的话，估计会挂号挂到晚上吧…… “挂15个号好了。”凌然的回答，却是相当的出乎张安民的预料。 “15个号够吗？”张安民万分惊讶。云医正常的专家门诊，通常要放35个号左右，15个是很少的数量了。 门诊不似急诊，更不像是住院部。在门诊，挂15个号，能收下七个病人都很难得了，耗费半天时间在门诊，只为了收个位数的病人的话，效率也是太低了。 凌然却是不想看太多的门诊，思忖着道：“15个号足够了，否则每个病人的时间太紧张了。而且，我们也不着急。” “我们不着急吗？”张安民听着都不相信，不着急您一天到晚都不睡觉啊…… 凌然再想说话，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却是响了起来： 任务：耐心细致。 任务内容：对5名病人，每人进行30分钟以上的门诊谈话。 任务奖励：虚拟人（2小时增加） “谈话吗？”凌然迟疑了一下，这可不属于他的专长。 “凌医生，那我去安排15个号？”张安民看凌然的样子，应该是已经确定了，于是准备去打电话了。 “10个号就够了。”凌然算算时间，重新修改了时间。 照他算来，如果给5名病人安排30分钟的门诊谈话，那就是两个多小时了。剩下的5名病人再花费一些时间的话，一个早上都不一定够用。 考虑到出现了任务，凌然自然要将任务放在经验积累之前了。 2个小时的虚拟人，怎么用都是很好的， 张安民听到凌然只要10个号，反而醒悟过来，凌治疗组目前反正都是满负荷运行的，门诊原本就是给凌然做历练的，既如此，还不如少而精呢。而且，10个号看起来也快，有空闲的时间，再回去做手术也是好的。 张安民觉得自己理顺了凌然的思路，就赶紧拿起电话，通知楼下。 吕文斌也装模作样的熟悉门诊的界面，顺便将前两天没写完的病历给写一写。 不一会儿，挂了号的病人就上来了。 肝胆外科的门诊台前的小护士，一口气放了挂了前三个号的病人入内，剩下的才拦在外面等叫号。 挂在一号的病人纷纷走入各间诊疗室，二号三号的病人则乖乖等在走廊内。 凌然的一号病人，一脸疑惑的看着凌然，道：”我挂的是专家号。” “我就是。”凌然回答的笃定，又问：“哪里不舒服？” 凌然坐直了，脸上带着让人信任的光芒。 病人在光芒中迟疑了一下，看看凌然，再道：“我是胆囊炎，想来做手术。” “啊？”凌然愣了愣，就这么直接？ 偏偏凌然无法反驳，只好道：“我帮你做个体格检查。” 体格检查过后，果然是胆囊炎，而且是刚好达到了手术指针。 凌然想了想，只能道：“那住院吧。” 影像片什么的，在住院期间拍摄更便宜，报销的更多，也就不用额外的做检查了。 病人痛快的应了一声，至离开，总共没有花费1分钟的时间…… 凌然望着对方的背影，颇有些无奈。 “好病人啊。”张安民叹口气：“我坐诊的时候，怎么遇不到这么好的病人。” “下一位吧。”凌然毫无动摇。他只需要与5名病人细谈就可以了。 “凌医生。”这次进来的，却是云利医药的麦莼。 麦莼少有的未化妆，脸颊略带着点婴儿肥，就像是小学生似的，规规矩矩的坐在了凌然对面。 陪同她来的“家属”田柒也坐在了旁边，脸上明明白白写着“想看”两个字。 ... 剩下7小时，本月就结束了，求月票🐱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m.第724章 按键“5”（3小时倒计时求月票） “哪里不舒服？”凌然照例询问。 麦莼迟疑了几秒钟，看看田柒，道：“我的胃经常不舒服。” “胃啊……”凌然盯着麦莼几秒钟：“这里是肝胆外科的门诊……好·” ”啊……那我……那我胆不舒服。”麦莼连忙改口。 凌然问：“怎么样的不舒服？” 麦莼一时之间有些发蒙，她的胃是真的有些不舒服的，所以也能形容一二，但胆不舒服起来是怎么样的？ 凌然看着麦莼，田柒也看着麦莼，吕文斌和张安民也看着麦莼。 麦莼不由的更加紧张起来。 “疼！”麦莼总算是给出了一个症状。 “哪里疼？”凌然再问。 麦莼低头，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左肋骨下方。 “那是胃。”张安民忍不住了。 麦莼不由自主的看向张安民，瞅着他的丑脸，突然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整个人的思维都活跃起来。于是，麦莼干脆不看凌然，就盯着张安民，道：“我也说不上，我有时候吃完饭胃疼，有人说我的胆也不好，总之，凌医生给我开个检查呗。” “那先做B超。”凌然说了一句，旁边的张安民就在电脑上操作了，并划价付款。 麦莼偷偷看了看时间，距离田董要求的五分钟时间，似乎还有很大的差距。 然而，田柒却已经满意了，开心的道：“凌然，那我们先回去……不对，我们先去检查，然后再回来找你。拿检查回来，对吗？” “没错。”凌然点头。 “好！”田柒说着起身，又回头看凌然一眼，问：“午餐你准备怎么吃？” “我们去盛源吃吧，附近也没有更好的饭店了。”凌然很自然的回答。 田柒使劲点头，并对中午充满了期待。 出了门，田柒开心的几乎都要蹦起来，快走了好几步，又回过头，对麦莼道：“凌然刚才说，附近没有更好的饭店了，所以，他其实想在医院旁边，有一家很好的饭店，对不对？” 麦莼懵懂的道：“凌医生应该只是就那么一说吧。” “其实，你这样想，云医附近的餐厅，口味都比较一般，恩……有些比较有特色的，卫生和环境也很普通，所以……”田柒说到此处，就掏出了手机，并长按“5”键。 …… 凌然用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就给接下来四名病人给看了一轮，分别开了检查。 来看专家门诊的病人，或多或少都有身体的不适，若是外地来的病人的话，多数已是多次求医问药了。 到了今天的第七名病人，其带来的核磁共振片，总算是给了凌然发挥的空间。 “肝部有再生结节，纤维化造成的肝内血管结构紊乱。小结节的硬化，应该是酗酒导致的……”凌然读着屏幕上的核磁共振片，并不看影像科的诊断，直接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若是影像科的诊断的话，他们是只讨论现象，不讨论原因的。 比如说，就写一句多发结节，并不会分析大结节的硬化和小结节的硬化，更不会推测大结节硬化是否由肝炎导致，小结节是否酗酒导致。 肝胆科医生相对来说，更了解原因一些，不过，通常也不会指着核磁共振片，直接说出来，而只是埋在心里罢了。 毕竟，说出来容易证明困难，而原因往往是很难证明的。 第七名患者是夫妻两人共来的。二人坐在凌然面前，原本都是手挽着手的，可听到酗酒一词，女人已是将丈夫李星的手给甩开了。 丈夫李星亦是面带尴尬，忙解释道：“我不是许久，我就是偶尔喝点酒。” 听到他的解释，凌然再次俯身，仔细的看了屏幕，再摇头道：“你做的是高场磁共振，可以看的很清楚，大量的小结节病变，应该是长期酗酒导致的，普通饮酒不是这个样子的。” 啊！ 李星肚子上的肉，在妻子的两指间扭曲。 李星疼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真的就是偶尔出去，你知道的，人家一定要劝酒，我也是没办法的……” “你说你现在出差都不喝酒了，所以都是骗我的？”妻子的眼泪也要流下来了：“我把家里的酒都送人了，结果你又跑出去喝。” “喝的不多，喝的不多……” “都喝出肝硬化了，而且，医生也说了，你是酗酒！”妻子一边说，一边哭声就出来了。 丈夫李星急的要死，病急乱投医的喊：“医生这么年轻，他也说不准的。对吧，医生？” 凌然看着丈夫，微微摇头：“确实是酗酒。” “啊……啊！” 李星的声音愈发凄惨起来。 “总的来说，肝硬化的程度还不算太严重……”凌然缓缓的说着，并向两人介绍病情。 不知什么时间，大约是丈夫喊不动了，妻子掐的没意思的时候，两人渐渐平静下来，认真的听凌然介绍情况。 “早期肝硬化，目前已经是常见病了。即使不手术，也建议你们住院做保肝治疗。”凌然做肝切除做了那么多例，保肝治疗做的更多，此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很快让病人和家属明白过来。 说到后半截的时候，凌然的脑海中，已然出现了任务1/5的提示，但他也不管这些，说完该说的，再将两人转诊给了肝胆外科，并开了住院条子出来，道：“你们可以回家收拾一下东西，晚上过来住院，这样方便明天早上的检查。” 接着，旁边的张安民乖乖的站出来，充当了被转诊的医生，又询问了二人的医保种种。 如此一番，40分钟的时间就算是过去了，张安民看着李星夫妇离开，又是舒服又是担心：“凌医生，咱们这个效率，后面排队的病人要急死的。” “他们看病的时候会高兴的。”吕文斌依旧年轻，却是赞成的不行。 张安民苦笑：“如果都像凌医生这样看病，医生都要喝西北风去了。” “咱们又不用。”吕文斌才不管那么多大而化之的事呢。他现在南北通透的大房子都买了，再赚够装修钱，买第三套房子的钱，买铺面的钱，换车的钱，结婚的钱，养孩子的钱，小孩读书的钱，买房的钱，结婚的钱……就可以佛系了。 …… 最后三小时了，一个月的奋斗，希望能得到最好的结果……求月票……另外，现在投出来的每一张月票，到下个月都会变成加更的一部分……月票第一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首先，感谢各位读者大大的支持，让本书攀上了月榜第一。 特别感谢大盟烟灰，不动，自始至终的支持。 这是鸟豚成绩最好的一次，谢谢大家的。 其实，12点之前，我已经开始构思单章了，当时战况焦灼，到了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候，已是输面居多，我一面希望能赢，一面又不得不免考虑到失败的可能。 所谓患得患失，大概就是这样吧。 对我个人而言，我是很希望得到这个月票第一的。从2005年开始写第一本书到今天，14年的时间，我的人生已经不可避免的与网络交织在一起了，有幸拿到第一，对我而言，是一次巨大的认可。 人的一生，总是需要一些坐标来记忆的。2019年5月的月票第一，我会铭记在心的。 再次感谢大家。 单章写到这里，我的心里，已经有很浓郁的情绪了，但我觉得，不应该继续描述它们了。 一直以来，我认为网络与读者是有一种默契的，比如说，主角应该是不死的，结局应当是大团圆的…… 《大医凌然》这本书，我认为应当是欢乐的，单章也应该如此吧，哪怕是卖惨，都应该卖的萌一点。 接下来，说点开心的事吧。 月票加更！ 本月最终的月票数，是144771张，比开始的95600，多出了49171张票，掐头去尾……加更49章…… 唔…… 目前已经加了8章，所以，还应该加41章…… 慢慢还…… 一个单章写了一个多小时，我的写作速度啊~ 以上。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大医凌然》月票第一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725章 五彩斑斓（月初求月票） 贺远征今天只看30个号。 他的肝胆外科是小科室，不仅是在职的医生少，干活的规培医和实习生也少，最重要的是，没有能主持大手术的高级医生。 医生不够，收太多的病人进来，也是没意义的，外科诊室就是要做手术的，做再多的检查，输液再多，对外科诊室来说都是没意义的，因此而增加收入的结果，只会被医保抓住了磨蹭到天明。 这也是凌然占用肝胆外科的床位，贺远征的抵抗始终不太激烈的原因。他宁可被急诊科占便宜，也不愿意再招一个副高或正高进来，跟自己分权——哪怕是新招一个副高进来，也是得给人家一个治疗组的，否则，招进来又有什么意义。同样的，如果要给一个陌生医生一个治疗组，贺远征招其进来，又有什么意义。 贺远征现在所期待的，就是把手底下的几个嫡系培养起来。 这亦是（相对）年轻医生的一个劣势。只是40岁出头的贺远征从国外留学回来，不止没有徒子徒孙，合用的师弟都太年轻，没办法立即独当一面，就只能压着别人，让他们慢慢提升。 好在外科医生的培养很快——经过正规医学院训练的医生，到了主治的年纪，若是给机会的话，两三年的时间，就会做的不比副高差了。 当然，机会是不好给的。给机会不光要给年轻医生以上手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得给年轻医生兜底。 就算是最简单的胆囊切除术，许多新手切到后面，没把胆囊完整的拿出来，而是切开了流出了胆液的都有，资深主治虽然不会再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了，但他犯高级错误的时候，可是更难兜底的。 对贺远征来说，凌然的出现其实解决了他相当一部分的问题。 比如说，奖金问题——只靠贺远征一个高级医生养一个科室，不光是辛苦，手术量和收入也是上不来的，因此而感觉收入低的不止是医生们，还有护士、规培和实习生们。 凌然光做手术不收人的模式，虽然提高了肝胆外科的护士和管床医生的工作量，可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收入，让科室的稳定也大大增加了。 除此以外，虽然很少用上，但贺远征其实是把凌然当做兜底的一部分的。事实上，现在的云医内，有此种想法的医生不在少数。 他们平时想也不指望能用上凌然，但如果真的到了生死攸关，病人失血4000毫升那种情况的时候，凌然可能是云医少数能力挽狂澜之人，或许是唯一的，力挽狂澜历史全优的医生。 医院里的医生为什么尊敬高级医生，这也是因素之一。 不过，凌然开始涉足门诊，还是让贺远征非常的担心。 门诊挂出去的是名声，是非常大众的事了，若是以后大家都到云医来，找凌然看肝胆外科，那该怎么办？ 若是普通的小医生，贺远征还不在乎，偏偏凌然的技术那么好，年纪还轻，长的还帅，又有人挺，话题十足…… 贺远征有点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他以极快的速度看完了自己的30个号，又将加号约到了下午，然后就装作活动筋骨的样子，出了诊疗室，再走出走廊，再抬头看护士台的叫号屏幕，问：“凌医生的号没有了？都看完了？” 云医的门诊，在挂号以后，是在楼上的各个候诊厅内等叫号的，条件有点像是好些的汽车站的候车室。各个科室的诊疗室，像是八爪鱼似的，环绕着各个候诊厅与中央大厅，走廊前的护士台负责叫号，并组织未到号的患者入内。 护士台头前的电子屏幕则会显示接下来叫到的号码与病人姓名，看起来与麦当劳的系统差不多，当然没有麦当劳的好用。 医生们对排号有什么要求的时候，都会出来找护士台询问，让当班的护士帮忙执行或查询。 贺远征对这一套自然是无比熟悉，不过，今天的当班护士却是没有立即去电脑查询，而是偏着脑袋想了想，手放在嘴角做可爱状，道：“凌医生今天总共只安排了10个号，中间安排了检查，现在还有2个做了检查回来的病人在看病。” 贺远征本来对护士的态度是有不爽的，可听着她的话，不由皱皱眉：“只安排了10个号？” “是。” “现在还在看病？” “是。” “知道了。”贺远征满心怀疑的转身，决定亲自去看一看。 看着他打开门，走进走廊了，适才回答问题的小护士，就跟旁边的护士道：“你说贺主任会不会耳朵坏掉了？我刚才说的话，他全部要重复一遍才能理解似的。” “别胡说……门还没关上呢。”另一名小护士的声音更低一点，如果不是前面已经被提到了关键词，她的话，大约是不会被贺远征听到的。 砰。 贺远征重重的关上了走廊的隔离铁门。 走廊内，也有两排的座椅，是在内等候的病人和家属。 几间诊疗室，分别挂着普通门诊、主治医师和专家门诊的牌子。 普通门诊和主治医生的门前，都只有一两人在等待，那些多数是来复查，或看些小病的患者，看他们身边少有家属陪伴，就可以判断一二了。 贺远征自然而然的来到凌然的诊室门前，然后放慢脚步。 “从你的核磁共振片来看，肝脏和胆囊的问题都不是很大，有一点息肉，但没关系……不过，从你这张片子来看，你的胃部略有一些问题，应该是比较严重的溃疡了，从这里来看的话，胃底还有一定的静脉曲张……”凌然的声音不急不缓，从诊疗室里流出来，像是潺潺的涓流似的。 贺远征听了一会，才猛然醒悟过来，你在我的肝胆外科里看病，看着看着，开始给人看胃肠了？ 贺远征皱皱眉，觉得自己可以从这个方向，给凌然说道说道。 然后，贺远征就干脆坐在了门口，等着病人出来。 等啊等…… 等啊等…… 凌然依旧在与病人聊病情，不仅聊病情，他还给病人科普起了医学知识。 正常医生看病，三分钟就能结束的，贺远征一看手机，一刻钟的时间都过去了。 “凌然莫非是故意的？”贺远征不由升起这个念头，再站起来，突然听着里面病人起身了。 “谢谢凌医生，您说的又详细又好，这样子我们就都明白了。”家属千恩万谢的，又道：“那我们就先不做手术了，先去吃点药再说……” 凌然的声音温润如玉：“看好病就行，不是一定要做手术。记得按时吃饭。” 病人继续道谢：“好的好的。哎呀，您比我们在国外见过的那些医生都耐心。不像其他医生那里，乱七八糟的。” “有秩序总是好的。” “就是说……”病人道着谢出来了，满面笑容的往外走。 贺远征迟疑了一秒钟，就见又一名病人入内，并将门给关了起来。 砰。 贺远征深吸一口气，再看看紧闭的诊室门，觉得自己不应该等下去了。 再转身，门口挂着的一瓶酒精凝胶，突然吸引了他的注意。 酒精凝胶五彩斑斓，旁边还有一张A4纸打印的提醒：出入请消毒。 贺远征挤了一点，柑橘味的，涂在手上的感觉也不错，但是…… “哪里来的酒精凝胶？”贺远征忍不住嘟囔出声。 “不是都有吗？”一个病人奇怪的看着贺远征。 贺远征放眼看去，每间诊疗室的门口，竟然都有一拼五彩斑斓的酒精凝胶。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谁买的？ 谁放的？ 我为什么不知道？ 贺远征的眼中，挂着浓浓的不解。第726章 vip（求月票） 中午。 凌然送走了今天挂号的最后一名病人。 不等凌然有什么动作，吕文斌和张安民已是齐声喊累： “凌医生，咱们半天门诊才收了4个病人，这样子，还不如坐在急诊室里等人来呢。” “感觉像是科普工作者似的，还要给病人介绍肠炎是怎么回事。科普也应该科普肝胆的么。” 凌然收病人的比例并不低，但在每个病人身上花费的时间就太长了。对于已经习惯了三分钟换人的吕文斌和张安民来说，极其的不适应。 凌然这边却没有上级医生卡着自己，故而颇为轻松，对张安民和吕文斌的吐槽更是完全不理，从他的角度来看，今天的门诊除了收住院了4名病人，还解决了6名病人的问题，效率并不算低，再者，还完成了任务不是。 在吕文斌和张安民未曾注意到的环境下，凌然摆摆手，将刚刚完成任务的虚拟人给收了，任务“耐心细致”也就算是完成了。 “下午给你们放假吧。”凌然看看时间，决定将吕文斌和张安民放生，。 张安民面露惊喜，并开始在八寨乡飞刀和贫穷中做选择题，吕文斌则是眉头一皱：“凌医生，明天早上的上班时间是几点？” “6点好了。”凌然给了一个正常的休息时间。 吕文斌和张安民齐齐松了一口气。张安民更是一股豪气涌上心头，放假时间长达18个小时，那还犹豫什么，当然是去开飞刀了，一次一两千块呢！ 凌然出门检视自己新得的虚拟人。 成功的收获了两小时的虚拟人，令凌然将可用虚拟人的时间，再次提升到了5小时以上。 这样的时长，用来做科研还不太够，用来解决病人的临床问题，却是绰绰有余。 有太多的疾病，都是用各种影像系统难以确诊，非得采用开刀的方式才能得到结果。 比如说，普外科最常见的开腹探查，就是一寸寸的撸肠子，看哪里出现问题。各种需要活检的项目，也都可以说是“眼见为实”的范例。 不管是哪一种，用虚拟人都能得到不错的结果。 而且，凌然现在虚拟人用的越来越熟练，往往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就切出结果来，5个多小时的虚拟人，可以说是难得的资源了，也让凌然增强了信心。 现在，就算邵家馆子从邵老板到竹鼠一起出事，凌然也有把握救活大部分。 “大王派我来巡山……” 凌然没走几步，手机就响了起来。 “凌医生，你从几号门出来方便？”田柒在电话里问。 “3号门。”凌然回答。 “没问题，有一辆金色的劳斯莱斯和一辆黑色的奔驰，你想坐哪辆？”田柒说着又解释：“劳斯莱斯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不过，黑色奔驰应该会比较低调吧……” “劳斯莱斯。”凌然毫不犹豫的做出选择，当然是坐舒服的。 田柒开心的应了一声，道：“我也更喜欢劳斯莱斯，椅子更舒服一些，那咱们3号门见。” 凌然：“好的。” 停车场。 田柒挥挥手，再低声吩咐一句，就有人拿起对讲机命令起来。 转眼间，几辆宾利和奔驰就被远远的调开了，为了避免占道，一辆奔驰甚至将一边的轮胎开出了道牙。 金黄色的劳斯莱斯幻影，载着田柒，安静的绕了一圈，缓缓地停在了3号门前。 云医的医护人员远远的看到，已然有些习以为常了。 来看病的病人，却是时时更新的。 两名出来溜达的病人，走到3号门前，却是挪不动步子了。 “最新款的劳斯莱斯幻影，真漂亮……给我这么一辆车，我卖了肾都愿意。” ”兄弟，咱俩都是透析了三四年的肾，你这样子算是以次充好吧。” “我那肾要是好的，说啥我都不卖，喂，这车6.8t的唉，百公里加速5秒多，这可是2吨多重的车身，真他娘的厉害，哎，我要是有两个好肾，卖一个也不是不行……” 同行的病人懒得听：“再怎么样，无非就是一辆车么，别说两个好肾了，我就是三个好肾，我也不能卖肾换车啊。” “你真有三个好肾，你不光没法卖肾换车，你还得掏钱给医院，让人家帮你给摘掉了。哎，我给你讲，这台可是6.8t的幻影，你拿肾换，绝对不亏的。我这么说吧，比它速度快的，没有它这个体型的。有它这个体型的人，速度没它快……” 同行的病人用关爱病人的眼神看着他，问：“你坐过飞机没？” …… 盛源酒店。 行政总厨以下，整个厨房都紧张有序的忙碌着。 几名大厨各自站在自己的地盘上工作，以几十秒钟就出一道菜的速度，快速的工作。 帮厨们准备着各种各样的食材，然后趁着凑一起的时间，小声的聊天： ”听说有超级vip来吃饭。” “多超级？” “不知道，反正你看，厨房里能来的都来了。后面的预定都不接了，散客也几乎都不接待了，有钱不赚，你说是多超级。” “看今天的架势，赢的人，以后可就横着走了。” “那当然，你给老总露脸了，老总肯定得让你爽到的。” 小厨师们胡乱的瞎猜中，行政总厨的手机忽然响起。 “知道了。”行政总厨接了电话，说了一句就放下来，但厨房内的诸人，却是瞬间安静下来。 “客人已经到了，准备点菜，大家各自准备。” 行政总厨也只说了一句，就没有再言语了。 盛源是一家大酒店，但并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有名的，更不是传承最久，最有特色的，所以，当他得到消息，有超级vip会来就餐，本能的就是不相信。 云华这么大，你那么超级的vip，连选餐厅都不会吗？我们就只是靠着云医赚点傻乎乎的医生的钱罢了，超级vip自己不知道，难道手下也都不知道吗？ 但是，电话已经打来了，总厨现在是不相信也要相信了。 行政总厨等待着前面的点餐消息，自己则在厨房里踱着步子，脑海中闪出无数的念头。 不知道对方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来。 如果太复杂了怎么办？ 不知道几个徒弟准备食材准备的好不好，刚才应该去多看一遍的。 胡思乱想间，打印机咔嚓咔嚓的工作起来。 “餐来了。”不用总厨提醒，所有人都直起了腰板。 总厨自己，轻轻的抚开打印纸，阅读起来。 一秒。 三秒。 五秒。 “行家啊……”总厨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再看看众人，道：“鲍汁捞饭两份，老火汤！” 厨房内，大厨们亦是发出一阵惊叹： “真会点呀。” “妈的，我怎么感觉像是考试似的。” “就是考试吧，这明显是考官题吧。” 行政总厨亦是深吸了一口气，排出心中的紧张，大吼一声：“都做事，这一次，谁掉链子，别怪我用链子抽你。”天才一秒记住三五第一第727章 快问医生（求月票） 冷光灯下的走廊，洁净且安静。 小周双手高举，快步向前，脚下则是丝毫不乱。 在他身后，是几名负责一应琐事的随同人员，他们紧跟着小周，步履整齐，表情严肃，眼神专注。 两侧的走廊，在灯光的照耀下，泛着淡淡的黄色，显的有些清冷，又带着些专业的味道。 “盘子不靠臂、盘前不靠嘴、盘后不靠发……”小周默念着盘子的口诀，手上的白瓷餐盘端的是稳如泰山。 他是盛源公司最专业的服务员领班，以前在国企的小食堂里工作的时候，专门被送到京沪去业务学习，后来国企缩减了餐饮开支，他就跑来了盛源，转做了中层管理，专门负责培训服务人员。 这一次，如果不是超级VIP的缘故，小周也不会亲自端盘子了。 总厨亲自做的鲍鱼捞饭和老火汤，那是一点纰漏都不能有的，交给3600元一个月工资的服务员，要是给打翻了怎么办？扣100块的岗位津贴吗？就算没打翻，汤溢出来一点点，都是不能接受的，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得小周自己上手才安心，而且连餐车都不用，一切都采用最传统的方式。 光看对方点的两道菜，总厨就知道，客人肯定是个行家，而且是偏好传统的行家，否则，有那么多的菜可以点，为什么要点这两道呢。 走廊末端，小周站在最大的包间前，回看其他人。 三厨向他微微点头，示意继续。 他是总厨的徒弟之一，也是要亲自跟着，才能安心一些。 小周深吸一口气，也点了点头。 旁边的一名服务员主动上前，咚咚的敲响了门。 “进来。” “我们进来了。”小周在脸上激起笑容，推门而入，接着，就见房间内…… 两人正低着头玩手机。 “我守左边。” “好的。” “中线集合。” “好的。” “开团。” “我死了。” 小周看看三厨，再将鲍鱼捞饭和老火汤端上桌。 “好的，多谢。”凌然抬了抬头，闪的小周满眼金星。 三厨和小周，迟疑的退出了包厢，未能看到两人用餐，更没能拿到期待中的回馈。 但是，他们也不能盯着凌然和田柒，只能无奈的回到走廊。 “他们应该喜欢吧。”小周不能确定的站在走廊里。 “可能是掐着时间呢，咱们是第一时间就给送过来了，但要是真的客人的话。估计还要再等个五六分钟，才能拿到餐。他们兴许是模拟正常顾客的用餐时间。”三厨想象着，给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 小周似懂非懂的跟着他，走了一截，再问：“他们又不是餐评人，为什么要模拟这个。” “超级VIP的话，应该是比餐评人还要厉害吧。”三厨思考着。 包厢内。 屏幕变成黑白的凌然，放开了手机，认真的吃起了鲍鱼捞饭，吃几口，再喝老火汤，很是惬意。 田柒也很快的放下了手机，加入了进行。 “恩，味道不错。”田柒吃了两口，再问凌然：“你觉得呢？” “挺好吃。”凌然给出了全部意见。 田柒笑着点点头，就将食物的话题彻底抛开，顺口道：“对了，给你介绍一样好东西。” 田柒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只崭新的手机，打开来，再道：“是一块手机APP，叫快问医生……基本功能是介绍医生的情况，在哪个医院哪个科室，擅长何种病症，写过什么论文，但主要功能是回答病人的提问和预约门诊。” 田柒说着笑笑，道：“就像是一个网上的门诊，但是给大家更多筛选的机会。” 凌然想了想，问：“但如果病人的提问非常多呢。” 田柒道：“你可以设置要求，比如病人必须有某某疾病，或做了什么检查才能询问。当然，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建议你多回答病人的提问，这样可以增加知名度。实在太忙的话，你可以把普通的问题交给手下来回答。” 他这么一说，凌然也就明白了。 他接过手机，滑动了两下，很快就熟悉了界面。 紧接着，凌然就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了此APP，并玩弄了两下。 “我可以在这里注册自己的信息。”田柒起身，在凌然身边，指导他操作。尽管田柒自己，也就是刚刚学会罢了。 凌然依言填写信息，很快将之完成。 …… 麦莼也带领自己的团队，开始在国内推广云利医药最新的APP“快看医生”。 自从云利医药的高清视频采录系统火了以后，云利医药就莫名其妙的有了医药类高科技公司的光环。 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医药类高科技公司了，尤其是与其他“医药类高科技公司”相比的时候，云利医药的IT部门，以及新收购的“快看医生”的公司，都可以说是拥有名列前茅的技术实力。 有“高清视频采录”系统的加成，麦莼的工作，也不禁变的轻松起来。 另一方面，“快问医生”的APP设计也确实不错。云利原本就是指着市面上最好的APP来购买的，后续再投入资金，并配合云利自己的医疗想资源，很容易就再提升了一个档次。 作为一款对医院和医生不仅免费，还有回报的APP来说，到了这个程度，已经具有自我推广的能力了。 麦莼带着团队，坐着飞机，感觉没做多少努力，就将APP的医生端人数，提高到了3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以及“快问医生”的原生团队的预期。 “没想到做互联网的推广这么容易。”麦莼回到云华，感觉还在梦中似的。 “快问医生”的原生团队，回到公司，也是满脸的回忆与怀念： “没想到，做医药公司的，竟然有那么多的美女。” “真美女？”公司内没出去的IT立即围了上来。 “当然，不是P图，因为我亲眼见过。不全靠化妆，我们早上遇到好几次。更不是整容，因为我碰过……” “碰过？碰过是什么意思？” “有次医院里人太多，有个医药公司的女孩子脸撞到我胸口上了，一点事都没有。” “所以……真的是美女？几分？” “8.15分到8.27分！” “下周我要出外勤！”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第728章 高级医生（求月票） 早晨9点。 赵乐意给两名病人开了检查以后，就坐到了电脑前，开始在“快问医生”上回答问题。 云利医药正在给“快问医生”做推广，医生现在回答问题就会有积分，之后按照积分的高低给予现金奖励。若是病人在平台上咨询，并挂号的话，完成挂号的医生还会有更高的奖励。 赵乐意玩了两天以后，就被这款APP给吸引了。 他本来就是急诊医生，最擅长回答病人们奇奇怪怪的问题，什么鱼刺卡住了怎么办，玩具卡住了怎么办，身体部位卡住了怎么办…… 病人们问的多姿多彩，赵乐意回答的亦是如鱼得水。 尤其是在没人的夜班时间，赵乐意连睡觉都省了，直接把刷抖音改成了刷“快问医生”。 有钱谁不愿意赚啊。 急诊科的医生本来就赚的少，云利医药又是医生们知道的医药公司，赵乐意根本不怕对方赖账，就是拼命的回答问题，为了赚现金奖励，也是为了排名在前。 回答问题多，被赞赏多，被赞同多，达成的门诊挂号多，就会排在同类医生的前列，从而得到更多的曝光…… 私下里，赵乐意甚至有个想法，全国这么多的医生，都在用这款APP，那自己如果排在同类医生的前列的话，岂不是会被许多同行给看到了？ 这种名气，医生们还是很愿意得一下的。尤其是在……没什么人问诊的情况下…… 急诊室也不是时时刻刻的忙碌的。 如果那样的话，说明急诊室的配置根本是不足的。 国内不像国外，只有少数医院能够开展急诊，尤其是外伤治疗。国内的急诊中心遍布每一个医院，任何人随时都可以走进去，在急诊看病。 如果说三甲医院还管理的严格一些，会要求不符合急诊条件的病人去专业科室挂号，三甲以下的医院，急诊科的医生都不会赶人，先收下来再说的医院是非常多的。 在这些医院，急诊科的医生都可以当全科医生看待，收入也和全科医生类似，属于医院鄙视链的底层。 赵乐意早就不安于鄙视链底层了。 医生的社会地位多高啊，尤其是到了主治医生的层面，赵乐意每年回家的时候，还是很能抬得起头来的。家里的亲戚朋友，不管出于何种心态，多数也愿意捧一下赵乐意夫妻俩。 唯独让他不快乐的，就是医生的实际收入偏少，而老婆又想买包。 “看我答出一个包来。”赵乐意正襟危坐在电脑前，心里发狠的同时，不由想到包送到的时间，老婆的开心与娇媚，如此一来，接下来两个月，都可以不用操心买各种节日礼物了吧，省下的时间和精力，又可以多回答一些问题，问题赚到的钱，又可以给老婆买包…… 回答问题的时间，总是过的飞快。 快到中午的时间，赵乐意又接了一个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年轻患者，给他做了简单的清创缝合以后，午休时间就到了。 赵乐意乐呵呵的给护士站打了个招呼：“我先去吃饭，有事招呼。” 护士站里，只有一根有气无力的胳膊摇晃了两下，一声温暖的询问都没有。 赵乐意暗自叹了口气，他当年刚进医院的时候，级别虽低，却还是满受小护士们欢迎的，最起码是会被打招呼的，有时候，还会被护士姐姐调戏两句…… 然而，成为主治以后，赵乐意在急诊科里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反而因为年纪更大，头发更少而被护士们嫌弃，当然，护士小姐姐们是不会说出来的，她们只是懒得理你而已…… 赵乐意一边瞎想着，一边慢悠悠的到食堂，抬眼就看到周医生和苏嘉福。赵乐意于是打了饭，走过去笑呵呵的道：“没人我就坐这里了，对了，你们用那个……” “有人。”余媛手里拿着手机，抬头看了看赵乐意。 赵乐意这才看到娇小的余媛。 “我坐另一边。”赵乐意看看与椅背高度平齐的余媛，笑了一笑，再转了一个方向坐下来，眼睛一扫，却见余媛的手机界面是熟悉的“快问医生”。赵乐意顿时来了兴趣：“余医生也被安利了这个快医？” “是啊。”余媛忙碌的打字，动作飞快。 “云利做的软件，还蛮好用的哦。” “恩。”余媛点头，顾不上回答的样子。她也确实是有点顾不上，问题太多了。 赵乐意看着，不禁心下一跳，余媛可是出了名的理论达人，再做了这么长时间的住院总，实践的水平不说，眼界却是打开了，这家伙回答起问题来，不知道要回答多少。 赵乐意这么想着，掏出自己的手机，一边翻阅急诊科的排名页，一边问：“余医生玩多久了，排到多少位了？“ 说话间，赵乐意看到了自己的排名：急诊-外科：158名。 能再全国的医生面前崭露头角，赵乐意还是有点小得意的。 余媛却是头也不抬的道：“我是在给凌医生答题。” “咦？给凌然？” 余媛“恩”的一声，嘴里叼了一口鸡蛋饼，又喝了口咖啡，双手继续拼命的打字。 赵乐意愣了愣：“这个系统是可以让别人代回答的？” “当然。”余媛奇怪的看赵乐意一眼，道：“APP里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初级问题，怎么可能让凌医生浪费时间。有答不出来的，才需要找凌医生吧。” 赵乐意登时就愣住了。 还可以这样？这不是要让高级医生占尽了便宜——等等，凌然应该被承认为高级医生吗？ “凌然还舒服……”赵乐意笑了两声，干脆在快问医生的APP里输入“凌然”两个字，然后，就见他的名字在肝胆外科、运动外科、急诊科、手外科和普外科都出现了，而且，每边的排名都在前50…… 赵乐意手一划，将快问医生给关闭了，心中不由生气起来。 周医生瞅着赵乐意的表情，懒洋洋的道：“医药公司的德性你还不知道，肯定都是奔着头部的去的。你要是病人，你问问题的时候，是想问某某专家，某某主任呢，还是问某某主治呢？但专家主任都没有时间嘛，只能是这种方式，和主任门诊，主治开刀一个道理……” “你也是自己答？”赵乐意看过去。 “哦，我懒的搞。”周医生回答的很自然。 “以后都是网络时代了，你现在不搞的话，日后病人找你都找不到了怎么办。” 周医生懒洋洋的打量赵乐意一眼，懒得回答，给了他一个“哦”。 赵乐意一看周医生的表情，就知道自己又是白费口水了，拍拍自己的脑门，自嘲的呵呵笑两声，转头看向余媛：“你现在答什么呢？” “有人问，网球塞入了肛门中，能否自己取出来。”余媛抬了抬头，继续飞快的打字。 赵乐意呵的一声，继而皱皱眉：“自己取的话，你别说，还挺有难度的，还是送到医院就诊比较好……” 余媛只“恩”了一声，又道：“网球外缘粗糙，不算太困难，如果是台球的话，就只能就诊了。” 说话间，余媛就噼里啪啦的打字。 赵乐意有心想辩，又怕辩输了。毕竟，说“不可能”三个字简单，可人家要是真给你取出来了，那就等于台球照着鼻子上砸了…… “哎，不饿了。”赵乐意感觉脑海中的画面感太强了，干脆连饭都不想吃了，起身就走。 出了小食堂，几步路的功夫，一盆热乎乎的猪蹄，又吸引了赵乐意的目光。 “来个猪蹄。你们吕老板呢？”赵乐意走过去，扫码付了24.9元，顺口问了一句。 “在操作间呢。”小伙子帮赵乐意装好了猪蹄。 赵乐意提起来，往后面走了几步，就能透过透明玻璃，看到一间不大的操作间。 操作间里，吕文斌一边监督着两名员工，一边低头拼命打字。 “小吕，玩什么呢？”赵乐意打了声招呼。 “快问医生。”吕文斌头都不抬的回了一句，又下命令：“搅和的时候力气大一点，别把汤汁溅出来了。” 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第729章 带去邵家馆子招待 “肝切除危险吗？切除以后对生活有什么影响？我爸爸这种情况要不要做肝切除？” “肝内胆管结石能治愈吗？还能活多久？” “体检的时候发现肝内胆管结石，我该怎么办？” 在手机APP“快问医生”上，邀请专家凌然回答，或者经由他回答的问题不断增多，问题的难度和深度也在不断的加大。 从最开始的各种奇怪的疾病，慢慢已经过度到了就诊前的问询，到了现在，大部分的患者，都已经是有的放矢的在询问了。 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了。 14亿的人口，相对肝内胆管结石1%的患病率，代表的是以亿计的患者，尽管他们可能处于疾病的不同时期，但绝对数字也是大的惊人的。 除了肝内胆管结石，肝硬化、肝癌等需要肝切除的疾病都不在少数，其中准备做手术的患者，大部分都会积极寻找头部医生做咨询。不一定是全国性的专家，地区性的处于头部的专家，也会收到大量的咨询。 紧接着，就是做出了决定的患者，纷纷前往各大医院。 云利医药的“快问医生”所带来的对接机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挥了作用。 凌然所在的云华医院，也很快感受到了这股浪潮。 自动上门的病人，每日都有三人以上，尽管不见得比霍从军找来的病人要多，但是，考虑到肝切除的手术难度，这样的速度已经可以算是惊人了。 如果交给一名普通的副高或者正高的话，这时候，应该考虑的就是如何筛选病人的问题了，因为正常医生是不可能一天几台的大手术做下去的。 普通的副高或者正高，某日做三台甚至四台大手术，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可要说连续不断的做手术，那就不是一样的概念了。 医生的工作并不止于手术，查房等日常工作同样很耗时间，高端的医生还有门诊和教学任务，再加上各种学术会议等院外事务消耗的时间…… “大家记得完成查房。” “带实习生的工作，就交给吕文斌了。” “余媛把会议用的文件整理出来。” “左慈典去和家属谈话。” “所有人都记得回答快问医生的提问。” 凌然将各种任务快速的分解下去，又点了张安民和马砚麟做助手，自己转身就进了手术室。 凌治疗组的医生们也没有多的话，最近一年多以来，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余媛和张安民各自领了一条规培去上工，张安民领走的算是得了奖励，他会跟着凌然拉钩一直到天亮，爽到肌肉失控再回去修养。对于一条规培医生来说，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是极少有人能获得的训练体验。 余媛领走的是今日轮到的倒霉鬼，他要写无数的病例，查无数的资料，做到两眼失神，才能回去休息，而且收获寥寥。 躲在休息室里的周医生看着灵活分散的凌治疗组，不禁有些羡慕的对身旁的规培生道：“凌然这样的生活，就是我的追求啊。哎，我怎么没有这样的得力手下。” 非得力手下规培生看看周医生：“您不就是为了不做手术，才到休息室来的吗？” “你以为我愿意呆在手术区的休息室吗？谁不想大明大方的呆在诊疗室里面，又舒服又热闹……”周医生饱含着恨不能行走于阳光之下的语气，两眼望向窗外，面带感慨。 “那咱们就去诊疗室里呆着，不就得了？” ”年轻。”周医生撇撇嘴：“活是干不完的，尤其是云医急诊中心这种，诊疗室，处置室里永远都有无数的病人等着，你得先活下来，才能去治人，不懂得找地方休息的医生，在急诊中心是熬不下去的。” “急诊室又不像是手术室，把来的病人都治好了，不就可以休息。”规培生的声音小小的，但脸上明显带着“不信”的表情，并忍不住反驳了周医生。 周医生不以为杵的笑了出来：“我们来打个赌，不用多，我就赌你在处置室里，剩下4个小时，休息不了15分钟。赌吗？” 规培生迟疑几秒钟，问：“赌什么？” “你如果赢了，午饭和晚饭的盒饭升级，再给你加一杯奶茶，你要是输了，上周的病历都归你了。”周医生飞快的说。 “你为什么上周的病历还……好吧，也能接受。”规培医生一口应了下来。 “行，那你去吧。”周医生翘起脚来：“我就在这里等你，4个小时后见。有事喊我。” 他的规培医郑重点头，毅然下楼，前往处置室。 一直走进处置室，看到鼎沸的病人和家属，再在护士台签上周医生的大名，规培医突然觉得哪里不对。 我为什么要一个人在处置室里忙活4个小时？就算我赢了，也不过是赢了一倍奶茶？四个小时的工作就换一杯奶茶吗？ 再想到失败的可能，规培医更是不由一颤。 一个星期的病历，写起来不知道要多久呢，说不定里面还有难搞的…… “你是跟周医生的规培吧。”处置室里，赵乐意也是忙的飞起，看到一条规培医送上门来，立即假惺惺的询问起来。 在医院里呆久了，小医生们都会知道，上级医生是没有好东西的。如果他和颜悦色的跟你说话，那他一定是想让你干活了。 刚刚被周医生忽悠过来的规培医对此还有点不太熟练，面对主治赵乐意，就乖乖的道：“我是。周医生让我到处置室来把他那边的……” “来来来，给你看一下这个病人，加点经验……”赵乐意才懒得听那么多呢，招招手，先将人给骗过来干活。 4个小时后，周医生脱掉了白大褂，换上了日常的衬衫皮鞋，面色红润的走出手术区，顺便来到了处置室，看自己的那条规培医。 那条刻苦，努力，勤奋，双目无神的规培医。 “记得把病历给写了啊。”周医生打了声招呼，迅速离开现场。 就在此时，霍从军莫不言声的从大厅杀了出来。 “小周。”霍从军的声音，仿佛自高空传来，重重的砸入周医生的心内。 周医生的小心脏瞬间就是一个P波直立，AVR倒置，然而，周医生终究还是没敢跑，再回过头来，面对霍从军，露出惨淡的笑容：“主任……” “恩，有一波外国医生到云华来，想来咱们医院看看，你去接待接待。”霍从军说的轻描淡写。 周医生眉头一颤，本能的觉得不简单，让他接待是个什么意思？这规格也太低了吧。 周医生不由低声问：“哪个国家的医生？用不用配翻译？” “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说英语的。我记得你英语还可以的。”霍从军瞅了周医生一眼。 周医生连忙点头，转瞬，又小心翼翼的道：“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医院难道不出面？” “他们指明来找凌然的，又没有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联络，等于是私人身份，不用通知医院了。”霍从军说的无比轻松。 周医生的脸都苦了，犹犹豫豫的道：“老外不都是这样，总不能让安德鲁癌症中心给出一份公函吧。” “身份证明总是要的吧。我看他们就是过来吃海鲜的。”霍从军不予多谈，再摆摆手，道：“你先领到邵家馆子去招待一下，问问他们的想法，确定了情况以后，再给院领导报告。” 周医生听着好似也有道理，只好乖乖的接了对方的联系方式和落地信息，又用微弱的声音道：“我其实正准备下班。” “总有下班的时候。”霍从军拍了周医生的肩膀三下。第730章 双人床（求月票） 站在机场的接机通道里，周医生打量着三名美国人。 走在最中间的美国人高高瘦瘦的，黄毛蓝眼，一看就是在中学饱受欺负，大学没有女朋友，努力奋斗最终成为医生的崽。周医生估计，这位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劳埃德了。 若是换一名有追求的外科医生的话，此时应该是两眼放光的跳起来，尽可能表现的积极一点，好多学点知识什么的。 然而，周医生追求的是生活，而生活，是高级医生所不能给予的。 所以，周医生只是眼神平淡的将目光挪开。 走在劳埃德左边的老外矮矮瘦瘦的，一看就是在中学保守欺负，大学里饱受欺负，躲在图书馆里奋斗成才以成为医生的崽。 走在劳埃德右边的老外高高大大的，但两眼无神，看着像是中学想欺负人反被欺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最终可能是靠作弊才成为医生的崽。 周医生猜测着对方的性格，等人靠近了，才举起迎接的牌子，上面一行巨大的英文字母：Lloyd。 “是我们。”劳埃德走了过去，脸上带着不冷不热的微笑，打量了周医生两眼，就用德语对两边的医生道：“很典型的中国医生，应该是读书成绩不错，但是动手能力不强，但是比较擅长学习的人吧。” “不好意思，我没听懂？”周医生有点懵，现在的英语方言已经这么飘了吗。 劳埃德却是轻轻摇了摇头，道：“我们偶尔喜欢用多国语言进行交流。” “好吧，嫪毐，我先带你们去酒店，稍作休息之后，我带你们去吃饭。”周医生撇撇嘴，嘴里也含混起来。 “劳埃德。”劳埃德纠正了一下。 “嫪毐的，是吧，挺大的。”周医生自己爽了两句，见对方啥表情都没有，于是耸耸肩，在前领路。 劳埃德跟着，道：“多谢你的招待，哦，我以为会见到霍从军医生。” 周医生用英文道：“霍医生有点事情，你们之后肯定会见到。对了，哪位是鲍曼先生？” “我是鲍曼。”高高壮壮的老外应了一声。 “鲍曼先生你好，我看你的手术视频，肠梗阻手术的。”周医生给了一个微笑。 鲍曼立即露出了笑容，无神的眼睛里，透出了快乐。 毕竟，劳埃德都没有被赞呢。 “您应该是波义尔先生了？”周医生再向矮矮瘦瘦的医生打招呼。 波义尔的表情就平平淡淡的了。 周医生也不以为然，随意的说了几句话，就带着三人前往盛源酒店，再在大堂里等了一会儿，就带着众人去邵家馆子吃饭。 在车上，周医生还特意向三名老外解释：“你们住的酒店里，虽然也可以吃饭，但口味是比较大众化的，我今天带你们去的餐馆是非常有特色的餐馆，希望能成为你们美好的记忆。” 劳埃德无所谓的道：“我来云华，主要是想见见你们的一名医生，凌然医生，你认识吗？” “认识。”周医生面带微笑看向劳埃德，心道：怪不得老霍机警的像什么似的。 现如今，仅就肝切除方面，凌然已是昌西省的大佬级人物了。 除了云华医院以外，也没有别的什么医院能装得下凌然了。陆总不用说，他们是部队的系统，上下级制度分明，副主任医师见到主任医师还要敬礼的科室，以凌然的性格，肯定也是呆不住的。 省立同样塞不下凌然。昌西省是个肝胆外科比较弱的省份，所以云华医院才会外聘贺远征来做肝胆外科的医生。相比之下，省立原生的肝胆外科主任窦永昌倒是有些分量，虽然达不到全国排名的程度，但也能达到高手中的平均值，也就是江湖中的五虎断门刀掌门的水平。 尽管就肝切除的技术来说，省立的窦永昌主任远远达不到凌然的水准，但人家坐着肝胆外科主任的位置，又没有做错什么，医院也不可能为了挖凌然而换人。再建一个肝胆二科之类的倒是可以，但是，想想两个肝胆外科必然而有的冲突，以及云医霍从军对凌然的支持，省立甚至连挖人的念头都不会有。 甚至京城的医院都没拉得动凌然，周医生用膝盖想都知道，霍从军现在是将劳埃德看成危险因素了。 想想也容易理解，安德森癌症中心，那可是世界级的医院。虽然在安德森癌症中心做外科医生，赚的可能没有中国医生飞刀赚的多，但是，那种身在世界顶级医院的感觉，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 周医生想到此处，又在心里自嘲：霍主任瞎想也就算了，我瞎想个什么劲，那可是安德森，哪里是个人想进就能进的…… 周医生转念又想：凌然是不是个…… “周医生？”劳埃德瞅了一眼神游户外的周医生，问：“您能否介绍凌医生给我们认识？” “有机会的。”周医生不敢冒然答应，又问：“您是怎么知道凌医生的？” “我看了他的手术视频。”劳埃德比划了一下，道：“云利的” 周医生讶然：“所以，您找过来，是因为凌医生做的手术？您觉得怎么样？” “amazing！”劳埃德的语调高亢，以强调自己amazing(令人惊叹）的心情。 周医生呵呵的笑了两声，再次坚定了自己不乱说话的想法。 一会儿，邵家馆子就到了。 刚在凌然的门诊做过全套检查的邵老板步履康健，特意从烧烤架子后面绕出来，给周医生打了个招呼，又用熟练的英语对劳埃德等人说“唯尔康母”。 “邵老板，为国争光的机会来了。”周医生笑么么的道：“我就不点菜了，您看着弄。” “那行。”邵老板也不客气，打量了打量三名外国人，用英文问：“有什么不吃的吗？” “不吃狗肉。” “不吃猫肉。” “不吃内脏。” 劳埃德三人争先恐后的报名。 邵老板点点头，很自然的写着单子，道：“那就是家养的竹鼠一只，再来点烤牛肉，这个他们吃惯了的，不容易闹肚子。然后来点烤羊排吧，羊肉串的竹签儿容易戳到人。再来点粥？暖暖胃什么，免得上火了流鼻血。啤酒要吗？” “你看着弄。”周医生观察着四周。 邵老板点点头，自然下去准备了。 一会儿，牛肉上桌。劳埃德三人满意的翘起了大拇指，什么奇怪的事都没有发生。 接着，羊肉上桌，劳埃德三人满意的翘起了大拇指，什么奇怪的事都没有发生…… 最后，竹鼠上桌，劳埃德三人觉得有点奇怪，但依旧没有发生任何奇怪的事…… “好吧，顺顺利利的一天，也挺好的。”周医生起身买单，亦是松了口气。 劳埃德三人不觉有异，喝了啤酒以后，更是肌肉放松，笑呵呵的跟着周医生出门。 吃了一肚子牛肉，并喝了啤酒的鲍曼，更是舞动着又大又厚的手掌，笑问道：“周医生，你说看过我做的手术视频，是在哪里看到的？” “一个视频网站。” “哦，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做手术，现场看手术，应该更来劲。”鲍曼一边说，一边转头看周医生，并笑的露出牙齿来：“我的手术水平还是非常……” “小心。”周医生只喊了一声，就见鲍曼走到了人行道的边缘，并脚下一滑。 高高大大的鲍曼，在周医生的伴奏下，结结实实的跪在了地上。 单膝！ 四周的环境太吵杂，周医生听不到鲍曼落地的声音，只能在心里给他配音：吧唧。 “邵老板？”周医生大喊了一声。 邵老板迅速的探出头来，只看一眼，就问：“能动吗？” “估计不能了。”周医生看鲍曼咧嘴的样子，估计他伤的不轻。 “明白了。”邵老板应了一声，只半分钟不到，就提着一个大尺寸的医疗箱出来了。 周医生连忙脱掉外套帮忙，几个人一起上手，将鲍曼的膝盖固定，然后，就见一辆五菱宏光默默的停在了旁边。 打开后门，座椅早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看着就很结实的急诊病床。双人的！第731章 急诊科医生（求月票） “鲍曼，你别担心，我们离医院很近……”劳埃德坐在受伤的同事旁边，眉头紧皱。 他的专长是普外科，虽然也会做一些骨科的手术，但做骨科的手术就没有那么自信了。劳埃德因此眉头紧蹙，将鲍曼带回美国做手术显然是不可行的，但是，在云华做手术？ 如果是在京城做手术的话，劳埃德倒觉得不错，他已经见识过京城的外科医生们的技术了，无论是精细化还是手术的术式种类，都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但是，偏偏他们今天跑到了云华来。 相比之下，同来的波义尔倒是比较经常的做骨科手术，劳埃德的目光，不由看向波义尔。 “劳埃德，我要你给我做手术。”鲍曼疼的呲牙咧嘴的说话。 劳埃德握住鲍曼的手，没敢立即答应：“到了医院，看看你腿伤的情况，再决定。” “我不要波义尔做手术。”鲍曼虽然疼的要命，感觉却很敏锐，他紧握劳埃德的手：“绝对不要波义尔做。” 波义尔静静地看一眼鲍曼：“病人送到我手里，我总是会尽可能的保住他的性命。” 鲍曼这时候才不给他面子呢，哼的一声，双眼无神的望着车顶：“你只会截肢。我宁可死，也不要波义尔碰我的腿。劳埃德，不许波义尔碰我的腿。” “知道了。”劳埃德也很能理解鲍曼，事实上，如果是他受伤的话，他也一定会做出相同选择的。 与他同来的波义尔在单独主刀做手术的时候，向来是做最安全的医生。比如说，同样的肠癌，别人会切15厘米的肠子，他就会切50厘米以保证安全，而从不考虑病人之后的生活如何。截肢更是波义尔在安德森癌症中心最常做出的决定。 同样的骨癌患者，如果在别的外科医生那里问诊的话，多数会得到一些个性化的建议和手术方案，但在波义尔的办公室里，他永远在劝说患者截肢。 截肢当然会提高病人的生存率，降低癌症的复发率，除了病人会少一条腿，或者一条胳膊。 波义尔知道自己在其他医生中的评价，只是耸耸肩，道：“你又没有得癌症。” “你如果敢碰我的腿，我就起诉你到破产。”鲍曼才不管什么同事情谊呢，大家都是靠着“外科医生”这个标签才能找到女朋友的男人，谁怕谁呢。 波义尔更没有一定要做手术的意思，毫不在意的撇撇嘴。 周医生在旁看的眉飞色舞。老外撕逼大戏啊，难得人家千里迢迢跑过来，见面就演戏，真真是不容易。 若非是怕引起纠纷，周医生都想给他们鼓掌了。 五菱荣光开的不快不慢，在没有急救车的喇叭和灯光的情况下，只能见缝插针的开，速度不是很能提得起来。 忙了一圈以确定病人体征的劳埃德回过神来，也注意到此点，不由问：“你们的急救车不能开声音和灯光吗？” 周医生愣了一下，意识到劳埃德误会了，连忙道：“这辆不是急救车，是邵老板的私家车。” “私人车辆？”劳埃德讶然低头： 前方：氧气瓶，车载呼吸机，除颤仪；左侧：气管插管，心电图机，心电监护机；右侧：吸引器、血压计、听诊器、颈托、输液器等小玩意一应俱全…… 劳埃德凝神：“私人车辆，为什么要准备这些东西，它是用来赚钱的私人救护车？” “并不是。”周医生思考片刻，道：“它更类似于，民间的互助组织，就像是社区的救护车。对，差不多这种意思。”’ 劳埃德似信非信的“恩”了一声。 在他看来，也就只能是这个答案了，至于其他的想法……那就更离谱了，又怎么可能呢。 外表普通的五菱荣光，停在了云华医院的接诊门前。 早有准备的急诊医生们一拥而上，迅速的将鲍曼给抬了下来，再送上平车。 “请一定派最好的医生给鲍曼做手术的。”劳埃德站在异国异地，也不由的有些后悔，若非因为他的坚持，三人原本应该像是其他护士和麻醉医生那样，直接返回安德森了，到时候，鲍曼的腿多断两条，做手术也要方便的多。 霍从军的态度不冷不热，用中文道：“放心吧，如果只是单纯的外伤，我们完全能够治好鲍曼医生。具体情况，等拍了片子以后，我再通知你们。” 周医生给翻译了，又在旁边拍马屁：“还是主任有牌面。” 霍从军鼻子里哼了一声，再道：“你全程跟着劳埃德好了，一会拍片的结果出来，如果是半月板和韧带的事，就交给凌然，否则的话，直接转骨科。” “收到。”周医生也没什么奇怪的，他现在摸得清霍主任的脉络，就是那种不想让凌然出面又怕压着他的心态。 毕竟是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医生，和对方认识一下，对于凌然未来的发展总是有助力的。做医生的，业内名气就是一次次的会议和手术接触起来的。相比之下，发文章写书的，想出头的难度要更大。 “多谢，我可以进去吗？”劳埃德也是不放心。 “跟我来。”周医生向霍主任点点头，再带着劳埃德入内。 急诊中心内部，还有其他的医生护士们在忙碌，现场紧张而有序，虽然显的杂乱，倒也符合急诊中心的定位…… 不长时间，明显被列入优先队列的鲍曼被推了出来，影像科的医生甚至跟在旁边，给周医生和劳埃德道：“是半月板碎裂。” 周医生结过片子看了两眼，转交给劳埃德，再问旁边的护士：“凌然从手术室出来了吧？” 周医生之前就给左慈典打了电话，让他安排好时间，以凌然的速度，就算当时在做手术，只要不续做，时间上也是来得及的。 小护士都不用再询问，直接道：“凌医生在手术区的休息室了，我现在打电话通知他吗？” “通知吧。”周医生说完，再对劳埃德道：“现在送鲍曼医生去手术室，手术会由凌然医生和他的治疗组进行，你如果想看的手术过程的话，可以到示教室看视频直播。” “凌然医生……他不是普外科的医生吗？”劳埃德迷惑了。 周医生坚定的道：“不，凌然是急诊科的医生。” 站在角落里的霍从军，露出理所当然的微笑。 大医凌然第732章 录播（求月票） 云医急诊中心2号手术室。 凌然曲臂举着胳膊，在手术室里转悠着，检查一应器械和设备。 病人躺在床上，被吕文斌和马砚麟消毒铺巾，然后挪移关节镜一应设备，为之戴套，根本用不着凌然这位主刀上手。 急诊中心的1号手术室正在做最后的装修和设备安装调试工作，鲍曼的膝盖要是断晚一点，说不定就能用上带参观室的1号手术室了。 当然，现在云利的视频采集系统也非常的好用，尤其是关节镜下的手术，直接转过来的信号，和手术室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平时经常打网球的，偶尔也会远足……我还会打乒乓球，真的会打。”鲍曼碎碎念着，看着凌然的颜，让他总不能肯定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凌然的手术历史固然是极佳的，他曾经做过手术的刘威晨，如今依旧在田径赛场上奔跑，来自各地的国际友人，本身就伴随着多国专家的认可。 也是鲍曼受伤了以后，他和劳埃德才发现，凌然在运动医学方面的名气，竟是比普外科的名气更大，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凌然如今平均每月都要做10到20台跟腱修补术或半月板成形术，且多是针对运动员和准运动员的。 这个发现，令鲍曼的信任感大大增强了。虽然说，凌然目前多是给发展中国家的运动员做手术，但身在医学界的医生们知道，能做国际手术的医生本身就是另一种医生了，至于是给哪个国家哪个阶层的病人做手术，那是属于资本的事，而非医生的事儿。 不过，鲍曼依旧是担心的。 毕竟是自己的膝盖。如果手术做的不顺利的话，膝盖最容易得到的并发症就包括难以受力。一名医生的膝盖若是不能受力的话，职业生涯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影响。 医生的英雄故事，从来都是孤胆英雄的故事，但在现实中，最好的医生也只能做到“将军”的位置，他得有更多的医生做手下，给自己冲锋陷阵，与自己配合无间。 鲍曼还只是外科医生中的小字辈，理所当然的，日常手术中，应当是他给高级医生做配合，而非高级医生配合他。 换言之，要是膝盖受损的话，鲍曼就只能去低级医院混了，最起码，安德森癌症中心是不会让他呆很久的。 凌然只是轻轻的瞥了鲍曼一眼，用英语道：“不用紧张……” “我知道，不紧张，不紧张。”鲍曼呼呼的喘气。 “病人太紧张了，给麻掉吧。”凌然果断下令。 跟着他做了无数配合的苏嘉福也不啰嗦，喉罩拿起来就给鲍曼按上去了，口中道：“我数一二三……” 鲍曼正在呼呼喘气中，没等意识到喉罩的存在，就头一歪，翻掉了。 苏嘉福回头看了一眼，无奈道：“这老外不行啊，看着人高马大的，又是个外科医生，我以为一天到晚都是吸来吸去的那种……这个耐受力也不行啊。” “你别给太多闹死了。”吕文斌稍微有点担心的瞅了一眼。 苏嘉福摆摆手：“放心吧，我麻的外国人多了，这个是没看准。哎，可怜孩子，平时肯定没啥娱乐活动，party什么的估计都开的少。” “这都能看出来？” “你是没见我之前给麻醉的一个运动员，那身体好的，用了正常人三倍的量，体重还轻。运动员的身体，练到一定程度，真像是另一种生物了。”苏嘉福连连感慨，人坐在圆凳上前前后后，舒服的尾巴都要翘起来了。 吕文斌拼命的绷起肌肉来：“我们练健身的也是身体超强的……” “你们那是笨肉。”苏嘉福毫不犹豫的露出鄙视来。 吕文斌的嘴一呲：“我看你是脑袋太笨了，等休息了我给你说道说道……” “开始了。关节镜下半月板成形术……”凌然监视器的指征都到位了，转手就在划好了线的膝关节间隙上部，将尖头刀片的戳了进去。 紧接着，插镜头并联接系统，关节内的影像就出现了。 这个过程非常之顺畅，以至于示教室里的工程师刚刚给巨婴宝宝们调好屏幕，影像就传了过来。 “让一下。”劳埃德连忙喊那工程师：“你的身体挡住屏幕了。” 工程师赶紧让开位置，但在这个时候，凌然已经是完成了半月板的检查，要了蓝钳，开始了半月板的修剪。 “默认快进是吗？”劳埃德皱皱眉，看着屏幕里现在已经开始剪半月板了，不由道：“能倒回去吧，我想看看开始做的怎么样。” 不得不说，劳埃德还是非常尽职尽责的，答应了鲍曼会帮他看着，就想从头了解手术过程。 工程师瞅了一眼霍主任，见他没有反对，自然没有意见。 于是，屏幕迅速从直播模式转到了录播模式，并回到了最初的阶段。 劳埃德凝神去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屏幕上的景象，再次回到了录播之前的状态。 劳埃德眉头一皱，总算明白过来，讶然道：“凌医生关节镜手术做的很熟练啊。” “当然。”霍从军云淡风轻的回答了一句。 劳埃德呵呵的笑了两声，再继续认真看了起来。 劳埃德是不太熟悉关节镜的，不过，做过腹腔镜的，再学关节镜并不困难。 只是，会做和做的好，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像是膝关节镜的操作，劳埃德熟悉的也就是前外侧入口的入路，换另一种入路的话，他的熟练程度和手术成功率就要大大下降。 这有点像是开摩托车。任何懂得骑自行车的人，稍微学习一下，都能开动摩托车，稍微练习一下，上路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要将摩托车开得好，开到赛道上去，面对的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劳埃德普外科做的再好，也就相当于开车开在赛车道上，远远称不上摩托车高手。 但是，看着屏幕里的操作，劳埃德却是满心的复杂。 “凌然比我们医院所有的外科医生都要年轻。”劳埃德满脸的唏嘘：“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以后会经常见到他了。”第733章 戳戳 凌然眼睛看着屏幕，手里轻巧的操作着，脑海中却浮现出无数的解剖图像。 他并没有获得膝部的解剖经验，总共100次的脚部解剖经验用到跟腱就没有了。这也是凌然没有在膝关节镜方面长期发力的原因之一。不过，凌然阅读核磁共振的能力却是大师级的，关节镜下的半月板成形术也是完美级的，再加上一个完美级的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在膝关节方面的技术已经足够用了。 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患者自己的身体状况了。 只有通透的考虑，才能在膝关节狭窄的空间里，尽可能多的保住鲍曼的半月板，并给予尽可能完善的恢复。 从核磁共振中可以看到，鲍曼的半月板是碎的相当厉害的，要对这样的半月板做修复，就不能触动太多的组织，得以尽可能小的伤害，恢复半月板内的解剖关系——这也是人与机器之间的很大不同。 维修机器只要能恢复原状就是最好的状态了，中间如何拆卸并不重要，很多时候，机器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维修的方便性。 给人做手术却不是这样，一方面，每个人的解剖结构都有大大小小的不同，另一方面，给人做手术也不能大刀阔斧的做拆卸，就现有技术来说，后维修的总是没有原装的好，所以，相对于机器维修，给人做手术的限制条件就太多太多了。 各种内窥镜，包括凌然目前采用的关节镜做手术，其本身就是因为手术所受到的种种限制，而做的自我限制。 它可以带来更小的伤口，但给医生的操作难度却是不可避免的增大了。 相对于开放性的手术，关节镜内的手术是典型的螺狮壳里做道场，能够挪移的地方非常之小。 在这种时候，诸如“挪动最少的方块以完成拼图”之类的无聊题目，却是具有了现实意义。 “冲洗一下。”想归想，凌然手里的动作却是没有丝毫的停顿。 在获得完美级的关节镜下半月板成形术以后，凌然又做了两三百例的膝关节手术，经验可谓丰富，鲍曼的膝关节结构也偏于正常，若非受伤的过于严重，凌然只要按部就班的做下来，都会得到极好的预后。 “多冲一会。”凌然有点嫌弃术野不够清晰，所以稍微缓了下。’ 即使如此，在外面的医生们看来，凌然的速度和节奏依旧令人……迷醉。 “我不懂运动医学，但在我看来，凌医生的关节镜，做的很优美。”劳埃德坦诚的赞美，到了他这个咖位，想上一步做管理，想挪一步做纯手术医生，都是非常简单的事，并不需要有对抗意识。 看到好的手术，厉害的医生，认识一下，几乎是劳埃德的人生日常。 事实上，看着凌然做手术，劳埃德心里甚至有一丝丝的爽感。 就好像看着高压水，将地面上的污渍，一点点的清洗干净，又好像看着人将混乱的现场，一点点的重新摆放整齐…… “怎么样？没有白来一趟吧。”劳埃德看向有点沉默的波义尔。 矮矮瘦瘦的波义尔鼻子哼了哼，道：“如果换做我来做的话，就做半月板切除术，切干净的话，也能保证相当的运动机能。” 劳埃德并不是很赞成的道：“足够鲍曼做一场器官移植吗？” 器官移植可以说是外科手术的明珠了，中国因为供体稀少的缘故，还是很少作为医生的指标的，但在美国等国家，做器官移植手术是高端医生必不可少的技能。如果不能做器官移植了，那在安德森癌症中心这样的大型医院里，就很难立足了。 “总比一天到晚的吃止疼药好。”波义尔撇撇嘴，指了指屏幕，道：“半月板受伤到这样的程度，还想要保住它，只会引发各种问题。” “你说的也有道理。”劳埃德并不与波义尔争执，这也不是一个可资争执的话题。在手术之前，不同医生都可以有不同的判断，而在手术之后，任何判断都是没有意义的了。 “鲍曼太冒险了，也太贪心了。”波义尔再次摇头。 “贪心？”劳埃德又看向波义尔。 波义尔淡淡的道：“受伤成这样，还幻想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不是一种贪心吗？这时候就应该承认损失，然后理智的判断出那种办法对自己最好。” 劳埃德翻翻眼皮，心道，所以鲍曼才选了凌然做手术，才会坚持不要你来做手术。半月板成形术做出来的膝盖，要比半月板切除术做出来的膝盖多用好些年呢，到时候，说不定真的有好用的人工膝关节做出来了…… 波义尔望着屏幕上，飞快而准确的操作，内心反而感到烦躁：“因为鲍曼不想承认自己的半月板要完蛋了的事实。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倒霉没错，但也不能指望奇迹的诞生……” “只是半月板成形术而已，算不上奇迹……”劳埃德无奈道：“而且，鲍曼也只是摔了一跤，为此丢掉事业，正常人都会觉得可惜的。” “但损失已经造成了，做手术又不是回溯时间……”波义尔撇撇嘴：“总归是做半月板切除术保险，这是个概率问题，做半月板切除术的成功率更高，半月板成形术要是失败了……” “行了，手术完成了，再给冲冲。”凌然的语气里带点嫌弃。 吕文斌咳咳两声，用英语对收音器道：“手术完成，很顺利，现在收尾。” 其实不用他说，劳埃德等人也看出来了。 波义尔撇撇嘴，重复道：“我讨论的是概率问题。” 劳埃德笑了一笑，转瞬表情一变，对旁边的霍从军道：“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鲍曼吗？我是说手术室。” “我跟你们一起去，如果你们能保证什么都不动？”霍从军用严厉的眼神看着两人。外国友人固然是地位崇高，但要是弄坏了手术，吃挂落的还是云医自己。 劳埃德答应了下来：“我不会碰的。” “我也是。”波义尔道。 霍从军于是带着两人出门，再进到手术室里。 凌然已经脱了手套，准备走人了。 “那个……给他们看看情况，膝盖里的。”霍从军在路上就听了要求，也不反对。 吕文斌看了眼凌然，得到允许以后，拿了拨棒，开始在鲍曼的膝盖里戳戳戳戳戳…… 骨科比较容易受普外等科室鄙视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骨科的手术普遍比较糙，就连关节镜，也因为骨头的耐受性很好，而总是被使劲的戳来戳去。 吕文斌将内部从内到外的戳了一遍，劳埃德则看的无比认真。 “做的很不错，多谢您，凌医生。”劳埃德再望着凌然，语气变的更加客气：“期待之后再看您的肝切除手术。” 凌然放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看看劳埃德，看看波义尔，道：“很快会有肝切除的手术的。”第734章 怪癖（求月票） “我很期待。”劳埃德说着白人客气话，并堆起来自安德森癌症中心顶级外科医生的笑容，以回应凌然的微笑。 这么帅的男人向你笑了，除了回报以傻笑，还能做什么呢？跪下来吗？ 波义尔的心情有点怪异，一方面是同事被治好了，又看了一场远超本人水平的手术，原本应该是要高兴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凌然这么帅（划线）优秀的医生，不能赞同自己的理念，实在是令人不爽，但是，面对凌然富有感染力的笑容，波义尔还是乖乖的笑了。 这是根植于其人生的习惯，在学校的时候，当一个又高又帅又受欢迎的男人笑了的时候，你最好跟着笑，免得膝盖被打碎。 凌然再放一个云点头，就出手术室去洗手了。 对他来说，膝关节镜手术比起清创手术都复杂不到哪里去，即使是针对运动员的手术，对凌然也没有多少额外的负担——凌然做手术一项是精益求精的，给普通人和运动员做手术，无非就是在术中的风险偏好有所变化，但在正常的手术中，其实并不会经常出现非此即彼的选项，如果要选择的话，大部分在手术开始前就做好了选择了，就好像运动员通常会选择祝-凌跟腱修补术。 劳埃德望着凌然的背影，不由赞叹一声，再跟霍从军招呼一声，然后跟着护士们，将鲍曼一路送到苏醒室，再送回到病区。 云医急诊中心是有专门的国际病房的，作为急诊科升级急诊中心的砝码之一，云医急诊中心接诊了大量的国际友人，就总数量来说，如今已堪堪达到150人次，虽然和普通病区的病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医疗服务走出国门的例证，这150位国际患者的出现，还是大大提升了云医的声望，增加了云医的预算和补贴。 另一方面，国际病房其实也为云医创造了额外的收益。毕竟是国际病房，那就不能只容纳外国人，还要能够容纳中国人。有很多本地人，为了能够入住国际病房，常有找人托关系的行为。除此以外，最常入住国际病房的是自费的患者。 对医院来说，自费患者肯定是优于医保患者的，因为省去被医保检查的麻烦，而且不受医保控费的限制——就现在三甲医院的科室规模来说，大部分科室正常开药用器械，都很轻易就能超过医保限额了，所以，想要满负荷的熬夜工作，就必须有一定量的自费病人补充。 劳埃德也不认识中文，只觉得国际病区内的病房和设备尚可，也就未多做评价——称赞是称不上的，美国有的是每日住院费超1万美元的病房，也有人挤人的免费诊所，云医的病房和设备只能说是普通，还比不上安德森的水平。 来病房的护士也不多，而且忙忙碌碌的，好处是有几名会说英文的，而且态度和蔼可亲，令劳埃德等人安心不少。 如此看护停当，窗外已是漆黑一片。 波义尔看看手表，打了个哈欠，道：“鲍曼之后应该感谢我们，请我们去拉斯维加斯的那种感谢。我快累死了。” “恩，我们也回去睡觉吧。”劳埃德年纪大了，反而没那么渴睡了，表情泰然的将手插到裤兜里，学着凌然的样子，感觉自己好像也很帅气的样子，摇摇摆摆的要出门去。 “劳埃德先生。”吕文斌提着一只半透明的乐扣盒子，又给波义尔打了个招呼，用英文道：“你们不是要看肝切除手术？现在过去吗？” “现在？”劳埃德看看外面的天色，这是快要天明了吧。 吕文斌理所当然的用中文抱怨，道：“晚上才是做肝切除的好时间啊，重症患者和家属都不挑时间的，也有耐心等，只要手术做的好，让凌晨1点起床就1点起床，3点起床就3点起床，不像是关节镜手术之类的病人家属，经常挑剔的很……” “您说的我没听懂。”劳埃德向左右看看，身边没翻译啊，翻译早都困的不行，回去睡觉去了，他也不是魔鬼，没办法让别人跟着24小时连轴转。 “是的。”吕文斌用英文回答。 劳埃德很怀疑的看着吕文斌，道：“你刚才说了很多，虽然是中文，但我想应该不止是‘yes’……” “核心概括下来，就是：是的。”吕文斌乐呵呵的回答，又继续用中文道：“看来你们是真的不懂中文啊，哎，你们老外就是好，就学个母语就行了，一天到晚牛的不行，搞个国际会议什么的，还都用英文说，到头来，别人4点钟起床学的英语，还要被你们批评不地道，地道你妹啊，听懂不就行了……” “您说什么？”劳埃德抓耳挠腮的，听不懂意思，真的让他着急。 吕文斌微笑：“饿了没？吃猪蹄吗？” 劳埃德深吸一口气：“你刚才好像也说了很多……” “是的，吃吗？”吕文斌复问。 劳埃德和波义尔迟疑了一下，都对猪蹄有疑虑。 “去骨的猪蹄，新产品。”吕文斌用英文解释了一句，又用中文道：“你们吃个东西还挺多事，我看就是条件太好了，第三世界人民还在挨饿，你们一天到晚浪费食物，到时候装模作样的捐一点粮食就好像做了什么大好事似的……” 劳埃德被机关枪式的中文给打的摇摇摆摆，最后还是摆摆手，道：“吕医生，我们还是说刚才的手术，现在安排有肝切除手术吗？手术为什么要安排在这个时间。” “凌医生喜欢。”吕文斌这次直接用英文。 劳埃德“哦”的一声，倒是颇为理解，不由一笑：“外科医生的怪癖。” “恩，去吗？”吕文斌的眼神闪烁着，一副要测试老外医生的精神力极限的样子。 他的眼神，倒是让劳埃德有些看懂了。 劳埃德忽的一笑：“去也可以，我在安德森癌症中心，也是经常做时间长达30个小时的手术的。对了，我注意到，你好像也是一天都没休息了，身体能受得了吗？不要因此而影响了手术效果。” “不会的，我们几名助手都有更替。” “那主刀的凌医生呢？” 吕文斌微笑：“凌医生，见到你就知道了。”天才一秒记住三五第一第735章 安心 劳埃德首先见到了病人家属，那是两名茫然无措的女孩子，以及一名装作大人样子的十二三岁的男孩子。 小护士王佳陪在三人身旁，给他们拿了一网兜的小零食，口中道：““你们来吃东西吧，这些可都是凌医生最喜欢吃的东西，我费了好大劲才从群库里拿出来的……” 她也才是20岁出头，从来都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表情颇有些一筹莫展。 13岁的男孩子用手捋捋妹妹们的头发，挺胸抬头的站了出来：“谢谢姐姐，我们现在都不饿，等到饿了，就回去吃饭了。你不用管我们了，你快去忙吧。” “妈妈住院了，你们回去也没人做饭啊。”王佳好言好语的劝说。 男孩子摇摇头：“平时都是我做饭的，等手术结束了，我就回去做饭。最早班的公交车5点半就开了，我回去再回来，时间刚好吃早饭。到时候我妈应该也清醒了。” 王佳愣了愣，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好一会，才小声道：“这些小零食都是护士姐姐们凑的，你们可以先吃了，就不用跑回去做饭了。” “今天不用回去做饭，明天总要回去做饭的。”小男孩低头看了零食几秒钟，坚定的摇头，道：“我们不用人帮忙，也能活的很好。不能指望着别人怎么样。” “当然。”王佳听的眼眶发酸起来。 吕文斌脚下用力，跺出了些声响出来。 王佳悚然一惊，转头看是吕文斌，忙一抹眼睛，装作气呼呼的样子：“吕文斌，你吓唬谁呢，这么晚了，你就不知道先打声招呼？” “我带老外来看手术。”吕文斌的目光瞥过孤零零的坐在等待大厅的角落里的三个小孩子，声音微低沉，问：“还没联系到家里人吗？” 王佳微微摇头，没说话。 劳埃德这时候看着三个小孩子，也不由低声用英语问：“这是病人的孩子吗？没有其他的家人？” 吕文斌咳咳两声，用英语回答道：“病人是位单亲妈妈，而且与家人脱离了关系。” 至于他们找不到家人的事，吕文斌就不用再详细说明了。 劳埃德对此倒是很理解：“单亲妈妈生病，的确令人同情，恩，这三个孩子会被送入儿童福利机构吗？” “还没到那个时候。”吕文斌不想多说这方面的事，免得老外又宣传他们的普世价值，就只是道：“凌医生平时是不做肝癌的切除手术的，也因为病人情况特殊，才同意的。” 病人其实是从肝胆外科给抢过来的。张安民见到这名患者，倍感同情，悄悄向凌然请求，将人从贺远征手里抢了过来。 贺远征其实也知道张安民在做二五仔，但也就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半推半就的让病人给让了出来。一方面，张安民做二五仔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生气也没什么卵用，另一方面，他也希望病人的预后能好一点，生存时间能长一点，生存质量能高一点。 凌然听了张安民的描述和说明，也是点头同意，并且第一时间安排了手术，掐着时间计算着术前准备的时间，将人给送进了手术室。 与凌然给高龄肝癌患者做肝切除手术的原因类似，该病人追求的并不是30年，20年甚至10年的长生存时间。 对这名病人来说，能够生存的越久自然越好，但对她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能够多生存5年，甚至多生存3年时间，都比多生存两年，一年，有着巨大的差别。 患者的儿子今年13岁，如果患者能够多生存五年的话，她的儿子就能长到18岁，不仅有条件自立了，而且能照顾两个年幼的妹妹，用患者的话来说，“就可以安心的离开了”。 即使达不到生存五年的目标，术后再生存三年，减少并发症和恢复期，对患者的家庭帮助也是巨大的。至少，到那个时候，眼前的13岁男孩，将是一名16岁的青年，而不仅仅是青少年了。 虽然说，对现代人而言，16岁依旧稚嫩，但是，比起15岁，比起14岁，总归是有明显的成熟。 在这个肝癌首年生存率不超过80%，晚期肝癌两年生存率更低的年代，凌然虽然不能保证提高多少生存时间，但是，哪怕能够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也是好的。 少切一点肝，切的再干净一点，术中判断再准确一些……尽管最终还要看癌细胞的心情，但是，凌然相信这台手术，还是能够带给病人及其家庭以极大的改善。 孙子都有10岁大的劳埃德，不用懂得中文，看着眼前的场景，再听吕文斌简要的说明，就明白了目前的情况。 劳埃德内心微颤，再抬起头来，已是表情肃然道：“如果凌医生需要帮忙的话，我还可以帮手。” “我会向凌医生转达的，不过，我们有睡饱了的助手进去帮忙，大概率是不用您出手的。”吕文停顿了一下，又开始说中文：“我就是被换下来的，还没到我正常的休息时间呢，所以只好煮点猪蹄什么的，对了，猪蹄！” 吕文斌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连忙拿出乐扣盒，递给王佳道：“我这里有点去骨猪蹄，本来准备喂老外的，你给几个小孩子分了吧。” 王佳不由看向劳埃德。 已经有点习惯被中文骑脸的劳埃德面露微笑，已经不在乎了。 “行吧。”王佳应了一声，道：“也就是老外了，正常人谁吃去骨猪蹄啊，亏你们想的出来，那和去壳的葵花籽有什么区别。” “开发新产品么，谁知道呢，万一火了呢。”吕文斌随口说着，再无缝切换成英文，对劳埃德道：“我们进手术室吧。” “好的。”劳埃德跟着吕文斌走了两步，又转头回来，对王佳道：“假如有需要的话，我是说，不管手术是否成功，你都可以发邮件给我，我总能帮得上点什么忙的。” 劳埃德说着，将一张名片塞给王佳。 王佳一脸警惕，问吕文斌：“他说什么？” “老外说你有需要的话，他可以出钱……”吕文斌看着王佳的眼睛瞪起来了，才继续道：“他是想帮这三个孩子，不是帮你。” 王佳的眼皮垂了下来，不屑的看了吕文斌一眼：“你给洋鬼子做翻译的所作所为，我会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的。” 吕文斌愣愣的傻笑两声：“什么给洋鬼子做翻译，你这个话的味道不对。” “做去骨猪蹄的人，有什么资格说味道不对。”王佳嫌弃的撇撇嘴。 “吕医生？”劳埃德催促起来。 “哦哦，我们出发吧。”吕文斌也不敢再多逗留，和小护士斗嘴，他是没赢过的。 劳埃德和波义尔低声的说了几句，再进入手术室的时候，劳埃德即低声道：“吕医生，我们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远程医疗中心，愿意帮助会诊此病人，能否请你传达我们的心意。我们只是单纯的想要帮忙。” 最后一句，劳埃德也是担心凌然等人误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劳埃德也不担心凌然误会，如果一名医生因为自负而宁愿耽误病人的病情，也不接受帮助的话，他也不想与这样的医生做朋友。 吕文斌轻轻的皱了皱眉，转身去手术室向凌然传达消息去了。天才一秒记住三五第一第736章 就是大佬（求月票） 两台100寸的大屏幕，同时亮了起来。 其中一台屏幕里，是4块画中画组成的视频会议，另一块屏幕此时放着屏保，随时准备用来播放需要的视频等信息。 换了一身手术服的劳埃德亮着手臂的毛，胸口的毛，与4块视频中的4名医生激烈的争论着。 “从你们下提供的信息来看，肿瘤的分化程度不低，很有可能是低分化的肿瘤，这样的情况，我建议扩大切除的范围。另外，就病人目前的要求来说，是否应该考虑肝移植？如果能够做肝移植的话，生存时间还是能够得到较大的提高的。” “病人没有条件做肝移植，中国的医院在做器官移植方面很保守，器官的来源也很少，这个病人既没有资格获得供体，也没有钱来做这么大的手术……” “既然如此，我认为不应该扩大切除范围，但是，切除的位置还可以再做考虑，现在选择的切除位置是不是过于谨慎了，只做左肝的部分切除，切除的位置也很奇怪，主刀的医生是怎么考虑这方面的？” 劳埃德跟着视频中的医生们讨论了十多分钟，一回头，就见已经看了许久核磁共振片的凌然，面对空空的墙壁，挥舞着手臂，好似在模拟手术过程似的。 劳埃德皱皱眉，问：“凌医生，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怎么加入？”凌然依旧在忙碌着做模拟，只抽空回答了一句。 劳埃德望着凌然的背影，道：“你可以站到我旁边来，我们一起讨论这台手术。” “好吧。”凌然也没有坚决抵抗。 总的来说，劳埃德的帮助对患者还是有益的。 他召开的这次远程会诊，参与的四名专家，都是颇负盛名的外科医生，可以说是理论和经验都相当丰富。 事实上，即使是安德森癌症中心，通常也不会召集4名高级专家做远程会诊，两名左右的专家，就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因为安德森癌症中心是世界级的医疗中心，他们不仅是针对本土的远程医疗，而且针对医疗水平欠发达地区，进行系统性的远程会诊。所以，会诊资源是相当紧俏的。 不过，经过劳埃德充满感情的说明，四名远程会诊的专家，还是极其认真的。 知道凌然是主刀医生以后，四人只是赞叹了凌然的帅气和年龄之后，就迅速的步入正题： “凌然医生，是否能够说明一下您的手术思路呢？您选择的预切除的范围比较小，但涉及到的区段较多，我刚才看的话，是有后内段，前内端，右前外段，内下段……涉及到的胆管和血管也非常复杂，这样的话，是否直接做肝段切除比较好？” “肝段切除，切的太多，我怕病人醒不过来。”凌然并不隐藏自己的想法，如果对方有更好的手术方案，他并不介意采用，事实上，凌然还有些期待，眼前的四加一名专家，能够给予自己好的建议。 正因为如此，凌然是毫不犹豫的说出自己的鼓励和决定的原因。 凌然本来就是不愿意做肝癌的手术的，现在选择做，也是出于患者的利益，因此，凌然希望自己能做好，做的越好则越好，相对于这方面的考虑，凌然是不太在乎对错或名声的。 除非癌症治疗有根本性的改变，否则，凌然都不会频繁的做癌症手术，在此方面的名气如何，更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屏幕里的四名专家，听到凌然的话，却是集体沉默了十几秒。 “采用肝段切除，确实会切除的更多，那么，减少几个肝段的切除？”此前的专家皱着眉，再提建议。 “这几个肝段都有癌细胞侵入，减少切除的范围，就切不干净了。”凌然回答。 “确实……不过，如果生存目标是3年时间的话，采用这样的方式也会更稳妥一些。” “现在就说三年也太武断了。” “为了肝段切除而做这样的妥协，没有必要吧。” 凌然亦道：“3年时间确实是患者提出的要求，但我们还是希望能达成更好的结果的。” “能达到3年时间都很不错了，这个肿瘤有多少，8厘米对吧，活下来就不错了，3年时间都是期望值了。” 8厘米听起来好似普普通通，但在医生的世界里，超过5厘米的肝脏肿瘤，就很难处理了。因为肝脏丰富的血供，导致大肿瘤往往连接着多条血管，切除过程中的一切风吹草动可能引起的毁灭性的后果且不说，就算是切除成功了，被大量无用的癌细胞占位的肝脏组织，剩下的部分，也面临着考验。 做医生的，既要考虑到剩余的肝脏组织可用，又要在切除过程中考虑到扩散的问题，再想要切的干净…… 总的来说，病人的身体状况越糟糕，需要考虑的问题就越多，而预后则越差。 8厘米的肝脏肿瘤，想要得到一个好的预后，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凌然愿意做此手术的原因也是如此。就他的判断来说，这个病人交给贺远征做肝切除手术，应该是能顺利挺过手术的，但是，手术过后，就没有任何应该了。 以贺远征的技术，稍微不留神，就可能令病人陷入肝昏迷，即使不会如此，接下来的虚弱状况，也会让病人在化疗中倍感痛苦，能否挺过来，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化疗可能导致病人长时间的卧床不起，甚至有可能连绵床榻一年左右，与此同时，复发的癌症，可能摧毁其最后的希望…… 不用凌然说明，在场的几名医生，都知道手术最可能的走向。 正因为手术的困难度极大，劳埃德才会找了远程会诊的医生们过来，否则的话，他一个人都足够给予建议了。 凌然站在屏幕对面，认真听着。 不得不说，在一些小的方面，安德森的专家们是能提出相当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的，考虑到他们的身份，再考虑其建议的话，最初提出肝段切除的老头，很可能就具有大师级的肝切除技术，另外三个，不一定是肝切除的大师级，但在普外科或癌症方面的造诣也不会低。 然而，只是远程协助的话，大师级的肝切除大佬，也无法依靠语言给予决定性的帮助。 他本人也许精于肝段切除，且有大量的经验用于病人的预后，但是，凌然并不是在肝段切除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医生，他的大师级肝切除，最擅长的也不是肝段切除。 另一方面，还掌握有多种大师级和完美级技能的凌然，单就此手术来说，水平很有可能是超过屏幕另一端的老头的。 所以，在简短的会诊后，凌然就决定开始手术，依旧采用自己的方式，只略作修正。 “这样的话，风险还是很大的。” “劳埃德，我更建议你把病人送到安德森来。” “我们也许可以找一个基金会来做这件事。” 几名医生在屏幕里唠叨起来，凌然的面容却是渐渐严肃起来：“手术刀。关小声音。” “是。”凌然的手术组，也毫不犹豫的运作了起来。 对现在的凌治疗组来说，什么专家学者安德森癌症中心，都只是点缀罢了。 肝切除，凌然就是大佬！ 。乐文手机版更新最快网址：第737章 看诊 凌然一层层的剖开病人的腹部，动作轻巧，不紧不慢。 在做了这么多例的肝切除以后，凌然再做该型手术，已然有点熟的不用思考的感觉了。尤其是这个开始的部分，只要病人的解剖结构没有明显的特殊之处，他都可以闭着眼睛一路划拉下去。 在任何一个医院里面，500例往上的肝切除手术，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专业的肝胆外科的高级医生有可能做到这个数字，普外科的正高通常都难以达到。 由此带来的经验上的优势，则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人也只有处于这种状态，才会有更多的思考。就像是开车，只有对车辆本身的操纵极其熟悉的情况下，才能充分的考虑路面状况，而非将有限的智商用来考虑哪边是刹车。 “上腹部的MERCEDES切口哦。”屏幕右上角的老头米切尔森一眼就认出了凌然采用的手输入路，笑了笑，又道：“这是最常见的右肝显露的入路了，双侧肋下切口中线延伸，对这种入路，我年轻的时候也比较喜欢，而且写了好几篇论文。” “其实不用着急的，我们可以做一个更详细的会诊的。米切尔森在Mercedes切口方面，有很多经验的，我们做一个充分讨论再做手术不是也好。”远程会诊的医生们，通常其实只提供很短时间的咨询，不过，凌然没有与他们取得一致意见，就开始手术，不免令远程会诊的医生们感觉不开心。 他们都是经常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医生做会诊的，很多时候，就是手把手的教对方怎么做。接受教导的医生一般也都很尊敬远程会诊的医生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做手术的。 凌然却是自顾自的做手术。他从小就习惯了过滤身边的声音，像是几名远程会诊的医生们说的话，他觉得有用的就会注意一下，剩下的，就当是清风拂面了。 对会诊本身，凌然其实是兴趣寥寥。 他现在是高段位的大师级切除术，再加上虚拟人等等辅助技能，做手术自有一定之规，老实讲，是不需要会诊得到一个结果的。 因为最终的执行者依旧是他，按照会诊结果来操作手术，偏偏参与会诊的医生并不完全了解凌然……如此，想要得到最好结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外科医生总是独断专行也是如此。 事实上，米切尔森等人也就是唠叨两句，外科医生不听，他们也不能从屏幕里跳出来打人。 相比凌然，吕文斌更觉得老外啰嗦，不由在拉钩之余吐槽：“老外是真的烦，一群医生没事就搞新单词，一个单词十几个字母的，让人背都背不下来？为了显摆也算是拼了，短点的单词就不能用了？” 在旁边看手术的劳埃德莫名感觉脸痒，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被吕文斌给骑脸了，于是转头和蔼可亲的问：“吕医生，你们是在讨论手术吗？” “NO。”吕文斌回答的简短精悍，再转头过来，嫌弃的道：“老外取名字也不讲究，嫪毐的，这种名字放在国内学校，不得被笑出屎来。” 不止对面的余媛，在场的小护士们都不禁莞尔。 要说历史人物，现代人不知道春申君的大有人在，但是，不知道嫪毐的就比较少见了。尤其是嫪毐种种神奇之处，更是令人不免艳慕。 然而，劳埃德自己却不晓得名字出了问题，反而皱眉问：“吕医生，我确定你刚才说话的时候，说到我的名字了！” 手术室里，爆发出小小的笑声。 吕文斌咳咳两声，笑道：“事实上，并不是，我是说了一个同音词。” 吕文斌说着解释了一番中文的同音词的概念。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拉钩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跟老外闲聊，还用英语，吕文斌自感还是萌萌哒的。 余媛等两人说完，也缓缓开口，道：“吕医生，你确定老外不懂中文，他们叫你的时候，明显都是叫驴医生的。” 吕文斌一愣，转头笑了起来：“谐音梗啊，驴就驴吧，男人驴一点有什么关系……” 正说话间，凌然已将右肝彻底暴露了出来。 屏幕里，安德森的医生们的态度，稍稍积极了一些： “暴露的还不错。” “算是比较厉害的外科医生了。” “已经可以看到肿瘤了，希望分化程度高一点。” 远程会诊的医生们并未离开，也是对此例手术，格外的重视，否则，他们会议开完就走了。 凌然按照既定的步骤，一步步的操作，动作一点折扣都没有。 类似的动作，他手术前就做了。 事实上，凌然今次在手术之前，就通过虚拟人，做了很完善的方案，并且在手术室里，做了相当程度的模拟。 只在步骤节点，凌然才会提醒一声： “我从肝门开始做了。” “胆囊床游离胆囊了。” “下腔静脉暴露出来了。” 屏幕里的会诊医生们，渐渐失去了说话的欲望，尤其是最初喜欢提醒凌然的米切尔森，现在连提醒都不做了。 凌然的手术细节，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过人之处，因为他在不断的尝试，如何越过或避开那些高风险的手术步骤，而在避开或完成这些高风险的项目之后，凌然的手术操作，就更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 如果看手术的都是普通医生的话，此时心里大约已经开始犯嘀咕了。 但是，会诊医生们，却都知道凌然为什么做的如此轻松。 老外并不懂举重若轻的概念，但他们也都知道，要将一个困难的步骤简单化，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困难。 “手术判断，很惊人！” 终于，屏幕右上角的老头儿，米切尔森医生，说了一句。 屏幕另外三块的会议医生，亦是轻轻点头。 “右肝切除比左肝切除，本身就是复杂一些。” “现在看的话，病人应该是能救回来了。” “预后也比较可以期待，恩……我先去忙了，有需要再叫我。”一名医生离开了。 另外三人各自看看屏幕，却都没有说话。 这么难得的手术，看看也没什么坏处不是？738章 转播 “恩，肝短静脉全部被分离了。” “肝右静脉用束带环绕了，很标准的做法哦。” “右肝管也是用束带，标准做法，没问题。” 剩下的三名参与会诊的医生唠叨着，他们既舍不得离开，又想发挥一点余热，于是，就只能碎嘴着说话。 若是换一个人做手术，或许仅仅是为了在几名高端医生们面前露脸，也会采用一些高难度而自己熟练的方式来刺激话题，展示一下自己，就好像一名篮球运动员，在万众瞩目的环境下，总会想要扣个蓝，或者来一个漂亮的突破。 然而，凌然对于3+1名高端医生的注视，好像没有丝毫的感觉，用的手法是平平无奇的，就连手术流程，都是老掉牙的流程，普通的不能再不同。 当然，若是放在国内的普通三甲医院，能平平无奇的将肝切除手术做下来的，也算是能人了，这就像是普通校队里，能靠三步上篮得分的球员，也算是厉害了，反正，能得分就算是厉害了。 要讲究，就得高端一点才有的讲究，像是云医这样的地区顶级的三甲医院，也就是刚刚有了讲究的资本。 不过，劳埃德等人眼中的凌然，在不断的不讲究中，却莫名的有着吸引人的特质。 就好像一名球员，在一场球赛中，用三步上篮得了10分，用三步上篮得了20分，用三步上篮得了31分，继而用三步上篮得了60分…… 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普通人都要狂吼了：能用三步上篮得60分，你都不知道换一个方法的？你是不是傻？ 厉害的，则会更敏锐的发现问题：只用三步上篮，怎么会得31分的？ 米切尔森，就是第一个发现31分问题的人。 “失血量很小啊。”米切尔森的声音从屏幕里传出来，有点森森的感觉，就好像草原上的雄狮，原本在用看游戏的心情，看另一只小狮子捕猎，现在突然发现，这小狮子鬃毛有够长的，性腺都发育好了，身体还特强壮…… 吕文斌不屑的撇撇嘴，对老外的大惊小怪没什么感觉。 “凌医生做的肝切除手术，失血向来都很小。”余媛尤有余力的回答问题，一方面是她的英语更好，另一方面，她承担的手术任务其实更轻松一些。 凌然都是根据助手的能力来合理分配手术压力的，而且往往是循序渐进的分配，通过这种方式，他也比较能够了解到助手们的能力极限。 就目前来看，张安民还是技术最好的医生，做了10年医生的张安民，没有赶上收红包的好时间，现在又分不到多少医药费了，赚取奖金的唯一途径就是多做手术，日复一日的工作积累下来，倒是让张安民有了较为稳定的技术。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张安民大概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获得升级副高的任务，运气够好舔的努力的话，他也会进入正高的排队序列，从而变成一名为了成为正高而努力做手术做科研做项目以至于快要类似但能拜托贫穷的副高，也就是普通人眼中的不知名普通专家的模样。 余媛的手术潜力依旧排在凌治疗组的倒数一二。 之所以有“一二”的可能性，也就全靠左慈典的衬托了。 左慈典的外科天赋普普通通，但也比余媛强不少，只不过年纪太大，是真的拼不动了，所以才会与余媛争夺倒数一二名…… 老外并不知道做解释的是余媛，还对着屏幕询问：“失血量一向很少，有数据支撑吗？” “当然，我专门有给凌医生的病人做随访的，目前来看，凌医生做肝切除手术，平均失血量不超过1000毫升，如果分类的话，如肝内胆管结石的左肝部分切除，失血量不超过700毫升……”余媛说着数据，自信心飞速上升。 米切尔斯“嘶”的一声：“你说的数据很有意思啊，那如果发表论文的话……” “已经发表了。”余媛道：“《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hepatectomy》，发表在了《Surgery Today》。” “哦……我去看看。”米切尔斯稍微有点方，这边搞的这么专业，他有点不好发挥作用啊。 “注意抽吸。”凌然这时提醒了一声，接着就开始顺着预切线，分割右肝。 张安民亦是精神紧张起来，用带着检查的眼神，看余媛和吕文斌的操作。 与此同时，一分为四的屏幕左下角，又亮了起来。 却是刚才离开的安德森中心的医生，再坐了回来。 在他的身后，还又站了几名医生，都瞅着屏幕，也不说话，就是看着操作。 米切尔斯瞅了一眼，问：“皮尔斯，你怎么回来了？” “其他会诊更无聊。”皮尔斯哼了一声，又道：“这几位是听说了这边的手术，特意过来看一看，恩，出血很少？” “对的，非常少的出血，手术很顺利。” “看的出来，这么一会的功夫，就到了实质性的切除了。” 两人聊了两句，渐渐没了声音，只是默默的看着手术。 大片的肝脏，被分割开来，凌然立即用氩束凝固，又给涂了一层纤维蛋白胶，这是云医最好的设备和止血材料了。 被切割下来的肝脏，伴随着大量的畸形的肿瘤组织，由张安民捧给了巡回护士，并迅速的送往病理科检查。 接着，凌然就颇具自信的开始做淋巴清扫等方面的工作。 这次的手术，他是用虚拟人模拟过的，总计花费了近30分钟的虚拟人，可以说是非常奢侈了，有鉴于此，他对于癌症范围的判断，也就是非常具体而微的了。病理科的检查，凌然根本不担心得到意外的结果。 不过，看在几名会诊的医生眼里，他们就有更多的说法了。 “切的有点少了。” “这么大的手术，以病人的身体状况的话，已经很难再承受一次了，不如切的干净一些。” “再多切一厘米比较好。” “也许一点五厘米，就是要冒更大的风险了。” 跟着劳埃德入内的波义尔终于来了精神，咳咳两声，发表看法道：“如果是我的话，就立刻做扩大手术，哪怕切除肝脏也在所不惜。” 屏幕里的会诊医生们听的都愣住了。 僵硬的几秒钟后，大家再次继续刚才的话题聊： “主要还是肿瘤的体积比较大。” “这就快做完了啊。” “还要看病理报告……” 吕文斌听着几个老外聊天，心里一阵烦闷，本能的就想怼两句。 余媛“咳咳”两声，再低声道：“云利的视频转播数，到40了。” 吕文斌眉毛一挑，明智收声。第739章 世界首创 贺远征穿着绿色洗手服，露着两只小臂，用力的摆动着，行走在手术区的走廊中，像是一只流浪的母狮子似的。 到了示教室所在的区域，贺远征只耽搁了一秒钟，就拐弯入内。他的脸色阴沉，但眼神里尤有好奇。 示教室里，大屏幕果然开着，有六七名同样穿着洗手服的医生在观看，有住院医，有规培生，也不知道是否有实习生。 贺远征默默地走到房间的角落里，再看向屏幕，就见熟悉又不那么熟悉的右肝切除术正在进行中。 肝切除术，他自然是熟悉的，右肝切除术说熟悉也是熟悉，不过，贺远征本人其实做的并不多。比起左肝切除术来说，右肝切除术要麻烦的多，贺远征做术前评估的时候，对这方面的手术，也是非常谨慎的。 因为在凌然出现之前，贺远征就是云华医院肝胆外科的大主任，别的医生做手术出了问题要找他，贺远征做手术出了问题，是没有人好找的。 或许普外科的别的手术还可以等等事件，向其他人求援，但是，肝切除这种手术，几个小时做不完，病人就失血致死了。 因此，对于不好做的手术，贺远征自己都必须考虑清楚才行。 凌然显然没有这样的问题。 最起码，凌然做右肝切除术，是没有丝毫问题的，不仅没有问题，还做的飞快。 贺远征也扫了一眼屏幕下方的转播数：42。 42个转播数，全部都属于云医系统内的转播了，这样的数量自然比不上那些精心准备的高端手术，比如前几天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劳埃德的手术，转播数就大大超过了。 然而，贺远征知道，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劳埃德，现在就在看凌然的手术。 可以算得上是资深肝胆专家的贺远征，对比前几天劳埃德的手术，以及凌然的手术，竟是难以找到凌然更弱的地方…… 或许，没有一个好的头衔，就是凌然最弱的地方吧。贺远征不由自主的想着，心里莫名的有些怪异。 这时候，有听到后方响动的小医生回头看了过来。 贺远征面带严肃，做了个“嘘”的动作，就像是一只威严的母狮子警告小狮子似的。 小医生站直了点点头，再缓缓转身过去，身体略有僵硬，很快又松懈下来。贺远征虽然是科室主任了，毕竟不是他的科室主任，也就无所谓了。 贺远征自己也发现了此点。 在这里看肝切除手术的小医生，竟然只有一个肝胆外科的，剩下的全是普外乃至于心外的医生。 转念，贺远征又有些无奈，他手底下的小医生真不多了，现在满打满算，总共是4只住院医，三条规培医。 短期过来转一圈的规培医以后还不一定会做肝胆外科，且不讨论，4只住院医都是满负荷运转，查房都差不过来，却不像是心外这样的科室有空闲。 相比较来说，贺远征手底下的主治算多的，总共有4人加一个二五仔，不过，主治向来都是最忙的…… 叮铃铃。 屏幕里，突然响起了电话的声音，吸引了贺远征的目光。 巡回护士接起电话的场景似曾相识，贺远征刚这么想着，就见巡回护士已经挂上了电话。 “边缘清晰。”巡回护士的回答简洁有力。 对于现在的云医急诊中心和手术科的护士们来说，凌然的手术需求，她们早就烂熟于胸了。 手术室里的凌然也就是轻轻的点了点头，道：“现在开始清扫淋巴。” 护士们立即开始调整器械，旁边的助手医生的神态则瞬间放松。 扫淋巴是个细致活，也是癌症手术中的一个难点重点，但是，在这种级别的手术中，扫淋巴已经是轻松中的轻松了。 胆大心细做事认真，就能把淋巴扫下来，当然，解剖要学的好一点。 这对于张安民、吕文斌或者余媛来说，都不算是问题所在。 凌然的动作就更游刃有余了，他完美级的淋巴清扫术，用在颅内都是轻松的，给腹腔内扫淋巴，可以说是再轻松不过了。 而在会诊的100寸大屏幕里，4个画面里的医生们，都是神色凝重的。 “你是刚好卡着癌细胞浸润的边缘来切除的，你怎么判断的？”米切尔森有着太多太多的疑惑和怀疑了，对于常做癌症根治术的米切尔森来说，凌然的判断简直惊人的过分！ 凌然的大脑不觉得米切尔森说的话有意义，因此，他轻易的就将之给过滤了。 米切尔森等了好一会，还没有回应，着急的喊：“凌医生，凌医生，凌然医生！” “恩？”凌然无聊的看看米切尔斯。 “判断，您是怎么判断癌细胞浸润的范围的。” “我经常做这样的手术。”凌然撇撇嘴，对高级外科医生来说，有一手绝活是很正常的事，就像是小手产妇一样，医生其实也是讲究核心竞争力的。 尤其是在目下的环境里，哪怕是做到了高级医生，医生与医生，科室与科室，医院与医院间的竞争依旧随处可见。高端医生们必须拼了命的做出自己的势力范围，方可为个人、科室和医院争夺病人。 同样的肝切除手术，就有做腹腔镜的，开腹的，专研左肝的，特别擅长右肝的，喜欢胆囊跟着肝一起切的…… 高端医生的不断分化，既是科研的需求，也是竞争的需求。 做到科室主任，中心主任的医生，都有一支自己的队伍要带，不仅是荣辱与共，而且是利益共同体，作为招牌的治疗组负责人，此时就像是一家小公司的老板一样，须得找到大家都满意的路线，才能维持相应的士气，再继续发展。 否则，就会崩掉。 美国医生的情况则要更加复杂一些，大部分医生不用带队伍，却依旧是自己的老板，所以，米切尔森也是很能理解凌然的状况。 就是莫名的有不爽罢了。 “凌医生的手术，与我们一般的肝切除的认知，还是有不同的。”米切尔森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话来。 凌然闷闷的“恩”了一声，一点都不在乎的样子。 余媛此时听着米切尔森的话，灵机一动，道：“米切尔森医生，您的意思，是我们凌医生的手术方法，是世界首创，对嘛？” “恩……从方法来说，也可以这么讲。”米切尔森有点愣。 “其他几位赞同吗？”余媛的神情振奋起来，好似在参加一场盛大的国际会议似的。 “差不多吧。” “也是有这种感觉。” “首创的方法，并不一定是好的方法……” 屏幕上的三名医生音调不同，内容似不同，可在余媛看来，都是一样的。 “感谢大家证明了凌然医生，首创了世界级的肝切除方法！”余媛迫不及待的宣布自己的总结。 手术室里，一时间沉默了下来。 从一场手术，跳跃到世界首创，显然有些令人出乎意料。 大家也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10秒。 60秒。 100秒。 忽的，屏幕下方的转播数，跳了一个，又跳了一个。 50个转播数很快超过，想接着，又马上向60接近……第740章 术后 “世界首创”这个词，对医生们的冲击力，还是相当足够的。 尤其是京城的三甲医院里，大家拼了命的搞科研，能碰运气似的弄个世界首创都不一定有呢，现在当场见到一个，自然是百般好奇，千般羡慕，万般嫉妒的。 余媛在这边说出口了，立即就在医生们的群里，小范围的传开了。 很自然的，有人会因此说风凉话，有人会因此而好奇，也有人会因此而心生厌恶。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得上到转播系统来，看看凌然的手术。 转播数一路上扬到了80的数量，才停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间里。 到了这个时候，凌然的手术进度，却已进入到了尾声，余媛眼瞅着淋巴一层层被清扫，觉得机会难得，干脆就站着介绍道：“凌医生目前采用的配有术中随检的肝切除术，已经在多家医院开始推广，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的邮箱bigfish@，我会把相关的资料发给大家的。” “凌医生的手术预后是非常好的，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做了一年期的随访，关于术后病人的情况，我们也都有数据支持。” “如果想要看具体的案例的话，东黄区普外科的主任许锦亿医生，是由凌医生做的手术，目前状态良好，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大家可以自行询问和了解。” 余媛面对的是专业级的转播系统，就按照参会的模式，做着描述和说明，一番话下来，引的屏幕另一端的医生学者们，又是一番惊诧和议论。 许锦亿同样在看转播，听到余媛提自己名字，竟是有种好带感的心情。 “我前些天刚体检了，身体倍棒。”许锦亿知道有人在背后看自己，却是骄傲的恨不得昂起头来。爷一只脚踩进阎王殿，虽然不敢说是拔出来了，可也没有把另一只脚再给放进去。 “许主任身体好，咱们科室就好。” “许主任看着气色就不错。” “许主任感觉已经是好了。” 许锦亿的副手们也看着屏幕，积极回应许锦亿的话，并在心里默念：MMP！ …… 凌然安安静静的做完了手术，拾掇拾掇，就离开了手术室，去淋浴间洗澡去了。 今天的手术时间漫长，对凌然来说，也是件颇为疲倦的事。 余媛等人也都收拾东西，推着病人，陆陆续续离开。 视频采集系统被关闭了，另一边的视频会议依旧开着，由着劳埃德向几个人道谢。 米切尔森最为感慨：“尽管说，最后那个不知道是谁的介绍，稍微有点夸大，但手术做的确实是很不错了。” 劳埃德“恩”的一声，道：“最后一个是凌然治疗组的余媛医生。” 米切尔森重复了“余媛”的名字，道“：“哦，挺有意思的一个年轻人，很懂得抓时机，看样子还有一定的科研能力，之后你再见到她，可以再多聊一聊……” “余媛医生还在手术室里。”劳埃德打断了米切尔森的话。 米切尔森下意识的低头：“在哪里？” 余媛默默的向后走了几步，以出现在摄像头的范围内。 米切尔森“哦”的一声，尴尬的笑了起来：“我刚才没有戴眼镜……” 余媛平和的笑一笑：“没关系，很多人都不戴。” 说完，余媛就离开了手术室，只留下几个老外和一名护士。 米切尔森无聊的看着护士忙来忙去，好半天，问：“劳埃德，房间里现在是几个人？” “三个。” “哦，不好意思，余媛医生……”米切尔森赶紧道歉，生怕给冠上一个奇怪的帽子。 劳埃德哈哈的笑了起来：“余医生已经离开了。” 米切尔森愣了愣，接着，道：“真的……离开了吗？” 劳埃德忽的一惊，连忙看看左右，再看看左下方，右下方。 …… 翌日。 病人所在的ICU病房外，涌来了一大批人。 不仅是主刀的凌然和管床的吕文斌，病人的三个儿女，以及劳埃德等人，也都跑到了重症监护室外面，来看情况。 尽管大部分人都不能入内，但是，隔着玻璃看看情况，询问一番数据，还是能够有些心理安慰。 13岁的男生，更是浑身颤抖的看着病房内的母亲，再转头看着医生们，期望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答案。 没有人敢给出完美的答案。 “回去了，你妈妈也该休息了。”护士王佳很有耐心的在旁劝说。 男孩子扒着窗户，微微摇头：“妈妈一直都在睡觉……” “等睡醒了，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那我想陪着她。” 王佳叹口气：“探视时间马上就要超过了，都该走了。” “哦。”毕竟是个小男孩，听说规矩如此，也只能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探视间。 凌然安步当车，跟着出来了。 对他来说，能够看到的东西就太多了，所谓查房，除了病人主诉，看的就是各种数据信息。 相比之下，吕文斌等人就要弱多了，王佳更是不熟悉ICU里的状况，干脆跑过来，小心的问凌然：“刚刚的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好？” “才做了肝切除的中年女性，现在的情况算是不错。”凌然回答的简单，但并不遮掩。 王佳立即明白过来，露出笑容道：“这么说，应该是没事了？” 凌然微摇头：“中分化的癌细胞，几乎确定会要复发的，另外，病人还要做6轮以上的化疗才行。” 肿瘤细胞的分化程度与一般人的认识相反，高分化的癌细胞，通常是指接近普通细胞的癌细胞，它们的危险程度也是最低的。 相应的，低分化的癌细胞，则是与普通细胞的相似性最低，意味着恶性程度最高，伴随而来的就是极低的生存率。 中分化癌细胞介于两者之间，也是最常见的类型，但恶性程度也已经非常高了，问题只在于什么时候复发，复发在了哪里。 这一次，王佳是彻底听明白了，脑海中再想到病人仅仅13岁的儿子，不由暗叹一声，再准备走的时间，王佳想想道：“凌医生，病人的儿子找了个整理园林的工作，就在盛源酒店跟前。是云利的麦莼给帮忙找的。” 凌然有些意外的点点头。